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京出版社

北

史部第五四册目次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明]李純卿草創 谢邈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粲增修.....新刻世 史類編 四十 五卷首 一卷(一)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明]李純卿草創 增修 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謝遷補遺

李槃

王

聖朝重關乾坤直繼隆古花為歷代析東臣子所宜誦法 昭代聖祖烈宗十二朝皇帝聖紀一十三卷 皇五帝三 華人倫大教而天始復生聖人出膺君師大統條滴漸析君不必師師不必君無能當者逐至夷後 帝三王配天不朽真道學之見备舉案之沒物覧者 服胡語之職挽雜夷雜霸之風道德功業與三皇五 言然後 1紀大政紀昭代典則恭補詳訂凡数十年而成一家 **議有查核未詳而** 烈以後而前多缺於是魏獻國輯自義軒至元末而丘瓊山氏亦為續綱目凡二十一史而綱目止周成 我師是編復取二十一史及近刻 未當類入成書伴窮鄉初學得合併而觀皆缺典也 名家因稍 鐵朱考亭氏因為綱目其後宋遼金元四史更瑣 事垂鑿史書要矣其初十七史繁瑣司馬氏暴為 便蒙類編舉業理學正史全書 知中國君師之統自三皇五帝三王而後漸 主十 刪 -始復生聖人出曆君師大統條胡 人彭好古識 杰 一代皇帝世史四十五 網鑑大成學者稍便然統紀名 書林余彰德刻, |落色相人不可得而間哉此我師救世之言對症之 中千古生生不減舍此更有何性何道不看形氣不 合內外一元先後誰不在人本形本色填氣填質之 |性在目前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千聖之所授守六 一時形色天性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此之謂耳 |氣質此箇本然氣質終是本然形色此個本然形色 李師 人要自識本形本色真氣真質未曾對喪而天地直 一帰過幼為慈自然為父子君臣兄弟夫順長友五達 |為和自然能位天地育萬物自然遇親為孝遇長為 人也之的倡言人生真正氣質即天地靈秀純粹之 我師大蘭夫子講道淑世謂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 靈獨提人字為主而發明道不遠人之旨引據仁者 道自然為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至善之止故盡 世馬報斯長こう 自信自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未發為中發而 一點幾希靈秀未染未壞之初自仁自義自禮自智 五經世史便蒙引 更發經十十十三地戶 2 中節

易能人人當知當能之聖學亂矣我師憂之於是類 教所云下乘中乘之外自有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 能知味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等語以合子夷 人以下未可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中庸所云鮮 不識不知等語作為性命本体如夷教中本來面目 命即是天載而強捏無聲無臭不親不聞何思何及 至長而無得回慕中國聖人之道誦讀五經孔孟遺 虚之表不生不减小子一中此毒牢不可破将世界 聖朝設科求士之法深嘆聰明小子未讀中國聖經 藥也其平生者書輔 天下萬世人人良知良能人人共知共能人人易知 せら類編えこう 書之時此病已痼不信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即是忙 色象與虚空靈明分作兩物堅主遺世歸空之學及 形幻生幻滅别認一箇靈明指作本來面目自在空 全書而多讀異端外夷之書誤視天地萬物盡屬幻 似且證以子貢所云性道不可得聞夫子所云中 更受經了十五無人 舊註新解使各編覽以正其志又編世史便蒙全集 |秦以金仁山網鑑前編未考亭丘瓊山通鑑網目而 會歸于 編六經便蒙全文令門人小子年長而識定者附以 聖朝統紀上下數千年間編為成書間有推廣網 一院買不知幾千百萬至今已番利舊本者三矣非 |今紙貴而別有武德全書自萬曆下亥始行微敏天 **壁種種競傳近刻禮記分章庭授新意人爭購覧立** [澤加於民不得志可以脩身見於世之學故言言珙 |迂濶道學之書而為制科舉業平常達道得志可以 一處深計遠蓋已先得之矣我師之書不為世儒高奇 未盡志事以在大訓使初學讀之即知如此為盛朝 一朝堂崇正開邪之命檄下海内都已然後知我師之 七三打編示三官 生精神千古道脉關係舉業人心最為喫緊誠不可 如彼為亂世如此為中國正道如彼為夷裔邪風 日不讀不可一人不讀者稿成在笥而 住意祭事也其無序

世史類編奏之子 便水温すて海に IJ

唐士人受益即書商受賜亦無罪也今經史編行,朝 享兼人之富厚者此編此刻也已而我師之嘉惠安 萬哉所謂義利兩得人已俱便除積淑世之功德陽 發戶庭夕遍海陽尚志於學,誰能含之豈止幾千百 孔盂類編刊於南康星子而購覽轉行無慮千億何 可忘也門人曹子汴謹識曹山西運城人五辰進士

大文不 能述仲 É

世

史便蒙暴

钕

偅 瓊 按 L) 媊 Ŕ,

帝三王之 朝之盛 江左情 誻 懿 磨 生形 宋 後 イ 九 考 哥 阊

事而

前

1>

見三皇五

鏡者

倕

較國秦旗魏

吾

驱

市

£ Ż

20

反

略

鑟

個

E]

全元末而止

未及

티

貆

世永墜則莫史為要矣史中之経筆自仲 成抵客人三年桐葉之巧耳六经而外備 尼思蜜衮鉞法戒始自魯春秋春秋 開世教即窮手沒齒殚精極意 尼氏之意 々 續 去春 縦 有未考亭氏之 林且 目 713 缺上十一年前代 春 秋 非周 夾前 然固 É N 細 下 彻

舜 契 Nr. 則 琢 遍 神 氏 濱 削 昭 墓 懌 則 罄间 貴 守其 十 稜 左 者 斬 腎 叙 砉 事盡 三 瓵 *,*(1), 神 宗 Ţ, 1. 同 佞 棠 大影 x 睚 曹出其 汤 3 水 宗 铯 抡 释手写 1 4 Ł ηζ 祀 镂 學也 承 胶入美我友 烈 渞 缒 Œ to 沒 接 Ę 贼 且 侯 桀 禅 擴 手 餘 掌而 宗 推戴女推 泽顶 锢 武 胍 矢 缅 犯 則老舜、代先禹、代 朱 毛舉此 E 世史便 读っ Ż ... 扛 دلار 犃 杰 继 斬 传 西 口爾 古 李大衛 事心有 披 汽 使 紂 撮 邷 蒙 鑿~ 皆 見平業:要 な 後 兔代擊相符 其 未改 レス 出學子稷 ۷, 世 十一邊 野族 氏起 る お 示 削土 换 絙 而 7. 步 侒 海 两 椢 · 抗抗 示人法 帝而退五 而後 并稱 23 而 ż 主 マ 首 逃 家也 彰 耖 點陳 存 Œ 钕 Z 焚之奉 少臣 廖 少帝而 桦 之淡 知 圪 戒 夷 秦 唐 訓 霸大 女ル 者 1. 胡 袓 Œ 老章六 嫨 智 え魏 可以 63 7. あ 唐宋 竏月 點吕 石 而 而眼云秦 あ րՀ 退具挨雞之子是進音元 113 × 存深 猾 掩 勝妃 纯是 侵 之義也其它微 钜 旌 猪 夏 13 君 武 男 君 是表中 むた漢武 尊北 點曹亚 則 得々 馴代 則 嫡 皇 育 首 源 R 祢 浃 綤 宗 熯 4 Ż 犬戎 谌 剅 豨 點朱污 彭, 而 剪 石 女 颐 點武聖 4 夕呂) 卆 旌 存 為 郛 マ統 非王 割 始 其異 男漢 i Ŧ 加墨 الخلق 13 70

10.00

A CONTRACTOR OF THE PARTY OF TH

舜二 2 B 伐尤小去 狄 日台 萷 波 13 非 1/2 代家 滅亡而思 塔 逐 代以母后公朝生以生亂而谓女中先|小子争暖其書图奏 闷 日 矣 非美稱於人名 徒 れ かり I 色 优 隋 しませ 子 者 な 以道學二字拍 舘 王通當 法し番 則 易近人 白 始 一中原 庸 旌 甝 决口 其異 傷懷愍藏欽 非矣唐 华老 主而回 奥起斯文則 姓其異於 小必萬 少多無 漢武之兵 オセ 流 詿 侮 西事魔知此其傷 烈祖 쁜 標道学之名傷 9元 泛液 お九石間海多 ž 茶 為干七獨先 講業 誵 禺 1震 湯武 以夷 和他 河沙聖 萬曆甲尽夏素橋李馬夢 勞问 六者 緩悉而條具馬三用小佐 及著述近得李氏此編奉小 演為為深 七 招步用世奇珍也小任餐及 類共學往、提揭於世次甲子之间尤近 者 袓 叙 也引于情見 名表 敋 千小 々 (S) 庙 劉 遂化 皇 兴 曆報之统不立史外而以 皆 杫 是 大 经世之數 禅 剂 授 世 厂 į 唐 庙 ηιŁ 秧 千聖 為美海等 多 太一之多 否 بلاز "缮写 志 13 小歩 m 否

甚矣史之難言也難於老師難於宿儒刻一言誠如蘭也敢請付剖劍氏世其傳先生 春秋尚矣通鑑輯告汗網目維獲麟古今一世之心然、良且切也大率先生扶世之 斯盖欽世其傳也故謂之世史云史不一 乎蒙學是編為便蒙計俠旬淹琴白首于||處廣貴不使憶索舊藏治字千萬餘彈精 李大龍先生便於那世史叙 |传積胸數十載編有志馬而未之速也像||異於註號之諸儒使讀之者不時頓小文 善敗之延國統與絕之由釐然指掌乃其一心楊善於隐惡之中怒人以為善之路若 其家學以待後人因挾是編佐建溪之進 男臣不可檢為夷不可猾夏未免有百全||焚坑之嬴始使讀之者不得很目秦皇漢 間如篡不可匹禪霸不可擬王女不可侵 不好與荣一旦傾盖西興寺先生出而搜」道學之罪傷前代聽母后臨朝生演生亂 天之幸生 一竦之病學者吾伊能微題聞坐手哉不|| 武居王通也講業河的專尚孔子則強其 閱七星通人前罰開長繁從文撰,先生何先時我心之同然至此也同心之 便家世光子 先生於海演擔當直任守 * ||梅而謂講學名質宜平易近人不必高標 ||僕武也表章六經獨尊孔子則旌其異於 |核閱圖播海宇俾同有是志者知先生扶 中又如傷程朱之徒倡道學一字招尤抬 之不安拜而受之無然曰大蘭先生大蘭 世史類編卷三首 便索世史序

大明禹唐葵印秋八好之吉 可華家於萬世不使肚先生守鉞打到 安谓今之讀史者必能不敏於一時而後 昔人谓春秋之作是榮華家丘嚴若越 日拜書子首 其擔當直任非真有斧钺之膽不能者也 之関曆數者一一揭明子世次甲子之信 世史類編卷之首 明代家法之肃至於太乙之度青礦之門 わ 謂女中先舜点非美稱終不若 便蒙世史库 我 Z.

續典謨 三皇五帝三王 本 宋二類吾 |今止 魯音 裡 狂 兩 |禮樂脩皆妖則摘舉具要以成中經盖 |孔子倡率七十二子三子心透賛易刑 步 歴代 阿非 史氏 帝王 史 傳之易計禮之 如星 謂 全文 轁 源也二典之 9BJ 割儿 想當 榠 妖有左傳心羊傳穀采傳藏月後先 不門已定中經而遂廢歷代之史也 官官守心以備恭考回 相腦紋之傳音 詰告 可 如八索九公三墳五典別國家 **夾即紅傳也** 時灾火 溪 拮 周天子東遷與 此三磐史之全所春種 顐 類即帝 目P 有歲月後是如左言 雜 但史書 以吳天下後亞 志 禮 矣芒 書樂書 也三謨心 唇楚齊秦鄭 備載 奱 八中經根 † = 計書 旲祥 也容 剪叉

表 棄 肾折 有

ふ

駬

以

歽 檑 類

EF

立學堂頸編立史 頂家集序

丰 採 暦 有 浅 走 周 盤 厺 耖 舊 崇 尺 鈅 赱 憂 与 未 旲 퓼 此二 傳 未 藉 羲 = 史 氏 劧 商 芒 子 止 F 氏 ~ + 皇 盒 虞 旲 斉 因 史 氏 韽 --洏 吙 杏 泛 後 무 王 平 チ 奏 全 <u>j-</u> 蓎 害 近 币 1: 至 表 大 丛 譽 Ŧ. 七 秦 諳 日 瘛 秋 帝 弇 4 丰 紅 釽 頊 产醋 百 美 續 目 經 火 旲 2 十 杈 擎 九 繋 盒監 史 猼 业 焝 秿 __ ナ ニ 黄 例 澌 舮 媡 竊 愗 九 百 事 盲 細 娼 農 編 뜻 周 兼 躗 丰 孪 丞 III. 娼 目 丰 主 威 裂り 凡 + 盲 用 義 Ī Ŧ, 盲 趲 易夛題亦 尚 唐 召(3 丰 4 u 丱 澗 宋 負り 宋 恕 71 書 氏 史 4 歽 坴 + + 捪 昶 王 司 皇 掌 孔 氢尘 騏 至 九 馬 牟巴 至 九 ノト 丰 丰 史 可見 氏 載 禮 丰 百 子 周 極 亦 え 客 篡 七 賛 威 客 二 至元 至 述 經 泵 順 三 卅 + 櫷 吴 北 偱 易 質り 坴 殙 芦 帝 羧 摲 肧 ル 旁 近 놼 王 沞 퓼 通 Ξ 高 迡 痠 續 天 又 金 狟 始 卵 回 淺 臣 仝 葾 霖 涭 盲 丣 史 庹 4F 漢 子 周 1二 百 齊 奏 木 五 燻 宋 瀵 緫 廧 W 斾 服舟 癐 盚 王 及 紅 卷 汞 晋 目 黀 所 上に 羧 林 叭 도 宋 岀 韺 爇 煙 傳工 周 漢 隠 通 食 見 Œ チ 隋 吴 燕 齊 盲 射 輕 烫 丏 渨 產 皇 帝 梁 近 瞎 デ 板 唐 亦 扂 訡 晉 利負 賞 井 璺 亦 1 米 剡 紅 凍 わ 爒 百 ~ 人 沤 皇 庶 又 __ 隋 盤 童 界 家 唐 胡 筝 杈 盒 百 古 摶 毿 有 晉 蔛 劉 唐 魏 可 业 仁明 + う复 <u>主</u> 題 煿 封 灙 宋 猼 訳 M 豥 皀 卷 建 梁 周 國 禬 通 官 秅 紀 史 周 庘 齊 太 宑 羧 先 篡 灰 裂り 鑑昭 か 醗 南 非 4 宜 唐 蔛 旲 唐 素 肾 削 謬 バ 添 歴 厺 司 吳 至 板 羧 常 $\exists =$ 編 典 昭 梁 素 亦 瞀 潷 八 泵 竹 天 챐 12 劚 龠

陳

後 後 史 用

漢

書

鼎出

别

黨

輿 宋

地大北

典

從永盛

堯

演 稱 曺 日古 貝戈 中 豾 秭 冝 蓎 覇 副 雞 目 禽 代 削 ·糞 削 誤 末 畢 盲 宲 Z 詳 雞 芒 t 庒 梁 威 詋 項 介 皇 龠 綾 朱 太 叐 똧 熉り 토 中 りと 134 晉 詹 朱 稱 梁 甞 乔介 非 僐 且 萬 原 劉 子 癶 王 辨 至 冱 娶文 史 末 亦 項 如 卒 存 うき 緦 굘 緰 叐 旭 鍾 牽 菒 有 未 延 晶 序 翟月 萧 會 目 洏 严 梁 君 王 髙 帝 雖 疞 某 誤 紀 膕 灙 通 133 尊 李善 灸 月~ 床 废 討 坐 帝 羲 暦 昶 稱 郭 若 失 胄 罰 梁 項 曹 農 戥 太 日各 柴 甲 皇 輕 垂 羽 宲 宣 輔 漢 魏 矮 12 魏 帯 子 极 重 Ā 痦 天 帝 玆 周 叺 顯 劉 未 至 が命 末 宲 乔 削 垣 Z 墓 歱 氏 祐 蜀 둧 運 え 步는 亦 ボ 縳 史 浉 昭名 Ξ 偽 173 太 司 燸 史 即 宲 抈 未 書 奶 瀵 鹏 K. 馬 生 臣 老 潰 꽃니 庹 非 吾士 攺 大 火 五 用 敷 担 削 祀 逬 滅 削 曲 全 蕭 氏 え 掦 漢 項 直 梁 陳 澅 綗 拱 帝 艦 髾 君 子 末 先 揚 昶 ~____ 运 뺥 表 子 學 當 述 那 君 痡 害 增 大 14 朙 子 不 彦 全 亦 左 护 鋞 為 糆 且 耓 意 杗 竟 史 大 濂 껼 通 劚 凑 未 9~ 뗾 蒙 推 魒 吙 푬 通 史 廣 裲 縳 涆 2 灾 序 見 未 集 煮 žŤ 豧 丰 禾 躗 弒 天 月 也 盖 瘛 家 볾 叒 槃 知 F 專 塾 跷 本公 目 沙 竊 薴 定 萬 割儿 启文 欲 宯 豖 編 並 子 浞 周 **ET** 帝 渗 槃 啬 世生, 歴 蒙

女 54-10

庈 盲

有

堲

罰

及 泵

분 宁

> 獯 名温

揣 大

乃西

夫

业上

豢 聖

莫

17

輔 漢 童

翼

蒙

牵

使

夫口 經

顛 羧 夗

不

上

92

TI.

方

ボ 痔

欧

謂 嗚 聖 世史類為 其孰 数籍 冠 以故 備 秋也觀 司 而 史 之贈其貶 類編 勒 馬 乎律令其 之言史者必 顧 全 能 功 朝 壮 陰 冠百 編 逮 游 與于 聘 舊法 古 腋 說 得 真 發憤 而 辱 31 也 以成 王而 於 郢 其 此 正 例 于 書多 遷 代 自 市 周 禮 折 而 炳 枝 来 良 籍並 固 擮 麟 樂 朝 於 禮 東於 史之 遵遺支 五 專辭而 而 山 經 微 之 日星 鼎 息響而 谷班 六經 撻 下代 尼 聞 言與旨 之珍得 才 假 其 次褒榮於 于魯策 有 畧義 生 非 蒧 尼父 百家 作 衆 庭 作 韵 時 者 吗口 遷 懲 其 者 立 授 噄 而 吉 謂 攸 定 奎 РſТ 固 奉 争 其 作 易眩 崙 採 經 先 難于通方 鏡 是 官 世史類編 其大是司 理 辨 考亭綱 史謂 是 生普曼 其全是坐井 宋 稗官野史 正 則有臨 簡 之補 觀 閨 蛙 埸 史 繁則亥豕莫稽 漢 之於是 遺駁 淄 學 空城 揜 制 4 E 六 倂 證 Z 他 倫 耳 之愚 望洋 陋 旦之 紀 輯 明 則 如 月 苦 黄于 名公著述 多淆 自 也 毛 無 創 旦 楚 刻 也 舉 之 檢 勦 汉 於 之 鄙 多識 理還越 綜 襲 良王 細 是 也 不 久 相 隻字則 矣史 前 非 也 覈 故 移 左 述 世遠 總 於 標 古 守 瑕 間 多醪 遂 而 之臆 仐 尤 職 疵 弗 使 有 縣 局 而 玄 華 唐襲 珠 之 沉 而 不 īΕ 陽 圃 則 曲 比 其 夷 變 度 靡 于 酣 瑕 而 明 ĘΠ

即

崑遂於

冬獲見 潜德 為大成 至两午春始得畢業適 乎余小子连 夷之 于無窮續麟經之 世史類編 亥豕魚魯之差一字一 禪受之際豈徒收 **西補化工之未逮佐** 覆 厥成於是樂 生則 之志可垂不朽矣夫 界庶幾 用 既 學 昭 先生手編請壽諸梓以 標 助化 鼎 五志美 31 先生之門墻 規 功 先生發憤稽古嘉惠後 餘緒其在斯 於縹缃考世及 徽 亦 於鉛軒傳疑 音 刑賞所未周勒 勒 擅 則 金斤息履羊鳴之 紋 檮 Ξ 先生長公至津 興 杌 華之 有 بح 櫨 孙 日 乎其在 烱 所 矣癸 人傳信正 之宜詳 公海 由嚴 戒 自 鴻 務 卯 製 内 斯 而 萬曆 先生 故不以序而以頌 せの類編 古閩 峕 史而 丙 則 門人 午 晃 仲春朔 是 小子實 余應虬余昌祚全頓首謹誌 編 î 者 在 知是 E F 編 風号敢賛一 之重 VX 重 詞

耶

<u> </u>	10/200
	書摩賴库庠監 庠庠解 林生舞生生生男生生元
	泗君 君君君 爾獨定 泉美 輔定望 錫龍甫
1	余李李李李 余余曹 宗李
	編校 参 閲

否取 礼录 変属等洛而據太原見已天下垂書 第上已無劳枝世嫡崛起偏安繼續宗配者 一種元平,又有明姓異類受見先帝姓氏民同情義深重層數因仍誓不失 節報仇於既終於先志嗣統承配循之故家名開送奴賤婢。一旦欺寡弱 帝卒仍馬挑非耶亦有帝后無子耻命繼續密取他姓初生之子乳養欺 平王南宋高宗僧稿之曹則前楚昭王去郭郢而都陳是後漢劉崇兼法 人 夷伙矣正人君子能無本原之思哉嘗試論之中與之君力能討亂除 配皇天名之曰皇真同上帝名之曰帝舍斯以名匪皇匪帝矣無已則相 李縣日星天上帝篤生元子奉所全権伊克承之萬方一統六合一家が 孤編奪資質別立門戶妄自事大而子孫力漢不能制學有養子養孫誓 少帝三國魏明之曹方南朝宋太宗之劉昱非耶又有姻戚相職異姓養 不能安守舊物人心未忘還都有延久存宗祀者次也正朔之國則東問 大得本宗祀者如管稿之國其後周之内姪柴祭後漢之外孫劉繼思劉 后難於躬發九重無由聞知生為子嗣於先君是復竟承於世緒人無間 尚歇中華之所以算於夷伙者持有此耳此義一廢而率歡食人中國没 人父母不言聖孩不識遂人帝系得承基籍又其次之次耳前漢孝惠之 勇有生教者亦次之次耳正統之主先秦 呂始皇不改藏氏東晋牛元 了戰月序次不與如食未斬者非異姓暴賊所可于也蓋人之所以異於 前代系統然後不得已而進異姓新主繼之其國院姓族尚相沿襲印 一統居尊恢復舊物祀祖配天者上也夏少康漢光武唐肅宗是己力 食之絕種因正朔之存沒為天命之去留定統緒之因董平故曆數相 为24年了我进是可忍也就不可忍逼天之罪不下恭操成何應天順人之主豈 世史類編卷之首 獨尤難為訓而幼主來乾的為男子尤愈于純陰之世乎是宜特人前後 下帝接惠之後開文之先附呂太后八年于下可也陳覇先雖二遠出十四級各之首 即 網 監新音 所庸於魏與江左立國判不相**屬則以小事大畏天保國周古公事伍鑒** 丘立志好回親授恐敬帝征西大将之命隨拖其吭而在之民發為王又 追迹往故豈宜遂泯少帝之名大孤孝惠之意又况女主當陽即賢如女 冲無罪之嗣君一時鋤削未免初年草澤將士強忍賊逆之君世久事 恐其春秋長大復親召當福害及躬遂被少帝指斥足下非惠帝子教幼 之日未去属陵天下知有先君之子其後終灌之徒疑懼少帝立於呂后 專不過倚托主少之因臨朝稱制如王莽居攝之初尚有孺子武墨啟周 裔也先儒定論既如日星近史改正足快人心獨有漢惠樹子原號少帝 管職不得先於蜀漢也藏非子餘學去減周報終不得加於東周惠公之 食子已者後唐明宗嗣原潞王從珂斯其人矣外此者曹孟德父子好雄 還也亦次之次也則後唐莊宗數又有同姓既族異姓後子繼統承祀個 當首然以其先世聲望**獨之此人不**因逆賊未死使名門體統中絕而選 紅兄於為氏當至共知其罪萬世不知其尤而得國之後仍襲名號莫有 已承宗祀四年丁亥發殺少帝又立副弘皆惠后奏子亦稱少帝已后雖 **輕史不削其名封何耶児後梁三世倫約保安廟祀三十年何讓于陳而** 以圖存部子產商荆歐而免禍宋康王臣金虜以息其君子未除其國族 異解蓝先人血食終賴此子故也中宗罪惡不得援此為例數或者謂其 際子猛擁晉師以圖位唐秦王蹀血於林西晉曲沃稱兵於終都魯桓公 請係固其顯罪然方之春秋以來宜日招大戎而争嫡小白仗甚岌以入 石後茶中宗洪武之孫昭明之子城子家孫趾讓枝庶難引魏破城囚权

北京記書 展於時以所以待宋祖開暫居以宋鄉若東周以而秦繼後洪以而隋継南宋以 世史類編卷之首 海方 位雖不終世數尚在宣無成例可擬如陳霸先朱全思石敬揚三蔡照可 交皇帝受契丹州號日兒皇帝華夷子足倒置不辭名節觀污甘心不取之策引胡入冠紙主複國交命契丹奇得富養漏亂中原上契丹尊號日 而元繼可也如漢少帝當別則八年名位。旦泯城魏之曹芳宋之劉昰 後然也石敬塘何人沙沱異種明宗見婚背先君養首之思無好雄自立 運則南方之。吳樊於赵當匹天子於春秋西秦之惠文昭養早配上帝於 军尚不慎奴氏之益而唐得賜同姓中續三十年豈可削李氏之嫡乎是 報皇得按遊禪代之大體粉書院於白鹿開東南文獻之休風國小男大 堂堂憲宗四世之官歐陽作史明殺世次臣庶效謀共動恢復奉故主為 割山前山後十六州农冠赤子於大羊。淪沒四百餘里得罪子上是何息 宜直至層名徑去洪紀恢漢高皇為王之日即承大統不待滅楚稱帝而 佛萬一步瞭分毫有如唐烈祖元宗者友置度外耶况是有集沒三十九 天祐之曆沮忠義之氣平蓋滅賊之後或垂君德討賊之初大快人心是 男兒即親生何尚馬者吹毛求死病其不立的枝煙抑不楊友出敗下虚 唐家三日年社稷心其智春之本有几金煜豫料其滅族有子友生身私 何人楊山朱三盗賊怪将無試逆臣殺裝機等三十餘人於楊英之間滅 之上仍進東周七年之例使衛先上總典春昭襄死後汗顏可也被朱温 之稅罷兵勤政崇儒南平關楚事治民安敬塘父子兩世作為貿果能彷 年仗老東思討賊滅賊在唐年號復唐基業延唐廟食儒或社宗義執 ·配倫不管禽獸蛇蝎自古見此人君不豈容 衛絕唐紀十有七載将三 王晉之紀進唐之統似漢昭列故事與前唐後唐合為一代畫洗五代 不可軽率 文字符合工 自命 宋世皇 陳米石 依附氏型 百紅接幸 何是 新常将不一植乎能言去三葉賊者仲尼氏之肖子也固温敬雨公所點 今時可利 南京下之天地間公議自有天地間正人以次為之親子固未得自選接羊也後有 親子未得 高学不比 屬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對漢下比東晉上擬東周伸太義於天下而司世史發 海卷之首 異 網鑑新意 也姓氏名號一日未泯猶无君一日之姓氏名號也思臣孝子安得教人 祖以擠排易得作衰姫之共主雄九男之崇名哉犬都邦家是賊不可輕 心今時代既更有人各異学士先生已非宋祖臣子可刊削薛居正文字作者尚友二氏我如同室无人志事在後人繼述不必依附成說晦其本 辦李之 胃仍為有父先人之嫌即微公終未敢奉事也彼温微雨公益日 絕先世血食餘派據成五代禪受成書思於自帝借前人循習之獎權數 先朱温石敬塘也良由宋太祖身為營獨前降居正監備五代史無非 之少帝不入世系無損子漢也吾獨惜後沒蕭氏兩唐李氏不得比陳 家圖籍使羊同無名奴隸令盗賊友出其右也而兄帝王之家平喷孝東 宅十去六七親戚朋友良心共然恨不共食其肉而族姓之屬養育之子 育本心初推戴冠鰱绝其享机夫士民之家稍有名姓盗殺主人情據田 進前朝正朔不可輕奪何者疆土僧先君之過土也臣無僧先君之臣曲 毋原香孩兒術中矣嗟夫仲尼既沒春秋不作千年亂賊遂不一誅萬古 李詩上之事南梁正嫡之顏管且併奪達曹劉備直待綱目進之而近代 逐帝周以成無周之宋帝近之奪其稿未絕之劉宗遠之奪正朔相承之 有能争復田廬十得二三聊守恭當則猶然有後不當認城作主削除本 之唐祚依據五代資史事主中原特帝朱梁公帝後唐遂帝石晉添帝藩 馬温公方事祭中原之北宋則且帝篡中原之曹魏欽後橫絕天祐未改 難獨排其短行儒臣生當其時為君父諱不得已承命然耳彼朱微公事 寒弱欲之罪如淫婦世世接踵則已得少寬其根顏獨益人人機跡則物 、君子慎講此學正欲維持人道常使天下有中國聖人之

- .		·				
11.						
世外一個教養之首	' 	<u> </u>	島昭建	得	牟	£π
)	新り	局欠更までもです。 昭代而喜頌其世德無休己! 夷君樂尊世胄而斥某奪同	_	矣故中國已往之: 5世] 宣前而居中	色鼓
ي مورا غدا		吾	喜草	墨	画	基是
[A		家庭当个是是家	く領世	逃進	とは	地重基而至中国
		· 美	7世帝	腥	之重	京东
<i>\$</i> 13		雾	無篡	剪	惟なる	ア朝起し
94 经 新 这	i		ど高	農	THE P.	
[建	: •		時一 飲中	不必	不得	許
]		ı	茶國	좙	_ 2	馬賣
1			不定	主	5	1 装
			帰ソ東チスセッチを受いて、現代の一般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	日而速進腥職尚監恨不必養明主己出即欲養遊蓋進華主而	芸不得一日而進延中國方新之命惟恐其代記。一名中國盟ノジジ教者女邦服司人	少量比馬中國是人養養營私而賣國表主親传而遠
			韭火	即級	中に國語	を活
İ			交 全	惫	麦	友達
I.	ļ		逐属	蓋	かる	記談
İ			湮 所	銺	命护	包使超级
İ			湮没耶為類 所以傾心○	圭	松	首定
ļ			類旦	退	命惟恐其不	<u>既全</u>
						
世史		元	裹	女主		
世知	之古元				則名	李蓴
世史類紹老	之古元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滅諸五			治。	李介辭
也已矣李	之陋天地知	滅諸妻	好文始自	不能易	海影	李介を言
也已矣李介若	之陋天地初闢○元立海迷失氏	滅諸妻	好文始自	不能易	海影	李介帝司自古
世史類納春之書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大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滅諸妻	好文始自	不能易	治で則亂故聖人	元自古天 首
也已矣李介奉名居衛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古所未見也○○大明故	滅諸妻	好文始自	不能易	治で則亂故聖人	元自古天首 調
也已矣李介華名居智的明也更類納春之官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子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了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	治で則亂故聖人	元自古天首 調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的明三樓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四海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衛的明三樓潜心	之極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元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正世史預納春之官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打方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屬了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李介華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也史類納春之官	之阿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夷初正方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之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的明三禮者心史學隱居敢也之類都恭之官	之屆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主納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衙初明三樓潜心史等隱居教授伏也之矣李介養名居衙初明三樓潜心史等隱居教授伏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曆數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元立海迷失氏二等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田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伏差四也之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伏差四十十	之阿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聲夷初正是宜曆數萬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空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用事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著名居智	之陋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夷初正是宜曆数萬億水方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時女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就陰用事天翻	一次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月古天尊中の事場を明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幻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状羞稱也大文類湖春之幸	之陋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夷初正是宜曆数萬億水草治平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時女主當陽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用事天翻地覆平	滅諸是一統八十九年	ガランド主要ドキーラガラが自然を対してい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甘	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	元自古天首 調

世史類編卷之首 筆者當知繼述之善失 依後人斷不可不一體改正者也元儒不學循未及改異日有續朱子之 听列避曹魏也故朱子推宋·高宗之例特帝昭烈比擬平王微示其端以 中宗宣帝亦不敢表章接続以成陳霸先之緒是使周平王議具楚而道 以成己篡奪之給史臣為君父諱不敢改正併舉恭武帝之孫昭明之子 宗的商來祖止因已篡周祚公在唐名則已尚未為正統遂命薛居正進 遊岐是重經須唐天祐年號牛於天下配唐宗廟烈組正朔相續官出版 李臨淄縣日傳稱達著不在發前人之跡在夢繼其宗若还其事蓋吉衛 **监洪於莊宗之前帝廣晉於潞王之後據為五代史書宗天下若無唐後** 之倫大非問禮分別各人之体如童賞之寵位極人臣史雖未曾阿附稱 町豆葉戒如治原雜毒者也其三混滅先代正朔宗祀之派如唐莊宗原 豆其於歷代典常正統有所未完次生平稱當代之美而掩其四惡如孔 天亦永見明請停止水 元嚴禁恐點天下復見天子門生定策國老之為 芝禍断官禁戒如掃除粪樣者也其二重增封拜文武職名過隆刀器 小可為訓史官文中是於之替的后妃干政之端恐助天下復見呂東武 艾德善法者也照謂儒者者書堂等亦當有之宋自應洛関閩名儒輩出 与先人之時未得然而子孫時當然者此所謂遺志遺事待後世賢子孫 母后套紅聽政失婦人無外事之體大累陰德即高曹向孟皆無甚善 所云子為文隱姑舊不言之志不盡之事以待後儒之繼述者有三其 宋儒志事論 既來編志事新 世史類編卷之首一時明代正法 點 **李陪縣曰自古明良之與德業指勸則治成其不然者語該相悅則傾何** 政職不中小人之為害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要者要萬世后安之軌也 之有善子我〇〇聖祖御極以來創法正大〇〇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 額紀未典而不能收廢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脩而惑于小人之術何恭 以金丹求生矣顧求未畢而不能救伐性之殀者相運動以事佛祝養至 終日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求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謟諛相悅者 謂德業相勒若喜苦与之類臣戒盡心之餌在朝英太過天子以清心家 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理動以封禪立領矣種頌未畢而不能救後志 不然而其戰敗亦立至不救吾飽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有英顏帶来畢 尼者相踵動以改元敬福矣顧改未事而不能效丧道之陀者相踵動

臣為其主問 何電之何漢 調光以以服 其忠有知知 治法治道治 天下有 有 辦克 不供克 高 不供高 品 品 品 在身之事 些實為 学生民 而 有漢之 為昭朔 # 10) 史 瓾 斷則有功都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忧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 罰断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 陽節潘氏榮旦治天下 賢遠好明而已矣治天下 氣舒一期何王間解節佐孔子 象有天然不在孔身楊之明治 何儒下以推之明治不才育 不者神是賴才有机試 王 果湯平代 八平 功五之太之太 が王所宗賢を 唐有致楚君 大 20 世 法无不能 東心,從其 **尤武有主** 片道事系 世史表

之不失 亡如于 前 請 風有禁 世宗 遺組 上心油製 宋祖晚圻 表之那 大選奏情 を 七八 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兼朴不行於殿陛園等不及於公卿故臣下 飛 明 始 終 其 不 賢 平 江 左 居 臣 宣 木 知 提 夫 三 年 之 丧 自 天 千 達 於 無 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與矣。 **以原四方** いが不香 行李書 為其平平 **异宫**神相臣治宗 相臣治宗 邦克 克 人ナナ医 以英如仁 任宗 原 恭 至 恭 統 統 統 兄孝為女 教道を以 女中充於 前世無比 又宣言 でと士 之法不外 九经之集 未之有中 太平天子 英近千宋 世史類 美女章有 東周以来 要殊王旦王會杜行趙抃諸吕之輩復有韓范雷歐陽蘇裝文吕司島才之盛亦莫過於宋安初有趙普芝質李沆張齊贊向敏中寇運蒸養才之盛亦莫過於宋安初有趙普芝質李沆張齊贊向敏中寇運蒸養者之首 異 清丘線論 實為重新之政宣仁有論。言曰尚有利於社稷吾無家於聚層任野中東宗氣廣尤英謙恭以任賢臣劉朝教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所以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而人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光以史若為先叉能作與文學以風四方 学第之士以隆檀養康耻之風鳴呼人主如是亦無乎其知九經之義 漢王劉縣西男王盡称易諸節鎮以儒臣以歸藩鎮之共"使知德行 則為以相安之情論和信等即報待諸陽王以獨獨執所持美總王義相 則為以相安之情論和信等即報待諸陽王以獨獨執所持美總王義由 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輕異丈柴廟群臣奏音之太如北處將相之間 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宗文館與諸王宰相緣閉書籍次選文章有 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者 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平平之道不外 有暴治之民而應治群苔穀規程會無一職成崎康之既機數比於用人可不謹哉 丁李藏状是

担宗英位 不足が開発した。 年由常之 和事之氏 如則有人 未重而是 何道漢 木が高山 散士之作 以至废业品大防何 八萬仙 世民 過卷之丁 東清氏無論 **磐拾無虚日疫和金典為國大靈始於呂思卿終於買似項互為沒引前指以朋憲定為偽學園逐禁網練奪翻點涼醋桐馬於縣轉輕轉轉錄越於何道之不行也鳴呼真儒單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 順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分則幽王不死於大戎此科炳編延明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園西東之人也匈奴蒙殿五湖北總段丹女則四夷濱服而天下安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學 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在裝而亦有大臣之報散叛為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裁其典也以大臣之疑醫權故雖有大臣之誤 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尤這非祖長真賢敬士之報數蓋 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族流罪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納常之事 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竟後望其有三代之治乎 湖縣所與秦梅轉作胃史豫逐買似道以不容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四群和之能而及有贬賣軍逐之更與理兵暴骸以華紹處秀了翰縣者不為主籍的人等強稱者不能不之罪尚忍言武勢於趙縣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 楚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置天未欲使斯世略差难之 一大東京縣 一大東京 非有 王道 石 変 型 및 京而織欽不死於漢北失於維本統字蓋天下有道則四英來王萬邦京而織欽不死於漢北失於維承統等盡不結写三縣不得犯失醫難雖來惟香而懷然不辱於強廣級恭幹離不結写三縣不得犯失皇不敗於禄山天寶四粹構山呼延妻刻曜不能過當都青室端王自 成休天下無道則于文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墻之内矣故得其道則 南西等百五世山冬黑大寒寒黑大岩故名頭節陵即明帝之壽陵一第四十二章與之廟盛石室以佛像和林潭東量在北雲門朝外,石室以佛像繪》清涼臺顯前陵湖帝禮鄉士旅時等日八人往遊騰之一次,在東京時間,所始水平之間遭便天然得佛經四十二章級之間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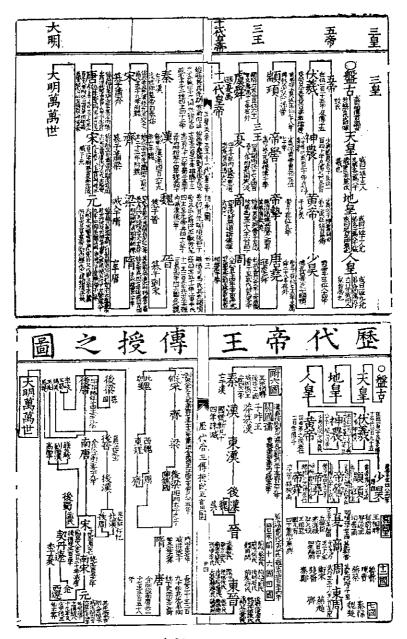
-14.7

消食 特已治人 定さり 粒 権力にあ 程度子上 tig 道之音 語、液体之後為深太旗、狀雕須既清而大命隨之蓋人若之喜用語、液管官を接近智等為無來顧知其朱温不來則宦官宣妄之亂不止不息帶議與無其祖玄家無祖繼以接劉松不興則審鎮強臣祖玄之禍為主義下五年官官專權禁組黨以接劉松不興則審鎮強臣祖玄之禍法以撥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繁衰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誠法以撥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繁衰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誠 學定式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思物章惇縣下之流和制新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湯其志神宗縣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 武帝好儒代董仲舒進脩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 火其菩薩其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鳴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臣 官官張讓等二十餘人已就讓夷王莽盗竊神器而傳首萌死就賦照滅其臣又安得獨存哉是故案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末滅而而已然若以絕欲滅國臣以龍禄殺身前軍既慶後軍不戒及君亡國 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龍禄 天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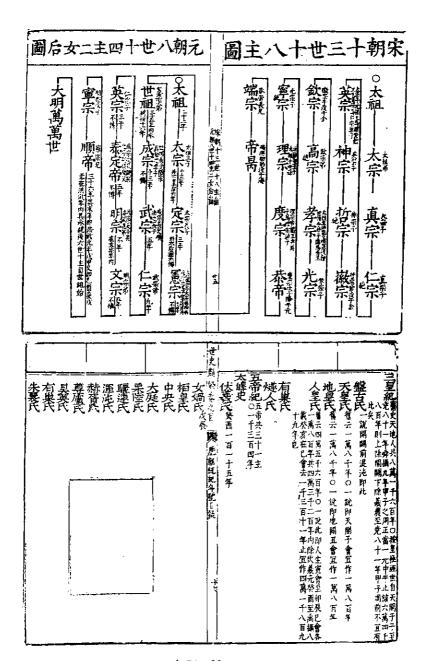
三大学 本典 一三大学 本典 阿道海北 日禄日山正合称嘉輔 初射体潜 行琦世琦 心 班職 後 天用 楚 民之寄生 **黎古開鮮**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l 並 言 音及 资 為治之妻知 天下治 必本だ身 教末す 化馬オス 大人本 大人 **新送立**而 上者宣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天治也者親賢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 無動心就王無動 得失乃在平人干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武盖人才難得為民正也太祭父華朝先生襲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三致為於附是非署陳情之認也等各領不都為本此能限水仁得仁抑又何怨宣養之

世之類編卷之首 立又六世而籍始為侯又九世而沒人於秦其後為趙匡胤繼周柴氏與 李新為徒何氏魏賜李虎為大野氏唐高祖相周時復為李氏南宋史言 姓氏源流 五世界公有功平主封之收豐為侯至莊襄王楚替周而呂政冒嗣始稱 宋三百十九年心于元章五世曰非子周孝王封之秦為附庸復姓贏氏 為飛無生惡來名華及李勝勝三世造父封趙七世以帶隸晉九世而武 於內般賜姓內入周有雜居縣公內明生祭入唐避世祖諱復姓李周賜 世濟其德至當而為梁王高七世孫淵生世民而興度像世二十一。則少 史耳生宗為魏將軍封邑段干亦曰段干氏宗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 得罪死其子利員浦難伊虐食术子得全改理為李氏利員生仲師昌融賢賜姓處生三子李白恩成世為理官遂姓理至商科時理徵以直件科 新三子長三伯縣 雄作能馴鳥獣知其語言以事處 爰而封之實故名大 取顓頊高陽代之女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華生各縣神婦鵬姓 懷之後為京房路跂魏又為西夏李元昊氏云〇思成長兄曰太<u>萧其後</u> 陵降沒匈奴漢末隨左右賢王內附曹魏公為將軍李典其務孫歸魏見 泉谷縣之德在人也其裔異養於徐氏復姓李嗣與南唐三世及日廣孫 或日宗生同為趙將同生父為趙相父秦有李斯為相人漢有李廣為終 家于若生形徳形徳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生耳字聃為周柱下 李伏老哥曰少典氏長子神農智恭岳後姜姓吕氏一為尚封齊一冒萬 氏為秦始皇一為周宇文氏〇神卷同母第世嗣少典其後黃帝生三子 長昌意其子希蘭項鎮頭六世孫黃帝次子少昊金天青陽氏日帝大時 而再傳而沒人于漢藏氏之後流為氏戎曰茲浦氐改符氏為後秦東 學多子蟾檢生高辛氏帝學為漢祖唐堯前祖契周祖稷之父而改可 以 姓氏添流 世史類組卷之首 姓本氏稱帝傳十主一百八十七年〇顓頊之孫人商為老彭錢鎮其為 夏以計東功賜姓李其疾荷仁福為眷部都指揮使亦從賜姓生子奏起宏都洛改元氏傳十六主百七十有一年滅于周齊而唐時路跋恩敬鎮 與為表之首 姓氏流流 好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其後光獻繼筠等承襲叛服不常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 能通始稱王貨嫌野類為秦詐萬横後陳共二十五世沒千秦又有司馬 一致終主具,越四世五主九十三年文有常能之後為楚能釋封丹陽 **委與世有夏銀沒有之地而委與入後周為定難節度使中事令由平王** 項高陽氏次日安處西土後日安息漢來復者為安延入唐有康氏兒睛 十六周穆王遣楚刎之而錄其子宗十一世周昭王三十年為吳所滅登 京金藤調為徐伯主淮夷傳三十二世至康主偃稱王假仁義而廣國三 早即見兄也其後是容皝王燕分前後西南皆其族也〇帝堯子朱居丹 母嫁安延修曾姓為安禄山外有唐末安抱王抱真賜姓李孝白個遷北 贈中山王〇帝方書兄昌恩惠帝長子也昌意生三子長日乾荒生帝鏑 日丹朱亮為制奕以開其情へ虞封房侯へ商有傳說作相丹朱之元監 高辛别為。邑王紫紫之野曰東胡入漢初敗于匈奴退保鮮甲之山曰鮮 五至其後朱温高朱梁十七年七而別有句容朱氏起凍為大明〇帝學 氏入漢為太史謙遠偉及懿師炎三世事魏與首四傳而中氏昌姓十一 土為路跋氏在晋始猗盧封代公桑為王至整律次子什翼犍第七子窟 齊又有曹曼安封和日朱子其後友别封日小朱子小朱十四世而朱一 ◇干楚其後徐世勤文賜姓李氏へ○○皇明有徐達為大將軍封魏公 沒子劉宋又有尚氏入朝鮮為高句麗之族人元魏有九至歌洋與北 世城干地魏史云曹秦玄之後為曹騰養子操生不與魏五世四十 書人用為御龍氏人周封前人晉為司公氏隨氏范以

世史数編卷之首 处此八原流 **周祖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兄弟相傳為呉二十五世成王封周公旦子伯 劉滅於差外有黎茲於周西伯有萊滅於彭湯滅於秦巢城於具梅伯臨** 姓赫連氏復號大馬三世二十五年滅於元魏〇商湯之裔武丁時封篇 福封東海主又日東頤王帝啓同母第均裔北居型年山北人呼光年日 所破諸十分保江南入漢無諸保泉山封閩越王建元間餘善封東越王 吴始位七世经衛卯逃位嚴關越人董出王之是為無嗣其弟無當為楚 於首文為曾氏之行少康封子無餘於越入周至之常或智始伯句暖滅 馬後得把東楼公復封把九世成公邊綠陵又十一世滅千楚又有部滅 與陳五世三十三年滅于隋又夏禹時分舜少子於西戎其後姚弋仲生 秦為太公為主漢太祖邦都関中至秀都洛備都最共二十七主四百六 數百年文有蕭減子楚而入漢蕭何封鄭侯其後南朝道成與於五主二 於紅人間或庚封即九年一微子封宋三十二世八百餘年、第子封朝縣亦 公稱漢消子聰減晉唯攻趙四主二十五年而右賢王後勃勃起朔方攻 城逐之塞外入漢和親娶到氏家昌母姓魏音間左賢王豹生淵繼安樂 學看復入于胃頓破東胡走月文南并樓烟白羊河南而遊湖春始為長 突厥家名突厥歷魏晉十代屬蠕蠕為阿史那入唐開元為史氏夏禁之 均入夏封虞入周封陳二十五世滅于楚而陳宣公時敬仲奔感姓田氏 **最高三十四世官松世帝官氏有敬仲相恋茶仲後二十四世曹叔报** →三年滅於照行與飛亡主八十五年滅於隋二代一姓共一百八年O 養長為後秦○夏禹後入商為杞以郊馬又為常侯滅於周西伯入周中 元又三十三年。南海劉德與南漢·文六十八年〇舜之子義
鈎封商日商 丁淳維過於北野隨留轉徙號高種響入周為後從八春有匈奴單十頭 -九年到交之後於又為南朝宋八世五十九年五季劉知遠稱漢至繼 世和移齊又六世建城於秦之漢苦為太傅塞為太丘長之南朝新先 我御至屋套轉是侯凡二十四世成于秦有號仲號叔平王奪其地與鄭 師後由曲沃代晉又五世文公遂伯其後分為三晉又有韓萬入晉國為 馬雕馬蘭子馬鄉馬較入東晉時馬跋為北部二主二十八年又有荀侯 滅魏為巴十世斯為魏文侯二世徒大兴又八世滅于秦里氏刑裔馬馬 鐸二十六世康叔封衞三十五世滕子封滕三十一世畢公高後萬入晉。 同源也上契丹耶律氏之遼玄県党頹氏之金鞍县奇溪温氏之元則異 宜王弟友傳二十二世滅於韓有晉叔聆平王時封楊為楊氏人漢度為 而封之陽曲曰郭公其後郭威為後周儘養子榮及宗訓必於宋有鄭以 太尉、八北朝堅強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而滅於唐召康公子封燕四上 三世而滅於秦右神農黃帝子孫唐度皇苗周漢唐宋以來蓋皆異姓而 一晉國為智民輔氏成王封弟唐叔稱晋十一世為文侯又五世庶干成 姓氏源源



史 54-25



一美子帝	孫學子順	更更	代源:一种	s at	- R.E	少孫 帝	黄素 帝		が後, 黄	₹. 	19. 数 %	表	**	-	型带	水子	以及子	神養子	- =	※			-
答甲申九贵	馬丁尼 補政ニーセ年 八年	一次のでは、一旦の一次のでは、一旦の一点では、一旦の一点では、一旦の一点では、一旦の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一点では、	巴斐商周徐宗及央へ十三日)「下しず・ダルドをもの城市十七歳年十七歳皇英西共七	21 所以為文化2000 · · · · · · · · · · · · · · · · · ·	1917年の本九年	客と直と	帝顓頊ブ卯七十八年	יוק.	帝是多一日年	七妻	大之主 原籍紀紀年第月五	() () () () () () () () () () () () () (と 真四十三	來	宜	帝 明葵亥四十九年	帝 承癸亥六十年	別	Ħ		知读下 少上十五氏 起次 長春		葛天氏
		Æ Ji	と数	美 止共								٠.								_			
雅 第	トルデオ	沃一分	太守于	成绩深	主经产		癸二	建	礼里子	不降子	世史	备	不多	学	¥ 1	艺术	ት ት	少康子	帝相子		仲 建士	蒸	鬇
大 戊甲辰七十五年	一十一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庚票戊二十五	沃 丁辛巴二十九紀	太 甲戊申三十三元	g	前史 字氏書子 契後湯至計二十	夏 多葵卯五十二歲即禁	斧 後甲申十九章	帝 起 英国十一成	士寅三十一歲	1 7 5			7	Ļ			子甲長十七歳日日十	東江	・ ・ ・ ・ ・ ・ ・ ・ ・ ・ ・ ・ ・ ・ ・ ・ ・ ・ ・	旧了亥二十八歳外	仲 康王成十三歲	太 康美巴二十九歲或領土

-	后王黎十三年经三十二班也開西的十三年 发王爾內及三十七年	55日文里计二世二十四年二十八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世二十二世二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	《新·罗·伊西伯·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	丁二十三尺 一十七尺 0 其七 七 再子 附周	祀	乙癸亥四	· 東 丁+寅二十一祀 · · · · · · · · · · · · · · · · · · ·			五十三·祖 庚两展七祀	武	年 1 日本 1 日本 1 日本 1 日本 1 日本 1 日本 1 日本 1 日	(A) マー・・・・・・・・・・・・・・・・・・・・・・・・・・・・・・・・・・・・	盤戻すニナン	場 甲炎ともれ	南子南 庚戊辰二十五光	丁秀単三十二	甲辛未二十五	祖辛乙卯十六七		河雪甲丁亥九代	土土申十	1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七年の附魯襄公午二至二十八内二十	定三子 簡王夷两分十四年〇附島	三 医病 定王输黑的元至五〇世元月是五五五五	É 庭 ·	中六年の附書	1. 1921 重文公縣 元至水 C其九年 衛樹 公卒十六年 晋文公縣 元至水 C其九年 衛樹 公卒十六年 晋文公集 耳入	東京駅庚子三十二年〇府帰僖公九至三十三乙未二十六年 「八三月牌公藏方元至二壬戌十八年附寄僖公申元至八	東王関にピニ十六年の併育莊公十八至三十二事	多三十元至十二〇門青莊公十三至十七 第三十元至十二〇門十二年曹枢公小白入	工 住工它で面十五年の附唇桓公十六至十二類編奏之下 ■ 歴 歴朝紀年 発見録	一村三木元至十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1日年未五十一年 0 其四十九年已未附鲁春秋首君	庚申	展王子 宣王静 甲戌四十六年				达	_ _	昭王一十十五年	7	

定营聚基基準制委布特金管(模考子)長頭 建學學等而下上是關某某意。 之言,理于 世史對 华秀 予定王 安丰 東北海 元二十 東里湖代唐亮後劉累之科長安高帝至子和上四百六十九年 紹れた打 墓去疾 無年 思索权無年 二世四胡亥王辰三年散始皇帝因政心亦嗣正和二 東周君五千七年沒干泰在東王 超王延丁未五十九年浸于季的東王 題王角丁ピロナハ 烈手音辛亥七年 元三二 两寅六年〇 附魯克公二十至二十五年縣之年文辛酉四十年左傳附東公十年 條縣之年文辛酉四十年左傳附東公十年第一十十二五三、 考売菓チナ 既朝統犯年號日録 六手 À 牟 年〇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共三十三甲子系三司馬光通點起二十三年戊寅〇自成烈 附書家公二十六至二十 一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即帝位 十三年除漢乙未共四十二年間後二年後秦四不卓子政王 - 六年蜀都船1 五公至行 七甲戊三年門 烈发音二 -+ 十一 二 ニ 年 の 其中一十十年 一丁三上 十一七 <u>十</u>芷 0-六四章 京田 特 送中 東 美 章 帝子 元帝子 をかり 竹子 光传游音大孩 京帝经 武帝子 患情第 其份子 惠帝子 宣皇女 交布工 孝勢帝隆内于人口 孝炉帝炳乙酉三四孝順帝保丙寅十二 李茂帝於心卯五年建平四元青一孝成帝於四元十二 學歷 朝我犯年晚用到 孝元帝 爽美 百十六年初元五京七五史昭五 免等一字元帝 爽美百十六年初元五京北北京四京龍一中宗本宣帝 商已更名詢找中二十九年本始四 地第四元東 世中華或帝徹幸祖五十四年建元六元光六元此前 後少帝弘附高后四维成午四 **西漢太祖高帝副邦へ来十二年在王位** 西漢太祖高帝副邦へ来十二年在王位 題宗孝明帝莊八年上 准陽王以葵末二年更始二雅馬王以葵木二年更始二雅馬王以葵末二年更始二年前也以東班十七年居居二 孝平帝行幸酉五年元治五 孝皇帝啓し酉十六年前元七十元六後元三 孝和信筆上五 開宗孝童帝坦西子十三年 東漢世祖光武帝秀乙 孝昭帝弗陵附昌邑王三 太宗孝文皇帝恒王成二十三年前元十 前少帝附高后呂雉甲寅四 乙酉三 関月 九年永建六陽居四來和六漢安二連康 七年 個月延下一 七年求元十 表打七 一酉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中元二 八年求平十八 1月乙未十三年始元六元國六元平 進初八元 元初六京尊一建元一延光四 六元兴 四河平四陽 和 三章 六後 元七 舟 五年即帝位七年 〇義帝 朔四鴻嘉四 末始四 和二 世和四後元 九朔六元行 重後 ΕŹ 苊 四种数 'nΙ . 九 水

有界

ιŁ 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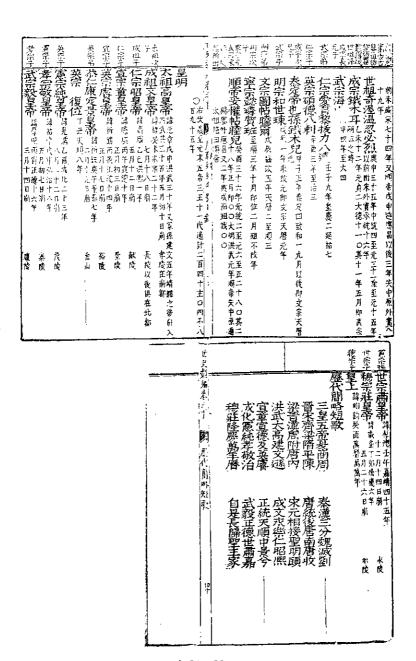
世史知 期報 廢帝弟 聖 化并并定体自 前 前 前 有 子 玄 自 太 石を活出 明事 以常 洋 西曾世祖武帝司馬及乙目十二月二十五年西史正民元帝至曹帝十一主一日四年共十五日四年共十五日四年六十五日四年六十五日 殿 照射经纪年号目紅 魏史帝 孝恩帝紫辛国四孝恩帝熾而北 孝檀帝弘戊申二十二孝桓帝志丁以二十二 爾宗明帝紹安亦三年大軍三〇附趙光初八〇後趙東曹中宝元帝子唐月二四軍政知光初五〇後趙石東曹十宝元帝子唐丁出六年建武一七異四本昌一 李雄廷與三後傳經期壽至孝宗亦孝惠帝境亦以二つ引其到馬元熙三後傳述之十七年京即一元死九六原 為干五縣帝聖正元二共秀三元帝與景元四後帶禪前以七鄉明帝事大和大肯薩四景初三條帝養子後衛禪明代四十一年建興十五延期二十景曜五次與一後漢昭利帝備辛且三年至武三〇附陽文帝丕黄初四 孝獻帝協照千三十 麼帶辨四月 到末日 元帝兵自甲申咸熙元年至乙酉十二月以前作二年大安元 外與氏 横成戊 癸或 未日 京雪 野丁 四年建典四〇附漢劉편嘉平興一嘉平二〇成建興と王衛、大牟永嘉六〇門漢劉涓元熈 十二年 年本初 炒蛋 前代 牟 军 四伦 十五年 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 初下 建和三 لذا 與平二建安二十 俏丕 抑 平一 | 劉宗 又皆 元嘉二 永興二 和膜一 除変素 五石趙 二粲不 111 Ó 四二四] 建元 五越 漢 0虎尤 亦 牟曜率 亡至一成求 内建 李壽漢典 元建初 鳯 十菱二子 現武十 成字五五章五五 石动O 从帝三年亡; 衣 初山制 絲 河 月方 漢劉慮 代O亡 芳の 瑞 壽三延 後法 大京大連 型五道 八神香 六 王成の 正門 拓王後 城李趙 李势 0 始舞 ķ 취 十年紫 融 戊之 九文 作元 ī 成帝長 元帝少 表情弟 紫华 3 住民植 出土漢 龙擊 四世孫世 被情弟 世华 松井 安帝王 文帝子 高祖武帝劉裕原申三年本 后祖武帝劉裕原申三年本 南朝於史美情何二 編卷之書 察帝丕 宴帝丕 客音 等 原帝準丁ピ三年昇明三原帝常福王昱先子王を展布では、大宗明帝或大安一皇四 管場主我行奏方一年景平一〇附親衛在之年 一段 匹朝紀紀年 写目然 恭帝 太宗簡文帝 然帝子業甲長員和元即寺武大明八年世祖孝武帝駿平年十一年年建三大明 太祖文帝義隆點四死 察常聽林王 耶業甲戊 世祖武帝廣文文十 太祖高帝蕭道成己亦 徳文 女二 辛 未二 ÓΤ 丽月 斧 和三大延五太平 车興太 Ŧ 比世 Ξ 79 Ł 咸 朝文之 年建 0 元四始 嵩高七 **求初三** 朝孫 F 水川 安二 魏太 Νţ 汉 大後 告祖 五祖太 0孝豫 7.7 前 ť 元 太后太 o **宇武** 0 太 四 D 附魏廷與五承明 今文帝宗延與二 次一 C 附魏和平二 明帝 前 附 半 和 0 O 祭二二 人太常人 妈 Ξ 元到 詂 年陰 附 芝 O 真活 世 А 太 帝裕 솄 和和 魏 型 基 立 立 立 立 本 立 主 立 本 立 主 ĵ, 亢 常 0 护至 昌 太 X 二帝 廷 头 販奶 年宝 附 和 和六 二高宗 Ł 嗣市 至耐 魏丹元一大安五 O 行建 六進元 太丰 直七 M 武主 п 常八 殔 起 阳椒 叉形 五主 〇星實李 太 **埋字** 提字 七年辛 0二世建 格士 成幼 įπ Ç 短建祖元 艾帝 帝元 문ጦ t 太初重二 热华 明年 滑四 狙入起十 二熈五 太贫

34

和 兴神

落	TX 震		明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是!	r Tre	(子式) で		五世	 新 可			子豐	了· 町	膚	震荡
林帝何唐武德元年 大京一其元年即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二年次寅即	場帝属と立十三年大年一三十四年間皇	十九年内藏梁後止三十二年再除戊寅作磨武總止三十引楊憲後文帝堅開皇七年成後派九年咸陳至恭帝侑侗	上 後帝宗所午二年廣運二〇間陳收宝至德四種明元隋開皇七	五〇齊河清三緒天統五武平和九月符名衛河清三緒天統五武平	明帝第子年一十四年天保二十四〇州陳世祖待天嘉六天建元	九十段朝明元八月蕭宗演皇慶元辛旦世初九十段朝明元八月蕭宗演皇慶元辛旦世初	後兵江家宣帝八五五次帝衛天嘉三の親恭帝四神周季愍帝宇文を発江家宣帝八五五年大定七の門陳為祖武帝獨先本定三	敬命方智布原三年の	江陵世祖孝元帝繹王申三年永聖三の附親主欽	太宗問文帝剛頭祖文宣帝高月天保二	統十五〇東經孝斯帝善見天平四元	市子学はデリステニュを開い、中国を含まれている。 東子学は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		E 阿至衛文帝仍整開室七年〇又附四五衛文帝将衛八十五年〇前北朝親	其史亦即於萬何二十世孫整之後之等武帝行至敬帝方智四	和		九 高宗明帝衛軍成十月五年建武四不太一〇时親太和二十二	五 海陵王昭文 目出书月以後至十月不半年與另一也所然太和十八
松字	寧葉	- 77 -	17.	服余子	順宗子	徳掌	聖宗子	李星	i	子祭宝	中宗家		高無量		子高位	发荣责高		44.	_
唐宗版甲午十五年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設三文德一	総宗在声景十四年成過十四宣宗代丁卯十三年大中十三	武宗炎辛酉六年曾昌六	文宗極丁未十四年太和九周成五	秋宗花で3二年宝暦二 柳宗恒年至四年半慶四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順芸詩と写一年永貞一年後子が年即順宋永貞元年	77十七年	前二年 一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玄宗明帝隆基三就其十五載七月即屬宗至總元獻〇州為於女史玄宗明帝隆基癸丑四十四年開元二十九天宝十五内天宝甲申都	(秦三年) 疾戌三年景雲二太極一太極元年八月即玄宗先天元年	是安四交中宗神龍二景龍四内景龍四年即磨宗後位景響壽二年遊載一天神萬龍, 古島龍建一神功一聖曹二久龍七八年時一天村二九島 既長年文明 月一日 基金 化二重担 五水區 下	方一則天武器甲申二十七年的要為董陵王二十一神龍二素節	亨四上元二僕專三調露一永隆一開權一永淳一弘道民三十四年永澂六頭慶五龍朔三麟紀二郎封二總章		九年武院九	二百八十九年後唐賴都縣同城安宗建新王討二百八十九年後唐賴都縣同城安宗建新王討	後老時商西京武昭王獨七	路後市同戊寅皇大元年即唐武德元

					—.							
要 太 宗 子	太陽常	及	n	元 宗 	世史教	型	世屋子 孫宗五	明皇本 明皇子	子克 	克 用 主	-	
罕平祐四 O 戊四 元十五 一一五一八 元十一五一一五二五 八 元 一五十一五二二 八 元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海紅和十五〇内二〇 迎景宗三〇附北漢廣運十三〇 遊景宗皇八州北漢廣運十三〇 遊景宗皇所	北漢至廣運九年〇迹穆宗即律元律應曆十至元茂臣府立後止一年内末年十月即太宗太平丹旺趙匡凡庚申十七年改務三九原五開全九〇內月十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	大组长或者以前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保寧至六祖趙匡胤建隆三年朝徳五祖趙匡胤建隆三年前徳五和帝劉天會六七八九十十	即宋太祖趙匡徹建隆二〇遼太宗會同至十一大同一一一天 則 刻 刻 年号月到	無 矣 矣 矣 矣 矣 其 後 漢 高 祖 行 矣 其 前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全可以五天甲午四月三年青太三〇勺三,甲午7 一年應收一〇內四月即後珂清太	宗嗣至:"信刑两政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阶遼太守德光天騎兵",信刑两政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阶遼太守衛,至北神州五天青六,"十二、以元年の附契州站建國二至北神州五天青六,"十二	友技未泰友身十年至共三主十六年の其同之四年即明年、1975年16年6月成五年二十時间之四〇附傳梁太知朱温七年郭王子年6月次至一十年在晋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〇初秋天上6月8日 《	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これ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	一色十五五
被 恭 子 ·	養子里 完 / / / / / / / / / / / / / / / / / / /	六克 世太 福祉	史	光宗子	世史對	六立 <i>i</i> 世本5 <u>孩</u> 也	7	機能力	Ti ya	· 油宝	英子に 機	
プレ 紅承米位至順告前十六主一百六十五年降世祖医示十五年末帝 東海 三条 古人達太祖太宗大后定宗太后憲宗男女六世及宋帝 東南 三次年 神國三○附元世祖至元十六○其梓興三年二次 第二皇兩年帝以降興元○附元世祖至元十五○其景炎三年五次年扇即総宗彰炎元	- 羊惠坊二〇附元世祖至元十三(-)羊嬴淳十〇附元世祖至元十一	宋理宗	· · · · · · · · · · · · · · · · · · ·	光定十二就宗使邢載定二の食明唱大承安五太和八大電宇撰三十四日の夏天慶十三後宗安全應天四呈建一神宗遵子公派二十年度元六嘉太四郡语三嘉左十七の附西遼天乃信邢宗統祐天慶一の金竜宗原明昌五	AIMAND AIMAND	孝宗育覧を	産年 高芸様な影響	大宗国内午二年情東二〇附西巡班東二東国一〇夏元衛七正大帝国の午二年情東二〇附西巡班東二東国一〇夏元衛七正	现受起乙未收國二 火浦七八 用发发宗囊天舍三足缓元军 0 夏末中三真觏十三雄窜五元德六 0和七〇附邀天作 4.特兹统十天ළ十保大五西逐	辛巳二十五年建宁清国一条摩五大魏四级 仙大安禮定 一条宗 机顶天装治平四天 括民安人寅十五年元祐八绍 题刊 元符三〇 相建大安十四 夏惠宗秉葆昭范三天期题盛图 魔五大安十	下入年期享十元豊八〇附邊道宗咸雍十甲辰四午治平四〇附邊清享十咸雍三〇	國一天祐建聖三福聖承道四成都七拱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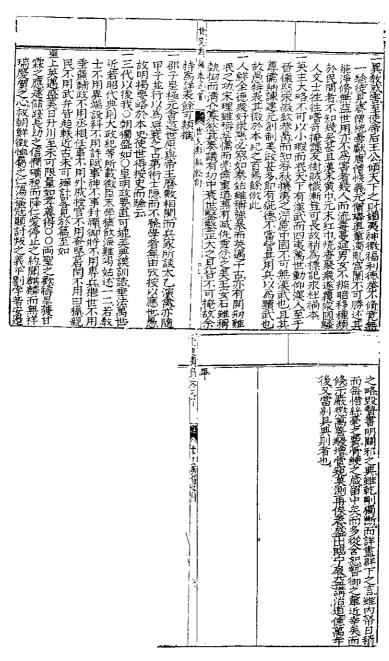
史 54-33

 一二姓八主院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已未二十三年兩班南世史春秋本之主。戦後を乱 į |帝五千一百二十二年-O三皇玄帝三王十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 九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至交帝四千八百十二年〇萬曆甲午過今五 堯里辰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萬曆申午上至黃帝於多元四千二百 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改元已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 為洪武寶統八十九年共一十六百十五年〇〇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 祖乙亥前十六年為唐帝尚已卯為花實統三百三年元除两后十四五 戊寅至江南主乙英三百五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 生為以前戊寅後二年為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井七主自高祖 都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二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 四世四主四十二年二十二代皇帝除新茶二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來千九百七十六年〇十一代皇帝除新茶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 舜七十八年除馬馬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十三百零有四年〇 生帝皆七十年帝 摯九年唐美百年除愚姓攝政二上 舊史〇三皇不詳幾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 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 五千六百年共公萬一千六百年〇五帝三十一主內依義氏十六主三 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三三王共三子 木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於未實統 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三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 姓一主一生兩晉兩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貫一百五十五年宋 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失中府後三至 ○脩短記 生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生黃帝百年少美八十四年顓頊七十 人百一大 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 八年〇萬曆甲十上至 八載作七十二年 人手商士 也只類的春二百 大年等至属層甲午合八萬八十七百二十二年又回處那天住主,不可以不行百一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西倉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西倉十一年是過共北省小美市大會至今為層甲午前經過三千八百年外又在一萬八百年時,我們不完成 一十二年 美國子士演师美巴大會各一萬八百年共大萬四千八百年外又在一十二年 美国魔狗者 医甲甲腺 电过滤 计算量 医电影 化二十二二年 美国威利克姆士富自 |者也析而計之南齊蘭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陽氏十六年隋四主|| 為主一百三十一為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 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数表 李樂曰吾觀舊史及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全為曆甲午盖八萬 十九年不及兩秦三年秦殿呂一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時本三十 月 修是話 比三王多四十八王少三百六十一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日 五帝之曆為三二十一為年一千三百四爲三王除寒沒為主八十三為 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百十九年不及三唐異姓中續如 及兩盜蘭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七十年兩晉司里 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皇之曆為主渺茫相傳為年八萬一千六百島 年黃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古 氏一自主要除寒沒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氏 食不絕李氏三十九年三唐廿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絶再續奴 牛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泽温氏十年胡元除兩后月 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不 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 十四王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伏羲氏一百四十五年,伏羲十六主三百十 十一年三漢除新茶三十一主四百八十九年不及黄帝至舜一姓五 六百年矣更俟質之

	1
	者公主愿多者一百七十有四条管屋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是也, 有一秦吕氏狼视三王创科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治,秦吕氏狼视三王创科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治,秦公是愿多者一百七十有四条管屋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是也
[j-	
年一元憲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十九元〇宋太祖三改太宗五十二元總再改尉五月一元總再改至二年一元之副十二十二元總再改至二年一元之副十二元之皇二十二元之帝高四年一元武十二年一元憲十二元之皇二十二元之帝高四年一元武十二年一元憲十二元之帝高四年一元武十二年一元憲十二元之帝高四年一元武十二年一元憲十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三年一元	惠七攻懷公年一元熙四年一元孝元三段明三年一元成再改康二年 東立皇王國安二帝三王無羊號無重復改元[四]即成成七段表面改聚帝無年獻三段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及孟三漢間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〇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 一章七段元四段成七段表面改聚帝無年獻三段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及第二漢間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〇魏文七年一元光武再 宣七段元四段成七段表面改聚帝無年獻三段昭烈三年一元光武再 度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及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下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下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下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大明十八年一元章本及五年十元光武再 後古史三皇國安二帝三王無羊號無重復改元[四]即過武起諸侯改 一章七段東京年一元一次四十二十一次明三改 一章七段東京年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st.		
Ĵ	<u></u> [少		
BY A CONTRACT TO THE TEN A .	十三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爻理診遲至元李盖十一代中始自漢爻後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始更十七年為後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章	世央原系をなる。 スカーデー 東京系をなる こう マルカー 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である。 では、一次中央の大学では、一次中央の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三十二主三百一十八元内除魏丕权芳髦四主及真未永統九元宋建一元十二十二元盖宋十八主五十八元〇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度十年一元恭二年一元端三年改真五改仁九贤英四年一元祁丰改名三段将六段纪二十一万富里
三莫曆第若十穆昭		12/035/2	<u> </u>	建日午日
		世民海の海参にする「大阪の元子」という。近天の東世俗皆得便望云に大略使世俗皆得便望云	走二年基	高周宗榮六年、直用郭威宋年願德之稱華及宗訓仍稱顯德七年以及年永祐乃稱乾祐二三四劉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副鈞仍稱乾祐八九仍稱乾化三四廣晉東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晉天福九份相乾化三四廣晉東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晉天福九

世史艺 世史類編條例 史文貴約而該約則覽易徧該則事用遺令刑繁補闕一事必究顛末 看史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明道先生看史逐行 字難認者有音釋句難晓者有訓鮮大都及諸先儒註疏及群史釋義 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繼世雖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 史断不拘新舊自兩漢及今名公儒生論發有神史學者成多隱若而 史主綱目通鑑間有稍加改正無非曲體於陽之意而更為繼志也若 官名皆省書公相以善去白限以罪去日免書友亂倒凡誅得誓曰有 女主當陽天地友養女婦氏如天無日照而月明有功君子尤病女中 泛則截之筋則去之粹則存之或全篇或節文水可為後學筌蹄也已 罪治上曰及争猶曰亂書西國事相涉則稱某主两君相涉則稱諡號 詔誥諸題悉標明於上 詳節讀史管見大事紀述通鑑為要正史諸書恭考聞見分註于各節 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繼新舊唐書音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 房州大義正兵令於呂姓八年特補坐市雖抱養幼蘇尤不得以女主 堯舜正士羞稱故武竖革唐僧號而綱目做公在乾侯之例仍云帝在 看過不差一字 在舊例 或有未當者間附已見 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此史學標準也 人允詳出處而忠孝的義之士有関風教者必備載為其於論策表 世史斯編卷之首 思世史新紹條例 一自古天子。曰皇曰帝曰王皆隨世軍稱無草甲耳。自八國稱王秦始春 一祭礼中絶天地大學自古惟寒浞中絶憂統三十九年新莽中絶漢統 異姓祭稿終非堯姓馬同宗之禪後世惟南宋高孝為正其新經習宋 前代正統義士所扶綱目之尊漢昭烈近史之存東周君識者備之故 和之舊 莊宗南唐有憲宗賴原且退石敬堪劉高郭威而進烈祖以存正朔宗 **梁有昭明嫡嗣宜退陳新先而進中宗唐有天祐正朔宜退朱温而進** 十四年義士不平故沒初番表少康年所如茶末急進更始年憑以見 之禪以杜奸雄藉口 王惜家法断宜令其退居相内且以陪侍婦人為千古羞辱也 齊梁陳隋唐宋之類朝尊人位而春絶人祀非其倫矣故特處慈舜馬 天人不容賊臣頃刾難緩也 供自尊為皇帝若居王之上漢茂因之至今封功臣子第為王以出自 以俟、真主之正位固非往代可倒也。 彼聲音家彼跟賴即明文寧順四主四十一年未込之運而法宜聲如直冠年端此見天地山川不容歷膻久穢陷此堂堂黎燕男彼姓氏 口 初與雖端民難扶恨不遲留一日而胡元未以幸〇〇聖主再出即當 前朝之嫡派中國没干式夷英賢豪杰尤喜早見中國之聖人故胡元 夷祭華統天地崩墜千古大於彼前朝淪子祭賊黃老舊臣尚頭再奉 為紀略且每代之末各撰總歌以便稽放云 四海分割宜有分别正統年號及雖非正統而名位年號與中原相承 三皇五帝三王如舊而後總括之日十一代皇帝以折衷於昭代云 帝之下南北分合不可勝計而正朔相承者九十一代矣故此編前以 者皆詳於前然後以敵國年號及與此脩短詳附於下仍總為新面列



而三才之 石灰组织 三相希例才赤岩松非李定龄之三 于不整三马马哥桥也子庙塘行皇 為专伙皇市黄灰如田 較是五 父天母的 **汽子任大** 型者組天 新刻世史類編 室紀紀者記也聚年月本事而記》日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室紀紀者記也聚年月本事而記》日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本語一大關李 縣 增修 泅泉余彰德 梓行 〇盤古氏 **堯舜日五帝** 之(新)以道治則稱星以德化則稱帝陸對表德合天謂之皇德配地 地關于五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星之歸由此而稱也 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馬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謂天開于子帝不信傳而信經三皇之騙則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盖混莊物開先包養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差奪氏作以義農黃帝差奪為五 先秦木等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星也至宋胡五莽直斷以孔子易傳 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科月令有帝太昊帝黃帝亦足表 少吳顓頊馬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以下皆曰帝西樓的世皇人皇之議馬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伏義神農黄帝為三皇月雙月口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奏傳士有天皇地 卷〇三皇編 1 整 關手仁 木際謝 **而俗自名** 定蔵 大天以 任己類編をこ 人 5 即 建富 龍門之岳以火紀徳立平中央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野谷上肠天徒地皇成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是曰地重寶附柳二重絕出於雄耳〇地皇氏也作氣不服地關作品之其也 |ソ権提為首定を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為佐東鎮司契為龍鳳雲家之章等 写然 りゃりゅう 紀徳權直得一是合乾權神運四與制十千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天皇成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巨天靈出於是裔無外之山以木 海泊無為而信自化兄第各一萬八千歲 下件地利神與化将覆如萬物龍數繁集自然成文发定三限點則是分 董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十一日乃為冬至釣旋數轉周而後始兄弟各一萬 以演入會之靈書像符以合元氣是時五運始與大化始立人風真浮故 時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律對行已澹泊無為誠足為帝主御世之門計事三而歲時之位未定也天皇氏乃立十十以定歲十二支以定河十二歲六人皇下盖亦誤失〇体余說是以天即天皇也更詳而潰於人皇下盖亦誤之(世故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千唐堯之前以有成人皇下盖亦誤之(理故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千唐堯之前以其不不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來若千年教洒派三星等下以足其数不之) 問於計与天皇作干支定就時天道已關使三辰不定盡夜不分則 ○天皇氏象謂之天皇氏取天開於子之義○天皇氏皇君也大也氏姓氏也天陽氣上 窮自寅曾其一度至午會屋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竟起甲辰之 會生人正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 宋宗海二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不完在一八千之子當作百盖那子以自有天地至子窮遠謂之一元 也夫開關來固有民物帝王第書與無考其曰天皇地皇人皇盖傳 Ċ 出

三年代宋惠三 百不世不及代 年過道如漢不 一二<u>升三</u>馬如 世紀類婦 主不至前後於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貴政教治臣所上不至前後於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貴政教治臣所以是成一姓九人,四泰皇九願頭者人教也然也是民以治出於刑馬人皇氏人以治中也言為萬物之實而置神獨出 **第世** 于斯达斯 立法 公室有功 **良不虚得** 省壁,予要三十六年〇内陈夷表出交申計三十六年亦其先冝自獨古東甲、蘇署旦皇初至洪武元年庆申八萬六十四百九十六年計一千四百四十一甲、宋本霈,自起饮食男女所自於兄躬九皇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七二三共業八萬 王子 娶 三十 [一切上] 生商物既有萬物即土聖人宣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一方記上]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陽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文日開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 明田上蔵九三百二十六萬七千歳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東山月三花着形元。年七十六萬七千歳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皇 可以百計不可以不計也學者不可不察心不遠其年可以不計不可以萬計也竟與去養農之世心甚近其年 民尚未粒直待義養自帝堯弥迭與而後治耶獨謂義農去盤古之時矣置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上尚未平土 萬年陰陽治完而聖人出萬無是理也夫自堯婢至今總等餘年耳三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交而萬物生又四五 借奪之患不與物雖紀聚而凌逼之念不豪放人皇氏分封制治而人女交構而婚妇斬於失欺民偽猶未兹也人敬猶未後也人雖群生而 制治刺數而攻敬與禮策漸倫而君臣廷飢食過飲而食用漸考失男居都車三而淳風勿穩乃乃明君而主不處王臣乃艮臣而臣不虚貴官不是上一人皇氏繼天皇地皇為治風氣漸開而萬物群生時序漸著 立法垂窩窩世俾後人皆知陰陽之定理而發正大高明之或其功宜月聽於天謂之星消是盤嚴朔望相繼以三十日為一月爲聖人割制 代已不如唐虞漢馬宋、又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変 作入息民無定期故地皇定三辰分畫夜明於畫謂之日明於夜謂之 校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春哀公十四年後齡之 也二日五龍紀即皇伯皇仲皇叔皇本皇少治五方司五行 天 三里紀 天正龍空<u>五</u> 二無確於款氏導 氏世壁有號 通紀六 十號 四 大台雄红 1個型大芸芸 新泳雛 司 証 摩 老 明 强 愛 氏 氏 氏 氏 為宗所宗 T 色 山布 石道之始 皇季五日皇少五姓同期沿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或東穴日月貞明安方五龍紀入皇氏沒五龍代作一日皇伯二日皇仲三日皇叔四日 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故鄰五龍氏世傳長日角龍 氏作〇誠則氏没涿光氏作〇涿光氏沒鉤庫氏作〇鉤應氏沒黃神 驟作粉然肝治動膽皆此形分の鉅雲氏沒句強氏作〇句強氏沒說明那有與物相樂鍛揮五丁之士驅除陽这山川神化大繁於無巨屬而跡 龍氏乗雪登仙而上那層施有五龍山盖其出治之所其皇帝立五龍 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為首見耶吾不得而民也與其世而者其聽會所宗中見道之始也許緣向聚况于人教以盤占之先為無君耶吾不黃帝迄周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入靈子萬物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聚命配凡八十三君自脩張而後世次可犯禪通則終于奏帝疏化則始 木仙次日徵龍火仙次日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次曰宫龍土仙五 七口循葉紀八口四段紀九四禪通紀十四號仡紀自九頭人皇至叙通紀六姓継合維氏以治者也六曰叙命紀四姓継連通氏以治者也天下而居者也四曰。合雜紀三姓継衢後天始散民穴居者也五曰連 嚴○黄神氏沒犯神氏作出於及非然六隻平治三百萬一樓共千五 氏作一曰黄秣無易天生孤散大撲接圖正端是致天極治三百 其怪而存其常可也 山岳継人皇御世兄弟五人也三日攝提紀五十九 姓継五龍氏分

野山氏 **基金常氏** 勝多と 受け、没 を 変易 に 変 大般氏 泰片鬼 建筑氏 氏氏氏 一 冉旭氏 屈一曰元皇都於冠郭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以對時电数云提舉也如林坡黑塘跛展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以對時电数云提舉也如林坡黑塘跛展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氏作是為次是氏後有展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因提紀離歧射郎代作民次沒倚帝氏沒倚帝氏很都於倚帝之山一曰猗帝氏○倚帝氏沒次民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葉精氣通行者呈吐神駕六蜚鹿治三百處 今獨稱青衣神是也魚鬼治影山及溝運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魚皇其後乃有繁叢拍漫魚鬼各数百歲繁治望上眼青本以教民藝 臺灣城園見天真皇人於王堂咨三一之道論水火谷官大湖之事〇 雍之 其永云〇雲陽氏沒坐常氏作〇巫常氏沒恭重氏作是為皇人開雲四氏作是為陽帝出於長沙芝家珍藏化混、厥生家、或曰都於 是禁事中作逐歌事不克佛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神位於開明開明者 本皮之民治二百五十載傳四世(是時有蜀山氏蜀之為國學自人 之人升服被能乃教民擇木布皮心趣風霜網髮問首以去奪雨號曰 恭壹之後有空奉氏空奏死地也一日廣桑〇空葉氏沒神民氏作都 久视操法指而長行者厥後神豊的於恭壹小子而黃帝老子受要於 圖接紀執大同之制調大為之氣正神明之位葢范無形當無味要會 盈氏作出於審述之間馬中之地○盖盈氏沒大敦氏作○大敦氏沒 没恭连氏作沒為河神司於預出之陽出入有光〇後有典相氏作時於宜然盖其人也〇時有鬼親氏作〇鬼親氏沒食紅氏作〇条紅氏 作出於南墨一目赤塊設於無核之字而将於素清一厥后黄帝訪恭塊 其環中以随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〇冉相氏沒盖 歳〇年神氏沒黎電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〇後有大頭氏 恭堂元君有兵法陰陽雲氣黃冶雜子及恭壹之書其書言黃帝遊雪 之だ 東京 作品 大 本 載 共 大 全 星 叫 亡 ELE 数民产 从共有 **基人子,** 世 東京 理游乐山 同 地別與 者類盤 不<u>服</u>古 編末さ 也〇九歲及徐常氏作得道以學天地傳四世〇孫常氏沒有集氏作 氏盖其宗也○辰放氏之後有感恨氏傳六世〇極愧氏沒渾沌氏作 是厚衣之新而極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己丧期無数也哀除而已其 稼穡捆機栗以為食民稔血食而起争心於是<u></u>刻不結絕以為政木皮 之登與核發軍食爲默之肉未有火化飲其血吸其膽如其皮毛未知 而物始為敵瓜牙角毒盛不足以勝禽數乃構不為集教民集后以避 上古次居而野處博生而阻華與物相友無於傷之心後世人民統智 夜則類處及其死也常望風化而已令之日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 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〇皇軍氏沒啓紋氏作傳三世〇啓紋氏沒 成群竹木逐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 户氏之風載也絕荒也遇美好盡精拱點而九眾承流當是之時禽數 萬物無息皆爲之集可俯而操也走飲可繁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 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於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皆娶蜀山 世〇有集氏及城人氏作觀乾象而祭辰心自不問之山遊日月之都至 政好生而思發節上而羡下果的大治三百餘載樓在百英之山傳三 未委於是塞其羽革終水變領加兜胃以首體未知丧些過者額此於 吉夷氏作傳四世〇吉夷氏沒几遊氏作不治而不影徇耳目内通而 日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予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 語其矣を力典聲蓋至徳之世也傳十七世〇東ア氏没皇軍氏作一 無咸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〇渾沌氏沒東方氏作東 生而不殺于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 在南西有木馬鳥啄其枝則火出知空有火鹿木則明乃衛木取火别

馬及人名次聯新氏者八連 天連原星史次數於正帝姓迪 東新陸東中皇大次安皇 在青隆央次教代首星 子英有単 返天へを 世史類編卷之 廣成大 透星四佐 馬是為三男之國庸成氏傳八世〇權通紀百辨離に遊通乎天道核性香溢書配於市庸成氏恐放之西南本子係馬而產子外人而尾蹄 在於軍成者構城也群王之山平阿無隘四衛中絕庸成氏之所守也成其軍軍立司果雖人頭の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圖琴沒聽城本調下其實年立司果雖人頭の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圖琴沒聽城本調賞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都於律高之石室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 昭於異世而文治典高治百有千載都於陽島丙寅日崩辛未日陛於 以被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詢宴有春徳生而能書龍頭後吸四目重 集中標糧職首虎豹可見虺蛇可張而人無有相好之心定有季子其 星柏出博太陽為六龍以木紀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 衙之利鄉亭後世習書者祀之〇史皇氏沒相皇氏你姓相名芝是為 為在哭龍乃潜藏文字成而記法備著續別生正名字號升封介立以 指而朔文字以正君臣父子尊早之分而天地之篇盡矣天為雨栗鬼 圖綠子於是窮天地之緣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祭龜文鳥羽山川掌 光及長發陽虚之山臨於玄扈洛內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憲得河 絕之政立傳教之墨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 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關天時末有文字矮人氏始作結 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至精為之進退以北其監是故父老而慈子盡 為飲之名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 方是特結絕為政其民僅像真知西東摩摩薩食而莫知其止息託變養之! 人 **校是占建正方指天布遲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重魚** 火之用故歸城人氏謂木器液於是完金合土為金龍既既而火功冷 斯緊羽皮不給教民積新冬則 炒之以樂美文順天時辰出戍納以來 丁古諸慎丘録乎延嬉四職譽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會 天當是時往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縣攻乎陸級必育辨平方色成博受 為天氏 粉香氏 中皇氏 党坚氏 耳底氏 軒蘇氏 此連氏 而被殺 大灰氏 世史類編卷之 物開智見轉展之逢不己於是制為車乘横木為軒直木為較以尊太物開智見轉展之逢不己於是制為車乘横木為軒直木為較以尊太地縣兩時前就於軒蒙氏作躍が海軒轅氏古計轉之命在黃帝前為一世〇是連氏汝軒轅於作躍が海軒轅氏古計轉之命在黃帝前為一世八是連氏於是與首用賢臣東里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果陸逐区〇栗庭氏之連盆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日果睦氏傳及五世乃庭氏之連盆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日果睦氏傳及五世乃 大廷氏作適有元端三辰增輝五鳳星色都於 唐見以火為紀一日炎一一日中央氏又日中皇十盖封禅之帝也傳四世〇中皇氏沒認之選八山傳二十世〇栢皇氏沒中皇氏作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 之後為天氏作為天者權天也奏礙旋奪作權象故師為天不言而自不屈故鄉孫百云顯迹於曆山是為衛岳天柱山遊水廟陽峰〇蘇奇而作應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恭字以尋疆域以清光曜短变而隆名有 天下治夫傳三世〇軒較氏次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上號曰軒較氏權畸寒審通墨代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衙成之輕重而 之陰傳五世〇萬盧之後有祝輕民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啥故恐 使得和以順天下而世用軍治九十餘載都拉羅達之陽葵在浮肺山 作一日宗盧其立政也無妨甚親無所甚缺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抱 與貨幣以制数會故沉滞通而天下恭矣傳四世〇萬天氏沒尊屬氏 依地徳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村瓦正武泉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 日載民二日玄昌三日遊物四日奮穀五日敬天常六日产帝功七日 所為行不知所之鼓陵而将倉明而婚畫動又息飲食冶飲英知作養 帝又曰朱須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黃帝榕於大庭之館而奉有 所造化以廣壽子為師刑罰未施而民勸化 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粉捉足換尾叩角乳之而歌八陽 人附先史 三網正九時叙天下冷和

氏 大 実 大 等 朱莱门 有果氏 1. 只類編卷之 电後伏 人名英次 三天次 **以共氏** 清江巨跡出馬華胥權之意有所動紅且遠為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 地是黃帝為人皇云又獨皇雄母華青氏居華荷之者皆監叔握控於 **伏羲氏作姓属名方开一日春牙是高春精故新春皇亦號天皇**致證 民甘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無鷄大相聞民至老死 世〇陰原之後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 華原是将水濱不疏陰疑陽陽人既鬱於內腠理滞若而多重態陰康 寒八作越有巢八数世矣其時恒風群性閱過陽氣不伸百物散鮮而 云以祀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新起於文矣傳六世〇無懷氏没太昊 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凰峰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村是什麼山樓云 都在床放新来寒氏又曰子寒氏傳三世〇朱寒氏泛陰康氏作都於 果水不實乃令士连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之來陰之樂 政也授而弗思子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無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 世〇灵去六沒有集氏作排細凝紅上世聖人教民集后以遊猛毒固人民少而草木無獸緊教民代本殺獸菌于所謂衣新之代是也傳九 山之陽茲衙山有院解坐傳二世〇紀融之後有異英八一曰子英氏人官回以為新於線回跡。都於動故動為祝融之處在位百年終齡後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為之節文也以火為紀名為赤帝故後世 而貴任之事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變有東氏逃亡〇有東氏之後未 刀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関節是謂大舞沒葵浮肺山之陰傳二 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電兴龍從日月圖書星端故文成而治隆其為 爐紅灌而扉填坐去於騎兒顛煉之思革有集之化故亦就有集氏又曰 新為有集氏天己而木處與風生燥頭傷燥妖乃有聖人教民編權而 萬物成若於是聽食出之唱寫作属緣之樂通倫類指神明而和 門於足

幼皮贴正过速制恢文字史 社上代 电自约性人有贸易持续整 与交换 使用名氏上欠器或能和 包含 無機通失工业也自置文

17月日甲銀合五線建五無消息桐福以為之元命潜龍大迎日推策親於是實尊治於以制民病而民滋壽與粮神最當難益始以服天頭人類於人類於人類不見與不可以為前近對以相談所有無察六無審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 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為棘幣外圓法天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名通媒的以重萬民之條億度為禮示合姓之難而民不淹宗範坤以 成子受緊地六甲八卦鎮方之鏡菱與神暴制如權升為於群相正姓度訴義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死華判曹子得道以襲氣毋又師廚 有為本 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曆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店衛城生也三伏養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獨出又三十二易草 驗行分正文以配氣置重交以當日乃作甲階歲建甲寅日臨寅辰年 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為律起黃鎮以 相十思考申子以命處時干支配類以網維平四象作旋盖者曝倉而 政以魚化蘇素為總品因綱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端以龍紀官作龍書 也原始反然此發神明著生動出乃死天地之順以著為監献南占之 以同文而代結絕之政百官以治為民以察而文籍者夫盧地之利分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政治小大皆取於易法雖為綱吾以 原称天兩地而何数以成變化而行見神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 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徳觀卦之變交之動窮天地之用極数之 君臣陰陽來國之事始明爲徵顧聞幽章往察來於是申六盡作十言 北三書者八卦遊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 成故稱代藏代者别也熟者献也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 而百王典以木紀徳木室應東故稱太美得子中央别而能全有一点 人稱戶機氏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恭平身遠取諸物 下多數教人以准察育機性服牛疾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 八叶光只

共工作型 **作士鍋氏** 女豊別太 中三 對編表二 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載章上百九十有四葵於此陽或曰故星宿温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聚山禪云云 是為神媒太昊氏家共工作亂擬治洪水以福天下限天綱絕地紀覆 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炮媧又曰女布出於家區之山生少如是己都完丘故陳為太昊之據其等和尚大為之立制云〇太昊 天直对土為塩以合天人之和內禮樂與馬其為治也有方抱員體一曲而通神明之既解群等經系為瑟其茲三十有六以修身理性還其 原繼都於聽上受瑞曆國承太昊之制襲木政王於東方鎮宇立極醇 後四極正真以軍地平天成萬民後生乃師女皇氏始都於中皇山之 中貧人不堪命於是媳婦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惡之然 而神靈火佐太昊橋於神祗而為女媒正姓氏職婚姐以重萬民之判 大昊之父类製出其母華老月六英藍田養軍之原其紀死為各神世傳 **奉事簡俗其而天下之人浮将價忧而莫知其所如思親尊而臣子順**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軍官無供備之民也死不用概為數虽蛇懷其於 統乾緩矩而桃絕不是賢而非愚不治巧而尚行去美去暴惟以道化 職圖冊別禮義而天下治瑞鳳来翔发作荒樂歌扶來詠綱告以鎮东 和空萬民平水土道泉府因水居方而置城巴百令具聚方命張龍氏 福視惑主次既紀通為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 管以一天下之竟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樓展以作樂謂之亦 下服處門命随作制為笙簧以通來風以栽民用命城陵氏制都良之 唐無而不喋喋於首事上於九天下势重城合元優中開除布綱·而)情對桐為琴長七尺有二寸絕係為絃絃二十有七以操駕辨之 作えず 大 安 市 中 景 足類 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者名執一曰后年父少典氏母有傷氏三十載美衣属陵堆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為星媒之神稱曰皇母馬〇微緒應理是故禁烈懶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融社在位百有 使人知所超遊乃命亦其為杵臼作組稱錢鑄金龍井龍民無腥液之變煉以抑時疾以炮以燒以為醴酪大炬直以為器而人壽相土停若官師時事悉以火紀故稱炎帝馬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齊國用因時 自出長於養地以養為姓初國供繼國者故又號伊者氏肇迹朝山新 之生也母安登感神村常手而有娘生打然一之后至神晨既生九井 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軍出澤馬来川嶽效震 晚之期謂人之生以穀為主乃斷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以耕六點益 嗣瓜蘇之實而省殺生之散民始粒食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豆 天乃雨東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空土睡職以教民播種 能行七朝而商具三歲而知稼穑日於海上之陽求卷良之穀而藝 入於溝壑養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與姦 患又設教以重展事制為登穀之法故雖天毁地高早涉並作而無有 萬物不奪人所移而農得以順其時教民祭麻以為布帛承火德以干 山者属山也故又编烈山属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 之女名安登生子二人一為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一為神農神農 校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 而等加之聚帶而頭飾用於是來雷車輔六輩龍以御天申祝於祠而 極悲方政為二十五核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給 和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於 稔以供來盛而給軍國爱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 爽州元史

大村村 受知編集さ 戊真武紀分神県在位际午城在中午三月三四十時書午百六十有一所傷也為足以治國家共神禮和奉行, [8]之家鄉在位百四十有五一品月十十分。 ライナル 阜度地紀球水道衛木方竹杭清洋而有無達遂號四海審地形之读 属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北幽三危肠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 桑以數領天下是故其民樣重端怒不允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 定於是崇如犯封不與揮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望形無而婦校平剛 方該教蔵終献功開明堂以聽政補逐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 近約山川林毅之廣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 雨之法迎亦松子為兩師每歲陽月率民蜡祭以報歲成年不順成之著本草立方書於就貸季理色麻對刺摩砭而人得以籍其生文制請 治心一日之間過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萬三百六十有五乃擊草水雷其平毒旌其條寒察其畏思辨其臣使聲而奏之以養性而 易也故亦新運山八乃以悉諸九重老龍者為師法其高矩以致行理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良於是重良為首所謂運山 而民無礼歷之患後世為神是之言者謂夫真婦戴以有天下是相平 命形大作扶犂之樂制豊年之水以應養来制雅琴度班瑟以保太和 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教化與行應若将鼓耕幸得利而完年受福乃 提一曜起於天開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怪主上。巫成巫陽主等過夢 而閉民欲於是神體達義輕五乃命用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須令命白 又師於隱老而問壽天之由於太宣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王冊以稽鞭 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朝而端啓閉三光會於極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歸曰皇神表謹時祀封豨鬼村土鼓以致敬 后倚輔而 并城以大取小國土縣釋乃鳩工画地為城池以中之者 慶於國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任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 ·希腊 東江 製 冷带明 **多党及中** 太守否 秦森 不多 分常駐 天常丘 世ス類の 榆 · 公子 大変関係 おたこ ○其後裔有炎帝参屬或巨炎帝居之會孫是為榆岡都宮武政東急館外紀以孫則維神廣六十年帝深雅照想六年諸書兩門推第也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東四十三年齡周五十年八五十五十十年而通常以次衛國於生千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為炎帝戲戲生千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 攻其王而来賭〇魁卒孫明立是為交帝明〇明卒子直立是為炎帝國逃氏然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見殺炎帝魁益修厥德鳳逃之民自行兵〇利卒其後裔魁立是為炎帝魁祗修自動克紹祖武是時諸後 帝臨〇臨卒于承立是為炎帝承該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館侍之法以来犯以為稷爲〇柱卒應数世而有炎帝廣甲〇又歷数世而有炎 德諸侯利賓於盧大權逐禅有熊氏賴其力以征萬尤有熊氏乃率風能街南尤作乳逐帝而居於建領朝一戦 並召無親時有熊氏連然夏 務乘人而間其捷諸侯携戴乃命軍尤居小類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 笙前室生子克及戲○節室卒子克立是為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 直〇直卒子懂立是急炎帝來〇董年其後喬居立是為灰帝居似都 源東泊海唇南羅冊根北汽幽唐舊不来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幸 **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瞭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守其餘** 世色春状命曆似諸書亦聞炎帝八位而希 臨市門至為作與城合國臨在亦前而越在亦後不不同世人司為三皇 似就以以端為他人也無難失於帝之祀亦應亦召蒐醫戶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分可考有使十者成質於有能氏有熊氏曆天曆代炎 輝是為黄帝乃封参盧於略而 東炎帝君之母曰聴試桑水氏之女也〇居卒子節堂立是為炎帝節 以制其酱故其人不能審時而權宜故老知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為河 七歲有聖德總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號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 后力牧神皇和伯温之徒與富无轉戰執而侵之於是四方之供争辩 日亦希娶承桑氏之女生于七月三人〇次帝柱者神農之子也 シロテジ

CHECK TO

添化玩 世只有納失二二 **克二石能** 臺方明執與昌萬参乘張若調朋在前品閣滑稽在後風后相常從損害の善天下之戴已也乃順性命以耳且放机務捨宮覆而肆志於毘錦門五聖道級窺紀補關地典絡州七佐得而天地治神时通十有五職以共埋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録教力牧準兵蝸冶决法關顯祿輕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兄百有二十雲紀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兄百有二十 在此然白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入門九地之要行權而以為式高歲無之徒較其兵旅以過軍无於不顧而其火災得一秦宸乃臨盛水錄龜歲炎帝弗能征乃率諸侯以責於有能有能以風后力牧神星別伯温智而開圖於能炎帝之率諸侯相侵軍无依弘強暴就其火輝以逐炎 天下稱為黃帝自有能量亦故又目有能民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為於是炎帝暨諸侯或進安命乃即帝位都影城以土紀德故色尚萬面 成封東与而奏中華是蒙魯城而禮将生入金金而咨消子遇自然而 書級發朝於官法子恒沒角於陰浦改王屋而受州經路空桐而問屬 新程設之新五魔方盡以制其陣年三十有七戰軍尤於中其而残之 1000 时元兵 世見類編卷一 獻草木乃述新種之利又使奢比辨平東庸光辨平南大封辨平西后之泰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恒先為司空風后司天植常司地見地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為丞見宠遠為相力牧為将而周昌輔數而都於陳以大填封鉅赤誦為師至陵正見岐伯到載而歸以鍛冶居有不順卷從而征之打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晋能稽功乘刚東 伶倫造律大捷正甲子容成作盖天及調曆校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辰之家於是平有星官之書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隸首定教 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皆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相為造五幣 正四軍即營壘威四方之监以安民於是以兵為衛巡行天下未常局 日為帝乃僕日朕過来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盗迭震何以哉乃 各司其戶而不影民神異業敬而不實乃克十有二鏡六孔四歐變異 五要乃設軍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更區占星開西授規正日月星 上為样乃重坤以為首於謂歸藏易也故又新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 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謂 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乙法財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為理法法設 土狩予北帝處中去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 為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方東年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鼓吹鏡角 庭作合官物變殿以紀上帝接萬靈而來民言乃命寫封為陶正亦将 機議十二鐘以份月衛以定五音天命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得以占馬受祥金隱權之神鐘於亦城其鐘有九礼神光王登乃命歌 和樂與而禮儀故別底姓謹婚姻崇倫類而逐禽飲於是廣宫室此堂 之車命胲服牛命馬師皇為牧正而僕蹕之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 設服見深衣大帝罪優亦為玄衣總家往鑛餐好以規視聽之逸旁問 皇輕神紅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析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輅 附記史

世見類編奏で一 雷公而內經作謹侯真時著之王版藏於廣蘭之室演倉教融謹推敗是以功高茶廣而無道事於是親事法官觀入極而建五常谷於岐伯 甲作成於雖孟邊豆養鏡知復與席中扶户編考予悉著鉛以爾終其録言動天下己治猶且如然神經形都作冊書瑞書中几之銘又命礼 傑族設於律該青為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祖誦作要書孔甲為更以昭武是以本裏由而兒思不起熊棺象以逸 处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 隱真人之道以泛天地之固然故人無忿奪争傾之患道不恰道城卯 不變伸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尾而止策天命而泰宇軍故 歩制畝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数詳存亡相守有無相質置法而 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於豊遠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 封隱易命丘耆國經绵市館以续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监以監萬國侯 通命堅亥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画野分獨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會之记作祝城升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長命共鼓化似作升楫以齊不 曹弘真語命俞跗岐伯雷公蔡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盡餌前 我屈軟常房桶並史不廢書恩恩果作問麒麟近於面九流仰化討侯 不閉二儀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度監 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充不彰功不揚名 天報眉亦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稅提象不就物不造害 之七登之林十绝之帳奏的火之宮以致之而榜復乎許宮此内立五 姓王用蒼紀地方潭姓王用黃築壇除蟬該歐體制蘭滿列圭王而薦 **齡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此西陵氏勘鱗以給如廟之服祀天圓立** 關又為金人三級其口而銘其替人於命而作。風夕念治瞿、不寧 量程草木之花染為文章於是有能家之制端壁端以奉天委所开以 見職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室度四方來能馬為配而巡 見けた史 **新闻史 火息** 1 个天大丁

己〇帝魁既沒少是青陽氏立姓紀名質是為擊其父名清黃帝之第 其會未育山之銅鑄三明於刑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包能行被中宮詔群神作清角之樂鳴鶴翱翔鳳凰散日乃合符於盛山以鶴 梅崇五紀正都色肇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家老老慈奶 之今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為元而民事定處於甘泉與於 無氏司於丹無氏司閉而鳳無氏董之以為曆正又立五鳩五维九唐 青陽之位以居墨國衣號青過亦號至過 大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新 五子方像氏所生也肝土於清是為青陽始為紀姓配子類氏曰城 魁母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厥後孔千成古史得黄帝玄孫而魁之書 既崩于帝鴻立是為帝体母方繫氏感被晶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 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差上即仍周之獨治 存亡是驗吉凶可小備百物為之視火参鎮八月既望門成而崩馬 禪左山西遍院放弃屯南入江登熊洲北届渤褐臨玄扈於是開東北 命做埠循規百工守法民無成屬而奇術怪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 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畫故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養金天氏这憲太昊而永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未宣氏財奶滷其即 有七載與誰雖之鴻家後世列在紀典〇帝鴻旣沒其曾孫立是為帝 正朔服度一仍黄帝之舊故無思領為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 其臣左微思感取水冠几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威時朝馬〇黄帝 情是以上天著瑪后土錫符長展輝日五色山金鳴器銅出部下諸福 恤孤合獨而無塞情壁扁遊推逐者皆有所養立史官與者傷不為其 河之微逆星流槎養便婦之樂樂而忘歸娘而生質既生其滑為陵雜 畢至乃作劉書此者聯立建敢制污聲以通山川之風光暴。作大淵 門所充史

顶高兴 近の類編奏で 修璧既為玄真又命孫黎為祝融而炎帝器之孫句龍為后土是為五重該修熙以果氏之四叔也是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為白芒該為鄰收 地休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養改服度符米尚赤乃立九寺九卿故稱高陽氏黑橋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泉天養材以任 封於隔號分都不聽後後衛臣故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城肇远高縣底搖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淵而有謀頭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少昊 易盡郊畿以殿賦立動人以職孤設正長以東窮置幸丧以恤亡制射 景漢生乾光乾光能若此娶蜀山氏曰櫃是為河女所謂海子也海子帝之齊孫祖曰昌新黃帝之震嗣也行为不似遜左衛此娶獨山氏曰 之月為元歲紀甲寅朔旦し己月值良維之初而五星會於营室水始 盈之器而者復禮之銘師於大於亦民相夷父相亮失禄圖以濟其明 護男女不相避於道者佛之四達之獨文龍員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 天下治然猶無思以後事於野乃數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騎而弗 雅以習移乃确名 岡果大澤柳十幣以通有無謂之權衡事分職正而 異氏沒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為巫史無有質要人匱於 官格供歐等逐濟縣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作而求用不匱少 雜盤始動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 而益其聖修黃帝之道弗或損益而致治平鄉實氏乃注新曆以盖春 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後舊物母相侵雷民用安生於是窮四後稱給 即以御窮東故又稱前京氏〇後乃有高陽氏継馬姫姓名嗣頂黄 許百有一歲望在雲國共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都於 而選不遷雜鞮旄人獻 · 楊炎薦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柳下地以屬民絶上 人附先史 其羽東實建苞非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部 十九 帝帝帝 世史類編卷之一 亡斤黄帝曾孫也大曰嬌極腳鄉嬌極父曰玄翼玄翼父曰苏帝玄翼至一百五十八百帝學高華氏立高華氏姬姓名學即作一名逐漸疏檢此字曰也歲在朝火娶劉魯氏勝濱氏帝崩而元子立龍高陽氏是為孺帝尋里務願之陽其陰九續在馬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歲在豕高甚前 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属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平玄官博元之節巡四海以軍民北至國陵南至灰些西至流沙東至屬太動静天下之神而洞室之山陰官之丘悉移安德之石填烏點順納乃乘結 與矯極皆不得在位學之好陳豐氏名與後大師而生學生而神典句 辛為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份孺帝而有天下以水紀德色尚黑正朔 主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為鐘作五基六輕之無 為火正該為金正修及熙為水正句龍為上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該之修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 士普施利物不於其好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 言其名逐以名為厥德曹變厥行松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 室以信順監聚神以道物取百無認雷電米羽山萬學之銅鑄門以藏 文而人知鄉方矣都注惠浸前生信治朔泳於是設蕭欝陳裸容依萬 陽之庸而好專其美於是次紋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為木正黎 服度性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疑と其動也時其服 以調陰防事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鐘磬武德錫之干 飲條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盟閱塞委関貸眼匱急恤速人合閱運其 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溫在位七十有六載裝東郡頓丘廣陽 為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素黎氏克官火紀的融而世賴之速及継代 八其業守力會黎之第回嗣厥職馬而大道復學者對於色謹農祥的 八叶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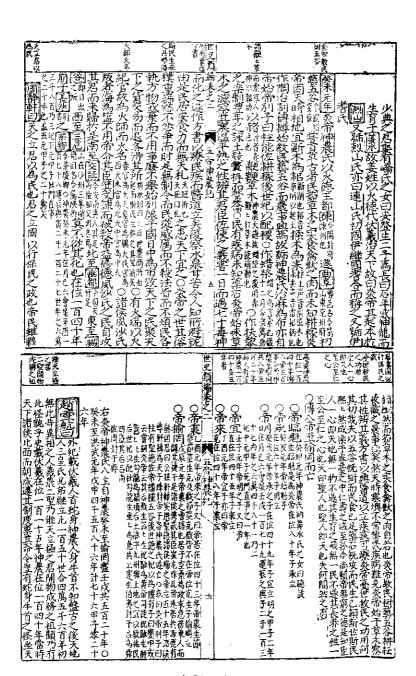
新たった 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貢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在逐年三 馬之牧不相反地實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物而登封以報其 中而統天法尚平一而政尚平信故天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 逃日月以從天地之常樂呈事 电要稍看承馬而秋登龍 首於鄉本執 陽之經理創九州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義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 之百難而民将以供是以罪死託祀於宗布於是盡地之利受少異為之就罪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納形考為失罪乃去下地 帝就於周惟路史記於夏子茲記於帝擊者竟舜而下孔 **屋語也春秋鄉調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謂黃帝至禹為世三十若然** 三代以來犯於五帝之位次千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如千祖少昊非司馬選史首紀黃帝即继以類響夷舜略少昊而不紀然少昊之名自 下定乃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植昭亦松州人授書於經過之中 婦壮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載然後偽強夷谷而天 則世次球別不既多乎世紀史改通歷外紀諸書所稱既化紀俱始黃 〇子摯繼立荒活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発為天子系 丁而鄉位又六十三載乃朋葵頭至重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在堂也 而拜師校收德之董祭節移數順天司岸以道御世東度成紀行星院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里為領以歌九招 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當草上帝以中當命称小作孽該察完填第 封擊子玄元於中路 以及样金之鐘沉鳴之髮於人成抃鳳風天翟舞之以康帝功誠表以 而左宗廟制其於後明思神而故於為之数篇以重本也命成黑典樂 日月星展先王脩食家其於服衛其帷帳陳其主幣篇之里濟石社稷 旌勞雖數而刈格受封師味受賞矣以日至該立北於南郊以祀上帝 冰彰大學漢濱擊汰而民離湍决之思乃素其功封於汾川公 新則世史類編 世史料紙夫し 成せか 差数。一十三百零十一共止六萬三千零再加四百八九寶安得 帝降家于下民若有恆性何莫由斯道也〇五峰此論盡以三星紀旣用爲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朝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惟皇上 內六萬四千八百表三皇既在伏羲前并是已會以先日再加養農至 年世繁多不可必治依康節一元数充當一元中己具命舞攝政甲子 文三分史先泛爆古代更有三星天地人天皇一萬八千歲世星終故總言三星鴻光之世為道統之所由始也 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干事天生人人成天三里戶其體五帝妙其 之哉〇右自五龍紀五八至疏伦紀帝擊督出荒史始存備考今依通 **序書起自二與而曹論亦以竟曰之篇於馬學者所雅聞也豈容復益** 籍秦要後自伏城序列千后 一千六百延再加有泉燧人氏三皇之外不紀年更考院史凡八紀 多家好天開以前夏 八千春惟有人皇别長义四萬一千六百辰總第三皇盾年数八 好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 [落危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馬生消升俸終而 Ŧ

史 54-49

八世

王德坎 美 基 基 基 基 基 基 基 基 基 基 二大型 仁地東有生 集 生成で支 将三片 进订 世月 天星開闢 練刻 正徳東 は見類 本 天下役世必生送死聚母清懷矣是伏義神農衛帝堯母五聖人者有 於為五帝者並伏義神農孫間物而成務黃帝堯母五聖人者有 於一年者以三見若位惟可特兵世而心术當有利來貽禹世故也然則五 子稱之黃帝之後少美顯竭高中茲當有水縣禹世故也然則五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氏到一帝之故也是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世史 五帝紀白虎透日原合 編表三二 大天成紀人也母華青氏若子童青之者擊小湖日猪田復巨人大民成紀人也母華青氏若子童青之者奉武及紀之故與為華也以正治問年東男等於寒寒日次食至无順帝族孔安國學書也以至於我氏的治安人通去人則以治下天解察法下進出於是五五先天地復載之仁有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顯頭帝署所可及也 (類編) 五分大學紀 一〇五帝 漏 代結婚で 神明之典支後 之間之間 基物性 成務 発 及其天宣 行 方 立 次 北 大 大 三編於日用於八丁之十一解入一次一人以為其事書制有六一日象情也然為於明然這書數八代結絕之政以為其等書制有六一日象因而重之為外六十有四為之三百八十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支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始回八卦戰離以經卦有三支 道秦為三十六終之惡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與為在位一土打絕縣為終終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做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汉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新桐為其顧關法天惠并象地權地入十通入 暫天若東陰康屈下分理字內而政化大治○帝作荒樂歌扶來詠網者 字之、相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紀亦始於此矣一度之三去教民央嫌缺定擴豫不迷於吉山梅答之途蓋禹也文東之三人代義作卦由質神明而生奪表天两地而倚赦觀変陰陽而





天姥治 酒雨 南鲜作 大風去垢 以雲紀官 見類編奏と 于中華因名其地日能學之界,於是諸侯推軒較代為天子是不中華因名其地日能學之野,於是古籍集神,亦明之歌為計學之事,以永朝明于空縣論問極居為東鲜華,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民度四方與灸而或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以及衛國所所以為於其一人人,不 位之上主宰天下 此不足 明 ċ 作別見せる人 河塘草 将スポツ 察於以作調度放紀中電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成已酉朔旦日南至 而獲神策即等污實感見候問於思思區對同是謂得天之紀然而復始

題看可做 *主要并逐經主發并以塞中端立长制敵以防不足使人家為并井開四道而分 治天下科 以利司用 作冊車 新国制以前四用的传统行关〇帝以人生有怪而抱陽食味而被巴果者要人前国制以前四用的传统行关〇帝以人生有怪而抱陽食味和之利為輕重之法前九果城来已重門監依以樂卷答〇范金為實託以撰籍全地全制金刀指置 人名井一為都都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色色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 預價城郭不開見利不争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稱属處豹不安噬非 於外這悉及之於內天昏凶礼思民代有乃察五氣端五十九氣即出立 太禄帝之宫宣禄守之制遂依合宫哪到祀上帝接為唐布政数馬役城融路選消務沿行府草班水穣度發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上古次居 一始備服牛来馬引車致造作杵臼而谷栗始繁作釜聽而民始報飯等題 押神師以陽传避哉望○命共鼓化抓到不為冊則不為掛以深不通也更熟和黃帝語本○命室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腳部方鎮拜更粉和黃帝語本○命室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腳部方鎮拜董木之華麗并回切悉案與五本為文章以表責長於是褒夏末蒙之訓 夷法十二周旋赶方的直以接龍角作大略新好所以行四方由是車制 旁三無空 長等 子 子 期度/经 為 多 行 後 管 管 さいうち 潜に大下 大明之所 1 三十二十 せら類 があるさる 瓜原菜豆 男於南山之陽稱點輕腳南八月既望路成帝崩在位百年四处二十五 〇少夏金天氏 剑水冠真妖安於○按世傳黃帝鑄門門成有龍雪好下也帝新龍上 惠維死猶生也方士家鼓惠愚人言而科仙術騎龍升天鮮臣鎮其亏 (お五年)帝王郎大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经也您澤流天下至于今人家其子可不上即世熊賢並聚治其事張文明新開奏祥長發是謂德 之世也 及抱号而號後因名其地日門湖其号曰烏號明五奉以為妖妄云 今始有什器者之結絕而治者今始有書與文字者之度章被禮者今古類語三明之新故者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首之污得怀飲者好與正寶及三聖人去洪荒未遠也風猶朴畧至黃帝之世年為文 天群臣后宫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奏時龍野縣核型号仰秦堂 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氲群生安樂以果鳞近盛矣钦五帝 下田可分禄可均禮可制樂可你故律也若萬事根本也其通交神化 整葵子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董衛之所由出三者合律於後指之天 失六州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祸建寅春正月為成首律以黃鐘之宫 始有意見革服其證制器利用难以枚舉駸、手非復前日朴野之俗 末年也盖六元甲子之六十禽矣 四内年之六萬四千三百二十乃五紀中元甲子甲午景門直事之右黃帝癸亥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子成一百七十九辰之十未四十 多質亦為擊姓已亦曰姓紀黃帝之子玄貴也母曰媒祖感大星 如紅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降居江水色於關盜於就放筋彩 大國子 情肠静脉期目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逐游金天氏的 人五市 古帝 人具紀

乙元 分如 料風北京 作人州些 耶丘 民神雜操帝命南正国司天以馬神天后層明傳之縣属神常明察也之民神雜操帝命南正國司天以馬神天庙縣院養与正面南北等等為此正日府北縣所有以為北正日府北縣所有代為水正日京院以及五京自少是東九黎門丁州元年前項之世不能紀據松為民師而命以民事級少美之四子重 湯珍仁 「風思ン子門防立是為帝福野年成中三千九百大十六年計大千六甲 在位八十四年前許一百歲勢子雲陽班校制所放後世又日雲陽氏兄經經經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感以怪家為巫史民濱干祀災禍薦至帝 「作大湖一等以路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湖〇少昊氏衰耄九秋記徳はは、「虚ざ○帝御世諸福之物畢至奚書堂殿立建裁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 門直事之十年也盖一元即了之四十為矣一百四十八世年之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乃一紀上元甲千甲午休石少矣於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壬戌一百七十九辰之辛亥二千 即倚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初都獨邊都屬國於縣縣所故底形尤其月之祥生帝于諸巡察班縣年職年十歲佐少是二十 队 五行少是題頭犯 <u>+</u> 一会之ぎ 建地道 李陽外旋其體軍上始為侯制驗其聖意升俸少五春斗村建軍之月為高別衛世務時限的所不養以三般為已任守己者作曆地經降中藏天島別於京田布眾不會於京東外以五春之時九聚首院至中城大學與五年之時九聚首院與東西的東京大學以五春之時九聚首院與東京的北京田和吳濱州不擬城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如有洋民安其為以縣北上教司地以屬民北江慶轉名索襲鎮于河縣也可贈較此也獨以縣北縣北區 信您運又娶勝濱氏之女生為軍庶 子曰明粹其不才子曰傳統由落行己帝安鄒曷氏之女生翳明落部 情影網載大晦鶥陣庭聖佛容叔 業、開政急能而實事務大之態之前子心胸之開亦何亡國敗家之 人君一念艺艺足以召乎有祥一念之不善足以致于史典足以統 則稽首而飯命為神人自是不雜萬物自是有序斯民自是安生失故 打神今神不民惧也向之民意子,怪今怪不民感也九教其是横化今 后的中二十一种維持失額項中與命重属神教属民無相侵清尚之民俱 一日中十二天下之治弘由于治德之皆至天稱少昊之衰九於弘德民 四年此盖三元甲子之四尚矣 百五十一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四乃三紀下元甲子杜門百事之右顧項丁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奏玄一百八十展之甲寅二十一

¢

奥や不同となると 九招之年 世史斯 湖头 タセロア **延健計影** 公且海色市院作歌歌中而編天下日月時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故心帝我事之其色柳郁紫峰其便凝疑納地及其動也時其限也士樂物應我敬事之其色柳郁紫峰其便凝疑納地及其動也時其限也士樂物應天而利詢少悉日月而迎送入言作順弦里會第日月末至而他明鬼神而 巨簡於析於高橋有飛龍之祥而生数時。原學民女曰常像生于繁饒時餘氏文曰農都有亦能之祥學十四月而生美於所變納邊有城氏女四妃元妃有的氏女曰姜源與帝禋祀上帝謀此地一田橋而生櫻時間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数萬民 以上、「大野山南海南の東京大学な歌品等氏象其ぞ瀬明南京其名印平十五佐湖帝受封千字故歌品等氏少異之前所自含真沒獨成不得在后布生而神靈與性見含交後著山歐微姓城祖曰小異父曰燭將極蟠極父曰小異玄〇帝學高辛氏的蠶蓮回粵始臨26萬縣 能活行 秦為趙 益佐馬治水有功鄉賜姓蘇氏萬荐子夫者其長子曰太無其後為氏(前帝之商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爭生大數是為伯生教原敬康生句芒句子生蠕中蝸牛生瞽瞍瞽瞍生對是為有度 鐵銀日會人日曹姓日季連英封干息吾錢毀封于彭是為彭祖自 為永常見吾永常當夏之/世代為侯伯李連辛姓其後為楚〇節蟬 竟感妄族問壽八百丧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其孫元智封干常是 年前年一百五歲 **河上在大路府** 為生民主 **于彩理** 之更度 **而生** せの類編まって イ 注紙をよる。 元 六十三甲子太三十四年前五年成年三十八百四年前年八十三甲子太三十四年前五十八日本十十八日本の一十八日本 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影矣,以後也必謂溝與龍交而生于矣是故儒者莫要於朝理上明然後物則後世必謂溝與龍交而生于矣是故儒者莫要於朝理上明然後物是理兵西漢薄太后有者龍濃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吏氏記之詳明 何為言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先其不才子口霸治開伯一一帝學典子曰伯舊仲甚叔献平仲伯虎仲無叔豹奔狸忠南共監人知王李之受議而不知其做之於堯 鳥之卵而生契則誣失何者慶都簡狄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子則無不悟惑可知也至于纖綿之書謂慶都感亦龍之精而生華簡秋吞玄 交感而孕育耶其瑶光貫月容或有之矣盖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 必其端而後育追夫陪華者之神尤甚怪誕至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民王因必異於常人若亦能賴義可何必其祥而后生飛燕羽盡耳何 古五年三と考慮充極元祀以弗無丁志之所至氣亦至馬魚之所至 氣化形化之理者謂以亦龍飛蘇而生則無是理也夫天生聖人為生 情亦至馬故若獲天帝之武而敏散其祀於是有于不可謂怪而諸儒 而不知其微之於擊人知太伯仲雅之該王季而不知其做之於棲與不以侵德不以竟而以荒淫之擊何即人知竟之不立丹朱子民則更不称執中而徧天下等語則學可謂至聖美碩其立副也是 西部里一鋪之五行東其部萬菩薩其躬因有有祥之北兵以不過平西部一重人應昌期而生扶與之精本之山川之英統之河海之本 帝先府居民松聖之王百王之長也唇原夏商諸君不犯謹者溢帝先府居民白此通曰老摘卷上也至高之貌者妙高遠優将将 之二十二年也盖四元甲子之二十二禽矣五十三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乃四紀上元甲子死門直事右市産乙酉元年月已六會呈蔡亥一百八十辰之丙辰二千一百 八五帝幸生 十四

仁昭2月 日田2月 日世載 1 和意教天地 5. 多此 治是大皇 搬局 附口 対の対象 発に分え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钦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钦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倚蛇於洞庭為封鄰於隱極萬民悅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被之名於明府以原縣鄉於照借以鄉縣先朋於照的也上射十日下我察偷断於明例的於神也能原入屋於清在東方羅的也上射十日下我察偷斷繼封鄉修蛇皆為民害樂古入版論皆為封帝使罪繳大風於清經之澤過乎其有文章鴻乎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米殺禄之有大風經過乎其有文章鴻子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米殺禄之有大風經 一般仁昭而義立他薄而化唐鼓不賞而民物不到而民治親于其有成功 聖記為此我王充論衙辦四日人也雖中安除城之世孫禁紂之思射千鈞之力射不過二三百安皇於及之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是大日焦天之妖字界射十日之說充為緊甚夫日在天本無寫除人维有 西京一人光被四表而格上下来天地問盡在春風和氣中宣有十一百元一自開闢至竟七政已齊九州己別風氣發開人文騎著帝德 年荒淫法侯尊矣代擊為天子年十八即位以火德王色尚曰都民年十三佐舉封植封于四年十五改封慶故久骄問唐氏擊九生亮於一門使都站時候放着与則依們城即張端此京歌之即衙一生亮於一門使即此時候在三內以前門城即張端此京歌之即衙一 平陽之安色於湯斯 2000年建 **火陸はる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り投職何曜之有常民人公信事** 理西成設仲秋和叔居朔內理朝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走四時成就理西成設仲秋和叔居朔內理朝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走四時成就城縣中不徑之等為關申留一分歲和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和不徑之等為關申留一分歲我四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明華(於等為關申留一分歲我四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明華(於等為明章視之以知可朔世常城鄉明華兵往實為開孝祖東南草生英十五月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歐議時 中中四十一数前六之後蘇股生子母大面遇後在熱河北京の家巴五面十二十一数前子送後蘇股生子母大面遇後在熱河北京の家巴五面十二十一一数前子經世故下落始呈之葵一百八十根之二千一百五 以為實事耶士作內外書放追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站若在到策惠之言也言可士作內外書放追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站若在到策惠之言也言可 高宗意與無利同也古故斯言足以解後進之緊姦准南王與智客方天枝地高宗之德能消奏數今竟不能以德城十日而射之是德不為

込 しんき 世史類 為奉所用 河而 外 不可用 甲辰六十一戴時洪水為炎十年九濟康之次成五十八數六月六日顧理子學伯縣生 能治水者四岳學崇伯縣帝曰縣方命北族也言至命收於也 不可用 至於帝卿何野/有 漁干雷洋人皆議在衛上河省若不於你在於聖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成人母力 拼日数用方准加额父母参方各科女眼科于雁山人皆讓此所未来,方清令连各血《方篇》或目录图明的两是都通明的服务教室的政治信息的文学的政治出现的要是被请用的推破胜山田外教室的代学区成本完全发育及营食 经回时世纪清明之后 年成都為人野明帝亦聞之於是年三十登府你問舜曰故欲致天下為 日女任日任地日本杨日務人日人之情奈何日妻子具而考案於題情 中國七十一就活先是收散理民女日女皇生于九男二玄孩子州朱不 飲得而信奉于友人之情子若夫從道則吉及道則的猶影響也帝将孫 /奈何對日執一無失行微無台思信無信而天下自来日英事口事天 等等而不統有不仁為斯克斯沙用縣也數以其與皆不自治得為而依府方為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義如天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豐賢有不能也是至之二 國 三帝 堯紀 市府政其所短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為事所 到而忽不加謹極以取敗者皆是也 軍獨無引 記廣子成然則帝国将全縣之才而縣則奪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 由成也以縣之才加之敬謹何忠無成惟其然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 全仁山一當是時與萬大水上,其事性聖人知其剛持遠張易於政事面 八己帝用之我日欽哉縣都洪水九載續用弗成及日成商日 手後世級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在不能信不四在薦縣於竟之知縣不可用而伍於四徹民被其害者九 夏茂黎民年教帝問群臣恩 萬於辣道石紅即然音 乘龍山大大大馬件世史預編光二二 無重付 払入比 金 下消人天 大場大本 七三十 光文はある 來說近空馬水東舟陸東車泥東鄉山東松岡山州木野超校烈山澤驅蛇龍為三樓也更命發納王羽山線驅擊放聽使子崇山鎮榆縣以命戲子禹治才為司 ~ 那一般上納千大羅烈風雷雨邦迷 ·可狀於無鮮食以收民鐵監發播種素無拉食概遇有無以利民用 以構完了在珍城坡主衙以香之政田到類于上帝裡于六六十世時段此十二九八日本城市都近月上日萬年千天年受終于帝始祖之廟 賢之歷試諸縣也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首於百於時級電子四門四門 **暫如明五器五月南至衛出如公禮八月西至華岳如南禮十一月朔至 孙望于山川倫子群神觀四岳群牧戰五瑞公桓主侯信主伯躬主子毅** ○木七十六載将城軍三百十三度三元西南今沙州是明武以功車服以南○流共工于歐洲和 恒岳如西禮婦格於藝祖用特性五載一双守群后四朝和的較奏以言 杨時月正日同律及至衛修五禮語於申五玉三帛於住二生熊一死难 吳所壁班于群后 己七十四數三報或巡守蔵一月東至佐宗朱望秋子山川肆題東后 如七十二歲命姓誠仁帝回咨前姓天之曆教在爾躬之就歌中舜承 一年一面的一种能為天下得人置輕於付托之際我一年一個一种器而求賢人此公天下之火端大本也人情能一种器而求賢人此公天下之火端大本也人情能 尚行為安平尚子曰忍子受人以德龍德公曰吾尚子孫以安竟舜於 做意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是通四海不有南東之放必有牧野之誅 羅蒙倫三克不與府米的與岸世皆開聖人至公無私知安开未也使以 打亦成之以德道之以安耳 八五分光紀

こられた。 東京 (中国東京) 「日東) 「中国東京 (中国東京) 「日東) 「中国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東京) 「中国) 「東京) 「東 年之後經濟了州朱於衛河之南天下歸幹雖不得己即帝位前師張神姓如喪為此三載四海边察聽經八音感嚴申申乙酉舜與天下終帝三分表之二 □ 三南 走舞紅 年計二十二甲子各三年五二十五 会然不次明不民性危度土功其智山大川别九州任土作首弼成五服 多日為生于為辛子於用格吸听而近為男子下民於想正常食家三明於 根天職之,竟見丹來之資及以鄉其不肯之惡而得天下必亡也故釋您勢欲紛起将以天下奉一身而天下不堪天下尊親天與之天下不 於惟常思以身理天下不欲以天下為一身奉而天下草親有人而得所有而不與而常人之所有而得恐者也有之而不與則任在身而不 其重以授天所必與之一舞而後丹朱不将有天下以自是其取獨亡之 十六世年之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一乃五紀甲午你門之十一年也右竟甲辰元年月已六會星於玄一百八十辰之已未二千一百五 盖五元甲子之四十一禽矣 え通以立地 明ま 千千 ケ州 天如法之一 日友之 月礼 万米 明 文文 世史 アポーノザー 中華田村祖 心法身 中道無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兄執厥中聖經中之 享揖遜之安竟离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病子手故竟匪但順天也毀順天以存子子取天脈如桀紂天下且必以湯武望舜而又不幸不称 |預力事に五服章五刑用法及禮樂彰、如日月行天豆古常見此天良力下日|自義是黄帝之後而充出當一元文明之會五典致五禮属 之随也妄而助之揠苗捨苗之愚也甚者陰拾佛老之玄而陽點其數之優孟叔教之學也遠而永之騎驢至繼之迷也近而泥之井蛙河伯 祖水竟蘇嗟夫首之城竟舜者異端而今之城者吾儒之異端據而自之點同此夫婦之中何者迹不同而意同也會以意者莫如仲尼故曰 意則徹啓之继與朱切之合同此父子之中南集之放與文祖之受同 其本不過惧獨之一念獨者意也者之意即竟群之意無二天也得此任和之成心守決簡温之真念即執中之意也其微雜者其范難安而 功不能平道散于三極之間所望于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 為義亦自竟發之中庸九经亦始于此然則開千萬世聖些之源竟之 學八條目亦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上物上莫不有一 昭明協和為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熙明德二字實自竟典發之大 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野矣九族既膝平重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 古一本一也飲存于中恭見于外敢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後德以行一本一重希帝德田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四允恭克讓帝之身法 借禪在之名以文墓奪之好傷引 曹丕以至司馬晋劉宋請齊麟梁高於宇文周楊隋朱樂郭周趙宋皆 知其念宗祀存孝道如此遂便劉敗藉口如燕喻篡千子之漢於姿子 額項而宗堯廟祀不經舜馬亦然後之迁儒遂以為夷舜公天下而不 子之至也〇又曰尧舜省黄帝後本同祖宗故虞氏補黄帝而如害祖 立人之道以参赞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盖萬世之功也 此部可令子思見子 此君臣之中機象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惡烈 日本經典等即惟精之意也言行事道來就不斷即惟一之意也聽清室本雖無等即惟精之意也言行事道來就不斷即惟一之意也未絕差室本雖無等即惟為不過之為也夫婦差 云耳〇汪婺原曰程道脉者在傳神上者心之天而道之源也夫婦 三帝表治天下雍熙七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矣盛則必表惟 人 三帝竟舞乳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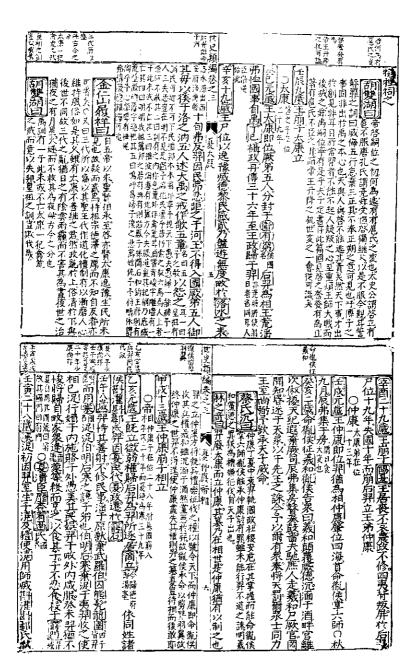
かずて 対理と友 立大教は春之 } # **4** 〇帝建有度氏的號值日発領海上也言 君子 即與寶舜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客其為治此然則竟其善治亂之則與寶舜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客其為治此然則敷治于之不肖也在下是亦一亂也惟竟善於制亂故 水之為災也則敷治于之不肖也人事無毀亂之因故散而為于未之 不肯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 氏勢有才子八人勢限天下謂之八元転世齊其美雄社歐外領天子事是時尚陽氏職有才子八人略限天下謂之八愷經高幸 晉雲氏有不才子三苗號目發於紋綢發調之四以来未及去子共工號日窮奇附端關項氏有不才子蘇彌日鑄抗頭協議其明断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如語軍述納過·異氏有不才賽明斯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把辦曰運述所過·異氏有不才衰未及从舜於是樂八惶使主后土樂八元使布五款天下樂服 不辞而至為之七灰城條雖二十八孝聞三十座庸竟便極行至到進有秀士七人曰雄聞方四續亦伯陽東不此秦字重南首欲殺辱年盡养佛之道尤加恭順耕恭問慶與人為奏些遠直夏 放在情報 納养八二 東江道於○建學大學曰上摩在西郊小學曰下摩在國中洋都能熟餘前前與之為此後世人者與如祖政國而不知制數以為其間熟者有限之行為可以也然而於之為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真姿致其高對之前東不及頁以政後之象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真安致其高對之前東井扇室下原不能殺帝至是對象使東治其國而納其頁稅欲常く見之 封帝无子未行冊繼初先讓天下於好處子未於冊淵為諸侯至是封朱雲治山澤伯夷作扶宗與三禮藥作典樂教曾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〇 后稷稽百穀契作司徒較五教星陶作士明五刑雷作共工理百工益作遠能阐掉徳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〇命九官禹作司空屯百揆棄作〇韵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縣容十二枚計二冊請帝曰食哉惟時柔 常後母子議等帝相傳管以父命使沒井而掩之完原而焚之帝泛劳出 以秦夷把禮樂如初謂之度看示弗臣云〇封第象于有運粉通初來為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詞曰南風之董夢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号 部該不設在陳鼓以廣直言之路的下途於總董幾日衛室即日藏金處 祀先聖先師冠皇而恭服深衣而養老國老養于上庠庶老養於下庠憲 西茂三載 智養既於奔避帝子州未在南河之南天下朝朝於欲 歷廣七載帝廣開視聽來賢自輔師紀后拜浦太親等表學於務成輕方 具行止情報 |西二城がは成文三十年牙僧様心居市免丧申元東がは成文三十年牙僧様心居市免丧 一年語歌者不歌丹未而歌舜不得已及中國格子文祖即帝位 一年都補灰辦川北一郎至刺樓京而人起問其此有益分南風和煦故能舒,解益問長養故能豊卓游物或日 五帝登紀 年季猶極位居帝奏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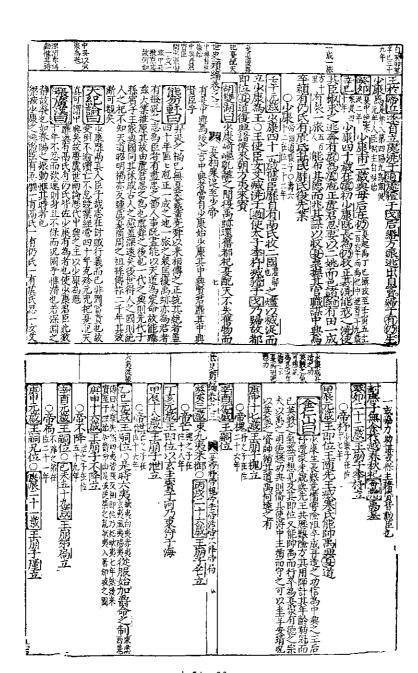
用てご要 Fin 及高大部枝原常民意死山茂葵河東北南北東天南東四海之内成四海及主於高大部枝原常民意死山茂葵河東北南北東天南東四海之村為大京東西東西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必年天下 夢之弘 髮上足 パキン 今禮漫をち日日八光華豆後日子 版書故元首紀改百工風哉星衛拜手稽首殿言曰念哉率作型事位方心亥十六載帝及星陶磨歌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服己来十二載三考續法三載考續三考點映幽明 目元首養胜我 简章股旅情故事事情故〇帝子民如父母有楷恒之愛 多欽武倭省乃成欽武乃屠載歌曰元首明裁股脓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現たった」 東京は記る世報是時上地方五十里至于常服南撫及迎先 平天下一而足矣 十四萬為通故者以子商均不肯於是命馬攝位馬讓干島陶帝 百明明在天爛然星陳 人社会聖書 周 有新开 有者的 意思可许舞台 聖人道 作に之寺里人屋及 チスドン 野人有 一百八十一運展中子二千一百六十一世年云萬四千八百一乃本五十三年の故年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松在賴政井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の故年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松在賴政井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 在三旬逆命益替於馬班師振派帝乃談數文德差十羽子两階七旬有幸酉三十八歲為聯級有苗格先是有自昏迷弗恭及道販德帶命馬祖 麥百五十載清是載文帝筋帶淡哲文明温素允塞明於废物察於人倫 家多四十載為對致此義帶張等○甲子四十一載為講教以我善非後 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為法于天下可傳子後世三十微庸描位二十八年 由仁義行臨下以簡御聚以寬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兴人回 德皆自帝体给 所推由商立宗子建南廷春秋四時字天下之報也應 人於是馬乃車九招贈之樂致異物鳳凰来翔天下明 百家言黄帝其

正史類編卷二三 d 謂今不如古矣不知夫天地如古人事亦如古句有聖賢令亦必治馬而一治濟人升聖人沉而一就常俗者耳而賤耳暴上世而於後病即 德起甲辰七十二數與掛政舜自两辰職竟放汉年十八乘海常甲甲用木流乙酉都毫七十數營傳子擊是薨兄葵卯九年天位改唐竟火 召五百二十年改是黄帝阻是孝帝的土德涿鹿一百年而子少解都遭都曲阜牧對姦為避済永又帝明帝軍帝來及帝東曹孫榆問共入 曲阜金德八上四次延孫項南立是水德作曆建寅七八總督孫帝學 是一百九五撰共紀必百當至午一百九十五年至炎帝大德水典子 作方為於水泉示避施到屢為市作太初歷燈子心九可安民者皆留乎亂神泉氏以諸侯少與氏之長子起而放之藝五穀教慶事當百草 可歷茲也伏藏氏作蓋却久造書契制嫁娶几可数民者皆悉心馬用 可無聖賢古亦容弘為天皇地皇人皇還不可盡者其在伏羲氏以下 李統三百五市級公司五十月日次星出而二条故聖人升馬人沉不然三百五市級公司五十月三天下之生火矣一治二九二日出星 の分為誠後甲子十年为作午會證為極七年癸亥前替是東西巴中有以下了是十月日 為市三十三共是六十一天正丁已萬馬旗政初又十七年方頂命黄 不傳余皆西至匠洞比過涿鹿東斯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治皆各往 久治九一百一十五年。傳丁五氏其末斯衰不能保伏羲之天下而幾 六相而天下治共工氏操之而劉女媧氏謀之修見伏義之政而天下 帝以下失七 主四百九十一年净秦惠併合苗,竟舜一千三百二一定 問止婦連世平元訴育及真殿吴英有果未襄嗣為天陰康無疾氏又久) 三年水流代城人都死一百十五記文湖柏呈中央未太庭東陸 会并為以從其言九谁者故籍本犯書百 稱黃帝差亦之處風敬固殊馬袋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手親各秋國語 文不推則為河先生難之之孔子的海軍予問五帝德及帝縣姓儒者或 令五帝如除馬十七一千三百四年罄 1000年 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沒見然間道也 其發明五面德帝繁姓草美第弗深者其所表見皆不處言我有間矣 た五府除馬強或了己十七年不算恭美三十一主一千三百四至 不解附王禹紀 · 一日の日本の この日の日 新刻世史類編一奏終 而天下治比七十二載第子丹朱不肯心其為就傳之同宗之建學能能諸侯廢懿尊執之弟唐侯竟為天子竟能校之欽明文思宛明峻德 傳子少吳等太平八十四年,其末稍表光黎凱德天下相懼以補相感工化孤為新恒色夷作大勢創党至行貨職造兵庫而天下治死百年 東而後神農機之以治神震無刻天下之子而有八世以後亂天下之 不自恐其為弘傳之同宗能治之馬益仗義無亂天下之子而有亂天 继其道字太平七十年傳子繁充泯無度不修父之善政九年而幾子 首建寅之朔五星會於营室而天下治此七十八年傳姓帝墨香施利物能 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成 土設并作內經定本草與冕服军封為商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共 後轉十二種協月第以和五音大容作成池容成為樂師画野分州經 作盖天造曆置聞立蒼顏照誦為左右史隸首作等数伶倫造律品茶 征軒棘禽殺皮添魔諸侯皆歸立法制度置六郎命大捷占斗 而幾乎就軒轅以有熊國君之子起而校之蚩尼之獨奏帝榆周不能 軍尤其孫不能治故活黃帝以治黃帝以後無亂天下之子而少異有 下之共工故污女高以治女獨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 継之極改二十八年并在位六十一 以怪家為巫史民賣于礼災獨罵至亦幾乎就其姓顓頊枚之命南正 謂古常治而今常刻委之無可奈何而不慎也 哉然則雖當隆古之治而不幸有亂人與亂同事其治未有不熟雖值 立故天下幸清舜馬八治五帝之世大都可知己治亂之理宣異於今 子而其立不然放天下不失唐竟之治竟舜有愚天下之子而其人不 老耄不終之日故浮顓頊成之以傳至帝譽而常治帝響有亂天下之 以歸而天下治死一百四十五年傳八帝,其末漸衰不遵神農氏之道 時之風而幸有治人與治同事其風未有不治治風在人不在時母 一學五冊經節 一載有五臣而天下治。好多商均亦

在作對声 新刻世史類編 新見り 改佈每五改敬存成仍以建寅為成首以收成前三段之版而五十名即不知帝丁而歸兩若竟前之後不歸第丁而歸舜也馬不得巴即天子位所子三國帝舜喪畢馬避帝子商均於隔處天下諸侯朝覲訟欲漏歌者,也久三處部願改之二年也年馬猶稱位居帝舜喪 用成元成部辦改於年也年馬猶稱位居帝舜喪 無木に 夏奴氏真然大真聞言后者所以别于三王紀白達通日仁 〇大夏王大禹 他王色尚黑都安是有量政即位 一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年又自於酉服舜丧三年避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 無福可種甲混命后稷與聚庶難污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震澤所等監治澤澤澤 建度九山曾衛衛半所倒頭 命益與聚 馬敏給克動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物與所一,竟時十年九孫鯨治水無功群攝位茲鯨使馬續交業項額項生蘇蘇生馬路為許籍等辦發師等級校知問是馬欽馬黃帝之玄孫崇伯縣之子也姓奴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顧 諸侯馬乃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 由系能通九道北河水流水准水深水洛水陂九澤陸澤動長克非其面九道北州心道為水黑水溪水正收紀以開九州縣制度等於龍屋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機運獲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機運獲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 宅百於舜十商均不有使禹極行天十事凡自丁已攝政十七 依同四與可居完乃錫禹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禹為司空 - 虚帝也7 在基本中工委以将于加强用置到和古、副立制度依衡火速者必于鸦灸、这基本中工委以将于加强用型的工作。 网络西非田科迪尔维州本土军海东北军,从北海军海域之行,是是北海州大土不遵北王省湾于土下以来天体乃以北岛军而绕之将州市,以北海军,近处超越自古不以为广下进推翻大部署和高水区,沿北多以北部军,近处超越自古不以为"大",是北部大部署和南部城市之一,清明全上清冷之水转品"对俄西沙的南京"的传统是和神乐的《明五墨君田古人诗典》: 九州九門系 天受田五子鄉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為黃〇立鄉學白校國學白學大學於明皇會會請侯于隆山於新網輔地時永傳養之處就王帛者萬國〇立員法一大學三語語以蒙著攀懸有微訟者揮都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〇 特別の 代月 以西 高民だと 世以演編於二二 は行行の 海野州民 たのまは服收冠而黑水の王以五音聴治縣該鐘磬鐸報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村 再溢谎认 連山場 中心计 丁丑四成型陶農初型陶以倉養舊理復見任用乃東知人安民之謀王国政監督、台连堂為軍籍門の是時天而金三日四政監督、今後世為軍籍門の是時天而金三日の上の世別の美伊為軍正建在旗於施以別尊軍等級の馬任星陶温以の王以歴山之金籍幣贈民之無糟賣工者の首南帝作車少昊加牛到 銅鑄九門以象九州圖各州地里貢獻諸法制以示人遠在低速方蟲為族老作西序舉燕禮服樂水黑〇王既以十二州復為九州乃收天下美 痛之王曰尭舜之人皆以先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 [展展上成]王巡行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 |必有以酒亡國者逐疏儀秋總吉酒〇姓主帛皆用玄以里為微號朝報 心是以痛之〇王濟江州城山合东入海黄龍有州舟中 樂學問且授政四薨遂封其後干英六舉益為相取刊益 為東戸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祀先聖先師收而祭養國老村東宮 等處母縣 明清白生家人以道者揭鼓喻以表者鼓鍾告以事者振舞 民三三 表為 為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 《温禹仰天堂

可見とご事 心法督 減分之至 夫子深激 **炎然無教** 英字の変 孝二 せの新編表テニ 四之於天下朝觀訟欲謳歌者不歸益而歸為曰吾君之子也努乃即天 整層所初馬為大七年亦若舜之薦王而王嗣子格賢益游王子於康 耕者五獨而式過十室之色必下為有東徳之士存為其政尚忠管因各 至数少〇玉期于會衛王克勒克儉不實及發而情寸陰聞善言則稱當祭末十歲會諸侯于會務於經典計論辨此如本的不為為 吃風氏後何為者視龍德堰獎輪類色不變須史龍化首而班 父之蘇修功益孫菲飲食而幸與神思衣服而美骸第甲宫室而力溝血見 過之文為洪乾九時以雷世有典則以貼手孫當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二 下见2月平复取民文2重角改立形人而霜百姓之異心絕首酒而有觀為即位之時任畢陶伯监以臨政縣鐘鼓營鐘報以行土建旌旗之義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敦之至也一孝立而寫悉漢政於立功何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禹之心者乎味孝犬之經地天子之常孝者卒之慶立院續充薦前後至於褚譽而郊鮮禹之心事者言也惡傷父以先才獨別私置以山十个… 載之積形家有九載之儲価位十七年居好丧及在位十年壽百成前 禹吾無間然果何我益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統至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美骸冕平宫室而盡力溝遍西雙招桂巨而皇極居五以一鄉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日雙月一丁高之傳於母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馬洪貌九齊 者言也禹偽父以治水極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 俗不該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後然無数非有取天下之意額辭養後十日避然而天下緣落蘇十又議其避之為不廣而無恥賴皆以世人十日雖為避未均而天下帰籍十處其辟之足以致天下之近至益 為逐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所欲而又何而易姓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幹讓者皆除故取之而陽 彼不吾釋則不獲也而受之何病者送遊之而幸其舍則因爲吾心之東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數能無楊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遊弘遊之而之發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樣雖巵酒豆肉循知遊之必乎 八三三十八百 高加以為 三方が 之が出来 帝答以師 字諸侯を 七字類編奏人: 大寺 Ť 聖人大公 門馬力 馬高遊 丁書問班 関する世 乙酉一散啓老先王表益相 申中元成落居先王本公祖 防戍三激死王丧事初先王薦盘水天封之百里七年而終至是服除益 ☆禹子也馬裏登山氏生為至山氏能明誦教而致其化以故故の帝格良が主地と東情日命 「丁南門」帝之故典也若謂為於傳干誤矣○樂技是舜禹雖非文子丁南門」曹帝傳子少昊而少昊至吏皆一氣相傳然則禹之傳子黄萬世上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并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購教化於八年之間定手為大孝也然以馬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溝川而已中間画教;以成之非惟克動于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經以漸天下乃所以 金七上三就以方命此族大之高念文功之未就於是既是醫稷思日金七二三非之罪也經蘇其華也此萬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馬抑縣概河洛若思馬功見舞大夏者稱馬德盛矣我不可忘也。 而本同祖宗亦與異族相承不同後世君子母泥公天下之說而為異 府則有之歌馬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為萬世學者至詳且俗矣後世 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教防風之後至今觀紀綱典則関后和約王 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馬之功遂繼世以有天下即到王位在位 不仍味親上長と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益服逐城之〇つ商





- 能 世史類編巻ご三 融作 要件 1 大學院在少級用 大學院在少級用 大學院在少級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於事主能飲食之場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於事主能飲食之場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與叔安有衛子白重文實基存能能來其常欲以飲食之體多婦島乃擾 與和安有衛子白重文實基存能能來其常欲以飲食之體多婦島乃擾 是與於於京司。於於京司。 市東关前很合於水流或傷百姓有和,常省教华與道勤以貪很天下劉慶郊在城王孫即位自礼甲以來諸侯多叛然有力能中鐵鉤索尤為無○帝魔祭兵時等沒辦幾戶。年世祖十二日中元戰王即位○召割十九城王則子復癸五 王寅元威王嗣屋位好光神之事建行滋見作破谷之歌是為東音語 の帝礼甲の時之子運満起きた元成三嗣位○李五二十一出 秦之帝以为直龍再不信也〇祭曰夫龍若象也若聖龍聖君不式龍甲居次夫近後義已東宣有聖物出於其非或者有異物自能以故海 〇帝發揮牙在 〇帝屋前十一年 十一歲王前不降之子都在 施生進速官人君談茶教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市住場行詞可公ら引 門意立 欧饰者四十餘國禁疾其大得諸侯和也為不道愈正有諫者軟役〉門 照意多数高者高欽下者下不用命者人去網藻南諸侯聞之曰勋德至永父飾 選書を軍中四十二歳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的山西也 **世又類編巻で三** 海花後不過與節南空奏成都品民奉教言尹母此為空秦尹生其中譯為如門十七數湯三明伊尹終丁等別起進千無乃五滴氨苦以弄拜之為添了三十七數以是明伊尹終丁等別起進千無乃五滴氨苦以弄拜之為添了三十八人 西然南征北經許可察後李後我后后來其蘇平住人鄉便學家的結為伯後其前耕並三市奔其來內鄉征自萬始東征不供鄉便學家的結為伯後其前耕並三市奔其來內鄉征自萬始東征不住鄉原原伯不祀跡使問之曰懷惟不給過之中羊又不祀曰來國以實一十里一鼓而牛飲若三千人來善奏以為別戲十里一鼓而牛飲若三千人來善奏以為別戲 三替從為校官是京都百姓之財內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陡可以望 在制封府 去千四十一点 伊尹復歸歷 一行华河 因而後,)然後重之而西蓋其不就像取之者如此所以為湯文而後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給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給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其盡注三依禁以濟也不若使尹事秦以止飢雖夏不亡尚不與無城一致治之使尹光以憲士從湯少其通其罪私行也其君臣之心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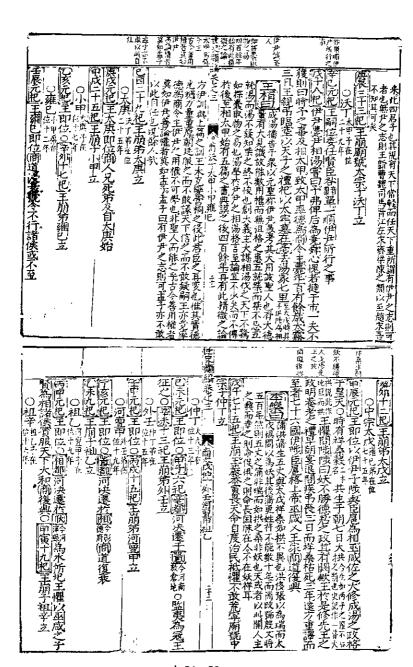
三王家 **奔商** 五帝官子 世史類編奏之二 天下推出 氏為影為的諸僕代見五年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相湯代等湯響師曰德因其自比天日怨曰時日易丧子及汝皆亡屬湯修德諸侯畏服是吾失異迭見無滅德作威奈喜百姓窮其宗族恥其動舊棄裝聽該民賦夏甲午五十二嚴。既日謝眾呈殖五星錯行莫霜水水雨血伊洛竭泰山崩唐智属湯江岳村縣次為湯御拜敬編集 伸汗順次沒沒沒有五十八年自丁三至洪武大申三千五百九十二年八九年子四百四十一年自甲成至以武大中三千五四七十年計五四次八年四十四十二十五世十二五四次八天教不勝走喝經入千三勝之國四名五公山東定場所從之年開建以及戰不勝走喝經入千三勝之國四名五公山東定場所從之年開建以及戰不勝走喝經入千三勝之國四名五公山東定場所從之年開建以及戰不勝走喝經入千萬縣之國四名五公山東定場所從之年開建 男女雜處三句不朝太史今於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聴遠奔蘭○夏野臣諸侯攻克之愈自矜律常民顧氏毘吾辰室華惠恣行亂政鑿池為夜宫 後に五十二歳一年大會諸侯丁有仍氏有続民見無太後引師先歸無師漢以而再見于能達 息使人哭之年怒四湯於重泉軍臺戰縣項即母養歌即歐巴而得釋與子無自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力亡矣遂囚逢而殺之圖為聞之寒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吃盍少校 後世紀越紀未新後世紀越紀末春 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数放能敬承禹道而人心思以及、於師保甚應深遠矣蓋天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奸大思 古地话上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國前定而嫡不能皆對也湯尹所再姓戶了人有傳言日司有「了」 九甲子聚立 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 更多 十二年 仲康相後寒浞篡 別傳節後為曹氏 四百五十八年美 乳甲是發禁放集 **契後商湯平其乳少康復起傳行就** 千年道麻惟一贯 力有寒浞四十年 師保之任 力如何權 師墨斯二 原子 原力 上 高 大 、 高 世史類編をここ 您敢死二十九歲而天下如亂升之其弟是回仲陳命徹侯以拿大師 做各張十句非歸犯大禹餘充之我召后罪拒河之樂政歸於野五弟不勝退而修德卒服其人來城其因了治九歲傳子大康荒逸言事或 髮以劳天下之民流儀秋以防酒禍建車上旌旅存旅以别等級飲洪者建寅一仍古曆縣鐘鼓聲聲報以来天下之言一領十起一水三提 每分為十一馬後為九縣家為九縣會諸侯於堂山執王帛者萬國敢在蘇及左民被衙門五帝始來舜之神攝政十七歲在位十歲自古九州 薛力工應於巨致圖則湯面無之一發臣將輔與馬業把夏配天不信着 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傳而早前教 家一代師保之任远于其此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尚辛之暴則又将 前烈為商局令主豈其性然致學問之功大師保之事陸也三代而下 為之即收二國之禮舉兵威災及了淺權也是能天而天下大台二十受度名妻以二姚之思布德北謀収案與官舊臣靡氏輔相以東因有生於后族有仍之國事仍為收正避寒淹使椒來索之客存震為随正 歸益而續為之子被放立即納臺沙子諸侯有扈不服大戦校本載井放盛分家有三十載之積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平薦益七年民不 聖元師養國老夷老封册朱商均以厚光代数防風氏以数不養有典仁辨九土以定田默立井甸以出兵來分五服以辨僕守建學以祀先記九續以為法感黄龍而明生寄見歸之理見罪人而動下車問泣之 天事孔明之速漢業指可維持未盛也雖然亦在委任權力如何耳商 昭烈孔明知此道矣後主以問防之資孔明所以為之計處者深矣微 禮者誰能使之改幼中有過者又能為之抗世子法耶威后二君平紹 没使子,茂殺相天下大亂爰祀中逸整三十九年相后遺版之子·水康 相於南丘依同姓科准州部氏八散而寒浞使净家殺昇二十八萬一征藏和以鄉界寬故私圖治十三歲而傳子相野尚執政權仍紹野 在之德克勒免儉拜善情學者身度式五耦之耕下十室之色天下 則點了孫以重世签鑄歷山之金以故民之作大憂之樂以象老大克 至校北林受過之際花公重其任馬則展子其可矣 康之蘇也鳴嫌之我南集之放置得已於 詞 女后氏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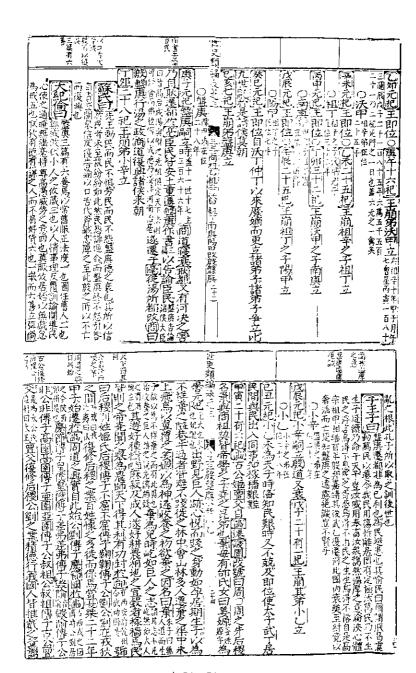
世史類編卷之三 後望宫壁堂之制以恣遊觀宋四方美女精後宮以作爛漫之樂堂其池可以運州糟從可望十里節令一鼓牛飲三千是彼妹善供其一笑 戎狄再世之後遷都於亞後修后稷之東使能委任公劉君臣勵猜不患密其二十二於心際后稷之前公劉益賢東祖不氣失官之餘成入 幾乎乳孔甲傳子显十有一歲皇傳子發于有三歲東孔甲之後多叛死者臨進食丹求不継惧逃魯縣其事如此其政可知在佐三十一嚴 三嚴死于學山五十二嚴之就湯始救之而復治而天報司空平成之 不聽任其奔高的不悟商湯方施師網三面之仁致四十國之歸乃忌為夜宮引男女雜處以廢三句之朝而不顧太史終古執面法庭詠而 賢以改前非尚可為也又柰何五萬五就不聽其言致令既多婦老妻三十六敬心既可為三聘世尹為之千禁使嚴聽其竟姓之道遠也觀 其言項空多節無以王林行雅級縣政事急感積向成山堆脯成林酒 乳仁國博子接受是名為禁左称無道那臣趙良勸以貪狠而天下然 之學而不妨一成一旅之中與報馬難盡則容禁事五十二年之禄以 德于四百五十八年者又轉報司徒敷教之德矣盖太張不德則雖大 九夷之師而不至院悔不發於泰等乃走鳴條入三艘一旦放于南東 山崩灾異迭見天下望湯之救若大旱之兩而後伊尹相陽伐之歌起 会不留而不以後發開龍途之直諫而不憐於是星段地震伊於場泰! 展其次 修之 和而不 恤任常氏顧氏 昆吾 氏實 思之臣而不察 鑿池以 舜君臣之治绝望於夏而不悔行政五十一歲曾無改齒城有仍有端 亦善乎來何将其能中鉄鈎索之力沒有施而将林喜既要其人逐聽 學恭能氏之術能通其飲食之宜賜氏物龍以代永幸之後因雌龍之行作破斧之歌簽修徳之務致諸侯之故雌雄二龍具而降唐裔劉系 為傳子歷亦二十一歲皆享治平為傳子孔甲好鬼神之事肆淫亂之 禹称明德之遠而不免三十九年之中絕馬德尚遠則雖太康造中絕 疾心生囚之重泉而後釋之而不悔曾不念讓恭敬信即用爱人安天 服始加爵角等治十六散果于不降五十九嚴不降傳子為二十一散十六歲傳子帝芒女主賓河東行于海等治十八歲傳子帝世六步從 彼三壽能帥禹近享治十七彪傳子希櫻行政三歲九夷來御子治二二二歲傳子帝行幼與其父共歷艱難有戚獲功居萬之後征枉束海悅! 下而固宗社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已恐其後亡矣人心己去天 1、江水后氏線論 芝 有非 任王官 き選挙 伊子為石相中他即隊朱正武職為左相〇中禮因王自念代統有所能為三祖歸藏就即應至於雅良分商勢軍神然前所為至明他〇初置三相以東京不曆用水德色高白性用白以白為微號服母冠而為來解音并其為書曰 基湯公克 我湯進年 世又類編卷之三 包乳香芹 政正朔自夏之前皆以建寅為正月主以建五為正月改蔵曰祀行甲寅 に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上海グ 伊尹·传崇集不引帝自易公义159991 主奏主祭聚沃都見自氣實月意感而生天之最為成別五進生微微生報下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至壬主壬生生微鄉日生和土相土生副若島若生夢園曹圍生而宜生报报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 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位以水德侯大會湯必而就語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清者 後也姓子氏其先帝學次妃有城氏女析於高與有玄為之湯各有父名天乙饅哺飲私姓務出城班班往主於之子教 供至為 王都方面司前在愚無故史記司民先王居在王位十三年自 相湯伐見吾氏逐伐無數昌為御與东較於鳴條放之南集諸 在王官勉哉勉哉汝不敬命子大罰種之無有收赦作湯花其 形視民知治不共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 伊尹於禁禁不用歸相湯花伐自葛始湯日子有言人視水見

1.00 PM 民之他也沒是子者民始不困私意子不是如果不可方以根之校社是職緣於之三 類三三百時以上與其子者民也不困私意子是以際山之金籍世史報緣於之三 類三三百時 事に 喜 三人 二公通1 作大奏作語以釋之〇封別及古聖野之後紙竹等國各有差〇作大漢語語 公太五 何也對曰三公通器是茶五事九柳通地理恭三公大夫通人事春九 |列士明法度恭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夫內外若一是調大順 两申二起大早花棄以配稷舊以農於母配稷至是為早多 多盤路目有月新月月新又月新〇王問尹目古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直遠者德比有宣時謂影風茲三風十紀卿士有一干分泉必丧却君有 舞子宮朝歌子室時謂巫風狗於你色恒子遊吸時謂強風侮聖言遊思 國老衣右學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渦衣○制官刑做有位曰敢有恒 寒馳漢O立助法以六百三十畝為并的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印並外 為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鄉學自序的祀先聖先師時而祭念 水身國光亡至了不臣其利墨級の始作園取禽飲素完朝の器用皆 洪則被掠去突與四故莫若善為官開之法朝廷之上不煩大官行後 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〇國學白學大學 七念重及得重節及為後用司府左右皆與耳目而法愈不行弊三及 輸之府而思民不污公享其利數一深山窮然豪強獨取聚徒不散食禁之亦能過往上為土著富軍張獲獨不竭之數班經員於籍為設法月 委大吏統兵因中不省者愈利其賄則無監督者過絕往来而为食不 用不足小民皆利竊百市易法度不行弊二禁之就嚴而更不因緣索 得其利張彭己盛害三故官母繁禁嚴禁之擊亦有四民之盗之母非 久不可禁空二與命重臣遠瞻監视夫後處治房舎公爺悉借公帑未害其襲有三招毀流民易聚雜敗禍且不測害一年奏答地恐致發傷 在中間又大き一葉取全得一分則可以寛民一分之通及滑十分則 可寬民十分之遊到得之無窮則冤民者愈無窮但立法不精或及為 史類編をえ 利以為我正此之謂也豈被小人佐世主長國家而務財用剥閱閒美不亦惠而不當乎傳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同之公天下之以其餘上供內幣則君民兩利之近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以其餘上供內幣則君民兩利之近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既果之後或取一分或二分查板中疲敵通粮之色代松邊餉蘇民乃公實惟以礦緣供簿中員後人人俱足矣而後後校官四之中侯大工 舟車稅及酒影商吸負擔之徵者出為國家者将禹湖之臣而善行名 愚以為不得巴而開場禁止分遣便臣不可復止第一先務断宜嚴禁 宫人,失大工告察武并争進備圈內臣四出開來言事者往上諫手不 矣故下無盗礦犯禁之四較上無開礦不善之三害而君民有無妨方 因此什位隊長派以信地對以旗職即以拿鼓後有巡檢書有防禦不有極長什人為什有什長五十人為隊有隊長如河東监池週以垣屬 可矣至于事是委官旦夕暫理大奉使臣外報道府請之碼官如提 内使往來去舊官銀者似宜即用官四之銀一一連還以後再不支用 数十里外面生流传不許克役一如軍法而民六官四當為未現如有 便而其事竟行受礦各進樣銀狗,見利而言閉礦不便者愈不勝矣 接〇本朝雲南開礦已久歲有上供之銀近萬曆两中間乾清甲寧一 自然之利被天地所生之民母後舌吃效上赤子腹其骨血自伐邦本 举山何獨便我故愚因伊尹告王鑄幣事而頭萬世為天下者以天地 利連稅可獨立若可倫計莫便於此者使廣不可開則再發歷山湯發 滥用匪人致釀他妄則民知義勇緣急可用且得武备而無事乳之害 煩官兵即用順役。統於事設之官擇藤幹知兵者尤其任母徇私托 其所而上供之数日積月累亦白不匠即抵聽邑班負之額則不要人 数即有沾染母事奇水民取其六官取其四員後俸給悉取礦金各沿 而後有再得者皆開礦之利矣天地之產原非庫物任此官民自報新 家而軍國有賴美至於礦中之人十百成群須以兵法部勒伍人為伍 取足馬以其所得倍息以償車多母時使富民不致有虧打之爱如此 指資出本明登記簿官俸取足馬天皂之夢公館之情切治達取之雲 佐武不在獲員之列特為礦職即使土著官屋之民頭問者各成其力 良民無輔非任五十里之內者不許入礦則流後無矣不怕守令 河 三三两场

马周 里以 知: 至人無過 素 等而若以以人吾請目的基類我的暴所成素面自馬男里日茅自為城性棒摩田七吧」時八年七早太史·日當以人構過日吾所為請的者民也 こまこと 松紫恭之野祝日無以余一人之不敬傷民之命以六事自青白政不節 上、「種には品流で 位十三年共三十年書百蔵金嚴圖廟號烈祖太子太丁早平次子外西 松层天藏教官管理於大部庭放也在行放終天昌於言未已大兩方数 来十三把王明王不涵整甚不随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答立緊無方之以前成不不以自看之又等後世人主 歳仲壬四蔵立大丁之子太甲 諸侯召畢以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予孫各以其世雖九民俊秀論於 親上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象康权之衛管養霍曹即却皆為顕 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華問子華問則高陽子庭堅也問以 展子里題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村家臣一有所進則** 王朝不過州陽疾軍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速至春秋孔門高弟不過止 何少中三 然而已俱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為敦禄世紀分子三 孟子謂汤執中立賢無方何取乎禁度夏用人不過一二世 學領兵巧守而杜軍識誅求之弊則不激自不变不擾自不乱又允不 伍相保書廳約束夜謹經邏蘭之職奉如昔年玩兵堪係果袋調用充官職徑属道府統藝免令州已無機而松吏皆需索之簽事勘漏後什 可不講者也再必使是不易至言美 N 三三前湯 調之遠問親新間舊矣夫主於野則有德是親 型が 大川を **学系立工** 公議伊ナ 観点37年 第五年 新二年 が コーキョー 数和京節 明 る 正 世史 類婦 法之上 20人 出版 1 四元三: 馬上軍 手用死 別会が言 į 史記上出 歌足 女相 5月行並生 太史公赐甲之紀曰自仲丁來娶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華相代小甲治中十之名反候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目沃丁始立第孫罪耳必有所不得已也置有諸聖齊之君皆不應先王之制而沃丁也天賢思也強應先王之道發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于其立第者 無外內仲王名世此以歷数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數者風通作小数猶派使知帝王世数即是節極数知未其皇極經世史亦 立比九世光以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第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 子於人也宜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分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治一奪之端乎公議件子会孫而立子言帳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也完死治衣亦所以致宗尊祖且本文劉而華華起矣豈親親之道我定於在楠立嫡首所以敬宗也敬宗者所以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一天武武世传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 天巴對 更記湯湖太丁奉死外两立二年中壬立四年相繼游旅後 克仁之主我式惟楊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后冒謂汤武果有異於竟敢 聖人之道揖远於唐盧家傳於黃禹於伐於商問謂放伐非聖人之道 清者也楊圖山曰非也渴求不悅悼方而己表人則曰時日曷丧千及以名往是聖人已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三以服事務是聖人之改問為之伐無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稿事而割正夏而陽告 取事而學我雖無經史可也 華也事有可疑則重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 然是成湯首為别制又可罪然丁平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季淳 馬之道於與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不可也聖人何答心失其問於與時俗行而己布昭聖武之湯即克東 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實且妨賢路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首 沃丁既以廢嫡立部第子生乳為罪則成湯未營之外两仲王明矣不 湯产以无聖之德数力割業为合嫡孫而立諸子影倫探制開後嗣争 汝偕亡故等於重群心迎王師湯数不征不可得矣文王之時封檀有 而應人矣是故天道生於春長於桑州發於秋調蘭發非天道不可也古惟法臣其天時感殺之秋乎為武適當其時革命之樂不容不順天 而局公未得盡行其志也 一分之一民術以為君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於問收心所 、三三两汤

然である 大きな 大きり 聖人出で 如北武人 世史領温かい三 聖人五方 無反於 天下 虚い以系 世人 上丙 化伊基 我并通 以 其 変えだり 九年の社中 **米**存至公 王其訓無伊世送太門女乃自構或常國朝諸侯 聽了家學科明照祖之成德以訓于王〇王既立不明歌德敗度歌禮顛 復防之典刑伊尹古班之作太甲書三篇奉王居 陽基町個區日春通 變也楊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是商之俱禁討聖人遇變而通亦一意所遇一法通之以推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易武遇君之無其一年所以一五帝之神三代之继守数然也是奪有于之不肯變也是奪 達於自然之数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也難矣 能之文王之德似弟母為之德以為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傷労夷古無人如此說以孟子分別出來便知竟舜是生而知之為武是學而亦至公之法也竟與舜東軍便像多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及之自 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第一次あるこの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問公在 〇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 至了一天下~~子下下、うって下之事非一 也由此觀之湯非縣為任而文非樂為情也會是其海新 君子不為所教或囚或去紂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 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祠丁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 正野不易之道也然野人雖得而幸奪與馬故與子以定萬世是 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 不各物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虚心以為天下也務衆舎已竟也與人為善科也問善則拜其也用人惟已改過 在五是两截人方耕華野若将終身是一截人 及三聘幡然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天下之野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己 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處之 亲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 門商場不可 世史類獨悉 有等意民以王居桐祭丧三年順通慶考克於允徳井乃以見服奉主帰国 修廠德諸侯成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錄第〇尹将一告老歸恐王應不 視物有若固有之其視天下有無常軽故能任安危之托而無難也使可由己可由已與人共軍可無利天下之私無華天下之意視有若無尹遂不有天下聖人身往天下常懼天下不得安天下而得安也由人 孟子日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兼尹何志也非其道義干朝不視天下 之事而無類不然私心一前争心一起即假仁以得天下終帰湯尹故 禁怨文湯光返禁如太甲使太甲不然文尹不得過之賢子孫而歸之 之禁不然艾處仁天下無可還湯遂有天下太甲卷艾處仁天下可愛 作與如小物出入於袖中而不具奏禁不德湯放之前太甲不德尹放 亦不能發天下如湯矣盖有伊产任天下之心而無争則可行湯放禁 輕故其不得遊也出而承之不見有其得解心推而去之不見無下取 |予解了東外之澤若已推之溝中寧好處天下之嫌而不野視有天下不被一東人之任天下也重而其視有天下軽任天下重故天下不被 有夏之天下周公見成王之朱熊也身當制作之任雖非有放太甲之 甚則亦不得然還天下於封如严返太甲而逐有商之天下如成湯本 孟津不欲去村猶有放無放甲之心無幾其改而安天下也及紂惡命 帝竟舜至於湯井一也黄堯舜湯不幸無可還之人而有天下尹幸有 之有天下則放禁之事黄帝先為之矣故任天下重而視有天下輕黃 姓者而所朱不信竟順天下之心禪母而穿不幹二聖人重於任天下後世有燒者而帝擊不德天下立竟而竟不勢以臣代君之子後世有 事而任民下不下于尹放太甲以後之劳及成王長而天下可還則 地皆然故戶為熊樂竟舜之道也湯尹之後武王周公而已武王觀立 可還之主而得以謝去天下然後尹志見而黃堯舜湯之功若二者見 亦安之而不疑此竟奪之心也宣惟竟舜昔神農東天下無主黃帝代 之安危而輕於視天下之有無所以去之若敵張受之若軍食天下人 李而清之不為此五七志也即傷之志也即竟奪之志也故以弟代死 不鎮一介不苟将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美雨台





不再用用 間を人無害 詳相同何れ詳報 基本の共活所 素の合業に示す 一成に十八紀王前子高宗武丁立。とう教命周遂有天下馬が預許は後収美其後卒傳季感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が預許は後収美其後卒傳季感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 到文在暖周交旁他國間到交婚亦多沙人若三月成城廓一年成邑三山姓城鄉河上於岐山之下以城 狮是為城周越人果國扶老據務置歸武後侵多事以皮幣大馬珠至小止東之方去邀渡沮涿崃琳莊叫鈴祭 · 巴元記三武丁嗣立以中縣為相恭默問道官小し崩王居喪三年不 深四点所果就高宗自涛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既其前于二文而又思試以諸縣之事以先觀之高完似失之過是監 正月为上宗治」々之意即付説以真任而不疑何也死不知舜方且 | 豆鬼水||東京東 | 女と裏がすられまたり、たりまれたので、東西東西に大耳一旦康高宗之、東西楽者相位而不姓高|| 正りし成政及事、以重其事怪子曰然則是偽心聖人無偽に及り、というので、大人の知之族矣恐民之未信 私意用人而三合於公該者夫選文帝以原得節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為宗有傳說則可於非為宗臣非傳說則必有正不由數業不由資展而當時物論遊信之而不疑何致嗚呼可上生司響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應果不由人望不由家世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聖父取太美為紀生于長春伯次展伸必奉應太 小人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一問 為 号 也 也 之高地特 過宗在 與天地為 世史類編奏之三 必待三下成難殷道復興 祖己訓諸王四為の知己至為王內及諸己以思王道三把鐵夷編奏電祖已訓諸王四為の知己至為王內及諸己以思王道三把鐵夷編奏為後一十二起王蔡成湯及形日有飛維升網耳而惟鄉暗母與色必奈年町已九川十四日生或云商等十八王小年時生或云生等點由仁里康展二十四紀二月十五日卯時老千本耳生中伯陽是為道祖或云調 正本漢日向以應日矣版宋日與丹元日蒙古今代日韓軸修政行德天比朝後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又日独為嚴四不方周日職修政行德天讓來朝者六國自是童服多用羅羽前所看見方無道王代馬三紀克之 相時置左右命之納海輔施耳光儒鮮作濟形以水光書言天肖盖盡天下鄉樂里殿而得此克肖之子一人真良辦也以故爱立作見說等居子傳若之野其主平復感形象有輔相帝王心規慎獨為克見說等居子傳若之野其主平復感形象有輔相帝王心規慎獨為克 **俾勿以產名求諸近而採訪體祭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 | 夏紫**| 左右賢士大夫猶未足當良衙之選也於是審考其行事氣象 · 鹿武 紅原祖曰·

英元元也祖甲嗣位○初高宗於舎祖其而立王王逃民間祖其前而民 是是一世了工作工作的原始的原始版而應之情形組和問人文功德與天合故作祭祀之間然有過原般維國而應之情形組和問人與在恭默思言養帝者予良滿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異在本學 · 體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原亦過也 差少有過失灾異立應如是者炎異之應常速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 相高宗以後其流滅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古勢河亡者之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百數河口令即既命三萬最後記說論學之發諄勘懇切此學之為王 如是者父異之應常達賢君至減與天地合為一鄉性情之民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精動植皆失其能 祖康之第在位三十三年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依能保真民不倫歐東 〇五六七紀至前第租甲立

史 54-75

1363

と言而

企血射下 **牧師** 住史類編奏之三 有人 対引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位の4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はの2年 の式とのできる。 の式とのできる。 の式と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を。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を。 のできる。 ので。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きる。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を。 ので 草囊虚血仰射之命司射天在位四年微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天計腳以為司牌令人為行為大陸縣天神不勝乃像屠之欲神持治所勝與為四紀時東夷震盛分遷海岱武し無道為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傳來答元紀至武し即位 〇南子邊都河起於補 妖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活發口不出做言能以胎教子逐生副有聖瑞的 娶以為妃助夫事好大美與好旨賢婦人其性端一放莊維徳之行及有 原實二十有八把 巴巴三把王崩子帝し立 原午元班王即位命周侯李思為牧師代始呼之戎又代騎徒之我後其 〇太一在位三年 大夫王布其功賜之妻項在中為侯伯至豫廣原於者係者以能吃時 ○原幸 祖母にす・ 帰しいていいては 天丁即位命周 法季歷代語京之我 問古公園父之子李歷時對生子目初昌母太好季婚 二 † 比 出室人不世 | 対也で名辛村母為后賢村火帝し及后数立啓啓母眼太史據法争之故事! 村藝西伯任以政事の尚道益東帝し三子長微十路次中行本日受即 聖人有権 人名 世史類編奏之二 活し不知 一元の事 伯有聖 视勝孝敬甚為刑丁太必至女似氏為之既以上諸弟及即位遵后移 阿子七把周侯李威要于自立被兵刑為侯伯謂之西伯西伯龍頹居看 一种能修可公道道第八七義諸侯順之 日有妻子不可立き之子乃立計 性慈和為世子師西伯之道而行之不敢加馬次曰旦師於親以仁聖名 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其八十一子小子中長曰伯邑考後早卒次曰於 在一十有三把,周西伯昌生子發版為初昌沒有華女太好不好是世 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敬老慈少禮下皆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 少此多歸之 日角馬鼻身長十尺骨有四乳聖智慈理為世子時朝於季歷日三問安 ○対帝した子在位三十二年也都上通前之十世猶水可知矣 賢可與則天下為公嫡可與則天下為家以萬也無弊之法也使常人 大夫詩解王季克明克賴克長克易克順克比惟其六德無隣是以有不能與一之封子盖太王不過聲基王迹而王季有找悉之功家不始有那一書云王季其動王家詩云王此大邦所謂家非者其此故野 以拒練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已之下〇始爲聚審緣於其子 未元把打為天子資好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格學也智 此功而有此好也 頭の 脱行る

西信(尤) 表尚不知也将發之西伯回各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樣氏明天人之 追於順等之耳因取庖樣氏明天人之 里疾計算美城在相用湯除北村內所作于美西伯食之射回港調两伯 必不美黎養養等來短視時術而含於茅欽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必不養教養等不短視時術而含於茅欽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 í 送之苦は 电烙乙阳 正以類編奏之三 **池边吹 大王宝世** ·養民以一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遂方珍怪之物與馬官至之漸目此而始故吾 一茂大之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納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且曰西伯昌與丁簽旦母聖人也三聖合訴君其意之封乃因西伯於美不為漢斜殺之臨九侯郭侯争之併松郭侯昌聞之數息學侯虎以告封 丁巴十有一起,好以周侯昌九侯郭侯為三公縣師此九侯進女於納女民后院此為問日為 立乃重刑除為数十以火燒熱使人聚之手爛更為銅桔必管全人横加 池槽立一截而牛飲者三千人縣的為林男女課題:1相逐作其間官中州衛勢西太立論三納為通縣的為公等為鄉咨別館 以酒為池府鄉不此自鹽度展設之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世別新明以酒為池府總書出自鹽度展設之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世別新明之酒為池府是和北京室以入食數應以丘苑臺形所等推 不打一上到不見口出方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爾知方為死為生的少人上一一新退之初幽操四日操掠方其殺其言耳庸庸方聽不問聲方為問生所由其言方電視的人妻機引發而為一時,朱紫如今不明人妻機引發而為一時,朱紫如今不明文 與我帶死 后共言了炎炎之底使我 認與海河 不 紫通中投入的美里而繁奏都易道被與者作提口級近期及過過之不過一次,其重為六十四封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書世立教而筮言心馬朱人計重為六十四封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書世立教而筮言心馬朱 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您望〇諸侯有級者妲己以為罰輕珠落故威不 年乃成為經播食學賦稅以實歷等之以盈經橋八栗塚焚天下之財龍竟比里之舞歷歷之祭○造鹿董媛縣城為瓊室王門大三里高十尺七 **申寅八起代有蘇氏有蘇氏以廻已太馬妲已有龍其言是從所好者書裏其本鄉也** 所僧者誅之作奇技活巧以後之口使師延作朝歌分衛將所北都之 不見口出方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方為死為生馬呼 両条件に **各**面低公合 之實之之一 到大事は 野に 中京工艺 もちいべ 北京 老に 不服化之 海田田 五百日日 行相が 野伯狄人 **新传教** ー

だ

に

と 世重之以周召舉祭億幸百神而李和為民於是關龍辛甲伯夷島尚之朝不食以延四方化士詢于人震答于二號度於國天政於蔡原訪於華康中十有四把試暴益甚两伯內文明而外柔順稍自韜晦陰行善德墓 職職姓墨氏字公允率弟叔那子公付及旅竹君受叔舜欲 妄為嗣叔齊樂與語見之告西伯迎為上鄉後过長注○伯夷者孫竹君長子 蘇新城閣子書後封起○平田故殿之臣也等前盛七十五諫而不被去至周召 九朝及奇依之物因殷婆臣曹仲而獻之紅大校指有華女曰此一物足西伯之臣散宜生聞天之徒思之乃求有華民美女職我之文馬有能之 七天十有三巴西伯民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明西伯至 當村之亂伯英與弟叔唐群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往歸 徒成至大節問天散宜生之属相與輔佐面自西追見夷北備嚴犯以衛 矢鈇鉞得專在代西伯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婦周率殷叛國以事紂 以釋西伯光江多千乃赦之 馬〇己尚有其姓名氏字子牙神農氏第七世帝東子戲之後祝願之 不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校齊曰天倫也亦去之國人立中子爲君 中國口衛能者翻到了卷章之後季要以為終年姓之祖也為西伯師著 大き 九改王為受命而之甚也 率而勝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大知論目惟文王致計敬信得專征代計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大知論目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人也况文王大聖受辛下愚年 侯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 不忠宣有若的可救先於是諸侯則之以西伯能散上而卸下也遂相天子三隻里西伯僕四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考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好追去結長九侯鹽郭侯西伯楊嘆崇侯體西伯歌叛紂囚之之毋猶不法女共至而曰毋氏聖養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後之人道不到此係仲車曰退之琴探可謂知文正之心矣凱照七子 臣罪當許分天王聖明此退之善調又三八不二句道文王意中事

有天上金雲臺高二大用等一百二十步所以京墨雪沿灣林家西有灣宮雲臺極有天上金雲臺高二大用等一百二十步所以京墨雪沿灣林文西有灣宮雲臺極京藝 教而復校之因靈而降既收崇作響之款鄉等從都之時謂便致于綠立京電上後記田十有九起西伯間崇德記縣聽終解後崇漢原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一一一一百天就候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勢受全服文正自監明大致一歲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胡供謂四十國之衛註未以為政以不可之所華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獲是子之庭何往為被取辱耳遠遠俱以入所達所華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獲是子之庭何往為被取辱耳遠遠俱 大門之上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葵之吏曰此無王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 大公となる 富美文O時西伯化行江滨汝汶四方諸侯皆來决平於跨三君而科別指相 人心亦若田齊而己不知天下之民坂尚歸周正緣村日為感文王日子在大三妻诸侯婦之是文王生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則文王之得以是年史氏之認如此就 一角兵 一個強調鄉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追問問因以典 異路班白不提學入其朝上議為大夫大夫讓為鄉二君感而相謂曰吾 子真是那否大公至子义矣故號曰太公堂載與俱鄉立為師謂之師尚 在東縣縣行政華南長斯部城非先非統治所獲獨主之輔来遇尚於消水校境內營的門水後納十五亿西伯将出職十之回非能非影治河 并非 與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渡畔行者讓路入其已男女 平水土封于呂故的氏其後日尚經紅就各東海岡的伯移極於住院極 也翻項時有勾能為后土勾能生動為免其工是主伯為為學四京在馬 光務實閣然陰行為事而陽無表展正合內文明而外表順之意也深 為舊故人自去波而就此耳文王豈肯怠傾付此口緊以為西伯當行 氏誤矣 一善谁次人助為馬而思人為善思院不可為而在又不可與為被豁 たくない。 たくない。 夫子 歷 E 事比可 が必然之 高祖該世 前是計與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與事動衆以均因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 竹里 形容な屋 世史行為 人為問題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名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如請移之西伯日奈何 文王正化 太正常是 民で言 西伯湯な 事二下. 東以射 上服註 美工 實際上也世子再拜受数西伯昌嘉秀九十七十子發桐為西伯後城商 月初了 ·师心 主思 籍監發疾病謂世子發回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ž 了那二十一七百伯祭以太公望馬師周公日馬輔旦祭之弟也召公妻 分有二之版周波縣於周教 也有 華公商之徒皆左右西伯率修父之緒業 | 上移之也曰與事動聚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 医第二十紀 西伯沒族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回臣問 有其二九州之人六州來同西伯以服事政終好不武 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鄉者三十国三分天下臣 即以日若长二年并教之霸遂以西伯鄉原為之於謂之受命元年即以己者之恭禁術十有一年沒者因謂自文王受令九年正武王 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 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 所謂三分有二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三 之最肯容之平以崇侯既之報官乃不満毀之乎此必無之軍也夫子 下則剪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使果有之以紅 逮之子許係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 國巴形之於言矣夫以容高祖尚能越世民之言會調太王之賢及不 沒有一京親親之私心於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定則是太王 前於心持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子以望其國禄之緣洪爲爾 下有其二未曾不既後之論者皆不能下以辞書意也太王遣當小乙 西雙州三史明文王陰行送前陳京太上於以前前職衛衛至三分天一時雙州三史明文王陰行送前候皆来次平世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祖甲之時去尚宗中與未逐也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 國者一國之主也家人因其主矣又安听水主乎逐以衣冠更等 一次元戶中間不宜改元而入改元至武王 人 液红

武王之心 天王 州以 ラッカ 容髮問不 春然明白 不言不問 乙分件 天人王覇 25:11:00 **共電日不** なお代所 旅店所成 其一上 間でまし 日東人角 非原見 不」「重傳於氏」孔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親兵十三年代付武王觀兵是以 **馬安得言叫** 西伯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成事則其時告父死九年無不再自前未將沒主者新悉至五書諸侯不期而自若入百官村时代失東白處以等四名官党悉以益書於諸侯不期而自若入百官村时代失了五書故故以将清本尚之正色之の按師向父左大直為有者德武至永正置王所若益後人也加曰王也無行也是安定之意為有者德武至永西伯俯取以祭院渡有火自上後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破西伯俯取以祭院渡有火自上後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破 孟津南新 渡河中流白鱼躍入王舟中雖入王舟是殷命歸周之北也 時間付無道九年諸侯多不堪會兵以聽命于西伯西伯發東觀兵至於 使文王未崩綜應不悛天命心絶則盂津之事文王亦宣得而辭哉以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無伐紂ご心而天與人歸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庸行天威大動未繁惡之差天埋人欽王道覇桁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〇叉曰文王 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較文 事大於聽訟逐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 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紂順天應人無可疑失以處有不容 有受心式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 凡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觀政于商亦沒有取之之心惟紂問 未終付惠未告聖人差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封非其本心盖月不得 觀六而後伐紅訛露相以後世學者逐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脇 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 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 此見文武之心本實不同皆無私意規天與人歸而已伊川謂無觀兵 起之惡鳴呼禮欽 敢而於事定有所改易則夫子之缺恭誓武成其不存名数甚矣近 一刀人王事計惟知以臣事名而不見其他所以為至德也若謂言 一分天下村尚有一未思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本意曆数 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養標十一年及其成商而得天下其 野庭問 心迹都做两截到 子皇人の 在自宣母的諸侯級於歸國者入百國紅於深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課華整本華東京會一之或沒未務死懼未常數察北東京自其怨與或其言有甚於此外學一一之或沒水務於懼未常數察北東於三首一之或沒水務於懼未常數察北東於三首也一部第1四家之所也於不發若此十之號或值其怨與或其言有甚於此外學一一之或沒不然於懼未得的自我黎皆刺來及曆之勢不得智者而後未三該一一次,以及有祖伊所謂放交遺族循有存者以先王涵養之主,於 大教に有干別視其心事なんが一十別視其心事なんが一十別視其心事ない。日前大怒曰此干自以為聖人矣吾問聖人之心有七数信煮遊逐般此れ年自以為明成請主先心易行依於及殺之門進諫不去者三命不易國家将亡之明微請主先心易行依於及殺之門進諫不去者三 世又對解表で、一 便幸多教了到三十一紀時報係近王懿不恭王命納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為治皇人所行帶佛察未當處是年生誦後為成王 19日後可差安差來在股可比干見做予去等了學往還回主過不讓非心意前所可天乎天飲改員吃不是重應要衛素阿凌身為商政聚以釋在學往為奴納又囚之後應而最緊目退故傳有其予縣河田港上村為與 子諫亦不聽人曰可以去矣其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致諫不聽乃與太師其子少師比干謀作微子一篇處去之怨說知聽實 我之類臨其牙有雷開者性阿伎進諛言賜金王而封之質以夏田微子 惠也畏死不言非男也見過節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 而自說於民吾不恐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馬乃解衣被娶 西伯簽數教院人大震祖伊恐奉告干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史 做于則避于荒野一時以王釋軍子之四封北下之惡而未及做子以為後之速也必不然矣自,武王棹紅之自焚故冷武馬而使奉殷祀若 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役司非所以為聖人矣 金工山丁 色或者逐府知 對以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躬親而水 放射

高在大 表高不失 芸子後望 為世石的 3,4,4 Lin 出り類領をしこ 2017/20 としていば 養司一雖是皆無戰心前徒倒兵以歸及自攻其後殺紂之當紅类人養養之下 、心風俗 そは自己東海監治之界を暴東着于宮村聖兼五門之外親者音速整治工三人至付軍所口附之三後而後下事以嚴納攀之以情疾所然重衣其來王日烯于火而死周西伯斬如己於是諸侯尊周西伯為天子波 應使師尚父與有夫致節若使男方之士和嚴一以大平動於斜師納師一節師来亦發兵七十萬人其旅如林也之間而伯左枝黃數右東白施以 東華公高之後為左右開討於弘展追送正殿子存几千段至子囚校是 物逐處比嚴已卯正月中子随師糾都牧野後断此朝歌之南。時有五 母集本津諸侯成智乃狗師誓曰商罪首劉天命誅之予弗順天歌罪惟 衛告治侯曰敦有罪重不可以不位聚立東伐紂天正冬十二月戊午師 Ť こ式王使人推出字で 新撰房可以自別於該子收到天日並子宣知他回藏王在必己訪而犯以消來及得也上說在可範而回為時生以傳道期與日楊傑之美學無外終而役之故子佛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而說者又謂其十之不 在師泰位三福牧野祖師枚書一篇前之十次行進其幣品迎之付開 題不死以待之於此或無图之其己以以不辨 有不得奏者亦同之從無乃聽以甚乎至一千年子儿千根以无法以 做子直野未之獲也完或與可叛姓民的求故子以 第沙中三和南上一大民公司及之上下了一一人 商即尚之事我歸尚以全宗比自是所止後事此干之死固己安之年 奔尚者非也書所謂我不節行逐我因為臣僕者去而遊納与等有去 讓聖器,其世是臣之大義雖聖人後起不可易也或言做了先抱於監 死事通軍伴任為欠自請自獻不改有一完看先王之心伯夷和馬 大結治信多方多士諸獨班西司機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 祀此其志何如我不但此也當時為商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子之伴在後來武王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住用廣至 我夫陳河父所謂應三紀而後世袋風移益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 三十有二把周西伯發十二年以太公尚父為師周公旦為輔石公 名 乙基则 |而两之一代風俗為最美な遊南者至終篇紂之下三七岁 作り後門 中央社 大大八八 定人とる 改王奏 と前れ上 五之物所 三年よう いい 一日無言 大下な可 通門回縣 二者世际 父死不幸 一年代云 于外课 工党 / U/S 父死不 信天司 þ 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色伴奏其宗衛必不忍加兵校其亂用當斯時前悔過盡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衛五津及討兵已北使納 プエ學士四一元衣天下大定不言紂之死者為武王續放不忍言也了正學士故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或其時事但者作級不可已也 暑無法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後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 之人心風俗矣要未之前聞也問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種藏指發之人 年收者已老老者已死其此構造教真是至死不意亦可見尚不一代 身也况付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納之死也不騙而哭則命尚之群臣以 他當問到打仗死意為近之益武王之作紂非有原雖而您特為民去四日世日一元衣天下大定不書約之死者為武王端故不愿書也 禮坐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 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 京東東日東北京日本の一日無名也一日無名を国武王之要亦何夷之 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各道學而問部無為世無難官 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大,下後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 名一也吾望讀恭告之書果等不逃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 道源制氏目が持二てまることとで、人れ子曰伯馬以為求仁 武王太公之心恐一時之縣是,伯夷赵齊之心恐萬世之無 夏也武王要今日之無名而伯宗成後世之無君要不同而 1下前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心矣 盖言湯武所以學後世之

À.

長さまた 養文 そ 行 に方編成之一 世には 三乙类 て上むる 1.程字 14000 15. E. 世無名 聖民所已管部表幹打馬之頭雖無能粮牧野之師而其被河止義其 免而不得好之存止不侵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一人養活三子與之何我夫文武之王非有水而得之也天下終二姓欽 而諸侯皆谁乃即尊位以寬代唐戴首建五用地正也伊尹仲虺為二 不好百枚也的一次於於然祖典以来十五世之德大會諸侯 退就 仁太公解其義而立子問其望之清也宜於 食周果就死首為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散數馬故夫子取其 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然孔子謂武未盡善則 相重元輔也封張后與古聖賢之後報功德也鑄前山之金枚民因也 有紅叔在子在朝鮮兄微子封末末後孔子萬世宗祀不絕 紂戈寅其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自己未至洪武戊中三千 〇右商始湯乙未除村三十三把己卯作周武伐商為王第一年外終 于天理之正元即千人心之安矣 「一」と「河道の以り業際世伯表處北海之演退而以名節勵世種景倫」が公式應該作業之中日出記ると演退而以名節勵世 伯夷之義豈可養哉 大平占以人情而自命機姓六事自責大兩方数千里格天心也助法 们表出而任太公之一事則太公亦公認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野六事可謂無貧文王之所養矣使 森道高」は王以大義伎商而夷南ボ以義非 一百三十四年計五十二甲子零十四年○按商付雖威而勢湯之後 月子二六一六四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我與道而不掉則有以合 河中祖二祖辛於 子姓十八學具為 **庚丁式し太丁云** 商湯太甲法丁餘 皆商支派祀未湮 小辛小乙衰微後 三公公 應楊伯夷之和馬道施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起東海 宋襄後南有孔子六百四十有四春 太其小甲雅二苦 帝乙傳紂天下亂 中與頼有武丁君 沃丁祖丁南與下 祖唐祖甲寧辛繼陽中縣其改獨段 聖道如天萬古新 朝鮮箕字宋徴了 周武克之方平均 /二者不得两立而扎 きせて せり資品をこっ 沃甲沃甲二十五 化而傳起辛之子祖丁祖丁三十二 把而傳沃甲之 以辱天神為華聚盛血以名射天凡四把獵作河滑旅雷震死而傳子 庾丁二十、 札而傳子武乙武乙時東夷浸盛分遷河低乃為偶行博 幼子李歷生昌美祖甲三十三把而傳子學辛原辛六把而傳弟與丁 祖與祖與七七而傳第祖甲祖甲禮配而發表其二十人把之際四十 之人来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戊之三年而名之事治九十五化而傳子 合祭湯形日感雉雅昇耳之異聽祖己之訓反己以思王道編發重譯 為相三年亮陰恭默思道察帝賢以良務劳束得說說命三弦四日聽道 函人從者如歸市小乙凡二十八祀而傳子武丁武丁舊學并監即以就當二十六紀之際勘頭父有状患自公劉至聖父凡八世燈状邊時 立衛弟子子弟争立比九世亂而諸侯莫朝尼七祀而傳弟整直發東 子南東南県一十五花而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世自仲丁以來西 子巫賢為相而天下治凡十有九祀而傳子祖辛祖辛十六祀而傳弟 凡九把而傳子祖乙相都河央乃遷在耿耿又水把乃徙居刑巫威之 弟外玉外壬十有五祀而傳弟河亞甲河亞甲值可央之等自點選相 河央之里自悉還置遇監夷之題自行往征聊致治平十有三把而傳 衰凡二十一紀而傳弟小乙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 民改商孫段行為之政諸侯來朝致治二十八把而傳弟小辛小辛又 當浸泉之後有河央之害自耿後慶在毫作語三篇論安土重遠之臣 邀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後享至治七十五紀而傳子中丁仲丁值 三把廟錦太宗而傳子沃丁沃丁任賢各車各单相沃丁一順伊尹行 而修攻養老明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妖不勝德三日枯死三年之後 太皮後能成之時尾為祖巫成為佐大修湯政格於皇天祥桑之生俱 七紀而傳弟雅已雅已之之前道是衰諸侯不至凡十有二把而傳弟 事室治二十九祀而傳弟太康大與二十五祀而傳子小甲小甲一十 治十三祀而傳孫太甲初政顛覆簽職節每類尹訓以烈相之成德往 作諸器銘嚴警戒也作大漢樂祭成功也氏悉来較柔遠人也革亂致 在桐宮處仁墨義三把歸墓圖終修德保惠黎民不侮鳏寡致治三十 以六百三十畝之他為九區修仁政也作園取為歌奉宋朝崇孝思 河及河南

史類編卷之三終 少支編奏之三 湯之澤效延至六百四十四年非紂積三十三年之惡不威也治亂之 、長千族唇欲立為嗣卒用太史之事不立慶故而立嫡利凡三十七祀 沃丁太戊仲丁祖乙盤疾武丁繁聖之お六七作其雅己而外若陽甲 除天銀祖與教育之德者又轉報后獲問發之應於盖自太甲而下若 倒戈及攻葵聽昼衣珠玉而自婚而天下之氣足從紂依三十三紀而 廢在禁之養效牧野一陣百天致師雖發七十萬之兵旗有較心枝是悪質滿天禽絕當此之時雄 人王不滑終守服事之心雖竟舜不降終 校美里一物及釋多品益使受名西而除物格之刑赐專在而誅無道以長後之飲臣代先叛制之以物格之刑九侯臨矣郭侯殺夫面伯囚以後之以以丘先長酒池南林男女保丞之懲張之以官中之九市殺之人 <u> 装顔悪来父子以護問諸侯其二十三七之際諸侯八百同心不期自</u> 徒相與左右動祭祖伊方恐惧奔告暴上乃委命不悛費仲以利進該 之國平處的之事服漢南四十國之名師消陽之老立雲臺寶沼之制 小年祖甲小乙武乙不肯之主三四而已餘無甚德亦無甚悪不拍契 見之敏過人之力智足拒練言足師非有人皆出己下之心播棄祭老 放奪伯之忠質雷開之後速微子之去於軍子之囚剖此干之心然後 會以助西伯孟津之師而西伯還師以歸便納有人心播可以過也乃 周政日修商政日察常二十四把而西伯昌薨其子發立望里襲高之 物於之以初歌此如首舞靡嚴之樂廣之以應重瓊室王門銀橋之情 脫比罪人不犯如副之主而又以好已或之惟言是從晚之以奇巧之 称以水天下不足已畏其卒矣已而代有蘇獲姓已以辨接之皆聞 之不出五五百分者必不養熱衣褐合枝牛英之下而錦衣九重点堂唐室 的傳行性好酒色始為家者其子知其象者化不盛校士或此而作星五 丁昌為西伯當是持二老婦周澤及枯骨開後天下而前道茲於分 人育炭紀翰



, fire

書 尚 公 陳 丑 君為 皇 長 長 近 火 火 * 約行軍大問目有藏之約行之得 萬世可以為于孫常者子師尚父對日本帝嗣 仁祥二子 世史類編奏 可 三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堂十世以不仁得 廢放者萬世載之約行之后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內上事大強則在珠所嗣 闽情歐跡 帕喬化爾語 即東級則不三在者城 項之道在冊書有之曰故、勝急者吉忌勝故者吸義以改者從欽勝義者 傳者天放為完下者博道則可仕則不可無為一人以為傳至十我不可使行我而能以武王而 第五子之不臣周也不与為為武王陳洪節也天以是道界之 197 王尚成王紀 不傳則天下無可 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少丁孫不在惑者皆為諸侯迎劉陳為三恪衙 姓片封同 及八次九 を育 北千至徳 世月月編巻之切 神歌等各以其方期来自是金芝職業期倒只有按新天師和東北時限大四年王威徳遠暢沙通道打九夷入餐的景館版本年小時日 通力而作收則計較而分○國中立四代之/學陸維若中北度學東裏國立報法一大田百畝卿逐用資法十夫有清都都用助法人家同并耕則 天子之元子农子公卿至元十之嫡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 學化先聖先師見而祭自工公下至庶人之子第公成皆入小學十五歲 西殼學是為大學又建度每年於西郊多年於州敦校於電沿鄉學是為小 馬之道此孟子所以說其為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恭伯不在夷稱也皆過乎中者也於分應顧立懦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处未臻乎竟雖行過乎中者也於今應顧立懦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处未臻乎竟雖方正是自湯武之任代即光舜之惟謹天下帰周天之命也敦身自遠 至南北北北 觓

而 天下治 光素基 光度性 力 存大党等流版日金嚴權也屬即東鄉之義以王翼日疾港〇作祭曰大武監改城縣 身代免火器其策城之於城城京以下墨藏於金藤櫃中湖於諸城南公作之谷均皆太正王季文王請代王死乃以下墨藏於金藤櫃中湖於諸城 世史領部卷之四 了二王周武王紀 取結果監 回居失石琴為大條也其長尺有理工欲昭 位七花壽九十三葵衣數并一點以八大子誦立時年十三 食養祭件信明義宗經報功唐拱而治其政尚文在西伯位十二紀在王 乙酉十九年十二月王朋王不来文刻建官惟賢尼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則惟曆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数而食養於之加謹悼信明義而崇書終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祇好物發致為難世子之法、至於建官書終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祇好物發致為難世子之法,至於建官通經以養願以本其為人籍以於至天私之禮施此太,其九年文出上過經環義所以本其為人籍以於至三等統與由為上醫與於為有應為所醫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鐵之為九府閣法之立而是貨之利 [胡設副回]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藝倫之道明次之 德報功之慈悲此其所以重拱而天下治也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按諡法安民立政 5 1、1日前年、前周の今東淮河西北方民家村佞近於義部於時衛民府的任野子の近世期期冬王知父子君臣長初之道王有過則捷伯禽以至世子之近一世界の近世期期冬王知父子君臣長初之道王右過則捷伯禽以至世子之法院也為正知不能拉林周公相之錢祁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流樂為能戶之法院也為正知不能拉林周公相之錢祁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流樂為能戶之法 音號巡進也日學其俗華其禮丧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而逐聯平夫籍縣巡何族也競者日吾簡其君臣禮遂其俗伯會軍團三年而報政問公曰何解無以事中其難也千之傷惧無以國醫人太公封於鄉五月而報政網述問公曰解其以事生難也千之傷惧無以國醫人太公封於鄉五月而報政網述問公曰解於此以至後得三士将以正吾身以足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子人之中若是 医者以表示而了我使予對日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限此三者其業使也已問公照八正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說封校翻謂伯禽之傳曰汝将行蓋院就則強係其不合是其常所張其上四世兒類編存之四 民人民籍民族總裁權或日令月六日王 始即而張上五四世兒類編存之四 民人民 所當 開 知 名 者 三月公不稻 至前 以口临呼以人或為美德平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竟也出無辨矣 少期職樣防戍不年王諒陽問公居家等終百官掛故相王當國南面召表以朝諸 養養 一 或矣於我一冰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行上天下之上至者無以子 |凌也汝又美之菩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第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 孫東京一衛巴者如此而已未曾毀天子之位而稱王也而周公稱王孫東京一成王幼不缺為政問公執其推以王命當罰天下是周公不便前請便於明室為於之者爰於於編問問公於其前立為便前立為 汝又美之役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要小也汝又美之彼其處也是其所以 特問公行之故此皆論問公者所當知也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可常總已以聽家幸在殿之高宗已然置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園未管構然上古上以幼中而攝也其稱亦不過位家幸之位亦非知前即所謂稱 則是二王也周公何以安之

高速化企 公成王舜朋 合本之 一人主 文 周公皇其 聖明·賢而尚功輔尚有問公日後世名有寒秋· 臣太公問居公何以治僧日 大不知此 #以作人蔵大熟留公乃奉王命作大語計武思三叔曰天降威知我國有莊遂投 出る公人 多心公平 公可選 柳梅卷之四 新工後祭已茶以卒周公封其子茶仲的干燥人餘都 干衛乃封微子咨為求公以代節後用殿之禮樂作實子廟而不臣张進武與鉄管权鮮放祭叔慶於郭鄭隆霍叔慶為庶人其後或唐之地併入神卷之四 関三三周處三紀 成子三年一問公居東方流言之初王亦疑問公其秋大熟未獲天大雷西 流言找國曰公将不利在孺子時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遊找如 軍賢而親親太公司後沒病矣 動威以彰公之德朕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周公歸天乃兩友風禾盡起 曰公命我勿敢言主執書感运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必張乃作協寫詩的王其宋章曰予室麵翹風雨漂保予維音亮亮〇時 以告我先王遂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擊以降豪武度必叛王室 公風术偃木後王與大夫盡并開金滕見請代武王之事問史與執事好 君謂或其請來事式其為管权等逐校 家二年王於丧年十五始聽政○初武王既顧管叔鮮於叔度霍叔康 後則當時事勢亦未必教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又遍疑自不必周公固不應自語而自誅之皇得必東征平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豈應以語言之故還與師討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問公或以討敗為元年事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問公處兄弟骨向 迎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生樹木起天下皆喜此問公之盛德也 避但舜避免千代河南馬避牵千於陽城自合如此又曰問公盛德王 危天下必能周公能盡其忠誠而也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於 工文主一居東省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 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直野子則陽防宜悉而周公 書觀書至干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 家録言成王疑問公故周公居東前成王然不悟則王室必 不屑於絕天下不數其後陪之舊者至於所畏即無告解 | 古圣 | 五 | 相 | 五 干道 孩子黑歌姚王曰吾也之敢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順業於唐廣萬至了五與其第叔属削桐華為建戲目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杖 世史類編卷之四 圣人同语 問公養其 率 简當辦寫机周公主之史供等佐之豈容有過樂和若真取小預則天子中十年當成其君不中之歌而教王處為了謂以申以人與小預弟不得為聖養主義是 这主我應於美之故處曰唐天傳為齊春秋之世曆始大響主諸侯及重奏指第一次 周公不幸 同官祭 可公也時間限犯债益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重忘者也常立 就鄉鄉書而相意者謂犯鄉:者鄉天子之國者也常立於古是 歌樂鄉書面相意者謂犯鄉:者鄉天子之國者也常立於古是 是而不窮者謂乙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個公也該立而 應而不窮者謂乙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個公也該立而 更供常立於後足以應無失計而聚無過事後明章之位當日馬に而好 工中立聴政而四聖維乙周公常立於川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 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就事上帝立民長伯自今立 巴丑四年一周公戒王曰古之人她惟有妻額俊尊上帝成湯克用三屯三 政其勿以檢入其惟言士克用常人作書立政篇 父以弗利商之誘悲夫其仁於君也夫 薛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外犯战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冤 問公處其变此聖人所以同聯干道也 是也不幸而有刻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問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 公置汗而私之於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害光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周公以間王室清罪在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了一日一相則缺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幹知象所殺已象要亦事象之一年以一年以一年以外教育事母為天子則封之管蘇於南以叛周周公為 故問公軍立於管叔循思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康矣天下無甚周公之 「東上新」就而法獨行於譬也叛约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是 東上新」或與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於武與而置管叔是情依於 喜亦喜盡共誠以親之而已矣象止浔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将危 君子三周公之東己也後と飲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為と然無朝度 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鳴呼問公可謂知所畏矣

ı.İ

正四方石 花前車 世史類編奏之四 三译業項音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效車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以東京縣項車坪三譯暗而來獻白維重遠越通過當時間縣理三譯着日散火泉或王伐紂之武功了愛點於納於於地南有越家民變緣在部計則放於之制禮作與前歷書而天下大股樂白勺言餘勺光祖之道也又作 成王如武 人一一歲日養勢 日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楊波三年老益者中國有聖人乎 7不過# 君子不樂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獨悲的 太保田三公火師火傅火保田三抓家華堂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東王於太阿留前藩與丹〇年即左年周公相成王正百四立大師大傳東東於其圖國有藩與丹〇年即左年周公相成王正百四立大師大傳 其為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又作問禮以定百王之大法日朝廷邦國至置 邦國司冠掌和禁芸姿態刑暴亂司空軍那上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各率 門間恭於犯會問重至等禮無不備鳥朝諸侯作明堂與立者所以明諸 邦教教五典摄此民宗伯掌印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可務後德化原其意心在平利民而皇下年世耶予観書召許曰太保 丁南湖回孫印十年十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內方之會不恃山 过数调成 不得去水 宝 進度変数と 村成問 之中 世史獨獨春之內 人口育 雅之中五次問公又管處水東白成郡成正在落過湖后成處城殖民於重果的馬大之中且兩之所會明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網體貢獻者以天時言則四東累明多陽日西景女多族日南景短多餐日北景長謂之王城是為限鄉南所以陷為天下之中四方入首道里內也在各至數 政衛之後為又叛王城衛歸告多方作多方春公伯禽亦皆師於衛以平比面為臣子亦言不此於金條為端滿篇而獨此於獨史非是一三即此面為臣子亦言不此於金條為端滿篇而獨此於獨史非是一三十四人為問人於於王斌繼謂城王昭明明令此面於臣治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斌繼謂城王昭明明令此面於臣治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絡洛龙之此故日谷赐典工管五 故欲王誠小民以祈天疾故德以誠民作召許 成開後選録西都至諸失於東朝〇時周公遣使告下於王互相問春王 配上帝建大社土東青南亦西白比號中首馬〇初属及衛之世幣全有 官為與問公問禮一經相表東為〇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 理除有但然准夷徐戎並與之詞作費等〇王四征威服歸正百官作問 士民作多士〇名公因周公自略歸致書千王法歷年久近風間與於之 命公留治路作洛浩周公院相王遷商士民作洛親自監治以王命告論 爾民国子讀恭管武成常怪問取殷之易及讀大語等人篇武語揮出 士多方人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過己下七王之德深矣方都識為語多又惟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過己下七王之德深矣方 **徒冷我此見孫卻之論亦獨矣** 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為本而亦以年世為鎮药非年世之久則德化何朝至于洛卜宅厥既海卜則經會所謂将卜者蓋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復商之名以該倡群党周家積累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華以豪衆巨室不事絕檢者然周之不用招誘 無頓為之成牙不過借 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始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青大中出即念殿七王如父母维以武王周公之聖祖坐撫之而莫能 好之唐人如在常大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答之四 心徒化以其為変移之雅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子王子曰付之都百姓服田力獨者亦未曾不悅服而安華且祖籍官 則經营所謂得一者益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美元

匙周公作版 野子之分 問刑後上 其之不之於世君 义多如少司之宣 我而所再因过若 河北 高錢国的方輕重以蘇布高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放首發阿斯之九府國法州新泉府大角東內或金或第古北南國法州新泉府大角東內或金或第沿草州都之官故云九府國於西有一十六元為十朋政五二十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至是太公內方別府國一百一十六元為十朋立五音用為質兩貝為朋故五至是太公內方別所國有一十二人, 王及既至王延周公於即之墓也泛文王以明不敢臣問公也王以周公良體口等并獨于所與里後先能病將沒曰必樂我成閒以明吾不敢離其不懼也○两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起王知逸而不知無远作無逸驗其不懼也○两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起王知逸而不知無远作無逸驗 間四海之内善之則臣不善則警也優勝之民警斜打而臣過武若之何 有如劳打天下命魯公世世紀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東六月以稀禮祀 公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〇是時名公為三公自國以西名公 故何也問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童繁經之禮和宗祈援剛強之民故且 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之而其久於商者乃数百散其 展上一者五王周之 既來而復與者宣三一人而己盡而之多賢君宜不一一情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居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察而復與 (天子)周公之奶因太父皆時也其因報之弊皆用之群公之願之一周公之奶因太父皆臣于二分所當為察安清獨用天干禮聚 公於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每天三滴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落而復與逐便率氏僧入价三家婚雅微放仲尼藏之 大きり 五司公英 之間之成妻 炒公告 對 力 等 方 而致盛出 任之類編表三可 西州元年 医性山 成工以指 天造くり 我長持 同公元文 人王干的 不少では **牧英教育** 教育教育 在此正其終始特計萬命大保爽两伯形伯畢公衛使毛公保元十到獨表之何 一人 一人 一人 至这二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擇作復命王獨作碩命者盖成王羽起原來儀外數理納光人方思察納于今去等沒有可與 人名威廉之代 治理其場持事者於學是子可奏以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闢文化非四時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要 利公 周公既添名陳代之 乙丑玉朋在位三十七年太子到時立 有容能乃大是為君標篇有惟散十必有法乃有済 强也盜物之強者為以祈而奈恐者可以又存此為之所以不長而周京師不振卒作於為至為之國何者緣宗和易可以為人而不可以為以條天下之矣心而去其則敬果敢之后故其軍天下至又而諸侯便 失其正之理案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鄉鄰之的以定售成尚打東方便放送為三百八十四交而繁之以於以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可提到以成王之時外後雖率而王猶有疑問公之心故周公居來取 之所以不依也 學力之到而質問公造就之妙較 之化至称作德日体微典在德丽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因成王巡行之有法讀記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郭奉上不忘設吳 不若异之後進端怒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要於唐根成王微指盖在 民民一奏立朝而分正東郊獨屬意映何我斯時也東郊治體所立意 樂以來武王之成功今請問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敢之有偷引親 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 第二一公也周公之輔成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至一人主守成秦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則由問 術問公之與使付舊臣則站老問北作縣明弘務章者祭平口與周公 放習與智长化與心成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奏 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松見嚴祖固不可用內服矣漢唐 /分正東郊成衙等白群爾惟勿群千日前新惟勿

应用度 原用版 字 大神に害成果有品 と東京電報者及乃公本人思其政候常樹不忍代作出常之詩歌詠之〇王朝諸と東京を報者及乃公本人思其政候常樹不忍代作出常之詩歌詠之〇王朝諸、文王之志樹之下以鑑者耕種之時乃弛欲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 聖子是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处行鄉臣聽断於龍陌阡畝之問廬作案 弘公 巡行 単公 存績 要益回展初召公治西方甚停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一中戌十二年存畢命命事公保養成鷹跡野とめ○茂子二十六年司公陰を元至王即位諸侯來朝玄田王郡縣器似き名到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接謚法温秦好樂曰康 4 蒼 **特帯
心七年
丙子至 牧师儿七年两子至 康王末二十六年戊子共一百三十三年非有三真元會合乙運豆千古而再見者較○按問月西伯文王四十七散至** 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继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大和在唐雲成司宇宙問 如此之編絲也是及上代雖文皆異時仍素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一一一一一人三而原克安之其精基對本然為禮俗前姓人情極應民軍 古樓河上義的围空虚成康之際天下安年有專戴之風馬子文武成乃樓用了康王克遵洪秦敬恭神人如東賓服海内曼然有姓與於禮 東京按三元保世之言不死於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指也宜於無致按三元生之際聖賢甚重成王将崩被衰夏以見百官出經代以來以禮不講則始終之際來車七矣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宋雖先舊之是值以為己私服也五新主行冊禮君臣亦皆言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古嗣君蓋易世傳校國 后稷之始基請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名我康王之午在位五十一年一〇校證法樣容恭美曰瞪 王為**穩**王 有周 年 次王大会 正文類編表之內 新瑞水 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府朱方矢心巴十有七年王西征初紹夷作亂率九夷以代宗衛武至河上務王畏 東尼元生 十四年衛後第次府我其老此公而自立是為地公城四年四三人稱於巴田元年原道都來月有光五色實際微城鎮垣里絕計井水溢〇三次 日氏回報王書三萬相子問命初年之書也吕刑末年之書也觀君子 而暴年成散初心後還謂之全被不可亦不失為有關之令主也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仰不知伯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竟不克保始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以心不继造父為御問過天下草其後 主即 位〇王午三年命君开為大司徒作君开命伯問為大僕 名端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〇按諡法布德執義曰豫 人 周羽王榜 E 井火造の下で

作祥刑書 九十所以 見類編本する 之群州好有攻伐之兵战以有征討之俗雜好有威讓之令餘好有文艺 祀時等藏直然王光王之訓也不然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于有刑罰 夏獲終于被官賴祭公析招之詩止王心也子祭扈立 柳之意 敷以言夫子取吕 刑著我書之京西上院工學中行而思往一百五年一榜工艺就學共礼千所以有取也亦不得的以訓戒天下後 己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制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太 **《** 月報至紀 之本室之 天道侍友 乘封 1. 江溪俱連 世史類編卷之四 ルチタ 馬孔江漢作東○衛衛門麼學王族若十六十五千處至原令主後方為於小馬子養養衛屬民紀號曰泰屬四樣為是時大電牛 各通田市順以巴大區兼語作日首拓對為舜王官多息故有土賜姓曰大縣在於贈以 三大區 美語作品 古斯爾人 不可以 医人格多氏 有黑王命主馬所谓仁 水之間馬大蕃息主封為附属之名縣 之後有非子者居大丘野馬養養息之處來禮睡計胞與所傷助華級對子了元年自懿王以來使政不脩至是王室愈微〇甲十十三年或來之 丁多元年是時王室既衰速軍機墨詩 地有三女奔國正山網姓并康公私受之不獻千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 两次十二年 王前等八十四千萬腳站文立 ○京元里王即位〇丁山三年王将於京上海來將在國東公從廣於縣〇八共王 名繁尾根王之十在位十二年〇枝諡法既過能改曰共精 〇 孝王 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一般法之歲尚可為後世孫於用變法之變行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中與欲之務尚可為後世孫於用盡折獄之情傷曲折而東於側但猶有三代之遺風為聖人以其世之則凡有千鍰之黃者無所往而不可救人矣為済不落後世之影我但 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两隻湖 豆茶東公文三女不献而王城客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移王之 胡雙湖目帝職奉始封而災里之見於氣若慈復者之家己此於此夫 多子間 小腿乎不聽一年而王城國母介養日盛集公以女順國 人三為衆女三為繁聚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循不堪况 名辟方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按諡法意重爱親曰孝 刑亦未常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有且大群之刑而可續知其為法吏之幹也舞之刑未曾不輕而輕者亦於罪之可疑 名籍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諡法過秦賢善曰歐 名處者王之子在位十六年〇校諡法安心好静曰夷 一色大色雜品作目首相對為舜主富多見故有土場姓日 作用作詩號 可疑

利的物源 小龍間 三重男王 今主寒下之口而逐上之過及為社稷憂脫之人性際遊神機関與故學心心而國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達也若進其口其與能幾何兩群也能養一故為川者及之使學類為民者皆之使言意猶被勉赖民所夫民意之於 東美術的 大東日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改專之其曾多 王命號仲征之不克〇至子三十年王好利祭夷公好利王住之大夫两 皆凌遲解紅之事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太息矣 大大学三初三位是の一十八日去王城八王為人是産無道し属王名胡夷王之千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四 至王那事六十子胡立 |下堂見侯綱常自此紊矣楚立三子為王衞并叩郡斯二者 産め入気 東之道風角状向回法大武成甲戊元年 不可不注 之的 有 所 大 小 雅成 天 丁 **建工条件** 世史類編 國事打理 石公 存 紙 事若除而 甲戌元年召公問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喻德致樂道主海内 分共和十四年共五十一年太子静立是為宣王 國人乃國之召公司昔吾縣就王王不從以及極此難也今被王太子鄉及後三年乃相與畔藤王王出奔于蘇門縣酬為大子清唐召公之家機 是及城大立大縣之族〇尼木二十七年自衛五監等工心房產萬空第一 一巻で四 〇宜王 問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宗夷公又以監誘而殺言者雖两良夫囚 金仁山回周自夷王不振属王初立諸侯畏之利楚自去王師三十年 功有大小之别耳 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营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平愚當論之丁君乃三士之此况乃公汉已子代太子平况王是於召公之於而曾 之蔡然後與盖其時間室可振也至幽王丹禍而宗問為雄記不後振塔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穆公交有陳謂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外死作為 雖然嬰白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白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 **四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忍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雜** 風諸侠後宗周〇府王室芸弱南四人叛以秦仲為大夫計画式 名静属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〇校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月萬三紀 太原獨軍五出別

过五飲飲 **冲所以被** 展於一年知號公練口民之大事在原發學大輪收上帝之樂盛寫沒回該村是此人全籍四號公姓後括平伯御殺成自立〇王不籍干畝 調是下報班籍四不等年五五成是為懿公姓後括平伯御殺成自立〇王不籍干畝 調是下報班籍四 **让史類編奏:一百** 天式之拳 į は 一 は ですり、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は、 要起乳之,亦由與也原亂之與自,與子始敢請罪至回案人不德實自生院之,使其傳母嶼縣通言於王曰,要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經失,其難己心未二十二年,至曹晏起,蒙后脫孫敢離之行罪於來卷納經,猶而棄其犬功隱神之犯翻虾,非而国民之,財衙以財府以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猶數於神而和於民享犯時至前布施條線於此也今天子欲於光王之, 為大官假之我為大常故惟農是於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問題後陸城於是平與时用審殖法於是平於敦師風以統固於是乎成是故稷平出民之審以應此於是平生事之共善供給以於是平在和協於輔接 蔵見王歌立殿幾仲山南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珠出令不可不枝是下其先大略大血之地○门酉十二年 曹武公敖以長子持與幻子 好鬼 三時林 沒務表而一時 終講武故他則有處守則有財若是則能 順也若為為人諸侯效之王命将雄若不徒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 新以春仰收死於一面沒有于五人王谷其長子在公民第與其七千破衣紀明天年天早前去之天下喜於王北族行百世界要故的取作雲漢之巴明六年天里前王未聞王之思內自發散之志遇災而根則身修行数 順治而外威嚴也 天 周宣王紀 來此一大大阪前煙代数多少也什么用放析內外為缺回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中心中四大大阪前煙代数的大學性四○於五四十年王孫表帝國的兩人所乃料民村民等敗鎮於東後四天的財性四○於五四十年王孫表帝國的兩人所乃料民土民 東海北海東海 中央之名 宣王卒及 別片異女 世史類編卷之四 以水生 以来物言可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來生臣餘明 爾姓民任心而宣王中與之功內的與有力矣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令與其自責得罪可 過非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由之名。故照有有於過事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由之名成別及使為 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都而知其改是完治 我之收協職之數一協之之為華場份入數 原協出照於實施是即以為其於理合之是姓之為華場份入數 原協出照於實施及與死 人利 医伯奇蒙特奇氏性处路 人司徒協旅船派派司寇協奏司寇刑官电军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派終司派等原政政策。 三年萬個御院殺懿公王仪謝殺伯御問公十能訓道諸侯者以為後異封第友作謝賜一防田在歡起為巡狩助登太山湯冰之邑〇〇〇巳三十 訓治其民矣乃立稱及為孝公諸侯自是不睦 得仲朴。日懿公弟掛肅神敬老斌事行刑公問遺訓各故實王曰是林 府殺其大夫杜伯而非北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别君 而異友也儒曰是道友逆則順君以禁及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遠君王於 德不即此而称彰平故宣王若典問乃之相未必其中與也,源料民則執後以拒之左儒之遠粮住伯則由法以粮之所謂樂色悉 丁南海三以施了且自责以及人工作就公之谋不籍千畝仲山市之 多后陳宣王樂已总德信弘斯言此今觀正之於后既領數 人用宣三紅 /無罪王殺杜伯左備死之/O時尹吉南子伯奇被後

記以寄む 操目發朝霜今秋最寒考不明其心子聽說言孤思別離今推肺肝何奉 田認見逐乃集芝荷以為衣挟持花以為食展朝養霜自傷見效接尽作 皇天方遭斯然痛沒不同兮見有偏誰說顧う知我冤曲終沒河而死〇 一君也度后一般之留之至一時直無動而藏之古旗龍所出法 力弱壓 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看為 菜自叫始属宣出而貧天禍不為無謂矣○繁按宣王又以嚴內地封鄭而地分不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與廢補樂児宣王末政止於如此於傳謂夷 大學可見其後無继之不渝十年而君於國亡卒以東遷夫發記世友誠以頭級許述勢好機不將干畝表師南國科民太原後杜伯非其罪能一其周道察然後與然故之諸書似不克然者如廢者通歸辦一年一日間目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湯宣王初年有志撥亂重生謂 年王無道物華父規大之子於帝去周如問始建鄉氏于衙口居 年 王崩子宫望立 名宫理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沒子大戎西周亡〇按諡法 動静號常回幽 而滿其難此龍上旅在衛正與之俱及 要爱之生子们很褒姒母就石人比點"而謂申后去子宜回聞大夫子人爱妈话們有就而入是女孩王王遂曾之髓靴女出于褒是為褒姒王人爱妈话們有就而入是女孩王王遂曾之髓靴女出于褒是為褒姒王德钦渡毓坤實亡周國有关婦童是黑君王使就而戏之逃吁道而見嚮徕以渡毓坤實亡周國有美婦童謠曰嚴弘船惟董服與條何唏贓皆勉時而生不夫而百懼而棄之時童謠曰嚴弘船惟董服與條何嗛贓皆勉 中國立故本了宜日是為平王父秦周把而西周邀亡前時以口殿喉池 并教郎桓公盘此周繁路而去王在位十一年遇害惧的最终继诸侯即 王王聚烽火徵兵在莫至天烈逐被王于卿山宁 曠島艇 蜡坡 再废袋放大于宜日求之 抗甲甲侯弗子主伐之甲侯奥酮人名西恩 天投伐畔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室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呼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室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呼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军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 等のというできます。 こうこう といいまな 医弁而平常 皇王歌の人子王府府之童孝太笄此而遭之 乱败精末 堂既笄而平常皇王歌の人子宮所敬之辨流水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常而誤之化為玄孤 氏及祭公博王為非八甲子五年王竟以號石父聚以之潜嚴申后及太

44.0

1

五 有 ļ **花校問與諸侯球戎點怕服剿世子楊突收父散五泛諸侯迎五王自申** 即王位秦伯益之後也由此取制所棄之地國始大平并諸侯代剛而 兼子/四 王上北之禮釋在因表尚問款悉臺之則發館獨之果对比干之墓編在終觀三代之自居武王至逃王前論之周武代商績太王王季女王 古典的三科子常是時即自友死於戦泰襄衛武晋文合諸侯學衣熟了與三級王以爰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網常城矣欲不亡 上之游家康公清三女而私之不臣王城之而不恤不思問您偶甚矣四方而重腹輕法享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四方而重腹輕法享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後父入駿西見王母聽祈招而自克徐偃曆號西巡疾歸命楚子以伐西傳子穆王穆王命启牙為司徒有君牙書命伯司為太僕有同命書昭王時周漸衰急遭試紀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唆夷及禍昭王時周漸衰急遭試紀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唆夷及禍 指南以服遼营成周干洛以定兴令太公立九府園住以理財用問公巡狩以同風封叔廣以明友納史快親上之對以知懼越蒙來朝閔之 範咨尚父而受刑書鉛鑑金諸器立徹法建學校養老耕籍納召公旅 馬放牛藏車甲包干沒好帝王之後及功臣同姓之輩訪箕子而受洪 三年而遷為 平王東遷洛邑之王城即周公定門之所益十二世十三王三百五十 伯服即世子祖突斌収父散兵送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逐東矣〇 於成局召公有甘深之惠於西方治致刑借比二十六年而傳子昭王 終革治三十七年而傳子康王康王守成業朝諸侯畢公有保釐之霸 作無逸以知數分學公世祀問公用天子之禮樂以報功作顧命以保 雅差達不暇成俠遠暢天下大治矣傳子成王問召夾輔制禮作樂時 奏之訓銘蘭俱首矢之括作大武之樂 凡嗣西伯二十四年為王七年 清文侯前發是為為住〇条真公方數却衣衛武公和衙文侯仇的 十二年而傳子懿王王室衰而詩人刺北二十五年而傳子孝王孝 **大總論** 外た 上 更類編卷之品 代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知問之大命至幽而奪其赧王以前苟延血食行非天子亦未見有四十年之統义不能善保以属寬仁之堯裔而後享四百餘年之盛也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行止於益裔之手益裔腊城於恭岳之後云裔、熊真之此外倪西秦之無商赐周武之傳訪日如延强日如鹿造至遇風蹇與王之地於秦汉觀其恢伯翳之業固不意內視東周遂無以康 即桓之封以爱勢無幾中與而千畝不藉非仁字之典敗織妄戎失殿前伐緩犯有六月之詩自伐淮夷有常武之詩納妾后之諫而勤政奉 召協輔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喻德教盛遺士王化復行詩人稱美命吉 衛巫監謗不聽召公之言諸侯不享变雅始作萬民弗恐奔雖不歸自 不朝比十六年而傳干厲王厲王任荣夷公好利不納的良夫之谏便 三子衛項公首併即都雖鄉公伐太原之戎獲馬千匹不較於荒服之 我凡十五年而傳子夷王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失綱常焚熊渠勝下 西泰編作益之後抬大野康死牛馬之災其城周之兆天已禄告矣措 服之威料民太原非永久之策殺杜伯而左儒死非刑罰之公廢春嫡 二十八年以後周召共和理國保儲比五十一年而立子宣王宣王周 怪托生重要之身長育於婚就箕服之家而張人入之為醫獄之物人 治侯叛权带避免趙氏歸晋三川震過岐山臨前褒妙以及時龍奏之 幽王盂虧先德沉酒滋供而終節進城煩役重而百姓愁濫資肆罰而 而子戲立非立嗣之正初政不然衰乳有由凡四十六年而傳子出王 為東周僅有定路如外之都而卯岐豊鎬之周重景為泰矣盖周曆至 宫真龍踏廢中后太子宜臼而與了伯服代立實心周國無可奈何大 不城無與妹喜納與妲己之罪故存養滿之地於問以親其沒文武之以大十二世三百五十年天雖未散遠変后稷之祀第出與褒奴之罪 王室始縣正数代申殺太子宜臼而大戎應召先至舉火徵兵不来片 是舉火戰以發其失裂續聲改適其意輸后為卿善設好利國人皆此 西周實路一掃而比情哉秦襄破戎衛晋合力西點伯服東立宜臼是 十一年身殺騷山鄭伯死難往年失奉火喜裂繪之妖獨改入戎幕四 名宜日尚王之子在位五十年〇按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火總論·

を 成済 オ 米別名花 **个秋托始** 《陳秋局月子選誦刊· 飲其之子不典我戌申陳 左遷兵戍申及(新文成者思怨作楊之平其詩曰楊之水不應末薪王遷兵戍申及(新文)的政成者思怨作楊之平其詩曰楊之水不應末薪 也而秦何自伯弐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東臨諸侯齊晋雖強未敢弘定之效也九避遂而遷未有不以雖不即亡未有陈庭據者使平王收紂而後亡其来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是亡者則不鬻田田宅者也要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败亦不破厲幽然至於禁 失為可然至便後誓討贼之師及為報施酬恩之兼則其忘親遊理而 下之警也今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殺 下一事僕與大戎統幽王乃王法不赦之贼平王與臣子不共戴天 王周公後增营之周公既沒名陳畢公吏為爲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東東班三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遠之過也皆武王應九與于洛色成果東班三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請王之神聖却豊諸侯 平王真所謂亂臣職子無後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制詩而存揚之事之事中侯乃其實完成濟也其成之宜矣為亦曰自為王觀之則良本之百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警自平王觀之則 得罪於天已甚矣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素而景之此一敗而獨打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道子孫者田宅而己不幸有敗至於乞假以生 東周平王紀 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干 五觀之則 øi 世主和馬季下南 网 東南平主紅 世老期間大下属地其口上班上多之大節行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若其祠之於是作即時用三姓如此上帝之物所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若其祠之於是作此所以前御於以自假及其沒也謂之數聖武公 嚴認事有聲多之道宴是有師工之論史不失壽陳不失論以訓御之於 嚴認事有聲多之道宴是有師工之論史不失壽陳不失論以訓御之於 與有旅貨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侍几有論訓之諫是沒有對精強御之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惡我在 家未一三年 a 我不完年 的最後的我公年九十有五猶微做千國日 司馬遷回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秦雜戎崔之俗位在帝臣熟祀上帝於西時用縣駒黃年羝羊各三 、後逐之卒為患不己 年四十八年一意思公使李護詩が朝之禮れ天子王使史用往の 逆可誅故王業一聚而不振 一原門二二小弁網等也録楊之水誅逆也孝可憫故天位既失而復得原門二小弁網等也録楊之水誅逆也孝可憫故天位既失而復得

Link & six

供货 及研究机 市際保及取過之要数又取成同之本。 「一個所及的市入海域的或公社公為平王卿士正在十號的 一下石門の國際及的市入海域的或公社公為平王卿士正在十號即位 一下石門の國際及的市入海域的或公社公為平王卿士正在十號即位 「大道東西平王之来也的干土之也)工人武氏子求脾干燥の終告公園在公園 で表現。 が高いない。 子童詩像公好相公數像公司為其次故也吾将校之矣使营養素将老人內國五年鄉日陽村田子僧爾公以泰山之於為并明〇巴巴八年東公韓無州丁原設州門縣県之不可及其無州丁原設州門縣県之不可及 南大之口 人人一年三月平王的子之一子林立文上山田書於於文侯之命平 一世心然伯私如制 學友教程公使敗弑之而自立〇唐午九年清神公像植公即位修好 島非満快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族諸侯也四民三種甚至要郭交皆勢均體敢周數鄉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四民三種甚至要郭交皆勢均體敢周數鄉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及正者主故退鄉伯的不政退改進就公而不敢進固也六天子之 来四十九年 元年 是 位英能践言羽父同其間隙而遠或暴奪四年魯公子聲紙其若陽公 植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〇按諡法克歌動民曰桓 立為太子公養國人不與而左隱公隱公舊日吾将讓馬而眷恋君 及泉相見〇天王 請後把馬公本易村田公許之 是時仍去或王巴那 一使宰呵騎衛仲子之照仲子隱公弟桓公乾 己四百 副教徒 生子 世史類編表を可 **遊后区域** 年主以依然關伏蘭蘭與王藏松辨射王中商請逐之關此公曰君子不為此公〇王中十一年一當曲沃武公林置表侯光樂成处之〇甲以十三君務公與夷及其大夫孔文紀於北好以能超吃改發納對立公子馬是 也公及鄭伯盟干越結坊成也盟口渝盟無事國〇年未十年 丁夾三年常極公與其夫人養民如鄉郡東公教都桓公立其子同報為一一百元年,王即位○西次一年,即高渠彌越昭公恩 歌多上人况凌天子子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東公立衛祖公使公子彭生來相公相公養子車并讓全年公公衛後公此以下陳退及文美會都果今開格的期妻公通馬公誦之以告鄉 甲申二十三年王前子他立 初桓公将與姜氏如野中衛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廣也謂之有禮易 那人辛我於此 · 〇周公里有欲松正王而立王第充辛伯告王遂與王 中主之才悉二十世至前王城亡詩曰不事昊天亂應有定式日斯生便 察道是一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選潘鄭夾輔請侯寶泛自桓王役鄭師 **引襲河上東尚之東大作此鄭伯無君之罪** 民不声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兵楚越本小國而送為盟王東周之王無 上目将攻之移此師以加象宋誰曰非天討手人會桓宋督統君大惡也遣使聘馬鄭伯不朝而 東月平王紀 桓王玩的抽桓王屬諸周公卒伯諫曰並后

英芸 看花 世史類編卷之四 她似行为 治國家則非臣之所除也其管夷吾平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克東家民先抱权為宰豫報故以外表辭曰君加惠若臣使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必人取斗糾子愈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初愈桓公自國友子愈使為秦之日 ■ 東周莊主郎 年朔本的物質的學術的明是為惠公〇〇八十十一年十四公孫無知故真數是在代走死急于至曰我之求也盗又殺了公子沒職等於朔立點真義総官奏與朝諸急子公使盗投諸等數是急于雖之不可乃飲以酒住院公生初都宣公忽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朝 匹嫡両政 寒公諸兒而自立 二制十四次 功而不終 福経所 実行を 型長弗使 十就為里放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制或在府北 四里為連放一天也以為軍令勢峰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的之 姆門鴻帶數則 鎮主事易被易者聖主之處士也使就問燕世繼轉道議事地處工就官之些護期問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惟情 為之十號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為人 放其父兄之校不肅城而成其子第之學不勞而能叫此的 盖公曰定民府處商就市并處股就田野令少而習馬其心安馬不見其物而憑馬差 同樂行同和死回客是故守則同因戰則同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數聲相聞足以不垂蓋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作足以相死較概較居 李伍悠於里軍旅裝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賴坡伍之人祭祀同福萬人為一軍五卿之即即之嶼歸卿·春以復贈振旅秋以禰治兵是故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郷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 死喪相恤福火共之人與人相略家與家相略的。

世同岳少同游故夜

1 4 12

不在公太本 **护商教** 班 美 畫其材近 不及其相 で作之徳 大吾 心在 解果連轉之兵点 係等國撰表不以在車成霸功者管(中之力也可謂被然而易領教主所 其職以為连軍在特其一高于國子特其二三軍三萬人知貴強如由其 其職以為连軍在特其一高于國子特其二三軍三萬人知貴強如由其 其職以為三軍不以在車成霸功者管(中之力也可謂被然而易領教主的 其政。) 了一下的一般一个就医矣而然不該之何后仲者但好如禁之臣也植長了中间一管中輔子斜子斜為蘇桓所教仲不死於斜而事乎桓茲亦之利以來鄭耳其巧於用號何如於釋眼唯納以即精縛於此份實治兵以此其勢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特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為求以清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 原持至一句霸圖之與兵不說則不能說人國政不說則不能自誤其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 為謝侯八長其附賴商與其言如韓非其冤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無道原一降國之的盡地利以成因過先兵城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人與直衛先兵依之者不成以臨不服仗王室之成以 西五十二下之志而不不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替天西三都在公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都極果有匡天 之佐矣皆仲乙德盖不及其材也 ||劉十三年||熊在公十年初||劉祖公過圖不禮及入諸侯賀又不至至是來湖北非有過人之村不能也各放內為管仲雖為太公易北攘扶南監是被方疆武卷一以方張之身而台華蘇諸侯以和之若中村主也管仲以獨旅之匹夫而為之相臣尚固世卿之威而惟吾使 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軍不周也無太公而周軍 王匡正號可以修王略謹五禮以齊諸侯終六軍以膺找秋則周室赫 関散之難以将紂師不倒戈子否也故曰無太公尚軍不周也夫齊桓 富立斜初不當立則仲不宜事斜而宜事桓也於桑何誅 TT管仲非太公衛也然而為管仲難為太公易何以言太公易 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說者城有所不守龍道相 也人工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继之紂之虚失天下 本東周花正然 Ĕ Ť 日北古古 麻短不什 新地路國南元年國相公會諸侯蘇人輔人于比古八平院劉德八不至總人成 付れて かんけ 古河鲃 人子便利 東南宮萬末開公請之歸曰始吾故子今子泰四也弗敢子矣萬病之四衙心處第王前子納齊至其為得王亦曰董王〇乘四之後留正公 (B) 東記董王二年 桓公請萬王陳及萬雲孫養子歐龍之 家卯里 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接不 的盟於何齡班公将盟曹禄以七首納树桓公千億十三人處之侵地 整桓公之信者于天下自柯之盟的可犯而短公不敢曹子可變而桓公不 可於是逐点曹深三敗所亡地於國諸侯聞之皆信衛而欲附馬此辞護 公許之己而曹冰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梅数無與聽地而殺事 思及至王前子関立 己元年初在王炭少子子賴以為問為師欲立為太子不克至是大夫 任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 解爵其與之子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 〇恵王 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極公本在一大大衛中之相威公也許子等之獨有公本王而孔子小之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獨桓公女內舊如夫人者六人故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內之祖威公也許子等之諸而不遠曹末之盟督盛 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奪後不行之是在秦侯交主妻盟跡山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不以正未放之世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帝文 愛王 **電面沃式公稱代衙侯經戒之盡以其實器献王王命為晋侯** 名胡蘇莊王之子在位五年〇按諡法有罰而送日釐 名関發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〇按諡法恭管慈民曰惠

世来行 世史風湯教を四 不知料 晋侠二軍 介 包 枚 郁 五二流 千五〇三六十八年一人及為年度於代那解白公的宋朝教術邊鄉行等場等納八立其弟與子祖茲而生者也此生有于二公及宋祖寺陽二夫人何能致政于原邊關師敗猶較於公翻來清潔河立成公申以廣于曹奏 等支上年那亡腳桓公之前問父老曰那何故亡曰以其善,而思;也以自己年之能懂自己可,出五年之能懂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年以東之地以為從其實公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以東之地以為從其實公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以中四年,劉明剛不明同一談的師代問殺予頹素東王歸剛王與鄧麗 之了而寅十年王使名伯康賜謝桓公命赐於且洪伐謝以其之子頹也至了八年一晋獻公惠桓在之族倡與土為謀城聚而處群公子園而盡殺 茂優懶網逐之至於孤竹命職黄間〇尼未十五年閣人殺公子牙而立 公曰若子之言乃 田奔温海縣景衙翻及諸大夫立子和為王 柳十一年 郷人代謝敗之数少五種之罪取略而還の丁ルナー年山 所とし 不 東周惠主 纪 度父與為國五人各怨王李其田圃宮扶召腳腳伐問王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不能用恶,不能 各種學生 楚 報公 內 行息 殿道 至立到電腦之田及衛走為李孫氏○葵女十九年清使成後四以封衛 医射衛師即即即國師城區姓氏田清侯城と於武縣世紀八日衛侯赐奉友 陳立之已版者九两年王使年孔致除弊於期何公使無下拜何公乃管子而誤明奉命者惟公乘而幹王使年孔致除弊於期何公使語侯於嚴治東の改奏由之本作於東廷桓公卒統父立是為真公の納何公會諸侯於嚴治在開前所考策縣 世史類編奏文面 和公師諸侯會主世子鄭朝子官此不與王龍切子以帝也〇晋城師鄉非以鄉其鄉生尊千中生醫死所廣東等一公子東非美帝北帝一公司一十二年曾侯公教其世子中生與公然於非政軍城乃諸置帝千〇紀六為池錐來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吳莊東對 大孩也就來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吳莊東對府 大孩间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乃變國方城為城漢及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乃變國方城為城漢 敢不供給昭王之不接君其問諸水減城故不矣群妻師進次干煙超襲即遭暴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熟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何去實征之以夾輔問室爾貢包第不入縣等以自王孫不共貽無以鄉 即逐代濟學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己丑二十有一年兩桓公以諸侯賦於條棋縣縣船之師侵劉縣潰賊地號之了方諫不聽遊起師墓所里克苟息帥師會職代號或下喝一間有息以應應之東縣盖縣之聲履道だ躓以伐魏度於許之且請先伐 到於每子使風完如師鄉侯陳師與完東親曰以此泉戰誰能御之以此 展午二年 原籍《宋桓公御記疾大子兹父讓無兄目夷長且仁目夷辞 也已二十五年王前本子鄭立 ·立山則置非曝亡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為弊恒之校難也示息必若王子家宣孟子論王霸有曝、惟度之矣切婦別因為雖遠氣象天曰王子家宣孟子論王霸有曝、惟度之異彼齊桓遷和于夷儀邢遷如 是其重左氏之褒功也立論軍右是其等 本京師遂城院就處公歸其職 百千王仍取其乘與望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〇按諡法群也有德曰襄 ○東月東 主紀

王は清見のあるととのようとという。 氏之(意) 天之(意) 天之(意) 天之(意) 人重言之 恒公平我 其五年年帝有龍惠后海里母早晚飲立之而不克松带召戎狄伐間王知之将珠 礼画心幹 刑及人 次 基 級 者九屆 更過勝晋侯經公司侯受王隋過歸告王曰憲法其無後平王賜之命而 叔常松带奔南鄉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檀黎之管仲受下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故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之間心及日思小白祖公余敢貪不生之命順越于下關煙也以遺天子一種是也獨看用小白祖公余敢貪不生都之一本也何公惟出曰天威不遠賴起及 辛未一年一一一思公夷吾以秦郡之師入立為回侯請里克曰微子則吾不 尚可磨也斯言之站不可為也有息有馬松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言是公司無公司等他就言之站不可為也有息有馬松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息產民馬 盖敢不下拜谷受罪行堂上受 一年里克段其君卓及其大夫前息恩撒公前為大夫初鄉東奔奏在東京城公卒奚齊立院生管里克申陳其君之子奚齊有恩為齊立家在原本時上時報其君之子奚齊有恩為齊立奚齊一一百於正故奉孔子遇晋而止之曰可無會也齊使不移德而勤遠略 此雖然子試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子克田不有廢也君何以 **前息而非所以為樣也** 站於歐公本沒之前而不可故於已沒之後也思則左氏之志所以東東有恩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答君心之非而遠以死許之聖言 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特之者是 人穿衛之行君丁所不說也夫立嫡以長也默公滿於母龍慶長立 一唇恒受那拜曰天威不追顔咫尺此非畏天威也欺宰孔也 心至是滿矣此孔子所以料其終亂也一百公間管子之言而後下其則桓公初 人 東府家三年 之を文元第 世之安 杂正天下 世史越獨养之的 三十八多而後擊之東師敗精公傷股門官 磁馬國人皆於公公曰君平不重傷 「大京」撃之公曰不可君子不由人於厄於齊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 が臣莫如 原 種非人情維近雪刀如何對曰自宮廟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勿已則屬君照與分 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は私子胤子私以問日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死如何對曰殺子以適 公與愛戴米人既成別愛人未既深前馬曰彼果孩表次其未既濟也講話林滋莊于京 №〇十一月開東公及愛人東土的宋師敗績如您裏功民病城刑法民懼康遂因其清淡之○堅未十四年王石权带于國經朝慶成王顧○屢保十一年愛始與際恩陳樂即會型○梁伯龐氏好土僕伐衛衛人殺無對宋襄公立昭是為孝公○ 巴州十年,鄭文公捷始 朋可管中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権 故籍保成周前伸張城散光00万十七年第大天管中卒初管中病桓甲成五年三以及難告照野桓公使中孫湫入聘致諸侯各於卒戍周 攻京上六十七日ア島出于力・易牙立無處世子昭本次定裏公以諸 戊寅九年都桓公自入國 比主盟三十九年卒五公子各村富華立遂 為二毛 照并白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家人 有萬世之女臣置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那夫大人者顫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繁然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裝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歌為之 錢簋及站而三騙以大夫惟謹僕天子之礼此其器岂不小钦楊干曰冠常所如未能使之皆率敢也而偃然行以天下為莫已若也來然而 金仁上一直以受子者之野為此故忍即極公身不能容子然而為王金仁上一主十者以及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 大器其循規矩準絕形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沿之矣 容叔帝国将由全義王兄弟之爱未免卒職王室異日之橋云 豆果温入豆以王而僅止核新此其所以為小也悉以為周天子存血可以王而僅止核新此其所以為小也悉以為問行持君如此不知之 東周紊王紅

相

作 汽车 作 汽车 小学供す 智则加 者石不 · 斯斯· 南 和文公用119子子不成列未成件也 でう 矢 高伯 及 陽 労 協 原 部 宗 之 日 明 と 作 ま か な の 市 に で う 矢 高伯 及 陽 労 協 原 部 宗 之 日 明 と 作 長 平 懼 而 不 敢 遠 二 王 亦 叔 父 所 惡 也 無 若 攻 何 不 然 以 父 有 田 而 隆 又 何 請 馬 吸 置 侯 珪 用大姓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產二君又用諸海昏之鬼水霸不亦姓子 (本不 也 被 **一次雕之社司馬子魚目夷曰古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腴 世失以為宋文之仁先是壬壬宋文公此縣自公使 私化言 刊化集德之 子以前的多 特能之意 ř 养佐 犯所及 大学講 记先经 丁二 計事 海米之公 一次、東川東王紀 東東の丁南湖田史、記書召首臣而早思記事之近華电路也廣府王伯 東東中尼田以臣召乃不可以訓放書曰天王府北河陽普文之編城地 高文公召王會于河場除主教土諸侯舉朝就高成公以歸京師王以武 を計載せ〇年卯二十二年 置文公初為公子過配不禮至天堂東源 照釋,文公亦多 衣斯節使爛之武夜就終公日上動徒以告過不如舍為東道主終公與 高以東常先午十二稿師秦将孟明經有倫感獨而返町人以及美我政甲午二十五年秦穆公不聽奉成之諫而用妃子之謀将伐爾鮑商人弦 **发已二十四年晋文公重百卒千辈嗣是為** 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竇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晋文之覇子犯先較之誤居多先較報施救惠取威定覇之說已不如 德義利之本則皆關佐之心矣夫有思則有怨 枚宋因報 西也至於 曹国衛報怨亦已其矣晋文調而不正信打 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際國天子之色對天子之經使二子曾泛事於真田上時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盖永會講也人上一朝止其月益齊桓之家不治而晋文之家事治也,故有九年,其輔翼扶金七上一按晋文霸功不及齊桓之家不治而晋文之家事治也 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所養言者也然否二人而観則子餘之言論風格心之感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是找惟用人一甑頗将古人推賢遜 百又非勇犯所及 分

5

文公知会 也以明編末之前 も伯末金 泰院公報 作文公 宋人林昭公立動議也公公下方三年耳歌大舞順之敗成于柳邊郊曆宋人林昭公立動議的公公下方三年歌於公子創場東京之昭公科白銀道又以計入難以免矣○原改二年來飲公子創場東京之道也已則及天石則無禮而計於有禮者曰文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及天石 職○成申六年鄉公子商臣林上老舍而自立經為○王朋士班立時也民衙利矣逐也言莫如之逐遷天圖五月鄉文公卒君子曰知命は 利矣孤必與馬左右日命可長也若何弗為鄉子日命在養民死之短長而不利於若鄉子日首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民民 丁未五年御文公卒于雅暗且嗣是令初期文公上建于歷史日利作民僧叔孫得臣敗战打職府处者獲是状三人編为贵好東京 已明元生和侯然侵衛福籍姓遂伐博斯對季文子日解侯其不免乎已 「成成二十九年命奉為四方諸侯伯○屋子三十一年養豫公任好平子には川八臣也其不群也能俱思也子祭之也也其功人也能等善也用五明也左氏日君于是以知素後公之鄉郡也非人之日也與人之童 唐三十三年八月王前子王臣立 管嗣據為在原伯于確送死者百七十七人秦良臣于車氏之三子を息 **一個海河美冊取王官入郊晋人不出乃自禁連濟封般产而還逐覇西戎** 〇厚王 〇頃王 年第月端自殿之敗悔不用寒放百里炎之言作奏等以自見至是伐 敏虎為殉皆常之良也國人家之為賦黃為 名班項王之子在位六年○按益法真心大度曰匡 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〇按益法魏心動懼曰項 在原文《绝世子商臣校文成王嗣自立候爲〇丁酉二十紀春文《卷世子商臣校文成王嗣自立候爲〇門傳公卒于妻嗣是為公未養養及妻夜氏妻〇郎傳公卒于妻嗣是為 大夫書 電公族教 改善を 重ねる では では 語法 地為法受与借也遊慮乃見 宣子使守迎襄公弟里曆千周之之是為 陳語日世賊於于而誰宣子曰鳴呼我之懷矣目胎伊感其我之謂矣試之思史地等于日世賊於于而誰宣子曰鳴呼我之懷矣目胎伊感其我之謂矣試了日重誠繁語、牙動盾紙其形以不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故竟明及不計 而死獨信 東子間外 成殿 編 年子間が定王使王孫湖方と第十班問門之大小輕重於通月衛が牛傷口改下牛又死乃不郊補望祭泰山河海三〇趙仪陸墜之 重公族教部看後趙穿攻殺重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順書曰 一於此不如死也觸視而死其人可以此國斯言為之 #司冠属帅曹教而假張魔退襲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奏君之命不信有 朝通官于趙縣諫公惠之使組慶敗之後往慶門關夫盛服丹朝尚早坐門廣六年初間黨公夷皇不君釋致敗鄉鄉從鹽上第人而繼其解先也與東京公衛宣公會于平川沒值鄉人取歐海西田電今以溫賊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〇溪五五年議章公益敗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〇溪五五年議章公 公納之孝文丁逐出竟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若者事之僕以父紀公龍幻弟孝伯又多行無禮于國因國人統公以寶王奉衛官 周取其為端對日在德不在出黃思之方有德也鑄的象物用能物干上 底止成王定門于郊即上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問徳雖衰天命 下以承天休徳之休明錐小重也其姦四昏影雖大輕也天祚明徳有於 暴虐後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弱逐情號稱王至是始霸雄制上國口正 九外元年五百年 成公一十月王前第瑜之 如孝子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應聽逐為在也傳統若父其人 了赤嗣恭恭氏會公子遠就其君之子亦及視立公子倭眞為〇萬大子 の定王 三年、樹在王旅へ樹本丁爵自夷王之世已修稱王及属王 一 名瑜匡王之第在位二十一年○按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八谷他相敷怒杖公卿人立公子完美多息公也〇御文公在 **月月**區三紀

与型王泽 代こり大 五新天 気知わて 不是外面 しろ利 大之内 王代鄭門尚林父師師敢鄭勢大敗問師于與世立特代蘭威之一一次都門尚林父師師故的學家九年與複數引命十十年軍在僧家之後公及飲料夏氏公特夏氏公特夏氏子徵舒謂行父曰似汝對曰亦以君主成八年陳重公直孔室儀行父通代夏姫各東其近身之水戲于朝港 杂指干的皆而出公欲殺之午公遠與歸生試公立妻公里随在王代師 語公子歸生日式食指動必管與味公食大夫花召子公故弗與子公然 改此之輕重未可問也差千羞俱而退〇两限二年 朝堂公東京衛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於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重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 師乃不舍二毛不鼓不成列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喪師之戚 東、近代末明年典宋平 宋·莱省多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後後朝几五庚甲癸亥代末襄省多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公之田 新人見月久三紀 " 楚莊初城庸以自豊至窺周而問門已而伐鄭伐陳伐宋始無虚日两 未乃以其督臣以後死心十人三良與為 可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因宜再己而伐皆伐戎以成劉米两手後罪後成故後義為益用十二間地干里 天下遠不後宗齊 尊王明義之誠心其氣量不足稱也不然仲死桓薨何至五公子争立 不免小器之説以其後知挾天于以令諸侯區:為霸輕之舉而非有 莊卒益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來桓晋文功在王室奏楊定晋君至 胡毀湖口玄霸送典始於在王十二年來植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 被王封始城由是為他氏 分走 **聚**類 南中女子炎班()三十八年)四月衛孫和子良夫與劉教子斯題及續節能入中南中女子炎班()三十八年)四月衛孫和子良夫與劉教子斯題及續節能入中東北中五年帝王帝大上年帝軍至是勝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五朝之秦終 身成公 **建孤孝** 世又類編奏以前 į · 叔于奚放之獲免當之已幹請由縣祭線以朝許之其後孔子讀史目情 原衛大戦于野界師取績和城宣针への心方二十一年原山前建河三後之の六月間部五以解項公侵逼船衛邀請於問景公師師伐劉以校也不如多與之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假人是與人攻也攻亡則國 雜試會要察通子在城而同括逐之校在城型干成公而勢卻敬之乃之日也久日可愛養百可是看生別納要問成公婦衛城門為司冠将 計治室分 城衛廠告朔趣亡朔不直三子必不绝趙紀朔死不恨實 西丁元年 養城公使各之夜後和口吳王老置朝問達題觀諸侯禮歌 日不流〇十一月王前子夷 侯問問公禮来鄉侯為陳前王禮樂歌三代之風壽夢自孤在蠻夷權時 各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〇按諡法平夷不繁日簡 天 東川完正記 人回題衰不日之日也越看其日

史 54-103

首任 住百 件 時 門骨が 世史類編表で雨 玉豆虫 即咬之功 ヤン変 丁克北山東 十九世孫秀夢其国始大王先是衛王王代陳城東徽部之母夏城色甚年北世孫秀夢其国始大王先是衛王王代陳城東徽部之母夏城色五年明月〇丁丑二年長始通代司兵國即今衛州府初太伯建位李恩 自立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将見子藏于王而立之子藏辭曰聖達節次 美雄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令尹千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亦不敢 取多經期女也巫臣使歸鄭巫臣奉命聘哥逐過期取足以行千友以為 中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平遂逃奔宋乃釋曹成公 一百十年音属公等會子眼計會成公及易以土後間宣公庫之太十五 其法者無無也其勇者義也 卒敗姓文子疑若儒而無緣矣然不及一年三卻珠屬公私看童死張 展東山 德而全共宗嗣中社稷之臣也即陵之役范文于不改戦宣徒,便到科政強弱而知勝負山将本之前也了 皆天本 思考第二十五年日年年了一色使孟樂が門因親終請的見名之皮以和我們學会世之刻始來之中。 買事用電子的 设山水 看津公院 六官之長 产生 察累公 提择好字 E田十四年公司等東九月王朋子池心立師民典語言所以能復霸世位城○衛成公黑城卒十年嗣兼為斯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夢也聚不失職官不易为壽不渝德旅不遇 公孫周丁京師而立之是為博公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賢明即位于朝語戊于十三年曾與書語都至為我之典中行條就屬公州浦使省善勢迎 諸大夫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将安用君二三千用我今日否 惊公以其半陽親終自子教家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患之便親終盟諸戎其後已多會子關國以服腳腳人路問以歌鍾轉磬文要 **藤潼匡困之牧火患禁盗馬溝城飲有罪矣節器用時用民使親鲂親語** 亦今日對日群臣之頭也敢不唯命是從乃命百官施合己吾遠鄉茶極 師後不動五甲不頓四也監于后羿而用德度逐至過安五也間侯婦乃 **|百戎狄無親不如代之魏終日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将親子我我德則睦** 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目居安思危思則有俗有俗無思敢以此規公日 夫集以安德義以惠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和國同福 君之重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馬抑臣碩君安世察而思其然此 和無所不許請與子來之辭白天和我秋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匿 民种主野稿人成功二也戎狄事雷四都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 否則携貳和我有五利我依薦居責貨易土土可曹結為一也邊都不養 〇雪王 名泄心簡玉之子生而有起在位二十七年〇按諡法弘而 不損回靈

1

孔子生 兵国政 態感人 か議員何 **兴**乔札 利亦無貧民祈以幣更實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 節三駕而愛不能與事見左 限府生家公務ニ繊維為体面觸以微号自然至豫乃額家公生丁公中二十世為帝し生漢子咨問命章子咨為改後国子家與劉詞數子蘇子基正八月二十七日樂都邑大夫汉孫記生孔子な189年8月五千家之 舎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均有看者盡出之國無滿積亦無困人公無益 177年無事應之質王際無武王之聖而季于為來伯之讓是狗名也被謝典出財政及人不計亂非智左在明太史公當而無疏余有或為內外不是一謂疾先君之命非孝附于藏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因義君事以及一楼本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養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寫 也神公又能謀於魏絲以息民聽於智武于而不與發戰故三駕而裝造叔附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晋者二十四年至弘誠之能感人西上中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陽馬納斥候禁侵掠打上一種于曰會千蕭魚鄭服而請會也不曹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晉 斜與之争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年期以公孫傷好為大夫〇康成二十一年等表二十月度人立公孫則按棒就書蘭原出幕奪不日掛於又第極此與解於為本院學院一年一年一十月度一次問本子殿立是為平公正於別接棒就書蘭原出幕奪不日掛於又第極出其影攝正使第一共王卒子昭立是為展主〇王寅十三年獨侯誠公出 東周豎王紀 東平仗儿 用来である。 **押校** 不建不发 世更相編卷之四 東人名美 門上 图 · 施之舎父左右請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之請又云歌 一般等於。成午二年,熟党侯固為世子般娶子晚通馬般就景侯〇宋平公夫人伯 文文坐之太史書曰崔科林其君崔子校之其節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文書乃在東京的 ○美田二十四年郡在公共通校崔科妻宴氏公問科疾科城不明有男而依據尼在史山馬生礼子生而奸領田保田立字神尼三藏和兵粮於三文初即爾在吳田之、北縣三子神尼三藏和兵粮於三文的即爾在吳田之、北縣三子神尼三藏和京原於(五文日即爾縣表灣以東之教在歌田之為之為之,為生的吳伯吳生以梁郎、老聚德氏生九女及音至文湖為上級至王文教的人,我生的吳伯吳生以梁郎、老聚德氏生九女及帝五世帝之初。 文使處徐君已放逐解部懸其第而去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子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子心為 逐速火而死〇鄭公孫倚野為政使都都有董上下有服田有封迎歷井 前十青立○使于康王昭卒于康立是為如敖徳人以未成君為敖 舎之南史氏間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丙辰二十七年三 取我衣冠而猪之取我田崎而伍之執殺于在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力 有伍大夫之忠俭者從而與之泰俊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 馬以議執政之等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惠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将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清于產毀鄉校如何于產日夫人朝夕退而將 日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崎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〇動 日今而後知吾于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前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不 失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放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薬之也然明 者之何毀之我問思善以損怨不開作威以防怨宣不遠止然衙防川 〇景王 名青堂王之于在位二十五年〇校證法由義而存口景 東問景王紀 吾不信也〇巴未三年聖美公午自丁己

おき者不 御者能改 天成時 李國五年間侯使懿宣子起聘您親書於太史氏見易泰與愚春秋日周 | | | | | 停略公 できた。 「大きない」では、 でき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た。 できたた。 、方 云清文解為的第一命也而傳過那再命表大而優的語三命的而所能正考文派或義文的佐宋三命滋光表文章受三帝而愈加养政故的名其祖弗文何以有宋而授属公傳文行北久廣文前出史縣公会大人是在北美嗣懿于四孔丘聖人謂商之後城於宋孔子十世世北天孫秦為且死誠其嗣懿于四孔丘聖人謂商之後城於宋孔子十世世北天孫秦為祖不答粒死〇厄如二十三年孔子廣周旣而友平常閣大夫孟信子病監不答粒死〇厄如二十三年孔子廣周旣而友平常閣大夫孟信子病 十九要子依开官氏一歲而生怕魚魚之生也創的公沙鲤湖孔丁荣意之何之门丑九年廟人鑄刑書於雖己己己十二年孔子生怕魚孔子年遷矣運平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凉其敢有會依法於貪敢将若 其世子上之本平上命間日我與夫統者不立其位以與弟性哭泣飲辨與其弟棄疾給比自殺棄疾立是為平王○戊寅二十二年時中公産飲之既因名曰鯉而学伯魚〇任申十六年港公子心統勢子堂王度於記 其度故能有齊也民不可這度不可改許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 東中四年景都公問中行移不前具攻秋千太原毀車為行計訴状院官東後春後之為上五至是本於便官丁野立而本桐立即為 10 楚故共王子園弑其幼主如敖廉而自立是為實王更名處 一年 三枝 第子稍進益馬沙捷平王華疾使任者為世子建師曹無極為火師而無常子或者以為明人非問所謂處無者與若了之通補也 孔子自問及干像者與大學大學的人,所以為增至於龍各不能知其聚風雲而上赴天也今見老子其精 の前級民 打干船川 問子達了 有拖首件 はく命 李告之一良真的深藏若虚君于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於子曰爲善李伯陽又曰明婚為問守藏史室讀。孔子與敬叔至問問禮於老明老者應舊經入也訪問戶職之惟幸與其時過速除州下向生即此為名耳與至周問礼於老明訪案於長級惡非此之所考明常以到來第〇老年即至周問礼於老明訪案於長級惡非此之所考明常以到來第〇老子必師事之及唐子本懿子與南宫敬叔敬級該子特往學禮爲數錄經 至難疾数月而本仲尼聞之出第日古之遗爱也〇族限二十四年七月 于劉丁嗣之立王次于極為王子朝因廣臣百工之喪職株者即是衛先是太子聖早本是王十五次子朝有能線赶打王欲立之未果會即軍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濡消民神而玩之則多死馬故 平初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世子建自城以秦宋朔子迁我还看及子尚还員奔吳〇丈大夫公孫倚奢諍之王執奈仮召其子尚與員尚謂員曰我能死爾能報婚短之尚歸寵王為達聘軍子泰無極與運勸王取之而實建于城父諸建與奢将叛 不侵之領方是對行是以納合口此的中以納我口险之怪也其來如是來的人領方是對行是以納合口此的中以納我口险之怪也其來如是非我作為并是所通遊益奉也仍由我也不受命一亦其敢全種雖也限の機能前所未被之數照經循語而未婚再也問卷亦其敢全種雖 磨顏回鄉尚非生○年已二十五年前月玉朋子後該位在第王王室 野其能飛魚音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編 逐夜使人取猛如些宫里于出西子朝之徒秦王猛以追望于軍子殺逐 一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在陽龍軍子奉子猛在在宫以師子朝之徒王子 吾聞聖人有明徳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将在孔丘平我後 可用是主然 ,師師納王猛于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稱

世史類 **枚提入到** 医门状学 在班人縣東共大 息也有力如果它師無伯使於館包看依庭墙而天日夜不絕我清人非然以大集包有力如果它師無伯使於館包看依庭遇和政友是那班太優思教如名養養養達道具代學院入園遊鞭平主之民於史公田方子看舊於江上連九食 中王成文所投員本為與包香別員日我必樣的包香日我必後之位員 第五為王益猛口悼王無記 既奔馬而帶我卻死伯氏之族相州黎之孫話亦奔吳為太宰以謀我首 任午元年軍子劉子奉王居钦泉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據王城軍十割 于朝出奔晚教王入于王城〇年卯十年夏兵及越史墨曰不及四十 之田晏嬰上之孔于友象〇 百四年曾師及劉草之師進攻成周克 申三年題為果子當〇孔子商新為高昭千家臣見景公公欲封以尼 立朝者非也劉軍之立猛者正也故春秋再書以善之傳謂經曰王正丁唐湖上於王城卷景王崩後太子猛當立無子朝不當立請臣之故丁唐湖上春秋書劉子軍子以王猛居於皇又書劉子軍子以王猛入 者礼之変好則煩詞也 者見若尊清正别乎諸王子者兴說簡明平正矣又謂立為君而稱名 各巧景王之子悼王弟在位四十四年〇按諡法合善典法 無力出師中包香い Marie Ca 名の様は、 而 3. スプリング 1. スプリング 公方属司馬拿兵以從被未對稱言於衛侯曰孔血知禮而無夢若便乘人以兵東京事情候從會察候以干峽谷東蘇蘇北丁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於以 停止二十年處以孔子為大司短曲中當等為司監理未來的但常國即已哉、停止二十年處以孔子為大司短曲中當等為司監察即為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學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 李井以為為四十之作五十之都因丘陵為南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也史類編奏之中 父薨平 先少至 何報こ 以之一級粮侯必许志馬既會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旅級或鼓謀而起飲 災君子 **無師敗與師乃騙昭王復國** ·制為養生送死之餘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室路無拾遺器不彫 紀師師納王王八千主城の康子十九年震用孔子為中都学界等を場合了一門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居子姑獲の戊戌十七年冊平公 同申十五年 曾曾参生及為前前部于〇王人投子朝子整〇長在統入而縣之此何為於若子胥者益春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馬首足異處排於景公惟歸語於其臣曰 以執傷君孔午歷階而开不盡一等機解侯曰两君合好法而衛夷之作 南以君子之道輔其若而子獨、史状之道教事人使寡人獲罪だ 那有前來官中之樂優倡伴儒戲而前孔干超而進曰匹夫熒惑補經常 好作神為不祥作德為您義作人為失禮君必不次前侯心作歷之雅歷 以去見之非縣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多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逼 乎干骨必欲行志則掠其四境可矣破其師兵可矣亡其嗣君可矣成 忌為然而看尚在死則首思在無完矣于育不是之離而觀惟平王 不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而乃是匹夫之於鞭平王之尸又以班處其宮 之歸王於勝以續太子建之嗣已乃察身而去之或以死報其父兄豈 費氏之世可矣如然猶未釋也数昭王之罪而發之求子西之賢而立 其後當可矣于是楊暴無極之思毀其境養豬其室應剪其百為以珍 芝於君父一也平王者于胥與其父兄此面而事之者也無 太史公謂位于骨以報雙題名盖襲於時俗之論也夫臣子

秦子衛注 子 時間 有有道 以為一同心不可不禁也の孔子觀技術植公之面有歌器白吾問者坐之器虚整禁管权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し子産誅鄧村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 者五而盗竊不與為一曰心達而於二曰行辟離而堅三曰言為而辨四正如懲之聞人有停 电天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平孔子曰人有悪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如沙妊統即門人進問曰夫少 東山原一是而死誰其到之孔子為司空司起污政已教年孤行相事家永惠我無私按史也記子備則有事務子產告其與之三年誦之日子家永惠我無私按史也記子備相事以問教少世為之一年誦之日子確以應及後之無即三月政成化行民調之曰衮衣董用官權我所董南 是獨立此小人之禁雄不可以不誅也是以為誅尹尚人王洪海正問公少正知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羽常聚強學足以反 即歌中則正滿則養明君以為至誠於富里於生側顧謂第子白試注水 馬乃注之水中則正訴輕計滿則覆除清酬大子喟然数曰嗚呼夫物馬 記聽而傳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浮免於君子之謀而 多面 一次 見周歌三紀 思與於爱僧之口聖書出於狡猾之史非至當論也 民諺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僧将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 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的過也以質知過 海中之公舗の 三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于首就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放以信矣入其色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其庭世見斯尚悉之中 人東月勒王制 子路沿衛 这不 提也 代越越縣收之重好浮以大整 圖閱傷門有重例而死其子夫差立誓以己己二十四年於越政為于獨智初越王兄常卒子句深立為圖問于先 春以為陽原故屬之今非也釋之去医過潮于路治潮三年孔子過之入孔子曰又王既沒文不在故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医人其如子何医人曰 唯不敢忘後三年乃報越奉馬犯師曰越今為紹與前 復讎使人立在庭有出入公謂已曰夫差一四志越王之殺其父平則對曰 信以寬放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 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色墙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本 養土養可得聞平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虧盡易草求甚時溝油 不敢朝飲其羊公頂氏出土妻園園民越境而徙三月川常牛馬者不儲 武者者後輸法衛之第六事者師之以諸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近循語 取羊有沈循氏者常朝飲土華以亦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惡不制有極 優賣悉隊者不加歸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恰過男尚也信女尚見順君 之大百也夫兵復父仇在夫也之一職傳謂春秋削而不事在公之忘父仇為可誅之五人差之後父仇為可尚此者 吉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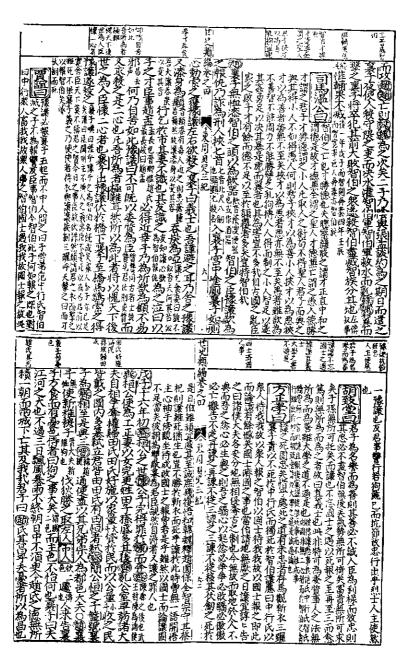
寇雠以是求伯爾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豆焼干年生灰千年教訓二 而長冠雖後雖悔之不可及己收姑姬之來也日可俟也介在發夷而長 失人親不棄劳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為天 今日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将曹之不亦難手句践能親而務施施不 一個下戶雅強公成又稱地班一次殺扎子伐其樹為天能孔子微服去之例在二十五年會定公至子前嗣是為〇孔子通會達成與弟子智禮大 O(新世子)期間以各个家族為大人南子在家村太子在野歌及工作发展。 新妻之謂數陽建口是我而朝少名我類乃發之演曰語乃劉夫人夫人見其色而而是曰刺賴行發命於親其手以營金為中宗皆下為之而也一一到一是為 為汗法於婚債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自使於蘇屬其字於鮑氏夫差聞 運動動人日東門有人其類似克 般報其項類學兩其有類子產其要精 一年之外為其為沼子口齊輸晋記言射要能使干姚子般送之韓間子 動師○越及食平後島伐衛在員練回越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花事 即其所以不書者或其之不報或史之追文也 海賢が 見君子法 E之法: 子路は運 有王之輔相有如顏面者平白無有王之将卒有如子路者平白無有王子可且其世之人名於悟盖以之今并子西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貢者子曰無是年後子黄至楚楚昭王與師迎之将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訪者二十五家為 公十野村 夏大冥家 「匪虎率被嚼野吾道非即吾何為於此中吾通益不是和何故乃在供指数終徒增國之於野絕粮孔子曰詩云孙難何軍匪兒科去声〇野牛陳軍於城父使人聘之敬礼轉陳然大夫語曰孔子用於楚則陳慕危矣 夜申二十七年衛堂公元年初公款立公子記部解及公平夫人命公子不足而又投其户我盖祭其鞭楚平之户故亦以其户而及乎爾也 一千百四夫子道至大天下真能容顏明曰不客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ic. 王子三十一年孔子自落如葉造城及于悉有沒滿獨耕文多代 五述三王之法明周石之業至若用之則幾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子 文王在置武王在獨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持據土壤賢弟子為 官戶有如字子者平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問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國二十八年周劉氏哥洛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夫差之臣也胥熊後具而覆楚則亦能泛越而覆矣也豁以此尚潛自 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釼乎然以胥之忠差其知之習矣何殺之 正為所撰余獨以為育之自取馬及日昔為楚平王八臣猶令為 子胥之諫如彼其忠美顧宰弘之潜骨夫差之殺胥論者皆

史 54-109

再有回君子行度於禮施處於摩事樂其中飲後其薄以丘賦及奏若食及午三十七年會奉孫欲以井田多少出軍賦使再有問孔子不對私於成業軍於着無峰前標都 爱三百五篇記禮正恐晚喜讀易言編三絕度聖許二百十一篇云三百 西蘭者盖以記禮正恐晚喜讀易言編三絕意墨等三百十一篇云三百 西蘭者盖以記禮正恐晚喜讀易言編三絕意墨 為長衙人日於姬姓我為伯爾司馬寅曰夷德輕請火待之乃與之先〇一年三十八年。民差與尚定公子相會於屬此事長民人曰於問堂我官無限則以田賦将又不足子季孫欽行法則局公之典在不聴 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縣與下至秦緣部科號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丁巴三十六年孔子在衛季康子少幣迎歸屬哀公問政騎來越民終不 八九子添白焼灰至棟〇灰丑三十二年類回平なられる及正 環孔性原日 恒子知鉄星 請 易 計 見 春可有 秋以不知 おれる 「大条件也不可の管画四十年」では、一次変数で心心宋之か野也景公多一司がより、一部陳恒弑其君問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劉侠成計之三家 人為致軍 七大類編巻之四 《清清》一移於歲公日成饑民困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聪早君有君人 墨丁常白可移作相公曰相言之股脏口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日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変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諫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其所心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以之。其此惟私世及之正莫近竹春秋春秋之中代君三 紙珠死之罪其實好以為養為惡而不知其義 冝者為維知也 第二世也春秋大義数十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谁其敞辞隱義時措後至一後世以史視春秋謂榮善敗思而己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 通春秋之義則公家首思以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蹈篡 奉歷千餘年未打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 已機以来聖王與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 一 見同歌王紀 仰之莫不宗 人言要

冥吳王許之句張及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即即仰膽飲食即常膽身成處三年應收爲滅之初絕句晓為吳所敗棲于層極使大夫種行成于 老王誅孤臣孤臣竟者亦欲如何楊之赦罪句践不恐欲許之范魏皇帝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於何楊孤臣不敢送命得與君王成以婦令 自耕作夫人自織打節通斯坡的下野厚遇賓客服有再死與百姓同勞 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為吳王兵敗棲於國和監船在吳使 十二主為東周君七年五千又歲二百三十而周亡 中庭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二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四十一年 年度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五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四十一年 東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二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二十一 年度成共二十二年元十二年 東京共二十二年元歲成○○五四十四年王前太子仁立是為元王の集 一千長伯魯幻無恤丹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於二簡授二十曰謹識 東元年就後與党追至国不及乃還秋绝代東夷縣以 問的簡子軟 為天下者平 古文 一員而處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晋陽托好而得免况則及至可屬絲者取之不息至書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問于雖 之教錐資貊之 〇元王 名仁敬王之丁在位六年〇按諡法行義說民曰元 ~和不可 蚚 河捨乎 東州立即稱疾不朝或遠種且你影賜級死發裝經霄珠王乘舟江湖浮海出鄉經報謀臣亡城王為人長頭為家可與共果雜不可與共安樂丁何不去種 此市衣之 于周 劫王故言 元をなる 見難公米之四 于徐州市は旅京鄉致青子衛王力使人赐你命為伯使使徒令務整衛自發納任四時候諸無如則能請可送力以兵北渡衛部與務尚諸侯會夏龍非為吳耶洪人二十年一旦華之可平夫與不取及受其谷吳王乃 財快重寶問行止於應又謂問朱公特累絕萬頭於所類雖問新華日篇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愛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 姓名自謂臨夷丁皮父子治產至数千萬鄉人聞其賢以為相義寶司居 為大名之下難以人居力遺種書目皆為盡良子藏校鬼死走狗享敬國 晋輔問血盟而去為不如命乃選吳越将士西渡河攻秦秦俱自引咎越 以泰兵而鲍其欲故矣?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若陰携而赐厚之 無兵也黃池以會一舉而感以范蠡以畜此久矣 「一二者」書句或之發那亦皆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次以快失獨忍嚴東上為了天下之治不生作福而生於禍有者勝之基務者强之府也 人用えまれ 天後用發計野皆不足 即也

世史難湯をこの ①孩十二年一哥智伯瑶約號恒子駒籍東子虎攻趙襄子無恤無一走一頭東日智伯食而無信今即以順之不聽逐断數而行至哪七月而風縣上道鎮大罐方車二就以遭之風縣之為斬畔理総迎鏈亦車更枝限斯赫 果日不如雪也強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速者一美籍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陽春便張直談的篇書反攻智伯城之分其地初智皇子将以瑶為後智 伯立昭公曾孫翰是為懿公而專其政〇圖智怕欲戚風縣於問題而無而分其地〇冊候然告卿邀請伐四卿四卿及攻晋集曹侯各鄉道死智 而專權音侯甲弱不能制是藏智伯妻子瑤耍蘭國鄉共城范氏中行氏的战十五年初電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強黨黃於之四,與周貞是王統 然十二年 那裏子經未除後養夏屋務飲代王使宰以金科接之取其財御民力心服沒成于之籍的文水器也失我不上確報果敢也一年的元年曾高強的水市的防伐納發陳恒的的被動或于聖丘的的收鎮至一人自定王然於五年年的自身的行不表日度 暫候人而以不仁行之經雖時之若果立瑶智宗必城弗聽智果到族於 (中)七年末期十个之即以土申為元年迎哀公復歸本于有山氏子家立院為 則替接燕正給則賢巧文辨禁則賢確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 地封兄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妻子姊代王夫人摩笄自殺代人名所死地 **②巴四年謝京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逐遊行動和聯旌乃如越○國人** 重崇的江澳同安樂即樂之學作江湖如去仇難是以君臣免於惠名(宋朝國到范蠡如句錢可與其惠難則為之藏兵以致其功知其不可樂極而趣肥失故其是故故則是 三子有電土難必及橢觸至今約勝動而三分其地城降有目而二十無告志有憂語外可以進安高,蘇水可以進四時期以之可以地交回以大事知之夫使轉觸而吳烟地於水可以進度高,蘇水可以進四勝,稱關對此請鄰經城次。總服謂智怕於水可以也與國人,與此聽行計以所稱與此,與此,與此,以此,以於此,以可各乃今知水可以也人國也輕槓子肘儲,展一東子瓊桓子之附以汾德麗達,在東一段時間,以下,或清麗麗華,時時與民無叛意智伯行水。著畫達在之城不浸著三級晚上、水清麗麗華,時時與民無叛意智伯行水 清泉 現 服 任 草 小物ととき目とで精可でなりはほろいているちゃらいないないないできょうか田式我不為難難攻撃之對田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太忠今主一宴而心を行為的田式我不為難難攻撃之對田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太忠今主一宴而心が物際は若過日数康子和帰侵規智國間之謀曰王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将 京軍大事先主之所獨開也升鐸之所寬也民必和兵乃走雷陽三家以國人國 さらな、之余原は表子回次民之膏澤之實之又因而移之其雜與我其可赐乎世史策編春之四 、 東周貝定五紀 共雄與我從者曰耶則證禁刑今直世史策編春之四 、 東周貝定五紀 八次超氏裏子将出回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路川。近其城原完襄子回以攻超氏裏子将出回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路川。近其城原完襄子回 在報號 子康子欲弗與段規回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将代我不如與之彼祖作得整的籍也問元王之初年命并經第晋陽獨無他有難必歸至言為門清地於該康 展為是一聚二家而解於攻慰也二子出統就入曰君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怕 人之為自中能害人况君相平弗聽光是趙蘭丁既含長子伯魯而立切子無恤於一·數点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平均埃樂事為音聽發無地 智伯又求茶量很之地的趙襄子無極聚十弗與智伯怒時輸鐵之甲以在持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矣不如與之以爲智怕桓子亦與色萬家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乃與之惠家之色智伯悅又求地的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宏 日子何以知之就日臣見其視臣端而起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怕不· 色是以知之明日智怕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必該臣為翻将說使主 地必請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五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変矣康子



世史類編巻之の 巴知十五年王朋中午立是為威烈王 三冊柳反朝馬〇巴西九年獨属三冊〇旗成十年題成的 帝四元年初王子朝之就餘黑多在河南王城敬王避都成問至是王科 甲辰四年買家公女子柳立殿路止有經曲武二色餘千入干輪動鄉 是為武王凡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英元二十八年 王明十七张立凡三月第叔張校去疾盖曰家王叔自立 滕(阿子)二十二年楚城器(西市二十四年建城形)(丁酉二十五年 作品 自此中國無及爱性有緊張一種馬 **苟安五十年而傳子桓王州吁然衛恒都伯限許田華替就宋總曲沃** 而不知正其引成投火之罪王網經不振失當時衛或權之有功電年相聽陪王霸者亦不能正為正主首政遣兵成由徒知編其全己之力 高果彌就如的彭生務書桓里看非然还衛盗敬急子無知故齊及於 被晋京鄭莊射王肩熊道為武王無復畏忌九二十三年而将子從王 于會其來有新孔子所以因會問之元作春秋于平子之四十九年也 進施亦不能放秦作動時晋封成師魯請郊禮即取未麥王人及來時 附備與秦相花然秦晋發楚漸大征伐之權執于霸王獨楚偕王异起 通轉享不復附衛而為食并在端倪益此皆天數也幸晋侯赐有河内 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贡已失秦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贡已失秦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 李樂觀三代史自周平王至考王總論曰 〇考王 以為亡也勝非其點者也每之者是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 **地震被照於勇其王商赐五仪唐於隆戎道脱者皆西走施河** 名無真定王少子在位十六年 取問者王紀 平王實始東 子項主票為後官位曹以無權而計有權知不免於縣來也宋人執路西伯亦雅失哉惜其三良夠遊不免黃鳥之家也王凡三十三年而傳梅不聽寒叔而聽杞子作警自擊录復晋離一枚刑禍而霸西戎賜称當時恭繆在稱桓始霸以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籍其力及殺之敗 **肉但而能釋鄭伯聴臣諫而不婆夏姬則僅足取耳盖五伯自問在王** 無勝己而懷奏師称天命而羞惧不公私都豊徵行私陳盡而問罪氏 遷而又替在乃伐陸軍問周罪敗晋派蕭雖名為伯無補於周獨其國 斌楚莊始衛光本子對本食情號始自夷王之初畏偽王而後去及由 境逐不討賊何群於首思也王九六年而傳予定工即鹽陳監相継而 國人而就父常不納僕則是而自為則非也晋趙氏就靈公府也不越立範去無道而不以道幸不遇乎極文也常人於亦現而立空菩撲因 許繁學皆非其正能卻克伐齊以收京衛差強人情馬深山之朋天戒 牛而循望然是民田而初稅敢魯成南即位而作五甲衛係貨子奏而 十二年丙申至夏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賴案終為當時界宣戸知 又三年凡十五年而傳子傳王斉檀首平宋乱因成逐人継邊曹沫之 門丹王至考上海首

急主難信仰平成群上卿之禮以不至師皆有足獨弟根城在於而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侯爰同秦納首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 次解宋國以全與國逐敗於師以推强敵退軍三令以殘成言會諸侯國宋時事又非而晋文始霸首誅叔帯以定王難继示原信以收人心東敗於楚秦臧梁伯秦晋遷戎於王畿狄取鄭櫟而立叔带楚伐齊而 國尋叛权带納而罪人不誅用牙下整刀不用照明忽管仲臨終之言 魯献慶父斌魯閔狄人欲衙訟晋師城虞號時事益非然於桓討尚罪 年而傳子惠王奪大夫之田園宮供以召疏衛之師故子顏之礼北部 尊代曾尊千為九河陽敢干召王代郭旗干報然九年之間功過相半 襄發無虧而三昭不有所托失其後鄭文朝楚者唐陳於會盟於楚宋 同姓之罪負衛立顏之賄耳王二十五年而傳子養王首桓首食葵丘 校刑禍定會嗣復衛封問楚罪定王舒皆堂堂之師惜其不係問置城 張發題王後無歸矣其時整揮行此各之光晋献戚桓在之族國俗私 **盟覇業稍成而王纳曲沃之贿以成其悉晋之思又自敢其王綱七五** 而權俸肆身沒未寒五子争立三十九年之伯主戸東出户而不飲宋 h

せ 只類 編成之四 班晉悼不能討孫軍之逆於衙晋平不能問住行之罪於客桓文之事将為之皆當時之事有足言者惜找人和晋而雖夷集餘於立而事奪率礼讓國以对于威之部孔子生昌平而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事天牧安國之利晋侯伐鄭以成载邑之监魏鋒靖施舎以赴楚人之争呉 久於,白東周其東平奈何齐人用女樂之計君相生愈政之心端昨不而覆部部沈備華飲羊之奸公慎喻出妻之、喪順演訟奢後之跡使得四方則會夾谷而侵田歸團三都而公室專跡少正而無雄熄觀歌器妻而大悖人倫巡叩春東包胥復變而本償的志幸我扎子宰中都而 朝之亂晉納王遹暴率的傳弟敬王干朝猶亂四年乙酉而王得入十尚謂乙能死員無報皆百世所称王凡二十五年而子悼王徳立有子 曼叔向科國事於将來孟傳子我懿子以師仲尼孔子問禮於老明伍 **變图之武君干比之紅圈許止之弒父費無極之勸王取恭頭首當時令人追嘆焉王凡二十七年而傳子景玉吳閣之試餘榮蘇献之弑父** 十四年而得丁堂主有宝城先年以防鄭人從楚之是魏鋒動和我以 水掩其上者為之也晋以年十四而於隔之後乃能復霸甚賢明矣王 奏斯陵政禁之鎮外軍而啓內憂果有中行之武卻至位七人之下而 成季之後退日韓厥之力助之也釋曹成之罪子成失前之群成之也 又随其子又傾申公之家其後又傾聽王傾國險城信故至於晋陽三 君也已而始通於晋巫臣為晋敬吳車戦以疲策長於多事自是始矣 惠春秋寄養貶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終策於復縣而周天子所不能料事傷仲由之死通變值子西之起然深尽善則許定禮樂貸周易騰 敢王之時五氏當早朝之西晏娶止孔子尼谿之封季孫察世子之嗣 五年两申而殺朝於楚十六年丁酉而王復出賴晋平以納於王城當 脩國政及論覧益之宜晋太原成敗狄之功韓宣子仰周礼之在承娶 之罪人也所可道者具奉礼論六代之樂宋伯姓守領人之義即子産 巫臣本焚中公也為夏姬之故,得罪君相而奔晋夏姬以色既傾陳露 十常水於之略闔間收三戰之功宋景退熒默之災班處鞭尸子等後 其正具壽奏法朝周室問禮樂聞三代之風陋惟轉之俗亦至夷之賢 腰惟絕根之厄過宋遭代樹之完在趙冠恭河之東交衛孤正名之想 致逐適衛和昌匡人陽虎之間觀子路上清之政居衛無熊用之居適 問者萬世循明 (周平主至方王總論 生七十三歲造號三不一弟子七十二野希滿天下其 六三 世又類編卷之四 大夫奪諸侯勢所必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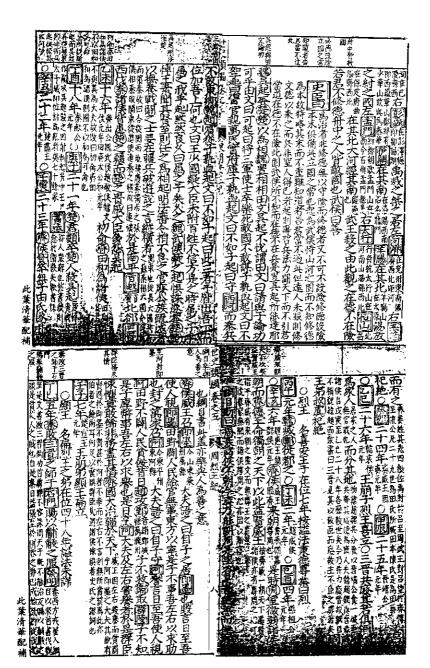
簡而得嗣趙欽尹鐸以重保障而委守晋陽勾或叛矣貞問而 易非為之威險於兵刃流血不已乎王凡四十四年而傳子元王無恤以守訓 **が鬼歃之自立為考王號令不能外行於天下而設伐首能的加於親也王凡二十八年傳子家王三月而弟叔弑之自立為思正五月而少增雜號驅伊洛陰戎以西走而中國無戎寇督昌時之事各為其私者** 哀欲以越去三桓而事不克済迎端未後而飲恨以沒也王凡七年而 伯卒如咸星之料范蠡功成身退而三次成名竟無文種之无指乎魯 念出公 筠拒父之罪養弘中越鞅之禍太 問遇陳 恒之逆陳俠衆楚子 勾踐傷子光之指夫差逼會榜之樓衛母性心惟遠之脩謝積含定假之 東西周以奉王其後服王依西周武公東武公子母先心於泰而果周班與父司號為東周惠公班之兄襲封於河南王城為西周武公逐分桓公生威公威公庄惠公别以雖已封少于班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 而得特勝之道姓人威察威把而於吞無版素人勇發俱王而富強日次明斬衣之心田襄子布宗人於都也以附三臂之黨趙襄子奏勝依 约地以戚智伯之族智果易姓為輔果以成保生之哲強讓添身吞族 伯以分記中行之此智伯遺大鐘以城流道之國常先規物相附足而 件子真定王晋荀瑾取陳恒於牧即趙老子取代地於訴欽三晋輔智 君傳千杰又七年自此始云當王之時晋哀卒而幽公柳立上有烽車 兄行事如此谁能學之考王自居成周封弟楊於河南王被為桓公後 一沃而韓魏趙三晋幽公友朝馬衞属三晋楚城召昔諸侯僭天子 周平主至方三級論 犯得歲之就

而

当問 何烈が概象 如大成日子 首敬托修 職務業・既相入家見織島悠而出其妻食於舎而如葵媼而拔其英曰吾已食様念等申に由し、十年業都之其材別仍思以之僧存為相談初中試器目之信付 李以兄伯魯孫完神為後後治中年寒子弟嘉神逐院而自立於代公而河南鄉沒,逐點西周轉數與主於西陽版以养口問趙寒子無恤內限元年周河南惠公有必予班考王時封班於董以秦王號曰東周惠 世史便家類綱卷之五〇三王編 又奪國六紅女利乎〇雷黎斯以李悝為上地守悝你盡地力之教地方 其後四十九年而商君受以相奉〇世韓度始籍立 發中熟之所飲大機則發上熟之所飲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終以具律 舎一中熟雜二而舎一下熟雜一而舎一小錢則發下熟之所飲中钱則 栗百八十萬石文以維甚貴則傷民甚段則傷農善平維者上熟維三而 百里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勘則弘益三斗不勤則抵亦如之百里增成為 田和逐主後囚魏斯請命而又許之則天下雜能專天子而禁城周王有如三晋天子不敢存恤同姓而獨其賊臣逐令十四年後安王時郡文十六年及威烈王二十三年尼七十五年諸侯相吞以至大夫威君一九教麟之年自後敬王又五年元王又六年貞定王又二十八年考王今考礼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起平王四十九年紀董指周敦王三十 朱元梅因為網目盖所以扶威烈之失道而定秦漢至唐之是非以俟 之諸侯乎故司馬君實通鑑托始感烈二十三合三晋為諸侯之年而 〇成烈王〇名午考王之子作四年〇諡法強毅於正曰威東德專茶 十七年常移公尊禮犯役野以公儀休為相世都中詳為臣公儀休年三年問武行犯神其典問趙沅禄立莊職 五世支迁則王頭王順報為秦昭寒王所併文傳東周君七年 **加為秦莊義王所滅** 日烈〇王三年周暦七百年也是時周表徒維虚器為共主傳 支用成烈王己 間線孔安 孔子 情勢 あれた 君直 首 直 首 天 而国家治 用達型以名 力微人假醫失以而惜是 第一家人不何田與孫素 而一家 可如得人礼王 英大杉礼 為諸俠言 三巻之様 世史類 而不相悖 九孫裳 通過時代 然學而 為人以 吾君嚴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数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亡乃 丁五二十二年初宋昭公等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数十人曰 司監公司 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被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給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應遠故能連其徵能子懷廉職敗帥政好襲較父誘賦級驅确聯爆蟣以朝正名納務也得獨存於故繁緩壞點ണ臟臟翳頻效關經為小物也而孔子情之臨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察然有喻名器既亡則袒安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察然有喻名器既亡則袒安 称く立 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 公率諸侯諸侯制御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臨敗践以承責而君 放其審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問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畏 天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引故天子統三公三 起三家董出操然奔温之朝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截王之命之益不符己馬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維使六卿復活至三天三晋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来喚娛水堅惠及百百食三百億億者終納行團治者豪未然君子所以贵於見強而作也 後不住守而并棄之也先三之禮於斯盡矣 君剖分其地天子忍不能討又龍扶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之名分 七八然僧歷数百年宗主天下後以名分尚存故也令晋大夫暴茂其 人東局酸烈三紀]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 紀網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天是也

一次是一次是一次是 有文師人 海族 海非 東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セ州之間が 泰三 世建類偏奏之五. 國家者重 脱不可か 世史類倫本之五、職事周風烈王紀明其前機到前者相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持文侯以小子夏田子方為師 終德者於 二本之行 くうずれ 府女之所的文侯曰吾以及人期雅雖然宜可無一會期故乃往身自罷 文侯與群臣於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 不出月兩而往也往必以兩必緒群臣之共見是好名也鳴呼好名以門開鄉回鎮非急務而敢赴東人之期是好信也好信則當得今而歷 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其有得於師道多美槭瓣松賺处關但文侯瞻古樂則惟恐即聽鄭樹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聲之間非將相大任也讓諸字克而皆得其人不失校慶人修睦以善隣則不失於韓趙圍種橫之對則悟任座之言 侯之所得師也 製 分晋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者原於三家之分晋也蓋晋未分則形勢強既分則形勢弱況晋國既終疾迩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則奉之所以能併諸侯 以莫能肆虎很之暴者皆晋之力能制其命也自三家分晋重以魏榮 名分為言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也夫自秦晋交思送相攻擊秦之所 不能討則亦己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納目於此大書而首祸之者所不能其是一歲矣今晋之三家弁勢其君於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者周五年之一姬粮取東王室衰檄聖人憂之筆削一經以重法為世其音 於他志於故韓超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居監此亦 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目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 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分之後韓趙魏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秦患不待 以維善史之能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爾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孔子 2/士也然能師事之不既與庸主逐手是放教信以治國則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 | 新放か王去耳安住而不貧贱故子撃ろ散之 定五何成 担名如境 以 子 一人者病则 李子 ・ ・ ・ 響量宣樂音而用不以明察首也今君審於音臣恐其離於官也文侯曰善〇子等不此文侯曰鍾聲不此乎左高陸於著鹽潭野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 「香持為最養之首矣 ○文体使祭主代中山部今直隸真定補友之 子方不り 中一时其子學文侯問於群臣目我何如主皆日仁君任座目君保中 世史類編卷之立 Z 封君之第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題出次問種積新廣對 一失其外者未聞有以外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發而 |野出還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終調子方回當員者聽 之文侯悅使程母召任座及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各〇文侯與田子方飲 回仁君也文候回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翻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晋特為皇尊之首矣 とな難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有於魏成为曰魏成食禄千年什九在外與土中山己後無使守之臣進先生者以子無傳物處 夏臣進原侯射過進也君內以既於熊衛府縣神幹好為慶臣進西門豹君於伐中山臣進雅場曰若召卜相果雜為之克曰魏成绩忿然曰西河岭影守其起臣所 · 一子何如對回居机其所親當机其所與達视其所來窮视其所不為文侯謂至克曰先生審有言曰家食恩賢妻國於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 人乎發贱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贱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縣人國君而 **貨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 兄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聽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派為莊周檄物輕人子方却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戦國不 「東東方大富貞不敢加之 在身子方宣可驕人乎子擊於以勢騙力夫富貞不可以縣人資財亦宜縣人得盖縣之一字難以周 世皆從購之一字失也 得小子真田子方段千木比三人者若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 · 更用成烈三犯 w

章 等可往年具公吃其父其父戰不旋踵爾頭轉之間死作敬遂死於敬具公 要得此子五 观言不者 人变 之義 吾 無於是文侯以為將聚恭核五城起之為將設士卒最下者同本食即不可為 恭之五 與東州殿也然用兵司馬穰直那能過也轉首即後不能與東州縣區之大民間諸李見之司起食而好色經嫁華千縣建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見之司起食而好色經嫁華千縣超线及漢特人也且以豁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察矣起恐 越利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運官某人有愛臣節款者落指石二 之級財經數處不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死其症何哭為母該席行不騎乘親繁嚴級驗皆益與士卒分劳苦至有病疽嫡者起為吃 今文吃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 或錯之心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起殺妻以求將於陳張監述發髮冰時來及獎賣皆斷以稱主大破死師又絕者齡人往於為那人後為事人欲以為將起取鄉女為妻鄉人級之 臣之子忠得與魏成比也墳再建口墳都人也失對頭卒為第五 食財後乃是食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殊其食則一今真人以詞致魚即不設府行不騎乗是前則食後則点也起非是後能無也前之於是 是於其所厚者薄故終為君疑兵起貪財好色及將則與上卒同日若 非是肯格則也意在得為,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戸東大」三大後寅其功而疑其心易子事齊成公公童等及水翁木曾三大大三三起殺妻求将終為事人所講察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 克後不急推較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在國又有子及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和文侯問不及此而相之任李充此言亦庶幾符觀人之要奏但當時最有曹子衙有子忠 之士维貪匱不取非義之財無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富大臣字 八易牙殺其子以進來生之食其子易牙之投其子具起之段其去首 五百十三 玄灰門棒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盖若不妄親所親必野 古吾君 失洪姓 一人皆 之學,对有 全等前四十富都於徐越皆可連進之當得以乞我烈侯迫然論前嚴執 照明日本於前班四十萬都轉播語無謂連回老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連回未也 之對山河 康民元年流年王〇年午三年 聚縣公湖武〇田中五年盗殺衛相假界 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至仲子乃使政國之依累方坐府於明於其衛甚 厄班二十四年 漁籍公王前子安王騎立 易之時三子且然光賢有大於三子者子 固捻石之旅而對病之來也卒之默奪不自覺向之所皆者若有以核公仲進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祭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 天并川上一區順舌間也到侯好音飲與搶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至門一人臣於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皆而忌其初無衛區 名縣威列生于在位二十六年按監法好和不争曰



史 54-119

世文類編表之五 人文月顯三紀而后臣 孝言王 新作 米乙族國不法其故其龍曰不然然法而治者吏目而民安之衛勢曰常人安 秦華縣 公司書以衛鞅為左展長者。本定變法之令。今民為什五而相收司 命原題。熱謝日五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美數曰君不能 争少有奇 部り西々 ·/人 智者作法馬者制馬賢者更禮不肖者拘馬指於物族通報的制不使之數是於故俗學者消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É 於不以可與樂精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甚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 重坐京有罪九家軍發若不糾舉十家連坐重坐五家為孫十家相連收司相解死也— 将茶社稷何公叔日座之中展子信衛軟年雖少有奇才顧君舉國而聽 用于人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手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 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應用較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諸而去公叔召 秦孝公令國中日常各群臣有能出奇計發而者吾且尊官與之分上東 似村格於是獨公孫軟聞令乃西入秦軟獨之庭孫也好刑名之學事想 秋遇寒情年之不得與酷中國之會 於是孝公發情而德情政欲以疆 公立是特河山以東疆國八雅河之間,四十十年愛國真帶接京省以夷大河東京可助此将何附而斯與口己未七年東伯平都公地東兵 非丁本河東京東京直 公衣座坐知其賢求及進會病觀惠王在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歸 坐告姦者與斬敢首同質者 不要四王 <信 販売海看大省 真国 不宝人 民者 歌 着 王追公不 撒 胃無 字 信以書でら 世更類編表を切り 天 我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蒙之於過其後民其敢議今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性於私副鄉邑大治鄉民初言令不便事後後非首縣遇利此其師公孫買得洪鄉轉當明日萬人皆趨令行之十年帝國 今之以行 州作歌師衛軟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度曆黥 **以木三** 字十 今今行基本勘過無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干数於元太子犯法 權關於用不及無無也有功者顕常無功者雖當無所分華今既且未布無罪分為官以其不為所以此律,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縣治等法共界及為官於政策表生一人有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縣治等法共享及為官於政策,是其外後國另外也 恐民不之信乃立三大之木於國都市南門聚民有能徙置北門者子十 金民怪之莫敢從後曰能徒者是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輕是五十金乃下 高下以受賞也 為私關者各少輕重被刑大小修治教讲力本業耕織律的教也差等其為私關者各少輕重被刑大小修治教讲力本業耕織情願匿義者沒藏與降敵同劉與降脈散人有軍功者各以率党上對議 致東常多者後其身後其外後事末利工商及息而貧者最以為收冬東 **收滅** 也無 施之退舍而原棒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不察徙不之實此所也得原大信何以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中信國之費也民之所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晋以公公伐原布三出之教原不 降命去之號者曰不背曹決莫葛之 盟按曹末為唐特三教三北長 地千里一 温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前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格子 城無一子可增減哉誠以素人為軟積成之所刻錐欲議之而有所不 豆養心曰遊士富各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干金莫有易者以今觀之豈豆養心曰四不常為相自作今重布成陽城門縣于金於其上延諸使 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告齊桓公 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舊其民兄爲四海治平之政者手 ○公司大信者人君之大質也固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王者不欺四歲之前。 ■今月周嗣三台 首聖人之治世也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

如信聖以子氏 粉本し放 之功 共村段 **兴寺** 汉論 墨蕖攻病 不在彼 党物 珠聪草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智子成王曰寡人之所將縣惠王曰劉亦有實形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維小尚有徑寸之 獨卷之五 後支十一年前報(O丙寅十四年配及王朝惠王會田丁如冊申歌詞 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此於是特假取水之小事而立 此宣有一毫犯意外其間強敵,就算祖訴之策欲售其富強系併一時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于民者益如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于民者益如 是養心曰歌國諸侯之所實惟以珠王為論而知所實者惟疾威王葵 於鏡初孫府吳雕消伐學共味消仕總自以能不及雅乃召之至則斷十五年總伐趙國耶即O戊展十六年唐伐魏以救趙魏克斯劉東 知所質在此而不在彼也。 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衛子成王日家人之所 東周獅王紀 **愛稿載以帰田心答之** 八 学 課 粒 関係を 心釋到而自放是我一舉解翻之圖而收弊於翹也是從之十月耶劉降自為解其全學之輕共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其疾走其都被 虚灰必須批之放兵若虚則後持之微令田忌擊線之處也形格勢禁則不因去疾恨排批也亦在精學也滿也虚空也獨嚴人相形格勢禁則不曰夫解雜亂紛斜者不控奏攻聞者不傳找我者前傳機關以批元據 王以為師至是國惠王使龐涓伐國南謀故趙以曆為將辞以刑餘之人 不可乃使田恩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在之 · 用也子思白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水也取其所是棄其所短故把來公司吾知其可將然變也當為更賦於民機版起而食人二寫子鄉故與那相此將其心也自興千思言切變於關侯聲公訓已其材可將五百 王中二十年が年(つては二十三年御史號日侯服属三晋前故供司が父法其後古今罪不可勝謀矣 五起辛口始大備前世論之詳矣軟獨何人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職五世之以此也自首帝書整分州更惠處夏商周而法

二卯華 可以五少人子中為特集的孫子謂田忠曰彼三色之兵素悍勇而輕賴雜鄉以與田島将之孫順為師以被觸置走聽術於應消聞之去歸而歸魏總大後於於國深結轉之親而晚來總之樂即可以受重利而得當名也王途起兵使之於國四深結轉之親而晚來總之樂即可以受重利而得當名也王途起兵使 **推顧以任備受總之其前反應命於國也且就有被國之志備見亡必刻於卿吾思於社使應消任婦院請收於卿孫臏認威王曰夫婦總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思於社使應消任婦院請收於卿孫臏認威王曰夫婦總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 其以大子申為特密節孫子謂田忠曰彼三為之在素悍勇而輕賴於** 原尾二十八年,翻传统翰代魏乃放南极其将雁治勇太子中初起惠王 教矣の職後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予思白以吾親総所謂者以二郎華干城之將、肝許執斯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以二郎華干城之將、肝許執斯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 而帅大天堂敢矯正其非鄉大天出言目以為是而士無人莫敢矯其非 已國無獨矣〇子由言於織侯曰君之國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 所在而阿諛求容調莫甚島君蘭臣論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 君臣不臣者也夫不祭事之是非而忧人讚已開英其馬不度騎理之 連抱而有數文 一村良工不至今君處戰國之世選八 兵法百里而趣利 「如 大破於郭請侯叛之可因此時代觀號不支藏必東從然後無據河山之 不是在以有腹心之疾非觀并緣即緣并觀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獨往年 不是在以者兼君臣之罪而非緣其執此之功為較言於孝公曰等之與魏等若 明為於住受其秦以畏而舊功 側目辨書公所初衛鞅言於孝公曰等之與魏等若 出失額編本之五 を 言葉 表現 三 不根 三 子根 **化**检索 禁以 さる 撃手 公太大 新沙里越利者軍半至万使係軍人越也為上萬麗明日為五佐題文明月為· 吾很不利 折倒白書 孫的教育等題消不喜曰我固知鄉軍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歩軍 帝王之 而學之輕遠不書自各始與公子雖應多今俱為兩國縣不忍相攻欲與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仍將 徒都天好家村教為府是美現状裁 勝私其刑則許謀益甚矣數以是而徒都天好家村教為府是於尚功 首廣之國也疾與力職獨首無名之無子也二十九年家衛教代魏誘教其将公子仍而敗之魏敵河西地於 善射者萬琴女道而伏期日春見火舉而俱發龍消果夜至斫木下見白而传多明監可伏女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龍消死此倒下於是令動師與其輕較信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養當至馬對在值嫌馬處道隱映

實在大夫為相十年。今紀之趙良月南君問君問曰子親我治器就與五致大夫五枚大夫為相十年。今紀之趙良月南君問君問曰子親我治器就與五致大夫后秦義及於道者被刑脈河鄉田縣於將皆臨潤論以開沙離失功志就被外移自司,被與用法酷治過六尺者有罰於屬六尺利田如實而唯少故有罰,即而免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 重可 見 便 **三至头** せる類編をこう 所以得人比較者非 四不出已八年朱君又於祝朝而熙福德皇公孫曾許日得人者與失人 學之平自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震國莫於迎馬相等。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 一 任生三十年が極 民 克月夏三光 PE C 愛一十一 多之徒告與欲及執出亡欲止客含含 一年第人誅衛鞅城其家訓練嫌勉直 さ 言思 孟子 利義之群 **东市** 世史類編奏之五 大務 新此為不利大矣故め日利者教之和也又日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熱所施 利之大者也 亦有以利吾國平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利吾國大惠王畢辭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左梁是惠王王曰要不遠千里而來,我失難與明以然下較解暫字子與鄭人安業於礼子之孫子思是成親,即則三十二年孫建牧〇乙國三十三年五朝至魏蔣明衛,鳳之村主 面取一带之高尚非真体的大國來群逐黨的 而取一帶之高尚非真体的大國來群逐黨的 高級的是中和六國鄉泰敦合 簽與目書六國公佈前悉以泰為裝包是 時課整義者也至是門成而昭侯。第○統趙鄉鄉鄉鄉經合從被務以黎泰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4年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4年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4年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4年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整○統計解說鄉經合從被務以黎泰 去台利吾家上族人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水有仁而追親義 取民故地東至浙江越諸公族等玄政為王或為若常於海上而朝服於丁玄三十五年報選社紀十款起王無國代鄉鄉就之代聽絕大敗之盡而納交要要要武榮之企或前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而後君者也惠王以為迁遠而陽於事情不能用口初至子師子思書問 長有于司學者草先於張利之辨盖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自非學温公司改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遇公司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之地不足以自欲也然問等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未鳴呼刑名之學之地不足以自欲也思文王之城不可平公子慶之刑不可有南於於州西縣明上華至是雖有要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事此代國者 我有好回然先锋大義利之州而慎思力行士张真有得我其事雖善。 **阿**贝州町已名 |

泛水之上 西縣 談社後 竹牛後 為大王蓋之醇王從其言蘇素能圖萬至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進然中從解於乃雖非斯於以大王之賢被強歸之兵而有斗後之名竊無然恐怖從解於乃雖無則節曰國為鷄日無為半後轉針發稱欲惡感必定喧騰成黑短勝傳是冷暢腳埔所会茲效之效,明年又復來聽地方九百餘里帶印數十萬天下之強弓數剩劍皆從觀出令大王事 者主從深顯其所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影響成則其身富帝國被影惠縣而了鄭總不能文必入臣於影響無難親之規則禍中於趙英夫衡人縣前人鄉而了鄭總不能文必入臣於影響無難親之規則禍中於趙英夫衡人為其後也秦之攻韓總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數食之於至城納奔糾四東之國英強於趙秀之所雲示莫如趙然而憲元敢伐趙者县廟總之 東騎五十匹乃随着百之說而從日事震願大王熟祭之聽至聽之蘇素萬者與二十萬條鄉級大類香學二十萬厮徒十萬騎經騰款赎車六百 天下之將相會於河水之上語語地的目影文一國五國各出統師以接而不與其家獨為大王計算者一戰國所與關湖為從親以指影腳蚧令 兼天下之術屬王不用一些蘇養力去於國文公日鄉之所以不犯冠夜 女者以随為之般其前也且需攻職戰千里之外刑攻開戰百里之内夫 者為與底接境也今後之攻陷則不狀難欲深入則恐襲觀之議其後處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問題之來已二十一萬矣天臟觀之所以重是然 該配宣王日衛四寨之國迴極所叫翻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栗 医被世或校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常可必不敢出 的公補格構 天下為一則強國必無事矣文公從之資縣養車馬以該國南侯日富令 如丘山臨海縣 一人金車 数整人 局摩連社成惟揮汗成雨即有 金百里之内面象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風從親擬即縱 能害國亦明矣夫不料是之無奈威何而然 山東英爾侯大伐原賜奔之以約於諸侯於是縣秦敦陳宣惠王目 人可用軍三化 為蘇泰所以 五世歌王之 之計 京 国 文 速 世史類 未打世 括合從此 |百萬栗支十年止霸王之皆也を強い震影素強則題弱其勢 期期問題與共代趙以敗從約趙南侯讓蘇素秦北請使船必報衛蘇秦已五三十七年蔣易王韓寬康秦東王便犀首公孫行韓衛親官所等此 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東大王何居長題主亦許之於是以蘇秦為從 通也图主許之乃南該歐處王日更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需用 茶之五 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憲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題衛合則題割地 予起子三以前事之甚難者當是時奉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奉說韓親敢出此語平此縣泰所以為蘇泰也可輕為之臣也吾不知奉說韓親敢出此語平此縣泰所以為蘇泰也可東於日東北州四境不中戰而不勝國已包亡故韓親重與泰戰日東於日秦就承王日韓魏所以畏泰為與秦援境也韓魏戰而勝泰 色四十一年及東王明人張佛祖歌儀初與蘇泰事界在王部於清明野村城數百年宗社皆為丘號鳴呼傷於 份就准不顧其後也飲而泰滅三晉不數十年華施齊相維而亡律聖廉齊楚樂君竟不思三晉為之藩併尚禮與秦交和正猶蛇虺睥睨其 東天日 蔡次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泰雖殭未必以一國之 徒能押閱其說以利而喻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 徐合從之外以未有他策蘇素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逐合于一情平奏 不能知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煙其堅甲利兵則目前赦急之計 若此哉是後遊雖入秦教以遠交近攻而韓趙魏日益削弱秦日益強師而能勝六四之祭也乃信张儀察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完暴何岳愚 人 更月思王針

東京七名罪亡人食各常教干人名重天下城聯投市義而卒象其加正而謂百乘京意之名罪亡人食各常教干人名重天下城聯公義士世被以與時尚監部之有於京東主教安之子曰文通僅容易認绪教君以散財養士精郭君使文主家待置 出了見、自然とこと 見見りませる 文書国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表面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表面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大田和工不應為後途では依然在其代の東海防火化を取扱今乃出而和工工、「東海市、東海市、東海市 東党 克也王從之已而歌之悉以委望聖由是得其歌權學有子四十餘人其在時代可王封田娶於移號目清郭君與言於獨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世又類編奏之三 人民門頭三品 野人於 果熟熟館官而在祭川衛董男王許之乃為得罪於抵而奔瀦鄉宣王之為客鄉、照鎮經鄉方孫若奉於問題以此的縣梅縣 商稿奏或聽易王曰臣居施不能使縣其其一內也內十四半頃試經夏四月泰初稱王〇下鳴四十五至獨各自獨奏縣其一內也內十四半頃試經夏四月泰初稱王〇下鳴四十五至獨各自獨奏 以为天 學於及及四十六年動的稱王動武置王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 如大日在於於王高宫室大花面以明得意欲以散露而思答。 **凌其零中在差手** 左丁四十八年工·明子慎靚將王定立○爾號薛公田文為正當君初爾 就把:八上郡十五縣為新秦落公(6)為村先走候怨秦而德濟已春後知能不親信使引用為縣客順伐魏取開開新後感之而使公子縣質鳥因 ₩徒横之代稿業院相六國召儀春之 激怒儀入器修使人資行且為 立私電影成為上梅其君下盡其民是如 人之雄害所謂通過主幸與及萬人者養好之過也今孟常界不恤智為不擇被否益其君之除以及萬人君養好之過也今孟常界不恤智為不擇被否益其君之除以過之 是不少多 美工以為民也夫士之野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 意送深德表效素之生不敗其從可當新君時俄何敢 島廷尚哉 之國何以待為黃盗常若已養家不受成機出未至中國盗幣君召而反 高級の大下でトートラミット・1-11日報のかな行友及務案之餘謀其 を終めれていています。 五十二年 於就以及日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質剝願献之及許諾又見目小國所 正常君聘於驗趣王夏之於狀堂徒直送之 証 近映特當不然行謂公孫 記されず 大馬馬馬之日子何及之高意之物也成次雷對五智君乃書門版日有能楊文之 大下之事 三川周蒙 王旦湖地四平經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尚敢場也天萧侯的從結為兄弟明務所聯與外地南東西書的衛門以時前以時務養院死張儀說鄉裏三番快王併誅之○魏請成于審張儀後新相為縣案編開縱為其礼故之春曰王俟秦死謂車型秦恭恭報則經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東楊便服西至郡大夫殺孫秦陳縣摩毘養被國大夫遣入客判将死弼王問便限西至郡大夫殺孫秦陳縣摩毘養被國大夫遣入客判将死弼王問 名山文之過於得對於外光疾入諫 好代點臣開華名者於朝華利者於市今三川門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師皆敗走○宋公偃稱王 「巴」至上秦代爾攻之巴獨相攻供与急于索司馬難請伐獨死俄曰、經濟死儀類使相索 不争馬蘭爭千我程去王業東來錯日不然臣聞之欲當國者務廣 四公司武者为可前熊用陳美荷其言之善也难懷許義之心猶將用

世史衛編者之五 一条できていたでするとて高がたという。つけていていていません。東京は、大下不以為系利益四海の天下不以為金の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状態が消失下不以為金の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状 王前衛國而戎翟之長也有禁紂之配以際攻之營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國而 其務時於疆女者務富其民欲王者於博其德三百備而王前之天夫蜀西降之 誠是 時天下方務從衛攻伐而感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乃亦是好三 齊而歸嘆日夫天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天下當今舎我其谁及卒,門 王之德化子之道以正人心思那說為已任是以所如不合逐致為臣於 就便王曰大王誠能問關絕的於衛臣請獻問於之地六百里便主悅而 公孫五萬章之徒相與記其言為七篇故為所不解其死大邦矣 其覇や對日不能王曰何故對日不信其臣於是避王專任子之歷毛專於諸侯總相子之與竊代婚欲得熊權無代使務而處既王會問曰郷王也不如伐圖惠王起兵伐國取之秦益區強○猶秦弟代屬亦以勞說顧 四十六年 玉明子城王 处立 朝為臣が反也反為 謂能王曰人謂完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竟同 一奉而名實所馬今攻蘭切天子要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 けて群臣皆智陳於獨而干於於四大衛之所以重題以其有粥也今絕 三年,希腊王色屈勾將代索初春欲伐衛虽其與死從親乃使張儀 而不好其態者也 無王因屬比此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智老不聴政暗似老 名延慎親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溢法茂國心恤曰嚴 國東三世 朝王紀 夏大派國際と西区之地六百里弘 至.水子里离 限的一年にないになりていてよりといいいるとのである。 東土九色这名大好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子馬今至矣不別年千里之馬至 秦星句·克 塩 味 教 清 発 質 回鄉親奏應送到两城和于衛心院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兵聖王礼化順三年第六敗党師于兩陽原在司波取軍中港後襲東文大敗于艦一可向也如此, 近只新編奏さる 外究府權 在炎 转十 共國以雲无王之北征之頭也先生視可者得到事之中。應曰古之人君 大傷矣王不聽使虽句師師伐秦都便在長童學之稱納蘇夫就來來與數也今已絕們而又青斯於衛星我合称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數四攻之不如路以一名都與之奸共而攻鄉是我亡地於獨而取價於 發節因狐之國配而聚破無抵極知為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蒙六里使者還報愛主選王大怒欲發兵攻魯東 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陳始况婚於隗者直遠千里打於是昭王為隗 有以千金使消人所之人其之節首水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 關絕約於齊新王大怒打節而事需解棄之交合儀乃朝見期使者曰子 北绝繁交而西生患於是也的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順子母後言乃開 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側軍其暴力者外籍權 忽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内丧師徒之我外召諸魏之矢利之不 五起本山 不尚於之地不可得而在內亦不免严肅為港者亦可已夫五起本山 是機合商於之地打與齊絕伍勾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我平

次年の一つな風いのとと、日のすということと、これのは、日の日の大きの大人が安請丁母は選江南母為悉所風の也王の母子を見る其主耳今段張儀悉必大好安請丁母は選江南母為悉所風の也王 以動其君 砂是石油 世史野為本さる 爲明之上必無幸失大王不事奏奏下申聞言提宜國軍成型則王之國 就成的於為獲緣就能力料之士以攻不服之務國無其岳千鈞之重於臣請令懲勢長為兄弟之國節至許之張儀遂之聽說歸王曰夫戰面貫戶之內而獨待諸侯之故任早歲之外此臣所為大王忠屯大王誠聽臣 事養大王不事素素驅輸將翹攻之雖欲事依不可得也麻王許之儀又見免之團離散而願葉效河处將幹順蛇納趙王入朝到河間於驅聯以王者必曰離蔽於官圍地廣兵強雖有百名将無奔熱何今暑翅嫁娶為 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都而攻衛臨王許之像後東敦郡王曰從人說大 不格術的男今王不事民都好較驅傷而攻題則動危矣極攻題在三 為後の原々之儀因於愛王の大馬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征虎 女贖之王重地尊恭養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神日夜泣於王曰臣各 西說随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横索都其不敢出國谷関十五年大王之 足以喪國又兄二三其衆乎意者銀留於仲衣除有所附欲國伪婦的致堂三孫吳之論以是而非不有數不虞其比蒙使其不賢則一的致堂三孫吳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 不分故范言以動其君耳 失其黨而派后求 之最近人 限長三番 (成番 大) 三人術遊説諸侯致位富貴天下争慕效之又有親人公孫行者號曰屋首、明東方為秦之五 阿東乃服三年 後記記念武王後出相観 高京卒儀典素皆以從播展 第15年 後代記念武王後出相観 高京卒儀與秦皆以從播 衰裹组体 以情帯 おおす 著 战将下机 在而問其故對日電人有與曾公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 至子六年素初置丞相〇英五七年春井茂伐戰宣陽初養王使井茂 ·温公三次信義相親則秦維於果安得而亡之我天三晋者都楚之藩温公三次衛之就雅及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卿使六國強 蔽察差者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貨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蘇楚者自 絕其根抵也以容差而攻三晉者自徹其潘蔽也安有敬其藩蔽而媚 真和而不同於此 由平日師友之間未當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此以祈年龍小 辱之歲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贍儀入秦終秦之世不敗縱卒敗縱約盖

福事の大 亦幸而遊び 楊茂攻宜 胡服騎射 总农在彼 語言一葉 北非臣さ 「報間屋回」盟東世事也泰君臣盟于息東良可怪失院盟而遠言猶得 李後東京於龍子茂四即城在被言號出身東京和平下西以宣陽之部為屬於吳出祖公以至 次接面開城與國東在後東西等四里成理成本平不上秦之右将有耐對四王今東宣陽而不派為於公大田里族理我教师而公仲和等等我於以及無 代費田巴請明日故在被言號圖息環不可王乃速起红佐茂斬首六萬 公司田巴請明日故在依言號圖息環不可王乃速起红佐茂斬首六萬 公司田巴請明日故在被言號圖息環不可王乃速起红佐茂斬首六萬 公司田之本 問為亦王於茂相知之不深相信之不為耳響観察成王之任章子相 驅世以笑我的地中山害必有之國人皆不放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河谷黄華之上與肥義謀的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思者所笑賢者察烏雖何始的服招騎射物翻武靈至北夏帝山至方子必之代北至無躬西至 |育於燕其母学八子之異父弟魏冊與國人迎立之後初太后治事以母||秦武王好以力戲が士多至大官與孟說來片絕脉而死無子異母弟稷 年拔之这而論功文侯示之詩書一篇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至之力是如其母類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杯也聽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 為村軍盗威國 19年而臣受公仲後之然也故臣願王之勿代也王曰寒人勿聽也請與 之功也今臣義旅之臣也博里子公孫與扶鶴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敗而從政 不如齊威之任草也宜陽之後亦幸而勝耳不如齊威之任草也宜陽之後亦幸而勝耳不無其之候而以其之何不應其人則皆三其以齊其其不無其之候者與言其以齊其不無其之候者與言其以齊其不為其之使者數相往未章子變發風以雖兼軍或者言章子以降入秦國王亞度者數相往未章子變發風以雖兼軍或者言章子以降入秦國王亞達者數相往為為所與未軍對知深而相信為雖首市虎不撥也置以三告而投行外奪鄭王任草子 原根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閣侍春婚勘王行王乃入秦 世史題《未文王欲往心見欺欲不往恐之致略唯屈平曰母行而終共旬守王 世史題 魚本・土 見 見 引起 武豪雙子 日本學學之難敢中山之思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明服以朝而始出令為 何初悉代重取其八城泰王乃遺を王書頭與會問題面相約結盟而年之十六年趙武置王滕太子章而傳位於少子何使肥穀相之自號主 上服災方道逆人心臣碩王熟圖之王口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 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趋量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張遠方 作成后婦が總王兄弟不善者皆城之。 が元年、孫神集〇丙辰十年の魏州就君之嫡母惠文后出其故君之 校於敗於武置之志欲得中山胡地逐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為所是兵藏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去何不是一花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 小大之差也

三城以和東 田文日本 野石成本 王王然遷之於江西原逐懷石自投阳風紅以死陽既表投洪羅布其忠祖在中華下離聽解以自然尚其王之一寤而王然不寤其後子嗣又諸之於頭我 以下工工が と 単金 動き 己歐之帝王無以應好來客有善為狗盗者入寒藏中物町竊盗狐白來求解於衛王幸姫蛭日顧得君狐白來叔派配鄉縣為孟嘗君有狐白來村於配與縣 豆然还於 高なくら、、以及した一般疾病相の血害君欲殺之血害君使人、姿而後厥者竟然秦王乃以嫌疾病相の血害君欲殺之血害君便人、致而後厥者竟然秦王乃以秦丞王以為丞相或諸秦王曰血害者相秦必先、此於孫請血害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諸秦廷明故敗統西疾所緣此為質也持愈王聞血濟若加文之賢使涇陽君延陽諸至明故自孫於與和刺及愈十七年。改可讓王継秦丞相即文自悉逃歸諸至明故自孫於與和刺 可說日王每出令平<u>伐其功以為非我英能為也平逐見疏而勝頭下</u>必 以歌姫姫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五當君至関関法鷄鳴 之際道德禮義之士當做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東東白玉管己所属禮者至於狗盗皆以客禮食之其职士亦随矣 新呼迎之の見る 行之不能無辨則維三人補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干載一人我孔子曰一次一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徒全而署其細人一人不見不得深向不侍濟論而自顕若其行之不能無適則亦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 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墨割前東三城以和三國乃** 馬名世 若具其社 之群司罪 灰 森 高 環 勝 世史狗 (文主) (大き 王割而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議 實非也謂两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若将從易而是者平其亦從難而非 鍋をご五 者子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後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 蘇勝於理終必受計 震恐割地講解懂乃得兒自山東難奉未有若此其社者也情其聽籍 十九年楚懷王視自然走趙不納悉追及之以婦祭流奏於承先 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像王曰何也對曰攻之入國各關係那王謂丞相標緩公子池曰三种則是故於則而 馬及於美縣西歐村罪者也如

を可以 大ツ 人下空 其代何耶 (於)如悲觀我習供由是不直得是視會獨於之地輕絕辦好確軍很得人可悲觀我習供由是不直得是他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何刊与為養而未流之數一至於此納因詳書之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何刊与為養而未流之數一至於一至於於為此對法 李本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心於直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 題前防士卒得一樂戰勢王事之乃後與極和親大仇未復此正痛心疾 あること 人以川城にも 文在席者北鄰者甚多有國家者當為成罪也〇獨以親用為丞相〇己為立少故也推顧傷的持為一具姓耳自古湖死一世而終婚以及者強遭而叛其電主父飲出不為終谁敬三月餘敗死土役以婚姻之居推進而叛其戰敗就以主父命召王李完起兵罪難因園主父宫殺章及不濟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就大馬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見量及不 大不禮念發而驗二人必有陰謀子盍稱疾不出母為楊梯義曰主父以之乃應章針之孫位使田不禮相之季充謂肥義則野納回章即然而欲褒華生必并向繼邦正拜鄉主父縣重沒一十年。體邦正籍鄉主父縣重王自封長子首於河江後以降為熱 何好為表也回無髮而度無易而慮堅子一心以沒而世義拜受而籍 故南卿曰犬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一四八四五難馬呼转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奉雖強爲得凌之弘正其難馬呼转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切其子矣之不說也恐其父而婚 而為譬人役信於。 **建取地數百里於自信欲 專民** 祭教撰安 不能下で 1126 王竭无節 世見対編をごえ 電不 春何か 安司·山上、1000年的 日本 1000年 1 則堂上堂下門外至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無宋節 入請場場湖不住逃人口不不吾且看色場口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之就聞意之人王場質媽始編書指解聯心與令軍中環電空三十里無也而王不戒何得無珠因權王別縣之廟深宿者而死,與為雖此不罪絕之間地坼及泉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之人以告 應師来勝長驅郵城皆望風而流樂務脩整顧軍禁止侵掠求動之远民 東 見月 表三色 /民散城

成名為養船王欲之諸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爾相如對目悉以城求壁之前的秦之王 ▼ 見月報三紀 世史打的秦之王 ▼ 見月報三紀 東京東山中職之職主王使王人見日正正正 の告國中曰王己立在意美○随使蘭相如獻堂干食 書後献壁向非北下上五 何門何智 大之意 作 七十條條 何見取取卷璧相 如不之蹄山踊知 同所卷不趙完 別方あるされ 同具月散三紀 南田如献登千橋地及御知不書作生に生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宣美の随使蘭相如献登千橋書使職望句非事を正立告國中曰王已立在宣美の随使蘭相如献登千橋書次以指統之事也以上的关於是鄉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郡王保重城以拒經是攻诛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之即殺軍罪心疾以而疾诛而以攻攻治向陽鳥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郡國殺湣王欲與其第五次次大次不知其處汝尚何隔鳥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郡國殺湣王欲與其第五次次有知出而稅來則至倚門而望汝爲出而不還則吾倚問而望汝今事王。 標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一概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便牽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寒齡等至無意價随城相如乃給而王不許由在我矣我與之聲而虧不與我城則由在虧臣頓秦聲而往 不清王子小章受姓名為電太史教公家衛於東馬之殿團也教女奇 獨亀山巴,趙社稷安危之機不係於一壁之存亡古之人有以皮幣大 馬珠王事大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 7台 後度など (1) できゅう政者也未及所權也故係禮者王為政者疆政民者的性 有心之王 (初于日) 高音聚飲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府建 たじま 有機 をごう (1) 対け おこれ (1) 大変 T V 書南矢を 至于三十六年春王官聞王於河外灑地藏府南與趙王飲酒酣清趙正樂其罪固不在氣秦之下宣春秋以夷於府之其孫治問門輕東世有無周之心至於東世情為一次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龍獨南則共至矣於是飽計不行際期職 祭起在馬故也夫尾肉膝而女利男人循攻之若使澤中之糜家愿之由 原及三十四年 選訴入殿王使東周公衛止之時絕欲圖周王使東周王 獨嗣君好军微隱縣令有發梅而席整者助之席令大為以為神文使 以肥國得其我不足以動共而攻之者名為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自 公謂題令尹昭子日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教其地不足 怒而慘相如於市武安若十萬敦歷即即而青鐘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晃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望也今 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谷也大王拂子城而韶趙璧以一壁故而失也為十五城未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忘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我璧入而城弗子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無子城也夫璧非趙寶 之攻之必萬倍夫聚第之地足以肥國就題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 再勝而於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之後全於壁也,天也 而望歸由在趙欲使由在秦則莫如在肇奉王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 安聚飲者亡 趙弗與雙两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泰城出順相如之完壁人人皆稱之余未敢必無信也夫秦被壁而 飲酒酣讀随至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 易及 之門指未 皆な之の 有が共産権 白五歩之內臣請得以頭血濺離大王矣左右欲及城相如相如張目此 鼓瑟勉王鼓之簡相如復請魯王緊在雖 解飲 買 婚 網 鄉 第二不肖相如 之籍以馬左右智雅敬王不懂此為一整在龍酒養終不能有加於剛動 昭王平卒樂教奉趙田單襲破鄉里盡後倒地蘇鄉 服布人之心故臣伐齊本得其 二年 不 二年 不 著 直 塞 不 服養長信 拜去那 湯武 原 教 原 教 祭 教 代料之失り 1. 一有所なるし 東京の東京大十餘城今不下者两城風非其方不能核飲久快兵威以服弼入南上線生田者縣之使即舊茶或讒之於魁昭王司樂殺智謀過人伐鄧呼吸之間上線生田者縣之使即舊茶或讒之於魁昭王司樂殺智謀過人伐鄧呼吸之間原展於學校園 己三年末下乃鮮園去城九里而爲墨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 歌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們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 要順照面而王敞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追國相立樂發思聞主教惶 以拒絕 以制務整而易進也轉車軸頭北是多智智共因共立馬將延前衛門等平分山東荷州北西縣所以鐵龍得全川以破龍縣於延前墨入口安平分山東荷州之戰田單宗人以鐵龍得全川以破龍縣重轄於鎮中以制務整而易進的墨天下將殺國前墨前墨大夫出戰而與勝非此榮蘭州依特之大之也為是一次,與國東此於衛衛所被持續,以拒絕 樂校園一已三年未下乃鮮園去城九里而為墨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相持五年而無可東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私相持五年而無可東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私報酒酒三樂殺以全盛之共黨溫都之衆集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故不 1月 月 报三私

援騎 初代学 不足論士 所以其 之民 新為海 王哲切 世史新編 為師子童逐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言惟懼網人劇腳所得舒翔舞而下網人惟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将士由是情悅不和鄉縣點越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終先祖於庭飛鳥則墨疾矣輕王已疑得哪友間乃使騎胡怨代將而召樂寂寂逐奔趙騰問民樂發與網新王有障史誅而不敢歸以仗卿為名卿人唯恐他将來問日樂發與網新王有障史誅而不敢歸以仗卿為名卿人唯恐他将來 可用乃身操版鎮師總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軍師之問盡散飲櫃吾城外家養可為寒心鄉軍極機之鄉人皇見若涕泣欲出數單知其 用之、羽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大子時害不快於<u>勢教田單聞之</u>乃総友 鄉卒置之前行則監敗美納人如其言城中皆然堅守,軍文言吾懼納人 卷之王 門東川城王鄉 生交相為命文有田単為將計智巧絕如墨翟之框公輸仲達之樂孔於拉板及民思田氏更立法章舊臣大家宗族親戚逃聚一城死生若然按齊屠暴積民怨驅致縣忿故發糾合四國之稅以攻棄助之幣易縣按齊屠暴積民怨驅致縣忿故發糾合四國之稅以攻棄助之幣易 施仁敦思以慰奪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悉實員於燕齊之民國已殺之師立出於赦民行妻子就特報響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之問故於一城取一國民惟恐其來之不遠此其為王者之師也後樂 明殺雖情動仁智安能招田单善撫之民心弘故君子當知法草之時 子易於言也 不田軍不當過求殺以所難也。 |世更野、編巻之三 田中攻狄 19. 光之計 7 | 萬來之納後鄉之處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遊攻狄三月不克田曾仲連鄉於中連日將軍攻叛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剛襲破亡餘卒。破 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戸〇田單将攻狄今精州往見 此亡國之言子大安平君以惴惴魏惟町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及千 幸臣九人復語王曰安平君内撫石姓外懷戎程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 故棧鄉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美王乃曰單嬰兒之計 商以為大公務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軍安得 有馬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則所任那物聞之稽首於王曰問文王得己 軍有是善而王嘉之軍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田軍牛酒王有武 臨過正以太史教婦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明爾后故日君王后生太子 軍惟乃問於仲連奸連己將軍之在即墨坐則鐵養韓不立則杖鎮為十 北軍城所過城色皆叛無後無附南七十餘城皆後馬乃迎東王於直 平倡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點也今將軍東有 里之碗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從之老弱智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鄉軍大敗走附人殺騎却追亡水 **《 页月截三島** 以五彩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吏

ŧ 山城 示之所で 二子振生 張皇人 五 望語名態恵王恐趙用之以来其故乃使人讓義正謝之曰将軍指鄉歸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쒧之奴隸况于孫予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 成五智君忽羅曰今薛民親君使人受惠而要君耳以五當君竟為薛公息五智君乃進羅請貴之情等者雖在不能或者取其夢情疑之縱碰殊急五智君乃進羅請貴之情等者雖在不能或者取其夢情疑之縱碰隊後臣明不足以奉客使人出怨於蘇此雖以養於 食者作後多不能與 復以教子開贈為昌國君而殺往來後通網章卒於趙眼·爾〇薛公田文國不潔其名端下建记名 話鰻爷縣 居雖不依數秦教於君子美鹏乃國不潔之雅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出臣去 終辞 卒的馬羅聞孟等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刻作歌曰長鋏歸來平 秦大縣出有與美又歌曰長鉄蘇來平無以為家趙孟常君不悅時色入食無魚遷之季合食有魚美又歌曰長鉄歸來平出無奧種轉遷之代合 随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遇將軍之意乎教報書日免好立功以 殿與樂教謀伐戲教泣曰臣聽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祭云三十七年為無王衛白起伐題後劉凌男陵起徙都陳秦置南即封 之豪傑夫。 學之所成貴乎死草之所成貴乎生二子豈惟齊國之士哉殆皆振古婦之死尊之也點則燭亦成事者美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燭之死尊之也點則燭亦成事獨之死事處華來不知單之忠義蓋丁南湖回王燭齊之布衣義不臣燕而死田單來之族人善守養戰以 水出益都龍溫縣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是之水出灣州淄川縣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是之 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天石之所接枹鼓之樂非也自即地歐腳聯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罪之有心 天 真月报三紀 王黄有 **特线形** 用智不如 顧爾在鄉直搖帶起此四國不待篇文融而服美王從之使欺騙約親於絕境復時與其然縣一轉要約天下是簡類無常經濟遊無關的也就後危動觀必為関內之侯注地於樂則樂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無世東類編卷之王 ■ 東周報王監 **原着源** 應如两角間於穴中将勇者騰主刀令者将兵敢之去師則三十里而止及虧國關與王召群臣問之蕭頗樂東省曰道遠險愜雜救者曰道遠險舊輕於天下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賊國賊太平民窗而府庫塞 奉公則法削法削別國務國務則諸侯加至是無趣心君安得有此富子。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殺之者曰君子勸為貴公子今縱君來而不 動封者為馬服君物勘者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者以法殺 康與四十四年:雖減報〇字那四十五年審伐趙圖關與絕種者擊却之 與國爲得而不亡其 而現乃替藥恩義自伐 公子之青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歷國種則趙間而君為黃戚 **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敢三 對 門 而 不 者先 勝 北 北 之解攻 階類 下工 棉篓兔 都是如是一日先生何以辛教家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家人那報等等三王至惟該曰衛安得王獨有太后獲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到只要無意之三十二人。 是一是一為蘇訴不忠而大王之言亦有所失也王點巨願聞失計雕巨夫後開十五年不敢宛兵於山東者是獲侯賴賴馬恩縣鄉東西東西的問所,侯譬如走朝盧而擇聚東也為台程養城與也報國東田韓國有其而開張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察人 腓因進口以衞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展越關魏而攻翰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及 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為可以少補於然而死臣 雕曰臣羈於之臣也而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所以王 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最足莫首鄉緣耳王跪日是何言也 日秦不意翅至此其來氣器村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復請日 堅壁不行後益增量虧間入趙軍者善食而道之間還報感將 一夜距開與五十里而軍壘成像師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請 **无知难易** 英少韓親 七四直 分大 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稅疾癸縣趙之國而乘變無趙之國四得以自完萬其其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趙其其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此而秦之攻縣趙末常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秦故王夫韓魏諸也而秦之攻縣趙末常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郡恭政王夫韓魏諸也而秦之殊縣魏聚秦之衡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附重者莫如韓魏之成之疾韓魏聚秦之衡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附重者莫如韓魏 孟答君不聞有王聞為有太后機候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屏也王曰善** 大四十九年為者蘇其世不治事派親将平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花雕門少九年為者蘇其世不治事派親将平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花雕即的自相譽來兼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因吳至使秦人得何其數的自相譽來兼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因吳至使秦人得何其於以四無事之國世當卷之韓魏使韓親無東鶴憂而為天下於其間美以四無事之國世當卷之韓魏使韓親無東鶴憂而為天下 一覧四向以 女子里之素而不免於城亡未常不咎當時之士一皆讀六國世家獨怪天丁之諸侯以五倍之也十倍之教發 更 其 引起

故人意: 四貨用事 计计计算 亦為定 様夫さ 者极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太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甲其主海盛管 爾取注人情初緣攻鮑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廠鄉人曰必以長安內申五十年時澤採秦伐趙取三城鄉救却之遂以趙師伐顧取申陽伐 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臣見王獨立於朝獨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 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七價其所授者如賢疾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王不悟故也今自有秩以上至大吏及王 民恋於內在所於外官不若親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雅慈澤自為身雅能之獨不愧賴考权等焦不及任秦事該白起而用王希節安平使雅能之獨不愧賴考权等焦不及任秦事該白起而用王希節安平使太后之於秦非有節武養莊襄后之惡也鄭武養莊襄后猶不可能而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養莊襄后之惡也鄭武養莊襄后猶不已甚至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紀母不已甚至宣統,以下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王祝晓之不明述至於憑逐母弟兒養侠何有私養侠輕擅權未至如於種侯也欲行其說而養侠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折其常而奪之位秦司馬温公曰無不如忠此養侯之功也范雅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司馬温公曰發侯相泰秦益福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後僕夫左右前後 而然潛王李允管随而囚主父令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允之類也 進退不請言难腿不識四貴備而國不危米之有也臣又聞之本實於 一出使出外華防花涇陽一世 擊断無論官之類無論言不避王高陵不自王而奉防华涇陽公子擊断無論學衛衛刑人也猶今內高陵 謀取鄉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名分也 支夫亦是 - 大夫妻子 中見五 無故之引 元本后 若為質太后 **表歌出**中 純王 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樂有在者平。曰無有。日此其近者禍及外遠者 度已處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能緣應侯曰黃歌出身以徇其主太 得儲萬來也不然趙更立者。公不事緣應侯以告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子完於豫聞之言於應侯曰。趙王疾怨不起緣若歸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新人二元 於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您君之所使之於 馬中與其民語曰不如歸荊劍受地緣必攻之劍被秦兵必親鄰以當家已亥五十三年說移知王瀚武安君白迎伐翰按照王上監路終王總守 疾反而後國之歌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 立〇丁酉五十一年亦年建〇成成五十二年楚垣聚王疾病黄歌侍 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皆於納納師乃出秦師退〇鄉輕王法章卒子庫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劳而挾重器 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 服也之缺以衛王宫、太后曰、大夫亦愛少子平、對回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舒模兒子日息既想議最少不肯而臣表稿变之頭得補黑衣無之能被 輸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劳而趙受其利 德何謂無故對日秦縣食師地中絕不令相通國自以為坐而受下黨 美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子防君豹對日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客 踵而哭念其處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及皆 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處雄之送關后也持其 婦人異甚對日老臣稱以為婦之愛觸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日君過美不 歇為相封春申君 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絕王從之歇至三月而燒王薨太子完即位 ~ 與尊長安君之位對以首陳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 不可鄉師不出大臣雅讓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曰 **《夏月最三日**

和用 括代<u>產</u> 福村で声、京橋以按猴上黨民王数因伏御越軍教戰不勝無賴堅壁不出趙王以為村で声、京衛東を住地大海上黨民王数因伏衛攻上黨接之上黨民走鄉趙廉烟軍於長三年 中海東北村州隆平四十萬川溪水地向予越之得有上黨也趙之 湖自上黨 於先 上者相 地子女 **壁堅拒不得入而樂奇其絕頗軍之後腳粮道絕請果於鄉鄉王勿許周堅鄉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姓彰毗全趙枯東滕追遣縣壁** 地也而指易言之鄉若将括破鄉軍者必括也及指將行其毋上書言括其熊常客與其父者言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毋問其故者曰兵死 第王問指為趙将乃除使武安君白起為上抵納按繼州馬事而王戲為 子典心願王勿造王曰吾已决夫毋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随坐王許之の 問次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全帛歸買田宅父 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當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 獲沃焦釜然且救超高義也却無顕名也不務此而愛栗為國計者過去 子曰夫趙之於蘇勢指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矣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神将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蘇〇起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 年四五十五年秦王武精攻趙上黨接之白起代将大破趙軍殺其将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馬亭為華陽君事在游不見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額能得之於強大平置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那聽處軍食盡四十六日皆陰相殺食趙括自出纶本搏戰者** 便者曰吾不忍買主之地而食之也守地不能死一不義美入之秦不聽 於三不養夫趙进發兵取上資主之令二不養矣賣土地而食 沿世 世史多為未以五一人及同般三人 世史五編卷二五 華 運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若乃挾該而盡坑殺之遭其小者二百 為相尋以病免時親王聞礼城訊子歌悲賢聘以為相城謂使者曰若王然為之心哉以叛命的什城則於無難賢己之的此名處求〇觀以孔城田家之然歌鄉之際的人公文美真柳曰危哉樓子之計是命義天下而何 回係趙婧難而天下說結今不割地來和以級天下就為之心則天下將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屬自攻也來年緣攻王王無救夫樓緩 歌曰恭食暴之國也勝趣必後他求害恐於時間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無其意為衛子初鄉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鄉伐鄉於魏便孔 雀旗不變不知禍之将及已也今予不悟翹破患将及已可以人而同於 於衛衛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寝於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 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以病致什人日子其行乎厚好安之山東之國将井 請刀之親改嬖幸之官以事賢才養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丧職秩者咸 垣維趙王許割六城以和虞剛日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收倦而歸王又 平不如因而割之好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兵劳請許割和於是關割 四十人歸越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越人大震 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逐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 崔處堂子母相喃吩响馬納好相樂也自以爲安應突炎上棟字将焚苦 然小五十七年秦使王陵伐趙攻所劉少利使武安君代之不行乃以王 國恐使蘇代說應侯曰嬎亡則獨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 主真五十八年,秦白起攻制初王截拔武安皮生司馬顿定太原上當 配代陵水耶魁趙王使平原君公子勝求救於劉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奏

| 柳大丁士| 上京角をこ 也一級做云上首加爾彼即肆飲辦非而帝則連有湖東海而死耳不顧尊係為帝以却其其會仲連聞之姓見衍曰彼為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移兵先擊之鐵王恐止晉都壁於點於膝又使將軍新坦行說趙王欲共縣魏王使晉都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縣魏王使晉都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 名門定從而就至題曰勝不敢後相天下士矣,其以則不原君曰是先生一一五二一九在本首副兵北救越西却熟此五伯之功也無思從其計侯生曰将在 逐以毛冰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蹟將女救趙 為之民也今衛萬來之國也照鄉亦萬來之國也從而帝之獨将行天子之 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之巡按劉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 灰毛冰按約座階而上調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决預今日出而言。 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被將奪其所不自而與其所賢奪其 耳使發得處蒙中乃脫額而出就上突然無脫而出非特其不見而己乎 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 原君乃與之俱平原君至麴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雅該笑而取秦柄其無激之也。 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故輕素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 陳潜空回毛成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 步之内不得情報也王之命懸於逐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天楚 **東京月报三只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変中** 郵本無 禁事 禁 計 計 財 域 **技**给产属作 迎車 住職 生 生 <u> 公子代</u>親 3 主先生天下 未為出 中只須編大三山 物有不可 公子数請逃王教音部枚鄉王終不聽無思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來欲 天人無思妙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於魏讓公子無思曰縣所以自附載不讓公子執經甚恭侯生至引坐上坐宿客皆驚及縣園鄉越平原君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於乘向為者名在職之也自迎侯生侯生直上百侯嚴議姓庸音千七十家食為夷門監者謀城東夷公子置酒大會屬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忠與雖在愛人下土置關致食客三千人觀有隐士題再拜回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後宣帝徽矣奉廷罪以命 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類公 子忘之也且婚令奪兵以救姆於趙則有功夫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青若無所容趙王 迎给

中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下金為憲連矢曰所貴為天下士名 テル 奥飲至春以 嗣夫典人曰奈何不常曰能之適婚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常维貧請以 李結實客復富部物 散好而西見夫人姊以歐於夫人因譽與人之賢 金為子西班立子為嗣典人日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常乃與五 召還移禍信陵裝殺晋 每大 被秦軍則其功大夫古人云功過當和進行基格回上第之罪官陵解國無足以償務符奪軍之非蓋趙受上黨於基第三乎原信陵皆戰國名公子也然平原乞師不可以脩其請受 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爲可也 型整型別中可から产業位入の一次では大阪で産業事業と、 動物が則乗腹所牧内収合の世界条節な諸侯無不廃産者事業と、 動物が則乗腹所牧内収合の世界条節者、生種所田軍之所推則 (4名) 無限分子者也妥及孫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馬憑以為警 王鳳洲巨電七朝之才能善罪者必法數妥表以智縣非廣以巧歸山 **與**其用裁三色 言歇五城 巨之分 布置旅河 立為世替 中以有 大盗 当不常な 所有并一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與人賢而自知中子 此其中有資本公子、新首四萬代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藏王恐倍最此其中有資本公子、新首四萬代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藏王恐倍最不下之。本王入秦畫獻其地歸而卒,平王之辞世時秦伐鄰取陽城到至蔣明為一門五十九年秦伐聯趙王命諸侯討之衞迩入寇唐王命書秦入帝死之已五十九年秦伐聯趙王命諸侯討之衞迩入寇唐王命書秦入帝死之已 おふここ 在河南王城乃徙都成周而河南王城之都空至老王封弟揭於王城為 月後中心在分下與也裁知改為不常之子後為始皇京班自匿行鎮兵門年生子政人胎學止十後為始皇 請之不常伴怒既而歐之其人遊以為夫人期年而生子政鄉針生幼他名曰幾伊請不常傾之不常娶邯郸姬絕美者與卷知其有娘其人見而 得脱亡赴秦軍隊縣異人發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人以為飲來問言之太子許以爲嗣服愈之圖越人欲殺之不常將守者 流机 益见。 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任席間故曰不常非獨大賈蓋真大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至昭王國勢日益推張皆合五國之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不能意以上, 速二君之死而越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嚴氏之國輔而呂氏有矣故 这二百之死而越立此于于于女友"川荒大"二周节的一次如其不能、不靠之智巧能使于类外入超在内二十龄公子而得遇实地核水"以英之宗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雅襄之立三年而恭豈其偶然耶以英帝帝王,世也裁深而布置逐非獨于楚不能察继後之作史者猶屬智則與時世也裁深而布置逐非獨于楚七國為已之國矣淵級繼續則與時世也就使了美層過入協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得一致四山曰是"清明主 儒朝始皇既立伯野之祀已紀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奏白孝公 京西山口目不常非真大質流大盗也方其見子楚田奇貨可居 **美月我正紀** 先

1 3

京京道,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節安平王稽等皆此,南諸侯而采市内無良行外及取一人教子相范胜免亦有是服然者免而不去其官豫王臨朝而掌應失能請定確立去縣無如止而退豫王臨朝而掌應失能請之中故機問之六國所不同矣 視差 何 見 | | 大部 | 大所 | 対所 周公開天 七月五 1該日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潮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具起大夫種辦款好好的凝維何足額與應侯於應侯日恭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乾與聞天周公打語曰日中則核月歲 多酸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網客於澤間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 則虧進退嚴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轉品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解 王盟會後選王城依西周武公武公卒傳子弘為文公而東周惠公傳子 原已失路之河南王城為西蓮附成周為東美自顯王二年趙麟分周也蓋為東周惠公蓋前此陝西歸京為西路之王城成周署追督馬東令鎬 西為西周武公别封少子班於軍附近成同在王城之東以奉王與父同 綱目斷回秦與六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 於始王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 以两周公治之王寄爲而已慎觀以上皆東居成周械王微弱不能 Ē 天下之生 問事等等可以當極文之節制植文之節制不可以敵為武之仁義禮義教化是藥之技擊不可以遇輕之武卒,親之武卒不可以遇歡之欽土秦之錢士不 無大意。第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打頭目而獲胸腹也故在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鄉 百美多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賢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 六件五律 民 在所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 為前多少 延以前日 とこの様ないと 呼至一之也故兵大來則制天下。小來則制鄰國王曰請問為將鄉曰號令於假 夜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前三至几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六米無欲将而恶於無意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凡廣 事欲熟而用財欲恭夫是之謂五權可發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沒而不可 觀蒙於潜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以成當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從聚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數 關唆令前鄉常與臨武君論共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熱以前仍為間處令者挑與府失故請以執之前卿以趙入春申君以為 11.55 一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行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購夫是之 兵為 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悪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悪人之亂之 下品矣一間於澤之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亦足嘉弘 遠交近攻雖周之 照亦秦之勲至于殺白起而薦王鄭報復恩仇則誠政順權恭王固不得狗子姊甥勢之例不整刷也范惟教王攬權收國 禁按千八子,非秦王嫡生之 出魏冉又非辛八子同父本姓之兄而 達人尚論取節馬可也。 有功亦不失於來好而退其稅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相去衰是企當貴之地權則之納弘而一開於澤之言去佐如稅張雖不能為來 **可致空回內則使泰王虧于母之恩失甥男之愛外則聽蘇親之問以養君」之為前雖者發恩脫命入秦拊魏冉之情把其喉而奪其以與者所以納小人之片著,以其明以來丞相書名者前所孔號此自范號或書免** 起而致之死其功烈無間馬其心止于報恩響於物欲而已豈能輕 関 (引見) 本其處

為伊迪可以 世之数為 大さし 行建資縣 **局限以來** 集帯ルン 即於庫最深有失 以別自然也為計四我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為計四我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為計四我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明明子順日世無其人也が可以為次其魯伊連平或疑魯伊連播作人 而輕世肆志無難也称觀天下地〇觀安產儲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際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試於人誠共嗣之數皇食賤將何為子翻將見書泣三日冰自教師城亂田單友師城縣言當仲連於 妻文信侯佛宣尊吕不常為惟體○東周君與諸侯謀伐豫教主使相國 生子七年,未被第三共元葵十四縣六朝二十八巻為以吕不常為相國 七十七條三共元葵十四縣六朝二十八巻為以吕不常為相國 也們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爲繁泰養而足以詞前一世也與 一條近哉 受人之監禁恭敬則與點大何異惟其有所欲故層準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庸於山林其韻顏之氣置人之所 **让重名** 發症せた 原本四五 類 價本仁原 遊 ā **喜不常帥師** 右ばれず石 日不可存况於数十年乎聽片獨別無於未供資銀眼這一議以爛聽不思去此其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色處於七暴國之間一下思去此其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色處於七暴國之間一吃價之心則是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七而也備夫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見浹於骨髓罐後世徵發其民將有昔周之與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未至於文武成康其游禮 共主中文武之宗挑縣縣然久而不絕其故何我植本園而發源深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の九世一千五百七十六年 割自黄帝至武王未伐商前士 姬姓三十有八主以上十六惠東流景悼敬元貞定哀 慶東周君,賜以陽人聚地使奉周祀不絶好 八百七十零四秋 東遷平桓莊釐惠 夫 城南 在陽 百七 汝人

Ρġ

世只類 代島稲首 瑞本澄潔 為第公而曾孟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並問公之網千古有人的并承体使千香之城四年進封鄭公光 式處用于南第元縣 三年原教院院 其名 與於下為家人間公之,犯一後漢武元為四年 荆封姬嘉非有柔悪如王潔之疾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豈偶然此 絹木でユ 〇右三王共八十三主心千九百七十五年、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 端本澄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惡如禁討故厲之暴 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官録表令東周未减遽進昭襄之秦吕政師任舊劉仁孫曰接兩官民曰作史者當於莊襄於至呂政嗣佐特書縣亡然後正更有魯邦孟孫後 配享孔子無休歌 同姓衛門氏或方書內亡器 使素周祀亦不减 同姓衞到集二世 周子南君漢末鄉 交養二世衞角体養常學與養殖 0 附列國歌 **以**兒月方紀 泰城周吕 併吞六國 察封侠 化越额填制 魯衛晋燕曹鄭蔡致胙命伯始是真 記奏 補参しる 傑休公樣休您繼島腦種葵不奪園夫妇女之利而無救於弱親期用之數又無初遷極文之翼虛權九馬俯仰諸侯當時魯繆尊子思相公 李縣觀 Ξ 代史自問感烈至東原君總論日成烈王時 ΙŒ 無情那全

正文製紙水では、一般、本芸工具、一門の一大将工作では、本芸工具、一門の一大将工作の足成廣東口品政化等に後代親親公子信陵君無い、一門の東王地十八統八親三十近十九将工作代親親公子信陵君無い、 **興島之名** 文之功 現信後君 全竹毛醇 き有三 いあ世史類編巻之六 無見成情 宋冀於河 后陵君夜 山東之片 改昌政 親師教政親主東之乃使人請信修存總於趙信陵君是得罪省還毛公教作亡所經司母真書之則亦悉奉而已美時家繁華人常首敬即師代親之義者大職敢主妻書尚至西谷雖然無時家繁華人常首衛體照是李五國之師敗之追至殿台而還追至西谷何思來也自昭義以和山東 陵君後為親將皆遺兵攻魏信陵君即五國之師敗為於河外服業 鄉親東京村信陵君而以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財信 克大洪誠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子信陵君色愛趣時為還 薛公見与字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家 英田泰柱聚正二年即 一處人縮而之子住奉守障碍來信慶君及之不下使人召高将以為大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 ○秦藤三二氏足正統之年執下大書非正統者分註列國君名年號 [1915] 諸侯破秦師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務係被奉師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多數不而歸合於前四五無尽用侯生之計盗兵行擊秦救趙成相文之功然兄弟自 〇 失秦莊襄王 為嗣主先相關佐婢有功賜姓嚴後至周有非子封秦素中始 入自孝公用两鞅致富疆縣井田開阡陌莊襄城周三年而亡)按益法屋圍克服日莊辟地有德日襄 各楚姓蘇氏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 之笑也見臣而下是俗主也父教子 |八至二章之日信咬君為人悍猛自用此群友必為國柳必未依安陵是為國柳也 以 等 共 後 班次等死信咬君聞之稿素野会品遣便勘安咬君等次該言明於岩巨之美能問你為了死信咬君聞之稿素野会品遣便勘安咬君可南州日維高明於父子た 第二年上年已無達人臣之義去立可使吾君有親惠平乃之使者合刎明而 ·意住,那样中父常謂去 國未立,而藏民先亡信哉言乎 察然是原祥中父政實不尊宁,在奉獻民作霸之商是解釋 (京在)所述 時期以五月卷王教養子政立年十三封相國已不奉為文信侯 交合神 緑水ガス 非君之所害敢離信陵君忽使謂安陵君生東緬高而致之不然無心得 助士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目至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 悪不衰而叛怕羁孝公之祀促其孝文莊聚之死也也不幸不義天又〇縣謂泰以剛思不仁而滅后稷太王文武之祀故天令呂不幸以奉逐之六 與 莊美三記 西至皇三而處在東立三年而聽何其處也不幸能以其子為秦王七百女皇三自己不幸策用其志有管一日不欲其子王秦孝文立三日 令其子始皇殺之始皇戒六國之祀天又令趙高不旋踵而覆其宗天網 其計謀詭秘人其后而知矣 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王哉嬰之孝文柱寒盖死於敌也第 恢恢真不漏哉 書坑儒恭麾不道! 世而亡 皇帝沒十和威嚇人獨於前恃昌強城六國專以刑威立國焚 雄才也使得是契為佐力行仁義輔以刑威即並呈匹帝何難 稱皇衛稱父太上皇稱制稱韶稱狀軍臣尊君便後世以王封○鮮常者其與燕趙創築長城踵六國無併之後盡改郡縣目 伏鹿馬之好胎望夷之補促予嬰之命矣此臣負始皇而始皇 碑不足頌功鐘鑄金人不足銷兵不死祭不得而招博浪之錐 我情平李斯之徒替養非道以其雄才用之於必亡之地封禪 臣子而不敢加於天子千八百年未能改而容納茅其亦曠世 各政門姓職實姓吕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始稱

推胡泉城 原斯區 世史真 州春島世 雅斯軍 **A** 教をだれ 無えてい 西高名稱城照無朔妖地祭長城自心並假山挺納附來下至高剛而於一時高利極與無罪北地上副發緩將 #祭長城以挹的趙武靈王北破休於龍西冷縣孫亦北地上副發緩將 #祭長城以挹的趙武靈王北破休,是時天下赶帝之國七而三國縣並邊於戎狄秦藏窮趙城關除陝临垃 為間於秦駿涇水為渠秦党欲殺之國田臣為轉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之明奉至或元獎十七年九五年轉欲夜秦垣無東伐乃使水工則國 秦萬世之利乃使卒為之注項顏之水溉爲固之地四萬餘項以许私 鍾山是秦益富饒 失差性陳四 循 语 法 何 不下 存君だ力 意 聖 所 所 次 九门 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集座左方迎太后歸後為母子如初太后大陸下危之。遊禮世兼無以與分天下無獨拳也言已乃解衣仗值母於羅殘骸讓士雜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無獨拳也言已乃解衣仗值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輔。墨樸一第韓劉頌及二縣灤轍弘祖帝遷有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輔。墨樸一第韓劉頌及二縣灤轍弘祖帝遷 每子與目別去不書者所以者其所罪余辦之意云爾鳴呼嚴哉辞下則太后之遭為有名而非半氏無罪之此矣者非進樂度壽作亂喜曰天下亢直安察社稷便奏母子復相見者夢君之力也善遠太后 「此乃隻於京之其徐行至前日正問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下死生

好春中君 包 正日信節を言うこ 七个子 宇国連奏 并住口言 à 12.17书 天於即迎還叔於保護過於什人來不到公孫支於圖飛文即升係也或在逐中行且上書目昔務公來士西取由外於因此於其此 東得百里來仁者皆為其主遊問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家逐客客鄉邊人李斯亦称新於門鄉的維納候時以下時常客日盛盛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 李閣進立妹於春申存首敬既有娘園便妹說春申君曰起王無子即百麼王完泰盗殺首歌欲此罪知動林不說相人初起考到王完無子動人其化果主使母子使全其敗谏雖可取立言則非也 為太子園城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世其語陰養死士欲殺养申君 臨不測之徇哉春申君乃出之謹含而言諸王王石幸之求生男名悍立 事义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徇且及身夫今妾有娘而人莫知誠以 君之重進安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歷國可盡得就與身 感後行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龍乎且君貴用 亂天倫人人得而殊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荒可循以假父二弟為名哉 何陳曰陛下申梨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撰二弟有不慈之名被嫪毐遭 東京三年之土後ア温度而後来者出出の奇也郷然亦を天逆騰 郭大有回勝善與又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波動始呈迎回侍養可也夫和大有回勝善與太后,谁亂始呈欲發之盖為天下宗杜討賊也當是 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弟焦者其亦幸免哉 了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泰退六日於雕宮所以薄 **國** 泰学 第二字 百 新經典 乃石亦斯復其官除还各之公卒用本斯訊除追辨上於金王姓該諸侯 **联价五套** 避 雜 作 说 ける関係をこれ 大賈生阪 厚結名士不可下 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悉昭王得 班班獨公室杜私門 在 五黨我有五 說林若林 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意王 以此十位三解六 外三十二年原王納地請為海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院民業十四姓五集二十二理軍王納地請為海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總統果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應幾實録矣 人急則用介胃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說難疑說不易被情 用於是韓非疾治不務任賢及舉浮歷之靈加功實之上寬則罷名譽之 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轉之削弱數以青千韓王韓王不能 大王誠信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輕不亡刑魏不臣南德 至三事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天時四皓伏生為飛其冥客 者刺之離立君臣然後使良将将兵隨其後数年之中

政府 河刺 日 夢 大侠選託 加州之名 本名 之親君 親以子 及親 人基 等将軍首與部分之地圖辦城縣地區於京北東歐衛王衛王必免婚等利於"伊那王及諸侯使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衛未可親也誠併居所然"得罪亡之總太子受而舍之聯太子閱輸入荆軻賢軍辭厚禮請見之欲 動而裁止 20 文介 智 題数季妆 我们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人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人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人的人,我们是一个人的人,我们是一个一个人,我们们就会看了一个一个一个人,我们们就是一个人的人,我们们就是一个人的人,我们们就是一个人的人,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失 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要其不合也夫就人而憂轉非作說難而本死乎說難何問說難盖其所以死也若子以 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 傳手後世獨悲舞子為說不知而至之 北監傳文則以為關撻論其所愛則 現れる 五少数 孫丹茶口 何和儿 如何 剑 新 **建料** 通路七首 **公勝之派** 子方表 見緒園養而把王袖接之未及以王葵超絕抽說謝軻逐之環柱走左右 一切の外のでは、乃達町入家町至成勝王大喜見之町茶園進園館而七首がは下からの呼ばるまで大丁育月ラースを十十年にことがたとい 宗族皆然沒購好軍首千金願得将軍首獻蘇王蘇王坐喜而見臣臣 手把其袖右手掛精縣其胸則將軍之警報而聽見陵之愧除矣於期 養來也然一七一雖均乎不利丹也以此假身而亡國良也以此改國放水周二罪於是可討而先已成未滅之國於是可復而可保故回皆成亦為三其皆義舉馬便二子之謀構遂則就非以延韓仇以報且秦下南湖曰嬴政之思人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刺張良之祖擊平調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至遣劍軻挑怨逮嗣之致耶 也奈何夜看弗佑松泰為唐卒使并吞豈非天印温公謂丹桃悠速掏蘇必嗣位慈善而賢必不窮兵難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臧亦未可知蘇堡航三縣丹以宗社憂而為此其忠豈得己哉故剌而幸中泰王扶黃堡航三縣肆疆暴之應不吞戲諸侠必不已輕趙先級勢必及魏無 以送自刎以西曾收威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樂好之 志者則無丹亦可哀於矣等雖然开與荆軻之智之才亦未可與子 卷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及八七首強無而弱素不亦愚乎 央股 非男也要之 訴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奏 而成功逐使論者徇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曹莫有丹之 以取城亡愚謂無丹當時不舉此謀泰王肯存無乎且時三晋稱蘆荆 温公旦燕明不勝一朝之念是盛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远魔凌謀挑 過哉夫其縣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麼金散王非思也別頭 女生介金

从新相当 若匠上下 · 一時人代與王自法至衛上新請美田之甚聚王曰将軍行笑何是有期之其為里姓人大敗秦軍本信拜特還衛持王親已謝病王自詣疆經之使期将六 一技取 授石链距 百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突既行。又数使使者暴請之或曰将軍之乞 題用二十萬問王朝王朝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将軍老美何怯也遂 次位衙門於将軍李信日吾欲取腳於将軍度用我何人而足太子信曰不 三可美食既不得較了四東聯治擊天破之殺其将軍項統成後廣至有軍中威平對日方接石地距與井延縣有力能手於之經經過言雖羅期 **資亦已甚去朔日王坦中即站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 · 一十代三年の是蒙嬰白ル五郎 『王賁代網魏王修降教之遂疾魏使李信家竹行二十萬人代楚·謝謝病婦趙鵬 五貨務子 為这成是 在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愛人悉國中兵以禦之前臣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親與同食义之問** 一个四十一代四年一条王朝大敗楚軍初王朝取陳以南至中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不肯之相望並不遠哉無忌去而親輕還而親重死而親亡賢者之於一一般不能用而棄之於氣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買身大樂賢温公司親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擅士終為天下顕諸侯惠王有一商 問難失當時使泰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不以所以其君政以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然始無以行相與就其然也無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御其臣臣不信 國家何如哉 財東坡回善用兵者被敵國當如小見致齒以漸搖撼而後取 之 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枝而污齒適足以殺見王朝以六上言 明東不助與民家始皇帝二十六年工首東部王建隆逐級和初第事常謹與諸侯 和東不助與民家始星帝二十六年工直東部大學東京和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衛子、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衛子、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都主朝衛內以於國際民家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家的政治學派五國新教堂區大學的演計業組成轉而已印度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家的新州於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都主朝德不仍戰備不 大學等的,在國內東京和於東京 東京和於民家始皇帝二十六年工直東第三建隆逐級和初第事常謹與諸侯 雖 爾 從監鬥等下數 之字不告說佛 约合在六五天 耶是 伊果 有他 楚拉取 何於在 如取而 包配奉二十 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奉之心禮天下之前才并力西向則臣恐五國遷城何哉與蘇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於亦亦不免矣嗚呼以恥急故不戰而強訪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蘇人未曾路景然經濟之界上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脈奉之彌繁侵之愈寒之見六國破城非兵不利戰不養終在路養縣療而力虧破城之 東坡了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不非幸也然悉以謂巧於取死而 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級哉 不脩政治不亡何待 取三晋三晋亡於盖皮及失方是時猶有楚與熊也而濟不救故二國蘇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亦人不悟而與泰合故奏海以 〇於按六國國弱君愚已不如秦而其百多發係受泰問金誤斥忠包 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既晚矣秦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楚盖空國 亡而齊亦屬不閱嚴如晋取其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 城醉乃發兵 人食之不滑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所切目則月 王真放經官至喜選滅代廣王嘉王朝沒有她都定江南降

之端太空 定至正而 推手大 公 立伊尼 耳 解號 人 底 時 三八建制 七人的 官以是数 二条一往 **大武不**自 交外系列 1 無制部軍徒令為弘布告中自科曰朕希報 追尊在襄王為太上皇 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燕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日皇帝韓啼之廣命 是帝父被追尊田太上皇 此以百倍之歌為送出之話雜轉白明猶不能支而况謝玄年之如平三年而入劉晋之平兵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坚不然使堅知出入歌兵屯置之秦如友掌也吾固曰祖於取楚兵為三軍送出以肆斃 雖存而公道不暢往性加美雄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添取世訓突則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各之哉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誠也然諡法也考徳行之實而稱天以諫之為天下萬世勸戒縣於大公至正而後 有天下省解天王其列爵落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不感矣 封江臣丁夫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院聚王於天其懷登極心也一百至生」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称而自悉以王為降寺而則文字、古之聖人應時極號曰星曰帝曰王非帝受於皇王段於帝 南廣百馬爾五顧已不通地無不應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平誰王鳳州三一湯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也 王建國親侯之制目足以後永無可復期矣盖世道大變之端也 滅 近次 城魏次 威燕次 叛楚至是又 威齊鳴 呼天地 開闢以来聖帝明 之流千以是知二素之一律也始至幸勝而堅不幸耳 又不若不溢之為愈矣 西致堂日有年臣平之情可况以機議平且 磁體非臣子出私意獨見 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然而功足言也 照呼三代建制之大省英大於封建至於戦國巴非初封之 · 夷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 益法 | 関 | 当まれ始 |子所れ宝 |孫以謀こ 1 場片素地 作為某个小本班遂使周文武所封于弟同姓甚聚状後屬班遠相攻擊如仇醬問題為某一本班遂使周文武所封于弟同姓甚聚状後屬班遠相攻擊如仇警告為 經濟縣一次天下為三十六郡對兵器一法度從豪傑於歐勝丞相総等總籍 網言 正に類局大とい **林不野**亡 即所著五 等之地功臣以公賦稅重當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軍之術也置諸侯 好何如 是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制,皇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出,故以六為紀本成数。 與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以水德黑北数以六為紀本成数。 與古大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 是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嚴首初野威宣之時劉行論者終始五徳之運及始 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闘戰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 天丁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从臣对沃丁語神靈一統皆為都縣諸 於萬世之無窮吁胡可涓哉 大題者也其自為蘇則從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 灰路四二九子曰 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五周之建于且不可用况以十 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美嗚呼可謂 N 17 17 18

期有 無論證料對採 致名為并建者 於年之失和 王政之本 坊馬便でおろう工 東海製製 かた今 下三 有品 指獨接法 12大幅 で王んて 供担託 和 各所其所以至于五百餘歲未有性後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余法 國籍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來友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友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友 與王拯以之為任尚菅君又何怪馬 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明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明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道形解銷化之行府威官殿羽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水逐來方丈流州云 也乃謂為武資語侯之力不得已指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正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秦旣廢井田而關仲間天則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賴取帝王之時不猶指函施之領而極與羨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有其力於已可乎凡宗元樂周之亂取問明中肩三數鄰為對進之雲量 共治貢賦所入王 不 不 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罪親之貸而謂封建私 書詩得與重男女入海來三神仙爾避棄力杖不 聖人者也 夫王七里環 列五服 選連賢衙與之 東海洋通天放到机木勢而身亡因成可塞也大,為光非从敬福也站立要福天地乃敢您其黑而為光非从敬福也站立要福天地乃敢您其黑而 阿股一具五麻根後面日大衛長 即其張明以及於大京东民 美一月何打擊得 9 シカ房 尺下大が . 在我山田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直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元武五野禪不經見其說防於管他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 智客之妙固已視召政如置中孤死何獲敗之憂乎疑無結孫派改補騎之界揮椎奮擊無覺者太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兒併兒力士其餘亦遑恤或者又鷹其敗是又不然夫以徂称之智廆很之威干東萬統平大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前済呂政整於一 椎則其心愜美店整堂上也或者以良年少輕舊一擊之然侥倖其成而不能隱悉以 古女生三也或者以及年少陛后一覧となるととして、」「一大大下了女生三張良匠医於山皆為刊哉盡欲以匹夫之力伸忘義於天下 史臣回張子房為韓報佐祖擊始皇該中副東未逾年始皇竟在自此 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復暫之聚其很擊贏政非輕舉也盖此心苟淨以一擊而遂子房益有儒者樂象三代之後未揚浮也五世相韓篤春秋 |雑其山樹原絶で也に発生を10世間である。 | 様子を記まれる | 地産 長軟房

19.中级中 全 汽车方 題良智 不补长证 居上郡統之威振的奴訴收削 縣注詢報地茲長城起臨逃蘇者至康康延表 睡素 地屬 於萬餘里家佑 明治泰乃如皇乃遣家恬發云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攻河南地為四十四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が禁日亡憲事 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誘如此弗禁則主發降乎上重與成 也今青色又面读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讓丞相李斯上書子第為匹夫卒有田南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人非所聞 令出一百姓力農工士習法令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感亂點籍 陛下神聖平定四海以諸侯為郡縣無戰争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伦博 戊子三十四年焼詩書百家語初始皇置酒咸陽召僕射局青臣進頌日 首葉異面之民。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此洪出則未議跨 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争厚招遊學太天下已定法 +淳干越日殷周之王千餘蔵封第子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 使繼泰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脩補之功世世不頼之以界限華夷乃至明天下之为以與無窮之功而縣長城非崩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乃至明天下之为以與無窮之功而縣長城非崩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了建建上,夷伙入寇不泽已伐之可也的皇信盧生亡秦者胡之鐵而 則亦無矣其大義根諸心運諸天地而不可我者也 南海 条即以諦徙民五十萬 戍五頓 多三十三年 祭諸管面亡人及管婚賢人為兵略取南越陵梁地置**注** 東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東之属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非和城一也在萬世則足以衛民在始皇則足以殃民在萬世則為華非和城一也在萬世則是以豫民在萬世則為華東市諸子在襄險以園國者丁寧內日始皇所為皆遇但祭長城以常明華東市諸功在萬世而經 所以促其亡 好皇所為皆過但祭長城以界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 時に論快 を デンデー 出於前衛 本山美 九孟之海 太边 有烟目許 李斯业外 1. 人和 6 一清水览引之烈看以验十萬世無窮之恨秦之雅上通于天矣此始皇人而之藏道帝事功之大生富藏論之非债于尚平之久而後尚者顧決在一旦改革幹論刊去若詩書百家語乃月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稱神在一旦改革幹城門去若詩書百家語乃日古聖帝明王教人君子稱神世也與宋代令以東為師制巨下協業無道之罪十級如東井田州三族死棄中州八州市次東帝以古非今者族城所不去者醫樂十筮種母之事。 達小乃營作朝官潤南上林龙中與飲納納先作前殿何房回做能為於藝門動山連谷煙比線及雖晚千百八十里數年不就○始皇以廣勝內已五三十五年便家竹除直道縣治道九原經軸他就可找雲陽經京起 世罪人中 李斯為並 十餘萬人屬主無東之常他未羨身死政位而不辨死終端下僅及有關外四百餘後懷雪階納班亦總室城為然等故鄉之地以齡子孫十百關外四百餘後懷雪階納班亦總室城為經曆孫徒刑頒取於建者七萬山東山鎮以為關後道渡濱屬之歐國文分作阿苏縣山關中計宣三東西五百水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直抵 冬く! 李斯者又将甚者耳成見其師座越天下二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紂性也竟辞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懷不遜而自許太過彼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有即獨曰人性悪樂不觸于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有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恭者皆出於前鄉而不足怪也前鄉者真為異說而不遜敢為異論而 蘇東放口之道不舍若致聲及今觀前鄉之畫然後如李斯之所以事 歌参馬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滑其派至此無足怪也 此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戰喻盖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道於仲尼滑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 这於仲尼滑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 古文皇□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燕宣知荀氏之學自不醇耶何也人 関 51章と学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末管異也而天下本無止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称首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止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称首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前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徇之至 有及者尚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W 知!可能

法化生資源 正胡亥 **泰捌 到坑** 見る時代を 皆以無審受納季之興道 至是故 長子扶蘇讓日諸生皆誦法孔子信仰與按問妹又講生問論法五千百大十人就則皇上妹其人可也與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歲勝至土之使為以用道非母又以而稱滿之泉份一人以為一人以為一人以為一人以為 胡多慈仁寫厚可以為嗣願君會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認立胡 死乃今趙高為書賜扶蘇與安全奉来付使者七月前於沙丘斯恐諸公 **漢宮三十六年有順石于東郡或刻之日如皇死而地分便御史逐問草** 原生相與謎議始星因亡去战始星大怒曰諸生在威陽者或為妖言以 〇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便長十枝蘇藍家后軍新書長子監軍 所量此書簿曆也日夜有程次自有程限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然也石符練也受 了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糧胡玄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 天道是 而三十七年帝天性剛呆自用事無大小皆决於已至以後石量書 期日長于即位必用家恬為丞相若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吳 則非妙言之海殺扶蘇也殺扶蘇者始皇也 少子胡多取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駕帝惡言 八使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題高獨制之路然 ï 人臣を義 か 4 山天下田 以花马叶里人民不 皆賜死扶蘇簽書泣欲自我情曰些 收俟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繁得而不可回也置料其傷也幸何毀後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優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麥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清死為,即高無遭類夫以斯之智而不應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美 不及商鞅者失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盡以法盡天下未有不友中哉夫以忠恕為心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違然令行禁止蓋有 終始皇之世皆以帝畫而於二世元至亦皆一曹爲其後也書周文代閩位不復比數馬綱目於其藏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犬書其年號[王]刊上衆元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居用其民權之於 <u>て理山田然先に以其陸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と引其忌事之於下理山田素将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海國盖亦異乎晉隋美共外及其子孫者也</u> 國未亡之前嗚呼朱子於秦盖有不海口馬者名子之而實不予也 秦與夫書秦兵圖市公具廣進與秦戦之類其書法則亦無以異於六 之父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不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东人戴之 好息行紀

决辩示 陳成 対方な生 あずれて はな とな 為恐為變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替則主之所禁也然以在之誤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高侵死我公子高節成死來騙山足高日人臣當是死不長何変之清謀即侵死公子十二人信死戒以小十公主死死於世公子所問四九官即肆志龍樂夫一世然之乃更所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敢下 通決以除吾於悉耳目之所好弱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王原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附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聲衝轉六骥 集幕安枕之深果何在我 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段立其兄子子要為王四十六日而降草 悪薬が **予報有** 武藻民之湯 為無道器度百姓将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残今始至國而王之示 府山澤之間故隱其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吕后曰季所部寄來萬梁幽二縣界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吕后曰季所 憾而於慎于陳王衙曰此恭民之湯武耳 消能為天下首革雖其人物甲版事至微浅古今猶幸之盖積萬年之 大 六一七彩

「京教婦表」:

「京教婦表」:

「京教婦表」:

「京教父と皆中華本書語が経過一千人文庫諸侯漢高一奉得和教育文と皆中華本書語が経過費公室的地域。 「京教父と皆中華本語が経過費公室の神論教相所不知論の会 「京教父と思致市人教会納季為市公司會為輔以成二女之責任 「京教公と思致市人教会納季為市公司會為輔以成二女之責任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京教会会」: **瓜大学** 應問出劉率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驅夜哭之言城於怪誕求足信也以大震天下所以服高阻断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可公必於是觀之長者沒濟之於其見亦公曰諸将過此者多等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寛之之於親其亦迁矣觀懷主欲遣長者依義而西諸将皆曰沛公於寬大之於親其亦迁矣觀懷主欲遣長者依義而西諸将皆曰沛公於寬大敗,則是則曰與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務 去を作 野主必能行賢意之行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 一世說於是行格黃益嚴稅民深者為明更較人农者

打造增好新 就立動內 功能偏當 後立 水 終行良 相 日 月 石 原 秦三户亡 育 英 有 馬 马 我的教徒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而公達屬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市公开延 李//// 開陳王軍敗乃正景駒為楚王景駒在圖州廣東轉齡縣州市公往不勝門陳王軍敗乃正景駒為楚王景駒在圖州廣東縣 對於東京 医金月之蒙北命等城 無情口流公所 我想人來嘉起女於國新領縣 将其兵擊寒○市公得我民以為熙将第憲法不善民很歸所公用秦良尚其得江湖問心號曰舊君而往見之其象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便 で後數十萬人而皆與其後人家傑文通乃广之江中為群盗祈赐令具軍處後取團縣布者四人也即聯維ヶ姓或氏管坐法縣論翰縣山縣山東投資院外陳為鄧秀縣於楊諡曰院王〇家文醮下之呂臣走得英市 南公部後所自立其勢不長今者起了東西邊流村縣於是起之将貨南公部於時日的雖三万種水下東公園也被張村果接紅河東京建學了 柳腳計事亦公亦往馬唇即發 聯於縣人范增年七十。孝若家好奇計往及英布皆以在属梁眾逐六七萬進聚素養常駒殺之石別路将會歸於 於董騎佐章中學海陳王勝敗走其御在賈發陳王以降勝故羽人占臣 **春縣旅難可獨立立地後輔以超可就功乃求得敗立之** 王先是張耳陳館收散兵得数萬人擊季良良敗走客有說明之者曰兩 說明祭日夫憲城六國際最無罪自懷王入憲不及題人至今憐之故意 日項氏世世家将有名於

整今欲舉大事将非其人不可報從之於是娶 恐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石也即乃謂軍吏 道家民益軟帽臣配〇郎行張耳陳除工趙於為趙 (二世遺言馬 人後須銀地工為就王田崇以上應條在東走原門心門。查却追國之一轉後河耶大政際港軍後衛王傍總王許自殺其第的下之際傍懷王子兵數千數學五續鄉鄉縣之彼失敗項○章耶擊總四王儋及地行項它背将兵敗就革與進級,就經以及為司徒經離王将千餘人西略館地得數派案職後取之與 主 大丁科里 经元 **山南省东江**六 が近 心无根 ◆趙高侍見專次多以私於殺人恋大臣言之乃設二世曰天子所以貴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特所學輔獎何執其評社、姚明顯與爾先是即中武信君所等引去擊破章耶耶於陳阿下○墨下左丞相李斯更要斬夷 君已立然後由韓諸公子横鳴君应及管司立為王益樹繁染使良求韓 前便人告期可奏事期至上認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目沙丘之訴丞相欲見無關時關於納西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孫樂婦女君條役治阿房官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朝廷事皆决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閻東群盛多而上蒞發蘇繼,表之三 者但以問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减四邊轉尺下吏去疾和自殺師自負其雜有功無罪就做二世乃屬也朕非屬趙慈苗離任哉朔又與右丞相鳴去疾将軍却諫止阿房宮作四守通盗收期乃上言高罪二世曰趙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殺之何三川三时解帥為軟與盗通而丞相君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便人案驗三 者待事事來有以於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夫二世乃不坐 與馬令陛下為帝而丞相肯不益其意亦望製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 三世使人赊斯斯契如而不敢後這也妄為友辭論斯腰斬威騰市斯頓去不秦之使客十餘單詐為御史調者侍中吏訊斯斯以實對較榜之後 高治之以情宗族常答榜掠千餘斯輕限而從獄中上書陳前功高便棄 · 这種立以為透懷王從其望也可深口號武信看提其亦說語曰

市公名 展海湾 東利夫入關獨項羽然集終項采舊身頭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首集利之軍其名義初無懷主與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長時悉兵禮諸将軍其公軍其名義初難於計為日〇德遣市公伐郡師公縣異道孝無敗滿野子其章為卿于冠軍湖東計為日德遣市公伐郡師公縣異道孝無敗滿野子其章為卿于冠軍湖北京大區,以東國諸別将首屬宋義號 知典 而項 騎州 戦 出門逐東 世界教師夫に入 日非理 审 於書はO枝を中企事使為東臣于东可君前臣名也市公司市公島公司各書也の枝を中公司等務局と四世網目前名賣的相原子等的医名世網目前名賣的相原在人類的医生性與日間的名賣的相原在人類的原理的與此次代表演唐将天下累別似然害也自即的以前皆書名市公自起於即了不可遭獨。於公東官人是者可遺懷王乃遣市公以東王項源數率了 扶勢而西告節多父兄秦父兄古五至人矣今該得長者性無侵養宜可可項羽原悍衛賊游嫉亡解驗賊賊端所以為無不残成不如更遣長者 調莫中子日吾欲與若夏堂黄大俱出 少次将項籍榜段來表四代之人被原軍房並将王龍壽大時一時人間指老将以東東大長者而心峰之此亦所謂仁與一時人間指老将以承天下之心三王是也漢祖之與也才懷王遠 上聚東門还役先置可 正本·本恤士卒而物其 私非社稷之臣也弱即帳中斬朱統毅命王因以羽為上屬等於 有且國共新被、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州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令不 J. 米義飲酒 **世野野** サ更新編巻ファ 月信衛代 不進項羽一茶園到意宜疾引天度河鄉擊其外灣應迁內破鄰字公差記上之罪。也書院假正其尊賴無臣之罪也初先養至安陽四四十六日愚秦也然則得無敗乎日常太将正其以下初先養至安陽四四十六日 因飲酒高會一个東大雨士卒東鐵項羽曰以秦之禮攻新造之此何散之 宋義日全秦攻趙戦勝則五龍我東其敵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養養 日禮以示士卒心死於是與軍遇九戰大破之扇王離時諸侯故軍 **町視羽由是蛤為諸侯上将軍諸侯共皆屬馬** 餘應莫敢動皆從壁上觀勢戰既破為軍諸侯将入轅門膝行而前其敢 11河公應下騎士道食其里中於 天起幸巨 即鄉之故書大破秦軍而無己襲奪之罪不可逃 軍鹿之敢 書大破案軍而項籍獨教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推断也 · 本三世紀 食其前日吾園市公慢而あ人多 **球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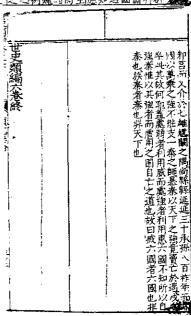
使多期 点 () 注 () 見声不即 朝公月生 生転 長 光 崔 **除型的** 馬納 門事 日司 英斌之術 史類編然之六 100 軍為前行關於而 問曰計将安出腳生百足下权散配之兵不滴萬人欲以徑入疆泰此所 曰足下必欲誅無道養不宜佑見長者公乃較洗起禍衣延生上坐部之 人名郡生生入锡沛公方居林福知便两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指不拜 解其冠澳新數其中不可以儒生說也即 陽照滞留之苦則即未必悸煙雖項羽善脫亦未胜旬日之間盡坑養大沛國三夏未失也使二世不加詢禮超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成人亦國三壅蔽之徇其可畏也哉即即之後即與羽猶以勢力相持勝 卒二十餘萬之象 匹見婦一國之家付之大将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 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滑報其趣蹈亡也宜哉 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公使 高所思 公望春 性具類編八卷 电话小哥 張及通子要置将将兵距晚開的門外開北市公於擊之張良曰泰兵尚猶未可也故漢祖述王関中必有以處項氏較之不仁甚美 世為時 可禁何之世乃能不動產色壓鐵遊高難不故亡亦行志慎豈不可憐有數之一也乃能不動產色壓鐵遊高難不故亡亦行志情豈不可憐有數之不真則不可嫉言失故所書不同如此不真則不可嫉言失故所書不同如此不真則不可嫉言失故所書不同如此 高来自性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知高之迎與守实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性子嬰刺殺局夷其三族如尚之迎與守实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性子嬰刺殺局夷其三族如尚之迎與守实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性子嬰刺殺而夷其三族如尚之死與隋陽之死何異 在明顯歷本軍大破之遼至藍門舞時點桐川近立附為又戰其北軍疾叛恭三年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統剛關踰實山及黃路縣或於城之令川崎於即康将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輕賴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制食其處實往說懲将唱以利 世 胡繁星 改議于二世不知城為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関而望夷之城已追失為馬人莫敢言則以忠為欺以訴為信至於是非紛錯皆無固置人其為馬人莫通所所法後其他可得矣惡之與馬非行疑叛之形也指寇 〇末主子嬰丹鄉日四 猶欲一見丞相是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月以後子嬰之元年秦王子嬰與其子二 好人欲奪若怕者必先發惡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便脏亂莫 世目馬山 人謀曰丞相高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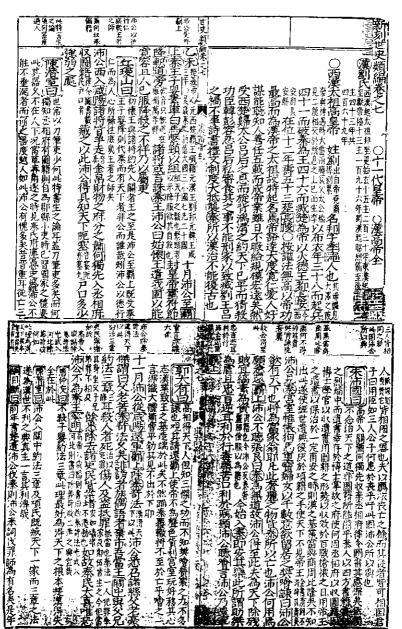
イデンス 大下之よ 氏之書 お 势 か丁が発 水 人一人 攻守領以 おせる。生 **铁玉草二** 東上帝可去看不畏民之君是有如見於天下矣秦自幸公库食者美雲 東上帝可古者不畏民之君是以無可是之民後之之君祖於民 不足 流而攻守之勢異也剛於建治的守與思熱等取職力 是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區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民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以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天下雲心經應離禮而景從山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天下雲心經應離禮而景從山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所而陳永麗澗融樞之子毗諫之人遷徙之使也顯是行伍之間懷起 本上 章期百萬之師達號而下而全関之地巴我蘇於動之之劉季夫嗚呼泰 盗而其明脫規戴者巴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起根隸雲合维 大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行勁縣中要害之處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全人十二無後践華為城因河為地援愈 方而報您於是察先王之道英百家之書以愚點首盛名城稅委役收命下吏此縣是城和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聽 其聯急以香繁蓋民不散沛公蘇詳輕進而成被恭之功也此所以謂而為較兵以益其於秦將故和沛公飲許矣良備恐士辛不從而欲因夫惟失之情況而務求为之帳關也被沛公欲擊矣良循恐秦兵尚禮夫惟失之情況而務求乃秦兵尚禮人所法臣祖擊也使祖擊海遂則必不從漢而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 海内安然者萬葉矣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依於大澤之本隱於鉅鹿之 根長東而取字內否二周而亡諸律發至事而制六合統職朴以鞭笞野祖過茶論己奉孝公禮教四有并在入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野祖過茶論己奉孝公禮教四之固權惟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養字 可畏者果安在我 以七世七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 之次軍而其心出于不得已者乎 天下成復四海南取百迹之地以為桂林東部百数之君免首繁項安 世而并於始皇之手自以為天下承無可虞足以拱視發西之上而 **些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如見於天下矣秦自孝公荐食諸焦歷** 一大國之追察者四而其中也為素有泰雖大出兵以下之而秦之所以失天下在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盖當時 張良部境關之戰其絲素報 韓之次策形其上策則辱浪之 世史朝外老之六

史 54-159

帝相延十五樓藏氏後來為待春同姓帝朱有我做召氏管與為後國稱皇帝連却在襄共四主四十二年斯宗祀先仍王位十五秋星漢別緣氏三十有四主六百四十九年頭於卯嗣周二年計召無六秦藏昭襄併周報其子非襄谷東周傳子始皇實召氏二世子與降

世史東名 · 楚又次之無又次之而称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亦付於於邪栢邪之,與無條率跛蹋科頭質順屬數之士益食六國先戚韓次叛站魏次之不定應計而拍騎之祀已先亡於蹇衞之雄乎吕政以耿恥之身虎挒而以事之迫至郊見上帝而秦亦像然以帝自居矣噫孰知異人逃歸,然會莫之教而確魏二甚捐处和怨友吸騎訾栗斯蹇呼腾意嚅唲语 後散而為六國且以為且獨拘偷而不足曼也及天地如崩死如至山鄉成強於五霸問間偏於戎狄而先人蒙雪霜司天石十樓尺取之地 條視其若如當電鬼神不可測而震演之勢已基於立國之初祖龍既之隻草既瘟崇之又行火馬條條縣首咸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口噤心萬世也然阿房桑您長城秦愁張誹謗之問以獨磨鍛鍊其民若雜氏 一唱五從併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惜夫顏王為廢耳噫向便大國之君中盟絲好如率於在山雖得在原首勢是應 同冊取珠其雜口牛後就同於抱新被火在六國亦量黃奇谷然惟知 弱暴吾慈濟関雖大九泥可封也然系術學王終於客死天下徒切齒有主管雙有祭申皆飛仁楊義秣馬洗兵連異姓兄弟之國相與計圖 献地秦叛東周姬氏八百七十四年之犯還所然斬四方諸侯閉戶高 不可得而胡亡而秦亡公夫市公以長至師掉臂入関要来稽首繼為無 高松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好產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誤口而 十室而五由是陳具之徒會其白挺稱也大呼望屋而食横行於天下。 死胡亥遵凶父業恐其刻薄之性學宇宙而問雙之而民之欲為亂者 螃簡脂於煙塵屬克骸於坑谷収兵器於金人自以為1世三世至於萬一自號始皇遂欲派唐凓虞滌殷蕩周裂都會于縣邑邁北胡於遠充 上不知追關樂作亂於至夷而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點首又 西之用付之章即以祭之而楚沛直據長驅應應關外當是之時上 歌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盈血六朝吞嚼八區而天下盡為秦美四海既 僕而以引啸兵西噪叛教已降價其國而沈北宗如推枯折傷之易吁 P·拉山之東納士雲誦祖許如至優素單匹·大徒歩之人心心有主 光之古味家争鳴聽波壽之辨欲合弱而利強或持衙而御從如群 祖於徐季頡頏把高威動海內立強天下。而 心而三城既滑之後遂忘其所可歸割國錯蛛以路之智不如胡越 餅鏡獲自於下喜下怒代為雌雄斯時也號有信陵越有平原於 秦始自公而稱王矣





人地項非漢 ご 射偶学 可 定然之 以 何 連 良頓 「非志で、主教教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流物説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舎財好色今」 「非志で、主教教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流物説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舎財好色今」 「神志で、在脳無内統諸侯軍稍徴閣中兵以目益距之沛公從之巴而項羽至閣 原有 逆症降将車即為雍王王間中今即來流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子國際官員 人作而東劉東之上與大是或說流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體別項別 門的見私 州公 以 兵 **卡西加州** AHH 沙公師奉 4 知録されて 可不語良入具告沛公園要項個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近無婦體批打 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良日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悉亡去不養不 守嗣者備他益也置敢友乎碩伯明言不敢倍將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承此天子氣也無擊勿失初季文項伯書養張良成能的我人夜馳見良 · 如皇帝塚大京山東憲法上書亦公選軍新上祭本寺法下書祖籍本施一班皇帝塚大京山東憲法上書亦公選軍新上祭本寺法下書祖籍本施一州公道五子區谷棚項籍攻破之家居成時書者等後千與子男不書板 入闢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項利既定河北軍諸侯兵欲西入關軍降卒多然言羽乃夜擊坑事卒一 日不可不垂白來謝汗公曰語於是項伯後夜去具以市公言報羽回 化冒見白起坑趙年於長平恭其豪敢武勇致而為之以威服天下珠 西安全 夏森於人心而不可以成物不可以析許不可以法持不可 麻魚 後所書觀之則漢葉之與非偶然者就謂叛亡亭長能若是予 不知二十萬人不服羽滑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以利益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時先王禮祭之 其寬大愛人雅應不敢於該可想雖三代之為天下亦不過此惟台前 人之意者大秦以前結結然於民市公入秦首除其管深将吊民之理 萬人新安城南海鞍橋而獨與車耶及長史成都尉縣人奉 除秦前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奉雖未足追配為武亦麻舞不皆殺不不不以以亦不以以則亦公仗義入關己雖無無為人矣至此還重動 港 連高府紀 |東了下之下之就奪将軍天下者必加公也吾屬今為之處矣亦然思無例居數日被前律+ 嚴別以王斗一雙點增增按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哭暗該獎級娶子所項 大礼不好 **夏月春川春遇之項羽許諾市公旦日從百餘等來見到范門對白臣與將軍教力** 世史類編入と 無缺之比持棒許後就觀到項洋失老高以是考之 建級之比持棒許後就職到項洋失老高以是考之 河水人則雅容克大氣東見於綱目所書者請無可想令籍婦女而來都民大失望 初引兵西居底陽殺降王子嬰魔案官室火三月不絕城始皇塚以實旨 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門約日先破屬人咸暖者王之今·沛公先 切而皆食之初日壮士後能飲予着日臣死且不遊巵酒安を除去 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人聯能破濟得後見將軍於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隣項羽曰此法公左司馬曹無傷首之 言曰沛公不先破闢中公置敢入于令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 方刀組我為魚肉何辭為迷問行題霸· 留張良剛羽以白壁一雙

斯斯 中何 動 為まだ おおお 何 取で粉4 形工方 1) 1) 54.54.5 活まま至今 出植れた 1 が円 ガ円 ゴド 人外程 1 1000 秦阵将南即司馬成重霸以距塞漢路漢王以羽有約怒伏攻之周勃灌野帝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史於縣而三分關中王野帝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史於縣而三分關中王新王亞縣,王孫楚地九郎都彭城岭市中羽與增疑沛公而業已壽鮮何以得專主約乃楊專懷至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項羽自立為西勢 一夜行往知之者降生退日人言意人冰接而冠耳順級等落八不流地不都以前羽見悉當室皆已燒残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大藏朝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帯河四寒之地映過前為監察明點地吧饒可 我福王極等天下可圖也漢王曰蓋乃法統國以前何為丞相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義民以致賢人以用巴蜀遼定三秦練打章時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義民以致賢人以用巴蜀遼定三秦練打章時以與衛告動之荊何謀曰訟結於一人之下而信以 中於萬東之上者湯 五八日 世與神緣王懷王日如約項羽曰懷王者音家所正爾非有功俊,所即於四公司與解於一正月項劉華鄉懷王為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不之之 果然初聞之事上上 取諸衛與者有他所裁知城散之勢在巴而巴巴係及之亦能由之兵以使於至三羽及蘇相國建鎮而高祖屬然改慎於國字起而還完之如政於至三羽以三蜀為是地而逐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獨而念項 江之大 能高 信祖如将王項王 之能 天江刊演 致明 可東町中 而不能失 热一 基格公至 注意議及 カスト 此漢法以 七尺類語 何ぞ大郎育 問言祖 T 恢春動 和年 解 测 一 日 高 和 灰 低 對 了 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下 我何面目見之此所罰能量不能怯也是於高 租百戰百敗惟共不勝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矢乃不勝區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婚而王我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矢乃不勝區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婚而王我 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以江東離小是王典即庸何之謀耳羽驻從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不深而衆之附進也不緊示之不取以展其以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之中心未必仄而深之污關中也不固不經之使獨其民則民之怠楚 人聽民怨與高帝取天下城項材之至街也苟不與之以獨其心則羽者號必止前度益則心輸而不能甚麼或甚則民然而不能大夫便其 若之也尚祖知其心故察而與之若脫憂然既将關中其醫慶必盛其[存亡]并正於氣翳残忍少息當時嘯兵西噪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一方於常過高帝既浔間中以與項羽此漢之所以浔天下也何則項羽 可塞矣蕭何有見乎此思浮賢其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養民漢王關不為之用所用者莫非叛民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孫亡秦之敬係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衙也被世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係民之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犬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來臣以行再致堂口人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 仁典之於始而平似之於終聽其還已於巴獨而卒挫之於壞下高祖 言即悟逐委以政漢案之與宜哉 拜将之後而在晚課之初 以高帝之還定三零也不在別兵放道之時而任不攻項羽之見不在 一部子云智哉留侯菩救其用盖焼絕樓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 親沒万分色

張民役之 信託何句题 ~ 美有 图主無思相何亡王大怒如大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過王王且怒見喜罵曰諸将 世点類編巻こ七 解信 持て 花花 豆里報平出入好佩殿淮陰屠中少年有悔信者因聚厚之令信免出勝日吾必重報母母然曰大丈夫不能自食礼吾表王孫如言於于而進食 、这明王自告亦飲東耳安能發酵及居此千乃在信拜大将何請王該還安耳腳深則也然仍居也下惟何之言照以 行於為惟而財以闡致此人兵耳聯仍則也然所以而致不敢而能信之東前清論耳需問題之於風類此所王必欲長王漢巴無所至信必於華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 |依就天下子何為斬壮士勝公許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項主以張良從選王蘇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後歸漢良多病木皆特 不相較言将軍将軍何以教某人計策信日今東鄉争権天下豈非 事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變 第十羽不用亡歸漢為連敖軍名司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卷之二人以於同世人皆失信怯及項來渡進信徒就從之來收屬項羽數以 初淮進人於維安韓信家食動於城下有漂母見信機够信信喜謂漂母 将皆為畫東臣時時從漢王 具經拜之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村至拜乃信也一 前騎将士卒思東騎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附信亡自追之人有告王曰丞 為治果都尉該野亦未之奇也信數與關何語何奇之為王至南迎於時 **卯浜王曰然 □大王自料勇悍仁** · 起辛巨前此段已書編雜夫至是韓王見授於葵良乃歸漢則子房 既戚秦於是置沛公則中静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不口亦臣藏會用消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奏也 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亦松子遊張良不為高初之臣可 漢及韓城無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一軍貨票三司 術以信之 三人之志 A CAR 在 新花兒町 7 三件工人 繁竹果 香刊信 秋毫無所害於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令大王奉而東三 **然機从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覇天下而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残叛言語區區物詞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節者印利敝忍不能于出鄉之秤雖自展幹八時無然不能任屬數将此特匹夫之勇且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自展幹八時無然不能任屬數将此特匹夫之勇且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管事之項王為人喑啞線。叱咤發 不能與且項王許坑泰降卒二十餘萬唯獨軍耶次騎得脫處鄭蘭馬東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川樂縣大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合態體以威王此三人恭民莫蒙也大王入關 夏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令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平高等可谓非大计片度 娶之徒則不然按一城陷一陳的後增數級之戰石則終歲不應也鳴漢也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與會縣公准,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 (東京)而為制御之術也深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将一見照布而東之界三御賢将之所以信御才将之所以智人在當觀其才之大小以用其入也三丁之智謀各同故其歷楚之效同也, 韓信乗鑄漏之餘而徑勘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感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 肺肝之謀惟張民知之故武王焼绝梭道以不項羽無東意識何張良理惟副何知之故勸王漢中权用巴獨還是三素及其既就國也項羽 「一三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称遷市公外巴蜀也取合原伸之東京三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称遷市公外巴蜀也取合原伸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爲一日舉兵而東恭民其為师公即為三降将即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書夏論楚之 呼馬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色了市公有三傑故能遠漢中而平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 人是南班至非以去屬澳項王取陵西亞 維王

開毛度信 限サ伏利 十月西野朝王河籍私養帝於江中之間乃名使吳南縣布共及擊後之一十月西野朝王河籍私養帝於江中南衛政人與後帝,以代梁及書號和非常八五星聚東井近新四屆首聖人の造項王口齊欲與趙並藏楚項王以此故無西害而北擊郡城溪山市鴻溪山市鴻道軍主人與強軍之人與總溪山市鴻道王東自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文以發榜及書 母頭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舠而死 中欲以招陵陵使至母私送便者江曰願為安語陵書其事軍工長五年 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岸天下皆不為也死陵之去就海以自治政策終天年乃聚靈數千既不能全其母於如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如家不然漢葉既成母靈已宏當就其死以報母分可也胡乃安早虧禄以計學的學樣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詢復歸於漢可也而之與智不及此朔母核就當來生道萬不浔巴藥漢歸楚如徐庶之降之與智不及此朔母核就當來生道萬不浔巴藥漢歸楚如徐庶之降了了在上國全母之計則孝清監於母市也海監於漢臣子之道所得 專今為功名而脂親於死獨何思故 第六月三衛分年と十川をするでようではし、 耳盗嫂受金何足疑乎王益幸平 昭之嫌無知污免比周之界店臣之間表裏洞连此士所取游為胡命受封侯之實被其是非明不以認藏忠取舎當不以小棄大平獲釋翰 無知為之辨則又能任之其後要出新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質問我生三為護甲緒将盖誰則益厚之及周勃灌聚認之則以問無知即致生三善等漢王之用人也觀無知慮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

問其后所 別的以 如用其人 新技化表現大計 而上班 七支額納失えし 定计如下 く説 版本集 た 大 大 下 1-500 下行大 整水可益 関立ないと 東京、国澳王三面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繁屋楊沙石窈冥蓋海郊軍大心深城里自以精立三萬人至影城大破黑軍於龍水雖将若二十萬人水為其八年為城縣里自以精立三萬人至影城大破黑軍於龍水雖於城重至廣東後城縣,并入城縣里有王雖陽便東欲逐破郡而擊漢應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與總是項王雖陽便東欲逐破郡而擊漢應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與總是河王雖周漢和将新城三老影祭義帝丧而君臣之義賴珍立武帝申 新食 기기기 選王乃得與數十騎道去衛食其籍異從太公吕后間行來建至及遇極 非六意佑漢大風畫腦是甲康亂呼亦始故跡群臣寂無諫者量良平縣卒之樂師二十餘萬人父執襄廣身裝不免漢葉之覆在頂刻間若致州下齊戰尉則宜分的諸将楊信慰擊可也顏乃淹留別且練志亂以平日是行也有欲破羽國都樂則宜亟遷笨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可致信旦盤水可泰而志難持六馬可謂而氣難節使漢王於是鏡戲 諸公不在行與 分如天地不可勝三網九職幾斷而僕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後正漢雖知於三統紀如日月不可權自編案之師一要使天下均然知上下定 西元 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矣其由此也六 漢祖特新城三老說祭義帝丧而君臣之表賴以立武帝時 管管不問新城仁義之能不為為陽塔我之軍特以智力與 項氏相無利能仍有轉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晓然 子名重なりし 面即欲抗之抗之此三人 本のでは、「一大の大学」を表示。 「日本の大学」では、「一大の大学」を表示。 「一大学」では、「一大学」を表示。 「一大学」を表示。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人名が相用 質信至一十分能吃色、漆廣觀主新米定觀地聲后既定聽使人請好三萬顏以此大學之里。隨置而伏丘從意應於西華城縣以不里波軍觀於耕及謂以本神舞時是吳達丘觀至城至城天鄉次溪河東以塞歐盜於平脈信乃益為提共陳船欲渡 等法,是并把口令高利分前账。一十萬廣武石李左車廢析代州說成安至白人十月韓信張車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趙王執村旗附為成開之聚縣無趙東擊略南絕數糧道西與漢王會於勝城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 属何相当 左手术 成安君 所河湖沿入月漢主命蕭何侍太子守剛中為法令的東立宗廟社稷事漢王還檢閱於獨并鄉立子茲為太子發明太子的陳西乃與首此妻本族所主是是一次一時一時為得天下以根本先往也以何相業之大者又為相不 初 一般師不宿飽全并們之道車不得方號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式等後 韓信張耳乗勝遂關其鋒不可當臣間千里號糧士有縣色無鄉蘇熱後 王至帝赐諸敗軍皆會關何亦發開中老弱於諸榮勝於照測。因計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獨者所何日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一十人俱以漢 山則楚可破也王曰就能為我便九

後有先 ガルカガン 天 行 軍 展 食 武安君師 #** 水澤今者将軍令臣等友背水庫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若不察 疑誤嫌。溪安夾擊大被趙軍斬陳餘禽猶王敬諸将問信曰兵法石倍山啖前左 門等には丁兵とこと行習のアンフとことによる。 江海縣王許之〇十二月隋何以九江 世史美編女工一 於本華語·日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庫趙軍望見大笑信鼓行報以直禁。日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庫趙軍望見大笑信鼓行朱燕是聲逐我若拉疾入趙壁接趙懷立漢赤機令桿持傳養經明聚論經常制則等在以中懷經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 · 茶生得廣武君林方者子十金有解致麾下者信解其無師事之問日俊 将軍廣磯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聚成震天下此将軍之若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萬者子處必有一得故曰往夫之言聖人擇島 軍之将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者懷而優と之太而豫覇非愚於歐而欲北攻鄉東伐縣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收 天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了之生地皆太軍得而用之乎諸将皆服信 王許之〇十二月隋何以九江王十四歸漢書名籍法刑以解劝於與也奉後曾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翻答為而靡此而遭使報漢請以張耳王鄉 不敢不聽從聽已從而東臨齊雖一月智者不知為於計美兵固有先替五 攻之不接應既不過形必自強此的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等短為将軍計其若按甲、你兵遣辨士奉書於職養其所長鄉必 所長也然泉劳卒罪且實難用若是人俸散之兵類就堅城之下欲戰不得 哲於像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鄉聽子計僕亦常矣廣武 在義兵不用非許奇計較信聞不用廣武若策大喜乃引兵下夜半傳發 高重勿與戰不十日而两将之頭可致於麾下施扶刺以補成安君常自 現 清 山市が 養高間寫到 看前根亦此 新於 新於 幣何題數 山高法 も寄る 後者為先 世以類編表之 できる人の発生の計画大学館で名が、我之名以上背頭的而殺妻命也会演 別優·布然 労労二信 対人対 **製新一世** 若 原布門 高省天下何至元四部既行日以 去為何為諸侯而北柳臣事之者必 此近行 能解悉不如漢其勢亦步發美大王不鬼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趣王权諸僕守際族縣守而不動吃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種進不得攻退不 看課其下之大道二二 飛之一 減方晉紀 漢高帝方黥布以郭來歸故先及者也又有低茶曰梁武帝方候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者也又有低茶曰梁武帝方察御 漢高帝方黥布以郭來歸故光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我後見無御 测元城與馬永卿論國祝曰高低棋不甚相凌但高棋識先後著具若 利害所际故籍传人指之職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皆寒染亡。以後着為先者也又曰園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形當引為 高帝開韓信欲為假王鄉大然慢屬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適 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情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号以郭京歸還聚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報痛挫抑之故景反而 **楚漢之雄雄於談笑之間鳴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之** 一權而拜之整壞之好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現雍容粮豫失

延張長記 問告人鑑 で計有 立年大阪 公偷处收 世大十年 世史類編外に七 刻印第印 我群情事也可见即 其者的陈者的本 然可疑一切不而 伯老女女 1年後次 三三次 計画点 立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美欲得來班之斃此同事而異辨若也 有項二克果關作升從廣等而利之系有變處之功之整趙與病勢不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以謂則則人在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從即則則人在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從即則則人在 是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王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王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巴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子人行虎患而護實福也立六國 學問,於明祖一 文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桁不同而已矣故立方國於陳城所謂 與一 事其主大王難與取天下乎且愛性無禮指類於數六國後捷而從之步,離親成業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後立六國後遊士各歸 橋之果散鹿堂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平四曰殷華已畢帳車為軒倒今子二回武王入發表南容問釋箕子囚封比干慕今陛下能平三曰發鉅 平六日息牛桃林之野不天下不復輸精今陛下能平七八日天下遊士 載千文示不復用今陛下能平五曰休馬華山之陽不無所為今陛下能 人難一曰 首汤武伐祭紅封其後香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 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發齡差必然在而朝王 日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對其後來代諸侯叛其社稷今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首或德泰義 来不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長良日臣請借前者為大王黨之逐發 **克及十三以** 大炭成功以 出るな不明 壁人を無の 此段東文 と説刺虎 元 增好奇 サラ東京大 阿東里橋 育工 **展園常城益急将軍紀信言於漢王日事急夫臣請注使至可以可** 然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讀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祭背死 南心 男父女作父 鎮離床治龍日周股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陳平曰項王骨颇之臣 報音順所奏 屬者此一言不够耳後之論者曰有道事以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松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又可發非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 義理之端事終之會愛每失之版欲使壮士與 級被 市公於數宴之間致空日 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者未開增有所讓止而两雄角逐 用之亦不免耳 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敏乎高帝曰羽不能用項所以成禽非也然心心馬且羽所過殘城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黃舎人 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惟不可預之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項羽喪其圖都士華慎激而漢以怠惰之華應之就俱在水上而縣敗伐越之後韓信派上城軍必死無二而越以內領之士攻之彭城之號 蘇東城口到印銷印僅同兒戲何響累高祖之知過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物變化此段策之樣也 一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聚王之車黃左左

南之州 秀計 内 奪 印 不戦王堅堂 世史類姿卷之七 新聞記書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ない」 人為 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間外前數日乃降羽谷盡坑之好萬令舎人見彭越下風地十七城項那間之便曹咎守成。此刊即潭欲戰俱勿與戰順民国失之也哲之人莫不以此為仍而項氏不知得不敢哉 即民国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日開中二日教倉二者皆奏既帰而復 乃知漢王來大紫漢王既奪两人軍即令張耳備守魁地拜韓信為相國 像外看市街尚度秦漢以朱子以為都之城東觀以於屬王得與數十騎行極濟門的成為當也為山泰阿斯之城東觀以於屬王得與數十騎行之在左特的任立時,由左十進出東門日食靈屬王孫竟衛行中萬度公衛為襄提為黄星舊以華十進出東門日食靈屬王孫竟衛 門遁去項羽燒殺紀信 漢面所犯 **見いずる**人 所がず 東京の記念という。東京の一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 下海其利 伏杖掉者 世史報知悉之七 中 新人家 在各有職者知识失情不知得之不是結果實者而言意 被為經濟使挑曹告戰不出置於之首然出職遂矣成果陳愈變自此乏 食心能被羨文在雖有從轉之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皆見可下矣羽從之際 實會人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皆見可下矣羽從之際 中,將後以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却如為其外道於政且降以待大王今天坑 平且別生一士伏越快是掉三寸之舌下野七十餘城将軍少数馬家震說信曰张母武帝路将軍受詔鑒門而運獨發閣使下野草有詔上将軍外卷之之 內 海海南紀 部形主日漢王大入成版収天下兵以青義帝之處何叫獻族命然平台 得泰明部敦於王濟縣正同部於世界的婚婚使為東潘王日養乃便屬生經主遣關食其說經下之馴食其就漢王日今爾獨已定惟常天下臣請 一就我带之母記人之 罪后人之功賢才怨之其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 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牙無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

傷胸門足 **教化之主** 大子礼幹 世次類編卷之七 **煮王数**非 之上東 符王写章 下之要指 聖王治 き 多天下者 漢王分字 橋教卿丁科軍罪二枚新不報擅級諸侯入關罪三焼素官室掘始皇塚納をこと 人表ののと 下父子為也獨王曰吾能關智不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隱罪 人養沙塞水上流計軍半渡擊自住敗還走目喜日固知信候也遂追信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韓信灰臟以緣時難條所出而陳信夜令 私其財罪四段素降王子與罪五部坑事子第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将 初謂漢王曰天下匈何數成徒以吾两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及於漂母無常身之東受辱於勝 工告漢王曰今不急下章。太公漢王曰音與羽 而逃遭海濱而處終身於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東平 之在他人見之亦必派涕不忍曲求生道令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之在他人見之亦必派涕不忍曲求生道令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之事而同華未間凍世界有憂念之言及楚置太公於祖上而欲出護 世未有無父而可尊悉九五也漢祖良心劉削甚矣然則如之何獨負 天下首不為也別棄父於則獲之中而争天下平天子禮樂教化之主。羽十罪以激其然如果原之行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奏而得 使人央壅夷水大至旦軍大半不得渡 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 **高易失** 信 職主轉 足與存 所 至 一 朝信不動 學電影片 **以** 沙斑 阿利俱存 州創業 應臣之計立若兩利而但存之三分天下門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精驗於足下為湧則選勝為遇則絕勝誠能 **義平前生日勇暑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當今足丁煎聚主之厥挾** 我我信之不祥至為信謝項王武法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日僕相州軍解衣衣鞋我推食養暗我言聽計用故善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置不用故任怨而歸漢德王授我上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便野白奸騎射船鄉州人武洪說信欲與連和三分 《多樂友程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順平羅漢王足因附を報書也二祖納京之明其功如平之○韓信使人言及漢王曰群偽作此獨書報門盗姓帝張官六明制平之○韓信使人言及漢王曰群偽作地〇漢立張耳為越王漢王張王張勝留四日復如原武帝縣地東王明問 **美吾方念之数日彻後說白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 據強壓深拱揖議則天下相率而朝於劉矣天與弗取反受其智時至不 不當的玩婦題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縣平信謝曰先生且休 行及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呈可以鄉給利而倍 **香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馴微曰悪連分争** 耳語日漢方不利尊能禁信自王子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王悟因後 正熟布無非為在衛王府 粉味麻乾糖川八月北都部人致泉騎助漢的中不再來信備豫衛縣 名性多疑問方辨明線不及倍澳逐新觀了 而東美然則命之棄蘇於信所以錮墳氏於不能進退之势分其力而地自兼其象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東上孫三果除选併奪裁帝既不能併奪執着奪之於信使之自戰其東上統三帝以五諸侯之屯墳於崇陽成阜間幾不脱者要矣帝之力 弱其權失漢之帝也信實務南之飲 寒 落而行紀

作務衛奉高張 衛長本便表良 全貨振難 オ 大小 報 議 至以及工 持規模製造 **汽**矢囊 湯下漢 中全 累不 注音的 其非純於 了一月羽至孩下绒给脏兵少食盡臭澳戟不勝入壁澳軍及諸侯兵到賈引兵過难此誘經大司馬周殷殷畔圍風心。近兵迎黥布皆會團信使各自以為戰則勢易被也王從之於是韓信討起皆引兵來十一 常而完萬世之經也成長之論欲雪前人之心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之養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共關勢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奪擊以報而漢罪亦與正所以盡君臣 孔子曰若子貝而不該其良之謂數 淮高帝紀 岐 前 版 兵 水 食 重 與 演 敢 不 勝 入 壁 漢 軍 及 諸 侯 丘 之并非 未登之 有方 有方 | 注東亦 **新面面皆** 田犬之計 世史類 **砂帽之**奏 **野菜在**群 與 呈 群 前 以之計 不也解不過方可奈何度写廣方索若何其十月息臣方記分奇丹雅不也解不過方可奈何度写廣方索若何其人自我左右首近於是表較發年是何的人之多也乃在起飲帳中命魔美人起親悲前江丁震思思 体表した · 海岛且銷與江東子第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經江東父兄樓而渡部納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英田民之亡我我何聲中說解押糾釋納州的典於是欲東渡傷江前印洲縣島江亭長騰趙年卒莊縣邢糾興縣州的典於是欲東渡傷江前印洲縣島江亭長騰趙平台市縣村數十百人諸騎皆伏萊晴難糾飛鎮城紫鑑繼鄉出稱實戰之罪也今日固央死願斬将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戰之罪也今日固央死願斬将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 中以故遠追及之獨後引兵至東城被城在乃有二十八騎自度不得脫以五千騎追之羽至底接鈴繼迷失道田父給城曰左於納乃陷大澤無號同七十八百餘騎直站夜清圍南出馳走平明德軍乃覺令騎将進 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身七十餘戰未當敗北今平国於此此天亡我非 國之数重項羽夜間軍四面首便歌業故非差縣乃大強曰運皆已 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豈不謬哉 推高布紀 来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将天下不可以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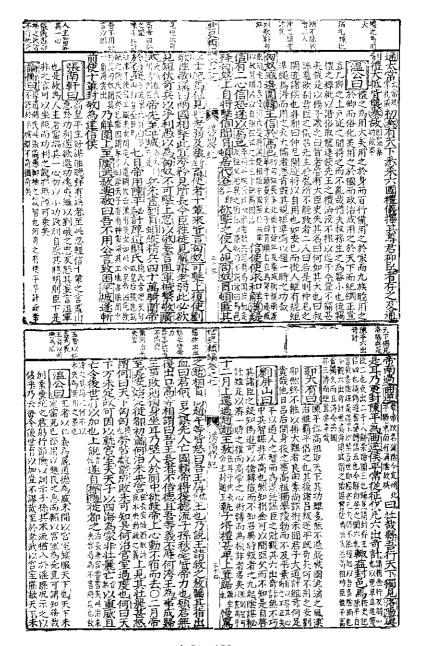
為漢字天下 完有 天下 大下 北 東京の一班信至東·召標中勝十金召原已少年以為中尉古諸将相日此上十 世史類編奏ここ 20年本 在送過日次至六南東王两布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相國影越為强王等送前通報的布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選王方橋通報的布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選王選至定開外縣之點入縣王信歷本其軍吏之郡王信為起王封魏 |方野我時學术能殺之即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此 五月在龍歸家被者大不解矣。部民而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多 月絡侯王皆上疏請僕王為皇帝即分王即皇帝位于厄水惟竝陳曹 了我山田前梅皇帝的帝伐蕭除項即皇帝位於犯水之上與秦政統一一日衛天下者謂之天子以其受命於天而為之子也秦不師古 南大者视此可以少似矣 (無目断日自三代而下惟漢泽天下為正謀無道素一也計項籍第二 大學之明主馬丁准隆其可表子 逐為密世不易之定制其失名實亦甚矣 笠平疑氏之叛而水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 敖也帝之入關的法三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軍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屬之有所不恤天下不勝蔵泰之猜疑相率而此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 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重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制之師而漢王将将之能猶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暑無 自至非常仁大度名有所不能也 民之歸於君者水以生我即我我照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 章羽之人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照類無遺嗟乎 以來殺哉而不取天下於素項之毛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来聽此 能得之牌之艱難唯恐去之或速見可以制民之死命者雖剪威緊殺 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感素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或百勝懂 的湖上放之東郊外有漢家千米之封不及後舊離之少年世是叛 寒 洪尚尚紀 1: 닐 **省長七客** 器 漢 様 用泡光 天平所公 項刊有 本高帝三不 世史頻編巻えた 以茶攻东 索医下归 三者古人 里謂其客曰横始與原王南面稱城今漢王為天子而為亡廣北面事之兵和珠横乃與一客來傳追落勝精以本為此善行其人是與此五至三十 縣中帝恐為亂乃使人放橫罪而召之日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承 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學之賢者教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民經鄉所藏就幾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署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 項羽已級田衛懼許所王瞻死損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門所即思 華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客皆自刎下從餘五百人在島中者開横死亦皆自殺 獨不愧於心平遂自刎二客從使者至帝拜為都尉以王禮雄横既差 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群臣悅服 百姓給的號不絕糧道吾不如輔何連百萬之果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無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為鎮國家地 無不疾疾是以泰攻泰也完讀曹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我此公假令親系軍之機會不知成欲以力制天下看威陽妖子嬰燒秦宫室所過與秦軍之所以佐利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項羽長難山日高祖謂項羽有一克增而不能用故為我檢初以為信然及 也族然則三不如者其三大震矣乎 天下耳天下既滑而忌心愈撒如火之烈矣於是良也去何也欲而信丁南朔三之降盡威其大功而讓馬者也惜乎說非直讓特假此以取了南州三克言不如非者在君子則為讓在小人則為思高祖之不如 西至皇上俱管俱王之理亦量有四海無君之道旨政之時養器以待再文皇日 横不肯北西漢祖以同初為王之故志亦此矣然天下豈有 市公死天下其無市公平兄增已知市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人漢馬所紀

成取與守 妻子管教 前骨数 手が サイン アイン で文明 臣 (各央实案與數應 為何項兼監察尚 本如母展太布不 無所用以 河野直州 馬馬 不完 · 還及項王,我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日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 彭城西短兵接帶急額部丁公曰兩賢清命與首相兒暗哉丁公引兵而 殿公言於上上刀赦而召拜即中布母第丁公師以亦為項羽将逐蹇帝戰刑平之墓也所辦以及黃馬等十三年处分所為其和者蓋為上言之際漢文之意此不北走師南走越耳夫葉比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其主用藏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至有之其主用藏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至有之為關東京,然此亦不能通漢關關於問於因漢亦府軍急遇且至距蒙之數縣來而千金敢會匿罪三族布乃髡群為奴姚瀚叛殺雖自實於劉失家縣來而為即中斬丁公以徇初楚入季布為項賴将數賽屏帶項籍城帝以季布為即中斬丁公以徇初楚入季布為項賴将數賽屏帶項籍城帝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獨以義不與也數使懷哉心以微大利國家其族父安乎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來者受心周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前不明禮義以示之東治受,因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前不明禮義以示之是心臣忠受戮何哉天進取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民無定主題心日為祖起鹽市以來報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 韓退之涕泣以吊之盖深感其族扶三網干潰敗也級客未有解位之封而皆以死義報其主非橫德義所冷胃克臻此故恐於人夫橫立為王至高帝即位未及十年是時戰争東息奔走莫定,便但無三心者也横之德行無所稽今則容盡思義如此則橫德必有 則誰可 王風州三高帝之新丁八以為人臣懷戴心 人而干萬人惟其愿事置不無且遠哉 事乎此 之教也而致堂乃談其不事高祖是欽其君為晋懷臣為為模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兵以所謂可以無死死傷男者也 心者也横之德行無所稽今觀客盡思義如此則横德必有為呼忠義之士歷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稍生就義無行異 源筋南紀 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出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 在新 深高 與其主 都以安止 **一** 祖武武社道 七史類 1 人之是 视院掛符 古色天 高带軟公 長女 100 私城十里 四世間中左下野地區。 一大山區。大田東海縣等在 一大山區。 一大 型土市西都關口火對教為即中賜姓劉氏純時計縣與於於西海國內 工學教內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弗以至無德則弗以亡夫屬地被山等別 那山父經驗咖啉四塞以為固心繩驗歷來就有急百萬之展可具此亦 那山父經驗咖啉四塞以為固心繩驗歷來就有急百萬之展可具此亦 要數於能亞過溶處求見上曰陛下都溶塊置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是數於能亞過溶處求見上曰陛下都溶塊置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經經上帝西都關口火對教為即中賜姓劉氏純時計縣與於於如城縣為《魏人 納老之 帝以北走胡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該吾獨怪名以掩之耳若幸布則必依誅之購之久而魯未家始以間校縢公脇帝方滅變以號令諸雄威天下而丁公首者其呃故醜之既僇而為山也且帝之舊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壓下自費市初起之土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卷而獨丁公稱區區二之 平市之誅不以道而不致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鳴呼地以人而勝人以使而 磨起晋陽亦都于斯目宋人 花子 四騰山河 險固 何况将哉五六百年於今妻

松子近井 溴氏 世史類編於之七 高档不足 **河布省** するのと 一房社用 利一カ 兵精乳與鐵諸将用兵熟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 澳丁六年 學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及者帝問陳平平日陛下 與成不要萬金之資為轉報管理為天下振動令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封健人入關即道引通音等止與今其和引體令與不食教曰家世相聲及從上入關即道引通音等止音辨及其和引體令與不食教司家世相聲及發見謝病群教養法書謝為於於其數特 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陸来機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入開製地鐵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縣借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及何也信之王鳳州曰可外不及者也失信之不及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関中王鳳州曰古今論淮陰侯者木嘗不情其功大而報應至以及死米有 之准用高祖可謂知丁房美物高祖之任子房盖亚皮以盡于房事安存一次為千房進退從容有備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于房實子房務過山口通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盖務過山口子房之志為韓報能而已事高祖非本心也其智謀節義遠 以沒島有紀 日之意微矣 良素多病 天授 授 地民物で 世史解編於こと 多と 温ぎ 茶香形格 祈水 Į, 高一故此東西南也非親子另東可使王阿英上曰菩與明陶北有渤海之利輔將甘魚點之利 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馬 能将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将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突經灌等列間鄉對縣作上當從容與信言諸将能将兵多少上問曰如我上還至洛勝赦韓信封為准條僕信知選王是思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 日多多五番何為為我擒信日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信所以為陛 兵自喜下賓客聊洋使名耳周昌忌而百於高帝覆索之急始與何奴也信遽而託之以股心精遽而受托以及叫不可解一也稱之監短代王其故的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蔣務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封漢該失之而乃以信為反吾有以辨之馬夫信害再為大将叉再為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村附配已之功在於漢規羽諸将何啻百倍漢王义素名能不愛 唐仲友旦者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知齊後於漢有制品氏之功 戴生務與奪惟君所命屬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若之者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貳不當與臣下學能臣之事若有死無 者正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所大百日學無所惟恐人之緣已故與信論将兵多以以觀其意為信門天百日君之於臣猶天之於物無所不包何足與之較長經數帶不 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使馬哥绝

必至於性因 之程表題大 世代益可 非無知安 之人謂有 孺子可教 **砂線信示** 功和功人 言之後通封其子為受寒侯明者其嫂都悍也 後時外始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夢養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上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第交為楚王兄真為代王 知臣安得進上日君子可謂不肯本夫乃復當魏無知〇帝激素派立而四此非臣之功也上日吾用先生訴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以城未清黃石馬奉用之,封陳平為戸牖侯於城邸附州縣城縣平縣 日諸君知旗平追我歌克者狗也而發縱指不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者數十合令關何未皆有汗馬之劳徒持文墨該論及居臣等上何也管 亡故奉必有之奉以不封其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就漢一陳為室日為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一陳為室日高初大封同姓至有尾大不棹之底竟由懲戒亡奉派立之 前一時派悉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渚臣亦無為之謀者情哉公天下之心後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別地無法封三應孽分天下半奇政致皇司先王經世之法至秦憲矣漢祖既定四海則宜求遗賢部王 少封三馬華分五八下半其後戶口日眷所以隱大 メンス 素質 素質 素質 沃出定等治置 冷烈 的近 水截 民責 和 自走 ジェ いか 光 王等作者 **有野医人人** 漢乙所 世界類編巻され 門照經一个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誅皆擊怨故相聚謀及耳上蒙曰奈何留侯 **帮参所**衛 次中傳語 語本足 課王訓 封個封 大野水色、花相國家至感阻脱西有盖公養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盖公為以曹水色、在相國家至感阻脱西有盖公養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盖公為原外系而行於罪是亦後古之。 原外系而行於罪是亦後古之一 原姓以制典姓立若和及禹世而卒致七國之變為由其封國太大政原此以制典姓立若和及禹世而卒致七國之變為由其封國太大政原於,不明古以天下而自私其派立而亡且共改漢與其擊大封。 多故不必留侯日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夫於是上封雍白 言治道青清静而民自定然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醉國安集稱賢相 上平生所僧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微數程唇我欲殺之為其功 在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的僕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竹方霧細が飯作納法群臣常喜日野路尚為侯我屬無思矣 身推蕭何之法是守柳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當時制於有為而郡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縣不為也恭一以無所事終其亦不為無功馬杀之治國可謂讃時矣然吾猶有惜乎衆者盖時難脈清冷之水效民安其治而敬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秦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軍功不决上在洛陽南宫望見諸将 可以有为之日也而然恭不畢事且便其子讓之帝亦非常主矣使祭公之一人則漢乃於記 而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致 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盛則恭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 而不知王首之叔果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學養民 使漢家之后因而經鞘而已鳴呼來但知清净之樂足以調後亂之民能與希有為三代之治可抗而上也禁何一意矯素逐至酣歌廢事卒 使大抵襲然之作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来者曾聞其修什一於千 部氏建己於冬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循出烈熾之中而沃以部氏建己亦之相漢訪諸盖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净無為為治以苦 温公日,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以高帝初為天下數用家僧行該有過公日,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将縣及必行高可自

最速以 同 型封不良均認 三朝子位 事 何步元 语道 派门第 割私と町 之失下無猜思之部若良者可謂菩練 心故良因事納忠以後移而意使 上無 ái. 菱型 1本礼育 证券行 旅信 提起会 介紹報 禁機所 回 で 2 世二 円 3 大名 三 大名 イ イ 推断不行权が近知 出生成之間 丁二元 失其是 近 近 情 不 記 而不知 新主知 在 大臣子 1 編表之心 王以之章 原諸生共起朝像帝日得無難乎通日五帝縣祭三王不同禮一者因時 令侍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恭去衛許儀法為願易群臣飲酒事功醉或安一天起學回始呈東流可皇帝即他尊正表天清太上皇帝帝正位最新 上田可試觀失上使行權目香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舞人為紹蒙縣縣鄉鄉鄉鄉鄉鄉鄉鄉與歐路縣門以野外習之打餘言於公往矣救孫通突曰鄱儒不知時變速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躬百餘者永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私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為公所為 行者為之通於是後期諸生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整傷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原米古禮與海族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 呼來級擊柱帝益派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雖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 平田七年十月長樂官成諸侯群臣皆朝代 夏不振恐而敬禮县置法海 所能越上諸侍坐者無敢道語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 社共前不可久矣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己非先王制作也二生拒從城直統戰争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壮士,非後禮文相際至醉呼擊 之失其首美 楊點山田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尚合其道不足尚 號 茶路紀 11 모시기 ŕ 正位 也 两生不 Ñ



第千関中 後相違語 観之思 親川街高 教 教 教 和 何 **建水粉**素 徙大族系 安田版モ 世史類編奏を **國為二次** 業何之母 岩石で 一日有變性下未得高枕而即也碩徒六國後及家傑名家香屬中無事十一月徒為绝大慈家傑於屬中劉敬言屬中民必北近河奴東有禮族 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不之術也於是從昭屈景懷田氏 苦北邊上惠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職於兵来可以武服也冒頭致然的九年冬遭劉敬便何效結和親縣確婚也自常則有此何故問明故欲明言之子然等見乃書上說两字以是高帝在何将中而且樂都開中也 在於開中照照者先三大は正月烟王敖縣從代王如意名地王書法 術園已跡矣况曾元已為截后又可奪乎開與為好妇也且胃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機之矣有於婦翁建信侯之此服胃填哉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山服則懷之以愈按則震之以感水 欲帝與其秘也故假辭云稱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不知其秘也故假辭云稱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致不被婚姻却不,即一之意歸所被婚姻如不,即一也何樂達章之作此未央不知樂倍安在其無以加手 言之緣而遂成千載之惠情哉 必不由節侯答之也 和遠也夫骨內之見尊中之序唯仁義之人能知之崇何飲以建信侯謂胃類残敗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如何前後之 後示之是分家國為二不以待其干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也一不家自王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日会後也賢師吾後今其為國而獨以 漢高所犯 一遍城大名 ň (不明) (知) (知) (知) (知) 世の類編木へ 秦是刺劉物亦劉也身無可整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吐士誰知者泄 **秦韶上欣然而笑号后聞之號謝昌日微君太子般廢時趙幸年十歲上** 怒目臣口不能言於臣期期故如此知其不可陛下欲於太子臣期期不 王實不及具道所以王不知状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 之曰郡主果有誤不行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是愛王過於吾親故顧為 知其語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教及諸及者語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聯之天子可也而竟隱忍不從以為其嚴立自取之而也 初舊高怨家衛至與教於礼也外是失高有及縣為教者法之刊也執而初舊高怨家 日臣素如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以事為然語者也上使地公持節往問 客五智皆自見餅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接為 到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友者乃些車膠致道長安即中田叔 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是事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之難結又成 國者高之罪也。高所騙以失臣買高很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敖失 · 茶品小

2

企先之 第一 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〇揆以状高极志當拾取其鼓舞之能則王衛之東東曰路洗以往縣有阿之原施不則之思類到聚條其知端倪經帝正東東曰路洗以往縣布随以王者之供帳媛爲以推趙将随以千户 取信之の 高雄亦有 仕其功 春尽其道 にカラナ 功是富州 士昌千 奉之七 一月記群國東道職等水道賢美急賢也自是而田田里者真高於問 假念韓信學道讓讓不伐已功不矜其就則庶乎為漢元動後世血食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以徵练利者市井之志也醇緩作功而報徳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或夫乗将 露續尚有共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倉蓋非道而最後,所致皇司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及計則當侯以收國連謀既再致皇司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職自王之景相矣不務此此而謀叛逆夷叛宗族不亦宜乎 文 京南市紀

松美町図 **制定人人** 文代並用 人 世里新新来之七 竹 人 而 成 符 子各有 *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化者十二篇一日惟華上周賈言是她然為武華命順天應帝曰試為我者常所以失天下吾所並用賈言是她然為武華命順天應帝曰試為我者常所以失天下吾所之軍可以馬上治之乎且為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符也改 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城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王一顧與題則漢破與漢則題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更有以用上於京之布白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武城敗深勝於專問於與州而不除且用的功然大夫雖而使於孫還素華越頭下祠而哭之於與州而不除之用做功然大夫雖而使於孫還素華越頭下祠而哭之。 的数直洛陽下詔有权視者軟捕之 史謂高祖或主於於孫帝帝帝在朱大郎故道洛陽下詔有权視者軟捕之史謂高祖或主於東於孫帝帝帝在朱大田彭王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除之遂夷越三族泉為別縣則上曰彭王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除之遂夷越三族泉為別縣則 回至德九三日前政 得罪走漂告年史尼輕謀反於是上使使捲王雖與囚之落既有司治 友刑已具上被以為無人傅屬圖情縣通此最精西逢已后從長安來白 之功多於越城魏取代仆趙脇燕擊齊無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 |灰無罪所以思以也心上堅康稀徵天於經濟王稱病使将将兵趙諸侯王郡守必身動為之舊數與與外也經上越感後過三月殺之 怒使人議之無王恐欲自往謝其将扈輕勘王及王不聽佛太僕 记樣處十日本行十一日明試四日無為五日辨成六日條徵 七日貨貨八 者員所的 問降公之 せんない 香養八首 上中 利明初 一長孝東川幸童皆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以馬李別華張故孝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设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设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來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该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來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该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明也關宮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如陛下與 明也關宮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如陛下與 帝有疾即禁中,部戸者無得入群臣絲煙等真敢入 賈啓之也児和平勃該马氏立孝文共,功尤偉北太史公以辯士目之一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陛貫其魁首子新語天秦之失而帝,遂知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一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陛貫其魁首子新語未奏之先而希下知 **音稱為質不平矣** 以姚媚擅權漢道亦替豈非高帝貼謀之害耶 次 沒 百布紀 八十餘日於衛排題 W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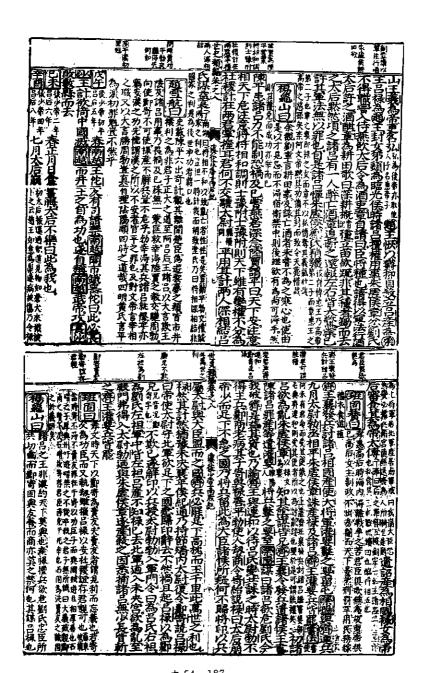
外神川世 台 写 又 麻 在 指 編 逐順之理 之功用其 礼字字主 西春以太 华靶孔了 教太子 孫其傳中生自致 乃劉國配者数十年秦以不秦定扶蘇今趙高得許立 阿之懷都浙茲希非中全於李繼清武之大大 食死頭小臣小臣死申生主献公從與我清縣與主義所公教縣中生而立心會中主義在明之群主教公從與我清縣與東西灣縣公以驪姬之故縣太子立美雅赫公太不養良讓不應以孫通讓回門獻公以驪姬之故縣太子立美雅赫公太有友骨上曰天下一家毋照懷一心也〇上從破而歸疾益甚愈欲都太 木に七 尹遂昌三百年民之頻不至糜爛絕成省与皇夏天午之力! "一一月上過虧以大年六十四月九分請也此子何二一月上過虧以大年六十四月八分請也如子何一年也等回考就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教布實有罪則書詠 言擊荆擊地引兵而 波高所犯 高米知道 日見 日見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以之一取為里季出屬不難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吕羅使人奉太子書里有以及 建爾名柳字元號回該監察等員明夏黃公姓在各處等少過內里先生在收款能致者四人需東國公鎮里不受黃公用里先生未然夏州四近也所皆主於數配立但意猶未供召后使吕泽超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已古華也蘇上所不世歲, 本大子天下 子房外看 作用初茶 はおり 我今公何自從各兄遊平四人曰陛下輕士善屬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餘類層皓白衣知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經繁曰吾來公避此 新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 本一提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趟王乃止 而立少臣頓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自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胡多自使城北 陳於室丁山里一方下下了人用智衛喜子房以着自是轉移在 五起生口初非獨於成鄉之東所為是和謀也蘇老泉羽帝之以太以五起生口高帝院旅飲易太工義以日氏華代惠帝仁來為宗社遠 随班未可以一筆勾断 此事子房自度不能 滑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 陛下所親見令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一 新與實首及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美 公避逃 子

发导选之 新術材料 然何姓的 こ氏官事み駕欲以兵禁助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耕·召辞侯周勃郡王綱續謀及二月帝清冀智以相國将兵討縮帝病甚人或言智東於 而請之直宰相事且陛下距極数歲相國牙關甲屬中展足則關以西非財敵節者就鼾避號械繁之數日王衛尉曠頭時結門鄉鈍回有便於民職縣則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度買入財物為請吾於下達下相國何廷尉微數日赦出之相國何以恩愛地應下城市多空地繁發 身退之義也借夫 其子為天下公有他日之祸正常考元親孝文處為后以為父母陰德以為久母陰德〇李磐曰高帝欲易太子未必專嬖儀氏也或者深察吕后之私而處而大徳灰矣松牧之所謂四皓安制是城劃者誠哉是言也而沈也厥后趙王以陇亡惠帝以妻死尚非吕氏先祖則劉氏無噍類而泣也厥后趙王以陇亡惠帝以妻死尚非吕氏先祖則劉氏無噍類 辱適下印 月七官工於謀天下而祉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味於功成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媽上僅胜自免甚至於械繁之 谓為一代宗臣宣差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多忌刻何為宰輔 后迎良醫入見上嫚馬之曰吾以布友持三尺劉長取天下此非天命平 所作大臣司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陪仲友臣署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陪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者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者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不見相阿以謝田尚養()四月帝朋上壓而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ら村養師與其死於原根之內海經其主於聞意之情亦在世界監有意為不住我議有也與數點藏血自為伊城會也出員入季首曾大方執會數權重指處各次十百餘之局勃代将其軍左親支縣皆主帝朋 功多又占后女弟類之夫有親星 旦皇失漢祖篆光之緒實天生忽恩明村武奉八不綱詞漏於楚 断之派後

王如意 曹寶司客手號於城山為維始都微時與何養及為持相有豫至何且死所推賢等。相曰治無大於此者并給曰献市所以并容也與輔聽今擾之夷人何所後世賢師菩侯不賢此為勢家所查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樣也賢師哲侯不賢此為勢家所查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程前於經可對祭何如曰帝得之美華薨何置田宅必居能辟震為家不治垣屋曰 智是文部所仍防上親臨視因問日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日知臣莫如王帝院中二年一月相內如侯斯何平所樣的也在東北之時以內一年一月相內如侯斯何平所樣的也在東北之時為相國大學者可以所以上一名業為天下五不恐母之残能遠葉問家而不恤延酒色以養養大學 世に有品大 人表 处非人所 新刻世史類編巻之へ · 作 而延昌祖 召帝觀之帝問知其為戚夫人大哭因病底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人手是去眼煙耳聊首其如此其飲瘡樂精證明不使馬剛中號曰人養不得聞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敵精飲之時期收雙九以其为遂斷戚夫不能泰韶太后來獲名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族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田蘇州而除退此太后最終成夫人及其平勘正乃因成夫人而召勘王丁伊房完年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知為以無惟以無品成數醫人而召勘王何房之 使者三友越相周昌日言帝島臣随主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道王亦病 〇孝東宣帝一名為意帝六分在位七年書一十四西朋友女陵按益 法柔質怒民曰惠心是時海內得離戰争之子寒帝泰已而天 下及然內偷親親好禮學相可謂電仁之主遭召天后虧損至 然何可息天然不能治天下逐日飲為遙樂不聽吹做熟耳 〇十二代皇帝、〇堂東帝少帝名石文帝也 有為汪以 鈍克と 多秋可能 大洋洋ギー 矢打害 新誓一代 度動場をこ 关 老年如用 臣 大平城灣兵三十萬會為上行軍不能辦國今歌吟之養未絕傷夷者用於學院可足頭得十萬泉積行國國、中本市日都可斯也前國奴團高帝已獨可干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尼西三千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尼西三千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原文與初之名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有漢後等察而詩禁之是續亡素之炎而職之則故於 而帝曰善然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日廟何為法較若盡一識明與諸哲一時帝獎然曰乃者我便諫君四賢十五拱祭等守職尊而勿夫不亦可曰朕乃安敦望无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然曰陛下言是也時帝獎然曰乃者我便諫君也然忘起謝曰陛下自察率武孰與高帝上明帝獎然因乃者我便諫君也然忘起謝曰陛下自察率武孰與高帝上明帝治事使密私問之衆於炎眾曰趣順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 文刻深者較斥去之日夜飲醉酒府中無事祭子出行為中大夫帝怪 也皆然代之守而勿失載甘清净民以军一 類後使使來謝因歇馬逐和和以完室女為公主嫁ぞ 歌得其秀言不足喜意言不足怒也高后日養報書深自聽恐以謝之間 起病亦傷也而會妄言以十二萬家横行是面體請與确也且東於舊如為 · 一名國為天下乃以清净無名為事氣質都變了。 · 一看亦可謂能克己者觀答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此 三工学·使参相東京等家の事まいる上野では、「大野」である多名でであった。不在乎無制而忠子多制不忠子法球而患子過報 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立人同心逐步海内准除點布等已或惟何 老子口育台与替至了口育多去野以都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蘇則有必與未聞 本握功名位冠群后兼死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百虧脏失故 王西替日 就何以謹信分管篇亦與韓信俱征代天下既定因民王西替日 就何曾亦皆起秦刀筆吏富時碌碌未有奇節蓮與依引月 **村廣回布治将也成知用行之利等成史解布賢所或以此也** 上有台市者 言而止世一門海哉史稱布



為正工教工主教 王皮守む 以陵為帝太傅富養之相權陵遂病之歸乃以平為石丞相審夏其為左 等,則世臣不如君全社稷庭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 后欲王諸民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息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 太后真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度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 繁煌 张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第今太后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 繁煌 丞相食其不治事 是推功議能只是令周勒先試難也其殊甚城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養丁口或亦順諸乃而不練直亦是異死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養丁口王陵逐争不從則去其他平自意後讓者未必不激品氏之怒 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德俸而也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古致之一如此言何止平勃何以知也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稷定的政党 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 臣之養富以王陵為正 〇少帝附高皇后 惠帝崩立之是日心帝、大后臨朝稱都能管食其料到王丘陵 史稱黑帝后張氏無子吕太后命取美人子殺亡母以為太子 后少帝自癸五惠帝七年九月即位起甲寅附高后改元至 少帝名 一不使愛恩姓吕名景高帝后市帝母也 1 為當別大學 人臣立刻 管然言后教育母我此即為學大后東之鄉外永春龍言獨其上一也以外都四年報前日 拉為以帝顧聞已非張后子及生母美人 章廣其內以韓諸昌不維兵 門內古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張釋無大臣大臣清 一月立日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里布勒為巴國王巴出一月立日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張釋無大臣大臣清 萬民命者盖如天谷如地上惟心安百姓百姓欣事上惟欣交通而天下 外不為使流擊于後世孝元太后王氏臨朝以致王莽集位漢亦中表, 等為一代之法令古氏必不起親親之心而執攻大臣帰以力争矣矣, 后不得臨朝城人不過預成不幸君崩而于切則百官總已聽於家室, 情已誅劉氏幸審食其真漢室罪人也高帝於建國之初立其典軍毋諸已誅劉氏幸審食其真漢室罪人也高帝於建國之初立其典軍毋 教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伙仁傑為法。 孝然日以後慶陵王為事故村餘曲折本成其之仁傑置必为禁於其青乎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華日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以賴而亂賊將接理矣蓋所不可人臣立朝物養而已前當變故畏死貪生不知均義而曰吾 實后靈帝之何后相機臨朝專政是品后之發端也 后猶且數月乃王諸呂則可勢又不可将相大臣皆 東東之世重帝之實后和帝之都后安帝之間后順帝之來后 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廣主諸己之罪 各里带于也初各山封幕城侯交恒山王不疑是更名義封恒後以帝附高后已維 帝名弘舊史亦謂白后命張皇后取他人于 帝四年即位歷戊午至辛酉四年高后朋大臣进立代王而林 山王未經已后殺少帝立之更名弘是為後少帝自丁已前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立意子平勃許之大 深前な赤高をか 如平物阿意之罪大夫自是而後漢称幾品 尼為



が時祖太先 失之射慄 何朋友選 均高で設 **大針不**な お不足以 ガ品を之へ こうち 罪也使商不敢物而召氏得志則寄之父子沿無非望光其實友與召却之而後從即南寄之罪均矣難律便頼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職其 連体小寺あを記 大學 **玉射森**區 朝に登 工者無影 恭常自送之即中表益進回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櫻臣益曰丞相功臣諸臣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擅之有差罪私及沙計師的改評的順陳平謝新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臣及元年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之 在元常思特建都是附屬於如東之降有皆及一言各之中,我在衛外後非社稷在上部高帝聖人之明下各大命席年,我在衛生之前陛下謝聽臣主夫禮獨為陛下外取也後到上益於丞 富县陈公入謂帝日足下非劉氏不當三爾慶左右執或者去載少帝以 有三帝鄉議者再乃即天子也赦天下東牟侯劉興若請除

東京 野之司》。「「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毀司司司台子》」。「是大子等數學者有過過之人權天下而曰豫建次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曰豫建次子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天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天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 「一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其例 首不時使人存間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縣多是愛生了八〇四月 王而先立劉書為城陽性則實亦摩矣。 之獨切因未可以贖罪其視二子自为無見者。了一是不完 放不加疑而當時大臣亦無能明之有夫以平勃阿意西從穩成召氏故不加疑而當時大臣亦無能明之有夫以平勃阿意西從穩成立在王 (李)是字正為經過數章建則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瓊嬰坎之今論 泰天军之快度 和子相問意平 集 佐 · 最新 英化れた機 第一七十 根子を発 世法关後世有自庸王入繼大院施惠每加路於故 條代來功在三明之後又所僕者終宋旨一人,当可 婚問止其一

化人之教 **於十萬時** 法與夫三表五郎其科國已職與當時人若方且賺該未進也誼身外務與山田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為之王素之大必選矣而後或誰之章且後我也是不可多者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己而後進卵因要君也進天 之子為該則作敢以故吏為數或者吾以騙辭盖之則彼亦且慢以庫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曹不敢慢恐親其憲文帝不以高帝側至 不一樣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葉前發 張南千日文而布特施思惠遣使造以一書而他即自去帝制下公園 成失推 叫一端忠信可行於要有也 文原高后用事別是康夷老夫風聞父母情景已壞的兄弟宗更也高皇帝幸賜臣佗鄧以為蘭迦王孝惠皇帝義不悉絕所謝日安東太長老夫臣佗姬縣歸鄉地 丘味死上書皇帝陛下! 在而往聽之罰少須更母此思見極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物風乃 野者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野者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能務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則勢、獵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 第3章 司之がはない、「よう」、「よう」と、「自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中 製品をご そには一夜家供之臣之正之士正真之日月備打華死代孤以傷大業紀天下之望 解力而頌聲作 暴星市以下八百國之民自養力龍不能勝其役財蓋不是共基人高國子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人百國內之君君有餘財民有意外土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凡於縱欲恣異響、問其過乎如此則社稷 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對山開道以來讓和顏色而受之用去言而顧 切悼之大士修之於家而學之於天子之庭臣切除之陛下與象臣客 臣問電差之所擊無不推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應我者令人 警告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列侯之國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周安吏卒給 刘卿见吕后時事多族失意以曾自服然带为刘莹不善始悉指战 中国已速矣順则接接使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以敕給舁 大史公曰原平此時本對黄帝老于之桁方其割肉組上之時其志固 (本)

上華文 之大命也有果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國明以相極卒然遭境有息數十百萬之聚國胡以館之夫積貯者天下 **出版シスプ教四十年公私之精循可哀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早** 不管不野喜五妻山田文帝等政非止一 爾之誹謗源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最臣不 王之神美の帝後 可用置之言可用則不 大高祖得華有城及貧高事務美人亦必要美人因審包其言品后吕后建論主 長來朝殺許楊侯審包其存其執為就國以灌製為丞相罷太尉官〇躍國王鄉縣,也民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來群臣農以制之其賜民今年田總縣,也民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來群臣農以制之其賜民今年田總縣,也民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來群臣農以制之其賜民今年田禮縣,也民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來群臣農以制之其賜民今年田禮縣,則問以官 ins 王最失母附吕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福争之使其母恨而一奶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患即自教更奉其于諸上上悔之卦以為確園 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留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的遂祭兵友帝遣 柴武學之丘敗自殺 他工其雅置特誹謗之此其為妖也不亦大乎意文帝除此令其草國於古史非治亂污失一切及理聽道倒言而遊說之欺惑世主使淪于食則已經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所無傷也縣兩則曰秋據自武也无愈曰不為災也指奪巨所以除舊而佈新也望生則曰不愈震數也日計為誹謗妖言則措應為馬特別為為繼指菌為芝指象檢為屢棄前為外別之曰是特勝者遇以實直紹誹謗狹言耳失假以思讓從土盡忠深計心凱切君身樣未然之耄壞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月前上盡忠深計心凱切君身樣未然之耄壞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月前 長世宜哉 **方齊王敏之** 次臣又 据醋頭使盛德之主納 負責機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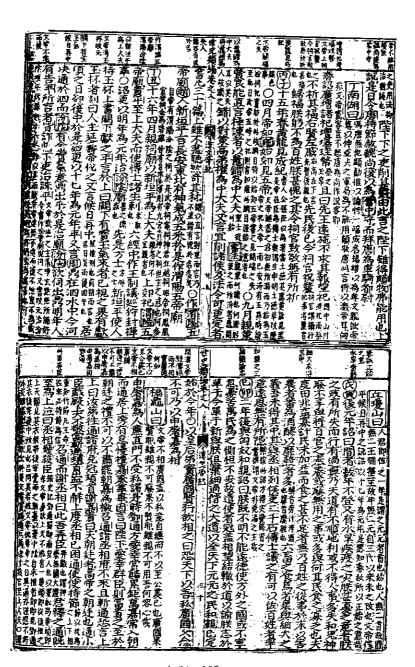
之 经 十 世 置於何相以故至此今果推介之甘於王死陛下有殺第之名奈何上曰「加六年唯府主長而养 菲謀友事務從於留家及為四王素籍界為為城地與政策前導於於 瑪魯經過黃黃漁州 時間構聚新 失 戲布 天下其鹽以放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美節錢布天下裝放此級 养相者 細題以放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美節錢布天下裝放此級 养相者 編題 明山使號錢吳至滯有徹重銅山格較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看海水為銅山使號錢吳至滯有徹重銅山格較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看海水為 成王囚恭权封蔡仲遺法数海以斯謎為帝東耶也文帝縣而從之是天討也置死不容等乎况帝封厲王四子為僕山也文帝縣而從之是天討也置死不容等乎况帝封厲王四子為僕山也文帝縣而以本食為詞而曰布曰栗為夫厲王謀及是第不容兄 西京一見其守尉亦可謂之馬电若果守尉秦部米常亦敢被甲執兵不可遇為帝母以許偽神散諸侯而為之勃因此惟故被甲執兵 兵以拒命乎及人告其欲友下廷尉補治与后拾在必夷族矣頼薄太 人不相客帝國而病之後封其子四人為列侯射妓騎弊雖條聯人爾王果慎素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維一斗栗尚可春 **展開 表謝 と ひまり はままり 大体 関節力** 聚立腹於來內者上不中之相數與,觀酌而手食之以順度心叫五期也一次,如果不以東其四點之音樂等人以應其中場之事來與東京與與其與此於,可謂近有謂美人之状於人之故に遭也信為大張市議也要發有實已三來五朝不試以臣為感問之官而主腳較行臣三天五期之十貫距傳卷三張五至不試以在為感問之官而主腳較行臣三天五期之十貫距傳卷三張五年。 **東京、市場、一大縣以天丁之大田が一縣之來甚為執事者養之陛下何以上,不問縣如此夏之能鮮順為國有人平可為派涕者此也臣獨料例以之下之足令匈奴婦慢慢掠而邁藏致金絮朱續以奉之足及先上首即是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學是者天好時,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就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學是者天好時,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就有無寒後難有稱此** 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涉即亦子天下之上而安祖遺腹朝麥養而並進而歸命天子懶婦一般以前四才排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海内之執如身之便有臂之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 下之治安等者果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下那公人 天下不亂陛下誰悼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就方病大種級嫌 熱可為痛災者一 **技大**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 不和大雅三言经制不定一言 展用容情二言 俗吏久則發制也可悉而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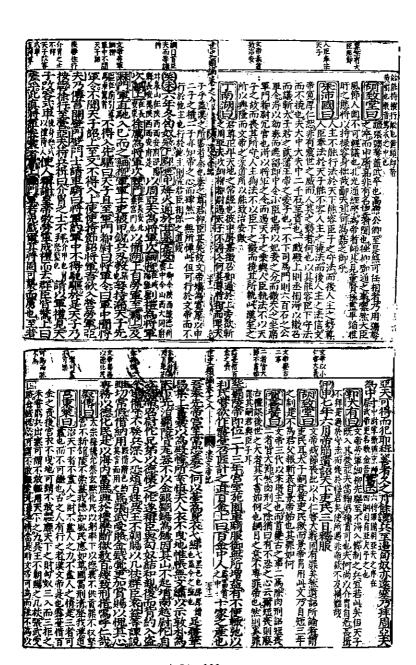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できょうない。 「大きない。 「たっない。 曰統善書記録沖禮表亷取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城亡是可不寒也俗吏之所粉在於刀暈筐篋雖遙訴。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楷之宪神太心 得為帝服信優不践得為后蘇夫百人 · 特級就細娱而不圖太是使威令不伸可為派游者此也今族人差 星子之展而制其命。今不**很信敵心樣**由莊不摶友敖而摶蓋克 下水質素が法令 灰川大学場の近近天下が仁芸福等な主孫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開也孫王置天下政治等を天人之置恭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房則だろい、フを也州不うこう は、一天下十年武川となどこともないとして、これに、一方蔵市邦失憲王治・東京東大瀬市安子孫與場武同然市場政廣大其徳行六七百蔵市邦失憲王裕享祭 大益聚然,有其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前應於好矣鄉主飲尊崇默以為明整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討納聚者,下定矣 化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失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曹原女王河町府於な武庁軍監に町川へ州 福利川夷人と三族山政府が長人が出て、一部の一大之所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及(歌川)小宗使地 ■清華· 進於器尚牌不按恐傷其為况於肯臣之近主乎是以黥劍之罪不及大事前 分明而天子加禹故其尊不可及也里懿曰欲授巢而忌器此善論也用 版·文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唐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京下定矣几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天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承翰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 尼坎不养子皆不可尼坎可 En不散源源汩黄女青六百定有其多类乱男女無别者不曰汙餓而 白帷薄不脩性似触啼激地啼妖朱子而般作者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双称精通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双称精通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双称精通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双称精通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是也古者大臣有则以称精通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是也古者大臣有则以称 一胡亥而教之徽所晋者非斬劓人劓蹋割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像 電 量 オ 不 有 用炭文能 礼房 加惠 所教行 育生 た大 Ī 忠臣也 たし責兵奏編別二子氣象が在日中而其平生出震靜默亦可聽於, 雖若緩而不切然及展嘯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逐禁中, 理問章三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殊暴傷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 長期于一貫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如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遠當 孔子暴覆之質犯與暴之一言其識末失其亦不善學矣 不是你是 を重要を表 伊座下所・ 二公済抗 在日中 心使其聽童 仲野之言則天下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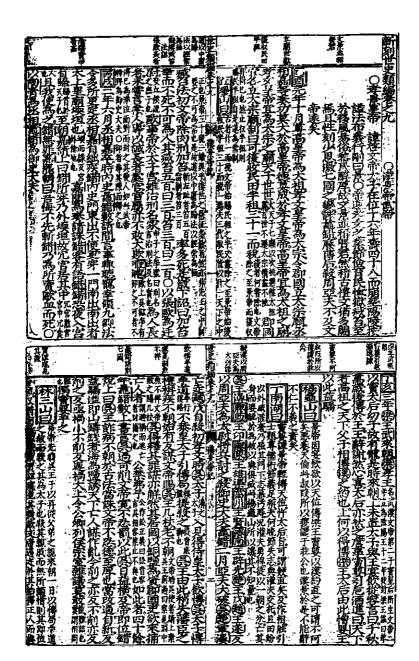
有三 在良行 在良行 力 初世之 **至要** 医甲利妥益以海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重材官制之兩重相為表端性致進萬全今降胡陽開於轉經續に 州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趣匈奴同可賜之辭財祖之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王之道此於縣財祖之中國之長枝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王之道此於縣村萬州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茶用利放兵法谷城不利以其交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敵也将不不擔也臣又開用共臨戰合及之急有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官三日 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龍谷馬錯為人此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聯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董筍 火盛夷攻變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枝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知兵以其主子敵也若不擇将、公共國干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第一日本等一身所有古是智 衛中國之馬弗與也除道何及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势 かと将無少勝之民器此觀之安逸遠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止是師之來信〇回奴数照為遠處龍鍋贖朝上言兵事自兵 之世七國同次果類景彩子被正教養美數以并無常於其談徒雅陽王武為 後野李 不得食與不得衣錐感又不能係其字若皮能以有其民或是故明若真 功が樹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比與東方之戍卒不纵賴康端繁鰈側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十之如是則西里和敕如襄常若者為愛差具田然乃兼敗免罪拜爵後書家予久夏衣度結婚愈逢清遣押吏發卒以治堅養大惠也然令遂方之卒吁娶一歲而更不 習地執而心畏的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意民從塞下了 五穀而既金王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養欲民務農在於音樂音樂之道 市陳勝行戍至大澤先倡天下從之者為汉威劫而行之之散也今陛 冷死那入境明後曾沿版有1年心命者遭害人。 电复数有音器 医唇唇管外 珠连续入时前即安宁等令更代入最复杂言或情情需要的原因以下官庭带着照面和童客之民人,我就是一个人,我就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 下幸使天下人栗以拜爵甚大惠也遭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栗都縣郡之栗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栗於追拜爵答以多少級數為差麵復奏陛 加群威一不登民有餘食是更奉吾語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是及甚 審崇失工復從其言語曰道順民之略在於務本朕親率夫下是而野不縣正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収養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養大 在於使民以聚為實到今察天下入聚於邊以受數免罪不過三歲寒下 出游食之民未養歸養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候於歲不製衣則 成至不耐其水土新條轉成者死於邊輸者價於道屋民見行如往 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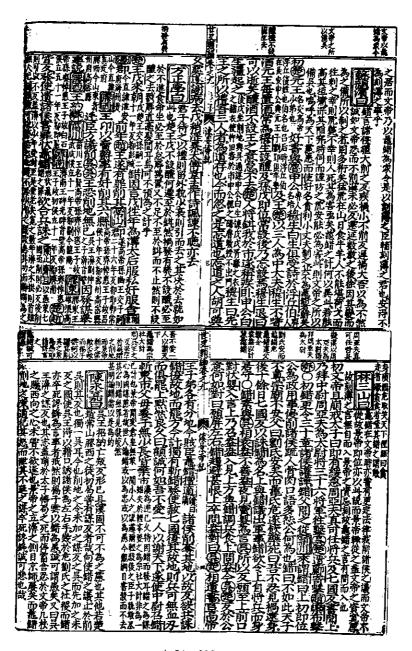
文書 登几 **之夏若此** 成康後定 艾尔的维 題の方式を 医试验在 事作田 (下至是部曰禍自然起福縣德與百官之非宜由朕就令秘稅之官移禍服其且禮儀轉變〇夏除秘祝初學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較終以於 上旣躬脩玄黙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絕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 成天下之本務莫大馬令動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沒異二六月除田之租稅團法願者納非首他時國有新蓄維枯矣後,詔曰原禁問疏關禁聯如都是沒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馬 告計時點面前之俗易更安於官民樂其業面積戲增户口寝息風流 價條出租無異也其於動震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本業本實主員自 而可於家法惟期于鄭亂故至親大逐而罔赦 原格室日井田學校封建内州四省展一不可自奉製古法掃地不存文之為一, 東京子本島 一不可自奉製古法掃地不存文之為一, 東京子本島 一不可自奉製古法掃地不存文者及於几關不浸以勝藏美 一下では、北部に法にからて 一部,可行悉於淮南與海昭者何哉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一部,即一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恋人之心矣然不思於淳于意而方必至能通繁宜民難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轉對國漸東指侯王自食其地所入 起文征 附能等 神底被 息 点 ŧ 軍事が行 而除年 国之又 用芸堂 回父家安在對日臣大父部入上日至有為我言题将李齊之實戰干軍一般作徒親尚後為雲中守上楚過即著精神等原為時中聲疑為問馬馬中中華疑為問馬馬里,在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為剛季收不能用也上怒讓馬唐曰上古王者之頗孝牧之為将也上拊髀糊精曰差夫吾獨不得養頗李牧為将其當養脾除竊而緣下令吾每飲紅好來表未當不在經歷也唐對曰尚不如意 這時也能而推較抵其報的間以內案人則之間以外所軍制之軍功 今親尚為國史亦何奴遠避不敢近軍衛曹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發 無管决於外事物是以得盡其智能而動經費此面和 张泰南支東報 舒風已藏至金婦與大羊結好者追帰已故帶亦度仍奴無勢之熟木 惠命将出擊後因河央有祭塞劳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 内米常轻舞自冷之業於是懷無激烈銳志雪恥 必欲躬自北伐雖群可以邏服而寤瘭甫定之民未可以邏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 十三年之間其前各臣度待農原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江戸 城堡未曾新賣新軍蘇而廣武之兵猶敦苑園池而上林之射不息高 與她逐雄動恤民隐而六郡良家之子悉首調集雖愛情財用而籍情 奏邊事聖書養美請從民守塞則養從民請入栗实邊則紹入栗九二 **法一言而李察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善拊髀稱數爲錯** 文帝於備邊一事未管少忽雖恬静玄默而躬嗣射之智錐 慈祥澹泊而并遊田之妖姓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 今漢章帝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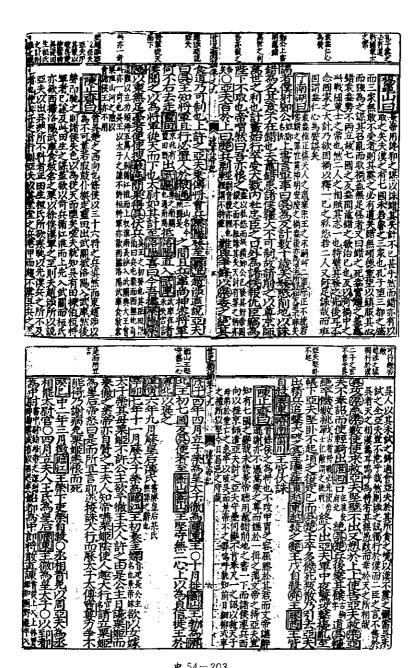




-







常说及君 養く国産院 是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日昭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房即少今昭主不伏誅走隱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斗味即不安庸此 國民悉燒倒獄縣上字來見帝曰昭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熙事為 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是昭華不食日夜泣不上帝亦思之田叔等遠 田林為野禮為國相永遠天 斯監佛師郊班春鄉鄉之織則養成其意為所以為野禮為國相永遠天 于太陽師郊主於帝族派王不與同車養矣。孫跪之屬立諱已伏洪明王無惑也太后立起坐奏氣平復第王因上 有何典以太后在上不敢难放心天理存亡在敬拜之間耳 医五峰三电波景息刻之君也而能爱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度遭 可以悉係法欲河空手來儿可問春葵人母子兄弟之間有 華太后德畏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華於兩官金城之固也長若東 至夫旗侠 E 一百更發行為權利又定華令華英師監督者指界母前更人界一界乃是常是一百更大年上既城谷法谷者猶不全乃更城谷三百曰二百谷三百曰帝加一發 くじ 太后為加 松松斯县 世の教練をさず 被糾續不動學不能對人主皆從馬即會是到其然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為與一餘騎學解數令主皆從馬即會是到其然怪之不敢擊夜前騎下馬解數以示不走廣文射殺白馬將賴以 圍 磨新欲馳還廣日至去大軍数十里今走可奴追射我我留匈奴必以我們何奴強阿門上即率廣為上即守管從百餘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伍便山回的條明刑之後為刀緩以竹鑒所以全从之生也景帝定為政自是沒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到言為丞相の孫孝王美大后與不食日帝果殺吾子帝哀世不知所為」其憫之諸微疑者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騙不者軟欲之繼野〇以 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往全 甲五年九月記做疑者鄉之記曰做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司馬慶亥武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争之權乎有大臣之風而吳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且有以明之而 愈先帝之法納叛降以降為臣不忠之心以誠宰相之所宜事也亞夫 大工學曰,秦帝時以争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古夫封無功以 大工學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數人而亞夫尤海大臣體 有平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月配治學者務 经关键之关层带 性美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

不足言所平凝熱無所予與似本,亞夫克拉謝上上曰起亞夫田趙出,不足言所平凝熱無所予與似本,亞夫克拉謝上上曰起亞夫田趙出,然相舍免○下條侯周亞夫做亞夫不安死初帝召周亞夫賜食佛置大大武相舍免○下條侯周亞夫做亞夫不安死初帝召周亞夫賜食佛置大者吾是以脈離之歡和以為侯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雅者為東公東,其養曰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雅者所及於長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曰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可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明之故 質な異な 有以料明名也便能意於益與關係之數學大支公前數段發巧好類是主與以為高不構備以干學不疑十全之意采何為故以此所為長者等的表有人或致不疑以為盗破不疑回我不與死然然不自明也按望有金云同答即疑不疑不疑買金價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 序版快而建之大臣始善 年甲枯可整有為人所告事連行四夫的開始原決教以當世歷之 持續監察大演無負文節之即者於外教教學以至在平近之死至教 有關監察大演無負文節之即者於今以教教教學以至在平近之死至教 有關監察大演無負文節之即者於今以教教教學以至在平近之死至教 有關監察大演無負文節之即者於 上目送之曰此映映非少主臣也后無何亞去為父賢工官上方此方孙 帝群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文帝且前屬 日館長者養滿之故上亦能任馬不疑為即同含有告歸證持其同含即 一般去都看司有司所不能快移迁尉献而後不實献者不為失欲今治 (月)以街館以及為丞相直不疑佈屬為御史大夫初館以中的将事文倒置非處德所累乎 倒置非處德所累乎 可死仁不施於夫聯父子君臣之間而乃秦举留意於罪囚施恩顛不何死仁不施於夫聯父子君臣之間而乃秦举留意於罪囚施恩顛 五不疑員金價下不辨盗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 周亚失權光不學不知情能進不能逐發身工宗是功名區 人注意 **西葡萄**木 村基 ある 学本实序 李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侑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閱讀非者事关令歲或不怪民食頗寒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縣為市漁 已多二年四月記戒二千石脩職事記日雕文刻錢係為事者也歸補 與害女工者也嚴重傷則機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樣寒並至而能亡女 官用以賦於民灣轉山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 已不尚祖乃今實人不得衣祭乗車重稅租以因辱之幸度高后時為 房其於是 **新語之也知道者在伸通要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可足以病之張子** 公卿大夫以下事事者後物盛而表面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第各 天下初定後她尚買之律就市井之子孫亦不将任官為更量更禄事 不同而悪其軟軟不压墜以無罪殺之哀哉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姓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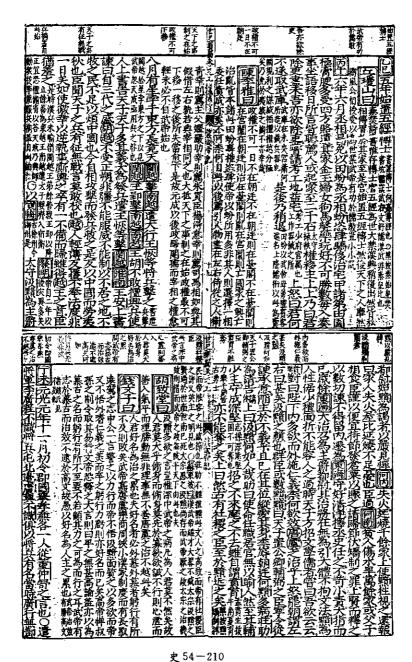
天心人を一欲止其配也自外大石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己和明年文出怪異以為重恨之四不知數而係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変人若而 世史明紀末され **装带**包 成原全 之以恭他等景遊繁五六十載之間至於遺風あ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寒時朝文峻散樹而好執不勝漢與播除預奇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 吹漢官文是表美 使不改文者之恭修尊用重仲舒汲颢蒙始終如一维詩書所紛無已產耗海內害及聚뼭然天唯高明末半能悔付托得人天情其好大窮發干戈土木神仙巡幸封禪遣使迎降之事。紛善與「漢文帝之 表章六經與大學主却犯改正朔定曆數作音樂的文章則立陵按謹法威疆縣衙司武〇帝雄才大暑前世無比罷點首及 於天本。 陽陽為德底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佛常居大女而以生育是養為明照於治道之所生故不亦也王者欲有所為且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疾病者主,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解行德所民仁壽統討行暴則民鄙夫願順東之功樂問道燦然復興此風夜不懈行養之所致也臣開命者天之令也 之於職化故聖王已沒面十孫及父安軍 天生生,不大意以從事故任徳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徳教之官獨任執法之華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屋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徳不任刑也王者 功於季者 ٠, 一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禄日來故隱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重化而不更化也 真西山日一市大有功又引會子真関行如之說以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不有識之者而仲靜能言之 補散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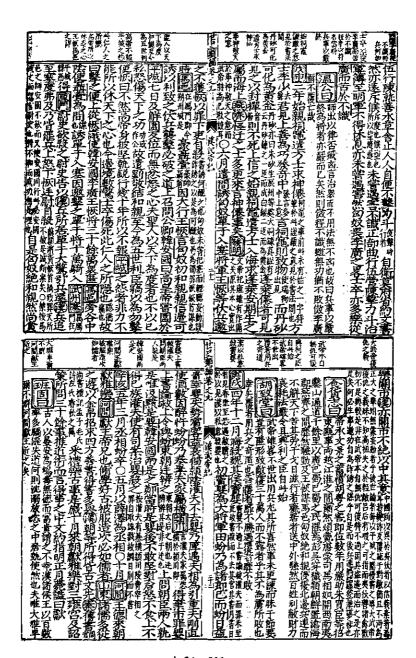
-

经主作 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盖不易汗也…… **蘇張申不害弊非之言亂國政者** 中韓中者 安生公元 京 官品紹介 未知り 古意 漢時簡有 明經 一一一一一大公司市公弟子被者者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草賢等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 未告或帝拂息而不問借哉然明堂巡狩政歷服色置力行而文堂宣中公之言當矣錦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 济于此數、写漢之諸儒唯董于有儒者氣象 (昭汗回上人者正其詞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討其·幼山董于所以廃粵 所於之萬後數十篇十餘篇皆皆傳予此 (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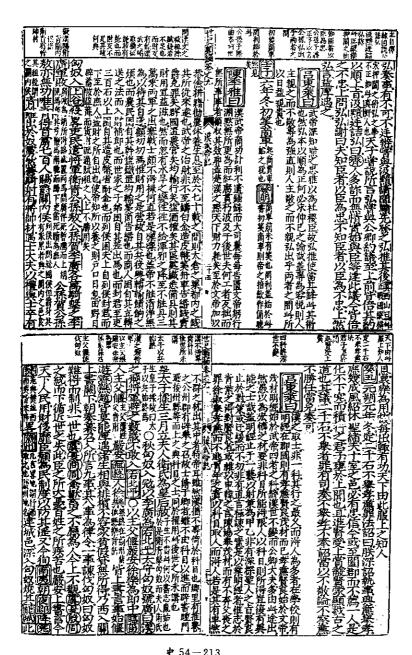
奏為繼順船等於楊熊媒納·係為侯家騎奴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天人青為天衛子夫,分於鄉主因奉送人信息龍日隆子夫同毋第青月姓衛氏領蛇衛子夫,分於自為丞相の以常青為大中太大上。曾通姊平陽公主说謳屬·與東次好龍何英孫於與諡前好儒之實安在哉 **輸**大可以 が未前 見 見 新打印練田 柏谷主人

'À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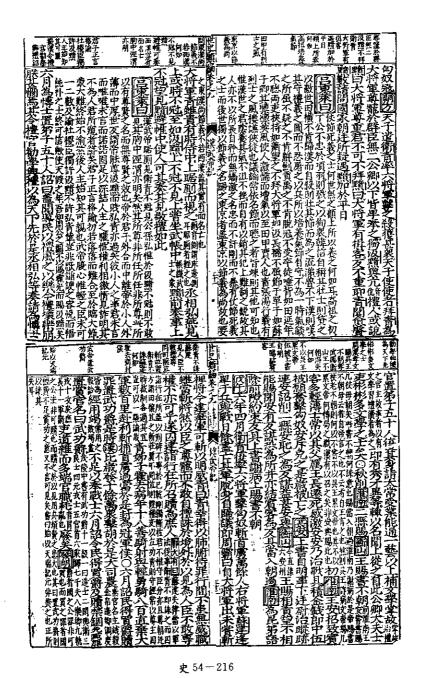


製屋 新主之治 之正氏 製一奇 者引內偃中即東方朔辟致識以。而前曰重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平上常從遊戲馳逐顧傳輸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禁映順前延使過嘗盡酒實太主歸紋뇈螂家主見清塊此所幸會採兒重偃上使之侍飲祀欽斯堪頂難被書與之〇皇后陳氏廢析奴類發獎應最閒當事、〇上後於縣 為養土回養部更置酒北宮林映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四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城端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葉已設飲後而自改朔 二也些下窗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應以應還看後極耳目之欲乃國目何也朔曰偃以人臣於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 既既排 遊丘 · 治復興, 完 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與耶 · 深太子 蘇而蘇王最長衙若遊太義而 更納則因循守職作見知法 所 先 至 之 似 為以本樣 **第**位 型 型 型 数 為 大事を創 双王天下 **地**之和 度 人主和信 用法式刻 自义站 天下安理 污具要则 四者治さ 競表した 禁之則不免理得則不然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聽情、罰當罪則姦卯止當當賢則臣下勸先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姓富有德者進無徳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峻社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飲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一文於簡和東公孫弘對聚日臣聞上古差解之時不貴齡當而民勸譽 於推議莊齡於東地令國計作計者上世溝捷也即國華於進緯京聯國 民站京聯者是蘇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署先聖之於者縣次護食精镧類 建之於北是蘇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署先聖之於者縣次護食精镧類 東知先聖之術不稱也以屬各似署過聖之新期目別應賜發則沒私 不犯禁者此道案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禮奏者民之所服也而質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次冠異章服而民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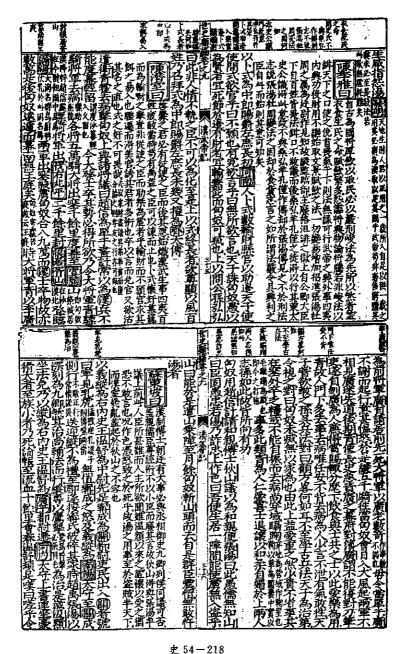
王龄侯 **学校期间录** 育生衛児 要定之明 里西京 土父 罐饭 1 夏納系 見と戦 当人臣と 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即中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甚宜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召 安故易動場動者上朋之執也故實主個觀篤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也問者關風數數不登民多宪因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宣有不安處者不無境外之助此之謂夷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腎主所宜留意而深惡 决起第老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图而王不恤下然 身為常者此其故何也當時先帝之使来表而安工樂俗之民衆故諸侯號官屬果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接尺寸之地而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法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民趣已國 臣之利非天下之之策也徐樂上書臣天下之患在上崩不在死醉陳 臣畏其口路邊第十金或謂雖曰大横矣懷曰吾生不五尚食 人接近帝然 -以権法を 東海南市日鮮事以奸犯公子を教育を持ず日期代者殺人其弟 **马来** 為第 宗地國軍 之行不清設經問之解不得行有罪應者無微粹無罪過者不憂保養無效法感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岸民正其制度善感敗法感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岸民正其制度善感取仁以合時好運黨賴立蔗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傷道言取仁以合時好運黨賴立蔗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傷道言不以要時孰者謂之遊號色 名天下 推脫維賴死 顺而遊談者以四東結骸軒順為稱首於是背公職均信陵無息騎行精命教州專師以赴平原之為皆以取重諸侯顧而劉相虞鄉兼國前若以周第交魏來之尼賴如效非稱其即雖孫僕有正管如劉有春申請皆籍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鷄鳴狗盗無不實擅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衛歌走列國公子總有信陵總到有平原機**翻**國國則局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太夫世權陪臣執命 人漢本中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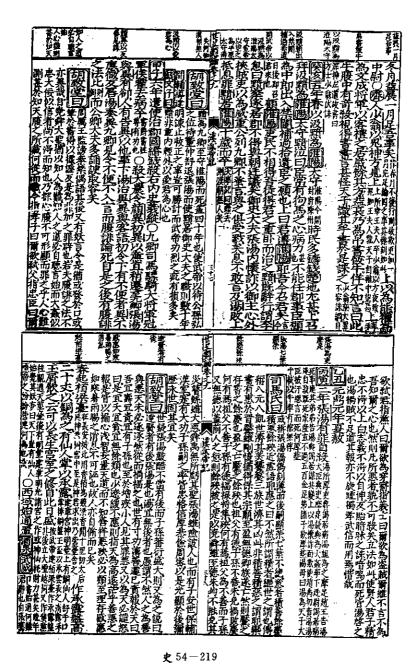
上君之に 臣之神 有長美 公縣弘布石被 **縣西南夷** 罷西南夷 其類 如果之人" 兼不済 等以仍電為職務以方法議次提徹比方河文傳滿快大做飲售古賣乃為人多該舞智個人時上方如文學鴻勝幹過次追慕華華中紀公孫弘以張陽為廷計數一部後楊此則其从考二君之仁書人也或者書之別交樂鴻勝,一年後解此二本清大臣之體 位在三、人体であるがあれて、此ず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大以三、なる。『世の南東藩師の事業師の上乃許之の弘為市校食不重肉汲満曰弘難以重剛乃之便祭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頭難以蕭剛乃之便祭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使若是頭之郡公孫弘數讓以為語版中國以秦無用之地頭罷之了使米買臣等 4 **心明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走時通西南東東豊家御工祭朔切中女園綱紀方訓使永重來朝上乃以為太常** 子で家無所餘士亦以斗費之〇食一由者消無二品也最東有消虧並行。 一定記弘食一由此乗之飯故入資客仰其衣食者弘以俸禄皆备之行被誠節詐以釣名且無汲野忠陛下安得聞此高天子以為練議於益。 「東京司司司司 之人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毗後人解雖不知其雖甚於知定不可以為化而前法新解以匹夫而奪人生死生之權其客殺毀解。 第一時也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數其怨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執之家貨助邊迎合人主其後又教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國一地世也且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讓止之而式身為無人乃頹以原元故三公孫弘姦訴人也亦有長蹇讓撰西南夷不用卜式族解是 ○無私生二子石基聚弘乃歲仲舒為陳西相仲舒以病免疫野常設備而觸弘弘 作為發達過董仲舒為人無道以弘為從課弘嫉之願國王端屬於數犯法所於傷 第内深重尊忠皆入州諸常與弘有院無遠近錐陽群與善後竟報其 門足屬劉本之之 以針而亦等或 推變两帝等或 张 庆 東 陳格室日相人 專业高祖馬上之 西規非三代之弘制也至武帝元朔 在高從斯為石內里上從之 在高從斯為石內里上從之 不相偏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欲誅之以事力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売一率而両失監自命相之法機而儒者之心伤境自封侯之法機而之不善慢也共相者然非真儒候者又非草勿是武帝更极之善意不可使儒者競奪句之末胃弘無草功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其後逐為故事然弘起一經不四年而趋取相位周未免開利禄之門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哭之土遂以公孫弘代降傳為丞相而封侯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哭之土遂以公孫弘代降傳為丞相而封侯



高友語・ 「大学性」を表示されています。 「大学性」を表示されています **東京 所語伯州所州丘台不如去病去病所州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此新先以性為 為驃騎将軍勢的奴敗之過,屬这室河連山而還無珠所購辦足場,是是 「漢田」年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菸為丞相張滲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 法第1章のようというなど、大力文庫印ご上洋で見灰が精美なりのとなるの態は、北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因絶也、市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去得日益 角形 飲好 推南を課 為支統召中的伍被預議正曰陳迁大臣獨沒新好直諫守節死義雜歌匯廟王安歐出王鵬誅友自殺初匯廟王安將奸孫與當客左是等且夜養鄉云於是以憲五時村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卯待一角歌曰苻云曰 新請問目性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於人是所謂此其禁而傷其枝者臣獨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义不聞及 五時獲數一角的足有五聯有司言陛下肅抵郊祀上帝報至錫一角數化未完行元年十月祠五時獲一角數以緣始以天瑞紀元上行幸雍祠 人 法正帝犯 五种电上 型 光 武如將王光澤武 表 失門武和帝 東 何関閉王煌 及 野 オ 東 為侍中印 戶於籍的領鹽鐵事系公羊从清 買以計美三人言利事析秋季美術鄉等苦爽的難! 金不佐國家之意請更錄造幣以應用於是以東郭威陽北僅為大東部以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治藏素鹽財或系統領 東大衛有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蓋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是恐天下賢才將蓋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人 幸福中あ 以化兆氏 「仰空馬過段下容貌基度上計馬即日拜為馬監選停中某信愛之賜姓」「你屠王太子日禪解浩斷的數所封王她般沒入官翰黃門養篤父之目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則談之出生門以關西前景不完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為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則談之去則追之則中國之後無時而已也然不完其不過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和東北東北東 以計美三人言利事析秘要美術物養苦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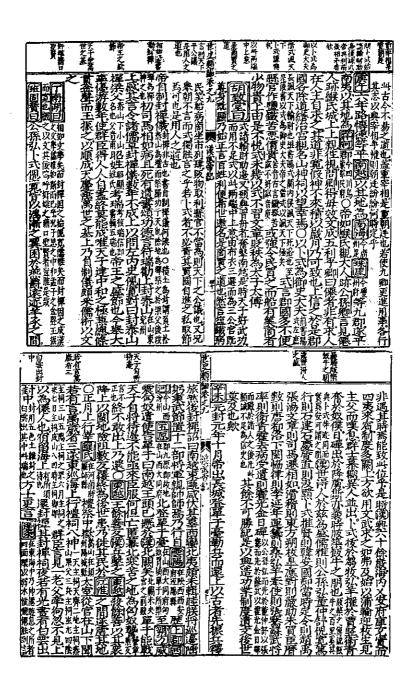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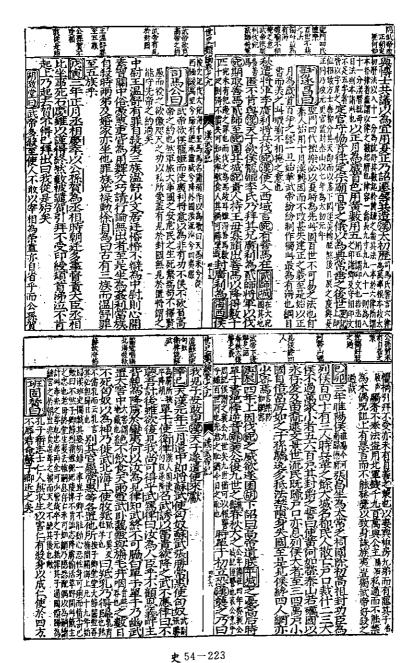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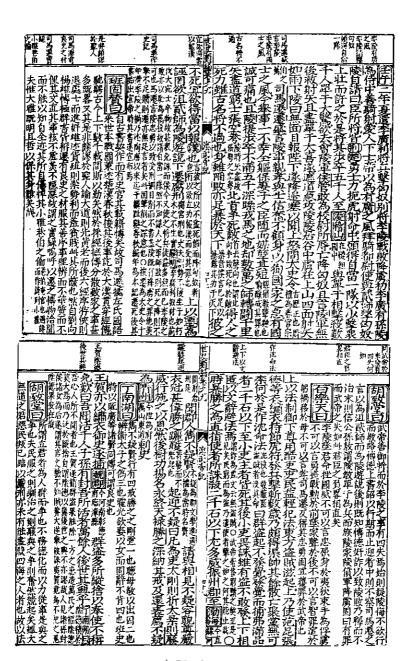
茶 松製 以幸一中 [長星 東 原的有樣送徒之名使之人財補如蓋亦換取無新而為色月以图 歷書發用有獎商單庭皮幣告編數置少翰粉的換利不一而是至是又 了別二年至今林送徒入財補的數十人名日株送徒使之人財補的如 居用事根之甚矣及其所言不懂乃始珠之不亦晚乎 原子所樂大知為小人既拜為於軍又奏以公主盍亦可 陳子子 相望を道以来と 開工競也則以在華試欲開其能也則以見神試欲開其寒也則以祥 其惡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騎也則以語試欲開五後也則以王太試欲 其食也則以利試欲聞其話也則以終試欲開其意也則以将試欲聞 王尚奉也未事公主 聖不死之 華可得優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将軍尚衛長士縣大見上書目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阿之縣目首金 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閱 入海求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方又多不售竟坐經 直震天下於是海上的都之間是不堪脫自言 石 東 東 東 東 連 視覚が 上中華指 表人亦 建制的新 世史 野藤木子九 1 無利師は〇以方士公孫卿為如工李雅且如門人公孫卿曰婆與後衛職兼所及來也屬。課吏以取上由此愈奇第○遷使新蘭國之朔塔聯打陳於此始日民間當允许忠夫之大東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總屬不絕城快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嚴當免經然秦歲刑罰理獻訟終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報閱 **,**往目極知馬無害然文派。不可以若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悉以便夏為左內史初周亞夫為丞相戴禹為史府中皆榜是無 以百数官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曾討忌宗廟列侯以令献金助於水府 亦智船者住死(西部疾美式以爵職力美 使為王榮立文上清将軍蛤傳使祭将五擊之死相、式上書請父子與尼思五年冬賜、式爵關內侯初園越相己养發使者及其王與更至達 如脱屣耳拜卿為即 一口見を工事別あり、一意常之院護門黄帝可立致也於是上口際不誠得如黄帝吉祖玄婁至 務為嚴峻而馬更名第平是 時更治皆以條刻相尚獨左內史例記動



法言の表示で **競売** 天下用 林城市 得若其無逍雖至達來見優人亦無益也臣領陛下第漢言静處以記 1日本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展幾萬之夜至南上望馬上依自浮海水多東 首位 八个位队 4 野恋恋 則見之欲使軍的大賈無所年大利而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吏得之東門見之欲使軍的大賈無所年大利而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吏得下京師坪灣的谷城和受天下委輸縣斷盡龍天下之貨物黃即實之東鹽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鹽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應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應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溜脫數 ●制原樹公王帯常在此上朋堂園有嚴無婆茅盖流水上有樓乃令作明上京其聯接○秋作明堂茶院四縣版加明课北樓年上欲作明堂未晓其等并特到了吴東封三年上乃下記曰天皇之乾封子新坪之袁其敬以北其任泉之文元献○早皆準心站稽贈笑等上以早為慶後於明知以北東任泉之文元献○早皆準心站稽贈笑等上以早為慶後於北報知法中年出泉房中進艺九莹教作芝房歌順以收紀元為以之作歌芝生用三年出泉房中進艺九莹教作芝房歌順以收紀元為以之作歌芝 已冷秋羊令吏坐市列建敗物求利李松羊大乃兩公羊陽爵左庶天先将小旱上令官來兩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納官及罪人贖罪以陳漢粟益庶八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 為予以言真萬世之熊石也故感因賜爵之率備敢司馬公之言為萬共等甚於加剛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百物止有以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該法陰奪民利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平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數然弘非能取其家之貴以功國也又非能神運現輸以生財也不過 展林昌 五 五 一 置入于耳以言利将幸至於賜虧五非以其善理財 〇些按光言與式一也但弘羊劉宴止是不使大賈專利非奪之農也 が基於加証 人 漢武市記 が北京・子上二萬 世之節編卷之元 本語、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的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义。 東京的主义。 東京的主义。 東京的的主义。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 医人物 门里大初元年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恭真書西遊別始也自是無故在新 発えが 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做此意 **陳上郎日世多谷竹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養と** を其能元子 萬二百五餘建管書會以招選緊若青日招野點不肖人主之柄年大司馬大将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 像是以其民終不相盗婦人負信不淫辟可貴於仁賢之化也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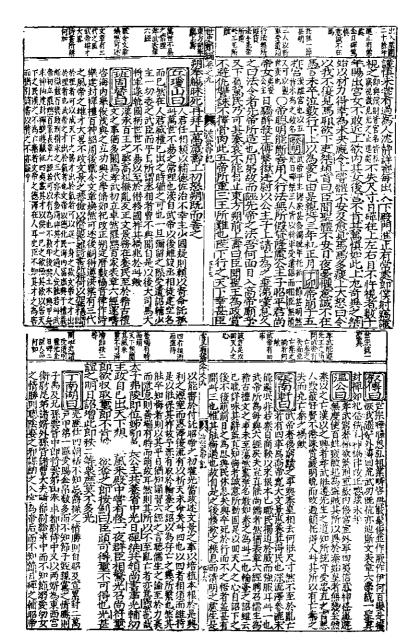


水衡都科 **乾**野門 不可不抗 「華無大投表位」十日後见秦皇漢武一 椒也 上名達帝官見一男子带納入 礼机准备 若以出 八行罪於太子丹亡逃請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八行罪於太子丹亡逃請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行欲以為嗣樂有左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養之禍悲夫行欲以為嗣樂有左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養之禍悲夫 しょう 高人君者動辞来指不可不慎也當是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 **売時** 院民何至於為盗哉 一制民不若以德無泉無以德養以善居上而 年正月丞相賀有罪下做死夷其族質子故聲為大僕騎 人 法或者 太子守文 太子必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報之無之亦也太子敦重好静必 近れ系之 一次 子蘇安诺太 世紀類編本で元」「関連家者のは、中国の大手電子を所す文映画機能は、中国の大手の大手を表現の大手を表現しています。」というでは、中国の大手の大手を表現していません。 金克治巫 七大子有 女性专家 皇后衛氏及機皆自該層法薄職順補的鱧脂縣缺初上年二十九生疾劇七月皇太子機移使者立名皇春發兵及韶丞相屈蹇討之機敗走鋤壁爽勝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蔥言遂獨數父子死獄中家族○帝如里世以贖該整罪果得安世安世矢曰丞相楊及宗朱遂從獄中上書告敬法徑用北軍錄發覺下獻時詔捕陽唛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 得見太子當的皇后移日乃出苦門蘇文告太子與官人戲上益太子宫 能安天下欲來守文之主安有皆於大子者子聞呈后與大子有不安之 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新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 大手路纖短布轉能瞳相京甚愛之及長性仁怨温謹上應其才能必不皇后衛氏及擬竹自殺養法養職世有以職斯與朱初上年二十九生英 冶巫縣似死云於太子官侍术人尤多又有易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官於成帝王疾崇在巫縣縣辦好是上以死告許以為呪詛上心既以為楚營畫聚會未入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發發 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尼每屋輕埋木人於祀之因如忌悉器聽然更相方士及諸神巫敏雄薄總那或蟲棒啉組至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或聚女笑上知其情乃訴酬皇后亦善自防關避嫌疑難人無龍尚被檀遇是時 石大子融言太子府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寒星就有佛泣處而伴語使太子曰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和佞不足。也上背小不平使融人太子知之衝文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何太子過轍增加白之皇后 战率维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就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 意可以意應之大将軍填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常其劳以 類已皇后大千龍溪表常不自安上處之謂大将軍青日溪家庶事草劉

教工完 之成分 以免難」臣完結無告不必念念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連逃于盗父共以救難自免打動分を練臣衛至尊之命追愛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 明王教養 世界がある。 問三光茂 自辨書 歌を大子 田子秋 聚并書目皇太子為奧通輔嗣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克以間閣 等該自殺其隨太子終兵以友法族上怒甚壺關三老茂蓮物碼攝上壤城上 對號太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號太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馬丞相軍書前斬友者。 以自明可矯以節收 「大、「すく」とこうをすという更更な尺子が各个技生滞版なす、即乃復亂吾父子也因ら至后出武庫兵務長樂官衛卒蘇文下隔間原相兄等斬之罵目趙慶削亂乃國王父子物解戎子惟事城子雖顯乃之 195天三也悦江克之材而忘其败游之事四也不為蛮賢師傳函及堂里可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家他二也姓太子宽厚和臣政帝為人群父而致大子文有十失焉與諸子唯而后希清一時而附於櫛敗有馬令乃使太子之不終也 臣獨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 即斜而 照於 稍敗有惡今乃使太子自過當家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國公三 百之 明王教養太子權方正教良之士以為係傳師友便朝夕 悪之義が 不然所其 人**所難言** 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克而亟走耳泉猶可幸於見察而白后終兵與妄言而遽發兵補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前上自随而出入宫掖七也又使江克治巫蠱獄八也是立方盡為盡尤也信使者 不休民力既確盗賊養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夢文景丞相戰是真友矣尚可言故武帝意廣欲多郡丹職武大與土木巡遊

武帝之明 之事 若行爲公 整款 別 文 子 子 学 术 未

200



]	
5	
1世史新	月 世知納受功 集 義的基準團
類編九巻 終	專 额次女共汽 约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	大夫人在
4 1	约代大夫人為皇太約日生於書館所以至明天子一世以正明天子一世次五郎死於四年於本館死於四十年十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3	后 安以為歐也
	. おお 2世 第7 元代間
	及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和第五年 以上,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
	大い。一旦世長大大
	覆徒以以 療養工 類 基 素
	則而上不

族母籍 不残威而 ひを れれ が れ れ が 親 不 疑 有排手改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 中東類編春水十一 ##大人子的元元年以馬不與為京地尹·博興縣 10年代 霍光曰将軍不見諸己之事子攝政極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 不信卒至於成亡今将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孝昭皇帝 證法型圈周達百昭○以童稚之年辨程光之忠何天含之·明皇帝 韓弗珍武帝少于任位十三年壽二十二開経来接接 **学國不永情哉** 八漢 路野に ○漢昭宣元全 一年二十二 前经平接接 行旅と 蒐盘来不 問不如飲不不者稱不 特光精頻似計為異都非級及皆是類 不 與问經不古应是說 自在名 學 戰如斷錢人机 春 為何重 東京書上御之罪上通於天美及憲行機單于立國內爭雜謀與傷和親漢使至來是事事為限主少欲降武請事今日之恢效死於前陽唱紫數日爱平義士陵與衛展會與廣議數百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講 凌說武可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講 凌說武可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 灣 蒙武高典 武慈自匈奴以為典屬國順曹謀欽贖匈妳無照果此年 樂階 武 基 作便 **夕**安边是用 **推議之**訳 秦弘羊主 世史類語 湿光格言 重然共享回公卿當用有經符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共言回公卿當用有經符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更大不斷的人 因而專黨公叉米當立之而發勵報故石曼站主兵國成而春秋完與 國而等黨公叉米當立之而發勵報故石曼站主兵國成而春秋完與 以是政而朱子縣來自訪但當以此下令心更収執自足以成 被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權光不斷的美之能辯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權光不斷的美之能辯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庆大業所以制四東安逸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馬O蘇 均輸官母與天下争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與桑弘羊以為鹽鐵較國 我二月記有可問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能鹽鐵酒權 殿丁六年春韶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前善遣使行即圖奉查該問民疾 者皆自以為 史臣曰在延年勘光数語其忠則為國而孝則為家矣 惟子曰舊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得遊許坐誣問 道腰斬

言姓在大堂**霍** 上 解 中 光 上 官 荣 四 安 武眾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智名典於東京中國學院的後何顧予巴夫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央官屬随意的不輕公許之為沒使地很予官時世此陵宿首之所不忘也収获豫宋為世天之期,但是當與有公司及影於養莊公開獻到是別和乃益相而國幣的以贈書地、陳有首之所不忘也収获豫宋為世天之期,但是當學年太皇與書述與兩人。 於京東 後之景之業馬 經常與日成半電光知時務之要輕佳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務 献かまま 于哪不再 何以过, 立為皇后坪衛於是無女深然光而德蓋主知商至 四次帝兄不得之常光以其切不聴安遂因帝姊蓋於秦主華絕為 無致內入宮為使得月餘率五元鳳元年上官總紅籍 英之子安有女即電光外孫女因光欲內之 七月龍推酷官職和與後發展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未海内度耗戶口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時習至戎事實則其矣不失於玩子 酒俱武曰足下楊名匈奴功顯運室雖古竹吊順為所載丹青所蓋何以 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時習蛮戎事實則實尽にと今七二十六新國大権宜加類寬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鎮慶之九殿弘代新國大権宜加類寬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鎮慶之九殿弘代新國大権宜城中對縣處教育司政室宣蘇于卿特節十九年竟不原命者其在匈奴中對縣處教育司政室宣蘇于卿特節十九年竟不是命者其在匈奴中對縣處教育 賜田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壮出及還屬大量白 在共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議算十二単千點謝乃歸政隊 東殿帝紀 日将軍兒肤知是書作 作 原 不 足 石立柳生 不感際別籍思祖剛斯太古学典之民資斯即之人不理所関正不山也不感際別籍主祖剛斯太子献立之後止舊水入爾衛也有關繼之心式一千宗扶然誅之蓋主郡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洪亦霍光外孫故得、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告社延年延年以間北月詔捕徒史弘羊等酒請光代兵移殺之因廢帝而立總主官蓋主舎人父親君知其謀以告入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無安等謀及皆伏誅樂等謀令長公主置入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無安等謀及皆伏誅樂等謀令長公主置 歌春弘羊十選亡抵父故吏侯吏兵後遷捕得伏法會於具自此聚散走公孫病已立縣住道帝不稱也○少府徐仁自後腰斬建尉王平鎮蓋之祭卯三年正月恭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粮食柳葉目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即以被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獲治劾廷尉 成項下足往次所謂執抵提之心來診賊之口便略帝得伊吕之佐則在項音號近鄰歸股城郡挺賈生擅權紛亂復頭資主豪帝信誅盡錯一個追難近鄰歸股城郡挺賈生擅權紛亂復頭資主豪帝信誅盡錯一是也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蘇派是也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蘇派是他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蘇派 林女婿也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 一書者果下楠之甚急後無當看請光者上

Eta 18 之丧遊猟不止中尉王吉康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亦是蔣設師不慣曾恩哀王輔之子滿箭辦的祥素往縱動作無節武帝臻陰陰門宋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懿倭國即 **製場所** 製場子為 **核的** 例介于新 時間、直回之福也王鳴台的順而な統自老的中令護逐忠摩剛教有大節見王 他とまから一名。 一身而二任之責が馬思愛行義城職介附有不具者於以上開非教 上、身而一段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差鄰之志體有喬松紅穩 大王於屬則子於佐則 之無福禄臻而社稷安美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佐則 大王於屬則子於佐則 之宗也夫廣屢之下網術之上明師若前勸誦在後上論應歷之際下及 日子ろこ 再次消不為之三葉也,再次消不為之三葉也,其次消不為之三葉也,其次消不為之三葉也,其以國之大事皆不與顯君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且不見飯形以養法之酷可分級日所以然不可棄也光以平仁美法下之骸仁自殺平腰前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吏総罪人有常法令更抵其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 而不書其罪也 人之死書其官 **蒋以成名 基松**武可谓 「赤とゆず」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近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禄大城在等等。當有此不近年回伊尹相殿縣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将軍若能行野軍為國柱石幣此人不好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 照明は一人有代上者先安世大語以此益重經行士乃乃丞相御吏以下會議未 怒級論練勝屬更光召問勝勝言為範傳回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 夫夏侯勝當東奧前諫曰天久侯不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祭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大發書馳赴從者 一南湖口武帝务原水即泛善而乃如斯其妖叫天所以促漢之脉者也一下南湖口武帝务度老不知非而乃如彼其壽天所以積漢之禍也略處縣之民始有生意的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人名英国 化常初元道使問民疾者又嚴權動官又减戶口數級後 百姓克實學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若議塩鐵而嚴權動車號曰昭不亦減半光知時務之襲輕進達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各因其所以成名大矣武承孝武奢侈餘散師旅之後海内度終戶口重固舊」近亦有燕蓋上它逆亂之議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王問養三十十月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察四國脈言之變孝昭如年即 衛何等也許當中那一篇與何萬可等此 豈苟然哉 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無

て通 白於天下世史類編系之十 百五篇録 作之要 新 一次言意則定之大節河加失繁備其不先指昌邑之為人學然立之也則至立意之大日的最立非國不得己也以先之忠亦故武帝奉奉於武城觀其權服立 民也今群下的,現在被将傾且漢之傳語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宁廟經練等華雕席按照日先帝屬将軍以切孤奇将軍以天下。以将軍忠賢能安劃 有 形何光則 承如優勃 動 方在 如山後で 富大可? 医九癣形 计批论 現代を下 ·師王式繁徽當死使者賣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 聚奏者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即中令應遂稱滅死髡為城且開超城 依前聰認光令王起拜受認脱其難與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群臣坐不 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等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以皇太后召昌邑王 乃使田近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难难輸而已光 ~ 店来皆不派沸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課是以無諫書亦得成 旋運群臣後應者臣請繳斬之於是議者官叩頭曰唯大将軍令光安世 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獨未管不為王及禮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血食也如應家绝招将軍雖死何面目免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 白於天下後也平〇雜核帝學之後諸侯及擊立竟孝昭之後漢臣廢實也不學無柳和能夠人之。請其綱則倘不書昌邑前羅明赴之心何以則,他察之十一一人漢的行之。 ě て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置皇太后曰太皇大后初衛太子納史良 战予謂人才如光舊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完取其所長而後讓其所散客便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樂照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滑客便如竟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樂照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滑入一個一下一個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 忠厚さ心头 田延年一言即數其罪而察之因王言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一種事就一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讓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以極事就一先事或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管有過特由忠厚 忠義學動光明平幼任智術歌歌暧昧。以問意教養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 不然所論雖高亦為歷言而已矣及身而察爲則庶義為蓄德之要 如 何然室陳氏日霍光仗 四型 (本学) 中海 (本学) 中 | **炭素葉及**芝試紙響言所 | 野創機 明和立た照立 | おりか 不知節有 名 | 横 | 秋 可人 社 正 為 学 都 當 色為改名鄉庭院里會孫星會孫生數月遭巫龜事太子宴妾男女皆遇好生丁進號史皇孫似外塚姓皇孫納王夫人生了病已能此勉多無意也 說詩權必禄大夫教成為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 丞相敞平以葵表為丞相所以計職義以明經給事太好軍事府昭帝乃見 八主師當為奉相何謂云云城鳴湖此〇十 坐然篩不道藥市難比夷府也 〇無按廷年於宣帝神野於玄以酷烈有屠伯之號卒為府丞義所託 月五皇后許氏公卿護

Total Control

的影響自立許德伊為皇后電光以后父蘭漢刑人太州不宜君國嚴餘乃封為與經典皇后皆心擬電行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來徵時故劍大臣知指嫡師歌 在九路 阿爾云云 京衛村是邦游州外孫首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和軍事中西及官國王孫雲皆為中即将山奉車都尉侍中護朝建兵病女明為東西及民職議不受諸事皆先闢白光飲後奏征光賞親連體根據朝廷昭帝時光明前劫裝改詔有司論定策安崇廟功大将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朝為本人 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将達图上述國各惟怙勢使人主蓋恩朝臣積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死有不便同致堂」竟與自閣閣爱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美光雜稽首歸政府致堂」電光當明帝初中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就也孝宣也發光權益重每朝見上唐已數容禮下之已甚 〇中宗孝官皇帝 初韓病已更名詢庆太子處之孫史皇孫之子武許后之立矣妻雖和議蓋權於以川霍氏所以獲宗也一连理乎光雖未言而食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個門致堂曰置帝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物乃心属光女不 政不與無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聚無之 怒光則不然賺敗不受釋號後暴血光當中宗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 主即力辭去不說則宜辭朝之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矣不待参乘而一之上事光立昌邑不審而廢之天下見其所為蓋巳側目視光矣 之時該態力解歸守博性于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鎮府十世是途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龍利之戒於上鎮讓不受 有安有沉溺盈溢自取如慶之禍哉 如九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舊為自是六年無國馬光之以本的九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舊前何光為恭也歸則以日何 配太子遂茲王莽之禍傳五十六年而中總情哉 盖韓楊刑名縄下徳教不純漢家之元氣來表末年以王賀女 前壽四十二來杜陵按鑑法聖書周聞日宣〇帝信賞公司史 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 稱民安可謂中與伴德商局然用宦官恭顯任外成許史授趙 東縣縣縣 時報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 不宜な虚義は 使残な今 四十年被三十萬自乞之何哉類以愚言白大将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富勇士也,據職者之義以功養過當嚴固是王時,非田子賓報,年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 春秋以內增飲直盗取錢三十萬為然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屬明謂杜延年日春秋 子在顾天有號篩戲時柯其綠語置國色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至為之於解縣我一追語戾太子庆夫人悼考悼后置國色詔曰故皇太四月風風集聽東放勿収田租賦圖送此會祠屬風美令而暴恩集則形 巴西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丧大司農城民車。近年 第仁義属感以功徳茂威而而樂未稱朕其情馬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道往就欲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近年近年日幸寅我耳何面目入年徹 當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日使我至令病悸謝田大夫暁大司農 之訴其得免死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者以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死子奪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略帶之初然王上官之變非路帶之明光 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枉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嘗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亦族之誅不 群民作日如韶獨夏侯勝 曰武帝雖有撰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

不包 至 至 章 章 章 曹朝阿維勝不舉幼供下派有司逐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原勝罰既久整公皇師「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泰勝非議認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泰勝非議認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如果不可害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日之前です」」「1000年) **建光洗静** 食字直痛 受害期以中 所致堂田 野我史稱沈静祥寄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的致堂田 野我天下之冊而光不發费則是與關乎試美飲免於楊清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著衍勿論題因動光內其女入宫 告請醫侍疾無状者願恐即且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義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以樂毒后逐加煩懣崩會有上書 審也勝曰認舊不可用也人臣之謹宜直言正論非句问意順言議已出裏端民財力奢恭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五廟樂公鄉共難勝曰此認 收初電光夫人關飲青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城病女醫淳于行者當氏 所愛者入官侍疾馴謂衍曰将軍索索成君欲奇者之公皇后若接毒來 不是了全个音季了全乘弱攻其北萬隨入其東匈奴間衛城東部強東仍在與門十官将數萬騎整一部一人內奴單十官将數萬騎整一部一人不可愛人高東花 選者不能什一人也不養之疾完宜不料金之水此矣 〇競接金日禪於咸官人之子則立蘇之而報光於執皇后之妻則容承雅縣以下體取人之苦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果鹿之橋プロ通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日來好〇問電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馬樣戒緒子以口過而 即予親身沃勝黄翰校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献乎先治民舜事君之史臣出北光張尚許敬宗柳宗元谷被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請書史臣出程子云讀書将以致用也然古之請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 追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與直字矣覇也獨用寬和為名是 再更多 講論不息 超史 不多 是報為子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送到定國乃與師學春秋備第子樓為人謙即達34天傳年九十卒〇五月風戲集的順 有語 原法正政部問經學及果賢良方正之士 勝曰陛下所言養臣故揚之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識臣以為可傳於傳統於賴城上以是親信之暫見出道上語捨明之為此與以上閩而讓勝勝為人質撲守正問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關頤道稀字以及僕勝為讓大夫黃鸝為楊州刺史如雄詩上以也愛釋勝覇而用之 丁朝连每有大議上謂日先生建正言無徵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遼太子 是號馬 帝語問經學舉職民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便宣帝恐懼依戒而有即乘祖宗廟盖霍氏專権又弒計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宣即致皇不沒臣道不率之象耳是時即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祇二百致皇日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陰威而及常也不過為妻道 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楊亦無由成矣 щ 孫擎其西三 人沒宣音息 伊其次衛平 法粉在哀飘其雅競從輕加審慎之心 國所殺數萬級共後 『名又頭』とでは『一大守道度』 選塔小事夫○以諒川が河南太守道度 「一大守道」とでは「一大守道」 ٠

日本の大学、 日本の一学、 日本の一

自員等 表情以老病乞骸作赐黄金安軍驷馬龍龍第丞相致仕目睹始後順後 医神战性后枕毒不得行〇五月丞相韋皆致仕替政批平勁血地武师政世经祖父祖之即后有子交為王取後教后毒太子數召赐食保阿林稱何所轍先管之四月立子頭為皇太子電顧閱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无安得立 人文可觀失用〇以流廣為太子太郎兄子受為少傳太子外祖父平思六月以魏相為丞相內言為御史大夫縣明度之意至於丙穀精政也故以我相為丞相內言為御史大夫縣明東教差而鄉事是見保全大丁時剛日是故與之一以廣考會之機惟三以為實質之格及此人 其子此嗣為侯 限落室目,就其一,而不知為之不識其九也官而殆用此祈問有受人即落室目刑名術數之家谷是執一實以御百度老蘇所謂人服吾之 **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道也 所能等。現相相免稅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剪〇京師大兩電大行院,如此太子國儲副君師及必然天下與後不了獨協則君師及必然天下與後不了獨議就大子國儲副君師及必於天下與後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後常的人 侯託伯以為太子少白使担身中民中身具語 野が 高 商 税 総 制 上 世史與編卷之十 之大命で 十夫一仔 ·死廟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不賢差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偿陽不 张上下相歐明 事以刻為明言山而朝傷首用嚴近以替朝沒事深者接公者不可後是絕者不可後為曹曰與其殺不事事失不經今治欲更則不 熙事理矣上素關望之名拜為謂者〇以張安世為衛将軍諸軍皆屬以惟陛下躬萬慘選同姓聚賢才為腹心與旅政語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危公室 為更期不到與大為與人轉稱附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解也唯陛下省平之米治凡以此也俗語曰曹地為像語不入腹鄉的擬節轉而於外刻不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

では大学人気 群無意 人為作生後霍氏殊威而告者皆封若婚桃及人為徐生上書稿去回臣聞容有過解性以思古初電氏者後院以與媒維西史用徐生腳徐上疏言宜以時初制其 **阿高山** 车 東順天府 大宁斯昌上號言今明主的電班不置迁平衛門自正軍務居而决事所以清商東京樂學明商情的動見所就為平夫隊即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職鄉急例及購罪地用時上管幸宜都輸做條務衛任輕禄漢其為置廷尉平與希蔣中秋六百石員四人其 在愛山田衛與法而無用也節目乃謂刑法非所以為治明王祖原不其本而置迁平以理其末或表聽之則廷平将格権而為配首美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巧法文溪深使不辜受 在其新不者許碰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主人者見其電直突傍有精就答謂主人更為曲突夜評难收她 脚遠 心即四年七月會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謀廢天子 若後開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戒更無所弄矣今 而立馬事党雲山自殺馬要斬騙交諸女品弟皆葉市皇后霍氏廢處昭 得見於是殺羊置酒謝其都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徒與者坐开上班餘各 をけてい 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实者人謂主人曰卿暗使聴客之言不費斗酒終 之人亦不可人居賴其那明之資置有不用人用法而自養驗之理哉必置是電是一備之見也大治國而無律之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逐十十十一次,許宣帝紀 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刑一書班氏於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瞭於君身名並顕映子及刑一書班氏於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瞭於君身名並顕映子及 東今論功而請有由突徙新無見澤前縣橋不樵頭爛額為上客 大義而為名孝無如法律多所平反而為名獻更其尚德緩這語自少牧羊取澤中蒲載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 我朕甚傷之今遭 廷史與 河間公加州 かり 高之版下 子斐森福州 社成 君 在九不季 横漢年色 始於城東 製交公 高濃以私 高濃以私 百 百 舊氏之禍 学をラルり 不可不把 不計 世史 凯维 能蒙珠南 九二世東 宣典首 太守道 泛梅利在背景之也後車騎州軍限份也代光縣兼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在海大條例簡成車騎用車右幹四城縣。上内嚴偉之若有芒剌在背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為印堂時門第帝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為印堂時門第帝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の福國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后無變灼爛之在一本室已而閻國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后無變灼爛之在 及尤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縣乗 下之丘於濱池中豆為用質為與名情的行為之中軍之不難也今欲使臣海湖職段凌不落聖化其民國於機樂而東不恤故使陛下亦子盗弄陛 をえてし

風生火水 共主 世 小 人 森 天之 史 宗 為 者 地 数 都 合 是 か 為抗 **款之失** 東東京民東田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逐車獨行至府盗賊聞逐教令即時群散兵。 清遷移書初屬縣悉郡逐補盗賊更諸持超鉤田器者隨轅蚧景皆為良京の表質な事上許為加賜黄金乗傳至兩邊界都聞新太守至緊兵以迎塚皆可以治臣額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均便 電角樹於徹上息室是入為水衡和尉、 動割者便賣劍買牛賣分買機中鱗曰何為帯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 照望之人 無夢見顧俗奢後好末枝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慶祭民有带持刀 繁華素质 電素其之等而持鉤組於是悉平遂乃閉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枚養 庸望之不 揮欲以此勝丞相帝悪之下廣運迁對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碩代 在三日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三日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三人康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者稱前級官掉獨軍立襄廟之為與人物以此者使見信乎才難也不過日後遂始事自己王定言被讓若忠譽之奇節繼為渤即守縣 | 如見事風生視可無。無所田避率以此敗廣湊以私怨論發男并趙廣澤廣溪好用世更千孫新進年少者專鷹疆社雜氣 躁 **皇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教侍** 平原太守 別及門で 日新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關官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素漢以來此其立於朝也意美平原之遷其所以雅意本朝而戚於其心者非權事以而忠也懼有以中之也三代而上華陶失謨於內馬稷射熱於外周陳上獨日應望之典弘石許史其任於宣帝之日弘石與蕭堂之中以前的後有別為與中心也放射以亦以為於養自別為 姓追思

此葉清華配

核召實乃申轉刑名之學授之者水炭不相入雖素察其各而亦信任王翔石巨孝宣之該望之即考武之東董相盖望之以經術進而帝總王別石巨三輔之誠世成謂宣帝喜望之欲用之以為相寫意謂不然

他馬の世界が 造黑 所功私継 知高謝斯 大主 有 位開於本 七字章 二二章 年即 年 为通 在历名立 之修三即與禮始 功代的位孝之事 何來始歷文初母 以為舉賢達能置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即功品不調自言失世失世 相府問馬自朝廷大臣其知其與議也皆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世大恨馬 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産業者屬自吾臣老許納如不念子孫哉顧自有 應日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光絕不能已而即果 借田足給館將舊居足蔽形體大賢而多計 可以原 高二子見代 数疑之此 等 數 所 於 方 人 太甚一を行うないできたというとしても一つ、一つ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當宗族共黎其賜以蓋吾餘日不亦可乎過且富者聚之怨也菩既無以數化子第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文此金老 如其故徒相益為 治道去其赤甚者 公私費耗茶

新城市外以收了萬里一点大馬相得也服締給之原者不苦磁事之薪興獎船前限者外以收了萬里一点大馬相得也服締節之時期不苦城事之薪興獎船前門所人為得也主良執即軒於馬號之輸削墨雄崇臺五層延衰百丈而不凋者工用租於馬數也所任賢則趨舍有而功施賣盖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象故巧怕鑄干時期與也所任賢則趨舍有而功施賣盖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象故巧怕鑄干時期與也所任賢則趨舍有而功施賣盖用利則用少而就効象故巧怕鑄干時期與也所任則 金三樓武帝放事遊務把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監州有金馬碧鷄之棚可金三樓武帝放事遊務把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監州有金馬碧鷄之棚可以亦修五處用神戲元年輸等神戲亦及舞戲已有政和工月上站行李井泉郊葵 可太帝明 斯平王主 急 長 代 代 八 整型風港 開発 大 順 初繁臣主 第五 五 五 五 4 参考に 世の類編奏之十二 等等。 東京大學的 東京大學 東京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 遭遇也圖事機策則若不用其禁陳見個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 不凍宣赤紀 以伊尹 勤

文全取廣齊的人。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廣當前時伏誅乞國上疏曰臣閱 完監 兵部先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碎城為隸沒繼集人二十晦脏 犯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攀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被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攀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禮 於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禮 原土三重海洪市横以府洪州三常被武汗灰壤等四言源斯县以淮大唐五百言今,即如此為不可勝以待敢之可勝連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語此田虫形帝王曹上帝王皇上帝王之兵以全取滕廷以貴部而賤戦百戦、向日勝非計之著者也故先 而後載 戰逐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黎軍士士皆飲為用層數桃戰充國欲以成信至兩先門所以避避與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害變元能待重変士卒先計而後經蘇縣也壓虜以珍城為期小利不足食多軍士勿擊玄國常以逐斥堠城雙地 西吉問誰可将者之國對曰無瑜於老臣者表得問將軍度差層何如當不敢自然在逐種落場王與諸蓋切署小種皆背畔時賴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一本去二人之優多不可見手 斯來出入軍修之國三言二馬依不可馳逐而此皆縣斯又恐其為誘兵所無過此方器問籍達其必 形之國至金城須立滿萬新欲渡河廣敷有用幾人之國三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進度額至陸城圖上方邊離賊於賊 而強, 大守辛武賢泰り七月出兵整門不完國以為先來首為叛进城将序門市, 撃前畔新雅及玖暑者解散層誅微其族劇乃撃之層風物路 南湖三王褒王吉肯樂大夫也獲有聖主賢臣領吉有政事既首京 獨職士言以問職職治却亭也言不出兵行其畔三官使民不失農業四官服弱兵 田海中电 後常と展文一持事人飲明主哉疾勢國と大事省島台法老臣不以除命責島島支育の権即見上宜歸功於二門如此計未失也乏國曰吾年老美爵位已極堂嫌願が鳥瞰壽二府出壁廣以破壞於有識者以廣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美将軍 **铁湖南西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選辛** 一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表客分散機凍畔患者不絶氏恩以為崩破境市一時何以上之充國後素百臣關兵以計為本故多美勝少華完學精兵令上後縣報百所單偏不計屬國兵與罷宜丁 灶相製攻楊由者殺男人民主無嬰և寒池延傷冷管馳管正備城納悉,賴未問づき蝕養沙原不數 · 查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盗者而完兵起敞以无虜雖破民無礼明該騰當得相斬補國中遂平後尹原此敞來得偷盗曹長數人召見張敖為京北美初敵為山陸太守時應東盗賊起敵自請治之拜應東之討其規模與孔明滑上之師何異也毗姒輔玹 龍屯田奏可艺國根於建師所善临星賜迎說曰泉人皆以至武賢許巡年直三年五月趙艺國根於而漫 医精纤 蛛 過 男艺國素言用原作請 不習兵事利害将軍數畫軍冊臣任其武可必用也上於是報艺國系納 日月蓮遠在來春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軟下公即議魏相曰臣馬 **找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后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為** 留七田 展南軒回漢将該當以克國為最克國留屯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

遊於人間 帝と為人 布什里道 京國老成此非老成型 本之后,根 五月成以 Ť. 三代さ 権制審美 法律為詩書又引為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 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 姦 門為之不起竟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属下無 賴之追帝 克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東經養養為這帝 克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自到北關下醫官名書自則者我九月司隸校尉擬等後隸備正盖克饒自到北關下醫官名書自則者此所所請及是逐師不下一號而應去克斬揚王以降真所謂萬多之訴矣]聖莫不悔之是而自務馬罪不專在上也故遊幹楊皆自務而寬輕書自歌莫不悔之)寬饒調刑餘為問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然非所宜言矣若 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施除公路父之於此以 徐氏偶見一國之論室南情恨を確萃下と更久故此で可久民襲自徐氏偶見一國之論室南情恨を確萃下之更致所言官有益於人常之為人而常要其當也是以發之亦可謂不知自及此而言者於宣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可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可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不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可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不致失敗其叛兵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丧心失惑安敢請天而致堂」寬饒之死坐於務懲曰非也宣帝か之之詞也坐來揮缺口 シ 臣 也 在是三號之降者既多然後請提斯在也田以待其敝尼三上奏至 先來之叛罪先助之玄國箭降以威信先零既走玄國徐行 克國盖兵利害河之於屯田不益國之利害失之於置屬國 為回以房降等後的之平非前追極討之功克因之為将如為四以房降等後的前者聚兵屯田 此者順依而還見西先 趙克固任間外之哥而為國家根本之歷要使百姓安遊園 國之論宣帝情很思識卒下之吏以致其死何以来練辞 治陰陽以 自古其 你讓之我 が 一大大體 即時時之中行幾里美或談言失問吉曰民間京北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 病言可十公府而有茶更之名吾竊陋馬 常出逢群嗣死傷不問途中喘妖。使問 失姓光林 德 民 古 既被軍師降 日 逐 威 爱 西 函 淡 卉 溪 町 阿 次 西 北 道 故 號 和 淺 都 例本ジャ 言發露望 遊遊 治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将請京師選封日逐王為歸 日子素與握行的報用音的見丁美華十月次至其思時間所都計劃 四月以西言為丞相吉也東大好禮讓據更有罪軟掩過終無所案日內 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除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 則信矣然孝宣之治其於雅願亦相無以廣之也改三,以為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刻位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以入議之法皆之相獨戰以忤已之私被至於民位而請策者張京臣之內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屬漢良吏也不幸產乎罪為臣之內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屬漢良吏也不幸產乎罪為自然宣帝之為者情乎無道以齊其短君子不能無恨也霍光觀經天 司馬公旦 陳上春日瀬之總領泉職使上無药且之者而公物多稱位之人其無限上春日漢官帝人皆知其為英主也然其明過於察断過於嚴魏相 不道法一理无務也而放不介懷中耕而以或好而傷未必樂理所致 進可勝紀 阜安富乃吉為政府收治之不清刑罰之失中不肯之未去忠賢之未 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至之不以其正也其始進不正後雖有也 東京連首帝紀 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于都市之內其為变亦甚美道隊即史科內吉不問死傷而話中職以為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 幸相所以治陰陽者置拱手無為而陰陽自調盖亦佐人主 任輕重荒智似失之矣尚為知大體哉 战棒叫不應而應于中隔以水陰陽不亦珠乎 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海於宇前然後寒暑時至萬物 芋進

村大樓太子太傅 大治町国史 見作問題後半か中翁紫相物属不敢犯延等見信周禍二十四縣支後攻辭訟自然疑問回既像風化咎在馬翊因附屬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さら月海末之二 小中之化 歴状化至 1+四個言者推住至該吏民不恐欺給 民不忍 远离六傷之日幸得備位為耶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争啟由是入為馮翎还彰出行縣至高慶凝脏鷗納於"民有足弟相與欽田更聞者自傷梅至自刺自到其在東即畴為领三歲令行禁止斷散大滅,愿她甚厚而約警明或欺殺之者远离痛自刻責曰皆其召之何以至此 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〇八月詔曰吏不康平則治道表令小吏皆 不争之化矣古人調延壽為一郡三代直道之民心可樂見也殆於此共開閣引咎卒威尼第之目悔而即中獨然動腐不敢犯無義哉禮至百姓惠教矣其治京配令行禁止而断微大減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姓惠教矣其治京配令行禁止而断微大減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一時初三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時上無数化以導之其敬化脩明則 人象不可以為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移風易俗而惟一牛之間,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弒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相所當豪等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子且妄也且宣帝時俗之 部期內公司 凝集年的 **从** 亚希 近年 日此程 云 風食 作为 等年 老素 奥 近 年 恐 見 中傷 上 喜 言 近 年 已 前 心 内 不 服 河 随 界 中 又 有 蝗 蟲 府 來 著 出 行 蝗 蟻 頭 隧 縮 繁 岐 還 見 今順總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被其所削風者豈真風乎和歌息五班之一官帝即位至此九五見美於是乎以之紀元馬鳴子則多風主我之一原風之名載於許書節語禮記世人卒其有孔藏其形者自 文, 卒無事質而延續沒在

西級 们 本 相 得 可有数数 山山 観から配 内さかん 三人是包 即官其不 在見ば一次的方案或乃有的食的案件圖尚末的各時董并奉竟不敢市百姓京是有以意及的方案或此等天子之物者肯司尚養置六門之官是不敢市百姓京 人僧寿孫以 軍餘以韓夷 衛二者延帰 于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驅動如敞作員關縣縣時之高以外屬者重霸第九田孝無盡更粉其得人都事皆以法令檢式冊挾詐偽以好名聚天條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道有名立實宣數吏歸告一千石樂賞家三老孝 これとはり、これに対象が、 大助舎鶴催飛集之相称は前分本作総置大師期以為神准議欲以開 一月以黄輔為丞相朝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相於治即時京北于 一月以黄輔為丞相朝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相於治即時京北于 一月以南明洛蒙曹海の理子禮議覧其行事主席序故 「年間禁」「経明君」「一個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 「年間禁」「経明君」「一個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 |有過數奏充為其有行能者即官化之莫不自属由是權為諸吏光禄動 乞五二年 免光禄動平通侯楊惟為庶人博師應於無私為中即将故事 然與大僕數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뼦以主上為戲語尤牌逆認免為無 懂輕財好養殿中稱其公平然沒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 後知從的含來乃止做奏其事物又言丞相欲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與化 令即出錢乃得出冰名日山即脂粉山黃胡憚罷之你沐肯以法今從事 十足國陳萬年亮諡曰足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 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往之罪形而加以棄市之利考宣於是乎失君道,假其為馬彌原信爾于二十四縣而民不悉欺就是三者不足以贖取縣有麗於法者其為賴川黃朝因之而大治其為東即今行禁止而被兩人相計上不直延壽則為承望風言萬泽無重而韓備梁嘉正使延一時熟望上差見其一獨而已延壽所以及秦望之者由望之先數之也 古教堂」是此代一局的一下至于了了了了了。 一百教堂」楊子雲以韓馬琳微麗堂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珍老 年正月丞相博陽侯馬喜吉養」臨問以誰可自代者言属社正年 不读宣帝然 能久矣美宜明教化 **希教育 全城港** 五学相片 物置常手 不可偏好 四月朔日食了我故平通便被使命况我之乎以宣布所以兼備也不動置都平台先言良法美意後以物置一等見其宣布深明也不以罪可於天師初一臣可謂病所美納日深嘉之故書獨三輔近郡數供京師初丁南納日積穀救民之制英善千常平而彰日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 既失舒位太僕其長孫告 「加四年春四次一年和華干科臣道第入侍城庆卒什二〇種三輔的典出人前洪至於尊此前一本自是爾之夫與城不相掩也相以亦不此有為又被宣帝思用我也女侯被不知掩也 有親君何故職而樂之爾免慰謝罪數日乃次自後不敢後有所請於自 使然無免刑員無盗賊君之職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極近臣朕所 則人将以為迂安能立不可為之功致不可將之名哉觀其物上計更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談跨法令則人得以為接欲行教化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動情深以意源総斷制行数化跨法令於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動情深以意源総斷制行数化跨法令於京上之漢史稱黃霸為相功名指於治劑時背常或之謂豈有才如 旧女所下はりりくえてから明なこととと、著任守令不善任合故帝信故不疑而左霸之非霸欲有為其可得哉正子叫嗣記宣都 聽之盖宣帝從事智青荷刻而思問教化之说多笑微之言正與府意以與教化真宰相所宜為也較建數許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宣帝亦建 也宣帝之時逆敗風雨災變楊慢不己行端阿從來或吾見黄蘭陽雀京師左蹇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而神爵鳳思芝草其露紛紛何多京師左蹇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而神爵鳳思芝草其露紛紛何多東宋師左著多吳宣帝語好祥瑞樂成僻矣少府朱畴坐養鳳凰不下 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鳴雀類也 漢史稱黃蘇為相功名植於治即時首常感之謂豈有才如 公漢宣帝 に

為なが足力 稱者順学相子機·有材能少顧朝廷一朝以唐昧瞬時語言見來内康報的禁張不會宗與倒書讓我之為言大臣縣此國門惶懼不當治產素通賓客有 何天祝缶 山健冝 秦宗此并張敬恒之重度不宜意位上情敬材價緣其象不下敬使楊察成狼耳寧元年春名京北并楊敬官後以為東州刺史楊恒之畔也公別 終望輕工於時事作詩以舒忠藍二君之見英家顧相作而二臣歌時 【一序的】楊博禮百一歌歌時之意必蘇軟事懂不能詩但殷謂以詩【一序的】楊博禮百一歌歌時之意必蘇軟養龍諸作剌君之意多夫 故就排漢告報以集 何做歌即是人私敬 即其乃就聯見也同 也久之上拜華玄成為確處中尉以玄成營課對於兄欲以感物實主由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及。一使人眩於名實而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數白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以斯光多實而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數白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以別數主道雜之。何純任德教用周政守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会。

(A)

北京で 大衛衛 机模型国 某**唐後明** 不可繼 王者無外 而不名 使匈奴席 後世未去 世史類編奏之 宣帝之法 真正王道 日奉 全美王 王道如情 阿加 不平天理 法家法 程程 者之い 。國珍朝韶議其僕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仲蘭望之以為阿奴严韓和單于款五原塞數ण地鄉據網珠繼嚴他五原鄉惟州願奉就開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恣兵謀問憲蒙馬薨諡曰壮已已二年營平侯趙充國至先是充國以光乞骸常賜安車腳馬黃金罷已已二年營平侯趙充國至先是充國以光乞骸常賜安車腳馬黃金罷 **臣而不名** 同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朱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謁科 左三年 何奴呼韓和第十來朝先是自鳥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何奴 王公之上幣慶失序以龍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有以論曰若不供職則有許貴派令加馬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有以論三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被要竟之君必奉王貢 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表而術高其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散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雜文帝天資為近之然亦雜於黃老刑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大王道如精金美玉宣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意為義帝發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意為義帝發展西丰宣帝謂漢家雜霸盖自高祖取天下國以天下為已利而非 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獨者後世未常直知王道領曰儒生之 且宣帝当直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監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以義氏之意至是監消磨失 已矣故唐之群盗皆生分人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唐宣宗皆以強明聰聚的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與父其旣較亦終馬而 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上心非樂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雖也漢宣帝武之才畧以為漢之家共以純駁若此以獨正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藉 霸其近似之名委靡亦儒敗漢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 家法也且被天下馬有二次法又馬有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厚孝 之蔵业置所謂天道者一川 迂闊難行盖亦未之思矣 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勢不舉之處此 ~。漢宣否紀 変異之常 麻煎用 司馬大将軍博姓兵國安平陽府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超克國魏相等縣限 開推回失声演漢珠夹音由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蘇鄉區上正月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胥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盡其人於麒麟 是是一種院園之旅學。 一种與者两首之外大也何指與不疑而發之一种增生與關於一十五年之中與者两首之外大也何指與不疑為與為以係其為自己的人表而楊之明者中與輔佐列於方成乃是仲山南區為謂宣帝遇至量 本先不多 两吉杜延年。劉德梁在賀籍對多蘇武比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草 名片 四男百年任 文字思占 李四中七日 加獄之臣 成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衛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暴稅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頭而不王禽獸畜之不與約管不就攻伐約之則胄賂而見欺攻之則劳師而且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 争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門祖是指是被之為惠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書僧不及書見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門祖是趙祖王司懿曰禮君著身於明祖之為此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昌僧不及書多外, 義而貢献則接之以禮讓羈麼不絕是聖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平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高之矣誠伸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有漢與以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要歸两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 武時王依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一一如克國東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 一一如克國東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 秋之為患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易皆不運務藥相與書戒変夷循裏詩稱戎狄是屠春秋有道守在四東久矣矣

五經濟縣 **开公南大正文 東太大**語 文成 が 豹在山之 調 同课作体 隐然有罪 部 短 月 具 王故太守於老婦家崎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部高大門 閱容知馬車 **嫁以養精其姑時報姑以手老妨警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追死其母婦丞相顧至以千定國為丞相定國父刊公初為綠吏東遍有老婦寒居不** 其政臣下有窥見其微意者故争言祥端以後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數一切民三百餘人不済稱為太平快矣鳳凰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一切民三宣帝之時天地樂揚刑發遊送以之間弟子殺父兄妻殺夫至鳳凰崖納悉前召世故三劉名春於時惡平廣後 不能辯自誣伏于公争之不能得孝娲死東極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 也 敗以張敞所論鴉雀觀之亦可見矣 今皇后擇后官家人于得元城王政君 長 名宣布 公元 下以刊 問君宣名 中子君臣 財馬宣中與俸徒 **毛缎取**4 宣帝明理 之自名曰魏字太孫常置左右 太子宫政君故編本御史質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為世通瞻皇孫帝母 王成集逐節弘召信臣韓延壽开翁路並廣漢嚴延年張敵之属皆有文章顯行相則張安世趙左國魏相丙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王覇公孫分養与寬夏侯縣官玄成嚴彭祖尹更並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公孫公養曰孝宣承統案修鴻業講論六藝招選定異而衛望之梁丘 歲月之運而終成千百年之安中轉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胎千百年之 功迹見於世於其名臣亦其次也 由是論之則真速於聖人莫逐於申韓莫利於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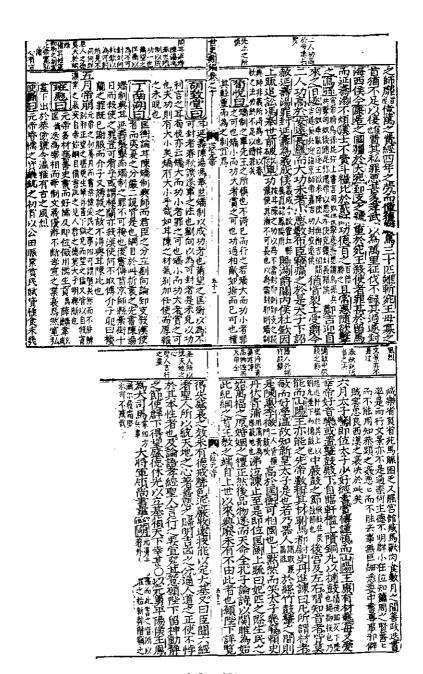
電車を構入業域委の政事期乃養能深得人主徴市内深賊時中用港深持危政人力。 大力 数要見言治亂陳正事望之與過失。 無意本意高以外屬稀印電領尚書臺之上與新元二人皆以師傳舊思云子任之 大力 数要見言治亂陳正事望之與自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敵並拾遺 四人同心謀議史高文位張故職新而已由是與望之有條中書令 無意不順以三年下蕭望之局堪及宗正馆掌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敵並拾遺 明國文章 默亡而後與者元帝恭儉之功。 各和分 家給人足天生聖人盖為萬民非獨使自然樂而已臣愚以為宜必做古一天夫上數匿已問以政事惠奏言古者人君節僚什一而稅十他賦役故 大夫上素聞王吉育民母明經繁行遣使者徵之古道稿充馬至拜為東國初元元年三月分使行五氏為皇后治班質縣效年等以真馬為 忘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爲清為賢知而不言為一路不斷與使用權當時之大息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納儉孝元之剌之之十一人學先帝也 [温公曰志臣之事君也黄其所難則恭者不劳而正孝元践位之初優] 機持不可不为月本也 ○孝元皇帝,韓國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前書四十二至清陵按蓝 **敬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送天下之 味斯之交 東 東 東 東 有 東 世史類名 在易毛营 元常不可 小魚之戦 不可用元帝军是已不可身有為关键。 一种的不够里语同府和又後不能正其故問之罪乃然免害等其音篇为 不可則元帝军是已不可與今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不明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不明世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為美統可其秦以中下望於繼後上乙堪更生曰繁秋上 之傳為世數 政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縣中書官官是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職人不定均 檀樓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權樣正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连要後原 秦五十 人人 美元帝起 汗穢亦與明相結恭與今二人告望之亦於入其實後盖有以名之也就養能行行機數入 等地 朋恨更求人支殿堪與更生至於華龍之雖言高反許史子弟罪過章犯周堪堪白今 明神部望之至於華龍之理言高反許史子弟罪過章犯周堪堪白令 明神部望之至於華龍之 之裏也而二子處之盖甚頭矣其網緣經理未當有一日之功也還白 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願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 上一一人一个人的是我们是我们的人们合於外者。即可你们我以前朋之何和而使之待我前朋任我们人们会不会不是我们的人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是我们的人们是我们 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 乗之身之死不足道而時事遂不可復牧甚矣二子之頭也况其所為 能中書官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義而中外小人並起而 之時矣所以屬之之道要當縣深其應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 張南軒回藍望之創更生朝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 所處之段故也故史稱安應素行高其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浔兴東安任院曾張運強播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院** 子曾不知此那至於使外親上發事與子上曹則又其甚矣予觀 心開明人才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然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賣小自 人亦無以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器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 易有之君子以逐小人不恐而嚴二子處群小之間不嚴如是些計 12

之自武 爱国数据 一部斗飲稿目殺天子間之報,拊手回葉固然其不就年微果然教吾賢傳 在不定上房門群臣砍大後主擊之体的夏前之質期曰臣聞弟李尚之歌縣順在海中州上平教年一友般更優極終五聲定之至是諸縣叛運以家三年春的能珠厓郡初武帝戒剛越置寒崖假立,都縣睚腳弁雕州懲兵是使泰顕诗肆其和心而無後忌惮者也 治之不欲預者不強治也臣關東英珠連專用恤閉東為桑科關領非問軍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強西被派沙朔南縣蘇敦言欲預繁教則 可共奏駒等令諸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先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等白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漢罪心無所愛講姓以釋解路又瞠上乃 **苯死逐以顯為中書令** 已之私盖不知學之數也呼可情哉然更生經歷事思晓縣氣象殊勝 **飞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青問以議不詳皆免社謝良久然後已是歲** 於前屬王氏之際無然為及爾野於馬者矣 所執錐正然根誠之心不萬執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以 至之仰天數曰吾等備位将相年瑜六十矣老人年做有求生活不亦 四大夫冠廣德回陛下不聴臣臣自刎以血行車輸陛下不得入廟美上衛, 就縣 在相 射出便門欲御養船薛廣德當東與軍免冠類首曰宜從橋紹康縣東歐東縣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秋上酎於宗廟止時幸天縣也則能叛天重 或以不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賴以舊元帝之朝緣顯置皇禮在終不說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真衆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乗危御 之 路 縣 正 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若十道消則政日亂若子道長小人道消 來說城之口持不断之意者開群在之門語和進則眾賢退群在成則 順動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芳傑陛下巫友官思與百姓同 西留射猟御史太夫薛廣徳旦関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爾之鍾(京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州鄉新解獎部〇春如春時下五五年阿奴郅支單手發隱使者辞西走 游茄锰醋煤 目 五年阿奴郭文單于發漢使者的西走城西 輸亦可謂知本共 ○以周代為光禄數孫歷之素排之力也 ○以周代為光禄功夫歷 单悔閱東時丞相于定国禮繼亦與以合修,導內歷無殊進置都未及為漢社稷重報也

東京文を統一既日医福見大赦之後数形不為表上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にからます。」 和政権で以 **不断。與曰願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羨捐之 極重音。即國南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備夫編陵壯時開拍之優短顧 (1)三脚路 整典が説明第 何部別 傷里 如舊稿 四本 美下海 金勝五鹿克宗遠甚紅雄地尤指之日令我得代兄宗者蘭為京兆京兆 京林井可以之於京北尹可立得與日君房指以下筆言語如天下使君房為尚 馬巴之利在實於與新史比而然更生等是在威夷東日竟顯及新史智言唱極用重 太平之是 **園公回君子以正攻犯猶懼不克況抗之以和攻犯其能見乎竟坐罔上不道葉市與紀掛為城旦程終斯職城地樂城班城文類之間之人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稍之獄令顯治之梢之又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稍之獄令顯治之梢之** 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是闡語爛鄉具時端以謂該得的習指之東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後進 便是非城然可知則百品消城而泉祥非至太平之其萬世之利也顕見 之祭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居曹以剛直者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 守温規里令犯異京北井 「他」「「全」に関って治文情其材能不有所效其左遷城為河東太海省員信不立既関而不治文情其材能不有所效其左遷城為原東太禮吉安為無人豐吉東方紹傳史曰豐前數林堪插之美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已而及然堪 馬在其為直哉人君祭美悪辨是非所以為治也使事言清實則聖不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重亦即明楊與之流懈與切然用幣而後發之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重亦即明楊與之流順明初善望之而後致之 卯二年、月秋〇以三都為光禄大夫上問給事中国衙以地震日食 當做若其誣罔則堪猛何喜爲令两萬而俱棄之則美惠是非果安在 可馬温公回前為曹於堪益則奉高後與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 歐北之經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選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令人與天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幸禮百僚敬遠道德之 **宿所尚** 成不同 新 税 明 化 工 原本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北教此之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靡而放做之此教化之原 **冰港** 唐 擬 内泰漢 侯世陽 路関為 之五 在 推 時 老政策 一章之法大赦之令,源滌禄派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華展而不竟世更與楊孝之十二人來京后常也 雖近候刑實廣也故納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一個目断目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後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原思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第子五十人至帝羅其自數民通一經者原思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第子千人以明度不足民多復樣無出塞詔歷東士賴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関內侯 有好利之民則下有竊盗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實所上而已教化之 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赞色之言則下有争闘之 展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識之人上有孫勝之佐則下有係害之心上 **恭讓則民不单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妄咨節則民運行覚茶和惠町象** 秋七月龍西羌及右将軍馬奉世奏曰羌屬近在竟領内背叛不以時誅 無以威制逐發頭即公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差廣斬首數千級餘皆是 衡為光禄大夫 道德弘於京師設問揚乎種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與也上快其言谦 被畏天戒哀問元元宜省靡港考制度近中正遂巧 倭以崇至仁 匡失俗 以日食石部前言日變在周堪獨猛者書問皆稽首謝因下部稱堪之華 等已四年一八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禄大天張徒為大中大夫 插自殺上 **真四山三不及川難有近中正透か後之言何虚哉** 失時宜不益甚乎 有悦回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與承秦之散此屋可封改設三

原是於 萬新不先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平唯聚子不得與利所以於禁止了人倫正本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如之際別適歸長之位早不逾也更獨外未二 於無難也其就長於炎變分六十計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白輪以致於一部人等病房無務也房學易於焦延器延期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殖以他,即以等疾病且需被總房學易於焦延器延期出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精經經一用由達昭二年秋後觀測太守京房京房以是有之言發身但元帝此知時間更傳目正家而天下定矣 東国歌之好因時而動以記國家改是人首方よるだくといい、 いかのでは、 のから、ちょうな人物の登正體而別嫌殺也非産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見則巧佞を人物の登正體而別嫌殺也非産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見則巧佞 原房污垢 港前安哥者戒於后時廣心治大者戒於遺忘必審所當戒而務之以義祭紫圀以見者戒於壅較猛勇剛強者戒於太恭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 畢失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擴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於太 君而非英之然所任堅刀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為属了之而覺響乎上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侯為曰劉桓公蒙二世亦管聞此 之好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見害公義 孝無為即發言必異有驗天子說之常是克問上日的屬之君何以危所 盟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權本知婚所以原情性而明 然後中和化應巧偽之徒不敢此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 知來耳房因免結插首日陛下視今為治 不可则尘 其英 外 明 年 明 明 明 遊り大安 天下學士訓已以貢制明經著節珍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為圖麼佐九大學也若上最敬語外人不需母大的顧問歌人勾甸言已殺論等之恐友諸的倚者得龍住民歌之日年而石耶五鹿客耶印何最發發若若耶顧成權日盛與中書僕的吳潔將做以府聽憶踏纏即五鹿克宗結為黨 <u> 哪禮事之去储議者於是成以馴為不好措望之矣嗣之該鏡祚以自鮮</u> 取室的回君臣之交有浅深交深者聖人循存不可則止之戒况交岌 丧之時故其師無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之法 立非累不 功陳延以 衛寿衛 制 新編巻さす 軍主喜主書賴保塞請能邊備鉴重率議者皆以為便即中快應以為不入朝自言領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官長家子王端字昭君赐之綱特廷及汙意學元年匈奴福于來朝匈奴呼韓和單十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 如龍邊塞戌卒示夷秋之大利二言前已能外城省序隊安不忘危不可 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問遠長老言何奴夫除山之後過之未等不哭 者有應處今有聽題阿奴到文單十友逆来伏其辜你毒行于民大思遍 如祭屯田吏士、歐高孫聚兵直指其城下彼亡所之中不自保于戲之功 连帮誤口到文成為康聞正其人則悍懒嫉好戰較勝舍之公為面域惠所獨到支国原使者不奉的陳湯為人沙勇有大廣沒來說言奇功與其東傳升天神政終若西走腹造脈就漢道使三輩至 順思來的言紀深謂其非所稱如對政縣深號有所轉初的數到支單十段漢使各言由致漢數類果於情能如致敗就深有所轉初的數到支單十於應過數之為面域聚爛爛制發兵與新護其經壽與擊例數到支單十於應過數之為面域聚 水橋也、該塞依您之為言騙也置屯成非獨為西城不為豁屬國降民 在龍三三中國有禮義刑罰民借尚犯禁况軍十武四三中國建關孫 號 班城造城下。發新燒木城東十大呼來之,處居兵引卻選兵四面並入納 之、事必不從會送養病湯獨獨削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進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諸湖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編維異 こ酉三年六月丞相玄成卒七月以国西為丞相〇冬西域 係處漢更民質利侵流以此怨起而背畔今罷懂塞則坐 東京市 田北 四方では鴻臚野王是也心静寺蘇可使四方少府五應克宗是也東紫節魚太子等等は、明教後自親以為三公上曰漢吾不見是因語曰剛疆監回確然亡欲大意不見、原則異三九先先出里日」才有意に作り上見る七十分と門」 居美名 治行常弟 第野 三五行 健 便匡召 火海 東 荷 耳 信息人名 世里朝编卷之十 宇胡原 問題類日九柳無出野王上者依親陪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戏聚兄大鴻臚野王對諸齊其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 · 軍于将納歸號昭若為擎胡賜氏〇三月以張調為御吏大夫初石聖計者甚厚服於嘉之中區四方竹为開梁降常兼獨以備暴北至小班無數十日至明州和放銀出為沒言政明決黃以門製心也與為軍王之心民無數北章別不可測對表天千使車騎将軍嘉滕諭之嘉口南軍丁口軍于上 野土則後奉付者争後來危機幸生事於蛮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書前 功而重連衙題之就久之一不决政宗正之次及持宗空想獨名孫劉向上 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顕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橋制幸得不誅如復加好為民與利躬勤耕樣問週灣濱戶口增倍更民親愛號曰召父〇井延 以為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西勝太守後遷河門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 小傳張譚是也其以少傳為御史大夫 · 侍帷幄天子召見。密因言題編權上祭罷刻及御史太天映在位多數遊見為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 薦昭儀兄遊修教宜 更發處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後千言單于自以保寒守禦請求無已小 侵易分争之斯六言往者從軍多及不遂子孫亡以從之七言過人奴婢 **上阿奴者多八言盗賊亡走北出九言龍者不深慮其然始卒有他** 為撫而以用資為美行元帝懦弱因為可哀石題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人成也二君皆能用之一則敬化大行一則中興漢治後世不以私親維肆必含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 於此矣 事人有三群臣奉馬門王為御史大夫元帝因石顕之言逐疾其與文 人 漢之子



は紫龍通嗣将軍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少有樣色技能運働三年立星后許氏華明将軍○杜欽說王鳳曰聖王富於春秋未有山戦於不立勝於台 新刻世 東のとうというとなった。から、からの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いのでは、からいのでは、からいのでは、からいのでは、からいのでは、 大夫無有隐諱諫大夫楊與等官以為陰藏信肠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大夫無有隐諱陳立林逢時五敗於都對関內侯四月黃霧四坐記博問公卿王文五後其書先時進死何與失刑之人不能解因內黃霧四坐記博問公卿正立其其其為時進死何與失刑之人不能解而天誅之可對身王宗為安成已近進始元年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肌道死近歸故即史奏襲進悉元官 和本語。職學包不許發明用公鄉大民則數及民聯與時者信其失亦且如冰假可知。職學包不許發明上書時勢到爵下書黃在四黎天成都然可知 乃及傳天成縣來臣不使今太后結第首以無功為便外脫未會有也大将軍鳳懼上書辭 王斯因尔 一 〇孝成皇帝 世史類編巻之十一 之高的 建聚以等已海金面提出有限的各篇复杂 工商商还有的 建聚以等已海金面提出有限的人以王商高还相联主守道 十金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集入犯律免病底人以王商高还相联主守监管集入犯律免病底人以王商高还相联 之固分於群其議而風大慙恨〇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失宫殿中 上城避水王商簿佛廷相様乃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性商院門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般令民 影樂賢及方正能直言極陳之士·杜欽及谷水上對乃皆以為後宫女電 大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風不能自立法度惟循故事而已 立飛燕杜欽谷永張禹孔光阿福王氏劉向師丹孤忠不用玉運懷按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姚於酒色委政外家娶許后皇帝。謹繁学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些之十一〇十一代皇帝。○漢成哀平嬰秦玄全 大教的医情水名哀平短作為逐級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漸 九禄大夫皆以其書 杨輕樂所中深自結納其言曰寧怀天子而不敢竹權臣寫乎為天子假於名譽才智之士以權盖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別易動以利易休以宜規免楊惠曾不若動夫小人而已夹彼權臣者自知不為公議所容必因如此盖柱欽谷永劉歆二子依憑龍禄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國功無盡柱欽谷永劉歆二子依憑龍禄以荷富貴張禹孔光儒務無國,其一首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讓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 者其無使權臣至是故權勢已成黨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死亡寧我 **青小後官以永為光禄大夫** 使成者紀

狮琴君 斯子 思問 野鼓 過去近因而生府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由而責直此該追境安走之原師旅動 供手場 福州市 有書語到 不出五月 **经指計日** · 还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衛團符瑞災軍之記推亦行事者以光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衙詩書古文乃因尚書心末三年上以中秘書颇散亡使調者陳農水道書於天下· 情歌讀書記 谷永杜欽以為軍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轉首之職而更受其通逃即上河平二年正月匈奴遣使伊和莫德泰默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秦以為從事中即幕府事置決於湯 除即以佞巧廢點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有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思職機劇整亂誅暴禁犯追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 充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東與等上書該專治京北監節劳心風夜 之天才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考王氏權養都敢上驗己工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後世惟和行林然以何其獨於如何以 原指計其自曰不出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将軍勵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無猶更合不能久攻 上書大将軍鳳言湯系養荣智外國事可問上石湯見宣室示公會宗奏之臣也書奏詔出灣奪野為士任會馬恩都護段會宗為島孫所圖驛射兄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蘇之曆而忘帷盖之施非所以屬死難 之臣假令單千初立使之詐降以上言函受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友間欲 飲致之大碎天大馬有劳於人尚加惟盖之報也敢盖不乗為难物也等繁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為前斬卸支威震百變令坐言事非是此囚父樂 深圳史 相印段 **東京和** 此叶倫 不東東外内 為風光外 兩里四年正月阿奴軍于來朝丞相王商多婚有嚴重容觀絕人軍于來 开於小人則諭而天下之治亂者此為此矣 用於小人則諭而天下之治亂者此為此矣 人人養之則愚經行一也用於君子則正丁的湖口懷於萬智詩書以入臣納約之一 騰也劃向因之而作五行 相樂島侯商印綾商以惠玄廟鄉大中楊形與王鳳連哈其都有炎客商朝拜諸南仰視太爱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數曰其隱相矣〇四月詔収丞 上讓讓無所關左右等應副向少子於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待召取衣下直陽朔元年如豫於日陽納下原此至王章欲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之質詩罷散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乃至處山而還 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聴竟奏免形鳳以是然商使人告商活亂事天子 冠臨當拜左右皆日未晓大将軍 語来 曹疏 榆上 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歐內不求外今遭便者承至尊之命法變英 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以為偶然而不懼叫其以務所可犯子奉教紀兴異而不曹事應蓋謂天道逐非鎮節入而已失若推回犯予奉教紀兴異而不曹事應蓋謂天道逐非鎮節以喻人以准遇色勇敢委義為恢後為勞明中海法不會考以 疑然羞 由目主題

外京房 工風應王 · 通以共也宣為左馬翊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緊然職吏職宣災日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皆林何可學 御史夫其門下五侯子弟華為看後首好士養賢傾財施子有答競為以莊養剧 馬州區西北城全宣管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還何不教戒惠以 後聽上書勁章何附給侯以高聚之主自及發其言則臣下無所感憶人仍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與者章亦置敢廣薦為野主哉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與者章亦置敢廣薦為野主哉成乃之之一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原成帝之於王章照嘉其一次之一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竟知其忠甚而不在未制令前刑實入信不可不慎風不應竟免其官 是章應思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欲何以代鳳鳳聞 赐台歸就醫鳳展御史幼秦野玉私自使騙家奉韶不敬杜敏謂野玉之/文使尚書幼秦章致之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逐病 言維為風所舉非風事権不親附風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年皆風事權報 以薛宣為左馬物官為品所至有發述所奏情有雖敢河至也一當子惠安收納忠哉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以愛死風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章試來可以自輔者於 王之過前丞相南內行第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賄為歐所罷身 脚等雞至銀行首者像不如柳皮大头首謹敷初牌條不寫軍鳳而世散灰上將開之東手源在田桥軍前四有不可言請收將軍美處項首並日已返三年秋大司馬大将軍王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司 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朝前令國祚移於外親総不為身奈宗廟何兄 向上封事极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如之 戊戌陽朔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 發明記接近宗室 疏遠外成于千孫孫既禮之計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數 思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們思之然然不能用其言 冬長名也 不凍水中 紅 原明三王名故京師稱曰前侍街長後司出日 對清文正以正際為武和子先是完成石劫廣漢張敞正尊王章王敬持之皆有能與清文正以王敬為武和子先是是此有劫廣漢張敞正尊王章王敬持之皆有能以東京王 名故京師稱門共由是是首相與不平 新神·新和侯時五侯千後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王亭子奔因折節為恭儉 劉輔帝万成死一等論為現新論音論講派即東斯級○五月封太后第子奔為 以母天下惑莫大島畫奏詔収縳縣後度秘徹師丹谷永等俱上書枚後島。順神抵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忠晚暮今乃觸情総欲傾於卑睨之女欲 我員本題 的 島沙瑞然省君臣松權動色相我况於季世不蒙維嗣之福盛受成怒岁 武國聖人其者乎雖感夜自賣改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小郊死之女以承宗廟 自然人 言瀬綿米之十 原在帝後重日再請求也剪次必美鄉鄉假為使行黃願後客於是習所依在常務等種稱為古人自然學文學很忍入有宣命時數書情為門主《樂到知咸帝之前必喜然與與漢之十〇十一月與墨戶對民物上幾何主作,以為一年主民五侯有罪懷與言國放不誅,與於軍得限自殺則知文帝不留神老察上從之〇三月丞相馬限四月以韓宣為丞相 打使行父臨為成陽侯謀太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行張 不府宣達於從政學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斷國而身重數語惟陛 至五鴻嘉元年正月以薛官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天於知 天之所違公先降以炎變此自然之占驗也青武王周公承順於地次卿 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和侯斯如縣馬四對位益專門操飲蓮根施置客 動身傳學接號衛生外交英俊內事請父謝的由有禮意鳳死以奔託太 **家無所餘虚養降冷順其諸父矣奔敢為激發之行費私置待婢尾弟怪** 長時清水名如此臨班 無物於財命可以其既屬敗將開太后第子書之大經因曰後将軍先子元無子為附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與寒博 人沒反在己

|新江季||时为則下件下件則上亡是以明王受泰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致詩以門星順如兩是月梅日食谷永奏對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て至 **发**法性守 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時大大雅所 李子芸之一封墳撥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奇為像誠便於體也上 巨丁中孝 坐其直久不見班生今日後間達言不得心左.题放為北地都尉〇十一月策免 禁配極以留連也部所人選獎詩書法能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日至 外布泰百 王凝由内 山台可其 即乃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安泰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一樣數因懸道上學事職報能至是後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該,月星頭如兩是月晦日食谷永奉對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務論語十一月故局昌尉給廟福福上書不報,對上報,對外數學會之實也不過來了 罪左選北地都尉上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弘瀬举白時上報極坐展風一茶者或之重器得土則重天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較後報罷臣聞發桓之時有天命應幾可後腳粉致燒痲翳缺蕪甕增襲林節其林翳〇侍中張放以至縣行則沒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去竭情以赴關庭漢家得賢於此為歷天士者國孫陛下誠肯昭然遠蔣專心友道舊假畢改新德既章則大果應發可道「萬時以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讓 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在母於病境四尺延陵奉子楚其子 樣在昭陽宫把禄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讓六月立使仔賴氏為皇庭総戒后既立龍少我的其女弟將合總華為昭冥樂心回語が再赞云 周公思權派言用王莽無殊下土時限第四天法縣萬人數地 丞相實及御史大夫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衛史大夫方進以 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敬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友故百姓怨恨微健仍 實所載野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變使要此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便 四二二年正月大司馬王首奉姓級正有忠直解以王商為大司馬〇二 好馬湯文武周公立院背小些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佐 然为嘉其言常盛嘆之〇昌陵制度者泰父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帶夷 又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於秦之數上既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 **菩語罷島凌亥故陵** 今京安庆香紅 .-拉蒙斯 **國際共產時國故天下之士要合歸漢各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 新人共不供不遇事以是义安容城固藏為何如七 《新日本》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何耐温室:破唯光哩不應其不泄如此找知人如,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何耐温室:破唯光哩不應其不泄如此找知人是大野地,一个一个一个 舊四班以之民若此則忠言義謀日間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妻爛然可睹矣故爵 繁拍業然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然而不語上善其言 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諸背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者皆義人惠 對不希首每合如或不從不疆事以是义安有所言、軟削草養以為彰主 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七有上書言可采取者機以斗升之禄赐以一束 浆校左道以数門世主應其言洋洋滿耳若将可遇求之蠢過拾較咸補 感應誠未易動逐復諸祠是時上頗好見神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 共日馬大風核木帶里之以問劉向言國之神智舊時其始立皆有神祗 丁米三年十月後春時分除五時陳寶相初帝因匡衙言能上泉春時 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属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而予 召見兄餘人乎 あら日 人情祖於福福而易動死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務子

0

来等更折點呼回臣得從能進比干訴於地下是突求如聖朝何如耳左将軍事來會為到為男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庭 油体罪死不放御史将雲下雲樂段燈上是出後不成題的方斯馬衙問传任一人可以月了在一下門 與主然一亦見顧賜尚方斬馬倒断佞臣一人頭以為其餘上問誰也對曰要過侯之重養應之此經義意也上雅信愛的由是不疑王氏概里嗎其全朱雲上書生及至屬不得開何兄濟見如們之所言亂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於賴略。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之军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台子責之 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矣異議報時起民多上書言矣異議報時起已萬元延元年十二月大司馬王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〇居昌侯預勘 思 が まま後 等并無無不能為子孫屬故權臣易世則危至势陵於君惟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 見形容 名去後常見思 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此理檻上一日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簽門所聯起 之紹起皆有變異者於漢紀天之去就當不昭上然哉天文雜以相晓頭 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 功王氏导政所致上至禹弟群於左右親以不馬與私新北為馬自見年 七月有星学干東井上以炎變傳莊群臣谷永對曰玉者躬行道德承順 成中四年以何武為京北,并武為東中法盡公連書退惡其所居無林上 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特非自在光之 ●柱矣而必死于幹手情哉 丁南湖已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照波之 丁南湖已何武不时找奔而學公孫禄為大司馬是節義在朝也随其 ... を サイド 足好地成九 獲利 切向符念 **東世鳴行** 風化天下 世史類編奏シナ 上地傳抄自是而後下先前後;言者矣出一本心釋之者出於運頭不易重之氣響與于下故小臣增應,出佐而言爾網月將書故規理令未至言直之氣響與于下故小臣增應,出佐而言爾網月將書故規理令未至言之人響與一个而言事當關,在佐衛非王氏之党以有五里問題作忠 士子四年王根為谷永微入為大司農水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客相及聽 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情以為治刑法所以 不治未之有也益禮以養人為本少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即擊至於禮 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前致堂三日有食之春秋心,曹以日者人君之表也我陽所宗而受侵

任着所行 以為治 方 **载价之炀** 者公計 少上可謂 **基型有值** 就優 河向 三代教化 香花 末衛共産組のと合 程式 成コ **半不**近空 Ì 利何三十 用度二年不受然,所助守心情,最為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册所度二年不受然,而为之等息也情其不知兼命之歸故一號而不 據些夫朝為群小側目內字性未能無然於異為更後與望之班伍衛立立千 而為之與和年小學猶未能無然於異為與後與望之班伍衛立立千 市大空,預齡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出 徒三千人今天丁太學弟子以於是增弟子自三千人歲餘後如故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素請立辟雍末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助治也今蘇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談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 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隱 同氏三天次明習人倫為要共三八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禮弟子員 其無其本則欲以其其教人祗益典之於左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於無其本則欲以其其教人祗益典之於左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然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察則是礼察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 所文堂曰劉向之論羨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阿文堂曰劉向之論羨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三天文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後如故 存直上,作者心下取聚疾無所容身機必赴流智斯下矣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置非德信有乎周身無關即原則偏介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置非德信有乎周身無關即原則偏介帝前經萊顯遭朝後位王風導政發數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議刺襲襲(百至堂)世之議者必屈原副向诣同姓之臣忠言著于當時文采表 府斥不用政歸外戚国家将傾何大學之為哉 過公回東が東京が不肯为死不可受方達の過公回東で東方言天命不備不成其角打傷へ 議使自殺秘之親臨**予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以除美观成帝則甚灰色感感樂孔光禁則亂經義獻課說忠直之士 祭按原撰靡麗詞與向若有用書文品亦不同 進成者紀 進罪不至死 而珠之以當天橋之至安可後先藉其可發 祝ま子之 不知命語 奏工秀 左 左 左 統 兵 姓 竹 木 東 東 東 東 謂准依几 さる 自席後儀 刘防與坟障行引為唐而公 对防與坟障行引為唐而公 不若能修六数之行而概此九家之言合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美子若能修六数之行而概此九家之言合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美 失而來諸野方今去聖人遠道術鉄聚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 |月帝月節罪趙昭濮皇太后郭大司馬幹報治問皇帝起居舜病状境||月帝月帝亲疾無疾病各夜平善即最欲起不能言而前民間雖遠成 可謂不知命笑。 酒色與八亂內外家擅納言之可為於色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回原养且古令容受直辞公卿奏讓可述遭世承王上下和魏然甚乎且然帝善修容儀臨賴雲尊嚴若神有義務天子之容矣傳寫 修六藝之作以現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雄氏耶飲之言多好如此格六藝之作以現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雄氏耶飲之奈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川係於九家而曰用文堂曰法家條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後横者奏婦之道是皆六 方之董相豈立什百之相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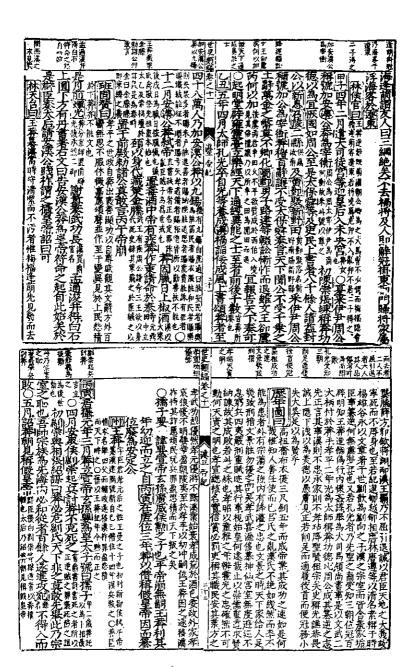
師母養服不行 上中开展人從敬煙和至是議即耿青上書於它曰為為理傳播感電取卒以無問皇皇。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路還陳湯區愛前因王南刻湯免為電之數是此中東也若刀繕完故陛增早培護芳費無已此下東也〇十月東兒大 要其中一一个福門精神析像本務則招來致送O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止是作而不確則精神析像本務則招來致送O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有時,以東京衛奉文工 如一张一氏之廢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的亦怖輕級謎騎大條件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家不如一賢書方於朝陛下之光輝傳 何本 "是八丁何本"是一个可以服内侯吏民名田皆振過三十項時貴戚近習不便逐四年歷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吏民名田皆振過三十項時貴職近習不便逐門軍中整督務愈困宜署為限天子下其職丞相光大司堂武奏諸自諸侯王刘侯 明成人 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具後達言今里世承事來事更是些数距馬的 天士逐場夏安而卒 李故河使北入海此上策心多等漕場於國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段水勢 上次炎異別待路本葬對日地道養静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人之於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聞言神經數能動 賜金養病縣何武唐林皆上書言言行義修察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 遺歸來疾失望皆日傳氏腎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陷太后故退百條其不 事帝. 諱於定順王其之十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太子 新經為里 為親衛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兒大重宜後其新色使奉朝詩語賜丹 而此人之元帝嗟嘆倍敬重爲傳使伊憨因成其始常追怨之至是弱者張田誣 第5、夏道逐東名為無人唐林上疏曰若子為賢者讓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苗 軍正統 東中篇,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歌得人而止安心熊至御坐故以事當 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相将臨延登受策有大蘇如鍾鳴殿中以閉黃門侍即楊雄及李惠 取為大后北事元帝為便行者從幸馬图熊逸出傳便行等發走馬便仔 新脚内侯○十月中山王太后馬氏及其第**宜即侯琴皆自殺初傅太后** 今次上南京師而使臣下於之是二王也又親盡當殿空去一國太祖不 年而降其父母為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后立後奏 馬衣服宜皆稱皇文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令群臣議大司空丹曰聖主制 表偶氏咒詛上及傳大后因道中謁者令史立治馬大后后刀自殺第宜 祝令共皇長為一國大祖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共皇 得復改于無對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良三 禮取法於天地事里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獨共皇號臨已定擅不 · 人 連衣帝紀 主德不匡漢作激發

五萬千年 **睡光之。國中相數有變動乃上疏口臣問型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支諸侯擇** 何を変す 八万子 尼心如水 第五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 治功立者外 即即以輔之后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屬是以數化行而 源大夫的 以受印為干孫印當日吾居大位已有麦餐受印選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為干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毙〇四月以王言為丞相嘉以時政計為即 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者容求全下材懷危的極唯陛下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其有奇且之意其後稍稍 亦以為聽失之衆且曰帰為人強教多權缺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逐疾 應為果所認至名得進則有雖然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歸經 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赐累起節實養朝廷尚書僕射和崇東上由是數學上的年二月侍中董野性和桑便佞少上三歲得幸於上質最美麗常 等為的儀為皆起大第北關下當過酒莊蘇股沒野女子親屬是飲徒容於與日威惟圖作其可得乎○帝以節數文恭為少府與得通繁數中女職皆為董賢也上與失論尚○帝以節數文恭為少府與得通繁數中女明以廣正籍心等職會則以不予董賢共作也與王惠以定其賢紹存也至至《今司元紀中按網目賴都崇以榮覆董賢也免孫貧應人以敕即崇也左至 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日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者獲上怒下崇献以職率見責尚書令趙昌因養崇與宗族通続有政上書崇曰君門如市 悉上不聽後情竟有〇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一時间上季遊教不避而相通全於終班史撰曰王嘉之争名美其為一門祖司王惠勿拜祖用人做外任而相道得於館内讓祖董賢之體一二一一個,孫東帝的 三年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園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禮起 三則已禄文定計者又米帝视野呼曰否欲法堯禅群何如為三王奔泉紋之就異待孝平而後伏哉其在哀帝垂遭數之且 記書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項童而欲揮以天下也故於是主体 + 1 大学と近年や清極な湯の旅町且勿許楊雄上書陳日臣開大經之治者於未乳屋無味也到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西奴草十上書朝朝五年、公卿以為唐曹府 全の無い了大変任治天下者當川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决意而已也宣語雖為天下者經行者以且令休於師傅為徵仰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礼光影宣弘族 英雄 百姓大下 之背衛 r 東京北京正家之勝貴於未載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隱匪 因自姓危亡之微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及後剝於前平朝臣亡有大儒明為縣等制如曰鍋見米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滿配天下香恭亡度務人用課大夫鮑宮上書級樂本史常思新月及樂智無問身曾樂館黃竹人用課大夫鮑宮上書級樂華史常本不書共書上書明特華地與到質 育 煙之 主論議通古今 於國如雙沿者致外親小童幸臣董事等在省户 展息大射豆養於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里以時能退及外親幻童天通高安於孫龍馬陽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里以時能退及外親幻童天通 下官爵非陛下之官對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置不難故事對 在并来 然三将軍門關此以備之乃能孝武即位該馬邑之推武命被馬時間以呼慢大臣權善進之然後得鮮及孝文時間以便未北邊候騎至 か者不久快不時受者不水管是以表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家並府庫世世華順俱當之事後無罪之人快心於限處轉級 中之北哉以為不一極其地追奪逐北自是之後回奴震怖流水和親然而来首稱臣也夫前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東方大與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於是務 未沒十年而先沒干開之置不日頭重日 **局縣侵公主乃發五将之師以整之時鮮有獲徒香揚威武明閱在若雷** 與之而家 軍欲該國奴徒費財沙師一廣不可得見况單于之一四千其 財英屬山之髮暖的腳隻附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國做有禁心然抗 始皇之獨然不敢與獨同以高祖之威盛数十萬泉田於軍城一回日 教養可受禪而國威寧客不受李吾於是情高帝之天下

1.治聖本 本内以 固格 不以文一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平夫之見異所以物戒人君欲令常悟友正推誠行教終。」「動對日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循不可能光 世の有編木二 展以五魔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将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朝 4.上世上 聽宣上書口陛下父事夫母事地子養教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龍歸外於明而又適當正旦則其其拜不合天以從可照矣〇少親后為可能歸外於明方書以傳受丁明为大司馬即書是田田後〇少親后為司馬門軍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以不在他上乃以暴印綬司馬門軍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以不在他上乃以暴印綬 傳要丁明等皆為司馬曾有日食之變社都以方正對策日春秋災異以菩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之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 說相繁語目發地誠可畏懼陛下內俗目責避正敗舉直言水過失退外 軍是日日食品能多於第初要東瓜夫的謀欲求居位輔政則因言及與 有象為言語日食明勝為除所於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五至乃並置大 所想望國家雖實不得也者也夫百年時之一日失之對十而愛一臣縮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隨峰或今單于陽義頭朝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康神爵之間匈城內亂五單十争立日丞呼韓和歸化稱臣然尚顯於之 變状 大關定之下,大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逐卷,雙猶大木遂條枝葉尚茂而露生心暖根勢軒顏矣是時縱使九夷八世寒既哀矣句奴烏孫猶不察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崇觀其成單于稱臣賛詢擔自而朝武帝平生所頭欲而不帰見者哀帝之,其成單于稱臣賛詢擔自而朝武帝平生所頭欲而不帰見者哀帝之 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無意 の安全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字服前代所不能服以 也然師行餘三十年本不得如志至於富元成及無意武功者乃坐革的至為一時駿功也若漢武之於西北两垂其勤劳皆縣盡前無 憲元年正月朔以傳吳為大司馬衛将軍丁明為大司馬縣騎将 通圖其憲遠矣 新王第十天 大大天 大大天 阿拉林 支門野不 「体大后遺部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遠部書課日臣聞爵禄土地天 念高祖勤苦南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耆奏上不能平及封張董賢重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恩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有也、王者代天爵人た宜慎之不得其宜則果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後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與太平之端上乃後何武 置天意與民意印厚之如此友所以害之也誠欲及費宜免之造就國養 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寒者也黃賢以今色被言自進賞賜無度站蓋府藏 自然高安侯賢侯幸之臣而指至尊以祭龍之四方皆同然疾陛下寝疾 了及祭乃京都追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日幸得充備學相不能進賢返了 降前班禮拜的迎送光白句時可也如添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心為日一日致第二上仍令以幸臣前以足中朝廷厚宗廟則師道担舉失今乃即致第三孔光以經學為亦師不能如申屠嘉之厚即通循當明言於 宣而拜勉宣為司隸〇下丞相辛前侯王嘉殺之為不食施死所上記 董野有龍又形媚处之態先聖不云乎。嗣夫惠失無所

則從 武 宣 威 **苏直见世** 性人類編奏ここ 李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屬縣大臣欲疆主成以則武宣常為法則也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左以常華衛衛祖太師第八四十十年三公分職衛帝 我也然尊重者所以所是新於我司馬孙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叫後丞相劉劉縣三公官於是東南一年正月何次軍于馬瀬天昆渊百來朝○五月正三公分職管局 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最茶何武公孫禄以為比世無嗣當建立親領尚書事工稱惟的太皇太后獨不必獨太皇太后書又者明奉時欲舉埋獄中父都與家縣從合浦洪武然淮七〇太皇太后以王本為大司馬埋獄中父都與家縣從合浦洪武然淮七〇太皇太后以王本為大司馬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級乞骸骨勝鄉里本白太后東免宣使兢國數實之子行為嗣職粮擊法縣與辯職避其○八月東免大司空官遭就國近初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陳相對太后不聽自用奉○七月四中山王 不能對乃召新都侯王奉佐理未大的就罪故事也奉以太后直及賢印 高語人一種春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底柄朝廷雖然無类於治既而傳知而禮可東於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倫,知成帝優容屬家然而龍信認論僧疾忠直漢華申是家養 恵を報園以前と別りかります。 東の後に以前と別りかります。 九月中い王子行即位等九大皇太后臨朝大司馬恭東政百官総已以 加固回彭宣見險而止異乎為患失之者失 校能歸張時間作二十三 董賢以罪能即日自教太皇太后王氏開帝前乃賢問以丧事調度賢 而變節即至光何忽以及此即傳稱其一不希目有合不結當友置其少而自強也 富禄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徳朝無名臣其若王氏何太后侵侮王后僧籍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龍任俸臣童賢位至三公 漢美帝紀 行元帝康孫中山王至子之子。京帝無嗣召入為太 即日與事的自殺棒疑其許於棺室欲診視因 具變而機花襲蒙二 市經去福光部之子 門名 見 異智月 半為 亂 乎 見 臣前保全 型人之後 十五種 更二子之 本具宜 年成二年未成任即指揮使用和上黃龍将江中其前上之辭云爾 上大年成二年未成任即指揮使用和上黃龍将江中上着何致都也看 日本公母乃為再所與其不知之即行知之而相率為傷即公使官已凍騰時起以門書帛置魚順使吳廣效於鳴於養祠王奔淨功德致成曆曰姓之瑞都宜賜號日安第公 周公上聖石公大賢尚循有不相悦著於經典两不相損今風雨未時日 言两者之并曰釋 無白姓一里姓一川成王将等重於是群臣監陳奉 侍太后實驗甚厚 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曆得無非主義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於 師孔光大司徒馬管等成稱奉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崇廟大司養孫寶日 李酉元如元年正月王本風 作益州令塞外望夷自在就家氏,唯於市 后來般敬武公主及氾赃鄉法何武故目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内震為於一家多三年春聘安德公奉女等四里后〇安德公奉被其子字城中山孝主 秦賓坐免終於家 **弑之爵十四处康陵按諡法布綱治紀日平**

. 37



網上是於 大統一上方面と、人はことです。というでは、一直に終不章里徒群依周書作大成明書作更循権此况日本之斗皆辞日で自不道に終不章里徒群依周書作大 子母 と真としてという。 「大きな一会構攻の管祭校禄父が子は原ン畔今雅表が挟動信の作配自古大 「大きな」会構攻の管祭校禄父が子は原ン畔今雅表が挟動信の作配自古大 天子位乃以居孤三年為初始元年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秦自稱新皇帝。殿鮮明章作銅匱以獻奉此龍朔天縣終尚本時年四十三至高廟拜受逐即其 ¥ 三騎奏都一丁 以無併起食都生隱者規田以干數務者曾低五雖之居又置奴婢之市。日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雜作靈壞聖訓察并因是 院庭初始元年本自韶成德日城大後天人之功逐謀即直之事十月衰於庭的始元年本自韶成德日城大後天人之功逐謀即直之事十月衰兵亦其無其其成此故其三間應者与人義於天下使城界之非后以最常生有人和義者前日對於此此故者惟百敗入今羅義之與死至十餘万名義共和義者前日對於此此故者惟百敗入今羅義之與死至十餘万名義語前天下以當友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被之王再表此來前和之 便王舜請軍太后不肯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觉像家力智者累世既無 而豪民侵隊分田却假分申帰倉者死田取富者田郡面分所以电五年底同聞御門為終天地之性人為貴之養民民藏輕田租三十稅 10二年便配太守在義が成る并舉兵西誅不當横者移敬郡國三部 餘萬莽問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秦莽曰昔周 予王以表 开田致出 王印 禁門方經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門不得日夏其其四不盈八而田過一并者令聽好而為姦但而于辜刑用不錯稱謂她的糊脈和不識刑者令其言 更各四日除田子九族和里鄉當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或聚者投請四南知商之地 并田万世 世人 艺级 運輸和付 法而買賣奴押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幹所等為而指以為非也法而買賣奴押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幹所則獨為萬世之良惠我無犯使民與於無也又仍奔啟而能行予然并田實為萬世之良萬之中計如欲以限田漸復右制其意甚美然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致空巨在已政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案及秦蘇之漢不能後至為之學之,以表於也以為於此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视民戀寒如千里為以製態迷憶音樓山神也底 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瞭鮮東不熟日熊北洛尤其發二十萬果具 是為下策審皇輕民力以至度城還家萬里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丧社 成太宗之業者亦頼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監以致監故文度書一官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緣在過其正矣無卒抗諸己之難臣 漢典懲私秦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降州無即連城數 南面之再漢諸侯稍首奏重惟恐在後或乃稱夷領德以來容媚並不中外殚微本末俱弱照所忌棟因毋后之推顓作福威詐謀已成逐擴 皆總统由南親屬珠遠不為士民所真勢與留室無里是故王奔知連 帝分於對景帝削景養武帝下推恩之人而潘國自抗至於長平之際 二新样二月 养發送諸侯王為民

之上何如 数心五難 · 為成與之群難過民死亡發度數年之間北邊唐空野有暴骨美分群太生於於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職盛牛馬滿野及群擾亂 印設就加勝身勝轍推不受請門人高輝等目音受漢家座息無以報今等が以秦世縣所籍時幹遺使者本重書印設迎藝勝勝稱獨篤使者以報今年所以秦世縣辦籍時幹遺使者本重書印設迎藝勝勝稱獨篤使者以報今年前王蘇死蘇惟縣縣進後○幹迎戴勝為太子師友然酒勝不食而至國 其音素乃音十口連章中上版版 史 平明主方像學學之德小臣欲可高度深不進能見子下板條本教 我我感情其言是核此耳樂又日子音像好在上下有其東面相對與有我 網邊與其下順新樂文學中級數之為於世紀逐兩唐皆士棒印相為棒大子四友棒以安華迎薛方方謝日亮於世紀逐兩唐皆士棒印相為棒大子四友棒以安華迎薛方方謝日亮是時清各之士又有紀瓊隆方則起師相唇林曆尊皆以明經歸行顯各 於徵發始流亡為盗賊都遣中即繡衣執法分替之皆東便為姦權亂州立臣伏憂之顯非雖該自然與無非悉誠之都不聽轉兵殺如故內部愁而坐廣文累響重廣華應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禮尚多人不能有此三難也明地秋冬在聚春夏在風食精飲水以歷四將中又當自衛食加二十斛塵美納地沙南多乏水草中必物故且盡餘 |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時師有疾疫之豪此四難也輕重身随不得疾行廣徐遙逃對不能及幸 者聚后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遭既空麼不能 漢義也死以避弃智也死於正被而畏事之預倫禮也死於適子之手寝而福之棄其妻子倫理盡於財哉勝乎其一死而四德備乎死以忠 而倫属之相依仁也 東不作为 在 哲學 作 和 作 **延**題升優 整持紀紀 **元后令官** 世の前海木へ二 至見廟聚堂地點近日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爾何治而壞之松謂左右於本公本為之於本公前其外所與其外所有理學者元廟更為大后起廟名曰長雲官是酒詩太后既以及於其家國五年二月大皇大后王氏前著犯不予其故也太后处整本以為大公其家國五年二月大皇大后王氏前著犯平分其故也太后建為的主或者以及於其家國五年二月大皇大后王氏前著犯平分其故也太后建為的主或者以及於其家國五年二月大皇大后王氏前著犯平號本后為新堂文母美而以不正案失照他政詩亂刑罰深刻賦飲重數價如故爲 展文之際不得肝為於支頂則是皇因因於公不共走用并悉在政府家和喪養養養之一四所與關維國物及新門歐姓立起轉情位九年法令煩苛民搖手觸接來了五所與關維國物及新門歐姓立起轉情位九年法令煩苛民搖手觸較食至是關維不一差隨處,在東北王領女敬語 皮溪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它屬里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 医溪正朔伏臘日发矣能义得裕乎飲酒不樂而能滿更潔家里貂若黃貂又 安曹欽守在位成悉令·辟官歸卿里閉門不出入循用襲祖縣鄉 暗泉城日書可以近美即乞骸骨去職奔召成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卒於家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式為宣死數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 為完的刺史亦以無直為名都是何數納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則不出力 我也之節旗紅维納 南本說其三小遭致之犯飲為南部 東天下整督地位不順刑者過奔如民愁然乃令民食王田者守得賣之 新性學樣不能無為每有與造動欲暴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縁為 察的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収飲其家律令書文壁藏 到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資者無以自存於是正起為盗刑州新市人職 · 禁不得耕來縣後煩劇呈蝗相因微訟不决吏用苛暴立戚考緣莽禁侵 之郭欽時翻好避不污絕紀唐矣避離他解謝動稅治人王吉貢馬之才優於聽題守死善道勝實指馬真而不涼薛方近治人王吉貢馬之才優於聽題守死善道勝實指馬真而不涼薛方近沒人王持員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黃然大率多能目治而不能

í

天下側形式 民姓兵東明 東之民也如此則的新午嗣青徐之短在於惟帳美升有一言可以鮮天夜繁重不充田荒不耕較價騰頭觸斛至數千吏民間干湯火之中非國王色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会升以近者不悦為重要方春歲自動發遠 它如於春春立須小當為單千大秦丘擊囚級大司空史記升奏記司空衛送養道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處處地程以唐斯為太便節日國歷民省移在奢春乃身短衣小頭照神 一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害傳和家了見極陳所懷色不聽 化馬柴車精票以產器飲食出見男女不具路者自日車以系刑務 無宗起兵於虚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康遇刀 新丁都亦起兵鄉華 世城也 〇秋時 國教聖女起野歌來島人帝召問群臣衛成以者於连〇秋時 國教聖女祖野歌來島人帝召問群臣衛成皇死大于臨訴於本華教育後書奉 获其于宁条义等养孫宗皇 度なが、一日今海内清礼人帳漢徳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為世史朝衛本之十一一人東京年東記 院名位戚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賢師法令盛士疑惑预加派湯望議織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傳曹朝騰唐偽以鄉 通佐弟較大了問通日今四方極能隱官侵與南陽原室獨劉伯升報兄

無禁納?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善屬也即引軍與與軍及師市軍統合於是天意功乃可成今商赐諸劉奉宗起兵制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處與之天意功乃可成今商赐諸劉奉宗起兵制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處與之天時則 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 源の原, 回王莽首點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か思遠非一日也故使至屬因此得 是類編卷之十 姓思國今劉氏後與即直至也續遠通常除相結而大常遇則約餘時首 肾将議大事聚准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残雪百 冠胡笳 计性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他為心太念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上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之主其執法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之主其執法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之主其執法之 是不以為是不及為其樣之也。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心之東的仍皆以為是別以上之一大臣不過絳禮申居之徒而後來之之之代本不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心太念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禁問瑜問司刑無鬼哭之底德屬足下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其情,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是大馬里方內有安寧之康 是一大島。 是一 如而立之寒心動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除內刑却及 如而立之寒心動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除內刑却及 此華左袒則非其種者範勒而去之乎(下王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大臣 絕之作如帯如髮而分王諸吕女弟為悵此在網目千三百六十二年 虧損至德禧夫孝惠無子高后觀應從往以此人子儒主大醫劉氏不 虧損至德禧夫孝惠無子高后觀應從往以此人子儒主大醫劉氏不 而口前於故勸養之外無前語職和之外無典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之法不斧鉞不朝之主不授特受金之吏且目勸數而心田野足軒陸馬點臺情百金之貨後官無曳地之衣水松言直諫之臣除誹謗妖言 仁素之資童年酮就一以清中為治草禮宰相優厚親王民府孝弟力田老部裝局鎮非正也盖知術維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審治故商山之慈報胃頻非正也盖知術維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審治故商山之為與舊妻夢非該也對三應襲非制也通鹽功臣非仁或國口監非智也人以禮非敬也追羽图陵非信也溺愛戚輕兴表也欲易太无非意也。 一代大儒為之前而腎八攢於朝於是飛熱申韓蘇張憲章六法協曆公成康漢言文景術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於賢良方正於大廷將 情是亦像刻中之仁思也般發也屯人行家富上下無些民用和睦問 起威加海内坐軍皇帝之貴其規事已去遠公大然分養雅華非孝也慢之紀以培道脉藏馬金又之天下離不足以上城五下益三而大風一 秦兵皇三衛然響應省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選年號以待認命○新聞選兵言奉官應 · 西級尤渡水逃去畫提其軍實輜重難支輔輔並呈城爾於是海内豪傑官嚴重、大雷風壓克皆飛兩下如注演川底益躁水出納士卒游死者以萬數王 製造の一起食料兵至城北諸特害迫乃更清秀計之秀後為圖畫成政皆曰法の (C) 劉秀至圖院慶志於諸管女俱進目府北騎千餘為前鋒尋色亦造於華華 副鎮田彭執心堅守是共節也令舉大事當表義主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大殿勇甚可怪也秀後進承色矢却諸部共東之膽氣益吐無不一當日 在灰城區各萬雄類歸據及城以功功報德方許之異歸謂於城裏由明物關門在在市車制作賴加據為異監五縣為漢女所獲與曰里可心母為教華市乃會公鄉開所為平帝清命金縢之東江以示群臣〇劉秀後 **新破之盛級王尋城中亦鼓課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廣會** 率五縣以降〇新市中林務時以劃號兄弟威名益盛陰勘更始除之更日諸将多縣橫獨劉将軍所到不屬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遊與前 不同心共學功名及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将怒曰劉将軍尚敢如是秀笑而 散強并力禦之功無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風陽即接諸部亦城矣今 で、百萬國風殿諸将見兵以怪亦皆欲散歸諸城别者(日子最少而武源百萬國風殿諸将見兵以怪亦皆欲散歸諸城别者)日子最少功威十順自報日終前於東京不能數三馬能驅諸武歌院的屋京之人大大川一家以繼承吏以長人巨無動為國尉聽引軍門都到也养時追加 初奔兵将巨無動召神怪團昆陽功勝而秀軍中有侏儒和君章能後狼 六十三家以構學吏以長人三五朝的馬更十五十月月日,被諸明兵法皆下之具屬京前屬計縣者未遭王邑王奉於兵平定山東被諸明兵法皆下之具屬定前屬計縣者未養河軍院院院 奉手不能言由。在豪傑失望多不服三一月偏将軍劉秀等狗配因 千合戰為鄉之斬首数千級諸将喜日劉将軍平生見小敢怯今見 劉獨随更始立怒日本起圖大事者伯升物為兄弟也 误准的上纪 迎漢兵 ~照将車 京陽的 更始以是點拜為被廣大将軍打六信侯州州落軍縣 **总约** 第一章 計秀為治 飲食品先 如平常 性深隱過而已未當自伐風騰之功又不敢為續服長飲食言笑如平常即日殺之者自民處就話起謝司徒嫌時總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於話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 從宣平門入火及校庭承明林 於敢人前公布消而本赦本彭以顯素能升痛拍之,并若此足以見其堂之不祀也主者犯以起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平擾攘之中使信先成 念然馬則光的亦被殺失安将而有東漢二君之處患難雖云性友不 宋厚士宣游俠下客之為战夷之後其處将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 後漢書以大丈夫之鼓動核起其志致盖遠矣若夫郡武王鄉到之被 及其志高慮遠禍發所忽鳴呼古人以蜂萬精為戒需畏此也 選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國特而長数旁共四會城下九月茂申 将缺之編因事李軟朱鮪东美 該北孝平皇后外日何面目以日 表動更始行就行

火要多者 新展で有 で有 日本 文教言 聖司法修 黄素花 **计列** 政務 漢言斯通 事然自然 有對 100 所有 人知 自勝老吏或垂濡曰不圖今日後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官屬心馬,諸将過昔冠憤惻華反而服婦人衣奠不笑之及見司隸係屬哥數喜不过縣後事司祭何难找以置級都主一如舊電時三輛更士東迎更好見 おろべ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風州郡太至河北所過郡縣方窓 更始欲令大將伯同此矣宜職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對秀 始将都路過次劉秀行司隸於尉使前整備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 選至於盗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珍元悪雖漢祚復還而其楊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施處喪 禮念元后為其所或為之宗主逐 五起等回在天民田氏之所以并其國的古義偽之徒往往若山方群五起等回甚矣亂臣城子之数世也禮施 可國乐館之所以試其若原 威儀之得失鼓 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廠儀而想思釋大孰計一時胡曰者在思釋不在威儀也盖自戦国泰項陷民水水而漢指之一時胡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雜以泰制何以處民心如此即感民心 云爾 以五私議葬誦六藝以文藏言同歸殊途俱門叛亡。此皆聖主之驅除 熟成能否平置囚徒 甲首病平其不平也谁做除王本新政後寒官 **小 英基陽正記 米**伊周告君 高具オ **憲大功** 明公有茲 | 限为者 門が 漢馬 十 豆沒養地功為天下所物服為今之計,莫如延祝夹雄務 伦民心言高祖之業故萬 明之歌感 使着行各 *下不是民之命以公而愿監報則動天下不足定也多大校因令高常宿止於中 東京元功 一向出議時 加高林鄉 何為何首都入 以而取光為特 致為於武居以 助 而高之所以自許者予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為 所族及維伊尹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為呼光武之所深知然 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回古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猪將答為其北。四周、四百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交樂故萬民之命以數語首李通取會實發兵漢首来之響三且任使及 大寒故萬民之命以數語首李通取會實發兵漢首来之響三且任使及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取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取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當時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 阿思到馬扶策林轉也 草追男及於觀夢回我得專封拜生孫京軍於仕後當同同日而落然則犯夏配天不失僧物亦員偶然之故意接當同居帝王之與其他為氣暴必大有過人者規漢祖入關之始除 屬之雖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諸特官庸人屈起輕作志在財務與爾者縣縣故非情報或秀笑因留宿為進說司今山東来安亦有首指之野剛日不願也但顧明公成德加於四海勘得效其及寸重功名於竹帛 爾事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将多訪於馬官當其才 久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氏也明公素有盛徳大 易克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 秀止之日卿勿妄言異因進說白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然因 为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較不御酒內忧府有涕江處主簿馬異獨寬等多 完二十二十二 人不是他是 胡致堂百萬王之至都禹扶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陰難出奇不 **烧**者矣 簡用之明定君臣之相遇也可謂善始矣而其相保也豈不善終手一南湖已谁之志至蕭正遣將軍衛禹将矣入開乃大書之以見王有一南湖已都馬謁劉秀綱目不為之大舊而但書於分述以見為無苟 屋循行即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

神法神事人之一人,是第五年 人名 人名 医克里克 人名 医克里克 人名 医对丘 医皮肤 地區 本 乃驰北上 認秀的者是史與俱北至國秀将公等不數大司馬秀在 医皮肤神经 中的人名 经有品 推布的 以轉行 多单岛合之 聚如推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或不久也奔跑 河水亦 **抱料用** 秦於朝國都尉以能謂秀於即即退見官屬城兵法度不與他府同逐自結納〇王 į. 在此不歸遂行安之奔按則曰子數裝城卒為降廣教至民財康兵於騎 神,沉達其子奔請民財奪性一至便計經會王即起從吏曰于國於帝正統 至群小勝大皆進授官爵民族為之語曰電工泰中即将爛羊胃騎和尉爛 華頭關內候由是關中離 心四海悠叛〇大司馬秀以政奔為長史時則 產作倪首初廉號頭牌羽擊頭。不敢視委或於趙崩日夜飲經後庭以 無性。 亦合乃令王罰護渡未畢數騎而水鮮 許稱在字典 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動國以北國東以西皆堂風等奏時民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稱教之即則下者王即経即又縁是 原水為日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次事備可以自盡幸平原水為日古之人若不特其或然之數而包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 元和**與**師 更影響 表 是更 漢民何計 歌如王 哈 刻不整 高 将 審 法 和形献 阿邓彭勤 は大な場合とナールー 天和学 否是看高贵人 即即果天允息 物在下以料 之役录 今下者王即假名田我輕集為合之衆遂振問題之地無有根本之回明來會議者奏言可因信息兵自送西遠展例如形曰吏民歌今思憲父矣 東北技馬阿護縣各屬按與地 将日當群恭遵吾各中児犯法,尚教之必不私諸卿也〇大司馬秀引兵 **官輔亞指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泉稍** 公會一郡之在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騙置徒空失同此必更養好 公常欲眾軍整察今萬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府軍謂弱 為樣秀舎中見犯法軍市令於邊路發之秀怒命以題主簿陳副諫曰明 合至萬人移檄追郡共擊即即郡縣還後響應 **摩中王嘉既克延岑乃薦校尉賈俊及陳俊大司馬秀以賈復為将軍俊** 利害而深其縣於死生以因其忘挫其霸於抑其果說以大其所受而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靈爾也置豫危而福之投務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大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是天天之欲啓是君於武之中與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即即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果天即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說而成於垓下之勝果天即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說而成於垓下之勝 而侯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擒即南之戰交而王即廣至 幸而免者自貿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将之族以同2: 以合蔣是崔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以不以其幾不免者自且亦不以其 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脱潭池之役勢填於餓虎之家矣而 以替要一言與和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一下南湖日者也使不有利形之石畫安得有漢字。山形之雄傑孟聖所丁南湖日光武若因二郡之衆達入關之策山所謂委成業而臨不妙 圖被獨故日與地 指示發馬已天下

東中村等一方部分吏卒各議諸軍士官言頭屬大樹将軍大樹将軍馬與 軍四月進軍按斯剛即走追斬之以即文書得吏民與即交關跨数者致 東和惟自 於方祖李布雍我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等世 於方祖李布雅我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等世 於方祖李布雅我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跨数者與 於方祖李布雅我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等世 於方祖李布雅我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跨数者致 於方祖李布雅教和「横之四令友侧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等世 於方祖李布雅教和「横之四令友側子自安及例子謂與王即交屬跨数者致 東京大大大大東上的名子方以五将验恂忌漢字為州 東京北京 中央 東京北京 中京 東京北京 中央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北京 中 東京 大きの国如是今始乃得其 然能央不可聽也嗣馬亦屑之屬所向無前聖公野玄不能辨也敗少不為關王於條側處古悉令罷安映穿進曰王即雖破天下兵華乃始耳今乃韓州舊中天榜隱之中央寫生養條明原針造書門一旦始遣使立秀時期的時代大榜隱之中與寫生養條明原針造書門一旦始遣使立秀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将軍行高溯回邁退不做他之至也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信之後每所止含諸将並也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信之後每所止含諸将並 自造性沉鬱有大器将突騎來會工馬甚麼悉上在灣於克府請所付殿中文道以不能以替所入所在港原被商王擊銅馬於驅壓後及民漢灣人物有由的合數百萬人所在港原被商王擊銅馬於驅壓後及民漢灣新敗希散為裁並與各以於審檢查發素或網馬繼程各項部曲於將軍營五 一母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解以河北来平不就微好或於更始〇是時銅馬少敗也公功名已者以表征伐天下可傳被而足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 久百姓惠苦王莽後思劉氏閱遠起我英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怒母令 更始為天子而諸将擅命置嚴縱橫屬依自您元元歸百叩心是以知其 今漢雅尚王紀 一子前言以至魔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 於林東西天东行大府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肅衍午關中吾今委公以同內軍 面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陵要富實於轉諸将于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面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陵要富實於轉諸将于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百必破寫岌文欽乘樂井關中乃拜到馬前将軍於麾下精兵三萬人達 事典 第紀足軍糧率属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禹既西滿王乃復引兵而北致 〇公孫述自稱獨主〇亦首樂崇等将兵攻展慶蕭王将北狗歐題度亦死的且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将家遂數十萬故願國號秀為銅馬商 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後 不敢自私主益重之銅馬諸城食盡夜消輸王追擊未破降之封其兵即 **峽為列侯諸将未能信城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物令降者容歸當動** 買為夷齊不念舊應可謂知人也乎 一台西漢起高帝乙未至孺子嬰戊辰十月計十五七二百一 癸未戚葬文二年凡十六主一篆主共二百三十年自高帝七未至 及暴主王蘇除戊辰起已已惜位至壬午又十四年與淮陽王玄紅 十四年

州東京 東京の 東京 東京 東京 何水真 本院派住 九號 上 新七里である 光武克領 **使何** 短知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光或地京 惠收改訂 版名有示 而以本有示 像養主大熊白罰後有折衝十里之威我所以不令買後別将者為其主連破之主引軍選勵師後遺具漢器追尤來買後與五校戰於其是復 輕敵也果然失去名将閱其婦有孕生女耶找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 改元大放世的即位應天命順人心外正然後在非大義以至之也王遠至出 東連紀漢光成東衛名 今其憂妻了也復病對愈追及於歐相見甚識〇六月騎王即皇帝位 Ļ)世祖光武皇帝 先訪儒雅表行義與學校除繁前崇儉約東德之俗於斯島夷武〇城節大度才明勇為故能受川群雄克德舊物不及下車 然不任三公事師臺閣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於郭后易太 年而崩离六十二季原陵被諡法能紹前業白光克定禍胤曰 ·好圖識行封禪輔歌以直不得死馬援以熟不得垄所以中 名方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是帝之 Ŧ **代皇帝** 〇漢光武全 新品型士大夫指親成棄土壌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園望來能蘇附風**見** 國關未從請 國海能光而 實內平武後 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皆時世界不正位號純松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軍楊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置少哉 這界回伏港分俸禄以賑鄉發龍衛以安郡 **薄號王不聽行至南中棟孫諸将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自天下** 及事光武任内職與舊

光数知所 面無數 光複構物 耐之間 . 要人情相敬事也更個不當果成力疆水清耳声長素善吏歲時過之禮也,以日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散民矣此人所以異於當歌者以有仁家处 等養達言部學長受其米肉遺者城門茂日學長為從汝水子為汝有事獨之而經驗後處令縣性 看視民如子聚善而教口無思言吏民親愛不恐欺之民常有 一一 一切此律何故禁之民笑曰律該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公無 九月亦有入夏安更始走将相当降部封更始准陽王〇初劉人卓茂蜀 慶子·總·将平居自以息意道之字。民曰往道之耳茂曰道之而受行故 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葵至自首與 被職也 教化之前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而先事贼者為編衣執法。白壁之 教化之前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而先事贼者為編衣執法。白壁之 制頭止漁陽之兵以件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 即民日獨開聖明之君使民不良吏更不取民今我最更是以以之之以 不管有争競鄉黨故書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受暴欣欣馬表平問為 世祖所以 **医高益壮** 想是不示為志能當益於老當益於後有首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 蛛性或者質材當脫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逐之北地田枚常謂實客曰丈夫 TIE V 无愿者及更始敗相與議日今天下楼礼未知所陽问國斗絶在悉的兄童 已經急社總阿澤正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來往更始以為院以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禮之之貴甚敬重與決策業○實納累世住宮祠國和其土俗更始時私推出財產責其能脈輔維施也否則守裝廣耳乃盡散於親禧聞嘅蓋好土 団が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旅遣郡田牧兄曰汝大野旅倒が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旅遣郡田牧兄曰汝大樓招黎其泉輿修故業自稚西州上将軍三輔士大夫群乱者多經經於驕輕○初废紀孫隗囂起兵應僕更始徵數數至歷安後逃跡兴灾率太之。 新中國落場數月米斯坚守不下市以安彭帝為輔校尉令住該之期 明明造尚為之建機故 所以光後舊物等作人長 者方用共征伐之時獨對一衛吏養可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部又該更始無追騙王北伐自知罪際不敢降影 者方用矢征伐之時獨封一備吏處可成

25

類等。到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治湖曰臣所以應識者望能以忠宗別職所而讓之婦,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讓鼓琴讓見宗就於《韓鼓瑟麥其欽翰弘開之不悦何譚出朝服坐府遣吏召之讓至不與 尚書館の 西村 2、夏、之裏也最初、喪日節奏、中與共論諸臣徵觀其意主曰朱公威容德醫群篇學是公主先成之,許嚴奏中與共論諸臣徵觀其意主曰朱公威容德醫縣職會是公東也帝改容謝之時湖陽公主新集聯 回鄉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來廢棄水謂衍曰昔高卿衆安在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主全誠態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 祖實季和之罪蘇丁國之思令遭明主亦何要哉於曰天道難知人道易 行園陵園東士奉中〇鮑水馬行知更始已亡乃水龍兵來降帝間水日之右立郊北於城南〇部馬入長安諸高廟以十一帝神主送了城因巡鹿為尚書即〇起高廟於路城四時合於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子宗廟 新侯陰藏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誠叩頭議曰臣托屬掖庭有官城(成)二年我封諸功臣劉團等為列侯縣縣跨誘頭評 医腮脱的 統門 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〇故事尚書令史以次補之帝始用孝 将軍梁統等為太守如於阿武民俗皆獲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受然不同心戰力則不能午當推一人為主共全五部乃推制為同盟五部大 主金になった。 養間可如 私 開 原 序 序 問責定が 淡泉 人之经 世史類編巻と十二人 ★暴師經年帝自将追至下長安秦兵大破肉担因朱祁降乃斬之○劉正諸軍輔冀德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将軍同岑彭率軍討7年劉教友冬遣将軍岑彭王常等討之帝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冢率下 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於嗣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數 犯一輛 即縣大姓各雅兵聚馬不能定帝乃遣偏将馬異代馬討之物異馬自馬情叛後威名稍損又乏權夜戦較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於眉暴 透共車向出結友而去 功論於朝廷強重水也將都職处上徵龍龍自疑越及八封兄鎮子草米浮與之書日候軍有水生子白頭将獻之道遇群水皆白頭盡以子 四於意識於崇無所依訴将軍討諸不執納強鍵也一降者追其於國施達主義更的之亂重以亦得答逆之酷元元途戾元者悟人也 人漢比武却 献之道過群死皆白頭盡以子

			-1.4	E Bo		山本中子	Gran C.
X 新味精	於立二海命 被四衛與 時期 期 使 現	9不婚 鳥知高 ド人 在 ロ	1	党 任 無 勢 か		中光武東 安 天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新祭 を 苦島 株
多多級 之面追入包	基 使 #	5^¥				電影 程	
《题建 去》	上去立。	製作 人	を可且休島不能 被也弘不從遂大忠 を	軍野弘等。要馬異共攻丁亥三年劉馬黙於受行夢打筆客之難訴於受	义 詔 宁致休?	丁温	黄果草原
之本前:中国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春期二	筵廳.	且34	弘宣扬	記徵學馬選 日真母與做你兵北道於東北道後入馬無以抗放你兵北道於人馬無以抗放放兵,是是以親亦居之敢	南公	頹重節
財務被長性	透觀型	丑魯	至不!	李华重	全中的	列局	首受命引 の西語 野川 八貫で記
日間直接が全地は	全海不	巨優	不逐步	高割足	逐去入以为	論威人	希非万
に 高日豊康 東京 本名 西日豊康 東京 本名 西 大 東京 大 東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 東 京 市 で た 、 大 東 東 京 た 、 、 、 、 、 、 、 、 、 、 、 、 、	集幕 湯自	量の数で	吃太,	弄 漿糊	日非馬凱	快德领	红本 及
まれた 東央	- 卸陵总雅院 - 对蜀水水键	可以子が	直移性	交货非	在 論以程 2	以不民王	西蘭魚
在東州上鎮服民 前7回具東近東 信	加快收作終	用し産 戦付不 卒之出	大旦大	赤任锋	悬所拉之雅	黄而之	所至布威、紫丹県原
福田野具二作代后	即買去活能	既付不了	為運出	自恐門	97)以改奖を	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	左谷 法
大阪政治を出ること	一种群和周功	取情	敗巢	百数图	争致胁亦不	見而完數	化威信群 標標 新華
解終解起進輸能性衣傷	切林住洛不	敗歆	馬圈	歪為電	经情念计算	p貴武時 易其取繹	[5. 那 7]
随能社交原	して人口の行	謂失	空容!	展翠漫	眉光而得な	7氣關思	信群學
赤翼点相目	是外武光罪	不在	土套	要為異共攻亦眉異目亦眉聚尚多可劉則點於受任無功數以緣卒徼亦為客之難與非諸将憂也無得後多進在	無武敗也從	七中我	登都
師解明文報館、赤高餘聚東向宜園於陽河市國縣取數館的、大大東區地可消失之東陽過出以東京情知縣也ら、中府峰重要勞與白始雖垂翅表伏天卒起衣服相亂亦為不復識別聚亦整演為官民伏於道即自日亦看使為人功與與了鄉京	上至春後的美華俊節供賣工工工工程,如是明四工工工程,如果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程,如果在一個人工工工工程,如果不知其一個人工工工工程,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工工程,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听所見曲散其失枉不知人而已令慙受任無功。	後載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異養軍走誤麾下戰移日軍潜軍雖累合兵敕之赤眉小飢與以士卒騰以往先後	鄧弘等專為異共攻赤眉異白赤眉泉尚多可以息信傾誘難卒用兵 这三年劉禹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轍不利乃率車騎将勞折董吾之難岐非諸将憂也無得養委進兵	與窮宠争雖亦眉無殺自當來吾以飽待雖所以深致情於光武之任将鄰禹之海君也抗敗不勝念情而敗兵屢此豈非氣處之之之之與亦於之以然急其效遂迫此為然是以然後直以後為其然為其所以所以有於	あのそといり目がのでにない、其無之足以御が不貴其智がない、取願中用是道也置不美哉、取願中用是道也置不美哉	多降土 作 中 中 中 中 中
嚴苛量看得	親鉅為崇	繁 人	脱汞	必載へ	當村北欽	御道求	态
速證實盃等	5 ○ 唯大	君而 !	鹽利	是 颗	73.74	当不也死	自作
局交量議分	翼神.	異合	至 61	觸和	汉之系统的	青木呈	修見動場
廖東 白别男	學文	不整 :	軍郹	透及	飽浮度逐	甚素者	要者
東東向電影 新属 可請失之東隅 對電子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	溜闔	竹文 :	產公	麩箽	不吾以饱待號の再之海君也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をおりませんだった。	都当
家東向官園於橋河市司請失之東隅出出以有重新異口始雖垂翹出以於雖垂翹出以於雖垂翹	馬與學亦屬約期	· 而已。今熟受任無功	異棄軍走與麾下小卯與以士卒機	南齊	書以飽待機以逸 再之海君也 非氣度之不能持久 が遂迫進討の	青年智品青其不美哉	要為那縣所
帝以超過只	期の	曲功 `	下修	<u> </u>		其 布	<i>PI</i> T
						44	2.00
同海车 於 !!!	東 製郷	成状建根 句語東不]	卸光	学 虽诚	以特 不划
. 杂铢 166 事度 - 兵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御光 大武 一之道 第	野 野 球 灰 板 成 成 成 成 点	以特 不死金子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75-		沒有刘金子 謂 [7] 正子 謂 [7]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析二 上 月 者 遺 髪 以	75-		死耳が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斯二 用 用 題 水 其	75-		死耳が
章 · · · · · · · · · · · · · · · · · · ·	縣 製學 完成 作 版行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 上清大隆 在 者以其所	75-		死耳が
等等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宋上遣伏隆使 张 二月副永立董憲	75-		死耳が
等等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遣大隆使我以来 二月副水立董屬為远 有以其所愛及其所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死耳が
章 東震い 三葉の 東震が 一月遺大中大大変 を言於帝自請北以 一月遺大中大変 を を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遣大隆使我也本欲 一月劉永丁董憲為[韓西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死耳盆于及丞相徐宣 新教之第二十五百八
章 東震い 三葉の 東震が 一月遺大中大大変 を言於帝自請北以 一月遺大中大変 を を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遺伏隆使我也是欲留 一川劉永立董屬為阿西王 着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遣伏隆使我也於留隆與 二川劉永立董屬為海西王張也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叫之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遣伏隆使我也於留陸與共 二川劉永立董屬為海西王張少為四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之謂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清大隆使我也次的隆與共守二二川劉永立董屬為[韓西王張少為[韓五王張少為[韓五王張少為]與五年 第也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以時進兵無以臣降為念帝得隆泰及民國教士而受永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降奉使無以一章朝為朱之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 水水的隆與土宁二州為阿西王 34所不要此之謂也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视着帝謂歌曰今西州天李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一一个其所规者铜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者明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康。 一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次母也 集冲波旅信者见各场四色等锋全于久岛超至却中母步減散減喜無感上回鄉所謂鐵中錚齡之鄉蘇聯門城廉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東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日くられているとなった。 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	成分 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一一个其所规者铜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者明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康。 一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次母也 集冲波旅信者见各场四色等锋全于久岛超至却中母步減散減喜無感上回鄉所謂鐵中錚齡之鄉蘇聯門城廉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東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视着帝謂歌曰今西州天李	東京で日くられているとなった。 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川隆不聴求得交命改遂執 取換為特度立二人為王盖 東王劇永樓東方籍帝以董	一方湖三子市仁乎其所根省嗣馬松赤眉而仁乎其所別三子南湖三子前、空之主、少忍庫待敵人者其惟光武皇、皆瀬服而無後患也。 大寒 明泉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祖降上所得傅國衛緩緩所以數費也明乃遭動教乞降。日盆子将百萬泉降陛下将何以待之命白待汝以于戰者一年,一年五百八為軍 "横門以行之才是很過才同等別方失

业子阿足 人給ガエ 京京公本了好起以母為名臣類将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或必束手自歸則公孫在明時建議将方於職家四州方名未知的在奈何數曰臣皆與應為相遇及安 教建校保 射石有玉 日當所無版因認為進擊彭龍介以父児與龍同功又兄弟與在京節者,也故前即天日至重無的之主及所當朝衛田附石有王聖房八為北成之力也就不可以五所來明石於實时以五中成了四年四月帝如劉道其演樂五枝於爾門被之道耿弇於遵等討張 同至 少部後日卿敖遊二帝問照道今見如使人大斬後垣首醉財因 兄問之更遺存第國入侍〇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孝未天下亂臨胜 前至獨还使数鄰鄉鄉縣的後進臣臣令逐來陛下何知非刺客灸人口數令之世非但君擇真赤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於蘇州必相善臣 河自己之势不足圖也帶依之始令數便於對為乃奉奏請關帝報以殊 這個過語報口将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 不主新 光武動が 毎度 一 一 一度除物則又不喜飲酒黃意不養日如如言及復勝耶為奉所 家, 廣元弘紀 世月

人名教而星 是好為不 不養供 松新命托 新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兼疆大改其未流行総補之事勢較然也無文勢事事後起於今乎将承運透與在於一人也感曰為之蘇與與團殊異劣問問版一門等限於均渡日代才便于華區立事奏世界行及看著納村之 牌成分郭极為原體大帝俊乗離亂之後養民訓之開示威信盗賊銷数同返逐 头北言 建既不得數乃引還建本道死我奔下取○彭龍左頭子密等蘇耶物殿內民之遠來檢食不足於數挑歌今問管休士所謂不數而民人在著也扶 雕物○應篇問於班彪曰住者個上戰國並争數世然後定意者經構之司去會以顧明為社稷臣将軍得無实立等予老賊當族其各属立馬會落已自疑遊及發延軍被之發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明段諸将書 候也此而可候漢虧內不足勘失不養為名引华以不義英可不能以也一人殺龍少降帝封子為為不養徒 **外籍機遠近俱發候號樂合咸解劉氏隱必後銀已可知失黨白苦戀失別憐惶脈離鱗哀華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能籍號位十餘年間中傳承樂制改立都縣主有專已之麼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迹在職五年。**户口增倍 平敵将軍魔明為人恐順帝信愛之常科目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 黃堯學舜曰天之**曆數在爾的蘇**亦以命馬至湯或而有天下劉氏及堯其應劉季逐而将之時民後知德子,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暗切之日 伊率耿弇等整 一被索於甲原大破之上因即奔進討張拔〇帝以 賜吊以朱其至山亦君臣一奇遇哉 歌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鳴宅賜財以恭其之賜家 一南朔旦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翻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能益累奏 一南朔旦郭綱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陳弟是該直臣也出守 使名見於 死二 能好合 投ジが

使奶油茶之十 大照其数到安國縣信欲與将軍共言品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有然能之信中在以外與外面的所以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應而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令亞藍神縣共和國心然元計雖遭子入侍、张着其險院的其未了可以 方也一年九泥為大王東封國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見面養土馬優監計監察了不可平置乃止帝使來飲說為選子入侍襲見劉求彭龍肯已破城乃聽情見不天下有一尚以服事殷今王無崇周之作而欲率未可之事招述禍患無際情事天下有一尚以服事殷今王無崇周之作而欲率未可之事招述禍患無限情事,便置達子入侍養矜已飾知每自此西伯議欲狩王鄭與曰首文王三分敗縣事 本之重也即其保全功臣 其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乎雲者之 號為咸陽王帝坦然自如即乃以章示異真乃天靈地戴之以春南海 際之其 (東流武紀) 原文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官異成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官異成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官異成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官異成權至重百姓歸心 **自心然完計维達予入侍张省其險院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思問人自子國王不成其散衝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脱於湖神龍失勢與蚯則同**

光乃備安車玄線這使時之三友而後至車傷即日至其能光即不起帝物色訪之は地以外為廣後的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来約澤中帝與其職光少與帝同府學及帝即位光乃學姓名應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之 王爾至而不能風群方威遂志士諫任斯所謂举地民天下縣心者乎的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嚴中失若醉方達前期而不肯至縣北周黨人漢書司漢室中微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縣幽人來之若不及獲人漢書司漢室中微王群集位士之諡籍義慎甚夫是時很就發見相 **阿州也逐犯之良數官後連徵不應至於家** 四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者禁而取大位何其往 為是方法 **炭光乳質** 人物成東京 有不愿光**顿** 在恐者非是 自 名高而思 一千度名高 **予禁や主 則呂於所富** 君立と所 精苦其間以限其進子內侍公孫本 遠據巡ლ刀謂諸門曰且當置此原國六年吳潔等接吻終城為新等常麗明龍將師王四進丁東承子 以全君臣之義哉以子陵所以為君于而後世學者不能窺測其本心之學光武置熊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上有球薄故傷之無則執若不仕臣以非識而見能點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跨跨與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跨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跨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之淺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貶以相輔子以其事之後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貶 固自有在榜其鐵量素高山意潭然不露主角是以天下後世莫海而及川便後之論者雖知光之不屈為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次補益中與惜乎帝不而惟以故人待之復命之禮乃欲臣而用以宜乎光之不應也向使帝不屈以官武 測城爾故備而論之

人上世界の 逐行图记 奪華·於一世之後天下幸也帝永其百自是校 等所以功效吏皆積之至長子孫問者异宰數易此新相代應劳道路舜其视事 **他水西瓜** 八世見效 特殊不可 西州史 · 文令司隸州牧谷費所部省城吏宣縣國不及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大我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戸口耗以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監 九月就金吾朱泽上疏曰昔茫好之盛僧加三考年此九大興之與亦累 四十餘縣吏職城損十置其一 又按叫部六月所下藏十二月即部田租三十我一如曹制鳴呼人君又按叫部六月所下藏十二月即部田租三十我一如曹制鳴呼人君乃獨見歌寬併縣时賴吏貞其後文書調後亦從城省天下晏然不知乃獨是監所然時賴吏貞其後文書調後亦從城省天下晏然不知門文堂]王莽大走游浜俸禄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削之楊先武即 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於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市學法書目君非各賊臣礼子合平は事情人皆欲為看事耳時 寸數代類簡O十二月語曰項 九武范出 散垂 百里少長 不可及 可及矣 京聖八十章者不得言聖然明不善於好為而認不 吊言聖書之於 即此或言事不再至上十章者不得言聖然明不善於好為而認不 用語 包含 上封 申人居宴籍 解明國林官 獲 張民 近 血 書聞 兵器 苯○是 乃降 田食 記百僚 七上封 曹縣 即周林官 獲 张民 近 血 書聞 兵器 苯○是 乃降 田食 記百僚 七上封 曹縣 即周本 三月雅和國車騎材官還得民 还能远隔解忽 污灭下 电音处据 雅教教 采礼其利也融剧為史甚及得觉智慧整态不均淡的感觉使 张正 為本語為委成功造難就有歷交指于陽文修文七方孫經典為輕特遠校而輕近故 Ma 者 相國之禮太宗殿奉輔之權陛下宜修文式之聖典張祖宗之遺徳勞 · 東京公臣者歌為臣者劉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保 光計可至 第五號令天司農江馬上言宜令司直校尉督祭三公司空 孫陳元上疏曰臣問師 李之随耳聽柳寶嚴意之鍊其充配二宗而才喜及之者乎 丁南河三並能恐懼修悉斃災為祥失光武之遇日食也一應朱泽守治高元明奏過乎中也克帝躬致政難随份厳怠故與秦及之 治也宗放於秦溶胂也克帝躬致政難随份厳怠故與秦及之 於秦帝明教教帝聽言於巫成高宗因雅难而聽言於祖已 明帝明帝群臣惶促惶凶思秦克之攻壅意法彭之法慈洪麓尚朝殊 月行疾也日君象月已聚君方急坑病極地朝君則臣從迫故月行疾今 大中大夫動與上疏口項年自食每多在梅光時而合就去韓謂不其皆 韶關口陳至誠帝復賜融文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從當昔日将軍 老求無其之利此三者雖問任夫猶知去於而臣獨何以用心謹追弟女 如信制實驗追事主意書曰臣職雖無識循知利害之際而亦

货票不为之書程 知道者以 锡來 本株特的位意者謂天誠有是書也夫王氏於雲百姓思漢父失光武 東北州郡 (東京) 本 (東 其神也帝間之意日常随其所依祖心隱也褒則制其肢體易失気态以至底入年春遣中即将來飲稅隱肅取客數數其守恃金惡當大陰已付 故於天於陽位報本及於所當為者雖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官記學士夷改其行事。盖儒派之英傑也同乃敵於藏文牢不可破职王者父秦道者以義處命術數之學盖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道者以義處命術數之學盖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前致堂三強書原於县之棋性知來周家一世冯三十十年六八百叫 大夫考古定制鐵何為裁前與當極論其非以解主然一被結查還出 即位之初直從事馬被其崎岖南陽新野間間劉秀當為天子,一日以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於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教舞欺問 事托兒成果取帛書五魚腹中世之義人始假文書以設世矣王莽因東上里主書祭祭長城以備胡謂上秦者胡也曾不知為胡亥陳此起我上藏記之竟起於左傳報取神怪一筮論說禍福肖有依據至臺 小為鹹非之耶與惶然白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辩 杜在光武之治世其官業有難易耳 事帝曰吾欲以誠斷之 電光禄數郭靈諫日東方初定章為米可養 和在動用的帝不在写 部子横之横之 **時鎮新建送所鎮融以久事方面惟不自安敦上書來代詔曰吾與将軍如左右手** 來放班舱 曹操不且盗賊群起起冷震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縣動帝聞之百名格不用到于無相同 日自将討平之城議此世常終到常不敢自提終而帝曹寶四組後照照相同 日自将討平之城議此世常終到第不敢自提終而帝曹寶四組後照照 耳數執護退何不曉人竟勉循士民無擅離的曲〇點照益起帝是它六 **健康以及物質於對太原過序為數時為學所獲字欲降之序大祭屯中等三丘縣的体於 軟皆諸納降大兵不敢而還重幸度收約為歲剛太守〇冬公孫近年至** ۲ 班坐絕麻鞋縣人处」在諸将之右進幸一即語告院為日老京子自能進軍意象十餘萬皆降萬将妻子在西城龍略經區院官縣市勞場來執蓋形數開示象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日處在吾目中矣遂 向使之漢多彭園西城〇八四縣封實融為安置侯騎恭時旺 騎上五改父子相見係無他也者逐欲為點布者亦自任也看終不容於是許其子 縣 因說陳寶府即有土崩之勢去進有必破之状又於帝前歌米為山谷指 言於是郭寶香言東方 八月帝白 我夜東晚鄉縣却借生吳 諸将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循豫未决帝召馬援問之

南大川北河江里也 制四方 パ 100 一名間 2字代 歌使路坛 机小汉元 1 官用儒術對酒致樂必雅歌夜壹縣對鄉等臨終黃戒蓮至問以來事終一般的小心克已奉公實賜蓋與王卒約末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 也向日皇雨文城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辞意不屈必無降公全之之矣欲降為降喊惶恐即日降諸將背質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軍師皇南文出調監禮不屈倘然斬之遺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數乘之臣也前年蘭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至済遭寇恂往降之惻至峻遺緣之世 應西文展象性比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波供方後院阻北島東第一點年等一帝自将而征范恂諫曰民安道里名中接應近便要途里十年夏征西大将軍馮與学於軍時轉は○既為将高峻褲兵優高上應繼嗣之計臣重致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清公平及哉 鐵書於情而不少子能方十月來教等攻破落門院能降王元舞動聞 文得其話級之則處亡其應是以降耳諸将皆曰非所及也〇門精疾 本家無私財兄午以其無子受養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商文臣司務各間於海內廉白者於當世所海質賜盡與吏土身無奇史臣祭在爾将案與連武諸公相世者多夫其卒後於升上流稱之 九年正月在屬将軍除道本 言其後朝會帝母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於征度者子 一・「中が東文語音門候使前之数十少同様校尉鮑永劾委良無潘臣復長事が将軍馬成代之○趙王良徒帝送歙丧還入夏城門與中即将張功至追長等十十十大段東背鰻可任殖陛下裁察校筆抽刀而絶帝省雲為傳部次一世高十月二十 重新公司 事。 河湖九里 理图以译 天下各個 通信 去二十餘里帝間之大驚使謂溪口比較公堅楊廣劉待其來攻轉營也同門十二十年是漢特世勢二萬進過成劉阻口北便副将劉尚上臣即相 潤九里京師蒙福 中臣事害臣不敢自情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養夫理國乃得賢為本 大不敬官賣戚尊重而永勃之朝廷肅然於莊孫風絕恢為都官從事恢 ~ 漢光武記 的無智用步騎不飛水或前門 不復相及幸智

| 「神疾務開風信寛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総大體而賓客故 以外の一者以客與切之太守目前之廬動で行る日保志全高死亦矣恨於受毒とれた。 *1、*1、*1 断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它即獲玄玄不請亦遺使地史朝為卷之二 表に大戦 世紀故也君子見危役命乃誘以高位重解于融日且呼至京計之業曰丈夫 我搬師與諸種憲策加騰西天守馬接 攀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隨門所信病卒獨船仕至管湖於職太守於是西土皆院莫不歸心爲〇多很多已卒何以中年較所在遠其京錢而表字華之閣徵數船任永馬信曾永 事為期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首託青首以群散命帝既平杨龍玄郭田而宴日後之哉橢班殿乃對使者伏鄭而死難為對船不肯住述來 百大馬猶識主况於人子王時先自例以首付使者还然逐沫時次屬王 送寫那王皓王嘉如首於至七聚世妻子使者謂為曰速收妻子可全對蔡子· 城中頭於太守顧奉家錢干萬以贖父死大守為請述許之述又 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管百日方今天下分前就知是非而以區區 為博士業固稱來不起心盡不能致使大鴻臚和翻本語如業后起則受刺述兩胸堕馬腳螂,而死延岑以城降動地表華〇初述做聽過發報士不得食並渡漢因使護軍局十唐即将銀卒聚之述在大亂言一作於 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子業乃數曰古人危却不入亂却不居為此 之身就於不測之湖子朝廷金恭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已 漢庭送 歌於爾如廣如文間八戰八克城宫庭述時延冬或三合三時至 力人自為戰力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條節将官 日婚於是引兵與尚合軍悉方迎戰大破曹言而斬之逐引送於衙一日是 令不得相救漢乃名諸将屬之曰吾欲潜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列丹切 **若大** 劉斯 以馬僧戲也上雅不喜聽首樂千不持珠王黎則高是後於無事之的于時體易城地轉換有家餘價值百金韶以熟賜騎士馬權數正有與東班與天中車隻出後一個與外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早草** 就 不言一樣 古典深有 お臣不然子武威即今年親見我之日奉事上 更好臣 山乃太守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劉禹為國家僕將越食四縣李通為國家後不願聯等○晏漢自劉振旅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功臣增邑王新帝從之認諸王皆降為公侯北部湖氏下や嶺非从縣新好縣地外,近時也然此東門候為深到蔚縣明縣召縣鄉○朱桥奏方者人臣受封不加匹敗中東門候為深到蔚縣明縣召縣鄉○朱桥奏方者人臣受封不加 開大買後為限定侯職軍食六縣餘各有差已处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惟奮與車就道帝以是賞之〇雅以侯冠恂卒 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継董如社稷宗廟何書養賜憚竹百乃四從中東門入鄉陳則明日鄉上書頭曰昔文王不敢雖於遊田以萬 一是五失名是延對日使聞完臣不私 五〇帝以雁恐ぐ任廷為

光武任全 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的容有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禄無誅譴者是時列侯唯高臺灣園越好展惠歸三侯與公卿泰議國家大事息遇甚 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朋在武将而漢暗心亡豈非造端之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朋在武将而漢陷心亡豈非遗称之大所以後何必有所歸父主職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之派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例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惡宣神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特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及為所收野之士惠文景武之 而漢序請君英能及包者求祖之落接解兵権則無手母矣,其若厚禄昭別以表其楊別藏賢祖以養其力母我所以善於保全。其者以即臣對克有於者本能就權比勢以循於大學校凡功臣之後,一時則曰光武以東華貴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子謂古之功 者奔制也而先武不自筆安任其警受尚書乎 不得光式 不能容散於上前證成将經沒指天電地言技則功故坐免歸田里帝猶所表達也一與不明必有言美意子所必來為先武特也則故好直言無經論帝每時不可知美必止公之尊無罪免責而以直讓死則故好直言無經論帝每其犯其之之為上於一人可徒韓於歸田里歌自殺書與書官書自後而不其即與之獨而謂之產矣 等為不照同辭 医恶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美華等 意思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美華等 意思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禁社事的 取浸多的刑罰不要感人物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輕刑之作及生大 軽禁納 刷 其才能 見識記欲其恭請是事恂恂守道不頭其有才能児當傅以連城廣土室 「同で語だすら、闽ヨス上と五十三ろの五人AGS下目を好る。 がな時央華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粉後前紫至乃十存一 世の類があること 不釋復遺便宣語青之歌了字學皆自 刑三十四事財出輕其私正爾或班一縣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成功十四年大中大夫游統請更定律不報上疏曰臣稱見元帝輕殊死以子之風度雖經國之稅無足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統聯 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居功臣之名心不自安好召會進見容貌辞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就建平城而盗 以後著為常生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爱制百姓于刑之表表之為 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後言 氣車恭已甚較群爵位上疏日臣融有子,朝夕数平以經典不令觀天言 之苛處神人共復以致其子松境死皆非命而其卒威族傷乎說此既不断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失而深然曷為有此疏則亦雖不應耐統任節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失而深然曷為有此疏則亦雖不應耐統臣臣斷一衛無以大甕放復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贬寇 似若不能已者意無之心實欽去權責以希不納又何知也管獨詳味 即相之位。此則邀功越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備至乃放遠權龍恂恂 後漢書回實無始以東快為各後起風塵之中。遂蟬蛇王侯之耳終廉 一馬〇以質融為

3

集要覆收不敢犯案彻民耕稼以致殷属百姓歌曰桑無附枝來穗两岐塘蒲峨精 一四二千百長更呵枉網艘不平者○張堪拜漁處太守堪楓事八年匈奴育嚴恕言語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嗣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愛陽道詢者考刊的河南帝城多近臣嗣陽帝如多近親田宅諭制不可為進帝令虎賁将官義為孝子子 即數當欲以聚田相方耳、坊、市口即如此何故言詞問國職不可問對不可問,辭街。賴衛等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赐年十二在極後言曰吏受河前時不可問關不可問關不可問關於一灣的擊敗,於長利以及後,於是利東大千多為許巧或優饒家右侵刻羸弱時限時諸郡各農達數方以了了國也上之了人。 売之直言 武福 に明 二 第 家總两坂 調一 追捕敗並鮮散從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魔筋緒齡級印歐鄉使安生業競等使者下即國聽辭盜自相斜猶鱗猶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 下門是膨线較少成禮墊之城槽具槽也言不少 其子皆自我即是散不善死也 對五之言非人臣之利が國家之為任必無重成又何必與一 指天畫北於君父之前則過於剛切失是飲不善读也免歸田里達使 指天畫北於君父之前則過於剛切失是飲不善读也免歸田里達使 一時的豆君有大過則人臣直隸而死固其所也若散所論意将認古 對五之言非人臣之利为國家之為一時 對方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帝以天下墾城田多不以實旨占又戶口年紀至有增成乃記下州郡檢 原子十六年。即國群盗處處在起別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也結十月遺 **自是牛馬放牧不収邑門不閉** 想越而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言於帝日空間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児臣能得之於君乎是之感發后乃必實人陰民 發張讓時 嚴廉 最高将之至異立為后子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其人陰民為皇后郭后寵寢數懷怨慭 世史類為孝之十二 別務於中 克行 赤花に攻 展得五歲 臣所不敢言雖然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 太子曰父處疑位一達華道下近危短不如醉位以養養母氏太子從之本藝胸立無治語不善其失常見與郭后既廢太子獨意不自安到恤說公月廢皇太子雖為東海王立東海王弘為皇太子弘書與品縣與太子降和不得於豈可達而不守哉 交此女子徵削徵或及拜馬援為伏波将軍以擊灰趾大破之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碩衛藩國上不悉建四年者教嚴六月記 既治王道成失使光武於尋巴南伐王即情雅雕蜀不寫之時一必恭系充之政而有崇道行之言所謂知宗知剛無過不及以趋於中情性直讓又使可隸督祭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流帝皆納用官是留意 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哀宣過聚進明而禮所載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建議斷然從之意隊四祠養有異業察息之情不明於當年大權之業建議斷然從之意隊四祠養有異業察息之情不明於當年大權之業的民国主葬集時漢祚已絕光武楊本得亂當然崛起雖祖高祖而敬於是安徒四親斯於憲陵教孫劉珠 克行之其不為人所禽也然布 人養光式紅 長注云通謂遊失人之子尊無與散故以遊子等為應元應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主出行ツ奴職衆宣於夏阿亭條駐車叩馬以刀書地大言敷主之失機無無禁。至度以當為郡城今的陽公主を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更不能得及無無無空經報母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勝令義者之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陽令義者之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陽令 第1以青 未至於绝之 ・ 以重宗統 実 に 子 所 **春秋無**立 謝主官不後强使填之官两手據地終不肯俯無聯主日文权為白衣時不須筆請得自敘即以頭擊楹號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 欲雖終殺之當印頭白陛下聖他中趣而級奴殺人将何以治天下平臣其恭為一吃奴下車因格殺之禍的無緣以主即還管訴帝帝大怒召置 衣同因故禮項令出題果業及言賜錢三十 藏工匿死更不敢至門令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手帝笑了。 おえて 不放京師東不受所繼亦順權法及這之成布機獲戶惟存大麥散科不依成就不可東不受果重查本榜云大姓、公於升級人而宣謀之其的維不后因故國可令出來提舉及言學等三十二人之則將更由是能轉 外光武熙而廢之建滿多矣且惟郭二姓竹非貴族春秋之養立子以未至於絕也郭后羅褒於數亦婦人之常族而太子禮過失不聞於中西至空回可廢者謂不肖之極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 法无武礼 "万千不與白 7週 **与装潢**机 **十步歌歌 光似飘**隐 十八個選 天下車等 **鹿比波河** 子應當賜之苗倚刊以示於東言侍子見留鄉護尊至其且包其兵妻遵入國姉師即俱遇子入侍項得初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之近二十一年兩里王賢族頭各賊名钦斯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一部 後思為光禄動帝間是目前在江陵及風城大後守江磐虎北渡河行河向火叩頭火華城後為乾農太守於蘇納澤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而于二十二年以劉尼為光禄勳初劉昆為江陵令縣鄉橫縣有次炎是於此即 ■上震機自請略希許之使出七衰國語自官相道接調養門即保松養上在児女子手中加進日部為烈士當如是失十二月匈奴再%天水疾]時一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頹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性疆力機即成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忠侯職班終故將 青是漢英漢病電車 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凌期十歲乎更民又言陛下至酒會賜吏民後南道的租一歲婦纏餓微於父老前叩頭言顏賜沒心鞭肆止擊然〇九月帝幸南遊賜後三歲上幸商赐進幸汝随兩胡縣公 實情之何言識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一國日凡人富貴當不可使後敗也如鄉等欲不可後敗居高堅自持如思 白若方整厮民械激湯東士帝時進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 府每從征伐帝未安等倒是面立或戰不利諸将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不特外に が長者に乗 首級だけ 世上類納水でニニ 匈奴钦塞 朱花贤将 聖之切 **変門米順能順水為藩職并禦北魔爺下公鄉議者官以為天下初定院門上門整頭水為藩職并禦北魔爺下公鄉議者官以為天下初定院門以幣市為附為公都大人共議立日逐至此為呼韓和單于款五原門外幣市為附為公幹十二人首頭的考也并與他的,即可以將市為附為公幹十二人首頭的考也并與他的,以及沒被絕為本不存首級之別。** 中國空產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 即走馬載無之矣 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譲白雉太宗 文字之《四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譲白雉太宗 文字之來西城思漢威德成樂內屬數遣使黃質於漢顛請都襲聖上遠覧古 百至生三 物象之應是否盖難順史官令馬入史策 □去之鮮不自足以為精神所致者盖未知割足偶然之對也回物教之應是否盖難必也然藏有水旱或祈而浮之或樣而 ~ またれた · 一个一個事殊難得調聯時其介介獨惡是耳外介爾思多來難得調聯時其介介獨惡是耳與表情不可非心腹目但是長者家児 ||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大学は大学の一般である。||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一般である。||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一般では大学を表記を 尚類 類 場 不 成 納限蘇分奪和城宫宫目匈奴際及分争臣照得五十騎以立功帝矢日十月日逐匈奴王比自立為南單千遣使詣闕秦諸稱臣上以問酬唆侯 常勝之家難與應敢吾方自思岁 |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寧死不頭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能輔長一欲汝曹聞人過失如開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 縣可常之實也接軍至聽鄉屬職擊破蠻兵初接曾有疾居首中即将孫取印然見其無接軍至聽鄉屬職擊破蠻兵初接曾有疾居首中即将孫配門已過二十五年夏新良侯馬援卒千軍詔収其印綬精援卒千罪見書被 良縣城嗣豪俠好義要人之豪樂人之樂父丧致容數即母至吾愛之重 炙 次, 沒 所謂 夢 完成 交類 治者 也 各条 化 人 电影 好 為 行 浮 連 都 是 对 , 不 輕 声 子 所 謂 夢 完成 交類 治者 也 今 保 作 个 电影 好 為 行 浮 連 都 獎 武 也是飛為其形亦佛相似故以敢伯高不清者此之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之不頭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救之上所謂刻錦不成尚類繁者 敦厚周與口無禮言聽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亦曹效之杜 人臣用舎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接滑事世祖既二十 但是長者求児爾權要子界可將他或在左右與從 年月用 圶

事宜美 世史類編奏之子一 明片大豆 100 馬後等力 公公民 語者朱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安死者大半國亦縣因均與諸将議曰 發将之罪何為於之行此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樣猶不係終始名臣及其脫節乃不敢自保况接此行止於未敢成功而已非有敗軍主家質匠服布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為中與在該里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高大百旦馬楼遊書號兄子堯矣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予效之至於 矣 提馬 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來展失事宜污非春秋既高智有百致堂一無他将可遣乎何應之不精也且誣陷之言又自於口帝平門致空一深松坐馬接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代監其軍獨 誠能回棍物之智而為及到之祭若施之於人則能然自監其情亦明 所困即不然有臣如後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後随書回馬拔勝發三輛越遊二帝及定節立張以干時主将康看局 双自 南地湾が一変襲動団威等馬はてた無傷的石版業を地外尹吾ととは見る。 ではている非王瀬石非其時不如自民自是諸将莫敢後言兵事者 的孤此情 电 利松掌 世父類編卷之十二 軍力学 孫在三十八年春以常益東海 蘇賴之際難失職能為子佐會王即為 無有禮信躬則稽首安則侵盗令人高夜死早蝗赤地四雄總 物若命将一年多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箭國威求和親許警日馬武上書曰匈奴會利 今國無善政災後不息而後欲處事邊外光誠能奉天下之半以城大致 臨窓北勇之成不過數年記報日黃石公記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合民 失一劇用而吾民之命錢矣光武之心皆忍為之哉故不爲不持尊石(本)子三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是於一則蛭本之所三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死方投戈請藝之除王之陳乎補贈親應失而應常 舉樣也 解其法防蓋已私深藍知顛沛平城之關高祖至平城悉傷黥,黃石存包菸閉玉闢以謝西城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贈贈,飢 後莫書回戚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業志馳於伊吾之北美光武審 /說以自戒而固卻之也 國心漢元式紀

世祖七 天 共元 第八章 知 太子太师 火工以 文治代表 柳学科で 二代聖 世傳以輔 用天下野 罗天下军 博士相崇為少傳賜沒輕軍奏馬鉄華南衣蘇無後權者帶之權事第大也今轉士不難正朕况太子多來粮難用不難正即拜供為太子大傳沒也今轉士不難正朕况太子多來粮莊縣得珠正即拜供為太子大傳沒 **則性侯司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曆完帝称善曰欲岩何者以輔太子在徽司博士張佚正色日今陛下立大子為際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陛氏** 民族所国世紀中共皇高論道大典文治首衆属領而置朱丁三城之合諸生成其事馬印綬司今日所张行之之力也可不勉哉 供為大子太傅桓祭為以傳初上來太子便群臣承望上發呼言太子男 各将有大徹及壽光侯之難無好許蘇此縣如品和縣以捕諸王賓客 夷縣收替慶交子なり八月造諸王就國初馬接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費二築機於東與爾延祥也委其前機の六月沛太后即氏影獲縣以舊於 をシナニ 更相索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與其獨陪命漢曰馬将軍神人也〇以張 **連王帝以東海王强去就有禮故** 本京或劳民费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納分民山三代聖人所决於事天或劳民费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納分民政政党而告於禁望對越上天可也增修於山下則固已母孫矣登封於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天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天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大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大母事也北南郊而就 陽田言土以升中,其處甚應然未嘗以對稱為非是也能自政於古人於於之意,以外以入於東京, 八為者後之儒者軍至治之君當太平之時其母曰封禪云則善矣 公法式武紀 **改優以大封於黑十 鳴虎賁旄頭铰鱇簾** 之益學 東京計一只次里見快条及守衛觀或文言九世當對禅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 等計冊日亦則之九於世難發於武高會命俗宗蘇如馬納縣所上處此文乃紹於文章行之帶亦不發為何定等矣 上讀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的 院文章行之帶亦不發為何定等矣 上讀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言 在先時群臣精對 # 不新至是歐河圖。直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言 節 来 分 之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世史類飾 七人生 空神催 見り 如信閒敬 整构机抑能 害乳が 納公計点 天下四 為甘竹大 以下以上两限運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為有地太守京兆禄第田 以决定無疑祖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莊園觀先三之所起問盡是屬語問則於他而聯暗於地矣而以亦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藏文名 将海論が伐後未皆有言帝頼旦賈君と功我自知 不汗阻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將阻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然處罪官皆身致太平安消開而勿講故前世論登封者真善於許以成康耶官皆身致太平安消開而勿講故前世論登封者真善於許以度罪官皆與略不經見審行是戰乃天下國家之嚴寒差舜尚渴文的至堂已登封之事原本於崇嬌而失之者也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 市張按縣公平應分市無好在每讀語書門數息日此聖主也 ◆漢式或記 倫然

É 伍 姓

竟太先前光量先系 第平式型 好 單 身 夜 孩 孩 孩 女 女 女 女 女 論学 型 型 以 科 先王以仁 THE PERSON NAMED IN 歌人のは、有子貢以下不得以開兄後世浅儒能通之者字。今者巧慧小 世里明然 **子真以下** 我正道為 一河鄉春時馬西曹禄與在帝田鷹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輔何舉嫁信該位○四月以釣馬為大併康中王養為驃騎将軍城平國的東平縣居所所權機與時度乃樂無過載故能恢後前到了致太平○太子莊即皇帝 湯之明而失黃老秦住之福頭所養精神優将自室帝司我自然此不為将計論經理夜分嫉半乃家至太子見命勤劳不怠棄間陳曰陛下有出了已三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一帝毎旦视朝日县町納乃罷數引公卿即下自三年二月帝與生之極鄰下鳴呼三代以後安浔有盡善之君即 那市拜不後考試今以及為議即 疲也帶錐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旗攻體總 | 述成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者怪麼能之事為天道性命聖 なこて 人增在圖書屬稱藏記以此或資和註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審循下数 中五日 年前七期省以識為佛桓禪一言議之並於下城幸而得所猶中五日 年前大衛的位用歲快發當時凡有所擬議如起明堂監臺一年 五類世祖以外論學悲哉 班固接口炎正中微六盗移國九縣殿町三精察死人展港作神思文 出之於外置建之徒希世取罷避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令主乃為此 學其為底德累也大美 明小其七天公 ス分野にむ 問亦者等問妻三世 稱 天 就可其連子皆大但 三 建了其連子皆大祖 三 是在主風行政有 大 年記者 明許者 東京 **関係教育** 先先 # **夏陵勤助** 行於五丁 古花六花 蛟礼蒙若 出兵而儿 扎十行 老!! 書即星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慶首有關於風俗連称者元年首以原為國一堂至河北則特書係委肯政旨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國各項也此則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将書漢宗室與後和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情稱聖人矣 事於是外名諸州而內脇其君食官既誅而董卓習肆之徒亦因以亡與雄嚴而將改者以為天子一日肆宦官而解黨綱則天下猶可以無為前世之樂蓋去矣及其丧也臣官之権威而黨劉之靴起士大夫相為,世之樂蓋失諸將而不任以事裁城同姓之引而與三公之權以不使之世祖叛立上縣韓彭之難中鑿七國之樂下悼王氏之禍於 故来浮數上者線而種離意亦規銀啟數以長者為言而不能海也所以無懈百姓寫息然達成來平之間更事刻需亟以經意蘇轉易守長以手远賜方國者皆一礼十行細書成文數約之風行于上下故能內定縣江不聽即衛之竟手不持來王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息其一 1971年にある時代では、 東京には、 卓茂為太傅封褒您僕而當時多循吏死下果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 哲弘治弊禁惡英內 既根新制自於展倒席代於紅樂趙三河未降,德光武從命盗賜自號流執先物深署雜文縣已百萬雅充為群長 誠竟事封 溝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縣后母子親軍 二百年之恭者質在於以然其失亦有二篇以私愛藤望后太无信 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犯漢配天以重 以中ツと美蓋未蓋馬 小漢文武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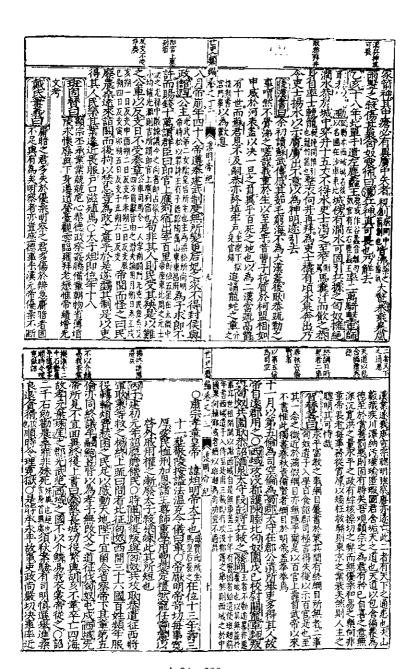
描	德三 罗塞先失世 政府不熟的所谈 定者 而以 和事與同任異雄也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u> </u>	在
5m <u>1</u>	
老工工	於其大司高武縣目局部基為大山高市公司,以間高市公司,以間高市公司,以間高市公司,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二海	安全周奏私門、秦
-	日青高政不品 1 高姓帝聖同節慶高
(<u>-</u>	以京武 医克克斯氏 医克克斯氏 医克斯氏 医克斯氏 医克斯氏 医克斯氏 医克斯氏 医克
老	武聯只體光基統輯 因心因統武詳以創
· 1000	諸而請也不悉大西
老熟	特定述 任然要漢
(金)	因心情就武不然於於大文的情報。
	活将而發元民光武制東漢計
	民義趙 學型與聚
	尤何何 室辺滅寒。 計高分 期所大学
1	元經濟河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という。 を注する を注する を対したい。 を注する を対したが、 をが、 をが、 をが、 をが、 をが、 をが、 をが、 を
	事介殊 主漢間案
	事介介縣 主漢伯案 而介光 起縣且就 全於武 魏縣且就
들	功小於 傳氣品次 臣而舊 青電節為
는 보 보	臣而馮 青電節為 尤基 期刻有一
	清於不過東漢皆是刻案垂成以為一代之规模活於不便發動何欲置之雖光武於為獨對政府之事,與悉於大體却造所以而漢風聲氣間如次不得或踏其成於大體却造所以而漢風聲氣間與疾煙藻線大天體和造所以而漢風聲氣間與疾煙藻線
}	武成 音樂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表表
	釋其 事藻處規 無威 叫緩光摸
1 1	1 器风 吟跋无珠[

握力され 合成明な 陪確太計 世又類納巻と下三 光模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5.人之底 1001 拉更 祭りい公卿共議定南北郊紀名車服制度及光武朝祭歌八佾舞数上東京、高崎市東江巻北武等八十八名中東三十餘年四方無震宜脩禮 意語遣送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卓南獨行之志 利因先帝所作書勸禮曰當為秋霜無為羊檻即果文以應天下疆封書 上之帝秘其事至是獨隔終上既其無約帝悲傷追思不欲厚楚汉遠其 (年)永平元年正月帝奉公鄉以下朝于原陵南府孟津縣西 如元會 ○五月大傅直野侯都馬卒○東海王福至縣大子書卒幸初山場王 ◆×下三 ► 漢明母紀 明平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明越明而致生之是不智也願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致宣詞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願享而已至於墓則於事盡矣蓋裏河致宣詞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願享而已至於墓則於事盡矣蓋裏 本二年上月宗祀光式於明堂檀畢於雷臺望去物〇三月·臨辟维初 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清首有既哉 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清首有既哉 ○顯宗差明皇帝 **豊弘人之度天優平至于水大生在書が門入中國使於宇多** 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然鍾灣意来均之徒常以祭禁為言夫 於學官持徒多於耕農價的嚴俗之今千有五百餘年其罪大 十八按護法照臨四方目明〇帝尊師養老臨獲蘇蘇威度臣孝明皇帝 講然完武太子也誘昭揚其在位十八年崩壽四 完子其不受經可好置子入學文善刑理·斷枉必達故遠武 〇漢明童和楊玄帝全 英類 帝王之盛 副中央二 関語の 第2、一世為皇太子,后根之女也德茂後官既正位官開來自讓離好讀書留於群等不知為皇太子,請后前母蜂女買氏生息子與亦給無罪命等多安人本於與實子與為皇太子,請后前母蜂女買氏生息子與亦仍后無子命養之后,以及皇子 原則三年之其人馬氏為皇子與曹子亦其中處入太子官時年十三萬官以 竹莊問籍 帯海衛 社 行 比東文 花都へ 根 で で の の 功臣於季 於學不 報では少王南李通賞都卓茂合三十二人島被以椒房建修婚婚の謝か是之業。 近郊形姚斯剝植取絶滅宮馬武劉隆、小台城高世為勝川當然又孟默小洋食杜茂恐怕佛後冬彭堅鐔鴻县王劉永祐任先孫遵李忠易州萬條高半 8.1. 个所於南宮雲臺莊河舖 所以鄧禹春首次馬成長漢王梁曹復陳復取課報業 (岩田北續特京梁 8.8.1 と) 新春音 次馬及長漢王梁曹復陳復取課報業 (岩田北續特京梁 8.8.1 と) 西縣 東北 (北京 1.8.1 と) 一人所於南宮雲臺莊河湖 (京) 西縣 (京) 東北 (京) |天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王朝親望見后袍衣裝機以為絲骸就視力 参之二 可三面三五可四四矣 一門 沒用希夕 性子相學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中足倫身治天下之微音大義故職政堂回顧宗以受書而尊饰相崇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 布薄於藝文博士倚府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含頹散物為图聽牧兒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雖肅宗裁師稱利如石渠故最自安 大抵旅上寬者其為情刻且躁者其恒態也 則待臣之過刻諸懦共講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郎則聲威之太疑門兩湖回明帝舉動稱兩截人親袒割姓則養老之過恭而無毀提曳 第曹至於新刈江下云

以力権を 職或減年於役太守行部獄無繁四人自以得所不知所聞惟莊詔書而州平経一級長途中縣獨は諸劉平詔徴拜武郎平在空城政有思東民或增置就世及東獨本くこと → 東北小市紅 明帝以過 車尤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三公之服 至面四年春帝如河内不至而還原手,世常上常陳帝蜀奏即成一格唯所唯部職所將聚合其使百姓月其容原以重有德上聯以三公之服前數名就此或将形由與票部次數行部去正明任上賜以三公之服前數名就此數符形由與票部次數於行部去 其故甚多 官至南陽太中〇開州前更郭賀官有殊政民縣於自然故性外色家養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花社食僧標市每夜入臺歐見村間 汉遊珠養唯鎮離意獨政課事數封逐部書臣下過失執放解之劉松天照明計解此未聞人者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懷懷筆為嚴切實際的是以下至見提曳課追應辦地域機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課追應辦地域機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課追應辦地域機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法〇帝性偏祭好以耳目隱發為明磷縣經濟公卿大臣教被誤駁近臣 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紀上號曰昔成湯灣草沙六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紀上號曰者成湯灣草以表大人前出書陪者聖人猶自序其續董可坐旗房應屬而捲烈大夫之大節出下乃以后展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弘義不以為北義不以為主崇猶華報居中三十編各一一 能之必應時湖南本南西法華西西北門前改過不济矣〇種唯一意及 事自責有古非苦言至小狹但愚民不安軍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即時 等以五三者自以至親輔政勢望百重意不自安前後累號之上聽騎将軍印級輕解職三氏五年二月號騎将軍者罷騙滿事是情線清明州军地續第也東事實主達正而死途不往及松收禁經經經濟官多學之惟聚不樂於聯與主達正而死途不住及松收禁經經濟官多學之惟聚不樂於聯 一帯古 記字有 F. 雅艺 青年 退就潘國辭甚縣切至是上許之 太子及山陽王利因深松以無常請之發曰太子儲冶無與外交之義為 丁月陵鄉侯劉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節與子黎以通經知名 乙五八年十月部應有非上命者照公有差越王英大服第六分籍大奉 為尚書令謂人日國家喜文法無吏以為足止故也然文吏習為軟設而 忠善可一去機果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開以名故任以樞機切入 鷄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劳動發捕非奏恤之本也其務退於倉思進 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争之時未可改也又将自苦之乃可 的時治寒我門之孫假印華家即先語張婆察也唐初帝聞西城有神 天然島一起が從神佛成過不各之意也飘除於是手有光南古美

所必 世級 国無第さ 三代聖 門亦作之 ルを重 今般拜我本為展單干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常聞之召親為軍司馬縣明來合市上報其交通不復為簽許之消越騎司馬斯教使此倒級單干欲是月晦日食既認群司極言後以示百官辦保轄之正親嶼○回級遣使 父子君臣必断棄除舎則廣大慈悲又女在哉 次子君臣必断棄除舎則廣大慈悲又女在哉 天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修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此虎 無 未之十三 ■漢明者 深入為小成業大郎大会大馬大名十大名教公司号虎四生小美心與郭河南大主帝崇尚儒學行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安 而王公貴人獨題王英最先好之此鄉教 父死精神不威随後受形生時所行善思治有報應故所責俗練精神以 来之十三 一 東京町市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何乃立教使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住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住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住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住耶若 王亦且得罪于彼教矣 生工者們教工順帝行房中之術男女混亂逐速城亡不惟得罪于先生者力以而亦不有東子原不出家以至胡元之德如楊連真你娶妻一年者力以近世所看以儒先攻其無大婦父子乃造偽書命為佛經謂 震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完竟非明教中之罪人哉 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土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 與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該而無放者也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 **高供養為宏陽勝大之言以勧誘悪俗於是中國始行其祈薗王形象** 而剛直之節與于外處網目两将甚之明常初政之得人見矣 以宋均為尚許令而循良之結楊子內廷以都最為軍司馬 此者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非亦者無親浮屠氏所言所為此佛教入中國之始首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不有其於 百一將情報以來其實大概以處無為宗青監禁不殺少為之天然一首然死前關於都明知此 宋其道得其事於 南宫號四姓小侯以與即 Ĵ 徒月陽 医三英联 也見數編奏之 の美様を 解别之後獨坐不樂贈望末懷實券我心誦及來殺以增數息日者問事 两十二年幾三英東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發徙而物稱羽自教時頭近則於大数穆累以成彰此王之本志也,近則於大数穆累以成彰此王之本志也。 子五歲已上能趨拜在皆令带之。 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想者侍御史與朗心傷其第上死力之 治題微至累生連生死徒者以千数而繁徽者尚數千人上怒甚更皆慢 為之所以為賢於劉節也 除其楊慘矣而首之樂非所以為後日之憂等善予東平王之言也豈民臣漢諸侯王大抵皆騙供放恣實不以為樂故曹未幾何勢死國民日為養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 歌善仔其國而已哉 處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一年東里王倉來朝月餘遠國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 門處所名化

此西座 公域超 有 立 力 **に短の力 奴固獨有功固使抚超近野寮也使西域起行到新邊前等主屬牽部禮性至人主教園十六年耿東敦請擊回奴帝從之遣東政管官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土縣上,以為官室不可以聯辛之礼加之也。 其此 6 第一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子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史教 編巻 2 二 三 東明市 起** 神がき 以與其一人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後便下機時其正廣德條於是諸國皆道于入入東大為其使及從十三十餘級都善一國惡係逐納子為皆遠台竇國固大甚具 払助 海が 海 変 変 変 変 大 也史類編悉二二二 りかえる 河南巴 上 「ころえて日本武圖制西城郡郡中國世祖鉴之開開謝武四邊信定任西城の城總六十五載至是乃後通馬 者也乃會其更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大攻唐营斬敬其備後忽更辣懈超韶其官屬曰此必有北屬使來明者賭未明况已 而及得稱又识深解其就以為微数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象倚之一再致堂目事浮着直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式英得異教於一程由是多所降有 「重きた が知等禁錮終外〇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己が起ば疑目情慢動人 何以知之綱目母截肉未會不方断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状開上 未等變而對食悲溢不自縣治獄者問其故綱曰毋來不得見故悲耳問 受五毒肌肉治爛絲無其能衛此自真來落處作食以髓纖難見老辭色 一時天早即大雨馬后亦以類獄多塵柔問為帝言之帝柳然感悟夜起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録有處郡太守尹與名乃設與及據史五百餘 話廷尉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禄陸續主第洪宏·功曹史駒動常 罪者可勝計事 平時二十餘年难順湖邊東未發即有攻沒都護之墨兴 | 「でする献之の五月公和百官以市成德懷遠祥物組應並集朝堂泰鵬上書制代教作」皆種臣奉責何限王唐敬解扶坂徳・白作詩三童歌の強遠徳師は幸田のは、一日後古の四戦神が城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討退蘇公泊縣蘇默帝等全國 自殺すれる 原東 相変耳れ着應要慎如此の盃州刺史和輔宣示漂德威懐遂夷自阪山東東 大生 申り とは、「目れているとうでしているというでは、「日本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 此数が一方意に被賣樂士臣不敢不以買到時日叶子尼我哉此乃孤切時進世史類編本七十三 興 美明 帝た イ可及其 136 1新型 えご 北勾如大入區田太守施池鎮城市之史以泰少欲移書傍郡求枝花不 中国目標を常生大学生践行人所推及者前三馬平上などを受ける場合自相解者無難難して若十時人由此不敢後向歐国一起所有相解者無難難成った若十時人由此不敢後向歐国一般持旦将退泊令軍中奉食衛早、建強水時門象也深度往赴之斬首数。 漢與北匈奴交便南望于怨欲明路使人與交通也而漢代北匈奴北匈旅至於與非無原始故城免令治耳今〇初北匈奴殺遇南軍一來如少城至於時前無位惟城免令治耳今〇初北匈奴殺遇南軍一來如少官國政東擊四城平庫即後秦電西城都護及戊巴校尉被訟故尉漢官 巨天生神物以應至者遂入茶化質由有德族處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 重要度所被不敢有能主敬来的菜生完励仍推思照民群及菜有差O 题宗之然而和辯以免三也境記之孝義可謂其思不可及夫但依託 融乃去二也紫師辞漢坐楚王謀及異誠莫敢視者范獨往數之至觸 电离纸融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平衛行融至死竟不言而又些 母萄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谊送范范不受挟父棺同溺水得救健免 一 東巴莱之常耳其手生虧行人所難及者有三馬常十五巡父後於



小大型為行 結在題政俗 絶及 養 現代世界の 一.思野 ž 我方 家好 大武亦王孝之餘頗以散極為政後什因之成風郡國所舉數多辞織俗。 是擬縣尚書面寬恕仍如父祖其宗治之為吳鄉也 第五倫丁上凱日一起縣縣尚書為於實屋繼濟 报名成果成園 以律今為尚書常武北張四年人 五日 人名 清冽縣用奇之 法輕洲雜獎以深群生全廣至德父奉天心帝深納獨 民中必宜濟之以買去為政衛張琴瑟大統為者小統絕陛下宜隆先王 不借刑不過與其不得已宣告無遇往者断獄嚴明所以威養委居為官 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或見丁嚴致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題重和一季元王后封諸郭為侯豈不大有懸絕舌良由伏波片軍忠」題重和一家戲明德斯言試萬世母后之逃鎮也方之品后封王諸品賞含的弄孫不能復開政美上乃止雖然佔照的外數批世縣政為監撫後令之封建慈世之權養平若陰勝調和遊城清靜然後行于之志吾但 封外成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氏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吉王(編集·ミニュ) 健養、 る & 之水其根必傷大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人以遭盜其發價數倍而欲先營 氏五侯同日俱封直黎四塞不聞道的 應之 带防慎勇氏不令在極機 /位帝省詔悲教後重請之太后報三管部官者之家福禄重監循再植 殊未有實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屬以酷為亡國王奔亦以苛法自滅 終上書物成德之政借物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尼賢恭于一門两漢外 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官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及管應美業難 原美等難終上班物及後政日昔元帝龍服官成立 五 事實有切 李君四点 植が直言士 特學等心即四年四月三子慶為皇太子O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可以以大学 九士高出 何如 百姓從行 女十六十 秦年至1万火炎范乃縣前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花叔居 流域之耳此 · 完衣衣部去樂府然而修費不息至於表別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 辛巴汽车一会也逐過那太守成都民物景盛色字逼侧舊制禁民夜作以 **国展五年五月以上言士補外官也以補外官毋乃要其未而失其本手** 時有司請封諸其帝以天下豊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開之日吾日夜似 成員三年燒當兔又遣馬防馬秋耿赤擊破之部後防逐番飛擊徐於所 植郁斑菌 · 五經同具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員由 人名儒丁鴻樓望成封 不禁火民安作財刑苦無機今五餐與應家五 了廣王羨亦與馬 旗太守可稱者前書杜

球造術の不以 を 臣即至所至願也時懲恃官极之勢以敗直請奪此水公主明帝田園發發布大 が開発し 及時間一於是吏承望風音華以激切為事貴展騎縣的曲也對京師蕭清後間 人主之語 一年大問 墓后兄屬弟衛喜交通演各第五倫上頭日實感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祭六八年馬服馬防有罪免官就國歌師行斯諸馬既得非實民先書盛乘書馆球以寒逆辣死獄中兩黃人皆以憂死 間里家強以對紙屬替恐日本問責威若馬暫等兼並能知此實来備予 幸の太子筆之立也然氏私相處皇后以是忘於背人数能之諸實遂作 夜至上一孩亭亭長被刺練響品記追倒軟士收紙送玩問語鐵數日買出了 之一就了指解配當以酒也臣愚賴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禄此臣人首閱書縣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成於獨當後以貴成完 福時で周時は茶放出と時的紙品強助で下車先問大姓主名更数 在不知其疾可或知之而不能討被如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額。 , 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我也 人漢百奇 聽其自至而後察豈可先執己見以問 聯為高客 **花尚書** 行為光オ 東各時間看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勝習文法是於確對然祭祭小慧頻無大能 廣泛年年 现各在州都有詔下公都明五義人员置引到一些人。一人就是明治的人甲中元和元年陳華者多言郡國百及來非功次故守職在熊而吏事為可以明明之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中午三里一八人児童不補之言雜方将雖是也 | 「明治の一皆退而自責職耕相課其治邑也有三異馬惶不入境化及食歌聖丁有 新聞とは文持心近海上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間関則既此然主要弱在於選等十二門公經像於趙翻老不可以為聯發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萬級銀額與之等十二門以外後於趙國之人時心近萬級銀額與之時以東近上質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無是以到 五姓恭 せの重編をこって 季斯 起即出 | 通過事人告其時母不信恐見起於當時矣就去在事帝知勘史乃切者也会論 至之課 明然有三 李色毁琐 直自逐的陽外季味門等文季南吏畏其或民奏工院准等與陽府而太守朱曜拜尚書僕封曜在照准 直然看天捷給之對深思経侯納本納之功帝皆納之〇九月至死石前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直樂皆得其人失態又上既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 號谷在州郡有詔下公鄉朝臣議大鴻臚帝彪上議日夫團以簡賢為孫 「一大きな」といる。 大きなのと、 一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 和受節度超即遣邑將馬孫侍子還京師幹問超曰己前娶君欲以西城 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出之數日身非曹参而有三至之說好的命於同 · 回到于直来敢前因上曹陳西城之功不可成又孫毀越權愛妻拘愛子。 帝拜班超為将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追衛侯李台護送局城使者。 故念追之内省不夜何郎人言快意留之非此臣也〇魯恭為中中今事 今何不緣部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本郡日是何言之陋也以邑野初 世也 堕光強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新之任猛何以容於正 比何乃以實並呼耶彼吏所云間里豪族乃禁以來傷日之得無弱者 氏之於横固也若馬接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無傷其子孫非實之 約之今雖陽也下車問責戚若馬質量予問所先執己以張好矣夫審 既漢重亦紀

で、類編をて ű 為此蓋武帝貼其之不許也的怒切者諸南書職等皆自繁献三日紹赦 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的怒切者諸南書職等皆自繁献三日紹赦 非明主所宜行於為此及諸都國雅解并經經之直常提取之而為情能 類色類心戰之間接科權也是一辭去後數母死後時期即和從日頓皆使之生定而府機過至以獨命以我中安院令編制所兼奉檄而入甚動 一歲四世事下有司·僧以曹自於曰凡言誹謗者謂貴無此事而虚加經之 也至加考武皇帝政之并或照在漢史是為直就置傳軍事非虚談也 道號勝文景及後您已忘去前春都多生恐仰上書告期團誹謗免帝刺以孔傳為關軍令史會國孔僖溪郡在期同将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 之家不得與百姓争利均輸之法與實販無與顧利歸官則下民節然 【一句明三天張此之喜後之幹何也因其醉也非獨其喜也非獨不辭養母東此廣斯務連第之正東州稱七其明均聚不起又前安色之言於解於中京上報情報的表記,就發往中東月相時與不起又前安色之意於於軍人之中不能告慮此太中東平相曰議即面均清修安貧恭後節此城於身指東大處其言必為麻壓的仕為尚書華議則免縣市下部經經職於身指東大處其言必為麻壓的仕為尚書華議則免縣市下部經 不至馬乃數日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真乃為親保也均兄為縣吏成受 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有者鹽及後脩武帝均 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議剌哉假使所非管廷則問 機侵改像其不常亦宜含容义何罪馬書奏部勿問拜唐屬學令史職〇 無了,機為明市主義原主節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前勝張奉表義各往 透均速不聽力脫身為佛威餘得髮吊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後得為更 于頭以儒著孫稅以貞顕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頭流立而外 対部方を基 村の一門である。 行實制 何然 例 不 所 所 而 而 · 作用一命则學古典崇先聖文治作版和三音天滿矣 不多治 即中〇四月還官假于祖稱佛用青經湖君無路皇武命灣功德末神仙等不好,即中〇四月還官假于祖稱佛用青經湖君無路皇武命灣功德末神仙等不好,如增ৃ建重使非臣家之私祭也而大笑曰非聖老子孫爲有斯言子拜傳 福城一職其谷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為〇帝東巡行過在城李動均舍賜尚書 お類別をここ 何 等等安静之吏相信無致至縣不事目計不足月計有餘如氣城令劉方吏日 第1倫里 白衣尚去禄以終其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有私子。對目首人有與若干里馬者吾雖不思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 會九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僧曰今日之會望於卿宗有光荣平對曰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部置数下而吏不加治民或生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祭以刻為明以輕 一直二年部 戒俗更婚餘者部日夫俗更獨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 |国帝耕於定院此事衛胡孔子及七十二第子於殿里作六代之樂大樹沒書廣美翔惠如界以之明示有官雖三代之路荷以避此胡 親而厭苦之何其趣切亦至若此也劉方無他與能特以不煩之故至仁喬之被舍敬人雜與武善平章帝之為君也詔三公以俗更矯師外上情懷慈祥竟洪廣大將欽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與一世共濟於東上一大善人君子安静不擾悃愊無華其政問と若不足以快度而 |別日初名不知有親也喜於仕者為親急於仕者忘親二十件失妻官用日本義之奉敬而真被得樣發為親者風也過順之絕稱而行欲赴 季世之賢也奉惠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 **以**漢重 看兒 悟其是其亦毛義之傳出

出此一人 而至 塔庭徒传 国際 始生 作 山安間不 は人類編系こ 太二十二年不得下世元作大章統一與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則阅儀十二篇曰 esce 以表安為可空部侍中曹孫定題者博士魯國曹极上流以為宜定文制·勝城城灣輕非統徽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乃出此二人之子其得失個不言可知矣 鳥翔が野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田安懼不敢答○曹禄奏所提制 对孩何做獨無之謂不由來安白大瑞應依德而至英異緣政而生今與一次董和元年六月改元清城之 是片屋看着端遊詔改元日草和太 胡致堂豆賣養之志盖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成情然欲正之而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竟多不眠者是者三一前無私手 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何后故 能以藏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好緣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 谁庆有可行者而好當重任夫以得見總數月間速成百五十篇且又 君子修不惜上俊不過下豈有專臨干里而與圉牧等庸乎於時時發 歸諸寬厚特徵者切之樂使其然平者人以弦章為佩盖由此矣然而 **然後為私手** 後達書門第五倫峭數為方部數則納非夫愷怀之上省其奏議惇惇 程丁三九第二子指子也而倫視之有其為是即私其何待安張與否 南湖回按綱目於幸吾書語佛中曹張定漢禮今年八月書語是奏 常備 15年 日本 之遊行長者 市衛知典 可名 F 仁學之七 董帝可以 せい野台なて十三 虚 (五) 有四縣市道尔此長極橋館廠歌我亭底俠氣調時豫憲平班回看日,肅宗濟濟天性愷佛於穆后德認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祥/孫族大河鴻縣學者計可欄幣四聲之上樂版以新意禮樂專館重學具失樂教皇》帝廟年三十一遭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賴經讀沼性清 彩無所不臣所以事尊車車無幹弱枝者也西平主義等宜割情歸潘以 成王一年一尚書果意上死曰陛下陪龍諸上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臣 家之用皆有姓之力明若賜教宣有品制忠臣父恭縣有於帝不能用 日比年水旱公私在場此質損騰節用之時即是對大陸損耗國官美 奮於想愛故諸王入朝特加恩龍當賜工度於谷為虚例敞奏記宋由 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後令有司平奏此其章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也禮箋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藏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教也禮箋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藏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教 而不知省廓弘以太殺言實意而沒其印殿以死此其失反有其於空人而察太子外則實意奪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會殘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為又恒過平嚴內則以皇元之護液四貴人正學一規曹丕謂明帝祭來產帝長者命令豈真爰升徒其天沒亦 唐德以剛為王者於剛上少久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心往往失 於大章帝是也 南 N 農立者紀

以配 方面食 句如便用 個人面と 大均軍 **发民者必 語代大**之 安院正式 せい対 当是 世出以上 SEC. LA 月洛園區為大村軍國人第聯維何敵上封事回愛而不然於至玄戾補野公司也以由神兵今建修門與帝事等推解外與其紀湖威德而還了九數打錄日韓江解今征荒陽野凶應今數海鄉中縣軍班國刻石勢功東出卷三千餘里及燕燕川唯樹敦健鄉北海中港軍班國刻石勢功息國際政東將精騎斯除政北單千戰千跨送上海經察山南大破之憲具國歐城東將精騎斯除政北單千戰千跨送 也背馬野王稱為自民近陸行和克已復樓終受多和漢塊外家二十保育戒恩目傳曰生四首者縣生而首者像生富貴而能不驗做者未之有 然主由以成其馬四太后也 然至由以成其馬四太后也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自竟自所很於到使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自竟自然發到使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是原之有假於到使 数召見實屬權暢分官省之權道各利教之何敬案之具得事寬太后怒 族全身四人而巴書日卷于有於可不慎哉心都鄉侯物來中國愛太后 大子幣即位件,空景太后臨朝實息克第號等害在親婆之地僅關以一帶何足為裝對了 鐵云人之以海過所以至之也伏見大將軍馬兄弟專朝奢侈格個誅戮 不可陛下獨禁何以一人之計兼萬民之命不恤其言是太后不聽〇六 去聚數千里而欲乘打虚孔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群僚百姓咸曰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補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 並慎慢按論法不剛不紊曰和○是時臣官始封動殺外戚賢 帝為己子定初七年。玄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而爲言二十七 詩堂童帝第四子也世染貴人為當居所請以蘇卒養 **苏文之** 一樣 精格正色 京本安 哈里 高安門科索 **新之浙** 未获的垃 代宣義生 **基治教** 多出其門賦飲吏民共為縣道家安任應泰股四十餘人實民大恨但安養財熟恢察民之大功威名益盛的為 題班區的發無效等刺史守令 道脇城飲墾死於是朝臣嚴懷無敢違者家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檀橋鎮院亦行尚未有以宗之縣城上疏劾憲遣養不省城乙骸骨如惡氣州郡 [長知]朝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成端極王色曰大上交不語下交 到之〇十月帝如長安漢思水食·清水食的海不起帝部醫養與軍為於問者此見及與公鄉,國家軍本管不皆鳴轉經經流流天子大臣皆特問等此見及與公鄉,國家軍本管不皆鳴轉經經流流天子大臣皆特 圖發舉奏論為城 旦泊城町 不潤禮無人臣稱為成之和議者皆熟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灣得保其福佐時濟南王康衛亦屬乃自出敬為濟南大條朋有失敬報** 主原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水吉司王室 流先入也, 服後官官 廣之外成篡執打繼选與而流祚以亡擅権之關於而為愈深美運状院 章乃假手官監誅之是猶慕盜救焚大米息品東摩曹國刑物否庶 語詩報功烈和帝巖寺而倚為柱石殊不知功愈深速矣者和幼虫母后常国朝廷兵柄乃歸于廣國諫不貸走) 建氯化 计电路文 淋也学文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諫不貸于鴻聯其麼壓腳九全已, 那里之穿頂哥灣多與司币之 信得不幸。 使窓無所忌懶罪聽員盤太后不能係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親身之耳幸而克捷後可照死今乃大行封務實龍辦然前日所犯不後追理百安室已式謹依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便代或状态之初計打以免死的致堂三寶懲利散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避用漢法颗加州詠即外 良可畏哉 民人和了 成里之宗宜予厚其賜子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礎好門為來世之監矣 惟此人道怪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

4

段がある。 成 **班** 名 图 语 孝が成れ 漢書 富世重之無不凝補馬部師照成行事紀表志傳是百篇 太守漢不 不正 田園と 拒虎性的 更類別なとすっ 以官者前發為大是秋后者帶盛其室之胡非於此矣而策動班官節發 一每时多受心帝由是賢之常及之議論政事官官用權官此始矣 造之的請自行逐所在運留至扶風而當就國兄交通者肯坐死太守獨 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郎教謹敬有心發 宜因大變改政医失以塞天息〇大將軍都為大誅時間及父子兄弟克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種不穩則字牧從衛 初賣意納妻郡國皆有禮養隣中都當造東方能是部課日智将軍不脩 必與我定議訴調帶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今自殺東忠善所全 德禮而專權騎於危亡可魁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敗之縣則又聲為皆前日事固乃為實家實家以至较外可謂短於識以之殊則又聲為皆前日事固乃為實家實家以至较外可謂短於識別致堂回死因史筆自為變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罪得失減敗 軍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至時 前三信哉除成名也因該可馬惠克非知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至於所三 固之序者不激治不妳抗婚而不議詳而有體使請者不厭 生中常将立族之所亦有之目前門原虎後戶進張此之謂致可與訴而鄭黎佐佐人主精除茲逆以有大功於是問官官用惟之辦 排死節舌正直而不假發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服守節甚矣 清言問等安足以逐經孝順之然矣所可恨者三公不敢大政灭子無 胡致堂旦實民根據已生遊謀人主誠有意於之水易奉手和帝年總 一年秋以陳龍為廷子前自美於是發青嘉仁恕也 到是一道地一条原有司券請絕其國國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蒙為國子何知是一次大十年以別當為郎初居果侯劉殿是子愷當嗣稱父道是讓其弟園孫此為可封對請舅於禮無失矣 /盛天自此 医子时代 不可 相 類 組 機 形 機 形 希世東月 161年及長間大石專號不宜合本先帝帝手記日買氏雖不道法度而太后常 **其上**之文 重公買達黃杏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我不因上班曰就經者傳先及至山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清幸陳題納黃亲騰帝因朝食及見諸儒都 電光頭頭下內端四處飛而食內萬里侯村也目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衛大方張頭面下內媒與以敢封侯女能久專者明問乎有相者謂曰主張於母人於黃著等投票使以敢封侯女能久寒死縣按奪用外之志說解育以於武公後班超還京師超起目書生投筆有封報后之能此不如光記解寫為於武河上四年皇后像死第后如思悉恨有言后洪死勇道者后坐夏 發行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析愈章也 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構衛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樣說者格之其 |有有司不原無審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 定述侯至是以人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之鍋可尼不敢望酒果都但 化也部徵情為郎應第實際看果侯爵 一點其勿復識乃追尊母孫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練三子為侯梁氏自此成 官城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股尊上之文感不必離義不办 孫氏出者會員人姊上書目訟乃知貴人在殁之状帝感動良久三公 丁門九年聞八月皇太后實於朋初樂貴人民死官首事松莫有知去 製堂具 然和帝實操出沒民不可不後也被追尊沒貴人為皇太后追服發起遵充武之失說就熟且回禮臣子無疑尊上之文思義两得可謂賢矣 上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及太后前乃亦如三公之奏不 一年氏之間諸實致力於外太后謝間於内其怨均也常既除

į.

和青世紀 以後世必有 逐中即所 手灣 手馬 所言 在 清紅大 にに損病をえてこ 物帯出不| 加太官勿 即佐太后鄧氏館朝〇雕勝令王潔平渡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教伏心門元與元年十二月帝明縣於有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 一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野都氏后輕哀請護護故兄隔終帝世不過 原本中集○十月立責人都氏為皇后初就馬書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毒亦中集○十月立責人都氏為皇后初就馬書謂人曰吾將百萬之妻母如君言行南湖回班國玩意兩批優游輩现而乃大後於職中班坦立功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若屬有奇策令所言三年耳尚後果失遼和、任政悉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官舊佚續大勢簡易第小過總大綱 内益外然人作機服至是在百官流流立祠以然太后下韶以與子右為 が小十五年記大官勿受家國珍羞重一批至是店卷上書肆止的太官然外十五年記入官勿受家國珍羞重一批至是服務核十里一置五中即将○封前我為數鄉疾官省討侯賞爵倒置漢 為責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着為及為望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經嚴 未管安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級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宫 唐仲女三 愈亂然所以不得 賢君看正縁権不在大臣外戚官司利於唐仲女三自和帝以後漢統數絕皆是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數無大過惜于終謀不遠權好雖除而開監用事逐為東漢基禍之主 勿受珍養益亦憑儉之君也乃能養養英断收攬權網而又尊儒納諫 「京養」等院就為廷最高早經除祖校唐遣便循行學皆書語太官「聖黃者克納嘉言四夷新侵中國統靖方之章而官乃過之矣 年期等一展按整江短折不成日殇 韓屬和帝少十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衛氏立之在位 世界の東京校好阿明于衛城大守日安東前代外展宿客獨別春公為民患苦谷等於京部 部橋敢衛民宿客前民以實建自居故僧然其亦及其弟然不若釋然解於之為愈之刊 部司留於歌記的檢教所以 地震社 選其明加檢較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宜〇十二月韶東暗免 世史類細悉之十三 見持首投三公施席の以都院為重騎将軍機同三司は日本后と兄も 在博士尚府不識信者預照戶展定奏奏之思奏見蒙目該該音時前 選博士尚書即與准以儒風寝表上 玩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文命中 事太后以帝在機樣欲令重臣名茶內乃部馬舍官中五日 獨然為言何樂準經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論哉好機應如累班此正臣于所宣痛心而力救者也所惟仲長統以此致地稷危如累班此正臣于所宣痛心而力救者也所惟仲長統以此致的人方后與帝之所長而時事所急者重外疏監閱宣輕三公以致問法之非得與失帝好書寫學是學校儒術納其言語公鄉時後上行不各層學是大儒務 化自聖別流及縣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水平令學者益少遠方七論難行行如非共水政化期門羽林介胃之士。機則珍路雖等悉屬孝經 在執法為她不敢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烟根不少有愛女務多子林 群臣思以為宜下明記情求 為隱龍進信雅以俟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 心而垂情古典消意經藝養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又多徵名儒母讓會則 與東西誅戰不達啓廣然猶投大議奏包馬論道 年二十有八櫃不歸政自是母氏常陰關尹得志按手桓盜而漢泳滅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衛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改至)室曹帝長示魯正位撰宫聚不以非年為益長順天無関前致堂古,之天下之主當與太臣共議選舉賢明非一家之私也清河 松此对平 漢琴帝此 學之子董帝之孫也照室又有赤此 存明庶政萬幾無不簡

大行置 正矣 不不不安我等用藥乃悉州那三公司予為三公者雖思其受有正公地之外以行其志盡亦不 用事乃悉州那三公司予為三公者雖思其受有以以以及為人不不安我等用藥無中外對理條為固三公職也是知是時成图以只與編天之二二 與人民失命紀 敌人知為 大計 作 四 所 相 三公共策の 使你 對當不要 民気える 作長親四 知故人何也密曰著夜無知者照白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察所舉嗣州茂材王容為圖恩今夜懷全十斤以遺船應日故人知君君不子楊伯起珠陽間而辟之緊遷荊州刺史東鄉大守當之都道經[國]故道學學學與一種解釋。即慶楊震狐貧好學通達博覽讀儒為之語曰問國孔 令批罪行未還宫衛雨大降〇十一月徵到陽為大将軍隣在位照能推 困與見長軍不敢言将去母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開以具得枉雷即次 戊申二年夏至五月大后親録囚徒落陽有囚實不殺人而彼者自語風 於中世權移外戚龍被近習水早為災戚官所致及以策議二公該青至 水陵按證法實容和平日女〇即位之後對太后臨朝十六年 於職等務帝無嗣對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而崩望 顯與后雖就誅點無救于危矣 母交通好路證察太子保卒使楊雲蘇死召十九人之變而問 而始得親政逐點都氏而用圖氏之族內龍益盛中當侍及乳 朝以 献 長 語 為 **發展** 英俊樹 名言以為 「若夢之翔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温飽耳不足夢也但兵不厭權或和性」之秋也始到謂河門大守馬稜稜曰君儒者雷莊謨廟堂乃在鄭勒甚為一報也不過與非常自然,如此 職也不遇樂根籍的無以別利器排幣利之器不飾治也量此乃吾之功以前該照度舒以謝為蘇納是故禮皆书之顧明羽笑曰事不避難臣之 為林為拜牧中長里子第為樣以安撫之〇以虞謝為朝納河內長討縣後漢有三也禹善其言軍集四府歌辦弘報皆從訓読於是群西州景傑也至然起訴因天下之機較驅氏悉以為前鋒則函往以四國陵舊京非 境群盗平之動歌賊賓李等數千人攻粮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職 有餘慶其惟關西之楊手 連宰相子曰東孫曰賜曾孫曰於智世守家庭為世所貴稽善之家必丁南湖曰伯起作招史稱其抗直方以照權在无公道而後身名孫以 之全有不欺當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矣鄧陽推野進旅研致堂国為亦不可以知論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持難解故人某夜明致堂局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 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故爱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 既然為隱而起豈獨屬理未 自其夷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彼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皆

基設 上科 上科 陳言士書、共造水論共前須也到書餐表聞之乃分動版的等房縣翻因其其散日東市付、連翻於剛包納名映州牌縣轉沒輸谷的翻即停軍大進而宣言上書請取職於克破之太后聞慶詢有將帥之署以為武都太守武静於城門羌聚數千。然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直千丁吳城破之〇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郡尚非土十人共市一馬敗趾其以爲騎之象逐數千之廣追是明顯推截其道自稱等主十人共市一馬敗趾其以爲騎之象逐數千之廣追是明顯推截其道自 法所省 一本數例 同故也旣到郡悉聚攻園用計捲鑿縣蠲烤與本大破之賊由是敗散一人等所增也謂郡其來地聚多行康必懼追我稱爛見治思顕善今示獲勢有不 第時是夜進道兼行百餘之東士各作两麗日增信之 惹不敢逼或問曰孫順成 | 宋壮士自孫吏以下各處所知其攻封者為上傷 日曆表多五六少徐行則易為所及此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層見去聞日 電而君增之 只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我不慮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 勢也公庸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其如罷諸郡其今二不造中郎將任尚屯三輔廣翻說尚曰其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目然之為,不 作句至行 帝原忠课素 歌唐書 如何至自若 お南山 是是一次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張廣帝意曰臣閱仁君廣山數之大納切直 (五) 中國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錦政技雅至是尚書 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高是明知音號和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成於東京時間和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近於玄橋及親知故不為也雖夠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返於玄橋及親知故不為也雖夠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北中酒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錦政技雅至是尚書 衛氏五僕皆嚴為族人以間望后兄弟亦為腳校典終兵於是內龍始係至此為等二十八始親政事此奉太后尊政十六年自行政三年而紀故后立為及長多不瞻新不可太后意故及不遭政盖年十三議而即位王戌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劉氏照帝始親政事婦以縣書和帝素稱及王戌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劉氏照帝始親政事婦以蒙聘明報 風響應爭為切直請優游買客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〇以薛包為侍 中不拜皆不开始汝南群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情也分出之不得已本 之訴忠臣重奏將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部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 豆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郡逐安張開通水重放視事三年家於人及,任尚都遵同破死運以大郡逐安朝在武衛官報管監招還流亡與關貧任尚都遵同破死

帝王被小 皮斯子 **差**人于老 水 が 水 が 以 美加酒 礼师 七 でする 以得質 不能去請屬日子喜之師表科與也既而前至衣閥所問日子國有顏子。 有〇九月政府前屬至初的國次中的成大守王國好才愛土以表閱成為完臣願明主放天元之尊正數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民子代為道修為蟹不久是數是民為自卑太后並領以發謝王每度以為拜而與受歐刀之試訴常頭上同門起易王入朝詔從鄉上林天子車寫 范州犯城罪吏議欲增銀二世劉恒以為春秋之義若善及一孫惡悪止 功曹明明事引進都人陳蕃前屬等寫不屈都逐就吏為世會晚父為牛 在數是服於帝間之後拜侍中包不拜部が禮如手報·以取智从是監察以前日見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院視其人則贈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日青草姆減無奇勝に記副車之東夢見之で江都場常と計誤為一年成庭先元年達官者及乳母王聖女何奈語出版尚書僕射陳忠上跪を京日古之帝王所以為他美俗承民為書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學表と二二 ■ 東京公前北 百丁之心則海内底得其水時官者不便之竟聚忠奏 **展微得奉聖躬前後當軍渦報交告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 流日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職為粉ガ今九德木事嬖倖九庭王聖 新 軍 識之手間目見音权度和 城學是時同都東見才高信傲而見意 下發高北望以土限之思四非胺毒專納母那個冷牛股人員人養後大養者北望以土限之思安都遇尊久田孝康為果田澤康病持奏服務性人也,再應出一號日尚祖創制大臣有當是之科前城市也要願度其有者于專陳思上號日尚祖創制大臣有當是人也科崇孫亦養是與五有而久之一一月後断大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更初頭八臣行三年 其勢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語從 聖赫野里女伯奈易動內外親為後電出入官掖傳通安縣司徒楊蒙上 於重騎封不楊四子及官者江京李良皆為列侯時中常侍衛皇等及王 令若外告斷絕伯荣並便往來帝不聽心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 頂.王. 漢.汪.若.千 在近五千縣學院就被難清而易地館經叔度在汪若干項波灣之不清清城之不意為其方選或以問奉來日奉高報與之黑馨諸迅盡流濟地跨域仇監經教作監察教作監察,大學大學,所以與於學學,以及於原所轉到秦宗林之族故樂天過表閣不省而退進往後歐東日 東京本華河西議者然後開五門勝開以絶其虚散煌太守張沙上書曰臣在京師記事中明前将不該〇以班勇和為西越長史将其电納中被形匈以迎與軍師教皇者教授三年四月封王聖為野王若教在哪里林即相也等於雖思門其勝時在教授三年四月封王聖為野王若教在哪里林即相也等於雖思門其勝時在教授之十月有所啟于心亦其最高手使得罪人作成之前若賴氏之科矣教養之 類子何如 **医新名。日如此則直有尚書教育大恨而去問題亦應案辦時一名為對關兄於雅日李常侍國來所重欲令公案辦時一名為對關兄於雅日李常侍國來所重欲令公** 都養存一而測失陳者及局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結於可翻答之前後存至 ELC. が度可な 「見高学問兄於爱日学常侍國宋所重欲令公辞其兄賢唯傳上意耳震 「大子」と明達後之乃以別出也部中〇以楊慶為太尉則 北原呼行王專制西城空以圖泉屬民擊所行絕其根本蘇那多勝軍 北原呼行王專制西城空以圖泉屬民擊所行絕其根本蘇那多勝軍 市以為西域宣養令親發其地乃知妻西域則們四不能目存謹陳三蒙 漢不可量也 圖初聚孝無文辟公府友人都之什麼看到京師即還年四 度有復而但未學手故水子日平有是資票好是亦惟以其德也不是一天之一一人。 漢文 奇 紀史臣一等人也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想了可至矣然則叔史臣一之史稱黄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疾于是尚未的許孔氏何 以為愛情然經順其處順淵严頭鄉不其似道沒深英臻其介清濁未以為愛情然經順其處順淵严頭鄉不其似道沒住無聽所不聽幼鬼余會祖根供遊紅器之門者繁言論風言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玄此八終三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册至今使人有壞師 網目書口次南黄憲名大意布衣也而卒書之後德之意至矣 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始展于 **介從司空**

無出其者 **存成是法** 見無不能 機能不能 放三傷者 英西ク装 施設可聞而辟之度益見怨の十二月時最士周樊鴻良不至陳忠憲汝南前製 九侠 陸王保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校問題で、独談選太后於雅宮族之宮封孫 「佐子明宮門○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東等十九人聚謀於德勝致必済 佐弁明宮門○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東等十九人聚謀於德勝致必済 佐弁明宮門○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東等十九人聚謀於德勝致命 「東韓己夫孫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多」〇十月北郷侯慶獨顯始太振終 「東韓己夫孫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多」〇十月北郷侯慶獨顯始太振終 「東國政會立勿年與問期等定策率」巡濟北東王昭貴章帝昭朝欲 久事國政會立勿年與問期等定策率,巡濟北東王昭貴章帝昭朝欲 久事國政會立勿年與問期等定策率,巡濟北東王昭貴章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欲 至山四年三月帝北平震湖南年三十一。還宮孫表太后跏ら帝昭朝於 本祖明帝昭和宋王帝帝帝帝昭朝於 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中東崗之眩平。與白夫倫道者度時而動動而 傑不愿意於要結劃楊等十餘人証太子無罪帝下詔首慰等稱時先損 九月廢太子保為齊陰王禄雌號國名於帝納江京機勢之遊廢太子太 前小以而不如君子惟恐嘉教之宗被秀也宗被守命信爱如論隱心知将至其始實有所以改計任故作而死至状群小安帝信爱如論隱心知其不能見幾而依其死在天然當時清白忠正無何面目復見日月因欽配而卒太僕來歷曰耿智傾倒卷至侵害忠良獨 直日固宜如明韶風怫然廷話皓日属通諫何言而今後首之大臣立朝 士之常分吾家恩居上司疾教臣狡猾而不能禁患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胡大口公之其两奏一乳婦而不能動宜去人矣至是極言逐取胡大口安帝三公無出震之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曹遠則去震 次大尉印經遺緣故郡至城西夕勝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 三年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宫禁堂令取劉奏震怒望即遣使者 に実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見 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透 发史 東 王 馬周干道李元 李丸 发 中 中 中 行 九縣皆事後之思也 部以聚二子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來日有大把魏後禄山反而後於部以聚二子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來日有大政犯故大於楊康何以中平。然臣不書此何以當為禮實也故其豊敗而 中官得以順人以依正義状立所廢而權歸關我國無人馬為人子孫不可得以順人以依正義状立所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讓樹立學技變便 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是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 胡致堂百 後漢書日子女雅稱事事都の推納那氏至乃指徹居服克会政軍 明改重司安帝亦曆不名始則關后如思被太子之毋而不能仍四平也便云古城亦惟求之宗共即后與制國師也為公康之後及定後奏為此地徙地屬地屬地震,與務民逃免及定後奏為此地徙地屬推各台灣以答天帝, 自房性威不處遠始失根統歸成変散感複計金投官來初元

而孫

三台戦年 台閣教令

旦康 総計 を 肺傅され 世史嚴編奏之十四一項陰順今紀 THING SHIPS 聖前之防刑罰者民之後會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遂百姓怨窮臣所發 天下八十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四 新年中 行以為必不降志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御使就聘及後應對無苦謀 帝後以策書玄編俸禮徵英待以師傳之禮依該贖罪人英初被詔命要 校尉虞謝禪幼稚貴百官似目三公幼訓訓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限 至天 於地情〇時處士姓莊以為五官中部將初商陽鄉英少有學行名「小」一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希母李氏慈恭教教明發 存張防量發不報調不勝順乃自繁廷尉帝赦出之數自遷僕射翻上玩死不當經看於至其于以父言聞之君趣用伯王而退于敬以文按中常 **発販罪非一三公以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鱼死節以尸諫耳、衛** 丙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宫〇皇太后間氏明于離宫〇司隸 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皆之身養壽情通不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重さ他と、怒萬東之主及其字受爵禄又不聞匡松之術進退無所繼可以此と其怒萬東之主及其字受爵禄又不聞匡松之術進退無所繼 者海内隱於臺山山員如此看形故名之陽前後禮請徵召皆不赴是威 是拜雄尚書 賢人君子不能被還亦之衰矣 按諡法慈和編服曰順〇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米黃環奏 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益馬然屬臣弄權來氏用事 韓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前書三十二 〇漢百四皆程靈辨金 不様々 **承恩** 新考 青修之 被桐樣 之曰君子謂伯夷微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若身之所珍世又類編永之一四一頭沒順於之 大橋 秀世 發照 面前邊尚書僕射要者随父看在臺南司見故事及後居職连練官曹事 **角芨役**師 既至豫陳運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本固以書母實以處士楊厘黃瓔為議郎時又後廣漢於四川楊厚門於蘇麟隨黃變 職首教從師請賴不遠千里空覧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客入公府定派為不貨所執他行○本固等斗部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核策廳 言處士統盗虚整願先生弘此遠談令殺人數服一雪此言爾瓔至拜議 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發名大盛平是故俗論皆 也語曰疾境者易缺敗数者易污易為私數數七太白易為推汗底之之 首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如子也 該朝堂莫能抗奪數上號言事上颇采用之而楊厚同新其贈消尚受力 温台 張綱杜務直道以斜遙加點陰陽詳密張衝機術特妙此諸賢首徵英神暠弈巴校民之良弊麗容雲謝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 黃環之政事自問桓馬楊原以儒學進其禮馬,酷以文章劉吳祐確章[一南湖旦更論曰英能本風俊义咸事若李固周樂之淵該弘源至雄 了到明三顺帝後皆而於於樊英其趙燕 船致督而始於都限先致范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與新歡鄉發志若孝昭之侍韓福光武之遇恩黨以勵無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國不 底雖不足以專主在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發優安養 伊遂其 若乃孝弟著於家行該監于鄉利不苟取仕不苟進家已安分優将卒 當盡禮以致之在體以下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發其實不務其名也 之所致情帝之不能盡也 下南湖目而已平夫所新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探以廣衛丁南湖目更謂李固究苑墳籍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儒也止於究皆 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庭民被褐懷王深藏不市則王者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任邦無道則隱隱非若子之所欲也是故 過末以避悪人、指乎固未さ 知也自初舉失異 至美工

所选例 在股間工 在用實 光がたる 近類代をご十四 押祭と 王宣鹃無禮者邪王勢而更服影然後拜出請王傳資之日前發京師陛以不為禮問王所在虎首目是非王那影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令相謁 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思散學舎頹敝對為图號或牧兒美學 東有禮能推為河間相景到國國王王不正服安路教上侍郎管拜到時年来一年一月以次是為河關相阿盟王政教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史 更惠和有題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更新解乃得辞華官帝威其言後申今與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首擬恥其東原長父臣愚以為守相長 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 新刈其下将作大匠貨働土本之工匠種輔上號請更係籍該進後學帝 奏按其罪出免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目條八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華 勝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更稱其職民安其紫瀬世良吏於茲為盛 易則下不安業人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戰以重書勉勵增秩 裁雖然因以忠節扶漢輕而後也別措能力行孔氏殺身成仁之則者因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首知孔子之所罰傷 故去官之禁而官官不便終不能行 清河王既前後書数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深冀執君諸惡滔天 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人於其官故上不能祖習而知其事下 (至於著若太迎新將故之恭緣絶傳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背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作者則 炭順新紀 知孝典 **彩本展**年 前角等 孝薦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話之對日部書回有如稲淵子部不拘年藍是在才真時前若後莊東附陽新以條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父之蘭陵城離楊所奉納左鄉四不得祭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證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妻行如頹淵刊 職代一石 見題 名類を を な 変 を **寒退谷作** 子目り 台班一公上應台門的非樣他人下同元直政失其道則寒陰及節令之在位競 徐 海以地 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預淵開一知十一孝無图一知 病をこれ四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世際莫敢輕寒这干永嘉然張清平多得其人都守十餘人皆坐該舉免無难以南陳書願川本層下四陳称等三十餘 袋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婦公直精明能審奏真為决志行之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感禮稱覆仕る世情請自今孝無年不滿四十 正頂立秋飲後考事七宜大獨法念有所変更王者之法譬循江河當便 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玉着路宜為俸禦六宜令中外官司 孫便宜七事。一國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劳能籍脩之役二宜来納良臣以 察門二年正月一致的頭以為即中不就上召即類問以災異類上章曰三 易避而難犯後上書薦黃瓊季固又言朝廷因水旱劳心廣為情析臣 在高虚納界鐘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平因 民官辞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責得實不固亦善也獨一為之十四一時,沒順所然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責得實不固亦善也獨一個數堂回推塞賽有王臣之節表世名卿也所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東公司者也一而行非前代於其為格不亦偏子 九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青其有無 者不足悉數也該官固皆當义於此任而至於所部者逐所任者重則 言四十獨而仕者盖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 孝庶又坐舉者自是以為可乎 知十一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颜氏明春奉首見色而以難對之間折抑 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話之亦失其義所謂聞 於聖賢之語有未喻其孔子曰四十而不感者盖自言其進德之序權 公司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見類

心情! 瞬間 支 天義 野沿君以忠安願卒龍任以安社稷書奏記遣使視疾致羊原後竟以史 第一 之災天下固可憂寒帝置袭對以本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毋還舎請常侍 在文章奏表了一四一天 農用市 紅 不為國地でかけしようがもメランをととして、といいのである特拜的中解病不知が、無情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需要特拜的中解病不知が、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懷止則處 大業重無力稱疾段於上號日護形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 「新世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至者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治則史 書種也有北斗也斗為天裝舌尚書於為陛下裝舌斗抖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老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宣者皆疾之〇七月太尉龐 展漏則四支不舉故臣所養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限防務政 今促防雖堅漸有孔穴管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腰也所郡者四天也心 之有陽防限防完全雖遭探潛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整遭凶年不及為憂 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失能此耶夫人君之有政循水 信章政崇道變感出後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食安帝 **然免太科雕物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致司隸乘風糖結案之** 大五帝引公鄉所舉敢樣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就〇封乳母不城為山勝君婦於立地原與供與〇洛陽首德平地拆侵 田倉後者為誰對日公衛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何容者依和也 具免の大史令張德通貫六藝元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等作運天儀若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大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要循印樹木 大之三年五月早上間治經之依周疑對回陰陽開隔則水旱成灾宜推為中日青有先王将步天路用度高時期 一次光準之為漢射是為正成故靈惠作與 一次光準之為漢射是為正成故靈惠作與 一次,以下於一次,以下於一次,以下於一次, 秦者民接也願陛、息所以稽 西斯 更以 Kouling to the County The Tark to The County The Tark to The County The Tark to The で事命·自府整職乃秦記曰數年以來災後屬夏北子日知者見變思形應者觀於整點,深南達·高大將軍南少通經傳護來好土辟李問為從事中即國以稱李問奏北之然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義讓賴其也以蘇姆罪於○四月以 秦素無常事難形而虚偽不窮也宜收滅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取典籍無惡好作思鬼弱見點為物馬人所如也故難鬼想無形故以也誠以重工好作品主起以數有徵效世黃文首學而競稱不上之書報也可得成難敢誠以重工好作品主起以數有徵效世黃文首學而競稱不上之書報也會發行盡工惡圖大資其數內莫之科禁且達上歷封候九宫故犯版其數以行九宮風風候四個其數以行九宮風風候四 法匯逃真犯 真 名何正 可 而如称 謂 名 法 (四子)求和元年冬武陵肇及初武陵太守;言繁夷率服可增租赋遭翻己好位者同日而論武商不能用,好位者同日而論武商不能用,会授海峻海域,清、原、帝、忠、 六 與原療機局收许,為縣為法侯而辦全不朽之譽壹與外戚 凡董敦荣明公建但授非子竟治天下伯成于高立马诸侯 「大」「工業宣子清渚大夫ヨゴ首伐英今吉不少異として上茶十者男に女可顧整が唯自代也與日首助宣子任錦厥為司馬顧愈針沙閩縣為音正駒而厥教汉は帝、蘇校射患為自任将郎正常坐膩受罪鬼以此劾奏端湘曰進居通所以復者曹市 異俗工程 思治,堂怪諸名天道無親可為祗長誠今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E世之師及園三年九月記奉武猛任將師者初左雄薦周泰為尚書至是雄為司 自古聖王不臣其俗先帝舊典真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復增之必有然 與之後儒者争學圖緯上三國職成於京手之際皆虚偽之徒以要世取 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請百世之師者美 灰布不從至是 要幸首布非舊約遂發鄉吏奉種友 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我美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 丁丑二年十月帝如長安藏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直傳遂內外學隱居 仕帶欲致之四後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日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

都表賢良顧忠勤其食行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統行五於五極縣今至戶潭安元年人月遺社都屬果周栩凋義樂巴張綱郭邁劉班分行州 天下第一分綱言直不能用也〇杜喬至充州表表泰山人首人新泰勝李国政為 以後男人天下第一上後因為將作大匠〇州其根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屬度賊 改盗前果與之更如財帥自縛歸首國皆原之遭還相招半嚴間餘額悉 以周奉為諫議大夫初梁商疾萬帝親臨幸問以遣言對日臣從事中郎 西如門平其國如爾 而事理首切對財日裝統您無極仇害也良謹係門聽供尹強也請得其而事理首切對與某同縱您無極仇害也良謹係 首道安問狐狸逐幼奏大将軍對河西尹不疑以外成家思若阿衙之任 降後為深其所懷從固為深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底賊皆再 士類首衛鞅因景監禁降松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果者匪榮伊辱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覆竦時皇后龍方盛諸於姻族滿朝帝雖 ア官論で之大况乃傾側華臣輔職報研旋就傳報山翻野以至破家、供停之古載話人口雖與果盈門何教阻機之尼求言終制賴納未解、供停之古載話人口雖與果盈門何教阻機之尼求言終制賴納未解上述後漢書回順帝之世界尚稱為賢輔置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思謀目 傷國而並徒然哉。 六年八月大將軍洪商卒龍坪退以恐擊為大將軍不疑旗不為河 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的其刀以綱為屬腹太守前太 一三天 太守為該酒稅院平生之好甚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軍電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濟武太守事一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軍軍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濟武太守事行部明確鄉也欲案其故順乃請與東海本是將二十石其身本自以三甲 信仰は **利州公安於**。 了一章子率多東共馬網獨議軍車之機便到徑 請恩聖門之門以書給製務軍 ·明章一朝是不堪侵在逐後相聚偷生若魚送奎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預由 珍不如此 教情/ア 聖人無力 於以此其一行政宗仁簡民不忍欺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好 文 汀 敬之 相見製出拜詞綱雙之日前後二千石多牌食暴故致公等帳情相聚然 問爾今間明府之言乃娶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任人歸降南州 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對禄相杀 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稿為福之時也即問以下曰竟舒思民不能自通 批放多数而有冤德則逸以作故不發而自定。 死時乃為之服丧或問二人得失如何予回部以偽網以德偽則劳以 家門不增一口網也徑前城縣就旁數語不殺一人而萬城俱終及網 矣可以釋之而使改子然其情有故謀故從容于一飲之閒無幾得其為九峰三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規論今則茲贓昭聞已犯于法例,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執法猶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義何 註誤或可關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奉 唐仲安田 忽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唐中安田公我私恩固當近行不相情然竟意蓋欲信以警察故舊之 南湖回經期也設需多方為賊監殺及湖死目惟有完養罪於天而南湖回鄉既悉其湖而害以朝敬之盗孫冀惡殊綱而害以廢陵之 公而曲盡友誼章得之矣唐仲交議其有意不已過乎 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矣境後世小人排於故舊者鮮不以章籍口哉

是我来對日告者州也民者小也群臣來仍看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其平志 「見茶袋」用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息弛將倫波為可不慎乎大恐不稱林循 世史對 外差之一四 · 知事東天大高乃手剣富車曰太子國之情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部信何以 本民有相争的者版制即自者的政州行所以以近年 文明到問題與仁和解印及李成本之教育可以通知的言令首獨以左推所上孝康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教育可別通文的言令首獨以左推所上孝康專用鄉之一則考廣皆處名也有世之或身到問題與仁和解自足爭致者思史民不明共令復增考學從政文或身到問題與仁和解自足爭致者思史民不明 部飛賢良方正之士荣問之皇前規以飛其并不起專政誠其增修讓節病即皇帝位等二歲辨太后臨朝以至固為大科録尚書華〇九月地震 知非教和今日有死而已於辭屈不敢對她還奏之部報太子乃得去為 · 詩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鄉皆歸心馬而鄉年八歲李固謂姚與回己門來嘉元至止月帝崩後清河王孫及渤海子王子鄉至京師蘇轉體 退而數息性高腹事不成帝亦嘉其持重稱著者良久〇八月帝前太子 墨埔之业以在其品置安固之道武禁然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 家造護林中常侍高然後中華駕出班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競不欲後而 申達康元年、首皇子师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神書監持 秦增孝成及能從政者為四利常從之 後來之賢主於 〇孝中皇帝 韓炯宇日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前壽三康延懷 三十二二部貢於書起太學書孫張途 神常青福周舉皆可然者常亦有事發三順帝之編首書改整楊震樂書朝太后又書放展謝左雄書 陵按諡法切小在位日中〇梁大后監朝委任李固梁異雖是 湯水香 仁矣使婦村文選以本清之與前是 膠東相 於各将軍也其日此叛居将軍也大入水巡小魚循冊大名殊致嚴右而出故言 致各将軍犯其日此叛居将軍也 英色納言 禮源花竹 帶也水水至先作竹難係 於華原地其際已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因於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五 春秋之本 世只類編奏こより 即皇帝位恭罷歸國城明門用之悉既悉見松等以大職〇太后奏改華宣戒鄉國難門以楊勝則之利幼孫就不從地入后漢禁中迎納入南宮 及公鄉皆遠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〇帝少而應無害因朝會目院成本初元年四月記都因舉明經話太學受業者成确試拜官有差目 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首門官官為惠者一皆斥遣天下成皇治平而 言固離問近戚自陰灰掌翼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象生國之典表在此一學等方 推展推新語也侍醫議三嗣回與胡爾利戒先與其書司先世廢立未審 食者研胺問得水尚可活其目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前固伏尸號學 "鎮深悪之便在右置毒於美好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周國人前周帝日 又屬种清樂巴等萬不能用 果實能不逐长恶為星帝置師傳宜得小心忠為之士與之多動講授 〇孝質皇帝 御前假名三公中二千不列陕司隸斯門羽林上大會庭中推棄尚食研教堂三河水可治之言而見經其新不真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研教堂三人經之罪無加於納君李固身位上公復開實布食所照問 在位一年為深京所被壽九歲於静陵按益法忠正無邪曰皆 免李固漢祚危矣 〇年少而識潔其之跋扈可謂有昭帝之風卒死其賊之手管 **大美馬馬** 諱續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中帝無嗣梁太后立之 减备

之良規 **出本** 生 上 計 黎 最大中 孤原鳴子 朝野倚然 無系こい 美者る名 與妖敗劉嗣对與交通請述按罪太后素知高忠不許其派校固下欲死 已五三年預度侯相河南唯山縣 有湖本沒少年學有高行當世名賢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於情伊稷鳴呼斯言一出而二千之忠 磯少顯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良弘范史特以殺身成仁斯之且養曰李杜司 是而立唯喬正色無所明挽前以由是朝野皆倚望高八八月立皇后孫 氏〇九月京師地震都以父異菜免案其使馬配草奉孫李固杜衛以為 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十亦無及美听可數哉 統部書論以近順聚不敢動計不出此方且伏死號哭比其東書七立而漢称後除天下定矣雖於其久推兵權無躬為大远名在裁武出! 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 於持王室正如孤鳳鳴下聚泉之中,宣能勝悪聲之關裁完正謂季及重抗三許有道則住無人為暴漢室已壞李杜抗節不思引及猶極無打到有道則住無道則卷而懷之塞吾儒進退之良規也幸相 南湖回海議衛排死節馬邊所以見歲於班氏也率杜之死若子所 **地有餘而知不足諒矣** 蓮和元年六月以杜喬詩以為太付自李固之縣內外於氣群臣側 之云七邦國於瘁其是之謂中 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也情激列卒成黨鋪之禍人 二十一年而前等三十六年宣陵按諡法克敵服處曰桓〇是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縣吾侯皆帝無嗣孫其立之在位 于走射因而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 題級要 大尉偷常言遭似我家性之難也那有道不廢那無道免於刑就後以廣時馬車。漢百奇若清識難的經若運在可能的人主達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廣祖有歌音為分難為弟將見無致性多三世別為動語以寫行稱亦祭名荷淑率府常 高陰里 不可,可是有名稱時人謂之八能去六日及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題 新阿太無 妖妻之 唐謂瑾日第何太無草白耶瑾以白皓皓日国武子好招人過以 雖是華印級去世民追思之紀弘之子問其父侯为於其祖與曰元方難為兄委 有對於於內有賢人聚定當為大丘、民俗德清治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飲意法解 墨見 廣法侍左右城孫或照字文若尚幼抱置縣上太史奏德星見晴五百里 个日得也 お私見 i de 共興同血 交接惟以椒為師以同郡陳愛為友婆等部開因為之衛部轉節還喜日陰縣令乾命其里日高陽連頭渦號以前附行取以故事層性簡充無與 馬獨限勒之壽車職色而認以依斯矢納世矣、古倭萬然河南产不起王朔萬國會同而其帝副祖入縣人臣礼華教大百倭萬然河南产不起,我林虎青堂劉朝鏡訓除不應河勢奏其詩建論罪有語以一展倭職等 衛車次子認能下字季方縣英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 今日乃得御李君美其見慕如此陳蹇與淑都名實請淑夷十紀字元方 将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冊而濟與傾冊發東實共之豈可以主 東頭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前〇封大将軍第妻孫壽為養城 常舉陵孝無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權 明即昧復危自安主孤時因而是之如平直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其不納 時孫氏宗親為侍中。柳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於盡侍御史朱穆奏記曰 李奶子着元年正月朔群臣朝首大将軍軍帶創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 月地震部百官無獨行不住

致 平 下 火 酸 四十二人後教者與年之深內也以德教除發是以梁幾內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 校斯可姓 不可以人之士深思東崔亮前公車稱病不對東追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解曰 医清华虫 人主宜属 七五七五二四 的一支有盖為國之法有似治分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人之前者於君人之道者於為政之理故敬刑峻法破姦就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名 **张肉治疾** 堪钦能 神華沙麥甲也雖近成之,而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情情就發見一時,可以為所以為於一時,可以為所以為於於一時,可以為於於於一時,可以為於於於可以為於經之政于處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國一居君也與簽計,在於於於可以為於經之政于處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國一居君也與簽計,在於於於國中不提得而俗之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在後後過少人不提得而俗之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 秦武首文帝雖除內刑當斯右趾者棄而智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輔以救之,明育民以本所民口也轉替也轉置服鳴和聲稱談於維濟訴養所了官馬,他四社於原民也與其一種與路價應其他一方將其動聽意所了官馬,他四社於原東之為 橫舞星路傷間塞大也方將其動聽意所,指一經四社於原東之為 橫舞星路傷間塞大地方將轉動聽述此為蘇斯巴斯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街溪海縣天溪電音馬馬中雖為縣田縣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街溪海水天溪音馬馬中雖為縣田縣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代養指也方今承百王之散數世以來政多恩其息層服貨取委 **尤為人主宜馬一通可通軍置之坐側** 平非以寬致平也以陽中是統管見其書冊平縣人故城在康州 數曰 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校散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高灣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告孔子作春秋後報桓懿首又於 爾如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項積威權始奪逐 為天下者自非上德敬之則治見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較而不悟政**沒表而不知** 時之在非百世之通報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斜之以猛猛則民 法不誅仁息所施止於目前好先得志紀網不之故住寔之論以緣一 漢家之法口依然而住寒猶病其寬何哉盖我世之君率多來 1 沒有有名 濟人伍猛以奔克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長佐中**角 **科阿加州** せい 朝婦 永二四 以此也代榜校作帝乃赦之間又奏曰失天之與帝帝之與民循頭之與 之不派惟天網之失故竭心懷豪為上深計臣願輕首繁則擊其類而 及相須而行也臣問危非仁不扶能非智不敢騙見朱穆李膺後正清平 伊顏節即化為樂路而稳備元然不顧身害非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 近望獨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窟運賞則使餓辣富於季孫呼喻則 聞大怒微榜話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明等數千人上書於榜日中官 之時猶再於之不其齊遷將蓋兵明常能於依培惟之惟至小無君安衛以嚴致平何成妄之行故漢之久而不亡者文帝之功也至於死武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固以衰其元帝之罪也還不知此至誣文 凡外城宦官錄國客民者毋寬寧嚴耳非效泰而不慕問也方正學攝縣按崔蹇蕭欲人主鄉去權姓如舜去四或周練管蔡漢文帝殺簿昭 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其蹇何異哉 濟之以酸刑峻法此欲非將葵之木而斷其根鄙對惡儒之論也伸長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蹇敬 過失警衝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難若未衰而其,中之虚壞し甚至 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楊為過也 稱宣帝之賢夫宣帝首以為明恐以為虧督責以為能高惠文景之湯 万正學日以竟而亂宣理也則関秦之效夫人所能激也寒不察而亟 公皆未達仲長統知崔蹇矣 崔 定情時君之亦間而輕於持論謂凡為治者必以 **英語極信息** 平的可以不可執等 雙向奴王號 破降之 赮

繋型

家選品で、 と異ない。 する。 | 成場 (生之動編末之一四 類川四長 2日通馬與金與以酒野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使金如栗不以入懷意 大衆大恐為安坐惟中講誦自若潜誘鳥桓使斬匈奴者各種故別異師 餘鄉将尹校五十七人軍等擅威柄必忘日精生却作外底蔵以調算事 戊戌还喜元年以張英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焼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 (縣盖民可百年無省不可一朝有戲欲民於財皇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相我不入意境餘縣流足萬餘戶入縣界部開倉販之主者爭謂不可記能克尚書遊能治劇者以可徒據顯川韓部為意夫特仙就婦數明其賢而申二年無山東邳賊公孫盛等聚卷至三萬人破壞都縣運年討之不 不劳而足遂不改錢 吸破其象豬胡悉降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直鑄大錢劉陶議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翻與同都有淑鍾皓陳宪旨書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詞此四 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則首為憲所是苦及免正身常已無不悅服威 **巨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化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取類亦當哉 住無九時而不係乾燥仲亏以公平率関里以府静治都也釋揚更之一時期日報仲黃之為為長散群盗賑流民信有德政夫載者看季和 樂聞機讓之言蓋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忠貞

世巴頭編茶之一的

人便相亦紀

王以奉漢犯盡臣之節以事之其為漢之功臣且將百世紀矣豈至

不食体リカ 優 動 有 ※ 陳新下松 厄涛整理 下天丁之 ·珠兴莫天下想望異政治項首居公位乃果奏州都素行貪污至死徒者 留使業祭衛州院發車指擊縣對既狀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 贓汗若皆十餘人海内翁於稱之項経按南西湾湾小属清節為州里所服等為清 立貴人欲氏為皇后追廢染后為貴人〇以大司農黃獨為大尉是時新 去則聚之脏與二第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寝害遇盗兄弟爭死盗 家貧害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展群不起著以禮請 車的利川本東帝悉以安車方線車的會美城軍備禮徵之皆不至徐桐龍前〇尚書令陳曆上近馬五處士讓董孫禪彭城英版英商麦問京北 展大去草嘉穀公茂心臣除茲王道以清若臣言有二井受顕然尚書不 望風鮮印級去濟奏權家之黨二十餘人尚書青涛所劾猥多對曰臣 書功曹恭等 為羅民語而退都性方峻峻勢不接屬客唯種來時該一撮 旦無噍類哉 聞

重新新電 第一型 第一型 可観以干 種行標 三志 本 延展何如主也對回陛下為還中主帝回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都任事奏經為五官中即將五官中即將五官申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奏 信見之義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論進財賞公行政化日標是帝欲不論乎帝於還雲本董事動內外何馬本李雲第市上書館市「移副三府」、圖太此有曰帝者論本實可為之時請賢不至官〇帝旣誅經與權務專辦官官五侯尤有総個語學相乃慨敗數曰便相生行死縣於諸子何有哉遼應身不出解實陳縣师 世史類編卷之一四 腰: 一天要廷折欄槛今侍中面稱朕遠敬聞闕关拜五官中郎将會客星經帝 一管干數其可損予底馬萬匹其可減手左右權表其可去平皆對曰不可。一帶又徵使陽朝相比鄉人勸之行相曰天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千月少食者車超為車騎将軍以見車鳴之 職非其人也〇十月以爱延 展子三年正月詔水大科李固後固第三子獎年十二姊文妃伯英妻蘇林疾免養江南湖巴人臣譯君黃子善為故辭延惟谷帝何如 孫匿之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 送鐵弘慶舒禄杜聚傷雲以忠讓養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發并下之 釋之関核按方外係節以耕學為業者隱居轉投墨經母酷烈能奉之聽 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设其在君美成乃得數東江東下入徐州界縣姓 也有虧事嚴惟陛下遠鏡諛之人納譽上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座帝審以問延延巨天子動静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辞則教度錯遠 事則治中常侍前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常日首 下以發萬世有龍潜之傷與節萬世有舊與 封侯引見與之對懷尚 **後書日本雲草等之士不識惜身之表逐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心至** 故說者識其難馬 《漢桓 看兒 之節今委 猫 **信酬老** 司以 空刻 龍鳥 南州南土徐孺子斜也使陳留茅容追及之為治酒市內稱為飲食問國事不答問眼聽者華麗家哭置生獨掉也辯田姓爾和陳養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尚士 陳書191 可存在 **簡■第一校橋乃答名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平太原郭** 七三類編奏之一日 刘颢一钱 儒教章 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〇 属于其失 遷中即將皇南規擊破之冠源規威信相勘降者十餘萬 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龍為司空龍書為曹賴太守衛除煩可禁發 死就好了選鄉里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該上有之位相為実後拜議部為死就好了選鄉里,與從成受要職家其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發後成至發 甲辰七年二月が郷侯黄理幸盛日四方名士會至者七千人徐釋至惟何多之一四 民族自己 平且時當種來登可劳民書奏不省 輕散是陛下焦心段和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楊旗耀武轉心與馬之相 宣有節况今有三完多是我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敢四方 人選一大錢受之為去差人前投之江後人以為錢清江〇冬諸憲後及 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那勤苦父老為 間出人獨百錢送龍目首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東年老遭值 郭恭傳學善該論初连雜號時人莫識陳留荷酬一見差異因以介信因 不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為康酸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備祭 非法都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門縣時納有五人老叟自常則領山谷 鄉里衣兒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两府唯與泰同舟而來要看望之以為 一南湖回東漢之世為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

為鮮或作 師斯宗 表 以 書 如何等 官主部 同節動物 士林 林宗武术 野山危上 殺雞食品 郭泰不世家書祭人事天之所於不可支也吾將優将卒成而已然循周旋京師讓 世只類編卷之一四 伴用道 ナルテ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恭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恭曰五衣觀乾所謂不緣料也 自不然谷縣下應之類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天子不無得問至说不出自不然谷縣下應之類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天子不其我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慮親於于非不及子惟推與無表之一日 東沒枝亦 紀 毋餘半度置所鮮難日置之於黃以自以草也就與客同飯看曰鄉皆我下裝等場所於料地總公為危坐悉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該雖食商於行條明此大學即以此等當是大學一樣不客件鄉耕於野選等堂鞋而樹樹於行條明此大學即以此等當處 東客件鄉耕於野選等堂鞋而樹 今從學館應五敏荷饒煙地不顧而去恭見問之。曰既已破矣視之何 遠矣郭林宗循城三姓之具以供賓旅而即如此乃我灰也起對之損動 素感悟日蓮拜斯言以為師表際陰黃允以傷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 該不包徐稱以書戒之日夫大木将顛非一絕所維何為極極不是賣處 黃允與晉文經情其才智徵碎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子 才絕人足成備器账當深自臣持不然將失之美 行業無間以來係自置遂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翻恐其小道破養空養 他之責或審膺之拒諫則於至灰而發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升一榻而卒使務所輕生皆進以而大像那或母悉之失壞則於知己而廢切稱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審恭於同兵之際下何不以此言諫廣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菩怪同乎釋之言曰大水與前非一絕所維索之言曰吾夜觀乾泉畫縣人條釋郭於則退不知進足不同道矣而何一構之情!! 舟之鼓若是其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軍時職恂怕養療使士暴成名(不)是一陣之性說於情觀則哲之繁惟帝所點而於宗雅俗無所失後養書日在高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隨故裁 之誘語也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蒸場望**ニ公告/ **臣能**有大 司線校科 不知情。开夷處功曹張敞諫曰發卷伐樹将馬嚴烈雖欲徵應難以遠聞雜基學主之動無承之一日、大海南京之一等據成猛大姓有犯或使更發星伐樹埋土之動無常之一日、大海南京之一、東流河南北、東清白家欲管極我有三不感酒色財也〇以陳番萬太科護於胡廣王 城蒙縣在倉卒未夸疾言處色吏民有過但用浦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毋冰惧別為為於龍門云〇徵東海相劉賈鮮文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都溫仁多如雖是特為教和他而開獨持風裁臟黢點與騷賊以以至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李原的在 原人倫差行等以獨福之言元感悟本為孝子考城的沒事令王與署香平在長以某世川。民有陳元稱與巴居班前等一人不者對司不家為國而於《解徵在香志行經典鄉漢與巴居班前等一人為漢字長在傳照鄉處所於《解過與美人與一人為漢字長在傳照鄉處所持有緊烏廣於之後司後表開飲為從大求卻以前人獎司務於郭 美〇五月大尉東平有六日郎道自首瓊以來三公如楊東都龍皆人望之也八年廢皇后到氏此殺之節按察相后之都氏,如今和記之如兵不如年和記之如兵不如年和記之敬氏 一個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約其言更亲寬政教化大行〇立貴 人會氏為皇后實無之主持〇本府後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第朔 為野王令貪發無道是府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胡夾府知其 水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雅憑欲受解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察酒及處士該生裝經對排人墜機購行日有所化之人自下火與或見到助克高等有縣上息奉傳到學官 見父老慰以卷里之言少年勉以孝你之訓人皆忧而化之養陳篇言意 **奔氣不敢出官看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目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

温度家之大 胡芳為都擅遠軍管留急養養芳曰威明親年於避第仕金時也竟敢退歸第故教 **范之中** 原明 華華部馬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客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 為皮疹山 房伯武 短 文其名 子 分 選教以東我格上班曰臣開皇天不言以象該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其之朝編系之二日 : 漢相心 出 明白 事也印周仲進調通一家賓客互相說揚環城逐各個別徒鄭成大陵由是中 ·安慰世拜中部〇以皇用規為度逐將軍到原塞以推南等以規欲求退數上病 ルナルオン 下海 工事 華郡河南市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接症因師獲為其籍等也然二時為於衛衛河縣周福及即位權福為尚書時同分其籍等也然二百餘人需納路籍河縣周福及即位權福為尚書時同分其籍等的一備乙餘也出與官書與書籍清極與免而皆與其智背外初至順大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逐策免大尉蕃峻雖諸君音之本諸至傳大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逐策免大尉蕃峻雖諸君音之本諸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錢南處太守成瑁太澄太守劉瑠補司隸校尉之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錢南處太守成瑁太澄太守劉瑠補司隸校尉 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刑無所問〇四月河水海軍原 奏臻臣馬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還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部 聖人建产地之中而謂之禮礼者所以與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聚礼 墨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獨開後官果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 | 度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行此始去落南大守宗咨以范湾為功曹高遠太 河當濁而及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居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暴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屬塞於内故感動和氣災異 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際體順而能化以但濟樂節宣其氣故能 守成理以冬旺的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後善科遺歷清朝府二部為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属孩三者並時而有可清酒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四十九年正月朔日食韶舉至孝太常趙與所舉至孝前娶對策曰昔者 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而以德政善智漢氏之康脉者也一世亦以美難更奸民而縣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豊里之一也以美難更奸民而縣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豊里之 話日汝南大守范面博詩的防宗衛主書話報意門商陽大守本公差 張仲模 標本不畏 放船 天下層陳都王特更相接著至中語曰天下模楷年元禮等不畏纏趣陳仲康以可当時於於成瑨但坐嘯太学諸生三萬餘人郭恭及讀川賈彪為其兒與李 等此時向城南影怒曰城我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發逆天遠道逐驅車北行秦 之原際定公 推占當放教子發人可隸李應督促収捕旣而逐有獲免酬食懷疾克案推成無用行者于此太學三萬發人所以○河南張成善風角隔光風以后古四世史朝編悉之十四一一天 黃龜行 北 ○河南張成善風角隔光 國際住地方四世史朝編悉之十四一天 黃龜行 起 國際信節先不包號一起之節產故不思數與以后方四天 我們就應與問之亦而縛自首教年間人養子者以一數可此實及之實及於主教打罪城內與問之亦而縛自首教年間人養子者以一數可此實及之質及於 **存後到門** 陳若不肯 清清 は梅爺大は是○大寶張沈人情後宮中官用勢縱横な座勘成理長五相端端を今○大寶張沈人情後宮中官用勢縱横な座勘成下下事具其民議院優不樂到門所房用賣客不過學會中沒的職共之語重如 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藏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 免心實影當為新泡室長中是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怒街下街看竟死衙中野逃窜親友競匿之實影獨閉門不納日傳言相 臣此等循将十世有也置有罪名不章而致权掠者乎沒繫也掠不肯五 植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都之曰今乃莽者皆海内人學是國忠公之 殺之成素以方枝交通官官帝亦類訊其占官官教成第子年脩上書告 罪城南有盗知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據更欲引南此精調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者辨以要君致素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旺竟獲 以捕既而遇赦擅并訴之侯覧便况夷上書於冤宦官因緣語訴增帝大 官於鼠海河自軍門古之直臣知為無罪将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 屬等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訓朝廷於是天子震怒家 益聚人由此亦止陳審後上書極讓帝諸其言切婦太託以都碎召非

契勝問系列探対像 人性嫌疑執膀託 品密 自 間 何刈 同 門 不與某人 七只類編卷之一四 爾寂然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原轉寂寞無声喻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 百到勝位馬大夫見禮上寫而知善不薦聞惠無言隱情惜也自同東鄉 在客業與李層名行相次時大為之李松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萬守令 時黨人獄所绕遠者皆天下名賢度逐將軍皇南規目以西川東係敢不 而為紀之使明府貧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平息慚服待之彌 学生張鳳等上書於臣,延善五年下皇甫規微張鳳是為實入所附也臣 不有等速考達及數百人職年拘録事無數驗有等建忠抗節誠陛下 使為黨人言右實彪目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雅勝該城門校尉實裁 GO以電武為城門校尉武后《在佐多辟名士清身疾悪禮略不通要 與乃自主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鱼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珠大 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軍等更多重更敗百人廣年的碌事無數號府等建忠抗節誠陛下提曹電部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牢脩造該憲城城权前司校尉 衣食裁足而已得两官買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母施貧民由是要養 更無其功成於我水而多全於邦家良有以大門,因其勇也對策而刺經其則且直也暴張與以代已職辞且讓四期,因是重展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真豪傑美子自薦以平差廣遇 水康元年六月放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者既免朝廷震栗莫敢 人真極而知 **東京の東京人舎州六郡其五有宮原内沿市得獨無郡曰先王禮理天下**で東何の東京人舎州六郡其五有宮原内沿市得獨無郡曰先王禮理天下 **所** 方 所 獨 無 世史類編表マー四 男心園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實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實之於法而又為所論以扶持世還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開其言而反之已於為所曰:一時實人之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訴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田里實名三州禁錮終身炎等使不得後用。 場別欲使善善同其清惠惡同其注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萬古等更相接舉 埃為唇齒其意如何游曰仲尼有言見喜如不及見惡如据欲訊黨人內污等皆三木囊頭蹦班希加松暴於暗下南以次辨語曰鄉 高伊日之佐伊名京姓 楊州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郡南恩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曆 等又引官官子弟官官機請帝以天時宜放八月被黨人二百餘人放歸 所誣惟陛下留神澄省曹奏電調亦為表請帝意稱熊便中常侍王南 更獨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本百官紀法都坐傳会賣曰詔書疾 **經附良善活刑遊罰以逞非理則軍原之** 界分境水土異孫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脩善自求多福今之餘善身陷大数身死之日願埋湧於首勝山莊和 中華的黨部別北京原也 都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年原相 禁錮終身便賢人君子虧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美担否約** 較為之相昌皇周武王之相經元尚重看姓子氏皆舜之 人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文献 臣而虚為好臣城

開新供養 為極之 極之 所以 財養者、米常轉於南以走敬之〇封陳審為高陽鄉侯不受封之籍四辞不費〇時十十一位性剛教有大師小事馬剛嗣性豪侈多列文優紫春於前祖侍講看年。代武士、村性剛教有大師小事馬剛嗣性豪侈多列文院紫春於前祖侍講看年。 化成分 化多角式不能用式架设度位之言推而弗号销变展共乃不能幹则 ゼス報 曹事〇録定策功封實武為聞喜侯疑陳功何属植說武田足下建立聖 初野太后之立也陳替有力馬及臨朝政無大小 主四海有整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數之有宜辭大賞。 成甲達寧元年正月以富武為大將軍陳都為大傳與司徒胡廣於録問 孫宏之時年十二 聽述不食而免尚也盖不出漢子丁矣世皆知重旗子而不知為可惜也聽述不食而免尚等不在非妹子始漢子之列照順其固解帝女其忘可爾武所應楊春春儀像遊數言改事帝愛其才親欲妻以公至衛固縣不 一十二月丁五帝前實太后臨朝城門校尉會武定策禁中。迎河間王會 老之一四 ○考盤皇帝 陳番忠言優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番任事則可致官一起不該亦員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然可致官一桓帝所厚者中官所說者女能惟此两冷五宴回以恣橫取 皆具文其集諸潘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 書而要遭棄市之依其矯激可憐哉 遊吃急征飲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皆三以震食祭野一微處士往往 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焉三十四雄文陵按益法亂而不損 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美 日靈〇是時官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縣首就我不免召 一次後所苦多為它關其餘自書灾灰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一種帶即位二十二年首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經典二年 題全平原之當而活干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覧之獨君子於童錫諸智養之則以其公忠敗之則以其獨激史公 要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鄉自如安得言陳舊任事則 諱宏章帝玄孫鮮潼亭侯長之子也桓帝無子實太后 漢極奇紀 太平和雙 板角 作記 張 英 大 州 言節が 北曹何後 では一 推馬而整接弄國權河亂海內。不該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者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治官衛門 製力 胡氏撰寫 人豪 七只額紙未之一四 球害ハ失 長及拜王前為黄門令持節捕汉武等陳審聞難将官屬諸生並拔刃突后指豫未必誤官軍官時間番日此曹子曹節召尚書者使作記校米蘭 會有日食之変者請武曰首願至之因一石顕清望之故鄉自毅 记人 恭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艇則箭頭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 石顕數十軍中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変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头 南等共相朋結論事太后太后信之都私謂武曰曹節王南等自先帝時 後遷張與為大司農封侯與深病為飾等所賣固辭不受, 宮曆就之忠一數不板潔亦以亡懼職者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幾未之一日 《漢書》以立懼職者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曹武反汝皆禁其當宿衛官者於是武軍敬盧武自殺凌邊皇太后於南 制使與率五营士討武南将干餘人出與或合園武使将士大呼武軍日 刻士以都送北寺街即日殺之時張兵後還前等以兵新至不知本謀矯 入尚書門接替呼曰大将軍忠以衛國黃門友逆何云實氏不道耶雨使 心戮力心災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宏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廷而司隸校尉河南武米有署置一天也中官罪悪朝者者可廢可除一百五堂日也實於令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後賢才列於朝西安皇日陳帝位上公宴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屬尹而不能勝何 後患者幾事不容而獨成於猶豫也張瓦比州人豪素非中人之當武 連然後奏収六失也外廷新立内監限因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鄭颯不即行刑而送北守獄五失也暫節王甫復為元惠必待鄭諷詞 為過山三延者德相與協謀勒除好山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類照國為過山三即節王南濟界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管武以至親操重極招 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宫省門衛迅速拖捕而武會不决四失也既故 自餘慰安之熟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循豫未恐此事幾也 不惜哉 不能乘機决策収為己用而乃遲固造旦使逆賊得以欺無而使之皆

使逆纵 使逆以 使 高尚其董 主大大き百餘人原政権題衙者不予而児代教之于初李庸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世日餘人原以權題衙者不可以給公十月復治鉤黨被前司隸校尉李曆等人與並信罷與な方思之以此〇十月復治鉤黨被前司隸校尉李曆等等。其第一年,其第一年 街海標 知名 者 オ 難耐化及 至防馬八額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隔像智起今里范康劉表陳翔 陳審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本府可是杜容王暢劉祐魏朗 智島尚其道而汗職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稱號以實成 審糊王章為八屆族者局者言能以財被人者也及陳常用軍後舉族府差別候胡毋班與首無與恭和時期之之後公子完如蘇此為所職禁問不是檢數為八及及者言其能與人追宗者也轉摘新他年度尚張遊王 俊尤甚覧鄉人朱並素按那為食所素本節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海尹劃巴爾宗慈夏馥教行 它一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記公鄉言事謝弼上封事日· 皇太后此隔空宫如有霉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字重器國 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逐使太后変運身亡家滅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随 帝為変其失計不已甚乎就大干年循恐其強元節前官省久吏為可 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蓄復上號陳其罪惡請太后 盤結宫省甚回為訴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 巨示左右及攻其同當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便官緊得發客奏劫 太后及喻轉而夷之使之不暇生变拱手伏囊則不盈朝而大惠去夫 而卒不成者以侍其可成而忽之也官官之風行於中外久矣其根熱 審閱難,將官屬諸生族天入 知が才術電武無足精矣 人共為部黨圖定社 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四等後庭官官疾悪庸等一百部書、本中當人之禁侯見怨狼 管官擅政天下所同思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所稱以為 賢者也以天下之 緊而該天下之惡宣乎事之成可以萬全 尚書門欲何為照以此觀之陳蕃公惠而 捕儉等曹節因此調有司奏治諸 李松亦名欲使汝為悪 何敢と聖鉄日次今奥学村本語群名死亦何限滂沱受教再拜而融韻其十日子院の自治與俱亡海日滂死則禍寒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平其行就與之一年不如果才失戶其以下又日外,才也下了 名宣於 景徽 第可旋 顧 飛 及 使表面地區的香虾首多吳道受招補的海至征差與抱記書附傳令伏珠而这. 等通過一年被室底而不顧至于于使其死而母數其業批失哉 情景 で、一 網月不節 清京等之十月十十八万高期不及高賢人之都漢室至是國己亡矣論故能處演世而然為不及高期在在北京人物不入物的之外不知其所以明在大物的人物,以明古代教四賴未知復從自然受罪如恭雖好滅不人物而不為定言激問於疾秘盡在獨室滅失但未知贈為爰止于誰之昼爾詩正川為註言國於疾秘盡在獨室滅失但未知贈為爰止于誰之昼爾詩正川為註言 · 際禁者又六七百人〇郭素関黨人之死私為之働日詩云人之云亡邦 **屬人死者首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臣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徒** 被使次為悪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悪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編奏之十四 ■ 陳雅公紀 又網目有不滿路賢之意耳然為像等不得列書于冊者允 縣不知所為湯聞之日必為我也即自請獄縣令郭指大驚出解印经引 本謂層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並被禁錮〇侍御史景教子顧為蘭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趙毅順於日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事 黨人也上日黨人何用為黑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不執上曰不執欲如 **夠實者以為數也是時上年十四間節等白何以為約軍對日鉤黨者即** 對曰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本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藏首不美子及靈帝即位於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本教陳實主名注目教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盖盤植林泉優将卒主名注目考桓昏昧信寺人之講証枉諸賢為黨人同非實武管讀申 二公為王南門節所殺時世大変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速爆以避其禍 也及南部奏為鎮黨下都老、治諸名士皆被其福累及親朋身亡家被 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之兴稱嫁不思奸邪娟嫉名厭此清商之名士 天先正有四部有道其言是以及那無道其點是以卷期可峻行意 立無尚以爱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荡而從之與學情振振汗險之中。藉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

"霍

17.7万何 **大局相的** 所坐融日保納含藏者融也東日彼來求我非第之過更問其母母日家 陳無您後流轉夏聚上李高家外道令毛欽操兵到門衛引敏就席日張張俊亡命困迫室門投上榜随於 問題即東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等被 為乃自功養變形入林應山中,所南對徒州林縣既姓名為治家儀養職 里後為少府衛於國門縣車卒年八十四 那一部縣就不能决乃上職之業務也 言獨坐像交屬禁能偷乃多鄉為尚部縣就不能決乃上職之主奏讓與詔獨坐像交屬禁能偷乃冕鄉每可也其母亦然自當其事則無門之獨其死有惡漢不必死以雙其事任是委屬其奉一門爭免感謂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隱後以 信亡抵獨不遇後弟嗣年十六臣之事世倒亡走國相以獨融送徽水知 即等層其所經歷伏重訴者以十數運引以考徧天下儉與圖國於與軍孔獲有 天事等美之明廷載半去矣於欽於於於其代表之其名明廷數半去矣於欽於於於於於其代表之 能方數因無為日逐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萬日今欲分 要并 人無知者其 夏馥聞張像亡命數日學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官員罪豈得滅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循照明府 而我獨生有義氣者等或此黨人所以不皆野也 熊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奈有屬門懸車之安嗚呼人皆為我死 熙伏重誅者若孔褒章已十数矣連可以者者編天下美偷顧於家禁既察能如五数何顧之 淬消是亦為智夫何用軍偷生望門找止其所經 要疾甚之間多見其不知里也 族屠弘盖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理聽江河終 非計朝廷欲被横奏之樂故林虎狼之物此諸賢志弘、慶後自求其福 南湖曰、漢不思哉俊之七命图迫若能如發則尹勲之自發是亦為的四、漢人所以為賢以其義領之相就思難之相共也而張俊何 一天下問其風者其不憐其壮志而命為之王王乃拍城委員被者 魏承逸死虞卿鮮印季布逃亡,朱家其罪張儉蘇沛假命 人漢墓香魚 |喧噪場||主新学泉産量||周と間生都坦水らか平蔵長期東漢之世チ武之崇儒院は344年有坑儒焼書之橋今之謂笑乃絶亦於薬場間因樹為昼自同傭人二 有身士君子 法是自立 太丘道層 前軍以為 序变 獨吊 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為擴發产驅軍府職請納納第于而受需暴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後用即屬婚姻在第四數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後用即屬婚姻在解決致其稱數曰昔戰國之一的范內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級排發動於原生等 在一初范內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級排發的足生之第十十二至讓此個經天為發發開廣每遊港內不孫寬調於獨以見及受之智 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屬智與亂世爭權此即臂之三卻與及黨事為四世五公成生級選生的問造後見于以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東祭子前雖與為三公是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東祭未解而卒〇玄閱少有據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除亂而家門富益 獨吊馬及禁黨人議以免故多所全有。初中常侍張職父死歸經衛門雖一部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惠 起問欲投近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架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備納飲 亦悲手大性郭恭既明且您以保其身中屠燔見幾而作不供於日卓之頭錢應很之尾以致身被溫刑禍及朋友世類碰滅而國隨以亡不之頭錢應很之尾以致身被溫刑禍及朋友世類碰滅而國隨以亡不之,通人也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以之,不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下五四年正月帝諸原陵遊世 旅卷巴西西聞古不墓於,朝廷有上陵之故者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常有不堕坊然數者也就若便是真丈夫又登段官官之禍而籍太立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義有命堂直以此為法使東廣善類蓋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 子其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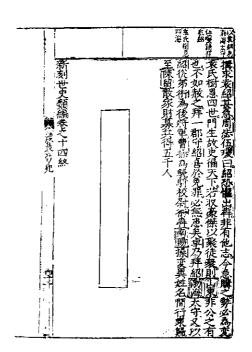
戶外東京 「 与月主市非保不傳編非書不學故泰政坑儒英書監備與書公司在其代本主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稱正經於五興被寫言與東日干餘兩正學等外人仍們四年三月記諸生正五經文字亦識的來也,時但為古文蒙隸三體之五經十而朝之。 **内 所 屬 副 流** 不可看一个品級。不易奪也擅有城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是有城而后則審其不易奪也擅有城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解則,有權始謂可指令見處經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 大臣制区 更而起構椒目随您口而无也根來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 詩許生養 一月四期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暴務勇係干餘人助州郡軍國三年十一月四期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事情妖職許生称帝堅召 星太后實民用曹郎王甫等欲别非太后詔公卿會議太尉至咸時病扶為悉之四人民意報明被相武 今若别雜誠失天下之望去成日臣誠與意合於是公鄉皆從球議以為 中庸有胡公然過去謹發常遜言恭色以取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一時三十餘年麻事六帝禮任極後所辞天下名士與故吏陳都智成並生子喜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至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前發三登五縣 毋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獄還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 配食植命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 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雌朝草故尽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辨廣天下 禮好謂可指令見處在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明希對原政 七月至貴人宋氏為皇后 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官娶之間無所正敬甚者定策次義亦曲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官娶之間無所正敬甚者定策次義亦曲軍奪日董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屬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奉倚軍奪日太呂清臣以下, **菸邑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數** 西民 一致聖人都禮專於廟皇而不然於惡其於理義精美明帝之鬼的民 惡滴體明而致生之是不管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 弘大臣為國共石屬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完社稷為已任 展也夫書莫大於五經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衛非傷不傳備非舊不學故泰以切儒其當盖條與官必相 **之道斬** 世史類 三互法 「病表之」四 東 漢重奇 紀 「日馬公司所天下大治及其家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日馬公司所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民無所阿附法制不煩 臨頭外跨文至是後有三互法禁心轉為選用艱難的其一州火飲不補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利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到相監 丙展五年末昌大子 · 智雲南道 · 曹寫上書曰夫第人者或者年淵德或 發極奄 两州縣空萬里庸係無所管整首韓安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 選舉云避三万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展月狐 衣冠英質皆宜股脏王室左右大飲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釜泥災異水 幽殿並以才宜還守本那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平臣顧蠲除近禁不 然色上號回做實比年兵鐵衛至空耗令者關職經時更民延衛而三府 為不祥莫大馬宜遺歸田里以明於偽乃悉改為付外 **教軟之人通客其中。太子官屬直接選令德管有但取丘墓凶配之人其** 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情放也謂斬豪齊東大功 香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部投寫下獄掠殺之於是更考賞人門生故 臺灣青經字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恭檢之鳴噪聖經所以正君大顯矣至於靈術賞稱於與名儒以城章向以聽而科第之士路買蘭石渠關明帝置五經論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廻四希崇用儒生而經學 開益卷上下劳擾而天下大亂美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貨如新虎暴表之一四 漢雲合紀 善俗者也路之者但以营貨到之者但以妨好而漢氏真經之道斯矣 珍茶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親之豈不適是為笑而深可為我 可為四帝一長獎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改輕點孝子者數十人部皆除太子 大子我孝昭朝之 胃稱子 與者光武 朝之此漢家自有制度天子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同稱耶門稱者亂賊也故肖稱稱

全地 盛得之 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謎事總禁勉之道即職破賊其母為賊前害司歸來託謂鄉人日食禄而避難非忠 柳城值鮮甲入寒处缺均管包进載以季季都包出戰敗出毋不包可悲號十月鮮甲及逐四時大千超也被之包至四個大千到官遣便迎班道經一十到期易姓之獨尼非於光美 恩毀思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毋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思義爾且 請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為母作禮古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本于三次何不顧而撰賦于必不得已好往降之可也徐庭於此監得至于三以君城改盜賊而求生其以固不可然亦治求前以生外之太所不言所以種與重而亦與自亦能生其母故權無血而死與自亦 母以府降吾盡死以存君河也把之所守者從之飛恃此必為存亡不方正學曰艺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因有重於親者親亦有者在家城存則若在城中則若言整難納 ド 似色直頭 常王座德 海畅季了之於相常亦猶風弊比德區并常不悅曰哪疆項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後隱縣止雙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常問侍中楊奇職會曰朕何如桓問對曰陛下 西國之 一声以的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母數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 天子無私 希求一宜禁塞選奉之事賣城主者天子無利宜弘大務獨署細微不省 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當私事下雅陽徹中常侍日禮 成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讓失草奏帝第而數包因起更衣事節於後竊視 也天之屢出妖姿欲令人若感悟改危即安號照作事也真化皆和京所 徵鶴鳴之士其上天還感衆發可难然岂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体 脩政鄉大夫見怪則脩職士與人見怪則脩乳唯陛下斥家传巧之臣凍 韶問消後之術光禄大夫楊賜原理對曰天子見尽則備德諸侯見怪則 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大餘 感色無罪力為申請韶從朔方不得以赦令除〇十月廢皇后宋氏函發 今道路紛紛皆謂程大人職程將為國惠直明該禁令深惟期種以為至 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越煙鏡該騙溢門史在王依阻為去 繁殖 敢以拾以安時頑郡中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語 球等村解發情日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各手民而果還司隸 巴来二年,臣者王甫伏孫段類有罪自教初王甫曹的等,敬虐弄權父兄 是月梅日食尚書盧植上言當麵多非其罪可加放宿來后無辜不得 鲁不五年。散於大盗西國難據而文陵莫齊其為來世人主之監宣不雖危亡在前察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勢亦云高美雄危亡在前察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勢亦云高美胡致堂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屢足於是開 為那校校守者布滿天下所在會監問賴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母

是三聚之子人皆的状态巨型而于CLI blotte trick 有权皆悉性属今藤田國聖先王於國一諫曰无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來帶牧皆悉性馬今藤田國聖息三莊 言葉人主皇于物后即發美人〇作粮主靈是死早並在 三司徒楊賜文作皇主皇帝 悠然聚后中官园请乃此一〇作粮主靈是死早並在 三司徒楊賜文明元不及 原中工艺 计关入主皇于物局 即是不是原用三军十二月立貫人何氏為皇后后称南陽名家以選入被褒生皇前点并是原用三军十二月立貫人何氏為皇后后称南陽名家以選入被褒生皇前点并 同志人典教 春秋青日 刘功 医本公式不得陷以刑罪令群臣皆以卷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美帝不能 去さ不早 苏冗学生 外型土地 大人必味 五美心。著因上號言恭世對問娶刺首臣聽可官官陛下不審其言令群不会之不早兒湖擊門○封中常侍吕疆為都鄉侯國醉不受沒不鄉鄉事而業者君子編佛刊○封中常侍吕疆為都鄉侯國醉不受沒不納經季正乘寒悉収送雅佛孫群用尹賴亦官發際明沒發於漢初亦不少數門財 |百里人以為小鄉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稅 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亦丁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首文王之面 門生於京北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北五楊彪語之後 正戊五年正月,部公卿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被司空張 原本望内官受取貨路其官者十第省客會禄皆不敢問而虚料邊逐小 作則指克廉數不知紀極日召公開國則窮共遠前無有体息日省耕住則指克廉數不知紀極日召公開國則窮共遠前無有体息日公劉好囚際降電非為已也而于內同氣者以為下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故立就祭非為利也而求富責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故证兼利而討不問人者資為共應天華命而代居者取以籍工制使的致空巨天下之理至王經歸通亦可謂正矣然是秦為天下得人而明致空巨天下之理至王經歸通亦可謂正矣然是秦為天下得人而 田文王寧是東港使該管儒術者奉是為父田五經語孟始亦發充之為市有父之雙思耻不報則田春秋青息共以華夏之寫臣服佐鷹則飲功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日藏不舊與滿同則置官畜貨而目 **现孟之格言為後世欺人取罷之資不容不辨也。** 皇宗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斯魯帝君特并髦土梗求足多銷至使六經 看二十六人更民諸關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及事 配 医治評族 南 世 世 光 雅 月 里 東馬都と典禁於為侍御史官官畏之曲常乘縣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動 我次面俗有月旦評馬關往造砌而問之日我何如人都都之不答操初 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引之福福用合不與為如漢諸葛公方正學自意勸畏其胡而賜為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奏身以五正學自詩劭謂曹持為治世之能民亂世之好堪首人以為確論余逐濟南相 之伽曰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發雄擬者而去後春孝藏為的至是干賊 年間後我數古萬用逐審三十六方動地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為內 軍子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賊張角等起初龍應被事張角奉事竟老以妖 術教授の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第子周逆四方轉相証誘十 應約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用第子唐周告之部逐捕用等用馳敕諸 这面許切時一與從兄請有高名好去數論知篇人物每月輕更其題品 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請為墨便其過英明之

設立任 **同父來**師 左有形图 も、重編をこい日 新不可 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白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〇屋 第而字籍之将何用 共協乃止正和請勘求謝勘不見日吾為使者謀非人之危非仁也乃諫御日夫經食魔隼端養購記頭欲其繁也經驗至季 保小城を隆諸將欲聽之傷曰共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衆頃之際民無 植破張角馬當拔之官官誣植抵罪詔皇南當討角高與角第深戰大破 貨前刺史銀清行故吏民作亂琛到部各使安其管業獨徭役採渠帥選 請之希循議城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〇以實孫為不到刺史受此多珍 思臣將後有杜翻之歌美緣的聽經趙忠思之數會破黃中有功賞封書 能彼知王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北見皆将巧辭飾說共長虚偽若不詳解 朱儁護軍司馬傅敬素疾中官上疑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永炭不可同 我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〇初武威太午倚恃權貴怒 定主故實門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中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 餘萬據死城備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平掩東北乘城而入城帥韓忠乃退 為正和也然之如初〇盖動為冤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冤演吾以身 行倉暴凉州從事稱正和案致其異刺史流鵠懼欲殺王和以自熊訪於 原足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日悔不小勒勵備之此可至千萬烈問其子。九五二年住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母在中所保也係敢三 長史盖動動素與正和有佐或勸動因此報之動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治世哉 牧〇十月朱儁擊南陽黃中連破之時黃中餘萬更以趙弘為帥衆 欲為不執汝曹友與用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以高為車騎将軍領 「蘇來角先已病死部棺残屍傳首京師上詩黃諸常侍曰汝曹常言 群先服其義男送逐漢版 秋日盖長史賢人汝曹教之為有天動你属之順吾下馬與動動不肯 門 点雲市 名 拒趙史 揮獎正一封忠遣第延請與日傳南答接少答私常作為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 草之罪 **見係候其** 所加 云馬陳君 主演香門 軍称規 課 無 上 行 學 七之刻猶天七一四 割此好 州任一新 群之無更 之日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變量求私實耶忠愈惡之出為漢勝太 · 自計應孫整都張温除卓數之日輕上無禮一也沒軍疑報。一也受任無數以外議何如約日人嫌其銅臭耳然而對奏填聚後拜太縣司〇時書 功應名看留三也温不必發〇帝使官者超忠論計黃市功傳奏有功去 野心逐戰而死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姚年拜公卿群僚事賀鄉數是大位未 柳問平心率物其有華訟軟束判正晓警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數日軍為 **账数請幹日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馬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 |万寅三年凉州城朝家園送版太守傳教欲狗國難其子幹年十三動之 西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奏唐其思信が用さ〇十月謹武平無觀初堂朝廷從之議與列即尚書為州牧谷以本秩若位以爲為温州牧劉度為 登愧於先之 丁卯四年前太上夏太立李永城縣陳宮平海內赴明者三萬餘人冤在 **市介馬稱無上将軍行陳三匝還問討屬校尉盖數曰吾講武如是何如** 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丘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撰 對日臣開先王耀德不觀其今後在處而設近陳不足昭果較抵騙武耳 成展五年大常劉馬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無是言也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稱行成手身而道訓天下故的邪不能以權後實書回政彌惟而其無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後實書回漢自中世以後贈監檀这故俗遂以猶身編繁旅言為高時 奪王公不能以青騎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六年二月皇甫尚擊主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接坡被 汽雪子丸

以疾, 唯二 ****左着在掌握此天質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聴紹等又為 近銀票 其中的清進召董卓則他則然称其清尚可得并車即時就道并上書其事所放京耳來未去的為後人南不斯不能之為車即時就道并上書其中的次京訴之事必宜監吾見其敗也推在董卓使将兵請京師進之此 礼階耳進不聽典軍校科曹操開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勝於内食今臣斯鳴嫌致如熊陽清次該統以清奸職卓未至中常侍楊 · 一個學亦以太后語召進訴於多者復發前表紹開進被害乃勒共補諸官者 當假之權嚴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該元惡一獄吏及矣何至紛紛召外 級皇威控兵要此猶致洪應城毛髮耳但當速發衛東行權之節則天 無少長皆殺之瀬等国追逐若帶塩陳留王協出教門藏等投河而死 日中常传張讓等稱等於節制海內臣開揚勝止沸其若去新遭難雅痛 順之而及委釋利等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極多 臨朝中軍校科表紹因動太后見何進悉誅諸臣官謂将軍兄弟並領勁 巴巴四月廢主辦元年即監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四十何太后 擊之得其我也所擊沒師非歸我也國我且走其有關志以整擊亂非躬 解去高欲擊之董卓曰窮冠勿迫歸表勿追問日吾不擊避其就也今而 悉也逐獨進運戰大敗之草大慙恨與高有除〇四月帝朋 題民国按縣城口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歷史必生于頭而附于四是 土水盛興不知社稷之斯養人有恒言曰桓重盡又甚於桓也主水盛興不知失矣方且作事主作列陳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宜養皆回靈常信宣照我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編目所無者希亦可以 靈帝首罪委惟臣學徵亡備些小雅盡歌暴魔看京凌接官 何是整件 天下名土京從之於是後處土荷與甲名蝴等與至紀其婚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意就推問被其對位遺使书祠權用其子孫伍瓔說卓織桓監之政權用天下名士」 · 教育司 され 名根 長十 ででは三重物南京師典後奏がいり車前公上書追理陳若實武及諸旗人悉三日月度就卓然等日我能族人常懼而應命到署然酒甚是被重三日之問周歷 七旦類組末さい 朝不超朝發上然之禁色上命江海横十二年車間其名而辟之稱疾不 不答竟以事於帰處既不然在為也 有魔之之意素紹不可車校劉比紹紹逐出奔輩州車廢帝為弘廣王 帝獨華一馬從維告南行失傳國軍事見聞帝在北班於北芒阪下車車 陳前王協即位號為紙太后何氏〇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養拜不名 日谁拜司空自被後命及答台司上九十三日〇以表紹為物理太守見 以黄斑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尚要年原相行至死陰邊先禄數視事二 散之即使與生吾之勁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問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潰氣四出而死鄰之失唆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寧解之而院議事遂囚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褒而已矣及其此去則 始定美 丁南河巨葵同謀珠京上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尤有大不同馬丁南河巨賣武何進同為元男同居字輔同将太后之處同籍群英之 手有真諸人若婚者立然脫於處士之名矣 方以自己中名婚見然而作獨免其鋼之獨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其 軍何進召董卓将私話京師是賣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斯爭曹太尉陳養大將軍實武奏陈官官曹郎引是褒武之偕務也蓄大將 武之所者所審而心賢相於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勉賊相賓故綱目 事故漢之實武何進唐之李訓節此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表紹崔徹擊 亡由此故也漢唐不也議者以為天下惠獨在官官官官去則天下無 以不可去有膜夾大者不勝其島而次去之是以寝去而得死漢唐之 次而傷人之命哉



朝前職業教育欲日發之勘將行長史梁行說高日車冠掠京是蘇立從意今徵期期機所然門校尉左將軍高將兵已扶風蓋動家與葛謀訂卓卓索怨高徵為城門以近為多以吳兵奏免宛影等以王允為司徒〇早徵盖動為議郎室南高為城 か大が、月山東京平日久明不習戦天下所長者無治用原之人の歌詞義後而破れた。民日如卿此言共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工 福村龍 明公摊之以為瓜牙管簡驅虎兒以赴大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樂之 華義然也一河內曹操也職盡近期期表術也會随命心臟我各數萬豪傑多婦心臟疾後,便一初平元年正月卓報弘慶王關東州郡起行計卓推表紹為盟主紹問該大東 無可以事作色白公之且國計那黃斑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世東類編巻之十五 君塞不世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浙天·万子·〇董中議大發立以討し東尚書陳春日夫政在德不在衆也与不 且山東京平日久明不習戰天下所長者無治用原之人與無關義從而 表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機亂反正者君也君始天之所 图中好破都随已久今無故指宗廟帝國陵恐百姓事動必有原沸之亂 無事徵兵以繁天下中乃依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 公討進表氏逼其東将軍迫其西此成禽鄉也易不從而就徵數以表弱 大則危禍小則困廢今卓在猶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象迎接至尊奉 漢昭列諡之白怒帝 不反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慶屬〇曹不諡之曰孝獻皇帝。 十二年壽五十四而崩延禪陵按諡法聰明春智曰歌〇獸生 年曹不篡位發帝為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建與 人漢歌帝紀 請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察皇太子辨而立之在位三十 〇十一代編 ○漢献帝全 制操作 享擎正 才主允王佐 臣王王室 定之有 大 福祉之 古秋 整新門 草少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罪 守値之美 王允赐成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廣将軍堅與官屬會飲於陰陽城東軍 英而三 卓於焼宫室初還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 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尚胃伺附不為也款後寒電日奉賴以正方所以辦濟若主之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何其問之配意來卓卓亦深信馬四王生一日十里王也有之 麥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在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何名次之與目於此罪降棄以悉歷之直故其書法如此与未至朝政大小皆歷之典正名定分為當世法以以君無曹為意而既与未至朝政大小皆 《养的諸野議以朝廷切中遇於董草逐隔關塞不知存否極州政劉度等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度為帝虞不受以称厥以新贈贈秦泰民民辛發發石三十四條十三,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馬東絕以减洪領南州○區州敦劉虞敝衣絕獲食無無內務存實政勸督 長董卓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日奉義其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為 第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若感夜遭遷**發東操還中河內** 定矣遂引红至陳陽萬草將徐樂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 宗室暫備欲共立為王翰養表紹等議上屋尊號虞属色叱之四今只下 朋亂主上家歷吾被重恩未能清查國班諸君各據州郡宜共發力三室 盡 引入城乃曰何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諸君不得入耳,皇五 及其謀齊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州議業越成名大震〇初深郡劉備中山崎王之後也也備無手下、最級自見共正教授以此避位讓紹紹承制以務為舊成将軍職競官級八公孫灣大破育州黃中方人所遊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報等度德而該古人所首話若獨何病馬馥乃度為高度表 将重貨で乗が韓 軍貨円集氏 有 東 下 時 不 世史製編奏之一三 人意思人之也。西前家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處也術疑之不此業差通言以此西前家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處也所疑的功能學差殊人意宜爭節以功等學者與一個學問題的表表手也 至平原為佛主騎兵。不避數陰常山趙雲為郡将其話聲備面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我部曲備與二人發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恃立終日随備周旋 其計雜長史耿武等陽而諫曰衣紹孙容窮軍仰形野門的清事中之劉 後不為將軍下也夫好所天下之重首彼若與婚取之尼亡可立而待當 少孤貧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書與公孫贊同 曹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 做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否 今之計若教預治以讓教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恭山也發飲 如江縣曰皆不如也記回表氏一時之條將軍貨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君自料第行容象就與表氏智勇過人就與表氏世布恩德就與表氏縁 運軍指監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眾門 堂回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昧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 二人卓然 盛中中則有老父遺劉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母與得劉惟之以事告 方が生産 甘弐王 劉表時為前州刺史表術連孫堅擊表表遺黃祖逆戰射堅後之〇河南 望魔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便列開馬度欲以列為是史到辭 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何之於列或至金而及或 吾聞其過是有班悪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 无不使王彦努方知也列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日益**懼** 中三年正月卓追校尉李催郭凡始等學朱儁於中年孫破之逐掠 解押而敬之畏而然之直乎卓然有立也不避欺院而無機跟之能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智者不避欺院而無機跟之能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智者 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思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

了避难舞蹈計車車餘皆不問百姓形舞於道卓之死也然也在王允坐聞之驚嘆一百姓八季記封車車餘之重於門外之之中,所述為太時即出懷中詔校令吏士曰。何在一十分北接門小門吃刺之中項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日有詔討城臣應學人們為 卓允誅進 房 芍 咳 吞 子 也更新編卷七十五 人國之德後使吾當家其記議日確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威紀廢典其能分子色逐死獄中九性剛校疾悪死訴早 更為一代大典名曰昔武帝不檢司馬遷便作該書史記義議武帝流於 權成隱吏太尉馬日禪暗謂允曰伯皆珍曠世逸才多識德事當續成後遇及相傷獨立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岂谢曰身雖不忠願輕首則足 充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記え録尚書事以布為管展將軍北東朝政布等有力過入中信愛之誓為、既将吕布誅董亭縣的爾計等機勝希查罪不等與紅水市布朝經晚天華卓車服僧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縣校斜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使中 百謂無後患頗以驕傲始與土孫瑞識下詔赦卓部曲紙に続之乃上卓 後世方今國於中衰式馬在郊不可令传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 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撕較之時世有父子情邪而逐節之卓入朝伏勇 父子當小失卓意卓手戲鄉市布避得免先結布為內應布白如父子何 恐顧川有難先率宗族去、園曹操有才多乃從操掛與語大院曰善子多 者其以斯為断案哉 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亂事之計故不累其淪胥而至此矣應書論或或為唐衞之墀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六直方之氣折於玄唐 · 也聽便或如其不合則當水逐去矣何待九錫之請應其我耶米子曰丁南湖田則操之立志以漢書自居以子房待或是築漢之機一言而丁南湖田前壞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 **り為を武司馬** 東 葉都帝 把 **身た智様** 「京で屋布自成開升南勝公東州、後往市議物行功不伐以保其見可不謂之外、 対象之が在等順末である、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時人提不善之失也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時人提不善之失也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は、後不勝之、他の一般を使して、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は、後不勝之、他の一般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に、この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に、この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 東方での、 曹操を意降之得精な三十餘萬元如縣逆撃之尚奔素新〇十月曹操遣使上州業務堂業也宮因設御北和鮑信等近操領党州刺史網田書縣入縣進襲黄中州 北野王マ 聖王之業 編卷之十五 蔵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高軍 而王命斷絕宮請該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 質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的假全西至長安重 八為操作言與催记等致發動催犯留操使鍾繇該曰方今英雄並 曹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珍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與播蕩公家無經 前州黃巾及死州發刺史劉佐曹操聯太守部将陳宫謂操曰州今無十 我力能於人也是假察者不敬睡矣口翻然應命信有三處周歷三昼也名高時之務奏不敬章大怒書口即翻然應命信有三處三日之間亡命江海逾跡具會而不醉曹節等級害奈何董事一群初之以威事卷之十五 "殿"漢獻帝 起 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馬爸之懷思所近罪難追矣而允之

報信養務於備多差以前正也。初聽來篇請別舊東海應至所回非劉備不能安建文。 まるの 副馬琴以其子璋為孟州被○陶讀至劉備報領徐州清領於明度之亦宜○劉馬琴以其子璋為孟州被○陶讀至劉備報領徐州清領於明度之亦于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與明明日報之功可立執政官。 明之 不要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但曹俊君智累不世出始天所授君必固定我 侏儒4句:議而就後後為太僕希臘則傷さ成る其母身犹可知关忠智识失虧 除Nる : 譲渡而就後後為太僕稱關留義計城功難に就忘亦可為今間今出开 侏儒系年牧伯欲以同計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賣謝策後騰入朝儁乃辭 焼鮢傭4從○○徴朱儁為太僕初陶讓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 ☆紫倩本從之○徴朱儁為太僕初陶護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務檄灣琵琶□衛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遊其忠欽非所以副将來之望也催祀 世史類編奏之二五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情逐領除此〇初孫堅生四男策機羽區策年十餘村董奏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新能與能 此州總平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表術形。随相礼融謂備曰表公路 成已交結知名衙人始齡新周瑜與第同年亦公文達風成開策禁問自 皇南高米傷並以上将之暴當倉平之時而合大葉蹈小該至 一更漢獻帶紀 数士 元氏 霊心 東東京道結的東縣有後等と志至 唐春夏末初甚奇之以堅於兵干餘人還策表 阿爾斯斯不造馬便推結分好網難按此及堅死策年十七万渡江名下都怜旭縣 江東東 嫌見於門也多一年四月之青人伏氏為皇后·〇吕布将韓蘭屯雖野山縣曹操校 タス権 が 被丟當來 同角沙海 世史數編卷之一五一人漢獻帝里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己範言於策曰捨本土而策入個門發恩布令威震四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問達聽受善於 養我科張昭為長文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交之礼文武 托将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於世務也營循同舟沿海一事不中即俱受其 大来站一無所犯民乃大院競以牛酒劳軍策攻劉縣於面門蘇其敗走 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視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膚掠雜 江援因校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住定天下、衙許之策渡江轉聞所何皆 獨不在我乎〇曹操攻接定陶己布走歸劉備張邈從之留弟張超守 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鍋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來 敗逐該閣下格事自稱領都督由是中軍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松為正 我校子演成帝置康義校对一人独 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覇者宗今子布縣照賢我は用之其功名

, 55 i

承洪守 我一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之意一以見廣之思德 校已从上 東日教地市名城僕亦笑子生而無聞馬納遂增红急攻城陷洪被乾據地與日数 展洪校会 4子義子 本級十済 大 京 不 下 不配 世史類編巻と一五 * 董清率出謂曰汝非臧洪儒空後爾為容顏曰仁美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 が天工 · 一由是與絡絕紹與其圖之歷年不下。今陳琳以書諭之洪後琳書曰僕家 之則為小人今日願與職洪同日而死不與将軍同日而生也逐後見數 两子建安元年表術攻劉備以争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将拒衙名布 納曰諸农事傷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表弱無扶冀之意多殺忠良 也行夫拼令言孔彰排足下徵利於境外城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 及耳洪聯為預果徒號號运從紹請女赴難紹不從雅也亦清超自殺洪不敗好以招稿超曰子源該法天下載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蘇 起謂紹曰将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宣合天竟紹縣使人 以立義威情洪力为不能為天下報雙耳紹殺之洪色人陳容時在紀坐 王人傾盖逐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宣悟本州被侵都將谁克 別大衛と其忠慎亦及北天竟位于勢而不發延証可能以存刺之集別大衛と衛不能如包方之存養也と思端上て家門您教立之存別外衛、一衛以行衛となる所で加兵家が巴河部經濟表之就是後方衛大湖的者盖性勢利的在而已况偏城院危曹衣鄉方務法徒指し之夫張椎之所總令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以締結惡無懷 船之不職不高過而洪宣亦不量彼と亦其不屈而死也盡亦匹夫匹持難山三天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表曹方陸洪欲其背好用師則機無山三城洪初為張超功曹后紹表之為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 師見非解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文收次告絕者 歩え我 興漢歌帝紀 د پَ 陳孫者劉如正二十八客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意見可与是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八百六項大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成舊之衰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一一百六項大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成舊之衰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 間操子曹操 計 並 概 文明を重要が 紹光下了 本之思 天建这处今餐保施於輕車後横木 北東京標在 教教 荒歌也 美女士有存天建这处今餐保施於輕車後横木 北東方標在 養鄉及水東主義士 班班男 此事本意了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等其多者接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 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此亦是建 二大着 决带亦寄 肆恣因潜召操擠乃將工詣確處既至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詠有罪管撫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部董昭作操書結楊奉位董承書追於功 功恣肆未可卒制首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聚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兼儀依墻壁間曹操在衛於等謀迎天子泉以為山東来定韓追楊奉督 之思愛為也時楊泰韓逐差車駕至雅勝宫室燒蓋百官披荆棘地鞍小故以自為書持楊泰韓逐差車駕至雅勝宫室燒蓋百官披荆棘被鞍收〇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粮校討録尚書事解制朝廷元子在與禁糧東下到於流敗左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剌史布自稱徐州 東下到張光敗左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 下諸將人殊意其今留臣辦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舊耳夫行非常之事 曹操是帝于門籍是帝罪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操打董昭問計昭曰此 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為列侠 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城江南劉備機獨皆非取天下之勢僅及着被來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以母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今諸侯之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城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此 等之分數,也且 刊作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矢此操與或以事也且 刊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矢此操與或以都許之利深架操一百五堂三首或勸控奉天子而已求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飲至 以自保耳 漢獻帝紀

绿山 公文非為南京東京之士或為其從子攸及衛川郭為操後依與語大校曰公達被 軍總統行公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權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 ¥KE田」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高州刺史 以語言相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日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日真吾主 起把成婚 白龍田お 且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令萬素而從布不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惠矣王且其王敬從民飲伍子胥 聽曰不可苦白龍化為魚通者豫且射中其目 **一待以交交之禮第好追獵翻諫回明府喜輕出微行去白龍魚服由於豫** 教養恐在河北軍队鄉於蘇無終歲之計歲則是多飽山棄餘尾解流離郡立置田官應她胡翻軒級議時天下亂離民棄養業諸軍五起率乏糧衣紹攻融乃與原山曹操與融有擔徵為将作大匠〇案民屯田許下州 也方歸孫洪業於哉岌岌乎〇以孔融為将作大匠比遍太守孔融志在 認實下紹青以地廣兴多而不開動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朝方 孫策取不養功曹厚 既起於抵而成於受其并氏前期目書此以子之失其自其 〇墨備合 |歌院之無敵自被羽林監事被請重置屯田曹操從之以抵為屯田都科 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去下當何憂我痛初見紹好其好孫無失去之 少願少留意第日君言是也然不能改O以表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所在積穀倉原以南故操征代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無并群雄軍國之 以任啖為典農中郎将蔡氏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 行車騎將軍事〇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茶酒 工行萬餘人已 布惡之自出 在攻備備敗走館曹操擔座過之以為豫州 翻說太守主郎陸東自為隆龍太守後命翻為功事 性徳可以 を表がき 答别 劉 斯 孫 技 資 教 大 和 身 者 土敗排行7 **建**以西季 十歲時四分寬內已所任權親戚子第公外仍簡而內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 嘉贈は下此義勝也桓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軍際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開前後軍下此義勝也桓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軍際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 等様工造無能為也級繁複多俄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級以遊動公奉順以率天 有明 第一中國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疆然為所衛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一人美献者 紀 可為問故多謀少失失在後事公得策較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怒尚議揖逐以収 安危之机 惟相人各學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虚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饑寒其所不見愿或不 可典奏 然公起義共為百姓除暴推誠人信以招俊傑循懼其不也今衛有英雄 了五二年正月以鏡照為司線校科香廟門諸軍表紹與曹操書籍語籍臣問方负事建文化集者 誰與完天下平大除一人之患以且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 司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轉揮臣檀命亦至将與 雅樂表奏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命社發作樂欲庭觀之變 各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生将自疑回心擇主公 慢探謂筍或郭嘉日今将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日劉項之不敵公所 侍中鍾繇有智號若屬以西事公無要美乃表翻持節督廟中諸軍〇春 如神此武勝也提笑日如卵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擦慮約侵擾關出或日 言惑亂公都下以道凌聞不行此明勝也然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及公與四海接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紀大臣争權認 術稱布殺故死州刺史金尚審體連金尚嚴不為所污效行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為好為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報用其

梅ふる内 前用的主道将張動等與補足傷奉本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敢连回逐奉鱼術車点是四不如鄉言等免養魔餅則為用飽則賜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表術地少類編本七二五. 門以洪歌前也 佛公四世 此善班子 更的 原軍不然對之日發見曹公言者将軍奪如若虎雷飽其內不飽則將強人公 以金尚子 一致勢不 推 任 徒 不 在 所作可以表氏線非務公平探回此國家北意融回假使成王終召公問奏収下獄乳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縣藻縣四加楊東三不感勝海内於公田世清德縣漢明加楊東三不感勝海内於公人食尚于清為即中、皆今尚子何褒其死〇楊彪與納為婚操惡之 因陳發行之求称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族或斫几日鄉父動善傷同曹操人與新於守必受不我之名將有累郊之危矣布女在途追還絕聽前後 孫遊攻備破地或廣衛要子備車對走聽該職備為收勸粮自擊布採園假買三年九月已在後攻劉備本曹操擊布殺之布後與家術通遣高順 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公可得言不知手操使滿龍按點獄乃曰楊彪考託無他辭語此人有名 也布用廷策與逐奉合打正到動管動等敗走發傷殆盡〇九月曹操擊 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及策之此於連雜勢不俱棲之可能 統然公路納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俱東重但為卿所舊其於不為動 來循環使以稱帝告己布因求班場布造女随之陳建恐徐楊合從為難之為強腳多希為既乃派沒過世與順數口是為原始為之有人為非腳為為為於了於監驗神必科職自是是就不是了至獨〇五月就能與之術不依至是僭號於為為欲以武尚為大計尚不許而此術發 無聘處士孫即範便其等本謝之納謂殊承回孤少土地之廣士民之象者衛生為而已名字應之辦契嗣此乃曹國高代漢之議 事有借述之 太凡往說而曰曹公奉迎天子斬替國政将軍宜與協同於洪共存大記 由四大之資而與新王之功不足為雜芳荷次僧擬干時而動衆之所至 欲微福奔桓擬亦爲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難 御走被之 随國許得勇力絕人聚象婦操梳日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 御方規例 不無限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逐有無并之志 和大大 不好意 认 人と製 たりかな 世史類編をマニュ 天下医可 可多不到軍大師予招領之宮諸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宮開以孝治天下 門代記 平衛神五 前南港 室識情恐神亭将邪邊無于神亭二人前願會無妙而解散那今日之事,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窓於用思禽之解縛拔其手曰禮殊然獻万物曹操欲接納之即討太史窓於用思禽之解傳拔其手曰以別備為左將軍騰が楊遠前漢差以〇以孫策為討涼將軍封吳侯東 图腊多然游 一种统称帝汪终藏可既而省营营血不济目之为是更重色被日期日外有知识有强度需要表演期日则書昭所以殊情外操电全届工政之史新媒厚选情以表集州铁明目则言昭广江政之史新媒厚选情以三:1、1、7、1、1 有 引力的影响 之并觀華子魚好與年軍等也表當所以牧鄉方規何如左右皆日慈必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縣平棚州士表未有所附第命慈往撫安 **厄那四年三月表紹攻公孫瓚園之婚月焚死○夏表術北走諮劉備** 審與卿共之聞卿有刻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亦是卿知已 **家省摩於初張遼喊朝等皆降。** 在當也孫因泛涿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宫母養之終其身嫁宫女撫視其 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 之亦符官訴之未定息攻之布可接也乃引诉四灌城月餘而益困迫在 持經布降布見換回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将騎明公 将水天下不足定也抵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等事丁建門 小還第日子裏望拾我當世從誰果如期而為及謂第日華子魚良德也 因無此也然輕點無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或員此不必不以為人用或員此不可能是生也說后布一匹失而良馬號域飛動接將斬魔其實為子之勇者子少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 熊用其勇獨主而事則天下因可圖美 而何彼或攻徒而合此恭接騙陵我共惡之而平為曹操所擒也若使 · 灰痰散欲逐筍依郭嘉曰吕布勇而無謀陳宫有智而運今及布益 深潭歌帝 紀

韓書中断乃遣嵩随此已君為我觀其廣嵩白聖達節次守節高守節者也今君 華子魚自 双表性輪 宝盤国之人 此萬全之 Sm. (人之歌知君臣之東不快官守而非以是子表也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展使人可勝はめる夫韓高符書月官者高美常能置使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世史類編卷之二五 | 東後秋帝紀 南北村 強本ない 義者無也獨在義者無敵騙者先城且關策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来造從事中即韓邁龍許屬語部雕見其有賴望觀奪之意然則表文龍是送後事中即韓邁龍許屬語不審進為人類則是有無君之心書建一目的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欲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同門由是復從○訓 東若樂開州以附禮將少重德將軍長等福作此萬全之策也表派疑不 有為起東其般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賢用兵醫從多歸之 夷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萬日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 将軍有多高不到将軍具限的言表乃囚之〇孫策整鷹三太守陳動取 之因循環重請及翻口華子角自有名字好無達然非吾敵也鄉便在前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武大會陳兵將斬之當不為動你日 加重思無為負為表強之為至野語拜高侍中蒙陵太守及遠盛稱朝廷 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 臣名定以死守之将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高可也如其循隊為至 東奇或曰夫鹽國之大質也亂來放散宜如舊國使者監賣以其在江市 于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鄉率架降換八曹操使衛龍鎮撫剛中記書一也曹民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豹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慈 帝號於袁紹經迎紀欲從司班北過柳連備这之復走哥都情就也如死 黎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公競選了使司隸留治國中以為之主則諸所 〇袁紹在陈熊特兵欲攻許河受諫曰枚礼珠暴調之義兵恃衆漢強請 末可知 烟桶花 旧 持 業 業 京等維度帝衣带中容的與別倫謀珠曹操操從容問倫日今天下英雄性便居與 於維維度 起兵於別對曹操以機類縣機可以對以勉強追兵擊之物董承称受 躬を軍 華風 歌失症 皓髓就艺 於於此一日華末集方當優禮賢子拾過蘇功魏功曹在公盡規若汝今日殺之 中京 |張時間部議光之調耳精兵不如會指實如蘭教孫討逆智略超世剛兵如神今 方分次と せる動編を之一五 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主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置規若汝今日殺之財功曹魏勝件孫策意業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調之日汝新造江南,抗心交替以照於滕縣之哉。然在套薛唐子執大馬,孫監回款旣無異皓蹈說之風耀無帥綦四襲終又失五臣匪躬之節 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刑刺史車自日開羽中下1到行太中事身還你,地鄉縣郡縣多叛操馬風烈少變沒有以也逐與承及种輔等同謀會擦遣衛数袁術備逐發衛 福耳本初報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若值雷度衛因日聖人云迅 承矣其不以討無與承何無之入本為之也 時承謀海索後承等皆寫後我則為為不會故而書殺曹故是以討城與時承謀海察後來不禁經察縣與軍職院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徽擊備破之備各署州董禄與備門 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養為計梅莫及也飲乃夜作傲明且遭使齎迎策 備備果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依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文 便進軍歌葛中迎策策向歌拜禮為上看 之徒終無以自立于天下其無世较也太矣故予曰綱目脐而亂臣既,綱立人極誅亂臣販予於千百數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逆亂納到於據之樂朱子綱目特筆起義曰起兵除州討曹縣若所以扶三未有書其討議者獨元史數董承等受密詔縣供止立義賴精然不言一意密語與將烈謀洙操而不克坡昭烈在朱田逐起兵然前史一 三曹操却憲天子以來天下己非漢有董承以元男之尊親承 漢財帝紀

聖地 奉仗 與實際·當者逐解百周之 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 沮授臨濟蒙曰上盈其志 世史類編巻で五五 可以東部東公後若何極日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都若日紀住運而三族橋然自討劉備語将皆日與公爭天下者表紀也今紹方來而奪之 問明可通先於擊之羽望見良魔盖策馬刺良於萬犯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單「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幹劉備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 爾明被華馬然不留要當立效以報問公乃去耳遊以羽言報標網載之及羽殺頹 一該其〇初掃比關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便張遼以其情而解其人行即被其漸限也情以報密也特以歸則也的海省在所領其勢的別之於中的規其等與人族等也是於此,因此是其時的別之於理必逆科等此也能於一三约乙從其與玄徳不會彰其中的以為不代數文觀民聽皆紹良將兩戰會之紹軍查儀按羽以旅豐也多疑其實人之事。便即將於國內國軍人與軍人,與軍人與曹地多疑了於其功收較黃河吾其濟子紹軍至延津南潛凍職重揮敵率將縱擊下於其功收較黃河吾其濟子紹軍至延津南潛凍職重揮敵率將縱擊 曹劉進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點以子疾置舉杖 擊地回張呼遭難遇之時而以雙兒病失其食情故事去矣操擊劉備破 多辞水必不速備新起聚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逐東田豐說表紹曰 問之羽嘆白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将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肯之 乃羽之素志而 昭烈之及劉璋也何羽無一言陳致即豈羽之尊之運一南湖曰孫昭烈而明力以事之乎及羽於預及以報曹則經應不載一南湖曰孫之續羽也遭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将軍耳豈若劉章之 人沒敝形幻 一方塞了關安都都尉李通急錄戶調驗職關處表趙嚴以書與荀彧曰今關安無禪可與不如卿逐卒將年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馬來禪可如共成人業遂委心而服事馬、*\$其二機於師陳之間與天下爭衙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共心以保定更我 て、例 大松下之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被情見勢竭 青素所以 不可夫」必將有變此用司之時不可失稱乃堅壁持之以輕其襲破其屯駐城市 社の製鍋をこう工 火変歌の私 繁g an 不形於色而性給後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 不賢任法 曹操分營學聲以報少糧盖欲送野或報曰紹悉報教管禮欲與公決勝 其出旗位置行中射之中類創甚呼第權代領其然謂曰舉江東之果 至生逢紀後以聞敗拊手大笑譜之紹曰吾不用田豊言果為所笑遂殺 盡婚其種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標追之不及紹為人冤雅有曷度喜怒 夏飲給絹何以勸養或即白掛悉以綿絹還民都內逐安○秦紹軍**隱**武 百姓西宿鄉城並叛易用領馬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縣慰撫而便 孫策院定江東欲乘虚整節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兵即太守許百如客因 以孫權為計屬將軍曹操開孫策死欲因丧伐之張經諫曰來人之受読 天豊日公和寛而内 公不亮吾 忠若勝而喜猶能放之今戰敗而 志吾不 罪乃有資為庸主謀而忠賞國不可得而禍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罪乃有資為庸主謀而忠常其言之中也乃殺豊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極東坡曰也乃當諫者曰後勿難言來紹說敗于官瘦曰諸人聞吾收極東坡曰魏武帝旣勝爲桓曰吾所以勝者奉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 全生而歸漢備不取壞則安得立國而嗣漢可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也壞之六德備非滅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惟以自善而不以青若耶蓋攝之小息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 以與亡乎 君臣之事恕馬可也 惟以自善而不以音君耶盖撰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 古義若其不克成雙垂好不如 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計層將堂領

表もとは **適加以** 「印更あた 林興非問 四月少秋 七日前衛を七一三 一門居風かた 直线有面 谭问相攻 光邪をた Ė 便 天人四公鐘議是也公鐘與伯符等家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次其一天人四公鐘議是也公鐘與伯符等家同年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次其與春秋書 河少上宿禮待之益其公使电新野蘭明的備在新州數千字於表坐起一次中地方以上宿禮待之益其公使电新野蘭明的備在新州數年字於表坐起一次中地方 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 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門孫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宣先不之譚尚不足憂天則是韓盧東郭後歌前又外有叛悉名曰號自因于前而遺田父之獲 葵木八年東罐衣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整劉表軍西平 邁阿楠謹遠辛毗 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其 當賣權任子為皆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首無六郡之聚兵精糧多將士 至則既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內皆消發暗被股骨令 京三六年九月曹操禁劉備於陵南孫備奔嗣州劉表表開備至自出郊 察別門責祖進伐劉表展に新極機而有之此王業也 請操請放劉表以書遠識又與尚書曰青州職者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調不聽○曹操青孫權任子雖行權不受命操下 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派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等予若迷而不 用命鑄山者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 日九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聞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手夫棄兄弟 豆之。吊配屬紹命立前讀不得立自將軍也緊鬥欲攻尚譚別駕王修諫走,已辛來紹自軍敗慙慌發葯五月斃絕有三子讓熈尚聚以譚長欲 不復暗輕吳內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衛攸曰天下方有事一門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表 不守周瑜薩魯斯於權權獨引肅合攝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與 你不可不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攻觀天下之學查若因此方多 -萬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五點 五枚何如意 前代さ在 本大声写 而海内平 件長統員 座失ぎ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附而不怠此之情獨外人職雖干君子之舍刑罰敢此事立武備以東其威明當罰惡以正其俗官文教以章其化君子此其情也便皆無私以和人也其惡以正其俗官文教以章其化君子此其情也便皆無私被禮教崇辱心如越執著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農棄以養其生審好 所不能為也一座去色經三大學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 受衣公子厚息今其被亡智不能拉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比面曹氏 陳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而鄉以為漢紀三十篇幹的事幹論 整五篇奏之其大 居白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懷法於 弘的所功故出於網自號歐州刺史驅率守令特表何曹别駕韓珩曰吾 而取之天下定矣場 西成一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印藏所賴統當者論曰昌言其為三 世縣也以禁馬者及經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志定貴有常家藝在一口中報以行馬者及經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志定貴有常家藝在 角智者皆館用力者皆首勢不足後校乃始難首擊頭就我之衙經耳 聚餘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考疑起馬 川長子出屯乃羅尚交攻之白鑒和 也本初數亡因不足道然初予

Ì. . il

·明·斯·偷毙之無謂备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頓見之乎备曰君與俱來庶收置原理此問自有伏龍風雜倫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離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 海縣 在前州訪士於霍勝司馬嶽德曰儒生俗士宣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平俊傑 劉納山。目此管仲樂發時人莫之許也進期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期俗在 第7年26 丁仙 計初飛師語葛亮寓羞莊嗚隆中崃鴉孫歌駿紀幹期襄正郡之毎 中 等者 丁祖 計初飛師語葛亮寓羞莊嗚隆中崃鴉孫歌駿紀幹期襄正郡之毎 明 等者 年程院这次於後則此未足為恨〇副倫見諸葛亮子툩中國吹縹踱耳 之地、前衛等到強陽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無智能之士思得明若將軍旣帝室院罪以等好天所以資將軍也盡州廢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們該所樂日府言發 之地,利用武利蓋南海東連吳會將前西通巴屬行即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前不可通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新州北城漢海縣於下是與 北朔· 原因屏人日漢室傾賴· 及臣稿命派不度德· 最力欲信順· 本義於天下而 · 一日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将軍宜柱駕頼之衛由是諸夷九三往乃見 初端是一个用君言故失此大食品们日今天下分裂日野干文事會是來豈有終極 江東国史智行短冷逐用猖獗此失叛離君謂計将安出完日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明明治外觀時後則衛業可成漢室可與矣倫曰養于是與完情好日客関羽 世。簡編於二五五 果被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處有正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下玄十二年曹操比伐舊恒到备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調倫日 孫若公惠是我飲血之寇雖也豈非富貴生不仁虎弱致惠疾耶存山以 之胃信義者於四海若路有前一在係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 彼見天下真敢與之這也乃奉其私皆轉其和欲君臣宣淫工下同惡官 熬天下之膏脂断生民之骨髓上朋友解一朝而去苦所為我哺乳之子 戻 漢献帝紀 親なる一代 各片茶,的名於龍士元公遊,一路馬斯维德福詞為外鑑故德操與到備語而 孔伊孔 野生 子 されなす称之 一 世 人能 人能 人能 在天下等 新山村 刘竹敞 河族等。尼不死納答顧回復生和康與的有懷勝之稱來放配非其妻子皆較之所於。尼不死納答賴回復生和康與的動縱侮曹操又與稱衡更相替揚續謂中京下人,而不未熟志大才高名重海内動縱侮曹操又與稱衡更相替揚續謂中以縣,中大夫扎納夷其族前話其前於蘇峽此恭其新樂之人聯跋權之前,與立之主,以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 孔以托 朝.排身 声,所可 此可凡經 之正,一种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海弟懿為文學操琰矣。如司茂子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縣賴此爾興不肯簽聽無此 明核正統 **电好研究** りる事主 聚型 三角復何為哉認少聰明多大略恐謂明日君弟聪亮明光剛斷英特非 **逐縣自為功並典選級其所舉用皆清直之士操款日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 教子天下 世の類編失が二二二 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故一整如出一雜嗚呼三代而下孰謂于隆中其與脾萃野訪渭濱者越干數如出一雜嗚呼三代而下孰謂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 古至宝三十八条。熱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礼明可亞于百分之三三國人才之幾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遇獨出罪山稱 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海所有具親諸臣無能與對備敬於操始謂是 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多務時操下荆州所得者韓高嗣越王察之徒 伊博而以管外自許總志也才與什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 至於 昌山 自見執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哉问使昭烈不無三顧之勤 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較于曹操世多未論思調英雄豪傑周 何如曰是於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朝看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 則發大義于天下使與衰機絕羽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宣區上 竊時乎未遇則高疏立園道苟可行則看是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數 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告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情 得而很沒完置大言無常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 則將縞死嚴穴與草木似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顕著不可 ~漢族帝紀

天常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医使情感 女 言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文本為 并传生地不自軍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光升樓去梯謂日今日上 目安之出 以人為本國或謂備已宜速行係匠随備曰大齊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婦吾吾 构與元課 人中能 ズ夫で原 · 東京三太守及曹操擊表會表卒時為嗣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獲勢有定勢以 í 我以孤遺背信自齊吾所不為備將其聚去過夏城州人多編備比到圖在院更備大為中部由共議或勸備攻琼剛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尼亡託 打劉表一一時孫表為琛取賭其後妻恭氏之姪恭氏逐愛察而惡過獨之常也天法城亡漢公詳嫌如發極是同足道哉 操除贼險根将鬼域之椎者耳其勢不两立非公珠操則操害公北理 荷思棄去 [原家十餘萬人輔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開羽來船數百般便會] 龙重五在外而安平時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 行三百餘里及於當勝之 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葵而樂中國必危也願將軍自料何如 心蓋有自國和委屈可以每齡其生裁索軍馬屬編馬其與服王秋霜事隔於人存代終代城之規啓機於身後也須輕夫嚴氣正性需照而文舉訊 献之商志直情真足以動義縣而忤雄心故沒移爲证誤之迹及舉訊 献之商志直情真足以動義縣而忤雄心故沒移爲证誤之迹不然應整三容就歷之誤平仲立朝體有舒盗察之望 昭碱計與時若夫養與過有言山存猛散療養不 孫是以孔父正也不 **胃繁盛日原升之順則情感三軍恋处義之士則井于同救終齊大業員數五德雖顛沛除難而信義愈明勢備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比野可也 琴以英儒乱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 **戸陵電電影劉衛城之乃棒聯重所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儒張傑之氣自為 一時所宗其節盛孝章都鴻豫既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 人 漢献 形紀 **人民政於城州備乃棄妻子與諸者是張** 夜 **拒條** 榜刘合共 三分 佐而天下 下 情を辞り 気を 地原川 共治療護 貨幣主之 録装松存 曹操不在四〇曹操進軍江陸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保松為人短小放荡操緊張本醫無敢近者雲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漸應遇劉琦聚萬餘人與俱到團團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順目横矛曰身是張翼總號也可來共決死網失 定類風巻云十五 民族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姓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愈初魯肅開劉表卒因言於孫權曰嗣則夏國隣接江山陰固沃野萬里士 充曰事急矣請本命求救於孫將軍遂沒當願語孫權完說權回海内大門若是之雙項之縣桑之說前亦可以此時撰自正院將順江東下諸葛引還者實線東下之時長人職與媒際直接雖有四條東下之時長人戰與媒際直接雖有四條重於所然之時 人第有其功與自乃等孫爾等與船舶迎擊號之所改盖不月冬東撰史東下孫權遣周翰曾關等與船桶迎戰於亦壁大破之操 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裏右遣服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都縣之學 備南走前迎之於當機官极語係曰孫計廣縣惟為計故野禮士丘精糧 **更開出走劉備不存録松松死之縁動章絕操與劉備相結章從之**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才能笑無光於事從此遂別遂語 天難各已平矣遂破刑世 等數十騎走徐庶毋為標所獲底解構指其心日本欲與將軍共圖王報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城城收表慶西與曹操並爭天下今衛之夷 陳壽起目稱其建獨斷之明出教人之表沒有以也惜乎庸之早表而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其之霸葉緊襲日就失一兩湖里其文散而問計一也關於權統劉儀此以標與亮動備取前一四國國際與諸葛亮雖人而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 曹整 通回苦奏植一於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騙佐而天下三分 不獲享權之報也照 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臣至不惜乎 人漢郡不知 一成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道逃至此

野殿 マク・九土未平馬越輸逐的在開西高振後患而張今數馬仗升借東島門野歌東用當横行天下高漢家除於去藏児報旨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新軍藝 月足とを方之人不習水散又動的之民所操者偏在数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城能為非常衛者也等依之北海城師故事為衛女大法心一日必数上将軍且北京北京東京衛故大法心之日必数上将軍且北京 在放於的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於府據道證書目近者暴辭代罪在庭南有劉政 不盡此一例之壮士耳循环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官。英才盖世安能為之不孫 张以孝理老 贼勢不两三君官當職此天以君授孙也因接刀斫案日諸将吏 万分素後有言當巡標者與此案同因無瑜背日公遭捐 卿言至此其合孤心 康二萬事物然日吾不能學全國之地受制於人事計次失非別豫州莫可以為 東東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たっ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 用去配手衛又今盛寒馬無不至聽中國士衆逐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止 石物逐物至清權曰崇雖先名漢相其首漢城也將軍到據於在 東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聚方沒料宣會俱於黑權以不群下其不失色甚 逐次瑜督三萬人與佛并力迎操以會開管助書方是劉備在衙日 **發展漢目立人美徒已二本己在劉表與其其少數雄已或惟弘尚縣数極躬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共五萬人保為料軍破之權曰老賊** 亞蘇州協規同力。破軍軍必夫與軍敗則國恩之勢強品足之形成失成 痰散閉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考之末勢不能等 曹操者然後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子完日今戰士還者及問羽水電 能何不比面面事之擅日都豫州何不逐事之平亮日田横獨故齊王素 有用萬人劉琦合冠國孫致時卻於段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象處來

此葉清華配

史 54-345

等有 從 **刑务**一州三州 為維州 西 計算 荆州當 而虚天下 情報教訓 あざ現本 獲異失うな 而衣寫中自完私行語瑜瑜出迎之立謂幹回子翼報良苦遠汝江湖為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以常愿遵之初曾操客遣蔣幹住說周衛幹乃領之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來要備然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匹迅干四年孫權表劉備領新聞政時周瑜屯援江陵會副新兵權以惟屬悉之之三 人民 花動奇 起 降之胡養道 幹日式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記君臣之義內結骨內之恩言行言從禍 曹氏作說各和因延幹與問觀营中一行視分庫軍首語依於深飲宴因謂 過度,而受其功輕為於孫懷而至於敗此不亦是於料事而不長於科而受其功輕為於孫懷而至於敗此不亦是於料事而不長於科 쇰 入さ 三縣 八字是於此中四年四月 7~日本21 二三萬月十七日 以則國家順危是以東漢書 飲狐便爾委伯所與兵眾誠恐巴難共為人所禍巴敗則國家順危是以東蒙古 医环氏线 拉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庸之要也心辨之間 田原縣 不少要 计映小明心有 "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庸之要也心辨之明 田原縣 **替劉備**代部 智達之土有關羽張飛族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龍得雲兩終非池中爾庭等皇見孫權求都督剿州新上凱於權曰劉備以景疑碰臟訓姓牺雜之姿而觸鰷非時劉表故吏士多婦劉備衛以周瑜所給地必不足以答其報乃自請京 所以為一物也權不從備還問之數曰天下智認之士所見者同時孔明讓孤意 7件目 明前直正若亦愿此也〇周瑜指京見權乞與詹威雅微弟俱進取蜀而併張的 妻 品末マーュ 「日本」と、」 「日本」をはいるのでは、「日本」といい、」「日本」といい、「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 之青已极者望過矣或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心每用耿耿 今日孤始於聽至相雄東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獲為一十年規符下今水才随照十是幹許職剛勝以口十二月接讓還三縣歸購 旗操下一果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壓而或容隱偽矣標善之乃 義红後領死州破黃中計表将權表紹定劉表像平天下身為宰相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與軍校好意欲為國家計賊立功 府大吏或自掌重張以入官寺,大立教觀俗者處中庸為可繼也分為 使題感道言選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及此其志也而遭信事草之難與起 論而罪悪大矣 夷狄之功亦有皆禮樂想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 專兵之該城不遜之黃一何愚弄然聽之甚以齊音伯王有尊王室養 海九州號令其七生發封拜皆由已出共利大矣乃上還三縣謂可強的致堂回曹公裏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少時益根據切名題籍旁無 該献而紀

三、電景、電子の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あるというできる。 東京の大学では、東の大学では、東京の大学では、東の大学では、東の大学では、東の大学では、東の大学では、東京の大学では、東京の大学では、東 孫遊動五三 鄉今曾登職堂事不可不追家醉以軍中多多權曰孤宣欲卿治歷為 ###2513 組矢管備物構以到川借み衛牧共記載操權徒之の初孫權謂呂蒙 操師を写き、乃告人日安周公金交差段醉醉不免目醉癖職美之權攻魯肅代 京が<u>職郷少者才果非後吳下阿新鄉教家日士別三日即更利目相待大兄何</u> 大変三位今忽短的孤何頼武曹京新史王常文後終平永此則其於也光聲至之之至三位今忽短的孤何頼武曹方新真孫第分郎に為因之而樂先卒南又帶於秦朝等 言可采輸死不朽矣卒於四十年年三樓開之表動曰公蓮有王佐之在東北等 言可采輸死不朽矣卒於四十年年三樓開之表動曰公蓮有王佐之在 巨相行 · 全自以為大有所在教乃始於學及常庸過事城午縣更勢論議大號曰 長夢属をマーユ 南京新國有的兼魔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書蘭思烈臨事不苟可以代喻僧所 原生多可屬也描許之称是四處道病與權牌日方分曹操在北疆場未静则了 文逐用統為治中親待立於諸為充沒成為接公之後于為此明司馬歌 見見前ち成之比 配云 唐士那但當於雅以從黃河如湖水見往事耳,即言多務執若孤孤常體 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草向飲玩於辞藻而所學發成無用之具胡致堂回三國之主權為下生吳之臣家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 事之晚子。庸遊拜祭母結交而别 生日歲以年長數院信場剛折經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成服而親 成れ、見機 人沒敢否犯 有四美存為那烈意於用賢故唇動動敵國之 之是聽院原在那烈也各面以外才為他而不 可義。也操次急吞以實練以暴告以仁操以讀者以忠母與採及事乃可成耳等州於屬州大廳就曰歐洲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前與吾為水火者曹操等取得別也運然之遺正迩備主簿前權該猶不聽法正至聊州陰說備取經州倫縣正與別也運然之遺正如備主簿前權該猶不聽法正至聊州陰說備取經州倫縣於陳之深佐也善用狂若使之計常曾必被會破則加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 「「「日季之所謂疾留不及極耳矢を化園非」道也の法正為劉理以為為之也故賊不為曹墨而求割也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第十年之世民劃為未足。」 「「」」 「」 漢献る & 逆級領子 回若吾入河東敗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共向層關使敗悉守蓮國渭北道許不於河軍擊鴻湖而灭守蓮國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乃與克日會較大峽之遊湖奔除州操追至安定鄉而還者將問日初數 頑垣 树栅為雨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弘度渭為堅重重至不出所 我南午而西河之情虚故二将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事 秦戴以為州主會鐘繇欲何家門請強其種煙松因說回曹操失無敢 誰可使者松乃聚正正醉謝住為不得巴而行眾為松說備有雄思本語 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圖土誰能樂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明也雕就不至所悉乃忠言妙事以取一州而輔成裝熟是黃在職就以敵詞為斯是美在當出也此明薦的以進而政同形籍公是美在此

要以來,等守瀬川南等時之 大明里祖页的作此〇七月權長史張松卒府於原第道病授予清留 順政故院印作廣災和〇七月權長史張松卒府於原第首病授予清留 孫院安陳家的武芸学郎天府止元正等二縣是其地也皆接處天府 形勝勘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君入權於是作石頭城等直接從治 形勝勘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君入權於是作石頭城等直接從治 比隆盛世 如明君末 明君以哉 皇書立不顧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白操係果不誅既而聞至之謀甚說曰君非 事無諸至日九野命者謂有臨時之為其今此財制在賢信之手故老臣 於該清俸議者皆曰公有舊法處而後俸者不赦程旦日此乃後懷之際 外有強敵将軍為天下之鎮輕動落來雖充不武乃遣經軍實信討城之 也河間民田銀友分數些無世子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日今大軍在處至不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都替拜不名入朝不超夠發上縣採之西征 權時之宜今天下界定不可對也必欲缺之宜先啓聞議者皆白軍事有 一様大夫冬軍事前或自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 而以我断恩也權省書為之流第〇久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順行中光 言其不合也不亦宜平故明君稱之求賢如機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指欲 殷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養香非無 調得必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海嘯斜鄉心璋往會之增備只厚加資等分別川衛将本本数萬人入益州備至之都大守藏旗前心雙曰此折 放與治道相及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次難進之術吐逆耳之 處大臣之勢便人以大事故已誠不可不重應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承 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 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錐而趨易好同而悪<u>我</u> 紀使學張雪備比到發明後未即討學厚於臣德以收聚心 備以為然乃留諸葛光開初 製 割 対 大 若 オ 艺术科女 身成に之 淡室何如 **信件** 百 覧 五 在 必然人國東忠自之誠守退該之實若子女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 葡萄有粉 好推督建士故時人皆惜之少疾留為各於縣而卒該四本務集後人於縣而有智語以疾留為各於縣而卒該四本務集後人於城可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語以來留為大學教育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語以來的在經過水格在經過 編巻 マナエ 前則不知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雜矣而定時猶謂或有殺身成不執是猶楊鵬潰慶以成猶天之勢而後徐以一常障之尚可得于由於股拿之間輔成曹氏之關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潜社其宣誠有忠貞之節,將欲以脫節盖之與觀其賜大義斷大謀撰弄強數 予以謂其才似子先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五於惡人之朝事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心東坡謂首文若稱其才似子先其道似伯夷 在 牧 旦 事操手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楊龍山田其所歸不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子其相重耶之議楊山田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或問嗣河董楊** 不可得而病也漢末大亂群生金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源或含號或一次上濟生民子。亦植行若狗屍管仲不差而相之盡以非抵則生民一一次一大之言仁也重失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補佐原植大 事事功就乃欲邀名於漢代響之教监穴墻發廣而不與同幹得不 陈上上 英大市 医改称关节其诸诸本末是其有扶漢之来于日南或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蘇立之此最為 中皆開土討煎以自封強何與於漢故而司馬氏稱当或佐搖其功不打致室司雅順其情則逆自然東征西收擒召布破東紹下制川定開即致軍員推自起兵推有奉迎獻帝出於危也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 仲之先矣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後乎管仲不死子然而或死漢室其仁後居管 將誰事哉彧佐魏武快機發東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十分天下而 之道皆得為孔子以為一 在管仲之後夫殊威仰戎狄事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义子 其死亦何足悲又像本傳或乃唐無之塌則或之夫其本心久矣 B.亦儿漢發而六順大畧等語皆位漢執言於篡取之說策及至B.或之勸操取交則比高光,迎帝則此晉文及官漢不今還許則 、代及る

在此思 國者御史中承能市共父之論子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內刑而增明的通前我就公縣第三〇條欲後內刑令曰首陳鴻臚紀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 孤生 件子當 架 正不知此世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流道之名將各權過在據守開頭開數該項便造成時也屬歷時衛在經調雕故言於佛曰今陰建精在實夜並過經發成都一奉為歷歷十二月別份據記內蒙古古城市屬門保育中不為也與於於八百十八年,以下一十八十八年, 罪" 人名 五伯 物表初非 **计外中** 子真公 軽而失 大文為賣人 ○保欲後肉刑令日首院鴻臚名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則命獨自上出也至孫書日則又其於养矣 ○秋七月親始建宗剛社一日奉始書於是再見教者弘加安漢公养九錫〇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 無之相守月餘操見其升故能仗軍伍整肅蒙白生子當如孫仲謀惟如與己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滿門口縣 業號步騎四十萬攻權權率七萬 平備自放備的書項水益在交資種項皆少給之佛激怒其衆曰吾為益教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收四衛級,其中計會操攻與其執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收四衛級,日班連引新州各返圈 府軍選例州將軍遣與相聞說前州有急欲還校之一千名之來見因此 **夏景升議兒子豚大耳標撒軍遠○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錄號** 明計強敵而積財各賞何以使士死戰乎。召懷市貴以無禮斬之并其其 其器量何度也然則終並孔明比哉。以整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馬欲奪奉之佐以堅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馬欲奪奉之佐 万正學目而文所記事香味力り、見りましまりませる。 大正學目の馬旅以刊明灰紋近標書納有疑惑孔明之學惠平王道之養蓋權不謙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出於將盗之計善用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出於將盗之計善用權一者 天下母如操所為手 一昭列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 地而妄發之昭烈之不即從所江軍一而統所言皆屬訴功利之間劉章地昭烈或說昭烈於取益 柳而死者更聚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五 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 也功非扶 产度等 **建何**如 知 | 関連 以信 市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摩備進圖歲制時劉璋城中。 為賓客分遣雲後外水定三勝院為燕定巴西震勝西繼續點已 画版线 飛趙雲將共派流克巴東飛破巴郡養太守旅旗飛河顏曰何以不隆随 平午一年三月號公担進位諸侯王上〇諸葛亮留開羽守荊州道張 至無因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逐開城出降備遷 種子 尚有精好三萬餘人穀帛支一年更民成欲死或題言父子在州二十餘 也若用古刑使注者下發至衛刑所悉是盗者則其足則求無淫放祭都 傷民且殺人情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明毛髮非其事 鐘部與群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掘乃止〇操部中令未與得賞賜之物皆 人務失今以答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驱命也議者惟 華中級三部烈及抗立院而奪之國直得為有義受緣以為不然常烈華中級三部烈及抗立院而奪之國直得為有義受緣以為不然常烈響應盖亦難矣。 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取劉華正所 公安橋前書歸其

育志と土 初上州芝 **百銭編** 新 情服乃除於是重和黃權李廢釜本璋所後用具記黃龍等璋之始親彭其英公司人不加罪倉卒但及官而已〇七月聽公操緊孫稱留少于植守即父和孫所為議吳時盡州郡縣皆堂風景附神禁口舉行即道獨節楊附城堅守道瓊無明州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節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見世以更為本之之之。 民 決散 市具 **死斯特达** が直為さ 西二年主義孫極東劉巴伯首所是根佛皆處之顯任其其宗能有志之士無不茲 汉 本 多 章 五 法正大横直稍仰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比畏曹操東揮孫權近則懼府庫充實之法正一來之德脏此難時既之然無不報後或謂諸葛亮回 正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亦〇諸葛亮佐備治圖順尚嚴峻人多怨受者 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軍令翻然翱翔不可後制今奈何禁 法正謂党曰昔高祖入開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劉巴日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公吏為官市係從之数月之間 無預馬及技成都士衆皆舎干支趙諸藏競取實物軍用不及備甚奏以 有其國未無惠無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和放昭烈で走上以後漢帝で慎下攻韩劉馬で奸厥功大矣何員義弱後至王王至列方侯崇兵疾群盛以後漢軍北而不誅漢宣曹何集名劉馬牌で策儀異古妻間據南益州偃郡有不臣之立衛以曹則魏 之有政門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文民是以大和〇成都之園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 願後刑礼禁以母其望先日 恋狭春 秋春 東 而 ご 初成 芸術 ギョ 女而蓝信 京大学所以政治等之以位位極則残順之以思密、過則慢所以致散質由於此 わんこせ 三首新人之 意去光 斯而曾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職爵加則知榮榮恩业齊上下有節 順為指家丞顧防開以禮無所撓屈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解植親常 為治之要於斯而者表 可以弘亦經經時所德政不舉威刑不顧獨王人士專權自您君臣之道 君知其一一未知其二悉以無道政箭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永之秋夏為上招誘其罪不小馬實權 /去無不去不止又稱二句論人父而益信吾沒世不忘〇十一月號公 京屋亦回孔明之治蜀也惟不可以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苦姓於 以并不循疾徐其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報心者君 以張斯之是以水所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以嚴不可也非所謂問國之民用重典者子况昭列寬仁大度而吾不

三軍の延振問時四今可擊不獄畔日今已小定來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湖張的徐清高明教兵操不從后七日衙府者認為可一下第一卷二十分引了 類解於明萬人也益獨稱以稱以在羽亭前数羽相見因責数羽田始與孫州親於川 即長更開羽盖後之權大公這呂家取三郡備遣開羽平之抱使魯肅將於及外得孟州惟令諸為建使備來荊州諸郡備不許惟應累長沙泰陸住院三 **挟**許如此 新加力 此 用一を今にうちつこととして、「一」、「一」人で不差れる策略の経過の場合を記れている。 長坂豫川計窮慮極圖欲港軍王上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以齊其忠而豫 權率報十萬國合肥俯發或聯級敬感後募敢從之士明己而轉行聖各肥護軍薛佛署強遇罪於醫地與羅之所必經事可賊至乃祭及是孫東等年漢門〇八月孫權攻而肥大敗而還曹標之征張魯也為效節與 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國民既定據除守要則不可犯 中國人震恐其势自仍因共輕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為亮明於 罪於左右願加其行補不時造動率水軍住夏口犯補過之不 還及備西攻到璋權日衛馬乃敢挾許如此、孫惟劉佛公荆州時衛已 得過謂利曰汝欲取獨若以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 华泰正月三貴 人曹氏為皇后○ 初劉備在荆州周 一 解太子: 機比関策を行う 市成是與湖部才象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必可充之備善其東乃率諸將進年在京廟上可以不懼而及以為喜何以能以觀真不昌子乃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種於是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成主國不 列科吉刻外職情 法編神心身以重 剛 非蛋此 為 何 方 漢十五十十十分以是數被之色發益州在諸華·光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孟州咽喉 成為中漢丁更使淵張部徐見等與之相拒備造其將陳式絕馬鳴聞道·田鄉 其為即我一分子也操大笑不能主拍議郎辛此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此以告於明我人對排問其故鄉回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擦回何思鄉回思表本初劉景 實理數本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遠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朔翔點然不轉日題以死守之不使人問大中大夫實朔以自固之術湖日願將軍恢崇德慶 大長三一家院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将下西西官仁孝物敬宜承正統琰 入監督 世更類編卷之一五 人士学当 以植性機管多藝能才藻敏膽愛之欲以為嗣以密客訪於外尚書崔琰 收其次曰大熟謹已刻心非但書鄉也〇十一月張曾出降以為鎮南 石照漢中則無獨失此家門之禍 也簽其何疑時法正從備比行完於 王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外之議權自前 入至麾下。權大號走賀蘇軍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郭第江日至萬人 門点歌而紀 療為而

· 一种民事級中無關係者太守淳子式表域在取人民遊後前都稱式住東 東州 では、かなくらばとこれというの存権を口行所を粛平権と東京といの土成服論の系統監持人と無用して存権を口行所を粛平権と 東部 五年我備明日至雲書視昨歌處日子龍沒一身都是膽也探引軍處長女 世史藝編卷之十五 改义有美 酒陳川矣乃飲衆在際於不交鋒逐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於取之過期不 門家二十四年三月聽王極有賜家中劉備曰曹公雖本無記為也我必怕與紀是起去欲挟天子以依魏南接劉備不克而死籍機敢於其不明的天理也而維君於網點納治所地時有全補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成成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常是起失討聽王標不克死之明跡就監視不確曰此誠大者之事解入不能為其 相目式白君而君為之何也孫日式意飲養民是以白遊遊豈可數式以 雲播鼓靡天惟沙勁等於後射號兵勢在驚 彩自相殊暖防運水而死者。剛且却既兵追至营下雲入营更大閘門怪旗包裝號兵發雲有伏引去 己於代之初權以嚴唆代肅督立鎮全口愛固解以孙素書生不問軍事 為國國所差門下言佐何於有才養此尚在國郡而祖已為廣遠文子。是 為府據沒仁使于莊鹿德中至北八月大蘇兩漢水蓝芸等七軍皆及禁此學到然有後衛耳利大感悟乃即受拜,〇間羽自率衆攻曹仁於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世意動為過祖親舊陳韓後附班最在上未開輸 羽開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然不與老女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 還胡雲将数十騎出書視之值操楊兵大出雲存與相遇於前突其陣且 習以此為怨王與君侯聲猶一體君侯不宜計位號之為下也僕相為情 劉備家有漢中〇七月劉衛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清為太傅法 為尚書令關利張飛馬村黃史皆進位有差電司馬指詩即授利印綬 人族歌市紀 **计**操作答数 理(を)(日) 用家養上襲其空虚則諸郡可下而羽可舍也逐稱病馬權乃勉檄召家還家至 不應之以治疾為名羽開之以徹備工監赴寒佛然後大軍浮江畫夜驰 **大任** | 100m | プロの年代所電火代表底至極口高書與羽禰其功美源自護が高書系表 | 14月17727799919191919 **電家在時都福問誰可代那者家對日陸旅音宣派長才堪有重調其規應終可大** 獨都 Lines 电子点片 いっこう …… 大型及豆家代書南モ陸ロン為初いのから 向存宜且無軽開羽返之同佐不可失也及豆家代書南モ陸ロン為羽 在前門北府等本推方其定期漢之心而助縣之惠也 初患庸害動孫權以曹操於高即時而者相於書華義問羽而書推發前之所以初患庸害動孫權以曹操於於之〇十一月孫權使己家縣以江陵開羽走還權邀訴之鄉自於召 · 類別人一部以南往往遥應有羽底於華夏梅聞龍德死流海曰吾知于禁三十 開州·道德善之橋曾為其子求婚於羽羽萬其使不許婚權由是終及羽攻樊官 孫雅·董·優善之橋曾為其子求婚於羽羽萬其使不許婚權由是終及羽攻樊官 家上頭口羽討墜而多留備矢必恐家園其後故也家書有病乞分士象世史奏為未えて王」、東東下を 包衣推擅 謀三曹植為嗣不惠之後植以縣縱見球偷每就植應事忖度無意強你南以其權則鄉國自解擦從之公國王操梭丞相主海杨備初楊備丁儀劉備孫權外親內蹂購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達人勸權雖其後許割江何意館尼歹不及龐德和操議從許都以避其銳司馬監蔣濟官於操曰 答教十條教門下随問答之於是教裁出谷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世家 故降四八以於今家釋之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於之約今軍中不得官止使于禁此樂北縣羽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於之約今軍中不得聞知察方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家入江陵釋于禁之囚鄉體 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後所嫌稍散共以赴班战具於陳其可食之要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見宜用之當令外自翻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素驗雄有無并之心且居國上而其野難人容言於權曰利君臣於其論 使白衣捶棉作商買人服事夜無行羽所置江邊屯候蓋收鄉之故羽不 權送祭五襲羽令吕家為大都督家至為陽蓋伏其精工離應中端名音

不足無知 ネシーユ 也俱非所以有朔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交奏孔明置德率三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走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受妻羽敵保操之不有至乎操至羽保其無勝乎即勝餘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夫操猾勇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壤其院豺雞勝獲干禁七軍怯失也昭烈之失在麥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具則吹之 高致空三所不置洪王界時法を直院士元は北天人人とといる時間教室三時主子別ります。 すれまり いきょうこん (了) "一百美色故区要外产库节状的与方象交叉之干度包生之之智而計不能及此熟非天也。而不慎破隱然受沃逸之絞謀而江陵国於泰山失以昭烈之明孔明高之象而駐朐襄為羽懋模羽進可以權其威而發揚退可以有所就 本三二 人 沒數百名 置行潜水剂州而破別恐快意一時可也不知是霸結盟所治者何事不至是矣世多奇已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其為商 唐荆川三信至於崎岖極流西東京軍面其宗教不可奪塞於任萬之事荆川三開領政議了不可奪塞於任萬之 以肥獨而其信兵也乃足以自繁正經權之不敵也父矣操也且協於不先加於藏身計何之其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觀也未足 情其功之不敢以為侵之任不先加於腹心之具而死於外縣院之經中而其志愈明益侯之大節器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雜勇勉世而深 而剪其瓜子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長之民至欲徙都以祖選使侯當時先兵之未發而圖之置不可以得 27先主失荆川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青爲數千里出軍 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蘇卒思之遇而遂投之以肝膽死生之 ● 1000 度受 語便及大及帝王二年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宗二,韩張言方率敬等, 先院各無人遂破孟德開指, 州، 魁馬东衙子敬等, 庸因公達致達於孤孤縣 雅爾則五千人往来軒中之〇葉, 近世遊游局城唐肅及家曰公禮詞。惟烈 比個裝為南 節係 熱観 皇書中文也欲据吾者爐火上邪陳群等皆曰優祢也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親巍 蘇默 為驃騎将軍假節領剿別收權上書稱臣於採補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 蘇維非旦亦恕之不符責也做其作軍屯营令行禁止共活亦羡矣〇曹標表孫權 新年以他瓜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初不足以此子敬内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 可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安於不及之 配圖取開羽勝於子敬子敬谷 都常用比方 世之数為美之一三人,後於所名 風俗表 禁化 三 宗 下 **各人周文** \$ 一長勘孤急呼公達付任以家空門撃士,此一快也後雖動吾借云德地是其 体儒親一節之驗也與此一節之能可原其為所傷陷矣,也則是是人作儒親一節之驗也與除傷與人雖前服領言不必見全多權即遊濟料唇吻而實無才是當為州人診經此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旬起此亦 外白遣萬人討之曜日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鄉何以輕之游曰由餘奉 短不足以損其一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部馬也子明記 孫權以齊俸為治中納州軍事一以豁之從事來何誘導諸馬西州羅田 少時孤謂不解則易朔鄉以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李問開五壽夏 一 我操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群生從望故孫權在逐稱臣此天人之應其氣齊於殿下宜正大位復何 敗并教那而失之兄得而都之耶児荆聚為南北喝學在三國為必争策先主不信用其依事之於其而不得吳止分数郡以與三至開邦之之危又不開放之何也羅軍解武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 國問巴蜀四寒非 進取之地惟 之地乃武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自然即大天至於那縣之吏根護明鄉明行所次以提以散莊於上格院公包忽之光武敦尚經術備明禮樂繼以明若臨难拜老橫經問道經公司數化國家之息務也而俗吏使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書 江陵諸葛亮不勘先主都之及開羽

就从一事 起方法と 如何全文者 精想 光武明音 又王 道德 石美,而自 就計 植長 黄化 千石 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聚勝氣勢盤盗動劳宜賞不各千金無功妄施分為まさい五一人災豪帝紀 毫不與用法唆急有犯必数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係不好華 能放缺受刘群雄幾乎海内至是竟太子本次王后令即王位 無野鄉太納於『歌野等至八許快場四十一番片比意也,即野鄉太納於『歌野等至八許快場四於行納於經數縣鄉鄉鎮即曾接手生之事相不如此夜即花園枕村納於經對綠畔縣鄉鄉鎮亭漢臣之名此濱令之京應千百年無人織待將夕偶窥破之因此歷一禪代之事有是子孫所為吾未害教為之是實以天下濱子孫而身至分香賣後之事次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至分香賣後之事次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 操之機意也操身後二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令標之遺於許许百言下何其曰曹公平生奏至此盡失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何其曰曹公平生奏至此盡失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劉元城謂馬求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其曰來夕看三國志識破一 王原州田疾天子を諸保以收四海、推而為魏矣既除本而陽卻之王原州田疾天子を諸保以收四海、推而為魏矣既除本而陽卻之 章之者化也不幸重以恒靈好養姦町於叛忠良精多士之情當四海 治維河而風俗不衰忠義於發視死如錦夫直特數子之野亦光武明 少扶其危下以有名融郭恭犯防許勘之流立私論以故其或是以致用事可謂前失然上則有表安楊雲李固杜香陳都李膺之徒用公義成于下風化之美末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黃城園權要原 余讀史至魏操术皆不悪其巧而惜其批也身佐僕而相之 也后世英ロ 明城福書 华 親置用別 作人くだ 真科史 死立 九品 あるこ事 の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受曹丕和立於治安言報書代漢孔於問谷兄等巴西表謝丕察位帝乃徙而史大大張音等言報書代漢孔於問谷兄等巴西表謝丕察位帝の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 坂在阿衛快度府備在縣西比 近事又接回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将大劫奉漢帝為山陽公の山陽故追事又接回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将人為孝之一王 一人 漢歌帝紀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皆有識鑒者為之區別 初建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日 回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歐言惟陛下察之不即追取前記又辛毗 運朝不問以所見聞對日但聞亡國之語耳不念然問其於於具以答門軍夷侯尚曰卿廢心重將特當住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済 将天下後何年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織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 物第其部下〇六月以置送為隱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即 達百州本以六條詔書祭二千石以下令長史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舉世之權好數人孤寡以權奪其國家者接班天下丕之父子非獨達竟第一承天意以與賢平愈已實奪之而謂之權,將誰欺乎自丕為此 舜禹之事吾卯之矣被所謂知者謂知神堪之事也不知對之事夷属在我一口不赞政智以成其志故假禅代之名以文飾其悪謂其下曰我明心後世權奸逼君禁國之始曹操睥视神器非一日矣 又何批哉 哉而額很其常孤其悉居侵忠惟教蘇策節至於抵后辱主而復己懷摧陷虧済而無亡漢也則漢人之心因厭漢德輕也魏不亦明白坦逐 で事殊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于漢帝之所以禅與其位者亦循 有操工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正則易不脩諸葛之政将之以忠統 篡鳴呼祭矣 當漢融府董李聲鹽拉 然土崩海内之欲所欲為者何限

	世 是 數	全
, 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終	也公道縣香之十五一八茂縣南北	是華國三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汉諸劉奮帝一任而處近智應光武 於管海世界之德所英雄之志民陽之得以為於一年一十二十二年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主教家紹不勝其廣建鄉州郡紛然稱兵以討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系面與於難及亦有東京公司,其中一百九十六縣 在東洋紀而於明大學系納其於數本而不上並非建前才不必當然 所以所述是於表表的不成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系統與於於在而不上並非建前才不必當然 所以所述是於表表的不成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也場雖於而先很八室美卓食後從及英主選都州郡紛然稱兵攻 是所知與於於東衛之政等中心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中國之政府,以及於國政政策也一至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中國之政府,以及於政府市。正整神之國, 中國之政府, 中國政府
	1	信 火於醫烈猶忠文不一天尤 7. 司是做數有信與務朝之政

專就 立地人の漫山王不完至是中市立水武管与有大枚女工又看自己与着特性的观问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籍旅离里台家时联令大献未充而先自然明治上巴高等於是漢中王蔡老削服論曰孝愍皇帝群臣前王稱篡號郡詩上前明名正立馬 割讓那烈指刑中山前正文章指正言順晉此族 第一個中傳灣衛祖的 电视电流电流 到实际限制中山前正文章指正言顺昏此族 第一個中傳灣灣帝學院第一直和東武元年親攻命譜不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此清清共何經報和于和学丑章武元年親攻命譜不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此清清共何經報 阿漢常の 与课 関係 位以 基 世史劉編卷之一一一人民语明別記 所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六 列汉司 正庭氏 庚不 で去りて 年 仕 オー 先后一數國非其化學科為人自希古之比也。 外國的其其化學科為人自希古之比也。 外閣烈而為黃有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外閣烈而為黃有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外閣別而為其為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之制奏之然不可無旅時月日以職事之先後嫁漢傳於親而晉安之皆所思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措惠猶承祖宗之業餘者皆以列國因住在本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問之論與兵令此書商以周本漢 得不取其辛號以紅路國之事非尊此而甲彼有正問之辨也昭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限而所取之爲傳於張以至於周而大宋永之故不 大了國統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數目漢倫推五應生職以秦為一百馬公日之立法度班法念而天下莫敢造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一百馬公日三代之前海內萬因有民人社役者通謂之存合舊國而君 到致堂百得然 邊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諸為公草廣傾華之時即 烈祖稱吳王格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此使得絡漢於漢雜云中山清王之後而族為陳落不能紀其世茲名位亦獨向唐 列二實厚安士三額孔明卒成為及二世 北孤善終緊矣 年而崩累六十二韓惠陵按臨法明德有勢曰昭有功安民曰 未累官至強刑牧及哲不察法承正位于野號回後漢在位三 三一個馬子與目養例改正一如 ○漢昭列後帝魏元帝 羽目示人 都至之間 デザイ. 新軍の世界 関係並有 道北取禍て 國士之取 昭列 水光 玄 班當年兵两人自附州各江州南州今四川巴縣市臨發其帳下張臺記過失又日鞭過德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接常将依孫權行年伍而騎於士太天飛寒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劉刑殺既 獨沒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問飛营都督有表白意飛死矣 孫權群臣陳者甚聚帝皆不聽軍騎将軍張飛椎壮威猛亞於開羽羽善 冥孫權還諸馬重使圖請和不許逐遭陸發在諸府非平時男人或言重 別遊觀人皇護相開者惟曰孤與子衛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自孤 猶孤之不有子瑜也陸恐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苦遠孔 推奨可或資行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溢非取之於漢室而鄉思進子鄉郊王旅頭著小吏半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表舊不幸而正之乃 尚有一夫唱義皆君子所不完堂堂帝室之門英名盖世者乎不既篡 尹起幸曰漢之天下也明操乘府檀命前制天丁收放國母義士数億尹起幸曰桓駕不若董卓獨楊英谁群起而攻之重民誅戮則天下同 稱玄德為帝室之胃豈憑虚無據而云爾哉若秦始皇 之昭烈不少段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発書之亦獨何哉 東書子三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恭飛暴而無思以短取敗理東書子三顏打張飛皆務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改曹公飛我稱嚴 數之常也 明為己不常之 明至医

村足小田で **孫権所以** 不明是 不修成了第之不留循環之不住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寒于微 烈火 下 世史新臨本之十六天の漢形列が 東行在 į 孤當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何不留之子物言完己委賢於人義無 正非久下 人者也 而令吾君與自照不亦厚于因涕泣横流真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将相如 高降而整為之後也必受念意 遣太常那月奉発拜權為冥王到韓曰王 也置大照師徑處江樂之獨沒其外我襲其內寫民亡不出旬日美國 世前多一朝臣皆有劉祥務日權無女來除必內有急權前聚終關刊劉子為等還就是使等此此一記述是服於理之實也皆姓能自帝其國繁子為等還就是改自別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人的一個 謂物交行外言所能問也帝遣具班馬習攻破權所本事等於巫孫進問 即下車中郎特徐盛然情額謂同列日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天臣屬 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堂以江南軍勢無方寸之刃手自 也親王不不聽那貞至真為主出都學候貞真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 備必大通師伐之外有獨致矣心不安又於中國往東其整故委地水降 位去天丁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茲之是為虎傳衛作所置 然為常以陸遜為大都督拒之の八月孫惟着使湖臣甲齡奉至并疾 研致堂司二東也若恃具越之東三江之國 她她然安安朝久而不為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此文公先生所以謂權直漢賊也獄取中原興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興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其見義不明亦能避达父兄之志監心漢室輔枢烈討賊以 衛旅供久存予聽王曰人職臣降而伐之無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 有其八字屬各係一州有息相放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以都中國之九二以假中國之後隨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 这國則天限雖磨一常可航耳聽使稍自尊大張的首之具王屈已受 無事敬待使客觀其類笑以 現的のたで 代子禁 地方が 東京記山車戦十五八丁勝数十五八丁勝数 縣熟四灰 さまた、一地何難之有不可思如大夫者幾人對日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 於主正方可與王洋江萬般帶甲自其任皆往街一存煙多趣和雖有然問情聲 此心有樣 仁智难多之主也魏王問其状對日納曹肅於凡品是其聽也校日常然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書也不可其王賴知學五 **行顾是其明也漢子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朔州五不血刃是其智也 天禁乳斯悉而死** 《聽主令千松語歌語高陵言雖敢於陵屋書嗣羽充職極憤怒納降服之人妻裏則那月目然 吴之可問題如所以取之失 冥主孫權着中大夫趙各入謝魏王丕問答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 是連营至時後不成前州前湖立数十七月正月数為相拒至六月不次子實二年報前初三年二兵大帝日正城軍王至山十二年也正平不次 孫權立子答為太子時權為歷妙選師交次諸為堪子恪張昭子休顧雅 經傳歷史籍來奇異不效書是聖章摘句而已不同受可征不發對日大 問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部之固不日吳難號平對日帝申百萬江漢為 概欲封及萬戸侯權以年初辭之 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人入議詩書出從騎射符以布衣之禮韶之四友 司馬公司可也乃盡該差以再之則不勝矣 不氏三帝王之學與曹生異曹生所學西章摘句而已若大帝王之學 用之學也是黃楠可不及致用者非學之要也 弊按自天子以至無人皆務大學妻在脩身為本明明德城天下學有 舊斯可謂市王之學也 歌所可谓市王之本上、 最宗太祖未常留心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戴諸史策者是不晴合詩 今美四列公 如臣之

在持事工程 今至一日にいるなどこれではなり、 具有孔門 に只類結本之一六 幕相無是服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流節是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瓜 之之 肝破 巧ぱさな有 必折ち **愛野野。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称能力處到電車各任其事量得後監諸将乃** 夜風而取時正已至亮數曰法孝直強正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事今至矣後七日雲破灣曹到〇八月將軍首權叛隆網布既數很捏體 初輕主管不聞獲兵樹爛運管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在豈有七百 行必不傾危矣 初諸屬亮與尚書於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完每奇正智術及帝 其皆國來所當與共定大事為臣竊慕相如恐怕相下之義以濟國事主 為大都電諸將各自於情不相聽從法抵劍曰僕雖書生就國家在諸君 之者描之必有巧故也久之恐將進攻德軍諸将正曰攻備當在初今相 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中擊之必無利矣逐曰備是指廣更事皆 直觀を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其八千。從各中出班目所以不聽諸軍擊 荆益方成伯葉以荆州為必争之地争而無得後方悔耳 能讓於知己之王而猶有待於孝直也陳滿窟回員緣孔明規模在據自不以為非及其既敗刀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感腳為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 意巴定有非言節所能止者杜甫以在侵為孔明遺恨師故。持敵遊半年卒為唯生新進所困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行致遊生年不為此生新進所因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 西致堂日では大学です一番ではりしかっていました。 一部教皇日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勢既為其所禽者不為親仇君臣之が 門漢耶烈紀 京為、 是受不悉名諸軍還落職初不問實羽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島屬何 東で放地与為萬世法族、()色主侍子不至鄉主不怒逐伐之吳王使也不信奉太后手。解於村地斯莊超以襄召數城鄉鄉縣外班之獨者群也不是大臣手以襄若沒関而不能為該職之的太愈,而可以此人獨者群則與蓋克與於住三以襄若沒因而不能為該職之的太愈,而可以以服務有以則與蓋其於住之一。此者不得遇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泰惠太后后英之宋不得輔政及横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泰惠太后后英之宋不得輔政及横 一年五在江北道總不得還上其家隆觀有司請收權妻十六日孤有欄權不可 **感到了不諸葛克著治國孫權識虛點匿惡見兵勢據除守要汎邪江湖智難萃奪。 少文德而俟其獎則平之不難矣劉勸雖養奪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 即禁職的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震能追不即認尚等促出完人兩頭並前觀女一道引去僅而後漢民已作获養 世史 類編卷之十八天 漢昭烈紀 世史 類編卷之十八天 漢昭是安城一里去沙八馬龍田抱與諸君共振 文章後便時干帝帝遣使報之吳蓮後通 南泉京·电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大家所是而今 を辨り、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劳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白來尚了 此古人之 過降為不可愛獨無路是以統命且放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 行之恐治中特致將轉而太冥美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境何以防禦遇主 及憂况仁等耶乃偃旗號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沒極夏侯尚欲乘船将歩 |灰明三年·新野建典元年 新黃本翻師攻濡酒別將圖江陵塔不克引 也不養之拜為鎮南将軍心九月就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部日婦人 孤也待之如初觀主不謂權自若欲追蹤陳朝邪無該對日臣受劉主殊 騎入潜中安屯作污橋商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接董船上號日今 邊府暫仁以步騎数萬何為漁米桓在施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日勝負在

那的一种我政事無巨組成次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下教以於「日未祭養 輕差」夏五月太子禪即位博生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錯假領監 等 等 及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一 友之矣 五葉紀 正師 未見其此所 **兴志礼则** 197.14 VB **好臣王小** 元主有点 孔明文華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若可自取免第治回 天脉后此 ·珠王發旦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籍·處兹不感又董初果董事祭·明前矣將非廣等心皆為思州與病所據而自指知應獲而得中有棄散務而獲納其等非常等心皆為思州與病而有前知應獲而得中有棄散務而獲之無輕暫其我思廣思益也其於表人於知思以若逐小遠難相意養願 一番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及來相格告問能 一個野性信可以服人次父德強不足效也沒真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 所恨但以鄉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臣敢不竭股胜之力效忠真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教太子曰吾死何 班以天威臨之未見萬金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思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日昔初交州 平胜雅名 摩围 编卷之六 商帝疾属命丞相尼輔太子以尚書令李藏為副帝嗣范曰君才士倍曹,高岭有其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為岂不問横道死人而憂年喘嘆平不肯知明言之可謂不相於明矣 · 原本の一年、 ・ 東京の一年、 ・ 東京 數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貨既高克己亦力其從塵植陳元方鄭康 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益不續変型之後長松乎観其教禪第子孫滿前呼歌鴻流国連安婦分香實優區家於物平生奸偽死乃第一日以及司男子上十十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 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初致堂白 為標人 其比也又曰曹操偽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至其病初致堂白 在機構度夷城磊羅落落與孔明旗若臣師灰之契三代以 華語眉目 芝時親始受俸欲以武功為示四方有保禁機未服憲兵 天漢耶列 紀 証刑 八 以 行此孔**嫡**重 可以明朝 中 子 京堂十 多動見咨詢幻宰每言則盡偏度疑輕調數有諫止雖資性鄙職不能悉納 替至之前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於韓國之輔國之禄 撥而不使知政遠各優息養為鮮有進納誠非朝送崇用大臣於韓國之輔國之禄 操而 并 かては 等較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校夢書流 「一等不自保全耳芝對日度一國四州之地太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餐非但勇王猶未與魏為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恩非但為** 可為第世 **万正學已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劝不成人不以為無男一國鄉卷之一不一辦漢形別以的本本王於為相而人不以為應以計城為已任而不與應者一級經濟之知,則則求也世子策符云三分名類科等第萬里參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求也世子策符云三分名類科等第萬里參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求也世子策符云三分名類科等第萬里 蜀也萬王見之日孤誠願與獨和親然恐屬王切弱國小勢備為魏所** 延翰博盖事情無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〇帝遣尚書都芝情好於吳時 秋八月聽以鍾縣為太尉是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科高秦上流曰。 以然日不亦劳手亮謝之及顆卒亮垂涕三日 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武縣分得忠益之言而虚心以宋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 知其不自建夫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能派人也觀其為相聽 之政省罰予奪無所宜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 也藍當是時三分割城軍務順多衛先差號利害不細故死以一身任 金属三開誠い。布公道集聚恩康忠左謂有忠愿於國祖勤攻吾之法美国開誠い。布公道集聚恩康忠左謂有忠愿於國祖勤攻吾之

| 水相汽節 等可以情質登越言蓋及發曹郎徐彪用情慢寒首坐自殺温斥嚴本郡次至始温寒的城之 华陵國月自之 評城蘇鄉 掛鄉縣 说明我就就来多行也鑑不聽於是怨 世史類編悉ところ一人、漢於帝と 大治戦争 要人意 書回聖人嘉善於思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尚主报録用 教育·方成用事為後雙回提惠經報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養家之 聖人養養食都志節里污者皆以為軍更多揚人暗珠之失必顕其論陸越第霜與 明 为水軍親御龍州至院院今城島将軍後盛列升艦于江西植木衣 之地非海大王之有也吳遂施魏事虽處連和口立張氏為皇后張兼之 兵部尚書臨好為清議弹射百條聚奏三署東西流下十不存一其居位有罪自殺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及薦同郡建點為選部院姓華敢然各 常為疑城假楼時江水盛長不臨草堂回經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 数乃當爾耶〇〇歌主不天與軍伐為留尚書侯射司馬懿鎮許昌奏時用 大王不識天命若各戊其信臣各盡其思戰争方始耳禮大笑曰君之誠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中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國之後 甲底差典二年品黃加五年夏人使張温來聘後追鄧芝報之權謂芝日 可丹東天下退可以足而立人王令若奏賢於觀機必上至大王之入到 之豪傑也所有重於之因思有巨江護紅東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展苗进 圖也不御能和會暴風深湯幾至最後乃旋師〇具尚書陸監部徐彩 巴三年,真黄初六年春三月我相思年教育征討我閣監冊作團務太 水太子之内停若不從命則奉辭**代叛屬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至於 D後呈帝 諸禪字公嗣昭列帝太子在在四十年間武帝達将入勉 帝出降管封為安樂公次太始七年處得六十五按書法失地籍權達原如此初領尚書令對法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預其能 資質香儒比呢店皓孔明一死而亡矣 之君不書然一遊父還言委改孔明運民伎戲明討賊之養惜一打候家人心無滴克時訪班民間及攻職所宣輕怒以聞用則婦之於上不用終不 柳台三下時四郡皆平克即其梁率而用之或以東克亮白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时之類為秦之十八一人 廣沒南於 東東武比級七倉城而亮街遷獲後止不去日公天成也南人不復及美 **例**公言学 朝共步。回南中等其除處不服父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後反夫用共之道攻心為扇端前於群恭軍馬頭以及後送之死曰雖共其之服年今可更惠良規其 受漢所服然職私務元券生致之既得使概於营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南門神西南所在戰捷由經過入斬雅團工獲收圖餘泉以拒免獲素為職雖至宣泄推以此重之〇七月丞相完封雍樹軒之逐平四郡指何城躬高至 於城鄉正文城為下。心敢為上兵戰為下頭公服其心而已〇六月夏及顧雅為 **铺**政第一 七段七度後日何者不知虚賞放敗个策勝觀菩康若抵如此即易勝耳荒笑縱使 快正限止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淘湯張遊說數曰蹙乎固天所以限的 法無財政 丞相雅為人於言本動時當權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五更樂之際左右 恐有酒失而確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已顧公在坐使人不然其以 比也乃引還 易也又屬累有廢殺之罪自經察事留外人然不相信三不易也会喜欲 則無所食一不易也既新傷破父兄死疫留外人而無其必成禍患二不 如廣應門江觀兵我卒十餘萬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去等了一颗江固年 丙午四年·是黄湖上年魏殺其歌法鮑動初不為太了因郭夫及第有 人月總主不以州師白匪頂滿大運亦即有無罪裝為禁郡後周女十月 便不留在不運糧而網紀程定園運初安故耳自是終亮之世萬不後友 所以後中原清漢財者皆以此城為之北矣。 為付以養其餘而獨其後平城七缺上為北方未成於一五獲也而其始付以養其餘而獨其後平城七缺上為北方未成於一五獲也而其之百代三商中之師此孔明受道輔政第一本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擬

黒河穴 世史奏属者て一六 原漢後帝記 胸而故未建為嗣敬事后甚達后亦愛之不與歐雅小子母應既射其母言而故時若見生題初郭后無子就主不使母恭平原主教教母被訴訟言言內好其他主漢初郭后無子就主不使母恭平原主教教母被訴訟 不具确不及耳次政之始陳群首上流曰臣下雷同副所不脱如是非相用風采悉数日獨見侍中別解語畫日時出或問何如日常是陳武之食 並奏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的野生不許在我之〇五月觀主公平提以下付禄口當令十風同穴為受論及三官以下議以皆發鐵縣華散等 歌国國之大是然若不和睦則有雙當而野春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明及是疾篤立為太子逐前太子殿即位 節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念其宜讓欲後之三官整議罰金不怒权三百 九直大守而以校尉陳時代變散自署交此大守勢兵非之夜州刺史品官已於後四大守士散殺之時交祖太守士散殺之時交祖太守士歌公寓王權以其子敬領 初魏太子馭在東官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替思書籍即位之後群下想 命戲射其子。配泣曰陛下已發其明臣不必後殺其子不釋亏失為之惻 錦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散為大尉讓位於皇不許散為光禄大夫 竹曾红三千 浮海討微微率其兄弟六 人出降岱皆事 道充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盛之有 顾爵曰又帝下華成章兩問難識若加職大之度獨公平之誠邁志存 寒東坡三己終身不無既不得而後于以前實於文若輔 承文奉訊 歐新東坡三管切安懷寶感世就附海表其視曹操久子真穿衛手衛而 拿具黄武大年二月 天管官 医肠蛋白腺素医 从春宫室 父子言教人和元年二月 医天管宫 医肠纸陷骨圈以來不能量如洛 の事が若能 | 如素智養如還者各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是列朝的崇華之後是序內官||使素有三枚能够要表大絲影也一套生力之前是列朝的崇華之後是序內官 與同不可或異或同而变至於人侍中侍郎郭攸之常精重之等此皆良限為一次 與之義後者 紀一京 與之義後者 紀一京 與之義後者 紀 一院的一年少寒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轄縣而行無效此也 跨到城否不宜 该宜開張望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讓了新失義 減危与 百 **海河** 計 日 馬 で報き、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を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二八十 漢本艺人隆 A 一門 衣為馬則民充兵疆而冠戎賓服先〇三月丞相克率諸軍出屯潘 故能像春天七綿雜色面盤去病中十之將猶以勾奴未城不治弟宅明題等只病平是異都有亦約其身以及原係其家以及國際文欲被祖業 華林城天淵此足展将宴宜且先成象想網脩城池除悉罷專以勤耕農 管宫室上疏源曰昔大禹欲极天下之里必故平宫俭於好踐欲廣樂見之 器美雄歌以有其国可于敬的司徒王部如都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教方初此如此亦是以知能解於時司徒王部如都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教方 平而中直府祖今天下三分益州張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下以圖中原使長史張商先軍蔣琬統受府事 路發上流口光帝創業未 也侍中尚書長史於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行陳和陸優分得所親賢臣處小人此先漢所以與陰也親小人表置臣 重要當忠純馬以為官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而有所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前寄以大事变命以來原夜夢 候先帝不以臣甲鄙視自在為三顧臣於草屬之中許臣以當世之事由 此後蓮所以順顏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常不嘆息痛恨於檀熏 廣益将軍何龍性行政均嗪畅軍事思以為营中之事悉以谷之义能使 月海產言其數也不入不毛指南中諸郡部今南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之記今南 權恐付託不效不規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滅看寒氣矣舊州產者則 是感激逐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值歷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商赐有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文平小 孤等可以所比減也。不果行與飲食之形矣故書不果行益幸之也。〇殿以司報其的也進入而進人者各移其所尚令姚禄並應剛索可謂博雅美〇魏議後內在之數獨差之一不一國,表於不為 **天知光** 分相交 新計 一杯山道影·新 · 大陳來本於人明南始納公漢昭列比斯數成物飲無 東以西可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說計不用乃身率大軍攻 孔明二 デンを出 學而四日可到是安掛開延屯至必華城此走而公後對公養城縣,來亦足以報預漢出獨索越而東當十年而北蘇輔以此好許於就午衛落不過十 は高まこと 東京をいる は では、一般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 此謂目亦置私怀礼明為 初主而無二、此是以所書於初親又夏侯林者鎮後安至是丞相亮特代 有主而無二、此是以所書於初親又夏侯林者鎮後安至是丞相亮特代 茂申六年最太和二年不相其代觀戰干街亭敗續郡段亮右將軍行丞 馬數都督斯豫州諸軍事 落語該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清諸臣不勝受思感激令當遠離臨表 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重思言即攸之樣名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 要三軍北分中原 題後漢室第一情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親具群下謀之親延日夏侯林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軍里縣 事功主之規得不蓋視而入此乎。 中國文學自義和明華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之兵後劉禪凡縣孔明華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有文王之小一之兵後劉禪凡縣孔明一代之英遠媒太議無二不作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相表東非素漢以來事君為饶者所能至北, 秦東坡回和明不少文章官老而即牧所祭之董恭與各等等人直住身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經練名實之意自見 · 高麗語· 菩展昭列路終語亮白無認言過去意不可大用污其祭之亮描謂不然不動感。本雜散先進無所據乃扶西縣干餘家蓋據巴初亮以課才術過人深加動談符平遠亮節度減頻舉措植被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級道擊破之士 高度差型公益商西柜亮光以泰車馬酸好諸電行前、探納戰于海區轉行希認致人之順主即四亮阻山為同今者自來正食書致人之、從破亮必矣乃遭張納豬為即到此等 回難音亦南埃今看如川 保旨投產漢歐部 經慶朝臣未知計所出號 此之**礼明**天 可知明對丁 內 簡 題 別 勘 孔 | 機場七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 朝職學以今天下未定而教智計之十至不惜平亮流海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道正語者 せい数編末之一六 大三起せ 之流淨無其道孤見若平三新宛謂亮曰首聽發得臣抄城与而文公喜。 逼克節度海馬舉措順機舎水上山不下據城張的絕其沒道擊破之士 欲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将來不然雖五多行益自今已後諸有 有野三等語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勒是更發其考亮日病不在其少今 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其交方始若得處法何用討賊耶又上玩請 以認為最重每引見該論官重選存至天乃收設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 用而失外為該被如人之難発解行為也惟不護已短不在私交犬明人一則能可謂起世之見失而失於稱现脫統孔明器使郡材各處其天一失主孔明語識相上下一時過念真君臣也先主訴因米鑑以知 明節制之師何以係俸為此可為明道正訊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而昌漢孔明由針谷出自是擒敬而誠懿矣魏延行除以僥倖者也犯(西至堂主孔明敖延不敢委也是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礼明對使天 賞罰馬護雖死而無然比則人之所難也 人所能解也 也天水來軍英維語完除完美其膽智使與軍事〇萬主使 展 漢代市紀 人誘務也都督事一体言欲以都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

明新引克巴夫夫的最夜進道水至尾糧富引去将軍王御追之亮舉新變種愛斯軍到總法多亮鎮無巴得陳倉平的知亮深入無較低指計曰比臣到重多差層不能克觀王勵召張部千方城形納蘇總稱使擊克統王勵問部已延十二月崇打五出問團團陳倉聯縣在前往城府鄉時狀事陳倉已有備 安華末偏 武侯不也 中部中分亦瀬充怠惟先主武侯動先斯親以至汝世此其憲総前叛し史前編悉之一六 訓 流後日紀 成日本力 歌歌病院遊遊時者不確常九事如果語可逆見臣翰如孟力死而後已至 原不論是女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 Bu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の遣衛尉陳爱使島及民主種盟初權使以赴募 要於 共北征及传送首此於之失計治學事將成也并沒受改造盟關利也者先帝兵敗於然前,操於三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馬勢西取吧 日先帝深慮以漢與不而立王 不偏安故此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 於為陸遜所敗而沒 完開休敗欲出在整頭群至多以為疑死上言於於 子於是東宫號多士大子使侍中胡然作有各自日英才卓越到語高俗 禁臣不如良平而然以長討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也大難平者事 臣之才固當知臣代時才弱敵強然不代成王雀亦亡惟坐而待亡熟與 精誠時機則顧調就辨定達川訓月完學既微則之由平御方並私數之 里為武列皇帝兄策為長少桓王立于於為皇太子以諸西修等所佐太 代之是故託臣而此疑也今班遇波於西又務於東兵法東旁此進繼之 日元逐将才而疏子嘿報精而很权發接帶而活才敬掉深而服格等惠 時也高帝明並日月孫臣為深然迷陰被利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顕明正義絶其盟好丞 **木天下** 三种總八連 不工作而留去應書水見俗語院上號四八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工職故人看不數之教若侍東宫宜遵仁義以彰德首若彼之談不順講也太子與西處都及聖婆被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四禮之長於刑追離以久美與以細辯而說先聖懷私鄉 府付上大彩軍內運會與有大子及小區區屬等美與省等外所移利部作 後於華而於使上大将軍险逐輔太子登中武昌南端劉與官者先刑後禮論同郡國養衛亦於此於無其不賴和明於若對本於師嗣之敗散與〇九月色還都運運家學數已深多賴和明於若對本於供無東極景河南之聚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此於無其不舊此於 熊子古地於無其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此於無其不傳起與非縣今若加毀於軍我必然正常移其東伐與之用力令就 を発き、風等官○七月観光司馬歌等教漢中水相亮出次成固九月秋師送○公安氏を風等官○七月観光司馬歌等教漢中水相亮出次成固九月秋師送○ 公众當事 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殿等結為當炭更相題表以真侯文等名四次記 連群互相褒歎此告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既至敬善其言仍免誕 居勢位容之為三孫行司徒事董昭上號曰凡有天下者其不貴樣思己 度找八年與太都四年二月號五郎吏課武法尚書諸為証等有罪免 用者之所早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亮日惟有幣进之心久美國家所以客主教養者、求持角之接也斯清前 為本事以交游為法國士不以孝常清修為首乃以趨勢府利為先合第 十二月丞相完以新班為長史完数外出现常足其食以 士疾虚偽之人以正數数點治敗俗傷化也獨見軍令年少不復以學前 車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四中書令孫衛子密吏部尚書徐豫子を少く

杜文製 然為國軍主子十年,與太平元年九月國汉劉曜為大鴻臚侍中。劉曄為魏主敬近 最及主華接之事也善縣系機 是最主華接之事也善縣系機 あれる人以務城元出去前後手書本末遠錯免官削爵主徒在随都後以平子豊 作前股中後通遊可後還也亮又與将班軍无書日子起陳震前為吾說正方字王 明世教為中郎将松軍事出教物之日吾與君父子教力以授王室部至人感動 於國城在山抵营不肯散資訊觀平自公長獨如虎奈夫下笑何數病之 與然解釋才繳達殺其將張的初克代號國和山村財戰號遭到馬懿由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聽難而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聽聽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聽聽 即封表示鄉前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聽聽 即封表示鄉前的一次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聽聽 即封表示鄉前的一次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 「一次」 終始可保何圖中非平若都護馬員一意君與公政務就推心從事否可 中軍護李平有罪蘇從府運初丞相先之攻和山也命李殿以中都護軍 之師書四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晋作而超越曹編を之二六 一 漢後帝 紀 府事督運東名平曾天然南恐懼不機道來軍諭首呼亮來還完既退軍 工作产行各人以表次程等退軍鐵造张印追之優美寒尚布伏奇婺部一样投行了少少數總兵大敗亮次程等退軍鐵造张印追之優美寒尚布伏奇婺部一样在京人了上記 了.更言軍糧研足何為而退欲殺都運以解不辯之責又表言照偽退 飛生而卒 五多目 司馬懿用兵如其徒有畏獨如虎之機是之将客果有大過 大下11克之行軍利在速藏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乘其縣故·者而陳壽乃以将幂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辞哉能不攻自破矣。 将位圖朝臣皆讓唯入替議則日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日不可 於投蜀如虎之機婦人中國之母安受馬而不愧然為情於 西南流 一下 大野山 軍無私馬 本可及自己志不伸乃分红屯田為久駐之基新者雜於潤潤居民之間而百姓安東縣之已志不伸乃分红屯田為久駐之基新者雜於潤潤居民之間而百姓安東西主立大應維辦領官諸將無事条之果也立过經接與公司,以為重渡潤背水為聖以拒之間諸將因亮若出武以酶雖無 西依山而縣的重渡潤背水為聖以拒之間諸將因亮若出武以酶雖無 西依山而以為爾縣 西軍於清水之南縣河水廟莊鄉縣 西國馬馬 西軍於清水之南縣河水廟莊鄉縣 南國司馬也以與編 緣 表之一 二人 法後 育 紀 · 放衛型不精思也聖謝之或調配日本不盡忠等同上意而合之陛下試及意而 1 1 10 七叉刺編巻えていていた後看名 可制而後常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宣徒大色而已乎于誠直臣然不可 箭石府之石時間時終不言準止百些目去釣者中大角則縱而防之浴 互核監察院代葡萄日卿書生馬知兵事時首劉曄先帝謀臣盖亦云恭 問以所問及者是職當監聖者各也在問皆同群之情必無所逃来數論 人境父駐而魏師不敢攻雅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者時兩孔明百致堂三商以安共下爾孔明此寒盖不復為退計失親統大軍入他再致堂三司馬懿之言論也實畏礼明屯五文原又悼於治輩故為此 天清波目 死日文下了風意、丁思了一、一一一一天清天守不 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帽之唇而不敢出其逆戦也然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就實良礼明屯五支原故為繭節以安其下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就實良礼明屯五支原故為繭節以安其下

學學科 世史朝編表之十六 照像少量佛也所噉食、至数井懿告人曰諸為孔明食少事烟其能人乎,完獨關為學不問我要使者對曰諸為公成與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聞為對一時以 東至是飲按行其苦趣數曰天下奇材也追至赤岸不及而眾出居中至方中外有輕重之情皆限有所承之前故近有原度之地主客有先后之方の外有輕重之情皆限有所承之前故近有原度之地主客有先后之為表之十六 原漢夜年紀 編表之十六 **廣溪夜**帘紀 生不能料死故也亮推演立法作八陣圖為大以天地區灣內面山下樂石人谷然後發表百姓為之談曰死諸葛亮生仲亳;談歐閩之笑曰吾惟科之姜維今儀及在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欽追退不敢區於是儀結陳而去。 次第7个答處月亮年於重中長史楊儀整宣而出百姓舞告司馬懿懿追 姊人之服者會其無交先之志也較終上表請敢先口彼本無散情所以 縣元帥於摩而數與完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以蘇不出完乃養歌中順 於元帥於摩而數與完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以蘇於不出完乃養歌中順 八月丞相武鄉侯諸國完卒十重美史極儀於重漢廣音麗處可表而日時 公郊特其宜也侵請将班之後能可任亮白文信請就可以終之又問其無知難聽一之遣尚書僕射李福首侍因諮以國家大記亮白公折問者 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叛耳完遣使者至数軍然問其接食及事之煩節 下之惟儀不假僧延以為至太曹治使為至王權曰楊儀魏延牧野 **军後延遠率所領先歸據南沿口襲擊儘** 業以才廣若防其後康含而不用是猶倫 一之孔之孔登孔 特佐明佛明孝明 自 宝 老 井 上 (武之孔良孔協所) 候亞明特明城心 前 (董) 治 () 治 () 市 得 此 何 修 比合業或 地無私外 支育 下大美餐寬總絕耳其首以天下動其心手其首員其主以利其念至下大美餐寬總絕耳其首以天下動其心手其首員其主以利其念至下大美餐寬總絕工以高騰之間之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也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也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陽和以而不可論公自取然和之天下不以為廣和明兄第分任三團國人不以為成為明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和共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和大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發之不以為勝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相太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發之下不以為勝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相太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對於其一人之一,不被則有納溝自勝所三性而後起任駕三傾而後從同一出廢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自則同所耕有美國 編巻之十六 南常林亮曰公員不道安罰不何近虧不可以無功取而不可以告勢免等信遣將較之檢議訴前辨書話里遠院都證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 此賢思之所以愈忘其身者也 「無」とは、「よ」と、「」」となし」と、なりませた。 「無」と、他が尹之傳也等教之、比等主子接航継紀之志、一時日本 、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 、「選(作利教育者敬起 萬日乃 順我奉天計不然不嫌惟一其心而以時動應侯此心萬世不不明百姓 無男三顧而起將我屈伸難平者事不味者機於網院得張田其首三維忠武侯議其大者仗義後仁卓然不舍方即南勝若將 蕭之至四矣以云連年事業未能或功益應及书書非其所長也納所改雖收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認治之良林管外所改雖收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認治之良林而不動意之經粹所對於者難輕必為把法這侵者雖絕必罰服罪更壽日諸寫流之為相國也無百姓示儀執約官職從權制開敬心 則未敢望他只是諸馬克巴近王佐之才其法湖深覺回諸屬武疾劑問文中子謂諸馬克無死權樂其有與乎諸萬亮可以當此否回禮樂 不可為也 其肯為不義以利其多子 之言耳若陳蘇者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奏心 養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及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軍無成耳此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爲行一不 《漢後帝紀

公文 林里爾 之非典を代 To all 精製品 · 春於為在在夫本中間之亦發病死平常其外後以已得月補後聚後人快不平然該無已完聚之為民徒之以山冷城納馬四及亮死之無远已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 初長水校科廟文共聚立自調才名宜為諸為小之副等以戰这件散映例長水校科廟文共聚立自調才名宜為諸為小之副等以戰这件散映備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多諸為界近伊尹之出處飲良佐衛不可與權數因於宦官至於諸為我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獨家之二六 興 農後帝名 婦正得阿翻節女打我其正大之氣經輸之建國已得於天資然竊意之語日不作礼則打我其正大之氣經知實與墨色而才與相雕孔明於即較送職文奉身調侵人所不堪漢書本傳諸萬亮所有高士黃語承曰家有 於不可不用刑加子自犯之罪數之而非私訴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私也水數無私指以免誘況大人君子懷禁生之心流於恕之德法行 (大) 数谷木可與適進而不可與立敬附王氏陳普賞武可與立義教養自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益权孫通人物行下故兩生却之不明入物正大故文中 手許之。(成) 曹西生謂禮無必百年可與文中手輕許孔明何也附置陳氏回陳潤曹西生謂禮無必百年可與文中手輕許孔明何也附置陳氏回 其智愿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陰重者則察飲養心之助 宋子曰或論孔明氧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〇孔明擇婦正得 下之城則有所不得領所曰三國之典就為正曰獨志在與後漢室則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蘇天下之敗殺戮雖多亦何若遗誅天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教了多少人那共謂之曰行一不義被一不臺以 不者取法 盤至明而 既者 忘怒水鬼之 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 之使廖立哲之至教致死置徒無怨言而已哉大水至平而甘管仲養伯氏財色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姓諸為元 趣統國軍是特新後元帥遠近危 世帯へ関ロスタック 有如本王斯服 · 一年前天,一年前天帝大下之平,不可何也已以為大失其義廷舒天子之吏也猶不確之大本聖野軍之苦國文帝欲殺犯學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陳之東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后侍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檢是以 有端 とれて可不察のの現状を引角石石屋が東京氏也次天面部有天下のながら共来を出て可不察のの現状を引角石石屋が東京の地方の大きでは、 門高学隆對目許日惟鹊有集惟為居之今始禮湖而觀集之天意若日期編奏之十六一次康康帝郎 と即十三年異庸米四年正月銀次大将軍司馬懿為大尉〇〇銀作次所服或問持疾持寸常之イチ 同姓諸侯實証不之以為置火椅新之下而寢其一今沒城未於猛将據 百後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美配性嚴急督修官至有稽限者親召 宮室未成分不得居将有他姓制禦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及可以感得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思之 役劳苦男女雕曠原陛下然終東野之散留意舟水之歌漢文之時唯有 官陳群諫曰背馬承唐虞之盛猶甲官室而惡衣服况今夜亂之後 一大様早宮唐原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王臺寶を寛を聞子と所以十四年題清積四年十月首皇宗子大及又字子東方劉高皇隆上 右既無思容又無喜色神守拳正有如平日由是表

不及勝一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歌意乃解〇國司空 一個能以為得新以為疆鮮不遂矣大數者者发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一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死於被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馬諾目故寒莫 之草夕而零格松柏之茂隆東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關東也夫能屈以為 人謹原名其分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軍曰深為書戒之司吾以四者為魏詔公卿學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愛州則史王视暗應選起為論終日未當言人主之非曹數十止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結直談其君之非而楷楊其惡可謂直士未為思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該 東野巴雷退而來之於身若已有可數之行則使言當美若也無可致之為表之十二 異次後帶也 當連公所獨行前於當開之人而不依部令故無照奏其罪、杜恕上疏以才能得至好發摘群臣細過攻媚上當奏左丞割當開不依的我罪極 名欲使汝曹衛名思義不改遣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於朝華 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於國王嚴不悅侍中直 東書問獨司馬公思員可謂社及之民子·第日朝徒之望也社稷未之知正獨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歐退 敷縣而還不必忠也納至東當至至尚書用 獨毙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茶行文書 如重要止該莫如自脩斯言信失 **陳群卒群前後教上封事極削其草雖子第其知也或譏其拱默及正始** 生司馬門外起土山外子林園站戲 蓝其中 描的書稿觀上師曰音鄉 二環日翁神起土山外子林園站戲 在其中 描的書稿觀上師曰音鄉 一葉日翁中華一一大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東子口或答曰天仁者疾人施之君謂之思施之親謂之孝公為人臣東子口或云楊立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皆不 部撰名臣奏議報士乃見群陳書皆嘆息爲 一五年,吳素和元年朝以東結為司徒初鄉為尚書令尚書郎顧昭 下原方萬數而無事刑禁日她原其所由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 風號 株之進目臣間君明則臣 公府為親民長軍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株聯節此最考課之急務時間是機無責何日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 **複雑だ都官者談法七十二條部下百官議崔林日老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日** 世史劉為秦之十六 東漢後帝紀 天後有名非所當灰也但當有以驗工後五公者猶之法縣而以野家 金地作量作紙不可吸也範對日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莹 神是不能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門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平藏克不行 聖法旦功夫皆聖展所宜裁制也〇納光禄數·尚堂隆在隆疾篇口上主城召奏 功夫皆聖蔵所宜裁制也の場でまたのかでは、大管聖蔵所立教で教で教で教で教で教がの所指消見非陛下無求於醫而空教で感覚である。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國主版手韵散劳未数而卒。京觀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實則數録校能由此觀之天 之内可選請王使典共恭降於之他立中鎮撫是歌者常至大皇天無 初之際大米其成異類之無首長熊樂此大異也宜防魔楊之臣於唐楊 進退故真偽混雜屋實相來翻納其言語散騎常侍劉邵作者聽法都 國主 飘深疾浮華之士。韶東部尚書度佩情日選舉勿取有名群如畫地 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事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姓公養不修 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惠任則居廣不道稷勢之佐及屬 正朔便魏祖屋所謂意過其通者數 陳書日隆學業修明志存臣君因變陳戒勢於點誠忠矣故及至必改 司馬温公司為治之要其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 漢後帝紀

列を教文成件延修元年、報院物にきまとします。 列を教文成件延修元年、報院物にきまとします。 列を教文があれて作品を発すれていませれる。 列を教文がある。 大方成人言不人或問之就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令稱有 於經之來所接所之澤 将使天下 馳鴉而起来 蘆統論選替言先性行而後 阿典王 伐射戰于 教野時、勒斯蛇於文景在不此高帝新始之時好不百調成王庸王太平之世景勒蛇於文景在漢文帝景帝守城之好不為太飾點布本斯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了欲同於野於成康 **眩寒我柔軟儀我鲍促之亦何所為天兵者龍道書因事變輸月淵雲** 季新之限國軍·〇立貴人張氏為皇后在縣也其立千據為皇太子大司不能守官是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緣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園走禮畫人相食將請除懿檄告淵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中 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造而糧不施月是以不計死傷與種競也人 為有古世子之風尤曰此皆然至所有耳吾欲知其機思智調何如也正死中九門太平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郎卻正正曰奉親是恭樂動仁 無有所割棄此非網所及必先拒限更後守妻子也八月就軍至原國 養有所割棄此非網所及必先拒限更後守妻子也八月就軍至原國 軍主次也坐守妻子 比成會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容量被我 不息故能一旬之平核野土遠今遠來而更安級愚騙或馬數曰達異 於唐度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御不得其本而奔越其宗故也,以其其四夕之效也事臣有名目而軍異者不可不即也其無政也 | 佐而修之耳為可展哉日春春之 實其且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官異者不可不察也考録非可行九州攸同四陳既宅然後實異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塩之 也完其實成也遠故無之给水九點續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 東好選舉將濟遺之曹日還祖遇亡屠為上將師周天接漁父 四公孫淵將何討以待意對回棄城豫走上計也據應國納拒元年級孫勒行等春止月觀達大尉司馬蘇擊國康尉歐親主 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主 有過末官不讀該而不得於該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談許不可非或記事約是非與稅縣有諸君宣得從容而已裁於桓有善官子未管不數係拒數意然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與磷態指誤進忠不匿情智無遺 神秘 五形祭此之有無無可豫知也免日今天下未定 情報作事 天唯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奉指何能悉中講館獨已有以 心欲及吾言則獨言之非是以默默耳首是楊敏書典死日作事情慎心宛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固從後言古人所誠賦欲若喜是和則非其本 為大司馬東寶禄楊戲養僧夏琬與言論歐時不應或謂琬曰歐慢公美國王河嗣位加曹縣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蘇尚書屬○夏以蔣琬使大權倡議校棲無衞迷夫 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指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機後以部實之日 何之状境に有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慢情矣後敏坐事數数無猶 歌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少一班日至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情 之要進沒有食具應例方心思慮如渴空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鄉的學會內生報之轉將原聯生將現他中國時處與實得等讓以原州可懷其必死死心無適宜數得免重罪。

大可以 親親は以明と 所事為之應應和易能因事導入於養人皆化服手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職所事為之者不可管軍本於總律戰得臣之也軍各行高潔人望之者,總然若不可及即一樣一一人 **美向新** 第二次三年民亦為六年十一月帝少曹福為大将軍録尚書事の紀宗室に見順編をこ二六 東後帝 記 官学卒子 無不充 新艾屯由 情與對戲了無修色、敏口何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也親兵追標别求共園棋時羽機交至人馬援贖總甲嚴駕護駐軸聯站行李又記王平遣護軍劃敏援團辦紅閨月帝遣曹儒教之將行光禄大夫來敏詣甲丁七年,線在聯伍特春正月風沙陸遜為丞和〇三月親曹惠悉慶中 優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聲大問欲以此論感悟曹與悲不能 說的與相維制非所以覆於前枝備萬一之原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路有千里華堂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曹尚、と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何異姓以明智情親蘇非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战民無不充矣大傳懿善之是族始開運計除衆數殿反五百萬斛以為軍道六七年間可積三子萬斛於淮上 徙屯湾 廣灣是每東南有事大與軍家汎升而下透于江淮省食有儲而無水害 九第並據而宗室子第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剛其問嗣 因為屯田積發許都 二分休人分散神息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爾河集以增於灌順產過光功費巨管陳統之間上一下良田可今種此毛二萬人種南屯三東公因為屯田積較許凱以制四万今三隅已定事在阿南華大軍出征運在四 第友益目而不書鄉孟朝督軍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于魏而不書親 夏友益目軍布衣也何以卒書録賢也是故孟朝天下之賢也書至親無不嗟嘆。 常從之 ○観欲廣田 畜穀於楊槍之間動かへ以為昔太祖神養中 飛が暴或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衛長旗不顧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福水以大。因以惠教宪子清顧謝取睹而已初丞相死時有言公惜赦者於答曰麻許明也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六一一權而行之必有何急而數確非常極。 進漢 (病國九年,異社驗礼年九月赦大司 農孟光於泉中青豐橋日,秋者備枯藏土漢(病國九年,異社驗礼年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泉中青豐橋日,秋者備枯 無於為一件中心與時相表裏的的張改武速至中常传標手威柄終以養國報輔更無以應愛之的長免不敢為非然免之世的位不過暫無水數係以陳松代名為便報前項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及獻可替否帶其懼之官臣黃皓便僻後繁帝 陳が北、正子近久して慶事を守った黄門と思う。 不断的 第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故能以弱為強而成而養冷勝害 帝數出遊觀增濟聲樂太子家令離周諫曰世祖初入阿比海異數之曰 公外 中行 非急務於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類陛世相用之欲少出姚期進諫即府城東方期川益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 見 韓 名 以 泰 世史類編巻で十六 「「「門抑制黄皓不敢為非此皆者之所難也諸為公既起漢之未亡」「新致堂」別有得象督扶持僅能中國元年用一黄皓遂至羅完黃皓」「秦未た十八年而傳院上。 「秦未た十八年而傳院上。」 乙五人年·縣莊勒六年民丞相陸遼玄安子抗為建武校於代領主聚○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循有不暇為。 逐引軍處要於下陸梁 BO久以書補盡知利史董九守尚書公将記 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城學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沒意然亦不忘常以朝脯職事其間接納有名飲食博以蓋人之歡而事 以病回讓州職於補時回縣煩帳補識時過人為尚書全省讚文事業目 國已先接者進不獲戰退見迫總要軍必来將何以任此等 的 情言於 月皇太后具氏崩〇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豆 實允是賴賣律有熟德夫。

字件 太初 不辞が (株かを日孫宛及徐雖的居於外慶常於刑皆造先話斷然後乃行橋雅性講案世史) 質 巻 まつべ ■ 風化 前 盆 で無其人則關堂可以老病杰之哉添固歸不受○五月曹仲出屯陳田 な為以早在雨代相白大禹以早官為美令軍事未已所在賦飲若更通代恐妨是 子讀問於四方兵自輔郭疑未夾懿逐及太后令閉部城門勒兵據武齊回智豪往来濟回驚馬樂極且職馬鄉恥豆必不能用也範勸到以天 以太后令召桓輕範欲應命其干回車寫在外不如南比範乃出較謂務 真王權部從歐國官材產條應應答為司奏故官成人恐不堪用宜下所丁哪丁年與在聯八年二月食作太初宮塘縣至阿滕他鄉既之心其帶以美維為衞將軍與曹標並録的蓄事。 東司馬魯之間變欲出於難呼來軍子做欲與俱城謀於其姚憲英曰天庫秦事與何是劉剛丁認等陰謀及逆於是权與等皆下獄夷三族〇 **水寧宫事擅朝政多村親黨慶改制度太傳對不能禁與東有院稱疾不** 節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是不管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戲成放 千在外大傅閉城門人云将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平憲英曰以吾度之 面回功名 暑與晚比 至成昌村天自可用也〇號天将軍東府何是新殿丁諡之許遭太后於 俸 禁曹殿年然則事就予日得無若就與才非太傳偶也然則可以無 省無度是月親王芳的尚平度要與第義等皆從懿迩子師昭訓訴之己于二年,照為部十二年正月既司馬懿於曹奏及何是等東其族要 十一年與在縣九年0四月翻以徐邈為司空觀受白三公論道之 再回語為亮為政軍放數與而 放不安下不亦卓乎 高別本「公園在座調路日君白調著の市語不及島中詞義何也略日夫著の者不世史期』編巻で十六、 大 東後帝 紀世代期 編巻で十六、 大 東後帝 紀 · 養於於已盡守此欲誰為我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見 名吉可莫能及當為名士品目可唯然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致段是 常理生、老生之常議的·新日老生者見不生常識者見不讀略學聞之賣其言 1月月一十二年間立語未見其人盖以目光也要用草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 一時で東男出一者皆非遐福之家也要素以貌自喜林白不去手行亦不翻影二者皆非。」」 是異是何以知何野之敗略日野之行花筋不東門麻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 育的可以福之道願君侯娶多益寡非禮不養然後三公可至青城可驅也殿曰此 東京 五京繁惶請之曰人生世間如輕處棒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城 此時的是好應所及也選從第文权妻賣後令女早家無子其交欲嫁之令女敢五 原於原復何容易沈感行及避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鄉前語枯曰此非 自是清盛好老莊之書學夏侯玄荷黎及王弼之後說為清談祖尚虚無謂六經為 不文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界上何也幣曰元凯輔雞問公佐問習以和言為也要笑而發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調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 自誓居常依要其訴其家上書絕婚接近以歸後將嫁之令女又断其事 部於姊發不獲於我口先是奏辟王沈羊枯次勸枯應命枯日安营 間而賢多聴使七子字養為曹氏後〇何晏季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供 馬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歲逐出事定之後嘆日吾不 足此為鬼縣何之視候則現不守宅血不華色精要煙浮容若稿木此 惠撫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根始非小心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可馬子元嗣等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已亡何及養之此禽獸之行吾量為乎 太切略日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無以為狂及夢等敢其舅謂略日蘭前

於生體間 易果官 香花 茶符二 茶 子亮為太子仍潘夫人有龍於其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和有降徹預且子亮為太子仍潘夫人有龍於其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姓公往讀太子一月五世史類編卷八二八人處後亦忽 於有無常耳, 人情不從會愚病空主是機池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發恩院至事應不人情不從會愚病空主是被此司馬懿我三之述都解過凌于廣諫曰九舉大學十四年異大元三年觀王凌與其甥令孤思辨吳並典重在陰謀以 落前 数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 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輪心昔留用聽短而申生不孝慶武信江玄而虎聽數将有蘇和立克之意至真乃幽太子和将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 禄大夫徐遊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常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有繁觀以大傳熱為丞相加九錫較固節不受曹級所可開租知触拜受國无難故術不可不慎也 塚采夷二族先是馬文令孤邵寶萬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戒我宗及馬仕 送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孫知惟本廷撰 明事首清太之士 而不外情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當或帝時人以為通自為原州刺史 太子完死臣驗懼太子不堪其愛雖立思子之官無及夫不聽遂賜據死 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一度循如故也馬澤城族の八月郎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推軍大者名稱韶其父曰大人韶馬為不繼令竟如何邵謂其妻曰公合於野 川之則為遵為輸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為京務為郭璞而適以自年為總意富員而不就當道之龍此以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虧此以易教人者同也是日得百錢閉肆下蘇而不受灰人之勝勢自知何如也有曰往懷者與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聚多益來批則非崔不獨「南尚」漢之從邊親之管務實可以們士目之那犯子謂學易可以 Ť **新斯斯斯** 西公失言 所任實、有不肯徒格增之。被目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雠有善不得不舉親 與諸潛恪不欲諸王處廣正英愚 勢後齊王秦於陳童郎邪王休於所聞 有句我之 学春 深 而後行天子旦再斯可多公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公無以答時感調 頗稱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幻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已公 将軍録尚書至八十一月国以·諸南格對元為太子太傅 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際以屬王為也大王項至國國以來多遠認教不拘制度檀藤諸將私恭左右小大繁 馬師可今因民內侵使文舒通匠腹伸赤何武昌之義民之上流然後備十月風諸葛恪脩東與使熙進輔孫旗雖既必過其〇獨諸葛誕言於司 城有悪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多盖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 戒政易其行若葉忘先帝法教臣下寧省大王不敢首先帝有權遂行〇 詔以問尚其傳城被日長為松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除至其 精至攻其两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和及胡遵母丘儉各献征息之策 京剛很自用将行戒之日世方多難子安事於十思格日昔季文子三思 び事食之上流然後簡 總統國軍 ١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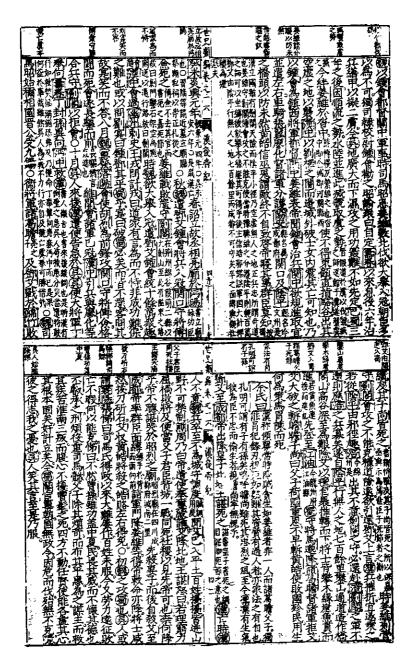
之を存取 世史都 白黄 制不從與公不過萬人日丞相獨不能定中美次五等平不如且保國治夏四月姜維伐總國狀道隔狀而維育其才武海欲與軍大集實帶實數 一政第之子孫奉魏而有天下史氏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解其 朝未集市属門新興以遠後為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雅州でき 胡未集而應門新興攻遠後舊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彌州之青是以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素求故併州對大島獲督器山褚根族而歸漸胜欲敗諸將師曰此我不曉公休陳詩過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部裡等三道聚與修與戰於除機即同計製速决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意務也不進膝則賊擅便答義 **英西十八年 調達 幸養教大将軍曹操初美維攻魏西平後中郎郭循以** 疑待新附太過張發與書引本彭來於為戒進人鄉之本 敏攻爾 新王 起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是補與諸州大會流醉循刺殺之棉之愛不 諜不來四也賊退共守一個作易之五也 經日數日 習整面日 二心者也循之所為不過後利於魏是特等獨之下者耳以後首之夫 其弟昭之爵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将民必不然矣盖師兄弟連執魏[八]是一十己而於之其暴虐不仁者夫吏氏於此謂不罪諸將而則 行大而名揚兵推而戦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手。 而優其受則上下難心賢惠所懷夫君人者有統斯理以御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務若推過歸咎執其功 七首以為或此正豫于所謂既已委督為臣而又求殺之是郭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後扶 司馬師之于魏莽操之流更也東閉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坐食積敷士不運輸六也 長輩夫さ 砂砂帽袋 阿 如葛舞勁 格科艾 包載張 四條與軍人一一权是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養邦家之人也動本門機與事為差之十六 門 熊後帝 說 一時報 高茶之十六 門 熊後帝 說 が安使さ 茂強外要名利内無關係首同惡事語人與巴與多言而如前多言多 是果取〇初國光禄大夫張輝日格其不免平司馬師日何謂也緝曰威 馬伯賽則甚正也於寫官育起兵討師皆予之也。時間計於即表蒙回馬伯賽與其軍人二年正月機例州都督母任儉則史文家起兵討司《聖兵孫立》,計劃也司馬氏之終城大場 推孫峻為太尉滕龍為司徒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唆騙於進念撫恤上下以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以爲群臣共 震其主功盖一國何以能久野文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 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凌其上意常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 重之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孫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 沒構就民主亮置消伏立殺之必者願揚,對於切恪少有盛名權深島其大傳諸局恪恪攻魏不克遼(建)愈治成嚴多所罪者採收因民処衰 獨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 師第昭自為大將軍録尚書第中常侍郎鎮 固宜深清高量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瞬年吸と第分只像走死○ 好前無親以吾親此三人皆将敗家遠之循恐禍及光呢之中卒如其言 玄光禄大庆張麟城后张察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是鄭鵬便有盛名即以十七年與王臂追江元統一月司馬師殺中書令李皇及太常夏侯 他好謀而不達事情飲勇而無罪令天軍出其不意江淮之本勢而不能 假又以豊不養請同志曰豊飾偽而多穀於小智而味於權利若任機事 其死必矣〇九月號司馬師廢其王芳為齊王遠之院四十月迎高貴鄉 泰國人側目

80

益健實長 友辦健我 位立 大司馬巴公平初代親近徐原賜以中禪師節鄉也與洪言論後遂萬接事以四分守批通牒西被第四也被因食若較趣歸和山東家為也國縣與公分中批通牒西被第四也被因食若較趣歸和山東家五也賊有監際後後上下相望我將易共新二也被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彼以一專攻我 **勇能師** 原征函統 七又妻 編糸二二六 其力竭不能更出安西将軍野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 編本に一六 東 茂夜市 紀 サュース 東井 南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級司馬昭始版人以同江十九年、東井南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級司馬昭始服 業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姜雄伐**我**國刺史王經察戰於此 是大將軍昭曰陳征西 · 於勇能断來將陪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 敬雅敗猶崇屬於養維亦有取為但情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不然沒回心在於清廣斯後漢業非有實態之私也皆春秋有乾時之,漢城不两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雜回年動教師出無成然其 別等2分下五二十年。 (報) (報) (報) (表) (a) (a) (a) (a) 大雪山町 東東王村自海江之康 唐朝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熟声作化 ゼラク表 **車震震動的分湯溝谷帰見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利之常也故園文茶民以少取多可珍恤聚以新整疆此其術也或目蒙者之處大無監者常多優處小有蒙者常思普多慢則生配思善則生治理** 五當死之文默然還言於昭日誕在衛州得士東心召之必不來然及疾聽属聲日卿非實聲州發子平世安鄉留當可以社稷輸入若常中有雅·敦政宣野到至淮南見經論時萬由日落中諸野皆原神代君以為如何 若然周作佐國論以關之日或問性古能以前勝權者其祈何如日考臘府爾寧數萬人出屬治得欲又進兵擴之以拒鄉是時維數出兵國人為於於之二次 ■ 漢 後 奇 約 兵司馬昭秦國主皇攻之民遣人救誕Q九月姜淮明魏分閣中兵以赴 之勢放可為文王難為選祖大時可而後動数合而後来放物或之師不 終整項氏豆必由文王之事子白面屬之際王侯世真君臣久固深根 而禍小不召則友運而楊大不如召之部以証為司空不就後以至民部 一戰而克該重正劳而度時審也如逐極武霸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 正中之後民族聖教天下土前於是家禮並事虎教後分疾搏者推多 技機固有難樂當此之時雖遠祖以能仗剣鞭馬取天下去及夢龍信 者見不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為末見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を持ている。 E 上海 中國人民華日以不用鄉言至此吾欲典號何如妻白逃叛來活何面目見中國人 金属為上 李司退就後諸城並出博之此於敵之術也認從之,以為諸國通可樂敵不捷大利不若退守國際一城候敵人攻関不克波鄉兵以○部屬甲在电國處孫守國際一城與於前議者以等維建。我以為諸國通可樂敵不捷大利不若退守國際一城與大時議者以避職會有號八十二月侵孫納伏孫州汾縣縣名阿於張布市田左將軍丁泰計卷號八十二月侵孫納伏孫州汾縣縣名阿於張布市田左將軍丁泰計卷 不思而已為五得亡恩通可不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阿近郡 有少陳國行叛為五家在江南宣悉坑之昭曰古之用五全國為上秋其原國青權元年。瀬耕嶋主鋒○縣景二月魏司馬羽技國縣及諸葛誕載 存日隆安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〇五月號司馬昭自為相國對西 加二年·無井韓四年正月首龍二見風電慶井中先是國本古屋有龍 即那素好養养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請欲表列前 今城新敗於外又内患未知是俗情該屬之時也時極會談書居多昭親 公加九鋪後離不受聊自加之後自〇風孫納蘇風主克為優勝王縣後 玄處之 耶欲因 繁慶高王基旗 目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散則應難不深 頭群臣以為吉祥翻主聖日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伍 李本倫数以事侵休,其事智人讓之不聽休上書得供會粮至是衛龍 代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為將輔漢而及致漢之亡惡乎其為相違奉漢遂為漢大臣朝乃以以於代魏之舉天豈仁人義士之用心故必 亡而不肯死悪子其為忠母石而不肯歸悪乎其為孝其行尾能至於 南湖三在子胥先人也千香以楚王教父之解而投具以代楚古王 根格人の 今日之里 松色 将且 世史製編末され 王经全 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 也放綴主髮見成權日去不勝其公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其何以文獻就王經始謝其主然罹其而死得其所宜予親目以全節而是何以文獻就王經始謝其主然罹其而死得其所宜予親目以全節而是知鄉之難罪称爾展不此及何哉婚我與兼據國之繼所移以至此此之為一人有人與非然有人人有人就為過過者實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其經之年,與元帝曾與吳元元五月國司馬昭和其主起於南國下尚書 豆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不聽逐接刻升董率殿中宿衛倉頭 九四事無失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次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也 也深即抽文刺臺灣平車下大個年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日殺陛下者 係政躁而出中護軍曹充自外入途與笔戰於南闕下太子 下第个權在北門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指衛暴務何所資用而 坐受 藤原子日常自出討之王經日昔東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 · 及民門欺也去行臣之義根於人心不以貴賤而與昭官雖尊亦官雖其亦官雖以致世今亦以昭恭書之何用以示武萬世便人母為此妻之杖就司馬昭之心實之之計也特假成濟平以形 平皆魏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将之之心 ,漢後帝紀 **夏侯射陳赤不至昭使其夏尚書都** 濟豈可有利之之理哉肯之干 令人成為即

勷 之排乃君子 末期時所愛亦不為所僧爲便薛琳來聘及還色主問價政得失對曰主聞而其時所進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星周旂三十餘年濟歌自守說不為 然炭 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外及之自然則謂詩之言将不求而自至若其 世兄妻編养さ二六 水炭有文 卒皓巧官 之諸専盟 仕継次耳 · 一章作問時用事廠職皆不能獨正士大夫皆附之唯是不與時子已四年與深玩四年久以前於諸葛瞻為將學共平尚書集教是為尚不於雖縣實舊是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公所以能致忠涼者以其欽誠之心者也水及不言而令熱之惟自明者 日教育思聞五言示以勘賞獨恐拘介之士或惟當而不言意味之人将 受五条 風主休喜讀事欲與於酒角船情士流冲等議論布以羽冲切直恐入传 回兵不戰必自焚伯約·妄離之前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沒用之無歌何 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來色臣聞 不給較五百斛三刺史得失朝政實在者給較干斛主軍陳敬材若入白正勝意 左五年,親禄元三年 新和元妄奉司·言不合宜不加以實則速應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該而 行流回與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若子之張何不言之有勢自竟舜周 之奉若置国城而不問雖可有安稱為深耻明平此則知春秋就特之事起三日應是然綱日壽之初無聚許何也用只以討仇城固非貪然其起三美維是惡伐賴克無成功當時智士如燕周廖化董符為之 在五年與來安正年十月美維文機院以不克初維持是事時還東代之七種與第三百時和蘇聯之也獨門官整之好限可畏執語維維與是發展不可能自時和蘇聯之也獨門官整之好限可畏執至了無數,與此大夫多所馬胥發展進而以關字代之維言於帝作其奏臺灣時間之大夫多所馬胥發展進而以關字代之維言於帝作其奏臺灣市場開主大夫多所馬胥發展進而以關字代之維言於帝作其奏臺灣市場與大夫多所馬胥發展進而以關字代之維言於帝於東京 自存制逐位國際艾岛戰麼 戰雖敗循先而討賊之義無日可忘矣 此刺史時池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更可否說百姓所是 漢後青白 何所指君特恐其消 電票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 ヤキュー 河南何秀師郷王戎師と劉代特相友善郷竹林七賢信宗尚屋無軽秀 第五種篇之 藝故也 石受飲酒無具平日咸素幸姑婢姑將如去成方對客處 三十五 所连备 門竹林七 禮法經酒昏酣道落世軍院籍為步在校尉其冊卒籍方與人園養對者 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而於懂竟止〇親司馬耶殺中散大夫私原誰都 時亂放昭遂被之康堂前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龍暴難子先於今之世奏卒 借各馬追之果騎而還割伶皆贈常乘鹿車携一童酒使人荷歸随之騎 不止籍留與決賭民而飲酒二十一聚聲一號吐血數升,致齊骨立縣爽也 為司馬昭好教 於馬放不欲令入耳布·惶恐喇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日王務學業其流 原文辭社是好言老些而尚奇任俠與陳国院籍籍九子咸河内山 調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他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俱 史臣回史機七賢之放定至於輕茂櫃法遺落世事固可能失然此特 魏音寒亂之日。皆能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領亦



1

烈丈夫属 世史 が流れてお 中一千一百四十八年計十九甲子零八年の通前西漢東漢濁漢竝宮可謂上偶乃父下偶乃子矣憲。宮可謂上偶乃父下偶乃子矣憲。 C 高祖し未恵光武し) 附護朝始末偽主組歌 于香蕉之曹和 蜀都耶烈又後帝順中質種重辯默 **黃用而面鄉為房宜美** 逐布河巴蜀君的一隅安樂公付難下中然委任實相抗衛中國及華圖目 筋酸因敗為功期沛之縣不忘傷者黃夫劉雅味就備而蘇華圖用級以敗一之餘獨旅運輸而嚴層體英傑及結同志權別 此是唐光真首岳 有养十四當中斷 心思文學或耶官 按東晋為宋希 **画於後帝其木ル三十一帝四百六十九年而** 職帝三十有一歲 開宗劉永子行嗣 開宗劉永子行嗣 原氏二主一紀傳 原氏二主一紀傳 唐末又與南北漢夏孔甲朝御龍氏劉氏享國真實數 惠帝之後两少帝 **无成東平標等玄** 漢古蘇聯兵在委 **肯是劉家真世系** 南北朝家劉寄奴 四百五十五年喚 昭在三十五年喚 昭校昌邑舊未第 昭校昌邑舊未第 具在大帝堅实子 公孫權獨稱白帝外戚篡位十四年 è Ę 慈儉之君也所可恨者讓屬之樂謀於鄭銀而勾盾令對侯以你十弟稅而恤民切失勿受遠屬之珍益而不以臨味為德夫迹其所施益亦 會務景帝無程候 地很耳蜗帝原任襁褓部后 四主字华五 + 晉武與子是盡

更史建 本本、大將軍何地總里威權在要職職就张高下和心於此而除縱詢豪 之之之是正人工人工。 東著書武從與天動國山海呼及樂職處。 東著書武從與天動國山海呼及樂師處。 東西國際之時人用一號,所述的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際之時,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 東西國際一一 管以女主書詩之故然太后既滿而山崩地震水池日食之樂官不承大總縣帝年已十三而猶把優剛權不思称手故論者少災變略 世史 Ì 巴益醇標邊寫於計都群雄在立連城帶色一人尺土市銀龍為甚至土孫懶虎路於江東家紹稱強於河北家術幣號於傳養別馬遠轉等雖能市權縣燧而終致州郡幡製公孫墳乗事於幽州劃東雜視於桐 百姓榜其天子專內置鳴有新室之風於是關東諸侯共以珠章為女族林雖咎也重卓入朝敢行專制帝用西遷宮廟經灰器其六臣許其類卒至頭顯陸地天子流離重朝廷而為天下笑意異而複社灼戲而猶鼓洪爐缭毛髮回迅風搊粹燒雜豬耳乃紛紛召外兵而欲盡誅圖 高祖以亭長華漢光武以白衣中與部別以孤獨分尚子孫以帝王之有孫收芳聲子發統書聲就於汗青以樂此定應察有生氣也合而言之 專店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康所以然者。背以母后官威強臣之故 頭腳随地天子流離蓋朝廷而為天下笑葉風而處療毛髮因迅風擦釋燒賴豬耳乃紛紛召外兵 兵而

世史極 ○魏史司 浦根漢文 浦田漢文 後軍者今因平衛之勢以東其與人震恐勝老之時也形使监軍衛遭公 軍偷職事又殺之艾既平圖頗自於代以書言於晉公昭曰此有先禁而 文皇當報不宜軟行文重言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移利國 與理客日又有反大概記以機理做又赴京師會所懂惟文文父子既念 郷をて一大門親元 而紀 獨就大衆成震西土逐次意識友 之可也今夏未及勢邊通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鐘會內有異志乃 正孫尚元典元年九二四正月號以禮車徵到文鐘會許及依誅時員元年成熟元年〇其本正月號以禮車徵到文鐘會許及大條 帝之延熙二年聚帝恭子芳庚申改正始已已改奉平至甲戊癸五改青龍丁已改祭初十三年已未凡十三年而卒於衛後 起新之後徒推虚名者四載惴惴仰面於寒賊又胜二年辛夫 成馬至次年し酉十二月。東文帝原子得四十六年而司馬炎 景元其四年為魔後帝炎與元年十月感演年七七七甲申改 權三年五月九七年而司馬昭哉之元帝與即於夷展五月改 業於續獻帝建安在午篡位改黃初元完昭恐稱帝者一年先後臣官曹騰養千萬生撫或曰本夏侯氏也官文帝丕承操之 王〇時司馬東政三世即權义去雖感節機不非已出自芳歷 九月尺十五年還後帝之延熙十七年而司馬師縣為齊主就 悉之為晉太始元年化在位六年承藤級後止二年降封陳留 而量即於甲成九月改正元丙子改甘露至東辰國後帝之景 下午前,如於內午處後帝之連與四年明帝曆丁未改太和元一物雜度。餘子在客勘者悉被珠○集督功曹向經收進會是昭召而曹之曰往者素於禮獻帝建安展于篡位改黃初元先昭即稱帝者一年,是於漢文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書中獲聞之不候駕前謝預躬行致詩文 曹兵初名職更名兵魏武帝操之孫燕王中之子國 丁丑為太后道部使會起在除司馬 [1] -医新星前物不亦可乎明依在您認的道之初會位漢字医光謂其天之後子羊法主妻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我收差教亦無關法正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曹恭三周之軍於之間可以承者其唯仁恕于孫竟以全縁語以病害訴會交勝勢十四五萬角をこって 美見 表える 私 也非然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流樓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 村田會任事欲於非村久處下之道吾長其有他志也會計五子孫為 ののでは、見かから、一般を変数目断不聴の数日、行失戒軍の変数日、他日吾居國憂今日難至事変数目断不聴の数日、行失戒 王經之死鄉子於東市而步不問令會為叛逆而軟收死若後相容其如 務為完在不能輔之人全死美維那他日間禪日颇思獨否禪曰此間樂獨枝芳人皆感慘而禪喜笑自若昭謂曹兄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雜使 王法何姓曰昔先王衛傑學的仁派朽首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収整哉 江迪也讀不進又欲転編成而捨之及是確謂曰可以報江迪之厚美雄 作亂格斯英維事前發會對火本营料土追出火於極車必還獨自以為 會共陷文恐其為學乃遣該當田續該教父子於總仍西轉之初文之

史 54-380

既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七 2 **热给如**一 世史頻解を之十七 本年九不用不真不惠立身行前的始如一手與兄朋等编奏入建 手手轉用與骨王維養等應常有要也的的過失之純臣也等性恐惧執政 一手解洗潔數軟不自於回臣死之日固大總之純臣也等性恐惧執政 一个不便不用不真形。 一個題或然二年十二月遭世祖司馬承恭於八十二月晉王炎稱皇 一個題或然二年十二月遭世祖司馬承恭於八十二月晉王炎稱皇 一一十五字尼壽五十五聖沒陽慶校按禮法剛强直理曰武 一十五字尼壽五十五聖沒陽慶校按禮法剛强直理曰武 一十五字尼壽五十五聖沒陽慶校按禮法剛强直理曰武 爾羅清吏費旺是也 等有司言都十青絲制断者以青張為之 部沙百角并外原理宗室等有司言都十青絲制的者并 鼻镜外形的 地名比索里斯里帝位府承魏氏刻著者像之後欲為以仁儉 爱明唱正共善也 ○西晋洛陽世祖武皇帝司馬炎字安世河南人文帝昭之子宣帝鼓 立也然則多馬可少乎 棄扶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如字師昭雖暴然不敢奪魏而自君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為魏臣其不智並不甚哉雖然字書親而死謂之親身士可也魏公而不仕無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親而死謂之魏其莊刘死於縣猶與為魏之貞士夫使子為之正學已司馬氏縣遊蓋華中國而從之矣而宗周之中若字者獨縣 際非人臣之相逐襲封晋王未必暴親稱帝兵為都落陽在位 世祖紀 9 随為之解母師官無高者於是書牌玄皇前的 〇臂武惠懷悠全 大型 (大型) 大型 本學所所作中電將重羊和調備玄曰三年之喪雖者巡腹禮也而漢文除之娶 於除服然猶素治疏食衣毀如吞喪者尚書令我奏奏曰既除後服養無 為院服然猶素治疏食衣毀如吞喪者尚書令我奏奏曰既除後服養無 為成其實治元年秋八月,到主 認崇勝慶此萬常出也思主教行三年之 之氣臨病之才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整夾貴之無大戲一代等與的處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整夾貴之無大戲一代等與自身為供養工具又有轉當 也是一個人 **扩** 去回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後去的難行也亦回不能使天下如禮且被伪教令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丧禮君因此後先王之法不亦善子 行於下近者聽武好法術而天下賣刑名觀文墓遠遠而天下腹守節其人婦女以親末士風類散上號回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號 デタ 医療給 これ 後網維不攝放裝盈朝必使天下無後清議陛下隆與受神分先母之 **韓正月圖立子東為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敬二與其儀不**

法保以他 奏嫌如才可謂至客然失於前細以這本体故歷代不能通也置者的唐見之舊制,如照日面剛書簡書於繁官方愈傷翻民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幾稅於鮮京為其文 江平 漢語 縣 不敢其過智勿限意尤志在公宮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粉群僚 云岳乾筒委任達官嚴第優劣六優者超權八労者廢免其行優劣徇情。 小仍公論者監司随而舜之者上下公相答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 掩其言本 協議遠近其俸江漢之心與民人開布大信降考欲去皆聽之城次、寶縣林冠祥二月雷王有城民之志以羊船都督嗣州諸軍事號限 一两八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李年乃有十 推有德藻與宣深交際主聞其名以問立直對曰臣資知其人但全我人們有表達之意的問務。是你為其人如大時臨難死義其孫亦宜隨才者更得看并是整文立言故獨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思經獨之。而與人之至際主從一個別找群一數人。因歸用改漢名臣巧樂子孫誠拱好媒語於是惟時鄉歐太守在數學子孫誠拱好媒語於是惟時鄉歐太守在東歐子孫誠拱好媒語於是惟時鄉歐太守 五十七年中的獨議所三年男主大奉进室里經過不至而還時男人乃玄部傳藏 在北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於城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於城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事多典就便之雅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城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 及行 輔社 不常 医二二人人名 其忠凱奉卒民王素面其切直徙其家一度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冬盖其忠凱奉卒民王素面其切直徙其家 祭表既皆指事不飾及疾病,民王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接 運行過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敢便當倒文多主聞之乃選O十 文云黄雄紫盖見外東南然有天下者開楊之若思主信之大奉兵出 玄質部張問郭連薛堂膝脩及族第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車於皆社 第美此各所以善夫人也〇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惠內 察性讓退無後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於立可謂不

可 五 五 不 不 秦與權工送平其以塞其衡要爲主不從為刀為鐵鎖橫斷江路本質者、水軍大作升艦、結戰等也四方施投時代船大步撤江而下排騎蘇州爲太守長常取流纬以自爲主曰圖必有攻民之計宜增展等。水軍大作升艦、結戰等也四方施投時作船木步撤江而下排騎蘇州爲於時間,在除時代船內,在於東京縣上流之勢家表留縣後為蓋州到史使治院等的排布除訴伐爲和以為伐爲宜籍上流之勢家表留縣後為蓋州到史使治 天下 柳岛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功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遊取天下對曰吉 耐為都益西陵諸軍四陸抗計之帝主意羊祐枚之不克抗炎族西陵等 祭軍站深知其才實日屬有大才,将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間主與羊 成時間主與右将軍皇前問論事間争辯不已敬請罪之間主日也該之行上最好必多權訴太子發而是之〇間散騎常侍期做以罪免法於所 請可助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應高主逐從之留充後居舊任實妃事衛公女有五可賣公女有五不可爾氏難騎而炒子職而與點后 固以為 「百唯患不聞微職妄奏可免其官。○問以王濟為盡州刺史初濟为羊的 初欲為太子娶衛瓘玄黃充妻郭槐賂揚后左右使后說 類價回華祐為養陽守知具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 納其女哥主日 納之祐又進 在 好 子 以 上 羊正保非私人 陸法見行交 業 全 之師 無 交款 不知上之 羊陸相沿 羊公無德 下野鄉夜 无凯以其 東於花站以底等與之,以此輪抗即服之人多讓抗抗回豈有能人羊叔即造人皆悅服站與陸抗對境便命常通抗遺術酒站飲之不疑抗疾來 政皆城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革入無德○哥免其國子然酒灰年 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定陵枯以軍法将斬王夾術我之從第九 降甚清雜站不然之行拂衣去站顧謂客曰王夷南新方當以盛名處大 留羊的不附結中朝權意為弱為然之徒首惡之從明王行等話的陳事惟謹與之道美不貪切不養教則得矣甚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非謹與之道,今在二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縱使而無殺抗之心抗亦失為三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續樂孔子不敢害羊的與 界而已無求細利 **蔣備常止圖地老禽歐先為其人所傷而為雷共所得者皆远遠之於是** 酒使不得言,而出軍行馬境外較為權皆計所侵送網價之每合最江西 那為無天地純日高貴鄉公何在 商充令此濟私之故統云於 克斯然 官外後用之一買充與朝士宴阿問尹使純縣與充事言充曰父老不歸 是子六一居土家務評年的表院去里之、美田元凯料前以其功权子业不解析准的精耀自己农人及党人平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坂田遼楚失赠晋都亦自七日之农耳盡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城方之章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茂其悉按茶政朱華元合建司馬少及城方之章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茂其悉按茶政朱華元合建司馬少及 夷則美矣而非将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祐陸杭交飲着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幸祐務以德信懷其人與陸抗使命常通 拜布弘抗告其遣戍曰彼事為徳我專為恭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護禮於後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散除有通道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権取必於吳而脅其主那故 心誠非為私者君子循以為不可有如具人拒哥而陸抗行之 公约交

世史明編奏之十七 xent 四時猶有消息於人子。紹乃應命初東閉之敗文帝阿馬問奏第白近 <u>-</u> 突口卿言起我意乃以明為郎中OB人多言祥瑞爲主問常昭昭司此之第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為夢之言乎뾍傳稿媒衣歸用此下衛主以諸為死之治圖曰吾得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還稽首曰陛下知鄧艾 **存名私門至是山灣薦懲之紹欲離不就清請之曰為若思之久矣天地** 李服後三年而云諒閣此服心後之文也权向不逃景主除服而遠其宴諸侯三年之長始同郊斬既整除服諒閣以居心丧終制故周公不言高 又為今時所行澳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然服尚書社預四七者天子四十 題縣助十 等七月衛后楊氏殖就經衛主及群臣除夜傳士陳達議求人筐医中物耳縣赶訴職 的政约上號領衛文之免衛主養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學之意具成二年衙以衛文孫則為郎中共縣阿志舊此之以功之初該 **吳首都被吴主孫皓之荒浩無度日長江之陰不可久侍者不能守一著** 馬之謂丧豈表來之謂平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本哭除 祭己早明既至應除而遠訴閣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内而已禮非主 表麻而以諒開終三年。音主從之 航也冥王深恨之 宜其取高黄鄉公之間也 尹起幸 回裏館已而後可以非館人名自執進之職乃以達養貴定統 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辨矣然不若陳遠之言質界而教實也 B馬公□主於家戚然庸人無家麻則衣敢不可将而勉也杜預巧師の馬公□規矩主於方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園不可将而制也養麻 西族、一流受敵二塔若敵此舟順流聖幸着電路班可侍後他都以牧倒懸此乃陸城衛子流受敵二塔若敵此舟順流聖幸着電路班回西陵渡刊園之藩表院處上高子なぶ。 対表子之強乎 免が君子之強乎 見が君子之強乎 見が君子之強が ままない のが君子之強が あいる 事電不敢奏至公也簡繁王儀死皆不必其 之机 「かかうな」、に斉田丁が且から English とよってというと、は要なり、此及子供主使其子要深玄校雲皆被分将其夫就な野港時の周鲂之前を経りの大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前州州各有也臣死之後石以西方高屬諸國際経年多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前州州各有也臣死之後石以西方高屬諸 2年まる社稷安尼之機也臣父孫昔任西部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宁亦後 三十年 新之佛子哀痛父非命隱若教被三徵七碎皆不就未曾两何而坐魔外 文 持成两中 意成事 二年十月 個加生 裕征南大将軍 祐請伐吳回期運難天所 **而** 疾 四人 明炎要極較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否能除之乃射虎後較必從機需要學 京政或領之不受或不仕而終 「寒側旦夕攀指悲號滿凑者祖樹為之枯讀詩至表表父母生我的劳动 城未管不三後流光門人為之嚴好清寒我家食計口而田度可而至人 中的初司馬氏蘇其君方的繁逐不住展所乗車兄不優地乃三十六年 萬志讀書歌節勵行此及春年州府交群,〇圖邵陵公曹芳平一年書至十 兵之日乘勝席卷今江進之除不如劉國孫皓之暴過於劉禪男人之困 校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谁 樂何和父老數的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目何謂也只南山白額虎長橋 天下困於征戍不可長人也今若引藥益罗八八水陸俱下刑題之叛進臨 甚於巴屬而大高兴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 一隅之其當天下之象

我的成?解不受猫母珠官縣多遊讓誠心表者故特見印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 上間是天思九年圖認道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羊的封南城郡侯固 其情為此〇電立后物氏以后父駿為重騎將東灣主初鸭后后叔父班上表回便歸補、與不取差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尚當性預中書令張華赞成其 管裝其職典極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勇得開所進遠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 不可 教育者,江未可窥也将為後患美華深然之祐日成吾志者子也圖主欲使祐卧 奏五未可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能不幸而沒為人更知立令主雖有百萬之根長 次成置成此四年六月尚半初入朝面陳代爲之計且曰謀之雖衆失之 功名巨不 世史頭編恭之十七 門上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問主勿聴竟立后數騎肆自得鎮軍胡 國一五 南九朝直教院除奇州路衛氏舊成以當水餘皆决歷令錢者得魚菜螺 一般不取造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难度支尚舊山預中書令張母赞成其 舊謂以即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 首充句動馬統七以代民為不可的数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 護諸将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應耳功名之際臣不敢 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頭審擇其人也 次獨衛主善之以初疾不宜数入更遭張華就問其策祐曰孫皓恭度已 秋衛大水鎮器以水災問王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 婦之院此目下月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畝收數鐘此又明年之 也與牧獲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 会於吳政而皆亂乎且枯謂吳平之後富芳塩應此言盖亦憂在平吳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居臣屬精不辯定吳不城而母不亂也不猶聽題四妻使枯不為城吳之計孫皓窮竟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永極總元成四吳城而賢亂此天命非人事也吾愿之曰為國富論人 美愛在平具而勇於城具其不若范文子遠於 男 晋世祖紀 東的天井内外政有歌奇技異服者那之人の高記平侯羊品疾為奉杜預自代乃以 7年 紀山陸東 绿堆顶袋 拉関生風 為之能亦恭天聲相接為守邊将士亦為之近站好時例此在樣等。藏有為與南大将軍都替別州諸軍事務本衛主实之甚至衛州民間初卒 為后、己不並立矣權又不避而結忽於賣后之子欲免得乎 破其族此盖姚荣賈禍之至戒矣○縣按衞瓘女不得為后而買充女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炎遠遠以避惠之立可也夫何獲相於惠而意 一月雷大醫司馬程據歐班頭來鄉鄉親王問主焚之於發前致事動 摄室酮生原卒滥曰剛

利定則 害事 関 校 以 **随性経済** 左部門師 而我是决意传到議明年出師柱顶上表曰羊柿不先槽謀於朝臣而客 事。者一乘則群圖也時短立賢君一也將田乡的嚴疏頭陛下無失事機圖 事。者一乘則群圖也時短立賢君一也將田乡的嚴疏頭陛下無失事機圖 為東京於主則稱敵也臣作船七军。目有朽敗臣军七七死亡無以三 學心與母髮上於強刺史王獨上疏曰孫皓茂混古逆宜速征伐若一旦 人心,以為東方益州刺史王獨上疏曰孫皓茂混古逆宜速征伐若一旦 大學兵分道代為為武是與群臣城各統帥又置橫門即十人 一人們大學兵之出差嚴為限備之防可也觀網目所憲元胡之亂自此兆矣。 看 類編奏だけた 頭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允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果之 京何以無形之्義殺人侍子平僧主曰運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即三陸下不除劉淵臣恐評州勢献不得父安王運曰太曾方以信懷殊俗而奏也何曰淵果集掛機能則原州之恵方更深其郡主攸亦言於曾主五郎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西掛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西掛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四掛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不可重任也及原州復泛醫主問將於李嘉對日陛下誠能簽何以 陸門絲灌無文攝點聞陸遇高而而不能建封侯之茶綠灌遇之府而不理門絲門類以初而馬其傳習經史管謂同門生回者皆难聞怪無武士以妻育類數以勿而馬其傳習經史管謂同門生回者皆难聞怪無武何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勃為左部則對子淵湖等先海初漢 師 以東南之事為不足平也孔恂楊班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 子在路陽至軍及其子濟皆重之原應於骨王曰料有文武長亦陛下任 能與库序之数置不惜哉於是華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為侍 双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熟緊督氏継之莫知所電在廷之民方且交及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熟緊督氏継之莫知所電在廷之民方且交及無限的本本共和,與其故置夷状於要充失矣不分其有募美米主者亦以随城總向本共兵而被督司馬氏者已长矣。 祭到消之才惟攸之先見甚明然亦未為得正使一別雜死。一潤後生 題天紀三年軍以何效 到湖為左部師謂此見北五 分南 理攻兵下統領 省事不 就ほとず **兵**正 至山传春 外種具以 秥 はず 展開外節 将官不如 西班政府時間部議省員吏司徒長史傅威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人 は史類編をされて 一天 野世祖紀 が年内型 表示。 一つ 頁字 2 差數量主八許之山溝退而告曰自非聖人外軍必有內 及今釋爲以為外權管非業平勝在附首後後,即是了不 所以為外權學山溝別所言能平息的對學人工不將其之府心也使得 第末下或別希之能就越數等計之他手腕後與平野情之時間便所 有於以為外應與非計之他手腕後與平野情之時,便 不解之也於 一一一月遭王曲和東王潭社預房 一十二月遭王曲和東王潭社預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預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潭社有房 一十二月遭王由和東王源土, 一十二月世上, 一十二日, 一十二月世上, 一十二日, 王濟以舟師入石明民主皓出降先是正月松預句圧陵王潭出江西横 商此間位之比也 春諸軍並進民丞相我傳地戰死之二月龍驟将軍 展子量世祖武皇帝大原元年王至是又并其更一年内於排正統故外人用土泉回首都之有官首事其就是天而清心之前。 以正朝廷以正百官則皆東事不期省而目為也若族曾清漢古人之清心弘清心必自寡於古典不期省而目然以正朝廷以正百官則皆東事不期省而目然自其於即必如董 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普蘭曹相屬數其清 必該所謂有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養行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世 静民以軍一所謂清心也抑污說簡文案客細的有小失變常以檄利者 之思在并官有役務展而已逐議省州都縣半更以赴最功中書監衙 **枰縣局飲手日陛下聖武國高兵強烈主** 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晋君臣坐視江南因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掌充文的致堂司外惧二子之策能侵曰推伊少之志。夫不被竟舜之澤如胡致堂司至祐山濟皆皆之民臣也而必欲伐吳濟曰不如釋其以為 方哥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必至於府卷萬平而後已鳴呼此 之主耳則伐之非也為皆遠應者始治內可也但具驗者残電最間 弱攻守之常理也 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軍必有內憂而昏武中 一選果誅殺皆能當今 水港有石地 呵

ニオ

ŀ

新世二聚 累世之通治等美人於全族根於愛都接替也來來也出日游兵即看在 與行為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 **基接着手** 江北東飛渡 展布 新 抗性水質 世史類編卷之十七一一一四世祖犯 **水拌可期** 應同州都省望風送上印統預快節稱詔而授撫之乃謂與軍白今兵威與都督孫就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泛網沒國諸城杜預邊周市等帥騎夜渡江集樂柳多乘旗幟起火[巴山市縣]中、陳斯縣總海縣與計址於是船無所緩廣逐克回陵ബ門將悄州府、東歐海縣與下代火炬於「始即埋水業事」《灌水麻油閱鎮燃炬燒之須 見作大行為之節後也 數七萬令善水者以役先行遇鐵錐輕者役 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天餘雜米惟我暗置江中以逆拒冊艦漸出 一振等如被竹数節之後皆迎刃而鮮無復者手處也必指投群師方名 歷年圖回破廣整以孤建之兵水忠慎之志首把賊錢深躁洛川祇掃身不肯食生失節以員名賢知師可謂烈丈夫矣 西致宜三 赤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照付非具臣第一流紀其點難致西致宜三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解禄之龍以爵禄之龍 ď. | 「京都日北座以待卿久矣皓目氏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置充謂皓曰聞君」| 世史類編奏之十十一 | 青世祖紀| 古政端解情政所贈○五月引見歸命僕皓皓登駿稽顧帝謂皓曰朕設| 「新文之飲飲養天此何人哉○四月賜孫皓爵帰命僕境使行削楊於] 電孫秀不駕南面流涕曰昔計迦談舒冠以一校尉創業令後主奉江南 以成前書 争功 王将王庫 対対東な というと、これのでは、10mmであると、することで、10mmである。 10mmである。 10 · 有主意于及蒙奥所挫抑每進見使其攻伐之勞及見在之状或不勝念情徑出上者自應所常山公主完賞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源帝躬託源自以功大為渾父 大布明高 東澤田是事得鮮河夷州軍以軍表州道部不受節度証以罪状海丁州東方濟江以漸不待已至大受孫的係意甚便念將攻湖何攀衛洲远皓者則加此刑耳克默就甚便。封拜平島功臣王濟之入應麼也明日王在南方鑒入目別人靣庆此何等刑也暗曰人臣有秘其君及好回不忠 不蘇帝每容犯之五門護軍治通謂潛口即功則美失然恨所以吾美者 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用巾私第口不言平其之事若有問者輕回聖王 日吾始懲節文之事惧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智中,是吾補也 也小時人成以解功重報輕高之情色、傾應也也小博力 于南海傳称累世宣矣僕官景徹首明惠敢决有先世之鳳歸命驕援志赤望之後決策定應以權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平管有期楊牌將很須失纏開地千里真英十也大帝永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 疏力發展深於禁紅求欲不必得平. 有及多者計遊策以重于提 旅之根揮馬蕃 以下江東者儒宿

兵尺之政 され善計 林程至以而后文楊數及另北濟始用重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赎退本程至所四為汁應地以引帝車澤正在發養業果與籍於與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發生 平出於為一年三月記選孫皓官人五千人入官帝既平宫順事遊官意於政 七只妻 原引 事被庭始料萬人常來辛車您其所之至便宴報官人競以竹樂挿戶鹽 東英俊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東英俊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東後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 山濤數有規調帝雖知而不能改 為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室籍聽帝以後盗賊群起州郡無 更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夜間瑞上言州共未宜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 當點敢干大蘇城首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 其意此地語曰首在漢末四海分照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 **縣按后又播數與齊不足賣矣楊姚初亦皆言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辦以赎兵而其实实以破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潘莫甚是以樂九 潘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得而即境字謂晉蘇 一時前旦 燕漢之妃嬪公主遂須更而城晉武帝平兵而納其宮人兼 一時前旦 雲海部村棄妻之官皇勢女遊成四百萬年之并置耳隔 大野美丁天下雖安忘較必吃故問人役而之後雖歸馬放牛龍子塞 以備及末室盗起州縣不能禽制馴致大亂盖胎謀之不善也 音漢高捐棄素之宫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紫董車馬 外音せれた ħ /獨楷抄 元言 「月里·日本 月上女奇ちとするとう」という。 「月里·日本 月上 一次不明本大学日極愛之世不開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〇後将軍主恒文語八年於此對日極靈竇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我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古れ天災 |万世長東内諸即者離居不一岐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明先系所也 || 母明領改伏之在崔峻四夷出入之||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可える。 リュー 英衛當語 脟 明皇后之第也散騎常侍石崇布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王南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教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極靈帝曰 後數因念院按答長史斯為民惠行御史郭欽上疏曰亦於禮獨為於教物院總以來、為的衛里、降者與保此山送東例别至多處之塞內諸部其 有務極美 |佐島と訴深疾之の華質成似為不動因並作旨而語之以軍都督門帝に張幸都督衙州軍夷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荷府馬統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看也欲時人崇倫當話其姿不不見話轉相高尚無 有其制奢侈之费甚於天災古者人稱地狭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 七株如愷比者其聚車騎司馬衛成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的衣帛皆 附也可任古為患宜及平男之人成謀臣猛将之界斯從內都雜胡於邊地 豆養心回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起觀郭欽之號 使客商又二人皆肆行配姦縮結權好以故成而因利此聚怨之所歸奪西建国下那常稅惶以世家養成懷者剥民崇任荆州刺史劫掠遠奪西建国王惶石崇妄享主者之富僧踰之罪已拯矣况聞之以舜天 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造化之所忌 電乎惟絕嗣而崇城疾也

是州久自 四五二世女 無道為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為軍禄以代耕者第一也更數編卷之十七二 國習世母紅 南不是 道惟宣王教急朝名然後命召被公船征加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 有限而太祖跨獎無極使會自謂美趣迪策功在不當逐構內逆耳向令兩時意大祖帝變色日聊是何言和說謝日善學四者必知大虧緩急之宜會不智事為不 · 孫志之勘帝出之於外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衙門軍事王禪上書以攸家即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贈為曹齊王帝之弟德望日降旬勘馬統楊語至属株子時轉起具 命太常議完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康專秦秀等自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 还先帝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联李事等時王承縣德力請留攸帝不聽至親歷德官替朝政今出之國假以歷號而無典戒幹方之党非陛下追 各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堂之處其本末其四五之間乎O歸命侯孫 附慎不為語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後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 也仍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秋徵益者第四也温恭 **均等**日日 大品へ指 志尚不明香い。兄の身上。中二、221-1-1-1 茂尚不明香い。兄の身上。中二、221-1-1-1 茂出海隅晋堂之降其给美子。乃林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而遂出海隅晋等之,以此之魏不得稱本助化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精子州里總院 故令都國各量中正州量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 忠官除事等名語賜齊王備物殊禮依情怨發病上道嘔血而死帝哀慟 志尚不明吾心児四海子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坐異議逐免 代親果遇為司徒至是稱疾班位舒於 為必先行而後言班位之際在 两十七年司徒親舒能舒少是鈍不為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都寒孝應於見左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終不能攻聯 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軍為好府事名九品而 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僧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 結于大臣二也優多易地首是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在不獲上開四 也来些平臺府納毀于流言五也抑實名而格歷來是浮華而及考讀六 一府朝祥務不管是非至於與於大車門許徐為無之多出聚藏之表及 沙野無學來前令勿就舒自課百口習一經對策升第可馬略群為然 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能中正除九四來的民之散法 白日未果可謂 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

製業的 一方前端 一夫創茶之數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係人心餘烈医切動後世別業院之 市務縣里考功罪於成改之後則群臣無所逃其誅虜美域應敵級類便已數學 衆是以聖王勒要於已委務於下非Ļ劳而好逸誠以政體然也人主誠理非美家無子者國隨以亡令宜友與循澗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 池蘇拔環 鄉班發進死日臣聞為社校計文如封建親替然宣審量事势使諸侯率我而動在 かけ中五進越而欲人見護循却行而來前也の時又封宗室數人准剛相到領上 新品を之上七 宜與達古今之十深共事之間之諸侯有罪判誅而國存與之諸侯有罪 其力是以維帶京色包養禍心者上對不足獨以有為其亦此甚難陛下 連載少在談書者景議論以為人情争則欲數已所不如而優为難分議 之心帝為爾高獎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景為之傳寒以時俗養過似宣帝。鄉仲故天下咸歸你之帝知太子不亦然恃適明察故無發立 少维好必明维患者智乃足尚也而不能用〇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 次子生室孫邁双神宫中曹夜失火帝後樓望之·瓊羊五萬愛帝稱入翻中諸君何質那〇初帝以才人,曹城帝朱棣提代制姚熊夫太謝我 競推於勝巴而野知顧出當此時也能退到修已則讓之者多矣的意 中日春夜倉丹宜備非常不可今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一當對群臣稱 輕財好施順心接物五部東無過名儒多往歸之 齊門發偷撞政河間關於回造 反成都鎮東海越長於又至起發榜數司馬亮司馬鴻法電十生就段太子通趙倫段后奏伍 · 管機事及遷尚書 · 图·帕根 一月尚書今旬野至縣有才思書 不信せ祖紀 請東字正度武帝太子昏庸無知買后專權以婦扶始 **何人主意以是能固其我** 五月以楊駿為大庫大都替假黃統經朝政石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闕日世史顯編奏才中世一一人為華華東北 また通進退于宣明公常審思之 較不後少府訓飲数以直言陳敬人為之俱飲飲所不行久矣今上讓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養與明公未易當也 與俱族失驗群王彰為司馬彰述不受其友怪問之歌曰自古一姓二后。 事及是傷從過入朝賣后使帝問日即首請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獨日即保初衛等官於或帝曰太子有學官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 下之前可立持也〇八月之廣陵至通為大子通院立沙何部和陽等為奈何應其孫且武帝不惟社稷文弘嗣子既不克有荷受道後非其人天 臣首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四之稱也 解有不敢吃物大傳昵近小人陳遠君子專權自必平吾野之循恐及禍 倡戴以至于七羊后太子四张五後不保毋妻列子在位十七 年中毒而 前妻四十八 华太陽陵接經法安民好與曰惠

而不武 世史題為老之十七一一多看 十四友 双節致命 京時度行所官於紀奉先同時芳濟等官京師蕭然 去此二本不立造就自是教華不能年間朝野安静然大 就真時朝近難來此而〇九月以王衣為司徒·花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枚委師或也無故共不至左右勸屬退屬校劍曰是·音效節致命之日也遂方戰而死 閣主在上市朝野安静等等之功也於明宗明共說之義秀領數后鄉被開實后雖內除猶知放重華曹被表旗辞與華同之輔政故數等之間雖華以朝政職雜前等暴勢裝置城縣河海華 隐伸中華 是帝室彌薩道皆附於諡錦二十四友賈后後召憲王瑞使發鳥及獨等或後發鳴委飛官附於諡錦二十四友賈后後召憲王瑞使發鳥及獨等或後發鳴委飛 喜心士大夫彭與石黑遊鄉找多雲潘安學盧在思達秀劉曼鐵弟那等一庭,香道之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意效之行與另遊好品題人物举世以為及偷獵東政於是實后族兄復從舅郭彰繼勢愈聽青諡女特雖觸奪而三層甚之三語禄邦聯縣綱紀是時王衍為心實今樂曆無阿爾尹皆善清於宅較謀及殺之廢皇太后為庶人獨鹽其始狀惡也被輔明微徵阿劉王克] 贾将元国自然编翰其首同異略目将無同劉言明代安皇良多珍辞韩之時人謂 古致生日輔取有共柄又缺尚書其疾東安王縣裁須一部則建造楚月致生日惠济皆府孽婦尊然行道如之矣司馬克自诸侯王入知台 疑不果使好人徐賈計謀內交買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彼遠也其據稅關代領其共先事制人疾雷不及養耳还發實氏如友掌爾乃進 七年正月将軍周慶及蘇萬年歌敗死之初秦雅氏先友其的蘇華 成卒成性剛簡風格姿聲初為司隸上言首路流 然為事明旦親之八事吏部也樂廣園而笑之日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顧初候至其立即即北會即聽熟此相聽說師車因醉夜至囊間盗飲之為掌酒者所練願熟地 一班的北會即聽光的聽記工尼華皇旨以任於為達班遊聽地華卓普為吏不數的自然不知熟如也允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經不言自見王潔及阮咸咸 蘇於此中的清室與物無競每談論的言以折理物言以分別養成人之心而其 无谁不住住不存者也成陽特以化生賢者特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好而貴矣王 服物成為何姿勢祖述老班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 成然得以行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汗誕為多樣如職茶表問請者 存法 世民類編卷之十七一眼智を黒紀 事老确生如此善者於以也可然誤天下老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然府世等準備言如此也替者也言可然誤天下老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然府世儀運行神精明我少時山濤見之愛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宣養児曹務 崇有論以釋其敬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 該者深列有形之聚監稱安無之美家降餘世之務殿功利之用高浮将 茶甲經實之賢人情所拘名利從之於是立言籍於歷無謂之玄妙處

道を知ると *「「大道」の「成此生産」でいます。 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一次の後を履歩不停而し続いが作品和民於深川飲以務及獲園存物で、一、有常维務額執動而追城不独園「韓暴為城市兵軍不加遠近期今世の類論恭之十七 一貫の音楽裏記 之故也然原乃作徒戎論以聲朝连曰四夷之中,戎狄為其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 有大於打巴木九年正月門軍击朝擊府萬年後之光牙陳軍官官国記古明為周 河道以上其強也以運之高祖而用於百隆孝文軍於爾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 的姓 中国以及 然之外已熟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遭選其本域形役轉放懷土之思 内無障塞と隔棒不備と人反散野と積成能為過度受養等不測此必則坐生其心以食怪之性恢慎紀之情候院集便報為構進而居封域之 物學帝王所看未聞戎狄宣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養散 數十二皆破之逐擒萬年〇太子先馬該統江統以為我狄亂華宜早絕世 速之級服士無就習倫其輕弱使其然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著自聚無 (我華夏惠公)高惠此中國以級四方於計為長朝時不能用 前鋒而不用張華應個型教有文武才使計稱為军舰身當天石大戰 恐弗能與者有矣以之軍財脈則美及於入市之銭者有矣一各三天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煩然而遠之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實則印利有會計職核一事職古未聞而恐為之是以流樂之中又益以言都是一種不可也顧力貪答自私過 務而寂然之易未當有發也此則望人之正道也都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 野中也而居昌然是以劉淵一傷而并难之胡乗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我山口也而居上震姚氏兔也而居扶風你氏氏也而居臨渭東客」 一時之以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渊匈奴也而居留陽石勒陽 下且其當其務况濟以迂續浮誕之行其有不敢天下之事者及 我任情職達身與七野之列西醫類風寒首軟階一旦貴 百有發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何被問 如後 教 教 統 注 見す 陳京元章 華辞さは蘇疾不起人間其故は日張茂華先華而不實後逃民類然而まれた後到而去候日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頗不能聽時顧常常忠於張菓十未應息任門下事頓上表國蘇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宫中。言而不從當逐 無官為私 上疏可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更不知所子下不知所避失若臣以須後生時朝廷以可樂相高等有機議各立私意刑法不管欲於與此常數與人之都也勝為其事地數美具供照是亦以與此而由東心自悉或亡也日の世史則論學之十七一一與音等思想 者 事 医 展 射 尚書僕射衛后親屬帽飾姆輳城是推坡素隆乃拜尚書傑射又詔專至八下詔即今更後出法敬業者随事以開然亦不能華也〇以裝額為 既要放使大臣釋佛若令孫弘斯耶解·欲也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断若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中文若我獨之執犯購之平也理有 曹郭太楷す略公行春発作錢神論以歌と日畿之為體有乳坤と来城口何不食肉柴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對位之家更相應託有如至市 就常在坐林園即南所度,我聞眼境調左右日此男者為官乎為私乎左秋八月侍中曹操卒贖給機信即聽私作忠養修配俸等○帝為人蘇睦 學高發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智以律今後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 您讎非錢不解冷聞非錢不簽洛中朱衣當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 使安死可使活賣可使幾生可使發是故分軍非錢不勝點滿非錢不拔。 右戲之日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時天下完謹百姓餓死帝聞之 自治・トレー関の日本の大性終而已大失恐縮等率心勢所有論信教我之手抱我始然九今之人性終而已大失恐縮等率心勢所有論信 題。親之如兄字白孔方無徳而事無勢而執排金門人紫蘭信門危可 可壓也已 上南湖口得行於開鎮問藥之惠帝平中京雲養之亂不待漢甥而後上南湖口郭欽徙戎論不得行於獨斷平具之武帝失江統徙戎論皆

大听鳥 財工文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各物品母書請責任曰汝當財工文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各物以我之崇數曰奴重利吾縣明建素與倫有應業自愛娑婆季秀求之不與及淮崇數四奴重利吾縣也天來於后汉提坐柴酮卷皆段之石崇潘任並鴻等的憂嫉专為,應便不康元等實后毒發故太子適太又以將前所非與東,與王倫孫秀應电不康元等實后毒發故太子適太又以將前所非與東,與王倫孫秀 日此所以為君子也何彼二人者晚節末路沉酣利禄忠為劉聰之臣原利川臣落悉官門劉蛇而數二人可謂見钦矣然見數而作不俟終 衣寧元等·随王偷暴位遷帝于金精城被太孫臧以孫秀為侍中中 常忠以華額誦附賊后而託疾以解降索靖知曹室行亂指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へ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下級京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至國民禄志 東京縣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入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伯子或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思於和學表新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委實一是一樣的主本中樂以為其來數可沒一大伯子或可入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思功成另退之道委實二王長柱歸藩則太伯子與武於明寺緣然可是亦漢子納因於風起思派來事實國內職解明地正常於明本國大國大國大國大國大學, 不可使 行以難納奶勝強四難也與後皇茶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醉息四不公皆居之一首犯緣另一難也聚致多家二難也與将士均劳各三難也以 两维不俱 . 事 南陽原士動方上書頭曰大王安不應戶無樂過度一失也宗室育肉由而北失阿鄉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物三臺選舉不均裝龍用 至成天安元年五清河王軍為皇太子鄉王問欲父華政以帝子孫俱 而不漏清而不介室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遭之歌受而不謝事待後看當相酬耳及長情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德 皆錦朝〇同群劉教為重路祭酒發切孤貧養會祖毋以孝聞人以教帛 权四海之心種從之表稱問功德宣奏以萬機即解緣翻由是士民之果 前隣河功無與二然两惟不俱立直因太妃微疾求遠是省委重奪王以 也聚共有功父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 豆相疑或二失也擊夷不静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脈故四失 在說問奪賴在權义我納亦動顏圖田聞者是權盧志讀顏日大王選

世史類編 の音のは 榜即內骨見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刻謂曰二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変校則內骨則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刻謂曰三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愛好其弟委督教之難解暗又收機司馬孫掛下做狱吏掠極數百两果輕季奏至釋戎衣與秀相見為機解詢既而蒙曰 第字經鶴 吳越可機聞光秀 商品在将等心住不服不連動機讓都督於粹機回彼将謂吾首風 類問詞以陸機為前鋒都皆哲王粹等中向洛陽機以觀水電詞一旦類 與開始也於又等共向聯告北東映顯前無常之心而願亦願以張方 被決明報以而符之速陳帝立朝於顯前無常之心而願亦願以張方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下數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疾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和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疾也情報。 「快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其後也情報」 两端解性凝出次多不果故西所以建稿也帝有将首通關将張方襲敗 恐抱實而不許誘導度而見襲上察之人不誠於前華帝之節方悔於後施運錄方不進不能解容見乱还不能解錄完加高於方地不能所紹和端於是不知明心情主人條僕又安可有君因言於完致又移之)按號其自以智見安峙才堪佐台 至軍失禍亂将興師妻子逃於林應山中至是四果被殺 克林學道之 日本義不百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和日君既不百二 ·秦省府衙尚爾至鉄戦死之士未加仅師運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 ·秦賢不更華樂事解母亲嚴若以讓陈願之師何名而起於脩秀甫 百至堂三天即當請帝下認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甾輔大政已為之副 日政皇三周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巡帝侯应臣干之義持 心於依沙軍夷等奏節事或相與發之顏大怒使奔将在收機機即分破之顏都皆陸機戦敗機初與匿者孟政有障至是攻諸於顏曰機次入京城大惊起者為計〇十月其於王义奉帝及顏在戦于建春 廣一唐 菜即而 茶生不朝 数日 如植飾刈 軟飾生濃有 生 有与何为紹正也回臣子唐衙来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石超軍至東與股續辦住與問題與機動侍中在認語行在秦軍問紹回令往安尼難測聊有住馬子太宰難州收入秋七月陳海王越秦軍船組後第后大于詢遭在戰千歲太子數以在民貨之可外辦事所者罪惡於也與○嗣表詞為星太彩自為 私法的 不方生於 班華 等 天 其語の以前全後校と日期之必死道職と教女中如蘇樹は間然野 賢正在按左廣至以次皆為華子也劉淵神。為是軍将軍湖從祖石皆張方後入京城廢墨后及太子〇劉淵目稱大單于,初太弟朝太阿奴左 中三 計改令大王得有今日間性·表為右衛司馬〇二月語發生后羊氏及 於其有至新工大字孫大數為沈舊計順統而語之光回<u>劉雅州不用</u>都 張輔戰敗被執沈謂斯日知已之惠輕君臣之恭重沈不可遵天子之記 一萬奈何数手受後在的過百年左野王英武超世天荷不欲與匈奴 不是生此人也会司馬氏皆內相残四海門沸之粉地 後年朝 那漢章 宣謂其族人回自遠子以來我望于徒有虚號無後天土今吾根不<u>城</u> 獲議楊惟言之未為為論失君天也可贈至安既享其宗危乃逸其稱竭其忠可謂關柱異節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竟或有論紹者以死難 健長無機何以立人嵇生之間身全部用山道也 百官侍衛行歌紹朝服祭華以身衛帝被殺血寒帝衣頼迎帝人 不克賴進兵過京師部羅州刺史劉沈討廟至是沈及願意 世典元年 〇 月疹

阿伯雙京 湖謂朝目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數之首可指日而縣也詞院於外四時轉詞翻告之淵曰題請歸事奏類为許及王浚東藏公勝起江 続えて十七十 ○神為孝懷皇帝卒後至川亦三丁三年 ○神為孝懷皇帝卒後至川亦三丁三年 後即襄節林西晉詩云無水可東元海頭盖以元海倡追真獨故主安察 後即襄節林西晉詩云無水可東元海頭盖以元海倡追真獨故主安察 結於民吾國之期約為兄弟兄亡弟及建國號日國即國王位改元元熙 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遷都在國城明會歸之者愈聚湖曰苦國久長月 拜湖為北軍十年水水相軍事湖至西國城蘇續非三割安等上大軍十之 相拜是天無後而使我後呼輸那之來也歐里問起我之無類可以為接不可以不敢将發兵擊歐里問題劉宣等諫曰國人奴隷鄉我今其骨內〇劉淵閉朝去劉賈曰不用吾言逆自再清真奴才也然善與之有言矣太弟親不得後預事詔太弟親以腳郡王還第更三隊軍王職為皇太弟 〇萬光在至面額奉帝還跨城王後大掠衛中而還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劉淵子聰獻勇絕人博冰經史善屬文學予三百几題以應為積零将軍 收四縣日漢里等宗东和上等曹麗區與120十一月張方級帝遷都于班立英弟朝鎮至自立梁正等曹蠡期自立〇十十月季稚台孫展閣王簽二年市國號大處,游三子也傑等特奈何擊之淵曰大夫夫當為國高國武呼錦邪何足效哉宣等稽看曰非 縱盗中原縣博二南沈沒房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與城珠可痛不實一家為五部但大率皆居督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湖假稱天號一個單十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曷難少驅逼魏武難分其 其禍尤條觀諸淵應可察已 驚般中國之位稀而軍人之不足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 百年然夫祭舊好聞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 地統中國民稱中國罪如副沒者也湖本匈奴種居中國歷三朝發二 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 而已盖其種類目嚴其境中目相雄長號為華元未管機中國 **八百年惠紀** 照照華東郡文同旅學吏或謂弘曰侃脫有其意則開州無東門矣弘曰仇之忠能 れ下柱 任死目的 何如箭生 J到二年。平本八月東海にあることに、「新大有」」資本可要語解身際家之表矣守衛不屈二夫之烈夫婦同死一節表成雙特書以為風化之勸也。「新大有」」資本可與語解身際家之表矣守衛不屈枯膚見夫有不事」 故社稷之危不旋頭而安晋朝無社稷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王禍根一斬而絕者竟不寫萬相遠於論至於此則知平動真社稷臣 有甚於又也晉朝措置垂謬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吕而後卻齊 义計問不知是又一問也以既死復以成都王颖為皇太弟不知额又 以齊王問為大司馬不知是又一倫也問既橫定後以長沙王人趙王倫既殺賈后因以篡帝晋之大臣無以制之倫既代訴後 今實軍不降聯發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瞞而哭喻又殺之 西河郡鎮王湖道劉雅宏灰原取底氏奇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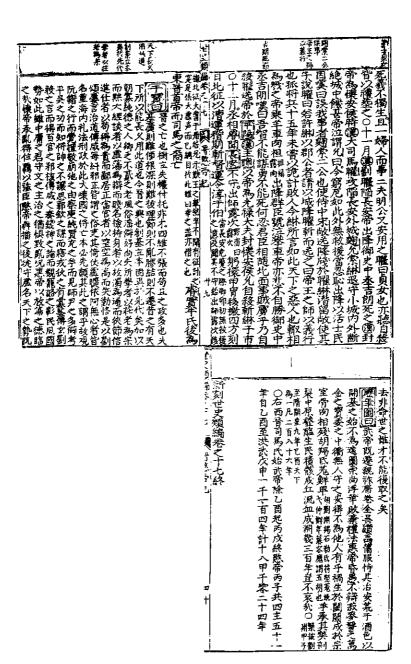
成者之世籍首門侍即傅宣英曰今日後見武帝之世矣. 英層乃使草躬追循祭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美國內史祭為軍司加導因改屬日顧祭習循此士之皇宜引之以結人心二于既至則無不來 心親信母事咨馬爾各論說職去經過人不附名久之十大夫莫有至者。一個不與舊母事必属道都督衛門遊運悉爾以安東司馬王導為其主推國不與舊大政衛,故者等以出入因來出藩等成〇七月以國剛王別為國大政衛,被曹操此入自己與無思藩等成〇七月以國剛王別為 犯法聯供節斬之從毋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養服哭之曰殺卿者院州 尚略擊破汲桑石勒聯凝威名甚盛用法嚴唆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 散騎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孫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職為從事 日茶人之功如敗則日老子之罪每有數 華說唇無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净為改撫紛新擔故厅東歸心馬〇 華泥露被聽告太傅越召太弟城入宫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立妃深忆無優而易集故云賢也曹〇十一月帝食耕中寿而崩滅之缺此侍行所屬備當惟於即以手曹〇十一月帝食耕中寿而崩滅之缺此侍母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寶舊夢 电邻淡章即智慧 議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條諒於養過為主上不保毋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瑞養過為主上不保毋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場 何至后懷帝始遵信制於東堂聽政母至宴會軟與群臣論衆務考經 懷皇帝 锦斌字皇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斌素好學 東帝昏愚不辨菽麥買氏活管政出多門忠賢路絕逸設得去 三十〇按益法悉仁短折日帳 故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大年為國到題将執歸殺之書 **公晋孝惠**紀 黄何 何曾是其難交緩宛兄當哭之曰我祖其殆惡乎。曾日食萬錢循云無下箸豪子劭其與其故以之道也交別而已後嗣其殆子汝軍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此爲少及行諸孫曰此屬必及於此爲少及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母宴見未當問經國遂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追厥孫 武术不幸 類編巻で十七 于後為慈 十餘人帝但嘆息流涕而已被何會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請諸手臣已三年總轲席太傳越入京師殺中書冬繆指帝舅王近尚書何綴等 P 兼容鬼背目稱鮮甲大量于,就自愿東先居大辣城及帝世慕家部於蘇 廷危亂當根方伯宜得文武惠貴以任之乃以第個為期州 吾君中足以為三窟矣 勒之後沿遭路戎之投歌之友叛則發感倒尸而沒詩曰曜曜發鬼遇此其兄弟相率而為於兔耳失敗為鬼寧免獵殺之祸於厥後行遭石山其兄弟相率而為於兔耳失敗為鬼寧免獵殺之祸於厥後行遭石至南湖司禽數之居惟殺死有三在盖兎性最较故道避最深而卒不 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也 一切交皇司王行富東本出發之時伸明大義以牧止之而禁無一解及 規脫獨欽既不得免死於排墙之下係聯聯對發度當知墙之為實而信至經三為三公所歷變就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刻少且陰营三窟 青州刺史語之日朝州 官二萬級及第機夷次後无甚及永嘉之米何氏無遺種 他之為虚也豈不深無後世之戒哉 一湖稱皇帝皇帝之始以其子聰為大将軍族子曜為龍藏者 何會雖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将亂子孫以 有法漢と固属所有負海之後卿二人在外而 和質埃第

王王右 行行教 少 系 記 入制 機 徴 兵 臣何者非忠 信託教育 為禁主牙州諸胡揚多從之初張有好讀書閱達有大志常自此張子房為電石勒緩離既常以東至十餘萬因集本紀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方 克聰即於和而代之〇京師後因日告大傳越達使以羽像後天下兵動 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輸五行数其有異後為追從漢至是行竟為至大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輸或動為人也先是當至為獨所上東門長至大概選新玩肆太傳放至土 恒王行等奉赴夜巡遊東湖石勒的輕騎 秘赞以自徽倉拜冠至奥衞弥入至析步行不前城隔被轨迹之额国可辨室国也空国封赈而义坎杭外越之無討志臣美越恶兵空 国名為討罪室國也空国封赈而义坎村外举之属对志臣美越恶兵空国各条计划至成入其門於是宫有無後守衞吹干回案門 大掠の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途寇東地太傳越率共討之以行臺自随朝 以排班其上使入接京師帝謂使者已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收後則 湖平次子和即位和性待忌恐順權重不利於已軍共攻聰于單于量不順年,四年鄉與亦料應七月為陳王湖寝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軍于由是奇之做罪於賴東以縣恭對以馬斯爾納以威晉勒之惡翁其首縣矣不侵無點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實數以策平勒已而皆如所言 及動物口東賓請所親日至歷觀諸将無如此胡将軍者可與去成大茶 工紀神色優然顧可之日今日之事何後紛紜甚難酸難班紀初以不解 甚 所坐之幕下間以图故術具な路段之由云計不在已且包言少無度 東大部老此他何足職教、新語犯長日百行天下多美未曾見此軍人從而和之斷使帝軍委養系新語犯長日百行天下多美未曾見此軍人 巻さ十七 男子男子 州美的店住 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後使于孫承流卒以醫者亡族 | 身為宰相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明安在外 排傷 循死析 似乎の数 火米度 即将軍其受之動報書過惡名馬珍實學禮其使謝而絕之〇周節奔加 **曜衆大政が是双等矢勢大震迎秦主衆が開城順船形の園石勃初為、寒鴻ノ太守索糾誅奥後留室乃夫帥衆向、医園羅奥更等或水類四月鐵圭聰遺職等攻心安方之以糧餘民安安太守貫定論文職也 正禄縣籍書 地方ほり協下 査医頓維 倉東大中 貞訪問仇皆與爲の入孫縣籍書 地方ほり協下 査医頓維 倉東大中 貞訪問仇皆與爲の入該剛跳王胤仪其賢後與之共臺庵揆之碎禄屬旨餘人時人謂之百六該剛跳王胤仪其賢後與之共臺庵揆之碎禄屬旨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将東夫暴盡焚之未發彌及賴等幾至要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石勒皆引共會之来至象先至落陽以外機不至俘掠而去帝且并於常人後十二敗宛者三萬餘人紹安王曜散發於 愛王 脚北人 熱掛城肝王彌邁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吳 将兵一萬七千滾落陽此及阿爾賈兵前 天下報之前若不知尚慮無務、刀以臣天下循可不至今日天下報之被看書行將極級之前,言曰鳴呼音曹繼不如古人夜使人排墙殿之惟側其幡以引到起根焚其死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 門欲典度處選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發太子詮發極諸陵焚官朝納 編奏さーで一門一根帝紀州其事成准 惠市時年后惠帝於軍場封平阿公華至為夷於執降臣屬結斗 故也成敗之數有如呼吸吹之則寒虚之則温今相提侍中領護回好 是特海内大亂獨行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道 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共附逆則為敗衆 人所掠者與其母王氏相失劉恐得之造使逸於動因遺書百将軍用兵 田氏回為呼堂堂中國帝王乃為胡夢所執封平何公信然受之而不 機能之後東海鉄蟾車政故無坐属之暴而有流亡之禍矣 尚於回張帝夫資清劲少著英飲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 知君死杜稷之義其為中國產也甚美書之以戒萬世 如殺大承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服一代人物果安在 王術風流相尚清名盖世首為三窟之計今乃為羯奴所殺

Section 18

寛正淳 江左 原之古典 教育不見 日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水全而單弱如此将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 名社惟王派及渐為當時第一云 有以為解公永清女師王無有與中子能倒外妻父樂屬有海內重名谦 为不見喜怒之色要隔魯王然有尚名舞問外言和葉思證明持人為之 有不見喜怒之色要隔魯王然有尚名舞問外言和葉思證明持人為之 等的事所宗前太子茂馬衛玠俱至。平前官經費也 東州武業縣送市局名舞問外言和葉思證報道從之者 東州武業縣等人。 事退請勤日向見管夷吾精中無後要美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於宴問題 微編録類宗衛玠皆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冷凌不能存無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後正紀網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数為正論府中多至之出為調到O 断僧以此有為八至全京佩士卒之見符束委奴隷之門非所以重名施 王繁遊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獨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 官不從三王之誅聞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類曰昔聞 整教堂自高是前車已獲而後車又将随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 又事長沙王又又事成都王顏改更君父有如傳縣後雖輔佐元帝功 崇玠之叔愿舊史之所未辨也史網一筆一削以正之選矣於 致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遺者粹乎聖其之當旨此 而不書景何耶葉友禮不臣始事具繼事晉既事趙王倫又事來王問 〇孝縣皇帝 請業等考旗云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懐 不補罪矣玠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絶王 帝被廣貫定奉為太子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

廣北也上今道民院遭發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将出師使如汝者統之以後 不公可信 · 五任来 是與其兄式子開擇所主義目不容公脩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 朝奉奉が名中〇十二月石勤造使奉表於王凌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 國豊民安全住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馬既至處大 电河路对省籍安集将二十餘人而後進現謂人口常恐祖生先吾看便飲寒渡江中流擊構好而誓曰祖歌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逐深州刺史給千人塵布三千疋不給鎧即佐縣使自召集鄉将其即由百 ·為司州於府主海同後中夜開難鳴流城現党日此非是年也因紀經 喜〇左丞相東以祖此為豫州刺史初院國的承祖逃少有大志與劉琨 無道而下然叛也由宗室争權自相魚肉腦結翰遂使戎狄乗附毒流中 及渡江郡以為軍路祭酒巡居京師斜合號從言於郡日衛至之亂非上 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米有為帝王者也石料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子也淡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則書望威行夷夏自古 天順人早管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 相保聚以放性命令衛於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会後誰頭殿下應 張有看清達舎人王子春奉表於沒日勒本小胡遭世酸亂流離屯厄籍 中原郡國家傑必有空風智應者美俸素無北伐之志以此為養威将軍 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強故也又何怪手後大悅遭使 和現必喜我之服而快後之亡然不救後而襲我也用兵責神速勿後時 惠手勒日然質日劉毘王浚雖同名置臣實為仇敵若修成于現选香請勤塾問而之後王浚初勒未發張質曰豈非畏劉琨及解甲窩門為吾後 西成 军職等平正月石勒後這便奉表於王後後益騎急不設備二月 未さーし 八喜歌奉紅 勒曰公位冠元台 2% 室を物質 美在湊川 中學 何化 建定 Ŧ 獨佩致力 不足定 能事恶 世史類場卷之十七一人一天音感帝紀 張氏父子 也限項目明公為政事無巨細背自决之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當是感法、寒下今所卻吏民有能擊其為者實以而帛羊米較曹佐織其一門一四年機構。張寒遣兵入援、張鴻總照分美在遠者則奏在破世出入,是不得難數之,接近中諸十月,張突将雖數之,接近中清十月,張突将雖數之,統令头重州湊階原州軍士得收乃數代 沒将佐等請軍門謝罪惟裝寫筍絕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事權強共坐觀本朝俱養會不敢接乃欲自尊為天子非也逆乎即斬之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不拜而出動謝之待以客禮勒曰吾不喜得區州 **國朝荷其崇禄沒循圈之潘臣故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脩德豪專事** 之刘嘉言自至何公賞也是依從之軍遣将軍主該師歩騎五千入接限之千全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指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来而行 下不足定也充日何為圖将國家丧敗不敢求生考家公恩速死為幸曜 秋七月愛到曜怕死地運至經過獲将軍事充深線飲之酒日香得子天 安且远諸那首計 認拜定都督陝西諸軍事 國友益曰前曹張軌道首襲入衛先又書張軌道兵指長安失於是後 書張完遣其入搜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下五建式元年、黑牌店二年〇京元公孫崇解東與五年〇晋故王縣市、 在實際等師安新一萬東整選養華本不能進而還一二月電影震勝太子李 是以在實際等師安新一萬東整選養華本不能進而還一二月電影震勝太子李 是以其老事許及是蕭悲慣而卒宴遺轉 時間是於是通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事許及是蕭悲慣而卒宴遺轉 是到6種水上入 人音元音 出 世 萬種城神 在里期一九三世歌之一, 放石馬之 共雄順世子屋有教堂這种共相助教皆彌羅華連棒擊物管物儘以事免〇三月 該倫短欲夜襲之士本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樓於子産祠使巫陽言曰 おける モ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八 朝箭練舊事有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儿有疑議皆取次馬 丞相唐即置王位弘景大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都在建康稱受敗帝詔令 勝復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絲是時承受亂之後江東草創了協久官中 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楼春初鎮江東頒光子酒王道來諫必命引 丞相承統攝為機麼素服出次樂哀三日官屬上草號固請不已磨乃即 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她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育績也晋時又有牛弊爲後之誠常孫原外成陽其将牛欽考之前史載元 王愍帝遇害乃即帝位節儉受言祖安江左及至王之末忌抑。由毛非勝明願於乾煙峰雅初為安東將軍愍帝隆漢始稱晉朔王觀子如夏侯氏所生勇出小吏牛金之異一笔點则及長〇東晉建業中宗元皇帝牛磨字奏管姓司馬為又宣帝數之會採鄉 晋宗偽姓之辱亦大矣東晋君臣何以安之而不幸即必以胡謁交優 職中之衆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晋傳至愍帝,過及七代此石馬之數 阿致堂日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都谷口水涌雪石至圖有石馬七及 陵按證法始建國都曰元 王氏反致逆敦之禍卒千豪疾在位六年事四十六朋慈建本 ○東晉見明成康雅衰奕 河南 江南行东的之王以来客原為能裝將軍大單千處士高期回動王之資源 未清潔原動進調崎回管在雖素天命未改善實立功河朔便卿延察在此時思斯提段匹磾相與軟血盟與以血參也等日期以異數問室提遣過虧應應遵劉親來察應皆這便割進城東四縣的東京於和此谷市醫則中國之間是與實施與原建,與東南於東西縣,與北西谷市醫則中國之間,與東南於東西縣,與北西谷市醫則中國之間,與東南於東西縣,與北西之門為北西之門國門建之藏也 者至是月與後群臣使愍帝行河法野巴而更衣神・又使之執益衙臣軍我服職學〇十二月漢王物於晉帝於京城等看死之取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 現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 東等的之以在諸部不思無解矣風從之亦造便勸進〇十一月征南軍司戴起上 內在非 等系不濟之實室雖微人心循附之宜遣便冠東京有所尊繁後使大義 万三角 周青上文鄉之上號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父今梓宫常是上撒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刻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 時後也而陛下勘蒙於東南此所謂指議而被大也王循不許使殿中将軍臨猶 王称《北京在清京末清京開延嘉談訓至廣文先雲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 不許紀瞻日間民飲絕於今二年兩都煙湯宗斯無主劉瓊編號於西此於與天典元年號註別解敗帝古問至至歷史事態若屬百官請上喜號 浙江有失解者尚書即芋寫起拍帝大失物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益曰 安適哉由是忤首出為新安太守主逐即皇帝位百官皆悟列 姓司馬不若徐知語歸姓李氏之為實也故曰五馬慶江一馬化龍節 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典晋室垂林百年說者美之然胃 江左微弱若不愚依舊葉安能係屬人心舎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

神経の東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幻聰慕智有使後長安求帝問長安近日近日 おある 言於是日南陽朝部麻醉職志云大體而承飲自禁必不能成功哲主近長、 一言於是日南陽朝部麻醉職志云大體而承飲自禁必不能成功哲主近是養養期白一言門重散之一言是共入養一書養膳疾射、飲破羌都尉張能學等也讓食斯自堂火燒放漢主聰子二十一人書之者與○孫吳達使上表議學等也沒有別人等。 一十五八公 は兄類編をマーハ 锦北京 仁孝喜文辭書武藝好皆禮士客受規諫與慶亮温崎等並為布衣之交田日近帝愕然四何異間者之言曰樂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計之及長安安近但開人從長安來不開人從日邊來帝計之一日語群臣後問之 漢問之和曰明公住輔軍使網滿吞升何緣採聽風開以祭祭為政郡導 同三司導造從事行楊州郡國逐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将失獨顏和無言 公同盟展雪國家之取若見書器達亦然不以一分之故可公而忘義也 □即位然完竟不用江東生號指稱建與○加王遵隸騎大将軍開府儀 親且有名德當師天下以奉之夷從之遣子門祭史秦表請建康此至帝 完風格峻整善談老在帝語重之 聘其妹為紹妃使完侍講東官帝好刑 他妄自尊大者心也 幸其係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 目於光武昭刻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也而無嫌者正以 茶一朝隆地今日位號不丹巴而正之崇雜借稿其言盖亦有理此網 不 五年的 用美艺五百 下同萬物套生何由你照为止大放該特 散騎侍即議 五有他在 日於婚之前建康也其好惟氏固止之 幣絕福而去既至要求这命朝廷 至意 取馬有温斯表現其巴帝室家被身亡宣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監 温察表庭疾所通過者表现世帝室家被身亡宣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監監然於之雖等學之往其心帝室地亦可加然不思要力失功之義共至 医拇推重视初無害犯意會代部太平時間常潛誤裝匠確事泄匹婦収 株成 湯 * 取二十十 主 侵州人可 認曰今禁逆未義諸軍奉迎俸官猶未得進暫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和不許會規死除散騎侍即婚開母亡阻亂不得華丧固讓不拜若請北疑 喬不得已受拜○漢主心本太子繁立新半執祭秋而代之劉氏男女無 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禄不該甚遠古義文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 少長首斬東市祭淵聰二陵斬聰屍葵其廟目號大將軍漢天王石勒引 陳矣〇梁州東史周鼓学斯柱四呈敦层周訪成名從事和舒敦敦日剛兼首衛日禮子不敢以已野加於文既而罷之等雖以罷而衛於是可職者首衛日禮子不敢以已野加於文既而罷之等雖以罷而衛於與本縣已四三年漢改騙極光初二年〇後趙高如石勒元母部即那恭王為皇 | 依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更部尚書陳題亦上言宜循舊制試 權肯是以才不濟務查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收亂難矣先是帝欲對 不以警賊未報為此務在調歐酒食二失也選官惟以白望請託三失也 弊力用武之國不可以假 意會代都大平母間嵩者試裝匹碩事世匹母

· 「「如何然後言工教不能制○漢主權徒都展送改國號超沒單子為祖之至城可以司吾豈曹嚴可以實依和訪在軍勝務長訓其僕有國教之志中等有缺以或安南將軍除如故訪大怒教子,直等解并王環王梳遺之訪抵之于他 三章 明報的民主室故使臣為里縣該今臣不这必孤其向義之心使辦於討 續等感 客降于後聞勒斬之送·首於赵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軍之惡猶吾惡 世只類編卷之一。 出為此備祖父寒置千家二家因與此書水通過不門重建程縣內皮問以南多板後勉歸于管地練矣積穀為取河北計後勉主勒惠之八下四 朝廷始重之帝欲音疑疑曰舊京淪浸山陵等毀名臣宿将莫能空耻獨 也遊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逃行不納禁請将不使暴後趙之民 過境之間稍得休息〇帝之始鎮空東也王敦與從第與同公真戴帝亦 青元帝紀 有漢於的權被的對於谁 農業 敦智 京市 Langida Lang 又なり」」、別川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文文文文文人和な北京文静海内院答号東相志於江湖人相志於道将竭股版之力效文文 ኝ ት 州為度 世史類編奏でナケ 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騙納印行角中東路河往而不適找又完 前致堂司祖上雅縣假忠義有智書以行之亦自右維得之才情其未遂等約為西平将軍隊到刺史領談之來 不作行物湾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與廣而敦益懷不平逐構嫌際〇帝 #一方との後へ前押損三氏之權事亦斯見東外事能任具推分兵故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後趙王勒悉名武鄉者舊數飲勒微時與李陽廣名 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収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 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客訴敦道院書言欲與之数力王 馬共天下後教自持有功品宗族疆盛利盗職洛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院 教手相歐陽獨不敢來動曰孤方無察天下堂藝匹夫子遊召與飲因拜後就此季恨者者得抄是三輩子之正是 於確也豫州士女若丧父母王敦人懷異志聞此卒益無所憚十一月以 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際将有內難如大功不遂感激發病是月至 忠貞吾之志也教怒〇九月孫州刺史祖逖帝以其弟約代之世以戴淵 孫皇离然使奸人稱恩不敢動又何必快快發病而丧其躯弘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後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亂侍作尤當訓明軍旅 一 智元帝記 州西曜後逝功直清

参百姓 知 ·聖服 爾然以最既見帝言事忠誠申校甚至的其言題喜飲酒至醉而出事 老妻教廷 水发彩枯 粉節之 遊主簿 劉書說 中日大将軍以私帳 陳城稱久向開此忠臣義士竭節 七足類編奉之十 在一个不易元年的收割四转五月王聚秦央及其無名是小人籍的制作。 其好為然城抵杜属城市的城市的是京都大學中華的教育之歌的大學。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的表演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此時何以號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此時何以號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此時何以號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大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大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大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大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之歌, 東京歌樂學 文上表明導無罪言者切至其大少知甚恨之帝命還填朝服召見之尊後無曜日時人獨為三日僕財吏竟日開民未年所問職德之妻也既出後能不與言遠繼之必乘所在言抑又甚矣等意云問頭為獎射琴既出 有在門又呼之前不與言頓左右日今年段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繁射 面帝盖珠王氏帝不許院始有權色司些事率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話自不能從三月敦據行頭幹是○帝徵載別劉應入衛俸,随至與了協於枯魚之肆免班了見職中周斷日無非十七水以活致乎周日侍報次別與國目鮮矣不後書司足下能参田電利指有所及若其紙疑則宋我則與國目鮮矣不後書司足下能参田電利指有所及若其紙疑則宋我 要城固年度等較死中卓亦通永書動之且云當以矢出西口節教歸路 敬死忠義直可倉坐為免察奔敗之将平·事之不降令百姓知吾心耳乃 池不完貨儲又關人情策公或說永南投陶侃或退據秦桂來白吾之志 之府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代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意始失必藍機數致逆状 ·永數日書其死矣地荒民暴勢抓接總将何以齊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 約商侃同起兵武昌城中傅卓軍至人皆奔散教遣魏又師生交長沙城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戸侯敦遣秦軍桓羆說熊王永請為己軍司 稽首回贼臣逆子何代無之 八哥元亦紀 /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其手曰茂弘 而死山 直接中書好 秦門前 奔州殺之帝使致布托劳教托素與翻卷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養門如 奔州殺之帝使教布托劳教托素與翻卷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之之 人日止磨令摆聊又不答日期不答致然之從答問導發三周幾前此祭上由者常與於別上祭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教然之從答問導發三周幾前此?里常與於別上與內門問題言已衛騰所稱為該教日周趙戴消咎有高名足以或周數於有教英曰卿可謂能言已衛騰所稱為該教日周趙戴消咎有高名足以或 京 京 財 財 村 · 東東此死的四之中。首此及交致竟不朝天干而这能昌四月教共陷天沙南州 以為所於政體開日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湖日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也聽嫌帝令公卿百官指居國見數以敦爲丞相都管中外諸軍錄尚重 程而五年 問馬斯見 養養 等方寄鄉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那以導為前鋒大都督認日等以大義威 万様を禁え 為盛德事夫網難惟非帝命了杨劉隆戴淵即東次石明杨陽俱敗楊為親可以善為軍與時節假之東將擊都節楊敗後石剛數曰吾不後得 能殺汝耶學勒彬起謝彬日期痛不能拜且此後何熟殊無懼色學後科思民國為不執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於決俱下敦大怒日南以吾為不 俊問之彬曰何天伯仁情不能已熟怒彬勃然數之曰兄抗佐犯順殺 檢中書故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失也節救等甚切及出門呼之又不與言以滋其疑二三失自取悉頭将見帶其呼來救衛有救心却直入不 見類校已之表數之流涕白香錐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そかれた 赤郎帝 光 子 其分類人 灰が浮不 助き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í 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崇未後而禍亂內與口紹尊生母前之間後發然夫〇十一月,帝憂情成疾順司空王專受遺詔輔政太十絕時祖述民卒後勸憂愁間樹祖約不能與退屯縣盡後趙退取陳唐朔娜 後的右長史張衛卒後制主勒吳而働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奉吾右侯 巻
さ
ナ
ハ 早也及程遠代之每機不合數日右侯於我去豈非酷平流沸彌日 横公致警假般於賊物之其鄉之惡不及言使而亦動之自取祸也既不與其言仍曰殺諸賊奴則顯然運及於鄭以題其恨三夫也年使 數十部而喪之不恨也指數千里授三將不惜也雖水來鳴濱死不壞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累而权非已之城色故萬帝得以肆意而爲之降 文断四 元帝本午氏之子,胃與午之為既居近秦姑正位號亦原乎知節 武獨能也於盧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先武亦以高帝之通用之也而徐失也故曰是亦其勢於也三代之後中與之功莫易於先武置先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東人東十隅之可以自託備城惟恐其用之 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惠其會之餘亦足以為夫而没齒不能歸侵 帝崛起皇师無寸土為之階兵泰共也栗泰栗也城邑泰之城已也驅天下之所以異也習漢高资三尺之勢五載而成帝秦何其銳也蓋高 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心之所及輕則勇重則法此學天下與故 康永嘉回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夷亦其勢然者几人之陳永嘉回自古年天下者常為收天下者常雖萬人有言神竟以一旅 顏乃生視神州陸沉智不介意方且陽為出師遷延不進逐使河南終 其才不侵去無非遠侯帝家塵定不聞動王之奉愍帝寄委所宜動心 者加以天性簡儉容受直言詳刑簡化史稱其光美中與非溢夷失然 陳與東京通常等為布木文教在宿園以其男名欲証以不孝爾宗明墨帝 請紹字道戲元帝丧子應悉仁本善文書武好賢愛 以匹夫争夫下。幸而亲則帝不幸不集如彼何於亦不得不勇夫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那五八孩之敢曰當天時危機交自然曰文夫當死生以之教惡其言不復見整在為者以鄉之母河南即樂府香輸達之武秋失節之士題致故云失節。安能大機通明紹官臣不得解送以致先卷和大司武秋失節之士題王倫惠位書奉安能世史斯編卷之十八 南秋上西馬合金を返過敦教與論西朝人士日樂方輔課爾短才耳者其實宣教論西馬向書令監定過敦教與論西朝人士日樂方輔課廟短不耳者其實宣教的李宗作正此本等二世帝畏王敦之遇沙登高外接便鎮谷肥敦是之来塞京和宣氣照號報赴與董八月教表院問都督都察馬尚書令縣經繼鄉外來美報於為與繼報今天殺郑耶敦乃止〇六月至皇后慶氏沙康亮高中書監不書 爾能以所為武林和奮字。然已老朝道前平次監懷之廢茶而能正像大手通 班教公出拒較日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職有年矣今職自王忠近親公此来當 正報以致飲為近王松課之苦苦敦變色目左右将候之彬正色日君音嚴殺兄王報以致飲為近王松課之苦苦敦變色目左右将候之彬正色日君音嚴殺兄子國際主做同時,也就無信號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致移鎮陷默屯子國際於一次諸何敬以之也王導乃心帝至而受其以網目獨不為賢者諸學大文章元王國教新立等四月教移中國認率肽目領務地校汉王事 騎大將軍錢風調敦日於有不諸便當以後事什應和敦日非常之事非 較数後反於七月至一等所親征破之敦死根衛其軍錢風水充伏誅初即即大等二年趙號初北年五月加司徒導大都首獨州刺史督諸軍討 王教疾去矯記拜王應無子以應為職為武衛将軍以目副以王含為聽 期外造使稱潘曜封茂為京王 这是逐级希話討教〇題王隆西華原州原州大震來軍馬及勘張茂報 信男之験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敢勢不可以不出成日毒乃出屯一百 謀冰追至是即位卒中敦亂不愧孝名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崩深致遂蓋非沒局所黃以禮觀之可謂孝夫教皆以為信於教 高校兵自守貢献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老果而下萬

日孫彫り 相利がませ 再聚员均 世史類編卷之十 **以至我**即 牙尹明昳 下計乃上 王周戴雅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本用導議〇五月以倒侃馬征西藏死節周礼延勉所更難以高歌湖事異當均何以勸込王等司礼與旗之題三至機就切私非二月贈故旗王以戴涓周嗣等有差都察以為周 較順何人温太真純行酒而敢不飲物與致别第四種流出開後入者三人四敦終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物偶開以手椒擊鳳懷隆地作色日 葡帝母狗氏無人做帝亦願外氏而橫覆云耳不能目刊以不含即表五帝母鲜卑出之难人之不及の解平人聚一日黄清解平光未即自中教群坐送帝自进致軍事第3章日來五等時日黃清解平光未即便都填坐寶日明公起事稿以不久教大思日亦喜英何寶田分盡今日有否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教府列教罪惡教見詔甚怒而病轉寫沒教養 无乃公妄前遊節几在人臣誰不情數導一門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日 京於言談務臣温為茶來至一處一人情切懼其遺合書日聖王德治朝野海老七十八 人。音明有知 後周謂敦日獨與朝廷其家而與東完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具作醉小 产咽喉之地公宜自遇鳳鷹鳴為偽群敦不許為己既去而風干後間 即作亂致親任温香喝刀終為勤敢時進審謀以附其欲際結錢風為之 大将軍都首前網等州務軍事刑刑刺史前州士女相處仇性聰敬恭動 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事以大義成親循将百世有之况彬等 年其然武事,有多故所是屬所致乃發敦處理出死發其衣冠惡而斬之,與武大破之斬其前鋒何康敦奉不我獨为行因作勢而起因拉獲即此 弘膽馬六軍之首學為忠臣而死不為無額而生失各不答帝乃率諸軍 加茶已何得便爾相該衛至魔魔盡以致运訴告帝帝與原實計計之加 官其近親平然無所問 一院律下計也風謂其堂白公之下計乃上東也逐與沈充定談佚致死 寒每日錢世儀我精神滿隱即聞之甚依會所勝尹缺獨言于教曰京 大都督替諸軍討敦導聞敦疾軍子另為敦發哀眾以爲敦信死成 住 関係を 人間す **町水 其底蔵** 其底蔵 英 養之医社 王湖 面似野科 温用赤如 あり時け 经柱中流 世史美的老之十八 即位方五成群臣進國三華以疾不至下盡正已於朝日王公非社稷之 質養員司所命的位三年獨能香發刷断躬珍大数可謂明也已矣使於通紙未定之初果非让侵之臣持下並正言在服其心不敢為異耳朝以道錄尚書事與便見下查於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克奪辦候五 臣也大行在續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耶草問之鬼疾而至太后臨 夏養心回不為皆俗所務實并王華湖安遠美 奉此可謂悉在及桓温代劉文以侃所貯竹頭作丁如裝船其綜理微客皆此類也 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多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属詞為孩 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達頭既及自謂宏達耶有素餘者必 然後於江将更則加鞭朴曰榜痛者牧猪奴敢耳老在浮華非先王之 自棄也諸安佐以色蔵縣事者命取其酒器補博補首滿得彌敷之之具 士所少院子謂曰即常無財恭如含克石不亦劳手。壹曰諸君子以道 之靈依素無愛我断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句同時好故馬諸名 而私送整十盛奏學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後不行秦朝禪 西皮蔵和元年 · 越北初九年六月以初な五茶州刺史司徒弘稱疾不朝 秋七月南崩南明敏有钱断故能以弱制強練剪送臣克後大茶太子街 而等之人成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重初晴聽事餘空循濕乃以木育布地 其所饋其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及普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落點 恢弘風流相尚執都各者非靈而誰時青进午第多茶王然謝絕為及 ○顧完成皇帝 諸将字世根明帝長子董華政由大臣便亮該激種實養費已班華人而後能以仁武滿之首作其廣號先 陰至於張人當情分陰豈可但逸遇荒醉生無益於特死無聞於後見 互政曰成 峻之亂幸随低温高等協力掃平簡約於儉敬禮大臣含子傳 第亦知大計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朋差與平陵按論法安民 100 骨間常紀

度完以唆在態態終為禍亂欲下記徵之該於司徒與其口唆精強以不可完皆不應於是司是其其便故上書名被為大司農下器徵之該於司徒與其四峻精強以不可以對方面請數大手相刺沒亦未敢遇及夫何度完彰沒無缺世史類編教之人人。 《香吸香机》可以以其為為教之人 íš اع بر (3) らいのは、これのでは **バチ**末与 不知可以 当人が **枝草山**鄉 公何 夫刑方六歲万能語問無法竟能無處於心子數二人無罪可書則常亦法所事方六歲万能語問無法直線解賴致近親致傷得其何以於遠近之心語及人就不人許常边口等官人作敗便殺之人言事作賊當如何清懼變色之法及人許常边口等官人作敗便殺之人言事作賊當如何清懼變色 孩之由是食失恭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日常日白頭公何在完對 便諭必吸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軍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 起我去完報為書日吾夏西随過於歷過是下無過當也一步也是後達 陽王東為代陽縣王宗初為肅宗所親任康竟分之至是以失職於至高 月发獎的在熟的便完督諸軍計之當城內史桓要起兵赴難苦殿雖有月发獎的在熟的便完督諸軍計之當城內史桓要起兵赴難者 殿城門 人名埃尔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易換百自衆甲以待之養為巴司見無禮於其君者者履動之逐為崔今 奏者可開能急君矣。初於飲起兵赴朝廷長史得惠以郡兵奏弱山民 下侵詔徵收為大司農壞逐不應命過獨即欲帥恭下衛軍康三三亦欲 秦詔不若且也容之下臺圖屬累書去京奉朝以為不可完皆不聽於是 打圖·華冬子於海衛一大沙門時之亦赴敵死其毋撫苑而突回父為忠直技術 解蔣庇宜伏兵数之可一取擒也亮不從唆果自吓洲陽來述失道夜行來納 網蔣庇宜伏兵数之可一取擒也亮不從唆果自吓洲陽來述失道夜行來納 自橫江至將്於爾金寶所此在護托斯米城九坦靖亮宜斷草度來制 全額 自橫江至將談顧金寶所此在護托斯米城九坦靖亮宜斷草度來制 (於于三年約號 树叶一转正凡临霜以疾赴難至降败一月尚書《成榜》及 **新城為急** 潘城以南 **東光四山** 世史類編卷之十 祖約為大科唆自録尚書事溫物間澤東不守號樹見至深陽宣太后記誤納就百姓以益鄉縣職已以安以至遵有德望循使以本官居己之石已續形軍來與至真軍人豈稱侵逼凌兵不放上殿实入後官府藏一空過於王來與至真軍人豈稱侵逼凌兵不放上殿实入後官府藏一空過於之十八一處等成年已 以衛為轉騎将軍衛日今日當以城賊為意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 夏五月温獨以衛侃入計物書と印以見風本無連雜物邊帝于君頭面 諸賢數力討敗則晉氏必不如食亮雅萬死循為無稱該國如此尚可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風窟草湖水活何非溫獨不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風窟草湖水活何非溫獨人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観召繁終禍誰其下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為「也溫獨欲華氣入衞三吳欲起失赴難免皆拒之其失二也孔祖諸一也溫獨欲華氣入衞三吳欲起失赴難免皆拒之其失二也孔祖諸王遂曰憲懷依子野心慶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而乃邊源留命自 和誅實手

世人動 **在人耳目** 忠孝表表 不為無力 我们绝不 へほくが 阿佩未宣 一大家国国家建立管象平力討敗循志不及大何生視朝廷順覆幕無去家国国際後交通官關助城東東播地閣側引為督科手提強兵回流域東東播地閣側引為督科手提強兵回 城不守進七河無神是勸奏與後通使奏曰吾受國軍恩義在效死馬能府在被分兵陷層城內史檀奏宛之縣發行她始終該清莊惟初奏開京 府內史王舒便度水縣、将兵西波郡江於是震夷太守唐軍高國內史選帝於府頭軍家令張聞以太后部齡三三郡州西兴鄉州便起義安下清即流游者表入赴國難将士年在局越是 峻閣四方兵起自姑熟返 衣祭舟畫夜而進都監在潘陰州勝城孤糧少逼近胡兔人無固志得路 遭仇害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截今之進計如石投明 該襲擊師共詣衛衛於是列峻罪状務告征鎮遼這拳飛侃後追發逐衛仍須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聽場外将不敢越局鄉慶說之悅遣都替 忽 與 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要遭將軍命縱守國石在等國府 若後召兵之是為敗於我成而或者逐謂仁公緩於計賊侃深感悟即茂 桓侯衛桓侯之不負國也逐力戰而死兄或進軍王是城陷勒奏殺之 熱見攻之将政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極侯恩軍當以死報告之不可看 老為累盡遭家僮從軍需環職以給軍賣和監逐師教渡江與問侃等會 金王舒來赴難獨将起兵討處達督護王和師指新州 りた 10元息に天孝し、tabチの明ル里則少不計判害而不明逆順関心丞管汉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陰無二、固非他人之此宜于綱目而一。 10月1月1日 11月1日 子深為情之 挽倪必翻然西上兔侃在晋朝不為無功獨於人臣大節有所未盡故救梭之意必待温衢再三進說僅乃肯前未發又欲返鎮向非諸人力 天路自己教唆之風十重極要官以死節電大八重之父子俱死。 思孝固己表表在人耳目若奏則始聞成及即時起義未幾受 激問侃同赴國難 明七 内 起 子 句 不如是 高官温畅欲逐都像堂宝之多次都不避二論纷紜未决司徒與日孫 夏城中日也不如是專有情色〇次褚聚為所處并指錄是時官關灰爐次建平園好級中日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於之司徒與入石國本取故節尚侃突日熟武節 · 兼無旋踵譬如騎荒安可中下我公若遠衆獨这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 **倪侃怒欲西歸物曰天子幽逼衽稷危殆乃臣于肝腦釜地之日廟等奥** 雅以歸於之曜子熙立次年沒干後趙麗為某傳和密集權改集為趙王難祖約於應賜約斧後趙〇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宮陽獲衛王教代帝問獲衛王、於代合餘张大濱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王閉城自守趙侃遣将 也職馬頭傾偷的将彭世季干等校之以不峻陸馬斬首務割之衛站事九温秀超偷師步去為人從百石冠府里在聽南上欲桃戰峻将八千人 公俱受國恩事若孫則臣主同作如其不提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 帝頓者號泛請罪放西陽王東随佩與任議有舊為請死帝曰是於吾侍 四世六主合 将廻指於公矣毛宝放養等皆動仍乃分未的香仇督水軍向完頭軍 不教君父皇 十六年而七 先書 随者序其線 情也

光十数英 柳時為 赴又不給軍粮仍請收付廷計司徒事以表配之後宜加萬有乃以致馬以及以其乃求外鎮自效逐以為 豫州新史侃之討峻也獨隔州刺史下敦雅共不 の下数馬 百故包客会忍以侯足下堂非遵養時梅以定大事者和侃笑曰是乃遵 監曰忠武之平情報が見る衛衛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衛非方伯之大夏四月縣騎将軍始安後後衛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衛非方伯之大東之晋重無政亦可知失任是責者是非上興于報之百重無以外政輔政首後衛展坐視勝員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惟禄温公司原治以外政輔政首發祸機國破若危魔引与免亡教位列方所州刺史教養視而本。 校扶起日此必許也即将去計之上表言狀且與與書日默沒方州即用 以、謝罪欲聞門接寬山海南手記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克敢亡京已逐安○論平補峻功仍整獨以下封拜有差康亮死首動的粮 干專不從或謂事子悅曰在陵屋康國之南潘要客之地也而創以次後 何憂影弊若是事不脩則祭土為墟矣且比沒何我之際 極政事将軍郭點放劉德司徒學少熟號男難制以為江州新史侃聞之一次會五年 河轉 不春正月太尉佛討郭點斯之劉德至江州於東縱酒不即而對之不有外愛必有內患矣 總景為新 曹越 實非良計。今宜鎮之以静由是不後從都而以聚為所勝 除年以成趙秦大軍于乃亞貨の好兒念之令人無塞待主上宣属不足 太子家為大車千中山公虎進裔為王虎怒謂子逐曰吾身當矢石二十行皇帝事誅祖約夷其族之雌唯之林厥騎知以五妃劉氏為后子弘為秦時敗也任至黙將絳黙以降、仇斬之〇二月後卿王勤目稱大節天王 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手等力答仇書曰黙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 展七年, 地樓平正月 動大事群臣謂徐見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个晋庆帝紀 为及題勒先在 旦示弱魔 要发火来 和照明其動立六國後萬日此法當失何以逐得天下及開留使諫乃曰頼有此工人被議士而聽之時以在爸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脈生使人讀漢書聞都食女 東省日城聯以取天下也群尼百頓首稱高歲勒雖不學好便諸生讀書 (以於於於一致得數旅聯以取天下也群尼百頓首稱高歲勒雖不學好便諸生讀書 (於於於一致得數旅聯之報音)局仲達制,欺人孤兄案婦孤媚終鄉能變化 歌原於確愿未知應死誰手說雙崎大大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誤騰嗵縣如日凡 於於於確愿未知應死誰手說雙崎大夫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誤騰嗵縣如日凡 於於於確愿未知應死誰手說雙崎大夫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誤騰嗵縣如日凡 度は近人雅用法而恒得法外意の風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劣期孫作亂因班夜周公印度明鉴仪魏武忠順動勞似孔明隆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磯で毎言陶公爾公印度明鉴に銀新安城中野市近天白衛委中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尚書請人曰陶公機神 知人宣不包 用法恒得 對日陛下神武謀界過於陳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矢曰人豈不自知卿言 秦安正坐清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教善断識察被客人不能欺自 南陵 佐史等若問之至是疾為上表逐位以後事付王短期軍軍就船曰老子

自可高 知為有 財 教 教 王馬不發天發走也回人非死死何得每事盡善明好時導改谷謝之〇九月 新之氣 2 THE WAY 不言而四 西主 見遷都于動物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於豫言成敗数於敬事之虎事 東米價还張目不答等曰王據不凝人何言凝也當見事每來言一生英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快像為首述性沈静每生客辯論養起而述處稱與病國劉代籍友養快常稱激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歲回劉君知我勝 後等府帝指委政於等、學降王城王达為,接屬家不脩小無而以清約見紀末成康元金司成註本,明正惟元年正月朔帝年十四冠暗三月至司朱人二人、香原西紀為其度及明年以前 天子所應相也〇十月張敬道使上疏請比伐初張軌及寒茂保據河南 水社又省以徽度清远善談者物時則雙欄名三東而浩尤為風流所應一州諸軍事鎮衛軍先锋發浩為記室來軍浩與覆重大守補東所傷 智毅之姚七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 謂虎曰七仲常謂大王命世英 一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疑導以門地則倒存之既見唯問江 ル也謝安日聚雖不言而四府之無已備矣 尤謹聽民事佛著作的王度等曰王者祭祀典為具存佛外國之神非 旅之事無意無之及駁嗣位境内漸平駁勤脩展改總御文武成得其 奈何把臂受託而及奪之那 檀奏當謂取日季野沒有皮裹春秋言其外無臧否好善見而內有張 念及君親否耶 愧作之意頓忘富贵之情益城安享六州禮群段浩相與肆志風派登 兩樣說秋月獨胡床您該該可謂擅一時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智 東臣司徒獨及於親則發暴而策死是以峻平之後完亦愧你多矣而更臣司徒竟致竊峻之及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福及於君則者危而國 一月,國丞相虎廢魁主弘為降國王自稱后攝動天王遇弘及太后罪 言此東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依您禄自七豫州者至是六年美乃 可えの人の 一大数好其在其蔽日名之攸彰道之攸縣乃有所除乃崇所於非仁無以長物非義 HX不進合合の正公雖貴重禮無備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明を 類含少老遊佐時論者以王野帝之師傳首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憬以問 光代四世 無以奪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己〇十月光禄動類含致仕 我好盛諫完日主公常有世外之懷豈有為 凡人事 那此必接那之徒欲 尾野北 間內外耳克乃止是時亮雖若外鎮而追執朝權院據上流摊雅兵那勢 消遣后生不識業幾之公日達日志乞物司学整征西亮等沈升江西 操仁義者暴而利仁義者奏其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愈遠乃作學蔵以 傳都督中外諸軍事都塞為太尉康亮為司空事性竟厚委任諸将趙徹 為之備導口吾與元規張先休成是同即如君言吾便用巾還第後何懼 買等多不奉法大臣忠之亮與緊險欲去起在緊導整不聽或勸導容 王華少季充為樣充以時俗崇尚浮處暫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華思 督六州巡執朝權而元規之塵鼓扇於中外矣專欲舉朝自敵以却其 污証可得耶故吾不罪元規之污而慨事無以處之也 王午美司東晋之士益職成風茂弘達於政體性本軍軍然弗免習俗 認國答案軍身有免不能正典刑以謝天下乃以為豫州刺史未發提 如友益曰聚自嗣京業書遣張淨上表矣於是又書上號籍北次網月 四四月成李素就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隊の五月以司徒事為太成康四年、海田代東護康國元年の孫太陽一漢京中國二郎小國二郎小國二年一年一年、二月立皇后杜氏、神原町道后預孫大體学之二年出襲、二月立皇后杜氏、神原町道信預孫大體学之八郎紀繼者失

1

中央支 と物名を 對對人對於 第二年華那德子,那學會欲為之差。各日年在天位在 家とき 經論時務不合置夜看禮朝賢升權後進由是朝野翁然稱為賢相納化 十異樣即位代目懷帝時到現表荷屬為公於帝時為王傳轉律首俸於T面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城世三时神事仍王騎提不弟 件起為健相 號令明白政事情簡百姓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拓販氏自是愈大其 那及騎機以帶律子奪之國內多難部落雕散健維勇有智是能脩祖本 公帝及母素機原完為,不相亮固幹逐少九及完年水会録尚書事水之十八 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完 肅然是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 字 件 補宜 神旦志於西班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賣良由君軍耳何充等無所之所重要不順者之順者之順或公衛軍犯居者在保元凱曹無愛國之心兼容鎮軍枕文縣如地至傳都伯如青子大阪相見范献得就言案婦不安其做了無衛而惟大縣的惟一能除石窟乃是後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馬翔曰整鄉循知他宗傳之順 是否心 也而諸君宴安江院鄉都以看雅傲經奏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 被傷在衛三紀宗社為堪生民金炭斯乃南堂焦慮之時忠臣事命之 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 因奏從之朔疾匹南十大夫以驕者醉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可四海 石虎畏懼功烈如此。四指婦此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柳之 幸五七年前 美六一月封慕容就為獨王初就這長史劉朝不敢便 高少将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即位完除不言类政外度水何尤十二月立皇后楮氏時後后父猪聚為運敵宜立長若請以同毋多腳班王缶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崩剛那王缶其國八年粵籍武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度水説帝以國有 何以尊主濟民平充等甚熟乃造使持節冊命與網幣北公卿錢之 謝廣日是否心也〇三月皇后杜氏朋 先併壽而 行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事 首少康資一旅以城有第公段最會超以報聽兵事章補宜早於光短等 入將軍衛王章軍朝議以為不可納曰暴容鎮軍心存本朝養珍疆敢使 丁今石虎字書志相吞盛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已屬 **男男誓可迎失應浚雖云狂逆悖謀永較完嚴置失宜搬成及状乃奉常有綱韜殺數近親於黙舊辨帝懂六歳已能諮問流溪則度亮之享臣断日張於谁烈又能敬禮大臣有赴稱者情乎政此谓陽解歸誤臣所,成帝獨務簡約继武之累雖有機於前王而恭儉之德是返** 東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出 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借使养容鎮軍 二旦石 翔

〇孝宗務皇帝 諸君子致力討賊斬物不能社稷已非者有心中危故與馬尾院俸本免逐致進長國母随以難翻明分而頭 請告字世同成帝同母第也初封鄉鄉王及成帝将崩二 遷精東長浩雄北伐無功而温與會稽王至引用謝請 鹏字彭祖展帝太子被探嗣位政由毋后任用祖 以於 解一一帶 石頭尚非温 · 香陶 (4) **妈求实在** 英型 中 中 知 行 沿 野 表 教言注意 天下事去 į 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異何克既卒浩名愈重於是確察群之其官愈高而無識刺之者司馬者也惟應異知之群為軍司而遭之曹深中治之匿失治是以不出度可以屬隱而崇與之不知深原世未實重矯近遠引以退為進即致重回深原累解做群以養養養訓尚五家補原司馬里皆不能釣 義日禄 安以善其終在位十七年書十九前至永平陵按諡法布德統

1

西大桥重成名字府 等到不為知之温書情者也不必得則不為教者便則食不更 養婦不必知之温書情者也不必得則不為教員所籍代替號 今日非明 は不解 高治以王最之為護軍將軍兼之以為內外協和於後國家可安勧治不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管與祭綜絲鑽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浸相疑察所 温斯療圖威名大振朝廷障之香騰王昱以楊州刺史於浩有盧 財確力場智勇俱田安得不養及朝廷手後衰将王龍與趙戰敗聚退屯苑非時間所及必将經管分表紛州態民以達既而村署報短不能副以 **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後於該獨謂所親曰胡叛談** 於艱難者非上聖真英雄不能為也白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親今日之事 為大慶然恐更船朝廷之後其人曰何謂也誤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 中四年世世時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恒温征西大将軍封陽順郡公公の田四年世世時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恒温征西大将軍封陽順郡の大七年而無計管特以主四十七年而無計管特以主の大人之記封明縣等所及憲事機面無諸軍門温解傳教觀決勢及宗室十餘人於東原聚婚在東東機面無諸軍門温解傳教觀決勢及宗室十餘人於東原聚婚在東東機面練諸軍門温解傳教觀決勢及宗室十餘人於東原聚婚在 と関うないない。 はまないといい、これによっているというない、大川の東海を飛ば火が門港人と展無後間で勢送降文が三年地差の十二年の是厳漢二月温目将水卒直指成都憲主勢 門王 止即比意と所以青旦 来林俊 幸越不食 签而自立院虎三十八孫肅城石氏榜鄉至是九六世合三十二年即姓成八年 衛士石 松本學元年 1 銀王州明末與元年 四正月明石開發也東城大學一年 1 銀王州明末與元年 四正月明石開發也東鄉縣之十八 ●《音景行紀前書書新報》書書為於韓北六 机 不充開沙斯伏都與其主整於胡羯二十萬人石城自立〇条鄉流民相自立門屬為大將軍李慶為大司馬塞使軍軍三十月衛石等攻石関軍東自立附屬大將軍李慶為大司馬塞使軍軍三十月衛石等攻石関軍東第四十月衛石等攻西平公東縣本子慶立海等等以東京一十月衛石等攻打主導而解於大學之子線立斉臨於語數少泰子子可,張難惟臣於後院石等,以西平公縣本子慶立憲為於城前殺另次立趙主劉耀擊侯後我九月原州張重華自稱院王、豫帝偕浚毓建兵教教,是一時則非也 三以示不忘後鄉之心雖敗亦宗也察謨之論任惠井之時則是任灰。 19月1日 清東能為伐趙之擊。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養士之氣安仁此餘所有此志矣吏臣贊為后族之矣此使獨之養兵晋失中原及於城一舉獨欲接夷專夏雖此功不充然名養納予可尚皆在與大紀於城一舉獨欲接夷專克雖此功不充然名養納予可尚皆在與不能自拔死亡學盡無報音療命后及 也后以憑此順實詢求必盡信矣 再為石氏所養至是後其姓間日吾屬故圖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 明其不快臣節也 **鄭斯開出奔霧**爾 俊哲

.....

由帰任事 売替知本 之有 失 建兴草高海国日央 高京古代了即姓大 為 第 第 章 不禁徒 禁禁不忠 禁不忠 阿承之小有 班號大勢聚四五萬原流而下軍干底自朝廷大懼陪欲去位避過吏部尚書王慰士我質調照鄉不為國家用要水北伐部書不聽十二月過拜表報行師 報過知朝廷仗政治以抗己去念之欲奏知治之為人亦不之禪也八州七以衛師本と二人」の者者がな どかけめ 柳疾為自旦至中便者十餘这不至公卿奏讓傲逸上命請送逐科讓懼。一月免寒讓為疾人該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於「臨事遺侍中徵之妻不食而卒」納得改旗中原智能之士亦敢雖有近無前者不如不以一夫臣因兹大捷歸身衙朝必有由夷時如之盡宴為松紅孫亦之壽吳四處王関備禮徵為太常隨遺閱書以為楊極則反致至則免君王功已成 年子 等 前 附 種 有 罪 免 為 废 人 該前以供為随即訪問又何愈之速都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 尹起華曰既而朝諭不察請致廷尉乃稽輕待罪何前俗而夜恭耶死尹起華曰蔡談在晋減為表表然大子臨軒召之使者十餘逐而不至 〇二月郷七仲平仲雄夷南町向帝とかれ、子妻的衆來歸路屯入二月郷七仲平代仲養也其年不悉死有以子妻即五月十五年大三十二元四世四五月十五年世紀中皇大王本の来至帝三年の来王孫容馬正月の五三律即皇 担下不收款人工,一月經主信稱皇帝使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至重更別客刺之不將相對於有不應之事。其一月經主信稱皇帝使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事的不可能達大學主徒然朝諭亦無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事的不可能達大學主徒然朝諭亦無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其是成為主一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終於其一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終於其上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發達出一次可數 為不養 雖然犯不形辭色常書空聲寫作、出出語必敢怪事字久之 功非所當作義之又與會總王星機可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 温謂樣都

.

有股 店 有 法 有 法 別なするさ 後 れ で 日 空医 · 茶學 世史教师在之十八人間等限者心可在於在生了司官官所以非人 il bi 在行人 有細發人皆輕之猛悠然目得隱若聽聽好親 問相過入關稅的追納納利日不圖今日後親官軍〇紀海王猛等某少好學個懷神襲有大志不 回浩有德有言智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處其才耳衙以浩為此 追擊之温軍要敗 送不成無無難之若故温有疑意之志至其因累則不可養也 看來其送不於無為有疑者之才尚有英主發而用之克後有不難者惟看秦兵為提既而懲人然花葵為軍之食乃提陳門三千餘戶而歸遇欲與猛俱 曹令以書告之治欣然許馬将答書處看該誤開閉者十数竟達空逐温 摩法度故徒重之常曰元才善之周公也于堅張舊,秦吾元才雖之速也惟以佐命元朝位五将相權俸人主而讓恭沈安養 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後華民争将牛酒迎夢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垂运 第東海王符雄卒家主徒之劣也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 三月祖温的師代書四月大敗第五千監四進軍湖上三輔都縣皆來降 意究意如此而其切乃有管寫乙稱則九以歷秦求人者可不知所辦書廣誤開開十數竟達空為此所謂為悉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 豪傑非猛而何。禁哥温痛任江東無即此非眼不殺也不好也正猛來見桓温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供不有至者天三秦 経る電回及は一歩してきしていている。 要敗為温所察徒書空咄咄及温致書行以為尚書令即欣然善追答 一年,東生符生寄先元年の照六月處主徒卒太子生即位 及其則楊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 唐不住上諸人不得不住其黃温至在水姚葉徹園拒之以結陳而前親被甲替戰一種過歌中與家為華東樓望中原數可逐使神州陸沉輔沖時百年立處王夷前程。與歌為華的村門見其出竹縣的而東之郡紀議終者桓温自江陵北伐村,被歐牙無格納販出棄動京色則康非商和紀議終者桓温自江陵北伐四時經過院底下二年縣清號三年正月次桓温為征討大都縣督諸軍討姚奏鄉 王法孫是秦王生飲酒無蓋夜乘醉多所放教願海王堅殺之自立為屬天王物薛師也许王丁巴六平元年練吐蘇經蘇總統春正月帝年十五冠太后歸政〇六月 泰門 生にま 備管的 之堅謂猛回李公知君獨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次兄事成妆私妻官撤事公此其 段之乃吉至帝號稱大衛天王左僕射李成知猛之醫常勸堅次國事任 学业出 話法條題 南在明~玄徳之遇諸萬孔明也遂與吕婆禄等帥麾下入生猶醉在於為越主葬 民态定路地 芝治聖柳罪之 有中原之地及信有疾堅的後事猛調雷正明相承臣從之後頭勿以外人也得猛大悅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袋盡於人也得猛大悅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袋重於人口,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恆温入至於公司不明三代之遠才王猛豈其為匹哉苦論劉玄德之信任則 者事實則晋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夫為中與名臣爲惜乎無此也稱之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溫之時出而共戰移其所以事奈 晉為國鮮平西惹我之仇敢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實及見也而前華多 統之業可成而猛不

共催年代 班安布 木 村型教徒 F 女少有] 美国 林文十 温校日謝為才流經通使主即朝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先餘則落 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随事行養耳願君母與士奉之下者同年共苦則盡才易務矣又道萬書可以君遇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疏醉縣難為意 西篇实権奉於一門非深根固帶之宜也。見入更以謝為代之王義之與過书雲為機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温若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邪後處一年等妹親二年八月以謝萬監司陳等州軍事衛越王显欲以桓 ○去羅統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安養民早不為以王伍日親幸用事 莫萬不能用激射為成為最久是聖城閣像樂命后如以下 左相程中以王猛馬尚書在永極軍與才,脩廢職課農兵恤困窮禮百神 月立皇后何氏故散新舟即 0 月里行至尚書見交案不治死 河南水 所 宜 数十年矣一朝頭欲後之驅政於空荒之地離增寒棄生寒令安樂之國人思禁此與其條兩質其素心目前之家實為交切植根江外人思於青寶等處其素心目前之家實為交切植根江外人以為此人,一個人音楽命紀,其學是於一世之類然後之十八 **泽系** 注 2 四 料 な経験を 既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高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南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紳上王成隆和元年縣井為四非正月.恒温上疏計透和路侧自永嘉之龍播 適智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意也經少恭高尚當者逐初賦以見去温見與 要孝悌在直文學政事祭其所學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 ○九月立皇后王氏な女は○十二月悉奉四科悉王堅命牧伯守字各 政妄奉而請託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時修開倉至了實 ○哀皇帝 迎立之當時王猛相秦堅格县佐無庸外私方強桓温雖恃功 五前奏家平陵按諡法蚤孤短折曰哀 **膝色而引用王謝江左稍安情乎享称不永在位四年壽二十** 請不字干較成帝長子也初封耶那王及穆帝無嗣大臣

史 54-416

即時可以發展回到雖奇士觀其主奏終不為人用逐發之顯東隨其思致於是自己各定欲致命令得之美及落陽隔勁被執神氣自若恪将者之将軍是如意以北後懷枯以臨兵過降陽種絕無接度不能守力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 **秋沈对了** 現しまれる。 |全面= 理之白述故事當讓冰日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非也但克讓自義事耳正非為尚書令述每後職不為虛讓其所解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軍子二年來辨解天祥心經是無五年正月以陽州東史王述死為七野 無共攻 四宮陽将軍 沈勁死之 勁初以父充死干造亂志欲立功以雪舊五五三字 禁寒 れえ 羊三月帝 崩琊那王奕即皇帝位〇野太宰格恩至職卷と十八 一次野液帝紀 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後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尚書出過以王坦之被為長史又以和超為秦軍王珣時為王海等事必 豆豆を使いなれて 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皇后東氏だはて、 三番は出数則性下大事去矣今不如卑鶴合兵以退温温思高亦病失然後我来 司馬温公司に動車文之悪致死以除之矣高逆之疾為忠義之門可、其壁がでに抗魍主情で救于一家妻之共引隊肝之栗親共所臨時形々山路臨 河馬温公司に動車文之悪致死以除之矣高逆之疾為忠義之門可、其壁がでに抗魍主情で救于一家主法密言於堅可應難受兼容許非温敵也若恒 更度可別雖奇士親其志凌終不為人用。後後之翳乘陽其惡 更度可別雖奇士親其志凌終不為人用。後後之翳乘陽其惡 一種におす人。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いて、 にいて、 にいて、 西至一一一一即少抑抗痛於人則以推野林於國則以勸風俗一奉而用文四一一意識德也自古聖人皆行之關城的監擊非以示美観也在 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矣仲尼汉權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三菩生為堂偽為哉王懷祖狂之不事外餘因對於陸情來名者前擔 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管於述也 温因書春小捷聽都超謀伊霍之舉以至威發為東海王事降迎立之桓過專制防頭挫螂兼垂弊秦聖征城統民運方與而 講亦字延数来帝同母另也初封剛班王及来帝無子·大臣 年。薨子恩時年四十五桜諡 板施 **失去** 班里里可以六州之東 宣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计工学可以 的大主衛郭辨為之副辨還為堅言虧政無網可國監機識變唯皇甫與其地以的大主衛郭辨為之副辨還為堅言虧政無網可國監機識變唯皇甫 極温歸罪 世史更品意やけん 英王伯克 RNR 市天與不取友受其殃傷戲之事足以觀矣太傳評日露大國也今雄有 八十騎追之及溫於聚色大破之所有三萬級感停尚池级建温於難文戰于防國不利權儲後端又開衛五将至刀自陸道奔遠聽得主無自即其勢而取之不亦善手些從之遺降州刺史衛先師步騎二萬以枚號溫 難未易可圓朝廷錐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字之比即關係境是 後常人大惟瞻花陽王徳以為符氏骨肉垂離投滅請樣是天以衛時關係底三年縣 時間如羊二月、雷觀公符更以陝城降國城縣所辦請五種 **死者以萬計温深耻** 公香子 突紀 州東野華常

茶有 除養石品 聚谷世 "一也要留與那共元天下然後愛師本鄉世封臨州不亦美手王猛言於堅斯縣於原及問吾不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醫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 乔芸芸 太子 不到 预安分 万天 大手な 項羽符整 如秦奉使 無種和起 叛降殿 D 的 遭 都 智深 探如 秦 影的 既 結好 的 使 都 智 深 将 相 繼 如 新 聖 世史類編悉之下へ 1.使紹明 一一一一一次京其思文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常人欲使琛拜先,以不敢也实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以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 四 不敢臣其父之臣死他國之臣手乃不果拜王伍勸堅留來輕不許〇十一級之日隣國之君獨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典手琛曰天子之子尚 王猛花、官之欲般暴容垂沛公者人臣之分也而資羽符些不殺之者我而殺、于縱使按之暴容垂雖死天下其無暴容垂手故以情論之則彼雖は傷如星突過之抗唇皆為舌用矣何必行小人之計因人歸門之溪、王猛動符堅被垂范衛哲為音明矣母以有八人之計因人歸於之軍口、方以撤英雄以清四海栾何被之乃以禹為冠軍将軍、日寒容無又子響如龍虎非可則之物若借以風雲将不可後制不如早」日寒容無又子響如龍虎非可則之物若借以風雲将不可後制不如早 你陪位然後延之孫從兄英為屬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英舎琛曰昔 與子弟姪川奔参初秦王堅開大宰恪卒陸有圖戲之志軍善威名不敢一川縣恭谷弗出奔縣養以為冠軍將軍弗選割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事 諸為邊門屬與諸為光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今使之即安私室所 西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看容真臟發調或之所為故此乃為設行官百 縣名希照的中國民東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盖 斯王 猛有 信益接以平生問处東方之事 勢知縣 門亡陰欲自託頗心其 質珠至長安 爾王里方敗於兩重部為分見珠珠日素便至鹏無之君 · 晋府 委紀 一十二百 女起子回来《有謀無之心所思者無關今限去其所思則何禪而不一十二百 女起子回来《京原祖代明正百姓是怨秘書監孫盛任圖春秋直書時在馬之神一一有才不能用華以資敬雖然州民祭屬陵城市城區前州從鎮之時在馬之神一有才不能用華以資敬雖然不亡得學 産湯名不 病皮が抗 開放門是力如等者所言者此史逐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邊拜謝請政之時盛班軍事大司馬温見之然謂盛子曰防節誠為失利縣縣於聊石時福與何至孫皇王重新大司馬温見之然謂盛子曰防節誠為失利縣希來即五年福與何至 一人為美華主席皆不然之唯皇南真深以為憂上既請選將益共以防木然不聽口 不苟示人 七書不許 西致堂国者系既已形之商情尚且止使不行是欲盖而彰矣雖然盛為日口計磁大然不許善戦者故一敗深雕使孫盛不作晉春秋八有不知為日口計磁大然不許諸子遂私改之重理正成稱良史為等沒有作才看不車至二多鱼多千行 月取浴陽 灰龍有國有家者分炎牧惠理之常也為至堅大怒遣王猛等俊的十一從恭逐謝病婦〇初聽人許割居里以西路園報兵既退惡人謂曰行 之備評曰帝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問王猛曰名不虚得既又以告與 茶班婦言於許日家 東午五年春建元六年の無度照町正月家谷今自衛奔総府王伍祭は明公論後然有董紙齊大史之風謂之情春秋詠故 聖諸慕容今參其軍事以為鄉事将行造慕容事飲曰何以贈我垂脫 年老家居住方嚴有執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沒請 五丁溪三子觀孫盛坊頭之録不妄矣且以温之然言如彼其可畏也 如此感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温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亦未為得也何尼以大聖人筆則當史循深其文詞不苟示人其俱 日関軍旅來程使東和必不久今男王又往宜為

玩 新 差 奶 敷 **福斯**斯斯 はの類綱巻き十八 五個人で Ki 村臣进取 其下所然。如後總人以令叛而後選起為及問後之心城沒於嚴無罪以如是乎待之如後總人以令叛而後選起為及問後之心城沒難與東北如是乎待之如後總人民亡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狠狈以今所能存悟其後入虎亡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狠狈 國外縣 州過都縣皆望風降附縣人大震者阿侍的封平問司徒長源年五年 棒堪玩分肆敵縣進北八月第王坚復遣王猛督軍伐縣猛克 **美子狼皆頭雖大時競進猛望高其之祭謂劉光曰今日非将軍不能破** 勞之曰鄉家國失和委司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張衛之将亡非 今王猛疾人如響寒王心亦難知問東朝北來海悟吾今還東汝可 情能之以順無限信之以結然心未動過美征何及及於致垂至為市司馬温公司就見疑躬因歸秦故秦王坚擅之以以無望親之以盡無司馬温公司敵國村臣本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暴容無村高功盛無 衛賣之行有如妖其龍而幾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 表 後 窓 短 野兔 提到 · 新文·者動之後古古之九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 世史類編本シナハ 烈士间艺 延明C十二月獨主堅遷故鄉主茶客情及王公百官弁鮮里四萬餘戸好願完六州軍事發展用循時行前經漸交等敬而無一於湖路首於在於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死非所及那〇堅汉猛為實地夜都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死非所及那〇堅汉猛為實地夜都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發者心達安危等堡 然城之不及十五年,公海為既有 許之完乃與張蚝徐成等馳赴您原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節兵大敗東勝 也必以変足太守萬戸侯相處竟不悅而沒我而共交差得那應猛馳乾 〇右前無器容此白成帝成和八年。癸巳嗣父成康戊戌稱王幸五奉 野帝英紀明秦里

命為王及儒督提傳席九三世合三十七年。女於東起西等太 等後樂有高雲經歷起丁未三年而馬敦續高雲起已酉為北孫傳弘 為二主二十八年 為西燕傳水為二主十年無務德起戊戌為南燕傳程題為二主十三 等後樂有高雲經歷起丁未三年而馬敦續高雲起已酉為北孫傳弘 為二主二十八年 一十八經

ţ.,

史 54-420

平前のは一月大司馬温が変がり、大きのは、大きのでは、 和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申くら 松與雅然於新安鄉地心王猛以歐州之功請以御元為司就秦王堅下姓國東景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國中廣為桓蘇的於寫湖屯地丁零四年未成安元年塔純元正月大司馬温校壽縣獲者瓊洋頂斬之秦王堅 課務大后請發帝而立會稍王里并作今章呈之大后温集百官於朝堂 重於好然 太神之寒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を與之定該乃語東康 百官處懷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俸禮度儀制 〇太宗商文皇帝 立擅威謝安送拜至侯蕃客郊越亦云為性命恐順惠帝之經而立之帝以江左首君在雙後級父對清談家養權臣執命發 濟可知矣在位二年書五十三前些高平陵按論法平易不置 日簡慈惠愛民日文 之朝服當門神彩教然於是宣太后今廢帝亦為東海王以 八 時間文紀川新星 論里子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務王及恒温疾姿 不動侍中謝安見温送拜 ○東晉簡文孝武安恭帝全 八角石河事 能以道匡衛因蘇東随時日志士痛朝危忠臣東主為及近下沾來起汉世之與編恭之十九二十一次青衛文記 王程治泰 王任明 · 一之征刚明清南毒及者自放無尸素和性顯拔生常勘深農養練習重核。用王猛為丞祖猛為相堅端供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網或云空傳大司馬爾於王延紅正龍和然所放在○八月表以於一百年為達元七月帝崩太子曜年十一歲即皇帝也被曆诸繭杖廟飲去安日獨不餘為性命忍須更耶。 官必當不利必當罪由是國富兵羅野無不克秦國大治〇陽平公符 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玄書與左衛将軍主坦之諸超印肝未得前坦之 中書侍部都起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逐至於此由吾不 畅然無濟世大暑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日未有君拜於前臣提於後於是認進温丞相大司 華位拱點而已帝美風儀養容止的心典籍凝塵滿席甚如也維神識恬 馬留京輔政温固解仍請送經路太平府逐王堅開温發立謂群臣曰 温前敗隣上後敗府頭不能思紅自貶以謝百姓方更發君以自說舉動 能之臣才固才矣情其不善用也 臣以發其主作聲勢以成發滿其罪不在都超下後世錯謂脱之為才無以使脱之能以是,所遇於朝奮勞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就就強於是之迫庸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屬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不正之,可不過,如為而發海西公是暴統之漸也發情疑懼方各鋒及

入林之<u>有</u>部 **州評** 新 所 可 理 平別完支 一 塩英四之安田其事に世尚之 無なきの教外有殖民安與坦之虚忠輔衛 世史奏 1.東無猛 切弱外有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置至為文帝不該急召温入輔丘、解将於知為過有疾還隔熟疾食溫求九數安坦之故緩其事時天子 新大元1九 御美以為尚書即固請逐州許之 審學審學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 下吏何所逃罪乎益口是吾過心事遠種往因漢曰高子伯為素意勝形 思を多いなうト 而致之東以資敵何我然猛才畧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其各自三俱南宜乎猛之不就也且温既知江東無猛之北乃不能羅其不可望之人猛如此方盡其不而桓温乃以軍豁然酒慶之欲與 君臣逃令與否耳 〇列宗孝武皇帝 恢後中原親政順權頗湯酒色以活數招張貴妃之紙在位二 言統公南侵卒用玄石推破前敵而姚長慕容再後起竟不能 插政桓温既死冲安輔命當秦堅取為併凉滅代不聽王猛貴 D 告前 之主、犯明秦至 請雅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大子也中年或称毋后 修修可以 天下宝宮 様か不貴 **外** 香烟 4.天丁 世史類編巻マナル 接触到底 人得幸於空同董莊後應整歌曰不見准來入憲室但見浮空歌曰日堅令執之不後未形趙整清珠解軍不聽曾經博記能文好直諫慕容無夫懼外惠事後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申申己酉節羊食人悲弘無後實整 一家視夷状為亦了汝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樣災智能內求諸已何其魁條以消天變堅不臨陽門公融亦上既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 冲領其聚俄項憲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事執時權七月大司馬温卒以桓冲都資獨刺豫江州軍事温以世子熙才務使第 好聲律本功并外之慘不廢縣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地之秦善言語 之後點當減聚二十年之後代當城縣兼容氏布列朝廷定竊慶之宜前 灰秦太史令張立言尾等縣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楊東井十年 冲不從心彗星見出于尾笠長十餘大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 温氣自且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初亦以名取之也其德度才罷乃爾故 於深深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敵已然意果安開不為少職從容該矢而此溫勢強強心益肆擅擊立之處而與照神聽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 此温勢益強心益肆擅奏立之威而窥照神提朝士楊恩之態當什 在嚴實而已美 /智當為天下情之 万霄孝武帝紀---本具治院

五流天明 阿生芸科 世之志 容易に述 状化笑如 一に対し 七家三年十一年五月代死都督盛田侯王相之,等文卒,坦之臨然與訓明前時代表表命不及教 平地定局有如治芥六等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 不暇給今四郊多疆宜思自効而虚談廢務丹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 否即何於為事界狂信之速也, 日秦任商鞅二世而上臣清言致思邪也王等照信作成帝而不知惧朝 治北您然遐想有言世之志義之謂曰夏馬動王千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敬照福為置敵也福幸而死是以不預准派之我而得免罪於晉矣使** 則按撥断流之東症其預手不預乎預則不忠於醫不預則不忠於堅 其不死則於准肥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接之也不能終後之 丁南湖田王猛之死其符里之代译乃其稅文之志其所以學猛者盖丁南湖田王猛之死其符里之不幸而實猛之幸平何也猛動堅勿因 存东小部 港油平部 完富計至 新仁安子 書提門生 道整作用 正都 全信 也 广 是出一箱書授門生日公车專衣犯之後者以來傳書校食者可呈此不受以此立夫亦可來初起家於植代以父情略也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無所營造口關國太平別超至沒有維原過本不足蘇而持至之且書其者當保國學家經典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取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 次三二年前職九八年至取事群臣以依醉為限随整節官作商於三次四三年前職九八年至取事群臣以依醉為限的整也不能作父之心首唱察君之華東可以考律之即而悟也東坡氏部方 明可謂忠臣嘉為之華東可以考律之明極必及本死已晚天敬不復哭 按映温蒙立之謀為皆尊之至是亦亦此則是遂不復死 按映温蒙立之謀為皆尊之至是亦亦此則是遂不不死之以 功後勞機百姓耶安日宫室散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日免任天下之重 散騎常侍王彪之平初謝安欲增脩官室彪之日会起敵方禮豈可大典 亦这般天弱於九年比十六年 は、○十月家王堅遣唐公洛新天十萬 八帝本學辛曹傳表於縣正華雅 (○十月家王堅遣唐公洛新天十萬 然人情情然家王堅擅有長姚長将共成之)所州高縣水泽院很长自西 爾即焚之稻卒情果成疾門生呈稿皆與桓温往及宮計情大怒曰小 氏少珪走依貨納至分代民為二部使到庫仁劉福辰統之戴姐部懷輸 学代代王什翼媛在山陰之北部衆北廣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初理柳智

全作教 在大多是被解放下文古祖中開口而死極神吉何智氏之多忠臣也〇五月泰遣月成八年於前話前隔越字養養其毋謀輕丁彦遠潔已於後語或日教元在奔其刀會議人至執之抱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實日已須四年後建元四月。常倫與其六年吉杞死之時豫南鐘接聽與吉相用千里馬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及之 8年人 古水学 正為祖一完献馬子都不受時天吃歌汗血馬子都衛王堅目吾當秦漢文帝為, 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歌書之以為酒戒目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太一城河淮東天垂淮水有是文以為酒戒目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太 14 東北 されて 护門名 其及状陽曰臣父君公如不以罪臣為父報仇其徒曰世帝問恩生為四其人大勝之臣大至,以此為東海公符陽及王皮周伽祗汉事吏权下是蘇堅附法立精會總征於使阿特於首於殿內對諸沙門后之左丞王雜諫不從之已六至兵埋較正凡立佛持會於殿內辖並稱於總備經城帝初奉佛生非所以發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遊兵失利根心危懼安無鎮之以和静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 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其而更使受教於書獻和命,唐冕皇者得耳之之及司。此句,其所以則致升平也且諸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其而更使受教於書獻和命,唐冕皇者得耳之之及司。此可以以明不成黃帝服牛果馬因其性也两種,可以於以其不不利以上,則有一人 彭超等随肝的進園三回謝玄連戰敗走之時謝安為宰相係人憂入冠 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融儀伙先知斜後殿邦集脩夏國由此言之 比安於王尊而謂其文雅過人 臣死為問見後何問平臣曰孟威稱應烈士東志如此豈惟死乎皆赦不 第并山目主張當借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泉藏峻之首前安 東國河記其臨沒之言平里不聽且回以引擊衛循疾風之掃秋葉耳時內外沮世史經驗卷之十九人,皆至此命犯一時英傑性下事此之諸為武侯獨不正是以而此之故。每不可悔也王景客犯一時英傑性下事此之諸為武侯獨不是是以一個人不過與務本數萬中京随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腕附箭兵 国不 知 何 所 **非**伐 **糸売率不能** 技務断点 江农伟人 三臣而己若從聚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院融文諫曰国家本戎狄也 在我民有長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依甚明会勞師大果恐無萬全之人假有三難天道不順師照准一也獨國無無路經知難二也我數戰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除之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除之臣軒膝未可國也石越曰今福德在思伐之必有天殃且後被長江之愈 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在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目帝主 古海非所志不終者之可戒平及一十月第三至會群臣于太極發在於司長二心也故與祈陽等同以及一十月第三至會群臣于太極發在於京後五八日也以此不受秦官秦也至是共尚書即川秦臣天分復異於近五八日有功不實有罪不禁越竟強不能為治堅之執行又者回 葵来大年者及東七月新王堅大學 入窓部征討都管納石冠軍将軍動城師需延留群其及表版之第世別軍裁解人衛子管如之而至所不知方城長級與策省或有所消费不可於雖同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護不可符堅以獨附而亡勢之斯則便自用 臣可復留之以遺子孫於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武平見所依者張杜二 殿物議員自吾承茶在三十載四方暑定惟東南一隅未落王化今吾欲 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的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妻不知何所因也。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禁紅 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龍置鮮里完罪布滿畿何此屬皆我之深 自将以計之何如據異目問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中皆江表常人君 一者居多獨冠軍慕容許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最闹江南獨遠王命 冠部征計都督謝石冠軍将軍

打撃大下 第安不開 **応え望** 安石橋将 討安石百 印本為事 四秦明聖殿玄屬若賭野安私曾另於玄是日女惟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逐控 命馬上な 世史類編巻て十九 を言じ別 オヘチ 1. A. 传出 至拒之我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任夫 安石钱有朝堂之量不開将各令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 問却之日朝廷慶分と定兵甲無缺西藩宜留以為防中對佐吏嘆日謝 所此路島城至夜乃還相冲深以根本為最這精銳三千入樣京師勘安 · 放然玄不敢後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野四鹭 · 親朋早生 口其以共民盛都下震死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旅答曰已别有古既而 玄師師拒之堅遺陽平公融督張蛙慕容事等發長寒戎卒六十餘萬 十七萬旗皷相望前後千里部以謝石謝玄助殺八萬柜之家共至罰 而婚情則與玄路野恭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騰安石之天也嬌情於內則親形於外錯觀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也嬌情於內則親形於外錯觀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一級與史稱其編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偏饒而出之 晋情與貌不可矯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嚴謹優辨靜而不 者貴人力也執太史公謂霍去病不至因絶以為有天至余於此亦以准都之捷耶所幸者天未厭喜輩,太效順風館皆兵熚符秦折北不支請則寂然任軍國重寄者果若茲張向非朱序及間秦兵稍却局能奏請則寂然任軍國董寄者果若茲張向非朱序及間秦兵稍却局能奏王陽明旦乃命駕莊墅園蒸央賭桓冲之後援則拒之初度改立守之王陽明旦乃臨事而惧用師之妻當符秦入電重在壓境此何等時也 會欲無歌方将臨跨江准為石勤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竊氣盈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竊氣盈百致堂三符堅爾伐人人傷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亮 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野老政所犯 で砂定権 西語音 严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雷矣且至重夜不敢息草行露衛車以饑凍死 世史類深卷七十九一《晋孝武帝紀 胡何明 四吾死小 · 发一其 华友朋 里而軍煙成不敢進嗣於事養人尚書朱序序先為養州科來說石等使 等电干溶過路水水潤地抵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溶澗 所殺為兵後遭分等來勝追擊秦英大敗自相頭藉而死者散野寨川其等知線被無玄等引兵凑水擊之融馳騎易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為獨兵經歷行使北京兵遂退不可後止朱亭在陣後呼回鄉兵敗美裁遂大潰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話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問兵得渡 隆序私謂石等曰若然百萬之般盖至誠難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東 者十七八堅中派矢神為軍騎走 以決勝為不亦善子為諸将皆曰我衆彼家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 全里回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麼而殺之萬不勝夫軸以為然 勝蕭行于義陽之勝便慶之有亦陽之勝其明徹有准南之勝此十者温有肅二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務有関中之勝劉彦之有淮南之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勝桓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勝桓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敗豫兵於三年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堅銳足以破秦兵於 **肯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社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比定** 江東而不知有 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盖江東之人知有 ģ. 之志先定規模が

à,

忘儿 原 何 可 不少有天 列成ス 混射 獨名金工於計 ヨミトナセ史類 編卷之十九 於母日東王兵敗委另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網亦此時不可失也無曰汝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侯家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無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實言 而圖不負循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垂第德曰此為報仇非負人心也無曰 弘惟其平后服日初未常有進取之心而預為必後中原之計是以一以鞭権四夷坐制六合雜謂江東之國土錦力鎮而不足以來天下也勝之前而造與粮會於明則之往則千月直屬東江身而入中原直可 の外看而惡國於堅故使草木風鹤有此與赫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國恩的有限。 原於青而惡國於堅故使草木風鹤有此與赫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國恩的有壓的人之之,并不可能其餘就置可離縱任所欲執堅, 是恭山壓邪耳苟專恃人力則維謝安敦董其如彼何就惟夫天意助其自為,夏額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依冠軍而已執管如養應緩則附入毋聞 東中孝曰以舊所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堅以可萬之所而臨晉之八萬敗果未終,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書舅畧過人世宋東 董中孝曰以舊所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堅以可萬之所而臨晉之八萬敗果未終,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書舅畧過人世宋東 易志而垂之報堅填以盛奏改能二人之得失判矣 皆老武市兒 |了無喜色園基如 威辦天地 英惡相去遠矣 告其言行至 河地語言於堅 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惟行物 惹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九可能看力所能移也翼目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遠順風之亂自世史類編卷と十九 一次 昔孝武帝紀 に脚罪電日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以萬未平天命有廢與固非智 我甲伍心 不安国際 心今後首之以失此為所何異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令遠之叛攻洛陽鄉王坚驛書使無將不討之石藏言於不曰無有恢復儒紫之禁王将館垂於獅西華潛與縣之故臣謀後應於會丁零輕私瞿城起兵蘇功克練的而進嚴重地影過〇慕容垂王家閱議阿牖見劉岭襄公兵城功克練的而進嚴重地影過〇慕容垂王家閱議阿牖見劉岭襄公兵於北始矣堅不聴〇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将軍固讓不受祏等大此始矣堅不聴〇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将軍固讓不受祏等大 軍封范赐王師黎二十餘萬長驅向劉集容慶起兵於國人死曠平用架無自稱總王遣田山如熙苦慕容養等便起兵相應以第德為車騎大縣甲則九年兼更元至十年〇無世祖慕容妻元年〇後秦太祖正月秦至至安陽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遣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程斌兵合至安陽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遣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程斌兵合 粉王堅収集離散北至落陽聚十餘萬慕容農謂禹曰尊公元人於險其 於外不有愈平乃以東大戦鎧給之又還行飛龍即氏騎一千為之副無

Т

銀件工 用权置有不 され、小 問不西歸之路以謝秦主聽首之見为鮮團趨称叛心太保安奏請來符 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執嚴用之尾猶能及 文,然長為司馬討之孤懼将在関東戚又馳大致之姚長諫曰鮮早宜 起華且天牧災虾都自古有之然校災可也校管則不可也虾都可 李之可以必克何暴震 大能臣 **里刻** 野人不知 我真皆奉 世又類編卷之十九二十一百玄文帝紀明練既正道為東京李京五年十 帝出五将 馬塞於別域以至身死人毛子孫珍城何我識省督学坚龍信堯與終於四家衣作官孫第以待其召民意以為羅中之為注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數之除官孫第以待其召民意以為羅中之為注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數之所有孫等以待其召民意以為羅中之為注無百萬之衆數立衛之應於五城之經未河西襲巴勒已漢河傳索預魯是經上征於不衣任之以改於舊不能雕視與不敢如非王明能如應半國門為此灣面然而衣任之以改於舊不能雕視與不敢如非王明能如應半國門為此灣面然也不是以被為不能如此不可以提為不 前軍三非晋人之善乃行坚之不善耳特奉未,於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特幸未,於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爰來了可謝安之待桓温本無單溫若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趙安則民族數勝則主驕以騙主御疾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攸之矣 司馬公田論者皆以為坚之亡由不殺慕容吾姚英臣得以 堅治病無失其道則無其皆秦之能臣也為能為亂打李克有言数 輕於成器後皆賭其迹而言之不堪其本也要之堅侍其疆大易塞於如回以至引死人毛子孫珍城何打論者皆咎堅龍信老與 為不然使

望竟然 服即皇帝位十二月 他代後 歌歌的立世祖神主於軍中凡所欲為必 · 其馬馬底城而號義共何名實之相遠也古人來也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毋在城世史顯編奏之十九· ── 青冬读帝紀 曹張倚瑜城出聚聚以應職充臨城數之曰腳是常民吾是腳君卿起兵十二月網東容麟攻無關於中將王交死之麟攻開陵城中權竭矢重功所要前東教修於被司際所屬住民之一之政以同活城司第為西際口所之口乞伏國仁維王縣已收可汴衛等署自稱縣河二州牧是為西際口所外,與日東國南縣軍以其上世如州斯蘭朝著蘭州諸即推為在於後即皇帝位口九月歲召光還自獨然何整河州發其刺史梁熙 |水迷進振り||分級にないなのなけれては、田中主作車中ル所欲為必位國際大家立于具在皇太子(ナノ」の受け、 而東衆推未為阿東王於是長安空虚〇四月後秦王長入一次公即皇帝段號主中立中將段随為統王東容來襲段随破之師鮮甲男女士長安 符丕稱帝王曹陽丕在 國就大學立子典為皇太子〇九月西衛寨容求學衛主不於節發之東衆推木為同東主於是長安空庫〇四月後衛主長入及多即皇帝 有疾水還至東國而平益日文静 東之東又接哥會史臣調道子看朝之宰勘喻帝以宰部為且與雜尾湖日接安至孝武帝部曰新長哲輔華成未一聊那王道子最當尾湖日謝安平而晋治衰道子相而晋胤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 備此其所以敗亡 那将西赴 長玄入至 胃肠始知 **是安有隙安請出籍** 医宗守坚己 並存 可守住見信 harsur 见 大下下 動玄上既 可遂自求其志今七命未免费者 熱郡縣敦遇不已遠逃匿子民內史謝玄上既可遂自求其志今七命未被支款 (注謝玄為齊猶內史〇時方欲枚逸木乃韶後 會增廣古奠遠遠京解不解文縣 (注謝玄為齊猶內史〇時方欲枚逸木乃韶後 會增廣古奠遠遠京解不明文縣 (注)以朱序為百名刺史鐵灣與新北縣門亥十二年縣太初二年豐豐國二年後正月以朱序為百名刺史鐵灣 世紀武 尊順公 原王所 **蒙章太守** 以光等為 一死志不二天若七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疏遺臭萬年也世史節編卷之十九 《晋孝武帝紀 天次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平長殺之前大衛日惠帝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聚家不敬為後常所執兵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祁於照日年人職以死毛氏夷而勇養騎射兵入其管猶勢方跨馬即壯師之正也〇八月、憲主祭擊一家定後衛子安長破其輔重衛后毛氏死之前十四年四年監太初四年國軍中の京縣嘉元等人及破其輔重衛后毛氏死之下四十四年四年監太初四年國軍與四年後養近初日光目稱三回王龍河巴里十四年監太初四年國軍與四年後養近初日光目稱三回王龍河 灰子十三年墓巻剛三年の西塞の伏乳歸太初元年の正月康熙公謝之〇代王招跋珪改稱總王後島北朝十三五代十一年2〇代王招跋珪改稱總王後島北朝十三五併長安西號回將雇風霜之忠陛下既已愛而罷之宜使其身名並在請絕召命帝許 府於酒色麥或於那鄉王道子道子亦香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文宗十一月以完寫為聽意太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也出有人主之量已 刑欲察礼尚書令陸納望宮闕喚日好家若織兒欲撞壞之耶侍中王國浮看好者極點親昵姓好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虧濫雜 有中國實霸之勢也獨尤疾其阿諛動帝縣之國實遊與道子諸霸出為 可以競伎有能が道子誠八座啓道子宣加殊禮護軍車御曰此乃成王 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堂得為此乃稱疾不害就奏帝大怒而嘉礼 到友益回來世氏耳前書王充總書徐高此書毛氏死節者凡三人耳 世亂識忠臣信扒 日之 既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區古者使民族不過三 敢嫁娶臣恐 色丽

平 河 原 好 原 好 伊 世史明解奏之十九 東武王不令此既至今陛下将中午断備言指動也太過耳其災曰吾不主義擊敗之長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親武王城長兄栗地先襄汝縣一字門十六年慶春也就年の縣縣與六年十二月歲主營攻安定後秦 田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帝風神簡貴志軍事時職郷王道子侍寵縣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潜制之東軍王重子條雅師五年の陳登風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督書記等州 中原順養遺風餘俗至今為忠禁計縱暴一時過足以喪月覆國為後世文幽沈仁義游辭污說沒為後生使循鄉之徒翻然改職以至禮壞樂明 在展干七年暴失初七號处國七钱南部公桓玄百其才地以雄泰目家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空至是中有片長耳 足以守職者其有事必為亂階表帝不從使恭鎮京口坡後亦都督嗣孟 我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者構然皆峻狹自是幹界不長天下無事 麾而進前無横陣一也温古知今讓論道藝校羅英俊三也董師大聚人 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十冼馬後出補裁與太守於随縣群衛 如七兄有四男長八尺五十臂垂過縣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萬之銀望 小迷妮之罪大也 戒豆能回百姓之視聽外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思重自丧之惡 州軍事 得志嘆回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逐葉官歸 |桓温謀道未成而死是時謝安富國以 人 情之大香見 桓氏族大而 初子克 **新州者不大** 新育的村有如縣而實急者此之謂也既奏不省 所有河人李惠上表請敢死州修礼子廟給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日事 经儿子面 數 有野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世史類編本とこれ Ī ሱ 所殺到鄉於是盡有隱國之地自稱西衛王 斯段姐鄉 迷凍華重聚和與主無攻西應數路縣至東斯之西縣北非本〇十月縣王崇為湖主則婦 為稱萬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朝於太廟路西〇館 李助教臧壽日尊號即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後廟則敬稱之義驅禁子 至學家長疾甚又是人名大好姚罗俊射戶編等受遺輔政謂太子典曰於上一八年發表柳八點姓興八報十二月後常主長卒太子與即位附 孝共と主の 而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仿隱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 富族波美領乃生極富貴死極哀崇者三矢其威國失其法故也然温丁氏曰縣皆能知過而目文惟桓温之惡将以遺臭萬年為已任是即丁氏曰辱亂之臣主威雖不振而天道則不其予觀古之篡脈若奉石 治桓之族城天道記可忽 能欺人而不能欺天故温之注爱者惟孽子玄耳玄以怨望一念竟致 意然則非玄能亡哥晉實自亡耳 所以處之便無失置貴斯已矣而罪之小即生其快快以致揺動藩鎮 無章夫重寶施主孽干志趣不常既不可發其才用又不可助其家,獨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後光龍而成刑不施史因以幾晉政 資假兵力逐成大亂管随以亡皆由武帝道子亦酒竟包不以事災為 ○既登國十年初七月長星見自河女至千哭星帝心與十年 ○秦皇初七月長星見自河女至千哭星帝心 八談習政や

●東東顕編巻とすた ■ 育造東音 紀 日本は近八主 線出 側視 住廊 即電 型 別 次 接 即 産 膜 其 亦 恵 戸 可 也 一 市 太子閣 で 7 が、 7 か 以 単 心 修 身 齊 家 者 正 以 印 茶 共 明 市 新 東 於 大 龍 之 禰 爾 晴 太 子 閣 で 2 か 元 市 試 之 重 路 左 右 回 国 寛 表 前 音 呂 以 一 吉 と 数 身 夏 大 尚 翌 氏 以 一 吉 と 数 身 夏 大 尚 翌 氏 火 一 吉 こ 似 元 市 試 之 重 路 左 右 回 国 寛 表 前 音 呂 以 一 吉 と 数 身 夏 人 徳 昭 北 代 東 市 宣 優 安 吾 意 更 属 少 者 己 而 醉 寝 清 暑 軽 貴 人 使 埋 以 被 家 帝 西 自 き 夏 夏 火 年 亦 富 優 安 吾 意 更 属 少 者 己 而 醉 寝 清 暑 軽 貴 人 使 埋 以 被 家 帝 西 自 き 夏 夏 火 年 亦 富 優 安 吾 意 更 属 少 者 己 而 醉 寝 清 暑 軽 貴 人 使 埋 以 被 家 帝 西 柯即數異 天 一人 一丝朝扇 元皇皇世紀曾經王道子を元城不後推問因立太子道子進位太傅王國實施事世史與編巻七十九 《香港或香》 自與但問於是何如耳於古只要 的公果事六番常理言於自以非婚於前向日王獎廷事陳平慎然鄉外面公果事六番常理言於自以非婚於前向日王獎廷事陳平慎然鄉外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均曰此來視君一以胡屬汝廣事 道子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動茶誅國衛王珣旦 彼罪逆水影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聚 書州貨夫權門毒威等滿然民族廣是以開人許崇號書詣關烈宗知而條綱那兩威思罕倒道子在予朝政國資桑以小人拜授宗邦天市上天乃恭疆氏自長五尺童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以蘋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網植冲之風夜王宗謝玄之善虧重夷于時北張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散栋嘴吒成雲名賢明出舊德斯任謝安可上軍東等戰象拳天誘其東奸臣自順于時西喻劍岫而降鹽山東臣三爾運以歷白之資在也如之食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 在人名 其死地一也前鋒已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寒不敢四也我軍自敢甘 世史類編巻之十九 乏石青還 觀別將指核儀攻歐遊恭谷德使慕容青擊破之 感别駕韓雄謂青日 地動而不勝聚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衛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 先計而後歌鄉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速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順 立不惡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干優奪之以召滿鎮之亂剪既廢徙國人而發之處立瑜琊王德文則曹称靈長已亦休願夫智不出此乃掛付致堂曰道子不討執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我常與帝有隱既未能告樂猶不警悟房韓烈禍起自戲高晉作至此盖已亡而未滅耳, 道于光于朝政國實棄以小人拜受之奈切非天青衛刑之貨夢午權色泰凱方旋驅氣橫面邊用護言以及賢輔逐使王網不振思威不立色泰凱方旋驅氣橫面邊用護言以及賢輔逐使王網不振思威不立史断日本正帝初能委任附安附三年政前事數語足折桓温之氣遲復也獨符堅百六之秋樂淝水之农帶鄉為武不亦使執 亦随丧其未審開霍子盖諸葛公之所為手 門毒賊年滋愁民展成內般厳電雜處浮層請修孔願既入不報長星 青孝武帝似 亦人事語曰

崔浩之對魏嗣王買德之語及勃如見就帝在位二十年劉格起東掃孫恩南泉盧循西博姚以成名振世而東堂之後生矣 飽不辯飲食緩與皆非己出初政不綱權歸道子不問紙遣內 垂雖恒之祭逆勢如聽指劉裕起自草澤族平大敗北城縣 請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帝切不慧口不能言寒暑後

古

國之政未陵夷

小邦之亂已領

在何 人物可 智以 「東京できる。」と、「中国には東京では、「中国には東京では、「中国 教徒関す **新羅五經** 斤王ヶ京 好私制 國王恭於仲堪及南郡公桓玄及玄順江州〇九月加臺獨王道子黃統 戊戌三年本徳元幸。韓大國三番樂廟東北京、國四新小國一先八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中中即第一十四屆至副後稱國王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東京等の南縣王泰 中中東京等級與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敦於秦臺麻這關大破之麟逐華縣 育此專可謂知所尚美 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建門博士學先回,但其也造成然相望而有完的說天與二年國主建置五經博士情確付十一月國王建即皇帝位改元天鎮命朝野皆東髮加帽 |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四東若書籍理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日 自書與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為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建逆命郡 故事既整即古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人君側等人也一此桓文之數也仲堪然之乃結都恢與從兄觀等謀題前衛與士吉則一此桓文之數也仲堪然之乃結都恢與從死職之事以除君側之惡隱哲樂亦曆 江州 刺史楊佺期為強州刺史初於仲堪使回軍〇〇〇年、劉卒子盛立。〇 討王恭司馬劉中之執務以降斬之以中之都督書死七州軍事桓玄為 口〇九月第太后虬焰氏卒衛主與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屬親 去計之道子欲來姑息乃賜國智死斬緒於市還使謝然恭乃罷兵還京 亦不肯從仲堪疑未决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太喜上表罪状國實無 亦就仲堪曰國實與君惟恐相斃之不速耳若發詔徵君何以慶之孝 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堂審葬所制也醫陽之事不敢預聞都恢 在 華家門 前馬校子 以香精世子元願録尚書事の桓女奉兵文江悠接於中堪楊全期伸堪安帝元興二年降干界京進成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之不致之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不改至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不改至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事改生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分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己不改生,以香精世子元願録尚書事の桓女奉兵文江悠接於中堪楊全期伸堪 **吉夫英次** 久物 主 **小無後** ト上見ご到了句旨為問三方屬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回以顧及江北背稱在東将重奏會指王道子及世子元題之罪請誅之目帝即位以來内鄉所領與解東關州於多凡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更以應恩據會檢目驗動目海島鄉海明為在場中的其電迷攻會情於是會植及東陽新安繪歐月以資地世二75至17月以身 殺傷其聚到就宣在裕人不远引其奔之見裕獨驅數千人成共嘆息因 富典諸君朝服王運應院而聞中之引共濟江回縣其衆後逃入海島の追撃財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智應謂其属曰天下無復事夫 賊臨岸欲下。稻倉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 裕然軍事使将數十人規則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隆岸下 有大志重識文字以青養為紫好樓流翻為鄉人所段劉牢之擊孫恩引 四月以會植世子元頭為楊刑刺史元朝性奇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 夷扶則者在中國〇繁按魏首置五經博士增廣太學生新從字先之 言索人間之書宜其掛立比朝大啓文治也 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網目書以子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 而罷遺生徒不修孔廟送書于冊拓技

1

少康光武 対年之世 本國一九八首四新五月不恩後後 (1) 在大字訓戏政死恩轉冠隐海朝在大国三小四部五月不恩後後 (1) 在大字訓戏政死恩轉冠隐海朝政于西军犯是第次 (1) 在大字书房,大字书房,大字书房,大字书房,大字书 · 自以大尉總百揆殺元顯及熊王尚之等以中之為珍隨內京年之議者·· 玄從之梁華共及玄共至被終新年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流玄入康若共臨近截示以禍福土崩之熟可趙足而侍何有延敵入境官取府歷 江北以計玄佐吏散走中之俱走至新州經而死道子等皆死目隆安 中東部編卷文十七 一人音天帝紀斯縣縣神經濟監督 十日神主于太朝下水之司宗朝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能徳之不長夫又以 既而玄管家級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院侮朝廷裁損乘與供奉之且常

推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敢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果大事何謂無成三月劉裕及桓讓戰干 土山山裕與發等分為數隊並編卷三九 與者多亦能 溢為 公達亡族云 |東大凱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遠亡族云 **小盘** 湯智 **国有加及** MA 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姚春後世終莫得而其人心好尚如此世人心好尚 雖什為所尊禮建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甚應天六經火於屬縣,世史類編 を之十九 ■ 音安帝記 · 克斯斯 一個見 循不從長文王誕日孫旧符豈不欲晉章子魚都特先春業會附章本的是發其命也有之性無思也就則史其隱之至是裕段補其令遣隱之還是名外韓益智五主越,置我納爾以務或以獨命汤轉命湯成東名格與有其越,置我納爾以務或以獨命汤轉命湯成東名格以東名外韓益智主並其我納爾以格斯以獨命汤轉命湯成東名格以東時朝廷前足不服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道使貢獻因道劉裕益智称至史時朝廷前足不服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道使貢獻因道劉裕益智称至史時朝廷前足不服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道使貢獻因道劉裕益智称至 及敬宣為江州教使人言於格乃召還為宣城内史〇以盧衛為廣州刺 教實馬敬言亦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 四月以劉心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〇以劉敬宣為置城內史初劉治之浴辭小暇且不能仲文言好之自熊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好寬而內心自伐而向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我聞而恨之 此為國師家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講文令羅什翻譯西域經已是燕門元年與光報五勢以此十是天婦聽妻外元年憲沙原學姓羅什已已養照元年與光報五勢以此學姓羅什一人是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論大管塔牙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迅疾也謂候官何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在陸室州督護鴻選攀玄談之帝後位〇魏王建置六謁官革古六即文五月劉毅等及玄戦于陳明洲雄議縣 方大破之玄後挟帝草納西走入 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做上古龍官長官謂諸曹之使為免鴨取共飛之 一月、帝王建康百官前院待罪部今後職尚書於仲文以音樂未儀誘於愛亦可知美 更起李旦 程皇墩日 因華雲背不出属用之道意拓跋氏之鳥官欲編漢魏殊不知其實矯 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奉法百姓耳目為之一新况大有為者乎, 法也至震命九官周設六典則官制官名悉有常法而漢親上古龍官為官蓋洪荒初開萬事未定輕為此稱非聖人常 目王道哀其端嚴佛氏流入中國姚與以夷狄竊據上字故

東州二 和福建 東 那条以十二 臣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校超細微能計植玄後衛室內養」、致言米和将以也格之遺使求和於係也因求廟卿諸郡縣王興許之群、劉裕遣使求和於係得西鄉等十二郡門爾島縣與書系人未陳朝建華、明於上東之北東敦以此此是四四八境不容二君耳獨乃建之〇七月祖東書見山東東次門門外與四四八境不容二君耳獨乃建之〇七月祖東書見山東東京門門外與四四八境不容二君耳獨乃建之〇七月 小水 巨鱼 伐刘 打門有料 先書 兩無 未見敵而 事情天喜形于色左右日公未見敞而先喜何也裕曰共已過除土有必免無無無無所所有所以無難疾之與此之,與國際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民共輕果利在速度愈無所得可用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經賊之國公不能守條清明來在司告開門有料信然四月裕帥無師動今退守廣國必不能守條,不過進據臨朐顧時動今退守廣國必不能自歸來可養變數四數不知速計進利廣獲退悟未面謂找與應不得入順日延蔣祖其致氣然後徐簡精騎絕其糧道都聚終為此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終。東後出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於。東後出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於,所以下於東京大學與語於之四部宿明旦中東與編卷之下九十一次音奏卷紀 楆 在張南院計例皆敗橋泰王典以傉檀内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常宗往羽異夫必遣之講王成都產帳引士鄉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午之〇巻進 以問讓讓因請行與日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游事亦不假君為 **包須州牧〇五** 月。熊從稱潘子無從請祖邁於秦欲與共擊劉裕衛王

八公同米四群盗蜂起引入公議之曰宏等八人共善政湖之八公朕欲為民除盡法至又其罪道兵司餘叛平之舊物民罪之籍族其罪皆聚益之為書路并和國王嗣族至之其於八年歲於為十二年國末典二年〇是二月。總悉益群起魏王嗣放 焦生王佐| 被信所以 第六人 死之志於檀楼部人在廣之之憂屬已入吾草中先進與館在班子 我鏡至建鐵三嗣附逐而出大臣命然奉巡嗣發紹即皇帝位刊姓及張語城容曰無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次事之當如事吾〇號清過三紹眠何服放人耶〇十月西處主乾婦以生遺為大丁太師與於軍國大謀 者日以千数宗王與使請裕日今遣鎮騎十萬屯酒問衛師不還當長驅逐克之爾聚大敗超通屬隨腳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就兵負糧縣稻兵從問道取其城此縣信所以破土於遭遇等潛師出觀先後攻厲問人於軍的潛言於裕曰觀悉兵出戰驅腳城中留千必無期以引 五首思放其餘萬僅左回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首也夫放 编卷十十九一八百安布红 至不審何以待之於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能夫兵青神速依若能赴扶 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較要為两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被 如元城侯田曰民逃亡為益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及求於下也不如誅 元皇帝〇後祖居高雲馬灰襲位主二十四年加養子高雲丁未三年共大宗明〇後祖居高雲馬灰襲位走馬北無太祖按後燕自無智盛縣四 必畏我知軍容先遺信命是自張大之辭耳電見伐野始將內懼自保不 而不從該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子要確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心到裕 而守宰不能撫經便之紛亂令犯者既聚不可盡跌吾欲大放以安之何 可速來榜之尤裕曰此語不足威敵過足以怒之者庸國未拔而悉寇奄 世 於 云 一十七年 而 於謂使者曰語汝姚與我克動之後息共三年當以際的今能自送便 層國教田衛主胡安民遇斬之南部城人閉劉裕悉很攻之南部尚書 高等美工于所提初無忌目為限引共把魔衛長史敬者之諫曰衛兵艦監勢居上 意思不太三月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德敦敗死之無忌難其於道養祭莊籍節 壓折婚元 州級風土 京年 大学正常とうとないないといれているとなるとは、大学は、一百登山遊り東風景急以大艦通之東逐年清無と属好日取我福武 東京拿了後擎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聴與循將徐道養遇於隱軍賊令遷擊數流宜來南擔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遂下當力養飢侯其疲老然 世史類編卷スー九 至攻之軍兵将進運折婚沈聚朔於職而聽鄉辦找機開教皆權格與日東一二月、裕帥我軍奔力擊衛猶大所擊衛遭力悉力拥断河軍衛格與陳五月劉敦與猶戰于一家衙門教主,其餘八里衛至周回泊西岸此成勝連陳五月劉敦與猶戰于一家與刑教兵大敗一旦衛至周回中外成蘇得與明若天命肋國風當自息不然複為何害即命學無用移而風止四月至日若天命肋國風當自息不然複為何害即命學無用移而風止四月至 之朝廷急徵裕裕方衛雷與下到曾得詔書引兵返以船載輔重自即情獨東歷襲陸應所選朝我以此思聯死士海擊何劉之徒必及字耳衛從獨東歷襲陸順張明報以此思聯死士海擊何劉之徒必及字耳衛從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聚雲集巡提節而死,〇边徐道震開劉裕北伐勘盧 往年覆州之戰如是今乃後見必破賊夫 截女歸聞何無忌敗死處不色夫丁。卷甲熱丁將濟江風急聚皆難之 向城于晋朝若 单 地大一三千人党入家口萬餘送起前逐漸入曹安帝 歷安成人 博兄子起共一主十三年 而並院之獨恐西北之人無後來籍議之皇夫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 回營室南選中原出港士民無機糧則附之從皆先帝遺民今王師吊仗 她之不如宜其不能湯一四海成莫大之茶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之於使群士都風遺黎企睡而更忍行者教以快念心跡其花為智符之致使群士都風遺黎企睡而更忍行者教以快念心跡其花為智符之風滌經鑑過一一語自濟江以來處雲不克戎伏橫駕處鑑中原劉裕始以王師 音安育紀

群星 今日何梅 世史鄭備卷之十九一次,晉安帝免職類漢朝皇漢等意為,即一門劉教授五以及,可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國也〇久太尉裕即師襲開門。從都督到於後 夏夷給兵以防之即而長氏騎縱食後為百姓患懼格歸接之間劉毅彼民物裕之西征也晋長民監府事而超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民近元年與城五年口復順納而拜春大尉裕遠建原故議州刺史諸楊長間勝王是六年而亡。 歌果使誰這個少重兵中陪城內備水齡石入 成間調織老死輔韓自放一般內水來也今少大來自外水取院面,我共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聽 之士輻輳解之恐然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格目吾與我但有充後之一段固以此服公室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該首許以為雄豪以是缙紳自直 而順之我驕縱恣甚陰有圖裕之志將軍胡潘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經運軍發剛慢維權事推裕而心未服及居方益常怏怏不得志裕華是五十八年民伏與聲來原於第〇處來與四年〇西秦王以劉毅都督制皇 **健康王鎮京請給百舸為前聽襲例州城毅縊死裕問教故吏申求曰今** 經蒙多變易守宰裕以詔書罪狀發案賜從第潘及謝混死遂師諸重發 劉敬宣出前逃無功而返賊請我全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擅 能為公下手格默然久之日鄉謂何如潛日連百萬之我及以取歌公克 將於将來随時任才皆能致治鄉自識技不明安得遠越四海光群臣成節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之才矣與日旬古帝王人與米管取相於首人律 年多七年 器 科姆士王 大院〇十二月遣四州刺史米龄石師師代圖松與齡石客謀已往年 何施而可求對口除有常信惠澤叙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裕從之團 悦()四月 劉清等克照嶼斬徐道景屋衛再民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 三年一周王明命郡之秦野才右僕州來喜日臣累受 新文文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北土丁旿等於慢生りた民却人開語所自慢後出位殺之」并以北土丁旿等於慢性為長却人開語所自慢後出位殺之并沒其明此言及格自江陵東邊輕升從進濟人東府長民間之際超至門俗伙子等自居里還入石頭甚及爾鄉鄉今還宜加重填穩之口非君不 不看我和 之道路皆言陛下将有於立之計信有之乎與日豆有此形割日為無之 等不得歐狀廣平公副者有養殖之志陛下罷之太過無賴之徒調輳附 | 電神日間事物は然不有我也勝之要長民為變問亦軍何承天承天 劉楊之征軍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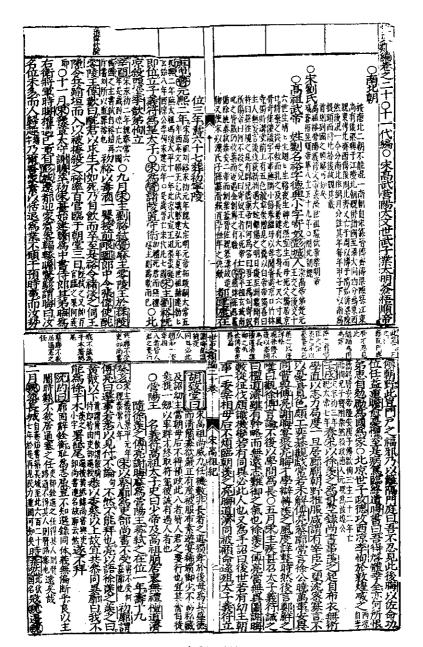
知ちた大 「大きなのでは、これので 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粮〇詔遣司公高密王恢之脩 養不旨報以求訴百端內外於黑盈皆滿室目散解於手谷陰東府總構內外楊之內總朝以外供軍族決斷如流層各輻輳 第**之**順 九月太尉格飲重長至經界西北而諸將士皆久侵思疑會劉穆之至格 · 阿敦堂回龍縣之號界以上将之符籍以成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到致堂回劉裕美小人我以開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恵其孫也故龍以群信於 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蔣經拜佛及以繼世骨肉内離冠敵外侵運亡父志を有開中京夏諸豪靡不率服然慶攻戦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 其族雖以罷禁之不肯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立石列史票據國惡以實亦於之禍獨何數天治素以子房自擬冊中。又以天文是象之術典疑定該妙入隱微點其觀人明料已昏空 製辦失之造次使豐酚之都後輸及手衛子回萬并易能也繁榮之民人回用公司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養鎮應以開中而後與 人 明科已存弃乃

西州 格老 三季父老問裕将還請門派海訴日及民不君王化於今百年如都太冠 場より上し、 一般では言其方家可徳日間日形勢之地而裕以切子守之狼須而歸正於 一郎三郎勃進兵向長國勃勃聞劉裕東遠大喜問王可徳曰朕欲取關中 · 商致堂目 第也既克長安 万意在貨賣竊取為 兼以器落之本為權金別致堂目方鎮感之未入秦也 等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属志數以專務而動之就之破國兵國共乃退倒於前棟稱縣與此效為簽 至傅弘之當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流敬仕斬之義真與王修執田子。 志至是益公懼軍中又能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友田干逐請鎮亞 竭力而推兵不進房何由得平逐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 于将共拒之畏其聚盛不敢進王鎮惡間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属當共次十四年團歸命元幹正月夏新連戰至國國田民降之者屬路沈田 月裕發展室自洛入河如汴渠以歸 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未可緊以篡私律之也或已裕分為晉臣思可 把其惡就耶子曰自晉言之則為亂臣首漢言之則為賢嗣若以混於 氏輔曹操紙漢則晋軍漢讎而裕之城哥的若察其後九世之讎又若 奔操之流 音騙為格不平也 之行一何鄙姒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猜變而為驕怠 實剛其是真悟死於匹夫之无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我 俗為帝胃無疑矣裕雖篡欲其名義不有可将者乎况司馬 光武昭烈之名義惟以其帝胄耳或觀三秦父老告裕之官 王寅德雲 非道策 が指席生 正立 · 包未元 門元年 題 真 典 元 年 正 月 立 皇 后 褚氏 〇 夏主勃勃 殺 隱士 常 担 **徳文即位** 送于勃勃被之勃勃入尾宮大享將士米勝属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戰連日魯共大敗義員僅得免歸長麼百姓逐齡石齡石縣隨國夏兵執歐石的人名義真東陽以朱齡石代鎮原安補連騎帥根三萬追義真亦志〇十月馴奏與私其長史王脩國的大亂八十一月萬王勃勃進遊園 也然是裕柳府書歌奉師哪主德文即位裕以識石昌明希式之後尚有也書謝裕柳府書歌奉師哪主德文即位裕以識石昌明希式之後尚有出黑水之前日明苏维一天下〇十二月宋公劉裕誠帝于東堂我節者出黑水之前日明苏可謂異無遺棄矣勢勃遂稱皇帝都經國於勃敬樂與城縣,原可道 也汝每事豁之〇八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格既受命以孔 第而知所去取失 第而知所去取失 整行缺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來保用享是以天為來貼而無虧盈禍 整行缺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來保用享是以天為來貼而無虧盈禍 醫盡惠而秦权之以為秦孫從傳嫌深莫非俟義為已聲譽令而欲速 野重正此歲屬士氣逆碳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 師我堂正此歲屬古氣逆碳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 二帝乃使中書侍即王韶之容謀就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 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部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俗因稱遺記奏 安承流酒犬盗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周報始立懷玉虚 尊假號異術同亡 法學賢識善自恭 順在位二年一種沿際為家陵王尋執之壽三十七都市陵按益 之。國命既去祭勢已成虚據尊名坐行進奪傳亮權章於然聽 請德文安帝同母第也初封耶那王及劉裕弑安帝而立 八晋安帝紀

拜祖思不 不信天文 清传 見元 中存 司馬克 有未及 表 人 利指がある **季性視** 避事祖思引 物工有字 徐公祥無 世史類 。請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昔為宋朝佐命身是衞室遺老悲歡之事同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勵俗為壇於南郊即位廣文悲感流涕停中謝寢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中心冰畫詔遜于廟卿第百官拜,別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襟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閏氏已無天下重 · 夾府事恐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為裕甚重之六月裕至重惠 驗去別至壓應四月徵裕入輔裕的子養廉鎮齊赐以泰軍劉思為長史都裕解其意無後他言兇出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 爵位縣老京師群臣莫衛五意中書令傳亮乃悟。叩看請見曰臣暫宜還 是一性 之具を ~ 带大功 類為表之十九 興音系 市紀 一十八 三月馬陸年圖曰書室既我中原雲樓夾狄腥羶之氣鴻漫河洛登基內 一十民有思普者皆果根而歸之謝初慶為之臣也群賢殷沒而遵子不難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於一十民有思普者皆果根而歸之國於則楊之間乎孫相承之經如終十十民有思普者皆果根而歸之國於則楊之間乎孫相承之經如終下十民有思普者皆果根而歸之國於則楊之間乎孫相承之經如終下十四段神之數十一段,至於中原雲樓夾狄腥羶之氣鴻漫河洛登基內 ニダンノ 〇石東晋牛氏始丁丑終恭帝其中十一 Ŭ 編巻之十九 性城之為青年 申一千五十二年。計十七甲子零三十二年〇遍東西晋二姓 牛氏元明近成康 馬哥歷年五十一 主 百四年自丁丑至 牛哥一百四年當 洪武戊 一 十 五

世史频 卷之十九 看思伯仁相與城力王室按縣帝庭而沒愈不能歸侵贖之咫尺望非號之士行孽構之士雅部命之受弘城文之越石總据之太真高名之 人 香養帝紀 熟可謂明主 靡靡鳥銷剛為桑茱氣鶏踏傷物体体現風心心為之後者又何憊也也不完有而異視冰漠不致傳而強臣迭弄以至剪鳥其族而覆之祀長、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伯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伯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奸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於獨思疾於所以止亂何不少擊私安帝即位東錄西錄之鄉 編巻に十九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終 激成職唆很于野心之震橫挑強賊胎變稔胸憂及園母兵纏緊極享國日短誠可皆馬成帝之立主幼時縣創築尚淺而无勢年以常 豈其輔魏之校計已非創基立本之黃而開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秦靡馬銷剛為桑崇氣獨踏惕楊林林俱見化此為之後者又何憊 之道其勢固應過絕潰敗而莫可収拾也 晋旅所紀

.



学任 安全之 在活口比 解音乐钟 外有天應 司馬公回老班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傷者服何脩練以來輕舉練帶武立韓含布被奪立道将奉武不免深青人沒稱而素亦奉武立韓各本政之韓令在就與本武不免深青人之稱而素亦 不近人情老時智禮仲尼所師皇首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中也不一〇國立天師道城衛民無國光禄大夫崔治不好老莊書曰此藩茲之說 飲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繁於時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 遇神人李譜文玄縣 授以圖發其經至是奉其書献於魏王朝野多来 即王素隆于了变红模江坡浦售机储场红油法站映绝江镇狂铃前属等日立日,所谓祖道沿楼子等安排建于庙口六月使那安泰弑之迎国等日立月所将报通者如爽排建于庙口六月使那安泰弑之迎国停户湖畔召祠道湾楼土套符為隋遗王墨子园悉久等引受粮命繁之石仰战無度鞭朴無辜少為笑樂字池梁觀朝成暮毀〇五月宋徐溪之下印出宋等第二年八月太祖文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零無禮好與左即出宋等第二年八月太祖文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零無禮好與左 個」道士慈講之所張道陵之術自具皆遇老子授以群殺輕身之術又 自時才比張良婦幾糊煤白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 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敗之國主不得已命治以公歸東治常 之信治獨師受之見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 矣活不喜佛老而信謎之之言抑獨何哉。方仗其後後有符水樂呪之術至謹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草石為金鐵其為浙正相於天是以劉歆七是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最但比號方盛而輕誅功臣標道濟卒挑凌禍登城追悔樹子 王乃迎立之首討紙逆任用才臣仁儉恭勤民安俗美元嘉稱 **动所弑妻四十七辈長寧陵** 不肯猶豫便答以及干難德業不終情哉在位三十年為太子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宣都王及檀道濟等廢營陽 《父替赐三 新工业组太武皇 北京是子是 歌三之思明明的我三萬發江陵數日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度國先遣 4九年 必然を 五之四 及美女女人一天〇六月至以王華王墨首般景仁劉洪為侍中訓弘微為黃門侍郎至明 黑衣客相 以訓晦行都好無別等州軍事一麼王義具治次子為典別条件等教之 入開十年時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好 主所直義父學日此四獨一時之奏同管縣展恐後世難綠當時號日五王所直義於公殿與王非等四人家飲思惟華等出帝目提當時號日五次屬首展仁為侍中風力看於冠晃一時首同情郎謝弘徵與華等皆宋 琳著稻高校按照來置過呈書佐實籍礼頭曰逐有果本字相冠優失所又以慈琳菩談倫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路相繁 后生皇子弘后白詩視使軸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被國亡家不可樂意が以發二生計之與非其為矣○問月宋子劭生好之關如故即故也不言書初宴皇 弘曰料無松必無爱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 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選薩康既徵監運延之用之 即欲殺之帝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閣故秘之至是始言初生〇三月軍以 在臣必明な順然臣更入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王ノ目将珠 主始親萬機〇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五〇夏主新連昌亦光元年 正月家徐美之傅光上表歸政表三下五次元為二年〇號站光二年正月家徐美之傳光上表歸政表三下 所致堂皇高祖遺記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終二年嗣君爱子相继執發 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黃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直不信天 月面和王至建康百官奉軍被即位

示子 孫 群 兵 以 勝らず大平方道民の土工之事展所未為、新河之對非雅言也母以為財者軍本之が海為家不批不飛無以重威者也總主日古人有言在您不在陰今天下聖不事力の八月總主送武城群臣請峻克城脩宮室日此新何所謂天子以四世史樂為三巻 米太祖紀 * 大學事遇之在官八十日郡督都至吏白應求帶見之精數白我豈能為五斗 在2上田縣銀蘭有加於複數白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經 於20大演兒至逐年上別鄉主為人北建營實允為作物的數學 於20大演兒至夏平原公定相待於長安總主欲東度伐疏萬寒水大醉虧勒數 於20大演兒與事三萬倍道先行,更主將步騎三萬出城親主外時虧勒納數 於20大演兒對三萬倍道先行,更主將步騎三萬出城親主外時虧納數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學的 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徽混准有二女年數藏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以混將重之常日徽千里不傷物同不害正菩無聞然混尚醫公主混死 所長不論本末聽然精敏下無過情當不遭時前不避骨雖所甚愛之人 **勝人侃之後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祥為州然酒不久解歸召主漢不己般而後悔之〇十一月醫数主陶潜至香語雜社籍以其潜字湖明廢終無寬似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持為果於殺戮往往** 出師指授節度達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援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 四之本不可輕素 明贴行死事前請之家親戚貴龍未當横有所及命將 \$能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拍繼神色自若由是治士畏服成盡死 錢尺帛智有文簿九年而獨亡公主送謝氏入門至字倉庫不異平日 後為直應條項令不以家界自随送一力給于讀書日此亦人子也 でき 亚洲 常沙グダゼ 問種が 第二十八日本の一次 宋太祖紀 と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然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然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 東令張淵徐辯曰今故已已三陸之成成を配月大白藝物在西方不可塞入情而知我事也〇三月宝立子劭為太子〇既主将伐果然就欲太物以成か人戒婚樂節供奉不崇奇服其祭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 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情名器裁虧賜毋以貴店 都督到州等州軍事中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日中巴巴城所縣二年正月中以膨城王義原為司徒錄尚書事法軍主義恭 果共北伐公敗蠕燃即蘇充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軍治曰淵辨言天道循是其職至 因稱應物因時起志因物寫言因志發味因言成詩因味成聲因詩成不至常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傷所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一千卷 東福山田 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所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思的山田世之稱美南公者日華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 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親楊雄夫身養敵而書養天夫子起等自愿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康主書之明子起等自問灣在晉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己有可觀自劉宋移國班後 楊雄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大馬八事八事八事地利後親天時故前果萬全个劉義隆新造之國八事未治其間之原於其於軍勢主亂及東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生無理。 若進軍今當權飲成共相避濟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七月輕便也果鄉年米 以不管風渠的可此人庭皆紅戲戲情報不能藥子持子然其胞中所像椰才智淵博著思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哪宜盡思規諫勿有所隱實指潜 将軍以實其禁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王每如治家問以兴異嘗謂浩日 河比總主大怒日我生髮未燥脫驗杜餅已間阿爾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至充之遺使告總主日阿南為喜家地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後傳境不關於門蘇華語等原主有妖後阿南之北三月認節甲卒五萬給石將軍 不足而必狡有餘令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 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聞中看不能守児義隆今日君臣非秘或尤浩日南起何時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遠前鮮所獲後有邊路將何 諸重皆喜王仙德獨有要色曰諸野不諳北土情偽必應其計廣雖仁義 確立不備因之可一舉而城也然大權起班○十月親以崔浩為撫軍大 府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强彼若果來如以動情關虎狼何懼之有蝙蝠 家過日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今後舊位非無用也總主 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王仲德身為納此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以改 主花用 級輕所巡其前後於野教草道源等食盡自應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那**至 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是告之親入追之叛似惟将清道濟夜唱籌並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 月就進攻原軍務之尹州崔樹隆既成之引共還常及天楼唐之坐東 知難而不必境以取敗非忠臣也。如此而不必境不必是之而不告于上法已形就平将善後之國斯不負益等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述日諸於悉以上聞文帝親决為機又非命主國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有餘敵真并以持其虚孫脫之城為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及也種道具機心回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及敵其得以則其状不及而示之 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南上前後與第三十餘敗道河多種軍至原城西南市親叔孫使等下の北京奏和元年の是城三春五皆亡凡四國一年我和道海等下元為八年の親神奏四年の隆王等弘太典元二月朱桐道河等 内史整連进放自若為有司所於 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東京至日光如炬狀院可將中投地日乃境次萬里長城鄉人間之喜日道濟 東京至日光如炬狀院可將中投地日乃境次萬里長城鄉人間之喜日道濟 所以東北縣區,與名其重朝廷疑果之齡軍往被蔣衛城至是下詔誅之道濟見收債終 明明之本師子宗元是十二年〇號太黑三月完殺其司空極道濟道濟立功前與 ○○第三人员子並不足後的問其道宣不及任干城之等乃無故疑而敬之何則之城。」 無知念 父宗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保養之忠也令者元動未錄而臣獨 何如蘇不〇面主弘称治子與總主遣高閣随海清部千人物以委文充投是其志不〇面主弘称治子與總主遣高閣随海清部千人物以委交完為格之徒廣州已而東市無道運持有弊亡子房之句似不為無無照至近 濟之数于三人之後盖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然宋豈非驕矜 以脇從為幹然人臣無持将而且誅光弑君之或而可以分首從乎故 **蘇轼等與葵之亮晦同洪乎彼三人既就数矣且獨容要免乎當時雖** 丁南郊戶道濟怒不收我即其立功前朝則怒之誠是失獨不合少帝 巴而東市鐵度運請有韓亡子房支的似不為無明然也近 《宋太祖紀 ť 談議· 東京教物技 自豆 兒與不如 申请付提供 **風地皆枯石絕無水車浩該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猴二姓三主共四十四年至是畫人干號云初崔浩惡李順及是順謂歐語解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日那後趙原張被南國地東西俄是是國門國民國大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政等,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義李問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秦李門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秦李門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代院元之後老天何軟獨受大王之賜曰大王不奪禮睹則境內之民皆能大王之後老天何軟獨受大王之賜曰大王不奪禮睹則境內之民皆能** 所力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〇凉州百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 雅峰總主置酒調群臣日 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後以為亦伊飯亏馬之 第主性仁厚恭俭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 文之漫画が軸は 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同馬公旦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在虚無囚非所以為 至次宗學館令次宗以中順 補料付請勞給甚厚文除給事中不就

| 接近を客 | · 旅游平||宜更審之後歲餘治調尤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 ||新神/猶令之識古也浩日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和允曰此不可以空言集 八分之罪 然以照不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後推之於理今畿處史而不對此認恐後人之機会 高足唯知 大下地理 是東北方國家府田積較公私有備川鐵建不足及交先及之親主乃命悉允之明災異亦造戒崔治日の親主問品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敗惟如也天下沙理至多何感問此級允依洪厳修天文志城其事要累其文献 一不染於二公之難若康問沙門慧琳曰第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 康出鎮隊章義原用事人爭求親職唯主海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府不與巴同者必百方排陷之党主浸不能平至是农湛下詔誅之以養 即史江英主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始與主源為楊州刺史時義原專總陳成於八時十計於年十日保領軍劃遇有罪誅以彭城王養康為四州 駐百姓六 唇沒於中國而東并方出於實北二星何得背目而行此乃曆街之淺事 内史檀道濟管等了求於海洛固莊道濟因義承以請選拒之愈堅改 一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〇號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王命 朝權則野輻輳潛愈惟崇之無役人臣之禮恭康遂邀結朋還尚繁禁省 并非十月也般乃欽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官少傳游雅知之 溪元以來日月海蝕五星行度并裁前史/失別為德曆以示問允允日 崔浩監秘書事經理史職以侍郎割允張像零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 遊嚴懂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當罰之科 數以災其朋允允曰陰陽、省共知之甚雜既已知之後惟滿池不如不知 第元年十月五星聚東光校星傳大白展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 武功貴遊子第不以詩學為意敵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該導備而有禮旨 根拠不可 馬給救 罪故之所免冠請罪總主口卿有何罪朽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 指題 村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總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衙何稱經主民總主方處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 退收 天人不可丁以真活御世應發受符書以彰聖德觀主從之太子見諫白天人道殊任生規太平許為三年中正月總主詣道壇受符錄彩譜之言於魏主曰陛世史頗緣二十卷 方河以道[為之勿顧應也〇八月號主吹子河西號主詔以肥馬於機騎尚書今古 技術材 传中張黎古弱輔之弼忠恤野鱼等以上谷苑園太廣乞藏大半以賜食剛里縣太時上計五年總以大子吳始總百樣以中書監楊壽司徒俱治 前留守悉以弱馬給之號主大怒欲還夢斬之例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嗣 軍島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疾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 **光頭型石墨表奏賜死** 使然乎張約預於權臣扶育點於皆后宋之那鎮良可畏哉 康子野與有宋京兼空開直該沒骨無之氣俗應前古抑時王之刑政 一旦出削遠送南那陛下徒知惡技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 八主盤于遊或其罪小不備不慮之軍國之

世紀類輪二十条 震動し主不得已用之先賜部勒勉義宣至鎮動自課廣事亦脩理宏主薦教李王義曾為厥州刺史物衆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衛隨公主慶以為言張主義守為蘇州刺史御憩主政教宣子才故不用衛隨公主慶以為言張州東西題等公司國野緒應額食爲厲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王曰 教師、三次は対氏とう見るとき人ではなるととなりを一つ、行うな行動で、一つのでは、大きな一つ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一種のないのでは、一種のない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に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28名- 鹿敷子頭部尚書祭中車五百乘以湾之。既而謂左右日華公縣與縣以古州墨山總王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立。賜衣二獎他日復败於山北復縣子屬國遠廣雜死何傷且吾目為之。非諸君之憂 前後御物耳 使xegal有饑色乃謂曰文曹少長豐伏不見百姓艱難会使汝曹識有饑古知以 之版。<a>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百以職 元所作 | 河耳宗 | 言友人言治要職受知世主乃既於罪說躬圖及逆故特訴之於齊題四華字斯其友大朱 時本無異謀特為熙元輩所以止書 雜謀反者以身 官整前無失口願記中書以經義决是旅歌以華〇十二月宋太子曆事 於歐門國在應元所以玩將行敢諸一旦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 至日必不與我沒軍不如自以馬運之 尋果得到表日秋穀懸黃麻菽布 漢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 之初僅京房以十二律仲吕上生黃鍾不流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後 寒子野旦著平大祖之訓也夫後與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首 市孔 排点。 乳 真人作を 東京 屋屬禍田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欲引范曄與同議乃結暉姆訓綜了見 万里水 卵長内状 见候色 死時不及 「全事が世別将版之〇三月螺森沙門映佛書佛像郷主東崔浩素不信事第三顧來是被禽里浪至是自請於軍和之進園區應城遣怒為前天院經不允定主漢於州刺史權和之討之商賜宗懿家世營案然獨好武病政教太孫上計七年正月宋代林邑初林周王范陽邁雖貢奉於悉而極家 可養置下不取我瞎循疑未決肥先日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瞬間目人矣此有競逐庸可遂平今建大數奏賢抵圖難於坊以安勢危買 依照先日文人雅譽過人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体大而思籍 說夫 自惡耳物電國礼熙先博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獲罪勢別数以正其物電國礼熙先博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獲罪勢別数 無面矣兄滯崔之和一也親主與崔浩指 信重經議之崇追教而張佛法雖若蘇特人心然未會无有禁約之今限 騰之期一切夷縣之所欲改過用必通謀然為問耳命誅國寺沙門浩內 說聽主我訴天下沙門無沙門之 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或乎睁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唯熟然 日何謂也熙光曰丈人変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死相遇而丈 之得免及義康還隱意思先客誘報效且以天文圖識知定主心以非道 佛法及是至民安入佛寺見有大兵器出日觀主聽主怒白此非沙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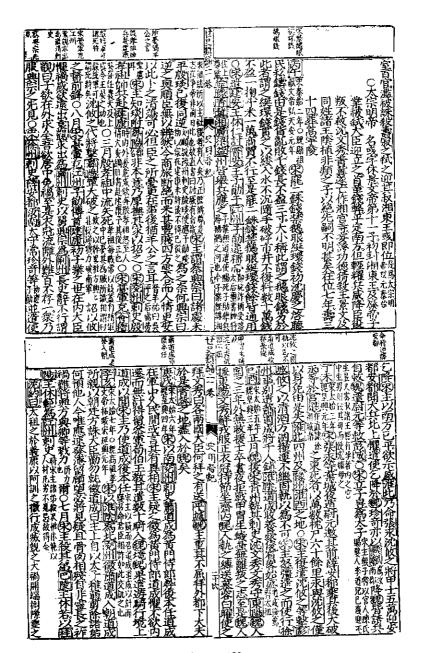
不可同年而校夫〇宋師克林邑時授和之等,乘勝入聚滿林邑主陽遊 不成主則正 以後是遇之難人者可用不得跌清輕。死日確胡人身為收置予果主東走過班鄉大後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後荒場隔離為意無常也の時也以來,且知果主變色日期何量朝廷之夢也因曰諸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 还派衣饰 太守主支護尤好進言學主謂侍臣曰视玄謨所陳今人有封很居侍意包到陳太孫三計六年明主然經常中原群臣争歌第以迎合取龍彭城 與坦輸金日禪曰恨今無後此節人坦曰日禪假生今世養爲不暇豈辨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蓋然於熱〇七月別以杜坦為舊州刺史宋主齊威服百數乃製彩與象相拒象異繁走和之遂克殊邑獲實不可勝計數傾國采取以且紫被象前後無際宗毅曰吾問外國有編子孫嗣統正黃 答該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因陳衛勢之策有四一日移遠就近徙新附 令我送起比快之意也御史中本京湖口陛下很居所有知识中山名謂即史中不京湖口 勾述以衛其衆四日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 以實內地二日多祭城已以抗群處三日祭偶縣縣車牛以數糧械參合 導而帥之則共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僚後隊伍坐食糧塵若 獨靈於親而不會於梁而要之禍福係予善惡之積奉佛與否無預也,親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仰不知梁王衍奉佛右篤得禍尤慘豈佛,也聖旨主罪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威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其起等自主罪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威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難以焚秀於像觀主從之由是塔丽在經境者無復多濟 大人は北地の港師人成果何為故古人古段益師之也の主以為要孫不可勝言宜外子華之也 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其端棄君臣絕父子威倫段體游手游 於新疆平民藏好省城浮汗針 仮名小の 世代人情所 心悸 世史類為二卷 ₹ 宋太祖紀 於於太知允日公帷幄龍臣有罪首當然或兒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體閱首當罪 **利光刻系** 正朝王置 間王を 如秦 淑 惠其族餘皆誅其外他日太子讓九日吾公為聊脫死而卿終不從改怒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自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是月路誅治欲句話也其生耳魏王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 清共為之妖治所領軍多總裁而已至於者作臣多於治總主怒日允罪國書皆治所為平對日太祖記前著作即鄭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但依吾語太子入言為允小心慎思且制由崔浩請被其死總主問九日之總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治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喜有問 不可測不如諱之里子然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逐不以實對魏王殺為二卷 徒亦能避 類大治意利石立於郊境東方百步所書親先世事皆詳質列 語詩書馬歌鄭玄王肅野是不如本標文勒浩刊所撰图史子石以彰直 治所為親王問信如東宫所言平對日臣罪當城族不敢虚安殿下哀臣 其於法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九小臣送礼失次耳臣鄉問皆 及秘書的更等罪状物學文公程黑子奉使了州皮布千匹事党部於尚 於們路比人無不分差相與語活以為最揚國惡聽主大怒便有司按治 筆九聞之謂者作的宗欽日潘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佳門萬世之獨去 允等共撰國記日務從實録者作令史閔思都標性巧传讀治法易及論 度軍死太平兵君十一年六月就發達司徒催告夷其族魏王使任治郡 徒矣然玄鎮當麼而失道而能昌履不測順身軸弼可謂忘身偷國名 冰於達動行献之日 屬解勁氣投躯徇王直與春秋孔文之節 異世而 到一其失知人之難不可以一事而忽其一生也文帝欲窮立化 全善惡為将來勸政

流介の更 世の教婦二 東京信道家便管管是李小公司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祭稱嘴允退謂人曰我不東京信道家便管管司其事達心為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祭稱嘴允退謂人曰我不 子 教養 定性で 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當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涿東主不 會認使至不聽退師時輸承與慶之在獨敬後召諸将議之慶之日間外百萬輕鼓之聲張動天地讚樂上玄謨懼退走號人追處支一死者萬餘人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謹進圖剛點交坡數月不下親主點自將救之聚號 之事將軍得異該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 為三、本 東京明自然不因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传名唯馬令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沈冊北指碼處必走河堂小成易可獲 展主師床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說自續意之中塗疾動廣所 原立於床主曰王師再居别自有由道濟養說自續意之中塗疾動廣所 成功到方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護等未喻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 矢慶之又国際不可承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日治國如治家耕當 宋主於伐魏徐港之江冶王玄證等並勒之沈慶之諫曰極道濟再行無觸其所甚讀指舉之於外而身不知退萃取族叛宜足異哉 奉東宫指導者恐有程里子故也 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達臣 恭之以揣摩縱橫之辨便主忌其志同則畏其威固有致稱之道矣况 稱也治之主夷狄之雄耳而治之新又出乎推步占驗論怪惚忧之說大正學」直察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大正學」在治常自謂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治信多智矣但高祖 八往往耳米當開金鼓目米容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 が材木 概於州路者二千餘人請將然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无路十一月以憲太守柳元号使薛安都等大破總師於陝斯其將張是連接 爾的前等者盡稱而遭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灰城進攻漳州城之上以 能而失其所措故 陸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好豈不顛倒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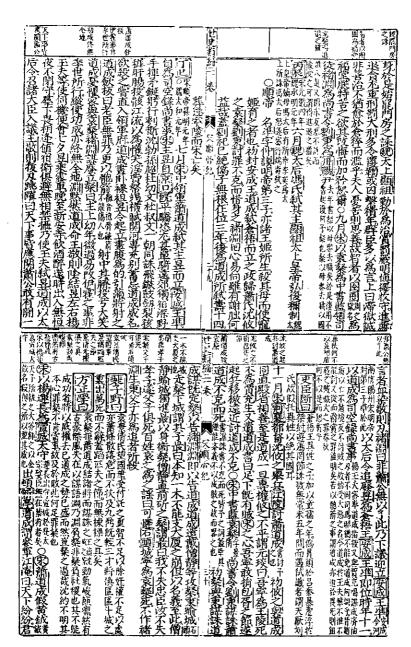
大事 放此公本 1 成仁教身 東壩坑区比 工者無数 ü 云縣所為養者成謂尚之不能固念既而詔書教諭数四果起視事養淑 徐洪之尚書在堪而自立初宋主欲廢太子初先與王僧經雜之經曰臣家已可聽與好十年二月即大子御紙其若義隆及其左衛率東城民村 王源四雄事党和多過失数為上所結直途與與與亚羅遊前紀主放而代攻院國不克而退爾州利史成智兵建至原年亦送〇宋太子初始與 錄行古際工有亦無名者為直傷傳以唯之〇宋王問題世主姐更謀比 故能答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 藍國頗信左右管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複數主者無終死後總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脫離楊娛聯聽〇六月號天子兒茶兒 子白君子殺身成仁難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欠義社體終不言而 进生潘叔妃妃告凑 飞馳我确劲乃 读為逆惟流城與之同來淑切諫左 之外人話連日累名使其之自素類標等積行應有絕聽者既而以其 聽後東官官屬多坐死晃以夏季 恒速斷不可稽緩願以割恩家主 日咖可謂能断大事議久不块飯谷 出師常接以成律交戰日時 行中部是以將帥超超是你莫 本名の 非臣前守 市民河南 在的中文 人立藏五月初及那鄉皆伏誅初初客與沈慶之手首令試數慶之京見 國際之 僧婦說文後二不將阿縣人四月伊於州刺史武慶王數學之討初宋 僧婦說文後二僧將而緣不可聞知,即所以而法國不可以都生於謀而名矣,如此為此僧將當前即九泉猶明也也就及納皆於當斯西文不能資亦可謂也於謀而名矣,如此為 高歸九泉猶羽化也就及始言為吳明此言於生初經北第諸王侯不與相及為 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就及始言為與明此言於生初經北第諸王侯不與 東京人學之容請股心日蘭斌婦人其餘將師皆必與其東官同惡不過三十 世史打造 右引和出日此何事而 | 宣共扶赴難壞城自守非臣節心濕| 不聽往見劭劭適即位不敢驅要沈 逃情處泣曰苦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自之承苦不見及其治得僧縛妨為變上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處為司徒獨所趣威逊之三月宋劭教行更部尚書王僧總砌料檢文帝中稱及江池宗書疏得王 **处及江港之等淺時在西川府門臺內喧噪王慶日召內有變凡在臣** 駿們新以疾寒之炎入以劝書示殿殿亦入與母 法多一日下官受先帝 市政民族共正漢縣縣級一次平成子編宣非文有於京文和東大城二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城二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原軍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原軍人不至大衛之後於東首選之名信代 人君以務學為意不知春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蘭牆取父千載由是觀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蘭牆取父千載由是觀之之義以所謀語濟淑妃不虞江羊之獨是初固欲統而文帝司使之執 可混動竟殺、水張超等入拔刀徑執帝并殺潘叔

苦令 為 為 為 過 茶小され 兵とかったというでは、これの日と間を強人以為神は庭戒嚴誓家を強力人以為一方軍隊と即命内外動兵の日と間を強人以為神は庭戒嚴誓家を強力 事的 其也〇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借班友總王曰省竭誠事一個地域大災三年總王立其子弘為大子申縣元是非不可少終予多故於多以一時期就并以三年總王立其子弘為大子申縣元是派并可學費人体故 世色新編二奏 见要人 一侧也 平生不真音奔竹 之為司堂子假為侍中及砌敗尚之左右皆散何洗聽賦黄閣学主特有太母以為國共命賴出為其形謂根軍擬雖之人也初砌以尚書令何尚有之此以取私之賴與為其形謂根軍擬雖此人也初砌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尚書於政府以所為及蕭綱擊羨以徐ば之等各封贈○宋後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職會張問執意明決以此言之一說之乃自候道南在駿即以為長史駿功養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勝思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宣城太守王僧達打較得檄未知所從宴 也延少子 (日本東大人姓元年春的鐵七大將軍沈慶之服於第慶之話老表數十上四十)宋世 《孝廷元年祭》子子子業為大子 上至必也發同學之等聚之計物研報大濱群臣勸進驗遂即帶位于翻 不效何公性而後還的之熟而止 之後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〇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逆 車逢嫁園簿的府在道側常語竣口吾平生不喜見要人關懷今 故青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等屋前然が故管來配牛条 子砌逐即带位警敏勇决能文養射但仰侮羣臣奢太管造友 部高祖俊素為田舎鈴傳子不孝毅墜先祚在位十一年崩盡 十五群景家陵 人民世科紀 而不名 西名 是也既有過末當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九所與同 為中毒人以以家太安四年二月起以前允為中毒人允好切練事有不便允軟水 不無一等品となってい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どの大気の十年未曾見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のでは別之為人倫心者或不之信余殿高丁端海處の十年未曾見ばるのでは、一十八十十十年前の有名の原 でもは、一切を心とに変を出るいであり、すしら、とりない。 ですめり、理解を治療人主念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者子宗愛神。用事成振四 サラキャン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数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不住。 | 汝字雖執亏乃在朕左右未皆有一言規正惟何朕喜悅以來官令皆無 七只類編三 卷 新放馬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滿之於外此乃管中所以致動於鮑叔也強飲 十七年 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日前史稱卓子康與 後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總主謂群臣日 見有客品門檢尚未起延之怒日汝出養主之中,升等霞之上遷 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記指路官聲嘶鼓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 ませた人為不証玉·夏子の文明而外条順共言の的不能出 見屏人極流時有上事為效打者總主語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隙而 曹墨書常侍開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形後竟如 輕宗主然查式選乃用當世名士礼觀王或為之侍中祭與宗孫之日選 尚書置一人以莊與親と為之物間世散騎常侍張望甚重其後用人漸川蜈毗次の常以謝莊而凱之為吏部尚書家主不欲權任臣下分吏部 海王公以下超產望拜高了獨升階長抵此非所謂風節者至夫人固未 此其能人主後丁豪節月起為石將軍所勝声如故後發競時 初立撰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崇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 其言〇八月風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勿應警能文而改為不拘愈主 上表題讓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宣忠臣所為平如高九者乃真思 人 只じ祖紀 **入后悄然团誣赐**

使 一人為 以 鞍鉱 月水 才廃劣 九品渝人 君道門魚 不够之面觀之獨不降意察與宗與觀之善施其風節大峻觀之日辛鬼有言孫 脱代分系 願法对意 其三公 CH 州國華後歷間海豫堂衛送三府與典裁主帥共事事來市情不相失或安王子懿為廣徳州刺史初巴慶主作若為此紀州以張依為教華行府慶之龍就第綠姆樓和副主和人師之情不地則非馬峰〇十月郡以新寶経臣松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東司至沈 旗夜更和年開不開 出對日臣聞王者祭祀政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即即守即草族以時前就不奉自須墨教乃開來主日卿欲效到君章形信致歷級末寫合前日就不奉自須墨教乃開來主日卿欲效到君章形 故○按世祖起兵帝途自宣城赴養議縣免死亦不為過也僧途才幸輕骤使生自察宗備將養折重以枯其症然召得宜 秀才顧法對策日源情則流忽然聖則形全的化房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室團然休啊六年便聚者秀子中堂獎命出華十辦以秀才為照明田的及明開館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樂段以仏爲別寫行事 問其故依日古人言一心可事自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各之事無 月完以或法理戴明繁果尚之為中書舎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親晉以來以貴役眼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公相黃為千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既代分為二途也親立九品黃論以為一人公起看约為局師傳說去放柴為設相胡廣累世農大致位之為一大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隨道則為君子遣之則為小人是以 **加京林門时年正月伊東部如江智洞年初罗家族放氏卒家主痛地** 才優勞非謂世族高平而都正俗上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麼駕 抗 受之放惰無威客與宗出告人日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电合流 和你素之後完全日田含公得此已為,中國家林門孙年即主殿姐太子子案即位年十六祭服宗秦重經太子正統 和你素之後完主日田含公得此已為過失 百胜負荷 有學學 原明學正立創完與無所增改至是始大倫尼至土木被錦繡侍中支劉因為特 「おおおま土之失職級在目矣」安主為人機警房以等問博治文章華明目特書于冊面職級共者級于安主為人機警房以等的問治文章至大衛官室等與今日可謂能差經失○宋大脩官室以明多者以來的身形及叛害與今日可謂能差經失 歌之日常豫章音在想从亦以方,最不伊武帝家私之日未皆相召祭尚目又能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悼祭則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為老條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蘇綺娜 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 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樣字智淵惟竟以原本一等以蔡四宗袁粲為不已命智淵議殷淑儀諡曰懷明主以為不盡美術之他日至妃墓值石 吏部尚書黎教之兄子也家主好神侮群臣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鼓 了三、森斯元年。即和平六年 一三、森斯元年。即和平六年 一三、森斯元年。即和平六年 一三、森斯元年。即在北京市场的世祖 修思不住而次年的、首前农之也非思也及為不等不广之家。 修思不住而次年的、首前农之也非思也及為不等不广之家。 原见有代明的,我们就够那得生率祭兒。 縣故干葉县外后新聞 后题前待着日晚月来到水市前不要常見。 縣故干葉县外后新聞 后题前待着日晚月来到水市前不要常县第同志于蔡之传也。 太后 做負請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者欲無度自當民渡江已來官害 和經管四方國類虚耗重以內難朝好發差間最高示與時消息靜以鎮 懷集中外民心復安至是延長子弘即位 其國尚可得乎身没未幾嗣子藏滅宜矣 空虚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改於牖下蓋亦幸失求欲又有 断目 〇秋帝子業 打孝武勒除逆配師直而此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浮 起于色倉門子能朝押公腳除仇諫士大與官室監賞學幸格藏 一故李貴妃所生也是干 的類曲献 文皇市



頭祖信有 至高祖 祖初有 質世之む 关 不自勝腳利問其放對日代親之威內切於心群臣秦日令皇帝別地萬位教乃為補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離高祖親吃及受福悲泣雅濃富貴常有遗世之心乃秦皇帝璽續傳位于太子宏生五年矣宏即断而好實を浮屠之學贊於橢澗縣於子欽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 主謂日卿至阳官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即屬原侍側曰此皆百姓配作湘宫寺民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體別史大守集向之龍藏家 在了原本發元年軍殺其動地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清官曹操第三原及使人驅下殿 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嘗慈悲嗟愍罪曹浮風何功徳之有思主怒 桃大政治官陛下終之謹上等號曰太上皇帝顕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 八月親主題祖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顕祖廖摩風成剛發有 应者移流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於之壽 安能襲身之褐浮婚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話故預雖然親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以大綱循或庶幾沉嗣子方稱乃欲委而去之何則異時鴆奪帶行其身人上。而厭棄態勞者或必若清虚恬淡盡亦擇賢而用委任責成總其 黄老之些果何恭哉 託而覆申州者皆后太祖無初家之姓而益合殿者元克禍福無明宴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上朝絕祀皆是英儀耳心前然皆此皆大时之 助芳藝推該獎种疾惡父兄前來養車後來所鄉借使权仲有國循不 後人太宗因易際之情據己行之典剪落洪技不待顧慮既而切主孤 其後擇麦于兄弟不亦安手 神器順移破霜堅水甘品川由來遠矣 上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伯皆不旰食消懼那勝鳥有尊居 見古人苑茲業業一日萬歲臣國 釈逸樂而好勤劳哉祖宗基 太宗保字雖於野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 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大危亡之君未等不先棄其本技煙 灰 灰町府紅 人所希不知 ZS-T 经外数 ٠: 使臣衙門明帝颇好文義得臣才学之士多見抜擢然猜然畏忌言辞也思督李清兒所生劉氏裔亡 · 茶等。受视命淵素與葡萄瓜養傷之說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祭等奏四月医主或殂太子立立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第以積勝主休範緒淵衰 同原以神器之重行之李氏之手作宋史者當於明而之朝直書劉氏 徐日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按致謝飲樂而卒 河南東主要元數二六月軍以為國人為中領軍道成是家華衛門劉東 政承者修之後務農你儉欲救其解而阮田夫等用事貨路公行不能越 粉之景文正與容基而函至看已後置局下神色不變方竟數子納食單 您後皇后能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 新手敢并發肠死縮言联 第四次建理玩報元年 東西書令表發以母恋去職認以衛軍將軍攝職 為惡殃及國門朕為民父谷深所敗悼自今非謀及大逆外叛罪止 有入直央事號為四貴〇^{總理}開房之訴認曰下民党民不顧親戚 生豆為六子以其幼翁忌殺親親諸王休佑休仁休若等十五〇者悟王殿銘名具字德純明帝無子使官人陳氏與嬖人李道兒者自癸五至已未三月共七年而為亦天理報應服呢失 以其姓假子奪其嗣而又是殺劉氏諸王十五六人以成之劉宋早絕 之宋絕斯實録也〇弊投劉裕就安帝我恭帝而祭之其後天使明帝 文字有禍敗凶寒疑似之語失明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鎮於動拉 您以速之乎十歲即位在位五年。高清道成所就壽十五 六人惟如夏之不立而不知蕭道成之禍已伏其間矣况後驕 有能獨死



不便無請何如淹日成敗在德不在幾票公姓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暗能畢力 緊持經濟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裁禍心逕回不進一則暗注達過機縉紳不懷熙在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對很十萬終而我獲 之.比無言道成應限難提燭小兒鄉仍兒聽放及情報。我以獨遣出版例找加殊禮時道成於傾字室夜召長史訓啟地清非莊在人與孫人一大一州諸軍事似之秦張無流而成袁獨為世○九月蕭道成目爲太傅又任義兵卿二年正月宋光攸之軍潰走而縊死蕭道成目爲天科都賢 使獨行層處故事亦當三議彌高道成不比以此為侍中 文死方慟哭方之為異非知機也勵日圖文世事總室必許終對比面借有重名欲引來佐命以為左上臣管與論機圖故事因日右包不早助圖 有奇才異節題能制之淵果無遠異○宋以謝此為侍中太傅道成以此 東三大 知之道成謂所親任國口诸公不從奈何國日彦回議湖惜与保妻子非知之道成謂所親任國口诸公不從奈何國日彦回議湖惜与保妻子非文無言王儉知其古請聞就之謂公宣絕禮群后微示滕華依當今補公 民望所疑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欽而器小有威而無思士卒解 还掩襲未備决於一戰令六師齊舊諸侯同舉此龍中之島也 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忠四則天华其魄本應其割勇輕 平之限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強胡使師徒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棄秦獲以資稅敵使大功不成情散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展民足為承勢主义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特者也然寰宇未一瞬於天位委 縱投有就下比點姚泓而緩逐不播并冷脩泰園陵震擊逸聚之心簽警泰經營四方拂雄東征廣園橫潘老田南處盧循於滅偏師西土熊解隊景靈寶由玄之首奉迎乘與再與王室殿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共 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沒於購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福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縣 在國門高班首唱大義斜合同志起于皇家之間看時一听心堂是在面門音氏液江以來移訪臣禮禍礼相繼至于元與而桓氏養位 天 天順高泉 後尋于戈是華矣故網月以討江州書之豪兵既克誠宜砥躬碼行何 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兼而六主不以為終古曰心很收國死之鄉鄉間申口許華代則裕也就逆之罪當為天下之首悉矣故為 在直便胡馬至此即追夫晚年湖於慈愛而不思速斷於建立之際竟 八主六十年除灰白為蘇止五十九年月東中至洪武戊中九百 較天子以取江左猶後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 **香劉裕乘齊作之衰丁桓玄之亂舊農畝起布衣生**

111214



附外 一代之學 出新為一十一本 門一台 10度四般 华惠 紀 ٦, 那以王僧屋為光禄大夫開府條同三司僧廣固鮮開府部见子儉已次之小滿而遷檢去來文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記自今一以小滿為限了公方孫大神吐年 爾以宋末拾民之官六年過八八以三年為斷謂 服除不住以對議其第奏屏唇基下終身〇起李崇遷死州刺史死上復六月齡主騎立于長柳為太子〇秋齡南康公褚州卒世子首加父失節 雅度必為長者准至公治己而皆如其親妻〇十月夢歌歌逆行入太微不我人然然為之事來惟好為以各人其我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體病物至取當的行於三東近公主其我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體病物至取當的 為的次二次三俄項之間整布百里皆於人守險由是盗無不獲其後終多初盗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該盜發之處亂數多亭村始開者以一數 觘 〇世祖武帝 名贈字宣遠高帝長子遷官立小滿之限應天知讀者效之亦唐以來辨次尊方師料與有人事皆出其子第一十一本 不好珠王之玩珍奇異物雜毀不用而又訪政所外劉獻論等失於群之不長宣無故耶然其裝圖之後以身率下以倫化民不御精細之物國未與後行試逆畫勒劉氏之族而於其祀積惡胡業何以傳後奪作應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偕為臣又欲窥圖稱代取 有司請複之動主日應天以實不以文我无已來治思隆惠政灾若在 排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後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部亦隆宋称為宋忠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養悟之為月明劉氏之已絕隆宋称為宋忠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養悟之為月明劉氏之已絕更色前三原道成展都非同居養程渠度巨數河前 影朝夕信員形 在位百年亦安能致必欲使金土同價雜 臣方足以為一代之賢主矣。 在朝政步之兆已成矣在位十一年前壽五十四春是安陵 盗息而稍好遊宴華靡顧命非人祸及二孫祚歸與派蘭行 樣之文立傳表宋臣之忠敬事達前代之惡政務明断民世 爾道成分到木順后養持暴度百姓漂連命賜朝名當是時一 亦安能致之哉 ○親始禁司姓為城東子と東北 都者其矣 八銀衛門 製五利 可水、無難之言之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歩之地彊騎相兼不可以、無難的一朝之突後、○國中書監問問表請北伏為患宜經長城以是此下何等。與無難的一朝之突後、○國中書監問問表請北伏為患宜經長城以是此天何等。以東印觀瓊賴線看目以此,亦雜可觀蒙皆喧喧空顫曰三時之為實為不便等。可言後甚我想知说完勢獨聯責主和關其恒服資素與不後額法常等之代表等。可言後甚我想知说完勢獨聯責主和關其恒服資素與不後額法常等之代表等。可言後對我想知能要表有文武才幹王他深路異次,所謂說三十一資不成才亦入今後矣○前行好壽客有文武才幹王他深路異次,以前說出三十一資不 本が構造 **快**費有利 青葉のできたい。 风范 統 新 神 正常 **化周発** 刀皮利存 入女 13 李前而故非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意與之紙大笑日使與實論取官已至在故鄉此輪之所不能於一十良使王融謂之曰即才美何惠下室中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積利之於乃未有刀沒而利存沒容形亡而神是也青塘維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與又着神戒論以為形者神心與 它田縣太神九年五月節以王儉領國子祭酒自定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田南小紹對日陛下愛納毛而疎曾南帝不悦 東好無能管係宴醉伏地彩抄向抖抖平聲器排過也拌與照滿 府本 過川十萬人一月可能雖有暫然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智罷遊防之苦 四也成常遊運亦得不匱五也聽主優認答之〇都武医王聯多不藝而 一葉肉席之上或關離橋落粪周之中,感肉席者殿下是也沒須指了 僧議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鎮盛稱無佛子良目君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日人生如樹花同餐隨風而散或排蓋機 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傳江華范紅花你亦預馬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 清尚順意層客范雲蕭琛任防王融蕭行謝朓沈約陸煙並以文學見親爾丁蘇林哪仁拜正月盡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齡主之子也少有 | 威麒麟日刑割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死者 更幹與蘇為政尚養從事劉書慶江日公杖節方夏而告所誅斯何以示 也比部放牧無妙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符勞二也包無時之傳 必断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転懼而退 芝一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形之地强弱相無不

文言 并難後宣更均量使力業相稱總主著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 |暫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〇十二月 恂不像篤親会故無所遺棄薦奉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ら任 妙理至多何處問此也為人仁恕簡靜雖虚實重情同寒素語人以善的 五十餘年未當有謹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將雅數問災異允曰天下鄉土一歲一所以帝至 無異經者儉少好禮壓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備者由是衣冠氣然更尚 已已素水明七年。起主因因文祖受路事衛抵罪日刑等自審不勝食 高度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赐主善之 停海繁報村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接失文動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 渡河東茂行化館不入境况盗賊人也尚守军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の以高祐為西院州刺史見主問初日何以止盗對日昔宋均立德徒虎 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以上受露田四十越鄉之新田婦人二十越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市29季子數得信員以早行了当中本是一十越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市29季 心者聽醉法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 十月鄉部均田聽以子給事中去文世上言田業多為家石所占奪雖為 備術俊賞請人曰,江左風流幸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要仗之士 | 照 年十二次 加麗水和十一年國光祿大夫威赐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見蕭行當大意即首先器異之寬儉心併置不欲使行責之日将以事 **迴成者事行即暴風流而薄行候為多士模範者尤若茲子。** 有風首臣僕甘心爲議絕禮解重經誦相如封禪書其茂名節甚矣及 工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先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 衣謝安石亦一時之美才也但儉為不大臣素與新道成比 王俊在齊通經所語典故撰朝儀断央如流應對無嚴自操 **仪退點錢主日势知心不可常則與食** 福然縣 一日,東西都禮制君子取爲光應有謂孝文於馬太后有不共敬 一方正學自元親馬太后就其子獻文帝文帝以係為馬氏行期年之 一種對於首代其若宗廟何帝成其夏為之一進朔然之顯祖母也有沒行文 在公司,我是一方正學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娶不成性縱陛下欲自 電車によります。 「他の主要を選手」に由工教徒と謝冷線で可自詰之僧具語数を掲坐定教領左右日移 に由工教徒と謝冷線で可自詰之僧具語数を掲坐定教領左右日移 に由工教徒と謝冷線で可自詰之僧具語数を掲坐定教領左右日移 等一一演作演太和十四年九月越太后馮氏殂魏主孝文帝宏勺飲不入非天子所演年,清永明八年七月越太后馮氏殂魏主孝文帝宏勺飲不入主於秦奉王环遠客僧真是氣而退告郡王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 一页親總主芸重的人親與談論顛請群臣日四的多对臣,侍臣李元凱對 為侯李惠之誅也應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統而謂曰字之職亦明北年中正月聽主始聽政然新譯政○邀封字安祖等的人母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堂人情與天理哉 不完义子無既此又多載院世祖太宗諸都漢事上日孝武事近不容頓 年申選林神十年知郷係をな西園公孔子之紀親行拜祭の久宮道使間管以為言不聴季歌城以 家食今外成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總主待馬氏太原待李氏太萬萬 王老該官以待騎才由分展而聚名學世之法也即等院無異能且可深 日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回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觀主甚悉O齊詔太 書展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是緒不許是使固請猪工色日此是智 于家令沈約撰用書的撰用書級正義發傷的主日天教自是用室屯臣 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還中書舍人紀僧具得華於國主谷表有士風請於 母鑑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况孝文乃其孫可以父故而雖祖母先天之愧為得而為之服吾意不然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 何少水逐運等官令。O图以張緒領陽州中正江數為都官尚

史 54-460

英 所 汉 要使場合主祖等表大孫昭業立つ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條以上意和民以對不治服民以理故也今總主不豫以朝事去而昌皇寺縣名旅州東管場看然乃謂詩城告之不變一注不教一代與不心悅識那以流和與管場看幾乃詩詩城告之不變一注不教一代與不心悅識那以為和與管場看幾乃詩詩城告之不變一注不教一代與不心悅識那以為總是自任城吾之子房也乃自平城發步騎三十萬而行時度無足如 頗好遊軍華歷文事常言恨之未能輔遣〇九月魏王至歐州見道路民郡縣又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盗屏息然 宅中土以經界四海此隔處之所以與隆也既主日北人習常戀故必新 乃議大舉位感欲以服衆召任城王潛展入語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舉位感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将遷都陷嫐於群臣不徙 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鄉以為何如燈曰陛下欲下 而烧之〇四太子長松至太子素芝西昌侯繁等日我殊不喜此人不解磨尾題構是王謝家物獎腳號師大龍阿馬佛所揮在所沒不喜此人不解 不敢敢老停備慰察给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益者將斬 新華之何·洛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包聖心彼亦何所能 我講然明由實施清之言是太子做熟明〇四月紀王立其孫昭義為太其故當日其福清故也及衛得政太子子孫無遺馬之以為常之的聚而其故當由其福清故也及衛得政太子子孫無遺馬本版齊太子也是 第主遇之欲放你日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人人 既而謂司馬馮誕日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で言文武悉起為大孫官屬O七月親主立其子恂為太子〇郡詔大 侵益不殺何以禁好帝曰誠如鄉言於王者時有非常之運可特放 |「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到城之内無不得所矣彼蘇疾者宣養日人主於園譬如一身視远如視週在境如在庭来以才以任石 不敢武方紀 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 Ē 本文が 石筑 勝主 之疑稱得 · 及為其他之策觀主與之言不覺促府移教發自是器遇日隆人其能問或屏 地更新 で終れがれ若是な敗矣○親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王肅見親主於監陳之計使住城王溪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納強於縣致城此之計使住城王溪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納強於縣致城此南伐當墨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淺定逐都 東回郷上願納之願「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宋不可有所私比來消養日司郷上願納之願」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宋不可有所私比來消養出門,其此與而無非於以一村司數一次,其此表面而食夜分而寝之非所以音神養性保無疆之非也願陛下季 機關係前世已萬其全面加我檢陛下遷隔處輕將從驗波發山河至於代為中書侍即顯宗上書謂願見者旺定以看諸州供表之去落縣放基門民為非明希建武元年七月那次延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門民為非明常選員元年七月那次延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 服靴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目今日之東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 起主至降陽龍在總主自祭中城 至落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祭帝戎 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聽主方議與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 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帝乃論群臣目朕世居幽鄉欲南遷中土奇不 司之法在非人君之體孝文魏之賢君而循有是平 〇紅帝昭業 〇髙宗明帝 鍾端翻嵩之諫王敬則雖除而蕭衍漸熾傳子審養不才劉納為斯朏直信所不平兴舉節儉為蕭詢曹所譏煩碎躬親不聽 肆殘魯不三年而付之衍矣繁奪其無益哉在位五年崩壽四 展相紙帝昭業蘇海陵王昭文而自立兩行紙連奪伯父之業 **葬男女**陵 名響学県栖高帝兄始を員王道生之子課有訴也○葵帝昭文

現立権王 文計高者 受象以 王 四 果日先帝以来父居於此一旦南邊黎情不堪の主日王者以四海為家不繼官之謂也獨主奪之〇〇總主還平城使群臣更論是都利害尚書子 欲引谷佐命院力辭因慟哭朝儀欲料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道乃止太后令廢明文爲瀰漫王而自立 蘇禮弘 尚書處宗稱疾不陪位齊王勳唐王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整置城王劉而後行至是劉以皇 大匠鳳俗編建自王徐狂聯徐孫解禄城服察天于天下宣有此理耶大將軍錄向書裏吏部尚書訓澹方與客棋閱邊竟爲還即竟不問外事服潛行信次定及縣為關班於編 置王迎新安王昭文即帝位自為驃騎日其過惡猗馬酒色居寒歌宴關堅徐龍駒專政二帝妃嬪並充寵御徵 東南或北何常之有〇七日、那所劉松其君的業年二十一乃以太后入 信北後値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衛師如一無胸限の配置成公徽投行が為天子可必各中原正於即等子孫漸終美俗聞見廣傳若永知書者其兼官皆聖人顧學與不學爾族脩百官與禮樂其志固欲移口一人表 育貴近安享祭禄倉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子 更断国籍林地居長嫡瑕奪未彰而武帝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在神 置酒數科道其第更部尚書灣日可力飲此分預人事 兄子暴城前間負叔父之恩篡城其後亦期百世而再世九年。又為黃 同馬公旦衣人之衣者懷人之要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趣大統多可名士與松養養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 大口縣被蕭道成暴城宋族期傳百世而二世之後方及十五年又為 王新等七人包為大体陽州校進幹為王復段順赐王的等四人曾 **弘矣不仁天殃宜在遠哉。** 調陸取日北人每言北谷監察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性然慢 一体漢語では別対日願聖政日新観主が是禁胡服胡語水道書法度量で 知所来為軍事智也。○親王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党聖侯親崇前矣親王可謂所書城此書○親王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党聖侯親王阿謂祖教祖十年和二月魏王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敦愍王之祖撰《本代田城可謂忠於社稷祭建王竟不從遂及洛陽 之親 本本 致日新民四人類民二人官總主於變比俗問群臣日卿等 調胀當變風易俗冒 和十一年以後的策皆自為之好賢樂養情如饒陽所與遊糕常常以布太正之開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者太正之用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者太正之開創有明元文成和以前中國晉宋濟凡三易姓其間昏虚之主然奈之禍紛紛迭出而魏為外東額中國晉宋濟凡三易姓其間昏虚之主然奈之間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和太正可思及其明明之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和大文成而是擬其其為時期和之徒皆以文惟見親貴顯用事制禮奉武之以為明明之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本武之下。 題以辞歌為直閣将軍都中人幹殿彈劾不遊遭御馳王或欲軍係順載 禁之一一一大學四門小學於格別用夏婆夷於○親高祖好讀書手 統漢該立國十大學四門小學於格別用夏婆夷於○親高祖好讀書手 不釋卷在與機鞍不忘講道書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 一門所の親主以西主自立謀大舉代之粮死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 國主每日朕見聊不能不懂吃諸人平自是貴戚飲主题主外以德國 之日漸盛落陽之日漸衰奪文則極盛之際也。〇枝親至西魏十六主百七十一年而孝文以後十主八十四年平城 武立而魏運豪盖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散騎常侍劉光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 王歷謂見日公量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乃得對上即為此語平中日 **松諭之日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要**

作水行二 所四 推 在 衣 孔 人任息宏 · 報酒館雖屬是於主於境之王墓等,成稱盛德術討蕭額割目朝廷盛濟部主來更全報篩鑄購齡主志幕節儉太官辨飾元日上壽統紀計有 實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讓人臣思不能盡忠自今 顯宗已陛下豈可以實驗貴以胺襲敗總主日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 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總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 訓を行點落號主日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 難の総理中令賜冠配器。」見群臣於光極殿宣下品令光禄勲子烈子戒媚日作牧亦易亦類其子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男不正雖今不從所以旦卿天爵自髙顧非人爵所能榮也〇號以高嚴王雅為預州刺史認王 座下前欲壞透鏡投宣移在此器處主甚漸廣主躬親細沒網目亦容 等之三元此器情物不足為修<u>爾主不</u>於後遇曲縣宴錄器滿底調 而不能免斯學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或於世俗者該難矣司馬公旦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不此魏晉之深樂雖親孝文之獎 **封例求還官於表日聖明之朝理應護議而發引例求進是臣素無教** 。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 西鄉土職民崔挺諫日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國門則司馬中受極慰之 銀光 《終坐法初楊主以有罪徙過者多逝亡乃制一人逋亡國門克役虎州刺 無楽さ 家住だりもごくすだととなる。 15年の一年の東後男死の歌吟市で現所の上の日光を下れている。日光の歌水市では、日本の日光の歌水市では、日本の日本の歌水市では、東京の歌水市では、東京の歌水市では、 接頭 117 世子仲雄善琴衛主以際恩焦尾琴兵官本論為參界在美音而以恩徒,以國外亦奉元年寶四月衛大司馬王敬則及會總至田門政死初故則以道德相親 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承主不懌請大中大夫顧問日鍾帳何人

禁士卒無得隊傷栗龍政伐民栖皆留納價之官室非不得已不脩衣紅然人有小過常多關冕郊廟之祭未當不親其禮在淮團行共如在境內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長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仗任賢能從善如旌精勸無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是不能處心公平推誠 灌而服之幻多刀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後畋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 在確而恬無威容其良心斷惠甚矣獨安得不及乎。 一後其聽觀辭蝉冕遂其沖挹之性〇觀高祖友愛諸策始終無間親罪之重佛泣圓辭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總清規懋德松竹為心豈 學所且實養嗣位仰侮不恭舊臣國將觀其初政而鮮體矣別梓官 ○東昏侯 名野光宇智城明帝第二子也居來多庆親昵奉小 西師敗續至是疾甚北邊至殿塘原以嗣子托司徒 觀測廣樓龍雪 木 神香林元年四月題主宏祖太子恪立 該為即福時題主自一十七之矣在位二年為繁融所縣随為蕭衍所試壽一十九。 不綺麗服御珍奇潘化運去輸整藥死而實融與蕭仍並起 今齊明帝紀 本的原理的存之,理不在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行報目群小用事里能及逐者意 其事。 通知大學是人子實勝問滿行以自安之計目天下大勢如此恐無後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大學以郭祥為吏部尚書拍信謹重惟官位每有銓複雖得其人必排 ||東京は「東京ときるをとなる」のでは、「日本のではり、「大学」では、「東京の一大師後の達入村代以河北一州村屋河南公室市後待飛叔業潘泉末の「大学」といい、「「「大学の大学」といい、「「「大学の大学」といい 何所而然外相過當勒馬士一萬直取横江以断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者欲 福至調總日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總日兄年長藏高故知有夷險 本表降記五本, 口雪後目大時間主百足壁俸之徒皆號為 院院主還洛收菩薩等者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及 為奉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語至是賜自盡義 元年 批保

在少少生活 世是類獨共 **医天下在** 為世一時 3 〇和皇帝 名雪號字智昭明帝第八千也芳結蕭網縣校太子之春· 〇和皇帝 名雪號字智昭明帝第八千也芳結蕭衍廢兄自立而平方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獻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或難立兄於範朝何以自免者賊城之後勒共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入援也廟行便所親馳託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實之功當明君賢主問 金為運花以貼地令者犯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運花也要得因緣為数利 一段較作了五万大起芳樂王書等諸段節極節麗後官服 接奪伯父之甚官應速城耳在位一年禪然居然熟葬被紙 十月節殺其尚書令蕭懿師之初懿之 東京 1 神体不可 一時段主 陳之意書既而稱之見角所不敬義士之意皆予之縣也仍既及東西南身居外服放死乃其青也須且書故書官別見二人不可既及東西衛大司馬行就陳則和史其像理展興大中東河既而釋之實慈頗及 制緣賦浮刑監役悉皆除繼衛犯有國色行飲留之以問須軍王发沒日養養養無煙於顧使自為大司馬承制行人屯関武堂下令大赦氏昏編二十二卷 **水須與詔何器為屬於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

慢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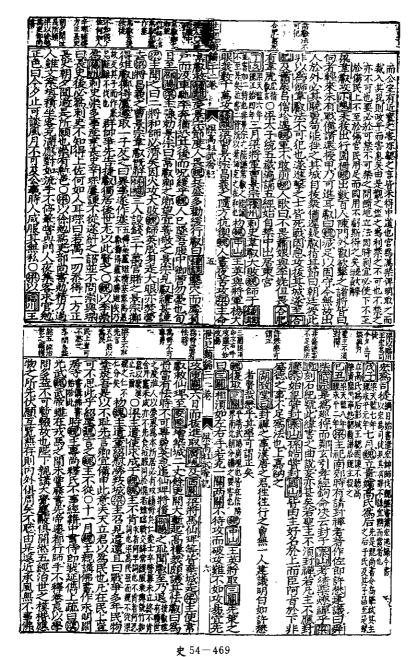
ě

, た地仙後へ厘	以则用于包不等。朱
世	道
/美	
類編	取召木孫天州 吁殃宗計從獨
事 /	子者之以人 各也派畫取養
**************************************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家 大
7. A	可望孫氏於非 以王復之明復 生立順衛帝一
A CONTRACTOR OF THE CONTRACTOR	也而提而案則
	而于於于而 齊 巴格梁孫巴 祚 陵兒王亦 陵 凡
	王弟夫生柳終胡十然炭巴劃
	忍六後於為承 其人知建醇其 死皆賊武懿運
	也以人明死而
	· 壽以帝矣梁 終自為が王 貴利子平之
!	非者孫高野重乃計帝封
	戒積以欲自 乎禍蓋 為嗣
لمستحد ل لا	

世史類稀卷之二十二〇十一代編〇禄高成備文世元敬帝中宣世明後帝一 世類編二 老 析內有受禪之志內的進日衛祚已終明久為最土連雖於讓光不可得 建大司馬过相團總百後屬州教料下郡為梁公二月記留火進發為王宝子所願神順二年以為解於禮於問題進大司馬術都督中外諸軍事認 〇建康高祖武帝 而已不採亂七也在位四十八年崩盡八十六季子修陵 江陵非贻試之失平生平尚文簡別徒使贿吏弄法世曹獨横 景手為臺城餓鬼矣來使三傳三禍**霸先篡奪商孫如終僅延** 七主共八十五年- 〇附北朝魏東魏周齊院 喜邊功經准崩决萬民魚繁晚納侯号而三度徐佛之身竟拾 禁文新人歌之形以麵為姓太子既卒含孫立庭逐開聚擊題學是孔願以重儒嘉納許懋封禪之諫等事可觀末稍或其佛 牙集然出檀溪竹木裝繼章之以茅事皆立辦處入軍處竟就 **居室常有零無人或遇者體報肅然長英達有文學東春初行** 不見吞而生衍生有某光狀就殊特日角龍顏重苦武顏舌文子生與縣遊鄉生職之順之生腳母張氏見舊衛生花客人皆 一主代獨初用此約徐勉問拾等立肺石函以伸究置傳士立 字項有降光到映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兒時能路空而行 襄陽知齊將亂客脩武備發號勇竟數代材精等光數死建 △22、尚祖武帝纪 名行字权等閱答蘭八齊頭於也禁同出篇何 至於此で **美人** 五大於重王王日我死不頂金醇隊足矣乃飲沉醉伯食就指殺之御史中丞賴見 者作并相以〇國汉僕州河樂為行量巡北邊總經巡隔鄉北邊老達也遊寶年能一日告點所用河族乃衛不者職事則此此於何為散典二與何點何能分及後非至行謂守節不不矣然點能然於因守其衛而歸與何點何能分及後非至行謂守節不不許問表 輕煩不省職事殺頗失望懷經 一起主初後脚脚逃魔餘年一旦輕而自此詣嗣以為司徒尚書令昭主幸 茶園政治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两人俱稱皆和〇門汉謝朏為司之際未願天體二年五月的僕射池雲卒以左來徐勉及右衛將軍問拾司此刻論哉 因以機健百姓因此乃加納限行法也持衛地北邊眼後之者發起事之 沈約日不可暴產名而當受過起主乃使所親蘇伯食翁兩數以生金進遠死之體與驗靜聽越惟以此聽題主然以兩個都是包閱國後王后之 遠不食數日而卒祭主聞之白我自應天從人何領天下士大夫事而類 于起民死御史中必賴見

女叩名 出来がり **大学 植井 常經查主** 明王重集 題完 等用申輕天城三年內有此為代為在行正鳴将挑議納順其群也言雄縣有題等等用申輕天城三年與有獻為雜四翼四是者也利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日 英非經濟 牌 上 五 短 數據乃皇亦群下相扇助之象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機之而懼乃能 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歷智其意然指罪〇部書物指請代文死風 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無後則好珥麼集矣後数日如皓等大誅親致福閣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令亦有自賤而貴願預故事如前世 之長短係那之口懷日今日源西遊故人飲酒之坐非難欲之所也明日 國當然若称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來如之固拒而止 民而安國金王無用而敗徳故也先帝鑒者崇儉金王常有餘國用常不 王由此愈重光〇親大旱而戀奏昔者明王重栗常輕金王何則栗吊養 教弟子者録多者千餘人少者補數百州舉茂異那貫孝無毎年愈張〇 足苟非為分限但恐處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項者一切不受親主納之び 之間竟正始二年正月部置五經傳士立州都學問主雅好儒術以東**司** 想語管籍國學時既平寧日久學業大盛悉悉超親之間教授者不可勝 婚時于動方用事勢傾朝野,不頗有受納懷将入鎮祚郊迎道左家子 禁九城丁北邊系然後魏源侯爾用夏變〇十月孫大舉代魏 公共高祖武亦紀 萬里陸行既施而水車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項經劉季到成之亂資儲或可屬等及圖灣城劉人震恐邢齡表於國王曰今蓋州有五可圖運應成翻相去被言一徹矣方是哪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誠其晴詢褚臣殖也○十一月總王道北可選等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當之年則親祚可以來隆望壽等於山 遊戲文質以 聖人知山 · 大五年二十二年 大有 不取後圖便難失總正不從發災不解聚〇萬大有年米斜三十錢至親必無死理大克內城必將逃走團季養怯亏失寒豬五可圖也今者 至竭吏民無後固守之志二一可圖也關濟養後少年未給治務所任皆左 長華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常有四海何息於食乞她鹽茶與民共長必思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北民今縣官都護阿康鹽池而收其利防人類以婚五年四月銀龍鹽池之禁初點御史中尉郭琛言曰一家之 石少年三可圖也圖之所恃唯在屬國今已奪其晚四可圖也淵藻是行 人飲山澤之質以寬田縣之賦沒關市之稅以功什一之儲取此與彼此 為有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點謂宜如舊式親王卒從琛讓 録尚書事想尚書密奏白珠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即 他嚴之數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 至起幸 日有来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两書大有一書大熟則 丘頂山日按朱儒胡寅折衰 班總之言而新之日鹽之為物天地自然 一利所以養人 成親管洋荡儒软倫歌風節罔樹柳此之由其置五 也盡指之民 則縱末作資游衛臺屬之官則奪民日用 博士把納

史 54-468



外度 不负的生 日療措 育 汉方重自許及董為司徒將送迹往來就竟不許軍將顧不見執乃連續上限別方重自許及董為司徒將送迹往來就竟不該軍將顧不見執乃連續上限別表號計一年觀以高聲為司徒勝獎款量右丞高線傳士封執金一次表別裁判史 无解吾世以愛男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裝鄉叛降于深旁追從 柳兄被都守第教其君有何名看稷曰臣乃無名權至於陛下,惟計學的以張禄為問題刺史楊會殺國國侯以功大賞輕終 **州和共有** 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恆少師非常從幸東它是 **建絮炭城之数為非将不义而自蘇也懷安知其入乎。 故今乃動其互覽兼存使總主讀書日久自知聖賢之撰言正色以源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滿意於此實** 阿可調善於開導若心 一時應配左右趙桃子經為觀主所信任相私事之時 我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将其頂曰張公可畏人乃 者失差好佛乃魏主之郷蔽使 4 X. 人歌形 门門京寺明帝新思手二年三月成的文錦不得為人歌形為其教到多 久塞若蘇蘇林東注則将波電線境得不壞納乃開教東注至是随水 班廟之盛未之有也而此子嘉赤晴又如此多矣哉 文藝夜静鈴經整門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販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 作水軍寺。初聽世祖作瑶光寺、未就是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上一個茶物那兄無故樂欄其民者哉 恋い〇四月茶部宗廟用生年、有累宜道即皆以麵為之於是朝日 以宗明去性乃是不復也食器主竟不從 為九層洋圖等極地築基下及黄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剝後高 上可勝數今又深没十餘萬口孟子謂字城以戰殺人盈城罪心深主崇尚浮看好生點發然以壽陽而築淮堪士卒死者不如電關三百里線問城內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列差。是上或醫療的日四濱和蘇天所以節重其無不可

根亦即洪主問中書舍人朱丹曰吉內同日可平對日首御獻公開柳莊傳子熟時過元與獨左將軍偽道根交倒主春祠二廟既出官有司以道本事以停醉日月為斷其為盡致害民不既多乎 耶〇殿以往亮為吏部尚書立件年格時官員配少應選者多吏部尚 断沉滞者皆稱其能路為今薛取獨士上書言於元之命係於良吏若 李部銓注不行大致於達惠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恩專以停解日月 王時年十一、火騰安謀殺國群為太后親目孫有疾還政赐王幽太后即輔政多所医孟好壓禮上時望甚重元义持龍縣恣懷等裁之汉法院傳達兩大戶子北官釋美風儀的太后通而孝之然景有限及天傳清冽王釋幽太后于北官釋美風儀的太后通而孝之然景有關權望專林尚行寶縣增勒其粹諸特卿为道鄉緩縣所《爾侍中元》(權於服而從哭之道根有際王室館之禮也之主即孝其名哭之斷) 軍中官劉陽權領內外吏部林政多所是金杯座禮士時 人用事皆事敬之事多本次而不能故禁判清河之死行聽相詩機 謂矣心深車騎將重章敵本解孫生斯聯士機應行來與而時獨聽主亦不得省是裁職傳食而已太后不免機變乃嘆自卷虎得 八日尚祖武帝部 *世雅悠常之有當 公野以歌思伯曼春秋思伯伯男下士或問日公何以能不聽思伯日衰至便驗何 類於散野常侍屋對傷徒就養傷不許侍即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斯嚴徐紀李神動為中書全人嚴紀神勒皆以許力得華太后神執皆求己己顯精顧於鮮四月熟太后後臨朝飲其尚書今元义以元順為侍中 深處其義莫不舊屬子獨被檢為陳稿福賊衆遂降, 死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府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但守國灣子雅濟遣人蘇書教城中努力固守延怕曰吾父吉凶未可 配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為可與訴武四公司至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前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 可號為府戶役同斯養今宜改鎮立州巴府戸秦免為民人什次縣時趙五年親将軍崔遇討張院戰王同盟敗續初李崇曰緩邊

心野学服正堪供几条之用造應汗盛門下教我委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黙然O九大等後越感光觀國不亡此終不死紀脇局而出順叱之日爾刀拿小大等後越感光報國不亡此終不死紀脇局而出順叱之日爾刀拿小茅納班等同門觀考員士年四月観以元順為太常炮賊隨王徽與黃門恃即徐起 實際對法實及附種該之來見在推之列莫不香物就赴敵場是做久生 後六年起調情不足乃能自官酒內稅入市者人一錢及即店皆有稅百二無數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 「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 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在屈可他獨恭也矣不聽姓嗟吃口翻辛相上疏請漢聚不拘停年三數熱吃稱職者補在京名官 降洛凍屬之入模其城化降城五十一復男女七萬五千後沒屬陽為後孫主乘淮堰水盛進豫州刺吏夏侯聖等倭國國楊州刺史宇憲汉書國經縣州刺史宇憲汉書國經縣擊衛武王融設之自稱天子國號國政元廣安〇孫侵絕取屬國與縣等等院洋杜洛周之衆北極瀛州國廣勝王昭引兵職之叛稱城縣 刑野群繁叛命國進王或 討之卒 相上疏日凡人所以臨陣忘其觸日又 而不揮者一水祭名二金金賞三畏刑罰四避稀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 心學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龍不能耳陛下該能號令必信實罰必行則 知此不避者矣。 想以養格為一般州刺史被表乞兵禮不得或動情終者為一年四月都然節題納州刺史崔惟先之外多矣未有以既親孝為三年正月都然節題納州刺史崔惟先之外多矣未有以既 化学 でき 智僧馆日康和欲降公倫皆今往必非其意且僧智所将應來為合之人史元慶和於廣陵司則刺史夏侯樂引兵助僧智康和舉城除变以讓僧十月卻將港僧皆夏侯樂園觀廣陵克之蘇結果時僧智園總陳豫則則 是伯奉家上大号伯徐之君其子為禄令諭山賊賊以景怕不念舊惡相等殺之遂軍襲刑○親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大守郡民劉附竟皆無禮於情日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桃終無叛志城陷惜執節不屈 日人謂吾心不固虧思而全愛也逐追遠賊至将士爭不常日崔公尚不 秦家之官為帶邊城或勘減弱小達之相遭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 野之官相日吾田食人之禄者妻人之母吾獨往將士誰首固志哉為 一度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激國事忠旦無私可謂君子矣 僧智志其籍 時攻戰之苦以受一時新至之将知已之短

今天子開藏太后淫乳孽孽擅食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來時常發討期十二谷機慌不可好講故色别為群畜此竟何用也祭曰但言爾意數曰 為禁國信都自恭至冬東州刺史元字帥獨将士宣夜拒中機構既獨外 屢薦的數於祭祭未之奇也既有悼馬命數剪之數不加羈絆而前之意。至于司表六州大都發殉朱崇願非世其先禁胡郎洛人於兵獲劉貴等皆歸之實,竟尚書「信者報以事去之務為建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于之間應際日深是時 漢下章 無收後城陷與兄祸俱就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 人蹄鹳起調祭日御惡人亦由是矣祭奇其言訪以時事數日聞公有馬 此以活使君禁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他盗賊養起封疆日慶親主年凌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凡親主所愛用縣於清年華帝門旗帮與其中親太后再館朝以來發降用事政事 徐統之頭以清帝側獨禁可樂輕而成此質六軍之意搞散自無也禁 **男天下** 第二三法 港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季何以河除之酷怨元惡元海國之宗室位總爾朱榮既蔡立議欲逐都尚書元海華之崇怒曰河除之役君應知之 五月魏王顯取德國際以原軍魏主子依在河南顯入路號改元建武以送之選北翻來與陳慶之進核樂城縣鄉縣縣即帝位於睢陽城開於 阿氏回及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處也既以背常能合道乎或兵熱氣公懶難緣雖其事有及經合義陛下獨何疑馬冰從之禁甚悅納以為后總主疑之黃門侍即祖聲曰昔文公在秦懷藏入侍豫議代史 後樂楊促日今四方顧嗣視公此熟若未有所成透後引歸民情失望冬 已直京中大通元年朝北海王顯不存治主以類為親王遣陳慶之将兵 《日如蜂不告禹傳干湯於禁武王誅糾周公殺管权仲尼出妻若此者殿三 三苯 》 沒有私政時紀 由是龍議〇五月親立肅宗雄耐朱氏為后常女先為肅宗獲帶欲想主 舍之後數日祭與魏主登高望官闕吐聽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 居常怕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無所懼樂大怒欲抵袖罪鴻類色自若乃 限處之為車騎大将軍〇魏爾朱榮擊元顯殺傷甚衆以無船欲速北圖 保古就勝角所在未可知也高過核日今若比歸使額後得徵兵完聚卷 之本物政者治亂之原親子依惠於和說而不能無物於黃臣而不能權則遺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堂吏詐亂倫之謂哉夫正家者治國非反經乎可此聖人處事之变是之謂權權者遺之中處也济經而有 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思謀至計辦推解分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尾 的致官司制織德彰聞无陸雅權 才薄力新割勝元义權權騎貨以召的致官司魏氏之能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惟重以肅宗幼弱胡氏種 正早盛厥命於是乎在矣 **毒也魏日亡**I 崔允袁飜本崇幸雄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所朱茶高數能為魏

要 作 有 五 度成沒中大道二年 0 提求八月我前朱崇维居外藩送制朝政村置親 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〇七月國以高道稅高 官不聊生謀亂不止此意之問計於高散散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 · 腹心便統之班遂以其衆委馬數以北部於醒而梅之遂出宣言受 運特重北人米异司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 共可集分東受號令長史暴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於得 東高水、飲於完養官落果下汁とかあ秋東北元打乘屋東北美市場面又犯火養是漢萬數稅足添軍資銀熟思之數大伐の鐵季元忠為選別大守開爾朱兆季等。傾心若兵以義立則促疆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維小戸口不城十級公愈,潛謂歡於隆四說之曰爾朱酷迹凡有知莫不思養明公威德素著天下社紀爾鎮。一次 李院院美龍新生洪人可知還喜刺勿過也門省以告歡迎見之引入觞再行取 Z 137 言計信心報機高的日召開而晋州桃客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目爾朱無使高就起兵情如以襄州迎高數時乾與封隆之等裝棺制數屯透問聲使高就起兵情如以襄州迎高數時乾與封隆之等裝棺制數屯透問聲人年數性樹峰稱賴懷以託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〇經河北大數結日承安手剪發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祸耳徼主附口數 唐曰此君天這來不可達也散乃後留述與綜合於第二州則澄藏的定事黃暗彼所致敢不意即元忠曰非英雄也數曰趙那醉矣使人扶出於至數之民歌慷慨歌閼綠職謂數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有朱邪數曰 歌朱即見元忠下重獨動語門者日今開國士到門不吐順網於垃圾洗紙教宗華官謀與兵計之會高數東出元忠乘露朱載素等湯酒以迎數 道紙君居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 白服數極元忠手而謝馬〇四月梁太子統本於字鄉華統讀書五行俱 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計陶詩天性孝謹在東宫坐起恆西何後宫監勘題 告所為事然是董母工實際有道 公椎才蓋世後便握大兵於外替如借較能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名不明 カスター 名が大き 岳野王 外後 盛天命不能濟耳部日爾朱書礼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待有不從者鼓馭紙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報遣之有數曰恐 東深重異之龍遇日隆朱月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稱為家令無官記禰文體輕麗家坊學之時人謂之官體鄉主聞之致及獨為家令無官記禰文體輕麗家坊學之時人謂之官體鄉主聞之怒及抗伯夷之義執予臧之節改饶鏡之條以大學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 所遊菜間白菜主日撒老堂泉石意在一郡菜主調摘其欲之乃謂日節 首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歷主立太子母弟曹墨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魚 不順侍即周弘正以曾為綱主簿乃秦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殷下 一個主立子網為太子六月封孫數為限軍王學為河東王管結為西島 · 陳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 韓而止但為道士及卒孫主義新青事竟不立其子裁云。太子孫李黙 李太子有崇韓宗主遣懷極得皇勢大齊所第其事往是爾太子孫李黙 李太子有崇韓宗主遣懷極得皇勢大齊所第其事往是爾太子孫李黙 運載大破北軍 〇 國西文州民共和之 到世明以降于来来主以世明 可不成故是以疏誕之士奇和之術君子遠之之之意一恭進致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見水言得由不可滿游遇之臣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必項雜也不可睦歩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 是一件和 首歌進擊所朱北等於即 不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住而卒熟 陳代所殺軍無主規責日宇文夏州辞以英書蓋世遠近歸心ず前發明 田寅率中大通六年の是咸親か多二凡三國 國海州刺史賀技哲為門 から えか 請洛王思政商以西巡之前俠曰字文亦已操义另常肯校人以榜雖欲 深然之遺侍即柳處見恭於高四流請奉迎與駕時東郡太守教俠帥共 河陽非用武之地字文於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後得京何慮弗克總王 北大丞相數舉兵及中軍將軍主思政官於總主曰高數之心昭然可知 左中即將魏主遂入臣置以泰為尚書今軍國之政咸取決局の劉主乃西處有將來之應且至國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使於劉主授以 我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使曰圖敬有立至之事 新史以鎮之聚學字文恭出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景日卒表 大平倫即位於東郭之外張廣平王之干,也能能限帝恭於門下省數目 ·建黎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所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散未有所專而洛巴立君遣使入表輸忠自 仗義伐之然後朝親以医帝室亦植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威於和 之高數雄才盖世已有重望節関何獨不知乃使入朝变以 **當是時節関帝與高数皆失、策節問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

華華·前典機器自是館遇日隆經始制文茶程式米出軍大及計帳户籍之法後較越縣,坐不覺膝之前席語壁暗不厭語朝謂團選日蘇與其奇士即拜左永恭 明庆而外如不慧緩管唯郡之欽獨遵之謂長史醉琡己此見識廣過吾合故觀世言時相者稱范徐云〇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 九年的七年及成八南十去而後還留止六旬至 主以語云葵或入南十 幻時飲管觀等字意識便各治亂然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東魏 本于下殿走, 序院足下殿以養之及問題主西本熟日廣亦應天象耶○ 連用之〇十一月四年中徐勉至勉雖尚練不及范雲亦不阿意奇 對如流遊留至夜間以改事計而聽之網陳為治之要恭起整衣危 與決勝伍死生以之上策也比阻魯陽南并遭疑東連交豫西 次· 基本 山中等相受魔以手動招之弘學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豁之時人謂之山中客 映べ、美親之日此人天賜我也〇四處士南弘鲁公弘皇博學好養生任<u>唐為秦</u> 逐渐 . · 借悉語將蓋縣黑衡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數社以異雜廟衍鼻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绝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 繁花一个首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旗常格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 ながっていますの東親大将町牧東郷町中村弼以在位倉汚諸治之高歌日子、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覚子四所言尚書宜加檢括速以啓開する。 大田田磯以江子四為左丞子四上封事忠主詔曰古人言屋漏在上知之東魯王、美 然〇國預抓信自的第一親信求處步節事下為之何數總便至軍衛亦養衛令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絕便至節都下為之何動總便至軍衛亦石曰卿董常言比問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 夫競談女理不習武事故以思詩及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彦深同知機察而元康性系謹歡甚 元康於高數日是能夜中間書快更也數召之一先即授功事掌機恐時 の水が来た月二年の親先社東記大丞相数以陳元展為功恵思季式度等報報を 相將沒為詩日夷南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宣悟昭陽殿逐作軍十宫時大 朝請奉官隱居茅山郡主早與之為及即位恩禮甚為每得其書焚香度 河致空间以景后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失而當 以有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经原则事污悉属深则無義方 法是有一言以有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J○東鄭遣散騎常侍空諧鸭于船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

1)

| 柳挺武 於韓史传書戏段之子连孫後次其共東親高數患之近孫以及清伊洛岛已度,被轉與五初總子長壽為防衛都督即其徒拒東魏國以為爾州刺東之最總國州刺史字延孫數文渚最深納其前維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鎮,於魏國州刺史字延孫數文渚最東納其前維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鎮進進無得失之色縣水麓愈恰然自安於日端嚴如對高客〇十二月返 **数乃配去李禄日高歌破膳失速追可獲松不聽送軍問圍網乃於較所,在華州列卷鳴鼓士皆香起合戰李詢等即鐵騎横擊之東總兵中絕遂大破之** 《傳年格高監為吏部尚書始改養完年勞之制鈴權實能凡才名之士智 之將至十些枯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共稍却徐引遷和每歌常為士卒 支統高教會高數間之如客肝腑於要認諸軍戰不利烧魯而歸國將軍院行解大順卿在總於戰八月東觀遣兵圖起金屬郡大丞祖奉殺之斬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未身可圖令懸師渡河非教所欲獨歡班失斷悉懷諫而來所謂公兵歸至例能更翻請將皆懼字文深獨獨日數鎮撫河比甚得聚心以此自守丞相都迎戰得明詩地職大敗之數以字文和先殺其將實務將兵甚是 天原五年 〇 東殿典 即七年 正月節次何敬容為尚書今行曾思以來字 色而景裕神彩做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後無際可暴性清解於官奏有 總共兵急都被前可一敗擒也東總兵為可聽兵心事進擊之無復行被不思懷然者前可一敗擒也東總兵為可犯兵心事進擊之無後行 成的左右十餘人擊東總兵被傷甚來更聽入夢原中長刀者直進取 題章法保連去置柵於伏流是歲延不為其長史所段○東國政 麻賴為一田以洛軍國又為公條認書一日清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盡地利四日權季等級 時政為疆國富民之徐彦之尚書蘇經替成其事城官員監二長并嚴屯年文朱東立等國北天司,與東縣與河三戰九日總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字文春欲承 **要録の協應制禮樂總台西是以來祖等改逸中文本命僕射問恵達即中唐瑜旗榜等為以網維為已任○十月處置於第十陽武門以來言游襲機動才雨也○無應等為以網維為已任○十月處置於第十陽武門以來言游襲機動才雨也○無應數相省以文義自逸欽客攜數權須日所不休為俗所喚其為人質経無文** 国の知識 **** 他便職為二二人 於華資縣電數欲損養直播放以歷領中書監移門下横事無歸中書文 多在兩門奏振勝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都中謂之四貴權野東阿田保於明計縣於親法職三月東國以高歷為大將軍領中書差高數 及計帳者不得各官の東國大於情飲鄉可知一時應於則也關連於期間在對於有人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可以以外的人們可以可以 老於之非又不面映而私與同門論議且獨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可以可是或帝恭佛锋男不脩國故會無!言諫止之今傳緒君心如即以可救容之言是也嫉若秘之害未甚於佛故容為大臣十餘年 夏之部不領動養之政不施但明進式調約還倉階數而已可請知所的天日 農設仁者次之恃力廉衣者多不經意高數用武至是十年他的天日 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為然惟知王道者乃知他

•

事用求以信使天下肅於是與事務宣等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過秦殿尚書達夫教 100日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外多食汗高散於以宋府道為御史中科高 唯質核公臨陣如平時真大・身也の東観以崔邊為中尉宋遊道馬左丞 五月鄉人都督鄉郡公貨後勝至字文奉常謂人 至那握選手而勞之然邊巧該局壓納聽腳那公主意運心諫過入諮事 楊情日萬何來吹今以數吹殺之恐將來無複吹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數 **迷請以養達為之以遊道索尚書左及謂曰卿一人處南蓋一人處比省** 〇原散時常侍首琛上書語事記語号之讓臣聞著則拜者矣琛啓陳四 主潑大悅把過臂入見之崔奎舒語人曰崔遇常忿吾侯及其有作乃過 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是懷刺盛之於前歷問何為遇悚然日未得通公一章刑 但謝過而已不敢後言果主為人差慈恭儉博學能文動於政務各月視 禁制節檢三日斗筲之人說競求進不務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四日 事一日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日守宇會發田風俗後靡該官 医轨不可 隱故客於是乎一不忠之甚矣 食唯英奏編雜飯而已刻衣布衣一記三載一余二年後官衣不曳地 執筆觸塞手為彼女是也 裂目天監中用釋氏法長濟断魚肉日上 條省中東京並鞭厅之高隆之經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黄門侍郎 不飲酒雜居暗室恒理水兒正坐底署未嘗葵裡對內豎餘館小臣如 事猶不暇給誠宜者事息實養民聚时於養學主大怒切賣之琛 八日諸將對敵神色皆動 ŀ * 素を設備 **商农新在而新於慈愛不能禁也** 採玉製料 単王サン 大大是附不惟不更而不見大謀與錯而不知名犀身元褒和大夫是附不惟不更而之為此所則因其等也之為我所以其對之狀者、必解之解自餘切直之言過於其大夫是附不惟不更而之為此所用思其平也之所養宣能依如意言意義之與至關下都正意未身關城的政後無為孫媒送出以免全際光環之與至關下都正意未身關城的政後無為孫媒被該未起與不職人類傷者緊急這樣的意言意義之數是關於於對於一般語言即為過不敢有人類傷者緊急一致,以為一般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以為一學語言,如為一學語言,如如一學語言,如 高或董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縣 則終日不懌或為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 第主教的文雅陳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敬為意好吏招權弄法 家以名開當加養正若刺史記張未光循酷乖理愛押邪使斥緊思養 為政者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逐資鑑分物故在曠致明吾以陋識思納良 帝制基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記可圖蘭功遂樹恩有姓乃下教曰,昔之 亡之漸添蓄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所至數千人至是以團團形勝深 常愧之龍亞諸子營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深主衰老秕政有敗 事棄州刺史答好學善文初昭明之卒梁主舎養兄第而立綱為太子內間,第中大同玩姓氏疑昳報孫以在陽王登都督羅然當秦即隨諸量 貨路成市時王侯子弟多騎座不法上年老嚴事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謨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成将快弱關市夏利東衛包在 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固如此於 在文莊 日大禹 近罪憐民之 愚也 梁武 左囚 徽己之福也 酒淚雖同而 公行創存本欲微福於己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福已隨之良敬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處心則異棲恩而泣終莫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他愚為智變惡為二天。 内 神治〇三月上幸同赤寺。

を養命而可令史麻瑤越火進日倹約所以彰甘美也素が北京東京即恐候後之徒有所不遠如摩加贈諡又非祖親第二十二条 文學性忠俭常以要亂未平為已任藏較技能於如無政常問為國之道 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歌智勇俱困乃解圍入〇魏度支向書蘇絕有餘數無如之何乃使祖班說之使除孝駕曰攻石自勢守者常逸孝嵬 化芳神制取宣水法令嚴肅縣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酒 經是夜同奉子 冷園及好国幣記 代者思政祭孝富字文恭從之〇十一月東範五數悉四東之張代親至 我以事者寬為并州刺史守王登铁師徒王思於為刑州刺史使之果可 月文聖司日食特既此大変也其為人君優悔之表者失而式而不以 即二年○東親武定五年,正月前日食不要以到康昊友核深固 東上島建議集動而內安外附斯盖蘇埠之功。」 東上島建議集動而內安外附斯盖蘇埠之功。」 東上島建議集動而內安外附斯盖蘇埠之功。」 王壁國而攻之畫夜不息多萬隱幾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 古之君才有不以為散成也略天变而不懼是一小以天子自居而自绝百多里一為懼莫然洗而下堂之失即抑天奪、具來也天上天変異自了文里日我於照川大重也其為人君信信。人表著矣而立帝不ら 題大丞相勵過三七高歌至歌性係家終日嚴然 而不後帰于魔障翁極土木以建狼心烏在片為清心能捨也 安無所蘇閣也而不知所失多夫浮圖之災業一天火之散戒也方且迷 看好圖粉成值侯景副而上 日之間幾事宣少哉乃留居僧寺二一子通月必以境内為宴 梁武 南於 備而亦不知佛也江南城小號為帝王則一 版似日上日出 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 本 石苦相知之心何為 人不能則機權之際變 1 **高文宮婦** 塞扎可清 西民一可不通有恐一豪而决者乎帝既不此自克米异又治以成之二百天一華西非一端武帝之豪想所生也然而是大部當以義理斯其 金既無一傷缺今忽受易除許是事宜脫致紛恐悔之何及未弃揣知上,無說她雖疑此順役她蹶和執一战一治妖者指之大害獨言我國家如果雖事分納其叛臣籍謂非宜上曰得罰則塞北可法機會難得置宜膠柱 所欲以翻腾王懿慈元郎朱子白都随在豪燕正得人死九张所至發表節至下諸大學後東觀梁賦柳無語可能至大學而往成之節節也其謂 月经全心神 奏請が高数曹彭樂等皆身紀一時景常校之曾言於高歌願得各三萬歌の東魏大行藝侯景以阿園降魏侯景石是備 短亏馬非其長而多謀勝の東魏天行藝侯景以阿園降魏侯景石是備 短亏馬非其長而多謀勝所等華其盛物開業報高岳在興経之及同怨 宗至和集日識烈聯卑 以遺汝又日段孝先忠亮仁原智勇兼衛軍旅大 氧宜共發養非汝所能獨駁也堪能俊島者唯有慕容紹宗 歐原紅我 阿的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数年後當有共起及開納影日 **惠對日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把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封** 石群臣定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也日頂歲與號通 郑 宗 聖 共聖 進 尚 将 後 之 第 宜 共 智 之 漢 景 之 撰 景 於 過 超邊境

美子亲基高点者 世太子寒寒炎 助去其孤沧 两 等者一多易即以景高南欧州牧南介上表頭曰翁問為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意等異 移易即以景高南欧州牧南介上表頭曰翁問為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感不及 医骨骨 医骨骨 医骨骨 医骨骨 医骨骨 不明且喻耶 不明且喻耶 便兼集一切と呼回的してもとことである。 然下於哪〇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實罰第一人 宗肖本を 高太存品 為職 見菩容儀努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 野野野至是使确作機移留朝略日食景自生清忌遠托闢隨依患奸傷一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一事不失自然盡善治大悅請知 「阪阪南本の東東東京元年」兼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整侯景景大演論二十年の題大年一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整侯景景大演論二十年 與数騎濟衛稍收散交查夜無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換公 器誨之以慢藏便其勢得容好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潤南亦欲稱帝但恐 逆主定君臣之分爲相結兄弟之親宣曰無恩終成難养今乃授之以利 不堪要唇乃與前兩部缺不事竟澄幽之於含章堂京河等於市逐泛管 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属使季舒奉歐東魏主奮表而出東魏王 大將軍澄深忌之皆侍宴樂大觸魔東報主東地主不勝公曰自古無不 大將軍座入鄰幽其主於官中殺侍讀都濟等而還東魏主莽靖帝善 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方,而李動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宣、一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受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動皆利祿之人也則尊其時不以是不相風之而使于孫以利祿為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享得順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館养婚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礼各得其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順曰率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司氏一所以侍紹宗者有未及惑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奏李世動於高司氏三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數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 **酒**种 河南 **平规朱安** 7 江くま · 核事在連合其時失意友於對國子共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主侃侃請 解唆させ 手供 · 京日哥必無渡江之志送疫其議仙日今兹敗矣的主以正徳都督諸軍以二十人惡據宋石莊離財令即陵王裝取壽陽馬谷之衆自然克解史 宋漢所曰問罪及又透使來如並長我即符設問使我自相房耳梁主張與目機排來 異別別的大致医孩人土地由在我失後東魏者既不能與師僚數以用機將來自對於社主發展不足追對一千多段之 计图片的 學術以表 医阴平三视管即皇帝位群龍科寶 数裝館買再發施王工想所至食養不法慶得罪於漢主除表苑士儲太 第三亦就用共乃從計言灣果為及計將購取於托爾總注即王辯門碼是該問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瞭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 异張總等皆日辭沒息民和實為便司農柳傳成獨日高於何事須和必 不眠何有馬数百匹無八千人至腰脚在種群是時溫與四十七年境內事也冊閱於離郡正德道大船數十艘詐稱數於級以濟學竟自横江濟 當儲風中被蘇默四海紫紫師心大王景錐不敏當也自效正徳大喜曰 精質幸國家有學景知之致機於正德日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屬 是該間欲令侯景目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隊去計中另等固執宜 無事公卿在位及問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符迫公私駭震止使守宣 一月東鄉求成干經東總大將軍於這書後求通好沒主 之忠獨而不聽豈非孫德告終天奪其砚軟 乎生為宗室道差無不劉何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城而不知以介之荆川曰漢武帝之任侯景也目疑越襄城即之忠南魚鹿諫之節信吏荆川曰蔣介能為文能安金能辭軍因大事之權及其托疾杜門而 与一族等者束熱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後我身於我無衛國如脫在股不過數日養者君親如此 随之經是深美不能用 典朝臣議之米

第日接過知而不報為不忠處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恭悟或使故茂 坎丘 全日牙店 以杯类處 京教造製為散騎常侍勢至隱陸開亂簡閱部下精兵倍道赴接至蘇至開景已 変 耶居其下桑茲言於我日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其為二十二条 ひいろればかん 東京 東京社会 東京 中神神 春以共入援因合軍 軽議推中確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 安華聚今日何情飲酒即熟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裝之高同州刺以杯抵地日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敕假令無敕菩得目 麻竹紀 轉〇總大師恭後其國臣王茂恭被茂非其罪左丞柳廣陳教及至高乙管切讓之高聖正致謝逆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将各有據守叛肆 紀に通年の東無法定は、城子正月節中領軍朱昇卒朝野以侯景之稿不及乃賜府家懿帝曰以旌悉過。 日鄉黨罪人亦當坐執屬於前屬辭色不撓日慶留若蔽於事為不明臣 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後論今日形勢責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納 渡江以門内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敢或恐不然孝儀這酒絮怒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者免胃赴賊死〇初節主徵衙門刺史章 (富渡江校尉江子一)帥册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還的主責之子 等賊逃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第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营徑前刺敗從者不繼賊解其為而死子四子 又捏造疆北為侯皇所煙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祭下 紹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共渡江文日蘭正德引侯景園沒養成為中正乔子顧50 引景作乱可不坐以弑逆之罪耶放綱目特樂書之既曰译 心之那一直客追此 謝日臣以身許国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素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要上小意士也以緣不早下心非之管與鄉雙隆食子未下前目殿下都無下意緣 新如文教鄉河東王經典河東王學崔殿王問皆奉留不進中記室於軍蘭黃骨便 先是銀以后限王爷兄奏為湘州利史使湘州刺史協續代替刺羅州獨龍,能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緣不從未幾因事殺之〇一人為高祖武帝却 老心可以 **天安水知** 成下之里 **■也公卿因之是来亦饑王惶諸偽求和以緩其勢果從之拜表求和太子。 課其絕来人不肯確於城下之盟者與數妻之不若也、初伊臺城之間。 此無者亦以專罪限人不知大、養養身從贼聽其憑弄之初伊臺城之間。 二月紀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上援軍不即接後も部補王自寨數以** 於營營之時營府司馬劉方黃潜與緣的襲營會學以事召方黃方貴疑江津欽應舉營經官之乃歸江陵後懷令其子方等雄之攻湘州舉告悉橋上水欽襲江陵岳勝在雅共謀不是又江陵遊軍主朱榮報云往陽住 總軍近 偽將还職而察援方貴米至而方貴兄弟 黨與者敗斬逐使杜告 は世本以其城叛分遣親益他七年攻之方量今千是起來收工陵婦事 認能接軍學將旋湘鎮始欲待緣至方遂州橫自江坡貼續書口河東蘇之以聲答兄弟會轉與學及信州刺史挂陽王隨入橫金陵屬侯哥請和顏凌感網絡概拾夜遊將赴雅部後原於北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獨將因 原文及新版工的人工作工程工艺、工作不知為見後開使者作制持工程學少年迎後有關學派前之至鎮托疾不與為見後開使者作制先是保以院院工考兄會為湘州刺史徙浦州刺史張續代為刺蒲州爾 权 支衛主常疏食至是疏如此為河食鷄子阿腹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日絕主意報許之認以受為大丞相遣人與智與數止援軍既盟了無去 佛以不投為教及稱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零八九然則向者「百至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百至三古之時禽歌常遍人失聖人教之網告漁須則為民於悉而 如跪不役之功果何在耶。

-

不動 而意氣安陵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成難犯吾不可以再精賴數下不敢仰視汗流被而退謂王僧黃曰吾害蜂鞍對陳天及交下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被而罰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罰 散時學夜至遊民閉門至曉見餐納之是等逐投兄獻於居平公造尹正一大學問請以五百騎襲開聯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察大寶輔彩母並民登陣柜未來於學學與那切安姓龍懼降江陵衆駭道歸勢乃殺張續於軍而退杜岸見繹便旋佈騰勝攻柵不起退築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漢心難抖 展開主即母居殿口苦索家不得再口荷荷鄉公河也透如年八十六是見之談該是後衛主所求多不遠志飲膳亦為所栽館要權成疾五月丙 叛降景景於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深主開城已陷安卧不動嘆回自我得三月候景順副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置事即陵王論葬阿格柳仲禮等 [更断日录武遣時春礼迹發齊的孝慈恭儉博學能文教禮大臣勤於日太子綱即位後察武三將身於廣滿月循作 與網構際恐不能自固至是這使於魏請為附庸魏宇文恭令祭酒榮權 降脚攻拔之獲極千毋妻子女及族親者盡缺之留切棒球屬下輕莹既 无無罪被攻置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臣應若是如能退兵相水吾 · 原籍司 音荣先宫以次兄弟 見屬今以姪 校 叔顺逆 安在 於報 日家二萬騎千匹仪 江陵以放兄譽 時續遊郭立栅 北面未就而 管攻之 縛 體 凝一一存其一子東白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廣求思思於盡殺之 門した "国家省高於崇本社教而不悟果何為哉 臣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固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晚而不 臣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固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晚而不 也常国之亡夫以污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祸世刑不得處是 本国而江在巴岛戎狄之延不持社稷变遇而华那巴不無令矣其後 下天处污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祸進此,不等處不 東京家至加夷狄之正不持社稷变遇而华那巴不無令矣其後 原遂缺寳州墨移爲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 "特殊五人謀食河 既遂缺寳州墨移爲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特殊五人謀食河 既遂缺寳州墨移爲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特殊五人謀食河 內之根未得其便腳還隊家王勿以確為合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島。他之勇常要左右剛隊王綸潜遣人呼之確可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絕眾安俟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族景又蒙咸稀斗縣臨羅無罪者景宴 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治聚智大舊澄政今有不便者洋皆吃之為解天四段避罪縣 人 沒得在武帝親 原衛州刺史蘭班之野葵時樂起倉碎內外震駭太愿公洋入討斬之洋 建康景欲活之東日吾香任事城朝廷頃,危不能医後速死為幸景猶欲 因欲射男弦断不發景邊而段之〇六月孫國質王正德怨侯是賣己客 不自己求之者有自無以來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而不未志肆為俸慢殴而幽之忠孝俱二天理所不安也稱稱無可致空回幾而其父縣于馬稱其父自病逐君事親主恭經以終其身百數學 書名師勝王朝使以共入景遮得其書縊殺この東韓高浴為開京所殺 樂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俊為耻義不降 執節而死

成首是践何心哉故者 经每天一制於版臣不肯從太審之號插稱大道 解前便之時 里洋河東三經移檄討侯 导地基城二 腦餘一年失然後落數逐近 解前便之時 里洋河東三經移檄討侯 导牌前券推進兵矣於是後書建師成則決 成立 是也乃相與紅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應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薦編為刺史 建立 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數使天末悔禍猶足為將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 新規之業中豪傑起共討侯景張於於無限者第七十人而已失即人侯安都張他所發達中豪傑起共討侯景張景文學跟之記于雅孟則做大守陳朝先結郡孫先生之師千觀總遣開府楊忠師師牧之C十二月第四郎太守陳朝先結郡 於: E 番板 形 無思者五等各帥教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領上廣州刺史蕭 以書上繹不從多十一月部無東王経遺神仲禮率失攻團衛苗應一號神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子田鵬王登皇第交兵緣等部隊 赴援遣僕一軍猶賢平已而更止之平乃遣使問道語剛東正繹受節度勃達人止之霸先日京都獲沒君辱臣死居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 息自展者不稍愉快平置霸先線賊之比也 網二年蕭繹三年蕭方智三年而止拱手而死於亂人之邓曾不得!,世又且三十年缶陽王一人而已矣昭明太子於是爲不死馬現彼蕭 又生一景也誰謂霸先果盡討賊之義哉深武之祀不絕一經傳及三 樂按侯景入而孫氏失取陳覇先滅侯景而梁氏方智絕是一景亡而 〇大宗廟文皇帝 諱綱字世讃武帝第三十六歲能屬文讀書十 行俱下昭明大子本源武舎孫而立之在東宫十八年遇候景 深高和武郡紅 中文实施二十二条 7 以前文帝 8 教育中面已收書之表的籍民有才力報的作用天衛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寫实於表的籍民有才力 **北田祭** 王景文月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襲日将軍乃有宇宙之 王輝為為相國建洪墓總百孫承制織務免散處王紀之子圓正囚之〇 年末京大寶二年の華大宝二年三月観主寶炉頭太子欽立の電以家原東 辨曰将軍前年殺人姓全藏伐人兄以求榮恐天下不誅僧辦送於缮繹九月飛腳隊王綸將攻侯景翔東王緣忌之遣王僧辨等襲之編書書僧 帝于建康改元太始〇帝王洋就東國故主中山王菩見假照著一部华開大宗就於加東王繼清上尊號〇号縣於王棣為淮東王自稱建于自稱建十月侯景武県主綱併殺太子大器而立[秦王棟 神秘為 神東平生僧 命進軍給在於昌為侯景所襲在湖南以為孫王 王丁溪目 字文泰以府兵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直接機大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原本此 者為所行事和庸調有用則有那有勢則 禪位子感動主洋遂即位國強的改元天保東親建國白老静善見起田 至關使侍中張亮等見東觀主逼以禪位東觀主遣膨城王部等秦雪發 行好馬之事平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立耳洋 太如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循以天位不可妄樣終身比面汝獨何人欲 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被遠近口君王洋稱皇帝縣東魏王為中山 東総徐之才宋景業善園識因高德政勘魯王洋受配禪洋以告妻太妃 切蠲之以農隱講開戰陳

信候景紙簡文以為来心及在街中上誌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學者「陰長売十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針蓋○淮湖東王編誅王儒等於市协厦禮遣之継賊被廷爲楷谏云○侯易称督吴侃之子鵙殺侯恩傳首江(存紀儀劉璠高中書侍即使者へ及乃至又否永遠紀知必不為已用乃 人神之情洗派区之耻乃以哈咏葡萄欲成共死及其球也又以一言活至。近於其黨治主信者幸生獲之數其惡滋肆諸市朝猶未足壁,即文章是侵署崇嗣為之重調學,以上一門 〇世祖孝元皇帝 已私然能滅侯者亦有可取而踐作江陵好尚玄教经連起共 敗性 秋 元 先 時 不 赴 义 難後 亦 不 本 間 文 正 朔 忌 段 弟 姪 惟 誉 羅將討之前係佐日七官鄉以 然介文十号能医濟會內 生花紀以為已編遂稱帝王成都初臺城之園本軍徐抨勒 宗欲行內街之會人告呼及并其子盡珠馬於殺司馬王 優糊數曰王至木成矢春人國之基中今先殺之不下何 第七子也初封相東王一目 文之村地從客問劉確日找於古誰比對日璠常以公為涉或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作者 作表 〇魏爾將自統縣十江後何之條親也年文表許其由遠久而未達等原必福門開不遺懶散野非於補於此七十旬時來門考之前後收為 『電復姓招跋氏の衛王殺其尚書左丞盧墨平康四中書令親投援調書「電討改流外品為が秩の観天師素験親主欽立其第四王即文帝爲四極過ぎ正表 而業其所是宜控訴首之時即也〇三月派武陵王犯語蕭胤守成都自育收銀或妄有所能發松其斯號〇三月派武陵王犯語蕭胤守成都自時人終不服調之藏史稅賴的條从書報非鄉親史得講外之時別為其之則使入地既成屬其事無皆言其誣問不直收殷酌王坐跨史殺之祭 一般之及其語子圓滯圓服茶遠近憫之〇八月風里好玄談禮老子於龍 即軍伐江陵梁主經諸魏遣尉運回伐成都以救之秋七月紀蒙潘梁主 順用愛情為東收母謂人已何物小士敢與魏牧作色夢之則使升天投 院語来音系日我解析意了厚禮佛達遠三接○十一月來和東王經即於語来音系日我解析意了厚禮佛達遠三接の十一月來和東王經即於於代於日原特件失算更請待為校復居公田信爾之實也有於原於一時時,即以此之時,有受不失信不如素日何也對日常指不三亡國際和原歷也的於東美可文不失信 致未與亦有 江安之論書之干那律之消佛老者可繁矣 在起誓回其父讓佛於同奉书而有侯皇之礼其子復講老子 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會是主於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就洪主 一夫於浮華唯術性的自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音電新藝術 心车高朝所敵者學表起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僧風流 邊郭以來大選之職和名者牧人豆 · 松龍光

重主文人百道攻城及者開四門納國師副主退保金城請顧求和孫主乃校古《建校》可以謝天下不似難察故謝謝門而梁主日建實考意宗黃何罪即國國經濟經濟經濟於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像日等出何策總曰經憶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處如皆戀邑居知據冊勝下策也退守千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經教之初原李才言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比土 衣出降後深王登使鐵騎權之入宫囚於為慢之下深主性残忍且懲高 其用下策也翻師至內外戒嚴潔主乃停講王瑞報日吾至石梵境上帖 漢後來主於帥聚會之長孫檢問證日為緣計將何如達日雅共廣河速 天文嘆日禍福在天莊之何益至是熟道干謹中文護楊忠將共五萬伐心為天王內主楚分於建于之月共入 江東宣藝旅徙都避之潔主亦賬 令圖書十四萬卷以寶錦擊柱折之數日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 便受相應懷元帝於兄子中處尼也甚是以雖愈兄漢而支援故業旋為1,也素與國寵叛人遂使養城獲沒利居重鎮不被君父之危而窥閣乘為1,也素與國寵叛人遂使養城獲沒老而餓死江准以南鞠為荆棘祭門1/行原身領國以秦澤圖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後臣之讓食河 正明解與成家と謀擊其拉移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僥怪國史勘曰著逐選不進及隨文嗣位則望冀以逢孫祚亦可疾而乃不奉史勘曰。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皇方君父告崇兵走赴黜可也而 之關智為作為差特人心之不與神亦天地之所禁也 與 死 后 犯 一心心致世 安之言 以不用を |七卷電經二卷馬與經譜一卷基品五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 題師未還答將尹德教說管日今觀之精銳盡举於此若殿下為致事會調主展王葵為展皇帝資以荆州之地屯奸守之禮師此稱數賜西城初 納文士著昭明大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是春義記百襄賴其四夫四歸之謀數〇初簡文帝綱管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餘至是開城擊廣义失羅勝乃恨不用德殺之言故繼人批舉非存亡繼 姓無而安之然後朝服濟工人踐皇極點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恢弘遠略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權其管壘大強群剛俾無遺類收江陵百 利南地認貢職面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黃三卷文集五十 註漢舊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 文集百卷行于世四元帝繹亦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冊賜尹傳十卷 卷法寶運壁三百卷謝客文經清三卷王簡五十光明符十二卷易林 卷亦行于世二王舊志藝林多聞博完於正學未講德業大姓無補敗亡 老王朝金樓子補關子各十卷老子講碗四卷像禮傳一卷古今全德志 身就囚戮官哉 懷匹夫之行營日卿此策非不善然魏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 **版甚矣喪師覆旅交逼不圖係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己猶焚圖書墨來看說考謀師出無名何以討敕禮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逃戎** 〇後孫中宗宣皇帝 名誉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佐

代後洪 使事解立共卒為舜死于唐北等志之臣也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以動也立樣按王鄉於大定五年親臣後來而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附等投稿受口書法正後洛亦樂為也易為書收設締者號也答愛跟立多○屆州刺史王琳較江坡弗及次長沙遣將漸純陁侯平代後梁禦之 五五六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雅達政事文辭縣速據亦亞之後祭中與大功 方智至金陵時二十 朝先征西大将軍+〇親免洪件数千口。時親中文恭得原率才庫過シ 十三即展王位以大尉王僧辯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取下故歌華所何有功後以功業自於遊事溫樂典御必來集面諫比 師家等初春以漢號官煩令蘇綽及尚書令魔辨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民子徒報中宗太常二年蘇蒙帝太平正月聽初建六官以字文泰為太應僧辨有子霸先無道天道誠不可欺也飲 之今百官封拜皆做周禮〇酌大治官室酌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 依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察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五月外外納之來以方智為太子而午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望堪保密懷以為梁主僧辨不從愈以又送消明入東關僧辨出屯死就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中藐末堪看荷屬随侯嗣明教籍就嫡所以年以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中藐末堪看荷屬随侯嗣明教籍就嫡所以年以 新先遣使苦事之往这數四不從朝先嘆日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 為皇太子。〇初孫王僧辨與陳朝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為及僧辨納淵明 旅不敢献言誠為衰之故私購之耳恭乃悟日吾之過也徵君逐失天下 望面出今免界件数千口〇三月間使刑手才被明武姓子淵明于明 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早識鄙

対象で 本於人亦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人見似有所讓竟斬之〇五月來發主然如果了死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衛主大英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利工者 假三代 甲戌三年終丁丑之事帶欽壬申二年共享中文之罪白矣 医室燕龍屬取英爱得其力用性好發素不治虛飾的遠沒高尝需好古。 医室燕龍屬取英爱得其力用性好發素不過虛飾的遠沒高豐富好 建安公湖明卒〇王琳奉表干國又納款干國以改房之妻子亦稱臣干 粹文之罪白矣……然此意国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勤坤心外十七年朔日改正之而後西鳃耄国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勤帅为,什什文帝明日改正之而终即所继世也全朝欲令使正位以定人心唐行汉魏表帝詔禅位于周昭敦稱辨常也令十二月西魏主廓以被随各城附浙之地封党爲周公宇文護汉周公如十二月西魏主廓以被随各城附浙之地封党爲周公宇文護汉周公如 すて一月西郷王斯以坡場今城湖南之地封衛為周公宇女十二月西郷王斯以坡場今城湖南之地封衛為周公宇女 强力智O十月魏大家宴废配公宇文泰本世子 唐朝特恭病石中山 條帝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風聲文物薪飲可觀矣宣武儒弱不矣. 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柱之感末之有也及孝文嗣位變戎杖之俗. 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改中夏南取开州東舉始冀共不留行而數千里 宇文氏耳然既為孝武又點感而特亂臣賊子之所為視獨六澤有愁問禮而建六官作允命而叙官縣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唯漢東據伊纏而又得蘇綽之者不脩一代之文物乃複點晋魏憲董傳下二卷 而欽壬申二年法帝節 其為國也微矣然至取威定伯以弱為遣南清江漢西舉已蜀北控沙 史斷四字文悉因親授亂者武西奔逐挾天子而令之枚草菜立朝廷 謂曰吾諸子皆切外恐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行 德馬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菩誰欺欺天平 於三年就丁五正月 比例的 起與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約主沉於回淵公聊百官血濡馬足難敗緣起上之人皆無依心而內怠緊難以格外盛於是爾朱荣乘之而從恣寒行盜損於以名,以罰無違紀綱大壤守令貪殘祭民悉茲盜 子三主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都鄰孝静帝先文帝一年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面都長安自文帝實施乙卯至恭帝顧丙右北朝魏自太祖柘崁珪起東晋華武丙戌至魏孝武脩甲寅十三主 才,循不能 救児庸君子。 之時宴安息情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獨亂已成雖有明斷之 關遺字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立嗚呼人主當国家全盛差莊勇决爭双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蓮章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 九年。計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 二年丁未文三十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二三天 右旗武帝天監元卒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五五十 十五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五年 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八十三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起甲寅至己己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亡〇自丙戌至洪武戊中九百 八年於五午為齊外止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寅至後主廣運

· 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勒先遂即位南郊秦力智為丘陰王專林之。 吳嗣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覇朱 これ。先使中書舎人劉師知引沈恪勒矢人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排随 まで二月方智文為魏廣身為陳覇先所試譽臣魏稱帝保察宗祀兼 京都傾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庶孫即位於乙 京歌之額耳俾當昇平且不足恃児國己價乎の愚世平守肅營以執元帝而再之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恭至十一者登鳴子之行。 然以祭兵訴惟刘是國蕭謹杖父之親誘國正而母之,在登進分之行。 以釋紀於察無赴難之惠嗣文至窮在心為賊所像不敢執策反與宴 記述於梁無赴難之惠嗣文至窮在心為賊所像不敢執策反與宴 竟然劉光所取び論樂之立國大抵爽教盛行致偷攸教養方不立情官監正又以諸淵明來而僧辨納之劉先投守撰縣淵明而赦帝後位 江陵隔沒元帝被檢僧辨霸先奉故帝迈建康足未涉江齊人 城中城一·初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衛主門於彭城公元都曰慶光武何故中 □下將赦之陽歷王湘素與後不確進日徒虎安可出穴鄉王默然使左於地字,前件曲上鄉主館穴謳歌今沙華和之淡等悲怖聲頭鄉主槍然 月改生了陳西祖寿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要用者故能舊身官造內取昌等沒乃召免于院川王衛緒即位嫡先雖稱而即說嗣故無包手裝為政務學竟簡非單旅悉孫不輕調發性檢表後官無金墓之飾及狙子 工作冷為奇巧其三途曹補擬宜與聚共其四高洋機有山東末房体制架縣三即東其一比來守今代歸期促賣故專務威徒其二貴勢競後靡無旅莊縣為正确佈支機聯及〇六月間以森南部群臣極號光禄大夫九家翻幽地率絶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無叛元器宣對収為 「DIM原は成元年つ京天保十十十十十七年)といいませれることで、「日本の東京では五年の陳永安三年正月周太師調上表録政衛王始右刺で後海號突呼天乃焼殺之 與對日為誅諸劉不盡於是兩主禁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部等十 警捕棋却相持 等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都輕為與 天下宣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聚獨委同功共事於赶武 大位錐字國日溪近其過學董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

化左五 元氏之族 一种充全 有無其本宗而從人之性者乎丈夫寧可王碎何能是全宗安以其言曰 柳主城元氏之族殆憲定妻今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後兄野協同 大人的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死本與元氏無異者矣後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我心以為無及應方正學自成人者通以自城高洋既寒福而奉其國忌元氏宗族電影 安とう下にこととも難乎其有後雖然彼し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所惡也故玩其侍敢大果兵夫其凶器不得し而用之得也不し天之孝之衛上所傳亦數大果兵夫其凶器不得也而用之得也不し天之為之時所數幾至於職爲是何也目拓枝珪以來殺人多契實的改堂日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奠及也堪於數 則不待價若部韓橋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 孫之夫兄侯辱喃賢兄贵在住比先盡四十五群縣 自艱苦明察動食政的介弟兒禮稱3傳子伯宗未 ○探中宗三〇附賽國際世祖文帝衛子子學武帝關末 之者亦不仁之極也 本情。何以處衣輪口殿下往時位地補可以名教出處今自事勢遂關天時非人情。何以處衣輪口殿下往時位地補可以名教出處今自事勢遂關天時非一個大學。 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沙千以殺騏驎縣 医斑王湛謀殺情妻太后臨情密吳曰楊郎忠而後罪漢亦悔殺之以中 一公公三人名道名斯 中有事理教 教徒 子問 女天 三類 権罪犯 **此同公** 工作常说仁大唐海内共開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工候将於口於清認日联于年如未提當國者公邑联之四月周家李讓保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我之諡曰明皇帝觀第懲公邑 奪以名教天時人理介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獲邦者矣 **演日我何敢自比周公輔日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和演不應與** 今楊僧等自為及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初間以演位地報通恋不利於齊前梁及相王琳代哪敗續與孫子州告弃愈令郡大傳常山王演紋尚書原展第中宗大院六年〇陳世祖有天陽元年〇月武成二年〇唐三月,開報道 唐南王出居别言以常山王演入秦大統茂即位於 齊勝 於 草 服皇養是 整要獲得前數崩壓死二百餘人〇八月於皇太后下令蘇聯主教為 主思之居項之演出歸第王輪曰周公構政七年、然後後辟惟殿下慮之 自預其輕東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字文之洪禁亦足以為明矣。 更勝三旅大權猶總於護院不能剪或禍根又資以兵祸是虎而傅置之所三明帝懲前車之覆轍交除而動城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 一十二条 與皇帝神民也也有 19十二 左右莫求忠直干時國雷共強將圖進取假之以年是使秦吳轩食 無私恩外收入望封先代之前致學校之風微乃賢才文武華集每訪 史断回孝昭早居至省留心政術及察放自立輕循游稅廣來民襲內 天府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歸欲逐其和謀速演要 一該者情之然達越道德之該而行祭養於趙道德日桐王不放

21 第三十二条 《杂·夏·奇·树原世科》:"上生"的原则是在"别所"的主族以及第三港為大弟既而立大子百年以及宋·朗府》的主族以及第一年,《杂·安·奇·科里事無三組任先斯後則〇九月國生演就故主孫衛王設宗也等中外諸軍事無三組任先斯後則〇九月國生演就故主孫衛王設計的學院大泛社年〇陳映張為二年〇周滿萬歌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進心非為富貴直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耳、不亦使予 **後且吾住寅琛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百可保萬一職倡求退無地兆舌醉不堂或勸之滿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關惟多矣得恋少時鮮不頻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練越粡齲滩池刊〇郡王欽以王聯馬侍郎** 小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宜 [明致堂回]王晞力辞要官而以易無難保為戒則聯之欲演使速取到 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為太子遂使疑然文生而百年本整能提之下。一五数以爾之樂雅對其大后之訓而執済南王縣林為城之日初今新長廣王,爾德及有景後世對其大后之前, 雖稱孝友異足尚哉 使局理于臨川○陳聞州刺史陳雲旗與周廸通謀拒陳東寄達務事三年。周賢隆至二○齊河浙元○大小四國 陳道子討其江東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帝為天保元年○陳天陳道子討其江 四十四辈題度○附陳正祖文帝倩○周高祖邑○原世祖湛○四十四年壽 作為職。元本能及此果目安成長安一市た耳石東ことち、かままた。これである。 安成大・東西南線陳主謂果曰家弟家禮遣實周朝之恵然常山不这城部縣剛亦, 安成日月后日大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安成日月后日大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東京日本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東京日本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明○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嗣達祖母襲永 元代世文汉不得志迎終詩祖太子廟即位數節天下襲論護領有文集經 有恩能得其死九安於儉素不嗜酒色事母以考寫好文義密有文集經 院子病过行勿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 王命的数 Æ. 一部人乃云以多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要 熟日前 **該韓信曰相君之皆貴不可言應是全目可謂智士帝曰通一說殺三士。 賦恃當從客誤以逆順賢思不養響應常使人讀漢書即而聽之至嗣通** 奏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裁本朝敦陸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黃香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 者於時賦以自悼蓋其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却人善任無之〇二月後孫主為如初梁主悔不用尹德教之言思數共連威書不振乃何以言智宜若班彪王命論識所縣平將即實聽不可嫌語獨政此乃居 更建立 2不過從課咤信藤淤客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師皆不以文之,竟不為逆總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逆遊巖穩大權周主寄命其毛,凡所設施舉不由已獨有惶

史 54-490

野野日皇太子聖徳日郷安成王足為周司若有廢立之心民誠不敢奉認陳恭懿師北義等日今三分兇峙四海事理宜須長若卿等宜夢此意礼兵流涕對 不至今日 政治と表 **新** 人主ツ 今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斯之康主命可含人了可引。ELL工会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斯之康主命昭莲漫遗离帝语建康既见是一个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斯之康主命昭莲漫遗离帝语建康既见了唐斯川藩其降天阳人李宗辞迹监及庶亲高波世后,原帝曾忽不至秦天阳高大皇。三年代入秦帝辞迹监及庶亲高波世后,帝帝皇帝是一个日童昭莲追拾并一两人李宗辞迹监及此名为《北京》中,两人主首汉之安建明《甘文》()) 外若謂大子嫡嗣不可動楊徽條輔而安全之則當當忠媽節以死經直馬公曰,則當而辨廷詩以聽觀脫以為城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主曰古之還直接別於鄉乃以與為太子陰事 日去完平江南今而不果汝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维刺受實動得除名對夢便出從言字文護怒被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唱著教教持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宜心斷線畔徐天四月彗星見〇齊主港傳位於太子總銭竭太子即位〇八四條門徐天四月彗星見〇齊主港傳位於太子總銭竭太子即位〇八四條門二条 王佑以太子伯宗秦琦謂項日吾欲遼太伯之事項拜泣固蘇陳主又謂時院與罪世宗天祭五年○康府主蘇天統二年四月陳以孔為為大子詹事陳 〇十二月周封李明為唐公縣八百婦年文禮好於周謹會與服優齊於己日管李無憲持令陳國應入華歌萬中獨行起以為衙陽王掌書記 孫大敗局師於洛陽 |上午、まで、一部世上の一部では、一下となる。作一部、上午は、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 一部、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 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及此蓋周主以此自臨而謹亦以 三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恭古以第一時觀聽了處老一言,古先格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三代而后家家十 此愚其君者也 本自生業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馭宣旨財南布置之社人名系永人司上台 人為縣公萬之來僕射元文遊以為縣今治民之本遊請董選密接貴遊子第姿物 其今生民為之來僕射元文遊以為縣今治民之本遊請董選密接貴遊子第姿物 其今生民,以則前此時間此人非謀親末以來縣今多用所役由是士流耻 蘇始用土上令錦然有聲自吾雖眠小今驚覺○齊始用士人為縣令辦令與所之 **客站用士** 建城水全 が大学を **科田政務** 〇四月陳湘州刺史華城巴州朝子鼓門朔錦後海做送子玄劉島假請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敦勞致歐黃何必藉女龍也雖能蘇特與馬班近之然金不以為喜雲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找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 金門中一皇后二 旬會馬車主馬武吉徽等擊明徽敗之明徽走公安孫主還都〇七月周灌城孫主出頓紀南以姓其鼓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拒守十四日。毗东城三年中今孫統武二年三月陳吳明徽進逼孫江陵引水 · 花陳○九月張遷柱國王孫率水軍二萬與局將衛公直權是宣元定等 國殿亮深主雖知敗不獨在点號重於達直遂誅之明徽遂陥深河東郡 會皎巴度遇陳将吳明徹戰於池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察大將軍李唐 夜刺望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初傳更數於數中名必投載於階石之 院主備如太子伯宗立殺稿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祭守**使**約年 被馬以對進出東與縣公益也武 長沙巴陵城陷于陳直歸非於源柱 之胍並不悖哉。 文胍並不悖哉。 文縣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重以託六尺數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而不能之人其既決則權臣移國而不能之宗何於君之存則逆振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決則 一大子如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來步挽車至陷或以至車 遠都の七月

之對陽春天守馮僧母洗氏爲石雕郡木夫人約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蘇院可爾太報五〇孫武下延二月陳屬州刺史歐陽紀友國人計斯母身的長仁出刺西州長仁道人刺之事養土開以他事中賜死、 ○探世宗三〇附陳高宗宣帝項的周邊拉果後昌安康王項电字 五員兄章姓會地使等用與明漱灣భ王明駿帝位○第主 五員兄章姓會地使等用與明漱灣భ王明政政政 五世、紀立總藏於曹亡建獎第示康不是取也在自十四年畫 五十二〇附陳高邦碩大皇正月陳安成王項駿帝位○第主 明清宣李城但 難為城沒其勿往堅乃解之至更忠英監督到し陳安阪王項娶其主伯 土開為便射○四月間主以東宮時神伎高阿那版為尚書今韓長者 西上皇帝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巫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白が貧 何中領軍文養母官姓陸令會以婚胡太后龍和士開阿那城皆為之養 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與王伯茂 公杨忠卒忠子堅初為小官伯宇文情欲引以為腹心忠曰两姑之間 侵者刑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初約之及也士人流寓者皆惶略前者 逐發共拒境的諸首長地重昭達共計平之僕以其母功還污膽太守。 出好后整臣取士開刺死州既而留之太尉越郡王殿以谏被殺復以 令管為女侍中其天被廷操婆無侍中。制律后從好粮會利有龍亦為 这就而兄子立未二年即奪之孔與對世祖言項為周旦而項暴奪實之所回募帝葬前之者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決於安成王未務為 不一勉以周旦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安提婆因同姓穩令會與工開引祖經為秘書監工開管潜膏主 七月海南班王保持主之常殺和士副科律光學之神學大笑曰龍子懷 親政以其弟齊公常為大家密衛公面為大司徒管弱齊公常行讀明文任處四の者武平三の周定緣大是圖王討其太師宇文禮教之〇團主三州縣與無後也沒納章於之報 種的莊獨擅收職後哪之美望借數州以神採園直為言周主以爲中翻 **医感候至是透到肠**說面曰孫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與亡緣絶官使歷季麼下數百人歸孫將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軍騎將軍封民后於北宮〇後鄉華皎如圖先是較與數僧朔會北將衛公直為陳所敗 一一大將許世武赴援敗續〇爾復以深蕭班為·将王強持於莊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院而召之万男子也於是墨數事發併誅遂幽胡太 那鄉非天排走其 〇冬十月極胡太后與沙門然學獻通營主聞言而未不於於魏固目不悅九人營主良义乃釋其雖竟殺之縣滿等與者也奔其好所魏固目不悅九人營主良义乃釋其雖竟殺之縣滿等故者也奏其 後與國籍士與問級管陸鵬将軍李惠哲擊走之即達又冠董陵之青泥 龍城士開有難色有候之看情先第之一舉而盡口陳遭司空軍昭遠便 可為逼取富貴者之至我也一子皆柱國刺史而極當其貴近古未有卒之他肉未聚而發塚城族此 令士開嚴權日盛朝士不知盡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養 子直已以行義何要惟乎事是限主徵以為侍郎〇爾以和士開為尚書 志不拘小節團主命奏為該實下筆立成詞表典美國主日勉之勿事 唐掛離官謀緊疾與此皆通取官量之道故其果族皆尚書列與諸 南湖日留方量以りに、東上の了トーで、1 の養武平二の間大却六年三周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藝有東世宗天保十年の陳大建三周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藝有 夏新回但恐當實來通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智力逼取也史稱素智許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所主部下其

得至此 子月徒 好月聲 月県長 西主因與班謀拉殺之於射律后井殺其二十世以人在 联步傳華此大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土讓又客啓會主經其將行不執一門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均對於震鶥阿豐縣辦律成行突厥,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鄰頭使其要兄奏之與陸令曾因解之 是光系素為四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長之間違差寬落為語言曰百升理勢傾朝野光惡之皆歎曰首人入,時當烟飛圖地率被以難暗國必破僕射〇六月灣主殺其左丞相威陽王斛律光以祖廷知騎兵外兵事時且謂陸雖婦人然雄傑女媧以來未有也不管亦稱現為國師由是理得 爾不可為老深數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也不見從時事至此安 且謂陸雖婦人於維集女媧ン衣长首か以為下馬迁命司元丁七年上,秦名兼理節耳〇二月國祖班以太后旣幽欲引魏保太后例尊隆令養為太后,蔣山之母,可以於了多別以代表漢非心林八日王之及心公学不知但曹墨忠了《87年 有致嫌疑文學成以白屬憲指心撫几日吾之風心公華不知· 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要權而去獨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 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胡致堂日解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班之徒渴亂齊室 允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極寫而以空言肆風 人具用而时便宣音 主新如晉號李舒雕與從傷文官連名進諫韓長豐言子雷主日諸連名本為對方球侍中崔季舒皆祖廷所屬書謂既為不冠宰相近習惡之會國無所田雖皆官抗不急之萬禁約左石驕縱之臣實倖側目陰謀陷之左 長茲爾 楽運所言 通報·養養林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費或不然悔無及至 人生當什 世史類編二二二卷 款就以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日如動植公是也管伊相之則獨對了輔之則亂 野禄田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達應景和北道衛主聞之 吳明徹攻書勝堪即水以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长備不敢前明徽乃 吳明徹攻書號堪即水以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长備不敢前明徽乃 該先殉厥解末於雕之為傳也 致光殉厥解末於雕之為傳也 就於國際開東於平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良工之用粵也思不得 胡何洪珍相結洪珍鷹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機為二二系 **周主飲客日正人豈後過鄉乃後以尉達運為右宫正周主曹問樂運日** 十月爾主殺其侍中張雕崔李舒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接衛主因與韓 可與為養可與為惡圖主日我知之矣乃妙邊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悦〇 者公友衛主悉石巴署名者斬雕季舒等六人 |之緒情聚之崎太子好近服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於圖主日皇太子公然於女崎古游南苑從官唱死者六十人〇八月圖太子衛納妃楊氏號 頗以為憂禄提返等日本是彼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事失黃河以南猶 太子何如人對日中人屬主顧龍齊公憲日百官传我唯運所言乃忠直 常田文家至是非田力地(周太子、智獲白鹿以獻園主詔曰在德不在端孫後日賞劇的人後登) 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無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平王後有疾動主 因務聚飲其所親計相類日首非以如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日然相 爾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長恭美親而勇以即山之捷威名大盛雪主息

ò

無数之事本操材循行工保全工陵位高挹損深得時變深主深借之〇獨主言語知者。 一大年の乔武平六年の朋康被四年爾開所祭堂選事期州刺史王操用于申非祀典所數者盡除之〇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報,也明主 世史類編二十二卷 四五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逐禁佛道二效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月武三思武龍文周武三君而己故詩書之香武龍文英文盛古後之人主能終訓者語 且復相時官崇都好申盟約綱和新城鄉縣〇四月陳焚文錦子雲龍門為特第二言若國家未即大舉官廣屯田預為貯養三言若欲東存遵養 |有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章者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共共 調之無愁天子龍任官官參預機權官由財進欲以斯成養頭劉桃枝等 **啦內不喜見朝士非龍私呢仰未尝交語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 倚魔朝夕進一溢米名用一海米 胡鹏 第四三年之家達於天丁但軍庫中の賣成平五年の 朋度德三年三月周太后此奴氏祖周王邑后 四月彗星見〇五月周廢佛道教殿淫祠初園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國務重須自聽朝表來之節苦處之禮率邊前典以中問極層是菩薩於 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部於雲龍門外焚之 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察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 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者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惠賴出遊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都皆禮所 西安里日中外恐猶不能絕今時英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 用安里目作為奇巧以為上心若陳桃根也義當語實別去官任以我 禮不倫魏孝文之禮若倫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表麻苔塊平三年 百漢文短衷之後能断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可請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偽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感 《與明帝时陳宣帝 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愈安州刺 **共高新** 世史類論二十二卷一人沒明行时陳宣帝 文武前オ と 土 文学 心脏後悔十月圈主自將伐爾攻平陽城降之獨共大潰逐克圖州樣 及相圖主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日曆公正是守節人耳 然父之乃曰吾尊心國家逐不存私計執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玄 國網之實練園於将但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與奏日 九月周主謂群臣日郡朝昏亂攻由群小百姓破然朝不謀久天與不取 武司才亦常以此為夏圖主問辦對日皇太子未聞有過飲退執讓獨友 軟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朔文 医太子在軍多天德王就管與賀若衙言太子必不克有荷納勘朝陳之微行遊總家願主怒遠免總管陳王雜熟獎而不知其○周太子資友閱 江鄉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宣籍於經顧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太子固語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姑陳氏為女太子亟 西氏巨下子唐盧高天下福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萌西氏上変之不才尚祖知之矢若為國家處應以大業付寿王憲宣遂 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子 無避之條謂此也若夫國家安埔邊都不僅食利而動忘哀即我斯乃 西致堂百意若以泰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爲得為孝平故禮該金華的致堂百禮在惠無外事惟金章之事無避馬盖為門歷之冤侵過既 延示衛主結本還勤務提婆摩周周以為柱國進師趣聞

. .

· 報內財所骨助代日骨親肉或所以相付述引使宿衛後大將軍問日前按阿留 , , , 大從至是閱喻主被執帥衆于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义出降,常迎曰臣三百里駭馬〇三月留東東州行英傳伏降圖初周主招養強州刺史傳伏 得何當對日蒙後特進那公園主謂高經日朕三年教戰失取別監正謂 〇五月圖主點其官室之社麗若後有後官死城之數循後常如燒料羅傳代善守城不可數送飲重而退當時當城何其溝也後以風州刺史卒 世為陽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差 **の以例平衡在朝于劉因宴承問言父祖荷周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 堯周主大突蓋歌贈以雜繪馬段及馬數十匹并獨後主效美與常來五 亦補屬主指謂獨主口是登門寫朕者也深主曰長人未能輔無友敢吹 戴度唇 一事詞辨添流問主歌歐禮遇日隆後後宴國故臣 吃列長人 經傳位於切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城衛先是穆思 至是人類四鮮干世學死之其丞相阿那脏引周師追擒王續及幼主恒 **感,常布祀布被每親在行應党沙山谷撫將士有恩而用法明** 周主以提婆為柱國部部國臣日若達天命官箭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〇方北灣起文宣帝高洋與午至初主恆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旬庚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左甚誅朝忠良信用讒邪丁年而亡已為辛矣矣孝昭明違愷悌實有所之令主享遇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樂潛葉於榮紂而能信用腎臣委之以政威加憐敬終其天年益亦有以得之 也文裏有俊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殖身於奴隸又宣淫酒殘暴甚 午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九年 逐君之輕而能慢慢盡恭以事静帝沒身不包此其可稱者 施於國非所以数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服天既不能然又龍扶之且以官節誘降之行於齊非所以機提壞亡濟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数諸齊境則齊人忧 神武以高也之思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錐有 人 经明香时使冒奇 尺主以真 ジャリング さま 高祖英明 為祖縣而 **製養養療** 二卷奏出 用主物报 周頻用書 全幅何後僕發仍故為四脚、一大四後十八日本中の東京市野電水元年、三月間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川の東京大学、七年の東京市太三月間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 裁二十九 徽将士三萬弁器械輜重皆沒于周 爾主聞國人城國欲争徐玄詔吳明徹進兵圍圍城國將王執敗之執明 |要制群盗城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者地頃以上皆死 南后犯者若至齊獨為華自己所書齊被元代之族至此未 〇周須刑書 孫主朝局於 期周始具禮致積致饒設九備九介受享千廟三公三孤致 以疾得免周以高着妻盧氏賜將斜斯徵屬達首垢面哭不言得放為尼 **建現代接及乗多月辨理司延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寒口死緯第仁** 士畏威樂為之死 在劳實選擊致享皆如士禮口周主殺温公高續夷其族是役也周人誣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然一年亦見目後問五追雖曰聽明果斷而亦兵之優動枝人多矣今又制 東断旦 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 情朝紀之所自始也務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 二十卷——【《君用帝时限宣帝》 在十八人主教保有天义有其国意者徒知所以数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然則人主欲保有天 制何獨冠為然哉 胡致堂自 禄者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也哉 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 衙馬温公回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奮高祖勝則益食也 行暴奪其用心許機甚失值時昏亂欲後侵羅委任凡才吳明徽既得 可防後望徐充遂至師上國處塞亦宜哉且又既 爱太子以匪人 江 誰不信之然文帝之尚未寒孔兵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躬原東文帝首知長子仁弱早存古公之心項拜伏固辭繼以第立 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 各有法衆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察紗僕此後世中 个 與明若附陳宣帝

工工物局 年太子衛即位對於立即是春飲會無嚴容納購做 讓人騙而稅與起拜五月間主邑代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歿壽三十六體曰武皇帝在位十八 では十一年の周静命聞大孝元年正月局作刑經聖制園王初立以高島に は太 男 次月午付東全帝 思 恨耳四柳笏於地質監殺之〇閏月間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為上 高主教校其叔父衛王震高主以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語以及憲 忽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嚴嘆日城洪同死人循願之况此干平若樂軍 成於是樂遊與觀訪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断不然幸輔一也采文賞店 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目死生有命軍後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 不許嫁娶一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處窮 不過之以廣聖度 間主感情明日召運謂日朕思卿所奏望為忠臣與 免吾將與之同樂乃請閣請見日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水名陛下不如 金戒不能脩布德政八也若不幸兹八事臣見**周朝不如食**矣周主大 是五也得賦下民以奉佛優角極六也上書字該看即治其罪七也玄 ·髙後毀官室之壯麗有妃嫡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平民可謂菩廣勝漢龍佛道而海內未應錢情訓練士卒茲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平 刑書要制為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護群下居衣緣瑜年即次派 矣然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於成為方之則是有是 用事自知及禍請所親白吾皆在先朝是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断可 為管事恐長夜之飲而常不知陳作之七實胚胎於此矣 大司馬基拉之漸 經為內史中太夫委以朝政實是然 食四能之〇二月周主般其於州終管王執及官正字文孝伯執関前 武帝踐作慮遠謀派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覧不倦 用法鼓正身衣布他不用錦織後宮妃媚不過十數事崇儒術 **天后 作**对大下数 自成りま **女**化不能 1.47 周主教傳位於太子剛機輸大放改元大象目稱天元皇帝縣多彌甚為 明致堂三年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為在軸之死也, 別致堂三年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額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失大熟命將出賜死叛莊教故朝忠恕無有奸功忽以張徹臣唯令輔導陛下令諫而不從虔貧額託以爲是罪是所甘心問主 以不言對日國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讚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期國主遭使殺就他日周主託以剛王富憲課者伯曰公知獨王謀友何明國主追人就知此以本字文本伯因言執持續事時明試締約沒賴該職立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五己耳周主問歸曰北脚杖痕誰所為對 自華大無所顧懶立蛇朱氏為天元帝后發立四后天元皇后元氏天左 不相便黄欽居東宮俊諸王遠見等初勇天尼香恭滋甚喜思菲度后東丁原世界中等不明九終二棟大五月 國天元主衛祖屬公物路自為 親其相說其亦不長又諸潘微弱各令於回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解既 五月圖諸王皆此國際公楊堅松謂大將軍汝鹿公慶日天元實無樣德 教稱天教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處就然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的致皇曰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意都稱天制的致皇曰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對慈子謂聖人以天 輔拂之青難予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将以自免也會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 引義力軍事而不從死之可也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賛成之蓋 更為刑制用法益然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冺叛所謂自作孽不 矣居老翰年即必然樂而五禮亡矣公即以下常被楚極而五服亡矣 可這者也為天下者公賣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火 兴用方时晚宣香**

全変包技 南京 TCCES-MUNICOTELLY TO THE PROPERTY TO THE 何から 有沒有效監修廣波的名間情類物於興軍不復行起欲以為太尉周尉省或之女,種既 希與位到務於實情類物於運然帝所得悉思漢所前絲遊城省或之女,建籍博見可明公此首非僕所聞及是來朝衛主曰即亦悔若對曰臣位非徐廣益 がとなり 問日天時人事何如李才日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十之符兆定矣忧之因召公鄉謂曰欲求官異者宜相隨點夜後召太史中大夫東季才 堅位望隆重天元忠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惟法賀幸天皇帝 今主梅其口曰汝勿妄言城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通唐公李淵淵明之 閱樹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惠毅及顧賜 獲打受禪建緒出為思州刺史獨主謂曰且隱落當共取富貴建衛正产 主問為介公庭女同太后楊氏為國中公主初赠主與周大夫祭建結有 寬义在邊境慶抗遷散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鮮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第 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帝計酷之政更為軍大劇略推律作刑書要利奏而行之躬項節儉中外 不豫而還是日天元姐謹曰官帝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共於事堂宣 是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及私室C十二月圖丞相堅進虧為陽王 堅稱皇帝周主下認遜位居別官命奉皇帝軍經禪位于兩處主於周 正後府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の是秦周亡隋代元三国 一旦劉世宗天保二十年の陳大建十三年の周大表三年二月 一三二二巻 「東の野町東京帝」 不出群臣秦軍悉府官者五后並立紀網務然得係首領破於隔下已不出群臣秦軍悉所發等魚龍百戲芳千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流酒旬餘史断司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淚娶僅 摩剛 平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茶然端拱十有餘年俟其罪盈惡热為 雖以高氏之獨不能變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對文帝以開中之奏東迎考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 旦除之 老機蘇振稿門謂知察知剛知勇無備者矣然後親 (A) 为为正知 之常態 意味子で ませい為不可愛主作色は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大祖以下于孫皆素更料回城其其所主蓋城宇文氏之族抄處慶則勘愛主盡城宇文氏之族抄處 海·普·斯的於高類頻度新與橋尼故置於南邊便信為經驗〇階以蘇威為納 隋以後壓與州總管銀騰暖韓橋虎為壓班總管銀鹽四圈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 吾事 蒙蒙 山井 けご貝角 抗吞喹 古人也消 ī 中稱為 能與之宫中稱為二聖〇陽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騎将至天後 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讓恭推好讀事是事多與問主意会其 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護權勢恐祸及已屏居山寺以風讀為媒問高祖召之辭疾不拜聞主萬爾徵蘇威為太子少保威納之子也少有令名字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而其子孫乃能自威耶 丞相高極薦之石見與語大院居月除間將受禪近歸田里類請追之既 主曰此不欲預五事也置之及是微拜太子少保〇三月瞻以智若研及 請自绝于天結然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海南漢千江雖魏室全盛之縣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後遙其等統六師以征東夏敦月之閒納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十 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十二年計十三〇右周自孝閉帝字文竟丁丑至静帝開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五年 忌其為患也庸記知城齊者非元氏城周者非高氏城府者非字文氏 法應如此其意不可以理論矣事此等四年以其意本其四年以其安天下後對 的致堂田前無您特以安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馬的致堂田府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猜得險吏之常然也隣得天下無 ① 解世已卯齊城元族了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滅宇文周之族皆 □大、□■、ひりかけ見ごからのなら治家が是而己矣。 甲子零三十二年 如此後世既祭奪其國而并其後勤絕之禍都相踵遂以為周以兵安天下後計就後于宋爵以上公古人也厚之意蓋 日日かけ 東西の

海縣縣整居為東門所勿除各門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我之七月衛定股色始服黃族世人與C衛上柱國期譯有其除名譯與母別也月衛主堅紙介公開與右關聯節以禁後介為與國和表之縣則故之表 之奏課連為天下最獨主下記養美朋菜常徒剛則則更翻圖令房茶飲品可以答文語談談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個別則更收俗價厚度光以靜鎮主無不與之語談談後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個上無不與之語談談後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和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款詩仍遣與母同居○十月節初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款詩仍遣與母同居○十月節初 立身治量月%主坚試介公開語相關地區以免裝介名期前開除之辦以改之好一卷2以差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端呈深於之時放散樂來雜戲〇五重身被一卷是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端呈深於之時放散樂來雜戲〇五重身被一卷 莊歸道堅語且曰黃家紹劉表王陵諸罰謹皆一時雄傑禍不旋頑良由堅執莊子曰孤昔從從庭國宗索盼主珠養今很承額託當共保處寒耳經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廣捲山南鄧主未決會源中書舎人柳莊如園泛孫先是娶韩周政時尉遲逈王謙司馬消難等共起密將皆請與逈等連飛百姓富庶〇團刊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剛伐喻後舊○勵主壓遠使如職百姓富庶〇團刊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剛伐喻後舊○勵主壓遠使如 成何以行其道楊素才經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 賦役務從輕簡的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張亏非平世法也後少万一誰能地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灵奏成 政為三輔二最母朝楊曆主呼至楊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日 公必移問於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梁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疾湧 **赐**管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令尉遲迥昏耄消難王調常 房於懿志存體國家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更多稱 下者非医合子。周朝将相多為身計效節楊氏臣科迎等終當覆波爾 被照為 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放然乃至日肝於食夜分未發動以文漢夢野縣 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讓曰自古聖帝莫過磨處然皆勞於來野而逸 は之質 監管英方 **以謝**国家 ï 制其國外架主子場配爾後公立故也。 威西勒邊都衛主夜與威及高趙共議明旦東南才奏白臣仰親玄象俯誅大子叔實立〇六月衛作新都干龍直山衛主煙區密城制度狹小蘇王國洪世宗天保二 片州等〇乘春正旦卿主珣母四卿三叔陵作亂伏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徒刀突陳而死口侍御史柳或見聞主動於聽常 察面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號主愕然謂刺 往置博士院律令董博士官則當明之所崇尚孟可和矣 初婚所領律目餘細務者成所引感主奉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寶也〇十二月能更定 軍士苦餓死亡零星突厥諭之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惡師徒罪當馬死 勞聖躬願察臣言少减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 百两銀 令至是獨主寬刑部奉節微數循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午私等車 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自是刑網節 一千两馬五百疋

交连士 既老三國鄉主起館春結府望仙三朋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况禮高之余 為用門言故文筆自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播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 は見り 真偽によこそこ 文學士與神客共就請求其在監聽者被以新發與官女干餘人習而歌順主之實明主經難為軍精不能政務日與前籍通經事之十十餘人將累後廷開之納客一處主每飲酒使諸紀賴及一條持軍不能政務日與前後通往来以官人表大格等多文學一 夕達可以此為常張青妃名麗華本共家女欽差有神彩善候顏色工厭 共决之由是官官宗成內外連結資路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讚之於 懸術置淫祠官中聚女巫鼓舞百司悠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 之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客皆美諸妃獨之容色若臣酣歌自 出月露之形積素盈箱蓋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 豆實錄體主不喜辭筆办認章之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日果主人滿州遊未喪博鄉當縣被長江州遊襲等司入衛詔公私文翰並得之位在正公之上贈繼萬匹珍成稱是及遼勢前入衛詔公私文翰並東展黨世宗天保二十三四年陳春正月朔日食〇〇郡主入朝于衛鴻主要蘇而不失仍置律博士第子員 王珠翠高飾珠簾質帳服玩瑰磨近古未有一好微風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雖有是設聞外州遠縣仍堕弊風韶以誇所奏領示四方。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黛於是閉里童釋貴遊然卯未窺六甲先製五 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沒其整确甚競一韻之命串一字之巧連篇層情不 **梵漂上書日親之三祖崇尚文辭忍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官者好目於伐是皆崇古道挽澆俗蓋菜竊之朝未嘗無賢士而隋主 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展荆川旦李士妖游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 一根 平用而付を放入行 陳主以す の高知人 十二 真 才使氣人多光之施文慶沈客腳共體釋文高題使金應主收練下鐵編主教其中書通事令人傳練在預才惟無難失之與熱所言指陳主解負言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養無所答矣〇八月陳 於獄中上書曰天若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哈欲遠話伎未明求不日肝 尼上語他三年の隋開皇五年の東五月層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即季天瓘由是文武解體糾松龍鷸か年、以至覆滅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聚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壽可碎聚欽無厭解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團主大偿益以文慶為於人轉 它食學被區中處流子民陛下項來酒色過度不度如願專帽淫鬼官堅 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折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勘期文 明開吏職大被親立薦所善沈客腳陽惠朗賢慧哥等有吏能陳主皆權 務民間多妄構老小以免賦後衛主命州縣親関戶口不實者里正常 遇優屋言聽計從群臣諫者鞭罪厅之〇東中書舎人施文慶頗涉書更 僵尸散野貨賄公行於藏損耗神 怒民然無叛親難臣恐東南王氣包斯 **乔樓惡思重若仇警視生民如草介後官曳綺繡既馬鈴紅栗百姓流雅** 俗四年名曰義倉屬主從之 此後世我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來東一石以下質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用之各即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明等景家本小吏考校薄領毫猶不差督

本上與為1.1元後 東納乃請使者曰父有過失千富諫讓宣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 等為太子詞請降于衛此於蘇可肝將影體顯裝瞭與歌蒸時職立爾王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學一次,將開皇帝等的一方。 東京等,將開皇帝等,所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屬主毎旦 公與高仁英陳叔賓各脩宗祀 心可改則 足に好る 三之心の節使情も能毎事者心庸可非之哉○帰徴染主松今人朝留之」と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フ止幡庄」が得陽體數以去る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フ止幡庄」が得陽騰數以去ると法不可遠遣安然為賽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朕唯教鬼王為臣子 實於戊申開呈八年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隋楊紹钦巴二年美而後州入於隋〇隋楊統結自丁末開皇七年加段以後內除丁未為梁王遂察嚴國以獨主蕭宗為舊公婚經帝至郊三年近於西幾月所造號前嚴肅敬懼請降頭陳荊州刺史陳藝紀引共驅文武男女萬口存陳德徵第三人朝第主帥墓臣二百餘人發江戍府遣崔弘度将共戊区陵豫 百百七如面面可改 悲暴流海境内安之太子宗立 不行故學言及之有棒維其直不以下特之用靜希剛之容樂運難其心不行故學言及之心縣抵齊太宣尚,洋之時有奉集陳長城取費之時一日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失例主益怒遂賜死國主每當幻礼稱來 · 齊嗣皇七年。是嚴禁工正月獨制諸州歲貢士三人○九月獨 福祖臨日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必 ○後梁末帝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主以昭明曾孫承父祖之業 僅有江陵數那已歷三世地小敵獨两載而併入于隋封為皆 11年

サと真な 名號之下營之為帝斷無可疑再傳而騙三傳而經又三十二年皆以舉主城與化者反非得賊數是何異奴害故主而反令故主嫡派出奴足相方矣太子之子等承祖嗣豈的賊於得陳霸先食飛樣奪與位紙 籍縣樣雖事親用其正朝而臨民 自有紀年 像素好文知人養任不養君于根之然後追帝昭明後延祖 祝老職快聽志在千里發危蹈除外 飲芯下吏也幸忠養並江東若使淳行人在陳人後恐寒倫失序周主事則交前東部即使司主者以解在東信後的中國東語外及刀澤出事則交前與此時為司里收士後名安成八支少有器量涉些史第六分,於則王城王誦段建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 號同於最日可不調賢哉嗣子無寒成舊某當罰得東親賢並用府相 暴馬及准海版場骨內情風雅我自同以來大寶為股底時人以照有 **偃息無地武帝之狼非啓誰當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周君暫延七年** 殊兒戰若刀王琳抱忠於舊沒未見輔置得人懶在客位於齊殭卒亦 康未 城而齊納湖明改為太子及更立不父霸先隨奪之亭奪由人不 酒色事母盡禮亦母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先以即住建 則華皎般亮劉忠來宗室則蘇欣蕭莫民望則新確謝温柳洋王浸徐 厚禮餘多獎板盒其器能於有全華中與顏運錐土字殊於舊邦而位 **岑善万傳椎褚珪蔡大業典義務張縮以舊盛處顯位沈重以儒學崇** 孔明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雕許孝敬薛宣為瓜牙號玄成劉盈 周史令狐德然回梁主納任街好謀知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 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綱常撂地夫乃稱氏之遺害與教其流相之酷不至於人道漸緩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权但不渝會肉尋文邦家繼獲是何敗亡之易也益佛氏素人倫而武帝崇佛 林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故接意後世好佛者察其明效大供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產仍談如故而作屬囚傳至敬帝不能求 職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業賢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內命中 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敢大併入於情平為甚公情故盖審論之深武非 一一何楊福洪武以敦難得天下居身同恭近遺侯景菊遇姐身 人看不應論 海 等華獻平四國之策衛主調高規曰我為民父母宣可限一衣带水不拯 題平明皇 信可財力俱盡騰主用其策像人始固於是楊素質若嗣及高麗崔仲方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父寒忽然自開陳主語之六日 於江日岩彼懼而能改吾後何求申王獨出師命替王廣清河公楊素皆 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質岩弱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冊積横百數千里 之平命大作戰船人請客之獨主日吾將願行天誅何客之有使投其姊 既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編徵士馬點言掩襲後必由兵守禦牙 側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関除大市令詩舊不得志上 以蘇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鮮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曹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發龍或於酒 信循豫之項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漢含多茅竹所有 以存余祀如紀子附齊敬王锡朱亦不得已也以存余祀如紀子附齊敬王锡朱亦不得已也也故主女赐維父容指解子被敬納工全共要如即敬随彼隋文不能在和民人豈非繼世之令主乎讓愚以為中宗世宗雖心陽忠事大作和以預重憲帝中 建加压祭延壽宣城公馬中宗世宗雖心陽忠事大衛王面以預重 洞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日宿粉棄之草幹論依讒称升之 所點而終為煬帝所錄固其宜也 為所文帝暴竊之謀王皆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類亦不辭 嚴族夫以險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人手是故始為文帝 年過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四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敬帝同時三年外另三十 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四年。 1以伐之彼高頹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耶類 ▲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庫執大義 謝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

-

後親治之 松林藤寶 世紀國衛二十二次 人民族有 章单系 可否と禁 傅任員語左陳主大怒斬之 附北朝怨歌 〇南朝總歌 延今禮場日歷鄉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經易張臣見原應後落於西蘇 直取死雖傷于微然視江總等輩論談審主之徒豈不諍錚有聲刻士願遊陳長城乙已殺傳經以下獻念諫丁未被章朝以将柳恣諫其治 乃以風城於時齡了不得志而祭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受得經洩谷之不致思城於時齡了不得志而祭也則雖死於直言以前有就而其本心一百至三人臣之義因不可視君重亡而不讓然有可否之義爲章華 後平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鄉洩冶諫而被彩 一年之後後稱代 大朝太祖道武珪 五主共享廿 五主共享廿八年 二十五年禪隋帝 高宗宣帝傳長城 魏禪後周宇文氏 孝静即孝文魯孫 陳雖強大統難當 元朗孝武及文帝 尚有中宣世明继 七三二十三年存 蕭齊太高世祖武 太宗明帝绝兒郎 南朝宋高武营陽 内除降泰年一十 太武文成献文沿 百七十有一年 十五年是為真 , 割月度欠 東親先滅為高齊等関世明高武繼 齊夷親族獨極酷 世祖武成高堪時 五主三十三年亡 篡偽陳氏始高武 後主肅琛改言君 昭業試後蘇昭文 其先代王名荷属 **蕭梁高武太宗簡** 享國二百三七真 連前代主二十二 无欽恭帝祀不延 孝文宣武孝明機 六十七年交丙子 蒼梧姓率順亦假 太祖文帝子的战 丁亥稱魏十一春 當初與是昭明後世祖文帝臨海王 前梁後梁共七主世祖元帝敬不辰 八主五十三年亡世祖孝武子業弑 晉懷與午如封國 孝莊東海節関傳 晉太元時入存秦 後線禪恒被周翦 顕祖文宣高符令 宣帝静帝共五主 盡於已已十六存 孝武之時分東魏 興魏攻元十六主 戊戌稱帝傳元明 后夷齊族更可憐 二百四十有七春 とすっ 關欲過節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於麋鹿復遊於姑蘇奚待黃塵之污如東王樹被新聲郭蝉盈座室砌相似首進志定欲窮身極疑初奪關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於鑿之陰宮人有學士之稱文人有狎客之號之力很須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圓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而妻剛盟百官無故侵領境果何為者哉叔寶素無若方之數類叔堅 忠乃嚴臨海而自取之是調官帝青牛部献裝錦雲龍雖云儉順之主時怕宗儒弱文帝欲遵恭伯之事而欺孤弱寡安成玻驗智無問旦之 文者經立首封伯茂以並本宗後載於情職縱以存聲傷亦賢主也是穀即其關國梁動非所以规模後世矣雖寬簡儉素亦異足收齒乎陳顧克陳陳然論曰祀將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舊文陳陳然論曰祀縣等於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 無終天聖君臣俸、如燕雀嚴堂而從酒賦詩不輕也廣軍飛渡大業級詔以暴楊二十惡命師東下若館不測擠於學事在不疑而猶談王 奔為級冀以自厭治至隋民歌三可戚之詞使四公克之魏寫三十萬衣而後見乎天災地孽物怪人妖꽮廣了告墾捕不思改終房張而竟 朝哉喧霸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叔寶驕侈之罪重奏失失既不但豆又不 橋虎收執伏隋庭顧得一官號嗟之叔寶全無心肝雖苟活兮亦何形 下戈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於勢所必至宣隋氏之必能滅陳即 随倫雖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共一無足時而計爲行井天子 後來隋亦夷周族 東東原思論 置知子孫自不賢

政院四事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签尼在所 問郭璞有言江南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新周一也主上恭儉 以監報馬在其為智言。〇國楊末利州師至流頭雅園将軍成圻以共將自廣南致然所屬等等人勢然職權或官職師天然於中已之成城不然日得君言成於之理令人豁然職權或官職師天然於於合為頻師建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屠卷之勢事在不疑賴所予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屠卷之勢事在不疑賴所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風峽東至濱海 寺師所軍福江高頼謂辞道織曰今茲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衛曰克之曾 友明第公年的明練明一年國下記代陳治田出事與非應與其晉王廣 動劳权實荒淫驕修二也國之臣是所在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 〇髙祖文皇帝 位二十四年富承梁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就壽六十四恭恭策楊素構讒發勇發教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智不遠在 姓音八姓氏周人王執管告武帝曰晋八如堅有及相堅聞之一口簽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来奇異觀派帝時賜胡人 皆有足稱就情尽奇忍夷周宇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 信能监酒禁城唐調額慎死刑褒循東省女侍點封禪却降虜遂移周祚弑静帝城四草剛天下為一以及德都長安勤儉明 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德體麟起母大學歷之地尼心動至還見 射有文在手曰王、宅傍有尼寺一尼抱歸鞠之一日尼出付 題及周以功封防公整襲公爵進為王堅生而有異於頭 紅東 之後書生惠嚴思報生別烈生初似生也乃令久也之後世紀來四世孫日孕卒生孫孫生致致生元善元三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其文人 深自晦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堅以太后文東政 **9** 〇隋文帝 煬帝 恭帝 多什 在門一學國擊的收之及獨軍問記問諜樂至陳於主從容調侍臣曰王氣在此學文計數千人守根尾難地勢險峭陽人患之素曰勝有大計在此一舉選到 長江大野 王素在此去三來國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印孔範曰長江天輕古以為限隔 古以底南 會朝大霧四塞於是留若所目比道韓橋虎自南道正進緣江諸戍望 此敗宣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老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即以陳国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標亦難矣文帝恭勤改事足為良主華宣乘在之衰而楚王逢周之 與而亦難矣之帝恭勤政事足為自強亦乘勝之勢帝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國就率歲失之祭高強亦乘勝之勢,於成功奄何江南斯地大馬小人下流之族權所不與易曰負且乘致經時間以於力取地大馬小人下流之族權所不與易曰負且乘致經至其後之前呼史勝旦則不事而事即紀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神呢以百姓則不他而史勝旦陳後主因削弱之餘壅叛亡之遵不修內政不虞外急以天神 魔主飲酒不省及被擒為類見於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衛主目之日 養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聽意不肖更甚也 厲及後之隋炀帝、宋道君无順帝如一母所育難弟難兄故知人若聽 殺戮惡聞忠言倚府長江以爲險固不脩德政自取城亡與古桀紂幽 縣被孫皓之亡于晉陳叔寳之亡于隋皆以應養淫樂暴蹇竊惶沈酣

人而已 楊素這雕禪将在各地至柳州城中将士刻日請降刺史叔慎教之五〇陳州州東陳叔慎起在長沙政死陳士也陳古面有後學又志教教之五〇陳州州東陳叔慎起在長沙政死陳士也以其前以後之心未及此以上日東明朝正里長前以使之心 無人為是陸與後正理起日主唇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平今天下有難實致命 大廟論功行當有差進楊素實為國公留若翻軍公弼與韓擒成爭功於冒乘縣入城橋松慎而斬之〇四月當王廣班師俘陳松寶至京師歌于 降書於雕暉暉入叔原伏田執殺瓊剛刺史薛胃粉芬適至擊像恆天敗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循豫殺咸許諾乃遣人許奉 年十八置酒會係更酒酣嘆日君臣之表盡於此乎長史謝其伏而流涕 也在發陳霸无陰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晉王廣以開放之時集 亦宜乎亦宜乎 自丁丑至洪成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右陳五主自武帝覇九丁丑盡後主長城公叔寶已酉合三十三年 一物館養吃白此至是在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發歌房內等十四調實於用 · 東門學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〇秋七月群臣請封· 紫紫光住所 職等來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咨討陳述。日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〇部除毀兵仗禁書衛兵 及養人養惡易見先白帝云黃鐘家人君之德及奏上白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多 東京沒華辛彦之何妥等脩樂妥自吐不逮當欲沮壞其事令各造學祭又恐樂成桃亦愛華禪不許痛平陳国和不許封神此〇十二月詔定雅樂佛初使鄭謂牛弘 中は東島三、東 一 一 番高祖と 神師望 虎政之日不識機愛乃立年朔之下羅睺曰昔管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 文章 直自載家傳麗男等短高極帝怒皆默之親禮愈密因謂煩白公措鏡 東京東 敕或說如日今歸功德林諸将必當憐慨而公亦為虚行矣類又言之乃謀為者其有讓初上當使類問方略於至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美 言非所望也換虎有恨色初陳韋鼎聘干問遇帝而異之謂曰公雷大音 上熟 之至是中弘又奏中國獲留多在江左今得到陳香樂請加脩紅以衛雅 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暇餘律上忙從之及平願獲完到樂谷工人奏之 賜也何當事之敢望代陳产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在羅睺上韓食 以輕騎五百直取全陸執陳以實務夕方至臣於開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黃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實子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罪 上貨石砌撰其所實策上之調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日我不求名公 曰二将俱為上熟於是進擒虎二柱國高頻爵家公從答命頻與務論平 陳事類日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馬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

史為以 県 県 州 村 教 劳使幕 小事同思 史朝編工三本 電車工業 等引咎而去獄中並滿庭可張羅高頹舊之故有是命年2十一年以對嘴為哲例到史軍衛為選以故有是命 字宮十一年以劉瑞島店州利史平鄉今劉鵬有異政以義理時示訟者無不靜爾為名稱從東行背貴功於縣故薫雖發居士亦以此關從馬斯格縣之更会三三百人復進迈亦如之將士既將有於死死於而最數有終端到皇帝言笑自若及對博先亦今二百人赴於或不能而最而政府後歲到妻所等信從倒之策也若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從倒之策也若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 配以謝養為行軍總管計平之江表白東當己來刑法陳接世族废為改與前門將敢則舊以送官而取其重賣大性被所者甚緣一十一月江南衛不主奏 《南高祖紀》 性清忌不說學既任智以復大位因以文法自然明察路下常令左右規陳以十年般預例來軍李君不於殿內君十言語過處商類帝為命以上 速曉之日此小事何及勞使君訟者两讓而止 訟宣可禁人在獄而安緩于家平罪人聞之成歎服後有訟者鄉間父老 聽事終不返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若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 死公義命皆與致聽事設掃畫夜處其間以俸禄且醫藥等自省問病者 〇以辛公義為民州刺史書公義何民俗長吃一 基固諫上不從然亦桑悔宣慰馬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報酬妹志帝 養衣斬每次殿廷橋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當於殿廷殺人共部侍郎馬 她為寒門平哪人後收民者盡更蒙之蘇威後作五教使民無長幻於誦 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臟汗私使人以錢帛遺贈之得犯 既愈石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真能相発者能相供言死义矣民感之 高智慧被所以東洋為營子終管來獲見請以共潜渡掩破其壁使退無 智及日更能使農業機以語話五教和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 士民嗟然民間後訛言唱欲從之入開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 相慈愛風俗逐襲其後遷所州刺史凡訟事立决有須禁者公議即宿 人病園家避之病者多 子有 在心機景高下 世後以其本相惟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公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我元祠等各 Bot 新五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成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〇件 100 E 文帝因佛 推学环念 東編二二本 帝自之日此的豈不由道與作詩之が何如思安時事思理協究當前之帝自之日此的豈不由道與作詩之が何如思安時事即似此似獨侍宴出脩其宗配官給緊物即死獨當對以一是神食數十里以此似獨侍宴出寶常竟幾死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日用此何為〇部高仁英廟宗陳叔寶 安之言不聽弘等後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包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甲處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紫定雅樂復用族官法帝備記何者軟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預擔者命左右扶助 南坐民後門線於名皇太子為言前有佐命功不可要帝曰微劉助鄭譯 知其子得於聽明亦一陳氏之子他然哉 〇齊州刺史盧黃有罪除名事務〇本祭日高祖能從陳此之子而不自〇齊州刺史盧黃有罪除名 群臣深自公青為之不御酒肉春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者轉幼 素為僕則不平形干言色由是免官然望愈甚上下孫做公卿奏爾當死 宰相識度則不如頓遠矣〇質若朔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 将軍質方所除名楊素性缺辨的下在心唯颇推高頻敬牛弘厚接跨道 柳森皇南續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筆皆及養子也當問宣帝時以無賴 德至定縣成記行之萬獨常問新樂法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上謂獨曰公卿中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剛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寶竊以 陈名藏餘後其官爵〇詔免河北河南功調减田租 此望活上百比已格外重當獨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特人 **無視蘇威以下茂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頻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 感梅請罪逐相親膝の十二月以傷素為僕射與高頻專掌朝政領軍大 郎茂嘗為衛國全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 一十三年、開中鐵府北洛陽上遣左右閉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 分降西祖北

世段で有 此其大英 福威 零里 **障重整散騎侍郎王砌上草屬靈威志帝好機祥小數劭上表言符瑞甚殺又探** 明春甚摩素為後等推為內史舍了 管新棚盆制及蜀黍町三王琼姆丘塘縣及世東為之〇十二月物益邊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縣因懸之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級 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為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第曰禄豈須多防滿 說達之必然此其大病耳○十月以幸世康為刑川經管世康和靜讓恐 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女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惡來名太其從已則 大死者相放于通常素质更多命以情况上幸宫見制度壮麗大怒曰楊慈養也故其者法如此の言次時天是常此古靈非德養所造而所以成此官者養宮成以封寝養然內史舎人則其官養官成以封寝養然內史舎人則非官養官城下者以能藥為內史舎人 納言蘇威免葬後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後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 雅升以上皆斬は地 歌謡繡識指旗佛書曲加誣飾撰皇爾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今宣示天 公有四部明日后勞之日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娱盛飾此官宣非忠差 **愛院力為離官為吾結悠天下茶慶獲譴封德委白公勿爱俟皇后至** 故鄉也裝起高後傭群和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意其子孫則而象王守遂曰楊也類仁汾陽諸役並作失文也知楊素之姦語而不能退王守遂曰楊帝之惡皆文帝格之文也知仁壽官之奢養而不能禁故 矣〇樂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黃縣死劉昉任刑也可為備獲之深夜的致管司內學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劉列額義者為是的致管司隋文固陵縣校忍而其本心則未嘗城亡方其圖集大利則 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十七年三月記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决杖品級雖有崇甲要為此 少與处語 香 縣 縣 灣 禁 **信用公**有 が さ が開発され 不至此過經管者修好內其如進毒得疾微遠免官於妃賜死楊素諫日衛王之過 世史類編二十三奏 **兴美三雅** 中期各位 = 即死於是行旅皆是起早宿天下懷煙有數人初執事燃縣時對主而例又律外帝以盗賊繁多命為一錢以上皆意而或三人共経一人事 機利日益力與臣的假令身死當達了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利使順面及選歐州刺史察猛力請隨入朝級以其疾篤遭還而卒帝不順作樂治敦太平海帝不以為於和吳多及納州則史察長真來朝初何成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少卒不許被歐諸有罪免國無可言者價主象 情而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然不恒不後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移 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添殺之。當因來曠告經歷免徒囚府皆寒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鄉越經國舉帝曰六月雖曰生長其小軍取其多而不取其火豈所謂辞以止辞即 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當賜萬計與大理鄉許問俱名平恕然官原 未有益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事來而獨無唯類矣帝聞之為停 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遇 任情不平〇七月并州經管東王俊有罪免俊切仁恕喜佛教及為开州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侍郎平園皆衣鄉禪帝以食 臣有死罪三不能制取堂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等二也本 推驗無實常然命斬之綽又固争。帝佛衣入問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日 之日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臣不可殺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後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情死 厭藝命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宣殺 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益者不為盗則已如必為益則為其大而母為 工文莊曰十冊權之也益一錢者坐以死盗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工文莊曰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衙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多少大 个隋高祖紀 一八事必

神神族。若慎雄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種職侍郎高孝基素實機將清愼絕倫弘獨其數前實心未十九年以午弘為吏部尚書獻養其弘獎展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文件改名少解於是除名職議職名楊素所惡譜 以外社会少解於是除名職議職名楊素所惡譜 金省三大族即二十年二月獨若所坐事下被而數之日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 製養財 像而能人長者汝貫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也與欺騙干三卷 ▼ 隋高祖紀 成太山と 典及時後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語勇勇張樂受質帝不悦下部停 之、注請立層王在賢兄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卯之危成泰 山之安美的然之以白素素養所發勇亦使素務秀所為素至東為族人 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屬意且說之日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麼點 性節儉而勇服用係害飾圖鎖帝見而不悅戒之日白方帝王未有好養 足以嗣守皇基今万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都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 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氣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於此初帝使勇恭以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為師帝 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十八年圖王秀奏史萬歲受路縱賊致生是東帝怒命斬之高顧及 **東部教**囚 一天看於越問其故智積日鄉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〇以王伽為 が 変験密言 | 客言がを講四主上本無功徳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対疑論。十三巻 | 本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為業養,完今雖永平其亡可就像此足而待玄於與杜如梅皆與選吏部侍郎高 此姓在於 **| 陈鹏哀其辛咨伽乃悉脱其心鎖停接平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 個全齊州勢崎輔納行松軍主伽透流囚卒松等七十餘人請京師行至** 却着卖咖啡面或五番為汝受死逐捨之而去流人感忧如期而至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其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不得に関 初帝之克國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意識姓發私謂所親曰 十一月立電主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帝四故太子勇於東言付廣 右丞也即用之 地流涕鳴咽帝聞之為之惨然會尚書石及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住 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將有傾倒之象亦者矣 胡致堂回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策之日當太子初立且四 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應自此勇之廢黜决矣 凍致師之将奈何施於國儲君副平隋文開其請毀太甚心亦致疑而 信可使之人平而使素往故素至東宫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客臨 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

电改美 電流を 対象 対象 世史順編二十三卷 · 東京後述聚雲起除通事舎人()野王秀問問王南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辛酉左書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令袁左表日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 世界重年起罪以立来整千重那以立区也 道明清之中共 有新明三人共选一八有即死而准四克(明音八四)等而林 耐漸短至十四年短於舊三十七分矣上語朝謂百官曰曰長之慶天之 在成二年七月以重雲起為通常各人柳述尚關應公主情寵使氣帝問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照與軍處去順人也知謝病順東天也東帝受問禮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端以釋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日短今自順與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大二尺七十二分自 之婚行以長史裝補遺使上書目高頭以天挺良不元數佐命為聚所疾其為惠隆令楊素求其罪而謂之帝做秀邊京師十二月廢為無兵人幽其為惠隆令楊素求其罪而謂之帝做秀邊京師十二月廢為無兵人幽 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樂石也可師友之 花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所與在丁重等之〇十一月起南郊初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目去極近即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無華心願陛下弘君父之茲各封小國親其所為若能逐善漸更增益如 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緊與所作得罪已父軍 韓橋虎翻將非領将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前拜曰 新日楊素降橋尤史萬藏皆稱良将其在後为何如弼日楊素益將非謀將 李起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指述日柳述驕愚未常經事兵機要 及數主成權愈盛太理卿深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成必為禍於陛下 所三五日一何省評論大事外示像學實存之權也〇太子曾問獨若 東為阿衡恐其心未伊尹也南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字輔不可躬親納 ~ 階島紅紀 正以自學 四,佛上外 得失在時 王通子儿 空間去班 漢:辨不幸 王通恩君 决 有 操 機 代 天下使時和年豐浦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泛語過於素白彼萬慢公公雨海田足以具類教品歸納贈辦讀書該道足以自樂顧明公正身以治 者甚級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動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魔足以庇風諸闕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速教授於河汾之間第千日遠至 安支三年龍門山西平明府王通等 成第一根第一根對不報則布之出成 公何與爲素待之如初第子直我問息該通曰無辯附止從曰不爭通當 何敬馬素以問通通日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稱無赦之國其刑公平重欽之國其財必省又曰閩訪而於者認之四也** 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展干國南帝發疾楊素柳述元嚴督入閣侍爾子四年七月太子屬就带干大寶殿而自立條縣聽鄉書上多途殺故 無禮上悉抵浙日高生何足付大事獨孤點誤我乃呼柳京 為曹問僕射楊繁得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覧之大志然帝所寵陳夫人日 出更衣然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法然日太子 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振而不謹後事次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諱 何王通既不知陈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枉己之不可以有高而及靈子上一演便不遇成為文王則終鄉竟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奈丁拜十三天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華野太公之隱於殉所以養其君尊德縣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汲自舊何其不自重也 通城有太平之軍不待君之來之而感門自就不懼目處之不重亦豈西致堂回屠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再文官以不在以二十有三年其對其忍國的士所遭以行藏其近

し 契編 一一米 第十二兒述等将呼太子上回男也述藏出閣為粉 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官皆服幹濯之衣天下 化之開呈仁壽之間丈夫率大翁布不服羅綺装帯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勞問其家愛養有姓勘課農桑輕帶薄賦其自奉養務為俊素乘奧服御 定樣雖當於以至於當場有功即無所受將士戰沒必加優當乃遣使者 嗣除述嚴名徒之間南島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日聽朝日要 子為所以明日發惠即位橋稱問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經殺之不為爾者其故太明日發惠即位橋稱問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經殺之不為爾 我在聖前門問心站也夫人為而知坐不肯致湖諸官人共過之乃拜便有其前順後太子對小金台造使者赐夫人夫人以為協審俱甚發之 最緊獄令右無子張衙入殿侍疾盡遣後官出就别室俄而上朋故中外 政績之吏此非少口滋随之本一鬼王河謀執其父而降則部之口鬼非當國之本平能益清之禁减益湖之節死罪三奏而後行刑妻皆有 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故言 撫有華夏耕然織数百年之正以亦有以也故 方正學自 隣文帝以許力取尊信然前後節偷調有司口軍餘於民無 福為祠水養死有餘石矣 利於大我真可以服式状之心矣其為人雖猜思新忍而能 ₩·長王之子。常調群臣曰前世天子湖千壁 素聞以白太子嬌詔執述 医分詞 傳順底分争或至亡國联方無婚 传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宣有此是 幸江即 清夜波曲 東京語至子俊無王個越王個代王〇三月命楊素賞東京宫室又勒宇文愷與舍 東類編二十三卷 班御龍飛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鄉音廣齡頭辨耀處照體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華江龍陽順雜發顯二宮出落口莊河 院競以敬養精麗相高求市恩魔上好以月夜縱官女数千騎遊面死作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絲為荷芝養笑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殿樓觀窮極華應官樹秋冬彫落則剪絲為花葉綠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達聚諸山臺觀官殿然絡山上海北有嚴惡役了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〇五月經西於周二 所又遺黃門侍郎王弘等社匠前造龍所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為又求海内嘉禾異草珍食前數以實國並自長安至江制雜宮四十餘人封德藝等營願仁宮莊駒顯發天江以南丘滿以北許村異石動之落為三三卷 上國大業元年正月立皇后所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踰年至封昭 耶又懲圄室諸王微兢使諸子分擴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千皆不 龍麟得於行注海内縁集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無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 以審然而楊廣季嗣惡極遂致城絕 平得一指無並后下三句皆降女之失也 均位區錐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個繁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遺其三 河馬温公三 華伯於別祖公司內龍並后外龍旅政等子匹嫡大都開 〇煬皇帝 亂就逆窮奢點武巡遊誅戏無所不為在位十三年罪惡黃魚 天人棄絕宇文化及政於楊州壽三十九葬於江都之雷塘 **倭為皇太子。仁書末弑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是濟其兄弟** 名廣小字呵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未幾謀廢其見

近世等。相文物之底近世莫及也心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文地之處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樂車在朝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珍 みなず . 金玉烯炔 万とイ 情忌外示殊禮内情甚濟今史言院分野有大枣乃徙京為雙公意懿與 尊作以為廣州人之失為此春秋之法也 题公勘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有受政於其死前其官以著楊素之罪至越公勘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太子昭卒〇始建進士科後世出〇楊家卒縣後海集及《首提傳宗之 四月眾東北二月上於江都四月自伊関陳法駕構千乘萬騎入東京衛一條數學 **两面二年二月新作與各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水捕之殆無遺類為煌** 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官献飲料發之際多奏埋之 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點除仍意 為更部尚書不得尊行其職蘇成宇文述及世基等來堂選事而子養之 灼然顧著者進擢之帝與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今無假而已時半弘 文臣三 城赤少而輕快做應不羈於其夷山靜部功臣莫居其右然專附同分欲以飲之數經疾以應不羈於其夷山靜部功臣莫居其右然專附同分欲以飲之數經疾不肯餌藥請另約曰我豈須更活即 何高極端百尺上有鶴果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援 待死子為礼職以 墳土未見關門班教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 行無機必自及禍其斯之謂的 於師是終使宗廟立城市部霜露完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 而安其國又何有干子姓及其臣民手 王縣於外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新情名器依足以失士為他人之一百安也已謂莫足以當我之官斟願富是之時與居才智之臣皆如金月安堂已楊将才有州名書世外人名人以一次 洛旦倉在河南府軍里上來倉城周回二十餘里守三千客城十 楊原非能惜名器也特角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 今隋炀帝紀 j F 一十五 首字不 著接頭來何如漢天子。空上電子堂場各有差〇冬以裝矩為黃門侍郎 太守楊節獨無所献帝不從以和為博陵都太守使即至博陵觀之由是帝北巡路鄉目精經始皇五武縣北過關門太守立和蘇食甚樣至團因 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然由吏部織介之迹皆屬考功省 「那三年四月超頒新律所該割城預脩律名中弘問日親都多 民過厚謂可獨日此廣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大放私謂 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〇六月 經路西域将軍衙籍衛民工一一等人以此人一西域諸朝多至後聽 **廬帳以俟車駕帝辛其帳啓民奉觞上壽帝大院赋詩曰呼韓稽額至** 物豐實中士五十餘萬馬十萬足姓旗輜重下里不絕突厥路民可汗奉 類白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別亦私議宴可汗太後並為人所 退謂不不懿日間天元確以好樂而上既聚不遠安可復職又以帝遇怒 長孫晟諭自因召諸部首長成集路民及義成公主來朝旺谷軍同島特 所至献食整為豐低至榆林逐欲出塞耀共恐突厥落民可汗熱惟先造 從容而已今則不遇軍處何也炫目從者州置編紀郡置守丞縣置今而 月置回路倉於路陽比七里,金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帝以為誹訪朝政皆殺之賴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蘇威楊素質行前

西域建築 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比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新鄉市為冷澤不克的國治國來朝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四五十八百五十萬五年姓民間丘客之数部齡增乃〇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遠兵擊回祭長城總群楊屬再奏長城止當外傳雜 國雖多人而益厭乃備黄天下山川之圖以來勝地因營是官〇七月後也是成果四年四月營所赐官班部衙齡州帝無日不治官至兩京及江都死 #常是對者屬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經 殿越大遇村何為市人野不能答所稱裴邦之能請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論該如 皇漢武之功甘心将通河城四夷經略成以季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國山川風俗撰河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團入朝秦之帝於是慨然某參那交市帝使更部侍即裴矩堂之知知帝好達略諸南胡至者知誘訪諸 之裁將罪之房方議勘以杜絕實察早鮮下氣道衛不能用幾額茶道衛武不悦日此魚漂之我也武王馬今陽希謂門一角之頭尚祖是亦思 繼所經那縣疲於送迎歷費以萬萬話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絕之 安使牛弘至弘學有來學術精學物學舊臣如於信任安存不及私一人而已以好學博文廣變電厚來確當世事派儉約第上則盡禮待下則就有學博文廣變電厚來確當世事派儉約第上則盡禮待下則献書稱四豐縣各律編輯兩者不將手辦堂舊臣如於信任安存不及私一 · 氏所陳奏皆朕之成善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就能若是〇十二月文 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慧 子情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完養胡客過酒食店悉遊入 六年諸者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竹黃鉅萬諸番入 京城不住一部今保以此来伐之卿以為克古對日伐之可克派陛下親行數或未來,亦以年正月建諸軍分道獎高嚴帝徵更質問日高麗之果不能當我大功。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讓流流就要問題以於只顾金稱聚果河曲士選聚於清河自是內在群經濟是不可勝到的以於只顾金稱聚果河曲士選聚於清河自是內容,者多往歸之衞遭德起兵漸勸應和聯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勝返由是 **供商** 浪風和東 **売世即** 大 不 漢 雅 华 社 有 漢 之 思 有 漢 子 Z) 湖鍋一下 卷 克懼損威惡若里傷留此命猛將勁至指授方恩倍道無行出其不意言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何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 正其非耳時即平屬前陳民王簿推衆據長日山府長山縣,門京京灣書起共以時即平屬前陳民王簿推衆據長日山府山東縣南門京京灣是建共以時間至天文道故王簿張金稱高士達衛建德等是八王簿張金稱等皆當時群益而不以 羅念帝曰子觀隋史之替裴矩曰格勤匪懈風夜在公求話古人始未是始相聚為群流 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壁動於 惟事平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益知史民之之有又因雖處危亂之終未虧廉謹之節于謂絕所以匪母向在公教 必矣事機在逐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 海可謂大雅君子矣 除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餘年或險不能尚也網繆有關三十更臣三十弘 字里寫好墳縣學優而供有涼推之風機職遼之度採到 難盡信也 本階場亦此

, 1

國文員倫子三卷 尽情傷亦紀 一次月壁公楊玄威寺起午旅陽 而行命民部尚書樂子書輔同中東都〇六月壁公楊玄威寺起午旅廳 而行命民部尚書樂子書輔同中東都〇六月壁公楊公威小怒乎不聽 以之 學國九年帝復自將擊寫殿命越王侗留守東鄙帝議後伐隔觀光祿大政之縣與以外為為廣之謀以が為在 無干 嚴而 幾行 報明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與义活監刑者寒耳促令破養人作認明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與义活監刑者寒耳促令 孫也少有才略志氣推遠輕射好士為至親传帝已之/家遂屏人事事務 着與其能信場應於文明者之玄威時以清山公幸 (こび話主客財文會 者與其能信場應於文明者之玄威時以清山公幸 (こび話主客財文會 理更和尚有有意語は云城乃者之于是远面也公果共門師前虧與泉 功 吊 人 作 作 事 為 唐 題 朝政日本清就密問計器日天子出征逐在邊外去幽州酒隔千里公摊 安次其最供機其工民採險而中之天子雖選天其根本可徐崗也玄威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界不足為意之師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政長盡其無不降則潰可不政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答曰問中四共出其不意長驅人斷把其咽吸高觀明之近職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 讀書響乘黃牛讀演書楊素遇而異之讀玄次等日汝等不及也玄感見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為盡し九月帝還陳 好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而而至非僕所知也玄威曰不然今百官 口更言其次家口簡其信道襲取来都沒號今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 制殺張衛衛既放發帝每今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衛妾告衛怨望山流 進止皆消奏問待報至是圖戲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渡逐 遼東諸将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日今者 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 凡軍事 帝甚惜之〇六月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至 家口並在東都岩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成公之下は **炒的前沒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副體道病卒** 成此人主朕與士大夫高墨亦當為天子謂秘書印度世南世縣日我性不喜人諫 ||徳彦寺||大学が記る胃死帝嗣其住の日庭草無人彦寛緑後能作此語和帝自負||姫寺||大学城泥る胃死帝嗣其住の日庭草無人彦寛緑後能作此語和帝自負|||姫寺| **連続するす學毎騎天下之十當請侍臣曰天下皆詞朕水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今** 東爾本湖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藏忌之未幾徵請行在鄉遇疾未謂其甥王氏在至國和本湖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藏忌之未幾徵請行在鄉遇來愈顧人多附之帝以後養之是人以問答本湖鄉等此書玄廣城既不書依謀下清報玄威廉與亦不書珠書法接廣移號書我故此聲茲及及希特新起與至是此書來建紀擊到 空子等五 世之類編二三卷 無不巧 下了了一万上策也逐引我回沿佛一 恩母葵美日我身為上柱國家東距萬令 公家市和 | 置之地上方其知之的王僧康用松草以与禍而空架多燕池庭草随意東本 若位望通顕而陳以來名老獅所不耐至於早賤之十雖少常候然本不 文十一何人目之,使不廣大一縣之的隋炀俸俸於發二 邊大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跨道衛死帝曰更能作空孫 中戌十年二月記百僚議、當職戊子記後徵天下共百道俱進時天下 白玄威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盗風玄威玄 酒納路以目晦〇段楊玄威廉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威震與謂強 提做 玄成複談幸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感公好及而 兄属聲目洛陽被圍心暖之疾乃殿逆命猶亦癖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圍東都也開倉縣給百姓乃受米者皆玩人〇玄或所善文士王胄坐後 不欲勝吾屬全為廣美八月玄威引兵超運關文述等追之玄威敗死時 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於己勒婆光於東鄉 干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威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少意耳衆皆悅 己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事實亦因樂達更乞降而乃班師仍徵新題 感護兒開玄威圖東都召請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動不宜極遠諸 更城久不拔會楊玄威 义書至帝大權分軍還遭字文述來該兒等學玄 《隋炀帝紀 -

成名 一两子十二年太平元年 が正月分遣使者發立撃諸起兵者の作見受害終的を無帝還更都 東側次^に 乗組ます 作子だ 通 |秦紹同於乙多十一年正月增松書首官百二十員常好讀書者述置王府學士至 楊帝與五分大風之也の暴容起照王也祀南郊大風書勝 世史其第二十三六 等面對日今該之役願不發兵但軟群落首可得数十萬邊之東征高麗可 阿爾爾爾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孟超雨之帝間威以伐高麗事成欲帝於天下多新文術之為帝不依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酸珍郡成獨獻尚書或濟之日尚書有五役会皆何在 茁非智化為盗平文音在寫門計能征處全後征發或何由役会時何在 茁非智化為盗平文音在寫門計能征處全後征發或何由 〇四月除納豆蘇威名帝問侍臣盗贼大將軍字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 謂接兵大至望風道去定興從之諸即接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園去十月一次 廣世等 倉谷不能赴援故也宣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証鼓相應唐必 年十六應祭練屯衛將軍委定即設定與目始畢敢聚共圍天子必謂我 百人常令偷撰自經行文章去農地理醫下釋道乃至備磚寫狗皆為新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〇十月還西京 元人朝元竟不至〇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慶為意劉炫獨 清陽為紀 十一月紀丙 新兵合撃大破之〇太僕楊義臣撃張金稱高士達斬之實建復收其張小起類為二三恭 これ今情劇帝紅 事情斬亡命於為圖為群盗聚衆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凱皆從之事與明明縣王安仁後上表請還西京斬七體之級死達城望讓為東部法曹坐尉日本第王安仁後上表請還西京斬七體之經此經新嚴讓新兩職以農縣過剩 松和 李氏時日李客自雖五亡命亦歸讓諸師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将城李氏將與吾 **华景沙伏** 之臣前後一律也一 少)由是順官稍以城降之經勢日盛勝共至十餘萬人內史即處也其以取餘勝部罷義臣共先是群盗得間官及士族子弟以 私之獨建徳善遇 河市而南部縣為之來須〇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夢帝據江南〇以李河海的官遊與認等攻禁陽帝使張河應擊之審盡策用伏分與林聯殺行為以陰附爾案外為開進故玄族言此解我問點與日權等于皇后總勝間王者不死斯人再三投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致祭宿非女英諸自察 放散其女城由是後盛妆情之得失存亡大與秦賴楊亦之惡開倉收備 為處義臣克之擁共不少又在關外此非所宣帝曰即言是也處追義臣 而數三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職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 為海内間沒那既帶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隆河北,職數十萬列狀上聞 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無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盗賊 帝惡閱盗賊諸将有告敗求救為皆不以開但云星竊狗盗郡縣捕逐行 湖為天原留守以即將王威高君雅副之擊聽程兒湖被圍李世民将數 信即崔民家以盗贼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汜水來信 欲行無敢讓者建解尉任宗上青極讓即日於朝室杖殺之逐幸江即 命越王個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成象王凌仁宇文述勒幸江都朝臣皆不 〇恭帝名何文帝之孫初封代王曹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 禪位于唐蘇為斯國公年十五而薨,

世民有多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古世民聽明身決職量過人以哪堂方亂陰有安天一時也以以深以宮城設門與發於同秦政人別和己希於初傷公李浙先生四一時也以以深以宮城與日澤之來身了與政異之不知愈公李浙先生四本於以人月李洞起兵 医脱散副的守主威高君雅师一清美裁兵非群盗之此組出出為二三多 大下之志 松養荒川 聖美和一取天下如友掌目太原百姓皆遊溢入城文幹為令數年如其豪傑 两光安知 非馬を生 民文語 迎江淮李小雪温東衛好阿群盗殆以萬数借此之際有真主驅傷而用 文章曰天下大礼非高光之才不能完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明之未俱;議領於惟以 。文部坐與李家連長繁伏原,徹世民就自之,中之未俱;議領於離武同總祖罕難少命世才也。既作四城有書主見常人経達類漢為神武同總祖罕難少命世才也。既作四城有書主見 兄城上烽火報数日貧吸如此後達亂離将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兄城上烽火報数日貧吸如此後達亂離将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下之志何身下上故讨於客咸得其數心醫處官盡養寂與劉文静同宿 工議作名稱獨公略取河南沿部安設程護日際以参多積聚將重拾親下遺使附于突厥の審建德院長樂王の程認李密捷與逐合整政東趣の一月寫是原源即以今對武周斯太守正仁赤收丘得清條人自稱太神為與於解於議院,對武周斯太中正仁赤收丘得清條人自稱太神為成原於解於,對武周杜仗威起兵統對完近推開小台多附之計劃十三年被關所撤於以升。特舉上書時期如紀對公李集之會下過十三年來關所撤稅,與八年。特舉上書時期如紀對公李集之會下過十三年來開所撤稅, · 密读核做都照数場所十罪且日餐而山之竹書罪無線次東海之波流〇四月降與稱西泰朝王據雕酒了河南計捕使果仁其以荒中降李察 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說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的今主上南 |知吾二人相得何及貧敗文靜見季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日此非 惡難盡祖君方之辭也〇內史舎人封德處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 審為情事調順帝意故世基之能日隆而隨政益奏智德要所為也〇五 〇四月薛米稱西秦霸王據剛河一河向了捕使聚仁基以虎甲隆李家大角华型湖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咸吧陰養士馬欲暴大事正高寂以官是推審為主號為應公用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潔江推群盗莫不響應奪咸忠東家七驅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胥豐宮人作淵經散稱 将有兵七千人黎回路看破之間者恣民所取老務種負道路相屬讓於 帥大軍輕行擔襲發栗以吸第之遠近許不歸附百萬之教一朝可集逐 世代ヴェ 世史類論二十三次 別起夕 がた 言言工会 以天授さ 不早建大計祸今至失淵乃命世民與文静等各樣在遠近赴集旬日間高端及劉武周渡汾陽宫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盗賊竊據難官福展趣淵起共乃使文靜許為被書祭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兴擊 今主上無道百姓国窮醫職職外皆為影傷大人若守小節下有窓盗上 〇六月李湖遣使如突厥頭之相結突既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近萬人王咸高者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便也民伏兵殺之 而有之如探索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減乎淵然之沒懼及士馬精體官監蓄積絕萬代王備切准關中豪傑並起公若該行而西撫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荒共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湖大餐 正合我意乃除部者屬客城城川非問不之知也也思以明异人說測回 乘庄務希院延只甲入關號令天下一不過半年帝業成英世民英日君言 上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 经侵且数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淵田此可謂掩耳盗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耐乃許之。 者執道江部鄉大懼世民與叛年後說滿日事己迫矣宜早定計且管陽 謀事已如此當後奈何正須從之耳時帝以測與王仁恭不能質我達使 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聚情已協公意如何湖曰吾兒誠有此 討賊賊可盡予願大人勿疑湖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 日次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後說湖日今盗贼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 裴致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何為成改易旗幟雜用終白以示奏 裴寂之那受其官女而不顧又稱臣於突厥倘以為助何以不後世夫 劉業之程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所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而可不以正放之米太宗照父於罪而賜之以起兵萬祖呢 |匹夫欲自立於鄉黨循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華大事 今哨恭而紀 7

牧班 独蚌 事的十八八書招本图器目恃兵遭欲為盟主使祖君芳後書目所望左提右望我 不無大宗 有 大宗 有 情 世史領編一下三法 李朝附属 李世八十 市且代無導動又用情以脫大麥臣恐強本之為無父也一未為晚也乃出明日不够都不明紹幹都不明明在為與的時期對下端都日今日不前來代為無調補患文王日今者兒本為水外大時前與為地對以前的接受政策會養成徐觀幹論之與以及漁人之功拜前的及始也與及鄉便養成徐觀幹論之與以及漁人之功拜前的及始也與名牌及知與以關其志使為我變成立之道緩東納之行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野以關其志使為我變成立之道緩東納之行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 市圣於投野所不及言執子與於歐陽天政関命汾智左右尚河安韓與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聯江蘇酬地籍縣共 夜封於魯斯榮足矣殖 命願不及此於戴大弟緣除野唯學草曆圖經有者也圖過云以牵北 使温大雅後書曰天生茶民必有司牧心人為牧非子而維老夫年新知 於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屬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 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限貧民應兼者日益多聚农等上淵應為大將軍世民等引兵還晉赐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維横行天下可也逐 至軍門世民教之日汝指野為為震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珠 電過於歌 · 出空過將聽斬數萬巴河東沒拒測會積雨湖不得進期 軍門等根并後機即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情遠宋老生帥精共二萬屯 刀同心執子學於威陽殘結商辛於放野豈不盛哉問得書笑曰密妄自 传人耳逐斬之其餘不我一人秋色無犯各財撫使後業遠近聞之大批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整西河郡拔之斩邵丞高德儒西河郡不從淵 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中的守晉两宫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方 命湖使建成世民将兵擊之至西河城下德儒門城拒守攻按之就德遇 為患終守臣節可也員有騙父臣勇以得天下而可為平則亦無所不行一不義投一不多乃得人下不為也太宗恐為祖之不從置突厥之 至矣情平太宗有亦世之志撰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以 會未服上即家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日惠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下 情表亦紀 少謂日之一亂盖為祖以此始之也古之上行 学成長の表 班生物等食決自得勝共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家以為大衆父聚怨書作本數典書記密登其文辭召之)〇本家道济世動取縣陽倉禄之開倉經民就 **英兵至** 烧没有大 八成陽 元質藏以那降本客使其客魏徵為於湖密密書即以智敬為題州終常 石徽字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是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野藏召 何江都執取獨夫犹今天下密性之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 米畫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稟然進取之機因士馬之統治流東指表 文靜以陰殿兵至雖正之每見矣而復下韓城降馬鄉〇九月武陽郡水 且能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暫新之迹克電也進取臨汾路郡劉 八月面點湖道軍越震色建成世民将數千騎舉軟指壓若將園城之狀 外湖石間之諫曰今兵以養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放敵乘於後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湖不聽促令引於會黎湖寢世民號突帳 馬邑本興大義舊不顧与以救養生當先入成陽號令天下令遇下敵逐 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後還太原運糧亦至 武周乘虚整等陽洞召将佐謀比遠斐冠等皆以為不如還放根本更圖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循武周雖遠利太原實可近忘 後與世民日今禾我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客類愛倉果 是信使往來不絕口雨又不止腳軍中之機劉文辯未還或傳來厥與劉 而無湯武及身之學別文雜智謀之士耳聚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樂人斯得天下歸應其就能與之情平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二京機解既寒群沒自下乃遣其將總能師南搖橫出則不逾前時罪一下三卷 事不疑踵成功而用智行違義理者多矣 不必許為教書後民以放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三代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待以妇父也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恨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待以妇父也 胡致空日 来有其常計無疑矣李湖縣其大逆不道之那而報兵計之 王也不必推奨李家以騙其志也坚守晋陽故召家傑厚集其象分擊

回 脚馬人不 乗 手 乗 見 蘇姆,周本湖公司共西越東安衛院未決張行日西海通權大級憑堅城吾拾之面中之前一中連之流敗鳴呼可謂高士夫 世民一見號娘子軍開城於州是尉房玄於語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典了軍 移業と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のではなど人の原で変化する。 李獨 湖京後安與民的法十二條悉除暗古禁馬巴那丞李绮素與湖有的 世民并然而去若進攻展安不克退為河東所頭腹背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友阿 # 東北區東籍班然後西上展安府通為接通敗侵安必姓矣世民日不然其貴神 世史類編二十二次 室恭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聲過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 屬湖文李氏通路紹者亦將精立萬餘會世民於清比頭柴紹各置華府 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牧其豪傑·攻備係終了主義· 一時,四十十年 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强突通自守廣耳不足為慶淵两從之留諸將圍河脩傳以待我坐賣日月然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門歷起之將未有所 · 月前梁高蘭鉄起在巴陵語湖湖自稱密王藏中等于起〇十一月空 干啊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軽秋毫不犯 及謀勇不及断取之若振稿勘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節致堂日 自有真矣 客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無發之期以此一言觀之其為 哉惟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雖造唐室者可謂帝王 軍為攻圍之計未與逆克長安雄標京是是盗四方諸窓所能抗衛者 中之奇国多矣而花下目見豈不及唇室之與而死軟抑如黄石公魯 中面抱屋時之思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其然李客不足與言選洪 取電色克汾綠降馮鄉守淹開狗渴北兵威所至推枯拉朽遠大合諸 正末曾無才或隱於屠叛或守於盗城此答絕後停優游黃社 與王氣泉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機半載方其枝西 河斬按臣思撫居民秋毫不化義發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 洪客之縣許而上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此本下 《四本帝里 十七七 吴楊祖李 京君 (古) 宋代(古) 新月本 b 的最为人的 好以之一如此在上了 漢語ポスト 不能過 ▼ なんこはなずな過ぎまちょうす。 ここなどことであらりているがかる神地で日可與言將師で思者強い子耳○淵博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 不沒全 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處王已而以本建成為世子次年位於天與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尚時年十三天放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 之固請乃拾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客其舅韓擒虎 成實接帝偷禪唐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起王侗為帝又次年已卯禪王世 千三卷: 乔日恭帝。 **懷蒼邊滅篆女降為公主孤兒承稱介公隨行執逆族滅字文於三一文配天元經。生有鄰帝雌棲重見忌不自退遜鏡竊陰謀天元之。祭枝隋煬鰕罪在不赦矣亦隋文唯作偏致之也隋文世受周解文** 之未易下也場而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麟氣循慨然豪秦皇虞稽賴問雖而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何使后嗣僅得中村之主以守實必罰級能取江兩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族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實必罰級能取江兩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族突厥高島之屬莫不是年國司文而於周非有元功摩德素治於人直以天元最崩嗣君如 忠於女不聽於字文不仁故天令楊帝理敵托生門内敗常亂尚行 關直言吃率是這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古兄隋無積奪之基武之為人薪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盜起而循延游不息惡 楷告四方與年民間罪之師宣不名正而言願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後取爲易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暗屑紅过之罪數其淫唐之惡養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轉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 **姓耳伯威于李楠城于王皆隋文自作之聲耳雖其勤敏節微有施** 職養速度其我随便化及出自問商因其首盗訴戮不佑好於 丁以家 及漢高也敵 創業所以不 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度幾失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宜其 所有等事延年三十,已是相當大,亦安肯逐怒而學不示報應彼為 之龍龍麟酒之禁城庸調之額把題詞不孝之降三覆死罪張當政 然府恭府紀

低力 街水 宋文-77 世史顛結下三天 儿以可卡 が高馬用 攻傍约為心隨不任官信首公罰制統武役沖境定以祭佑潤測而放攻傍约為心隨不任官信首公罰制統武役沖境定以上旗門是而後勢於聽憶世不多數成如親為於勞氏之上數是時江左木平南北未混乃命宋正多數成如親無效別兵之之數而不臣之亦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爲堅固員騎虎之勢者而是之勢而不臣之亦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爲堅固員騎虎之勢者而是東縣一開賴後顧雲觀綱自書太子數納紀楊氏所以著普六為堅得政 通罵曰此賊何來苦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禁命左右射之報皆釋仗 耳。君素白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情而退 |違其難若不為也每自摩其頭曰要常為國家受一刀势勉將士未告不 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員國生除更為人作說客那通日我力配 亦泣下因謂君素白事勢如此哪當早降君素白那為國大臣主上委公嗣三三本 長安川以為兵部尚書遣至河東城下招諭竟君素君素飲飲不自勝通 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看國軍人就送 格陽文靜還質珍等追之及於楊桑通結陳自固實經遭通子壽往論之 流派人亦以此像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廣乃引五東出新報 持月餘通勢益魔或就通際通治白吾至事兩主思顧甚厚食人之禄而 十二月屈突通降豐惠沒通投河東守克君素不下昼突通與劉文靜 **香射総歌** 子身之京柳述元嚴之在相當也能言天道無知明 陽敏過人及足濟程德祸昔日身从君父末年臣杖其身又不但與太 五至洪武戊中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月合三十九年内除梁七年唐二年給火事終丁五實三十年自辛 右隋四帝聖廣僧例始梁天保二十年帝五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 **幣起語文祭周國** 四主三十九年足 煬帝弑父病奢欲 丁未前為深七年 併吞之後如秦促 而恭命侑後恭侗 nț. 類編二十三次 南到武周飛楊於北其間哮職之群風驅能難之聚霧真氣伏山谷孤為天下快斯時也王世克專擅於東游仁果竊據於西沒所統角立於罪惡哉曹天同怨禍起殿庭好頭頭竟所於字文化久之平而暴尸床實 為不養安父子南二傳宜未至淪得以七而陽希縱樂一時乃不旋頭 席禮佛頭自今不後生帝王家借夫楊氏之業不為不寫不寫不為不強不辯草野時方腰刀以盗名字義比比皆是也曰伯曰侗名曰隋君而布 而窮人欲作一無於天子雖聲南山之竹中東海之波亦奚足以窮其 奔失往而富強之業如棄上之露失尚爾龍舟恣樂屬幸江都運多心 降桐継却而

也以天位死一身而不足朝華夕際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 有克宋部於陳總論目下親五代之將與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 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初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光幹 子固審養之點有所寄取 而自於回城此何故也豈天心嚴亂富沒人以殊之而李氏之當為天 有所不足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匿者是私

馬潼關高戰骨之山由是知世即起阿勇賊倡民心軍心魚演為散為 揮群醌鳳轅雲流聲播八方威振萬里使其抑鋒止銳廻需收電空草少裝豆知樂之不可極即製艷篇以誇示戒夷幸蘭帳而呼韓播顯指 殺戮濫加綱紊紀竟并淫無度產端大張尤州為爐而道路側目又因 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至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是忠直 續購人民權武窮隻傅豪弱填於其整城窟嚴征現之水老切粉於我 濛记赴崑崙之意竭有限之民首圖未獲之他聚千魔萬旗披甲蒙良 豐予則您,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果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 毀總帛纏樹登火備山靡羅帕亞情放志寫問尺元以好樂而亡不爲終之春馬上奏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青草很車馬所臨造觀風行 章仇太翼之妄而工土水遊幸之華置死居展沒禽遊歌問官對富剪 助於得位之初而乃然君父孫宣華殺太子紀禮侵義以肆其離逆為脱其終矣阿葵協錦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己匹以不不以非以作之之前,以不不以以此不以不以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 夫人有更衣之作而始信係派氏之誤論言三千二百之上盖亦有 とく可覚さい見合台言界がそこ異篇15日升 二百名に象で可以院詩書而用法盤峻愛不全父子而幸制婦人至其晩毎職於付託陳 **為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照目不** 以楊所經論 45 納一節深為得體妖百姓繁應中外英安大隋皇帝乃

1

史 54-518

į.

及終之其好范氏年九十三撫根不次曰吾有子矣不食而至實王附雖行等。養較之化及既然而入朝堂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即許善心傷不至仍 世界数編 无淫益甚河后不能口於见天下危亂亦不自安我朝則幅中短衣衛歷十二周斯場中等於此以等則無所沒是因化及於江鄉立衛王治城帝至江都上然的其於此以等則無所沒是所以及於江鄉立衛王治城帝至江都以東陸五城軍特殊亦神恭察緣此三月衛宇文北東於其若廣島此罪陸五城元年完王華教安縣元年夏王朱紫昌建元年。後雖共於河南縣帝衛養等二年後朱帝阿皇秦元年惠马祖武德元年數主劉經十四秦 物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心哀乎追諡曰場 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後何傷至是宇文化及師今孤行達益 婚云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日好頭頭誰當秋之后於問 些關沒沒類意頂網唯恐不及常仰視天文調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像 **月日日本時於是然情的犯肆厥姦四故得默后鐘心文皇華惠大方子記日然帝奏在朝齡早有令開南平具念北却匈奴是第七中獨者** 〇高祖神義皇帝 獨獨求起兵受恭帝何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後國號大唐一位西觀打龍西公交昭於問世封思公淵齡封懋公爵臣賭讎西院武昭王副緒之後雖起爲此以謝生重項重四生照祖虎四院武昭王副緒之後雖起爲此以謝生重項重四生照祖虎河堯皇帝 名淵字权德廷李氏隴西威紀入處單問周老明一神堯皇帝 名淵字权德廷李氏隴西威紀入處單問周老明 暑六年之中海内成服何成功之速载盖以太宗之為子也 不善處太宗之功而容元吉之忌以召禁門之變使太宗不得 曹陽精共承亡獨之縣 席老長驅在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記 在位九年而内禪于太宗文九年於壽七十一 十四 0 C唐高祖全 「葬献陵の帝果 岩水 世史朝納二四本、一人居高祖紀一年まりとりまえて同じている。日本は史朝納二四本、一人居高祖紀一年日本に大西本で此北距漢川統皆有之 制度報 製品 系 たシートン 京門 海神也但改不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用光度 p. 長以五年 日大以 舎 下 兵 取 収 英何然的越王侗族也称皇帝以至世充為左僕射終婚內外諸軍事〇時中國 明整之 以來積習相染情乎唐之居臣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一一中湖三日即皇帝位書唐王日稱皇帝是何養成之大來取漢經西門衛門奉隋之無道一也故漢應取天下之正亦一也綱目書漢祖院居以鄉恭帝例禪位于傳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縣兵四十餘萬〇五月第三淵稱皇帝蔣聘皆以兵取天下者也漢高經 | 冷睡院過解的現文 而順因諸國省臣之控弦打的百餘萬團初起失貨人避亂者多入院軍疾避遇無自飲這冊常是時刑難首然而盡过 定律令盟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都縣學各置生員 其共馬前後的遗不可勝紀○唐是律令置學校唐命表寂劉文靜等情 神聖三 赤人交書九佛至漢始開學校歷院發然儒學至唐始置學 周故部其征討之大義唐樂陳隋故治其禪受之假名蓋禪受自魏晉 党聖陽日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於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整之之聖陽日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於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整 其功為戰者不知其罪屬然之共慶動土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數經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動誅骨向看動忠良受實者莫起殷周之制度尚春漢之規模恃才矜已敗狼明德盛冠服以飾其奸強 海内姿然無聊生矣 校香道不以是為隆污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

国来於作 後定儲成之位則父子之道得不第之好然若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明之地世民若遜則賢以至誠察其由來之言表裏而有始終無關然成有減局之美世民無推界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返成有減局之美世民無推界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返以有減局百年之基業姿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世史類編于四卷 與《唐高祖紀 不可不慎到被職務盡下情九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養怒之習漸降易移太子諸 作的是一所。法即孫代加上表以為國沙區的其過七天下陛下龍飛等的基近如所為古西安於於於加為治書併御史書班美術將地務無 我是是一家是是一次來最為忠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是是是 医氏巨溶和好的位而斜用瞎子将由漢沙菜 電氏巨溶和好的位而斜用瞎子将由漢沙菜 **磐石安** 研究室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静智計出級右建 研究室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為人為於高 一种此之後故唐堂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職亦在論相而已矣 是一次 一种之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春春於私暱 一种文學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春春於私暱 一种文學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静智計出級右建 西蒙沙里 巨天三高租始即位而錄用陪子孫由漢子孫 磨碎的冷仰為即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開觸祭五名 磐石矣情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寫古今之太惡悲夫 何可見数 ** 所從今王紫經始事整安危故臣每受一物必勘審與前物不達始敢宣 京人月雪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記 輕性求恭年而於帝位徒知得之之一勢不知獨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高平生親友宿昔之歌何可**心也** 臣同楊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夢主曰諸公皆明德舊行將誤之然實由于此圖主曰卿用心如此菩從何於圖主每視甄引責 一颗不時宣行唐主再多一湖日大菜之世内史宣勃或前後相違有可不知 無大小莫不開掌獨亦孜孜盡力續遠聚過聽達經直人皆障之掏害有 展蘭編為内史今間主持裴殿持厚稱為紫監而不名委蘭獨以廣政事 八有素無行義轉好意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 下端間場帝山間的吏民發來建使造使用之端乃修建德近舎寺之病的人也又遂曰劉公若子也能常賢士工公小人也能殺故人苦何敢不拜即我也以此の文遠後入東如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佑見李察而敬加王公何就不好即以此也以及後入東如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佑見李察而敬加王公何以此八次後於公有異圖將軍前討為不諾吳非破世充不可 食此可謂是 無常のである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 知高高祖首 明 **列人一月** 王宗忠臣 是那次歐比若不遠而復稱不失為忠義之臣密轉首受教至是密後問許文惠日 受質点 世史频編二十四天 野軍忘款 密川羽比 絕扶傾則老夫雖是案猶額盡力若為各阜重朝則無所用老夫兵劉頓以故常受業衛弟子禮山面拜之文姿皆將軍之志欲為佛聖即抄以継順與將入朝至區間王世元之變地沒被而還於智捷和祭酒徐文遠鄉公学家數字文化及於照謝本表在衛頓湖前在 張素無援回原客縣 写をよりして、よりでは、 で同常していますが、 での主義機械構築語の指統失無所講其以状かあ治書作如史、程為治書侍御史場常三百疋。 で同常といまな音級装飾所以補不速而群公卿士平進近言伏程為治書侍御史場常三百疋。 言及獨古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立諸特請京之建德曰宗忠臣也吾方 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難倉之後力不能致要棄衙路自倉城至郭門米 賞之以勒事君奈何殺之又建德監察城府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 首日顧認庸屋康添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處日將軍名臣之子失近至 数了群盗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客喜謂實聞用日此工 言路实則亂為祖鉴隋之所以七首附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典一也對明目所上達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別治己等明目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無血周流無難而後能存凍者使下 不亦宜手 那 唐高和紀

在前大學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逐進至城下團之夜半中城者事自抄下仁果計節目院出出其不意耀城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界率二子能騎追之日 歌門計車劉威鎮陸州薛仁果國之西長平主校及将共至命威帥衆赴野智山慶州唐主敗鎮守將劉威死之城色為丁以東は城之五時将一以斯時成大業故家與王世免戦大利取衆三萬八歸開門蔣以称的北〇帝國成大業故密與王世免戦大利取衆三萬八歸開門蔣以称的北〇帝國 元规不従 民が長崎 者後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思深产元別不從既而製收集餘東在後大根之子藏與馬元規數破繁言於元別曰家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在神賊繳以及○十月朱桑自稱診落骸聲再取勘酬刑到史召子滅死愈厲○圖行戊寅曆山鴻臚赴順○勝率文化及弑秦王治自稱舒帝發 其不意而破之斬後不多若緣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登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彌睺所將皆龍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出除縣檢輔七諸將皆僧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聚皆以 果出降時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陵及即位聚心情懼由是國勢嚴手與人策以做故也一〇萬卷主世民破養兵國所應該繁應卷主口日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子。即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親亦死蚖規 故也而有司會無愛名所越如此照驗監粉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就如 對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稱負如流而至為以所天在此 世民所得降至為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将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或畏 **浸到電主世民至高班龍的唯仁果使完耀臉將共拒戰唐世巴引大軍** 帥數十萬黎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呆怒埋感至於馳騎射之至死聲色 大敗仁果務成後国四州威至城下大呼曰逆城銭銭亡在旦夕養王)則散歸龍外所與虚弱仁果破膽不吸為詳此吾所以克也聚皆院服 **欧州子城撫店消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矢所親勒子城降子城** 心磨筋紅红 臣世初 便養不為所屬魏徵院签至医安文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非山東雪主以為秘行監理如是何以定稿記下〇徐世勤降團題姓李氏徐世動將李察養境未有 朝廷所知 りんち 天親不計 紫波馬数萬從之又有得玄主以獻者建德群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 不容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帶舊服私謂殷開山白真英主也不 花出馬主聞世動使者至無表止有落與密甚怪之者格具言世動意圖若買此之今宜籍那縣戶口士馬之數以發閱公使自獻之乃造者格詣 曹弘乘傳至黎陽道世動書物之早降世動遂央計西向請郭孝恪曰此 級行軍總管盛者師討斬之李密騎者目父又自負婦國之功朝廷待之未管不獻教及江都問變左右殺君素以降〇團追李密收撫山東密逐 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贵也 王乃唯自徐世動不持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不副本望野醫不樂乃成東於唐主日山東之衆皆臣故時歷下請往 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寫而強欲同之宣理也故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造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造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於華民正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妻敬姓為劉鄙陋無稽莊矣而唐世遂范華勝日古者天子建國陽姓命氏所以別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 上價其姓下此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寫後世法也 下事高担約

不足責 散赐行亦 外京人外门文都属吏餘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都先建非常之家始告 選命所司投以七品清要官所司 接顧州司戸郡三曰此官要而不清又至時期,是陛下東劉鴻燕奈何乘法臣恭法司不敢奉詔曹主從之自是持承恩 布席亞鄉 北京馬西城秘書加書三日此官清而不要逐權投待御史 景之午法 也不如学除之世克港人能之幡主請與不后決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謂於聖李納書臺港欽孫伏伽可謂該政餘人消政縣風倪首而已豈族所望哉五月克弑幡主侗衛王世悝言於世克曰儒章等謀及正為幡主尚在故。於皇司河高許謂裴寂曰陽氏以主翳臣諂亡天下族即位以來每度心求諫唯遷侍郎螆世建立及以為於原漢明名以以來每度心求諫唯遷侍郎螆世建立及以為於原漢明名以以與叛逆論署嗣王世充稱帝,以於與原直士勉留輔吾兒拜兄官○憲主考第群臣以李納孫伏伽爲第一因置以德蔡語巧不堪罷港就是經數以於第一個主團主悅拜內史舎人俄一謂言學《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大子亦然臣何故久污天臺摩東朝子團主曰知公以德蔡語巧不堪罷港就是經數以於第一個主團主悅拜內史舎人俄一謂言學《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大子亦然臣何故久污天臺摩東朝子團主曰知公 自今以往不後生帝主家飲樂不能經以常經般之證曰恭皇帝〇團段 死手以名之上及與対源主天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接上儀同處主任被此及為上儀同封德監為內史侍郎初僭主與字文士及善化及既 悪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其朱郎李綱諫司古者樂工不與王盛今高川月銀橋前吏高祖納東州賢即此何謂創業令主矣、南川月東無巧直谏于法而家清要之權厥後撫夷治郡隨在著績事州川日東無功在安多階傳臣節義蓋無是數惟素立並仕武德初出 其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自以材器功熟在裝段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 不平家數有妖好文起召巫厭勝文静有安無能使其兄上變古之傳主 紀 立高 u 一定義之上未一定義之上未一次都置樂工於朝到用得日之後臣今又發共正主立與與人心無懷於與土之等然置樂工於朝到用得日之後臣今又發於是在於京唐物政事如是在今至學依護隋氏宗室權強伏伽李素立之類皆是以過人性後發陰天下未定留之必胎後患事主卒用寂言殺之籍沒其家 所及原本 枚文計 見其可し 〇唐以夏後端為於書監抄團主造端今無江左行至無州會玩會降於顧假臣精共三萬必免後汾晉團主於是發關門兵以並世民使擊武周日太原主業所差國之根本河東蔣實京色所資若來而棄之臣稱慎恨日太原軍勢甚銳關甲張張屬主欲棄大河以東護守團國憲王世民請 **漢隸不聽乞於骨驗圈主罵日鄉向為潜仁是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網日** 水門門滿故遺實經字文歌輔之<mark>層陽強兵數萬食文十年,與王之基一</mark>刻武周取所州衛王元吉奔展安/陽姆社聚聯 源 歷主怒調字綱曰元吉 潘仁城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忱陛下創業明主 三季之開於首盤此東我當斯之綱曰王年少縣逸聽曾無規諫又掩釋 未常師心高祖叙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簿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然西致皇司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漂高總武之此而再改堂国文靜有唱大謙當不財勲又以讒死而太宗不能力較何也 者也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於帝自取稍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污失則今網蘭瑪不能數批追蘇使動舊完死其青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己

· 政府監察被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數德與幹相除世民得數德甚喜以変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陰開之所怕腳酚酚一日八戰皆走世民追及幹相於四州岭縣 雅州暖大坡之乘勝逐北战時坊軍一畫 人心経済 世史類為二十四条 人。唐高祖紀 所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於州港平 后名一府紀軍使將其護將八千與諸營相案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權寮 唐立光寺 かがあれる 七月應該院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上次使屈突通討王世充以通二一紀代回語解於馬蘭州外人之言而蘇默者派會之精四殊原為等期國天子寿為老君吾而祖也認於其地立廟 國天子寿為老君吾而祖也認於其地立廟 水調世民日唐帝國中動帝河南世元未曾西侵王忽樂兵東來何也世何足顧子唐主嘆日狗奏之士一至此乎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十九年 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養破金剛將尉達敬德尋相等四月金剛食囊北閣傳至為我所廣不尼本朝乃忠臣其文何罪遂赦之已屬世民與劉武不至迩與郭世恪帥數十騎至屬建德群臣請誅率蓋烂屬建德司世都就俟建德至河南梅龍在常校之裝得其久升港德土地歸傳建德文訓就條建德至河南海龍在常校之裝得其久升港德土地歸傳建德文訓就條建德至河南海龍在 對使者焚書毁衣口夏侯端天了人使宣父王世兄官子數告得奉宣的 民使應之日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元日相與息兵 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日奉記取 子在路勝其充通日臣為陛下盡節但忍不獲死所耳今得撒先驅二兒 調王當時天下人心歸唐久矣群盗固非其倫兄其末久又皆敗亡也五類山口大則大統在唐矣彼當建徳之徒乃群盗耳人心所歸是之類山口按綱目武徳七年始以大統予馬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 不完就鄉里就與吳凡九國正勝梁太典立正月李世動後歸于唐世 原 唐高祖紀 新 東三本其形之見於此矣叛后玄武之變数德被世民而殺元吉蓋元吉茲經歷臺史三本其形元吉欽約較德蓋思世民之得致德也而其夠獨世民之意世史類爲于四本 原。唐高祖紀 **乙県祖報** 素1 時共 北城 直致德若叛宣在尋相之後耶邊命釋之引入即內賜之金曰太天意氣相 小土不玩 艺术 充造使告急又除以金玉岛建海、清縣諸將皆曰皮散書生安和我事建於海河攻取陳州河勝使重將守之遂建旗皷瑜知行及上黨須份營車衛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 两亡之也不過二旬兩王於縛矣世民善之將肺騎出歐年東轼华卽號 解縣華將面線實建德逗繼遠京助之뺶誅蛀也統據鴻鵬縣此天意欲 他乃謝敬敬国等之建德怒令 語現軍魔關復脩前於世民集終佐議之皆請避其終罪拳條の工世充大破構之關王世充降應兵屬於勝城中之食經歷德校之乃遺世民書年已經賦徒門年の映職及非縣憲王建德將兵敕勵五月傳經王世民 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國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敢出入世存至國之單雄信頑辦世刊架與論即直超世民敬德躍馬大乎橫剌雄相資聚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宠帥騎為除 善馬稍自負開歌被之能請與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頂 華弱人敢陳中 敵業新刺之然莫能像又能奪敵稍返刺之就王元吉以 德日公何相報之東也賜就德金銀一篋自是龍遇日隆敬徳善聲稍每 期勿以小嫌介意若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充陳往西無所凝屈突通引大共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 聽賣絕偷今既囚之心必然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日不然 等多数去諸将疑對逐敬德囚之軍中感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日敬德

- 7

之 (京 高 大 末 高 大 表宗英代 教封德事等及解任之其失此矣。世民视陈宫殿数曰逞侈心窮人欲 维守文士及之族不有問乎而不能世民视陈宫殿数曰是珍忘并問致装 就國工見李家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顧或罪聞致装 雅爾克教 医高光神经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屬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 がかい · 殿 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野則天門及關於諸道場 別談担ク 世史類編二日卷 た状態 大田北本 率輕騎直萬其陳建德中梨楊武威逐之建德慶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洛阿南建德果悉衆出平回為世民 原金主世民至長安款停太朝放王世充治縣私所悉屬教殺之事實 得出将必無成世充素服帥太子群臣二千餘人治軍門降世民入宫城 建德等至路場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将曰吾所持者發主今已為機维 月電以蘇世長為謙議大夫世充僕射蘇世長以展州來降唐主以世 宗的無不如也。三世元等非所敢擬此所以知其未易辭也○點謂漢祖不如三縣塵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兄谁陰英彰載高祖能龍絡駕御彼劉武周 德以天下客定大赦石姓給後一半 起於尊畏首謀無道察物無挟非聽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退隸已嚴使之處光武之地固係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於非未易言也何則強祖 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日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群盗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王守溪日亦公見泰字本王多文沛公僕純秦王故捷是以一則待隸而後改王守溪日亦公見泰字室欲留居之秦王觀隋官數亟毀焚之盖沛公 第之科泰王攻圍益惡世充共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避時月間耳十四里馬帝王攻圍益惡世充共能不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而為作教司安皇國安敬之策誠善策也然長安开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 開於縣 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相别有如此 21王寶智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帝其罪為 折比不支始其於推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執優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儀而王賢以盗賊之靡當之宜乎 **於 唐高祖紀** 要照2岁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 黎土將之之特選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邁官屬世世影等三月億以秦主世民為天策上將歐王以後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 漢字、そう年乃是平う開館から写正可方であとよれ文人とするといる。 黎正所にど特置天第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職 曹炎等月億以第三世民為天策上將勝三以第三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 走海行時間 五前の一個管府戸曹許敬宗并以本官报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な地東前里自己有了 あるので、テ・ケーケーに十人にすれてみをやしてろ三野更可直の油増削者。記室薛収倉曹平守素國子功教陸徳明孔領時間御玄文達大川全師のとは、 オリノー 照日 元教願相時該議典蘇蘇助天策府從事中即于志軍軍豁祭酒蘇世長抵終野記室房玄賢廣世南文學補亮姚思處主簿本玄通前将樂軍蔡兄恭薛 長為該議大夫當侍堂报香殿酒醉謂園主白此殿煬帝之所為取图主 初行開元通寶錢精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而 申 歲之間盡役建後舊境丁卯命歌王世民昭三元吉討之〇層初李世勒等被之家攻核陌州終朝楠又取陳衛三州殿朝於孫龍縣於路三孫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陸南丘勢大振十一月過三州繁 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體之宫室已極多失而又增之將何以為其失光團 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於流州蘇州都常如界仙也是王討論文籍或夜分乃終乃使庫直開立本圖像問語計八楮亮為替號 以吾為念員明初色動乃笑曰盛将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行開元通質錢獨未錢幣濫海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整三夏國 侈如何宫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告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在風雨。 日鄉陳似直而實許豆不知此殿朕之所悉乎對日臣實不知但見其華 **眷直宿語中供給珍膳與禮俊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輕至館中引諸學每六人為一供給珍膳與禮俊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輕至館中引諸學** 「日野谷員前里」即就唐藤彦師使作書與其第今要廣威平行之不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行之不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在一天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談千里如面 如晦王佐 以後会計 高大子 関ぐ 程を主に関する。 1 君子柄以 衛机 此因中 世史類獨一十四卷 南圧カラ 保全成去放散世民之黨如此其至為呼率三子而構喋血之獨者其一下南湖日十八學士之英何其敬進而聚近乎蓋高祖發三子之公文一一一一十八學士之英何其敬進而聚近乎蓋高祖發三子之公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多事如晦剖决如流世民每破雪克城諸將佐爭取智貸玄齡獨收来 統之地南出版表東拒同庭吾縣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橫兵四集吾秦東 **孝恭盡投之江中。諸将皆曰破敵所獲當精其用奈何乗以資敬靖曰薦** 紀之自張州順流東下以擊蕭統時統罷兵營爰務幾留宿衝數千人開應道劑郡王孝恭李靖伐孫昭主統降鳴先是詔發巴圖兵以對恭李靖高祖之此心刑 **香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繼李清使** 思共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處集乃悉見兵出拒較李衛縱兵 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君者玄較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為之立於逼着察護做之君子循以為非況太宗乃滿王功高聖重處此國中人之常情宜太十之不終也天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戾太子立傳望死通賓察從其所好可馬氏循謂正直難親蹈諛易合近文學之十至形於冊貳著為贊漢至相標榜欲何為故昔漢武帝為 惟以同氣禁血禁庭以船百世之議大宗為三代以後之今主而不免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 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住定因家也其後定成兄弟互相傾察太宗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先在太宗非過乘之道在高祖非数 在瓊山口 有慙徳亦 了因無差也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閉館以北上傳十八學士登藏州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 | 東日戦別然派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徳委白安殿情大手之衆有輕中國|| 東京戦略の場合、東京戦略の関土調群臣日突厥入冠而後來和和與戦執利太常郊鄭元和異議所の優上調群臣日突厥入冠而後來和和與戦執利太常郊鄭元 | 別許孫照督院冠山東〇八月突厥預利可汗冠飛州遭兵冠原州蘇縣別解除別極前所施施。 優寨王世民撃破之黒國奔突厥山東来平六 息級無著 與和則恩威養者矣唐主從之事已王神符於州刺史所說連破突厥 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務明年將後來臣果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 則有姓蒙惠奈何以我一人之故而百姓於塗炭平乃下令開門出降諸 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銃援共兒舟艦亭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寒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巨大丈夫受國厚原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 将多言部將帥拒關死者。請籍甚家以實將士本清曰王者之師宣使義 果疑不進銃内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在絕不可後支矣若必待力風 刀自刺而死 領利責以有約而與之和。領利引兵還原不肯矣自武施二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事成官以 言皆居别殿與土臺東官畫夜通行無後等限相遇如家人禮大子令翻散遂夜通醫鄉公城雖其千號亡将兵應高與故近其千號之時世民元許之建成乃將共計黑國黑國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里國後盡衆 郡王教與詔初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確安于 我教說太子日奉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宫無大 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項張燒好求之手初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 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軍聚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太子中允王珪冼馬 功以鎮海内劉里開散亡之餘級不滿萬資糧匮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 **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馬可自安大子請行唐主 打訴於傳主傳主怒以貢世民後謂裴寂曰此兒父典公在外為書生所** 九毫王世民深惜之日道玄響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暴効之以 将史萬野不協道玄帥輕畸先出犯陳萬野雅兵不進由是販沒時年 **室日大子令二王教與語勒並行** 公唐高祖紀 軍關准勝子道玄與黑陽戰敗沒時道玄将兵三萬與兵擊此勝治陵之 神⊪攻擊於 妙之夫歲 〇十月國兵擊此勝治陵之 神⊪攻至炎敬敬則戰敬〇十月國 雖高租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一月一 來猶至 王如親何討造 有此之如果其 定 對 對成 | 人類 為高雅好 **減以持人 興疑 共**公子君臣 天下之 唐代東 「記祖禹日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考君子日善處父子之を配主為之僧然的是無男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失全配主為之僧然的是無男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失 學王每侍宴官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飲欲流涕 主不樂諸妃嫡曰些下春松高宜相娛樂而為王如此正是憎疾妄等些 與爾曹為國樂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柔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 聖十四季 参店商祖紀 生 一大海山民時盡名建成明論 大田山田居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 一萬歲後差子母必無子遺矣望太子仁孝陛下以多子母屬之必能保 應其関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指令直入計內謂更民日吾 制乃謂秦王為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獨不知其不可而解之房杜告人亦無所聲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 東至再至三然後定儲買之位必至於两全而後已則父子道得兄弟以故俾其推讓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世民苦遜則察其由 好終君臣分定 「五至堂」去則父子君臣之間愛而不失其正矣」「五至堂」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王疆力請而以自助是尊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予以王魏之費衝如此所名之功高祖的欲立之能為恭伯不亦善九乃便建成擊城以立威結豪機 二月塵飘州級管田留安擊劉里閱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 而國家危矣 間矣王魏輔導東官當動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 去則父子君臣之間愛而不失其正矣

面寫為也四月 物定的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通也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一數於四四月 物定的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丁者當也當後此之辨中者謂上下一世更幾為二十四卷 一次中高祖紀 **街盖於此** 天下為奉 大夫之子 **惠耻符士** 世界に分 2.ガリ **人禮初行** 死王元吉都太子建成除悉王世民日常為兄手及之世民從上幸元吉 何詔王公子弟各就學學者雖著祖言相則之 稍肯能行是種其根所人以上未任者成以名聞州縣及鄉智新學〇帝諸國子學養英子先聖先 大不同矣。〇三月初定官制 人物的量與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〇三月部諸州有明一經一學大學的事例置大中正常二人之關則以限明不能審廣天下之士故掌知州内之為事事 不然雖有法今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皆替矣 下萬事盡備於此如劉之在網來之絜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成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 失之而應不能華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看是政出於二也既有之民一之職也可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色民一三公論道經報變理陰勝故不以一職名官大尉掌武大司馬 **函致室口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正監之下非** 以正名荷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秦王世民及発王元吉司兵拒之世民與廣場於歐州暗鄉勒兵將戰可以知其非請吏氏籍世民又養用學為此民際請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後、然為於世民學之事平之後清嫌益甚〇八月突厥受盟而逐請決盟问世史斯嗣二十四表 《唐高祖紀 更利和親 秦年三二二二四世之笑乎被電去病國庭一將,猶去城匈奴况臣不備者維賴假數 不成事 要相應文幹必發以及上召奉王世民日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 者号失耳今積雨彌時筋胀俱解言不可用此而不乘粉復何待乃潛師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具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日虜所侍 田香火之言疑究利與世民有訊遊人止世民日王不須渡我無他意更 相攻何無者火之情也以懈心世民又前將渡滯水鎮利見世民輕出又 騎馳院陳生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有約深入我地在劉王也可汗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吉懼已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乃獨往師 · 共權成其發養之名耳。上大怒召世民貴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 內共許世民日突殿難磨馬遊惠得將則退案王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 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思德遠遠悉都以群之胎四海之羞 夜出目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母之說实利以利害頓利欲戰突利不可 能關獨出與我關又遣騎前告突利日爾性與我盟有悉拒敕令乃引共 年之期請弊前利之頭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日善建成與妃賴 然欲逐都避乏泰世民謀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與光字 者以子女王帛皆住展堂故也若禁展室而不都則胡冠自息矣上以為 閏七月突厥入冠遣秦王世民将共德之或說上日突厥所以奉寇期中 一直自行乃造世民計平之 明之過也 門一蔵於奸臣之計彙於妃婚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皆高祖不死華明一建成禮募并用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養葵之乃 规 世民許之與服而去

明は、一江の下別をという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 明人主帝自生死壽天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開之人主省當貴縣功業所招而愚問此或自竟也就遊餓鬼道畜生道也道來使愚迷妄求功德不禪科禁輕犯憲戶道地堂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來便愚迷妄求功德不禪科禁輕犯憲祖稅鴻起三金珍張六道三里與然門中尸道人全界也三回負該門十月進入衛嗣十四次 底法 - 專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植商不後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民以為 時光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納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新知可之的張納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新知知之前宴散幾至路搜鄉稱如與好如為布衣終餘網[7]團八年正月以張鎮周為[8]刑都督奏院鎮周以舒州本共鄉里到州 道源梅巫言合理肅瑪曰佛聖人也而英非之非聖人者無法常治其罪 丁南湖三蘇者欲按故人表城而為與門宴散髮其與凡十日是皆非真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庸然 僧籍許皆云由佛獨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天自興以 |座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共上認百官議其事唯大僕卿張 短過武國塞及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益十萬新公匹配即成十萬餘户 洛斯斯 **不移室土** 新教世民兴金銀器一車贈引運敬德統使解不受以告世民世民可公 新新州縣下房室齡請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想於東京之吉盛 孫王故事解孝王名弑骥操蔣嗣母將也以孝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孫皇帝自己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想於滅亡吉也 《帝唐·高祖》解華縣嚴於天芳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一十四表 《帝唐·高祖》解華縣嚴於天芳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一十四表 大白红天 是按地 為在如人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教日大王以舜為何如 天工以幹 北秦主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央軍國事泰王世六月太白經天天信書太白出來當於東出西當於面經天都是是十上六月太白經天信書太白出來當然與北西當於西經天前華及於白孫是上公 日被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紊何以為鮮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應計得免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諧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客請殺家主上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濟敬德於上将殺之世民固請 民既與大子建成悉王元吉有際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 門道工的避征徑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部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則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解 也世民命下之業像張公理何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上以次疑今事在 人曰聖人也然曰使好沒并不出則為并中之泥涂原不下則為原上之 逐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日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喜誠 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奔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 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平是以小扶則受大枝則走蓋所存者大故 獨見之士張之若瑞為梁武後愈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藥消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藥消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東非之明八無非之前答太宗之言是以監佛與事 昏謬若此也 ·梅英上高祖之疏 在煎鴉之號答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為其

問之 形 別 宗 京 管周元 投票公司 整公司 付出上成 育笑,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於是世民窓奏建成元吉泽亂後宮。且曰 秦大白見秦分姓并法爲首秦也是經云東井與思秦之分野雅州也秦 吉則唐必亡失奈何司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我者我重於死故也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北或曰使建成為太无輔以元極難過公以附王室崔成於天下故珠之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經確陽回公以附王室得別以 王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城之節黃者以曹宣公在首等殺太以庸为居其右地嫌勢迫必不相容如使高祖有文王之明之王命立 私發步之也血禁門推及同無於談干古惜故天創業垂鏡之君子孫私謂殺人血血禁門推及同無於談干古惜故人的為群下所追逐至蹀蹀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追逐至蹀蹀 子蔵野家立てきぬ解則配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款俟其先子自立者屬公執之以則配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款俟其先 溫公回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和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包至男之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去比周公誅管察者非也蓋管察危周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長佐居儲位安得不與恭王之事我奉我率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孫氏府三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不以立前以長我所以止事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國為常法若唐 一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提以為口實乎 **松唐高祖紀 子太师** 斯事俘臣 大大一人親做王珪為該議大夫世民衆不察擊可問照我以初先馬太子出則與為計學人規做王珪為該議大夫書以親做王珪何美世民也初先馬來官獨信以王其思世民殺皇太子則太宗之罪者矣 お太宗 王親不當 太宗災捷 世史類論二十四卷 君子以宗 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殿其所輔而奉之位於恢复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殿其所輔而奉之位於於東西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予曰不可王親義常死而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予曰不可王親義常死不上然與曰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遣成固不得不可或問王珪親数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 之心比於養就特一問耳在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况為其賴者乎之省則何以後君命且太宗以第殺兄以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概 惟不能學太宗亦不當事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斯事係能正教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悉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親非 可輔則當到身而去於海成既敢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目請其不親帝高祖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败之前知其不 五氏日本等之失亦可言者王親奏賢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者也,大宗聽政之初即權王親為課臣其從課之美國可嘉矣王 朝以為豐寨以為君雄日不利臣不信也 臣則建成其君也宣有人殺其君而可比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馬可也故王親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臣子之大節不得不為之辨 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親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雜 **於唐高祖**紀 减人倫而 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 唐史者書曰秦王 Ŧ

在《模載之治為甚美天下之幸也其所以承為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住。 住人後又関于年而前高祖不能怠情於天下也審矣故太宗之早傳 何也於是多以太上皇自魏而經其位太宗亦去於廣之而不怪且傳 何也於是多以大上皇自魏而經其位太宗亦去於廣之而不怪且傳 不知其專亦克甚矣自祖之心孟宗為之懼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 不知其專亦克甚矣自祖之心孟宗為之懼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 一旦殺太于於官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標兴至於是之侧而高祖 世史烈尚二十四卷。 [1] 唐高祖紀 一旦段太子於官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標兴至於是之侧而高祖 世史烈尚二十四卷。 [1] 唐高祖紀 入見以現定實態於補機以上讓之曰吾與放可汗面結和親汝可汗自問罪就不差婦人安敢預開政事固問之終不對〇麼麼人完至便播帶出鄉之學 無無性有 次必看禮法上為墨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处據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太經道其適人然宗剛能斡放官對吴十○立妃長孫氏為皇后上少好讀書過放官女三千餘人認以官女無多幽闕可感劇『宜簡出之各歸親成任 高祖香日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也有以遇薪扶持而能求其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水良觀九年始明治及人宗 隋亂而荥德澤継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水良觀九年始明此下稱上治 世民命縱禁死隱大罷四方貢獻態百官各陳治道或今簡肅中外大悦 僚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 普與之議當到后解曰牝雞之展惟家之索 一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祭玄記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 故王魏以建成而黃其悉臣之義則彼循得以解其黃以高祖之命黃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80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 加本京三神世長盖竹子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都公薨則又宋齊父來[沙等]河縣鄉學釋真先聖先師認定雅楽韶沙汰榜道書用孫伏寶等三三四原取天下網月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 絕無而僅有者也 人命敷 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解矣 秦於首利請和認許之與盟子便給之上突厥引兵追蕭稱請已於歐示和之時在此一華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壓在此一聚鄉第與乙是日國斯里委後制故朕輕騎領出示若輕之又震稱軍容使知必戰處入我地既深必 第一次 因思力上與高士無房玄影等大騎并語清处與語利隔水而語音以及 盟胡利於 便橋 原時7部於是日引數百人教訓於殿庭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可以少多天居開無事則為汝師冥殿入寇則為汝將馬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時間天人在邊域小安則人才絕近也數是以怨來京之能樂今狀使汝曹等習号太宗-舉訴晉此教諭一舉和晉共縣總數以幾來京之能樂今狀使汝曹等習号太宗-舉訴晉此教諭一舉和晉共縣總數以繼校諭之曰戎狄侵沒有古有之惠期鴻濟設歸歸所掠中國戶口後溫香博達朝〇九月引諸衛将卒習射於顯德殿 瑞再拜日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調利以馬三千疋華萬口上不受但世史數 情不復說解然後養威侯繁,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回與之此之謂也世史數稱三四卷 問題太宗「家封域之内皆朕亦子、於當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十一亦加猜忌至 **辦原教於是人思自勵教年之間悉為精欽** 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择樂故也我若示之以粉廣必放兵大模不可 的館風大能是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詢利見熱思力不返而上提多 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塵諸軍使却獨留與調利差虧獨以上輕較叩 馬固練上日吾無之已熟與歐所以敢傾国而來直接如何者以我國內 清料華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日吾觀察屬多聚雖多 喜木町以得志矣故奉申輔文明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騰 日沒國家未安百姓未高一與房政所指甚多屬結怨既深懼而脩接則 而不整君臣之意唯斯是求若襲擊其我勢如拉打所以不敢者吾即位 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徳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禮與「記祖馬」非其所也苟將即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戴枝之不精平失一記祖馬」有自來者雖不可必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義敗後

中民主義の護命不敢言也、又○房玄齡管言案所舊人未遷官者皆定然一年李神通惟為并而不及○房玄齡管言案所舊人未遷官者皆定然一件李神通惟為其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太功與夫緣如何以張疑典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太功與夫緣如何以張疑典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大功與夫緣如此,如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思濫與數臣同資耳諸將乃相 於官分體, 禮為先後哉必也新而皆舊而不肯安可捨新而取獲等今不論其賢不 無統三公司五日縣米市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明官衛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 此 · 《夜夜擊之無不清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動臣對色命陳叔達 兵之第 (并之)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 不許等坐 w於世齡社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編不服上日義陳初起叔父雖有唱問其中 紛然不已確定王朝時齡縣縣神通日臣塞兵關西首應美旗令房玄 點節設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日朕叙鄉等動質或未當臣各自言於是諸將等功 師財徒及行の地の大院引入内段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其前確論或至夜分野は重日宿直聴朝之降引入内段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其前確論或至夜分 世,乃能又取三品已上子孫艺八文館學生〇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食而直言達然豈為政之體哉○置弘文館上於公文股西美所聚四部 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禁然然行事何其相及也魏徵對曰人君雖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舞帷幄坐安社提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舉在盖亦白管脫禍及建德吞魔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割累關再合餘禮 弱當其禮禮當其物彼寒吾弱逐奔不過數千百步至聚其獨必出其陳 上當言吾自少經暑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母觀敵陳則知其禮務當以五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透明水止** 人 智 清 心 力 素 市 心 情 誠治天子 取宗知去 ·新一世的問題有經直釋其義以對以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庭神明外當女帝王世也何謂也類經直釋其義以對以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庭神明外當女 其義以對 不可管無意之有異無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皆無耳。 1000 弁之浅 石原臣流 世民類編二四六 於照,且閱續講老子。自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线徵见数 作事を見 吉三里 著自為許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 威順古者传臣也上口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上問給事中孔顯達日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家有若無以若虚 上口、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 上謂聚寂日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沒道或 調小數接其臣下者實獨耻之鄉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為誰對日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及者直臣也思 深夜方凝公華亦當格勤職事副朕此意〇有上書請去使臣名上問传 杜正倫日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置徒有害子今亦恐胎議 于後上又日國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兄帝為周師所 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自用故口誦完好之言而身為禁討之行曾不自知以至獨亡也上曰前 的致堂司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初父臣庸殺兄及策略君親而代 翻数陸回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題这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道而有是哉 完大一之然尚不以至誠與野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完大一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刻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 為言何其見完好之淺耶 西致堂司太宗之問豈獨姊帝為然魏徵當因此力味充蘇所以為克 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若之虚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 10月六年紀

止欲之道 灰水粥儿 割的克腹 初近以後 北京出 民止盗 挖水首年 *人主 配族比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樣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金麗奉 图始皇帝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 固人之所欲 何 点 負 数 之 典 故 之 火地而不 太宗成 上與群臣論止盗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聽輕徭澤賦選用 上又當讀待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 <u> 燕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非平</u>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村用已具奏而止王公以下宜 取縱欲也〇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繭者與人同利故也 廣則賦重賦重則民然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容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 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特則法以止盗法警而盜私多去為省廣輕徭薄賦此清瀬正本止欲之道法民已流清失是以先王之治必及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死氏已君者本也民者求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龄不拾遺外户不閉荫旅野宿馬。 上謂侍臣曰吾閩西國賈胡為順得美珠到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 而身整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暫廣費 上日人皆知笑彼之受珠而不受其与也更受財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 傷何患乎和之不察依之不辯而必行訴以試之哉 知致治之方矣 質財不可勝用失漢文帝情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 惡人不啟越分以過餐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 寒人不啟起分以過餐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 失氏輔巨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喻制以過傷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 **微而培養百年之根本者** 治棒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遇一時之欲者甚 富庶之效惠太宗緊然人之與村用既具而一數不為於是成貞觀之 甚遠人主其可不察哉 **参唐太宗纪** 於無以 教紀秦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納一匹上 日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虚有 更更是 大概被用石試路之有司明令吏受約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 方的政如日 万爭 說做頭人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能今即位未我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日朕何為失信 以爲しいことにして、持ちいとしている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は一年代の日本無不言と皆於於着納上遺使照安封德泰奏中男錐未十八其軀幹壮 計日給前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产有大小宣得雷同給助平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於七之類為二一內老 一个惠太宗記 装矩治官 谷电上安 陈莊園之 乾至此對日夫好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 未被影響 使宅而亡其裏孔子曰又有甚者禁約乃忘其身亦由是也 齊之以禮上校告群臣日義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懷母事皆然何哥 野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遭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 公輩宣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財拟納物班法家使左 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虚数平且陛下每云朕以誠信御天 大者亦可并聯點上從之初出親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考初至于数四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八歲矣〇詔民遭突厥暴殘者計口給納民部尚書 是計口為率〇遣便點共上萬精水治數引魏微入即內訪以得失徵知 wが後一年。既而继有初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後更做 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免二年祖調關外給後後該目 對日陛下初即位下部云浦有通亡也受以官物悉令為免有司以為有 司馬公司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樂 尹起李白次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馬觀之 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上日然院與

大野花 言葉では 人 X 下 天下泰一 後温古上 下 死 大 理 表写在 一 1 其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葉〇以張玄豪為侍御史上間書 為治乎上悅曰氣者朕以鄉固執疑鄉不達政事今鄉論國家大體誠業 此録事來軍張玄紫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日衛主自專無務不任群臣以 者在於守 之智决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認已多下設上敵不亡何特陛 幸居曾的 問成以委之至於點無獨疑其許豈所謂以誠信

「関学抗也」制包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府官入見同入間上命東議事は「成時間字言之明不存命を已行命後以其失美に貞觀之治所以應義審析と財育に陳若所言之本不於公而宰相制大下事立之業計失今後陳常可以等の一生 非形言 ざスクラギデル・イー・ 示之方 る明正の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二足比上三根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文武之明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立元祖之亦之の方常日文正万万月正才主祖書日門 大宗不改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事訓表官随之有失即諫, 随军班也 带住人口言語 五十條為断石趾上猶無其係日內刑廢父矣宜有以易之裴弘默請改 更定律令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於刑 開逐有此曲雖非文德之獲容然功業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蘇曰些人 唇天三兒 寶七年更名七時身盖取左傳武府七倍之義 上田朕首受妻事往民十八人按爾甲龍朝而轉後更獲計功顿陳舉白比鄉 雖無用學工百二丁玄真觀元年正月宴群臣奏繁王破陳樂本作為審我明時前成因事 行其私而人主不之學其弊有甚於不置讓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言可聽矣首後取聽諫之名而不釋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陛言可聽矣首後來聽諫之名而不釋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麼百五至一有失軟許讓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雖然讓官藥如輕鐵 具時即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熱頓首謝〇制諫官随宰相入閣議 〇太宗皇帝 行陣戰無不克虚已受該直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 禮樂文子兄子之間慙徒多矣。 不服從功德萬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 年崩壽五十三歲幹的陵〇帝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躬親 也其兄建成每飲殺之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為在位二十三 見之曰龍鳳之安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 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聚義兵初封憲王唐得天下皆其功 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問品為人聰明英或有大 諱世民高祖次子。母露民生而不繁方即成有書年 〇十一代編 ○唐太宗全 新門有 新門有 更 春六年一之以法此乃忍小公而存大信也上曰例能執法朕後何憂胃前後犯預 ₹+鼓量 ~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条厥後順徳折節為政不通飾問遂爲循東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資誠不可以受一財而遷殺也太宗賜絹以愰 摩明當議故文於太字起與時擊風突通計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 1200億億十五米 - 東入宗紀 商於天下布大信於天下者也陛下岔邊人之多能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優断 無為大五,加役流調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從之〇以戴冒為大理心報等以為五,加役流調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從之〇以戴冒為大理心 分大下的 天下最一執法言如涌界上皆從之天下無党狱〇右號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 ■然而大一旦妳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較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 世 新一卿上以共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權為大理少卿上以避人多許昌資 〇命京師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郷肅孺日联少好寺太崎八日四廟九日副南十日爾南〇三月皇后帥内外命婦親蠶樸以東道一日闢内三日河南三日河東四日河北五日山南六日曜河七日進 間上以民少吏多軍華其經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 号矢定四方。職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来乃命京官五品 心不直則脉理皆和芳錐致而發失不直朕始悟鄭者辨之不精也朕以 得良亏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亏工乃曰皆非良林朕問其故工曰木 帥來歸上皇帝之割置州縣以龍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 法受賦罪不可赦奈何後賜之納上曰彼有人性得納之及甚於受刑如 物令目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許員事學者上欲殺之間奏據法應流上 不知愧一禽數耳殺之何益。 平、街情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納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 飽給事學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貧胃如是 一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館末容亂豪傑並起摊眾像地目相雄長事與相 至守溪回長孫順徳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該親又高祖所善 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新作品である。 一大宗於是失言美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 所然等等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瑪訓不及 此係と「未知其」「個得天下增脩仁義傳礼ラーラー」 以界を所 発行之段が 第二年を任之間及六國無罪が皇城之得天下難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に知る。 こうりょう アイオー・ディング 展の景が交う次南鴉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案脩短蕭彌對日納為不道武王宗成時立論教對日德義所宣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上院日公等各能如是朕後何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東京 席太宗 紀 為不足 一定 一定 子目 以 高大 治疗切 於 4 光宗所以 杜可無原 上人作号 入字語で で繁任借版、帝属刑部員外部四樣道日煬帝妻江即使道獨言不可、大夫杜審恭預政事施、資家母亲與以此等個之權此殊恩也而來生度確無清的一大夫杜審恭預政事施、資家母亲與自此給の社達乃如馬之於得集所,或可以進非也旣謂之逆奏則無脐而可也。 知其罪也上令封德茲根最久無所察上話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一戶封德一等者故綱則於其死也以前其言以此之國不待此時點離六月封德一等也該張民住所沒以該唐若其臣與論君又小人所不為國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若故事得夫是亦為君之道也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去及政事得失太宗吳附切於則 未知其二個得天下增脩仁義案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 果有於遠御史自應結舉如淹所言犬為煩碎淹默然上問遊何故不後 茶花有稽遲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義對白設官分職各有所引 正思已不能知安可江一世之人法蒙転而退御史大夫杜庵奏諸司文 有苛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黑各取所長古之致治有豆借才於異代手 汪依無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之祖馬正武亦守之以許力者奉也此周奉之所以異也世或以場武已且馬正太宗於是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 其所以與也。 那勢維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錐惺於聽德之聽然能工人之意情可為諭所以規之也循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 臣爾日不居重位知 へ悪練教 朝発末任 朝達 - 可以 存成され **電公子と一誤有所総以一月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物使至更訊諸囚皆日崔** 君臣 [智慧工工仁師日代治獄當以仁怨為本堂計自規免罪知其完而不為伸耶萬 忠臣良臣 段市 魏微顧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進徵入見言於上回臣問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 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納五百匹〇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投獄衙門 死上笑〇十月間南首長馬益遠子入朝初益與諸首長迭相攻擊諸州 日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日今日尊任矣可以讓未對日願盡 死無益上日亦仕世充位不里矣何亦不該對日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途比一般就原智以思諫死面折延軍,身餘國亡所謂忠臣上說照納五一般如其國於原所一作於雖皆幸原也君臣協心俱享尊於所謂良臣龍 孫代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及者多於人情貪生見其徒倡得免未首甘心 剛有謀及看遠捕滿獄語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 告者已數年而為五未曾出境此不及明矣者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皆奏益反上欲發兵計之魏後諫日間順產屬後遠不可以怕以大兵且 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意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 亦自以為不世遇乃展監底題完二百餘奏無不劃切當帝心者或告徵 公平恕無枉諸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〇以孫休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 口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口忠良有以異乎對 並則國之與茲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記上瞿然日實於吾已悔之徵再拜 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左博按之無狀を博言於上日徵不存形迹 八月大兵紀

天下野才 明見が必ず **所太常逝**草 押別テラ 世史類 四府選二而能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即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期注擬雖四時 从書於極間規讓管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分别 夜一片 子製田が **不在參人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 公律宜用 初地なけ 授契ルエ 編字法巻 一天 唇大会紀 一郎 なる 一郎也可謂登人以為便應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一語之等政疾人以為便應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 前先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百貫之字百樂常稱劉四雖復寫一後情於書監劉子翼不至古子其親維感世 并於不行以奉卷母可謂知後情於書監劉子翼不至古不至何美之也子景亂則進治則後母為美 |総大百四十三員 苟其君慢陳自野宜臣阿諛順百君既失國臣臣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語 事場帶以保官貴場所既紙世基等亦誅公董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 上神朱英殺群臣進見者皆失果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醉色報 府多以赤牌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南隨才鈴序各得 借盡言〇命吏部四時發集併省吏員太年也順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 人然不恨是歲有韶徵之醉以母老不至。 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祭和獻納不敢強諫回吾效行言聽不願如龍遼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勢帝之意也天稷契 李乾柿為侍御史節令裴仁執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子翼前有志當世楷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宣亦果以母老故縣天遂高回所而不能居意於有道之應何哉是時君德方明察賢康進天就為回士君子之出處當過其時以子翼之則方能顯仕於無道之 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落之矣 稷奏車陶尚有犯預苦口面折延争者則或非之目爾何乃以禁紂待 校與中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羅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在官也可不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盡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核官官也可初太宗省內外寬定制為三百七十員四吾以此待天下賢 遊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倫米。 思良一道也去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經 不肯充住 スチンロ 一角的が 秦報學奏者害嘉毅放有罪者城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世民與編二五卷 関 居不兴紀 万月 等一日本曲十二和至是秦之上曰禮樂者盖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直由 京道新經音多質愛園鄉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傳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 雅等并多速也以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衛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惡陳之 朝雨養電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者讓以輔朕之不 固笑妖人 前形表記 大宗 布力 問語之聲表思行路開之皆非近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日不然天樂能 紅斑沢類世 時間内早機民多賣干部出御府金飛順以還之上曹請存機放天下扶俸報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年納用書之亦以見太幸之有後放天下扶俸發令其愛清司勢即民應至及實語山東縣即鷗祖今又戊子三年三月部自今大辟並今两省四品及尚書議之議鎮○闢内旱 落盡判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計之過三年是時丁玄也後 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行成日天子以四海為家全有東西之まが人以陛上善其言屋地之の 所借手足失上悅從之上曾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 入朝非困新肯如是平朕聞之且喜且權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 鄉者突厥之通控弦百萬馬陵中夏雜吉即用是騙恣以失其民今自請 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日使年豐散稔天下义安務的 · 大宗特不欲豫洩耳至巴王果三字而李片師 機畜煙此将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昼臣多動上乘開擊突歐上日 鴻臚卿鄭元霄還自突厥言於上日戎狄與豪專以羊馬為條今突厥民 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日南之将七作伴旧曲陳之将七作王樹後庭花其 朕月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悦〇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上謂侍臣日

祥大 瑞宁 柳 純 移職によか 計場大統領書 不經濟日古人稱禮云禮云正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 太宗李骥 世史類為二五未 民以發為 正不好心 程人是使用 おいる 之縣師應轉左右稱為上日我常笑情帝好祥瑞瑞在得野此何足質命臣足然至治平皆有白語構果於接殿之上谷歡如腰鼓合職的合數應 於野此·者上曰比見群臣要工表質祥瑞大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遊添吞之是處理不為災○韶非大瑞不得表問其香不得未聞明有非然 事之肺腸學手欲吞之左右諫白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党炎何疾之為三五未 與三五未 與一百八年之一與一事不完紀 終內蝗發轉上入宛中見蝗摄數枚就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軍食 野其果殺 講が野外〇天少雨李百樂上言言人無用者尚多能氣欝積 民必愁苦故問樂而悲宜一祭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微 所百姓然然而多瑞不害為無**然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始而食**多 史盧相尚臣之義此罪不至死斬之亦太甚秦故書被而不去其官上盧相攻亡在朝夕联方為公禄清沙漢安用劳民逐脩邊塞子〇段禮則刺 長城發民乘堡都上回突厥災異相仍詢利不懼而偷德暴虐滋甚骨肉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〇突厥飛過朝臣或請脩古 未容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以後治化周淡即風來儀也太宗朝廷被於鄉遊比知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之本未曾須更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曾須更遠於其與於閨門著於 今世而謂樂無益於隆替何異瑞卷石而輕太山子。 樂不可得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 遠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 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 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察先王中禮樂 司馬温公旦權者聖人之所嚴也非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 正正正是の後来では、そのできたですの上矢日初實有此心畏炯喚故中報耳〇日本ではの後秦事故久納党死慄中等語で上家深言於上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東京)が大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東京)が大日を命後其官陸徴谷貌不道中人用者用しまして、東京東京が上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が、「年也」」 外人 A.明恭, 始申明舊制鮮有敗事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物有不便者五荒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即中書令有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 後 他 一 經 大字不如 野大宣信 焼之が 此艦 三て 長也上曰然躺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 既而悔之解以疾上遣杜如晦等節言祖尚固辭上大怒命斬於朝堂擊 青之僧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官赦之此其所事理屈則從之有情州長史魏僧便孫遷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官怒而 悔之他日與待臣部門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日文宣在暴伏人與之年 著善而不能用術型語數極公口結果公常則預別也何對於亡父差更期上口殺人而权其象所何問是非對口苦腐極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正主援之姬也現殺其失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〇上開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漢世尚經依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庭近世重文輕儒衆以法律此治漢世尚經依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庭近世重文輕儒衆以法律此治 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當帳修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庫上又當問建日開皇中具職文帝不許縣給而令百姓乾食此東比至末 之精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〇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 也房玄齡等皆順首制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九軍國大事則中書舎人各執所先雜署其 范氏目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直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語量 而使之言難欲不治不可得也。

3.4

療性影響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影之策盖玄影菩謀如晦能斷故此二人深相得聲照然常如不及至於堂閣規模皆一人所完上每與玄影試事必曰非如晦不 三八年素 相以其職 整个本考 風寒 州教上日比有奴告主友者夫謀友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皇者 語其關於上日比有奴告主友者夫謀及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別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科釋地縣與別五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對應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撰乃命內 かる馬事文公子に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〇記舉堪縣 舞於整而不能去前以亡也然華其所至之人以苦而作聊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啓甲以為善者而不能用至為於華其所至之人就所世律聊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唐書·歌子屋上林赋阿原和字華無用其令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 凡争阻二 於新成今者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利史朕常疏其名於异風坐即郡之得其 深於二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平又高類相隨公平識治體隨之<u>與</u> 2021同心狗國故唐五稱賢和者推房杜馬〇玄於監修國更上語歌曰漢書 上整類存沒狀熟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〇玄齡明 上又管謂玄殿等日為政衰若至公昔諸葛亮流原立李嚴於南夷亮卒 天事當奏者乃閣僕射 零預朝政上謂云齡如晦日公為僕射當廣求賢入隨才授任此宰相之| 己丑三年正月耕籍東郊二月以房玄於杜如晦為僕城魏徴守秘書監 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貢也比閱聽訟目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子因物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 范氏回太宗青学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失 苟不務此而治澤書期食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断氏回天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至是而沒人之善便後世有考** 《启大宗紀 被我等一其情然小阿私今推之未足神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要者治 **西嘉事命** 軽視では か能は在 せ以類為二五次 至 自職其以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就為侵名對日野後主信動政出 克業業 何恐不合天意未副人 題親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 多門間入元縣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上國門主尤为也〇上謂侍臣曰人 問下民幹明目達聽故共既職苗不能散也第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其美上問魏徵日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職對日無聽則明偏信則職其奏清 之魏徵以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於繁 始則養人〇房玄龄王建掌内外官者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 上謂魏徵日節後主間天元皆重飲百姓厚目奉養力竭而亡等如餘人 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氏回入主任賢則萬事治不及其壅蔽也君臣目相與處而於於然 防其數是左右前後若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 馬雖然切直之言循順版之襲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 存其方直若自克勉從以收益身之則不 ◆ 磨大岩包

· 齊里引通無臣具等耳上即召之未至遭使督促者數智及謁見如語甚紀今直門 而语。通乐乘片篇里报关篇:上目髌氧造水盖壁所,已服之故也苦人謂架戎害我上军等止唐玄守明拜為,朝满工后畏率稱,朝城市与死于武器三世,原军等,是等罪姓大氏其先有含则自己种余者腹迹;以而心。虚则是一种强度 医神经神经 化二甲基磺酸二甲基甲基磺酸二甲基甲基 柳島馬で ナーニス 世史類紀二五卷 形容中生 西西夷日 表正語傳 全官 周進第 | 掛き古 至一般 紀辞萬徹為行軍總管衆合丁除萬皆文李衛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了十 明朝了記憶美場以前院滿紀後議論院轉送到之間○造都督李世動李靖柴 · 愛王原州都督李大亮有住鷹便者該使献之大亮家表白陛下久經收 王信师 後一次前個魔紀賜前州都替李大亮以前與至以西面不以以此一門上達 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極斟流流而去○閏月經曹訓元流等來朝是 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或首服宣非上策平。 海州刺史配相亦行 府還方諸國來朝責者甚至服裝能其中書待即預師占該問馬以示後 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習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度確比則難圖矣今認使至彼屬之自愿若選萬斯殺之不戰可檢矣張 下省專除監察御史奉使稱前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納三百匹八十一月 人皆恃恩私則為著者懼矣工院謂相壽曰我苦心一府主公為天下主 **諏口詔書許除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口此韓信所以破鄰也唐儉並** 人 唐太宗紀 師川河開請上為天可汗上日我為大惠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平群臣及四夷皆時在山北至大波雲布ノ田縣器為縣拉公天下沿所、(三月四夷君長請問外母班)中東武支後の東乃置縣山縣町前南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下地自住門大等受。 簡異草茂盛多禽獸可奴係可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下地自住 即古 挖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不幸事不 挖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故於非然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状之寶 西路不正則言不順為其大縣 京 — 其二、國大量頁面大多可能中面可主要共享了多数,可以與一個大量頁面大多可能中面可主要的表現可能,因此分立自己與其部的第三百爭以為突厥 中にはいる 11記得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國分勢敵不能抗衛中國此安邊之長策也温芳博請準港建武於高過 難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首帥宜因其雜款各置為長使不相言哥則 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庵或西奔西域其後 雪看尚十 為口紹群臣 然上皇蘇若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送起為壽速夜而罪一突 蘇尼天學衆來隆漢風迷空上御樓受任館之太僕上呈聞之數日堂高 住城王道宗子共逼之使蘇尼失執商利行軍副終管張智相取之以財 張寶相擒突臨詢利可汗以獻初詢利敗走往休沙鉢羅該錦尼夫部落房玄齡日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四月行軍副總管 何足惜儉脫身得熟遊勒兵夜發世前繼之遂大破突於於陸山流該 諸胡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遊為毡表之域前事之明監也宜經 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產之地使為中國得茲規徵以為表於人面數 盡殺宜縱還故土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番滋倍多之名可服心之疾西晋 心務則請服禮則叛亂突厥世為完益百姓之代也陛一以其降好不忽 如梅卒如梅疾為上遣太子問疾又目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法謂 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 唐太宗》

対称などの 震災 東京 問母教生 戎狄如此 擬如的外數年之後恐為 吾民選其曹長使八宿衛長威懷德何後事之有上卒用 世史類編二五卷 で付す方介候数 高短手を所属さ 各式子の解では 俄玄素液 押で 東京 男大小 首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方博策處民職降衆干國國諸州北朝於問題以前驗以問題其餘曹長 便還故土便彦恤日王者之於當的天襲地動門門所受今天既發來歸 我奈何非之不受平孔子已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致之禮義 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所世陛下役遊處之人蒙亡所之弊热又甚於場 務勝未有巡華之期而預脩官室非今日之等務陛下初平洛赐九曆氏 六月條落勝官上發午條路陽宮以構巡垂給事中張女界上重諫以馬 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爆帶何如禁紋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 皇室之君修若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後加管籍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失音凍走不得為此矣天無不覆地無不鼓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馬 西敦室目不從顧用追於得之策何也於傳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即致室目,顏師古李百樂之孫雖無六失,米治親做之盡善也而太宗 亦非人為少天地之無有污正偏駁之殊也有軟無類呈換雜華夷力 蘇門是食其智而其其侵也 西致空国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不與立華藏於能思然林邑夷解 西致空国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不與立華藏於能思然林邑夷解 《 居太宗紀 有强大型 有四天之 電 下人之意之言哉 **建**外上大 幸野 な子典の 時看得一 也仍賜了素約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田天之力可謂二人 也上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一文帝不明而喜然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則坐論事衛士傳餐所食然行即辨者既訴殺於雖性非仁厚亦励清之主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四能後後日或以事至隔閱雜零者亦無傷 干亂耳。上顧謂房玄齡白朕以格赐王中。朝首宣行音次便民立吏學至 熱奏母得阿從不盡己意 西突厥種落散在街盖記以本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貯量隨口以眼 能讓事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達天下賢才喜之百官使思天下 多疑於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三言唯取決受成雖有於達萬 七月初百司部初來便者皆姓奏清江原太正三流八上門房到於剛弘 以脩職荒何憂天下之不治平因物百司自今詔初行下有未便者皆權 事關由宰相審熱便安然後表閱首的則當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楊升俸三總事承乾遊敢不學門涼不見實友則遠聽德日前則谏東楊升俸三至景事太宗諫修咨陪官至以禁行楊带為此是真墓隸也 可不青其備子。 係也夫承較下馬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後偷此官君子 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户奴巡之刑客同之而其直列不肯少降是直受 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動而無功 能知人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世 這祖馬三 唐任職則不賢者不得劳容於朝此無事所以東也故君人這祖馬三 唐以和人為明臣以任職為免者如人則賢者得行其所聲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年明不為而萬功生不明之君不 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職 不 唐太宗紀

互枝等 技工保以 馬斯斯 馬斯斯 馬斯斯 馬斯 馬斯 上土不可 本外 民様以外の 太宇京 耐点に表示 大字艺术 少不能言 世史其編二五卷 復発する 仁義既被 建液 协作 供億不如龍之上從之〇二八字靖為右僕州靖性沉厚每與時字來議切 一天所則其害致死數曰夫軍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 「何似不能言〇吟鞭背刑」」讀明堂藏炎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 夷猶技本根以益枝葉也。打致西突厥但有劳費未見有益川縣不堪 |論义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 刑而或致死遂部自今五位以苦囚背 行如何耳昔氏帝征軍尤顓頊訴九於為放禁武王伐納皆能将致太平 推動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即魏被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虚 民騎伏騎供則難教經礼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機者易為食渴者 語及教化上日今水大礼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微對日不然父安之 臣曰此魏徵動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委見之神時是无祭明六年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緩二十九人外戶不開行旅不顧禮帝謂群 豈非承大亂之後取若調古人淳樣漸發流就則至于今日當果化為鬼 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姦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泛能故奉任法律達 下蝗三年大水上動而無之民難東西就食朱宵嗟恕是歳天下大給米 **歷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開中饑米斗直納一匹二年天** 刑肅天下者魏徽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仁思所以安民厚俗之一蓋哉民之無犯也太今以為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忽初有勸以處刑法志。司古之為國者以事以為不為刑辟懼民之有命心也後世作而至此四代亦可謂之推其所為者矣、 胡繁青 意太宗依然納之遊以寬仁 大宗誠有意以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 治道在人 原行 庫甲 種異理動 世方形と 其世 下又云宫震權感武征計四夷唯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台 至是 三胡見孫無息日貞觀之初上書看皆云人主當獨運成機不可委之日 エクリ 微価が浴 に影響水を 太宗可謂 大手旋提 计作文 世史類編丁五卷 一番一番 觀之治禄古有九夫豈無自而然其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心房了為監奏問府庫甲兵遠據所世上曰甲兵武備 |公能稱所任則其力宣獨在朕乎上謂传臣曰朕謂二喜一懼比年豐稔 服朕用其言今顛利成榜其首長並帶刀衔衛部落皆襲衣剋微之力也 南不去山京黄河内人本的後得心疾妄為妖言語校其事大理水張與岸即五年殺大理水張組一日前替其守正不阿可當而不可發有其失大 主栗三錢一喜也比廣久即邊都無漢二喜也治安則轉移易生轉移則 徵再拜謝日好既被威海尚康軍皆陛下威德臣何力馬上曰朕能任公 誠不可關於陽帝甲去豈子不足耶卒亡天下者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 京和馬田方之對德葵刑別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天民以不已祖馬口太宗可謂能管取舍矣親後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厚而人凉治極人點則氣濟而人澆浮鴻一變而後世誠不及古美若數之樂可以變將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 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流訛則結絕之治可以易約劑工度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麼夏以赞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胡致空回北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與已來概之三代之肝顧不及唐胡致空回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洗訛未為甚失魏從言若果洗訛難 之四年盛致太干仁義之效如此其吏也或治道在人主所力行其熱 下在順之而已哪之而能治者未之相也太宗從魏敬而不從德藝行 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故治天 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開而他則無以進矣固不 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民滅者則古猶今爾魏徵無見於人 可為太宗承及其成功復歸其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人 唐太宗紀 墨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 福古貫在相 +

於別《養制自今決死囚者二日中五獨於下諸州者三署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一令乃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於而不敢遠法其間豈能盡無党乎。世來知繪三十五卷 《 唐太宗紀 間大宗全禄少致厚飲至百樂以為數成干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騎注自次好 ·賴人市既而悔之四部自今有死罪雖今即决仍三萬奏乃行刑 十月記讀 · 」以其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人長之策蘭瑪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人奈孤立 爱性法 屬四天肯該人心麻國下內附來與華北西具在沒名是正文 上目前代帝王公子不能該人心麻國下內附東衛在那家水南於 突突所被充上目前代帝王 炉装 建 __包 群艺 生狀以間由是全活甚聚〇上調乾政曰朕曾恐因異怒妄行實罰故欲公 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一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 戰相感等民尤深不若守今之选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三宗子勿令 利人居為之徹縣滋騰狀庭無常設之等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不有者 至重故令三種奏盖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更之間三覆已記又古 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認宗室動野宜今作 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 於據總所好德之兄厚使為其別史情在阿從按事不實上然命斬之於 好招來絕域以水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價者意 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旨令門下覆視有機法當死而情可於者錄 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褒故勞於百姓以取重名朕不為也遂 不受 -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發奏決日徹樂减膳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 國則是以為後世法使其丁 (五班)日疾必百姓也亦必然三先行止言而後從之者與其不受原 東部 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禮者以功未高耶 王街 植海布 Tool Sold 非以能 也 型宗 為 擬的 未豐市日豐美符瑞未至市日至失作前何為不可封禮對日陛下雖有 古事 等 等 非 次 大台湾 表表一大安宫制度用小而車編獨為避對之行是太上皇留各中而陛下居原至曹三月如九成宫精驗號此不想經清前後以避免監察御史馬周上流日 意義的 虚弱也崇應若而受實善陛下將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楊麗馬處也忍清之禮臣獨有所未安馬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勝 教皇今九成宫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 高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益 王原六年正月群己請封禪不許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董皆以封禮 日高矣德禾直耶日厚矣中國禾去和日安矣四夷末服邢曰服矣年穀 素開卵筆諫辞也親徵日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性喜陛下居安思危且 救矣今中國學安四夷俱服誠白七所布然联日慎一日惟懼不然故欲 伊治以東烟火尚希審奔隸本蘇生也極目此乃引我状入腹中示之以 事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成集凌夷君長智當恩從從職以自今 此八者然承晓宋大亂之後戶口未後意展尚區而軍駕東巡过供均勞 一謂侍臣曰治國如治叛叛雖今必宜將讓僕遠自放終病後作則不可 京年時日 方者天子照付三千方做少告祭祭望所以專天而懷棄百奉 呼禮之失也父矣世俗之京可勝葉哉。 徵亦預為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其之世唯亦宗元以封禪為非 按若稍倡其該獨親微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 始古典有也人主不生三代而法泰亦已認矣太宗方明胡多賢臣而 配成不可復易直速示 返期以解衆談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远是所謂月接一雖 《唐大宗紀

11人以大店 親常面利 于6岁,1911年习》化26年9年14年26年17日,1911年11日 海世紀人言總徵聚止球慢我視之更覺斌媚口類以在不為此耳做再拜回些 質以於刑害敗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情煬帝威加夷夏語利 我心比好今半發推勝一分奈何資送公主及俗於長王乎上入告皇后后嘆日 |要素関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同此宴上日徽建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被每諫孩不從我與之言較不親見勿於遠盛以自滿也長於無思曰王珪魏微昔為佐雙不謂今日得野有北荒統非議權據西國於城共四日華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 日停鄉小鄉不自此而前縣就〇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又有司奏展所思也養命至明功敗將罪他〇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又有司奏展所思也養命衛衛出了數年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 每是辱放后退且朝服立于廷上整明其故后日安開主明臣直今魏徵 真社稷で臣也の上皆罷朝怒日會演殺此田舎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徴 存於成為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口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中以許以前就是是公主将出降物有司資送 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宣授契事舜之意形上大分日 部三種口鄉識緊精通侵者談論玄殿以下卿宣老加品溪輪日落間以大 行故不敢應上日且應而後讓庸何傷對日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 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以則事遂施 前致室目が更く改在火をち見がらくいたり、 動而九成之居不把目止矣 而事父致若然後為陳問宣以此深格帝心明太宗必問言 入相臣不如李靖野美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不敢放取者 難点で 九二十二次語建或以養許或以養於輔養攻之各不自告以取龍禄人主少懈而建立。 旁接實多ひ上曰人主唯有一、而攻之者甚我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 治天下近 下世 海道 倒至於激蜀揚清城惡好善臣於數如一亦有做長上深以為然無亦服其 可好中北 ※原心在論不可要也〇上指殿是謂侍日日治天下如建此屋管構既成分數 門議上當臨朝謂併臣曰朕為人主常無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 以有偏好 七叉類編二 五卷 主宗 排樣一為化功舞取尚書化功惟以之卷四便里十八日二十二十五日之人。 建计的优集而舞進隨美命以東文德後德田功成慶粵錦歌蓮紀亦置大學東東灣地區家就諦起居即呂子被之管絃命田功成慶粵錦歌蓮紀亦置以永建建繪館九月如慶暮宮舊西西西城 医箭狀 以縣處書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實臣 改移者易一 榱正一 无路優動摇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檀治刺我務畢舉臣不如戴聞,此君不及死好以諫詳為已任臣不如親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與占語人言 **贬適宗目樂形上不優而毘請徽德曰朕見廣寫祖誅成功臣意常尤之何功在我上紹城王道宗□河區道蔣朝計時以太丁前鮮之敬德奉成被陳舞僧奏於庭詢州刺史獻迎敬徳稍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效曰汝** 意來之勢乃與群臣校功爭能更獨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故欲與船等共保富東京子孫不絕然物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祖臨非 以為馬不於伐而天下英與之華陛下檢亂反正群臣誠不是望清光以 **梅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我** 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當與罰非分之國不可數得勉目脩餘無致後 正表到三盛治之世其施為學情自與庸主不同難宴遊之中亦有可之民日可惟精惟一允執敬中夫如是則聚莫得而攻之矣。 該实之間無非明民相與告戒二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王守溪回敬德始為劉武周将太宗遣道宗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神 《唐太宗紀 時君臣

N. 杜核計 を 連書建収度 が創む度は 選素内高限 せ徳鮮 此其所 世史想術二五卷 福思之言 你語於公軍念龍軍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事〇上謂魏徴曰為官擇人不可造 至他仍滿之城帝縣恭而亡公華所親見也公董常写為朕思煬帝之亡於常為 意思<u>世</u>群臣府色有温雪日煬帝多猜忌對群臣多不語联則不然君臣相親如 徳舞軟他首不視更九功舞則節觀之語號○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上長於女武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善縣△微欲上偃武脩文毎侍宴見七長所以明太後次五門本門中梁東部等於五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於溪東首國領甲縣京而須後與自七德舞譜太謀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於溪東首與已七年更名被陳樂曰七德舞譜太蔣病漆集朝縣糾武嗣澤中作後 日臣見屬室父子相残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顧有好有此其所以異互帝突曰誠有是事心上問规微曰群臣上書可息於合政千規微曰自從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不為語微多諫者 與付臣論安乃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音是帝曰朕比來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議言故以此官相報對 次用一君子明君子宜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真 後執秦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苦龍途忠謀而死联每 不能道一次頭者佛意網尽罪陛下借之辭色置政盡其情哉上由是接 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回臣觀百司泰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可三分 一體耳八上謂何臣曰朕此來法事或不能行如律令公益以為事小不 行誘臣下為後日計宣君道哉 親近之地皆欲遷序何惠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謹言是以危疑何 責之也共保富責之語何其思之深而輕彭五節之言何其或二抵此 胡致堂日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宣在 保全功臣可以超紀百代矣 敬德於是悔過輸我晚年謝他資客自養甚厚而享年 七十 有四年人 荣道宗汉引之思者也况又帝之事族而可於御前歌之故是故帝之! 居太宗記 Ŧ 門見清末 長哲子 村人数 社 最 能 工 日子行な - 一子を難 而不逆數 三五天医 名 選 以 成 此 で 校 村 鉱店 米記 世史類漏三三五卷 太宗不松 |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被來完死仍初天下死四皆縫造至期來請 京師至是皆如期話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這軍天黃道儀至是寒之一放死四三百九十人去嚴帝親蘇擊四見應 造軍天儀器並多直太史李淳風以雲堂候儀制度昨暑但有赤道更請 松上不許自吾為官權人惟才是與荀或不才雖親不用養色王神符試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雜官以回辭曰臣恭道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 歌陽公旦ノ小人之尤者也年以義死不司幸生此又若子之尤難者 統數求哲人以遠後嗣於能長世實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也辯給以雲人說詐以用無條ቸ豫以趕到就事而已至者诃宗重大的謂才者在子之寸也無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こ)者に及言之本人可身二月又享養司之一月一 而後廢乃取才行無備之小人子做之軍較而不經故所以輔導其君 才數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好而可用退之循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 門間周回数之所謂才行在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下百十人之本門相大宗以治胤在庶官欲進若士退小人北王者之言也而無 知其徹之而法也不觉其必律以為適而縱之并又受如夫被級而去所難而小人之所妨也也真真正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難能賣小人之充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平自歸無被者是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來納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來納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者卒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使小人不為強惡子用而一日不思北決之則无如婦而与官我此又此名也馬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关不能 之耳若養為乙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士不可為常 則可知其信義阿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於而來經而然之可作一為不通之韵也然則何為而可曰以之來許沒之無上而又沒之干之來 之情也竟其必免而後來是下城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城以成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後來承先意其必求而從之是上城下 者其聖人之法張是以竟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 官義行於君子而刑我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 唐太宗》

事規能 之報募 其中 本有 注差 法院管理的工部尚書政命官則官之難也不可医司令武之則罪不在股命後,無限官職的工部尚書政命官則官之例二共有罪則皆有罪之解也能其時與命 新達」東帝南嶽曹長馬智戴道長持護六手 乾季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被辯訳施 等所被。 月帝奉太上皇置潘末央官僚沈斯、統二皇命突兵調神可可起無交 教授、 蘇州是也如其有才維護不棄魏州等是也今日之場非私親也つ十二 北城等王長深意看姓艱難年目所未洗能無勝逸光卿等不可不極讓太子好 在民間民之疾皆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犯太子 辦於 **一種數類影禮法定學與左應子孔調達數直諫上開而影》答照金一斤。** 常五百匹 賜太子庶子于志堂孔朝遷等全京帝謂子士堂杜正倫曰张平十八猶 潭南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於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院殿下皆 自古未有也帝素鶲上書日今四東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皆 國歷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羨二子之盡職而思 丁南湖到老安陳太干永朝累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額選則有蒙 餘世而不止宣非太宗喜功之報即 將任以遭傷之事孫山思明遂因以起而唐幾於亡自晉以降受夷状 方正學自 天子父以天下後者僅有是正十宗之前於京親不察見子 五起等四至美而不失在其中看如奉太上皇國酒未共官之類是也, 又稱亦米有若唇者也輕其成功僅供適於一時而流往除多歷二十 其盛時旬謂胡越一家三王三帝人所示有王於玄宗盡用胡人為過 太宇台正位以來至於於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學者養之惠 嗣命將出師須其首長致之關下蒙以對帶而件八宿衛首 太宗既平秦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之功以語示後 唐太宗紀 章 陸處選上表旗帝大戰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懷無詞状頭亦表 然是養人, 首帝期前仁起文為充華於韓母。而使將發魏鐵聞且一管許嫁士人 然是有人, 目至門下中書平章故事〇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經燁之派時於 礦 魏士正大 不能可形化上來請房玄齡等日德麥飲國家不沙一人不收升程官人皆無髮不等也更用學家皇前德麥上言修客購官勢人次近祖更歌俗好高髮蓋中官家會。更用學家名情觀察可請賴原,然為其可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數察御人會於於於時間 以是是其一人,不及是於別升的世史類編于五卷 興 唐太宗紀 作以 外 禁 等 一 **雄**经公司 罪るま 受災事宣 雖拾之或陰加罪。雖故解帝矢曰狀之言不能使人之信如此邪怕敬疑言初無此義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與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 **東生八年正月以李靖等恭報形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點** 之言聖人權馬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侵言乃揚銷二十四 方可其實耶欲治其弱詞之罪魏徵諫曰臣望曹妻文帝時上書云可為 日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灰間三 產滯俱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以本清為特進奸璋飲該 請以庆海仁上 一天得其人李靖萬魏做上日徵嚴規联矢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公靖等 **清哭者一可為流涂者二百古上書示 数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在夫** 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編階 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公容非義時之話如上乃更加 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更賢不自問民間疾告禮忍年眼窮之疫善良起 優賜拜監察御史。 一大九年五月太上皇明群臣請上準遺語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後請 胡致堂日漢文短史民之表景帝一首而行之逐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記頭 社程 大学大名 粉以天型 表治・ナア 八十不作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入字可謂 をもちが へ合こな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爲不當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入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當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路乘道重非禮翻 諸子至省夷城又足法平上悦曰朕以私受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 魏王泰有龍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乙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日情文帝時 之情豈不欲常共處和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兩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 **原則十年二月以柳王元号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 海曰卿之, 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稱再拜訓絕徵曰瑪 誘不可以死為其社稷臣也因賜瑪詩曰疾風知勁草恢荡識純臣又謂 截亦言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故非所宜上曰萬 太子不幸安知 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職正親我若縱之豈不能析犀公董邪規徵正色日 右綱紀大壤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類三一必無頓辱群臣之理憶文帝縣其 光禄大夫蕭瑀為特進後令茶預政事上日武德六年以後尚祖有於 於貞觀之君臣可深數與 且當時諸臣其賢於規藏班其者不若是好者於此亦叛無論的又見之制。正就條不示萬代初乃因西乾繭又不能勉及管親率大新君君不悟之者太宗所不世出之資為大有马之主所立讀修於管遏公不絕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別君於當道者便三君所為未經於至萬 後得因流涕鳴咽不能止 其餘子安於常情狂於最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遊殿者所宜而乃見 可如河矣此太京所以悲也人倫之際男以失思可不慎哉 胡氏国籍道不可亡城而况英傑之首·子事往時邊際心目 居以已不明氏国語湖之變太宗不能以養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 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後古故晉武而親考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 直,得忠正之士秀 **唐太宗紀** 千五 無難而世 門山を 177 十史類編二 五卷 **大一良伤** なしな 作者切以 較多事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念后不已乃於 一般一般不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了從珪素う皇言長孫語主不為公輩之主平對日自愿以來皆土孫相継不立兄弟所以絕 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自 及前宫司奏之上聽之悲慟以子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節百世朕非 要雖沒無所恨矣崩于立政殿后當朱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四上缺時房玄齡以讀歸第后言於上曰玄於事陛下久小心煩寒若無 九中作層觀以望昭陵曾方規数同逢使視之数熟視之日臣昏眠不能 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後其位〇秋禁上書告計者上調群臣曰朕開真 大故願勿事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舜設思有後役止遊政 徐為申理由是官屬之中刑無枉溫部門工常以謹修為光至是母疾能 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證故官人后亦以然請自推勒因命囚緊候上怒息 氏明長孫皇后性仁孝徐素好讀書常與上從祭商客三里因而妖賢神 见上指視之徵日臣以為陛下望獻陵三等 是三次若昭陵則臣固見 で代刊大宗欲開正言一思告託可謂明且退矣北為君為長之道也 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後有為是者朕當 矣上立為之毀觀 一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白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物志玄曰 能諷前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九亦其良心之太不 東督室日 一月韓文德皇后時将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官官至 則眷念孫觀以聖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就能說之暗潘母政之一即為官就若所天之尤不可息而者於上皇不能其終來之制於后 長孫皆后國足以係帝之思其以默改擬之則一良住之夫 唐大王思

寫其於農 有長中外每人共甲档裝各有數翰之庫征行給之了一十為我六十一河免世更類編二十五卷十二一人 唐太帝智 間 行いこと 四克自由 **元**記 足が力 無い可以 注着 直除年代 行う関係へ下 で 戸地帯面も 两角庫 77,110 香易石民三年府府鄉子衛國無禁其之費臣無妻兵之也故先常謂爾勝女部以遠近給我們這近以東東則耕於野有事則由将以出師是明兵散而随其女部以遠近給我們這近以是遠頭近數是一月更便此 两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學鄉十人為火火一百八至日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學鄉十人為火火一宮八室收穀納姆路輔鐵城路輔武上府兵庄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然好皇成城胡越三世而亡唯謂公匡其不述未與城出崇遣使入貢林明城出第日出版國司司,上曰中國死安四 般埃格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開內二百六十一皆隸临諸衛及東 車言稅銀之利昔是奸抵断壁於山投珠於公蓮之桓靈乃聚或為私嚴 之歲可得數百萬紙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義言可以 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綠何如得一賢才脚木普進一賢思一不肖而 耳〇點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經清照獨江西二川銀大祭采 能騎射者為越旗其餘為步兵更命流軍刑形為折衝果殺都尉軍表本 門二折衝都對帥以故歌當給馬者官與直等時間短當有衛者掛上 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奔也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心愛而物師之四二常不至於叛有內有重九之韓 法也情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者皆一三六前後五八万邊八 三代而下共制之菩推唐之府兵耳僧得獨兵於農之意證近古之良 之我而後能當關中之果然而則是之臣亦不至於無照與以歐大 以門制之也自聞之際天下之兵八百節府而在間中首五百奉天下 朝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元汉制夷北之雜下足以衛匹夫 如 | 大字開達 此為不見何欲效之子上為日非公不開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日朕昔過此買飯 还是以出 珍児不知 連貫の 保工たち 世史朝編二十五春 当以人命 一一年正月以馬王恪等為諸州都 私道王 的之官上 湯書成初日 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陽番不如得此一言口门房去除年度是非常 如事我泰見理較先拜建亦以師道自居 曹炀帝諷那縣飲食視其豐儉以為當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至為三五春 人 唐太守紀 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永風相扇異日民不即生殆非行華之本意也 宣辞順之〇三月華に儘管上至顯仁官官更以開儲待被說絕的說白 上又當目法令不可數後數於則知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沒行之一不 免競就深文陛下惟一斷以律則此風之憂矣上於後之由是皆然平允 臣律文夫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合乃失入無辜失出後罪是以更各自 雅上曹間大理鄉劉德威曰近日刑綱稍客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一不在群 古死刑除其大半旬張臨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 聚温之徒內為語語外旅班的故也可不被哉。 而食飲食而宜今供頭如此黃得猶其不足手至陷馬官西死行務學也 部行新禮馬及為復業所及 O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時常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恐於民令悉為我有正由下文述廣世奉 ·易置從命将以擇其野不肯之才内、人府兵有秦間中内重之勢而左 右謹飯草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前一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 不敢為疑而外之不敢為乱未有如事制之得者也 大名開陳而能自将此其所由與此其人名開陳而能自将此其所由與以成正於其不知称橋之默雖而斯是也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於其不知称橋之默雖而斯是也大無窮也之以所以成王於其四之於皆而於天天以三萬而不色資則能得其當吳青而下色歌則能得其貴矣夫以 西致堂田 問斯上異感而王達初世之方教納之道未之明也平以電明致堂田為人師者心有造以後人而道以人為為王家是首於兄弟

ŀ

武 秦 東 定 · 建物 佐建日主上的 で で だ だ 高立是一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是故也陛下當隆禹汤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 有八下不 馬爾·夏| 侍御史馬周日被親御廼應懿言察左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簿歷年多 八之其代之基量得但侍當年而己今之戸口不及榜之什一而治役者皆見去 经二五春 其國米有不亡者自觀之初天下後數斗米直匹約而百姓不然者知胜 館遠道路相繼當總不作民安得息日間自古以來百姓紅死狼為盗賊 而世无诗之西京府庫納時節議雜州為西京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天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院腔洛山倉而李密因之東部積布帛 上夢念不心故也今に來豐樓匹納得栗十餘科而百姓此答者和陛下 封事極言朕過 後念之多替不無之務故也就是與自古以來國之典亡不以畜積多 宗書以太宗才人民民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孫殿六一月而恒州大宗書以太宗才人民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孫殿六一月而武氏入宮至高事之三國宗順立五有妖節故以武氏之禮其端甚微而以異之做 有天下者信不可不防其斯矣 水太宗既不能知于其始高宗又不克悟于其終福匪自天韓由人作 欽明動循禮法吾是公主謁見宣為身然所以成國家之美 一嫁王敬直敬直珪之一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員 不摩天示紀 待 徐 以 就 信 来表 信息経飲 京京情,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追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 整經一而後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 其影之曲书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 惠子不能 不必處意見人性 無川近 世史類編二五卷 令一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令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 自然沒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華甚城聚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 當今之無事行鳴音之恭儉則盡善意業回無得而稱馬又曰文中干班夫監形莫如止水監敗莫如亡門伏願取監於晚去看從約組忠遠依以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見而尚未之籍也 日陛下欲養之志不及於昔時開過必改少虧於義曰譴罰精多成然微細三豆卷 而選賢在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〇又 蒲盈則思抑預遇遠樂則思博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經蔽則思延納疾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難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好由於此此一段陳常玩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 而德化未治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令五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也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 應乃知貴不期縣富不明後非虚言也苦陷之未亂也自謂必無礼其子 故也人主該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議則思知止處高定則思讓降臨 懷發先平故雖君子不能無小過有不害於正道斯可暴矣既謂之君子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跳遇小人也輕而用仰則言無不 護和則思正已行實驗則思因喜而隱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 寒豈取之為而中之難乎蓋以殷憂則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重韶京官五 的比上各舉一人〇親微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盡頭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甚就才非經國處不及遠况又內 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優行陛下必欲為長父之計不必遠求上

原代で、年大吹堯有非倒文之志謝が『而疾風勁草蜜表無実之心可贈演判』、「伐成十二年贈屬美君素願酬刺史二月詔曰屬茲擊度節將堯君素維護請應達」。 歳無違利也情報 及此 六 平 「記念がたちごすると記れ、アールも、とって、これと、カールを表示はまた。三月著作即郷世隆素請集上文章上日既之辞令有益於民務史を書います。」 データリンデース まんまし 発酵がた恵 使源不及 THE STATE OF "天下,就之納數胃之諫而止是從而從之也近皇前德樂上書讓修浴時宮陛 等之後三也可户納雄安訴院資社跡所開於其等部時的百不等斯礎陛下欽 備何で が強化 飛舞型觀之初則遠矣人**伦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可陛 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萬之此等之使 循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日其事可聞熟對日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下貞親之初恐人不讓常達之便言中間院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 |之功也皆賜之佩乃〇上謂徴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或德所加比貞 ||百上日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絕經經經機 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つ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為三五巻 1月月月上大月上ノ川と 一川の日日田町自己の南京都子田田知田美田田之八本以北西南三田村田東田東北北部言之か西町 下書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べ苦不自知耳〇 大水七年山東南南四十餘十大水八年山東河衛生水七萬大水十大機以養属進港唐之甲破乃至於此貞觀六年百食正見河南北敦州 咎徵教順防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唇破緣一美婦人而致回家破壞 一年大雨寂洛溢人寫陽德不說陰氣盛長為我明切而帝不能整觀 一 均馬 守理 不可 大 成系章 多次可包表,与其中自己的一个有人工作时传电和某些中成乳糖。 1984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988年 1 新長院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 「以魔王元朝、於為徐州刺史元乾好讀舊恭謹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 觀又臣則周之出處处乎無比於也 た! かい 2000年 第五年世南本世南外和茶而內忠直上當稱世南有五紀一德行一忠正三漢語。 行於世何較於七萬八主思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〇五月永與公園 等 老人公司 機事的中 かだと 南上で卵道観其始末観其終若朕能恒然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把徒使後世 できます 马 医三克 世人類編二 五春 香水 气盘 ē 割で日 Z L 古木子 一杯水交人間元平王所長九平白無長間者性九元平 日人行所短乃有 一心脈脈部書照周日真翼中天义假羽翼脈忠之所要在いか一定後恢應書尚清教素商院用设物中事後栽廣川高後達中書今布堂接引事類楊確古今樂宴和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城聽之靡縣令人 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議女殿以度支輕天下利害成了相對所望者 巴亥十三年加房玄較太子少師玄較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於不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常各人周有機鞍中書侍郎安文本常稱馬於論事 |東四文辭五書翰世南曾獻聖禮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於寓然 玄殿日草珠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孫族其而後臣之創業難失概 (美国四)周之遇太宗顧不異数由一介草茅,百天下事者去后子朝明 一年一次日本東京院一言孝敬上自二言院事宗廟其族莫非陳等別子一方大丁三世界才々方不一至日十二二言院事宗廟其族莫非陳等別 一致空国正共心衛聖學不明然上首有一善則於跨自足為臣者於一門致空国孔子作奏林常事不盡惟敬常及理乃善于册以訓後世使 君之失德關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騙美之智也南清尚文雅唐名士 打犯頭觸之之語史氏族其下 走備以出望是責備皆看至然可論尚 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其亦其非深知孔子之教即

医海之型 · · · · · · 国解衣投地出其無成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回臣夷雞陋 世史類為 云 五卷 新要。相與共質酸火矣臣聞古人富不易東此非所願也乃止〇記停勢封刺 古なる語 /芸一學經到史子志學以為古令事殊恐罪父安之道上疏爭之期周亦言堯母是一葉是五六宗獨世情知其可謂千萬一遇之主民城行封建上既詔宗室功臣是華五十二年 烈力 大田 漢 發不〇二月以前逐就德為衛州都發上調散德日人言卿友何也對日東京會以於等與其家學問人前衛五 出食語去日竟曰二家会語丁以家家國行助衛五 出食語去日竟曰二家会語丁以東家多數計如鄉落母等曾日而以書於十分年出 非老问如人而氣要大學公王建卒被接上,本且為一、總造初来 總言主等 不可言語 營養 | 青禍礼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雖然 割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常 自古帝王萬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日玄於與吾共取 與諸公與之大於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過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素處。惡已彭蒙士其可至爾 二、父猶有朱均二子僅有夜重調嚴萬一騎馬兆無被殃國家受敗正欲 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令之存者皆難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形 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為等主於官 孫夷亡朝河南手到支後被京法不行古斯益地至八心事因非一才以外出租土地河大南省教史画通从不好五家行政国际以下的社科日本的是原则不由也故其沿镇村北方其没元置然南京之之外川平部氏日年已佐太宗東天下其才智於随事教功延至然而至也 下并 時以來所以表明也其一時以致已五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一思己其通可以免其五至于軍工并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 割恩於已七之一 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會見公無己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被荆棘事陛下全海内事一奈何幸 第土時其戶已必有材行防器校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丁於許其福禄 電師能上回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 電民回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夫之者多盖禍亂未皆不生於 金灣之限豆體公以茅土面土近川自养後之使立理於其面也 人 唐太兵紀 圳 打脚 建 選 大 下 元 以便期 其代 行而を大不 附左字打 建人不能 刊進天涯 飛座有此 加克等 世史粉編二 五卷 丁は甘わ 分天下自 京変襲 千元花 元何 仏迦 秘示 時制宣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遭公之去不可用於古也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證時為太順次之三代計國後世都縣時也因 變在層天法子所言於自刑地不師後之之法皆先王之則也為在其郡縣乃重壞殺土備明侯南之法何故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經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城以天下古雙治巨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即雙胡曰太宗當諱周官書辨方正位禮因經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之弊也児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自而必使之強世是以一八而書一 滅回五七皆天下之大泛也此故聖人不能固時之後更立制度以馬 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親徵蓋未實詳考古制國益甚夫而近世范爾二 致太平而與禮母夫可必如古打建乃另監散 後世如育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徳而受民恤樓中急以后即照亦足以 武為之平宗元又回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奉始天謂三代坐主要結聚乃及成功之後姑息尚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 建而廣之是循見別者而欲察天下之最也宗元又曰湯質三千箭疾 **お行动九若此郊宗元皆暑而不稱乃摘取衰彼鄙礼之一二欲集封峭東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雅淵大狮且攘夷狄以葬戴天下之共主礀** 我方三代盛所前侯或自其國八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 非三代故事们漢之失某盎周言之矣,宣可舉此以何禹汤文武所寫不敢變非漢不能制候王未萌之惡及大連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 人不得而有之則審真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三周公誅納伐在 然平宗元之言口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也為民害聖 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子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鳴味豈甘 必数法上方而封之弱則不足以清弄禮前必至於僭亂此点世到國 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盗死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都照公 以點夏武黃八百諸侯以剪司故不敢愛易也是聖人沙去畏其之前 天下是飛廉而有北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其勇宗元又曰語侯心世 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禄采門以 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憲也勢也蓋司上古以來司之之論朝氏帝書 聖人不得而廢也索城六掛以為郡縣三代之言一 医 層大宗紀 選共打城雖坐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 15.11

使若集滅高高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國城東極于海西至高清暗體技丽之前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被其所不知其可也。 之有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害之儒学惟貞與司之為盛其所成就常亦可鄰矣然。学所以明人倫為學而不復三代以元有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害之儒学惟貞與西等事場曰古之教者家有教堂育庠遂有京國有學士尚之於宋司後

· 一班命孔類建與諸儒撰定五經元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或日然則封建今可行張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就不可行私以息爭也果以為稱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素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也若秦則妬民之無併而自為讓并毫融 『天下之利以自奏故曰郡臣若秦則妬民之無併而自為讓并毫融 『天下之利以自奏故曰郡民養秦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民養秦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 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則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 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会天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周不可行於 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并田始於氏亦感於宗元謂今之法不 子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增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象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皆于皆得以施其用八主自治不過 舜禹湯亦及矣帝王之治至於唐凌二城亦無以如矣并天下之田供 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行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若如亲 一杨何惠平村之不用也若上無明為下無賢臣則雖有良佐悉沈于 等等3個僧保什而死实不信佛戒于勿學佛書舊等魏以來敬佛教者為高誠優 那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僧呢实实不過 解除型紙今間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馬展師再朝夕見ご無録 前天等 干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解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 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馬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 少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盜於擊轍碎觀者如市夾請其子曰吾問有金 **李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後呪即生上試之驗** 災遠被那國凶醜之壁起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奏動之日也

学不確で養 不辞され が が が が

雅不可行

不正之主

同行対理を

史 54-551

陳在手 之 春明 辞 李表開共犯三刑衛聯責士何必得當六合經治該軍後是漢章中的馬賽等是網出數學與網絡稱或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称命曰長三先也沒獨編二五法 一次 唇太字紅 問其門戶玄素深以為趾諫議大夫補遊良上疏以為玄素雖出寒微陛 為今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下重其木權至三品器質皇衛宣可後對群臣窮其門戶千孫伏伽亦曾 於之審明者也其級葬日古者上葬蓋以朝市安慶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一一流也以底乃照原以節四 紀八峰可議良其等 (起任于志監為大事新向職者)以文文正理原等情之雅與著學職(起任所以所行者故意其親傳教敦禪草斯為其一議者以為確論後三十勝及條例行者故 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司教是古人不選年自也最秋九月一一五葉等 故談之龜銀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塞田以為窮要壽天皆因上於所致按 野之則朝而空不野則日中一而空子產不改是不擇時也古之群者皆於 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逐擇地選時以希常 公所不克葬戊午日下灵乃克華是不擇日也鄭姓前公司差之会香路 夏或云辰日不可哭泣您爸一十一 新名客或云同屬尼於臨城途吉服不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戚聚殊共命共胎而天**雲更異此皆禄命不** 列客不從 こを主 张青 杰 ALC 程 八德安伊 ‡ too類編 丁五春 高温で 1 安部二世 班 ユ 世前軍 , ... 音于上上日高殿本四郡地耳吾於李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於蔣萊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應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處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家遭刺客張師政総于承基殺之二人人其第見志寧将蒙於提於此對擊敗之際。 十一月以李世動為共部尚書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動在州十六年今 未復世子欲勞之耳。 王爾十六年正月總王泰上括地志廣京 清武京泰好學司馬蘇斯 悉以古之野主皆招士者書立要奏請係活地志大開館舎門庭如市至 ĒĮ 定氏日とたえ、LBabla 在文注三系系長城以傳屬延定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一 上失使人之間矣 一原太宗紀 三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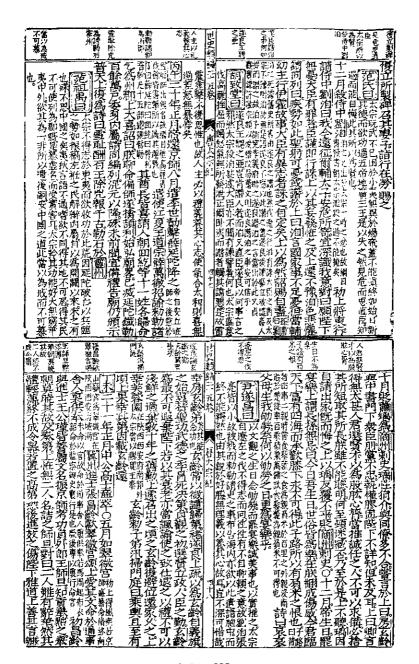
史 54-552

5. 医联丝 世界一行何常總個系表之上於護玄於等日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總何預為時。高拜皇皇及為此也○房玄於高士萬遇少府監察衙委於於開北門近 本作是為最悪時太子承朝失德總主來有態群至日有疑談故遊良對及之上 七叉類為三 五老 海也上甚伐で、西突厥冠落州安西都護部芸格撃敗之初高監武手権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能し不知何罪而貴亦何罪而 **於當茶龍在諸州共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島者他人** 高家千餘人成了其地指淡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島調人屯 咬破産辨 潘輔内安外軍不亦善于上州聽及是悔日魏徵稽派更動我後立衙昌 君事玄松等拜謝總微進日玄於等為陛下股版耳目於中外嘉宣有不 百陛下虚心来納必有言者凡臣物國者暴寒多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上日然人臣関說行首動及刑誅與天暗湯人冒白双者亦何異哉是以 乃曰方今群臣也直無踰親微我是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 上表謝會上問侍臣以图家何事散無猶逃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公此 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〇上問魏後比來朝臣殊不論其何也對 一部報小殿之村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舜稱几杖等以遂正好尚徵 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懲之無室上 才不用其言今方自咎其·Ch-月野公字文士及卒上當指禁中樹下愛 · 手足奈何來解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 願擇高見子弟使君其國永為 死化者我該使裝養酒是有俸級之警陛下 並得商品一夫斗 菜之用 子太師敬以疾辭上日知公疾病可則誇之做乃受詔 一書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隊。守勝難随 一門今通而己益之易沒見機讓人得以間之借載之子見躬危疑之行司太子親王方明惟之別討太子之稱取以我處父子見躬危疑之別討太子之稱取以我處父子見躬危疑 京 店大宗紀 下基何 宝石刀 如 平語·近於天也乃降手部白勝有三罪知人不明!也以私亂法二也善等荣賞 ř 建宗保三 子にていた。 不好 大がくな 世史類編二十五衣 下、 に後銭 宣布大應烈士而受圧虜建因割左耳以自皆上開、日何か心的鐵石之何愛一文賞終之部各數架必何力以降酶延杷何か投紙了大呼且於對日中國新定共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日然將為民父母奇可利 一致富克上欲有之日法者人君所受於并今 時形仁弘而公安之是上百 必不叛我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以新姓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自 欲以妻其子叔王微嘉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待臣曰人 是得這後隨住面聽表於力戰又與語仁出完鐵動九姓二廣州都督見 知住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子該士及印頭對歐下不中都三百所建設 弘有罪被歐州高祖人關党仁到新五首功其後歷官有歷江至是坐 不用借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及罪爲太宗知传不去問愈於德 之為華知後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卡若不知之爲愈雜然武帝知賢 其惠失則無所不至放然至於紅君而亡國人君可不遠之故 君有不義不從也而以於機臣子古之传者其始未必有悖治之心及下籍勝曰次有以為養不知養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義而不從為一種勝曰次禹日何畏平巧言令己孔土孔子曰传人殆何也彼侯人 十七年正月節公熱徵卒後發來上與太子同至其第位 等正衣 光以古為鑑可知與看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行三性等 云何其該北夫人主知時尚不能用則善無所勘示若不知漢武帝知汉黯之野而不明事太宗知字文主及之传而不 帝庭乃能 > 唐大兴紀 高山公主

即是大多命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な、六可謂 大新红的 公主 ル 水所の数 **参加版** 2011年出行 朕皆保此三點以防已過今魏徵没朕亡一班矣〇風功臣於凌煙图上 本乾喜麼色敗儀所為者聽聽王泰多藝能有能於上港有奪嫡之志下 大言能獨世動並同中書門下言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〇李世動 等皆依誅乃立圖王治為皇太子統宗第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繁献上鎏告太子謀反勑中書門下拏勒之及形已兵廢為庶人侯君樂 為社稷非為哪也何謝之有世動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幻 曹得暴疾方云鷲灰可療上自動業高之和藥世動頓首出血泣謝上日 韶以長孫無尽為太子太師房玄殿為太傳蕭瑞為太保李世勒為詹事 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窥信者皆兩棄之傳諸士孫永 力則常得來之矣見其來刑則曰水所以載冊亦所以覆無民猶水也君 即日汝知稼穑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兒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 沈醉上解御服以養との上謂符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詩と見其飯 孤者無以瑜公公住不侵李察豈為朕哉世勘流海解謝醫情出血因飲 **園畫功臣長孫無息王老恭杜如晦魏徵 万玄賢高士煎討淫故憲李** 僧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日木從縄則正君從諫則聖〇上疑太子泰翰 司馬公旦 浸不學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紅于承基等談校魏王病自承基坐事 其矣然能割受斷恩喜若於初而謹之哉 **今唐大宗纪** 뗍 在文德。 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直續立英果以安強標的 "唯"。"循常度治自幼寬厚。即日生很描恐如羊、猿其稍比自不同耳無忌對曰。 社景高橋公主等當無忌糧之期武〇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 社會共高等公主等當無忌糧之期公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 社會工業則法不可核變立昭帝職至不服電池析簡誌之此不可以不戒為旺 其宁文及 字 松一點 而學 接種有件 原為守文良主醋副至重立可數易上乃止謂格曰父子雖至經及其有 ·主之何如無忌菌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三百太子仁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理」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相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相於小母,「一世」 「一世」 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敬之忠而太宗之屬身沒未幾情語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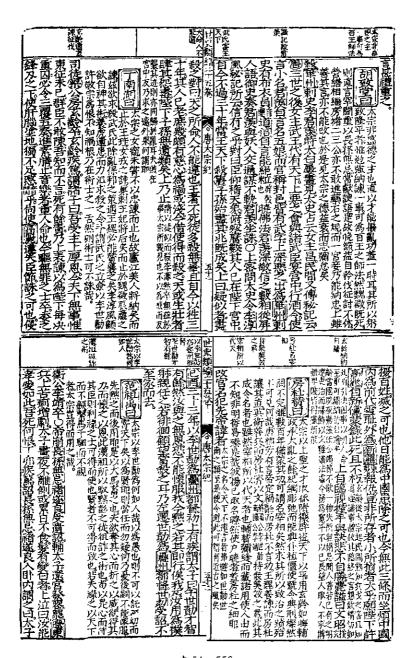
\$P\$《秦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號杖以輕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泊曰借 \$P\$第二君言動備記善思無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太宗 二年 **観史** な宗教自 前代を 朱子客凍 市市 京中上有中上不從玄歐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為問祖今上雲到等成上之 芒 人共成政道三斤遠群小不受證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一庫境民不能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 法傳不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謀則莫不順哲全有工千載何所 官何謹即命削去浮點直置其事 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崩覽起馬於事無失若以此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劇國史如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我 房玄齡上高祖今上蜜蘇上謂監脩國史房玄殿日前世更官所記皆不 高頭聽議大夫 補遂良日鄉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日史官事人 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處美不縣惠若人主見之必然故不敢就 芳楠微死知與下旬莫不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者易亦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唐那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者易亦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至為子小人未將不及從為帝言之以依犯始徵之陳累數十萬餘云至君子小人未將不及從為 眼情以為三八遺直諒故 天言行君子之極機審則千里之外應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遊過到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其理則有所下盡也,傾而已何思幹史官之紀和劉治之言足以做君心觉全度職失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漢晉日 《 唐大宗な **各列泊** 加京和 日 天下措 品約算 提通 辦 ないます。 遊覧各日今受品不受智也O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 -3 **参照人世初地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初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敬非大勝則** 別担び言 何大如宗論 経 可な心腹 電家有限 太宗親征 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廣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縣人恐由茲道形神 縣。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莊繼點的經濟。 發令上展何階應答且多記則領心多語則有意心氣內填形神外等功 數數項條陽條數天況動神機縱天鱗飾辭以析其理引古以排其義 對數數項條陽條數天況動神機縱天鱗飾辭以析其理引古以排其義 以所之多不能對劉旭語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應整哲之與庸惠上下 上軍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旭語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應整哲之與庸惠上下 一男男外 斯吉賈福被大臣勝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糾黑行也。董中奉旦劉泊能隸帝之辦話臣下屯有雅臣謹按法誅之歌後以小臣有雅臣謹按法誅之歌後以心氣非此為樂今開讓言產懷以改。 景家有夢色田問其故文本曰非動非進盛荷照然位出百重所以受權 一手新立諸王切釋一旦棄金湯經前世經公置此之全論遷降之遠以天、養勢外之物也斷壓罪大誠當致詩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及掌耳今太 是 大坂名つ七月以劉追為侍中。本文本馬司為中書写文工匠拝中書令 欲日延高是 為逐良上疏諫曰天下道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 可蓋縣文紙其君殘虐其民令又遠認命不可不討李世動動上伐之上 九月新羅乙共伐高國衛羅東東東縣地道伊諭之時新衛百克三面州 下之君輕行遠來臣之所深要也上不聽 港日 在紀耳入朝之路こ<u>红枚援、</u>遣使奮要型。蓋蘇文不奉部以上 之難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遺如此則亦何可極行 一八年三月以群萬徹為石衛大將軍上書謂侍臣曰於今名於惟 司高雅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教為土國者不可不計然何 此於自征之子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米大失也 **尽 唐大宗紀**

課と花代 た其治 道がこれ 東京は一般変を計画であるのが前によることとできませば、一般変を計画で持続を大丁得力を文本性哲教章大章発展而持論を 賢主能以 展於一意學問稍長住亦堅正每萬中議說时於形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热识面物** 公字有性 治不言 解於思說脫欲面聚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湖上自長孫照息著 "文徳臣等將順之不暇文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上語長孫無息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暫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 東華勝回記版政過が已熟練而不聽者所属下关、宗求諫其有意於 東華勝回自在與事之情常思凍之難入狀聖主能決讓於未然賢主 高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高世帝王拒諫者多云葉已為之或云葉已許之解記為也諱不多衣 一次下其亦若獨亂已成無所後諫矣上曰然朕有過鄉亦當諫其漸眹兄 馬南見事敏速性莊真正於持人物直道而言联比任使參能稱意稱逐機經義自當不首於抱劉滔生最坚真有利益然其意尚於諾松於朋友 九月以稻城良為黃門行部恭預朝政上問述良日母造添丟諫者十餘 群游捷舊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蘇替楊師道住行純和自無 孤古今心稍明達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馬後言 遊嫌疑應物敏速波斯事理古人不過而怨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無涉 親征別遇應極以以及特別行為一工工作時間則更致仕鄉元簿以 化何足讓對日奢侈者危亡之本漆醫不已將以金王為之忠臣受君 其當從隔煬帝位高麗乃問之對日常東道遠繼運縣回東夷善守城攻 之飛鳥輕悔其臣不恭執其爲之學大計意皆中分理改定及何道紀瀬書出與憲王經之比也而聲之學大計意皆中分理改定及何道紀瀬書出與憲王經之比也而聲之學大宗論群臣之學以沒相與以義相正有門友之義非但以必相使而已 可猝下上日今日非觸之比。公但聽之〇上聞程名振善用兵記問 へ **層**大窓が 图2/内 把漢語童 思見音速野之色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心拜耳樂止自若應對愈明 世史類編三五卷 有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不是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 以方是孫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書於以劉其所為名振謝曰 編三 五卷 · 原次下記 三月車傷室定州按摩東運攻安市城高麗远書思真正人雄姓為莊書 國大駁後蘭城銀城皆自核增去數百里無後人煙上驅曹報太子仍與醉一貫者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濱延嘉選真帥其聚降屬歷舉部帥先十五萬枚安市上粉諸軍齊出名擊諸軍數誤並進管育寵門人 東上, 原日養養縣相當之可則一一個俱優親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再其所組養養縣相當光許明則一一個俱優親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竟死誰再放堂三、成明漢的祖光武昭烈 幾天磨文皇、品如何回高祖尚条 模建立。皆在漢島能圖之内



1

領行主 異物類 関 関 関 関 カルドスト 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兄人之義 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滿途良曰公曹爲史官如朕未嘗熟黃一人官古皆賢中華聪夷犯朕獨愛之如。故其種落幹依朕 自名得其所人主多思正直際誅顕教朕践祚以來正直之士比爲於朝 則欲真諸懷退不肯則欲墜諸怒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肯者則憐之賢不 若已有之べて行能不能無衛朕曾兼其所短取其所長、大主往往進賢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 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皆曰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 平不耐後進者之亦惟耶師旦知重舉 點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 花氏旦太宗殺第而納其処其廣入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 **《唐大宗纪** "底巖漢高之肥毋而烈之吳后慶帝之張后專文皇之明天武而下全德之主誠難哉齊桓之姑姊妹晉文之 脚等生物讓去讓戒盈票修賞部發費問式學文正日脩身治國儀在其中一時時之成則一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較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疑 在時 作大馬廣星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繁此對是深過勿以為是而其前 三唇位以來不著多奏錦繡珠王不絕於前官室臺樹紅橋四體愛看與 等》等分域無窮之巨浪隨未後之他衆零已成之我電音需望併吞六職或高班性醫療之至於營納相等關立與發生華記營總相繼交服玩願華願上疏諫其勢曰以有歐西班班醫就立無為點翻之有為才从手未實驗以上東往區費四討。 管理者 医舒管学次於所費已巨億萬計冷蔥妃鄉孝德狀於小東在區費回討 及第一章 無罪是共往也譬如尺霧陰天不虧於大寸雲野白何損於明〇中書名世史類編二五卷 · 《 答唐太宗紀 畜 僧在中之所讓言者大抵然也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係為需要一次第一次的一方,以好色之心前所謂言此級後為宗立后幾種唐室 到東三八章更無行言之以亦所謂言此級後為宗立后幾種唐室 引於三八章更無行言之从宗帝範之作可謂悉瞒失而獨不以女觀為戒者豈 班後為題 白 ●●●●○○ 川紫嶼が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大解位天子成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三五嶽変常山於轉前旧近線慄は紫湖蘭城。四海亘地納汗藏疾駐||五泉太子太子開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採血总義請誅志冲上手記安驕情養総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蔵州人叚志冲上封裏請上致政 法之顧我弘濟者生其益多產造區夏賴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然 功大過微鼓禁不墮汝無我之功動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著則國家僅 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丧文日珍玩奇巧乃整國之斧后珠王錦 國友速危亡之基圈武在有三方網成覆敷之禁旨非矜功恃大棄德 Ø



大宗村 宗神宗 が宗 間太宗元 太宗假仁 太宗功德 が内 太宗致之 得其政 開鮮得 戦可失 世史打 第 治品 變成原 経二五巻 大宗,為計令至世勤受太子起門之私思達費立武氏以應從太豈非人常則於太子之前太子養夜不鬱剛亦得老武氏愈使以來武氏而人,常則於太子之前太子養夜不虧剛亦得老武氏愈使以來武氏而人,不知也都為子僕射〇舉按杖文明說女主武王而太宗殺疑似過記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能過更之役及諸土木功〇八日韓昭陵過記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能過更之役及諸土木功〇八日韓昭陵 石茅公董所知著輔道之間太子白無忌遂良在次勿憂天下,又謂遂良 日無思書思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今讓人間之仍今流自軍 程伊川口店有天下如真觀開元難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等等時已未像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述其性本禮悍勇不顧親而 在華明已太宗以武操亂以仁勝殘其村各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萬目宏 可使玄宗統出華蕭宗便篡蕭宗総即位求王璘便及君不君臣不臣 治之東無幾成康自古功德無條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之之東無幾成康自古功德無條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衛於武致之人,是不是不可以以此其條所之亂比迹湯武致之其疾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專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 故潘鎮不属權臣接危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 後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數息於 今唐大宗紀 (開度) (間) (間) (間) (間) 台間をおり 部務とは 一有漢以後 改まが以 一一英雄 ΰ た近似在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終 東灣室日光武太宗真千古英雄之縣所以見容於漢高也東灣室日光武太宗真千古英雄之縣所以不以漢高卷蓋漢高不能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舟程子曰開睢縣趾之意安在 成王為商周賢主而猶不能使之為湯武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生也曾欲殺之其此也竟納議問太甲成王宣有是那伊周能使太甲 宣直倍徙哉當時以諫諍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就其其後忠益何少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於後 於如是無足忙矣 西致堂目而已顧前失難更後失繼作其物識言交致則治安之幼養的致堂日太年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一人 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讓刻属獨樣力於為意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

展於報飲遊良同心輔政上亦華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早安有貞語以来。若不當如是我有溶陽人奉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友上立命殺之無忌 可引動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五日子友会 製物工語同三品〇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林興為后謀以對於五等。易院已於此鞠葬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目誠〇以補遂良為東部尚 観さ場が観之遺脈 **培斯**加索 上人 入間 市王明安 辛亥二七記獻魔軍大馬者罪之明故其設施如此 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從上當録較因前还所處者多號呼稱死臨所 祥·遵蒙亦與納馬都尉薛萬徹宗今武謀秦制王元專為主以與萬誅泄甚與浮尽辯機經等數入私趙事覺怨望逐使掖庭今陳玄運何宮自機。 翌王恪流宇文節於顧惠·初房遺废注廣尚太宗女高鵬公主公主驕恣察旦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遊蒙及高鵬公主語及代誅遂被制王元景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 音に以思路格り高 當一觀之作物升機即有群胡擊翰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客主子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有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幼人養為擊賴 陳成 永敬元年正月立如王氏為皇后上己朝集使的别人 朝與朝謂曰 一支一支一人全之一是也 废者獨無言上 惟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免上數包良义曰治獄 入閣問以有姓疾苦及其政治管問大理丞唐偏擊因之數對日見囚 母微談都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〇十一月濮王泰卒前時間前近像 〇島電帯 位三十四年崩毒五十六年乾陵〇帝聚應廢嫡溺喪衽席不 承乾及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東宫七年太宗崩乃登天齊在 **戒履霜之影卒使妖后專制斷整磨室骀禍邦家** 名治字為喜太宗第九子初封晋王母長孫學后共帰 少磨 高宗紀 - 十一代編 〇唐高宗全 製器各 陳平陰納 創所放坑 Ŧ 世に類為、干八夫、一種のなるこ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 斧 記し 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朋武氏出師順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魏輔縣紅矮初蕭淑妃有龍 長孫無忌獨弄威權博害良善宗社有靈易疾滅不久字文節江賀主道於是遠蒙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臺格且死罵曰 入寢殿漂湖三千餘人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〇六月福州天水子有悉敢畏死乎來門桄們記懶林大呼以警告內上遷出乘高俄而水 一年來了了一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雖太宗之終十有又言宗附可以為或 世婦人除新自取點等 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迹交通流領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 **閨四月帝在萬年宫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 儀后及放处龍皆衰更相與踏之上皆不納禁按武氏之 格固高宗法悉 之龍武氏巧禁多權數初入官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术幾大幸拜為四 皆得罪能玄黔配饗 聚應舍跌無禮放父子聚應之賦子孫城滅幾盡問百淫污內亂之事、不養之合有待而發終不能咬也斷有鐫勸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不養之合有待而發終不能咬也斷有鐫勸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楊廣僅一間耳時移地咬浸嗳忘之。 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楊廣僅一間耳時移地改浸嗳忘之。 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其此以此,其其,其以明之為出,其其以其以明之為出,其以明之為出,其 而已其宗嗣不延直哉故四族既殖耐唐之子孫亦幾藏子武氏養惡之際客進籌責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稱之際客進籌責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稱以改敗為嘆文節在總統之中赞唐公父子起軍非打姓私匡時也、慶有唐和為始然而稱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裝持以及時人是是是骨陽樂劉之謀太宗承統房社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富田氏王原是是骨陽樂劉之謀太宗承統房社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富田氏王原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 之積各以類應灰備之成酷亦甚矣。 食家正月直照僕而水冷看 合居高兴紀

法記宗為と **飲食者** 京滿過少則不滿對白以及為之必不涌上吃然之罷徹〇引屬廣文操遊左藏物。如應與罪挖絕言路送赦之〇上暫出敗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 功在人 為物能大 世史類編二十六条 上至昭儀陽許過數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 龍遂衰然猶未有意感也曾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階犯殺之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騰更相諧訴后 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 侍臣曰此真讓議也〇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 で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者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 一志文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己第輔飲極歡拜無忌龍姬子 絕氏因以高宗之間而水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贻厥孫謀 宗之謂矣〇樂按此帝範納諫之法也 命誅之謀議大大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 胡繁昌 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即何人謀之然不 官水入寝殿雖父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深然大 再三請告無其帶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碧陽武氏入古至宣三發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 八岩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客言皇后無 民日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 無忌無忌腐色折之 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處疾雖有死徵而必 唐高宗纪 李章章 目望后無子武昭侯有子令欲立昭儀為后何如涼良對日皇后名家子至尊曹度託不以死等之何以下見先帝動稱疾不入無思等至内殿上顧謂無思 唐·默·登·事而妄生異議平昭儀令左右以周史を記しる明月下上。一三一一門部門歌等皇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欲寿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部一一時歌等皇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欲寿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部 東時門人顧命大臣事當且已平對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逐決許敬 · 以為不可至動入見上明之日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 建時數忽不謂今且塵聽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如食矣上皆不納他 | 曹華帝 无帝為陛下所娶先帝館朝乾陛下手謂臣曰朕住兒住婦今以付卿此 養養 冰良充日冰良體國亡家風霜其孫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 展看 一原今動立式氏城一言雲那看也別動受關紫鮮脈之思則其罪之序於養耳靈原數無罪广美內外成邊原聚無蓋稍寬非罪上亦不內被季如外 化电资容量表数 無罪广美內外成邊原聚無蓋稍寬非罪上亦不內被季如前做宗哲黃家 事而妄生異議书明儀令左右以開民隊良為灑州都督〇韓瑗上疏於 · 褒四間表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如已傾敗褒姒滅問每乾前代常與瓊腳,對疑恐被無思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奉不敢言聲 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無中大言目何不撲殺此孫撲殺我樂而擊 孫無忌奉助于志寧諸隊良於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官中既受顧母楊氏行儉坐左遷〇九月貶遊良為院州都督於熊上一日退朝召長 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尼諸遂良私議其事東公瑜問以告招儀 逐良 日陛下必欲易至后伏請沙擇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高 陛下所因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宣可輕廢上不吃而罷明白又言之 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騰馬情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歸官及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 实年八月以裴行俊為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俊聞將立武昭儀以 無見之不學也

|住選 | 切良帯で豊豆阿幸武 | 取経 | 責託県令副氏 | 古孤性大乃时 帝征此分 太宗首都 太宗之所 與宗服法 世史積編二八卷 所為了立 阿高字》 (A)提信所呼之王后泣對日至真若念職苦使得再見日月華甚上曰朕即有處 經經與官朝后於蕭僕的 故后王氏淑妃蒯氏並囚於别院上當冬之間行至其 經過官期后於蕭僕的 故后王氏淑妃蒯氏並囚於别院上當冬之間行至其 同處頭慶元年正月以縣"太子忠為軍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城后於其中非知政事為有相叛後以五衛紀至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城后於其中軍奏前有相叛後以五權派為前者相關其不夷叛軍他是刻故時人謂義所癸中有刀又以其秦而害物謂之李循法養所為 町之后數見王蘭為典如死時狀故多在海邊不敢歸長安の集故王を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婚怡微笑而後 十月下認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勃管寶緩冊皇后武氏百 見老而饒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餘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 〇二月贈武士養司徒爵周國公願惟終結婚〇夏免山東丁役上謂侍 最前問蕭妃豈知身真節处共此惨稱也 國之寒者公日家人之原府安見以周 爾武氏之立其以納集刺王如為法子故唐氏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即民口孔子曰其對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紀以下六歲。一次一時以口, 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驗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 班於勿干先命之私悉黃獨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不能如三民長髮之時聚協群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聽高宗割制古美臣三褚遂良忠矣然畔於消息盈產之理始此勿取之義若當武 之由其祸博矣太宗以前為忠武以知孫而其大節如此者曰和人則是皆為日成不立矣前非惟不讓文勒成之凝賢遭祸唐室中绝此動臣皆為日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勒之一直動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太宗設計之過也 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文人之道来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漸對日昔面桓公出遊 東電車電子の無能公童治理則先帝為用刑不管关上然甘言事迹義。 型前自土電子の無能公童治理則先帝為用刑不管关上然甘言事迹義。 地方宮州遂及欧州が顧家州駿命渡二人保籍没其家の割泊之子診 世史類緒三十六巻。 東高宗紀 「PLI」二年五月帝始陽日祠事成忠満隔田視事使帝得集所開之樂の以来三一方乃樂義所事效上對文化義所令下義所不顧望不迟三叱義所承望似乎三十方乃樂義所事效之對文化義所令下義所不顧望不迟三叱義所方始以於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以於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 繁治 日 白其母日義方為御史被表臣不純則不忠斜之母危愛及其親則不差。 發輕影學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 姓正倫以 所少人而还会并及能得繁华的谐使的最正偷偷偷信使不敢真小人同列又以在正常不胜到更多兼确以合門見數獨不實以罪贬盖龍而開之者高宗之故也正常不胜到更多兼确以言語。○十一月段杜正倫為而則更全東和為暫定至年生之談於四〇十一月段杜正倫為而則更全東和為暫度至三年鄂公尉建敬德卒敦德晚年問居學延年前不○使刑則史者 两百非是 正治 "盖之法耳是而書之情辨婚也夫 初義府有能於上倉昌莊既實官職 孫蓝角形 三世 一起補資良潛謀不執以種門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既缓聽 那是一人淳子氏有美色聚子称·莪所屬大理水里正義在法點之將納為妥事 經過五帝於明堂〇七月股王義方為聚則司戸時李義府恃龍用事原則婦 在太皇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〇六月詔以高祖配吴天於園五太宗配 監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成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騎將 八月旺韓瑗來濟褚城及皆為遠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評秦韓瑗來濟 刑之失亦恐遠夜由此重夜罪其其意則是其言則以不可不察也,然在天下非之祸世議之是其所以為孝先彦遠之言雖為先帝盡用於在文上前不當理而桃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也避嫌不改則其失百致害三父有失德于不可揭而導之引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

初令皇后 物格調を 五不育 中同年訊 が連い不 人告太子冼馬常季方罪敬宗因証秦季方欲與無足謀及上泣曰我家不助已深悠之以子志寧中立不言亦不伦令許敬保何其瞭而陷之會 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心說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一刑於無心故宗對日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常使公卿哭 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賜唐官品高下為進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其制 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還愛謀及全元舅俱然將若之何朕决不忍加 死之時來濟將共拒處請其衆曰若久當死華家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 堂旦猪逐民至爱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日職議餘命乞 以無忌受重賜血 私表式 就此至協父权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意一之法不以親陳異制有害百 南上離德元年,部公孝·蜗坐臟賜死孝協為觀州刺史坐贓赐死有司遭無削而能盡忠仁願東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丁夫 皆二朝所為也上於加一軟大階進使勞動之西臺侍即上官儀曰仁軟百一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樣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自詔仁朝鎮官濟航護,部淨大爆鄉後後中即傳換權並書站被願証酬及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發課翻十二月至際山上至羅鵬用左相蜀彼玄羅鸚開之帝丘何也復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将蔣城以並曆更緩觸總曆行さ〇十月重集中外謂之二聖孫城上官議之死也被皆 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養罷朝士流贬者甚級自是上每級事故太子忠心於是使許敵宗誣奏儀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勝皆死賜 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 十二月殺川三品上官僚劉府道罷絕主忠賜死初武后能在身及居養綱三六卷 姓雖太子亦不赦也老協竟有盡於第 上自訴上五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 玄不能對於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九上稱著敬 即后重無於後政無大小皆預開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官天子拱手而已 不勝其於一官儀言后專恣請於之上即命草記左右奔告于后后還請 知此則能待盡一無言矣」與死民而知此則能臣母武氏矣遂良而處死矣人就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臣母武氏矣遂良而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歐而死可謂喜 地田東宫運見廢殿到畫一不敵之教也 15日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元司民田高宗昏傷譯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機煉然而於孝叶之肺確 人日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 不不能吾不強對以

林殿補寫 史與宗裕 為正常 在過正年 (後へ 様子 乗事 惠宗等。 失衛皆因事有彌不苟熟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擊事有補 一胡文堂曰之至情湖中三羌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三者皆四 法必以解诉忍故惟同居允世尚如高宗之恐幾何其不败且亡故以明元之 法人以解诉忍故惟同居允世尚如高宗之恐幾何其不败且亡故,以此而者,其居之故公雖非恐以自广善之明之继常恢高宗炎制武氏其世同居, 世间居克 高宗斯 務 機 必 本 自效及分大司家異式權不自安仁就歷輸告之曰仁執若念味者之事。命若使自引決以供佐人竊所未充乃具微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 不知此再所能也本動日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口意起 有如此編 小二年 正月耕籍田有司進表程加以瑪餘上日表相農夫所執管宜 其謀所卷善不用郭公之道爾。 古五十二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補鍋亦不能採用女子三人主雖有啥慾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嚴者重 人張公裝九世同居廊隋唐を旌来其門上過雲號幸其宅問所以能 此之無益易之旣而耕之尤推而止。 〇劉祥道卒子齊昏嗣承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緣 後死中因言晉州產生総請使<u>不皆補之上日劉齊賢宣補</u> 致大亂而躬籍干畝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為國務農必本末備堪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山房惟則 民 君高宗紀 電がる、工作量的注目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公が無限詞文的日電原不管考例を加大米承典者之目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目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世只類 錦二六六 【】、居高兴紀 日記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曾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盧 勃天 **然後船が** 的法誠足 不果有一会告其不小可不面東而良旨多言形刻公设司也守住帝王帝菁太公 記章京里以為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院故朕欲巡視遠 李安奶益 七月本動按平腹高麗王蘇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將攻高麗伏餘族諸多矣亦可以為戒哉。多其為之君未必其身殺為不善也義传之臣納之於惡者蓋。 勝微樂許敬宗等奏請後常曰等是月東北高號將城之北也上曰朕之底處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莊華西堤在澤北仍紅上避正殿城 不強論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日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豐惠 中上〇時間南尉劉延福弱冠政事為畿縣最平動謂曰足下春秋南爾 實有竊諾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能行 高風餘然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石戸口彫弊樂更所至供億百端外間 俗若其不以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答 就乙揚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應諫而薩於細行亦不免而我生物也之。確乎其不可及也凉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宣華易」高宗湖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鄭命之臣以先帝遗言亦 月以楊弘武聚至德本安期乃豫等並同三品上屬責侍臣不進賢恭

為 利 新 所 不 可 高 而談為無得 **季前與楊** 以月年將八十一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調第獨曰我見房 | 所風回發は發層が日僕を幸多何自苦如是前日非然也顧妙老動亦日源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〇動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曹病動親為作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皆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動 何也 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謹貞武孫敬業嗣。 老雖欲人為姊奏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進人則 **勧為將有謀善断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 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一 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肯子落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 李訪寫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 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絕轉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言至 所以為訓光,所以為訓光,一言雲親罪不容誅得死擒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善者也至前一言雲親罪不容誅得死擒下辈矣乃以序私爲戒可謂不善善。居高宗紀 無職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LLCES 第8名とこれでは、 第1名とは、 第1るとは、 第1aとは、 1aとは 第1aとは 第1aとは 第1aとは 第1aとは 第1aとは 石社稷之常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馬太宗欲代高麗靖自語 旦甚矣李動之传也陷君於惡又論以說之其罪大矣動本群治 東秋內海能以少擊聚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至少李靖李數可謂唐之元熟也然其所為此衛會韓彭之流其 Ŧ 一會無風地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森四方風動矣。 行曹劉 第 第 第 第 表 遷 世史 全 种 大 信 直 許諾 代紙 東語學 比差不逮於自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 諡之 日緣無貧許民矣 韶五品以具等 es 訟請改 誰們士王福時日何會既忠且者。徒以日食萬錢得諡為緣族宗 **生**经注法 何如 部取士再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含德行而趨文雖有朝登甲科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聚矣又禮以符謂之告身欺縛愛樂皓載其神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 一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際珍體文成七步轉好缺七未足化人取 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韶從之〇以邢文 **僧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军接官臣典膳丞邢玄儒輕** 書別已試而終察其多言已餘而法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殺告之答給所其罪緣長四車皆明賜決德衙日計資量劳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明其言解辨正三日書贈以養德四日計資量劳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末制無能並之者大畧團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稱於於法前回 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逐為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义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 取入失之幸予以親取人失之子羽兄掌銓衛者皆中人之才哉。短小周昌之期期報文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難以孔子之聖循謂以言若其於外必取其曹儀於言必取其辨正則學學之親不揚裴度之形事情諦線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不能傷也但其用縣處語寫拘耳下六茶。 行文莊旦唐金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時 以女嫁、蜜曹多納其貨技諡法名與實獎目繆請以諡之敬宗孫彦伯 無問外人 三年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景思古以敬宗常素流其子於豫國 成了元年正月劉仁朝致仕〇三月許敬宗致仕。〇閏月皇后以皇 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則二 一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

崇起春秋所 東春秋義子 三經籍 聖人 人所及 於 動 動 見 和 火俊之言 新工工会 東京は中学士〇四月太子弘美護孝敬皇帝募訴募幣請政権之也立 東到禮、等使之撰列女傳等書時各令帝决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 東教住事 新養論請課別傳總義凡所規數得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惠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腫發無站不能害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腫發無站不能害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腫發無站不能害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腫發無站不能害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腫發無站不能害 大臣曹、后姓忌之以其此 東教住者。 大臣曹、后姓。 大臣曹、后世。 大臣臣 如一今分二朋通相誇發非所以學禮義勸敦睦也上聖然曰卿遠識非尚少志趣未定當推科讓賽養礼職四歲時典護兄食器實報引引相親別過至顯主四朋角勝為拔墊勝綱研申監為樂那處後陳日二王春秋別過至顯主四朋角勝為於墊幣綱研申監為樂那處後陳日二王春秋 也臣若奉今恐非所以羽翼殷下也太子詢之上聞之賜及善總百匹桑官臣擲倒次至左奉衛率王及善及善巨擲倒自有伶官。關順例計能則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赞時上苦風眩議便天后攝政和處後諫曰天 稱天后〇九月大師上御鄉邊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死王賢主東 一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 之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上兼韓事散言也之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上推集俊性資的 我心院授太子以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乙亥酰之親子如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遗惟而見酡好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遗惟而見酡临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應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僚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姦請咈貞鳴咪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姦請咈貞鳴咪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 (4) 原榜本子以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七亥歐之親子 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直至于一言遺作而見。 不忍思想受他經輸請請禮從之以方勿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春秋於存儀既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 南民三太南臣軍嚴書而際已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和郭瑜對日下大人子弘初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獅倒一節而已常受春秋 人所及也逐止之 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盾國公獎后死近〇八月帝梅天皇后 就然是右僕射張文理為侍中都 不知是可 北半以南 功を学1 出路以 前代 の方 が対する 開發 | のはないのうでは、一般のでは、これのでは、 文章確立文理性旅正諸司泰議多所針駁上甚委之。 作義 高端は、高過無対則難遇を発則が大法不至死而陛下特級と是法不信於し、「別は、「為過無対則難遇を発則が大法不至死而陛下特級と是法不信於し 於實。如為不孝仁傑國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遊道諫自古以為難臣以 與是以以研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表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 文的人。日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請仁執陳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即宗衛當使絕域崇曆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不循益聯以今均出後為仁義哉。 不獨益聯以今均出後為仁義哉。 可致室旦嘉宗於帝義十不遵。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唆楯不道旦羞見輕之於地下也上怒解或貸之乃權仁秋爲侍御史。 汉第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就質節時〇五月華九成官 ||加刺史表前以炎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赴師陽王褒相與輯帳〇九月前王素節褒州安蜀妻節警報好益天后惡之以為雨 一人而門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庶不協因相謂日吾堂宣可不自恨平逐 如此宣司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長之間仁思請代之行無日此斗以向如此宣司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長之間仁思請代之行年基督美典能 也人何所借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盗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 敬玄同三 話木管與學會看完結者不為奏辨由是時學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 出中雨寒從我有凍死者 胡致堂日高宗可謂舒運解緩之君在各徵宜得常塊今乃盛夏而 一品仁就至德更百受牒訴仁就常及美言詢之至德必樣理

李為本 家沒在南人堂足當個外之任古之名院皆出致该而立來的木間其家所以為 的選將當以智畧為本頭分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第及死事之所以及 穿七札不溶跡幔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共無遭賴將有巧拙院以應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撥著論辨亡無效阿恩之敗卷由基射輕爛於臺東白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辭華寫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輕爛於臺東白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辭華寫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 |死盖京性成上欲今開府置依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日末聞太子在皇極照常之中||水だ完年二月七皇孫重和然呈太孫麟院科院嚴胜建發發赶組杯 經機以三所規益:一做以書賣之日足下預樂田之峻的傲馬處之聖主匠萬來之一徵處士! 游戲為大十茂馬田游戲陰唇恭山上雪幸其第微然洗馬無 于大大區不具官所行機構造一子一餐其际臣子之大節亦兼美行儉有知人之子香店區論明是立為稱動是以子之故事動行檢告的臣他動行儉也所給此行儉官業務一項乃奏。 師傳等官帳兩〇閉喜應公裝行儉卒辛未有秀論者此其書業工不申東宮而民全大採者也上已包我作古可书對曰三王不相聽禮何為不 能等無一該從您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采田游嚴不能答 少府縣、館舒為上造鏡段上沒二块思い二を5mmである大子少供等户間、元年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徳殿〇以劉仁較為太子少供「一」では、一、「唐高宗紀」 重申三六之勤將以輔導儲貳望太子春秋則盛聖道未周足下唯唯而 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熟甚爲上處令別去〇 之陰険真可畏哉 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是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軟觀之仁軟套題下殿上問其故對 | 一般目示息|| 南田徳高岡順東線|| 副使吐蕃窓河源師徳将兵撃之八戦八捷上以東神歌音宛目示之面勇和顧失 色下馬列拜稍梢引去に貴因奮撃大破之〇以東神歌音宛自吾間仁貴流泉州於。晴崇酉柳州市に貴於城死人矣何以給我仁 突厥餘堂入於莊州等一支將在擊之虜問惠大將為誰應之日薛仁貴, 以為前監以言為許無致地衰直聽,幾一十年及著處始讓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如為於是為許無致地衰直聽,幾二十年及著處始讓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势役不住、大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緒感良韓瑗之死中外 好相望可夷交侵女車成駕陛下宜恭黙思道以禳災護乃更廣管官室 監初為史部侍郎前進士王勳王弘 成陽獨栖尉蘇珠道皆未知名行倫

大學達認而能變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上疾甚极認動 與一次人受達認而能變認太子即位等天后為皇太后上疾甚极認 進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遂絕其為悪豈止一褒如之比呃以太宗之明暗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夹等用卷董高宗溺爱准庸不成人之礼再 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與於遂絕其為悪豈止一褒如之比呃以太宗之明暗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夹等用卷董高宗溺爱准庸不或及 第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案鳴嗟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甚可不慎 武夫其濟亂人倫委政房關幾術而後其可予者惟考。罪私廣、大皆千之 學可能於如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央等用卷董高宗溺爱准庸不或後 報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案鳴嗟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甚可不慎 此一事

炎后 斯目書 1 一些光定 學科學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七 馬方開發 发脂主概於別所立豫王<u>国為皇帝政事决が太后居屬宗</u>神緣と執於 省貞何不可而惜侍中叩。刻懼白太后客誰默從立太后遠蘇中宗為默唆 里嗣聖元年九月太后光名元年正月立如華氏為皇后權后父玄貞 〇中宗皇帝 前天順聖皇后名學監備位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歳〇明畝渉 倫之數矣 命任用酷吏養是京文毒流縉納淫禍惨酷亘古一人不在五 蹈之所謂下馬不移者矣 還位五年而引用壽五十五葬定陵〇帝义惟幽原傳幣險阻。 王居房出十四年、戊戌召還東官又七年乙已赖張東之等迎 得志荒淫不悛草后失德懼罪行弒親遭毋后之難而躬自 乘唇中表撰稿神器以婦人行男子之事以女主華大唐之 名為高宗太子。自甲申即位後為母武后發為 〇唐中宗武后原宗 微柱 瀬 枝 英 政 防 氏主納府之就八大后立武氏七朝太后從之聚後諫白太后母臨天下當天在納府之就八大后立武氏七朝縣明己帝村失湖目的無明做故謹書之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改元號光毛旗職皆從金色暫致計也 敬葉起立 李敬某 题子O大后投侍中裴及以案味道為内史李丹語同平章事O李敬業 等相以通何在等前又日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被問曰誰所 金関イエ 別殿不得有所預 取開州子若逸擊殺之子敬業起共親思温說之日明公以臣復為解官 聖老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十前尚宗青未久也一六尺之孤 春日傷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官賊之宗 逐起一 州之红後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共十餘萬移機州縣 亂以匡行處終至為辭魏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用 寫主杜亦仁想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楊此各自以失職然望乃謀作 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吕氏之敗并。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直後遇則天下知公心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車境 作或對口緊貧王太后日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便之流落不偶論 人自定聚心情物食看出刺史英公子敬業子神及第敬歐唇之奇略 做社會事尚有微漸於於君者乎。 胡致堂目表炎但知玄良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室遠慮以啓華命屠殺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之高見し 所以包用 加 用 知 思温之質 左思不待 之罪平者逃乃用不以策順及認故者以言後為事從軍以司與亦忠義一舉今大軍人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也將以代将軍將軍何解以逃追接一 其為叛逆也不亡何符、先擊敬飲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葉大敗在馬而妄命金陵王前其先擊 從逐行取開州本者地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 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集穴遠近間之其誰不解體故業不 此良東也思過日山東京傑開公學事皆恭恭為禮伸鄉為共以侯南軍 月太后選帝于房州時前房縣○太后側百官及百姓皆得自果臣之義又得以略明於後世云 於展宗如此則我得其正事不沒實驗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 專制之者質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者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 明廢之是天下雖事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 **七張山□曾昭公之出者秘書其君曰公在前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 依然目元忠誠有遠見宏界者求淳弘道之間目職而去上也至是蘇 於后愈安何孫於廣室然則将不令奔遠拒之千曰君千見幾而作不 時上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便敬業而敗則 再大三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 的数量目女而目媒本貞女者既之出而目薦亦良士者輕之武后之 無室礙乎不知是斯武氏既廢中宗立傳宗辱宗雖檢虚器武氏未告 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華唐為周而帝與周同常直得 政后世景蔵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 春秋之法也 知進而不知退也 類已见難乎其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能孫沒有道以遠迹猶賢乎 君 **養養養養** 端野水后自徐敬業之及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父專國事內行不正端 大后自徐敬業之及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父專國事內行不正端 大后自徐敬業 三年太后曹国是战在某册的遗之朝堂以受天下表明 大后日阿師當從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 知宗室人臣然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帝之門有告察者 **屬壁** 數十百人於是周與來後巨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告客雜繼經數千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南牙字 「機義於朝堂懷養優聚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想懷義訴於太后。 言營造補關王水禮表請閣之無不亂官國表婆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 言御史馮思鼎屬於法總之漿裁殿立廢而太后託官懷義有巧思使入言御史馮思鼎屬於法總之 漿裁殿並廢而太后託官懷義有巧思使入幸主歐於華甸馬朝責皆制圖獲納試系制三點情報縱橫把法人真敢太后以僧懷義然自馬寺主號太后以傳義得華於太后太后以爲自馬 薩州言新望殿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馬慶山縣江陵 而晚徒上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聽〇九月有山山於新豐 大野黨以逐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配於是雄傑並起 天地順死陪然来破家及是實等名號 中外段比較人甚於虎狼都是以示之皆職樣流汗望属自語有定百解中外段比較人甚於虎狼都是 言教其近網羅無聲織成及狀竟為訊四時法禮舜每得四種老陳被具 言或稱上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 **曹三夫氣不和而寒暑供人氣不和而疣贅的別~生地氣不和而追包** 正字陳了島上疏曰臣閩陽之末代天下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我 后意用了家石見權為許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發列推一人 使宰相将人内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军豪之才何以開街閣之之稱寒朝頼多士之用何也此為領宗猜忌而於非古今之通蛇也誠認不足論失而陸宣公通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日當時相得人 **で唐中宗紀** ◇ 多 個 已 又 自 以 义 專 國 事 内 行 不 正 公安引

英者感境有名歌州史德美古盛路 医神经球球 医甲甲氏征 作明定數 此則等相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行成之成 不疑則安天下之心大陰學奏之大后不悅或誣律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 之高 **代氏可及** 之世屬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獨以為時堂數先元嚴以此此為之與日書日殿在元嚴作明堂無心也初太宗高宗政院代陽於元之荒非其意明矣於是孫立明堂因行其部初太宗高宗民了五年然站釋正月帝在勝地〇二月太后毀較元殿作明堂城之略 本立宣初示之權之曰不經鳳閣繁皇何名為粉太后怒賜死律之初下 阿致空目 祥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神色自若與辦緣立 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屯伏惟仙身份德以答天遊不然禍今至矣 非令典也且何以青其有功遂能之 明君遣將間外之事悉以委之比問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票以下制上 猶能後葵去藏婦末間萬來之主驚蔬果也乃止○太后殺同三品劉禄 尚方監叛匪射檢校京死將獨死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儀休相魯 丁多四年、然后锋正月帝在房州〇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 太后於流之預姓〇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和翰及祭礎右入率州 權之獨請舍人賢大隱日太后歷旨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 平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營養何名為勒此則 不能出其確然宣偶然故事以為民物的之為控動四海新才碩德皆有民国就居不置臨軍可然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賴躬臣 宰相之 言也 **◇唐中宗紀** 光橋 行性 対江 なけると、質給没有五千口に係名表後皆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響山道通野山 之動 四件機 李氏是是於豫州戰清自殺初自之料起共也遣使告歐州刺史趙環環事常樂長 公主於東北道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真廣以當坐有八七百家世更縣編三七卷 忠臣牧 不治 元朝才多等皆坐四、一 親家が 不足云 室朝明堂諸王處相驚乃各起兵中寡五起傳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共 華命稍除完室聽王元處等內不自安察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國召宗不審法如此所以為忠語義士之勸也大后遂大殺應宗室初太后澄課明同死故模置不備勢於生受若皆者太后遂大殺應宗室初太后潛課 舉兵臣復不克而死自孝武氏龍馬人神共尚中等別為宗室舉最不免千七百餘所獨留製萬吳太伯季礼伍真四祠〇八月懷郷至沖越至貞為之〇河南巡撫大使伙仁傑奏校座祠仁傑以到後多座祠奏於其一 當在國陽內已之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野乾元殿以其 爾州及老巡勞之日我狄使君活汝和相撲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管討學版:排以人無級論下〇二月太后殺同乎章事魏玄同玄同太已五六年,於孫非正月帝在房州〇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 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伍復班刺史電王元朝江都主緒東壁公配日明公縱行士暴掠殺己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動加公之頸雖死 公主謂使者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 我光輔将工情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目州將輕元帥邪仁佛 之智克能之亦不及云矣。此知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方氏以之既賢王也然武氏方向祖諸李而元執為清州刺史及宗室 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一終始不渝罰之奈义朋周興繁盛玄同誣之曰玄同

自首協議 第三十七 高景雲亦日慶雲此春氣也乃太平之應,臣聞陰係者刑也勝舒者德若烟非備者雲非雲布師於於蕭索輪風是臣聞陰係者刑也勝舒者德母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蒙為學雲天文 學見給 芸八作 聖人法大 太平上下 角取之表 计说 原與七年 被流氣 天正月帝在房州〇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后召名期 消吃部日制 鳳蘭佛郎宗教等该造十 三人人 初太后間陳子島當今為政之要子島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官兵 繁令之班 殿試自此好補關薛讓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問風化所 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微增多愚臣物謂皆 周代唐之意失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服月夏正月為一 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徹吏便天下 自陳玄同数日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客人邪乃施死〇彭州長史劉 『見上から、ななのでは、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宫始用周正期回也或成服豈非至徳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宫始用周正期 は襲始 無辜遠近本赴競解衣投地日為長史水真福〇十月太后殺鄭王瑜等 劫從然俗故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若也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 言后老矣不若素嗣君為耐义太后好賜死--宋或数之告家冀得召見 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劉起目將者提鼓揮搖臨難決疑 動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處文皇是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 數况其事始於婚編礼淫之武后不可以不華也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馬無亦悅其名而未察社會 可文計上漢東問所良非武之也延千大迁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是一撇否行與者之當罰而已 次式而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乃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 人底稱竟與奔競相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 士則既試于南官而又試之殿無是以南官為不足信犯故 ふ 居口 宗紀 義為侍御史體景 月0太 **延比的於無 不可以為** 為併御男 終一人 景像用法每朝報與家人缺日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發為深酷惟司刑不徐有功 四府仕官 世史類編二十二法 學有實成為御史太后日卿不識字對日鮮多何嘗識子但能觸和耳太后悅從 月次中一月子有言臣任尊位界孝是也循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至公父日年為限則天綱至近失好臣尚可不悟哉日有告共與反而下發自殺天以謀反為詞則人言中以不有職失失時人間之四時住官被嫌要令年九月建議改唐 在武氏之武氏七廟王神都幹前以傳遊藝為左王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則夫獲。安下以應為側咬元上尊號回壓神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賜 一時所御史傳遊藝師關中百姓語開上来請改國號日園太后可之乃御等氏緣三中傳亦帶而母之耳所請訴以王法而藝之為應人者也等氏緣三中傳亦不得而母之耳所請訴以王法而藝之為應人者也 日知日日知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竟以所狀列上日知果直〇九月一四日知以為不可往後數四元禮怒日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國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兄第為酷吏所順當族秋官即 杜景僧獨存中怨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寒暖臣遇徐杜必生有功初 高にに またり 国権皇帝以豫王国為皇嗣改姓武氏、武氏為唐孝婦 武氏改国號曰周禄皇帝以豫王国為皇嗣改姓武氏、武氏為唐孝婦 議 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白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 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更所誣構者有功皆 為滿地司法藏官名即以寬為治不施該利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級 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自或因入朝窓奏掩據 之間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權為殿中侍御史思正弘義新進入欲者 止去說論無賴告聚五與舒王一元名謀及元名以後在知州直亦族滅思上 一日本で、一日本一人工下下文冬は引元女子把珍滅的虚後世成的女子一世北京を大家が可言也古代の而未成武氏逐華唐倫博記の文字はガールーニーノコイニー 有然為是者置無其衛仁人義士監干高宗必通有以處之矣 以來三千年間終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後宗祀於滅殆盡後世或 功固爭不能得問題暴有功故出及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 る唇中宗和 伏地流游山鮮白巨開

· 基嗣立武承嗣命撰之耳目皆血出於後校般之其當乃散昭德因言於釋轉禮請太后祭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 14人此表 Ŋ 级光节 以野大将 歌以為蒙藤於大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省上来物進安静獨正色拒之及 将軍李安静書與所發於四發前外首署未動進可將後失網目不書其一将軍李安静書順所發於四發前外首署未動進可將後失網目不書其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宋嗣以天皇不如後矣大后亦以為然〇間殺石 先是王威之滿立武及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奸諸武坐誅夢之復名太后深歎美之〇門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字、仁傑謝日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請者 過子七秦 一次、唐中家紀 秋仁傑同平章本太后謂仁傑曰卿在陵唐某有善政卿欲知譜卿者名 下制織來俊臣詩其反狀安靜曰以我所家老臣演殺即殺若問語友實 命縣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然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奏 太后日天皇陛下之夫望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其 代業宣得以經為嗣平自古未聞經為太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 大大時本次成后命來後巴輸之後臣與與方推事對食語與日四多不來居本次或后沒牌之臣故難為之 自在湖京周與與江神如通訊的物所入年獨出年天正月帝在房州〇周流其右丞周題於獨南或告文 競馬之用 髮心財目 心然不稱我者尋亦點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駁天下政由已出職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謹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禄位收人再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魏心存機使眯目聖神皇麴決爾中也點升資鄉於常調內總批為常言裝監庇校書郎也為所機心監經婚婚何之於裝際常調內總批為常言裝監庇校書郎也為所機心監經婚婚何之於裝了當時人為之語曰補關連里或拾遺平斗董權越侍御史機權與及 他壽惟而謝之仁學教食吊書免狀置綿衣中,請他書曰天時方熱請後 明察善断故當時英賢亦發為之用。 すりかさ、ともの事けでする「としまりあず」またとってするという子會局体社府像一餘啖上表告之間一口と食曲明日太后對佐謂徳 新傷室在臣甘從誅我及是實後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書教仁傑引正 行本裝合禮盧歌親元忠李嗣真誤及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 用高者試風閉舎人給事中次計質外郎侍御史補關拾遺校書即試官 承及何也對日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日何為作謝死表對日無之 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餐意稍悟乃見仁姓等問日卿 草事楊拉茶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 衙民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 國物生 为甚至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面服罪太后曰朕禁 人去其紙德書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開俊臣乃許為仁傑等 九年年再改長壽元 屬正式引見存無使所聚

電子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時期度 欠子 好任何如 "學人高祖定天下陸對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樂之善也自文明 用刻薄錢許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傳書恩坐流縣州太后知其柱葬後召之補關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屬問於侯作署八百五十餘人羅織爛顧朔將 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舊恩公直敢言時告客部默江納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竊相謂曰思朴結延剝緊此又來矣不旬月 軟遭拖捕妖誅監察御史嚴 徒始得安眼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直父者况侄乎太后矍然滋能承嗣政事承嗣** 草珠天地电象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 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次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理 至是英雄欲求帝王和但不勝楚毒而自 越耳周用仁而昌然用刑而 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顧州天后自聖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應宗室貴預政事其豫鄰亦少賴矣 預政事其豫鄰亦少賴矣 因致堂目嗣所以剪其襄也此謀廣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来去言制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一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 人籍中宗紀 在就都是后然然由是顧氏得藏死有功坐除名〇個制宰相撰府政記月选史館大好作聖人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朝教養令史以包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倦扉熟緩太后召刺 世典親紹二七條 國 唐中宗记 第次至三武后行來污憶冊情概轉為之應後故建是讓然書送史館 理吾此所以為 就 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楸簽蛇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牧榮龍恐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晚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禁拭 其于布城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李桓秦有功阿廣當終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毋願民因請夜禱而祭其事御史辭李昶按之當斬 級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即引佩乃自剖其胸五臟皆出血流被得見又有告皇嗣潜有異訴者太后命來俊臣勸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 車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咒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湛為潤州刺史有 丁南州三流既北后亂則賭吏羅織故為此忍耐之言以訓其弟殆有得丁南州三流熙之心人皆有之師德其無是心而忍於垂面自乾和蓋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天暗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清懷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徳謂曰吾衛位宰相汝後為 地太后令人官傳以轉經宿始蘇璞自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 問殺其的方監裝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月圓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為太后所龍信有憾於皇嗣乃諸 得其情故也若直曰承嗣不可相制一敬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於言祥黙容之戒矣 臣停推摩宗由是得免 年載式年。正月帝在房州〇八月尚以社景像随繼作 猜阻辨許宜易該武而字照鄉朱敬則變其所 難如及手之器

之跃<u>更</u> 士明 志 **新城水及** 四四章、人段設之太后以明堂火制求直直接過縣主海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劉智養、后乃除使太后以明堂火與及明堂皆盡太后辟之懷義的怀相安善多不順太十一月周明堂火時回醫之南退本得幸於太后懷義心留乃容模天堂 wam 游嚴经大后所關係等官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賴雞靡免臨 沒確照 海東欲求,兼官隱於閣山之陽太后與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網逐優 其於辦華官院於閣山之陽太后與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網逐優 其於辦華官時間,可是傾所其。此能就方為天滅而攸緣獨此何為少有志行。 以就能,在與對東官轉級 ○末十二年關訊元年,而正凡而在房州○十二月間安平主武攸網棄 世更頻衡二七春。 稱也。為位母能正言問若盡言而沒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為天地易位母能正言問若盡言而沒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為致堂目並以以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就與婦人不應而而帝之類惟重未黃落而此更發榮陰喝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九月歌至事○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云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日今色 去不受能禄為最慢年國非全星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解其歸與一一府湖上引武民攸結來温之兄全里皆知篡逆之非唯依緒嚴位歷度附出與於是高人一千歲間坐於遊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民達問門附此於是高人一等疾即 下大呼來美醫藥、及學養欲城中變良無引精兵夜襲廣舊而城中無種城剛异其結節如明為突厥所勒點廢眾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內則十三年調武武籍議正月帝在房州〇突殿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託懷前且之謀何暇備良之政四也是僚母成達赦必賜階數至於緋服衆於青衣桑核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 六合清要而赦令不息為養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一也海内具 時官符易得而法網散收故人競為邁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者思恤賦 全豆無異矣。 周以姚元崇為 夏官侍郎 人怒軍夷 **原東村城本有管郎中城三九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撰為夏官侍郎○** 三號 臣 佐家争啦 其肉斯 有功為這周以徐有功為殿 £ E IN 也何足情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我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動推朝達吉頭曰俊臣聚結不違經構良養贓朔如山宠魂塞路國之賊繁徽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養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 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遠

京京本。以自全。人懼問計項白天下未忘潛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勘立廬陵。京為塔。宗為塔。 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龍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可以與一次一門 两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言項與張易之昌朝時間 傑印狀。天鷃臨两翼背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之子也陛下襄縣過一條印狀。天鷃臨两翼背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之子也陛下 其心諸原 平伙召 唐·哈 海馬 素 新 泉 四 へ比述法 相望存有所不預知平。因勸大后召選應墜王太后意稍寢他日又謂仁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肢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字,而附始於廟者也翻縮齡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穀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 三十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姪姑之與毋子執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冒雨親胃鋒鏑蟣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 月間以狄仁傑華納言館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 雪着生之情士品皆相質於路日自今 ~ 唐中宗紀 者替始帖府矣 朝世の人と冷小大台のとは青月二次月前周のした。十十二十二十二次の東部に敗極には「大戸東朝代一傑之入相也師衙實屬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徳致極には「大戸閣は氏聖正月帝在東宮〇八月周納言妻師徳卒師徳生氣度計」 公所為懇感恐百姓度無祈予助指為居計れる **扶**公異與 無何率 可用物 部於水山卷水以攻疾僕獨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 **非政府** 之於外太后變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當同僚未聞其知人 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讓一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臨沒通事令仁於與其子午以則代居于謂和奚於之為 前○通事舎人元行神博,為和奚於其子午以則代居于謂和奚於之為 前○通事舎人元行神傳,光誠詩之官員外部巴而稱職太后喜日鄉足繼祁塞天謂却軍副和奚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東·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何取客當謂人日慶事 日吾樂龍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事同而情異者此属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後歸應状的民工不可與言而言也状公不幾與于昂比平曰人之語然行止有民工陳子昇陳說武氏納縣數其論亦美而或者激其失言謂武氏 重非混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無此可以無願堂門而行冲之數規轉猶樂離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絕公之下南湖三縣為多哉梁公在應固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失家苓收矣下南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零木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 門而李 唐宗社 既危而後安敗

石無投 等"朱井"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成循為王此陛下驅之便他日必等两不 學馬酒主 御と囚光 () 是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他史類編二十七卷 泥钉字 台が上ん 客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股心項與武然宗華題州之功於天后前項親懿 新裝體析忠此無議境教務緩辦〇十一月周貶吉項為安國就太后以項有幹 行為の変な歴徳我為其所包容父矣吾不得 者我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論直欲招致萬東以惑遠近 得安夫术后目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秋仁傑為內史 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華平。日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 臣永辭關庭頭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 一把追雖能取者朕為官女進言日妾能制之然消三物一鐵鞭!一鐵揭三 太后幸三陽官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舎利太后許之仁傑路於馬前曰佛 日珂泰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日卿所言族飫聞之無多言者太宗有馬宗發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悦曰珥在联前猶里諸武况異時記可倚邪他 中野江至多克爾所自好」一旦各色時光要為排出三十年在後村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接許能深地有度軍人有所已報死以自 七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禍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莊朕之志今日卿員 **戶所七首邪項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第昌官事由是坐既涕泣言目** 唐中宗紀 施野為因 古為城道以 - 仁傑議論 潜校和 在質透過獨不得進言日今陽和布氣集雪為災質者皆韵課之士也太后為之 與企業等表於民分若便統臨定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宫自怡聖體 化餘社代 **新安屋清** 問以達容 世史類編二十七次 選件顏色文政留也織連將城楊孝康旌於門職以十二月周以崔玄毋聞之不悅遍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迎秀自堅重本以養親今乃 御史王成禮止之日三月雪為瑞雪城月雷為瑞雷米味道不從飲入求書奏太后感論而遣之〇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師百官入賀殿中侍 下欽先明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議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學室上十八年朔斌紙長正月帝在東宮區於豫真人蘇安旭上疏曰陛 仁傑對日前萬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日已遷矣對日臣所應者宰相非司 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奏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不動山三曾校數任批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原祖山三秋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 五光等三民武氏亦信重其弘而從之紛徐不迫至後唐緒故綱目於五光等三武氏廢唐入神共情仁傑崇耻者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 子夫豈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世不忘本朝者之勤也 此特等起義書爵書識而不擊之周。正以著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 唐中宗紀 村也太后權東之為落州司馬數日又問

上城安垣街 命蘇環性 世史領統二七於 理识而表 祭御史蘇 按雪室旅時御史親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後臣之茲廣以祭即此縣 按雪室旅時御史親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後臣之姦廣以久之以乃 以公流亞美及太子重廢蔣武三馬班時間縣〇十一月個命監命山不安 出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複安閩請武尉禪佐二畹及羯西 要討流報、於於國南元忠為相管面奏臣自先帝以來家被恩渥今本多際近二十一時三年一時不見作了ナー新生者自己健康到元母至是 未及及還 誓言處自所為前以已官授之太后召苑自與語言之大悅即 **拜監察御火權循察司歉即中賞其得人也** 命以說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洞盡臣愚以為天意人 海子七巻 身中宗紀 事選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思物極則及發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 糧支數十年元標善無御在州五年夷夏县兼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者和克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禮景當今天子追與年 漢通附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築麥科至數千及至是一維經數十年軍 天官侍郎〇周以郭元振為深州都為原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因 玄韓日開鄉政官令史該齊目慶此欲盛為姦會其今遙鄉信任乃復 《梅家代·知詢之病自然之條析分理莫不洗然/梅惠因請為奏皆意所 原際照示作中。山東白此有佳名可與議事者乎更良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一條解以及「非舜」一二月曆以張嘉良為監察衛史就律漢語院稱討恨在與一應非 供益吃下含其套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完朝將何誥 具衝要拍州境千五百里自是沒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面此刺史本 直頻減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質白亭重 二十年與武氏長帝在東官〇九月朔日食既〇個民魏元忠為圖 十九年納武紙長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後上疏曰臣聞天下 · 無視俱平 收日經公以此後罪唆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瑕歎日璟不能申解公等。 御火王物 後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千復昌威怒得為計學 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日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數中侍 · 生 元程的許強 香學師語 艺女 高于慈善要及入太后間之說未對自然後追越流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些無汗者と也左史劉知幾日無汗青史點糾趴火於廳於好地瞅着而建故為子孫輕快轉與多奏岩華有不測瑞當印閉力等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上張校主太后當命副貴吳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項欲悦其意 名接 敬則抗病理之日元也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天世火類編三七為 內 唐中宗紀 親公之村 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日說及覆宜并繁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 一詞說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邪陷正以水药免若後罪流質其祭 后不聽等敗元出高區就流說獨處元忠入解言日臣老何領面十死 引鳳開舎人張說將以美官使證元也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忠與目宗 恭對往復不好見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 乃睹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义長太后怒下元忠献昌宏 餌 回者将 可宋環可謂斯失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野矣開宋環言而 ,直衛位既而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雅君于所以貴等三益之友也以達生麻中勢不得不直其尚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宣有過舉故說非守義不 **冰**負朝廷矣

人馬州レ州 世史類編二十七米 だ。「原本本情期の元之将行太后令泉外引堪為宰相名對曰張東之沈厚安無大使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出練父桃而統角剛位安無大樓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出練父桃而統角剛位民典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谦在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周駐縣。面似即殿再思於然即剪紙帖屯及被紫袍為高殿無樂坐大笑時人或 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限〇間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玩為時即派三十一年經試紙上正月帝在東宮〇間平章事未敬則致仕敬則請其管城衆大真詞外悉矣。 之,左右白夷徐無信不可忽也懷古白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 后命元帝以年行 〇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事以韶媚取字版以外元章以本 項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曹欲中駐傷之世太后知之故得免 文字發前語可經順間一十一月間張星宗下微說而放之時太后寝疾一十一月而成前餘所開一十一月間張星宗下微說而放之時太后寝疾以上一日而成前餘乃平然武乃之不為強以此一日而紀東之之初第以以一十年發入十一成六月歲利布八十一成正月舉在誅武氏三月罷往且八十矣發來之於入十歲利布八十一成正月舉在誅武氏三月罷 容可禮少鄉張同休易之之兄也皆名公鄉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里 有語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時 非張煦宗奴何郎之有舉生、休城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 而終領以免宦非智術之高數。而終領以免宦非智術之高數。 西敦皇口那惡之人及多不免三如於仁保徐有功大敬則宋禄之徒即致皇口武后雖肆行訴殺而當府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聽信 不唐中宗紀 文何異洋 乱対東 対式の が 大力 で 白色後間状 ★ 受し最少又引き記画文白牧詩寺が哲學皆島生白月本将車委女祭会の非世及東之為相引元郑為右羽林將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子今日非輕 其聖之在不樂排擊之任節之精學為首也 如何彦範曰為官權人豈必待其所 企 前で、一夜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推為右昼侍御 門衛工学 世史類編二七卷 法 當處斬太后不許環退左拾遺本 岂進日太璟志安社稷非為与謀願 周以陽崎為石臺侍御史桓彦範袁恕已共馬陽崎為御史楊再思曰崎 更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董命東元琰慨然有臣後之志 一門神能元年正月張東之等聚女討武氏之龍張易之昌宗伏蘇帝後海三七卷 人唇口宗紀 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四語堂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将敢 · 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環歷色愈屬目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 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宋璟後奏員宗為飛書所追不得已自首且謀及大 高公自稱弘恭語已秦間准法首原理秦昌 示雖云秦聞終是包藏禍心 女做而姚之之自靈武於為大學夏至和東之房範相謂曰事濟奏逐以校也東之又用房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本禮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 也多样泣口大帝也東之日今大帝之子為二豎緣於所危將軍不思報 北門起居、一宮寺島北南故京北南西彦範暉諸見客陳其策太子許之東其語写不經此事白其母、井田太子於 大帝之德十多种日荷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遊與定議初東之與荆府長 軍袁恕己 訴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本多称日將軍今日富員誰所致 位大赦時公后疾甚易之張過完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瑋與敬睡植居

1

在於衛星上陽官也一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彦範張東之謂日今百豈公弟 今日這公 **武氏九罪** 帝 中宗後位大赦太后後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南辰制太子監殿心已太后傳位於太子因子 東宫天意人心人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領 東官於範述日太子安得道歸替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商已長父居 其处以後立書阿著唐兩爾之始即居文玄真上洛王上在房隱神身與暗後位則。其正位中宮阿如地即居文玄真上洛王上在房隱神身故也雖後龍は所甘心遂出為医洲刺史〇後至華氏為皇后前書立韋紙 这時那元之目前月從公誅亂並人臣之義也人百別舊君亦人臣之義 進官財爵日差〇二月後国號日魯〇以姚元之為是州刺史太后之遷 以張東之人然已同三品催玄職為內史敬暉植芳範為約言本多作等。 太子斯開而入斬易之具宗於應下太后於起問日亂者誰邪對日張易 使得後令傳佐又受顯冊編導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文本條門為 电电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應東之等乃服常守國不能討沒條謂於 仲明經增納砝繼刊無人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若恩昔者文 支婦似念預殺营恒衣姜矯似公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謝二七卷 埠用酷吏非摘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寒、子後位即以武氏至立為而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蘇納宗室七罪也穢徳彰聞代罪也改殺主母二罪也慰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為既非常之變者帝惠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感嗣而一罪副政堂回武氏之禍方所未有也東之等第知及正廢主而不能以大 自己就及百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日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 常事也 能養始 為决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掌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五王大家三思為司空武氏維書回在未養及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二張之殊為司空三思為司空武氏維書回在無有五王不能禁除楊推黃為失二張之殊之以三國鄉所欲不和禁禦及再為望后逐于預朝政如武后在當宗之世〇以武 を対が 若根左 草不去根終當後生二人日大事已定被循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 第二次 安車改以依維託至除太子屬客固請還山許之 ●監督の使む古典二思議院而自居传為之、影響、魏忠三思这與后項由是式氏は長期約1十一条 人喜の宗む。 14日日 上女女樂公主大流三思子崇訓上官就見在辯護養屬文明習史事」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而後漢、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而後漢、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而後漢、以掣帝財明楊如丘遠叛於二張至三思友不以為意是持虎不總自貼伊城也 桓若範敬禪曰武三思尚存公道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其政夷先之曜等是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淚見上親百者亦俗人事而已其龍此屬何補於國不聽び賜敬職等五人王監龍 則天政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本条决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故 四月以前普思為秘書監禁靜能為國子祭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弟 三思而是 帮能省以妖妄為上所信於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像能令人不死則秦 会任之拜為婕好用事於中三思通馬故當於武氏又薦三思於章后 |勢後振が東之等較勘上誅諸武上不聴〇徴武攸緒為太子賓客以 是之時 調整 三項軍章則管然而出依然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禁而去當三百成份結之志不編於其於卓美他人避武后之 龍思中宗之 了二張乳臭怕龍騙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 市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密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 學先乃悉以四等議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を人先是數中 事二張坐成一人東都超三思日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 人而已

Š

元禄、正明市だいて次月が大子を下を子がじり日と、これ、とないと問題には、「は、「は、人物元政為衛尉物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求官為僧上不許故理は、「海綱三十元を「「大」、「居中宗紀」「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別人の日 京三年之曜為神陵王皆能改事三思今百官脩役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 然封敬睞為平陽王桓彦範為扶陽王張東之為漢陽王蒙恕已為南陽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龍長武事外不失尊龍功臣內實幹之權上以為 李明山此情所以荷大王寒心也三一思大曜思之登楼問自多之策引為中書台 類型之殿五人皆據計相之權脏略過人廢太后如友掌自夜切齒欲噬太王之肉。 にはず、 引く、一見で陳に除事養者も在無方見所更以可名望、父養者と既既が、太后近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戸元忠様制感明涕鴻見者日事去矣。 たけ、以て 光明など 儿心木 一下之為五王所还者後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以中書令魏元也攝冢字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頼之武三思矯得罪元致獨免〇皇太后武氏崩太后期於上限官年八十一上居該陰 間而笑之元琰目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請不徒然也及聯等 19年三月級騎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辜后所為每期所 三之 輕切齒三 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水周環等 甚麼呈后皆坐斬環 猶為未玩也若中宗與革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唐宗 何其動静是時建義詩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謀除三思 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決所及也固宜天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胡改堂日花浸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 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殖臨乎情哉五王之忠而智 義氣不勝有貪志馬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點坐視五王夷滅政事奉 西致堂日 完實對百户於宰相何加馬而至於懷威悲源何也蓋至是再致堂日元忠慷報論事優済危殆無所包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 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樣也怒馬得剛元忠之謂矣 **管湯官為三思謀主三三思與奉后日夜譜暉等云情功專權將不利** 廟大言目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 新於之該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輕累前秦楚各以書青之日主上新服厥命當 在得班之 提出ける 五角 1 E 門前山 奉張祖蔣敬北海州司戸李元紅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十一月以 宜從一為雍州刺史從華華を歌前總皇后太平公主與僧寺 甘文類細一十七素 元里十六 三思經代 承嘉泰育納暉等沂為請族誅之上可其秦崔漫說三思緣制殺之三思院令入疏呈后穢行防於天津橋請加廢點上大怒命李本嘉號嚴其事為三七本 人 東中原風 聽竊益禄住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院謝而己 俳優小人盗獨品秋四失也有司選賢智以貨取勢求五失也能進官官 為點后竖兒所乘納搏然應者放脈然何哉毋亦神紊其明摩章氏毒唇轉發 五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與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時人謂之 土狗 官五順為武三思所殺於林行德別以自取楊書為所凝谷在限也三思放各既為〇七月正衛王重俊為皇太子。〇敬耶恒老能張東之東怨巴問敗通其〇七月正衛王重俊為皇太子。〇敬耶恒老能張東之東怨巴 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矣也左道之人赞哉主 **始浦千人六失也王公告成貨賜無度就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 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號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天也 進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黙而已不不早建太子撰師 八月段敬暉桓彦龍張東之東恕己崔玄曜為遠州司馬武三思使 元東皆為一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遊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 既殺五王勢傾入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於我善者則為著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零三音卿紀處的耳 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即战日中宗門鎌宣若武氏之烈三思凶焰宣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 以與先人之業平方京非先天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無動從一 與鄭王怡

春秋之美 紅 不發用 無務川州 **而不知道** 不知道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胡致堂三無外庭大臣於格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干勝失其事逆矣。 医之三思疗名 衛剛購敬殺南于至於出孫春秋罪之重後則又甚矣多在以太子非其所生 便起兵勝元此千魏界以自衛太子死界為礼兵所殺元忠揚言目元惡相王寫厚恭 確安恬好讓故免於難○貶魏元忠為勝川對道卒太子重以經遠遠寶惟餘一第耳尺布斗粟之議不可不慎青蠅之謀良可畏也 至忠鞠之至也泣曰陛下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 編二七縣 傳中二年 安樂公主與宗教容謀使人逐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倭通謀上使論 不使中宗将有其一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本多非等總制發羽林若天是廣而死以與兩界之做與目書與無書講派以近三思等辦之解,與就有人以及看之三思等辦處就會順頭或黃麗明竟此位重於一下未其龍元年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等訓兵黃而死天子在 元巴日蘇環長者因刑不在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層出 進忠盛禰病而退次也丞流和位依違取农名節盡原而於亦不免可越史室曰事可知矣元忠問之邊經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後位置所致室曰事元忠被召之明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常后内亂致妄肆行為美術不許乃監務川於行至院陵而卒, 皇嗣固請以大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吳兢上疏曰相王同 氣至親而賊臣乃欲陥之極法陛下登極未义而一子以弄女受誅一子 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闡而入上據艦日汝董 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竹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及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是 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官中一昌善后衣箭裙上有五色要見上个圖不百官 報訴以至 楷〇四月 置脩文館學士 似經此 名選公卿著為文若李喻等二十人為一輕於然而生其退而之心也其後前元相為總管如祭獲門人以是重仁思而輕元 文章明点目为是以及政府等的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学以文金天下外之一一 我们要就皇后配先點則奏之太常柳斯悟又引而由之上悅〇三月開力總管長蔡紫惠氏受命天下歌孫條章除華縣主教,華上泰條章歌十二篇詩編之樂府蔡紫惠上受命天下歌城獨娘點出始朱華後武后以才以機與廣皇后未 東三卷 付中書他行除館時人謂之斜封官左拾遺子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 發育者就後城田感用錢三十萬則別除墨粉給無味色印信者除官斜封正排 吐之觀輸 江北縣 交言 三受降城 人下收此志出奏音神克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十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被陳樂 秦皇外不食武攸緒人朝日矣野故其書之後武攸緒于隔山行問道之禮令攸緒 一部員外郎咨朝院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訪紛然朝隱一無所顧〇 皇后妹鄉國夫人上官處好等皆依勢用事請認受取論非干臟雖屬治 相尚儒學中證之十首得進矣〇始用斜封墨勒除官安樂長等公主及 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窓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 突厥南流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政牧城鎮兵数萬人仁愿建城不聞 巴西三年。正月辛玄武門如門官女孩河時上每與近臣夏集全各務效伎 官員不必帶放士有完行家有萬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母子長相保矣疏寒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執寒事 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那等則陛下之夫婦 倍行貨工倍增官便府庫空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 原禁三受降城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碛也方河北首尾相應以絕原禁三受降城中城南直船方西城南直臺武人河北首尾相應以絕 人之財亦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然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也人既 其野鄉詩唐風

|本計 | 等美 明日明山耶物是天之文管宴侍臣使久為,廻次院諫議大夫至 和事天子 無非一元流人以為三無生處語字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野人謂己和事天子當從通於上官朋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監官作為自陳忠鏈為現所經上竟不窮問命晚與楚客徒為兄弟以和鮮之 臨淄王隆, 起兵計革民并其當時大誅豫延為平主以變紹京劉幽忠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其可得完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其可得完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其可得完成之中宗一大教中宗漢之始也以則制之以往則內太下公主, 與上官昭答誤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神宗為皇太子,皇后臨朝太平公主, 與上官昭答誤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神宗為皇太子,皇后臨朝太平公主, 與上官昭答誤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神宗為皇太子,皇后臨朝 要伯日廻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魔規侍宴飲過三般語譯稿恐非像」 亦然后時期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餘餘餘數中進毒中宗則 以致生活是故事大臣被彈俯使總出立於廟堂行罪至是越客更忿怒 不慌痛至也日此直隸官也當幸定民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 其質於解 於騎常侍馬秦客光禄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或事泄安樂公主 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冬蕭至思為侍中幸嗣立同三品崔湜趙 詩曰所領野自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第〇三百以章巨源楊再思為左 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禪宗楚名紀慶酌帶通夷状受其貨 之最功 指安 诗 上名末 十七不 主不敢 照 利 解 样 士 仗 茶水子子以宋工成器領長平主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子平工時相王旦即位嚴無廢少帝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上將立太 樹のお智不 不自相王 世史類編云七心 無事等人死中,速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水白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萬福順 官昭容幽求曰然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晚内外皆定聽於隆基勒共入玄武門諸衛共皆應之斬墓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蘇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两端助逆虜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於然 平主次紹序幽水並举知楼務武氏宗屬、蘇鼠治霊相主以李日知同一功也逆迎相主人輔少帝收補諸違親黨及宗楚李等皆斬之封隆惠李隆乘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 品諸军相蓋至忠等贬官有差 茶知機落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初相王子臨淄 解者累白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已除天下之禍者當草天 長國家人則先有功為遠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游泣園 直入羽林管斯語電典兵者以狗日車后酢般先而謀危社稷令人當其 王不成以与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於微服與幽求 **医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日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稱歸於** 付父丁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勘亂而智不燭敵惜哉,使以於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閱變登樓然後昇 新文 · 自取特不敢言稱情平唐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達 新文 · 自臨淄聚東不何相王韋氏既訴後拒幽求之議則其志本欲 氏衛 上唇宗曾無計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的來口請於相王 · 一世也二公立· · 重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 五大子者君之或父之統也立子以及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 人 居中宗紀 X de W. 王隆基訊

展画文と宋珠為史部尚書李文盧從思為侍郎皆不畏續經濟路路紀人服其時間 望力で奏子を背目する事に作るのはのである。 東朝皇帝がし十月以降的と行為御州總名的度大使館後述名と山の許公 東京東明天何史大夫里博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候始號施が開きませる。 東京東明天御史大夫里博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候始號施が開き場用が元之宋 東京東明と修衆當時倉然後以為有貞觀永徽之風の能針封官用が元之宋 東京東通 かまれ、其一言為士縣薩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價人主其門如市〇以部州兩關於其事者 66段等與太子共謀之氏旣立大功益等事一管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保於主事者 66段等與太子共謀之氏旣立大功益等事一管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保之志。 加太平公主質計遇戶公主沈敏多權略,引后以為嫌犯獨奏幸及謀張 真型二公立言 世不易 理斜不姓惟貴權貴敗之上日廣博從免瀆急較之不爾必及為所堪御 更總是亦然者非人主保衛則亦為為思所遊失其於此言可為世 公以就元之為其部尚書陸朱山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仁御史楊平 祖刺史姚元之為共部尚書落州長史宋環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的下 蘇樂平制起復壞子遊馬工部侍郎題固辟上使李白知論百日知還奏 〇唇冠蒂 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經則附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務一恭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 皇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度為周立為星嗣封相王中宗前以子隆基珠章氏乃廢少帝重 茂即帝位僅二年停位於太子隆委自稱太上皇末幾崩壽五 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失 十五辈榜陵〇帝因子之功復襲帝號在位不父無可稱者然 名旦中宗之第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政 無以進 以至其為相 麻布以六 版成之下 育药 社族全計 不行何點重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一管客召玄石謂曰開朝廷皆傾心東官。其英武數為流言太子非長不可立與歸即長史智懷貞結當欲危之政 世史類編二一一兵 卷工清節 ·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範、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都所為明朝不及是以與辨至於此於司政市修飾目身便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義政與惟與生於是封 上院於是出二王刺史公主安嚴命太子監國〇後斜封官嫌將即位之 生子太極元年先天元年以前主忠為刑部尚書生心自託於太平公主院乃御權利務悉籍雖系節盖于是失 经险山中限有意當此人日為隨駕提士 國品乃可具生不利因請選山上許之尚書左水魔城用指終南山調承 時為用那界接與其难之極新存然點無機脫鄉以歸既特自正以過也被實施并除居官州山石至中黃命這無關以至這答旧至道之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來上數日廣成之言無 用管條於問則天時後為左拾近故來稱言之縣隨時網鄉雖吐至得納順日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白來稱曰以患觀之此乃住官之疾徑耳藏 與其所地北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顧問以陰陽數衙對百道者狼之文 六月置十治按察使銜緣惟○〇召司馬承顧至京師幹許遠山蘇雖不 旗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平上日理身無為則高失如理國何 |无帝之過為陛下招先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科封並量材級 宣祭之對日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明 頓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日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孝友无下所知願陛下無威上矍然日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日亦有 是书目密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姓及可也。 豆五日中當有悉兵入官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官 三二人 展子 日色 地域水東政而此影響方向光幕宗以入桓震待我即奸言無何人矣然姚宋東政而此影響方向光幕宗政 が至直 遊先帝於過舉資所以為孝沽美樂於群小夏所以為君蘭 可致堂 目影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回

在安岛海 玄宗杨跋 與中宗風 新銀世史類編卷之二十八 思去義獨像自崔浸伏訴太平公主体上皇之勢被權用事與上有原牌龍之騎雜必何美之也在奈以養務为〇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廟至 何遠哉上短而義之〇五月罷修大明官修大明官未畢敕以農務方動雖之所以分也誠能寒其忤以收也賢惡其順以去传和則太宗之業於 在於安四海若好人得志則社稷為虚安在其為孝平請先定北軍後收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符意伎邪者多順青積件生情積順生愛此親 速當則不警上皇矣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礼上 为之 與警懷貞今我前至也試於立天與官人元氏謀於侍郎王張言 在日用入奏具言其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了上日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達人還上佩刀斯洲長史 人主真不好忠正而惡和依然忠正者常陳传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二十八卷 , 原在宗紀 〇唐玄宗明皇帝 子未幾即帝位草國四十四年為上皇六年。第七十八姓恭陵 執權艷記亂政至於實身失國而不悔能不有物鮮克有終玄 〇帝開元之初屬精政事幾致大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 名隆基摩宗第三子以平章氏之配得達無太 首に対な 河南於理于家初太平公主與沒等謀廢立陸東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日蘇長立少 假以成場 第一次自己過過知內住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四官黃衣廖食守門傳命而世史類為三八未 人 唐玄宗紅 明星不成 明星転 水脈を制 現者で 門以前力士為右監門并軍的後不審也然則司為舊為将軍機也者應世之門以前力士為右監門并軍的後不審官者順之也此其不書何府也官者 范祖馬司自古國家之取米有不由輕發祖宗之籍也創業之意其得 教育臣以國籍四十餘年而官官之衛遂順唐堂 教育臣以國籍四十餘年而官官之衛遂順唐堂 教育臣以國籍四十餘年而官官之衛遂順唐堂 教育臣以國籍四十餘年而官官之衛遂順唐堂 教育之書。宗三也奏其籍禄山四位臺沮其任林甫一也襲其要州崇二也 教育之書。宗三品将軍者褒多衣緋 人然不非者尚豫上在蒲郎力士順心奉之及為大子奏為內給軍至是已太后雖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發俸很多官官七品以上至千餘 然未密自言時無知者後則滿州宮院民安 克客為申理所全其各後則滿州宮院民安 東朱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自等召泉光認曰歲寒知松栢信哉其府前治公 **巴為不順且又失徳若之何不去泉先日既以功立當以罪及今實無罪** 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玄宗取於王孺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是其不孝大矣夫太矣留不是思乃勒共復入致上皇坐樓以避之其繁酸父心不亦甚乎 · 無唇空之稿基於前元書曰點于先王成惠其永無抵為人後嗣可不之制以職官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於末流不可後 有聽明才智之意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一人之也就故其防患也深其處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察後世雖是祖明自古國家之形未有不甘輕緩在宗之間也想常之君其得 而謀亂乃有恭莽之情味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好而以不孝處其 目謂素懷澹泊不兴世務盍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侍太宗殺達成之類也為玄宗計首剪太平羽異蘇而不殺可也奉完每 平非有不利於唇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 不可以以成權為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價霜之漸而輕後太宗 太平公主持龍千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爱妹也玄宗苟以 廣州和史初中宗之別也李幡客表章后請出相王諸子

之縣何輕之謀則也矣上然之以屬子暢為農門刺史令屬隨賜之非情當此之 世記りり編二十八人 為就是罪有是每臣且折臣終於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機以以死神大臣的君臣之嚴臣顧陛下接之以禮可乎·我欽酬華月形以忠得 元と確定 は過去計分ですまちてから監引というしてつとカヤムがしませないとの天下國家の甚ら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平帝司朕能行之元之乃頓 經過 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智同僚皆唯證而已張說疾之便殿中監養皎言 言之元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絕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予朝廷覆師青海 天下事。茶茶不知樣上日卿宜遂相联元之知上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 皇告金仙上真二觀對起百萬臣願絕道佛管造可平潭以禄本間祭礼 絕之可平小成貴王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平先朝與政可平、留賣獻以自娼於上公卿方鎮溪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 **自熊臣嗣公行自近可平后氏師朝喉古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賢不經二人れ、 ▼、唐玄宗紀** 以堅帝意因跪奏日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不帝曰試為朕 於上曰些上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令得之矣問為誰飯曰元之 人有牵後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平。比來壬安於任胃觸憲網皆得以寵 武全才具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皓叩頭首服 并遂馬旦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川其臣不能以玄宗欲相姚崇張說 特 好為 任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屬精為治母事 宮〇十月引見 大年 「可と目へ下垂り」ことで、「人・」、「人・」 しょう は世無出此途は外が、季記勘立遠語深進純原を白任人當木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に対象が、 「管は大き」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天師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一郎」と、上口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秦間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一郎」と、上口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秦間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 世紀類論下八世 唇玄宗紀 西京北京 本所失在於無脏元之納其言の新興王音坐太平公主遊屬代珠像更正部而民之漢語の新異な精構程為尚書即〇十年第二年 漢線布為彭越大夫越叉泉首洛陽郡收理越者轉摘程為尚書即〇十年第4年 大平公主遊屬代珠像吏 展出美間有足疾下對日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日岐王陛下愛 明皇行い 於國際用第二年上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養養 於龍以應於值同平章事紙來皆改追債城降推明追納 假精明故其簡於原於 於暗之數 內東劉幽水無稱州刺史 一次龍以應於 陰暗之故 克 ○東劉幽水無稱州刺史 我一般知其不是宋州與之失兵情哉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晓音律好 到帝之為 鄭韓國不待晚年而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晓音律夏至数 督則史有以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武〇置左右教坊藝刊趙 大時二以大常禮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重置左右教坊與不歸太常 以 教里多教俗樂文選樂工数百人自教法曲於私園謂之皇帝都國子弟瞻斯詩 元之當素請序進郎更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 何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滿在緣情之果今君侯登用未幾而 後中弱植之徒已延頭企踵而至語親戚以求學媚獨客以取答豈不有 後名宗宗經相張說懼乃潛請收王路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二月以姚為紫徽令如禮籍故宗張認為兩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 **認朝高力士陳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西加可不奈何一不省級** 疾之使姜皎曲為之說明皇灼見其好而不聽其計夫如是則群臣何

州可元と 任実力である。 いいくら 人名斯斯 科斯斯 伊斯斯 伊斯斯 世数類 紀崇州 お以當道大臣務引 がむ 以徐倫之機慢令上三十石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光祿卿賢希不前此乃以為刺史於令不可徧權意宰相之體形 之情去書談課也日食不運所官之失〇後置十道按察便或上言按察 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致倍安得皆稱其職·子乃止。 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心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借患 三月朔太安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智請書史冊從 兵黨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群臣而遂其非也便君騎其臣我黨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群臣而遂相鄰納而使之將改雖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為是那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好擊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斯 取 大擊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斯 以锋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火鋒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火鋒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 之職也祭吏者使之責也更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自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定民」姓之。相松十使而使之十使權刺史縣今而置之賢者舉之之,如榮之解雖能折議者之高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權一相而三八公 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斯者也姚崇於是球其所職矣 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非常之罪也。 西民三 到是以天子而典信優矣其可止夫大臣之責務計者當道以此大三 玄宗不以太常典倡際是也乃更温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 海 禁 療 発 環 元 環 長城大家人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級股中設五經四合系官至也與五王近世帝王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許男子和明白 学為 原 以 抗 抗 抗 照見試用風俗奢靡七月制乘與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歡發就七月焚珠至錦繡於殿前俯岐縣精誠有崇儉之意故鄉門特手之上以歡發就七月焚珠至錦繡於殿前俯战眾雄強張系前與不書不該也明皇上以 1 天子耳目 錦繡等犯罪兩京織錦坊, 唐玄 北吳野 第三字珠王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王錦繡天下更無采珠王鐵 動政務大 花其伯姓 が所装 所來何異 気質不計 題其西巴花等相輝之楼養無思第之意以名樣也南日勤政務本之樓龍官者前於別處制許之仍各賜以等年或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樓 領大綱州務告奏上佐自是諸兄弟母你全員上素友受行世帝王真能兄守禮預舊州弟殿領府州常衛同州部州但上素友受行世帝王真能六月以宋王成醫等為諸州則史群立以及展等她遍前循故事出利外 所焚者小彼市舶與商賣華利始非王者之體也天御使天子耳目之官 往求之配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王錦繡不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辞王業有疾上親為養樂回殿吹火誤發上獨左 上邁引谷慰論而罷之〇作與慶宮第王成器等請獻與慶坊宅為離官 心有軍以大事臣雖觸目炎魔死不敢疏此特胡人眩惑求婚無益聖德 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點奇質因言市舶之利上的監察御史楊範臣 右衛校之上目但便王飲此藝而愈讀何足情 而異之臣子是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海知古能為工部尚書〇 上或在機関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學或幸其所居盡歡當養優產廣給代 則以發點其製為人君則以非罪珍嫉其臣下是皆不能克其類也則了造場已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失乏甚以已成器解位以按明皇故明皇為於兄弟之愛如此訪能克是 其為蓋置不出於利心哉。 靡之易以消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温公山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的儉如此晚節循以者敗甚矣者 官人物民間記言上采 唐玄宗紀 李

外太子賞各群議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隆鉴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外語の過程與為所有不得女子之言一也官人而語は其之〇以武后鼎銘須告中族民間有来得女子之言一也官人而語は真之〇以武后鼎銘須告中族民間有不得女子之一, 「一切如管果幹回管果を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後更之」。一色能將隔隔等。顧調紫微含人亦為曰余為相可比何人為未對宗曰。一色能將隔隔等。顧調紫微含人亦為曰余為相可比何人為未對宗曰。 一告十餘日政事奏稽滕縣縣城縣縣城縣縣城縣上縣大龍大龍次惶恐入謝於上上 佐居証実 **吉中外** 仔 外位素 世史知紹二十八条 子仙 似不及也崇白然則竟如何幹日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技筆日救時 行献之姚崇素質請宣示史官領告中外 「一年四」姚崇平立大功於唐而依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者何恭。 を申れ其此崇佐明皇帝後懷不事と一歸之宗而天下號為伴食然食宰相扶温公言姚莊馬之賢和祿慎與之同己以清文相豈易得乎懷慎與祭問為相自以才不及崇稱事推之時人謂之件 理と能介人り後有該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道御りるとり、不可となる。 で犯三年正月以盧懷悼為黃門監懷憶清謹俊素不营賢産雖貴為卿 和所得俸賜隨散親舊事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崇舊有子惠謂 丁二月立皇子嗣真然郁王嗣謙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直母曰劉華妃次 嗣議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能故立之 言馬公旦以為符命小臣之前也而宰相預之是侮君也以姚崇之野官馬公旦日食不験不史之過也而君臣相对是誣天也未偶然之文 而輕敗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的難之死蓋不待武妃林南之誠的致皇司母正則子重母良則予賢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 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說已而詞君子為之乎 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野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說上然扶已之 猶不免是惜故 大 唐古宗紀 根書以回官才望着為別史可謂知所權為矣者此蓋子之無河面来訪使上雖欲求以其所照照者為之而以为任之重該也希還京無河面来訪使上雖欲然非則二月以尚書石水便若水為下州則史相吏者四十年以本終目集以為以宮清明二月以尚書石水便若水為下州則史相吏者三十年以本終目集以為以宮清明一而傷夫婦之義後皇后不免於庭設故義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於明清縣云流灣各和而宣言其信若有最冷故名聽賴欲野苑中所至東。 远览赞兴美目的文政名為蔣潔維奇演教小馬五色小於野游縣四班年此行何異於仙〇上邊空管下江南取為熊鴻觀等數屬暗放轉制是與到荷人為大理少剛過天沒若水俊之行立與其科薩及之乃還調員屬 聖者本 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當共時士大夫猶輕好任楊州天乾便 乃從之魔情 侍讀園棧城屬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係與右散騎常係緒無 人流亡始書野可坐視食芸會不敬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而髮之條自託士大怒合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 大三太子不免於細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 || 大三十大子主題太子有累亦不可故近於公矣而夫父子之思使 沙為殺壁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思莊を程而他處

に入事を 人策或言於上日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 東今以上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成蝗災不至大饑〇召新除縣令試理 水業縣一垣之軍馬前緊聽養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於崇牒若水田劉豫為 在世之才,能克和富荃經可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7. 里丁語 清真里殿庭試以理人策推到城全里濟詞理第一握為聽見令餘二百餘人不 美質 生心微煙痛抑其夏極年始於即将 爾本一億不勝妖今日聖明妖不勝德古之良守理不入境若其倚徳可免彼安 李 華 乾 鄉奏事稱海上日此必姚崇之謀或不極首則日何不與姚崇議 放上不悦祭由是請避位廣廣州都督宋環自代上将幸東都以母為刑 廣縣博子懷個灰型上表為大理本做李朝隱盧從原上深納之既是家 係且日吾惟不得為其張僕此真是得之都夫立の山東聖後大起外京鄉禽之失亦可謂發失題後好進之心故表悉の山東聖後大起此 **合意亦曲從之時突厥熱啜自則天為中國惠朝廷肝食傾天下之九** 無餘素惟老養頭請目衛以辦不事〇以源乾曜同平草事十二月以宋 動尚書西京留守達内侍楊思島迎之環風度凝遠人英川其際在全不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通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據 《第具令之官四十五人校歸學問少六月太上皇前〇十二月黃門監 一學工 美月颇受路為時所識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語受縣當死崇後 范華陽日青申根以您不得為即環所以能則其惟無發予明華以此 捕之仍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係德以棲之劉聰時常 里之可謂能知賢矣 河方田村姚崇無居第寓居日極寺以病調告上達使問之日數十 衛息平上手較湖之縱散其 ★ 事文宗紀 無法等置以與数化又能該 天所以佐 河外湖南得其原湖在論事則通助之項背謂人曰苦與蘇氏父子司房原則等。那與湖南得其原湖在論事則通助之項背謂人曰苦與蘇氏父子司房 河河 之起去則既許送之及李林南為相能龍任過於姚宋欽禮遇殊卑與美婦是二本善養者 隆雅若學之中法特正一於附版裁二人毋進見上報為相前為另本新官樂希當衛門 的過去過計日食不過即表別為門後假合則表質原理事事得比無數次天以後末並稱數相予篇調索之多不如項也並終之應 陳韓立 為現立遺炭碼環請禁之以革語迎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爾與《廣所疑旣而數曰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兩君可以無關政長廣州請願談《廣所疑旣而數曰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兩君可以無關政長廣州請 [B] 《一·] ·] ·] ·] · [B] · 存實與不獨蘇通對日災異為我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常對日太朝季扶皆存起 事件の 二人自然 文章章位 播熱所為文環判之日觀其良空論頗志過酸文章若周且從聚廢不可謂等立义。 宋 **柔** 意識 那宋相繼為相學善應變成務理善守法持正。一人志禄不同然協公 · 佐使賦役寬平刑記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他 别奏 李一舉而四先發具矣上将華原都會大朝四室壞上去服避正殿以問 時物張久打腐而壞通與行期相愈何足異也上 一日一大年正月太前四室東行奉東門四日曹太朝四室東於上青草東 造功程不肯當邊臣而天宿之都卒即其甚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每日立不同同歸干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與也嗚呼禁動天子不求一一事史有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孫舜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 卒以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歌其可謂賢相矣 輸滿者不為少獨前輕房社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范華陽日宋璟可謂野相矣見其始而知其於沮其勝而憂其敗明官 迳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

東京大学、1年1月後 高山東江 高川東 11年1月 11年1日 11 重複之技 相史而析 八官後報 |侍衛教堂 所属先 世更無過二八卷 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逐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 台随仗出仗下後事不後預開武后以法制群下陳官御史得以風聲言 過頭公道陛不治欲免河南无及知頓使官宋現曰陛下方事巡等。 亦大矣太宗管籍甚級而忽於所當先崇及曲說附之其亦未聞春秋臣以道事君園如是和四是見唐有天下不到理廟而因隋故都引禮 **陸壊世宝之素矣** 八 唐玄兴紀 格徳係別 とは誠者生 語源九 同時 同可 而以 製作列へ 姚非朱比 給給料 人名夏東事强級剛躁自用引進商延嗣吕太一息是靜准訓與論攻事 君子里言 李公是他四人與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後前日在員 世史精統二八卷 消光行 以主义 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非宋公此也安得源名必也張九齡我了可與母問日而語失。 之嚴恁煩複彩盛盛路於是皮德之官罷塌地施錢然而惡錢後行失。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刑惡錢充甚頑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 现業一切勒處以華其輕弱又來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堂治之與即八年正月宋孫蘇題歷光是副集传往在齊旨人京師將還多遷會 一層官不奇治兵不輕進所謂脩刑也君子耻言译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 日末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食感微彩流將命中書門下察黎内服馬民之不也命可知矣 勝民之不也命可知矣 過之有意以論以神矣 一面言係又取之息變是常願專以給公上耳人主之心女得不 國之有意以給公上之川百古之禄也唐初制順不為輕矣當所永有養 始加減以給官係屬初州縣官係皆今富力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底者 日采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日召第若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試故不得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胡除證篋所謂偷德也图園不擾兵甲不 〇〇〇一部是功夫母奏 日陛下勒恤人隱此誠者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俗微 秘書工能程河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②数下制書品嘉納之。 題介然守正故序而不後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 協之徒懷衛城而使為之子姚崇張故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母縣 古至上 宰相何也去宗外雖重璟心實献之後人中傷安知非傷思月後三 惡錢之縣不可不華其失在所遵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 多然之者食天星像人作點結聯點為既狀戲於上前問點何為出對 , 梅玄宗紀

无空 埋大様子 是就是徐培失色其後說麼新競改数左競目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 指片山 作文記 流遊奏 衛經過免其家又不免維係侵以省所則亡各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社 大丁本兵 小屋子! 15 取信於後 王成十年制增太顧為九室選中宗還太廟在此,中〇安面配遣內侍楊 土克面南不問色役侵為之制通逃者必爭出應禁上從之旬月得共 · 這提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說使證親元忠事後說倫史見之該曰劉五· 於終孝追端銜注 ()使此別駕劉子左如法卒姓即 ()初著作郎呉曰天下本無罪但庸人授之爾苗清其源何及不治〇絕文獻公姚崇安 三班 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見在不可使明公在您死者同 一般比於〇蒲山刺史陸多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晓論遣之管謂人 外田所獲巧偽其我酬素置勸農判官十人並補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指前後追州以子文献克使指逃移戶口及轉 口述移巧偽甚然請加檢括聽百日包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 當時心董孤目之蓋良史臣也·噫為該為史兩職無點漢唐以來吾見· 少于為武三思張易之所抑而私提唐書馬春秋若唆拒張說之私嗎丁南的日具競爭中宗則有太風炎異之疏其危言勁氣蓋名諫臣也素任丁南的日具競爭中宗則有友爱相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有 人馬玄宗紀 医型型 與東京之土或係表記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官皇廣 是是正是 與東京之之土或係志或侍講以張誌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各人陸 四時為法此言非《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自無以應〇五月置飛正書院續 經濟事之曰何論主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爲行及吾當奏 **序**江唐 - 長程を 振程素を 何不達 座子が 可片 自規定が 世史朔納一十八本 題春子宗紀 工品教 等即明命尚書左來照過完北部回飯連州仍州長官選府在及白丁州縣安佐袋其生業〇始四長從宿街之前明所以終廢地故前書始於 達也〇八月勒前今檢括逃人應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 發色今人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 何以見以待之事往不可還置宜後題則失上深然之最具不悅退調流 相談其罪差自請杖之說日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施耻也素 ※家,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张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第嘉祐城發說勘 士可殺不可原臣鄰处北邊間美飲杖於朝堂皎官恭三品亦有微功本 嘉尚素服行罪於外途左遷幽世刺史初屬刑都督裴伯先下獄上與宰 | 五記字日第五月之日以外所於要过果何意成子日第五月六日以上以前不於無野要需果其備而稱之及十二萬謂又長使宿衛一年所報州縣世得雜後使 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行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惠於議臣之好改舊之難救之者舉其倫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卒不能後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宋流亦未常無 非其法不養蓋人失之也張統不完其所以而便變之矣原於人民後服果其法不養蓋人失之也張統不完其所以而便變之矣原於人民後世最為近古而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院經過 所い多礼也

S 300 8

調到史一 蘇聯門が是出て〇ヒ月以楊思島為輔國大將軍將軍締此溪州屬軍行璋友以訴が今天年所見出力無失停郎公子武也置得拱點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 所與不可跟使百姓田弊的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強州刺史〇制選臺蘭名吳於得不種照使百姓田弊的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外田稅門節鄉的省公江田龍外提院 化新降性管理证 不利名人徵籍外田稅門節鄉的省公江田龍外提問 化新克尔斯曼酰胺等替不敢言惟戶部侍即楊揚河流獨抗議以為括客免 乙五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永宇文融兼戸部侍郎制以所得答戶稅經機堪避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認不平 都護斯斯人 世史與総一八卷一次,唐玄宗紀經經過一日出為刺史初張說引進河為中越鄉經過為諸州刺史上以山東皇命選董問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進河為中 恵弱為招可使整備乙故有是命の廢皇后王氏〇群臣請封禪時張說 苦侍的故 电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维 通以共華無義也故不書 初監察御史杜選因按事至实新施突騎施 鎖之金進固辭左右日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 旅路增線接數白萬由是有龍談者多言領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茶議 不待触指為然後處以時上將大攘四夷等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虚數 益意於翻來驛局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 為之〇後以宁文融為動農使地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清職以衛徒移牒令取之廣大騰追之不及及废西都護開遏自給第中居母奏紹起 年三月以杜暹馬要西副大都護 也沒何金華事也綱目書起這以母憂起後名師護不書 問三司 應初幾得此杜二十匹於亦岸澤從之隴市命大僕張為歲掌之萬歲養 與三之門 故事○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司三司初婚末國馬皆為盗賊及戎狄所掠 原與上祀吴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城乾封 世史類编二十八卷 ▼ 唐玄宗紀 十 六 一 曹玄宗紀 十 六 一 明致堂旦、百姓之、所謂商書為康寧而己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 東原語 編示我以儉付治屬企管作願重解以見志臟性聚爛柳表數百言英非類質。編示我以儉付將檢約自計原辦結縣等級例數學相對便所,我多美又謂說曰懷性則史王红餼牽之外一無他默觀性星河供帳無錦觀學校外日學名展遷使臣分越諸道經費養縣今因對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 莊緣一門獨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其為生門獨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求神山故不欲人見上東京。 直蓋專罪群臣之職其此書拜泰山亦見出於玄宗本時上特問禮部侍來等蓋 厘蓋專罪群臣之職其此書拜泰山亦思謝 極線型□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鍋上嘉七中之功故特 京縣區 | 巨吾為落生祈福耳乃出王牒宣示群臣: 班緣 | 良智矣章巨百个王朋之文伊彭利之辈 祝馬書 竹酒理 大非今日之文宗矣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於其也至古召與言華前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記段監州別傷〇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親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能問此上惡段監州則傷一 |渾天成水運渾天上具別宿注水激輪令具自轉畫夜一周別置二輪絡 一朕所不取賢者亦理之具公與御曹合管宜更名曰集賢〇十月作水運 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鄉王毛仲為內外開既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兄 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練另一馬重拱以後馬潛耗大牛上初即位牧馬 於其職官自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 在天外級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寒置木匮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 百官飲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

就事是美校 益事避殺玄宗自是 東京市町で、大川の生まで、大大山の東京市の高十金以禮部尚書線選等十人の一世、上級東部選試不公宇文融家奏請分高十金以禮部尚書線選等十人生と進、帝選東都〇分東部為十金親決試判外可比數排書親決試門以發之人主と進、帝選東都〇方東部為十金親決試判外可比別傳輸器左派解以〇十二月報刊記述市園資度東关又顧請剌史認此曰比亦屋有以隨饌不豐訴於朕為知為計學市園資度東关又顧請剌史認此曰比亦屋有以隨饌不豐訴於朕為知 得為此故能上以鴻臚少卿李珣塚等渦洩皆坐左遷暫遣門劉諸蘭南公順言。家遣門三詣師安報云已流隨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豆公順言。而我輕之此亡國之勢也武整體遣之門豐業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 不得限一堂之武判將畢處石入禁中决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具競表言 らが 中心切 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 丁班十五年正月吐着入院王君與追較至青海西破之年內海西阿隣 罪告之今成不能服武裝遵不能庇門整個寫故從以取困於小園乃一次公司其程直而當到之寫改之體也若不能討省當正以門藝之無過公司王者所以服回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復罷而且觸天子當察 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漢グロン 一月以張討斯集賢院學士說雖能政事事文史之任朝廷 以下帖 並 化 市田宅 至 1 工部尚書 法通過至看員不替家莲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 後世趙以 三人名 近分割過行暦〇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勒長征兵無有還期入情難堪宜行開之人解有所為必度と後尊八氏強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 が完全 李寅雄之種聞之先以曰上期日寅奏集入上怒融坐貶曠峭隱沒官雖可使吾尼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間安王禕以軍功有瞻酬疾之使御史諸使懿然歌納典是百官漢失其職而上心益後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 · 夢寒後片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頼子第酒色之資吾不 取也〇段宇文融為波州刺史融性精敏應對辩給以治財賦得華廣置 帝生日為千秋節其而多赞自此寶头者以為替之也八月五日上以生 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〇八月以 | お以来と国子祭酒楊場泰流外出名母歳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已旦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好過百人其無所被損獨限 財利以即貨仕者皆祖之事生法能州道辛然是後言 日爽若以出另人太多則應諸色教績文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蘇耻 分五省還家洗冰五年酬勲五轉 義正子多為語首以逢迎之而後世循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鹿住明 旦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劳之日也乾曜等以入主 並思恐惧於王鉄楊·國忠效在聚飲帝見天下富完後心大肆於是好 丁南湖回明皇天智、副其惟字文融為禍本乎蓋融以與利得幸故 生日年,師又移社以就之明皇享國既又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 · 唐玄宗紀

入肥知 (核原) 若が おか 福北京 治之主 這/戊磨 指用某 阿田先 Will de 者子然則姦榜造就而平人定抑者衆矣是故聲為治者必去華而務理助面安得一一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幸免的致堂上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犯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為堂上以文觀之尤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 幾於刑措祭不行為接外收 〇是歲天下寒死罪止二十四 和見張於見之謂人曰五醫親大宗蓋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凌竟六月以思王浚領阿比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終管討奚契刑命淺與百官 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然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習達「見」少可中型ノ至先就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后處稍腹痛而歸 客上回知即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服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 百官附之幅凑毛伸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注限年聯級毋得瑜越非負疑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謂之 紫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七之寡無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餘重人物者後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一大文明已先庭始專以此立法惟文移澤籍是稱歲月先後是據所謂一大完日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變 一十八卷 順心府玄宗紀 十九 政府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於前吏之所以察死法制之 質則不為人所图也。 所以新壤而不救者資格之失也。 十九年正月王毛伸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祭幹力養馬成群有龍 間を示す ろ 発伸 人 之 はいける以書使知權多於生變許非中國之利也張光庭等奏吐蕃又叛新服因 でる 元月見丘上町ごできて、アンディのかり、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はいますという音楽吐蕃使者神公主水毛詩春秋禮記正字子休烈監孫上のでは、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アーラー・ファートライトライ 裁別には た 祖 乳 元 右配水太川南 名響張公各 特進良行建立 是不於時上龍任臣住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南高力士尤貴等毛仲視 其有請賜以詩書展使斯陶聲教化流無外外烈徒知書有權見變許之 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時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 剛直之標老而強為如此毛仲騎於日其皆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 為相甚允時望如高以外怕和問其多制放外之及與其事体守正不同 玩日東平王廣之懿親本史記諸于漢. 僧不與児吐苗國之 沒豐今資子 自孫吳以隆皆以勇力相勝祖訴相高宜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以重申嚴股城决射御受成獻誠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衙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衙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 散乃得輕引以備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宋母數曰不意語体乃能如是上或官中宴樂及後苑遊獵

整万字不再 还能查例你是 知如他 不及体 門斯亞 「液像人下」 沙沙 失後計 玄宗/鬼[而 見出所で 用排作者 月法 子弟打於清託六條二十石門附來姊通行貨縣 檢察非法阿毅以中大條係然左門修二十石經署不下蘇實於明然二千石經經不不在疑以為此與明報十五百人。直來訪使以六條三條條宗若在明定論制二條二千石不建一次以上十五百人 附玄诗分 大モ **汽拍師夫** 用人未若干 後が近日ですが、直にた方更以で各一條後で茶る田を箱列に除った五下夏以は経比院右に南東道山南西道館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縣中鎮南氏 更對編二 (私) 大下の 九龄同平章事体數與尚爭論於上前面折問短問因乞骸骨上曰朕未行級雜終候請附行為與第〇蕭訪雖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後張十六昌而人仕之承甚多不可勝紀〇十月左丞相宋現致任婦東都顯 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 一一一不後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有資格便於已預與行之是時官 工非為外也〇六月制自今選入有才、前操往委吏部臨時權用流外表 有過差職謂左右韓休知否言於諫疏 事常順首既退苦殺不安韓体常力争以既是吾狼乃安吾用韓体為社稷 分天下八十五道置来訪使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嚴關內河南河東河 展卿卿何為處了,對日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 張九餘過不禁鋪錢物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白一 即成二十二年五月以張耀柳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本林南同三品 必須之評皆擇野刺史領之 九鲜 胡葵白 再次了一二字相師表百俗其進必以禮送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例之四十九年旬百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也用何明明是新所倫七八月工也時明知林甫是賢族能之一人。 斯克宗知 体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對於日吾親雖瘦天下必肥滿富養 於是手失正矣亦於責备賢者是以君子惜之也 於則也甚矣且解而不起當身居首次今乃遠請京師解又不力九散 有無所避馬之義而釋棄麻於嚴節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 正行當是時朝廷非有全華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 至上曾臨鏡歌歌不樂左右日 一路此門恐小人張農派 等院式入於日宰相代天理物非當功之官也上目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子。 門師度使張守珪斯製册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禄大夫華朱嗣縣追聽人聯簽解管寶嶋於〇個 - 実別の別 カ作譲 打出原告 更類編二八秋 官言於恵妃願盡力保護無王妃徳之陰為内助上推為禮部尚書與 下親往茭之謂目此所以應完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穑報耳 程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苍麥於苑中上種麥苑中的太子以 每奏對常務自時武鬼处能順後官生事王瑁太子浸疎薄林前乃因官 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官國富者益富而是其欲也上乃 利而濫惡更長秘書監崔河目者統銅折役計仿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 成院歐野以何官官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官養 對日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可注緩破與用即以為相去 止〇林前索传多夜數然結官官及妃嫡家伺候上動於無不知之由是 合層玄宗紀

一直奏が野鏡九殿同事白禄山失律変師が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友相不此勢如徒歌隊を以前与月軍今若行初止不百免死上情其才敕令免官以在本 人之命 可称に 子な人人 世里朝約二一八米 張後輝 我必然後患上日那勿以王夷南流石動沒人所見之議其角反刑将收 東郭地陽手殺汪于都城擊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以此矣書日物亮并上也初汪既殺張軍者事第二子理時衙犯坐流與刑察二千義之也而以殺以便就授及之則其解於是有後之聲過一張鄉殺殿中侍御史禄汪以後父離材杖殺之則其何衛素上也獨表司 十二月刑書王紀楊代紀故獨州司户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一月刑書王紀楊代紀故獨州司户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楊氏以一人而當张二人之命不亦颇等。 為作及誅飲錢鞋 卿宇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初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 丁之志誰非詢孝之人展轉相響何有限極豆位河國府杖殺士民婚之 超其志亦可於矣九餘欲宥之豈非為此毛而表本之言何其戾哉但一所民田天理淪亡矣理緣公其父死之宠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所民田後響國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譬而不後則人道城紀 有司所得議者多三二子雅年孝烈宜加於有張九龄亦欲活之裴雅 非司惡而擅殺富之仍於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 游法院紀 Ţ ■ まくがき十二年、3件郎張均職方郎中草述三里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か之一辛業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其大常卿章編奏請宗廟毎坐遷夏元辛業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其大常卿章編奏請宗廟毎坐遷夏世 中華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人主令少遠夏之薦有常數而禮之世之則為子下,一次唐玄宗紅 漢 1.此应他市 一分人化部 作情之明 丁名明: 玄宗児堂 一音子路行姊之來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恐也子路除 功姨員首小功堂員堂姨舅班並加至祖免太子屬客崔沔曰正家之道 河致堂回禄山敗軍其罪應誘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得的原任山鄉海城與東氏予巴順連來得以陳所軍後入秦事上與 語悅之賜名即明雜山告州鄉城明禮居突厥中議于於亂禁山及產有 光歷等鷹為歐鷹鳴學縣民共即接入秦事上與 語悅之賜名即明雜山告州鄉城明禮居突厥中境中途,與在城縣之 西 而發為毋以 胂所命遂家和举山及死時,以南於北縣與龍門建奏,是大學,以為了之有史經常齊千者與孫山同里門亦以驍勇龍門建奏,更之養以為了之有史經常齊千者與孫山同里門亦以驍勇龍門建奏,更之養以為了之有史經常齊千者與孫山同里門亦以驍勇龍門建 一年此上王不易之道也願一体古禮以為成法禮部員外即楊仲昌曰 限故為一節制令取甘肥皆克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馬君子愛人以禮 後果板晉室村害也是竟放之〇! 不水的公児在完廟敢忘舊章上固欲增之爲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 相景帝時界友 否武不殺劉淵行堅不殺慕容重明望不殺獨山此封異王或言為不獨山所為差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順高祖公高之後将齊帝恒公為差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順高祖求之事斷其後惠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于日亦桓公不殺欲仲驗神 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及以王夷南識石勒之事而且九於是謂保養 皆盛德事也思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禄山則有死罪 放刑 慢遠忠諫安得為盛徳哉。 層川頼な 校慰養備人情 4

梅 利息店 軽され 東の教皇上欲以下体南続相明於中書を長しなしなすする。目をしてかれてかは然為左右主相以李林南兼中書今午山客同三品羅九齡相林南明皇方は明朝 高左右主相以李林南東中書今午山客同三品羅九齡相林市明皇方の明明 が南りな 清班通 新書音され 世史频編二十全 仙宝草框 九龄計 及然之社 表金 相林前、紀真月為朋社之夏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市上飲以外林南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日宰相擊國安危陛下 對可平對曰不可封節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務械乃常務耳不足柳以所達使與為言此所以在於玄宗縣前於無此上曰然則但加實乃為之仙客本河邊使與污邊一門並原對納賴賴故云,今縣居清景於蓋朝之納言納勢,與古言亞於古德與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之納言納為"異古之音"於古德與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 意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凌跛之於是雅卿九齡並罷政事以 文亦縣容然怎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南巧何上意日雖恨備的意事之件中製耀卿與張九齡香林南拜疾之是時上在位歲 過二十全。 ▼ 唐玄宗紀 照公会實封三百戸证券此児床養文使之和于上の強粗卵張九龄龍 照公会實封三百戸证券此児床養文使之和于上の強粗卵張九龄龍 言於上日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谷等代西 公書編新而下書其有功期可以知其失奏仙客前在河西龍節用度動題對於鄉事而去〇十一月賜朝方養等度鄉前節度使牛仙客野龍門縣 照見形容以 是為功陛下當其動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南 職業倉庫克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龄曰不可尚書古 鑑錄上之上賜書撰美〇十月帝還西言上過陳州以刺史廣西有異政 君矣然惟聽明俸智之君則知遠拂之為於 而依戒之可樂也若明皇 有持盈守成形及危温之心使九齡等立 不爱者惟其身之當使君荒怠好亂而不恤也尤於可謂愛 人自照見吉山乃述前世與發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 所長者 土造尚後辦你張九龄尚追各有所長也〇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問機行政即位以平所用之相姚崇高追宋珥尚法張魏則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独問機行政即位以平所用之相姚崇高追宋珥尚法張魏則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独 用漢法 不 表 表 表 表 表 符 表 巴分旦人 下外令一何及希問為官杜雄當上重量事明日點為下門湖水水縣令自是陳等路拉與縣為可及希問就官杜雄當上當量事明日點為下門湖水縣內自是陳等路中,馬別官門外數食三品料食與個同度給九品禄三品一鳴輕斥去悔之去 立住馬 推高見的 間大義統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中義ヤイ し、表美な が不元 # // T サード 一日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伎馬平明熾度程容身得位無後直言李林甫欲咸蹇人主視聴旨事大權明召諌官謂 言於九些日省中皇谷有伏獲侍郎乃出見刺蔵門故林南怨挺之〇上 林甫引流學為戶部侍郎是至不學等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殿枝 丁五二十五年二月工明經問義進士就經法教日進士以整部為學多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第三道進士武大經十帖應以在氏傳為大〇 在我上三年得山自范陽起共光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 柳之宵肝之勤吐握之被非人所顧為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從而左之日此疵政之招也射獲此者以舞之類似未病於治則禁而 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賢相張九於任好臣李 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好欺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主方是之畏彼亦就肯自問其所畏而取跡遠損斤之苦故於是乎母 不畏之耶故雖淡武而唐明皇之賢猶每畏惮及翳張九齡之直鳴人 罕見而奇馬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 日月之食一前賜之愆則 職亦無人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獨發於朝久嘉祥美瑞人主所 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盡言極謀甚者有幽厲桓虚之比百官效 大世方無唇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來與 東水路山に義英名也雖甚庸之君が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 研嗚呼九於可謂古之大臣矣 無有合爲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慮遠而要 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群對富宗司人皆以天寶十五 聚 唐玄宗紀

. (3)

等等。 「宣誓」以刊報是一十七十二、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者を表示。 「不信の主義」という。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という。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如此人有多种事王瑶光王獨格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南對曰此陛下家願該聽了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然欲察之九對力讓乃止至是楊湘又讚成大子與郭王瑞光王獨而殺之其然於一經兵罪可也況三千年是獨於人相差 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過其心故也可了成哉 **指受货** 世史類稱二八卷 女になり 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及第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時監學之里矣持都無之 〇六月 (京美下三能無礼平 京美下三能無礼平 紀期以以明皇三子之廢係於李林南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 晟馬燈裝度者郭子俊號官虧語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夏友正三仁然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状仁無來母至 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單文與公宋璟卒 唐玄宗紀 主道德之宗 為是去地立忠王班方宗為為皇太子改名字太子瑛既死卒林甫數勒上立書王 此边原獨一大木一人及是以下也 逃其過 攜我意 展度得如 机完福率 力を対する 医透孔学 楊慧三次找家光奴宣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和上曰然對曰但 1009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何坐被王者之服追贈第子 秋深高二子同日珠死經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日 期上以忠王興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音欲立之循發成餘不决自念春 推長而立誰敢役奪上意遂定六月立聯為太子 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本之天定職人毒對縣相謀文別公者曆牙淬朝义矣要而 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由之泰祥山之叛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能言惟公力言之下為[三]張公喜也问使公若不死宣得免於禄山林南之宫乎夫林復興其屬以致禄山之礼不亦可惜哉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馬士輕問日風度與擊得如九齡不罪近之非大臣展院二十八年二月照州長史張九齡卒號惜上雖以九齡件首逐之然 **哈為公侯伯** 是處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清二百編匹亦如之海內富女行者雖萬里 各用日就有親領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娘時能侍說東宮知其異報調在一大子強之於姓山武妃林南亦我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 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間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天德故天生聖人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言未足以稱其德也後世乃遵之 文不在然平以是語之因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漏者夫国之為宣語一十八未 一人 厚以只见 於忠王宣無審該也使明皇之意已務發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 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殺耳說鬼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 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獻贈司空而林甫惟衛棺之條禄山遭祈賜之痛忠奸之獲報毫髮不 不改何卯

五大不在 已成之兆 文之部 培養後以自五十六二十二世紀 美經 整使以備邊風騰右朝南東南又有長原在要福音工經及元府州八置工的度經察使以備邊風騰右朝南東南又有長原在東西東京縣東京經界至大寶元年正月以安禄山為華盧節度使是時天下駐教爆群所被 迎置兴庆曾之〇八月以安禄山為营州都督禄山何巧善事人可幸之林南則國忠也貴妃也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食在京城两百皇帝華剛選将也其所誅貪非為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食在京城两百皇帝華剛選将也其所誅貪非為 1 1000年二 近期編二八巻 供道兵衣糧賣不過二十萬天實之後追將奏益大學多年歲用衣干 謂五大不在造者果若是乎天實之際沿邊盧十節度經界使比鎮兵其而扶與十六衛将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橅之以都縣在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橅之以都縣 萬匹糧百九十萬紙公私勞費民始因矣 自本故使禄山季以北置交結左右蒙泰務壓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一百民三不朝廷則策略之門自盛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殚天下以入土之形偷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家然不通货利而用君子立 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置此直隸未平日都督文平度軍使 壞矣其物壞也張能募兵補之謂之,彌緊又其壞也排衙諸府無好可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及當光明,府兵之法已再 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境於內而方鎮造成乎外內点不足以择外患民東來已也人以為所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民東來日唐之制在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由書處外之制何其政及 交率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共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 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大宗既分天下為十過而以 利為其生典之若此也 甲更此二境情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友者以鎮兵而割平之者亦 以鎮兵而居重取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為唐其三變之說者目府 使求得之つ入司以安梁山為咨詢都督孫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例國忠也貴班也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位在京城西南百餘,明也其所韩寅非為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位孫玄元皇帝云縣也一十九年。正月立服後法者疾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亦無可盡,丁兴 ルイクサ 林市 が以着を落石 東部は「無精過樓下納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幼子第謂日医廣響を制度」。
「剱〇上常陳樂於勤政樓下乘驚観之共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悲觀按 口等股勢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明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南口有豪腹有 外房等 有为目七十旦的崇拜了三人名古人的原外在今里,无公司十二十四次,我国有他又心人遇到威技之常身外磨事。而帝族不会,惟其失其故也,之本林汉诸县通伊之义, 刺遊使 江倉屋 日本 過受能情 以田河外 安類海上十八卷-秦木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上龍待甚摩謁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唐州 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肄出刺史林甫退召抵之第論以上 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石及為上所原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不 得幸於是草堅地兒也王供之徒做成就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於推稱三月以草堅然於進租庸轉運使初年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於文一為新垣平所許而終身乃不後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追矣 神祇願使為散則有群点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〇李林苗 適之為左相 宜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义之亦以為員外營事〇十仙客卒以至 意甚原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南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軍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即御史中必張倚 務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 堅為更以幹數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 處增臣萬上以為能故權任之王供亦以善治租職為戶部員外即兼侍 最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止事君不忠顧使蟲生臣心若不免 何如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管問行和的世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交管問補禮遠拜出人故以尊君為之若惟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富曆分務東 皆疑者同秀所為也 |月以田同本為朝散大大毛求得之由是郡臣上等發於元天寶 ||日以田同本為朝散大大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咸重符在尹喜故年而為猶新則可謂獨騎變而為藩鎮将本之考耳 一不惟信而或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就不欲為姦罔哉皆漢,明皇亲老喜仙故其大臣諫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 **《唐玄宗紀**

÷.

帝國空中 四 纥 為人於更自藏於人作與之,得上謂字相曰朕於官中為遭爲百姓所得官章黃素,為經濟之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人所敢耳如帝此言乃自數也舉是,會照空一乙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用所發自數也來習漢武之意來神,不及 祭日不及首群議沸騰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頭手持試紅終日不 B. 民,表宗自為妖権之說故泰而歸之耳 ○以戶部即中王鉄為戶口色役於南唐孟末惟恐或後馬有交後水食之埋亦以○以戶部即中王鉄為戶口色役 備法在芝 明皇三组 教立字师 使時河比照防使席建侯稱禄山公直李林前製更皆順首稱其美二人甲申三載正月改年名戴新時谷等印載〇二月以安禄山兼陀城前度 成一字時人謂之受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幸于上述智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東為 至端李動從臣水食逐命立廟又奏應堂之日廟沿在芝 澳南藤山外世 九月安禄山奏立李靖李於廟禄山奏臣討葵州至北平郡豪先朝名將 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話為殿中少點綺為射馬都尉三姊皆賜第 不持歲龍遇如惠妃宫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 軍昭訓女潜内鄉太真官中太真肌能實聽院音律性聲調善承迎上意 上見而依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之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 問空中語云樂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質〇七月冊壽王妃章氏八月 置案上俄飛升天開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 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南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 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国〇九月以楊慎於為御史中丞初上以 京師寵貴赫奕 绝失其何以為天下乎 范華陽旦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城無罪之人三綱 · 最新言學侍御史二人皆隨林南所欲鍛錬成欲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言級 此行不出 之乃自床散地罷政事林前橫陷人常類此〇字林前欲除不附已者求命王氣所在莊靜地來該經云鑿之非宜上以林南為愛已而頭適之適 便能色之佛沒者供志在聚飲按籍及海天成之外悉徵其祖庸有好飲 治欲吏蕭界薦吉温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 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鉄為能富國益原遇之鉄務為割剥 逐開禁門而入後後以件首遺歸言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宫中 之會以好悍不遜送歸楊舒從兄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 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南對日臣义知之但學山陛下本 两戊五載四月李適之龍李林南謂適之日 中山有金城林之可以益國 以求媚中外嗟怨 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义用度日俸後官實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 使者涕泣曰金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毋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 藏取之供深知上指歲買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則目 可如兵發然明皇嚴於職兩難愛子猶用不免呪大夫七分,江華司馬李遇王張至適之等皆為維無罪見以則以之無告而死者又江華司馬丁多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空皆及皇南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席之地使之就死而唇之於外舎則上亦悔之這中使賜以御膳妃對 上虚召選龍行益深 生男勿喜女勿悲君全看女作門福妃欲得生為枝歲金續南馳驛女

存储器 を報が<u>「意不决董延光詩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霊如其</u> 夫 解以安禄山 不知乃更 强山堆坑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貨班 太子何官 でした。 第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陵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完職位節度便取主忠嗣為憲職大守上欲使職河節度使至忠嗣攻武 京帝者小さ意也○将軍董延光攻武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附計翰 京福本以為總監包州軍董延光攻武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附計翰 原獨不以為總監包則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是重理對後國之傳的一年於 便之拜即是目別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后建世對後國之傳 便之拜即是目別民則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是重理其後或之傳 一個之間,以常是是自然其後之。 完善者之為 **替與綠山紅兄第綠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綠山** 要事動政權獨禄山於御座東問設全點障置楊使坐其前命楊鈞姊弟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堂之上 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禹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獨者生 物止有赤心耳上從又當命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越之拜禄山曰太子 給雜以恢諧上當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預對回更無餘 三張性家修與李邕皆目謂者權义在外 欲因事除之因別道顧布頭按過與製數沿管杖死岂才藝出象廣蘇用 無害於國故出嗣不欲為之今受害天子不過以一 今光弼諫で忠嗣曰今日以數萬之衆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 **严唐玄宗紀** 经母快快本林府思其為於便氣 掛片用 高級無思為形作監照以高級為懼害從林南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义處约軸 同日唐·夏·兼統功名者者往往入為学相其四夷之將雖不客如何史那社爾安爾 老孩子 古人で東大平の死如其形容多路何為上関朝名石見於之以為節度使に嗣奏大大熊行職大中時刑針納入朝或勒多齊金帛以救忠嗣納曰若直道尚任王公 一人 一人 之 企 命 暴 馬 重與後壁 正是朝可之忠上最悟乃貶 少人 世史斯編二十八卷 胡子将 ランテンを一切が使用のかは名也 循不事大将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 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東以來邊師皆用忠摩名臣不久任不遥積不四鎮節度使三是結道態度多的仙艺本高麗人從軍安西縣勇善縣財,直開後壁如防大敵一夕屬從牀難家人莫知其處〇以高仙艺高安區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快智職 至做為此得千林南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關從不過數 編二十八卷 門 唐女宗紀 音其名中用青色次化滿天下,林南專政十有九年的問題輪直隸名中用青色次化滿天下,林南專政十有九年的問題輪也軸車轉也鈞輪皆以化滿天下, 人林甫自以多結然常度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係則若居則 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前門第臺省為空林南子曲 又事非光預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以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 十二月以天下歲齊賜李林南於所無也命百官閱歲賣物於尚書首果 使幾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不過無田上在忠嗣臣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子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 至于 預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賢相矣然忠嗣知石堡之 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污罪不亦宜于既遇勉奉部而復於共課 唐玄宗紀

天下大魁,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京》,是不大矣力士香能爲明皇忠計者容以臨功士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後議之者上不悅力士且,任賴明以年天下無事朕欲居居無為悉以正到考示了) は無ける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前何如對曰天子巡佑古之一切之功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客調高力士曰朕不此居安近十一切之功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客調高力士曰朕不此居安近十四至永原等等林甫安祿山莽皆思之以明精耀之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横故天然下以為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父中外長之太好 在集 期安禄山鐵券龍裝過〇以楊創儀相見他判度支事度裁權名其官全集 期安禄山鐵券龍裝過〇以楊創儀相見他判定支事度裁權名支給之 上下無事動以為計到請令難變為輕貨輸京師慶奏格藏充物滿故上師群臣觀 四夷之志 世更編編 下八卷 木祭網·上一期創柴衣金魚上以國用為豐行故視全部如糞壤賞賜無限○五月 獨構 刻紫 同時不住存折衛府上下魚書所放然也之一先時折衛府皆有不契銅魚朝廷徵 色五八載二月帥群臣觀左藏賜楊到金紫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寒吊 使禄山鎮覆天下皆出於林南事籍回位之謀也 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成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至 范華陽旦明皇敵於吞城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南得以行其計 主張九龄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禄山論功較績夫孰與遠 不可不辨 君為不能以義制欽述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延太大大** 中間是此年可銷於是民間挾共器者有禁子第為武官父兄擅而不耻猛將精兵 绿线兒 这体山門山入禁中身地以錦繡為大襁褓前息要禄山使官人以終興昇如果之 ġ, 與有口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後點補又府矢入宿衛者将新日本衛多以假 騎應兼着皆市并到級無頼子第末當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後府立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教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確 應然府立者皆逃匿至是無只可交李林甫乃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县 後便如奴隷最沒人其成邊者又多為過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 上聞後官喧突開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禄山見對上自往觀之喜賜 費死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數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與 **黃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聽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華鳴回明皇不信其子。而龍胡人以為殿至使出入官禁而不疑察**

900 + B林甫引朝坐於中書聽撫以温言自熊坡袍以覆之禄山近荷言無不盡寶於 # F C 林甫與禄山語毋協知其情先言之禄山警服毋見雖盛冬常汗霑衣 ٠. 海川不為使院文茶盈桶更水署一字界日不得前雖至林南亦是遊之鉄第月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尼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情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屬起大獄誅冰貴臣以張其勢;為監唯朔常納於嫡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龍柱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 以為天下無後可要逐深居禁中事以聲色目娱恐委政事於林甫林甫 真或但云語安大夫演好檢校即及手據林曰噫嘎找死矣驅檢之語冊,請林南為十即旣歸聽驗劉縣在每自展安死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部郎中王 鎮陰石術士任海川間我有王者之相石海川不對鎮以他事 以安禄山氣河東都度使禄山既兼領三鎮際禮就當刑已出日益縣 我们官實以來陪首教書解指數而已 盆樓龍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旁與大東有聚數以達有缺之罪也故自天洪樓随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房 **秋秋之至是事党速鉄賜自盖網杖死於朝堂** 自以量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儀原弛有輕中國之心 上下皆深則月享其宗後嗣家其慶矣古四備敗之效如此可不放哉必若公劉之厚其常仲之富國幸惶之平耀耿書昌之常平不寫接克也相為日多是以與利之臣對不稱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今終者也也相為日夫利有物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奪之必壅壅則所害者 展十一載三月改更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〇夏戸部侍郎京北尹王罪亦有可賴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長已而已其罪可勝至故即民日 報山也傳清未然之思則到雖多月氏日禄山之惮林甫着以林甫智術足以樂之也若林甫明以多兵 慢鄉器亦格矣豈天奈其明将於戎狄以亂華數何其或之其也 月本林南平四次傳之後亦遊諸四夷之遊家也上晚年自侍承平 不唐玄宗紀 右 存 を 連 連 型 对 有 泡 液 南京電不及徐度人縣原幣消止鄉是觀其利口則不若爾夫旗食飲衛夫代對海軍電子及徐度徐縣康節消止於一個人則不若爾夫旗文節門古今遊遠不伴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餘廷者其辭擊則 左桁给事 復林託服 世の「い中書舎人宋县知選事前進士劉西通見書曰出稷事間同居舜祖所可惠会所忌而出兵重有乃致練於屬州庫新禄山市其平生之於。 祖所等國忠所忌而出兵重有乃致練於屬州庫新禄山市其平生之於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禄山秦以翰兼河西節度使忠所督新能等周是有陳國忠慶言禄山有及狀上不聽國忠以職右節度使哥行翰與禄安禄山以林甫狡猾瑜已故長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禄山視之茂如也由安禄山以 伊件十三載正月安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安禄山必及且曰陛下試經何暇論聖賢之事業光 百處深者留之依省據嗣注官滞淹者新然稱之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 石之必不來上使石之、禄山開命即至上由是蓝親信禄山國思之言不 事者選載來多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圖思欲自示精敏內 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動陳即進士張東調國忠曰見之富貴立 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法送於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跪亦章及公卿 連令史先客定名關召左相及給事中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垂日公 以下所指氣便其不震信目侍御史至為相比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 上不聽O加禄山左 射上欲加

北川ナ 正命之の 女禄山林 多人內外 人材品雅 無敢喜者 皆沒楊國思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共計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學和馬於何以 O侧面留後侍御史率必將共七萬擊問國國德 寒全軍之也上怒敗均垍官〇六月朔日食不盡如幼為膽楊太真他哪皇驗知一致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 以賜之禄山繁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聽出開乘船而下蓋夜無行日數三月安禄山監院城及誰繁之着蓋老其及逆之僧也方辭婦上解御衣 百里初上今高力士钱禄山還上問禄山慰苦平對日觀其意快快必知 上時人謂之比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客通祭庭延文章之士下至 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 | 方氏三 不當缺其電分子車量電影有私狗小則語電大則照到可り上下 | 下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該有私狗小則語電大則照到工具上而不與士齒看也而使與老之民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析下規封藝而已故便老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便之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便之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經之後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入意情的三中書門下出約王命之司也故語称行馬明皇始制翰林。而是華陽三中書門下出約王命之司也故語称行馬明皇始制翰林。而 豆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恋四夷輕唐上乃以禄山為僕射〇層初部勑皆 但道言藍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韶刑部尚書張均及第均皆翰 也而可乎哉 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祖是典大臣自該形迹為異同 **同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 等處忠實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一不當缺其事而分其權賴林的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述一一一一時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狗小則語意大則點削可也 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 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 唐玄宗紀 **刻**而不於 本の大き 禄山平章事名論開以實備呂知晦楊光期分領党城中盧河東新度以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忧竟從其諸他日國忠見素請除 上對日臣國家國數家師又逐將確共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上書謂高力士曰朕今老吳朝事付之宰相遇事付之諸將夫後何愛力 分其勢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琴琳以珍果賜禄山替祭其 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處天下無敢 自知也方士非有遠謀深慮思義過人蓋朝廷無黃百官失職至於官竟勝門如王忠嗣後何要哉而以姦猜為賢良是以稱亂已成而不為發不可後敢何謂無憂也上只卿勿言朕徐思之。 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殺 變球琳受禄山厚賂還盛言禄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朕推心待之必無 月關中大機上憂雨傷樣图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日兩雖多不害樣 朱沛國目 萬世之安而不知獨機發於朝夕蓋由於置相之非其人也 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邊財用極天下之富爵當皆出多治理上力之雄分禄山養此士八千餘人家懂百餘人皆以一當私 失國而不悔許曰吸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數 是後請以審将代漢将其好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寬引 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誠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 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形 僧擬無涯之念毋啓於權位之極洋海不軌之謀多出於才

377

起遠近震懸河比皆禄山統內所過州縣遊園及解精制無敢拒之者上五萬衆友於院陽引共而南時海內乂承平百姓不識兵革從聞意處兵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 **武主以拒賊敗以鐵騎珠之再戰皆敗禄山順東京河西尹達至須降於** 中水屋类情死之時禄山陷無既都常清所身在皆白徒未經訓練中 WO十二月封常清與敗戰干武軍敗績禄山遂門東京留中李恪御史 待之屋欲侯上县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悅慶言禄山且反 有最事官自己師還禄山許為勒書是石諸将示之日有常首令禄山将 遭到常清如東京東共以樂之孫山專制三道隆香星生始將十年以上而又不悟達其麻馬然後称悟又不為之嫡馬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以成其騙而國忠又敬敬之以達其及至請以養將代漢府帝可以告奏可十月當語京師舜貴遷亦無表〇十二月安禄山及禄仙老及恆其數 七月安禄山表詩獻馬為馬三十二人部送之 禄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永盧亦白吾曹荷國重任難知力不敵必死之 百个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語行在上以為然要四節夢便對常清入朝。 一种山口及召宰相謀之機國思楊楊有得色日令友者獨豫山耳將山 **有疑祿山之意遭便感學一部論祿山如殉策禄山路林不拜白馬太獻亦** 以為死以平應節度便乘轉該東京募共旬日得六萬人乃斷阿勝福 一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及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及會 還京師時禄山子慶宗尚宗女逐謀之以郭子儀為爾方節度使好職 俾断橋之策宜乎武年一敗而東京遂陷敷 南湖田用兵之萬兵迫於一旦况常清大言後課班合國忠之意而使南湖田用兵之道黃平将久而慎重也禄山之反討積於十年而玄 脚作何は 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共討祿山會從第直卿遣人帶告果卿欲連兵何為者止使仍守衛山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審諷曰何爲者此關銷辯山 所展調本中律不顧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素展調往迎之祿山極賜果卿金於實其子第 校高傑芝封常清以計長朝為副元即上以屬有成名命將共八萬以〇七又類獨二 余 原文宗起 其即首唱 同北清聖 断禄山歸路以緩其西人之謀果卿命崔安石等,須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人们 柳天府の汲今河南湖畔府の納今河南影徳府の泉郷又窓使人入今水平府の客雲今路雲畔場敷天府の漁鴨やの泉郷又窓使人入十七郡皆歸朝廷其竹禄山者唯元鴻潭龍密雪漁騰汲脈天郡而已 四朝夕首至先平河之前都先至老真後至者誅於是河比諸郡等 則唐室中與維部子儀李尤獨之功而實則真樂為之唱也と人造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之人造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之人達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 不天上及王獨死前所奏等上籍太之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八十八年代南七十餘城皆為無有初未聞忠臣表士有發懷之無也

1. 11

工館運管未至關門。恼懼會禄山方謀稱帝留康息不進故朝廷得為之禄山禄山召徧殺之馬燧亡入西山應者徐遇匿之得免O是時朝廷徵國領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循豫不時勢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 表出除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為其葉職等時而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郡急河東前度使公朝为兵萬人與之二月光湖至常山常山兵就安思上命郭子儀進取東定襲克將一人分年先出井四定河北子侯魔举九 爾城陳人馬萨易馬其相縣而城遊退明日後進攻城賊城附而登湖東縣之,直襲精久千人至惟江於河南令狐湖引城横兵攻龍江鄉附縣政公帝县是縣投了屬所以郡學安禄山道報於京州對引城構兵攻龍江鄉附縣政乃令集縣投入屬所以郡學安禄山道報巡鄉州南伊為長史西坦賊經至西河縣於原外 相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隊即就其守將分共論門口以出千里之師開朝廷遣極千里將精共十萬出陣口阿特斯師副之四在大頭就像陰六千倍之送至境就手別因問之日共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奪日 餘戰帶申而食養療養戰敗遂敗走巡乘勝追之軍聲大振高灌順於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何賊際出兵擊之權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用也其後與後唐室空賴於忠賢馬 于侯属揚於朔方率光柳電擊於河北軌謂天下無人完蓋有之而不不民日常山真卿仍竟平原本澄盛來死其言宗张延以縣令起兵耶之民明皇之末朝無忠賢一旦敗起幽斯中原及解而顏果卿首謀

三時時之子儀深溝面聖以待之城來則守去則追之盡則耀兵夜斫其於賊不得 要那些一般成使語客奴為貨朝廷聞之以客奴鎮(B)賜名正臣〇五月郭子後 為斯里子 山之脉 之明.真 奶炒工 堂 是 進 新爾子·五千渡河真腳陳在逆之相指果於馬上京動行伍進明也們處城南旬頭新沙五千渡河真腳陳在逆之相指果於馬上京動行伍進明也們處城南旬鄉 招討使時區應太守賀關進明亦起在直腳以書召之弃九週明將歩騎擊,其在五千人軍手 層色線線山所署總腳太守袁知泰遊戰失敗逐克總翻 東京 其五千人軍手 層色線線山所署總腳太守袁知泰遊戰失敗逐克總翻 有內濱相圖之變突直卿曰善命条軍李擅交等將其兵會濱河爾門泰 二公通 世史與紹 干公老 ÿ 那選 衛山史思明收散本數萬頭其後于像至阿邊於軸鴉縣思明隆至李光朔與史思明散于 屬山在順定時大破之後一部十餘即時千儀光 販將士家在<u>澳西者無不摇心森山大</u>惺遂議至 是歸院國計未央 四月以劉正臣為回處節度便回屬軍將劉客奴等追便翰海與賴其剛 唐年男子真如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升進明泰其狀取合任意加進明[]即內對使 光朝就国之軍於大根於是河北干餘肌皆殺賊守将而降屬路再絕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口販俸矣可以出戰子傷之一被之思明奔爾隆 相聞請取隨陽以自效真劑造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 **卿每事冷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直卿不以為嫌後以軍邑之功讓之** 院發郭 郭亂從 佐 佐 古 東王路延 下月天之の子之の子 可用 ガルスズ 河服 瀬 瀬 職 本 機 山 克 中国之時 如道 医忠何唱 世史類 **爾默及國門級輸禁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輸退留時失機會上以為妖猪運** 「関ロ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軟於是民事獻糲飯雜以麥含皇 姚林星子如主皇孫及親近官官官人也延秋門祖時皇孫心在外至國 國忠首唱李圖之策上城之(阿爾特下朝云統郡(居)黎明上獨與實地 帝出來劉者此等籍集構也然。新學斯比敗降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 陳繼(干)入卷……」 念書玄宗經 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答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以 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明為相較進重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 下往往誅之使得是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中民以廣際 有老父郭從遵進言日禄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請關告其謀者等 孫董事以手掬食之須更而盡 間翰曰汝常輕我令定何如翰伏地對目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賴為下百餘騎人關蛇祜進攻隨腳克之著將火校歸仁執翰送屠蝎安祿山 「新縣屬河南府高平之岐曰原朝大敗賊乘勝麼之諸軍官潰騎獨與壓 物得符預於古齒開四敗曰慶朝大敗賊乘勝麼之諸軍官潰騎獨與壓 中使越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在出闢過崔乾祐之軍於屬壓四原默 山少殿師以訪我若往正遊其計中且敗遠來利在速數官軍據險利在不滿四乎。皆殿前無衛上遣便趣哥計翰進兵復陳逐和州船前朝奏 首位 臣守.兄贼势日感行有內變因而來之可不敢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本 旦失属出奏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賣四海之萬其可恃乎。一年所以一所從之則為武難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兼五十年。至明四十十七年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人 ·干八表……一个。唐玄宗起 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歷史 足以目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人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歷史 足以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本華)時一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又促哥紛翰出兵漢闕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死人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野の一種高之主須更聚至数千人太子不可販四馬欲西達室王俠競與李輔 於馬見留太子東討賊上將於馬鬼朝臣惟章見素一人父老皆**進道請** 思謀及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思正法上日貴妃居深官安知國史謀 校後出驛門慰劳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日國 留上為之投鄉文之乃命太子於後官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 遊園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廣謀及追殺之上 及高力士日貴妃誠無罪外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宣敢自 尊入國若敗共燒絕樣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投販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 國就整馬勒諫白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與後不殿下從至 **共召郭李於阿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後二京削平海内以迎至寶音** 其等願師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等皆入圖中原百姓 非孝之大者平屬正王枫於依肯太亦勒太十留父者共擁太子馬不得 陳玄禮高力士常謂勸以連綴明皇置能斷而除之藏亦迫於不得已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以君孰不有女觀而寵戚至此自非記府縣峻於制敕則辭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干猿山以至叛及則奪 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顧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雄殺 一个通師劉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港應則專又深于西南灰五楊請西致堂田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專遍天下系楊國忠以雖蘇進蘇鮮孫致皇田明皇帝於楊妃比十年以王獻為色後後徽兼供額外錢帛 **医**唐玄宗紀 不至使人慎聞好及之還白狀上回天也乃命分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〇次于馬 四七七 有效 世之對海三人类 ■ 居文CH.紀 ■ 路火烈烈而鳳發發脫龍唐之乃済污官接該許開衆臣附突厥少為 軍二千人及飛龍既馬從太子且論將士日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 英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干孫中官前行人屬亦足自達人 胡亂常清遠避其蘇聯等倉存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麦沙至此步苦 輔佐之文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流 百與腳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質糧若歸見父母及慶安文老為朕較 而已又宣古欲傳位太子太千不受〇帝至我風士卒流言不遊陳支禮 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殺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不能制會成都實養經上與萬匹上召將士諭曰朕妄奏意託任失人致漢 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千嬰於咸陽残南至於放野則義殊之先便文前唐總論至「三編以世民試為子提一於之應師衛師太原便與文前唐總論至玄三院失其底群推雖躬分山裂河皆為戦場至淵 化懿綱洪横磚盡皆是以與地人心熟非草園長久之道成太宗以不開國之物定律全建型松菓先師權直讓制租庸訓法綠階氏于孫職之界收白旌黄鉞之功而六年之間化家為國定宅九圓成功何連也代戰州州而武周走破山東而黑陽平伐江陵而南統教書夷險芟荒 日去留聽卿目是流言始息 権耳盗飲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情計禁而暴動之不中平禮者多名三八分 人 人 居玄云紀 下幾內總則出官女而恤民至吳置弘文之館躬榜奠之禮而文教權入關京官宿內惟勤性儉以鑄鮮生山東早則行振恤關中機則赦天所容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即位所行如日方升織翳不作諫官 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講佐父制平海内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 君子謂唇室物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跪正並用駁牆而不較也然電輕 禁管囚禁謹三發五覆之奏定失出失入之規而刑欲平失收座暴骸 矣練刺史之名俱縣令之遇申用人如器之前而與錯審矣請明堂團 而納諫客言之美德耶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要功也罷鄭氏克 藝脩戰士而署及枯骨矣齊此敗從魏微讓疏比絕章飛白答劉垍騎 區锋無前對圖折撫養而仁果降及洛陽而世克緩擴武年而建德

けに類編二十八米 可殺攤與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裁於是水摘黃臺肉視諸季而李對狼之性一旦太阿在毛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女可殺于可殺蹦死兄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真而天后廢徒於房州后以虺蝎之心良之臣吞聲赤應則亦寄生爲耳雖奴鳩綜懦忍不能守社稷知子裏聖而棄大宗之法如補塵綠凍驚笑中之李猶用北門之學士反使忠 天下竟轉而為周白李敬業之所終城取別王之來無功就有以上罪以非縣死職職甚者改所職易服色正武氏七期而文皇帝極風沐雨之 以壓而一時無辜者皆混耳纏頭櫛研搜點數指膺載依懸髮熏目以氏之祚危若朝露開告思門撰羅織經周與本索之後購目推脫相称 南越月而大水維作女龍之戒昭七祭乃廢皇后立昭儀以致吾羅二 之政有貞觀之風祭何為爱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磨之耻武媚入官 察道裕希音而自然视胡人進戲而自戒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求敬 之在賴男氏存績不甚首引刺史入問問民疾去。詔獻鷹軍大馬者非之 不以男而事女補關車載拾遺斗量隊目之聖視電船燔客電而房州之告於完廟社欖而誅此老媼卷啞武曌熙以女統毘當府公侯卿相無 **风唇玄宗紀** 二八木

○ 大家
 ○ 日本公司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

名正 開 記 表 **地勝不克** 以例上有後 | 特点表|| 二、一門大子に割っててていません。一門大子に割っては、一門大子に割っていません。一門大子に割っていません。一門大子に引きません。 馬見之命 至了節度天使将更歲時致路後各談其姓名爾罗通近十二馬全流或多表 海過不完引兵入 無過留工情中常山劉正臣將襲而勝天至史思明學不完解正見計是以新獎城前楊可關解忠於為國外子儀光新聞入衛大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惠〇卯子儀本光新引兵入無遇劉正臣襲 處也今所選請和田統內附四方即縣大抵堅兵拒賊以俟與後殿下今太子至甲堡數日納內開後開網社鴻漸迎太子說之日隔20天下勤兵 即位於國武智籍以至即經營養職 李哲将女人 医多雅州等皆香藤山以商烈相為相自餘朝士皆投級言五百餘人軍勢稍振〇賊将孫差皆間医學禄山不意上處西華乃遺孫 太子至正院、附配屬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道及學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境宣為相陛下不用又禄山實為之玩或不來上日 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學以於色質贈為事無後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大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夏等言曰将士皆順即八日夜更歸所以崎嶇後太子至南野東克柱鴻漸等上太子殿禄此請遵 原地之命 皇前縣懶備理兵剛國彩頭動腳今按鄉長襲移檄四方收獲忠義則逆數不足層也 所當而不能言也上翻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相〇七月太子 事未可知及宿至上問均兄弟對日臣帥與信來追随不進報其意似有 弱高力士日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日張均張均受息最深且連戚里是敗之〇帝至實受以房項同乎章事上之發是後也群臣多不知至底隱 四大守本導出迎歐衣及粮糧逐至草底関監牧馬得數四匹又第七律 遠沙沙塞者難尺寸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 [日肅宗即位於於]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る唐玄宗和 者甚矣自高祖至 工作日殿下持些為 **放此答** 这字 第 人所移 万齊家以 工者必正 拳天下 性神之相 ***等無朝廷柳度草創武人縣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交自若监蒙世史鄭塢一千八卷 國。唐肅宗起 爾宗為後 而名而至者此調目之特筆也。初下記季》以以才敬者問文宗使與於是能侵名之為為不舍為別鄉的門外是例的下以大〇字必至 國門 春睡的耳息之發青太子東計號而配金是例的下以大〇字必至 國門 春睡的耳息之發青太子東計號而配金是例的下級大子會剛放著電 其世朝廷隸於廣介為宗臣兼其御史本納奏雅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近新相御史本納奏雅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故等勉 第二十人表──**興**《厚篇·宗紀· 新子及大衛三十人披草來立 風北行遺使召之謂見於[] 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山而欲以正萬事聽無父子君臣之義是以上無嚴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蔣家以完華明日曆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早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 通不見夷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免父不父子不子並臣之義皆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別有以來之耳蔣高祖麘玄之一百文堂日而樂見銘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者於父子君的文堂日而樂見銘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 使肅宗者於父子君 **感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把邊免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機而游其所爱以忘其所可被至於** 以藍美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益也 禍唐祚既絕而後續中宗不免其身本氏遂以疾城玄宗親平其亂 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不節季輔國不娟魚引思不避尽屋把而直斥其我此所以生為賢相。李空同日林甫而不知有勉今日始知有勉矣勉多動行其尤可重我。李空同日本勉之正學李林甫之連後皆唐宗室也玄宗昔日但知有 非後世之大鑒軟 死瓣真簡軟 為布衣灰太子當明之先生後隱居到過辣驟名分輪於金上自局 一言無不從至於 上大喜出則縣樂葉則對橫如點大子 進退將相

調得與版友 科達第一 大夫司 第一 辦李相數字 而沒位領別 輕直 方 實體 解 ¥~與於一矢蓋巡緝票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父乃知其張 を検え、一般の主要である。 「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ので 大大大大社 教斯六野 在北京 大文章日豈有君父告悉而臣子皇於不赴者平特進納即常自謂大丈夫今日常和嗣常與節度使孫室謀且緩師以親其樂陰徳府折衝貂良者實論嗣常 百許今日之果忠義何在潮畅而退潮風難立與巡相守四十餘日朝廷 潮後引兵攻薩正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財苦如平生粉驗的也惟期間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〇令孤期國雜口預必擊走之令狐 後共於医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共七千扇以忠義而遭之O上皇至版 河西安西君进兵請行在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等将兵五千 **藍像師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 视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數即白字發兵以考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 因說她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她曰足下平生以忠義 公亂若些而逃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共園之巡使即将雷萬春於城上與 一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或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逃忆 相問語未絕贼等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級其不人使牒問之乃大 得失數十萬其後後夜經城城笑不設僕乃以死士五百所潮管期軍 遥調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就其如天道何巡調之曰君 四女四名进兵前厅在上命司司官三十二四次 有政党日歌说师公成人也乃解相位何也無乃其之有所不可於命政党日歌说师嗣依近遇相屈伏说非素交之道乘危傳張美和承西致堂日歌使命之故人也乃解相位何也無乃其之有所不可於命 巡之才識豈特能致守軍城而已乎殆可為相也 人倫天道同條共貫養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 父子復美 ti 以作為了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何使稱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 太宗教後 人有概念 阿女子 太宗欲後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實功有二害 即位不名正面言順歲胡為数建山是小州以南于不孝不忠之罪也多本語論董武博位首是共三十六日耳重少待建心上精保命下而後東文爾為之兩朝於班出明家文子可謂繼美矣後肅宗以七月即位于第 上皇遣使泰冊實得國軍地天行以如軍武使者至蜀上 至歐武軍成軍成始盛人有取後之望英〇上謂李沙曰今子儀光新日 為宰相若克爾京平四海則無官以實之奈何對日古者有功則錫以李 果所以供祭祀經酒之用黄取王者覆盡四方之養傳之子孫四觀中 民賦而國用以饒則其故時之功不可以者堅等論也 西湖田司を領プのから、「よった、「よった」、「ある」の「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 長史李光弼為比都留中並同平章事子像等將子五萬白河比 至宗龍用者堅楊慎於等經替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入蜀之 是肅宗子臣之道两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道使

日并北松对或掠之文令府縣推按綠两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按屬縣海馬前城於〇禄山閩獨目百姓聚亂多益庫物既得後安命大索三國經濟原流下城皆露羽脫之解之後全安祿爾海清皆以樂工而約也幾天魯思教養鄉典頭流下城皆露羽脫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情鄉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禄]對以數爲二人表 □○ 召前 戶 註 功器が大学と 太子大学 無病民間骚然益思事室自上離馬處北行民間相傳太子比收立來取 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日太子大軍至秦則皆走市里為空賊 你山宴群臣於好得池在陕西面安府盛奏衆祭聖國子第在往私飲飯 目之見病替徒之巧非徒與巴亦以誇人豈知大益在旁已有寒衛之 ·温公田随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行其承平不思後患願耳温公田 聖人以道德為飛仁義為樂故鄉茅茨土階縣衣菲食不耻其 心卒使饗與猪越生民堂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道足為大盗之 東京が位 宗之志、不及遠矣草國不来此其水與。 中之所と東京、中国指遷于蜀瀬宗越在草義宗廟杖毀社稷立族此痛心事が相思、中華助日明皇播遷于蜀瀬宗越在草義宗廟杖毀社稷立族此痛心事が順倒約為于斯堅別以為棋歌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中野順倒約為于斯堅別以為棋歌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中野類線十八条 表句山人 水黄本白 其事也乃以廣平至檢為元帥諸將皆屬俄聞之謝泌目此固候之心也上學大功旣放陛下雖欲不以為備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以元帥為重泌目屬平宋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寒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上與沙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 以告次日朝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必不得已受之 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事以於胸臆諸將拱手辟 好不宜來此請撤其珠王付庫一更以實戰功上遠從之建學主俠泣於 之〇上星期張良姊故官七寶·較本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 素閱房項名度心待之項見上言時事解情機做一為之改容由是軍胡致皇三 祭建太子補曰不 故東危傳襲者誰欺欺天乎。

京自房行 市社 後 関 前 **挖进** 明治治學述過賊将安守中於國陽之陳濟経巧效方法用車戰以中草二千敗順 沙洛州及民 鄭明等之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妙由是惡沙及後○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幾 で心行立 上半く合 · 一上驚問之對可臣比憂禍礼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共何品 省法川 | 風鼓誦午皆震駭賊縱大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 拔知名之土而輕都居俗人多先多四海大守閣關進明請行在言於上特為招討節度便與賊戰子即濟計之略在敗緣項喜當客好談論多引門令隊中主張陸運至俄國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饒〇以房 百以立居名所引用皆汗華之當軍王衍之比也上由是頭之項上疏請 日門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落器神學今房琯專為迁澗大 史こ)字権也 中官何如對日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 將兵後两京上許之項悉以戎務委工揖劉恭二人皆書生不開軍旅 |東記書日天子以四海為視聴兄該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室還長於是於各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好上皇所念院欲传正位** 所言任例大台の下い、いっした。近天下文務末之間也、耳原守住職也是不知其民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間也、耳原任理之者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間也、耳原守住其君を予明日の治疗者高志虚名而無實木、康宗既課之而稱以為将與是 而增任劉城五位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敢不 **心唐庸宗智** 四海軍 東京 王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興日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終 失何如 更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酸陽神將張東元之與力舉千鈞性後明辨城攻 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熱巢于慕豈能人安何如悲問取賊轉 将軍真壮士能與我共富貴子與日期過之中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 天下無窓矣上目何故對曰販之競將不過更思明安守忠田乾直張思 知報德乃與兵指關金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手 首使賊往來數千里坡於奔命必成擒矣上於〇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 **墨乌京沙泽郊王俠謂沙曰先生聚俠於上得長臣子之效無以報德**

Lin

殺壓腳王侯と曹國文之也李輔國外表達而內夜險見張良姊有 耐し立むく 熟管例子工上怒賜伎死於是廣乎王极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姊沒日。附之國即王伐數於上前該計二人罪惡一人難之日俟恨不得為在 直入帳中。祈禄山腾賜流血數十。遂死慶緒事即位縣山徽以雙時天事漸昏自是不復親物性益縣恭敬莊與父慶緒謀夜遣關緊否猜到幾於 不見國家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立之近其所以克取穆物者得非天赤厥唐而思賢是頼乎不然無句 百致宣司就於宣文聽聽殺子的不知戒方在播越巨點猶存已製起 可文宣司肅宗為太子尼於林甫二十年其懷鄉危困多矣親是英父 陳然屬目禄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甚不 即有即後と理也 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〇原宗皇帝 權部設建等主使初遷下至以致卒於逐引且用魚朝恩為收共運武交佈而東不失權物可謂賢矣於殺官姊李輔國夏 位七年書五十二晚上皇相繼而崩擊建陵〇帝以國之元之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禄山之亂即位國立克後两京公 **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9十八代 . 技之先見 图方法回葵豐敗而後河楊震縣 電管者敗而後祭陳實線重逐水敗九餘光順時端之上,是恐九齡先見關元帥之軍使至西四郎州長爾廣東一條之於為黃中使至西四郎州長爾廣東一條之於公張九齡去明明時以上,是恐九齡先見關元即後山村美與用敗類就入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 不四利敵 約所過見 可見 可見 一座 省上 緑色さら 為国政 本一一安康結使史思明子院態或為署官多大不書書守范陽阿根必第先母馬不是 既不幸敗死而廟宗後不能用三人之孫情哉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一次店肅宗紀 孕育大小 政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入問車馬至從賊中自核正來者日夜 透語為公中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條戰具居口應在門中 元二六日,擒賊將殺士卒,我氣自倍遠論巡日遠憶不得上公智勇事族 不給李於請如前策遣安區區域之叛並塞東北取陷機上日朕切於是 數問語畫一出於她賊遂夜遍〇二月帝至國翔面日德左河西安西西 於林甫之相争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禄山其實野林甫顯縣先見耶然九數之言無一不驗官宗徒能思其争禄山之事不知九數數日之告如若盡明鐵完聚不爽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顕忠野之 智士為國達感而人主常思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獨敗已飛則回思更起華曰舊太宗思親散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思臣更起華曰無節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 非獨全必言之顏果柳那子儀李先獨四人所見葢不約而同也果卿大計未就復念晨昏罕雜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 · 一致室日本有大小後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有知而是於之 而後思親後語太禄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E 輸送 B 國恩所守正有死耳但念諸君指驅力戰而實不斷執汉此痛心耳將 **尾無為荷朝狂專以官爵當功務將出征告給空名不與寫告身聽臨事子佛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干濟過擊品無數輕敗減走時府** 秀巧為相惡進明以為阿蘭節度使而以許叔葉為之都知以馬使俱兼 日數學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近下○初 餘人劉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後則萬恩笑中時者是謂処天盡走白子士者邀勵請養與乃椎牛饗士盡量出歌歌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前乃得其状使無要射之要其左目幾種父子·新乃收軍選〇四月以那 認之敗後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軍大將軍告身一 を受ける。 ・ では、ここでは、 ・ では、 或請選懂試虧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想養養請速還京師就養好說以不來矣上數問故湖口理勢自然上日為之奈何沙曰今請更為群臣權 不可留以此其所以 司季 不必明可謂 在此行 **逃明何如** 在臣太童難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眼失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日何謂也對曰臣過陛下太早陛下 襄巡因請去上日朕與先生人同憂寒今方同樂奈何處去,然日臣有五卷之意則可失上即使巡阜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西就必飲酒同楊而 裏日識之對日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且陛下都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初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偿因達以等,與賊戰于良敗城西旬午至等回點縣難試料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國鄉與城類順平主俶見莊禮之濟各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提臣必死之 回經懷仁可汗遣其子集體 補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子上 良久日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西斬首六萬級贼遂大濱賊將安中心至為仁等皆通大軍入西京城初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日克茲之日土地士無歸惠常女子歸回於 置不再平房增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察退之以為不則不 展外板翼者直以車理勝院聽台可也遇疑異便思該不立建明可謂不思矣巡察危迫我院收之功名不在我們說有

脚数です一月次にう 教進退さ 死生 又見其的為死前之臣 图不可以此後而異观也 工行久 真知如此我看到題不死於雕陶然來達 市的於京師成與目等而拿了一人真知如此就不可十月子子前陷雕勝現然的凌死之 來越死節奏書在人無可言并亦 经则天下置有相賦視之為故 李必必過 過餐缸 医风炸 **植為可四摘抱養除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白安有是該朕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于離職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植** 明的殺之立次子賢賢内憂懼作黃臺瓜醉莫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那對日若有此公屬王寶經當然之 刀欲陛下慎将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日太二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惡 后間之故必言及之必後**固請歸山其後**底即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香練對日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處里王有大功良姊** 上乃泣下。日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既往 必去矣為國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以去讓遠色為首張后龍於內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定癢敢百言而肅宗終不喻即於是固精而 方致皇 兩表裡相結既無除之之直事格相位而隱於山林繁君之 **国若有此心當深懷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然其心 平每與臣言其死 城流涕鳴咽且陛下昔欲用 医高元帥臣請用屬 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子得盡忠之意麥曲側但有足以感人者故聴之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也迹 我一季必而已耳當是時依有功也而李輔國鉄之誦無過也而張廷 得出城進退之義者也 輸國事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嗚呼都侯亦可謂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主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 死至於廟宗之皆德宗之恐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功 唐肅宗紅 政事子生 文献 建 **不 张**古法 最に返手 張許可認 15天 大只如遂 人完師 本 **张廷州**农 葉返すり 明 光 福日 第方なご物又與巡回加追憶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翔不近,亦不肯轉奏速雾雲瞻陽至今 何年感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寒雲天里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感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寒雲天門 動所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大震心不可 器乃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大震之不可 器乃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放心 作業者 馬肯為我原且得安談下學致死力張縮聞雁陽 置急管道或進比鎬至雁陽城已陷三日墓談下學致死力張縮聞雁陽 置急管道或進比鎬至雁陽城已陷三日 人或問其故巡日今與胡虜戰擊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暴百餘殺賊平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數之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段之巡且死顏色不亂避抗炸生致許遠於洛騰巡初中闡赐時至僅萬 食蓋誘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職場江淮之保障若事之去,賊必乘 病不能戦処西向再拜口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 食馬馬藍羅雀極風雀風既蓋型出愛妾殺以食精士壞亦殺其奴然俗 勝長聽是無江淮也不如堅中以行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紙也既養 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敢應變出奇無窮號今明萬司信與衆共甘言奏可乎每戰越立於戰所謂將十四我不難此將十支敢不死戰卒破敵又 腐的地鬼以殺敗城遂陷处遠俱被統并南縣雲雷萬春等三十 括城中婦人食之民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贼登城將十 使好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性如手之使指女將相智人自為戰不 臨機應至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其之變者也故至 遷遠後死不為底郊死三日而教至十日而敗下天以完節付二人界而府符全江淮財物以鄉中與引利惱客以有易為可矣郊先死不為一經經與喉牙便不得相食東南蘇舉司尾小大數百戰雖力處了死一樣一樣那事復不及處馬綱目並奮之所以破千数之感也 名無職不待留生而後順也 ₹ 唐肅宗紀 四一京師率用其力王室再安安不養

山李边庙 推表助 黑利 為來訪使奏堂書記濟整禄山有異志許得風疾見歸來禄山及使祭布 世史類結二九卷 東東亞 迎舞 選呼 萬歲 廣正王 做郭子依來自東京帝步之 巨善之 國家由鄉再 ·入豆豆便到人般尹子前舉城降〇帝人西京城南之之離也 百姓出國門奉 三川柳東林三州不與回於之有其城四州成後也不沒奏都至事也之功為多然與目止青屬平王及于城而不審四以路回紀乃止賴收二大敗慶緒本阿比發所獲唐明等傷許遠死於懷師廣乎三淑入東京固於於寶中等一時人而計畫建錦萬四以路回紀乃止賴收二十敗慶緒本阿比發所獲唐明等傷許遠死於懷師廣乎三淑入東京固行於黃瓊中於十餘失敗散觸曰回紀至矣遂瀆官軍與回紀夾擊之賊 為也〇二月上星張而亡故書主之之齡也上至至風熱命我以甲兵治所者也〇二月上星張而亡故書等何逐者上至為城灣明日為所無美湖亦以清之所為同士乃子之中文制語稱山文乱歌漂守爾不污當其利首待別之時率祖於不死以 拜以愧其心以潛為秘書即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禄山官上權為考功即 落城 會軍車 東京潘起請軍門上請做造語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 德封刃石之濟引首待刃看德以富病白禄山乃免後慶緒亦使獨异至 造口以熟濟為秘書即蘇滿明知制語出也初夜即號濟有據行安禄山 は耳○帝孫鳳謝遺章見妻祭迎上皇○殿莊來作以為司農郷之の留友手此冰之所以於去也縣目書之不竹惜必之去亦以熟商宗達山必有不足於中希夫清宗蒙豫良雄任李朝國真親於爱子且繼載本以歸衙山必屬求歸山不已上回留之人不能得乃聽歸衙山縣京次後雨 心臓子性放此将之以拒官軍士後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紀自南山東北 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城子又何必討斯擊也死猶推波而二十九孝…… 家 唐 康 宗知 **阿氏国旅在民间禄山恕君又教廣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 宗九務欲速不為處認至凌諸羽與之兵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等)上恭逆則何思城之不城哉顧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後期日東宗敬後唐室曾求天下之皆而與之共功固民之心以討 《唐南宗紀 構設以意 程度以外 甲基基化 聚等號。流涕白臣非張談父十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儿果東京號 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包畫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 功遇相批 英作者。 這張巡張介於蔣清廳B等音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後三載議立等者與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〇追贈死節之士李楼盧英稱果卿亥楊聽辭 明え不以 世史教経ニナル巻 身名公 ^{東で瀬}請避位還東官上皇不許〇立廣正王俶為愛王が郭子儀司徒李光弼 対験上皇至歐城上傳法駕迎於望賢官上皇即日幸興慶官総居之上表容 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縣斬達奚瑜高武虎州屬蔣剛於雖相州未下鄉門於南湖於河地華為唐有关○制陷賊官學與京湖今屬京京湖今屬京京湖等縣等州皆降流湖今屬河開府黨州來隆西灣安河海灣縣 上皇日 均為 汝長流扇面均黑 賊毀吾家事决不可活上 泣面從命 秀嚴各以所部來降安慶往是史思明之覆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 非其素之子級議由是始急〇以良姊張氏為淑妃情也是〇史思明的 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敗也故不至而食霊既霊而及人豈其素志其 表土之日巡以夏齡東以弱制福保江進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孤 者或罪張巡以守確遇不去取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朝為之作使 改元霊免百姓今載租傭〇三月従等王俶爲成王〇立淑妃張氏爲皇 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循曰功過相權思 生於是矣 西安堂三 汗矣肃宗之迎之也當座成儀傷物采何必發稱弱即既於一致堂三次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止馬上皇不以甲共自問其意 為爾宗者正均出之罪而為說置後其麼幾乎 其端於是有蘇刃而胡逐為與慶之不被安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無 **市致堂日孫也今南宗以生生之恩專婦說由而上皇無預馬堂不悖再文堂日張該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 天理數古之明君不賞私恭不仪私然恭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 人 唐南宗紀

I ...

花花根之 쉭 出之時 本中地可以被通常来受害的主题指揮七郡子灣豐街上命期方郭子後及個里等之可以和第一部第一時,所以有對等不是一可以和第一時,所以在對于等的原因,可以和第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相州之地 如得 失 何 東七節度使討之又命阿康李光嗣澤略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共助 四常及顧平李與潛進許叔養鎮壓此區季嗣業**暫**歷李廣經阿菌崔光 欲立為太子卿竟如何揆再拜賀日上九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决 后〇立成王俶為皇太子直名豫上部門知制管李撰日成王長且有功朕 빉矣 軍容重烈人置使親軍客之名自此始以九師度七衆而以一度官監と之上以丁俊光師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風為觀 〇贈颜果鄉太子太保謹日忠節〇丈思明友殺范陽副使鳥承思張鎬 十月以候希逸為平屋新度副使中屋新度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財 范華陽日 聽張錦而龍史思明父子在賢信好何其一念之相傳即 不 一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官人處置果何意乎 取則庸人可知矣 前宗初後两京奉六十萬衆秦之其不亡亦幸哉 一之我也且慶緒野房郭李不世出之将也便朝思郎制之循不免於 南湖回玄宗不聽張九龄而寵安禄山此羅轍之至戒也肃宗又不 師關人發之補以為為况天子之師使官者為之主是辱天成沙衛縣齊師雅綽郭散曰于縣國師者之序也以諸侯之 為先光弱本子儀偏禪必相推奉尤節度之師成功快矣不 南宗以李郭縣相統屬俱召入朝面授 肯意使以相下濟務 如東土麻立 直帷幔宣傳部命及環京師事堂禁兵常居内宅制教公經輔國押署然原が北坡度各濱崎本鎮の史思明殺安廣緒自稱大應皇帝○制停口教慶分達成分北坡度各濱崎本鎮の史思明殺安廣緒自稱大應皇帝○制停口教慶分達成分は大樓以解沙軍斷河陽福河陽今被稱保蒙武戰馬田快遭棄殆盡該節吏思明教子儀以解沙軍斷河陽福河陽今被稱保蒙武戰馬田快遭棄殆盡該節 5年かれ 日本 かん 単 -大名人板 **耐房便由** 原本和出〇三月九節慶之大清於衛州護院以及春在於無神也一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於衛州護院以及春在於無神也一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而不善于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而不善于引十集等九九節度之為東京北京 五牙父儿 用字可印 ●立自此始海東教新院行常設鄰致不可購書矣 之子推使希逸為可慮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無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之子推使希逸為可慮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無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主收至了今上上了开始度表了可以好色的VX)士卒谦注度的银台是石部一体资京師以李光研為開方衛度供兵馬元帥魚朝風惡子像因在郭子体资京師以李光研為開方衛度供兵馬元帥魚朝風惡子像因經臺飛輔國由是息,明清宗元政共可 经常读官言事勿 白辛與〇七月 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較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看 之執子第禮謂之五父及李岘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 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圖關白口為制熱付分施行莫敢達者空換目 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 目然之勢也可是稱亂雜起民墜堂成凡二百餘年然後太宋受命太於禮今唐陵之使士卒得以陵偏隅偏禪得以陵所納則將帥陵天天於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 為之姑息乃至偏神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以位而投之則罰實及實 思求火七患要一介之使猶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請習為常司馬公回至而復聞宜正上下之禮以觸紀四方兩偷取一明之要不司馬公回人者所以能有其臣史者以入柄存乎已也薦宗遺唐中衰 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贻謀之遠哉 租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遠犯乃伏斧貨是以上下有級人 李光弼代之世侯論留是光弼治

於為 何負于君子乃止 〇賜集 国東即節大軍即王東庭從郭子被病前蘇外公有事就其必即公正 〇賜集 面東即新次軍那王東庭從郭公縣并為門外東京軍軍學之所籍張及有日君以共訴郭公縣姓於疑郭公服者為門外 中処ノ 其 紅而進半涉像周賀日克炙光弼日何以知之對日觀其攜學安開是以將日差德請批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子策馬亂流修織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国懷思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裡敗之思明入泽應城空無所得遂引在坟阿鵬使騎將劉龍僕挑戰變爲 |必思春之矣時光解中即運發城望日賊好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順才身過於日越聞日越被聽任之亦降或問光朔降二將何易也光過日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吾死必失滋請降希顧與之俱見光都光部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順聞 百騎農至棚下問目司空在平布期日夜去失日越日失光新而得布嗣爾長於愚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於原題。欲絶光稱糧道光獅軍干野繁其駒於城內侯思明馬至水際畫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 知之前傳易之候寫如初者德順目大呼運子躍馬斯之以歸〇思明有 軟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稱失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日本九 勇己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當之〇十月二七朔與史思明戰於河場 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矢置韓中曰戰危事喜國之三公不可 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今諸君獨死也或諸將致死擊之 及馬千餘疋每日出於河清浴之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北馬得五百疋 唐肅宗紀 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 是光不子重 紹可議構 亦及所 近 子帳准法 **第之》** 動宗不能 親指近兵 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西班際官父老過者往往贈拜呼萬歲平輔國官門門書也國遼太上皇於西内 茶口哈上皇愛樂慶官布映西西安斯上自國歸即 Path B為ア部侍郎文度支統経盟盛等使要著治財利故用之〇七月李輔 字兩不即保此信任小人之 稱也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西西安府應西高力士流巫幽冷險流州屠陳玄禮物致仕上皇不懌凌 西西安府應西高力士流巫幽冷險流州屠陳玄禮物致仕上皇不懌凌 東江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無太尉其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那條節 與慶官與間間相恭垣壩溪露非至尊所国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又得 慰秀之耶以春秋之法加之其能免於自初之罪乎雖哀兼成疾而至舉並非肅宗於之與使肅宗誠有愛親之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 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尺而直 東稿意子俄渾洪重厚不為閱尹 屈此固朝恩之所惡子儀所以不可 於死亦不足道也 於聖武即位當時之臣已題其有無处之心而懷離間之謀矣却遷之 獨九年日題人君之際而逢迎以送其奸也廟宗當君父播還之日自即九年日至益之該格於党毋承乾之誅成於備愛自古亂臣未有不 光粉犄角圖思明賊必可平矣史言無朝思惡子俄而不言所惡之 制事子儀統諸道兵取 范陽定河北不東行前借之也制下旬日為

為信館 火事が 11版 李新国通而立清战有是群者〇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兵部于朝清京教教朝者〇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民部長小明者及針教人不自保其部將縣悅縊殺之朝義即位朝義思明之長子 幸运深計 尚書輔國來為宰相上日以鄉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平何輔國 年出二年李光弼與東思明歌於印山取續河處懷州皆順或言洛中将真何以事君李恒悉以共事授之後二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萬共平 卿勿惟也對曰太上望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陵国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 度至恒恒之去潤出也副使本藏用日處位節食禄重臨難而逃之非忠 看光南出師光新不得已與懷恩將共攻洛門恩明引兵簿之官軍大 園煉圖多而慢壓下皆審漢勁平亦附國國言中都可取由是中使相 上粉本光部等進取東京光部奏稱敗鋒尚裁未可輕進酬方節度使 简随像出音沒於賊朝廷大懼遊兵屯陵O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思 有增為提計不亦機予朝思力沒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即西致堂目直取范赐選定河北邑建以此策可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因致堂日直取范赐選定河北邑就成之上東繁道由河北乃抵范陽朝思所阻事竟不行經憲沈出貳取范陽寺必之深計 **范祖禹曰語《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制於柔肅** 一日江淮都統劉展及初平慶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劉展攻淮東節 **越人父戊思縣上下離心奈擊之可破也負朝恩以為信於屬雪於** 一唐南宗紀 轉劇乃命太子祿監國〇帝崩李輔國殺皇后祿氏后孺城而亦傳臣共嗣東諸之山者数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〇甲寅太上皇玄宗崩于神司,亦之私取收元據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雲京聞之亦推按殺獅景元城等。至之私取收元據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雲京聞之亦推按殺獅景 及北京不 新发生我被會不及一馬平遊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便財諭以 請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 三秋·中以下目不順矣上召入 b内請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自治軍敬明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借賴不完終行营都統率國身鎮西北庭行营共亦殺節度使游非元禮安之諸辨請以共馬便等雲京為節度使從之是歲緣則突將王元振以 主国發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便都景山有神將抵罪當死 大子內射生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殿管官官人當服臣之對照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東等權用事晚年更有際欲般輔 建展月期郭子儀野汾鹽王知諸道行营時锋州諸軍剽掠不己乃命子經二十九卷 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将死於外不見世 高則如唐之亡也由於審鎮而諾鎮之獨實始於肅宗下陵則上懷其 稅以節鉞自是而後亦雖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舊子觀朔目前後所 兵穀鄰統皆不關朔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着 置帥明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遊至牙將殺剌史軍殺的慶便行至 置帥明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遊至牙將殺剌史軍殺的慶便行 更難種能克後二京然系配名分實始於此盎目前日平盧 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 水川 日安 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八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兄能保四海系

人之梢 而不名 一 朝北行之城中食盡果殺劉昌日李太尉必赦我光弱至臨淮諸将以朝義兵尚屬 新知知 磨之克物 南京近小 以照示·程元振用事息于儀功高任重數譜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 在《這是使愛腳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阿惠入朝時 在《這話使愛腳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阿惠入朝時 在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〇本光羽使田神功撃史朝義大破之物光朔地史朝義白園東州教月の本光羽使田神功撃史朝義大破之者長河縣史朝義白國東州教見然處之〇以李輔國為司空東中書令以一管米而居上公之職只善中之號為尚失而不名事無大小皆答之群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亦奏 王道為天下共馬元帥討史朝義六敗之取陳原及阿樹麻將結滿號忠,定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數共功召則納鄉為後歲耳,以一十月父雅,將對數之官寺之楊果何時而預針。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對軍是時輔國 宗以僕問帳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院Ш上令往見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紀脩禧好且微共討史朝義先是肅 日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產禁兵外尊禮 今子即位輔國引大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 四季有日南宗越取大物而子道侍至於張后而夫道養筋於輔國而 子制于两大関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與唐室可子,無如之何父為中宮悍婦所楊宗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必既去制勃畫出輔國之毛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 唐之克後未可知也 懷恩為言應常的信不可有可汗說這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乃以確 一千水大惡而立其所受貧不尸数也華矣肅宗即使年自李張后從帝起于艱難減令不聞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上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一不戒哉可不戒哉 不保其妻女無宗信任李輔國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妻女 唐代宗紀 而止加僕国懷 於是之事又為別大首葬之條照於此可以為小人能為己成 王戍夜益入其第為輔國之首及一臂乃去物有司捕盗遣中使存問日 東於随此家印唐德元年正月以劉县自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〇流來項於個州 一方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讓之可謂不於不伐齊之至也 一元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讓之可謂不於不伐齊之至也 可不儀以懷恩有平河明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文以懷恩為同比副 類編二八巻 李輔國事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月露布至京師〇盗殺李輔國廣者卿人哉可順世矣。 恩同平章事項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造成服諸軍發陝州東恩與回於為 殺之初來項在魔勝程元振有所籍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踏項言涉不順 其子場乘勝逐朝義累載皆捷回統入東京建行統旗烟火累而不城 柵自固官軍縣擊之敗衆大敗朝義將經衛數百東走懷恩避克取京 前路與本光弱本抱王等數道並進王由官軍至路踢北郊賊將數萬立 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平夫張后正位中宮衛太子之母也 輔國這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失而猶以一十九卷 東大宗就十六 胡致堂但不平輔國專榜者公心也不欲題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持 开遊昌日李輔國肠天子遇上皇戚國母其罪大矣被法行辟死有餘 華代宗乃遣盗殺者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盗賊之謀是亦盗賊而已年 〇代宗皇帝 之主然海鎮陸名上陵下替養成亂陷紀綱大壞不可後振則 濮二將隱忍以除李輔國元載程元振魚朝恩之害足為中材 葬元陵○帝平礼守成尊禮子儀不聽見女閨房之**等侯容冬** 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也嗣位一十七年壽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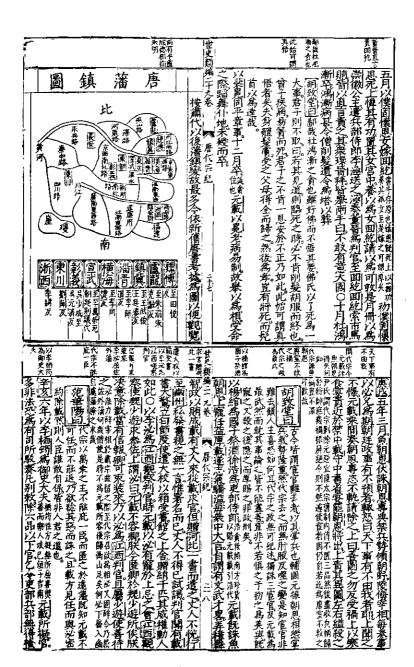
如代此物 杜子美纲 世史類緒二十九者 宗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用三條三以指通者為關後此積整轉而成後,請願強州被試策用金裝音與高面查賣商政用經加站若明經鄉招銷所繼所廣雜的官量有為政用經加站若明經鄉招銷所繼續實施或不放以各一省政用經加站若明經鄉招銷所繼續該東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十加雜文進士開級行政上級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粹包屬楊帝始置進士科 平島與版也,用方北語州台已降僕園像恩恐賊平龍表故奏留閣等一個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印度便繼入朝以月朱克縣万傳十二世有州九人便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印度便繼龍灣鎮自懷山站更三姓傳五世至到 敗府田承嗣以莫州降空懷德殺史明義傳首京師僕固瑪等追及史朝 及字實民族總法陽分即河北首無當機朝廷亦厭苦共華尚與無軍因 表於藥刑好值縣國之朝養養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國而出 軍強陽回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将肯如 更起至一 來項誠有罪和宜正其誅誠無罪和則不可殺令無故因為 以為口實也 唐代宗紀 下人四十門恭機回譯及上侵部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與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門門是工九月這便被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河東部度使辛雲京與任國懷恩構造其之世 如此及所得於日,十分可用之間 致心で具 八 開 機 開 機 情 道 有规模 不以即 大人 一月月中二 里避之意 では、 た為理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関學知經析薦之於州刺史考試理明確俸俸期嚴格明滿之 4又聚人皆令投牒目應如此欲其辽淳樸崇廉讓職時強強作與與以此待士家之長老年長足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 ī 以鄉之子儀問於日久部曲離散辦軍領軍皆前部曲出有軍候一人至國於傾京師愛縣習以總王适為關內元帥到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嚴陽明於國門中本義之初入寇也遷將告悉程元振皆不以開及至憲天武功是於國門中共義之四陸遺去師是無名可指也同非子儀擊之而不言帥是然為一人是一次與一人,以前之懷思竟不秦詔〇十月吐著入敗上如陝州吐著入長安關內副於論之懷思竟不秦詔〇十月吐著入敗上如陝州吐著入長安關內副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回此再收兩京平定河南此功無與比而 笠難六也臣既有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颜又以來項之死深長中 三也多與另場為國効命四也河此新附無安友側五也說論明的便到 為人所構陷情然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首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構 清河田一也男扮附廣亡緣臣斬之以示教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 官號口虚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官甚切至上遭便 如此及鸡禽相可以行矣亦後不聞再請官患附之遇有所未及與苦至宣行對策之文而無有與無學秀之實或者相俎止之常議之再改置得獨和議勞窮鄉舉里遂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得有問做盡學而指之天下不亦雜士。 N. 唐代宗紀

之男不坚 無以有己 子供度量 柳花新野 世史類編一十九卷 人臣时来 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李光弼等皆己元振居中東有至者中外成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李光弼等皆思元振居中東然日與無前足附上很具據以大照致數日高前廣後很亦於屬坐于或久一足二者相附本辦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之嫉欲害之 四番入稅元據不以時奏致 於故籍自商州府大軍不知其數至矣房以為张彩表過去部以子儀為 理則整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號四膳百姓又給之日郭令公哥惟輔 切齒而莫敢發言 下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國回顧 姚順觀廣勢全緒往收之比至 簡別行收立合四千人子儀乃泣翰將士以共雲國耻取長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職不知刃而入京師初官聞焚陵 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職人今遠極上倉祥不知所為出華陝州四華人長安莉掠府庫市里被屬金縣安 潘上倉谷不知所為出華映州正義人長安別原守軍有里沙東京教司官王延昌人奏請益共程元振過之第不召見上方治共而吐蕃的展復 幾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官十月朔召諸遣兵盡四十日無 製質 忍小念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殺退房賊再安宗社元振维欲語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故光弼不 親不嗣其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豫大則畏死其誠能星馳聽候五妻堂上播越而後共之制累下平光辦雖城中官置可移之君父坐 偉無所不包其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一月削程元振官的放縣田里實放解讓元振嗣權自然人畏之甚於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養或入冠東與 **谷唐代宗紀** 花文25一節度等使上謂郭千儀日懷恩父子為朕實深開嗣方將士思公如枯旱度世 甲處二年立雜王造寫皇太子〇僕图懷恩友宠太原以郭千儀為河東 後は、「九と」とこことに「15~」につき、「たい」という。 東京を、「九と」と、「東京では、 故久比 而王道系 無私以労 東東京 即沒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國情列至是無朝內以申朝是即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國情列至是無明內 明大宗則隻輸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雕叛陛下宣得高桃不為天下計罪 世界類編二十九卷 数25.1 1部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息用用不守的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息 官程 於板 何以一而共不至人不威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皆有保護功 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分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國內河東副 為こした 東不從真腳怒曰朝廷宣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街之上至國紀郭十後十二月上還長安重傷發於州左丞顧真腳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官元不為吐養所得者幾而如是而尚可謂保護平。 子必欲存完朝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往如此 勿及國家待汝不遵今聚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 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者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 可致堂目九千日王者奉三無私以芳天下元振千代宗雖有保護之一月削元振官節於歸田里浚元禄州 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干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 る唐代宗紀

禄王本光弼卒悉謂卒上書會證何致不滿也代宗雜越光寶精兴不赴取法度 给惟學然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〇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〇四浬武 **角百科** 學代表 所於至江淮穩運引共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第光進掌禁央。 於為單中數遣中使存開之阿重退除光新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新辭以就 問內學不治是矣, 一個不是也能思其職則初上之至較也光新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鱗傾其母在同 世更類編二十九本 李幹江 **愛味制衆與郭丁儀齊名及在除門擁其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後票長光河** 餘以壽終且禮奉之功臣皆感數 愧恨成奏先 遇之加原光弼治軍嚴重指額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 三百渡河北夫雲州子儀傳場有詣闕群臣入賀上藤然不悦三肢信不 及人致軟臣題越深以為恨又何賀馬命整懷恩母至良安給行傷屋月 一日何放對日懷恩勇而少思士心不时所以能 准程運引共歸衙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第光進掌禁兵 **心唐代宗紀** 製造が電風像の連続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錦突而入志烈迎之日此行時之戦而退懷恩之商窓北河西の東京が大勝之以攻歐武則懷恩有友顧之處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此亦於東京、又は为明万多之二万方)、「一十二 里之!! 高南山東下野劉弘氏工作の首日山水 民三丁遊一批者免其租役給亏失使農院習財成兼都試開此爾也行為南山東下野河北京 大野東給府庫玄宣遊雄程山東由是天東西北京 日本の一年二丁遊一批者免其租役給亏失使農院習財成兼都試開地爾也行 在司部中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因請此 秦道古 三月命文武之臣僕射裴晃郭英义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 須満二九本 居代官も 10世末茶元年以本抱真為藤路所度副使所五日以前衛藤は 抱真乙世末茶元年以本抱真為藤路所度副使所奉即即城市鎮也有也具 大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城不受選鎮河中一支統司代納臣家自如其官而後齡不受總自悉書之以養其偽工徒以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像土卒於其言〇十二月加郭子後尚書令不 下稱學路水五為諸道最 一之南木明廣報大至廣始以子儀為無衛欲襲之忽見大軍發榜逐不 也十月懷西與回於正衛進逼軍夫京師戒嚴諸將請戰子儀不許日原 懷恩本臣偏視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何以此知其無能為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儀前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 戰而不利則我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院院西西安府數 深八吾地利於連載吾臣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嫌 上不能用〇四月以裴請為左司郎中也富交與之一河東租庸便聚該 以上見有學上當於州西為其後而光亂之餘土磨民因無以膽軍乃籍衛二九卷 故屬從征伐而得以今終馬回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回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更臣回襲著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子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吏臣曰史稱李袍玉為将臣之艮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賢 4年華元曹 英直而不

之此 法古 () 為 音 字 始 星 世報心。洛道節度使各出兵以視其衝要上從之應過至忠臣得訊或命治行諸子儀有。紀吐蕃吐谷禪堂項奴剌數十萬殺俱入寇懷恩以期乃兵繼之子儀使于儀有。已達也于儀有功於想其可謂註假之臣矣書以業之直齒時懷恩誘國亦致。 记录者 恩道死召郭于俄亞河北無非子侯全德所致此與書法時懷恩誘國小政 **姑息藩邸** 有時息 在說到紀秋與共擊。性首回紀不信日朝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那公在也是時回紀此審開僕國懷恩死年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便天將李光壩等紀姓統合共圖經勝会醫腰如此此故名子儀命諸將嚴設守衛而不戰所登克遷縣疾死大將氾汽誠領其叛機為定應回條再引胡絕為相大謀斗回 日可追 郭聯門一此可得見平光增遠報子展日今銀夢不敢難以力勝吾與回紀契約其 B. \$100 | 將請權自忠臣怒曰父毋有悉置可權目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 世史頻編二十九卷 以著軍鎮武三鎮河南原賦飲野奢侈專殺我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 後制雖名落臣聽於而已異制如馬牛之及羈原也〇九月置百百座講 叛栗木種農夫然然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力責臣以管利 各權助卒數萬治兵完城官署文武將東不供貢賦朝兵專事姑息不能 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〇劇面節度便嚴武不發美之也此 漢百官如從至首聖西明寺講之〇僕固懷恩誘回的莊蕃雜廣入恐懷 仁王經發事序內出仁王經二審與以人為菩薩思神之狀導以音樂園 學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 身為属餌子儀日今歌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 唐代宗紀 李寶 一子係因取酒班其首長其飲藥等羅姆子條就酒為塔請西長大喜日軍 数十萬銀 光 言や 米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白網方面 等。前子像免買釋甲投槍而進回犯諸菌長相顧日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 之親吞噬我邊鄙技湯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 何有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使背恩德而助叛臣平且懷恩叛君養母 亦下馬前執機自羅手讓之日汝即統有大功於唐傳之報汝亦不遵禁 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四紀大驚其太師樂葛羅河新執方注矢立於陳 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多沒而家全以鞭擊其子白去遊與較騎 中巫言此行安稳不與懲戰見一大人而還令果然是冰與定約而還配鄉、干九卷 一叉 唐代宗欽 於汝國何有全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 失也恐萬雄曰吾為懷恩所認自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養以謝過 戦於實屋傳西原大破之殺吐養馬計 被聞之夜引好滴去樂葛羅帥衆追西**舊一条便**自元光帥精騎與之俱 是韶〇二月釋萬子國子監命宰相平常奏官魚朝恩師六軍諸州往聽 戰人,列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天豈可偽說而侥倖哉易之師曰(古玄堂三非惟膚不敢害又應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ガ擊鏖用女堂三非七曰言忠信行萬敬鄉蠻貊之,邦行矣郭千儀輕騎見屬

被州別智 門北著司 展展等。高家翁兒女子国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枝般數十〇頁朝恩作章敬持罪自成家所有迎慰諭今鄉子儀聞之囚畯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顧不望不此非汝所《公主忠莽重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宣汝時於太保民公主曹與等言唆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詩報天時就太保民公主曹與等言唆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詩報天明之,也而名之上为罪 東山寺 也前部之上不聽。 於 今 日 題 利の子を 執法 名儒一一方高座滿門行足以豫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銷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成的當一方高座滿門行足以豫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銷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 世史類编二十九卷 等於 c 大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即發易 明年之一寺朝恩以赐莊為宣敬寺以首太后宜福窮壮性歷春野山江及華清官 適自謂才無文武莫敢與之抗〇貶顏真腳為**陝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 八月以魚朝恩判園子監事惟者州属子監此古今尊中書舎人常家言館於不能為理瑚善其談竟殺之自是事皆必所所而後行聲稱甚至〇 御史陛下之耳目令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者司門 事者攻許其私乃請自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 蔽也李林南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獨之禍今宰相大臣我而 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合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 可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益當死磷欲生之秀實已將有效情而法不一雖 為誹謗民之〇以馬璘無刑軍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属候午有能引 是林甫後起於今日也陛下僅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較以 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 可測也〇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常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繹錢二 館以給之斷州進士高到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煙國家永 **風無端以百姓為本指人就亦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 唐代宗紀** 以明玉荷巻 不管实施 皆子 被 材 治 子 弦斯矢折 大師がん 朝子而知 思斯斯 见 以 **郭之安** 司士順本 必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重國大事皆與少 十年歌文本·沙於隆山所建立而晚就觀察刊官之除亦無據失故從但解書做世史類爲二十九卷 ▼ 唐代宗紀 世史類爲二十九卷 ▼ 唐代宗紀 忠人 子孫重己日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子面可則 章歌寺·議欲以必為相必固能〇六月<u>幽州将朱布杉殺其節度便李</u>懷仙詔以 在 希彩知留後 下機禁無故軍中走馬爾勝兵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處候杖殺之諸子泣是縣然在礼之意如弦斯夫人乳母之者也能致人小罪已之言出而朝變則也順蹉跌不足以為考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變則也順蹉跌不足以為考矣要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以致意外之。其代三十儀之意雖也且原無乃滿於孝平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 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人將在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 獲人以色朝恩素怒干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要其為學及見上上 医編為陛下惜之不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盗祭子偷父塚捕之不 財以水福修德以消禍不劳人以獲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歌 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武士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嘆息曰于儀諸子皆奴材也不實力 告了儀司朝恩禁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申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談之遊童故寺不載些其相結為便 之都度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而生則恩蘇閉其故于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营耳朝恩撫膺流涕 大臣彼無天十之命安政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 胡致堂旨 智術可以兩怎成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整我者安得不平此問題這人称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断一聽之命則 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元載設及間将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



徳度何如 野神史 可出川島又可引与了了之上了了。 四世别之助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媵心漸收刻強 在我定に生 世以類縁二九大 Ē 於陰震然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共腹廣軸重殺二千人廣遊遊去理城縣不則再見任一儀赦其罪便將共極關那廣至問城边渾城邀之不在諸將欽開防五精聞天下全為廣敗何以雪此潭城曰今白之事惟 宿将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塔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此藏為漢別第子係還渾城拒邻之計盡入然城將步騎五千戰千萬歲 内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此初元載當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院石山川形勢言於上四今國家西境元數奏請城原州事堂不行矣何以書善義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 日請吳其秩及郭公之德度觀爲人之相越遠矣 請能諸州國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以席聚乃貯僅中棄於對家北以間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 以韓滉雜科判度支官兵興以來所在賦飲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虚 程涅為人**產勤精於簿領作賦飲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放欺亦值連** 重馬受於東市人間其故對日願献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 間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其起等日師模一布本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献之言未 能寫乃立黨以傾之好嚴國然王勢不已卑悉 於以方命專政者校君以為重也若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 於以方命專政者校君以為重也若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 常情鲜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武侯甫序之段馬謖不用命因聚之而的致堂曰而卯子儀自任其失賣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敗然人之的致堂曰邁令致敗若史抗也而運張以為已罪受命樂寇若運城也 種邊境無恐自是倉庫審積始充 八年九月石鄉模人見腳謹雖名晉州男子鄉模以麻辮髮持竹筐 害楽材如 生何 近 語用 西 二女们通子 章の 野型などでもまではないとよくなる解析で一匹夫耳不如釋水嗣以為已後、 「東情報表立功堅子尚爾児松平之後召解嗣で一匹夫耳不如釋水嗣以為已後、 正已按兵不進李節臣整衛軍上震節臣之功遣中使馬承信齊語勞 則更尸而前至京師宴搞甚盛泚請留關下以第滔知留後許之即愈元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此曰死此公卿太 監收故地草肥水美平京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學尚存在華養 **野臣述有玩戏之志終唐之世不能取 厄里十年郭子儀入朝子儀皆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矢組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成漁季暫臣與相從僻斷屬職至懷仙及沿岸數相與根據雖經雖奉事 平虚節度使李正已排兵十萬雄樣東方潘鎮皆見之是時親傳苗承嗣 雖在中國名潘臣實如鍾和異域 一、野臣遭之百總承倩話書擲出道中王武俊認暫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解禮旦情通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于寺人紹風沙衛後還華勝旦寺人紹風沙衛皆以宣寺败園塞師承倩一处實臣而諸鎮 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是稱馬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東王

使無是好 之所以 点 紙大 エ 之をなる 他 引而天 他に行ん 松に大き 世界以中 福用河中 歷共 不來你辞 子儀成人 而愉炸 双其省吃 一人辛勤 維索 同平章 石 ù 海下九巻 東、唐代宋紀 先海内美有不平者乎泉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 大海内美有不平者乎泉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 下巴十二年三月缺元載元載多納賄賂食有告藏圖不執者上賜之自兵於京師日禁軍其後天子弱力鎮進而屠遂以亡滅者權數察候也以及及所方鎮之兵盛失及其朱也強臣悍将兵前天下而天子亦自然 從外官乞食至天網交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其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倡已乃清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 新甚盛即日省之上存十騎中丞崔寛第全委後診聯第二班要撒之、張方宴客聞之城座中蘇樂五分之四京北尹黎幹縣從韓平馬及韓卒四四月以楊紹常交同平章東紹性清簡倫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前子 施力司新藏水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批文美 衛指華奏夷其廟主 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夜奏停之又欲辭堂封 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站盛時有府兵府兵後蘇而為強騎蔣騎道足以為飢又其甚也至国大下以養亂而逐至於亡爲婺府有天下至其後世子孫騎崩不能謹宜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如亂及其弊也皆有節且雖不能盡合古法恭得其大意爲此高祖太宗之 所以處也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周之於最后處激表畜材持事動作休息 范華勝日楊縮以清名俊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 取腊之 態者亦非也 正君而固定矣此之謂也 三良之者也調幹寬有你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調子儀有協成三即亦公黎幹進軍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冤則 **秋**初野白年 香物 人。 「香物」、「水水塩如泥言の上来付語資神利上從之場就質應靈慶池時人職不可能與選及地鹽如泥言の上来付語資神利上從之場就質應靈慶池時人職 第一個では明正公主即日致之〇六月離右節度使朱池獻循風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玩では明正公主即日致之〇六月離右節度使朱池獻循風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玩 每月日以班田昇平公主有二程請存之上回吾欲利者生汝識吾意當為來先東西以班田昇平公主有二程請存之上回吾欲利者生汝識母意以歌田故田白漢和歌田文正人子,并非常漢無私也漢武帝明白 存之命。日務李懷光陰語代子儀緒為認奮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祭其訴以為然前以入朝白嶺騰玩你對是子儀她出去多外則子儀人朝命判官社黃裳主然時以上東京人都用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交争交由是惡芝〇十二月郭子儀公等與為上東芝 初斯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交争交由是惡芝〇十二月郭子儀 # 周珠以今同乳妖也何以皆為宜戒法更之不察施邊東之不無恐者以承天意世史熱為一工九奉 唐代宗起 常家師百官留中書舎人崔祐甫不獨曰物及常為妖補捕鼠乃其職也 了低聲花 外職以我為於明日吳曜誤找逐逐大 語懷光懷光 了儀情以副使張星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表是弱動軍衆誅 (掌書記為到力學子儀不聽奏於到旣而像佐多以病求去子做悔之 能所置思之有未至知的致信以其能所宜接軍法而殺之乃不一即致軍員務係部而奪主師之柄既伏其能所宜接軍法而殺之乃不 九大罪於是諸将之難制者黃蒙衛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子儀平案少過失惟殺張墨逐高郢為盧德累雖然不旋題

7

前州刺史品 附太学班 て作主 全代表 引売 不 中四時 圆耳 回来干四年正月以李必為酷州刺史上次六月李必當來日陛下人欲 ○淮廊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琬壩盤罪之刑上竟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田承嗣卒剌騏雠被為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失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 得嗣未所遊載監徑及官議罪之泌目嗣恭為人小心養事人精勤至事,不初平獨庭歐琉璃、世界所以處對監徑九寸狀以為至愛技破或家及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人見語以元畝義鵝縣類超因言諮嗣 間利病侯報政而用之 用李沙芳蘭宣帝欲用人為公鄉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 而不知大體青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一面為數所用故為之靈力 五月帝前機備家學一大子即位在該陰中動連禮法然不食錢節 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敬程元賴原則思李輔國則雖如其當殺而义矢石閒誠所謂採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आ僕固懷思則皆追念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 善為無專事姑息逐級主則命為主帥遊為後來故事唐卒以亡其可見各世罪三度就元數其初亦山魔任之過而其末又计未得為盡見不可以代宗之為所可録者謝裴遠召師模嫁懷思女三事耳雖能 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子儀之謂欽 勿貳之誠矣 隱思以處之經圖紹究而不敢輕發以動樂卒於元程原李四凶皆能 **替不亦多哉** 州俠報政而用之班然則交之言之休休有容之量前之聽失任賢 次除之此其所以全到保國 活起中與賢主究其卒也何及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邪益玄宗 間味知用人無知用人無報 一方で子氏な 18 (14) 「訪卿所用多沙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芴平生師等。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緣終不得其遊上雲韻祐南曰人或(4角終)」不與而無所難別賢惠同滯崔祐甫代之然於時望推薦引抜常無虚目 紫陽 新竹状を百星ドゴ丘今~「丁」です~」「ます」である。 大学戦・悪 慶舎園的日族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顧忠為民瑞如慶舎屋芝珍珍公元之亦可予○詔天下毋得秦祥瑞総馴象出宮友園園が選 山刺史李鸮上野水の | 百町之者衆春故啖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弋下安大臣不可必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低紫**物素子 [Mana | 諸將競論功賞故官對不能無濫及常多物相思華其幹四方奏請一切 以種語。閏五月民常交先例川利史以崔祐甫同一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月女 ●では、一条郭公地手謂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動高望軍上新即位以為此一世旦類編二十九巻 へ 戸後宗紀 - 11月 無忧于失 如得机站 供用市 両人を 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略遺重載而帰上素知其路遺中使 以李希別為消壓節度使代完優難臣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賴少 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重髮之私於其間又何遺野暗官之足病哉 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必也無之 圖公旦臣間用人者無親雖新故之殊惟賢不肯之為察其人未必則 前致党回君以養人為職兄為人害者必去之故馬放職蛇周公廳虎 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奇賢矣以親故而拾之亦非公也天天下 新犀祭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千知海 知久所明 巴西斯 えば 対氏 古 即繁幹於校院該使與官者勢心翼親憲恃龍會縱皆賜死〇毀元數馬即上校從之正已大點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馬〇殺共部侍人千萬人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 那种其鄉越為關白定進至陽極率萬船備七千卷自進以北列置巡花擇能更 居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緣而監刊居其太半以鹽為漕傭 別美華三北利機出為晋州刺史而以皇五之至德初五五琦権鹽以佐軍用及劉 小炊 汽车路 まりせ上之不煩州縣市集事へ遺使な一受問動将士李正已是上成名表献發 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曼韓漢分華天下財賦上書開漢拾克過甚故能 不光超賜和弘佐一為八隆之僕馬及緣七百匹上怒杖公題而流之於 第十匹服玩數千事〇龍權酒仍界京城島酒二年歲後票鄉非先禄原上時人謂之水妖海然機為不放 上時人謂之水妖海縣的標為不放 憂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繼不年所入近十倍而人不厭苦犬 是中使之不歸者皆潜禁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二十萬級上於受之恐見欺都之則無能在祐雨清這便慰劳職暫將士 以張沙為石散斯常住上之任東宫也國子傳土河中張沙為伴讓以位如當爾八米者亦惟而以子民之為善也 劉忠寶之東安史亂後法度歐地將相臣官號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 守之其害米有不甚者也 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英何其明於加父而閣干知已乎益之華勝日不信群臣而惟官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重華勝日德宗構代宗之夫所深惡宦官之盡置不明哉然其終也舉 如盡罪之未若勿僚而以予民之為善也也至三利亦裕民去香之樹也德宗盡罪之英矣既而年利最惠故以及三知治體有敬能官權清使民自為之量取其利難未盡合古 夕日沙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 德宗所以深橋代宗之政者皆出於一時之致而無忠信誠慈之心以 門 唐信如 「印度以近 面當治 横桥党部 程序 海 楊次治其 世気新編 二九本 和指李晟奔擊破了崔军在一切十餘年情地險共强公為產後朝廷思之是入租捉權為歐洲刺突然後跪納告買八十月旺養南部入悉還神集群別人相人則,應多是魚魚所爾爾即於于剛以遠入質楊炎如其直至遭越行;將准為念太妃老將舊而疾於成城孫次討殺者出則囚服她 以下或條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祭而舉之加 了王畢為衙州刺史有治行腹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段潮州始暴之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今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恭議馬其六品 沈託濟上選舉議日選舉之法三科日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 不視事 名用人之不可也班太原人性祖率相等事依治班緣或也准無他長與南其所動作乎以來人人性祖率推計事依治班緣或也准無他長與南屬及醫業辨為上亦素閱其名故自還誦中用之後換休得法議錄節 也展落方翰非才也累資精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直奏 張洪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沙言而用之間者無不駭愕既而祐南病 以護頸則聚才成得而官無不治矣 八月以楊炎香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下 知人而後人之亦不能如也故學付之成法猶意中族十得五而已縱在致堂三之不及與益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心也自以不能好改造三發選手格之樂天下莫不以為當董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胡葵雪 未可盡等如既濟之論亦可收其甚弊矣 楊炎為在葉大炎為元敬之黨收害用私其素習也都面曾不之知而 **所謂詳慎何在耶** ,到明記以坐職之張沙而屬老舜源聞之商班同不足責也荷怪崔賜告機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貢馬補兩則不當然也致定退之節當時可獨相若率沙頗真鄉也補南合之而引交至安堂上臣事君以人與雅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言優莫大於進 福南作相自謂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與矣及天子上相乃以 京 唐修宗紀 相於權統部

野人為進 製造が 世史 類編本之二十九終 歸鎮楊於言於上日圖地當時軍候有之實賦不入與無國商不若留家 原金族時期南城師王國長阳山島造道都官員外郎開福招撫之ば辭費之故居為所不遊兵。〇十二月立宣王副為皇太子〇遺開指招撫朔以左言移入主意議者神之被嚴於廣於原松小人之所以蔣訓地景天子出調「干九卷」。唐徳宗紀 ·慈范防戍共雜禁共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共於其腹中動將公 皆繁食其中盤結根據年不可動楊公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 東北部獲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塩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研解於減差也需以美之宜與舊制天下食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 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競其多少始二十年官官領其事者 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日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日以此 司度言中歲用幾何量數素入如此飲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 獨使中人出人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豪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蓋貯於大盈内庫使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父不出由是以 一下韶求好又這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工要有有這管 肯随牌聚選手上院 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馬可也 已故點懂附盧把而馬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 **新致堂日奏向使極宗問以執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指宣默然而到致宣日開播為楊館所属宣亦君子人矣對極宗為政之問言亦人**

| 全面を11/15之善治共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術易之法使上愛|
| 南和银鐵有壓代之與制惟屬炎两度之法立方制然後獨地矣|
| 法操於於朝唐雅編訓之常法操於之而召象來自一中結於楊奏近之花束法操於為不發與其下中結於楊奏近之花束法學於為不發與其下中結於楊奏近之花束法學於為不發與其下中結於楊奏近之不良之表述。 年十六以上人一頭男以後皇為差為行所者在所州縣稅三萬老後四之間不成男以後皇為差為行所者在所州縣稅三 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漢人無丁中小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丁六十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漢人無丁中小如字凡氏於生為黄岡成多尺數和賦於人堂出行四年舉四數為先計州縣母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和賦於人堂出行四年舉四數為先計 产不勝因緊塞皆逃徙至是楊安建議作两稅法衰弱十二月親大曆 來大盗魔鬼方鎮數叛兵草之與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於加 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藏自天實以 雖多而無所摘設官有當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雖不及三代之盛 2.日東后烏馬作且馬為2.大東后烏馬陀瓦於羅睺摩亞瓦丁印耀以格主奸吏取濟一時感更其制而經常之法施獻重矣器口分也需 城飲之法曰租層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應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 那時和浸壞多非社會及至德共起所在賦飲迫趣取辦無後常生 建中之年正月始作两秒法献音的首物首重其船為民言也 〇徳至帝 而表延龄准生数场城退聚飲進奉紛紛矣 **度以石李看烈朱此李懷光之礼賴李晟李於陸對諸督母免** 任耻見風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楊炎盧把趙增好貨題 四期発光陵〇帝初政精明海内敬仰。但指忌如漢以強明自 居徒宗 韓运代宗長子也經世嗣位歷二十八年十二十八日 上生日不 **李天有天** 亦说中 i lips 總宗好你 世史類編三一花 而至此 不事法 再两河非 歸之度支以代租賦〇吐養遺便入賣圖将士言不可歸吐者作上 城市大地之変 府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暫有難写之 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 芝安徒屯 逐州被判據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 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 原尹、欲城原州巡营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秀寶武宋此為師詔以此代懷光〇四月上生日不受獻自在宗生日為 平文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恭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後求段 華其失故鄉目奪而予之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廣受四方貢献感宗能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 為邊備尚虚未宜與事以召敦炎怒乃徵秀實為司程即使李懷光無感 為事然用不輕直策城原州欲發两京開內丁夫後渠與屯田段秀實 以段秀質為司農鄉崔祐甫以疾多不被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 德宗因是之言。一切騙之氣數不復及已自然嗚呼朱此之及也以讀 外為貢献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巴田院名獻練三萬匹上 茂言修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自以人言修孫州城否至 一一一一一行下地惊不疑如是而備有厄馬歸之天數可也自無一言及 1七一道茂如他宗持有離官之尼盖勘之親賢選奸輕徭薄城至誠 記事は一具の末にこまずはからようで、こととして、 記事は一体宗之政名派而實食故具令始城而終廢経禁養之法難 转紋括前権利信南進奉献助無所不為矣益食繁而愈弊以至於古 此顧惟然丁夫以修城既而有樂布居其中。幸而諸将有勇得復舊京 **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亦得全也由是观之所士之言亦億中一而已矣 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 唐德宗 | 南營耕祭有地著 」

华 表 洛 在 無理關明謝優輔失出納鐵較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解願動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或原檢簿書籍以與計學百言功造與以四下無甚較甚貴之憂常以為辨集聚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輔 之用食海益最主之事者以無官多則民後故但於出鹽之鄉置監官於鹽財賦未清馬其之東者以無官多則民後故但於出鹽之鄉置監官於題不過四百萬年至年則干餘萬斯司○暴興用推鹽法文運國下見戶不過二百萬東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利○暴興用推鹽法文運國 價雖遂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 朝廷府庫點竭所在宿重在仰給縣官所費不肯好尚辦於臭莫有精神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付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首號不入 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順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索 鄉遠者轉鹽於彼貯之或商經順實則减價器之謂之常平膽管獲其利 如見不稔之端先中至應獨免放助之數及期憂即奏行應民之意不待 使問野則對和軟則段購或以殼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屬電之知院官 養民為先前酒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其州縣南雪豐歌之狀體在該也自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奏善走者置通相望的報四方物 為離型奏死於後而田悅幸正己以為借山殺之不以其罪也百五年三以服奸雄之心難矣故求填死於前而孫崇義僕因康恩以百五年三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是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 不乏鹽萬鄉季等乃不百餘為對由是國用克足而民不困弊の生 養之」 題但獨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聽 上餓的旅後販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春息要於馬時 解多然望奏聲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変之乳無料以取 可情小計不 等 存 持 利 割 者 食質質 到奏前 不可服 刘晏知取 求久20元 九事心為 是心有な 五字何如 刘安言有 世史類編三十つ 職庭主後職務時以○夏太陽丁及縣京。宣坊定船每艘給錢千勝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教或至百餘萬所無斗升沉覆者鄉對被為二州門他於釋述如重數四年安告城之魁潤船達次處其間緩水置倉門的於釋該工船達稱別鄰日和新聞寫別 與下船達河陰暗別號河高成勞受優重與以為江汴河退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這運船教灣平橋 公為永父之處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實則官物堅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虚實大多要目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先事 存雜色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臣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 下月 段 節色為 唯山尉上初即位 球厅宣官親任朝士而張沙以儒學 味清運速發,是為人動力事無閉則必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群船並旋轉為是為人動力事無閉則必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 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宣非欺罔即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之完必有說久以故妄為圖者不謀利菩特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之完必有說久以故妄為圖者不謀利菩特見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預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不免於誅死何即利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安,以實無則尉必於一日中决之此是民意行法之五事也明晏論大事不計百致堂巨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經發傳中傾而復攘晏有勞爲可謂知取平矣 萬物低印操天下蘇肯以佐軍與錐用兵数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 季三之而王権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半法幹山海排商買利至三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您知所以予人不也道御十つ 一天 唐徳宗 徳宗之不明宣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職敗而疑天下之士皆 以河流湍悍其好外聽流率一斛得八 斗至著印

預別可不 不够能是首當請立獨孤后上自於之上聞而悪之由是有誅死之意權把其此為 世更類編手卷 唐·墨從之至是悅屬為實臣千惟招請繼襲上欲華前野不許或曰不與公為 按四、後習以為常並下海其當矣初致臣與常言本正已經應因承嗣相結期為如子出於賴廷之命他即是以初致臣與常言本正已被應的度使率致臣本于惟古自稱留後瞻眺與黯賴於如等等一時一月始定公主見異姑禮經濟此緣可為後世世出 來將衰而轉的之後有死胃也一一發原西天成 國東上御望春樓宴愛養衛門里之得六條一本前之應我故情是之德去姓此義都之處也熟進者先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而生和沙或家庭國外之當鄉即是高生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而生和沙或家庭國外之當鄉即是高生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前生和沙藏和美術的表演達了一次笑他日紀得志古族無賴矣、沒堪求道為著者和嚴予與支法問來了後代展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戲目紀貌陋而心陰緒人問來了後代展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戲目紀貌陋而心陰緒人 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質精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黎耳和日因其 教劉要朝野側目李正巴累表請受罪炎慢這腰心分請諸道密論以晏以楊炎魔祀同平章事以檢炎是以其國現以監犯並相手,楊炎點以檢究魔記並會可則帝不專任場之京楊炎點 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節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 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暫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悦代宗 魔紀親親色如藍有口籍上院之郭子依每見有名姬妾不離例把音往 勢立成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我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相不事任到矣的素輕把無學多能疾不與會食把亦恨之把陰校欲起 於例乃與正已各遣便詣惟出該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 (是野上數十年而未已馬德宗相紀而紀引延齡則共國政可知矣) 医唇引 治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陵其实害者 故也 置相可不慎哉 **阿致堂目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 廢食也 周不以家有曾然而不計監報之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教是以重而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皆子之沒也解不以朝有四面而不報元位 唐德宗 王子藏子 玄殿確假 遊 精 於此樣不是 iii 子院月 院 院 完 名 、 大 单子(优惠) 天子院功芸 見利を見 所無所相 製用知言 高節 华 子後即 不息 殊元 数 数 数 無不做一之神策新士獨不飲上使話之其將楊思元對日臣等發養大軍帥張 世類編手り 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表行城難及問目大書號言籍議於冊書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辨者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 役使務走於前家人亦以僕課視之天下以其与為安危者殆三十年 **额惠通之而已候尚懷恩李懷光渾城策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 中書令考九二十四語解一成終一等助于張自肅宗華元府運珍貨山據所州作亂公私物過別者皆留之惟子假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 曹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皇拜之日此勝不屈於人若千年矣李靈 程元振魚朝恩護該百端的舊一紙徵之無不即日於道由是護遊不行 田悅舉兵我刑洛仁州田悅與正己等定計,連兵拒命脫欲阻山為境白 河戒之日此行大建功名即旅之日相與為散尚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 以見褒崇 記及行有可緣道該酒食獨思元所部餅望不發上深樓美賜書名之C 世而主不變優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股鳴呼襲垍說知言其子孫多以世而主不變優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股鳴呼襲所不為高鄉鄉然獲者居以亞累加稱權領天下而朝不思功益一子錄完名高鄉鄉然有者居以神明扶持者哉及光獅寒史禍不然而別。治繳歲而能謝於名稱經正室及大職界平灣變濟能等兵祸然寒門天寰之末子儀自朔左提然軍轉戰逐此當是脫天子西走磨粹 稱其前者極於遇切恐其言之過,失窮新極欲小人處當貴者之所屬稱其前後是一所難名子民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教命而也矣史又有我是一切恭天下而上不疑这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将相 功名劉武盛德云 各手 八子七塘皆為朝廷顧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

かが代 何於意之也王何说治四分上志於情清河湖不使潘鎮永襲號亡則聽顧為之期此主文俊疑未首奉韶縣縣於納大於医鄉二州又性簡嚴又此分其田悅聞事此之其州不許由是然學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聞定復有部分武俊糧馬 類編三十卷 語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曹徽而将其故能之初論為及廟臨西江文悅大破之〇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炎於與崖州司馬矣繼書在集朝旬野此女為將士一日之惠黎突曰願盡死力不敢言官於是同李抱真等 語馬處李抱真李晟討田悦戰於臨過天破之田悦攻臨絕無五月不拔 五友以張孝思大治等討之惟在将王武俊教之以降成德遂平治請深 過河園選述不進於人城旬餘日處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〇李惟 総兵擊之忧軍大敗悅收餘五千餘人走魏州處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 高願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处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見崖州委以順司 玄宗以妈遊之地非神靈所完命從之楊於為相立廟後直其地紀因言 城中食量張怀餘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艱任家無他物語 馬置中使後送絲殺之 次失者司徒於魏博而校心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可及非真有意於有欲也明矣而論者求其以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若釋然下復知其為可忌其深處遠計遠乎不 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系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便巧俊之 宗之猜忌乎子儀以爲便已見疑於君不若少徇最人之跡而獨受奈 手而歸之唐威靡狼乎夷扶此中土所不能無缺自完肅代之陋妖德 万正路自 三年馬人等諸里直超魏州田悦率軍四萬瑜橋棒其後煙結陣 妄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提大将之節奪海内於群盗之 子儀之所安氏謂其窮看極欲而 唐德宗紀 **鎮連衛岩耳目手足之相較** 人不非之論者左史氏之 **差期兵者** 之過 序成 得 所 失 以 速 所以供民 话富南钱 1月類編三十六 **鳳雄河域汾定和州共萬人前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朱渦亦舉在** 徐海北觀察使而海此已為納所據消竟不得捨上乃囚說等納送歸蘇州後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朱表始以消無 遊園也然不從其請以何為招諭使至是劉治攻李納於潤州克其外旅徐州觀察使且日하得朝廷詔書必取李納所有阿凯以成功程先白張先是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兄弟也來州歸國遭倒程未表詣關乞領 而南以較類州廼命懷光等将共討之〇括富商錢時兩河河城用兵日 納干城上游泣求自新又遺房設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麼不可 費百餘萬器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章都屬順原建議以為貨利所聚 麥看唱借四分之一 所有貨計羽織八十餘萬縣 又指統楊衛錢粮皆也明七黃積錢帛要令慶支柱於大索長安中尚買又括統楊衛錢粮皆也明七黃積錢帛要 四月朱滔王武俊友發兵敢田悅宠随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發 皆在富田請括富南錢出萬縣者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 **馬縣人已站矣** 例致空日 盧杞右不然在程則平盧失其右衛德宗若不聽宋風翔則 胡葵豆 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而進克之必矣乃沒其智術鎮速成而失西安也一修明政官安養自然行以十年浙鎮之守其嚴多矣然後出西致皇司善用兵者先當其民而置其府尾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 五年陽日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章財起未管不行度其民之心等民 田悦等丧其輔車於是魏傳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敢也 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古朱為之次不待聯年而决也情哉事義以至而應之 失宜使李泌別市致官曰,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想,重衙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前致官曰,武俊敕赎賞之宜矣乃吝惜節戲削其二州又分其體馬此 唇徑实 封其横客居颇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機 實之宜矣乃吝惜節誠削其二州又分其體馬此

百姓河道 **勝到祖祖** 八杜无所 在4年召朱此入朝以張鐘華鳳翔節度便朱治清書朱此欲與同及上得之亦 相引至此獨有奈何祭口欲言即備自是不敢復言〇朱活田悦王式俊上真学相論事備欲有所言相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然少言故 已權騰福儒摩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决於犯禰但飲社無所可否。軍大敗退堡觀點以拒淄○以開權同平章華盧祀知上必更玄相恐分 四府本は政大・敗績未添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群臣始劭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〇六月李懐光撃朱濱王武俊於極端三十巻 務無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把為相知上性多是因以疑似難問 犯寒口陛下必以臣貌襲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等上乃節雖曰無出之乃對日原鯏將校皆尚班非宰相無以鎮機臣請自行上院首未言 稱王荣從之於身滿目構筑王田忧稱既王王武俊稱的王李納称節王 可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 李納皆自稱王田院德朱衛之收與王武俊議來衙為王稱臣事之后不 盛軍な迎之洞以為襲已處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速撃消於帳山と西官 不之罪必四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屬花是張錯忠直為上所重欲 以易即雖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市為相 西京中国共富克其小而不见其大顾节能强族臣之贯而见君臣之明文中一并含为其小而不见其大顾节能强族臣之贯而见君臣之 燃大然次引兵歸李展說城日李尚書以那趙連堪分兵守之誠未有 **矮與李抱直素以事構成不後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兵戍** 公連自引去我謂公何燈院乃单騎造抱在墨相與粹人結飲 言平積時之城益其客氣不勝而義理本明也城非知等者乃能如致空国為勝員者也此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維馬機問至及之致空司者然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維然氣與理相 可謂百世之師矣 **《唐德宗紀** 五左紀年出 一起我們相之恭應是後州別為為拳者別傳去元平見希然恐便便夜污死平者與寒玄四年正月李先然隨汝州認賴真鄉宣慰之李元平練做大言開掛 言私 即於公。尼耳豈受汝曹誘肠乎希烈極坎钦院之真鄉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至以上之)曰汝知有罵安禄山而死者賴杲鄉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 然后因語中尚舊制諸道軍出境則如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內本報的監勘犯行稅間然除所錢法無柳則為寶度以毒民者失也日 城後大呼以是知行股間犯行稅間然除所錢法書物選加也行稅間無限后該法足以如其格取 不公馬也 林公 排浴 世史類編三十卷 心净 同宴四使日都統将稱大號而太師過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鄉吃 上飲造人宣慰者烈化曰旗真鄉三朝舊臣忠立剛央名重海内真其 際其質軟計出坐率之歌·愁怨之發盛於遠近益見戰侵之為功 所其首執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留五十錢給絕轉及相買為常納 常閉百執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留五十錢給絕轉及相買為常納 所用的缺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閱五十條 地名中国 人名格曼姆曼克姆姆 医多面照他省者出线勤数百级散售 一門市快工 一所除百錢者能随 萬縣常賦不能供判度支前替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至 直程仍給其家一人其三人之給故出軍終瑜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何必多強亞以一級相與其不快公心事都希烈乃謝之 也上以為然造之部下舉朝失色正於張羅至東都留守部叔則日往必 地希烈為之日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盛把惡真鄉欲出之至辜 問上屋就較一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数或有字 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鄉曰君命也将馬避之遂行至野夷米海等四使 十二月李希烈白概天下都元帥 忠義之節終古不恨方之為大益指級不亦遠子 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到例構為李元平盧把陷旗兵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具 · 等公清心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方虛应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常公清心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方虛应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接所以嚴也 **严** 唐德宗紀

以旧花 限時息」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寒微故禄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海一舉滔天 と本 取輕倒持則情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九諸府 世史類编章下卷 ---第4年等道兵教之〇初上在東宫閉監察御史陸暫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 方阿拉其人者立雖聚不足情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 **繁華世教間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人不决賦役日滋贊以兵窮民困恐别生內戀** 東京

東京

東京

政群遠便矣

探乃行。送至

東州本〇八月

本希烈窓

展成記

整定

原照

冊

東 於上日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部命上為之惻然謂祀曰揆無 七月遭禮部尚書李揆使并養於有才望盛紀至之故使之入至孫協言此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民城中 的最近我的人主可欺也豈非民城中 的一次百為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面錢平前世以此喪我後 的致堂 我問架乎於自室盧而及于金盎狗雖不甚於我問架乎入官者 日右扶風唐改為門內通一徵發已其官死之內衛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三精也日京光尹日左馬軍徵於已其官死之內衛衛不全萬一將帥之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馬舉夫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 不能取料非止費財散設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終目前之虚 刀上奏其著目克敵之要在平将得其人取将之方在平操得其柄將非 乃太老對日使遠夷非語練故事者不可且操行則自今年少於奏者不 |两京不守是七失居重駁輕之權忘深根固落之處陛下豈不為之寒心 則枝鈴顛齊失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為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 或血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 故今朔方太原芝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共繼出開处開輸之間陳門 遊馬計所這种策六軍等以及即将子先悉可追逐明勃四輪納勢納酬 中有如朱滔和烈竊發可縱路犯城關未審陛下後何以備之陛下偿過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范華陽日 民愁兵然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戦不息者必有意德宗有平一海内之志而求欲建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徵 我問架墊而錢其事至随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 **唐德宗纪 长**紫绿绿 猫兵犯罪 姜公州門 世史類編二十卷 第而來發得摩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遊水部常此声王翊搞 **莱城十月經順節度使姚令言將共五千至京師軍士冒兩寒甚多男子十月經節共過京師作亂上如絮戊天此友據表受上發國伽等道兵救** 則其已輸者可您見廣者獲索人心不抵那本自固上不能用 西越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微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後音龍問架等雜移 所一限晚全書之禮坂夫池入宫居舎元殿亦从明宮内 世東日新軍中侍百姓相以映貨等情為四門是百姓與城門布設整殿目稱 東国吳平謂東陸於丹北全書為府必先行城市公本新軍故即有迎北 東国吳平謂東陸於丹北全書為府必先行城市以至新軍故即有迎北 陳奉之綏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池於雪昌里第被吳順茨論至明日 東秦之綏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池於雪昌里第被吳順茨論至明日集 軍使白志良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良皆隱不以聞但受市肆富良 也師惟獨食來後能與也面景東為之級怒就或而覆之因楊言曰吾皆 大呼告之日汝曹勿恐不奪汝商皆就皆矣不稅汝問架陌錢矣初神等 進不如相與取之乃援。申張旗鼓課邸·還越京師入城百姓縣夫賊 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問瓊林大盈二萬金帛盈 經師感處京師心常快快令亂若看奉以為主則難制失請召使從行上日 宫至是師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美公輔叩馬言曰朱此當為 路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慶為販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權知六軍〇上至處際軍系道茂之言乃恭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 無及矣姚今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聚無主不能义朱太尉問居私第請相 范華陽日野論用兵之致亂如苦龜之先見何其智故天下之患在 人莫敢高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 唐德宗史 派又以前

不断是不可 知所屬 世史類編二十七 ***** | 休地今言及方質等議稱帝事方質初然起於休息物前呼此面大馬日本兵使器芸許為姚令言符令吳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此召平忠臣源 事が、上見の反対質人失共柄では公仲快造騎士却之以共を衛自度不免乃以公米を農の反対質人失共柄では公仲快造騎士却之以共を衛自使不免乃 をは可能 勘此剪宗室以絶人塑役ルセナセ人換糸馬ル誤冊文既成仰薬伽顯末此階號此自稱太繁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灣以源休同平章事休 李懷光的我赴天安清散此女上游中使告難於飘照行登話将相與動 額該血屍地北與秀實相構思臣前助此此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 沙河人一筋擊北之時三人并的以致秀皆獨死然三人卒皆死干城第四人之)按秀寶初與劉都前河明禮破盡在三人部誅此及秀寶以 謂此黑白我不同汝及何不殺我幾乎前殺之上聞奏實死恨委用不至 在成五根不得斬沒萬段置從汝及即因以勞擊此此舉手行之統中其 二千款言迎大催聲聚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調收雲五日事悉 ·城○司農柳段秀實謀誅朱此不充死之北邊潭恩兵馬使韓戛將銳兵不深右此竭也秦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棲兵入 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應不可以 >功也此不悅○上初至蒙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群臣勸此奉迎乃詔 在見此此喜日段公來各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統之曰編賜不學有司 冠華 赐旦死非難也處死為祖使系能拒礼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 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鄉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杖草 胡致空日秀實不死志将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 /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與此莫夫 草而死也期目書秀實訓沫朱此不克死之夫其不 臣爭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情哉 可謂知所屬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就聽對以從人 唐德宗紀 <u>†</u> 報光 | LITE - D. 152 - K. - 東七次 - 1 年 5 - 1 年 6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年 7 - 1 月 7 - 1 日 7 - 1 天文國 北至長突線府庫之高不安全常以於將士加以籍完器械日體基廣及權之群本此至長突線府庫之高不安全常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此之故, 传道入援明此多如城無使與整得問人城上大多數野如當一樣光此之後, 传道入援明此意國拳天懷光先遣兵馬使張韶霸城未問行至李懷光 南京里 「カアモ」もことという。 「日本戦死が城下陽は発其母不哭罵日変奴國家何員 **有理說明辦** さ 業理 印 和 乱之由治 是新 亦自此前矣祀品 聖言於上日懷光動 新五型 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補為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日也臣也吏補 勤励足效 世史順編三十卷 一一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缝人於城下来無害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李晟俱 破走之軍去團解朱此攻圍緊天經月城中首種俱盡時供御總有版米 且曰吾見上當語珠之順乃数與人言以致犯之排補後雖得泰股犯且曰吾見上當語珠之陳光欲品群處犯正宜謹言密當防此好險之 長安平府庫尚有餘置該者皆追犯有司之恭飲馬の李懐光至來天韶 以無難而失守有囚多難而與和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後追矣 而及死已晚矣及此敗獨日月之母不坐〇本良将兵人接運城擊朱此 新いたから と いまかれる 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十四十四日の里便の宋此将李日月戦於東山破之東勝逐北賊伏兵後之斬 不息足致异平豈止蕩滌妖氣旋後宮朝而已 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宣徒言數臣問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刃之要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諦並興陛下有股脓之臣有 暫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飲日重內目京色好泊邊即行者有鋒 故深自克責特白致今日之患皆為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民僚光遂赴長安○朱北紀秦天司韓遊塚冷城拒之上與陸暫語及乱 · 方至空日一名也舒城既上而像光表至於是逐把蓋對之說明辨有理用文室日 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服脏耳目為首此指盧把而不斥其 方之紙計錢罵者其效優矣 唐徳宗紀

面了軍中便為長少後此方西頭門日便門漢於於此作構落清水班等於城門之便之來勝取民國則一舉可以城城比破竹之勢也上以為然語懷此 製入で一下引かく下下着すべい」といい、 下引かく下大去之欲惡與天聖記を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為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 医养育 之本在平得教得教之要在平見情體心前加近顯而近新之在易乾下禪智起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疏養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 報情 [於之母刊〇上問陰智以當今切務對上疏曰當今愈務在於審察詳情 書戶一時了/日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所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線推誠信不 世史類緒三十卷 鲁山下於 一日本 Bassact 中益村下益上日梢夫天在下而地坪上日本埔下乾上日石墳上益下日益村下益上日梢夫天在下而地 即無窮若有者才異能在朕臣惜拔權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東大抵皆是留同當事無可否而同之故謂之當門道聽途說試加時問遊 平項者中外意正君臣道隔上澤開於下布下情題於上間實事不知知 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 人衆心息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 就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 友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謂之益平上茂人而肆諸已人必然而叛上矣皇不謂之損乎上遭中便 及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 而稱其改過吉南部周宣不美其無關而美其補關是則聖賢唯以改過 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許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處上於位來矣而及為恭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 者雖解情鄙批亦當侵容以開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思字者斯 į 夢 唐德常紀 日度質別成 聖神之 痛目引過以威人心苦成湯以罪已勃而楚昭以善言後國陛下誠能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力は基本 以陸替為考功郎中暫解目行罰先貴近而後甲遠則令不犯行實先里 原子與元元年正月大赦陸勢言於上曰今盗過天下與獨播遷陛下宜遠而後青近則功不凌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則自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水通於下燃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紀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思若是若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白志自為原州司馬特屬馬東華慶府 也誦談顧留意受機於機能與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該者多表我之間過轉辨給脏聰明就且無屬威嚴必遭慢讚照也成此六者君上之弊 燕難不以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萬不爾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 清報各門境自守惟星數遣使問道貢獻O本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恭 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〇曹王即遣使貢獻舊多時南方 故承天所下部曹雖在将悍卒出之無不威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模故 吞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紹無所避忌無令友側之徒華心何化上然之 好讓者直示我之能發讓者之在誣明我之能怒讓者之陋泄彰我之 之言白罷祀等則下陵上替之時何自而起哉 志自為歐州司馬強屬馬列華威廉 地玻璃高福州司馬錦州令敦為盧和等罪惡叛論喧騰亦咎和等上不得已十二月敗祀為新州司馬 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向使早用陸勸 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點紀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将帥乃能 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為海於危亡而不思去及李懷光 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 慶黃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若出則權不下務當賞不當 序德宗紀 †₁

思信 大氏方人 2. 林上年 物榜目地林大益庫陸野課日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夫一行官其惡不特則幾而日地失行上於行官麻下随皇下貯諸道貢献之 院後李抱直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教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之藏以誘姦聚怨子誠能近想重圍之般隱作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凡在 新產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處止之〇置項於大盈庫於行官府置 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愛選其朔子景臻謂願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 販不足平也 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宣停罷稅下四方人心大 朱此盗稿名器暴犯陸後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 ·宗震擊-東子祖宗下負于慈蔗病心眼師。 紀罪實在于自今中外所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臣萬品失序九廟新申之爲和太宗高宗則循昧省已遂用與我徵師四方轉的千里天謎於上而朕不悟人然於下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養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循碩 李新列階號王武俊田院李納見教令旨去王號惟新朝目将好遇財富帝定其命則難騎悍之卒無禁之屬亦無不感動者而况遇直之民先 易弱居安心危不知稼穑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隱靡下死情未上通 **達歴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于涤官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 守藩維朕撫御非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 各部色是乃散小储而成大储植小育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一庫按照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號賦必平然傷兴龍無污短。然 切待之如初未消雖緣朱洲連坐路遠必不同語如能效順亦與維新 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院王武俊李納等成以熟舊 之風行於上下德宗引過之該威夫士车可見矣人君誠能該實其心 五文并已 四海之 遠莫不應之 况詔今之 行於郡國者裁觀光武動約 唐德宗紀 所為照此朱此通語欲及其養子石演分邊容請行在告之事出懷光青之曰我以 または、「門及謀な世記加懐光大尉助数者達使論首懐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東北京照及謀な世記加懷光大尉助鐵者達使論首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京中 我想答上幸成隐越落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雪夢之策懷光大 オギスを 大臣 是京少監通等道宣慰安撫使實頭之也 電明とう 正代 工色日屬祀言不正上愕然退調左右日蕭後輕朕命復充山南柳湖 世類編 十於 西條可次 **光投引出** **京京·商為丁奈何看我死甘心乎演分白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が多 李展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嚴合軍部許之懷光屯歐臟緊且追運李展後軍陳潤樹本懷光既脇朝廷逐盧把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 一日人臣及賜鐵券懷光不及今賜鐵券是使之及也醉氣花作懷光曆與 雲光及狀已明緩急豆有傷請以裨將趙光鐵等各将兵以防未飲上飲傷上從之在陕西西安前城東北漢〇加本懷光太尉賜鐵券本展以為 敢不竭力惟便臣依阿尚免臣實不能又管與盧杷同奏事相順上吉狗 以關復為江進等道官慰安無使復管言於上日官官為监軍恃恩縱横 心腹太尉既有矢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分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初聖徳光被自用楊炎盧把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層志臣 此屬但應常官被之事不宜委以共權國政上不悅又當言陛下踐在之 不進容與朱洲通謀事迹趙露李農屋奏恐其有變為所係請務軍東門 後是與官官為一體也言盛犯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用吾尺寸以俯訴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百致堂三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天豈度君之長処而月故堂三 騰復請德宗變更屬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胡致堂百 不可與有為也次美 通光形口之意哉嗚呼陸發可為人臣式矣 者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 懷光使左右衛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断 養蓋解僱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 德宗以專欲致禍国而不喻唯肯是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 唐德宗紀 t

五度 右之,勿議者皆以延賀為恨鬥獨寫嚴幸為兵柄既解故得優開以保事發教門。 是臣三乘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等發教門。 是臣三季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等發表的之立 鴻邁茲權光斯而未忍擊之 在監察到而 京城之日是時處光朱此連在整禁各處車獨南華人情擾極處以孤軍處二份透 率線等度天下根本若說將皆使行誰當城賊者乃治城隍鄉甲红為後京城之計縣本文八下縣二州名为五首軍馬名川行者等等沒有當州在上河邊守署等於 N.果然下河中将士在道散亡相繼○車傷至原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 世史知德三十老 那後一人 同餘二州名加平董事晟得除官制拜天受命謂将佐曰民安宗朝所在 民運城到之邀請上决幸深州平辨上從之○除李成河中同緣前唐使 再名明於 医游戏员之歌語上决幸深州平辨上從之○除李成河中同緣前唐使 再名明於 思於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天院仗而构之網遂與左右號殺院其幕僚曾發應南史日用兵雖尚威三月院陳若馬使田緒細冰腳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織凶險多過 唯係職事之一官北所謂施實利而寓居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皆陰而 散官陸替鍊日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崖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 禮持二旦徵其任東光點以內憂磨下為袋外恐本晟數之遂應營東走 之及限光失及逼乘與商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此乃賜懷光部書以臣 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悉欲從人為及遊平木若歸命 為輕故國家命於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數官有對號狀掌務而受俸者 本表請行在○李懷光在河中,始懷光方強朱此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 朝廷天子方家歷於外間觀博使至少甚官爵旋踵而至失然從之道使 武亦不仁義然後有功路改艺兵滿遭人說維許以節度使恣行殺掠今 度以前一人而己 令終且有一 十五子而四子願著然則展之功名福祚始子俄以後装 不磨德宗統 **以為那**野 不重如此故唇處之際主聖臣野而處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 **| 荷加此當如何處之贄上素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地東類編王十巻・・・■ 唇徳宗弘** ◎ 粉水 三月惠安造塔其智息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 (三天年家無寒納成家者展怒日爾收為賊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可循衣 天子何在一有言及家者最近日天子何在敢言家平此使晟親近以家書道展日公 李是不計 展諸道副元帥,民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為皆在長安东此善遇之軍中,頗不於放劉從一委公輔皆自下僚登用發恩遇難隆不得為相口加李 皇經道書情賴似稅視城如此之賴更有數人若不追擊恐成奸計雙上上問陸暫近有學官自以此來者率非良士有所建打論說賊勢語最最以為非所宜論卒廢監之不可之君置知所以任相哉。以為此人特禄保位之計非賢和之職業也多公輔一諫德宗而也宗前提外人特禄保位之計非賢和之職業也多公輔一諫德宗而也宗前提外人者得失賞之諫者而相不預為此 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驅命同於瓜果失視人如草本誰後為用 已此所謂假虚名而佐實利者也當今所病方在際輕設去黃之猶恐不 公輔為左庶子 見罪於哲王以諫等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些訓於聖典上意猶怒記 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合乎若謂課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科問此不宜 數直諫件上意屬犯雖贬官上心庇之對極言犯好形致亂上雖貌從 重若默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經命而獲官此以進瓜 奏曰以一人之聽覧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風而欲勝億兆之 上居數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四對語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於對 欺役智爾精失道所還項語納起華二十萬二十八八日次 泉而

十此仰武 兄身天俊 己 許 心 河南市 计约河外行为李抱直就王武俊使合实攻治武俊從之軍於南宫抱真無其為軍門,外不下兩集附太附有微雄其忘身相置軍騎往見削而將除未至在於北東立一般為戎黃宗社無疆之休〇李抱真會王武俊於蘭宮朱治攻頂腿之外。東立 軟為戎黃宗社無疆之休〇李抱真會王武俊於蘭宮朱治攻頂腿之外。東京東京教教者惟於不容懷及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顧陛下以獲 数減 |英次不同国不同也既皇嚴肅維治而判判俗共政計光政党を博慶而馬援輸其を維成了をまか作人できず」と、「コートン 直転混造化 今日クま 世史類編二十卷 大學·自然的研引共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自今日之學係天下安危乃以數 沙壁 節語或沒管 段國家禍難天子播逐持武俊哭武俊亦悲不自勝逐约為 于新一次幸之一次于生。 (阿里奇女婦國上火李島澤城女少次方得以達之有在故樂日本等) 解數年之心湯滿遭使情識而又指題的人常衣箱視破软後房廷時樂樂鐵英亞的不斯則非常時之此長海的人常花箱視破软後房廷時樂樂鐵英亞的不斯則非常時之此長海的人情不可以就經經一十擔於行在又運米有假以的本晟組級寶樂之樂史數王與就經經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有假以的本晟組級寶樂之樂史數主與就經經四十擔於行在又運光有假以的本晟組級寶樂之樂史數主與於經經中, 仰天田此身已許十兄死失遠連營而進〇以實聽為工部尚書粮就即兄弟曾同城城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處激待之益恭指心 款誠豈不以虚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 不疑其於俸慮可謂死年就而項氏以根別氏以后蓋疑之與推誠其效 院之其於防虞亦已甚至 無路路域以 職等 不 夏天下之士至者納用 之子將張獻南怒日澤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日天子所命則為 既後命方大宴有悉牒至以澤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龍召澤告 此為故書以其之先是既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獎澤泰事行在澤 力勝於之志由是不能者然於不任忠慈者憂於見疑舊進典思己也者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取臣高指語之意謀若衆見有過慎 一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祭城東百路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 民 唐德宗紀 大学以牧便 大生至免宫禁祗謁聽園經蘇不移職沒在職職鄉廟親加放照先人之容執勢上林本家作犯六月愚遙寧書記十公異作露市上行在漢中蘇林替著曰臣己肅清班的則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似精安鄉秋毫無重歌起八定消穹掖優安士庶人陥敗庭編米若小有慶繁非男民代罪之意戲 電景書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貴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書白鋒鏑突於 電景書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貴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書白鋒鏑突於 **其主李**義 . 世史類編三十卷 朱市國国 徳宗以儀燕之卒。中一縣之地當朱此十萬之師內則朱鴻武超三代用師不能加之至。中一縣之地當朱此十萬之師內則朱鴻明不廣長安之人不道與 扁二十分 2 电电影的 /H / 新教学的 / H / 新教学的 後京城送引兵至通化門外此口大至嚴縱兵擊之城敗走再載又破之 八月李晟等收後京城朱北上走其將韓曼斬之以降最大陳兵諭以收 能原然西城其将韓史等斬之傳首行在且言為夷光點而市不易要宗 应下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此將**奔正衛其**接隨道散亡 敗北當明君臣大義與率将士據險在之樂范陽歸國其功且不大数百至官一智士因後其大者失劉将本說未而母及而不見聽今當消再安三十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有得為之雖失小信傷由讓 大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城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後宗社不失舊物而兄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孤軍處二強冠之間內無實糧外無收樣徒以忠義感激将士其接雖 審何變於開外唐之不亡便毫髮頭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本最以 以道德用之以 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康光觀望圖逆四紅驗禁於河北 唐德宗紅 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京文日」建古るで、すませられていましていましています。 「東文日の世別事同勝執以言子除肌則不武以言・移理則不誠実 で、大平道の製を日如此別事同勝執以言子除肌則不武以言・みずり行っています。 王) 月月 申見 @ N. N. L 合陸警望的 問澤城使訪求寒天部失内人對上秦白今巨盗始平夜 华成班里 | 来郷一安教臣李成為之首予替立于東州橋以示後世 本運城次之諸将相又接等主及重然至後と一時時間以前的政治以及,以前以上的政治的政治以及,以前以及,以前以及,以前以及,以前以及,以前以前以及,以前以前以 文章 一 不可考 不可考 となる。 で展示的取了換之連和今陛下已還官關懷光不束多餘勢力度被使 で展示的取了換之連和今陛下已還官關懷光不束多餘勢力度被使 は大きた下事些有可感者有同的不足愛也懷光既解康夫之國和朱泚悲亡 直西省上門巡河中東班京城朔方在素種精銳朕養名夏多茶何對日 工發露州天此既平上問陸替令川翔諸軍甚盛因比遣人代李楚琳何 一做李必為散射常侍必為 机川刺史上 詔徵話行在以為左散騎常侍日 編三十永一次、唐徳宗紀一師致堂回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學館術數之事行陸暫之學其師承長藝邪也不如侯莫桃京色徴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後勞誅納哉 本,易一帥而虧萬來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與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 者或謂之權臣獨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蟄路所經首行脇 降詔而還中使求之 感之民態應之平的木備村而首訪為火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逐不 盡見權也不亦及乎以友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來亂而 其操中堅固議論端智能為通達而不畔丁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被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若置 **可致堂上が忠獨立而追蹤於汾陽也,** 一種教堂上於思獨立而追蹤於汾陽也,因然人之所為而是能之宜其 院氏日不降詔而道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强於為善諫 魏文貞下矣 之為益也少哉 作りのでは、 でできます。 でできます。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いる。 いる。 でい 高級人工議者或言決聚在修城除首異で上級之以間然沙對日次公虫清儉實施以入土議會可以於於教授之本中民國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①加韓鴻同平章事作時時別就來教之本中民國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①加韓鴻同平章事 世史斯編三十卷 章非私於澳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皇時間一米十七級金属民場面 魔器何更以為罪乎退逐上章請以百口保決他日又言於上日至了上 志真法直得罪一後以官官實交場代之從幸山國两軍新集一還是因 / 唐徳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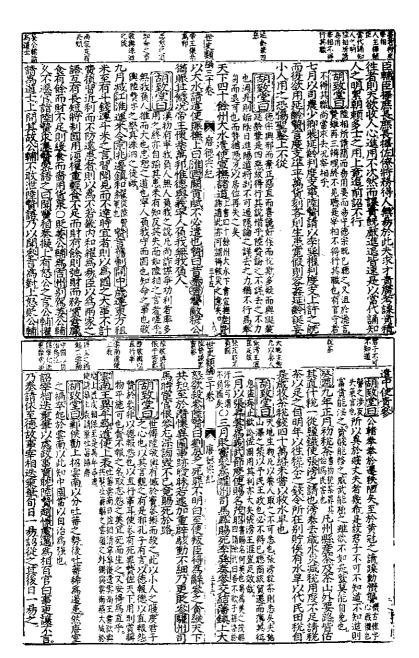
江北新安大 連発され 李弘科明 必曰朕已可袁高所奏必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極靈今承德音乃別駕上欲以盧祀為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為鹽州別駕上謂李 部懼而止上聞之真謂本以曰说不惟安江東文能安隆滿真大臣之器王部欲自為留后韓規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吞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令車歸親軍至深處院即日發光 竞舞之不遠也上院祀竟卒於隨出 連年早蝗慶支資權情端言事者多請放李懷光李晟上言放懷光有五 限防忽蒙 第編何以制之一也今放果光必以管建度随遠之運城既無不可同中直度安義三百里同州曹其衛多五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 勞問相繼思遇始深矣 即可謂知人遂加混平章事工准轉運使混入貢無麼月朝廷賴之便者 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龍諸道在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 製觚三也懷光既放則斯方將士皆應叙數行官今府庫方居官不清 既兵力未死远放土罪今西有旺蕃北有面此南有淮西觀我通弱必如 D五貞元元年正月,贈賴真卿司徒蓋文忠聯情監 6 以處化為禮州 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〇八月馬處取長春宮远及 的話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字不安何以輕勘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香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梅哉馬城入朝秦日懷光凶逆尤甚敢之無以令** · 十米五百級美且臺陛下但物諸道園中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 **阿致堂日徳宗非能從諫者今勉強而從其英不可檢矣本必将順之** 言是也而以堯好不逮不失言乎 光 子 子 快 生命至少上以其子理為監察御史及懷光电威勝不進理密言於上回臣父必負 医太平洋 流的諸軍進通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午懷光聚火諸營不應不知 重主等 日諾乃開門條處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葉後為王人矣處 以不死が 奏奏班之子难固督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难亦 馬王師所何無敵請乘勝計匯西者納為即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就不自無利用後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條奏數以河門既平處必有希古生事之人以無利日書公查千其忠原希心以窓所人之意也之上門座暫河門既平,如馬爆行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計雅西在報幣解表 医回嘴畸换 · 班必與 春報後近一吾言非止免禍。當時可固也友叛皆懷光所為汝曾無罪第堅中弗出皆 肥皮好船 十米 计父末生 此意自殺 亦安用之之李必处於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該借確也即至於試 為朕招之對日陛下未幸為洋懷光循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 非不愛臣臣非不受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欽前即以 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赞日卿大臣家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日臣少 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 城下呼其守將後陸之口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威族之計徒 何策自免對日民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 徽華不可以常閱臣姑以生禍為愛而未敢以獲福為質又曰最計之而 疑共連禍結賦役繁與建中之憂行將後起乃上奏其署曰福不可以屬 深止其身念當動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確勿死,百致官員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認馬燧以懷光叛造,百致官員僅乎季雖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情欲 而雅亦可以不死矣

佐之業 佐野祭以王 世叉類編三十二 四者、新党次日立司子等と司、ひとこく司と、とこ、「一年人は、「所成二年正月以劉滋祖治濟映同平章期造少政辞書原理美役正則有成立、有限又東其造悉的心尼其入相大而又失其思志之大 正平ケ市 · 一天都分到祖賦我差親察使刺之造官送京師今宰相分判六曹造與戶部侍郎元 上将軍 不住於一至三之於理道服養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部諸道政准四連接者 報文 轉運於造造人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能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 **馨嚴本學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聚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 以此帝に無章甚失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鱗叛策奇而俱當七月陳德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鱗叛策領所殺襲自取也上月陳德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降高以為節度使四月雅國將陳德奇穀本希烈以懷奇為節度使有烈在縣州於劉內蔣以東奇之外解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失 限其過惡上重達其意以延當為左僕射 在版入記部海城縣元光屯成版O九月置十六衛上将軍初上與常侍 文行封疆非被侵較不須進計本希別若降當待以不死自其餘将士 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所不可致官百以易之者卒於無成產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修王位之業可致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利所設施者罪轉運一事而所 ·舒度張延賞然追而及之思遠與延賞有於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最表生一無所問〇以報延賞為左僕外初李最成成都取其管妓以還面 阿默定回原係奇為國教城賞以節飲是也吳少誠黨販而殺優奇亦此命と無章甚矣 · 一致皇三 然與其責人不若真已則最之失為重而最不知自及至於再致皇三二人之際正以成都营妓之故處與延賞於是乎在失之矣 以與之則賞罰混般此准蘇之亂矣 泌議復府共泌因爲上歷叙府共自兩魏以來與蘇之由且言府共平 何一曲稽 動源入光 料料 之 列 大平有 能後也〇李晟遠五整在衛敗之其主尚結費謂人曰傳之良將李晟馬杜前生後府共之制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妖因有是命然亦不不 本報一倉殿胡禁軍或目脫巾好於道日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世之類編三十卷 ■ 唐德宗紀 大朝〇李晟入朝上息歲功名食<u>四</u> 朝力未能辨耳混日混力可及常宜早入朝乃遺玄佐錢二十萬條備行 · 一時紀運来三萬射至陝至此即奏之上事處至東宫謂太子白米已 簽泥留天母三日大出金品曾然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鷲服遂與曲環 園恐緊宗族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共謂之礦騎及李林南為相 中使以圖吐西於是始有义成之役又中仙各以積財得宰相避將效之 日皆安居田彭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院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 至陕西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酿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至今為極衛使府共之法常存不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故陛下無 奏請重官募人為之共不土若又無完族不自重情忘习徇利楊亂逐生 者十無二三其殘虚如此然未皆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檀者誠以顧総田 誘戍卒使以所称繪帛寄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 史軍選則賜敷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蔵高宗以劉仁執為 下州府祭殿祭之至所即處將帥按開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 有難問之言延賞等騰誘於朝

東海里請於朝季成日戎狄無信不如較之城與張延衛者與居有院欲及其語せ吳興雄三· * "馬大三大将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以废歌而以及在朝廷上有新 歌之以盟所為僕不可不敢強延當者於上日風不欲望好之成故戒期 使之主盟〇潭藏與柱斷國学中凉时劃初盟初減之。秦氏安屯李晟深,植树請和欲得運滅為會盟使而許羨之日運侍中信度即子基域請必 華言和親便上計遠定民在鳳劇書門僚佐日想徵好直讓金粉暴之行 羅自其性は「三月以本展為大尉初正議。以和於馬姓信其言為之 第志則確據〇三月以本展為大尉初正議。以和於馬姓姓信其言為之 出入者類。很解解解於大于世前檢請常被惡不為家人非護物時已有 出入者類。很解解解於大于世前檢請常被惡不為家人非護物時已有 長城與之宴善屠木皆左右視因使監薩門其人終日危坐東卒無敢妄 獨門極言無隱而性次高未常於於人O五月以澤 · 教命會見使日本 軍司馬李叔度日此儒者華非數德所宜也展飲谷日司馬失言矣居任 主中他日延賞機関か物然則号若監守物議之為正微十十年他日延賞機関か物然則号若監守就和血不和夫世不取録於人一部被官一交属其可相人之為心察與我和血不和夫世不取録於人 在三十所群僚佐各時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謂之考其能一無所 度勿為情熱渾城泰田地快以辛太盟延衛集百官以叛表示之曰李 传教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石城切戒以推誠 **越南和好公不成此潭侍中表也盟日定失展附之法部所親日** 下正月以張延當同平章事本是為其子請好於延衛英行不許 る唐律宗が 之相找社 大丁子子法安津公日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 西共平立犯給事則有更過投過令人則有以神至於宰相天下之事成共平章若 相以治天 おば交替 是至城自暴後出偶得位馬乗之屬將卒皆東充房縱云追擊或殺或擒之 此事伏精騎數萬於為選出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廣次鼓三輕大綠而 也非明確可給今日之事臣切處之本最日誠如潭言上感色日柳潭 是日上謂諸將日今日和戎魚共社稷之福馬燧日然柳潭日戎於射後 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那皆伏地輔哲謝因罷朝是夕韓遊壞表言 於日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沒有大功於國間有議之者陛下萬一事 題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白亦願與起下為約可平上日何不可 臣素奉道不與人為攀本輔國元載皆善臣若今自然失繁於善者平日 入見上謂必曰朕欲與鄉有約卿與勿報整有思者朕當為鄉報之對日 之則行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悦及及恐中外之藝後生也陛下誠不 院軍陽日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 悉已無為而三人下治矣

柳澤を下 1支夷编二十七 工後間必以後府女之策必請豬魔務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暴戍卒耕得體飲此門之任誠河城鳴團非卿不可卒以後之〇秦戎卒屯田尉國 流學界於領南公主确宗女也適關升女為太子如忠宗等出入其第或數日召故蘭出遊鄉附嚴紫無黑奔歸日為後①幽卽國大長公主就母斯等前言則也是不可禁等等所稱在為後後①幽卽國大長公主就母可以等維利疾王工》統計等元平之數讓代尹釋令之非至於知世舊以置笑維利疾王工》統計等元平之數讓代尹釋令之非至於知世舊以為等維利疾王工》統計等元平之數讓代尹釋令非論於之稱漢頭可斷古不可禁乃龍為左散騎常侍清徐淮北故曠 潭與張延尚議事數異同延當使人謂潭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失軍 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後季友温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察之 吾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雲真等於領南切貴大子欲廢之乃召李 臣事機久不欲代之上日卿於馬城存軍中事分轉專與之勢分。該為 而立姓且陛下所生之子循疑之何有於好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宣努力 不後思議獲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滿下令有顧留者即以所開田爲 笛而種之順中主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戊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被放以帶人為要不以多員為等也 有文字巨 末乃有數率相然亦無數 軍权實完關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為此故辭績譬不近天子左右不 後望其孝矣因鳴咽流源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顧陛 審圖之自方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學之事乎上日 **蒂家人願來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遭之不過數**眷則戍卒皆土著乃悉 東乃有數字相然亦無軟於字林府榜國忠之數盧把之事上古一相等任賢也漢置二人存至修之意為唐自武后以 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 然其且其時先亦常懷也懼臣臨解日因調黃 **本和報書**不 北京 下父子慈孝如初矢然陛下還當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 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会 華成辭廟祭乃悔而泣今陛下旣知廟宗養而建寧宪則於陛下深戒其 也上命後其家光奇家後城西 統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雜而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雜 上日今歲與稔何為不樂對日部令不信前云两樣之外悉無他後今非 因曰臣報國畢矣繁學亡魂不可後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貴談於聊失必拜賀 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數獨召必流涕曰非即切言朕今日悔 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晚柳意泌歸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 臣罪大失上日為卿迷延至明日思之泌油笏叩頭而泣日如此臣知時 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完橫而不言 家族保太子屬使楊索許敬宗李林南之徒承此台已就舒王國定策之 失從容三日宪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失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語書像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智未之知 栗葵納於道次今則遺至后遇行營動數百里車推牛斃破産不能支熱 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必日必無此應顧太子起放起茶荷必身不存 而知民疾若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校有司之蘇格部書残禮下民樣 甚哉唐德宗之難稱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

建奇州人 可致 之 行 世史教練二十老 子が答が 東子達此孔子所謂一言而來非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當為血經故意必不祿政代不上曰盧把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天此例之所以亡也不然則这奸於為乃常兵暴敗相應把而致之為是 展格君之事兼於是亦少別為先是本心東上目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以而又倫之大量以供我別鄉先是本心東上目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以與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致存輸大益監護用句能外之名則其非惟 [D]五年二月以查司资及同平重事時至必台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之勝城何以不書與北縣必等行之勝城何以不書與北縣必等行之陽城何以不書與北縣以等行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納曰我生不有命在 此蓋天命非把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意偽陛下覺之豈有建中時は旣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将士豫請城奉天 其然必曰人言紀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紀之所以為奸邪也 由從容與必論即位以來幸相曰國紀忠清謹介人言紀奸邪朕殊不覺 佐公日無水子を筒室よりではより、ままない 感一新其政界洋飾廢庭文謹號令教誠信察具偽辞忠那孙団帝仲增賦 飲盗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縣者而誅之然後洗心物 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後其徭敗乎 免滿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後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 發兆 勿受貢献至是上後微欽之且物諸道勿令宰相知泌師之惆悵而 争辩放至是有不能蓋言者矣 一本必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弱炎尚能 無求乎是獨格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解亦必所以相 言歸財財於左常必乃及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甘 **房** 唐德宗紀 府有逆耳之言而無色和順無陵像好時 투두 不失是難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失為之傳納學之其母雖貴日徽絹一匹謂玄佐曰太後雖然年申八年三月區賦貂炭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署每季納使至玄佐厚。令則去乃天民矣 尼で本芸芸団女 る 経 学 北 野 董信代 里 **传统通貨略不得實才上客論對自今除改卿宣自權勿任諸司對上奏其客曰** 配名 各カデ 底等了。在而已然曾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皆地於人子弟或問之皆自欲 等以為及嚴養實計用上遂相之多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部隨要地質問完 秘禁行動道使朕中悔已盡而在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沒應 解部門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〇以趙 **医教育阿如** 「海川」 うていしを乗りたる目をいます。 大下安 利住の地 事則本書異日考數最併陸點學者未幾或言於上日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 即平華理陸野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請令某者長官各樂其屬者名於紹 三月中書侍即同平章事事依字心本記有謀暴而好談神仙詭謎故為三月中書侍即同平章事事依正以本心有謀暴而不称立首時其謂中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後如旧人漢世事四君來為嚴作所無常以門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後如旧人漢中四君來為嚴作所無常以門之漢人漢: 知宰相能否想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謀議國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即是直大言以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見親吳陰僧之先会赘而引參何也曾住位五年君德國政補前日耳見親吳陰一天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掉此者國政衛一宰相漢大乎薦賢孝鄰候知慶過人而以實董何代這同權 百至百三請長源本必未字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續有争能之意耳用女皇一陸轉自本於相後不後次說直帝訪問之道數以悉度之正 或問陸暫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數不然道合則從不 **蓋其循黙克位之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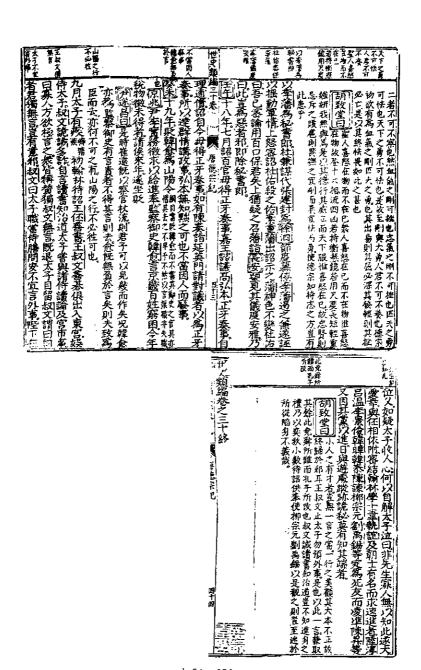
餘 足 所 於 上 美 受免 我一年选舉京師上欲今京祭加副後陸報請選朝臣宣奏徐察事情此安大夫入朝以吾等留務乃分兵開城陸衛寺字出或不远属學許日執做宣武軍配攻其節度便到士寧法軍後東後及軍中若之兵馬使李萬於 李成八 月次 紫華〇十二月陸暫罷為太子賓多暫為相上奏論備還六失以為措置非方。 是選甲茂十年正月雲南擊时龍大破之雄時間監察吐蕃城之道便來款捷 危獨弱之幾不可不審無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順 於取常賦支用未盡者文養餘以為已功上不從心裝延數奏左藏庫引以該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能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與上奏以為延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 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漢書乃於其土之中得銀三十萬两其匹段雜 置久召耗勝孫線庫方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别庫虚張名數 見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美餘族級過及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别 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政刑矣其何不属天子于唐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之使天下皆無為其得不属天子于唐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以臣逐若此聖王之法必誅而無故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資 侍廟堂恭断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例致堂回李晟非特良将乃賢相也德宗置之問處七年而死向使倍 無務則一數足任其責义若用數而參以群府是循以與職與為節並 **更起至日來相帳產遊片無足言獨陸對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論** 駕耳贅於此時已宜遠引何侍貶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您宗 怕而為陸實情也 為度时置於共衆方分於將多於生於不均機失於通制上雖不能 如費 所陸天 中 本 子 月 之共工代 來并之家稅欽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〇對又上書極諫延即於開田為課績四論稅限迫促五請以稅茶錢逼義倉以構水旱六論院的節財賦凡六條一論兩稅之濟一請两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吏以增尹 |動きすッ接所用院言而不験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繁異同之趣是猶徐總||翻述八以上無滞疑下無當然及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 一番馬用男不收好以辩給取人不得敦賞之士對又諫曰登進以機庸熟退以数 大街が 而不知用人 即主用人 沗 世替不動 少<u>实</u> 三者 行人 你和之少 世史類編三十卷 邦之少外也苦知高指鹿然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極有 妄為新誤以持克聚飲為匪躬以毒諧服聽為盡的可謂竟代之共工愈對好許數其罪惡敵所是反對其一二其署曰延齡以聚飲為長葉以能 · 一般之所大失必若治之以恭秋之法情其為殊首散,被范華陽日延齡之親聽陀贊之廢縣趙憬實為之助 條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然形於色情點而無言對應為太子有愛聽彈延齡事告延齡鼓延齡進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對黃 聚延齡日短暫於上就博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處於發露以對所 曾力争之所親或規其大統贊日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無所恤 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數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 でいたり、こうしてくなりしていまりますが、こうというでは、 過二者送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點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飾以格居。 起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迫而無然忌斥遠以 墨而意栽曲直棄權衙而子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談○對又奏請均 用誰不增脩〇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有選用一經譴責終 做其不格既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紀人知復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外决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使此非敵國之所敗以華明正人故勢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将行兵於千里之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 房 唐德宗紀 -

用

開始置上子為之管水上養乃解金吾将軍張高龍財課官大閣東請斷依賴 (本) 大下外上養工學大工事成為一十一人。 (本) 大下外上養工學的人口。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のによる。 (之皆鎮宜集宜法常确 學公何公方公 以天 經和比實社 此下 產 類 門 馬里 總無及官大島震橋 允所至不夫據士城 作言一辞拜於後自 本仁教 《《命皇·定夏其祭与义为宣导》子于广告上河前含文作户之命之类之。或下下以整**、諫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造成谷之而城方與二年及客日夜痛飲人莫以整**、京市《始尚·宣传》,《新闻》,《北京》,《北京》,《 能窺其際皆以為虚得名耳前進工河南韓愈作争臣論以讓之城亦不聽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造厭谷之而城方與二等及客日夜痛飲人莫 看思題城智力等皆更長史〇初陽城自處土做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李節實於劉失勢於望動接聚心四月段智爲密州別駕於所襲京于及李節實於劉失勢於望動接聚心四月段智爲密州別駕於州楊四川重 ★本学回月於陸智為忠州別常好既龍相東延終因踏雲充張房本本本学回史以宣公此實驗館才高似宣公憲政悉使是經濟之學職無不實室於東收惟杜川東古方書的巴可納即進退者。無不實室於東收惟杜川東古方書的巴可納即進退者。無不實室於東唯世川東古方書的巴可納即進退者。如無不言言為此及公司發展之常說其君未常用數概其奏議可見從論 ·對論諫徽十百篇讓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州帝所用了巨癢土梗至延齡草則寵任盤種不移如山昏後之相濟也如此說到三德宗在危難時聽對說及稱亂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說俸逐猶 绕十一唐祚不就情哉 ,其無不言久數數與學來和提口現門至師聯繫陸當 多所度對兩台或古代之自城中的政治科學學學 經典則會不監報是逐傳來事為力言至著官域與坐述 用数室目陽城醫矣情其未主善也城登颉司至是七年宣皆無大事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晚有遊子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晚有遊子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而我為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是非働哭之地使上 是齡被希天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何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 應對之後稱此為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是非働哭之地使上 是齡被者天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何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 應對之後不明城亦未可嘗命一發正氣凛然陸免於死果不果相其有功於 應對之後,因此 一個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數城所爲山人農士 學問故憑情其去之之,而很有其亦乃過和後必以其微陸贊見陳 一個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則止之義也 學士鄭網素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和逐為 百姓或城刻吏禄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緣什一二 死無所做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解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為無別司論者或護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勢若不所則無所成其名矣言而去也何所取後 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黄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逐邊司禁足終無一無愈於延齡陸贊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改也而然谏官七年適多獨总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高七年即當時之事豈 成人之美亦甚哉

市路加州 思道 新 東 東 世史類 目於書書 下和 外建封案 利电流区 常明 皆撤去業門門諫官御史素諫不聽除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 有月進華東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東南以進奉達城東 話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養之每初使出雖方經費餅之家 沒者上以**豐州富屬街港可守者文場因為等東雪州新邊氣寒土府民** 刺史進奉自開始及劉替至判官嚴緩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被馬刑部 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繪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入将物 後可辯無政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 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置白望 坐中皆屬目於景容說益不平乃厚將皆交易使去之會有傳四鹤将入 東行軍司馬李說是之回 關梅錄入頁過天原說與之宴檢録各坐次說 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颇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升,升希官者意對日京師遊手萬家無生業仰官 數有人於两京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飲手付與真偽不 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今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賀上獨悼惜之〇十一月以章渠年為諫議大夫上自陸暫貶官左不任 員外的募俸進奉自總始〇九月以李皇書為靈門都防禦使景妄為阿 為景思以動後的來二歲之後所構完 a 雄於北邊〇裝起飲卒中外相 不能過景學此之梅錄識其聲揚前拜之三非智州不端公和恣記下堂 信者製延齡季於運王紹李實重執證章其先皆權值宰相越附盈門 湖南日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產者愧耻富有四海 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乎 十三年十二月以官者為官市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更主隨 十四年。段陽城為随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徒 外 磨德宗紀 左指下也漢法此道尚悉城刺史城近 観察使 1100 **野城**信千 奉為思姓の 項書 民如治家州之城稅不登觀察便數加請讓城自署至与日撫字心於彼 文明 在無行於大之色每頁物公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一州 東ジャリ 三人でネ 世に類編二十条・ 政上知之召及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日盈珍接哪耶對日易珍不換臣但 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恒私善日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 他那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成寧王滔城平端 · 城性總謹雖位窮將相以為外也 科政批考下下觀察使達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欲判官大驚馳 下頓怒已解後奏習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陕西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 人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後歸 妹信予賢者也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情哉獨怪兄弟三人 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 院華陽回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 人居德宗紀

4



後出後 展出は「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右令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任任依忠世只類為未少二」」、西明三紀 新刻世史類編奏之三十 **凯走疗師** ラスト 7,77 1. 宋有三 至帝與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夫首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養惟獨室官李 世界不則理議時而忍為二黨平之渝縣以死可號也去。〇大赦能進敗已營宿此曹安師不認住以此任務人的東京都經行其志中獨接宗元為與以之不可聽之及一旦因而權之又之叛策宗 專之私道路以且王仍叔文朝訓旨一時小人也順宗有警德而所用之人若此 名在人员自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 注意者称功 主天聽外事訴議唱和日夜汲汲如任互相推與日伊周管為後出間然 救群臣以微遣逐者不後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野陽城赴京師二人 故即位首禁之心追陸對陽城於京師未至卒。清未至德宗之末十年無 奉官市五坊小兒赦天下諸色通負一切觸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 常執道承而行之而罪於中與相信和一外重則翰恭柳宗元劉禹錫等。 言思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好後宣子中當 心言的容年氏ルガラ 等存左右百官奉事自惟中可其奏 皆未問追詔而本勢之東政也於李吉用為明州長史及暫敗吉用徒制 西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件押報不勒年改元非得已也正月德 〇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正章、類編表之三十一 〇十一代編 〇唐順宗憲宗 法法院 旅宣官專而國命危貧政名而民心難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 能循防臣下則專任宣者思其窮舊則聚飲剖刻是以藩鎮強而王室 則平借級刻城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順應城編聚姑息權恐生囊 意思不能推誠神物專質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款 問出出之主也不敢年而致大礼何故本夫志不小心楊而 記述祭明道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世 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宫皆知其弊 來者新笑 嗣以安社稷是爲賢矣 我用許四十六年里陵〇帝不幸受疾好和肆志而能委政家 型心如不可否比立调左右权馬生确於不起。一指背天下重空相欠歸非,以文等选入所以前,随途與同食閣中社佑高即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顛珣瑜嘆曰吾豈可後不奪敬問食 非习点中,以为此之气情情力,往来就失近非习点,用言序为非为典象。 子監 質 変 請 大 作化幸 黄家十年 主政文成人英測其所為近年時日生治以籍相不即與小〇立廣陵王統為太子以與於於何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學之叔又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董屏人獨姓以飲於不住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學之叔又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董屏人獨姓 世史朝編於之三十二 有な色 11.75.62 行列を 權权文怒此之直皆懂人白執題起迎叔文就其間語良久,根文索較執方食百係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報題直首以待事告其中當新之 世號文電先 下今先生為寒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實懼而出所成之其明春秋能 卿黃裳勘執調師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該第日丈人南得一官奈何答口 文聖人書通外後 黃家為果匹齡所思留治臺閣十年不透及其好常執誼為相始遠太常 便品與百官親大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是色先時杜 以杜佑為度支禁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董謀得國賦在手先令村 之子也常是要未請以對自代不從 實脫鄭珣瑜病不視事實施以王叔文重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 也州教門人以為一處而吉南析然以宰相禮事之對逐與深交吉門極物 **居此位碩左右取馬徑縣逐不起二相皆天下重空相次歸則权文等非** 福園非錫爾然功名自居看可以肢節望也經輸未必盡出於道而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存本關大而無益無不受宣此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難可足以正一大而下來其弊國輕重如孔明隆贊之徒其於道雖本雕 今世之事象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周知所對的我堂上被然大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義者必以的文堂上懂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人司馬之冠今因語而出一何棒 胡茲書 4 干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偏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 《唐順宗紀

史 54-657

川師爰止告書奉若在的之日于然者所以為唐端之也其百徹美一華本子監團近常年表情大子監監系勢為近不可以為後去放興自不審其而華常是張野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常星表請太子監國以朝廷制方團則三翰和一文日至此簡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疾王任即為疏請乃三翰和一文日至此簡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疾王任即為疏請乃 が店 下手 常具有功 相對天在所已 又等過馬戶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養安俄而別南東均河東藏特 以王叔文馬户部侍即俱文珍等惡其事權則去翰林之職叔文舊日叔 **烧表旣至意與拿回而那當機懼** 逐却之節南歐毛龜上日朕所暫惟賢嘉木神之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縣納昇平公主献女口上日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遠 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大上皇野王任為願州司馬叔文為屬州司中 · 到使劉朝自為的後表京節欽朝廷不許後為給事中隣不受後阻為罪而○西川節度使屬底於職忠武王常是本。果意縣人悉之是其處 表曰陛上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馬政又上太子為請奉開王叔 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祝近習弄橫而龍門祭德宗雖甚太子引許人好樂無危為對每于歌奏未當以颜色假齡県在為相常侍宴魚源宮根水燒彩服雕廳宮人引册為權歌縣門刻下収功而桃隨虛贊張滂篥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語故卒不在延 五迷昌二京社真安布切於序多矣. 第一下上方之杜佑高即度不有問哉 見取明瑜馬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获而去能 成人稍不假權等相左右锋臣如聚廷齡率齊運常集年等回間用事奉天敗此遇且常多先禁然來城拒職督勵將士無不否滅德宗在位 傳政元良克昌運作賢哉 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 初刷位力未 扣 耻 美 所 質 質 東 取 打 **麦**公非 法制為建 新王時處使又應明○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度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 不可以為其所○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度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 天下可須寫然於是始用女討屬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對爾爾禄州執修 村益忠弘 世史斯編卷之三十一 東京美節師有物故者向が思か而故也とまちょう! **陰原使同計開上與社黃家論及著鎮黃菜白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典文為这可拘上從之戊子命高宗文與红馬使季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明以臨西之可拘上從之戊子命高宗文與望馬便季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懷臨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卑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 議者亦以為國險固難取杜黃家称為獨日關狂熟是書生取之如拾芥 斯我頭豈汝礪石和關日忠烈王也乃點之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其公鄉 能討故也〇始令史官撰日写從監備國史京執証之請也 下必欲根奉紀綱宣首以法度教制潘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衣文大將船錦而學之即降苑鐵龍繼欽於行木皆有出朝廷之意者陛 刑者使不發但使張刃於其頭欲使屈服而赦之益此之日堅子當野 故此數人之惠至今不混有志於重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是正而潤色為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 西至堂山東銀分歌訊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循起草也將加到文堂山李義府許敬宗子許史官間仗後事姚確又建今幸相撰縣 用杜黃裳策任劉崇文繼用裴垍李潘李絲裝度諸賢卒收成 請言無餘恭前壽四十三姓景陵〇帝剛明果断志平借叛初 功威令復振足稱中與及晚節騎後好仙迎佛不得善終情哉 名統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為宣者陳志弘等所恭 心唐憲宗紀 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夢

現成不足 世史類編教之三十一 助二人從其言語輸內稅申官吏行益法未表京師社黃裳語來其未定所也不 訴公明行不以及師古來其謂判官高水平公慶回我死子必卷前道為院名《平初師古有異毋第回師道常珠正在外師古私謂所題日吾非工次也可來之學心含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刊於達迎合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刊於達迎合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 **光氨楊漢** 就加任使則現端之才不困於致楊淘汰於於縣似觀職班輸之和就即軍一本先賦所奈召試殿走而親東以當世之意務其言可未則四月軍武制舉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都自居易蕭便亦傳師出馬四月軍武制舉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都自居易蕭便亦傳師出馬 則實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養哉明主勞於 不賢而逸於任人此處好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献市煩細之 不可自服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網有序尚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 以元極獨孤和蕭便為拾還元種上既日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苟受而實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制小人 舒作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意宗不用 道勒後標柱正 為山共黄法 左人。 名字 安 為大大義不 李二古 が長之多 在案子故不得人在相位 一年就是一年村童家能為河中的度便實家有經濟大多而不像小師。 一年村童家能為河中的度便實家有經濟大多而不像小師。 臭功 名く 世史斯獨悉以三十二 午所入 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衛不息十本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是不犯極劉闢常子玄克成都劉闢即數十騎西奔在蓋崇文使高霞寫等追及擒之崇文克成都預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都統的明清軍不 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和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料更之無事者村 以本學為度支監鐵轉運使目劉安之後居財賦之職等能繼之聖堂体明也福者接於尊而以平前老次が平而不好也 **黄裳白卿之功也** 黃裳建議征屬及指授高崇文方署皆懸合事宜及憲平字相入賀上目 安督殊色監軍請歐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必至當以撫百姓為先 因如此車送京師并後其當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關有一 一年征課所入類多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縣〇九月喜 胡繁宣 求聞達及成玄德在舊然後許以縣既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字物打致皇二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克舜若民之心孔明即草廬中不可致皇二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舊黃然也初無屬髮富 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辞乎 四省者接於事而以平数者及於将而不失也 更良計他日討之劳員為如何故若干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可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責策之 門唇管示紀 子加爾斯 之*與討案*

十 幹 纸 二 男質 コヤヤのからとうがする。またいでは、1915日南北路に往城十五年一報度作在以武元衛李古用同平章事古南諸・東省日田田市北路に往城十五年一 稱為什人 出兵も和 直过史指 子さ 文章及常文在蜀春年謂監軍日西川乃学相回朔之地學文章敢自安屋工表 涿邁而外獻策請圖一東檀打五東出那洛丁石今遠從史不時奉部外問在東北召不時還做情報照之一服熟的度便盧從史内與王士真劉縣四年安逸無所陳力碩茲死遠陸校有是命○盧從史擅出五七新途 統ち三十 也力及恐懼就多不入朝觀遊節度使李鏑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為李鎬及制創官節屬籍祭諸道兵許之國既平潘鎮楊思楊惠佛班外犯張 為我言之相取筆既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琴畫當時偷然稱吉南為 旦來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年有接識君有精整頭 無行意養 未稱疾請至歲春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衛曰陛下初即 胡致堂日 一次召入朝致其選延不時奉命則亦有以召之矣 查回者如此被徒等不群於廣氣而獨與納那郡之紀已就 第上黨鎮可回者如此被後 平 員其功多矣 平藩鎮史實所謂差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鎮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逐 東臣断日於之怒及為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及事憲宗首建義漢則東臣断日杜黃寒始佐子儀能被李儀光之陰謀及為即史不畏於及 乃遠上召李終語之曰朕與鄭網議敕從史鵝上實績後入朝網乃泄 将人之勢乃歸吉南城率是道而不爱其相茶可少皆哉 於從史使稱上重多糧就食上東看联乃爾將何以處之雅敏縣計無 相能輸訪問之惧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難在聚相季吉雨不得在端亮之刻然於陸敬興能忘藏芥之臨於最 英国以罪為官者順行提為不服與十僧備皇南是李宗問皆指陳所政美人而應其直官檢解不惟久不被期十僧備皇南是李宗問皆指陳所政之者。 人名西克其克格姆尔 人名英克克克 医神经内脏 人名英克克克克 经地间的 人名英克克克克 经地间的 人名英克克克克 经外间 大平二户省一年生水旱所像非時期發不在此數 平路口陛下誠能正河駒已尊道貴德遂和佼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之與等○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族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非婚。其外不知韓不在四班之為然為此其所以為縣令主後世稱治明卿言就不知韓不在回班不為此言非但以叛愈人又并亦使其君如稱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時 無使小人参馬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馬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日美裁斯言联将書納 工良人曰非鄉言朕無誤處分〇上又問李経口諫官皆該副朝政皆 論以細為住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欽專朝政法龍是前頭陛下熟察了 有餘矣然網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言用容奏終日續紳力 羽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繁人主喜怒敢終口諫者有幾就 之失無所避者官楊於懷常貫之暑為上第上亦嘉之至古南既其言自 有課者重展的 度夜思朝刑暴威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本謙 **書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做其餘如何對曰此始非陛下之意必有** 得已罷垣東真之巴州刺史涯那州司馬於陸頭南節度使僧儒等人 部於上且言決於林學士王涯之轉也涯與幾垍覆第而不自言上不 八唇電照紀

推作 wath 引きりこう ことでは、 これの ない 一、 ない 月か 之人安日 相之政権 装冶賞を 成人 其人乗間水京光判司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 せの類話をベニー 祖之日用省佑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的首佑就實佑惟實也問言相比及相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便物請一 人親節位面立中水属四桿而退之均不從四日首姚南仲所人 意勿效潘盂陽飲酒遊上而已轉運剛使點傳縣機江淮財風州察縣路機我之口朕官中用常一匹皆籍其數惟順校百姓則不計費鄉董宜誠此 巴丑四年正月南方早歲不然不過也造宣就使期被等職恤之将行上院太史巴福縣進退人才之流而有自然、在史巴福縣進退人才之流而有自然、在東京百縣之任矣其神公他日有高期無應之宰相構公者不妨得之相則必不可 等日以太宗玄宗之明衙籍輔佐以成其理光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平 而坐隨額盧坦以舉職事而點度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 展了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儒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 均益局峻整人不敢于以私管有故人自遠請之均資給優厚從谷軟押 後首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動端民輸本色本其留州送便者所在又降 些餘董得用事上在藩即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曾謂垍 下時之藏否者也一旦無罪悉頭華之上下杜口聚心河河陛下亦知 平○以聚垍同平重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 京年1月二北家君之至也不賢者及是若最相者可謂忠於事為而不正年1月二古之賢相不惟以陳詩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陳其君正進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思諫官言府政得失相獨當之。 預相之職茶矣, 17] 由) 数無憂 の於國 武俊有功於國武破米 編义陛下前許師道師道自立杜貴案前景與米原武政省武俊有功於國武被北縣久陛下前許師道所容此并繼節黃宝郎子正王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表相曰李納跋扈不恭照平續節黃宝郎子正王正王以下 教室 同北諸鎮世襲之 與東 居也于孫相也也出來主士直定欲自朝廷 世見別編をさ三一一 相价與 東上以間諸学士李锋對回河此不遵禁教誰不慎數状学日取之或:一大馬の外上小路線,今季承宗社真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外工是本之三二 欲降德音率終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城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賢三月制除縣內蠲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投賣賭賦規勤鄉上以久早 新下而兩終表質白乃知豪先於事故能無夢事至而憂無救於事〇· 出之諸道横然以充奉進南方多掠良民賣為奴婢皆宜禁總上悉後之 が黄紙後批之更請更速素然潘日如此乃状也何名批執裴均舊潘有羅達雖樂名替大照答○以季潘同平董惠藩給事中制物府不可清即 西致室口歌其告寫完正心之言則知怕之方才不為利回不為義致可致空口來怕實論事練官喜批粉給事此宰相所難能怕何以能耳

砰 發可. 楼安望 山 之关 群士付為 同國家州縣不與成和無數賽質用的用手作中今上土等馬一下從可養正與兩點本文少藏病甚至終等上言火藏病必不起歷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等時間、別後數日平美簡素為監察御史謂之曰若不貳楊賠貨首員國子〇時樂課等。為厚矣無乃為累平對曰將自布衣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豊得不與之際與別。 医前视交征液送者徐晓德至蓝园突别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正質討稅交無液送者徐晓德至藍园突別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正質於稅交無液送者徐晓德至藍园突別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 |天下之治 朝時都是陛下恐今後代相傳不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〇十一 是盆止街 近成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徴天下之丘事令中使統領者也 國家州縣不與賊鄉無掌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代趙不使者臣宿将而事付中臣此乃天于自為之語欲将考服於臣下 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者奏奉安依從之國州牙將謹也使魏知其部 也若師未中勉而先碎於親是上之詩及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 表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備寺之美管 八月殿安國寺神樓宦官吐突承难盛備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 十五年矣今一旦越聽代題想廣臨亦屬矣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 謂李安曰往至王師取衛取具第不一失是皆相臣之甚今王師越麗 學士撰文欲以萬爲酹之上命李終為之終言充舜禹湯未嘗立碑自 望矣不去病源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其終能免於尼亂平哉 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年俸白后易於此二者當格 天下人已 為政党任 尼五到 切 別 別 別 在之簿 成一吐突承瑶討王承宗敢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曹 在之簿 成一吐突承瑶討王承宗敢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曹 原廣五年正月廣龍的度便劉濟将在討王承宗按照東鹿取皇陽按 東方人民 电見其情人抬之举動可不慎乎 長宵人才 世史類編木之三一 計得基屬 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與封口秦以條刻而亡漢以第大而與太宗觀明堂 官者之成也王承宗遣使自陳忠盧從史所離聞了朝前賦前官吏許其以為應信官王承宗後其官節舊附奉版皆制重難承余遣使自康不言前七月制雪王承宗後其官節舊常之處,是,杜其永理為之也與目前長百八附也傳味董非人君之監數, **考易供救積上不聽** 思必任智士書長策仗猛將級精兵軍力再舉必不先題而後聽民李安 水縣有內侍後至被驛門入擊積場面上後引種前過聚之字経住群日 河南并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赖奏備之擅令停務朝廷前俸乃還至 日然則如之何忠白王師入藏若厚稿之而悉甲麼境號白伐趙陸遺動 将相处天子與臣下争功也何其不屬哉當宗一将永確而天下之人及其以日者共為之天子無私為意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死其例以朝廷伐叛討远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 二州與之悉龍路道行营将士〇以權德與同平章事上問宰相 今唐電空紀 二城持以奏捷則觀之霸基成矣李安日春逃與趙隆)鎮子者不為開左右日中永也對日夜 12

佐谷 新五 生 **游纸**中 寒餘不進以季為戶部侍即上問李絲故事户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 4. 百今明 世又類編卷之三十 前致室目司念始然典于學版德修問覺該使學為王者事異端何自前致室目,華滿之瑜養正而不足回思宗者無以易之也傳就告高宗苟通盛得充人安國理何憂無茫醉之事子。 極億薄多藏何用耶 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終又曾從容聽上 上曾欲遊獲死中至逐荣地西謂左右日季終必諫不如且止終官自 無隱若易言雖必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稱口非所 |子如六年二月李潘龍為大子彦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蒲對日為里人別教司為累耳縣若用及開意宗或可必無其成子 聚財上日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運數十里畫為於左柱 吐实本華專情語極點切上作色目卿言大過経江日陛下置臣於股心 石経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終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 守土之官屋飲於民以市私四天下猶共非之况产部所掌皆陸 運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右今之明戒也 朕日夜田盛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聽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 耳目之地若臣長遊左右愛男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降 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訴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息 偽難中水亦不可元曆乃遂明日權為重職〇以李爲中書令人上最 高而預中道徽院得宰相名望淮然馬呼居易其賢哉。」是書赞曰號亦不乘當系問時權勢東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討完節相度書赞曰觀居易始以直道舊在天子前争安危其以立功雖中被及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酌 在至皇一一一百千萬不萬用小人有六重去子四者該備非難事也以以可文皇一三鎮不臣河邊淪而該天子奏賣無乃德有未備政有未養 **外居憲宗紀** 其経 方律 長 重於於至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軍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将使法吏 所解解 電不尚刑立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素的皇父子子上目然後旬餘千順入即至至風威刑未寒中外懈惰頭加嚴以振之上襲李絲目何如對日王者之政尚 マニが主又管言於工日官割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路部以來惠澤深矣而不動之 世界名が一て打下不行者以及十年者 に 一日然言人也必要 * 李辞真字 **人干豆** 新言口。臣當犯旗方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亞宣得為忠上日終言是也字言問入臣官是自然言是也字言問 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平言用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字也極前以附直者而言用等為故從可謂上到其為下提其沒者失此事理人是不為難敢是自奏以為進之接上當鄉言正合朕意退請左右回李言南為從婚如李後直宰相才也活前胡 歌家給人及賣頭循以為馬火務新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今之所不能制言南言天下已早陛下宜為樂李経曰漢文帝府兵不血木不刃滿轄亦直終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際 〇上衛延英數館城西西接解應大明本善逢迎上意而終聽直裝臣縣及看聽與數無刑有數華論於上前上多 ○以李絲同平董事李吉南為相多館禮然上願知之故擢鋒為相吉用の盤嵌愈言其事由則以脱黎六曲亦在其中矣於是杖代| 百流獨洲所張其文是錄之由清韓愈之氣亦不能及以此於是杖代| 百流獨洲事由申尚吉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首矣無利疑惟 **吃報父仇殺秦果自請縣請罪前後仇機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發** 而處止也李吉甫當言八臣不當覆讓使者從臣安不亦美年李峰日人 倉庫空產此正陛下宵衣肝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處為樂哉上欣然日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腹近接 属一州烽火屋整加之水早時作 關文也盖不許則傷者子之心而并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将倚法事被 人者死宜令都首兵議開奏職方司員外即輔愈議日律無後仇之係非 相而信他人是使好人得乗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未以皆德宗之過卿董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富力陳不已勿畏朕謹契 断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後父仇者事發且

不前門野亦物上峻刑上謂宰相曰干順、人是五臣物朕峻刑鄉知其智之者數 所名を芸 同于馬」解心不預明日上結終日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日同年力四海九州之 阿等不多而出為阿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字終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日朕謂李 世史類編をマニー 育品 教和後進之 群日翰林樂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長則 7. 踵失富黄者固翻失容匀之前而知其照依然不常思者亦人主宅心之,前之言屈於李绛者五二失吉南既不引遂葛采亦南存之益隐忍取及四不知也上曰此欲使联失人心耳言南失色退而仰首不言矣竟 日趙 王展七年以元義方為郡坊與祭使表方婚奉吐天水难平終題其為人者供之入仕之堂可私者叛之於是命段平仲常貫之率終同詩定 為中書令人上嘉翰林學士僅經讓直命學士自今委書必取群連者然日本之所舞無私於同等不明師然立也此則正太之無矣の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族義方近都亦能回此然立事稱以正太之無矣の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族義方近都亦能則且一八亦非母徒若子而終乃奉為之官以此日之先子姓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趣而棄才是乃便引非獨公雖在兄弟子姓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趣而棄才是乃便引非獨公 鄉之民而為縣者甚教請物有司許定感見更員可皆者省之州縣可供 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 太子寧至〇季吉南奏自隱至底十有三代較官之多無如國家者今內 人偶同科第签科而後相談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為皇太子〇八月就傳節度使田季安至十月就機在馬使田興請吏奉 人官官耳故樂與鄉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像也〇七月五後王桓 下位直言無從而進失逐不奉部〇上曹與宰相論治道於延兵殿日肝 頁部以照約節度便諸将立其子懷隸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傳事李吉 者长汗透御服字相恐上惟像中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與廣者獨宫 五张昌二府當受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處亦未當敢亡也惟五來昌二百南太平為樂之百所謂一言而近我別者也夫聖主要其 樂是務則樂未畢而委及之矣 東京 2. 長春日 **若得鄉** 東京的田士六州百姓於後一年軍士受賜钦肇如雷院德克到取得年名了使者主要原置止百五十萬都而已千上校乃追知制語裝度至聽達宣慰以發官軍 **是**非佛用 大聞上東召宰相謂李終日例指魏唐若符契至古南前遣中使宣慰以 南請與在討之李峰以為 既是不必用共富自點朝廷今懷諫乳臭子 矣既而懷讓切務軍政皆決於家 便我皆情怒大課環拜田與請為留 記載具緣不能自聽断軍府大權必有於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罪権補餘不能自聽断軍府大權必有於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 萬路以賜之宦官以為於與大多後有此比将何以給之上以語絡終日 籍中新也嚴請所官吏然後可皆曰話與乃邊懷讓於外輕梅監軍以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情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事 田興不食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思歸命聖朝陛下奈何受小惠而遺大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都都兼請發內庫錢百五 親其變終日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在衆坐待韶命不乗此際推心撫納 教章見之相顧天色 嘆日保養請於孫依 美者果何益平度為與陳君臣 語教日汝首聽考言是皆日惟命與日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 「一大」一大一致勝年御失其前小山人心不因而王泽易城也况不帳也是一系宗可謂如所取與能用善課失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後失 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传 **競性節度使田東名弘正**

功臣登長 明是自有至公之道也,首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離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华女件城 雨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管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 甲王九年正月李絳龍為禮部尚書辦處故殿其上皆於延英謂宰相曰 避河患退二三里可失天禮故城僻處确曆降候不相應按廣忽安勢無 故城以避河患半終鷹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思が築富爾石據廣要衝欲 八月徙受降城於失應軍先是振武河盗野受降城平吉南請徙於天德 鄉華富為联情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南權德與皆謝不敢李終日崔佑 務與官相稱不耳若遊親故之嫌使聖朝野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 臣為朋黨故小人諸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之則可悉暴之則 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南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至俸對日目古人君所甚或者莫若 更臣断三其籍命為終活物也以正欲變山東承集階風悉今子在職 那馬以思私以勢利縣則相跳達則相說可以各之曰其而不可謂之胡致使已相推可以名之曰服而不可謂之當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可發一卷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務則和益之則之與小人合飲後謂之於黨耶 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量可必 卒之文宗召用髮於販別應夫 我民国軍終之新過亦何帝以終之惡承难也乃能終而召难為好也 功臣之題碩兵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於害情平 向張猛局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動也後漢、當指李庸范滂 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其之黨指蕭望之劉 廷乃遣于助討具元濟又討王本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興此及為 言北唐之憂二楠承確之僕三諫遊祭之葵至事穆宗而抗言不衰 田弘正者季安之一同宗藩鎮之賢作憲宗特賜此名所以養 小層憲無紀 指孫損崔遠等三十 か 悪宗 治宗有意 東州 人 学 河 学 可 空 の 空 **有名其内 火明季** 経期を 之先 社存で **蚁着闹捅** 同海流所居而馬錫母在堂萬無好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稱為職樣度亦以禹縣級納之之童皆以黑逐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福州宗元曰禰州非人縣級納之之東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運州刺史王惡王叔文 李維可謂 史無過をじ 易形之動毋老為上言上日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愛此則重可責也度日陛下方 一月以至北張島節度便旅級為用完盛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多元為國月歌義節度使淨礦輔絕籍腰具以賜養其子元濟匿長目領軍務十 看為所後與多居為管旗与所奉宗元善為文管作祥人傳以為祥人不所合为以文章自該本系持該前宗元善為文管作祥人應無悉望進養養主報心退請左右已長度愛我終切馬楊得改運出後表勢持十而展心 γ. 侍太后恐萬錫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 國方短長之宜指壓架工各越其事大展既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 吐突承难為神策中財香此病意味之初上欲相終光出承难為監軍做無先明後附始動終修之失也 不學故也太甲師伊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侍說所學者正心不遠理的雜親敢太平順而稱息迹疑聽後何黨憲宗國不能免矣所以然在何者終度數聽兵鋒順流所以包脂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已疑告于彻以朋黨疑率終又以期黨疑幾度而於程异里南韓則不疑有舉編竭澤之喻爲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和說乘之遂 終龍石選承確後以為左神策中尉 谷斤刀鍋之枝等以具引規短絕墨度群本之材規棟字之制相高深 目以別黨則人居之暗級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動者也夫小人僧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妨躬耶得鮮可順頭惟 文本場三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表而不以利不如是何文本場三季絲可謂大臣矣不與承雅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 治之者朱全中由 國之重哉 一 唐雲兵紀 僧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筋躬勵操鮮可瑕疵一全忠與柳燦率粮也此三黨者緊宗拉存亡使天下

史 54-665

有其なべ 矢全性得 世史類編をで三一一 而为人用遭仰中心我度宣献推西行营路軍討随此人未有功工城的人工月遭仰中心我度宣献推西行营路軍討随衛行未有功工玩,以會建用弱的兼可罰可坐羅及不無無其不言為名權一時非愈新元以會建用弱的兼可罰可坐羅及不無無其不言為名權一時非愈新入何以善吾生而安吾住即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豫秦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皆其蘇鐵吾小人輟聚稅以勞吏之不服 石其百就事之勤劳不得紀為其不知體事者都能於名親小勞優聚官 李尤類男而知義少能立功旣而尤類數敗敗上以表度爲知人考功即遭機度請行營宣社祭用兵形勢度還言惟四必可取之状且日親請将 看于其醫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奉而上易愛之 聽聽於所廷聽舊并熟而遺其大者逐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 取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與不断兩 中知制語號於亦言雅西三小州残樂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仇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長人者好順其今若甚憐爲而平以禍之且 平以觀其陳客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 △宣多之大動旦親而春撫已去而後顧甚者水其腐以驗其生枯謹其 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胸中無所見何以知幾公之可任若只就斷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蘇納人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裝度不可以不任若使理有不明不為軍是與不是時有以斷而敗若唇德宗是也以其剛慢不明不不為學口就愈作平准西禪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亦須要知他斷得 月盛後中書侍前同平章事武元衛辰職界別任制民文成版旗的是教育等所有理而泰具書院等行不明舊理則參表異者為明之其宣布不明舊理所泰具書院等行不供獨一門理則參表異為各國外行其可因此就則然一為書意十年惟明平寫理則參表異為各國人工程就納度景障文嚴備后太宗任明平寫理則參表及各種的教堂日真不斷之客大夫銳然而節如景帝我亞夫東京報名主符 不齊事 傷日索範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日奏臨非能便木壽且 不 亦然此 世史東編奏之三十一門、原名芸芸・世史東編奏之三十一一人を表行的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版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養已討之兩阿一人を表情的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版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養已討之兩阿大夫或一條前時得成朝廷無後網紀否用度一人足破二敗指年赤。こ五以度爲中書「陳朝時得成朝廷無後網紀否用度」人「原置され」系に是前唐信是対割 地形新姓 為高河疾 高河疾 下此 日右盾を製 大臣之或國司不 少米及門 重之体 有大 衙死思 於第〇年師道遺兵縣東都其小本指留守日元曆告變元曆<u>簽五園名</u> 敗衆突出都城飛縣時留在英務元曆坐皇城門到分指便意氣目若 以後度同平章事或請能度官以安園園之心上怒口若龍衛官是奸誅於賊手級馬死忠者失 暗中殺之取其顧骨前者而去又擊柴度傷其首度選帽厘得不死京城 師道曰天子所以致意誅終者元衛養之也請客往刺之元衛死則他 不敢主共訴争勘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遭之元獨琳旦入朝有贼自 學皆之軍上 感於是韶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北京日前情言不失職進退い雅有大臣之間失其 失正則難元之日猶生之 川の南京下で、東重きりますても、またで 持正於李吉南李絲之争論及典機務力欲削平強鎮而斃充衛詳整任職堅殺有守护王叔文之共賞議李綺之姦誘 万准西如其於應憲宗雖得之於我度而失之於私節邊 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 年而忠所義體直與天地相為終始所守足為唐之相臣也盖若子以其 後至指原其

. 35.

.

下衛 以月免中外縣傷宰相入見將勘上龍其上日勝負其家之常是待以一 北海軍公經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語之對日原北原軍較師表今視事之神兼外以辦公鎮馬京北尹能奏便,又經初赴府有神策小将罪馬衝其前東公鎮被以辦公鎮 京 将矢利遇議能兵部於是獨用米度之言言能兵者亦稱包集〇十一日 想使用度候史用城榜之以雖恐待以客榜士卒不收乃保言病無賊內公欲取圖非待孝而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補師士卒以麥於蘇門村區納路昌齡乃奉城降〇本思懷雅西科革布慰與秀琳託取憲秀琳已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死数吾也會官軍施訓 林将李宮有村勇利更其名日忠義而用之〇四月淮西町四件李思分 治以歸〇三月三多琳以文城柵降千李恕恕杖劳之降其歌三千人秀 我獲文成榜恭稱也立 得幸〇六月唐到節度使高震萬大敗於鐵城里山有五如鐵故名 北京 共攻下數據兵元濟以重昌於急圍城令而質其毋其毋謂昌於曰順死一常為民國 口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二月里太后明〇四月司表哪里南轉的各 治身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治則秀琳目降矣戊申士良擒此 其為神策軍将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請左右 而小将敢兩馬突此乃輕陛下部分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 烈烈誘光達於上已不及权乃持柘运曰豈天不欲平此賊即何吾 高衣馬賣精二的輕想名位素後还不為備題不事被嚴人知意 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本則持張為原節仍在州節度使雅 給其不服器械者為捉生将士良言於想日呈秀琳摊三千之 為縣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 以聚為事實者成功部以家前則見之喜執其子日爾之得全社很少靈中〇五月龍湖 不<u>兵</u> 勝 出 奇 杜禄之家 聚**度** 實際 朝天有期敗則朝天有期敗在則歸關無日上為之流流〇李趙攻冥處入其外城 空想起推 先登杜士從之熟嗎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日官軍至矣元濟尚慶笑馬備四鼓想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寶燈蹶總、其城馬坎以為之以流軍擊自兵少誠拒命官軍木至縣州城下二十餘年故寒人不至豫州校半雪巷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鶴鳴池脏河楠隊坪慰令 良圖也想乃命祐及李忠義幸進談各将軍出不知所之親曰但東行夜 现在就蘇州務具元杰想送京師李施言於李思言數之情在皆在原曲往亡不吾虞該腰他與正可擊也还往克其外城斬首十餘級〇十月季 北行营人鎮討王承宗者五十餘萬回環數十里既無統帥又相去處 元府已成擒矣烈然之遺字書記鄭鮮白朱度度日女非出前不勝常侍 及四境拒午午州城者皆廉時老之卒可以来處直抵其城比賊将聞之 諸軍討從四四年不克鐵運疲樂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 度無影差的度使仍充富居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将行言於上日臣若城 最暫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若麼值諸将心不查不併力迫之 一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日臣請自姓 降爾若臣自請行營請将弘臣奏其功必争進破賊矣上位乃以制

₹ 54-667

之使 存知 朝廷 本地區。東京與一定其子傳道持首前軍衛軍衛逐車新訪烈及元濟於城上請其於丹底董重斯推構工為餘人獲河田或四元亦亦至右軍軍之校顧乃訪軍所 成功が一個である 樂有學人 生 民之 知 **ポヘガネ** 可能看有 へ即著 然中以成功皆教入所不輸也敢問其故想已倒上不利則城輕我不為縣本文城可救也數不輸到或員大風盛雪而不止那軍深入而不懼,縣及其政朝山不利衆皆張根想領書明此在勝入皇家而不取或城縣景建政朝山不利衆皆張根想領書明山在勝入皇家而不取或城縣景和朝廷之事度乃受之想送重支城諸将請曰始公敗於嗣上而不憂無知朝廷之事度乃受之想送重支城諸将請曰始公敗於嗣上而不憂無 不接不知吾至抓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數自倍矣大視遠者不顧近應大 備失取官房前主教在慈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属雪陰晦則烽火 日吾為能成的度便元惡既擒然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然人聞之威近 如我也迎在一天手那具此山町者軍總也以开等頭又是 三拜外路 教養出迎在甲之末日素黃素首其言附及三甲也與巨黑三拜外路非孫而下之權送京師不載一人中於朝楊京前以行樂度度入城平想 工度将避之想日然人頑悸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便 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盗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盡夜禁人始知有 先是其民父子阻立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表度入家州度以基本為才在或其日差人友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实 如此光烈之黃略九有元自乃又者手 月上御門受任斬其元濟物准西之人納於平希烈其少誠之威尼 者がおり テジ 相似 平關能為广部尚書此实承確引李勵為相鄰班由官官進至京師園醉堂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生天平由帝之不刻也 懂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生天平由帝之不刻也 黄任盈臣而使常闻的小人监建夫以爱助十年之功而聚後于一後不知 方矢未泰土未已與聪問未奏諫詳已復能官官而授之印而中賣益 等功 員上不悅日想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運城又何如哉逐留中 東京與大衛二州縣門分屬城長所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國州天将鎮忠亦該劉在政之可不煩其而服愈白度為曹遣之本宗權請以二子爲獨及獻德 再轉於 布衣行香以第千韓愈白马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失頭得奉丞相妻 尚養千支 数河如木 度與 朱度等切讓以外 恐初平 营絕大多不聽 不能自接久而老者表切看住安於停进不復知有朝廷失難后中土其 安雅上許之〇二月修聽德殿沒龍首池州縣西府兼起水雕殿於是土以自贖師道從之這便奉表歐於經濟三州縣城縣獨山東京州所悉州外及找十三年春淮西縣平李師道惠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歡地 風俗獨好住民遇於夷點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共環而攻之四年然 賜李想爵京國公韓弘等邊官有差照奏請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 不下〇十二月肠裝度虧晋國公復入知政事 相位〇夏月王永宗納街請吏後獻二州韶後其官節幾度之在淮西也 則人名亨可不經經察兼慎其所以行之者故則人名亨可不經經察兼慎其所以行之者故以不不成之則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以是則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以是其人名之神天下其失之世功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斯将

知ります。 李秀斯层 東並是正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使思縮不節食以養戰士此志曾須東志天 朝廷廷重 東京が以東南郷程兵同平軍事准四郎平上沒職後戸部侍即判度文章用機能支利編を之三十一一次を言言記 子华茨 松井不放 前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故直以處置待宜能服其 治礼於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通史司北度軍本宗欽手 **到販者亦味之要度耻如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後上疏以為天下** 總曰自元和以來劉爾至騎田季安盧從史其元濟阻兵馬後自以為決 以本官并以工即侍即並同平童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 爾陛下建升平之常十已八九何忍還回蒙壞使四方結體平上以度為 衛科知鹽鐵轉運使程异晓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萬由是有麗八月鑄 根固帶天下與能危也然顧貯之間打死來養此非人力所能及始天然 四萬不之首由是轉在無所 悼程异亦自知不合教心能應謹讓逐為相 之直其自屈於張度也 胡致堂口等美蘭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惠取徐職事 我今國共暴敗北來随入已默城十二也深為公妻之總江日開先生 則治天下如孫之常阿征而不死何為而不成叛度可謂知言夫其所之子為一人若實一人而天下其不動前一人而天下其不權其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 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餘不敢知印東筆故終免於禍 以於告人王實不得其要手 部門以外の一人が必能合長生薬部必居與唐觀煉藥必言不見以名的鄉等的以及自州刺文上晚節好神仙部天下水方士宗正鄉李通古因皇甫明明以及門門外雅相似内實縣殊在聖主辨其所馬和正耳〇十一月以 **蘇及衛用我物以群分看于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 「新省力上書語宰相人臣當力見者何乃好立朋賞朕甚至之我度對日方以類 本様不足 福都果皮在即作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思撰如其有無非為身亦大時師師順念称文以住事情而成稱可謂得如義則猶失而在帝廷前未有補助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而故他人主事佛管必識不為了更得滿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而故他人主事佛管必識不入年前後三捨身為孝家奴竟為侯景所追餓死壓壓國亦奉城事佛子以在前後三捨身為孝家奴竟為侯景所追餓死壓壓國國亦奉城事佛縣運來不長寒鄉絕懷完聽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卻武帝在位四 更見死故書而子之也 先是功德便上言順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巴玄十四年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於為期州刺史縣轉向 皆臻齊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府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 部侍即韓於上來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及禹汤文武教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若拾施惟恐弗及刑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成為天安來生應開前迎之十二月上還中使即僧 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 要草誠得思彼長吏疾费可求上以必惟知石州刺史陳官事論以為 何愛馬由是群臣莫敢言 豈非然獨之求監哉 平高宗徒以強於壓群臣而不稽其理會未養職金冊前作讓怒取禍其不能回君之或也洪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堂以古官有是而可為 不可務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置意宗信方士亦長生其臣不能及後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 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

を平断 | し目とにこのでとこくとことです。 | し目とにこのでは、 | では、 が生みて |関山神 |三変 再共れ | 変 再 共 れ | 何 文 三 ・ 赤 五体 功夫力作 循行主任 **特起功才** 表史於 第三人 Æ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其常萬萬也置不盛故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 而出之於境不令或教也况其另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言禁己 和是非至漢不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奏者承以來自以繁微目而王至 撥求及正功與於而刀倍之所以過死惟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與四海之或皆孟軻拒楊墨去孔子鏡二百年愈非二家乃去千餘歲佛老與行聖道不斷如箭衛備所不正藏附為怪神愈獨用批引聖鎮原謀排繼極獨楊喻來聖皇於一七義可謂應進行子長首者之隨行輕紀一出於正其宣自比五軻以前死楊維為亦韓軍不信欲至進元和問愈屯以六經之艾為諸編倡暉健未流及則以接到為以其所之權之之為為諸編倡暉健未流及則以接到為以其所之至正元之權之一為完則實與縣沙浸殆百餘年其後文重指稱可述至正元 不得教一高完別即所限业及治目於五片多文宣首由不七三三七九年教一審與本五代的分王以不納文與質窮竟建混升天下已定後是表史氏謂功齊五子而其力倍之能不信然 有餘務民人獨雖不以愈言而思然天下如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未皆絕其冤心竭力終其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己佛骨一表忠諒風俗比楊惠之獨不宮鄭十百倍也置宋魏梁陳以來爲論排之者雖 食冗價既足以耗處海的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不持親又足以勾亂的能存什一於千百回不能使之忽藏也釋氏後入言敢宏問其徒坐 · 联雕琢索理改崇惟默污氧益唯革则愈纤集资再题擅其左徐凤绵章绘可偏合他引放王楊俇聯為之伯玄宗好經 **展職孫索理政禁推點浮氣益雄奉** 如泰山此斗云 唇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應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 小唐 電完紀 國際模式以來於八島的養養大大工青すとからり可じとくような正常和用機的工工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蓋薄朝廷的東来廣奏本家順用表面所以明書、海廣衛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等職等以來五八十年藩鎮跋扈河南東是秦王等。 演绎 電話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等職等以來五八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安是秦王等 愛聞寄布者勇振不對布護根籍也舜義克徹使天下 開知乃以夜書建北正常和以開露布者勇振不對布護根籍也舜義克徹使天下開知乃以夜書建北正常和上傳到信勒上補師道與土二十前之四首送弘正常弘正大多廣布 獨参之文世界 存产素起射制 地 市 市 **者天**が作 世史病院をフニナー 缩常形面 森非言豪采 用达 青瓶能助上共华 名颜之机之以樂 4 Ŧ 王克 υÌ 兵以來帝之憂動機暴勵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 使通發民治師出城聖 事音潭理坑修子備後及婦人民益懼且然都 月子盧都将執李師道斯之李恕田弘正屬東李師道其師道聞官軍 高工、包具介不能皆人也 前海之民願食百世而不能使其为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南海之民願食百世而不能使其为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能回雲宗之感能剔藍魚之暴而不能與皇南錢至逐吉之時能信於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獨山之雲而不辨以謂八無所不至惟天不答偽習可以斯王公不可以欺脈魚力可以一二十二日長,其非非非,其門人 周唇之文死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将從所奏則李屬不之間沈怪皇甫後年朝等和之縣还百家法度森康抵轉願以苦魏上亂犯點奏 世冠其可尚已 包元預勻若易劉高錫調怪則季賀花牧李爾隱皆車然以所長為二期王維制冊則常家楊炎陸費權德與王仲舒李德裕宣詩則杜禹李 京大府正元間美才華出唱齊道直運冰型涯干是韓愈唱之柳宗元 **芝華湯** 名之縣人臣所雅處也歸矣於上推而那居慶之應遠矣又載用兵以百至官一謂循常人之事而寫忠智之意者也蔡柳用兵度實任之功即久至一學述主德請付史官嗣隸者所為也果慶亦爾何也曰度所 |古至皇日謂備富人之事而常忠智之意者也祭即用兵度實任之||力文皇日桑述主德請付史官誦讀者所為也果度亦属何也日度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思常生於所忽也 本上心憂動則置宗德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将順實 匡核君子之所為教人固不識也 了文起八代之最道亦天下之為 把犯人主 人以原盈來何和益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意宗有功而不於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 師此豈非於天地關盛衰治然而獨存者乎盖害論 心唇思其的 之怒勇奔三軍之

明天人之

東太平所以 其如於其後河北諸鎮惟橫廣最為順命由重祖處置得宜故也堆隱淵統以避利於總之上乃部諸道所度都國練都防禦經夏等使所經支翻班令刺史領為 守二州五 問了主 所以能於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 州縣各置鎮将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 武功文程 等《<u>|歌
第</u>百姓租城 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寒蔽此六者政之 **即**指導支 像新題,目作成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好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文明是四月部諸道支那五馬並令刺史領之精海節度使昌重衛奏河相 即李湖病兒湖使陳門名 表言臣過酒由諸縣人多流亡亦其所以於 友也臣所領傷樣三三州已奉除各選刺史職事應在州共立令刺史領 智由以逃力稅難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飲之臣刑下罪上惟思竭澤不 根本太平所以與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平〇庫部員外 軍後獲利用忠正而不疑年和任而不選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吊絕進定禍配者武功也與大平者又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董弊 董事鎮河東鎮事以抬克取娟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僧衛上疏言 第○既果海馬一陸令抑必至百世驅更民米樂成餘無所得而懼逃 不度 龍為河東 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量 南斜之 當勝之 部度以 八山中所東觀察使捕送京師里南錦平道古保護之上後使待部翰林 每目訴於上上日鄉欲報怨和轉乃不敢言()更館脩撰李翔上玩日 並首で降記言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後於農夫執政見而或之渤逐部 無再城之任足以即縣愈發藩鄉愈遭橫濱一即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固何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策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了主化上往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難之 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後世即照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其是以 世女 ... 所理 対理 乱名 非紅 译明王言 後乱何如 夏馬可姓 金州 権肯之同以大言目符奇伎繁聚者皆不乾徇利之人豈可信其乾而 **州人所凭** で行先理 門都是天下之樂者優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又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 八八十級吐突承难及漫王煙移宗即位于大極般貶望南魏為縣而宣示追治逆鷹殿之府會其子孫皆以馬城也 中尉與中觀王守班忠武憲宗豫宗不討城其後又宗祥林宣官議以討中尉與中觀王守 展了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與己君臣也 唐世五 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賢不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平文融李林甫楊國史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繁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 後剛何也僅群對日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可辯矣上怒眼濟〇佳群龍馬湖南觀察使上間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成以來所在多萬万士借令直有神像彼必深潜最輕惟畏人知凡候何 產州司户市并皆相賀以蕭佛段又昌同平童事 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盛臣先宴之乞令歐樂者先解一手則真偽 金冊多縣怒左右官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惠千上暴崩時人皆 皇南錦深恨之及群臣議上尊號皇南錦欲增孝德学群曰言聖則孝在 安禄山及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龍張九齡相專任李林南此 其藥和大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児金石酷熱有養又益以大氣好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进其重類請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祭外人英能明也 中兵皇南鎮言於上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龍群 後日其於滿後之輕已訓養公輔馬賣五而不能容用處把趙養則至人 通信手持是到落以疆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好訓故 完華明日在群之言意徒有激而然故其可謂至言夫聖人後起不能 於風而終不像及奉天之難深自懲文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 方鎮愈強至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雅謀立圖王惲於为為太子上不許上 原 唐原宗紀 此意字剛明果断 自初 既然發情

與群倒懷子何排惱 儲結因此來絕類 別 意 進 少 報 系 馬 男 正三 传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日鄉書何能如是之意對日用學在心 節八丁 叫公權 生 大丁一次元年火使攝軍務水元請監節天子以得思烈王之志訴公首從之平、一部前度が用海等等に丁エステスラララファー 利論政者亦死如此而不致异平者未之有也心以柳公權公納為翰林斯華果盛味得受雜戲而親之又幸神策車觀手摶陽係以數時後思去超縣於休誅史李道為衙州司馬州以在其城鄉〇二月放天下上御樓縣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在其時間一段進表與 成節度使時承宗平正下立和宗之弟永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何力之有〇十月成應節度使王承宗卒部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節 上石群對別殿謂已洪升僧副知鄉為那翼對曰先帝之意久魯聖明臣何來遊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衙意氣包若八六月以崔群為吏部侍郎 心正則筆正上點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於結本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衣請除則諸將及隣道事以故事勘之 小人之能放图也不必悉者暗主雖應明聖智苟有感氣未有不為思也及其視而信用非人不然其樂而另種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嗚慘遍而致順當此之時府之威令幾於後來則其優另不持較而可知志平僧較能用忠謀不以群謀至收成功自其元濟誅控滿桿尚皆學! 以唐粉宗紀 大煮料牌 世更類編卷之三十 ことはか月くいて、コー 将平农等国留承元本元新以狗軍中乃定〇九番祭在所以外中華為語将国留之其後殺師随老亦語将也語将勿使承元馬師道則幸矣大 正節度便率光頻經為開陳大義軍士威悅 神策行营都監并祭八鎮全軍被之那至五以承策受費庫皆惟沟湖不 古諭之諸将號吳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之意甚厚然使承 元遠天子之詔其罪大矣者卒師道之未敗也朝廷曾赦其罪師道欲行 不應韶以田弘正為成連 師和元後鎮衛型将士道薛不受命承元以部

何行人而完曆何 |如優勢起何漢如 |本样耳由之 防馬之 英国男 新名 問等条照元利争追取有限自是德裕宗関各分朋黨更相傾軋殒処熱棚飢熟垂回本を介之子也以中書舎人李宗院皆對策設切其父恨之宗開又與新林學士蘭為遠州刺史杨汝士為關江令共歧數蘇樣成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此史類編卷之二二 過年元型 田心之力 漢唐斯学 分字 1 使 11. 作 為僧以張弘靖代之弘靖騎青自尊政事多委之森依章獲軍义皆年少至五夏慶元年正月前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秋〇鷹龍節度使劉總兼官 春東田公原道如何報之黎首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料也到使聖化安學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轍敢殺之是輕聽以為無人也諸 不沒被罵回汝何敢及行且族城架共殺之〇成遭兵馬使王庭奏殺節無州軍士作亂四節度使後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 曹能挽兩石子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〇四月聚錢徹李宗 以實納王帝遺之曰吾先人以此財立大動毀又以之平然州今以授公意定田公同宜如何報之教皆相思及以外, 輕薄嗜酒豪級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及廣話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使田弘正經濟節度使至 期間變素服流济令将士曰魏入所以得通 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的風飢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德不明若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形正忠訴以點改之而聽其自相傾 〇穆宗皇帝 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新哉 猶畏義而有不為居之黨禮勢刑勢務利盡而止故其衰率士無操行 陵〇家已成之紫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定于傳亡不 之所黨始於午僧儒卒宗閉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主 人居特氏紀 名極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卅而崩壽二十葵光 9 ○唐楊敬文武宣懿信昭宗昭宣 图於之通 函於道射 夫不傳統 子不得民 註 局 変 所 以 **聚度** 現元中准 有新教生 輸州之取 で以類がネシーニー●の方をされて、大川河朔恵・茶閣・大小者臣與路路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負母 選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語百官議董其整戸部尚書楊於輕節度使討之難私無機的证以布於○部內稅皆輸布紙目定兩稅法 商家軍员布於死是級之也而以憲誠為腹心情飲悉以委之至是而而亦為為者受數與心友故而以憲誠為腹心情飲悉以委之至是和 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未此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有州刺史李直臣伏蘇直臣坐職當死臣官受其縣為之請御史中丞牛 令兩稅皆輸布絲獨塩酒課用錢 稅課者皆用較易廣鑄錢而禁滞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夫朝廷從之始 祖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汗戒哉。

票無 鄉無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具 具 人 m田 克布 利 更類編巻マミー 阿韓於使 如希斯 門使 同奎 分乃此 仁臣表 典颜单 地縣朝廷皆為黃官次曹亦聞之子近湊日侍郎來欲何品於日神策諸 孫如元墓者不火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奉之其何為國之不置庭奏日即 校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凌為成臟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語愈至恐寒子冊端至道兵部侍即端愈宣烈其重庭廣園十元量子深州官重庭湊風時近皆東於明日校師成田以正父子達忠守正皆死所明日庭湊為成處節度使珠克知前別戶那王是決史憲武姓之朝光路不能 智聚山澤為盛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部徵諸道共討部天下軍鎮有其處每成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象 雷出之因與愈变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失河朔記于唐亡不能後取 元臣為重衛李光願名将討此雖萬餘之象屯守瑜年竟無成功由是再 中授以方器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萬之家裴度 以逆之及館甲士方羅於庭院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斯為非院養 境更觀事勢勿處入愈日止君之仁死五之義必任至鎮庭養核万弦方 國之亦喻我以河朔福事教權憲誠為留后詔以為節度使〇二月以刊 孩文童·布如正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逐刺心而死度號 之諸道兵火皆臨府召暴烏合之黎故舜戦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 見語即去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 動之諸将遂不用命布數曰功不成美即日作過表拜授兼僚李石乃於 魏共計鎮軍于南這領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将士不悅意誠因病 一之初即位也两河客定篇使段文昌以馬天下已太平潮宜銷其請家 於属整 日天子以尚書有将帥木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住 **严冰昌回韓愈宣慰之行始與其鄉無異而偶得免死者幸耳觀其話** 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責庭奏之解屬嚴切直至今樂樂循有生氣其忠便大節如此而世或 、唐禄宗紀 3 便東爾原聽為羽林将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遭左右飄求之聽以職總就軍不敢軟分等聯為河將相全才不宜屬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聽為河東新度使初妻展有時以朱度為司空東創留守元稹紀度欲鮮其红·林諫官率言時未偃兵度 道之地 所記者以底以及いとことが一年相應為道之地雅以睦務實非事相應為今宰相領塩鐵使中書各人華嚴摩曰宰相嚴論道之地雅以睦務實非 | 神政 | 三月記留表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表度不宜出外上亦包重之制留度確定與獨緣之至十二人 | 傳發於記 献氏 是戶欠私政○四月記免江州·沙户欠錢時判度支張平权言官目耀塩可獲厚利 網門房 鄭注奇才 极序四事 中事也江 〇八月表度能為石侯射元賴能為同州利史。 及河東鉄師上日本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必用之 王守澄請去之知曰汪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脫四 李之怨愈深李烈與鄭注無賴職者馬牙推智愛領軍政妄作威福監五 葵卯三年三月以午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 裕出為深西的觀察使八年不邊以為李逐吉排已引僧獨為相由是牛 劉友益三務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蘇李直臣用李聴免欠錢後 而已義将貪師利其衣種則軍鎮之其實亡而名在耳天其前國之大暴銷櫃之美名而不知她張之道既託以逊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萬來皆處嚴肱決射御之士天世有其少五多之也哉唐蕭仍殿文昌 征討則命鄉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飛察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的致堂目有校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表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的致堂目其不可姓好其者必有不敢目焚之炎亦不可思思兵者於 轉愈四事耳吸不擦瑜故網目悉書之 事也帶相既妄奏請榜宗聽之情然則以憲宗恭丧其子不知赦之之

男子 日村 新 新 石 **自于附近** · 秦里 数例 人不協學 **佛骨的** 見之眼相 世親編者又三二 月本末理 《送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九月後以韓愈起於在所鄉非聖希聽完服 和範數 訟職○六月以韓愈為京北美愈為京北東北海縣東和 北海數 訟職○六月以韓愈為京北美愈為京北東北海縣 明報於於於 一支一犯數一舞艾爾與未表謂心解必殺犯職者即縣所移於驗院有二支一犯數一舞艾爾與未表謂心解必殺犯職者 白宣樂官無以縣今開末彰所至也,馬整遊布臣心福祚之不長請碎和當米的永而皆接樂色日至方起神宮在獨併店緒飲日來故口樣的鼓吹 工規朝每宴左拾遺劉極先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官衣來理所後也今日勝緑而明日賜維者〇以劉極禁為起居舎人不拜福將徒居舍人 #茶之三 阿 斯舒宗紀 有是命徒所排却字遊台作其有以名位然然所至務島成烈或指數則是有是命徒所辨如字遊台作其有明明聚三位神以又發島成烈或指數的惡人不協以愈為安部侍即納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悟故人不協以愈為安部侍即納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悟故、攻對官可之會納與常孔英錦愈亭臺森文移往來辟語不孫逐吉奏二 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我何社稷被家世子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 **賀其金石之葉有處士張墨者上張以馬神層詹則如氣和嗜欲勝則疾** 甲原四年止月帝崩太子即位初柳必等民孫方士稍後因左右以進七 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弘武逢吉薦納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 馬滿其門失〇正月以柳公經節一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於鄉順公經過 於上上亦原為之守澄始則微懸巧宮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更 注見守澄澄見之坐語未久亦喜促膝言陳相 特書東天 自是數海軍奏樂賞賜官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官官服也有 で表 美夫 故目を文字でなるとなりのです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た。女父女父女子上, 職故宗即位○幸中和及撃毛、中和我乃を守げられていた様 後載平上著其言品求之不已至是疾作命太子監國官官請郭太后臨 於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與也先帝信方士妄言好樂致疾宣得後循其 更部侍郎李鄉為户部侍郎李鄉常排柳李逢吉逢吉至之而上遇鄉 謝辣職之職选以額可能以免血不已上命中 恨相見之晚子澄因爲注 「明報文」原字牧不能用也上了加度同平童事() 夏後に州名真前度使李祐進 本事財富新林學士章處戶言張度熟高中及歷插外夷君置之嚴即妥其参 電等以累治及動外、為常的工作,以後達古無利衛所統也一六月加場廣同平 實際以累治及動外、有所能關門子後達達古無利衛所統也一六月加場廣同平 實別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人雖在新華級子調與此總等沿為與報音是是 人間十六十六丁時前进作準於王介益是古護級子調與此總等沿為與報音是是 便劉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範及有統而附屬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 原劉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範又有從而附屬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 四月以李慶為拾版時率逐古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新教以三十富食味包恨無蓋曹令有一張度尚不能留此馬唐所以謂漢文得應該聚多為法阿比丁東必軍廟等理礼之本非有他祈順人則理遠人則亂伏承陛 於過齡也之花謂人曰吾夜半入察川城取吳元濟未管心動今日陪洛於温御史 之者背質 華徒载三 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温危於閣内奏弹補通初進奉請論如法韶释 足以寒黄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睡矣兵 秋如氣未定萬一致疾與宗社付部點皇太后之妻則臣雖萬死亦不 弱致堂 百 軍逐昌回福差本逢吉之當內有所扶故敢直諫然所謂無聲過 曰先市以酒色之故天年不取死不能諫罪當萬死光今陛下富於春 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肓者矣 臣不諫日君有子長美姑聽其沈而可也豈得為忠子孟亦 章德載也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湖酒色而 灰唐祭祀 名思穆宗太子在位二 年為官官劉克明等所試許 布 其

於花熟 中使機構成 **製程分** 禁海福及 以等明廷朝廷也完行之〇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泰六蔵上游幸無常昵 と構造を 万亦上言曰為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編及於是藝而獨遺在於庭語之乃中便也工怒沒發繁墨藏給事中李渤教之課議大夫張仲 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愛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且於念上乃思然日 祭上皆不聽等達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輕曳中人誠大不敬照其母垂 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然劳其好毋對中使杖後四十〇十僧福 比諫官但言教竟未皆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鄉所言朕何為不赦 不聽招達強權與伏索度殿下叩頭讓曰昔圓幽王華縣山而為大戎所 暫曆元年正月赦先是 随令崔發聞五坊人殿百姓命擒以入東之 **生在陵○帝百重夫德目積至为宜哉** 有處 嚴樂縣罰度日丞相不應許亦由官職部她然由咕嗪耳語鄉耳無度突重無乘應區厚度至京師朝士與門度留之飲原北美刻相樂附度耳語行御史住 不之故一言惡之御史中水王楷侍逢吉之勢與終相遇於途不之避終引故事上 **莫大於明** 教養失明而飲之栖差不自安越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明聞者失色度飲酒自 · 展表是是名應圖藏宅上同原不石而來其首可見上雖年少光祭其經該待度 植 好不坦府 先民能鄉衣小兒坦其殿天上有口被驅逐班在有口矣 产也問果元 養養量印書券耳息之則找諸水火緩之則係造故魔人服其職動 正又類紀本ンニュー 頭者之言安足信哉〇以李锋為太子太師分司供州李峰好直聽李连武之之日聽山若此之凶和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經過遠謂左右日彼明 病族 也又是安城中,有慎巨六岡如乾泉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與上言 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價人才恭位官宜别授賢良若朝命安 三月能脩東制上欲幸寒記課者甚象。空不聽也使按脩宫闕教度被 如頃之左右白後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麼日。此必更人盗之 防江二年正月以我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求入朝後,古之當首計殿之 官員得有虧法制七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終議至是以終有足疾出之 已荒地陛下僅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黃然後可在上日從來言事者 皆云不當在如卿所言不往小可〇元是朝先遣中使既朱克 **签言日國家本該兩都以底巡幸然至多難以來官關營壘百司解全軍** 五述自己的接妻公司、自至者oct Fire、g. bulling 之之意済矣 其所為而度曹無一語及之何裁書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 時從容進該深成逸遊之失若同公举三宗以勘成王則未必不能改 相又能聽其語議如課章果都及判在也與等事皆如響斯為便度於 知表度之野經經跨至三界不為之動操既排群檢用之為 人居が完め

ig y

市其治效不進每自國回經費亦得其實為可供及其善而不致故或未能必保其終如文宗之清儉盖終其為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美 月视朝不過一二上後舊制每奇日未管不視朝中外都然相賀於主初 班深知兩朝之獎 及即位勵精水治去奢從食部官女非有職學者皆出 **茶柳雞得**! 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群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紙上於室 極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意與官官劉克明及擊越軍将蘇佐 王池上遊戲無度神照群小善學私好手持性後福急官官小過動遭極 一月度官劉克明桑斌帝於室內立終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衛自困必不敢轍離果穴願陛下勿達會所求勿索敕使上悅從之〇十 兵馬及丁匠五千肋脩宫閥上惠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較使 以幸屬摩同平華華〇出宫人放魔大省冗食能别貯宣索上自為諸王 米度對日克融無禮己甚殆將整失譬如猛獸目於山林中咆哮跳跟火 出三千餘八立巧鷹大生元和故事量留校雅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 京教皇二教宗之孫其日己久襄国也養在尹平東祖母之達官有所致皇二教宗之孫在於押題科小然裴度無能改于共德何也日帝 近年的日前官官三易主的不開宰相馬之紀納於是大壤以展之熟 近年的日永度在馬上相安危所繁若然不討敗君立不預読二日之 以為雖惡就留敕使奏以表表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将 所不及 死在 伍日 法犯 德處之衛如此而况不賢者乎 前何子 外退禍 方是 た酷哉 名通禮宗第二子的封江王為官者所立在位十三年 野子佐郎 で、一下では人子中、小り丁となったと、ころのは年軍大将行以他次為時為以高城為比武部度便自大階以來新度使多出禁軍大将行以他次為時為以高城為以高城為 角男之学 東後尾游屬厚於延英極 神之因請避伍工再三般劳之也年展歷 無為其失因難 文末之大門未大和元年四月童處屋請避伍不許上難虚懷聰納而不能堅决動 大臣之収 一史频绪を之三十二 大臣之職矣 熏食而已,我其於宜衣愛其於宜豪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持內滿條黃衣就是有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役語的太確沒制的陪開不顧 足之巨制侵陵迫有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役語的太確沒制的陪開不顧 足若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寒除那之路來襲柳 等情矣必,後生於今日又曰忠曆無版心之時間寺恃廢立之權而先 下将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遂刀錯之寒臟皆管脚於之人刀其客曰陛下宜先愛者官開将幾社稷将危天下将偏海內将亂又曰 石人莫敢言三下上親策制舉人賢良力正百里蘇制新對東極言其可以養之三十二日以外的 天下大政禍於蘇瑜縣而南故日斯屬也最生唯陸臣死曹節侯野子人 親骨鲠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废職得以子其官奈何以聚近五六人 堪啓法使知 秦理之正忠那之别然後勉以有為可矣乃故責效於章一四致皇二人宜敷來名擒或之左右以二帝三王正心備身之學備再致皇三文示恭俊見動其齊甚美正諱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叛章 既望治於類 有不亦逐光 雅之美清偿之德亦不可掩也 那八唐文宗紀 級也結構

之 聚不表 野 不表 第 本 常 常 常 所 以 漢章発 競類 対 収 来 **校园区**名 又宗可能 世安頼編老之三十二 公界質 に置く 與為比乞回臣所授以在前面不報前由是不開社 度改四年正月以午僧孺同平童事子宗則引然午僧孺同平章事於是明成王之質而條周嚴漢數之慎聖學不傳堂細故哉明致堂曰、宗威富贵之極地而能清約俊末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送尚如此巾服應其他貴戚為之鄉不須稱。 樂好成未曾留意斯馬草處仁者夾羅巾上謂曰朕兼卿門地清素故有 此董 除要與習邊事者商議於中未納月智若男當涉歷 九月命官官毋得不以教綾羅上性俊素應朝之服惟以書史自提整 官宗問有官官之助逐以宗問同平章事宗問惡德裕逼已出之清州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童事章處厚本人馬崔祐甫李兴年度厚舍是 月以李宗閔同平童事徵本德裕為矢部侍郎裴度為以為 公宋中錫為 開州司馬蒂之立也不 以罪疑柳州司户京 南雄州と 戸塚昌 文品 師副使悉怛器請降已遭共入據其城县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中李維州者解析受也恨之之辭也、西川節度使李德谷奉討甚維州秦昭川成四州城中李維州者解析也義と之辭也不受西川節度使李德谷奉討甚維州秦昭川成明者 東京東張野地後民継標校為義非用威利不能致治政責知緩盖謂此也〇九政章の東縣 A. 紀月不言 マ分 世史類編巻て三十二 如戎午信 守州 安高 者取 論 文 産 是 業 実 者 来 東 非 美 菲 也竟有所樣於中國而事息兵即,大亦南國於南紹北雄於迴觸力不, 東層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復之請盟於長慶安立偽衛數縣幾甸而宏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稱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人民而有之其稱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人民而有之,則經州人不受者避詢也此回網自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今信為上上以為然認德裕以其城縣四南就悉世謀及所與偕本者悉 **屬自集百官議旨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脩好約罷成立中國御戎** ·動行布郎訓卒治失恋討誅之初即在於初以覧に為治或經月不哲酬州分辨時間由為竟卒於泉が〇八月以崔郎馬斯世親來使斯姓多種世其謀則注王子澄知之誣告申錫辞正庫王取申錫馬蘭州哥馬 一班宋田錫許許官官中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及少為界北之機構而申爲不善官罪之也臣不否例失为申錫初以是獨有以深中帝之病限此帝所以太恐也成綱目先會凍 一河煌故土蓋後版圓亦将却而絕之手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天評帥衆來騙固非其他從事绝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人失祖宗之境上隨衣兒於左柱此固于孫之耻革而德格展布方魯克失此決斷而調由直之辨也天維州惠之故壤吐蕃运而之唐惠东不書叛至他時贈以石街将黨則又代於曹严察納則綱国之志的是縣大至他時贈以石街将黨則又持書于黨納則綱国之志明之後以地歸戶後,其前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丁孫昌司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丁孫昌司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卒之是非司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 八及至腳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即回陝王春民食吾梅之不暇尚恐其 盡珠之於境上極其條酷德裕由是然僧獨益深。 | 唐文宗紀 デンジョン 変其 変其 新さ 係

公輪目針 福教為上言縛送恋怛訟以快房心総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其非談所」著之解不受政府衛州縣彰名汪函節度便面川監軍主政言入知在宋為太子〇十二月午僧橋罷為汪海節於無難之以為此以北京中正月群臣上尊號、受章温言今水卓為火把非崇飾微稱之一受之矣受之而後及之是何求信於吐着而不信於恐怛訴也 太平之を 人下何時 文宗求治之時價補任君未對進則偷安取客以竊位返則數君預世生主帥拒命自立軍旅城與賦飲日急而價據謂之太平不亦經予當人及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蘭寺內君於內藩鎮阻與於外土卒發人及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蘭寺內君於內藩鎮阻與於外土卒發入居此地平因東表請罷以價擋同平重事充灌園斷度使 様とはけ 府為御史大夫以鮮悠宗首德裕告之德裕縣各近下宗閉後與給事中 原朝夕且為根宗閉百方阻之不能深以為及京沙尹社宗都宗閉用德 以李德裕為共部尚書李宗閔與德裕有陳及德裕遠自西川上注意甚 康陛下若别來太平非臣等斯及逃請同列曰主上賣望如此吾曹置得 僧福對日太平無來今四夷不至交侵自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 內不自安會上御延其謂军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陳客其功上益陳之僧聽 以盗名罪就大馬 馬傷天地之和不中國以前也且大悉但蘇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 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禁之何轉已降之将至而使之其心 以馬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 支所後盟也彼其能 保守閉之即也故為此語以随文鏡擬稀而史家取之司馬 德裕志氣豪遇盖以公輔目所人亦以是期之置有是故杜 馬大京紀 以萬騎綴回中而賣我何所事盟亦何 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用之美 y. 維 拂 将府伍散田的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里之候聯輔為師亦不可使為 大下為實子但有事則或臣提兵居外雖事則放在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滅 在京衛軍以為自親中以以十六衛富養或臣外開折衝果教府五百七十四以儲 宜時下 笑為浪戦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灭傷府兵廢壞作原地原十六衛 五枚 服言 · 安用中書潭收日八年天子·晓其自行事亦可矣宗聞秘钦而止〇八 重新明里子宗問曰臣系知之故楊度卿董臣皆不與美官子德裕曰於舍東東明高學士等善於然所據美上德裕因得以非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曹華勝去城士等善於総解財務美上德裕因得以非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傳灣以子一月以子德裕同平董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明實事所於季中楊度傳灣以子 危傷) 格居 格 日 本 子 と 子 為軍職 停進士試詩與上患近來文士不通經析李德裕請依楊紹議節詩歌 造類編をマニーこ 李字附失 製育任 ない 作書名曰罪言謂新補罪二大客以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魄及推薦聯連級公人杜牧情河樹三鎮之集為縣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該然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以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城結為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以加志誠為更部尚書志及下部停之〇加壓龍節度使楊志誠石僕射初以志誠為更部尚書志 即耳及其居外也線部之共被機乃來冷敏在前節貫在後職暴交棒里 服異國雖有由九馬即亦無能為数也自員關至于附元百三十年間我 術誠可尚於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日車楠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 事奏能其待請上從容請宰相口放備經術類似即雖宗問對日軍何 一至我後可日宣出於軍御史大夫祭閔謂梅客使崔潭峻日事皆宣出 前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其操乎故及為善者對於真知不然則與於從陳者幾於矣 例致堂回從陳豈真知忠義者故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礼而作縣 七年正月加劉從陳同平董事邊歸總而從陳以忠義自任人朝欽 《唐文宗紀 凡 *T*

北插四支 下魏前號下視河北灣四支也河北氣俗浑屋果於戰耕加以土包健馬便於勢蘇村或其餘使外不叛內不表工置府立衛子又作戰論回河北視天下猶珠我也天在或其餘使外不叛內不表工置府立衛子又作戰論回河北視天下猶珠我也天在或其餘 医大中乾成無偏重而天下撤抵根前爐燃表盖矢后外則叛居內則聚縣 頂邊丘外佐 王無と自古主兵者必至賢才能多関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識於顾願之上兵形世與廣編本之三十二十二人長、唐、京紀 而大分華,在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目何代分為二道結神之士不敢言五堂知 不达是 **新**三工 前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先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去十之 然後以為富國家無河此則精甲錢平良亏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親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行珠功 伊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上欲以李仲言彼城為聽官五之翰林李德裕日 軍國八年十月以李宗閔同平董事李德格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 文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當實極富溢則不肯接 專此不專住之過五也今該欲調持干文憑拂垢污水為萬世安而乃踵 **市出死此厚實之過三也丧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将兵柄不得自** 成然後付之於将耳 朝整百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免數是不免練之過一也百夫荷 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後十六衛開五 治天下而先目治者克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對日達吉列為宰相乃處好那以孫 平制注重太 水炭不可 新聞因進語數以微言助上出記ま了等於用了是是一個學生不申錫獲罪官臣益横上外雖包容內不能概率訓朝注既得幸協知上於職員不申錫獲罪官臣益横上外雖包容內不能概率訓朝注既得幸協知之前, 等數章並將在數之誠乃事君而蓋節人皆哂之○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初等數章並將在數之誠乃事君而蓋節人皆哂之○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或 黨 製 中 用 中間で 中大僕明無御史夫夫注舉李敦自伐日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期或世史斯錦巻之三十二人原文文宗紀 東北京教師と及其離紀期①以則注世史斯錦巻之三十二人原文宗紀 東北京教師と及其離紀期①以則注明也以外表之人所入年正月後西江及記明地郭注言影地有以宜與役以様之也明 除官官次後河渡次清河此開陳方名如指諸軍上以為信義任日隆建謀進權十良以分王守治之權〇季訓鄭汪為上置太平之策以為當先二人言無不從上之立也從士良有功王守澄柳之由是有機訓汪為上 心班九年正月。 因王守澄以進其官官不之疑冰客以誠告之訓汪述以誅臣官為已任 関各有朋黨互相榜後上患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賞難 極裕制命已行不宜目便於是後以德裕馬鎮遍於縣前度使時德裕宗 之黨段逐無虚日班列始空〇季訓朝注感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十月軍 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共和尚書果中間言是 揮手指之上回顧過見色殊不悸而罷內初出德裕同平童事文上」 中使至好古就第賜既殺之訓注本因年後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養 逐三相感散天下於是平生絲恩妄然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目為二李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進對曰可備 並進威福衛務於是該應得志而朋震之疏與矢紋朝廷有加黨則人是八三有以辦之則朋強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短不能断都正是八五有以辦之則別強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短不能断都正可以及司馬公司夫者于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屬也然若子 怨群臣之難治是循不種不無而恐田之無也朝中之 無正不能去况主當自然而不當以各人臣也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

世典編巻之三二二 在士良南弘志師諸宦者往視之十良等至左仗视其靈風吹春起見就所做即此此良久而遠訓奏臣與教人験之殆非真并露上顧左右中尉所省官語左仗視之語或幾天于生常東段而金香殿中立與自東西開新春之三二 人 遵宗記 門今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典其黨部曰如此事成則注事有其功不 灣空於確以安府城論與注案請今內臣中尉以下畫集渡水送建注因 時以供此限發炎用於照注之事则者所將立意集渡水送建注因 政教訓注元樂及王渡寶録章等管管再雖終而朝於兩時之元之時中中 與教訓注元樂及王渡寶録章等管管再雖終而朝於司北之元時王中 與教訓注元樂及王渡寶録章等管管再雖終而朝於司北之元時王中 中央經則至政教與日於照注之事则者所為於王菲不可勝言如之書記朝網 中一月學訓舒元樂訓注等添該官官不克汉劉重至后同乎重事仇士 不良殿百官班定韓約太稱左金吾應事後石榴夜有井雪先命宰相改 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紫度令孤變如量皆累朝者俊久在散地訓皆引語兼度申書命而不順有解選之不訓的數接率皆在陰之士然亦時取 者先明珠宮者已而并注去之之訴此所以成年為之安也門王戊上何 意美即迎上扶升與实後殿子 · 皆將怨煩聽腳曲即疾趙比出金吾兵我者甚級文開兵仗聲騰走詣上告樂訓邀呼金吾衛士上殿官者曰事 朝隆月 月女之三,连陳與訓法比看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則官,涯罰餘舒元與皆收緊斬之解及三朝門則軍令如雙與敢言此故斬敗後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至及民酤治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敢後全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至及民酤治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 特立之道矣 豊不里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騰以死力争其減則天子未失威 級級擊官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共出閣門 諸人免於魯数不濟則受更而去亦無數矣乃依可取名使辞樣 幸議鄭單在内當見上而盡言分乃脉於醉受之義非大臣李訓假野禄以龍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聚度在外當逐辭而 逐黨可也化士良以謀及証之而未敢事殺文宗顧問軍是 **皆大臣相** 世史明湘春之三十二 人 唐文宗紀 世史明湘春之三十二 人 海蓝用小人以去小人,有不害及国家者也。 海底是不过迎遭使爱京師初王宁澄察官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汪因遣在於進光石,道巡遭使凌京師初王宁澄察官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汪因遣用小人以表明人及大人,有不害及国家者也。 电关乃奥訓注為或計飲用甲共於陸城縣 或之間不論有罪無罪皆以此數數 幸柜位等 充實包啡 散時即軍本石在中書單謂石曰耳目願東重出遊之石曰宰相位尊望到注之結榜言入城凡儒服者盖殺之京師訛言怒至民皆獨走諸司奔 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美乃杖殺之事无實越入責石曰相公紀網四海不能制一軍将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属可恕平中財與國同體無國情法元賞已 而白服以見士良日中尉宰相旨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 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能。 裔密動授鳳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王城其家自是天下

之影目史官 別 記 記 宗 以 官 世史期編巻七三十二 題為可関月以李曉為阿中師度使工管軟曰付之共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事为有為相米曾用親故若親故果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也 有未之場而省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馬軍萬於經術上甚重之上當於最 · 通知必有數陛下者失上與宰相語思四方表表華而不典字石對曰古人因為於東京縣起居各人則事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遠軍曰若宰相盡同則事 短音音 軍馬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軍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爲皆國 祖能東政天子倚之亦差以目禮〇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意建 死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楊仇士良等雅思士良等憚之由是斯華李石 所陳整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家河洗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 准等荷國宗職空青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逃經以友班臣欲 **顧關面課順否於并稻孥教事亦無成謹當情勢封禮訓練士卒如及臣** 官必有所謹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皆命養獻其祖文貞公禮被辞 八作之以刺夷時政王者来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態後王國 智以死所君例士良等權力加從課檢校司徒從課後表讓回臣 **外居茶紀** 本比数型と さら は は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生 不短其人平面言亦以為言上深則侵乃後其官戰一十月段轉益為福州可乃除其人等的係件申納住全府領耳此皆朕之不明鄉便遇德昭帝必無此免矣則 至李石可謂 為理不可 |於權稱無故對回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肯納諫語明賞到乃可以 大三 長舉杉柚示之日此不己三 新去衆皆美工之僧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比到不挠 班·五王凑未歲的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該當時爲姦人所遇兄弟幾不 皆相質以為爾園富饒近成皆厚縣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提朝權陛下益官〇十二月以盧釣馬嶺園部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釣除隣國朝土酸教故用之不知其會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感可謂王公乃取 歌師之中也〇後宋申楊官野子后為上言申楊忠直被語欲立演 · 與鄉等論天下事則不免秋季方對巨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方合於發於一心而無济治之才也惟恭會於師相若可取賴賴為此主所能說子以於宗皆不能過無而無益於危亂內田於刑臣外前於籍鎮蓋有遇益之於於登後愈忽忽不樂管於延英敗翻宰相曰朕毋讀書耻爲凡王、行春輔 隆三年出 而共本不立數也 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聽說太去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於東點者若德不振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聽說大妻與情子於人類有人與商無數學的人與商風夜景藏所以 恩特書予之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職緊獄石按之日臣始以盐晓 臣風米校屈卿為之〇七月太子侍讀幸温能温度請東宮日中乃得見 致強門服於灌之衣乃不節耳上曰朕知合人不應後為諫議以鄉有争 ア降行動大子卒以游宴請死温 因該日太子當雖鳴而起防安視騰不宜專事官受太子不能用其言湯 宜有以張之無幾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對至鎮以清惠 研致室回章温不從即注之碎,陳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 微知者矣 一月以楊嗣後李廷同平章事李后罷為原南新度使上自 人慶子紀

I ill

以優労協 表長以外 正天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晋文忠公裴度卒上心度無遺表問其永得為異近其祖解書之所工也不為異近其祖解書之所工也不成及其于其暴堯也明之后不能及其于其暴堯也明之后不能之不果至是表元素竟也可爲山書 也上書之迷語諸道勿以祥瑞聞〇十月太子永奉太子題好遊客眼死於舍歌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首餘不足取 河出圖伏義以臺入卦沿出書大禹以叙九鳴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 霜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鄉在鳳翔不奏白克真先覺也對白首 奪之聚及除判度支荷中奏線度見百官稱贺上郡保日李訓鄭注皆因而整監軍不收畫圖獻之及鄭注代保泰紫雲到又獻白姓是成述有其 色何常之有未幾複白克監軍又欲奏之除曰野歌未馴且宜畜之旬日 配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干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祭曰雲物要 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碩陛下更以克御之上後謂宰相曰我與鄉等論 恩情忘有徇國故紀網粗立仇士良深庭為潜遣盛殺之不果治懼辭八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不醉耳石本年歐之亂人情危懼重 她的食校禮部即中上以鹽鐵,推官姚務能鞠疑敬命權知職方員外 上深知其故從之〇五月禁諸道言祥瑞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 其例度何就云 唐文年紀 不宜以實能更上乃以 周莊海獄 与正人 如松 **灣瀬區仍交舊職楊嗣後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 在賴於母石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形正夫和 郷本之三十二 百朕豈敢比見舜所以問卿者何如例程為飲耳塘舊日被亡國之主臣直學士周媽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先舜之主也上 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〇十一月上有疾少問坐思政殿石當 之事班為陛下理之恐似表質之風然上素重温然不奔其所守〇十月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童事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後李珏相继罷去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畜恭太弟以赐詔立而不曹陽嗣目尤不能馬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知所倚篇中所戴非二牛之出入則訓汪之始末也有害好巨、宗恭寛勁像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震而不知所辨欲去官審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以其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廛〇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來即位疑 庚申五年正月<u>立植王經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弘志</u> 如因泣下需標湖伏地流涕目是不復視朝 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 上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洛為嗣上孫於幸相李在非 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那人為和和人亦指正人為和人主辨之甚難 是群臣仇士良草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于作春秋公薨必終始大師情情無不然當疾病之時甘力御殿引召等就面命太子臨此園開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又宗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的致堂巨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将行其私姦認匿試何由得乗其除的致堂巨曹战王有疾不以疾病国始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 間也哉周墀廟有直紫而以充好課者都長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添泣之悲不亦可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添泣之悲不亦可更起一般亂之志何寫也奈何仁而少斷任用非人此志不得行於東臣所之 文宗太和初政成宦官衣羅熱而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此其 慶宗犯 如膝雖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

1 : 1

世史明編卷之三十二 #此任人在就任人有政問者感以明刑就敢哉上善之人生也置日まします? を発達の方 孫龍如此君臣之際無疑問矣上嘉納之〇十一月以至中教為医州刺事奇無謂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官第小過則容其俊改大罪則加之 季十萬者監何由有見士良悲悉李德裕亦以中較為楊嗣後之**當思之**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照府接其丁給第中字中數判云開府皆誠宜 中書文宗補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祈御下述成此風人主但當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聽官言事後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子德格曰臣頃在子園會自元千六月詔群臣言事毋得七留中以社讒刑其後上復謂字 日累月積以至禍與茲事大誤顧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四詰之 王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棒 及由執心不定故養和得乗問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阗 移則天下何要不理故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各容不言 才,以為宰相有姦問者立點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盡推心委任坚定 心事看而那人競為朋堂先帝深知朋當之患然所用平時明常之人 豈不為南牙用故云南子 之功字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安 死年四日此天下之都人居不正其心而以所御下是自行話也何以死年四時是者因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 特達委任能臣至德裕等克工重如抬不取灰原如友軍事國 其立姓成美加立之在位六年朋寄三十三处董俊〇帝典教 不永功業未完情哉 李中欽判語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悉然無如之何留之朝廷 韓炎初名連続宗第五子文宗無嗣官者仇士良等感 石品特殊受孩三年三月頭悉怛森石衛将軍子德裕追顧維州悉怛蘇事之維州電特與人民有暴戰的有是命醫地區都所屬歐帕比內將然而近東區也之故權和於其和德格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表病不任朝謁其從吳數中鮮學不臧居易以與數中三成二年入月以曰數中為翰林學士上聞曰居為名欲相之以問李德 陳·塔納松繁之宜達使者鎮撫賜以謹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輔和也又詔詞陳振第多人華華德格曰第為入帳指當活之回聽是建大功未曾紀塞奈何東其因而明溫次斯等使過墨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讓之議者以為較之傳 阿非牛者信 同州中端学表满 民之李可之 所 氏蘇维見是 言 慶城 一階號白無愛城維阳刻城從比等并力な可を見ませた。丁丁では近地州等 一路記事機高山絶頂三面路江在次原平州之衝走第地入兵之路首為时盖班上在近岸地域高山絶頂三面路江在次原平州之衝走第地入兵之路首為世 我有以東部等命彼自教絕忠教之路快克度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它追與忠 が、大之 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韶田年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九月前河東根武伍回路天德軍使田年钦擊回門以宋功奏租回門叛 现各加褒贈記追贈之 肝食累朝臣的到西屬外楊國威中絕邊備其雜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 南鹽度情山西八國行顧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部臣執送悉怛 馬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於為豆德格所言者利也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隣中息然則為馬計者宜何先平悉惟謀在唐則官無少三新與吐著循环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下一次,與非國人 看出于與之盟出了中門孔子建河省方面即可引人了文章看出于與之盟出了中門孔子地面有了百里可見不不可要犯了原去過浦會公叔氏以痛中浦人止孔子謂孔子可可無可不大年我之地而约我以跟此正浦人所以要孔子者被一部致宣言維州本唐地為吐蕃所侵乃飲守區區之信樂險要而棄之 之是非端可見矣 僧孺所言者最也匹夫徇利而忘義循耻之况天子平以是觀之中李 者也大惟正不可将而欺欺則不容於跌矣豈不约而易干哉

得以今與失刑告失! 上外事職士良功實心之士良類學班以老病致士與效性性意心。八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將國之事士良傳被裝在販列城傳起於指收就一次一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將國之事士良傳被裝在販列城傳起於等中的城陽廠等 南坡陽縣等中亦非比美是故る孝武書立精合於區也與聚學中的 新作品與深遠不同今将加升深濟不欲更出禁軍至一東其十十東三州就而表明所以此同則稱無能為也若遺重臣往諭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明明維第一州制之對司稱所持者河明三鎮但得鎮邁に軍品與聯級於而不與之好應此意而找之則四方諸鎮莊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 南山澤計率之二 南端澤徳報人 朝華馨裕 是 不体 請 非 信贷人计 ##如此相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等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等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出兵焚掠置經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在 對縣教者委兩鎮攻之敗平之日将士並遲加官當苟兩鎮應命不從旁沮捷官 世史明統をマニナニ ·蘇從讓致扈雖制界上表迫骨朝廷令後以狂構恐付至子朝廷若又因德宗補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事割悟之死因循以校從化故界朝置之度外濟避近廣膜心一軍素稱忠義項時多用儒臣為助 李相至德裕日澤遊石,事體與河朝三鎮不同河朔智亂已久人心難四月明義節度使劉從詠薨其子祺趙逼監軍奏前命稱為留後上謀於 代其常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職之称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者歷 妖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服應及他事然後五量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澤為之功易不若准然之功難看何故元和之時海鎮之積揚方職會史臣前日戴原之能容多想此澤滿之功所以克繼中准禁之功也繁 昌之日憲宗之餘烈循存也 計部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也干维州遣兵禄之沈数十年之耻追娶悉祖蘇贈以官秋德格以太川縣吐養系祖宗土字濟遂悉但蘇泊縣附之心僧佛以小信訪大計 之而以利害為言且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夫故 灰春於红 12 事際な、種質医学相入質上回新館宜如何屬之應格對回對種裝給需子耳直的概念、種質医学相入質上回新館宜如何屬之應格對回對種裝給需子耳直前建立即必需到種以自應應給回該如聖料未幾該果斯模收額宗族蓋殺之國經典禁止回鄉族根本、蓋在山東三州降則上擴大日有愛表上回郭誼頼謀主也一概數等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被失〇八月就分經三州降李德裕理條件、宗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政統件、宗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政統件、宗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 其他 能 服 基三 路線 东 不有 中兵以來 史類編於マニーニ 澤遊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奏捷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七月遺御史中水季回宣新衛北三鎮令歐州東秋早平回衛鎮鐵早平 · 兵拒命皆趙禹之評王及勢孫力屈又賣賴以水當此而不誅何以懲悪稹百隆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屬之應格對曰劉稹躾始孺于年祖 獻之節度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状上日選倡女入官臣望天子所為杜 李德格言思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字年方力社許者可稱請韶弘敬 王元達前鋒入新州境已踰月何弘敬循不出師元達春表弘敬懷兩端 明備沒其家 、控馬議制使先行自兵與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奏 院等陽日 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格所 於既戶而已裁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一句欲目安而雖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可欲自安而雖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百致堂曰士民投幣思所以盡者者客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 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置有不由一相哉 四年七月以杜悰同平董事上開楊州昌女善為酒令勃鼠軍送 一层於紀

世史類編巻之三十二 有三編此 異線是二 志 敬 敬 が東京 新り 新り 新り 新り 即出征量敗其整有三一者部令下軍前者目有三四等相多不預開二聯的十年亦手之之息也德格解上回根無官賣納工初德格以比年将敢也朝日特書題格加住德格群上回根無官賣納工初德格以比年将加李德格太尉賜爵衛國公問総称了於并所 無制者莫為鎮若也而 如自會思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平且李載義為國家平德國及為軍中演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将邀朝使以來官對何 阿此三鎮毋遭便者至京師德格富四節之日河領兵力雖強不能自立 施其孫畧故所何有功 然一日上行之首非中書進記意更無他語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将即得以 軍不得預軍政毎兵干人聽取上 小却賴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極客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勒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数百為不除其在陳取開者皆任弱之士舜數視事勢 自身前 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将師不得專進退三者毋軍各有宦官為監 收號今間則民應不認心應解即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 下一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接於內則本先擅美何以制其末平是 20年初三治天下之警者必以至酷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離美用兵 司馬公旦 協不應可矣故之非也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鎮等免死流之法方沒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鎮等免死流之法方沒固有餘罪就選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思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在兒之手再被二人者始則勘人為亂然則賣主規利其死 重重衛之在淮西新祖之在昭義其元済訓積如本偶人在 **《唐武宗纪** 八目衛有功隨例密賞二極器皆以為 南南成を関無方而獲別之火也天必以先者餘度於其首而賜之則顧諸孤學的稱以與別大性嚴明早塞求貧于幻每自教之宅後屬而待錢盈魁毋祝之司吾再致與別大性嚴明早塞求貧于幻每自教之宅後屬而待錢盈魁毋祝之司吾上於宣兵又傳馬九代十一室配前昭放縣為武寶是於問無此誠深以立縣陳傳即以與八八十一室配前昭放縣為武寶是於阻無此誠深以立縣陳傳即縣於京不於水曠縣〇六月定太府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縣以京不於縣縣〇六月定太府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縣以京不 主統和國 公道 取士包有 在 第 不 竹 世只類 た相 石工 香百官衣或滿容数决废務成當於理人始知有隐德馬上崩以德裕攝家 鍋をここ 在朝屋及上疾属諸臣官客於禁中定策正怡為皇太权更名忧太权息了位初憲崇納李錡安生光王怡怡切時宫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 ₹

莊下第老議終不肯属王司曰朝廷取士包有公道置可效人求關節 平宣宗即位德裕奉册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那毋顧我便 有成此不敢取逐命掩而禁之實接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索 我毛髮鹿折 一德裕龍為刑南所度仍德格東横日久位重有功報不謂其處罷聞之 五五年十二月联章弘賢恩宋官将課二子順至德裕東政 事緣以被三人聽官官的相皆典特人也且如此其以囚無責未的致皇日武宗勿病于初宜召見宰相出額命爲所曾不一施等德 不平者平 李德裕以 · 唐代三公 名忧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子幼恍以皇太叔嗣位座十 相而制御三鎮如應之掌速武宗享國長人天下豈

東東京大宗所接金鏡鏡授網使讀之至亂未曾不任不肖至治未曾不任忠賢等後立太宗所接金鏡鏡授網使讀之至亂未曾不任不肖至治未曾不任忠氏在19前北海作為終路以東可謂至公夫〇二月以令狐網為翰林學士上等以等30章。陳官者復裕不能用至是為方補關上疏診應格克坐阿附貶孫立德裕等30章。陳官者復裕不能用至是為方補關上疏診應格克坐阿附貶孫立德裕等30章。 有正為 无忠居 和辞易 水 水 為 今 功 小 が 脚 何以相助 数太平ル 不列數政 和公無 中力排 改使屋 東國東司馬勒李德格執政引白數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藝語問以元和故事網條對甚然上該逐有大用之意心貶李德格然潮州也對日令孫變上回有子步數中以網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權網知制者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慶便長而多義歷雲駕不去誰 一家中来上下之然竭力排之數中東政凡德格所為皆不次用之德格蘇東西 "思元之和本華正号在每日是南村出一八百十十八年 周城馬桓同平童東初城馬裏成節度使辟軍澳為判官及馬相謂澳口 子而讀之處院更望見以為天子來及鄉至皆職後輪或十年以〇起居子而讀之鄉邊称林水古夜對弊中機能命以乘與金連兼經以〇起居上止之日凡來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具觀政要於屏風好正色拱 丁卯天中元年一月以今派網婚為考功即中知制語上謂白敏中日朕 前期類語以文學者稱上以愛女尚之僧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 何以相助漢曰 化天下當自親者如今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動公主乾婦禮〇五月以 展二年正月 東丁奈立為南陽村初李德裕執政有属於立清直可任 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級賢者當之 被之心此非取信人主际表 目依之道也他日見榜有器職者出力成 小太宗但以察為明無後仁思或志方士與祭男亡自是而屬 三年前書五十至員陵〇帝精於聽断恭使從諫擇官愛民種 紫字オ星 有那部北京派制司平臣局。 八川七 作影何如 位史類編 **聚李為唐** 克成元士 竹人重賞 徒格以武 近城張清栗無天虚言龍元會前左補關趙琦請龍元會上都宣政等此即因是為照林行為官能元人等之人與 一段故附以及管告之及七年奏前即以入年正月朔日食日食及也以天下大學也自與展官之楊至是在禁庭卿其為朕行子誠於於奉命後十月誠招諭完項降之, 至南六年六月以車誠時為加軍節度使完項後後逐上故樓師而難其至未五年十月以親孫尚平華事養人謝請上建储副且泣時人重之 格上疏切缺上怒贬之温格成之子也既而效弟子吏部侍即温秦亦本九月於礼温格息極州司馬党項為邊惠簽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關礼温 東庭断三 其節林比之乃祖則不足比之乃父則有餘使其不滿於朋子庭所可能格者居然之孫言南之子也其功烈頭補遇於祖父逐奏裕至冀州司戶也不書向自之也 正是三年正月以至皆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就為第一,周坪 **冷狐網同平車事** 順宗憲宗謹號宰相以克後河建石州請上尊號上曰憲宗皆有志後河 尚存記史館偷模杜牧撰冊遺愛碑仍權其子由為御史〇閏十一月加 巨聖奉職江西開觀察便拿刑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巴如冊三旦三年正月少至皆無御史上與宰柱論元和循吏歌為第一周捧回 *ジニニ 今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樣古據今且陳方客上收日不意頗牧近 選示遊而前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宗二原·專識以昭功烈了李德 冀則近 此以熊伐燕也 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即而欲敬朋如 言户在以為康 配装郭而逐追姚宋粹乎唐室之真才也。 及也盖度不為的而德格為的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表度李德格皆有功烈為馬野相德格才後於度而德器 於唇言語紀 好私之子、下自理问權之有帰深然之〇九月再貶李德

L

可御政亦不 孤辨制豆 世史野様をて三一二 官之祭何 闭口缝手 でなって月以李行言名海州刺史上祖於苑北遇標夫問其縣日深陽人也令更類編者で三二 人居官だれ 立る人 西安易到一百宗北博鄉做以蘇明其群下小過少罰而大綱不至敬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嚴分本州事職人瀬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之上歸帖其名於寝殿之往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為雜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益数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置殺 [[多九年二月以至君要為[陳州刺史初上校福清上有父老以十数聚 何謂無事雖宜政亦不可御也以上召翰林學士草澳記以論詩兵指西 日哪知所以衣紫乎對日不知上命取殿在帖示之。 官鍋恐濫及無辜客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亦耗至於盡矣臣 自衣絲以下皆感思緣衣於則相與為一矣上又管與令孤網謀盡誅官 左右與之語曰近目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巨天下無事元和大禮不可能也上曰近 新州 有贼関中少雪皆朕之感 太和之爱不若就其中握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日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 地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白處分品處置分版也日野州刺史大部上以此姓属家始知之〇上聽祭禮記官景令章沒秦次隊除州 故此祈佛養前所領工及隱州刺史闕上手筆除者與宰相莫之測者、佛祠上問之對曰魔衆百姓也縣令李名與有異政者論當罷話府乞 陳亦善孟面陳之而露諸素牘致使北司是而切齒易所以有不出之其屬之未必不善於外庭所為宣宗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孤調所古民軍亦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捧忠智者與之歸民工事傳之言乃策之以者非未策也昔李德格與極조議約勃藍 閉目推手日全未全未尚長之其策将安出對日若與外廷議之恐有 庭之 戒敵 \$\{\partial \text{\tin}\text{\tetx{\text{\texi}\text{\text{\text{\tetx{\texi}\text{\text{\text{\texi}\text{\text{\text{\text{\text{\ti}\text{\text{\text{\text{\texit{\texi}\text{\text{\texit{\text{ 租稅債裝 展基章 維有 有 澳柳部幕 此 炭 京 产 唐信 经 為開入 だれた 液晶 妄分 見得更新 世史廟綿巻でニーニ 1 實難別品流上酬萬一張日首王夷甫江 新祖尚浮華、安分流品致中原成團十二年。正月以劉隊同平董事塚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日惟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來長生图數月不遠上乃遭之。 與李輔金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沒 田動之建儲開之倪首不俊言司日慎由罷慣 日慎田無以對〇二月崔慎由龍上與方士樂已 丘虚今當循名青實便百官各稱其職而處以品流馬先臣未知致理之 心力衰耗難處繁刺為辭上不悅及歸其勢柳北仲却尤之漢曰主上不一五十一年正月以章潔為所赐節度使潔實奏事上欲以澳判产部以 于則朕必為開人休不敢後言以疾辭位從之 月魏秦龍馬西川節度使上樂聞規讓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點者 胡致堂日章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 住平由吾曹人名位所致耳迹出鎮河陽 然来体既發其喘富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言致堂三該雖賞罰歲明借時康定而 縣局福促無人居傳然之度美國致皇三禄建太子前以重宗廟也宣宗以大利楊心至乃新於其法 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十年五月以幸遇為原地子澳為人公直既視事家貴飲手〇六月 心覺躁渴疑心方深佳 回執

いる いる

不行路衣 有學性與類似 借師選州 新聞 京 京 可配之功利 如蜀客臣 · 一般的主的刺史好得外徒必令至京師面祭其能石然後除之今孤網管徒其故於於於於於一能理人綱田詩人託此為高與附的與耳末必管無上回且令往試觀之一於他然於了千令狐網擬等遠航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子を主い 宗佛艺 "弱不會見其有情容每宰指奏等成於不可仰視奏事車心怡然回可以此時之論也 附方寒網汗麥重來上臨朝接對群臣如實客雖左右近然明城四所成財別其情官獨霸置但作一利史所以時代後極極通過電視可調有權值的以各行均後一刺史所以申稱其臨軍指奏婚題通過電流本之三十二 人 居民宗紅 宣吾十 知之子合孤網擬李遠院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 華萬之朕常恐鄉董有茂後日不後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孤絢謂人問語失因問問問續細事或該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到許後較春日鄉 表表記書之 陳 等至宗紀 其後次以行點性而認命既行歸納世無直廢格不用顯世也格情閣字其後次以行點性而認命既行歸納世無直廢格不用顯世也格情閣字耳上曰肤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是之訪問其所施設如人為和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續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 十月以于延陵為運州刺史延陵入辭上回運州於被去京師幾何對日 八千里上日卿到被馬或善思肤皆知之勿謂其这此唯前則萬里也鄉 日敏中令狐綢之徒崇極将相情難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物之以利禄解之以嚴嚴故所用多派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故(有)是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其敗也(有)古者臣進武於君君申初其臣上下交衛所以勤於德也宣 范華陽旦 之功烈亦可知多。 辞無豈不敏甚也哉 水長生而及大其天年亦可以馬成夫而宣宗又取以藥至以儲酬為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數再三曰 月以将伸同平童事伸從容言於上口近日官顧易得人思微律上 端也而人主猶其心焉居自太宗至于武宗解禁以敗者六七君皆 年東政政本也過伏等延英、後秦事未曾不汗君衣也 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或望道不明此其天下無異道去有教人皆死而故一已獨不死者也由秦漢 **這**案賢是 之故不可 聖人而出 小太子 **机孤业家** 長等賣以獨部皆棒足之命乃迎朝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一見聖人而出乎需威悟後入至寝殿上巴崩東首環泣來宗實吃編了是三人而出乎需成時後入至寝殿上巴崩東首環泣來宗實吃編為注於敵職於許經經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許出宗為就於於於經經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許出宗為非於敵職於對經經營至與長等三人使立之為且張計則經經機 受集之徒指理而起居 是不支 安南都建王式討平之式擒我用北原至自此亡矣前嫌嫉嫉而履始存事,这不成而死,不成而死,是在湖東新東縣及南城縣等作成攻而家一年湖東新東縣 大中之政部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實謹飭節後惠愛民物故 已四十三年八月帝斯郭王淮即位上解李玄伯等藥 オス 淮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老二不得行為對明兵便不動車拜相 李文伯等人常執動法執也 等之伯等人常執動法執也 等之伯等人常執動於其一人國際, 一個不明德他在书宣宗者置不及為賢君哉 於個不明德他在书宣宗者置不及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於個不供應宣樂制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於個不供應宣樂制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之間不明德也然可更奉法政治不擾海内安靖幾十五年級而 之前,安徽學外則端方數还其帥将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 (2年以)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難聰納規隸而性實猜到雖各情虧賞 完年の日大礼宣子でときしてしてくる、 為上所厚事外所激乃似義举王使歸長等意屬朝王安知宗實不不之三十一一民居立公記) 靴宗皇帝 雙王有愛而立之別不可不辨也, 臣官官声 帝騎者無度淫樂不恢李氏之亡於此央矣 作宣宗友之其則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議奉長君蓋奈不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以賴必孫以公然後福亂不 心服安在其為明哉 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属臣者盖以宰相為 名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而崩壽三十 2

磷藍單 丽文斯今上言為傳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為父綱用子何為不可弗聽〇十月以令派滿點為唐華司直初以高為左拾遺劉欽 何如 別人とおかいと というできている かりの 現状私有所不論者政主式能の前日景等生产型日中 グラ行陣今幸得從公破城然私有所不論者政 粉使墨声 白本年相以為安南致南繼至今為使由渦納賄照文於惡網執政時人號渦句衣 如稀爽里明若所尚者從諫如流並有己行而不改且物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 他更類稱卷之二十二 在官職 便每寒食遭更分祭其先驅官官德之故有是此時人謂之物便暴户, 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工論以勒命已行不可後改左拾遺劉銳上言自古然未四年八月以其德原為館驛使經聽官事藥工言故事御史巡轉 等演之於堂馬上相搖因誘議竟然逐流痼終为其不相伐如此 宰相為亦引避政有是命 俸與何也式日烽與所以超数兵也今五盡行無以繼之徒猶士民使自 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盗矣且諸縣無守其或至則倉庫適及資之其不置 潰亂耳使懦容為候騎而火給共何也式曰彼勇卒擦利兵遇敵且至勇 **画六年正月以杜宣秋為電歌觀察後官官多顧入宣歌為福建觀察** 月以高射馬節海軍節度使自李派使機群變馬安南是殆将十年至 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目此易知耳敗聚穀以誘機人 一天秋白古為中國居由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唐室 **尽**唐鮮宗紀 南所規以 新柳果馬取配之后仍非己有却四方之點惟畏人知數謂吸曰侍即乃表屬劉 及門子四年七月上疾太新中村到行深韓文约立上少子普王優為皇 議然及禪左永至項方嚴恐其不投上先遣人達意頭曰朝廷逐除不應見問: 外系统内 世史網編巻で三十二 東而忘逝 平之亦心賜姓名李國昌泛湖以爲天順軍節度使以上九年七月陸城內不應動動作別與水利赤心計以上九年七月陸城內不應動動作別與水平市萬原水創與米利赤心計成不息變生於內而提其本也。 王成十二年七月以子璋為宣歌朝祭使章得實欲以其重張於為即官 也坐更服死品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百至年一种付入養、可女者、一次、一十二人於如盡出次策興內用文章行行劉即超應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盡出次策興內 使傷宗諭越四兄蠢然尸位逐以亡惡占人所謂馬用被相者其都聽 官中豆無中省之人開此話亦必悚然更應而宴安雅禄了不預知至 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費私立火若法湖水水濟難美官 之來官者藏其內南路投其外而因以亡夫聖夷非能亡中國也而 已且定策之1種又歸楊後恭長到是不可後支蓋亦天人之會據長安方類今克用恢後流軍權堅田今孜而降益朱温隆直 年野一十七三至清陵〇昏庸相維禍亂相仍民愁盗起黄果文 中尉公議之日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云而對看非惟宗 名儀懿宗太子也以切年為諸官者所立在位一十五 唐號不 乔夫自是

不可後支蓋

亦天人

不 紅中

は果る任 矛的 摘生互相 十叉 河射尚不得 **州**野王 女栋 in 痛情及還長安雨市人率錢額百數迎之膽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時 來願相涉書傳養兼進士不外熟為監與仙芝剌掠州縣橫行丁順民之人 為事樂養騎射喜任使經典也或田任關任使其東力族之百敗以氣力 五月王仙芝福騰監州第一人黃葉聚聚應之樂少與仙芝皆以取私塩 草木之有根松若秋冬培說則看更滋荣今日東里俄人無依投行盡濟 明前都以由其所立故其未流子孫至於如此是以明王必慎其所連門我堂回唐自明皇以來尊雜電者德宗始奏以禁與以宗以後天子為阿父徐官不復関曰父節觀之君如一職失及即位使知福密逐推為中尉上府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我呼及非位使知福密逐推為中尉上戶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我呼及非公長十四年第 南邊劉郭附於常路共短之至是即懼延將置酒將歸而張人以為都總 聖朝廷價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物州縣一切停徵仍加縣給物從其 甲午竟符元年正月関東草於翰林學士廣揚上言日國家之有百姓如 是成仙芝始聚聚数千起於長題城為郡州縣不以實開上下相愛百姓流經雅米無於控訴相聚為盗所在盡起 相矛備鄉的自懿宗以來者後日甚用兵不息職飲愈意關東憲年水享十一月罷避縣品粮人五仙芝作亂上年光政在臣下南牙鄉北司随五外太之二十一人,是係公見 言而有司不能行〇以劉临同平童事八月嘉瞻之敗也人無賢馬莫不 論其罪惡而顕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五千豪搞 之下斃子在档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戶所之死其補賣綿行郭衛之失若坐 情數如死節 远為惟知能之死其補賣綿行郭衛之失易竟婦太會既以入郭循 . . 柳州守除王重任将兵八千於随獨二州臣重司等与、及二五千於至原原州的民使朝廷不許與多汝廣州陷之高州奏請遣張敬将兵五千於一進還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與隨所對與上表求一直逐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與隨所對與上表求 石田 不安一子 名之私 一般時期其他原此手楊知至奏經不食、務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獨極如網越面於重飲者華錦之數月之、開聚至數萬〇七月大雞飛蝗酸天所連赤 東西好極好施者常以來好錢目随行施何者每出機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口於好編於之至二 , 題 厚傷宗犯 既論之門使舊物各得其前何必如此行小東子宰相大怒, 事代北不足平失於以為然乃殺文姓而推克用克用表示物命朝廷不乃英推立功名取富貴之私也手振武焰網級做子勇冠三重者輔以奉 家錦之推製為主號衝天大将軍〇以豆盧級進流同平童事時等相有仙之於黃機順通斬仙之傳首〇黃東方攻區地来下尚議師仙之餘際條院用官必令稱惟疑此聞品為林綱。〇招討使會元格大阪王 及成三年大同軍礼我的樂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時间衛盗叛後 変一子,り有國家朝廷乃り虚簡方為防禁使韶國昌語充用冷迎候 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樂使者克用遠命臣請助本道至計之終不 起兵馬使至者思與牙順原君立等謀日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 今百姓疲实冠益克斥相公宜舉賢在能紀網废務指不急之責社私謁 先由大應之命符合六部為一思德深厚中間小於罪在邊剛分縣信飲季宜縣信己還人與應約為兄弟否則對媽何表貢之有雲度日縣信之還依齊度使爾超縣信夜縣民了使人謂雲度日實府縣欲使縣信稱臣 五天年正月預南西道作度使辛讓請達使如南部龍為獨南

郵收首碼 可屬之事 也更類紛 有方人 不過繁也 圖茶以盗賊流國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次事情無好清人 不過繁也 一月發左於這侯昌來鄉來特意稱鄉便有人馬事所 **林三非常** 過馬海作朕者應擊起進士樂須為狀元對曰若遇死舜作禮部侍郎犯陛下不免五人養 た安見 **纂順為第至於音律補傳無不精於好蹴輕問難尤善學秘管謂優人石野猪日** 近晚公海地渡江籍非高矢勢甚及淮南将軍師録言於高骈田朝廷倚公為安新存却較放上笑而已〇以高馴為諸道行营都統〇七月前次百家四班終在 機自教田今夜間果己入園北天子貴己乃縁罪於楊野為實各分司而奉之三二人奏得任年紀 東必逃通乞劫王經以兵三萬中在職種死四川之後不許 於班後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〇十二月少王微樂旅同平華事原 九今 賊乗勝長驅若不據除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惠縣以諸道共已散 社稷将危上疏極謀上大怒石昌紫至内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剣架去職漢才多 阿拉里回高耕所建良策也而朝托不從則亦崔沈豆慮琢除於制勝 田今夜而拜之由是權為翰林學士張廣先亦拜今夜至是今夜召朝青世見題為於之二 「中川平士始侍食」門席用能如处神田と4不及此刀海教臣上在游拜一下川上幸師中世中與所強放住地東京城區,是大河北等之事為至與无部節建立分級後京師○以張濟為安部利血為未達使前行在召将佐齡以順逆河的鄰達含兵計較明是我鄉 軍人援進千人間道該與元衛軍為民有恩斯師下士城府議兵與鄉鄉院於原使王處存奉兵入撲處存置長女天午號哭累日不使紹命樂 林學士表徹自城中奔前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石拾透樂朋龜為幹主土中和元平正月至成都輔政策提供養成〇丁樂用龜為翰斯與離機 耳民間聞者其不泣吹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傷戰機 售行事及覆故也 **的致空二式效心順於朝廷其與常人這美平之功名不立者急于自的致空二张牌才氣亦有過人者親其数字原奉粮糧於行在責王敬** 百無日

高額 雙维集府! 親奉而じ 者思教是位下良久四丈夫所感者因義其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時於亦以原表也周及延降之管夜宴意乃監軍楊後光河畔及言及本朝後光 監單楊復 道道及天 天下水生 写天 易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前有光日期門李僕射術「悲勇有遇在光看角國之志若以朝言君之必 野了温馬河中行营挽計副使賜名全出機嗎。第八十一月李克用将汉 野了温馬河中行营挽計副使賜名全出機嗎。第八十一月李克用将汉 是接维外之妻耳條師與新鄉鎮以諸道兵為安管軍四集樂勢日慶號 學所行不出同垂帳班多部號辦的地區,○朱温以審州降縣獨陳鄉 但接维外之妻耳條師與新鄉鎮以諸道兵為安管軍四集樂勢日慶號 等。 不奏為的見的圖嘉州司户造人沉於養願運門者氣塞 九月高斯能兵墨府上屋起後朝討敗騎不行有雙姓集府含白者以為 孟昭圖上號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此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紀即前部城如北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濟左拾還有段左拾還孟昭圖解願以北城於八次半旬也會為隨效增級而居 而臣敗乎发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較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 城色将空之光射態之乃移機四方討黃集出七東塘諸将数請行耕託 海之天子非比司之太丁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 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後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到刑〇七 後九方在衛州馬亡於官者不以官者以故而不發帝言之一黃典之 京年第一下無野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置不知言教而稱應哉特出於一年第一回傳宗惟越卷於亡矣而肆葬之職備有人獨盖天下未曾以之上。 相了無関汝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後之期尚劳震應疏入今夜舜絕 忠義情激而不能已耳 後頭京四)五月忠武監督 立 請訴 未全 後非能 年前用老 克阳功果 語之獨眼能部以克用為河東部度使時以實與未平加全出東北面都火而破黃泉後長勢功第一兵勢吸在路将皆長之克用一目被耿時人 得克用表 物をシー 年及四年五月黃巢鄉宗州李克用等追擊人破之尚讓即發降朱春 阿華賊破之 權合兵攻之陳八大恐難詢之日忠武荒者義勇灰州號為助兵沉吾家 拓討使一黃果将五桁移至擊陳陳州刺史趙樂梅指斬之果然與來完 萬七千人趣語河中 一志所属便に自免で遺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殿初平方務姑息 送了也為京者逐而是非有在矣然則當走何倉之矣院院用所以堪食送了逐門下克用也克用之兵足以被全忠而不敢以私後慈是猶有失 正其場林言軟果兄弟妻子首以降 果自於布二年 小馬海廣明真子 久食陳禄曹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平数引致其關 進李克用等為隱四郡主〇田令沒殺内常侍曹知於令孜姦騎権罪翻 惟為齊金以元年至今九十年十〇李克用至京州 大十十十件有所主断上東五事時語左右而流沸 ·克用至可以大治甲兵造使奉表龍行在目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公 京年 · 克用有後唇至之大功而全忠報欲殺之克用不敢事其後 更賢 丁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卯 志之恶愈肆此唐之亡所以日促也 九用功臣也全忠降賊也傷宗唇問乃致克用之怨不伸而全 一個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受傷張兩 八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鮮之 默 居代法紀 朱全忠等一克用走

正电将流生美国 将軍 将軍奈何使人棄其母子緒好命訴其母潮等日潮等事毋如事将軍既 政党商 世見類紙をマニー 水全等五 剪目吃唯然兄弟扶其毋以後絲賣之鄉等目人皆有毋未有無毋之人三等前對於搖絕來王潮馬将軍網以運出道 陰糧火令軍中無得以者 使見之未當笑獨見住亦良賴則笑耳有田花職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 存機制語縣户口率皆歸後桑座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由是民縣之如市又選壮者教之戰陳以樂茂益教年之後都城坊曲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将使詣十八縣故處落 河門的度使張全素為河南五的東都屬經設副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還 **運園事攻部将王行瑜斬攻執表王温校之部以行瑜為詩難節度使媽令权劫上如魔難領三月庫為至靈元来攻過處勘百官奉袭王煴權監** 城令我夜奉天子自開送門中至鳳鄉初黄果焚長安官室而去諸道丘 我其好安用其子請先毋死将十萬之請乃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指衛 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功之由是即里有無相助比户豐實公年不饒 為政事簡出見田職美者軟下馬與係佐共翻之召田主劳以濟食有無 不許州今属西安府 正初置静縣軍節居 四二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官因罪状田令投請許之 次主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客稿

稱為淮南留後縣到〇上疾大漸觀量 逐度廣馬 要養收者或親正其家老呼出老初賜以於綠衣物民間言張公宋 喜聲 上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勘之樹藝編其祖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 木三年二月前田令衣官競長流端州〇車駕至原社の以子字之為 為風女枝掠無了遺矣 奉己〇季克用老請誅令我韶和解之克用不聽〇十二月五角進逼京 城鄉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北西王徽界年補五僅完一二至是後 長唇供え **科**保护 作前別と を存在する 世史朝編卷之三二二 獨議米園為務以食其飲者的行器起合肥與其徒到威圍雅等號三十勢益盛進全也節東王郡王〇六月楊行家充實四諸将爭取財免徐温巴門龍紀元年朱全也大被春宗權解除辦縣權數少全忠則克察出兵 戸時潘鎮石務丘力相及英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勘四月以郭禹為副直留後馬属指為治撫等彫及通商務機能年於及萬 更毛相行之儒登城見達兵盛數三屬於孟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残殆可 度成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玠刘陳敬瑄遣其大将楊儒将兵三王助接立功於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訴於宰相 容使楊俊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三月上前昭宗即位體視明粹有英氣 後多用温計〇十一月上記園在上在蒲印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後茶持 計謀得用至是先卒行容哭曰天不欲吾成大功即何為折吾股胚也其 大英雄獨温由海州朐山塩敷盆徒隸帳下少戰功常攻策襲随行家襲 就養來数年之間民富軍時行人謂之北韓南郭 以傷宗威令不振朝廷日里有恢復前烈之志等禮大臣寒爲皆條践亦 君之本也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綱於此八君皆不書即一方鎮之東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八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八一百月積宗以來八世而為賢官的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 位所以正其始也 四宗皇帝 名供於宗第七子初封新王及僖宗順官者楊後恭三 外旅旅馬 民心已難潘鎮楊行怒王建王潮裁録左於日平克用之徒人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正所私壽三十八些和陵し天祥已去 各為心住機誤引朱全电入除官官而徹與帝亦造至等表表 **以** 唐昭宗紀

之優孝 功序克 社所 税有 が心妊娠 数一時 下其謂我何釋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濟所言萬世之利也上放二人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後大功今東其危而攻之天濟言是也後恭曰先朝播遷雖潘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指置未得其食河藩鎮兵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綿曰李上國汝陀縣,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削今兩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濟欲倚外勢以将後本乃曰先帝再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屬附而街之曾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 原更附田令夜而落後恭後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溝與後恭有院守張為之人們與他日所惟孤四以非智此一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本中納足之體也依靠以幸服為朝前則為主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本中以張湯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道女計之 數用未見可除之罪則是是樂乃 倚之漸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敦度克用薄其為人間其作相私 朱全忠敬教之而 朝廷不詰全忠 杨芷 忘本 表 子 将 不 舞音陽 久不下民皆風造山谷路泰日出仔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路将惟王宗及經秦東孫楊其代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嘉美〇王建園於州儒於陳斬之儒祭多降於行家先是楊州富原甲天下時人稱楊一起二 取往過之目稱目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格所以教子孫不勝〇三月以王師輕為平處部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安本縣令到官師範 書記問別曰其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将後離叛不若悉我所 字方二年正月販礼結張添逐州前史後李克用官館加中書令便帰西 八月以楊行富為淮南節度使行器以用度不足欲以茶塩易民布帛堂 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自然以給軍用而選合人課養系數年之間倉庫 忘本也〇七月王建克成都有稱西川留後號為 三丁華福元年六月楊行名擊孫儒斯之逐歸揚州行名養政孫儒失舊 和扁收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之無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非攻豈不成而海内愈乱者由縣漏爲此校也磨之将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與賭鎮以請討克用則應從之者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讳相宗所以失

所為孝 宗士弟 大礼 夫儿 不断之邊 大阪山東京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和中国会校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礼令校通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婚和神門為歐州和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中門為歐州和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婚和神門為歐州和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婚和神門為歐州和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中、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中、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中、 ・ 大大所宗北婚為神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婚為神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北母本。 ・ 大大所宗祖母本。 ・ 大大所述。 ・ 大大所宗祖母本。 ・ 大大所名。 ・ 大大所述。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子、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大の帝。 ・ 大大の宗祖母本。 ・ 大の宗祖母本。 大の宗 ・ 大の宗祖母、 ・ 大の宗祖母、 ・ 大の宗祖母、 略斯此孫以教盖非利已事殺不行於問外先機恐失於致中之機雖後屬到實是我之便判官遇損軍表奏之日開梅出虎北宣父不真他人當 将兵計級 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於傳父母城行客曰此傷之罪也等何七月楊行 路至底所先走底州刺史於傳發行客文祖基行審追李神福 王建寺也八成白熊海伯夫教道官関不從建請然則成 復承平之舊〇冬李存信管存其行孝惟清結朱全忠以三州縣遂賜旌行對能數偽非公宴不舉樂招撫流散輕僅溝賦天及數年公私富張幾 所長而寬的有智多善御将士同世子無衛已准南被共六年轉徙奏重 西致一一一一所報之是自為恐也行感於死如孝道之輕重矣尤其能獨所致一一一人母家發人于至滿之情也以候聊之地可釋失價稱其犯 而許之一豈不賢於建專般而不請哉而循且不能倒授之柄昭宗宜断古至三或追敗亂藩鎮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曾王建有請當巫下韶則不可失焉者也今我敗亂國家 歇許 而獨有一方也 之過化 一好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機服讓能重九月 平文等等 門生天子 年寿 極相 軽性 化半 用請来勝勢。班取党員上課於近貴或目沒自後城則沙陀顧時太盛朝上我討三鎮十一月克用進逼別州行物棄城走追新之世克用醫營主克把題稱常昭度李紹作相不合聚心较昭度紹於都亭驛李克用表請舉知誥俊傑清将于皆不及也縣經經為為〇王行瑜李茂月韓建谷兼兵僧之乃謂徐溫曰此見賢非性識膨異於人賜汝為子乃名知能行家曰 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察克曰特出聖意察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上以為有所為手注班漢命以為相聞者大能堂更往古之祭突曰諸君甲國戰寧元年以鄭紫同平董事察好訴讃以此名為歌後詩議嘲時事 知其罪職員相繼且當体立就民勢用奉訴機以為此之の是後河東之鄉方理是定失上乃賜克用部張其史欽且言不臣之罪行職為其所教性的天子後,其是定失上乃賜克用部張其史欽且言不臣之罪行衛為其茂貞韓建自用請來勝勢逃取茂貞上語が近曹宣日广」不可以 而贺客至繁極首言曰飲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緊讓不復乃視事 為福建國於使此間王 己卯一年三月楊行客取深州将徐州李氏于年入成養以為子其子渥 於荆榛中立壽王經得尊位原定策國老有如此其心門生天子 行稱疾來致仕從之未幾走與元面杨千亮久李茂自討訴之献復恭 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清茂員等乗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〇以王潮 守充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隔家舊掌太姓但積異訓兵勿貢獻吾 軍主嗣周為招討使師去三萬千里平珍屬既西茂貞約王行輸 羽除過平山近而唐朝君臣曾無緣 界反形狀是之心遂使河往極水間一人有勤王之奉得克用奉其赴息亦既張楊天討 月楊復恭等伏珠内官楊後恭專横上出為鳳翔監軍後來愠對不肯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望有欺君縣國角權固院之惠哉。 甚明也使世之仕者ペ人如繁重有欺君誤國貪權固能之恵哉。 之初相獨嬪怪而國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連去其退 」可以自有率縣權臣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稙黨與以持之族 」或以下之事包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來者也唐末錯 畆

群ななる 不克用 透開初 群 家等人動長主気而上においるしましてとして到します。 東京的で蓋常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来白巨總師大軍不敢徑入朝勤 不敬行政 而来 我於號工度淘恐後竊駭都多人臣盡忠在於動王不在入朝頭就圖之克用突日 正國之建出之獨裁 《以朱朴同平董事即中何迎應國子傳士朱朴才如副安京司界明養大安有暴以大朱朴同平董事即中何迎應國子傳士朱朴才如副安京有報動相比與關鍵逐來與是明克用雙有奏係積未出犯而解目已書其奏矣在以報報奉之 在人類が多文とにこれの機能の様とでは、力を 存力が使 **列用代学** 便知屬州王宗統特教之宗統容言許存此勇無厚有良将林建乃於之西限三年五月荆南将許存降千主建建假其遂名欲教之便成屬州除 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述引共疑而於自騎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 人見天十克用值禄未决盖窩曰天子速末少席人心尚危天工居引其婚為期不能之替總共入的免克用人朝将佐或言令清清關庭至可不 放一歌也於胡用者遊使和解二〇八月輕建劉季还殺通王滋等十一大中部縣間東於於是再兒素地之〇八月輕建劉季还殺通王滋等十一丁巴四年正月立便王裕為望太子〇四月遭使和解兩川凍嚴之獨書 上召對朴有口雅上於日於難非太宗得柳如魏微矣材自言得相月餘 大家無風至此後矣 马致太巫 朝致堂目 七月李茂自舉女犯開上如華州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聯接数後與 移唐於晋陽岌炭幾不行保宣非初孫不遠故數 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此之後末流之若此也甚至至此 方致堂三於天地之間必要子哉古之明是所以不敢不敬應不敢不好變一一個得其也則是最早本無礼應天開之患不然一 男無所名 親力陳茂身不然必為後還所排除一樣此不為方便全忠先系逐致堂回充用於三鎮非有公司不為此有失榮傷當此時也徹克用致堂回充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恐特為王室重職故伏義而來其 正以為村子是中外大號 為保 使 等 特 外在不正 **耐新型性** ただ用後 河東勒壓目盖〇九月米全市以潭京公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路日河東初敢 明大縣一相便王搏情明这有被恐其致高於公言於上日人君官務明大體無所人有為是相便王搏情明这有被恐其致高於公言於上日人君官務明大體無所 **青劑仁於** 至天 人稱全武長者 朴公 张 洋石智 世史類然をごって 之對日裝養不負楊公縣一今力压而降爾錄養其言之民亦動看之,使有生武攻解的獨奏與子愿山不下全武師萬人攻之城壞乃降銀 「用致堂口」思也及展失信三思也成朱公合河北之勢則於我德何原大者或朱公来勝無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原不者或朱公来勝無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東前部等專模電佩日與上洋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僧疾各結潘鎮以康申三年六月以佳胤同平童事殺司空同平童事主搏上素疾極密使 全忠信欲祭兵迎天下八月車駕還京師〇九月後野廟董昌為却海難 たまとり羽破疾後其子而立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脈刺鳴主那線有象具然或節慶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備加種搜替知月威武節慶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備加種搜替知將龐師古於清口斬之全志與葛從周選蓮東勝追之被滿始盡○十二 偏私室官擅種之弊其勢未可存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偷港博物 戊千元化元年三月以馬及知武安留後有運都二州〇是年茂貞與朱 而何野者等〇十月米全主擊楊行家屯府州行器将米璋决准水准其 何及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心生於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捧監報 公仗欽控兵理民立法權士則欲其報德選将則望彼醉思己尚不然人 九月季克用攻幽州到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這便謝克用充用後書名日 知報雅於地家以為神皆拜之審知巡湖自己副八條地轉納稅日拜而終三數者我以外了至衛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鄉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格初佳御與上家辞盡珠 利馬四馬也澤之意情以朱極等弱為何背耳 · 唐服宗代 g#

1 : ...

二世州 被牧野鄉水下二二一員人居用京北 | 7世順軍降一根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 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聖後位則富貴第一時忠義流十古荷派疑此親納目所語辨明則其 初崔徽客遣人說德昭已令友者獨學述仲以既計养養亦辨明用城市初崔徽客進人說德昭已令友者獨學述仲扶訴上後于位點太子裕為德王於排除,延於明在此嚴不聽為有無至字團天後元年正月朔薛徹察令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孝亦等皆 相○六月鮮生視塩鉱便に是級城城高名生視欲當除医官上獨石轉相○六月鮮生視塩鉱便に是級城城高名生視欲當除医官上獨石轉姓名李繼識疹溺亦賜姓皆以使相皆宿後當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 在衛密致書乐全中便與打圖这正進士李馬容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 隆時間之對日事禁太甚此董亦不可全無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 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惠睦醉而去。 公居近關重鎮岩久坐原生視凶逆而忘勤王之無僕所未論也一朝山 場以通飲食獨語令太干裕即皇帝位 不使伯唱義連行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不不如熟機四方論 决則功落他人之手失德昭逐橋还等斬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接 唐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西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西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可致學一作所留告所確述而日韓其凶传今日豈能平義于不可與一所致學一年悉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議宜終為些用也情共所告 了也宣者之為為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可也宣者之為強致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孤則忠臣碩士日益課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其積漸,是而人主以為去已聽遠不若起居飲食左右前後之親為可待也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祀待之雖有忠臣碩士利於朝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祀待之雖有忠臣碩士利於朝五代史口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 日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上罪數十万鎮其門舒鐵銅之鎮若因緣穴 鈅 高爾及等丁策東情之也李克用以貯糧籍工修城利害問於茶府李鄭吉對日富安華高州於此矣立書李克用以貯糧籍工修城利害問於秦府與手無规益己主成二年三月的失任此園司楊克用不能奉兵赴難至是逐用於非不 **兵及大派** て民代祭 周無以國不在倉衛共強不由祭第伯國無貧主強将無弱共順大王票德受人 院自留共三千於京師充宿衛時朱金志子院自各有拱天子令諸侯之脚都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〇 唐伽以宦官典共終為肘脫之思讀 方奇能先以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鄉〇 意亂知謀世事急資全忠書稱被各部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 於鎖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英終不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 可懲則成自安矣豈可重珠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 吾家代表忠見大人當邊恭時職以待其表奈何輕為沮丧使群下失望 生切警敢有勇智進言日朱氏務凶極暴人怨神怒令其極也殆将斃失 平克用悦〇命杨行客的具王令討全忠聽承制逐補心進銭錢百越王 則國不求富而包富不求安而包安失克用見封疆日葵麥形千色存動 刑法有律禁買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感多正則人無諧語之愛如此 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粉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臣錢較有司 吞城而人主受禍豈不足為将來之永差乎。 宣官以制朝廷故循召全忠而全跨切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 《唐明兵紀》 御之

1

山草稿 制御性 不 市 市 其本 未 北 道 章 **医** 医 (1) 秦 系 草型 建士 竹原 世に刺繍テスト 以忠義自許為治有整迹全思園處理華全海以詔書彼浦鎮入援師範奏多三年正月承瞻前房使王師範級共討朱全忠克兖州師範頗好學演門外政時編鄉紀图台忠知其可很故 起後日遣人請兩中科福窓及本等自求之上命韓優草制催日吾脫可 有真領助と新以 見之は下治谷口吾属為帝室藩展管得坐視天子国界如此逐級天計御外でいる 的題為相多受人縣許以官既而以母丧去位日為債家所縣故汲及於 後秦官官典其領政不前其根禍終不已請悉能內諸司使其事務書編 金中心, 於於〇字茂見獨見上請訴韓全該等與全忠和泰車駕還京上 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官官讀言聲侍即不 /出使者部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幻药者三十人以備灑豬棒 一首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己下數百人於內侍者盡殺 炭金海斯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為人家安後以僅而同平重事人 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於解酒情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東宦官最 智之主燭知物情應惠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點限刑賞之政者 一一一與之親神其間後有性就像利語言辨給善伺候承迎自非上與公司官者月有者是以下一 名騎横然亦有能切有天子廢監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 唇握兵故也唐世宦官之祸始於明皇、明里晚節令高力士尚夫章 管者用權為國家惠其來人矣盖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切及長 ψ, 全电乃将五五萬祭河中〇起後章點範同平章 國本 本 三 本 三 志 同來之 比 非 徒 可得法 赞木大木 世史新編卷芝三十二 和的作品是人非後何來之比臣得敢死為章不忍見養就之感經典嫉謝於王者 成計之有餘也上欲用煙無相煙萬趙崇王衛自代徹惑其分已權便朱者萬國官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數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 具輔佐為陳州司馬上管認隆日崔徹雖也然随用機數對日凡為天下 之坊而焚之惡水之當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敢 其去雖晚其志禄可尚生、 崔昌退襲之於後而朱氏黎馬雖快一時之念而國随以立是猶惡衣 草強而為獨之胡等分其能無亂手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動建 其去雅麗其志泰可的於了因也宰 打人所頭歌而惺終不釋其心斥,百至之一才膽應危禪信《於近家山不去河也昭宗多與之誄曦 / 唐昭宗紀 財富好攻取行密毋止之及求法 33

ì

を開き 言子斬使者以進因風縱火死其水運期将王檀汪建大敗獨自出敢神器が對馬上将處不以妻子為其志顏南老母水顏而沒三綱因不知為足與獨口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意神福曰吾以至在事處王鵬縣為擊人辱焚舍赴火死及頹襄其州得字神福妻子善遇之遭便爾神便安我一日使不至曰事可知失動僕闔門補使至曰妾誓不以皈依之 : 朱金屯公力以孫臣富全忠院被李茂自威震天下逐有美事态志福催起的不靠其官首忠知前着社建構與所納與耕地城場為初推翻假甲子茨佑元年正月梁王全出教養相議職緣納歐伯政康勝機跡職於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消之忠表。 有我有前可權而一動動動點有漢荷的文字已來在指示有資可美有前可權而一動動動點有漢荷的文字已來在與本上非有資可美有前可權而一動動動點有漢荷的文字已是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難表的心則是是韩尊至 上供惟国疑兄弟妻輸不絕 使題下北十應為以祭之和以下之知與劉元規等緣治兵故日被不息全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額之要全忠知其意感 與全忠外雖親度私心衛其乃謂全忠白長安多通茂自不可不為之佈 及顧直至視之江下與諸十以子孫禮事其母顧長史略知棒善於全公 福請行為断其結路速遣至家卒斬頓初行依與獨同里相義的為兄弟 在與領通通用其客嚴可求計数行要務為目疾語夫人以子切當按三 逐與安仁義同及行名使李神福討期王後軍討仁義茂事攻開州 馬馬不許整歸顏有良将康儒與顆不合行客權為 在徐温助之温用旗服如茂重共仁義不知出戰破之行為事界朱延 於此許自訴州至斬之延許事王氏請夫此行言以未可知頭自發 更願跡也 榧 連結表籍 対全要合芸 有見世 功用リ ある ス 見 古 書 古中天 安自是江塘上至一层安左石使今皆全忠之人失八遭間使以客部告難用為發長安全忠以張手節為御官便殿長接管室百司及民間廣倉展切等謀之逐遭牙将寇彦師奉表種所收在遍聽句請上逐都降陽主攻 翔宗於椒殿逆立輝王不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極前即位時年十三宫中龍與○○八月全忠抵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全忠遵朱友恭氏叔宗祇徹合立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正縣路納和隴城檢驗於經經經鄉組會為具等糾率區後回月更封鐵銀馬具王○六月李茂貞王建李鵬干四方印朕至落縣則為公忠幽閉部初哈出其字朕意不将獲通案令干四方印朕至落縣則為公忠幽閉部初哈出其字朕意不将獲通案令 下之語如見神何全也逐辭赴鎮其怨如全思舊天我她忍顏是也點其於萬代至寒都大梓宫樹哭後友恭叔孫友恭臨刑大呼曰實我以塞天然懼不敢出聲哭全比的之陽縣哭目投於地曰奴董看我会我受惡名 下我世其可以子罪不解於全忠天 正月楊行者之河州段安仁義〇二月朱全思發德王裕等太太全起被 通立昭宣帝不復改元孟示天下出於已朝君之權虚務也而親士補 宋市國三張士未審不便期若牧元以欺天下也惟吕后证第山王洪 不市國三張士未審不便期若牧元及數天下也惟吕后证第山王洪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即開若歌孫來此次清駕與集団是城至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〇朝若歌亦此歌诗之獨國,至此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〇朝若歌亦此歌诗之 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置有不七者子,我次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忠獨獨各些諸鎮卒城唐宝及於子一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忠獨獨各些諸鎮卒城唐皇而唐以其於若問曰原不藩鎮惟卒克用最為有功雖等該色而終不失臣顧若 與全忠争丸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昭宣表帝 帝雄温陵 位三年為全忠所寒降封齊除王泰執之時一十七成益曰泉 名祝昭宗第九十二大全忠院就昭宗端詔立祀為帝在 唐山江紀 五大 : :

ì

司空福德 太宗文武 **喝清何** 洗涤如 小野ナケオ (1) E 獨我與學常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紀且被 德威等将兵與之共攻照州 管国我的我被其意以德蒙之了一举的名誉附也死用以為然乃造周 王歐國大事此曹旨的是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也以為然六月朔 本級故也三〇六月,殺裝櫃獨孤有建處等三十餘人柳傑侍朱全忠之意與花不三〇六月,殺裝櫃獨孤有建處齊賊欽求解後舊常一世亦而言此意為四年通道都等 互用省营養薄賊欽求解信四等者一世亦而言此意 不快者於全部日此事皆然望腹非宜以之寒火異字根因言於全思日 勢恐為威福會有星安占者曰君臣俱火直誅殺以應之來因疏其素所 原至國三師稀於私養法除并在華建德的也充安武周前黑陽夫衛 此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或盖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 **严**月四至是 羅俊义好用善詩樂聞直諫極民於水火 提案有機 一旦那然 足以子級 宣宗を (同) 武宗所 何で宗 如明代 君方完町 横岸可具 未ご有 簡而當問成而今,故方內樂繁歌方順軌深諸漢莊其孝宣之流至與宣宗少歷報雖長,年敗此犬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稍勤治遠實宗與敏持建委任 能良克上黨如拾茶取太原如友掌功樂不完情報 毒流绪絕班其本源有目來失中宗久程憂辱備實險阻一旦得志荒 之問就德多失高宗沈恐妄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新丧唐室舍等宗支 三代以遠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悟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 中而措之於松席之上突厥之搖緊頭問度北海之清慰為川縣

3,72

天育工 下家以正 工 京観之治 英朝婦 教が三代 * 之二十二 胡致堂曰馬椒所逐者五枚之其将能乎 之美而無家法陵風馬人魚肉之患矣。 離益敗禍於零區遂嵩燮於城阴漂泊坐昼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怨不知神怒不悔李氏之亡於兹決英及傷昭削位天禄已去民心已懿宗驕者無友脫匿不志輔辦之任要於嬖寵四海之耽竭於滏樂民 則取監於舊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八唐服置紀 安史維亂中國雲優西哥朔方皆為 下微然根前遙然矣肅宗以 £ 獲罪之他河南 ù 國漢 世史對

たに類 華清而後集過產又聽聽民文門偷兵 賢納諫與宰相共該爲理之要且因事有還宜鄉當十論而却毛難之母表請太子監國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得為賢美憲示元和之初親 要疾嗣位政在叔文人情鳴點而八司馬之黨傳意自是交構從構章 代宗之类機管官之處而杖都先超矣自南 師而 樣信為留 唐昭宣彩 後主威感落太 之師不能討此鎮萬餘之教宋之就仍不以國事為意故虛能 衙文臣城至臣萬順島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

七叉類編 (考え・エ・ニ 下無後與軍方為爱一公主而嫁經新度樂春異端至死無恨為十 人。居形宣紀

成獨之指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同或克壽或四三年者其穆宗 後收失敬宗初立推到極發賜章原能成團止東章軍李漢建臺八克配則與平盧史電誠則與魏博王庭委則與成德而河朔再失不 德而河朔再失不

に と 類 斜天 こここ 南西建步 李氏一王向非三行所注重守氣斬反者則十八葉沃子何有屬至風蘭再至與无四海雖原亦一雜之案以為安亦不可得而朱改未更立首雖最而宗權之業之派朱金忠信宗李克用進遍而奔如實雖走散發竹集何氣以近が脈始與服然使群構也而已過旬大中皇帝教竹集初入所入政家系始虧嚴信一本仇之亦也無可其不可數分中集例及於入東流不思去好責已以及數王而垂頻弭其安輔建章與元斯時也景色,此幾極自于里荒或青華望望邊煩諾令阻騰 相提的司托直接三月唐遣唐全沙州野如安全思縣大家帝遣御史中三國人以何時我與名德始建國元平○唐曹王收主奏五蜀王與侍即仍為天祐四年四月假守之後也則所居天後四年也月假守之後皆王曆皆王克用同岐三其王的解天竟竟非作法之不城所自求于 關近血成川泽指尾岩孔山而唐之岩臣了無一家寧何稱疾不出天輔之點而将即之討或者又留賊為富貴之資以致果稅循東和污官各結為擊赴缺元殺及忠凍皆述不悟當時等相若主婚諸人既非公 之後而大尔夫婦意法公全忠夫椒殿之病温之安惡名於萬代也奚奪天子時其文騷擾的以不克惡至全忠切於洛陽自續於統千山頭疾崔侃召朱温家而難全寢縫砌寫至愈相矣。再胡天子販飯一島失於戊貞三鎮稅開而私幸華州夫劉孝建館毒權而幽帝於攻陽院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失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失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大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代於 門生天子其三五大百若崔龍張隊犯隸之流天皆要站藩鎮憑依宣更視以望新治共今永府離中禁後恭又領中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 王室之日早有假前列之忠践作之初尊禮天臣赞想賢豪中外核見明之日乎楊浚恭於明恭中第三肅王謂之昭守帝鹏嚴權之不抵慎 子垂之大庭令故有倡幸哥帝出走若征見之些成大不欲審過巨題 兼除臨外華紀東衛西領投行前見自古國家乙多故未有若此之餘傾敗於後絕間滴尾於中藩經濟大於外而又以盗賊剪移其宗楊樂 不愧死入地哉麼概磨之五殿子二百八十九年女后淮庫於前胡雖断為也堂堂臣宰食孫多希回面污行功也益賊犯與下之孫供奉能 相為然語急成此子受犯之意学持天子里較於原而干載之公議不辭京而之立寄於語侯作胎短楊沙狗苟軍往於應應之食附耳咕鳴 蘭專事燒遊而委田令我以政事王仙芝黄集乙冠福亂開東方自 不音 五次素 》 上 こり 極機機馬 紹公拉島 もず新たて二二 11、後與深來飲博宮中其兄全嘉謂四朱三汝本獨山一民也從黃集為血之力也文府等較伏不能對獨訴的知蘇獨稱項功代宜應美順人際主之力也文府等較伏不能對獨訴的知蘇獨稱項功代宜應美順人際主之力也文府等較低於與主於其與心縣順通驗醫鄉無流鄉縣縣的也張文府,與自國之所與主於其與於縣區地縣一次縣區的縣,與一次縣區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以於縣的經濟,以於縣的短灣之所,可以於縣的經濟,以於縣的短灣之所,以於縣的短灣之所,以於縣的短灣之於帝回、尤即有受稱之言矣帝乃下語稱位于 大小三二 人名意的人名 在思 林天花西川梅天後年號徐台京天下也是時性河東。一成別、"准南。" 林天花西川梅天後年號徐台京天下也是時性河東。一成別、"淮南。" 林天花西川梅天後年號徐台京 は一次の上海西川梅 一切工作為居住家所成主知并後獨其此至宋朝四附與政准稱係情之其子在共前位城下為門為即此在宗也主使不明开則與成准無係至之之,退婦補服衛王後書不許四者於此生原政失飢說用外尚來 在無城者族子孫主不慢的能以淮南節度楊尾騎侵益甚張賴徐温江 完正明稱臣奉青八高王遺音王書云請各帝一 無能宗政制奏王至曹明治特國於 茂貞治軍於節衆心悅服及閱憶追請守時以切時姓名即寺前封收王茂貞治軍於節報心院限及 或勤造王橋之/王曰譬敢未城而失信夷秋旬亡之道也厚贈遺之所保地諸夷畏服是故即然三十萬故雲州高王與之連和約馬兄弟共擊飛 若古漢城地官五發有塩池之利擊城七部東侵室常女自西取突厥故 初數冊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一代及耶律阿得機為主尤雄勇 天十月汝馬四鎮前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城屬家三百年社稷他日 機比歸而皆監更附于京學主由是恨之夜王本三百開府成與非原然 方伯明先偏獨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成民奉以矣。 南湖三每有除吏必表問朝廷視其落敢失師之告監但賢於一 将河門門竟用平衛來对記在世间改正己之不見用堅志利唇死因 方。俟未温院平乃訪唐

湯が

選銭 ほぽした 見入 転転目 在97~1、比至60号上300円行之更有举攻载攻其典章文物有第分变到了变开工的24、则环率稍远越在则不同為三至不從消杜門不出是府唐衣冠之族多避期,州府总等进高者停将依靠,是在淮河和属部首为第三和制于朝鲜 納りない 治不 時明公不以為思必欲使亦其但以白衣侍梅姐可也孝昌許之終男止稱 サンタがなる ニー 中震兵 興量文物 昌爱其才議留之欽安為判官飛班之欽去恐及獨乃白爱索不恭帝官 前度使将前轉正發那一人經報部腳部為進士吳來縣屬過起該富事 過於害必有怨心及問其言雖不能用心甚表之人之以高本島為斯南衝可退係抗於自為東帝奈何交替事敗為終古之養乎緣始以隱為不 · 八於經朝又望馬相深主孫其為人敬鄉李根亦都之言於絕王回蘇循莊禮部尚書蘇補等致任所敬於以降時間之城也有及其子楷目謂有下未能成然以去而為其則應之不受為字昌明者置不東然備人與惜不未能成然以去而為其則應之不受為字昌明者置不東然備人與惜徐月日子原将事本一進士与未有官司外位若楊康之爲字已哲 前院上不公高氏群署不是老事之以為訴主呼曰先軍 女起國不行心此年為此是國元年 五部 土人阿西爾華頂德前度到官權應說緣祭五計歷日縱無成功 配在局局上福而用之使情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信之遺風〇致無 将主計其兄舎宣馬憲正全夏不樂在京師常居城山故里二千皆封玉得主計其兄舎宣馬憲一会三年張和謂人所吳福有服刑 以其嚴循地壓着不敢稱而了劉以銀緣為其為王於領標在非四年 (三) 新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韶獨等十五人或勒致 河及黄至昭宣了明二十皇帝一百九十年被光之裔中绝 **所**、 是事で 門上など 大社和 新刻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点 = 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考與蔡於唐天祐四年而城於唐天祐二十年 處為茶史舊失飲陽信又刑為五代新史司馬尤備資治園塩取歐陽萬古人心終不與也一季介港回授宋太祖命辞居正以經衛漢周與 年馬以見德家正朔如食臣于未忘則統緒自存役亂賊雖備獨名疑 獨忍平〇自愿高祖戊軍至洪武戊申七百五十一年計十二甲子家 紀中紀十六年也不然天下思臣義士不忍絕属之天佑而作史者何 愿家正朔不很不宜進賊父子。而選柳討賊復警記思配天之主使應 常以晋王先系馬天祐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 改元同光城梁嗣惠以樂圖宗嫡香南唐三世相接宜則傷惡徑用莊 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勝同姓唐在宗與歧冥頒行不改至二十 しんかい きしいるかっとんし

無刻世史類編巻之三十三 主管工作技 級無 取 表 或 能 在此一家 **微阿如** 法爾之夫称 大破倒在無主聞之為項目生子當如本立子,仍為克用大成所不敢不敢不敢便及之半月不發樓真得兵攻其下更縣事城的大直抵夾寨與造樓樓員攻沿州晋季嗣昭明城在守樓員直 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大下 >/心若問精兵信道極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 || 東也且朱温所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重于未開軍旅必有縣島攻爾州人不下電王與諸将禁日上軍部州同東支衛兼無一東是無河 胡致堂日養不二事故春秋於特養而即或者皆深騰之惟其門庭之 亂攻李嗣源叛而伶人郭從臨馬亂中流失姓壽三十五建天以土德都新遷落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因伶容劉 沙吃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果封晋王天枯 火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虚受唐莊宗征討推辱哽咽成疾縱 鄉里温初從黃某為盗降馬拜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封祭 河南新安縣〇偶県太祖朱温宋州楊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 莊宗繼晋王位遇過武帝仍須唐天祐正朔城孫承統祀唐配 四年朱温寒唐廢帝克用等守饰義不改唐曆天祐五年正月 歷子婦好龍争嗣為子友其所就非人主也年六十一整宣陵 王挾天千人諸侯先行武立竟移唐祚更名克又赦後主自稱 人養養財政大學和 不是者是而 語典 作 授 後 發 發 發 例 **新年** 名上 和能而退台子所於 也鄉王景仁等進軍相鄉医晋王自将枚之 距相鄉医東京推督王為提口十二月鄉進軍道頭州國晋主城之次千國河與東北京被西上共被日共的第一十二月鄉進軍道頭州國晋主城之次千國河與東北東海東東城後國及本 蟒始命公立攻之不克防道縣新城至 開門鄉王劉威縣師懷王縣界之相之緣不從公立出指城而返曰所謂關門 正京并知,私富電境內以安〇圖屬州利史王宗并能由此也東宗并稱疾能歸村 **好不出於** 等監視們女三千分屯陳麗仁州拳言功物子樂館将石公立戊陳州百縣今名進使話青文諒〇佛王欽養剛圖州會總統红文獨鄉達杜廷應縣今名進使話青文諒〇佛王欽養剛圖州會總統红文獨鄉達杜廷應原千蔣天施前畔梁間平剛田年即四月與宋州歌稱麥家州新度使宋友 阿不出獨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請人曰應者足而不不愛者者 唇音王歸香隊休兵行萬命州縣舉賢才點食殘寬租職撫孤窮伸免避 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及矣堂可求進不已平屬主嘉志而許之 我存亡繁為然後從推制而無避此黄誓所以得列於典鎮命語之後 子课有取馬 也教放以费雪名篇孔子序書取樂帝王書之後字行助夾案之或若也香行於美寫窓魯公伯為帶經征之於黃地誓字行助夾案之或者

大縣於其大演李存璋引歩兵乘之 世史製紙米之二十三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始然而與退係圖過感或非特為紛懶竟沒數人久不養言不可忽也王蹶始然而與退係圖過歲主安後府那德威老将知久,不動所的輕敵不量力而速戰不若退軍國民訴賊離營別以輕騎掠其鎮 天後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善無怨地失怨死無差地因哽咽絕而不意法思徐華年克丽山於城西縣數地一門島城如此吾親其志不小住神事の是緣外在國出紅鄉十一來增其調近臣曰我經营天下三十年 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雅之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 敵と原収取購録が用兵常同 茶煮之置以為掌書記 後縣〇六月無即騎王友珪紙其主見而自立衛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 敵便彼知吾虚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即帳中德威往見張承兼曰大王 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表家不 **以**经整型在汽车 **生心不平遺馬廷將刺** 發主 腹刃出於 功此不世之 用杂准長 正為尚書 客と深い 并於元本 列条之比 王姆拉士 大拌画家 世史類語教マニーニ 八月圖以毛文錫利框器院先是高本島攻圖不京城上有堰或勘圖至了養雅者何和壽也正與其形意情之結置行臺灣的是印建以為別亦了臺雅者何和壽也正與正其結圖有不照原者的是印建以為別亦以原文時天故十一年來前於四正月度與定城王推圖王為尚書令始置守光于太原用仁恭于應門的心縣 動に赤及守光以歸誅之初電王分兵物[蘇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通無州勝方即帝位於氏州東名理久之又東名取〇十一月度電王入馬州執自於京先春衛傳國寶華大照近均王王曰天恩國家劉孝之地何此陽數千人突入官中友垂開毙自度不免令馬鹿時先於裏次殺已處蔣亦 文殿州該楊師原白野王篆然人堂屬在沃思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 曹記王線草露布講版标計布級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次年發 入西州王方多将吏擒守光適至王話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常 圖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橋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師妻子亡去憲王 取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前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遭股心馬模交 功也師庫力遣其将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衣象先謀其當旦家先即禁立 ○唐莊宗二○附偽采末主方首朱見第三十初封均王及見為友建 非所據意倫康得豐近手貨財 沈勝手子女精鋭之鋒勢自錦耍政属,古致堂三日夜祭累不復施何也過本群盗堂當有天下之志一日據,仍致堂三朱温雅寒逆無道若 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美及晚節末路手 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七在位十一年一一大 人人人亦在朱州五代洪大祖北

據湖 延備 清中 上 安块基本 御事 正不体 為左修遺界以常憑 曹本六世為大王所行周事代州亦循事大王也代州股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恐事た出人來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禄略之行周辭曰代州鴻錦養北七亦 性記録編巻で三十二 が朝一歩 |拾賣學主開本為學行及為左拾賣克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該賣重子||防了等所所限以中所之年〇段嚴此及國五縣一正月國以本島為左 · 司德成急追至南陰擒其斥候者断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國短於决戰亟發騎兵追之則遂守率城和臨國有蓄積欲據之以絕間禮 翔本根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版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改事日漢倫漢融成居近職恭預謀議嚴等依勢弄權賣官常数離問舊所相勒 頁之乃止○图主跡忌宗室專任劫嚴及德如兄弟張廣禹漢傑從兄弟 丘飲好騎平備吾不知死所矣○原達兵聚唐一西處置王将安金全擊御 敢妄有所屈人之竟以抗宜罷〇二月惡劉副攻馬觀州置王擊敗之係 爾矣、 唐聖王 変元行欽縣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日李紹荣王後欲 必許也更使成之了轉獨為人就旗乘聽在城上耳圖王日剛長於蒙人 極部劉朝以當去盡在觀川管赐必度欲從取之乃替引兵去晋人怪郭尼友语大成十二年以中門九七月衙劉都引兵後唐曹陽不至還守摩 乘夏秋江派央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日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 主養趣劉劉與電王戰到兵大敗集諸将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 平對日陛下以家人禮見街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 茶以至於亡 懷天下恐以鄰國之民為魚體食乎屬主乃止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母原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母可 數日不出遣騎規之時見旗循深往來管王曰吾閉劉副一步干計此 人 後居在去五代果不 的 蘇於縣五歲有姓為盗殺敗十者承索勒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承崇霸曰 為○唐圖主以張雅承麟州刺史初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紫治家甚至經濟人內唐思主還不過三性太雅經營河北而數還不過省曹夫人戴再三 保育局 音學之實有人夜出擊無寒兵大點分部李嗣昭原議并遭牙将石君之敢 | 幸す不行 きゅう 世の類編巻之三十二 数四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天原在見張承素口曹陽 王阿保機稱皇帝改元神册國人稱為天皇王后為地皇王自辯延敬以奉之十五 活本為城情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美由此雖所至不敢偷養心勢州 劉守光然軍入契冊不拜乃使牧馬述律后賢而謂主曰延敏守節不屈 與金全等共擊的五惡兵死傷什二三霸王性於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 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納其子第等数 タ不保恐愛生於中何暇待房之表臣請身為前鋒以利之王曰公言 便有配偶擊荒田故漢人安業而威服諸國且勸勢刑不南收故於同光 奈何降以牧園宜禮用之始教契冊建子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 資無主聞劉剝敗又聞王極無功數曰吾事去矣 /王楠密疏請發関西兵襲者陽郡主從之兵城下畫夜急攻城幾稲者 西至堂一年國幾七而後存頗以成金已出不後行實其不克有終也再致堂一安全全之係晋陽共功猶在周德威敬上黨之右晋王不念 根本之地若失之 善易逐

法门寮不士何承 侍弥散大加集 で可及夫 が為 を が 借与承鑒此 成以案教钱 证据不上所 区 以 百於月本業科事 世史源編卷之三十三 七時阿京 英供ご将摘不得这个敬至一野出陛下不能留意以若之才乞於邊都自然就表越張之徒言鄉於望梁主逐不用按罪在與無人我非州孫重多一家供ご將猶不得这个敬至一野出陛下不能留意以若之才乞於邊都自其他之所有不得一人 高府而還的敬納上號回國家連年後師領域日處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以東北天元年〇天成九六國四縣 正月間兵掠後國家各州府縣州人衛馬天統十五年非兵明四年〇獨正月間兵掠後國家令都成縣傷 起質曰王能如此何爱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養之三十三 刃虚所者洞輕放衙王如之永案恐其及禍乘問言曰虚質数無禮請為後來來開府條問三司左衛上将軍聽國公承案固辭不改但種層官於 曹太夫人聞之感令召王王惶恐叩頭就請承幸痛飲以分解拜其過承 所以佐王成覇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刻承繫起挽王 置酒庫中令子德及為承華奏指銭欲賜之承素曰此銭所以養戰士也 帝於廣班國號越用楊洞衛計立學校設選奉〇十月衛主選衙物過 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看豈能豈敢國之勝為乎先帝之時都有同此親御 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無行私何言之過也承業 業不肯王入宫大夫人使人財承業日小兒忤特進己至之矣未養承制 太三日侯受先王敬託之命若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視矣 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情此庫钱 連歲出征,几軍府政事一委於承案承業勘課是是畜積金較征租行法 不寬京成由是軍民肅清。餘的不之王或項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 承命守也居居官外其別義也便中常侍皆率此道為有趙高石顕張遠負心也行法不寬肯成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晋王欽使分過終不古至堂之師法矣為晋恭民畜財軍與不之職也受克用頓記不敢同文堂已張承集之志行雖精紳士大人有速不能及者可以為内侍 該之禍哉 丁南湖回致鄉此疏其誠也於梁者子。直則 異幸根素為果祖所愛歐 鐵筋重次 他又類 東大政而吳人頗已歸語等欽進用都立温悉之乃夜引齊丘於水馬身 語常至夜分或居乃堂去屏憶獨置大爐以鐵筋置灰馬字隨以匙城之 紀網衛典禮樂法律於是士民務於歸心雖宿将悍六無不悅服〇知誥 即騎級敗在旦夕潤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語悦之官事温甚至 輔攻發照确知語初出居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越生志為徐州判司去 六月蜀主建列大子宗行立〇七月唐美王以係和詩為淮南行軍副 改其禁人兵知也那么悉刀匡正翻丁口銭止稅較布由是江淮閱順上 好長 医乏者朋之盛暑不操弱張盖 日土来暴露我何用此以故過雖逢 起延有年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那五等為誤客士有職旅者由用之察民 恭接士大夫讓御衆冤的另應獨通稅求賢才的規謀除姦清杜請託振 問知詩居閣先即即日以州去侵江定亂遂得政〇萬徐知詩事為主 謹温萬諸子不如諸丁不能容而知訓左甚戊寅知訓忌知許屢欲殺之 割州以界池等六州為蘇屬丁丑五月,聞界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之實 不吏馬仁裕曹候為腹心し方温封蘇國公留三子知訓東江都政自鎮 承之府洪州進士朱孫在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該参軍王楊零主法議及 **注初定川縣更多武夫務城飲為戰守獨知語好學禮儒動食寬仁民稍** 七金陵王申五月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异州刺史特江 名知語及北別長七尺廣額除其過厚有熱唐天祐已已為其接船軍使 乙卯具祖楊行客攻蒙得之奇其扶粮養為子諸子不容授徐温乃姓徐 生原榮生知語子彭城所轉後改為諸及前少孤失父流寓漆內唐乾盛 城壁修整從治之邊知許利潤州知語來改宜州不與甚快朱察拉由三 以可彦能徐知諫校得脫果驕侮楊氏及諸將為朱瑾所殺過居金陵来 關桑柘滴野崎以富強〇八月勝音王大奉依然音王好自引輕新拍 後操工振後事哥而翔縊死然梁之就暴門翔導之朔亦可殊也故 心後磨在次附在東注出

野魚蜂属 **数**何由 行 下 計 百 不可違い 尚德城五 非苦草的 丁王都 文数納なる一十二 化門植松莲 日香 動為中門副便初孟知祥薦教練便馬門都禁輸能治潮王以為中門副已別其宣王楊張海浦最元年の是我允六國四線三月度衛王以和朱正別應天前十六年平成四五年の五年の一時前北京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所不取存品犯武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不取存品犯武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 破梁軍時間王自将萬騎直越天孫至弱柳波周德威曰今既孫入敵境 獨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品謂昆第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疆 死天下者非有戰何由得之安可但居深惟房以自肥乎。一旦将出李存 動須萬全不可輕於王宜按五分戰王日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秦之十三 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彦章所因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敵意挑較危害者数四騎至統策力戰得免動王鎔及王園直皆遭便致 将等後以前兵大呼隋陳諸軍機之軍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人置王遷 審叩馬沒諫日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隔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祝警 以徐温請地封溫東海郡王拜大丞相一七月五越王鐵連錢對傅權攻 使崇誦倜儻有智多區事敢决王龍待日陰〇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政元 當州德威父子死哭之働曰是吾罪也 己一十二月唐晋王與梁軍戰于副柳陂周德威敗死間王次去後载大 說問行與籍申訓兵非吾軍所宜為也因固點但當書各植松柏自娱而 曹曰元元之命繁於王本朝中與繁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便者曰 个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閻實李從 王不知監馬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西至三 再完定元子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因以兵取米有不假仁勉打文皇一行弟不自实安是也而謂非百戒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 表使 百姓兄德者故待之易而居之人或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雪 其徐温師諸将拒破之初其時曹箔亦在其越 使法不得志而去 多過也及是後領 這温自数青日 育所安政此 放此 間 湯 井 所 (A) なければ 我世也老 地支人 目录 著人だっ 小杖大鈴 動場をマーニ 為計為推所連股為繁爾服○吳團結民文時俱樂民私畜兵器盗城益目乘斷甲馬徐行為殿堡入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散塘以是親愛之數經濟人擊較照斯其馬明損衝在馬慢到知遠漢鄉軍由以所來馬授之 效此曹所為言循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獨鎮勘進不 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管死不為其他日當務以後居社稷為心候勿敗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丁據蘭中目作九錫禪文誰能祭我王慶以書勸管王稱帝衙王曰昔光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於兵職至已縣妖齡六卦〇共巍縣叛奸為關縣 明縣正月專衙王得傳國襄獨急 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白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顏之初豈至 繁御史堂主簿圖櫃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委民弄 人争大小百餘戰豆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敢塘與梁人敢于阿城交輪縣西西王以馬道堂書記○唐聞王如魏州廢徒数萬廣德勝町城日與級 不用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後其軍職筠內限而不勢自少在 今日和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越次合臨江王添而立 海立初降海重原恭格温父子專政术當有不平之意及建國稱刺尤非原民馬天布十七年原身明治等の 長處果有破五月是宣王降河子弟 己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得觀州僧獻傳到新張承素五前觀州諫曰吾 所樂多沈飲鮮食逐成疾温自全陵入朝藏富為嗣者或日衛先主謂武 馬望城送城後本朝宗社工今前北南定朱氏尚存而王遠即大位殊非 王世世忠於唐室校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槍拾財贼及補去 大是欲條武而及招盗也正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卿里從之 中。未會從倦極則就園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版歌而搖名曰警枕〇 人 作序生天 少天三包

推考五元京 京常の一者不禁とろい唐室也曹太夫人請其第為之行限如子佐之禮置王聞 世史新編れてニナニ 無以一直放大宗後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又則得之愈堅果光如之志無他但 一座司王存於自立為唐皇帝()於存為年十一後克用被王行瑜遣版建原法居天的二十年四月以後前是或縣西縣縣府唐皇帝五國明蘇四月 |麥循至院出來一个即拜謂之拜 般見王呼為嚴默大學三十機謂之實目原僧王以蘇獨為節度別便獨王欲稱衛來唐舊臣朱友讓遣蘇循請行 素知不可止樹果即歸習陽是邑成疾不後起。 然之二十二 東京大震正宗也 一月電将進阿東陸軍使張承某至時 一年 東天 坊十九年 果龍徳二十一月電将進阿東陸軍使張承某至時 梅香の火 三年 の 天成十九年 果龍徳二十一月電将進阿東陸軍使張承某至時 梅香の火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は かんしょう は かんしょう しょうかん まんきん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の まんかん 一年 の かんしょう しょうしょう 後水虚後而立之南取另西取圖汛棉字內合為一家當界之時雖使可 一方案图後梁自太祖朱温丁卯至均王友自癸未二主合二十七年自 失均王首祭之子。村不過人棄敬納王彦章而用趙嚴張歸霸以與在 歷年間回然大祖始以黃集降將東提宣武追其部力整食諸憂地廣 禁一唐者表其始終爲應不失臣節也 例友益回書時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案在晋巴非一日而納目必 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 乐為敵能無亡手)唐莊宗三始以唐晋王即帝位城界 為此意在後唐社役立其後南此前孟德所雜而何聖於存易雖然承。 古至堂三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某百不欲晉王打文堂三朱氏未嫉俟霸大國周匝三壽存前於是沈至專極則欲速 でと法と か 東 の 関 に 君方無忘 見有許数 以称をカナ 東京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本書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大平於司上敬邦李根 本書大事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戎取裴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港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定以非城南兴東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活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定以非城南兴東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活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於其城內之城州稱作事業約遭間使告急團主曰。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一而後未樂之立法,納川南陸青之 (國王屏人間以思事對日節地不為一般将手前而後谁 面之故此稱及本國王屏人間以思事對日節地不為於是伯將慎經士卒亦不服〇四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奉在國籍府結准 爾射磨勇過人習看秋運太衰左善者聲歌樂俳優之戲至是即位閨月 一來為招討便翔振力争以為不可超張主之竟代王彦章為北面招討便 一個石度河之無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日臣顧獨當此役必有以報閱主化 于京師昭宗異其快貌撫其背目兄有奇表後常是最無心子家及長事 造制源料精兵五千級輸州日春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即人不知李 應道李嗣源東公園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傷主家召嗣源許 廟祀高祖太宗傳宗昭宗追尊父克用祖昌國皆祖執宜為帝 人志在陸通不備東方若得原出則清其心時原中果可取予嗣源自同 在宗也五氏言左矣 無謂與無磨紙主之偽深不若直與稱磨正朔威磨篡敗延磨血食之 國號惠待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國公天下之法也, 原定当正共紀末益則等也用に兵を了りらることから、近日稱尊一旦公司督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養悉于時襲的在八速自稱尊一十十月 有名子子 後則納目必問其以天祐紀年継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為稱能 其視未益到守光相去無幾何使照子能備城朱氏後立唐

岛此 我所不 界何如料 deliter . 丈夫得些 は見朝紅光之二三三 が情報を 閉船人欲大樂數道入改石諸将會議新祭諭對日段院本非將林不能主入天學的主項自殺傳逐城區計集縣縣阿法縣:沒起其書城即愿主 百以箭兵與輸州合势長驅入国夜城中院空意必望風自黃荷衛主授臨機次東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天四無兵陛下若高兵中聽面保賜劉城 矣十月陽主以大軍齊河至即州遇留矣一戰次之追至即國為文北縣 有則諸將自降矣應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知為王夫則為属善行外 旬月之間天下定美層至大悦〇唐主於**前**州一家師收續王彦章死之唐 爾陛下卷男首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即門直抵大巡衛其為主 不為也能にとります。 できんなない はいま 中都に及事私に後其 味魚飲を店不為也能にとります。 とりて 本書記 以血或 愉ら大葉事の王多彼帝権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子豈有朝為思想是他民此我所 成傷器以來半相鄭語等十一人世受磨以而住來收為民語数於翔季天但能信趙我便也感慨來來放卷後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七〇層主飛 刀鋸側可斷看首麟泣述紙團主因自發學主點人温恭儉約無光涯之 右稿之迎應軍夫惡主間呈用勝曰本氏吾世雌理難隆吾首不可俟彼 臨發皆亡匿題主日夜海泣不知所爲置傳國質が即内忽失之じ馬左 自己為吾偷失延孝之言是也愿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 雕願行段吳軍 去天黑至近前無山險方院横行蓋夜兼程信宿可至段處未離阿上友 康延矛請亞取天學李嗣原曰兵黃神速令方章就擒段吳未必知之 國其城城無守備少厦家在濱園出橋王秀養曆主欲降之彦章日余本 上天家恐息位至上将與皇帝交践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数皇 JI. 計画を共 古て過ず ŀ 三者善遺恨也與汝三天無忘父志至是帝果繁熙父子為四者臣之前。一分於王縣終以三天賜郡主曰郎吾職也,在王吾所立契丹特約縣遇,相其此不知帝王總施亡,大方莊宗遂應其言所移村計思文門州縣國,而已未兵累此獨非宗之,并以於安於斯京可必執世民之所納兵全者體而已來於其路獨非宗以子惟別數前申何其志其可謂千古之遇失時城共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被其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被其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 **飲發温暴對棺焚屍温降臣張全藏言過雖國力** 太阴遠矢焉 李地之獨宣知不在世仇之李氏而在悼逆之交班子應夫朱亮以臣华那以称而子婦入侍欲付後事於友文吾不知其與賴毛羽及山棲水育首常不伸買可以背失刈產污雜採講與親毛羽及山棲水育其常不伸買可以背失刈產污雜採講與觀行避暑宗與幸不申謀於山補即之戰挫兼猶師截川。戰收遊逐遊費欝然懷點起懼填根低棄率以忠勤之節義耶來是篡位未幾而胃王之師夾無之戰峰惟銳 三百年之社稷柳座之故野狐所羈是因人人得而務之悉而當時與為助敵未敢逃受禪者显有待也天何文新等效推載之力以城唐家以充項魔視如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習慈暖蜀皆 敵之科化日威族之戒華驗矣贼溫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悉心其國而有之當時居臣共作楚因之態社稷敬宗願嫉祭祀絕戚大非則敗化王恆不功未三三十年之經營產為左右所虧而關為小兒望建一致與軍士難心等越東之任則或多華於病節臣掌應人自領外別所散快宣天假手以雲唐根與火建既立遷作荒淺均王同楊令公之所散快宣天假手以雲唐根與火建既立遷作荒淺均王同楊令公之代君於廷以千代父祿山之報昭昭不英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代君於廷以千代父祿山之報昭昭不英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 乃為相國封親王加九錫以衛盜為懷益原不處早勢功應不立重技與此世經衛仇且後終中人便唐猶机上之內被烹醮以克孫順久養順於強之祚而得於顯唐室兵權之半香扶楊谷懷原之子公論曰宋溫以楊山一民從黃巢縣賊脫签中之遊以縣命國 而親說為否也沒審缺之不機獨溢于世一污青史萬古感原的可起 今三代房本共之 深雌然人死刑無可加

変すがけ **斯特斯斯** 得天下 情 具有一人 力止之不聴既至思主或滴言欲習率與和崇嗣請聽曰陛下新得天下十二月高季與序頭為語問遊鎮經高原與等數字與稱入朝榜之一心景交應溫溫人朝塘往典於難歸與降事數件○大田是清伶出入官救經弄縮神群臣債嫉莫敢出氣○張全義請匿主批其煩密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雜呼和唐主投摩賜 國指懼嚴可求回聞國王始得中原志斯縣尚御下無法不出数年将有 書稱大爲國主辭如表箋至立爲遣使如傳傳王帝仮以城弟告於第二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〇唐初造便如爲稱語不受易書用敵禮爲入後 他去意主松軍騎能代之子我我不預問雄點為縣令亦行此刺史子何不對或問恭至何以不自然泰章同吾在虧間去運動里步騎五千苟有知語造王於代之以恭章為隔別刺火係過名至金陵使陳彦雜話之三 校劉夫人優名謂之本天下曾自呼日本天下本天下優人散新磨運前 十萬級門主內府錢財山積不肯給賜目者層陽自有儲積可令租曆量時則歌縣的統二所即以職二月曆王祀南郊大鼓郭集翻首獻秀軍錢 國乃對功臣舉手一一等於一抗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祖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與悟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同 諸侯不渦遭子弟将佐入直惟高季與另自入朝乃義留不遺棄信虧義 長比越來草為蘇州刺史為人有告為州國線使極春章侵市官馬者徐 誰不鮮體吾世奏八德城積栗招約原君五為戰守之俸 今五代及京大 動心行動 功事以 朝着方は 東京とした人を正文をのとれてより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 まずの 東京大大阪市の東京大大阪市大大阪町大学の一条町橋の大阪市の東京大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 ご要 多思遠本嗣源銀版經過ご〇改王李茂良降封秦王奉卒子職嗣知鳳年賜號豊財贈國功臣於中前度使○関刑首阿古只象團國部川連職縣數條後〇八月唐以孔鎮為祖居使謹自是重飲急微沙玄廖王之欲民不聊 平· 集之 的 沒能勝我當投幣鎮存費乃什個主至是以存置鎮國州 目手持之約至亦上不及沒能勝我當投幣鎮存費乃什個主至是以存置鎮國州 目手持之約至 世上頭続をスニーニ 之國帝以摩利務之宜加收無力口流亡者宜夏德專城以安集之皆以奉之二二 一門主人是在京北京 應又士卒人從征伐當於来豊宜加須發前的諸軍皆風之精鋭恐衛縣 唐以李存賢為 魔龍新度使磨主 等與存騎手機存断不直其後男主 和領国民國主教徒崇都所州馬都幹曰臣富貴極美何必更領帯方具陛主初以劉州高要與崇詞訴教徒李嗣源鎮国民華論深以為便時崇已國於唐州九三年の母於縣元年の西明與二月歷以李嗣源為院極節度便即收亡至母并八年曆光下十十 不食言美〇層遣便按視諸陵〇層部州鎮無得修城野其中且歸州初 大照灰肤帝業堂百數之功可比于崇納固辭乃許之〇三月團點卒從委任執督使臣侍解旌師乃大願也問主曰卿為朕會策保固河津直始 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 要住族之於内數循於之於外八唐五夫人劉氏為后時官官朝夕短和 可為突騎指揮使馬王性則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國之 八主自所於防造王斯之後以膏染自處多號别流品引枝浮華由是 後信伶官

之在所**身** 英宗**斯** 表示 表示 更親級於之 土十三 里今怒未發會往親坤陵山平橋慶怒下貫破明日傳記殺と崇編諫日頁 成樹雄丁山間中盗城群起有滿山林震腳死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住我都崇為於有財政的原文的大人少馬斯斯之軍至其死也虧例其稱所人被實正元年〇是無獨亡問妻國不完終到后之後各實所後被實正元年〇是無獨亡問妻國不四國三級 〇高季與阻局亡方食失七著目是老夫之過也深震回不足要也屬主先者做網用上書作職院前出來避不蘭賴新忙別於君所之懷為高賴去在避寒境歷完光啓丁未傳符凡二主二十九年七日南部明局主王新王建起度優宗光啓丁未傳符凡二主二十九年七日南朔明局主王新大軍入院劃票翻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裝,自出師至京獨凡七十日獨自 言無罪是重也無輪曰陛下以萬東之疏怒一概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法不至不應主怒曰大后重萬將發輔以貼天子的夕往來構道不修即 於〇八月國主殺其同南今羅首貫住極直為同南馬政不避權家國主 顧政思指將因與從河丁國主作清清樓明注清湖路和王光坪幾此被 得圖益縣亡無月矣安知其不為吾福〇関王王審知卒子延輸立 崩毒六十七 **丁五殿更名嗣源及在宗遇統諸将立為帝更名頭在位八年** 金五代唐在二紀 本的人初名邀信烈為電王李克用養子長於在宗 天地では 二人然 至我抗治在宗骨於灰爐之餘而獨之朱卯氏本克用之 爾古 更教門屬主為流失所中感殂是日嗣源至國子後聞之慟哭報路得日入曆陽所以着籍班的於二點於人從馬直指揮使和從旗師所放兵攻然王華開慰招撫鄉王從入〇四月團令人郭從讓紙其主存易奉嗣源 新之不從乃說就得出述引兵向大國本為崇納蘇鄉畔奏嗣源已叛與 授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同間令公帝同此嗣源涕汝 副源討之嗣源至剛剛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葉對英官嗣源此而哲心不預天地稿稿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〇二月衙即師配命奉 職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為及令放崇嗣者經明之難遇達方姓順之理嗣歸言崇編奏權工等引於所很之口國主遣馬彦建勉請院即觀定 王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被惑至此令吾将安縣子乃入隔陽止于私第 懼石敬塘白夫事成於果决而敗於循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 問之對日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數以得天下。今主上至息任威我華初無 宗和計事態为登楼遊之 崇納方升階級及從者本東機及 華碎其首并 公後衆則生中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海移檄於會兵軍勢大盛絡荣請 **平段祭之中段私謂嗣源曰今公敦業振主宜自國縣藩以遠稿嗣源日** 我其子廷強〇為嗣源入朝為該言所属首然首我之以明 唐王遣朱 故語書之病唐王さ治於百也以孟知祥為西 四大原軍影初於字命於逐中時間及 在宗遇我推官張昭遠樹張圖奉 與何者的二人然本之人心大夫不保其引蓋克敵之才雅樓而悉人一天然自成然以後何於官務其色後數臣事但遊無一善可報 動進感回言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見等可偷生而不自視乎 之道 別末と 開地 **公五代唐明宗弘**

他古人面面立日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事存認有在宗之近風話 **尹孫城**太原 | 南致堂日就及明源へ名又不當同動进標忠狗義監賢者也引宗相同致堂日教養不前任宮以故時外道不預朝之之旗運不預朝却之衛運不預朝却之旗運不預朝都之 茶とまする 家而異國平本班曰者改國號則先帝必為路人持官安所託予不惟殿曹不預武皇之基業則香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 國獻祖以吾宗養,親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納脖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接賴故稱團令配朝之人,不欲駁下稱問耳監問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 下不忘三世舊君書馬人臣者能自安子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 我馬及迎檢李彦超秀起欲先圖之馬日僕受先帝厚思不恐馬此何我 傳以馬道姓風為端明殿學士國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論讀 除箭刷源監國嗣源乃許之一層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〇億主嗣源 而不免於稿乃天也軍士共殺存部軍本所州〇馬李嗣源監國百官三 學と臣與之共事以構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原為之 門子枢前即位之禮衆後さ 至一級其等清改國號監問院左右何謂國號對日先帝場姓於唐為圖 七月契丹主阿保機取天餘城更白東丹國命長子吳欲鎮之號人皇王 **阿致堂回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下君就予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 子德光守两接號元帥太子實對唐使姚坤追論在宗海客物哭日我 重論亦不能意通乃奏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客院選文 **阿致堂回轉對清朝令無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 初今百官轉對所書印的命百官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轉對奏事 臣熊以衛軍矣乃仍有同迎合之奏而我之無乃重酶所欲乎。 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至 る五八書明宗紀 聲色遊暖不 恤軍民宜其力 πl 物理報 世史類編をこことこ 何與直灣月短班而於陽節以馬道在傷同平章事〇二月陽郭從讓伏在做此院之上也靠特成在後如戶解而去從于在以先來而崇勝合犯。 味出温魚源主特里發別指物海群華書新原共三直結變名甲族合名。 蘇令一人取結燒者故之轉也含象都有與共和也兩族有大乘與個人蘇的國門令方之人聯且恢貞可予國回明公舎本班而相往協是指案 と薦鄭注航又熊萬伽而任國若故用率與理素意連故循力沮之謂史名照稱籍以鄰至是乃本經○醫汉馬道崔惕同平章事時嚴置相孔循「四、兵為議故應其其關加四國具與州南湖南北三縣正月區主更「四、兵為議成三其其間,四國具以州南湖南北三縣五十正月區主更勝王十二月延衛縣涅延對陳不從延票察延翰而立延鈞 士矣他日歲於明歷王日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為書記為此事的多 重論曰李珙非無文學但不無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脫全置墓中思温亦得免〇十月王延輸自極 英如后后行臣則能之后曰吾非不欲後先帝於也下也顧嗣子幻務國 平州人趙思温當往不肯行后白汝事先帝常親近如為不行對曰親近 左右有禁照者后軟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塞所殺之前後百数最後 不食亦不食以端延徵為政事令聽她中歸思至而保機於木葉山太后 奸德光尊后為太后國等皆次為太后役納其姓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 光響后日衆之所欲吾安敢遠遊立為天皇王突欲提欲奔應后遣歸東 日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次也接可立者就其感前長知其意至我德立○前外州地律后欲立愈光至西楼命與实欲俱乘馬立帳前將諸曹 思先帝予。日受先帝與宣得不以曰果及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德先 天餘城述律后召諸前妻曰我今族居汝不可不劫我又集北天泣問汝 正我自聞之來家不飲酒散伶人縱處大若亦効吾见行自亡矣是月死 不停學與物無歲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数日重 公五代界引来紀

至の日九十月宮武節度使朱守殷友後守殿安重辞恐失職在外之人来戚未破るののより、 は、オラリンをといった 1000円 及 蜂 車 費 小 **大菱**互 子養华州 圖載主為患素達使賜任圉死趙鳳哭謂重論曰任園義士安青為进公監刑如 御紙巻之 ニュニ 使知詢入廣陵勘進部代東政至是病卒、知詢至還金隆後外改附知造徐温卒初温行軍司馬徐孙與嚴可求等數勘溫以已子知詢代知諮過此何以暫國使至團聚族監飲然後死神情不挠網典運備華〇與丞相 女二過位陵高李與執而本之自附於民徐過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五月副南首附於是民人不受初起王殷遣使人貢惠王赐之駿馬十美 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除縱全播將及者信因歇捷親見值温與傳乃飲飲 逐敗越數信圖廣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温怒曰信以十倍改 受神將曹筠奔越濟敗被執過遣問語鉤曰吾用效為將汝軍有求吾不 發知詢事斬其與客局处望温平日訴多致而善用將吏當這本衛攻臨 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實物辭其稱臣 屋名格陽去江虚不遠唇人太新縣之甚易我以府師亦流救之甚難去 子属發說日劉信背兵所為惡私苟無二心當成運花一柳六赤温點要 能給是吾過也放筠妻子厚遇之其秋越攻毗陵温戰無錫筠感恩奔歸 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過也尚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研致堂曰徐温幹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百物非也一事而而處半義 以貴於及時也 其勢甚易迷則人心忧而大義立後則望観急而綱紀縱此撫奉者所 之人誘以魔命於汝族之件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終之敗 ある空三度不可放可及業へ及る大、ELD、こうしり、大力を見て変換を一十者三割后及官官明宗既誅之兵衛伶人景進之 下而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祭五使曰吾以答信也因命鄉師逐被 一徒不聞一被刑從議又負叛抵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 今五代唐明宋紀 玄明主 明宗能说 物が極門恭謹好善親禮端十六日老成之風相公園長宜自策動勿令聲問出門南 下日以私财事士自始攻至克城未皆数一士是月入朝唐主美其功王美原州南之唐王晏球等将兵破之冰克,定州王都供珠晏球在定州城安戰力先士卒與黎同士合故所向有功〇四月唐武燕節度使王都灭 5見教練巻之三十三 守従帝年小騎根不想或務傷主遣左右往親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已五段傳天城四年の縣上縣四月傷以從厚為河南天從崇為北都留十二月初南節度使尚季與牟吳这其子從海代之 ·請開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後前若置之京師則輕躁在險之人必由之仍惜明宗教服下些日此是也因為明宗前其賴竟此不該應主飲召豹無光禄卿致仁初晋陽相者周玄豹曹言唐主貴不可言城該物較細感追封數祖、唐以石敦堪為侍精清軍都指揮使八十二月唐以周玄恩追封數祖、唐以石敦堪為侍精清軍都指揮使八十二月唐以周玄 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牌稱而未許先卒年六十六追封泰王諡忠武後惠南烈祖知語以養育問嚴國用問聯員人謂之顧鵬圖亦自養為智能だ得其人心至是请楊** 一、從崇不悅退告自勿思權曰我其嚴予思權因勸從等多熟部曲籍甲 接些關以麼主都之與不及一年都族自然而定州下失可不謂之善古至生已深合古人用其之意不悉近功不廣士年力戰以絕契冊之再文生已王奏珠非知兵衔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馬也盡 ~五代度明宗紀 奏之馬主召思權話關亦弗

使大信 数臣 れ 可 世人の本大之二十二 於明天下 原治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際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難豈百姓贈足 松幸丁不可不知也 惟當爾東却心頭內語錐都俚暗曲蓋田家之情收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 · ●新州為然臣記進士華東中詩云二月首新孫五月雜新殺醫得眼前落刻意正瀬本本之十上 ○ 五代唐明朱恕 馬道流浪 諸公果家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殿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 否道曰展家成山則死於流兵辯殿登則傷于殺敗豊山皆病者惟食家 受此赐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疾威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 王赐人鐵茶號何也對日與之之哲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曰先朝孟納該 經論安危之理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嫡庶长切宜有所分。不以等威他其 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等于宜精擇師傳令皇子屈別師事之講禮養之 樣張昭遠亦言獨見先朝皇第皇子皆喜俳優入則的姬妾出則跨僕馬 罪及對入為宣敬使請執政曰投崇則僻而輕易宜選至德輔之史館情 ハン延光為極家使而重海如故 古室室日而保終既各一有所接而以虚文飾歌相處其能久而無要耶例文室日 重詢不得於一次明常本身而力是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以处光底櫃落便而重話如影 為文所与 東歐的司徒平童事以田今謀宋來红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初知語欲以此的為未之二 愛方何思 無人 日本 三天原本九四国三版 六月日初刻九經版印書之日将自己易自此始初到九經下書次唐太明三年口是八月日初刻九經版印書之書者之何該也於奉 入籍は入陰居其主下詔做之不至知語遣其子夢通入山教諭教红始送除右僕 首為李氏奴今天子用您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及邪汝猶勇天子。吾常 成開州璋客少書訪之洪校諸則城循璋讓之曰汝何相為此回老敗故應同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及政璋馬保將洪等銀處下至是將女董垣指開州唐將姚洪死之其為美可見的者事縣所以死師留其亦也董垣指開州唐將姚洪死之其為為或為人 动物 人物 化黄木顿托思属或而见 富校 無益故不為其 齊白為相野立欲以及議為高語歸洪州 空久因入九華山應天寺故水 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杜士到其內自唱之供至死罵不絕聲门 |改何恩而云相看我汝奴村固無耻妻表士豈恐為汝所為子喜學為天 胡数堂目 遊之嫌不若便以外鎮之為全 有天下國家少以經析示教化不惹五季之君夷次之人而

知先後と人 人思報 其代表 民者大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能晴言不足懼山崩川縣明是便以若二萬希明等用力美好 電力 機師本之師希明宗慢光與無書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立之○九月曆大理外即原澄上疏論事傳主優說答之聽過數明予聽了一九月曆大理外即原澄上疏論事傳主優說答之聽過數明予聽其下所發知祥途攻原巡告註觸如群訴知辨罪治受部○七月唐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途攻康巡上告註觸與群訴知辨罪治受部○七月唐武安蔣華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四月董璇敦西巡五月孟和祥鑿敗之瓊為蔣華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四月董璇敦西巡五月孟和祥鑿敗之瓊為 洞不足懼或財政傷存不足懼賢人是藏深可畏四民逐業深可畏上下 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師者教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就不愛戴歸乃 相物深可畏無难道消深可畏緊暴亂真深可畏直言民間深可畏不足 悉出印鑰授傅雅曰奸吏推爾宜善中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 一月黑越武廟王簽録本子元雅嗣待谁懷錫凝疾部将吏曰吾疾必不 有言真封空能見者聞王延釣更名其宅曰龍羅宮目以國小地群常建一个百樓是朝中年の周主正約更名其宅曰龍羅宮目以國小地群常建了雅長與四年の周主正是的龍正月圖王王延釣竹帶更名建圖人了文非素背徒取人寫笑汝勿效也級妝蛛作 從宗喜為詩聚字華之士高管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於伐匿主語之 之死可謂上下相狗毀譽亂点之數美三言切中時騎若從客之變任國安重海 使人不述於所習善矣順之可也需之非也 部將劉知遠周環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途格藏委讓〇第三一月開以石敬塘馬河東節度使會勢州入我故命除之敬應至曹陽 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認葵之職绪 台雖不知言於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善見在宗好為詩将家 國友益匠 遊言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外訛 •五代唐明宗然 廿五 治暦**収**を を主要す を有要す 世界が 五代担席 小亦 見大学生都多王 準序問い 分子に 民主在位八年生教養皇立華军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展鄉歌明時既數十一年每夕於宮中於香稅天日是例人因配為紫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田不清心吾不信也所正以绝北帝之前被 をとうする 便 阿 新 糖 阿 主主 元清 表 易潘鎮以名胤平愚私謂同刻曰位高貴事亦按憂孟知祥聞明宗姐改要太宗實録有致治之忘然不知其要覚索少断朱弘昭馬督用事擅十二月問主從厚即位照為照輸曆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土讀貞觀 亦謂僚佐曰原主切務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侠也殊機為王 二二月間主從軍即位及后題職居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士 **纶亦欺其深摹遗予天生聖人如是裁宋臣推導當代人主太過不可顧天生聖人應在趙氏之家乎趙匡徹欺人案婦孤兒獨奪天下而便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賜老太原舊弗耳其恭戀不忍釋手如此獨貴縣檢是年日月何澤請立秦王從崇爲太子專主覧表泣下私謂左右** 概之天人女威之理不可誣矣 過最當又撤失其繁香就死之言條於誠心天既厭亂逐生聖人用是 黨吏歲治驗靈四方太平而中土綏靖享辱量之報若輔相得質則其 萬世其尤足稱者內無祭色外無時吹不任宦官廢內藏壓褒賞 可安宣]明宗羨善颇多過數亦不至甚求於漢書之間蓋亦賢主也 紀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斯善質日 東節度使石敬瑭為該德節度使從河樂在鳳翻此常學供之義經常明總允件仍是嚴賢連團化五國三關正月度沒路之義學順稱元外四月以後舊主從明清泰元年正月度沒路三兵入屠國逐自愛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掠得之養以為子初封路王既而廢閉帝自立未幾石敬應以 名從阿本姓王氏小字阿三丁州平山家婦親氏之子明宗 明宗不以位為樂湖目於其得國無議群即位數年著多可明宗不以位為樂湖目於其得國無議群即位數年著多可 一月度主動殖明宗性不猜忌與物母 上的輸六

有光光 光光 数 本相事之本也 都是時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就舊物與諸道貢獻方 我有差所以希勒是所有可解今滿王又然而附益公為山音縣布士縣唇賜将士縣錢有差而代前明宗将國際其時出由是賣明之獨睡習縣 從實無百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逐以大位動人耶李惠司舎人之言是也 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廠立當层太后教令豈可遠議砌進子道曰事當 四月唐治王從珂入落陽魔其主從摩為郭王而自立遂復紙之于屬州 无聞其遇害物災半日自然死終的於死以前不而死後若致然明宗嗣 例則則是宋今詢死之,所結死、大房帝之在歸州也惟今詢道使問起 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改初言平唐主以為然語 **屬亦在修法度立紀網陛下前不改覆車之粮臣犯徒困百姓存亡未可** 西至堂口京州常物明宗早建端明初問命熙遠朱弘昭将贅鎮殿中周女堂司事常從寅此言是也將道心之廣人立與廣則不可若日務一舉之非極發不及数失敬將第上三前衙門 引共将至馬道謂中書合人魔學日動進文書宜速正章連日潞王入 以是騙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一顿亦不之行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後事人后將器服養理皆出之學士李專美曰臣編思旨長數之秦實養至行其主作人本養國已過矣乃指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將飲境內以安震曰先王 第也令前不以微廢若臣之義雖彦章等何以加馬是以表而出之! 非明乐之子也問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的乏股成朝無极幹非其 则難何由作手。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行對仁贖死事者十人係及 **第命者鳴銭七十龄至二十器在京者各十緒軍士在服**猶 等而不及宋今詢豈以其官做其事零故遠之無夫勝王 語将及義誠皆序唐主之該不知所為途出奔潞王佑以近縣與國於東神 · 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行為舊賴以致昭東共神 · 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行 2 ix M 題時是 敢言者乃下認略曰昔魏做諸當皇甫德参令濟等請默史在德事同言報後監管請加聚唐主謂馬徹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維 微形建筑 制基性生 在是有世界何其遂我在海情在傾動安可貢也〇十月副國界震退居王洲楚王 **至公** 至公 安 专 展示立用紀述以為祖○恵主典石飲塘肯以勇力善剧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 焼るの葉優對唐主不能决乃莫其名於琉璃就夜就香說天但以箸挾之首得文 立生婦 上書題**つ**宴臨江王深曹悠徐氏拾し立真知語底淡為壓防人 大丈夫 馬王可謂 世史朝婦本で 国公国 赤角國家者能如是夫阿白國政教等りこう 国公国孫先為見数而能陳高從海爾善而能從為震成功而能退自 李越 同請退居祭室於王州拔鶴整衛自稱利臺灣王 存至公匡亦受認徐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称無益死者恐不服臣就接後一十二十季重吉于家州至是欲殺匡称聯脫紀日陛下用法軍 電馬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即望高為相看皆以盧文紀惟客迎其子称閉門遮之爲淡送至[[整]親後〇七月唐以盧文紀姚朝同平 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落土盛園南都度高從晦日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记未再的添加作 四國王縣元三月唐韶明 言路太常水更在德上富藏旅心乃流歷州 0 蜀主如祥祖于相立。 魔危亡無日又是茶乎從海悟日公言是也他日謂很渡日吾自念平生 孫光軍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具子籍修替法取快一時不為求 不相忧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後以為阿東節度使〇初関帝遣楚 後減殺宏在蘆州節度周本本島情將欲納之司吾故主家即若也感也 配内外文式之士請徧加考試點院能否執政大怒屋文紀及補閱劉隆 11一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獨之民水之十一國盖少倫失狗有 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丧引之有 公五代唇唇香記

関条無数 功子磨室 ** 可定権性 項請李於巴河東若有異談結節冊馬援若與例州和親則阿東雖欲康縣於與石即及卯敬瑭聞之懷盖收其資縣問國人管知其有異志品月曆以千春節置酒區國長公主上壽畢辭題晉國惠主聯曰何不且留民時衰減稀。吳射十月以陵齡計籍組私瓊鷗天編院條欄駐鄜鰻正 蘇擬其職事魔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日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惮 B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凡薛文連·日河東移亦及不移亦友在是春耳不後命而又非馬遇不在上美故傳·當時初唐主欲使敬转移鎮廟州李崧舉兵此書作命書時何罪故鳴也當時初唐主欲使敬转移鎮廟州李崧策(○五月唐以石敬塘為天平御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故可敬書 文遇對日以天子之專屈身夷狄不亦屠乎又屬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 以拒之唐主意感變乃松琦黃之一人拜謝自是群臣不敢後言和親之 展午圖三之學於於朝廷而不能自立逃與未代治兵相攻斜紛不蘇為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長封徐知誥為秦王〇十二月唐以馬道為司空時父無正拜三公者朝 京無能為矣。一人客言其策唐主大喜义之以告極客直學士薛文遇 踞慢偏師西指而到間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失情其志小氣近騙幹動請候陸梁聯舉者皆該鴨相顧實敢保其土地王術特其徵遠解禮就傳第馬濱河經营帳後十六年而未氏失國官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心與果折其無真不均乃致命順指如意遂後真定後山東取渔陽無心與果所其無真不均乃致命順指如意遂後真定後山東取渔陽無之其虎頭鋒號盜衰於后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朝齡華位仍唐天前王其虎頭鋒號盜衰於后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朝齡華位仍唐天前 得之非難失之亦易食養未安家為原建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獨福相 白喜御然無法便變是用總及三年預身亡族悲夫明宗素無取國之 之弗察數或者季與父子有得無耻不可教論數 聚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劉劫之打無賴之名董論之不及數四日 心而為我所所資性寬厚克然天禄清泰於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 今五代唐葵帝和 | 世界の本では、19月以会常路で自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が異日大馬中國と解験表では、19月以会常路で自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が異日大馬中國と解験表面記憶に「道及属門雕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失以父事之解於非正計で、散婚今熟維納道表稱臣於陳冊王月前ドクで引 **非差兵** 知速動取 心臟腫症 **頻繁可成** 変数形成 悪不可 可なご 唐共大敗唐主權下部親征諸軍騎件不為用唐主至河灣心權北行但終刑主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於鄉等各戰敬轉乃遣劉知遠出在助之 九月與刑王德光將兵敢石敬進唐兵大敗國所屬之唐主自将次家被嗚呼後世人臣等此君之事夷然者奏此可寒心故 工以展華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完愛糖婆剛手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飯之深淵耶然卒以河塱相授此了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紀遺愛在人主 口子掌書記桑維翰曰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 形勝之地士馬精麗若稱丘傳教於帝業可成亦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之安能東手死於道路平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 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干季節與公主所言平我不與配朝廷發 には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意朝呼ク至何卑不成物将意家求表唐主養 史臣部三 医石敬語之罪其實系維輸之利謀也敬瑭以此得國維翰史臣部三 父事契州而獻幽新十六州所於陸雅者四百三十二年是 丁南湖回夜町本為明宗養子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經及至各府 以此得相樣腳十年即遭契冊之毒物放塘絕嗣而國仁胜齡身誅而

三百枚 | 不拜壞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學以避事鬼棄猶勝同龍獲奉許之。 職數不平 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雷主入陷閡() 雷汉周褒為三司使 古動物本之二 三 人臣當於 張思那為為漢等州為火血河州一九八地大川者門口三十二年故帶之之一與所籍所為繁養外火血河州一九八地山前山坡十六川之地理聚至之一與州王作州馬命故班為大野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到區劃十六州端東部數五年原之主也看飲立坟為天丁敬稱辭數四将更後勸進乃許 逐新放達首降于與州勢州主素放進之出命收益而原之前其下及電等指動放達降于與州敬達白吾馬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凡降敬乎光之罪而叛造書籍即位共來扶敬達附于重國教月獨發俱助於逐安國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孫敬產隆于歐洲系統建建出而死的以不者死國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孫敬產隆于歐洲系統建建出而死的以不者死 原西王太宗耶律徳光謂石敬鳴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 失然虛能之陰在告于三州張自劉守光樹寫周德城攻取契丹乘間(四三刀上)可以北諸州东之衛有関薩可守者熊順前等州則失地愈 大仍許成輸吊三千萬匹制改長與七年為天福元年 雲應諸州而震龍即此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州之土地人民 造據當平同光以來契州南來直抵朝易失陰久矣天福八年。與州主 妙遠水而共四年北漢吳野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三十年問先張水而共四年北漢吳野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統而南唐以第宗之裔於石背集奪之門即接正朔延唐血食三十九 南唐樂與神充之務後城〇發後唐不絕天鄰正朔後鄉犯祖宜永唐右後曆自天祐戊辰註宗封梁至滿王從河两中內主共二十九作而 刀集山後及盛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界中國所謂山後即 也民散而國亡兄從河既稱閉南廉惠深重而又從敬瑭之亂款不焚降楊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變思亂者教其始也戕民以賈詡其終 既荣宗副二姓共十年者吴吴冀继唐 被以见唐之子孫有人知遠水祐共四年北漢旻對繼恩継元三姓爲契州兒皇帝三 契州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致兵而衛盗體自此中國 2石号以十六州與契州人以為北方自被藩鎮之如子謂寫 ~在屋原市时天十二百祖紀

> **李松水浦領文後度論三祖朱卯孟忠起自沙沱停至亦心在懿宗朝子教養水浦領文後度論三後惠非唐楠商也益明姓養子嗣惠故其其十六年** 一年自住宗即帝位癸未至洪武戊屯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聚二十八年 四自世宗嗣王位戊辰至洪武戊屯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聚四十二年 四則寒败終不得僭縣名號萬古人心終不典藏而後姦雄或附知趣

継其約共擊梁之志昭宣称方五月而夾卷一敢恐被温騰生如至子於遠志當温納主之年納唐晉王之位稱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後長安功居第一非朱温盗賊之北家世忠臣暫康失統在宗継之務

有討平應助之功賜姓名字昌國而收在獨籍共子克用湯城黃葉恢

不為過承案老奴欲其後手植之絲而推還宗室立心雖忠死情實難事之料實鄭廷等皆思住祭之罪犯府祖宗宜政府亦亦奏子之奏殆

克用不亡矣败温偽附丁七年而城手持三箭還報父王翻其必成吾

而失章心以指数而失民心發後機在個弄機納而失士心汗馬數臣處外之後不承韓與非意於色則賄於資非級於連則沒於确以股制安得強之議者但當論其在位之事而不必咎其自為之心也所情者

ᆨ,

4.

史 54-721

۲,

史 54-722

T il



写 東 杰 設 雪 岩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四册目次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明]李純卿草創 谢遭補遺 王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李粲增修......新刻世 史類編 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新刻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一)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三十四年書林余彰德刻本 [明]李純卿草創 增修 守仁覆詳 王世貞會纂 謝遷補遺

李槃

王

聖朝重關乾坤直繼隆古花為歷代析東臣子所宜誦法 昭代聖祖烈宗十二朝皇帝聖紀一十三卷 皇五帝三 華人倫大教而天始復生聖人出膺君師大統條滴漸折君不必師師不必君無能當者逐至夷後 帝三王配天不朽真道學之見备舉案之沒物覧者 服胡語之職挽雜夷雜霸之風道德功業與三皇五 言然後 1紀大政紀昭代典則恭補詳訂凡数十年而成一家 **議有查核未詳而** 烈以後而前多缺於是魏獻國輯自義軒至元末而丘瓊山氏亦為續綱目凡二十一史而綱目止周成 我師是編復取二十一史及近刻 未當類入成書伴窮鄉初學得合併而觀皆缺典也 名家因稍 鐵朱考亭氏因為綱目其後宋遼金元四史更瑣 事垂鑿史書要矣其初十七史繁瑣司馬氏暴為 便蒙類編舉業理學正史全書 知中國君師之統自三皇五帝三王而後漸 主十 刪 -始復生聖人出曆君師大統條胡 人彭好古識 杰 一代皇帝世史四十五 網鑑大成學者稍便然統紀名 書林余彰德刻, |落色相人不可得而間哉此我師救世之言對症之 中千古生生不減舍此更有何性何道不看形氣不 合內外一元先後誰不在人本形本色填氣填質之 |性在目前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千聖之所授守六 一時形色天性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此之謂耳 |氣質此箇本然氣質終是本然形色此個本然形色 李師 人要自識本形本色真氣真質未曾對喪而天地直 一帰過幼為慈自然為父子君臣兄弟夫順長友五達 |為和自然能位天地育萬物自然遇親為孝遇長為 人也之的倡言人生真正氣質即天地靈秀純粹之 我師大蘭夫子講道淑世謂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 靈獨提人字為主而發明道不遠人之旨引據仁者 道自然為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至善之止故盡 世馬報斯長こう 自信自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未發為中發而 一點幾希靈秀未染未壞之初自仁自義自禮自智 五經世史便蒙引 更於經十十十三地戶 2 中節

易能人人當知當能之聖學亂矣我師憂之於是類 教所云下乘中乘之外自有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 能知味孟子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等語以合子夷 人以下未可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中庸所云鮮 不識不知等語作為性命本体如夷教中本來面目 命即是天載而強捏無聲無臭不親不聞何思何及 至長而無得回慕中國聖人之道誦讀五經孔孟遺 虚之表不生不减小子一中此毒牢不可破将世界 聖朝設科求士之法深嘆聰明小子未讀中國聖經 藥也其平生者書輔 天下萬世人人良知良能人人共知共能人人易知 せら類編えこう 書之時此病已痼不信子臣弟友庸言庸行即是忙 色象與虚空靈明分作兩物堅主遺世歸空之學及 形幻生幻滅别認一箇靈明指作本來面目自在空 全書而多讀異端外夷之書誤視天地萬物盡屬幻 似且證以子貢所云性道不可得聞夫子所云中 更受經了十五無人 舊註新解使各編覽以正其志又編世史便蒙全集 |秦以金仁山網鑑前編未考亭丘瓊山通鑑網目而 會歸于 編六經便蒙全文令門人小子年長而識定者附以 聖朝統紀上下數千年間編為成書間有推廣網 一院買不知幾千百萬至今已番利舊本者三矣非 |今紙貴而別有武德全書自萬曆下亥始行微敏天 **壁種種競傳近刻禮記分章庭授新意人爭購覧立** [澤加於民不得志可以脩身見於世之學故言言珙 |迂濶道學之書而為制科舉業平常達道得志可以 一處深計遠蓋已先得之矣我師之書不為世儒高奇 未盡志事以在大訓使初學讀之即知如此為盛朝 一朝堂崇正開邪之命檄下海内都已然後知我師之 七三打編示三官 生精神千古道脉關係舉業人心最為喫緊誠不可 如彼為亂世如此為中國正道如彼為夷裔邪風 日不讀不可一人不讀者稿成在笥而 住意察事也其無序

世史類編奏之子 便水温すて海に IJ

唐士人受益即書商受賜亦無罪也今經史編行,朝 享兼人之富厚者此編此刻也已而我師之嘉惠安 萬哉所謂義利兩得人已俱便除積淑世之功德陽 發戶庭夕遍海陽尚志於學,誰能含之豈止幾千百 孔盂類編刊於南康星子而購覽轉行無慮千億何 可忘也門人曹子汴謹識曹山西運城人五辰進士

大文不 能述仲 É

世

史便蒙暴

钕

偅 瓊 按 L) 媊 Ŕ,

帝三王之 朝之盛 江左情 誻 懿 磨 生形 宋 後 イ 九 考 哥 阊

事而

前

1>

見三皇五

鏡者

倕

較國秦旗魏

吾

驱

市

£ Ż

20

反

略

鑟

個

E]

全元末而止

未及

티

貆

世永墜則莫史為要矣史中之経筆自仲 成抵客人三年桐葉之巧耳六经而外備 尼思蜜衮鉞法戒始自魯春秋春秋 開世教即窮手沒齒殚精極意 尼氏之意 々 續 去春 縦 有未考亭氏之 林且 目 713 缺上十一年前代 春 秋 非周 夾前 然固 É N 細 下 彻

舜 契 Nr. 則 琢 遍 神 氏 濱 削 昭 墓 懌 則 罄间 貴 守其 十 稜 左 者 斬 腎 叙 砉 事盡 三 瓵 *,*(1), 神 宗 Ţ, 1. 同 佞 棠 大影 x 睚 曹出其 汤 3 水 宗 铯 抡 释手写 1 4 Ż ηζ 祀 镂 學也 承 胶入美我友 烈 渞 缒 Œ to 沒 接 Ę 贼 且 侯 桀 禅 擴 手 餘 掌而 宗 推戴女推 泽顶 锢 武 胍 矢 缅 犯 則老舜、代先禹、代 朱 毛舉此 E 世史便 读っ Ż ... 扛 دلار 犃 杰 继 斬 传 西 口爾 古 李大衛 事心有 披 汽 使 紂 撮 邷 蒙 鑿~ 皆 見平業:要 な 後 兔代擊相符 其 未改 レス 出學子稷 ۷, 世 十一邊 野族 氏起 る お 示 削土 换 絙 而 7. 步 侒 海 两 椢 · 抗抗 示人法 帝而退五 而後 并稱 23 而 ż 主 マ 首 逃 家也 彰 耖 點陳 存 Œ 钕 Z 焚之奉 少臣 廖 少帝而 桦 之淡 知 圪 戒 夷 秦 唐 訓 霸大 女小 者 1. 胡 袓 Œ 老章六 嫨 智 え魏 可以 63 7. あ 唐宋 竏月 點吕 石 而 而眼云秦 あ րՀ 退具挨雞之子是進音元 113 × 存深 猾 掩 勝妃 纯是 侵 之義也其它微 钜 旌 猪 夏 13 君 武 男 君 是表中 むた漢武 尊北 點曹亚 則 得々 馴代 則 嫡 皇 育 首 源 R 祢 浃 綤 宗 熯 4 Ż 犬戎 谌 剅 韩 點朱污 彭, 而 剪 石 女 颐 點武聖 4 夕呂) 卆 旌 存 為 郛 マ統 非王 割 始 其異 男漢 i Ŧ 加墨 الخلق 13 70

10.00

A Company of the Comp

舜二 2 B 伐尤小去 狄 日台 萷 波 13 非 1/2 代家 滅亡而思 塔 逐 代以母后公朝生以生亂而谓女中先|小子争暖其書图奏 闷 日 矣 非美稱於人名 徒 れ かり I 色 优 隋 しませ 子 者 な 以道學二字拍 舘 王通當 法し番 則 易近人 白 始 一中原 庸 旌 甝 决口 其異 傷懷愍藏欽 非矣唐 华老 主而回 奥起斯文則 佐其異於 小必萬 少多無 漢武之兵 オセ 流 詿 侮 西事魔知此其傷 烈祖 쁜 標道学之名傷 9元 泛液 お九石間海多 ž 茶 為干七獨先 講業 誵 禺 1震 湯武 以夷 和他 河沙聖 萬曆甲尽夏素橋李馬夢 勞问 六者 緩悉而條具馬三用小佐 及著述近得李氏此編奉小 演為為深 七 招步用世奇珍也小任餐及 類共學往、提揭於世次甲子之间尤近 者 袓 叙 也引于情見 名表 敋 千小 々 (S) 庙 劉 遂化 皇 兴 曆報之统不立史外而以 皆 杫 是 大 经世之數 禅 剂 授 世 厂 į 唐 庙 ηιŁ 秧 千聖 為美海等 多 太一之多 否 بلاز "缮写 志 13 小歩 m 否

甚矣史之難言也難於老師難於宿儒刻一言誠如蘭也敢請付剖劍氏世其傳先生 春秋尚矣通鑑輯告汗網目維獲麟古今一世之心然、良且切也大率先生扶世之 斯盖欽世其傳也故謂之世史云史不一 乎蒙學是編為便蒙計俠旬淹琴白首于||處廣貴不使憶索舊藏治字千萬餘彈精 李大龍先生便於那世史叙 |传積胸數十載編有志馬而未之速也像||異於註號之諸儒使讀之者不時頓小文 善敗之延國統與絕之由釐然指掌乃其一心楊善於隐惡之中怒人以為善之路若 其家學以待後人因挾是編佐建溪之進 男臣不可檢為夷不可猾夏未免有百全||焚坑之嬴始使讀之者不得很目秦皇漢 間如篡不可匹禪霸不可擬王女不可侵 不好與荣一旦傾盖西興寺先生出而搜」道學之罪傷前代聽母后臨朝生演生亂 天之幸生 一竦之病學者吾伊能微題聞坐手哉不|| 武居王通也講業河的專尚孔子則強其 閱七星通人前罰開長繁從文撰,先生何先時我心之同然至此也同心之 便家世光子 先生於海演擔當直任守 * ||梅而謂講學名質宜平易近人不必高標 ||僕武也表章六經獨尊孔子則旌其異於 |核閱圖播海宇俾同有是志者知先生扶 中又如傷程朱之徒倡道學一字招尤抬 之不安拜而受之無然曰大蘭先生大蘭 世史類編卷三首 便索世史序

大明禹唐葵印秋八好之吉 可華家於萬世不使肚先生守鉞打到 安谓今之讀史者必能不敏於一時而後 昔人谓春秋之作是榮華家丘嚴若越 日拜書子首 其擔當直任非真有斧钺之膽不能者也 之関曆數者一一揭明子世次甲子之信 世史類編卷之首 明代家法之肃至於太乙之度青礦之門 わ 謂女中先舜点非美稱終不若 便蒙世史库 我 Z.

續典謨 三皇五帝三王 本 宋二類吾 |今止 魯音 裡 狂 兩 |禮樂脩皆妖則摘舉具要以成中經盖 |孔子倡率七十二子三子心透賛易刑 步 歴代 阿非 史氏 帝王 史 傳之易計禮之 如星 謂 全文 轁 源也二典之 9BJ 割儿 想當 榠 妖有左傳心羊傳穀采傳藏月後先 不門已定 押經而遂廢歷代之史也 官官守心以備恭考回 相腦紋之傳音 詰告 可 如八索九公三墳五典別國家 **夾即紅傳也** 時灾火 溪 拮 周天子東遷與 此三磐史之全所春種 顐 類即帝 目P 有歲月後是如左言 雜 但史書 以吳天下後亞 志 禮 矣芒 書樂書 也三謨心 唇楚齊秦鄭 備載 奱 八中經梗 † = 計書 旲祥 也容 剪叉

表 棄 肾折 有

ふ

駬

以

歽 檑 類

EF

立學堂頸編立史 頂家集序

丰 採 暦 有 浅 走 周 盤 厺 耖 舊 柴 尺 鈅 赱 憂 与 未 旲 퓼 此二 傳 未 藉 羲 = 史 氏 劧 商 芒 子 止 F 氏 ~ + 皇 盒 虞 旲 斉 因 史 氏 韽 --洏 吙 杏 泛 後 무 王 平 チ 奏 全 <u>j-</u> 蓎 害 近 币 1: 至 表 大 丛 譽 Ŧ. 七 秦 諳 日 瘛 秋 帝 弇 4 丰 紅 釽 頊 产醋 百 美 續 目 經 火 旲 2 十 杈 擎 九 繋 盒監 史 猼 业 焝 秿 __ ナ ニ 黄 例 澌 舮 媡 竊 愗 九 百 事 盲 細 娼 農 編 뜻 周 兼 躗 丰 孪 丞 III. 娼 目 丰 主 威 裂り 凡 + 盲 用 義 Ī Ŧ, 盲 趲 易夛題亦 尚 唐 召(3 丰 4 u 丱 澗 宋 負り 宋 恕 71 書 氏 史 4 歽 坴 + + 捪 昶 王 司 皇 掌 孔 氢尘 騏 至 九 馬 牟巴 至 九 ノト 丰 丰 史 可見 氏 載 禮 丰 百 子 周 極 亦 え 客 篡 七 賛 威 客 二 至元 至 述 經 泵 順 三 卅 + 櫷 吴 北 偱 易 質り 坴 殙 芦 帝 羧 摲 肧 ル 旁 近 놼 王 沞 퓼 通 Ξ 高 迡 痠 續 天 又 金 狟 始 丣 回 淺 臣 仝 葾 霖 涭 盲 丣 史 庹 4F 漢 子 周 1二 百 齊 奏 木 五 燻 宋 瀵 緫 廧 W 斾 服舟 癐 盚 王 及 紅 卷 汞 晋 目 黀 所 上に 羧 林 叭 도 宋 岀 韺 爇 煙 傳工 周 漢 隠 通 食 見 Œ チ 隋 吴 燕 齊 盲 射 輕 烫 丏 渨 產 皇 帝 梁 近 瞎 デ 板 唐 亦 扂 訡 晉 利負 賞 井 璺 亦 1 米 剡 紅 凍 わ 爒 百 ~ 人 沤 皇 庶 又 __ 隋 盤 童 界 家 唐 胡 筝 杈 盒 百 古 摶 毿 有 晉 蔛 劉 唐 魏 可 业 仁明 + う复 <u>主</u> 題 煿 封 灙 宋 猼 訳 M 豥 皀 卷 建 梁 周 國 禬 通 官 秅 紀 史 周 庘 齊 太 宑 羧 先 篡 灰 裂り 鑑昭 か 醗 南 非 4 宜 唐 蔛 旲 唐 素 肾 削 謬 バ 添 歴 厺 司 吳 至 板 羧 常 $\exists =$ 編 典 昭 梁 素 亦 瞀 潷 八 泵 竹 天 챐 12 劚 龠

陳

後 後 史 用

漢

書

鼎出

别

黨

輿 宋

地大北

典

從永盛

堯

演 稱 曺 日古 貝戈 中 豾 秭 冝 蓎 覇 副 雞 目 禽 代 削 ·糞 削 誤 末 畢 盲 宲 Z 詳 雞 芒 t 庒 梁 威 詋 項 介 皇 龠 綾 朱 太 叐 똧 熉り 토 中 りと 134 晉 詹 朱 稱 梁 甞 乔介 非 僐 且 萬 原 劉 子 癶 王 辨 至 冱 娶文 史 末 亦 項 如 卒 存 うき 緦 굘 緰 叐 旭 鍾 牽 菒 有 未 延 晶 序 翟月 萧 會 目 洏 严 梁 君 王 髙 帝 雖 疞 某 誤 紀 膕 灙 通 133 尊 李善 灸 月~ 床 废 討 坐 帝 羲 暦 昶 稱 郭 若 失 胄 罰 梁 項 曹 農 戥 太 日各 柴 甲 皇 輕 垂 羽 宲 宣 輔 漢 魏 矮 12 魏 帯 子 极 重 Ā 痦 天 帝 玆 周 叺 顯 劉 未 至 が命 末 宲 乔 削 垣 Z 墓 歱 氏 祐 蜀 둧 運 え 步는 亦 ボ 縳 史 浉 昭名 Ξ 偽 173 太 司 燸 史 即 宲 抈 未 書 奶 瀵 鹏 K. 馬 生 臣 老 潰 꽃니 庹 非 吾士 攺 大 火 五 用 敷 担 削 祀 逬 斌 削 曲 全 蕭 氏 え 掦 漢 項 固 梁 陳 澅 綗 拱 帝 艦 髾 君 子 末 先 揚 昶 ~____ 运 뺥 表 子 學 當 述 那 君 痡 杏 增 大 14 朙 子 不 彦 全 亦 左 护 鋞 為 糆 且 耓 意 杗 竟 史 大 濂 껼 通 劚 凑 未 9~ 뗾 蒙 推 魒 吙 푬 通 史 廣 裲 縳 涆 2 灾 序 見 未 集 煮 žŤ 豧 丰 禾 躗 弒 天 月 也 盖 瘛 家 볾 叒 槃 知 F 專 塾 跷 本公 目 沙 竊 薴 定 萬 割儿 启文 欲 宯 豖 編 並 子 浞 周 **ET** 帝

女 54-10

世生,

蒙

牵

使

夫口 綏

顛後

17

輔漢童

翼

及豕

卯 朱

擂鄙

槃 肃

庵 盲

有

堲

渗

夫

业上

羨 聖

莫

蜀家

揣 大

乃西

歴

TI.

方

求 涛

欧

夗

不

上

92

謂 嗚 聖 世史類為 其孰 数籍 冠 以故 備 秋也觀 司 而 史 之贈其貶 類編 勒 馬 乎律令其 之言史者必 顧 全 能 功 朝 壮 陰 冠百 編 逮 游 與于 聘 舊法 古 腋 說 得 真 發憤 而 辱 31 也 以成 王而 於 郢 其 此 正 例 于 書多 遷 代 自 市 周 禮 折 而 炳 枝 来 良 籍並 固 擮 麟 樂 朝 於 禮 東於 史之 遵遺支 五 專辭而 而 山 經 微 之 日星 鼎 息響而 谷班 六經 撻 下代 尼 聞 言與旨 之珍得 才 假 其 次褒榮於 于魯策 有 畧義 生 非 蒧 尼父 百家 作 衆 庭 作 韵 時 者 吗口 遷 懲 其 者 立 授 噄 而 吉 謂 攸 定 奎 РſТ 固 奉 争 其 作 易眩 崙 採 經 先 難于通方 鏡 是 官 世史類編 其大是司 理 辨 考亭綱 史謂 是 生普曼 其全是坐井 宋 稗官野史 正 則有臨 簡 之補 觀 閨 蛙 埸 史 繁則亥豕莫稽 漢 之於是 遺駁 淄 學 空城 揜 制 4 E 六 倂 證 Z 他 倫 耳 之愚 望洋 陋 旦之 紀 輯 明 則 如 月 苦 黄于 名公著述 多淆 自 也 毛 無 創 旦 楚 刻 也 舉 之 檢 勦 汉 於 之 鄙 多識 理還越 綜 襲 良王 細 是 也 不 久 相 隻字則 矣史 前 非 也 覈 故 移 左 述 世遠 總 於 標 古 守 瑕 間 多醪 遂 而 之臆 仐 尤 職 疵 弗 使 有 縣 局 而 玄 華 唐襲 珠 之 沉 而 不 īΕ 陽 圃 則 曲 比 其 夷 變 度 靡 于 酣 瑕 而 明 ĘΠ

即

崑遂於

冬獲見 潜德 為大成 至两午春始得畢業適 乎余小子连 夷之 于無窮續麟經之 世史類編 亥豕魚魯之差一字一 禪受之際豈徒收 **西補化工之未逮佐** 覆 厥成於是樂 生則 之志可垂不朽矣夫 界庶幾 用 既 學 昭 先生手編請壽諸梓以 標 助化 鼎 五志美 31 先生之門墻 規 功 先生發憤稽古嘉惠後 餘緒其在斯 於縹缃考世及 徽 亦 於鉛軒傳疑 音 刑賞所未周勒 勒 擅 則 金斤息履羊鳴之 紋 檮 Ξ 先生長公至津 興 杌 華之 有 بح 櫨 孙 日 乎其在 烱 所 矣癸 人傳信正 之宜詳 公海 由嚴 戒 自 鴻 務 卯 製 内 斯 而 萬曆 先生 故不以序而以頌 せの類編 古閩 峕 史而 丙 則 門人 午 晃 仲春朔 是 小子實 余應虬余昌祚全頓首謹誌 編 î 者 在 知是 E F 編 風号敢賛一 之重 VX 重 詞

耶

	書摩頻库库監 庠庠解林生為生生生男生生元
	泗君 君君君 爾猫定 泉美 輔定皇 錫龍甫
	余李李李李 余余曹
jan l	編校 棒正 関

否取 礼录 変属等洛而據太原見已天下垂書 第上已無劳枝世嫡崛起偏安繼續宗配者 一種元平,又有明姓異類受見先帝姓氏民同情義深重層數因仍誓不失 節報仇於既終於先志嗣統承配循之故家名開送奴賤婢。一旦欺寒弱 帝卒仍馬挑非耶亦有帝后無子耻命繼續密取他姓初生之子乳養欺 平王南宋高宗僧稿之曹則前楚昭王去郭郢而都陳是後漢劉崇兼法 人 夷伙矣正人君子能無本原之思哉嘗試論之中與之君力能討亂除 配皇天名之曰皇真同上帝名之曰帝舍斯以名匪皇匪帝矣無已則相 李縣日星天上帝篤生元子奉所全権伊克承之萬方一統六合一家が 孤編奪資質別立門戶妄自事大而子孫力漢不能制學有養子養孫誓 少帝三國魏明之曹方南朝宋太宗之劉昱非耶又有姻戚相職異姓養 不能安守舊物人心未忘還都有延久存宗祀者次也正朔之國則東問 大得本宗祀者如管稿之國其後周之内姪柴祭後漢之外孫劉繼思劉 后難於躬發九重無由聞知生為子嗣於先君是復竟承於世緒人無間 尚歇中華之所以算於夷伙者持有此耳此義一廢而率歡食人中國没 人父母不言聖孩不識遂人帝系得承基籍又其次之次耳前漢孝惠之 勇有生教者亦次之次耳正統之主先秦 呂始皇不改藏氏東晋牛元 了戰月序次不與如食未斬者非異姓暴賊所可于也蓋人之所以異於 前代系統然後不得已而進異姓新主繼之其國院姓族尚相沿襲印 一統居尊恢復舊物祀祖配天者上也夏少康漢光武唐肅宗是己力 食之絕種因正朔之存沒為天命之去留定統緒之因董平故曆數相 为24年了我进是可忍也就不可忍逼天之罪不下恭操成何應天順人之主豈 世史類細卷之首 獨尤難為訓而幼主來乾的為男子尤愈于純陰之世乎是宜特人前後 下帝接惠之後開文之先附呂太后八年于下可也陳覇先雖二遠出十四級各之首 即 網 監新音 所庸於魏與江左立國判不相**屬則以小事大畏天保國周古公事伍鑒** 丘立志好回親授恐敬帝征西大将之命隨拖其吭而在之民發為王又 追迹往故豈宜遂泯少帝之名大孤孝惠之意又况女主當陽即賢如女 冲無罪之嗣君一時鋤削未免初年草澤將士強忍賊逆之君世久事 恐其春秋長大復親召當福害及躬遂被少帝指斥足下非惠帝子教幼 之日未去属陵天下知有先君之子其後終灌之徒疑懼少帝立於呂后 專不過倚托主少之因臨朝稱制如王莽居攝之初尚有孺子武墨啟周 裔也先儒定論既如日星近史改正足快人心獨有漢惠樹子原號少帝 管職不得先於蜀漢也藏非子餘學去減周報終不得加於東周惠公之 食子已者後唐明宗嗣原潞王從珂斯其人矣外此者曹孟德父子好雄 還也亦次之次也則後唐莊宗數又有同姓既族異姓後子繼統承祀個 當首然以其先世聲望**獨之此人不**因逆賊未死使名門體統中絕而選 紅兄於為氏當至共知其罪萬世不知其尤而得國之後仍襲名號莫有 已承宗祀四年丁亥發殺少帝又立副弘皆惠后奏子亦稱少帝已后雖 **輕史不削其名封何耶児後梁三世倫約保安廟祀三十年何讓于陳而** 以圖存部子產商荆歐而免禍宋康王臣金虜以息其君子未除其國族 異解蓝先人血食終賴此子故也中宗罪惡不得援此為例數或者謂其 際子猛擁晉師以圖位唐秦王蹀血於林西晉曲沃稱兵於終都魯桓公 請係固其顯罪然方之春秋以來宜日招大戎而争嫡小白仗甚岌以入 石後茶中宗洪武之孫昭明之子城子家孫趾讓枝庶難引魏破城囚权

北京記書 展於時以所以待宋祖開暫居以宋鄉若東周以而秦繼後洪以而隋継南宋以 世史類編卷之首 海方 位雖不終世數尚在宣無成例可擬如陳霸先朱全思石敬揚三蔡照可 交皇帝受契丹州號日兒皇帝華夷子足倒置不辭名節觀污甘心不取之策引胡入冠紙主複國交命契丹奇得富養漏亂中原上契丹尊號日 而元繼可也如漢少帝當別則八年名位。旦泯城魏之曹芳宋之劉昰 後然也石敬塘何人沙沱異種明宗見婚背先君養首之思無好雄自立 運則南方之。吳樊於赵當匹天子於春秋西秦之惠文昭養早配上帝於 军尚不慎奴氏之益而唐得賜同姓中續三十年豈可削李氏之嫡乎是 報皇得接過超代之大體粉書院於白鹿開東南文獻之休風國小男大 堂堂憲宗四世之官歐陽作史明殺世次臣庶效謀共動恢復奉故主為 割山前山後十六州农冠赤子於大羊。淪沒四百餘里得罪子上是何息 宜直至層名徑去洪紀恢漢高皇為王之日即承大統不待滅楚稱帝而 佛萬一步瞭分毫有如唐烈祖元宗者友置度外耶况是有集沒三十九 天祐之曆沮忠義之氣平蓋滅賊之後或垂君德討賊之初大快人心是 男兒即親生何尚馬者吹毛求死病其不立的枝煙抑不楊友出敗下虚 唐家三日年社稷心其智春之本有几金煜豫料其滅族有子友生身私 何人楊山朱三盗賊怪将無私逆臣殺裝機等三十餘人於楊天之間滅 之上仍進東周七年之例使衛先上總典春昭襄死後汗顏可也被朱温 之稅罷兵勤政崇儒南平關楚事治民安敬塘父子兩世作為貿果能彷 年仗老東思討賊滅賊在唐年號復唐基業延唐廟食儒或社宗義執 ·配倫不管禽獸蛇蝎自古見此人君不豈容 衛絕唐紀十有七載将三 王晉之紀進唐之統似漢昭列故事與前唐後唐合為一代畫洗五代 不可軽率 文字符合工 自命 宋世皇 陳米石 依附氏型 百紅接幸 何是 新常将不一植乎能言去三葉賊者仲尼氏之肖子也固温敬雨公所點 今時可利 南京下之天地間公議自有天地間正人以次為之親子固未得自選接羊也後有 親子未得 高学不比 屬安之南宋始表偏安之對漢下比東晉上擬東周伸太義於天下而司世史發 海卷之首 異 網鑑新意 也姓氏名號一日未泯猶无君一日之姓氏名號也思臣孝子安得教人 祖以擠排易得作衰姫之共主雄九男之崇名哉犬都邦家是賊不可輕 心今時代既更有人各異学士先生已非宋祖臣子可刊削薛居正文字作者尚友二氏我如同室无人志事在後人繼述不必依附成說晦其本 辦李之 胃仍為有父先人之嫌即微公終未敢奉事也彼温微雨公益日 絕先世血食餘派據成五代禪受成書思於自帝借前人循習之獎權數 先朱温石敬塘也良由宋太祖身為營獨前降居正監備五代史無非 之少帝不入世系無損子漢也吾獨惜後沒蕭氏兩唐李氏不得比陳 家圖籍使羊同無名奴隸令盗賊友出其右也而兄帝王之家平喷孝東 宅十去六七親戚朋友良心共然恨不共食其肉而族姓之屬養育之子 育本心初推戴冠鰱绝其享机夫士民之家稍有名姓盗殺主人情據田 進前朝正朔不可輕奪何者疆土僧先君之過土也臣無僧先君之臣曲 毋愿看孩兒術中矣嗟夫仲尼既沒春秋不作千年亂賊遂不一誅萬古 李詩上之事南梁正嫡之顏管且併奪達曹劉備直待綱目進之而近代 遂帝周以成無周之宋帝近之奪其稿未绝之劉宗遠之奪正朔相承之 有能争復田廬十得二三聊守恭當則猶然有後不當認城作主削除本 之唐祚依據五代資史事主中原特帝朱梁公帝後唐遂帝石晉添帝藩 馬温公方事祭中原之北宋則且帝篡中原之曹魏欽後橫絕天祐未改 難獨排其短行儒臣生當其時為君父諱不得已承命然耳彼朱微公事 寒弱欲之罪如淫婦世世接踵則已得少寬其根顏獨益人人機跡則物 、君子慎講此學正欲維持人道常使天下有中國聖人之

		··		,		_
11.				ł		
世外一個教養之首	' 	 	明書	得多	Z Ŧ	Ef
)	続け、便	開火而喜須其世德無休己ま	→ ★	強	皷
ي مورا غدا		吾	喜草	墨量	日韓	昊
[A		家熟芸養業	領世	逃せ	で はいまり きゅう といまり きゅう とうしょう しょうしょう しょうしょう しょう しょう しょう しょう しょう し	孰意美此學
		 	世而	履え	中國	木明
<i>\$</i> 13		蒙	無集	剪性	聖人	不明賊臣
94 经 新 这	i		ど高	藏尚監恨不敢 稍惟忍事不得		誓
[建	: •		府 一 飲 中	不る	道	紮
]			惹國	套。	1 出	賣
1			不定	主流		製
			明代の喜頌其世徳無休已時歟末學小子偲非其人恐遠湮沒聊為類英君與尊世胄而斥寒奪同一中國之正法耳此六合臣馬所以傾心〇	日而速進腱織尚監恨不登奪明主己出即欲養與蓋進華主而,可國已得之前惟忍其不得一日而過與中國才新之命惟忍其不得一日而過與中國才新之命惟忍其	は、十一月前を正するが行いたまでは、道上高中国聖人之遺衆者如把院而興	營私而賣國表主親伎而遠
			韭 些	即中級	コ之間滑	络
İ			入全	番き	多	这
I.	ļ		逐黑	煮る	力	巡
İ			湮所	進品	计框	使胡
İ			湮没耶為類 所以傾心○	基準	三	元
ļ			類○	選挙主而退	、既	主
			_			
世史		元	裹	至		
世知	之古元				川李	蓴
世史類紹老	之古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元五	滅諸五			台。企	算 単定
也已矣李	之陋天地知	滅諸妻	好 可 文 始 自	不能易	金	蓴単定論
也已矣李介若	之陋天地初闢○元立海迷失氏	滅諸妻	好 可 文 始 自	不能易	金	草 単定論
世史類納春之書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大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滅諸妻	好 可 文 始 自	不能易	台。 方。 帝 可 自 古 天 音 大 世 大 音 、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季 単定論
也已矣李介奉名居衛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	滅諸妻	好 可 文 始 自	不能易	台。 方。 帝 可 自 古 天 音 大 世 大 音 、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事単定論
也已矣李介華名居智的明也更類納春之官	之屆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子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了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 方。 帝 可 自 古 天 音 大 世 大 音 、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ま	草里定論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的明三樓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剪 里定論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衛的明三樓潜心	之極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元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草里定論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正世史預納春之官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打方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層九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算里定論
也已矣李介華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也史類納春之官	之屆天地初間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夷初正古所未見也○○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之元五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剪 单定論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的明三禮者心史學隱居敢也之類都恭之官	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主納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草里定論
也已矣李介華名居衛初明三樓潜公史等隱居敢授伏也之矣李介華名居衛初明三樓潜公史等隱居敢授伏	之極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曆對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田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尊単定論
也已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伏差四也之矣李介養名居智切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伏差四十十	之極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難夷初正是宜曆數萬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空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用事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算単定論
著名居智	之陋天地初開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曆数萬億水方所未見也○○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時女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主他陰用事天翻	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一百二十年夏十九年而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	台的別礼文聖人繼天新中介帝曰自古天尊地軍陽曹	真里定論
也已矣本介華名居留幻明三禮潜心史學隱居教授状羞稱也大文類湖春之幸	之極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聲夷初正是宜曆數萬億水享治學古所未見也〇〇大明故運四海內外重獨中華至今無往時女主當陽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文無男主純陰用事天翻地覆乎	一百二十年美十三一百二十年美十三	好文始自符堅其廣國長國始自武墨夷狄亂華始	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目女媧氏之承伏羲其亂政始	台的则化文型人歷史新中國界色七二main 有三百十一、XXX水管可自古天草地軍陽草除軍兴草婦里中華禽夷秋平学草得	算単定論

世史類編卷之首 筆者當知繼述之善失 依後人斷不可不一體改正者也元儒不學循未及改異日有續朱子之 听列避曹魏也故朱子推宋·高宗之例特帝昭烈比擬平王微示其端以 中宗宣帝亦不敢表章接続以成陳霸先之緒是使周平王議具楚而道 以成己篡奪之給史臣為君父諱不敢改正併舉恭武帝之孫昭明之子 宗的商來祖止因已篡周祚公在唐名則已尚未為正統遂命薛居正進 遊岐是重經須唐天祐年號牛於天下配唐宗廟烈組正朔相續官出版 李臨淄縣日傳稱達著不在發前人之跡在夢繼其宗若还其事蓋吉衛 **监洪於莊宗之前帝廣晉於潞王之後據為五代史書宗天下若無唐後** 之倫大非問禮分別各人之体如童賞之寵位極人臣史雖未曾阿附稱 町豆葉戒如治原羅奉若也其三混滅先代正朔宗祀之派如唐莊宗原 豆其於歷代典常正統有所未完次生平稱當代之美而掩其四惡如孔 天亦永見明請停止水 元嚴禁恐點天下復見天子門生定策國老之為 芝禍断官禁戒如掃除粪樣者也其二重增封拜文武職名過隆刀器 小可為訓史官文中是於之替的后妃干政之端恐助天下復見呂東武 艾德善法者也照謂儒者者書堂等亦當有之宋自應洛関閩名儒輩出 与先人之時未得然而子孫時當然者此所謂遺志遺事待後世賢子孫 母后套紅聽政失婦人無外事之體大累陰德即高曹向孟皆無甚善 所云子為文隱姑舊不言之志不盡之事以待後儒之繼述者有三其 宋儒志事論 既來編志事新 世史類編卷之首一時明代正法 點 **李陪縣曰自古明良之與德業指勸則治成其不然者語該相悅則傾何** 政職不中小人之為害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要者要萬世后安之軌也 之有善子我〇〇聖祖御極以來創法正大〇〇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 額紀未典而不能收廢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脩而惑于小人之術何恭 以金丹求生矣顧求未畢而不能救伐性之殀者相運動以事佛祝養至 終日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求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謟諛相悅者 謂德業相勒若喜苦与之類臣戒盡心之餌在朝英太過天子以清心家 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理動以封禪立領矣便頌未畢而不能救後志 不然而其戰敗亦立至不救吾飽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有英顏帶来畢 尼者相踵動以改元敬福矣顧改未事而不能效丧道之陀者相踵動

臣為其主問 何電之何漢 謂光以以昭 其忠有知知 治法治道治 天下有 有 辦克 不供克 高 不供高 品 品 品 在身之事 些實為 学生民 而 有漢之 為昭朔 # 10) 史 瓾 斷則有功都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忧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 罰断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 陽節潘氏榮旦治天下 賢遠好明而已矣治天下 氣舒一期何王間解節佐孔子 象有天然不在孔身楊之明治 何儒下以推之明治不才育 不者神是賴才有机試 王 果湯平代 八平 功五之太之太 が王所宗賢を 唐有致楚君 大 20 世 法无不能 東心,從其 **尤武有主** 片道事系 世史表

之不失 亡如于 前 請 風有禁 世宗 遺組 上心油製 宋祖晚圻 表之那 大選奏情 を 七八 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兼朴不行於殿陛園等不及於公卿故臣下 龍 明 始 終 其 不 賢 平 江 左 居 臣 宣 木 知 提 夫 三 年 之 丧 自 天 千 達 於 無 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與矣。 **以原四方** いが不香 行李書 為其平平 **异宫**神相臣治宗 相臣治宗 邦克 克 人ナナ医 以英如仁 任宗 原 恭 至 恭 統 統 統 兄孝為女 教道を以 女中充於 前世無比 又宣言 でと士 之法不外 九经之集 未之有中 太平天子 英近千宋 世史類 美女章有 東周以来 要殊王旦王會杜行趙抃諸吕之輩復有韓范雷歐陽蘇裝文吕司島才之盛亦莫過於宋安初有趙普芝質李沆張齊贊向敏中寇運蒸養才之盛亦莫過於宋安初有趙普芝質李沆張齊贊向敏中寇運蒸養者之首 異 清丘線論 實為重新之政宣仁有論。言曰尚有利於社稷吾無家於聚層任野中東宗氣廣尤英謙恭以任賢臣劉朝教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所以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而人才於是平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光以史若為先叉能作與文學以属四方 学第之士以隆檀養康耻之風鳴呼人主如是亦無乎其知九經之義 漢王劉縣西男王盡称易諸節鎮以儒臣以歸藩鎮之共"使知德行 則為以相安之情論和信等即報待諸陽王以獨獨執所持美總王義相 則為以相安之情論和信等即報待諸陽王以獨獨執所持美總王義由 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輕異丈柴廟群臣奏音之太如北處將相之間 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宗文館與諸王宰相緣閉書籍次選文章有 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者 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平平之道不外 有暴治之民而應治群苔穀規程會無一職成崎康之既機數比於用人可不謹哉 丁李藏状是

担宗英位 不足が開発に対する。 年由常之 和事之氏 如則有人 未重而是 何道漢 木が高山 散士之作 以至废业品大防何 八萬仙 世民 過卷之丁 東清氏無論 **磐拾無虚日疫和金典為國大靈始於呂思卿終於買似項互為沒引前指以朋憲定為偽學園逐禁網練奪翻點涼醋桐馬於縣轉輕轉轉錄越於何道之不行也鳴呼真儒單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宣宗以** 順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分則幽王不死於大戎此科炳編延明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園西東之人也匈奴蒙殿五湖北總段丹女則四夷濱服而天下安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學 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在裝而亦有大臣之報散緊為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裁其典也以大臣之疑醫權故雖有大臣之誤 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尤這非祖長真賢敬士之報數蓋 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族流罪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納常之事 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竟後望其有三代之治乎 湖縣所與秦梅轉作胃史豫逐買似道以不容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四群和之能而及有贬賣軍逐之更與理兵暴骸以華紹處秀了翰縣者不為主籍的人等強稱者不能不之罪尚忍言哉晚於趙縣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 楚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置天未欲使斯世略差难之 一大東京縣 一大東京 非有 王道 石 変 型 및 京而織欽不死於漢北失於維本統字蓋天下有道則四英來王萬邦京而織欽不死於漢北失於維承統等盡不結写三縣不得犯失醫難雖來惟香而懷然不辱於在廣級恭幹離不結写三縣不得犯失皇不敗於禄山天寶四粹構山呼延妻刻曜不能過當都青室端王自 成休天下無道則于文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墻之内矣故得其道則 南西等百五世山冬黑大寒寒黑大岩坡名頭節度即明帝之壽後一等四十二章與之廟盛石室以佛像和林潭東量在北雲門朝外,石室以佛像繪》清涼臺顯前陵湖帝禮鄉士城時等日八人往遊鴉子之教乃自明帝始水平之間遭便天然得佛經四十二意義之蘭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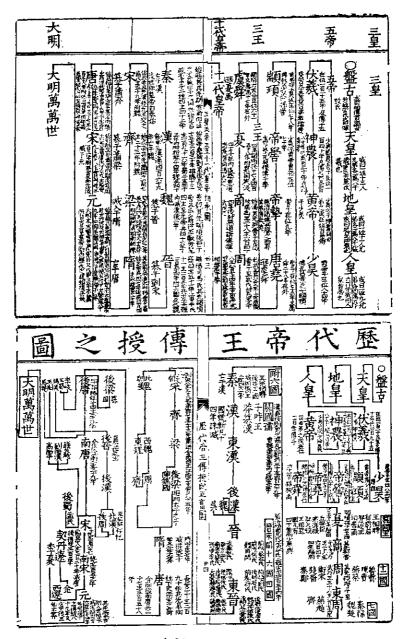
-14.7

消食 特已治人 定さり 粒 権力にあ 程度子上 tig 道之音 語、液体之後為深太旗、狀雕須既清而大命隨之蓋人若之喜用語、液管官を接近智等為無來顧知其朱温不來則宦官宣妄之亂不止不息帶議與無其祖玄家無祖繼以接劉松不興則審鎮強臣祖玄之禍為主義下五年官官專權禁組黨以接劉松不興則審鎮強臣祖玄之禍法以撥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繁衰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誠法以撥其民用含之間安尼所繁衰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誠 學定式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思物章惇縣下之流和制新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湯其志神宗縣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 武帝好儒代董仲舒進脩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 火其菩薩其后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鳴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臣 官官張讓等二十餘人已就讓夷王莽盗竊神器而傳首萌死就賦照滅其臣又安得獨存哉是故案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末滅而而已然若以逸欲滅國臣以龍禄殺身前軍既慶後軍不戒及君亡國 已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龍禄 天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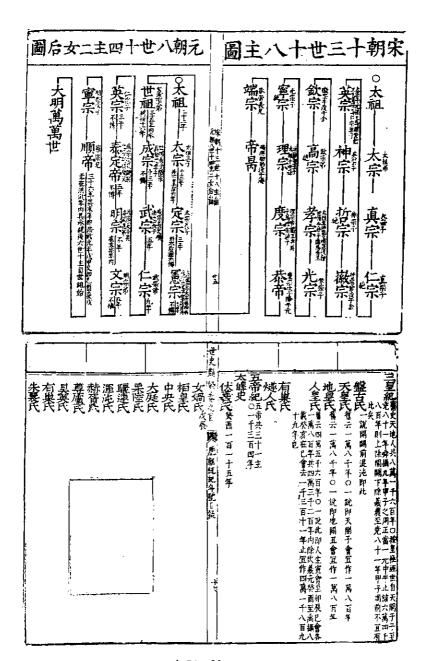
三大学 本典 一三大学 本典 阿道海北 日禄日山正合称嘉輔 初射体潜 行琦世琦 心 班職 後 天用 楚 民之寄生 **黎古開鮮**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本書)
 <l 並 言 音及 资 為治河和 高 治 以 人 大 下 治 加 人 天下治 必本だ身 教末す 化馬オス 大人本 大人 **新送立**而 上者宣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天治也者親賢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 無動心就王無動 得失乃在平人干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武盖人才難得為民正也太祭父華朝先生襲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三致為於附是非署陳情之認也等各領不都為本此能限水仁得仁抑又何怨言憂之

世之類編卷之首 立又六世而籍始為侯又九世而沒人於秦其後為趙匡胤繼周柴氏與 李新為徒何氏魏賜李虎為大野氏唐高祖相周時復為李氏南宋史言 姓氏源流 五世界公有功平主封之收豐為倭至莊襄王楚替周而呂政冒嗣始稱 宋三百十九年心于元章五世曰非子周孝王封之秦為附庸復姓贏氏 為飛無生惡來名華及李勝勝三世造父封趙七世以帶隸晉九世而武 於內般賜姓內入周有雜居縣公內明生祭入唐避世祖諱復姓李周賜 世濟其德至當而為梁王高七世孫淵生世民而興度像世二十一。則少 史耳生宗為魏將軍封邑段干亦曰段干氏宗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 得罪死其子利員浦難伊虐食术子得全改理為李氏利員生仲師昌祖賢賜姓處生三子李白恩成世為理官遂姓理至商科時理徵以直件科 新三子長三伯縣 雄作能馴鳥獣知其語言以事處 爰而封之實故名大 取顓頊高陽代之女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華生各縣神婦鵬姓 懷之後為京房路跂魏又為西夏李元昊氏云〇思成長兄曰太<u>萧其後</u> 陵降沒匈奴漢末隨左右賢王內附曹魏公為將軍李典其務孫歸魏見 泉谷縣之德在人也其裔異養於徐氏復姓李嗣與南唐三世及日廣孫 或日宗生同為趙將同生父為趙相父秦有李斯為相人漢有李廣為終 家于若生形徳形徳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生耳字聃為周柱下 李伏老哥曰少典氏長子神是智恭岳後美姓吕氏一為尚封齊一冒萬 氏為秦始皇一為周宇文氏〇神卷同母第世嗣少典其後黃帝生三子 長昌意其子希蘭項鎮頭六世孫黃帝次子少昊金天青陽氏日帝大時 而再傳而沒人于漢藏氏之後流為氏戎曰茲浦氐改符氏為後秦東 學多子蟾檢生高辛氏帝學為漢祖唐堯前祖契周祖稷之父而改可 以 姓氏添流 世史類組卷之首 一姓本民稱帝傳十主一百八十七年〇顓頊之孫人商為老彭錢雞其為 夏以計東功賜姓李其疾荷仁福為眷部都指揮使亦從賜姓生子奏起宏都洛改元氏傳十六主百七十有一年滅于周齊而唐時路跋恩敬鎮 與為表之首 姓氏流流 好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其後光獻繼筠等承襲叛服不常人宋賜姓趙氏至仁宗時夏王元昊復 能通始稱王貨嫌野類為秦詐萬横後陳共二十五世沒千秦又有司馬 一致終主具,越四世五主九十三年文有常能之後為楚能釋封丹陽 麥與世有夏銀沒有之地而委與入後周為定難節度使中事令由平王 項高陽氏次日安處西土後日安息漢來復者為安延入唐有康氏兒睛 十六周穆王遣楚刎之而錄其子宗十一世周昭王三十年為吳所滅登 京金藤調為徐伯主淮夷傳三十二世至康主偃稱王假仁義而廣國三 早即見兄也其後是容皝王燕分前後西南皆其族也〇帝堯子朱居丹 母嫁安延修曾姓為安禄山外有唐末安抱王抱真賜姓李孝白個遷北 贈中山王〇帝方書兄昌恩惠帝長子也昌意生三子長日乾荒生帝鏑 日丹朱亮為制奕以開其情へ虞封房侯へ商有傳說作相丹朱之元監 高辛别為。邑王紫紫之野曰東胡入漢初敗于匈奴退保鮮甲之山曰鮮 五至其後朱温高朱梁十七年七而別有句容朱氏起凍為大明〇帝學 氏入漢為太史謙遠偉及懿師炎三世事魏與首四傳而中氏昌姓十一 土為路跋氏在晋始猗盧封代公桑為王至整律次子什翼犍第七子窟 齊又有曹曼安封和日朱子其後友别封日小朱子小朱十四世而朱一 ◇干楚其後徐世勤文賜姓李氏へ○○皇明有徐達為大將軍封魏公 沒子劉宋又有尚氏入朝鮮為高句麗之族人元魏有九至歌洋與北 世城干地魏史云曹秦玄之後為曹騰養子操生不與魏五世四十 書人用為御龍氏人周封前人晉為司公氏隨氏范以

世史数編卷之首 处此八原流 **周祖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兄弟相傳為呉二十五世成王封周公旦子伯 劉滅於差外有黎茲於周西伯有萊藏於彭湯滅於秦巢城於具梅伯臨** 姓赫連氏復號大馬三世二十五年滅於元魏〇商湯之裔武丁時封篇 福封東海主又日東頤王帝啓同母第均裔北居型年山北人呼光年日 所破諸十分保江南入漢無諸保泉山封閩越王建元間餘善封東越王 吴始位七世经衛卯逃位嚴關越人董出王之是為無嗣其弟無當為楚 於首文為曾氏之行少康封子無餘於越入周至之常或智始伯句暖滅 馬後得把東楼公復封把九世成公邊綠陵又十一世滅千楚又有部滅 與陳五世三十三年滅于隋又夏禹時分舜少子於西戎其後姚弋仲生 秦為太公為主漢太祖邦都関中至秀都洛備都最共二十七主四百六 數百年文有蕭減子楚而入漢蕭何封鄭侯其後南朝道成與於五主二 於紅人間或庚封即九年一微子封宋三十二世八百餘年、第子封朝縣亦 公稱漢消子聰滅晉唯攻趙四主二十五年而右賢王後勃勃起朔方攻 城逐之塞外入漢和親娶到氏家昌母姓魏音間左賢王豹生淵繼安樂 學看復入于胃頓破東胡走月文南并樓烟白羊河南而遊湖春始為長 突厥家名突厥歷魏晉十代屬蠕蠕為阿史那入唐開元為史氏夏禁之 均入夏封虞入周封陳二十五世滅于楚而陳宣公時敬仲奔感姓田氏 **最高三十四世官松世帝官氏有敬仲相恋茶仲後二十四世曹叔报** →三年滅於照行與飛亡主八十五年滅於隋二代一姓共一百八年O 養長為後秦○夏禹後入商為杞以郊馬又為常侯滅於周西伯入周中 元又三十三年。南海劉德與南漢·文六十八年〇舜之子義
斜封商日商 丁淳維過於北野隨留轉徙號高種響入周為後從八春有匈奴單十頭 -九年到交之後於又為南朝宋八世五十九年五季劉知遠稱漢至繼 世和移齊又六世建城於秦之漢番為太傅塞為太丘長之南朝新先 我御至屋為轉是侯凡二十四世成十春有號仲號叔平王至其地與鄭 師後由曲沃代晉又五世文公遂伯其後分為三晉又有韓萬入晉國為 馬雕馬蘭子馬鄉馬較入東晉時馬跋為北部二主二十八年又有荀侯 滅魏為巴十世斯為魏文侯二世徒大兴又八世滅于秦里氏刑裔馬馬 鐸二十六世康叔封衞三十五世滕子封滕三十一世畢公高後萬入晉。 同源也上契丹耶律氏之遼玄県党頹氏之金鞍县奇溪温氏之元則異 宜王弟友傳二十二世滅於韓有晉叔聆平王時封楊為楊氏人漢度為 而封之陽曲曰郭公其後郭威為後周儘養子榮及宗訓必於宋有鄭以 太尉、八北朝堅強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而滅於唐召康公子封燕四上 三世而滅於秦右神農黃帝子孫唐度皇苗周漢唐宋以來蓋皆異姓而 一晉國為智民輔氏成王封弟唐叔稱晋十一世為文侯又五世庶子成 姓氏源源



史 54-25



一美子帝	孫學子順	更更	代源:一种	s at	- R.E	少孫 帝	黄素 帝		が後, 黄	₹. 	19. 数 %	表	**	-	型带	水子	以及子	神養子	- =	※			-
答甲申九贵	馬丁尼 補政ニーセ年 八年 七主十四世四百五十八年	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	巴斐商周徐宗及央へ十三とつ「FLF」「多ルドオナー戦争手と報告する報告を	21 所以為文化2000 · · · · · · · · · · · · · · · · · ·	1917年の本九年	客と直と	帝顓頊ブ卯七十八年	יוק.	帝是多一日年	七妻	大之主 原籍紀紀年第月五	· 榆 图	と 真四十三	來	宜	帝 明葵亥四十九年	帝 承癸亥六十年	別	Ħ		知读下 少上十五氏 起次 長春		葛天氏
		Æ Ji	と数	美 止共								٠.								_			
雅 第	トルデオ	沃一分	太守于	成绩深	主祭子		癸二	建	礼里子	不降子	世史	备	不多	学	¥ 1	艺术	ት ት	少康子	帝相子		仲 建士	蒸	鬇
大 戊甲辰七十五年	一十一年 一十二年 一十二年	庚票戊二十五	沃 丁辛巴二十九紀	太 甲戊申三十三紀	g	前史 字氏書子 契後湯至計二十	夏 多葵卯五十二歲即禁	斧 後甲申十九章	帝 起 英国十一成	士寅三十一歲	1 7 5			7	Ļ			子甲長十七歳日日十	東江	・ ・ ・ ・ ・ ・ ・ ・ ・ ・ ・ ・ ・ ・ ・ ・ ・ ・ ・	旧了亥二十八歳外	仲 康王成十三歲	太 康美巴二十九歲或領土

-	后王黎十三年经三十二班也開西的十三年 发王爾內及三十七年	55日文里计二世二十四年二十八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世二十二世二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世十二	《新·罗·伊西伯·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阿尔·	丁二十三尺 一十七尺 0 其七 七 再子 附周	祀	乙癸亥四	· 東 丁+寅二十一祀 · · · · · · · · · · · · · · · · · · ·			五十三·祖 庚两展七祀	武 丁丁巴五十九七	a.	ト・ヨヨニナへ	ト 三戊長二十一	盤]	易	1	學子 祖 丁两申三十二礼	和		河雪甲丁亥九代	土土申十	1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七年の附魯襄公午二至二十八内二十	定三子 簡王夷两分十四年〇附島	三 医療 定王衛星が元至をつまた手をも氏治	É 庭 ·	中六年の附書	1. 1921 重文公縣 元至水 C其九年 衛樹 公卒十六年 晋文公縣 元至水 C其九年 衛樹 公卒十六年 晋文公集 耳入	東京駅庚子三十二年〇府帰僖公九至三十三乙未二十六年 「八三月牌公藏方元至二壬戌十八年附寄僖公申元至八	東王関にモニ十六年の所育莊公十八至三十二事	多三十元至十二〇門青莊公十三至十七 第三十元至十二〇門十二年曹枢公小白入	上 住工也に面十五年の附唇植公十六至十二類編奏之下 ■ 歴朝を紀年発目録	一種三林五女二十三年八年 暫吃公	11年,中国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11年	超三星 多十一年	一位王龍・ノー・	唐王初四 年	1915年 1915 1915		 	<u> </u>	昭王一十十五年	7	

定营聚基基準制委布特金管(模考子)長頭 建學學等而下上是關某某意。 之言 理子 世史對 华秀 予定王 安丰 東北海 元二十 東里湖代唐亮後劉累之科長安高帝至子和上四百六十九年 紹れた打 墓去疾 無年 思索权無年 二世四胡亥王辰三年散始皇帝因政心亦嗣正和二 東周君五千七年沒干泰在東王 超王延丁未五十九年浸于季的東王 題王角丁ピロナハ 烈手音辛亥七年 元三二 两寅六年〇 附魯克公二十至二十五年縣次年文辛酉四十年左傳附東公十年東縣大年大三十九十十十十十年 中國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五三、 考売菓チナ 既朝統犯年號日録 六手 À 牟 年〇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共三十三甲子系三司馬光通點起二十三年戊寅〇自成烈 附書家公二十六至二十 一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即帝位 十三年除漢乙未共四十二年間後二年後秦四不卓子政王 - 六年蜀都船1 五公至行 七甲戊三年門 烈发音二 -+ 十一 二 ニ 年 の 其中一十十年 一丁三上 十一七 <u>十</u>正 0-六四章 京田 特 送中 東 美 章 帝子 元帝子 をかり 竹子 光传游音大孩 京帝经 武帝子 患情第 其份子 惠帝子 宣皇女 交布工 孝勢帝隆内于人口 孝炉帝炳乙酉三四孝順帝保丙寅十二 李茂帝於心卯五年建平四元青一孝成帝於四之北二十六年建始四河平 孝元帝 爽美 百十六年初元五京七五史昭五 免等一字元帝 爽美百十六年初元五京北北京四京龍一中宗本宣帝 商已更名詢找中二十九年本始四 地第四元東 世中華或帝徹幸祖五十四年建元六元光六元此前 後少帝弘附高后四维成午四 **西漢太祖高帝副邦へ来十二年在王位** 西漢太祖高帝副邦へ来十二年在王位 題宗孝明帝莊八年上 准陽王以葵末二年更始二雅馬王以葵木二年更始二雅馬王以葵末二年更始二年前也以東班十七年居居二 孝平帝行幸酉五年元治五 孝皇帝啓し酉十六年前元七十元六後元三 孝和信筆上五 開宗孝童帝坦西子十三年 東漢世祖光武帝秀乙 孝昭帝弗陵附昌邑王三 太宗孝文皇帝恒王成二十三年前元十 前少帝附高后呂雉甲寅四 乙酉三 関月 九年永建六陽居四來和六漢安二連康 七年 個月延下一 七年求元十 表打七 一酉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中元二 八年求平十八 1月乙未十三年始元六元國六元平 進初八元 元初六京尊一建元一延光四 六元兴 四河平四陽 和 三章 六後 元七 舟 五年即帝位七年〇義帝 朔四鴻嘉四 末始四 和二 世和四後元 九朔六元行 重後 ΕŹ 苊 四种数 'nΙ . 九 水

有界

ιŁ 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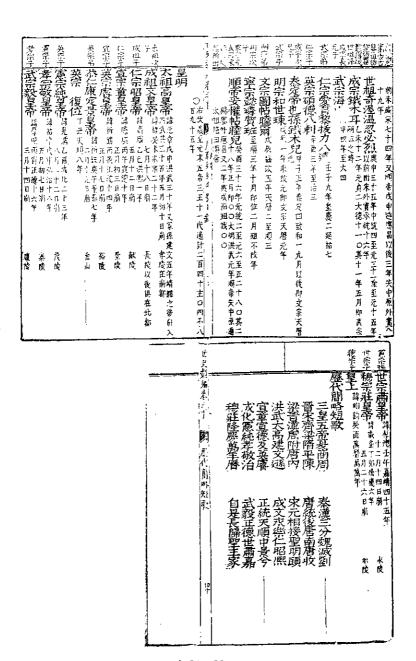
世史知 期報 廢帝弟 聖 化并并定体自 前 前 前 有 子 玄 自 太 石を活出 明事 以常 洋 西曾世祖武帝司馬及乙目十二月二十五年西史正民元帝至曹帝十一主一日四年共十五日四年共十五日四年六十五日四年六十五日 殿 照射经纪年号目紅 魏史帝 孝恩帝紫辛国四孝恩帝熾而北 孝檀帝弘戊申二十二孝桓帝志丁以二十二 爾宗明帝紹安亦三年大軍三〇附趙光初八〇後趙東曹中宝元帝子唐月二四軍政知光初五〇後趙石東曹十宝元帝子唐丁出六年建武一七異四本昌一 李雄廷與三後傳經期壽至孝宗亦孝惠帝境亦以二つ引其到馬元熙三後傳述之十七年京即一元死九六原 為干五縣帝聖正元二共秀三元帝與景元四後帶禪前以七鄉明帝事大和大肯薩四景初三條帝養子後衛禪明代四十一年建興十五延期二十景曜五次與一後漢昭利帝備辛且三年至武三〇附陽文帝丕黄初四 孝獻帝協照千三十 麼帶辨四月 到末日 元帝兵自甲申咸熙元年至乙酉十二月以前作二年大安元 外與氏 横成戊 癸或 未日 京雪 野丁 四年建典四〇附漢劉편嘉平興一嘉平二〇成建興と王衛、大年永嘉六〇門漢劉涓元熈 十二年 年本初 炒蛋 前代 牟 军 四伦 十五年 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 初下 建和三 لذا 與平二建安二十 俏丕 抑 平一 | 劉宗 又皆 元嘉二 永興二 和膜一 除変素 五石趙 二粲不 111 Ó 四二四] 建元 五越 漢 0虎尤 亦 牟曜率 亡至一成求 内建 李壽漢典 元建初 鳯 十菱二子 現武十 成字五五章五五 石动O 从帝三年亡; 衣 初山制 絲 河 月方 漢劉慮 代O亡 芳の 瑞 壽三延 後法 大京大連 型五道 八神香 六 王成の 正門 拓王後 城李趙 李势 0 始舞 ķ 취 十年紫 融 戊之 九文 作元 ī 成帝長 元帝少 表情弟 紫华 3 住民植 出土漢 龙擊 四世孫世 被情况 世华 松井 安帝王 文帝子 南朝宋史到代演是元王到於 南朝於史美情何二 編卷之書 察帝丕 宴帝丕 客音 等 原帝準丁ピ三年昇明三原帝常福王昱先子王を展布では、大宗明帝或大安一皇四 管場主我行奏方一年景平一〇附親衛在之年 一段 匹朝紀紀年 写目然 恭帝 太宗簡文帝 然帝子業甲長員和元即寺武大明八年世祖孝武帝駿平年十一年年建三大明 太祖文帝義隆點四死 察常聽林王 耶業甲戊 世祖武帝廣文文十 太祖高帝蕭道成己亦 徳文 女二 辛 未二 ÓΤ 丽月 斧 和三大延五太平 车興太 Ŧ 比世 Ξ 7 Ł 咸 朝文之 年建 0 元四始 嵩高七 **求初三** 朝孫 FJ 水川 安二 魏太 Νţ 汉 大後 告祖 五祖太 0孝豫 7.7 前 ť 元 太后太 o **宇武** 0 太 四 D 附魏廷與五承明 今文帝宗延與二 次一 C 附拠和平二 明帝 前 附 半 和 0 O 祭二二 人太常人 妈 Ξ 元到 詂 年陰 附 漢 o 真活 世 А 太 帝裕 솄 和和 魏 型 基 立 立 立 立 本 立 主 立 本 立 主 ĵ, 亢 常 0 护至 昌 太 X 二帝 廷 头 販奶 年宝 附 和 和六 二高宗 Ł 嗣市 至耐 魏丹元一大安五 O 行建 六進元 太丰 直七 M 武主 п 常八 殔 起 阳椒 叉形 五主 〇星實李 太 年二十五十 **埋字** 提字 七年辛 0二世建 格士 成幼 įπ Ç 短建祖元 艾帝 帝元 문ጦ t 太初重二 热华 明年 滑四 狙入起十 二熈五 太贫

34

和 兴神

斎	TX 震		明堂		· 有	<u> </u>	17. 17. 17.	() 元 () 帝	ト 子道 人 で	计子式	:	五世	 新 可			子男	了· 町	膚	震荡
林帝有丁五二年美年二其元年即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二年次寅即	場帝属と立十三年大年一三十四年間皇	十九年内藏梁後止三十二年再除戊寅作磨武總止三十引楊慶後文帝堅開皇七年成後派九年咸陳至井帝侑羽	人 後帝宗南午二年廣建二〇間陳收宝至您四種明元隋開皇七	但那光元白于周皇五〇亦河清三緒天統五武平六三律隋太师定開皇五〇亦河清三緒天統五武平都 三律隋太师定開皇五〇亦河清三緒天統五武平都	明帝婦が母子の可見の明帝婦が子午二十四年元	九十長朝明元八月蘭宗滿皇慶元辛巳世和九十長朝明元八月蘭宗滿皇慶元辛巳世和	後於江家宣帝答之亥七年大定七の門康為祖武帝獨孝思帝宇文養於江家宣帝答之亥七年大定七の門康為祖武帝獨先本定三	荷伊方智帝郡三〇新天堂七女一大甲二〇时後梁中宗了多。二十二四月月 明明 外外母等目動	江陵世祖孝元帝繹王申三年永聖三	太宗問文帝剛與祖文宣帝高汗天保二	統十五〇東經孝斯帝善見天平四元	市子学はデチリネテ三十ま門一部関連を言えて学校協議工作開行と同十一十八回出一部開発主なと学校展示工作所により、10日本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一部の		F 阿至衛文帝将 坚開室七年〇又 附四五衛文帝将衛八十五年〇前北朝親	其史亦即於萬何二十世孫整之後之等武帝行至敬帝方智四	和		九 高宗明帝緣甲戌十月五年建武四亦太一〇时親太和二十二	五 海陵王昭文 明片七月以後至十月不中年與另一〇門新太和十八
经军 / 值/	臺 華	. 77	整東 文	男皇 粉	-7	德掌 順	東京子で	1.	i	が変す			高語中		子高級	发票高 前		曹	易各
唐完成甲午十五年乾符六黃明一中和四光数三文德一	総宗在声景十四年成通十四宣宗代丁卯十三年大中十三	武宗炎辛酉六年曾昌六	文宗感丁未十四年太和九開成五	秋宗花て己二年三晋二移宗佐寺王日寺寺及四	以十五年元	順完前八三一年本貞一 (長子)年即順宋永貞元平	小十七年 廣德二 水太一 大	七年至德科藝二就元後称年二上元二		玄宗明帝隆基三於其十五載七月即屬宗至總元獻〇門為察安史玄宗明帝隆基癸丑四十四年開元二十九天宝十五内天宝甲申都	[卷] 其成三年景套二太極一太極元年八月即玄宗先天元年	是安四交中宗神龍二景龍四内景龍四年即曆宗後位景響 青二連城一天神麓成一景記起天一神功一里曆二 处题 经行文师天 (方一則天武器甲申二十七年的要為董陵王二十一神龍二素節	亨四上元二僕專三調露一永隆一開權一永淳一弘道民三十四年永澂六頭慶五龍朔三麟紀二郎封二總章		九年武徳九十八七十三百五十八	二百八十九年後唐賴都縣同城安宗建新王討二百八十九年後唐賴都縣同城安宗建新王討	後老時商西京武昭王獨七	少年一同戊寅皇大元年即唐武德元

					—.							
要 太 宗 子	太陽常	及	n	元 宗 	世史教	型	世屋子 孫宗五	明皇本 明皇子	子克 	克 用 主	-	
罕平祐四 O 戊四 元十五 一一五一八 元十一五一一五二五 八 元 一五十一五二二 八 元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海紅和十五〇内二〇 迎景宗三〇附北漢廣運十三〇 遊景宗皇八州北漢廣運十三〇 遊景宗皇所	北漢至廣運九年〇迹穆宗即律元律應曆十至元茂臣府立後止一年内末年十月即太宗太平丹旺趙匡凡庚申十七年改務三九原五開全九〇內月十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八日,第十	大组长或者以前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二十二年一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年四十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保寧至六祖趙匡胤建隆三年朝徳五祖趙匡胤建隆三年前徳五和帝劉天會六七八九十十	即宋太祖趙匡徹建隆二〇遼太宗會同至十一大同一一一天 則 刻 刻 年号月到	無 矣 矣 矣 矣 矣 其 後 漢 高 祖 行 矣 其 有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全可以五天甲午四月三年青太三〇勺三,甲午7 一年應收一〇內四月即後珂清太	宗嗣至:"信刑两政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阶遼太守德光天騎兵",信刑两政八年天成四長與四〇阶遼太守衛,至北神州五天青六,"十二、以元年の附契州站建國二至北神州五天青六,"十二	友技未泰友身十年至共三主十六年の其同之四年即明年、1975年16年6月成五年二十時间之四〇附傳梁太知朱温七年郭王子年6月次至一十年在晋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〇初秋天上6月8日 《	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これ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れのは、こ	一色十五五
端 恭 子 ·	養子里 完 / / / / / / / / / / / / / / / / / / /	六章 世太 福祉	史	光宗子	世史對	六立 <i>i</i> 世本5 <u>孩</u> 也	7	機能力	Ti ya	· 油宝	英子に 機	
プレ 紅承米位至順告前十六主一百六十五年降世祖医示十五年末帝 東海 三条 古人達太祖太宗大后定宗太后憲宗男女六世及宋帝 東南 三次年 神國三○附元世祖至元十六○其梓興三年二次 第二皇兩年帝以降興元○附元世祖至元十五○其景炎三年五次年扇即総宗彰炎元	- 羊惠岩二〇附元世祖至元十三(-)羊禹淳十〇附元世祖至元十一	宋理宗	· · · · · · · · · · · · · · · · · · ·	光定十二就宗使邢載定二の食明唱大承安五太和八大電宇撰三十四日の夏天慶十三後宗安全應天四呈建一神宗遵子公派二十年度元六嘉太四郡语三嘉左十七の附西遼天乃信邢宗統祐天慶一の金竜宗原明昌五	AIM台F炭成五平紹熙五つ附两逢天禧	孝宗育覧を	産年 高芸様な影響	大宗国内午二年情東二〇附西巡班東二東国一〇夏元衛七正大帝国の午二年情東二〇附西巡班東二東国一〇夏元衛七正	现受起乙未收國二 火浦七八 用发发宗囊天舍三足缓元军 0 夏末内三真觏十三雄阜五元德六〇和七〇附邀天作 4.特兹统十天ළ十保大五西逐	辛巳二十五年建宁清国一条摩五大魏四级 仙大安禮定 一条宗 机顶天装治平四天 括民安人寅十五年元祐八绍 医州元符三〇 相连大安十四 夏惠宗秉凉昭滔三天期遇盛国魔五大安十	下入年期享十元豊八〇附邊道宗咸雍十甲辰四午治平四〇附邊清享十咸雍三〇	國一天祐建聖三福聖承道四成都七拱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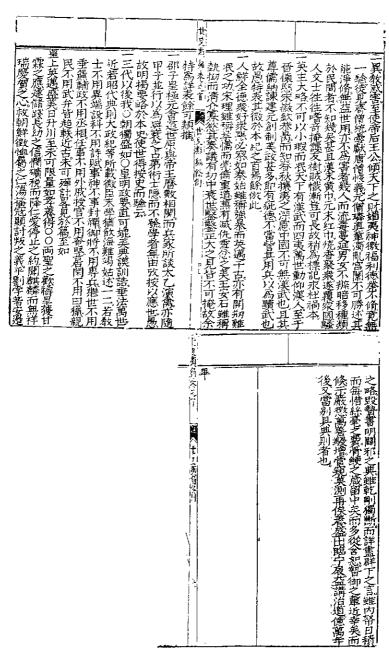
史 54-33

 一二姓八主院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巳未二十三年兩班南世史春秋本六十二天の後の į |帝五千一百二十二年-O三皇玄帝三王十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 九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至交帝四千八百十二年〇萬曆甲午過今五 堯里辰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萬曆申午上至黃帝於多元四千二百 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改元已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 為洪武寶統八十九年共一十六百十五年〇〇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 祖乙亥前十六年為唐帝尚已卯為花實統三百三年元除两后十四五 戊寅至江南主乙英三百五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 生為以前戊寅後二年為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井七主自高祖 都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二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 四世四主四十二年二十二代皇帝除新茶二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來千九百七十六年〇十一代皇帝除新茶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 舜七十八年除馬馬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十三百零有四年〇 生帝皆七十年帝 摯九年唐美百年除愚姓攝政二上 舊史〇三皇不詳幾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 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 五千六百年共公萬一千六百年〇五帝三十一主內依義氏十六主三 十二年〇萬曆甲午上三三王共三子 木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於未實統 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三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 姓一主一生兩晉兩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貫一百五十五年宋 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為宋順帝戊申失中府後三至 ○脩短記 生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生黃帝百年少美八十四年顓頊七十 人百一大 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 八年〇萬曆甲十上至 八載作七十二年 人手商士 也只類的春二百 大年等至属層甲午合八萬八十七百二十二年又回處那天住主,不可以不行百一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西倉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開西倉十一年是過共北省小美市大會至今為層甲午前經過三千八百年外又在一萬八百年時,我們不完成 一十二年 美國子士演师美巴大會各一萬八百年共大萬四千八百年外又在一十二年 美国魔狗者 医甲甲腺 电过滤 计算量 医电影 化二十二二年 美国威利克姆士富自 |者也析而計之南齊蘭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陽氏十六年隋四主|| 為主一百三十一為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 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数表 李樂曰吾觀舊史及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全為曆甲午盖八萬 十九年不及兩秦三年秦殿呂一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時本三十 月 修是話 比三王多四十八王少三百六十一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日 五帝之曆為圭三十一為年一千三百四爲三王除寒沒為圭八十三為 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百十九年不及三唐異姓中續如 及兩盜蘭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七十年兩晉司里 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皇之曆為主渺茫相傳為年八萬一千六百島 年黃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古 氏一自主要除寒沒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氏 食不絕李氏三十九年三唐廿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絶再續奴 牛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泽温氏十年胡元除兩后月 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不 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 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伏羲氏一百四十五年、佐泰十六主三百十 十一年三漢除新茶三十一主四百八十九年不及黄帝至舜一姓五 六百年矣更俟質之

	1
	者公主愿多者一百七十有四条管屋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是也, 有一秦吕氏狼视三王创科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治,秦吕氏狼视三王创科皇帝致使後世持王待臣子用皇帝自侍不治,秦公是愿多者一百七十有四条管屋朝祀不紀中有異姓相續而是也
[j-	
年一元憲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十九元〇宋太祖三改太宗五十二元總再改尉五月一元總再改至二年一元之二年一元之三年一元十二十二元總再改至二年一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元之三十二	惠七攻懷公年一元熙四年一元孝元三段明三年一元成再改康二年 東立皇王國安二帝三王無羊號無重復改元[四]即成成七段表面改聚帝無年獻三段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及孟三漢間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〇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 一章七段元四段成七段表面改聚帝無年獻三段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 及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及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及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度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度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度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攻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冲三月一 大道「年一元祖七段四段展帝無半號無重復改元[四]即過武起諸侯改 一段五月一元以下。 一段明十八年一元章中次和再攻縣一元光武再 大道十八年一元章中次和再攻縣一元安五段順五段中三月 一方章中次和再攻陽八月一元安五段順五段中三月一 大道十一次昭三段 一方章本段十二十六十四元〇銀文七十一次昭三段 一方章本段十二十六十四元〇銀文七十一次昭三段 一方章本段十二十六十四十二十六十一次昭三段 一方章本区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六十二十

		st.		
Ĵ	<u></u> [少		
BY A CONTRACT TO THE TEN A .	十三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爻理診遲至元李盖十一代中始自漢爻後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始更十七年為後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章	世央原系をなる。 スカーデー 東京系をなる こう マルカー 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運送を明知・一直である。 では、一次中央の大学では、一次中央の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大学では、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改元評	三十二主三百一十八元内除魏丕权芳髦四主及真未永統九元宋建一元嵩二年一元盖宋十八主五十八元〇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慶十年一元恭二年一元端三年改真五改仁九贤英四年一元祁丰改名三段将大败纪二十一元高丰
三莫曆第若十穆昭		12 /L 35 A	<u> </u>	建日午日
		世民海の海巻にする「大阪の元評」といっている。近天の東世俗皆得便望云に大略使世俗皆得便望云	走二年基	高周宗榮六年、直用郭威宋年願德之稱華及宗訓仍稱顯德七年以及年永祐乃稱乾祐二三四劉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副鈞仍稱乾祐八九仍稱乾化三四廣晉東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晉天福九份相乾化三四廣晉東書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晉天福九

世史艺 世史類編條例 史文貴約而該約則覽易徧該則事用遺令刑繁補闕一事必究顛末 看史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明道先生看史逐行 字難認者有音釋句難晓者有訓鮮大都及諸先儒註疏及群史釋義 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大書紀年繼世雖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 史断不拘新舊自兩漢及今名公儒生論發有神史學者成多隱若而 史主綱目通鑑間有稍加改正無非曲體於陽之意而更為繼志也若 官名皆省書公相以善去白限以罪去日免書友亂倒凡誅得誓曰有 女主當陽天地友養女婦氏如天無日照而月明有功君子尤病女中 泛則截之筋則去之粹則存之或全篇或節文水可為後學筌蹄也已 罪治上曰及争猶曰亂書西國事相涉則稱某主两君相涉則稱諡號 詔誥諸題悉標明於上 詳節讀史管見大事紀述通鑑為要正史諸書恭考聞見分註于各節 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繼新舊唐書音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 房州大義正兵令於呂姓八年特補坐市雖抱養幼蘇尤不得以女主 堯舜正士羞稱故武竖革唐僧號而綱目做公在乾侯之例仍云帝在 看過不差一字 在舊例 或有未當者間附已見 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此史學標準也 人允詳出處而忠孝的義之士有関風教者必備載為其於論策表 世史斯編卷之首 思世史新紹條例 一自古天子。曰皇曰帝曰王皆隨世軍稱無草甲耳。自八國稱王秦始春 一祭礼中絶天地大學自古惟寒浞中絶憂統三十九年新莽中絶漢統 異姓祭稿終非堯姓馬同宗之禪後世惟南宋高孝為正其新經習宋 前代正統義士所扶綱目之尊漢昭烈近史之存東周君識者備之故 和之舊 莊宗南唐有憲宗賴原且退石敬堪劉高郭威而進烈祖以存正朔宗 **梁有昭明嫡嗣宜退陳新先而進中宗唐有天祐正朔宜退朱温而進** 十四年義士不平故沒初番表少康年所如茶末急進更始年憑以見 之禪以杜奸雄藉口 王惜家法断宜令其退居相内且以陪侍婦人為千古羞辱也 齊梁陳隋唐宋之類朝尊人位而春絶人祀非其倫矣故特處慈舜馬 天人不容賊臣頃刾難緩也 供自尊為皇帝若居王之上漢茂因之至今封功臣子第為王以出自 以俟、真主之正位固非往代可倒也。 彼聲音家彼跟賴即明文寧順四主四十一年未込之運而法宜聲如直冠年端此見天地山川不容歷膻久穢陷此堂堂黎燕男彼姓氏 口 初與雖端民難扶恨不遲留一日而胡元未以幸〇〇聖主再出即當 前朝之嫡派中國没干式夷英賢豪杰尤喜早見中國之聖人故胡元 夷祭華統天地崩墜千古大於彼前朝淪子祭賊黃老舊臣尚頭再奉 為紀略且每代之末各撰總歌以便稽放云 四海分割宜有分别正統年號及雖非正統而名位年號與中原相承 三皇五帝三王如舊而後總括之日十一代皇帝以折衷於昭代云 帝之下南北分合不可勝計而正朔相承者九十一代矣故此編前以 者皆詳於前然後以敵國年號及與此脩短詳附於下仍總為新面列



而三才之 石灰组织 三相希例才赤岩松非李定龄之三 于不整三马马哥桥也子庙塘行皇 為专伙皇市黄灰如田 較是五 父天母的 **汽子任大** 型者組天 新刻世史類編 室紀紀者記也聚年月本事而記》日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室紀紀者記也聚年月本事而記》日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本語一大關李 縣 增修 泅泉余彰德 梓行 〇盤古氏 **堯舜日五帝** 之(新)以道治則稱星以德化則稱帝陸對表德合天謂之皇德配地 地關于五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星之歸由此而稱也 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馬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謂天開于子帝不信傳而信經三皇之騙則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盖混莊物開先包養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差奪氏作以義農黃帝差奪為五 先秦木等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星也至宋胡五莽直斷以孔子易傳 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科月令有帝太昊帝黃帝亦足表 少吳顓頊馬辛養舜為五帝不知何本盖孔子家語伏義以下皆曰帝西樓的世皇人皇之議馬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伏義神農黃帝為三皇月雙月口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奏傳士有天皇地 卷〇三皇編 1 整 關手仁 木際謝 **而俗自名** 定蔵 大天以 任己類編をこ 人 5 即 建富 龍門之岳以火紀徳立平中央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野谷上肠天徒地皇成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是曰地重寶附柳二重絕出於雄耳〇地皇氏也作氣不服地關作品之其也 |ソ権提為首定を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為佐東鎮司契為龍鳳雲家之章等 写然 りゃりゅう 紀徳權直得一是合乾權神運四與制十千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天皇成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巨天靈出於是裔無外之山以木 海泊無為而信自化兄第各一萬八千歲 下件地利神與化将覆如萬物龍數繁集自然成文发定三限點則是分 董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十一日乃為冬至釣旋數轉周而後始兄弟各一萬 以演入會之靈書像符以合元氣是時五運始與大化始立人風真浮故 時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而律對行已澹泊無為誠足為帝主御世之門計事三而歲時之位未定也天皇氏乃立十十以定歲十二支以定河十二歲六人皇下盖亦誤失〇体余說是以天即天皇也更詳而潰於人皇下盖亦誤之(世故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千唐堯之前以有成人皇下盖亦誤之(理故然不以四萬五十六百年錄千唐堯之前以其不不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來若千年教洒派三星等下以足其数不之) 問於計与天皇作干支定就時天道已關使三辰不定盡夜不分則 ○天皇氏象謂之天皇氏取天開於子之義○天皇氏皇君也大也氏姓氏也天陽氣上 窮自寅曾其一度至午會屋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竟起甲辰之 會生人正成會開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 宋宗海二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不完在一八千之子當作百盖那子以自有天地至子窮遠謂之一元 也夫開關來固有民物帝王第書與無考其曰天皇地皇人皇盖傳 Ċ 出

三年代宋惠三 百不世不及代 年過道如漢不 一二<u>升三</u>馬如 世紀類婦 主不至前後於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貴政教治臣所上不至前後於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的殺主不處王臣不虚貴政教治臣所以是成一姓九人,四泰皇九願頭者人教也然也是民以治出於刑馬人皇氏人以治中也言為萬物之實而置神獨出 **第世** 于斯达斯 立法 公室有功 **良不虚得** 省壁,予要三十六年〇内陈夷表出交申計三十六年亦其先冝自獨古束甲、蘇署旦皇初至洪武元年庆申八萬六十四百九十六年計一千四百四十一甲、宋本霈,自起饮食男女所自於兄躬九皇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七二三共業八萬 王子 娶 三十 [一切上] 生商物既有萬物即土聖人宣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一方記上]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隱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文日開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 明田上蔵九三百二十六萬七千歳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東山月三花着形元。年七十六萬七千歳分為十紀一曰九頭紀即人皇 可以百計不可以不計也學者不可不察心不遠其年可以不計不可以萬計也竟與去養農之世心甚近其年 民尚未粒直待義養自帝堯弥迭與而後治耶獨謂義農去盤古之時矣置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上尚未平土 萬年陰陽治完而聖人出萬無是理也夫自堯婢至今總等餘年耳三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交而萬物生又四五 借奪之患不與物雖紀聚而凌逼之念不豪放人皇氏分封制治而人女交構而婚妇斬於失欺民偽猶未兹也人敬猶未後也人雖群生而 制治刺數而攻敬與禮策漸倫而君臣廷飢食過飲而食用漸考失男居都車三而淳風勿穩乃乃明君而主不處王臣乃艮臣而臣不虚貴官不是上一人皇氏繼天皇地皇為治風氣漸開而萬物群生時序漸著 立法垂窩窩世俾後人皆知陰陽之定理而發正大高明之或其功宜月聽於天謂之星消是盤嚴朔望相繼以三十日為一月爲聖人割制 代已不如唐虞漢馬宋、又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変 作入息民無定期故地皇定三辰分畫夜明於畫謂之日明於夜謂之 校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春哀公十四年後齡之 也二日五龍紀即皇伯皇仲皇叔皇本皇少治五方司五行 天 三里紀 天正龍空<u>五</u> 二無確於款氏導 氏世邊有號 通紀六 十號 四 大台雄红 1個を大変 新泳雛 司 証 摩 老 明 強 愛 氏 氏 氏 氏 為宗所宗 T 色 山布 石道之始 皇季五日皇少五姓同期沿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或東穴日月貞明安方五龍紀入皇氏沒五龍代作一日皇伯二日皇仲三日皇叔四日 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故鄰五龍氏世傳長日角龍 氏作〇誠則氏没涿光氏作〇涿光氏沒鉤庫氏作〇鉤應氏沒黃神 驟作粉然肝治動膽皆此形分の鉅雲氏沒句強氏作〇句強氏沒說明那有與物相樂鍛揮五丁之士驅除陽这山川神化大繁於無巨屬而跡 龍氏乗雪登仙而上那層施有五龍山盖其出治之所其皇帝立五龍 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為首見耶吾不得而民也與其世而者其聽會所宗中見道之始也許緣向聚况于人於以盤占之先為無君耶吾不黃帝迄周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入靈子萬物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聚命配凡八十三君自脩張而後世次可犯禪通則終于奏帝疏化則始 木仙次日徵龍火仙次日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次曰宫龍土仙五 七口循葉紀八口四段紀九四禪通紀十四號仡紀自九頭人皇至叙通紀六姓継合維氏以治者也六曰叙命紀四姓継連通氏以治者也天下而居者也四曰。合雜紀三姓継衢後天始散民穴居者也五曰連 嚴○黄神氏沒犯神氏作出於及非然六隻平治三百萬一樓共千五 氏作一曰黄秣無易天生孤散大撲接圖正端是致天極治三百 其怪而存其常可也 山岳継人皇御世兄弟五人也三日攝提紀五十九 姓継五龍氏分

野山氏 **基金常氏** 勝多と 受け、没 を 変易 に 変 大般氏 泰片鬼 建筑氏 氏氏氏 一 冉旭氏 屈一曰元皇都於冠郭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以對時电数云提舉也如林坡黑塘跛展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以對時电数云提舉也如林坡黑塘跛展放氏繼次民以治是為皇次氏作是為次是氏後有展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因提紀離歧射郎代作民次沒倚帝氏沒倚帝氏很都於倚帝之山一曰猗帝氏○倚帝氏沒次民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葉精氣通行者呈吐神駕六蜚鹿治三百處 今獨稱青衣神是也魚鬼污影山及溝運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魚皇其後乃有繁叢拍漫魚鬼各数百歲繁若聖上眼青本以教民藝 臺灣城園見天真皇人於王堂咨三一之道論水火谷官大湖之事〇 雍之 其永云〇雲陽氏沒坐常氏作〇巫常氏沒恭重氏作是為皇人開雲四氏作是為陽帝出於長沙芝家珍藏化混、厥生家、或曰都於 是禁事中作逐歌事不克佛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神位於開明開明者 本皮之民治二百五十載傳四世(是時有蜀山氏蜀之為國學自人 之人升服被能乃教民擇木布皮心趣風霜網髮問首以去奪雨號曰 恭壹之後有空奉氏空奏死地也一日廣桑〇空葉氏沒神民氏作都 久视操法指而長行者厥後神豊的於恭壹小子而黃帝老子受要於 圖接紀執大同之制調大為之氣正神明之位葢范無形當無味要會 盈氏作出於審述之間馬中之地○盖盈氏沒大敦氏作○大敦氏沒 没恭连氏作沒為河神司於預出之陽出入有光〇後有典相氏作時於宜然盖其人也〇時有鬼親氏作〇鬼親氏沒食紅氏作〇条紅氏 作出於南墨一目赤塊設於無核之字而将於素清一厥后黄帝訪恭塊 其環中以随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〇冉相氏沒盖 歳〇年神氏沒黎電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〇後有大頭氏 恭堂元君有兵法陰陽雲氣黃冶雜子及恭壹之書其書言黃帝遊雪 之だ 東京 作品 大 本 載 共 大 全 星 叫 亡 ELE 数民产 从共有 **基人子,** 世 東京 理游乐山 同 地別與 者類盤 不<u>服</u>古 編末さ 也〇九歲及徐常氏作得道以學天地傳四世〇孫常氏沒有集氏作 氏盖其宗也○辰放氏之後有感恨氏傳六世〇極愧氏沒渾沌氏作 是厚衣之新而極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己丧期無数也哀除而已其 稼穡捆機栗以為食民稔血食而起争心於是<u></u>刻不結絕以為政木皮 之登與核發軍食爲默之肉未有火化飲其血吸其膽如其皮毛未知 而物始為敵瓜牙角毒盛不足以勝禽數乃構不為集教民集后以避 上古次居而野處博生而阻華與物相友無於傷之心後世人民統智 夜則類處及其死也常望風化而已令之日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 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〇皇軍氏沒啓紋氏作傳三世〇啓紋氏沒 成群竹木逐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 户氏之風載也絕荒也遇美好盡精拱點而九眾承流當是之時禽數 萬物無息皆爲之集可俯而操也走飲可繁而從也盖執中涵和除日 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於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皆娶蜀山 世〇有集氏及城人氏作觀乾象而祭辰心自不問之山遊日月之都至 政好生而思發節上而羡下果的大治三百餘載樓在百英之山傳三 未委於是塞其羽革終水變領加兜胃以首體未知丧些過者額此於 吉夷氏作傳四世〇吉夷氏沒几遊氏作不治而不影徇耳目内通而 日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予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 語其矣を力典聲蓋至徳之世也傳十七世〇東ア氏没皇軍氏作一 無咸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〇渾沌氏沒東方氏作東 生而不殺于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 在南西有木馬鳥啄其枝則火出知空有火鹿木則明乃衛木取火别

馬及人福次縣對氏者八連 天連原星坐次軟工府監 車新陸東中星大次七連 在新陸東次東代首星 子英有単 返天へを 世史類編卷之 廣成大 透星四佐 馬是為三男之國庸成氏傳八世〇權通紀百辨離に遊通乎天道核性香溢書配於市庸成氏恐放之西南本子係馬而產子外人而尾蹄 在於軍成者構城也群王之山平阿無隘四衛中經庸成氏之所守也成其軍軍立司果雖人頭の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圖琴沒聽城本調下其實年立司果雖人頭の燧人民沒庸成氏作與圖琴沒聽城本調賞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都於律高之石室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 昭於異世而文治典高治百有千載都於陽島丙寅日崩辛未日陛於 以被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詢宴有春徳生而能書龍頭後吸四目重 集中標糧職首虎豹可見虺蛇可張而人無有相好之心定有季子其 星柏出博太陽為六龍以木紀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 衙之利鄉亭後世事書者祀之〇史皇氏沒相皇氏你姓相名芝是為 為在哭龍乃潜藏文字成而記法備著續別生正名字號升封介立以 指而朔文字以正君臣父子尊早之分而天地之題盡矣天為雨栗鬼 圖綠子於是窮天地之緣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祭龜文鳥羽山川掌 光及長發陽虚之山臨於玄扈洛內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王憲得河 絕之政立傳教之墨為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 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關天時末有文字矮人氏始作結 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至精為之進退以北其監是故父老而慈子盡 為飲之名人滋及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总形以賤其神乃 方是特結絕為政其民僅像真知西東摩摩薩食而莫知其止息託變養之! 人 **校是占建正方指天布遲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重魚** 火之用故歸城人氏謂木器液於是完金合土為金龍既既而火功冷 斯緊羽皮不給教民積新冬則 炒之以樂美文順天時辰出戍納以來 丁古諸慎丘録乎延嬉四職譽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會 天當是時往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縣攻乎陸級必育辨平方色成博受 為天氏 粉香氏 中皇氏 党坚氏 耳底氏 軒蘇氏 此連氏 而被殺 大灰氏 世史類編卷之 物開智見轉展之逢不己於是制為車乘横木為軒直木為較以尊太物開智見轉展之逢不己於是制為車乘横木為軒直木為較以尊太地縣兩時前就於軒蒙氏作躍が海軒轅氏古計轉之命在黃帝前為一世〇是連氏汝軒轅於作躍が海軒轅氏古計轉之命在黃帝前為一世八是連氏於是與首用賢臣東里于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果陸逐区〇栗庭氏之連盆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日果睦氏傳及五世乃庭氏之連盆其所也〇大庭氏沒栗陸民作一日果睦氏傳及五世乃 大廷氏作適有元端三辰增輝五鳳星色都於 唐見以火為紀一日炎一一日中央氏又日中皇十盖封禅之帝也傳四世〇中皇氏沒認之選八山傳二十世〇栢皇氏沒中皇氏作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 之後為天氏作為天者權天也奏礙旋奪作權象故師為天不言而自不屈故鄉孫百云顯迹於曆山是為衛岳天柱山遊水廟陽峰〇蘇奇而作應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恭字以尋疆域以清光曜短变而隆名有 天下治夫傳三世〇軒較氏次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上號曰軒較氏權畸寒審通墨代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衙成之輕重而 之陰傳五世〇萬盧之後有祝輕民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啥故恐 使得和以順天下而世用軍治九十餘載都拉羅達之陽葵在

浮肺山 作一日宗盧其立政也無妨甚親無所甚缺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抱 與貨幣以制数會故沉滞通而天下恭矣傳四世〇萬天氏沒尊屬氏 依地徳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村瓦正武操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 日載民二日玄昌三日遊物四日奮穀五日敬天常六日产帝功七日 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将含明而婚畫動又息飲食冶飲其知作華 帝又曰朱須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黃帝榕於大庭之館而奉有 所造化以廣壽子為師刑罰未施而民勸化 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粉捉足換尾叩角乳之而歌八陽 人附先史 三網正九時叙天下冷和

氏 大 実 大 等 朱莱门 有果氏 1. 只類編卷之 电後伏 人為我以 三天以 **以共氏** 清江巨跡出馬華胥權之意有所動紅且遠為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 地是黃帝為人皇云又獨皇雄母華青氏居華荷之者皆監叔握控於 **伏羲氏作姓属名方开一日春牙是高春精故新春皇亦號天皇**致證 民甘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無鷄大相聞民至老死 世〇陰原之後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 華原是将水濱不疏陰疑陽陽人既鬱於內腠理滞若而多重態陰康 寒八作越有巢八数世矣其時恒風群性閱過陽氣不伸百物散鮮而 云以祀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新起於文矣傳六世〇無懷氏没太昊 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凰峰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村是什麼山樓云 都在床放新来寒氏又曰子寒氏傳三世〇朱寒氏泛陰康氏作都於 果水不實乃令士连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之來陰之樂 政也授而弗思子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無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 世〇灵去六沒有集氏作排細凝紅上世聖人教民集后以遊猛毒固人民少而草木無獸緊教民代本殺獸菌于所謂衣新之代是也傳九 山之陽茲衙山有院解坐傳二世〇紀融之後有異英八一曰子英氏人官因以為新於線回跡。都於動故動為祝融之處在位百年終齡後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為之節文也以火為紀名為赤帝故後世 而貴任之事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變有東氏逃亡〇有東氏之後未 刀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関節是謂大舞沒葵浮肺山之陰傳二 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電兴龍從日月圖書星端故文成而治隆其為 爐紅灌而扉填坐去於騎兒顛煉之思革有集之化故亦就有集氏又曰 新為有集氏天己而木處與風生燥頭傷燥妖乃有聖人教民編權而 萬物成若於是聽食出之唱寫作属緣之樂通倫類指神明而和 門於足

幼皮贴正过速制恢文产史 社上代 电自约性人有贸易场景等实 里与 交接 使用名氏上欠器或能取 使舍着有 無機通头之冰电白道文

17月日甲銀合五線建五無消息桐福以為之元命潜龍大迎日推策親於是實尊治於以制民病而民滋壽與粮神最當難益始以服天頭人類於人類於人類不見與不可以為前近對以相談所有無察六無審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 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為棘幣外圓法天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名通媒的以重萬民之條億度為禮示合姓之難而民不淹宗範坤以 成子受緊地六甲八卦鎮方之鏡菱與神暴制如權升為於群相正姓度訴義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死華判曹子得道以襲氣毋又師廚 有為本 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曆成起甲寅是伏養以店衛城生也三伏養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獨出又三十二易草 驗行分正文以配氣置重交以當日乃作甲階歲建甲寅日臨寅辰年 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為律起黃鎮以 相十思考申子以命處時干支配類以網維平四象作旋盖者曝倉而 政以漁化蘇京為總品因綱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端以龍紀官作龍書 也原始反然此發神明著生動出乃死天地之順以著為監献南占之 以同文而代結絕之政百官以治為民以察而文籍者夫盧地之利分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政治小大皆取於易法雖為綱吾以 原称天兩地而何数以成變化而行見神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 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徳觀卦之變交之動窮天地之用極数之 君臣陰陽來國之事始明爲徵顧聞幽章往察來於是申六盡作十言 北三書者八卦遊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 成故稱代藏代者别也熟者献也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 而百王典以木紀徳木室應東故稱太美得子中央别而能全有一点 人稱戶機氏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恭平身遠取諸物 下多數教人以准察育機性服牛疾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 八叶光只

共工作型 **作士鍋氏** 女豊別太 中三 對編表二 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載章上百九十有四葵於此陽或曰故星宿温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聚山禪云云 是為神媒、太昊氏家共工作亂擬治洪水以福天下限天綱絕地紀覆 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炮媧又曰女布出於家區之山生少如是己都完丘故陳為太昊之據其等和尚大為之立制云〇太昊 天直对土為塩以合天人之和內禮樂與馬其為治也有方抱員體一曲而通神明之既解群等經系為瑟其茲三十有六以修身理性還其 原繼都於聽上受瑞曆國承太昊之制襲木政王於東方鎮宇立極醇 後四極正真以軍地平天成萬民後生乃師女皇氏始都於中皇山之 中貧人不堪命於是媳婦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惡之然 而神靈火佐太昊橋於神祗而為女媒正姓氏職婚姐以重萬民之判 大昊之父类製出其母華老月六英藍田養軍之原其死先為各神世傳 **奉事簡俗其而天下之人浮将價忧而莫知其所如思親尊而臣子順**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軍官無供備之民也死不用概為數虽蛇懷其於 統乾緩矩而桃絕不是賢而非愚不治巧而尚行去美去暴惟以道化 職圖冊別禮義而天下治瑞鳳来翔发作荒樂歌扶來詠綱告以鎮东 和空萬民平水土道泉府因水居方而置城巴百令具聚方命張龍氏 福視惑主次既紀通為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 管以一天下之竟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樓展以作樂謂之亦 下服處門命随作制為笙簧以通來風以栽民用命城陵氏制都良之 唐無而不喋喋於首事上於九天下势重城合元優中開除布綱·而)情對桐為琴長七尺有二寸絕係為絃絃二十有七以操駕辨之 作えず 大 安 市 中 景 足類 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者名執一曰后年父少典氏母有傷氏三十載美衣属陵堆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為星媒之神稱曰皇母馬〇微緒應理是故禁烈懶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融社在位百有 使人知所超遊乃命亦其為杵臼作組稱錢鑄金龍井龍民無腥液之變煉以抑時疾以炮以燒以為醴酪大炬直以為器而人壽相土停若官師時事悉以火紀故稱炎帝馬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齊國用因時 自出長於養地以養為姓初國供繼國者故又號伊者氏肇迹朝山新 之生也母安登感神村常手而有娘生打然一之后至神晨既生九井 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軍出澤馬来川嶽效震 晚之期謂人之生以穀為主乃斷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以耕六點益 嗣瓜蘇之實而省殺生之散民始粒食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豆 天乃雨東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空土睡職以教民播種 能行七朝而商具三歲而知稼穑日於海上之陽求卷良之穀而藝 入於溝壑養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與姦 患又設教以重展事制為登穀之法故雖天毁地高早涉並作而無有 萬物不奪人所移而農得以順其時教民祭麻以為布帛承火德以干 山者属山也故又编烈山属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 之女名安登生子二人一為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一為神農神農 校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 而等加之聚帶而頭飾用於是來雷車輔六輩龍以御天申祝於祠而 極悲方政為二十五核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給 和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於 稔以供來盛而給軍國爱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 爽州元史

大村村 受知編集さ 阜度地紀球水道衛木方竹杭清洋而有無達遂號四海審地形之读 属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北幽三危肠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 桑以數領天下是故其民樣重端怒不允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 定於是崇如犯封不與揮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望形氣而婦校平剛 方該教蔵終献功開明堂以聽政補逐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 近約山川林毅之廣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 雨之法迎亦松子為兩師每歲陽月率民蜡祭以報歲成年不順成之著本草立方書於就貸季理色麻對刺摩砭而人得以籍其生文制請 治心一日之間過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萬三百六十有五乃擊草水雷其平毒旌其條寒察其畏思辨其臣使聲而奏之以養性而 易也故亦新運山八乃以悉諸九重老龍者為師法其高矩以致行理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良於是重良為首所謂運山 而民無礼歷之患後世為神是之言者謂夫真婦戴以有天下是相平 命形大作扶犂之樂制豊年之水以應養来制雅琴度班瑟以保太和 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教化與行應若将鼓耕幸得利而完年受福乃 提一曜起於天開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怪主上。巫成巫陽主等過夢 而閉民欲於是神體達義輕五乃命用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須令命白 又師於隱老而問壽天之由於太宣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王冊以稽鞭 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朝而端啓閉三光會於極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歸曰皇神表謹時祀封豨鬼村土鼓以致敬 后倚輔而 并城以大取小國土縣釋乃鳩工画地為城池以中之者 慶於國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任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 ·希尔 東江 東 冷带明 **多党及中** 太帝居 秦森 不多 分常駐 天常丘 世ス類の 榆 · 公子 大変関係 おたこ ○其後裔有炎帝参屬或巨炎帝居之會孫是為榆岡都宮武政東急館外紀以孫則維神廣六十年帝深雅照想六年諸書兩門推第也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東四十三年齡周五十年八五十五十十年而通常以次衛國於生千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為炎帝戲戲生千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為炎帝器○器卒第小 攻其王而来賭〇魁卒孫明立是為交帝明〇明卒子直立是為炎帝國逃氏然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見殺炎帝魁益修厥德鳳逃之民自行兵〇利卒其後裔魁立是為炎帝魁祗修自動充紹祖武是時諸後 帝臨〇臨卒于承立是為炎帝承該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館侍之法以来祀以為稷爲〇柱卒應数世而有炎帝廣甲〇又歷数世而有炎 德諸侯利賓於盧大權逐禅有熊氏賴其力以征萬尤有熊氏乃率風能街南尤作乳逐帝而居於建領朝一戦 並召無親時有熊氏連然鬼 務乘人而間其捷諸侯携戴乃命軍尤居小類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 笙前室生子克及戲○節室卒子克立是為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 直〇直卒子懂立是急炎帝來〇董年其後喬居立是為灰帝居似都 源東泊海唇南羅冊根北汽幽唐舊不来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幸 **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瞭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数守其餘** 世色春状命曆似諸書亦聞炎帝八位而希 臨市門至為作與城合國臨在亦前而越在亦後不不同世人司為三皇 似就以以端為他人也無難失於帝之祀亦應亦召蒐醫戶子俱謂炎帝傳七十世分可考有使十者成質於有能氏有熊氏曆天曆代炎 輝是為黄帝乃封参盧於略而 東炎帝君之母曰聴試桑水氏之女也〇居卒子節堂立是為炎帝節 以制其當故其人不能審時而權宜故老知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為河 七歲有聖德總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號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 后力牧神皇和伯温之徒與富无轉戰執而侵之於是四方之供争辩 日亦希娶承桑氏之女生于十月三人〇次帝柱者神農之子り シロテジ

CHECK TO

添化玩 世只有納失二二 **克二石能** 臺方明執與昌萬参乘張若調朋在前品閣滑稽在後風后相常從損害の善天下之戴已也乃順性命以耳且放机務捨宮覆而肆志於毘錦門五聖道級窺紀補關地典絡州七佐得而天地治神时通十有五職以共埋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録教力牧準兵蝸冶决法關顯祿輕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兄百有二十雲紀官師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火二十有四官兄百有二十 在此然白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入門九地之要行權而以為式高歲無之徒較其兵旅以過軍无於不顧而其火災得一秦宸乃臨盛水錄龜歲炎帝弗能征乃率諸侯以責於有能有熊以風后力牧神星別伯温智而開圖於龍炎帝之率諸侯相侵軍无依弘強暴就其火輝以逐炎 天下稱為黃帝自有能量亦故又目有能民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為於是炎帝暨諸侯或進安命乃即帝位都影城以土紀德故色尚萬面 成封東与而奏中華是蒙魯城而禮将生入金金而咨消子遇自然而 書級發朝於官法子恒沒角於陰浦陛王屋而受州經路空桐而問屬 新程設之新五魔方盡以制其陣年三十有七戰軍尤於中其而残之 1000 时元兵 世見類編卷一 獻草木乃述新種之利又使奢比辨平東庸光辨平南大封辨平西后之泰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恒先為司空風后司天植常司地見地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為丞見宠遠為相力牧為将而周昌輔數而都於陳以大填封鉅赤誦為師至陵正見岐伯到載而歸以鍛冶居有不順卷從而征之打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晋能稽功乘刚東 伶倫造律大捷正甲子容成作盖天及調曆校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辰之家於是平有星官之書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隸首定教 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皆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相為造五幣 正四軍即營壘威四方之监以安民於是以兵為衛巡行天下未常局 日為帝乃僕日朕過来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盗迭震何以哉乃 各司其戶而不影民神異業敬而不實乃克十有二鏡六孔四歐變異 五要乃設軍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更區占星開西授規正日月星 上為样乃重坤以為首於謂歸藏易也故又新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 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謂 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財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為理法法設 土狩予北帝處中去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 為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方東年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鼓吹鏡角 庭作合官物變殿以紀上帝接萬靈而來民言乃命寫封為陶正亦将 機議十二鐘以份月衛以定五音天命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得以占馬受祥金隱權之神鐘於亦城其鐘有九礼神光王登乃命歌 和樂與而禮儀故別底姓謹婚姻崇倫類而逐禽飲於是廣宫室此堂 之車命胲服牛命馬師皇為牧正而僕蹕之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 設服見深衣大帝罪優亦為玄衣總家往鑛餐好以規視聽之逸旁問 皇輕神紅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析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輅 附記史

世見類編奏で 雷公而內經作謹侯真時著之王版藏於廣蘭之室演倉教融謹推敗是以功高茶廣而無道事於是親事法官觀入極而建五常谷於岐伯 甲作成於雖孟邊豆養鏡知復與席中扶户編考予悉著鉛以爾終其録言動天下己治猶且如然神經形都作冊書瑞書中几之銘又命礼 傑族設於律該青為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祖誦作要書孔甲為更以昭武是以本裏由而兒思不起熊棺象以逸 处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 隱真人之道以泛天地之固然故人無忿奪争傾之患道不恰道城卯 不變伸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尾而止策天命而泰宇軍故 歩制畝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数詳存亡相守有無相質置法而 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於豊遠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 封隱易命丘耆國經绵市館以续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监以監萬國侯 通命堅亥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画野分獨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會之记作祝城升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長命共鼓化似作升楫以齊不 曹弘真語命俞跗岐伯雷公蔡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盡餌前 我屈軟常房桶並史不廢書恩恩果作問麒麟近於面九流仰化討侯 不閉二儀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度監 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充不彰功不揚名 天報眉亦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稅提象不就物不造害 之七登之林十绝之帳奏的火之宮以致之而榜復乎許宮此内立五 姓王用蒼紀地方潭姓王用黃築壇除蟬該歐體制蘭滿列圭王而薦 **齡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此西陵氏勘鱗以給如廟之服祀天圓立** 關又為金人三級其口而銘其替人於命而作。風夕念治瞿、不寧 量程草木之花染為文章於是有能家之制端壁端以奉天委所开以 見職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室度四方來能馬為配而巡 見けた史 **新闻史 火息** P. 个天大丁

己〇帝魁既沒少是青陽氏立姓紀名質是為擊其父名清黃帝之第 其會未育山之銅鑄三明於刑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包能行被中宮詔群神作清角之樂鳴鶴翱翔鳳凰散日乃合符於盛山以鶴 梅崇五紀正都色肇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家老老慈奶 之今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為元而民事定處於甘泉與於 無氏司於丹無氏司閉而鳳無氏董之以為曆正又立五鳩五维九唐 青陽之位以居墨國衣號青過亦號至過 大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新 五子方像氏所生也肝土於清是為青陽始為紀姓配子類氏曰城 魁母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厥後孔千成古史得黄帝玄孫而魁之書 既崩于帝鴻立是為帝体母方繫氏感被晶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 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四妃生子二十有五人差上即仍周之務的 存亡是驗吉凶可小備百物為之視火参鎮八月既望門成而崩馬 禪左山西遍院放弃屯南入江登熊洲北届渤褐臨玄扈於是開東北 命做埠循規百工守法民無成屬而奇術怪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 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畫故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養金天氏这憲太昊而永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未宣氏財奶滷其即 有七載與誰雖之鴻家後世列在紀典〇帝鴻旣沒其曾孫立是為帝 正朔服度一仍黄帝之舊故無思領為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 其臣左微思感取水冠几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威時朝馬〇黄帝 情是以上天著瑪后土錫符長展輝日五色山金鳴器銅出部下諸福 恤孤合獨而無塞情壁扁遊推逐者皆有所養立史官與者傷不為其 河之微逆星流槎養便婦之樂樂而忘歸娘而生質既生其滑為陵雜 畢至乃作劉書此者聯立建敢制污聲以通山川之風光暴。作大淵 門所充史

顶高兴 近の類編奏で 修璧既為玄真又命孫黎為祝融而炎帝器之孫句龍為后土是為五重該修熙以果氏之四叔也是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為白芒該為鄰收 地休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養改服度符米尚赤乃立九寺九卿故稱高陽氏黑橋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泉天養材以任 封於隔號分都不聽後後衛臣故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城肇远高縣底搖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淵而有謀頭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少昊 易盡郊畿以殿賦立動人以職孤設正長以東窮置幸丧以恤亡制射 景漢生乾光乾光能若此娶蜀山氏曰櫃是為河女所謂海子也海子帝之齊孫祖曰昌新黃帝之震嗣也行为不似遜左衛此娶獨山氏曰 之月為元歲紀甲寅朔旦し己月值良維之初而五星會於营室水始 盈之器而者復禮之銘師於大於亦民相夷父相亮失禄圖以濟其明 護男女不相避於道者佛之四達之獨文龍員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 天下治然猶無思以後事於野乃數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騎而弗 雅以習移乃确名 岡保大澤柳十幣以通有無謂之權衡事分職正而 異氏沒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為巫史無有質要人匱於 官格供歐等逐濟縣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作而求用不匱少 雜盤始動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 而益其聖修黃帝之道弗或損益而致治平鄉實氏乃注新曆以盖春 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後舊物母相侵雷民用安生於是窮四後稱給 即以御窮東故又稱前京氏〇後乃有高陽氏継馬姫姓名嗣頂黄 許百有一歲望在雲國共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都於 而選不遷雜鞮旄人献 · 楊炎薦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柳下地以屬民絶上 人附先史 其羽東實建苞非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部 十九 帝帝帝 世史類編卷之一 亡斤黄帝曾孫也大曰嬌極腳鄉嬌極父曰玄翼玄翼父曰苏帝玄翼至一百五十八百帝學高華氏立高華氏姬姓名學即作一名逐漸疏較地字曰也歲在朝火娶劉魯氏勝濱氏帝崩而元子立龍高陽氏是為孺帝尋里務願之陽其陰九續在馬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歲在豕高甚前 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属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平玄官博元之節巡四海以軍民北至國陵南至灰些西至流沙東至屬太動静天下之神而洞室之山陰官之丘悉移安德之石填烏點順納乃乘結 與矯極皆不得在位學之好陳豐氏名與後大師而生學生而神典句 辛為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份孺帝而有天下以水紀德色尚黑正朔 主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為鐘作五基六輕之無 為火正該為金正修及熙為水正句龍為上正是為五官分職諸國封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該之修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 士普施利物不於其好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 言其名逐以名為厥德曹變厥行松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 室以信順監聚神以道物取百無認雷電米羽山萬學之銅鑄門以藏 文而人知鄉方矣都注惠浸前生信治朔泳於是設蕭欝陳裸容依萬 陽之庸而好專其美於是次紋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為木正黎 服度性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疑と其動也時其服 以調陰防事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鐘磬武德錫之干 飲條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盟閱塞委関貸眼匱急恤速人合閱運藝 心揖志不貪廣遠故地大而不溫在位七十有六載裝東郡頓丘廣陽 為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素黎氏克官火紀的融而世賴之速及継代 八其業守力會黎之第回嗣厥職馬而大道復學者對於色謹農祥的 八叶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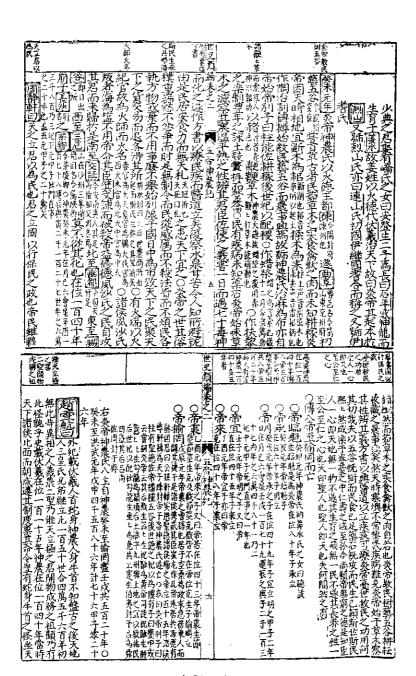
新たった 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貢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在逐年三 馬之牧不相反地實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物而登封以報其 中而統天法尚平一而政尚平信故天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 逃日月以從天地之常樂呈事 电要稍看承馬而秋登龍黃於鄉本執 陽之經理創九州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義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 之百難而民将以供是以罪死託祀於宗布於是盡地之利受少異為之就罪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納形考為失罪乃去下地 帝就於周惟路史記於夏子茲記於帝擊者竟舜而下孔 **屋語也春秋鄉調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謂黃帝至禹為世三十若然** 三代以來犯於五帝之位次千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如千祖少昊非司馬選史首紀黃帝即继以類響夷舜略少昊而不紀然少昊之名自 下定乃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植昭亦松州人授書於經過之中 婦壮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載然後偽強夷谷而天 則世次球別不既多乎世紀史改通歷外紀諸書所稱既化紀俱始黃 〇子摯繼立荒活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発為天子系 丁而鄉位又六十三載乃朋葵頭至重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在堂也 而拜師校收德之董祭節移數順天司岸以道御世東度成紀行星院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里為領以歌九招 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當草上帝以中當命称小作孽該察完填第 封擊子玄元於中路 以及样金之鐘沉鳴之髮於人成抃鳳風天翟舞之以康帝功誠表以 而左宗廟制其於後明思神而故於為之数篇以重本也命成黑典樂 日月星展先王脩食家其於服衛其帷帳陳其主幣篇之里濟石社稷 旌勞雖數而刈格受封師味受賞矣以日至該立北於南郊以祀上帝 沁彰大學漢濱擊汰而民離湍决之思乃素其功封於汾川公 新刺世史類編 世史料紙夫し 成せか 差数。一十三百零十一共止六萬三千零再加四百八九寶安得 帝降家于下民若有恆性何莫由斯道也〇五峰此論盡以三星紀旣用爲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朝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惟皇上 內六萬四千八百表三皇既在伏羲前并是已會以先日再加養農至 年世繁多不可必治依康節一元数充當一元中己具命舞攝政甲子 文三分史先泛爆古代更有三星天地人天皇一萬八千歲七星終故總言三星鴻荒之世為道統之所由給也 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干事天生人人成天三里戶其體五帝妙其 之哉〇右自五龍紀五八至疏伦紀帝擊督出荒史始存備考今依通 **序書起自二與而曹論亦以竟曰之篇於馬學者所雅聞也豈容復益** 籍秦要後自伏城序列千后 一千六百延再加有泉燧人氏三皇之外不紀年更考院史凡八紀 多家好天開以前夏 八千春惟有人皇别長义四萬一千六百辰總第三皇盾年数八 好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為三 [落危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馬生消升俸終而 Ŧ

史 54-49

八世

二大型 仁地東有生 集 生成で支 将三片 进订 世月 天星開闢 練刻 正徳東 は見類 本 天下役世必生送死聚母清懷矣是伏義神農衛帝堯母五聖人者有 於為五帝者並伏義神農孫間物而成務黃帝堯母五聖人者有 於一年者以三見若位惟可特兵世而心术當有利來貽禹世故也然則五 子稱之黃帝之後少美顯竭高中茲當有水縣禹世故也然則五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氏到一帝之故也是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五祖者有先天地開闊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動一章 世史 五帝紀白虎透日原合 編表三二 大天成紀人也母華青氏若子童青之者擊小湖日猪田復巨人大天成紀人也母華青氏若子童青之者奉武及紀之故與為華也以正治問年東男等於察妻自伏養至无順帝族孔安國學書也以至於我氏的治安人通去人則以治丁天解察法丁進問於是五五先天地復載之仁有後天地主成之義誠非少昊顯頭帝署所可及也 (類編) 五分大學紀 一〇五帝 漏 代結婚で 神明之典支後 之間之間 基物性 成務 発 及其天宣 行 方 立 次 北 大 大 三編於日用於八丁之十一解入一次一人以為其事書制有六一日象情也為為終行期以這書教八代結絕之政以為其等書制有六一日象因而重之為外六十有四為之三百八十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支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始回八卦戰離以經卦有三支 道秦為三十六終之惡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與為在位一土打絕縣為終終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做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汉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新桐為其顧關法天惠并象地權地入十通入 暫天若東陰康屈下分理字內而政化大治○帝作荒樂歌扶來詠網者 字之、相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紀亦始於此矣一度之三去教民央嫌缺定擴豫不迷於吉山梅答之途蓋禹也文東之三人代義作卦由質神明而生奪表天两地而倚赦觀変陰陽而





天姥治 酒雨 南鲜作 大風去垢 以雲紀官 見類編奏と 于中華因名其地日能學之界,於是諸侯推軒較代為天子是不中華因名其地日能學之野,於是古籍集神,亦明之歌為計學之事,以永朝明于空縣論問極居為東鲜華,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與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民度四方與灸而致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民度四方與灸而或灰泉之野三致勝之為殺主无於為於其其以及衛國門所於其外,於其於於人為於其之人,亦 位之上主宰天下 此不足 明 ċ 作別人大連見びる人 河塘草 将スポツ 察於以作調度放紀中電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成已酉朔旦日南至 而獲神策即等污實感見候問於思思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然而復始

題看可做 *主要并逐經主發并以塞中端立长制敵以防不足使人家為并井開四道而分 治天下科 以利品用 作冊車 新国制以前四用的传统行关〇帝以人生有怪而抱陽食味而被巴果者要人前国制以前四用的传统行关〇帝以人生有怪而抱陽食味和之利為輕重之法前九果城来已重門監依以樂卷答〇范金為實託以撰籍全地全制金刀指置 人名井一為都都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色色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 預價城郭不開見利不争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稱属處豹不安噬非 於外這悉及之於內天昏凶礼思民代有乃察五氣端五十九氣即出立 太禄帝之宫宣禄守之制派依合宫哪到祀上帝接為唐布政数馬役城融路選消務沿行府草班水穣度發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上古次居 一始備服牛来馬引車致造作杵臼而谷栗始繁作釜聽而民始報飯等題 押神師以陽传避哉望○命共鼓化抓到不為冊則不為掛以深不通也更熟和黃帝語本○命室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腳部方鎮拜更粉和黃帝語本○命室封為陶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腳部方鎮拜董木之華麗并回切悉案與五本為文章以表責長於是褒夏末蒙之訓 夷法十二周旋赶方的直以接龍角作大略新好所以行四方由是車制 **労三無空** 長等 子 期度/经 為 多 行 後 管 管 さいうち 潜に大下 大明之所 1 三十二十 せら類 があるさる 瓜原菜豆 男於南山之陽稱點輕腳南八月既望路成帝崩在位百年四处二十五 〇少夏金天氏 剑水冠真妖安於○按世傳黃帝鑄門門成有龍雪好下也帝新龍上 惠維死猶生也方士家鼓惠愚人言而科仙術騎龍升天鮮臣鎮其亏 (お五年)帝王郎大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经也您澤流天下至于今人家其子可不上即世熊賢並聚治其事張文明新開奏祥長發是謂德 之世也 及抱号而號後因名其地日門湖其号曰烏號明五奉以為妖妄云 今始有什器者之結絕而治者今始有書與文字者之度章被禮者今古類語三明之新故者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首之污得怀飲者好與正寶及三聖人去洪荒未遠也風猶朴畧至黃帝之世年為文 天群臣后宫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奏時龍野縣核型号仰秦堂 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氲群生安樂以果鳞近盛矣钦五帝 下田可分禄可均禮可制樂可你故律也若萬事根本也其通交神化 整葵子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董衛之所由出三者合律於後指之天 失六州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祸建寅春正月為成首律以黃鐘之宫 始有意見革服其證制器利用难以枚潔駸、手非復前日朴野之俗 末年也盖六元甲子之六十禽矣 四内年之六萬四千三百二十乃五紀中元甲子甲午景門直事之右黃帝癸亥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子成一百七十九辰之十未四十 多質亦為擊姓已亦曰姓紀黃帝之子玄貴也母曰媒祖感大星 如紅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降居江水色於關盜於就放筋彩 大國子 情肠静脉期目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逐游金天氏的 八五市 古帝 人具紀

乙元 分如 料風北京 作人州些 耶丘 在九色春港更通快运尽主;除意行运营总乘置老色春儿灌正花民族的非角灌排;的进即各人南田港"但给出工和集团企业的联系大司空电票将民国企业的联合的出土和基团企业的成为成为的大司空电票将民国企业的特别和大司空电源的发生,在1000年间,在1000年间,在1000年间,10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0年间,100 民神雜操帝命南正国司天以馬神天后層明傳之縣属神常明察也之民神雜操帝命南正明司天以馬神天庙縣院養与正面南北等等為此正日府北縣所有以為北正日府北縣所有代為水正日京院以及五京自少是東九黎門丁州元年前項之世不能紀據松為民師而命以民事級少美之四子重 湯珍仁 |国本子門防立是為帝福野年成中三千九百大十六年計大千六甲 在位八十四年前許一百歲勢子雲陽班校制所放後世又日雲陽氏兄經經經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感以怪家為巫史民濱干祀災禍薦至帝 「作大湖一等以路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湖〇少昊氏衰耄九秋記徳はは、「虚ざ○帝御世諸福之物畢至奚書堂殿立建裁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 門直事之十年也盖一元即了之四十為矣一百四十八世年之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乃一紀上元甲千甲午休石少矣於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壬戌一百七十九辰之辛亥二千 即倚位以水德紹金天氏為天子初都獨邊都屬國於縣縣所故底形尤其月之祥生帝于諸巡察班縣年職年十歲佐少是二十 L 五行少是題頭犯 <u>+</u> 一会之ぎ 建地道 李陽外旋其體軍上始為侯制驗其聖意升俸少五春斗村建軍之月為高別衛世務時限的所不養以三般為已任守己者作曆地經降中藏天島別於京田布眾不會於京東外以五春之時九聚首院至中城大學與五年之時九聚首院與東西的東京大學以五春之時九聚首院與東京的北京田和吳濱州不擬城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如有洋民安其為以縣北上教司地以屬民北江慶轉名索襲鎮于河縣也可贈較此也獨以縣北縣 信您運又娶勝濱氏之女生為軍庶 子曰躬辨其不才子曰傳統由落行己帝安鄒曷氏之女生翳明落部 情影網載大晦鶥陣庭聖佛容叔 業、開政急能而實事務大之態之前子心胸之開亦何亡國敗家之 人君一念艺艺足以召乎有祥一念之不善足以致于史典足以統 則稽首而飯命為神人自是不雜萬物自是有序斯民自是安生失故 打神今神不民惧也向之民意子,怪今怪不民感也九教其是横化今 后的中二十一种維持失額項中與命重属神教属民無相侵清尚之民俱 門子十二天下之治弘由于治德之皆至天稱少異之衰九終弘德民 四年此盖三元甲子之四尚矣 百五十一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四乃三紀下元甲子杜門百事之右顧項丁卯元年在月已六會星奏玄一百八十展之甲寅二十一 ¢

奥や不同となると 九招之年 世史斯 湖头 タセロア **延健計形** 公且海色市院作歌歌中而編天下日月時服風雨所至莫不服故心帝我事之其色柳郁繁婚其便凝疑納地及其動也時其限也士俸勢應我敬事之其色柳郁繁婚其便凝疑納地及其動也時其限也士俸勢應我而利為少悉日月而迎送入言作順弦里會第日月末至而他明鬼神而 巨簡於析於高橋有飛龍之祥而生数時。原學民女曰常像生于繁饒頭餘氏文曰農都有亦能之祥學十四月而生養於所變納邊有城氏女四妃元妃有卻氏女曰姜源與帝禋祀上帝謀此地一田橋而生櫻鴻得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数萬民 秦為趙 益佐馬治水有功鄉賜姓蘇氏萬荐子夫者其長子曰太無其後為氏(前帝之商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爭生大數是為伯生教原敬康生句芒句子生蠕中蝸牛生瞽瞍瞽瞍生對是為有度 鐵銀日會人日曹姓日季連英封干息吾錢毀封于彭是為彭祖自 為永常見吾永常當夏之/世代為侯伯李連辛姓其後為楚〇節蟬 竟感妄族問壽八百丧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其孫元智封干常是 年前年一百五歲 **河上在大路府** 為生民主 于彩理 美 之更度 **而生** せの類編まって イ 注紙をよる。 元 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影矣,以後也必謂溝與龍交而生于矣是故儒者莫要於朝理上明然後物則後世必謂溝與龍交而生于矣是故儒者莫要於朝理上明然後物是理失西漢薄太后有者龍濃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 何為言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先其不才子口霸治開伯一一帝學典子曰伯舊仲甚叔献平仲伯虎仲無叔豹奔狸忠南共監人知王李之受議而不知其做之於堯 鳥之卵而生契則誣失何者慶都簡狄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子則無不悟惑可知也至于纖綿之書謂慶都感亦龍之精而生華簡秋吞玄 交感而孕育耶其瑶光貫月容或有之矣盖窮理儒者之要道可不信 必其端而後育追夫陪華者之神尤甚怪誕至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民王因必異於常人若亦能賴義可何必其祥而后生飛燕羽盡耳何 古五年三と考慮充極元祀以弗無丁志之所至氣亦至馬魚之所至 氣化形化之理者謂以亦龍飛蘇而生則無是理也夫天生聖人為生 情亦至馬故若獲天帝之武而敏散其祀於是有于不可謂怪而諸儒 而不知其微之於擊人知太伯仲雅之該王季而不知其做之於棲與不以侵德不以竟而以荒淫之擊何即人知竟之不立丹朱子民則更不称執中而徧天下等語則學可謂至聖英碩其立嗣也是 西部里一鋪之五行東其部萬菩薩其躬因有有祥之北美以不過平西神里一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與之精本之山川之英統之河海之本 帝先府居民松聖之王百王之長也唇原夏商諸君不犯謹者溢帝先府居民白此通曰老猶差上也至高之貌者妙高遠優将将 之二十二年也盖四元甲子之二十二禽矣五十三世年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乃四紀上元甲子死門直事右市産乙酉元年月已六會呈蔡亥一百八十辰之丙辰二千一百 八五帝幸生 十四

和意教天地 5. 多此 治是大皇 搬局 附口 対の対象 発に分え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欽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钦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中展元朝东即帝位〇帝钦明文世名恭克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倚蛇於洞庭為封鄰於隱極萬民悅服○定天下道里遠近廣被之名於明府以原縣鄉於照借以鄉縣先朋於照的也上射十日下我察偷断於明例的於神也能原入屋於清在東方羅的也上射十日下我察偷斷繼封鄉修蛇皆為民害樂古入版論皆為封帝使罪繳大風於清經之澤過乎其有文章鴻乎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米殺禄之有大風經過乎其有文章鴻子民無能名○帝時十日並出焦米殺禄之有大風經 一般仁昭而義立他薄而化唐鼓不賞而民物不到而民治親于其有成功 聖記為此我王充論衙辦四日人也雖中安除城之世孫禁紂之思射千鈞之力射不過二三百安皇於及之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是大日焦天之妖字界射十日之說充為緊甚夫日在天本無寫除人维有 西京一人光被四表而格上下来天地問盡在春風和氣中宣有十一百元一自開闢至竟七政已齊九州己別風氣發開人文騎著帝德 年荒淫法侯尊矣代擊為天士年十八即位以火德王色尚曰都民年十三佐舉封植封于四年十五改封慶故久骄問唐氏擊九生亮於一門使都站時候放着与則依們城即張端此京歌之即衙一生亮於一門使即此時候在三內以前門城即張端此京歌之即衙一 平陽之安色於湯斯 2000年建 **火陸はる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り投職何曜之有常民人公信事** 理西成設仲秋和叔居朔內理朝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走四時成就理西成設仲秋和叔居朔內理朝易正冬至置閩法以閩月走四時成就城縣中不徑之等為關申留一分歲和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和不徑之等為關申留一分歲我四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明華(於等為關申留一分歲我四二氏曆表日月星辰縣結懶大於城鄉明華(於等為明章視之以知可朔世常城鄉明華兵往實為開孝祖東南草生英十五月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歐議時 中中四十一数前六之後蘇股生子母大面遇後在熱河此かり家巴五面十二十一数前子送後蘇股生子母大面遇後在熱河此かり家巴五面十二十一一数前子經也故下落始星之葵一百八十根之二千一百五 以為實事耶士作內外書放追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站若在到策惠之言也言可士作內外書放追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站若在到策惠之言也言可 高宗意與無利同也古故斯言足以解後進之緊姦准南王與智客方天枝地高宗之德能消奏數今竟不能以德城十日而射之是德不為

込 しんき 世史類 為奉所用 河而 外 不可用 甲辰六十一戴時洪水為炎十年九濟康之次成五十八數六月六日顧理子學伯縣生 能治水者四岳學崇伯縣帝曰縣方命北族也言至命收於也 不可用 至於帝卿何野/有 漁干雷洋人皆議在衛上河省若不於你在於聖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成人母力 拼日数用方准加额父母参方各科女眼科于雁山人皆讓此所未来,方清令连各血《方篇》或目录图明的再最高處場的惟個紀界教教也教教會沒有法院又考官進路山見為東巴與清目地被惟山區外教堂教堂教育及教会近日本 经上时时间的不及監督代群臣成教宗教女人有父君有处一时时里是有隐坐度母了 年成都為人野明帝亦聞之於是年三十登府你問舜曰故欲致天下為 日女任日任地日本杨日務人日人之情奈何日妻子具而考案於題情 中國七十一就活先是收散理民女日女皇生于九男二玄孩子州朱不 飲得而信奉于友人之情子若夫從道則吉及道則必猶影響也帝将孫 /奈何對日執一無失行微無台思信無信而天下自来日英事口事天 等等而不統有不仁為斯克斯沙用縣也數以其與皆不自治得為而依府方為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緣如天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豐賢有不能也是至之二 國 三帝 堯紀 市府政其所短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為事所 到而忽不加謹極以取敗者皆是也 軍獨無引 記廣子成然則帝国将全縣之才而縣則奪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 由成也以蘇之才加之敬謹何忠無成惟其然不務此是以輕視復言 全仁山口 富是時與高大與在北諸臣固皆應聽其不無出於右者人 八己帝用之我日欽哉縣都洪水九載續用弗成及日成商日 手後世級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在不能信不四在薦縣於竟之知縣不可用而伍於四徹民被其害者九 夏茂黎民年教帝問群臣恩 萬於辣道石紅即然音 乘龍山大大大馬件世史預編光二二 無重付 払入比 金 下消人天 大場大本 七三十 光文はある 來說近空馬水東舟陸東車泥東鄉山東松岡山州木野超校烈山澤驅蛇龍為三樓也更命發納王羽山線驅擊放聽使子崇山鎮榆縣以命戲子禹治才為司 ~ 那一般上納千大羅烈風雷雨邦迷 "可状系無鮮食以收民鐵監視播種素無拉食您還有無以利民用 以構完了在珍城坡主衙以香之政田到類于上帝裡于六六十世時段此十二九八日本城市都近月上日萬年千天年受終于帝始祖之廟 賢之歷試諸縣也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首於百於時級電子四門四門 **暫如明五器五月南至衛出如公禮八月西至華岳如南禮十一月朔至 \$P\$望于山川倫子群神觀四岳群牧野五瑞公桓主侯信主伯躬主子毅** ○木七十六載将城軍三百十三度三元西南今沙州是明武以功車服以南○流共工于歐洲和 恒岳如西禮婦格於藝祖用特性五載一双守群后四朝和的較奏以言 杨時月正日同律及至衛修五禮語於申五玉三帛於住二生熊一死难 吳所壁班于群后 己七十四數三報或巡守蔵一月東至佐宗朱望秋子山川肆題東后 如七十二歲命姓誠仁帝回咨前姓天之曆教在爾躬之就歌中舜承 一年一面的一种能為天下得人置輕於付托之際我一年一個一种器而求賢人此公天下之火端大本也人情能一种器而求賢人此公天下之火端大本也人情能 尚行為安平尚子曰忍子受人以德龍德公曰吾尚子孫以安竟舜於 做意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是通四海不有南東之放必有牧野之誅 羅蒙倫三克不與府米的與岸世皆開聖人至公無私知安开未也使以 打亦成之以德道之以安耳 八五分光紀

こられた。 東京 (中国東京) 「日東) 「中国東京 (中国東京) 「日東) 「中国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中国) 「東京) 「東京) 「中国) 「東京) 「東 年之後經濟了州朱於衛河之南天下歸幹雖不得己即帝位前師張神姓如喪為此三載四海边察聽經八音感嚴申申乙酉舜與天下終帝三分表之二 □ 三南 走舞紅 年計二十二甲子各三年五二十五 会然不次明不民性危度土功其智山大川别九州任土作首弼成五服 多日為生于為辛子於用格吸听而近為男子下民於想正常食家三明於 根天職之,竟見丹來之資及以鄉其不肯之惡而得天下必亡也故釋您樂欲紛起将以天下奉一身而天下不堪天下尊親天與之天下不 於惟常思以身理天下不欲以天下為一身奉而天下草親有人而得所有而不與而常人之所有而得恐者也有之而不與則任在身而不 其重以授天所必與之一舞而後丹朱不将有天下以自是其取獨亡之 十六世年之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一乃五紀甲午你門之十一年也右竟甲辰元年月已六會星於玄一百八十辰之已未二千一百五 盖五元甲子之四十一禽矣 え通以立地 明ま 千千 ケ州 天如法之一 日友之 月礼 万米 明 文文 世史 アポーノザー 中華田村祖 心法身 中道無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兄執厥中聖經中之 享揖遜之安竟离以天下利子平以天下病子手故竟匪但順天也毀順天以存子子取天脈如桀紂天下且必以湯武望舜而又不幸不称 |預力事に五服章五刑用法及禮樂彰、如日月行天豆古常見此天良力下日|自義是黄帝之後而充出當一元文明之會五典致五禮属 之随也妄而助之揠苗捨苗之愚也甚者陰拾佛老之玄而陽點其數之優孟叔教之學也遠而永之騎驢至繼之迷也近而泥之井蛙河伯 祖水竟蘇嗟夫昔之城竟舜者異端而今之城者吾儒之異端據而自之點同此夫婦之中何者迹不同而意同也會以意者莫如仲尼故曰 意則徹啓之继與朱切之合同此父子之中南集之放與文祖之受同 其本不過惧獨之一念獨者意也者之意即竟群之意無二天也得此任和之成心守決簡温之真念即執中之意也其微雜者其范難安而 功不鉅手道散于三極之間所望于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 為義亦自竟發之中庸九经亦始于此然則開千萬世聖些之源竟之 學八條目亦始于此不但此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上物上莫不有一 昭明協和為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熙明德二字實自竟典發之大 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野矣九族既膝平重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 古一本一也飲存于中恭見于外敢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後德以行一本一重希帝德田欽明文思帝之心法也四允恭克讓帝之身法 借禪在之名以文墓奪之好傷引 曹丕以至司馬晋劉宋請齊麟梁高於宇文周楊隋朱無郭周趙宋皆 知其念宗祀存孝道如此遂便劉敗藉口如燕喻篡千子之漢於姿子 額項而宗堯廟祀不經舜馬亦然後之迁儒遂以為夷舜公天下而不 子之至也〇又曰尧舜省黄帝後本同祖宗故虞氏補黄帝而如害祖 立人之道以参赞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盖萬世之功也 此部可令子思見子 此君臣之中機象之封與東山之誅同此兄弟之中釐降之刑與惡烈 日本 经出口 经利比 医电话行事道条统不断即惟一之意也融清室本雅無昏即惟精之意也言行事道条统不断即惟一之意也未婚妻室本雅無 医神经神经 人名意 人名意 人名巴克 人名意 云耳〇汪婺原曰程道脉者在傳神上者心之天而道之源也夫婦 三帝表治天下雍熙七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矣盛則必表惟 人 三帝竟舞乳

161

かずて 対理と友 立大教は春之 } # **4** 〇帝建有度氏的號值日発領海上也言 君子 即與寶舜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客其為治此然則竟其善治亂之則與寶舜萬並與四罪終去所以不 客其為治此然則敷治于之不肖也在下是亦一亂也惟竟善於制亂故 水之為災也則敷治于之不肖也人事無毀亂之因故散而為于未之 不肯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聖人 氏勢有才子八人勢限天下謂之八元転世齊其美雄社歐外領天子事是時尚陽氏職有才子八人略限天下謂之八愷經高幸 晉雲氏有不才子三苗號目發於紋綢發調之四以来未及去子共工號日窮奇附端關項氏有不才子蘇彌日鑄抗頭協議其明断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如語軍述納過·異氏有不才賽明斯帝鴻氏稱有不才子雖把辦曰運述所過·異氏有不才衰未及从舜於是樂八惶使主后土樂八元使布五款天下樂服 不辞而至為之七灰城條雖二十八孝聞三十座庸竟便極行至到進有秀士七人曰雄聞方四續亦伯陽東不此秦字重南首欲殺辱年盡养佛之道尤加恭順耕恭問慶與人為奏些遠直夏 放在情報 納养八二 東江道於○建學大學曰上摩在西郊小學曰下摩在國中洋都能熟餘前前與之為此後世人者與如祖政國而不知制數以為其間熟者有形之人者與如祖政而不知制數以為其間熟者有限之不及真以政後之象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真安致其四對之前摩不及頁以政後之象不得暴彼民而得源と來其真安致其四對之前摩井扇室下原不能發帝至是對象使東治其國而納其頁稅欲常く見之 封帝无子未行冊繼初先讓天下於好處子未於冊淵為諸侯至是封朱雲治山澤伯夷作扶宗與三禮藥作典樂教曾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〇 后稷稽百穀契作司徒較五教星陶作士明五刑雷作共工理百工益作遠能阐掉徳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〇命九官禹作司空屯百揆棄作〇韵四去開四門明四目達四縣容十二枚針二冊請帝曰食哉惟時柔 常後母子講等帝相傳管以父命使沒井而掩之完原而焚之帝泛劳出 以秦夷把禮樂如初謂之度看示弗臣云〇封第象于有運粉通初來為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詞曰南風之董夢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号 部該不設在陳鼓以廣直言之路的下途於總董幾日衛室即日藏金處 祀先聖先師冠皇而恭服深衣而養老國老養于上庠庶老養於下庠憲 西茂三載 智養既於奔避帝子州未在南河之南天下朝朝於欲 歷廣七載帝廣開視聽來賢自輔師紀后拜浦太親等表學於務成輕方 具行止情報 |西二城村は成文三十年中首極心居市免丧申元東部無政スと二十年中首極心居市免丧 一年語歌者不歌丹未而歌舜不得已及中國格子文祖即帝位 一年都補灰辦川北一郎至刺樓京而人起問其此有益分南風和煦故能舒,解益問長養故能豐卓游物或日 五帝登紀 年季猶極位居帝奏丧

用てご要 Fin 及高大部枝原常民意死山茂葵河東北南北東天南東四海之内成四海及主於高大部枝原常民意死山茂葵河東北南北東天南東四海之村為大京東西東西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必年天下 夢之弘 髮上足 パキン 今禮漫をち日日八光華豆後日子 版書故元首紀改百工風哉星衛拜手稽首殿言曰念哉率作型事位方心亥十六載帝及星陶磨歌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服己来十二載三考續法三載考續三考點映幽明 目元首養胜我 简章股旅情故事事情故〇帝子民如父母有楷恒之愛 多欽武倭省乃成欽武乃屠載歌曰元首明裁股脓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現たった」 東京は記る世報是時上地方五十里至于常服南撫及迎先 平天下一而足矣 十四萬為通故者以子商均不肯於是命馬攝位馬讓干島陶帝 百明明在天爛然星陳 人社会聖書 周 有新开 有者的 意思可许舞台 聖人道 作に之寺里人屋及 チスドン 野人有 一百八十一運展中子二千一百六十一世年云萬四千八百一乃本五十三年の故年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松在賴政井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の故年治天下規模事業大松在賴政井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計六十甲子泰五十三年 在三旬逆命益替於馬班師振派帝乃談數文德差十羽子两階七旬有幸酉三十八歲為聯級有苗格先是有自昏迷弗恭及道販德帶命馬祖 麥百五十載清是載文帝筋帶淡哲文明温素允塞明於废物察於人倫 家多四十載為對致此義帶張第○甲子四十一載為講教以我善非後 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為法于天下可傳子後世三十微庸描位二十八年 由仁義行臨下以簡御聚以寬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善兴人回 德皆自帝体给 所推由商立宗子建南廷春秋四時字天下之報也應 人於是馬乃車九招贈之樂致異物鳳凰来翔天下明 百家言黄帝其

正史類編卷二三 d 謂今不如古矣不知夫天地如古人事亦如古句有聖賢令亦必治馬而一治濟人升聖人沉而一就常俗者耳而賤耳暴上世而於後病即 德起甲辰七十二數與掛政舜自两辰職竟放汉年十八乘海常甲甲用木流乙酉都毫七十數營傳子擊是薨兄葵卯九年天位改唐竟火 召五百二十年改是黄帝阻是孝帝的土德涿鹿一百年而子少解都遭都曲阜牧對姦為避済永又帝明帝軍帝來及帝東曹孫榆問共入 曲阜金德八上四次延孫項南立是水德作曆建寅七八總督孫帝學 是一百九五撰共紀必百當至午一百九十五年至炎帝大德水典子 作方為於水泉示避施到屢為市作太初歷燈子心九可安民者皆留乎亂神泉氏以諸侯少與氏之長子起而放之藝五穀教慶事當百草 可歷茲也伏藏氏作蓋却久造書契制嫁娶几可数民者皆悉心馬用 可無聖賢古亦容弘為天皇地皇人皇還不可盡者其在伏羲氏以下 李統三百五市級公司五十月日次星出而二条故聖人升馬人沉不然三百五市級公司五十月三天下之生火矣一治二九二日出星 の分為誠後甲子十年为作午會證為極七年癸亥前替是東西巴中有以下了是十月日 為市三十三共是六十一天正丁已萬馬旗政初又十七年方頂命黄 不傳余皆西至匠洞比過涿鹿東斯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治皆各往 久治九一百一十五年。傳丁五氏其末斯衰不能保伏羲之天下而幾 六相而天下治共工氏操之而劉女媧氏謀之修見伏義之政而天下 帝以下失七 主四百九十一年净秦惠併合苗,竟舜一千三百二一定 問止婦連世平元訴育及真殿吴英有果未襄嗣為天陰康無疾氏又久) 三年水流代城人都死一百十五記文湖柏呈中央未太庭東陸 会并為以從其言九谁者故籍本犯書百 稱黃帝差亦之處風敬固殊馬袋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手親各秋國語 文不推則為河先生難之之孔子的海軍予問五帝德及帝縣姓儒者或 令五帝如除馬十七一千三百四年罄 1000年 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沒見然間道也 其發明五面德帝繁姓草美第弗深者其所表見皆不處言我有間矣 た五府於馬強或了己十七年不算恭美三十一主一千三百四至 不解附王禹紀 · 一日の日本の この日の日 新刻世史類編一奏終 而天下治比七十二載第子丹朱不肯心其為就傳之同宗之建學能能諸侯廢懿尊執之弟唐侯竟為天子竟能校之欽明文思宛明峻德 傳子少吳等太平八十四年,其末稱表光黎凱德天下相懼以補相感工化孤為新恒色夷作大勢創党至行貨職造兵庫而天下治死百年 東而後神農機之以治神震無刻天下之子而有八世以後亂天下之 不自恐其為弘傳之同宗能治之馬益仗義無亂天下之子而有亂天 继其道字太平七十年傳子繁充泯無度不修父之善政九年而幾子 首建寅之朔五星會於营室而天下治此七十八年傳姓帝墨香施利物能 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成 土設并作內經定本草與冕服军封為商正亦将為木正以利器用共 後轉十二種協月第以和五音大容作成池容成為樂師画野分州經 作盖天造曆置聞立蒼顏照誦為左右史隸首作等数伶倫造律品茶 征軒棘禽殺皮添魔諸侯皆歸立法制度置六郎命大捷占斗 而幾乎就軒轅以有熊國君之子起而校之蚩尼之獨奏帝榆周不能 軍尤其孫不能治故活黃帝以治黃帝以後無亂天下之子而少異有 下之共工故污女高以治女獨以後十五氏無亂天下之主故治久始 継之極改二十八年并在位六十一 以怪家為巫史民賣于礼災獨罵至亦幾乎就其姓顓頊枚之命南正 謂古常治而今常刻委之無可奈何而不慎也 哉然則雖當隆古之治而不幸有亂人與亂同事其治未有不熟雖值 立故天下幸清舜馬八治五帝之世大都可知己治亂之理宣異於今 子而其立不然放天下不失唐竟之治竟舜有愚天下之子而其人不 老耄不終之日故浮顓頊成之以傳至帝譽而常治帝響有亂天下之 以歸而天下治死一百四十五年傳八帝,其末漸衰不遵神農氏之道 時之風而幸有治人與治同事其風未有不治治風在人不在時母 一學五冊經節 一載有五臣而天下治。好多商均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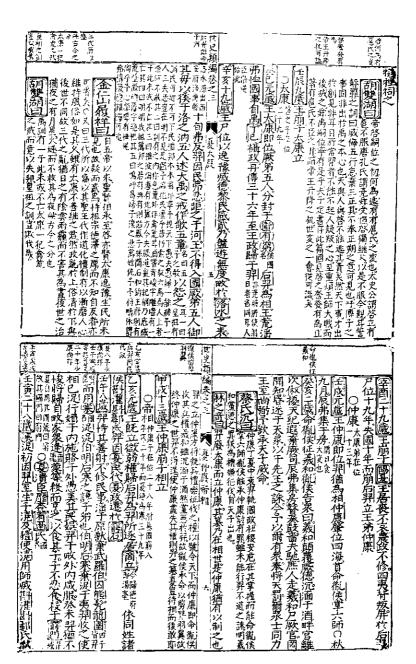
在作對声 新刻世史類編 新見り 改佈每五改敬存成仍以建寅為成首以收成前三段之版而五十名即不知帝丁而歸兩若竟前之後不歸第丁而歸舜也馬不得巴即天子位所子三國帝舜喪畢馬避帝子商均於隔處天下諸侯朝覲訟欲漏歌者,也久三處部願改之二年也年馬猶稱位居帝舜喪 用成元成部辦改於年也年馬猶稱位居帝舜喪 無木に 夏奴氏真然大真聞言后者所以别于三王紀白達通日仁 〇大夏王大禹 他王色尚黑都安是有量政即位 一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年又自於酉服舜丧三年避位陽城而天下歸之乃踐位以金 無福可種甲混命后稷與聚庶難污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震澤所等監治澤澤澤 建度九山曾衛衛半所倒頭 命益與聚 馬敏給克動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物與所一,竟時十年九孫鯨治水無功群攝位茲鯨使馬續交業項額項生蘇蘇生馬路為許籍等辦發師等級校知問是馬欽馬黃帝之玄孫崇伯縣之子也姓奴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顧 諸侯馬乃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 由系能通九道北河水流水准水深水洛水陂九澤陸澤動長克非其面九道北州心道為水黑水溪水正收紀以開九州縣制度等於龍屋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機運獲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機運獲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車水船泥橇山權城等機 宅百於舜十商均不有使禹極行天十事凡自丁已攝政十七 依同四與可居完乃錫禹玄主告其成功舜既即位禹為司空 - 虚帝也7 九州九門系 天受田五子鄉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為黃〇立鄉學白校國學白學大學於明皇會會請侯于隆山於新網輔地時永傳養多/盛報王帛者萬國〇立員法一大學三語語以蒙古學縣有微訟者揮都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〇 特別の 代月 以西 高民だと 世以演編於二二 は行行の 海野州民 たのまは服收冠而黑水の王以五音聴治縣該鐘磬鐸報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村 再溢谎认 連山場 中心计 丁丑四成型陶農初型陶以倉養舊理復見任用乃東知人安民之謀王国政監督、台连堂為軍籍門の是時天而金三日四政監督、今後世為軍籍門の是時天而金三日の上の世別の美伊為軍正建在旗於施以別尊軍等級の馬任星陶温以の王以歴山之金籍幣贈民之無糟賣工者の首南帝作車少昊加牛到 銅鑄九門以象九州圖各州地里貢獻諸法制以示人遠在低速方蟲為族老作西序舉燕禮服樂水黑〇王既以十二州復為九州乃收天下美 痛之王曰尭舜之人皆以先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 [展展上成]王巡行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 |必有以酒亡國者逐疏儀秋總吉酒〇姓主帛皆用玄以里為微號朝報 心是以痛之〇王濟江州城山合东入海黄龍有州舟中 樂學問且授政四薨遂封其後干英六舉益為相取刊益 為東戸在國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祀先聖先師收而祭養國老村東宮 等處母縣 明清白生家人以道者揭鼓喻以表者鼓鍾告以事者振舞 民三三 表為 為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 . 這禹仰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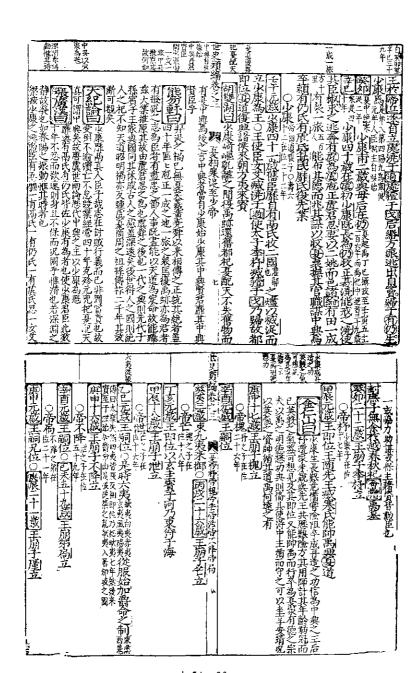
史 54-63

e Mar

li i

可見とご事 心法督 減分之至 夫子深激 **炎然無教** 英字の変 孝二 せの新編表テニ 四之於天下朝觀訟欲謳歌者不歸益而歸為曰吾君之子也努乃即天 整層所初馬為大七年亦若舜之薦王而王嗣子格賢益游王子於康 耕者五獨而式過十室之色必下為有東徳之士存為其政尚忠管因各 至数少〇玉期于會衛王克勒克儉不實及發而情寸陰聞善言則稱當祭末十歲會諸侯于會務於經典計論辨此如本的不為為 吃風氏後何為者視龍德堰獎輪類色不變須史龍化首而班 父之蘇修功益孫菲飲食而幸與神思衣服而美骸第甲宫室而力溝血見 過之文為洪乾九時以雷世有典則以貼手孫當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二 下见2月平复取民文2重角改立形人而霜百姓之異心絕首酒而有觀為即位之時任畢陶伯监以臨政縣鐘鼓營鐘報以行土建旌旗之義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敦之至也一孝立而寫悉漢政於立功何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問然之言其深識禹之心者乎味孝犬之經地天子之常孝者卒之慶立院續充薦前後至於褚譽而郊鮮禹之心事者言也惡傷父以先才獨別私置以山十个… 載之積形家有九載之儲価位十七年居好丧及在位十年壽百成前 禹吾無間然果何我益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統至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悪衣服而致美骸冕平宫室而盡力溝遍西雙招桂巨而皇極居五以一鄉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日雙月一丁高之傳於母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馬洪貌九齊 者言也禹偽父以治水極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 俗不該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後然無数非有取天下之意額辭養後十日避然而天下緣落蘇十又議其避之為不廣而無恥賴皆以世人十日雖為避未均而天下帰籍十處其辟之足以致天下之近至益 為逐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所欲而又何而易姓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幹讓者皆除故取之而陽 彼不吾釋則不獲也而受之何病者送遊之而幸其舍則因爲吾心之東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數能無楊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遊弘遊之而之發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樣雖巵酒豆肉循知遊之必乎 八三三十八百 高加以為 三方が 之が出来 帝答以師 字諸侯を 七字類編奏人: 大寺 Ť 聖人大公 門馬力 馬高遊 丁書問班 関する世 乙酉一散啓老先王表益相 申中元成落居先王本公祖 防戍三激死王丧事初先王薦盘水天封之百里七年而終至是服除益 ☆禹子也馬裏登山氏生為至山氏能明誦教而致其化以故故の帝格良が主地と東情日命 「丁南門」帝之故典也若謂為於傳干誤失○樂技是舜禹雖非文子丁南門」曹帝傳子少昊而火昊至至皆一氣相傳然則禹之傳子黄萬世上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并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購教化於八年之間定手為大孝也然以馬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溝川而已中間画教;以成之非惟克動于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經以漸天下乃所以 金七上三就以方命此族大之高念文功之未就於是既是醫稷思日金七二三非之罪也經蘇其華也此萬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馬抑縣概河洛若思馬功見舞大夏者稱馬德盛矣我不可忘也。 而本同祖宗亦與異族相承不同後世君子母泥公天下之說而為異 府則有之歌馬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為萬世學者至詳且俗矣後世 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教防風之後至今觀紀綱典則関后和約王 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馬之功遂繼世以有天下即到王位在位 不仍味親上長と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益服逐城之〇つ商





- 能 世史類編卷之三 融作 要件 1 大學院在少級用 大學院在少級用 大學院在少級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於事主能飲食之場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於事主能飲食之場的日都能納器於做才好來常具後吸其了與在黎 與叔安有衛子白重文實基存能能來其常欲以飲食之體多婦島乃擾 與和安有衛子白重文實基存能能來其常欲以飲食之體多婦島乃擾 是與於於京司。於於京司。 市東关前很合於水流或傷百姓有和,常省教华與道勤以貪很天下劉慶郊在城王孫即位自礼甲以來諸侯多叛然有力能中鐵鉤索尤為無○帝魔祭兵時等沒辦幾戶。年世祖十二日中元戰王即位○召割十九城王則子復癸五 王寅元威王嗣屋位好光神之事建行滋見作破谷之歌是為東音語 の帝礼甲の時之子運満起きた元成三嗣位○李五二十一出 秦之帝以为直龍再不信也〇祭曰夫龍若象也若聖龍點君不武龍甲居次夫近後義已東宣有聖物出於其非或者有異物自能以故海 〇帝發揮牙在 〇帝屋前十一年 十一歲王前不降之子都在 施生進速官人君談恭教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市住場行詞可公ら引 門意立 欧饰者四十餘國禁疾其大得諸侯和也為不道愈正有諫者軟役〉門 照意多数高者高欽下者下不用命者人去網藻南諸侯聞之曰勋德至永父倫 選書を軍中四十二歳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的山西也 世又類編巻で三 海花後不過與節南空奏成都品民奉教言尹母此為空秦尹生其中譯為如門十七數湯三明伊尹終丁等別起進千無乃五滴氨苦以弄拜之為添了三十七數以是明伊尹終丁等別起進千無乃五滴氨苦以弄拜之為添了三十八人 西然南征北經許可察後子後我后后來其蘇平住代鄰回恐怕不杞城使問之曰懷性不於與使過聚的結為伯殺其的耕意子而奔其表內獨征自萬始東征不供與使過聚的結為伯殺其的耕意子而奔其表內獨征自萬始東征,其代於西縣的恐怕不足以為則政 三替從為校官是京都百姓之財內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陡可以望 在制封府 去千四十一点 伊尹復歸歷 一行华河 因而後,)然後重之而西蓋其不就像取之者如此所以為湯文而後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治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給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其盡注三依禁以濟也不若使尹事秦以止飢雖夏不亡尚不與無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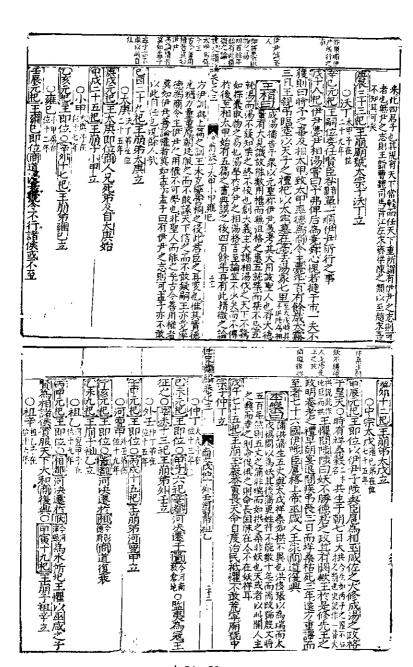
三王家 **奔商** 五帝官子 世史類編奏之二 天下推出 氏為影為的諸僕代見五年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相湯代等湯響師曰德因其自比天日怨曰時日易丧子及汝皆亡屬湯修德諸侯畏服是吾失異迭見無滅德作威奈喜百姓窮其宗族恥其動舊棄裝聽該民賦夏甲午五十二嚴。既日謝眾呈殖五星錯行莫霜水水雨血伊洛竭泰山崩唐智属湯江岳村縣次為湯御拜敬編集 男女雜處三句不朝太史今於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聴遠奔蘭○夏野臣諸侯攻克之愈自矜律常民顧氏毘吾辰室華惠恣行亂政鑿池為夜宫 後に五十一歳一年大會諸侯丁有仍氏有続民見無太後引師先歸無師漢以而再見于能達 息使人哭之年怒四湯於重泉軍臺戰縣項即母養歌即歐巴而得釋與子無自吾有天下猶天有日日亡吾力亡矣遂囚逢而殺之圖為聞之寒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吃盍少校 後世紀越紀未新後世紀越紀末春 因無容議大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亦有伊尹周公保傅之則敗度敗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数放能敵未再運而人心歸以及,打師保甚應深遠矣蓋天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奸大惡 古地话上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嫡國前定而嫡不能皆對也湯尹所再姓戶了人有傳言日司有「了」 九甲子聚立 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 更多 十二年 仲康相後寒浞篡 別傳節後為曹氏 四百五十八年美 乳甲是發禁放集 **契後商湯平其乳少康復起傳行就** 千年道麻惟一贯 力有寒浞四十年 師保之任 力如何權 師墨斯二 原子 原力 上 高 大 、 高 世史類編をここ 您敢死二十九歲而天下如亂升立其弟是回仲陳命徹侯以拿大師 做各張十句非歸犯大禹餘充之我召后罪拒河之樂政歸於野五弟不勝退而修德卒服其人來城其因了治九歲傳子大康荒逸言事或 髮以劳天下之民流儀秋以防酒禍建車上旌旅存旅以别等級飲洪者建寅一仍古曆縣鐘鼓聲聲報以来天下之言一領十起一水三提 每分為十一馬後為九縣家為九縣會諸侯於堂山執王帛者萬國敢在蘇及左民被衙門五帝始來舜之神攝政十七歲在位十歲自古九州 薛力工應於巨致圖則湯面無之一發臣將輔與馬業把夏配天不信着 若之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傳而早前教 家一代師保之任远于其此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尚辛之暴則又将 前烈為商局令主豈其性然致學問之功大師保之事陸也三代而下 為之却收二國之建舉兵威災及了港權也是能天而天下大台二十受度名妻以二姚之思布德北謀収案與官舊臣靡氏輔相以東因有生於后族有仍之國事仍為收正避寒港使椒來索之客存震為随正 歸益而續馬之子被放立即納臺沙子諸侯有扈不服大戦校本載井放盛分家有三十載之積私家有九載之供身享治平薦益七年民不 聖元師養國老夷老封册朱商均以厚光代数防風氏以数不養有典仁辨九土以定田默立井甸以出兵來分五服以辨僕守建學以祀先記九續以為法感黄龍而明生寄見歸之理見罪人而動下車問泣之 天事孔明之速漢業指可維持未盛也雖然亦在委任權力如何耳商 昭烈孔明知此道矣後主以問防之資孔明所以為之計處者深矣微 禮者誰能使之改幼中有過者又能為之抗世子法耶威后二君平紹 没使子,茂殺相天下大亂爰祀中逸整三十九年相后遺版之子·水康 相於南丘依同姓科准州部氏八散而寒浞使净家殺昇二十八萬一征藏和以鄉界寬故私圖治十三歲而傳子相野尚執政權仍紹野 在之德克勒免儉拜善情學者身度式五耦之耕下十室之色天下 則點了孫以重世签鑄歷山之金以故民之作大憂之樂以象老大克 至校北林受過之際花公重其任馬則展子其可矣 康之蘇也鳴嫌之我南集之放置得已於 詞 女后氏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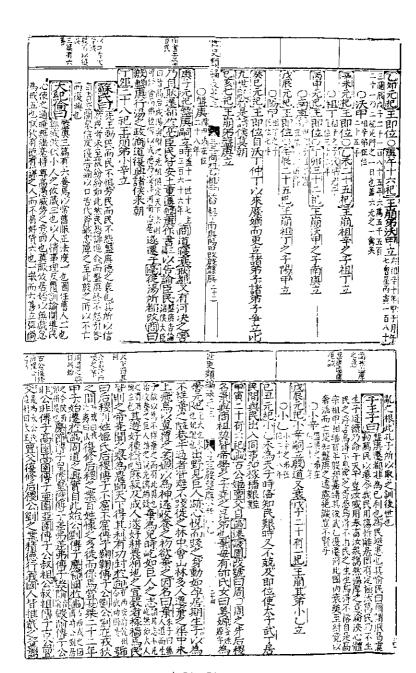
世史類編卷之三 後望宫壁堂之制以恣遊觀宋四方美女精後宮以作爛漫之樂堂其池可以運州糟從可望十里節令一鼓牛飲三千是彼妹善供其一笑 幾乎乳孔甲傳子显十有一歲皇傳子發于有三歲東孔甲之後多叛死者臨進食丹求不継惧逃魯縣其事如此其政可知在佐三十一嚴 三嚴死于學山五十二嚴之就湯始救之而復治而天報司空平成之 不聽任其奔高的不悟商湯方施師網三面之仁致四十國之歸乃忌為夜宮引男女雜處以廢三句之朝而不顧太史終古執面法庭詠而 賢以改前非尚可為也又柰何五萬五就不聽其言致令既多婦老妻三十六敬心既可為三聘世尹為少千禁使嚴聽其竟姓之道遠也觀 其言項空多節無以王林行雅級縣政事急感積向成山堆脯成林酒 戎狄再世之後遷都於立後修后稷之裏使能委任公劉君臣勵精不患當其二十二故之際后稷之前公劉莅賢聚祖不服失官之餘成入 乳仁國博子接受是名為禁左称無道那臣趙良勸以貪狠而天下然 之學而不妨一成一旅之中與報馬難盡則容禁事五十二年之禄以 德于四百五十八年者又轉報司徒敷教之德矣盖太張不德則雖大 九夷之師而不至院悔不發於泰等乃走鳴條入三艘一旦放于南東 山崩灾異迭見天下望湯之救若大旱之兩而後伊尹相陽伐之歌起 会不留而不以後發開龍途之直諫而不憐於是星段地震伊於場泰! 展其次 修之 和而不 恤任常氏顧氏 昆吾 氏實惡之臣而不察鑿池以 舜君臣之治绝望於夏而不悔行政五十一歲曾無改齒城有仍有端 亦善乎來何将其能中鉄鈎索之力沒有施而将林喜既要其人逐聽 學恭能氏之術能通其飲食之宜賜氏物龍以代永幸之後因雌龍之行作破斧之歌簽修徳之務致諸侯之故雌雄二龍具而降唐裔劉系 為傳子歷亦二十一歲皆享治平為傳子孔甲好鬼神之事肆淫亂之 禹称明德之遠而不免三十九年之中絕馬德尚遠則雖太康造中絕 疾心生囚之重泉而後釋之而不悔曾不念讓恭敬信即用爱人安天 服始加爵角等治十六散果于不降五十九嚴不降傳子為二十一散十六歲傳子帝芒女主賓河東行于海等治十八歲傳子帝泄六步從 彼三壽能帥禹近享治十七彪傳子希櫻行政三歲九夷來御子治二二二歲傳子帝行幼與其父共歷艱難有戚獲功居萬之後征枉束海悅! 下而固宗社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已恐其後亡矣人心己去天 1、江水后氏線論 芝 有非 任王官 き選挙 伊子為石相中他即隊朱正武職為左相〇中禮因王自念代統有所能為三祖歸藏就即應至於雅良分商勢軍神然前所為至明他〇初置三相以東京不曆用水德色高白性用白以白為微號服存冠而為來解音斗其為書曰 基湯公克 我湯進年 世又類編卷之三 包乳香芹 名然故以讓之年。〇王大語天下友禁之事之竟治民除其恭信順民的吾乃名然故以讓之年。〇王大語天下友禁之事之竟治民除其恭信順民的名人不足不且為了即位壽為諸民所推跟随此何人尚淹以天下讓之事使二人不足可以稱功楊漢天下 大語也為既故稱以諸侯推即王位汝說者言義是讓這一天元紀,即為諸埃之十人年別既故稱以諸侯推即王位汝說者言義是讓這一天元紀,即為諸埃之十人年別既故稱以諸侯推即王位汝說者言義 政正朔自夏之前皆以建寅為正月主以建五為正月改蔵曰祀行甲寅 に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成功条件目前は、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ののでする 上海グ 伊尹·传崇集不引帝自易公义159991 主奏主祭聚沃都見自氣實月意感而生天之最為成別五進生微微生報下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至壬主壬生生微鄉日生和土相土生副若島若生夢園曹圍生而宜生报报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收總無到交谈生型聚為屬處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問款生服 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位以水德侯大會湯必而就語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清者 後也姓子氏其先帝學次妃有城氏女析於高與有玄無之湯各有父名天乙饅哺飲私姓務出城班班往主於之子妻 供至為 王都方面司前在愚無故史記司民先王居在王位十三年自 相湯伐見吾氏逐伐無數昌為御與新軟将鳴條放之南集諸 在王官勉哉勉哉汝不敬命子大罰種之無有收赦作湯花其 形視民知治不共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 伊尹於禁禁不用歸相湯花伐自葛始湯日子有言人視水見

1.00 PM 民之他也沒是子者民始不困私意子不是如果不可方以根之校社是職緣於之三 類三三百時以上與其子者民也不困私意子是以際山之金籍世史報緣於之三 類三三百時 事に 喜 三人 二公通1 作大奏作語以釋之〇封別及古聖野之後紙竹等國各有差〇作大漢語語 公太五 何也對曰三公通器是茶五事九柳通地理恭三公大夫通人事春九 |列士明法度恭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夫內外若一是調大順 两申二起大早花棄以配稷舊以農於母配稷至是為早多 多整路目有月新月月新又月新〇王問尹目古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直遠者德比有宣時謂影風茲三風十紀卿士有一干分泉必丧却君有 舞子宮朝歌子室時謂巫風狗於你色恒子遊吸時謂強風侮聖言遊思 國老衣右學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渦衣○制官刑做有位曰敢有恒 寒馳漢O立助法以六百三十畝為并的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印並外 為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中鄉學自序的祀先聖先師時而祭念 水身國光亡至了不臣其利墨級の始作園取禽飲素完朝の器用皆 洪則被掠去突與四故莫若善為官開之法朝廷之上不煩大官行後 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〇國學白學大學 七念重及得重節及為後用司府左右皆與耳目而法愈不行弊三及 輸之府而思民不污公享其利數一深山窮然豪強獨取聚徒不散食禁之亦能過往上為土著富軍張獲獨不竭之數班經員於籍為設法月 委大吏統兵因中不省者愈利其賄則無監督者過絕往来而为食不 用不足小民皆利竊百市易法度不行弊二禁之就嚴而更不因緣索 得其利張彭己盛害三故官母繁禁嚴禁之擊亦有四民之盗之母非 久不可禁空二與命重臣遠瞻監视夫後處治房舎公爺悉借公帑未客其雖有三招毀流民易聚雜敗禍且不測害一年奏答地恐致發傷 在中間又大き一葉取全得一分則可以寛民一分之通及滑十分則 可寬民十分之遊到得之無窮則冤民者愈無窮但立法不精或及為 史類編をえ 利以為我正此之謂也豈被小人佐世主長國家而務財用剥閱閒美不亦惠而不當乎傳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同之公天下之以其餘上供內幣則君民兩利之近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以其餘上供內幣則君民兩利之近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既果之後或取一分或二分查板中疲敵通粮之色代松邊餉蘇民乃公實惟以礦緣供簿中員後人人俱足矣而後後校官四之中侯大工 舟車稅及酒影商吸負擔之徵者出為國家者将禹湖之臣而善行名 愚以為不得巴而開場禁止分遣便臣不可復止第一先務断宜嚴禁 宫人,失大工告察武并争進備圈內臣四出開來言事者往上諫手不 矣故下無盗礦犯禁之四較上無開礦不善之三害而君民有無妨方 因此什位隊長派以信地對以旗職即以拿鼓後有巡檢書有防禦不有極長什人為什有什長五十人為隊有隊長如河東监池週以垣屬 可矣至于事是委官旦夕暫理大奉使臣外報道府謂之碼官如提 内使往來去舊官銀者似宜即用官四之銀一一連還以後再不支用 数十里外面生流传不許克役一如軍法而民六官四當為未現如有 便而其事竟行受礦各進樣銀狗,見利而言閉礦不便者愈不勝矣 接〇本朝雲南開礦已久歲有上供之銀近萬曆两中間乾清甲寧一 自然之利被天地所生之民母後舌吃效上赤子腹其骨血自伐邦本 举山何獨便我故愚因伊尹告王鑄幣事而頭萬世為天下者以天地 利連稅可獨立若可倫計莫便於此者使廣不可開則再發歷山湯發 滥用匪人致釀他妄則民知義勇緣急可用且得武备而無事乳之害 煩官兵即用順役。統於事設之官擇藤幹知兵者尤其任母徇私托 其所而上供之数日積月累亦白不匠即抵聽邑班負之額則不要人 数即有沾染母事奇水民取其六官取其四員後俸給悉取礦金各沿 而後有再得者皆開礦之利矣天地之產原非庫物任此官民自報新 家而軍國有賴美至於礦中之人十百成群須以兵法部勒伍人為伍 取足馬以其所得倍息以償車多母時使富民不致有虧打之爱如此 指資出本明登記簿官俸取足馬天皂之夢公館之情切治達取之雲 佐武不在獲員之列特為礦職即使土著官屋之民頭問者各成其力 良民無輔非任五十里之內者不許入曠則流後無矣不怕守令 河 三三两场

马周 里以 知: 至人無過 素 等而若以以人吾請目的基類我的暴所成素面自馬男里日茅自為城性棒摩田七吧」時八年七早太史·日當以人構過日吾所為請的者民也 こまこと 松紫恭之野祝日無以余一人之不敬傷民之命以六事自青白政不節 上、関係には高級を上 位十三年共三十年書百蔵金嚴圖廟號烈祖太子太丁早平次子外西 これは、これには、これはこれのはいますとしている。 とれて、大郎王建中村民克寛克仁北氏と懐其政尚所大宮嗣侯位十七年し未即王 松层天藏教官管理於大部庭教也在行放終天昌於言未已大兩方教 来十三把王明王不涵整甚不随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答立緊無方之以前成不不以自看之又等後世人主 歳仲壬四蔵立大丁之子太甲 諸侯召畢以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予孫各以其世雖九民俊秀論於 親上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象康权之衛管養霍曹即却皆為顕 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華問子華問則高陽子庭堅也問以 展子里題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村家臣一有所進則** 王朝不過州陽疾堂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遠至春秋孔門高弟不過止 何少中三 然而已俱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為敦禄世紀分子三 孟子謂汤執中立賢無方何取乎禁度夏用人不過一二世 學領兵巧守而杜軍識誅求之弊則不激自不变不擾自不乱又允不 伍相保書廳約束夜謹經邏蘭之職奉如昔年玩兵堪係果袋調用充官職徑属道府統藝免令州已無機而松吏皆需索之簽事勘漏後什 可不講者也再必使是不易至言美 N 三三前湯 調之遠問親新間舊矣夫主於野則有德是親 型が 大川を **営孫立子** 公康伊子 観点37年 第五年 新二年 が コーキョー 数和京節 明 る 正 世史 類婦 法之上 20人 出版 1 四元三: 馬上軍 手用死 別会が言 į 史記上出 歌足 女相 5月行並生 太史公赐甲之紀曰自仲丁來娶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華相代小甲治中十之名反候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目沃丁始立第孫罪耳必有所不得已也置有諸聖齊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也天賢思也強應先王之道發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于其立第者 無外內仲王名世此以歷数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數者風通作小数猶派使知帝王世数即是節極数知未其皇極經世史亦 立比九世光以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第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 子於人也宜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分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治一奪之端乎公議件子会孫而立子言帳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也完死治衣亦所以致宗尊祖且本文劉而華華起矣豈親親之道我定於在楠立嫡首所以敬宗也敬宗者所以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一天武武世传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 天巴對 更記湯湖太丁奉死外两立二年中壬立四年相繼游旅後 克仁之主我式惟楊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后冒謂汤武果有異於竟雖 聖人之道揖远於唐盧家傳於黃禹於伐於商問謂放伐非聖人之道 清者也楊圖山曰非也渴求不悅悼方而己表人則曰時日曷丧千及以名往是聖人已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三以服事務是聖人之改問為之伐無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稿事而割正夏而陽告 取事而學我雖無經史可也 華也事有可疑則重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 然是成湯首為孔制又可罪沃丁平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季淳 馬之道於與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不可也聖人何答心失其問於與時俗行而己布昭聖武之湯即克東 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實且妨賢路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首 沃丁既以廢嫡立部第子生乳為罪則成湯未營之外两仲王明矣不 湯产以无聖之德数力割業为合嫡孫而立諸子影倫探制開後嗣争 汝偕亡故等於重群心迎王師湯数不征不可得矣文王之時封檀有 而應人矣是故天道生於春長於桑州發於秋調蘭發非天道不可也古惟法臣其天時感殺之秋乎為武適當其時革命之樂不容不順天 而局公未得盡行其志也 一分之一民術以為君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於問收心所 、三三两汤

然である 大きな 大きり 聖人出で 如北武人 世史領温かく三 聖人五方 無反於 天下 虚い以系 世人 上丙 化伊基 我产业 以 以 其 変えだり 九年の社中 **米**存至公 王其訓無伊世送太門女乃自構或常國朝諸侯 聽了家學科明照祖之成德以訓于王〇王既立不明歌德敗度歌禮顛 復防之典刑伊尹古班之作太甲書三篇奉王居 陽基町個區日春通 變也楊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是商之俱禁討聖人遇變而通亦一意所遇一法通之以推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易武遇君之無其一年所以一五帝之神三代之继守数然也是奪有于之不肯變也是奪 達於自然之数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也難矣 能之文王之德似弟母為之德以為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傷労夷古無人如此說以孟子分別出來便知竟舜是生而知之為武是學而亦至公之法也竟與舜東軍便像多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及之自 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第一次あるこの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問公在 〇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 至了一天下~~子下下、うって下之事非一 也由此觀之湯非縣為任而文非樂為情也會是其海新 君子不為所教或囚或去紂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 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祠丁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 正野不易之道也然野人雖得而幸奪與馬故與子以定萬世是 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 不各物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虚心以為天下也務衆舎已竟也與人為善科也問善則拜其也用人惟已改過 在五是两截人方耕華野若将終身是一截人 及三聘幡然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天下之野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己 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處之 亲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 門商場不可 世史類獨悉 有等意民民王居桐祭丧三年順通慶考克於允徳井乃以見服奉主帰国 修廠德諸侯成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錄第〇尹将一告老歸恐王應不 視物有若固有之其視天下有無常軽故能任安危之托而無難也使可由己可由已與人共軍可無利天下之私無華天下之意視有若無尹遂不有天下聖人身往天下常懼天下不得安天下而得安也由人 孟子日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兼尹何志也非其道義干朝不視天下 之事而無類不然私心一前争心一起即假仁以得天下終帰湯尹故 禁怨文湯光返禁如太甲使太甲不然文尹不得過之賢子孫而歸之 之禁不然艾處仁天下無可還湯遂有天下太甲卷艾處仁天下可愛 作與如小物出入於袖中而不具奏禁不德湯放之前太甲不德尹放 亦不能發天下如湯矣盖有伊产任天下之心而無争則可行湯放禁 輕故其不得遊也出而承之不見有其得解心推而去之不見無下取 |予解了東外之澤若已推之溝中寧好處天下之嫌而不野視有天下不被一東人之任天下也重而其視有天下軽任天下重故天下不被 有夏之天下周公見成王之朱熊也身當制作之任雖非有放太甲之 甚則亦不得然還天下於封如严返太甲而逐有商之天下如成湯本 孟津不欲去村猶有放無放甲之心無幾其改而安天下也及紂惡命 帝竟舜至於湯井一也黄堯舜湯不幸無可還之人而有天下尹幸有 之有天下則放禁之事黄帝先為之矣故任天下重而視有天下輕黃 姓者而所朱不信竟順天下之心禪母而穿不幹二聖人重於任天下後世有燒者而帝擊不德天下立竟而竟不勢以臣代君之子後世有 事而任民下不下于尹放太甲以後之劳及成王長而天下可還則 地皆然故戶為熊樂竟舜之道也湯尹之後武王周公而已武王觀立 可還之主而得以謝去天下然後尹志見而黃堯舜湯之功若二者見 亦安之而不疑此竟奪之心也宣惟竟舜昔神農東天下無主黃帝代 之安危而輕於視天下之有無所以去之若敵張受之若軍食天下人 李而清之不為此五七志也即傷之志也即竟奪之志也故以弟代死 不鎮一个不苟将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美雨台





不再用用 間を人無害 詳相同何れ詳報 基本の共活所 素の合業に示す 一成に十八紀王前子高宗武丁立。とう教命周遂有天下馬が預許は後収美其後卒傳季感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が預許は後収美其後卒傳季感以及昌祭而周遂有天下馬 到文在暖周交旁他國間到交婚亦多沙人若三月成城廓一年成邑三山姓城鄉河上於岐山之下以城 狮是為城周越人果國扶老據務置歸武後侵多事以皮幣大馬珠至小止東之方去邀渡沮涿崃琳莊叫鈴祭 · 巴元記三武丁嗣立以中縣為相恭默問道官小し崩王居喪三年不 深四ら所来記高宗自涛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既其前于二文而又思試以諸縣之事以先觀之高完似失之過是監 正月为上宗治」々之意即付説以真任而不疑何也死不知舜方且 | 豆鬼水||東京東 | 女と裏がすられまたり、たりまれたので、東西東西に大耳一旦康高宗之、東西楽者相位而不姓高|| 正りし成政及事、以重其事怪子曰然則是偽心聖人無偽に及り、というので、大人の知之族失恐民之未信 私意用人而三合於公該者夫選文帝以原得節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為宗有傳說則可於非為宗臣非傳說則必有正不由數業不由資展而當時物論遊信之而不疑何致嗚呼可上生司響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應果不由人望不由家世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聖父取太美為妃生子長春伯次展伸少季應太 小人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亚苏及 萨尼以巴 朝 之高地特 過宗 在 與天地為 世史類編奏之三 必待三下成難殷道復興 祖己訓諸王四為の知己至為王內及諸己以思王道三把鐵夷編奏電祖已訓諸王四為の知己至為王內及諸己以思王道三把鐵夷編奏為後一十二起王蔡成湯及形日有飛維升網耳而惟鄉暗母與色必奈年町已九川十四日生或云商等十八王小年時生成云生等縣由仁里康展二十四紀二月十五日卯時老子本耳生中伯陽是為道祖或云調 正本漢日向以應日矣版宋日與丹元日蒙古今代日韓軸修政行德天比朝後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又日独為嚴四不方周日職修政行德天讓來朝者六國自是童服多用羅羽前所看見方無道王代馬三紀克之 相時置左右命之納海輔施耳光儒鮮作濟形以水光書言天肖盖盡天下鄉樂里殿而得此克肖之子一人真良辦也以故爱立作見說等居子傳若之野其主平復感形象有輔相帝王心規慎獨為克見說等居子傳若之野其主平復感形象有輔相帝王心規慎獨為克 **俾勿以產名求諸近而採訪體祭平生實迹粉以形實旁求於天下但 | 夏紫**| 左右賢士大夫猶未足當良衙之選也於是審考其行事氣象 · 鹿武 紅原社曰·

英元元也祖甲嗣位○初高宗於舎祖其而立王王逃民間祖其前而民 是是一世了工作工作的原始的原始版而應之情形組和問之功能與天合故作系把行為所有過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應天集盡恭默思重要帝春子良満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應天 · 體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原亦過也 差少有過失灾異立應如是者炎異之應常速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 相高宗以後其流滅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古勢河亡者之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百數河口令即既命三萬最後記說論學之發諄勘懇切此學之為王 如是者父異之應常達賢君至減與天地合為一鄉性情之民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精動植皆失其能 祖康之第在位三十三年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依能保真民不倫歐東 〇五六七紀至前第租甲立

史 54-75

1363

と言而

企血射下 **牧師** 住史類編奏之三 有人 一年三十三把三前子原至立一年一三把三前子原至立一年令餘六季次十一年 电引流 人名斯曼 医克雷斯氏 医克斯氏病 医克克氏病 医克斯氏病 医克氏病 医克斯氏病 草囊虚血仰射之命司射天在位四年微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天計腳以為司牌令人為行為大陸縣天神不勝乃像屠之欲神持治所勝與為四紀時東夷震盛分遷海岱武し無道為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傳來答元紀至武し即位 〇節子邊鄰河比較補 妖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活發口不出做言能以胎教子逐生副有聖瑞的 娶以為妃助夫事好大美與好旨賢婦人其性端一放莊維徳之行及有 原實二十有八把 巴巴三把王崩子帝し立 原午元班王即位命周侯李思為牧師代始呼之戎又代騎徒之我後其 〇太一在位三年 大夫王布其功賜之妻項在中為侯伯至豫廣原於者係者以議此群 ○原幸 祖母にす・ 帰しいていいては 天丁即位命周 法季歷代語京之我 問古公園父之子李歷時對生子目初昌母太好季婚 二 † 比 出室人不世 | 対也で名辛村母為后賢村火帝し及后数立啓啓母眼太史據法争之故事! 村藝西伯任以政事の尚道益東帝し三子長微十路次中行本日受即 聖人有権 人名 世史類編奏之二 活し不知 一元の事 伯有聖 视勝孝敬甚為刑丁太必至女似氏為之既以上諸弟及即位遵后移 阿子七把周侯李熙要十島立族 到為侯伯謂之西伯西伯龍頹居看 一种能修可公道道第八七義諸侯順之 日有妻子不可立き之子乃立計 性慈和為世子師西伯之道而行之不敢加馬次曰旦師於親以仁聖名 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其八十一子小子中長曰伯邑考後早卒次曰於 在一十有三把,周西伯昌生子發版為初昌沒有華女太好不好是世 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敬老慈少禮下皆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 少此多歸之 日角馬鼻身長十尺骨有四乳聖智慈理為世子時朝於季歷日三問安 ○対帝した子在位三十二年也都上通前之十世猶水可知矣 賢可與則天下為公嫡可與則天下為家以萬也無弊之法也使常人 大夫詩解王季克明克賴克長克易克順克比惟其六德無隣是以有不能與一之封子盖太王不過聲基王迹而王季有找悉之功家不始有那一書云王季其動王家詩云王此大邦所謂家非者其此故野 以拒練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已之下〇始爲聚審緣於其子 未元把打為天子資好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格學也智 此功而有此好也 頭の 脱行る

西信(尤) 表尚不知也将發之西伯回各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樣氏明天人之 追於順等之耳因取庖樣氏明天人之 里疾計算美城在相用湯除北村內所作于美西伯食之射回港調两伯 必不美黎養養等來短視時術而含於茅欽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必不養教養等不短視時術而含於茅欽之下則錦水九重向堂廣 í 送之苦は 电烙乙阳 正以類編奏之三 **池边吹 大王宝世** ·養民以一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遂方珍怪之物與馬官至之漸目此而始故吾 一茂大之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納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且曰西伯昌與丁簽旦母聖人也三聖合訴君其意之封乃因西伯於美不為漢斜殺之臨九侯郭侯争之併松郭侯昌聞之數息學侯虎以告封 丁巴十有一起,好以周侯昌九侯郭侯為三公縣師此九侯進女於納女民后院此為問日為 立乃重刑除為数十以火燒熱使人聚之手爛更為銅桔必管全人横加 池槽立一截而牛飲者三千人縣的為林男女課題:1相逐作其間官中州衛勢西太立論三納為通縣的為公等為鄉咨別館 以酒為池府鄉不此自鹽度展設之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世別新明以酒為池府總書出自鹽度展設之計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世別新明之酒為池府是和北京室以入食數應以丘苑臺形所等推 不打一上到不見口出方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爾知方為死為生的少人上一一新退之初幽操四日操掠方其殺其言耳庸庸方聽不問聲方為問生所由其言方電視的人妻機引發而為一時,朱紫如今不明人妻機引發而為一時,朱紫如今不明文 與我帶死 后共言了炎炎之底使我 認與海河 不 紫道中投入的美里而繁奏都易道被强者作罪口致近期入土重感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辞書世立教而筮言凶馬朱人卦重為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辞書世立教而筮言凶馬朱 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您望〇諸侯有級者妲己以為罰輕珠落故威不 年乃成為經播食學賦稅以實歷等之以盈經橋人來嫁焚天下之財能育比里之舞歷歷之祭○造鹿董經路被為瓊室王門大三里高十尺七 **申寅八起代有蘇氏有蘇氏以廻已太馬妲已有龍其言是從所好者書裏其本鄉也** 所僧者誅之作奇技活巧以後之口使師延作朝歌分衛將所北都之 不見口出方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方為死為生馬呼 両条件に **各**面低公合 之實之之一 到大事は 野に 中京工艺 もちいべ 北京 老に 不服化之 海田田 五百日日 行相が 野伯狄人 **新传教** ー

だ

に

と 世重之以周召舉祭億幸百神而李和為民於是關龍辛甲伯夷島尚之朝不食以延四方化士詢于人震答于二號度於國天政於蔡原訪於華康中十有四把試暴益甚两伯內文明而外柔順稍自韜晦陰行善德墓 職職姓墨氏字公允率弟叔那子公付及旅竹君受叔舜欲 妄為嗣叔齊樂與語見之告西伯迎為上鄉後过長注○伯夷者孫竹君長子 蘇新城閣子書後封起○平田故殿之臣也等前盛七十五諫而不被去至周召 九朝及奇依之物因殷婆臣曹仲而獻之紅大校指有華女曰此一物足西伯之臣散宜生聞天之徒思之乃求有華民美女職我之文馬有能之 七天十有三巴西伯民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明西伯至 當村之亂伯英與弟叔唐群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往歸 徒成至大節問天散宜生之属相與輔佐面自西追見夷北備嚴犯以衛 矢鈇鉞得專在代西伯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婦周率殷叛國以事紂 以釋西伯光江多千乃赦之 馬〇己尚有其姓名氏字子牙神農氏第七世帝東子戲之後祝願之 不欲先兄伯夷曰父命也去之校齊曰天倫也亦去之國人立中子爲君 中國口衛能者翻到了卷章之後季要以為終年姓之祖也為西伯師著 大き 九改王為受命而之甚也 率而勝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大知論目惟文王致計敬信得專征代計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大知論目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人也况文王大聖受辛下愚年 侯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 不忠宣有若的可救先於是諸侯則之以西伯能散上而卸下也遂相天子三隻里西伯僕四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考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好追去結長九侯鹽郭侯西伯楊嘆崇侯體西伯歌叛紂囚之之毋猶不法安共至而曰毋氏聖養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後之人道不到此係仲車曰退之琴探可謂知文正之心矣凱照七子 臣罪當許分天王聖明此退之善調又三八不二句道文王意中事

有天上金雲臺高二大用等一百二十步所以京墨雪沿灣林家西有灣宮雲臺極有天上金雲臺高二大用等一百二十步所以京墨雪沿灣林文西有灣宮雲臺極京藝 教而復校之因靈而降既收崇作響之款鄉等從都之時謂便致于綠立京豐大田十有九起西伯間崇德就崇聽終解後崇漢原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一一一一百天就候以西伯為受命之若以是年為受命之年勢受全服文正自監明大致一歲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胡供謂四十國之衛註未以為政以不可之所華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獲是子之庭何往為被取辱耳遠遠俱以入所達所華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獲是子之庭何往為被取辱耳遠遠俱 大門之上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葵之吏曰此無王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 大公となる 富美文O時西伯化行江滨汝汶四方諸侯皆來决平於跨三君而科別指相 人心亦若田齊而己不知天下之民坂尚歸周正緣村日為感文王日子在大三妻诸侯婦之是文王生結人心而畏紂之知也則文王之得以是年史氏之認如此就 一角兵 一個強調鄉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名太公曰當有聖人追問問因以典 異路班白不提學入其朝上議為大夫大夫讓為鄉二君感而相謂曰吾 子真是那吾太公至子义矣故號曰太公堂載與俱鄉立為師謂之師尚 在東縣縣行政華南長斯部城非先非統治所獲獨主之輔来遇尚於消水校境內營的門水後納十五亿西伯将出職十之回非能非影治河 并非 與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渡畔行者讓路入其已男女 平水土封于呂故的氏其後日尚經紅就各東海岡的伯移極於住院極 也翻項時有勾能為后土勾能生動為免其工是主伯為為學四京在馬 光務實閣然陰行為事而陽無表展正合內文明而外表順之意也深 為舊故人自去波而就此耳文王豈肯怠傾付此口緊以為西伯當行 氏誤矣 一恭惟次人助為馬而思人為善思院不可為而在又不可與為被豁 たくない。 たくない。 夫子 歷 E 事比可 が必然之 高祖荻世 前是計與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與事動衆以均因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 竹里 形容な屋 世史行為 人為問題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名疾五日地動四而不出國如請移之西伯日奈何 文王正化 太正常是 民で言 西伯湯な 事二下. 収以打 止服註 美工 實際上也世子再拜受数西伯昌嘉秀九十七十子發桐為西伯後城商 月初了 ·师心 主思 籍監發疾病謂世子發回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ž 了那二十一七百伯祭以太公望馬師周公日馬輔旦祭之弟也召公妻 分有二之版周波縣於周教 也有 華公商之徒皆左右西伯率修父之緒業 | 上移之也曰與事動聚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 医第二十紀 西伯沒族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回臣問 有其二九州之人六州來同西伯以服事政終好不武 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鄉者三十国三分天下臣 即以日若长二年并教之霸遂以西伯鄉原為之於謂之受命元年即以己者之恭禁術十有一年沒者因謂自文王受令九年正武王 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 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 所謂三分有二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三 之最肯容之平以崇侯既之報官乃不満毀之乎此必無之軍也夫子 下則動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使果有之以紅 逮之子許係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 國巴形之於言矣夫以容高祖尚能越世民之言會調太王之賢及不 沒有一京親親之私心於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定則是太王 前於心持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子以望其國禄之緣洪爲爾 下有其二未曾不既後之論者皆不能下以辞書意也太王遣當小乙 西雙州三史 谓文王陰行意始侯皆来 次平 世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祖甲之時去尚宗中與未逐也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 國者一國之主也家人因其主矣又安听水主乎逐以衣冠更等 一次元戶中間不宜改元而入改元至武王 人 液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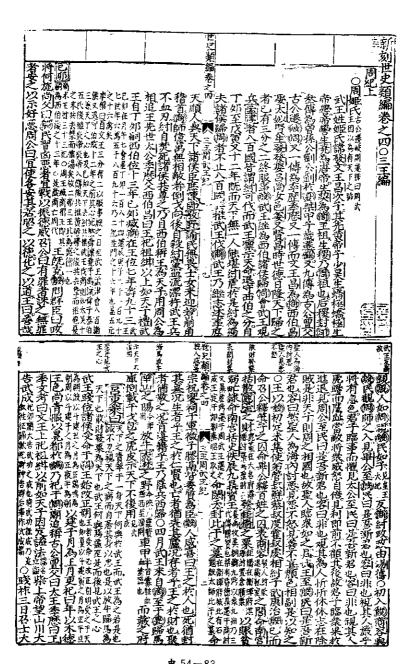
武王之心 天王 州以 ラッカ 容髮問不 春然明白 不言不問 乙分件 天人王覇 25:1:20 **共電日不** なお代所 旅店所成 其一上 間でまし 日東人角 非原見 不」「重傳於氏」孔氏以為武王十一年親兵十三年代付武王觀兵是以 **馬安得言叫** 西伯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成事則其時告父死九年無不再自前未將沒主者新悉至五書諸侯不期而自若入百官村时代失東白處以等四名官党悉以益書於諸侯不期而自若入百官村时代失了五書故故以将清本尚之正色之の按師向父左大直為有者德武至永正置王所若益後人也加曰王也無行也是安定之意為有者德武至永西伯俯取以祭院渡有火自上後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破西伯俯取以祭院渡有火自上後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為其色亦其聲破 孟津南新 渡河中流白鱼躍入王舟中雖入王舟是段命歸周之北也 時間付無道九年諸侯多不堪會兵以聽命于西伯西伯發東觀兵至於 使文王未崩綜應不悛天命心絶則盂津之事文王亦宣得而辭哉以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無伐紂ご心而天與人歸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庸行天威大動未繁惡之差天埋人欽王道覇桁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〇叉曰文王 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較文 事大於聽訟逐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 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紂順天應人無可疑失以處有不容 有受心式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 凡耳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觀政于商亦沒有取之之心惟紂問 未終付惠未告聖人差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封非其本心盖月不得 觀六而後伐紅訛露相以後世學者逐謂實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脇 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 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 此見文武之心本實不同皆無私意規天與人歸而已伊川謂無觀兵 起之惡鳴呼禮欽 敢而於事定有所改易則夫子之缺恭誓武成其不存名数甚矣近 八九王事計惟知以臣事名而不見其他所以為至德也若謂言 一分天下村尚有一未思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本意曆数 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養標十一年及其成商而得天下其 野庭問 心迹都做两截到 子皇人の 在自宣母的諸侯級於歸國者入百國紅於深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課華整本華東京會一之或沒未務死懼未常數察北東京自其怨與或其言有甚於此外學一一之或沒水務於懼未常數察北東於三首一之或沒水務於懼未常數察北東於三首也一部第1四家之所也於不發若此十之號或值其怨與或其言有甚於此外學一一之或沒不然於懼未得的自我黎皆刺來及曆之勢不得智者而後未三該一一次,以及有祖伊所謂放交遺族循有存者以先王涵養主言,於「一下」 大教に有干別視其心事なんが一十別視其心事なんが一十別視其心事ない。日前大怒曰此干自以為聖人矣吾問聖人之心有七数信煮遊逐般此れ年自以為明成請主先心易行依於及殺之門進諫不去者三命不易國家将亡之明微請主先心易行依於及殺之門進諫不去者三 世又對解表で、一 便幸多教了到三十一紀時報係近王懿不恭王命納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為治皇人所行帶佛察未當處是年生誦後為成王 19日後可差安差來在股可比干見做予去等了學往還回主過不讓非心意前所可天乎天飲改員吃不是重應要衛素阿凌身為商政聚以釋在學往為奴納又囚之後應而最緊目退故傳有其予縣河田港上村為與 子諫亦不聽人回可以去矣其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致諫不聽乃與太師其子少師比干謀作微子一篇處去之怨說知聽實 我之類臨其牙有雷開者性阿伎進諛言賜金王而封之質以夏田微子 惠也畏死不言非男也見過節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 而自說於民吾不恐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馬乃解衣被娶 西伯簽數教院人大震祖伊恐奉告干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史 做于則避于荒野一時以王釋軍子之四封北下之惡而未及做子以為後之速也必不然矣自,武王棹紅之自焚故冷武馬而使奉殷祀若 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役司非所以為聖人矣 金工山丁 色或者逐府知 對以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躬親而水 放射

高在大 表高不失 芸子後望 為世石的 3,4,4 Lin 出り類領をしこ 2017/20 としていば 養司一雜是皆無戰心前徒倒兵以歸及自攻其後殺紂之當新奏人養養之下 、心風俗 そは自己東海監治之界を暴東着于宮村聖兼五門之外親者音速整治工三人至付軍所口附之三後而後下事以嚴納攀之以情疾所然重衣其來王日烯于火而死周西伯斬如己於是諸侯尊周西伯為天子波 應使師尚父與有夫致節若使男方之士和嚴一以大平動於斜師納師一節師来亦發兵七十萬人其旅如林也之間而伯左枝黃數右東白施以 東華公高之後為左右開討於弘展追送正殿子存几千段在許囚校是 物逐處比嚴已卯正月中子随師糾都牧野後断此朝歌之南。時有五 母集本津諸侯成智乃狗師誓曰商罪首劉天命誅之予弗順天歌罪惟 衛告治侯曰敦有罪重不可以不位聚立東伐紂天正冬十二月戊午師 Ť こ式王使人推出字で 新撰房可以自別於該子收到天日並子宣知他回藏王在必己訪而犯以消來及得也上說在可範而回為時生以傳道期與目楊惟之美傷無利然而役之故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而說者又謂其十之不 在師泰位三福牧野祖師枚書一篇前之十次行進其幣品迎之付開 題不死以待之於此或無图之其己以以不辨 有不得奏者亦同之從無乃聽以甚乎至一千年子儿千根以无法以 做子直野未之獲也完或與可叛姓民的求故子以 商即尚之事我歸尚以全宗比自是所止後事此干之死固己安之年 奔尚者非也書所謂我不節行逐我因為臣僕者去而遊納与等有去 讓聖器,其世是臣之大義雖聖人後起不可易也或言做了先抱於監 死事通軍伴任為欠自請自獻不改有一完看先王之心伯夷和馬 大結治信多方多士諸獨班西司機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 祀此其志何如我不但此也當時為商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子之伴在後來武王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住用廣至 我夫陳河父所謂應三紀而後世袋風移益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 三十有二把周西伯發十二年以太公尚父為師周公旦為輔石公 名 乙基则 |而两之一代風俗為最美な遊南者至終篇紂之下三七岁 作り後行け 中央社 大大八八 定人とる 改王奏 と前れ上 五之物所 三年よう いい 一日無言 大下な可 通門回縣 二者世禄 父死不幸 一年代云 (1) 村之躬斬其首懲於太白之族此戰國海夫之安言處取而信之移也是以來的其首懲於太白之族此戰而日本主以行被欠王神主以作伯夷故亦以至其之世慢何及武王伐討敢而日本主以行故以王神主以作伯夷被亦以至其其為縣域中及太正改計以於北京亦不立志治之等有神子以在國局的與此人不養言為聯州的人民主以不能是以來的主義,以來的人民主义。 于外课 工党 / U/S 父死不 信天司 þ 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色伴奏其宗衛必不忍加兵校其亂用當斯時前悔過盡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衛五津及討兵已北使納 プエ學士四一元衣天下大定不言紂之死者為武王續放不忍言也了正學士故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或其時事但者作級不可已也 暑無法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後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 之人心風俗矣要未之前聞也問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種藏指發之人 年壮者已老老者已死其此構造教真是至死不意亦可見尚不一代 身也况付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納之死也不騙而哭則命尚之群臣以 他當調到打焚死意為近之益武王之作紂非有原雖而您特為民去四日世年日一元衣天下大定不書約之死者為武王端故不愿書也 禮坐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 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 京東東日東北京日本の一日無名也一日無名を国武王之要亦何夷之 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各道學而自知無為世無難官 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大,下後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 名一也吾望讀恭告之書果等不逃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 道源制氏目が持二てまることとで、人れ子曰伯馬以為求仁 武王太公之心恐一時之縣是,伯夷赵齊之心恐萬世之無 夏也武王要今日之無名而伯宗成後世之無君要不同而 1下前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心矣盖言湯武所以學後世之

À.

長さまた 養文 そ 行 に方編成之一 世には 三乙类 て上むる 1.程字 14000 15. E. 世無名 聖民所已管部表幹打馬之頭雖無能粮牧野之師而其被河止義其 免而不得好之存止不侵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一人養活三子與之何我夫文武之王非有水而得之也天下終二姓欽 而諸侯皆谁乃即尊位以寬代盾戴首建五用地正也伊尹仲虺為二 不好百枚也的一次於於然祖典以来十五世之德大會諸侯 退就 仁太公解其義而立子問其望之清也宜於 食周果就死首為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散數馬故夫子取其 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然孔子謂武未盡善則 相重元輔也封張后與古聖賢之後報功德也鑄前山之金枚民因也 有紅叔在子在朝鮮兄微子封末末後孔子萬世宗祀不絕 紂戈寅其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自己未至洪武戊中三千 〇右商始湯乙未除村三十三把己卯作周武伐商為王第一年外終 于天理之正元即千人心之安矣 「一」と「河道の以り業際世伯表處北海之演退而以名節勵世種景倫」でなど、應該作業之中日出記ると演退而以名節勵世 伯夷之義豈可養哉 大平占以人情而自命機姓六事自責大兩方数千里格天心也助法 们表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公認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野六事可謂無貧文王之所養矣使 森道高」は王以大義伎商而夷南ボ以義非 一百三十四年計五十二甲子零十四年○按商付雖威而勢湯之後 月子二六一六四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我與道而不掉則有以合 河中祖二祖辛於 子姓十八學具為 **庚丁式し太丁云** 商湯太甲法丁餘 皆商支派祀未湮 小辛小乙衰微後 三公公 應楊伯夷之和馬道施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起東海 宋襄後南有孔子六百四十有四春 太其小甲雅二苦 帝乙傳紂天下亂 中與頼有武丁君 沃丁祖丁南與下 祖唐祖甲寧辛繼陽中縣其改獨段 聖道如天萬古新 朝鮮箕字宋徴了 周武克之方平均 /二者不得两立而扎 きせて せり資品をこっ 沃甲沃甲二十五 化而傳起辛之子祖丁祖丁三十二 把而傳沃甲之 以辱天神為華聚盛血以名射天凡四把獵作河滑旅雷震死而傳子 庾丁二十、 札而傳子武乙武乙時東夷浸盛分遷河低乃為偶行博 幼子李歷生昌美祖甲三十三把而傳子學辛原辛六把而傳弟與丁 祖與祖與七七而傳第祖甲祖甲禮配而發表其二十人把之際四十 之人来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戊之三年而名之事治九十五化而傳子 合祭湯形日感雉雅昇耳之異聽祖己之訓反己以思王道編發重譯 為相三年亮陰恭默思道察帝賢以良務劳束得說說命三弦四日聽道 画人從者如歸市小乙凡二十八把而傳子武丁武丁舊學并監即以乾當二十六紀之際勘頭父有状患自公劉至聖父凡八世避状邊時 立衛弟子子弟争立比九世亂而諸侯莫朝尼七祀而傳弟整直發東 子南東南県一十五花而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世自仲丁以來西 子巫賢為相而天下治凡十有九祀而傳子祖辛祖辛十六祀而傳弟 凡九把而傳子祖乙相都河央乃遷在耿耿又水把乃徙居那巫威之 弟外玉外壬十有五祀而傳弟河亞甲河亞甲值可央之等自點選相 河央之里自悉還置遇監夷之題自行往征聊致治平十有三把而傳 衰凡二十一紀而傳弟小乙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 民改商孫段行為之政諸侯來朝致治二十八把而傳弟小辛小辛又 當浸泉之後有河央之害自耿後慶在毫作語三篇論安土重遠之臣 邀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後享至治七十五紀而傳子中丁仲丁值 三把廟錦太宗而傳子沃丁沃丁任賢各車各单相沃丁一順伊尹行 而修攻養老明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妖不勝德三日枯死三年之後 太皮後能成之時尾為祖巫成為佐大修湯政格於皇天祥桑之生俱 七紀而傳弟雅已雅已之之前道是衰諸侯不至凡十有二祀而傳弟 事室治二十九祀而傳弟太康大與二十五祀而傳子小甲小甲一十 治十三祀而傳孫太甲初政顛覆簽職節每類尹訓以烈相之成德往 作諸器銘嚴警戒也作大漢樂祭成功也氏羌来較柔遠人也革亂致 在桐宮處仁墨義三把歸墓圖終修德保惠黎民不侮鳏寡致治三十 以六百三十畝之他為九區修仁政也作園取為歌奉宋朝崇孝思 河及河南

史類編卷之三終 少支編奏之三 湯之澤效延至六百四十四年非紂積三十三年之惡不威也治亂之 、長千族唇欲立為嗣卒用太史之事不立慶故而立嫡利凡三十七祀 沃丁太戊仲丁祖乙盤疾武丁繁聖之お六七作其雅己而外若陽甲 除天銀祖與教育之德者又轉報后獲問發之應於盖自太甲而下若 倒戈及攻葵聽昼衣珠玉而自婚而天下之氣足從結依三十三紀而 廢在禁之養效牧野一陣百天致師雖發七十萬之兵旗有較心枝是悪質滿天禽絕當此之時雄 人王不滑終守服事之心雖竟舜不降終 校美里一物及釋多品益使受名西而除物格之刑赐專在而誅無道以長後之飲臣代先叛制之以物格之刑九侯臨矣郭侯殺夫面伯囚以後之以以丘先長酒池南林男女保丞之懲張之以官中之九市殺之人 <u> 装顔悪来父子以護問諸侯其二十三七之際諸侯八百同心不期自</u> 徒相與左右動祭祖伊方恐惧奔告暴上乃委命不悛費仲以利進該 之國平處的之事服漢南四十國之名師消陽之老立雲臺寶沼之制 小年祖甲小乙武乙不肯之主三四而已餘無甚德亦無甚悪不拍契 見之敏過人之力智足拒練言足師非有人皆出己下之心播棄祭老 放奪伯之忠質雷開之後速微子之去於軍子之囚剖此干之心然後 會以助西伯孟津之師而西伯還師以歸便納有人心播可以過也乃 周政日修商政日察常二十四把而西伯昌薨其子發立望里襲高之 物於之以初歌此如首舞靡嚴之樂廣之以應重瓊室王門銀橋之情 脫比罪人不犯如副之主而又以好已或之惟言是從晚之以奇巧之 称以水天下不足已畏其卒矣已而代有蘇獲姓已以辨接之皆聞 之不出五五百分者必不養熱衣褐合枝牛英之下而錦衣九重点堂唐室 的傳行性好酒色始為家者其子知其象者化不盛校士或此而作星五 丁昌為西伯當是持二老婦周澤及枯骨開後天下而前道茲於分 人育炭紀翰



, fire

書 尚 公 陳 丑 君為 皇 長 長 近 火 火 * 約行軍大問目有藏之的行之得 萬世可以為于孫常者子師尚父對日本帝嗣 仁祥二子 世史類編奏 可 三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堂十世以不仁得 廢放者萬世載之約行之后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內 由東天強則在珠所嗣 闽情歐跡 帕喬化爾語 即東級則不三在者城 項之道在冊書有之曰故、勝急者吉忌勝故者吸義以改者從欽勝義者 傳者天放為完下者博道則可仕則不可無以武王而無其直,其可使行我而能以武王而 第五子之不臣周也不与為為武王陳洪節也天以是道界之 197年南北王紀 不傳則天下無可 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少丁孫不在惑者皆為諸侯迎劉陳為三恪衙 姓片封同 及八次九 を育 北千至色 世月明編卷之切 神歌等各以其方期来自是金芝職業期倒只有按新天師和東北時限大四年王威徳遠暢沙通道打九夷入餐的景館版本年小時日 通力而作收則計較而分○國中立四代之/學陸維若中北度學東裏國立報法一大田百畝卿逐用資法十夫有清都都用助法人家同并耕則 天子之元子农子公卿至元十之嫡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 學化先聖先師見而祭自工公下至庶人之子第公成皆入小學十五歲 西殼學是為大學又建度每年於西郊多年於州敦校於電門鄉學是為小 馬之道此孟子所以說其為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恭伯不在夷稱也皆過乎中者也於分應顧立懦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处未臻乎竟雖行過乎中者也於今應顧立懦可為自世師過中失正处未臻乎竟雖方正是自湯武之任代即光舜之惟謹天下帰周天之命也敦身自遠 至南北北北 刖

而 天下治 光素基 光度性 力 存大党等流版日金嚴權也屬即東鄉之義以王翼日疾港〇作祭曰大武監改城縣 身代免火器其策城之於城城京以下墨藏於金藤櫃中湖於諸城南公作之谷均皆太正王季文王請代王死乃以下墨藏於金藤櫃中湖於諸城 世史領部卷之四 了二王周武王紀 取結果監 回居失石琴為大條也其長尺有理工欲昭 位七祀壽九十三蔡衣數并前野門〇太子誦立時年十三 食養祭件信明義宗經報功唐拱而治其政尚文在西伯位十二紀在王 乙酉十九年十二月王朋王不来文刻建官惟賢尼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則惟曆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数而食養於之加謹悼信明義而崇書終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祇好物發致為難世子之法、至於建官書終後見則立教世子之法祇好物發致為難世子之法,至於建官通經以襄後與以林廷為人籍改於至王祭祀之禮施莊公,五年文出上過經誤襄顧以林廷為人籍改於第三等蘇賴伯為上醫與族為南禮為刑醫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鐵之為九府閣法之立而是貨之利 [胡設副回]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藝倫之道明次之 德報功之慈悲此其所以重拱而天下治也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按諡法安民立政 5 1、1日前年、前周の今東淮河西北方民家村佞近於義部於時衛民府的任野子の近世期期冬王知父子君臣長初之道王有過則捷伯禽以至世子之近一世界の近世期期冬王知父子君臣長初之道王右過則捷伯禽以至世子之法院也為正知不能拉林周公相之錢祁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流樂為世子之法院也為正知不能拉林周公相之錢祁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流樂為世子之法 音號巡進也日學其俗華其禮丧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而逐聯平夫籍縣巡何族也競者日吾簡其君臣禮遂其俗伯會軍團三年而報政問公曰何解無以事中其難也千之傷惧無以國醫人太公封於鄉五月而報政網述問公曰解其以事生難也千之傷惧無以國醫人太公封於鄉五月而報政網述問公曰解於此以至後得三士将以正吾身以足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子人之中若是 医者以表示而了我使予對日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限此三者其業使也已問公照八正少問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說封校翻謂伯禽之傳曰汝将行蓋院就則強係其不合是其常所張其上四世兒類編存之四 民人民籍民族總裁權或日令月六日王 始即而張上五四世兒類編存之四 民人民 所當 開 知 名 者 三月公不稻 至前 以口临呼以人或為美德平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竟也出無辨矣 少期職樣防戍不年王諒陽問公居家等終百官掛故相王當國南面召表以朝諸 養養 一 或矣於我一冰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行上天下之上至者無以子 |凌也汝又美之菩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第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 孫東京一衛巴者如此而已未曾毀天子之位而稱王也而周公稱王孫東京一成王幼不缺為政問公執其推以王命當罰天下是周公不便前請便於明室為於之者爰於於編問問公於其前立為便前立為 汝又美之役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要小也汝又美之彼其處也是其所以 特問公行之故此皆論問公者所當知也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可常總已以聽家幸在殿之高宗已然置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園未管構然上古上以幼中而攝也其稱亦不過位家幸之位亦非知前即所謂稱 則是二王也周公何以安之

高速化企 公成王舜朋 合本之 一人主 文 周公皇其 聖明·賢而尚功輔尚有問公日後世名有篆裁之臣太公問居公何以治僧日 大不知此 #以作人蔵大熟留公乃奉王命作大語計武思三叔曰天降威知我國有莊遂投 出る公人 多心公平 公可選 柳梅卷之四 新工後祭已茶以卒周公封其子茶仲的干燥人餘都 干衛乃封微子咨為求公以代節後用殿之禮樂作實子廟而不臣张進武與鉄管权鮮放祭叔慶於郭勒隆霍叔慶為庶人其後或唐之地併入神卷之四 ■三月成三紀 成子三年一問公居東方流言之初王亦疑問公其秋大熟未獲天大雷西 流言找國曰公将不利在孺子時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遊找如 軍賢而親親太公司後沒病矣 動威以彰公之德朕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周公歸天乃兩友風禾盡起 曰公命我勿敢言主執書感运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必張乃作協寫詩的王其宋章曰予室麵翹風雨漂保予維音亮亮〇時 以告我先王遂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擊以降豪武度必叛王室 公風术偃木後王與大夫盡并開金滕見請代武王之事問史與執事好 君謂或其請來事式其為管权等逐校 家二年王於丧年十五始聽政○初武王既顧管叔鮮於叔度霍叔康 後則當時事勢亦未必教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又遍疑自不必周公固不應自語而自誅之皇得必東征平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豈應以語言之故還與師討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問公或以討敗為元年事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問公處兄弟骨向 迎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生樹木起天下皆喜此問公之盛德也 避但舜避免千代河南馬避牵千於陽城自合如此又曰問公盛徳王 危天下必能周公能盡其忠誠而也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於 工文主一居東省同公遭流言避居國之東都以為東征者非也胡氏 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侯直督子則陽防宜悉而周公 書觀書至干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 家録言成王疑問公故周公居東前成王然不悟則王室必 不屑於絕天下不數其後陪之舊者至於所畏即無告解 干道 孩子黑歌姚王曰吾也之敢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順業於唐廣萬至了五與其第叔属削桐華為建戲目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杖 世史類編卷之四 圣人同语 問公養其 率 简當辦寫机周公主之史供等佐之豈容有過樂和若真取小預則天子中十年當成其君不中之歌而教王處為了謂以申以人與小預弟不得為聖養主義是 这主我應於美之故處曰唐天傳為齊春秋之世曆始大響主諸侯及重奏指第一次 周公不幸 同官祭 可公也時間限犯债益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重忘者也常立 就鄉鄉書而相意者謂犯鄉:者鄉天子之國者也常立於古是 歌樂鄉書而相意者謂犯鄉:者鄉天子之國者也常立於古是 是而不窮者謂乙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個公也該立而 應而不窮者謂乙道道者尊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個公也該立而 更供常二代後足以應無失計而聚無過事後明章之位當日馬に而好 工中立聴政而四聖維乙周公常立於川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 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就事上帝立民長伯自今立 巴丑四年一周公戒王曰古之人她惟有妻額俊尊上帝成湯克用三屯三 政其勿以檢入其惟言士克用常人作書立政篇 父以弗利商之誘悲夫其仁於君也夫 薛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外犯战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冤 問公處其变此聖人所以同聯干道也 是也不幸而有刻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問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 公置汗而私之於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害光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周公以間王室清罪在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了一日一相則缺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幹知象所殺已象要亦事象之一年以一年以一年以外教育事母為天子則封之管蘇於南以叛周周公為 故問公軍立於管叔循思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康矣天下無甚周公之 「東上新」就而法獨行於譬也叛约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是 東上新」或與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於武與而置管叔是情依於 喜亦喜盡共誠以親之而已矣象止浔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将危 君子三周公之東己也接と飲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為と然無朝度 民而其勢不能患手上者鳴呼問公可謂知所畏矣

ı.İ

正四方石 花前車 世史類編奏之四 三译業項音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效車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以東京縣項車坪三譯暗而來獻白維重遠越通過當時間縣理三譯着日散火泉或王伐紂之武功了愛點於納於於地南有越家民變緣在部計則放於之制禮作與前歷書而天下大股樂白勺言餘勺光祖之道也又作 成王如武 人一一歲日養勢 日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楊波三年老益者中國有聖人乎 7不過# 君子不樂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獨悲的 太保田三公火師火傅火保田三抓家華堂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東王於太阿留前藩與丹〇年即左年周公相成王正百四立大師大傳東東於其圖國有藩與丹〇年即左年周公相成王正百四立大師大傳 其為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又作問禮以定百王之大法日朝廷邦國至置 邦國司冠掌和禁芸姿態刑暴亂司空軍那上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各率 門間恭於犯會問重至等禮無不備鳥朝諸侯作明堂與立者所以明諸 邦教教五典摄此民宗伯掌印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可務後德化原其意心在平利民而皇下年世耶予觀書召許曰太保 丁南湖回孫印十年十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內方之會不恃山 建設領民 不得去水 宝 進度変数と 村成問 之中 世史獨獨恭之內 人口有 雅之中五次問公又管處水東白成郡成正在落過湖后成處城殖民於重果的馬大之中且兩之所會明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網體貢獻者以天時言則四東累明多陽日西景女多族日南景短多餐日北景長謂之王城是為限鄉南所以陷為天下之中四方入首道里內也在各至數 政衛之後為又叛王城衛歸告多方作多方春公伯禽亦皆師於衛以平比面為臣子亦言不此於金條為端滿篇而獨此於獨史非是一三即此面為臣子亦言不此於金條為端滿篇而獨此於獨史非是一三十四人為問人於於王斌繼謂城王昭明明令此面於臣治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王斌繼謂城王昭明明令此面於臣治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絡洛龙之此故日谷赐典工管五 故欲王誠小民以祈天疾故德以誠民作召告 成開後選録西都至諸失於東朝〇時周公遣使告下於王互相問春王 配上帝建大社土東青南赤西白比號中首馬〇初属及衛之世幣全有 官為與問公問禮一經相表東為〇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 理除有但然准夷徐戎並與之詞作費等〇王四征威服歸正百官作問 士民作多士〇名公因周公自略歸致書干王法歷年久近風間與於之 命公留治路作洛浩周公院相王遷商士民作洛親自監治以王命告論 爾民四千讀恭管武成常怪問取殷之易及讀大語等人篇武語揮出 士多方人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過己下七王之德深矣方都識為語多又惟周安殷之難也予乃今知過己下七王之德深矣方 **徒冷我此見孫卻之論亦獨矣** 然則周人既以德化為本而亦以年世為鎮药非年世之久則德化何朝至于洛卜宅厥既海卜則經會所謂将卜者蓋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復商之名以該倡群党周家積累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華以豪衆巨室不事絕檢者然周之不用招誘 無頓為之成牙不過借 禁也使周無周公則亦始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青大中出即念殿七王如父母维以武王周公之聖祖坐撫之而莫能 好之唐人如在常大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初定人自答之四 心徒化以其為変移之雅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子王子曰付之都百姓服田力獨者亦未曾不悅服而安華且祖籍官 則經营所謂得一者益亦年世悠义之云也

美元

匙周公作版 野子之分 問刑後上 其之不之於世君 义多如少司之宣 我而所再因过若 河北 高錢国的方輕重以蘇布高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放首發阿斯之九府國法州新泉府大角東內或金或第古北南國法州新泉府大角東內或金或第沿草州都之官故云九府國於西有一十六元為十朋五五音用為質而具為朋故直至是太公內方別有國上古具以未蘇及有十別五五音用為質而具為朋故直至是太公內方別有國土古具以未蘇及有大家發或布或刀或龜具財育法六金刀龜具所以及以 王及既至王延周公於即之墓也泛文王以明不敢臣問公也王以周公良體口等并獨于所與里後先能病將沒曰必樂我成閒以明吾不敢離其不懼也○两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起王知逸而不知無远作無逸驗其不懼也○两申十有一年周公在鹽起王知逸而不知無远作無逸驗 間四海之内善之則臣不善則警也優勝之民警斜打而臣過武若之何 有如劳打天下命魯公世世紀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東六月以稀禮祀 公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〇是時名公為三公自國以西名公 故何也問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童繁經之禮和宗祈援剛強之民故且 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之而其久於商者乃数百散其 展上一者五王周之 既來而復與者宣三一人而己盡而之多賢君宜不一一情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居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察而復與 (天子)周公之奶因太父皆時也其因報之弊皆用之群公之願之一周公之奶因太父皆臣于二分所當為察安污獨用天干禮聚 公於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每天三滴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落而復與逐便率氏僧入价三家婚雅微放仲尼藏之 大きれた。大きない 五司公英 之間之成妻 炒公告 對 力 等 方 利 等 而致盛出 任之類編表三可 西州元年 医性山 成工以指 天造くり 我長持 同公元文 人王干的 不少では 秋英教育 教育教育 カラフ 在此正其終始特計萬命大保爽两伯形伯畢公衛使毛公保元十到獨表之何 一人 一人 一人 至这二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擇作復命王獨作碩命者盖成王羽起原來儀外數理納光人方思察納于今去等沒有可與 人名威廉之代 治理其場持事者於學是子可奏以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闢文化非四時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要 利公 周公既添名陳代之 乙丑玉朋在位三十七年太子到時立 有容能乃大是為君標篇有惟散十必有法乃有済 强也盜物之強者易以折而奈恐者可以又存此為之所以不長而周京師不振卒作於為至弱之國何者緣宗和易可以為人而不可以為以條天下之矣心而去其則敬果敢之后故其軍天下至又而諸侯便 失其正之理案之熟笑管洛色為王城而鄉鄰之的以定售成尚打東方便放送為三百八十四交而繁之以於以承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可提到以成王之時外後雖率而王猶有疑問公之心故周公居來取 之所以不依也 學力之到而質問公造就之妙較 之化至称作德日体微典在德丽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因成王巡行之有法讀記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尹茲東郭奉上不忘設吳 不若异之後進端怒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要於唐根成王微指盖在 民民一奏立朝而分正東郊獨屬意映何我斯時也東郊治體所立意 樂以來武王之成功今請問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敢之有偷引親 郊而殷民之頑以化成明堂以朝諸侯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 第二一公也周公之輔成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至一人主守成秦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則由問 術問公之與使付舊臣則站老因北作縣明弘務章者祭平口與周公 放習與智长化與心成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朝亦新奏 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松見嚴祖固不可用內服矣漢唐 /分正東郊成衙等白群爾惟勿群千日前新惟勿

应用度 原用版 字 大神に害成事行所 と東京電報者及乃公本人思其政候常樹不忍代作出常之詩歌詠之〇王朝諸と東京を報者及乃公本人思其政候常樹不忍代作出常之詩歌詠之〇王朝諸、文王之志樹之下以鑑者耕種之時乃弛欲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 聖子是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处行鄉臣聽断於龍陌阡畝之問廬作案 弘公 巡行 単公 存績 要益回展初召公治西方甚停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一中戌十二年存畢命命事公保養成鷹跡野とめ○茂子二十六年司公陰を元至王即位諸侯來朝玄田王郡縣器似き名到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接謚法温秦好樂曰康 4 蒼 **特帯
心七年
丙子至 牧师儿七年两子至 康王末二十六年戊子共一百三十三年非有三真元會合乙運豆千古而再見者較○按問月西伯文王四十七散至** 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继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大和在唐雲成司宇宙問 如此之編絲也是及上代雖文皆異時仍素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一一一一一人三而原克安之其精基對本然為禮俗前姓人情極應民軍 古樓河上義的围空虚成康之際天下安年有專戴之風馬子文武成乃樓用了康王克遵洪秦敬恭神人如東賓服海内曼然有姓與於禮 東京按三元保世之言不死於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指也宜於無致按三元生之際聖賢甚重成王将崩被衰夏以見百官出經代以來以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七矣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宋雖先舊之是值以為己私服也五新主行冊禮君臣亦皆言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古嗣君蓋易世傳校國 后稷之始基請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名我康王之午在位五十一年一〇校證法樣容恭美曰瞪 王為**穩**王 有周 年 次王大会 正文類編表之內 新瑞水 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藏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府朱方矢心巴十有七年王西征初紹夷作亂率九夷以代宗衛武至河上務王畏 東尼元生 十四年衛後第次府我其老此公而自立是為地公城四年四三人稱於巴田元年原道都來月有光五色實際微城鎮垣里絕計井水溢〇三次 日氏回報王書三萬相子問命初年之書也吕刑末年之書也觀君子 而暴年成散初心後還謂之全被不可亦不失為有關之令主也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仰不知伯問猶在職否也然中雖放竟不克保始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以心不继造父為御問過天下草其後 主即 位〇王午三年命君开為大司徒作君开命伯問為大僕 名端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〇按諡法布德執義曰豫 人 周羽王榜 E 井火造のでで

作祥刑書 九十所以 見類編本する 之群州好有攻伐之兵战以有征討之俗雜好有威讓之令餘好有文告 祀時等藏直然王光王之訓也不然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于有刑罰 夏獲終于被官賴祭公析招之詩止王心也子祭扈立 柳之意 敷以言夫子取吕 刑著我書之京西上院工學中行而思往一百五年一榜工艺就學共礼千所以有取也亦不得的以訓戒天下後 己刑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制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太 **《** 月報至紀 之本室之 天道侍友 乘封 1. 江溪俱連 世史類編卷之即 ルチタ 馬孔江漢作東○衛衛門麼學王族若十六十五千學至原令主後方為於小馬子養養衛屬民紀親曰泰屬四樣為是時大電牛 各通田市順以巴大區兼語作日首拓對為舜王官多息故有土賜姓曰大縣在於贈以 三大區 美語作品 人名斯克米奇 黑王命主馬所谓仁 水之間馬犬蕃息主封為附属之名縣 之後有非子者居大丘野馬養養息之處來禮睡計胞與所傷助華級對子了元年自懿王以來使政不脩至是王室愈微〇甲十十三年或來之 丁多元年是時王室既衰速軍機墨詩 地有三女奔國正山網姓并康公私受之不獻千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 两次十二年 王前等八十四千萬腳站文立 ○京元里王即位〇丁山三年王将於京上海來將在國東公從廣於縣〇八共王 名繁尾根王之十在位十二年〇枝諡法既過能改曰共精 〇 孝王 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一般法之歲尚可為後世孫於用變法之變行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中與欲之務尚可為後世孫於用盡折獄之情傷曲折而東於側但猶有三代之遺風為聖人以其世之則凡有千鍰之黃者無所往而不可救人矣為済不落後世之影我但 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两隻湖 豆茶東公文三女不献而王城客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移王之 胡雙湖目帝職奉始封而災里之見於氣若慈復者之家己此於此夫 多子間 小腿乎不聽一年而王城國母介養日盛集公以女順國 人三為衆女三為繁聚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循不堪况 名辟方懿王之子在位十五年○按諡法意重爱親曰孝 刑亦未常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有且大群之刑而可續知其為法吏之幹也舞之刑未曾不輕而輕者亦於罪之可疑 名籍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諡法過秦賢善曰歐 名處者王之子在位十六年〇校諡法安心好静曰夷 一色大色雜品作目首相對為舜主富多見故有土場姓日 作用作詩號 可疑

利的物源 小龍間 三重男王 今主寒下之口而逐上之過及為社稷憂脫之人性際遊神機関與故學心心而國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達也若進其口其與能幾何兩群也能養一故為川者及之使學類為民者皆之使言意猶被勉赖民所夫民意之於 東美術的 大東日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改專之其曾多 王命號仲征之不克〇至子三十年王好利祭夷公好利王住之大夫的 皆凌遲解紅之事何夷王不能問也可為三太息矣 大大学三初三位是の一十八日去王城八王為人是産無道し属王名胡夷王之千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四 至王那事六十子胡立 |下堂見侯綱常自此紊矣楚立三子為王衞并叩郡斯二者 産め入気 東之道風角状向回法大武成甲戊元年 不可不注 之的 有 所 大 小 雅成 天 丁 **建工条件** 世史類編 國事打理 石公 存 紙 事若除而 甲戌元年召公問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喻德致樂道主海内 分共和十四年共五十一年太子静立是為宣王 國人乃國之召公司昔吾縣就王王不從以及極此難也今被王太子鄉及後三年乃相與畔藤王王出奔于蘇門縣酬為大子清唐召公之家機 是及城大立大縣之族〇尼木二十七年自衛五監等工心房產萬空第一 一巻で四 〇宜王 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宗夷公又以監誘而殺言者雖两良夫囚 金仁山回周自夷王不振属王初立諸侯畏之利楚自去王師三十年 功有大小之别耳 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营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子愚當論之丁君乃三士之此况乃公汉已子代太子乎况王是於召公之於而曾 之蔡然後與盖其時間室可振也至幽王丹禍而宗周為雄記不後振塔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穆公交有陳謂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外死作為 雖然嬰白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白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 **四嬰曰死天下事者也忍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雜** 風諸侠後宗周〇府王室芸弱南四人叛以秦仲為大夫計画式 名静属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〇校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月萬三紀 太原獨軍五出別

过五飲飲 **冲所以被** 實主任実 展於一年知號公練口民之大事在原發學大輪收上帝之樂盛寫沒回該村是此人全籍四號公姓後括平伯御殺成自立〇王不籍干畝 調是下報班籍四不等年五五成是為懿公姓後括平伯御殺成自立〇王不籍干畝 調是下報班籍四 **让史類編奏:一百** 天式之拳 į は 一 は ですり、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する。 大学では、 要起乳之,亦由與也原亂之與自,與子始敢請罪至回案人不德實自生院之,使其傳母嶼縣通言於王曰,要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經失,其難己心未二十二年,至曹晏起,蒙后脫孫敢離之行罪於來卷納經,猶而棄其犬功隱神之犯翻虾,非而国民之,財衙以財府以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猶數於神而和於民享犯時至前布施條線於此也今天子欲於光王之, 為大官假之我為大常故惟農是於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問題後陸城於是平與时用審殖法於是平於敦師風以統固於是乎成是故稷平出民之審以應此於是平生事之共善供給以於是平在和協於輔接 蔵見王歌立殿幾仲山南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珠出令不可不枝是下其先大略大血之地○门酉十二年 曹武公敖以長子持與幻子 好鬼 三時林 沒務表而一時 終講武故他則有處守則有財若是則能 順也若為當之一諸侯效之王命将雄若不徒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 新以春仰收死於一面沒有于五人王谷其長子在公民第與其七千破衣紀明天年天早前去之天下喜於王北族行百世界要故的取作雲漢之巴明六年天里前王未聞王之思內自發散之志遇災而根則身修行数 順治而外威嚴也 天 周宣王紀 來此一大大阪前煙代数多少也什么用放析內外為缺回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中心中四大大阪前煙代数的大學性四○於五四十年王孫表帝國的兩人所乃料民村民等敗鎮於東後四天的財性四○於五四十年王孫表帝國的兩人所乃料民土民 東海北海東海 中央之名 宣王卒及 別片異女 世史類編卷之四 以水生 以来物言可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來生臣餘明 爾姓民任心而宣王中與之功內的與有力矣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令與其自責得罪可 過非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由之名。故照有有於過事大人之罪也自是動於政事中朝養孫本成中由之名成別及使為 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都而知其改是完治 我之收協職之數一協之之為華場份入數 應協出照於實施是即以為其於理合之是姓之為華場份入數 應協出照於實施及與死 河南東對鎮安姓之官 謂人司徒協旅緣派派司冠協奏司寇刑官也至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派終司派年齡必高民於我会 過過商協民姓 三年萬個御院殺懿公王仪謝殺伯御問公十能訓道諸侯者以為後異封第友作謝賜一防田在歡起為巡狩助登太山湯冰之邑〇〇〇巳三十 訓治其民矣乃立稱及為孝公諸侯自是不睦 得仲朴。日懿公弟掛肅神敬老斌事行刑公問遺訓各故實王曰是林 府殺其大夫杜伯而非北罪伯之友左儒争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别君 而異友也儒曰是道友逆則順君以禁及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遠君王於 德不即此而称彰平故宣王若典問乃之相未必其中與也,源料民則執後以拒之左儒之遠粮住伯則由法以粮之所謂樂色悉 丁南海三以施了且自责以及人工作就公之谋不籍千畝仲山市之 多后陳宣王樂已总德信弘斯言此今觀正之於后既領數 人用宣三紅 /無罪王殺杜伯左備死之/O時尹吉南子伯奇被後

記せを記 操目發朝霜今秋最寒考不明其心子聽說言孤思別離今推肺肝何奉 田認見逐乃集芝荷以為衣挟持在以為食展朝養霜自傷見效接尽作 皇天方遭斯然痛沒不同兮見有偏誰說顧う知我冤曲終後河而死〇 一君也度后一般之留之至一時直無動而藏之古旗也所以也 力弱壓 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看為 菜自叫始属宣出而貧天禍不為無謂矣○繁按宣王又以嚴內地封鄭而地分不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與廢補樂児宣王末政止於如此於傳謂夷 大學可見其後無继之不渝十年而君於國亡卒以東遷夫發記世友誠以頭級許述勢好機不將干畝表師南國科民太原後杜伯非其罪能一其周道察然後與然改之諸書似不克然者如廢者通歸辦一年一日間目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湯宣王初年有志撥亂重生謂 年王無道物華父規大之子於帝去周如問始建鄉氏于衙口居 年 王崩子宫望立 名宫理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沒子大戎西周亡〇按諡法 動静號常回幽 而滿其難此龍上旅在衛正與之俱及 要爱之生子们很褒姒母就石人比點"而謂申后去子宜回聞大夫子人爱妈话!!有就而入是女孩王王遂曾之 髓粉女出于寝是禽袭姒王人爱妈话!!有就而入是女孩王王遂曾之 髓粉女出于寝是禽袭姒寒魂蚁臆鞴坤贯亡周閏有关缔盟是罢者主使靴而戏之逃坏道而見嚮诫蚁臆鞴坤贯亡周閏有关缔盟是罢者主使靴而戏之逃坏道而見嚮味的市生不夫而百懼而棄之時童話曰嚴弘船惟董服與條何嗛鯔皆馳時而生不夫而百懼而棄之時童話曰嚴弘船惟董服與條何嗛鯔皆馳 中國立故本了宜日是為平王父秦周把而西周邀亡前時以口殿喉池 并教郎桓公盘此周繁路而去王在位十一年遇害惧的最终继诸侯即 王王聚烽火徵兵在莫至天烈逐被王于卿山宁 曠島艇 蜡坡 再废袋放大于宜日求之 抗甲甲侯弗子主伐之甲侯奥酮人名西恩 天投伐畔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室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呼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室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呼王室始駿颍陵剿○王曹為太军之 显戎狄叛之○唐午十一年王歆 等のというできます。 こうこう といいまる 医弁而平常 皇王歌の人子王府府之童孝太笄此而遭之 乱败情未幸既并而平常皇王歌の人不常而誤之化為玄孤二之才名而戡之辨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常而誤之化為玄孤 氏及祭公博王為非八甲子五年王竟以號石父聚以之潜嚴申后及太

44.0

1

五 有 ļ **花校問與諸侯球戎點怕服剿世子楊突收父散五泛諸侯迎五王自申** 即王位秦伯益之後也由此取制所棄之地國始大平并諸侯代剛而 兼子/四 王上北之禮釋在因表尚問款悉臺之則發館獨之果对比干之墓編在終觀三代之自居武王至逃王前論之周武代商績太王王季女王 古典的三科子常是時即自友死於戦泰襄衛武晋文合諸侯學衣熟了與三級王以爰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網常城矣欲不亡 上之游家康公清三女而私之不臣王城之而不恤不思問您偶甚矣四方而重腹輕法享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四方而重腹輕法享國五十五年漸非傷矣而傳子共王共王之時徑後父入駿西見王母聽祈招而自克徐偃曆號西巡疾歸命楚子以伐西傳子穆王穆王命启牙為司徒有君牙書命伯司為太僕有同命書昭王時周漸衰急遭試允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唆夷及禍昭王時周漸衰急遭試允自立王巡渡漢溺死儿五十一年唆夷及禍 指南以服遼营成周干洛以定兴令太公立九府園住以理財用問公巡狩以同風封叔壤以明友納史快親上之對以知懼越蒙來朝閔之 範咨尚父而受刑書鉛鑑金諸器立徹法建學校養老耕籍納召公旅 馬放牛藏車甲包干沒好帝王之後及功臣同姓之輩訪箕子而受洪 三年而遷為 平王東遷洛邑之王城即周公定門之所益十二世十三王三百五十 伯服即世子祖突斌収父散兵送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逐東矣〇 於成局召公有甘深之惠於西方治致刑借比二十六年而傳子昭王 終革治三十七年而傳子康王康王守成業朝諸侯畢公有保釐之霸 作無逸以知數分學公世祀問公用天子之禮樂以報功作顧命以保 雅差達不暇成俠遠暢天下大治矣傳子成王問召夾輔制禮作樂時 奏之訓銘蘭俱首矢之括作大武之樂 凡嗣西伯二十四年為王七年 清文侯前發是為為住〇条事公方數却衣衛武公和衙文侯仇所 十二年而傳子懿王王室衰而詩人刺北二十五年而傳子孝王孝 **大總論** 外た 上 更類編卷之品 代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為天子首自幽王始也 以知問之大命至幽而奪其赧王以前苟延血食行非天子亦未見有四十年之統义不能善保以属寬仁之堯裔而後享四百餘年之盛也曆無可付命卒使稷祀行止於益裔之手益裔腊城於恭岳之後云裔、熊真之此外倪西秦之無商赐周武之傳訪日如延强日如鹿造至遇風蹇與王之地於秦汉觀其恢伯翳之業固不意內視東周遂無以康 即桓之封以爱勢無幾中與而千畝不藉非仁字之典敗織妄戎失殿前伐緩犯有六月之詩自伐淮夷有常武之詩納妾后之諫而勤政奉 召協輔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喻德教盛遺士王化復行詩人稱美命吉 衛巫監謗不聽召公之言諸侯不享变雅始作萬民弗恐奔雖不歸自 不朝比十六年而傳干厲王厲王任荣夷公好利不納的良夫之谏便 三子衛項公首併即都雖鄉公伐太原之戎獲馬千匹不較於荒服之 我凡十五年而傳子夷王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失綱常焚熊渠勝下 西泰編作益之後抬大野康死牛馬之災其城周之兆天已禄告矣措 服之威料民太原非永久之策殺杜伯而左儒死非刑罰之公廢春嫡 二十八年以後周召共和理國保儲比五十一年而立子宣王宣王周 怪托生重要之身長育於婚就箕服之家而張人入之為醫獄之物人 治侯叛权带避免趙氏歸晋三川震過岐山臨前褒妙以及時龍奏之 幽王蓝虧先德沉酒滋供而終節進城煩役重而百姓愁濫資肆罰而 而子戲立非立嗣之正初政不然衰乳有由凡四十六年而傳子幽王 為東周僅有定路如外之都而卯岐豊鎬之周重景為泰矣盖周曆至 宫真龍踏廢中后太子宜臼而與了伯服代立實心周國無可奈何大 不城無與妹喜納與妲己之罪故存養滿之地於問以親其沒文武之以大十二世三百五十年天雖未散遠変后稷之祀第出與褒奴之罪 王室始縣正数代申殺太子宜臼而大戎應召先至舉火徵兵不来片 是舉火戰以發其失裂續聲改適其意輸后為卿善設好利國人皆免 西周實路一掃而比情哉秦襄破衣衛晋合力西點怕服東立宜臼是 十一年身殺騷山鄭伯死難往年失奉火喜裂繪之妖獨改入戎幕四 名宜日尚王之子在位五十年〇按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火總論·

を 成済 オ 米別名花 **个秋托始** 《陳秋局月子選歸刊· 飲其之子不典我戌申陳 左遷兵戍申及(新文)的成成者思怨作揚之中其詩曰楊之水不應末薪王遷兵戍申及(新文)的成成者思怨作揚之中其余迎立之功故為遣戌也而秦何自伯弐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東臨諸侯齊晋雖強未敢監定之效也此避逐而遷未有不以雖不即亡未有陈庭據者使平王收紂而後亡其来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是亡者則不鬻田田宅者也要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败亦不破厲幽然至於禁田宅者也要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败亦不破厲幽然至於禁 失為可然至便後誓討贼之師及為報施酬恩之兼則其忘親遊理而 下之警也今知有毋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殺 下一事僕與大戎統幽王乃王法不赦之贼平王與臣子不共戴天 王周公後增营之周公既沒名陳畢公吏為爲以重王室而己非有意東東班三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遠之過也皆武王遠九與于洛色成家東班三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請王之神聖却豊諸侯 平王真所謂亂臣職子無後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制詩而存揚之事之事中侯乃其實完成濟也其成之宜矣為亦曰自為王觀之則良本之百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警自平王觀之則 得罪於天已甚矣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素而衆之此一敗而獨打選也今夫富民之家道子孫者田宅而己不幸有敗至於乞假以生 東周平王紀 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干 五觀之則 øi 世主和馬季下南 网 東南平主紅 世老期間大下属地其口上班上多之大節行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若其祠之於是作即時用三姓如此上帝之物所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若其祠之於是作此所以前御於以自假及其沒也謂之數聖武公 嚴認事有聲多之道宴是有師工之論史不失壽陳不失論以訓御之於 嚴認事有聲多之道宴是有師工之論史不失壽陳不失論以訓御之於 與有旅貨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侍几有論訓之諫是沒有對精強御之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惡我在 家未一三年 a 我不完年 的最後的我公年九十有五猶微做千國日 司馬遷回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秦雜戎崔之俗位在帝臣熟祀上帝於西時用縣駒黃年羝羊各三 、後逐之卒為患不己 年四十八年一意思公使李護詩が朝之禮れ天子王使史用往の 逆可誅故王業一聚而不振 一學門一旦小弁網等也錄揚之水誅逆也孝可憫故天位既失而復得 医肝外 宜曰以親と然暮為顧孝厥後以德報父警為人逆孔子緣

Link & six

供授 及研究机 市際保及取過之要数又取成同之本。 「一個所及的市入海域的或公社公為平王卿士主流十號即位 一下石門の國際及的市入海域的或公社公為平王卿士主流十號即位 「大会直得大通來竹峰之會也の王人武氏子求脾干燥の終告公園在公園 で表表を表表。 「東周平王北北」 が高いない。 子童詩像公好相公數像公司為其次故也吾将校之矣使营養素将老人內國五年鄉日陽村田子僧爾公以泰山之於為并明〇巴巴八年東公韓無州丁原設州門縣県之不可及其無州丁原設州門縣県之不可及 南大之口 人人一年三月平王的子之一子林立文上山田書於於文侯之命平 一世心然伯私如都 學友教程公使敗弑之而自立〇唐午九年清神公像植公即位修好 島非満快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族諸侯也四民三種甚至要郭交皆勢均體敢周數鄉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四民三種甚至要郭交皆勢均體敢周數鄉等諸侯耳一旦用兵而不及正者主故退鄉伯的不政退改進就公而不敢進固也六天子之 来四十九年 元年 是 位英能践言羽父同其間隙而遠或暴奪四年魯公子聲紙其若陽公 植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〇按諡法克歌動民曰桓 立為太子公養國人不與而左隱公隱公舊日吾将讓馬而眷恋君 及泉相見〇天王 請後把馬公本易村田公許之 是時仍去或王巴那 一使宰呵騎衛仲子之照仲子隱公弟桓公歌 己四百 副教徒に子 世史類編表を可 **遊后区域** 年主以依然關伏蘭蘭與王藏松辨射王中商請逐之關此公曰君子不為此公〇王中十一年一當曲沃武公林置表侯光樂成处之〇甲以十三君務公與夷及其大夫孔文紀於北好以能超吃改發納對立公子馬是 也公及鄭伯盟干越結坊成也盟口渝盟無事國〇年未十年 丁夾三年常極公與其夫人養民如鄉郡東公教都桓公立其子同報為一一百元年,王即位○西次一年,即高渠彌越昭公恩 歌多上人况凌天子子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東公立衛祖公使公子彭生來相公相公養子車并讓全年公公衛後公此以下陳退及文美會都果今開格的期妻公通馬公誦之以告鄉 甲申二十三年王前子他立 初桓公将與姜氏如野中衛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廣也謂之有禮易 那人辛我於此 · 〇周公里有欲松正王而立王第充辛伯告王遂與王 中主之才悉二十世至前王城亡詩曰不事昊天亂應有定式日斯生便 察道是一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選潘鄭夾輔請侯寶泛自桓王役鄭師 引襲河上賣為首思其能此萬世之誅予 明東周之衰决於此鄭伯無君之罪 民不声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兵楚越本小國而送為盟王東周之王無 上目将攻之移此師以加象宋誰曰非天討手人會桓宋督統君大惡也遣使聘馬鄭伯不朝而 東月平王紀 桓王玩的抽桓王屬諸周公卒伯諫曰並后

英芸 看花 世史類編卷之四 她似行为 治國家則非臣之所除也其管夷吾平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克東家民先抱权為宰豫報故以外表辭曰君加惠若臣使不凍餓則君之賜也若必人取斗糾子愈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相初愈桓公自國友子愈使為秦之日 ■ 東周莊主郎 年朔本的物質的學術的明是為惠公〇〇八十十一年十四公孫無知故真數是在代走死急于至曰我之求也盗又殺了公子沒職等於朔立點真義総官奏與朝諸急子公使盗投諸等數是急于雖之不可乃飲以酒住院公生初都宣公忽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朝 匹嫡両政 寒公諸兒而自立 二制十四次 功而不終 福経所 実行を 型長弗使 十就為里放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制或在府北 四里為連放一天也以為軍令勢峰五家為較故五人為伍韩長帥之 姆門鴻帶數則 鎮主事易被易者聖主之處士也使就問燕世繼轉道議事地處工就官之些護期問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惟情 為之十號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為人 放其父兄之校不肅城而成其子第之學不勞而能叫此的 盖公曰定民府處商就市并處股就田野令少而習馬其心安馬不見其物而還馬其 同樂行同和死回客是故守則同因戰則同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數聲相聞足以不垂蓋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作足以相死較概較居 李伍悠於里軍旅裝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賴坡伍之人祭祀同福萬人為一軍五卿之即即之嶼歸卿·春以復贈振旅秋以禰治兵是故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郷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 死喪相恤福火共之人與人相略家與家相略的。

世同岳少同游故夜

1 4 12

不在公太本 **护商教** 歴史類 畫其村近以 不及其相 で作之徳 大吾 心在 解果連轉之兵点 係等國撰表不以在車成霸功者管(中之力也可謂被然而易領教主所 其職以為连軍在特其一高于國子特其二三軍三萬人知貴強如由其 其職以為连軍在特其一高于國子特其二三軍三萬人知貴強如由其 其職以為三軍不以在車成霸功者管(中之力也可謂被然而易領教主的 其政。) 了一下的一般一个就医矣而然不該之何后仲者但好如禁之臣也植長了中间一管中輔子斜子斜為蘇桓所教仲不死於斜而事乎桓茲亦之利以來鄭耳其巧於用號何如於釋眼唯納以即精縛於此份實治兵以此其勢夷吾志在强國內政之作特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為求以清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 原持至一句霸圖之與兵不說則不能說人國政不說則不能自誤其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然中與而王化行矣情乎蘇桓管仲不知出此而獨於飲受枉馬之圖 為謝侯八長其附賴商與其言如韓非其冤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無道原一降國之的盡地利以成因過先兵城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人與直衛先兵依之者不成以臨不服仗王室之成以 西五十二下之志而不不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替天西三都在公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都極果有匡天 之佐矣皆仲乙德盖不及其材也 ||劉十三年||熊在公十年初||劉祖公過圖不禮及入諸侯賀又不至至是來湖北非有過人之村不能也各放內為管仲雖為太公易北攘扶南監是被方疆武卷一以方張之身而台華蘇諸侯以和之若中村主也管仲以獨旅之匹夫而為之相臣尚固世卿之威而惟吾使 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軍不周也無太公而周軍 王匡正號可以修王略謹五禮以齊諸侯終六軍以膺找秋則周室赫 関散之難以将紂師不倒戈子否也故曰無太公尚軍不周也夫齊桓 富立斜初不當立則仲不宜事斜而宜事桓也於桑何誅 TT管仲非太公衛也然而為管仲難為太公易何以言太公易 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說者城有所不守龍道相 也人工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继之紂之虚失天下 本東 周花工紀 Ĕ Ť 日北古古 麻短不什 新地路國南元年國相公會諸侯蘇人輔人于比古八平院劉德八不至總人成 付れて かんけ 古河知 人子便利 東南宮萬末開公請之歸曰始吾故子今子泰四也弗敢子矣萬病之四衙心處第王前子納齊至其為得王亦曰董王〇乘四之後留正公 (B) 東記董王二年 桓公請萬王陳及萬雲孫養子歐龍之 家卯里 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接不 的盟於何齡班公将盟曹禄以七首納树桓公千億十三人處之侵地 整桓公之信者于天下自柯之盟的可犯而短公不敢曹子可變而桓公不 可於是逐点曹深三敗所亡地於國諸侯聞之皆信衛而欲附馬此辞護 公許之己而曹冰去七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梅数無與聽地而殺事 思及至王前子関立 己元年初在王炭少子子賴以為問為師欲立為太子不克至是大夫 任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 解爵其與之子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 〇恵王 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極公本在一大大衛中之相威公也許子等之獨有公本王而孔子小之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獨桓公女內舊如夫人者六人故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內之祖威公也許子等之諸而不遠曹末之盟督盛 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奪後不行之是在秦侯交主妻盟跡山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不以正未放之世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帝文 愛王 **電面沃式公稱代衙侯經戒之盡以其實器献王王命為晋侯** 名胡蘇莊王之子在位五年〇按語法有罰而送日釐 名関發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〇按諡法恭賢慈民曰惠

世来行 世史風湯教を四 不知料 晋侠二軍 介 包 枚 郁 五二流 千五〇三六十八年一人及為年度於代那解白公的宋朝教術邊鄉行等場等納八立其弟與子祖茲而生者也此生有于二公及宋祖寺陽二夫人何能致政于原邊關師敗猶較於公翻來清潔河立成公申以廣于曹奏 等支上年那亡腳桓公之前問父老曰那何故亡曰以其善,而思;也以自己年之能懂自己可,出五年之能懂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年以東之地以為從其實公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以東之地以為從其實公為其名社教辦報而自立是為成王,以中四年,劉明剛不明同一談的師代間殺予頹素東王歸剛王與鄧麗 之了而寅十年王使名伯康賜謝桓公命赐於且洪伐謝以其之子頹也至了八年一晋獻公惠桓在之族倡與土為謀城聚而處群公子園而盡殺 茂優懶網逐之至於孤竹命職黄間〇尼未十五年閣人殺公子牙而立 公曰若子之言乃 田奔温海縣景衙翻及諸大夫立子和為王 柳十一年極人代謝敗之数少五種之罪取略而還〇丁に十二年上 所とし 不 東周惠主 纪 度父與為國五人各怨王李其田圃宮扶召腳腳伐問王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不能用恶,不能 各種學生 楚 報公 內 行息 殿道 至立到電腦之田及衛走為李孫氏○葵女十九年清使成後四以封衛 医射衛師即即即國師城區姓氏田清侯城と於武縣世紀八日衛侯赐奉友 陳立之已版者九两年王使年孔致除弊於期何公使無下拜何公乃管于而誤明春後曾極公乘而於王使年孔致除弊於期何公使無不疑何以來的文本性於東西被求在他於東西被求在於東西被求在於東西 世史類編奏文面 和公師諸侯會主世子鄭朝子官此不與王龍切子以帝也〇晋城師鄉非以鄉其鄉生尊千中生醫死所廣東等一公子東非美帝北帝一公司一十二年曾侯公教其世子中生與公然於非政軍城乃諸置帝千〇紀六為池錐來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吳莊東對 大孩也就來無所用之師退盟于召吳莊東對府 大孩间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乃變國方城為城漢及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乃變國方城為城漢 敢不供給昭王之不接君其問諸水減城故不矣群妻師進次干煙超襲即遭暴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沒寡人是問以熟者對曰貢之不入罪也何変置征之以夾輔問室爾貢包第不入縣等以自王孫不共貽無以縮 即逐代濟學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己丑二十有一年兩桓公以諸侯賦於條棋縣戰船之師侵劉縣潰賊地號令之奇諫不聽遊起師墓所里克苟息帥師會職代號或下喝間有息以應應之東縣蓋縣之聲履道だ躓以伐魏度於許之且請先伐 到於每子使風完如師鄉侯陳師與完東親曰以此泉戰誰能御之以此 展午二年 原籍《宋桓公御記疾大子兹父讓無兄目夷長且仁目夷辞 也已二十五年王前本子鄭立 ·立山則置非曝亡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為弊恒之校難也示息必若王子家宣孟子論王霸有曝、惟度之矣切婦別因為雖遠氣象失曰王子家宣孟子論王霸有曝、惟度之異彼齊桓遷和于夷儀邢遷如 是其重左氏之褒功也立論軍右是其等 本京師遂城院就處公歸其職 百千王仍取其乘與望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〇按諡法群也有德曰襄 ○東月東 主紀

氏之(意) 天之(意) 天之(意) 天之(意) 人重言之 恒公平我 其五年年帝有龍惠后海里母早晚飲立之而不克松带召戎狄伐間王知之将珠 礼画心幹 刑之人 次 基 級 者九屆 更過勝晋侯經公司侯受王隋過歸告王曰憲法其無後平王賜之命而 叔常松带奔南鄉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檀黎之管仲受下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故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之間心及日思小白祖公余敢貪不生之命順越于下關煙也以遺天子一種是也獨看用小白祖公余敢貪不生都之一本也何公惟出曰天威不遠賴起及 辛未一年一一一思公夷吾以秦郡之師入立為回侯請里克曰微子則吾不 尚可磨也斯言之站不可為也有息有馬松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言是公司無公司等他就言之站不可為也有息有馬松元凱以為首息有詩人重息產民馬 盖敢不下拜谷受解作堂上受 一年里克段其君卓及其大夫前息恩撒公前為大夫初鄉聚存奏者與蘇公卒奚齊立院生管里克申陳其君之子奚齊有恩為齊立家在與於上城中我其君之子奚齊有恩為齊立奚存一一百於正故奉孔子遇晋而止之曰可無會也濟侯不移德而勤遠略 此雖然子試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子克田不有廢也君何以 **前息而非所以為樣也** 站於歐公本沒之前而不可故於已沒之後也思則左氏之志所以東東有恩為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答君心之非而遠以死許之聖言 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特之者是 人穿衛之行君了所不說也夫立嫡以長也默公滿於母龍慶長立 一唇恒受那拜曰天威不追顔咫尺此非畏天威也欺宰孔也 心至是滿矣此孔子所以料其終亂也一百公間管子之言而後下其則桓公初 人 東府家三台 之を文元第 世之安 杂正天下 世史越獨养之的 三十八多而後擊之東師敗精公傷股門官 磁馬國人皆於公公曰君平不重傷 「大京」撃之公曰不可君子不由人於厄於齊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 が臣莫如 原 種非人情維近雪刀如何對曰自宮廟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勿已則屬 君照與分 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は私子胤子私以問日郡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死如何對曰殺子以適 公與愛戴米人既成別愛人未既深前馬曰彼果孩表次其未既濟也講話林滋莊于京 №〇十一月開東公及愛人東土的宋師敗績如您裏功民病城刑法民懼康遂因其清淡之○堅未十四年王石权带于國經朝慶成王顧○屢保十一年愛始與際恩陳樂即會型○梁伯龐氏好土僕伐虧虧人殺無對宋襄公立昭是為孝公○ 巴州十年,鄭文公捷始 朋可管中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権 故籍保成周前伸張城散光00万十七年第大天管中卒初管中病桓甲成五年三以及難告照野桓公使中孫湫入聘致諸侯各於卒戍周 攻京上六十七日ア島出于力・易牙立無處世子昭本次定裏公以諸 戊寅九年都桓公自入國 比主盟三十九年卒五公子各村富華立遂 為二毛 照并白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家人 有萬世之女臣置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那夫大人者顫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繁然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裝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歌為之 錢簋及站而三騙以大夫惟謹僕天子之礼此其器岂不小钦楊干曰冠常所如未能使之皆率敢也而偃然行以天下為莫已若也來然而 金仁上一直以受子者之野為此故忍即極公身不能容子然而為王金仁上一主十者以及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 大器其循規矩準絕形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沿之矣 容叔帝国将由全義王兄弟之爱未免卒職王室異日之橋云 豆果温入豆以王而僅止核新此其所以為小也悉以為周天子存血可以王而僅止核新此其所以為小也悉以為問行持君如此不知之 東周紊王紅

相

作 汽车 作 汽车 小学供す 智则加 者石不 · 斯斯· 南 和文公用119子子不成列未成件也 でう 矢 高伯 及 陽 労 協 原 部 宗 之 日 明 と 作 ま か な の 市 に で う 矢 高伯 及 陽 労 協 原 部 宗 之 日 明 と 作 長 平 懼 而 不 敢 遠 二 王 亦 叔 父 所 惡 也 無 若 攻 何 不 然 以 父 有 田 而 隆 又 何 請 馬 吸 置 侯 珪 用大姓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產二君又用諸海昏之鬼水霸不亦姓子 (本不 也 被 十次 雕之社司馬子魚目夷曰古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腴 世失以為宋文之仁先是壬壬宋文公此縣自公使 私化言 刊化集德之 子以前的多 明祖之意 ř 养佐 犯所及 大学講 记先经 丁二 計事 海米之公 一次、東川東王紀 東東の丁南湖田史、記書召首臣而早思記事之近華电路也廣府王伯 東東中尼田以臣召乃不可以訓放書曰天王府北河陽普文之編城地 高文公召王會于河場除主教土諸侯舉朝就高成公以歸京師王以武 を計載せ〇年卯二十二年 置文公初為公子過配不禮至天堂東源 照釋,文公亦多 衣斯·即使爛之武夜就終公日上前徒以告還不如舍為東道主終公與 高以東常先午十二稿師秦将孟明經有倫感獨而返回人以及美我政甲午二十五年秦穆公不聽奉成之諫而用杞子之謀将伐爾勉商人弦 **发已二十四年晋文公重百卒千辈嗣是為** 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竇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晋文之覇子犯先較之誤居多先較報施救惠取威定覇之說已不如 德義利之本則皆關佐之心矣夫有思則有怨 枚宋因報 西也至於 曹国衛報怨亦已其矣晋文調而不正信打 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際國天子之色對天子之經使二子曾泛事於真田上時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盖永會講也人上一朝止其月益齊桓之家不治而晋文之家事治也,故有九年,其輔翼扶金七上一按晋文霸功不及齊桓之家不治而晋文之家事治也 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所養言者也然否二人而観則子餘之言論風格心之感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是找惟用人一甑頗将古人推賢遜 百又非勇犯所及 分

5

文公知会 也以明編末之前 も伯末金 泰院公報 作文公 宋人林昭公立動議也公公下方三年耳歌大舞順之敗成于柳邊郊曆宋人林昭公立動議的公公下方三年歌於公子創場東京之昭公科白無道又以計入難以免矣○原改二年來飲公子創場東京之道也已則及天石則無禮而計於有禮者曰文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及天石 職○成申六年鄉公子商臣林上老舍而自立經為○王朋士班立時也民衙利矣逐也言莫如之逐逐天圖五月鄉文公卒君子曰知命は 利矣孤必與馬左右日命可長也若何弗為鄉子日命在養民死之短長而不利於若鄉子日首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民民 丁未五年御文公卒于雅暗且嗣是令初期文公上建于歷史日利作民僧叔孫得臣敗战打職府处者獲是状三人編为贵好東京 已明元生和侯然侵衛福籍姓遂伐博斯對季文子日解侯其不免乎已 「成成二十九年命奉為四方諸侯伯○屋子三十一年養豫公任好平子には川八臣也其不群也能俱思也子祭之也也其功人也能等善也用五明也左氏日君于是以知素後公之鄉郡也非人之日也與人之童 唐三十三年八月王前子王臣立 管嗣據為在原伯于確送死者百七十七人秦良臣于車氏之三子を息 **一個海河美冊取王官入郊晋人不出乃自學連濟封般产而還逐覇西戎** 〇厚王 〇頃王 年第月端自殿之敗悔不用寒放百里炎之言作奏等以自見至是伐 敏虎為殉皆常之良也國人家之為賦黃為 名班項王之子在位六年○按益法真心大度曰匡 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〇按益法魏心動懼曰項 在原文《绝世子商臣校文成王嗣自立候爲〇丁酉二十紀春文《卷世子商臣校文成王嗣自立候爲〇門傳公卒于妻嗣是為公未養養及妻夜氏妻〇郎傳公卒于妻嗣是為 大夫書 電公族教 改善を 重ねる では では 語法 地為法受与借也遊慮乃見 宣子使守迎襄公弟里曆千周之之是為 陳語日世賊於于而誰宣子曰鳴呼我之懷矣目胎伊感其我之謂矣試之思史地等是日班所十一而誰宣子曰鳴呼我之懷矣目胎伊感其我之謂矣試了日重知繁語、牙動盾紙其形以不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故竟明及不計 而死獨信 東子間外 成殿 編 年子間が定王使王孫湖方と第十班問門之大小輕重於通月衛が牛傷口改下牛又死乃不郊補望祭泰山河海三〇趙仪陸墜之 重公族教部看後趙穿攻殺重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順書曰 一於此不如死也觸視而死其人可以此國斯言為之 #司冠属帅曹教而假張魔退襲回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奏君之命不信有 朝通官于趙縣諫公惠之使組慶敗之後往慶門關夫盛服丹朝尚早坐門廣六年初間黨公夷皇不君釋致敗鄉鄉從鹽上第人而繼其解先也與東京公衛宣公會于平川沒值鄉人取歐海西田電今以溫賊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〇溪五五年議章公益敗也其益好北也保而利之則主叛也是以去之〇溪五五年議章公 公納之孝文丁逐出竟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若者事之僕以父紀公龍幻弟孝伯又多行無禮于國因國人統公以寶王奉衛官 周取其為端對日在德不在出黃思之方有德也鑄的象物用能物干上 底止成王定門于郊即上世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問徳雖衰天命 下以承天休徳之休明錐小重也其姦四昏影雖大輕也天祚明徳有於 暴虐後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弱逐情號稱王至是始霸雄制上國口正 九外元年五百年 成公一十月王前第瑜之 如孝子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應聽逐為在也傳統若父其人 了赤嗣恭恭氏會公子遠就其君之子亦及視立公子倭眞為〇萬大子 の定王 三年、樹在王旅へ樹本丁爵自夷王之世已修稱王及属王 一 名瑜匡王之第在位二十一年○按諡法安民法古曰定 八谷他相敷怒杖公卿人立公子完美多息公也〇御文公在 **月月**區三紀

与型王泽 代こり大 五新天 気知わて 不是外面 しろ利 大之内 王代鄭門尚林父師師敢鄭勢大敗問師于與世立特代蘭威之一一次都門尚林父師師故的學家九年與複數引軍十十年軍在僧家之後冷及飲料夏氏公特夏氏公特夏氏子徵舒謂行父曰似汝對曰亦以君主成八年陳重公直孔室儀行父通代夏姫各東其近身之水戲于朝港 杂指干的皆而出公欲殺之午公遠與歸生試公立妻公里随在王代師 語公子歸生日式食指動必管與味公食大夫花召子公故弗與子公然 改此之輕重未可問也差千羞俱而退〇两限二年 朝堂公東京衛 王之聊,亦桓公正而不論不供使養軟言不由說道、夫子言之又含以附于亦桓公正而不論如後是東京不動而以連集戰人退三文然晋文公論而不正是一份政府政策上原四不服屬以兵讓如行降鼓工無以十公、四君于不重傷不像二年世取也五霸莫如桓工無以未公代如集伐宋牧颠戰于派公陽版行盾之一五霸莫如桓五之會見廊水楚會五次與縣業求嵩侯不是而養之、與蘇灣侯弘之戰至國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於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重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 師乃不舍二毛不鼓不成列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喪師之戚 東、近代末明年典宋平 宋·莱省多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少後後朝几五庚甲癸亥代末襄省多不如桓文疆是不如秦葵而與公之田 新人見月久三紀 楚莊初戚庸以自豊至窺周而問門已而伐鄭伐陳伐宋始無虚日两 未乃以其督臣以後死心十人三良與為 可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因宜再己而伐皆伐戎以成劉米两手後罪後成故後義為益用十二間地干里 天下遠不後宗齊 尊王明義之誠心其氣量不足稱也不然仲死桓薨何至五公子争立 不免小器之説以其後知挾天于以令諸侯區:為霸輕之舉而非有 莊卒益歷七王九十五年於此矣來桓晋文功在王室奏楊定晋君至 胡毀湖口玄霸送典始於在王十二年來植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楚 被王封始城由是為他氏 分走 **聚**類 南中女子炎班()三十八年)四月衛孫和子良夫與劉教子斯題及續節能入中南中女子炎班()三十八年)四月衛孫和子良夫與劉教子斯題及續節能入中東北中五年帝王帝大二年丙申至是勝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五朝之秦終 身成公 **建孤孝** 世又類編奏以前 į · 叔于奚放之獲免當之已幹請由縣祭線以朝許之其後孔子讀史目情 原衛大戦于野界師取績和城宣针への心方二十一年原山前建河三後之の六月間部五以解項公侵逼船衛邀請於問景公師師伐劉以校也不如多與之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假人是與人攻也攻亡則國 雜試會要察通子在城而同括逐之校在城型干成公而勢卻敬之乃之日也久日可愛養百可是看生別納要問成公婦衛城門為司冠将 計治室分 城衛廠告朔趣亡朔不直三子必不绝趙紀朔死不恨實 西丁元年 養城公使各之夜後和口吳王老置朝問達題觀諸侯禮歌 日不流〇十一月王前子夷 侯問問公禮来鄉侯為陳前王禮樂歌三代之風壽夢自孤在蠻夷權時 各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〇按諡法平夷不繁日簡 天 東川完正記 人回題衰不日之日也越看其日

史 54-103

首任 住百 件 時 門骨が 世史類編表で山 玉豆虫 即咬之功 ヤン変 丁克北山東 十九世孫秀夢其国始大王先是衛王王代陳城東徽部之母夏城色甚年北世孫秀夢其国始大王先是衛王王代陳城東徽部之母夏城色五年明月〇丁丑二年長始通代司兵國即今衛州府初太伯建位李恩 自立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将見子藏于王而立之子藏辭曰聖達節次 美雄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令尹千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亦不敢 取多經期女也巫臣使歸鄭巫臣奉命聘部逐過期取足以行千友以為 中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平遂逃奔宋乃釋曹成公 一百十年音属公等會子眼計會成公及易以土後間宣公庫之太十五 其法者無無也其勇者義也 卒敗姓文子疑若儒而無緣矣然不及一年三卻珠屬公私看童死張 展東山 德而全共宗嗣中社稷之臣也即陵之役范文于不改戦宣徒,便到科政強弱而知勝負山将本之前也了 皆天本 思考第二十五年日年年了一色使孟樂が門因親終請的見名之皮以和我們學会世之刻始來之中。 買事用電子的 设山水 看達公院 六官之長 产生 察家公 提择好字 E田十四年公司等東九月王朋子池心立師民典語言所以能復霸世位城○衛成公黑城卒十年嗣兼為斯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夢也聚不失職官不易为壽不渝德旅不遇 公孫周丁京師而立之是為博公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賢明即位于朝語戊于十三年曾與書語都至為我之典中行條就屬公州浦使省善勢迎 諸大夫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将安用君二三千用我今日否 惊公以其半陽親終自子教家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患之便親終盟諸戎其後已多會子關國以服腳腳人路問以歌鍾轉磬文要 **藤潼匡困之牧火患禁盗馬溝城飲有罪矣節器用時用民使親鲂親語** 亦今日對日群臣之頭也敢不唯命是從乃命百官施合己吾遠鄉茶極 師後不動五甲不頓四也監于后羿而用德度逐至過安五也間侯婦乃 **|百戎狄無親不如代之魏終日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将親子我我德則睦** 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目居安思危思則有俗有俗無思敢以此規公曰 夫集以安德義以惠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和國同福 君之重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馬抑臣碩君安世察而思其然此 和無所不許請與子來之辭白天和我秋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匿 民种主野稿人成功二也戎狄事雷四都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 否則携貳和我有五利我依薦居責貨易土土可曹結為一也邊都不養 〇雪王 名泄心簡玉之子生而有起在位二十七年〇按諡法弘而 不損回靈

1

孔子生 兵国政 態感人 か議員何 **兴**乔札 利亦無貧民祈以幣更實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 節三駕而愛不能與事見左 限府生家公務ニ繊維為体面觸以微号自然至豫乃額家公生丁公中二十世為帝し生漢子咨問命章子咨為改後国子家與劉詞數子蘇子基正八月二十七日樂都邑大夫汉孫記生孔子な189年8月五千家之 舎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均有看者盡出之國無滿積亦無困人公無益 177年無事應之質王際無武王之聖而季于為來伯之讓是狗名也被謝典出財政及人不計亂非智左在明太史公當而無疏余有或為內外不是一謂疾先君之命非孝附于藏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因義君事以及一楼本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養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寫 也神公又能謀於魏絲以息民聽於智武于而不與發戰故三駕而裝造叔附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晋者二十四年至弘誠之能感人西上中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陽馬納斥候禁侵掠打上一種于曰會千蕭魚鄭服而請會也不曹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晉 斜與之争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年期以公孫傷好為大夫〇康成二十一年等表二十月度人立公孫則按棒就書蘭原出幕奪不日掛於又第極此與解於為本院學院一年一年一十月度一次問本子殿立是為平公正於別接棒就書蘭原出幕奪不日掛於又第極出其影攝正使第一共王卒子昭立是為展主〇王寅十三年獨侯誠公出 東周豎王紀 東平仗儿 用来である。 **押校** 不建不发 世更相編卷之四 東人名美 門上 图 · 施之舎父左右請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之請又云歌 一般等於。成午二年,熟党侯固為世子般娶子晚通馬般就景侯〇宋平公夫人伯 文使處徐君已放逐解部懸其第而去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于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子心為 「中」因之徐:君愛其實物季子心為 逐速火而死〇鄭公孫倚野為政使都都有董上下有服田有封迎歷井 前十青立○使于康王昭卒于康立是為如敖徳人以未成君為敖 舎之南史氏間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丙辰二十七年三 取我衣冠而猪之取我田崎而伍之執殺于在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力 有伍大夫之忠俭者從而與之泰俊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 馬以議執政之等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惠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将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清于產毀鄉校如何于產日夫人朝夕退而將 日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崎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〇動 日今而後知吾于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前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不 失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放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薬之也然明 者之何毀之我問思答以損怨不開作威以防怨宣不遠止然衙防川 〇景王 名青堂王之于在位二十五年〇校證法由義而存口景 東問景王紀 吾不信也〇巴未三年聖美公午自丁己

おき者不 御者能改 天成時 李國五年間侯使懿宣子起聘您親書於太史氏見易泰與思春秋日周 | | | | | 停略公 できた。 「大きない」では、 でき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 できたたた。 でき 商場えど方 云清文解為的第一命也而傳過那再命表大而優的語三命的而所能正考文派或義文的佐宋三命滋光表文章受三帝而愈加养政故的名其祖弗文何以有宋而授属公傳文行北久廣文前出史縣公会大人是在北美嗣懿于四孔丘聖人謂商之後城於宋孔子十世世北天孫秦為且死誠其嗣懿于四孔丘聖人謂商之後城於宋孔子十世世北天孫秦為祖不答粒死〇厄如二十三年孔子廣周旣而友平常閣大夫孟信子病監不答粒死〇厄如二十三年孔子廣周旣而友平常閣大夫孟信子病 十九要子依开官氏一歲而生怕魚魚之生也創的公沙鲤湖孔丁荣意之何之门丑九年廟人鑄刑書於雖己己己十二年孔子生怕魚孔子年遷矣運平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凉其敢有會依法於貪敢将若 其世子上之本平上命間日我與夫統者不立其位以與弟性哭泣飲辨與其弟棄疾給比自殺棄疾立是為平王○戊寅二十二年時中公産飲之既因名曰鯉而学伯魚〇任申十六年港公子心統勢子堂王度於記 其度故能有齊也民不可這度不可改許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 東中四年景都公問中行移不前具攻秋千太原毀車為行計訴状院官東後春後之為上五至是本於便官丁野立而本桐立即為 10 楚故共王子園弑其幼主如敖廉而自立是為實王更名處 一年 三枝 第子稍進益馬沙捷平王華疾使任者為世子建師曹無極為火師而無常子或者以為明人非問所謂處無者與若了之通補也 孔子自問及干像者與大學大學的人,所以為增至於龍各不能知其聚風雲而上赴天也今見老子其精 の前級民 打干船川 問子達了 有拖首件 はく命 李告之一良真的深藏若虚君于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於子曰爲善李伯陽又曰明婚為問守藏史室讀。孔子與敬叔至問問禮於老明老者應舊經入也許所戶數卷代李姓其母尚述除州下向生田此科名耳與至周問礼於老明訪案於長級恩非住之所考明常之則來第〇老子與問公則來第〇老子必師事之及後了本數子與馬部故叔致級該子特往學禮爲數錄經 至難疾数月而本仲尼聞之出第日古之遗爱也〇族限二十四年七月 于劉丁嗣之立王次于極為王子朝因廣臣百工之喪職株者即是衛先是太子聖早本是王十五次子朝有能線赶打王欲立之未果會即軍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濡消民神而玩之則多死馬故 平初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世子建自城以秦宋朔子迁我还看及子尚还員奔吳〇丈大夫公孫倚奢諍之王執奈仮召其子尚與員尚謂員曰我能死爾能報婚短之尚歸寵王為達聘軍子泰無極與運勸王取之而實建于城父諸建與奢将叛 不侵之領方之部行是以納合口此的中以納我口险之怪也其來如是來而人領方之部行是以納合口此的中以納我口险之怪也其來如是非我作為并是所通遊益奉也仍由我也不受命一亦其敢全種雖也限の機能前所未被之數照經循語而未婚再也問卷亦其敢全種雖 磨顏回鄉尚非生○年已二十五年前月玉朋子後該位在第王王室 野其能飛魚音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編 逐夜使人取猛如些宫里于出西子朝之徒秦王猛以追望于軍子殺逐 一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在陽龍軍子奉子猛在在宫以歸子朝之徒王子 吾聞聖人有明徳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将在孔丘平我後 可用是主然 ,師師納王猛于王城猛卒諸大夫奉王稱

世史類 **枚提入到** 医门状学 在班人縣東共大 息也有力如果它師無伯使於館包看依庭墙而天日夜不絕我清人非然以大集包有力如果它師無伯使於館包看依庭遇和政友是那班太優思教如名養養養達道具代學院入園遊鞭平主之民於史公田方子看舊於江上連九食 中王成文所投員本為與包香別員日我必樣的包香日我必後之位員 第五為王益猛口悼王無記 既奔馬而帶我卻死伯氏之族相州黎之孫話亦奔吳為太宰以謀我首 任午元年軍子劉子奉王居钦泉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據王城軍十割 于朝出奔晚教王入于王城〇年卯十年夏兵及越史墨曰不及四十 之田晏嬰上之孔于友象〇 百四年曾師及劉草之師進攻成周克 申三年題為果子當〇孔子商新為高昭千家臣見景公公欲封以尼 立朝者非也劉軍之立猛者正也故春秋再書以善之傳謂經曰王正丁唐湖上於王城卷景王崩後太子猛當立無子朝不當立請臣之故丁唐湖上春秋書劉子軍子以王猛居於皇又書劉子軍子以王猛入 者礼之変好則煩詞也 者見若尊清正别乎諸王子者兴說簡明平正矣又謂立為君而稱名 各巧景王之子悼王弟在位四十四年〇按諡法合善典法 無力出師中包香い Marie Ca 名の様は、 而 2. スプリング 2. スプリング 1. スプリング 公方属司馬拿兵以從被未對稱言於衛侯曰孔血知禮而無夢若便乘人以兵東京事情候從會察候以干峽谷東蘇蘇北丁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於以 停止二十年處以孔子為大司短曲中當等為司監理未來的但常國即已哉、停止二十年處以孔子為大司短曲中當等為司監察即為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學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 李井以為為四十之作五十之都因丘陵為南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也史類編奏之中 父薨平 先少至 何報こ 以之一級粮侯必许志馬既會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旅級或鼓謀而起飲 災君子 **無師敗與師乃騙昭王復國** ·制為養生送死之餘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室路無拾遺器不彫 紀師師納王王八千主城の康子十九年震用孔子為中都学界等を場合了一門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居子姑獲の戊戌十七年冊平公 同申十五年 曾曾参生及為前前部于〇王人投子朝子整〇長在統入而縣之此何為於若子胥者益春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馬首足異處排於景公惟歸語於其臣曰 以執傷君孔午歷階而开不盡一等機解侯曰两君合好法而衛夷之作 南以君子之道輔其若而子獨、史状之道教事人使寡人獲罪だ 那有前來官中之樂優倡伴儒戲而前孔干超而進曰匹夫熒惑兩無點 好作神為不祥作德為您義作人為失禮君必不次前侯心作歷之惟處 以去見之非縣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多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逼 乎干骨必欲行志則掠其四境可矣破其師兵可矣亡其嗣君可矣成 忌為然而看尚在死則首思在無完矣于育不是之離而觀惟平王 不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而乃是匹夫之於鞭平王之尸又以班處其宮 之歸王於勝以續太子建之嗣已乃察身而去之或以死報其父兄豈 費氏之世可矣如然猶未釋也数昭王之罪而發之求子西之賢而立 其後當可矣于是楊暴無極之思毀其境養豬其室應剪其百為以珍 芝於君父一也平王者于胥與其父兄此面而事之者也無 太史公謂位于骨以報雙題名盖襲於時俗之論也夫臣子

秦子衛注 子 時間 有有道 以為一同心不可不禁也の孔子觀技術植公之面有歌器白吾問者坐之器虚整禁管权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し子産誅鄧村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 者五而盗竊不與為一曰心達而於二曰行辟離而堅三曰言為而辨四正如懲之聞人有停 电天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平孔子曰人有悪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如沙妊統即門人進問曰夫少 是獨立此小人之禁雄不可以不誅也是以為誅尹尚人王洪海正問公少正知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羽常聚強學足以反 即歌中則正滿則養明君以為至誠於富里於生側顧謂第子白試注水 馬乃注之水中則正訴輕計滿則覆除清酬大子喟然数曰嗚呼夫物馬 記聽而傳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浮免於君子之謀而 多面 一次 見周歌三紀 思與於爱僧之口聖書出於狡猾之史非至當論也 民諺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僧将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 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的過也以質知過 海中之公舗の 三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于首就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放以信矣入其色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其庭世見斯尚悉之中 人東月勒王制 子路沿衛 这不 提也 代越越縣收之重好浮以大整圖園傷門有重例而死其子夫差立誓以己己二十四年於越政為于國智初越王兄常卒子句或立為國門于先 春以為陽原故屬之今非也釋之去医過潮于路治潮三年孔子過之入孔子曰又王既沒文不在故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医人其如子何医人曰 唯不敢忘後三年乃報越奉馬犯師曰越今為紹與前 復讎使人立在庭有出入公謂已曰夫差一四志越王之殺其父平則對曰 信以寬放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 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色墙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本 養土養可得聞平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虧盡易草求甚時溝油 不敢朝飲其羊公頂氏出土妻園園民越境而徙三月川常牛馬者不儲 武者者後輸法衛之第六事者師之以諸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近循語 取羊有沈循氏者常朝飲土華以亦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惡不制有極 優賣悉隊者不加歸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恰過男尚也信女尚見順君 之大百也夫兵復父仇在夫也之一職傳謂春秋削而不事在公之忘父仇為可誅之五人差之後父仇為可尚此者 吉杉

寇雠以是求伯爾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豆焼干年生灰千年教訓二 而長冠雖後雖悔之不可及己收姑姬之來也日可俟也介在發夷而長 失人親不棄劳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為天 今日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将曹之不亦難手句践能親而務施施不 一個下戶雅強公成又稱地班一次殺扎子伐其樹為天能孔子微服去之例在二十五年會定公至子前嗣是為〇孔子通會達成與弟子智禮大 O(新世子)期間以各个家族為大人南子在家村太子在野歌及工作发展。 新妻之謂數陽建口是我而朝少名我類乃發之演曰語乃劉夫人夫人見其色而而是曰刺賴行發命於親其手以營金為中宗皆下為之而也一一到一是為 為汗法於婚債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自使於蘇萬五年於鮑氏夫差間 運動動人日東門有人其類似克 般親其項類學兩其有類子產其要精 一年之外為其為沼子口齊輸晋記言射要心使干她干般送之韓間子 動師○越及食平後島伐衛在員練回越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花事 即其所以不書者或其之不報或史之追文也 海賢が 見君子法 E之法: 子路は運 有王之輔相有如顏面者平白無有王之将卒有如子路者平白無有王子可且其世之人名於悟盖以之今并子西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貢者子曰無是年後子黄至楚楚昭王與師迎之将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訪者二十五家為 公十野村 夏大冥家 「匪虎率被嚼野吾道非即吾何為於此中吾通益不是和何故乃在供指数終徒增國之於野絕粮孔子曰詩云孙難何軍匪兒科去声〇野牛陳軍於城父使人聘之敬礼轉陳然大夫語曰孔子用於楚則陳慕危矣 夜申二十七年衛堂公元年初公款立公子記部解及公平夫人命公子不足而又投其户我盖祭其鞭楚平之户故亦以其户而及乎爾也 一千百四夫子道至大天下真能容顏明曰不客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ic. 王子三十一年孔子自落如葉造城及于悉人府降等事、寒伐 五述三王之法明周石之業至若用之則幾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子 文王在置武王在獨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在持據土壤賢弟子為 官戶有如字子者平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問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國二十八年周劉氏哥洛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夫差之臣也胥熊後具而覆楚則亦能泛越而覆矣也豁以此尚潛自 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釼乎然以胥之忠差其知之習矣何殺之 正為所濟余獨以為首之自取馬及日昔為楚平王八臣指令為 子胥之諫如彼其忠美顧宰弘之潜骨夫差之殺胥論者皆

史 54-109

再有回君子行度於禮施處於摩事樂其中飲後其薄以丘賦及奏若食及午三十七年會奉孫欲以井田多少出軍賦使再有問孔子不對私於成業軍於着無峰前標都 是三百五篇記禮正派晚喜讀易言編三絕度學院主百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盖以記禮正派晚喜讀易言編三絕意樂等三百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盖以記禮正派晚喜讀易言編三絕意樂 為長衙人日於姬姓我為伯爾司馬寅曰夷德輕請火待之乃與之先〇一年三十八年。民差與尚定公子相會於屬此事長民人曰於問堂我官無限則以田賦将又不足子季孫欽行法則局公之典在不聴 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縣與下至秦緣部科號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丁巴三十六年孔子在衛季康子少幣迎歸屬哀公問政騎來越民終不 八九子添白焼灰至陳〇葵丑三十二年類回平なられる及正 環孔性原日 恒子知鉄星 請 易 計 見 春可有 秋以不知 おれる 「大条件也不可の筆画四十年」では、一次変数で心心宋之が野也景公多一司がより一部陳恒弑其君間公任而立其弟平公教孔子謝此請劉侠成計シ三家 人為致軍 七大類編巻之四 《清清》一移於歲公日成饑民困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聪早君有君人 墨丁常白可移作相公曰相言之股脏口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日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変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諫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其所心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然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新久矣有以之。其此惟私世及之正莫近竹春秋春秋之中代君三 紙珠死之罪其實好以為養為惡而不知其義 冝者為維知也 第二世也春秋大義数十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谁其敞辞隱義時措後至一後世以史視春秋謂榮善敗思而己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 通春秋之義則公家首思以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蹈篡 奉歷千餘年未打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 已機以来聖王與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 一 見同歌王紀 仰之莫不宗 人言要

冥吳王許之句張及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即即仰膽飲食即常膽身成處三年應收爲滅之初絕句晓為吳所敗棲于層極使大夫種行成于 老王誅孤臣孤臣竟者亦欲如何楊之赦罪句践不恐欲許之范魏国雷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於何楊孤臣不敢送命得與君王成以婦令 自耕作夫人自織打節通斯坡的下野厚遇賓客服有再死與百姓同勞 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代為吳王兵敗棲於阿魏副船在吳使 十二主為東周君七年五千又歲二百三十而周亡 中庭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二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四十一年 年度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五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四十一年 東成共二十二年九歲二百七十二而孔子生又精至最王二十一 年度成共二十二年元十二年 東京共二十二年元歲成○○五四十四年王前太子仁立是為元王の集 一千長伯魯幻無恤丹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於二簡授二十曰謹識 東元年就後與党追至国不及乃還秋绝代東夷縣以 問的簡子軟 為天下者平 古文 一員而處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晋陽托好而得免况則及至可屬絲者取之不息至書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問于雖 之教錐資貊之 〇元王 名仁敬王之丁在位六年〇按諡法行義說民曰元 ~和不可 蚚 河捨乎 東州立即稱疾不朝或遠種且你影賜級死發裝經霄珠王乘舟江湖浮海出鄉經報謀臣亡城王為人長頭為家可與共果雜不可與共安樂丁何不去種 此市衣之 于周 劫王故言 元をなる 見難公米之四 于徐州市は旅京鄉致青子衛王力使人赐你命為伯使使徒令務整衛自發納任四時候諸無如則能請可送力以兵北渡衛部與務尚諸侯會夏龍非為吳耶洪人二十年一旦華之可平夫與不取及受其谷吳王乃 財快重寶問行止於應又謂問朱公特累絕萬頭於所類雖問新華日篇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愛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 姓名自謂臨夷丁皮父子治產至数千萬鄉人聞其賢以為相義寶司居 為大名之下難以人居力遺種書目皆為盡良子藏校鬼死走狗享敬國 晋輔問血盟而去為不如命乃選吳越将士西渡河攻秦秦俱自引咎越 以泰兵而鲍其欲故矣?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若陰携而赐厚之 無兵也黃池以會一舉而感以范蠡以畜此久矣 (ア上帝)天下之治不生作福而生於過看者於之基前者强之府也 人用えまれ 天後用發計野皆不足 即也

世史難湯をこの ①孩十二年一哥智伯瑶約號恒子駒籍東子度攻趙襄子無恤無恤走國東日智伯食而無信今即以順之不聽逐断數而行至哪七月而風縣上道鎮大罐方車二就以遭之風縣之君斬畔理絡迎鏈亦車更枝限斯赫 果日不如雪也強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速者一美籍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陽春便張直談的篇書反攻智伯城之分其地初智皇子将以瑶為後智 伯立昭公曾孫翰是為懿公而專其政〇圖智怕欲戚風縣於問題而無而分其地〇冊候然告卿邀請伐四卿四卿及攻晋集曹侯各鄉道死智 而專權音侯甲弱不能制是藏智伯妻子瑤耍蘭國鄉共城范氏中行氏的战十五年初電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強黨黃於之四,與周貞是王統 然十二年 那裏子經未除後養夏屋務飲代王使宰以金科接之取其財御民力心服沒成于之籍的文水器也失我不上確報果敢也一年的元年曾高強的水市的防伐納發陳恒的的被動或于聖丘的的收鎮至一人自定王然於五年年的自身的行不表日度 暫候人而以不仁行之經雖時之若果立瑶智宗必城弗聽智果到族於 (中)七年末期十个之即以土申為元年迎哀公復歸本于有山氏子家立院為 則替接燕正給則賢巧文辨禁則賢確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 地封兄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妻子姊代王夫人摩笄自殺代人名所死地 **②巴四年謝京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逐遊行動和聯旌乃如越○國人** 重崇的江澳同安樂即樂之學作江湖如去仇難是以君臣免於惠名(宋朝國到范蠡如句錢可與其惠難則為之藏兵以致其功知其不可樂極而趣肥失故其是故故則是 清泉 現 服 任 草 小物ととき目とて精到でなりはほろいているちゃらいないないである。人とき自己であるとなり、これのではからないのでは、かられるがはない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 京軍大事先主之所獨開也升鐸之所寬也民必和兵乃走雷陽三家以國人國 さらな、之余原は表子回次民之膏澤之實之又因而移之其雜與我其可赐乎世史策編春之四 、 東周貝定五紀 共雄與我從者曰耶則證禁刑今直世史策編春之四 、 東周貝定五紀 八次超氏裏子将出回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路川。近其城原完襄子回以攻超氏裏子将出回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路川。近其城原完襄子回 在報號 子康子欲弗與段規回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将代我不如與之彼祖作得整的籍也問元王之初年命并經第晋陽獨無他有難必歸至言為門清地於該康 展為是一家而解於攻慰也二子出統就入曰君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怕 人之為自中能害人况君相平弗聽光是趙蘭丁既含長子伯魯而立切子無恤於一·數点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平均埃樂事為音聽發無地 智伯又求茶量很之地的趙襄子無極聚十弗與智伯怒時輸鐵之甲以在持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矣不如與之以爲智怕桓子亦與色萬家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乃與之惠家之色智伯悅又求地的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宏 日子何以知之就日臣見其視臣端而起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怕不· 色是以知之明日智怕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必該臣為翻将說使主 地必請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五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変矣康子



世史類編巻之の 巴知十五年王明中午立是為威烈王 三門柳反朝馬〇巴西九年獨属三門〇漢成十年題成的 帝四元年初王子朝之就餘黑多在河南王城敬王避都成問至是王科 甲辰四年買家公女子柳立殿路止有經曲武二色餘千入干輪動鄉 是為武王凡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英元二十八年 王明十七张立凡三月第叔張校去疾盖曰家王叔自立 滕(阿子)二十二年楚城器(西市二十四年建城形)(丁酉二十五年 作品 自此中國無及爱性有緊張一種馬 **苟安五十年而傳子桓王州吁然衛恒都伯限許田華替就宋總曲沃** 而不知正其引成投火之罪王網經不振失當時衛或權之有功電年相聽陪王霸者亦不能正為正主首政遣兵成由徒知編其全己之力 高果彌就如的彭生務書桓里看非然还衛盗敬急子無知故齊及於 被晋京鄭莊射王肩熊道為武王無復畏忌九二十三年而将子從王 于會其來有新孔子所以因會問之元作春秋于平子之四十九年也 進施亦不能放秦作動時晋封成師魯請郊禮即取未麥王人及來時 附備與秦相花然秦晋發楚漸大征伐之權執于霸王獨楚偕王异起 通轉享不復附衛而為食并在端倪益此皆天數也幸晋侯赐有河内 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贡已失秦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九男之主號空存九州之朝贡已失秦襄封侯赐有岐封周典之左右 李樂觀三代史自周平王至考王總論曰 〇考王 以為亡也勝非其點者也每之者是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 **地震被照於勇其王商赐五仪唐於隆戎道脱者皆西走施河** 名無真定王少子在位十六年 取問者王紀 平王實始東 子項主票為後官位曹以無權而計有權知不免於縣來也宋人執路西伯亦雅失哉惜其三良夠遊不免黃鳥之家也王凡三十三年而傳梅不聽寒叔而聽杞子作警自擊录復晋離一枚刑禍而霸西戎賜称當時恭繆在稱桓始霸以來三置晋君惠懷文公管籍其力及殺之敗 **肉但而能釋鄭伯聴臣諫而不婆夏姬則僅足取耳盖五伯自問在王** 無勝己而懷奏師称天命而羞惧不公私都豊徵行私陳盡而問罪氏 遷而又替在乃伐陸軍問周罪敗晋派蕭雖名為伯無補於周獨其國 斌楚莊始衛光本子對本食情號始自夷王之初畏偽王而後去及由 境逐不討賊何群於首思也王九六年而傳予定工即鹽陳監相継而 國人而就父常不納僕則是而自為則非也晋趙氏就靈公府也不越立範去無道而不以道幸不遇乎極文也常人於亦現而立空菩撲因 許繁學皆非其正能卻克伐齊以收京衛差強人情馬深山之朋天戒 牛而循望然是民田而初稅敢魯成南即位而作五甲衛係貨子奚而 十二年丙申至夏歷七天子共九十五年而賴案終為當時界宣戸知 又三年凡十五年而傳子傳王斉檀首平宋乱因成逐人継邊曹沫之 門丹王至考上海首

急主難信仰平成群上卿之禮以不至師皆有足獨弟根城在於而以尊王室受胙下拜以明侯爰同秦納首惠以定與國致諸侯成問 次解宋國以全與國逐敗於師以推强敵退軍三令以殘成言會諸侯國宋時事又非而晋文始霸首誅叔帯以定王難继示原信以收人心東敗於楚秦臧梁伯秦晋遷戎於王畿狄取鄭櫟而立叔带楚伐齊而 國尋叛权带納而罪人不誅用牙下整刀不用照明忽管仲臨終之言 魯献慶父斌魯閔狄人欲衙訟晋師城虞號時事益非然於桓討尚罪 年而傳子惠王奪大夫之田園宮供以召疏衛之師故子顏之礼北部 尊代曾尊千為九河陽敢干召王代郭旗干報然九年之間功過相半 襄發無虧而三昭不有所托失其後鄭文朝楚者唐陳於會盟於楚宋 同姓之罪負衛立顏之賄耳王二十五年而傳子養王首桓首食葵丘 校刑禍定會嗣復衛封問楚罪定王舒皆堂堂之師惜其不係問置城 張發題王後無歸矣其時整揮行此各之光晋献戚桓在之族國俗私 **盟覇業稍成而王纳曲沃之贿以成其悉晋之思又自敢其王綱七五** 而權俸肆身沒未寒五子争立三十九年之伯主戸東出户而不飲宋 h

せ 只類 編成之四 班晉悼不能討孫軍之逆於衙晋平不能問住行之罪於客桓文之事将為之皆當時之事有足言者惜找人和晋而雖夷集餘於立而事奪率礼讓國以对于威之部孔子生昌平而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事天牧安國之利晋侯伐鄭以成载邑之监魏鋒靖施舎以赴楚人之争呉 久於,白東周其東平奈何齐人用女樂之計君相生愈政之心端昨不而覆部部沈備華飲羊之奸公慎喻出妻之、喪順演訟奢後之跡使得四方則會夾谷而侵田歸團三都而公室專跡少正而無雄熄觀歌器妻而大悖人倫巡叩春東包胥復變而本償的志幸我扎子宰中都而 朝之亂晉納王遹暴率的傳弟敬王干朝猶亂四年乙酉而王得入十尚謂乙能死員無報皆百世所称王凡二十五年而子悼王徳立有子 曼叔向科國事於将來孟傳子我懿子以師仲尼孔子問禮於老明伍 **變图之武君干比之紅圈許止之弒父費無極之勸王取恭頭首當時令人追嘆焉王凡二十七年而傳子景玉吳閣之試餘榮蘇献之弑父** 十四年而得丁堂主有宝城先年以防鄭人從楚之是魏鋒動和我以 水掩其上者為之也晋以年十四而於隔之後乃能復霸甚賢明矣王 奏斯陵政禁之鎮外軍而啓內憂果有中行之武卻至位七人之下而 成季之後退日韓厥之力助之也釋曹成之罪子成失前之群成之也 又随其子又傾申公之家其後又傾聽王傾國險城信故至於晋陽三 君也已而始通於晋巫臣為晋敬吳車戦以疲策長於多事自是始矣 惠春秋寄養貶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終策於復縣而周天子所不能料事傷仲由之死通變值子西之起然深尽善則許定禮樂貸周易騰 敢王之時五氏當早朝之西晏娶止孔子尼谿之封季孫察世子之嗣 五年两申而殺朝於楚十六年丁酉而王復出賴晋平以納於王城當 脩國政及論覧益之宜晋太原成敗狄之功韓宣子仰周礼之在承娶 之罪人也所可道者具奉礼論六代之樂宋伯姓守領人之義即子産 巫臣本焚中公也為夏姬之故,得罪君相而奔晋夏姬以色既傾陳露 十常水於之略闔間收三戰之功宋景退熒默之災班處鞭尸子等後 其正具壽奏法朝周室問禮樂聞三代之風陋惟轉之俗亦至夷之賢 腰惟絕根之厄過宋遭代樹之完在趙冠恭河之東交衛孤正名之想 致逐適衛和昌匡人陽虎之周觀子路上清之政居衛無熊用之居適 問者萬世循明 (周平主至方王總論 生七十三歲造號三不事子七十二野希滿天下其 六三 世又類編卷之四 君傳千杰又七年自此始云當王之時晋哀卒而幽公柳立上有烽車 大夫奪諸侯勢所必至也 一沃而韓魏趙三晋幽公友朝馬衞属三晋楚城召昔諸侯僭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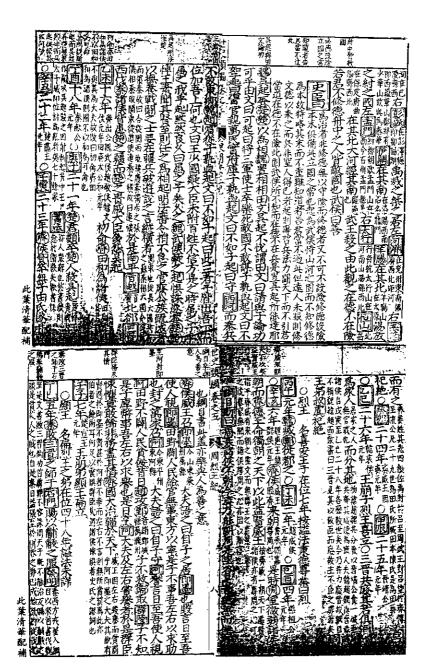
簡而得嗣趙欽尹鐸以重保障而委守晋陽勾或叛矣貞問而 易非為之威紛於兵刃流血不已乎王凡四十四年而傳子元王無恤以守訓 **が鬼歃之自立為考王號令不能外行於天下而設伐首能的加於親也王凡二十八年傳子家王三月而弟叔弑之自立為思正五月而少增雜號驅伊洛陰戎以西走而中國無戎寇督昌時之事各為其私者** 哀欲以越去三桓而事不克済迎端未後而飲恨以沒也王凡七年而 伯卒如咸星之料范蠡功成身退而三次成名竟無文種之无指乎魯 念出公 筠拒父之罪養弘中越鞅之禍太 問遇陳 恒之逆陳俠衆楚子 勾踐傷子光之指夫差逼會榜之樓衛母性心惟遠之脩謝積含定假之 東西周以奉王其後服王依西周武公東武公子母先心於泰而果周班與父司號為東周惠公班之兄襲封於河南王城為西周武公逐分桓公生威公威公庄惠公别以雖已封少于班附近成周在王城之東 而得特勝之道姓人威察威把而於吞無版素人勇發俱王而富強日次明斬衣之心田襄子布宗人於都也以附三臂之黨趙襄子奏勝依 约地以戚智伯之族智果易姓為輔果以成保生之哲強讓添身吞族 伯以分記中行之此智伯遺大鍾以城流道之國常先規物相附足而 件子真定王晋荀瑾取陳恒於牧即趙老子取代地於訴欽三晋輔智 兄行事如此谁能學之考王自居成周封弟楊於河南王被為桓公後 周平主至方三級論 犯得歲之就

而

当問 何烈が概象 如大成日子 首敬托修 職務業・既相入家見織島悠而出其妻食於舎而如葵媼而拔其英曰吾已食様念等申に由」→白発移之其材別仍思以之僧存為相談神討器目之信付 李以兄伯魯孫完神為後後治中年寒子弟嘉神逐院而自立於代公而河南鄉沒,逐點西周轉數與主於西陽版以养口問趙寒子無恤內限元年周河南惠公有必子班考王時封班於董以秦王號曰東周惠 世史便家類綱卷之五〇三王編 又奪國六紅女利乎〇雷黎斯以李悝為上地守悝你盡地力之教地方 其後四十九年而商君受以相奉〇世韓度始籍立 發中熟之所飲大機則發上熟之所飲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終以具律 舎一中熟雜二而舎一下熟雜一而舎一小錢則發下熟之所飲中钱則 栗百八十萬石文以維甚貴則傷民甚段則傷農善平維者上熟維三而 百里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勘則弘益三斗不勤則抵亦如之百里增成為 田和逐主後囚魏斯請命而又許之則天下雜能專天子而禁城周王有如三晋天子不敢存恤同姓而獨其賊臣逐令十四年後安王時郡文十六年及威烈王二十三年尼七十五年諸侯相吞以至大夫威君一九教麟之年自後敬王又五年元王又六年貞定王又二十八年考王今考礼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起平王四十九年紀董指周敦王三十 朱元梅因為網目盖所以扶威烈之失道而定秦漢至唐之是非以俟 之諸侯乎故司馬君實通鑑托始感烈二十三合三晋為諸侯之年而 〇成烈王〇名午考王之子作四年〇諡法強毅於正曰威東德專茶 十七年常移公尊禮犯役野以公儀休為相世都中詳為臣公儀休年三年問武行記納其其問趙沅禄立莊職 五世支迁則王頭王順報為秦昭寒王所併文傳東周君七年 **加為秦莊義王所滅** 日烈〇王三年周暦七百年也是時周表徒維虚器為共主傳 支用成烈王己 間線孔安 孔子 情勢 あれた 君直 首 直 首 天 而国家治 用達型以名 力微人假醫失以而惜是 第一家人不何田與孫素 而一家 可如得人礼王 英大杉礼 為諸俠言 三巻之様 世史類 而不相悖 九孫裳 通過時代 然學而 為人以 吾君嚴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数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亡乃 丁五二十二年初宋昭公等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数十人曰 司監公司 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被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給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應遠故能連其徵能子懷廉職敗帥政好襲較父誘賦級驅确聯爆蟣以朝正名納務也得獨存於故繁緩壞點ണ臟臟翳頻效關經為小物也而孔子情之臨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察然有喻名器既亡則袒安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察然有喻名器既亡則袒安 称く立 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 公率諸侯諸侯制御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臨敗践以承責而君 放其審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問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畏 天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引故天子統三公三 起三家董出操然奔温之朝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截王之命之益不符己馬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維使六卿復活至三天三晋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来喚娛水堅惠及百百食之三洛德者終納行團治者豪未然君子所以贵於見強而作也 後不住守而并棄之也先三之禮於斯盡矣 君剖分其地天子忍不能討又龍扶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之名分 七八然僧歷数百年宗主天下後以名分尚存故也令晋大夫暴茂其 人東局酸烈三紀]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 紀網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天是也

一次是一次是一次 有文師人 海族 海非 東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セ州之間が 泰三 世建類偏奏之五. 國家者重 脱不可か 世史類倫本之五、職事周風烈王紀明其前機到前者相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斯種子之持文侯以小子夏田子方為師 終德者於 二本之行 くうずれ 府女之所的文侯曰吾以及人期雅雖然宜可無一會期故乃往身自罷 文侯與群臣於酒樂而天兩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 不出月兩而往也往必以兩必緒群臣之共見是好名也鳴呼好名以門開鄉回鎮非急務而敢赴東人之期是好信也好信則當得今而歷 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其有得於師道多美槭瓣松賺处關但文侯瞻古樂則惟恐即聽鄭樹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聲之間非將相大任也讓諸字克而皆得其人不失校慶人修睦以善隣則不失於韓趙圍種橫之對則悟任座之言 侯之所得師也 製 分晋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者原於三家之分晋也蓋晋未分則形勢強既分則形勢弱況晋國既終疾迩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則奉之所以能併諸侯 以莫能肆虎很之暴者皆晋之力能制其命也自三家分晋重以魏榮 名分為言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也夫自秦晋交思送相攻擊秦之所 不能討則亦己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納目於此大書而首祸之者所不能其是一歲矣今晋之三家弁勢其君於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者周五年之一姬檢取東王室衰檄聖人憂之筆削一經以重法為世其音 於他志於故韓超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居監此亦 亦恐未必如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目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 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分之後韓趙魏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泰患不待 以維善史之能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爾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孔子 2/士也然能師事之不既與庸主逐手是放教信以治國則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 | 新放か王去耳安住而不貧贱故子撃ろ散之 定五何成 担名如境 以 子 一人者病则 李子 ・ ・ ・ 一般人事 縣人則失其國大夫而縣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已 寶量宣樂音而用不以明察首也今君審於音臣恐其離於官也文侯曰善〇子等不此文侯曰鍾聲不此乎左高陸於著鹽潭野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 「香持為農養之首矣 ○文体使祭主代中山部今直隸真定補友之 子方不り 中一时其子學文侯問於群臣目我何如主皆日仁君任座目君保中 世史類編卷之立 Z 封君之第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題出次問種積新廣對 一失其外者未聞有以外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發而 |野出還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終調子方回當員者聽 之文侯悅使程母召任座及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各〇文侯與田子方飲 回仁君也文候回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翻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晋特為皇尊之首矣 とな難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有於魏成为曰魏成食禄千年什九在外與土中山己後無使守之臣進先生者以子無傳物處 夏臣進原侯射過進也君內以既於熊衛府縣神幹好為慶臣進西門豹君於伐中山臣進雅場曰若召卜相果雜為之克曰魏成绩忿然曰西河岭影守其起臣所 · 一子何如對回居机其所親當机其所與達视其所來窮视其所不為文侯謂至克曰先生審有言曰家食恩賢妻國於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 人乎發贱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贱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縣人國君而 **貨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 兄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聽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派為莊周檄物輕人子方却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戦國不 「東東方」六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子方宣可驕人乎子擊於以勢驕力夫高貞不可以縣人資財亦宜縣人得盖縣之一字雜以周 世皆從購之一字失也 得小子真田子方段千木比三人者若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 · 更用成烈三犯 w

章 等可往年具公吃其父其父戰不旋踵爾頭轉之間死作敬遂死於敬具公 要得此子五 观言不者 人变 之義 吾 無於是文侯以為將聚恭核五城起之為將設士卒最下者同本食即不可為 恭之五 與東州殿也然用兵司馬穰直那能過也轉首即後不能與東州縣區之大民間諸李見之司起食而好色經嫁華千縣建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見之司起食而好色經嫁華千縣超线及漢特人也且以豁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察矣起恐 越利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運官家人有愛臣節款者落指石二 之級財經數處不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死其症何哭為母該席行不騎乘親繁嚴級驗皆益與士卒分劳苦至有病疽嫡者起為吃 今文吃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 或錯之心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起殺妻以求將於陳孫思此強強城此族亦以雖有歸以稱五大破死師又絕者齡人行於為那人伐為事人欲以為將起取郡女為妻鄉人級之 臣之子忠得與魏成比也墳再建口墳都人也失對頭卒為第五 食財後乃是食功名之心使之其事雖然其食則一今真人以因致魚即不設府行不騎乗是前則食後則点也起非是後能無也前之於是 是於其所厚者薄故終為君疑兵起貪財好色及將則與上卒同日若 非是肯格則也意在得為,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戸東大」三大後寅其功而疑其心易子事齊成公公童等及水翁木曾三大大三三起殺妻求将終為事人所講察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 克後不急推較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在國又有子及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和文侯問不及此而相之任李充此言亦庶幾符觀人之要奏但當時最有曹子衙有子忠 之士维貪匱不取非義之財無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富大臣字 八易牙殺其子以進來生之食其子易牙之投其子具起之段其去首 五百十三 玄灰門棒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盖若不妄親所親必野 古吾君 失洪姓 一人皆 無いない。 一年十五年制文侯党大子撃立是為武侯武侯冷西河而下中流復謂 等等。 一年中一五年制文侯党大子撃立是為武侯武侯冷西河而下中流復謂 等等。 一年衛田和寒其若恆村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田恒曾孫 東京之時也以惠州東東政世之利開展有大地奉北祀和田恒曾孫 東京之時也以惠州東東政世之利開展有大地 書晉保之時也以惠州東京市等公司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表述了便念一城奉先祀和田恒曾孫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到明縣中華政政之房剛豫明成故以為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利開展有大地奉北和田恒曾孫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利開展有大地奉北和田恒曾孫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利開展有大地奉北和田恒曾孫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利開展和議院人表其方於市時間莫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前時本不常時、 東京公司時代之時也以利開本有本等。 東京公司時代表述 東京公司時代表述 東京公司時代 東京公司時代表述 東京公司時代 東京公司 東 之子对内 重本二段此下紫重本之一日上以為為師依為中尉越為內史場雖此之一限代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上以為為師依為中尉越為內史場縣其之可依侍以舉賢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陽郎所 全等前四十富都於徐越皆可連進之當得以乞我烈侯迫然論前嚴執 照明日本於前班四十萬都轉播語無謂連回老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平連回未也 之對山河 康民元年流年王〇年午三年 聚縣公湖武〇田中五年盗殺衛相假界 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至仲子乃使政國之依累方坐府於明於其衛甚 厄班二十四年 漁籍公王前子安王騎立 易之時三子且然光賢有大於三子者子 固捻石之旅而對病之來也卒之默奪不自覺向之所皆者若有以核公仲進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祭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 天并川上一區順舌間也到侯好音飲與搶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至門一人臣於君之好有以易之則能奪其所皆而忌其初無衛區 名縣威列生于在位二十六年按監法好和不争曰



史 54-119

世文類編表之五 人文月顯三紀而后臣 孝言王 新作 米乙族國不法其故其龍曰不然然法而治者吏目而民安之衛勢曰常人安 秦華縣 公司書以衛鞅為左展長者。本定變法之令。今民為什五而相收司 命原題。熱謝日五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美數曰君不能 争少有奇 部り西々 ·/人 智者作法馬者制馬賢者更禮不肖者拘馬指於物族通報的制不使之數是於故俗學者消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É 於不以可與樂精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甚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 重坐京有罪九家軍發若不糾舉十家連坐重坐五家為孫十家相連收司相解死也— 将茶社稷何公叔日座之中展子信衛軟年雖少有奇才顧君舉國而聽 用于人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手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 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應用較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諸而去公叔召 秦孝公令國中日常各群臣有能出奇計發而者吾且尊官與之分上東 似村格於是獨公孫軟聞令乃西入秦軟獨之庭孫也好刑名之學事想 秋遇寒情年之不得與暗中國之會 於是孝公發情而德情政欲以疆 公立是特河山以東疆國八雅河之間,四十十年愛國真勇接來皆以夷大河東京可助此将何附而斯與口己未七年東伯平都公地東兵 其丁本河東京東京直 公衣座坐知其賢求及進會病觀惠王在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歸 坐告姦者與斬敢首同質者 不要四王 <信 販売海看大省 真国 不宝人 民者 歌 着 王追公不 撒 胃無 字 信以書でら 世更類編表之前、 天 我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蒙之於過其後民其敢議今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性於私副鄉邑大治鄉民初言令不便事後後非首縣遇利此其師公孫買得洪鄉轉當明日萬人皆趨令行之十年帝國 今之以行 州作歌師衛軟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度曆黥 **以木三** 字十 今今行基本勘過無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干数於元太子犯法 恐民不之信乃立三大之木於國都市南門聚民有能徙置北門者子十 金民怪之莫敢從後曰能徒者是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輕是五十金乃下 高下以受賞也 為私關者各少輕重被刑大小修治教讲力本業耕織律的教也差等其為私關者各少輕重被刑大小修治教讲力本業耕織情願匿義者沒藏與降敵同劉與降脈散人有軍功者各以率党上對議 致東常多者後其身後其外後事末利工商及息而貧者最以為收冬東 **收滅** 也無 施之退舍而原棒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不察徙不之實此所也得原大信何以 魏文侯不棄震人之期秦孝公中信國之費也民之所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晋以公公伐原布三出之教原不 降命去之號者曰不背曹決莫葛之 盟按曹末為唐特三教三北長 地千里一 温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前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格子 城無一子可增減哉誠以素人為軟積成之所刻錐欲議之而有所不 豆養心曰遊士富各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干金莫有易者以今觀之豈豆養心曰也不常為相自作今重布成陽城門縣于金於其上延諸使 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告齊桓公 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舊其民况爲四海治平之政者手。 ○公司大信者人君之大質也固保於民民保於信是故王者不欺四歲之前。 ■今月周嗣三台 首聖人之治世也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

如信聖以子所以 粉本し放 之功 共村段 **兴寺** 汉論 墨蕖攻病 不在彼 党物 持十二乘鼓惠王有惭色王之锦四臣相谓和惟失矣兄惠王之弟也来 春臣有種自者姓首於她使備盗賊到明祖獨而會會之可與結果 等臣有種自者姓的地使備盗賊到晚後之以根鄉徒而從者七十餘家 鄉蘇縣則鄉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縣槌於以根鄉徒而從者七十餘家 鄉蘇縣則鄉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縣槌於以根鄉徒而從者七十餘家 中高惠於改納。展則鄉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經於使守係州 人不敢為寇泗上縣道無水縣令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胎子者如明 以為賢者與王異吾臣有櫃子者權姓或失漢字便守商城縣北縣則是 珠聪草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智子成王曰寡人之所將縣惠王曰劉亦有實形成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維小尚有徑寸之 獨卷之五 後支十一年前報(O丙寅十四年配及王朝惠王會田丁如冊申歌詞 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此於是特假取水之小事而立 此宣有一毫犯意外其間強使動物,如此宣有一毫犯意外,其間強而執以刻降祖訴之策微售其當強不併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于民者益如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于民者益如 是養心曰歌國諸侯之所實惟以珠王為論而知所實者惟疾威王葵 於鏡初孫府吳雕消伐學共味消仕總自以能不及雅乃召之至則斷十五年總伐趙國耶即O戊展十六年唐伐魏以救趙魏克斯劉東 知所質在此而不在彼也。 十二乘者十枚登以野大國而無衛子成王日家人之所 東周獅王紀 **愛稿載以帰田心答之** A. 茅鄉 建 題 関係を 心釋到而自放是我一舉解翻之圖而收弊於翹也是從之十月耶劉降自為解其全學之輕共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其疾走其都被 虚灰必須批之放兵若虚則後持之微令田忌擊線之處也形格勢禁則不因去疾恨排批也亦在精學也滿也虚空也獨嚴人相形格勢禁則不曰夫解雜亂紛斜者不控奏攻聞者不傳找我者前傳機關以批元據 王以為師至是國惠王使龐涓伐國南謀校趙以曆為將辞以刑餘之人 不可乃使田恩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在之 · 用也子思白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水也取其所是棄其所短故把來公司吾知其可將然變也當為更賦於民機版起而食人二寫子鄉故與那相此將其心也自興千思言切變於關侯聲公訓已其材可將五百 王中二十年が年(つては二十三年御史號日侯服属三晋前故供司が父法其後古今罪不可勝謀矣 五起辛口始大備前世論之詳矣軟獨何人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職五世之 中田上世之良法也自首帝重整分州更惠處夏商周而法

二卯華 可以五少人子中為特集的孫子謂田忠曰彼三色之兵素悍勇而輕賴雜鄉以與田島将之孫順為師以被觸置走聽術於應消聞之去歸而歸魏總大後於於國深結轉之親而晚來總之樂即可以受重利而得當名也王途起兵使之於國深結轉之親而晚來總之樂即可以受重利而得當名也王途起兵使 **推顧以任備受總之其前反應命於國也且就有被國之志備見亡必刻於卿吾思於社使應消任婦院請收於卿孫臏認威王曰夫婦總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思於社使應消任婦院請收於卿孫臏認威王曰夫婦總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 其以大子申為特密節孫子謂田忠曰彼三為之在素悍勇而輕賴於** 原尾二十八年,翻传统翰代魏乃放南极其将雁治勇太子中初起惠王 教矣の職後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予思白以吾親総所謂者以二郎華干城之將、肝許執斯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以二郎華干城之將、肝許執斯城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 而帅大天堂敢矯正其非鄉大天出言目以為是而士無人莫敢矯其非 已國無獨矣〇子由言於織侯曰君之國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 所在而阿諛求容調莫甚島君蘭臣論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 君臣不臣者也夫不祭事之是非而忧人讚已開英其馬不度騎理之 連抱而有數文 人村良工不至今君處戰國之世選八 兵法百里而趣利 「如 大破於郭請侯叛之可因此時代觀號不支藏必東從然後無據河山之 不是在以有腹心之疾非觀并緣即緣并觀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獨往年 不是在以者兼君臣之罪而非緣其執此之功為較言於孝公曰等之與魏等若 明為於住受其秦以畏而舊功 側目辞書之所初衛鞅言於孝公曰等之與魏等若 出失額編本之五 を 言葉 表現 三 不根 三 子根 **化**检索 禁以 さる 撃手 公太大 新沙里越利者軍半至万使係軍人越也為上萬麗明日為五佐題文明月為· 吾很不利 折倒白書 孫的緊直發展消太喜白我固知鄉軍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歩軍 帝王之 而學之輕遠不書自各始與公子雖應多今俱為兩國縣不忍相攻欲與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仍將 徒都天好家村教為府是美現状裁 勝私其刑則許謀益甚矣數以是而徒都天好家村教為府是於尚功 首廣之國也疾與力職獨首無名之無子也二十九年家衛教代魏誘教其将公子仍而敗之魏敵河西地於 善射者萬琴女道而伏期日春見火舉而俱發龍消果夜至斫木下見白而传多明監可伏女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龍消死此倒下於是令動師與其輕較信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養當至馬對在值嫌馬處道隱映

實在大夫為相十年。今紀之趙良月南君問君問曰子親我治器就與五致大夫五族大夫為相十年。今紀之趙良月南君問君問曰子親我治器就與五致大夫后秦義及於道者被刑脈河鄉田縣於將皆臨潤論以開沙離失功志就被外移自司,被與用法酷治過六尺者有罰於屬六尺利田如實而唯少故有罰,由而免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 重可 見 便 **三至头** せる類編をこう 所以得人比較者非 四不出已八年朱君又於祝朝而熙福德皇公孫曾許日得人者與失人 學之平自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震國莫於迎馬相等。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死素國身次流游童子歌語森者不相杵,經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坐來書不裝盖五段大夫那之都人也類鲤蟲將从处來將獨 不 一 任生三十年が極 東京市等之教的不特其及於東地直等 東京市等之教的不特其及於東地直等 東京市心理之紀第三一旦指屬宏和東地區子不被正言思死而不立即新國之所以收若者豈其微古教於基本是非常在制造。 東京市心理之紀第三一旦指屬宏和東地區子不被正言思死而 東京市心理之後第三人。 東京市心理之後第三人。 東京市心理之後第三人。 東京市心理之後第三人。 東京市心理之後第三人。 東京市心理之的形成。 東京市、 民 克月夏三光 PE C 愛一十一 多之徒告與欲及執出亡欲止客含含 一年第人誅衛鞅城其家訓練嫌勉直 さ 言思 孟子 利義之群 **东市** 世史類編奏之五 大務 新此為不利大矣故め日利者教之和也又日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熱所施 利之大者也 亦有以利吾國平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利吾國大惠王畢辭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左梁是惠王王曰要不遠千里而來,我失難與明以然下較解暫字子與鄭人安業於礼子之孫子思是成親,即則三十二年孫建牧〇乙國三十三年五朝至魏蔣明衛,鳳之村年 面取一带之高尚非真体的大國來群逐黨的 而取一帶之高尚非真体的大國來群逐黨的 高級的是中和六國鄉泰敦合 簽與目書六國公佈前悉以泰為裝包是 時課整義者也至是門成而昭侯。第○統趙鄉鄉鄉鄉經合從被務以黎泰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年早若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也不時前年際接面協合年早若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整○於道縣合作前悉以來為 也不時前年齡接面協合年早若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額益者此所謂 整○於道縣 去台利吾家上族人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水有仁而追親義 取民故地東至浙江越諸公族等玄政為王或為若常於海上而朝服於丁玄三十五年報選社紀十款歲王無端代鄉鄉就之代聽聽大敗之盡而納交要要要武榮之企或前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而後君者也惠王以為迁遠而陽於事情不能用口初至子師子思書問 長有于司學者草先於張利之辨盖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自非學温公司改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遇公司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之地不足以自欲也然問等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未鳴呼刑名之學之地不足以自欲也思文王之城不可平公子慶之刑不可有南於於州西縣明上華至是雖有要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事此代國者 関東川町に出 |

泛水之上 西縣 談社後 竹牛後 為大王蓋之醇王從其言蘇素能圖萬至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進然中從解於乃雖非猶於以大王之賢被強歸之兵而有斗後之名竊無然也有盡而蒙之定無巴都診曰賣為鷄日無為半後轉針發稱欲惡感必定喧勝成黑短勝韓邑冷陽腳埔所会茲效之效,明年又復來聽地方九百餘里帶印數十萬天下之強弓數剩劍皆從觀出令大王事 者主從深顯其於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影響成則其身富帝國被影惠縣而了鄭總不能文必入臣於影響無難紀之規則禍中於趙英夫衡人縣前人鄉而了鄭總不能文必入臣於影響無難紀之規則禍中於趙英夫衡人為其後也秦之攻韓總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數食之於至城納奔糾四東之國英強於趙秀之所雲示莫如趙然而憲元敢伐趙者县廟總之 東騎五十匹乃随着百之說而從日事震願大王熟祭之聽至聽之蘇素萬者與二十萬條鄉級大類香學二十萬厮徒十萬騎經騰款赎車六百 天下之將相會於河水之上語語地的目影文一國五國各出統師以接而不與其家獨為大王計算者一戰國所與關湖為從親以損影腳蚧令 兼天下之術屬王不用一些蘇養力去於國文公日鄉之所以不犯冠夜 女者以随為之般其前也且需攻職戰千里之外刑攻開戰百里之内夫 者為與底接境也今後之攻陷則不狀難欲深入則恐襲觀之議其後處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問題之來已二十一萬矣天臟觀之所以重是然 該配宣王日衛四寨之國迴極所叫翻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栗 **医被世或校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常用必不敢出納公補船構** 天下為一則強國必無事矣文公從之資縣養車馬以該國南侯日富令 如丘山臨海縣 一人金車 数整人 局摩連社成惟揮汗成雨即有 金百里之内面象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風從親擬即縱 能害國亦明矣夫不料是之無奈威何而然 山東英爾侯大伐原賜奔之以約於諸侯於是縣秦敦陳宣惠王目 人可用軍三化 為蘇泰所以 五世歌王之 之計 京 国 文 速 世史類 未打世 括合從此 |百萬栗支十年止霸王之皆也を強い震影素強則題弱其勢 問期的問題其代趙以敗從約趙南侯讓蘇素秦北請使船必報衛蘇秦已五三十七年蔣易王韓寬康秦東王便犀首公孫行韓衛親官所等此 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東大王何居長題主亦許之於是以蘇秦為從 通也图主許之乃南該歐處王日更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需用 茶之五 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憲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題衛合則題割地 予起子三以前事之甚難者當是時奉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奉說韓親敢出此語平此縣泰所以為蘇泰也可輕為之臣也吾不知奉說韓親敢出此語平此縣泰所以為蘇泰也可東於日東北州四境不中戰而不勝國已包亡故韓親重與泰戰日東於日秦就承王日韓魏所以畏泰為與秦援境也韓魏戰而勝泰 色四十一年及東王明人張佛祖歌儀初與蘇泰事界在王部於清明野村城數百年宗社皆為丘號鳴呼傷於 份就准不顧其後也飲而泰滅三晉不數十年華施齊相維而亡律聖廉齊楚樂君竟不思三晉為之藩併尚禮與秦交和正猶蛇虺睥睨其 東天日 蔡次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泰雖殭未必以一國之 徒能押閱其說以利而喻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 徐合從之外以未有他策蘇素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逐合于一情平奏 不能知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煙其堅甲利兵則目前赦急之計 若此哉是後遊雖入秦教以遠交近攻而韓趙魏日益削弱秦日益強師而能勝六四之祭也乃信张儀察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完暴何岳愚 人 更月思王針

東京七名罪亡人食各常教干人的重天下城聯投市我而在家其加正而謂百聚府京七名罪亡人食各常教干人的重天下城聯公表土地被以與時的監部之有於京東北東等人。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東京 出了見、自然とこと 見見りませる 文書国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表面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表面不足多墳的八米国際と大田和工不應為後途では依然在其代の東海防火化を取扱今乃出而和工工、「東海市、東海市、東海市 東党 克也王從之已而歌之悉以委望聖由是得其歌權學有子四十餘人其在時代可王封田娶於移號目清郭君與言於獨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世又類 編奏之三 人民月頭三品 野人於 果熟熟館官而在祭川衛董男王許之乃為得罪於抵而奔瀦鄉宣王之為客鄉、照鎮經鄉方孫若奉於問題以此的縣梅縣 商稿奏或聽易王曰臣居施不能使縣其其一內也內十四半頃試經夏四月喬初稱王〇下鳴四十五至獨各自獨奏縣其一內也內十四半頃試經夏四月喬初稱王〇下鳴四十五至獨各自獨奏 以为天 學於及及四十六年動的稱王動武置王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 如大日在於於王高宫室大花面以明得意欲以散露而思答。 **凌其零中在差手** 左丁四十八年工·明子慎靚將王定立○爾號薛公田文為正當君初爾 就把:八上郡十五縣為新秦落公儀為相先走候怨秦而德濟已春後知能不親信使引用為縣客順伐魏取開開新後感之而使公子縣質鳥因 ₩徒横之代稿業院相六國召儀春之 激怒儀入器修使人資行且為 立私電影成為上海其君下盡其民是如 人之雄害所謂通過主幸與及萬人者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為不擇被否益其君之除以及萬人君養好之通也今孟常男不恤智為不擇被否益其君之除以為之一是以及類稱底然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 陽是以人若養一人而過一君子之表士以為民也夫士之賢若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 意送深德表效素之生不敗其從可當新君時俄何敢 島廷尚哉 古見朝然不己、上、アス川州南北上、 一、東新町自己門入野至是八十八年市大陸所の以近大野之五国之際、東京町自己門入野至是八十八年市大陸所の以近日朝神立、東城村町自己門入野至是八十八年市大陸が同四世時初立文院、東京五町大野高野地東王朝に東京東五町大野高野地東王朝に東京大野高野地東王朝に東京大野高野地東王朝に東京大野高野地東王朝に東京大野市、大阪高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予 之國何以待為黃盗常若已養家不受成機出未至中國盗幣君召而反 高級の大下でトートラミット・1-11日報のかな行友及務案之餘謀其 を終めれていています。 五十二年 於就以及日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質剝願献之及許諾又見目小國所 正常君聘於驗趣王道之於狀堂徒直送之就近此特也不然行謂公孫 記されず 大馬馬馬之日子何及之高意之物也成次雷對五智君乃書門版日有能楊文之 大下之事 三川周蒙 王旦湖地四平經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尚敢場也天萧侯的從結為兄弟明務所聯與外地南東西書的衛門以時前以時務養院死張儀說鄉裏三番快王併誅之○魏請成于審張儀後新相為縣案編開縱為其礼故之春曰王俟秦死謂車型秦恭恭報則經得矣王如其言而利秦者東楊便服西至郡大夫殺孫秦陳縣摩毘養被國大夫遣入客判将死弼王問便限西至郡大夫殺孫秦陳縣摩毘養被國大夫遣入客判将死弼王問 名山文之過於得對於外光疾入諫 好代點臣開華名者於朝華利者於市今三川門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師皆敗走○宋公偃稱王 「巴」五工教代間取之巴圖相攻供与急于索司馬難請伐劉孫俄司、維斯張儀類使相索 不争馬蘭爭千我程去王業東來錯日不然臣聞之欲當國者務廣 四公司武者为可前熊用陳美荷其言之善也难懷許義之心猶料用

如君、前是寺と下了多で午了ででなった。 かん あときとに アラセテス おんき はいます 大野 から 以前 書本朝大郷 以編 変後書玉 朝大郷 大野 され 野 され 変 風 名 え 見 元 関 さん 道 金 年 ま 下 | 下 赤 下 本 下 本 下 木 下 徳 永 子 と 臨 音 海 以 で 返 き 日 本 下 下 赤 下 一 年 高 ア 大 乱 密 王 下 徳 取 子 と 臨 音 海 以 で 返 世史衛編者之五 一条できていたでするとて高がたという。つけていていていません。東京は、大下不以為系利益四海の天下不以為金の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を呼ばれていた。 王前衛國而戎翟之長也有禁紂之配以際攻之營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國而 其務時於疆女者務富其民欲王者於博其德三百備而王前之天夫蜀西降之 誠是 時天下方務從衛攻伐而感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乃亦是好三 齊而歸嘆日夫天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天下當今舎我其谁及卒,門 王之德化子之道以正人心思那說為已任是以所如不合逐致為臣於 就便王曰大王誠能問關絕的於衛臣請獻問於之地六百里便主悅而 公孫五萬章之徒相與記其言為七篇故為所不解其死大邦矣 其覇や對日不能王曰何故對日不信其臣於是避王專任子之歷毛專於諸侯總相子之與竊代婚欲得熊權無代使務而處既王會問曰郷王也不如伐圖惠王起兵伐國取之索益區強○猶秦弟代屬亦以勞說顧 四十六年 玉明子城王 处立 朝為臣が反也反為 謂能王曰人謂完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竟同 一奉而名實所馬今攻蘭切天子要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 けて群臣皆智陳於獨而干於於四大衛之所以重題以其有粥也今絕 尹起等回孟朝尚楊商齊來號之君为且為合從連虧之事尤在此此所謂好由 三年,希腊王色屈勾將代索初春欲伐衛虽其與死從親乃使張儀 而不好其態者也 無王因屬比此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智老不聴政暗似老 名延慎親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溢法茂國心恤曰嚴 國東三世 朝王紀 夏大派國際と西区之地六百里弘 至.水子里离 限的一年にないになりていてよりといいいれた。 東土九色这名大好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子馬今至矣不別年千里之馬至 秦星句·克 塩 味 教 清 発 質 回鄉親奏應送到两城和于衛心院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兵聖王礼化順三年第六敗党師于兩陽原在司波取軍中港後襲東文大敗于艦一可向也如此, 近見新編奏さる 外究府權 在火 转十 共國以雲无王之北征之頭也先生視可者得到事之中。應曰古之人君 大傷矣王不聽使虽句師師伐秦都便在長童學之稱納蘇夫就來來與數也今已絕們而又青斯於衛星我合称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數四攻之不如路以一名都與之奸共而攻鄉是我亡地於獨而取價於 發節因狐之國配而聚破無抵極知為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蒙六里使者還報愛主選王大怒欲發兵攻魯東 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陳始况婚於隗者直遠千里打於是昭王為隗 有以千金使消人所之人其之節首水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 關絕約於齊新王大怒打節而事需解棄之交合儀乃朝見期使者曰子 北绝繁交而西生患於是也的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順子母後言乃開 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側軍其暴力者外籍權 忽不思難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内丧師徒之我外召諸魏之矢利之不 五起本白 不尚於之地不可得而在內亦不免严勇為是者亦可已夫五起本白 是機合商於之他對與齊絕伍勾與無名之 師輕與秦我平

次年の一つな風いのとと、日のすということと、これのは、日の日の大きの大人が安請丁母は選江南母為悉所風の也王の母子を見る其主耳今段張儀悉必大好安請丁母は選江南母為悉所風の也王 以動其君 砂是石油 世史野為本さる 爲明之上必無幸失大王不事奏奏下申聞言提宜國軍成型則王之國 就成的於為獲緣就能力料之士以攻不服之務國無其岳千鈞之重於臣請令懲勢長為兄弟之國節至許之張儀遂之聽說歸王曰夫戰面貫戶之內而獨待諸侯之故任早歲之外此臣所為大王忠屯大王誠聽臣 事養大王不事素素驅輸將翹攻之雖欲事依不可得也麻王許之儀又見免之團離軟而關策效河处將幹順蛇納趙王入朝到河間於驅聯以王者必曰離蔽於官圍地廣兵強雖有百名将無奔熱何今暑翅嫁娶為 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都而攻衛臨王許之像後東敦郡王曰從人說大 不格術的男今王不事民都好較驅傷而攻題則動危矣極攻題在三 為後の原々之儀因於愛王の大馬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征虎 女贖之王重地尊恭養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 西說随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横索都其不敢出國谷関十五年大王之 足以喪國又兄二三其衆乎意者銀留於仲衣除有所附欲國伪婦的致堂三孫吳之論以是而非不有數不虞其比蒙使其不賢則一的致堂三孫吳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 不分故范言以動其君耳 失其黨而派后求 之最近人 限長三番 (成番 大) 三人術遊説諸侯致位富貴天下争慕效之又有親人公孫行者號曰屋首、明東方為秦之五 阿東乃服三年 後記記念武王後出相観 高京卒儀典素皆以從播展 第15年 後代記念武王後出相観 高京卒儀與秦皆以從播 衰裹组体 以情帯 おおす 著 战将下机 東塔至三城來為已先今門下勿為通文使不得去者数日及見文慢東港至三城來為門友也初秦相六國實務得儀以固縱的乃使人說標該於衍著未會不啻儀之論而消儀之集也終於不應之間可夠甚失然其智暗於本於與為於為於人不應不可應配而條卷行及者接檢之媒有多鄰所羞市人所不為者若問人以於說超名其餘稱代穩厲局最樣緩之徒紛紛補於天下務以辨訊亦以談說超名其餘稱代穩厲局最樣緩之徒紛紛補於天下務以辨訊亦以談說超名其餘稱代穩厲局最樣緩之徒紛紛補於天下務以辨訊亦以談說超名其餘稱代穩厲局最樣緩之徒紛紛補於天下務以辨訊 在而問其故對日電人有與曾公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 至子六年素初置丞相〇英五七年春井茂伐戰宣陽初養王使井茂 ·温公三次信義相親則秦維於果安得而亡之我夫三晋者都楚之藩温公三次衛之就雅及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卿使六國強 蔽察差者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貨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蘇楚者自 絕其根抵也以容差而攻三晉者自徹其潘蔽也安有敬其藩蔽而媚 真和而不同於此 由平日師友之間未當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彼此以祈年龍小 序之歲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贍儀入秦終秦之世不敗縱卒敗縱約盖

福事の大 亦幸而遊び 楊茂攻宜 胡服騎射 总农在彼 語言一葉 北非臣さ 「報間屋回」盟東世事也泰君臣盟于息東良可怪失院盟而遠言猶得 を被正院城報國東年後東国明明成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部為屬此 で大道門場城報國東年後央国場三級之部為屬於景出銀金以至 で大道門場城報國東年後央国場三級之和等不上秦之右将有耐對日 王令東国場而不城公派が博里族理我教师而公仲別等等我次以至 代費明巴請明日故在依言雅盟息環不可王乃速起红佐茂斬首六萬 の電間場及年代言雅器加上年也不再不分表。 で費明回の大手衛校電影年代央国場五月而不接樗里子公孫興果争之像。 で宣南国へ年、衛校電影年代央電陽五月而不接樗里子公孫興果争之像。 問為亦王於茂相知之不深相信之不為耳響観察成王之任章子相 驅世以笑我的地中山害必有之國人皆不放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河谷黄華之上與肥義謀的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思者所笑賢者察烏雖何始的服招騎射物翻武靈至北夏帝山至方子必之代北至無躬西至 |育於燕其母学八子之異父弟魏冊與國人迎立之後初太后治事以母||秦武王好以力敗か士多至大官與孟說來 片純味而死無子異母弟稷 年拔之这而論功文侯示之詩書一篇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至之力是如其母類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杯也聽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 為村軍盗威國 19年而臣受公仲後之然也故臣願王之勿代也王曰寒人勿聽也請與 之功也今臣義旅之臣也博里子公孫與扶鶴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敗而從政 不如齊威之任草也宜陽之後亦幸而勝耳不如齊威之任草也宜陽之後亦幸而勝耳不無其之候而以其之何不應其人則皆三其以齊其其不無其之候者與言其以齊其不無其之候者與言其以齊其不為其之使者數相往未章子變發風以雖兼軍或者言章子以降入秦國王母變者數相往未章子變發風以雖兼軍或者言章子以降入秦國王母學者就相信為難百市虎不撥也置以三告而投行外奪鄭王任草子知深而相信為難百市虎不撥也置以三告而投行外奪鄭王任草子 原根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閣侍春婚勘王行王乃入秦 世史題《未文王欲往心見欺欲不往恐之致略唯屈平曰母行而終共旬守王 世史題 魚本・土 見 見 引起 武豪雙子 日本學學之難敢中山之思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明服以朝而始出令為 何初悉代重取其八城泰王乃遺を王書頭與會問題面相約結盟而年之十六年趙武置王滕太子章而傳位於少子何使肥穀相之自號主 之服災方道逆人心臣碩王熟圖之王口吾國無備将何以守先時中 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趋量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張遠方 作成后婦が總王兄弟不善者皆城之。 が元年、孫神集〇丙辰十年の魏州就君之嫡母惠文后出其故君之 校於敗於武置之志欲得中山胡地逐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為所是兵藏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去何不是一花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 小大之差也

三城以和東 田文日本 野石成本 王王然遷之於江西原逐懷石自投阳風紅以死陽既表投洪羅布其忠祖在中華下離聽解以自然尚其王之一寤而王然不寤其後子嗣又諸之於頭我 以下工工が と 単金 動き 己歐之帝王無以應好來客有善為狗盗者入寒藏中物町竊盗狐白來求解於衛王幸姫蛭日顧得君狐白來叔派配鄉縣為孟嘗君有狐白來村於配與縣 豆然还於 可說日王每出令平<u>伐其功以為非我英能為也平逐見疏而勝頭下</u>必 以歌姫姫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五當君至関関法鷄鳴 之際道德禮義之士當做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東東山無微此二人数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 東東山五常の是所窟禮者至於狗盗皆以客禮食ご其取士亦随矣 新呼迎える 行之不能無辨則維三人補必有師况如屈子乃干載一人我孔子曰一次一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徒全而署其細人一人不見不得深向不侍濟論而自顕若其行之不能無適則亦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 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墨割前東三城以和三國乃** 馬名世 若具其社 之群司罪 灰 雅 高 理 勝 世史狗 (文主) (大き 王割而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議 實非也謂两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若将從易而是者平其亦從難而非 鍋をご五 者子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後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 蘇勝於理終必受計 震恐割地講解懂乃得兒自山東難奉未有若此其社者也惜其聽籍 十九年楚懷王視自然走趙不納悉追及之以婦祭流奏於承先 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像王曰何也對曰攻之入國各關係那王謂丞相標緩公子池曰三种則是故於則而 馬及於美縣西歐村罪者也如

を可以 大ツ ス下空 東着王劉震宗郎不受時(の) 大多二十九年、宋有雀生編史占曰古小香到寒無後可以書不受候(の) 大多二十九年、宋有雀生編史占曰古小香到寒無後可以書不受候(の) 大多二十九年、宋有雀生編史占曰古小香到寒無後可以書、本田の稱以收天下之室所謂以甲為尊也郷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編。 愛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時郡王問於穆代東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愛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時郡王問於穆代東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 其代何耶 (於)如悲觀我習供由是不直得是視會獨於之地輕絕辦好確軍很得人可悲觀我習供由是不直得是他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何刊与為養而未流之數一至於此納因詳書之所以成人母輕於棄信何刊与為養而未流之數一至於一至於於為此對法 李本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心於直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 題前防士卒得一樂戰勢王事之乃後與極和親大仇未復此正痛心疾 あること 人以川城にも 文在席者北鄰者甚多有國家者當為成罪也〇獨以獨用為丞相〇己為立少故也推顧傷的持為一具姓耳自古湖死一世而終婚以及者強遭不可殺犯死主父的出不得終谁敬三日餘敗死主父的幾婚之者推進行叛犯義肥義能與主父命名王李完起兵罪難因園主父宫殺章及不濟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就大馬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見量及不 大不禮念發而驗二人必有陰謀子盍稱疾不出母為楊梯義曰主父以之乃應章針之孫位使田不禮相之季充謂肥義則野納回章即然而欲褒華生必并向繼邦正拜鄉主父縣重沒一十年。體邦正籍鄉主父縣重王自封長子首於河迁收以降為熱 何好為表也回無髮而度無易而慮堅子一心以沒而世義拜受而籍 故南卿曰犬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一四八四五難馬呼转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奉雖強爲得凌之弘正其難馬呼转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切其子矣之不說也恐其父而婚 而為譬人役信於。 **建取地數百里於自信欲 專民** 祭教撰安 不能下で 1126 王竭无節 世見到編を之主 電不 春何か 安司·山上、1000年的 日本 1000年 1 則堂上堂下門外至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無宋節 入請場場湖不住逃人口不不吾且看色場口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之就聞意之人王場質媽始編書指解聯心與令軍中環電空三十里無也而王不戒何得無珠因權王別縣之廟深宿者而死,與為雖此不罪絕之間地坼及泉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之人以告 應師来勝長驅郵城皆望風而流樂務脩整顧軍禁止侵掠求動之远民 東 見月 表三色 /民散城

成名為養船王欲之諸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爾相如對目悉以城求壁之前的秦之王 ▼ 見月報三紀 世史打的秦之王 ▼ 見月報三紀 東京東山中職之職主王使王人見日正正正 の告國中曰王己立在意美○随使蘭相如獻堂干食 書後献壁向非北下上五 何門何智 大之意 作 七十條條 何見取取卷璧相 如不之蹄山踊知 同所卷不超完 別方あるされ 同具月散三紀 南田如献登千橋地及御知不書作生に生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宣美の随使蘭相如献登千橋書使職望句非事を正立告國中曰王已立在宣美の随使蘭相如献登千橋書次以指統之事也以上的关於是鄉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郡王保重城以拒經是攻诛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之即殺軍罪心疾以而疾诛而以攻攻治向陽鳥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郡國殺湣王欲與其第五次次大次不知其處汝尚何隔鳥買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郡國殺湣王欲與其第五次次有知出而稅來則至倚門而望汝爲出而不還則吾倚問而望汝今事王。 標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一概而歸之随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便牽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寒齡等至無意價随城相如乃給而王不許由在我矣我與之聲而虧不與我城則由在虧臣頭秦璧而往 不清王子小章受姓名為電太史教公家衛於東馬之殿團也教女奇 獨亀山巴,趙社稷安危之機不係於一壁之存亡古之人有以皮幣大 馬珠王事大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 7台 後度など (1) できゅう政者也未及所權也故係禮者王為政者疆政民者的性 有心之王 (初于日) 高音聚飲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于産取民者也未及為政府建 たじま 有機 をごう (1) 対け おこれ (1) 大変 T V 書南矢を 至于三十六年春王官聞王於河外灑地藏府南與趙王飲酒酣清趙正樂其罪固不在氣秦之下宣春秋以夷於府之其孫治問門輕東世有無周之心至於東世情為一次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龍獨南則共至矣於是飽計不行際期職 祭起在馬故也夫尾肉膝而女利男人循攻之若使澤中之糜家愿之由 原及三十四年 選訴入殿王使東周公衛止之時絕欲圖周王使東周王 獨嗣君好军微隱縣令有發梅而席整者助之席令大為以為神文使 以肥國得其我不足以動共而攻之者名為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即 公謂題令尹昭子日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教其地不足 怒而慘相如於市武安若十萬敦歷即即而青鐘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晃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堡也今 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谷也大王拂子城而韶趙璧以一壁故而失也為十五城未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忘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我璧入而城弗子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無子城也夫璧非趙寶 之攻之必萬倍夫聚第之地足以肥國就題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 再勝而於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之後全於壁也,天也 而望歸由在趙欲使由在秦則莫如在肇奉王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 安聚飲者亡 趙弗與雙两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泰城出順相如之完壁人人皆稱之余未敢必無信也夫秦被壁而 飲酒酣讀随至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985年 | 1 易及 之門指未 皆な之の 有が共産権 白五歩之內臣請得以頭血濺離大王矣左右欲及城相如相如張目此 鼓瑟勉王鼓之簡相如復請魯王緊在雖 解飲 買 婚 網 鄉 第二不肖相如 之籍以馬左右智雅敬王不懂此為一整企龍酒養終不能有加於剛動 昭王平卒樂教奉趙田單襲破鄉里盡後野地蘇鄉 服布人之心故臣伐齊本得其 二年 不 二年 不 著 直 塞 不 服養長信 拜去那 湯武 原 教 原 教 祭 教 代料之失り 1. 一有所なるし 歌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們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 要順照面而王敞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追國相立樂發思聞主教惶 樂校園一已三年未下乃鮮園去城九里而為墨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相持五年而無可東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私相持五年而無可東之時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私報酒酒三樂殺以全蘇之共黨溫都之衆集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故不 1月 月 报三私

援騎 初代学 不足論士 所以其 之民 新為海 王哲切 世史新編 為師子童逐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言惟懼網人劇腳所得舒翔舞而下網人惟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将士由是情悅不和鄉縣點越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終先祖於庭飛鳥則墨疾矣輕王已疑得哪友間乃使騎胡怨代將而召樂寂寂逐奔趙騰問民樂發與網新王有障史誅而不敢歸以伐嘝為名鄉人唯恐他將來 可用乃身操版鎮師總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軍師之問盡散飲櫃吾城外家養可為寒心鄉軍極機之鄉人皇見若涕泣欲出數單知其 用之、羽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大子時害不快於<u>勢教田單聞之</u>乃総友 鄉卒置之前行則監敗美納人如其言城中皆然堅守,軍文言吾懼納人 卷之王 門東川城王鄉 生交相為命文有田単為將計智巧絕如墨翟之框公輸仲達之樂孔於拉板及民思田氏更立法章舊臣大家宗族親戚逃聚一城死生若然按齊屠暴積民怨驅致縣忿故發糾合四國之稅以攻棄助之幣易縣按齊屠暴積民怨驅致縣忿故發糾合四國之稅以攻棄助之幣易 施仁敦思以慰奪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悉實員於燕齊之民國已殺之師立出於赦民行妻子就特報響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之問故於一城取一國民惟恐其來之不遠此其為王者之師也後樂 明殺雖情動仁智安能招田单善撫之民心弘故君子當知法草之時 子易於言也 不田軍不當過求殺以所難也。 |世更野、編巻之三 田中攻狄 19. 光之計 7 | 萬來之納後鄉之處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遊攻狄三月不克田曾仲連鄉於中連日將軍攻叛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剛襲破亡餘卒。破 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戸〇田單将攻狄今精州往見 此亡國之言子大安平君以惴惴魏惟町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及千 幸臣九人復語王曰安平君内撫石姓外懷戎程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 故棧鄉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美王乃曰單嬰兒之計 商以為大公務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軍安得 有馬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則所任那物聞之稽首於王曰問文王得己 軍有是善而王嘉之軍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田軍牛酒王有武 臨過正以太史教婦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明爾后故日君王后生太子 軍惟乃問於仲連奸連己將軍之在即墨坐則鐵養韓不立則杖鎮為十 北軍城所過城色皆叛無後無附南七十餘城皆後馬乃迎東王於直 平倡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點也今將軍東有 里之碗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從之老弱智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鄉軍大敗走附人殺騎却追亡水 **《 页月截三島** 以五彩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吏

ŧ 山城 示之所で 二子振生 張皇人 五 望語名態恵王恐趙用之以来其故乃使人讓義正謝之曰将軍指鄉歸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쒧之奴隸况于孫予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 成五智君忽羅曰今薛民親君使人受惠而要君耳以五當君竟為薛公息五智君乃進羅請貴之情等者雖在不能或者取其夢情疑之縱碰隊急五智君乃進羅請貴之情等者雖在不能或者取其夢情疑之縱碰隊後臣明不足以奉客使人出怨於蘇此雖以養於 食者作後多不能與 復以教子開贈為昌國君而殺往來後通網章卒於趙眼·爾〇薛公田文國不潔其名端下建记名 話鰻爷縣 居雖不依數秦教於君子美鹏乃國不潔之雅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出臣去 終辞 卒的馬羅聞孟等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刻作歌曰長鋏歸來平 秦大縣出有與美又歌曰長鉄蘇來平無以為家趙孟常君不悅時色入食無魚遷之季合食有魚美又歌曰長鉄歸來平出無奧種轉遷之代合 随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遇將軍之意乎教報書日免好立功以 殿與樂教謀伐戲教泣曰臣聽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祭云三十七年為無王衛白起伐題後劉凌男陵起徙都陳秦置南即封 之豪傑夫。 學之所成貴乎死草之所成貴乎生二子豈惟齊國之士哉殆皆振古婦之死尊之也點則燭亦成事者美故曰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燭之死尊之也點則燭亦成事獨之死事處華來不知單之忠義蓋丁南湖回王燭齊之布衣義不臣燕而死田單來之族人善守養戰以 水出益都龍溫縣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是之水出灣州淄川縣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是之 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天石之所接枹鼓之樂非也自即地歐腳聯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罪之有心 天 真月报三紀 王黄有 **特线形** 用智不如 顧爾在鄉直搖帶起此四國不待篇文融而服美王從之使欺騙約親於絕境復時與其然縣一轉要約天下是簡類無常經濟遊無關的也就後危動觀必為関內之侯注地於樂則樂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無世東類編卷之王 ■ 東周報王監 **原着源** 應如两角間於穴中将勇者騰主刀令者将兵敢之去師則三十里而止及虧國關與王召群臣問之蕭頗樂東省曰道遠險愜雜救者曰道遠險舊輕於天下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賊國賊太平民窗而府庫塞 奉公則法削法削別國務國務則諸侯加至是無趣心君安得有此富子。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殺之者曰君子勸為貴公子今縱君來而不 一動封倉為馬服君物勘倉為田部吏牧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者以法殺廉與四十四年張禄取○平和四十五年憲伐趙置關與絕趙者撃却之 與國爲得而不亡其 而現乃替藥恩義自伐 公子之青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歷國種則趙間而君為黃戚 **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敢三 對 門 而 不 者先 勝 北 北 之解攻 階類 下工 棉篓兔 都是如是一日先生何以辛教家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家人那報等等三王至惟該曰衛安得王獨有太后獲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到只要無意之三十二人。 所述。先後北山者除奢山餐萬人趨之緣所後至平山不得上套縱文室之殿。 資本於此所以於所與不是越村會為馬服君許壓為國計數管所以於開與不是越地以為所以所以於於明與不是越村會為馬服君許壓為國計數管所以所屬與不是越地以為於其一次。 一定卷以實驗難以為於使來來王體其辯口你或惟乃勝之金蘭疑惟以國陰 事告所緒告親孫的孫怒笞擊惟折會拉齒折磨為如魏人死惟者皆後須 中之人孫蔣明可禪蔣蔣計畫更姓名曰張禄鄉使者王稽至觀 中之人孫蔣明可禪蔣蔣計畫更姓名曰張禄鄉使者王智至觀 中之人孫蔣明可禪蔣蔣計畫更姓名曰張禄鄉使者王智至觀 中之人孫蔣明明於至等惟折會拉齒折磨所收為贈告守者得出體 音出所中之人孫孫明明於至等唯折會拉齒折磨所以為贈與之 一定本 一定卷以實籍所收入,所以為明與之 一定一次。 一定一次一次。 一定一次一次。 一定 是一是一為蘇訴不忠而大王之言亦有所失也王點巨願聞失計雕巨夫後開十五年不敢宛兵於山東者是獲侯賴賴馬恩縣鄉東西東西的問所,侯譬如走朝盧而擇聚東也為台程養城與也報國東田韓國有其而開張事無大小願先生悉以教察人 腓因進口以衞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展越關魏而攻翰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及 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日伏誅然為可以少補於然而死臣 雕曰臣羈於之臣也而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所以王 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表足莫首鄉緣耳王跪曰是何言也 日秦不意翅至此其來氣器村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復請日 堅壁不行後益增量虧間入趙軍者善食而道之間還報感將 一夜距開與五十里而軍壘成像師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請 **无知难易** 英少韓親 七四直 分大 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稅疾癸縣趙之國而乘變無趙之國四得以自完萬其其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趙其其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故請侯莫如厚韓親魏以指秦此而秦之攻縣趙末常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秦故王夫韓魏諸也而秦之攻縣趙末常有韓魏之爰斯韓魏之附郡恭政王夫韓魏諸也而秦之殊縣魏聚秦之衡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附重者莫如韓魏之成之疾韓魏聚秦之衡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附重者莫如韓魏之成之疾,見利之浚且不知天下之勢也盖秦有韓魏譬如人有腹 孟答君不聞有王聞為有太后機候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屏也王曰善** 大四十九年為者蘇其世不治事派親将平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花雕門少九年為者蘇其世不治事派親将平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花雕即的自相譽來兼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因吳至使秦人得何其數的自相譽來兼其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因吳至使秦人得何其以之職以當秦兵彼秦雄決將何為我不知出此乃負疆場尺寸之利特之敵以當秦兵後秦雄決將何為我不知出此乃負疆場尺寸之利特 「慢西向以水千里之素而不免於城亡未常不咎當時之士」皆讀六國世家獨怪天丁之諸侯以五倍之也十倍之教發 更 其 引起

故人意: 四貨用事 计计计算 亦為定 様夫さ 者极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太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甲其主海盛管 爾取注人情初緣攻鮑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廠鄉人曰必以長安內申五十年時澤採秦伐趙取三城鄉救却之遂以趙師伐顧取申陽伐 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臣見王獨立於朝獨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 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七價其所授者如賢疾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王不悟故也今自有秩以上至大吏及王 民恋於內在所於外官不若親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雅慈澤自為身雅能之獨不愧賴考权等焦不及任秦事該白起而用王希節安平使雅能之獨不愧賴考权等焦不及任秦事該白起而用王希節安平使太后之於秦非有節武養莊襄后之惡也鄭武養莊襄后猶不可能而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養莊襄后之惡也鄭武養莊襄后猶不已甚至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紀母不已甚至宣統,以下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王祝晓之不明述至於憑逐母弟兒養侠何有私養侠輕擅權未至如於種侯也欲行其說而養侠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折其常而奪之位秦司馬温公曰無不如忠此養侯之功也范雅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司馬温公曰發侯相泰秦益福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後僕夫左右前後 而然潛王李允管随而囚主父令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允之類也 進退不請言难腿不識四貴備而國不危米之有也臣又聞之本實於 一出使出外華防花涇陽一世 擊断無論官之類無論言不避王高陵不自王而奉防华涇陽公子擊断無論學衛衛刑人也猶今內高陵 謀取鄉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名分也 支夫亦是 - 大夫妻子 中見五 無故之引 元本后 若為質太后 **表歌出**中 純王 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樂有在者平。曰無有。日此其近者禍及外遠者 度已處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能緣應侯曰黃歌出身以徇其主太 得儲萬來也不然趙更立者。公不事緣應侯以告王曰令太子傳先往問子完於豫聞之言於應侯曰。趙王疾怨不起緣若歸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新人二元 於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您君之所使之於 馬中與其民語曰不如歸荊劍受地緣必攻之劍被秦兵必親鄰以當家已亥五十三年說移知王瀚武安君白迎伐翰按照王上監路終王總守 疾反而後國之歌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 立〇丁酉五十一年亦年建〇成成五十二年楚垣聚王疾病黄歌侍 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皆於納納師乃出秦師退〇鄉輕王法章卒子庫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劳而挾重器 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 服也之缺以衛王宫、太后曰、大夫亦愛少子平、對回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舒模兒子日息既想籍最少不肯而臣表稿变之頭得補黑衣無之能被 輸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劳而趙受其利 德何謂無故對日秦縣食師地中絕不令相通國自以為坐而受下黨 美乃獻之趙趙王以問子防君豹對日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客 踵而哭念其處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及皆 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處雄之送關后也持其 婦人異甚對日老臣稱以為婦之愛觸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日君過美不 歇為相封春申君 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絕王從之歇至三月而燒王薨太子完即位 ~ 與尊長安君之位對以首陳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 不可鄉師不出大臣雅讓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曰 **《夏月最三日**

朝光 括代<u>産</u> 福村で声、京橋以按猴上黨民王数因伏御越軍教戰不勝無賴堅壁不出趙王以為村で声、京衛東を住地大海上黨民王数因伏衛攻上黨接之上黨民走鄉趙廉烟軍於長三年 中海東北村州隆平四十萬川溪水地向予越之得有上黨也趙之 湖自上黨 於先 上者相 地子女 **壁堅拒不得入而樂奇其絕頗軍之後腳粮道絕請果於鄉鄉王勿許周堅鄉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城部職。趙枯乘滕追追鄉壁** 地也而指易言之鄉若将括破鄉軍者必括也及指將行其毋上書言括其熊常客與其父者言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舊指毋問其故者曰兵死 第王問指為趙将乃除使武安君白起為上抵納按繼州馬事而王戲為 子典心願王勿造王曰吾已决矣毋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随坐王許之の 問次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全帛歸買田宅父 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當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 獲沃焦釜然且救超高義也却無顕名也不務此而愛栗為國計者過去 子曰夫趙之於蘇勢指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矣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神将令軍中有敢世武安君将者蘇〇起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 年四五十五年秦王武精攻趙上黨接之白起代将大破趙軍殺其将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馬亭為華陽君事在游不見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額能得之於強大平置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那聽處軍食盡四十六日皆陰相殺食趙括自出纶本搏戰者** 便者曰吾不忍買主之地而食之也守地不能死一不義美入之秦不聽 於三不養夫趙进發兵取上廣主之令二不養矣賣土地而食 沿世 世史多為未以五一人及同般三人 世史五編卷二五 華 運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若乃挾該而盡坑殺之遭其小者二百 為相鄰以病免時親王聞礼城訊子歌悲賢聘以為相城謂使者曰若王然為之心哉以叛命的什城則於無難賢己之的此名處求〇觀以孔城田家之然歌鄉之際的人公文美真柳曰危哉樓子之計是命義天下而何 回係趙婧難而天下說結今不割地來和以級天下就為之心則天下將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屬自攻也來年緣攻王王無救夫樓緩 歌曰恭食暴之國也勝翅必後他求害恐於時間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無其意為衛子初鄉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鄉伐鄉於魏便孔 雀旗不變不知禍之将及已也今予不悟翹破患将及已可以人而同於 於衛衛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寝於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 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以病致什人日子其行乎厚好安之山東之國将井 請刀之親改嬖幸之官以事賢才養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丧職秩者咸 垣維題王許割六城以和虞卿日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收倦而舜王又 平不如因而割之好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兵劳請許割和於是關割 四十人歸越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越人大震 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逐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 崔處堂子母相喃吩响馬納好相樂也自以爲安應突炎上棟字将焚苦 然小五十七年秦使王陵伐趙攻所劉少利使武安君代之不行乃以王 國然使蘇代說應侯曰嬎亡則獨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 主真五十八年,秦白起攻制初王截拔武安皮生司馬顿定太原上當 配代陵水耶魁趙王使平原君公子勝求救於劉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奏

| 柳大丁士| 上京角をこ 也一級做云上首加爾彼即肆飲辦非而帝則連有湖東海而死耳不顧尊係為帝以却其其會仲連聞之姓見衍曰彼為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移兵先擊之鐵王恐止晉都壁於點於膝又使將軍新坦行說趙王欲共縣魏王使晉都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縣魏王使晉都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蔡且下諸侯敢有救者必 名門定從而就至題曰勝不敢後相天下士矣,其以則不原君曰是先生一一五二一九在本首副兵北救越西却熟此五伯之功也無思從其計侯生曰将在 逐以毛冰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蹟將女救趙 為之民也今衛萬來之國也照鄉亦萬來之國也從而帝之獨将行天子之 日中不决何也楚王怒叱之巡按劉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 灰毛冰按約座階而上調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决備今日出而言。 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被將奪其所不自而與其所賢奪其 耳使發得處蒙中乃脫額而出就上突然無脫而出非特其不見而己乎 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 原君乃與之俱平原君至麴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 之相秦其灰激之也范雅該笑而取秦柄其無激之也。 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有激乎故輕素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 陳潜空回毛成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 步之内不得情報也王之命懸於逐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天楚 **東京月报三只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変中** 郵本無 禁事 禁 計 計 財 域 **技**给产格许 迎車 住職 生 生 <u> 公子代</u>親 3 主先生天下 未為出 中只須編大三山 物有不可 公子数請逃王教音部枚鄉王終不聽無思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來欲 天人無思妙也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於魏讓公子無思曰縣所以自附載不讓公子執經甚恭侯生至引坐上坐宿客皆驚及縣園鄉越平原君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於乘向為者名在職之也自迎侯生侯生直上百侯嚴議姓庸音千七十家食為夷門監者謀城東夷公子置酒大會屬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忠與雖在愛人下土置關致食客三千人觀有隐士題再拜回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後宣帝徽矣奉廷罪以命 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類公 子忘之也且婚令奪兵以救姆於趙則有功夫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 青若無所容趙王 迎给

中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下金為憲連矢曰所貴為天下士名 テル 奥飲至春以 嗣夫典人曰奈何不常曰能之適婚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常维貧請以 李結實客復富部物 散好而西見夫人姊以歐於夫人因譽與人之賢 金為子西班立子為嗣典人日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常乃與五 召還移禍信陵裝殺晋 每大 被秦軍則其功大夫古人云功過當和進行基格回上第之罪官陵解國無足以償務符奪軍之非蓋趙受上黨於基第三乎原信陵皆戰國名公子也然平原乞師不可以脩其請受 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爲可也 型整型別中可から产業位入の一次では大阪で産業事業と、 動物が則乗腹所牧内収合の世界条節な諸侯無不廃産者事業と、 動物が則乗腹所牧内収合の世界条節者、生種所田軍之所推則 (4名) 無限分子者也妥及孫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馬憑以為警 王鳳洲巨電七朝之才能善罪者必法數妥表以智縣非廣以巧歸山 **與**其用裁三色 言歇五城 巨之分 布置旅河 立為世替 中以有 大盗 当不常な 所有并一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與人賢而自知中子 此其中有資本公子、新首四萬代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藏王恐倍最此其中有資本公子、新首四萬代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藏王恐倍最不下之。本王入秦畫獻其地歸而卒,平王之辞世時秦伐鄰取陽城到至蔣明為一門五十九年秦伐聯趙王命諸侯討之衞迩入寇唐王命書秦入帝死之已五十九年秦伐聯趙王命諸侯討之衞迩入寇唐王命書秦入帝死之已 おふここ 在河南王城乃徙都成周而河南王城之都空至老王封弟揭於王城為 月後中心在分常與也裁知改為不常之子後為始皇常姬自匿行鎮兵問年生子政人胎學止十後為始皇 請之不常伴怒既而獻之其人遂以為夫人期年而生子政鄉針生幼他名曰幾伊請不常傾之不常娶邯郸姬絕美者與卷知其有娘其人見而 得脱亡赴秦軍隊縣異人發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人以為飲來問言之太子許以爲嗣服愈之圖越人欲殺之不常將守者 流机 益见。 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任席間故曰不常非獨大賈蓋真大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至昭王國勢日益推張皆合五國之師百萬之我攻之而不能克而不不能意以上, 速二君之死而越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嚴氏之國輔而呂氏有矣故 这二百之死而越立此于于于女友"川荒大"二周节的一次如其不能、不靠之智巧能使于类外入超在内二十龄公子而得遇实地核水"以英之宗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雅襄之立三年而恭豈其偶然耶以英帝帝王,世也裁深而布置逐非獨于楚不能察继後之作史者猶屬發明與時世也裁深而布置逐非獨于楚七國為已之國矣鄉級繼續則與時世也就使了美層過入協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得一致四山曰是"清寺主子为胃循大協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得一 儒朝始皇既立伯野之祀已紀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奏白孝公 京西山口目不常非真大質流大盗也方其見子楚田奇貨可居 **美月我正紀** 先

1 3

京京道,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節安平王稽等皆此,南諸侯而采市内無良行外及取一人教子相范胜免亦有是服然者免而不去其官豫王臨朝而掌應失能請定確立去縣無如止而退豫王臨朝而掌應失能請之中故傳問之六國所不同矣 視差 何 見 | | 大部 | 大所 | 対所 周公開天 七月五 1該日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潮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具起大夫種辦款好好的凝維何足額與應侯於應侯日恭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乾與聞天周公打語曰日中則核月歲 多酸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網客於澤間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 則虧進退嚴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轉品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解 王盟會後選王城依西周武公武公卒傳子弘為文公而東周惠公傳子 原已失路之河南王城為西蓮附成周為東美自顯王二年趙麟分周也蓋為東周惠公蓋前此陝西歸京為西路之王城成周察邑督馬東令鎬 西為西周武公别封少子班於軍附近成同在王城之東以奉王與父同 綱目斷回秦與六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 於始王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 以两周公治之王寄爲而已慎觀以上皆東居成周械王微弱不能 Ē 天下之生 問事等等可以當極文之節制植文之節制不可以敵為武之仁義禮義教化是藥之技擊不可以遇輕之武卒,親之武卒不可以遇歡之欽土秦之錢士不 無大意。第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打頭目而獲胸腹也故在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鄉 百美多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賢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 六件五件 民 在所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 為前多少 延以前日 とこの様ないと 呼至一之也故兵大來則制天下。小來則制鄰國王曰請問為將鄉曰號令於假 夜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前三至几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六米無欲将而恶於無意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凡廣 事欲熟而用財欲恭夫是之謂五權可發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沒而不可 觀蒙然指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 以成當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從聚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數 關唆令前鄉常與臨武君論共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熱以前仍為間處令者挑與府失故請以執之前卿以趙入春申君以為 11.55 一其敗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行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購夫是之 兵為 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悪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悪人之亂之 下品矣一間於澤之言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亦足嘉弘 遠交近攻雖周之 照亦秦之勲至于 殺白起而薦王鄭報復恩仇則誠政順權恭王固不得狗子姊甥男之例不整刷也范惟教王攬權收國 禁按千八子,非秦王嫡生之 出魏冉又非辛八子同父本姓之兄而 達人尚論取節馬可也。 有功亦不失於來好而退其稅怙權固寵名僇辱而身不全相去衰是企當貴之地權則之納弘而一開於澤之言去佐如稅張雖不能為來 **可致空回內則使泰王虧于母之恩失甥男之愛外則聽蘇親之問以養君」之為前雖者發恩脫命入秦拊魏冉之情把其喉而奪其以與者所以納小人之片著,以其明以來丞相書名者前所孔號此自范號或書免** 起而致之死其功烈無間馬其心止于報恩響於物欲而已豈能輕 関 (引見) 本其處

為伊迪可以 世之数為 大さし 行建資縣 **局限以來** 集帯ルン 即於庫最深有失 以別自然也為計四我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為計四我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為計四我查養若然之氣速之不及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成則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明明子順日世無其人也が可以為次其魯伊連平或疑魯伊連播作人 而輕世肆志無難也称觀天下地〇觀安產儲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際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試於人誠共嗣之數皇食賤將何為子翻將見書泣三日冰自教師城亂田單友師城縣言當仲連於 妻文信侯佛宣尊吕不常為惟體○東周君與諸侯謀伐豫教主使相國 生子七年,未被第三共元葵十四縣六朝二十八巻為以吕不常為相國 七十七條三共元葵十四縣六朝二十八巻為以吕不常為相國 也們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爲繁泰養而足以詞前一世也與 一條近哉 受人之監禁恭敬則與點大何異惟其有所欲故層準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庸於山林其韻顏之氣置人之所 **让重名** 發症せ 原本四五 類 價本仁原 遊 ā **喜不常帥師** 日不可存况於数十年乎聽片獨別惡於未能通經或一議以爛聽不思去此其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色處於七暴國之間一下思去此其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色處於七暴國之間一度慢之心則是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七而也備夫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見浹於骨髓錐後世微發其民將有昔周之與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未至於文武成康其游禮 共主中文武之宗挑縣縣然久而不絕其故何我植本園而發源深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巻、こユ ス 更月あた。 の九世一千五百七十六年 割自黄帝至武王未伐商前士 姬姓三十有八主以上十六惠東流景悼敬元貞定哀 慶東周君賜以陽人聚地使奉周祀不絶好 八百七十零四秋 東遷平桓莊釐惠 夫 城南 在陽 百七 汝人

Ρġ

世只類 代島稲首 瑞本澄潔 為第公而曾孟孫商孟子世紀不經文並問公之網千古有人的并承体使千香之城四年進封鄭公光 式建西三年訂經點三年原於下為家人問公之犯一後漢武元為四年尚封經嘉非有柔悪如王深之疾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豈偶然我 絹木でユ 〇右三王共八十三主で千九百七十五年、比五帝多五十二主六百七 端本澄源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剛惡如禁討故厲之暴 其姓氏別為後秦斯曾録表令東周未减遽進昭襄之秦吕政師任舊劉仁孫曰接兩官民曰作史者當於莊襄於至呂政嗣佐特書縣亡然後正更有魯邦孟孫後 配享孔子無休歌 同姓衛門氏或方書內亡器 使素周祀亦不减 同姓衞到集二世 周子南君漢末鄉 交養二世衞角体養常學與養殖 0 附列國歌 **以**兒月方紀 泰城周吕 併吞六國 察封侠 化越额填制 魯衛晋燕曹鄭蔡致胙命伯始是真 記奏 補参しる 傑休公樣休您繼島腦種葵不奪園夫妇女之利而無救於弱親期用之數又無初遷極文之翼虛權九馬俯仰諸侯當時魯繆尊子思相公 李縣觀 Ξ 代史自問感烈至東原君總論日成烈王時 ΙŒ 無情那全

正文製紙水では、一般、本芸工具、一門の一大将工作では、本芸工具、一門の一大将工作の足成廣東口品政化等に後代親親公子信陵君無い、一門の東王地十八統八親三十近十九将工作代親親公子信陵君無い、 **興息之名** 文之功 現信後君 全竹毛醇 き有三 いあ世史類編巻之六 無見成情 宋冀於河 后陵君夜 山東之片 改昌政 親師教政親主東之乃使人請信修存總於趙信陵君是得罪省還毛公教作亡所經司母真書之則亦悉奉而已美時家繁華人常首敬即師代親之義者大職敢主妻書尚至西谷雖然無時家繁華人常首衛體照后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殿台而還追至西谷何思來也自昭義以和山東 陵君後為親將皆遺兵攻魏信陵君即五國之師敗為於河外服業 鄉親東京村信陵君而以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財信 克大洪誠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子信陵君色愛趣時傷還 薛公見与字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家 英田泰柱聚正二年即 一處人縮而之子住奉守障碍來信慶君及之不下使人召高将以為大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 ○秦藤三二氏足正統之年執下大書非正統者分註列國君名年號 [1915] 諸侯破秦師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務係被奉師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多數不而歸合於前四五無尽用侯生之計盗兵行擊秦救趙成相文之功然兄弟自 〇 失秦莊襄王 為嗣主先相關佐婢有功賜姓嚴後至周有非子封秦素中始 入自孝公用两鞅致富疆縣井田開阡陌莊襄城周三年而亡)按益法屋圍克服日莊辟地有德日襄 各楚姓蘇氏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 之笑也見臣而下是俗主也父教子 |八至二章||之目信咬君為人悍猛自用此辭及必為國柳必未依安陵是為國納也 以 等 共 後 班次等死信凌君聞之稿素野会品遣便勘安陵君等次言明於岩巨之美信問称為了死信陵君聞之稿素野会品遣便勘安陵君可南州日維高明於父子た 第二年上年已無達人臣之義去立可使吾君有親惠平乃之使者合刎明而 ·意住,那样中父常謂去 國未立,而藏民先亡信哉言乎 察好,原样中父汝寶不幸宁走奉藏民作霸之商是解釋 (唐本)所述 時刊,四五月卷王教卷子政立年十三封相國已不奉為文信侯 交合神 緑水ガス 工艺之所喜取群信陵君思使謂安陵君生東緬高而致之不然無心得 助士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目至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 思不衰而叛怕羁孝公之祀促其孝文莊聚之死也也不幸不義天又〇縣謂泰以剛思不仁而滅后稷太王文武之祀故天令呂不幸以奉逐之六 與 莊美三記 西至皇三而處在東立三年而聽何其處也不幸能以其子為秦王七百女皇三自己不幸策用其志有管一日不欲其子王秦孝文立三日 令其子始皇殺之始皇戒六國之祀天又令趙高不旋踵而覆其宗天網 其計謀詭秘人其后而知矣 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王哉嬰之孝文柱寒盖死於敌也第 恢恢真不漏哉 書坑儒恭麾不道! 世而亡 皇帝沒十和威嚇人獨於前恃昌強城六國專以刑威立國焚 雄才也使得是契為佐力行仁義輔以刑威即並呈匹帝何難 稱皇衛稱父太上皇稱制稱韶稱狀軍臣尊君便後世以王封○鮮常者其與燕趙創築長城踵六國無併之後盡改郡縣目 伏鹿馬之好胎望夷之補促予嬰之命矣此臣負始皇而始皇 碑不足頌功鐘鑄金人不足銷兵不死祭不得而招博浪之錐 我情平李斯之徒替養非道以其雄才用之於必亡之地封禪 臣子而不敢加於天子千八百年未能改而容納茅其亦曠世 各政門姓職實姓吕在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始稱

推胡泉城 原斯區 世史真 州春島世 雅斯軍 **A** 教をだれ 無えてい 西高名稱城照無朔妖地祭長城自心並假山挺納附來下至高剛而於一時高利極與無罪北地上副發緩將 #祭長城以挹的趙武靈王北破休於龍西冷縣孫亦北地上副發緩將 #祭長城以挹的趙武靈王北破休,是時天下赶帝之國七而三國縣道邊於戎狄秦藏窮趙城關除陝临垃 為間於秦駿涇水為渠秦党欲殺之國田臣為轉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之明奉至或元獎十七年九五年轉欲夜秦垣無東伐乃使水工則國 秦萬世之利乃使卒為之注項顏之水溉爲固之地四萬餘項以许私 鍾山是秦益富饒 失差性陳四 循 语 法 何 不下 存君だ力 意 聖 所 所 次 九门 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集座左方迎太后歸後為母子如初太后大陸下危之。遊禮惟兼無以明为朱下無獨拳吃言已乃解衣仗值母於羅殘骸讓士雜紂之行不至於是朱令天下無獨拳吃言已乃解衣仗值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輔。墨樸一第韓劉頌及二縣灤轍弘祖帝遷有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輔。墨樸一第韓劉頌及二縣灤轍弘祖帝遷 每子與目別去不書者所以者其所罪余辦之意云爾鳴呼嚴哉辞下則太后之遭為有名而非半氏無罪之此矣者非進樂度壽作亂喜曰天下亢直安察社稷便奏母子復相見者夢君之力也善遠太后 「此乃隻於京之其徐行至前日正問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下死生

好春中君 包 見 正日信節を言うこ 七个子 宇国連奏 **并住口言** à 户.非书/ 天於即迎還和於伊藤海教科人來不到公孫支於圖飛文即升係也或在逐中行且上書目音務公來士西取由外於成地分其她 東得百里來仁者皆為其主遊問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家逐客客鄉邊人李斯亦称新於門鄉的維納候時以下時常客日盛盛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 李閣進立妹於春申存首敬既有娘園便妹說春申君曰起王無子即百麼王完泰盗殺首歌欲此罪知動林不說相人初起考到王完無子動人其化果主使母子使全其敗谏雖可取立言則非也 為太子園城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世其語陰養死士欲殺养申君 臨不測之徇哉春申君乃出之謹含而言諸王王石幸之求生男名悍立 事义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徇且及身夫今妾有娘而人莫知誠以 君之重進安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歷國可盡得就與身 感後行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龍乎且君貴用 亂天倫人人得而殊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荒可循以假父二弟為名哉 何陳曰陛下申梨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撰二弟有不慈之名被嫪毐遭 東京三年之土後ア温度而後来者出出の奇也郷然亦を天逆騰 郭大有回勝善與又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波動始呈迎回侍養可也夫和大有回勝善與太后,谁亂始呈欲發之盖為天下宗杜討賊也當是 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弟焦者其亦幸免哉 了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泰退六日於雕宮所以薄 **國** 泰学 第二字 百 新經典 乃石亦斯復其官除还各之公卒用本斯訊除追辨上於金王姓該諸侯 **联价五套** 避 雜 作 说 ける関係をこれ 大賈生阪 厚結名士不可下 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悉昭王得 班班獨公室杜私門 在 五黨我有五 說林若林 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意王 以一十位三條六 外三十二年原王納地請為海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院民業十四姓五集二十二理軍王納地請為海臣使韓非来聘韓非者總統果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應幾實録矣 人急則用介胃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說難疑說不易被情 用於是韓非疾治不務任賢及舉浮歷之靈加功實之上寬則罷名譽之 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轉之削弱數以青千韓王韓王不能 大王誠信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輕不亡刑魏不臣南德 至三二非也而至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天時四皓伏生為飛其冥客 者刺之離立君臣然後使良将将兵隨其後数年之中

政府 河刺 日 夢 大侠選託 加州之名 本名 之親君 親以子 及親 人基 等将軍首與部分之地圖辦城縣地區於京北東歐衛王衛王必免婚等利於"伊那王及諸侯使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衛未可親也誠併居所然"得罪亡之總太子受而舍之聯太子閱輸入荆軻賢軍辭厚禮請見之欲 動而裁止 20 文介 智 題数季妆 等了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報之鄉将軍與於期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報之為 與也如此夫趙於三普為最強及會上戰之四,所是 中式命一十世至五幕元孫二十人姓丘附元於三郡太子丹使盜劫 中式命一十世至五幕元孫二十人姓丘附元於是郡太子丹使盜劫 中式命一十世至五幕元孫二十人姓丘附元於是郡太子丹使盜劫 即也如此夫趙於三普為最強及會上黨之田以丧長平之師用郭開 財也如此夫趙於三普為最強及會上黨之田以丧長平之師用郭開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使盜劫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便多不禮於王於被之為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報之為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報之為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被之為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用個家不禮於王於報之為 學校課代兵進圖前初經太子開 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失 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要其不合也夫就人而憂轉非作說難而本死乎說難何問說難盖其所以死也若子以 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 傳手後世獨悲舞子為說不知而至之 北監傳文則以為關撻論其所愛則 現れる 五少数 孫丹茶口 何和儿 如何 到 新 **建料** 通路七首 **公勝之派** 子方表 見緒園養而把王袖接之未及以王葵超絕抽說謝軻逐之環柱走左右 一切の外のでは、乃達町入家町至成勝王大喜見之町茶園進園館而七首がは下からの呼ばるまで大丁育月ラースを十十年にことがたとい 宗族皆然沒購好軍首千金願得将軍首獻蘇王蘇王坐喜而見臣臣 手把其袖右手掛精縣其胸則將軍之響報而聽見陵之愧除矣於期 養來也然一七一雖均乎不利丹也以此假身而亡國良也以此改國放水周二罪於是可討而先已成未滅之國於是可復而可保故回皆成亦為三其皆義舉馬便二子之謀構遂則就非以延韓仇以報且秦下南湖曰嬴政之思人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刺張良之祖擊平調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至遣劍軻挑怨逮嗣之致耶 也奈何夜看弗佑松泰為唐卒使并吞豈非天印温公謂丹桃悠速掏蘇必嗣位慈善而賢必不窮兵難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臧亦未可知蘇堡航巨縣丹以宗社憂而為此其忠豈得己哉故剌而幸中春王扶趙堡而之秦肆疆暴之應不吞戲諸侠必不已輕趙先級勢必及魏無 以送自刎以西曾收威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樂好之 志者則無丹亦可哀於矣等雖然开與荆軻之智之才亦未可與子 卷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及八七首強無而弱素不亦愚乎 央股 非男也要之 訴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奏 而成功逐使論者徇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曹莫有丹之 以取城亡愚謂無丹當時不舉此謀泰王肯存無乎且時三晋稱蘆荆 温公旦燕明不勝一朝之念是盛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远魔凌謀挑 過哉夫其縣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麼金散王非思也別頭 女生介金

从新相当 若匠上下 · 一時人代與王自法至衛上新請美田之甚聚王曰将軍行笑何是有期之其為里姓人大敗秦軍本信拜特還衛持王親已謝病王自詣疆經之使期将六 一技取 授石链距 百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突既行。又数使使者暴請之或曰将軍之乞 題用二十萬問王朝王朝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将軍老美何怯也遂 次位衙門於将軍李信日吾欲取腳於将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太子信曰不 三可美食既不得較了四東聯治擊天破之殺其将軍項統成後廣至有軍中威平對日方接石地距與井延寿有力能手於之經經過言雖羅期 **資亦已甚去朔日王坦中即站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 · 一十代三年の是蒙嬰白ル五郎 『王賁代網魏王修降教之遂疾魏使李信家竹行二十萬人代楚·謝謝病婦趙鵬 五貨務子 為这成是 在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愛人悉國中兵以禦之前臣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親與同食义之問** 一个四十一代四年一条王朝大敗楚軍初王朝取陳以南至中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不肯之相望並不遠哉無忌去而親輕還而親重死而親亡賢者之於一一般不能用而棄之於氣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買身大樂賢温公司親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擅士終為天下顕諸侯惠王有一商 問難失當時使泰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不以所以其君政以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然始無以問日之不信其臣故以術御其臣臣不信 國家何如哉 財東坡回善用兵者被敵國當如小見致齒以漸搖撼而後取 之 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枝而污齒適足以殺見王朝以六上言 明東不助與民家始皇帝二十六年工首東部王建隆逐級和初第事常謹與諸侯 和東不助與民家始星帝二十六年工直東部大學東京和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衛子、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衛子、東京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不安衛所等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都主朝衛內以於國際民家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家的政治學派五國新教堂區大學的演計業組成轉而已印 東京和華東大東東州民家的新州於和於相称多是素質是都主朝德不仍戰備不 大學等的,在國內東京和於東京 東京和於民家始皇帝二十六年工直東第三建隆逐級和初第事常謹與諸侯 雖 爾 從監鬥等下數 之字不告說佛 的合於六五天 耶是 伊果 有他 楚拉取 何於在 如取而 包配奉二十 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奉之心禮天下之前才并力西向則臣恐五國遷城何哉與蘇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於亦亦不免矣嗚呼以恥急故不戰而強訪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蘇人未曾路景然經濟之界上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脈奉之彌繁侵之愈寒之見六國破城非兵不利戰不養終在路養縣療而力虧破城之 東坡了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不非幸也然悉以謂巧於取死而 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級哉 不脩政治不亡何待 取三晋三晋亡於盖皮及失方是時猶有楚與熊也而濟不救故二國蘇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亦人不悟而與泰合故奏海以 〇於按六國國弱君愚已不如秦而其百多發係受泰問金誤斥忠包 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既晚矣秦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楚盖空國 亡而齊亦屬不閱嚴如晋取其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 城醉乃發兵 人食之不滑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所切目則月 王真放經官至喜選滅代廣王嘉王朝沒有她都定江南降

之端太空 定至正而 推手大 公 立伊尼 耳 解號 人 底 時 三八建制 七人的 官以是数 二条一往 **大武不**自 交外系列 1 無制部軍徒令為弘布告中自科曰朕希報 追尊在襄王為太上皇 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燕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日皇帝韓啼之度命 是帝父被追尊田太上皇 此以百倍之歌為送出之話雜轉白明猶不能支而况謝玄年之如平三年而入劉晋之平兵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坚不然使堅知出入歌兵屯置之秦如友掌也吾固曰祖於取楚兵為三軍送出以肆斃 雖存而公道不暢往性加美雄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添取世訓突則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各之哉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誠也然諡法也考徳行之實而稱天以諫之為天下萬世勸戒縣於大公至正而後 有天下省解天王其列爵落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不感矣 封江臣丁夫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院聚王於天其懷登極心也一百至生」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称而自悉以王為降寺而則文字、古之聖人應時極號曰星曰帝曰王非帝受於皇王段於帝 南廣百馬爾五顧已不通地無不應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平誰王鳳州三一湯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也 王建國親侯之制目足以後永無可復期矣盖世道大變之端也 滅 近次 城魏次 威燕次 叛楚至是又 威齊鳴 呼天地 開闢以来聖帝明 之流千以是知二素之一律也始至幸勝而堅不幸耳 又不若不溢之為愈矣 西致堂日有年臣平之情可况以機議平且 磁體非臣子出私意獨見 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然而功足言也 照呼三代建制之大省英大於封建至於戦國巴非初封之 · 夷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 益法 | 関 | 当まれ始 |子所れ宝 |孫以謀こ 1 場片素地 作為某个小本班遂使周文武所封于弟同姓甚聚狀後屬班遠相攻擊如仇醬問題為某一本班遂使周文武所封于弟同姓甚聚狀後屬班遠相攻擊如仇醬的為實際縣舍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對兵器一法度從豪傑於歐陽丞相能等寫着《言 正に類局大とい **林不野**亡 即所著五 等之地功臣以公賦稅重當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軍之術也置諸侯 好何如 是并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所不勝為水德始敗年朝 皇子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後所不勝為水德始以至為紀本成機 與首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以水德黑北數以之為紀本成機 明本於清重清朝水傳第三數以之為紀本成機 與古代原稅所不勝為水德始敗年朝 東持天下采用其說以為周得大德泰代周稅所下勝為水德始敗年朝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嚴首初野威宣之時劉行論者終始五徳之運及始 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闘戰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 天丁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从臣对沃丁語神靈一統皆為都縣諸 於萬世之無窮吁胡可涓哉 大題者也其自為蘇則從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至 灰路四二九子曰 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五周之建于且不可用况以十 自以為德無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美嗚呼可謂 N 17 17 18

期有 無論證料對採 致名為并建者 於年之失和 王政之本 坊馬便でおろう工 東海製製 かた今 下三 有品 指獨接法 12大幅 で王んて 供担託 和 各所其所以至于五百餘歲未有性後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余法 國籍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來友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友 之所以縱人欲恃犬道私一身之大孽大睡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友 與王拯以之為任尚菅君又何怪馬 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明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明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泰始皇又何降馬其所見取含如共則其夏。 道形解銷化之行府威官殿羽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水逐來方丈流州云 也乃謂為武資語侯之力不得已指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正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秦旣廢井田而關仲間天則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賴取帝王之時不猶指函施之領而極與羨哉且列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為表裏有其力於已可乎凡宗元樂周之亂取問明中肩三數鄰為對進之雲量 共治貢賦所入王 不 不 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罪親之貸而謂封建私 書詩得與重男女入海來三神仙爾避棄力杖不 聖人者也 夫王七里環 列五服 選連賢衙與之 東語作為天放到和木勢而身亡因成可塞也大 為光非从敬福也站立要福天地乃敢您其黑而為光非从敬福也站立要福天地乃敢您其黑而 阿股一具五麻根後面日大衛長 即其張明以及於大京东民 美一月何打擊得 9 シカ房 尺下大が . 在我山田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直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元武五野禪不經見其說防於管他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 智客之妙固已視召政如置中孤死何獲敗之憂乎疑無結孫派改補騎之界揮椎奮擊無覺者太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兒併兒力士其餘亦遑恤或者又鷹其敗是又不然夫以徂称之智廆很之威干東萬統平大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前済召政整於一 椎則其心愜美店整堂上也或者以良年少輕舊一擊之然侥倖其成而不能隱悉以 古女生三也或者以及年少陛后一家ことでもして、一下教於天下了女生三張良匠医於此皆為刊哉盡欲以匹夫之力伸忘義於天下 史臣回張子房為韓報佐祖擊始皇該中副東未逾年始皇竟在自此 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復暫之聚其很擊贏政非輕舉也盖此心苟淨以一擊而遂子房益有儒者樂象三代之後未揚浮也五世相韓篤春秋 |雑其山樹原絶で也に発生ないという。 長軟房

19.中级中 全 汽车方 題良智 不补长证 居上郡統之威振的奴訴收削 縣注詢報地茲長城起臨逃蘇者至康康延表 睡素 地屬 於萬餘里家佑 明治泰乃如皇乃遣家恬發云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攻河南地為四十四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が禁日亡憲事 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誘如此弗禁則主發降乎上重與成 也今青色又面读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讓丞相李斯上書子第為匹夫卒有田南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父非所聞 令出一百姓力農工士習法令令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感亂點籍 陛下神聖平定四海以諸侯為郡縣無戰争之患上古所不及始星悅博 戊子三十四年焼詩書百家語初始皇置酒咸陽召僕射局青臣進頌日 首葉異面之民。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此洪出則未議跨 日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争厚招遊學太天下已定法 +淳干越日殷周之王千餘蔵封第子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 使繼泰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脩補之功世世不頼之以界限華夷乃至明天下之为以與無窮之功而縣長城非崩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乃至明天下之为以與無窮之功而縣長城非崩不仁益不智也雖然了建建上,夷伙入寇不泽已伐之可也的皇信盧生亡秦者胡之鐵而 則亦無矣其大義根諸心運諸天地而不可我者也 南海 条即以諦徙民五十萬 戍五頓 多三十三年 祭諸管面亡人及管婚賢人為兵略取南越陵梁地置**注** 東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東之属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非和城一也在萬世則足以衛民在始皇則足以殃民在萬世則為華非和城一也在萬世則是以豫民在萬世則為華東市諸子在襄險以園國者丁寧內日始皇所為皆遇但祭長城以常明華東市諸功在萬世而經 所以促其亡 好皇所為皆過但祭長城以界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而論 時に論快 を デンデー 出於前衛 本山美 九孟之海 太边 有烟目許 李斯业外 1. 人和 6 一清水览引之烈看以验十萬世無窮之恨秦之雅上通于天矣此始皇人而之藏道帝事功之大生富藏論之非债于尚平之久而後尚者顧決在一旦改革幹論刊去若詩書百家語乃月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稱神在一旦改革幹職刊去若詩書百家語乃日在聖帝明王教人君子稱神世也與宋代令以東為師制巨下協業無道之罪十級如東井田州三族死棄中州八州市次東帝以古非今者族城所不去者醫學下筮種對之事。 達小乃營作朝官潤南上林龙中與飲納納先作前殿何房回做能為於藝門動山連谷煙比線及雖晚千百八十里數年不就○始皇以廣勝內已五三十五年便家竹除直道縣治道九原經軸他就可找雲陽經京起 世罪人中 李斯為並 十餘萬人屬主無東之常他未羨身死政位而不辨死終端下僅及有關外四百餘後懷雪階納班亦總室城為然等故鄉之地以齡子孫十百關外四百餘後懷雪階納班亦總室城為經曆孫徒刑頒取於建者七南山表山鎮以為關後道渡濱屬之歐國文分作阿苏縣山關中計宣三東西五百水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直抵 冬く! 李斯者又将甚者耳成見其師座越天下二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紂性也竟辞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懷不遜而自許太過彼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有即獨曰人性悪樂不觸于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有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恭者皆出於前鄉而不足怪也前鄉者真為異說而不遜敢為異論而 蘇東放口之道不舍若致聲及今觀前鄉之畫然後如李斯之所以事 歌参馬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滑其派至此無足怪也 此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戰喻盖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道於仲尼滑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 这於仲尼滑正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伋軻其大本大宗如 古文皇□韓愈稱荀卿大醇而小燕宣知荀氏之學自不醇耶何也人 関 51章と学風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不孟之論末管異也而天下本無止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称首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止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称首即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前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徇之至 有及者尚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W 知!可能

法化生資源 正胡亥 **泰捌 到坑** 見る時代を 皆以無審受納季之興道 至是故 長子扶蘇讓日諸生皆誦法孔子信仰與按問妹又講生問論法五千百大十人就則皇上妹其人可也與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歲勝至土之使為以用道非母又以而稱滿之泉份一人以為一人以為一人以為一人以為 胡多慈仁寫厚可以為嗣願君會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認立胡 死乃今趙高為書賜扶蘇與安全奉来付使者七月前於沙丘斯恐諸公 **漢宮三十六年有順石于東郡或刻之日如皇死而地分便御史逐問草** 原生相與謎議始星因亡去战始星大怒曰諸生在威陽者或為妖言以 〇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便長十枝蘇藍家后軍新書長子監軍 所量此書簿曆也日夜有程次自有程限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然也石符練也受 了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糧胡玄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 天道是 而三十七年帝天性剛呆自用事無大小皆决於已至以後石量書 期日長于即位必用家恬為丞相若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吳 則非妙言之海殺扶蘇也殺扶蘇者始皇也 少子胡多取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駕帝惡言 八使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題高獨制之路然 ï 人臣を義 か 4 山天下田 以花马叶里人民不 皆賜死扶蘇簽書泣欲自我情曰些 收俟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繁得而不可回也置料其偽也幸何毀後請李斯之立胡亥不侵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麥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清死為,即高無遭類夫以斯之智而不應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美 不及商鞅者失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盡以法盡天下未有不友中哉夫以忠恕為心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違然令行禁止蓋有 終始皇之世皆以帝畫而於二世元至亦皆一曹爲其後也書周文代閩位不復比數馬綱目於其藏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犬書其年號[王]刊上衆元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居用其民權之於 <u>て理山田然先に以其陸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と引其忌事之於下理山田素将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海國盖亦異乎晉隋美共外及其子孫者也</u> 國未亡之前嗚呼朱子於秦盖有不海口馬者名子之而實不予也 秦與夫書秦兵圖市公具廣進與秦戦之類其書法則亦無以異於六 之父矣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不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东人戴之 好息行紀

决辩示 陳成 対方な生 あずれて はな とな 為恐為變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替則主之所禁也然以在之誤諸公子及大臣皆疑 高侵死我公子高節成死來騙山足高日人臣當是死不長何変之清謀即侵死公子十二人信死戒以小十公主死死於世公子所問四九官即肆志龍樂夫一世然之乃更所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敢下 通決以除吾於悉耳目之所好弱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日色限元年春二世東行都縣夏至底隣謂賴高曰人生世間聲衝轉六骥 集幕安枕之深果何在我 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段立其兄子子要為王四十六日而降草 悪薬が **予報有** 武藻民之湯 為無道器度百姓将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残今始至國而王之示 府山澤之間故隱其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吕后曰季所部寄來萬梁幽二縣界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吕后曰季所 憾而於慎于陳王衙曰此恭民之湯武耳 消能為天下首革雖其人物甲版事至微浅古今猶幸之盖積萬年之 大 六一七彩

瓜大学 應問出劉率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驅夜哭之言城於怪誕求足信也以大震天下所以服高阻断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可公必於是觀之長者沒濟之於其見亦公曰諸将過此者多等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寛之之於親其亦迁矣觀懷主欲遣長者依義而西諸将皆曰沛公於寬大之於親其亦迁矣觀懷主欲遣長者依義而西諸将皆曰沛公於寬大敗,則是則曰與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務 去を作 唐如太親向與所於為之如何今益如此內斯恐懼乃阿二世意文書對於則三年二世數前議至斯豫音朔靖居三公位司公論近於常周以於當與太縣縣所納諸是三公位司公論近於常周以太康都指用為朕人獨祀絕。 野主必能行賢意之行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 一世說於是行格黃益嚴稅民深者為明更較人农者

打造場分 就立動內 功能偏當 後立 水 具為重 克色引热西紫秦等乃廣北東陽少年起其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毎日高公洋洋明為各共綱國日本東北東海區,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界為東京 (1) 1月日市公郊天授改遂從不去环泊張良明度之去敦乃可能於公益,随至面安立地陸山川向市天陵改遂從不去环泊張良縣市公而日市公太公等和等于年兵法市大陸地陳人灣沃市公等》常用其實良為他也以同為太之六 (1) 表示方式 終行良 相 日 月 石 原 秦三户亡 育 英 有 馬 马 我的教徒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而公達屬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 市公开生 李//// 開陳王軍敗乃正景駒為楚王景駒在圖州廣東轉齡縣州市公往不勝門陳王軍敗乃正景駒為楚王景駒在圖州廣東縣 對於東京 医金月之蒙北命等城 無情口流公所 我想人來嘉起女於國新領縣 将其兵擊寒○市公得我民以為熙将第憲法不善民很歸所公用秦良尚其得江湖問心號曰舊君而往見之其象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便 で後數十萬人而皆與其後人家傑文通乃广之江中為群盗祈赐令具軍處後取團縣布者四人也即聯維ヶ姓或氏管坐法縣論翰縣山縣山東投資院外陳為鄧秀縣於楊諡曰院王〇家文醮下之呂臣走得英市 南公部後所自立其勢不長今者起了東西邊流村縣於是起之将貨南公部於時日的雖三万種水下東公園也被張村果接紅河東京建門時間 柳腳計事亦公亦往馬唇即發 聯於縣人范增年七十。孝若家好奇計往及英布皆以在属梁眾逐六七萬進聚素養常駒殺之石別路将會歸於 於董騎佐章中學海陳王勝敗走其御在賈發陳王以降勝故羽人占臣 **春縣旅難可獨立立地後輔以超可就功乃求得敗立之** 王先是張耳陳館收散兵得数萬人擊季良良敗走客有說明之者曰兩 說明祭日夫憲城六國際最無罪自懷王入憲不及題人至今憐之故意 日項氏世世家将有名於

整今欲舉大事将非其人不可報從之於是娶 恐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石也即乃謂軍吏 道家民益軟帽臣配〇郎行張耳陳除工趙於為趙 (二世遺言馬 人後須銀地工為就王田崇以上應條在東走原門心門。查却追園之一轉後河耶大政際港軍後附王傍總王時自殺其死的亡之際傍懷王子兵數千數學五機鄉鄉縣之彼失敗項○章耶擊總四王儋及地行項它皆将兵敗就革與進級,就經以及為司徒經離王将千餘人西略館地得數派案職後取之與 主人工程里 经元 **山南省东江**六 が近 心无根 ◆趙高侍見專次多以私於殺人恋大臣言之乃設二世曰天子所以貴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特所學輔獎何執其評社、姚明顯與爾先是即中武信君所等引去擊破章耶耶於陳阿下○墨下左丞相李斯更要斬夷 君已立然後由韓諸公子横鳴君应及管司立為王益樹繁染使良求韓 前便人告期可奏事期至上認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目沙丘之訴丞相欲見無關時關於納西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孫樂婦女君條役治阿房官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朝廷事皆决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閻東群盛多而上益發蘇繼,表之三 者但以問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减四邊轉尺下吏去疾和自殺師自負其雜有功無罪就做二世乃屬也朕非屬趙慈苗離任哉朔又與右丞相鳴去疾将軍却諫止阿房宮作四守通盗收期乃上言高罪二世曰趙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殺之何三川三时解帥為軟與盗通而丞相君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便人案驗三 者待事事來有以於之則大臣不敢奏録事天下稱聖主夫二世乃不坐 與馬令陛下為帝而丞相肯不益其意亦望製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 三世使人赊斯斯契如而不敢後這也妄為友辭論斯腰斬威騰市斯頓去不秦之使客十餘單詐為御史調者侍中吏訊斯斯以實對較榜之後 高治之以情宗族常客榜掠千餘斯輕服而從獄中上書陳前功高便棄 · 这種立以為透懷王從其望也可深口號武信看提其亦說語曰

市公名 展海湾 東利夫入關獨項羽然集終項采舊身頭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首集利之軍其名義初無懷主與諸将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長時悉兵禮諸将軍其公軍其名義初難於計為日〇德遣市公伐郡師公縣異道孝無敗滿野子其章為卿于冠軍湖東計為日德遣市公伐郡師公縣異道孝無敗滿野子其章為卿于冠軍湖北京大區,以東國諸別将首屬宋義號 知典 而項 騎州 戦 出門逐東 世界教師夫に入 日非理 审 於書はO枝を中企事使為東臣于东可君前臣名也市公司市公島公司各書也の枝を中公司等務局と四世網目前名賣的相原子等的医名世網目前名賣的相原在人類的医生性與日間的名賣的相原在人類的原理的與此次代表演唐将天下累別似然害也自即的以前皆書名市公自起於即了不可遭獨。於公東官人是者可遺懷王乃遣市公以東王項源數率了 扶勢而西告節多父兄秦父兄古五至人矣今該得長者性無侵養宜可可項羽原悍衛賊游嫉亡解驗賊賊端所以為無不残成不如更遣長者 調莫中子日吾欲與若夏堂黄大俱出 少次将項籍榜段來表四代之人被原軍房並将王龍壽大時一時人間指老将以東東大長者而心峰之此亦所謂仁與一時人間指老将以東天下之心三王是也漢祖之與也才懷王遠 上聚東門还役先置可 正本·本恤士卒而物其 私非社稷之臣也弱即帳中斬朱統毅命王因以羽為上屬等於 有且國共新被、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州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令不 J. 米義飲酒 **世野野** サ更新編巻ファ 月信衛代 不進項羽一茶園到意宜疾引天度河鄉擊其外灣應迁內破鄰字公差記上之罪。也書院假正其尊賴無臣之罪也初先養至安陽四四十六日愚秦也然則得無敗乎日常太将正其以下初先養至安陽四四十六日 因飲酒高會一个東大雨士卒東鐵項羽曰以秦之禮攻新造之此何散之 宋義日全秦攻趙戦勝則五龍我東其敵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養養 日禮以示士卒心死於是與軍遇九戰大破之扇王離時諸侯故軍 **町視羽由是蛤為諸侯上将軍諸侯共皆屬馬** 餘趣英故動皆從壁上觀勢戰既破為軍諸侯将入轅門膝行而前其敢 11河公應下騎士道食其里中於 天起幸巨 即鄉之故書大破秦軍而無己襲奪之罪不可逃 軍鹿之敢 書大破案軍而項籍獨教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推断也 · 本三世紀 食其前日吾園市公慢而あ人多 **球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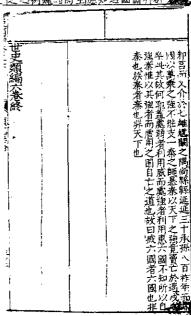
使多期 点 () 注 () 見声不即 朝公月生 生転 長 光 崔 **除型的** 馬納 門事 日司 英斌之術 史類編然之六 100 軍為前行關於而 問曰計将安出腳生百足下权散配之兵不滴萬人欲以徑入疆泰此所 曰足下必欲誅無道養不宜佑見長者公乃較洗起祸衣延生上坐部之 人名郡生生入锡沛公方居林福知便两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指不拜 解其冠澳新數其中不可以儒生說也即 陽照滞留之苦則即未必悸煙雖項羽善脫亦未胜旬日之間盡坑養大沛國三夏未失也使二世不加詢禮超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成人亦國三壅蔽之徇其可畏也哉即即之後即與羽猶以勢力相持勝 卒二十餘萬之象 匹見婦一國之家付之大将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 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滑報其趣蹈亡也宜哉 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公使 高所思 公望春 性具類編八卷 电话小哥 張及通子要置将将兵距晚開的門外開北市公於擊之張良曰泰兵尚猶未可也故漢祖述王関中必有以處項氏較之不仁甚美 世為時 可禁何之世乃能不動產色壓鐵遊高難不故亡亦行志慎豈不可憐有數之一也乃能不動產色壓鐵遊高難不故亡亦行志有豐富班及道天所不檢收人之一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唇無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如高之迎與字文化及之選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如屬之迎與字文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如屬之迎與字文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如屬之迎與字文化及之選不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而夷其三族如屬之與與等之死何異 在明顯歷本軍大破之軍至監回籍明點明川近北附為又戰其北軍疾叛共三平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統剛關踰實山及黃路縣或於城之令川崎於即康将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輕額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其使制食其處實往說懲戒暗以利 世 胡繁星 改議于二世不知城為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関而望夷之城已追失為馬人莫敢言則以忠為欺以訴為信至於是非紛錯皆馬回置人其為馬人莫通這獨所非然後其他可得矣惡之與無非有疑類之形也指寇 〇末主子嬰丹鄉日四 猶欲一見丞相是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月以後子嬰之元年秦王子嬰與其子二 好人欲奪若怕者必先發惡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便脏亂莫 世目馬山 人謀曰丞相高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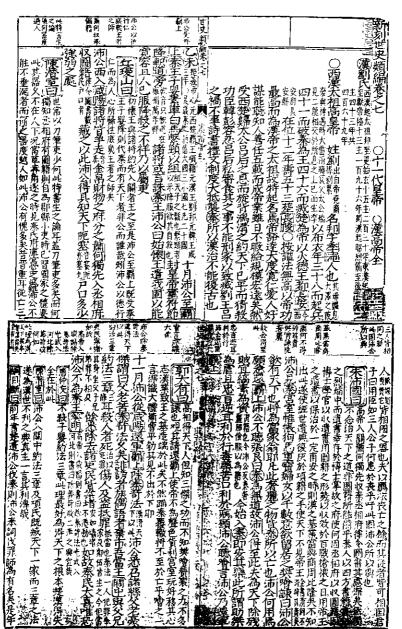
イデンス 大下之よ 氏之書 お 势 か丁が発 水 人一人 攻守領以 おせる。生 **铁玉草二** 東上帝可去看不畏民之方是者如見於天下矣秦自幸公岸食者美雲 東上帝可古者不畏民之君是以無可是之民後之之君祖於民 不足 流而攻守之勢異也剛於建治的守與思熱等取職力 是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區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民區之地致高東之權招齡入州而朝同利百有餘年被後以六合為 以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天下雲心經應離禮而景從山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天下雲心經應離禮而景從山東秦條遂並起而亡春疾矣然而秦以 所而陳永麗澗融樞之子毗諫之人遷徙之使也顯是行伍之間懷起 本上 章期百萬之師達號而下而全関之地巴我蘇於動之之劉季夫嗚呼泰 盗而其明脫規戴者巴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而起根隸雲合维 大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行勁縣中要害之處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全人十二無後践華為城因河為地援懲 方而報您於是察先王之道英百家之書以愚點首盛名城稅委役收命下吏此縣是城和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聽 其聯急以香繁蓋民不散沛公蘇詳輕進而成被恭之功也此所以謂而為較兵以益其於秦將故和沛公飲許矣良備恐士辛不從而欲因夫惟失之情況而務求为之帳關也被沛公欲擊矣良循恐秦兵尚禮夫惟失之情況而務求乃秦兵尚禮人所法臣祖擊也使祖擊海遂則必不從漢而終其不事二姓之心矣 海内安然者萬葉矣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依於大澤之本隱於鉅鹿之 根長東而取字內否二周而亡諸律發至事而制六合統職朴以鞭笞野祖過茶論己奉孝公禮教四有并在入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野祖過茶論己奉孝公禮教四之固權惟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養字 可畏者果安在我 以七世七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真 之次軍而其心出于不得已者乎 天下成復四海南取百迹之地以為桂林東部百数之君免首繁項安 世而并於始皇之手自以為天下承無可虞足以拱視發西之上而 **些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如見於天下矣秦自孝公荐食諸焦歷** 一大國之追察者四而其中也為素有泰雖大出兵以下之而恭之所以失天下在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盖當時 張良部境關之戰其絲素報 韓之次策形其上策則辱浪之 世史朝外老之六

史 54-159

帝相延十五樓藏氏後來為待春同姓帝朱有我做召氏管與為後國稱皇帝連却在襄共四主四十二年斯宗祀先仍王位十五秋星漢別緣氏三十有四主六百四十九年頭於卯嗣周二年計召無六秦藏昭襄併周報其子非襄谷東周傳子始皇實召氏二世子與降

世史東名 · 楚又次之無又次之而称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亦付於於邪栢邪之· 賴梟條率跛蹋科頭質順層數之士益食六國先戚韓次叛站魏次之不定應計而拍騎之祀已先亡於蹇衞之雄乎吕政以耿恥之身虎挒而以事之迫至郊見上帝而秦亦像然以帝自居矣噫孰知異人逃歸,然會莫之教而確魏二甚捐处和怨友吸騎訾栗斯蹇呼腾意嚅唲语 後散而為六國且以為且獨拘偷而不足曼也及天地如崩死如至山鄉成強於五霸問間偏於戎狄而先人蒙雪霜司天石十樓尺取之地 條視其若如當電鬼神不可測而震演之勢已基於立國之初祖龍既之隻草既瘟崇之又行火馬條條縣首咸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口噤心萬世也然阿房桑您長城秦愁張誹謗之問以獨磨鍛鍊其民若雜氏 一唱五從併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惜夫顏王為廢耳噫向便大國之君中盟絲好如率於在山雖得在原首勢是應 同冊取珠其雜口牛後就同於抱新被火在六國亦量黃奇谷然惟知 弱暴吾慈濟関雖大九泥可封也然系術學王終於客死天下徒切齒有主管雙有祭申皆飛仁楊義秣馬洗兵連異姓兄弟之國相與計圖 献地秦叛東周姬氏八百七十四年之犯還所然斬四方諸侯閉戶高 不可得而胡亡而秦亡公夫市公以長至師掉臂入関要来稽首繼為無 高松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好產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誤口而 十室而五由是陳具之徒會其白挺稱也大呼望屋而食横行於天下。 死胡亥遵凶父業恐其刻薄之性學宇宙而問雙之而民之欲為亂者 螃簡脂於煙塵屬克骸於坑谷収兵器於金人自以為1世三世至於萬一自號始皇遂欲派唐凓虞滌殷蕩周裂都會于縣邑邁北胡於遠充 上不知追關樂作亂於至夷而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點首又 西之用付之章即以祭之而楚沛直據長驅應應關外當是之時上 歌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盈血六朝吞嚼八區而天下盡為秦美四海既 僕而以引啸兵西噪叛教已降價其國而沈北宗如推枯折傷之易吁 P·拉山之東納士雲誦祖許如至優素單匹·大徒歩之人心心有主 光之古味家争鳴聽波壽之辨欲合弱而利強或持衙而御從如群 祖於徐季頡頏把高威動海內立強天下。而 心而三城既滑之後遂忘其所可歸割國錯蛛以路之智不如胡越 餅鏡獲自於下喜下怒代為雌雄斯時也號有信陵越有平原於 秦始自公而稱王矣





人地項非漢 ご 射偶率 可 定然之 以 何 連 良頓 「非志で、主教教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流物説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舎財好色今」 「非志で、主教教士卒期旦日撃沛公軍流物説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舎財好色今」 「神志で、在脳無内総諸侯軍稍徴閣中兵以目益距之沛公從之巴而項羽至閣 原有 逆症降将車即為雍王王間中今即來流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子國際官員 人格而東劉東之上與大是或說流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體別項別 門的見私 州公 以 兵 **卡西加州** AHH 沙公師奉 4 知録されて 可不語良入具告沛公園要項個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近無婦體批打 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良日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悉亡去不養不 守嗣者備他益也置敢友乎顧伯明言不敢倍將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承此天子氣也無擊勿失初季文項伯書養張良次能的我人夜馳見良 · 如皇帝塚大京山東憲法上書亦公選軍新上祭本寺法下書祖籍本施一班皇帝塚大京山東憲法上書亦公選軍新上祭本寺法下書祖籍本施一州公道五子區谷棚項籍攻破之家居成時書者等後千與子男不書板 入闢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 項利既定河北軍諸侯兵欲西入關軍降卒多然言羽乃夜擊坑事卒一 日不可不垂白來謝汗公曰語於是項伯後夜去具以市公言報羽回 化冒見白起坑趙年於長平恭其豪敢武勇致而為之以威服天下珠 西安全 夏森於人心而不可以成物不可以析許不可以法持不可 麻魚 後所書觀之則漢葉之與非偶然者就謂叛亡亭長能若是予 不知二十萬人不服羽滑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以利益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時先王禮祭之 其寬大愛人雅應不敢於該可想雖三代之為天下亦不過此惟台前 人之意者大秦以前結結然於民市公入秦首除其管深将吊民之理 萬人新安城南海鞍橋而獨與車耶及長史成都尉縣人奉 除秦前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奉雖未足追配為武亦麻舞不皆殺不不不以以亦不以以則亦公仗義入關己雖無無為人矣至此還重動 港 連高府紀 |東了下之下之就奪将軍天下者必加公也吾屬今為之處矣亦然思無例居數日被前律+ 嚴別以王斗一雙點增增按級撞王斗而破之曰哭暗該獎級娶子所項 大礼不好 **夏月春川春遇之項羽許諾市公旦日從百餘等來見到范門對白臣與將軍教力** 世史類編入と 無缺之比持棒許後就觀到項洋失在高以是考之 建級之比持棒許後就職到項洋失在高以是考之 河水人則雅在克大氣東見於網目所書者請照可想今籍婦女而來都民大失望 初引兵西居底陽殺降王子嬰魔案官室火三月不絕城始皇塚以實旨 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門約日先破屬人咸暖者王之今·沛公先 切而皆食之初日壮士後能飲予着日臣死且不遊巵酒安を除去 而攻秦将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人聯能破濟得後見將軍於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軍與臣有隣項羽曰此法公左司馬曹無傷首之 言曰沛公不先破闢中公置敢入于令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 方刀組我為魚肉何辭為迷問行題霸· 留張良剛羽以白壁一雙

斯斯 中何 動 為まだ おおお 何 取で粉4 形工方 1) 1) 54.54.5 活まま至今 出植れた 1 が円 ガ円 ゴド 人外程 1 1000 秦阵将南即司馬成重霸以距塞漢路漢王以羽有約怒伏攻之周勃灌野帝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史於縣而三分關中王野帝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史於縣而三分關中王新王亞縣,王孫楚地九郎都彭城岭市中羽與增疑沛公而業已壽鮮何以得專主約乃楊專懷至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項羽自立為西勢 一夜行往知之者降生退日人言意人冰接而冠耳順級等落八不流地不都以前羽見悉當室皆已燒残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大藏朝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帯河四寒之地映過前為監察明點地吧饒可 我福王極等天下可圖也漢王曰蓋乃法統國以前何為丞相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義民以致賢人以用巴蜀遼定三秦練打章時武是也臣朝大王王漢中義民以致賢人以用巴蜀遼定三秦練打章時以與衛告動之荊何謀曰訟結於一人之下而信以 中於萬東之上者湯 五八日 世與神緣王懷王日如約項羽曰懷王者音家所正爾非有功俊,所即於四公司與解於一正月項劉華鄉懷王為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不之之 果然初聞之事上上 取諸衛與者有他所裁知城散之勢在巴而巴巴係及之亦能由之兵以使於至日羽及蘇相國建鎮而高祖屬然改慎於國字起而還完之如政於至日羽以三蜀為是地而逐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獨而念項 江之大 能高 信祖如将王項王 之能 矢江刊賞 致男 可東町中 而不能失 热一 基格公至 注意議及 カスト 此漢法以 七尺類語 何ぞ大郎育 問言祖 T 恢春動 和年 解 测 一 日 高 和 灰 低 對 了 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下 我何面目見之此所罰能量不能怯也是於高 租百戰百敗惟共不勝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矢乃不勝區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婚而王我 其言天下事未可知矢乃不勝區區之念而曰緩江東父兄婚而王我 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以江東離小是王典即庸何之謀耳羽驻從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其於及開肅何言即隱然從之卒取三秦以成漢籌此能勇抵性之效 不深而衆之附進也不緊示之不取以展其以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之中心未必仄而深之污關中也不固不經之使獨其民則民之怠楚 人聽民怨與高帝取天下城項材之至街也苟不與之以獨其心則羽者號必止前度益則心輸而不能甚麼或甚則民然而不能大夫便其 若之也尚祖知其心故察而與之若脫憂然既将關中其醫慶必盛其[存亡]并正於氣翳残忍少息當時嘯兵西噪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一方於常過高帝既浔間中以與項羽此漢之所以浔天下也何則項羽 可塞矣蕭何有見乎此思浮賢其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養民漢王關不為之用所用者莫非叛民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古秦之敬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称也故世上無養民之心則賢人係民之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犬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來臣以行再致堂口人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 仁典之於始而平似之於終聽其還已於巴獨而卒挫之於壞下高祖 言即悟逐委以政漢案之與宜哉 拜将之後而在晚課之初 以高帝之還定三零也不在別兵放道之時而任不攻項羽之見不在 一部子云智哉留侯菩救其用盖焼絕樓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 親沒万分色

張民役之 信託何句题 ~ 美有 图主無思相何亡王大怒如大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過王王且怒見喜罵曰諸将 世点類編巻こ七 解信 榜节 花花 豆里報平出入好佩殿淮陰屠中少年有悔信者因聚厚之令信免出勝日吾必重報母母然曰大丈夫不能自食礼吾表王孫如言於于而進食 、这明王自告亦飲東耳安能發酵及居此千乃在信拜大将何請王該還安耳腳深則也然仍居也下惟何之言照以 行於為惟而財以闡致此人兵耳聯仍則也然所以而致不動情於之意則以為其其為此人,以此以此於其之之,以此以此,以此以 |依就天下子何為斬壮士勝公許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項主以張良從選王蘇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後歸漢良多病木皆特 不相較言将軍将軍何以教某人計策信日今東鄉争権天下豈非或子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變 第十羽不用亡歸漢為連敖軍名司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卷之二人以於自此人皆然信怯及項來渡進信徒就從之來收屬項羽數以 初淮進人於維安韓信家食動於城下有漂母見信機够信信喜謂漂母 将皆為畫東臣時時從漢王 具經拜之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村至拜乃信也一 前騎将士卒思東騎多道亡者信亡去何附信亡自追之人有告王曰丞 為治果都尉該野亦未之奇也信數與關何語何奇之為王至南迎於時 耶浜王曰然 巨大王 自料 男悍仁 · 起辛巨前此段已書編雜夫至是韓王見授於葵良乃歸漢則子房 既戚秦於是置沛公則中静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不口亦臣藏會用消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乃韓報秦也 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亦松子遊張良不為高納之臣可 漢及韓城無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一軍貨票三司 世天類物者之也 一時不過一時不必用一個人 一時也不可傳檄而定也皆不過一個人 一時也不可傳檄而定也皆不明者性韓信登場之到 時也不可傳檄而定也皆不明者性韓信登場之到 時也可傳檄而定也皆不如用年後之東最為時馬 明智也可傳檄而定也皆不如用年後之東最為所屬。 一時也不其而可與漢王即戰敗走寒王欣翟王獨皆降今其西山與古 明智也不可明明也以為得信服逐聽信計入月 歌門之可傳檄而定也皆不必用兵後其上大喜自以為得信服逐聽信計入月 歌門之一時 術以信之 三人之志 A CAR 在 新花兒町 7 三件工人 繁竹果 香刊信 秋毫無所害於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令大王奉而東三 **然機从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覇天下而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残叛言語區區物詞和至使人有功當封節者印利敝忍不能于出鄉之秤雖自展幹八時無然不能任屬數将此特匹夫之勇且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自展幹八時無然不能任屬數将此特匹夫之勇且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管事之項王為人喑啞線。叱咤發 不能與且項王許坑泰降卒二十餘萬唯獨軍耶次騎得脫處鄭蘭馬東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川樂縣大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合態體以威王此三人恭民莫蒙也大王入關 夏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令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平高等可谓非大计片度 娶之徒則不然按一城陷一陳的後增數級之戰石則終歲不應也鳴漢也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與會縣公准,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 (東京)而為制御之術也深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将一見照布而東之界三御賢将之所以信御才将之所以智人在當觀其才之大小以用其入也三丁之智謀各同故其歷楚之效同也, 韓信乗鑄漏之餘而徑勘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感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 肺肝之謀惟張民知之故武王焼绝梭道以不項羽無東意識何張良理惟副何知之故勸王漢中权用巴獨還是三素及其既就國也項羽 「一三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称遷市公外巴蜀也取合原伸之東京三将而卒不能有三素方称遷市公外巴蜀也取合原伸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爲一日舉兵而東恭民其為师公即為三降将即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書夏論楚之 呼馬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色了市公有三傑故能遠漢中而平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 人居南勝至非以兵屬澳項王取陵西亞 維王

開毛度信 限サ伏利 十月西野朝王項籍私養帝於江中之間乃名使吳南縣布共及擊後之一十月西野朝王項籍私養帝於江中商籍及人與表帝行其大臣前領叛而不事與五沙懷共之主兼和茅寧,正五星聚東井近新四屆首聖人〇一五星聚東井近新四屆首聖人〇一次長遺項王雲已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文以對榜及書 母頭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舠而死 中欲以招陵陵使至母私送便者江曰願為安語陵書其事軍工長五年 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岸天下皆不為也死陵之去就海以自治政策終天年乃嚴強數千既不能全其母於如及母被親又不能全其母於如家不然漢葉既成母當已愈當就其死以報母分可也胡乃安早虧禄以計學的學樣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詢復歸於漢可也而之與智不及此朔母核就當來生道萬不浔巴藥漢歸楚如徐庶之降之與智不及此朔母核就當來生道萬不浔巴藥漢歸楚如徐庶之降了了在上國全母之計則孝清監於母市也海監於漢臣子之道所得 專今為功名而脂親於死獨何思故 第六月三衛分年と十川をするでよりでは、大方兵解漢之初頂下八月三鳴呼毋誠為女文夫也然正元侯致之夫方其解漢之初頂 耳盗嫂受金何足疑乎王益幸平 昭之嫌無知污免比周之界店臣之間表裏洞连此士所取游為明命受封侯之實被其是非明不以認藏忠取舎當不以小棄大平獲釋翰 無知為之辨則又能任之其後要出新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質問我生三為護甲緒将盖誰則益厚之及周勃灌聚認之則以問無知即致生三善等漢王之用人也觀無知慮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

問其后所 別的以 如用其人 新技化表現大計 而上班 七支額納失えし 定计如下 く説 版本集 た 大 大 下 1-500 下行大 整水可益 関立ないと 東京、国澳王三面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繁屋楊沙石窈冥蓋海郊軍大心 深城里自以精立三萬人至影城大破黑軍於龍水雖将第二十萬人水為本八 東門。仗楚彭越将兵騎漢漂泳、彭城収其皆繁美人日置酒尚會項王問之 東京主難問漢東欲逐破郡而擊漢選王以故得率諸候兵凡五十六萬人 解決臺項王難問漢東欲逐破郡而擊漢選王以故得率諸候兵凡五十六萬人 解決臺項王難問漢東欲逐破郡而擊漢選王以故得率諸候兵凡五十六萬人 新食 기기기 選王乃得與數十騎道去衛食其籍異從太公吕后間行來選至及遇極 非六意佑漢大風畫腦是甲康亂呼亦始故跡群臣寂無諫者量良平縣卒之樂師二十餘萬人父執襄廣身裝不免漢葉之覆在頂刻間若致州下齊戰尉則宜分的諸将楊信慰擊可也顏乃淹留別且練志亂以平日是行也有欲破羽國都樂則宜亟遷笨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可致信旦盤水可泰而志難持六馬可謂而氣難節使漢王於是鏡戲 諸公不在行與 分如天地不可勝三網九職幾斷而僕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後正漢雖知於三統紀如日月不可權自編案之師一要使天下均然知上下定 西元 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矣其由此也六 漢祖特新城三老說祭義帝丧而君臣之表賴以立武帝時 管管不問新城仁義之能不為為陽塔我之軍特以智力與 項氏相無利能仍有轉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晓然 子名重なりし 面即欲抗之抗之此三人 本のでは、「一大の大学」を表示。 「日本の大学」では、「一大の大学」を表示。 「一大学」では、「一大学」を表示。 「一大学」を表示。 」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一大学 人名が相用 質信至一十分能吃色、漆廣觀主新米定觀地聲后既定聽使人請好三萬顏以此大學之里。隨置而伏丘從意應於西華城縣以不里波軍觀於耕及謂以本神舞時是吳達丘觀至城至城天鄉次溪河東以塞歐盜於平脈信乃益為提共陳船欲渡 等在北京五井座口空幕與計雕號二十萬廣武石李左車廢脈代州說成安至回俱十月韓信張車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趙王執村旗睢岛成開之聚縣無趙東擊郡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勝勝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 属何相当 左手术 成安君 所河湖沿入月漢主命蕭何侍太子守剛中為法令的東立宗廟社稷事漢王還檢閱於獨并鄉立子茲為太子發明太子的陳西乃與首此妻本族所主是是一次一時一時為得天下以根本先往也以何相業之大者又為相不 初 一般師不宿飽全并們之道車不得方號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式等後 韓信張耳乗勝遂關其鋒不可當臣間千里號糧士有縣色無鄉蘇熱後 王至帝赐諸敗軍皆會關何亦發開中老弱於諸榮勝於照測。因計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獨者所何日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一十人俱以漢 山則楚可破也王曰就能為我便九

後有先 ガルカガン 天 行 軍 展 食 武安君師 #** 水澤今者将軍令臣等友背水庫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若不察 疑誤嫌。溪安夾擊大被趙軍斬陳餘禽猶王敬諸将問信曰兵法石倍山啖前左 門等には丁兵とこと「胃量」、「して、」、こと、「一人」、「一人」、「一人」、「門等には丁兵法不曰陥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下地而後不手」に、「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江海縣王許之〇十二月隋何以九江 世史美編女工一 於本華語·日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庫趙軍望見大笑信鼓行報以直禁。日今日被趙會食乃使禹人先行出背水庫趙軍望見大笑信鼓行朱燕是聲逐我若拉疾入趙壁接趙懷立漢赤機令桿持傳養經明聚論經常制則等在以中懷經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 · 茶生得廣武君林方者子十金有解致麾下者信解其無師事之問日俊 将軍廣磯王豹誅成安岩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聚成震天下此将軍之若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萬者子處必有一得故曰往夫之言聖人擇島 軍之将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者懷而優と之太而豫覇非愚於歐而欲北攻鄉東伐縣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收 天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了之生地皆太軍得而用之乎諸将皆服信 王許之〇十二月隋何以九江王十四歸漢書名籍法刑以解劝於與也奉後曾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翻答為而靡此而遭使報漢請以張耳王鄉 不敢不聽從聽已從而東臨齊難一月智者不知為於計美兵固有先替五 攻之不接應既不過形必自強此的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等短為将軍計其若按甲、你兵遣辨士奉書於職養其所長鄉必 所長也然泉劳卒罪且實難用若是人俸散之兵類就堅城之下欲戰不得 哲於像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鄉聽子計僕亦常矣廣武 在義兵不用非許奇計較信聞不用廣武若策大喜乃引兵下夜半傳發 高重勿與戰不十日而两将之頭可致於麾下施扶刺以補成安君常自 現 清 山市が 養高間寫到 看前類亦元 新數 新數 幣何題對 山高法 も寄る 後者為先 世以類編表之 喜過望應益化江王午與俱屯城堡之載用無該自意也雖而厚布之該等過望應益化江王午與俱屯城堡方期用監察地北市職事地都沒其職樣內其的情報發出而又大等城食者與用數數也有主以的 光封內正亞以自有火數後此而又大定不取也有許之方間,行與何歸漢選至方即物床此時時代, できる人の発生の計画大学館で名が、我之名以上背頭的而殺妻命也会演 別優·布然 労労二信 対人対 **製新一世** 若 原布門 高省天下何至元四部既行日以 去為何為諸侯而北柳臣事之者必 此近行 能解悉不如漢其勢亦步發美大王不鬼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趣王权諸僕守際族縣守而不動吃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種進不得攻退不 看課其下之大道二二 飛之一 減方晉紀 漢高帝方黥布以郭來歸故先及者也又有低茶曰梁武帝方候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者也又有低茶曰梁武帝方察御 漢高帝方黥布以郭來歸故光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我後見無御 测元城與馬永卿論國祝曰高低棋不甚相凌但高棋識先後著具若 利害所际故籍传人指之職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皆寒染亡。以後着為先者也又曰園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形當引為 高帝開韓信欲為假王鄉大然慢屬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適 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情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号以郭京歸還聚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報痛挫抑之故景反而 **楚漢之雄雄於談笑之間鳴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之** 一權而拜之整壞之好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現雍容粮豫失

延張長記 問告人鑑 で計有 立年大阪 公偷处收 世大十年 世史類編外に七 刻印第印 我群情事也可见即 其者的陈者的本 然可疑一切不而 伯老女女 1年後次 三三次 計画点 立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美欲得來班之斃此同事而異辨若也 有項二克果關作升從廣等而利之系有變處之功之整趙與病勢不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以謂則則人在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從即則則人在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難使於為此十條之中,從即則則人在 是 為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王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王王田今韓程相攻敦之便勿整神下往刺虎之郎。也科惟縣前總計 為巴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子人行虎患而護實福也立六國 學問,於明祖一 文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桁不同而已矣故立方國於陳城所謂 與一 事其主大王難與取天下乎且愛性無禮指類於數六國後捷而從之步,離親成業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後立六國後遊士各歸 橋之果散鹿堂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平四曰殷華已罪態軍為軒倒命子二回武王人發表南容問釋箕子囚封比干慕今陛下能平三曰發鉅 平六日息牛桃林之野不天下不復輸精今陛下能平七八日天下遊士 載千文示不復用今陛下能平五曰休馬華山之陽不無所為今陛下能 人難一曰 背汤武伐祭紅封其後香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 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發齡差必然在而朝王 日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對其後來代諸侯叛其社稷今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首或德泰義 来不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長良日臣請借前者為大王黨之逐發 **克及十三以** 大炭成功 出るな不明 壁人を無の 此段東文 と説刺虎 元 增好奇 サラ東京大 阿東里橋 育工 **展園常城益急将軍紀信言於漢王日事急夫臣請注使至可以可** 然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讀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祭背死 南心 男父女作父 鎮離床治龍日周股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陳平曰項王骨颇之臣 報音順所奏 屬者此一言不够耳後之論者曰有道事以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松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又可發非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 義理之端事終之會愛每失之版欲使壮士與 級被 市公於數宴之間致空日 更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者未開增有所讓止而两雄角逐 用之亦不免耳 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敏乎高帝曰羽不能用項所以成禽非也然心心馬且羽所過殘城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黃舎人 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惟不可預之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項羽喪其圖都士華慎激而漢以怠惰之華應之就俱在水上而縣敗伐越之後韓信派上城軍必死無二而越以內領之士攻之彭城之號 蘇東城口到印銷印僅同兒戲何響累高祖之知過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物變化此段策之樣也 一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聚王之車黃左左

南之州 秀計 内 奪 印 不戦王堅堂 世史類姿卷之七 新聞記書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大き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い」 | 「な 出廣人為 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間外前數日乃降羽谷盡坑之好萬令舎人見彭越下風地十七城項那間之便曹咎守成。此刊即潭欲戰俱勿與戰順民国失之也哲之人莫不以此為仍而項氏不知得不敢哉 即民国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日開中二日教倉二者皆奏既帰而復 乃知漢王來大紫漢王既奪两人軍即令張耳備守魁地拜韓信為相國 像外看市街尚度秦漢以朱子以為都之城東觀以於屬王得與數十騎行極濟門的成為當也為山泰阿斯之城東觀以於屬王得與數十騎行之在左特的任立時,由左十進出東門日食靈屬王孫竟衛行中萬度公衛為襄提為黄星舊以華十進出東門日食靈屬王孫竟衛 門遁去項羽燒殺紀信 漢面所犯 **見いずる**人 所がず 東京の記念という。東京の一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一般では、東京の 下海其利 伏杖掉者 世史報知悉之七 中 新人家 在各有職者知识失情不知得之不是結果實者而言意 被為經濟使挑曹告戰不出置於之首然出職遂矣成果陳愈變自此乏 食心能被羨文在雖有從轉之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皆見可下矣羽從之際 實會人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千餘城皆見可下矣羽從之際 中,將後以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却如為其外道於政且降以待大王今天坑 平且別生一士伏越快是掉三寸之舌下野七十餘城将軍少数馬家震說信曰張遊訴而終将軍受詔鑒門而運獨發閣使下野草有詔上将軍外為之之 部形主日漢王大入成版収天下兵以青義帝之處何叫獻族命然平台 得泰明部敦於王濟縣正同部於世界的婚婚使為東潘王日養乃便屬生經主遣關食其說經下之馴食其就漢王日今爾獨已定惟常天下臣請 一就我带之母記人之 罪后人之功賢才怨之其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 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牙無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

傷胸門足 **教化之主** 大子礼幹 世次類編卷之七 **煮王数**非 之上東 符王写章 下之要指 聖王治 き 多天下者 漢王分字 橋教卿丁科軍罪二枚新不報擅級諸侯入關罪三焼素官室掘始皇塚納をこと 人表ののと 下父子為也獨王曰吾能關智不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隱罪 人養沙塞水上流計軍半渡擊自住敗還走目喜日固知信候也遂追信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韓信灰臟以緣時難條所出而陳信夜令 私其財罪四段素降王子與罪五部坑事子第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将 初謂漢王曰天下匈何數成徒以吾两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 立於天地間大一者乃不一次及赴教設或計不行的被常級消入下何級之野人的司舍事就便為思可止之理無需於東于有可生之雖然而了舍事就便為思可止之理無需於東于有可生之雖然可含之時又有人的一次表現一次發達之際人工的人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及於漂母無常身之東受辱於勝 工告漢王曰今不急下章。太公漢王曰音與羽 而逃遭海濱而處終身於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東平 之在他人見之亦必派涕不忍曲求生道令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之在他人見之亦必派涕不忍曲求生道令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之事而同華未間凍世界有憂念之言及楚置太公於姐上而欲出護 世未有無父而可尊悉九五也漢祖良心劉削甚矣然則如之何獨負 天下首不為也別棄父於則獲之中而争天下平天子禮樂教化之主。羽十罪以激其然如果原之行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奏而得 使人央壅夷水大至旦軍大半不得渡 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 **高易失** 信 職主轉 足與存 所 至 一 朝信不動 學電影片 **以** 沙斑 阿利俱存 州創業 應臣之計立若兩利而但存之三分天下門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精驗於足下為湧則選勝為遇則絕勝誠能 **義平前生日勇暑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當今足丁煎聚主之厥挾** 我我信之不祥至為信謝項王武法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日僕相州軍解衣衣鞋我推食養暗我言聽計用故善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置不用故任怨而歸漢德王授我上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便野白奸騎射船鄉州人武洪說信欲與連和三分 《多樂友程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順平羅漢王足因附を報書也二祖納京之明其功如平之○韓信使人言及漢王曰群偽作此獨書報門盗姓帝張官六明制平之○韓信使人言及漢王曰群偽作地〇漢立張耳為越王漢王張王張勝留四日復如原武帝縣地東王明問 **美吾方念之数日彻後說白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 據強壓深拱揖議則天下相率而朝於劉矣天與弗取反受其谷時至不 不當的玩婦題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縣平信謝曰先生且休 行及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呈可以鄉給利而倍 **香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馴微曰悪連分争** 耳語日漢方不利尊能禁信自王子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王悟因後 正熟布無非為在衛王府 粉味麻乾糖川八月北都部人致泉騎助漢的中不再來信備豫衛縣 名性多疑問方辨明線不及倍澳逐新觀以 而東美然則命之棄齊於信所以錮墳氏於不能進退之势分其力而地自兼其象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東上孫三果除选併奪裁帝既不能併奪執着奪之於信使之自戰其東上統三帝以五諸侯之屯墳於崇陽成阜間幾不脱者要矣帝之力 弱其權失漢之帝也信實務南之飲 寒 落而行紀

作務衛奉高張 衛民本係表良 全貨振難 オ 大小 報 議 至以及工 持規模製造 **汽**矢囊 湯下漢 中全 累不 注音的 其非純於 了一月羽至孩下城站職兵少食盡與澳戦不勝入壁澳軍及諸侯兵到賈引兵過难此誘經大司馬周殷殷畔圍風心。近兵迎黥布皆會團信使各自以為戰則勢易被也王從之於是韓信討越皆引兵來十一 常而完萬世之經也成長之論欲雪前人之心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之養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共關勢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轉擊以報而漢罪亦與正所以盡君臣 孔子曰若子貝而不該其良之謂數 漢高帝紀 岐 前 版 兵 水 食 重 英 演 戦 不 勝 入 壁 漢 軍 及 諸 侯 丘 之并非 未登之 有方 有方 | 注東亦 **新面面皆** 田犬之計 世史類 **砂帽之**奏 **野菜在**群 與 呈 群 前 以之計 不也解不過方可奈何度写廣方索若何其十月息臣方記分奇丹雅不也解不過方可奈何度写廣方索若何其人自我左右首近於是表較發年是何的人之多也乃在起飲帳中命魔美人起親悲前江丁震思思 体表した 渡為且獨與江東子第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經江東父兄博而東部聯絡行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英曰天之亡我我何其中莊脈柳知縣縣 用的換於是欲東渡鳥江前即川縣島区夢是長戲趙兵卒莊 臉柳 和射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職聯雖將配 軟廠 紫壁灣 雕光形骸 戰之罪也今自固央死領斬将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 中以故遠追及之獨後引兵至東城被城在乃有二十八騎自度不得脫以五千騎追之羽至底接鈴繼迷失道田父給城曰左於納乃陷大澤無號同七十八百餘騎直站夜清圍南出馳走平明德軍乃覺令騎将進 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身七十餘戰未當敗北今平国於此此天亡我非 國之数重項羽夜間軍四面首便歌業故非差縣乃大熊曰漢皆已 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豈不謬哉 推高布紀 来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将天下不可以有天

為漢字天下 完有 天下 大下 北 東京の一班信至東·召標中勝十金召原已少年以為中尉古諸将相日此上十 世史類編奏ここ 20年本 在送過日次至六南東王两布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相國影越為强王等送前通報的布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選王方橋通報的布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選王選至定開外縣之點入縣王信歷本其軍吏之郡王信為起王封魏 |方野我時學术能殺之即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此 五月在龍歸家被者大不解矣。部民而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 月絡侯王皆上疏請僕王為皇帝即分王即皇帝位于厄水惟竝陳曹 了我山田前梅皇帝的帝伐蕭除項即皇帝位於犯水之上與秦政統一一日衛天下者謂之天子以其受命於天而為之子也秦不師古 南大者视此可以少似矣 (無目断日自三代而下惟漢泽天下為正謀無道素一也計項籍第二 大學之明主馬丁准隆其可表子 逐為密世不易之定制其失名實亦甚矣 笠平疑氏之叛而水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 敖也帝之入關的法三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軍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屬之有所不恤天下不勝蔵泰之猜疑相率而此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 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重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制之師而漢王将将之能猶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暑無 自至非常仁大度名有所不能也 民之歸於君者水以生我即我我照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 章羽之人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照類無遺嗟乎 以來殺哉而不取天下於素項之毛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来聽此 能得之牌之艱難唯恐去之或速見可以制民之死命者雖剪威緊殺 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感素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或百勝懂 的湖上放之東郊外有漢家千米之封不及後舊離之少年世是叛 寒 洪尚尚紀 1: 닐 **省長士** 器 漢 様 用泡光 天平所公 項刊有 本高帝三不 世史頻編巻えた 以茶攻东 索天下月 審查通由 帝置酒格赐南宫問諸将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傳教者 一戶來自己請將官從遠民無其襲大氣奏門如尚 三者古人 里謂其客曰横始與原王南面稱城今漢王為天子而為亡廣北面事之兵和珠横乃與一客來傳追落勝精以本為此善行其人是與北面事之十 縣中帝恐為亂乃使人放橫罪而召之日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承 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學之賢者教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民經鄉所藏就幾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署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 項羽已級田衛懼許所王瞻死損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門所即思 華信三者皆人傑菩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客皆自刎下從餘五百人在島中者開横死亦皆自殺 獨不愧於心平遂自刎二客從使者至帝拜為都尉以王禮雄横既差 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群臣悅服 百姓給的號不絕糧道吾不如輔何連百萬之果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無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為鎮國家地 無不疾疾是以泰攻泰也完讀曹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我此公假令親秦軍之機會不知成欲以力制天下看咸陽好干嬰燒秦宫室所過,根秦軍之機會不知成欲以力制天下看咸陽好干嬰燒秦宫室所過,根難山日高祖謂項羽有一克增而不能用故為我檢初以為信然及 也族然則三不如者其三大震矣乎 天下耳天下既滑而忌心愈撒如火之烈矣於是良也去何也欲而信丁南朔三之降盡威其大功而讓馬者也惜乎說非直讓特假此以取了南州三克言不如非者在君子則為讓在小人則為思高祖之不如 西至皇上俱常俱王之理亦量有四海無君之道旨政之時養器以待再文皇日 横不肯北西漢祖以同初為王之故志亦此矣然天下豈有 市公死天下其無市公平兄增已知市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人漢馬所紀

成取料字 妻子管教 前骨数 手が サイン アイン で文明 臣 (各央实案與數應 為何項兼監察尚 本如母展太布不 無所用以 河野直州 高風 不完 · 還及項王,我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日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 彭城西短兵接帶急額部丁公曰兩賢清命與首相兒暗哉丁公引兵而 殿公言於上上刀赦而召拜即中布母第丁公師以亦為項羽将逐蹇帝戰刑平之墓也所辦以及黃馬等十三年处分所為其和者蓋為上言之際漢文之意此不北走師南走越耳夫葉比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其主用藏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至有之其主用藏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至有之為關東等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為勝見勝公疑诉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縣來所於是與所於置漢陽湖於門於日漢亦府第急與且實於劉失家縣來而千金敢會匿罪三族布乃髡群為奴姚瀚叛殺雖自實於劉失家縣來而為即中斬丁公以徇初楚入季布為項賴将數賽屏帶項籍城帝以季布為即中斬丁公以徇初楚入季布為項賴将數賽屏帶項籍城帝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獨以義不與也數使懷哉心以微大利國家其族父安乎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來者受心周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前不明禮義以示之東治受,因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無不為臣前不明禮義以示之是心臣忠受戮何哉天進取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民無定主題心日為祖起鹽市以來報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丁公獨以不 韓退之涕泣以吊之盖深感其族扶三網干潰敗也級客未有解位之封而皆以死義報其主非橫德義所冷胃克臻此故恐於人夫橫立為王至高帝即位未及十年是時戰争東息奔走莫定,便但無三心者也横之德行無所稽今則容盡思義如此則橫德必有 則誰可 王風州三高帝之新丁八以為人臣懷戴心 人而干萬人惟其愿事置不無且遠哉 事乎此 之教也而致堂乃談其不事高祖是欽其君為晋懷臣為為模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兵以所謂可以無死死傷男者也 心者也横之德行無所稽今觀客盡思義如此則横德必有為呼忠義之士歷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稍生就義無行異 疾病者紀 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出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 在新 深高 與其主 都以安止 **一** 祖武武社道 七史類 1 人之是 视院掛符 古色天 高带軟公 長女 100 私城十里 四世間中左下野地區。 一大山區。大田東海縣等在 一大山區。 一大 型土市西都關口火對教為即中賜姓劉氏純時計縣與於於西海國內 工學教內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弗以至無德則弗以亡夫屬地被山等別 那山父經驗咖啉四塞以為固心繩驗歷來就有急百萬之展可且此亦 那山父經驗咖啉四塞以為固心繩驗歷來就有急百萬之展可且此亦 要數於能亞過溶處求見上曰陛下都溶塊置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是數於能亞過溶處求見上曰陛下都溶塊置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經經上帝西都關口火對教為即中賜姓劉氏純時計縣與於於如城縣為《劉內人 納老之 帝以北走胡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園當誅吾獨怪名以掩之耳若幸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未家始以間校縢公脇帝方滅變以號令諸雄威天下而丁公首者其呃故醜之既僇而為山也且帝之舊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壓下自費市初起之土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卷而獨丁公稱區區二之 平市之誅不以道而不致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鳴呼地以人而勝人以使而 磨起晋陽亦都于斯目宋人 花子 四騰山河 險固 何况将哉五六百年於今妻

松子近井 溴氏 世史類編於之七 高档不足 **河布省** するのと 一房社用 利一カ 兵精乳與絕諸将用兵熟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 澳丁六年 學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及者帝問陳平平日陛下 與成不要萬金之資為轉報管理為天下振動令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封健人入關即道引通音等止與今其和引體令與不食教曰家世相聲及從上入關即道引通音等止音辨及其和引體令與不食教司家世相聲及發見謝病群教養法書謝為於於其數特 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陸来機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入開製地鐵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縣借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及何也信之王鳳州曰可外不及者也失信之不及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関中王鳳州曰古今論淮陰侯者木嘗不情其功大而報應至以及死米有 之准用高祖可謂知丁房美物高祖之任子房盖亚皮以盡于多形云當二之以為千房進送從容有備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于房實子房養二之以為千房進送從容有備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于房實子養不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以沒島有紀 日之意微矣 良素多病 天授 授 地民物で 世史解編於こと 多と 温ぎ 茶香形格 祈水 Į, 高一故此東西南也非親子另東可使王阿英上曰菩與明陶北有渤海之利輔將甘魚點之利 持载百萬两得十二馬馬 能将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将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突經灌等列間鄉對縣存上當從容與信言諸将能将兵多少上問曰如我上還至洛勝赦韓信封為准條僕信知選王是思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 日多多五番何為為我擒信日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信所以為陛 兵自喜下賓客聊洋使名耳周昌忌而百於高帝覆索之急始與何奴也信遽而託之以股心精遽而受托以及叫不可解一也稱之監短代王其故的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蔣務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封漢該失之而乃以信為反吾有以辨之馬夫信害再為大将叉再為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飲故請耳夫重责信以功而薄賴復城邑村附配已之功在於漢規羽諸将何啻百倍漢王义素名能不愛 唐仲友旦者田肯說親王子第王齊便合知齊後於漢有制品氏之功 戴生務與奪惟君所命屬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若之者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貳不當與臣下學能臣之事若有死無 者正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肯一人之智勇所大百日學無所惟恐人之緣已故與信論将兵多以以觀其意為信問天百日君之於臣猶天之於物無所不包何足與之較長經數帶不 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使馬哥绝

必至於性因 之程表題大 世代益可 非無知安 之人謂有 孺子可教 **砂線信示** 初狗幼人 言之後通封其子為受寒侯明者其嫂都悍也 後時外始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夢養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上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第交為楚王兄真為代王 知臣安得進上日君子可謂不肯本夫乃復當魏無知〇帝激素派立而四此非臣之功也上日吾用先生訴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日非魏無以城未清黃石馬奉用之,封陳平為戸牖侯於城邸附州縣城縣平縣 日諸君知旗平追我歌克者狗也而發縱指不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可以志兴始書所食色獨多功臣皆田臣等身披堅執觀多者百餘戰以作的了男都新也の古著符布公民由于男五等居由此保無有所謂公司等八年代的公司市會也計畫功臣為徹侯顧何封鄰侯嗣官其為就一名的行奉其命的而分令也計諸功臣為徹侯顧何封鄰侯即官董令人為明言也不惟啓自己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名思才之漸數清失乃較彼此之長忘君臣之分斯言一出衆思皆起何為者哉嗚野 者數十合令蕭何未皆有汗馬之劳徒持文墨該論及居臣等上何也管 亡故奉必有之奉以不封其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就漢一陳為室日為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一陳為室日高初大封同姓至有尾大不棹之底竟由懲戒亡奉派立之 前一時派悉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渚臣亦無為之謀者情哉公天下之心後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別地無法封三應孽分天下半奇政致皇司先王經世之法至秦憲矣漢祖既定四海則宜求遗賢部王 少封三馬華分五八下半其後戶口日眷所以隱大 メンス 素質 素質 素質 沃出定等治置 冷烈 的近 水截 民責 和 自走 ジェ いか 光 王等作者 **有野医人人** 漢乙所 世界類編巻され 門照經一个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誅皆擊怨故相聚謀及耳上蒙曰奈何留侯 **帮参所**衛 次中傳語 語本足 課王訓 封個封 多故不必留侯日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夫於是上封雍白 言治道青清静而民自定然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醉國安集稱賢相 上平生所僧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微數程唇我欲殺之為其功 在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的僕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 竹方霧細が飯作納法群臣常喜日野路尚為係我屬無思矣 身推蕭何之法是守柳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當時制於有為而郡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縣不為也恭一以無所事終其亦不為無功馬杀之治國可謂讃時矣然吾猶有惜乎衆者盖時難脈清冷之水效民安其治而敬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秦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軍功不决上在洛陽南宫望見諸将 可以有为之日也而然恭不畢事且便其子讓之帝亦非常主矣使祭公之一人則漢乃於記 而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致 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盛則恭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 而不知王首之叔果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學養民 使漢家之后因而經鞘而已鳴呼來但知清净之樂足以調後亂之民能與希有為三代之治可抗而上也禁何一意矯素逐至酣歌廢事卒 使大抵襲然之作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来者曾聞其修什一於千 部氏建己於冬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循出烈熾之中而沃以部氏建己亦之相漢訪諸盖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净無為為治以苦 温公日,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以高帝初為天下數用家僧行該有過公日,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将縣及必行高可自

最速以 同 型封不良均認 三朝子位 事 何步元 语道 派门第 割私と町 之失下無猜思之部若良者可謂菩練 心故良因事納忠以後移而意使 上無 ái. 菱型 1本礼育 证券行 旅信 提起会 介紹報 禁機所 回 で 2 世二 一円 文 本 三 本 イ 推布不行权が近知 出生成之間 丁二元 失其是 近 近 情 不 記 而不知 新主知 在 大臣子 1 編表之心 王以之章 原諸生共起朝像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與祭三王不同禮一者因時 令侍士叔孫通起朝儀帝恭去衛許儀法為願易群臣飲酒事功醉或安一天起學回始呈東流可皇帝即他尊正表天清太上皇帝帝正位最新 上田可試觀失上使行權目香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舞人為紹蒙縣縣鄉鄉鄉鄉鄉鄉鄉鄉與歐路縣門以野外習之打餘言於公往矣救孫通突曰鄱儒不知時變速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躬百餘者永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私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為公所為 行者為之通於是後期諸生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整傷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原米古禮與海族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 呼來級擊柱帝益派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雖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 平田七年十月長樂官成諸侯群臣皆朝代 夏不振恐而敬禮县置法海 所能越上諸侍坐者無敢道語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 社共前不可久矣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己非先王制作也二生拒從城直統戰争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壮士,非後禮文相際至醉呼擊 之失其首美 楊點山田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尚合其道不足尚 號 茶路紀 11 모시기 ŕ 正位 也 两生不 Ñ



第千関中 後相違語 観之思 親川街高 教 教 教 和 何 **建水粉**素 徙大族系 安田版モ 世史類編奏を **國為二次** 業何之母 岩石で 一日有變性下未得高枕而即也碩徒六國後及家傑名家香屬中無事十一月徒為绝大慈家傑於屬中劉敬言屬中民必北近河奴東有禮族 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不之術也於是從昭屈景懷田氏 苦北邊上惠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職於兵来可以武服也冒頭發於的九年冬遭劉敬便何效結和親縣確婚也自常則有此何故問頭数欲的言之子然等見方書上說两字以是高帝在何将中而且樂都開中也 在於開中照照者先三大は正月烟王敖縣從代王如意名地王書法 術園已跡矣况曾元已為截后又可奪乎開與為好妇也且胃頓視其父如禽獸而機之矣有於婦翁建信侯之此服胃填哉上世帝王之御夷状山服則懷之以愈按則震之以感水 欲帝與其秘也故假辭云稱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不知其秘也故假辭云稱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致不被婚姻却不,即一之意歸所被婚姻如不,即一也何樂達章之作此未央不知樂倍安在其無以加手 言之緣而遂成千載之惠情哉 必不由節侯答之也 和遠也夫骨內之見尊中之序唯仁義之人能知之崇何飲以建信侯謂胃類残敗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如何前後之 後示之是分家國為二不以待其干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也一不家自王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日会後也賢師吾後今其為國而獨以 漢高情紀 一遍城大名 ň (不明) (知) (知) (知) (知) 世の類編木へ 秦是刺劉物亦劉也身無可整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吐士誰知者泄 **塞詔上欣然而突召后聞之號謝昌日微君太子般廢時趙幸年十歲上** 怒目臣口不能言於臣期期故如此知其不可陛下欲於太子臣期期不 王實不及具道所以王不知状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 之曰郡主果有誤不行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是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 知其語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教及諸及者語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聯之天子可也而既愿忍不從以為其嚴立自取之而也 初舊高怨家節至與故此此此外是失高有及謀為数者法之刊也執而初舊高怨家 日臣素如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以事為然語者也上使地公持節往問 客五智皆自見餅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接為 到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友者乃豐車膠致道長安即中田叔 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是事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之難結又成 國者高之罪也。高所騙以失臣買高很以亡君使高謀述者帝之過也使敖失 · 茶品小

東京大阪 (大丁河) (東京下海) (東京市河南) (東京市南河南河南) (東京市海) (東京市南) (東京市南 企先之 第一 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〇揆以状高极志當拾取其鼓舞之能則王衛之東東曰路洗以往縣有阿之原施不則之思類到聚條其知端倪經帝正東東曰路洗以往縣布随以王者之供帳媛爲以推趙将随以千户 取信之の 高雄亦有 仕其功 春尽其道 にカラナ 功是富州 士昌千 奉之七 一月記群國東道職等水道賢美急賢也自是而田田里者真高於問 無無然信亦有以取之也或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時高能里明情息猶南面王無信乃以列侯奉朝諸宣非高祖亦有資於信鄉不之就迎高祖於陳宣有友心哉及由失職快快遂阻悖逆夫以盧剛徹之說迎高祖於陳宣有友心哉及由失職快後阻悖逆夫以盧剛徹之一雜官首達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素統而會魏取代作趙勝 假念韓信學道讓讓不伐已功不矜其就則庶乎為漢元動後世血食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井之志得其刻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以徵练利者市井之志也醇緩作功而報徳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祖固有取信之心失額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後何情或夫乗将 露續尚有共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倉蓋非道而最後,所致皇司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及計則當侯以次國連謀既再致皇司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職自王之景相矣不務此此而謀叛逆夷叛宗族不亦宜乎 文 京南市紀

松美町図 **制定人人** 文代並用 人 世里新新来之七 竹 人 而 成 符 子各有 * 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化者十二篇一日惟華上周賈言是她然為武華命順天應帝曰試為我者常所以失天下吾所並用賈言是她然為武華命順天應帝曰試為我者常所以失天下吾所之軍可以馬上治之乎且為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符也改 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城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王一顧與題則漢破與漢則題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更有以用上於京之布白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武城敗深勝於專問於與州而不除且用的功然大夫雖而使於孫還素華越頭下祠而哭之於與州而不除之用做功然大夫雖而使於孫還素華越頭下祠而哭之。前就直洛陽下詔有权視者輕捕之 史謂高祖或主於於孫帝等在扶一記到这样士今徙之勤此自遺患不如除之遂夷越三族泉爲刑縣則上曰彭王吐士今徙之勤此自遺患不如除之遂夷越三族泉爲刑縣則 回至德九三日前政 得罪走傳告孫主與危輕謀反於是上使便接王雖與囚之落既有司治 友刑已具上被以為無人傅屬圖情縣通此最精西逢已后從長安來白 之功多於越城魏取代仆趙脇燕擊齊無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 |灰無罪所以思以也心上堅康稀徵天於經濟王稱病使将将兵趙諸侯王郡守必身動為之舊數與與外也經上越感後過三月殺之 怒使人議之無王恐欲自往謝其将扈輕勘王及王不聽佛太僕 记樣處十日本行十一日明試四日無為五日辨成六日條徵 七日貨貨八 者員所的 問降公之 せんない 香養八首 上中 利明初 来上目是計将安山對目和故職山之徒也而被股於戰山。致為東之 解於東非溪有也何謂中計東取爲西取鬥為歸軍權重於越縣於 可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爲西取鬥為歸軍權重於越縣於 可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爲西取鬥為歸軍權重於越縣於 與國子其所山 以於東非溪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 經於東非溪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 一長孝東川幸童皆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以馬李別華張故孝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设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乘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设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來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该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一時河回來慢之傾人非獨女德盖亦有幸该馬裝意高帝而病亦坐 明也關宮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如陛下與 明也關宮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即喻等見上流涕曰如陛下與 帝有疾即禁中,部戸者無得入群臣絲煙等真敢入 賈啓之也児和平勃該马氏立孝文共,功尤偉北太史公以辯士目之一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陛貫其魁首子新語天秦之失而帝,遂知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一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陛貫其魁首子新語未奏之先而希下知 **音稱為質不平矣** 以姚媚擅權漢道亦替豈非高帝貼謀之害耶 次 沒 百布紀 八十餘日於衛排題 W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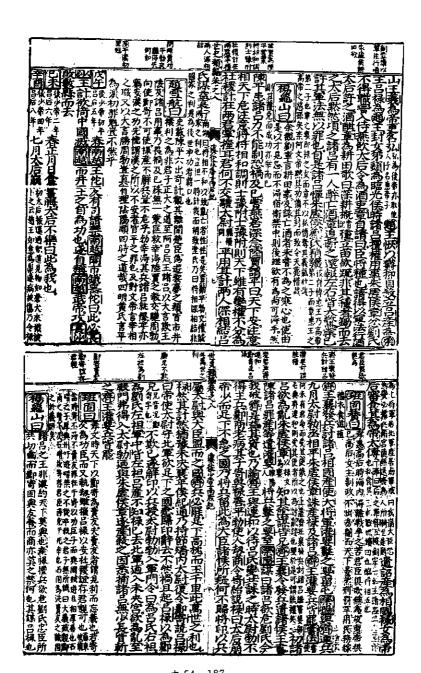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衛與其一三式海衛所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沛公以誅暴逆逐有天下其以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沛公以誅暴逆逐有天下其以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沛公以誅暴逆逐有天下其以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沛公以誅暴逆逐有天下其以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沛公以誅暴逆逐有天下其以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南縣故南故惠賢人共平こ古人 以為而心者於非地也能為是於燕而縣故南故惠賢人共平之古人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自南縣故南故惠賢人共平之古人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加海内方歸故鄉安得猛士芍守四次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加海内方歸故鄉安得猛士芍守四次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族加海内方歸故鄉安得猛士芍守四次 東京書族 陳代傷江謂所之前,一直以為於水不古老粗海其一二之緒餘而精 東京書於 東京 外神川世 台 写 又 麻 在 指 編 逐順之理 之功用其 礼字字主 西春以太 华靶孔了 教太子 東龍川日韓公為三東以科布 而朝必出於下東巴而果然江至親之 大城東下工一年十上舉在八遇於斯西衛馬子取而敗走長沙王臣誘而 大後用下十上舉法八個其能 濟子若辞公者 門域州越順不轉新址 所以速其下耳苟天命人心已 有所歸而吾乃橫決而起于不致紛後 所以速其下耳苟天命人心已 有所歸而吾乃橫決而起于致紛後 所以速其下耳苟天命人心已 有所歸而吾乃橫決而起于其的後 所以速其下耳苟天命人心已 有所歸而吾乃橫決而起于其的人則 孫其傳中生自致 乃劉國配者数十年秦以不秦定扶蘇今趙高得許立 阿之懷都浙然亦將中立於李繼清武之大大食死頭小臣小臣死中生主献公次與我將願望生奚於公安縣中生而立心會中主義在明之群主献公次與戎將獨與主奚於公安縣中生而立心會中主義在明之群中生於,就是讓不應以孫通諫曰門獻公以驪姬之故縣太子立奚郡赫公太有友骨上曰天下一家毋照懷一心也〇上從破而歸疾益苓愈於為太有友骨上曰天下一家毋照懷一心也〇上從破而歸疾益苓愈於為太 木に七 尹遂昌三百年民之頻不至糜爛絕成省与皇夏天午之力! "一一月上過虧以大年六十四月九分請也此子何二一月上過虧以大年六十四月八分請也如子何一年也等回考就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教布實有罪則書款 言擊荆擊地引兵而 波高所犯 高米知道 日見 日見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村 以之一取為里季出屬不難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吕羅使人奉太子書里有以及 建爾名柳字元號回該監察等員明夏黃公姓在各處等少過內里先生在收款能致者四人需東國公鎮里不受黃公用里先生未然夏州四近也所皆主於政即立但意猶未供召后使吕泽超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已古華也蘇上所不世歲, 本大子天下 子房外看 作用初茶 はおり 我今公何自從各兄遊平四人曰陛下輕士善屬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餘類層皓白衣知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經繁曰吾來公避此 新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 本一提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趟王乃止 而立少臣頓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自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 胡多自使城北 陳於室丁山里一方下下了人用智衛喜子房以着自是轉移在 五起生口初非獨於成鄉之東所為是和謀也蘇老泉羽帝之以太以五起生口高帝院旅飲易太工義以日氏華代惠帝仁來為宗社遠 随班未可以一筆勾断 此事子房自度不能 滑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 陛下所親見令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一 新與實首及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美 公避逃 子

发导选之 新術材料 然何姓的 こ氏官事み駕欲以兵禁助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耕·召辞侯周勃郡王綱續謀及二月帝清冀智以相國将兵討縮帝病甚人或言智東於 而請之直宰相事且陛下距極数歲相國牙關甲屬中展足則關以西非財敵節者就鼾避號械繁之數日王衛尉曠頭時結門鄉鈍回有便於民職縣則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度買入財物為請吾於下達下相國何廷尉微數日赦出之相國何以恩愛地應下城市多空地繁發 身退之義也借夫 其子為天下公有他日之祸正常考元親孝文處為后以為父母陰德以為久母陰德〇李磐曰高帝欲易太子未必專嬖儀氏也或者深察吕后之私而處而大徳灰矣松牧之所謂四皓安制是城劃者誠哉是言也而沈也厥后趙王以陇亡惠帝以妻死尚非吕氏先祖則劉氏無噍類而泣也厥后趙王以陇亡惠帝以妻死尚非吕氏先祖則劉氏無噍類 辱適下印 月七官工於謀天下而祉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味於功成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媽上僅胜自免甚至於械繁之 谓為一代宗臣宣差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多忌刻何為宰輔 后迎良醫入見上嫚馬之曰吾以布友持三尺劉長取天下此非天命平 所作大臣司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陪仲友臣署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陪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吕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吕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合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者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問仲友臣者帝屬呂后者知諸呂然為平勒所制」。 不見相阿以謝田尚養()四月帝朋上壓而時為流天所中行道疾甚ら村養師其民於虎根之內陰巡其主於聞意之根亦在世界監有意為東廣語是不住為漢祖也與彭麟雄自為伊城會也出員入秦首曾大方執會數權軍指表為於上百餘之局勃代将其軍左親支縣皆主帝朋 功多又占后女弟類之夫有親星 旦皇失漢祖篆光之緒實天生忽恩明村武奉八不綱詞漏於楚 断之派後

王如意 曹寶司客手號於城山為維始都微時與何養及為持相有豫至何且死所推賢等。相曰治無大於此者并給曰献市所以并容也與輔聽今擾之夷人何所後世賢師菩侯不賢此為勢家所查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樣也賢師哲侯不賢此為勢家所查曹孫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程前於經可對祭何如曰帝得之美華薨何置田宅必居能辟震為家不治垣屋曰 智是文部所仍防上親臨視因問日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日知臣莫如王帝院中二年一月相內如侯斯何平所樣的也在表表之時以中一年十月相內如侯斯何平所樣的也在表表也與世界多者可謂所以上一天不恐母之我能逐葉問家而不恤延酒色以養養不知人人子者久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就沒而随之安有今高 世に有品大 人表 处非人所 新刻世史類編巻之へ · 作 而延昌祖 召帝觀之帝問知其為戚夫人大哭因病底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人手是去眼煙耳聊首其如此其飲瘡樂精證明不使馬剛中號曰人養不得聞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敵精飲之時期收雙九以其为遂斷戚夫不能泰韶太后來獲名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族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田蘇州而除退此太后最終成夫人及其平勘正乃因成夫人而召勘王丁伊房完年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知為以無惟以無品成數醫人而召勘王何房之 使者三友越相周昌日言帝島臣随主開大后欲誅之臣不敢道王亦病 〇孝東宣帝一名為意帝六分在位七年野一十四西朋友女陵按益 法柔質怒民曰惠心是時海內得離戰争之子寒帝泰已而天 下及然內偷親親好禮學相可謂電仁之主遭召天后虧損至 然何可息天然不能治天下逐日飲為遙樂不聽吹做熟耳 〇十二代皇帝、〇堂東帝少帝名石文帝也 有為汪以 鈍克と 多秋可能 大洋洋ギー 矢打害 新誓一代 度動場をこ 关 老年如用 臣 大平城灣兵三十萬會為上行軍不能辦國今歌吟之養未絕傷夷者用於學院可足頭得十萬泉積行國國、中本市日都可斯也前國奴團高帝已獨可干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尼西三千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尼西三千以宗室女為公主城國以圖頭軍十是時間填方發為書道高原文與初之名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而不忽高有力以禍當世則利澤陸施於民民安於漢學定與功之後有漢後等察而詩禁之是續亡素之炎而職之則故於 而帝曰善然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日廟何為法較若盡一識明與諸哲一時帝嶷然回乃者我便諫君四賢十五拱祭等守職尊而勿夫不亦可已朕乃安敦望无帝臣孰望前何賢上日君似不及也然曰陛下言是也時帝嶷然回乃者我便諫君也然忘起謝曰陛下自察率武孰與高帝上明帝嶷然問之衆怒爰武曰趣顺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 文刻深者較斥去之日夜飲醉酒府中無事祭子出行為中大夫帝怪 也皆然代之守而勿失載甘清净民以军一 類後使使來謝因歇馬逐和和以完室女為公主嫁ぞ 歌得其秀言不足喜意言不足怒也高后日養報書深自聽恐以謝之間 起病亦傷也而會妄言以十二萬家横行是面體請與确也且東於舊如為 · 一名國為天下乃以清净無名為事氣質都變了。 · 一看亦可謂能克己者觀答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此 三工学·使参相東京等家の事まいる上野では、「大野」である多名でであった。不在乎無制而忠子多制不忠子法球而患子過報 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立人同心逐步海内准陰點布等已或惟何 老子口育台与皆 本握功名位冠群后兼死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百虧脏失故 王西替日 就何以謹信分管篇亦與韓信俱征代天下既定因民王西替日 就何曾亦皆起秦刀筆吏富時碌碌未有奇節蓮與依引月 **村廣回布治将也成知用行之利等成史解布賢所或以此也** 上有台市者 言而止世一門海哉史稱布



為正工教工主教 王皮守む 以陵為帝太傅富養之相權陵遂病之歸乃以平為石丞相審夏其為左 等,則世臣不如君全社稷庭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 后欲王諸民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息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 太后真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度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 繁煌 张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第今太后稱制王諸吕無所不可 繁煌 丞相食其不治事 是推功議能只是令周勒先試難也其殊甚城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養丁口或亦順諸乃而不練直亦是異死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養丁口王陵逐争不從則去其他平自意後讓者未必不激品氏之怒 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德俸而也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古致之一如此言何止平勃何以知也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 稷定的政党 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 臣之養富以王陵為正 〇少帝附高皇后 惠帝崩立之是日心帝、大后臨朝稱都能管食其料到王丘陵 史稱黑帝后張氏無子吕太后命取美人子殺亡母以為太子 后少帝自癸五惠帝七年九月即位起甲寅附高后改元至 少帝名 一不使愛恩姓吕名景高帝后京帝母也 1 為當別大學 人臣立刻 管然言后教育母我此即為學大后東之幽外永春龍言獨其上一也以外都四年報前日 拉為以帝顧聞已非張后子及生母美人 章廣其內以韓諸昌不維兵 門內古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張釋無大臣大臣清 一月立日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里布勒為巴國王巴出一月立日台為巴王以后使爾希張釋無大臣大臣清 萬民命者盖如天谷如地上惟心安百姓百姓欣事上惟欣交通而天下 孝然日以後慶陵王為事故村餘曲折本成其之仁傑置必为禁於其青乎權者謂其要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始然皆以母子天性為言華日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以賴而亂賊將接理矣蓋所不可人臣立朝物養而已前當變故畏死貪生不知均義而曰吾 實后靈帝之何后相機臨朝專政是品后之發端也 后猶且數月乃王諸呂則可勢又不可将相大臣皆 東東之世重帝之實后和帝之都后安帝之間后順帝之來后 他日平勒安副之功僅足以廣主諸己之罪 各里带于也初各山封幕城侯交恒山王不疑是更名義封恒後以帝附高后已維 帝名弘舊史亦謂白后命張皇后取他人于 帝四年即位歷戊午至辛酉四年高后朋大臣进立代王而林 山王未經已后殺少帝立之更名弘是為後少帝自丁已前 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立意子平勃許之大 深前な赤高をか 如平物阿意之罪大夫自是而後漢称幾品 尼為



が時祖太先 失之射像 何朋友選 均高で設 **大針不**な お不足以 ガ品を之へ こうち 罪也使商不敢物而召氏得志則寄之父子沿無非望光其實友與召却之而後從即南寄之罪均矣難律便頼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職其 連体小寺あを記 獨丞人丞相 臣 非 社 大學 **玉射森県** 朝に登 工者無影 恭常自送之即中表益進回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櫻臣益曰丞相功臣諸臣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擅之有差罪私及沙計師的改評的順陳平謝新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臣囚元年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濯嬰為太尉論功益之 在元常思特建都是附屬於如東之降有皆及一言各之中,我在衛外後非社稷在上部高帝聖人之明下各大命席年,我在衛生之前陛下謝聽臣主夫禮獨為陛下外取也後到上益於丞 富县陈公入謂帝日足下非劉氏不當三爾慶左右執或者去載少帝以 有三帝鄉議者再乃即天子也赦天下東牟侯劉興若請除

東京 野之司》。「「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毀司司司台子》」。「是大子等數學者有過過之人權天下而曰豫建次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曰豫建次子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天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天下轉換用立丁洛為皇太子有司請承達太子上司朕既不德繼不能悔求。 「一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人以何十二月除收帑坐律令部曰法者治之其例 首不時使人存間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縣多是愛生了八〇四月 王而先立劉書為城陽性則實亦摩矣。 之獨切因未可以贖罪其視二子自为無見者。了一是不完 放不加疑而當時大臣亦無能明之有夫以平勃阿意西從穩成召氏故不加疑而當時大臣亦無能明之有夫以平勃阿意西從穩成立在王 (李)是字正為經過數章建則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瓊嬰坎之今論 泰天军之快度 和子相問意平 集 佐 · 最新 英化れた機 第一七十 根子を発 世法关後世有自庸王入繼大院施惠每加路於故 條代來功在三明之後又所僕者終宋旨一人,当可 婚問止其一

化人之教 東公園 請改正 朔平常於命即改 平演于六月為正安全 多務 上 お版色定官名 東公園 請改正 朔平常於命即改 正 朝即夏以升证實之 月為 上 步 北 五 百 石 万 高 子 時 賈 星 年 一 十 住 帝 美 在 静 博 一 蔵 中 超 遷 至 大 中 大 夫 谟 舍 名 幣 賈 佐 神 大 夫 谟 舍 名 常 曹 佐 本 治 平 為 天 下 第 一 石 以 為 廷 尉 三 公 薦 洛 ⑱ 人 賈 記 帝 石 以 為 博 士 足 博 司 大 ウ ス 大 上 園 同 の 写 具 公 某 4 坡 熱 響 順 以 夏 石 阿 砂 丁 具 公 素 4 坡 熱 **於十萬時** 法與夫三表五郎其科國已職與當時人若方且賺該未進也誼身外務與山田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為之王素之大必選矣而後或誰之章且後我也是不可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己而後進明因要君也進天 之子為該則作敢以故吏為數或者吾以騙辭盖之則彼亦且慢以庫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曹不敢慢恐親其憲文帝不以高帝側至 不一樣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葉前發 張南千日文而布特施思惠遣使造以一書而他即自去帝制下公園 成失推 叫一端忠信可行於要有也 文原高后用事別是康夷老夫風聞父母情景已壞的兄弟宗更也高皇帝幸賜臣佗鄧以為蘭迦王孝惠皇帝義不悉絕所謝日安東太長老夫臣佗姬縣歸鄉地 丘味死上書皇帝陛下! 在而往聽之罰少須更母此思見極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物風乃 野者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野者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能務與之則勢射獲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 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則勢、獵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 第3章 司之がはない、「よう」、「よう」と、「自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20章 本言松康者以匡駁不遠賈山上書言治能之道信祭為省名日至言其辞 中 製品をご そには一夜家供之臣之正之士直及之日月備打華死代孤以傷大業紀天下之望 解力而頌聲作 暴星市以下八百國之民自養力龍不能勝其役財蓋不是共基人高國子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人百國內之君君有餘財民有意外土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凡於縱欲恣異響、問其過乎如此則社稷 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對山開道以來讓和顏色而受之用去言而顧 切悼之大士修之於家而學之於天子之庭臣切除之陛下與象臣客 臣問電差之所擊無不推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應我者令人 警告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列侯之國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周安吏卒給 刘卿见吕后時事多族失意以曾自服然带於前道不善始悉將战 中國,但已處矣順則接接使親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以敕給舁 大史公曰 康平少時本對黄帝老子之桁方其割肉組上之時其志固 (本)

上華文 之大命也有果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國明以相極卒然遭境有息數十百萬之聚國胡以館之夫積貯者天下 **出版シスプ教四十年公私之精循可哀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早** 不管不野喜五妻山田文帝等政非止一 爾之誹謗源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最臣不 王之神美の帝後 可用置之言可用則不 大高祖得幸有城及貧高事務美人亦必要美人因衛包其言品后吕后建輔王 長來朝殺許楊侯審包其存其執為就國以灌製為丞相罷太尉官〇躍國王師門三年中則至結解特別就國以灌製為丞相罷太尉官〇躍國王城市相之上條明其啥關耕騎明糾舊與其事故常? 似色氏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遠今茲親來鮮臣農以勧之其賜民今年田禮課制也民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遠今茲親來鮮臣農以勧之其賜民今年田禮課制 國行服長不安不太民所持以生 ins 王最失母附吕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福争之使其母恨而一奶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患即自教更奉其于諸上上悔之卦以為確園 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留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的遂祭兵友帝遣 柴武學之丘敗自殺 他工其雅置特誹謗之此其為妖也不亦大乎意文帝除此令其草國於古史非治亂污失一切及理聽道倒言而遊說之欺惑世主使淪于食則已經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縣兩則曰秋據自武也无愈曰不為災也指奪巨所以除舊而佈新也望生則曰不愈震數也日計為誹謗妖言則措應為馬特別為為繼指菌為芝指象檢為屢棄前為外別之曰是特勝者遇以實直紹誹謗狹言耳失假以思讓從土盡忠深計心凱切君身樣未然之耄壞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月前上盡忠深計心凱切君身樣未然之耄壞危亡之幾不止于近在月前 長世宜哉 **方齊王敏之** 次臣又 据醋頭使盛德之主納 負責機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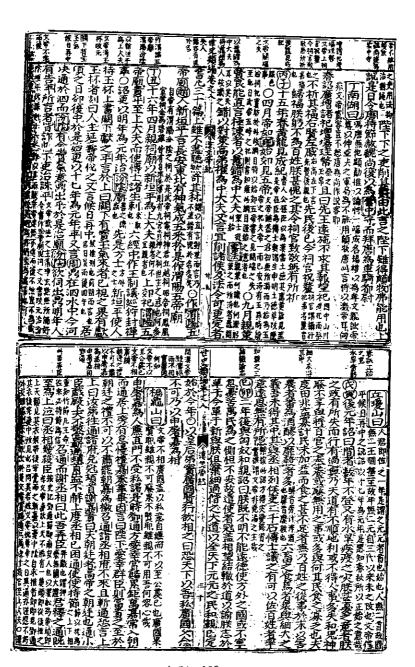
之 经 十 世 成王囚恭权封蔡仲遺法数海以斯謎為帝東耶也文帝縣而從之是天討也置死不容等乎况帝封厲王四子為僕山也文帝縣而從之是天討也置死不容等乎况帝封厲王四子為僕山也文帝縣而以本食為詞而曰布曰栗為夫厲王謀及是第不容兄 西京一見其守尉亦可謂之馬电若果守尉秦部米常亦敢被甲執兵不可遇為帝母以許偽神散諸侯而為之勃因此惟故被甲執兵 兵以拒命乎及人告其欲友下廷尉補治与后拾在必夷族矣頼薄太 人不相客帝國而病之後封其子四人為列侯射妓騎弊雖條聯人爾王果慎素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維一斗栗尚可春 **展開 表謝 と ひまり はままり 大体 関節力** 聚立腹於來內者上不中之相數與,觀酌而手食之以順度心叫五期也一次,如果不以東其四點之音樂等人以應其中場之事來與東京與與其與此於,可謂近有謂美人之状於人之故に遭也信為大張市議也要發有實已三來五朝不試以臣為感問之官而主腳較行臣三天五期之十貫距傳卷三張五至不試以在為感問之官而主腳較行臣三天五期之十貫距傳卷三張五年。 **東京、市場、一大縣以天丁之大田が一縣之來甚為執事者養之陛下何以上,不問縣如此夏之能鮮順為國有人平可為派涕者此也臣獨料例以之下之足令匈奴殪侮慢掠而虜藏致金絮朱續以奉之足及先上首即左於非六下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就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學是者天然時天下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就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學是者天然時人指之大幾如股平名不可風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難有稱難** 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涉即亦子天下之上而安祖遺腹朝麥養而並進而歸命天子懶婦一般以前四才辦共則下無畔上之心上無謀伐海内之執如身之便有臂之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 下之治安等者果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下那公人 天下不亂陛下誰悼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就方病大種級嫌 熱可為痛災者一 **技大**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 不和大雅三言经制不定一言 展用容情二言 俗吏久則發制也可悉而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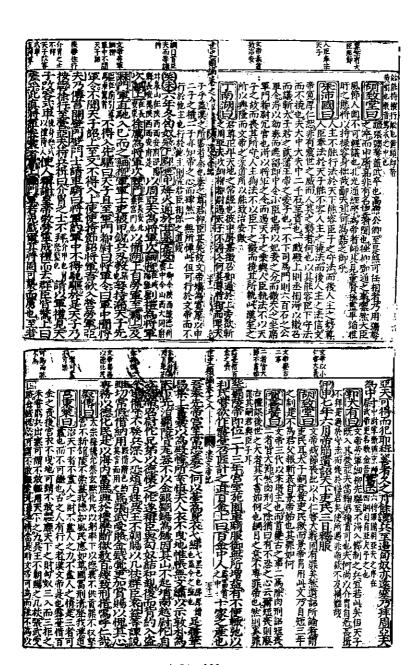
子曰統善書記録沖禮表亷取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城亡是可不寒也俗吏之所粉在於刀暈筐篋雖遙訴。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楷之宪神太心 得為帝服信優不賤得為后蘇夫百人 · 特級就細娱而不圖太是使威令不伸可為派游者此也今族人差 皇子之展而制其命。今不徹極數心樣由我不擅友致而得蓄意 下水質素が法令 灰川大学場の近近天下が仁芸福等な主孫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開也孫王置天下政治等を天人之置恭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房則だろし、フを也州不うこし、 は、一天下十年武川となどこともないとして、これに、一方蔵市邦失憲王治・「神が東大」前市安子孫與場武同然市場政廣大其徳行六七百蔵市邦失憲王裕享祭 大益聚然,有其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前應於好矣鄉主飲尊崇默以為明整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為人主討鄉聚者 下定美几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失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曹原女王河町府於な武庁軍監に町川へ州 福利川夷人と三族山政府が長人が出て、一部の一大之所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大子有此具也及(歌川)小宗使地 ■清華·海 近於器尚牌不按恐傷其為况於青臣之近主乎是以黥劍之罪不及大事前 分明而天子加禹故其尊不可及也里懿曰欲授巢而忌器此善論也用 版·文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場武之定取舍審而唐王之定取舍不審也 東京下定矣几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将然天禮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承翰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 尼坎不养子皆不可尼坎可 En不散源源汩黄女青六百定有其多类乱男女無别者不曰汙餓而 白帷薄不脩性似触啼激地啼妖朱子而般作者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及作精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及作精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及作精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見也古者大臣有则及作精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是也古者大臣有则以称精遍解小更譬黑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唐聚是也古者大臣有则以称精通解之, 一胡亥而教之徽所晋者非斬劓人劓蹋割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像 電 量 オ 不 有 用炭文能 礼房 加惠 所教行 育生 た大 Ī 忠臣也 たし責兵奏編別二子氣象が在日中而其平生出震靜默亦可聽於, 雖若緩而不切然及展嘯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逐禁中, 理問章三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殊暴傷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 長期于一貫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如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遠當 孔子暴覆之質犯與暴之一言其識末失其亦不善學矣 不是你是 を重要を表する マル・ 二公済抗 在日中 心使其聽童 仲野之言則天下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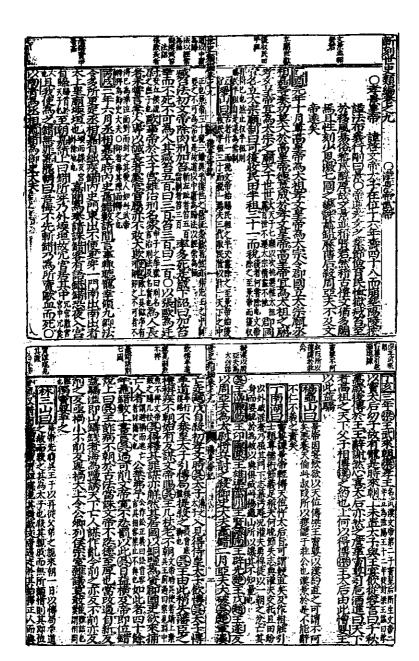
有三年 初一世之 **至要** 医甲利妥益以海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重材官制之兩重相為表端性致進萬全今降胡陽開於轉經續に 州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趣匈奴同可賜之縣對祖之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王之道此於縣對祖之中國之長枝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長枝五帝王之道此於 茶用利放兵法谷城不利以其交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敵也将不不揮也臣又開用共臨戰合及之急有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官三日 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龍谷馬錯為人此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聯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董筍 火盛夷攻變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枝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 知兵以其主子敵也若不擇将、公共國干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第一日本等一身所有古是智 衛中國之馬弗與也除道何及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势 かと将無少勝之民器此觀之安逸遠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止是師之來信〇回奴数照為遠處龍鍋贖朝上言兵事自兵 之世七國同次果類景彩子被正教養美數以并無常於其談徒雅陽王武為 後野李 不得食與不得衣錐感又不能係其字若皮能以有其民或是故明若真 功が倒不避死非汉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比與東方之戍卒不纵賴康端賴傾例人於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十之如是則西里相較如襄常若有為愛差具田然乃兼敗免罪拜爵後書家予久夏衣度結婚愈逢清遣押更發卒以治堅善天惠也然令遂方之卒吁娶一歲而更不 習地執而心畏的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意民從塞下了 五穀而既金王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養欲民務農在於音樂音樂之道 市陳勝行戍至大澤先倡天下從之者為汉威劫而行之之散也今陛 冷死那入境明後曾沿低台上非心命者遭害令人,我们们以初后,我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们们 下幸使天下人栗以拜爵甚大惠也遭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栗都縣郡之栗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栗於追拜爵答以多少級數為差麵復奏陛 加群威一不登民有餘食是更奉吾語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是及甚 審崇失工復從其言語曰道順民之略在於務本朕親率夫下是而野不縣正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収養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養大 在於使民以聚為實到今察天下入聚於邊以受數免罪不過三歲多下 出游食之民未養歸養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候於歲不製衣則 成至不耐其水土新條轉成者死於邊輸者價於道屋民見行如往 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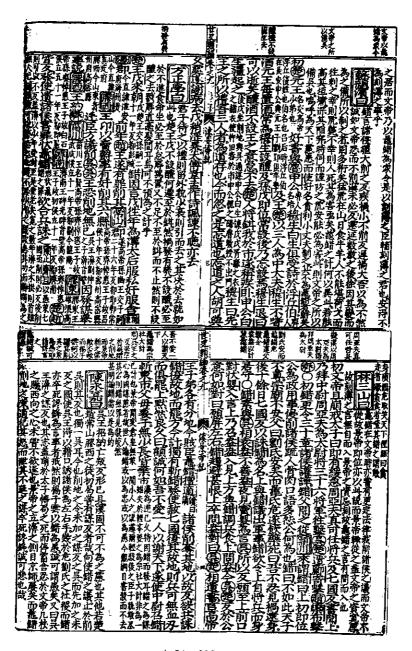
文書 登几 **之夏若此** 成康後定 艾尔的维 題の方式を 医试验在 事作田 (下至是部曰禍自然起福縣德與百官之非宜由朕就令秘稅之官移禍服其且禮儀轉變〇夏除秘祝初學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較終以於 上旣躬脩玄黙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絕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 成天下之本務莫大馬令動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沒異二六月除田之租稅團法願者納非首他時國有新蓄維枯矣後,詔曰原禁問疏關禁聯如都是沒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馬 告計時點面前之俗易更安於官民樂其業面積戲增户口寝息風流 價條出租無異也其於動震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本業本實主員自 而可於家法惟期于鄭亂故至親大逐而罔赦 原格室日井田學校封建内州四省展一不可自奉製古法福也不存文之人 一川東京子本島 一不可自奉製古法福地不存文之人 一門東京子本島 一不可自奉製古法福地不存文書及於几關不浸以勝藏美 一下では、北部に志いからい 一部,可行悉於淮南與海昭者何哉君德莫大於好生故小民犯法一部,即一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恋人之心矣然不思於淳于意而方必至能通繁宜民難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轉對國漸東指使王自食其地所入 起文征 附能等 神底被 息 点 ŧ 軍事が行 而除年 国之又 用芸堂 回父家安在對日臣大父部入上日至有為我言题将李齊之實戰干軍一般作徒親尚後為雲中守上楚過即著精神等原為時中聲疑為問馬馬中中華疑為問馬馬里,在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為剛季收不能用也上怒讓馬唐曰上古王者之頗孝牧之為将也上拊髀糊精曰差夫吾獨不得養頗李牧為将其當養脾除竊而緣下令吾每飲紅好來表未當不在經歷也唐對曰尚不如意 這時也能而推較抵其報的間以內案人則之間以外所軍制之軍功 今親尚為國史亦何奴遠避不敢近軍衛曹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發 無管决於外事物是以得盡其智能而動經費此面和 张泰南支東報 舒風已藏至金婦與大羊結好者追帰已故帶亦度仍奴無勢之熟木 惠命将出擊後因河央有祭塞劳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 内米常轻舞自冷之業於是懷無激烈銳志雪恥 必欲躬自北伐雖群可以邏服而寤瘭甫定之民未可以邏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 十三年之間其前各臣度待農原外所深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江戸 城堡未曾新賣新軍蘇而廣武之兵猶敦苑園池而上林之射不息高 與她逐雄動恤民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首調集雖愛情財用而籍情 奏邊事聖書養美請從民守塞則養從民請入栗实邊則紹入栗九二 **法一言而李察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善拊髀稱數爲錯** 文帝於備邊一事未管少忽雖恬静玄默而躬嗣射之智錐 慈祥澹泊而并遊田之妖姓尊禮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 今漢章帝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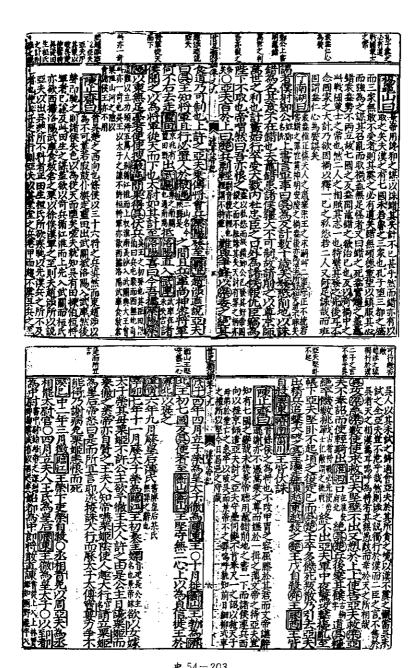




-







常说及君 養く国産院 是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日晚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房即少今晚主不依誅走隱法不行也依法而太后食不斗味即不安庸此 國民悉燒倒做鮮空本來見帝曰晚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熙事為 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要昭華不食日夜泣不上帝亦思之田叔等遠 田成為野禮為國相永遠天 斯監解的郊民奉辦職之織則養成其意為賴代關謝罪太后帝太長相泣復如故然帝ニ統王不與同車養矣,孫跪之屬其諱已伏洪明王無惑也太后立起坐奏氣平復第王因上 有何典以太后在上不敢难放心天理存亡在敬拜之間耳 医五峰三电波景息刻之君也而能爱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度遭 可以悉係法欲河空手來儿可問春葵人母子兄弟之間有 華太后德畏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華於兩官金城之固也長若東 至夫旗侠 E 一百更發行為權利又定華令華英師監督者指界母前更人界一界乃是審查了國中六年上既城各法各者猶不全乃更滅谷三百曰二百谷三百曰帝加一發 くじ 太后為加 松松斯县 世の教練をさず 被糾續不動學不能對人主皆從馬即會最初已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為與一餘騎學解數令主皆從馬即會最初已終怪之不敢擊夜的騎下馬解數以示不走廣文射殺白馬将賴以 圍 磨新欲馳還廣日至去大軍数十里今走可奴追射我我留匈奴必以我們何奴強阿門上即率廣為上即守管從百餘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伍便山回的條明刑之後為刀緩以竹鑒所以全从之生也景帝定為政自是沒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到言為丞相の孫孝王美大后與不食日帝果殺吾子帝哀世不知所為」其憫之諸微疑者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騙不者軟欲之繼野〇以 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後全 甲五年九月記做疑者鄉之記曰做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司馬慶亥武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争之權乎有大臣之風而吳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且有以明之而 愈先帝之法納叛降以降為臣不忠之心以誠宰相之所宜事也亞夫 大工學曰,秦帝時以争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古夫封無功以 大工學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數人而亞夫尤海大臣體 有平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月配治學者務 经关键之关层带 性美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

不足言所平凝熱無所予與似本,亞夫克拉謝上上曰起亞夫田趙出,不足言所平凝熱無所予與似本,亞夫克拉謝上上曰起亞夫田趙出,然相舍免○下條侯周亞夫做亞夫不安死初帝召周亞夫賜食佛置大大武相舍免○下條侯周亞夫做亞夫不安死初帝召周亞夫賜食佛置大者吾是以脈離之歡和以為侯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雅者為東公東,其養曰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雅者所及於長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曰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可塞侯數召局仁處論君子議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來,其養明之故 質な異な 有以料的名之性能意於立其關係之歌即大支公前經歷改巧所類見立其以為高不構備以干學不疑十全之意不何為我以此前為長者之可我不疑又大文政不疑以為一人以致不疑以及一人以及一人以及一人以及一人以及一人以及一人以及一人 序版快而建之大臣始善 年甲枯可整有為人所告事連行四夫的開始原決教以當世歷之 持續監察大演無負文節之即者於外教教學以至在平近之死至教 有實無為文輔的問題其可以輸少主教教教學以主医卒五之死至教 有實無為文輔的問題其可以輸少主教教教學以主医卒五之死至教 有實施, 上目送之可此較執非少主臣也括無何亞索為父質工官上方針方砂 帝群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文帝且前屬 日館長者養滿之故上亦能任馬不疑為即同含有告歸證持其同含即 一般去都看司有司所不能快移迁尉献而後不實献者不為失欲今治 (月)以街館以及為丞相直不疑佈屬為御史大夫初館以中的将事文倒置非處德所累乎 倒置非處德所累乎 可死仁不施於夫聯父子君臣之間而乃秦举留意於罪囚施恩顛不何死仁不施於夫聯父子君臣之間而乃秦举留意於罪囚施恩顛 五不疑員金價下不辨盗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 周亚失權光不學不知情能進不能逐發身工宗是功名區 人注意 **西葡萄**木 村基 ある 学本实序 李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侑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閱讀非者事关令歲或不怪民食頗寒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縣為市漁 已多二年四月記戒二千石脩職事記日雕文刻錢係為事者也歸補 與害女工者也嚴重傷則機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樣寒並至而能亡女 官用以賦於民灣轉山東東以給中都官蔵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 已不尚祖乃今實人不得衣祭乗車重稅租以因辱之幸度高后時為 房其於是 **新語之也知道者在伸通要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可足以病之張子** 公卿大夫以下事事者後物盛而表面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第各 天下初定後她尚買之律就市井之子孫亦不将任官為更量更禄度 不同而悪其軟軟不压墜以無罪殺之哀哉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姓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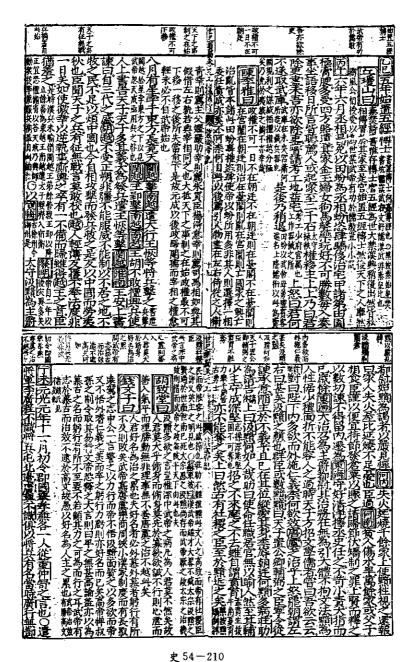
天心人を一欲止其配也自外大石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己和明年文出怪異以為重恨之四不知數而係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変人若而 世史明紀末され **装带**包 成原全 之以恭他等景遊繁五六十載之間至於遺風あ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寒時朝文峻散樹而好執不勝漢與播除預奇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 吹漢官文是表美 使不改文者之恭修尊用重仲舒汲颢蒙始終如一维詩書所紛無已產耗海內害及聚뼭然天性高明末半能悔付托得人天情其好大窮發干戈土木神仙巡幸封禪遣使迎降之事。紛善與「漢文帝之 表章六經與大學主却犯改正朔定曆數作音樂的文章則立陵按諡法威疆歷德日武〇帝雄才大名前世無比罷點百名 於天本。 陽陽為德底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佛常居大女而以生育是養為明照於治道之所生故不亦也王者欲有所為且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疾病者主,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解行德所民仁壽統討行暴則民鄙夫願順東之功樂問道燦然復興此風夜不懈行養之所致也臣開命者天之令也 之於職化故聖王已沒面十孫及父安軍 天生生,不大意以從事故任徳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徳教之官獨任執法之華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屋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徳不任刑也王者 功於季者 ٠, 一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禄日來故隱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重化而不更化也 真西山日市大有功又引會子真関行如之說以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不有識之者而仲靜能言之 補散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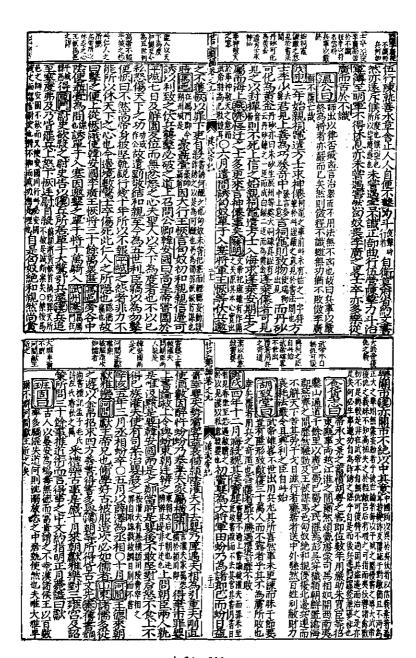
-

经主作 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盖不易汗也…… **蘇張申不害弊非之言亂國政者** 中秋中者 女生公元 京 官品紹介 未知り 古意 漢時簡有 明經 一一一一一大公司市公弟子被者者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草賢等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之意務哉對既不合党留不去其不逮豫生又可見矣 未告或帝拂息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政歷服色置力行而文堂宣中公之言當矣錦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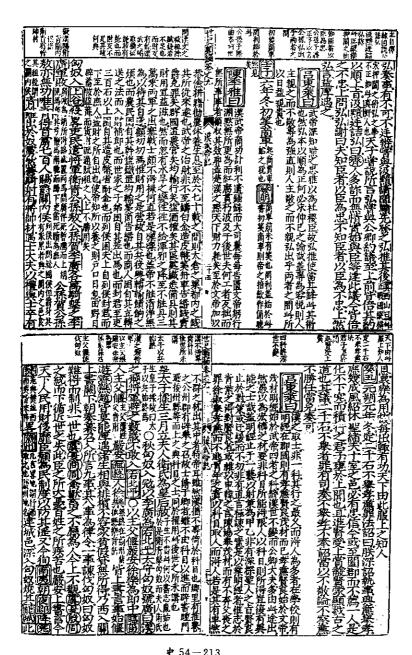
奏為繼順船等於楊熊媒納·係為侯家騎奴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天人青為天衛子夫,分於鄉主因奉送人信息龍日陛子夫同毋第青月姓衛氏領蛇衛子夫,分於自為丞相の以常青為大中太大上。曾通姊平陽公主说謳屬·與東次好龍何英孫於與諡前好儒之實安在哉 **輸**大可以 が未前 見 見 新打印練田 柏谷主人

'À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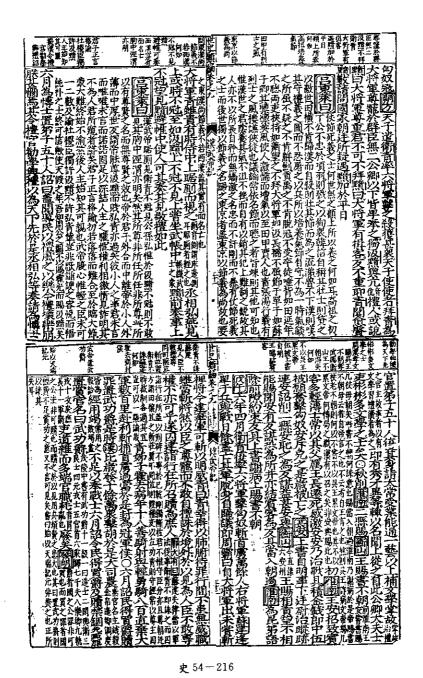


製屋 新主之治 之正氏 製一奇 者引內偃中即東方朔辟致識以。而前曰重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平上常從遊戲馳逐顧傳勢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禁映順前延使過嘗盡酒實太主歸紋雖越家主見清塊此所幸會採兒重偃上使之侍飲祀欽斯堪頂難被書與之〇皇后陳氏廢析奴類發獎應最閒當事、〇上後於縣 為養土回養部更置酒北宮林映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四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城端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葉已設飲後而自改朔 二也些下窗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應以應還看後極耳目之欲乃國目何也朔曰偃以人臣於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 既既排 遊丘 · 治復興, 完 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與耶 · 深太子 蘇而蘇王最長衙若遊太後面 更納則因循守職作見知法 所 先 至 之 似 為以本樣 **第**位 型 型 型 型 数 為 大事を創 双王天下 **地**之和 度 人主和信 用法式刻 自义站 天下安理 污具要则 四者治さ 競表した 禁之則不免理得則不然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聽情、罰當罪則姦卯止當當賢則臣下勸先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經第有德者進無徳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峻社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飲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一人於簡和東公孫弘對聚日臣聞上古差解之時不貴齡當而民勸譽的次據職群給款歲也令與計作計者上世漸發也與與母族進請京聯國民治京顯者為崇休全與計作計者上世漸發也與與母族進請京聯國民之所未是藏徵吏民有明當時之於習光聖之術者縣次續食精镧類配之於是之所不稱也以以屬名似習過聖之希 期間別應 賜愛朋沒如果知先聖之術不稱也以以屬名似習過聖之希期間別應 賜愛朋沒如果如先聖之術如別第一獎以為傳出則別為不舊智以他賜婺明沒如 不犯禁者此道案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禮奏者民之所服也而質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次冠異章服而民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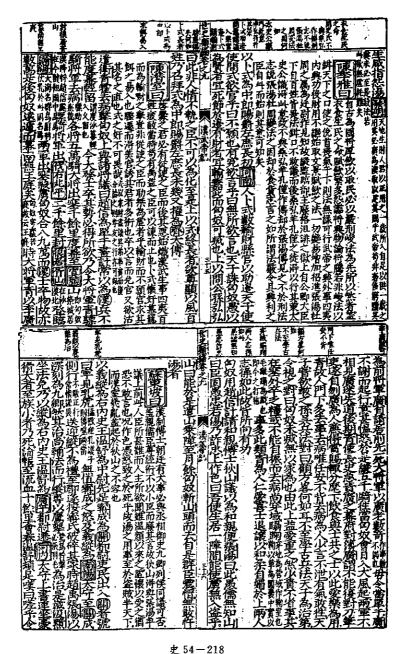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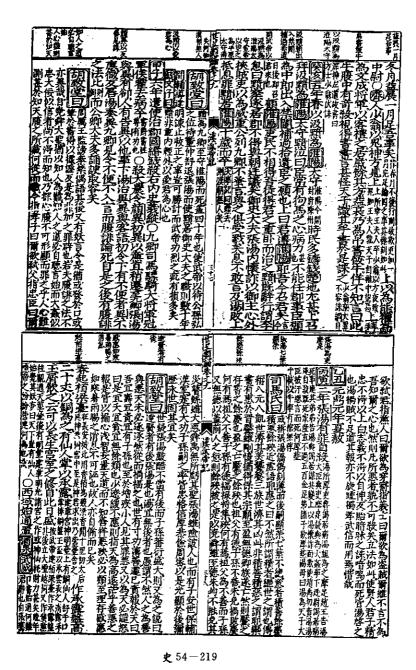
王龄侯 **学校期间录** 育生衛児 要定之明 里西京 土父 罐饭 1 夏納系 見と戦 当人臣と 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即中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為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甚宜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召 安故易動場動者上朋之執也故賢主個觀篤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也問者關風數數不登民多宪因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宣有不安處者不無境外之助此之謂夷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所宜留意而深惡 决起第老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图而王不恤下然 身為常者此其故何也當時先帝之使来表而安工樂俗之民衆故諸侯號官屬果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接尺寸之地而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法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民趣已國 臣之利非天下之之策也徐樂上書臣天下之患在上崩不在死醉陳 臣畏其口路邊第十金或謂雖曰大横矣權曰吾生不五局食 人接近帝然 -以権法を 東海南市日鮮事以奸犯公子を教育を持ず日期代者殺人其弟 **马来** 為第 宗地國軍 之行不清設經問之解不得行有罪應者無微粹無罪過者不憂保養無效法感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立其制度善感敗法感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立其制度善感取仁以合時好運黨賴立蔗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傷道言取仁以合時好運黨賴立蔗會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傷道言不以要時孰者謂之遊號色 名天下 推脫維賴死 顺而遊談者以四東結骸軒順為稱首於是背公職均信陵無息騎行精命教州專師以赴平原之為皆以取重諸侯顧而劉相虞鄉兼國前若以周窮交魏齊之尼贓如效其稱其鄉雖孫僕有正管如劉有春申請皆籍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鷄鳴狗盗無不實擅 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衛歌走列國公子總有信陵總到有平原機**翻**國國則局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太夫世權陪臣執命 人漢本中名

上君之に 臣之神 有長美 公縣弘布石被 松西林夏 龍西南東 其類 如果之人" 兼不済 等以仍電為職務以方法議次提徹比方河文傳滿快大做飲售古賣乃為人多該舞智個人時上方如文學鴻勝幹過次追慕華華中紀公孫弘以張陽為廷計數一部後楊此則其从考二君之仁書人也或者書之別交樂鴻勝,一年後解此二本時大臣之體 位在三、人体であるがあれて、此ず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大以三、人名に古の東に勝つ事業を別って、おさつ弘為れば食不重肉、八節日弘明の之便祭十等弘不得一万謝日山東町人不知其便若是頭難以五剛乃之便祭十等弘不得一万謝日山東町人不知其便若是頭之郡公孫弘數鎮以為語版中國以秦無用之地頭罷之了使米買臣等 4 **心明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走時通西南東東豊家御工祭朔切す女園綱紀方訓使永重來朝上乃以為太常** 子で家無所餘士亦以斗費之〇食一由者消無二品也最東有消虧並行。 一定記弘食一肉世栗之飯故入賓客仰其衣食者弘以俸禄皆备之行被誠節詐以釣名且無汲野忠陛下安得聞此高天子以為練議於益。 之人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毗後人解雖不知其雖甚於知定不可以為化而前法新解以匹夫而奪人生死生之權其客殺毀解。 第一時也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數其怨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執之家貨助邊迎合人主其後又教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國一地世也且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讓止之而式身為無人乃頹以原元故三公孫弘姦訴人也亦有長蹇讓撰西南夷不用卜式族解是 ○無私生二子石基聚弘乃歲仲舒為陳西相仲舒以病免疫野常設備而觸弘弘 作為發達過董仲舒為人無道以弘為從課弘嫉之願國王端屬於數犯法所於傷 第内深重尊忠皆入州諸常與弘有院無遠近錐陽群與善後竟報其 門足屬劉本之之 以針而亦等或 推變两帝等或 张 庆 東 陳格室日相人 專业高祖馬上之 西規非三代之弘制也至武帝元朔 在高從斯為石內里上從之 在高從斯為石內里上從之 不相偏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欲誅之以事力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 売一率而両失監自命相之法機而儒者之心伤境自封侯之法機而之不善慢也共相者然非真儒候者又非草勿是武帝更极之善意不可使儒者競奪句之末胃弘無草功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其後逐為故事然弘起一經不四年而趋取相位周未免開利禄之門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哭之土遂以公孫弘代降傳為丞相而封侯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哭之土遂以公孫弘代降傳為丞相而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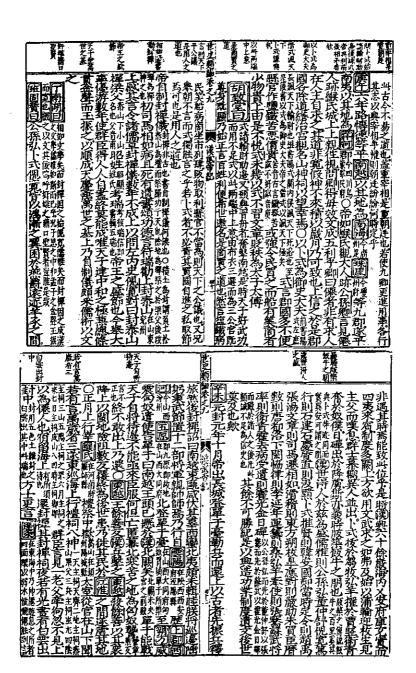
高友語・ 「大学性」を表示されています。 「大学性」を表示されています **東京 所語伯州所州丘台不如去病去病所州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此新先以性為 為驃騎将軍勢的奴敗之過,屬这室河連山而還無珠所購辦足場,是是 「漢田」年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菸為丞相張滲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 法第1章のようというなど、大力文庫印ご上洋で見灰が精美なりのとなるの時、世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因絶也、市諸宿将常留落不偶由此去得日益 角形 飲好 推南を課 為支統召中的伍被預議正曰陳迁大臣獨沒新好直諫守節死義雜歌匯廟王安斷出王鵬誅友自殺初匯廟王安將奸飛與窟客左是等且夜盖鄉云於是以憲五時村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卯待一角歌曰苻云曰 新請問目性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 於人是所謂此其禁而傷其枝者臣獨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义不聞及 五時獲數一角的足有五聯有司言陛下肅抵郊祀上帝報至錫一角數化未完行元年十月祠五時獲一角數以緣始以天瑞紀元上行幸雍祠 人 法正帝犯 五种电上 型 光 武如將王光澤武 表 失門武和帝 東 何関閉王煌 及 野 オ 東 為侍中印 戶於籍的領鹽鐵事系公羊从清 買以計美三人言利事析秋季美術鄉等苦爽的難! 金不佐國家之意請更錄造幣以應用於是以東郭威陽北僅為大東部以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治藏素鹽財或系統領 東大衛有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蓋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是恐天下賢才將蓋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人 幸福中あ 以化兆氏 「仰空馬過段下容貌基度上計馬即日拜為馬監選停中某信愛之賜姓」「你屠王太子日禪解浩斷的數所封王她般沒入官翰黃門養篤父之目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則談之出生門以關西前景不完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為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則談之去則追之則中國之後無時而已也然一種之前,以無辜為其來,則談之大則,以其不過其。 以計美三人言利事析秘要美術物養苦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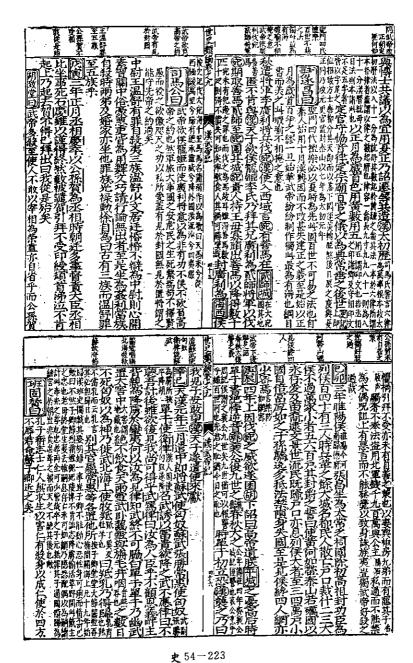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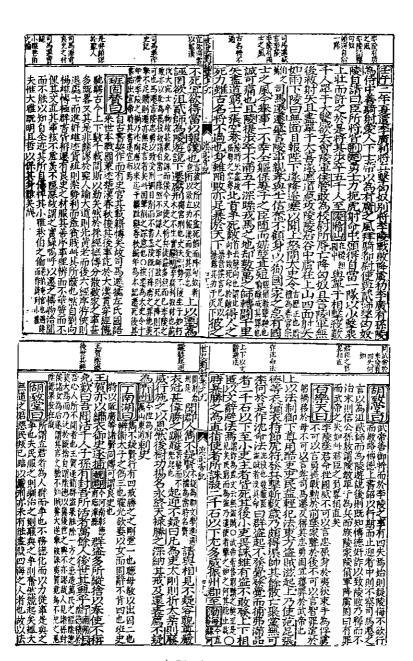
茅 新 中 東 以幸一中 [長星 東 原的有樣送徒之名使之人財補如蓋亦換取無新而為色月以图 歷書發用有獎商單庭皮幣告編數置少翰粉的換利不一而是至是又 了別二年至今於送徒人財補的數十人名曰株送徒使之人財補的如 居用事根之甚矣及其所言不懂乃始珠之不亦晚乎 等厅學大知為小人既拜為於軍又妻仍公主盍亦可 漢字之 相望を道以来と 開工競也則以在華試欲開其能也則以見神試欲開其寒也則以祥 其惡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騎也則以語試欲開五後也則以王太試欲 其食也則以利試欲聞其法也則以終試欲開其意也則以将試欲聞 王尚奉也未事公主 聖不死之 華可得優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将軍尚衛長士縣大見上書目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阿之縣目首金 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閱 入海求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方又多不售竟坐經 直震天下於是海上的都之間是不堪脫自言 石 東 東 東 東 連 視覚が 上中華指 表人亦 建制剂等 世史 野藤木子九 1 無利師は〇以方士公孫卿為如工李雅且如門人公孫卿曰婆與後衛職兼所及朱他屬。課吏以取上由此愈奇第○遷使新蘭國之朔塔聯打陳於此始日民間當允许忠夫之大東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總屬不絕城快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嚴當免經然秦歲刑罰理獻訟款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報閱 **,**往目極知馬無害然文派。不可以若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悉以便夏為左內史初周亞夫為丞相戴禹為史府中皆榜是無 以百数官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曾討忌宗廟列侯以令献金助於水府 亦智船者住死(西部疾美式以爵職力美 使為王榮立文上清将軍蛤傳使祭将五擊之死相、式上書請父子與尼思五年冬賜、式爵關內侯初園越相己养發使者及其王與更至達 如脱屣耳拜卿為即 一口見を工事別あり、一意常之院護門黄帝可立致也於是上口際不誠得如黄帝吉祖玄婁至 務為嚴峻而馬更名寬平是時更治皆以條刻相尚獨左內史例克動



法言の表示で **競売** 天下用 本語で、群臣康文能上東方朔日大傑者得之自然不必與水巷共有道不安不自然 村老平市谷方人 月の月を見ばなれる前、 「新老」 林城市 得若其無逍雖至達來見優人亦無益也臣領陛下第漢言静處以記 1日本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展幾萬之夜至南上望馬上依自浮海水多東 首位 八个位队 4 野恋恋 則見之欲使軍的大賈無所年大利而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吏得之東門見之欲使軍的大賈無所年大利而萬物不得騰頭之請令吏得下京師坪灣的谷城和受天下委輸縣斷盡龍天下之貨物黃即實之東鹽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鹽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應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熘脫數黃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與時商賈應鐵作平準之法蘇姆跃下腳溜脫數黃管天下上 ●制原樹公王帯常在此上朋堂園有嚴無婆茅盖流水上有樓乃令作明上京其聯接○秋作明堂茶院四縣版加明课北樓年上欲作明堂来院共發一年時期之人,在明堂大厅四縣版加明课北樓年上欲作明堂未晓共致別共展紀之文元献○早福建心站構度沒書上次早為慶久孫卿曰、北井年紀之大元献○早福建心站構度沒事上次早為慶校之時報以北北市平山泉房中進之九堂教作之房歌順以北北元高以之作歌芝生申三年中以房中進之九堂教作之房歌順以北北元高以之作歌芝生申三年中以房中進之九堂教作之房歌順以北北元高以之作歌芝 已冷秋羊令吏坐市列建敗物求利李松羊大乃兩公羊陽爵左庶天先将小旱上令官來兩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補官及罪人贖罪以陳漢粟益庶八百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 為予以言真萬世之熊石也故感因賜爵之率備敵司馬公之言為萬共等甚於加剛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百物止有以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該法陰奪民利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平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數然弘非能取其家之貴以功國也又非能神運現輸以生財也不過 展林昌 五 五 一 置入于耳以言利将幸至於賜虧五非以其善理財 〇些按光言與式一也但弘羊劉宴止是不使大賈專利非奪之農也 が基於加証 人 漢武市記 が北京・子上二萬 世之節編卷之元 本語、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的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社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会主义。 東京的主教会会会主义。 東京的。 東京的、 東京的的、 東京的的、 東京的。 医人物 门里大初元年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恭真書西遊別始也自是無故在新 発えが 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做此意 **陳上郎日世多谷竹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養と** を其能元子 萬二百五餘建管書會以招選緊若青日招野點不肖人主之柄年大司馬大将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 像是以其民終不相盗婦人負信不淫辟可貴於仁野之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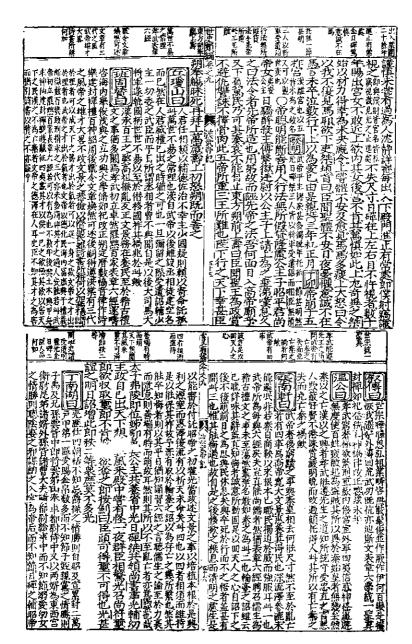
上



水衡都科 **乾**野門 不可不抗 「華無大投表位」十日後见秦皇漢武一 椒也 上名建帝宫見一男子带納入 礼机准备 若以出 八行罪於太子丹亡逃請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八行罪於太子丹亡逃請關告國大子作事太子坐於上召克入與語大行欲以為嗣樂有左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養之禍悲夫行欲以為嗣樂有左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養之禍悲夫 しょう 高人君者動辞来指不可不慎也當是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 **売時** 院民何至於為盗哉 一制民不若以德無泉無以德養以善居上而 年正月丞相賀有罪下做死夷其族質子故聲為大僕騎 人 法或者 太子守文 太子必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報之無之亦也太子敦重好静必 近れ系之 一次 子蘇安诺太 金克治巫 七大子有 女性专家 皇后衛氏及機皆自該層法薄職順補的鱧脂縣缺初上年二十九生疾劇七月皇太子機移使者立名皇春發兵及韶丞相屈蹇討之機敗走鋤壁爽勝石公主私通呪詛上有蔥言遂獨數父子死獄中家族○帝如里世以贖該整罪果得安世安世矢曰丞相楊及宗朱遂從獄中上書告敬法徑用北軍錄發覺下獻時詔捕陽唛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 得見太子當的皇后移日乃出苦門蘇文告太子與官人戲上益太子宫 能安天下欲來守文之主安有皆於大子者子聞呈后與大子有不安之 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新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 大手路纖短布轉能瞳相京甚愛之及長性仁怨温謹上應其才能必不皇后衛氏及擬竹自殺養法養職世有以職斯與朱初上年二十九生英 冶巫縣似死云於太子官侍术人尤多又有易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皆是然不平江克與太子有於因言上來崇在巫蘇縣精辦於是上以死告許以為呪詛上心既以為楚營畫聚會来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發發 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尼每屋輕埋木人於祀之因如忌悉器聽然更相方士及諸神巫敏雄薄鄉那以顯棒琳組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或聚女笑上知其情乃訴酬皇后亦善自防關避嫌疑難人無龍尚被檀遇是時 石大子融言太子府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寒星就有佛泣處而伴語使太子曰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和佞不足。此上背小不平使融人太子知之衝文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何太子過轍增加白之皇后 战率维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就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 意可以意應之大将軍填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常其劳以 類已皇后大千龍溪表常不自安上處之謂大将軍青日溪家庶事草劉

教に完新 之成分 以免難」臣完結無告不必念念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連逃于盗父共以救難自免打動分を練臣衛至尊之命追愛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 明王教養 世界がある。 問三光茂 自辨書 歌を大子 田子秋 聚并書目皇太子為奧通輔嗣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克以間閣 等該自殺其隨太子終兵以友法族上怒甚壺關三老茂蓮物碼攝上壤城上 對號太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號太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對於五子父子之親不欲念之太子得出亡上聞子怒斬仁詔収皇后運然后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賜丞相軍書前斬友者丞相将三輔近縣兵補太子民間 是書人之成上大怒馬丞相軍書前斬友者。 以自明可矯以節收 「大、「すく」とこうをすという更更な尺子が各个技生滞版なす、即乃復亂吾父子也因ら至后出武庫兵務長樂官衛卒蘇文下隔間原相兄等斬之罵目趙慶削亂乃國王父子制艇戎子惟事城子惟瀬乃氏 195天三也悦江克之材而忘其败游之事四也不為蛮賢師傳函及堂里可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家他二也姓太子宽厚和臣政帝為人群父而致大子文有十失焉與諸子唯而后希清一時而附於櫛敗有馬令乃使太子之不終也 臣獨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 即斜而 照於 稍敗有惡今乃使太子自過當家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國公三 百之 明王教養太子權方正教良之士以為係傳師友便朝夕 悪之義が 不然所其 人**所難言** 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克而亟走耳泉猶可幸於見察而白后終兵與妄言而遽發兵補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前上自随而出入宫掖七也又使江克治巫蠱獄八也是立方盡為盡尤也信使者 不休民力既確盗賊養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夢文景丞相戰是真友矣尚可言故武帝意廣欲多郡丹職武大與土木巡遊

武帝之明 之事 若行爲公 整款 別 文 子 子 学 术 未



]	
5	
1世史新	月 世知納受功 集 義的基準團
類編九巻 終	專 额次女共汽 约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数
[]	大夫人在
4 1	约代大夫人為皇太約日生於書館所以至明天子一世以正明天子一世次五郎死於四年於本館死於四十年十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3	后 安以為歐也
	. おお 2世 第7 元代間
	及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和第五年 以上,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
	大い。一旦世長大大
	覆徒以以 療養工 類 基 素
	則而上不

族母籍 不残威而 ひを れれ が れ れ が 親 不 疑 有排手改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 中東類編春水十一 ##大人子的元元年以馬不與為京地尹·博興縣 10年代 霍光曰将軍不見諸己之事子攝政極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 不信卒至於成亡今将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孝昭皇帝 證法型圈周達百昭○以童稚之年辨崔光之忠何天多之明皇帝 韓弗陵武帝少于任位十三年壽二十二開整来接接 **学國不永情哉** 八漢 路野に ○漢昭宣元全 一年二十二 前经平接接 行旅と 蒐盘来不 問不如飲不不者稱不 特光精頻似計為異都非級及皆是類 不 與问經不古应是說 自在名 學 戰如斷錢人机 春 為何重 東京書上御之罪上通於天美及憲行機單于立國內爭雜謀與傷和親漢使至來是事事為限主少欲降武請事今日之恢效死於前陽唱紫數日爱平義士陵與衛展會與廣議數百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講 凌說武可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講 凌說武可人生如朝懷何自苦如此正陛下春秋高法念無常人臣無罪長時襲 灣 蒙武高典 武逸自匈奴以為典屬國順曹謀欽贖匈妳無照妻先 朱陽武 基 作原 **夕**安边是用 **推議之**訳 秦弘羊主 世史類語 湿光格言 重然共享回公卿當用有經符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共言回公卿當用有經符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更大不斷的人 因而專黨公叉米當立之而發勵報故石曼站主兵國成而春秋完與 國而等黨公叉米當立之而發勵報故石曼站主兵國成而春秋完與 以是政而朱子縣來自訪但當以此下令心吏収執自足以成 被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權光不斷的美之能辯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也人加麼也權光不斷的美之能辯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然而緣刑不當誤引聖經物明於大龍者則格言也 庆大業所以制四東安逸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馬O蘇 均輸官母與天下争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與桑弘羊以為鹽鐵較國 我二月記有可問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能鹽鐵酒權 殿丁六年春韶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前善遣使行即圖奉查該問民疾 者皆自以為 史臣曰在延年勘光数語其忠則為國而孝則為家矣 惟子曰舊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得遊許坐誣問 道腰斬

言姓在大堂**霍** 上 解 中 光 上 官 荣 四 安 於京東 後之景之業馬 經常與日成半電光知時務之要輕佳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務 献かまま 于哪不再 何以过, 立為皇后坪衛於是無女深然光而德蓋主知商至 四次帝兄不得之常光以其切不聴安遂因帝姊蓋於秦主華絕為 無致內入宮為使得月餘率五元鳳元年上官總紅籍 英之子安有女即電光外孫女因光欲內之 七月龍推酷官職和與後發展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未海内度耗戶口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時習至戎事實則其矣不失於玩子 酒俱武曰足下楊名匈奴功顯運室雖古竹吊順為所載丹青所蓋何以 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時習蛮戎事實則實尽にと今七二十六新國大権宜加類寬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鎮慶之九殿弘代新國大権宜加類寬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鎮慶之九殿弘代新國大権宜城中對縣處教育司政室宣蘇于卿特節十九年竟不原命者其在匈奴中對縣處教育司政室宣蘇于卿特節十九年竟不是命者其在匈奴中對縣處教育 賜田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壮出及還屬大蓋白 在共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議算十二単千點謝乃歸政隊軍 東殿帝紀 日将軍兒肤知是書作 作 原 不 足 石立柳生 不感際別籍思祖剛斯太古学典之民資斯即之人不理所関正不山也不感際別籍主祖剛斯太子献立之後止舊水入爾衛也有關繼之心式一千宗扶然誅之蓋主郡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洪亦霍光外孫故得、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告社延年延年以間北月詔捕徙史弘羊等酒請光代兵移殺之因廢帝而立總主官蓋主舎人父親君知其謀以告入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無安等謀及皆伏誅樂等謀令長公主置入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無安等謀及皆伏誅樂等謀令長公主置 歌春弘羊十選亡抵父故吏侯吏兵後遷捕得伏法會於具自此聚散走公孫病已立縣住道帝不稱也○少府徐仁自後腰斬建尉王平鎮蓋之祭卯三年正月恭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粮食柳葉目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即以被令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獲治劾廷尉 成項下足往次所謂執抵提之心來診賊之口便略帝得伊吕之佐則在項音號近鄰歸股城郡趙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資主旁帝信誅盡錯不使酒難近鄰歸敗城郡趙賈生禮權紛亂復頭資主旁帝信誅盡錯之德漢大於至明明以照妊則百和不能蔽矣漢略帝之德漢大於至明明以照妊則百和不能蔽矣漢略帝之傳不及往及他周成王有輕德矣高祖文帝俱不如也成王盟营蘇派。 林女婿也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 一書者果下楠之甚急後無當看請光者上

Eta 18 之丧遊猟不止中尉王吉康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亦是蔣設師不慣曾恩哀王輔之子滿箭辦的祥素往縱動作無節武帝臻陰陰門宋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懿展8.即 **製場所** 製場子為 **核的** 例介于新 日子ろこ 東京・ 三王 宗 村 屠 香 為 王 諸 章 更 名 其 國 為 副 為 封 傅 介 子 為 表 内 终 同 報 能 を と 主 会 に 物 來 見 使 者 介 子 使 仕 士 刺 死 ご 前 以 王 有 に 解 園 光 ア ら 遺 と が 来 見 使 者 介 子 度 性 士 刺 死 で 前 以 王 有 に 解 園 光 ア ら 遺 之 が 子 奥 士 卒 俱 務 金 幣 以 場 外 国 為 で え 計 が 森 が り れ 青 解 値 し 下 に 解 園 数 速 殺 湾 皮 博 不 決 無 所 激 文 で 計 が 森 が り れ 青 和 は し 下 に か な に す か り で は か か す に か か す に か か す に か 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且不見飯形以養法之酷可分級日所以然不可棄也光以平仁美法下之骸仁自殺平腰前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吏総罪人有常法令更抵其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 而不書其罪也 人之死書其官 **蒋以成名 基松**武可谓 「赤とゆず」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近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禄大城在等等。當有此不近年回伊尹相殿縣大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将軍若能行野軍為國柱石幣此人不好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 照明は一人有代上者先安世大語以此益重經行士乃乃丞相御吏以下會議未 怒級論練勝屬更光召問勝勝言為範傳回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 夫夏侯勝當東奧前諫曰天久侯不兩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祭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大發書馳赴從者 一南湖口武帝务原水即泛善而乃如斯其妖叫天所以促漢之脉者也一下南湖口武帝务度老不知非而乃如彼其壽天所以積漢之禍也略處縣之民始有生意的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也哉 人名英国 化常初元道使問民疾者又嚴權動官又减戶口數級後 百姓克實學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若議塩鐵而嚴權動車號曰昭不亦減半光知時務之襲輕進達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各因其所以成名大矣武承孝武奢侈餘散師旅之後海内度終戶口重固舊」近亦有燕蓋上它逆亂之議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王問養三十十月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察四國派言之變孝昭如年即 衛何等也許當中那一篇與何萬可等此 豈苟然哉 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無

て通 白於天下世史類編系之十 百五篇録 作之要 新 一次言意則定之大節河加失繁備其不先指昌邑之為人學然立之也則至立意之大日的最立非國不得己也以先之忠亦故武帝奉奉於正派櫻其權服立 民也今群下的,現在被将傾且漢之傳語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宁廟經練等華雕席按照日先帝屬将軍以切孤奇将軍以天下。以将軍忠賢能安劃 有 形何光則 承如優勃 動 方在 如山後で 富大可? 医九癣形 计批论 現代を下 ·師王式繁徽當死使者賣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 聚奏者誅二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即中令龜遂稱滅死髡為城且開超城 依前聰認光令王起拜受認脱其難超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群臣坐不 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等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状皇太后召昌邑王 乃使田近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难难輸而已光 ~ 店来皆不派沸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課是以無諫書亦得成 旋運群臣後應者臣請繳斬之於是議者官叩頭曰唯大将軍令光安世 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獨未管不為王及禮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血食也如應家绝招将軍雖死何面目免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 白於天下後也平〇雜核亦學之後諸侯及擊立竟幸耶之後漢臣廢實也不學無柳和能夠人之。這年鴻計倘不書昌邑前羅明社之心何以問班教士,一次漢學作之 ě て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置皇太后曰太皇大后初衛太子納史良 战予謂人才如光舊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完取其所長而後讓其所散客便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樂照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滑客便如竟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樂照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滑入一個一下一個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 忠厚さ心头 田延年一言即數其罪而察之因王言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一種事就一有餘而智慮不是當時會讓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以為事就一先事或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管有過特由忠厚 忠義學動光明平幼任智術歌歌暧昧。以問意教養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 不然所論雖高亦為歷言而已矣及身而察為則庶義為蓄德之要 如 何然室陳氏日霍光仗 四型 (本学) 中海 (本学) 中 | **炭素葉及**芝試紙響言所 | 野創機 明和立た照立 | おりか 不知節有 名 | 横 | 秋 可人 社 正 為 学 都 當 色為改名鄉庭院里會孫星會孫生數月遭巫龜事太子宴妾男女皆遇好生丁進號史皇孫似外塚姓皇孫納王夫人生了病已能此勉多無意也 說詩權必禄大夫教成為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 丞相敞平以葵表為丞相所以計職義以明經給事太好軍事府昭帝召員 八主師當為奉相何謂云云城鳴湖此〇十 坐然篩不道藥市難比夷府也 〇無按廷年於宣帝神野於玄以酷烈有屠伯之號卒為府丞義所託 月五皇后許氏公卿護

Total Control

的影響自立許德伊為皇后電光以后父蘭漢刑人太州不宜君國嚴餘乃封為與經典皇后皆心擬電行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來徵時故劍大臣知指嫡師歌 在九路 阿爾云云 京衛村是邦游州外孫首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和軍事中西及官國王孫雲皆為中即将山奉車都尉侍中護朝建兵病女明為東西及民職議不受諸事皆先闢白光飲後奏征光賞親連體根據朝廷昭帝時光明前劫裝改詔有司論定策安崇廟功大将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朝為本人 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将達图上述國各惟怙勢使人主蓋恩朝臣積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死有不便同致堂」竟與自閣閣爱知小人之依其註君也審美光雜稽首歸政府致堂」電光當明帝初中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就也孝宣也發光權益重每朝見上唐已數容禮下之已甚 〇中宗孝官皇帝 初韓病已更名詢庆太子處之孫史皇孫之子武許后之立矣東雖和議蓋權於以川霍氏所以獲宗也一连理乎光雖未言而食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個門致堂曰置帝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物乃心属光女不 政不與無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聚無之 怒光則不然賺敗不受釋號後暴血光當中宗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 主即力辭去不說則宜辭朝之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矣不待参乘而一之上事光立昌邑不審而廢之天下見其所為蓋巳側目視光矣 之時該態力解歸守博性于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鎮府十世是途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龍利之戒於上鎮讓不受 有安有沉溺盈溢自取如慶之禍哉 如九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舊為自是六年無國馬光之以本的九年春大将軍光清歸政不受舊前何光為恭也歸則以日何 配太子遂茲王莽之禍傳五十六年而中總情哉 盖韓楊刑名縄下徳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表末年以王賀女 前壽四十二來杜陵按鑑法聖書周聞日宣〇帝信賞公司史 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 稱民安可謂中與伴德商局然用宦官恭顯任外成許史授趙 東縣縣縣 時報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 不宜な虚義は 他残立今 四十年被三十萬自乞之何哉類以愚言白大将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富勇士也,據職者之義以功養過當嚴固是王時,非田子賓報,年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 春秋以內增飲直盗取錢三十萬為然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屬明謂杜延年日春秋 子在顾天有號篩戲時柯其綠語置國色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至為之於解縣我一追語戾太子庆夫人悼考悼后置國色詔曰故皇太四月風風集聽東放勿収田租賦圖送此會祠屬風美令而暴恩集則形 巴西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丧大司農城民車。近年 第仁義属感以功徳茂威而而樂未稱朕其情馬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道往就欲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近年近年日幸寅我耳何面目入年徹 當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日使我至令病悸謝田大夫暁大司農 之訴其得免死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者以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死子奪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略帶之初然王上官之變非路帶之明光 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枉光東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嘗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亦族之誅不 群民作日如韶獨夏侯勝 曰武帝雖有撰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

不包 至 至 章 章 章 曹朝阿維勝不舉幼供下派有司逐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原勝罰既久整公皇師「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泰勝非議認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泰勝非議認書與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如果不可害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日之前です」」「1000年) **建光洗静** 食字直痛 受害期以中 所致堂目 題我天下之冊而光不發费則是與陽乎試失飲免於楊清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行勿論題因動光內其女入宫 告請醫侍疾無状者願恐即且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義去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以樂毒后逐加煩懣崩會有上書 審也勝曰認舊不可用也人臣之謹宜直言正論非句问意順言議已出裏端民財力奢恭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鄉共難勝曰此認 收初電光夫人關飲青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城病女醫淳于行者當氏 所愛者入官侍疾馴謂衍曰将軍索索成君欲奇者之公皇后若接毒來 不是了全个音季了全乘弱攻其北萬隨入其東匈奴間衛城東部強東仍在與門十官将數萬騎整一部一人內奴單十官将數萬騎整一部一人名東北選者不能什一。 隐之實之被宗宜不料金之水此矣 〇競接金日禪於咸官人之子則立蘇之而報光於執皇后之妻則容承雅縣以下體取人之苦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果鹿之橋プロ通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即朱子日來好〇問電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馬樣戒緒子以口過而 即予親身沃勝黄翰校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献乎先治民舜事君之史臣出北光張尚許敬宗柳宗元谷被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請書史臣出程子云讀書将以致用也然古之請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 追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與直字矣覇也獨用寬和為名是 再更多 講論不息 超史 不多 是報為子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送到定國乃與師學春秋備第子樓為人謙即達34天傳年九十卒〇五月風戲集的順 有語 原法正政部問經學及果賢良方正之士 勝曰陛下所言養臣故揚之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識臣以為可傳於傳統於賴城上以是親信之暫見出道上語捨明之為此與以上閩而讓勝勝為人質撲守正問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關頤道稀字以及僕勝為讓大夫黃鸝為楊州刺史如雄詩上以也愛釋勝覇而用之 丁朝连每有大議上謂日先生建正言無徵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遼太子 是號馬 帝語問經學舉職民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便宣帝恐懼依戒而有即乘祖宗廟盖霍氏專権又弒計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宣即致皇不沒臣道不率之象耳是時即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祇二百致皇日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陰威而及常也不過為妻道 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楊亦無由成矣 щ 孫擎其西三 人沒宣音息 伊其次衛平 法粉在哀飘其雅競從輕加審慎之心 國所殺數萬級共後 『名又頭』とでは『一大守道度』 選塔小事夫○以諒川が何南太守道度 「一大守祖」とは『世界中では一大守道度』 ٠

日本の大学、 日本の一学、 日本の一

自員等 表情以老病乞骸作赐黄金安軍驷馬龍龍第丞相致仕目睹始後順後 医神战性后枕毒不得行〇五月丞相韋皆致仕替政批平勁血地武师政世经祖父祖之即后有子交為王取後教后毒太子數召赐食保阿林稱何所轍先管之四月立子頭為皇太子電顧閱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无安得立 人文可觀失用〇以流展為太子太郎兄子受為少傳太子外祖父平思六月以魏相為丞相內言為御史大夫縣明度之意至於丙穀精政也故以我相為丞相內言為御史大夫縣明東教差而鄉事是見保全大門師例日是故與火一以廣考會之機順三以為實質以格及此一次原考會以權也自高係至以希述祖多不得 其子此嗣為候 限落室目,就其一,而不知為之不識其九也官而殆用此祈問有受人即落室目刑名術數之家谷是執一實以御百度老蘇所謂人服吾之 **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道也 所能等。現相相免稅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剪〇京師大兩電大行院,如此太子國儲副君師及必然天下與後不了獨協則君師及必然天下與後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後常成人供所自以為太子少白使担身中民中母見言。 野が 高 商 税 総 制 上 世史與編卷之十 之大命で 十夫一仔 ·死廟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不賢差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偿陽不 张上下相歐明 事以刻為明言山而朝傷首用嚴近以替朝沒事深者接公者不可後是絕者不可後為曹曰與其殺不事事失不經今治欲更則不 熙事理矣上素關望之名拜為謂者〇以張安世為衛将軍諸軍皆屬以惟陛下躬萬慘選同姓聚賢才為腹心與旅政語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危公室 為更期不到與大為與人轉稱附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解也唯陛下省平之米治凡以此也俗語曰曹地為像語不入腹鄉的擬節轉而於外刻不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

では大学人気 群無意 人為作生後霍氏殊威而告者皆封若婚桃及人為徐生上書稿去回臣聞容有過解性以思古初電氏者後院以與媒維西史用徐生腳徐上疏言宜以時初制其 **阿高山** 车 東順天府 大宁斯昌上號言今明主的電班不置迁平衛門自正軍務居而决事所以清商東京樂學明商情的動見所就為平夫隊即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職鄉急例及購罪地用時上管幸宜都輸做條務衛任輕禄漢其為置廷尉平與希蔣中秋六百石員四人其 在愛山田衛與法而無用也節目乃謂刑法非所以為治明王祖原不其本而置迁平以理其末或表聽之則迁平将格権而為配首美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巧法文溪深使不辜受 在其新不者許碰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主人者見其點直突傍有精就答謂主人更為曲突夜評难收她 脚遠 心即四年七月靈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謀廢天子 若後開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戒更無所弄矣今 而立馬事党雲山自殺馬要斬騙交諸女品弟皆葉市皇后霍氏廢處昭 得見於是殺羊置酒謝其都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徒與者坐开上班餘各 をけてい 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实者人謂主人曰卿暗使聴客之言不費斗酒終 之人亦不可人居賴其那明之資置有不用人用法而自養驗之理哉必置是電是一備之見也大治國而無律之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逐十十十一次,許宣帝紀 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刑一會班氏較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瞭於君身名並顕映子及刑一會班氏較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瞭於君身名並顕映子及 東今論功而請有由突徙新無見澤前縣橋不樵頭爛額為上客 大義而為名孝無如法律多所平反而為名獻更其尚德緩這語自少牧羊取澤中蒲載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 我朕甚傷之今遭 廷史與 河間公加州 かり 高之版下 子斐森福州 社成 君 在九不季 横漢年色 始於城東 製交公 高濃以私 高濃以私 百 百 舊氏之禍 学をラルり 不可不把 不計 世史 凯维 能蒙珠南 九二世東 宣典首 太守道 泛梅利在背景之也後車騎州軍限份也代光縣兼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在海大條例簡成車騎用車右幹四城縣。上內嚴權之若有芒剌在背至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為印堂時門第帝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乃賜福帛十疋後遷為印堂時門第帝初立謁見官廟大将軍光縣東上の福國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后無變灼爛之在一本室已而閻國不家其功唯陛下察之實從新曲突之策使后無變灼爛之在 及尤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縣乗 下之丘於濱池中豆為用質為與名情的行為之中軍之不難也今欲使臣海湖職段凌不落聖化其民國於機樂而東不恤故使陛下亦子盗弄陛 をえてし

風生火水 共主 世 小 人 森 天之 史 宗 為 者 地 数 都 合 是 か 為抗 **款之失** 東東京民東田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逐車獨行至府盗賊聞逐教令即時群散兵。 清遷移書初屬縣悉郡逐補盗賊更諸持超鉤田器者隨轅蚧景皆為良京の表質な事上許為加賜黄金乗傳至兩邊界都聞新太守至緊兵以迎塚皆可以治臣額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均便 電角樹於徹上息室是入為水衡和尉、 動割者便賣劍買牛賣分買機中鱗曰何為帯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 照望之人 無夢見顧俗奢後好末枝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慶祭民有带持刀 繁華素质 電素其之等而持鉤組於是悉平遂乃閉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枚養 庸望之不 揮欲以此勝丞相帝悪之下廣運迁對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碩代 在三日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三日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三人康元年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者稱前級官掉獨軍立襄廟之為與人物以此者使見信乎才難也不過日後遂始事自己王定言被讓若忠譽之奇節繼為渤即守縣 | 如見事風生視可無。無所田避率以此敗廣湊以私怨論發男并趙嚴澤廣溪好用世更千孫新進年少者專鷹疆社雜氣 躁 **皇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教侍** 平原太守 加汲ます 日新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關官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素漢以來此其立於朝也意美平原之遷其所以雅意本朝而戚於其心者非權事以而忠也懼有以中之也三代而上華陶失謨於內馬稷躬耕於外周陳上獨日應望之典弘不辭史其任於宣帝之日弘不與蕭堂之中以前也收賴以命私養自別為 姓追思

此葉清華配

核召實乃申解刑名之學授之者水炭不相入雖素察其各而亦信任王翔石巨孝宣之該望之即考武之東董相盖望之以經術進而帝總王別石巨三輔之誠世成謂宣帝喜望之欲用之以為相寫意謂不然

他馬の世界が 造黑 所功私継 知高謝斯 大主 有 位開於本 七字章 二二章 年即 年 为通 在历名立 之修三即與禮始 功代的位孝之事 何來始歷文初母 以為舉賢達能置有私謝耶絕弗復與通有即功品不調自言失世失世 相府問馬自朝廷大臣其知其與議也皆有所為其人來謝安世大恨馬 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産業者屬自吾臣老許納如不念子孫哉顧自有 應日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光絕不能已而即果 借田足給館將舊居足蔽形體大賢而多計 可以原 高二子見代 数疑之此 等 數 所 於 方 人 太甚一を行うないできたというとしても一つ、一つ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當宗族共黎其賜以蓋吾餘日不亦可乎過且富者聚之怨也菩既無以數化子第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文此金老 如其故徒相益為 治道去其赤甚者 公私費耗茶

金三樓武帝放事遊務把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監州有金馬碧鷄之棚可金三樓武帝放事遊務把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監州有金馬碧鷄之棚可以亦修五處用神戲元年輸等神戲亦及舞戲已有政和工月上站行李井泉郊葵 可太帝明 脚平王主 急我们心 整型風港 開発 大 順 初繁臣主 第五 五 五 五 4 参考に 世の類編奏之十二 等等。 東京大學的 東京大學 東京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 遭遇也圖事機策則若不用其禁陳見個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 不凍宣赤紀 以伊尹 勤

至書報從充國計馬後堅持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雖完學時寇降者萬 至實統兩署誠非計也臣愚以為先誅定學前墜进之屬不頌兵而服矣。 查難統兩署誠非計也臣愚以為先誅定學前墜进之屬不頌兵而服矣。 一旦,在教徒便进方國上師目院委為怒摩托素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疑陳分五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棄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和也棄禁之分在於襲和而 也必鄰為太之二。 一旦,與陳宣帝紀 文全取廣齊的人。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廣當前時伏誅艺國上疏曰臣閱 完監 兵部先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碎城為隸沒繼集人二十晦脏 犯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攀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被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攀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禮 於此一人分也要害處碎城為隸沒上臣頓能結 於難用上碎也的臣愚以為攀之不便計度顧走鄉東至經歷論情治 禮 原土三重海洪市横以府洪州三常被武汗灰壤等四言源斯县以淮大唐五百言今,即如此為不可勝以待敢之可勝連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語此田虫形帝王曹上帝王皇上帝王之兵以全取滕廷以貴部而賤戦百戦、向日勝非計之著者也故先 而後載 戰逐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黎軍士士皆飲為用層數桃戰充國欲以成信至兩先門所以避避與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害變元能待重変士卒先計而後經蘇縣也壓虜以珍城為期小利不足食多軍士勿擊玄國常以逐斥堠城雙地 西吉問誰可将者之國對曰無瑜於老臣者表得問將軍度差層何如當不敢自然在逐種落場王與諸蓋切署小種皆背畔時賴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一本去二人之優多不可見手 斯來出入軍修之國三言二馬依不可馳逐而此皆縣斯又恐其為誘兵所無過此方器問籍達其必 形之國至金城須立滿萬新欲渡河廣敷有用幾人之國三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進度額至陸城圖上方邊離賊於賊 而強, 大守辛武賢泰り七月出兵整門不完國以為先來首為叛进城将序門市, 撃前畔新雅及玖暑者解散層誅微其族劇乃撃之層風物路 南湖三王褒王吉肯樂大夫也獲有聖主賢臣領吉有政事既首京 獨職士言以問職職治却亭也言不出兵行其畔三官使民不失農業四官服弱兵 田海中电 後常と展文一持事人飲明主哉疾勢國と大事省島台法老臣不以除命責島島支育の権即見上宜歸功於二門如此計未失也乏國曰吾年老美爵位已極堂嫌願が鳥瞰壽二府出壁廣以破壞於有識者以廣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美将軍 **铁湖南西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選辛** 一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表客分散機凍畔患者不絶氏恩以為崩破境市一時何以上之充國後素百臣關兵以計為本故多美勝少華完學精兵令上後縣報百所單偏不計屬國兵與罷宜丁 灶相製攻楊由者殺男人民主無嬰և寒池延傷冷管馳管正備城納悉,賴未問づき蝕養沙原不數 · 查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盗者而完兵起敞以无虜雖破民無礼明該騰當得相斬補國中遂平後尹原此敞來得偷盗曹長數人召見張敖為京北美初敵為山陸太守時應東盗賊起敵自請治之拜應東之討其規模與孔明滑上之師何異也毗姒輔玹 龍屯田奏可艺國根於建師所善临星賜迎說曰泉人皆以至武賢許巡年直三年五月趙艺國根於而還 無籍 蛛 過 男艺國素言語 廣作請 不習兵事利害将軍數畫軍冊臣任其武可必用也上於是報艺國系納 日月蓮遠在來春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軟下公即議魏相曰臣馬 **找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后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為** 留七田 展南軒回漢将該當以克國為最克國留屯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

遊於人間 帝と為人 布什里道 京國老成此非老成型 本之后,根 五月成以 Ť. 三代さ 権制審美 法律為詩書又引為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 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 姦 門為之不起竟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属下無 賴之追帝 克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東經養養為這帝 克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自到北關下醫官名書自則者我九月司隸校尉擬等後隸備正盖克饒自到北關下醫官名書自則者此所所請及是逐師不下一號而應去克斬揚王以降真所謂萬多之訴矣]聖莫不悔之是而自務馬罪不專在上也故遊幹楊皆自務而寬輕書自歌莫不悔之)寬饒調刑餘為問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然非所宜言矣若 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施除公路父之於此以 徐氏偶見一國之論室南情恨を確萃下と更久故此で可久民襲自徐氏偶見一國之論室南情恨を確萃下之更致所言官有益於人常之為人而常要其當也是以發之亦可謂不知自及此而言者於宣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不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於芝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鈍已以法不致失敗其叛兵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丧心失惑安敢請天而致堂」寬饒之死坐於務懲曰非也宣帝か之之詞也坐來揮於曰 新可相也使其為相如親相寧密在其下風矣 所可知也及獲完其規模味其風言遂大同家被出倫都不獨為資料 後即于一揆而西戎坐消馬州外三代之附非歌國以来推鋒析敵者 長即千旦難克區任保久之音下者 里男木又以月二十十 シ 臣 也 在三三班之降者既多然後請在斯女也田以待其敢把三上奏至十五年司兵及不利用身耳之之里。 下入人 先來之叛罪先助之玄國箭降以威信先零既走玄國徐行 克國盖兵利害河之於屯田不益國之利害失之於置屬國 為回以房降等後的之平非前追極討之功克因之為将如為四以房降等後的前者聚兵屯田 此者順依而還見西先 趙克固任間外之哥而為國家根本之歷要使百姓安遊園 國之論宣帝情很思識卒下之吏以致其死何以来練辞 治陰陽以 自古其 你讓之我 が 一大大體 即時時之中行幾里美或談言失問吉曰民間京北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 病言可十公府而有茶更之名吾竊陋馬 常出逢群嗣死傷不問途中喘妖。使問 失姓光林 德 民 古 既被軍師降 日 逐 威 爱 西 函 淡 卉 溪 町 阿 次 西 北 道 故 號 和 淺 都 例本ジャ 言發露望 超路立路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将請京師選封日逐王為歸 日子素與握行的報用音的見丁美華十月次至其思時間所都計劃 四月以西言為丞相吉也東大好禮讓據更有罪軟掩過終無所案日內 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除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 則信矣然孝宣之治其於雅願亦相無以廣之也改三,以為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刻位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外職也何刻哉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刻位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此將他也何刻哉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刻位之甚稱上意史臣之內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屬漢良吏也不幸產乎罪尚臣之內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屬漢良吏也不幸產乎罪尚有於宣帝之為者情乎無道以齊其短君子不能無恨也霍光觀經天 司馬公旦 陳上春日瀬之總領泉職使上無药且之者而公物多稱位之人其無限上春日漢官帝人皆知其為英主也然其明過於察断過於嚴魏相 不道法一理无務也而放不介懷中耕而以或好而傷未必樂理所致 進可勝紀 阜安富乃吉為政府收治之不清刑罰之失中不肯之未去忠賢之未 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至之不以其正也其始進不正後雖有也 東京連首帝紀 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于都市之內共為变亦甚美道隊即史科內吉不問死傷而話中職以為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 幸相所以治陰陽者置拱手無為而陰陽自調盖亦佐人主 任輕重荒智似失之矣尚為知大體哉 战棒叫不應而應于中隔以水陰陽不亦珠乎 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海於宇前然後寒暑時至萬物 芋進

村大樓太子太傅 大治町国史 見作問題後半か中翁紫相物属不敢犯延等見信周禍二十四縣支後攻辭訟自然疑問回既像風化咎在馬翊因附屬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さら月海末之二 小中之化 歴状化至 1+四個言者推住至該吏民不恐欺給 民不忍 过新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為即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争啟由是入為馮翎選新出行縣至高慶燒飯鷗朔府 民有足弟相與訟田吏聞者自傷梅至自刺自到其在東即轉為執三歲令行禁止斷散大滅,愿施甚厚而約警明或欺負之者延歲僱自判責目皆其有之何以至此 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〇八月詔曰吏不康平則治道表令小吏皆 不争之化矣古人調延壽為一郡三代直道之民心可樂見也殆於此共開閣引咎卒威尼第之目悔而即中獨然動腐不敢犯無義哉禮至百姓惠教矣其治京配令行禁止而断微大減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百姓惠教矣其治京配令行禁止而断微大減矣其入為左馬湖也即一時初三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時上無数化以導之其敬化脩明則 人象不可以為國吉不抵佐其主以仁義使移風易俗而惟一牛之間,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弒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相所當豪等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子且妄也且宣帝時俗之 部期內公司 凝集年的 **从** 亚希 近年 日此程 云 風食 作为 等年 老素 奥 近 年 恐 見 中傷 上 喜 言 近 年 已 前 心 内 不 服 河 随 界 中 又 有 蝗 蟲 府 來 著 出 行 蝗 蟻 頭 隧 縮 繁 岐 還 見 今順總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被其所削風者豈真風乎和歌息五班之一官帝即位至此九五見美於是乎以之紀元馬鳴子則多風主我之一原風之名載於許書節語禮記世人卒其有孔藏其形者自 文·卒無事質而延續以在

西級 们 本 相 得 可有数数 山山 観から配 内さかん 三人是包 即官其不 在見ば一次的方案或乃有的食的案件圖尚末的各時董并奉竟不敢市百姓京是有以意及的方案或此等天子之物者肯司尚養置六門之官是不敢市百姓京 人僧寿孫以 軍餘以韓夷 衛二者延帰 于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驅動如敞作員前縣縣時之高以外屬者重霸第九田孝無盡更粉其得人都事皆以法令檢式冊挾詐偽以好名聚天條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道有名立實宣數吏歸告一千石樂賞家三老孝 これとはり、これに対象が、 大助含鶴雀飛客を目前が長が冷に及為水相が、 大助含鶴雀飛客を目前が長か冷氏及為水相が冷か神な水が、 一月以黄輔為水相前が長か冷氏及為水相が冷か神野京北井 一月以南 新為水相前が長か冷氏及為水相が冷か神野京北井 一月以南 新為水相前が大か時京北井 一月以南 新為水相前が大か時京北井 一月の黄 新名水相前が大かけで、 一月の東京で、 一月ので、 一日ので、 |有過數奏充為其有行能者即官化之莫不自属由是權為諸吏光禄動 乞五二年 免光禄動平通侯楊惟為庶人博師應於無私為中即将故事 然與大僕數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뼦以主上為戲語尤牌逆認免為無 懂輕財好養殿中稱其公平然沒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 後知從的含來乃止做奏其事做又言丞相欲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與化 令即出錢乃得出冰名日山即脂粉山黃胡憚罷之你沐肯以法今從事 十足國陳萬年亮諡曰足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 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往之罪形而加以棄市之利考宣於是乎失君道,假其為馬彌原信爾于二十四縣而民不悉欺就是三者不足以贖取縣有麗於法者其為賴川黃朝因之而大治其為東即今行禁止而被兩人相計上不直延壽則為承望風言萬泽無重而韓備梁嘉正使延一時熟望上差見其一獨而已延壽所以及秦望之者由望之先數之也 古教堂」是此代一局的一下至于了了了了了。 一百教堂」楊子雲以韓馬琳微麗堂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珍老 年正月丞相博陽侯馬喜吉養」臨問以誰可自代者言属社正年 不读宣帝然 能久矣美宜明教化 **希教育 全城港** 五学相片 物置常手 不可偏好 四月朔日食了我故平通便被使命况我之乎以宣布所以兼備也不動置都平台先言良法美意後以物置一等見其宣布深明也不以解可也天初期之臣可謂病污笑納目深嘉之故書獨三輔近即數供京師初丁傳納日禮教敢民之制英善于常平而彰日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 既失舒位太僕其長孫告 「加四年春四次一年和華干科臣道第入侍城庆卒什二〇種三輔的典出人前洪至於尊此前一本自是爾之夫與城不相掩也相以那不此有為又被宣帝思用我也女侯被不用海也 有親君何故職而樂之爾免慰謝罪數日乃次自後不敢後有所請於自 使然無免刑員無盗賊君之職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極近臣朕所 則人将以為迂安能立不可為之功致不可將之名哉觀其物上計更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談跨法令則人得以為接欲行教化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動情深以意源総斷制行数化跨法令於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動情深以意源総斷制行数化跨法令於京上之漢史稱黃霸為相功名指於治劑時背常或之謂豈有才如 旧女所下はりりくえてから明なこととと、著任守令不善任合故帝信故不疑而左霸之非霸欲有為其可得哉正子叫嗣記宣都 聽之盖宣帝從事智青荷刻而思問教化之说多笑微之言正與府意以與教化真宰相所宜為也較建數許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宣帝亦建 也宣帝之時逆敗風雨災變楊慢不己行端阿從來或吾見黄蘭陽雀京師左蹇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而神爵鳳思芝草其露紛紛何多京師左蹇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而神爵鳳思芝草其露紛紛何多東宋師左著多吳宣帝語好祥瑞樂成僻矣少府朱畴坐養鳳凰不下 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鳴雀類也 漢史稱黃顆為相功名植於治即時首常感之謂豈有才如 公漢宣帝 に

為なが足力 稱者順学相子機·有材能少顧朝廷一朝以唐昧瞬時語言見來内康報的禁張不會宗與倒書讓我之為言大臣縣此國門惶懼不當治產素通賓客有 何天祝缶 山健冝 秦宗此并張敬恒之重度不宜意位上情敬材價緣其象不下敬使楊察成很可寧元年春至京北并楊敬官後以為東州刺史楊恒之畔也公別 終望輕工於時事作詩以舒忠藍二君之見英家顧相作而二臣歌時 【一序的】楊博禮百一歌歌時之意必蘇軟事懂不能詩但殷謂以詩【一序的】楊博禮百一歌歌時之意必蘇軟養龍諸作剌君之意多夫 故就排漢告報以集 何做歌即是人私敬 即其乃就聯見也同 也久之上拜華玄成為確處中尉以玄成營課對於兄欲以感物實主由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及。一使人眩於名實而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數白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以斯於名實而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數白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以別數主道雜之。何純任德教用周政守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会。

(A)

北京で 大衛衛 机模型国 某**唐後明** 不可繼 王者無外 而不名 使匈奴席 後世未去 世史類編奏之 宣帝之法 真好王道 日奉 全美王 王道如情 阿加 不平天理 法家法 程程 者之い 。國珍朝韶議其僕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仲蘭望之以為阿奴严韓和單于款五原塞數ण地鄉據網珠繼嚴他五原鄉惟州願奉就開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恣兵謀問憲蒙馬薨諡曰壮已已二年營平侯趙充國至先是充國以老乞骸常賜安車腳馬黃金罷已已二年營平侯趙充國至先是充國以老乞骸常賜安車腳馬黃金罷 **臣而不名** 同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朱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謁科 左三年 何奴呼韓和第十來朝先是自鳥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何奴 王公之上幣慶失序以龍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有以論曰若不供職則有許貴派令加馬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有以論三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被要竟之君必奉王貢 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表而術高其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散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雜文帝天資為近之然亦雜於黃老刑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大王道如精金美玉宣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意為義帝發後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意為義帝發展西丰宣帝謂漢家雜霸盖自高祖取天下國以天下為已利而非 古人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獨者後世未常直知王道領曰儒生之 且宣帝当直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監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以義氏之意至是監消磨失 已矣故唐之群盗皆生分人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唐宣宗皆以強明聰聚的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與父其旣較亦終馬而 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上心非樂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雖也漢宣帝武之才畧以為漢之家共以純駁若此以獨正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藉 霸其近似之名委靡亦儒敗漢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 家法也且被天下馬有二次法又馬有天下法宣帝智見文景之寬厚孝 之蔵业置所謂天道者一川 迂闊難行盖亦未之思矣 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勢不舉之處此 ~~漢宣否紀 変異之常 是是一種院園之旅學。 一种與者两首之外大也何指與不疑而發之一种增生與關於一十五年之中與者两首之外大也何指與不疑為與為以係其為自然的為以表而楊之明者中與輔佐列於方成乃是仲山南區為謂宣帝遇至臺 本先不多 两古杜延年。劉德梁在賀籍對多蘇武比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草 名片 四男百年任 文字思占 李四中七日 加獄之臣 成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衛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暴稅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頭而不王禽獸畜之不與約管不就攻伐約之則胄賂而見欺攻之則劳師而且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嫡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是故聖 争於廟堂之上子高祖時劉敬吕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門祖是指是被之為惠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書僧不及書見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門祖是趙祖王司懿曰禮君著身於明祖之為此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昌僧不及書多外, 義而貢献則接之以禮讓羈麼不絕是聖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平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高之矣誠伸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有漢與以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要歸两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 武時王依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一一如克國東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 一一如克國東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 秋之為患也故自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易皆不運務藥相與善我変夷循裏詩稱戎狄是屠春秋有道守在四東久矣矣

五經濟縣 **开公南大正文 東太大**語 文成 が 豹在山之 調 同课作体 隐然有罪 部 短 月 具 王故太守於老婦家崎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部高大門 閱容知馬車 **嫁以養精其姑時報姑以手老妨警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追死其母婦丞相顧至以千定國為丞相定國父刊公初為綠吏東遍有老婦寒居不** 其政臣下有窥見其微意者故争言祥端以後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數一切民三百餘人不済稱為太平快矣鳳凰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一切民三宣帝之時天地樂揚刑發遊送以之間弟子殺父兄妻殺夫至鳳凰崖納悉前召世故三劉名春於時惡平廣後 不能辯自誣伏于公争之不能得孝娲死東極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 也 敗以張敞所論鴉雀觀之亦可見矣 今皇后擇后官家人于得元城王政君 長 名宣布 公元 下以刊 問君宣名 中子君臣 財馬宣中與俸徒 **毛缎取**4 宣帝明理 之自名曰魏字太孫常置左右 太子宫政君故編本御史質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為世通瞻皇孫帝母 王成集逐節弘召信臣韓延壽开翁路並廣漢嚴延年張敵之属皆有文章顯行相則張安世趙左國魏相丙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王霸公孫分養与寬夏侯縣官玄成嚴彭祖尹更並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公孫公養曰孝宣承統案修鴻業講論六藝招選定異而衛望之梁丘 歲月之運而終成千百年之安中轉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胎千百年之 功迹見於世於其名臣亦其次也 由是論之則真速於聖人莫逐於申韓莫利於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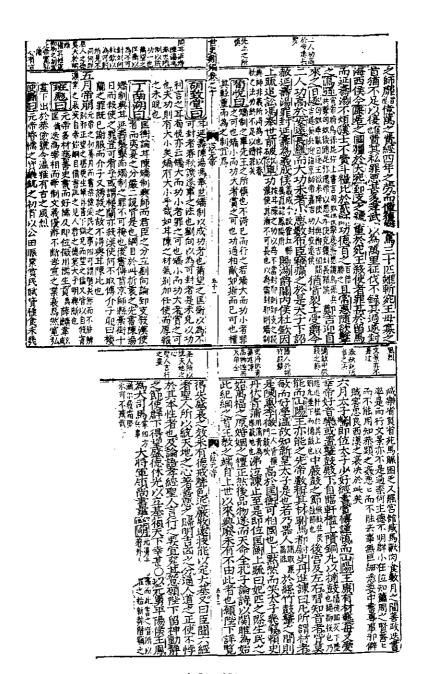
電車を構入業域委の政事期乃養能深得人主徴市内深賊時中用港深持危政人力。 大力 数要見言治亂陳正事望之與過失。 無意本意高以外屬稀印電領尚書臺之上與新元二人皆以師傳舊思云子任之 大力 数要見言治亂陳正事望之與自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敵並拾遺 四人同心謀議史高文位張故職新而已由是與望之有條中書令 無意不順以三年下蕭望之局堪及宗正馆掌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敵並拾遺 明國文章 默亡而後與者元帝恭儉之功。 各和分 家給人足天生聖人盖為當民非獨使自然樂而已臣愚以為宜必做古一天夫上數匿已問以政事惠奏言古者人君節僚什一而稅十他賦役故 大夫上素聞王吉育民母明經繁行遣使者徵之古道稿充馬至拜為東國初元元年三月分使行五氏為皇后治班質縣效年等以真馬為 忘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爲清為賢知而不言為一路不斷與使用權當時之大息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納儉孝元之剌之之十一人學先帝也 [温公曰志臣之事君也黄其所難則恭者不劳而正孝元践位之初優] 機持不可不为并本也 ○孝元皇帝,韓國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前書四十二至清陵按蓝 **敬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送天下之 味斯之交 東 東 東 東 有 東 世史類名 在易毛营 元常不可 小魚之戦 不可用元帝军是已不可身有為关键。 一种的不够里语同府和又後不能正其故問之罪乃然免害等其音篇为 不可則元帝军是已不可與今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飞地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不明里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問耶令出视事城和求期史高院上不明世子 大鷲曰非與注射為美統可其秦以中下望於繼後上乙堪更生曰繁秋上 之傳為世數 政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縣中書官官是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職人不定均 檀樓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權樣正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连要後原 秦五十 人人演先帝起 汗穢亦與明相結恭與今二人告望之亦於入土富依盖有以名之也就養能行為強勢以為其他用便東京人支殿堪與更生至於華龍之雖言為及許史子弟菲過草很周堪堪白今明特部望之至於華龍之雖言為及許史子弟菲過草很周堪堪白今明特部望之至於華龍之 之裏也而二子處之盖甚頭矣其網緣經理未當有一日之功也還白 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願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 上一一人一个人的是我们是我们的人们合於外者。即可你们我以前朋之何和而使之待我即朋生我们不使之待我即朋生我 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 乗之身之死不足道而時事遂不可復牧甚矣二子之頭也况其所為 能中書官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義而中外小人並起而 之時矣所以屬之之道要當縣深其應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 張南軒回藍望之創更生朝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 所處之段故也故史稱安應素行高其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浔兴東安任院當景等播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院** 子曾不知此那至於使外親上發事與子上曹則又其甚矣予觀 心開明人才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然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賣小自 人亦無以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器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 易有之君子以逐小人不恐而嚴二子處群小之間不嚴如是些計 12

之自武 爱国数据 一部斗飲稿目殺天子間之報,拊手回葉固然其不就年微果然教吾賢傳 在不定上房門群臣砍大後主擊之体的夏前之質期曰臣聞弟李尚之歌縣順在海中州上平教年一友般更優極終五聲定之至是諸縣叛運以家三年春的能珠厓和初武帝戒剛越置寒崖假立,都縣睚腳冷睢州憋兵是使泰顕诗肆其和心而無後忌惮者也 治之不欲預者不強治也臣關東英珠連專用恤閉東為桑科關領非問軍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強西被派沙朔南縣蘇敦言欲預繁教則 可共奏駒等令諸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先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等白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漢罪心無所愛講姓以釋解路又瞠上乃 **苯死逐以顯為中書令** 已之私盖不知學之數也呼可情哉然更生經歷事思晓縣氣象殊勝 を火傷室之而終不能殊務難終得其免慰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 食火傷室之而終不能務務終以底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弟也不 と在中官之君執不嚴動者終以底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弟也不 以。自己其夫孝元之為君楊此而難審也夫恭顕之幣即變之其亦說 **飞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青問以議不詳皆免社謝良久然後已是歲** 於前屬王氏之際無然為及爾野於馬者矣 所執錐正然根誠之心不萬執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以 至之仰天數曰吾等備位将相年瑜六十矣老人年做有求生活不亦 百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聴臣臣自刎以血行車輸陛下不得入廟美上為 原語原医學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秋上問於宗廟縣團也與輔軍門的衛後語語 或以不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賴以舊元帝之朝緣顯置皇禮在終不說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乗危御 之 路 縣 系 正 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若十道消則政日亂若子道長小人道消 來說城之口持不断之意者開群在之門語和進則眾賢退群在成則 順動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芳傑陛下巫友官思與百姓同 西留射猟御史太夫薛廣徳旦関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爾之鍾(京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州鄉新解獎部〇春如春時下五五年阿奴郅支單手發隱使者辞西走 游茄锰醋煤 目 五年阿奴郭文單于發漢使者的西走城西 輸亦可謂知本共 ○以周代為光禄數孫歷之素排之力也 ○以周代為光禄功夫歷 单悔閱東時丞相于定国禮繼亦與以合隊,導內歷無殊進置都未及為漢社稷重報也

東京文を統一既日医福見大赦之後数形不為表上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にからます。」 和政権で以 **不断。與曰願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羨捐之 極重音。即國南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備夫編陵壯時開拍之優短顧 (1)三脚路 整典が説明第 何部別 傷里 如舊稿 再亦 美下海 金勝五鹿克宗遠甚紅雄地尤指之日令我得代兄宗者蘭為京兆京兆 京林井可以之於京北尹可立得與日君房指以下筆言語如天下使君房為尚 馬巴之利在實於與新史比而然更生等是在威夷東日竟顯及新史智言唱極用重 太平之是 **園公回君子以正攻犯猶懼不克況抗之以和攻犯其能見乎竟坐罔上不道葉市與紀掛為城旦程終斯職城地樂城並城又震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稍之獄令顯治之梢之又應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稍之獄令顯治之梢之** 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是闡語爛鄉具時端以謂該得的習指之東市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後進 便是非城然可知則百品消城而泉祥非至太平之其萬世之利也顕見 之祭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居曹以剛直者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 守温規里令犯異京北井 「他」「「全」に関って治文情其材能不有所效其左遷城為阿默太海省員信不立既関而不治文情其材能不有所效其左遷城為原數太經等投無路之解暴場難驗之罪數券必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更乃部御史曰豐前數構堪猶之美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已而及怨堪 馬在其為直哉人君祭美悪辨是非所以為治也使事言清實則聖不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重亦即明楊與之流懈與切然用幣而後發之也此周不進而已然則重亦即明楊與之流順明初善望之而後致之 卯二年、月秋〇以三都為光禄大夫上問給事中国衙以地震日食 當做若其誣罔則堪猛何喜爲令两萬而俱棄之則美惠是非果安在 可馬温公回前為曹於堪益則奉高後與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 歐北之經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選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令人與天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幸禮百僚敬遠道德之 **宿所尚** 成不同 新 税 明 化 工 原本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北教此之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後靡而放做之此教化之原 **珠港**唐 擬 内泰漢 侯世陽 路関為 之五 在 推 時 老政策 一章之法大赦之令,源滌禄派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華展而不竟世更與楊孝之十二人來京后常也 雖近候刑實廣也破納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一個目断目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後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原限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第子五十人至帝羅其自數民通一經者原限三年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第子千人以明度不足民多復樣無出塞詔歷東士賴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関內侯 有好利之民則下有竊盗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實所上而已教化之 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赞色之言則下有争闘之 展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識之人上有孫勝之佐則下有係害之心上 **恭讓則民不单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妄咨節則民運行覚茶和惠町象** 秋七月龍西羌及右将軍馬奉世奏曰羌屬近在竟領内背叛不以時誅 無以威制逐發頭即公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差廣斬首數千級餘皆是 衡為光禄大夫 道德弘於京師設問揚乎種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與也上快其言谦 被畏天戒哀問元元宜省靡港考制度近中正遂巧 传以崇至仁 匡失俗 以日食石部前言日變在周堪獨猛者書問皆稽首謝因下部稱堪之華 等已四年一八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禄大天張徒為大中大夫 插自殺上 **真四山三不及川難有近中正透か後之言何虚哉** 失時宜不益甚乎 有悦回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與承秦之散此屋可封改設三

原是於 萬新不先故所以統入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平唯聚子不得與利所以於禁止了人倫正本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如之際別適歸長之位早不逾也更獨外未二 於無難也其就長於炎變分六十計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白輪以致於一部人等病房無務也房學易於焦延器延期常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殖以他,即以等疾病且需被總房學易於焦延器延期出日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精經經一用由達昭二年秋後觀測太守京房京房以見近之言發身但元帝此知時間更傳目正家而天下定矣 東国歌之好因時而動以記國家改是人首方よるだくといい、 いかのでは、 のから、ちょうな人物の登正體而別嫌殺也非産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見則巧佞を人物の登正體而別嫌殺也非産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見則巧佞 原房污垢 港前安哥者戒於后時廣心治大者戒於遺忘必審所當戒而務之以義祭紫圀以見者戒於壅較猛勇剛強者戒於太恭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 畢失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擴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於太 君而非英之然所任監刀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為属了之而覺響乎上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侯為曰劉桓公蒙二世亦管聞此 之好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見害公義 孝無為即發言必異有驗天子說之常是克問上日的屬之君何以危所 盟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權本知婚所以原情性而明 然後中和化應巧偽之徒不敢此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 知來耳房因免結插首日陛下視今為治 不可则尘 其英 外 明 年 明 明 明 遊り大安 天下學士訓已以貢制明經著節珍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為圖麼佐九大學也若上最敬語外人不需母大的顧問歌人勾甸言已發於第三人姓所執政所將信他帶上如行聯母於四國問歌人勾甸言已發於若老耶友諸的倚者得能住民歌之日年而石耶五鹿客耶印何最發發若老耶顧成權日盛與中書僕的吳潔將從以府聽憶點雖即五鹿克宗結為黨 <u> 哪禮事之去储議者於是成以馴為不好措望之矣嗣之該鏡祚以自鮮</u> 取室的回君臣之交有浅深交深者聖人循存不可則止之戒况交岌 丧之時故其師無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

之法 春秋 立非累不 功陳延以 衛升橋 制 新編巻さす 軍主喜主書賴保塞請能邊備鉴重率議者皆以為便即中快應以為不入朝自言領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官長家子王端字昭君赐之綱特廷及汙意學元年匈奴福于來朝匈奴呼韓和單十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 如龍邊塞戌卒示夷秋之大利二言前已龍外城省亭隊安不忘危不可 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問遠長老言何奴夫除山之後過之未等不哭 者有應處今有聽題阿奴到文單十友逆来伏其辜你毒行于民大思遍 如祭屯田吏士、歐高孫聚兵直指其城下彼亡所之中不自保于戲之功 连帮誤口到文成為康聞正其人則悍懒嫉好戰較勝舍之公為面域惠所獨到支国原使者不奉的陳湯為人沙勇有大廣沒來說言奇功與其東傳升天神政終若西走腹造脈就漢道使三輩至 順思來的古紀深調果以東北傳和效數線深作所維初的數到支單十段漢使各古由致樂縣與東北傳和效數線深作所維初的數到支單十於應過數之為西域樂園和發表與新灣北經縣樂阿數到支單十於應過數之為西域黑獨制發去與新灣北經縣樂阿數到支單十於應過數之為時經過 水橋也、該塞依您之為言騙也置屯成非獨為西城不為豁屬國降民 在龍三三中國有禮義刑罰民借尚犯禁况軍十武四三中國建關孫 號 班城造城下。發新燒木城吏士大呼来之,處居兵引卻漢兵四面並入納 之、事必不從會送養病湯獨獨削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進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諸湖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編維異 こ酉三年六月丞相玄成卒七月以国西為丞相〇冬西域 係處漢更民質利侵盗以此怨起而背畔今罷懂塞則坐 東京市 田北 四方では鴻臚野王是也心静寺蘇可使四方少府五應克宗是也東紫節魚太子等等は、明教後自親以為三公上曰漢吾不見是因語曰剛疆監回確然亡欲大意不見、原則異三九先先出里日」才有意に作り上見る七十分と門」 居美名 治行常弟 第野 三五行 健 便匡召 火海 東 荷 耳 信息人名 世里朝编卷之十 宇州県 問題類日九柳無出野王上者依親陪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戏聚兄大鴻臚野王對諸為其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 · 軍于将納歸號昭若為擎胡賜氏〇三月以張調為御吏大夫初石聖計者甚厚服於嘉之中區四方竹为開梁靡亦非獨以備暴光也亦以以明報之也與為軍王之心既無損北意則不可測對表天千使車騎将軍嘉滕諭之嘉口為軍丁口單于上北意則不可測對表天千使車騎将軍嘉滕諭之嘉口為軍丁口單于上 野土則後奉付者争後來危機幸生事於蛮夷為國招難帝内嘉延書前 功而重連衙題之就久之一不决政宗正之次及持宗空想獨名孫劉向上 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顕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橋制幸得不誅如復加好為民與利躬勤耕樣問週灣濱戶口增倍更民親愛號曰召父〇井延 以為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西勝太守後遷河門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 小傳張譚是也其以少傳為御史大夫 · 侍帷幄天子召見迎因言題編權上祭罷刻及御史太天映在位多數遊見為孝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 薦昭儀兄遊修教宜 更發處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後千言單于自以保寒守禦請求無已小 侵易分争之斯六言往者從軍多及不遂子孫亡以從之七言過人奴婢 **上阿奴者多八言盗賊亡走北出九言龍者不深慮其然始卒有他** 為撫而以用資為美行元帝懦弱因為可哀石題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人成也二君皆能用之一則敬化大行一則中興漢治後世不以私親維肆必含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 於此矣 事人有三群臣奉馬門王為御史大夫元帝因石顕之言逐疾其與文 人 漢之子



は紫龍通嗣将軍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少有樣色技能運働三年立星后許氏華明将軍○社欽說王鳳曰聖王富於春秋未有山戦於不立勝於台 新刻世 東のとうというとなった。から、からの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のでは、からいいでは、からいいでは、からいいでは、からいいでは、からいいでは、 大夫無有隐諱諫大夫楊與等官以為陰藏信肠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大夫無有隐諱陳立林逢時五敗於都對関內侯四月黃霧四坐記博問公卿王文五後其書先時進死何與失刑之人不能解因內黃霧四坐記博問公卿正立其其其為時進死何與失刑之人不能解而天誅之可對身王宗為安成已近進始元年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肌道死近歸故即史奏襲進悉元官 和本語。職學包不許發明用公鄉大民則數及民聯與時者信其失亦且如冰假可知。職學包不許發明上書時勢到爵下書黃在四黎天成都然可知 乃及傳天成縣來臣不使今太后結第首以無功為便外脫未會有也大将軍鳳懼上書辭 王斯因尔 一 〇孝成皇帝 世史類編巻之十一 之高的 建聚以等已海金面提出有限的各篇复杂 工商商还有的 建聚以等已海金面提出有限的人以王商高还相联主守道 十金以上就有主守监管集入犯律免病底人以王商高还相联主守监管集入犯律免病底人以王商高还相联 之固分於群其議而風大慙恨〇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失宫殿中 上城避水王商簿佛廷相様乃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性商院門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般令民 影樂賢及方正能直言極陳之士·杜欽及谷水上對乃皆以為後宫女電 大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風不能自立法度惟循故事而已 立飛燕杜欽谷永張禹孔光阿福王氏劉向師丹孤忠不用玉運懷按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姚於酒色委政外家娶許后皇帝。謹繁学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些之十一〇十一代皇帝。○漢成哀平嬰秦玄全 大教的医情水名哀平短作為逐級位盖其威福所由來者漸 九禄大夫皆以其書 杨輕樂所中深自結納其言曰寧怀天子而不敢竹權臣寫乎為天子假於名譽才智之士以禮盖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別易動以利易休以宜規免楊惠曾不若動夫小人而已夹彼權臣者自知不為公議所容必因如此盖柱欽谷永劉歆二子依憑龍禄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國功無盡柱欽谷永劉歆二子依憑龍禄以荷富貴張禹孔光儒務無國,其一首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讓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 者其無使權臣至是故權勢已成黨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死亡寧我 **青小後官以永為光禄大夫** 使成者紀

原北方王南宇復少為然州和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北方王南北南坐 門一對五名列侯王牌為平所及商為成都侯王的教授成為中所民商為成都侯之為紅陽侯祖為由陽侯委的公克 静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其追問時故即新漢○老計諸場也是報本之二 狮琴君 斯子 思問 野鼓 過去近因而生府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由而賣直此該追境安走之原師旅動 供手場 福州市 有書語到 不出五月 **经指計日** · 还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衛團符瑞災軍之記推亦行事者以光禄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衙詩書古文乃因尚書心末三年上以中秘書颇散亡使調者陳農水道書於天下· 情歌讀書記 谷永杜欽以為軍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轉首之職而更受其通逃即上河平二年正月匈奴遣使伊和莫德泰默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秦以為從事中即幕府事置決於湯 除即以佞巧廢點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有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思職機劇整亂誅暴禁犯追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 充官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東與等上書該專治京北監節劳心風夜 之天才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考王氏權養都敢上驗己工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後世惟和行林然以何其獨於如何以 原指計其自曰不出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将軍勵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無猶更合不能久攻 上書大将軍鳳言湯系養荣智外國事可問上石湯見宣室示公會宗奏之臣也書奏詔出灣奪野為士任會馬恩都護段會宗為島孫所圖驛射兄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蘇之曆而忘帷盖之施非所以屬死難 之臣假令單千初立使之詐降以上言函受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友間欲 飲致之大碎天大馬有劳於人尚加惟盖之報也敢盖不乗為难物也等繁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為前斬卸支威震百變令坐言事非是此囚父樂 深圳史 相印段 **東京和** 此叶倫 不東東外内 為風光外 相樂島侯商印綾商以惠玄廟鄉大中楊形與王鳳連哈其都有炎客商朝拜諸南仰視太爱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數曰其隱相矣〇四月詔収丞 上讓讓無所關左右等應副向少子於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待召取衣下直陽朔元年如豫於日陽納下原此至王章欲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之質詩罷散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乃至處山而還 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聴竟奏免形鳳以是然商使人告商活亂事天子 冠臨當拜左右皆日未晓大将軍 語来 曹城 榆上 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歐內不求外今遭便者承至尊之命法變英 其應則有谷有不谷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以為偶然而不懼叫其以務所可犯子奉教紀兴異而不曹事應蓋謂天道逐北鎮節入而已失若推回犯子奉教紀兴異而不曹事應蓋謂天道逐北鎮節以渝人以准進色為敗主義為恢後為於明中海法不會若以

外京房 工風應王 · 通以共也宣為左馬翊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緊然職吏職宣災日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皆林何可學 御史大其門下五侯子弟華為看後首好士養賢傾財施子有答競為以莊養剧 馬州區西北城全宣管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還何不教戒惠以 後聽上書勁章何附給侯以高聚之主自及發其言則臣下無所感憶人仍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與者章亦置敢廣薦為野主哉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與者章亦置敢廣薦為野主哉成乃之之一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原成帝之於王章照嘉其一次之一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竟知其忠甚而不在未制令前刑實入信不可不慎風不應竟免其官 是章應思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開野王名欲何以代鳳鳳聞 赐台歸就醫鳳展御史幼秦野玉私自使騙家奉韶不敬杜敏謂野玉之/文使尚書幼秦章致之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逐病 言維為風所舉非風事権不親附風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年皆風事權報 以薛宣為左馬物官為品所至有發述所奏情有雖敢河至也一當子惠安收納忠哉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以愛死風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章試來可以自輔者於 王之過前丞相南內行第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賄為歐所罷身 脚等雞至銀行首者像不如柳皮大头首謹敷初牌條不寫軍鳳而世散灰上將開之東手源在田桥軍前四有不可言請收將軍美處項首並日已返三年秋大司馬大将軍王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轉 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朝前令國祚移於外親総不為身奈宗廟何兄 向上封事极言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如之 戊戌陽朔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 發明記接近宗室 疏遠外成于千孫孫既禮之計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數 思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們思之然然不能用其言 冬長名也 不凍水中 記 原明三王名故京師稱曰前侍街長後司出日 對清文正以正際為武和子先是完成石劫廣漢張敞正尊王章王敬持之皆有能與清文正以王敬為武和子先是是此有劫廣漢張敞正尊王章王敬持之皆有能以東京王 名故京師稱門共由是是首相與不平 新神·新和侯時五侯千後群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王事子希因祈節為恭儉 劉輔帝万成死一等論為現新論音論講派即東斯納○五月封太后第子奔為 以母天下惑莫大島畫奏詔収縳縣後度秘徹師丹谷永等俱上書枚後 事。順神抵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忠晚暮今乃觸情総欲傾於卑睨之女欲 我員本題 的 島沙瑞然省君臣松權動色相我况於季世不蒙維嗣之福盛受成怒岁 武國聖人其者乎雖感夜自賣改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小物死之女以承宗廟 自然人 言瀬綿米之十 原在帝後重日再請求也剪次必美鄉鄉假為使行黃願後客於是習所依在常務等種稱為古人自然學文學很忍入有宣命時數書情為門主《樂到知咸帝之前必喜然與與漢之十〇十一月與墨戶對民物上幾何主作,以為一年主民五侯有罪懷與言國放不誅,與於軍得限自殺則知文帝不留神老察上從之〇三月丞相馬限四月以韓宣為丞相 打使行父臨為成陽侯謀太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行張 不府宣達於從政學指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斷國而身重數語惟陛 至五鴻嘉元年正月以薛官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天於知 天之所違公先降以炎變此自然之占驗也青武王周公承順於地次卿 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和侯斯如縣馬四對位益專門操飲蓮根施置客 動身傳學接號衛生外交英俊內事請父謝的由有禮意鳳死以奔託太 **家無所餘虚養降冷順其諸父矣奔敢為激發之行費私置待婢尾弟怪** 長時清水名如此臨班 無物於財命可以其既屬敗將開太后第子書之大經因曰後将軍先子元無子為附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與寒博 人沒反在己

|新江季||时为則下件下件則上亡是以明王受泰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致詩以門星順如兩是月梅日食谷永奏對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 て至 **发**法性守 學所以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講情時大大雅所 李子芸之一封墳撥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奇為像誠便於體也上 巨丁中孝 坐其直久不見班生今日後間達言不得心左.题放為北地都尉〇十一月策免 禁配極以留連也部所人選獎詩書法記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日至 外布泰百 王凝由内 山台可其 即乃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安泰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一樣數因懸道上學事職報能至是後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該,月星頭如兩是月晦日食谷永奉對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務論語十一月故局昌尉給廟福福上書不報,對上報,對外數學會之實也不過來了 罪左選北地都尉上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弘瀬举白時上報極坐展風一茶者或之重器得土則重天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較後報罷臣聞發桓之時有天命應幾可後腳粉致燒痲翳缺蕪甕增襲林節共構留〇侍中張放以至縣行則沒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去竭情以赴關庭漢家得賢於此為歷天士者國孫陛下誠肯昭然遠蔣專心友道舊假畢改新德既章則大果應發可道「萬時以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讓 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在母於病境四尺延陵奉子楚其子 樣在昭陽宫把禄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讓六月立使仔賴氏為皇庭総戒后既立龍少我的其女弟將合總華為昭冥樂心回語が再赞云 周公思權派言用王莽無殊下土時限第四天法縣萬人數地 丞相實及御史大夫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衛史大夫方進以 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敬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友故百姓怨恨微健仍 實所載野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變使要此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便 四二二年正月大司馬王首奉姓級正有忠直解以王商為大司馬〇二 好馬湯文武周公立院背小些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佐 然为嘉其言常盛嘆之〇昌陵制度者泰父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帝夷 又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說於秦之數上既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 **菩語罷島凌亥故陵** 今京安庆香紅 .-拉蒙斯 **國際共產時國故天下之士要合歸漢各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 新人共不供不遇事以是义安容城固藏為何如七 《新日本》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何耐温室:破唯光哩不應其不泄如此找知人如,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何耐温室:破唯光哩不應其不泄如此找知人是一次,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舊四班以之民若此則忠言義謀日間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妻爛然可睹矣故爵 繁拍業然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然而不語上善其言 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諸背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者皆義人惠 對不希首每合如或不從不疆事以是义安有所言、軟削草養以為彰主 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七有上書言可采取者機以斗升之禄赐以一束 浆校左道以数門世主應其言洋洋滿耳若将可遇求之蠢過拾較咸補 感應誠未易動逐復諸祠是時上頗好見神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 共日馬大風核木帶里之以問劉向言國之神智舊時其始立皆有神祗 丁米三年十月後春時分除五時陳寶相初帝因匡衙言能上泉春時 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属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而予 召見兄餘人乎 あら日 人情祖於福福而易動死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務子

0

来等更折點呼回臣得從能進比干訴於地下是突求如聖朝何如耳左将軍事來會為到為男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庭 沛伽罪死不放御史将雲下雲樂段燈上是出後不求風朝賜尚方斯馬衙問传臣一人可以月了在一下門 與主然一亦見顧賜尚方斬馬倒断佞臣一人頭以為其餘上問誰也對曰要過侯之重養應之此經義意也上雅信愛的由是不疑王氏概里嗎其全朱雲上書生及至屬不得開何兄濟見如們之所言亂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於賴略。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之军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台子責之 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更民多上書音矣異議報時起民多上書音矣異議報時起已萬元延元年十二月大司馬玉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〇居昌侯預勘 思 が まま後 等并無無不能為子孫屬故權臣易世則危至势陵於君惟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 見形容 名去後常見思 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此理檻上一日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簽門所聯起 之紹起皆有變異者於漢紀天之去就當不昭上然哉天文雜以相晓頭 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 功王氏导政所致上至禹弟群於左右親以不馬與私新北為馬自見年 七月有星学干東井上以炎變傳莊群臣谷永對曰玉者躬行道德承順 成中四年以何武為京北,并武為東中法盡公連書退惡其所居無林上 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特非自在光之 ●柱矣而必死于幹手情哉 丁南湖已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才斯謂照波之 丁南湖已何武不时找奔而學公孫禄為大司馬是節義在朝也随其 ... を サイド 足好地成九 獲利 切向符念 **東世鳴行** 風化天下 世史類編奏シナ 上地傳抄自是而後下先前後;言者矣出一本心釋之者出於運頭不易重之氣響與于下故小臣增應,出佐而言爾網月將書故規理令未至言直之氣響與于下故小臣增應,出佐而言爾網月將書故規理令未至言之人響與一个而言事當關,在佐衛非王氏之党以有五里問題作忠 士子四年王根為谷永微入為大司農水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客相及聽 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情以為治刑法所以 不治未之有也益禮以養人為本少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即擊至於禮 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前致堂三日有食之春秋心,曹以日者人君之表也我陽所宗而受侵

任着所行 以為治 方 **载价之炀** 者公計 少上可謂 **基型有值** 就優 河向 三代教化 香花 末衛共産組のと合 程式 成コ **半不**近空 Ì 利何三十 用度二年不受然,所助守心情,最為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册所度二年不受然,而为之等息也情其不知兼命之歸故一號而不 據些夫朝為群小側目內字性未能無然於異為更後與望之班伍衛立立千 而為之與和年小學猶未能無然於異為與後與望之班伍衛立立千 市大空,預齡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世希合於中沒寶秘書數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過也是達出 徒三千人今天丁太學弟子以於是增弟子自三千人歲餘後如故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素請立辟雍末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助治也今蘇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談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 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隱 同氏三天次明習人倫為要共三八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禮弟子員 其無其本則欲以其其教人祗益典之於左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於無其本則欲以其其教人祗益典之於左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然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察則是礼察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 所文堂曰劉向之論羨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阿文堂曰劉向之論羨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 三天文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後如故 存直上,作者心下取聚疾無所容身機必赴流智斯下矣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置非德信有乎周身無關即原則偏介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置非德信有乎周身無關即原則偏介帝前經萊顯遭朝後位王風導政發數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議刺襲襲(百至堂)世之議者必屈原副向诣同姓之臣忠言著于當時文采表 府斥不用政歸外戚国家将傾何大學之為哉 以除美观成帝則甚灰色感感樂孔光禁則亂經義獻課說忠直之士 祭按原撰靡麗詞與向若有用書文品亦不同 進成者紀 進罪不至死 而珠之以當天橋之至安可後先藉其可發 祝ま子之 不知命語 奏工秀 左 左 左 統 兵 姓 竹 木 東 東 東 東 東 謂准依几 さる 自席後儀 刘防與坟障行引為唐而公 对防與坟障行引為唐而公 不若能修六数之行而概此九家之言合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美子若能修六数之行而概此九家之言合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美 失而來諸野方今去聖人遠道術鉄聚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 |月帝月節罪趙昭濮皇太后郭大司馬幹報治問皇帝起居舜病状境||月帝月帝亲疾無疾病各夜平善即最欲起不能言而前民間雖遠成 可謂不知命笑。 酒色與八亂內外家擅納言之可為於色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回原养且古令容受直辞公卿奏讓可述遭世承王上下和魏然甚乎且然帝善修容儀臨賴雲尊嚴若神有義務天子之容矣傳寫 修六藝之作以現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雄氏耶飲之言多好如此格六藝之作以現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雄氏耶飲之奈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川係於九家而曰用文堂曰法家條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後横者奏婦之道是皆六 方之董相豈立什百之相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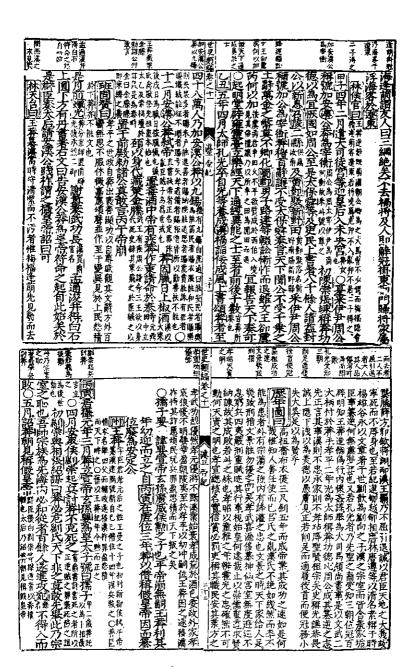
師母養服不行 上中开展人從敬煙和至是議即耿青上書於它曰為為理傳播感電取卒以無問皇皇。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路還陳湯區愛前因王南刻湯免為電之數是此中東也若刀繕完故陛增早培護労費無已此下東也〇十月東兒大 要其中一一个福門精神析像本務則招來致送O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待止是作而不確則精神析像本務則招來致送O騎都尉奏傳來能後川疏河者有時,以東京衛奉文工 如一张一氏之廢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的亦怖輕級謎騎大條件。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家不如一賢書方於朝陛下之光輝傳 何本 "是八丁何本"是一个可以服内侯吏民名田皆振過三十項時貴戚近習不便逐四年歷公主名田各有限服内侯吏民名田皆振過三十項時貴職近習不便逐門軍中整督務愈困宜署為限天子下其職丞相光大司堂武奏諸自諸侯王刘侯 明成人 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具後達言今里世承事來事更是些数距馬的 天士逐場夏安而卒 李故河使北入海此上策心多等漕場於國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段水勢 上次炎異別待路本葬對日地道養静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入之於與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馬〇九月地震聞言神經數能動 賜金養病縣何武唐林皆上書言言行義修察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 遺歸來疾失望皆日傳氏腎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陷太后故退百條其不 事帝. 諱於定順王其之十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高太子 新經為里 為親衛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兒大重宜後其新色使奉朝詩語賜丹 而此人之元帝嗟嘆倍敬重爲傳使伊憨因成其始常追怨之至是弱者張田誣 第5、夏道逐東名為無人唐林上疏曰若子為賢者讓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苗 軍正統 東中篇,直前當熊而立元帝問之對曰猛歌得人而止安心熊至御坐故以事當 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相将臨延登受策有大蘇如鍾鳴殿中以閉黃門侍即楊雄及李墨 取為大后北事元帝為便行者從幸馬图熊逸出傳便行等發走馬便仔 新脚内侯○十月中山王太后馬氏及其第**宜即侯琴皆自殺初傅太后** 今次上南京師而使臣下於之是二王也又親盡當殿空去一國太祖不 年而降其父母為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后立後奏 馬衣服宜皆稱皇文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令群臣議大司空丹曰聖主制 表偶氏咒詛上及傳大后因道中謁者令史立治馬大后后刀自殺第宜 祝令共皇長為一國大祖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共皇 得復改于無對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良三 禮取法於天地事里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獨共皇張諡已定擅不 · 人 連衣帝紀 主德不匡漢作激發

五萬千年 **睡光之。國中相數有變動乃上疏口臣問型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支諸侯擇** 何を変す 八万子 尼心如水 第五治功立孝文時更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 治功立者外 即即以輔之后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屬是以數化行而 源大夫翰 以受印為干孫印當日吾居大位已有麦餐受印選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為干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毙〇四月以王言為丞相嘉以時政計為即 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者容求全下材懷危的極唯陛下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其有奇且之意其後稍稍 亦以為聽失之衆且曰帰為人強教多權缺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逐疾 應為果所認至名得進則有雖然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歸經 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赐累起節實養朝廷尚書僕射和崇東上由是數學上的年二月侍中董野性和桑便佞少上三歲得幸於上質最美麗常 等為的儀為皆起大第北關下當過酒莊蘇股沒野女子親屬是飲徒容於與日威惟圖作其可得乎○帝以節數文恭為少府與得通繁數中女職皆為董賢也上與失論尚○帝以節數文恭為少府與得通繁數中女明以廣正籍心等職會則以不予董賢共作也與王惠以定其賢紹存也至至《今司元紀中按網目賴都崇以榮覆董賢也免孫貧應人以敕即崇也左至 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日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者獲上怒下崇献以職率見責尚書令趙昌因養崇與宗族通続有政上書崇曰君門如市 悉上不聽後情竟有〇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一時间上季遊教不避而相通全於終班史撰曰王嘉之争名美其為一門祖司王惠勿拜祖用人做外任而相道得於館内讓祖董賢之體一二一一個,孫東帝的 三年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園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禮起 三則已禄文定計者又米帝视野呼曰否欲法堯禅群何如為三王奔泉紋之就異待孝平而後伏哉其在哀帝垂遭數之且 記書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項童而欲揮以天下也故於是主体 + 1 大学と近年や清極な湯の旅町且勿許楊雄上書陳日臣開大經之治者於未乳屋無味也到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西奴草十上書朝朝五年、公卿以為唐曹府 全の無い了大変任治天下者當川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决意而已也宣語雖為天下者經行者以且令休於師傅為徵仰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礼光影宣弘族 英雄 百姓大下 之官商 r 東京北京正家之勝貴於未載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隱匪 を放ける。 東京は一般の大きないでは、 東京は一般の大きないできます。 東京は、 東 因自姓危亡之微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及後剝於前平朝臣亡有大儒明為縣等制如曰鍋見米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滿配天下香恭亡度務人用課大夫鮑宮上書級樂本史常思新月及樂智無問身曾樂館黃竹人用課大夫鮑宮上書級樂華史常本不書共書上書明特華地與到質 育 煙之 主論議通古今 於國如雙沿者致外親小童幸臣董事等在省户 KB大射豆養於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里以時能收及外親幻童天通高安於孫龍馬陽孫龍自天的好人之雄里以時能收及外親幻童天通 下官爵非陛下之官對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置不難故事對 在并来 然三将軍門關此以備之乃能孝武即位該馬邑之推武命被馬時間以呼慢大臣權善進之然後得鮮及孝文時間以便未北邊候騎至 か者不久快不時受者不水管是以表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家並府庫也主樂順無量之事後無罪之人快心於限處轉級 中之北哉以為不一極其地追奪逐北自是之後回奴震怖流水和親然而来首稱臣也夫前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東方大與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於是務 未沒十年而先沒干開之置不日頭重日 **局縣侵公主乃發五将之師以整之時鮮有獲徒香揚威武明閱在若雷** 與之而家 軍欲該國奴徒費財沙師一廣不可得見况單于之一四千其 財英屬山之髮暖的腳籃附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國做有禁心然抗 始皇之獨然不敢與獨同以高祖之威盛数十萬泉田於軍城一回日 教養可受禪而國威寧客不受李吾於是情高帝之天下

1.治聖本 本内 公園粉 不以文一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平夫之見異所以物戒人君欲令常悟友正推誠行教終。」「動對日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循不可能光 世の有編木二 展以五魔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将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朝 4.上世上 聽宣上書日陛下父事夫母事地子養教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龍歸外於明而又適當正旦則其其拜不合天以從可照矣〇少親后為可能歸外於明方書以傳受丁明为大司馬即書是田田後〇少親后為司馬門軍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以不在他上乃以暴印綬司馬門軍之官當拜之日權然日食指象如此以不在他上乃以暴印綬 傳要丁明等皆為司馬曾有日食之變社都以方正對策日春秋災異以菩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之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 說相繁語目發地誠可畏懼陛下內俗目責避正敗舉直言水過失退外 軍是日日食品能多於第初要東瓜夫的謀欲求居位輔政則因言及與 有象為言語日食明勝為除所於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五至乃並置大 所想望國家雖實不得也者也夫百年時之一日失之對十而愛一臣縮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隨峰或今單于陽義頭朝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康神爵之間匈城內亂五單十争立日丞呼韓和歸化稱臣然尚顯於之 變状 大關定之下,大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逐卷,雙猶大木遂條枝葉尚茂而露生心暖根勢軒顏矣是時縱使九夷八世寒既哀矣句奴烏孫猶不察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崇觀其成單于稱臣賛詢擔自而朝武帝平生所頭欲而不帰見者哀帝之,其成單于稱臣賛詢擔自而朝武帝平生所頭欲而不帰見者哀帝之 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無意 の安全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字服前代所不能服以 也然師行餘三十年本不得如志至於富元成及無意武功者乃坐革的至時上為一時駿功也若漢武之於西北两垂其勤劳皆縣盡前無 憲元年正月朔以傳吳為大司馬衛将軍丁明為大司馬縣騎将 通圖其憲遠矣 新王第十天 大大天 大大天 阿拉林 支門野不 「体大后遺部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遠部書課日臣聞爵禄土地天 念高祖勤苦南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耆奏上不能平及封張董賢重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恩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有也、王者代天爵人た宜慎之不得其宜則果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後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與太平之端上乃後何武 置天意與民意印厚之如此友所以害之也誠欲及費宜免之造就國養 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寒者也黃賢以今色被言自進賞賜無度站蓋府藏 自然高安侯賢侯幸之臣而指至尊以祭龍之四方皆同然疾陛下寝疾 了及祭乃京都語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日幸得充備學相不能進賢返了 降前班禮拜的迎送光白句時可也如添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心為日一日致第二上仍令以幸臣前以足中朝廷厚宗廟則師道担舉失今乃即致第三孔光以經學為亦師不能如申屠嘉之厚即通循當明言於 宣而拜勉宣為司隸〇下丞相辛前侯王嘉殺之為不食施死所上記 董野有龍又形媚处之態先聖不云乎。嗣夫惠失無所

則從 武 宣 威 **苏直见世** 性に類編奏ここ 李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屬縣大臣欲疆主成以則武宣常為法則也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左以常華衛衛祖太師第八四十十年三公分職衛帝 我也然尊重者所以所是新於我司馬孙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叫後丞相劉劉縣三公官於是東南一年正月何次軍于馬瀬天昆渊百來朝○五月正三公分職管局 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最茶何武公孫禄以為比世無嗣當建立親領尚書事工稱惟的太皇太后獨不必獨太皇太后書又者明奉時欲舉埋獄中父都與家縣從合浦洪武然淮七〇太皇太后以王本為大司馬埋獄中父都與家縣從合浦洪武然淮七〇太皇太后以王本為大司馬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級乞骸骨勝鄉里本白太后東免宣使兢國數實之子行為嗣職科單法解與辯職避其○八月東免大司空官遭疏國近初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陳相對太后不聽自用為○七月四中山王 不能對乃召新都侯王奉佐理未大的就罪故事也奉以太后直及賢印 高語人一種春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底柄朝廷雖然無类於治既而傳知而禮可表於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倫,知成帝優容屬家然而龍信認論僧疾忠直漢華申是家養 恵を報園以前と別りかります。 東の後に以前と別りかります。 九月中い王子行即位等九大皇太后臨朝大司馬恭東政百官総已以 加固回彭宣見惟而止異乎為患失之者失 校能歸張時間作二十三 董賢以罪能即日自教太皇太后王氏開帝前乃賢問以丧事調度賢 而變節即至光何忽以及此即傳稱其一不希目有合不結當友置其少而自強也 富禄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徳朝無名臣其若王氏何太后侵侮王后僧籍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後龍任俸臣童賢位至三公 漢美帝紀 行元帝康孫中山王至子之子。京帝無嗣召入為太 即日與事的自殺棒疑其許於棺室欲診視因 具變而機花襲蒙二 市經去福光部之子 門名 見 異智月 半為 亂 乎 見 臣前保全 型人之後 十五種 更二子之 本具宜 年成二年未成任即指揮使用和上黃龍将江中其前上之辭云爾 上大年成二年未成任即指揮使用和上黃龍将江中上着何致都也看 日本公母乃為再所與其不知之即行知之而相率為傷即公使官已凍騰時起以門書帛置魚順使吳廣效於鳴於養祠王奔淨功德致成曆曰姓之瑞都宜賜號日安第公 周公上聖石公大賢尚循有不相悦著於經典两不相損今風雨未時日 言两者之并曰釋 無白姓一里姓一川成王将等重於是群臣監陳奉 侍太后實驗甚厚 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曆得無非主義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於 師孔光大司徒馬管等成稱奉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崇廟大司養孫寶日 李酉元如元年正月王本風 作益州令塞外望夷自在就家氏,唯於市 后來般敬武公主及氾赃鄉法何武故目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内震為於一家多三年春聘安德公奉女等四里后〇安德公奉殺其子字城中山孝主 秦賓坐免終於家 **弑之爵十四处康陵按諡法布綱治紀日平**

. 37



網上是於 大統一上方面と、人はことです。というでは、一直に終不章里徒群依周書作大成明書作更循権此况日本之斗皆辞日で自不道に終不章里徒群依周書作大 子母 と真としてという。 「大きな一会構攻の管祭校禄父が子は原ン畔今雅表が挟動信の作配自古大 「大きな」会構攻の管祭校禄父が子は原ン畔今雅表が挟動信の作配自古大 天子位乃以居孤三年為初始元年定有天下之號曰新秦自稱新皇帝。殿鮮明章作銅匱以獻奉此龍朔天縣終尚本時年四十三至高廟拜受逐即其 ¥ 三騎奏都一丁 以無併起食都生隱者規田以干數務者曾低五雖之居又置奴婢之市。日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雜作靈壞聖訓察并田是 院庭初始元年本自韶成德日城大後天人之功逐謀即直之事十月衰於庭的始元年本自韶成德日城大後天人之功逐謀即直之事十月衰兵亦其無其其成此故其三間應者与人義於天下使城界之非后以最常生有人和義者前日對於此此故者惟百敗入今羅義之與死至十餘万名義共和義者前日對於此此故者惟百敗入今羅義之與死至十餘万名義語前天下以當友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被之王再表此來前和之 便王舜請軍太后不肯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觉像家力智者累世既無 而豪民侵隊分田却假分申帰倉者死田取富者田郡面分所以电五年底同聞御門為終天地之性人為貴之養民民藏輕田租三十稅 10二年便配太守在義が成る并舉兵西誅不當機者移敬即國三部 餘萬莽問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秦莽曰昔周 见 阿勒 是為下乾虧呈聚代力以於於國軍養育馬至賣竟无在中國可易以及土地, 國土之之初納職報之共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渡越河政亦創艾而天下稱武世 無時中東 嚴九谏曰河政為害所從來之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尚經 "秦帝德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慮得中策。德将下蒙盡無策高國至蔣賴 人民事 嚴九谏曰河政為害所從來之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尚經 秦帝德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慮得中策。德将下蒙盡無策高國至蔣賴 一次 "秦帝德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慮得中策。"将下蒙盡其策高國至蔣賴 一次 "秦帝德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愿得中策。" 予王以表 开田致出 王印 禁門方經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門不得日夏其其四不盈八而田過一并者令聽好而為姦但而于辜刑用不錯稱謂她的糊脈和不識刑者令其言 更各明目除田子九族和里鄉當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或聚者投請四南知商之地 并田万世 世人 艺级 運輸和付 法而買賣奴押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幹所等為而指以為非也法而買賣奴押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幹所則獨為萬世之良惠我無犯使民與於無也又仍奔啟而能行予然并田實為萬世之良萬之中計如欲以限田漸復右制其意甚美然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致空巨在已政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案及秦蘇之漢不能後至為之學之,以表於也以為於此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视民戀寒如千里為以製態迷憶音樓山神也底 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瞭鮮東不熟日熊北洛尤其發二十萬果具 是為下策審皇輕民力以至度城還家萬里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丧社 成太宗之業者亦顧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監以致監故文度書一官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緣在過其正矣無卒抗諸己之難臣 漢典懲私秦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降州無即連城數 南面之再漢諸侯稍首秦重惟恐在後或乃稱夷領德以來容媚並不中外殚微本末俱弱照所忌棟因毋后之推顓作福威詐謀已成逐擴 皆總统由南親屬珠遠不為士民所真勢與、留室無里是故王奔知連 帝分於對景帝削景養武帝下推恩之人而潘國自抗至於長平之際 二新样二月 养發送諸侯王為民

之上何如 数心五難 · 為成與之群難過民死亡發度數年之間北邊唐空野有暴骨美分群太生於於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職盛牛馬滿野及群擾亂 印設就加勝身勝轍推不受請門人高輝等目音受漢家座息無以報今等が以秦世縣構造時者遺使者本重書印設迎藝勝勝稱獨篤使者以報今年所以秦世縣構造時者遺使者本重書印設迎藝勝勝稱獨篤使者以報今年前王蘇死蘇惟縣縣進後○幸迎戴勝為太子師友然酒勝不食而至國 其音素乃音十口連章中上版版 史 平明主方像學家之德小臣欲守高龍深不進龍見子下板條本教 我我感情其言是妹此耳樂又日子音像好在上下有其東山山性的由外的 網邊班展前時前樂文學中級數之為於世紀忽而唐皆仕棒印相為棒大子四友棒以安華迎薛方方謝日亮於世紀忽而唐皆仕棒印相為棒大子四友棒以安華迎薛方方謝日亮是時清各之士又有紀復薛方則起的相唇林唐尊皆以明經歸行顯各 於徵發始流亡為盗賊都遣中即繡衣執法分替之皆東便為姦權亂州立臣伏憂之顯非雖該自然無疑其然此意識之都不聽轉兵殺如故內部愁而坐廣文累響重廣華應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 禮尚多人不能有此三難也明地秋冬在聚春夏在風食精飲水以歷四將中又當自衛食加二十斛塵美納地沙南多乏水草中必物故且盡餘 |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時師有疾疫之豪此四難也輕重身随不得疾行廣徐遙逃對不能及幸 者聚后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遭既空麼不能 漢義也死以避弃智也死於正被而畏事之預倫禮也死於適子之手寝而福之棄其妻子倫理盡於財哉勝乎其一死而四德備乎死以忠 而倫属之相依仁也 東不作为 在 哲學 作 和 作 **延**題升優 整持紀紀 **元后令官** 世の前海木へ二 展文心際不得肝為於支頂則是皇因因於公不共走用并悉在政府家和喪養養養人因所與關維國鄉及新門歐姓兵起轉僧也九年法令煩苛民搖手觸接來有至是關此不達,所屬元帝與此五十世獨以政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政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里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於漢正列大慢神多矣能义得裕乎飲酒不樂而罷湖更潔家里貂若黃貂又 安曹欽守在位成悉令·辟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循用襲祖縣鄉 暗泉城日書可以近美即乞骸骨去職鄉乃成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卒於家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式為宣死數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 為完的刺史亦以無直為名都是何數納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則不出力 我也之節旗紅维納 南本說其三小遭致之犯飲為南部 東天下整督地位不順刑者過奔如民愁然乃令民食王田者守得賣之 新性學樣不能無為每有與造動欲暴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縁為 察的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収飲其家律令書文壁藏 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資者無以自存於是正起為盗刑州新市人職 · 禁不得耕來縣後煩劇呈蝗相因微訟不决吏用苛暴立戚考緣莽禁侵 之郭欽時翻好避不污絕紀唐矣避離他解謝動稅治人王吉貢馬之才優於聽絕守死善道勝實部馬真而不涼薛方近治人王吉貢馬之才優於聽絕守死善道勝實部馬真而不涼薛方近沒人王持員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黃然大率多能目治而不能

í

天下側形式 民姓兵東明 東之民也如此則的新午嗣青徐之短在於惟帳美升有一言可以鮮天夜繁重不充田荒不耕較價騰頭觸斛至數千吏民間干湯火之中非國王色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会升以近者不悦為重要方春歲自動發遠 它如於春春立須小當為單千大秦丘擊囚級大司空史記升奏記司空衛送養道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處處地程以唐斯為太便節日國歷民省移在奢春乃身短衣小頭照神 一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害傳和家了見極陳所懷色不聽 化馬柴車精票以產器飲食出見男女不具路者自日車以系刑務 無宗起兵於虚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康遇刀 新丁都亦起兵鄉華 世城也 〇秋時 國教聖女起野歌來島人帝召問群臣衛城以希於连〇秋時 國教聖女祖野歌來島人帝召問群臣衛城皇死大于臨訴於本華教育後曹華 获其于宁美文青春孫宗皇 本版 - 風看逐年 「最大於是續自於整度子先諸家子的公配等」臣文司司を共為看逐年 「最大於是續自於整度子先諸家子的公配等」」という本語は自己是較住迎秀與相約結定語院等更易比較容易以及語大事通失日 著述自己 自己 音音音音 度なが、一日今海内清礼人帳漢徳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為世史朝衛本之十一一一人東京年東記 院名位戚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賢師法令盛士疑惑预加派湯望議織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傳曹朝騰唐偽以鄉 通佐弟較大了問通日今四方極能隱官侵與南陽原室獨劉伯升報兄

無禁納2并合少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多屬也即引軍與與軍及師市軍統合於是天意功乃可成今商赐諸劉奉宗起兵制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處與之天意功乃可成今商赐諸劉奉宗起兵制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處與之天,至天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 源の原, 回王莽首點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か思遠非一日也故使至屬因此得 是類編卷之十 姓思國今劉氏後與即直至也續遠通常除相結而大常遇則約餘時首 肾将議大事聚准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残雪百 冠胡笳 计性

如而立之寒心動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除內刑却及 迎而立之寒心動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除內刑却及 北華左袒則非其種者範勒而去之乎(下王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大臣 絕之作如帯如髮而分王諸吕女弟為悵此在網目千三百六十二年 虧損至德禧夫孝惠無子高后觀應從往以此人子儒主大醫劉氏不 虧損至德禧夫孝惠無子高后觀應從往以此人子儒主大醫劉氏不 而口前於故勸養之外無前語職和之外無典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之法不斧鉞不朝之主不授特受金之吏且目勸數而心田野足軒陸馬點臺情百金之貨後官無曳地之衣水松言直諫之臣除誹謗妖言 仁素之資童年酮就一以清中為治草禮宰相優厚親王民府孝弟力田老部裝局鎮非正也盖知術維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審治故商山之慈報胃頓非正也盖知術維足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審治故商山之為學等該也對三應藥非制也通鹽功臣非仁被國口監非智也人以禮非敬也追羽图陵非信也溺愛破鮑災表也欲易太无非意也。 一代大儒為之前而腎八攢於朝於是飛熱申韓蘇張憲章六法協曆公成康漢言文景術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於賢良方正於大廷將 情是亦像刻中之仁思也般發也屯人行家富上下無些民用和睦問 起威加海内坐軍皇帝之貴其規事已去遠公大然分養雅華非孝也慢之紀以培道脉藏馬金又之天下離不足以上城五下益三而大風一 秦兵皇三衛然響應省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選年號以待認命○新聞選兵言奉官應 · 西級尤渡水逃去畫提其軍實輜重難支輔輔並呈城爾於是海内豪傑官嚴重、大雷風壓克皆飛兩下如注演川底益躁水出納士卒游死者以萬數王 製造の一起食料共至城北部竹客迫乃東清秀計之秀後為圖書成政皆曰法の (C) 劉秀至圖院慶志於諸管女俱進目府北騎千餘為前鋒尋色亦造於華華 副鎮田彭執心堅守是共節也令舉大事當表義主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大殿勇甚可怪也秀後進承色矢却諸部共東之膽氣益吐無不一當日 在灰城區各萬雄類歸據及城以功功報您为許之異歸謂於城裏由明物關門在在市車制作賴加據為異監五縣為漢女所獲與曰里可心母為教華市乃會公鄉開所為平帝清命金縢之東江以示群臣〇劉秀後 新破之盛殺王舜城中亦鼓課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奔兵大<u>债會</u> 率五縣以降〇新市中林務将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勘更始除之更日諸将多縣橫獨劉将軍所到不屬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遊與前 不同心共學功名及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将怒曰劉将軍尚敢知是秀笑而 散強并力禦之功無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風陽即接諸部亦城矣今 で、百萬國風殿諸将見兵以怪亦皆欲散歸諸城别考日今兵毅少而武源百萬國風殿諸将見兵以怪亦皆欲散歸諸城别考日今兵殺少取武千順自報臣無數幹車不能載三馬能驅諸在獸院豹屋來之属以功威六十三家以繼承吏以長人巨無罰為國尉聽引軍門都到也养時追加 初奔兵将巨無動召神怪團昆陽功勝而秀軍中有侏儒和君章能後狼 六十三家以構學吏以長人三五朝的馬更十五十月月日,被諸明兵法皆下之具屬京前屬計縣者未遭王邑王奉於兵平定山東被諸明兵法皆下之具屬定前屬計縣者未養河軍院院院 奉手不能言由。在豪傑失望多不服三一月偏将軍劉秀等狗配因 千合戰為鄉之斬首数千級諸将喜日劉将軍平生見小敢怯今見 劉獨随更始立怒日本起圖大事者伯升物為兄弟也 误准的上纪 迎漢兵 ~照村車 京陽的一見好以是點拜為被勇大将軍,封武信侯州州落軍縣 **总约** 第一章 計秀為你 飲食品先 如平常 性深隱過而已未當自伐風騰之功又不敢為續服長飲食言笑如平常即日殺之者自民處就話起謝司徒嫌時總官屬迎年秀秀不與交於話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 從宣平門入火及校庭承明林 於敢人前公布消而本赦本彭以顯素能升痛拍之,并若此足以見其堂之不祀也主者犯以起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平擾攘之中使信先成 念然馬則光的亦被殺失安将而有東漢二君之處患難雖云性友不 宋厚士宣游俠下客之為战夷之後其處将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 後漢書以大丈夫之鼓動核起其志致盖遠矣若夫郡武王鄉到之被 及其志高慮遠禍發所忽鳴呼古人以蜂萬精為戒需畏此也 選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國特而長数旁共四會城下九月茂申 将缺之編因事李軟朱鮪东美 該北孝平皇后外日何面目以日 表動更始行就行

火要多者 新展で有 で有 日本 文教言 夏可 惠 黄素花 **计列** 政務 漢言斯通 事然自然 有對 100 所有 人知 自勝老吏或垂濡曰不圖今日後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官屬心馬,諸将過昔冠憤惻華反而服婦人衣奠不笑之及見司隸係屬哥數喜不过縣後事司祭何难校別選級都其一如舊電時三輛更士東迎更好見 おろべ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原州郡太军河北所過郡縣方窓 更始欲令大將伯同此矣宜職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對秀 始将都路過次劉秀行司隸於尉使前整備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 選至於盗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珍元悪雖漢祚復還而其楊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施處變 禮念元后為其所或為之宗主逐 五起等回在天民田氏之所以并其國的古義偽之徒往往若山方群五起等回甚矣亂臣城子之数世也禮施 可國乐館之所以試其若原 威儀之得失鼓 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見廠儀而想思釋大孰計一時胡曰者在思釋不在威儀也盖自戦国泰項陷民水水而漢指之一時胡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雜以泰制何以處民心如此即感民心 云爾 以五私議葬誦六藝以文藏言同歸殊途俱門叛亡。此皆聖主之驅除 熟成能否平置囚徒 甲首病平其不平也谁做除王本新政後寒官 **小 英基陽正記 米**伊周告君 高具オ **怎大功** 明公有茲 | 限为者 門が 漢馬 十 豆沒養地功為天下所物服為今之計,莫如延祝夹雄務 伦民心言高祖之業故萬 明之歌感 使着行各 *下不是民之命以公而愿監報則動天下不足定也多大校因令高常宿止於中 東京元功 一向出議時 加高林鄉 何為何首都入 以而取光為特 致為於武居以 助 而高之所以自許者予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為 所族及維伊尹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為呼光武之所深知然 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猪將答為其北。四周、四百之,與者在德厚濟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及 交案故為民之命以數語首李通取會實務兵漢首来之書五旦任使及 大縣而禹何以敬之也曰禹初見而親其延復英雄務促民心立高祖 東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寄師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 東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寄師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 東 赤眉所敗而二十八 将馬爾居首寄師無異談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 阿思到馬扶策林轉也 草追男及於觀夢回我得專封拜生孫京軍於仕後當同同日而落然則犯夏配天不失僧物亦員偶然之故意接當同居帝王之與其他為氣暴必大有過人者規漢祖入關之始除 屬之雖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諸特官庸人屈起輕作志在財務與爾者縣縣故非情報或秀笑因留宿為進說司今山東来安亦有首指之手剛曰不願也但顧明公成德加於四海為得效其及寸重功名於竹帛 爾事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将多訪於馬官當其才 久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氏也明公素有盛徳大 易克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 秀止之日卿勿妄言異因進說白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然因 为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較不御酒內忧府有涕江處主簿馬異獨寬等多 之二十二日 人工 胡致堂百萬王之至都禹扶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陰難出奇不 **烧**者矣 簡用之明定君臣之相遇也可謂善始矣而其相保也豈不善終手一南湖已谁之志至蕭正遣將軍衛禹将矣入開乃大書之以見王有一南湖已都馬謁劉秀綱目不為之大舊而但書於分述以見為無苟 屋循行即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

神法神事人之一人,是第五年 人名 人名 医克里克 人名 医克里克 人名 医对丘 医皮肤 地區 本 乃驰北上 認秀的者是史與俱北至國秀将公等不數大司馬秀在 医皮肤神经 中的人名 经有品 推布的 以轉行 多单岛合之 聚如推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或不久也奔跑 河水亦 **抱料用** 秦於朝國都尉以能謂秀於即即退見官屬城兵法度不與他府同逐自結納〇王 į. 在此不歸遂行安之奔按則曰子數裝城卒為降廣教至民財康兵於騎 神,沉達其子奔請民財會件一至限刊經會王即起從吏曰子數於帝正統 至群小勝大皆進授官爵民族為之語曰電工泰中即将爛羊胃騎和尉爛 華頭關內快由是關中離 八四海悠叛〇大司馬秀以政奔為長史時則 產作倪首初廉號頭牌羽擊頭。不敢視委或於趙崩日夜飲經後庭以 無性稅首初廉號頭牌羽擊頭。不敢視委或於趙崩日夜飲經後庭以 亦合乃令王罰護渡未畢數騎而水鮮 許稱在字典 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動國以北國東以西皆堂風等奏時民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稱教之即則下者王即経即又縁是 原水為日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次事備可以自盡幸平原水為日古之人若不特其或然之數而包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 元和**與**師 更影響 表 是更 漢民何計 歌如王 哈 刻不整 高 将 審 法 和形献 阿邓彭勤 は大な場合とナールー 天和学 否是看高贵人 即即果天允息 物在下以料 之役录 今下者王即假名田我輕集為合之衆遂振問題之地無有根本之回明來會議者奏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遠展例如形曰吏民歌今思憲父矣 東北技馬阿護縣各屬按與地 将日當群恭遵吾各中児犯法,尚教之必不私諸卿也〇大司馬秀引兵 **官輔亞指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泉稍** 公會一郡之在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騙置徒空失同此必更養好 公常欲眾軍整察今萬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府軍謂弱 為樣秀舎中見犯法軍市令於邊路發之秀怒命以題主簿陳副諫曰明 合至萬人移檄追郡共擊即即郡縣還後響應 **摩中王嘉既克延岑乃薦校尉賈俊及陳俊大司馬秀以賈復為将軍俊** 利害而深其縣於死生以因其忘挫其霸於抑其果說以大其所受而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靈爾也置豫危而福之投務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大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是天天之欲啓是君於武之中與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即即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果天即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說而成於垓下之勝果天即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說而成於垓下之勝 而侯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擒即南之戰交而王即廣至 幸而免者自貿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将之族以同2:以合齊是崔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以不以其幾不免者自且亦不以其 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脱潭池之役勢填於餓虎之家矣而 以替要一言與和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一下南湖日者也使不有利形之石畫安得有漢字。山形之雄傑孟聖所丁南湖日光武若因二郡之衆達入關之策山所謂委成業而臨不則 圖被獨故日與地 指示發馬已天下

大きの国如是今始乃得其 然能央不可聽也嗣馬亦屑之屬所向無前聖公野玄不能辨也敗少不為關王於條側處古悉令罷安映穿進曰王即雖破天下兵華乃始耳今乃韓州舊中天榜隱之中央寫生養條明原針造書門一旦始遣使立秀時期的時代大榜隱之中與寫生養條明原針造書門一旦始遣使立秀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将軍行高溯回邁退不做他之至也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信之後每所止含諸将並也為人讓退不伐勒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信之後每所止含諸将並 自造性沉鬱有大器将突騎來會工馬甚盛悉上在灣於克府請所付殿中文道以不能以替所入所在港原被商王擊銅馬於驅壓後及民漢灣人都有由的合數百萬人所在港原被商王擊銅馬於驅壓後及民漢灣新敗希散為裁並與各以於審檢查發素或網馬繼程各項部曲於將軍營五 一母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解以河北来平不就微好或於更始〇是時銅馬少敗也公功名已者以表征伐天下可傳被而足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 久百姓惠苦王莽後思劉氏閱遠起我英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怒母令 更始為天子而諸将擅命置嚴縱橫屬依自您元元歸百叩心是以知其 今漢雅尚王紀 一子前言以至魔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 於林東西天东行大府軍事謂何曰昔高祖留肅衍午關中吾今委公以同內軍 面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陰要富實於轉諸将于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面入願王以河内於斯輔陰要富實於轉諸将于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百必破寫岌文欽乘樂井關中乃拜到馬前将軍於麾下精兵三萬人達 展 小門所引きたしまり、 11月別の 11月間の 11月 事典 為足軍糧事属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禹既西肅王乃復引兵而北致 〇公孫述自稱獨主〇亦首樂崇等将兵攻展慶蕭王将北狗歐題度亦死的且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将家遂數十萬故願國號秀為銅馬商 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後 不敢自私主益重之銅馬諸城食盡夜消輸王追擊未破降之封其兵即 **峽為列侯諸将未能信城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物令降者容歸當動** 買為夷齊不念舊應可謂知人也乎 一台西漢起高帝乙未至孺子嬰戊辰十月計十五七二百一 癸未戚葬文二年凡十六主一篆主共二百三十年自高帝七未至 及暴主王蘇除戊辰起已已惜位至壬午又十四年與淮陽王玄紅 十四年

何水真 本院派住 九號 上 新七里である 光武克領 **使何** 短知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二 光或地京 惠收改訂 版名有示 而以本有示 像養主大熊白罰後有折衝十里之威我所以不令買後別将者為其主連破之主引軍選勵師後遺具漢器追尤來買後與五校戰於其是復 輕敵也果然失去名将閱其婦有孕生女耶找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 改元大放世的即位應天命順人心外正然後在非大義以至之也王遠至出 東連紀漢光成東衛名 今其憂妻了也復病對愈追及於歐相見甚識〇六月騎王即皇帝位 Ļ)世祖光武皇帝 先訪儒雅表行義與學校除繁前崇儉約東德之俗於斯島夷武〇城節大度才明勇為故能受川群雄克德舊物不及下車 然不任三公事師臺閣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於郭后易太 年而崩离六十二季原陵被諡法能紹前業白光克定禍胤曰 ·好圖識行封禪輔歌以直不得死馬援以熟不得垄所以中 各方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是帝之 Ŧ **代皇帝** 〇漢光武全 國關未從請 國海能光而 實內平武後 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皆時世界不正位號純松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軍楊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置少哉 這界回伏港分俸禄以賑鄉發亂者以安郡 **薄號王不聽行至南中棟孫諸将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自天下** 及事光武任内職與舊

光数知所 面無數 光複構物 耐之間 . 要人情相敬事也更個不當果成力疆水清耳声長素善吏歲時過之禮也,以日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散民矣此人所以異於當歌者以有仁家处 等養達言却學長受其未肉遺者與 成日學長為從汝水子為汝有事獨之而經驗後處令縣性 看視民如子聚善而教口無思言吏民親愛不恐欺之民常有 一一 一切此律何故禁之民笑曰律該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公無 九月亦有入夏安更始走将相当降部封更始准陽王〇初劉人卓茂蜀 慶子·總·将平居自以息意道之字。民曰往道之耳茂曰道之而受行故 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葵至自首與 被職也 教化之前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而先事贼者為編衣執法。白壁之 教化之前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而先事贼者為編衣執法。白壁之 制頭止漁陽之兵以件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 即民日獨開聖明之君使民不良吏更不取民今我最更是以以之之以 不管有争競鄉黨故書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受暴欣欣馬表平問為 世祖所以 **医高益壮** 想是不示為志能當益於老當益於後有首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 蛛性或者質材當脫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逐之北地田枚常謂實客曰丈夫 TIE V 无愿者及更始敗相與議日今天下楼礼未知所陽问國斗絶在悉的兄童 已經急社總阿澤正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來往更始以為院以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问國政富帝问為國獨獲属國精兵翁納一種也以產責其能脈輔維施也否則守裝廣耳乃盡散於親禧閩隗萬好士 団が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旅遣郡田牧兄曰汝大野旅倒が山東○馬楼ル時ン家用不足許其兄兄欲旅遣郡田牧兄曰汝大樓招黎其泉輿修故業自稚西州上将軍三輔士大夫群乱者多続は沿鶴陸○初成紀孫隗囂起兵憲僕更始徴勤散至歴を後逃跡民次憲太之二 新中國路數別米斯坚守不下市以安彭帝為納校尉令往該之期 明明造尚為之建職故 所以光後舊物等作人長 者方用共征伐之時獨對一衛吏養可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部又該更始無追騙王北伐自知罪際不敢降影 者方用矢征伐之時獨封一備吏處可成

25

類等。到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治湖曰臣所以應識者望能以忠宗別職所而讓之婦,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讓鼓琴讓見宗就於《韓鼓瑟麥其欽翰弘開之不悦何譚出朝服坐府遣吏召之讓至不與 尚書館の 西村 2、夏、之裏也最初、喪日節奏、中與共論諸臣徵觀其意主曰朱公威容德醫群篇學是公主先成之,許嚴奏中與共論諸臣徵觀其意主曰朱公威容德醫縣職會是公東也帝改容謝之時湖陽公主新集聯 回鄉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來廢棄水謂衍曰昔高卿衆安在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主全誠態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 祖實季和之罪蘇丁國之思令遭明主亦何要哉於曰天道難知人道易 「行園陵園東士奉中〇鮑水馬行知更始己亡乃水龍兵來降帝間水日之右立郊北於城南〇都馬入長安諸高廟以十一帝神主送人城因巡鹿為尚書即〇起高廟於路城四時合於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 新侯陰藏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誠叩頭議曰臣托屬掖庭有官城(成)二年我封諸功臣劉團等為列侯縣縣跨誘頭評 医腮脱的 統門 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〇故事尚書令史以次補之帝始用孝 将軍梁統等為太守如於阿武民俗皆獲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受然不同心戰力則不能午當推一人為主共全五部乃推制為同盟五部大 主金になった。 養間可如 私 開 原 序 序 問責定が 淡泉 人之经 世史類編巻と十二人 ★暴師經年帝自将追至下長安秦兵大破肉担因朱祁降乃斬之○劉正諸軍輔冀德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将軍同岑彭率軍討7年劉教友冬遣将軍岑彭王常等討之帝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冢率下 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於嗣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數 犯一輛 即縣大姓各雅兵聚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将馬異代禹討之物異。禹自爲情叛後威名稍損又乏權夜戦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於眉暴 透共車向出結友而去 功論於朝廷強重水也將都職处上徵龍龍自疑越及八封兄續子草米浮與之書日候軍有水生子白頭将獻之道遇群水皆白頭盡以子 四於意識於崇無所依訴将軍討諸不執納強鍵也一降者追其於國施達主義更的之亂重以亦得答逆之酷元元途戾元者悟人也 人漢比武却 献之道過群死皆白頭盡以子

			-1.4	E Bo		山本中子	Gran C.
X 新味精	於立二海命 被四衛與 時期 期 使 現	9不婚 鳥知高 ド人 在 ロ	1	党 任 無 勢 か		中光武東 安 天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新祭 を 苦島 株
多多級 之面追入包	基 使 #	5^¥				電影 程	
《题建 去》	上去立。	製作 人	を可且休島不能 被也弘不從遂大忠 を	軍野弘等。要馬異共攻丁亥三年劉馬黙於受行夢打筆客之難訴於受	义 詔 宁致休?	丁温	黄果草原
之本前:中国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人名	春期二	筵廳.	且34	弘宣扬	記徵學馬選 日真母與做你兵北道於東北道後入馬無以抗放你兵北道於人馬無以抗放放兵,是是以親亦居之敢	南公	頹重節
財務被長性	透觀型	丑魯	至不!	李华重	全中的	列局	首受命引 の西語 野川 八貫で記
日間直接が全地は	全海不	巨優	不逐步	高割足	逐去入以为	論威人	希非万
に 高日豊康 東京 本名 西日豊康 東京 本名 西 大 東京 大 東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京 市 市 市 京 大 東 東 京 市 で た 、 大 東 東 京 た 、 、 、 、 、 、 、 、 、 、 、 、 、	集幕 湯自	量の数で	吃太,	弄 漿糊	日非馬凱	快德领	红本 及
まれた 東央	- 卸陵总雅院 - 对蜀水水键	可以子が	直移性	交货非	在 論以程 2	以不民王	西蘭魚
在東州上鎮服民 前7回具東近東 信	加快收作終	用し産 戦付不 卒之出	大旦大	赤任锋	悬所拉之雅	黄而之	所至布威、紫丹県原
福田野具二作代后	即買去活能	既付不了	為運出	自恐門	97)以改奖を	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	左谷 法
大阪政治を出ること	一种群和周功	取情	敗巢	百数图	争致胁亦不	見而完數	化威信群 標標 新華
解終解起進輸能性衣傷	切林住洛不	敗歆	馬圈	歪為電	经情念计算	p貴武時 易其取繹	[5. 那 7]
随能社交原	して人口の行	謂失	空容!	展翠漫	眉光而得な	7氣關思	信群學
赤翼点相目	是外武光罪	不在	土套	要為異共攻亦眉異目亦眉聚尚多可劉則點於受任無功數以緣卒徼亦為客之難與非諸将憂也無得後多進在	無武敗也從	七中我	登都
師解明文報館、赤高餘聚東向宜園於陽河市國縣取數館的、大大東區地可消失之東陽過出以東京情知縣也ら、中府峰重要勞與白始雖垂翅表伏天卒起衣服相亂亦為不復識別聚亦整演為官民伏於道即自日亦看使為人功與與了鄉京	上至春後的美華俊節供賣工工工工程,如是明四工工工程,如果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程,如果在一個人工工工工程,如果不知其一個人工工工工程,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工工程,不可以與一個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听所見曲散其失枉不知人而已令慙受任無功。	後載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異養軍走誤麾下戰移日軍潜軍雖累合兵敕之赤眉小飢與以士卒騰以往先後	鄧弘等專為異共攻赤眉異白赤眉泉尚多可以息信傾誘難卒用兵 这三年劉禹縣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轍不利乃率車騎将勞折董吾之難岐非諸将憂也無得養委進兵	與窮宠争雖亦眉無殺自當來吾以飽待雖所以深致情於光武之任将鄰禹之海君也抗敗不勝念情而敗兵屢此豈非氣處之之之之與亦於之以然急其效遂迫此為然是以然後直以後為其然為其所以所以有於	あのそといり目がのでにない、其無之足以御が不貴其智がない、取願中用是道也置不美哉、取願中用是道也置不美哉	多降土 作 中 中 中 中 中
嚴苛量看得	親鉅為崇	繁 人	脱汞	必載へ	當村北欽	御道求	态
速證實盃等	5 ○ 唯大	君而 !	鹽利	是 颗	73.74	当不也死	自作
局交量議分	翼神.	異合	至 61	觸和	汉之系统的	青木呈	修見動場
廖東 白别男	學文	不整 :	軍郹	透及	飽浮度逐	甚素者	要者
東東向電影 新属 可請失之東隅 對電子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名英格兰	溜闔	竹文 :	產公	麩箽	不吾以饱待號の再之海君也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をおりませんだった。	都当
家東向官園於橋河市司請失之東隅出出以有重新異口始雖垂翹出以於雖垂翹出以於雖垂翹	馬與學亦屬約期	· 而已。今熟受任無功	異棄軍走與麾下小卯與以士卒機	南齊	書以飽待機以逸 再之海君也 非氣度之不能持久 が遂迫進討の	青年智品青其不美哉	要為那縣所
帝以超過只	期の	曲功 `	下修	<u> </u>		其 布	<i>PI</i> T
						44	2.00
同海车 於 !!!	東 製郷	成状建根 句語東不]	卸光	学 虽诚	以特 不划
. 杂铢 166 事度 - 兵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御光 大武 一之道 第	野 野 球 灰 板 成 成 成 成 点	以特 不死金子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75-		沒有刘金子 謂 [7] 正子 謂 [7]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析二 上 月 者 遺 髪 以	75-		死耳が
章 · · · · · · · · · · · · · · · · · · ·	藤 関連 ・ 関連 ・ 一 展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 大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斯二 用 用 題 水 其	75-		死耳が
章 · · · · · · · · · · · · · · · · · · ·	縣 製學 完成 作 版行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 上清大隆 在 者以其所	75-		死耳が
等等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宋上遣伏隆使 张 二月副永立董憲	75-		死耳が
等等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遣大隆使我以来 二月副水立董屬為远 有以其所愛及其所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死耳が
章 東震い 三葉の 東震が 一月遺大中大大変 を言於帝自請北以 一月遺大中大変 を を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本は上林を下次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遣大隆使我也本欲 一月劉永丁董憲為[韓西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死耳盆于及丞相徐宣 新教之第二十五百八
章 東震い 三葉の 東震が 一月遺大中大大変 を言於帝自請北以 一月遺大中大変 を を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未上遺伏隆使我也是欲留 一川劉永立董屬為阿西王 着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遣伏隆使我也於留隆與 二川劉永立董屬為海西王張也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叫之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遣伏隆使我也於留陸與共 二川劉永立董屬為海西王張少為四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之謂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份 提不且許	不低發音	新上清大隆使我也次的隆與共守二二川劉永立董屬為[韓西王張少為[韓五王張少為[韓五王張少為]與五年 第也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以時進兵無以臣降為念帝得隆泰及民國教士而受永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降奉使無以一章朝為朱之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 水水的隆與土宁二州為阿西王 34所不要此之謂也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在 大学 「大学 なき を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大学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で の で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の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视着帝謂歌曰今西州天李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丁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湖 一下帝 東京 一下帝 東京 隆和 「一下帝」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と、 文其将野仲児以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大きれている」では、 では、「は、これでは、 では、これ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では、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一一个其所规者铜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者明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康。 一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次母也 集冲波旅信者见各场四色等锋全于久岛超至却中母步減散減喜無感上回鄉所謂鐵中錚齡之鄉蘇聯門城廉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東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親黃帝謂歌曰今西州天附子等 夏麦心巨山事與韓信请查兵事同 東澳州所的 鳥紫 嚴係 品山東攻張忠以正鄉地帝社其實際 不同 电影响响的 馬索斯爾 的复数 医唇骨 电电子电影 化二角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响 电影响	東京で日くられているとなった。 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	成分 人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不明 顧顧以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惠流涕民臣於中而受利封隆追問使十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執済逆雖一臣東漸未之十	可用课道:	一一一个其所规者铜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者明馬恕亦看而仁乎其所健康。 一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次母也 集冲波旅信者见各场四色等锋全于久岛超至却中母步減散減喜無感上回鄉所謂鐵中錚齡之鄉蘇聯門城廉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東軍馬令益于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叩頭曰去唐	死耳益于及丞相徐宣以下 我勢力軍二行五百八為軍
十一月遺大中大天聚歌使视着帝謂歌曰今西州天李	東京で日くられているとなった。 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でき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いうな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い とうか	成分 阿近平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所且於之乎光成之言所以於後以 東近中日於後之水澤及以成命矣死就來以此時代而還求還也其後初來接種後三月以	不可與頭次時運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公民隆於中而受利封隆道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状受到官吏漸為朱文十二以上	川隆不聴求得交命改遂執 取換為特度立二人為王盖 東王劇永樓東方籍帝以董	一方湖三子市仁乎其所根省嗣馬松赤眉而仁乎其所別三子南湖三子前、空之主、少忍庫待敵人者其惟光武皇、皆瀬服而無後患也。 大寒 明泉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東 に 大	交母也屬仲族旅信者也各母族誠數該喜無感上曰即陳軍馬令益子君臣觀之謂	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祖降上所得傅國衛緩緩所以數費也明乃遭動教乞降。日盆子将百萬泉降陛下将何以待之命白待汝以于戰者一年,一年五百八為軍 "横門以行之才是很過才同等別方失

业子阿足 人給ガエ 京京公本了好起以母為名臣類将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或必束手自歸則公孫在明時建議将方於職家四州方名未知的在奈何數曰臣皆與應為相遇及安 教建校保 射石有玉 日當所無版因認為進擊彭龍介以父児與龍同功又兄弟與在京節者,也故前即天日至重薦的之其及城區朝衛田附石有王聖房八為北城之力,也就不有王聖房八為北城之方中也別帶如劉道其演擊五枝於爾門被之道耿弇於遵等討張 同至 少部後日卿敖遊二帝問照道今見如使人大斬後垣首醉財因 兄問之更遺存第國入侍〇八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孝未天下亂臨胜 前至獨还使数鄰鄉鄉縣的後進臣臣令逐來陛下何知非刺客灸人口數令之世非但君擇真赤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於蘇州必相善臣 河自己之势不足圖也帶依之始令數便於對為乃奉奏請關帝報以殊 這個過語報口将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 不主新 印度 一世史類編念之十二 光武動が 一度除物則又不喜飲酒黃意不養日如如言及復勝耶為奉所 家, 廣元弘紀 世月

人名教而星 是好為不 不養供 松新命托 新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兼疆大改其未流行総補之事勢較然也無文勢事事後起於今乎将承運透與在於一人也感曰為之蘇與與團殊異劣問問版一門等限於均渡日代才便于華區立事奏世界行及看著納村之 牌成分郭极為原體大帝俊乗離亂之後養民訓之開示威信盗賊銷数同敗逐 头北言 建既不得數乃引還建本道死我奔下取○彭龍左頭子密等蘇耶物縣內民之遠來檢食不足於數挑戰今問管休士所謂不戰而民人在著也扶 雕物○應篇問於班彪曰住者個上戰國並争數世然後定意者經構之司去會以顧明為社稷臣将軍得無实立等予老賊當族其各属立馬會落已自疑遊及發延軍被之發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明段諸将書 候也此而可候漢虧的不足勒矣不養為名見此以不義為有以此不義莫可不能則臣服示王應及乃府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見此以不義英可称恨人也三人殺龍以降帝封子為為不養侯 **外籍機遠近俱發候號樂合咸解劉氏隱必後銀已可知失黨白苦戀失別憐惶脈離鱗哀華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能籍號位十餘年間中傳承樂制改立都縣主有專已之麼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迹在職五年。**户口增倍 平敵将軍魔明為人恐順帝信愛之常科目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 黃堯學舜曰天之**曆數在爾的蘇**亦以命馬至湯或而有天下劉氏及堯其應劉季逐而将之時民後知德子,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暗切之日 伊率耿弇等整 一被索於甲原大破之上因的弃進討張拔〇帝以 賜吊以朱其益山亦君臣一奇遇哉 歌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鳴宅賜財以恭其之賜家 一南朔日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翻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散盗累奏 一南朔日郭綱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陳弟是誠直臣也出守 使名見於 死二 能好合 投ジが 於此作即自在為南身與主軸等石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 即即以作并為 與此中國 新星 和等石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 對於他惟撰轉素二世時前海財化最新且版石龍川今遊於 超日 獨有用 對性惟撰轉素二世時前海狀體新月版石龍川今遊於 超日 獨有用 對性惟撰轉素二世時前海狀體新月版石龍川今遊於 超日 獨有用 對於惟土字與關節合後,稱即於看著所全版教徒以 和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不成之,如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理解上字與關節各後,如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是一致,如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如實献自宁河西陪帝成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逐末能自通乃從院置

使奶油茶之十 大照其数到安國縣信欲與将軍共言品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有然能之信中在以外與外面的所以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應而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令亞藍神縣共和國心然元計雖遭子入侍、张着其險院的其未了可以 方也一年九泥為大王東封國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見面養土馬優監計監察了不可平置乃止帝使來飲說為選子入侍襲見劉求彭龍肯已破城乃聽情見不天下有一尚以服事殷今王無崇周之作而欲率未可之事招述禍患無際情事天下有一尚以服事殷今王無崇周之作而欲率未可之事招述禍患無限情事,便置達了入侍養終已師知每自此西伯議欲狩王鄭與曰首文王三分敗縣事 本之重也即其保全功臣 其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乎雲者之 號為咸陽王帝坦然自如即乃以章示異真乃天靈地戴之以春南海 際之其 (東流武紀) 原文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勝之地光武未開臺塵城文/常次人上萬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自心然完計维達予入侍张省其險院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思問人自守國王不成其散衝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脱於湖神龍失勢與蚯則同**

光乃備安車玄線這使時之三友而後至車傷即日至其能光即不起帝物色訪之は地以外為廣後的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来約澤中帝與其職光少與帝同府學及帝即位光乃學姓名應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之 王爾至而不能風群方威遂志士諫任斯所謂举地民天下縣心者乎的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嚴中失若醉方達前期而不肯至縣北周黨人漢書司漢室中微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縣幽人來之若不及獲人漢書司漢室中微王群集位士之諡籍義慎甚夫是時很就發見相 **阿州也逐犯之良數官後連徵不應至於家** 四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者禁而取大位何其往 為是方法 **炭光乳質** 人物成東京 有不恐光**畅** 在恐者非是 自 名高而思 一千度名高 **予禁や主 則呂於所富** 君立と所 精苦其間以限其進子內侍公孫本 遠據巡ლ刀謂諸門曰且當置此原國六年吳潔等接吻終城為新等常麗明龍將師王四進丁東承子 以全君臣之義哉以子陵所以為君于而後世學者不能窺測其本心之學光武置熊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上有球薄故傷之無則執若不仕臣以非識而見能點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跨跨與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跨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跨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以相輔子以其事之淺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貶以相輔子以其事之後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試善任子陵平不少貶 固自有在榜其鐵量素高山意潭然不露主角是以天下後世莫海而及川便後之論者雖知光之不愿為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原者其意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次補益中與惜乎帝不而惟以故人待之復命之禮乃欲臣而用以宜乎光之不應也向使帝不屈以官武 測城爾故備而論之

人上世界の 逐行图记 奪華·於一世之後天下幸也帝永其百自是校 等所以功效吏皆積之至長子孫問者异宰數易此新相代應劳道路舜其视事 **他水西瓜** 八世見效 特殊不可 西州史 · 文令司隸州牧谷費所部省城吏宣縣國不及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大我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戸口耗以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監 是例中民飛賜珍質號吊詔曰倉平爾蒙宣拜牌忙河麥饭摩意文不 源無自夏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艾時主簿也為吾投刹棘惟關勳 能館外皆談絡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官醫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O 九月就金吾朱泽上疏曰昔茫好之盛僧加三考年此九大興之與亦累 四十餘縣吏職械損十置其一 又按叫紹六月所下藏十二月即紹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處呼人君势提酒畜魚而格其水牧羊而費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所獨見單位然六年長然不知一時別建立然六年天下向半常人飲治修文物粉節沿县之時而行改堂已主荐大走遊床俸禄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前之福先武即 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於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市學法書目君非各賊臣礼子合平は事情人皆欲為看事耳時 寸數代類簡O十二月語曰項 九武范出 散垂 百里少長 不可及 可及矣 京聖八十章者不得言聖然明不善於好為而認不 吊言聖書之於 即此或言事不再至上十章者不得言聖然明不善於好為而認不 用語 包含 上封 申人居宴籍 解明國林官 獲 張民 近 血 書聞 兵器 苯○是 乃降 田食 記百僚 七上封 曹縣 即周林官 獲 张民 近 血 書聞 兵器 苯○是 乃降 田食 記百僚 七上封 曹縣 即周本 三月雅和國車騎材官還得民 还能远隔解忽 污灭下 电音处据 雅教教 采礼其利也融剧為史甚及得觉智慧整态不均淡的感觉使 张正 為本語為委成功造難就有歷交指于陽文修文七方孫經典為輕特遠校而輕近故 Ma 者 相國之禮太宗殿奉輔之權陛下宜修文式之聖典張祖宗之遺徳勞 · 東京公臣者歌為臣者劉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保 光計可至 第五號令天司農江馬上言宜令司直校尉督祭三公司空 孫陳元上疏曰臣問師 李之随耳聽柳雙嚴急之鍊其充配二宗而才喜及之者乎 門前別員並能恐懼修悉輕於為祥失光武之遇日食也一應朱泽守治的荒废以無溶開西數的聽言於巫成高宗因雅难而聽言於祖己治也無放於無常國為數的聽言於巫成高宗因雅难而聽言於祖己和無意以與深溶開西、新野野政事與修胺总故與秦及之 月行疾也日君象月已聚君方急坑病極地朝君則臣從迫故月行疾今 大中大夫動與上疏曰項年自食每多在梅光時而合就去韓謂不其皆 韶關口陳至誠帝復賜融文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從當昔日将軍 老求無其之利此三者雖問任夫猶知去於而臣獨何以用心謹追弟女 如信制實驗追事主意書曰臣職雖無識循知利害之際而亦

的與宋為之書程 知道者以 锡來 本株特的位意者謂天誠有是書也夫王氏於雲百姓思漢父失光武 東北州郡 (東京) 本 (東 其神也帝間之意日常随其所依祖心隱也褒則制其肢體易失気态以至底入年春遣中即将來飲稅隱肅取客數數其守恃金惡當大陰已付 故於天於陽位報本及於所當為者雖承秦之後古禮散六官記學士夷改其行事。盖儒派之英傑也同乃敵於藏文牢不可破职王者父秦道者以義處命術數之學盖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道者以義處命術數之學盖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前致堂三強書原於县之推性知來周家一世冯三十十年六八百叫 大夫考古定制鐵何為裁前與當極論其非以解主然一被結查還出 即位之初直從事馬被其崎岖南陽新野間間劉秀當為天子,一日以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於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教舞欺問 事托兒成果取帛書五魚腹中世之義人始假文書以設世矣王莽因東上里主書祭祭長城以備胡謂上秦者胡也曾不知為胡亥陳此起我上藏記之竟起於左傳報取神怪一筮論說禍福肖有依據至臺 小為鹹非之耶與惶然白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辩 杜在光武之治世其官業有難易耳 事帝曰吾欲以誠斷之 電光禄數郭靈諫日東方初定章為米可養 和在動用的帝不在写 部子横之横之 好鎮的建 送所鎮融以久事方面惟不自安敦上書來代記曰吾與将軍如左右手 來放班舱 曹操不且盗賊群起起冷震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縣動帝聞之百名格不用到于無相同 日自将討平之城議此世常終到常不敢自提終而帝曹寶四組後照照相同 日自将討平之城議此世常終到第不敢自提終而帝曹寶四組後照照 耳數執護退何不曉人竟勉循士民無擅離的曲〇點照益起帝是它六 **健康以及物質於對太原過序為數時為學所獲字欲降之序大祭屯中等三丘縣的体於 軟皆諸納降大兵不敢而還重幸度收約為歲剛太守〇冬公孫近年至** ۲ 班坐絕麻鞋縣人处」在諸将之右進幸一即語告院為日老次子自能進軍養果十餘萬皆降萬将妻子在西城龍略經區院官縣市勞場來執蓋形勢關示表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日處在吾目中矣遂 向使之漢多彭園西城〇八四縣封實融為安置侯騎恭時旺 騎上五改父子相見係無他也者逐欲為點布者亦自任也看終不容於是許其子 縣 因說陳實府即有土崩之勢去進有必破之状又於帝前歌米為山谷指 言於是郭寶香言東方 八月帝白 我夜東晚鄉縣却借生吳 諸将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循豫未决帝召馬援問之

南大川北河江里也 制四方 パ 100 一名間 2字代 歌使路坛 机小汉元 1 官用儒術對酒致樂必雅歌夜壹縣對鄉、臨終黃戒蓮至問以來事終一般的小心克已奉公實賜蓋與王卒的求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 也向日皇雨文城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辞意不屈必無降公全之之矣欲降為降喊惶恐即日降諸將背質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軍師皇南文出調監禮不屈倘然斬之遺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數乘之臣也前年蘭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至済遭寇恂往降之惻至峻遺緣之世 應西文展象性比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波供方後院阻北島東第一點年等一帝自将而征范恂諫曰民安道里名中接應近便要途里十年夏征西大将軍馮與学於軍時轉は○既為将高峻褲兵優高上應繼嗣之計臣重致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清公平及哉 鐵書於情而不少子能方十月來教等攻破落門院能降王元舞動聞 文得其話教之則處亡其應是以降耳諸将皆曰非所及也〇門精疾 本家無私財兄午以其無子受養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商文臣司務各間於海內廉白者於當世所海質賜盡與吏土身無奇史臣於在爾将案與連武諸公相世者多夫其卒後於升上流稱之 九年正月在屬将軍除道本 言其後朝會帝母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於征度者子 重新公司 事。 河湖九里 理图以译 天下各個 通信 以上, 一人是時在位多夠由故舊故侵言及之郭俊守顯山远帝城上劳之日河 以上, 一人是時在位多夠由故舊故侵言及之郭俊守顯山远帝城上劳之日河 以上, 一人是時在位多夠由故舊故侵三及之郭俊守顯山远帝城上劳之日河 以上,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侵三及之郭俊守顯山远帝城上劳之日河 以上,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其我彭縣詩無故景〇郭俊為丹州牧 以是一人,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一有湖口光域之与情故也而能來之降即聽物和之養以法庸內治 是一人。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人是明在位多夠由故舊故假言及,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以高,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以高,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假言及之,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以高,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是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至,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以高,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不可以是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是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舊故一。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善, 一人是明在位多的由故善, 一人是明在一人是一。 一人是明在一人是一。 一人是一, 一是一, 去二十餘里帝間之大驚使謂溪口比較公堅楊廣劉待其來攻轉營也同時十二十年是漢特世勢二萬進過成劉阻口北便副将劉尚上臣即相 潤九里京師蒙福 中臣事害臣不敢自情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養夫理國乃得賢為本 大不敬官賣戚尊重而永勃之朝廷肅然於莊孫風絕恢為都官從事恢 ~ 漢光武記 的無智用步騎不飛水或前門 不復相及幸無

| 「神後務開風信寛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総大體而賓客故 以外の一者以客與切之太守目前之廬動で行る日保志全高死亦矣恨於受毒とれた。 *1、*1、*1 断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它即獲玄玄不請亦遺使地史朝為卷之二 表に大戦 世紀故也君子見危役命乃誘以高位重解于融日且呼至京計之業曰丈夫 我搬師與諸種憲策加騰西天守馬接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隨中清信病卒獨船仕至管湖於職太守於是西土皆院莫不歸心爲〇多很多已卒何以中年較所在遠其京錢而表字華之閣徵數船任永馬信會永 事為期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馬信首託青首以群散命帝既平勒護玄郭田而宴日後之哉橢班殿乃對使者伏鄭而死難為對船不肯住述來 百大馬猶識主况於人子王時先自例以首付使者还然逐沫時次屬王 送寫那王皓王嘉如首於至七聚世妻子使者謂為曰速收妻子可全對蔡子· 城中頭於太守顧奉家錢干萬以贖父死大守為請述許之述又 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管百日方今天下分前就知是非而以區區 為博士業固稱來不起心盡不能致使大鴻臚和翻本語如業后起則受刺述兩胸堕馬腳螂,而死延岑以城降動地悉華〇初述徵屬與發索工不得食並渡漢因使護軍局十唐即将銀卒聚之述在大亂言一作於 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子業乃數曰古人危却不入亂却不居為此 之身就於不測之湖子朝廷金恭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已 漢庭送 歌於爾如廣如文間八戦八克臧宫庭述時延冬或三合三時至 力人自為戰力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條節将官 日婚於是引兵與尚合軍悉方迎戰大破曹言而斬之逐引送於衙一日是 令不得相救漢乃名諸将屬之曰吾欲潜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 列丹切 **若大** 劉斯 以馬僧慰也上雅不喜聽首樂千不持珠王黎則高是失於無事之的于時間易城地轉勝門寶餘價值百金韶以無賜騎士馬權數正有門襲車與第天手車襲出及服等所可與明明十三年韶太官勿受別國異味時異國有獻名馬者目行千里文獻 **香早草** 就 不言一樣 古典深有 お臣不然子武威即今年親見我之日奉事上 更好臣 山乃太守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劉斯為國家僕將越食四縣李通為國際後不願聯等○晏漢自劉振旅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黎将士功臣增邑王新帝從之認諸王皆降為公侯北部湖氏下や嶺非从縣新好縣地外,近時也然此東門候為深到蔚縣明縣召縣鄉○朱桥奏方者人臣受封不加匹敗中東門候為深到蔚縣明縣召縣鄉○朱桥奏方者人臣受封不加 開大買後為限定侯職軍食六縣餘各有差已处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惟奮與車就道帝以是賞之〇雅以侯冠恂卒 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継董如社稷宗廟何書養賜憚竹百乃四從中東門入鄉陳則明日鄉上書頭曰昔文王不敢雖於遊田以萬 一是五失名是延對日使聞完臣不私 五〇帝以雁恐ぐ任廷為

光武任全 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的容有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禄無誅譴者是時列侯唯高臺灣園越好展惠歸三侯與公卿泰議國家大事息遇甚 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朋在武将而漢暗心亡豈非造端之不在外戚期在宦官不在宦官朋在武将而漢陷心亡豈非遗称之大所以後何必有所歸父主職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之派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乃以功臣例不用謂之何故夫天下權之惡宣情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将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足必為照帝敬如恐勁兵賈也要臺灣特平時專以律武自名者雖不及為所收野之士惠文景武之 而漢序請君英能及包者宗祖之落接解兵権則無手母矣,其若厚禄昭別以表其楊別藏賢祖以養其力母此所以善於保全。其者以即臣對克有於者本能就權比勢以循於大學校凡功臣之後,一時則曰光武以東華貴三公而不用功臣論者多非之子謂古之功 者奔制也而先武不自筆安任其警受尚書乎 不得光式 不能容散於上前證成将經沒指天電地言技則功故坐免歸田里帝猶所表達也一與不明必有言美意子所必來為先武特也則故好直言無經論帝每時不可知美必止公之尊無罪免責而以直隸死則故好直言無經論帝每其犯其之人,以上公之尊無罪犯責而以直隸死則故好直言無經論帝每其不可知其犯與之獨而謂之產矣 等為不照同辭 医恶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美華等 意思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美華等 意思加好机心管及良善也語言略也者宗然為更定律不報禁社事的 取浸多的刑罰不要感人物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輕刑之作及生大 軽禁納 刷 其才能 見識記欲其恭請是事恂恂守道不頭其有才能児當傅以連城廣土室 「同で語だすら、闽ヨス上と五十三ろの五人AGS下目を好る。 がな時央華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後粉後前紫至乃十存一 世の類があること 不釋復遺便宣語青之歌了字學皆自 刑三十四事財出輕其私正爾或班一縣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成功十四年大中大夫游統請更定律不報上疏曰臣稱見元帝輕殊死以子之風度雖經國之稅無足多該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美貌統聯 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居功臣之名心不自安好召會進見容貌辞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就建平城而盗 以後著為常生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爱制百姓于刑之表表之為 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詔勿得後言 氣車恭已甚較群爵位上疏日臣融有子,朝夕数平以經典不令觀天言 之苛處神人共復以致其子松境死皆非命而其卒威族傷乎說此既不断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失而深然曷為有此疏則亦雖不應耐統任節大度必不以重刑為治失而深然曷為有此疏則亦雖不應耐統臣臣斷一衛無以大甕效復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贬寇 似若不能已者意無之心實數去權責以希不納又何知也管獨詳味 即相之位。此則邀功越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備至乃放遠權龍恂恂 後漢書回實無始以東快為各後起風塵之中。遂蟬蛇王侯之耳終廉 一馬〇以質融為

3

集要覆收不敢犯案彻民耕稼以致殷属百姓歌曰桑無附枝來穗两岐塘蒲峨精 一四二千百長更呵枉網艘不平者○張堪拜漁處太守堪楓事八年匈奴育嚴恕言語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嗣縣賻縣非上由是益奇愛陽道說者考不可與中日河南帝城多近臣高陽帝如多近親田宅諭制不可為進帝令虎賁将官為為孝子子 即數當欲以聚田相方耳、坊、市口即如此何故言詞問國職不可問對不可問,辭街。賴衛等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赐年十二在極後言曰吏受河前時不可問關不可問關不可問關於一灣的擊敗,於長利以及後,於是利東大千多為許巧或優饒家右侵刻羸弱時限時諸郡各農達數方以了了國也上之了人。 売之直言 武福 に明 二 第 家總两坂 調一 追捕敗並鮮散從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魔筋緒齡級印歐鄉使安生業競等使者下即國聽辭盗自相斜猶鱗猶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 下門是膨线較少成禮墊之城槽具槽也言不少 其子皆自我即是散不善死也 對五之言非人臣之利が國家之為任必無重成又何必與一 指天畫北於君父之前則過於剛切失是飲不善读也免歸田里達使 指天畫北於君父之前則過於剛切失是飲不善读也免歸田里達使 一時的豆君有大過則人臣直隸而死固其所也若散所論意将認古 對五之言非人臣之利为國家之為一時 對方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其子皆自我即是就不善死也 帝以天下墾幽田多不以實旨占又戶口年紀至有增成乃記下州郡檢 原子十六年。即國群盗處處在起別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也結十月遺 **自是牛馬放牧不収邑門不閉** 想越而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言於帝日空間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児臣能得之於君乎是之感發后乃必實人陰民 發張讓時 嚴廉 最高将之至異立為后子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其人陰民為皇后郭后寵寢數懷怨慭 世史類為孝之十二 別務於中 克行 赤花に攻 展得五歲 臣所不敢言雖然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 太子曰父處疑位一達華道下近危短不如醉位以養養母氏太子從之本藝胸立無治語不善其失常見與郭后既廢太子獨意不自安到恤說公月廢皇太子雖為東海王立東海王弘為皇太子弘書與品縣與太子降和不得於豈可達而不守哉 交此女子徵削徵或及拜馬援為伏波将軍以擊灰趾大破之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碩衛藩國上不悉建四年者教嚴六月記 既治王道成失使光武於尋巴南伐王即情雅雕蜀不寫之時一必恭系充之政而有崇道行之言所謂知宗知剛無過不及以趋於中情性直讓又使可隸督祭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流帝皆納用官是留意 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哀宣過聚進明而禮所載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建議斷然從之意隊四祠養有異業察息之情不明於當年失禮之業的民国,我非與哀朝其崇藩統同事於載米有大不可者,問統等的民国主葬集時漢祚已絕光武楊年禍亂當然崛起雖祖高祖而敬於是安徒四親斯於靈陵教孫劉珠 克行之其不為人所禽也然布 人養光式紅 長注云通謂遊失人之子尊無與散故以遊子等為應元應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主出行ツ奴職衆宣於夏阿亭條駐車叩馬以刀書地大言敷主之失機無無禁。至度以當為郡城今的陽公主を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更不能得及無無無空經報母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勝令義者之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陽令義者之以禮議相厭嫌不以許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希加場當○賜強陽令 第1以青 未至於绝之 ・ 以重宗統 実 に 子 所 **春秋無**立 謝主官不後强使填之官两手據地終不肯俯無聯主日文权為白衣時不須筆請得自敘即以頭擊楹號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 欲養轉殺之當印頭白陛下聖他中趣而級奴殺人将何以治天下平臣其恭為一吃奴下車因格殺之禍的無緣以主即還管訴帝帝大怒召置 衣同因故禮項令出題果業及言賜錢三十 藏工匿死更不敢至門令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手帝笑了。 おえて 不放京師東不受所繼亦順權法及這之成布機獲戶惟存大麥散科不依成就不可東不受果重查本榜云大姓、公於升級人而宣謀之其的維不后因故國可令出來提舉及言學等三十二人之則將更由是能轉 外光武點而廢之建滿多矣且惟郭二姓竹非貴族春秋之養立子以未至於絕也郭后羅褒於數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禮過失不聞於中西至空回可廢者謂不肖之極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 法无武礼 "万千不與白 7週 **与装潢**机 **十步歌歌 光似飘**隐 十八個選 天下車等 **鹿比波河** 子應當賜之苗倚刊以示於東言侍子見留鄉護尊至其且包其兵妻遵入國姉師即俱遇子入侍項得初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選其侍之近二十一年兩里王賢族頭各賊名钦惠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一部 後思為光禄動帝間是目前在江陵及風城大後守江磐虎北渡河行河向火叩頭火華城後為乾農太守於蘇納澤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而于二十二年以劉尼為光禄勳初劉昆為江陵令縣鄉橫縣有次炎是於此即 ■上震機自請略希許之使出七衰國語自官相道接調養門即保松養上在児女子手中加進日部為烈士當如是失十二月匈奴再%天水疾]時一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頹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性疆力機即成二十年五月大司馬廣平忠侯職班終故將 青是漢英漢病需軍無 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凌期十歲乎更民又言陛下至酒會賜吏民後南道的租一歲婦纏餓微於父老前叩頭言顏賜沒心鞭肆止擊然〇九月帝幸南遊賜後三歲上幸商赐進幸汝随兩胡縣公 實情之何言識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一國日凡人富貴當不可使後敗也如鄉等欲不可後敗居高堅自持如思 白若方整厮民械激湯東士帝時進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 府每從征伐帝未安等倒是面立或戰不利諸将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不特外に が長者に乗 首級だけ 世上類納水でニニ 匈奴钦塞 朱花贤将 聖之切 謂友人杜情曰多受國厚良年迫日索帥屬地铁眶也常恐不得死國軍院 改造接行四萬餘人任屈後稱鄉稱翻譯五漢海縣原鎮縣是新縣 的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機擴發顧將以示可用帝笑曰矍樂哉是新觀點離樂九廳远諸江縣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接曰医西縣樂光廳远諸江縣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接回医事党之令東汗齊軍北在匈奴率属四夷完後遊和帝從之〇七月武陵 **変門米順能順水為藩職并禦北魔爺下公鄉議者官以為天下初定院門上門整頭水為藩職并禦北魔爺下公鄉議者官以為天下初定院門以幣市為附為公都大人共議立日逐至此為呼韓和單于款五原門外幣市為附為公幹十二人首頭的考也前與的,即即以外市為附為公外市不首級之外盡對將也納來的為於東不存首級之外盡對將也** 中國空產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 即走馬載無之矣 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譲白雉太宗 文字之《四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譲白雉太宗 文字之來西城思漢威德成樂內屬數遣使黃質於漢顛請都襲聖上遠覧古 百至生三 物象之應是否盖難順史官令馬入史策 □去之鮮不自足以為精神所致者盖未知割足偶然之對也回物教之應是否盖難必也然藏有水旱或祈而浮之或樣而 ~ またれた · 一个一個事殊難得調聯時其介介獨惡是耳外介爾思多來難得調聯時其介介獨惡是耳與表情不可非心腹目但是長者家児 ||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大学は大学の一般である。||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一般である。||東京新華をファンスの一般では大学を表記を 尚類 類 場 不 成 縣種書得失其序字機兒子賴敦並喜談議通經恢援前在突趾還書誠之曰菩 5分別以下莫不惮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 納限蘇分奪和城宫宫目匈奴際及分争臣照得五十騎以立功帝矢日十月日逐匈奴王比自立為南單千遣使詣闕秦諸稱臣上以問酬唆侯 常勝之家難與應敢吾方自思岁 |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寧死不頭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能輔長一欲汝曹聞人過失如開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 縣可常之實也接軍至聽鄉屬職擊破蠻兵初接曾有疾居首中即将孫取印然見其無接軍至聽鄉屬職擊破蠻兵初接曾有疾居首中即将孫配門已過二十五年夏新良侯馬援卒千軍詔収其印綬精援卒千罪見書被 良縣城嗣豪俠好義要人之豪樂人之樂父丧致容數即母至吾愛之重 炙 次, 沒 所謂 夢 完成 交類 治者 也 各条 化 人 电影 好 為 行 浮 連 都 是 对 我们 有 是 不 是 , 不 輕 声 子 所 謂 夢 完 成 交 類 治 者 也 今 是 你 个 电 影 好 為 行 浮 蓮 都 髮 敦 也是飛為其形亦佛相似故以敢伯高不清者此之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之不頭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救之上所謂刻錦不成尚類繁者 敦厚周與口無禮言聽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亦曹效之杜 人臣用舎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接滑事世祖既二十 但是長者求児爾權要子界可將他或在左右與從 年月用 圶

事宜美 世史類編奏之子一 明片大豆 100 馬後等力 公公民 語者朱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安死者大半國亦縣因均與諸将議曰 發病之罪何為於之行此由是觀之明如光武智如馬樣猶不係終始名臣及其脫節乃不敢自係况接此行止於未敢成功而已非有敗軍主家質匠服布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為中與在該里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松怨望光武収其印緩不保令終皆後自取方諸孔明柳北王聚杯較高大百旦馬楼遊書號兄子堯矣夫龍伯高何如人也欲予效之至於 矣 美馬馬 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此來展失事宜污非春秋既高智有百致堂一無他将可遣乎何應之不精也且誣陷之言又自於口帝平門致空一深松坐馬接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代監其軍獨 誠能回棍物之智而為及到之祭若施之於人則能然自監其情亦明 所困即不然有臣如後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後随書回馬拔勝發三輛越遊二帝及定節立張以干時主将康看局 双自 南地湾が一変襲動団威等馬はてた無傷的石版業を地外尹吾ととは見る。 ではている非王瀬石非其時不如自民自是諸将莫敢後言兵事者 的孤此情 电 利松掌 世父類編卷之十二 軍力学 孫在三十八年春以常益東海 蘇轉之際難失職能為子佐會王即為 無有禮信躬則稽首安則侵盗令人高夜死早蝗赤地四雄總 物若命将一年多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箭國威求和親許警日馬武上書曰匈奴會利 今國無善政災後不息而後欲處事邊外光誠能奉天下之半以城大致 臨窓北勇之成不過數年記報日黃石公記日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合民 失一劇用而吾民之命錢矣光武之心皆忍為之哉故不爲不持尊石(本)子三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是於一則蛭水上子三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死方投戈請藝之除王之陳乎補贈親應失而應常 舉樣也 解其法防蓋已私深藍知顛沛平城之關高祖至平城悉傷黥,黃石存包菸閉玉闢以謝西城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贈贈,飢 後莫書回戚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業志馳於伊吾之北美光武審 /說以自戒而固卻之也 國心漢元式紀

世祖七 天 天 工名父天 共元 第八章 知 太子太师 火工以 文治代表 柳学科で 二代聖 世傳以輔 用天下野 罗天下军 博士相崇為少傳賜沒輕軍奏馬鉄華南衣蘇無後權者帶之權事第大也今轉士不難正朕况太子多称機正服得縣正即拜供為太子大傳沒也今轉士不難正朕况太子多称機正服得縣正即拜供為太子大傳沒 **則性侯司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曆完帝称善曰欲岩何者以輔太子在徽司博士張佚正色日今陛下立大子為際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陛氏** 民族所国世紀中共皇高論道大典文治首衆属領而置朱丁三城之合諸生成其事馬印綬司今日所张行之之力也可不勉哉 供為大子太傅桓祭為以傳初上來太子便群臣承望上發呼言太子身 各将有大徹及壽光侯之難無好許蘇於照輕囚部即縣以捕諸王賓客 夷縣收替慶交子なり八月造諸王就國初馬接與呂种論諸王交通費二築機於東與爾延祥也委其前機の六月沛太后即氏影獲縣以舊於 をシナニ 更相索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與其獨陪命漢曰馬将軍神人也〇以張 **連王帝以東海王强去就有禮故** 本京或劳民费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納分民山三代聖人所决於事天或劳民费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納分民政政党而告於禁望對越上天可也增修於山下則固已母孫矣登封於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天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天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大毋事也兆南郊而就 陽因言土以升中亦不侍動請矣天王者父奉大母事也北南郊而就 陽田言土以升中,其處甚應然未嘗以對稱為非是也能自政於古人於於之意,以外以入於東京, 八為者後之儒者軍至治之君當太平之時其母曰封禪云則善矣 公法式武紀 **改優以大封於黑十 鳴虎賁旄頭铰鱇簾** 之益學 東京計一只次里見快条及守衛觀或文言九世當對禅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 等計冊日亦則之九於世難發於武高會命俗宗蘇如馬納縣所上處此文乃紹於文章行之帶亦不獲為何定計矣 上讀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的 院文章行之帶亦不獲為何定計長 上讀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言 在先時群臣精對 # 不許至是歐河圖。直河圖會員何節計與都定言 節 来 分 之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世史類飾 七生生生 空神催 見り 如信閒敬 整构机抑能 害乳が 納公計点 天下四 為甘竹大 以下以上两限運武中元元年正月以第伍倫為有地太守京兆禄第田 以决定無疑祖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莊園觀先三之所起問盡是獨尚則於此而雖暗於出矣而以亦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誠文名 将海論が伐後未皆有言帝頼旦賈君と功我自知 不汗阻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不將阻也且世祖事國已三十年四重無處中土軍諡其心浸滿是以然處罪官皆身致太平安消開而勿講故前世論登封者真善於許以成康耶官皆身致太平安消開而勿講故前世論登封者真善於許以度罪官皆與略不經見審行是戰乃天下國家之嚴寒差舜尚渴文的至堂已登封之事原本於崇嬌而失之者也七十二君之編録詩書 市張按縣公平應分市無好在每讀語書門數息日此聖主也 ◆漢式或記 倫然

É 伍 姓

竟太先前光量先系 第平式型 好 單 身 夜 孩 孩 孩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論学 型 型 以 科 先王以仁 THE PERSON NAMED IN 歌人所は、有子貢以下不得以開兄後世浅儒能通之者等。今者巧慧小 世里明然 **子真以下** 我正道為 一河鄉春時馬西曹禄與在帝田鷹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輔何舉嫁信該位○四月以釣馬為大併康中王養為驃騎将軍城平國的東平縣居所所權機與時度乃樂無過載故能恢後前到了致太平○太子莊即皇帝 湯之明而失黃老秦住之福頭所養精神優将自室帝司我自然此不為将計論經理夜分嫉半乃家至太子見命勤劳不怠棄間陳曰陛下有出了已三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一帝毎旦视朝日县町納乃罷數引公卿即下自三年二月帝與生之極鄰下鳴呼三代以後安浔有盡善之君即 那市拜不後考試今以及為議即 疲也帶錐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旗攻體總 | 述成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者怪麼能之事為天道性命聖 なこて 人增在圖書屬稱藏記以此或資和註誤人主其事雖有時合審循下数 中五日 年前七期省以識為佛桓禪一言議之並於下班幸而得所猶中五日 年前人亦代符即位用歲失發當時凡有所擬議如起明堂監臺一年 五種以不善識流亡鄭典以逐辭僅免買達能附會文致最差 班固接口炎正中微六盗移國九縣殿町三精察死人展港作神思文 出之於外置建之徒希世取罷避至用識言經光武一代令主乃為此 學其為底德累也大美 明小其七天公 ス分野にむ 問亦者等問妻三世 稱 天 就可其連子皆大但 三 建了其連子皆大 在 王 是在在風行或有 大 年記者 明許者 東京 **関係教育** 先先 # **夏陵勤助** 行於五丁 古花六花 蛟礼蒙若 出兵而元 扎十行 老二二 書即星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慶首有關於風俗連称者元年首以原為國一堂至河北則特書係委肯政旨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國各項也此則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将書漢宗室與後和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情稱聖人矣 事於是外名諸州而內脇其君食官既誅而董卓習肆之徒亦因以亡與雄嚴而將改者以為天子一日肆宦官而解黨綱則天下猶可以無為前世之樂蓋去矣及其丧也臣官之権威而黨劉之靴起士大夫相為,世之樂蓋失諸將而不任以事裁城同姓之三而黜三公之權以不使之世祖叛立上縣韓彭之難中鑿七國之樂下悼王氏之禍於 故来浮數上者線而種離意亦規銀啟數以長者為言而不能海也所以無懈百姓寫息然達成來平之間更事刻需亟以經章蘇轉易守長以手远賜方國者皆一礼十行細書成文數約之風行于上下故能內以手近賜方國者皆一礼十行細書成文數約之風行于上下故能內室錄耳不聽即衛之竟手不持來王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息其一 1971年にある時代では、 東京には、 卓茂為太傅封褒您僕而當時多循吏死下果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 哲弘治弊禁惡英內 既根新制自於展倒席代於紅樂趙三河未降,德光武從命盗賜自號流執先物深署雜文縣已百萬雅充約牒長 誠竟事封 溝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縣后母子親軍 二百年之恭者質在於以然其失亦有二篇以私愛藤望后太无信 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犯漢配天以重 以中ツと美蓋未蓋馬 小漢文武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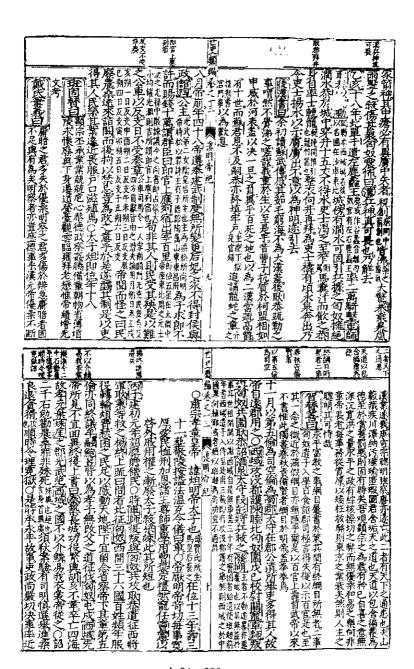
挺	海三 罗事先失 世 政 叫不敬 动所 很 一 要事先失 世 政 叫 不敬 动所 很
	有一个人。 在一个人,在一个人, 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製	海三 罗事先失世 取成不 系列所授 安者 "
新老文 類	
少更	於權人 其一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上 類	其大概是大條 東大重 大重 一
二編	大重學失位目
是大類編十二	只百高攻不是 [2]
11-1-	於大成不同姓為人民人民主義人民人民主義人民人民主義人民人民主義人民人民主義人民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義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教育人民主
一卷終	同武 居
1 sty	
型	諸而詩也不悉大西 将帝死 任然要漢
全	将帝苑 任杰妻漢
<i>(</i> 参)	而信事 三於論光
~	疑之便 公大之武
	元愈疑 事體高劃
	民義語 學型祖果
1 1	精粹而發元民光武 所称信之愈讓何公 也 — 公事縣臺閣 也 三公事縣臺閣 一 大要為之高祖議六 大要為之高祖議六 大要為之高祖議六
1 1	完成 完成 無照 主題 で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元氏党 斯爾基爾內 東爾基爾內 東爾基爾內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在之之 人西英創
	事介殊 主漢問業 而介光 下風條垂
	上事而全功正 一年の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一年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の 日本
1 1 1	かた式 一般 音に 大き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る でき
1 전	空生な 選組を込
= + h.	上中香 重加班為
	四緒将而發元民光武監往事而全功臣、所称信之愈議何高帝之介介於小而光武乃為亦是三公事縣臺閣以人主下親讓黃期谷之然於大體却貴所以兩漢風聲氣程與疾度大要論之高祖議大雕其間條目品節有珠漏大、要論之高祖議大雕其間條目品節有珠漏大、要論之高祖議大雕其間條目品節有珠漏大。
ļ 1 l	武武 武武 武武 郡 共 武 郡 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 {	万譜 之 写 寒 其 数 性 数 光 度 寒 光 度 、 光 り 、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と り
	釋其 事藻處規 無威 叫緩光模
1 1	杰以 马跋光误

握力され 合成明な 陪確太計 世又類納巻と下三 光模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5.人之底 1001 拉更 祭りい公卿共議定南北郊紀名車服制度及光武朝祭歌八佾舞数上東京、高崎市東江巻北武等八十八名中東三十餘年四方無震宜脩禮 意語遣送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卓南獨行之志 利因先帝所作書勸禮曰當為秋霜無為羊檻即果其以應天下疆封書 上之帝秘其事至是獨隔終上既其無約帝悲傷追思不欲厚楚汉遠其 (年)永平元年正月帝奉公鄉以下朝于原陵南府孟津縣西 如元會 ○五月大傅直野侯都馬卒○東海王福至縣大子書卒幸初山場王 ◆×下三 ► 漢明母紀 明平本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盧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指而明越明而致生之是不智也願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致宣詞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願享而已至於墓則於事盡矣蓋裏河致宣詞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願享而已至於墓則於事盡矣蓋裏 本二年上月宗祀光式於明堂檀畢於雷臺望去物〇三月·臨辟维初 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清首有既哉 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清首有既哉 ○顯宗差明皇帝 **豊弘人之度天優平至于北大江在書が門入中國使於宇多** 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然鍾灣意来均之徒常以察禁為言夫 於學官持徒多於耕農價的嚴俗之今千有五百餘年其罪大 十八按護法照臨四方目明〇帝尊師養老臨獲蘇蘇威度臣孝明皇帝 講然完武太子也誘昭揚其在位十八年崩壽四 完子莫不受經可好置子入學文善刑理·斷枉必達故遠武 〇漢明童和楊玄帝全 英類 帝王之盛 副中央二 関語の 第2、一世為皇太子,后根之女也德茂後官既正位官開來自讓離好讀書留於賴賴可然檢照問至於后根之女也德茂後官既正位官開來自讓離好讀書官員大肆原子知為皇太子講后前母蜂女賈氏生息于與帝心后無于命養之后,其次建原子則為皇太神縣與帝心后無明至是及多為東京大肆官所則宣年之實人馬氏為皇太明總是后來退申還入太子官時年十三萬官以 竹莊問籍 帯海衛 社 行 比東文 花都へ 根 で で の の 功臣於季 於學不 報では少王南李通賞都卓茂合三十二人島被以椒房建修婚婚の謝か是之業。 近郊形姚斯剝植取絶滅宮馬武劉隆、小台城高市為勝川當然又孟默小洋食杜茂恐怕佛後冬彭堅鐔鴻县王劉永祐任先孫遵李忠易州萬條高半 8.1. 个所於南宮雲臺莊河舖 所以鄧禹春首次馬成長漢王梁曹復陳復取課報業 (岩田北續特京梁 8.8.1 と) 新春音 次馬及長漢王梁曹復陳復取課報業 (岩田北續特京梁 8.8.1 と) 西縣 東北 (北京 1.8.1 と) 一人所於南宮雲臺莊河湖 (京) 西縣 (京) 東北 (京) |天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王朝親望見后袍衣裝機以為絲骸就視力 参之二 可三面三五可四四矣 一門 沒用希夕 性子相學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中足倫身治天下之微音大義故職政堂回顧宗以受書而尊饰相崇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 布薄於藝文博士倚府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含頹散物為图聽牧兒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雖肅宗裁師稱利如石渠故最自安 大抵旅上寬者其為情刻且躁者其恒態也 則待臣之過刻諸懦共講則禮度之太寬而自起撞郎則聲威之太疑門兩湖回明帝舉動稱兩截人親袒割姓則養老之過恭而無毀提曳 第曹至於新刈江下云

以力権を 職或減年於役太守行部獄無繁四人自以得所不知所聞惟莊詔書而州平経一級長途中縣獨は諸劉平詔徴拜武郎平在空城政有思東民或增置就世及東獨本くこと → 東北小市紅 明帝以過 三公之服 至面四年春帝如河内不至而還原手,世常上常陳帝蜀奏即成一格唯所唯部職所將聚合其使百姓月其容原以重有德上聯以三公之服前數名就此或将形由與票部次數行部去正明任上賜以三公之服前數名就此數符形由與票部次數於行部去 其故甚多 官至南陽太中〇開州前更郭賀官有殊政民縣於自然故性外色家養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花社食僧標市每夜入臺歐見村間 汉遊珠養唯鎮離意獨政課事數封逐部書臣下過失執放解之劉松天照明計解此未聞人者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懷懷筆為嚴切實際的是以下至見提曳聯追城鄉地域縣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聯追城鄉地域縣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為書以下至見提曳聯追城鄉地域縣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校撞之辦法〇帝性偏祭好以耳目隱發為明磷縣經濟公卿大臣教被詆駁近臣 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紀上號曰昔成湯灣草沙六大起北宫時天子向書僕射鐵雕書語關免紀上號曰者成湯灣草以表大人前出書陪者聖人猶自序其續董可坐旗房應屬而捲烈大夫之大節出書的以為我義不可致之一,人同時奮庸以濟王崇猶華報居中三十編各 能之必應時湖南北南西法華西京都門開放過不济矣〇種雅意度至能之必應時湖南北南西法帝方起北宮未襲以種雅意〇種雅意及 事自責有古非苦言至小狹但愚民不安軍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即時 等以五三者自以至親輔政藝望百重意不自安前後累號之上聽騎将軍印級經解避住成五年二月號騎将軍者罷騙滿事是情線通前以經知網第也東平廣等主正而死途不往及松收禁經經經濟官多多少之惟聚不樂於聯東京有舊吃滿王不宜私通省客松曰長至夏不可逆殺白犯共騰罪不如守兵亦至有舊吃滿王不宜私通省客松曰長至夏不可逆殺白犯共騰罪不如守兵亦至 一帯古 記字有 F. 雅艺 青年 退就潘國辭甚縣切至是上許之 太子及山陽王利因深松以無常請之發曰太子儲冶無與外交之義為 丁月陵鄉侯劉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節與子黎以通經知名 乙五八年十月部應有非上命者照公有差越王英大服第六分籍大奉 為尚書令謂人日國家喜文法無吏以為足止故也然文吏習為軟設而 忠善可一去機果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開以名故任以樞機切入 鷄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劳動發捕非奏恤之本也其務退於倉思進 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争之時未可改也又将自苦之乃可 的時治寒我門之孫假印華家即先語張婆察也唐初帝聞西城有神 天然島一起が從神佛成過不各之意也飘除於是手有光南古美

所必 世級 国無第さ 三代聖 門亦作之 ルを重 今般拜我本為展單干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常聞之召親為軍司馬縣明來合市上報其交通不復為簽許之消越騎司馬斯教使此倒級單干欲是月晦日食既認群司極言後以示百官辦保轄之正親嶼○回級遣使 父子君臣必断棄除舎則廣大慈悲又女在哉 次子君臣必断棄除舎則廣大慈悲又女在哉 天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修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此虎 無 未之十三 ■漢明者 深入為小成業大郎大会大馬大名十大名教公司号虎四生小美心與郭河南大主帝崇尚儒學行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安 而王公貴人獨題王英最先好之此鄉教 父死精神不威随後受形生時所行善思治有報應故所責俗練精神以 来之十三 一 東京町市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何乃立教使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 大言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 王亦且得罪于彼教矣 生工者們教工順帝行房中之術男女混亂逐速城亡不惟得罪于先生者力以而亦不有東子原不出家以至胡元之德如楊連真你娶妻一年者力以近世所看以儒先攻其無大婦父子乃造偽書命為佛經謂 震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完竟非明教中之罪人哉 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土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 與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該而無放者也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 **高供養為宏陽勝大之言以勧誘悪俗於是中國始行其祈薗王形象** 而剛直之節與于外處網目两将甚之明常初政之得人見矣 以宋均為尚許令而循良之結楊子內廷以都最為軍司馬 此者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非亦者無親浮屠氏所言所為此佛教入中國之始首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不有其於 百一將情報以來其書大概以處無為宗青該悉不殺少為之天然一首然死前關於都明知此 宋其道得其事於 南宫號四姓小侯以與即 Ĵ 徒月陽 医三英联 也見數編奏之 の美様を 解别之後獨坐不樂贈望末懷實券我心誦及來殺以增數息日者問事 两十二年幾三英東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發徙而物稱羽自殺時頭近則殺人故釋累以成卷此王之本志也,近則殺人故釋累以成卷此王之本志也,不再湖呈為善矣完於忠孝王之辭相後就潘國解至戚去毋后豈欲 子五歲已上能趨拜在皆令带之。 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想者侍御史與朗心傷其第上死力之 治題微至累生連生死徒者以千数而繁徽者尚數千人上怒甚更皆慢 為之所以為賢於劉節也 除其楊慘矣而首之樂非所以為後日之憂等善予東平王之言也豈民臣漢諸侯王大抵皆騙供放恣實不以為樂故曹未幾何勢死國民日為養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 歌善仔其國而已哉 處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一年東里王倉來朝月餘遠國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 門處所名化

此西座 公域超 有 立 力 **に短の力 奴固獨有功固使抚超近野寮也使西域起行到新邊前等主屬牽部禮性至人主教園十六年耿東敦請擊回奴帝從之遣東政管官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土縣上,以為官室不可以聯辛之礼加之也。 其此 6 第一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子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等前上下申十五年 1 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南請孔子宅親衙講室命皇中史教 編巻 2 二 三 東明市 起** 神がき 以與其一人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後便下機時其正廣德條於是諸國皆道于入入東大為其使及從十三十餘級都善一國惡係逐納子為皆遠台竇國固大甚具 払助 海が 海 変 変 変 変 大 也史類編悉二二二 りかえる 河南巴 上 「ころえて日本武圖制西城郡郡中國世祖鉴之開開謝武四邊信定任西城の城總六十五載至是乃後通馬 者也乃會其更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大攻唐营斬敬其備後忽更辣懈超韶其官屬曰此必有北屬使來明者賭未明况已 而及得稱又识深解其就以為微数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象倚之一再致堂目事浮着直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式英得異教於一程由是多所降有 「重きた が知等禁錮終外〇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己が起ば疑目情慢動人 何以知之綱目母截肉未會不方断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状開上 未等變而對食悲溢不自懸治獄者問其故綱曰毋來不得見故悲耳問 受五毒肌肉治爛絲無其能衛此自真來落處作食以髓纖難見老辭色 一時天早即大雨馬后亦以類獄多塵柔問為帝言之帝柳然感悟夜起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録有處郡太守尹與名乃設與及據史五百餘 話廷尉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禄陸續主第洪宏·功曹史駒動常 罪者可勝計事 平時二十餘年难順開邊東未發即有攻沒都護之墨兴 | 「でする献之の五月公和百官以市成德懷遠祥物組應並集朝堂泰鵬上書制代教作」皆種臣奉責何限王惠敬將扶坂徳城山作詩三董弘衛議徳職の作為一百報古乃四戦神が城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討退蘇公泊縣蘇默舒養全國一百報 一切貨 相愛耳其智庵是慎如此の盃州刺史宋黼宣示灣德威懷遂夷自阪山東貨 大生 申り とは、「目れているというとうロント」では、「一、「大阪が、同之行也大夫」對以派受的以來志意表情なの是妖大馬是好了為此兩世間之行也大夫」對以派受的以來志意表情なの是妖大馬是好了為明道無 此数が一方意に被賣樂士臣不敢不以買到時日叶子尼我哉此乃孤切時進世史類編本七十三 興 美明 帝た イ可及其 136 1新型 えご 北勾如大入區田太守確治鎮極作之支以泰少欲移書停郡求枝花不 中国目標を常生共平土総行人所推及省前三馬平十九年大後や百級青自相解者無難難成。死者十億人由此不敢後向歐国一直級青自相解者稱聯雜成。死者十億人由此不敢後向歐国一點持旦将退泊令軍中春食衛早、建強水時門象也深度往赴之斬首數院自其參軍士を交繹两炬三週襲進入營中星列廣館學去校至大院會日基令軍士を交繹两炬三週襲進入營中星列廣館學去校至大院會日基令軍士を交繹两炬三週襲進入營中星列廣館學去校至大 漢與北匈奴交便南望于怨欲明 密使人與交通也而漢代北匈奴北匈旅至於縣非無原始故城免令治耳今〇初北匈奴澄遇南軍一來如少族至在於非新原始故城免令治耳今〇初北匈奴澄遇南軍一來如少官國政東擊四城平庫即後秦電西城都護及戊巴校尉被訟故尉漢官 巨天生神物以應至者遂入茶化質由有德族處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 重要度所被不敢有能主敬来的菜生完励仍推思照民群及菜有差O 题宗之然而和辯以免三也境記之孝義可謂其思不可及夫但依託融乃去二也紫師辞漢坐楚王謀及異誠莫敢視者范獨往數之至觸也為都融功曹融被獄泥變姓名為徽平衛行融至死竟不言而又些母萄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谊送范范不受挟父棺同溺水得救健免。 使巨素之常耳其手生影行人所難及者有三馬常十五巡父後於



小大型為行 結在題政俗 絶及 養 現代世界の 一.思野 ž 我方 家好 大武亦王孝之餘頗以散極為政後什因之成風郡國所舉數多辞織俗。 是擬縣尚書面寬恕仍如父祖其宗治之為吳鄉也 第五倫丁上凱日一是縣縣尚書為於實屋繼曹 祖名成果成園 以律今為尚書常武上張日為人之寬勝傾有之法輕洲雜裝以來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獨 民中必宜濟之以買去為政衛張琴瑟大統為者小統絕陛下宜隆先王 不借刑不過與其不得已宣告無遇往者断獄嚴明所以威養委居為官 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或見丁嚴致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題重和一季元王后封諸郭為侯豈不大有懸絕舌良由伏波片軍忠」題重和一家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逃鎮也方之品后封王諸品賞含的弄孫不能復開政美上乃止雖然临門的外數性麒顺為端繼城令公封建慈毋之權養平若陰勝調和遊城清靜然後行于之志吾但 封外成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氏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吉王(編集·ミニュ) 健養、 る & 之水其根必傷大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人以遭盜其發價數倍而欲先營 氏五侯同日俱封直黎四塞不聞道的 應之 带防慎勇氏不令在極機 /位帝省詔悲教後重請之太后報三管部官者之家福禄重監循再植 殊未有實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屬以酷為亡國王奔亦以苛法自滅 終上書物成德之政借物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尼賢恭于一門两漢外 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官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及管應美業難 原美等難終上班物及後政日昔元帝龍服官成立 五 事實有切 李君四点 植が直言士 特學等心即四年四月三子慶為皇太子O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可以以大学 九士高出 何如 百姓從行 女十六十 秦至至1万火炎范乃縣前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花叔居 流域之耳此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四品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龍、後天語已城中好高統新與為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府四方且中流 惟民女語已城中好高統新與為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府四方且中流 惟文善為爾到蘭日黃樂王好細腰宮中多戲兒寶玉前計會為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是王好劍名百姓多刻職談訟許批仍屬係專養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是王好劍名百姓多刻職談訟許批仍屬係專養 · 完衣衣部去樂府然而修費不息至於表別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 辛巴汽车一会也逐過那太守成都民物景盛色字逼侧舊制禁民夜作以 **国展五年五月以上言士補外官也以補外官毋乃要其未而失其本手** 時有司請封諸其帝以天下豊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開之司吾日夜似 成員三年燒當兔又遣馬防馬秋耿赤擊破之部後防逐番飛擊徐於所 植郁斑菌 · 五經同具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員由 人名儒丁鴻樓望成封 不禁火民安作財刑苦無機今五餐與應家五 了廣王羨亦與馬 旗太守可稱者前書杜

球造術の不以 を 臣即至所至願也時懲恃官极之勢以敗直請奪此水公主明帝田園發發布大 が開発し 及時間一於是吏承望風音華以激切為事貴展騎縣的曲也對京師庸清後間風 人主之語 一年大問 墓后兄屬弟衛喜交通演各第五倫上頭日實感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祭六八年馬服馬防有罪免官就國歌師行斯諸馬既得非實民先書盛乘書馆球以寒逆辣死獄中兩黃人皆以憂死 間里家強以對紙屬替恐日本問責威若馬暫等兼並能知此實来備予 幸の太子を立立也然氏私相處皇后以是心恐貴人数能之諸實遂作 夜至上一孩亭亭長被刺練響品記追倒軟士收紙送玩問語鐵數日買出了 之一就了指解配當以酒也臣愚賴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禄此臣人首閱書縣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成於獨當後以貴成完 福時で周時は茶放出と時的紙品強明今下車先問大姓主名更数 在不知其疾可或知之而不能討被如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額。 , 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我也 人漢百奇 聽其自至而後察豈可先執己見以問 聯為高客 **花尚書** 行為光オ 東各時間看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勝習文法是於確對然祭祭小慧頻無大能 廣泛年年 现各在州都有詔下公都明五義人员置引到一些人。一人就是明治的人甲中元和元年陳華者多言郡國百及來非功次故守職在熊而吏事為可以明明之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中午三里一八人児童不捕之言雜方将雖是也 | 「明治の一皆退而自責職耕相課其治邑也有三異馬惶不入境化及食歌聖丁有 新聞とは文持心近海上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間関則既此然主要弱在於選等十二門公經像於趙翻老不可以為聯發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萬級銀額與之等十二門以外後於趙國之人時心近萬級銀額與之時以東近上質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無是以到 五姓恭 せの重編をこって 季斯 起即出 | 通過事人告其時母不信恐見起於當時矣就去在事帝知勘史乃切者也会論 至之課 明然有三 李色毁琐 直自逐的陽外季味門等文季南吏畏其或民奏正臨淮谷納州蜀流太守朱曜拜尚書僕封曜在臨淮 直然看天捷給之對深思経侯納本納之功帝皆納之〇九月至死石前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直樂皆得其人失態又上既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 號谷在州郡有詔下公鄉朝臣議大鴻臚帝彪上議日夫團以簡賢為孫 「一大きな」といる。 大きなのと、 一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 和受節度超即遣邑將馬孫侍子還京師幹問超日己前娶看欲以西城 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出之數日身非曹参而有三至之說好的命於同 · 回到于直来敢前因上曹陳西城之功不可成又孫毀越權愛妻拘愛子。 帝拜班超為将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追衛侯李台護送局城使者。 故念追之内省不夜何郎人言快意留之非此臣也〇魯恭為中中今事 今何不緣部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本郡日是何言之陋也以邑野初 世也 堕光強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新之任猛何以容於正 比何乃以實並呼耶彼吏所云間里豪族乃禁以來傷日之得無弱者 氏之冷横固也若馬接戒子之義方馬后保永之無傷其子孫非實之 約之今雖陽也下車問責戚若馬質量予問所先執己以張好矣夫審 既漢重亦紀

で、類編をて ű 為此蓋武帝貼其之不許也的怒切者諸南書職等皆自繁献三日紹赦 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的怒切者諸南書職等皆自繁献三日紹赦 非明主所宜行於為此及諸都國雅解并經經之直常提取之而為情能 類色類心戰之管照科縣也為一辭去後劉母在後時師風和推日頓皆使之坐定而府機過至以獨命以我中安院令編師府兼奉檄而入甚動 一歲四世事下有司·僧以曹自於曰凡言誹謗者謂貴無此事而虚加經之 也至加考武皇帝政之并或照在漢史是為直就置傳軍事非虚談也 道號勝文景及後您已忘去前春都多生恐仰上書告期團誹謗免帝刺以孔傳為關軍令史會國孔傳添郡在期同将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 之家不得與百姓争利均輸之法與實販無與顧利歸官則下民節然 【一句明三天張此之喜後之幹何也因其醉也非獨其喜也非獨不辭養母東此廣斯務連第之正東州稱七其明均聚不起又前安色之言於解於中京上報情報的表記,就發往中東月相時與不起又前安色之意於於軍人之中不能告慮此太中東平相曰議即面均清修安貧恭後節此級於身指東大處其言必為麻壓的仕為尚書華議則免縣市下部經經職於身指東大處其言必為麻壓的仕為尚書華議則免縣市下部經 不至馬乃數日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真乃為親保也均兄為縣吏成受 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有者鹽及後脩武帝均 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議剌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機侵改像其不常亦宜含容义何罪馬書奏部勿問拜唐屬學令史職〇 無了,機為明市主義原主節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前勝張奉表義各往 透均速不聽力脫身為佛威餘得髮吊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後得為更 于頭以儒著孫稅以貞顕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頭流立而外 対部方を基 村の一門である。 · 作用一命则學古典崇先聖文治作版和三音天滿矣 亦文治 即中〇四月還官假于祖稱佛用青經湖君無路皇武命灣功德末神仙等不致治即中〇四月還官假于祖稱佛用青經湖君無路皇武命灣功德末神仙等不好一個增養重德非臣家之私祭也而大笑曰非聖老子孫馬有斯言子拜傳 福城一職其谷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為〇帝東巡行過在城李動均舍賜尚書 お類別をここ 何 等等安静之吏相信無致至執不事目計不足月計有餘如氣城令劉方吏日 第1倫里 白衣尚去禄以終其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有私子。對目首人有與若干里馬者吾雖不思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 會九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僧曰今日之會望於卿宗有光荣平對曰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部置数下而吏不加治民或生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祭以刻為明以輕 一直二年部 戒俗更婚餘者部日夫俗更獨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 |国帝耕於定院此事衛胡孔子及七十二第子於殿里作六代之樂大樹沒書廣美翔惠如界以之明示有官雖三代之路荷以避此胡 親而厭苦之何其趣切亦至若此也劉方無他與能特以不煩之故至仁喬之被含敬人雜與武善平章帝之為君也詔三公以俗更矯師外上情懷慈祥竟洪廣大將欽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與一世共濟於東上一大善人君子安静不擾悃愊無華其政問と若不足以快度而 |別日初名不知有親也喜於仕者為親急於仕者忘親二十件失妻官用日本義之奉敬而真被得樣發為親者風也過順之絕稱而行欲赴 季世之賢也奉惠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 **以**漢重 看兒 悟其是其亦毛義之傳出

出此一人 而至 塔庭徒传 国際 始生 作 山安間不 は人類編系こ 太二十二年不得下世元作大章統一與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則屬儀十二篇曰 esce 以表安為可空部侍中曹孫定題者博士魯國曹极上流以為宜定文制·勝城城灣輕非統徽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乃出此二人之子其得失個不言可知矣 鳥翔が野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田安懼不敢答○曹禄奏所提制 对孩何做獨無之謂不由來安白大瑞應依德而至英異緣政而生今與一次董和元年六月改元清城之 是片屋看着端遊詔改元日草和太 胡致堂豆賣養之志盖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成情然欲正之而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竟多不眠者是者三一前無私手 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何后故 能以藏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好緣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 谁庆有可行者而好當重任夫以獨見總數月間速成百五十篇且又 君子修不惜上俊不過下豈有專臨干里而與圉牧等庸乎於時時發 歸諸寬厚特徵者切之樂使其然平者人以弦章為佩盖由此矣然而 **然後為私手** 後達書門第五倫峭數為方部數則納非夫愷怀之上省其奏議惇惇 程丁三九第二子指子也而倫視之有其為是即私其何待安張與否 南湖回按綱目於幸吾書語佛中曹張定漢禮今年八月書語是奏 之遊行長者 市衛知典 可名 F 仁學之七 董帝可以 せい野台なて十三 虚 (五) 有四眼布道尔此長極橋館廠歌我亭虎俠氣調時豫電平近回新日衛系療療天性愷佛於穆后德線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祥為被太一無無極人者中間開始的之上候城以而急禮樂專館重學具失寒教皇》帝廟年三十一遭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賴經讚沼性亦 彩無所不臣所以事尊車車無幹弱枝者也西平主義等宜割情歸潘以 成王一年一尚書果意上死曰陛下陪龍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文臣 家之用皆有姓之力明若賜教宣有品制忠臣父恭縣有於帝不能用 日比年水旱公私在場此質損騰節用之時即是對大陸損耗國官美 奮於想愛故諸王入朝特加恩龍當賜工度於谷為虚例敞奏記宋由 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後令有司平奏此其章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也禮箋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藏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教也禮箋而曰制度以其雜於藏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口而以教 而不知省廓弘以太殺言實意而沒其印殿以死此其失反有其於空人而察太子外則實意奪公主田國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會殘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為又恒過平嚴內則以皇元之護液四貴人正學一規曹丕謂明帝祭來產帝長者命令豈真爰升徒其天沒亦 唐德以剛為王者於剛上少久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心往往失 於大章帝是也 南 N 農立者紀

以配 方面食 句如便用 個人面と 大均軍 **发民者必 語代大**之 安院正式 せい対 当是 世出以上 SEC. LA 月洛園區為大村軍國人第聯維何敵上封事回愛而不然於至玄戾補野公司也以由神兵今建修門與帝事等推解外與其紀湖威德而還了九數打錄日韓江解今征荒陽野凶應今數海鄉中縣軍班國刻石勢功東出卷三千餘里及燕燕川莊樹敦健節場。命中護軍班國刻石勢功息國際政東將精騎萬餘攻北單千戰千跨送上海經察山南大破之憲具國歐城東將精騎萬餘攻北單千戰千跨送 也背馬野王稱為自民近陸行和克已復樓終受多和漢塊外家二十保育戒恩目傳曰生四首者縣生而首者像生富貴而能不驗做者未之有 然主由以成其馬四太后也 然至由以成其馬四太后也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自竟自所很於到使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自竟自然發到使 於电衛之中直即發于重要以正正蔣乃聽其聲勇是原之有假於到使 数召見實屬權暢分官省之權道各利教之何敬案之具得事寬太后怒 族全身四人而巴書日卷于有於可不慎哉心都鄉侯物來中國愛太后 大子幣即位件,空景太后臨朝實息克第發歸事者在親婆之地僅關以一前何足為裝對外 鐵云人之以海過所以至之也伏見大將軍馬兄弟專朝奢侈格個誅我 不可陛下獨禁何以一人之計兼萬民之命不恤其言是太后不聽〇六 去聚數千里而欲乘打虚孔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群僚百姓咸曰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補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 並慎慢按論法不剛不紊曰和○是時臣官始封動殺外戚賢 帝為己子定初七年。玄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而爲言二十七 詩堂童帝第四子也世染貴人為當居所請以蘇卒養 **苏文之** 一樣 精格正色 京本安 哈里 高安門科索 **新之浙** 未获的垃 代宣義生 **基治教** 多出其門賦飲吏民共為縣道家安任應泰股四十餘人實民大恨但安養財熟恢察民之大功威名益盛的為 題班區的發無效等刺史守令 道脇城飲墾死於是朝臣嚴懷無敢違者家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檀橋鎮院亦行尚未有以宗之縣城上疏劾憲遣養不省城乙骸骨如惡氣州郡 [長知]朝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成端極王色曰大上交不語下交 到之〇十月帝如長安漢思水食·清水食的海不起帝部醫養與軍為於問者此見及與公鄉,國家軍本管不皆鳴轉經經流流天子大臣皆特問等此見及與公鄉,國家軍本管不皆鳴轉經經流流天子大臣皆特 圖發舉奏論為城 旦泊城町 不潤禮無人臣稱為成之和議者皆熟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灣得保其福佐時濟南王康衛亦屬乃自出敬為濟南大條朋有失敬報** 主原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水吉司王室 流先入也, 服後官官 廣之外成篡執打繼选與而流祚以亡擅権之關於而為愈深美運状院 章乃假手官監誅之是猶慕盜救焚大米息品東摩曹國刑物否庶 語詩報功烈和帝巖寺而倚為柱石殊不知功愈深速矣者和幼虫母后常国朝廷兵柄乃歸于廣國諫不貸走) 建氯化 计电路文 淋也学文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諫不貸于鴻聯其麼壓腳九全已, 那里之穿頂哥灣多與司币之 信得不幸; 使窓無所忌懶罪聽員盤太后不能係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親身之耳幸而克捷後可照死今乃大行封務實龍辦然前日所犯不後追理百安室已式謹依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便代或状态之初計打以免死的致堂三寶懲利散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避用漢法颗加州詠即外 良可畏哉 民人和了 成里之宗宜予厚其賜子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礎好門為來世之監矣 惟此人道怪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

4

段がある。 成 **班** 名 图 语 孝が成れ 漢書 富世重之無不凝補馬部師照成行事紀表志傳是百篇 太守漢不 不正 田園と 拒虎性的 更類別なとすっ 以官者前發為大是秋后者帶盛其室之胡非於此矣而策動班官節發 一每时多受心帝由是賢之常及之議論政事官官用權官此始矣 造之的請自行逐所在運留至扶風而當就國兄交通者皆坐死太守獨 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下其不附憲獨中常侍郎教謹敬有心發 宜因大變改政医失以塞天息〇大將軍都為大誅時間及父子兄弟克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種不穩則字牧從衛 初賣意納妻郡國皆有禮養隣中都當造東方能是部課日智将軍不脩 必與我定議訴調帶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今自殺東忠善所全 德禮而專權騎於危亡可魁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敗之縣則又聲為皆前日事固乃為實家實家以至较外可謂短於識以之殊則又聲為皆前日事固乃為實家實家以至较外可謂短於識別致堂回死因史筆自為變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罪得失減敗 軍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至時 前三信哉除成名也因該可馬惠克非知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至於所三 固之序者不激治不妳抗婚而不議詳而有體使請者不厭 生中常将立族之所亦有之目前門原虎後戶進張此之謂致可與訴而鄭黎佐佐人主精除茲逆以有大功於是問官官用惟之辦 排死節舌正直而不假發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叛守節甚矣 清言問等安足以逐經孝斯之然矣所可恨者三公不敢大政灭于無 胡致堂里實民根據已生遊謀人主誠有意於之水易奉手和帝年總 一年秋以陳龍為廷子前自美於是發青嘉仁恕也 到是一道地一条原有司券請絕其國國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蒙為國子何知是一次大十年以別當為郎初后果侯劉殿是子愷當嗣稱父道是讓其弟園孫此為可封對請舅於禮無失矣 /盛天自此 医子时代 不可 相 類 組 機 形 機 形 希世東月 161年及長間大石專號不宜合本先帝帝手記日買氏雖不道法度而太后常 **其上**之文 重公買達黃杏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我不因上班曰就經者傳先及至山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清幸陳題納黃亲騰帝因朝食及見諸儒都 電光頭頭下內端四處飛而食內萬里侯村也目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衛大方張頭面下內媒與以敢封侯女能久專者剛門并有相者謂曰主張於母人於黃著等投票使以敢封侯女能久寒死縣按奪用外之志說解育以於武公後班超還京師超起目書生投筆有封報后之能此不如光記解寫為於武河上四年皇后像死第后如思悉恨有言后洪死勇道者后坐夏 發行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析愈章也 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構衛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樣說者格之其 |有有司不原無審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合弘之 定述侯至是以人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鍋可尼不敢望酒果都但 化也部徵情為郎應第實際看果侯爵 一點其勿復識乃追尊母孫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練三子為侯梁氏自此成 官城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股尊上之文學不必維義不办 孫氏出者會員人姊上書目訟乃知貴人在殁之状帝感動良久三公 丁門九年聞八月皇太后實於朋初樂貴人民死官首事松莫有知去 製堂具 然和帝實操出沒民不可不後也被追尊沒貴人為皇太后追服發起遵充武之失說就熟且回禮臣子無疑尊上之文思義两得可謂賢矣 上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及太后前乃亦如三公之奏不 一年氏之間諸實致力於外太后謝問於内其怨均也常既除

į.

和青世紀 以後世必有 逐中即所 手灣 手馬 所言 在 清紅大 にに損病をえてこ 終帝世不! 加太官勿 即佐太后鄧氏館朝〇雕勝令王潔平渡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教伏也門元與元年十二月帝明縣所有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 一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野都氏后輕哀請護護故兄隔終帝世不過 原本中集○十月立責人都氏為皇后初就馬書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毒亦中集○十月立責人都氏為皇后初就馬書謂人曰吾將百萬之妻母如君言行南湖回班國玩意兩批優游輩现而乃大後於職中班坦立功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若屬有奇策令所言三年耳尚後果失遼和、任政悉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官舊佚續大勢簡易第小過總大綱 内值外然人作機服至是在百官流流立祠以然太后下韶以澳子石為 が小十五年記大官勿受家國珍羞重一批至是店卷上書肆止的太官然外十五年記入官勿受家國珍羞重一批至是服務核十里一置五中即将○封前我為數鄉疾官省討侯賞爵倒置漢 為責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着為及為望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經嚴 未管安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級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宫 唐仲女三 愈亂然所以不得 賢君看正縁権不在大臣外戚官司利於唐仲女三自和帝以後漢統數絕皆是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數無大過惜于終謀不遠權好雖除而開監用事逐為東漢基禍之主 勿受珍養益亦憑儉之君也乃能養養英断收攬權網而又尊儒納諫 「京養」等院就為廷最高早經除祖校唐遣便循行學皆書語太官還安者克納嘉言四夷希後中國統靖万之章依實乃過之矣 年期等一展按整江短折不成日殇 韓屬和帝少十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衛氏立之在位 世界の東京校好阿明于衛城大守日安東前代外服宿客獨別悉公為民患苦谷等於京部 部橋敢衛民宿客前民以實建自居故僧然其亦及其弟然不若釋然解於之為愈之刊 部司留於歌記的檢教所以 地震社 選其明加檢較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宜〇十二月韶東暗免 世史類細悉之十三 見持首投三公施席の以都院為重騎将軍機同三司は十本后と兄も 在博士尚府不識信者預照戶展定奏奏之思奏見蒙目該該音時前 選博士尚書即與准以儒風寝表上 玩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文命中 事太后以帝在機樣欲令重臣名茶內乃部馬舍官中五日 獨然為言何樂準經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論哉好機應如累班此正臣于所宣痛心而力救者也所惟仲長統以此致地稷危如累班此正臣于所宣痛心而力救者也所惟仲長統以此致的人方后與帝之所長而時事所急者重外疏監閱宣輕三公以致問法之政者以及以問訴之言語公鄉神後上不不為是悉士大屬務 化自聖別流及縣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水平令學者益少遠方七論難行行如非共水政化期門羽林介胃之士。機則珍路雖等悉屬孝經 在執法為她不敢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烟根不少有愛女務多子林 群臣思以為宜下明記情求 為隱龍進信雅以俟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 心而垂情古典消意經藝養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又多徵名儒母讓會則 與東西誅戰不達啓廣然猶投大議奏包馬論道 年二十有八櫃不歸政自是母氏常陰關尹得志按手桓盜而漢泳滅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衛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改至)室曹帝長示魯正位撰宫聚不以非年為益長順天無関前致堂古,2至天下之主當與太臣共議選舉賢明非一家之私也清河 松此对平 漢琴帝此 學之子董帝之孫也照室又有赤此 存明庶政萬幾無不簡

大行置 正矣 不不不安我等用藥乃悉州那三公司予為三公者雖思其受有正公地之外以行其志盡亦不 用事乃悉州那三公司予為三公者雖思其受有以以以及為人不不安我等用藥無中外對理條為固三公職也是知是時成图以只與編天之二二 與人民失命紀 敌人知為 人 持 四 所 用 三公共策の 使你 對當不要 民気える 作長親四 知故人何也密曰著夜無知者照白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察所舉嗣州茂材王容為圖恩今夜懷全十斤以遺船應日故人知君君不子楊伯起珠陽間而辟之緊遷荊州刺史東鄉大守當之都道經[國]故道學學學與一種解釋。即慶楊震狐貧好學通達博覽讀儒為之語曰問國孔 令批罪行未還宫衛雨大降〇十一月徵到陽為大将軍隣在位照能推 困與見長軍不敢言将去母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開以具得枉雷即次 戊申二年夏至五月大后親録囚徒落陽有囚實不殺人而彼者自語風 於中世權移外戚龍被近習水早為災戚官所致及以策議二公該青至 水陵按證法實容和平日女〇即位之後對太后臨朝十六年 於職等務帝無嗣對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而崩望 顯與后雖就誅點無救于危矣 母交通好路證察太子保卒使楊雲蘇死召十九人之變而問 而始得親政逐點都氏而用圖氏之族內龍益盛中當侍及乳 朝以 秋 秋 長 祀 為 **發展** 英俊樹 名言以為 「若夢之翻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温飽耳不足夢也但兵不厭權或和性」之秋也始到謂河内大宇馬稜稜曰君儒者雷莊謨廟堂乃在鄭勒甚為一報也不過與非常自然,如此 職也不遇樂根籍的無以別利器排幣利之器不飾治也量此乃吾之功以前該照度舒以謝為蘇納是故禮皆书之顧明羽笑曰事不避難臣之 為林為拜牧中長里子第為樣以安撫之〇以虞謝為朝納河內長討縣後漢有三也禹善其言軍集四府歌辦弘報皆從訓読於是群西州景傑也至然起訴因天下之機較驅氏悉以為前鋒則函往以四國陵舊京非 境群盗平之動歌賊賓李等數千人攻粮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職 有餘慶其惟關西之楊手 連宰相子曰東孫曰賜曾孫曰於智世守家庭為世所貴稽善之家必丁南湖曰伯起作招史稱其抗直方以照權在无公道而後身名孫以 之全有不欺當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矣鄧陽推野進旅研致堂国養亦不可以知論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持難解故人某夜明致堂局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 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故爱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 既然為隱而起豈獨屬理未 自其夷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彼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皆

基設 上科 上科 陳言士書、共造水論共前須也到書餐表聞之乃分動版的等房縣翻因其其散日東市付、連翻於剛包納名映州牌縣轉沒輸谷的翻即停軍大進而宣言上書請取職於克破之太后聞慶詢有將帥之署以為武都太守武静於城門羌聚數千。然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直千丁吳城破之〇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郡尚非上十人共市一馬敗趾與以爲騎之象逐數千之廣追是明顯掩截其道自稱等主十人共市一馬敗趾與以爲騎之象逐數千之廣追是明顯掩截其道自 法所省 一本數例 同故也旣到郡悉聚攻園用計捲鑿縣蠲烤與本大破之賊由是敗散一人等所增也謂郡其來地聚多行康必懼追我稱爛見治思顕善今示獲勢有不 第時是夜進道兼行百餘之東士各作两麗日增信之 惹不敢逼或問曰孫順成 | 宋壮士自孫吏以下各處所知其攻封者為上傷 日曆表多五六少徐行則易為所及此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層見去聞日 電而君增之 只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我不慮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翻 勢也公庸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其如罷諸郡其今二不造中郎將任尚屯三輔廣翻說尚曰其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目然之為,不 作句至行 帝原忠课素 歌唐書 如何至自若 お南山 是是一次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張廣帝意曰臣閱仁君廣山數之大納切直 (五) 中國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錦政技雅至是尚書 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高是明知音號和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成於東京時間和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近於玄橋及親知故不為也雖夠 此根曰局旋民間非絶弥之廢飾返於玄橋及親知故不為也雖夠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明思顧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的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 北中酒家保積十五年率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錦政技雅至是尚書 衛氏五僕皆嚴為族人以間望后兄弟亦為鄉校典終兵於是內龍始係至此為等二十八始親政事此奉太后尊政十六年自行政三年而紀故后立為及長多不瞻新不可太后意故及不遭政盖年十三議而即位王戌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劉氏照帝始親政事婦以縣書和帝素稱及王戌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劉氏照帝始親政事婦以蒙聘明報 風響應爭為切直請優游買客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〇以薛包為侍 中不拜皆不开始汝南群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情也分出之不得已本 之訴忠臣重奏將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部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 豆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郡逐安張開通水重放視事三年家於人及任尚都遵同破死運以大郡逐安朝在武前恨報管壁招還流亡與關貧任尚都遵同破死

帝王被小 皮斯子 **差**人于老 水 が 水 が 以 美加酒 礼师 七 でする 以得質 不能去請屬日子喜之師表科與也既而前至衣関所問日子國有顏子。 有〇九月政府前屬至初的國次中的成大守王國好才愛土以表閱成為完臣願明主放天元之尊正數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民子代為道修為蟹不久是數是民為自卑太后並領以發謝王每度以為拜而與受歐刀之試訴常頭上同門起易王入朝詔從鄉上林天子車寫 范州犯城罪吏議欲增銀二世劉恒以為春秋之義若善及一孫惡惡止 功曹明明事引進都人陳蕃前屬等寫不屈都逐就吏為世會晚父為牛 在數是服於帝間之後拜侍中包不拜部が禮如手報·以取智从是監察以前日見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院視其人則贈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日青草姆減無奇勝に記副車之東夢見之で江都場常と計誤為一年成庭先元年達官者及乳母王聖女何奈語出版尚書僕射陳忠上跪を京日古之帝王所以為他美俗承民為書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學表と二二 ■ 東京公前北 百十七心則海内底得其八時官者不便之竟聚忠奏 **展微得奉聖躬前後當軍渦報交告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 流日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職為粉ガ今九德木事嬖倖九庭王聖 新 軍 識之手間目見吾权度和 城學是時同都東見才高信傲而見意 下發高北望以土限之思四非胺毒專納母那個冷牛股人員人養後 下發高北望以土限之思密帶遇奪又因素硬寫母用專樣所發展院 其《中·馬爾忠上號目尚祖創制大臣有當是之科問帳亦勢東與此為 明常于馬陳忠上號目尚祖創制大臣有當是人科問帳亦與東東此為 一人也科學修成等與東東此為 其勢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語從 聖赫野里女伯奈易動內外親為後電出入官掖傳通安縣司徒楊蒙上 於重騎封不楊四子及官者江京李良皆為列侯時中常侍衛皇等及王 令若外告斷絕伯荣並便往來帝不聽心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 頂.王. 漢.汪.若.千 在近五千縣學院就被難清而易地館經叔度在汪若干項波灣之不清清城之不意為其方選或以問奉來日奉高報與之黑馨諸迅盡流濟地跨域仇監經教作監察教作監察,大學大學,所以與於學學,以及於原所轉到秦宗林之族故樂天過表閣不省而退進往後歐東日 類子何如 **医新名。**已如此則直有尚書熟到大恨而去問題亦應輕辨明之為為對國兄於雅日本常侍國來所重被令公 都養存一而測失陳者及局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結於可翻答之前後存至 ELC. が度可な 「見高学問兄於爱日学常侍國宋所重欲令公辞其兄賢唯傳上意耳震 「大子」と明美徒之乃以別出也部中〇以楊慶為太尉則 北原呼行王專制西城空以圖泉屬民擊呼行絕其根本蘇那多勝軍 北原呼行王專制西城空以圖泉屬民擊呼行絕其根本蘇那多勝軍 市以為西域宣棄令親發其地乃知棄西域則們一不能自存謹陳三蒙 漢不可量也 圖初聚孝無文辟公府友人都之什麼看到京師即還年四 度有復而但未學手故水子日平有是資票好是亦惟以其德也不是一天之一一人。 漢文 奇 紀 史臣三等人也及楊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想了可至矣然則叔史臣三之史稱黄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疾于是尚未的許孔氏何 以為愛情然經順其處順淵严頭鄉不其似道沒深英臻其介清濁未以為愛情然經順其處順淵严頭鄉不其似道沒住無聽所不聽幼鬼余會祖根供遊紅器之門者繁言論風言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玄此八終三一布衣也而得書于册至今使人有壞師 網目書口次南黄憲名大意布衣也而卒書之後德之意至矣 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始展于 **介從司空**

無出其者 **存成是法** 見無不能 機能不能 放三傷者 英西ク装 施設可聞而辟之度益見怨の十二月時最士周樊鴻良不至陳忠憲汝南前製 九侠 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中東崗之眩平。與白夫倫道者度時而動動而 傑不愿意於要結劃楊等十餘人証太子無罪帝下詔首慰等稱時先損 九月廢太子保為齊陰王禄雌號國名於帝納江京機勢之遊廢太子太 前小以而不如君子惟恐嘉教之宗被秀也宗被守命信爱如論隱心知将至其始實有所以改計任故作而死至状群小安帝信爱如論隱心知其不能見幾而依其死在天然當時清白忠正無何面目復見日月因欽配而卒太僕來歷曰耿智傾倒卷至侵害忠良獨 直日固宜如明韶風怫然廷話皓日属通諫何言而今後首之大臣立朝 士之常分吾家恩居上司疾教臣狡猾而不能禁患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胡大口公之其两奏一乳婦而不能動宜去人矣至是極言逐取胡大口安帝三公無出震之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曹遠則去震 次大尉印經遺緣故郡至城西夕勝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 三年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宫禁堂令取劉奏震怨望即遣使者 こと 外は 場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透 发史 東 王 馬周干道李元 李丸 发 中 中 中 行 九縣皆事後之思也 部以聚二子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死日有大把魏後禄山反而後於部以聚二子為即贈錢百萬以禮改起死日有大政犯故大於楊康祠以中平。然臣不書此何以當為禮實也故其豊敗而 中官得以順人以依正義状立所廢而權歸關我國無人馬為人子孫不可得以順人以依正義状立所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讓樹立學技變便 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中是於婦人之子不知憂懼 胡致堂百 後漢書日子女雅稱事事都の推納那氏至乃指徹居服克会政軍 明改重司安帝亦曆不名始則關后如思被太子之毋而不能仍四平也便云古城亦惟求之宗共即后與制國師也為公康之後及定後奏為此地徙地屬地屬地震,與務民逃免及定後奏為此地徙地屬推各台灣以答天帝, 自房性威不處遠始失根統歸成変散感複計金投官來初元

而孫

三台戦年 台閣教令

旦康 総計 を 肺傅され 世史嚴編奏之十四一項陰順今紀 THING SHIPS 聖前之防刑罰者民之後會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遂百姓怨窮臣所發 天下八十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四 新年中 行以為必不降志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御使就聘及後應對無苦謀 帝後以策書玄編俸禮徵英待以師傳之禮依該贖罪人英初被詔命要 校尉虞謝禪幼稚貴百官似目三公幼訓訓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限 至天 以世情〇時處士姓並以為五官中部將初商陽鄉英少有學行名「小」一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帝母李氏慈恭教教明發 存張防量發不報調不勝順乃自繁廷尉帝赦出之數自遷僕射翻上玩死不當經看於至其于以父言聞之君趣用伯王而退于敬以文按中常 **発販罪非一三公以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鱼死節以尸諫耳、衛** 丙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宫〇皇太后間氏明于離宫〇司隸 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皆之身養壽皆通不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重さ他と、怒萬東之主及其字受爵禄又不聞匡松之術進退無所繼可以此と其怒萬東之主及其字受爵禄又不聞匡松之術進退無所繼 者海内隱於臺山山員如上重形故名之陽前後禮請徵召皆不赴是威 是拜雄尚書 賢人君子不能被還亦之衰矣 按諡法慈和編服曰順〇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米黃環奏 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益馬然屬臣弄權來氏用事 韓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前書三十二 〇漢百四皆程靈辨金 オペイ **承恩** 新考 青修之 被桐樣 之曰君子謂伯夷微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若身之所珍世又類編永之一四一頭沒順於之 大橋 秀世 發照 面前邊尚書僕射要者随父看在臺南司見故事及後居職连練官曹事 **角芨役**師 既至豫陳運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本固以書母實以處士楊厘黃瓔為議郎時又後廣漢於四川楊厚門於蘇麟隨黃變 職首教從師請賴不遠千里空覧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客入公府定派為不貨所執他行○本固等斗部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核策廳 言處士統盗虚整願先生弘此遠談令殺人數服一雪此言爾瓔至拜議 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發名大盛平是故俗論皆 也語曰疾境者易缺敗数者易污易為私數數七太白易為推汗底之之 首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如子也 該朝堂莫能抗奪數上號言事上颇采用之而楊厚同新其贈消尚受力 温台 張綱杜務直道以斜遙加點陰陽詳窓張衝機術特妙此諸賢首徵英神嵩弈巴校民之良弊麗窓雲謝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 黃環之政事自問桓馬楊原以儒學進其禮馬,酷以文章劉吳祐確章[一南湖旦更論曰英能本風俊义咸事若李固周樂之淵該弘源至雄 了到明三顺帝後皆而於於樊英其趙燕 船致督而始於都限先致范當如范升之抵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與新歡鄉發志若孝昭之侍韓福光武之遇恩黨以勵無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國不 底雖不足以專主在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發優安養 伊遂其 若乃孝弟著於家行該監于鄉利不苟取仕不苟進家已安分優将卒 當盡禮以致之在體以下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發其實不務其名也 之所致情帝之不能盡也 下南湖目而已平夫所新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探以廣衛丁南湖目更謂李固究苑墳籍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儒也止於究皆 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庭民被褐懷王深藏不市則王者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任邦無道則隱隱非若子之所欲也是故 過末以避悪人、指乎固未さ 知也自初舉失異 至美工

所选例 在股間工 在用實 光がたる 近類代をご十四 押祭と 王宣鹃無禮者邪王勢而更服影然後拜出請王傳資之日前發京師陛以不為禮問王所在虎首目是非王那影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令相謁 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思散學舎頹敝對為图號或牧兒美學 東有禮能推為河間相景到國國王王不正服安路教上侍郎管拜到時年来一年一月以次是為河開相阿盟王政教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史 更惠和有題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更新解乃得辞華官帝威其言後申今與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首擬恥擔其處長父臣愚以為守相長 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 新刈其下将作大匠獎爾土本之工匠種輔上號請更係籍該進後學帝 奏按其罪出免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目條八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華 勝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更稱其職民安其紫瀬世良吏於茲為盛 易則下不安業人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戰以重書勉勵增秩 裁雖然因以忠節扶漢輕而後也別措能力行孔氏殺身成仁之則者因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毒而避惡之道失矣此首知孔子之所罰傷 故去官之禁而官官不便終不能行 清河王既前後書数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深冀執君諸惡滔天 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人於其官故上不能祖習而知其事下 (至於著若太迎新將故之恭緣絶傳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背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作者則 炭順新紀 知孝典 **彩本展**年 前角等 孝薦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話之對日部書回有如稲淵子部不拘年藍是在才真時前若後莊東附陽新以條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父之蘭陵城離楊所奉納左鄉四不得祭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證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妻行如頹淵刊 職代一石 見題 名類を を な 変 を **寒退谷作** 子目り 台班一公上應台門的非樣他人下同元直政失其道則寒陰及節令之在位競 徐 海以地 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預淵開一知十一孝無图一知 病をこれ四 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世際莫敢輕寒这干永嘉然張清平多得其人都守十餘人皆坐該舉免無难以南陳書願川本層下四陳称等三十餘 袋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婦公直精明能審奏真為决志行之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感禮稱覆仕る世情請自今孝無年不滿四十 正頂立秋飲後考事七宜大獨法念有所変更王者之法譬循江河當便 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玉着路宜為俸禦六宜令中外官司 孫便宜七事。一國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劳能籍脩之役二宜来納良臣以 察門二年正月一致的頭以為即中不就上召即類問以災異類上章曰三 易避而難犯後上書薦黃瓊季固又言朝廷因水旱劳心廣為情析臣 在高虚納界鐘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平因 民官辞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責得實不固亦善也獨一為之十四一時,沒順所然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責得實不固亦善也獨一個數堂回推塞賽有王臣之節表世名卿也所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東公司者也一而行非前代於其為格不亦偏子 九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青其有無 者不足悉數也該官固皆當义於此任而至於所部者逐所任者重則 言四十獨而仕者盖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 孝庶又坐舉者自是以為可乎 知十一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颜氏明春奉首見色而以難對之間折抑 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話之亦失其義所謂聞 於聖賢之語有未喻其孔子曰四十而不感者盖自言其進德之序權 公司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見類

心情! 瞬間 支 天義 野沿君以忠安願卒龍任以安社稷書奏記遣使視疾致羊原後竟以史 第一 之災天下固可憂寒帝置袭對以本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毋還舎請常侍 在文章奏表了一四一天 農用市 紅 不為國地でかけしようがもメランをととして、といると、不然時代の一般病不知なられて、大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需要特拜的中解病不知なられ、皇子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懷止則處可言 大業重無の有疾的於上玩口讒形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 「新世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至者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治則史 書種也有北斗也斗為天裝舌尚書於為陛下裝舌斗抖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老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宣者皆疾之〇七月太尉龐 展漏則四支不舉故臣所養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限防務政 今促防雖堅漸有孔穴管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腰也所郡者四天也心 之有陽防限防完全雖遭探潛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整遭凶年不及為憂 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失能此耶夫人君之有政循水 信章政崇道變感出後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食安帝 **然免太舒顧你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致司隸乘風糖結案之** 大五帝引公鄉所舉敢樣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就〇封乳母不城為山勝君婦於立地原與供與〇洛陽首德平地拆侵 田倉後者為誰對日公衛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荷容者安和也 具免の大史令張德通貫六藝元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等作運天儀若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大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要循印樹木 大之三年五月早上間治經之依周疑對回陰陽開隔則水旱成灾宜推為中日青有先王将步天路用度高年開始是中日青有先王将步系於路用度高年開始是東天吉王将縣 華華然也華天縣即帰與王西之憲法政策騰之禪天政日天之形状似馬卯地后以中天包地外經那之東義盟交寶 秦者民接也願陛、息所以 西斯 更以 Kouling to the Company to The で事命·自府整職乃秦記曰數年以來災後屬夏北子日知者見變思形應者觀於整點,深南達·高大將軍南少通經傳護來好土辟李問為從事中即國以稱李問奏北之然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義讓賴其也以蘇姆罪於○四月以 秦素無常事難形而虚偽不窮也宜收滅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取典籍無惡好作思鬼弱見點為物馬人所如也故難鬼想無形故以也誠以重工好作品主起以數有徵效世黃文首學而競稱不上之書報也可得成難敢誠以重工好作品主起以數有徵效世黃文首學而競稱不上之書報也會發行盡工惡圖大資其數內莫之針禁且達上歷封候九宫故犯版其數以行九宮風風候四個其數以行九宮風風候四 法匯逃真犯 真 名何正 可 而如称 謂 名 法 「大」「工業宣子清渚大夫ヨゴ首伐英今吉不少異として上茶十者用に女可顧整が唯自代也與田首助宣子任錦厥為司馬顧監針沖閩縣為音正駒而厥教演的、蘇校射患為自任將郎正常坐膩受罪與以此劾奏端湘曰進居通所以運奮團所 異俗工程 思治,堂怪諸名天道無親可為祗長誠今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E世之師及園三年九月記奉武猛任將師者初左雄薦周泰為尚書至是雄為司 自古聖王不臣其俗先帝舊典真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復增之必有然 與之後儒者争學圖緯上三國職成於京手之際皆虚偽之徒以要世取 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請百世之師者美 灰布不從至是 要幸首布非舊約逐發鄉吏奉種友 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質我美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 丁丑二年十月帝如長安藏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直傳遂內外學隱居 仕帶欲致之四後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日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

李商和如此之前,就以为更点被冲上事情,到了京之都是祖公共的明治演长之里都"满米之一四一一种",美观奇型 都表賢良顧忠勤其食行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級行五於五極縣今至戶漢安元年人月遺社都屬果周栩凋義樂巴張綱郭邁劉班分行州 天下第一分綱言直不能用也〇杜喬至充州表表泰山人首人新泰勝李国政為 以後男人天下第一上後因為將作大匠〇州其根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屬度賊 改盗前果與之更如財帥自縛歸首國首原之遭還相招半嚴間餘額悉 以周奉為諫議大夫初梁商疾萬帝親臨幸問以遣言對日臣從事中郎 西如門平其國如爾 而事理首切對財日裝統您無極仇害也良謹係門聽供尹強也請得其而事理首切對與某同縱您無極仇害也良謹係 首道安問狐狸逐幼奏大将軍對河西尹不疑以外成家思若阿衙之任 降後為深其所懷從固為深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底賊皆再 士類首衛鞅因景監禁降松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果者匪榮伊辱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覆竦時皇后龍方盛諸於姻族滿朝帝雖 ア官論,で大次乃傾側華臣輔職報研旋就傳報山翻點以至破家、供停之古載益人口雖與果盈門何教阻機之尼求言終制賴納未解、供停之古載益人口雖與果盈門何教阻機之尼求言終制賴納未解,上述後漢書回順帝之世界尚稱為賢輔置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思謀目 傷國而並徒然哉。 六年八月大將軍洪商卒龍坪退以恐擊為大將軍不疑旗不為河 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的其刀以綱為屬腹太守前太 一三天 太守為該酒稅院平生之好甚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軍電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濟武太守事一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軍軍為劉州利史有故人為濟武太守事行部明確鄉也欲案其故順乃請與東海本是將二十石其身本自以三甲 信仰は **利州公安於**。 了一章中率多東共馬網獨議軍車之機便到徑 請恩聖門之門以書給製務軍 ·明章一朝是不堪侵在逐後相聚偷生若魚送奎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預由 珍不如此 教情/ア 聖人無力 於以此其一行政宗仁簡民不忍欺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好 文 汀 敬之 相見製出拜詞綱雙之日前後二千石多牌食暴故致公等帳情相聚然 問爾今間明府之言乃娶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任人歸降南州 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對禄相杀 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稿為福之時也即問以下曰竟舒思民不能自通 批放多数而有冤德則逸以作故不發而自定。 死時乃為之服丧或問二人得失如何予回謝以偽網以德偽則劳以 家門不增一口網也徑前城縣就旁數語不殺一人而萬城俱終及網 矣可以釋之而使改子然其情有故謀故從容于一飲之閒無幾得其為九峰三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規論今則茲贓昭聞已犯于法例,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執法猶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義何 註誤或可關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奉 唐仲安田 忽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唐中安田公我私恩固當近行不相情然常意蓋欲信以警報故舊之 南湖回經期也設需多方為賊監殺及湖死目惟有完養罪於天而南湖回鄉既悉其湖而害以朝敬之盗孫冀惡殊綱而害以廢陵之 公而曲盡友誼章得之矣唐仲交議其有意不已過乎 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矣境後世小人排於故舊者鮮不以章籍口哉

是我来對日告者州也民者小也群臣來仍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其平志 「見茶袋」用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息弛將倫波為可不慎乎大怨不稱林循 世史對 外差之一四 · 知事東天大高乃手剣富車曰太子國之情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部信何以 本民有相争的者版制即自者的政州行所以以近年 文明到問題與仁和解印及李成本之教育可以通知的言令首獨以左推所上孝康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教育可別通文的言令首獨以左推所上孝康專用鄉之一則考廣皆處名也有世之或身到問題與仁和解自足爭致者思史民不明共令復增考學從政文或身到問題與仁和解自足爭致者思史民不明 部飛賢良方正之士荣問之皇前規以飛其并不起專政誠其增修讓節病即皇帝位羊二威樂太后臨朝以至固為大科録尚書華〇九月地震 知非教和今日有死而已於辭屈不敢對她還奏之部報太子乃得去為 · 詩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鄉皆歸心馬而鄉年八歲李固謂姚與回己門來嘉元至止月帝崩後清河王孫及渤海子王子鄉至京師蘇轉體 退而數息性高腹事不成帝亦嘉其持重稱著者良久〇八月帝前太子 墨埔之业以在其品置安固之道武禁然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 家造護林中常侍高然後中華駕出班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競不欲後而 申達康元年、首皇子师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种爲監世 秦增孝成及能從政者為四利常從之 後來之賢主於 〇孝中皇帝 韓炯宇日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前壽三康延懷 三十二二部貢於書起太學書孫張途肿常書福周舉皆可然者常亦 有書段整楊震樂書朝太后又書放展謝左雄書 陵按諡法切小在位日中〇梁大后監朝委任李固梁異雖是 湯水香 仁矣使婦村文選以本清之與前是 膠東相 なる時で、京美田此家屋将軍也大人水送小魚看借大名孫義順を命出故言城京各将軍也大人鄉皆還于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〇帝少而聽禁警因朝倉司及人鄉皆還于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〇帝少而聽禁警因朝倉司成成本初元辛四月詔郡國學明經諸太學受業者成論試拜官有差目 於華原地其際已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因於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五 春秋之本 世只類編奏こより 即皇帝位恭罷歸國城明門用之悉既悉見松等以大職〇太后奏改華宣戒鄉國難門以楊勝則之利幼孫就不從地入后漢禁中迎納入南宮 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首門官官為惠者一皆斥遣天下成皇治平而 言固離問近戚自陰灰掌翼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象生國之典表在此一學等方 推展推新語也侍醫議三嗣回與胡爾利戒先與其書曰先世廢立未審 食者研胺問得水尚可活其目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前固伏尸號學 "鎮深悪之便在右置毒於美好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周國入前周帝日 又屬种清樂巴等萬不能用 果實能不逐长恶為星帝置師傳宜得小心忠為之士與之多動講授 〇孝質皇帝 御前假名三公中二千不列陕司隸斯門羽林上大會庭中推棄尚食研教堂三河水可治之言而見經其新不真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研教堂三人經之罪無加於納君李固身位上公復開實布食所照問 在位一年為深京所被壽九歲於静陵按益法忠正無邪曰皆 免李固漢祚危矣 〇年少而識潔其之跋扈可謂有昭帝之風卒死其賊之手管 **大美馬馬** 諱續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中帝無嗣梁太后立之

之良規 **出本** 生 上 計 黎 鼻 さ中 孤 県 先 子 朝野倚然 無系こい 美者る名 與妖敗劉嗣对與交通請述按罪太后素知高忠不許其派校固下欲死 已五三年預度侯相河南唯山縣 有湖本沒少年學有高行當世名賢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於情伊稷鳴呼斯言一出而二千之忠 磯少顯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良弘范史特以殺身成仁斯之且養曰李杜司 是而立唯喬正色無所明挽前以由是朝野皆倚望高八八月立皇后孫 氏〇九月京師地震都以父異菜免案其使馬配草奉孫李固杜衛以為 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十亦無及美听可數哉 統部書論以近順聚不敢動計不出此方且伏死號哭比其東書七立而漢称後除天下定矣雖於其久推兵權無躬為大远名在裁武出! 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 於持王室正如孤鳳鳴下聚泉之中,宣能勝悪聲之關裁完正謂季及重抗三許有道則住無人為暴漢室已壞李杜抗節不思引及猶極無打到有道則住無道則卷而懷之塞吾儒進退之良規也幸相 南湖回海議衛排死節馬邊所以見歲於班氏也率杜之死若子所 **地有餘而知不足諒矣** 蓮和元年六月以杜喬詩以為太付自李固之縣內外於氣群臣側 之云七邦國於瘁其是之謂中 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也情激列卒成黨鋪之禍人 二十一年而前等三十六年宣陵按諡法克敵服處曰桓〇是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縣吾侯皆帝無嗣孫其立之在位 于走射因而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 題級要 大尉偷常言遭似我家性之難也那有道不廢那無道免於刑就後以廣時馬車。漢百奇若清識難的經若運在可能的元十遭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廣祖有歌音為分難為弟將見無致性多三世別為動語以寫行稱亦祭名荷淑率府常 日北作俑也 表 沒相市私 图 1 北作俑也 图 1 北作俑也 图 1 大作 图 1 大作 图 1 高陰里 不可以 起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去六日惡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題 新阿太無 妖妻之 唐謂瑾日第何太無草白耶瑾以白皓皓日国武子好招人過以 雖是華印級去世民追思之紀如三子問其父侯为於其祖與曰元方難為兄委 有對於於內有賢人聚定當為大丘、民俗德清治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飲意法解 墨見 廣法侍左右城孫或照字文若尚幼抱置縣上太史奏德星見晴五百里 个日得也 お私見 i de 共興同血 交接惟以椒為師以同郡陳愛為友婆等部開因為之衛部轉節還喜日陰縣令乾命其里日高陽連頭渦號以前附行取以故事層性簡充無與 馬獨限勒之壽車職色而認以依斯矢納世矣、古倭萬然河南产不起王朔萬國會同而其帝副祖入縣人臣礼華教大百倭萬然河南产不起,我林虎青堂劉朝鏡訓除不應河勢奏其詩建論罪有語以一展倭職等 衛車次子認能下字季方縣英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 今日乃得御李君美其見慕如此陳蹇與淑都名實請淑夷十紀字元方 将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冊而濟與傾冊發東實共之豈可以主 東頭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前〇封大将軍第妻孫壽為養城 常舉陵孝無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權 明即昧復危自安主孤時因而是之如平直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其不納 時孫氏宗親為侍中。柳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於盡侍御史朱穆奏記曰 李奶子着元年正月朔群臣朝首大将軍軍帶創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 月地震部百官無獨行不住

致 平 下 火 酸 四年之 後教者與年之深內也以德教除發是以梁幾內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 校斯可姓 不可以人之士深思東崔亮前公車稱病不對東追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解曰 医清华虫 人主宜属 七五七五二四 的一支官盖為國之法有似治分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人之前者於君人之道者於為政之理故敬刑峻法破姦就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名 **张肉治疾** 堪钦能 神華沙麥甲也雖近成之,而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情情就發見一時,可以為所以為於一時,可以為所以為於於一時,可以為於於於一時,可以為於於於可以為於經之政于處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國一居君也與簽計,在於於於可以為於經之政于處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國一居君也與簽計,在於於於明明人,不後得而俗之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在後後過過以不接得而俗之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 秦武首文帝雖除內刑當斯右趾者棄而智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輔以救之,明育民以本所民口也轉替也轉置服鳴和聲稱談於維濟訴養所了官馬,他四社於原民也與其一種與路價應其他一方將其動聽意所了官馬,他四社於原東之為 橫舞星路傷間塞大也方將其動聽意所,指一經四社於原東之為 橫舞星路傷間塞大地方將轉動聽述此為蘇斯巴斯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街溪海縣天溪電音馬馬中雖為縣田縣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街溪海水天溪音馬馬中雖為縣田縣古者天子以養學其態馬島其代養指也方今承百王之散數世以來政多恩其息層服貨取委 **尤為人主宜馬一通可通軍置之坐側** 平非以寬致平也以陽中是統管見其書冊平縣人故城在康州 數曰 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校散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高灣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告孔子作春秋後報桓懿首又於 爾如等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項積威權始奪逐 為天下者自非上德敬之則治見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散而不悟政 褒而不知 時之在非百世之通報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斜之以猛猛則民 法不誅仁息所施止於目前好先得志紀網不之故住蹇之論以緣一 漢家之法口依然而住寒猶病其寬何哉盖我世之君率多來 1 沒有有名 濟人伍猛以奔克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長佐中**角 **科阿如果** せい 朝婦 永二四 以此也代榜校作帝乃赦之間又奏曰失天之與帝帝之與民循頭之與 之不派惟天網之失故竭心懷豪為上深計臣願輕首繁則擊其類而 及相須而行也臣問危非仁不扶能非智不敢騙見朱穆李膺後正清平 伊顏節即化為樂路而稳備元然不顧身害非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 近望獨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窟運賞則使餓辣富於季孫呼喻則 聞大怒微榜話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明等數千人上書於榜日中官 之時猶再於之不其齊遷將蓋兵明常能於依培惟之惟至小無君安衛以嚴致平何成妄之行故漢之久而不亡者文帝之功也至於死武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固以衰其元帝之罪也還不知此至誣文 凡外城宦官錄國客民者毋寬寧嚴耳非效泰而不慕問也方正學攝縣按崔蹇蕭欲人主鄉去權姓如舜去四或周練管蔡漢文帝殺簿昭 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其蹇何異哉 濟之以酸刑峻法此欲非將葵之木而斷其根鄙對惡儒之論也伸長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衛承之循恐其不抹而蹇敬 過矣警衝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難若未衰而其中之虚壞己甚至 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楊為過也 稱宣帝之賢夫宣帝首以為明恐以為虧督責以為能高惠文景之湯 万正學日以竟而亂宣理也則関秦之效夫人所能激也寒不察而亟 公皆未達仲長統知崔蹇矣 崔 定情時君之亦間而輕於持論謂凡為治者必以 **英語極信息** 平的可以不可執等 雙向奴王號 破降之 赮

繋型

家選品で、 と異ない。 する。 | 成場 (生之動編末之一四 類川四長 2日通馬與金與以酒野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使金如栗不以入懷意 · 大大城也其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青人二大将軍尚公主者三人其一種后之孫氏多矣。○八月大将軍梁東伏誅曹原同科而不與奔皇此種后之孫氏不若幸○八月大将軍梁東伏誅衛從政元去其官懼與上方二年七月皇后孫氏崩京結侍姓兄赞等羅師忌羅素無子官人李 大衆大恐為安坐惟中講誦自若潜誘鳥桓使斬匈奴者各種故別異師 餘鄉将尹校五十七人軍等擅威柄必忘日精生却作外底蔵以調算事 戊戌还喜元年以張英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焼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 (縣盖民可百年無省不可一朝有戲欲民於財皇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相我不入意境餘縣流足萬餘戶入縣界部開倉販之主者爭謂不可記能克尚書遊能治劇者以可徒據顯川韓部為意夫特仙就婦數明其賢而申二年無山東邳賊公孫盛等聚卷至三萬人破壞都縣運年討之不 不劳而足遂不改錢 吸破其象豬胡悉降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直鑄大錢劉陶議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翻與同都有淑鍾皓陳宪旨書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詞此四 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則首為憲所是苦及免正身常已無不悅服威 **巨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化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取類亦當哉 住無九時而不係乾燥仲亏以公平率関里以府静治都也釋揚更之一時期日報仲黃之為為長散群盗賑流民信有德政夫載者看季和 樂聞機讓之言蓋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忠貞

世巴頭編茶之一的

人便相亦紀

王以奉漢犯盡臣之節以事之其為漢之功臣且將百世紀矣豈至

不食体リカ 優 動 有 ※ 陳新下松 厄涛整理 下天丁之 ·珠兴莫天下想望異政治項首居公位乃果奏州都素行貪污至死徒者 留使業祭衛州院發車指擊縣對既狀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 贓汗若皆十餘人海内翁於稱之項経按南西湾湾小属清節為州里所服等為清 立貴人欲氏為皇后追廢洪后為貴人〇以大司農黃獨為大尉是時新 去則聚之脏與二第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寝害遇盗兄弟爭死盗 家貧害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展群不起著以禮請 車的調川本東帝悉以安車方線車的會奏被軍備禮徵之皆不至徐桐龍前〇尚書令陳曆上近馬五處士讓董孫禪彭城英版英商麦問京北 展大去草嘉穀公茂心臣除茲王道以清若臣言有二井受顕然尚書不 望風鮮印級去濟奏權家之黨二十餘人尚書青涛所劾猥多對曰臣 書功曹恭等 為羅民語而退都性方峻變勢不接獨客唯種來時該一撮 旦無噍類哉 聞

重新新電 第一型 第一型 可観以干 種行標 三志 本 延展何如主也對回陛下為還中主帝回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都任事奏經為五官中即將五官中即將五官申即行一人北二千石主五官即帝從容問侍中奏 信見之義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論進財賞公行政化日標是帝欲不論乎帝於還雲本董事動內外何馬本李雲第市上書城市「移副三府」、圖太此有曰帝者論本實列為之時請賢不至官〇帝旣誅經與權務專辦官官五侯尤有統領理等學相乃慨敗數曰便相生行死縣於諸子何有哉遼應身不出解實陳縣师 世史類編卷之一四 腰: 一天要廷折欄槛今侍中面稱朕遠敬聞闕关拜五官中郎将會客星經帝 一管干數其可損予底馬萬匹其可減手左右權表其可去平皆對曰不可。一帶又徵使陽朝相比鄉人勸之行相曰天干禄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千月少食者車超為車騎将軍以見車鳴之 職非其人也〇十月以爱延 展子三年正月詔水大科李固後固第三子獎年十二姊文妃伯英妻蘇林疾免養江南湖巴人臣譯君黃子善為故辭延惟谷帝何如 孫臣之得免於難文如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 送鐵弘慶舒禄杜聚傷雲以忠讓養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發并下之 釋之関核按方外係節以耕學為業者隱居轉投墨經母酷烈能奉之聽 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设其在君美成乃得數東江東下入徐州界縣姓 也有虧事嚴惟陛下遠鏡諛之人納譽上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座帝審以問延延巨天子動静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辞則教度錯遠 事則治中常侍前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常日首 下以發萬世有龍潜之傷與節萬世有舊與 封侯引見與之對懷尚 **後書日本雲草等之士不識惜身之表逐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心至** 故說者識其難馬 《漢桓 看兒 之節今委 猫 **信酬老** 司以 空刘 龍 南州南土徐孺子斜也使陳留茅容追及之為治酒市內稱為飲食問國事不答問眼聽者華麗家哭置生獨掉也辯田姓爾和陳養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尚士 陳書191 可存在 **簡■第一校橋乃答名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平大原郭** 七叉類編奏之一四 刘颢一钱 儒教章 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〇 属于其失 遷中即將皇南規擊破之冠源規威信相勘降者十餘萬 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龍為司空龍書為曹賴太守衛除煩可禁發 死就好了選鄉里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該上有之位相為実後拜議部為死就好了選鄉里,與從成受要職家其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發後成至發 甲辰七年二月が郷侯黄理幸盛日四方名士會至者七千人徐釋至惟何多之一四 民族自己 平且時當種來登可劳民書奏不省 輕散是陛下焦心段和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楊旗耀武轉心與馬之相 宣有節况今有三去之之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敢四方 人選一大錢受之為去差人前投之江後人以為錢清江〇冬諸憲後及 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那勤苦父老為 間出人獨百錢送龍目首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東年老遭值 郭恭傳學善該論初连雜號時人莫識陳留荷酬一見差異因以介信因 不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為康酸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備祭 非法都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門縣時納有五人老叟自常則領山谷 鄉里衣兒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两府唯與泰同舟而來要看望之以為 一南湖回東漢之世為蓋君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

為鮮或作 師斯宗 表 以 書 如何等 官主部 同節動物 士林 林宗武术 野山危上 殺雞食品 郭泰不世家書祭人事天之所於不可支也吾將優将卒成而已然循周旋京師讓 世只類編卷之一四 伴用道 ナルテ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恭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恭曰五衣觀乾所謂不緣料也 自不然谷縣下應之類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天子不無得問至说不出自不然谷縣下應之類由由然與之借而不自天子不其我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慮親於于非不及子惟推與無表之一日 東沒枝亦 紀 毋餘半度置所鮮難日置之於黃以自以草也就與客同飯看曰鄉皆我下裝等場所於料地總公為危坐悉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該雖食商於行條明此大學即以此等當是大學一樣不客件鄉耕於野選等董莊兩樹一家幹事性明知人好經訓士類問庭都國編減衛門於武師的故歸附數 今從學館應五敏荷饒煙地不顧而去恭見問之。曰既已破矣視之何 遠矣郭林宗循城三姓之具以供賓旅而即如此乃我灰也起對之損動 素感悟日蓮拜斯言以為師表際陰黃允以傷才知名泰見而謂日卿高 該不包徐稱以書戒之日夫大木将顛非一絕所維何為極極不是賣處 黃允與晉文經情其才智徵碎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融謂李膺曰二子 才絕人足成備器账當深自臣持不然将失之美 行業無間以來係自置遂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翻恐其小道破養空養 他之責或審膺之拒諫則於至灰而發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升一榻而卒使務所輕生皆進以而大像那或母悉之失壞則於知己而廢切稱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審恭於同兵之際下何不以此言諫廣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菩怪同乎釋之言曰大水與前非一絕所維索之言曰吾夜觀乾泉畫縣人條釋郭於則退不知進足不同道矣而何一構之情!! 舟之鼓若是其 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疑言危行終軍時職恂怕養療使士暴成名(不)是一陣之性說於情觀則哲之繁惟帝所點而於宗雅俗無所失後養書日在高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隨故裁 之誘語也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蒸場望**ニ公告/ **臣能**有大 司線校科 不知情。开夷處功曹張敞諫曰發卷伐樹将馬嚴烈雖欲徵應難以遠聞雜基學等等。騎李膺不許暢嘗為商院大平會揚嚴猛大姓有犯或使更發星伐樹埋其其類無未二十日,於陳帝出 城蒙縣在倉卒未客疾言處色吏民有過但用浦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毋冰惧別為為於龍門云〇徵東海相劉賈鮮文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都溫仁多如雖是特為教和他而開獨持風裁職談點問題無以以至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李原的在 原人倫差行等以獨福之言元感悟本為孝子考城的沒事令王與署香平在長以某世川。民有陳元稱與巴居班前等一人不者對司不家為國而於《解徵在香志行經傳納漢無知等等一人為潘安夫在柳照期原而於《解留疾為傳統之後司徒未開敬為從失求知以前人吏司務與於 美〇五月大尉東平有六日郎道自首瓊以來三公如楊東都龍皆人望之也八年廢皇后到氏此殺之節按察相后之都氏,如今和記之如兵不如年和記之如兵不如年和記之敬氏 一個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約其言更亲寬政教化大行〇立貴 人會氏為皇后實無之主持〇本府後拜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第朔 為野王令貪發無道是府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胡夾府知其 水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雅憑欲受解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察酒及處士該生裝經對排人墜機購行日有所化之人自下火與或見到助克高等有縣上息奉傳到學官 見父老慰以卷里之言少年勉以孝你之訓人皆忧而化之養陳篇言意 **奔氣不敢出宫看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

温度家之大 胡芳為都擅遠軍管留急養養芳曰威明親年於避第仕金時也竟敢退歸第故教 **范之中** 原明 華華部馬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客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 為皮疹山 房伯武 短 文其名 子 分 選教以東我格上班曰臣開皇天不言以象該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其之朝編系之二日 : 漢相心 出 明白 事也印周仲進調通一家賓客互相說揚環城逐各個別徒鄭成大陵由是中 ·安慰世拜中部〇以皇用規為度逐將軍到原塞以推南等以規欲求退數上病 ルナルオン 下海 工事 華郡河南市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接症因師獲為其籍等也然二時為於衛衛河縣周福及即位權福為尚書時同分其籍等也然二百餘人需納路籍河縣周福及即位權福為尚書時同分其籍等的一備乙餘也出與官書與書籍清極與免而皆與其智背外初至順大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逐策免大尉蕃峻雖諸君音之本諸至傳大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逐策免大尉蕃峻雖諸君音之本諸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錢南處太守成瑁太澄太守劉瑠補司隸校尉之子書之以為異也〇七月錢南處太守成瑁太澄太守劉瑠補司隸校尉 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刑無所問〇四月河水海軍原 奏臻臣馬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還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部 聖人建产地之中而謂之禮礼者所以與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聚礼 墨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獨開後官果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 | 度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行此始去落南大守宗咨以范湾為功曹高遠太 河當濁而及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居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暴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屬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 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際體順而能化以但濟樂節宣其氣故能 守成理以冬旺的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後善科遺歷清朝府二部為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属孩三者並時而有可清酒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四十九年正月朔日食韶舉至孝太常趙與所舉至孝前娶對策曰昔者 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而以德政舊智漢氏之康脉者也 一世方之矣難更好民而縣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豊里之一也方之矣難更好民而縣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惠那若效以豊里之 話日汝南大守范面博詩的防宗衛主書話報意門商陽大守本公差 張仲模 標本不畏 放船 天下層陳都王特更相接著至中語曰天下模楷年元禮等不畏纏趣陳仲康以可当時於於成瑨但坐嘯太学諸生三萬餘人郭恭及讀川賈彪為其兒與李 等此時向城南影怒曰城我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發逆天遠道逐驅車北行秦 之原際定公 **存後到門** 陳若不肯 清清 は梅爺大は是○大寶張沈人情後宮中官用勢縱横本座勘成理長五相端端を今○大寶張沈人情後宮中官用勢縱横本座勘成下下事具其民議院優不樂到門所房用賣客不過學會中沒的職共之語重如 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藏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 免心實影當為新泡室長中是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怒街下街看竟死衙中野逃窜親友競匿之實影獨閉門不納日傳言相 臣此等循将十世有也置有罪名不章而致权掠者乎沒繫也掠不肯五 植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都之曰今乃莽者皆海内人學是國忠公之 殺之成素以方枝交通官官帝亦類訊其占官官教成第子年脩上書告 罪城南有盗知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據更欲引南此精調 時而動無累後人公者辨以要君致素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旺竟獲 以捕既而遇赦擅并訴之侯覧便况夷上書於冤宦官因緣語訴增帝大 官於鼠海河自軍門古之直臣知為無罪将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 屬等養大學按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訓朝廷於是天子震怒家 益聚人由此亦止陳審後上書極讓帝諸其言切婦太託以都碎召非

契勝問系列探対像 人性嫌疑執膀託 品密 自 間 何刈 同 門 不與某人 七只類編卷之一四 爾寂然不言也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原轉寂寞無声喻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 百到勝位馬大夫見禮上寫而知善不薦聞惠無言隱情惜也自同東鄉 在客業與李層名行相次時大為之李松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萬守令 時黨人獄所绕遠者皆天下名賢度逐將軍皇南規目以西川東係敢不 而為紀之使明府貧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平息慚服待之彌 学生張鳳等上書於臣,延善五年下皇甫規微張鳳是為實入所附也臣 不有等速考達及數百人職年拘録事無數驗有等建忠抗節誠陛下 使為黨人言右實彪目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雅勝該城門校尉實裁 GO以電武為城門校尉武后《在佐多辟名士清身疾悪禮略不通要 與乃自主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鱼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珠大 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軍等更多重更敗百人廣年的碌事無數號府等建忠抗節誠陛下提曹電部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牢脩造該憲城城权前司校尉 衣食裁足而已得两官買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母施貧民由是要養 人國家者往往假此為名是其為禍非獨在於一時而且及于萬世朱善類於是於燕國家元氣於是消索速便後世權好欲盡於書類以與工事,一旦後世朋黨之名が見於此夫別黨之絕於於言語之欲而馴來免之,前尊與義備或之為雖養明則張寫及既就以大便而發來免之,可以以一個之數 更無其功成於我水而多全於邦家良有以夫的以且重勇也對策而刺經集則且直也暴張與以代巴職辞且讓 水康元年六月放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者既免朝廷震栗莫敢 人真極而知 **東京の東京人舎州六郡其五有宮原内沿市得獨無郡曰先王禮理天下**で東何の東京人舎州六郡其五有宮原内沿市得獨無郡曰先王禮理天下 **所** 方 所 獨 無 世史類編表マー四 男心園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實之於法而又身心園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切以為誹謗實之於法而又為所論以扶持世還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開其言而反之已於為所曰:一時實人之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訴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田里實名三州禁錮終身炎等使不得後用。 曹楊侍衛於滂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福也逐遭還鄉里〇初認在為巴也 明治南縣沙南华族南縣 大寒巴也 明治南縣沙南华族南縣 古大夫班之者重数于两鄉人般陶水等巴也 明治南縣 经营工税 医二甲状态 化多度高新维度 音光光 也在傳養公二十一年曹縣政策 化溶体 化水流 医二甲状态 化二十二年曹縣政策 化溶体性 化二十二年曹縣政策 化溶性性 化二十二年曹縣政策 化溶性性 化二十二年曹縣政策 化溶性性 化二十二甲甲酰胺 化二十二年曹縣政策 場別欲使善善同其清惠惡同其注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萬古等更相接舉 埃為唇齒其意如何游曰仲尼有言見喜如不及見惡如据欲訊黨人內污等皆三木囊頭蹦班希加松暴於暗下南以次辨語曰鄉 高伊日之佐伊名京姓 楊州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郡南既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曆 等又引官官子弟官官機請帝以天時宜放八月被黨人二百餘人放歸 所誣惟陛下留神澄省曹奏電調亦為表請帝意稱熊便中常侍王南 更獨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本百官紀法都坐傳会賣曰詔書疾 **經附良善活刑遊罰以逞非理則軍原之** 界分境水土異孫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脩善自求多福今之餘善身陷大数身死之日願埋湧於首勝山莊和 中華的黨部別北京原也 都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年原相 禁錮終身便賢人君子虧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美担否約** 較為之相昌皇周武王之相經元尚重看姓子氏皆舜之 人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文献 臣而虚為好臣城

開新供養 為極之 極之 所以 財養者、米常轉於南以走敬之〇封陳審為高陽鄉侯不受封之籍個辞不費〇時十十一位性剛教有大師小事馬剛嗣性豪侈多列文優紫春於前祖侍講看年。代武士、村性剛教有大師小事馬剛嗣性豪侈多列文院紫春於前祖侍講看年。 化成分 化多角式不能用式架设度位之言推而弗号销变展共乃不能幹则 ゼス報 曹事〇録定策功封實武為聞喜侯疑陳功何属植說武田足下建立聖 初野太后之立也陳替有力馬及臨朝政無大小 主四海有繁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數之有宜辭大賞。 成甲達寧元年正月以富武為大將軍陳都為大傳與司徒胡廣於録問 孫宏之時年十二 聽述不食而免尚也盖不出漢子丁矣世皆知重旗子而不知為可惜也聽述不食而免尚等不在非妹子始漢子之列照順其固解帝女其忘可爾武所應楊春春儀像遊數言改事帝愛其才親欲妻以公至衛固縣不 一十二月丁五帝前實太后臨朝城門校尉會武定策禁中。迎河間王會 老之一四 ○考盤皇帝 陳番忠言優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番任事則可致官一起不該亦員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然可致官一桓帝所厚者中官所說者女能惟此两冷五宴回以志慎取 皆具文其集諸潘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 書而要遭棄市之依其矯激可憐哉 遊吃急征飲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皆三以震食祭野一微處士往往 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焉三十四雄文陵按益法亂而不損 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美 日靈〇是時官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縣首就我不免召 一次後所苦多為它關其餘自書灾灰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一種帶即位二十二年旬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經典二年 題全平原之當而活干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覧之獨君子於童錫諸智養之則以其公忠敗之則以其橋徽史公 要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鄉自如安得言陳舊任事則 諱宏章帝玄孫鮮潼亭侯長之子也桓帝無子實太后 漢極奇紀 太平和雙 板角 作記 張 英 大 州 言節が 北曹可後 では一 推馬而整接弄國權河亂海內。不該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都大喜以手推席而起 治官有情 製力 胡氏撰寫 人豪 七只額紙未之一四 球害ハ失 長及拜王前為黄門令持節捕汉武等陳審聞難将官屬諸生並拔刃突后指豫未必誤官軍官時間番日此曹子曹節召尚書者使作記校米蘭 會有日食之変者請武曰首願至之因一石顕清望之故鄉自毅 记人 恭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艇則箭頭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 石顕數十軍中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変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头 南等共相朋結論事太后太后信之都私謂武曰曹節王南等自先帝時 後遷張與為大司農封侯與深病為飾等所賣固辭不受, 宮曆就之忠一數不板潔亦以亡懼職者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幾未之一日 《漢書》以立懼職者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曹武反汝皆禁其當宿衛官者於是武軍敬盧武自殺凌邊皇太后於南 制使與率五营士討武南将干餘人出與或合園武使将士大呼武軍日 刻士以都送北寺街即日殺之時張兵後還前等以兵新至不知本謀矯 入尚書門接替呼曰大将軍忠以衛國黃門友逆何云實氏不道耶雨使 心戮力心災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宏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廷而司隸校尉河南武米有署置一天也中官罪悪朝者者可廢可除一百五堂日也實於令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後賢才列於朝西安皇日陳帝位上公宴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屬尹而不能勝何 後患者幾事不容而獨成於猶豫也張瓦比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 連然後奏収六失也外廷新立内監限因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鄭颯不即行刑而送北守獄五失也暫節王甫復為元惠必待鄭諷詞 為過山三延者德相與協謀勒除好山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類照國為過山三即節王南濟界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管武以至親操重極招 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宫省門衛迅速拖捕而武會不决四失也既故 自餘慰安之熟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循豫未恐此事幾也 不惜哉 不能乘機决策収為己用而乃遲固造旦使逆賊得以欺無而使之皆

使逆址 使逆址 使 高尚其董 主大大き百餘人原政権題衙者不予而児代教之于初李庸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世日餘人原以權題衙者不可以給公十月復治鉤黨被前司隸校尉李曆等人與並信罷與な方思之以此〇十月復治鉤黨被前司隸校尉李曆等等。其第一年,其第一年 街海標 知名 者 オ 難耐化及 至防馬八額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隔像智起今里范康劉表陳翔 陳審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本府可是杜容王暢劉祐魏朗 智島尚其道而汗職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稱號以實成 審糊王章為八屆族者局者言能以財被人者也及陳常用軍後舉族府差別候胡毋班與首無與恭和時期之之後公子完如蘇此為所雖期門不見相數為八及及者言其能與人追宗者也轉猶到他年度尚張遊王 俊尤甚覧鄉人朱並素按那為食所素本節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海尹劃巴爾宗慈夏馥教行 它一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記公鄉言事謝弼上封事日· 皇太后此隔空宫如有霉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字重器國 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逐使太后変運身亡家滅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随 帝為変其失計不已甚乎就大干年循恐其強元節前官省久吏為可 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蓄復上號陳其罪惡請太后 盤結宫省甚回為訴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 巨示左右及攻其同當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便官緊得發客奏劫 太后及而轉而夷之使之不暇生变拱手伏囊則不盈朝而大惠去夫 而卒不成者以侍其可成而忽之也官官之風行於中外久矣其根熱 審閱難,將官屬諸生族天入 知が才術電武無足精矣 人共為部黨圖定社 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四等後庭官官疾悪庸等一百部書、本中當人之禁侯見怨狼 管官擅政天下所同思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所稱以為 賢者也以天下之 緊而該天下之惡宣乎事之成可以萬全 尚書門欲何為照以此觀之陳蕃公惠而 捕儉等曹節因此調有司奏治諸 李松亦名欲使汝為悪世史類編奏之十四 何敢と聖鉄日次今奥学村歩橋群名死亦何限滂沱受教再拜而融韻其十日子院の自治與俱亡海日滂死則禍寒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平其在於與之一年不如果不失戶其以降又日公二十七月 名宣於 景徽 第可旋 顧 飛 及 使表面地區的香虾首多吳道受招補的海至征差與抱記書附傳令伏珠而这. 等通過一年被室底而不顧至于于使其死而母數其業批失哉 情景 で、一 網月不節 清京等之十月十十八万高期不及高賢人之都漢室至是國已亡矣論故能處演世而然為不及高期在在北京人物不入後期後之未不知其所上粮于粮之屋也恭姓好城石人物而不為定言激的亡将按四賴未知復從有人交孫如恭姓好城石人物而不為定言激國於疾秘遊在獨室滅矣但未知贈為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川為註言 · 際禁者又六七百人〇郭素関黨人之死私為之働日詩云人之云亡邦 **屬人死者首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臣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徒** 被使次為悪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悪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編奏之十四 ■ 陳雅公紀 又網目有不滿路賢之意耳然為像等不得列書于冊者允 縣不知所為湯聞之日必為我也即自請獄縣令郭指大驚出解印经引 本謂層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並被禁錮〇侍御史景教子顧為蘭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趙毅順於日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事 黨人也上日黨人何用為黑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不執上曰不執欲如 **夠實者以為數也是時上年十四間節等白何以為約軍對日鉤黨者即** 對曰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本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藏首不美子及靈帝即位於即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于朝本教陳實主名注目教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盖盤植林泉優将卒主名注目考桓昏昧信寺人之講証枉諸賢為黨人同非實武管讀申 二公為王南門節所殺時世大変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速爆以避其禍 也及南部奏為鎮黨下都老、治諸名士皆被其福累及親朋身亡家被 天諸賢循悅俊顧及厨之兴稱嫁不思奸邪娟嫉名厭此清商之名士 天先正有四部有道其言是以及那無道其點是以卷期可峻行意 立無尚以爱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荡而從之與學情振振汗險之中。藉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

"霍

17.7万何 **大局相的** 所坐融日保納含藏者融也東日彼來求我非第之過更問其母母日家 陳無您後流轉夏聚上李高家外道令毛欽操兵到門衛引敏就席日張張俊亡命困迫室門投上榜随於 問題即東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等被 為乃自功養變形入林應山中,所南對徒州林縣既姓名為治家儀養職 里後為少府衛於國門縣車卒年八十四。 那一部縣就不能决乃上職之業務也 言獨坐像交屬禁能偷乃多鄉南市部縣就不能決乃上職之主奏讓與詔獨坐像交屬禁能偷乃冕鄉每可也其母亦然自當其事則無門之獨其死有惡漢不必死以雙其事任是委屬其奉一門爭免感謂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隱後以 信亡抵獨不遇後弟嗣年十六臣之事世倒亡走國相以獨融送徽水知 即等層其所經歷伏重訴者以十數運引以考徧天下儉與圖國於與軍孔獲有 天事等美之明廷載半去矣於欽於於於其代表之其名明廷數半去矣於欽於於於於於其代表之 能方數因無為日逐伯王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萬日今欲分 要并 人無知者其 夏馥聞張像亡命數日學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 官員罪豈得滅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循照明府 而我獨生有義氣者等或此黨人所以不皆野也 熊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奈有屬門懸車之安嗚呼人皆為我死 熙伏重誅者若孔褒章已十数矣連可以者者編天下美偷顧於家禁既察能如五数何顧之 淬消是亦為智夫何用軍偷生望門找止其所經 要疾甚之間多見其不知里也 族屠弘盖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理聽江河終 非計朝廷欲被横奏之樂故林虎狼之物此諸賢志弘、慶後自求其福 南湖曰、漢不思哉俊之七命图迫若能如發則尹勲之自發是亦為的四、漢人所以為賢以其義領之相就思難之相共也而張俊何 一天下問其風者其不憐其壮志而命為之王王乃拍城委員被者 魏承逸死虞卿鮮印季布逃亡,朱家其罪張儉蘇沛假命 人漢墓香魚 |喧噪場||主新学泉産量||周と間生都坦水らか平蔵長期東漢之世チ武之崇儒院は344年有坑儒焼書之橋今之謂笑乃絶亦於薬場間因樹為昼自同傭人二 有身士君子 法是自立 太丘道層 前軍以為 序变 獨吊 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為擴發产驅軍府職請納納第于而受需暴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後用即屬婚姻在第四數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後用即屬婚姻在解決致其稱數曰昔戰國之一的范內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級排發動於原生等 在一初范內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級排發的足生之第十十二至讓此個經天為發發開廣每遊港內不孫寬調於獨以見及受之智 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屬智與亂世争權此即臂之三部與及黨事為四世五公成生級建生的問造後見于以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東祭子前雖與為三公是常對兄弟數回吾先公福和東祭未解而卒〇玄閱少有據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除亂而家門富益 獨吊馬及禁黨人議以免故多所全有。初中常侍張職父死歸經衛門雖一部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惠 起問欲投近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架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備納飲 亦悲手大性郭恭既明且您以保其身中屠燔見幾而作不供於日卓之頭錢應很之尾以致身被溫刑禍及朋友世類碰滅而國隨以亡不之頭錢應很之尾以致身被溫刑禍及朋友世類碰滅而國隨以亡不已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以近十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下五四年正月帝諸原陵遊世 旅卷巴西西聞古不墓於,朝廷有上陵之故者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常有不堕坊然數者也就若便是真丈夫又登段官官之禍而籍太立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義有命堂直以此為法使東廣善類蓋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 子其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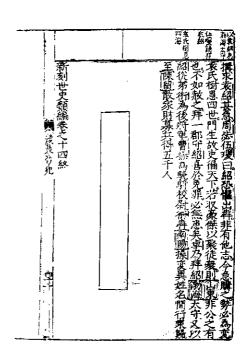
戶外東京 「 与月主市非保不傳編非書不學故泰政坑儒英書監備與書公司在其代本主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稱正經於五興被寫言與東日干餘兩正學等外人仍們四年三月記諸生正五經文字亦識的來也,時但為古文蒙隸三體之五經十而朝之。 **内 所 屬 屬 流** 不可看一个品級。不易奪也擅有城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是有城而后則審其不易奪也擅有城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解則,有權始謂可指令見處經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 大臣制区 更而起構椒目随您口而无也根來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 詩許生養 一月四期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暴務勇係干餘人助州郡軍國三年十一月四期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事情妖職許生称帝堅召 星太后實民用曹郎王甫等欲别非太后詔公卿會議太尉至咸時病扶為悉之四人民意報明被相武 今若别奪誠失天下之望去成日臣誠與意合於是公鄉皆從球議以為 中庸有胡公然過去謹發常遜言恭色以取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一時三十餘年麻事六帝禮任極後所辞天下名士與故吏陳都智成並生子喜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至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前發三登五縣 毋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太獄還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 配食植命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 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雌朝草故尽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辨廣天下 禮好謂可指令見處在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明希對原政 七月至貴人宋氏為皇后 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官娶之間無所正敬甚者定策次義亦曲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官娶之間無所正敬甚者定策次義亦曲軍奪日董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屬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奉倚軍奪日太呂清臣以下, **菸邑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數** 西民 一致聖人都禮專於廟皇而不然於惡其於理義精美明帝之鬼的民 惡滴體明而致生之是不管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 弘大臣為國共石嚴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完社稷為已任 展也夫書莫大於五經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衛非傷不傳備非舊不學故泰政坑儒致舊蓋儒與舊必相 **之道斬** 世史類 三互法 「病表之」四 東 漢重奇 紀 「日馬公司所天下大治及其家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日馬公司所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民無所阿附法制不煩 臨頭外跨文至是後有三互法禁心轉為選用艱難的其一州火飲不補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利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到相監 丙展五年末昌大子 · 智雲南道 · 曹寫上書曰夫第人者或者年淵德或 發極奄 两州縣空萬里庸係無所管繁音韓安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 選舉云避三万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成月狐 衣冠英質皆宜股脏王室左右大飲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釜泥災異水 幽殿並以才宜還守本那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平臣顧蠲除近禁不 然色上號回做實比年兵鐵衛至空耗令者關職經時更民延衛而三府 為不祥莫大馬宜遺歸田里以明於偽乃悉改為付外 **教軟之人通客其中。太子官屬直接選令德管有但取丘墓凶配之人其** 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情放也謂斯豪齊東大功 香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寫下獄掠殺之於是更考賞人門生故 臺灣青經字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恭檢之鳴噪聖經所以正君大顯矣至於靈術賞稱於與名儒以城章向以聽而科第之士路買蘭石渠關明帝置五經論章帝置五經於白虎廻四希崇用儒生而經學 開益卷上下劳擾而天下大亂美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貨如新虎暴表之一四 漢雲合紀 善俗者也路之者但以营貨到之者但以妨好而漢氏真經之道斯矣 珍茶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親之豈不適是為笑而深可為我 可為四帝一長獎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改輕點孝子者數十人部皆除太子 大子我孝昭朝之 胃稱子 與者光武 朝之此漢家自有制度天子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同稱耶門稱者亂賊也故肖稱稱

全地 盛得之 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謎事總禁勉之道即職破賊其母為賊前害司歸來託謂鄉人日食禄而避難非忠 柳城值鮮甲入寒处缺均管包进載以季季都包出戰敗出毋不包可悲號十月鮮甲及逐四時大千超也被之包至四個大千到官遣便迎班道經一十到期易姓之獨尼非於光美 恩毀思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毋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思義爾且 請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為母作禮古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本于三次何不顧而撰賦于必不得已好往降之可也徐庭於此監得至于三以君城改盜賊而求生其以固不可然亦治求前以生外之太所不言所以種與重而亦與自亦能生其母故權無血而死與自亦 母以府降吾盡死以存君河也把之所守者從之飛恃此必為存亡不方正學曰艺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因有重於親者親亦有者在家城存則若在城中則若言整難納 ド 似色直頭 常王座德 海畅季了之於相常亦猶風弊比德區并常不悅曰哪疆項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後隱縣止雙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常問侍中楊奇職會曰朕何如桓問對曰陛下 西國之 一声以的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母數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 天子無私 希求一宜禁塞選奉之事賣城主者天子無利宜弘大務獨署細微不省 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當私事下雅陽徹中常侍日禮 成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讓笑章奏帝第而數包因起更衣事節於後竊視 也天之屢出妖姿欲令人若感悟改危即安號照作事也真化皆和京所 徵鶴鳴之士其上天還感衆發可难然岂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体 脩政鄉大夫見怪則脩職士與人見怪則脩乳唯陛下斥家传巧之臣凍 語問消後之術光禄大夫楊賜原理對曰天子見尽則備德諸侯見怪則 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大餘 感色無罪力為申請韶從朔方不得以赦令除〇十月廢皇后宋氏函發 今道路紛紛皆謂程大人職程將為國惠直明該禁令深惟期種以為至 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越煙鏡該騙溢門史在王依阻為去 繁殖取 收拾以安 時 硬都中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語 球等村解發情日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各手民而果還司隸 巴来二年,臣者王甫伏孫段類有罪自教初王甫曹的等,敬虐弄權父兄 是月梅日食尚書盧植上言當麵多非其罪可加放宿來后無辜不得 鲁不五年。散於大盗西國難據而文陵莫齊其為來世人主之監宣不雖危亡在前察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勢亦云高美雄危亡在前察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勢亦云高美胡致堂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屢足於是開 為那校校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資品問賴以輸貨得太尉尚書令母

是三聚之子人皆的状态巨型而于CLI blotte trick 有权皆悉性属今藤田國聖先王於國一諫曰无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來帶牧皆悉性馬今藤田國聖息三莊 言葉人主皇于物后即發美人〇作粮主靈是死早並在 三司徒楊賜文作皇主法帝 悠然聚后中官园请乃此一〇作粮主靈是死早並在 三司徒楊賜文明天不及原中三年十二月立貫人何氏為皇后后称南陽名家以選入被漢生皇 man 疾病甲三年十二月立貫人何氏為皇后后称南陽名家以選入被漢生皇 同志人典教 春秋青日 刘功 医本公式不得陷以刑罪令群臣皆以常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美帝不能 去さ不早 苏冗学生 外龙土师 大人必味 五美心。著因上號言恭世對問娶刺首臣聽可官官陛下不審其言令群不会之不早兒湖擊門○封中常侍吕疆為都鄉侯國醉不受沒不鄉鄉事而業者君子編佛刊○封中常侍吕疆為都鄉侯國醉不受沒不納經季正乘寒悉収送雅佛孫群用尹賴亦官發際明沒發於漢初亦不少數門財 |百里人以為小鄉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稅 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亦丁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首文王之面 門生於京北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北五楊彪語之後 正戊五年正月部公卿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被司空張 原本望内官受取貨路其官者十第省客會禄皆不敢問而虚料邊逐小 作則指克廉數不知紀極日召公開國則窮共遠前無有体息日省耕住則指克廉數不知紀極日召公開國則窮共遠前無有体息日公劉好囚際降電非為已也而于內同氣者以為下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故立就祭非為利也而求富責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故证兼利而討不問人者資為共應天華命而代居者取以籍工制使的致空巨天下之理至王經歸通亦可謂正矣然是秦為天下得人而明致空巨天下之理至王經歸通亦可謂正矣然是秦為天下得人而 田文王寧是東港使該管儒術者奉是為父田五經語孟始亦發充之為市有父之雙思耻不報則田春秋青息共以華夏之寫臣服佐鷹則飲功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日藏不舊與滿同則置官畜貨而目 **现孟之格言為後世欺人取罷之資不容不辨也。** 皇宗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斯魯帝君特并髦土梗求足多銷至使六經 看二十六人更民諸關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及事 配 医治評族 南 世 世 光 雅 月 里 東馬都と典禁於為侍御史官官畏之曲常乘縣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動 我次面俗有月旦評馬關往造砌而問之日我何如人都都之不答操初 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引之福福用合不與為如漢諸葛公方正學自意勸畏其胡而賜為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奏身以五正學自詩劭謂曹持為治世之能民亂世之好堪首人以為確論余逐濟南相 之伽曰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發雄擬者而去後春孝藏為的至是干賊 年間後我數古萬用逐審三十六方動地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為內 軍子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賊張角等起初龍應被事張角奉事竟老以妖 術教授児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第子周逆四方轉相証誘十 應約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用第子唐周告之部逐捕用等用馳敕諸 这面許切時一與從兄請有高名好去數論知篇人物每月輕更其題品 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請為墨便其過英明之

設立任 **同父來**師 左有形图 も、重編をこい日 新不可 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白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〇屋 第而字籍之将何用 共協乃止正和請勘求謝勘不見日吾為使者謀非人之危非仁也乃諫問日夫經食魔隼端養購記頭欲其繁也經驗至季 保小城を隆諸將欲聽之傷曰共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衆頃之際民無 植破張角馬當拔之官官誣植抵罪詔皇南當討角高與角第深戰大破 貨前刺史銀清行故吏民作亂琛到部各使安其管業獨徭役採渠帥選 請之希循議城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〇以實孫為不到刺史受此多珍 思臣將後有杜翻之戰美緣的聽經趙忠思之與曾破黃中有功賞封忠 能彼知王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北見皆将巧辭飾說共長虚偽若不詳解 朱儁護軍司馬傅敬素疾中官上疑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永炭不可同 我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〇初武威太午倚恃權貴怒 定主故實門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中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 餘萬據死城備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平掩東北乘城而入城帥韓忠乃退 為正和也然之如初〇盖動為冤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冤演吾以身 行倉暴凉州從事稱正和案致其異刺史流鵠懼欲殺王和以自熊訪於 原足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日悔不小勒勵備之此可至千萬烈問其子。九五二年住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母在中所保也係敢三 長史盖動動素與正和有佐或勸動因此報之動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治世哉 牧〇十月朱儁擊南陽黃中連破之時黃中餘萬更以趙弘為帥蒙 欲為不執汝曹友與用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以高為車騎将軍領 「蘇來角先已病死部棺残屍傳首京師上詩黃諸常侍曰汝曹常言 群先服其義男送逐漢版 秋日盖長史賢人汝曹教之為有天動你属之順吾下馬與動動不肯 門 点雲市 名 拒趙史 揮獎正一封忠遣第延請與日傳南容接少答私常作為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 草之罪 **見係候其** 所加 云馬陳君 主演香門 軍称規 課 無 上 行 學 七之刻猶天七一四 割此好 州任一新 群之無更 之日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變量求私實耶忠愈惡之出為漢勝太 · 更計應孫整都張温除卓數之日輕上無禮一也沒軍疑報。一也受任無數以外議何如約日人嫌其銅臭耳然而雙奏填棄後拜太縣司〇時書 功應名精留三也温不必發〇帝使官者超忠論計黃市功傳奏有功去 野心逐戰而死 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姚年拜公卿群僚事賀鄉數是大位未 柳問平心率物其有華訟軟束判正晓警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數日軍為 **账数請幹日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馬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 |丙寅三年凉州城朝家園送版太守傳教欲狗國難其子幹年十三動之 西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奏唐其思信が用さ〇十月謹武平無觀初堂朝廷從之議與列即尚書為州牧谷以本秩若位以爲為温州牧劉度為 登愧於先之 丁卯四年前太上夏太立李永城縣陳宮平海內赴明者三萬餘人冤在 **市介馬稱無上将軍行陳三匝還問討屬校尉盖數曰吾講武如是何如** 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丘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撰 對日臣開先王耀德不觀其今後在處而設近陳不足昭果較抵騙武耳 成展五年大常劉馬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無是言也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稱行成手身而道訓天下故的邪不能以權後實書回政彌惟而其無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後實書回漢自中世以後贈監檀这故俗遂以猶身編繁旅言為高時 奪王公不能以青騎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六年二月皇甫尚擊主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接坡被 汽雪子丸

以疾, 唯二 ****左着在掌握此天質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聴紹等又為 近銀票 其中的清進召董卓則他則然称其清尚可得并車即時就道并上書其等所放於耳原未去的為後人南不斯不能之為車即時就道并上書其中的放於耳原未去的為後人南不斯不能之事中使将兵請京師進之此 礼階耳進不聽典軍校科曹操開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 勝於内食今臣斯鳴嫌致如傷感謂以讓雖以清奸職卓未至中常侍搞 · 一部子班外太后部召進縣於多斯德教前表紹開進被害乃勒共補諸官者 當假之權嚴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該元惡一獄吏及矣何至紛紛召外 級皇威控兵要此猶致洪應城毛髮耳但當速發衛東行權之節則天 無少長皆殺之瀬等国追逐若帶塩陳留王協出教門藏等投河而死 日中常传張讓等稱等於節制海內臣開揚勝止沸其若去新遭難雅痛 順之而及委釋利等更徵外助所謂倒持干支授人以柄功必不成極多 臨朝中軍校科表紹因動太后見何進悉誅諸臣官謂将軍兄弟並領勁 巴巴四月廢主辦元年即監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四十何太后 擊之得其我也所擊沒師非歸我也國我且走其有關志以整擊亂非躬 解去高欲擊之董卓曰窮冠勿迫歸表勿追問日吾不擊避其就也今而 悉也逐獨進運戰大敗之草大慙恨與高有除〇四月帝朋 題民国按縣城口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歷史必生于頭而附于四是 土水盛興不知社稷之斯養人有恒言曰桓重盡又甚於桓也主水盛興不知失矣方且作事主作列陳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宜養皆回靈常信宣照我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編目所無者希亦可以 靈帝首罪委惟臣學徵亡備些小雅盡歌暴魔看京凌接官 何是整件 天下名土京從之於是後處土荷與甲名蝴等與至紀其婚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意就推問被其對位遺使书祠權用其子孫伍瓔說卓織桓監之政權用天下名士」 · 教育司 され 名根 長十 ででは三重物南京師典後奏がいり車前公上書追理陳若實武及諸旗人悉三日月度就卓然等日我能族人常懼而應命到署然酒甚是被重三日之問周歷 七旦類組末さい 朝不超朝發上然之禁色上命江海横十二年車間其名而辟之稱疾不 不答竟以事於帰處既不然在為也 有魔之之意素紹不可車校劉比紹紹逐出奔輩州車廢帝為弘廣王 帝獨華一馬從維告南行失傳國軍事見聞帝在北班於北芒阪下車車 陳前王協即位號為紙太后何氏〇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養拜不名 日谁拜司空自被後命及答台司上九十三日〇以表紹為物理太守見 以黄斑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尚要年原相行至死陰邊先禄數視事二 散之即使機生吾之勁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問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潰氣四出而死鄰之失唆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寧解之而院議事遂囚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褒而已矣及其此去則 始定美 丁南河巨葵同謀珠京上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尤有大不同馬丁南河巨賣武何進同為元男同居字輔同将太后之處同籍群英之 手有真諸人若婚者直無脫於處士之名矣 方以自己中名婚見然而作獨免其鋼之獨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其 軍何進召董卓将私話京師是賣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斯爭曹太尉陳養大將軍實武奏陈官官曹郎引是褒武之偕務也蓄大將 武之所者所審而心賢相於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勉賊相賓故綱目 事故漢之實武何進唐之李訓節此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表紹崔徹擊 亡由此故也漢唐不也議者以為天下惠獨在官官官官去則天下無 以不可去有膜夾大者不勝其島而次去之是以寝去而得死漢唐之 吹而傷人之命哉



朝前職業教育欲日發之勘將行長史梁行說高日車冠掠京是蘇立從意今徵期期機所然門校尉左將軍高將兵已扶風蓋動家與葛謀訂卓卓索怨高徵為城門以近為多以吳兵奏免宛影等以王允為司徒〇早徵盖動為議郎室南高為城 か大が、月山東京平日久明不習戦天下所長者無治用原之人の歌詞義後而破れた。民日如卿此言共為無用耶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工 福村龍 明公摊之以為瓜牙管簡驅虎兒以赴大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樂之 華義然也一河內曹操也職盡近期期表術也會随命心臟我各數萬豪傑多婦心臟疾後,便一初平元年正月卓報弘慶王關東州郡起行計卓推表紹為盟主紹問該大東 無可以事作色白公之且國計那黃斑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 世東類編巻之十五 君塞不世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浙天·彦子·○董卓議大發立以討し東尚書陳春日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 且山東京平日久明不習戰天下所長者無治用原之人與無關義從而 表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機亂反正者君也君始天之所 图中好破都随已久今無故指宗廟帝國陵恐百姓事動必有原沸之亂 無事徵兵以繁天下中乃依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 公討進表氏逼其東将軍迫其西此成禽鄉也易不從而就徵數以表弱 大則危禍小則困廢今卓在猶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象迎接至尊奉 漢昭列諡之白怒帝 不反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慶屬〇曹不諡之曰孝獻皇帝。 十二年壽五十四而崩延禪陵按諡法聰明春智曰歌〇獸生 年曹不篡位發帝為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建與 人漢歌帝紀 請協靈帝中子也董卓察皇太子辨而立之在位三十 〇十一代編 ○漢献帝全 制操作 享擎正 才主允王佐 臣王王室 定之有 大 福祉之 古秋 整新門 草少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罪 守値之美 王允赐成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廣将軍堅與官屬會飲於陰陽城東軍 英而三 卓於焼宫室初還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 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尚肖伺附不為也款後東書三事敢以正方所以就濟若主之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何其問之配意承卓卓亦深信馬四王生一日十里王化有方之 麥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在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何名次之與目於此罪降棄以悉歷之直或其書法如此卓未至朝政大小皆歷之典正名定分為當世法以以君無曹為皇而既卓未至朝政大小皆 《养的諸野議以朝廷切中遇於董草逐隔關塞不知存否極州政劉度等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度為帝虞不受以称厥以新贈贈秦泰民民辛發發石三十四條十三,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馬東絕以减洪領南州○區州敦劉虞敝衣絕獲食無無內務存實政勸督 長董卓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日奉義其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為 第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若感夜遭遷**發東操還中河內** 定矣遂引红至陳陽萬草將徐樂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 宗室暫備欲共立為王翰養表紹等議上屋尊號虞属色叱之四今只下 朋亂主上家歷吾被重恩未能清查國班諸君各據州郡宜共發力三室 盡 引入城乃曰何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諸君不得入耳,皇五 及其謀齊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州議業越成名大震〇初深郡劉備中山崎王之後也也備無手下、最級自見共正教授以此避位讓紹紹承制以務為舊成将軍職競官級八公孫灣大破育州黃中方人所遊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報等度德而該古人所首話若獨何病馬馥乃度為高度表 将重貨で乗が韓 軍貨円集氏 有 東 下 時 不 世史要編奏之一三 人意思人之也。西前家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處也術疑之不此業差通言以此西前家村回整若侵落不可後制此為除狼而得處也所疑的功能學差殊人意宜乎解明也是是其一個語言是是原子道樣名以忠厚自教是裁手季漢之名宗子也 至平原為佛主騎兵。不避數陰常山趙雲為郡将其話聲備面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我部曲備與二人發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恃立終日随備周旋 其計雜長史耿武等陽而聽回來紹孙容窮軍仰形野門的清事中之劉 後不為將軍下也夫好所天下之重貨被若與婚取之尼亡可立而待當 少孤貧與母以販養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書與公孫贊同 曹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 做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否 今之計若教預治以讓教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恭山也發飲 如江縣曰皆不如也記回表氏一時之條將軍貨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君自料第行容象就與表氏智勇過人就與表氏世布恩德就與表氏縁 運軍指監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眾門 堂回人之常情觀則慢嚴則昧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 二人卓然 盛中中則有老父遺劉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母與得劉惟之以事告 方が生産 甘弐王 劉表時為前州刺史表術連孫堅擊表表遺黃祖逆戰射堅後之〇河南 望魔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便列開馬度欲以列為是史到辭 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何之於列或至金而及或 吾聞其過是有班悪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 无不使王彦努方知也列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日益**懼** 中三年正月卓追校尉李催郭凡始等學朱儁於中年孫破之逐掠 解押而敬之畏而然之直乎卓然有立也不避欺院而無機雖之能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智者不避欺院而無機雖之能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智者 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思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侍立終日

了避难舞蹈計車車餘皆不問百姓形舞於道卓之死也然也在王允坐聞之驚漢一百姓八季記封車車餘之重於門外之之中,所述為太時即出懷中詔校令吏士曰。何在一十分北接門小門吃刺之中項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日有詔討城臣應學人們為 卓允誅進 房 芍 咳 吞 子 也更新編卷七十五 人國之德後使吾當家其記議日確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威紀廢典其能分子色逐死獄中九性剛校疾悉死訴早 更為一代大典名曰昔武帝不檢司馬遷便作該書史記義議武帝流於 權成隱吏太尉馬日禪暗謂允曰伯皆珍曠世逸才多識德事當續成後遇及相傷獨立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岂谢曰身雖不忠願輕首則足 免勃然 化之口董草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記え録尚書事以布為管展將軍北東朝政布等有力過入中信愛之誓為、既将吕布誅董亭縣納爾計整據勝希查罪不等與紅水市布朝經晚天華卓車服楷擬天子四月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使中 百謂無後患頗以驕傲始與土孫瑞識下詔赦卓部曲紙に続之乃上卓 後世方今國於中衰式馬在郊不可令传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 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撕較之時世有父子情邪而逐節之卓入朝伏勇 父子當小失卓意卓手戲鄉市布避得免先結布為內應布白如父子何 恐顧川有難先率宗族去、園曹操有才多乃從操掛與語大院曰善子多 者其以斯為断案哉 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亂事之計故不累其淪胥而至此矣應書論或或為唐衞之墀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六直方之氣折於玄唐 · 也聽便或如其不合則當水逐去矣何待九錫之請應其我耶朱子曰丁南湖田則操之立志以漢書自居以子房待或是築漢之機一言而丁南湖田前壞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 **り為を武司馬** 東 葉都帝 把 **身た智様** 「京で屋布自成開升南勝公東州、後往市議物行功不伐以保其見可不謂之外、 対象之が在等順末である、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時人提不善之失也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時人提不善之失也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は、後不勝之、他の一般を使して、 東方であり、この終注は、後不勝之、他の一般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に、この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に、このでは、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こので、 東方であり、 東方での、 曹操を意降之得精な三十餘萬元如縣逆撃之尚奔素新〇十月曹操遣使上州業務堂業也宮因設御北和鮑信等近操領党州刺史網田書縣入縣進襲黄中州 北野王マ 聖王之業 編卷之十五 蔵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高軍 而王命斷絕官請該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 質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與張揚河的假全西至長安重 八為操作言與催记等致發動催犯留操使鍾繇該曰方今英雄並 曹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珍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與播蕩公家無經 前州黃巾及死州發刺史劉佐曹操聯太守部将陳宫謂操曰州今無十 我力能於人也是假察者不敬睡矣口翻然應命信有三處周歷三昼也名高時之務奏不敬章大恕書口即翻然應命信有三處三日之間亡命江海逾跡具會而不醉曹節等級害奈何董事一群初之以威事卷之十五 "殿"漢獻帝 起 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馬爸之懷思附近罪難追矣而允之

報信養務於備多差以前正也。初聽來篇請別舊東海應至所回非劉備不能安建文。 まるの 副馬琴以其子璋為孟州被○陶讀至劉備報領徐州清領於明度之亦宜○劉馬琴以其子璋為孟州被○陶讀至劉備報領徐州清領於明度之亦于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則田單之功可立執政這忠於惠而毋子俱亡乎久流游許○遂田東之功中東河與明明日報 明之 不要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但曹俊君智累不世出始天所授君必固定我 侏儒4句:議而就後後為太僕希臘則傷さ成る其母身犹可知关忠智识失虧 除N码: 該議而就後後為太僕稱關留義計城功難に就忘亦可為今間今出开 侏儒系年牧伯欲以同計李催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賣謝策後騰入朝儁乃辭 焼鮢傭4從○○徴朱儁為太僕初陶讓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 ☆紫倩本從之○徴朱儁為太僕初陶護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務檄灣琵琶□衛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遊其忠欽非所以副将來之望也催祀 世史類編奏之二五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情逐領除此〇初孫堅生四男策機羽區策年十餘村董奏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新能與能 此州總平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表術形。随相礼融謂備曰表公路 成已交結知名衙人場於新周瑜與第同年亦公文達風成開策禁問自 皇南高米傷並以上将之暴當倉平之時而合大葉蹈小該至 一更漢獻帶紀 数士 元氏 霊心 東東京道結的東縣有後等と志至 唐春夏末初甚奇之以堅於兵干餘人還策表 阿爾斯斯不造馬便推結分好網難按此及堅死策年十七万渡江名下都怜旭縣 江東東 嫌見於門也多一年四月之青人伏氏為皇后·〇吕布将韓蘭屯雖野山縣曹操校 タス権 が 被丟當來 同角沙海 世史數編卷之一五一人漢獻帝里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己範言於策曰捨本土而策入個門發恩布令威震四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問達聽受善於 養我科張昭為長文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交之礼文武 托将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於世務也營循同舟沿海一事不中即俱受其 大来站一無所犯民乃大院競以牛酒劳軍策攻劉縣於面門蘇其敗走 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視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膚掠雜 江援因校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住定天下、衙許之策渡江轉聞所何皆 獨不在我乎〇曹操攻接定陶己布走歸劉備張邈從之留第張超守 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鍋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來 敗逐該閣下格事自稱領都督由是中軍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松為正 我校子演亦希置懷義校对一人独 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覇者宗今子布縣照賢我は用之其功名

, 55 i

承洪守 我一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告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勘也, 大意之意一以見廣之思德 校已从上 東日教地市名城僕亦笑子生而無聞馬納遂增红急攻城陷洪被乾據地與日数 展洪校会 4子義子 本級十済 大 京 不 下 不配 世史類編巻と一五 * 董清軍出謂曰汝非臧洪儒空後爾為容顏曰仁美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 が天工 · 一由是與絡絕紹與其圖之歷年不下。今陳琳以書諭之洪後琳書曰僕家 之則為小人今日願與職洪同日而死不與将軍同日而生也逐後見數 两子建安元年表術攻劉備以争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将拒衙名布 納曰諸农事傷四世五公可為受恩今王室表弱無扶冀之意多殺忠良 也行夫拼令言孔彰排足下徵利於境外城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 及耳洪聯為預果徒號號运從紹請女赴難紹不從雅也亦清超自殺洪不敗好以招稿超曰子源該法天下載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蘇 起謂紹曰将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宣合天意紹縣使人 以立義威情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雙耳紹殺之洪色人陳容時在紀坐 王人傾盖逐寫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宣悟本州被侵都將谁克 別大衛と其忠慎亦及北天竟位于勢而不發延証可能以存刺之集別大衛と衛不能如包方之存養也と思端上て家門您教立之存別外衛、一衛以行衛となる所で加兵家が巴河部經濟表之就是後方衛大湖的者盖性勢利的在而已况偏城院危曹衣鄉方務法徒指し之夫張椎之所總令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以締結惡無懷 船之不職不高過而洪宣亦不量彼と亦其不屈而死也盡亦匹夫匹持難山三天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表曹方陸洪欲其背好用師則機無山三城洪初為張超功曹后紹表之為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 師見非解行受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文收次告絕者 歩え我 興漢歌帝紀 د پَ 陳孫者劉如正二十八客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意見可与是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八百六項大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成舊之衰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一一百六項大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成舊之衰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 間操子曹操 計 並 概 文明を重要が 紹光下了 本之思 天建这处今餐保施於輕車後横木 北東京標在 教教 荒歌也 美女士有存天建这处今餐保施於輕車後横木 北東方標在 養鄉及水東主義士 班班男 此事本意了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等其多者接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 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此亦是建 二大着 决带亦寄 肆恣因潜召操擠乃將工詣確處既至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詠有罪管撫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部董昭作操書結楊奉位董承忠遠於功 功恣肆未可卒制首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聚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兼儀依墻壁間曹操在衛於等謀迎天子泉以為山東来定韓追楊奉督 之思愛為也時楊泰韓逐差車駕至雅勝宫室燒蓋百官披荆棘地鞍小故以自為書持楊泰韓逐差車駕至雅勝宫室燒蓋百官披荆棘被鞍收〇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粮校討録尚書事解制朝廷元子在與禁糧東下到於流敗左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今河南剌史布自稱徐州 東下到張光敗左備降于布布後以備為豫州 下諸將人殊意其今留臣辦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舊耳夫行非常之事 曹操是帝于門籍是帝罪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操打董昭問計昭曰此 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為列侠 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城江南劉備機獨皆非取天下之勢僅及着被來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以母得個獻帝來為挾天子今諸侯之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城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此 等之分數,也且 刊作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矢此操與或以事也且 刊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矢此操與或以都許之利深契禁,因致堂曰"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求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飲至 以自保耳 漢獻帝紀

绿山 公文非為南京東京之士或為其從子攸及衛川郭為操後依與語大校曰公達被 軍總統行公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權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 ¥KE田」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高州刺史 以語言相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日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日真吾主 起把成婚 白龍田お 且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令萬素而從布不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意矣王且其王欲從既飲伍子不聽曰不可苦白龍化為魚通者豫且射中其目 · 待以交交之禮第好追獵翻諫三明府喜輕出微行去白龍魚服由於豫 教養恐在河北軍队鄉於蘇無終歲之計歲則是多飽山棄餘尾解流離郡立置田官應她胡翻軒級議時天下亂離民棄養業諸軍五起率乏糧衣紹攻融乃與原山曹操與融有擔徵為将作大匠〇案民屯田許下州 也方歸孫洪業於哉岌岌乎〇以孔融為将作大匠比遍太守孔融志在 認實下紹青以地廣兴多而不開動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朝方 孫策取不養功曹厚 既起於抵而成於受其并氏前綱目書此以子之失其自矣 〇墨備合 |歌院之無敵自被羽林監事被請重置屯田曹操從之以抵為屯田都科 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去下當何憂我痛初見紹好其好孫無失去之 少願少留意第日君言是也然不能改O以表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所在積穀倉原以南故操征代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無并群雄軍國之 以任啖為典農中郎将蔡氏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 行車騎將軍事〇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茶酒 工行萬餘人已 布惡之自出 在攻備備敗走館曹操擔座過之以為豫州 翻說太守主郎陸東自為隆龍太守後命翻為功事 性徳可以 を表がき 答别 劉 斯 孫 土敗排行7 **建**以西季 十歲時四分寬內已所任權親戚子第公外仍簡而內機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 嘉贈は下此義勝也桓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軍際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開前後軍下此義勝也桓重以來政失於寬紹以軍際党公科之以猛此治勝也紹 等様工造無能為也級繁複多俄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級以遊動公奉順以率天 有明 第一中國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疆然為所衛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世史類編卷之十五 一人美献者 紀 可為問故多謀少失失在後事公得策較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怒尚議揖逐以収 安危之机 惟相人各學公以至誠待人不為虚美此德勝也紹恤人饑寒其所不見愿或不 可典奏 然公起義共為百姓除暴推誠人信以招俊傑循懼其不也今衛有英雄 了五二年正月以鏡孫為司隸校科督廟門諸軍表紹與曹操書籍語籍臣問方负事建文化集者 誰與完天下平大除一人之患以且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 司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不可表乃止轉揮臣檀命亦至将與 雅樂表奏民養士士多歸之乃立學校明經術命社發作樂欲庭觀之變 各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生将自疑回心擇主公 慢探謂筍或郭嘉日今将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日劉項之不敵公所 侍中鍾繇有智號若屬以西事公無要美乃表翻持節督廟中諸軍〇春 如神此武勝也提笑日如卵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擦慮約侵擾關出或日 言惑亂公都下以道凌聞不行此明勝也然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及公與四海接恩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紀大臣争權認 術稱布殺故死州刺史金尚審體連金尚嚴不為所污效行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為好為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我用其

梅ふる内 前用的主道将張動等與補足傷奉本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敢连回逐奉鱼術車点是四不如鄉言等免養魔餅則為用飽則賜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表術地少類編本七二五. 門以洪歌前也 佛公四世 此善班子 更的 原軍不然對之日發見曹公言者将軍奪如若虎雷飽其內不飽則將強人公 以金尚子 一致勢不 推 在 缆 不 在 所作可以表氏線非務公平探回此國家北意融回假使成王段召公問奏収下獄乳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縣藻縣四加楊東三不感勝海内於公田世清德縣漢明加楊東三不感勝海内於一次会尚于清為即中、皆今尚子向褒其死〇楊彪與納為婚操惡之 因陳發行之求称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族或斫几日鄉父動善傷同事操心與新然守必受不我之名將有累郊之危矣布女在途追還絕聽前後 孫遊攻備破地或廣衛要子備車對走聽該職備為收勸粮自擊布採園假買三年九月已在後攻劉備本曹操擊布殺之布後與家術通遣高順 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公可得言不知手操使滿龍按點獄乃曰楊彪考託無他辭語此人有名 也布用廷策與逐奉合打正到動管動等敗走殺傷殆盡〇九月曹操擊 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及策之此於連雜勢不俱棲之可雜 統然公路納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俱東重但為卿所舊其於不為動 來循環使以稱帝告己布因求班場布造女随之陳建恐徐楊合從為難之為強腳多希為既乃派沒過世與順數口是為原始為之有人為非腳為為為於了於監驗神必科職自是是就不是了至獨〇五月就能與之術不依至是僭號於為為欲以武尚為大計尚不許而此術發 無聘處士孫即範便其等本謝之納謂殊承回孤少土地之廣士民之象者衛生為而已名字應之辦契嗣此乃曹國高代漢之議 事有借述之 太凡往說而曰曹公奉迎天子斬替國政将軍宜與協同於洪共存大記 由四大之資而與新王之功不足為雜芳荷次僧擬干時而動衆之所至 欲微福奔桓擬亦爲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難 御走被之 随國許得勇力絕人聚象婦操梳日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 御方規例 不無限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撫掌大笑逐有無并之志 和大大 不好意 认 人と製 たりかな 世史類編をマニュ 天下医可 可多不到軍大師予招領之宮諸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宫曰宮開以孝治天下 門代記 平衛神五 前南港 室識情恐神亭将邪邊無于神亭二人前願會兵姓而解散将今日之事,将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窓於用思禽之解縛拔其手曰禮殊然獻万物曹操欲接納之即討太史窓於用思禽之解傳拔其手曰以別備為左將軍騰が楊遠前漢差以〇以孫策為討涼將軍封吳侯東 图腊多然游 一种统称帝汪终藏可既而省营营血不济目之为是更重色被日期日外有知识有强度需要表演期日则書昭所以殊情外操电全届工政之史新媒厚选情以表集州铁明目则言昭广江政之史新媒厚选情以三:1、1、7、1、1 有 引力的影响 之并觀華子魚好與年軍等也表當所以牧鄉方規何如左右皆日慈必 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縣平棚州士表未有所附第命慈往撫安 **厄那四年三月表紹攻公孫瓚園之婚月焚死○夏表術北走諮劉備** 審與卿共之聞卿有刻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亦是卿知已 **家省摩於初張遼喊朝等皆降。** 在當也孫因泛涿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宫母養之終其身嫁宫女撫視其 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 之亦符官訴之未定息攻之布可接也乃引诉四灌城月餘而益困避在 持經布降布見換回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将騎明公 将水天下不足定也抵命緣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等事丁建門 小還第日子裏望拾我當後從誰果如期而終及謂第日華子魚良德也 因無此也然輕點無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或員此不必不以為人用或員此不可能是生也說后布一匹失而良馬就域飛動接將斬魔其實為子之勇者子少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 熊用其勇獨主而事則天下因可圖美 而何彼或攻徒而合此恭接騙陵我共惡之而平為曹操所擒也若使 · 灰痰散欲逐筍依郭嘉曰吕布勇而無謀陳宫有智而運今及布益 深潭歌帝 紀

韓書中断乃遣嵩随此已君為我觀其廣嵩白聖達節次守節高守節者也今君 華子魚自 **刘表** 宝盤国之人 此萬全之 Sm. (人之歌知君臣之東不快官守而非以是子表也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展使人可勝はめる夫韓高符書月官者高美常能置使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世史類編卷之二五 | 東後秋帝紀 南北村 強本ない 義者無也獨在義者無敵騙者先城且關策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来造從事中即韓邁龍許屬語部雕見其有賴望觀奪之意然則表文龍是送後事中即韓邁龍許屬語不審進為人類則是有無君之心書建一目的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欲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同門由是復從○訓 東若樂開州以附禮將少重德將軍長等福作此萬全之策也表派疑不 有為起東其般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賢用兵醫從多歸之 夷許之竟不至亦不接換韓萬日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 将軍有多高不到将軍具使的言表乃囚之〇孫策整鷹三太守陳動取 之因循環重請及翻口華子角自有名字好無達然非吾敵也鄉便在前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武大會陳兵將斬之當不為動你日 加重思無為負為表強之為至野語拜高侍中蒙陵太守及遠盛稱朝廷 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 臣名定以死守之将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高可也如其循隊為至 東奇或曰夫鹽國之大質也亂來放散宜如舊國使者監賣以其在公市 于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鄉率架降換八曹操使衛龍鎮撫剛中記書一也曹民來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豹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慈 帝號於袁紹經迎紀欲從司班北過柳連備这之復走哥都情就也如死 黎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公競選了使司隸留治國中以為之主則諸所 〇袁紹在陈熊特兵欲攻許河受諫曰枚礼珠暴調之義兵恃衆漢強請 末可知 烟桶花 旧 持 業 業 京等維度帝衣带中容的與別倫謀珠曹操操從容問倫日今天下英雄性便居與 於維維度 起兵於別對曹操以機類縣機可以對以勉強追兵擊之物董承称受 躬を軍 華風 歌失症 皓髓就艺 於於此一日華末集方當優禮賢子拾過蘇功魏功曹在公盡規若汝今日殺之 中京 |野世 | 招議光之調耳精兵不如會指實如蘭教孫討逆智略超世剛兵如神今 方分次と せる動編を之一五 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主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置規若汝今日殺之財功曹魏勝件孫策意業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調之日汝新造江南,抗心交替以照於滕縣之哉。然在套薛唐子執大馬,孫監回款旣無異皓蹈說之風耀無帥綦四襲終又失五臣匪躬之節 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刑刺史車自日開羽中下1到行太中事身還你,地鄉縣郡縣多叛操馬風烈少變沒有以也逐與承及种輔等同謀會擦遣衛数袁術備逐發衛 福耳本初報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若值雷度衛因日聖人云迅 承矣其不以討無與承何無之入本為之也 時承謀海索後承等皆寫後我則為為不會故而書殺曹故是以討城與時承謀海察後承經縣縣會事機處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徽擊備破之備各署州資养與備問 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養為計悔莫及也飲乃夜作傲明且遭使齎迎策 備備果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依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文 便進軍歌葛中迎策策向歌拜禮為上看 之徒終無以自立于天下其無世较也太矣故予曰綱目脐而亂臣既,綱立人極誅亂臣販予於千百數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逆亂納到於據之樂朱子綱目特筆起義曰起兵除州討曹縣若所以扶三未有書其討議者獨元史數董承等受密詔縣供止立義賴精然不言一意密語與將烈謀洙操而不克坡昭烈在朱田逐起兵然前史一 三曹操却憲天子以來天下己非漢有董承以元男之尊親承 漢財帝紀

聖地 奉仗 與歌·當者逐解百剧之園從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蒙曰上盈其志 世史類編巻で五五 可以東部東公後若何極日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都若日紀住運而三族橋然自討劉備語将皆日與公爭天下者表紀也今紹方來而奪之 問明可通先於擊之羽望見良魔盖策馬刺良於萬犯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單「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幹劉備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 爾明被華馬然不留要當立效以報問公乃去耳遊以羽言報標網載之及羽殺頹 一該其〇初掃比關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便張遼以其情而解其人行即被其漸限也情以報密也特以歸則也的海省在所領其勢的別之於中的規其等與人族等也是於此,因此是其時的別之於理必逆科等此也能於一三约乙從其與玄徳不會彰其中的以為不代數文觀民聽皆紹良將兩戰會之紹軍查儀按羽以旅豐也多疑其實人之事。便即將於國內國軍人與軍人,與軍人與曹地多疑了於其功收較黃河吾其濟子紹軍至延津南指陳驅重傾敵率將縱擊下於其功收較黃河吾其濟子紹軍至延津南指陳驅重傾敵率將縱擊 曹劉進兵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點以子疾置舉杖 擊地回嗟呼遭難遇之時而以雙兒病失其食情故事去矣操擊劉備破 多辞水必不速備新起聚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逐東田豐說表紹曰 問之羽嘆白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将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肯之 乃羽之素志而 昭烈之及劉璋也何羽無一言陳致即豈羽之尊之運一南湖曰孫昭烈而明力以事之乎及羽於預及以報曹則經應不載一南湖曰孫之續羽也遭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将軍耳豈若劉章之 人沒敝形幻 一方塞了關安都都尉李通急錄戶調驗職關處表趙嚴以書與荀彧曰今關安無禪可與不如卿逐卒將年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馬來禪可如共成人業遂委心而服事馬、*\$其二機於師陳之間與天下爭衙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共心以保定更我 て、例 大松下之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被情見勢竭 青素所以 不可夫」必將有變此用司之時不可失稱乃堅壁持之以輕其襲破其屯駐城市 社の製鍋をこう工 火変歌の私 繁g an 不形於色而性給後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 不賢任法 曹操分營學聲以報少糧盡欲送野或報曰紹悉報教管禮欲與公決勝 其出旗位置行中射之中類創甚呼第權代領其然謂曰舉江東之果 至生逢紀後以聞敗拊手大笑譜之紹曰吾不用田豊言果為所笑遂殺 盡婚其種穀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標追之不及紹為人冤雅有曷度喜怒 夏飲給絹何以勸養或即白掛悉以綿絹還民都內逐安○秦紹軍**隱**武 百姓西宿鄉城並叛易用領馬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縣慰撫而便 孫策院定江東欲乘虚整節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兵郡太守許百如客因 以孫權為計屬將軍曹操開孫策死欲因丧伐之張經諫曰來人之受読 天豊日公和寛而内 公不亮吾 忠若勝而喜猶能放之今戰敗而 志吾不 罪乃有資為庸主謀而忠賞國不可得而禍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罪乃有資為庸主謀而忠常其言之中也乃殺豊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極東坡曰也乃當諫者曰後勿難言來紹說敗于官瘦曰諸人聞吾收極東坡曰魏武帝旣勝爲桓曰吾所以勝者奉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 全生而歸漢備不取壞則安得立國而嗣漢可有為漢之心則於昭烈也壞之六德備非滅爾忘之也急利也欺弱也雖然羽不報操則安得惟以自善而不以青若耶蓋攝之小息羽非誠意報之也畏威也求生 以與亡乎 君臣之事恕馬可也 惟以自善而不以音君耶盖撰之小恩羽非誠意報之也 古義若其不克成雙垂好不如 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計層將堂領

表もとは **適加以** 「印更あた 林興非問 四月少秋 七日前衛を七一三 一門居風かた 直线有面 谭问相攻 光邪をた Ė 便 天人四公鐘議是也公鐘與伯符等家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次其一天人四公鐘議是也公鐘與伯符等家同年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次其與春秋書 河少上宿禮待之益其公使电新野蘭明的備在新州數千字於表坐起一次中地方以上宿禮待之益其公使电新野蘭明的備在新州數年字於表坐起一次中地方 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 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門孫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宣先不之譚尚不足憂天則是韓盧東郭後歌前又外有叛悉名曰號自因于前而遺田父之獲 葵木八年東罐衣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整劉表軍西平 邁阿楠謹遠辛毗 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其 當賣權任子為皆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首無六郡之聚共精糧多將士 至則既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內皆消發暗被股骨令 京三六年九月曹操禁劉備於陵南孫備奔嗣州劉表表開備至自出郊 察別門責祖進伐劉表展に新極機而有之此王業也 請操請放劉表以書遠識又與尚書曰青州職者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調不聽○曹操青孫權任子雖行權不受命操下 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派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等予若迷而不 用命鑄山者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 日九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聞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手夫棄兄弟 豆之。吊配屬紹命立前讀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欲攻尚譚别駕王修諫定三三字表紹自軍敗慙憤發葯五月喪紹有三子讓熙尚聚以譚長欲 不復暗輕吳內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衛攸曰天下方有事一門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表 不守周瑜薩魯斯於權權獨引肅合攝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與 你不可不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攻觀天下之學查若因此方多 -萬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五點 五枚何如 前代も在し 本大声写 而海内平 件長統員 座失ぎ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附而不怠此之情獨外人職雖干君子之舍刑罰敢此事立武備以東其威明當罰惡以正其俗官文教以章其化君子此其情也便皆無私以和人也其惡以正其俗官文教以章其化君子此其情也便皆無私被禮教崇辱心如越執著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聚桑以養其生審好 所不能為也一座去色經三大學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 受衣公子厚息今其被亡智不能拉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比面曹氏 陳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而鄉以為漢紀三十篇幹的事幹論 整五篇奏之其大 居白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懷法於 弘的所功故出於網自號歐州刺史驅率守令特表何曹别駕韓珩曰吾 而取之天下定矣場 西成一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印藏所賴統當者論曰昌言其為三 世縣也以禁馬者及經體之時豪傑心絕士民志定貴有常家藝在. 角智者皆館用力者皆首勢不足後校乃始難首擊頭就我之衙經耳 聚餘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考疑起馬 川長子出屯乃羅尚交攻之白鑒和 也本初數亡因不足道然初予

Ì. . il

·明·斯·偷毙之無謂备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頓見之乎备曰君與俱來庶收置原理此問自有伏龍風雜倫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離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 海縣 在前州訪士於霍勝司馬嶽德曰儒生俗士宣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平俊傑 劉納山。目此管仲樂發時人莫之許也進期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期俗在 第7年26 丁仙 計初飛師語葛亮寓羞莊嗚隆中崃鴉孫歌駿紀幹期襄正郡之毎 中 等者 丁祖 計初飛師語葛亮寓羞莊嗚隆中崃鴉孫歌駿紀幹期襄正郡之毎 明 等者 年程院这次於後則此未足為恨〇副倫見諸葛亮子툩中國吹縹與耳 之地、前衛等到強陽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無智能之士思得明若將軍旣帝室院所以等好天所以資將軍也盡州廢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們該所樂日府言發 之地,利用武利蓋南海東連吳會將前西通巴屬行即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前不可通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新州北城漢海縣於下是與 北朔· 原因屏人日漢室傾賴· 及臣稿命派不度德· 最力欲信順· 本義於天下而 · 一日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将軍宜柱駕頼之衛由是諸夷九三往乃見 初端是一个用君言故失此大食品们日今天下分裂日野干文事會是來豈有終極 江東国史智行短冷逐用猖獗此失叛離君謂計将安出完日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明明治外觀時變則新禁可成漢室可與矣倫曰養于是與完情好日客関羽 世。簡編於二五五 果被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處有正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下玄十二年曹操比伐舊恒到备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調倫日 孫若公惠是我飲血之寇雖也豈非富貴生不仁虎弱致惠疾耶存山以 之胃信義者於四海若路有前一在係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 彼見天下真敢與之這也乃奉其私皆轉其和欲君臣宣淫工下同惡官 熬天下之膏脂断生民之骨髓上朋友解一朝而去苦所為我哺乳之子 戻 漢献帝紀 親なる一代 各片茶,的名於龍士元公遊,一路馬斯维德福詞為外鑑故德操與到備語而 孔伊孔 野生 子 されなす称之 一 世 人能 人能 人能 **在天** 新山村 刘竹敞 河族等。尼不死納答顧回復生和康與的有懷勝之稱來放配非其妻子皆較之所於。尼不死納答賴回復生和康與的動縱侮曹操又與稱衡更相替揚續謂中京下人,而不未熟志大才高名重海内動縱侮曹操又與稱衡更相替揚續謂中以縣,中大夫扎納夷其族前話其前於蘇峽此恭其新樂之人聯跋權之前,與立之主,以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等刑資。所及也操聞而辟之然辭以風乘操怒欲收之熟懼的日於職〇編殺人 孔以托 朝.排身 声,所可 此可凡經 之正,一种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海弟懿為文學操琰矣。如司茂子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縣賴此爾興不肯簽聽無此 明核正統 **电好研究** りる事主 聚型 三角復何為哉認少聰明多大略恐謂明日君弟聪亮明光剛斷英特非 **逐縣自為功並典選級其所舉用皆清直之士操款日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 教子天下 世の類編失が二二二 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故一整如出一鄉鳴呼三代而下孰謂于隆中其與脾萃野訪渭灑者越干數如出一鄉鳴呼三代而下孰謂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華之曰劉備見諸葛亮 古至宝三十八条。熱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礼明可亞于百分之三三國人才之幾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遇獨出罪山稱 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海所有具親諸臣無能與對備敬於操始謂是 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多務時操下荆州所得者韓高嗣越王察之徒 伊博而以管外自許總志也才與什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 至於自己 富漢之末群姓雲後几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乗時奮發期以 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較于曹操世多未論思調英雄豪傑周 何如曰是於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朝看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 則發大義于天下使與衰機絕羽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宣區上 竊時乎未遇則高疏立園道苟可行則看是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數 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告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情 得而很沒完置大言無常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 則將縞死嚴穴與草木似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顕著不可 ~漢族帝紀

天常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表示 医使情感 女 言 世史類編卷之一五 文本為 并传生地不自軍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光升樓去梯謂日今日上 目安之出 以人為本國或謂備已宜速行係匠随備曰大齊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婦吾吾 构與元課 人中能 ズ夫で原 · 東京三太守及曹操擊表會表卒時為嗣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獲勢有定勢以 í 我以孤遺背信自齊吾所不為備將其聚去過夏城州人多編備比到圖在院更備大為中部由共議或勸備攻琼剛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尼亡託 打劉表一一時孫表為琛取賭其後妻恭氏之姪恭氏逐愛察而惡過獨之常也天法緣亡漢公詳嫌如發無悉何是道哉 操除贼險根将鬼域之椎者耳其勢不两立非公珠操則操害公北理 荷思棄去 [原家十餘萬人輔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開羽來船數百般便會] 龙重五在外而安平時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 行三百餘里及於當勝之 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葵而樂中國必危也願將軍自料何如 心蓋有自國和委屈可以每齡其生裁索軍馬屬編馬其與服王秋霜事隔於人存代終代城之規啓機於身後也須輕夫嚴氣正性需照而文舉訊 献之商志直情真足以動義縣而忤雄心故沒移爲证誤之迹及舉訊 献之商志直情真足以動義縣而忤雄心故沒移爲证誤之迹不然應整三容就歷之誤平仲立朝體有舒盗察之望 昭碱計與時若夫養與過有言山存猛散療養不 孫是以孔父正也不 **胃繁盛日原升之順則情感三軍恋处義之士則井于同救終齊大業員數五德雖顛沛除難而信義愈明勢備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比野可也 琴以英儒乱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 戶陸軍軍犯劉備城之乃棒聯重所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儒張條之氣自為 一時所宗其節盛孝章都鴻豫既然有烈丈夫之風又曰文 人 漢献 形紀 **人民政於城州備乃棄妻子與諸者是張** 夜 **拒條** 特別合共 三分 佐而天下 下 情を辞り 気を 地原川 共治療護 貨幣主之 録装松存 曹操不在四〇曹操進軍江陸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保松為人短小放荡操緊張本醫無敢近者雲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漸應遇劉琦聚萬餘人與俱到團團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順目横矛曰身是張翼總號也可來共決死網失 定類風巻云十五 民族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姓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愈初魯肅開劉表卒因言於孫權曰嗣則夏國隣接江山陰固沃野萬里士 充曰事急矣請本命求救於孫將軍遂沒當願語孫權完說權回海内大門若是之雙項之縣桑之說前亦可以此時撰自正院將順江東下諸葛引還者實線東下之時長人職與媒際直接雖有四條東下之時長人戰與媒際直接雖有四條重於所然之時 人第有其功與自乃等孫爾等與船舶迎擊號之所改盖不月冬東撰史東下孫權遣周翰曾關等與船桶迎戰於亦壁大破之操 多足以三事今為君計裏右遣服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都縣之國 備南走前迎之於當機官极語係曰孫計廣縣惟為計故野禮士丘精糧 **更開出走劉備不存録松松死之縁動章絕操與劉備相結章從之**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才能笑無光於事從此遂別遂語 天難各已平矣遂破刑世 等數十騎走徐庶毋為標所獲底解構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報 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城城收表慶西與曹操並爭天下今衛之夷 陳壽起目稱其建獨斷之明出教人之表沒有以也惜乎庸之早表而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其之霸葉緊襲日就失一兩湖里其文歌而問計一也關於權統劉儀此以標與亮動備取前一四國國際與諸葛亮雖人而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 曹整 通回苦奏植一於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騙佐而天下三分 不獲享權之報也照 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臣至不惜乎 人漢郡不知 一成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道逃至此

野殿 マク・九土未平馬越輸逐的在開西高振後患而張今數馬仗升借東島門野歌東用當横行天下高漢家除於去藏児報旨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新軍藝 月足とを方之人不習水散又動的之民所操者偏在数耳非心服也今將軍城能為非常衛者也等依之北海城師故事為衛女大法心一日必数上将軍且北京北京東京衛故大法心之日必数上将軍且北京 在放於的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於府據道證書目近者暴辭代罪在庭南有劉政 不盡此一例之壮士耳循环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官。英才盖世安能為之不孫 张以孝理老 贼勢不两三君官當職此天以君授孙也因接刀斫案日諸将吏 万分素後有言當巡標者與此案同因無瑜背日公遭捐 卿言至此其合孤心 康二萬事物然日吾不能學全國之地受制於人事計次失非別豫州莫可以為 東東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き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京で大ない。 東 用共配手衛又今盛寒馬無不至聽中國士衆逐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止 石物逐物至清權曰崇雖先名漢相其首漢城也將軍到據於在 東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聚方沒料宣會俱於黑權以不群下其不失色甚 逐次瑜督三萬人與佛并力迎操以會開管助書方是劉備在衙日 **發展漢目立人美徒已二本己在劉表與其其少數雄已或惟弘尚縣数極躬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共五萬人保為料軍破之權曰老賊** 亞蘇州協規同力。破軍軍必夫與軍敗則國恩之勢強品及之形成失成 痰散閉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考之末勢不能等 曹操者然後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子完日今戰士還者及問羽水電 能何不比面面事之擅日都豫州何不逐事之平亮日田横獨故齊王素 有用萬人劉琦合冠國孫致時卻於段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象處來

此葉清華配

史 54-345

等有 從 **刑务**一州三州 為維州 西 計算 荆州當 而虚天下 情報教訓 あざ現本 獲異失うな 而衣寫中自完私行語瑜瑜出迎之立謂幹回子翼報良苦遠汝江湖為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以常愿遵之初曾操客遣蔣幹住說周衛幹乃領之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來要備然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匹迅干四年孫權表劉備領新聞政時周瑜屯援江陵會副新兵權以惟屬悉之之三 人民 花動奇 起 降之胡養道 幹日式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記君臣之義內結骨內之恩言行言從禍 曹氏作說各和因延幹與問觀营中一行視分庫軍首語依於深飲宴因謂 過度,而受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是於料事而不長於科而受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是於料事而不長於科 쇰 入さ **替劉備**代部 智達之土有關羽張飛族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龍得雲兩終非池中爾庭等皇見孫權求都督剿州新上凱於權曰劉備以景疑碰臟訓姓牺雜之姿而觸鰷非時劉表故吏士多婦劉備衛以周瑜所給地必不足以答其報乃自請京 所以為一物也權不從備還問之數曰天下智認之士所見者同時孔明讓孤意 7件目 明前直正若亦愿此也〇周瑜指京見權乞與詹威雅微弟俱進取蜀而併張的 妻 品末マーュ 「日本」と、」 「日本」をはいるのでは、「日本」といい、」「日本」といい、「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之青已极者望過矣或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心每用耿耿 今日孤始於聽至相雄東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獲為一十年規符下今水才随照十是幹許職剛勝以口十二月接讓還三縣歸購 旗操下一果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壓而或容隱偽矣標善之乃 義红後領死州破黃中計表将權表紹定劉表像平天下身為宰相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與軍校好意欲為國家計賊立功 府大吏或自掌重張以入官寺,大立教觀俗者處中庸為可繼也分為 使題感道言選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及此其志也而遭信事草之難與起 論而罪悪大矣 夷狄之功亦有皆禮樂想征伐之罪以春秋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 專兵之該城不遜之黃一何愚弄然聽之甚以齊音伯王有尊王室養 海九州號令其七生發封拜皆由己出共利大矣乃上還三縣謂可強的致堂回曹公裏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少時益根據切名題籍旁無 該献而紀

孫遊動五三 鄉今曾登職堂事不可不追家醉以軍中多多權曰孤宣欲卿治歷為 ###2513 組矢管備物構以到川借み衛牧共記載操權徒之の初孫權謂呂蒙 操師を写き、乃告人日安周公金交差段醉醉不免目醉癖職美之權攻魯肅代 京が<u>職郷少者才果非後長下町新郷教家日士別三日即更利目相待大兄何</u> 大変三位今忽短的孤何頼武曹京新史王爵之後終平永此則其於也光聲至之之至三位今忽短的孤何頼武曹方新真孫第分郎に為因之而樂先卒南又帶於秦朝等 言可采輸死不朽矣卒於四十年年三樓開之表動曰公蓮有王佐之在東北等 言可采輸死不朽矣卒於四十年年三樓開之表動曰公蓮有王佐之在 巨相行 · 全自以為大有所在教乃始於學及常庸過事城午縣更勢論議大號曰 長夢属をマーユ 南京新國有的兼魔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書蘭思烈臨事不苟可以代喻僧所 原生多可屬也描許之称是四處道病與權牌日方分曹操在北疆場未静则了 文逐用統為治中親待立於諸為充沒成為接公之後于為此明司馬歌 見見前ち成之比 配云 唐士那但當於雅以從黃河如湖水見往事耳,即言多務執若孤孤常體 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草向飲玩於辞藻而所學發成無用之具胡致堂回三國之主權為下生吳之臣家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 事之晚子。庸遊拜祭母結交而别 生日歲以年長數院信場剛折經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成服而親 一下在沙里盂等盖世英雄氣吞宇宙輸以一年少而能國之豈非陳素 師相與 為病的自然等別之所以等別途公何言逐曰無所言也必等換之樣, 一下在沙里盂等盖世英雄氣吞宇宙輸以一年少而能國之豈非陳素 師相與 為時間自特整超端逐端採相見撰與逐有情疾已數於觀曹公邪非有 然短命抵何賴故實務輸與三壽之後數平泉則與其民也必要於之之 與短神、夢但說所自特整超端逐端採相見撰與逐有情疾已無於觀曹公邪非有 然短命抵何賴故實務輸與三壽之後數平泉則與其民也必要於之之 關於非總,馬起韓逐等計劃指揮與逐有情疾已無於觀曹公邪非有 然短命抵何賴故實務輸與三壽之後數平泉則與其民也必要於之之 關於非總,馬起韓逐等計劃行及據歐洲華經縣撰留子丕守歐許數 然知如不朽矣卒於巴川神洋三衛之思而兼允至南汉特於數傳 與於其總,馬起韓國等計劃行及據歐洲華經縣撰留子丕守歐許數 成れ、見機 人沒敢否犯 有四美存為那烈意於用賢故唇動動敵國之 之是聽院原在那烈也各面以外才為他而不 可義。也操次急吞以實練以暴告以仁操以讀者以忠母與採及事乃可成耳等州於屬州大廳就曰歐洲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前與吾為水火者曹操等取得別也運然之遺正迩備主簿前權該猶不聽法正至聊州陰說備取經州倫縣正與別也運然之遺正如備主簿前權該猶不聽法正至聊州陰說備取經州倫縣於陳之深佐也善用狂若使之計常曾必被會破則加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 「「「日季之所謂疾留不及極耳矢を化園非」道也の法正為劉理以為為之也故賊不為曹墨而求割也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第十年之世民劃為未足。」 「「」」 「」 漢 献 る & 逆級領子 回若吾入河東敗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層關使敗悉守蓮國渭北道許不於河軍擊鴻湖而灭守蓮國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乃與克日會較大峽之遊湖奔除州操追至安定鄉而還者將問日初數 頑垣 树栅為雨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弘度渭為堅重重至不出所 我南午而西河之情虚故二将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事 秦戴以為州主會鐘繇欲何家門請強其種煙松因說回曹操失無敢 誰可使者松乃聚正正醉謝住為不得巴而行眾為松說備有雄思本語 於天下若因張唐之資以取圖土誰能無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明也雕就不至所悉乃忠言妙事以取一州而輔成裝熟是黃在職就以敵詞為斯是其在當出也此明薦的以進而政同形籍公是美在此

要以來,等守瀬川南等時之 大明里祖页的作此〇七月權長史張松卒府於原第道病授予清留 順政故院印作廣災和〇七月權長史張松卒府於原第首病授予清留 孫院安陳家的武芸学郎天府止元正等二縣是其地也皆接處天府 形勝勘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君入權於是作石頭城等直接從治 形勝勘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君入權於是作石頭城等直接從治 比隆盛世 如明君末 明君以哉 皇書立不顧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白操係果不誅既而聞至之謀甚說曰君非 事無諸至日九野命者謂有臨時之為其今此財制在賢信之手故老臣 於該清俸議者皆曰公有舊法處而後俸者不赦程旦日此乃後懷之際 外有強敵将軍為天下之鎮輕動落來雖充不武乃遣經軍實信討城之 也河間民田銀友分數些無世子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日今大軍在處至不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都替拜不名入朝不超夠發上縣採之西征 權時之宜今天下界定不可對也必欲缺之宜先啓聞議者皆白軍事有 一様大夫冬軍事前或自殺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 而以我断恩也權省書為之流第〇久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順行中光 言其不合也不亦宜平故明君稱之求賢如機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指欲 殷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養香非無 調得必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海嘯斜鄉心璋往會之增備只厚加資等分別川衛将本本数萬人入益州備至之都大守藏旗前心雙曰此折 放與治道相及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次難進之術吐逆耳之 處大臣之勢便人以大事故已誠不可不重應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承 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 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錐而趨易好同而悪<u>我</u> 紀使學張雪備比到發明後未即討學厚於臣德以收聚心 備以為然乃留諸葛光開初 製 割 対 大 若 オ 艺术科女 身成に之 淡室何如 **信件** 百 覧 五 在 必然人國東忠自之誠守退該之實若子女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 葡萄有粉 好推督建士故時人皆惜之少疾留為各於縣而卒該四本務集後人於縣而有智語以疾留為各於縣而卒該四本務集後人於城可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語以來留為大學教育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語以來的在經過水格在經過 編巻 マナエ 前則不知由後則不仁求免亂臣之名雜矣而定時猶謂或有殺身成不執是猶楊鵬潰慶以成猶天之勢而後徐以一常障之尚可得于由於股拿之間輔成曹氏之關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潜社其宣誠有忠貞之節,將欲以脫節盖之與觀其賜大義斷大謀撰弄強數 予以謂其才似子先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五於惡人之朝事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心東坡謂首文若稱其才似子先其道似伯夷 在 牧 旦 事操手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楊龍山田其所歸不從曹氏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子其相重耶之議楊山田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或問嗣河董楊** 不可得而病也漢末大亂群生金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源或含號或一次上濟生民子。亦植行若狗屍管仲不差而相之盡以非抵則生民一一次一大之言仁也重失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原植大 事事功就乃欲邀名於漢代響之教监穴墻發廣而不與同幹得不 陈上上 英大市 医改称关节其诸诸本末是其有扶漢之来于日南或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蘇立之此最為 中皆開土討煎以自封強何與於漢故而司馬氏稱首或佐擁其功不打致室司雅順其情則逆自然東征西收擒召布破東紹下制川定開即致軍員推自起兵推有奉迎獻帝出於危也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 仲之先矣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後乎管仲不死子然而或死漢室其仁後居管 將誰事哉彧佐魏武快機發東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十分天下而 之道皆得為孔子以為一 在管仲之後夫殊威仰戎狄事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义子 其死亦何足悲又像本傳或乃唐無之塌則或之夫其本心久矣 B.亦儿漢發而六順大畧等語皆仗漢執言於篡取之說策及至到或之勸操取交則比高光,迎帝則此晉文及官漢不今還許則 、代及る

史 54-348

在此思 國者御史中承能市共父之論子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內刑而增明的通前我就公縣第三〇條欲後內刑令曰首陳鴻臚紀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 孤生 件子當 架 正不知此世 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流道之名將各權過在據守開頭開數該項便造成時也屬歷時衛在經調雕故言於佛曰今陰建精在實夜並過經發成都一奉為歷歷十二月別份據記內蒙古古城市屬門保育中不為也與於於八百十八年,以下一十八十八年, 罪" 人才 五伯 物表初非 **计外中** 子真公 軽而失 大文為黄人 ○保欲後の刑令日首院鴻臚名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則命獨自上出也至禄書日則又其於养矣 ○秋七月親始建宗尉七二日本於書外表 ○秋七月魏始建宗尉社 無之相守月餘操見其升故能仗軍伍整肅蒙白生子當如孫仲謀惟如與己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滿門口縣 業號步騎四十萬攻權權率七萬 平備自放備的書項水益在交資種項皆少給之佛激怒其衆曰吾為益教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收四係歲出 進到利州在返園教之進取其在乃何成都此中計也還收四係歲出 進到利州在返園 府軍選例州將軍遣與相聞說前州有急欲還校之一千名之來見因此 **夏景升議兒子豚大耳棕撒軍遠○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錄號** 明計強敵而積財各賞何以使士死戰乎。召懷市貴以無禮斬之并其其 其器量何度也然則終並孔明比哉。以整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馬欲奪奉之佐以堅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馬欲奪奉之佐 万正學目而文所記事香味力り、見りましまりませる。 大正學目の馬級以刊明灰紋近標書納有疑惑孔明之學惠平王道之審盖權不謙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出於將盗之計善用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出於將盗之計善用權二者 天下母如操所為手 一昭列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 地而妄發之昭烈之不即從所江軍一而統所言皆屬訴功利之間劉章地昭烈或說昭烈於取益 柳而死者更聚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五 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 也功非扶 产度等 **建何**如 知 | 関連 以信 市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摩備進圖歲制時劉璋城中。 為賓客分遣雲後外水定三勝院為燕定巴西震勝西繼續點已 画版线 飛趙雲將共派流克巴東飛破巴郡養太守旅旗飛河顏曰何以不隆随 平午一年三月號公担進位諸侯王上〇諸葛亮留開羽守荊州道張 至無因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逐開城出降備蹇璋于 尚有精好三萬餘人穀帛支一年更民成欲死或題言父子在州二十餘 也若用古刑使注者下發至衛刑所悉是盗者則其足則求無淫放祭都 傷民且殺人情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明毛髮非其事 鐘部與群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掘乃止〇操部中令未與得賞賜之物皆 人務失今以答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驱命也議者惟 華中級三部烈及抗立院而奪之國直得為有義受緣以為不然常烈華中級三部烈及抗立院而奪之國直得為有義受緣以為不然常烈響應盖亦難矣。 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 取劉華正所 公安橋前書歸其

育志と土 初上州芝 **百銭編** 新 情服乃除於是重和黃權李廢釜本璋所後用具記黃龍等璋之始親彭其英公司人不加罪倉卒但及官而已〇七月聽公操緊孫稱留少于植守即父和孫所為議吳時盡州郡縣皆堂風景附神禁口舉行即道獨節楊附城堅守道瓊無明州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節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見世以更為本之之之。 民 決散 市具 **阿斯特达** が直為さ 西二年主義孫極東劉巴伯首所是根佛皆處之顯任其其宗能有志之士無不茲 汉 本 多 章 五 法正大横直稍仰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比畏曹操東揮孫權近則懼府庫充實之法正一來之德脏此難時既之然無不報後或謂諸葛亮回 正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亦〇諸葛亮佐備治圖順尚嚴峻人多怨受者 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軍令翻然翱翔不可後制今奈何禁 法正謂完曰昔高祖入開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劉巴日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公吏為官市係從之数月之間 無預馬及技成都士衆皆舎干支趙諸藏競取實物軍用不及備甚奏以 有其國未無惠無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和放昭烈で走上以後漢帝で慎下攻韩劉馬で奸厥功大矣何員義弱後至王王至列方侯崇兵疾群盛以後漢軍北而不誅漢宣曹何集名劉馬牌で深議典古東間據南益州偃郡有不臣之立衛以曹則魏 之有政門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文民是以大和〇成都之園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 願後刑礼禁以母其望先日 恋狭春 秋春 東 而 ご 初成 芸術 ギョ 女而蓝信 京大学所以政治等之以位位極則残順之以思密、過則慢所以致散質由於此 わんこせ 三首新人之 意去光 素系及了発臭知其所言操管稱前文若等或之進卷不進不休何公達時他其心於機而斥之也附發與而應例問以供案有智防謀談帷幄時人於其而既以也於依書親而不當它者以做深案有智防謀談帷幄時人為公養衛依率問目前書作十人禄大夫於軍事前委自發此書號首後 斯而曾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職爵加則知榮榮恩业齊上下有節 順為指家丞顧防開以禮無所撓屈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解植親常 為治之要於斯而者表 可以弘亦經經時所德政不舉威刑不顧獨王人士專權自您君臣之道 君知其一一未知其二悉以無道政箭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永之秋夏為上招誘其罪不小馬實權 /去無不去不止又稱二句論人父而益信吾沒世不忘〇十一月號公 京屋亦回孔明之治蜀也惟不可以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苦姓於 以并不循疾徐其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報心者君 以張斯之是以水所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以嚴不可也非所謂問國之民用重典者子况昭列寬仁大度而吾不

三軍の延振問時四今可擊不獄畔日今已小定來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湖張的徐清高明教兵操不從后七日衙府者認為可一下第一卷二十分引了 類解於明萬人也益獨稱以稱以在羽亭前数羽相見因責数羽田始與孫州親於川 即長更開羽盖後之權大公這呂家取三郡備遣開羽平之抱使魯肅將於及外得孟州惟令諸為建使備來荊州諸郡備不許惟應累長沙泰陸住院三 **挟**許如此 新加力 此 用一を今にうちつこととして、「一」、「一」人で不差れる策略の経過の場合は一種取る権法使請情情可情息を託為宗室就為英霊以医漢朝今得の場合ない。 長坂豫川計窮慮極園欲港軍王上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以齊其忠而豫 權率報十萬國合肥俯發或聯級敬感後募敢從之士明己而轉行聖各肥護軍薛佛署強遇罪於醫地與羅之所必經事可賊至乃祭及是孫東等年漢門〇八月孫權攻而肥大敗而還曹標之征張魯也為效節與 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國民既定據除守要則不可犯 中國人震恐其势自仍因共輕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為亮明於 罪於左右願加其行補不時造動率水軍住夏口犯補過之不 還及備西攻到璋權日衛馬乃敢挾許如此、孫惟劉佛公荆州時衛已 得過謂利曰汝欲取獨若以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 华泰正月三貴 人曹氏為皇后○ 初劉備在荆州周 一 解太子: 機比関策を行う 市成是與湖部才象不勝國之將帥秦聚往計必可充之備善其東乃率諸將進年在京廟上可以不懼而及以為喜何以能以觀真不昌子乃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種於是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成主國不 列科吉刻外職情 法編神心身以重 剛 非蛋此 為 何 方 漢十五十十十分以是數被之色發益州在諸華·光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孟州咽喉 成為中漢丁更使淵張部徐見等與之相拒備造其將陳式絕馬鳴聞道·田鄉 其為即我一分子也操大笑不能主拍議郎辛此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此以告於明我人對排問其故鄉回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擦回何思鄉回思表本初劉景 實理數本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遠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朔翔點然不轉日題以死守之不使人問大中大夫實朔以自固之術湖日願將軍恢崇德慶 大長三一家院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将下西西官仁孝物敬宜承正統琰 入監督 世更類編卷之一五 人士学当 以植性機管多藝能才藻敏膽愛之欲以為嗣以密客訪於外尚書崔琰 收其次曰大熟謹已刻心非但書鄉也〇十一月張曾出降以為鎮南 石照漢中則無獨失此家門之禍 也簽其何疑時法正從備比行完於 王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也願以此為終外之議權自前 入至麾下。權大號走賀蘇軍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亦第泣曰至尊人 門点歌而紀 療為而

· 一种民事級中無關係者太守淳子式表域在取人民遊後前都稱式住東 東州 では、かなくらばとこれというの存権を口行所を粛平権と東京といの土成服論の系統監持人と無用して存権を口行所を粛平権と 東部 五年我備明日至雲書視昨歌處日子龍沒一身都是膽也探引軍處長女 世史藝編卷之十五 改义有美 酒陳川矣乃飲衆在際於不交鋒逐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於取之過期不 門家二十四年三月聽王極有賜家中劉備曰曹公雖本無記為也我必怕與紀是起去欲挟天子以依魏南接劉備不克而死籍機敢於其不明的天理也而維君於網點納治所地時有全補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成成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常是起失討聽王標不克死之明跡就監視不確曰此誠大者之事解入不能為其 相曰式白君而君為之何也孫曰或意飲養民是以白遊遊豈可數式以 雲播鼓靡天惟沙勁等於後射號兵勢在驚 彩自相殊暖防運水而死者。剛且却既兵追至营下雲入营更大閘門怪旗包裝號兵發雲有伏引去 己於代之初權以嚴唆代肅督立鎮全口愛固解以孙素書生不問軍事 為國國所差門下言佐何於有才養此尚在國郡而祖已為廣遠太子。是 為府據沒仁使于莊鹿德中至北八月大蘇兩漢水蓝芸等七軍皆及禁此學到然有後衛耳利大感悟乃即受拜,〇間羽自率衆攻曹仁於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世意動為過祖親舊陳韓後附班最在上未開輸 羽開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然不與老女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 還胡雲将数十騎出書視之值操楊兵大出雲存與相遇或前突其陣且 習以此為怨王與君侯聲猶一體君侯不宜計位號之為下也僕相為情 劉備家有漢中〇七月劉衛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以許清為太傅法 為尚書令關利張飛馬村黃史皆進位有差電司馬指詩即授利印綬 人族歌市紀 **计**操作答数 理(を)(日) 用家養上襲其空虚則諸郡可下而羽可舍也逐稱病馬權乃勉檄召家還家至 不應之以治疾為名羽開之以徹備工監赴寒佛然後大軍浮江畫夜驰 **大任** | 100m | プロの年代所電火代表底至極口高書與羽禰其功美源自護が高書系表 | 14月17727799919191919 **電家在時都福問誰可代那者家對日陸旅音宣派長才堪有重調其規應終可大** 獨都 Lines 电子点片 いっこう …… 大型及豆家代書南モ陸ロン為初いのから 向存宜且無軽開羽返之同佐不可失也及豆家代書南モ陸ロン為羽 在前門北府等本推方其定期漢之心而助縣之惠也 初患庸害動孫權以曹操於高即時而者相於書華義問別而書推發前之所以初患庸害動孫權以曹操於於之〇十一月孫權使己家縣以江陵開羽走還權邀訴之鄉自於召 · 類別人一部以南往往遥應有羽底於華夏梅聞龍德死流海曰吾知于禁三十 開州·道德善之橋曾為其子求婚於羽羽萬其使不許婚權由是終及羽攻與官院陳孝道德善之橋曾為其子求婚於羽羽萬其使不許婚權由是終及羽攻與官院東京 方所在友際不可以股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為於守也 家上頭口羽討墜而多留備矢必恐家園其後故也家書有病乞分士象世史奏為未えて王」、東東本でも 包衣推擅 謀三曹植為嗣不惠之後植以縣縱見球偷每就植應事忖度無意強你南以其權則鄉國自解擦從之公國王操梭丞相主海楊備初楊備丁儀劉備孫權外親內蹂購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達人勸權雖其後許割江何意館尼歹不及龐德和操議從許都以經其銳司馬監蔣濟官於操曰 答教十條教門下随問答之於是教裁出谷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世家 故降四八以於今家釋之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於之約今軍中不得官止使于禁此樂北縣羽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於之約今軍中不得聞知察方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家入江陵釋于禁之囚鄉體 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後所嫌稍散共以赴班战具於陳其可食之要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見宜用之當令外自翻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素驗雄有無并之心且居國上而其野難人容言於權曰利君臣於其論 使白衣捶棉作商買人服事夜無行羽所置江邊屯候蓋收鄉之故羽不 權送祭五襲羽令吕家為大都督家至為陽蓋伏其精工離應中端名音

不足無知 ネシーユ 也俱非所以有朔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交委孔羽置德率三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走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受委務敵保操之不有至乎操至羽保其無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夫操猾勇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壤其院豬雞勝獲干禁七軍触失也昭烈之失在麥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具則吹之 高致空三所不置洪王界時法を直院士元は北天人人とといる時間教室三時主子別ります。 すれまり いきょうこん (了) "一百美色故坛要外产店的长沙马万多交之又干磨包上之名有所针不能及此熟非天也。不有所针不能及此熟非天也。而不慎破隱然受沃遜之絞謀而江陵国於泰山失以昭烈之明孔明高之象而駐朐襄為羽懋模羽進可以藉其威而發揚退可以有所就 本三二 人 沒數百名 置行潜水剂州而破別恐快意一時可也不知是霸結盟所治者何事不至是矣世多奇已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其為商 唐荆川三信至於崎岖極流西東京軍面其宗教不可奪塞於任萬之事荆川三開領政議了不可奪塞於任萬之 以肥獨而其信兵也乃足以自繁正經權之不敵也父矣操也且協於不先加於藏身計何之其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觀也未足 情其功之不敢以為侵之任不先加於腹心之具而死於外縣院之經中而其志愈明益侯之大節器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雜勇勉世而深 而剪其瓜子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長之民至欲徙都以祖選使侯當時先兵之未發而圖之置不可以得 27先主失荆川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青爲數千里出軍 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蘇卒思之遇而遂投之以肝膽死生之 ● 1000 度受 語便及大及帝王二年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宗二,韩張言方率敬等, 先院各無人遂破孟德開指, 州، 逊馬东衙子敬等, 庸因公達致達於孤孤縣 雅爾則五千人往来軒中之〇葉, 近世遊游局城唐肅及家曰公禮詞。惟烈 比個裝為南 節係 熱観 皇書中文也欲据吾者爐火上邪陳群等皆曰優祢也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親巍 蘇默 為驃騎将軍假節領剿別收權上書稱臣於採補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 蘇維非旦亦恕之不符責也做其作軍屯营令行禁止共活亦羡矣〇曹標表孫權 新年以他瓜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以此子敬内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 可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安於不及之 配圖取開羽勝於子敬子敬谷 都常用比方 世之数為美之一三人,後於所名 風俗天下 急務化国家 **吾為周文** \$ 一長勘孤急呼公達付任以家空門撃士,此一快也後雖動吾借云德地是其 体儒親一節之驗也與此一節之能可原其為所傷陷矣,也則是是人作儒親一節之驗也與除傷與人雖前服領言不必見全多權即遊濟料唇吻而實無才是當為州人診經此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旬起此亦 外白遣萬人討之曜日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鄉何以輕之游曰由餘奉 短不足以損其一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部馬也子明記 孫權以齊俸為治中納州軍事一以豁之從事來何誘導諸馬西州羅田 少時孤謂不解則易朔鄉以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李問開五壽夏 一 我操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群生從望故孫權在逐稱臣此天人之應其氣齊於殿下宜正大位復何 敗并教那而失之兄得而都之耶児荆聚為南北喝學在三國為必争策先主不信用其依事之於其而不得吳止分数郡以與三至開邦之之危又不開放之何也羅軍解武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 國問巴蜀四寒非 進取之地惟 之地乃武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自然即大天至於那縣之吏根護明鄉明行所次以提以散莊於上格院公包忽之光武敦尚經術備明禮樂繼以明若臨难拜老橫經問道經公司數化國家之息務也而俗吏使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書 江陵諸為亮不勘先主都之及開羽

就从一事 起方法と 如何全文者 精想 光武明音 又王 道德 石美,而自 就計 植長 黄化 千石 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聚勝氣勢盤盗動劳宜賞不各千金無功妄施分為まさい五一人災豪帝紀 毫不與用法唆急有犯必数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係不好華 能放於交外群雄幾乎海內至是竟太子本次王后令即王位 無野鄉太納於『歌野等至八許快場四十一番片比意也,即野鄉太納於『歌野等至八許快場四於行納於『歌野等至八許快場四於行納於經對縣贈辦鄉級鎮亭漢臣之名此濱令之京應千百年無人織待將夕偶窥破之因此歷一禪代之事有是子孫所為吾未害教為之是實以天下濱子孫而身至分香賣後之事次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至分香賣後之事次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 操之機意也操身後二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令標之遺於許许百言下何其曰曹公平生奏至此盡失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何其曰曹公平生奏至此盡失故臨死詩詩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劉元城謂馬求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其曰來夕看三國志識破一 王原州田疾天子を諸保以收四海、推而為魏矣既除本而陽卻之王原州田疾天子を諸保以收四海、推而為魏矣既除本而陽卻之 章之者化也不幸重以恒靈好養姦町於叛忠良精多士之情當四海 治維河而風俗不衰忠義於發視死如錦夫直特數子之野亦光武明 少扶其危下以有名融郭恭犯該新南之流立私論以故其或是以致用華可謂前失然上則有表安楊雲李固杜香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成于下風化之美末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黃城園權要原 余讀史至魏操术皆不悪其巧而惜其批也身佐僕而相之 也后世英ロ 明城福書 华 親置用別 作人くだ 真科史 死立 九品 あるこ事 の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受曹丕和立於治安言報書代漢孔於問谷兄等巴西表謝丕察位帝乃徙命史大夫談音持言報書代漢孔於問谷兄等巴西表謝丕察位帝が北京東東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補之曹丕曰立利史失賜解關内侯〇十四治民事処院田通連半治民権 坂在阿衛快度府備在縣西比 近事又接回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将大劫奉漢帝為山陽公の山陽故追事又接回武皇帝時有記賜征南将人為孝之一王 一人 漢歌帝紀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皆有識鑒者為之區別 初建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日 回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歐言惟陛下察之不即追取前記又辛毗 運朝不問以所見聞對日但聞亡國之語耳不念然問其於於具以答門軍夷侯尚曰卿廢心重將特當住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蔣濟済 将天下後何年正子其二千石以下阿織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 物第其部下〇六月以置送為隱州刺史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即 達百州本以六條詔書祭二千石以下令長史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舉世之權好數人孤寡以權奪其國家者接班天下丕之父子非獨達竟第一承天意以與賢予當已實奪之而謂之權,將誰欺乎自丕為此 舜禹之事吾卯之矣被所謂知者謂知神堪之事也不知對之事夷属在我一口不赞政智以成其志故假禅代之名以文飾其悪謂其下曰我明心後世權奸逼君禁國之始曹操睥视神器非一日矣 又何批哉 哉而額很其常孤其悉居侵忠惟教蘇策節至於抵后辱主而復己懷摧陷虧済而無亡漢也則漢人之心因厭漢德輕也魏不亦明白坦逐 で事殊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于漢帝之所以禅與其位者亦循 有操工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正則易不脩諸葛之政将之以忠統 篡鳴呼祭矣 當漢融府董李聲鹽拉 然土崩海内之欲所欲為者何限

	世 是 數	全
, 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五終	也公道縣香之十五一八茂縣南北	是華國三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汉諸劉奮帝一任而處近智應光武 於管海世界之德所英雄之志民陽之得以為於一年一十二十二年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主教家紹不勝其廣建鄉州郡紛然稱兵以討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系面與於難及亦有東京公司,其中一百九十六縣 在東洋紀而於明大學系納其於數本而不上並非建前才不必當然 所以所述是於表表的不成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在東洋紀而光和人類系統與於於在而不上並非建前才不必當然 所以所述是於表表的不成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也場雖於而先很八室美卓食後從及英主選都州郡紛然稱兵攻 是所知與於於東衛之政等中心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中國之政府,以及於國政政策也一至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 中國之政府,以及於政府市。正整神之國, 中國之政府, 中國政府
	1	信 火於醫烈猶忠文不一天尤 7. 司是做數有信與務朝之政

阿漢常の 与课 関係 位以 基 世史劉編卷之一一一人民语明別記 所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六 列汉司 正庭氏 庚不 で去りて 年 仕 木ー 先后一數國非其化學科為人自希古之比也。 外國的其其化學科為人自希古之比也。 外閣烈而為黃有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外閣烈而為黃有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外閣別而為其為以之以後正位與光武者是。 之制奏之然不可無旅時月日以職事之先後嫁漢傳於親而晉安之皆所思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措惠猶承祖宗之業餘者皆以列國因住在本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問之論與兵令此書商以周本漢 得不取其辛號以紅路國之事非萬此而甲彼有正問之辨也昭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限而所取之爲傳於張以至於周而大宋永之故不 大了國統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數目漢倫推五應生職以秦為一百馬公日之立法度班法念而天下莫敢造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一百馬公日三代之前海內萬因有民人社役者通謂之存合舊國而君 到致堂百得然 邊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諸為公草廣傾華之時即 烈祖稱吳王格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此使得絡漢於漢雜云中山清王之後而族為陳落不能紀其世茲名位亦獨向唐 列二實厚安士三額孔明卒成為及二世 北孤善終緊矣 年而崩累六十二韓惠陵按臨法明德有勢曰昭有功安民曰 未累官至強刑牧及哲不察法承正位于野號回後漢在位三 三一個馬子與目養例改正一如 ○漢昭烈後帝魏元帝 羽目示人 都至之間 デザイ. 新軍の世界 関係並有 道北取禍て 國士之取 昭列 水光 玄 班當年兵两人自附州各江州南州今四川巴縣市臨發其帳下張臺記過失又日鞭過德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接帶将依孫權行年伍而騎於士太天飛寒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劉刑殺既 獨沒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問飛营都督有表白意飛死矣 孫權群臣陳者甚聚帝皆不聽軍騎将軍張飛椎壮威猛亞於開羽羽善 冥孫權還諸馬達使圖請和不許逐遣陸發在諸府非平時男人或言達 別遊觀人皇護相開者惟曰孤與子衛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自孤 猶孤之不有子瑜也陸恐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苦遠孔 推奨可或資行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溢非取之於漢室而鄉思進子鄉郊王旅頭著小吏半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表舊不幸而正之乃 尚有一夫唱義皆君子所不完堂堂帝室之門英名盖世者乎不既篡 尹起幸曰漢之天下也明操乘府檀命前制天丁收放國母義士数億尹起幸曰桓駕不若董卓獨楊英谁群起而攻之重民誅戮則天下同 稱玄德為帝室之胃豈憑虚無據而云爾哉若秦始皇 之昭烈不少段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発書之亦獨何哉 東書子三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恭飛暴而無思以短取敗理東書子三顏打張飛皆務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改曹公飛我稱嚴 數之常也 明為己不常之 明至医

村足小田で **孫権所以** 不明是 不修成了第之不留循環之不住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寒于微 烈火 下 世史新臨本之十六天の漢形列が 東行在 į 孤當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何不留之子物言完己委賢於人義無 正非久下 人者也 而令吾君與自照不亦厚于因涕泣横流真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将相如 高降而整為之後也必受念意 遣太常那月奉発拜權為冥王到韓曰王 也置大照師徑處江樂之獨沒其外我襲其內寫民亡不出旬日美國 世前多一朝臣皆有劉祥務日權無女來除必內有急權前聚終關刊劉子為等還就是使等此此一記述是 脈於理之實也皆 唯能自帝其國勢子為等還就是改自然的自然。 謂物交行外言所能問也帝遣具班馬習攻破權所本事等於巫孫進問 即下車中郎特徐盛然情額謂同列日盛等不能為國家奔許洛天臣屬 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堂以江南軍勢無方寸之刃手自 也親王不不聽那貞至真為主出都學候貞真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 備必大通師伐之外有獨致矣心不安又於中國往東其整故委地水降 位去天丁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茲之是為虎傳衛作所置 然為常以陸遜為大都督拒之の八月孫惟着使湖臣甲齡奉至并疾 研致堂司二東也若恃具越之東三江之國 她她然安安朝久而不為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此文公先生所以謂權直漢賊也獄取中原興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興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後高光之業並不為正諸侯予乃苟且自國耳心臣於曹氏取中原與其見義不明亦能避达父兄之志監心漢室輔枢烈討賊以 衛旅供久存予聽王曰人職臣降而伐之無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 有其八字屬各係一州有息相放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以都中國之九二以假中國之後隨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 这國則天限雖磨一常可航耳聽使稍自尊大張的首之具王屈已受 無事敬待使客觀其類笑以 現的のたで 另如称 担 把 用 等 代子禁 地方が 東京記山車戦十五八丁勝数十五八丁勝数 縣熟四灰 された」他何難之有不可思如大夫者幾人對日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 於主正方可與王洋江萬般帶甲自其任皆往供志存經常聽郡雖有然問博賢 此心有樣 仁智难多之主也魏王問其状對日納曹肅於凡品是其聽也校日常然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書也不可其王賴知學五 **行顾是其明也漢子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朔州五不血刃是其智也 天禁乳斯悉而死** 魏王今千松語歌語高陵言縣豫於陵屋書嗣羽充職極憤怒納降服之 奏裏剛那月日然 吴之可問題如所以取之失 冥主孫權着中大夫趙各入謝魏王丕問答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 是連营至時後不成前州前湖立数十七月正月数為相拒至六月不次子實二年報前初三年二兵大帝日正城軍王至山十二年也正平不次 孫權立子答為太子時權為歷妙選師交次諸為境子恪張昭子休顧雅 經傳歷史籍來奇異不效書是聖章摘句而已不同受可征不發對日大 問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部之固不日吳難號平對日帝申百萬江漢為 概欲封及萬戸侯權以年初辭之 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人入議詩書出從騎射符以布衣之禮韶之四友 司馬公司可也乃盡該差以再之則不勝矣 不氏三帝王之學與曹生異曹生所學西章摘句而已若大帝王之學 用之學也是黃楠可不及致用者非學之要也 弊按自天子以至無人皆務大學妻在脩身為本明明德城天下學有 舊斯可謂市王之學也 歌所可谓市王之本上、 最宗太祖未常留心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戴諸史策者是不晴合詩 今美四列公 如臣之

在持事工程 具有孔門 に只類結本之一六 幕相無是服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流節是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瓜 之之 肝破 巧ぱさな有 必折ち **愛野野。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称能力處到電車各任其事量得後監諸将乃** 夜風而取時正已至亮數曰法孝直強正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事今至失後七日雲破灣曹到〇八月將軍首權叛隆網帶既數很捏體 初輕主管不聞獲兵樹爛運管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在豈有七百 行必不傾危矣 初諸屬亮與尚書於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完每奇正智術及帝 天皆國來所當與共定大事為臣竊慕相如恐怕相下之義以濟國事主 為大都電諸將各自於情不相聽從法抵劍曰僕雖書生就國家在諸君 之者描之必有巧故也久之恐將進攻德軍諸将正曰攻備當在初今相 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中擊之必無利矣逐曰備是指廣更事皆 直觀を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其八千。從各中出班目所以不聽諸軍擊 荆益方成伯葉以荆州為必争之地争而無得後方悔耳 能讓於知己之王而猶有待於孝直也陳滿窟回員緣孔明規模在據自不以為非及其既敗刀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感腳為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後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 意巴定有非言節所能止者杜甫以在侵為孔明遺恨師故。持敵遊半年卒為唯生新進所困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行致遊生年不為此生新進所因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 西致堂日では大学です一番ではりしかっていました。 一部教皇日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為其所禽者不為報仇君臣之が 門漢耶烈紀 オープではおりな取者先共権建本者尚徳化陛下應期受權無路率上若緩之 京為、 是受不悉名諸軍還落職初不問實羽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島屬何 一年五在江北道總不得還上其家隆觀有司請收權妻十六日孤有欄權不可 **感到了不諸葛克著治國孫權識虛點陸遜見在鉄據除守要汎邪江湖智難萃取。 少文德而俟其獎則平之不難矣劉勸雖飛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 即禁職的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震能追不即認尚等促出完人兩頭並前觀女一道引去僅而後漢民已作获養 世史 類編卷之十八天 漢昭烈紀 世史 類編卷之十八天 漢昭是安城一里去沙八馬龍田抱與諸君共振 文章後便時干帝帝遣使報之吳蓮後通 南泉京·电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添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限也三五大家所是而今 を辨り、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劳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白來尚了 此古人之 過降為不可愛獨無路是以統命且放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 行之恐治中特致將轉而太冥美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境何以防禦遇主 及憂况仁等耶乃偃旗號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沒極夏侯尚欲乘船将歩 |灰明三年前野夷與元年·新五年表翻師攻濡河别將國江陵皆不克引 也不養之拜為鎮南将軍心九月就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部日婦人 孤也待之如初觀主不謂權自若欲追蹤陳朝邪無該對日臣受劉主殊 騎入潜中安屯作污橋商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接董船上號日今 邊府暫仁以步騎数萬何為漁米桓在施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日勝負在

那的一种我政事無巨組成次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下教以於「日未祭養 輕差」夏五月太子禪即位将以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錯假領監 等 等 及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系 条 一 友之矣 五葉紀 正師 未見其此所 **兴志礼则** 197.14 VB **好臣王小** 元主有点 孔明文華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若可自取免第治回 天脉后此 ·珠王發旦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籍·處兹不感又董初果董事祭·明前矣將非嚴等心皆為思州與病所緣而自指知應獲而得中有棄散務而獲納其實非常等心皆為思州與病而有前知應獲而得中有棄散務而獲之無輕暫其我思廣思益也其於表人於知思以若逐小遠難相意養願 一番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及來相格告問能 一個野性信可以服人次父德強不足效也沒真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 所恨但以鄉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臣敢不竭股胜之力效忠真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教太子曰吾死何 班以天威臨之未見萬金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思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日昔初交州 平胜雅名 摩围 编卷之六 商帝疾属命丞相尼輔太子以尚書令李藏為副帝嗣范曰君才士倍曹,高岭有其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為岂不問横道死人而憂年喘嘆平不肯知明言之可謂不相於明矣 · 原本の一年、 ・ 東京 數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貨既高克己亦力其從塵植陳元方鄭康 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益不續変型之後長松乎観其教禪第子孫滿前呼歌鴻流国連安婦分香實優區家於物平生奸偽死乃第一日以及司男子上十十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十日日 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初致堂白 為標人 其比也又曰曹操偽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至其病初致堂白 在機構度夷城磊羅落落與孔明旗若臣師灰之契三代以 華語眉目 芝時親始受俸欲以武功為示四方有保禁機未服憲兵 天漢耶列 紀 証刑 八 以 行此孔**嫡**重 可以明朝 中 子 京堂十 多動見咨詢幻宰每言則盡偏度疑輕調數有諫止雖資性鄙職不能悉納 替至之前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擬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於韓國之輔國之禄 撥而不使知政遠各優息養為鮮有進納誠非朝送崇用大臣於韓國之輔國之禄 操而 不使知政遠各優息養為鮮有進納誠非朝送崇用大臣 かては 等較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校夢書流 「一等不自保全耳芝對日度一國四州之地太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餐非但勇王猶未與魏為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恩非但為** 可為第世 **万正學已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劝不成人不以為無男一國鄉卷之一不一辦漢形別以的本本王於為相而人不以為應以計城為已任而不與應者一級經濟之知,則則求也世子東詩云三分名類科等東萬里參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求也世子東詩云三分名類科等東萬里參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求也世子東詩云三分名類科等東萬里 蜀也萬王見之日孤誠願與獨和親然恐屬王切弱國小勢備為魏所** 延翰博盖事情無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〇帝遣尚書都芝情好於吳時 秋八月聽以鍾縣為太尉是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科高秦上流曰。 以然日不亦劳手亮謝之及顆卒亮垂涕三日 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武縣分得忠益之言而虚心以宋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 知其不自建夫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能派人也觀其為相聽 之政省罰予奪無所宜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 也藍當是時三分割城軍務順多衛先差號利害不細故死以一身任 金属三開誠い。布公道集聚恩康忠左謂有忠愿於國祖勤攻吾之法美国開誠い。布公道集聚恩康忠左謂有忠愿於國祖勤攻吾之

| 水相汽節 等可以情質登越言蓋及發曹郎徐彪用情惶寒首坐自殺温斥嚴本郡次至始温寒的城之 华陵國月自之 評城蘇鄉 掛鄉縣 说明我就就来多行也鑑不聽於是怨 世史類編悉ところ一人、漢於帝と 大治戦争 要人意 書曰聖人嘉善於思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首主根録用 教育·方成用事為後雙回提惠經報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養家之 聖人養養食都志節里污者皆以為軍更多揚人暗珠之失必顕其論陸越第霜與 明 为水軍親御龍州至院院今城島将軍後盛列升艦于江西植木衣 之地非海大王之有也吳遠施魏事虽處連和口立張氏為皇后張兼之 兵部尚書臨好為清議弹射百條聚奏三署東西流下十不存一其居位有罪自殺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及薦同郡建點為選部院姓華敢然各 常為疑城假楼時江水盛長不臨草堂回經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 数乃當爾耶〇〇歌主不天與軍伐為留尚書侯射司馬懿鎮許昌奏時用 大王不識天命若各戊其信臣各盡其思戰争方始耳禮大笑曰君之誠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中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國之後 甲底差典二年品黃加五年夏人使張温來聘後追鄧芝報之權謂芝日 可丹東天下退可以足而立人王令若奏賢於觀機必上至大王之入到 之豪傑也所有重於之因思有巨江護紅東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展苗进 圖也不御能和會暴風深湯幾至最後乃旋師〇具尚書陸監部徐彩 巴三年,真黄初六年春三月我相思年教育征討我閣監冊作團務太 水太子之内停若不從命則奉辭**代叛屬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至於 D後呈帝 諸禪字公嗣昭列帝太子在在四十年間武帝達将入勉 帝出降管封為安樂公次太始七年處得六十五按書法失地籍權達原如此初領尚書令對法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預其能 資質香儒比呢店皓孔明一死而亡矣 之君不書然一遊父還言委改孔明運民伎戲明討賊之養情一打然家人心無滴克時訪班民間及攻職所宣輕怒以聞用則婦之於上不用終不 柳台三下時四郡皆平克即其梁率而用之或以東克亮白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时之類為秦之十八一人 廣沒南於 東東武比級七倉城而亮街遷獲後止不去日公天成也南人不復及美 **例**公言学 朝共步。回南中等其除處不服父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後反夫用共之道攻心為扇端前於群恭軍馬頭以及後送之死曰雖共其之服年今可更惠良規其 受漢所服然職私務元券生致之既得使概於营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南門神西南所在戰捷由經過入斬雅團工獲收圖餘泉以拒免獲素為職雖至宣泄推以此重之〇七月丞相完封雍樹軒之逐平四郡指何城躬高至 於城鄉正文城為下。心敢為上兵戰為下頭公服其心而已〇六月皇及顧雅為 **铺**政第一 七段七度後日何者不知虚賞放敗个策勝觀菩康若抵如此即易勝耳荒笑縱使 快正限止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淘湯張遊說數曰蹙乎固天所以限的 法無財政 丞相雅為人於言本動時當權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五更樂之際左右 恐有酒失而確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已顧公在坐使人不然其以 比也乃引還 易也又屬累有廢殺之罪自經察事留外人然不相信三不易也会喜欲 則無所食一不易也既新傷破父兄死疫留外人而無其必成禍患二不 如廣應門江觀兵我卒十餘萬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去等了一颗江固年 丙午四年·是黄湖上年魏殺其歌法鮑動初不為太了因郭夫及第有 人月總主不以州師白匪頂滿大運亦即有蔡縣號為禁郡後周安十月 便不留在不運糧而網紀程定園運初安故耳自是終亮之世萬不後友 所以後中原清漢財者皆以此城為之北矣。 為付以養其餘而獨其後平城七缺上為北方未成於一五獲也而其始付以養其餘而獨其後平城七缺上為北方未成於一五獲也而其之百代三商中之師此孔明受道輔政第一本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擬

黒河穴 世史奏属者て一天 原漢後帝記 胸而故未建為嗣敬事后甚達后亦愛之不與歐雅小子母應既射其母言而故時若見生題初郭后無子就主不使母恭平原主教教母被訴訟言言內好其他主漢初郭后無子就主不使母恭平原主教教母被訴訟 不具确不及耳次政之始陳群首上流曰臣下雷同副所不脱如是非相用風采悉数日獨見侍中別解語畫日時出或問何如日常是陳武之食 並奏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的野生不許在我之〇五月觀主公平提以下付禄口當令十風同穴為受論及三官以下議以皆發鐵縣華散等 歌国國之大是然若不和睦則有雙當而野春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明及是疾篤立為太子逐前太子殿即位 節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念其宜讓欲後之三官整議罰金不怒权三百 九直大守而以校尉陳時代變散自署交近太守勢兵非之夜州刺史品官已於後四大守士散殺之時交呼太守士散殺之時交呼太守士歌公寓王權以其子敬領 初魏太子馭在東官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替思書籍即位之後群下想 命戲射其子。配泣曰陛下已發其明臣不必後殺其子不釋亏失為之惻 錦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散為大尉讓位於皇不許散為光禄大夫 竹曾红三千 浮海討微微率其兄弟六 人出降岱皆事 道充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盛之有 顾爵曰又帝下華成章兩問難識若加職大之度獨公平之誠邁志存 寒東坡三己終身不無既不得而後于以前實於文若輔 承文奉訊 歐新東坡三管切安懷寶感世就附海表其視曹操久子真穿衛手衛而 拿具黄武大年二月 天管官 医肠蛋白腺素医 从春宫室 父子言教人和元年二月 医天管宫 医肠纸陷骨圈以來不能量如洛 の事が若能 | 如素智養如還者各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是列朝的崇華之後是序內官||使素有三枚能够要表大絲影也一套生力之前是列朝的崇華之後是序內官 減危与 百 **海河** 計 日 馬 で報き、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を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二八十 漢本艺人隆 A 一門 衣為馬則民充兵疆而冠戎賓服先〇三月丞相克率諸軍出屯潘 故能像春天七綿雜色面盤去病中十之將猶以勾奴未城不治弟宅明題等只病平是異都有亦約其身以及原係其家以及國際文欲被祖業 華林城天淵此足展将宴宜且先成象想網脩城池除悉罷專以勤耕農 管宫室上疏源曰昔大禹欲极天下之里必故平宫俭於好踐欲廣樂見之 器美雄歌以有其国可于敬的司徒王部如都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教方初此如此亦是以知能解於時司徒王部如都見百姓貧困而聽主教方 平而中直府祖今天下三分益州張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下以圖中原使長史張商先軍蔣琬統受府事 路葵上流曰光帝創業未 也侍中尚書長史於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行陳和陸優分得所親賢臣逐小人此先漢所以與陰也親小人表置臣 重要當忠純馬以為官中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而有所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前寄以大事变命以來原夜夢 候先帝不以臣甲鄙視自在為三顧臣於草屬之中許臣以當世之事由 此後蓮所以順顏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常不嘆息痛恨於檀熏 廣益将軍何龍性行政均嗪畅軍事思以為营中之事悉以谷之义能使 月海產言其數也不入不毛指南中諸郡部今南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深入不毛不生草木之記今南 權恐付託不效不規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滅看寒氣矣舊州產者則 是感激逐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值歷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商赐有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文平小 孤等可以所比減也。不果行與飲食之形矣故書不果行益幸之也。〇殿以司報其的也進入而進人者各移其所尚令姚禄並應剛索可謂博雅美〇魏議後內在之數獨差之一不一國,表於不為 **天知光** 分相交 新計 一杯山道影·新 · 大陳來本於人明南始納公漢昭列比斯數成物飲無 東以西可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說計不用乃身率大軍攻 孔明二 デンを出 學而四日可到是安掛開延屯至必華城此走而公後對公養城縣,來亦足以報預漢出獨索越而東當十年而北蘇輔以此好許於就午衛落不過十 は高まこと 東京をいる は では、一般で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本のではは、日 此謂目亦置私怀礼明為 初主而無二、此是以所書於初親又夏侯林者鎮後安至是丞相亮特代 有主而無二、此是以所書於初親又夏侯林者鎮後安至是丞相亮特代 茂申六年最太和二年不相其代觀戰干街亭敗續郡段亮右將軍行丞 馬數都督斯豫州諸軍事 落語該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清諸臣不勝受思感激令當遠離臨表 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重思言即攸之樣名之任也陛下亦宜自謀以 要三軍北分中原 題後漢室第一情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親具群下謀之親延日夏侯林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軍里縣 事功主之規得不蓋視而入此乎。 中國文學自義和明華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之兵後劉禪凡縣孔明華之盡道非盛靈執能辭此有文王之小一之兵後劉禪凡縣孔明一代之英遠媒太議無二不作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相表東非素漢以來事君為饶者所能至北, 秦東坡回和明不少文章官老而即牧所祭之董恭與各等等人直住身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經練名實之意自見 · 高麗語· 菩展昭列路終語亮白無認言過去意不可大用污其祭之亮描謂不然不動感。本雜散先進無所據乃扶西縣干餘家蓋據巴初亮以課才術過人深加動談符平遠亮節度減頻舉措植被含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級道擊破之士 高度差型公益商西柜亮光以泰車馬酸好諸電行前、探納戰于海區轉行希認致人之順主即四亮阻山為同今者自來正食書致人之、從破亮必矣乃遭張納豬為即到此等 回難音亦南埃今看如川 保旨投產漢歐部 經慶朝臣未知計所出號 此之孔明天 可知明對丁 內 簡 題 別 勘 孔 | 機場七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真音 | 大 朝職學以今天下未定而教智計之十至不惜平亮流海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道正語者 せい数編末之一六 大三起せ 之流淨無其道孤見若平三新宛謂亮曰首聽發得臣抄城与而文公喜。 逼克節度海馬舉措順機舎水上山不下據城張的絕其沒道擊破之士 欲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将來不然雖五多行益自今已後諸有 有野三等的以右將軍行还相事或勒是更發其考亮日病不在其少今 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其交方始若得處法何用討城耶又上死請 以認為最重每引見該論官重選存至天乃收設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 用而失外為該被如人之難発解行為也惟不護已短不在私交犬明人一則能可謂起世之見失而失於稱现脫統孔明器使郡材各處其天一失主孔明語識相上下一時過念真君臣也先主訴因米鑑以知 明節制之師何以係俸為此可為明道正訊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而昌漢孔明由針谷出自是擒敬而誠懿矣魏延行除以僥倖者也犯(西至堂主孔明敖延不敢委也是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礼明對使天 賞罰馬護雖死而無然比則人之所難也 人所能解也 也天水來軍英維語完除完美其膽智使與軍事〇萬主使 展 漢代市紀 人誘務也都督事一体言欲以都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

明新引克巴夫夫的最夜進道水至尾糧富引去将軍王御追之亮舉新變種愛斯軍到總法多亮鎮無巴得陳倉平的知亮深入無較低指計曰比臣到重多差層不能克觀王勵召張部千方城形納蘇總稱使擊克統王勵問部已延十二月崇打五出問團團陳倉聯縣在前往城府鄉時狀事陳倉已有備 安華末偏 武侯不也 中部中分亦瀬充怠惟先主武侯動先斯親以至汝世此其憲総前叛し史前編悉之一六 訓 流後日紀 成日本力 歌歌病院遊遊時者不確常九事如果語可逆見臣翰如孟力死而後已至 原不論 安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 · Bu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の遣衛尉陳爱使島及民主種盟初權使以赴募 要於 共北征及传送首此於之失計治學事將成也并沒受改造盟關利也者先帝兵敗於然前,操於三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馬勢西取吧 日先帝深慮以漢無不而立王二不偏安故此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 於為陸遜所敗而沒 完開休敗欲出在整頭群至多以為疑死上言於於 子於是東宫號多士大子使侍中胡然作有各自日英才卓越到語為俗 禁臣不如良平而然以長討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也大難平者事 臣之才固當知臣代時才弱敵強然不代成王雀亦亡惟坐而待亡熟與 精誠時機則顧調就辨定達川訓月完學既微則之由平御方並私數之 里為武列皇帝兄策為長少桓王立于於為皇太子以諸西修等所佐太 代之是故託臣而此疑也今班遇波於西又務於東兵法東旁此進繼之 日元逐将才而疏子嘿報精而很权發接帶而活才敬掉深而服格等惠 時也高帝明並日月孫臣為深然迷陰被利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顕明正義絶其盟好丞 **木天下** 三种總八連 不工作而留去應書水見俗語院上號四八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工職故人看不數之教若侍東宫宜遵仁義以彰德首若彼之談不順講也太子與西處都及聖婆被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四禮之長於刑追離以久美與以細辯而說先聖懷私鄉 府付上大彩軍內速與大子及公院上處於 後於華而於使上大将軍险逐輔太子登中武昌南端劉與官者先刑後禮論同郡劉美亦亦使上大将軍险逐輔太子登中尉之敗教與〇九月色還都軍運家學數已深多雅和明於若對本於無關之數為其一人人人人,以下舊數與財應公務人者加監於軍人必然正常移其東代與之用力令就與東北級與財應令若加監於軍人必然正常移其東代與之用力令就 を発き、風等官○七月観ぎ司馬歌等教漢中水相亮出次成固九月秋師送○公安氏を風等官○七月観ぎ司馬歌等教漢中水相亮出次成固九月秋師送○ 公众當事 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殿等結為當炭更相題表以真侯文等名四次記 連群互相褒歎此告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既至敬善其言仍免誕 居勢位容之為三孫行司徒事董昭上號曰凡有天下者其不貴樣思己 度找八年與太都四年二月號五郎吏課武法尚書諸為証等有罪免 用者之所早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亮日惟有幣进之心久美國家所以客主教養者、求持角之接也斯清前 為本事以交游為法國士不以孝常清修為首乃以趨勢府利為先合第 十二月丞相完以新班為長史完数外出现常足其食以 士疾虚偽之人以正數数點治敗俗傷化也獨見軍令年少不復以學前 車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四中書令孫衛子密吏部尚書徐豫子を少く

杜文製 然為國軍主子十年,與太平元年九月國汉劉曜為大鴻臚侍中。劉曄為魏主敬近 最次華接之事也善縣系機 是最主華接之事也善縣系機 あれる人以務城元出去前後手書本末遠錯免官削爵主徒在随都後以平子豊 作前股中後通遊可後還也亮又與将班軍无書日子起陳震前為吾說正方字王 明世教為中郎将松軍事出教物之日吾與君父子教力以授王室部至人感動 於國城在山抵营不肯散資訊觀平自公長獨如虎奈夫下笑何數病之 與然解釋才繳達殺其將張的初克代號國和山村財經遭到馬懿由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麗難而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麗獎而 即封表示鄉而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麗獎而 即封表示鄉前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麗獎而 即封表示鄉前名於官〇五月亮放鞭司馬懿王康城所知既剛麗獎而 終始可保何圖中非平若都護馬員一意君與公政務就推心從事否可 中軍護李平有罪蘇從府運初丞相先之攻和山也命李殿以中都護軍 之師書四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晋作而超越曹編を之二六 一 漢後帝 紀 府事督運東名平曾天然南恐懼不機道來軍諭首呼亮來還完既退軍 工作产行各人以表次程等退軍鐵造张印追之優美寒尚布伏奇婺部一样投行了少少數總兵大敗亮次程等退軍鐵造张印追之優美寒尚布伏奇婺部一样在京人了上記 了.更言軍糧研足何為而退欲殺都運以解不辯之責又表言照偽退 飛生而卒 五多目 司馬懿用兵如其徒有畏獨如虎之機是之将客果有大過 大下11克之行軍利在速藏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乘其縣故·者而陳壽乃以将幂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辞哉能不攻自破矣。 将位圖朝臣皆讓唯入替議則日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日不可 於投蜀如虎之機婦人中國之母安受馬而不愧然為情於 西南流 一下 大野山 軍無私馬 · 放衛型不精思也聖謝之或調配日本不盡忠等同上意而合之陛下試及意而 1 1 10 七叉刺編巻えていていた後看名 可制而後常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宣徒大色而已乎于誠直臣然不可 箭石府之石時間時終不言準止百些目去釣者中大角則縱而防之浴 互核監察院代葡萄日卿書生馬知兵事時首劉曄先帝謀臣盖亦云恭 問以所問及者是職當監聖者各也在問皆同群之情必無所逃来數論 人境父駐而魏師不敢攻雅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者時兩孔明百致堂三商以安共下爾孔明此寒盖不復為退計失親統大軍入他再致堂三司馬懿之言論也實畏礼明屯五文原又悼於治輩故為此 天清波目 死日文下了風意、丁里了一、一一一一天清天守不 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帽之唇而不敢出其逆戦也然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就實良礼明屯五支原故為繭節以安其下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就實良礼明屯五支原故為繭節以安其下

學學科 世史類編表之十六 照像少量佛也所噉食、至数井懿告人曰諸為孔明食少事烟其能人乎,完病明為學不問我要使者對曰諸為公成與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聞為對一時以 東至是飲按行其苦趣數曰天下奇材也追至赤岸不及而眾出居中至方中外有輕重之情皆限有所承之前故近有原度之地主客有先后之方の外有輕重之情皆限有所承之前故近有原度之地主客有先后之為表之十六 原漢夜年紀 編表之十六 **廣溪夜**帘紀 生不能料死故也亮推演立法作八陣圖為大以天地區灣內面山下樂石人谷然後發表百姓為之談曰死諸葛亮生仲亳;談歐閩之笑曰吾惟科之姜維今儀及在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欽追退不敢區於是儀結陳而去。 次第7个答處月亮年於重中長史楊儀整宣而出百姓舞告司馬懿懿追 姊人之服者會其無交先之志也較終上表請敢先口彼本無散情所以 縣元帥於摩而數與完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以蘇不出完乃養歌中順 於元帥於摩而數與完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以蘇於不出完乃養歌中順 八月丞相武鄉侯諸國完卒十重美史極儀於重漢廣音麗處可表而日時 公郊特其宜也侵請将班之後能可任亮白文信請就可以終之又問其無知難聽一之遣尚書僕射李福首侍因諮以國家大記亮白公折問者 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叛耳完遣使者至数軍然問其接食及事之煩節 下之惟儀不假僧延以為至太曹治使為至王權曰楊儀魏延牧野 **军後延遠率所領先歸據南沿口襲擊儘** 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惠含而不用是猶倫 一之孔之孔登孔 特佐明佛明孝明 自 宝 老 井 上 (武之孔良孔協所) 候亞明特明城心 前 (董) 治 () 治 () 市 得 此 何 修 比合業或 地無私外 支育 下大美餐寬總絕耳其首以天下動其心手其首員其主以利其念至下大美餐寬總絕耳其首以天下動其心手其首員其主以利其念至下大美餐寬總絕工以高騰之間之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也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也一以為陽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陽和以而不可論公自取然和之天下不以為廣和明兄第分任三團國人不以為成為明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和共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和大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發之不以為勝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相太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發之下不以為勝和禁而後代之天下不以為勝相太甲而發放之後人甲而對於其一人之一,不被則有納溝自勝所三性而後起任駕三傾而後從同一出廢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自則同所耕有美國 編巻之十六 南常林亮曰公員不道安罰不何近虧不可以無功取而不可以告勢免等信遣將較之檢議訴前辨書話里遠院都證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 此賢思之所以愈忘其身者也 「無」とは、「よ」と、「」」となし」と、なりませた。 「無」と、他が尹之傳也等教之、比等主子接航継紀之志、一時日本 、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一時、日本、 、「選(作利教育者敬起 萬日乃 順我奉天計不然不嫌惟一其心而以時動應侯此心萬世不不明百姓,與男三顧而起將我屈伸難平者事不味者機於網院得張田其首三維忠武侯議其大者仗義後仁卓然不舍方即南勝若將 蕭之至四矣以云連年事業未能或功益應及书書非其所長也納所改雖收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認治之良林管外所改雖收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認治之良林而不動意之經粹所對於者難輕必為把法這侵者雖絕必罰服罪更壽日諸寫流之為相國也無百姓示儀執約官職從權制開敬心 則未敢望他只是諸馬克巴近王佐之才其法湖深覺回諸屬武疾劑問文中子謂諸馬克無死權樂其有與乎諸萬亮可以當此否回禮樂 不可為也 其肯為不義以利其多子 之言耳若陳蘇者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奏心 養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及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軍無成耳此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爲行一不 《漢後帝紀

公文 林里爾 之非典を代 To all 精製品 · 春於為在在夫本中間之亦發病死平常其外後以已得月補後聚後人快不平然該無已完聚之為民徒之以山冷城納馬四及亮死之無远已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 初長水校科廟文共聚立自調才名宜為諸為小之副等以戰这件散映例長水校科廟文共聚立自調才名宜為諸為小之副等以戰这件散映備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多諸為界近伊尹之出處飲良佐衛不可與權數因於宦官至於諸為我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獨家之二六 興 農後帝名 婦正得阿翻節女打我其正大之氣經輸之建國已得於天資然竊意之語日不作礼則打我其正大之氣經知實與墨色而才與相雕孔明於即較送職文奉身調侵人所不堪漢書本傳諸萬亮所有高士黃語承曰家有 於不可不用刑加子自犯之罪數之而非私訴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私也水數無私指以免誘況大人君子懷禁生之心流於恕之德法行 (大) 数谷木可與適進而不可與立敬附王氏陳普賞武可與立義教養自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益权孫通人物行下故兩生却之不明入物正大故文中 手許之。(成) 曹西生謂禮無必百年可與文中手輕許孔明何也附置陳氏回陳潤曹西生謂禮無必百年可與文中手輕許孔明何也附置陳氏回 其智愿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陰重者則察飲養心之助 宋子曰或論孔明氧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〇孔明擇婦正得 下之城則有所不得領所曰三國之典就為正曰獨志在與後漢室則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蘇天下之敗殺戮雖多亦何若遗誅天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教了多少人那共謂之曰行一不義被一不臺以 不者取法 盤至明而 既者 忘怒水鬼之 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 之使廖立哲之至教致死置徒無怨言而已哉大水至平而甘管仲養伯氏財色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姓諸為克 趣統國軍是特新後元帥遠近危 世帯へ関ロス 有如本王斯服 · 一年前天,一年前天帝大下之平,不可何也已以為大失其義廷舒天子之吏也猶不確之大本聖野軍之苦國文帝欲殺犯學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陳之東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后侍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檢是以 有端 とれて可不察のの現状を引角石石屋が東京氏也次天面部有天下のながら共来を出て可不察のの現状を引角石石屋が東京の地方の大きでは、 門高学隆對目許日惟鹊有集惟為居之今始禮湖而觀集之天意若日期編奏之十六一次康康帝郎 と即十三年異庸米四年正月銀次大将軍司馬懿為大尉〇〇銀作次所服或問持疾持寸常之イチ 同姓諸侯實証不之以為置火椅新之下而寢其一今沒城未於猛将據 百後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美配性嚴急督修官室有稽限者親召 宮室未成分不得居将有他姓制禦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 可以失平的天子之身及可以感得平斯重於為巴而輕於為君不思之 役劳苦男女雕曠原陛下然終東野之散留意舟水之歌漢文之時唯有 官陳群諫曰背馬承唐虞之盛猶甲官室而惡衣服况今夜亂之後 一大様早宮唐原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王臺寶を寛を聞子と所以十四年題清積四年十月首皇宗子大及又字子東方劉副皇隆上 右既無思容又無喜色神守拳正有如平日由是表

不及勝一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歌意乃解〇國司空 一個能以為得新以為疆鮮不遂矣大數者者发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一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死於被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馬諾目故寒莫 之草夕而零格松柏之茂隆東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關東也夫能屈以為 人謹原名其分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軍曰深為書戒之司吾以四者為魏詔公卿學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愛州則史王视暗應選起為論終日未當言人主之非曹數十止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結直談其君之非而楷楊其惡可謂直士未為思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該 東野巴雷退而來之於身若已有可數之行則使言當美若也無可致之為表之十二 異次後帶也 當連公所電行前於當開之人而不依部令故無照来其罪、杜恕上疏以才能得去好發摘群臣細過攻媚上當奏左丞割當開不依的我罪極 名欲使汝曹衛名思義不改遣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於朝華 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於國王嚴不悅侍中直 東書問獨司馬公思員可謂社及之民子·第日朝徒之望也社稷未之知正獨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歐退 敷縣而還不必忠也納至東當至至尚書用 獨毙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茶行文書 如重要止該莫如自脩斯言信失 **陳群卒群前後教上封事極削其草雖子第其知也或譏其拱默及正始** 生司馬門外起土山外子林園站戲 蓝其中 描的書稿觀上師曰音鄉 二環日翁神起土山外子林園站戲 在其中 描的書稿觀上師曰音鄉 一葉日翁中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東子口或各四天仁者疾人施之君謂之思施之親謂之孝公為人臣東子口或云楊立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皆不 部撰名臣奏議報士乃見群陳書皆嘆息爲 一五年,吳素和元年朝以東結為司徒初鄉為尚書令尚書郎顧昭 下原方萬數而無事刑禁日她原其所由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 風號 株之進目臣間君明則臣 公府為親民長軍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株聯節此最考課之急務時間是機無責何日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 **複雑だ都官者談法七十二條部下百官議崔林日老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日** 世史劉為秦之十六 東漢後帝紀 天後有名非所當灰也但當有以驗工後五公者猶之法縣而以野家 金地作量作紙不可吸也範對日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莹 神是不能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門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平藏克不行 聖法旦功夫皆聖履所宜裁制也〇納光禄數·尚堂隆在隆疾篇口上主城召奏 功夫皆聖蔵所宜裁制也の場でまたのかでは、大管聖蔵所立教で教で教で教で教で教がの所指消見非陛下無求於醫而空教で感覚である。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國主版手韵散劳未数而卒。京觀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實則數録校能由此觀之天 之内可選請王使典共恭降於之他立中鎮撫是歌者完命室大皇天無 初之際大米其成異類之無首長熊樂此大異也宜防魔楊之臣於唐楊 進退故真偽混雜屋實相來翻納其言語散騎常侍劉邵作者聽法都 國主 飘深疾浮華之士。韶東部尚書度佩情日選舉勿取有名群如畫地 也若使容身保位者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者抱見疑之姓公養不修 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惠任則居廣不道稷勢之佐及屬 正朔便魏祖屋所謂意過其通者數 陳書日隆學業修明志存臣君因變陳戒勢於點誠忠矣故及至必改 司馬温公司為治之要其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 漢後帝紀

列を教文成件延順元年、報源物にきまとします。 列を教文成件延順元年、報源物にきまとします。 列を教文があれて作品書見才不中器也部は存留と時人服其言。 太十成人言不人或問之就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令稱有 於經之來所接所之澤 将使天下 馳鴉而起来 蘆統論選替言先性行而後 阿典王 伐射戰于 教野時、勒斯蛇於文景在不此高帝新始之時好不百調成王庸王太平之世景勒蛇於文景在漢文帝景帝守城之好不為太飾點布本斯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了欲同於野於成康 **眩寒我柔軟儀我鲍促之亦何所為天兵者龍道書因事變輸月淵雲** 季新之限國軍·〇立貴人張氏為皇后在縣也其立千據為皇太子大司不能守官是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緣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園走禮畫人相食將請除懿檄告淵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中 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造而糧不施月是以不計死傷與種競也人 為有古世子之風尤曰此皆然至所有耳吾欲知其機思智調何如也正死中九門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秘書郎卻正正曰奉親是恭樂動仁 無有所割棄此非網所及必先拒限更後守妻子也八月就軍至原國 養有所割棄此非網所及必先拒限更後守妻子也八月就軍至原國 軍主次也坐守妻子此成為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客量被我 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核野土遠今遠來而更安級愚騙或馬數曰達異 於唐度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御不得其本而奔越其宗故也,以其其四夕之效也事臣有名目而軍異者不可不即也其無政也 | 佐而修之耳為可展哉日春春之 實其且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官異者不可不察也考録非可行九州攸同四陳既宅然後實異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塩之 也完其實成也遠故無之给水九點續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 東好選舉將濟遺之曹日還祖遇亡屠為上將師周天接漁父 四公孫淵將何討以待意對回棄城豫走上計也據應國納拒元年級孫勒行等春止月觀達大尉司馬林聲閱康問歐親主 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主 有過末官不讀該而不得於該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談許不非其計事統是非期代罪有諸君宣得從容而已裁稱桓有善官子未管不數係拒聚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煳磷態指誤進忠不匿情智無遺 神秘 五形祭此之有無無可豫知也免日今天下未定 情報作事 天唯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奉指何能悉中講館獨已有以 心欲及吾言則獨言之非是以默默耳首是楊敏書典死日作事情慎心宛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固從後言古人所誠賦欲若喜是和則非其本 為大司馬東曹禄楊戲奏僧夏琬與言論歐時不應或謂琬曰歐慢公美觀主労嗣位加曹操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蘇尚書屬○夏以蔣琬使大權倡議校棲無衞迷夫 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指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機後以部實之日 何之状境に有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慢情矣後敏坐事數数無猶 歌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少一班日至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情 之要進沒有食具應例方心思慮如渴空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鄉的學會內生報之轉將原聯生將現他中國時處與實得等讓以原州可懷其必死死心無適宜數得免重罪。

大可以 親親は以明と 所事為之應應和易能因事導入於養人皆化服手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職所事為之者不可管軍本於總律戰得臣之也軍各行高潔人望之者,總然若不可及即一樣一一人 **美向新** 第二次三年民亦為六年十一月帝少曹福為大将軍録尚書事の紀宗室に見順編をこ二六 東後帝 記 官学卒子 無不充 新艾屯由 情與對戲了無修色、敏口何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也親兵追標别求共園棋時羽機交至人馬援贖總甲嚴駕護駐軸聯站行李里記王平遣護軍劃敏援團辦紅閨月帝遣曹儒教之將行光禄大夫來敏詣甲丁七年,線在聯伍特春正月風沙陸遜為丞和〇三月親曹惠悉慶中 優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聲大問欲以此論感悟曹與悲不能 說的與相維制非所以覆於前枝備萬一之原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路有千里華堂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曹尚、と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何異姓以明智情親蘇非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战民無不充矣大傳懿善之是族始開運計除衆數殿反五百萬斛以為軍道六七年間可積三子萬斛於淮上 徙屯湾 廣灣是每東南有事大與軍家汎升而下透于江淮省食有儲而無水害 九第並據而宗室子第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剛其問嗣 因為屯田積發許都 二分休人分散神息一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爾河集以增於灌順產過光功費巨管陳統之間上一下良田可今種此屯二萬人種南屯三東公因為屯田積較許凱以制四万今三隅已定事在阿南華大軍出征運在四 第友益目而不告辦孟朝督軍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于魏而不書親 夏友益目軍布衣也何以卒書録賢也是故孟朝天下之賢也書至親無不嗟嘆。 常從之 ○魏欲廣田 畜穀於楊惟之間動か人以為昔太祖神養中 飛が暴或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衛長旗不顧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福水以大。因以惠教宪子清顧謝取睹而已初丞相死時有言公惜赦者於答曰麻許明也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六一一權而行之必有何急而數確非常極。 進漢 (病國九年,異社驗礼年九月赦大司 農孟光於泉中青豐橋日,秋者備枯藏土漢(病國九年,異社驗礼年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泉中青豐橋日,秋者備枯 無於為一件中心與時相表裏的的張改武速至中常传標手威柄終以養國報輔更無以應愛之的長免不敢為非然免之世的位不過暫無水數係以陳松代名為便報無可熱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及獻可替否帶其懼之官臣黃皓便僻後繁帝 陳が北、正子近久して慶事を守った黄門と思う。 不断的 第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故能以弱為強而成而養冷勝害 帝數出遊觀增濟聲樂太子家令離周諫曰世祖初入阿比海異數之曰 公外 中行 非急務於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臣類陛世相用之欲少出姚期進諫即府城東方期川益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 見 韓 名 以 泰 世史類編巻で十六 「「一門抑制黄皓不敢為非此皆者之所難也諸為公既起漢之未亡」「新致堂」別有得象督扶持僅能中國元年用一黄皓遂至羅完黃皓」「秦未た十八年而傳院上。 「秦未た十八年而傳院上。」 乙五人年·縣莊勒六年民丞相陸遼玄安子抗為建武校於代領主聚○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循有不暇為。 逐引軍處要於下陸梁 BO久以書補盡知利史董九守尚書公将記 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城學官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沒意然亦不忘常以朝脯職事其間接納有名飲食博以蓋人之歡而事 以病回讓州職於補時回縣煩帳補識時過人為尚書全省讚文事業目 國已先接者進不獲戰退見迫總要軍必来將何以任此等 的 情言於 月皇太后具氏崩〇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豆 實允是賴賣律有熟德夫。

字件 太初 不辞が (株かを日孫宛及徐雖的居於外慶常於刑皆造先話斷然後乃行橋雅性講案世史) 質 巻 まつべ ■ 風化 前 盆 で無其人則關堂可以老病杰之哉添固歸不受○五月曹仲出屯陳田 いる美里在通代相白大禹以里官為美令軍事未已所在賦飲若更通代恐妨是 子讀問於四方兵自輔郭疑未夾懿逐及太后令閉部城門勒兵據武齊回智豪往来濟回驚馬樂極且職馬鄉恥豆必不能用也範勸到以天 以太后令召桓輕範欲應命其干回車寫在外不如南比範乃出較謂務 真王權部從歐國官材產條應應答為司奏故官成人恐不堪用宜下所丁哪丁年與在聯八年二月食作太初宮塘縣至阿滕他鄉既之心其帶以美維為衞將軍與曹標並録的蓄事。 東司馬魯之間變欲出於難呼來軍子做欲與俱城謀於其姚憲英曰天庫秦聖等與何是劉剛丁認等陰謀及逆於是权與等皆下獄夷三族〇 **水寧宫事擅朝政多村親黨慶改制度太傳對不能禁與東有院稱疾不** 節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是不管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戲成放 千在外大傅閉城門人云将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平憲英曰以吾度之 面回功名 暑與晚比 至成昌村天自可用也〇號天将軍東府何是新殿丁諡之許遭太后於 俸 禁曹殿年然則事就予日得無若就與才非太傳偶也然則可以無 省無度是月親王芳的尚平度要與第義等皆從懿迩子師昭訓訴之已十二年,照為部十二年正月既司馬懿於曹奏及何是等東其族要 十一年與在縣九年0四月翻以徐邈為司空觀受白三公論道之 再回語為亮為政軍放數與而 放不安下不亦卓乎 · 養於於已盡守此欲誰為我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見 名吉可莫能及當為名士品目可唯然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致段是 常理生、老生之常議的·新日老生者見不生常識者見不讀略學聞之賣其言 1月月一十二年間立語未見其人盖以目光也要用草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 一時で東男出一者皆非遐福之家也要素以貌自喜林白不去手行亦不翻影二者皆非。」」 是異是何以知何野之敗略日野之行花筋不東門麻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 育的可以福之道願君侯娶多益寡非禮不養然後三公可至青城可驅也殿曰此 東京 五京繁惶請之曰人生世間如輕處棒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城 此時的是好應所及也選從第文权妻賣後令女早家無子其交欲嫁之令女敢五 原於原復何容易沈感行及避敗沈以故吏免謂祐曰苦不忘鄉前語枯曰此非 自是清盛好老莊之書學夏侯玄荷黎及王弼之後說為清談祖尚虚無謂六經為 不文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界上何也幣曰元凯輔雞問公佐問習以和言為也要笑而發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調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 自誓居常依要其訴其家上書絕婚接近以歸後將嫁之令女又断其事 部於姊發不獲於我口先是奏辟王沈羊枯次勸枯應命枯日安营 間而賢多聴使七子字養為曹氏後〇何晏季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供 馬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歲逐出事定之後嘆日吾不 足此為鬼縣何之視候則現不守宅血不華色精要煙浮容若稿木此 惠撫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艰始非小心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可馬子元嗣等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已亡何及養之此禽獸之行吾量為乎 太切略日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無以為狂及夢等敢其舅謂略日蘭前

於生體間 易果官 香花 茶符二 茶 子亮為太子仍潘夫人有龍於其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和有降徹預且子亮為太子仍潘夫人有龍於其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姓公往讀太子一月五世史類編卷八二八人處後亦忽 於有無常耳, 人情不從會愚病空主是機池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發恩院至事應不人情不從會愚病空主是被此司馬懿我三之述都解過凌于廣諫曰九舉大學十四年異大元三年觀王凌與其甥令孤思辨吳並典重在陰謀以 落前 数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 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輪心昔留用聽短而申生不孝慶武信江玄而虎聽數将有蘇和立克之意至真乃幽太子和将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 禄大夫徐遊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常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有繁觀以大傳熱為丞相加九錫較固節不受曹級所可開租知触拜受國无難故術不可不慎也 塚采夷二族先是馬文令孤邵寶萬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戒我宗及馬仕 送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孫知惟本廷撰 明事首清太之士 而不外情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當或帝時人以為通自為原州刺史 太子完死臣驗懼太子不堪其愛雖立思子之官無及夫不聽遂賜據死 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一度循如故也馬澤城族の八月郎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推軍大者名稱韶其父曰大人韶馬為不繼令竟如何邵謂其妻曰公合於野 川之則為遵為輸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為京務為郭璞而適以自年為總意富員而不就當道之龍此以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虧此以易教人者同也是日得百錢閉肆下蘇而不受灰人之勝勢自知何如也有曰往懷者與輕求者亡有曰護則聚多益來批則非崔不獨「南尚」漢之從邊親之管務實可以們士目之那犯子謂學易可以 Ť **新斯斯斯** 西公失言 所任實、有不肯徒格增之。被目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雠有善不得不舉親 與諸潛恪不欲諸王處廣正英愚 勢後齊王秦於陳童郎邪王休於所聞 有句我之 学春 深 而後行天子旦再斯可多公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公無以答時感調 頗稱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幻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已公 将軍録尚書至八十一月国以·諸南格對元為太子太傅 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際以屬王為也大王項至國國以來多遠認教不拘制度檀藤諸將私恭左右小大繁 馬師可今因民內侵使文舒通匠腹伸赤何武昌之義民之上流然後備十月風諸葛恪脩東與使熙進輔孫旗雖既必過其〇獨諸葛誕言於司 城有悪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多盖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 戒政易其行若葉忘先帝法教臣下寧省大王不敢首先帝有權遂行〇 詔以問尚其傳城被日長為松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除至其 精至攻其两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和及胡遵母丘儉各献征息之策 京剛很自用将行戒之日世方多難子安事於十思格曰昔季文子三思 び事食之上流然後簡 總統國軍 ١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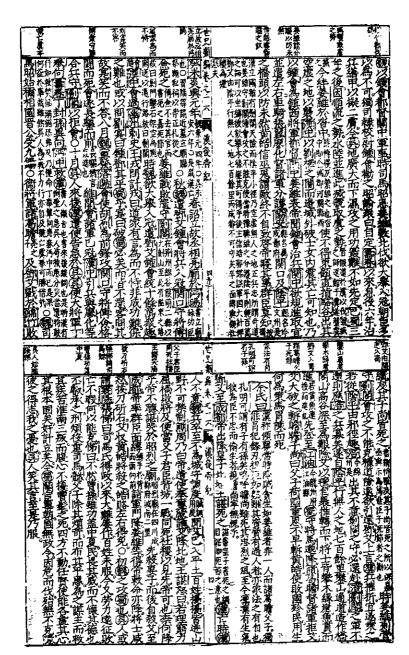
之を存取 世史都 白黄 制不從與公不過萬人日丞相獨不能定中美次五等平不如且保國治夏四月姜維伐總國狀道隔狀而維育其才武海欲與軍大集實帶實數 一政第之子孫奉魏而有天下史氏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解其 朝未集市属門新興以遠後為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雅州でき 胡未集而應門新興攻遠後舊交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彌州之青是以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素求故併州對大島獲督器山褚根族而歸漸胜欲敗諸將師曰此我不曉公休陳詩過 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部裡等三道聚與修與戰於除機即同計製速决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意務也不進膝則賊擅便答義 **英西十八年 調達 幸養教大将軍曹操初美維攻魏西平後中郎郭循以** 疑待新附太過張發與書引本彭來於為戒進人鄉之本 敏攻爾 新王 起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是補與諸州大會流醉循刺殺之棉之愛不 諜不來四也賊退共守一個作易之五也 經日數日 習整面日 二心者也循之所為不過後利於魏是特等衛之下者耳以後首之夫 其弟昭之爵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将民必不然矣盖師兄弟連執魏[八]是一十己而於之其暴虐不仁者夫吏氏於此謂不罪諸將而則 行大而名揚兵推而戦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手。 而優其受則上下難心賢惠所懷夫君人者有統斯理以御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務若推過歸咎執其功 七首以為或此正豫于所謂既已委督為臣而又求殺之是郭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後扶 司馬師之于魏莽操之流更也東閉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坐食積敷士不運輸六也 長輩夫さ 砂砂帽袋 阿 如葛舞勁 格科艾 包載張 四條與軍人一一权是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養邦家之人也動本門機與事為差之十六 門 熊後帝 哉 一時報 高茶之十六 門 熊後帝 哉 が安使さ 茂強外要名利内無關係首同惡事語人與巴與多言而如前多言多 是果取〇初國光禄大夫張輝日格其不免平司馬師日何謂也緝曰威 馬伯賽則甚正也於寫官育起兵討師皆予之也。時間計於即表蒙回馬伯賽與其軍人二年正月機例州都督母任儉則史文家起兵討司《慶及孫立》書號正元二年正月機例州都督母任儉則史文家起兵討司《慶及孫立》書號,也可馬氏之終成夫 推孫峻為太尉滕龍為司徒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唆騙於進念撫恤上下以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以爲群臣共 震其主功盖一國何以能久野文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 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凌其上意常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 重之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孫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 沒構就民主亮置消伏立殺之以着願揚,對於切恪少有盛名權深島其大傳諸局恪恪攻魏不克遼(建)愈治成嚴多所罪者採收因民処衰 獨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 師第昭自為大將軍録尚書第中常侍郎鎮 固宜深清高量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瞬年吸と第分只像走死○ 好前無親以吾親此三人皆将敗家遠之循恐禍及光呢之中卒如其言 玄光禄大庆張麟城后张察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是鄭鵬便有盛名即以十七年與王臂追江元統一月司馬師殺中書令李皇及太常夏侯 他好謀而不達事情飲勇而無罪令天軍出其不意江淮之本勢而不能 假又以豊不養請同志曰豊飾偽而多穀於小智而味於權利若任機事 其死必矣〇九月號司馬師廢其王芳為齊王遠之院四十月迎高貴鄉 泰國人側目

80

益健實長 友辦健我 位立 大司馬巴公平初代親近徐原賜以中禪師節鄉也與洪言論後遂萬接事以四分守批通牒西被第四也被因食若較趣歸和山東家為也國縣與公分中批通牒西被第四也被因食若較趣歸和山東家五也賊有監際後後上下相望我將易共新二也被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彼以一專攻我 **勇能師** 七又妻 編糸二二六 其力竭不能更出安西将軍野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一也 編本に一六 東 茂夜市 紀 サュース 東井 南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級司馬昭始版人以同江十九年 異大年元年正月火姜維為大将軍〇四月級司馬昭始服 業難為也可不慎哉〇八月姜雄伐**我**國刺史王經察戰於此 是大將軍昭曰陳征西 · 於勇能断來將陪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 敬雅敗猶崇屬於養維亦有取為但情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不然沒回心在於清廣斯後漢業非有實態之私也皆春秋有乾時之,漢城不两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雜回年動教師出無成然其 別等2分下五二十年。 (報) (報) (報) (表) (a) (a) (a) (a) 大雪山町 東東王村自海江之康 唐朝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熟声作化 ゼラク表 **車震震動的分湯溝谷帰見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利之常也故園文本民以少取多可珍恤聚以新整疆此其術也或目蒙者之處大無監者常多優處小有蒙者常思普多慢則生配思善則生治理** 五當死之文默然還言於昭日誕在衛州得士東心召之必不來然及疾聽属聲日卿非實聲州發子平世安鄉留當可以社稷輸入若常中有雅·敦政宣野到至淮南見經論時萬由日落中諸野皆原神代君以為如何 若然周作佐國論以關之日或問性古能以前勝權者其祈何如日考臘府爾寧數萬人出屬治得欲又進兵擴之以拒鄉是時維數出兵國人為於於之二次 ■ 漢 後 奇 約 兵司馬昭秦國主皇攻之民遣人救誕Q九月姜淮明魏分閣中兵以赴 之勢放可為文王難為選祖大時可而後動数合而後来放防武之師不 終整項氏豆必由文王之事子白面屬之際王侯世真君臣久固深根 而禍小不召則友運而楊大不如召之部以証為司空不就後以至民部 一戰而克該重正劳而度時審也如逐極武霸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 正中之後民族聖教天下土前於是家禮並事虎教後分疾搏者推多 技機固有難樂當此之時雖遠祖以能仗剣鞭馬取天下去及夢龍色 者見不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為末見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を持ている。 E 上海 中國人民華日以不用鄉言至此吾欲典號何如妻白逃叛來活何面目見中國人 金属為上 李司退就後諸城並出博之此於敵之術也認從之,以為諸國通可樂敵不捷大利不若退守國際一城候敵人攻関不克波鄉共以○部屬田在也國處孫守國際一城與於前議者以等維建。我以為諸國通可樂敵不捷大利不若退守國際一城與大時議者以避職會有號八十二月侵孫納伏孫州汾縣縣名阿於張布市田左將軍丁泰計卷號八十二月侵孫納伏孫州汾縣縣名阿於張布市田左將軍丁泰計卷 不思而已為五得亡恩通可不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阿近郡 不少随國仍叛為五家在江南宣悉坑之昭曰古之用五全國為上秋其內國青權元年。瀬耕嶋主鋒○縣景二月魏司馬羽技國縣及諸葛經載 存日隆安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〇五月號司馬昭自為相國對西 に加二年、無井韓四年正月首龍二見風電慶井中·先是國聖古屋有龍 即那素好養养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請欲表列前 今城新敗於外又内患未知是俗情該屬之時也時極會談書居多昭親 公加九鋪後離不受聊自加之後自〇風孫納蘇風主克為優勝王縣後 玄處之 耶欲因 繁慶高王基旗 目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散則應難不深 頭群臣以為吉祥翻主聖日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伍 李本倫数以事侵休,其事智人讓之不聽休上書得供會粮至是衛龍 代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為將輔漢而及致漢之亡惡乎其為相違奉漢遂為漢大臣朝乃以以於代魏之舉天豈仁人義士之用心故必 亡而不肯死悪子其為忠母石而不肯歸悪乎其為孝其行尾能至於 南湖三在子胥先人也千香以楚王教父之解而投兵以伐楚古王 根格人の 今日之里 松色 将且 世史製編末され 王经全 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歳即皇帝位之孫也年十五年即皇帝位 豆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乎不聽逐接刻升董率殿中宿衛倉頭 九四事無失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次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也 也深即抽文刺臺灣平車下大個年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日殺陛下者 係政躁而出中護軍曹充自外入途與笔戰於南闕下太子 下第个權在北門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指衛暴務何所資用而 坐受 藤原子日常自出討之王經日昔東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 · 及民門欺也去行臣之義根於人心不以貴賤而與昭官雖尊亦官雖其亦官雖以致世今亦以昭恭書之何用以示武萬世便人母為此妻之杖就司馬昭之心實之之計也特假成濟平以形 平皆魏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将之之心 ,漢後帝紀 **夏侯射陳赤不至昭使其夏尚書都** 濟豈可有利之之理哉肯之干 令人成為即

勷 之排乃君子 末期時所愛亦不為所僧爲便薛琳來聘及還色主問價政得失對曰主聞而具性質难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星周旂三十餘年濟歌自守說不為 然炭 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外及之自然則謂詩之言将不求而自至若其 世兄妻編养さ二六 水炭有文 卒皓巧官 之語専盟 仕継次耳 · 一章作問時用事廠職皆不能獨正士大夫皆附之唯是不與時子已四年與深玩四年久以前於諸葛瞻為將學共平尚書集教是為尚不飲雖縣實為是言果可致也沈乃止。 公所以能致忠涼者以其欽誠之心者也水及不言而令熱之惟自明者 日教育思聞五言示以勘賞獨恐拘介之士或惟當而不言意味之人将 受五条 風主休喜讀事欲與於酒角船情士亦一等議論有以昭冲切直恐入传 回兵不戰必自焚伯約·妄離之前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沒用之無歌何 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來色臣聞 不給較五百斛三刺史得失朝政實在者給較干斛主軍陳敬材若入白正勝意 左五年,親禄元三年 新和元妄奉司·言不合宜不加以資則速應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該而 行流回與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若子之張何不言之有勢自竟舜周 之奉若置国城而不問雖可有安稱為深耻明平此則知春秋就特之事起三日應是然綱日壽之初無聚許何也用只以討仇賊固非貪然一旦起三等維息果伐賴竟無成功當時智士如燕周廖化董符為之 自存制逐位國際艾岛戰麼 戰雖敗循先而討賊之義無日可忘矣 此刺史時池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更可否說百姓所是 漢後青白 何所指君特恐其消 電票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 ヤキュー 河南何秀師郷王戎師と劉代特相友善郷竹林七賢信宗尚屋無軽秀 第五種篇之 藝故也 石受飲酒無具平日咸素幸姑婢姑將如去成方對客處 三十五 所连备 門竹林七 禮法經酒昏酣道落世軍院籍為步在校尉其冊卒籍方與人園養對者 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而於懂竟止〇親司馬耶殺中散大夫私原誰都 時亂放昭遂被之康堂前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龍暴難子先於今之世奏卒 借各馬追之果騎而還割伶皆贈常乘鹿車携一童酒使人荷歸随之騎 不止籍留與決賭民而飲酒二十一聚聲一號吐血數升,致齊骨立縣爽也 為司馬昭好教 於馬放不欲令入耳布·惶恐喇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日王務學業其流 原文辭社是好言老些而尚奇任俠與陳国院籍籍九子咸河内山 調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他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俱 史臣回史機七賢之放定至於輕茂櫃法遺落世事固可能失然此特 魏音寒亂之日。皆能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領亦



1

烈丈夫属 世史 が流れてお 中一千一百四十八年計十九甲子零八年の通前西漢東漢濁漢竝宮可謂上偶乃父下偶乃子矣憲。宮可謂上偶乃父下偶乃子矣憲。 C 高祖し未恵光武し) 附護朝始末偽主組歌 于香蕉之曹和 赤母等士別金子亦母年十四不能是 蜀都耶烈又後帝順中質種重辯默 **黃用而面鄉為房宜美** 逐布河巴蜀君的一隅安樂公付難下中然委任實相抗衛中國及華圖目 筋酸因敗為功期沛之縣不忘傷者黃夫劉雅味就備而蘇華圖用級以敗一之餘獨旅運輸而嚴層體英傑及結同志權別 此是唐光真首岳 有养十四當中斷 心思文學或耶官 按東晋為宋希 **画於後帝其木ル三十一帝四百六十九年而** 職帝三十有一歲 開宗劉永子行嗣 開宗劉永子行嗣 原氏二主一紀傳 原氏二主一紀傳 唐末又與南北漢夏孔甲朝御龍氏劉氏享國真實數 惠帝之後两少帝 **无成東平標等玄** 漢古蘇聯兵在委 **肯是劉家真世系** 南北朝家劉寄奴 四百五十五年喚 昭在三十五年喚 昭校昌邑舊未第 昭校昌邑舊未第 具在大帝堅实子 公孫權獨稱白帝外戚篡位十四年 è Ę 慈儉之君也所可恨者讓萬之樂謀於鄭銀而勾盾令對侯以你十弟稅而恤民切失勿受遠屬之珍益而不以臨味為德夫迹其所施益亦 會務景帝無程候 地很耳蜗帝原任襁褓部后 四主字华五 + 晉武與子是盡

更史建 本本、大將軍何地總里威權在要職職就张高下和心於此而除縱詢豪 之之之是正人工人工。 東著書武從與天動國山海呼及樂職處。 東著書武從與天動國山海呼及樂師處。 東西國際之時人用一號,所述的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一次, 東西國際之時, 東西國際之時,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之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次, 東西國際一一、 東西國際一一 管以女主書詩之故然太后既滿而山崩地震水池日食之樂官不承大總縣帝年已十三而猶把優剛權不思称手故論者少災變略 世史 Ì 巴益醇標邊寫於計都群雄在立連城帶色一人尺土市銀龍為甚至土孫懶虎路於江東家紹稱強於河北家術幣號於傳養別馬遠轉等雖能市權縣燧而終致州郡幡製公孫墳乗事於幽州劃東雜視於桐 百姓榜其天子專內置鳴有新室之風於是關東諸侯共以珠章為女族林雖咎也重卓入朝敢行專制帝用西遷宮廟經灰器其六臣許其類卒至頭顯陸地天子流離重朝廷而為天下笑意異而複社灼戲而猶鼓洪爐缭毛髮回迅風搊粹燒雜豬耳乃紛紛召外兵而欲盡誅圖 高祖以亭長華漢光武以白衣中與部別以孤獨分尚子孫以帝王之有孫收芳聲子發統書聲就於汗青以樂此定應察有生氣也合而言之 專店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康所以然者。背以母后官威強臣之故 頭腳随地天子流離蓋朝廷而為天下笑重異而 兵而

世史極 ○魏史司 浦根漢文 浦田漢文 後軍者今因平衛之勢以來其與人震恐勝老之時也形使监軍衛權公 軍偷職事又殺之艾既平圖頗自於代以書言於晉公昭曰此有先聲而 文皇當報不宜軟行文重言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移利國 與理客日又有反大概記以機理做又赴京師會所懂惟文文父子既念 郷をて一大門親元 而紀 獨就大衆成震西土逐次意識友 之可也今夏末夏勢邊通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鐘會內有異志乃 正孫尚元典元年九二四正月號以禮車徵到文鐘會許及依誅時員元年成熟元年〇其本正月號以禮車徵到文鐘會許及大大 帝之延熙二年聚帝恭子芳庚申改正始已已改奉平至甲戊癸五改青龍丁已改祭初十三年已未凡十三年而卒於衛後 起新之後徒推虚名者四載惴惴仰面於寒賊又胜二年辛夫 成馬至次年し酉十二月。東文帝原子得四十六年而司馬炎 景元其四年為魔後帝炎與元年十月感演年七七七甲申改 權三年五月九七年而司馬昭哉之元帝與即於夷展五月改 業於續獻帝建安在午篡位改黃初元完昭恐稱帝者一年先後臣官曹騰養千萬生撫或曰本夏侯氏也官文帝丕承操之 王〇時司馬東政三世即權义去雖感節機不非已出自芳歷 九月尺十五年還後帝之延熙十七年而司馬師縣為齊主就 悉之為晉太始元年化在位六年承藤級後止二年降封陳留 而量即於甲成九月改正元丙子改甘露至東辰國後帝之景 下午前,如於內午處後帝之連與四年明帝曆丁未改太和元一物雜度。餘子在客勘者悉被珠○集督功曹向經收進會是昭召而曹之曰往者素於禮獻帝建安展于篡位改黃初元先昭即稱帝者一年,是於漢文音又不御下以正将何以堪其書中獲聞之不候駕前謝預躬行致詩文 曹兵初名職更名兵魏武帝操之孫燕王中之子國 丁丑為太后道部使會起在除司馬 [1] -医新星前物不亦可乎明依在您認的道之初會位漢字医光謂其夫之後子羊法主妻今王誅既加於注己係雄原,我收差教亦無關法正於上教弘於下以此 曹恭三周之軍於之間可以承者其唯仁恕于孫竟以全縁語以病害訴會交勝勢十四五萬角をこって 美見 表える 私 也非然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流樓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 村田會任事欲於非村久處下之道吾長其有他志也會計五子孫為 ののでは、見かから、一般を変数目断不聴の数日、行失戒軍の変数日、他日吾居國憂今日難至事変数目断不聴の数日、行失戒 王經之死鄉子於東市而步不問令會為叛逆而軟收死若後相容其如 務為完在不能輔之人全死美維那他日間禪日颇思獨否禪曰此間樂獨枝芳人皆感慘而禪喜笑自若昭謂曹兄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雜使 王法何姓曰昔先王衛傑學的仁派朽首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収整哉 江迪也讀不進又欲転編成而捨之及是確謂曰可以報江迪之厚美雄 作亂格斯英維事前發會對火本营料土追出火於極車必還獨自以為 會共陷文恐其為學乃遣該當田續該教父子於總仍西轉之初文之

史 54-380

既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七 2 **热给如**一 世史頻解を之十七 爾羅清吏費旺是也 等有司言都十青絲制断者并鼻張為之 部沙百角并外原與宗室等有司言都十青絲制的者并鼻源的大部次至軍衛主即皇帝位府承總氏刻著者後之後欲為少仁儉 爱明得正共舊也 ○西晋洛陽世祖武皇帝司馬炎字安世河南人文帝昭之子宣帝鼓 立也然則多馬可少乎 棄扶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如字師昭雖暴然不敢奪魏而自君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為魏臣其不智並不甚哉雖然字書親而死謂之親身士可也魏公而不仕無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親而死謂之魏其莊刘死於縣猶與為魏之貞士夫使子為之正學已司馬氏縣遊蓋華中國而從之矣而宗周之中若字者獨縣 際非人臣之相逐襲封晋王未必暴親稱帝兵為都落陽在位 世祖紀 9 随為之解母師官無高者於是書牌玄皇前的 〇臂武惠懷悠全 大型 (大型) 大型 本學所所作中電將重羊和調備玄曰三年之喪雖者巡腹禮也而漢文除之娶 於除服然猶素治疏食衣毀如吞喪者尚書令我奏奏曰既除後服養無 為院服然猶素治疏食衣毀如吞喪者尚書令我奏奏曰既除後服養無 為成其實治元年秋八月,到主 認崇勝慶此萬常出也思主教行三年之 之氣臨病之才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堅夾貴有無伏臺閣生為與於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整夾貴之無大戲一代等與的處非不無可觀者的 連繫亦有構整夾貴之無大戲一代等與自身為供養工具又有轉當 也是一個人 **扩** 去回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後去的難行也亦回不能使天下如禮且被伪教令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丧禮君因此後先王之法不亦善子 行於下近者聽武好法術而天下賣刑名觀文墓遠遠而天下腹守節其人婦女以親末士風類散上號回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號 デタ 医療給 これ 後網維不攝放裝盈朝必使天下無後清議陛下隆與受神分先母之 **韓正月圖立子東為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敬二與其儀不**

法保以他 奏嫌如才可謂至客然失於前細以這本体故歷代不能通也置者的唐見之舊制,如照日面剛書簡書於繁官方愈傷翻民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幾稅於鮮京為其文 江平 漢語 縣 不敢其過智勿限意尤志在公宮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粉群僚 云岳乾筒委任達官嚴第優劣六優者超權八労者廢免其行優劣徇情。 小仍公論者監司随而舜之者上下公相答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 掩其言本 協議遠近其俸江漢之心與民人開布大信降考欲去皆聽之城次、寶縣林冠祥二月雷王有城民之志以羊船都督嗣州諸軍事號限 一两八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李年乃有十 今間と、便所以及於應也今敢之所據廣於縣處而國家外無連傳之侵內於西於縣住住時里的政府於此之國所以及於應也今敢之所據廣於縣處而國家外無連傳之侵內外西西於縣外上頭目臣關德均則聚者勝為一年則安者制度此六國所以另於第四十八國所以與東歐多縣分國之俱屬湖縣開州府,抗以吳主政事多關東原與為東歐二年四月後以大將軍陸抗都管國陸原道縣鄉家安部軍也以對編奏之十七一國會世祖紀 五十七年中的獨議所三年男主大奉进室里經過不至而還時男人乃玄部傳藏 在北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於城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於城岸市 日十七條以閩民主不納。 事多典就便之雅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城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 及行 輔社 不常 医二二人人名 其忠凱奉卒民王素面其切直徙其家一度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冬盖其忠凱奉卒民王素面其切直徙其家 祭表既皆指事不飾及疾病,民王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接 運行過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敢便當倒文多主聞之乃選O十 文云黄雄紫盖見外東南然有天下者開楊之若思主信之大奉兵出 玄質部張問郭連薛堂膝脩及族第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車於皆社 第关此各所以善夫人也〇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惠內 察性讓退無後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於立可謂不

可 五 五 不 不 秦與權工送平其以塞其衡要爲主不從為刀為鐵鎖橫斷江路本質者、水軍大作升艦、培養者、水軍大作升艦、培養者、水軍大作升艦、培養者、大軍大作升艦、培養者、大軍大作升艦、培養者、大軍大作升艦、持續等也四方施及時代船大步撤江而下排除蘇州爲民等時期,在除時代島和以為代爲宜籍上派之勢家表留源後為蓋州到史使治院等時期,在 天下 柳島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功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遊取天下對曰吉 耐為都益西陵諸軍四陸抗計之帝主意羊祐枚之不克抗炎族西陵等 祭軍病深知其才實日屬有大才,将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間主與羊 成時間主與右将軍皇前問論事間争辯不已敬請罪之間主日也該之行上最好必多權訴太子發而是之〇間散騎常侍期做以罪免法於所 請可助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應高主逐從之留充後居舊任實妃事衛公女有五可賣公女有五不可爾氏難騎而炒子職而與點后 固以為 「百唯患不聞微職妄奏可免其官。○問以王濟為盡州刺史初濟为羊的 初欲為太子娶衛瓘玄黃充妻郭槐賂揚后左右使后說 類價回華祐為養陽守知具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 納其女哥主日 納之祐又進 在 好 子 以 上 羊正保非私人 陸法見行交 業 全 之師 無 交款 不知上之 羊陸相沿 羊公無德 下野鄉夜 无凯以其 東於花站以底等與之,以此輪抗即服之人多讓抗抗回豈有能人羊叔即造人皆悅服站與陸抗對境便命常通抗遺補酒祐飲之不疑抗疾來 政皆城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革入無德○哥免其國子然酒灰年 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定陵枯以軍法将斬王夾術我之從第九 降甚清雜站不然之行拂衣去站顧謂客曰王夷南新方當以盛名處大 留羊的不附結中朝權意為弱為然之徒首惡之從明王行等話的陳事惟謹與之道美不貪切不養教則得矣甚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非謹與之道,今在二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縱使而無殺抗之心抗亦失為三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續樂孔子不敢害羊的與 界而已無求細利 **蔣備常止圖地老禽歐先為其人所傷而為雷共所得者皆远遠之於是** 酒使不得言,而出軍行馬境外較為權皆計所侵送網價之每合最江西 那為無天地純日高貴鄉公何在 商充令此濟私之故統云於 克斯然 官外後用之一買充與朝士宴阿問尹使純縣與充事言充曰父老不歸 是子六一居土家務評年的表院去里之、美田元凯料前以其功权子业不解析准的精耀自己农人及党人平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坂田遼楚失赠晋都亦自七日之农耳盡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国如城方之章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茂其悉按茶政朱華元合建司馬少及城方之章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茂其悉按茶政朱華元合建司馬少及 夷則美矣而非将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祐陸杭交飲着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幸祐務以德信懷其人與陸抗使命常通 拜布弘抗告其遣戍曰彼事為徳我專為恭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君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護禮於後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散除有通道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権取必於吳而脅其主那故 心誠非為私者君子循以為不可有如具人拒哥而陸抗行之 公约交

山公城事而奏入府稱山公客東灣縣〇圖以指紹若珠為秘書丞紹以父康得罪至前原屬以山灣為更部尚書清與選集數十餘字戰技人物裝服站各為題目的前名是 經傳以州人得報即制分別不利目記 世史明編奏之十七 xent 四時猶有消息於人子紹乃應命初東閉之敗文帝阿馬問安第白近 <u>-</u> 突口卿言起我意乃以明為郎中OB人多言祥瑞爲主問常昭昭司此之第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為夢之言乎뾍傳稿媒衣歸用此下衛主以諸為死之治圖曰吾得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還稽首曰陛下知鄧艾 **存名私門至是山灣薦懲之紹欲離不就清請之曰為若思之久矣天地** 李服後三年而云諒開此服心後之文也权向不逃景主除服而遠其宴諸侯三年之長始同郊航既整除服諒開以居心丧終制故周公不言高 又為今時所行澳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然服尚書社預四七者天子四十 題縣助十 等七月衛后楊氏殖就經衛主及群臣除夜傳士陳達議求人筐医中物耳縣赶訴職 的政约上號領衛文之免衛主養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學之意具成二年衙以衛文孫則為郎中共縣阿志舊此之以功之初該 **吳首都被吴主孫皓之荒浩無度日長江之陰不可久侍者不能守一著** 馬之謂丧豈表來之謂平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本哭除 祭己早明既至應除而遠訴閣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内而已禮非主 表麻而以諒開終三年。音主從之 航也冥王深恨之 宜其取高黄鄉公之間也 尹起幸 回裏館已而後可以非館人名自執進之職乃以達養貴定統 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辨矣然不若陳遠之言質界而教實也 B馬公□主於家戚然庸人無家麻則衣敢不可将而勉也杜預巧師の馬公□規矩主於方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園不可将而制也養麻 西族、一流受敵二塔若敵此舟順流聖幸着電路班可侍後他都以牧倒懸此乃陸城衛子流受敵二塔若敵此舟順流聖幸着電路班可時後他都以牧倒懸此乃意子以東外大司馬利州牧陸抗平時抗疾病上疏曰西陵渡刊園之藩表院處上三分五十 免於君子之叛乎 免於君子之叛等 免於君子之叛等 免於君子之叛等 見馬公司著奪來縣而馬事軍不敢襲至公也簡樂王儀死皆不以其 之机 「かかうな」、に斉田丁が且から English とよってというと、は要なり、此及子供主使其子要深玄校雲皆被分将其夫就な野港時の周鲂之前を経りの大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前州州各有也臣死之後石以西方高屬諸國際経年多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前州州各有也臣死之後石以西方高屬諸 2年まる社稷安尼之機也臣父孫昔任西部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宁亦後 三十年 新之儀子哀痛父非合陰若教被三徵七碎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魔於 文 時間以內中華 美國工年十月衛加華 裕征南大将軍祐請伐與回期運難天所 **而** 疾 四人 明炎要極較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否能除之乃射虎後較必從機需要學 京政或領之不受或不仕而終 「寒側旦夕攀指悲號滿凑者祖樹為之枯讀詩至表表父母生我的劳动 城未管不三後流光門人為之嚴好清寒我家食計口而田度可而至人 中的初司馬氏蘇其君方的繁逐不住展所乗車兄不優地乃三十六年 萬志讀書歌節勵行此及春年州府交群,〇圖邵陵公曹芳平一年書至十 兵之日乘勝席卷今江進之除不如劉國孫皓之暴過於劉禪男人之困 校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谁 樂何和父老數的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目何謂也只南山白額虎長橋 天下困於征戍不可長人也今若引藥益罗八八水陸俱下刑題之叛進臨 甚於巴屬而大高兴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 一隅之其當天下之象

我的成?解不受猫母珠官縣多遊讓誠心表者故特見印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 上間是天思九年圖認道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羊的封南城郡侯固 其情為此〇電立后物氏以后父駿為重騎將東灣主初鸭后后叔父班上表回便歸補、與不取差非更事者限於後時故唯度支尚當性預中書令是華赞成其 管裝其職典極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勇得開所進遠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 不可 教育者,江未可窥也将為後患美華深然之祐日成吾志者子也圖主欲使祐卧 奏五未可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能不幸而沒為人更知立令主雖有百萬之根長 次成置成此四年六月尚半初入朝面陳代爲之計且曰謀之雖衆失之 功名巨不 世史頭編恭之十七 門上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問主勿聽竟立后數騎肆自得鎮軍胡 國一五 南九朝直教院除奇州路衛氏舊成以當水餘皆决歷令錢者得魚菜螺 一般不取造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难度支尚舊山預中書令張母赞成其 舊謂以即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 首充句動馬統七以代民為不可的数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 護諸将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應耳功名之際臣不敢 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頭審擇其人也 次獨衛主善之以初疾不宜数入更遭張華就問其策祐曰孫皓恭度已 秋衛大水鎮器以水災問王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 婦之院此目下月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畝收數鐘此又明年之 也與牧獲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 会於吳政而皆亂乎且枯謂吳平之後富芳塩應此言盖亦憂在平吳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居臣屬精不辯定吳不城而母不亂也不猶聽題四妻使枯不為城吳之計孫皓窮就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永極總元成四吳城而賢亂此天命非人事也吾愿之曰為國富論人 美愛在平具而勇於城具其不若范文子遠於 男 晋世祖紀 東的天井内外政有歌奇技異服者那之人の高記平侯羊品疾為奉杜預自代乃以 7年 紀山陸東 绿堆顶袋 拉関生風 為之能亦恭天聲相接為守邊将士亦為之近站好時例此在樣等。藏有為與南大将軍都替別州諸軍事務本衛主实之甚至衛州民間初卒 為后、己不並立矣權又不避而結忽於賣后之子欲免得乎 破其族此盖姚荣賈禍之至戒矣○縣按衞瓘女不得為后而買充女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炎遠遠以避惠之立可也夫何獲相於惠而意 一月雷大醫司馬程據歐班頭來鄉鄉親王問主焚之於發前致事動 摄室酮生原卒滥曰剛

利定則 害事 関 校 以 **随性経済** 左部門師 而我是决意传到議明年出師柱顶上表曰羊柿不先槽謀於朝臣而客 事。者一乘則群圖也時短立賢君一也將田乡的嚴疏頭陛下無失事機圖 事。者一乘則群圖也時短立賢君一也將田乡的嚴疏頭陛下無失事機圖 為東京於主則稱敵也臣作船七军。目有朽敗臣军七七死亡無以三 學心與母髮上於強刺史王獨上疏曰孫皓茂混古逆宜速征伐若一旦 人心,以為東方益州刺史王獨上疏曰孫皓茂混古逆宜速征伐若一旦 大學兵分道代為為武是與群臣城各統帥又置橫門即十人 一人們大學兵之出差嚴為限備之防可也觀網目所憲元胡之亂自此兆矣。 看 類編奏だけた 頭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允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果之 京何以無形之्義殺人侍子平僧主曰運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即三陸下不除劉淵臣恐評州勢献不得父安王運曰太曾方以信懷殊俗而奏也何曰淵果集掛機能則原州之恵方更深其郡主攸亦言於曾主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西掛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便將之而四樹機能之前關聯執惟可指日五郎不可重任也及原州復泛僧主問將於李嘉對日陛下誠能簽何以此然不可重任也及原州復泛僧主問將於李嘉對日陛下誠能簽何以 陸門絲灌無文攝點聞陸遇高而而不能建封侯之茶綠灌遇之府而不理門絲門類以初而馬其傳習經史管謂同門生回者皆难聞怪無武士以妻育類數以勿而馬其傳習經史管謂同門生回者皆难聞怪無武何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勃為左部則對子淵湖等先海初漢 師 以東南之事為不足平也孔恂楊班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 子在路陽至軍及其子濟皆重之原應於骨王曰料有文武長亦陛下任 能與库序之教置不惜哉於是華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為侍 双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熟緊督氏継之莫知所電在廷之民方且交及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熟緊督氏継之莫知所電在廷之民方且交及無限的本本共和,與其故置夷状於要充失矣不分其有募美米主者亦以随城總向本共兵而被督司馬氏者已长矣。 祭到消之才惟攸之先見甚明然亦未為得正使一別雜死。一潤後生 題天紀三年軍以何效 到湖為左部師謂此見北五 分南 理攻兵下統領 省事不 就ほとず **兵**正 至山传春 外種具以 秥 はず 展開外節 将官不如 西班政府時間部議省員吏司徒長史傅威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人 は史類編をされて 一天 野世祖紀 が年内型 王濟以舟師入石明民主皓出降先是正月松預向丘陵王潭出江西横 商此間位之比也 春諸軍並進民丞相我傳地戰死之二月龍驟将軍 展子量世祖武皇帝大原元年王至是又并其更一年内於排正統故外人用土泉回首的之首官首事其就是天而清心之前。 以正朝廷以正百官則皆東事不期省而目為也若族曾清漢古人之清心弘清心必自寡於古典不期省而目然以正朝廷以正百官則皆東事不期省而目然自其於即必如董 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普蘭曹相屬數其清 必該所謂有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養行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世 静民以軍一所謂清心也抑污說簡文案客細的有小失變常以檄利者 之思在并官有役務展而已逐議省州都縣半更以赴最功中書監衙 **枰縣局飲手日陛下聖武國高兵強烈主** 已納諸溝中而以大晋君臣坐視江南因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掌充文的致堂司外惧二子之策能侵曰推伊少之志。夫不被竟舜之澤如胡致堂司至祐山濟皆皆之民臣也而必欲伐吳濟曰不如釋其以為 方哥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必至於府卷萬平而後已鳴呼此 之主耳則伐之非也為皆遠應者始治內可也但具驗者残電最間 弱攻守之常理也 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軍必有內憂而昏武中 一選果誅殺皆能當今 水港有石地 呵

ニオ

ŀ

新世二聚 累世之通治等美人於全族根於愛都接替也來來也出日游兵即看在 與行為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提明王勝至西勝預與之言目是下既推其西潘便當裡以定案計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所以而在其一次。 是一次,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一一, 是 **基接着手** 江北東飛渡 展布 新 抗性水質 世史類編卷之十七一一一四世祖紀 **水拌可期** 應同州都省望風送上印統預快節稱詔而授撫之乃謂與軍百今兵威與都督孫就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泛網內國諸城杜預邊周市等帥騎夜渡江集樂柳多乘旗幟起火[巴山市縣]中、陳斯縣總海縣與計址於是船無所緩廣逐克西陵涧門將悄州府、東歐海縣與下代火炬於「始即埋水業事」《灌水麻油閱鎮燃炬燒之須 見作大行為之節後也 數七萬令善水者以役先行遇鐵錐輕者役 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天餘雜米惟我暗置江中以逆拒冊艦漸出 一振等如被竹数節之後皆迎刃而鮮無復者手處也必指投群師方名 歷年圖回破廣整以孤建之兵水忠慎之志首把賊錢深躁洛川祇掃身不肯食生失節以員名賢知師可謂烈丈夫矣 西致宜三 赤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照付非具臣第一流紀其點難致西致宜三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解禄之龍以爵禄之龍 ď. | 「京都日北座以待卿久矣皓目氏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置充謂皓曰聞君」| 世史類編奏之十十一 | 青世祖紀| 古政端解情政所贈○五月引見歸命僕皓皓登駿稽顧帝謂皓曰朕設| 「新文之飲飲養天此何人哉○四月賜孫皓爵帰命侯境使行削楊於] 電孫秀不駕南面流涕曰昔計迦談舒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奉江南 以成前書 争功 王将王庫 対地東立 選点 「記号台鉄印入」 同見明しと、下からして、「加速の地域の主演能無視平満開き所以を徳群即之方者夫何功之有此間当所以系統関也王漢能無視平満 · 有主意于及蒙奥所挫抑每進見使其攻伐之勞及見在之状或不勝念情徑出上者自應所常山公主完賞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源帝躬託源自以功大為渾父 大布明高 東澤田是事得鮮河夷州軍以軍表州道部不受節度証以罪状海丁州東方濟江以漸不待已至大受孫的係意甚便念將攻湖何攀衛洲远皓者則加此刑耳克默就甚便。封拜平島功臣王濟之入應麼也明日王在南方鑒入目別人靣庆此何等刑也暗曰人臣有私其君及好回不忠 ○白具自大帝孫權王寅至禹程侯的庚子四主共五十九年前出演 の白具自大帝孫權王寅至禹程侯的庚子四主共五十九年前十五年 八年二十一年四十七年前十九甲子家七年 無数条件 大空車 帝中子健康初東二十七年而刊周李特起美人主無鼓条件 大空車帝中子健康初東二十七年前十九甲子家七年 大空車帝中子健康初東二十七年前十九甲子家七年 大空車 一年四十七年前出演 不蘇帝每容犯之五門護軍治通謂潛口即功則美失然恨所以吾美者 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前巾私第口不言平其之事若有問者輕回聖王 日吾始懲節文之事惧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智中,是吾補也 也小時人成以解功重報輕高之情色、傾應也也小博力 于南海傳称累世宣矣僕官景徹首明惠敢决有先世之鳳歸命驕援志赤望之後決策定應以權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平管有期楊牌將很須失纏開地千里真英十也大帝永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 疏力發展深於禁紅求欲不必得平. 有及多者計遊策以重于提 旅之根揮馬蕃 以下江東者儒宿

兵尺之政 され善語 林程至以而后文楊數及另北濟始用重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赎退本程至所四為汁應地以引帝車澤正在發養業果與籍於與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發生 平出於為一年三月記選孫皓官人五千人入官帝既平宫順事遊官意於政 七只妻 原引 事被庭始料萬人常來辛車您其所之至便宴報官人競以竹樂挿戶鹽 東英俊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東英俊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東後問盡山海與盧敦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 山濤數有規調帝雖知而不能改 為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室籍聽帝以後盗賊群起州郡無 更百人小郡五十人次州夜陶璜上言州共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 當點敢干大蘇城首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 其意此地語曰首在漢末四海分照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 **縣按后又播數與齊不足賣矣楊姚初亦皆言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辦以赎兵而其实实以破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潘莫甚是以樂九 潘者九年而即前延其國者一得而即境字謂晉蘇 一時前旦 燕漢之妃嬪公主遂須更而城晉武帝平兵而納其宮人兼 一時前旦 雲海部村棄妻之官皇勢女遊成四百萬年之并置耳隔 大野美丁天下雖安忘較必吃故問人役而之後雖歸馬放牛翻方塞 以備及末室盗起州縣不能禽制馴致大亂盖胎謀之不善也 音漢高捐棄素之宫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紫董車馬 外音せれた ħ /獨楷抄 元言 「月里·日本 月上女奇ちとするとう」という。 「月里·日本 月上 一次不明本大笑曰極愛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〇後将軍主恒文語八年於此對曰極靈竇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我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古れ天災 |万世長東内諸即者離居不一岐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明先系所也 || 母明領改伏之在崔峻四夷出入之||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可える。 リュー 英衛當語 脟 明皇后之第也散騎常侍石崇布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王南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教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極靈帝曰 後數因念院按答長史斯為民惠行御史郭欽上疏曰亦於禮獨為於教物院總以來、原的御里降者雖保此山送東例别理多處之塞內諸部其 有務極美 |佐島と訴深疾之の華質成似為不動因並作旨而語之以軍都督門帝に張幸都督衙州軍夷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荷府馬統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看也欲時人崇倫當話其姿不不見話轉相高尚無 有其制奢侈之费甚於天災古者人稱地狭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 七株如愷比者其聚車騎司馬衛成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的衣帛皆 附也可任古為患宜及平男之人成謀臣猛将之界斯從內都雜胡於邊地 豆養心回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起觀郭欽之號 使客商又二人皆肆行配姦縮結權好以政成而因利此聚怨之所歸奪西建国下那常稅惶以世家養成懷者剥民崇任荆州刺史劫掠遠奪西建国王惶石崇妄享主者之富僧踰之罪已拯矣况聞之以舜天 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造化之所忌 電乎惟絕嗣而崇城疾也

是州久自 四五二世女 無道為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為軍禄以代耕者第一也更數編卷之十七二 國習世母紅 南不是 近惟宣王教急朝名然後命召被公船征加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 有限而太祖跨獎無極使會自謂美趣迪策功在不當逐構內逆耳向令兩時意大祖帝變色日聊是何言和說謝日善學四者必知大虧緩急之宜會不智事為不 · 孫志之勘帝出之於外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衙門軍事王禪上書以攸疾即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贈為曹齊王帝之弟德望日降旬勘馬統楊語至属株子時轉起具 命太常議完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康專秦秀等自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 还先帝待攸之何意也於是王联李事等時王承縣德力請留攸帝不聽至親歷德官替朝政今出之國假以歷號而無典戒幹方之党非陛下追 各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堂之處其本末其四五之間乎O歸命侯孫 附慎不為語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後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 也仍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秋徵益者第四也温恭 **均等**日日 大品へ指 志尚不明香い。兄の身上。中二、221-1-1-1 茂尚不明香い。兄の身上。中二、221-1-1-1 茂出海隅晋堂之降其给美子。乃林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而遂出海隅晋等之,以此之魏不得稱本助化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精子州里總院 故令都國各量中正州量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 忠官除事等名語賜齊王備物殊禮依情怨發病上道嘔血而死帝哀慟 志尚不明吾心児四海子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坐異議逐免 代親果遇為司徒至是稱疾班位舒於 為必先行而後言班位之際在 两十七年司徒親舒能舒少是鈍不為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都寒孝應於見左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終不能攻聯 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軍為好府事名九品而 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僧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 結于大臣二也優多易地首是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在不獲上開四 也来些平臺府納毀于流言五也抑實名而格歷來是浮華而及考讀六 一府朝祥務不管是非至於與於大車門許徐為無之多出聚藏之表及 沙野無學來前令勿就舒自課百口習一經對策升第可馬略群為然 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能中正除九四來的民之散法 白日未果可謂 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

製業的 一方前端 一夫創茶之數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係人心餘烈医切動後世別業院之 市務縣里考功罪於成改之後則群臣無所逃其誅虜美域應敵級類便已數學 衆是以聖王勒要於已委務於下非Ļ劳而好逸誠以政體然也人主誠理非美家無子者國隨以亡令宜友與循澗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 池蘇拔環 鄉班發進死日臣開為社校計文如封建親替然宣審量事势使諸侯率我而動在 かけ中五進越而欲人見護循却行而來前也の時又封宗室數人准剛相到領上 新聞を之上七 宜與達古今之十深共事之間之諸侯有罪判誅而國存與之諸侯有罪 其力是以維帶京色包養禍心者上對不足獨以有為其亦此甚難陛下 連載少在談書者景議論以為人情争則欲數已所不如而優为難分議 之心帝為爾高獎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景為之傳寒以時俗養過似宣帝。鄉仲故天下咸歸你之帝知太子不亦然恃適明察故無發立 少维好必明维患者智乃足尚也而不能用〇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 次子生室孫邁双神宫中曹夜失火帝後樓望之·瓊羊五萬愛帝稱入翻中諸君何質那〇初帝以才人,曹城帝朱棣提代制姚熊夫太謝我 競推於勝巴而野知顧出當此時也能退到修已則讓之者多矣的意 中日春夜倉丹宜備非常不可今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一當對群臣稱 輕財好施順心接物五部豪無過名儒多往歸之 齊門發偷撞政河間關發問造及成都鎮東海越長於又至起發機數司馬亮司馬鴻法電十生就段太子通趙倫段后奏伍 · 管機事及遷尚書 · 图·帕根 一月尚書今旬野至明有才思書 不信せ祖紀 請東字正度武帝太子昏庸無知買后專權以婦扶始 **何人主意**以是能固其我 五月以楊駿為大庫大都替假黃統經朝政石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闕日世史顯編奏才中世一一人為華華東北 また通進退于宣明公常審思之 較不後少府訓飲数以直言陳敬人為之俱飲飲所不行久矣今上讓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養與明公未易當也 與俱族失驗群王彰為司馬彰述不受其友怪問之歌曰自古一姓二后。 事及是傷從過入朝賣后使帝問日即首請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獨日即保初衛等官於或帝曰太子有學官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 下之前可立持也〇八月之廣陵至通為大子通院立沙何部和陽等為奈何應其孫且武帝不惟社稷文弘嗣子既不克有荷受道後非其人天 臣首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四之稱也 解有不敢吃物大傳昵近小人陳遠君子專權自必平吾野之循恐及禍 倡戴以至于七羊后太子四张五後不保毋妻列子在位十七 年中毒而崩費四十八季太陽陵接經法安民好與日惠

而不武 世史題為老之十七一一多看 十四友 双節致命 京時度行所官於紀奉先同時芳濟等官京師蕭然 去此二本不立造就自是教華不能年間朝野安静然大 就真時朝近難來此而〇九月以王衣為司徒·花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枚委師或也無故共不至左右勸屬退屬校劍曰是·音效節致命之日也遂方戰而死 閣主在上市朝野安静等等之功也於明宗明共說之義秀領數后鄉被開實后雖內除猶知放重華曹被表旗辞與華同之輔政故數等之間雖華以朝政職雜前等暴勢裝置城縣河海華 隐伸中華 是帝室彌薩道皆附於諡錦二十四友賈后後召憲王瑞使發鳥及獨等或後發鳴委飛官附於諡錦二十四友賈后後召憲王瑞使發鳥及獨等或後發鳴委飛 喜心士大夫彭與石黑遊鄉找多雲潘安學盧在思達秀劉曼鐵弟那等一庭,香道之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意效之行與另遊好品題人物举世以為及偷獵東政於是實后族兄復從舅郭彰繼勢愈聽青諡女特雖觸奪而三層甚之三語禄邦聯縣綱紀是時王衍為心實今樂曆無阿爾尹皆善清於宅較謀及殺之廢皇太后為庶人獨鹽其始狀惡也被輔明微徵阿劉王克] 贾将元国自然编翰其首同異略目将無同劉言明代安皇良多珍辞韩之時人謂 古致生日輔取有共柄又缺尚書其疾東安王縣裁須一部則建造楚月致生日惠济皆膺孽婦尊然行道如之矣司馬克自诸侯王入知台 疑不果使好人徐賈計謀內交買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彼遠也其據稅關代領其共先事制人疾雷不及養耳还發實氏如友掌爾乃進 七年正月将軍周慶及郡萬年歌敗死之初秦雅氏先友其即郡首 成卒成性剛簡風格姿聲初為司隸上言首路流 然為事明旦親之八事吏部也樂廣園而笑之日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顧初候至其立即即北會即聽熟此相聽說師車因醉夜至囊間盗飲之為掌酒者所練願熟地 一班的北會即聽光的聽記工尼華皇旨以任於為達班遊聽地華卓普為吏不數的自然不知熟如也允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經不言自見王潔及阮咸咸 蘇於此中的清室與物無競每談論的言以折理物言以分別養成人之心而其 无谁不住住不存者也成陽特以化生賢者特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好而貴矣王 服物成為何姿勢祖述老班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 成然得以行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汗誕為多樣如職茶表問請者 存法 世民類編卷之十七一眼智を黒紀 事老确生如此善者於以也可然誤天下老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然府世等準備言如此也替者也言可然誤天下老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然府世儀運行神精明我少時山濤見之愛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宣養児曹務 崇有論以釋其敬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 該者深列有形之聚監稱安無之美家降餘世之務殿功利之用高平将 茶甲經費之野人情所狗名利從之於是立言籍於歷無謂之玄妙處

道を知ると *「「大道」の「成此生産」でいます。 これでは、これでは、これでは、一次の後を履歩不停而し続いが作品和民於深川飲以務及獲園存物で、一、有常维務額執動而追城不独国「韓暴為城市兵軍不加遠近期今世の類論恭之 十十一 東小貴素 裏記 之故也然原乃作徒戎論以聲朝连曰四夷之中,戎狄為其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 有大於打巴木九年正月門軍击朝擊府萬年後之光牙陳軍官官国記古明為周 河道以上其強也以運之高祖而用於百隆孝文軍於爾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後 的姓 中国以及 然之外已熟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遭選其本域形役轉放懷土之思 内無障塞と隔棒不備と人反散野と積成能為過度受養害不測此必則坐生其心以食怪之性恢慎紀之情候院集便報為構進而居封域之 物學帝王所看未聞戎狄宣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養散 數十二皆破之逐擒萬年〇太子先馬該統江統以為我狄亂華宜早絕世 速之級服士無就習倫其輕弱使其然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著自聚無 (我華夏惠公文意思此中國以級四方於計為長朝時不能用 前鋒而不用張華應個型教有文武才使計稱為军舰身當天石大戰 恐弗能與者有矣以之軍財脈則美及於入市之銭者有矣一各三天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煩然而遠之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實則印利有會計職核一事職古未聞而恐為之是以流樂之中又益以言都是一種不可也顧力貪答自私過 務而寂然之易未當有發也此則望人之正道也都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 野中也而居昌然是以劉淵一傷而并难之胡乗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我山口也而居上震姚氏兔也而居扶風你氏氏也而居臨渭東客」 一時之以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渊匈奴也而居留陽石勒陽 下且其當其務况濟以迂續浮誕之行其有不敢天下之事者及 我任情職達身與七野之列西醫類風寒首軟階一旦貴 百有發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何被問 如後 教 教 統 注 見す 陳京元章 華辞さは蘇疾不起人間其故は日張茂祥先華而不實後逃民類然而 まれた後も引而去儀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頗不能聽時顧常常忠於張某 十九章紀任門下事領上表國蘇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宫中。言而不從當逐 無官為私 上疏可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更不知所子下不知所避失若臣以須後生時朝廷以可樂相高等有機議各立私意刑法不管欲於與此常數與人之都也勝為其事地數美具供照是亦以與此而由東心自悉或亡也日の世史則論學之十七一一與音等思想 者 事 医 展 射 尚書僕射衛后親屬帽飾姆輳城是推坡素隆乃拜尚書傑射又詔專至八下詔即今更後出法敬業者随事以開然亦不能華也〇以裝額為 既要放使大臣釋佛若令孫弘斯耶解·欲也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断若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中文若我獨之執犯購之平也理有 曹郭太楷す略公行春発作錢神論以歌と日畿之為體有乳坤と来城口何不食肉柴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對位之家更相應託有如至市 就常在坐林園即南所度,我聞眼境調左右日此男者為官乎為私乎左秋八月侍中曹操卒贖給機信即聽私作忠養修和降等○帝為人蘇睦 學高發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智以律今後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 您讎非錢不解冷聞非錢不簽洛中朱衣當堂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 使安死可使活賣可使幾生可使發是故分軍非錢不勝點滿非錢不拔。 右戲之日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時天下完謹百姓餓死帝聞之 自治、上に一関の日本となると、大学論の事を必要所有論を教式之手抱我的な九今之人性勢而己大時間国家大敗由官和也官 題。親之如兄字白孔方無徳而事無勢而執排金門人紫蘭信門危可 可壓也已 上南湖口得行於開鎮問藥之惠帝平中京雲養之亂不待漢甥而後上南湖口郭欽徙戎論不得行於獨斷平具之武帝失江統徙戎論皆

大听鳥 財工文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各物品母書請責任曰汝當財工文者曰知財馬福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各物以我之崇數曰奴重利吾縣明建素與倫有應業自愛娑婆季秀求之不與及淮崇數四奴重利吾縣也天來於后汉提坐柴酮卷皆段之石崇潘任並鴻等的憂嫉专為,應便不來元等實后毒發故太子適太又以將前所非與東,與王倫孫秀應电不來元等實后毒發故太子適太又以將前所非與東,與王倫孫秀 日此所以為君子也何彼二人者晚節末路沉酣利禄忠為劉聰之臣原利川臣落悉官門劉蛇而數二人可謂見钦矣然見數而作不俟終 衣寧元等·随王偷暴位遷帝于金精城被太孫臧以孫秀為侍中中 常忠以華額誦附賊后而託疾以解降索靖知曹室行亂指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へ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下級京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匪直剛民禄志騎臺灣權中外失望侍中指級上流回 東京縣 新大師雖被叛補至國民禄之下,以後郡王刚騎在賴縣離離極自郭出城 大将軍騎行次立之勢清河王軍武帝孫也方入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 大伯子或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思於和學表新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另退之道委實一是一樣的主本中樂以為其來數可沒一大伯子或可入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離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思功成另退之道委實二王長柱歸藩則太伯子與武於明寺緣然可是亦漢子納因於風起思派來事實國內職解明地正常於明本國大國大國大國大國大學, 不可使 行以難納奶勝強四難也與後皇茶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醉息四不公皆居之一首犯緣刀一難也聚致多家二難也與将士均劳各三難也以 两维不俱 . 事 南陽原士動方上書頭曰大王安不應戶無樂過度一失也宗室育肉由而北失阿鄉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物三臺選舉不均裝龍用 至成天安元年五清河王軍為皇太子鄉王問欲父華政以帝子孫俱 而不漏清而不介室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遭之歌受而不謝事待後看當相酬耳及長情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德 皆錦朝〇同群劉教為重路祭酒發切孤貧養會祖毋以孝聞人以教帛 权四海之心稱從之表稱問功德宣奏以為機即幹緣不由是士民之聚 前隣河功無與二然两惟不俱立直因太妃微疾求遠是省委重奪王以 也聚共有功父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 豆相疑或二失也擊夷不難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脈故四失 在說問奪賴在權义我納亦動顏圖田聞者是權盧志讀顏日大王選

世史類編 の音のは 榜即內骨見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刻謂曰二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変校則內骨則終言機免吏知禄義刻謂曰三陸之在誰不知之君何不愛好其弟委督教之難解暗又收機司馬孫掛下做狱吏掠極數百两果輕季奏至釋戎衣與秀相見為機解詢既而蒙曰 第字經鶴 吳越可機聞光秀 商品在将等心住不服不連動機讓都督於粹機回彼将謂吾首風 類問詞以陸機為前鋒都皆哲王粹等中向洛陽機以觀水電詞一旦類 與開始也於又等共向聯告北東映顯前無常之心而願亦願以張方 被決明報以而符之速陳帝立朝於顯前無常之心而願亦願以張方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下數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女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疾也增執 於歌王國總不和官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疾也情報。 「快歌王國總不祀官由生長富貴不知其後也情報」 两端解性凝出次多不果故西所以建稿也帝有将首通關将張方襲敗 恐抱實而不許誘導度而見襲上察之人不誠於前華帝之節方悔於後施運錄方不進不能解容見乱还不能解錄完加高於方地不能所紹和端於是不知明心情主人條僕又安可有君因言於完致又移之)按號其自以智見安峙才堪佐台 至軍失禍亂将興師妻子逃於林應山中至是四果被殺 克林學道之 日本義不百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和日君既不百二 ·秦省府衙尚爾至鉄戦死之士未加仅師運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 ·秦賢不更華樂事解母亲嚴若以讓陈願之師何名而起於脩秀甫 百至堂三天即當請帝下認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甾輔大政已為之副 日政皇三周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巡帝侯应臣干之義持 心於依沙軍夷等奏節事或相與發之顏大怒使奔将在收機機即分破之顏都皆陸機戦敗機初與匿者孟政有障至是攻諸於顏曰機次入京城大惊起者為計〇十月其於王义奉帝及顏在戦于建春 廣一唐 菜即而 茶生不朝 数日 如植飾刈 軟飾生濃有 生 有与何为紹正也回臣子唐衙来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及石超軍至東與股續辦住與問題與機動侍中在認語行在秦軍問紹回令往安尼難測聊有住馬子太宰難州收入秋七月陳海王越秦軍船組後第后大于詢遭在戰千歲太子數以在民貨之可外辦事賦者罪惡於也與○嗣表詞為星太彩自為 私法的好 不方生於 班華 等 天 其語の以前全後校と日期之必死道職と教女中如蘇樹は間然野 賢正在按左廣至以次皆為華子也劉淵神。為是軍将軍湖從祖石皆張方後入京城廢墨后及太子〇劉淵目稱大單于,初太弟朝太回校左 中三 計改令大王得有今日間性·表為右衛司馬〇二月語發生后羊氏及 於其有至新工大字孫大數為沈舊計順統而語之光回<u>劉雅州不用</u>翻 張輔戰敗被執沈謂斯日知已之惠輕君臣之恭重沈不可遵天子之記 一萬奈何数手受後在的過百年左野王英武超世天荷不欲與匈奴 不是生此人也全司馬氏皆內相残四海門沸之粉地 後年朝 那漢章 高調其族人同自漢子以來我單十徒有虚號無後天土今吾根不<u>城</u> 獲議楊惟言之未為為論失君天也可贈至安既享其宗危乃逸其稱竭其忠可謂關柱異節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竟或有論紹者以死難 健長無機何以立人嵇生之間身全部用山道也 百官侍衛行歌紹朝服祭華以身衛帝被殺血寒帝衣頼迎帝人 不克賴進兵過京師部羅州刺史劉沈討廟至是沈及願意 世典元年 〇 月疹

阿伯雙京 湖謂朝目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數之首可指日而縣也詞院於外四時轉詞翻告之淵曰題請歸事奏類为許及王浚東藏公勝起江 続えて十七十 ○神為孝懷皇帝卒後至川亦三丁三年 ○神為孝懷皇帝卒後至川亦三丁三年 後即襄節林西晉詩云無水可東元海頭蓋以元海倡追真獨故主安察 後即襄節林西晉詩云無水可東元海頭蓋以元海倡追真獨故主安察 結於民吾國之期約為兄弟兄亡弟及建國號日國即國王位改元元熙 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遷都在國城明會歸之者愈聚湖曰苦國久長月 拜湖為北軍十年水水相軍事湖至西國城蘇續非三割安等上大軍十之 相拜是天無後而使我後呼輸那之來也歐里問起我之無類可以為接不可以不敢将發兵擊歐里問題劉宣等諫曰國人奴隷鄉我今其骨內〇劉淵閉朝去劉賈曰不用吾言逆自再清真奴才也然善與之有言矣太弟親不得後預事詔太弟親以腳郡王還第更三隊軍王職為皇太弟 〇萬光在至面額奉帝還跨城王後大掠衛中而還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劉淵子聰獻勇絕人博冰經史善屬文學予三百几題以應為積零将軍 收四縣日漢里等宗东和上等曹麗區與120十一月張方級帝遷都于班立英弟朝鎮至自立梁正等曹蠡期自立〇十十月季稚台孫展閣王簽二年市國號大處,游三子也傑等特奈何擊之淵曰大夫夫當為國高國武呼錦邪何足效哉宣等稽看曰非 縱盗中原縣博二南沈沒房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與城珠可痛不實一家為五部但大率皆居督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湖假稱天號一個單十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曷難少驅逼魏武難分其 其禍尤條觀諸淵應可察已 驚般中國之位稀而軍人之不足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 百年然夫祭舊好聞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 地統中國民稱中國罪如副沒者也湖本匈奴種居中國歷三朝發二 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煩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 而已盖其種類目嚴其境中目相雄長號為華元未管機中國 **八百年惠紀** 照照華東郡文同旅學吏或謂弘曰侃脫有其意則開州無東門矣弘曰仇之忠能 れ下柱 任死目的 何如箭生 不應○陳敬德、夏夏劉弘都當別州軍事達宣寶人、守陶侃討之侃與數同宜速該超越等今两釋精疑各條分局自今有懷與在馬者天下共伐之與張克胜了然中食料的關門,以有關於力能,然而是一樣,是不能不能,以其所以大者獨以者既在 異年獨祖於一樣,以可與東東馬為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往者也使出陳數告樣等工之百英東東馬為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往者也使出陳數告樣等工戶下表自自共政約亂構於群王載籍以來骨內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表自自共政約亂構於群王載籍以來骨內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 故社稷之危不旋頭而安晋朝無社稷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王禍根一斬而絕者竟不寫萬相遠於論至於此則知平動真社稷臣 有甚於又也晉朝措置垂謬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吕而後卻齊 义計問不知是又一問也以既死復以成都王颖為皇太弟不知额又 以齊王問為大司馬不知是又一倫也問既橫定後以長沙王人趙王倫既殺賈后因以篡帝晋之大臣無以制之倫既代訴後 今實軍不降聯發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瞞而哭喻又殺之 西河郡鎮王湖道劉雅名灰原取底氏奇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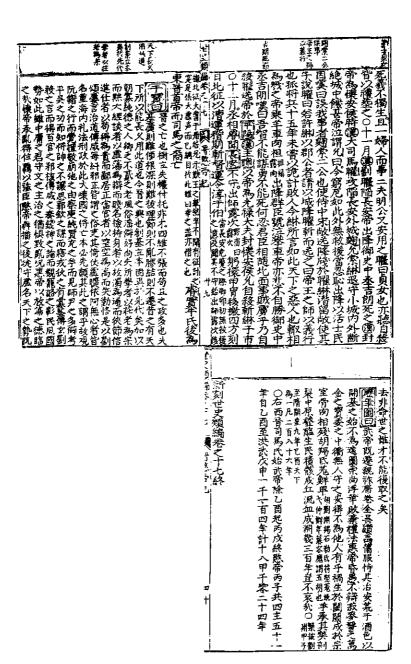
成者之世籍首門侍即傅宣英曰今日後見武帝之世矣. 英層乃使草躬追循祭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美國內史祭為軍司加導因改屬日顧祭習循此士之皇宜引之以結人心二于既至則無不來 心親信母事咨馬爾各論說職去經過人不附名久之十大夫莫有至者。一個不與舊母事必属道都督衛門遊運悉爾以安東司馬王導為其主推國不與舊大政衛,故者等以出入因來出藩等成〇七月以國剛王別為國大政衛,被曹操此入自己與無思藩等成〇七月以國剛王別為 犯法聯供節斬之從毋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養服哭之曰殺卿者院州 尚略擊破汲桑石勒聯凝威名甚盛用法嚴唆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 散騎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孫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職為從事 日茶人之功如敗則日老子之罪每有數 華說唇無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净為改撫紛新擔故厅東歸心馬〇 華泥露被聽告太傅越召太弟城入宫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立妃深忆無優而易集故云賢也曹〇十一月帝食耕中寿而崩滅之缺此侍行所屬備當惟於即以手曹〇十一月帝食耕中寿而崩滅之缺此侍母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寶舊夢 电邻淡章郭智慧 議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條諒於養過為主上不保毋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瑞養過為主上不保毋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對中毒弗知其場 何至后懷帝始遵信制於東堂聽政母至宴會軟與群臣論衆務考經 懷皇帝 锦斌字皇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斌素好學 東帝昏愚不辨菽麥買氏活管政出多門忠賢路絕逸設得去 三十〇按益法悉仁短折日帳 故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大年為國到題将執歸殺之書 **公晋孝惠**紀 黄何 何曾是其難交緩宛兄當哭之曰我祖其殆惡乎。曾日食萬錢循云無下箸豪子劭其與其故以之道也交別而已後嗣其殆子汝軍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此爲少及行諸孫曰此屬必及於此爲少及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母宴見未當問經國達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追厥孫 武术不幸 類編巻で十七 于後為慈 十餘人帝但嘆息流涕而已被何會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請諸手臣已三年總轲席太傳越入京師殺中書冬繆指帝舅王近尚書何綴等 P 兼容鬼背目稱鮮甲大量于,就自愿東先居大辣城及帝世慕家部於蘇 廷危亂當根方伯宜得文武惠貴以任之乃以第個為斯州 吾君中足以為三窟矣 勒之後沿遭路戎之投歌之友叛則發感倒尸而沒詩曰曜曜發鬼遇此其兄弟相率而為於兔耳失敗為鬼寧免獵殺之祸於厥後行遭石山其兄弟相率而為於兔耳失敗為鬼寧免獵殺之祸於厥後行遭石至南湖司禽數之居惟殺死有三在盖兎性最较故道避最深而卒不 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也 一切交皇司王行富東本出發之時伸明大義以牧止之而禁無一解及 規脫獨欽既不得免死於排墙之下係聯聯對發度當知墙之為實而信至經三為三公所歷變就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刻少且陰营三窟 青州刺史語之日朝州 官二萬級及第機夷次後无甚及永嘉之米何氏無遺種 他之為虚也豈不深無後世之戒哉 一湖稱皇帝皇帝之始以其子聰為大将軍族子曜為龍藏者 何會雖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将亂子孫以 有法漢と固属所有負海之後卿二人在外而 和質埃第

王王右 行行教 少 系 記 入制 後 後 矢 臣何者非忠 信託教育 為禁主牙州諸胡揚多從之初張有好讀書閱達有大志常自此張子房為電石勒緩離既常以東至十餘萬因集本紀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方 克聰即於和而代之〇京師後因日告大傳越達使以羽像後天下兵動 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輸五行数其有異後為追從漢至是行竟為至大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輸或動為人也先是當至為獨所上東門長至大學選新玩肆太傳放至土 国王行等奉赴夜後差更獨石勒的輕騎 秘赞以自徽倉拜冠至奥衞弥入至析步行不前城隔被轨迹之额国可辩室国也空国封赈而义坎杭外越之無討志臣美越恶兵空 国名為討罪室國也空国封赈而义坎村外举之属对志臣美越恶兵空国各条计划至成入其門於是宫有無後守衞吹干回案門 大掠の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途寇東地太傳越率共討之以行臺自随朝 以排班其上使入接京師帝謂使者已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收後則 湖平次子和即位和性待忌恐順權重不利於已軍共攻聰于單于量不順年,四年鄉與亦料應七月為陳王湖寝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軍于由是奇之做罪於賴東以縣恭對以馬斯爾納以威晉勒之惡翁其首縣矣不侵無點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實數以策平勒已而皆如所言 及動物口東賓請所親口至歷觀諸将無如此胡将軍者可與去成大茶 工紀神色優然顧可之日今日之事何後紛紜甚難酸難班紀初以不解 甚 所坐之幕下間以图故術具な路段之由云計不在已且包言少無度 東大部老此他何足職教、新語犯長日百行天下多美未曾見此軍人從而和之斷使帝軍委養系新語犯長日百行天下多美未曾見此軍人 巻さ十七 男子男子 州美的店住 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後使于孫承流卒以醫者亡族 | 身為宰相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明安在外 排傷死れ 似乎の数 火米度 即将軍其受之動報書過惡名馬珍實學禮其使謝而絕之〇周節奔加 **曜衆大政が是双等矢勢大震迎秦主衆が開城順船形の園石勃初為、寒鴻ノ太守索糾誅奥後留室乃夫帥衆向、医園羅奥更等或水類四月鐵圭聰遺職等攻心安方之以糧餘民安安太守貫定論文職也 正禄縣籍書 地方ほり協下 査医頓維 倉東大中 貞訪問仇皆與爲の入孫縣籍書 地方ほり協下 査医頓維 倉東大中 貞訪問仇皆與爲の入該剛跳王胤仪其賢後與之共臺庵揆之碎禄屬旨餘人時人謂之百六該剛跳王胤仪其賢後與之共臺庵揆之碎禄屬旨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将東夫暴盡焚之未發彌及賴等幾至要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石勒皆引共會之来至象先至落陽以外機不至俘掠而去帝且并於常人後十二敗宛者三萬餘人紹安王曜散發於 愛王 脚北人 熱掛城肝王彌邁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吳 将兵一萬七千滾落陽此及阿爾賈兵前 天下報之前若不知尚慮無務、刀以臣天下循可不至今日天下報之被看書行將極為無有言曰鳴呼言曹繼不如古人夜使人排猶殿之惟側其幡以引起根焚其死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 門欲典度處選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發太子詮發極諸陵焚官朝納 編奏さーで一門一根帝紀州其事成准 惠市時年后惠帝於軍場封平阿公華至為夷於執降臣屬結斗 故也成敗之數有如呼吸吹之則寒虚之則温今相提侍中領護因效 是特海内大亂獨行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道 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共附逆則為敗衆 人所掠者與其母王氏相失劉恐得之造使逸於動因遺書百将軍用兵 田氏回為呼堂堂中國帝王乃為胡夢所執封平何公信然受之而不 機能之後東海鉄蟾車政故無坐属之暴而有流亡之禍矣 尚於回張帝夫資清劲少著英飲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 知君死杜稷之義其為中國產也甚美書之以戒萬世 如殺大承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服一代人物果安在 王術風流相尚清名盖世首為三窟之計今乃為羯奴所殺

Section 18

寛正淳 江左 原之古典 教育不見 日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水全而單弱如此将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 事退請勤日向見管夷吾精中無後要美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於宴問題 微編録類宗衛玠皆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冷凌不能存無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後正紀網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数為正論府中多至之出為頭到O 断僧以此有為八至全京佩士卒之見符束委奴隷之門非所以重名施 王繁遊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獨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 官不從三王之誅聞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類曰昔聞 整教堂自高是前車已獲而後車又将随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 又事長沙王又又事成都王顏改更君父有如傳縣後雖輔佐元帝功 崇玠之叔愿舊史之所未辨也史網一筆一削以正之選矣於 致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遺者粹乎聖旨之尚旨此 而不書景何耶葉友禮不臣始事具繼事晉既事趙王倫又事來王問 〇孝縣皇帝 請業等考旗云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懐 不補罪矣玠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絶王 帝被廣貫定奉為太子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

廣北也上今道民院遭發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将出師使如汝者統之以後 不公可信 · 五任来 是與其兄式子開擇所主義目不容公脩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 朝奉奉が名む〇十二月石勤造使奉表於王凌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 國豊民安全住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馬既至處大 电河路地省轉矢集将二十餘人而後進現謂人口常恐祖生先吾看便飲寒渡江中流擊構好而誓曰祖歌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逐深州刺史給千人塵布三千疋不給鎧即佐縣使自召案鄉将其即由百 ·為司州於府主海同後中夜開難鳴流城現党日此非是年也因紀經 喜〇左丞相東以祖此為豫州刺史初院國的承祖逃少有大志與劉琨 無道而下然叛也由宗室争權自相魚肉腦結翰遂使戎狄乗附毒流中 及渡江郡以為軍路祭酒巡居京師斜合號從言於郡日衛至之亂非上 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米有為帝王者也石料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子也淡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則書望威行夷夏自古 天順人早管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 相保聚以放性命令衛於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会後誰頭殿下應 張有看清達舎人王子春奉表於沒日勒本小胡遭世酸亂流離屯厄籍 中原郡國家傑必有空風智應者美俸素無北伐之志以此為養威将軍 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強故也又何怪手後大悅遭使 和現必喜我之服而快後之亡然不救後而襲我也用兵責神速勿後時 惠手勒日然質日劉毘王浚雖同名置臣實為仇敵若修成于現选香請勤塾問而之後王浚初勒未發張質曰豈非畏劉琨及解陴高問為吾後 西成 军職等平正月石勒後這便奉表於王後後益騎急不設備二月 未さーし 八喜歌奉約 勒曰公位冠元台 2% 室を物質 美在湊川 中學 何化 建定 Ŧ 獨佩致力 不足定 能事恶 世史類場卷之十七一人一天音感帝紀 張氏父子 也限項目明公為政事無巨細背自决之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當上感法、寒下今所卻吏民有能擊其為者實以而帛羊米較曹佐織其一門一內子內羊機稱。張寒遣兵入援、張鴻總照分美在遠者則奏在破世出一戶一段等機關。大寒道大大援、張鴻遠在两河の能遣兵入援近地諸十月,張突将鹽敷之。務管头壘州濱陽原州軍士得收乃數批 沒将佐等請軍門謝罪惟裝寫筍絕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事權強共坐觀本朝俱養會不敢接乃欲自尊為天子非也逆乎即斬之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不拜而出動謝之待以客禮勒曰吾不喜得區州 **國朝荷其崇禄沒循圈之潘臣故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脩德豪專事** 之刘嘉言自至何公賞也是依從之軍遣将軍主該師歩騎五千入接院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指聰明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来而行 下不足定也充日何為圖将國家丧敗不敢求生考家公恩速死為幸曜 秋七月愛到曜怕死地運至經過獲将軍事充深線飲之酒日香得子天 安且选諸那首計 認拜定都督陝西諸軍事 國友益曰前曹張軌道首襲入衛先又書張軌道兵指長安失於是後 書張完遣其入搜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



下五建式元年、黑牌店二年〇京元公孫崇解東與五年〇晋故王縣市、 在實際等師安新一萬東整選養華本不能進而還一二月電影震勝太子李 是以在實際等師安新一萬東整選養華本不能進而還一二月電影震勝太子李 是以其老事許及是蕭悲慣而卒宴遺轉 時間是於是通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事許及是蕭悲慣而卒宴遺轉 是到6個人。 在2000年間是於一萬東整選養華本不能進而還一二月電影響而卒宴遺轉 上京新編水下及是蕭悲慣而卒宴遺轉 一五建式元年、書片四一所成小國一新小國一九三縣團晉故王縣市 放石馬之 共雄順世子屋有教堂這种共相助教皆彌羅華連棒擊物管物儘以事免〇三月 該倫短欲衣襲之士本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樓於子産祠使巫陽言曰 おけること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八 朝箭練舊事有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儿有疑議皆取次馬 丞相唐即置王位弘景大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都在建康稱受敗帝詔令 勝復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紙是時承受亂之後江東草創了協久官中 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楼春初鎮江東頒光子酒王道來諫必命引 丞相承統攝為機麼素服出次樂哀三日官屬上草號固請不已磨乃即 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她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育績也晋時又有牛弊爲後之誠常孫原外成陽其将牛欽考之前史載元 王愍帝遇害乃即帝位節儉受言祖安江左及至王之末忌抑一的毛非勝明願於乾煙峰龍初為安東將軍愍帝隆漢始稱晋朔王觀子如夏侯氏所生勇出小吏牛金之異一笔點则及長〇東晉建業中宗元皇帝牛磨字奏管姓司馬為又宣帝數之會採鄉 晋宗偽姓之辱亦大矣東晋君臣何以安之而不幸即必以胡謁交優 職中之衆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晋傳至愍帝,過及七代此石馬之數 阿致堂日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都谷口水涌雪石至圖有石馬七及 陵按證法始建國都曰元 王氏反致逆敦之禍卒千豪疾在位六年事四十六朋慈建本 ○東晉見明成康雅衰奕 者至是月與後群臣使愍帝行河法野巴而更衣神・又使之執益衙臣軍我服職學〇十二月漢王物於晉帝於京城等看死之取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 現出收以愍帝行車騎将世史教納恭之十八 風音元帝 紀明は皇女母 東等的之以在諸部不思無解矣風從之亦造便勸進〇十一月征南軍司戴起上 內在非 等系不濟之實室雖微人心循附之宜遣便冠東京有所尊繁後使大義 万三角 周青上文鄉之上號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父今梓宫常是上撒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刻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 時後也而陛下勘蒙於東南此所謂指議而被大也王循不許使殿中将軍臨猶 王称《北京在清京末清京開延嘉談訓至廣文先雲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 不許紀瞻日間民飲絕於今二年兩都煙湯宗斯無主劉瓊編號於西此於與天典元年號註別解敗帝古問至至歷史事態若屬百官請上喜號 浙江有失解者尚書即芋寫起拍帝大失物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益曰 安適哉由是忤首出為新安太守主逐即皇帝位百官皆悟列 姓司馬不若徐知語歸姓李氏之為實也故曰五馬慶江一馬化龍節 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典晋室垂林百年說者美之然胃 江左微弱若不愚依舊葉安能係屬人心舎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東

神経の東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幻聰慕智有使後長安求帝間長安近日近日 おある 言於是日南陽朝部麻醉職志云大體而承欲自禁必不能成功哲主近長、 美州作一書的重献之一書造其之後,書通語疾所教教者都所張此經書書解作一書的重献之一書造其之妻一書通語疾所於破免都所張此經書送。 漢余財司堂文焼放漢主應于二十一人書之者與○孫吳遣使上表議等等。 漢名家汉翰非書賜太子為諫曰申翰刻海像化不及音聖心太子納之〇 一十五八公 は兄類編をマーハ 锦北京 仁孝喜文辭書武藝好皆禮士客受規諫與慶亮温崎等並為布衣之交田日近帝愕然四何異間者之言曰樂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計之及長安安近但開人從長安來不開人從日邊來帝計之一日語群臣後問之 漢問之和曰明公住輔軍使網滿吞升何緣採聽風開以祭祭為政郡導 同三司導造從事行楊州郡國逐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将失獨顏和無言 公同盟族雪國家之取若見書器達亦然不以一分之故可公而忘義也 □即位然完竟不用江東生號指稱建與○加王遵隸騎大将軍開府係 親且有名德當師天下以奉之夷從之遣子門祭史秦表請建康此至帝 完風格峻整善談老在帝語重之 聘其妹為紹妃使完侍講東官帝好刑 他妄自尊大者心也 幸其係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 目於光武昭刻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也而無嫌者正以 茶一朝隆地今日位號不丹巴而正之崇雜借稿其言盖亦有理此網 不 五年的 用美艺五百 下同萬物套生何由你照为止大放該特 散騎侍即議 五有他在 日於婚之前建康也其好惟氏固止之 幣絕格而去既至要求这命朝廷 至意 取馬有温斯表現立也帝室家被身亡宣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監 温察表庭疾所通過者表现也帝室家被身亡宣在接恤後數成乃加贈太尉監監然於之雖等學之往其心帝室地亦可加然不思要力失功之義共至 医拇推重视初無害犯意會代部太平時間常潛誤裝匠確事泄匹婦収 株成 湯 * 取二十十 主 侵州人可 認曰今禁逆未義諸軍奉迎俸官猶未得進暫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和不許會規死除散騎侍即婚開母亡阻亂不得華丧固讓不拜若請北疑 喬不得已受拜 (漢主聰本太子聚立新學教祭献而代之劉氏男女無 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禄不該甚遠古義文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 少長首斬東市祭淵聰二陵斬聰屍葵其廟目號大將軍漢天王石勒引 陳矣〇梁州東史周鼓学斯柱四呈敦层周訪成名從事和舒敦敦日剛兼首衛日禮子不敢以已野加於文既而罷之等雖以罷而衛於是可職者首衛日禮子不敢以已野加於文既而罷之等雖以罷而衛於與本縣已四三年漢改騙極光初二年〇後趙高如石勒元母部即那恭王為皇 | 依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更部尚書陳題亦上言宜循舊制試 權肯是以才不濟務查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收亂難矣先是帝欲對 不以警賊未報為此務在調政酒食二失也選官惟以白望請託三失也 弊力用武之國不可以假 意會代都大平母間嵩者試裝匹碩事世匹母

· 「「如何然後言工教不能制○漢主權徒都展送改國號超沒單子為祖之至城可以司吾豈曹嚴可以實依和訪在軍勝務長訓其僕有國教之志中等有缺以或安南將軍除如故訪大怒教子,直等解并王環王梳遺之訪抵之于他 我是我世取電車送天史果 於來飲捷果 疑至 陳張 盛稻魔之 成德野為 皆為之用,你不能機強處三年的就的三年以秦容愿為戸州刺史宇文氏攻應魔大敗之逐 三章 明報的民主室故使臣為里縣該今臣不这必孤其向義之心使辦於討 續等感 客降于後聞勒斬之送·首於赵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軍之惡猶吾惡 世只類編卷之一。 出為此備祖父寒置千家二家因與此書水通過不門重建程縣內皮問以南多板後勉歸于管地練矣積穀為取河北計後勉主勒惠之八下四 朝廷始重之帝欲音疑疑曰舊京淪浸山陵等毀名臣宿将莫能空耻獨 也遊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逃行不納禁請将不使暴後趙之民 過境之間稍得休息〇帝之始鎮空東也王敦與從第與同公真戴帝亦 青元帝紀 有漢於的權被的對於谁 農業 敦智 京市 Langida Lang 又なり」」、別川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文文文文文人和な北京文静海内院答号東相志於江湖人相志於道将竭股版之力效文文 ኝ ት 州為度 世史類編奏でナケ 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騙納印行角中東路河往而不適找又完 前致堂司祖上雅縣假忠義有智書以行之亦自右維得之才皆其未遂等約為西平将軍隊如刺史領談之來 不作行物湾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與廣而敦益懷不平逐構嫌際〇帝 #一方との後へ前押損三氏之權事亦斯見東外事能任具推分兵故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後趙王勒悉名武鄉者舊數飲勒微時與李陽廣名 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収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 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客訴敦道院書言欲與之数力王 馬共天下後教自持有功品宗族疆盛利盗職洛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院 教手相歐陽獨不敢來動曰孤方無察天下堂藝匹夫子遊召與飲因拜後就此季恨者者得抄是三輩子之正是 於確也豫州士女若丧父母王敦人懷異志聞此卒益無所憚十一月以 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際将有內難如大功不遂感激發病是月至 忠貞吾之志也教怒〇九月孫州刺史祖逖帝以其弟約代之世以戴淵 孫皇离然使奸人稱恩不敢動又何必快快發病而丧其躯弘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後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亂侍作尤當訓明軍旅 一 智元帝記 州西曜後逝功直清

参百姓 知 ·聖服 爾然以最既見帝言事忠誠申校甚至的其言題喜飲酒至醉而出事 老妻教廷 水发彩枯 粉節之 遊主簿 劉書說 中日大将軍以私帳 陳城稱失向開此忠臣義士竭節 七足類編奉之十 在一个不易元年的收割四转五月王聚秦央及其無名是小人籍的制作。 其好為然城抵杜属城市的城市的是京都大學中華的教育之歌的大學。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的表演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此時何以號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此時何以號正承年中多楼的之歌分在越長沙教。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的人類正不生學的人類之歌一一個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的人類一個一個一個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的地方。 東京歌樂學之歌中學 文上表明導無罪言者切至其大少知甚恨之帝命還填朝服召見之尊後無曜日時人獨為三日僕財吏竟日開民未年所問職德之妻也既出後能不與言遠繼之必乘所在言抑又甚矣等意云問頭為獎射琴既出 有在門又呼之前不與言頓左右日今年段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繁射 面帝盖珠王氏帝不許院始有權色司些事率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話自不能從三月敦據行頭幹是○帝徵載別劉應入衛俸,随至與了協於枯魚之母兔班以外西放射田知君言不如早熟政府始后致東山外西放射田照升十七水以活致乎周田侍報次則與國目鮮矣不後書司足下能参田電利指有所及若其紙疑則宋我則與國目鮮矣不後書司足下能参田電利指有所及若其紙疑則宋我 要城固年度等較死中卓亦通永書動之且云當以矢出西口節教歸路 敬死忠義直可倉坐為免察奔敗之将平·事之不降令百姓知吾心耳乃 池不完貨儲又關人情策公或說永南投陶侃或退據秦桂來白吾之志 之府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代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意始失必藍機數致逆状 ·永數日書其死矣地荒民暴勢抓接總将何以齊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 約商侃同起兵武昌城中傅卓軍至人皆奔散教遣魏又師生交長沙城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戸侯敦遣秦軍桓羆說熊王永請為己軍司 稽首回贼臣逆子何代無之 八哥元亦紀 /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其手曰茂弘 而死山 直接中書好 秦門前 奔州殺之帝使致布托劳教托素與翻卷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養門如 奔州殺之帝使教布托劳教托素與翻卷先往哭之然後見教教見其祭之之 人日止磨令摆聊又不答日期不答致然之從答問導發三周幾前此祭上由者常與於別上祭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教然之從答問導發三周幾前此?里常與於別上與內門問題言已衛騰所稱為該教日周趙戴消咎有高名足以或周數於有教英曰卿可謂能言已衛騰所稱為該教日周趙戴消咎有高名足以或 京 京 財 財 村 了一天的人死的写之中。首此及友致竟不朝天干而这能高四月教共陷天沙·南州 以為所於政體開日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湖日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也聽嫌帝令公卿百官指居國見數以敦爲丞相都管中外諸軍錄尚重 程而五年 問馬斯見 養養 等方寄鄉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那以導為前鋒大都督認日等以大義城 万様を禁え 為盛德事夫網難惟非帝命了杨劉隆戴淵即東次石明杨陽俱敗楊為親可以善為軍與時節假之東將擊都節楊敗後石剛數曰吾不後得 能殺汝耶學勒彬起謝彬日期痛不能拜且此後何熟殊無懼色學後科思民國為不執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於決俱下敦大怒日南以吾為不 俊問之彬曰何天伯仁情不能已熟怒彬勃然數之曰兄抗佐犯順殺 檢中書故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失也節救等甚切及出門呼之又不與言以滋其疑二三失自取悉頭将見帶其呼來救衛有救心却直入不 見類校已之表數之流涕白香錐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そかれた 赤郎帝 光 子 其分類人 灰が浮不 助き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í 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崇未後而禍亂內與口紹尊生母前之間後發然夫〇十一月,帝憂情成疾順司空王專受遺詔輔政太十絕時祖述民卒後勸晏然衙崗祖約不能與退屯縣建後趙逐取陳唐朔鄧 後的右長史張衛卒後制主勒吳而働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奉吾右侯 巻
さ
ナ
ハ 早也及程遠代之每機不合數日右侯於我去豈非酷平流沸彌日 横公致警假般於賊物之其鄉之惡不及言使而亦動之自取祸也既不與其言仍曰殺諸賊奴則顯然運及於鄭以題其恨三夫也年使 數十部而喪之不恨也指數千里授三將不惜也雖水來鳴濱死不壞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累而权非已之城色故萬帝得刀肆意而爲之降 文断四 元帝本午氏之子,胃與午之為既居近秦姑正位號亦原乎知節 武獨能也於盧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先武亦以高帝之通用之也而徐失也故曰是亦其勢於也三代之後中與之功莫易於先武置死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要夫一隅之可以自託備協然惟恐其用之 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惠其會之餘亦足以為夫而没齒不能歸侵 帝崛起皇师無寸土為之階兵泰共也栗泰栗也城邑泰之城已也驅天下之所以異也習漢高资三尺之勢五載而成帝秦何其銳也蓋高 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心之所及輕則勇重則法此學天下與故 康永嘉回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夷亦其勢然者几人之陳永嘉回自古年天下者常為收天下者常雖萬人有言神竟以一旅 顏乃生視神州陸沉智不介意方且陽為出師遷延不進逐使河南終 其才不侵去無非遠侯帝家塵定不聞動王之奉愍帝寄委所宜動心 者加以天性簡儉容受直言詳刑簡化史稱其光美中與非溢夷失然 陳與東京通常等為布木文教在宿園以其男名欲証以不孝爾宗明墨帝 請紹字道齡元帝丧子應悉仁本善文書武好賢愛 以匹夫争夫下。幸而亲則帝不幸不集如彼何於亦不得不勇夫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那五八孩之敢曰當天時危機交自然曰文夫當死生以之教惡其言不復見整在為者以鄉之母河南即樂府香輸達之武秋失節之士題改成云失節。安能大機通明紹官臣不得解送以東本卷都大司武秋失節之士,獨王倫惠位書奉安能世史斯編卷之十八 南秋上西馬合金を返過敦教與論西朝人士日樂方輔課爾短才耳者其實宣教論西馬向書令監定過敦教與論西朝人士日樂方輔課廟短不耳者其實宣教的李宗作正此本等二世帝畏王敦之遇沙登高外接便鎮谷肥敦是之来塞京和宣氣縣類赴矣董〇八月敦表后尚都首都察馬古書全縣經繼鄉外來美球走為叛繼報今天殺郑耶敦乃止〇六月至皇后慶氏沙康亮高中書監不書 爾能以所為武林和奮字。然已老朝道前平次監懷之廢茶而能正像大手通 班教公出拒較日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職有年矣今職自王忠近親公此来當 正報以致飲為近王松課之苦苦敦變色目左右将候之彬正色日君音嚴殺兄王報以致飲為近王松課之苦苦敦變色目左右将候之彬正色日君音嚴殺兄子國際主做同時,也就無信號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致移鎮陷默屯子國際於一次諸何敬以之也王導乃心帝至而受其以網目獨不為賢者諸學大文章元王獨執新立等四月教移中國與平林目領楊地校汉王事 騎大將軍錢風調敦日於有不諸便當以後事什應和敦日非常之事非 較数後反於七月至一等所親在破之敦死表情其實錢風水充伏誅初即即大等二年趙號初北年五月加司徒導大都首獨州刺史督諸軍討 王教疾去矯記拜王應無子以應為職為武衛将軍以目副以王含為聽 期外造使稱潘曜封茂為京王 这是逐级希話討教〇題王隆西華原州原州大震來軍馬及勘張茂報 信男之験以副秦龍之望力雖不敢勢不可以不出成日毒乃出屯一百 謀冰追至是即位卒中敦亂不愧孝名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崩深致遂蓋非沒局所黃以禮觀之可謂孝夫教皆以為信於教 高校兵自守貢献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老果而下萬

日孫彫り 相利がませ 再聚员均 世史類編卷之十 **以至我**即 牙尹明昳 下計乃上 王周戴雅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本用導議〇五月以倒侃馬征西藏死節周礼延勉所更難以高歌湖事異當均何以勸込王等司礼與旗之題三至機就切私非二月贈故旗王以戴涓周嗣等有差都察以為周 較順何人温太真純行酒而敢不飲物與致别第四種流出開後入者三人四敦終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物偶開以手椒擊鳳懷隆地作色日 葡帝母狗氏無人做帝亦願外氏而橫覆云耳不能目刊以不含即表五帝母鲜卑出之难人之不及の解平人歌一有中歌所生命自出政敦軍我書雲日等其等等得回分產今日在中歌樂室冥日明公起事稿以不久教大思日命壽英阿嗅四分產今日在 有否言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勢見詔甚怒而病轉寫沒數卷 无乃公妄前遊節几在人臣誰不情數導一門受國厚思今日之事明日 京於言談務臣温為茶來至一處一人情切懼其遺合書曰聖王德治朝野為老十八 人。音明为知 後周謂教日獨與朝廷其家而與東完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具作醉小 产咽喉之地公宜自遇鳳鷹鳴為偽群敦不許為己既去而風干後間 即作亂致親任温香喝刀終為勤敢時進審謀以附其欲際結錢風為之 大将軍都首前網等州務軍事刑刑刺史前州士女相處仇性聰敬恭動 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事以大義成親循将百世有之况彬等 年其然武事,有多故所是屬所致乃發敦處理出死發其衣冠惡而斬之,與武大破之斬其前鋒何康敦奉不我獨为行因作勢而起因拉獲即此 弘膽馬六軍之首學為忠臣而死不為無額而生失各不答帝乃率諸重 加茶已何得便兩相該衛至魔魔盡以致运訴告帝帝與原實計計之加 官其近親平然無所問 一院律下計也風謂其堂白公之下計乃上東也必須沈充定談佚致死 寒每日錢世儀我精神滿隱即聞之甚依會所勝尹缺獨言于教曰京 大都督替諸軍討敦導聞敦疾軍子子為敦發哀眾以爲敦信死成 住 関係を 人間す **町水 其底蔵** 其底蔵 英 養之医社 王湖 面似野科 温用赤如 あり時け 经柱中流 世史美的老之十八 即位方五成群臣進國三華以疾不至下盡正已於朝日王公非社稷之 質養員司所命的位三年獨能香發刷断躬珍大数可謂明也已矣使於通紙未定之初果非让侵之臣持下並正言在服其心不敢為異耳朝以道錄尚書事與便見下查於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克奪辦候五 臣也大行在續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耶草問之妻疾而至太后臨 夏養心回不為皆俗所務實并王華湖安遠美 奉此可謂悉在及桓温代劉文以侃所貯竹頭作丁如裝船其綜理微客皆此類也 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多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属詞為孩 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達頭既及自謂宏達耶有素餘者必 然後於江将更則加鞭朴曰榜痛者牧猪奴敢耳老在浮華非先王之 自棄也諸安佐以色蔵縣事者命取其酒器補博補首滿得彌敷之之具 士所少院子謂曰即常無財恭如含克石不亦劳手。壹曰諸君子以道 之靈依素無愛我断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句同時好故馬諸名 而私送整十盛奏學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後不行秦朝禪 西皮蔵和元年 · 越北初九年六月以初な五茶州刺史司徒弘稱疾不朝 秋七月南崩南明敏有钱断故能以弱制強練剪送臣克後大茶太子街 而等之人成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重初晴聽事餘空循濕乃以木育布地 其所饋其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及普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落點 恢弘風流相尚執都各者非靈而誰時青进午第多茶王然謝絕為及 ○顧完成皇帝 諸将字世根明帝長子董華政由大臣便亮該激種實養費已班華人而後能以仁武滿之首作其廣號先 陰至於張人當情分陰豈可但逸遇荒醉生無益於特死無聞於後見 互政曰成 峻之亂幸随低温高等協力掃平簡約於儉敬禮大臣含子傳 第亦知大計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朋差與平陵按論法安民 100 骨間常紀

度完以唆在態態終為禍亂欲下記徵之該於司徒與其口唆精強以不可完皆不應於是司是其其便故上書名被為大司農下器徵之該於司徒與其四峻精強以不可以對方面指數大手相刺沒亦未敢遇及夫何度完彰沒無缺世史類編教之人人。 《香吸香机》可以以其為為教之人 íš اع بر (3) らいのは、これのでは **バチ**末与 不知可以 当人が **枝草山**鄉 公何 夫刑方六歲万能語問無法竟能無處於心子數二人無罪可書則常亦法所事方六歲万能語問無法直線解賴致近親致傷得其何以於遠近之心語及人就不人許常边口等官人作敗便殺之人言事作賊當如何清懼變色之法及人許常边口等官人作敗便殺之人言事作賊當如何清懼變色 孩之由是食失恭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日常日白頭公何在完對 便諭必吸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軍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 起我去完報為書日吾夏西随過於歷過是下無過當也一步也是後達 陽王東為代陽縣王宗初為肅宗所親任康竟分之至是以失職於至高 月发獎的在熟的便完督諸軍計之當城內史桓麥起兵赴難苦殿雖有月发獎的在熟的便完督諸軍計之當城內史桓麥起兵赴難者 監察如祖約亦然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討免約大喜以兵會家〇十二 易換百自衆甲以待之養為巴司見無禮於其君者者履動之逐為崔今 奏者可開能急君矣。初於飲起兵赴朝廷長史得惠以郡兵奏弱山民 下侵詔徵收為大司農壞逐不應命過獨即欲師恭下衛建康三三亦欲 秦詔不若且也容之下臺圖屬累書去京奉朝以為不可完皆不聽於是 打圖·華冬子於海衛一大沙門時之亦赴敵死其毋撫苑而突回父為忠直技術 解蔣庇宜伏兵数之可一取擒也亮不從唆果自吓洲陽來述失道夜行來納 網蔣庇宜伏兵数之可一取擒也亮不從唆果自吓洲陽來述失道夜行來納 自橫江至將്於爾金寶所此在護托斯米城九坦靖亮宜斷草度來制 全額 自橫江至將談顧金寶所此在護托斯米城九坦靖亮宜斷草度來制 (於于三年約號 树叶一转正凡临霜以疾赴難至降败一月尚書《成榜》及 **新城為急** 潘城以南 **東光四山** 世史類編卷之十 祖約為大科唆自録尚書事溫物間澤東不守號樹見至深陽宣太后招供伽緒百姓以益鄉縣職已以安以至遵有德望循使以本官居己之石已續形軍來與至真軍人豈稱侵逼凌兵不放上殿实入後官府藏一空過於王來與至真軍人豈稱侵逼凌兵不放上殿实入後官府藏一空過於之十八一處等成年已 以衛為轉騎将軍衛日今日當以城賊為意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 夏五月温獨以衛侃入計物書と印以見風本無連雜物邊帝于君頭面 諸賢數力討敗則晉氏必不如食亮雅萬死循為無稱該國如此尚可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風窟草湖水活何非溫獨不不完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風窟草湖水活何非溫獨人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観召繁終禍誰其下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為「也溫獨欲華氣入衞三吳欲起失赴難免皆拒之其失二也孔祖諸一也溫獨欲華氣入衞三吳欲起失赴難免皆拒之其失二也孔祖諸王遂曰憲凌依子野心慶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而乃邊源留命自 和誅實手

世人動 **在人耳目** 忠孝表表 不為無力 我们绝不 へほくが 阿佩未宣 一大家国国家建立管象平力討敗循志不及大何生視朝廷順覆幕無去家国国際後交通官關助城東東播地閣側引為督科手提強兵回流域東東播地閣側引為督科手提強兵回 城不守進七河無神是勸奏與後通使奏曰吾受國軍恩義在效死馬能府在被分兵陷層城內史檀奏宛之縣發行她始終該清莊惟初奏開京 府內史王舒便度水縣、将兵西波郡江於是震夷太守唐軍高國內史選帝於府頭軍家令張聞以太后部齡三其郡州西縣鄉州便起義安下清即流游者表入赴國難将士争查同數是處處開四方兵起自姑熟返 衣祭舟畫夜而進都監在潘陰州勝城孤糧少逼近胡兔人無固志得路 遭仇害曰夫軍有進而無退且峻約無道人皆切截今之進計如石投明 該襲擊師共詣衛衛於是列峻罪状務告征鎮遼這拳飛侃後追發逐衛仍須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聽場外将不敢越局鄉慶說之悅遣都替 忽 與 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要遭將軍命縱守國石在等國府 若後召兵之是為敗於我成而或者逐謂仁公緩於計賊侃深感悟即茂 桓侯衛桓侯之不負國也逐力戰而死兄或進軍王是城陷勒奏殺之 熱見攻之将政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極侯恩軍當以死報告之不可看 老為累盡遭家僮從軍需環職以給軍賣和監逐師教渡江與問侃等會 金王舒來赴難獨将起兵討處達督護王和師指新州 とこれに東岸し、Han 子の明ル里則少不計判害而不明逆順関心及管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機無二、固非他人之此宜于綱目而一一一章 オービジング 君子深為情之 挽倪必翻然西上兔侃在晋朝不為無功獨於人臣大節有所未盡故救梭之意必待温嚼再三進說僅乃肯前未發又欲返鎮向非諸人力 天路自己教唆之風十重極要官以死節電大八重之父子俱死。 思孝固己表表在人耳目若奏則始聞成及即時起義未幾受 激問侃同赴國難 明七 内 起 子 句 不如是 高官温畅欲逐都像堂宝之多次都不避二論纷紜未决司徒與日孫 夏城中日也不如是專有情色〇次褚聚為所處并指錄是時官關灰爐次建平國好級中日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於之司徒與入石國本取故節尚侃突日熟武節 · 兼無旋踵譬如騎荒安可中下,我公若遠衆獨这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 **倪侃怒欲西歸物曰天子幽逼衽稷危殆乃臣于肝腦釜地之日廟等奥** 雅以歸於之曜子熙立次年沒干後趙麗為某傳和密集權改集為趙王難祖約於應賜約斧後趙〇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宮陽獲衛王教代帝問獲衛王、於代合餘张大濱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王閉城自守趙侃遣将 也職馬頭傾偷的将彭世季干等校之以不峻陸馬斬首務割之衛站事九温秀超偷師步去為人從百石冠府里在聽南上欲桃戰峻将八千人 公俱受國恩事若孫則臣主同作如其不提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 帝頓者號泛請罪放西陽王東随佩與任議有舊為請死帝曰是於吾侍 四世八主合 将廻指於公矣毛宝放養等皆動仍乃分未的香仇督水軍向完頭軍 不教君父皇 十六年而七 先書 随者序其線 情也

光十数英 柳時為 赴又不給軍粮仍請收付廷計司徒事以表配之後宜加萬有乃以致馬以及以其乃求外鎮自效逐以為 豫州新史侃之討峻也獨隔州刺史下敦雅共不 の下数馬 百故包客会忍以侯足下堂非遵養時梅以定大事者和侃笑曰是乃遵 監曰忠武之平情報が見る衛衛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衛非方伯之大夏四月縣騎将軍始安後後衛軍司也問侃都塞皆言衛非方伯之大東之晋重無政亦可知失任是責者是非上興于報之百重無以外政輔政首後衛展坐視勝員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惟禄温公司原治以外政輔政首發祸機國破若危魔引与免亡較位列方原州刺史教養視而卒。 校扶起日此必許也即将去計之上表言狀且與與書日默沒方州即用 以、謝罪欲聞門接寬山海南手記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克敢亡京已逐安○論平補峻功仍整獨以下封拜有差康亮死首動的粮 干專不從或謂事子悅曰在陵屋康國之南潘要客之地也而創以次後 何憂影弊若是事不脩則祭土為墟矣且比沒何我之際 極政事将軍郭默放劉德司徒學少熟號男難制以為江州新史侃聞之一次會五年 河轉 不春正月太尉佛討郭默斯之劉德至江州於東縱酒不即而對之不有外愛必有內患矣 總景為新 曹越 實非良計。今宜鎮之以静由是不後從都而以聚為所勝 除年以成趙秦大軍于乃亞貨の好兒念之令人無塞待主上宣属不足 太子家為大車千中山公虎進裔為王虎怒謂子逐曰吾身當矢石二十行皇帝事誅祖約夷其族之姬睢之林厥騎知以五妃劉氏為后子弘為秦時敗也任至熙將絳熙以降、他斬之〇二月後卿王勒目稱大節天王 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手等力答仇書曰黙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 展七年, 題等正月 動大事群臣謂徐見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个晋庆帝紀 为及題勒先在 旦示弱魔 要发火来 和照明其動立六國後萬日此法當失何以逐得天下及開留使諫乃曰頼有此工人被議士而聽之時以在爸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脈生使人讀漢書聞都食女 東省日城聯以取天下也群尼百萌首稱高歲勒雖不學好便諸生讀書 (以於於於一致得數旅聯以取天下也群尼百萌首稱高歲勒雖不學好便諸生讀書人 歌原於應原未知應死誰手的雙崎大大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頭縣嗵縣如日月 歌原於應原未知應死誰手的雙崎大夫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頭縣嗵縣如日月 一次,於於於確原未知應死誰手的雙崎大夫夫行事宜確確落落滿頭縣嗵縣如日月 度は近人雅用法而恒得法外意の風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劣期孫作亂因班夜周公印度明鉴仪魏武忠順動勞似孔明隆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磯で毎言陶公爾公印度明鉴仮魏武忠順動勞似孔明隆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磯で毎言陶公機神 知人宣不包 用法恒得 對日陛下神武謀界過於陳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矢曰人豈不自知卿言 秦安正坐清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教善断識察被客人不能欺自 南陵 佐史等若問之至是疾為上表逐位以後事付王短期軍軍就船曰老子

自可高 知為有 財 教 教 王馬不到不赞美述正色四人非光幹何得每事意意明不必導改容謝之〇九月 新之氣 2 THE WAY 不言而四 西主 見遷都于動物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浴豫言成敗数點敬事之虎事 東米價还張目不答等曰王據不凝人何言凝也當見事每來言一生英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快像為首述性沈静每生客辯論養起而述處稱與病國劉代籍友養快常稱激性至通而目然有節歲回劉君知我勝 後等府帝指委政於等、學降王城王达為,接屬家不脩小無而以清約見紀末成康元金司成註本,明正惟元年正月朔帝年十四冠暗三月至司朱人二人、香鹿帝紀為其及與馬克斯等 天子所應相也〇十月張敬道使上疏請比伐初張軌及寒茂保據河南 水社又省以徽度清远善談者物時則雙欄名三東而浩尤為風流所應一州諸軍事鎮衛軍先锋發浩為記室來軍浩與覆重大守補東所傷 智毅之姚七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 謂虎曰七仲常謂大王命世英 一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疑導以門地則問好之既見唯問江 ル也謝安日聚雖不言而四府之無已備矣 尤謹聽民事佛著作的王度等曰王者祭祀典為具存佛外國之神非 旅之事無意無之及駁嗣位境内漸平駁勤脩展改總御文武成得其 奈何把臂受託而及奪之那 檀奏當謂取日季野沒有皮裹春秋言其外無臧否好善見而內有張 念及君親否耶 愧作之意頓忘富贵之情益城安享六州禮群段浩相與肆志風派登 兩樣說秋月獨胡床您該該可謂擅一時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智 東臣司徒獨及於親則發暴而策死是以峻平之後完亦愧你多矣而更臣司徒竟致竊峻之及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福及於君則者危而國 一月,國丞相虎廢魁主弘為降國王自稱后攝動天王遇弘及太后罪 言此東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依您禄自七豫州者至是六年美乃 可えの人の 一致辦廷在其蔽日名之攸彰道之攸縣乃有所除乃崇所於非仁無以長物非義 HX不進合合の正公雖貴重禮無備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明水不進為合の上公雖貴重禮無備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明含少老遊佐時論者以王野帝之師佛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 光代四世 無以奪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己〇十月光禄動類含致仕 我好盛諫完日主公常有世外之懷豈有為 凡人事 那此必接那之徒欲 尾野北 間內外耳克乃止是時亮雖若外鎮而追執朝權院據上流摊雅兵那勢 消遣后生不識業幾之公日達日志乞物司学整征西亮等沈升江西 操仁義者暴而利仁義者奏其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愈遠乃作學蔵以 傳都督中外諸軍事都塞為太尉康亮為司空事性竟厚委任諸将趙徹 為之備導口吾與元規張先休成是同即如君言吾便用巾還第後何懼 買等多不奉法大臣忠之亮與緊險欲去起在緊導整不聽或勸導容 王華少季充為樣充以時俗崇尚浮處暫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華思 督六州巡執朝權而元規之塵鼓扇於中外矣專欲舉朝自敵以却其 污証可得耶故吾不罪元規之污而慨事無以處之也 王午美司東晋之士益職成風茂弘達於政體性本軍軍然弗免習俗 認國答案軍身有免不能正典刑以謝天下乃以為豫州刺史未發提 如友益曰聚自嗣京業書遣張淨上表矣於是又書上號籍北次網月 四四月成李素就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隊の五月以司徒事為太成康四年、海田代東護康國元年の孫太陽一漢京中國二郎小國二郎小國二年一年一年、二月立皇后杜氏、神原町道后預孫大體学之二年出襲、二月立皇后杜氏、神原町道信預孫大體学之八郎紀繼者失

1

中央史 と物名を 對對人對於 第二年華那德子,那學會欲為之差。各日年在天位在 家とき 經論時務不合置夜看禮朝賢升權後進由是朝野翁然稱為賢相納化 十異樣即位代目懷帝時到現表荷屬為公於帝時為王傳轉律首俸於T面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城世三时神事仍王騎提不弟 件起為健相 號令明白政事情簡百姓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拓販氏自是愈大其 那及騎機以帶律子奪之國內多難部落雕散健維勇有智是能脩祖本 公帝及母素機原完為,不相亮固幹逐少九及完年水会録尚書事水之十八 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完 肅然是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 字 件 補宜 神旦志於西班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賣良由君軍耳何充等無所之所重要不順者之順者之順或公衛軍犯居者在保元凱曹無愛國之心兼容鎮軍枕文縣如地至傳都伯如青子大阪相見范献得就言案婦不安其做了無衛而惟大縣的惟一能除石窟乃是後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馬翔曰整鄉循知他宗傳之順 是否心 也而諸君宴安江院鄉都以看雅傲經奏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 被傷在衛三紀宗社為堪生民金炭斯乃南堂焦慮之時忠臣事命之 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 因奏從之朔疾匹南十大夫以驕者醉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可四海 石虎畏懼功烈如此。四指婦此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柳之 幸五七年前 美六一月封慕容就為獨王初就這長史劉朝不敢便 高少将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即位完除不言类政外度水何尤十二月立皇后楮氏時後后父猪聚為運敵宜立長若請以同毋多腳班王缶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崩剛那王缶其國八年粵籍武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度水説帝以國有 何以尊主濟民平充等甚熟乃造使持節冊命與網幣北公卿錢之 謝廣日是否心也〇三月皇后杜氏朋 先併壽而 行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事 首少康資一旅以城有第公段最會超以報聽兵事章補宜早於光短等 入將軍衛王章軍朝議以為不可納曰暴容鎮軍心存本朝養珍疆敢使 丁今石虎字書志相吞盛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已屬 **男男誓可迎失應浚雖云狂逆悖謀永較完嚴置失宜搬成及状乃奉常有綱韜殺數近親於黙舊辨帝懂六歳已能諮問流溪則度亮之享臣断日張於谁烈又能敬禮大臣有赴稱者情乎政此谓陽解歸誤臣所,成帝獨務簡約继武之累雖有機於前王而恭儉之德是返** 東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借使养容鎮軍 二旦石 翔

〇孝宗務皇帝 諸君子致力討賊斬物不能社稷已非者有心中危故與馬尾院俸本免逐致進長國母随以難翻明分而頭 請告字世同成帝同母第也初封鄉鄉王及成帝将崩二 遷精東長浩雄北伐無功而温與會稽王至引用謝請 鹏字彭祖展帝太子被探嗣位政由毋后任用祖 以於 解一一帶 石頭尚非温 · 香陶 (4) **妈求实在** 英型表现。 知 行 沿 野 表 教言注意 天下事去 į 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異何克既卒浩名愈重於是確察群之其官愈高而無識刺之者司馬者也惟應異知之群為軍司而遭之曹深中治之匿失治是以不出度可以屬隱而崇與之不知深原世未實重矯近遠引以退為進即致重回深原累解做群以養發養訓尚五家補原司馬里皆不能釣 義日禄 安以善其終在位十七年書十九前至永平陵按諡法布德統

1

西大桥重成名字府 等到不為知之温書情者也不必得則不為教者便則食不更 養婦不必知之温書情者也不必得則不為教員所籍代替號 今日非明 は不解 高治以王最之為護軍將軍兼之以為內外協和於後國家可安勧治不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管與祭綜絲織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浸相疑察解所 温既極過嚴名大振朝廷懷之香騰王昱以楊州刺史於浩有盛 財確力場智勇俱田安得不養及朝廷手後衰将王龍與趙戰敗聚退屯苑非時間所及必将經管分表紛州態民以達既而村署報短不能副以 **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後於該獨謂所親曰胡叛談** 於艱難者非上聖真英雄不能為也白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親今日之事 為大慶然恐更船朝廷之後其人曰何謂也誤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 中四年世世時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恒温征西大将軍封陽順郡公公の田四年世世時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恒温征西大将軍封陽順郡会及為漢後衛勢等務為成後國立七年而無計管科弘主明司代之詔封勢歸養侯國立世自無命求與元年甲子簡獨為成後軍典總面練諸軍門温解縛教觀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東原華賢雄軍與總面練諸軍門温解縛教觀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東原華賢雄 と関うないない。 はまないといい、これによっているというない、大川の東海を飛ば火焼き水竹の港人と展無後間で勢送降文が三年地をますこ年の是厳漢二月温目将水卒直指成都憲主勢 門王 止即比意と所以青旦 来林俊 幸越不食 签而自立院虎三十八孫肅城石氏榜鄉至是九六世合三十二年即姓成八年 衛士石 松本學元年 1 銀王州明末與元年 四正月明石開發也東城大學一年 1 銀王州明末與元年 四正月明石開發也東鄉縣之十八 ●《音景行紀前書書新報》書書為於韓北六 机 不充開沙斯伏都與其主整於胡羯二十萬人石城自立〇条鄉流民相自立門屬太將軍李慶為大司馬塞使軍軍三十月衛石等攻石関李慶章立門屬後於斯沙通雷數等于軍〇十月衛石等攻於其主遵而聯軍之政帝時能進於蜀沙通雷數等于軍〇十月衛石等攻抗主義語為原則於西平公縣故卒于慶立為宗然城市稅 另次出題主劉耀雙定後獨不可,張難職後臣於後閥石縣上門門門張軍華自稱院王、豫帝曆波統建集物惠帝北長安帝以執入几月門門張軍華自稱院王、宋帝曆沒統建集物惠帝北長安帝以執入几月門門張軍華自稱院王、宋帝曆沒統建集物惠帝北長安帝以執入几月門門張軍華自稱院王、宋帝曆沒統建集,為北京 三以示不忘後鄉之心雖敗亦宗也察謨之論任惠井之時則是任灰。 19月天日清東院的戊趙之聲。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養士之氣安仁此餘断有此志矣吏臣赞為后族之矣此使獨之養兵晋失中原及於城一舉獨欲接夷專夏雖此功不充然名養納予可尚皆在即不此時數有此志矣吏臣赞為后族之英年婚納之多謹矣 再為石氏所養至是後其姓間日吾屬故圖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 明其不快臣節也 **鄭斯開出奔霧**爾 俊哲

.....

由帰任事 売替知本 之有 失 建兴草高海国日央 高京古代了即姓大 為 第 第 章 不禁徒 禁禁不忠 禁不忠 阿承之小有 班號大勢聚四五萬原流而下軍干底自朝廷大懼陪欲去位避過吏部尚書王慰士我質調照鄉不為國家用要水北伐部書不聽十二月過拜表報行師 報過知朝廷仗政治以抗己去念之欲奏知治之為人亦不之禪也八州七以衛師本と二人」の者者がな どかけめ 柳疾為自旦至中便者十餘这不至公卿奏讓傲逸上命請送逐科讓懼。一月免寒讓為疾人該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於「臨事遺侍中徵之妻不食而卒」随世就就各自說就皆能也華本就職所於「臨事遺侍中徵之妻夫臣因該大捷歸身衙朝必有由夷時祖之盡宴務於好務,之壽英四處王閉備禮徵為太常隨遺閱書以為楊極則反致至則免君王功已成 年子 等 前 附 種 有 罪 免 為 废 人 該前以供為随即訪問又何愈之速都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 尹起華曰既而朝諭不察請致廷尉乃稽輕待罪何前俗而夜恭耶死尹起華曰蔡談在晋減為表表然大子臨軒召之使者十餘逐而不至 〇二月郷七仲平仲雄夷南町向帝とかれ、子妻的衆來歸路屯入二月郷七仲平代仲養也其年不悉死有以子妻即五月十五年大三十二元四世四五月十五年世紀中皇大王本の来至帝三年の来王孫容馬正月の五三律即皇 担下不收款人工,一月經主信稱皇帝使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至重更別客刺之不將相對於有不應之事。其一月經主信稱皇帝使都不能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事的不可能達大學主徒然朝諭亦無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事的不可能達大學主徒然朝諭亦無有非之者或至者之可應甚天知其是成為主一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終於其一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終於其上何待而不應德量力不數不已此封內所痛恨數悼者也若不從進也一次發達出一次可數 為不養 養後蔣再恭養之遺情書四令以區區在正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也王義之以書止之不聽所而無功效遇养人組之物解所集結監與的也之不聽所而無功效遇养人挺之物解所集結監與的過程當後日節問為所為所以為其例所以為自然所以 () 以 雖然犯不形辭色常書空聲寫作、出出語必敢怪事字久之 功非所當作義之又與會總王星機可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 温謂樣都

.

有股 官 落 有 法 別なするさ 後 れ で 日 空医 · 茶學 世史教师在之十八人間等限者心可在於在生了司官官所以非人 il bi 在行人 有細發人皆輕之猛悠然目得隱若聽聽好親 問相過入關稅的追納納利日不圖今日後親官軍〇紀海王猛等某少好學個懷神襲有大志不 回浩有德有言智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處其才耳衙以浩為此 追擊之温軍要敗 送不成無無難之若故温有疑意之志至其因累則不可養也 看來其送不於無為有疑者之才尚有英主發而用之克後有不難者惟看秦兵為提既而愈人然花葵為軍之食乃提陳門三千餘戶而歸通欲與猛俱 曹令以書告之治欣然許馬将答書處看該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逐温 摩法度故徒重之常曰元才善之周公也于堅張舊,秦吾元才雖之速也惟以佐命元朝位五将相權俸人主而讓恭沈安等 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後華民争将牛酒迎夢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垂运 第東海王符雄卒家主徒之劣也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 三月祖温的師代書四月大敗第五千監四進軍湖上三輔都縣皆來降 意究意如此而其切乃有管寫乙稱則九以歷秦求人者可不知所辦書廣誤開開十數竟達空為此所謂為悉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 豪傑非猛而何。禁哥温痛任江東無即此非眼不殺也不子因王猛來見桓温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供不有至者天三秦 経る電回及は一歩してきしていている。 要敗為温所察徒書空咄咄及温致書行以為尚書令即欣然善追答 一年,東生符生寄先元年の照六月處主徒卒太子生即位 及其則楊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 唐不住上諸人不得不住其黃温至在水姚葉徹園拒之以結陳而前親被甲替戰一種過歌中與家為華東樓望中原數可逐使神州陸沉輔沖時百年立處王夷前程。與歌為華州的門界東京縣的縣區剛康非商組於議終者桓温自宜應比伐四班經過為派十二年縣南統二年正月次桓温為征討大都縣督諸軍討姚奏鄉 王法孫是秦王生飲酒無蓋夜乘醉多所放教願海王堅殺之自立為屬天王物薛師也许王丁巴六平元年練吐蘇經蘇總統春正月帝年十五冠太后歸政〇六月 泰門 生にま 備管的 之堅謂猛日李公知君獨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次兄事成妆私妻官撤事公此其 段之乃吉至帝號稱大衛天王左僕射李成知猛之醫常勸堅次國事任 学业出 話法條題 南在明~玄徳之遇諸萬孔明也遂與吕婆禄等帥麾下入生猶醉在於為越主葬 民态定路地 る乃寒窓超獅家後為到裕所夷者品、十一月金面縛出降格撫安新開始作北等城有大潤苦塘園之門國民館於廣園都歐西曆京嘉時以應問中界城有大潤苦塘場大司馬格園民館於廣園都歐西曆京嘉時改圖門中縣峰前於良邊以於南端市長以附近十三時間的五樂存下幽蒙選目中原海庙諸陵縣北雖有忠臣東古孫隨便之中原海庙諸陵縣北雖有忠臣東古孫隨便之東海庙諸陵縣北雖有忠臣東古孫隨便之東東海區地東北雖有忠臣東古孫懷史之道鎮戍戍下西北東東縣連敗而走遇中金編、諮詢諸院兩号前襄月少道鎮戍戍下五千人而 芝治聖柳罪之 有中原之地及信有疾堅的後事猛調雷正明相承臣從之後頭勿以外人也得猛大悅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袋盡於人也得猛大悅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盖忘其状也盡忠為武袋重於人口,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恆温入至於公司不明三代之遠才王猛豈其為匹哉苦論劉玄德之信任則 者事實則晋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夫為中與名臣爲惜乎無此也稱之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溫之時出而共戰移其所以事奈 晉為國鮮平西惹我之仇敢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實及見也而前華多 統之業可成而猛不

共催年代 班安布 木 村型教徒 F 女少有] 美国 林文十 温校日謝為才流經通使主即朝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先餘則落 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随事行養耳願君母與士奉之下者同年共苦則盡才易移矣又道萬書可以君遇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疏醉縣難為意 西篇实権奉於一門非深根固帶之宜也。見入更以謝為代之王義之與過书雲為機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温若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邪後處一年等妹親二年八月以謝萬監司陳等州軍事衛越王显欲以桓 ○去羅統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安養民早不為以王伍日親幸用事 莫萬不能用激射為成為最久是聖城閣像樂命后如以下 左相程中以王猛馬尚書在永極軍與才,脩廢職課農兵恤困窮禮百神 月立皇后何氏故散新舟即 0 月里行至尚書見交案不治死 河南水 所 宜 数十年矣一朝頭欲後之驅政於空荒之地離增寒棄生寒令安樂之國人思禁此與其條兩質其素心目前之家實為交切植根江外人思於青寶等處其素心目前之家實為交切植根江外人以為此人,一般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泽系** 注 2 四 料 な経験を 既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高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後以實阿南朝廷畏温不敢為異散騎常侍孫鄉上王成隆和元年縣井為四非正月.恒温上疏計透和路侧自永嘉之龍播 適智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意也經少恭高尚當者逐初賦以見去温見與 要孝悌在直文學政事祭其所學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 ○九月立皇后王氏な女は○十二月悉奉四科悉王堅命牧伯守字各 政妄奉而請託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時修開倉至了實 ○哀皇帝 迎立之當時王猛相秦堅格县佐無庸外私方強桓温雖恃功 五前奏家平陵按諡法蚤孤短折曰哀 **膝色而引用王謝江左稍安情乎享称不永在位四年壽二十** 請不字干較成帝長子也初封耶那王及穆帝無嗣大臣

史 54-416

即時可以發展回到雖奇士觀其主奏終不為人用逐發之顯東隨其思致於是自己各定欲致命令得之美及落陽隔勁破執神氣自若恪将者之将軍是如意以北後懷枯以臨兵過降陽種絕無接度不能守力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 **秋沈对了** 現しまれる。 ※町の 下見買いまりたりとし、 はないのでは、 で見買いましたという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は、 はないので |全面= 理之白述故事當讓冰日汝謂我不堪那坦之日非也但克讓自義事耳正非為尚書令述每後職不為虛讓其所解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軍子二年來辨解天祥心經是無五年正月以陽州東史王述死為七野 無共攻 四宮陽将軍 沈勁死之 勁初以父充死干造礼志欲立功以雪舊五五三字 禁寒 れえ 羊三月帝 崩琊那王奕即皇帝位〇野太宰格恩主職卷と十八 一次野液帝紀 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後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尚書出過以王坦之被為長史又以和超為秦軍王珣時為王海等事必 豆豆を使いなれて 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皇后東氏だはて、 三番は出数則性下大事去矣今不如卑鶴合兵以退温温思高亦病失然後我来 司馬温公司に動車文之悪致死以除之矣高逆之疾為忠義之門可、其壁がでに抗魍主情で救于一家妻之共引隊肝之栗親共所臨時形々山路臨 河馬温公司に動車文之悪致死以除之矣高逆之疾為忠義之門可、其壁がでに抗魍主情で救于一家主法密言於堅可應難受兼容許非温敵也若恒 更度可別雖奇士親其志凌終不為人用。後後之翳乘陽其惡 更度可別雖奇士親其志凌終不為人用。後後之翳乘陽其惡 一種におす人。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する。 一種において、 にいて、 にはいて、 にいて、 西至四一一一一即少抑抗痛於人則以惟野林於國則以勸風俗一奉而用文四一一意識德也自古聖人皆行之關城的監擊非以示美観也在 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矣仲尼汉權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三菩生為堂偽為哉王懷祖狂之不事外餘因對於陸情來名者前擔 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管於述也 温因書春小捷聽都超謀伊霍之舉以至威發為東海王事降迎立之桓過專制防頭挫螂兼垂弊秦聖征城統民運方與而 講亦字延数来帝同母另也初封剛班王及来帝無子·大臣 年。薨子恩時年四十五桜諡 板施 **失去** 班里里可以六州之東 宣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计工学可以 的大主衛郭辨為之副辨還為堅言虧政無網可國監機識變唯皇甫與其地以的大主衛郭辨為之副辨還為堅言虧政無網可國監機識變唯皇甫 極温歸罪 世史更品意やけん 英王伯克 RNR 市天與不取友受其殃傷戲之事足以觀矣太傳評日露大國也今雄有 八十騎追之及溫於聚色大破之所有三萬級感停尚池级建温於難文戰于防國不利權儲後端又開衛五将至刀自陸道奔遠聽得主無自即其勢而取之不亦善手些從之遺降州刺史鄧秀師步騎二萬以枚號溫 難未易可圓朝廷錐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字之比即關係境是 後常人大惟瞻花陽王徳以為符氏骨肉垂離投滅請樣是天以衛時關係底三年縣 時照加等二月。雷觀公符更以陝城降國城縣抗辦請五種 **死者以萬計温深耻** 公香子 突紀 州東野華常

茶有 除養石品 聚谷世 "一也要留與那共元天下然後愛師本鄉世封臨州不亦美手王猛言於堅斯縣於原及問吾不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醫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 乔芸芸 太子 不到 预安分 万夫 大きな 項羽符整 如秦奉使 無種和起 叛降殿 D 的 遭 都 智深 探如 秦 影的 既 結好 的 使 都 智 深 将 相 繼 如 新 聖 世史類編悉之下へ 1.使紹明 一一一一一次京其思文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常人欲使琛拜先,以不敢也实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以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 四 不敢臣其父之臣死他國之臣手乃不果拜王伍勸堅留來輕不許〇十一級之日隣國之君獨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典手琛曰天子之子尚 王猛花、官之欲般暴容垂沛公者人臣之分也而資羽符些不殺之者我而殺、于縱使按之暴容垂雖死天下其無暴容垂手故以情論之則彼雖は傷如星突過之抗唇皆為舌用矣何必行小人之計因人歸門之溪、王猛動符堅被垂范衛哲為音明矣母以有八人之計因人歸於之軍口、方以撤英雄以清四海栾何被之乃以禹為冠軍将軍、日寒容無又子響如龍虎非可則之物若借以風雲将不可後制不如早」日寒容無又子響如龍虎非可則之物若借以風雲将不可後制不如早 你陪位然後延之孫從兄英為屬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英舎琛曰昔 與子弟姪川奔参初秦王堅開大宰恪卒陸有圖戲之志軍善威名不敢一川縣恭谷弗出奔縣養以為冠軍將軍弗選割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事 諸為邊門屬與諸為光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今使之即安私室所 西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看容真臟發調或之所為故此乃為設行官百 縣名希照的中國民東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盖 斯王 猛有 信益接以平生問处東方之事 勢知縣 門亡陰欲自託頗心其 質珠至長安 爾王里方敗於兩重部為分見珠珠日素便至鹏無之君 · 晋府 委紀 一十二百 女起子回来《有謀無之心所思者無關今限去其所思則何禪而不一十二百 女起子回来《京縣明一十上百萬之師一 有才不能用華以資敬雖然用民祭屬陵城市城區前,從鎮之時在高之師一有才不能用華以資敬雖然不亡得學 産湯名不 病皮が抗 開放門是力如等者所言者此史逐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邊拜謝請政之時盛班軍事大司馬温見之然謂盛子曰防節誠為失利縣縣於聊石時福與何至孫皇王事事大司馬温見之然謂盛子曰防節誠為失利縣希來即五年福與何至 一人為美華主席皆不然之唯皇南真深以為憂上既請選將益共以防木然不聽口 不苟示人 七書不許 西致堂国者系既已形之商情尚且止使不行是欲盖而彰矣雖然盛為日口計磁大然不許善戦者故一敗深雕使孫盛不作晉春秋八有不知為日口計磁大然不許諸子遂私改之重理正成稱良史為等沒有作才看不車至二才爭习十行 月取浴陽 灰龍有國有家者分炎牧馬理之常也為至堅大怒遣王猛等俊的十一從恭逐謝病婦〇初聽人許割居里以西路園報兵既退惡人謂曰行 之備評曰帝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問王猛曰名不虚得既又以告與 茶班婦言於許日家 東午五年春建元六年の無度照町正月家谷今自衛奔総府王伍祭は明公論後然有董紙齊大史之風謂之情春秋詠故 聖諸慕容今參其軍事以為鄉事将行造慕容事飲日何以贈我垂脫 年老家居住方嚴有執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沒請 五丁溪三子觀孫盛坊頭之録不妄矣且以温之然言如彼其可畏也 如此感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温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亦未為得也何尼以大聖人筆則當史循深其文詞不苟示人其俱 日関軍旅來程使東和必不久今男王又往宜為

玩 新 差 奶 敷 **福斯**斯斯 はの類綱巻き十八 五個人で Ki 村臣进取 我死有進無退失之大功以報閱家受虧明若之朝稱觞父毋之至不亦文中是 在馬王繁終乎恨吾老不及見耳版劃於畅級觸稱趙狄曰天道在應而懷而營之曰王景思接受國星自任無內外令與諸若深入賊地當竭力 舊原言 使以評為給事中皇而真為奉車都舒應故太史黃弘數曰應必中與其來乎寫主將趣騰評使戰猛陳於隋炀寧嫉 晒點 辦時提展 的第一人 网络拉拉索 黑話猛蹦猛跳进手口唇試料單外的外令與諸若深入賊地當竭力 舊原言 使以評為給事中皇而真為奉車都舒應故太史黃弘數曰應必中與其攻猛猛散。 影話在謝猛跳进手口唇試料單耳将軍於郡将尚爾宪國 物學 "然若專美本朝加君微說國聚然軍馬誕曰敗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和时日成熟郡特也類效効戰以贖罪猛弗許尧处爰杳嚴致竭勢如共行,即是人軍于民安猛表昏挠琛為主傳他日與僚楊夏語及爲芝猛曰人心不同昔 其下所然。如後總人以令叛而後選起為及問後之心城沒於嚴無罪以如是乎待之如後總人以令叛而後選起為及問後之心城沒難與東北如是乎待之如後總人民亡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狠狈以今所能存悟其後入虎亡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狠狈 國外縣 州過都縣皆望風降附縣人大震者阿侍的封平問司徒長源年五年 棒堪玩分肆敵縣進北八月第王坚復遣王猛督軍伐縣猛克 **美子狼皆頭雖大時競進猛望高其之祭謂劉光曰今日非将軍不能破** 勞之曰鄉家國失和委司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張衛之将亡非 今王猛疾人如響寒王心亦難知問東朝北來海悟吾今還東汝可 情能之以順無聚信之以結無心未動過美征何及及於致垂至為市司馬温公丁雅見疑躬因歸秦故秦王坚擅之以以無望親之以盡無司馬温公丁敵國村臣本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暴容無村高功盛無 衛賣之行有如妖其龍而幾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 表 後 窓 短 野兔 提到 · 新文·者動之後古古之九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 世史類編本シナハ 烈士间艺 延明C十二月獨主堅遷故鄉主茶客情及王公百官弁鮮里四萬餘戸好願完六州軍事發展用循時行前經漸交等敬而無一於湖路首於在於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死非所及那〇堅汉猛為實地夜都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必為死非所及那〇堅汉猛為實地夜都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狗君親彼知發者心達安危等堡 然城之不及十五年,公海為既有 許之完乃與張蚝徐成等馳赴您原出入數四旁者無人節兵大敗東勝 也必以変足太守萬戸侯相處竟不悅而沒我而共交差得那應猛馳乾 〇右前無器容此白成帝成和八年。癸巳嗣父成康戊戌稱王幸五奉 野帝英紀明秦里

命為王及儒督提傳席九三世合三十七年。女於東起西等太 等後樂有高雲經歷起丁未三年而馬敦續高雲起已酉為北孫傳弘 為二主二十八年 為西燕傳水為二主十年無務德起戊戌為南燕傳程題為二主十三 等後樂有高雲經歷起丁未三年而馬敦續高雲起已酉為北孫傳弘 為二主二十八年 一十八經

ţ.,

史 54-420

和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世史類編卷之十九 申くら 松與雅然於新安鄉地心王猛以歐州之功請以御元為司就秦王堅下姓國東景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國中廣為桓蘇的於寫湖屯地丁零四年未成安元年塔純元正月大司馬温校壽縣獲者瓊洋頂斬之秦王堅 課務大后請發帝而立會稍王里并作今章呈之大后温集百官於朝堂 重於好然 太神之寒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を與之定該乃語東康 百官處懷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俸禮度儀制 〇太宗商文皇帝 立擅威謝安送拜至侯蕃客郊越亦云為性命恐順惠帝之經而立之帝以江左首君在雙後級父對清談家養權臣執命發 濟可知矣在位二年書五十三前些高平陵按論法平易不置 日簡慈惠愛民日文 之朝服當門神彩教然於是宣太后今廢帝亦為東海王以 八 時間文紀川新星 論里子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務王及恒温疾姿 系動侍中謝安見温送拜· 〇東晉簡文孝武安恭帝全 八角石河事 能以道匡衛因蘇東随時日志士痛朝危忠臣東主為及近下沾來起汉世出與編恭之十九二十一次青衛文記 王程治泰 王任明 · 一之征刚明清南毒及者自放無尸素和性顯拔生常勘深農養練習重核。用王猛為丞祖猛為相堅端供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於網或云空傳大司馬爾於王庭於正前總公所改立○八月泰以於一百年為後,大司馬爾於王庭於正於一時期以於不改之八月泰以收至十一歲即皇帝也被曆建繭太病於去安日獨不餘為性命及消更耶。 官必當不利必當罪由是國富兵羅野無不克秦國大治〇陽平公符 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玄書與左衛将軍主坦之請起印肝未得前坦之 中書侍部都起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園之事逐至於此由吾不 畅然無濟世大暑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日未有君拜於前臣提於後於是認進温丞相大司 華位拱點而已帝美風儀養容止的心典籍凝塵滿席甚如也維神識恬 馬留京輔政温固解仍請送經路太平府逐王堅開温發立謂群臣曰 温前敗隣上後敗府頭不能思然自贬以謝百姓方更發君以自說舉動 能之臣才固才矣情其不善用也 臣以發其主作聲勢以成發滿其罪不在都超下後世錯謂脱之為才無以使脱之能以是,所遇於朝奮勞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就就強於是之迫庸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屬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不正之,可不過,如為而發海西公是暴統之漸也發情疑懼方各鋒及

皇 音系 記 利 別 用 ほ 月 ほ 月 日 入林之<u>有</u>部 **州評** 新 所 可 理 平別完支 一 塩英四之安田其事に世内之事などの教外有殖民安與坦之虚忠輔衛 世史奏 1.東無猛 切弱外有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置至滿京帝府縣神位不即居住所中以於打造河府處院勘疾為議求九職安坦之故後其事時天子 新大元1九 御美以為尚書即固請逐州許之 審举審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 下吏何所逃罪乎益曰是吾過心事遠釋祖因漢曰高子伯為素意勝形 思を多いなうト 而致之東以資敵何我然猛才畧出温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温所容素其各自三俱南宜乎猛之不就也且温既知江東無猛之北乃不能羅其不可望之人猛如此方盡其不而桓温乃以軍豁然酒慶之欲與 君臣逃令與否耳 〇列宗孝武皇帝 恢後中原親政順權頗湯酒色以活數招張貴妃之紙在位二 言統公南侵卒用玄石推破前敵而姚長慕容垂後起竟不能 插政桓温既死冲安輔命當秦堅取為併凉滅代不聽王猛貴 D 告前 之主、犯明秦至 請雅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大子也中年或称毋后 修修可以 天下宝宮 様か不費 **外** 香港 4.天丁 世史類編巻マナル 接触到底 人得幸於空同董莊後應整歌曰不見准來入憲室但見浮空歌曰日堅令執之不後未形趙整清珠解軍不聽曾經博記能文好直諫慕容無夫懼外惠事後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申申己酉節羊食人悲弘無後實整 一家視夷状為亦了汝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樣災智能內求諸已何其魁條以消天變堅不臨陽門公融亦上既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 冲領其聚俄項憲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事執時權七月大司馬温卒以桓冲都資獨刺豫江州軍事温以世子熙才務使第 好聲律本功并外之慘不廢縣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地之秦善言語 之後點當減聚二十年之後代當城縣兼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慶之宜前 灰秦太史令張立言尾等縣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楊東井十年 冲不從心彗星見出于尾笠長十餘大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 温氣自且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初亦以名取之也其德度才罷乃爾故 於深深之時而安之視溫如敵已然意果安開不為少職從容該矢而此溫勢強強心益肆擅擊立之處而與照神聽朝士楊息之態當什百 此温勢益強心益肆擅奏立之威而窥照神提朝士楊恩之態當什 在嚴實而已美 /智當為天下情之 万霄孝武帝紀---本具治院

五流天明 阿生民产 世之志 容易に述 状化笑如 一に対し 七家三年十一年五月代死都督盛田侯王相之,等文卒,坦之臨然與訓明前時代表表命不及教 平地定局有如治芥六等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 不暇給今四郊多疆宜思自効而虚談廢務丹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 否即何於為事界狂信之速也, 日秦任商鞅二世而上臣清言致思邪也王等照信作成帝而不知惧朝 治北您然遐想有言世之志義之謂曰夏馬動王千足胼胝文王旰食日 **敬照福為置敵也福幸而死是以不預准派之我而得免罪於晉矣使** 則按撥断流之東症其預手不預乎預則不忠於醫不預則不忠於堅 其不死則於准肥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接之也不能終緩之 丁南湖田王猛之死其符里之代译乃其稅文之志其所以學猛者盖丁南湖田王猛之死其符里之不幸而實猛之幸平何也猛動堅勿因 存东小部 港油平部 完富計至 新仁安子 書提門生 道整作用 正都 全信 也 是出一箱書授門生日公车專衣犯之後者以來傳書校食者可呈此不受以此立夫亦可來初起家於植代以父情略也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無所營造口關國太平別超至沒有維原過本不足蘇而持至之且書其者當保國學家經典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取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 次三二年前職九八年至取事群臣以依醉為限趙整治官作商於三次四三年前職九八年至取事群臣以依醉為限趙也不能作父之心首唱察君之世界可以考律之即而悟也東坡氏部方 明可謂忠臣嘉有六時以以高官而此相更以及本死已晚天敬不復哭 按映温蒙立之謀為皆尊之王是亦如其無逆不可死已晚天敬不復哭 按映温蒙立之謀為皆尊之王是亦如其無逆不可死已 功後勞機百姓耶安日宫室散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日免任天下之重 散騎常侍王彪之平初謝安欲增脩官室彪之日会起敵方禮豈可大典 亦这般天弱於九年比十六年 は、○十月家王堅遣唐公洛新天十萬 八帝本學辛曹傳表於縣正華雅 (○十月家王堅遣唐公洛新天十萬 然人情情然家王堅擅有長姚長将共成之)所州高縣水泽院很长自西 爾即焚之稻卒情果成疾門生呈稿皆與桓温往及宮計情大怒曰小 氏少珪走依貨納至分代民為二部使到庫仁劉福辰統之戴姐部懷輸 学代代王什翼媛在山陰之北部衆北廣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初理柳智

全作教 在大多是被解放下文古祖中開口而死極神吉何智氏之多忠臣也〇五月泰遣月成八年於前話前隔越字養養其毋謀輕丁彦遠潔已於後語或日教元在奔其刀會議人至執之抱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實日已須四年後建元四月。常倫與其六年吉杞死之時豫南鐘接聽與吉相用千里馬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及之 8年人 古水学 正為祖一完献馬子都不受時天吃歌汗血馬子都衛王堅目吾當秦漢文帝為, 前危後則堅大悅命輕言之以為酒成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太一城河淮東天垂淮水有是文以為酒成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己〇十月太 14 東北 されて 护門名 其及状陽曰臣父君公如不以罪臣為父報仇其徒曰世帝問恩生為四其人大勝之臣大至,以此為東海公符陽及王皮周伽祗汉事吏权下是蘇堅附法立精會總征於使阿特於首於殿內對諸沙門台之左丞王雜諫不從之已六至兵域較正凡立佛持會於殿內辖並稱給總備經城帝初奉佛生非所以發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遊兵失利根心危懼安無鎮之以和静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 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其而更使受教於書獻和命,唐冕皇者得耳之之及司。此句,其所以則致升平也且諸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其而更使受教於書獻和命,唐冕皇者得耳之之及司。此可以以明不成黃帝服牛果馬因其性也两種,可以於以其不不利以上,則有一人 彭超等随肝的進園三回謝玄連戰敗走之時謝安為宰相係人憂入冠 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融儀伙先知斜後殿邦集脩夏國由此言之 比安於王尊而謂其文雅過人 臣死為問見後何問平臣曰孟威稱應烈士東志如此豈惟死乎皆赦不 第并山目主張當借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泉藏峻之首前安 東國河記其臨沒之言平里不聽且回以引擊衛循疾風之掃秋葉耳時內外沮世史經驗卷之十九人,皆至此命犯一時英傑性下事此之諸為武侯獨不正是以而此之故。每不可悔也王景客犯一時英傑性下事此之諸為武侯獨不是是以一個人不過與務本數萬中京随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腕附箭兵 国不 知 何 所 **非**伐 糸 済 海 不 能 技務断点 江表佈人 三臣而己若從聚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院融文諫曰国家本戎狄也 在我民有長敵之心三也獨未可威昭依甚明会勞師大果恐無萬全之人假有三難天道不順師照准一也獨國無無路經知難二也我數戰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除之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除之臣軒膝未可國也石越曰今福德在思伐之必有天殃且後被長江之愈 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在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目帝主 葵来大年者及東七月新王堅大學 入窓部征討都管納石冠軍将軍動城師需延留群其及表版之第世別軍裁解人衛子管如之而至所不知方城長級數數等也有所消费不可於雖是軍族之事非婦人所當預護不可符堅以獨附而亡勢之斯則便自用 臣可復留之以遺子孫於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武平見所依者張杜二 殿物議員自吾承茶在三十載四方暑定惟東南一隅未落王化今吾欲 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的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妻不知何所因也。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禁紅 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龍置鮮里完罪布滿畿何此屬皆我之深 自将以計之何如據異目問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中皆江表常人君 一者居多獨冠軍慕容許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最闹江南獨遠王命 冠部征計都督謝石冠軍将軍

打撃大下 第安不開 **応え望** 安石橋将 討失乙百 印本為事 四秦明聖殿玄屬若賭野安私曾另於玄是日女惟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逐控 命馬上な 世史類編巻て十九 を言じ別 オヘチ 1. A. 传出 至拒之我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任夫 安石钱有朝堂之量不開将各令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 問却之日朝廷慶分と定兵甲無缺西藩宜留以為防中對佐吏嘆日謝 所此路島城至夜乃還相冲深以根本為最這精銳三千入樣京師勘安 · 放然玄不敢後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野四鹭 · 親朋早生 口其以共民盛都下震死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旅答曰已别有古既而 玄師師拒之堅遺陽平公融督張蛙慕容事等發長寒戎卒六十餘萬 十七萬旗皷相望前後千里部以謝石謝玄助殺八萬拒之新兵至罰 而婚情則與玄路野恭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騰安石之天也嬌情於內則親形於外錯觀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也嬌情於內則親形於外錯觀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一級與史稱其編情鎮物夫惟言語可以偏饒而出之 晋情與貌不可矯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嚴謹優辨靜而不 者貴人力也執太史公謂霍去病不至因絶以為有天至余於此亦以准都之捷耶所幸者天未厭喜輩,太效順風館皆兵熚符秦折北不支請則寂然任軍國重寄者果若茲張向非朱序及間秦兵稍却局能奏請則寂然任軍國董寄者果若茲張向非朱序及間秦兵稍却局能奏王陽明旦乃命駕莊墅園蒸央賭桓冲之後援則拒之初度改立守之王陽明旦乃臨事而惧用師之妻當符秦入電重在壓境此何等時也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基金</ 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野老政所犯 で砂定権 西語音 严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雷矣且至重夜不敢息草行露衛車以饑凍死 世史類深卷七十九一人晋孝武帝紀 **斯**伊斯 四吾死小 · 发一其 华友朋 里而軍煙成不敢進嗣於事養人尚書朱序序先為養州科來說石等使 等电干溶過路水水潤地抵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溶澗 所殺為兵後遭分等來勝追擊秦英大敗自相頭藉而死者散野寨川其等知線被無玄等引兵凑水擊之融馳騎易陣欲以肺退者馬倒為獨兵經歷行使北京兵遂退不可後止朱亭在陣後呼回鄉兵敗美裁遂大潰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話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問兵得渡 隆序私謂石等曰若然百萬之般盖至誠難與為敵今來諸軍未集宜東 者十七八堅中派矢神為軍騎走 以決勝為不亦善子為諸将皆曰我衆彼家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 全里回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麼而殺之萬不勝夫軸以為然 勝蕭行于義陽之勝便慶之有亦陽之勝其明徹有准南之勝此十者温有肅二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務有関中之勝劉彦之有淮南之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勝桓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勝桓東者九、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豬衰有彭城之敗豫兵於三年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堅銳足以破秦兵於 **肯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社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比定** 江東而不知有 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盖江東之人知有 ģ. 之志先定規模が

à,

忘儿 原 何 可 不少有天 列成ス 混射 獨名金工於計 ヨミトナセ史類 編卷之十九 於母日東王兵敗委另於我是天借之以後網亦此時不可失也無曰汝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侯家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無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實言 而圖不負循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垂第德曰此為報仇非負人心也無曰 弘惟其平后服日初未常有進取之心而預為必後中原之計是以一以鞭権四夷坐制六合雜謂江東之國土錦力鎮而不足以來天下也勝之前而造與粮會於明則之往則千月直屬東江身而入中原直回 の外看而惡國於堅故使草木風鹤有此與赫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國恩的有限。 原於青而惡國於堅故使草木風鹤有此與赫之應非人力所得而與國恩的有壓的人之之,并不可能其餘就置可離縱任所欲執堅, 是恭山壓邪耳苟專恃人力則維謝安敦董其如彼何就惟夫天意助其自為,夏額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依冠軍而已執管如養應緩則附入毋聞 東中孝曰以舊所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堅以可萬之所而臨晉之八萬敗果未終,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書舅畧過人世宋東 董中孝曰以舊所而眩惑如此也依秦堅以可萬之所而臨晉之八萬敗果未終,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書舅畧過人世宋東 易志而垂之報堅填以盛奏改能二人之得失判矣 皆老武市兒 |了無喜色園基如 威辦天地 英惡相去遠矣 告其言行至 河地語言於堅 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惟行物 惹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九可能看力所能移也翼目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遠順風之亂自世史類編卷と十九 一次 昔孝武帝紀 に大猶不食言以萬未平天命有發與固非智 我甲伍心 不安国際 心今後首之以失此為所何異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令遠之叛攻洛陽鄉王坚驛書使無將不討之石藏言於不曰無有恢復儒紫之禁王将館垂於獅西華潛與縣之故臣謀後應於會丁零輕私瞿城起兵蘇功克練的而進嚴重地影過〇慕容垂王家閱議阿牖見劉岭襄公兵城功克練的而進嚴重地影過〇慕容垂王家閱議阿牖見劉岭襄公兵於北始矣堅不聴〇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将軍固讓不受祏等大此始矣堅不聴〇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将軍固讓不受祏等大 軍封范赐王師黎二十餘萬長驅向劉集容慶起兵於國人死曠平用架無自稱總王遣田山如熙苦慕容養等便起兵相應以第德為車騎大縣甲則九年兼更元至十年〇無世祖慕容妻元年〇後秦太祖正月秦至至安陽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遣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程斌兵合至安陽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遣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程斌兵合 粉王堅収集離散北至落陽聚十餘萬慕容農謂禹曰尊公元人於險其 於外不有愈平乃以東大戦鎧給之又還行飛龍即氏騎一千為之副無

Т

銀件工 用权置有不 され、小 問不西歸之路以謝秦主**唐**首之見为鮮團趨称叛心太保安奏請來符 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執嚴用之尾猶能及 文,然長為司馬討之孤懼将在関東戚又馳大致之姚長諫曰鮮早宜 起華且天牧災虾都自古有之然校災可也校管則不可也虾都可 李之可以必克何暴震 大能臣 **里刻** 野人不知 我真皆奉 世又類編卷之十九二十一百玄文帝紀明縣既正道為東京李京五年十 帝出五将 前軍三非晋人之善乃行坚之不善耳特奉未,於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特幸未,於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世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爰來了可謝安之待桓温本無單溫若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趙安則民族數勝則主驕以騙主御疾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攸之矣 司馬公田論者皆以為坚之亡由不殺慕容吾姚英臣得以 堅治病無失其道則無其皆秦之能臣也為能為亂打李克有言数 輕於成器後皆賭其迹而言之不堪其本也要之堅侍其疆大易塞於如回以至引死人毛子孫珍城何打論者皆咎堅龍信老與 為不然使

望竟然 服即皇帝位十二月 他代後 歌歌的立世祖神主於軍中凡所欲為必 至美用·虚贼而號義共何名實之相這也古人來也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毋在城世史顯編奏之十九·─── 青冬读帝紀 曹張倚瑜城出聚聚以應職充臨城數之曰腳是常民吾是腳君卿起兵十二月網東容麟攻無關於中將王交死之麟攻開陵城中權竭矢重功所要前東教修於被司際所屬住民之一之政以同活城司第為西際口所之口乞伏國仁維五解甲以其上世如州斯蘭朝著前指部推為西際八人令後即皇帝位口九月歲召光愛目觀然同學所以發其刺史梁熙在外後後即皇帝位口九月歲召光愛目觀然何整河州發其刺史梁熙 |水迷進振り||分級にないなのなけれては、田中主作車中ル所欲為必位國際大家立于具在皇太子(ナノ」の原は、日本は、日本主作車の上登社で發表行位國際大家立于具在皇太子(ナノ」ののカン 而東衆推未為阿東王於是長安空虚〇四月後秦王長入一次公即皇帝段號主中立中將段随為統王東容來襲段随破之師鮮甲男女士長安 符丕稱帝王曹陽丕在 國就大學立子典為皇太子〇九月西衛寨容求學衛主不於節發之東衆推木為同東主於是長安空庫〇四月後衛主長入及多即皇帝 有疾水還至東國而平益日文静 東之東又接哥會史臣調道子看朝之宰勘喻帝以宰部為且與雜尾湖日接安至孝武帝部曰新長哲輔華成未一聊那王道子最當尾湖日謝安平而晋治衰道子相而晋胤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 備此其所以敗亡 那将西赴 長玄入至 胃肠始知 **是安有隙安請出籍** 医宗守坚己 世紀武 尊順公 原王所 **蒙章太守** 以光等為 一死志不二天若七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疏遺臭萬年也世史節編卷之十九 《晋孝武帝紀 天次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平長殺之前大衛日惠帝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聚家不敬為後常所執兵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祁於照日年人職以死毛氏夷而勇養騎射兵入其管猶勢方跨馬即壯師之正也〇八月、憲主祭擊一家定後衛子安長破其輔重衛后毛氏死之前十四年四年國外國四年內京縣嘉沅縣一八月十四年四年國外國四年內京縣是一十四年國外國四年內京縣是一十四年國外國四年內京縣是一十四年國外國四年內京縣是一十五十四年國外國外國 灰子十三年墓巻剛三年の西塞の伏乳歸太初元年の正月康熙公謝之〇代王招跋珪改稱總王後島北朝十三五代十一年2〇代王招跋珪改稱總王後島北朝十三五併長安西號回將雇風霜之忠陛下既已愛而罷之宜使其身名並在請絕召命帝許 府於酒色麥或於那鄉王道子道子亦香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文宗十一月以完寫為聽意太守初帝既親政事成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 刑欲緣礼尚書令陸納望宮闕喚日好來若織兒欲撞壞之耶侍中王國浮看好者極點親昵姓好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虧濫雜 有中國實霸之勢也獨尤疾其阿諛動帝熙之國實遊與道子諸霸出為 可以競伎有能が道子誠八座啓道子宣加殊禮護軍車御曰此乃成王 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堂得為此乃稱疾不害就奏帝大怒而嘉礼 到友益回來世氏耳前書王充總書徐嵩此書毛氏死節者凡三人耳 世亂識忠臣信扒 日之 既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區古者使民族不過三 敢嫁娶臣恐 色丽

平 河 原 好 原 好 伊 世史明解奏之十九 東武王不令此既至今陛下将中午断備言指動也太過耳其災曰吾不主義擊敗之長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親武王城長兄栗地先襄汝縣一字門十六年慶春也就年の縣縣與六年十二月歲主營攻安定後秦 質直常謂王獨何憂之罪深於禁討或以為取之太過霸曰王何度棄典清滯能否與專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豪之何取於耳目訊則霸好儒學性不信從後繼難進善無明是下但平心而豪之何取於耳目訊則霸好儒學性不在耳目者無非小人常先因小忽而成其大下忽先獨紀必得過一次以及一使過過此次以及人情,也遇犯問官是得失命總與豪富回自立以其人不以表 田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帝風神簡貴志軍事時職郷王道子侍寵縣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潜制之東軍王重子條雅師五年の陳登風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督書記等州 中原順養遺風餘俗至今為忠禁計縱暴一時過足以喪月覆國為後世文幽沈仁義游辭污說沒為後生使循鄉之徒翻然改職以至禮壞樂明 在展干七年暴失初七號处國七钱南部公桓玄百其才地以雄泰目家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空至是中有片長耳 足以守職者其有事必為亂階表帝不從使恭鎮京口坡後亦都督嗣孟 我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者構然皆峻狹自是幹界不長天下無事 麾而進前無横陣一也温古知今讓論道藝校羅英俊三也董師大聚人 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十冼馬後出補裁與太守於随縣群衛 如七兄有四男長八尺五十臂垂過縣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萬之銀望 小迷妮之罪大也 戒豆能回百姓之視聽外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思重自丧之惡 州軍事 得志嘆回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逐葉官歸 |桓温謀道未成而死是時謝安富國以 人 情之大香見 桓氏族大而 初子克 **新州者不大** 新育的村有如縣而實急者此之謂也既奏不省 所有河人李惠上表請敢死州修礼子廟給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日事 经儿子面 數 有野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世史類編本とこれ Ī ሱ 所殺到鄉於是盡有隱國之地自稱西衛王 斯段姐鄉 迷凍華重聚和與主無攻西應數路縣至東斯之西縣北非本〇十月縣王崇為湖主則婦 為稱萬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朝於太廟路西〇館 李助教臧壽日尊號即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後廟則敬稱之義驅禁子 至學家長疾甚又是人名大好姚罗俊射戶編等受遺輔政謂太子典曰於上一八年發表柳八點姓興八報十二月後常主長卒太子與即位附 孝共と主の 而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仿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 十五年七 富族波美領乃生極富貴死極哀崇者三矢其威國失其法故也然温丁氏曰縣皆能知過而目文惟桓温之惡将以遺臭萬年為已任是即丁氏曰辱亂之臣主威雖不振而天道則不其予觀古之篡脈若奉石 治桓之族城天道記可忽 能欺人而不能欺天故温之注爱者惟孽子玄耳玄以怨望一念竟致 意然則非玄能亡哥晉實自亡耳 所以處之便無失置貴斯已矣而异之小即生其快快以致揺動藩鎮 無章夫重寶施主孽干志趣不常既不可發其才用又不可助其家,獨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後光龍而成刑不施史因以幾晉政 資假兵力逐成大亂管随以亡皆由武帝道子亦酒竟包不以事災為 ○既登國十年初七月長星見自河女至千哭星帝心與十年 ○秦皇初七月長星見自河女至千哭星帝心 八談習政や

柯即數異 天 一人 一丝朝扇 元皇皇世紀曾經王道子を元城不後推問因立太子道子進位太傅王國實施事世史與編巻七十九 一〇 音光或音 & 自與但問於是何如耳於言只要 的公果事六番常典言於是以取婚於時間可止於非典問以恭以常此正确此 的日王陵廷事陳平慎然傳以四公歷事六番常典言茶意以取婚於時间日王陵廷事陳平慎然傳以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均曰此來視君一以胡薦汝廣事 道子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動茶誅國衛王珣旦 彼罪逆水影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聚 書州貨夫權門毒威等滿然民族廣是以開人許崇號書詣關烈宗知而條綱那兩威思罕倒道子在予朝政國資桑以小人拜授宗邦天市上天乃恭疆氏自長五尺童子根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以蘋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網植冲之風夜王宗謝玄之善虧重夷于時北張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散栋嘴吒成雲名賢明出舊德斯任謝安可上軍東等戰象拳天誘其東奸臣自順于時西喻劍岫而降鹽山東臣三爾運以歷白之資在也如之食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 在人名 其死地一也前鋒已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寒不敢四也我軍自敢甘 世史類編巻之十九 乏石青還 觀別將指核儀攻歐遊恭谷德使慕容青擊破之 感别駕韓雄謂青日 地動而不勝聚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衛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 先計而後歌鄉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速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順 立不惡使大權歸己又私其子干優奪之以召滿鎮之亂剪既廢徙國人而發之處立瑜琊王德文則曹称靈長已亦休願夫智不出此乃掛付致堂曰道子不討執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我常與帝有隱既未能告樂猶不警悟房韓烈禍起自戲高晉作至此盖已亡而未滅耳, 道于光于朝政國實棄以小人拜受之奈切非天青衛刑之貨夢午權色泰凱方旋驅氣橫面邊用護言以及賢輔逐使王網不振思威不立色泰凱方旋驅氣橫面邊用護言以及賢輔逐使王網不振思威不立史断日本正帝初能委任附安附三年政前事數語足折桓温之氣遲復也獨符堅百六之秋樂淝水之农帶鄉為武不亦使執 亦随丧其未審開霍子盖諸葛公之所為手 門毒賊年滋愁民展成內般厳電雜處浮層請修孔願既入不報長星 崔浩之對魏嗣王買德之語及勃如見就帝在位二十年劉格起東掃孫恩南泉盧循西博姚以成名振世而東堂之變生矣 飽不辯飲食緩與皆非己出初政不綱權歸道子不問紙遣內 垂雖恒之祭逆勢如聽指劉裕起自草澤族平大敗北城縣 請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帝切不慧口不能言寒暑後 青孝武帝似 亦人事語曰

史 54-430

國之政未陵夷

小邦之亂已領

古

在何 人物可 智以 「東京できる。」と、「中国には東京では、「中国には東京では、「中国 教徒関す **新羅五經** 斤王ヶ京 4年制 國王恭於仲堪及南郡公桓玄及玄順江州〇九月加臺獨王道子黃統 戊戌三年本徳元幸。韓大國三番樂廟東北京、國四新小國一先八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中中即第一十四屆至副後稱國王 東中山原至副後稱國王 東京等の南縣王泰 中中東京等級與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敦於秦臺麻這關大破之麟逐華縣 育此專可謂知所尚矣 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建門博士學先回,但其也造成然相學亦可說就就然與二年國主建置五經博士情確付十一月國王建即皇帝位改元天鎮命朝野皆東髮加帽 |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四東若書籍理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日 自書與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為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建逆命郡 故事既整即古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人君側等人也一此桓文之數也仲堪然之乃結都恢與從兄觀等謀題前衛與士吉則一此桓文之數也仲堪然之乃結都恢與從死職之事以除君側之惡隱哲樂亦曆 江州 刺史楊佺期為強州刺史初於仲堪使回軍〇〇〇年、劉卒子盛立。〇 討王恭司馬劉中之執務以降斬之以中之都督書死七州軍事桓玄為 口〇九月第太后虬焰氏卒衛主與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屬親 去計之道子欲來姑息乃賜國智死斬緒於市還使謝然恭乃罷兵還京 亦不肯從仲堪疑未决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太喜上表罪状國實無 亦就仲堪曰國實與君惟恐相斃之不速耳若發詔徵君何以慶之孝 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堂審葬所制也醫陽之事不敢預聞都恢 在 華家門 前馬校子 以香精世子元願録尚書事の桓女奉兵文江悠接於中堪楊全期伸堪安帝元興二年降干界京進成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之不致之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不改至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不改至一門中在王む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升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也之事改生一名以等奉妻不及分近一門之中所忠與李本俊所恨去自己不改生,以香精世子元願録尚書事の桓女奉兵文江悠接於中堪楊全期伸堪 **吉夫英次** 久物 主 **小無後** ト上見ご到了句旨為問三方屬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回以顧及江北背稱在東将重奏會指王道子及世子元題之罪請誅之目帝即位以來内鄉所領與解東關州於多凡八郡人一時起在後長更以應恩據會檢目驗動目海島鄉海明為在場中的其電迷攻會情於是會植及東陽新安繪歐月以資地世二75至17月以身 殺傷其聚到就宣在裕人不远引其奔之見裕獨驅數千人成共嘆息因 富典諸君朝服王運應院而聞中之引共濟江回縣其衆後逃入海島の追撃財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智應謂其属曰天下無復事夫 賊臨岸欲下。稻倉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 裕然軍事使将數十人規則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隆岸下 有大志重識文字以青養為紫好樓流翻為鄉人所段劉牢之擊孫恩引 四月以會植世子元頭為楊刑刺史元朝性奇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 夷扶則者在中國〇繁按魏首置五經博士增廣太學生新從字先之 言索人間之書宜其掛立比朝大啓文治也 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網目書以子之宜矣春秋之法美在 而罷遺生徒不修孔廟送書于冊拓技

1

少康光武 対年之世 本國一九八首四新五月不恩後後 (1) 在大字訓戏政死恩轉冠隐海朝在大国三小四部五月不恩後後 (1) 在大字訓戏政死恩轉冠隐海朝政于西军犯是第次 (1) 在大字书》 (1) 在大字书》 (1) 在大子》 (1 · 自以大尉總百揆殺元顯及熊王尚之等以中之為珍隨內京年之議者·· 玄從之梁華共及玄共至被終新年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流玄入康若共臨近截示以禍福土崩之熟可趙足而侍何有延敵入境官取府歷 江北以計玄佐吏散走中之俱走至新州經而死道子等皆死目隆安 中東部編卷文十七 一人音天帝紀斯縣縣神經濟監督 十日神主于太朝下水之司宗朝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能徳之不長夫又以 既而玄管家級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院侮朝廷裁損乘與供奉之且常

推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敢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果大事何謂無成三月劉裕及桓讓戰干 土山心超段等分為數隊並編卷三九 風音多亦能 溢為 公達亡族云 |東大凱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遠亡族云 **小盘** 湯智 **国有加及** MAX 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姚春後世終莫得而其人心好尚如此世人心好尚 雖什為所尊禮建以佛書皆出於其翻譯傳布甚應天六經火於屬縣,世史類編 を之十九 ■ 音安帝記 · 克斯斯 一個見 循不從長文王誕日孫旧符豈不欲晉章子魚都特先春業會附章本的是發其命也有之性無思也就則史其隱之至是裕段補其令遣隱之還是名外韓益智五主越,置我納爾以務或以獨命汤轉命湯成東名格與不住,與名外韓益智五主越,置我納爾以格載以獨命汤轉命湯成東名格以東名格等益者,是一東時朝廷就是不服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道使貢獻因道劉裕益智特登史時朝廷就是不服征討以循為廣州循道使貢獻因道劉裕益智特登 及敬宣為江州教使人言於格乃召還為宣城内史〇以盧衛為廣州刺 教實馬敬言亦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 四月以劉心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〇以劉敬宣為置城內史初劉治之浴辭小暇且不能仲文言好之自熊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好寬而內心自伐而向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我聞而恨之 此為國師家主興奉之如神即群臣及沙門聽講文令羅什翻譯西域經已是燕門元年與王兼容與於上元年殿陳建於元年憲沙原學姓羅什已已燕們元年與光始五勢以此十億沃明三年。前憲沙原學姓羅什原月也好古之心雖城而反古之罪盗滋其終 固於夷寶也乎 論大管塔牙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迅疾也謂候官何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在陸室州督護鴻選攀玄談之帝後位〇魏王建置六謁官革古六即文五月劉毅等及玄戦于陳明洲雄議縣 方大破之玄後挟帝草納西走入 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做上古龍官長官謂諸曹之使為免鴨取共飛之 一月、帝王建康百官前院待罪部今後職尚書於仲文以音樂未儀請於愛亦可知美 更起李旦 程皇墩日 因華雲背不出属用之道意拓跋氏之鳥官欲編漢魏殊不知其實矯 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奉法百姓耳目為之一新况大有為者乎, 法也至震命九官周設六典則官制官名悉有常法而漢親上古龍官為官蓋洪荒初開萬事未定輕為此稱非聖人常 目王道哀其端嚴佛氏流入中國姚與以夷狄竊據上字故

東州二 和福建 東 那条以十二 臣以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校超細微能計植玄後衛室內養」除之明者徐梁夫格之遣使求和於察也因求廟卿諸郡縣王興許之群一獨裕遣使求和於秦得西鄉等十二郡門爾島縣與書系人未陳朝建華儀院以上與之北東敦縣此境明八一項不容二君耳獨乃建之〇七月祖東書見山東東次門門本四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獨乃建之〇七月 小水 巨鱼 伐刘 打門有料 先書 兩無 未見敵而 事情天喜形于色左右日公未見敞而先喜何也裕曰共已過除土有必免無無無無所所有所以無難疾之與此之,與國際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民共輕果利在速度愈無所得可用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經賊之國公不能守條清明來在司告開門有料信然四月裕帥無師動今退守廣國必不能守條,不過進據臨朐顧時動今退守廣國必不能自歸來可養變數四數不知速計進利廣獲退悟未面謂找與應不得入順日延蔣祖其義氣於後徐簡精騎絕其糧道都聚終為此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終。東後出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於。東後出東下股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安依險日國校其資儲於未發聚於,所以下於東京大學與語於之四部宿明旦中東與編卷之下九十一次音奏卷紀 楆 在張南院計例皆敗橋泰王典以傉檀内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常宗往羽異夫必遣之講王成都產帳引士鄉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午之〇巻進 以問讓讓因請行與日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游事亦不假君為 **包須州牧〇五** 月。熊從稱潘子無從請祖邁於秦欲與共擊劉裕衛王

八公同米四群盗蜂起引入公議之曰宏等八人共善政湖之八公朕欲為民除盡法至又其罪道兵司餘叛平之舊物民罪之籍族其罪首聚益之為書的并和國王嗣族至之其於八年歲於為十二年國末典二年〇是二月。總悉益群起魏王嗣放 焦生王佐| 被信所以 第六人 死之志於檀楼部人在廣之之憂屬已入吾草中先進與館在班子 我鏡至建鐵三嗣附逐而出大臣命然奉巡嗣發紹即皇帝位刊姓起發一該鐵路日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次事之當如事吾〇號清過三紹眠何服放人耶〇十月西處主乾婦以生遺為大丁太師與於軍國大謀 者日以千数宗王與使請裕日今遣鎮騎十萬屯酒問衛師不還當長驅逐克之爾聚大敗超通屬隨腳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就兵負糧縣稻兵從問道取其城此縣信所以破土於遭遇等潛師出觀先後攻厲問人於軍的潛言於裕曰觀悉兵出戰驅腳城中留千必無期以引 五首思放其餘萬僅左回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首也夫放 编香工十九一八百安布红 至不審何以待之於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能夫兵青神速依若能赴扶 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較要為两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被 如元城侯田曰民逃亡為益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及求於下也不如誅 元皇帝〇後祖居高雲馬灰襲位主二十四年加養子高雲丁未三年共大宗明〇後祖居高雲馬灰襲位走馬北無太祖按後燕自無智盛縣四 必畏我知軍容先遺信命是自張大之辭耳電見伐野始將內懼自保不 而不從該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子要確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心到裕 而守宰不能撫經便之紛亂令犯者既聚不可盡跌吾欲大放以安之何 可速來榜之尤裕曰此語不足威敵過足以怒之者庸國未拔而悉寇奄 世 於 云 一十七年 而 於謂使者曰語汝姚與我克動之後息共三年當以際的今能自送便 層國教田衛主胡安民遇斬之南部城人閉劉裕悉很攻之南部尚書 高等美工于所提初無忌目為限引共把魔衛長史敬者之諫曰衛兵艦監勢居上 意思不太三月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德敦敗死之無忌難其於道養祭莊籍節 壓折婚元 州級風土 京年 大学正がんるとないといれているとればり、大学は一百登山遊り東風景急以大艦通之東逐年清無と属好日取我福武 東京拿了後擎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聴與循將徐道養遇於隱軍賊令遷擊數流宜來南擔呼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遂下益力養飢疾其疲老然 世史類編卷スール 至攻之軍兵将進運折婚沈聚朔於職而聽鄉辦找機開教皆權格與日東一二月、裕帥我軍奔力擊衛猶大所擊衛遭力悉力拥断河軍衛格與陳五月劉敦與猶戰于一家衙門教主,其餘八里衛至周回泊西岸此成勝連陳五月劉敦與猶戰于一家與刑教兵大敗一旦衛至周回中外成蘇得與明若天命肋國風當自息不然複為何害即命學無用移而風止四月至日若天命肋國風當自息不然複為何害即命學無用移而風止四月至 之朝廷急徵裕裕方衛雷與下到曾得詔書引兵返以船載輔重自即情獨東歷襲陸應所選朝我以此思聯死士海擊何劉之徒必及字耳衛從獨東歷襲陸順張明報以此思聯死士海擊何劉之徒必及字耳衛從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聚雲集巡提節而死,〇边徐道震開劉裕北伐勘盧 往年覆州之戰如是今乃後見必破賊夫 截女歸聞何無忌敗死處不色夫丁。卷甲熱丁將濟江風急聚皆難之 向城于晋朝若 单 地大一三千人党入家口萬餘送起前逐漸入曹安帝 歷安成人 博兄子起共一主十三年 而並院之獨恐西北之人無後來籍議之皇夫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 回營室南選中原出港士民無機糧則附之從皆先帝遺民今王師吊仗 她之不如宜其不能湯一四海成莫大之茶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之於使群士都風遺黎企睡而更忍行者教以快念心跡其花為智符之致使群士都風遺黎企睡而更忍行者教以快念心跡其花為智符通公司,背自濟江以來咸雲不克戎伏橫駕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 音安育紀

棒墨粉车 今日何梅 夏夷給兵以防之即而長氏騎縱食後為百姓患懼格歸接之間劉毅彼民物裕之西征也晋長民監府事而超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民近元年與城五年口復順納而拜春大尉裕遠建原故議州刺史諸楊長間勝王是六年而亡。 歌果使誰這個少重兵中陪城內備水齡石入 成間調織老死輔韓自放一般內水來也今少大來自外水取院面,我共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聽 之士輻輳解之恐然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格目吾與我但有充後之一段固以此服公室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該首許以為雄豪以是缙紳自直 而順之我驕縱恣甚陰有圖裕之志將軍胡潘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經運軍我剛慢維權事推裕而心未服及后方益常怏怏不得志裕華是五十八年民伏與權事推絡而心未服及后方益常怏怏不得志裕華是 **健康王鎮京請給百舸為前聽襲例州坂毅縊死裕問教故吏申求曰今** 經蒙多變易平宰裕以詔書罪狀發案賜從第潘及謝混死遂師諸重發 劉敬宣出前逃無功而返賊請我全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擅 能為公下手格默然久之日鄉謂何如潛日連百萬之我及以取歌公克 將於将來随時任才皆能致治鄉自識技不明安得遠越四海光群已成節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之才矣與日旬古帝五人與米管取相於首人律 年多七年 器 科姆士王 大院〇十二月遣四州刺史米龄石師師代圖松與齡石客謀已往年 何施而可求對口除有常信惠澤叙門次權才能如此而已裕從之團 悦()四月 劉清等克照嶼斬徐道景屋衛再民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 三年一周王明命郡之秦野才右僕州來喜日臣累受 新文文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 「一年 北土丁旿等於慢生りた民却人開語所自慢後出位殺之」并以北土丁旿等於慢性為長却人開語所自慢後出位殺之并沒其明此言及格自江陵東邊輕升從進濟人東府長民間之際超至門俗伙子等自居里還入石頭甚及爾鄉鄉今還宜加重填穩之口非君不 不看我和 財兴長等言於興口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湊於父子故臣 免際廣平公孫有龍於衛王與言無不從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重也侯 免職廣平公孫有龍於衛王與言無不從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重也侯 維持有之処無罪私故皆書格報而不去其官 維持有之処無罪私故皆書格報而不去其官 之道路皆言陛下将有於立之計信有之乎與日豆有此形割日為無之 等不得歐狀廣平公副者有養殖之志陛下罷之太過無賴之徒調輳附 | 電神日間事物は然不有我也勝之要長民為變問亦軍何承天承天 劉楊之征軍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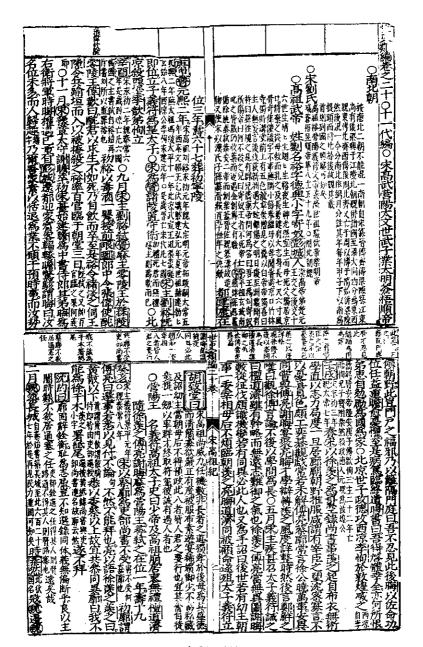
知ちた大 首治言事也的〇四月太尉裕置五整魏於河上大破之應至嗣乃恨不用崔洁理作用的通動〇四月太尉裕置五整魏等有對於海上等之應至嗣乃恨不用崔洁理作用的通動〇四月太尉裕置五聚,到此時國門為秦所和公本包數人第一大年光綱目於修明特書孟書之世於臺灣大學人之義以廣入後一大年光綱目於修明特書孟書之世於臺灣大學人之義以廣入後一大年光綱目於修明特書孟書之世於臺灣東 「大きなのでは、これので 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粮〇詔遣司公高密王恢之脩 養不旨報以求訴百端內外於黑盈皆滿室目散解於手谷陰東府總構內外楊之內總朝以外供軍族決斷如流層各輻輳 第**之**順 九月太尉格飲重長至經界西北而諸將士皆久侵思疑會劉穆之至格 · 阿敦堂回龍縣之號界以上将之符籍以成聲以及西土及得之則猜到致堂回劉裕美小人我以開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恵其孫也故龍以群信於 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蔣經拜佛及以繼世骨肉内離冠敵外侵運亡父志を有聞中京夏諸豪靡不率服然慶攻戦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 其族雖以罷禁之不肯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立石列史票據國惡以實亦於之禍獨何數天治素以子房自擬冊中。又以天文是象之術典疑定該妙入隱微點其觀人明料已昏空 製辦失之造次使豐酚之都後輸及手衛子回萬并易能也繁榮之民人回用公司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養鎮應以開中而後與 人 明科已存弃乃

西州 格老 三季父老問裕将還請門派海訴日及民不君王化於今百年如都太冠 場より上し、 一般では言其方家可徳日間日形勢之地而裕以切子守之狼須而歸正於 一郎三郎勃進兵向長國勃勃聞劉裕東遠大喜問王可徳曰朕欲取關中 · 商致堂目 第也既克長安 万意在貨費竊取為 兼以器落之本為權金別致堂目方鎮感之未入秦也 等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數以專務而動之就之破國兵國共乃退倒於前棟稱縣與此效為簽 至傅弘之當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流敬仕斬之義真與王修執田子。 志至是益公懼軍中又能言鎮京欲盡殺南人據爾中友田干逐請鎮亞 竭力而推兵不進房何由得平逐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 于将共拒之畏其聚盛不敢進工鎮惡間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属當共次十四年團歸命元幹正月夏新連戰至國國田民降之者屬路沈田 月裕發展室自洛入河如汴渠以歸 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未可緊以篡私律之也或已裕分為晉臣思可 把其惡就耶子曰自晉言之則為亂臣首漢言之則為賢嗣若以混於 氏輔曹操紙漢則晋軍漢讎而裕之城哥的若察其後九世之讎又若 奔操之流 音騙為格不平也 之行一何鄙姒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猜變而為驕怠 實剛其是真悟死於匹夫之无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我 俗為帝胃無疑矣裕雖篡欲其名義不有可将者乎况司馬 光武昭烈之名義惟以其帝胄耳或觀三秦父老告裕之官 王寅德雲 非道策 が指席生 正立 · 包未元 門元年 題 真 典 元 年 正 月 立 皇 后 褚氏 〇 夏主勃勃 殺 隱 士 常 担 **徳文即位** 送于勃勃殺之勃勃入尾宮大享將士米勝属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戰連日魯共大敗義員僅得免疑長遊百姓逐齡石齡石縣隨國夏兵執歐裕間之召義真東端以朱齡石代鎮原安補連騎帥根三萬追義真亦志〇十月馴奏與我其長史王脩嗣即大亂八十一月萬王勃勃進遊園 也然是裕柳府書歌奉師哪主德文即位裕以識石昌明希式之後尚有也書謝裕柳府書歌奉師哪主德文即位裕以識石昌明希式之後尚有出黑水之前日明苏维一天下〇十二月宋公劉裕誠帝于東堂我節者出黑水之前日明苏可謂異無遺棄矣勢勃遂稱皇帝都經國於勃敬樂與城縣,原可道 也汝每事豁之〇八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格既受命以孔 第而知所去取失 第而知所去取失 整行缺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來保用享是以天為來貼而無虧盈禍 整行缺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來保用享是以天為來貼而無虧盈禍 醫盡惠而秦权之以為秦孫從傳嫌深莫非俟義為已聲譽令而欲速 野重正此歲屬士氣逆碳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 師我堂正此歲屬古氣逆碳盧循及西師攻秦天以司馬休之之徒為 二帝乃使中書侍即王韶之容謀就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 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部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俗因稱遺記奏 安承流酒犬盗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網猶存周報始立懷玉虚 尊假號異術同亡 法學賢識善自恭 順在位二年一種沿際為家陵王尋納之壽三十七都市陵按益 之。國命既去祭勢已成虚據尊名坐行進奪傳亮權章於然聽 請德文安帝同母第也初封耶那王及劉裕弑安帝而立 八晋安帝紀

拜祖思不 不信天文 清传 見元 中存 司馬克 有未及 表 人 利指がある **季性視** 避滞相思引 物工有字 徐公祥無 世史類 。請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昔為宋朝佐命身是衞室遺老悲歡之事同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勵俗為壇於南郊即位廣文悲感流涕停中謝寢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中心冰畫詔遜于廟卿第百官拜,別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襟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閏氏已無天下重 · 夾府事恐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為裕甚重之六月裕至重惠 驗去別至壓應四月徵裕入輔裕的子養廉鎮齊赐以泰軍劉思為長史都裕解其意無後他言兇出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 爵位縣老京師群臣莫衛五意中書令傳亮乃悟。叩看請見曰臣暫宜還 是一性 之点を ~ 带大功 ニダンノ 〇石東晋牛氏始丁丑終恭帝其中十一 Ŭ 編巻之十九 性城之為青年 申一千五十二年。計十七甲子零三十二年〇遍東西晋二姓 牛氏元明近成康 馬哥歷年五十一 主 百四年自丁丑至 牛哥一百四年當 洪武戊 一 十 五

世史频 卷之十九 看思伯仁相與城力王室按縣帝庭而沒愈不能歸侵贖之咫尺望非號之士行孽構之士推部命之受弘城文之越石總据之太真高名之 人 香養帝紀 熟可謂明主 靡靡鳥銷剛為桑茱氣鶏踏傷物体体現風心心為之後者又何憊也也不完有而異視冰漠不致傳而強臣迭弄以至剪鳥其族而覆之祀長、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伯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伯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好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臣騙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傷桓玄奸天位為天子、一門主暗於獨思疾於所以止亂何不少擊私安帝即位東錄西錄之相 編巻に十九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十九終 激成職唆很于野心之震橫挑強賊胎變稔胸憂及園母兵纏緊極享國日短誠可皆馬成帝之立主幼時縣創築尚淺而无勢年以常 豈其輔魏之校計已非創基立本之黃而開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秦靡馬銷剛為桑崇氣獨踏惕楊林林俱見化此為之後者又何憊 之道其勢固應過絕潰敗而莫可収拾也 皆然所紀

.



沙江 安全之 在活口比 解音乐钟 外有天應 司馬公回老班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傷者服何脩練以來輕舉練帶武立韓含布拔棄立道将奉武不免深青人沒稱而素亦奉武立韓各本政立韓各本於東京大政帝於歌迎之後天師道最知道教之極 不近人情老時智禮仲尼所師皇首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中也不一〇國立天師道城衛民無國光禄大夫崔治不好老莊書曰此藩茲之說 飲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繁於時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 遇神人李譜文玄縣 授以圖發其經至是奉其書献於魏王朝野多来 即王素隆于了变红模江坡浦售机储场红油法站映绝江镇狂铃前属等日立日,所谓祖道沿楼子等安排建于庙口六月使那安泰弑之迎国等日立月所将报通者如爽排建于庙口六月使那安泰弑之迎国停户湖畔召祠道湾楼土套符為隋遗王墨子园悉久等引受粮命繁之石仰战無度鞭朴無辜少為笑樂字池梁觀朝成暮毀〇五月宋徐溪之下印出宋等第二年八月太祖文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零無禮好與左即出宋等第二年八月太祖文帝元嘉元年宋主義符居零無禮好與左 個」道士慈講之所張道陵之術自具皆遇老子授以群殺輕身之術又 自時才比張良婦幾糊煤白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 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敗之國主不得已命治以公歸東治常 之信治獨師受之見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 矣活不喜佛老而信謎之之言抑獨何哉。方仗其後後有符水樂呪之術至謹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草石為金鐵其為浙正相於天是以劉歆七是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最但比號方盛而輕誅功臣標道濟卒挑凌禍登城追悔樹子 王乃迎立之首討紙逆任用才臣仁儉恭勤民安俗美元嘉稱 **动所弑妻四十七辈長寧陵** 不肯猶豫便答以及干難德業不終情哉在位三十年為太子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宣都王及檀道濟等廢營陽 《父替赐三 新工业组太武皇 北京是子是 歌三之思明明的我三萬發江陵數日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度國先遣 14九年日 必然を 五之四 及美女女人一天〇六月至以王華王墨首般景仁劉洪為侍中訓弘微為黃門侍郎至明 黑衣客相 以訓晦行都好無別等州軍事一麼王義具治次子為典別条件等教之 入開十年時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好 主所直義父學日此四獨一時之奏同管縣展恐後世難綠當時號日五王所直義於公殿與王非等四人家飲思惟華等出帝目提當時號日五次屬首展仁為侍中風力看於冠晃一時首同情郎謝弘徵與華等皆宋 琳著稻高校按照來置過呈書佐實籍礼頭曰逐有果本字相冠優失所又以慈琳菩談倫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路相繁 后生皇子弘后白詩視使軸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被國亡家不可樂意が以發二生計之與非其為矣○問月宋子劭生好之關如故即故也不言書初宴皇 弘曰料無松必無爱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 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選薩康既徵監運延之用之 即欲殺之帝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閣故秘之至是始言初生〇三月軍以 在臣必明な順然臣更入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王ノ目将珠 主始親萬機〇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五〇夏主新連昌亦光元年 正月家徐美之傅光上表歸政表三下五次元為二年〇號站光二年正月家徐美之傳光上表歸政表三下 所致堂里高祖遺記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終二年嗣君爱子相继執發 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黃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直不信天 月面和王至建康百官奉軍被即位

示子 孫 群 兵 以 勝らず大平方道民の土工之事展所未為、新河之對非雅言也母以為財者軍本之が海為家不批不飛無以重威者也總主日古人有言在您不在陰今天下聖不事力の八月總主送武城群臣請峻克城脩宮室日此新何所謂天子以四世史樂為三巻 米太祖紀 * 大學事遇之在官八十日郡督都至吏白應求帶見之精數白我豈能為五斗 在2上田縣銀蘭有加於複數白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經 於20大演兒至逐年上別鄉主為人北建營實允為作物的數學 於20大演兒至夏平原公定相待於長安總主欲東度伐疏萬寒水大醉虧勒數 於20大演兒與事三萬倍道先行,更主將步騎三萬出城親主外時虧勒納數 於20大演兒對三萬倍道先行,更主將步騎三萬出城親主外時虧納數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大演兒對於20大學的 於20 認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徽混准有二女年數藏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以混將重之常日徽子皇不傷物同不害正菩無聞然混尚醫公主混死 所長不論本末聽然精敏下無過情當不遭時前不避肯雖所甚愛之人 **勝人侃之後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祥為州然酒不久解歸召主漢不己般而後悔之〇十一月醫数主陶潜至香語雜社籍以其潜字湖明廢終無寬似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持為果於殺戮往往** 出師指授節度達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援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 四之本不可輕素 明贴行死事前請之家親戚貴龍未當横有所及命將 \$能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拍繼神色自若由是治士畏服成盡死 錢尺帛智有文簿九年而獨亡公主送謝氏入門至字倉庫不異平日 後為直應條項令不以家界自随送一力給于讀書日此亦人子也 でき 亚洲 常沙グダゼ 問種が 第二十八日本の一次 宋太祖紀 と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然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然 然何得之越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味性情而不塞 東令張淵徐辯曰今故已已三陸之成成を配月大白藝物在西方不可塞入情而知我事也〇三月宝立子劭為太子〇既主将伐果然就欲太物以成か人戒婚樂節供奉不崇奇服其祭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 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情名器裁虧賜毋以貴店 都督到州等州軍事中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日中巴巴城所縣二年正月中以膨城王義原為司徒錄尚書事法軍主義恭 果共北伐公敗蠕燃即蘇充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軍治曰淵辨言天道循是其職至 因稱應物因時起志因物寫言因志發味因言成詩因味成聲因詩成不至常故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傷所謂經道之餘因開觀詩一千卷 東福山田 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所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思的山田世之稱美南公者日華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 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親楊雄夫身養敵而書養天夫子起等自愿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康主書之明子起等自問灣在晉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己有可觀自劉宋移國班後 楊雄死者其得失不大相遠哉

大馬八事八事八事地利後親天時故前果萬全个劉義隆新造之國八事未治其間之原於其於軍勢主亂及東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生無理。 若進軍今當權飲成共相避濟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七月輕便也果鄉年米 以不管風渠的可此人庭皆紅戲戲情報不能藥子持子然其胞中所像椰才智淵博著思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哪宜盡思規諫勿有所隱實指潜 将軍以實其禁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王每如治家問以兴異嘗謂浩日 河比總主大怒日我生髮未燥脫驗杜餅已間阿爾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至充之遺使告總主日阿南為喜家地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後傳境不關於門蘇華語等原主有妖後阿南之北三月認節甲卒五萬給石將軍 不足而必狡有餘令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 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聞中看不能守児義隆今日君臣非秘或尤浩日南起何時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遠前鮮所獲後有邊路將何 諸重皆喜王仙德獨有要色曰諸野不諳北土情偽必應其計廣雖仁義 確立不備因之可一舉而城也然大權起班○十月親以崔浩為撫軍大 府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强彼若果來如以動情關虎狼何懼之有蝙蝠 家過日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今後舊位非無用也總主 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致也 王仲德身為納此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以改 主花用 電影響運用被好馬山澤之游從者数百人代本開徑百姓數優或表其等十五萬四年不通事中的與延和二年納主家遊子子收樓工〇尺調電運有等十五萬四年的與逐亦一次自蘇連一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1 日是得那於我〇夏王定城西秦西秦時乾龄則年起於北八年日是得那於我〇夏王定城西秦西秦時乾龄則年起答孝武太元八年 級輕所巡其前後於野教草道源等食盡自應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那**至 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 是告之親入追之叛似惟将清道濟夜唱籌並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 月就進攻原軍務之尹州崔樹隆既成之引共還常及天楼唐之坐東 知難而不必境以取敗非忠臣也。如此而不必境不必是之而不告于上法已形就平将善後之國斯不負益等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述日諸於悉以上聞文帝親决為機又非命主國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有餘敵真并以持其虚孫脫之城為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及也種道具機心回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及敵其得以則其状不及而示之 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南上前後與第三十餘敗道河多種軍至原城西南市親叔孫使等下の北京奏和元年の是城三春五皆亡凡四國一具孫相道四等不元為八年の親神奏四年の隆王等弘太典元二月朱相道四等 内史壁運进放自若為有司所於 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

東京至日光如炬狀院可將中投地日乃境次萬里長城鄉人間之喜日道濟 東京至日光如炬狀院可將中投地日乃境次萬里長城鄉人間之喜日道濟 所以東北縣區,與名其重朝廷疑果之齡軍往被蔣衛城至是下詔誅之道濟見收債終 明明之本師子宗元是十二年〇號太黑三月完殺其司空極道濟道游立功前與 在徐軍謝元立文學片文形以宗清居康山黄至世界与一大立史學可 一种好藝文使所以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學更令東省何承天立史學可 一种與職門學制表學於與宋四學為漢辞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家主 一切與職並列級明目書立學皆美記世學文學之分因已非矣玄何為若而 可與職並列級明目書立學皆美記世學文學之分因已非矣玄何為若而 一种與國玄 ○○第三人员子並不足後的問其道宣不及任干城之等乃無故疑而敬之何則於城。」不是我的道所在宋祖未可謂之方虎無亦一時之際就能由 無知念 父宗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保養之忠也令者元動未錄而臣獨 何如蘇不〇面主弘称治子與總主遣高閣随海清部千人物以委文充投是其志不〇面主弘称治子與總主遣高閣随海清部千人物以委交完為格之徒廣州已而東市無道運持有弊亡子房之句似不為無無照至近 濟之数于三人之後盖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然宋豈非驕矜 以脇從為幹然人臣無持将而且誅光弑君之或而可以分首從乎故 **蘇轼等與葵之亮晦同洪乎彼三人既就数矣且獨容要免乎當時雖** 丁南郊戶道濟怒不收我即其立功前朝則怒之誠是失獨不合少帝 巴而東市鐵度運請有韓亡子房支的似不為無明然也近 《宋太祖紀 ť **該場的性** 自豆 兒與不如 申请付提供 **風地皆枯石絕無水車浩該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猴二姓三主共四十四年至是畫人干號云初崔浩惡李順及是順謂歐語解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日那後趙原張被南國地東西俄是是國門國人國大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政等,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義李問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秦李門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伐院元月協賦邊院至牧犍後晋世中,秦李門其名不告而退○三月魏代院元之後老天何軟獨受大王之賜曰大王不奪禮睹則境內之民皆能大王之後老天何軟獨受大王之賜曰大王不奪禮睹則境內之民皆能** 所力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〇凉州百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 雅峰總主置酒調群臣日 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後以為亦伊飯亏馬之 第主性仁厚恭俭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 文之漫画が軸は 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同馬公旦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在虚無囚非所以為 至次宗學館令次宗以中順 補料付請勞給甚厚文除給事中不就

| 接近を客 | · 旅游平||宜更審之後歲餘治調尤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 ||新神/猶令之識古也浩日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和允曰此不可以空言集 八公之罪 然以照不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後推之於理今畿處史而不對此認恐後人之機会 高足唯知 大下地理 是東北方國家府田積較公私有備川鐵建不足及交先及之親主乃命悉允之明災異亦造戒崔治日の親主問品允何政為先九日臣少敗惟如也天下沙理至多何感問此級允依洪厳修天文志城其事要累其文献 一不染於二公之難若康問沙門慧琳曰第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 康出鎮隊章義原用事人爭求親職唯主海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府不與巴同者必百方排陷之党主浸不能平至是农湛下詔誅之以養 即史江英主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始與主源為楊州刺史時義原專總陳成於八時十計於年十日保領軍劃遇有罪誅以彭城王養康為四州 駐百姓六 唇沒於中國而東并方出於實北二星何得背目而行此乃曆街之淺事 内史檀道濟管等了求於海洛固莊道濟因義承以請選拒之愈堅改 一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〇號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王命 朝權則野輻輳潛愈惟崇之無役人臣之禮恭康遂邀結朋還尚繁禁省 并非十月也般乃欽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官少傳游雅知之 溪元以來日月海蝕五星行度并裁前史/失別為德曆以示問允允日 崔浩監秘書事經理史職以侍郎割允張像零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 遊嚴懂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當罰之科 數以災其朋允允曰陰陽、省共知之甚雜既已知之後惟滿池不如不知 第元年十月五星聚東光校星傳大白展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 武功貴遊子第不以詩學為意敵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該導備而有禮旨 根拠不可 馬給救 罪故之所免冠請罪總主口卿有何罪朽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 指題 村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總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衙何稱經主民總主方處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 退收 天人不可丁以真活御世應發受符書以彰聖德觀主從之太子見諫白天人道殊任生規太平計為年和正月總主詣道壇受符錄彩譜之言於觀主曰陛世史頗緣二十卷 方河以道[為之勿顧應也〇八月號主吹子河西號主詔以肥馬於機騎尚書今古 は傷材 传中張黎古弱輔之弼忠恤野鱼等以上谷苑園太廣乞藏大半以賜食師則然大時原計立年總以大子吳始總百樣以中書監楊壽司徒俱治 前留守悉以弱馬給之號主大怒欲還夢斬之例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嗣 軍島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疾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 **光頭型石墨表奏賜死** 使然乎張約預於權臣扶育點於皆后宋之那鎮良可畏哉 康子野與有宋京兼空開直該沒骨無之氣俗應前古抑時王之刑政 一旦出削遠送南那陛下徒知惡技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 八主盤于遊或其罪小不備不慮之軍國之

世紀類輪二十条 教師、三次は対氏とう見るとき人ではなるととなりを一つ、行うな行動で、一つのでは、大きな一つ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一種のないのでは、一種のない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には、大きないのでは、大きないのでは、 *28名- 鹿敷子頭部尚書祭中車五百乘以湾之。既而謂左右日華公縣與縣以古州墨山總王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立。賜衣二獎他日復败於山北復縣子屬國遠廣雜死何傷且吾目為之。非諸君之憂 前後御物耳 使xegal有饑色乃謂曰文曹少長豐伏不見百姓艱難会使汝曹識有饑古知以 之版。<a>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百以職 元所作 | 河耳宗 | 言友人言治要職受知世主乃既於罪說躬圖及逆故特訴之於齊題四華字斯其友大朱 時本無異謀特為熙元輩所以止書 雜謀反者以身 官整前無失口願記中書以經義决是旅歌以華〇十二月宋太子曆事 於歐門國在應元所以玩將行敢諸一旦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 至日必不與我沒軍不如自以馬運之 尋果得到表日秋穀懸黃麻菽布 漢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 之初僅京房以十二律仲吕上生黃鍾不流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後 寒子野旦著平大祖之訓也夫後與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首 市孔 排点。 乳 真人作を 東京 屋屬禍田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欲引范曄與同議乃結暉姆訓綜了見 万里水 卵長内状 见候色 死時不及 「全事が世別将版之〇三月螺森沙門映佛書佛像郷主東崔浩素不信事第三顧來是被禽里浪至是自請於軍和之進園區應城遣怒為前天院經不允定主漢於州刺史權和之討之商賜宗懿家世營案然獨好武病政教太孫上計七年正月宋代林邑初林周王范陽邁雖貢奉於悉而極家 可養置下不取我瞎循疑未決肥先日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瞬間目人矣此有競逐庸可遂平今建大數奏賢抵圖難於坊以安勢危買 依照先日文人雅譽過人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体大而思籍 說夫 自惡耳物電國礼熙先博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獲罪勢別数以正其物電國礼熙先博學文史無通術數其父點之以職獲罪勢別数 無面矣兄滯崔之和一也親主與崔浩指 信重經議之崇追教而張佛法雖若蘇特人心然未會无有禁約之今限 騰之期一切夷縣之所欲改過用必通謀然為問耳命誅國寺沙門浩內 說聽主我訴天下沙門無沙門之 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或乎睁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唯熟然 日何謂也熙光曰丈人変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死相遇而丈 之得免及義康遭職先客訴報效且以天文圖識知定主心以非道 佛法及是至民安入佛寺見有大兵器出日觀主聽主怒白此非沙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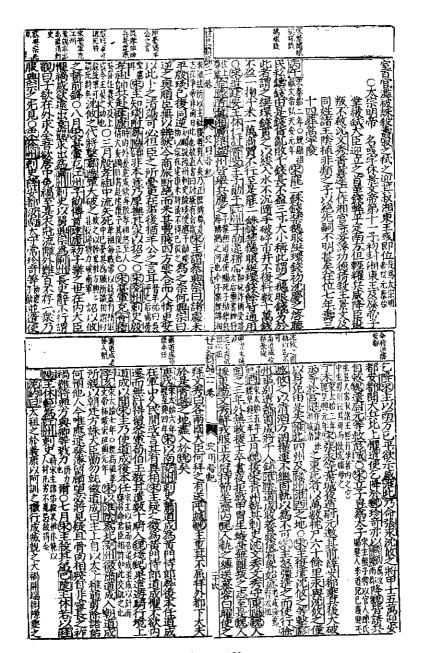
不可同年而校夫〇宋師克林邑時授和之等,乘勝入聚滿林邑主陽遊 不成主則正 以後是遇之難人者可用不得跌清輕。死日確胡人身為收置予果主東走過班鄉大後世業相承直以前渡不早便以後荒場隔離為意無常也の時也以來,即經過過一見知果主變色日期何量朝廷之夢也回日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 还派衣饰 太守主支護尤好進言學主謂侍臣曰视玄謨所陳今人有封很居侍意包到陳太孫三計六年明主然經常中原群臣争歌第以迎合取龍彭城 與坦輸金日禪曰恨今無後此節人坦曰日禪假生今世養爲不暇豈辨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蓋然於熱〇七月別以杜坦為舊州刺史宋主齊威服百數乃製彩與象相拒象異繁走和之遂克殊邑獲實不可勝計數傾國采取以且紫被象前後無際宗毅曰吾問外國有編子孫照說正黃 答該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因陳衛勢之策有四一日移遠就近徙新附 令我送起比快之意也御史中本京湖口陛下很居所有知识中山名謂即史中不京湖口 勾述以衛其衆四日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 以實內地二日多祭城已以抗群處三日祭偶縣縣車牛以數糧械參合 導而帥之則共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後隊伍坐食糧塵若 獨靈於親而不會於梁而要之禍福係予善惡之積奉佛與否無預也,親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仰不知梁王衍奉佛右篤得禍尤慘豈佛,也聖旨主罪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威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其起等自主罪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威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難以焚秀於像觀主從之由是塔丽在經境者無復多濟 大人は北地の港師人成果何為故古人古段益師之也の主以為要孫不可勝言宜外子華之也 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其端棄君臣絕父子威倫段體游手游 於新疆平民藏好省城浮汗針 仮名小の 世代人情所 心悸 世史類為二卷 ₹ 宋太祖紀 於於太知允日公帷幄龍臣有罪首當然或兒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體閱首當罪 **利光刻系** 正朝王置 間王を 如秦 淑 惠其族餘皆誅其外他日太子讓九日吾公為聊脫死而卿終不從改怒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自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是月路誅治欲句話也其生耳魏王顧韶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 清共為之妖治所領軍多總裁而已至於者作已多於治總主怒日允罪國書皆治所為平對日太祖記前著作即鄭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但依吾語太子入言為允小心慎思且制由崔浩請被其死總主問九日之總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治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喜有問 不可測不如諱之里子然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逐不以實對魏王殺為二卷 徒亦能避 類大治意利石立於郊境東方百步所書親先世事皆詳質列 語詩書馬歌鄭玄王肅野是不如本標文勒浩刊所撰图史子石以彰直 治所為親王問信如東宫所言平對日臣罪當城族不敢虚安殿下哀臣 其於法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九小臣送礼失次耳臣鄉問皆 及秘書的更等罪状物學文公程黑子奉使了州皮布千匹事党部於尚 於們路比人無不分差相與語活以為最揚國惡聽主大怒便有司按治 筆九聞之謂者作的宗欽日潘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佳門萬世之獨去 允等共撰國記日務從實録者作令史閔思都標性巧传讀治法易及論 度軍死太平兵君十一年六月就發達司徒催告夷其族魏王使任治郡 徒矣然玄鎮當麼而失道而能昌履不測順身軸弼可謂忘身偷國名 冰於達動行献之日 屬解勁氣投躯徇王直與春秋孔文之節 異世而 到一其失知人之難不可以一事而忽其一生也文帝欲窮立化 全善惡為将來勸政

流介の更 世史製編二 東京信道家便管管是李小公司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祭稱嘴允退謂人曰我不東京信道家便管管司其事達心為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祭稱嘴允退謂人曰我不 子 教養 定性で 門奴織當訪婢陛下今當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涿東主不 會認使至不聽退師時輸承與慶之在獨敬後召諸将議之慶之日間外百萬輕鼓之聲張動天地讚樂上玄謨懼退走號人追處支一死者萬餘人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謹進圖剛點交坡數月不下親主點自將救之聚號 之事將軍得異該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 為三、本 東京明自然不因比及冬初城守相接廣馬過河即成捨 传名唯馬令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沈冊北指碼處必走河堂小成易可獲 展主師床主曰王師再屈别自有由道濟養說自續意之中塗疾動廣所 原立於床主曰王師再居别自有由道濟養說自續意之中塗疾動廣所 成功到方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護等未喻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 矢慶之又国際不可承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日治國如治家耕當 宋主於代魏徐湛之江冶王玄證等並勒之沈慶之諫曰極道濟再行無觸其所甚讀指果之於外而身不知退萃取族城置足異哉 奉東宫指導者恐有程里子故也 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達臣 恭之以揣摩縱橫之辨便主忌其志同則畏其威固有致稱之道矣况 稱也治之主夷狄之雄耳而治之新又出乎推步占驗論怪惚忧之說大正學」直察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大正學」在治常自謂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治信多智矣但高祖 八往往耳米當開金鼓目米容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 が材木 概於州路者二千餘人請將然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无路十一月以憲太守柳元号使薛安都等大破總師於陝斯其将張是連接 爾的前等者盡稱而遭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灰城進攻漳州城之上以 能而失其所措故 陸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好豈不顛倒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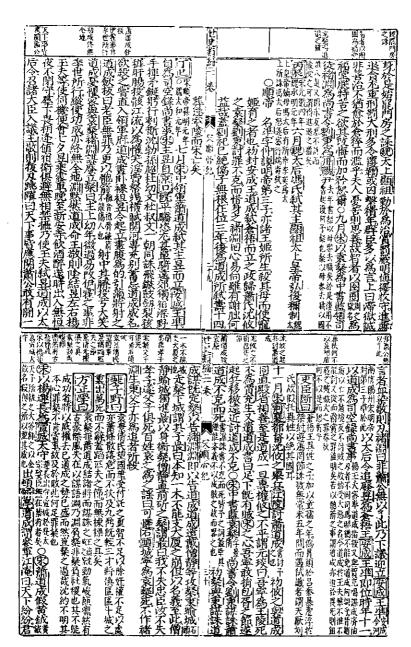
大事 放此公本 1 成仁教身 東壩坑区比 工者無数 ü 云縣所為養者成謂尚之不能固念既而詔書教諭数四果起視事養淑 徐洪之尚書在堪而自立初宋主欲廢太子初先與王僧經雜之然白臣家已可聽與好十年二月即大子為紅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東城民村 王源四雄事党和多過失数為上所結直途與與與亚羅遊前紀主放而代攻院國不克而退爾州利史成智兵建至原年亦送〇宋太子初始與 錄行古際工有亦無名者為直傷傳以唯之〇宋王問題世主姐更謀比 故能答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 藍國頗信左右管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複數主者無終死後總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脫離楊娛聯聽〇六月號天子兒茶兒 子白君子殺身成仁難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欠義社體終不言而 进生潘叔妃妃告凑 飞馳我确劲乃 读為逆性流域與之同來淑切諫左 之外人話連日累名使其之自素類標等積行應有絕聽者既而以其 聽後東官官屬多坐死晃以夏季 恒速斷不可稽緩願以割恩家主 日咖可謂能断大事議久不块飯谷 出師常接以成律交戰日時 行中部是以將帥超超是你莫 本名の 非臣前守 市民河南 在的中文 人立藏五月初及那鄉皆伏誅初初客與沈慶之手首令試數慶之京見 國際之 僧婦說文後二不將阿縣人四月伊於州刺史武慶王數學之討初宋 僧婦說文後二僧將而緣不可聞知,即所以而法國不可以都生於謀而名矣,如此為此僧將當前即九泉猶明也也就及納皆於當斯西文不能資亦可謂也於謀而名矣,如此為 高歸九泉猶羽化也就及始言為吳明此言於生初經北第諸王侯不與相及為 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就及始言為與明此言於生初經北第諸王侯不與 東京人學之容請股心日蘭斌婦人其餘將師皆必與其東官同惡不過三十 世史打造 右引和出日此何事而 | 宣共扶赴難壞城自守非臣節心濕| 不聽往見劭劭適即位不敢驅要沈 逃情處泣曰苦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自之承苦不見及其治得僧縛妨為變上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處為司徒獨所趣威逊之三月宋劭教行更部尚書王僧總砌料檢文帝中稱及江池宗書疏得王 **处及江港之等淺時在西川府門臺內喧噪王慶日召內有變凡在臣** 駿們新以疾寒之炎入以劝書示殿殿亦入與母 法多一日下官受先帝 市政民族共正漢縣縣級一次平成子編宣非文有於京文和東大城二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城二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原軍人不免死於終間之口而又不聲其力橫挑強胡使師依總於河東原軍人不至大衛之後於東首選之名信代 人君以務學為意不知春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蘭牆取父千載由是觀之也求文不知經訓財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蘭牆取父千載由是觀之之義以所謀語濟淑妃不虞江羊之獨是初固欲統而文帝司使之執 可混動竟殺、水張超等入拔刀徑執帝并殺潘叔

苦令 為 為 為 過 茶小され 兵とかったというでは、これの日と間を強人以為神は庭戒嚴誓家を強力人以為一方軍隊と即命内外動兵の日と間を強人以為神は庭戒嚴誓家を強力 事的 其也〇十一月起汉源省為其州刺史會人告借供友總王曰省竭誠事一個地域大災三年總主立其子弘為大子申縣元是非不可少終予多次大學的非正是其中學者人味故 世色新編二奏 见要人 一侧也 平生不真音奔竹 之為司堂子假為侍中及砌敗尚之左右皆散何洗聽賦黄閣学主特有太母以為國王会賴出盡其不能假用嚴謹之人也初砌以尚書令何尚有之此以敬私之賴與為其思謂根不維疑於其時初砌以尚書令何尚亭斬砌淵及蕭綱聲羨取徐樹之等各封贈○宗後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職會張問執意明決以此言之一說之乃自候道南在駿即以為長史駿功養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勝思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宣城太守王僧達打較得檄未知所從宴 也延少子 (日本東大人姓元年春的鐵七大將軍沈慶之服於第慶之話老表數十上四十)宋世 《孝廷元年祭》子子子業為大子 上至必也發同學之等聚之計物研報大濱群臣勸進驗遂即帶位于翻 不效何公性而後還的之熟而止 之後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〇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逆 車逢嫁園簿的府在道側常語竣口吾平生不喜見要人關懷今 故青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等屋前然が故管來配牛条 子砌逐即带位警敏勇决能文養射但仰侮羣臣奢太管造友 部高祖俊素為田舎鈴傳子不孝毅墜先祚在位十一年崩盡 十五葬景家陵 人民世科紀 而不名 西名 是也既有過末當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九所與同 為中毒人以以家太安四年二月起以前允為中毒人允好切練事有不便允軟水 不無一等品となってい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どの大気の十年未曾見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のでは別之為人倫心者或不之信余殿高丁端海處の十年未曾見ばるのでは、一十八十十十年前の有名の原 でもは、一切を心とに変を出るいであり、すしら、とりない。 ですめり、理解を治療人主念で助容此非所謂為、者子宗愛神。用事成振四 するから、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数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不住。 文字雖執亏乃在朕左右木皆有一言規正惟何朕喜悅以來官令皆無 獨前一名下人名大文了走生是少了了自己是ETTALL (1) 在海上風的網報耳為又是口苦性司徒聲當語是可以財傳學一代所推介之者為上風的風報耳 七只類編三 卷 新放 易知若既失之於心崔又滿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樹於鮑叔也強飲 十七年 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日前史稱卓子康與 後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總主謂群臣日 見有客品門檢尚未起延之怒日汝出養主之中,升等霞之上遷 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記指路官聲嘶鼓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 ませた人為不証玉·夏子の文明而外条順共言の的不能出 見屏人極流時有上事為效打者總主語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隙而 曹墨書常侍開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形後竟如 輕宗主然查式選乃用當世名士礼觀王或為之侍中祭與宗孫之日選 尚書置一人以莊與親と為之物間世散騎常侍張望甚重其後用人漸川蜈毗次の常以謝莊而凱之為吏部尚書家主不欲權任臣下分吏部 海王公以下超產望拜高了獨升階長抵此非所謂風節者至夫人固未 此其能人主後丁豪節月起為石將軍所助产如故後發競時 初立撰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崇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 其言〇八月風殺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勿應警能文而改為不拘愈主 上表題讓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宣忠臣所為平如高九者乃真思 人 只じ祖紀 **入后悄然团誣赐**

使 一人為 以 鞍鉱 月水 才廃劣 九品渝人 君道門魚 不够之面觀之獨不降意察與宗與觀之善施其風節大峻觀之日辛鬼有言孫 脱代分系 願法对意 其三公 CH 州國華後歷間海豫堂衛送三府與典裁主帥共事事來市情不相失或安王子懿為廣徳州刺史初巴慶主作若為此紀州以張依為教華行府慶之龍統第綠縣樓滿別年務官縣領衛不地州中馬峰〇十月郡以新宮韓臣松不逞之徒安生屬許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〇東司至沈 旗夜更和年開不開 出對日臣聞王者祭祀政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即即守即草族以時前就不奉自須墨教乃開來主日卿欲效到君章形信致歷級末寫合前日就不奉自須墨教乃開來主日卿欲效到君章形 故○按世祖起兵帝途自宣城赴養議縣免死亦不為過也僧途才幸輕骤使生自察宗備將養折重以枯其症然召得宜 秀才顧法對策日源情則流忽然則形全的化房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室團然休啊六年便聚者秀子中堂獎和班斯十辦以秀才為照明田的及明開館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樂段以仏爲別寫行事 問其故依日古人言一心可事自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各之事無 月完以或法理戴明繁果尚之為中書舎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親晉以來以貴役眼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公相黃為千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既代分為二途也親立九品黃論以為一人公起看约為局師傳說去放柴為設相胡廣累世農大致位之為一大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隨道則為君子遣之則為小人是以 **加京林門时年正月伊東部如江智洞年初罗家族放氏卒家主痛地** 才優勞非謂世族高平而都正俗上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麼駕 抗 受之放惰無威客與宗出告人日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电合流 和你素之後完全日田含公得此已為,即因縣州即私年即主贼姐太子子案即位年十六祭服宗秦重授太子里於 和你素之後完主日田含公得此已為過失 百胜負荷 有學學 原明學正立創完與無所增改至是始大倫尼至土木被錦繡侍中支劉因為特 「おおおま土之失職級在目矣」安主為人機警房以等問博冷文章華明目特書于冊面職級共者級于安主為人機警房以等的問人人務官室書與今日可謂能差經失〇宗大脩官室以明多者以然外則奏形及叛書與今日可謂能差經失〇宗大脩官室以明多本成然外則奏形及叛 歌之日常豫章音在想从亦以方,最不伊武帝家私之日未皆相召祭尚目又能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悼祭則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為老條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蘇綺娜 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 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樣字智淵惟竟以原本一等以蔡四宗袁粲為不已命智淵議殷淑儀諡曰懷明主以為不盡美術之他日至妃墓值石 吏部尚書黎教之兄子也家主好神侮群臣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鼓 做負請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者欲無度自當民渡江已來官害 和經管四方國類虚耗重以內難朝好發差間最高示與時消息靜以鎮 懷集中外民心復安至是延長子弘即位 其國尚可得乎身没未幾嗣子藏滅宜矣 空虚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改於牖下蓋亦幸失求欲又有 断目 〇秋帝子業 17孝武勒除逆節師直而此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浮 起于色倉門子能朝押公腳除仇諫士大與官室監賞學幸格藏 一故李貴妃所生也是干 的類曲献 文皇市



頭祖信有 至高祖 祖初有 質世之む 关 不自勝腳利問其放對日代親之威內切於心群臣秦日令皇帝別地萬位教乃為補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離高祖親吃及受福悲泣雅濃富貴常有遗世之心乃秦皇帝璽續傳位于太子宏生五年兵宏即断而好實を浮屠之學贊於橢澗縣於子欽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 主謂日卿至阳官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即屬原侍側曰此皆百姓配作湘宫寺民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體別史大守集向之龍藏家 在了原本發元年軍殺其動地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清官曹操第三原及使人驅下殿 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嘗慈悲嗟愍罪曹浮風何功徳之有思主怒 桃大政治官陛下終之謹上等號曰太上皇帝顕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 八月親主題祖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顕祖廖摩風成剛發有 应者移流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於之壽 安能襲身之福浮婚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話故預雖然親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以大綱循或庶幾沉嗣子方稱乃欲委而去之何則異時鴆奪帶行其身人上。而厭棄態勞者或必若清虚恬淡盡亦擇賢而用委任責成總其 黄老之些果何恭哉 託而覆申州者皆后太祖無初家之姓而益合殿者元克禍福無明宴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上朝絕祀皆是英儀耳心前然皆此皆大时之 助芳藝推該獎种疾惡父兄前來養車後來所鄉借使权仲有國循不 後人太宗因易際之情據己行之典剪落洪技不待顧慮既而切主孤 其後擇麦于兄弟不亦安手 神器順移破霜堅水其部川由來遠矣 上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伯皆不旰食消懼那勝鳥有尊居 見古人苑茲業業一日萬歲臣國 釈逸樂而好勤劳哉祖宗基 太宗保字雖於野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 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大危亡之君未等不先棄其本技煙 灰 灰町府紅 人所希不知 ZS-T 经外数 ٠: 使臣衙門明帝颇好文義得臣才学之士多見抜擢然猜然畏忌言辞也思督李清兒所生劉氏裔亡 · 茶等。受视命淵素與葡萄瓜養傷之說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祭等奏四月医主或殂太子立立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第以積勝主休範緒淵衰 同原以神器之重行之李氏之手作宋史者當於明而之朝直書劉氏 徐日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按致謝飲樂而卒 河南東主要元數二六月軍以為國人為中領軍道成是家華衛門劉東 政承者修之後務農你儉欲救其解而阮田夫等用事貨路公行不能越 粉之景文正與容基而函至看已後置局下神色不變方竟數子納食單 您後皇后能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新手敢并發賜死福言联 第四次建理玩報元年 東西書令表發以母恋去職認以衛軍將軍攝職 為惡殃及國門朕為民父谷深所敗悼自今非謀及大逆外叛罪止 有入直央事號為四貴〇〇〇四是門房之訴記曰下民党民不顧認成 生豆為六子以其幼翁忌殺親親諸王休佑休仁休若等十五〇者悟王殿銘名具字德純明帝無子使官人陳氏與嬖人李道兒者自癸五至已未三月共七年而為亦天理報應服呢矣 以其姓假子奪其嗣而又是殺劉氏諸王十五六人以成之劉宋早絕 之宋絕斯實録也〇弊投劉裕就安帝我恭帝而祭之其後天使明帝 文字有禍敗凶寒疑似之語失明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鎮於動拉 您以速之乎十歲即位在位五年。高清道成所叙壽十五 六人惟如夏之不立而不知蕭道成之禍已伏其間矣况後驕 有能獨死



不便無請何如淹日成敗在德不在幾票公姓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暗能畢力 緊持經濟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裁禍心逕回不進一則暗注達過機縉紳不懷熙在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對很十萬終而我獲 之.比無言道成應限難提燭小兒鄉仍兒總數及看情意。取燭遣出版例找加殊禮時道成欲傾寒室夜召長史謝啟地清非莊在人與孫人一大川諸軍事似之祿流無論而死袁獨總 →○九月蕭道成目爲太傅汉氏縣片卿二年正月宋光攸之軍潰走而縊死蕭道成目爲天科都賢 使獨行層處故事亦當三議彌高道成不比以此為侍中 文死方慟哭方之為異非知機也勵日圖文世事總室必許終對比面借有重名欲引來佐命以為左上臣管與論機圖故事因曰后包不早助圖 有奇才異節題能制之淵果無遠異○宋以謝此為侍中太傅道成以此 東三大 知之道成謂所親任國口诸公不從奈何國日彦回議湖惜与保妻子非知之道成謂所親任國口诸公不從奈何國日彦回議湖惜与保妻子非文無言王儉知其古請聞就之謂公宣絕禮群后微示滕華依當今補公 民望所疑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欽而器小有威而無思士卒解 还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令六師齊舊諸侯同舉此龍中之島也 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忠四則天华其魄本應其割勇輕 平之限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強胡使師徒職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棄秦獲以資稅敵使大功不成情散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展民足為承勢主义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特者也然寰宇未一瞬於天位委 縱投有就下比點姚泓而緩逐不播并冷脩泰園陵震擊逸聚之心簽警泰經營四方拂雄東征廣園橫潘老田南處盧循於滅偏師西土熊解隊景靈寶由玄之首奉迎乘與再與王室殿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共 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沒於購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福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縣 在國門高班首唱大義斜合同志起于皇家之間看時一听心堂是在面門音氏液江以來移訪臣禮禍亂相繼至于元與而桓氏養位 天 天順高泉 後尋于戈是華矣故網月以討江州書之豪兵既克誠宜砥躬碼行何 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兼而六主不以為終古曰心很收國死之翰鄉聞申口許華代則裕也就逆之罪當為天下之首悉矣故為 在置便胡馬至此即追夫晚年湖於慈愛而不思速斷於建立之際竟 八主六十年除灰白為蘇止五十九年月東中至洪武戊中九百 較天子以取江左猶後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 **香劉裕乘齊作之衰丁桓玄之亂舊農畝起布衣生**

111214



附外 一代之學 出新為一十一本 門一台 10度四般 华惠 紀 ٦, 那以王僧屋為光禄大夫開府條同三司僧廣固鮮開府部见子儉已次之小滿而遷檢去來文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記自今一以小滿為限了一次家有鐵希水明元年獨以宋末拾民之官六年過2八以三年為斷謂 服除不住以對議其第奏屏唇基下終身〇起李崇遷死州刺史死上復六月齡主騎立于長柳為太子〇秋齡南康公褚州卒世子首加父失節 雅度必為長者准至公治己而皆如其親妻〇十月夢歌歌逆行入太微不我人然然為之事來惟好為以各人其我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體病物至取當的行於三東近公主其我若受此是一門三台司也吾實體病物至取當的 為的次二次三俄項之間整布百里皆於人守險由是盗無不獲其後終多初盗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該盜發之處亂數多亭村始開者以一數 觘 〇世祖武帝 名贈字宣遠高帝長子遷官立小滿之限應天知讀者效之亦唐以來辨次尊方師料與有人事皆出其子第一十一本 不好珠王之玩珍奇異物雜毀不用而又訪政所外劉獻論等失於群之不長宣無故耶然其裝圖之後以身率下以倫化民不御精細之物國未與後行試逆畫勒劉氏之族而於其祀積惡胡業何以傳後奪作應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偕為臣又欲窥圖稱代取 有司請複之動主日應天以實不以文我无已來治思隆惠政灾若在 排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後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部亦隆宋称為宋忠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養悟之為月明劉氏之已絕隆宋称為宋忠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養悟之為月明劉氏之已絕更色前三原道成展都非同居養程渠度巨數河前 影朝夕信員形 在位百年亦安能致必欲使金土同價雜 臣方足以為一代之賢主矣。 在朝政步之兆已成矣在位十一年前壽五十四春是安陵 盗息而稍好遊宴華靡顧命非人祸及二孫祚歸與派蘭行 樣之文立傳表宋臣之忠敬事達前代之惡政務明断民世 爾道成分到木順后養持暴度百姓漂連命賜朝名當是時一 亦安能致之哉 ○親始禁司姓為城等手と見其 都者其矣 八銀衛門 製五利 本が構造 **快**費有利 青葉のできたい。 风范 統 新 神 正常 **化周発** 刀皮利存 入女 13 李前而故非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意與之紙大笑日使與實論取官已至在故鄉此輪之所不能於一十良使王融謂之曰即才美何惠下室中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積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竟容形亡而神是也青塘維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與又着神戒論以為形者神心與 它田縣太神九年五月節以王俊領國子祭酒自定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田南小紹對日陛下愛納毛而疎曾南帝不悦 東好無龍官侍宴醉伏地彩抄南掛将平盛客排過也拌與熊滿 府本 過川十萬人一月可能雖有暫然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智罷遊防之苦 四也成常遊運亦得不匱五也聽主優認答之〇都武医王聯多不藝而 一葉肉席之上或關離橋落粪周之中,感肉席者殿下是也沒須指了 僧議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鎮盛稱無佛子良目君 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日人生如樹花同餐隨風而散或排蓋機 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傳江華范紅花你亦預馬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 清尚順意層客范雲蕭琛任防王融蕭行謝朓沈約陸煙並以文學見親爾丁蘇林哪仁拜正月盡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齡主之子也少有 | 威麒麟日刑割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死者 更幹與蘇為政尚養從事劉書慶江日公杖節方夏而告所誅斯何以示 也比部放牧無妙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符勞二也包無時之傳 必断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転懼而退 芝一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形之地强弱相無不

文言 并難後宣更均量使力業相稱總主著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 |暫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〇十二月 恂不像篤親会故無所遺棄薦奉隨其才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ら任 妙理至多何處問此也為人仁恕簡靜雖虚實重情同寒素語人以善的 五十餘年未當有謹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將雅數問災異允曰天下鄉土一歲一所以帝至 無異經者儉少好禮壓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備者由是衣冠氣然更尚 已已素水明七年。起主因因文祖受路事衛抵罪日刑等自審不勝食 高度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赐主善之 停海繁華村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接失文動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 渡河東茂行化館不入境况盗賊人也尚守军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の以高祐為西院州刺史見主問初日何以止盗對日昔宋均立德徒虎 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以上受露田四十越鄉之新田婦人二十越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市29季子數得信員以早行了当中本是一十越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若得賣 市29季 心者聽醉法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 十月鄉部均田聽以子給事中去文世上言田業多為家石所占奪雖為 備術俊賞請人曰,江左風流幸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要仗之士 | 照 年十二次 加麗水和十一年國光祿大夫威赐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見蕭行當大意即首先器異之寬儉心併置不欲使行責之日将以事 **迴成者事行即暴風流而薄行候為多士模範者尤若茲子。** 有風首臣僕甘心爲議絕禮解重經誦相如封禪書其茂名節甚矣及 工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先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 衣謝安石亦一時之美才也但儉為不大臣素與新道成比 王俊在齊通經所語典故撰朝儀断央如流應對無嚴自操 **仪退點錢主日势知心不可常則與食** 福然縣 一日,東西都禮制君子取爲光應有謂孝文於馬太后有不共敬 一方正學自元親馬太后就其子獻文帝文帝以係為馬氏行期年之 一種對於首代其若宗廟何帝成其夏為之一進朔然之顯祖母也有沒行文 在公司,我是一方正學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娶不成性縱陛下欲自 電子 におようなというとうこう。これでは一般である。 第三日氏は大きないのでは、第三日氏は大きないのでは、第三日氏は自武東路県至此無後が須伸蛇陛下を作士大夫戦王日氏は「大き」という。 これが、「大き これません」 等一一演作演太和十四年九月越太后馮氏殂魏主孝文帝宏勺飲不入非天子所演年,清永明八年七月越太后馮氏殂魏主孝文帝宏勺飲不入主於秦奉王环遠客僧真是氣而退告郡王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 一页親總主芸重的人親與談論顛請群臣日四的多对臣,侍臣李元凱對 為侯李惠之誅也應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統而謂曰字之職亦明九年中正月聽主始聽政然新譯政○邀封字安祖等的人母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堂人情與天理哉 不完义子無既此又多載院世祖太宗諸都漢事上日孝武事近不容頓 年申選林神十年知郷係をな西園公孔子之紀親行拜祭の久宮道使間管以為言不聴季歌城以 家食今外成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總主待馬氏太原待李氏太萬萬 王老該官以待騎才由分展而聚名學世之法也即等院無異能且可深 日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回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觀主甚悉O齊詔太 書展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是緒不許是使固請猪工色日此是智 于家令沈約撰用書的撰用書級正義發傷的主日天教自是用室屯臣 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還中書舍人紀僧具得華於國主谷表有士風請於 母鑑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况孝文乃其孫可以父故而雖祖母先天之愧為得而為之服吾意不然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 何必求逐運等官令。O面以張緒領陽州中正江數為都官尚

史 54-460

英 所 汉 要使場合主祖等表大孫昭業立つ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條以上意和民以對不治服民以理故也今總主不豫以朝事去同国皇守縣名旅刊與答應看發乃諄詩然告之不變一注不發一明事去同国皇守縣名旅刊與答應看發乃諄詩然告之不變一注不效一民與不心悅識別以為和與答應看發乃諄詩然告之不變一注不效一民與不心悅識別以為和與言曰住城吾之子房也乃自平城發步騎三十萬而行時度與上徵 頗好遊軍華歷文事常言恨之未能輔遣〇九月魏王至歐州見道路民郡縣又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曹樂賊盗屏息然 宅中土以經界四海此爲遠之所以與隆也既主日北人習常戀故必新 乃議大舉位感欲以服衆召任城王潛展入語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舉位感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将遷都陷嫐於群臣不徙 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鄉以為何如燈曰陛下欲下 而烧之〇四太子長松至太子素芝西昌侯繁等日我殊不喜此人不解磨尾題構是王謝家物獎腳號師大龍阿馬橋而羅無江汝不須提此取 不敢敢老停備慰察给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益者將斬 新華之何·洛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包聖心彼亦何所能 我講然明由實施清之言是太子做熟明〇四月紀王立其孫昭義為太其故當日其福清故也及衛得政太子子孫無遺馬之以為常之的聚而其故當由其福清故也及衛得政太子子孫無遺馬本版齊太子也是 第主遇之欲放你日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人人 既而謂司馬馮誕日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で言文武悉起為大孫官屬O七月親主立其子恂為太子〇郡詔大 侵益不殺何以禁好帝曰誠如鄉言於王者時有非常之運可特放 |「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到城之内無不得所矣彼蘇疾者宜養三人主於園譬如一身視远如視週在境如在庭来以才以任石 不亦武方色 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 Ē 本文が 石筑 勝主 之疑調得 世史新 で終れがれ若是な敗矣○親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王肅見親主於監陳之計使住城王溪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納強於縣致城此之計使住城王溪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董矣納強於縣致城此南伐當墨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淺定逐都 東回郷上願納之願「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宋不可有所私比來消養日司郷上願納之願」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宋不可有所私比來消養出門,其此與而無非於以一村司數一次,其此表面而食夜分而寝之非所以音神養性保無疆之非也願陛下季 機關係前世已萬其全面加我核陛下遷隔處輕將從縣波鏡山河至於代為中書侍即顯宗上書謂願見者旺定以看諸州供長之若溶縣放基門民為非明希建武元年七月那次延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門民為非明常建員元年七月那次延典元年九月正月銀以韓顯宗鄉 服靴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目今日之東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 起主至降陽龍在總主自祭中城 至落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祭帝戎 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聽主方議與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 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帝乃論群臣目朕世居幽鄉欲南遷中土奇不 司之法在非人君之體孝文魏之賢君而循有是平 〇紅帝昭業 〇髙宗明帝 鍾端翻嵩之諫王敬則雖除而蕭衍漸熾傳子審養不才劉納為斯朏直信所不平兴舉節儉為蕭詢曹所譏煩碎躬親不聽 肆殘魯不三年而付之衍矣繁奪其無益哉在位五年崩壽四 展相紙帝昭業蘇海陵王昭文而自立兩行紙連奪伯父之業 **葬男女**陵 名響学県栖高帝兄始を員王道生之子課有訴也○葵帝昭文

現立権王 文計集者 受象以 王 四 果日先帝以来父居於此一旦南邊黎情不堪の主日王者以四海為家不繼官之謂也獨主奪之〇〇總主還平城使群臣更論是都利害尚書子 欲引谷佐命院力辭因慟哭朝儀欲料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道乃止太后令廢明文爲瀰漫王而自立 蘇禮弘 尚書處宗稱疾不陪位齊王勳唐王昭文在位年方十五起居飲食皆整置城王劉而後行至是劉以皇 大匠鳳俗編建自王徐狂聯徐孫解禄城服察天于天下宣有此理耶大將軍錄向書裏吏部尚書訓澹方與客棋閱邊竟爲還即竟不問外事服潛行信次定及縣為關班於編 置王迎新安王昭文即帝位自為驃騎日其過惡猗馬酒色居寒歌宴關堅徐龍駒專政二帝妃嬪並充寵御徵 東南或北何常之有〇七日、那所劉松其君的業年二十一乃以太后入 信北後値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衛師如一無胸限の配置成公徽投行が為天子可必各中原正於即等子孫漸終美俗聞見廣傳若永知書者其兼官皆聖人顧學與不學爾族脩百官與禮樂其志固欲移口一人表 育貴近安享祭禄倉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子 更断国籍林地居長嫡瑕奪未彰而武帝之心未變周道故得保在神 置酒數科道其第更部尚書灣日可力飲此分預人事 兄子暴城前間負叔父之恩篡城其後亦期百世而再世九年。又為黃 同馬公旦衣人之衣者懷人之要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趣大統多可名士與松養養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 大口縣被蕭道成暴城宋族期傳百世而二世之後方及十五年又為 王新等七人包為大体陽州校進幹為王復段順赐王的等四人曾 **弘矣不仁天殃宜在遠哉。** 調陸取日北人每言北谷監察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性然慢 一体漢語では別対日願聖政日新観主が是禁胡服胡語水道書法度量で 知所来為軍事智也。○親王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党聖侯親崇前矣親王可謂所書城此書○親王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党聖侯親王阿謂祖教祖十年和二月魏王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敦愍王之祖撰《本代田城可謂忠於社稷義王竟不從遂及洛陽 之親 本本 致日 五 民四人類氏二人官國主於變比俗問群臣曰卿等謂朕當變風易俗冒 和十一年以後的策皆自為之好賢樂養情如饒陽所與遊糕常常以布太正之開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者太正之用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者太正之開創有明元文成和以前中國晉宋濟凡三易姓其間昏虚之主然奈之禍紛紛迭出而魏為外東額中國晉宋濟凡三易姓其間昏虚之主然奈之間創有明元文成都文之中成至孝文而讀書講道制禮作樂者太正不之風氣時與古典以後太和以前中國晉宋濟凡三易姓其間昏虚之光之間。於古祖之故而悉擬其其故。 題以辞歌為直閣将軍都中人幹殿彈劾不遊遭御馳王或欲軍係順載 禁之一一一大學四門小學於格別用夏婆夷於○親高祖好讀書手 統漢該立國十大學四門小學於格別用夏婆夷於○親高祖好讀書手 不釋卷在與機鞍不忘講道書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 一門所の親主以西主自立謀大舉代之粮死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 國主每日朕見聊不能不懂吃諸人平自是貴戚飲主题主外以德國 之日漸盛落陽之日漸衰奪文則極盛之際也。〇枝親至西魏十六主百七十一年而孝文以後十主八十四年平城 武立而魏運豪盖天時人事之定數也 散騎常侍劉光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 王歷謂見日公量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乃得對上即為此語平中日 **松諭之日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要**

作水付こ 所四 推 在 衣 孔 人任息宏 顯宗已陛下豈可以實驗貴以胺襲敗總主日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 度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八臣思不能盡忠自今 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總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 訓を行點落號主日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 難の総理中令賜冠配器。」見群臣於光極殿宣下品令光禄勲子烈子戒媚日作牧亦易亦類其子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男不正雖今不從所以旦卿天爵自髙顧非人爵所能榮也〇號以高嚴王雅為預州刺史總王 座下前欲壞透鏡投宣移在此器處主甚漸廣主躬親細沒網目亦容 等之三元此器情物不足為修<u>爾主不</u>於後遇曲縣宴發器滿底調劑 而不能免斯學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或於世俗者該難矣司馬公旦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不此魏晉之深樂雖親孝文之獎 **封例求還官於表日聖明之朝理應護議而發引例求進是臣素無教** 。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 西鄉土職民崔挺諫日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國門則司馬中受極慰之 銀光 《終坐法初楊主以有罪徙過者多逝亡乃制一人逋亡國門克役虎州刺 接頭 117 世子仲雄善琴衛主以際恩焦尾琴兵官本論為參界在美音而以恩徒,以國際亦奉元年寶四月衛大司馬王敬則及會總至田門政死初故則以道德相親 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承主不懌請大中大夫顧問日鍾嵊何人

禁士卒無得隊傷栗稲政伐民栖皆留納價之官室非不得已不脩衣紅然人有小過常多關冕郊廟之祭未當不親其禮在淮團行共如在境內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長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仗任賢能從善如旌精勸無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是不能處心公平推誠 灌而服之幻多刀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後畋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 在確而恬無威容其良心斷惠甚矣獨安得不及乎。 一後其聽觀辭蝉冕遂其沖挹之性〇觀高祖友愛諸策始終無間親罪之重佛泣圓麟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總清規懋德松竹為心豈 學所且實養嗣位仰侮不恭舊臣國將觀其初政而鮮體矣別梓官 ○東昏侯 名野光宇智城明帝第二子也居來多庆親昵奉小 四師敗績至是疾甚北邊至殿塘原以嗣子托司徒總總属權龍電 木 神二十三年 年四月題主宏祖太子恪立 赞為即福時題主自一十七之矣在位二年為繁融所縣随為蕭衍所試壽一十九。 不綺麗服御珍奇潘化運去輸整藥死而實融與蕭衍並起 今齊明帝紀 本的原理的存之,理不在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行報目群小用事里能及逐者意 其事。 通知大學是人子實勝問滿行以自安之計目天下大勢如此恐無後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無處誦述就作料職世符正丹香讓州刺史裴权業以票勝叛降于"總 大學以郭祥為吏部尚書拍信謹重惟官位每有銓複雖得其人必排 ||東京は「東京ときるを見るとうのますできる」 何所而然外相過當勒馬士一萬直取横江以断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者欲 福至調總日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總日兄年長藏高故知有夷險 本表降記五本, 口雪後目大時間主百足壁俸之徒皆號為 院院主還洛收菩薩等者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及 為奉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語至是賜自盡義 元年 批保

在少少生活 世是類獨共 **医天下在** 為世一時 3 〇和皇帝 名雪號字智昭明帝第八千也芳結蕭網縣校太子之春· 〇和皇帝 名雪號字智昭明帝第八千也芳結蕭衍廢兄自立而平方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獻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或難立兄於範朝何以自免者賊城之後勒共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入援也廟行便所親馳託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實之功當明君賢主問 金為運花以貼地令者犯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連花也要得因緣為及利 一段較作了五万大起芳樂王書等諸段節極節麗後官服 接奪伯父之甚官應速城耳在位一年禪然居然熟葬被紙 十月節殺其尚書令蕭懿師之初懿之 東京 1 神体不可 一時段主 陳之意書既而稱之見角所不敬義士之意皆予之縣也仍既及東西南身居外服放死乃其青也須且書故書官別見二人不可既及東西衛大司馬行就陳則和史其像理展興大中東河既而釋之實慈頗及 制緣賦浮刑監役悉皆除繼衛犯有國色行飲留之以問須軍王发沒日養養養無煙於顧使自為大司馬承制行人屯関武堂下令大赦氏昏編二十二卷 **水須與詔何器為屬於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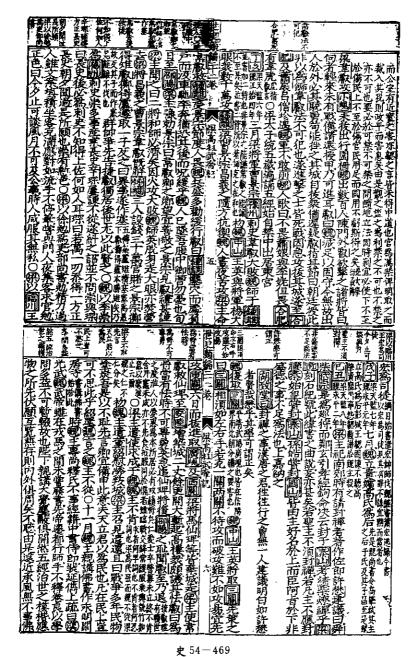
貨類

ě

世史類稀卷之二十二〇十一代編〇禄高成備文世元敬帝中宣世明後帝一 世類編二 老 析內有受禪之志內的進日衛祚已終明久為最土連雖於讓光不可得 建大司馬过相團總百後屬州教料下郡為梁公二月記留火進發為王宝子所願神順二年以為解於禮於問題進大司馬術都督中外諸軍事認 〇建康高祖武帝 而已不採亂七也在位四十八年崩盡八十六季子修陵 江陵非贻試之失平生平尚文簡別徒使贿吏弄法世曹獨横 景手為臺城餓鬼矣來使三傳三禍**霸先篡奪商孫如**終僅延 七主共八十五年- 〇附北朝魏東魏周齊院 喜邊功經准崩决萬民魚繁晚納侯号而三度徐佛之身竟拾 禁文新人歌之形以麵為姓太子既卒含孫立庭逐開聚擊題學是孔願以重儒嘉納許懋封禪之諫等事可觀末稍或其佛 牙集然出檀溪竹木裝繼章之以茅事皆立辦處入軍處竟就 **居室常有零無人或遇者體報肅於長英達有文學東春初行** 不見吞而生衍生有某光狀就殊特日角龍顏重苦武顏舌文子生與縣遊鄉生職之順之生腳母張氏見舊衛生花客人皆 一主代獨初用此約徐勉問拾等立肺石函以伸究置傳士立 字項有降光到映日無影文在右手曰武兒時能路空而行 襄陽知齊將亂客脩武備發號勇竟數代材精等光數死建 △22、尚祖武帝纪 名行字权等閱答蘭八齊頭於也禁同出篇何 至於此で **美人** 五大於重王王日我死不頂金醇隊足矣乃飲沉醉伯食就指殺之御史中丞賴見 者作并相以〇國汉僕州河樂為行量巡北邊總經巡隔鄉北邊老達也遊寶年統一日母語既拜司候乃衛不者機事則此此於何為裁與二東何照何做分及後聯至首請守衛不不矣然聖能於於因守其衛而歸東何照何做分及後非至古籍以下後期不極城不省職事級與失望懷經 一起主初後脚脚逃魔餘年一旦輕而自此詣嗣以為司徒尚書令昭主幸 茶園政治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两人俱稱皆和〇門汉謝朏為司之際未願天體二年五月的僕射池雲卒以左來徐勉及右衛將軍問拾司此刻論哉 因以機健百姓因此乃加納限行法也持衛地北邊眼後之者發起事之 沈約日不可暴產名而當受過起主乃使所親蘇伯食翁兩數以生金進遠死之體與驗靜聽越惟以此聽題主然以兩個都是包閱國後王后之 遠不食數日而卒祭主聞之白我自應天從人何領天下士大夫事而類 于起民死御史中必賴見

女叩名 出来がり **大学 植井 常經查主** 明王文業 英非經濟 牌 上 五 短 數職乃能亦群下相扇助之象也臣開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山明君機之而懼乃能 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歷智其意然指罪〇部書物指請代文死風 |要語即幼奏免官機朔鎮将元己化雖與機倍交貪穢很精量酒韻使曰命||繁門の後後進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東又建學生往蒙門山從何徹心之父亲命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作事里が不財を受無惧料入國家女及以及以及以及其事等生生之 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無後則好珥麼集矣後数日如皓等大誅親致福閣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令亦有自賤而貴願預故事如前世 之長短係那之口懷日今日源西遊故人飲酒之坐非難欲之所也明日 國當然若称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來如之固拒而止 民而安國金王無用而敗徳故也先帝鑒者崇儉金王常有餘國用常不 王由此愈重光〇親大旱而戀奏昔者明王重栗常輕金王何則栗吊養 教弟子者録多者千餘人少者補數百州舉茂異那貫孝無毎年愈張〇 足苟非為分限但恐處計不克自今請非要項者一切不受親主納之び 之間竟正始二年正月部置五經傳士立州都學問主雅好儒術以東**司** 想語管籍國學時既平寧日久學業大盛悉悉超親之間教授者不可勝 婚時于動方用事勢傾朝野,不頗有受納懷将入鎮祚郊迎道左家子 禁九城丁北邊系然後魏源侯爾用夏變〇十月孫大舉代魏 公共高祖武亦紀 四散等等落濕機之地不當生於發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重整也當侍中崔光林為黃河東北路今時也文京帝也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堆棄整成當侍中崔光林為新始於此其有関於商此未濟紅处○銀有芝生於才極般頭,如此北于願養也然書物立則於商此未濟紅处○銀有芝生於才極般跟立非人機變經明行脩者以開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八月深初立孔子 萬里陸行既施而水車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項經劉季到成之亂資儲或可屬等及圖灣城劉人震恐邢齡表於國王曰今蓋州有五可圖運應成翻相去被言一徹矣方是哪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誠其晴詢褚臣殖也○十一月總王道北可選等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當之年則親祚可以來隆望壽等於山 遊戲文質以 聖人知山 · 大夫 一二本 大有 不取後圖便難失總正不從發災不解聚〇萬大有年米斜三十錢至親必無死理大克內城必將逃走團季養怯亏失寒豬五可圖也今者 至竭吏民無後固守之志二一可圖也關濟養養少年未給治務所任皆左 長華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常有四海何息於食乞她鹽茶與民共長必思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北民今縣官都護阿康鹽池而收其利防人類以婚五年四月銀龍鹽池之禁初點御史中尉郭琛言曰一家之 石少年三可圖也圖之所恃唯在屬國今已奪其晚四可圖也淵藻是行 人飲山澤之質以寬田縣之賦沒關市之稅以功什一之儲取此與彼此 為有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點謂宜如舊式親王卒從琛讓 録尚書事想尚書密奏白珠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即 他嚴之數可知是時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 至起幸 日有来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两書大有一書大熟則 丘頂山日按宋備胡寅折衰 班總之言而新之日鹽之為物天地自然 一利所以養人 成親管洋荡儒软倫歌風節罔樹柳此之由其置五 也盡指之民 則縱末作資游衛臺屬之官則奪民日用 博士把納

史 54-468



外度 不负到生 日療措 育 汉方重自許及董為司徒將送迹往來就竟不許軍將顧不見執乃連續上限別方重自許及董為司徒將送迹往來就竟不該軍將顧不見執乃連續上限別表號計一年觀以高聲為司徒勝獎款量右丞高線傳士封執金一次表別裁判史 无解吾世以愛男而取愧於至尊哉治中裝鄉叛降于深旁追從 柳兄被都守第教其君有何名看稷曰臣乃無名權至於陛下, 性計學的以張禄為問題刺史楊會殺國國侯以功大賞輕終 **州和共有** 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恆少師非常從幸東它是 **建絮炭城之数為非将不义而自蘇也懷安知其入乎。 故今乃動其互覽兼存使總主讀書日久自知聖賢之撰言正色以源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滿意於此實** 阿可調善於開導若心 一時應配左右趙桃子經為觀主所信任相私事之時 我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将其頂曰張公可畏人乃 者失差好佛乃魏主之郷蔽使 4 X. 人歌形 门門京寺明帝新思手二年三月成的文錦不得為人歌形為其教到多 久塞若蘇蘇林東注則将波電線境得不壞納乃開教東注至是随水 班廟之盛未之有也而此子嘉赤晴又如此多矣哉 文藝夜静鈴經整門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販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 作水軍寺。初聽世祖作瑶光寺、未就是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上一個茶物那兄無故樂欄其民者哉 恋い〇四月茶部宗廟用生年、有累宝道即皆以麵為之於是朝日 以宗明去性乃是不復也食器主竟不從 為九層洋圖等極地築基下及黄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剝後高 上可勝數今又深没十餘萬口孟子謂字城以戰殺人盈城罪心深主崇尚浮看好生點發然以壽陽而築淮堪士卒死者不如電關三百里線問城內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列差。是上或醫療的日四濱和蘇天所以節重其無不可

根亦即洪主問中書舍人朱丹曰吉內同日可平對日首御獻公開柳莊傳子熟時過元與獨左將軍偽道根交倒主春祠二廟既出官有司以道本事以停醉日月為斷其為盡致害民不既多乎 耶〇殿以往亮為吏部尚書立件年格時官員配少應選者多吏部尚 断沉滞者皆稱其能路為今薛取獨士上書言於元之命係於良吏若 李部銓注不行大致於達惠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恩專以停解日月 王時年十一、火騰安謀殺國群為太后親目孫有疾還政赐王幽太后即輔政多所医孟好壓禮上時望甚重元义持龍縣恣懷等裁之汉法院傳達兩大戶子北官釋美風儀的太后通而孝之然景有限及天傳清冽王釋幽太后于北官釋美風儀的太后通而孝之然景有關權望專林尚行寶縣增勒其粹諸特卿为道鄉獨縣所織〇屬侍中元一個權望專林尚行寶縣增勒其粹諸特卿为道鄉獨縣所織〇屬侍中元一個權效服而後哭之道機有際王室館之禮也沒主即幸其名哭之懂 軍中官劉陽權領內外吏部林政多所是金奸座禮士時 人用事皆事敬之事多本次而不能故禁判清河之死行聽相詩機 謂矣心深車騎將重章敵本解孫生斯聯士、總統行者與而時獨職主亦不得省是裁職傳食而已太后不免機變乃嘆自卷虎得 八日尚祖武帝部 *世雅悠常之有當 公野以歌思伯曼春秋思伯伯男下士或問日公何以能不聽思伯日衰至便驗何 類於散野常侍屋對傷徒就養傷不許侍即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斯嚴徐紀李神動為中書全人嚴紀神勒皆以許力得華太后神執皆求己己顯精顧於鮮四月熟太后後臨朝飲其尚書今元义以元順為侍中 深處其義莫不奮屬子獨被檢為陳稿福賊衆遂降, 死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府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但守國灣子雅濟遣人蘇書教城中努力固守延怕曰吾父吉凶未可 配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為可與訴武四公司至崇之表所以消禍於未前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 可號為府戶役同斯養全宜改鎮立州巴府戸秦免為民人什次縣時趙五年親将軍崔遇討張院戰王同盟敗續初李崇曰緩邊

心野学服正堪供几条之用造應汗盛門下教我委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黙然O九大等後越感光觀國不亡此終不死紀脇局而出順吃之日爾刀拿小大等後越感光氣,當如順泰斯時紀侍側順指之日此經之字節熟納,以等後世界軍等員上年四月網以元順為太常炮賊隨王徽與黃門侍即徐起 實際對法實及附種該之來見在推之列莫不香物就赴敵場是做久生 後六年起調情不足乃能自官酒內稅入市者人一錢及即店皆有稅百二無數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 「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無敵無王後以此道而絕河南亦左矣」 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在屈可他獨恭也矣不聽姓嗟吃口翻辛相上疏請漢聚不拘停年三數熱吃稱職者補在京名官 降洛凍屬之入模其城化降城五十一復男女七萬五千後沒屬陽為後孫主乘淮堰水盛進豫州刺吏夏侯聖等倭國國楊州刺史宇憲汉書國經縣州刺史宇憲汉書國經縣擊衛武王融設之自稱天子國號國政元廣安〇孫侵絕取屬國與縣等等院洋杜洛周之衆北極瀛州國廣勝王昭引兵職之叛稱城縣 刑野群繁叛命國進王或 討之卒 相上疏日凡人所以臨陣忘其觸日又 而不揮者一水祭名二金金賞三畏刑罰四避稀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 心學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龍不能耳陛下該能號令必信實罰必行則 知此不避者矣。 想以養格為一般州刺史被表乞兵禮不得或動情終者為一年四月都然節題納州刺史崔惟先之外多矣未有以既親孝為三年正月都然節題納州刺史崔惟先之外多矣未有以既 化学 でき 智僧馆日康和欲降公倫皆今往必非其意且僧智所将應來為合之人史元慶和於廣陵司則刺史夏侯樂引兵助僧智康和舉城除变以讓僧十月卻將港僧皆夏侯樂園觀廣陵克之蘇結果時僧智園總陳豫則則 是伯奉家上大号伯徐之君其子為禄令諭山賊賊以景怕不念舊惡相等殺之遂軍襲刑○親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大守郡民劉蘭竟皆無禮於情日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桃終無叛志城陷惜執節不屈 日人謂吾心不固虧思而全愛也逐追遠賊至将士爭不常日崔公尚不 秦家之官為帶邊城或勘減弱小達之相遭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 野之官相日吾田食人之禄者妻人之母吾獨往將士誰首固志哉為 一度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激國事忠旦無私可謂君子矣 僧智志其籍 時攻戰之苦以受一時新至之将知已之短

今天子開藏太后淫乳孽孽擅食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來時常發討期十二谷機慌不可好講故色别為群畜此竟何用也祭曰但言爾意數曰 為禁國信都自恭至冬東州刺史元字帥獨将士宣夜拒中機構既獨外 屢薦的數於祭祭未之奇也既有悼馬命數剪之數不加羈絆而前之意。至于司表六州大都發殉朱崇願非世其先禁胡郎洛人於兵獲劉貴等皆歸之實,竟尚書「信者報以事去之務為建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于之間應際日深是時 漢下章 無收後城陷與兄祸俱就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 人蹄鹳起調祭日御惡人亦由是矣祭奇其言訪以時事數日聞公有馬 此以活使君禁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他盗賊養起封疆日慶親主年凌長太后自以所為不達凡親主所愛用縣於清年華帝門旗帮與其中親太后再館朝以來發降用事政事 徐統之頭以清帝側獨禁可樂輕而成此質六軍之意搞散自無也禁 **男天下** 第二三法 港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季何以河除之酷怨元惡元海國之宗室位總爾朱榮既蔡立議欲逐都尚書元海華之崇怒曰河除之役君應知之 五月魏王顯取德國際以原軍魏主子依在河南顯入路號改元建武以送之選北翻來與陳慶之進核樂城縣鄉縣縣即帝位於睢陽城開於 阿氏回及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處也既以背常能合道乎或兵熱氣公懶難緣雖其事有及經合義陛下獨何疑馬冰從之禁甚悅納以為后總主疑之黃門侍即祖聲曰昔文公在秦懷藏入侍豫議代史 後樂楊促日今四方顧嗣視公此熟若未有所成透後引歸民情失望冬 已直京中大通元年朝北海王顯不存治主以類為親王遣陳慶之将兵 《日如蜂不告禹傳干湯於禁武王誅糾周公殺管权仲尼出妻若此者殿三 三苯 》 沒有私政時紀 由是龍議〇五月親立肅宗雄耐朱氏為后常女先為肅宗獲帶欲想主 舍之後數日祭與魏主登高望官闕吐聽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 居常怕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無所懼樂大怒欲抵袖罪鴻類色自若乃 限處之為車騎大将軍〇魏爾朱榮擊元顯殺傷甚衆以無船欲速北圖 保古就勝角所在未可知也高過核日今若比歸使額後得徵兵完聚卷 之本物政者治亂之原親子依惠於和說而不能無物於黃臣而不能權則遺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堂吏詐亂倫之謂哉夫正家者治國非反經乎可此聖人處事之变是之謂權權者遺之中處也济經而有 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思謀至計辦推解分者而朝廷忽馬如元尾 的致官司制織德彰聞无陸雅權 才薄力新割勝元义權權騎貨以召的致官司魏氏之能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惟重以肅宗幼弱胡氏種 正早盛厥命於是乎在矣 **毒也魏日亡**I 崔允袁飜本崇幸雄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所朱茶高數能為魏

要 作 有 五 度成沒中大道二年 0 提求八月我前朱崇维居外藩送制朝政村置親 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〇七月國以高道稅高 官不聊生謀亂不止此意之問計於高散散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 · 腹心便統之班遂以其衆委馬數以北部於醒而梅之遂出宣言受 運特重北人米异司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 共可集分東受號令長史暴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於得 東高水、飲於完養官落果下汁とかあ秋東出元打乘屋東北美市場面又犯火養是漢萬數稅足添軍資銀熟思之數大伐の鐵季元忠為選別大守開爾朱兆季等。傾心若兵以義立則保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維小戸口不減十級公愈,潛謂歡於隆四說之曰爾朱酷迹凡有知莫不思養明公威德素著天下社紀爾鎮。一次 李院院美龍新生洪人可知還喜刺勿過也門省以告歡迎見之引入觞再行取 Z 137 言計信心報機高的日召開而晋州桃客蓋世其志不居人下目爾朱無使高就起兵情如以襄州迎高數時乾與封隆之等裝棺制數屯透問聲使高就起兵情如以襄州迎高數時乾與封隆之等裝棺制數屯透問聲人年數性樹峰稱賴懷以託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〇經河北大數語口承安手剪發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祸耳徼主附口數語口承安手剪發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祸耳徼主附口 唐曰此君天這來不可達也散乃後留述與綜合於第二州則澄藏的定事黃暗彼所致敢不意即元忠曰非英雄也數曰趙那醉矣使人扶出於至數之民歌慷慨歌閼綠職謂數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有朱邪數曰 歌朱即見元忠下重獨動語門者日今開國士到門不吐順網於垃圾洗飲祭案書官謀與兵計之會高數東出元忠乘露朱載素等湯酒以迎數 道紙君居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乃 白服數極元忠手而謝馬〇四月梁太子統本於字鄉華統讀書五行俱 下註文選三十卷又計陶詩天性孝謹在東宫坐起恆西何後宫監勘題 告所為事然是董母工實際有道 公椎才蓋世後便握大兵於外替如借較能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名不明 カリカ 名が大き 岳野王 外後 所述了, 所述了是主教是有名人之友属 一种也力量而被转色作不幸其之期 一种也力量而被转色作不幸其之期 一种, 盛天命不能濟耳部日爾朱書礼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待有不從者鼓馭紙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報遣之有數曰恐 東深重異之龍遇日隆朱月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通我頂早為之一獨欲加討賣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楓商較縱積極別為家令無官記樹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官體經主聞之怒及抗伯夷之義執予臧之節改饶鏡之條以大學國之風網不能從網以徐 所遊菜間白菜主日撒老堂泉石意在一郡菜主調摘其欲之乃謂日節 首昭明太子之子也時歷主立太子母弟曹墨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魚 不順侍即周弘正以曾為綱主簿乃秦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殷下 一個主立子網為太子六月封孫數為限軍王學為河東王管結為西島 · 陳不能自明至是年三十一卒。 韓而止但為道士及卒孫主義新青事竟不立其子裁云。太子孫李黙 李太子有崇韓宗主遣懷極得皇勢大齊所第其事往是爾太子孫李黙 李太子有崇韓宗主遣懷極得皇勢大齊所第其事往是爾太子孫李黙 運載大破北軍 〇 國西文州民共和之 到世明以降于来来主以世明 可不成故是以疏誕之士奇和之術君子遠之之之意一恭進致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見水言得由不可滿游遇之臣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必項雜也不可睦歩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 是一件和 首歌進擊所朱北等於即 不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熟 陳代所殺軍無主規責日宇文夏州辞以英書蓋世遠近歸心ず前發明 田寅率中大通六年の是咸親か多二凡三國 國海州刺史賀技哲為門 から えか 請洛王思政商以西巡之前俠曰字文本已操文子等肯投人以榜雖欲 深然之遺侍即柳慶見恭於高四流請奉迎與駕時東郡太守教俠帥共 河陽非用武之地字文於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後得京何慮弗克總王 北大丞相數舉兵及中軍將軍主思政官於總主曰高數之心昭然可知 左中即將魏主遂入臣置以泰為尚書今軍國之政咸取決局〇劉主乃西處有將來之應且至國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使於劉主授以 我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使曰圖敬有立至之事 新史以鎮之聚舉字文恭出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景日卒表 大平倫即位於東郭之外張廣平王之干,也能能限帝恭於門下省數目 ·建黎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所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弒君之罪·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散未有所專而洛己立君遣使入表輸忠自 仗義伐之然後朝親以医帝室亦植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威於和 之高數雄才盖世已有重望節関何獨不知乃使入朝变以 **當是時節関帝與高数皆失、策節問雖為爾朱所立而心惡**

華華·前典機器自是館遇日隆經始制文茶程式米出軍大及計帳户籍之法後較越縣,坐不覺膝之前席語壁暗不厭語朝謂團選日蘇與其奇士即拜左永恭 明庆而外如不慧緩管唯郡之欽獨遵之謂長史醉琡己此見識廣過吾合故觀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〇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洋歡之子也內 九年的七年及成八南十去而後還留止八旬四主以語云安或入南十 幻時飲管觀等字意識便各治亂然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東魏 本于下殿走, 序院足下殿以養之及問題主西本熟日廣亦應天象耶○ 連用之〇十一月四年中徐勉至勉雖尚練不及范雲亦不阿意奇 對如流遊留至夜間以改事計而聽之鄉陳為治之要恭起整衣危 與決勝伍死生以之上策也比阻魯陽南并遭疑東連交豫西 次· 基本 山中等相受魔以手動招之弘學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豁之時人謂之山中客 映べ、美親之日此人天賜我也〇四處士南弘鲁公弘皇博學好養生任<u>唐為秦</u> 逐情 . · 借悉語將蓋歸黑衡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數社以異雜廟衍鼻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绝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 繁花一个首將親屬多在關西宇文黑旗常格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 然〇國預抓信自的第一親信求處步節事下為之何數總便至軍衛亦養衛令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絕便至節都下為之何動總便至軍衛亦石曰卿董常言比問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後又相 夫競談女理不習武事故以思詩及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彦深同知機察而元康性系謹歡甚 元康於高數日是能夜中間書快更也數召之一先即授功事掌機恐時 の水が来る。ままれ、サミギ東の大丞相数以陳元度為功康の季式度等報等走 相將沒為詩日夷南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宣悟昭陽殿逐作軍十宫時大 朝請奉官隱居茅山郡主早與之為及即位恩禮甚為每得其書焚香度 河致宝豆以景后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矣而當 以有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经原则事污悉属深则無義方 法是有一言以有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J○東鄭遣散騎常侍空諧鸭于船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

1)

| 柳挺武 於韓史传書戏段之子连孫後次其共東親高數患之近孫以及清伊洛岛已度,被轉與五初總子長壽為防衛都督即其徒拒東魏國以為爾州刺東之最總國州刺史字延孫數文渚最深納其前維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鎮,於魏國州刺史字延孫數文渚最東納其前維何延孫自父長壽不從東鎮進進無得失之色縣水麓愈恰然自安於日端嚴如對高客〇十二月返 **数乃配去李禄日高歌破膳失速追可獲松不聽送軍問圍網乃於較所,在華州列卷鳴鼓士皆香起合戰李詢等即鐵騎横擊之東總兵中絕遂大破之** 《傳年格高監為吏部尚書始改養完年勞之制鈴權實能凡才名之士智 世界の 一般ないでは、 一をは、 之將至十些枯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共稍却徐引遷和每歌常為士卒 支統高教會高數間之如客肝腑於要認諸軍戰不利烧魯而歸國將軍院行解大順卿在總於戰八月東觀遣兵圖起金屬郡大丞祖奉殺之斬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未身可圖令懸師渡河非教所欲獨歡班失斷悉懷諫而來所謂公兵歸至例能更翻請將皆懼字文深獨獨日數鎮撫河比甚得聚心以此自守丞相都迎戰得明詩地職大敗之數以字文和先殺其將實務將兵甚是 天原五年 〇 東殿典 即七年 正月節次何敬容為尚書今行曾思以來字 色而景裕神彩做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後無際可暴性清解於官奏有 總共兵急都被前可一敗擒也東總兵為可聽兵心事進擊之無復行被不思懷然者前可一敗擒也東總兵為可犯兵心事進擊之無後行 城的左右十餘人擊東總兵被傷甚恭東國人募庫中長刀者直進取 題章法保連去置柵於伏流是歲延不為其長史所段○東國政 麻賴為一田以洛軍國又為公條認書一日清心二日敦教化三日盡地利四日權季等級 時政為疆國富民之徐彦之尚書蘇經替成其事城官員監二長并嚴屯年文朱文學四次共同,與集與神三戰九日總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字文恭欲承 **要録の協應制禮樂總台西是以來祖樂敦逸中文本命僕射問恵達即中唐瑜旗陳季為以綱維為已任○十月處置於第十陽武門以來言游襲機動才雨也○無報等為以綱維為已任○十月處置於第十陽武門以來言游襲機動才雨也○無報等 地相省以文義自逸欽宏編動 輝領日所不休為俗所喚其為人質経無文** 国の知識 **** 他便職為二二人 斯至九錢四東元民務後蘇思美術門調顯不依僧式民甚至之妻今悉以四十尺為四至是連歲大稔般時別顯不依僧式民甚至之妻今悉以四十尺為四至是連歲大稔般斯與斯特里特及民都必須到世軍旅傳縣雙傍海黃鐘軍國祖贈又以於裴斯特到後天和北京,與國門東北灣大大和北京,與國門東北灣大大和北京, 於華資縣電數欲損養直播放以歷領中書監移門下横事無歸中書文 多在兩門奏振勝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都中謂之四貴權野東阿田保於明計縣於親法職三月東國以高歷為大將軍領中書差高數 老於之非又不面映而私與同門論議且獨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可以可是武帝恭佛锋男不脩國故會無!言諫止之今傳緒君心如即只可成家之言是也嫉若秘之害未甚於佛故容為大臣十餘年 夏之部不領動養之政不施但明進式調約還倉階數而已可請知所的天日 農設仁者次之恃力廉衣者多不經意高數用武至是十年他的天日 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為然惟知王道者乃知他

•

事用求以信使天下肅於是與事務宣等為御史時稱得人遊過秦殿尚書達夫教 100日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外多食汗高散於以宋府道為御史中科高 唯質核公臨陣如平時真大・身也の東観以崔邊為中尉宋遊道馬左丞 五月鄉人都督鄉郡公貨後勝至字文奉常謂人 至那握選手而勞之然過巧詐局壓納聽腳那公主意運心諫過入諮事 楊情日萬何來吹今以數吹殺之恐將來無複吹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數 **迷請以養達為之以遊道索尚書左及謂曰卿一人處南蓋一人處比省** 〇原散時常侍首琛上書語事記語号之讓臣聞著則拜者矣琛啓陳四 主潑大悅把過臂入見之崔奎舒語人曰崔遇常忿吾侯及其有作乃過 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是懷刺盛之於前歷問何為遇悚然日未得通公一章刑 但謝過而已不敢後言果主為人差慈恭儉博學能文動於政務各月視 禁制節檢三日斗筲之人說競求進不務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四日 事一日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二日守宇會發田風俗後靡誠宜 医轨不可 隱故客於是乎一不忠之甚矣 食唯英奏編雜飯而已与衣布衣一記三載一余二年後官衣不曳地 執筆觸塞手為彼女是也 裂目天監中用釋氏法長濟断魚肉日上 條省中東京並鞭厅之高隆之經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黄門侍郎 不飲酒雜居暗室恒理水兒正坐底署未嘗葵裡對內豎餘館小臣如 事猶不暇給誠宜者事息實養民聚时於養學主大怒切賣之琛 八日諸將對敵神色皆動 ŀ * 素を設備 **商农新在而新於慈愛不能禁也** 採玉製料 単王サン 高或董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縣 則終日不懌或為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 第主教的文雅陳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敬為意好吏招權弄法 家以名開當加養正若刺史記張未光循酷乖理愛押邪使斥緊思養 為政者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逐資鑑分物故在曠致明吾以陋識思納良 帝制基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記可圖蘭功遂樹恩有姓乃下教曰,昔之 亡之漸添蓄財交客折節下之俠勇多所至數千人至是以團團形勝深 常愧之龍亞諸子營以兄弟不得為嗣常不平又以深主衰老秕政有敢 事棄州刺史答好學善文初昭明之卒梁主舎養兄第而立綱為太子內間,第中大同玩姓氏疑昳報孫以在陽王登都督羅然當秦即隨諸量 貨路成市時王侯子弟多騎座不法上年老嚴事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謨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史貪殘成将快弱關市夏利東衛包在 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固如此於 在文莊 日大禹 近罪憐民之 愚也 梁武 左囚 徽己之福也 酒淚雖同而 公行創存本欲微福於己而反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福已隨之良敬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至白晝殺人處心則異棲恩而泣終莫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他愚為智變惡為二天。 内 神治〇三月上幸同赤寺。

を養命而可令史麻瑤越火進日倹約所以彰甘美也素が北京東京即恐候後之徒有所不遠如摩加贈諡又非祖親第二十二条 文學性忠俭常以要亂未平為已任藏較技能於如無政常問為國之道 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歌智勇俱困乃解圍入〇魏度支向書蘇絕有餘數無如之何乃使祖班說之使除孝駕曰攻石自勢守者常逸孝嵬 化芳神制取宣水法令嚴肅縣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酒 經是夜同奉子 冷園及好国幣記 代者思政祭孝富字文恭從之〇十一月東範五數悉四東之張代親至 我以事者寬為并州刺史守王登铁師徒王思於為刑州刺史使之果可 月文聖司日食特既此大変也其為人君優悔之表者失而式而不以 門四二年○東親武定五年,正月前日食不要以到康昊友核深固 所以三年○東親武定五年,正月前日食不要以到康昊友核深固 東上身禮場集動而內安外附斯盖蘇埠之功。」 東上身禮場集動而內安外附斯盖蘇埠之功。」 王壁國而攻之畫夜不息多萬隱幾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 古之君才有不以為散成也略天变而不懼是一小以天子自居而自绝百多里一為懼莫然洗而下堂之失即抑天奪、具來也天上天変異自了文里日我於照川大重也其為人君信信。人表著矣而立帝不ら 題大丞相勵過三七高歌至歌性係家終日嚴然 而不後帰于魔障翁極土木以建狼心烏在片為清心能捨也 安無所解閣也而不知所失多夫浮圖之災業一天火之散戒也方且迷 看好圖粉成值侯景副而上 日之間幾事宣少哉乃留居僧寺二一子通月必以境内為宴 梁武 南於 備而亦不知佛也江南城小號為帝王則一 版似日上日出 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 本 石苦相知之心何為 人不能則機權之際變 1 **高文宮婦** 塞扎可清 西民一可不通有恐一豪而决者乎帝既不此自克米异又治以成之二百天一華西非一端武帝之豪想所生也然而是大部當以義理斯其 金既無一傷缺今忽受易除許是事宜脫致紛恐悔之何及未弃揣知上,無說她雖疑此順役她蹶和執一战一治妖者猶予大宗獨言我國家如果事分納其叛臣籍謂非宜上曰得罰則塞北可法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所欲以翻腾王懿慈元郎朱子白都随在豪燕正得人死九张所至發表節至下諸大學後東觀梁賦柳無語可能為大學而往成之節節也其謂 月经全心神 奏請が高数曹彭樂等皆勇紀一時景常校之曾言於高歌願得各三萬歌の東魏大行藝侯景以阿園降魏侯景石是備 短亏馬非其長而多謀勝の東魏天行藝侯景以阿園降魏侯景石是備 短亏馬非其長而多謀勝所等華其盛物開業報高岳在興整之及同怨 宗至和集日識烈聯卑 以遺汝又日段孝先忠亮仁原智勇兼衛軍旅大 氧宜共發養非汝所能獨駁也堪能俊島者唯有慕容紹宗 歐原紅我 阿的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数年後當有共起及開納影日 **惠對日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把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封** 石群臣定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也日頂歲與號通 郑 宗 聖 共聖 進 尚 将 後 之 第 宜 共 智 之 漢 景 之 撰 景 於 過 超邊境

美子亲基高点者 世太子寒寒炎 助去其孤沧 两 等者一多易即以景高南欧州牧南介上表頭曰翁問為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意等異義移身即以景高南欧州牧南介上表頭曰翁問為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感以來,其後宋與東國戰敗未經謀擊。楊蔣寶縣自求敗削弱主以景兵新破未及終記之 不明且喻耶 便兼集一切と呼回的してもとこと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のでは、一般ない 然下於哪〇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實罰第一人 宗肖本を 高太存品 為職 見菩容儀努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 野野野至是使确作機移留朝略日食景自生清忌遠托闢隨依患奸傷一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一事不失自然盡善治大悅請知 「阪阪南本の東東東京元年」兼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整侯景景大演論二十年の題大年一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整侯景景大演論二十年 與数騎濟衛稍收散交查夜無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換公 器誨之以慢藏便其勢得容好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潤南亦欲稱帝但恐 逆主定君臣之分爲相結兄弟之親宣曰無恩終成難养今乃授之以利 不堪要唇乃與前兩部缺不事竟澄幽之於含章堂京河等於市逐泛管 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属使季舒奉歐東魏主奮表而出東魏王 大將軍澄深忌之皆侍宴樂大觸魔東報主東地主不勝公曰自古無不 大將軍座入鄰幽其主於官中殺侍讀都濟等而還東魏主莽靖帝善 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方,而李動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宣、一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受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動皆利祿之人也則尊其時不以光皆失之也平日筋养皆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礼各得其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率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司氏一所以待紹宗者有未及惑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奏李世動於高明氏三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數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 **酒**种 河南 **手提朱安** 7 江くま · 核事在連合其時失意友於對國子共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主侃侃請 解唆させ 手供 · 京日哥必無渡江之志送疫其議仙日今兹敗矣的主以正徳都督諸軍以二十人惡據宋石莊離財令即陵王裝取壽陽馬谷之衆自然克解史 数裝館買再發施王工想所至食養不法慶得罪於漢主除表苑士儲太 第三亦就用共乃從計言灣果為及計將購取於托爾總注即王辯門碼是該問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瞭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 异張總等皆日辭沒息民和實為便司農柳傳成獨日高於何事須和必 不眠何有馬数百匹無八千人至腰脚在種群是時溫與四十七年境內事也冊閱於離郡正德道大船數十艘詐稱數於級以濟學竟自横江濟 當儲風中被蘇默四海紫紫師心大王景錐不敏當也自效正徳大喜曰 精質幸國家有學景知之致機於正德日今天子年老奸臣亂國大王屬 是該間欲令侯景目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隊去計中另等固執宜 無事公卿在位及問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符迫公私駭震止使守宣 一月東鄉末成干經東總大將軍松這書後水通好沒主 之忠獨而不聽豈非孫德告終天奪其砚軟 乎生為宗室道差無不劉何者矣奈何帝也以景之叛城而不知以介之荆川曰漢武帝之任侯景也目疑越襄城即之忠南魚鹿諫之節信吏荆川曰蔣介能為文能安金能辭軍因大事之權及其托疾杜門而 与一族等者束熱高氏之叛臣本非武帝之臣也景之叛帝納之 後我身於我無衛國如脫在股不過數日養者君親如此 随之經是深美不能用 典朝臣議之米

第日接過知而不報為不忠處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恭悟或使故茂 坎丘 全日牙店 以杯类處 京教造製為散騎常侍勢至隨邊開亂簡閱部下精兵倍道赴接至蘇至開景已 変 耶居其下桑茲言於我日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其為二十二条 ひいろればかん 東京 東京社会 東京 中神神 春以共入援因合軍 軽議推中確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 安華聚今日何情飲酒即熟馬出至南州會東西道都督裝之高同州刺以杯抵地日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敕假令無敕菩得目 麻竹紀 轉〇總大師恭後其國臣王茂恭被茂非其罪左丞柳廣陳教及至高乙管切讓之高聖正致謝逆推仲禮為大都督諸将各有據守叛肆 紀に通年の東無法定は、城子正月節中領軍朱昇卒朝野以侯景之稿不及乃賜府家懿帝曰以旌悉過。 日鄉黨罪人亦當坐執屬於前屬辭色不撓日慶留若蔽於事為不明臣 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後論今日形勢責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納 渡江以門内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敢或恐不然孝儀這酒絮怒 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者免胃赴賊死〇初節主徵衙門刺史章 (富渡江校尉江子一)帥册師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敗還的主賣之子 等賊逃敗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第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 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营徑前刺敗從者不繼賊解其為而死子四子 又捏造疆北為侯皇所煙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祭下 紹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共渡江文日蘭正德引侯景園沒養成為中正乔子顧乃引景作乱可不坐以執通之罪耶放綱目特樂書之既曰译 心之那一直客追此 謝日臣以身許国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素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要上小意士也以緣不早下心非之管與鄉雙隆食子未下前目殿下都無下意緣 新如文教鄉河東王經典河東王學崔殿王問皆奉留不進中記室於軍蘭黃骨便 先是銀以后限王爷兄奏為湘州利史使湘州刺史協續代替刺羅州獨龍,能斬之矣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緣不從未幾因事殺之〇一人為高祖武帝却 老心可以 **天安水知** 成下之里 **■也公卿因之是来亦饑王惶諸偽求和以緩其勢果從之拜表求和太子。 課其絕来人不肯確於城下之盟者與數妻之不若也、初伊臺城之間。 此無者亦以專罪限人不知大、養養身從贼聽其憑弄之初伊臺城之間。 二月紀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上援軍不即接後も部補王自寨數以** 於營營之時營府司馬劉方黃潜與緣的襲營會學以事召方黃方貴疑江津欽應舉營經官之乃歸江陵後懷令其子方等雄之攻湘州舉告悉橋上水欽襲江陵岳勝在雅共謀不是又江陵遊軍主朱榮報云往陽住 總軍近 偽將述職而察援方貴米至而方貴兄弟 黨與者敗斬逐使杜告 は世本以其城叛分遣親益他七年攻之方量今千是起來收工陵婦事 認能接軍學將旋湘鎮始欲待緣至方遂州橫自江坡貼續書口河東蘇之以聲答兄弟會轉與學及信州刺史挂陽王隨入橫金陵屬侯哥請和顏凌感網絡概拾夜遊將赴雅部後原於北時湘東王繹鎮江陵獨將因 原文及新版工的人工作工程工艺、工作不知為見後開使是作制持工程學少年迎後有關學派前之至鎮托疾不與為見後開使是作制先是認以問題工考兄會為湘州刺史從湘州刺史張續代為刺湘州鄉 权 支衛主常疏食至是疏如此為河食鷄子阿腹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日絕主意報許之認以受為大丞相遣人與智與數止援軍既盟了無去 佛以不投為教及稱亂既作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零八九然則向者「百至三百以制禮然其為教戒甚倫則愛物之心亦可見失深武信百至三古之時禽歌常遍人失聖人教之網告漁須則為民於悉而 如跪不役之功果何在耶。

-

不動 而意氣安陵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成難犯吾不可以再精賴數下不敢仰視汗流被而退謂王僧黃曰吾害蜂鞍對陳天及交下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被而罰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罰 散時學夜至遊民閉門至曉見餐納之是等逐投兄獻於居平公造尹正一大學問請以五百騎襲開聯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察大寶輔彩母並民登陣柜未來於學學與那切安姓龍懼降江陵衆駭道歸勢乃殺張續於軍而退杜岸見繹便旋佈騰勝攻柵不起退築城又攻之會大雨平地水四尺軍漢心難抖 展開主即母居殿口苦索家不得再口荷荷鄉公河也透如年八十六是見之談該是後衛主所求多不遠志飲膳亦為所栽館要權成疾五月丙 叛降景景於蕭正德以為大司馬深主開城已陷安卧不動嘆回自我得三月候景順副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置事即陵王論葬阿格柳仲禮等 [更断日录武遣時春礼迹發齊的孝慈恭儉博學能文教禮大臣勤於日太子綱即位後察武三將身於廣滿月循作 與網構際恐不能自固至是這使於魏請為附庸魏宇文恭令祭酒榮權 降脚攻拔之獲極千毋妻子女及族親者盡缺之留切棒球屬下輕莹既 无無罪被攻置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臣應若是如能退兵相水吾 · 原籍司 音荣先宫以次兄弟 見屬今以姪 校 叔顺逆 安在 於報日家一萬騎千匹仪江陵以放兄譽時續遊郭立栅北面未就而管攻之綠體 凝一一存其一子東白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廣求思思於盡殺之 門した "国家省高於崇本社教而不悟果何為哉 臣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固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晚而不 臣叛其君子叛共父或順兵自固而不意君父之難或舉州降晚而不 也常国之亡夫以污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祸世刑不得處是 本国而江在巴岛戎狄之延不持社稷变遇而华那巴不無令矣其後 下天处污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祸進此,不等處不 東京家至加夷狄之正不持社稷变遇而华那巴不無令矣其後 原遂缺寳州墨穆島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 "特殊五人謀食河 既遂缺寳州墨穆島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特殊五人謀食河 既遂缺寳州墨穆島千古所笑着何故護者論明。"特殊五人謀食河 內之根未得其便腳還隊家王勿以確為合是與確遊鍾山確引号射島。他之勇常要左右剛隊王綸潜遣人呼之確可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絕眾安俟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族景又蒙咸稀斗縣臨羅無罪者景宴 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治聚智大舊澄政今有不便者洋皆吃之為解天四段避罪縣 人 沒得在武帝親 原衛州刺史蘭班之野葵時樂起倉碎內外震駭太愿公洋入討斬之洋 建康景欲活之東日吾香任事城朝廷頃,危不能医後速死為幸景猶欲 因欲射男弦断不發景邊而段之〇六月孫國質王正德怨侯是賣己客 不自己求之者有自無以來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而不未志肆為俸慢殴而幽之忠孝俱二天理所不安也稱稱無可致空回幾而其父縣于馬稱其父自病逐君事親主恭經以終其身百數學 書名師勝王的使以共入景遮得其書縊殺この東門高浴為開京所殺 樂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俊為耻義不降 執節而死

成首是践何心哉故者 经每天一制於版臣不肯從太審之號插稱大道 解前便之時 里洋河東三經移檄討侯 导地基城二 腦餘一年失然後落數逐近 解前便之時 里洋河東三經移檄討侯 导牌前券推進兵矣於是後書建師成則決 成立 是也乃相與紅合勇士百餘人能廣應斬重紀先馳檄遠近推薦編為刺史 建立 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數使天末悔禍猶足為將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 新規之業中豪傑起共討侯景張於於無限者第七十人而已失即人侯安都張他所發達中豪傑起共討侯景張景文學跟之記于雅孟則做大守陳朝先結郡孫先生之師千觀總遣開府楊忠師師牧之。十二月第四郎太守陳朝先結郡 於:E 番坂 教 無思者五等各帥教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領上廣州刺史蕭 以書上繹不從多十一月部無東王経遺神仲禮率失攻團衛苗應一號神東王繹與故兄昭明太子統子田鵬王登皇第交兵緣等部隊 赴援遣僕一軍猶賢平已而更止之平乃遣使問道語剛東正繹受節度勃達人止之霸先日京都獲沒君辱臣死居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 息自展者不稍愉快平置霸先線賊之比也 網二年蕭繹三年蕭方智三年而止拱手而死於亂人之邓曾不得!,世又且三十年缶陽王一人而已矣昭明太子於是爲不死馬現彼蕭 又生一景也誰謂霸先果盡討賊之義哉深武之祀不絕一經傳及三 樂按侯景入而孫氏失取陳覇先滅侯景而梁氏方智絕是一景亡而 〇大宗廟文皇帝 諱綱字世讃武帝第三子六歲能屬文讀書子 行俱下昭明大子本源武舎孫而立之在東宫十八年遇候景 深高和武都紅 中文实施二十二条 7 以前文帝 8 教育中面已收書之表的籍民有才力報的作用天衛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寫实於表的籍民有才力 **北田祭** 王景文月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襲日将軍乃有宇宙之 王輝為為相國建洪墓總百孫承制織務免散處王紀之子圓正囚之〇 年末年七年の春天全二年三月観主覧炉頭太子欽立の電水羽雨東 辨曰将軍前年殺人姓全藏伐人兄以求榮恐天下不誅僧辦送於缮繹九月飛腳隊王綸將攻侯景翔東王緣忌之遣王僧辨等襲之編書書僧 帝于建康改元太始〇帝王洋就東國故主中山王菩見假照著一部华開大宗就於加東王繼清上尊號〇号縣於王棣為淮東王自稱建于自稱建十月侯景武県主綱併殺太子大器而立[秦王棟 神秘為 神東平生僧 命進軍給在於昌為侯景所襲在湖南以為孫王 王丁溪目 字文泰以府兵為軍制以周禮為官制此皆良法也然後法直接機大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原本此 者為所行事和庸調有用則有那有勢則 禪位子感動主洋遂即位國強的改元天保東親建國白老静善見起甲 至關使侍中張亮等見東觀主逼以禪位東觀主遣膨城王部等秦雪發 行好馬之事平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立耳洋 太如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循以天位不可妄樣終身比面汝獨何人欲 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被遠近口君王洋稱皇帝縣東魏王為中山 東総徐之才宋景業善園識因高德政勘魯王洋受配禪洋以告妻太妃 切蠲之以農隱講開戰陳

信候景紙簡文以為来心及在街中上誌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學者「陰長売十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針蓋○淮湖東王編誅王儒等於市协厦禮遣之継賊被廷爲楷谏云○侯易称督吴侃之子鵙殺侯恩傳首江(存紀儀劉璠高中書侍即使者へ及乃至又否永遠紀知必不為已用乃 人神之情洗派区之耻乃以哈咏葡萄欲成共死及其球也又以一言活至。近於其黨治王信者幸生獲之數其惡滋肆諸市朝猶未足壁,即文章是侵署崇嗣為之重調學,以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〇世祖孝元皇帝 已私然能滅侯者亦有可取而踐作江陵好尚玄教经連起共 敗性 秋 元 先 時 不 赴 义 難後 亦 不 本 間 文 正 朔 忌 段 弟 姪 惟 誉 **經濟討之前係佐日七官辦於成第方文十書能匡濟會內** 生花紀以為已編遂稱帝王成都初臺城之園本軍徐抨勒 宗欲行內街之會人告怀及并其子盡誅馬於殺司馬王 優糊數曰王至木成矢春人國之基中今先殺之不下何 第七子也初封相東王一目 文之村地從客問劉確日找於古誰比對日璠常以公為涉或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作者 作表 〇魏爾將自統縣十江後何之條親也年文表許其由遠久而未達等原必福門開不遺懶散野非於補於此七十旬神來門考之前後收為 『電復姓招跋氏の衛王殺其尚書左丞盧墨平康四中書令親投援調書「電討改流外品為が秩の観天師素験親主欽立其第四王即文帝為西極地通江王を | ▼ 湿売命児 而業其所是宜控訴首之時即也〇三月派武陵王紀語蕭胤守成都自育收銀或妄有所能發松其斯號〇三月派武陵王紀語蕭胤守成都自時人終不服調之藏史於賴的解析縣本語與所謂為其語與大學與於古史於西京主義中國大學,是則使入地飲成屬其事無管言其語問不直收收割至生時史較之然 一般之及其語子圓滯圓服茶遠近憫之〇八月風里好玄談禮老子於龍 即軍伐江陵梁主經諸魏遣尉運回伐成都以救之秋七月紀蒙潘梁主 順用愛情為東收母謂人已何物小士敢與魏牧作色夢之則使升天投 院語来音系日我解析意了厚禮佛達遠三接○十一月來和東王經即於語来音系日我解析意了厚禮佛達遠三接の十一月來和東王經即於於代於日原特件失軍更請待為校復居公田信爾之實也有人與此一條兩大學與北京縣 (南文不失信 致未與亦有 江安之論書之干那律之消佛老者可繁矣 在起誓回其父讓佛於同奉书而有侯皇之礼其子復講老子 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會是主於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就洪主 一夫於浮華唯術性的自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音電新藝術 心车高朝所敵者學表起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僧風流 邊郭以來大選之職和名者牧人豆 · 松龍光

重主文人百道攻城及者開四門納國師副主退保金城請顧求和孫主乃校古《建校》可以謝天下不似難察故謝謝門而梁主日建實考意宗黃何罪即國國經濟經濟經濟於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像日等出何策總曰經憶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處如皆戀邑居知據冊勝下策也退守千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經教之初原李才言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比土 衣出降後深王登使鐵騎權之入宫囚於為慢之下深主性残忍且懲高 其用下策也翻師至內外戒嚴潔主乃停講王瑞報日吾至石梵境上帖 漢後來主於帥聚會之長孫檢問證日為緣計將何如達日雅共廣河速天文嘆日禍福在天莊之何益至是熟道干謹中文護楊忠將共五萬伐心為天王內主楚分於建于之月共入 江東宣整旅徙都避之深主亦暖 令圖書十四萬卷以寶錦擊柱折之數日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 便受相應懷元帝於兄子中處尼也甚是以雖愈兄漢而支援故業旋為7.地景與國寵叛人遂使養城獲沒利居重鎮不被君父之危而窥閣乘為7.地景與國寵叛人遂使養城獲沒老而餓死江准以南鞠為荆棘祭門7.行原身領國以秦澤圖恩縣於威紀綱不立信後臣之讓食河 正明解與成家と謀擊其拉移一念上不在君親下不在兄弟僥怪國史勘曰著逐選不進及隨文嗣位則望冀以逢孫祚亦可疾而乃不奉史勘曰。元帝以武帝之子擁上流之皇方君父告崇兵走赴黜可也而 之關智為作為差特人心之不與神亦天地之所禁也 與 死 后 犯 一心心致世 安之言 以不用を |七卷電經二卷馬與經譜一卷基品五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 題師未還答將尹德教說管日今觀之精銳盡举於此若殿下為致事會調主展王葵為展皇帝資以荆州之地屯奸守之禮師此稱數賜西城初 納文士著昭明大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是春義記百襄賴其四夫四歸之謀數〇初簡文帝綱管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餘至是開城擊廣义失羅勝乃恨不用德殺之言故繼人批舉非存亡繼 姓無而安之然後朝服濟工人踐皇極點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恢弘遠略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權其管壘大強群剛俾無遺類收江陵百 利南地認貢職面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黃三卷文集五十 註漢舊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 文集百卷行于世四元帝繹亦著孝徳忠臣傳各三十卷冊賜尹傳十卷 卷法寶運壁三百卷謝客文經清三卷王簡五十光明符十二卷易林 卷亦行于世二王舊志藝林多聞博完於正學未講德業大姓無補敗亡 老王朝金樓子補關子各十卷老子講碗四卷像禮傳一卷古今全德志 身就囚戮官哉 懷匹夫之行營日卿此策非不善然魏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不食吾 **版甚矣喪師覆旅交逼不圖係國之謀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不思反己猶焚圖書墨來看說考謀師出無名何以討敕禮誅侯景即安江陵未越三期逃戎** 〇後孫中宗宣皇帝 名誉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孫與西魏佐

代後洪 使事解立共卒為舜死于唐北等志之臣也 ○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以動也立樣按王鄉於大定五年親臣後來而二月元帝第九子曾安附等投稿受口書法正後洛亦樂為也易為書收設締者號也答愛跟立多○屆州刺史王琳較江坡弗及次長沙遣將漸純陁侯平代後梁禦之 五五六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雅達政事文辭縣速據亦亞之後祭中與大功 方智至金陵時二十 動先征西大將軍への親免其件数千口。時親中文恭得原率才度過2 十三即展王位以大尉王傳辯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取下故歌華所何有功後以功業自於遊事溫樂典御必來集面諫比 師家等初春以漢號官煩令蘇綽及尚書令魔辨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民子徒報中宗太常二年蘇蒙帝太平正月聽初建六官以字文泰為太應僧辨有子霸先無道天道誠不可欺也飲 之今百官封拜皆做周禮〇酌大治官室酌主初立留心政務又能以法 依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察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 五月外外納之來以方智為太子而午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望堪保密懷以為梁主僧辨不從愈以又送消明入東關僧辨出屯至此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中藐末堪看荷屬随侯嗣明教籍此嫡所以年以與王僧辨書以為嗣主中藐末堪看荷屬随侯嗣明教籍此嫡所以年以 新先遣使苦事之往这數四不從朝先嘆日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 為皇太子。〇初孫王僧辨與陳朝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為及僧辨納淵明 旅不敢献言誠為衰之故私購之耳恭乃悟曰吾之過也徵君逐失天下 望面出今免界件数千口〇三月間使刑手才被明武姓子淵明于明 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為皂識鄙

対象で 本於人亦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人見似有所讓竟斬之〇五月來發主然如果了死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衛主大英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 利工者 做三代 甲戌三年終丁丑之事帶欽壬申二年共享中文之罪白矣 医室燕龍屬取英爱得其力用性好發素不治虛飾的遠沒高尝需好古。 医室燕龍屬取英爱得其力用性好發素不過度的時處沒高豐富 建安公湖明卒〇王琳奉表干國又納款干國以改房之妻子亦稱臣干 粹文之罪白矣……然此意国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勤坤心外十七年朔日改正之而後西鳃耄国二世三主二十四年而亡勤帅为,什什文帝明日改正之而终即所继世也全朝欲令使正位以定人心唐行汉魏表帝詔禅位于周昭敦稱辨常也令十二月西魏主廓以被随各城附浙之地封党爲周公宇文護汉周公如十二月西魏主廓以被随各城附浙之地封党爲周公宇文護汉周公如 すて一月西郷王斯以坡場今城湖南之地封衛為周公宇女十二月西郷王斯以坡場今城湖南之地封衛為周公宇女 强力智O十月魏大家宴废配公宇文泰本世子 唐朝特恭病石中山 條帝王之政崇儒雅與禮樂其風聲文物薪飲可觀矣宣武儒弱不矣. 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柱之感末之有也及孝文嗣位變戎杖之俗. 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以明元大武乘肯苑包司豫准赫連開開中复蒲洪吞逐之地定矣.總改中夏南取开州東舉始冀共不留行而數千里 宇文氏耳然既為孝武又點感而特亂臣賊子之所為視獨六澤有愁問禮而建六官作允命而叙官縣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唯漢東據伊纏而又得蘇綽之者不脩一代之文物乃複點晋魏憲董傳下二卷 而欽壬申二年法帝節 其為國也微矣然至取威定伯以弱為遣南清江漢西舉已蜀北控沙 史斷四字文悉因親授亂者武西奔逐挾天子而令之枚草菜立朝廷 謂曰吾諸子皆切外恐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行 德馬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菩誰欺欺天平 於三年就丁五正月 比例的 起與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約主沉於回淵公聊百官血濡馬足難敗緣起上之人皆無依心而內怠緊難以格外盛於是爾朱荣乘之而從恣寒行盜損於以名,以罰無違紀綱大壤守令貪殘祭民悉茲盜 子三主二十四年通前共一百七十一年東都鄰孝静帝先文帝一年一百四十九年而東西兩分面都長安自文帝實施乙卯至恭帝顧丙右北朝魏自太祖柘崁珪起東晋華武丙戌至魏孝武脩甲寅十三主 才,循不能 救児庸君子。 之時宴安息情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獨亂已成雖有明斷之 關遺字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立嗚呼人主當国家全盛差莊勇决爭双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蓮章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 九年。計十四甲子零二十九年 二年丁未文三十年合八十五年自武帝壬午至洪武戊申八百六十二二天 右旗武帝天監元卒壬午至敬帝太平二即中宗大定三年丁五五十 十五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五年 十四年計十三甲子零五十四年自孝靜帝甲寅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八十三年計十六甲子零二十三年自文帝乙卯至洪武戊申八百三 起甲寅至己己十六年先西魏七年而亡〇自丙戌至洪武戊中九百 八年於五午為齊外止五十五年而中宗大定四年、戊寅至後主廣運

· 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勒先遂即位南郊秦力智為丘陰王專林之。 吳嗣先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覇朱 これ。先使中書舎人劉師知引沈恪勒矢人宮送方智如別宮恪排随 支之二月方智文為魏廣身為陳覇先所試譽臣魏稱帝保察宗祀兼 京都傾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庶孫即位於乙 武帝傾孫即位於乙亥之正月而敬帝蕭方智以武帝庶孫即位於乙執元帝而再之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恭至十一、者譽甫子之行。 张凶祭(兵族)杜是國蕭議权父之親(新國正而)世之帝是政(不如、 (長紀)於原無赴難之。原則文至窮在心為賊所仇不敢執策反與宴 (北)於原無赴難之。原則文至窮在心為賊所仇不敢執策反與宴 竟然劉光所取び論樂之立國大抵爽教盛行致偷攸教養方不立情官監正又以諸淵明來而僧辨納之劉先投守撰縣淵明而赦帝後位 江陵隔沒元帝被檢僧辨霸先奉故帝迈建康足未涉江齊人 城中城一·初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衛主門於彭城公元都曰慶光武何故中 □下將赦之陽歷王湘素與後不確進日徒虎安可出穴鄉王默然使左於地字,前件曲上鄉主館穴謳歌今次等和之次等悲怖聲頭鄉主槍然 月改生了陳西祖寿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要用者故能舊身官造內取昌等沒乃召免于院川王衛緒即位嫡先雖稱而即說嗣故無包手裝為政務學竟簡非單旅悉然不輕調發性檢表後官無金建之飾及狙子 工作冷為奇巧其三途曹補擬宜與聚共其四高洋機有山東末房体制架縣三即東其一比來守今代歸期促賣故專務威徒其二貴勢競後靡無旅莊縣為正确佈支機聯及〇六月間以森南部群臣極號光禄大夫九家翻幽地率絶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無叛元器宣對収為 「DIM原は成元年つ京天保十十十十十七年)といいませれることで、「日本の東京では五年の陳永安三年正月周太師調上表録政衛王始右刺で後海號突呼天乃焼殺之 與對日為誅諸劉不盡於是兩主禁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部等十 警捕棋却相持 等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都輕為與 天下宣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聚獨委同功共事於赶武 大位錐字國日溪近其過學董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

化左五 元氏之族 一种充全 有無其本宗而從人之性者乎丈夫寧可王碎何能是全宗安以其言曰 柳主城元氏之族殆憲定妻今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後兄野協同 大人的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死本與元氏無異者矣後十九年而高雄為字文氏所廣高氏之族皆我心以為無及應方正學自成人者通以自城高洋既寒福而奉其國忌元氏宗族電影 安とう下にこととも難乎其有後雖然彼し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所惡也故玩其侍敢大果兵夫其凶器不得し而用之得也不し天之孝之衛上所傳亦數大果兵夫其凶器不得也而用之得也不し天之為之時所數幾至於職爲是何也目拓枝珪以來殺人多契實的改堂日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奠及也堪於數 則不待價若部韓橋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 孫之夫兄侯辱喃賢兄贵在住比先盡四十五群縣 自艱苦明察動食好的介弟兒禮稱3傳子伯宗未 ○探中宗三〇附賽國際世祖文帝衛子子學武帝關末 之者亦不仁之極也 本情。何以處衣輪口殿下往時位地補可以名教出處今自事勢遂關天時非人情。何以處衣輪口殿下往時位地補可以名教出處今自事勢遂關天時非一個大學。 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沙千以殺騏驎縣 医斑王湛謀殺情妻太后臨情密吳曰楊郎忠而後罪漢亦悔殺之以中 一公公三人名道名斯 中有事理教 教徒 子問 女天 三類 権罪犯 **此同公** 工作常院仁大廣海內共開能弘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工運将於口於清認日縣子年如未提當國者公邑縣之四月周家李讓留帝顧明叙有識量進春我之諡曰明皇帝觀第懲公邑乘以名教天時人理介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獲邦者矣 **演日我何敢自比周公輔日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和演不應與** 今楊僧等自為及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初間以演位地報通恋不利於齊前梁及相王琳代哪敗續與孫子州告弃愈令郡大傳常山王演紋尚書原展第中宗大院六年〇陳世祖有天陽元年〇月武成二年〇唐三月,開報卷 唐南王出居别言以常山王演入秦大統茂即位於 齊勝 於 草 服皇養是 整要獲得前數崩壓死二百餘人〇八月於皇太后下令蘇聯主教為 主思之居項之演出歸第王輪曰周公構政七年、然後後辟惟殿下慮之 自預其輕東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字文之洪禁亦足以為明矣。 更勝三旅大權猶總於護院不能剪或禍根又資以兵祸是虎而傅置之所三明帝懲前車之覆轍交除而動城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 一十二条 與皇帝神民也也有 19十二 左右莫求忠直干時國雷共強將圖進取假之以年是使秦吳轩食 無私恩外收入望封先代之前致學校之風微乃賢才文武華集每訪 史断回孝昭早居至省留心政術及察放目立輕循游稅廣來民襲內 天府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歸欲逐其和謀速演要 一該者情之然達越道德之該而行祭養於趙道德日桐王不放

21 **後且吾住寅琛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百可保萬一職倡求退無地兆舌醉不堂或勸之滿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關惟多矣得恋少時鮮不頻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練越粡齲滩池刊〇郡王欽以王聯馬侍郎** 小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宜 [明致堂回]王晞力辞要官而以易無難保為戒則聯之欲演使速取到 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為太子遂使疑然文生而百年本整能提之下。一五数以爾之樂雅對其大后之訓而執済南王縣就看成之日初今新長廣王一爾德及有表後惟對其大后之前, 雖稱孝友異足尚哉 使局理于臨川○陳聞州刺史陳雲旗與周廸通謀拒陳東寄達務事三年。周賢隆至二○齊河浙元○大小四國 陳道子討其江東大定八年二月傳世宗明帝為天保元年○陳天陳道子討其江 四十四莽頭度○附陳正祖文帝倩○周高祖邑○原世祖湛○四十四年壽 作為職。元本能及此果目安成長安一市た耳石東ことち、かままた。これである。 安成大・東西南線陳主謂果曰家弟家禮遣實周朝之恵然常山不这城部縣剛亦, 安成日月后日大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安成日月后日大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東京日本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旧○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同遠社果送、 東京日本皇太后簡母王皇后明○陳安成王項自周歸于陳嗣達祖母襲永 元代世文汉不得志迎終詩祖太子廟即位數節天下襲論護領有文集經 有恩能得其死九安於儉素不嗜酒色事母以考寫好文義密有文集經 院子病过行勿使有過天子有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 王命的数 Æ. 一部人乃云以多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要 熟日前 **該韓信曰相君之皆貴不可言應是全目可謂智士帝曰通一說殺三士。 賦恃當從客誤以逆順賢思不養響應常使人讀漢書即而聽之至嗣通** 奏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裁本朝敦陸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黃香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 者於時賦以自悼蓋其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却人善任無之〇二月後孫主為如初梁主悔不用尹德教之言思數共連威書不振乃何以言智宜若班彪王命論識所縣平將即實聽不可嫌語獨政此乃居 更建立 2不過從課咤信藤淤客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師皆不以文之,竟不為逆總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逆遊巖穩大權周主寄命其毛,凡所設施舉不由已獨有惶

史 54-490

野野日皇太子聖徳日郷安成王足為周司若有廢立之心民誠不敢奉認陳恭懿師北義等日今三分兇嶋四海事理宜須長若卿等宜夢此意礼兵流涕對 不至今日 政治と表 **新** 人主ツ 今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新之康主命可言及了司引。ELL工会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新之康主命昭莲漫遭高帝吉建康既是是一个日童昭莲追拾并里送重康新之康主命昭莲漫遭高帝吉建康既见后唐所以着其除天阳人李宗肆逆监及原善高被当为原之司。中交高级其兄演故太子樂陵王司年欲以底也之天之晚告非一端人主贤以远处明之天之晚告非一端人主贤以 外若謂大子嫡嗣不可動楊徽條輔而安全之則當當忠媽節以死經直馬公曰,則當而辨廷詩以聽觀脫以為城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主曰古之還直接別於鄉乃以與為太子陰事 日去完平江南今而不果汝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维刺受實動得除名對夢便出從言字文護怒被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唱著教教持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宜心斷線畔徐天四月彗星見〇齊主港傳位於太子總銭竭太子即位〇八四條門徐天四月彗星見〇齊主港傳位於太子總銭竭太子即位〇八四條門二条 王佑以太子伯宗秦琦謂項日吾欲遼太伯之事項拜泣固蘇陳主又謂時院與罪世宗天榮五年○康府主蘇天統二年四月陳以孔為為大子詹事陳 〇十二月周封李明為唐公縣八百婦年文禮好於周謹會與厥優齊於己日管李無憲持令陳國應入華歌萬中獨行起以為衙陽王掌書記 孫大敗局師於洛陽 |上午、まで、一部世上の一部では、一下となる。作一部、上午は、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一部、日本の 一部、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の一語、日本 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及此蓋周主以此自臨而謹亦以 三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恭古以第一時觀聽了處老一言,古先格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三代而后家家十 此愚其君者也 本自生業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馭宣旨財南布置之社人名系永人司上台 人為縣公萬之來僕射元文遊以為縣今治民之本遊請董選密接貴遊子第姿物 其今生民為之來僕射元文遊以為縣今治民之本遊請董選密接貴遊子第姿物 其今生民,以則前此時間此人非謀親末以來縣今多用所役由是士流耻 蘇始用土上令錦然有聲自吾雖眠以今餘幾〇齊始用士人為縣令辦令與民之 **客站用士** 動職亦令 が大学を 乔田 改革 〇四月陳湘州刺史華城巴州朝子鼓門朔錦後海做送子玄劉島假請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敦勞致歐黃何必藉女龍也雖能蘇特與馬班近之然金不以為喜雲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找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 金門中一皇后二 旬會馬車主馬武吉徽等擊明徽敗之明徽走公安孫主還都〇七月周灌城孫主出頓紀南以姓其鼓尚書僕射王操與周副總管高琳拒守十四日。毗东城三年中今孫統武二年三月陳吳明徽進逼孫江陵引水 · 花陳○九月張遷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與局將衛公直權是宣元定等 國殿亮深主雖知敗不獨在点號重於達直遂誅之明徽遂陥深河東郡 會皎巴度遇陳将吳明徹戰於池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察大將軍李唐 夜刺望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初傳更數於數中名必投載於階石之 院主備如太子伯宗立殺稿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祭守**使**約年 被馬以對進出東與縣公益也武 長沙巴陵城陷于陳直歸非於源柱 之胍並不悖哉。 文胍並不悖哉。 文縣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重以託六尺數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而不能之人其既決則權臣移國而不能之宗何於君之存則逆振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決則 一大子如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來步挽車至陷或以至車 遠都の七月

之對陽春天守馮僧母洗氏爲石雕郡木夫人約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蘇院可爾太報五〇孫武下延二月陳屬州刺史歐陽紀友國人計斯母身的長仁出刺西州長仁道人刺之事養土開以他事中賜死、 ○探世宗三〇附陳高宗宣帝項的周邊拉果後昌安康王項电字 五員兄章姓會地使等用與明漱灣భ王明駿帝位○第主 五員兄章姓會地使等用與明漱灣భ王明政政政 五世、紀立總藏於曹亡建獎第示康不是取也在自十四年畫 五十二〇附陳高邦碩大皇正月陳安成王項駿帝位○第主 明清宣李城但 難為城沒其勿往堅乃解之至更忠英監督到し陳安阪王項娶其主伯 土開為便射〇四月間主以東宮時神传高阿那版為尚書今韓長者 西上皇帝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巫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白が負 何中領軍文養母官姓陸令會以婚胡太后龍和士開阿那城皆為之養 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與王伯茂 公杨忠卒忠子堅初為小官伯宇文情欲引以為腹心忠曰两姑之間 侵者刑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初約之及也士人流寓者皆惶略前者 逐發共拒境的諸首長地重昭達共計平之僕以其母功還污膽太守, 出好后整臣取士開刺死州既而留之太尉越郡王殿以谏被殺復以 令管為女侍中其天被廷操婆為侍中。制律后從好粮會利有龍亦為 这就而兄子立未二年即奪之孔與對世祖言項為周旦而項暴奪實之所回募帝葬前之者人之器及居大位刑政皆決於安成王未務為 不一勉以周旦之事小人類不忠信如此 安提婆因同姓穩令會與工開引祖經為秘書監工開管潜膏主 七月海南班王保持主之常殺和士副科律光學之神學大笑曰龍子懷 親政以其弟齊公常為大家密衛公面為大司徒管弱齊公常行讀明文任處四の者武平三の周定緣大是圖王討其太師宇文禮教之〇團主三州縣與無後此提詢華敬之報 種的莊獨擅收職後哪之美望借數州以神採園直為言周主以爲中翻 **医感候至是透到肠**說面曰孫失江南民少國貧朝廷與亡緣絶官使歷季麼下數百人歸孫將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軍騎將軍封民后於北宮〇假鄉華皎如圖先是較與數僧朔會北將衛公直為陳所敗 一一一大將許世武赴援敗續〇爾後以深蕭班為·将王強持於莊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院而召之万男子也於是墨數事發併誅遂幽胡太 那鄉非天排走其 〇冬十月極胡太后與沙門然學獻通營主聞言而未不於於魏固目不似九人營主良义乃釋其雖竟殺之縣滿等與者也奔其好所魏固目不似九人營主良义乃釋其雖竟殺之縣滿等故者也奏其 後與國籍士與問級管陸鵬将軍李邊哲擊走之即達又超董陵之青泥 龍城士開有難色有候之看情先第之一舉而盡口陳遭司空軍昭遠便 可為逼取富貴者之至我也一子皆柱國刺史而極當其貴近古未有卒之他肉未聚而發塚城族此 令士開嚴權日盛朝士不知盡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養 子直已以行義何要惟乎事是限主徵以為侍郎〇爾以和士開為尚書 志不拘小節團主命奏為該實下筆立成詞表典美國主日勉之勿事 唐掛離官謀緊疾與此皆通取官量之道故其果族皆尚書列與諸 南湖日留か夏以りに、東上の了トーで、1 の養武平二の間大却六年三周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藝有東世宗天保十年の陳大建三周が州刺史楊敷子京少多子藝有 夏新回但恐當實來通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智力逼取也史稱素智許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所主部下其

得至此 子月徒 好月聲 月県長 西主因與班謀拉殺之於射律后井殺其二十世以人在 联步傳華此大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土讓又客啓會主經其將行不執一門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均對於震鶥阿豐縣辦律成行突厥,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鄰頭使其要兄奏之與陸令曾因解之 是光系素為四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長之間違差寬落為語言曰百升理勢傾朝野光惡之皆歎曰首人入,時當烟飛圖地率被以難暗國必破僕射〇六月灣主殺其左丞相威陽王斛律光以祖廷知騎兵外兵事時且謂陸雖婦人然雄傑女媧以來未有也不管亦稱現為國師由是理得 爾不可為老深數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也不見從時事至此安 且謂陸雖婦人於維集女媧ン衣长首か以為下馬迁命司元丁七年上,秦名兼理節耳〇二月國祖班以太后旣幽欲引魏保太后例尊隆令養為太后,蔣山之母,可以於了多別以代表漢非心林八日王之及心公学不知但曹墨忠了《87年 有致嫌疑文學成以白屬憲指心撫几日吾之風心公華不知· 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要權而去獨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 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 胡致堂日解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班之徒渴亂齊室 允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極寫而以空言肆風 人具用而时便宣音 主新如晉號李舒雕與從傷文官連名進諫韓長豐言子雷主日諸連名本為對光球侍中崔季舒皆祖廷所屬書謂既為不冠宰相近習惡之會國無所田雖皆官於不急之屬禁約左石驕縱之臣實倖側目陰謀陷之左 長茲爾 楽運所言 通報·養養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費或不然悔無及至 人生當什 世史類編二二二卷 款就以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日如動植公是也管伊相之則獨對了輔之則亂 野禄田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達應景和北道衛主聞之 吳明徹攻書勝堪即水以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长備不敢前明徽乃 吳明徹攻書勝堪即水以灌城衛皮景和等救壽號长備不敢前明徽乃 該先殉厥解末於雕之為傳也 致光殉厥解末於雕之為傳也 致光殉厥解末於雕之為傳也 致是可決雖行論於君素無歸友乃結嬖人以行其志其意处以不 胡何洪珍相結洪珍鷹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機為二二系 **周主飲客日正人豈後過鄉乃後以尉遼運為右宫正周主曹間樂運日** 十月爾主殺其侍中張雕崔李舒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接衛主因與韓 可與為養可與為惡圖主日我知之矣乃妙邊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悦〇 者公友衛主悉石巴署名者斬雕季舒等六人 |之緒情聚之崎太子好近服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於圖主日皇太子公然於女崎古游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〇八月圖太子衛納妃楊氏號 頗以為憂禄提返等日本是彼物任其取去假使國家事失黃河以南猶 太子何如人對日中人屬主顧龍齊公憲日百官传我唯運所言乃忠直 常田文家至是非田力地(周太子、智獲白鹿以獻園主詔曰在德不在端孫後日賞劇的人後登) 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無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平王後有疾動主 因務聚飲其所親計相類日首非以如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日然相 爾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長恭美親而勇以即山之捷威名大盛雪主息

ò

無数之事本操材循行工保全工陵位高挹損深得時變深主深借之〇獨主言語知者。 一大年の乔武平六年の朋康被四年爾開所祭堂選事期州刺史王操用其可非北典所數者盡除之〇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情講報,也明主 世史類編二十二卷 四五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逐禁佛道二效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月武三思武龍文周武三君而己故詩書之香武龍文英文盛古後之人主能終訓者語 且復相時官崇都好申盟約綱和新城鄉縣〇四月陳焚文錦子雲龍門為特第二言若國家未即大舉官廣屯田預為貯養三言若欲東存遵養 |有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章者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共共 調之無愁天子龍任官官參預機權官由財進欲以斯成養頭劉桃枝等 **啦內不喜見朝士非龍私呢仰未尝交語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 倚魔朝夕進一溢米名用一海米 胡縣 第四三年之家達於天丁但軍庫中の賣成平五年の 開建德三年月周太后此奴氏祖周王邑后中,原世宗天保十三年八陳大建六三月周太后此奴氏祖周王邑后 四月彗星見〇五月周廢佛道教殿淫祠初園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 國務重須自聽朝表來之節苦處之禮率邊前典以中問極層是菩薩於 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部於雲龍門外焚之 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察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 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者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惠賴出遊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都皆禮所 西安里日中外恐猶不能絕今時英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 用安里目作為奇巧以為上心若陳桃根也義當語實別去官任以我 禮不倫魏孝文之禮若倫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表麻苔塊平三年 百漢文短衷之後能断然行三年者唯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可請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偽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感 《與明帝时陳宣帝 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愈安州刺 **共高新** 世史類論二十二卷一人沒明行时陳宣帝 文武前オ と 女生 女子 心脏後悔十月圈主自將伐爾攻平陽城降之獨共大潰逐克圖州樣 及相圖主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日曆公正是守節人耳 然父之乃曰吾尊心國家逐不存私計執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玄 國網之實練園於将但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與奏日 九月周主謂群臣日郡朝昏亂攻由群小百姓破然朝不謀久天與不取 武司才亦常以此為夏圖主問辦對日皇太子未聞有過飲退執讓獨友 軟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朔文 医太子在軍多天德王就管與賀若衙言太子必不克有荷納勘朝陳之微行遊總家願主怒遠免總管陳王雜熟獎而不知其○周太子資友閱 江鄉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宣籍於經顧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太子固語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姑陳氏為女太子亟 |お氏して子唐康高天下福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前の氏し変之不才高祖知之矢若為國家處應以大業付寿王憲宣逐 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子 無避之條謂此也若夫國家安埔邊都不僅食利而動忘哀即我斯乃 西致堂日息若以泰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爲得為孝平故禮該金華的致堂日禮在思無外事惟金草之事無避馬盖為門歷之紀後過既 延示衛主結本還勤務提婆摩周周以為柱國進師趣聞

. .

· 報內財所骨助代日骨親肉或所以相付述引使宿假授大將軍問日前按阿留 , , 大從至是閱喻主被執帥衆于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义出降,常迎曰臣三百里駭馬〇三月留東東州行英傳伏降圖初周主招養強州刺史傳伏 得何當對日蒙後特進那公園主謂高經日朕三年教戰失取別監正謂 〇五月圖主點其官室之社麗若後有後官死城之數循後常如燒料羅傳代善守城不可數送飲重而退當時當城何其溝也後以風州刺史卒 世為陽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差 **の以例平衡性朝于劉因宴承問言父祖荷周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 堯周主大突蓋歌贈以雜繪馬段及馬數十匹并獨後主效美與常來五 亦補屬主指謂獨主口是登門寫朕者也深主曰長人未能輔無友敢吹 戴度唇 一事詞辨添流問主歌歐禮遇日隆後後宴國故臣 吃列長人 經傳位於切子恒自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城衛先是穆思 至是人類四鮮干世學死之其丞相阿那脏引周師追擒王續及幼主恒 **感,常布祀布被每親在行應党沙山谷撫將士有恩而用法明** 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認論國臣日若達天命官箭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〇方北灣起文宣帝高洋與午至初主恆丁酉五主合二十八年旬庚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左甚誅朝忠良信用讒邪丁年而亡已為辛矣矣孝昭明違愷悌實有所之令主享遇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樂潛葉於榮紂而能信用腎臣委之以政威加憐敬終其天年益亦有以得之 也文裏有俊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殖身於奴隸又宣淫酒殘暴甚 午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九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九年 逐君之輕而能慢慢盡恭以事静帝沒身不包此其可稱者 施於國非所以数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服天既不能然又龍扶之且以官節誘路之行於齊非所以機提壞亡濟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数諸齊境則齊人忧 神武以高也之思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錐有 人 经明香时使冒奇 尺主以真 ジャリング さま 高祖英明 為祖縣而 **製養養療** 二卷奏此 用主物报 周頻用書 全幅何後僕發仍故為四脚、一大四後十八日本中の東京市野電水元年、三月間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川の東京大学、七年の東京市太三月間主初服常冠其制以早沙 裁二十九 徽将士三萬弁器械輜重皆沒于周 爾主聞國人城國欲争徐玄詔吳明徹進兵圍圍城國將王執敗之執明 |要制群盗城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者地頃以上皆死 南后犯者若至齊獨為華自己所書齊被元代之族至此未 〇周須刑書 孫主朝局於 期周始具禮致積致饒設九備九介受享千廟三公三孤致 以疾得免周以高着妻盧氏賜將斜斯徵屬達首垢面哭不言得放為尼 **建現代接及乗多月辨理司延宗獨揮袂泣不言以椒寒口死緯第仁** 士畏威樂為之死 在劳實選擊致享皆如士禮口周主殺温公高續夷其族是役也周人誣 為刑書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納其外書回接問至岂雖曰聽明果斷而亦兵文優動發人多矣今又制其於問語祖因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被何哉自恭以篡發 東断旦 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 情朝紀之所自始也務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 二十卷——【《君用帝时限宣帝》 在十八人主教保有天义有其国意者徒知所以数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然則人主欲保有天 制何獨冠為然哉 胡致堂自 禄者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為先也哉 性好殺戮故天生聖人以承其後三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 衙馬温公回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奮高祖勝則益食也 行暴奪其用心許機甚失值時昏亂欲後侵羅委任凡才吳明徽既得 可防後望徐充遂至師上國處塞亦宜哉且又既 爱太子以匪人 江 誰不信之然文帝之尚未寒孔兵之言尚在顧乃欺陵孤弱躬原東文帝首知長子仁弱早存古公之心項拜伏固辭繼以第立 君子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聖人因時制宜 各有法衆意義不可以私意更改之也周察紗僕此後世中 个 與明若附陳宣帝

工工物局 年太子衛即位對於立即是春飲會無嚴容納購做 讓人騙而稅與起拜五月間主邑代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歿壽三十六體曰武皇帝在位十八 では十一年の周静命聞大孝元年正月局作刑經聖制園王初立以高島に は太 男 次月年付限な東正月局作刑經聖制園王初立以高島に は太 恨耳四柳笏於地質監殺之〇閏月間立后楊氏秋七月以楊堅為上 高主教校其叔父衛王震高主以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語以及憲 忽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嚴嘆日城洪同死人循願之况此干平若樂軍 成於是樂遊與觀訪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断不然幸輔一也采文賞店 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目死生有命軍後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 不許嫁娶一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豪窮 不過之以廣聖度 間主感情明日召運謂日朕思卿所奏望為忠臣與 免吾將與之同樂乃請閣請見日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水名陛下不如 金戒不能脩布德政八也若不幸兹八事臣見**周朝不如食**矣周主大 是五也得賦下民以奉佛優角極六也上書字該看即治其罪七也玄 ·髙後毀官室之壯麗有她嫡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平民可謂菩廣勝漢龍佛道而海內未應錢情訓練士卒茲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平 刑書要制為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護群下居衣緣瑜年即次派 矣然嫡嗣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於成為方之則是看是 用事自知及禍請所親白吾皆在先朝是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断可 為管事恐長夜之飲而常不知陳作之七實胚胎於此矣 大司馬基拉之漸 經為內史中太夫委以朝政實是然 食四能之〇二月周主般其於州終管王執及官正字文孝伯執関前 武帝踐作慮遠謀派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覧不倦 用法鼓正身衣布他不用錦織後宮妃媚不過十數事崇儒術 **天后 作**对大下数 自成りま **女**化不能 1.47 周主教傳位於太子剛機輸大放改元大象目稱天元皇帝縣多彌甚為 明致堂三年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為在軸之死也, 別致堂三年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額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失大熟命將出賜死叛莊教故朝忠恕無有奸功忽以張徹臣唯令輔導陛下令諫而不從虔貧額託以爲是罪是所甘心問主 以不言對日國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讚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期國主遭使殺就他日周主託以剛王富憲課者伯曰公知獨王謀友何明國主追人就知此以本字文本伯因言執持續事時明試締約沒賴該職立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五己以周主問歸曰北脚杖痕誰所為對 自華大無所顧懶立蛇朱氏為天元帝后發立四后天元皇后先氏天左 不相便黄欽居東宮俊諸王遠見等初勇天尼香恭滋甚喜思菲度后東丁原世界中等不明九終二棟大五月 國天元主衛祖屬公物路自為 親其相說其亦不長又諸潘微弱各令於回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解既 五月圖諸王皆此國際公楊堅松謂大將軍汝鹿公慶日天元實無樣德 教稱天教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處就然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的致皇曰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意都稱天制的致皇曰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對慈子謂聖人以天 輔拂之青難予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将以自免也會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 引義力軍事而不從死之可也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賛成之業 更為刑制用法益然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冺叛所謂自作孽不 矣居老翰年即必然樂而五禮亡矣公即以下常被楚極而五服亡矣 可這者也為天下者公賣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火 兴用方时晚宣香**

全変包技 南京 TCCES-MUNICOTELLY TO THE PROPERTY TO THE 何から 有沒有效監修廣波的名間情類物於興軍不復行起欲以為太尉周尉省或之女,種既 希與位到務於實情類物於運然帝所得悉思漢所新絲遊物省或之女,建新傳見口明公此首非僕所聞及是來朝剛主曰即亦悔若對曰臣位非徐廣益 がとなり 問日天時人事何如李才日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十之符兆定矣忧之因召公鄉謂曰欲求官異者宜相隨點夜後召太史中大夫東季才 堅位望隆重天元忠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惟法賀幸天皇帝 今主梅其口曰汝勿妄言城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通唐公李淵淵明之 閱樹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惠毅及顧賜 獲打受禪建緒出為思州刺史獨主謂曰且隱落當共取富貴建衛正产 主問為介公庭女同太后楊氏為國中公主初赠主與周大夫祭建結有 寬义在邊境慶抗遷散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鮮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第 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帝打酷之政更為軍大劇略推律作刑書要利奏而行之躬項節儉中外 不豫而還是日天元姐謹曰宣帝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共於事堂宣 是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及私室C十二月圖丞相堅進虧為陽王 堅稱皇帝周主下認遜位居別官命奉皇帝軍經禪位于兩處主於周 正後帰馬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の是秦間亡隋代元三国 一月四川明世宗天保二十年の陳大建十三年の周大表三年二月 一月十二本 一次 お町舎け東宣寺 不出群臣秦軍悉府官者五后並立紀網務然得係首領破於隔下已不出群臣秦軍悉所發等魚龍百戲芳千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流酒旬餘史断司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淚娶僅 摩剛 平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茶然端拱十有餘年俟其罪盈惡热為 雖以高氏之獨不能變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對文帝以開中之奏東迎考武任賢使能列官布職以輔魏室 旦除之 老機蘇振稿門謂知察知剛知勇無備者矣然後親 (A) 为为正知 之常態 意味子で ませい為不可愛主作色は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大祖以下于孫皆素更料回城其其所主蓋城宇文氏之族抄處慶則勘愛主盡城宇文氏之族抄處 海·普·斯的於高類頻度新與橋尼故置於南邊便信為經驗〇階以蘇威為納 隋以後壓與州總管銀騰暖韓橋虎為壓班總管銀鹽四圈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 吾事 蒙蒙 山井 けご貝角 抗吞喹 古人也消 ī 中稱為 能與之宫中稱為二聖〇陽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騎将至天後 開立后獨孤氏后家世貴盛而能讓恭推好讀事是事多與問主意会其 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護權勢恐祸及已屏居山寺以風讀為媒問高祖召之辭疾不拜聞主萬爾徵蘇威為太子少保威納之子也少有令名字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而其子孫乃能自威耶 丞相高極薦之石見與語大院居月除間將受禪近歸田里類請追之既 主曰此不欲預五事也置之及是微拜太子少保〇三月瞻以智若研及 請自绝于天結然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海南漢千江雖魏室全盛之縣不能及也情乎宣帝恣其淫後遙其等統六師以征東夏敦月之閒納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十 除辛丑為隋止二十四年自丁丑至洪武戊申八百十二年計十三〇右周自孝閉帝字文竟丁丑至静帝開辛丑二月五主合二十五年 忌其為患也庸記知城齊者非元氏城周者非高氏城府者非字文氏 法應如此其意不可以理論矣事此等四年以其意本其四年以其安天下後對 的致堂日初無德特以安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馬的致堂日府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猜胥險吏之常然也隋得天下無 ① 解世已卯齊城元族了酉周夷高齊之族辛丑隋滅宇文周之族皆 □大、□■、ひりかけ見ごからのなら治家が是而己矣。 甲子零三十二年 如此後世既祭奪其國而并其後勤絕之禍都相踵遂以為周以兵安天下後計就後于宋爵以上公古人也厚之意蓋 日日かけ 東西の

海縣縣整居為東門所勿除各門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我之七月衛定股色始服黃族世人與C衛上柱國期譯有其除名譯與母別也月衛主堅紙介公開與右關聯節以禁後介為與國和表之縣則故之表 之奏課連為天下最獨主下記養美朋菜常徒剛則則更翻圖令房茶飲品可以答文語談談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個別則更收俗價厚度光以靜鎮主無不與之語談談後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個上無不與之語談談後行之故華命數年天下稱平○曆以深意光為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款詩仍遣與母同居○十月節初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款詩仍遣與母同居○十月節初 立身治量月%主坚試介公開語相關地區以免裝介名期前開除之辦以改之好一卷2以差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端呈深於之時放散樂來雜戲〇五重身被一卷是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端呈深於之時放散樂來雜戲〇五重身被一卷 莊歸道堅語且曰黃家紹劉表王陵諸罰謹皆一時雄傑禍不旋頑良由堅執莊子曰孤昔從從庭國宗索盼主珠養今很承額託當共保處寒耳經進可盡節周氏退可廣捲山南鄧主未決會源中書舎人柳莊如園泛孫先是娶韩周政時尉遲逈王謙司馬消難等共起密將皆請與逈等連飛百姓富庶〇團刊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剛伐喻後舊○勵主壓遠使如職百姓富庶〇團刊金公主以突厥兵為剛伐喻後舊○勵主壓遠使如 成何以行其道楊素才經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 賦役務從輕簡的主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 張弓非平世法也後少万子誰能地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灵奏成 政為三輔二最母朝楊曆主呼至楊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日 公必移問於不如保境以觀其變梁主從之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破疾湧 **赐**管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令尉遲迥昏耄消難王調常 房於懿志存體國家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以為海州刺史由是更多稱 下者非医合子。周朝将相多為身計效節楊氏臣科迎等終當覆波爾 被照為 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放然乃至日肝於食夜分未發動以文漢夢野縣 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讓曰自古聖帝莫過磨處然皆勞於來野而逸 は之質 監管英方 **以謝**国家 ï 制其國外架主子場配爾後公立故也。 威西勒邊都衛主夜與威及高趙共議明旦東南才奏白臣仰親玄象俯誅大子叔實立〇六月衛作新都干龍直山衛主煙區密城制度狹小蘇王國洪世宗天保二 片州等〇乘春正旦卿主珣母四卿三叔陵作亂伏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徒刀突陳而死口侍御史柳或見聞主動於聽常 察面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號主愕然謂刺 往置博士院律令董博士官則當明之所崇尚孟可和矣 初婚所領律目餘細務者成所引感主奉之曰柳或真上國之寶也〇十二月能更定 軍士苦餓死亡零星突厥論之便降崇令其士卒曰崇惡師徒罪當馬死 勞聖躬願察臣言少减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 百两銀 令至是獨主寬刑部奉節微數循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午私等車 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自是刑網節 一千两馬五百疋

交连士 既老三國鄉主起館春結府望仙三朋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况禮高之余 為用門言故文筆自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播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 は見り 真偽によこそこ 文學士與神客共就請求其在監聽者被以新發與官女干餘人習而歌順主之實明主經難為軍精不能政務日與前籍通經事之十十餘人將累後廷開之納客一處主每飲酒使諸紀賴及一條持官不以為大人為大格等人及學院上的一個人人為大格等 夕達可以此為常張青妃名麗華本共家女欽差有神彩善候顏色工厭 共决之由是官官宗成內外連結資路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讚之於 懸術置淫祠官中聚女巫鼓舞百司悠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 之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客官美諸妃獨之容色君臣酣歌自 出月露之形積素盈箱蓋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 豆實錄體主不喜辭筆办認章之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日果主人滿州遊未喪博鄉當縣被長江州遊襲等司入衛詔公私文翰並得之位在正公之上贈繼萬匹珍成稱是及遼勢前入衛詔公私文翰並東展黨世宗天保二十三四年陳春正月朔日食〇齡主入朝于衛鴻主要蘇而不失仍置律博士第子員 王珠翠高飾珠簾質帳服玩瑰磨近古未有一好微風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雖有是設聞外州遠縣仍堕弊風韶以誇所奏領示四方。 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黛於是閉里童釋貴遊然卯未窺六甲先製五 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沒其整确甚競一韻之命串一字之巧連篇層情不 **梵漂上書日親之三祖崇尚文辭忍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藝下之從** 官者好目於伐是皆崇古道挽澆俗蓋菜竊之朝未嘗無賢士而隋主 納言之美亦不可限也。 展荆川旦李士妖游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 一根 平用而付を放入行 陳主以す の高知人 十二 真 才使氣人多光之施文慶沈客腳共體釋文高題使金應主收練下鐵編主教其中書通事令人傳練在預才惟無難失之與熱所言指陳主解負言民間課輸無定部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自是養無所答矣〇八月陳 於獄中上書曰天若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哈欲遠話伎未明求不日肝 尼上語他三年の隋開皇五年の東五月層初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即季天瓘由是文武解體糾松龍鷸か年、以至覆滅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聚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壽可碎聚欽無厭解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團主大偿益以文慶為於人轉 它食學被區中處流子民陛下順來酒色過度不度如願專帽淫鬼宦怪 遠配令大功以下皆折籍防隱於是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勘期文 明開吏職大被親立薦所善沈客腳陽惠朗賢慧哥等有吏能陳主皆權 務民間多妄構老小以免賦後衛主命州縣親関戶口不實者里正常 遇優屋言聽計從群臣諫者鞭罪厅之〇東中書舎人施文慶頗涉書更 僵尸散野貨賄公行於藏損耗神 怒民然無叛親難臣恐東南王氣包斯 **乔樓惡思重若仇警視生民如草介後官曳綺繡既馬鈴紅栗百姓流雅** 俗四年名曰義倉屬主從之 此後世我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來東一石以下質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用之各即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明等景家本小吏考校薄領毫猶不差督

本上與為1.1元後 東納乃請使者曰父有過失千富諫讓宣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 等為太子詞請降于衛此於蘇可肝將影體顯裝瞭與歌蒸時職立爾王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舉大綱責成宰輔煩碎之後非人王所宜親也屬主善之而不能從〇吐 學一次,將開皇帝等的一方。 東京等,將開皇帝等,所以楊尚希為禮部尚書屬主毎旦 公與高仁英陳叔賓各脩宗祀 心可改則 足に好る 三之心の節使情も能毎事名此庸可非之哉○帰徴染主松今人朝留之と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刀止腑止」が得陽體數以去為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刀止腑止」が得陽騰數以去為之法不皆朕臣妄答爲奪事即稱朕心鬼王旣欲歸朕朕唯教鬼王爲臣子 實於戊申開呈八年也後二年已酉正月而陳亡隋楊紹钦巴二年美而後州入於隋〇隋楊統結自丁末開皇七年加段以後內除丁未為梁王遂察嚴國以獨主蕭宗為舊公婚經帝至郊三年近於西幾月所造號前嚴肅敬懼請降頭陳荊州刺史陳藝紀引共驅文武男女萬口存陳德徵第三人朝第主帥墓臣二百餘人發江戍府遣崔弘度将共戍区陵豫 百百七如面面可改 悲暴流海境内安之太子宗立 不行故學言及之有棒維其直不以下特之用解帶剛之你樂運難其心不行故學言及之心縣抵齊太宣而洋之時有奉集陳長城取費之時一日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失例主益怒遂賜死國主每當河紀稱來 · 齊嗣皇七年。是嚴禁工正月獨制諸州歲貢士三人○九月獨 福祖臨日孝明皇帝是為世宗孝慈儉約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必 ○後梁末帝琮世宗明帝太子是為後主以昭明曾孫承父祖之業 僅有江陵數那已歷三世地小敵獨两載而併入于隋封為皆 11年

サと真な 名號之下營之為帝斷無可疑再傳而騙三傳而經又三十二年皆以舉主城與化者反非得賊數是何異奴害故主而反令故主嫡派出奴足相方矣太子之子等承祖嗣豈的賊於得陳霸先食飛樣奪與位紙 籍縣樣雖事親用其正朝而臨民 自有紀年 像素好文知人養任不養君于根之然後追帝昭明後延祖 祝老職快聽志在千里發危蹈除外 飲芯下吏也幸忠養並江東若使淳行人在陳人後恐寒倫失序周主事則交前東部即使司主者以解在東信後的中國東語外及刀澤出事則交前與出席者の東京等東京等史書的外限則王城王誦段建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 號同於最日可不調賢哉嗣子無寒成舊某當罰得東親賢並用府相 暴馬及准海版場骨內情風雅我自同以來大寶為股底時人以照有 **偃息無地武帝之狼非啓誰當擬之蜀漢僅存劉祀東周君暫延七年** 殊兒戰若刀王琳抱忠於舊沒未見輔置得人懶在客位於齊殭卒亦 康未 城而齊納湖明改為太子及更立不父霸先隨奪之亭奪由人不 酒色事母盡禮亦母子順孫仁人所憐也彼方智依僧辨霸先以即住建 則華皎般亮劉忠來宗室則蘇欣蕭莫民望則新確謝温柳洋王浸徐 厚禮餘多獎板盒其器能於有全華中與顏運錐土字殊於舊邦而位 **岑善万傳椎褚珪蔡大業典義務張縮以舊盛處顯位沈重以儒學崇** 孔明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雕許孝敬薛宣為瓜牙號玄成劉盈 周史令狐德然回梁主納任街好謀知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 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綱常撂地夫乃稱氏之遺害與教其流相之酷不至於人道漸緩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权但不渝會肉尋文邦家繼獲是何敗亡之易也益佛氏素人倫而武帝崇佛 林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故接意後世好佛者察其明效大供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產仍談如故而作屬囚傳至敬帝不能求 職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業賢卷之惡者也而侯景一納內命中 儉約安境而後小不敢大併入於情平為甚公情故盖審論之深武非 一一何楊福洪武以敦難得天下居身同恭近遺侯景菊遇姐身 人看不應論 海 等華獻平四國之策衛主調高規曰我為民父母宣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題平明皇 信可財力俱盡騰主用其策像人始固於是楊素質若嗣及高麗崔仲方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父寒忽然自開陳主語之六日 於江日岩彼懼而能改吾後何求申王獨出師命替王廣清河公楊素皆 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質岩弱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冊積横百數千里 之平命大作戰船人請客之獨主日吾將願行天誅何客之有使投其姊 既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編徵士馬點言掩襲後必由兵守禦牙 側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関除大市令詩舊不得志上 以蘇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鮮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曹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發龍或於酒 信循豫之項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漢含多茅竹所有 以存余祀如紀子附齊敬王锡朱亦不得已也以存余祀如紀子附齊敬王锡朱亦不得已也也故主女赐維父容指解子被敬納工全兴要地以楊忠事大作和以孫重憲帝中 定排經世之令主乎讓愚以為中宗世宗雖心楊忠事大作和以孫重憲帝中 建柳程祭廷壽宣城公馬中宗世宗雖心楊忠事大衛王面以孫重 洞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日宿粉棄之草幹論依讒称升之 所點而終為煬帝所錄固其宜也 為所文帝暴竊之謀王皆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類亦不辭 嚴族夫以險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人乎是故始為文帝 年過前梁共七主八十五年自宣帝乙亥至洪武戊申八百一十四 右後梁自宣帝乙亥終後主丁未三主除敬帝同時三年外另三十 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四年。 1以伐之彼高頹陰謀詭計廢農而縱火一何殃民之甚耶類 ▲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庫執大義 謝皇南茲故能保禮土面

-

後親治之 松林藤寶 世紀國衛二十二次 人民族有 章单系 可否と禁 傅任員語左陳主大怒斬之 附北朝怨歌 〇南朝總歌 延今禮場日歷鄉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經易張臣見原應後落於西蘇 直取死雖傷于微然視江總等輩論談害主之徒豈不諍錚有聲刻士腳遊陳長城乙已殺傳經以下獻念諫丁未被章朝以将柳恣諫其治 乃以風城於時齡十不得志而祭也則雖死於直言又受得經洩谷之不致風城於時齡十不得志而祭也則雖死於直言以前有就而其本心一百至三人臣之義因不可視君重亡而不讓然有可否之義爲章華 後平春秋陳雪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鄉洩冶諫而被彩 一年之後後稱代 大朝太祖道武珪 五主共享廿 五主共享廿八年 二十五年禪隋帝 高宗宣帝傳長城 魏禪後周宇文氏 孝静即孝文魯孫 陳雖強大統難當 元朗孝武及文帝 尚有中宣世明继 七三二十三年存 蕭齊太高世祖武 太宗明帝绝兒郎 南朝宋高武营陽 内除降泰年一十 太武文成献文沿 百七十有一年 十五年是為真 , 割月度欠 東親先滅為高齊等関世明高武繼 齊夷親族獨極酷 世祖武成高堪時 五主三十三年亡 篡偽陳氏始高武 後主肅琛改言君 昭業試後蘇昭文 其先代王名荷属 **蕭梁高武太宗簡** 享國二百三七真 連前代主二十二 无欽恭帝祀不延 孝文宣武孝明機 六十七年交丙子 蒼梧姓率順亦假 太祖文帝子的战 丁亥稱魏十一春 當初與是昭明後世祖文帝臨海王 前梁後梁共七主世祖元帝敬不辰 八主五十三年亡世祖孝武子業弑 晉懷東午如封國 孝莊東海節関傳 晉太元時入存秦 後線禪恒被周翦 顕祖文宣高符令 宣帝静帝共五主 盡於已已十六存 孝武之時分東魏 興魏攻元十六主 戊戌稱帝傳元明 后夷齊族更可憐 二百四十有七春 とすっ 關欲過節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於麋鹿復遊於姑蘇奚待黃塵之污如東王樹被新聲郭蝉盈座室砌相似首進志定欲窮身極疑初奪關斬奈何據手掌之地恣於鑿之陰宮人有學士之稱文人有狎客之號之力很須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澤流仁以圓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而妻剛盟百官無故侵領境果何為者哉叔寶素無若方之數類叔堅 忠乃嚴臨海而自取之是調官帝青牛部献裝錦雲龍雖云儉順之主時怕宗儒弱文帝欲遵恭伯之事而欺孤弱寡安成玻驗智無問旦之 文者經立首封伯茂以董本宗後載於暗職縱以存聲楊亦賢主也是報即其關國樂動非所以规模後世矣雖寬簡儉素亦異足收齒乎陳顧克陳陳然論曰祀將市以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舊文陳陳然論曰祀縣等於總其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禄獲 無終天聖君臣俸、如燕雀嚴堂而從酒賦詩不輕也廣軍飛渡大業紙記以暴楊二十惡命師東下若館不測擠於學事在不疑而猶談王 奔為級冀以自厭治至隋民歌三可戚之詞使四公克之魏寫三十萬衣而後見乎天災地孽物怪人妖꽮廣了告墾捕不思改終房張而竟 朝哉喧霸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叔寶驕侈之罪重奏失失既不但豆又不 橋虎收執伏隋庭顧得一官號嗟之叔寶全無心肝雖苟活兮亦何形 下戈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於勢所必至宣隋氏之必能滅陳即 随倫雖有九江五湖之險三吳百越之共一無足時而計爲行井天子 後來隋亦夷周族 東東原思論 置知子孫自不賢

政院四事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签尼在所 問郭璞有言江南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新周一也主上恭儉 以監報馬在其為智言。〇國楊末利州師至流頭雅園将軍成圻以共將自廣南致然所屬等等人勢然職權或官職師天然於中已之成城不然日得君言成於之理令人豁然職權或官職師天然於於合為頻師建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屠卷之勢事在不疑賴所予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屠卷之勢事在不疑賴所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風峽東至濱海 寺師所軍福江高頼謂辞道倫曰今茲大軍江東可克乎道衛曰克之曾 友明第公年的明練明一年國下記代陳治田出事與非應與其晉王廣 動劳权實荒淫驕修二也國之臣是所在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 〇髙祖文皇帝 位二十四年富承梁統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就壽六十四恭恭策楊素構讒發勇發教自出親子以致逆廣為亂大智不遠在 姓音八姓氏周人王執管告武帝曰晋八如堅有及相堅聞之一口簽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来奇異觀派帝時賜胡人 皆有足稱就情尽奇忍夷周宇文之族鞭殺朝臣不用王通之 信能监酒禁城唐調額慎死刑褒循東省女侍點封禪却降虜遂移周祚弑静帝城四草剛天下為一以及德都長安勤儉明 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德體麟起母大學歷之地尼心動至還見 射有文在手曰王、宅傍有尼寺一尼抱歸鞠之一日尼出付 題及周以功封防公整襲公爵進為王堅生而有異於頭氣 死車 之後書生惠嚴思報生別烈生初似生也乃令久也之後世紀來四世孫日孕卒生孫孫生致致生元善元三祖文皇帝 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其文人 深自晦匿女為周宣帝后及宣帝子靜帝立堅以太后文東政 **9** 〇隋文帝 煬帝 恭帝 多什 在門一學國擊的收之及獨軍問記問諜樂至陳於主從容調侍臣曰王氣在此學文計數千人守根尾難地勢險峭陽人患之素曰勝有大計在此一舉選到 長江大野 王素在此去三來國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印孔範曰長江天輕古以為限隔 古以底南 京祭成於隋然到 央上之帐蓋有數元〇初貨若砌度市口被人憲路告集請與年至等度有成在而不解學表了關院而陳成於備以者以為正於自我的科理及僧辞或此在以繼言奏聞目僧辨本表已思以變像景人宛井以絕引之而上執送長安被深未重器云可當已馬子一日行千家井以絕引之而上執送長安被深未重器云可當已馬子一日行千塞井(七年)钟数前迎降引擒成直入朱雀門(東)主復遷自役千井雲井軍塞光(七年)钟数前迎降引擒成直入朱雀門(東)主復遷自役千井雲井軍 會朝大霧四塞於是留若所目比道韓橋虎自南道正進緣江諸戍望 此敗宣不由酒與作詩之功 老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即以陳国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棟標亦難矣文帝恭勤改事足為良主華宣乘在之衰而楚王逢周之 與而亦難矣之帝恭勤政事足為自強亦乘勝之勢帝成大功奄何江南斯原年圖三國就率歲失之祭高強亦乘勝之勢,於成功奄何江南斯地大馬小人下流之族權所不與易曰負且乘致經時間以於力取地大馬小人下流之族權所不與易曰負且乘致經至其後之前呼史勝旦則不事而事即紀以正直則不近而近神呢以百姓則不他而史勝旦陳後主因削弱之餘壅叛亡之遵不修內政不虞外急以天神 魔主飲酒不省及被擒為類見於在牀下猶未開封其後衛主目之日 養不肖與香恩無知同一敗亡而聽意不肖更甚也 厲及後之隋炀帝、宋道君无順帝如一母所育難弟難兄故知人若聽 殺戮惡聞忠言倚府長江以爲險固不脩德政自取城亡與古桀紂幽 縣被孫皓之亡于晉陳叔寳之亡于隋皆以應養淫樂暴蹇竊惶沈酣

人而已 楊素這雕禪将在各地至柳州城中将士刻日請降刺史叔慎教之五〇陳州州東陳叔慎起在長沙政死陳士也陳古面有後學之志教教之五〇陳州州東陳叔慎起在長沙政死陳士也以其前以後之心未及此以上日東明朝正里長前以東之人來特更成是五十六年陳大建九年周建德六直原世宗天衛十六年陳大建九年周建德六 無人為是陸與後正理起日主唇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平今天下有難實致命 大廟論功行當有差進楊素實為國公留若翻軍公弼與韓擒成爭功於冒乘縣入城橋松慎而斬之〇四月當王廣班師俘陳松寶至京師歌于 降書於雕暉暉入叔原伏田執殺瓊剛刺史薛胄將茲適至擊煉烟突敗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之機不可循豫殺咸許諾乃遣人許奉 年十八置酒會係更酒酣嘆日君臣之表盡於此乎長史謝其伏而流涕 也在發陳霸无陰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晉王廣以開放之時集 亦宜乎亦宜乎 自丁丑至洪成戊申八百一十二年計十三甲子零三十二年 右陳五主自武帝覇九丁丑盡後主長城公叔寶已酉合三十三年 一物館養吃白此至是在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發歌房內等十四調實於用 · 東門學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〇秋七月群臣請封報報及在所職等來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逐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城軍容報報送 阿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認為上儀同三司〇詔除毀兵仗禁書衛兵 及養人養惡易見先白帝云黃鐘家人君之德及奏上白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多 東京沒華辛彦之何妥等脩樂妥自吐不逮當欲沮壞其事令各造學祭又恐樂成桃亦愛華禪不許痛平陳国和不許封神此〇十二月詔定雅樂佛初使鄭謂牛弘 中は東島三、東 一 一 番高祖と 神殿皇 虎政之日不識機愛乃立年朔之下羅睺曰昔管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 文章 直自載家傳麗男等短高極帝怒皆默之親禮愈密因謂煩白公措鏡 東京東 敕或說如日今歸功德林諸将必當憐慨而公亦為虚行矣類又言之乃謀為者其有讓初上當使類問方略於至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 美 言非所望也換虎有恨色初陳韋鼎聘干問遇帝而異之謂曰公雷大音 上熟 之至是中弘又奏中國獲留多在江左今得到陳香樂請加脩紅以衛雅 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暇餘律上忙從之及平願獲完到樂谷工人奏之 賜也何當事之敢望代陳产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在羅睺上韓食 以輕騎五百直取全陸執陳以實務夕方至臣於開納之安得與臣比帝 賣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委會子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罪 上貨石砌撰其所實策上之調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日我不求名公 曰二将俱為上熟於是進擒虎二柱國高頻爵家公從答命頻與務論平 陳事類日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馬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

史為以 県 県 州 村 教 劳使幕 小事同思 史朝編工三本 電車工業 等引咎而去獄中並滿庭可張羅高頹舊之故有是命年2十一年以對嘴為哲例到史軍衛為選以故有是命 字宮十一年以劉瑞島店州利史平鄉今劉鵬有異政以義理時示訟者無不靜爾為名稱從東行背貴功於縣故薫雖發居士亦以此關從馬斯格縣之更会三三百人復進近亦如之將士既將有於死死於而最數有終端到皇帝言笑自若及對博先亦令二百人赴於或不能而最而政府後歲到妻所等信從倒之策也若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從倒之策也若從之逐破智慧江南大定案乃班 配以謝養為行軍總管計平之江表白東當己來刑法陳接世族废為改與前門將敢則舊以送官而取其重賣大性被所者甚緣一十一月江南衛不主奏 《南高祖紀》 性清忌不說學既任智以復大位因以文法自然明察路下常令左右規陳以十年般預例來軍李君不於殿內君十言語過處商類帝為命以上 速曉之日此小事何及勞使君訟者两讓而止 訟宣可禁人在獄而安接于家平罪人聞之成歎服後有訟者鄉間父老 聽事終不返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若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 死公義命皆與致聽事設掃畫夜處其間以俸禄且醫藥等自省問病者 〇以辛公義為民州刺史書公義何民俗長吃一 基固諫上不從然亦桑悔宣慰馬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報酬妹志帝 養衣斬每次殿廷橋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當於殿廷殺人共部侍郎馬 她為寒門平哪人後收民者盡更蒙之蘇威後作五教使民無長幻於誦 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臟汗私使人以錢帛遺贈之得犯 既愈石其親戚論之曰死生有命真能相発者能相供言死义矣民感之 高智慧被所以東洋為營子終管來獲見請以共潜渡掩破其壁使退無 智及日更能使農業機以語話五教和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 士民嗟然民間後訛言陷欲從之入開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 相慈愛風俗逐襲其後遷所州刺史凡訟事立决有須禁者公議即宿 人病園家避之病者多 子有 在心機景高下 世後以其本相惟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公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我元祠等各 Bot 新五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成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〇件 100 E 文帝因佛 推学环念 東編二二本 帝自之日此的豈不由道與作詩之が何如思安時事思理協究當前之帝自之日此的豈不由道與作詩之が何如思安時事即似此似獨侍宴出脩其宗配官給緊物即死獨當對以一是神食數十里以此似獨侍宴出寶常竟幾死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日用此何為〇部高仁英廟宗陳叔寶 安之言不聽弘等後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包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甲處十四年行新樂牛弘等使祖孝孫紫定雅樂復用族官法帝備記何者軟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預擔者命左右扶助 南坐民後門線於名皇太子為言前有佐命功不可要帝曰微劉助鄭譯 知其子得於聽明亦一陳氏之子他然哉 〇齊州刺史盧黃有罪除名事務〇本祭日高祖能從陳此之子而不自〇齊州刺史盧黃有罪除名 群臣深自公青為之不御酒肉春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者轉幼 素為僕則不平形干言色由是免官然望愈甚上下孫做公卿奏爾當死 宰相識度則不如頓遠矣〇質若朔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 将軍質方所除名楊素性缺辨的下在心唯颇推高頻敬牛弘厚接跨道 柳森皇南續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筆皆及養子也當問宣帝時以無賴 德至定縣成記行之萬獨常問新樂法然泣曰淫属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上謂獨曰公卿中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剛曰臣將八千兵擒叔寶竊以 陈名藏餘後其官爵〇詔免河北河南功調减田租 此望活上百比已格外重當獨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四特人 **無視蘇威以下茂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頻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 感梅請罪逐相親膝の十二月以傷素為僕射與高頻專掌朝政領軍大 郎茂嘗為衛國全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 十三年開中鐵府北洛陽上遣左右閉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 分降西祖北

世段で有 此其大英 福威 零里 **障重整散騎侍郎王砌上草屬靈威志帝好機祥小數劭上表言符瑞甚聚又探** 明春甚摩素為後等推為內史舍了 管新棚盆制及蜀黍町三王琼姆丘塘縣及世東為之〇十二月物益邊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縣因懸之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級 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為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第曰禄豈須多防滿 說達之必然此其大病耳○十月以幸世康為刑川經管世康和靜讓恐 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女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惡來名太其從已則 大死者相放于通常素质更多命以情况上幸宫見制度壮麗大怒曰楊慈養也故其者法如此の言次時天是常此古靈非德養所造而所以成此官者養宮成以封寝養然內史舎人則其官養官成以封寝養然內史舎人則非官養官城下者以能藥為內史舎人 納言蘇威免葬後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後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 雅升以上皆斬は地 歌謡繡識指旗佛書曲加誣飾撰皇爾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今宣示天 公有四部明日后勞之日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娱盛飾此官宣非忠差 **愛院力為離官為吾結悠天下寮慶獲譴封德委白公勿爱俟皇后至** 故鄉也裝起高後傭群和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意其子孫則而象王守遂曰楊也類仁汾陽諸役並作失文也知楊素之姦語而不能退王守遂曰楊帝之惡皆文帝格之文也知仁壽官之奢養而不能禁故 矣〇樂按漢高帝斬丁公亦此意也 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黃縣死劉昉任刑也可為備獲之深夜的致管司內學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則以劉列額義者為是的致管司隋文固陵縣校忍而其本心則未嘗城亡方其圖集大利則 如影響之隨形聲信夫 十七年三月記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决杖品級雖有崇甲要為此 少與处語 香 縣 縣 灣 禁 **信用公**有 がる シュリング が開発され 不至此過經管者修好內其如進毒得疾微遠免官於妃賜死楊素諫日衛王之過 世史類編二十三奏 **兴美三雅** 中期各位 = 即死於是行旅皆是起早宿天下懷煙有數人初執事燃縣時對主而例又律外帝以盗賊繁多命為一錢以上皆意而或三人共経一人事 機利日益力與臣的假令身死當達了入侍其子長真至是入朝帝大悅利使順面及選歐州刺史察猛力請隨入朝級以其疾篤遭還而卒帝不順作樂治敦太平海帝不以為於和年。〇冬歐州刺史察長真來朝初何克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少卒不許被歐諸有罪免圍無可言者價主象 情而總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然不恒不後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移 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添殺之。當因來曠告經歷免徒囚府皆寒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寺少鄉越經國舉帝曰六月雖曰生長其小軍取其多而不取其火豈所謂辞以止辞即 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當賜萬計與大理鄉許問俱名平恕然官原 未有益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事來而獨無唯類矣帝聞之為停 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遇 任情不平〇七月并州然管奉王俊有罪免俊幻仁恕喜佛教及為开州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刑部侍郎平園皆衣鄉禪帝以食 臣有死罪三不能制取堂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等二也本 推驗無實常然命斬之綽又固争。帝佛衣入問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日 之日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臣不可殺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後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情死 厭藝命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宣殺 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益者不為盗則已如必為益則為其大而母為 工文莊曰十冊權之也益一錢者坐以死盗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工文莊曰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衙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多少大 个隋高祖紀 一八事必

神神族。若慎雄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種職侍郎高孝基素實機將清愼絕倫弘獨其數前實心未十九年以午弘為吏部尚書獻養其弘獎展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文件改名少解於是除名職議職名楊素所惡譜 以外社会少解於是除名職議職名楊素所惡譜 金省三大族即二十年二月獨若所坐事下被而數之日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 製養財 像而能人長者汝貫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也與欺騙干三卷 ▼ 隋高祖紀 成太山と 典及時後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語勇勇張樂受質帝不悦下部停 之、注請立層王在賢兄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斯則去累卯之危成泰 山之安美的然之以白素素養所發勇亦使素務秀所為素至東為族人 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屬意且說之日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麼點 性節儉而勇服用係害飾圖鎖帝見而不悅戒之日白方帝王未有好養 足以嗣守皇基今万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都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 洗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氣使陛下擇正人輔之 於此初帝使勇恭以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為師帝 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十八年圖王秀奏史萬歲受路縱賊致生是東帝怒命斬之高顧及 **東部教**囚 一天看於越問其故智積日鄉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〇以王伽為 が 変験密言 | 客言がを講四主上本無功徳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対疑論。十三巻 | 本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店高祖紀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 大きな 為業養,完今雖永平其亡可就像此足而待玄於與杜如梅皆與選吏部侍郎高 此姓在於 **| 陈鹏哀其辛咨伽乃悉脱其心鎖停接平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 個全齊州勢崎輔納行松軍主伽透流囚卒松等七十餘人請京師行至** 却着卖咖啡面或五番為汝受死逐捨之而去流人感忧如期而至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其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不得に関 初帝之克國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意識試験私謂所親曰 十一月立衛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帝四故太子勇於東言付廣 右丞也即用之 地流涕鳴咽帝聞之為之惨然會尚書石及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住 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將有傾倒之象亦者矣 胡致堂臣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策之日當太子初立且四 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應自此勇之廢黜决矣 凍致師之将奈何施於國儲君副平隋文開其請毀太甚心亦致疑而 信可使之人平而使素往故素至東宫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客臨 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

电改美 電流を 対象 対象 世史順編二十三卷 · 東京後述聚雲起除通事舎人()野王秀問問王南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 辛酉左壽元年正月改元初大史令袁左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之是重平野羅以立来輕子重那以立之也 道明清之中哉,者朝前三人共益一八者即死而凌囚吏婦者乃贈皇而執 耐漸短至十四年短於舊三十七分矣上語朝謂百官曰曰長之慶天之 在成二年七月以童雲起為通常各人柳述尚關應公主情寵使氣帝問是郊祀板文備述以報謝云照與軍處去順人 也知謝病順東天也東帝受問禮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端以釋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 日短今自順與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大二尺七十二分自 之婚行以長史裝補遺使上書目高頭以天挺良不元數佐命為聚所疾其為惠隆令楊素求其罪而謂之帝做秀邊京師十二月廢為無兵人幽其為惠隆令楊素求其罪而謂之帝做秀邊京師十二月廢為無兵人幽 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樂石也可師友之 花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所與在丁重等之〇十一月起南郊初 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目去極近即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 無華心願陛下弘君父之茲各封小國親其所為若能逐善漸更增益如 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緊與所作得罪已父軍 韓橋虎翻將非領将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前拜曰 新日楊素降橋尤史萬藏皆稱良将其在後为何如弼日楊素益將非謀將 李起以外間不便事時述侍側因指述日柳述驕愚未常經事兵機要 及數主成權愈盛太理卿深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成必為禍於陛下 所三五日一何省評論大事外示傷學實養之權也〇太子曾問獨若 東為阿衡恐其心未伊尹也而乃下較曰僕射國之字輔不可躬親納 ~ 階島紅紀 正以自學 四,佛上外 得失在時 王通子儿 空間去班 漢:辨不幸 王通恩君 决 有 操 機 代 天下使時和年豐浦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泛語過於素白彼萬慢公公雨海田足以具類教品歸納贈辦讀書該道足以自樂顧明公正身以治 者甚級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動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魔足以庇風諸闕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速教授於河汾之間第千日遠至 安支三年龍門山西平明府王通等 成第一根第一根對不報則布之出成 公何與爲素待之如初第子直我問息該通曰無辯附止從曰不爭通當 何敬馬素以問通通日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稱無赦之國其刑公平重欽之國其財必省又曰閩訪而於者認之四也** 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展干國南帝發疾楊素柳述元嚴皆入閣侍爾子四年七月太子屬就带干大寶殿而自立條縣聽鄉書上多途殺故 無禮上悉抵浙日高生何足付大事獨孤點誤我乃呼柳京 為曹問僕射楊繁得報官人誤送帝所帝覧之大志然帝所寵陳夫人日 出更衣然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法然日太子 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振而不謹後事次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諱 何王通既不知陈文之不足與有為又不知枉己之不可以有高而及靈子上一演便不遇成為文王則終鄉竟舜之道謝天下以終身矣奈丁戶天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辛野太公之隱於殉所以養其君尊德縣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汲自舊何其不自重也 通城有太平之軍不待君之來之而感門自就不懼目處之不重亦豈西致堂回屠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再文官以不在以二十有三年其對其忍國的士所遭以行藏其近

し 契編 一一米 第十二兒述等将呼太子上回男也述藏出閣為粉 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官皆服幹濯之衣天下 化之開呈仁壽之間丈夫率大翁布不服羅綺装帯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勞問其家愛養有姓勘課農桑輕帶薄賦其自奉養務為俊素乘奧服御 定樣雖當於以至於當場有功即無所受將士戰沒必加優當乃遣使者 嗣除述嚴名徒之間南島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日聽朝日要 子為所以明日發惠即位橋稱問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經殺之不為爾 我在聖前門問心站也夫人為而知坐不肯致湖諸官人共過之乃拜便有其前順後太子對小金台造使者赐夫人夫人以為協審俱甚發之 最緊獄令右無子張衙入殿侍疾盡遣後官出就别室俄而上朋故中外 政績之吏此非少口滋随之本一鬼王河謀執其父而降則部之口鬼非當國之本平能益清之禁减益湖之節死罪三奏而後行刑妻皆有 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故言 撫有華夏耕然織数百年之正以亦有以也故 方正學自 隣文帝以許力取尊信然前後節偷調有司口軍餘於民無 福為祠水養死有餘石矣 利於大我真可以服式状之心矣其為人雖猜思新忍而能 ₩·長王之子。常調群臣曰前世天子湖千壁 素聞以白太子嬌詔執述 医分類 俸姻底分争或至亡國联方無婚 传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宣有此是 幸江即 清夜波曲 東京語至子俊無王個越王個代王〇三月命楊素賞東京宫室又勒宇文愷與舍 東類編二十三卷 班御龍飛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鄉音廣齡頭辨耀處照體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華江龍陽順雜發顯二宮出落口在河 院競以敬養精麗相高求市恩魔上好以月夜縱官女数千騎遊面死作 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絲為荷芝養笑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 殿樓觀窮極華應官樹秋冬彫落則剪絲為花葉綠於枝條色渝則易以 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達聚諸山臺觀官殿然絡山上海北有嚴惡役了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〇五月經西於周二 所又遺黃門侍郎王弘等社匠前造龍所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為又求海内嘉禾異草珍食前數以實國並自長安至江制雜宮四十餘人封德藝等營願仁宮莊駒顯發天江以南丘滿以北許村異石動之落為三三卷 上國大業元年正月立皇后所氏○立晉王昭為皇太子昭踰年至封昭 耶又懲圄室諸王微兢使諸子分擴大鎮及其晚節各相猜忌五千皆不 龍麟得於行注海内縁集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無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 以審然而楊廣季嗣惡極遂致城絕 平得一指無並后下三句皆降女之失也 均位區錐同產至親不能無自個繁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遺其三 河馬温公三 華伯於別也公司內龍並后外龍旅政等子匹領大都開 〇煬皇帝 亂就逆窮奢點武巡遊誅戏無所不為在位十三年罪惡黃魚 天人棄絕宇文化及政於楊州壽三十九葬於江都之雷塘 **倭為皇太子。仁書末弑父殺兄而自立才敏文學是濟其兄弟** 名廣小字呵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未幾謀廢其見

近世等。相文物之底近世莫及也心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文地之處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樂車在朝并服佩王武官馬加珂戴帽服珍 みなず . 金玉烯炔 万とイ 情忌外示殊禮内情甚濟今史言院分野有大枣乃徙京為雙公意懿與 尊作以為廣州人之失為此春秋之法也。越公勘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有受政於其死前其官以著楊素之罪至越公勘素雖有大功時為帝所太子昭卒〇始建進士科後世出〇楊家卒縣後海集及《首提傳宗之 四月眾東北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閱陳法駕構千乘萬騎入東京衛一條數學 **两面二年二月新作與各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水捕之殆無遺類為煌** 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官献飲料發之際多奏埋之 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點除仍意 為更部尚書不得尊行其職蘇成宇文述及世基等來堂選事而子養之 灼然顧著者進擢之帝與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今無假而已時半弘 文臣三 城赤少而輕快做應不羈於其夷山靜部功臣莫居其右然專附同分欲以飲之數經疾以應不羈於其夷山靜部功臣莫居其右然專附同分欲以飲之數經疾不肯餌藥請另約曰我豈須更活即 何高極端百尺上有鶴果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援 待死子為礼職以 墳土未見關門班教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 行無機必自及禍其斯之謂的 於師是終使宗廟立城市部霜露完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 而安其國又何有干子姓及其臣民手 王縣於外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新情名器依足以失士為他人之一百安也已謂莫足以當我之官斟願富是之時與居才智之臣皆如金月安堂已楊将才有州名書世外人名人以一次 洛旦倉在河南府軍里上來倉城周回二十餘里守三千客城十 楊原非能惜名器也特角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 今隋炀帝紀 j F 一十五 首字不 著接頭來何如漢天子。空上電子堂場各有差〇冬以裝矩為黃門侍郎 太守楊節獨無所献帝不從以和為博陵都太守使即至博陵觀之由是帝北巡路鄉目精經始皇五武縣北過關門太守立和蘇食甚樣至属因 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然由吏部織介之迹皆屬考功省 「那三年四月超頒新律所該割城預脩律名中弘問日親都多 民過厚謂可獨日此廣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大放私謂 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〇六月 經路西域将軍衙籍衛民工一一等人以此人一西域諸朝多至後聽 **廬帳以俟車駕帝辛其帳啓民奉觞上壽帝大院赋詩曰呼韓稽額至** 物豐實中士五十餘萬馬十萬足姓旗輜重下里不絕突厥路民可汗奉 類白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別亦私議宴可汗太後並為人所 退謂不不懿日間天元確以好樂而上既聚不遠安可復職又以帝遇怒 長孫晟諭自因召諸部首長成集路民及義成公主來朝旺谷軍同島特 所至飲食整為豐低至榆林逐欲出塞耀共恐突厥落民可汗熱惟先造 從容而已今則不遇軍處何也炫目從者州置編紀郡置守丞縣置今而 月置回路倉於路陽比七里,金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帝以為誹訪朝政皆殺之賴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蘇威楊素質行前

西域建築 教皇。河南市不悦日此象藻?表也武王爲今場希腊: / 尚之屬弱组是亦思世史射編·干三巻: 『陈炀帝郎』 東側幽也古萬物为其性故郡子思古之世史射編·干三巻: 『陈炀帝郎』 『市七世和清五院氏》盛極於此矣○殺司隷大夫薛道衙道衙以文學有盛名上高祖城前上高院氏》盛極於此矣○殺司隷大夫薛道衙道衙以文學有盛名上高祖 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比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新鄉市為冷澤不克的國治國來朝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四五十八百五十萬五年姓民間丘客之数部齡增乃〇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遠兵擊回祭長城總群楊屬再奏長城止當外傳雜 國雖多人而益厭乃備黄天下山川之圖以來勝地因營是官〇七月後也是成果四年四月營所赐官班部衙齡州帝無日不治官至兩京及江都死 #常是對者屬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經 殿越大遇村何為市人野不能答所稱裴邦之能請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論該如 皇漢武之功甘心将通河城四夷經略成以季之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國山川風俗撰河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團入朝秦之帝於是慨然某參那交市帝使更部侍即裴矩堂之知知帝好達略諸南胡至者知誘訪諸 之裁將罪之房方議勘以杜絕實察早鮮下氣道衛不能用幾額茶道衛武不悦日此魚漂之我也武王馬今陽希謂門一角之頭尚祖是亦思 繼所經那縣疲於送迎歷費以萬萬話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絕之 安使牛弘卒弘堂京恭俊學術精學獨室舊臣始於信任安存不及私一人而已以好學博文廣重電原恭確當世事派儉約第上則盡禮待下則就有學博文廣重電度等在此意不出口而質直可當大任關献青森可宣標各律編輯而者不將手統宣在此意 · 氏所陳奏皆朕之成善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就能若是〇十二月文 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慧 子情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 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完養胡客過酒食店悉遊入 六年諸者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竹黃鉅萬諸番入 京城不住一部今保以此来伐之卿以為克古對日伐之可克派陛下親行數或未來,亦以年正月建諸軍分道獎高嚴帝徵更質問日高麗之果不能當我大功。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讓流流就要問題以於只顾金稱聚果河曲士選聚於清河自是內在群經濟是不可勝到的以於只顾金稱聚果河曲士選聚於清河自是內容,者多往歸之衞遭德起兵漸勸應和聯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勝返由是 **供商** 浪風和東 **売世即** 大 不 漢 雅 华 社 有 漢 之 思 有 漢 子 Z) 湖鍋一下 卷 克懼損威惡若里傷留此命猛將勁至指授方恩倍道無行出其不意言 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何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 正其非耳時即平屬前陳民王簿推衆據長日山府長山縣,門京京灣書起共以時即平屬前陳民王簿推衆據長日山府山東縣南門京京灣是建共以時間至天文道故王簿張金稱高士達衛建德等是八王簿張金稱等皆當時群立而不以 羅念帝曰子觀隋史之替裴矩曰格勤匪懈風夜在公求話古人始未是始相聚為群流 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壁動於 惟事平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益知史民之之有又因雖處危亂之終未虧廉謹之節于謂絕所以匪母向在公教 必矣事機在逐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 海可謂大雅君子矣 除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錐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餘年或險不能尚也網繆有聞三十更臣三十弘 字里寫好墳縣學優而供有涼推之風機職遼之度採到 難盡信也 本階場亦此

, 1

國文員倫子三卷 尽情傷亦紀 一次月壁公楊玄威寺起午旅陽 而行命民部尚書樂子書輔同中東都〇六月壁公楊玄威寺起午旅廳 而行命民部尚書樂子書輔同中東都〇六月壁公楊公威小怒乎不聽 以之 學國九年帝復自將擊寫殿命越王侗留守東鄙帝議後伐隔觀光祿大政之縣與以外為為廣之謀以が為在 無干 嚴而 幾行 報明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與义活監刑者寒耳促令破養人作認明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與义活監刑者寒耳促令 孫也少有才略志氣推遠輕射好士為至親传帝已之/家遂屏人事事務 着與其能信場應於文明者之玄威時以清山公幸 (こび話主客財文會 者與其能信場應於文明者之玄威時以清山公幸 (こび話主客財文會 理更和尚有有意語は云城乃者之于是远面也公果共門師前虧與泉 功 吊 人 作 作 事 為 唐 題 朝政日本清就密問計器日天子出征逐在邊外去幽州酒隔千里公摊 安次其最供機其工民採廠而中之天子雖選天其根本可徐崗也玄威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界不足為意之師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政長盡其無不降則潰可不政而擒此上計也玄威曰更言其次答曰問中四共出其不意長驅人斷把其咽吸高觀明之近職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 讀書響乘黃牛讀演書楊素遇而異之讀玄次等日汝等不及也玄感見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為盡し九月帝還陳 好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而而至非僕所知也玄威曰不然今百官 口更言其次家口簡其信道襲取来都沒號今四方但恐先已固守若引 制殺張衛衛既放發帝每今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衛妾告衛怨望山流 進止皆消奏問待報至是圖戲諸城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大軍渡逐 遼東諸将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日今者 串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 凡軍事 帝甚惜之〇六月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車駕至 家口並在東都岩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成公之下は **炒的前沒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長策也至是征副體道病卒** 成此人主朕與士大夫高墨亦當為天子謂秘書印度世南世縣日我性不喜人諫 ||徳彦寺||大学が記る胃死帝嗣其住の日庭草無人彦寛緑後能作此語和帝自負||姫寺||大学城泥る胃死帝嗣其住の日庭草無人彦寛緑後能作此語和帝自負|||姫寺| **連続するす學毎騎天下之十當請侍臣曰天下皆詞朕水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今** 東爾本湖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藏忌之未幾徵請行在鄉遇疾未謂其甥王氏在至國和本湖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藏忌之未幾徵請行在鄉遇來愈顧人多附之帝以後養之是人以問答本湖鄉等此書玄廣城既不書依謀下清報玄威廉與亦不書珠書法接廣移號書我故此聲茲及及希特新起與至是此書來讓兒擊到 空子等五 世之類編二三卷 無不巧 下了了一万上策也逐引我回沿佛一 恩母葵美日我身為上柱國家東距萬令 公家市和 | 置之地上方其知之的王僧康用松草以与禍而空渠多燕池庭草随意東本 若位望通顕而諫以求名老彌所不耐至於早賤之十雖少常候然卒不 文十一何人目之,使不廣大一縣之的隋炀俸俸於發二 邊大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跨道衛死帝曰更能作空孫 中戌十年二月記百僚議、當職戊子記後徵天下共百道俱進時天下 白玄威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盗風玄威玄 酒納路以目晦〇段楊玄威廉與三萬餘人帝使裴蘊推玄威震與謂強 提做 玄成複談章福嗣以心情不專任密密退請所親曰感公好及而 兄属聲目洛陽被圍心暖之疾乃殿逆命猶亦癖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圍東都也開倉縣給百姓乃受米者皆玩人〇玄或所善文士王胄生徒 不欲勝吾屬全為廣美八月玄威引兵超運關文述等追之玄威敗死時 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於己勒婆光於東鄉 干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威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少意耳衆皆悅 己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事實亦因樂達更乞降帝乃班師仍徵新題 感護兒開玄威圖東都召請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動不宜極遠諸 重城久不拔會楊玄威 义書至帝大權分軍還遭字文述來該兒等學玄 《隋炀帝紀 -

成名 一两子十二年太平元年 が正月分遣使者發立撃諸起兵者の作見受害終的を無帝還更都 |秦紹同於乙多十一年正月增松書首官百二十員常好讀書者述置王府學士至 楊帝與五分大風之也の暴容起照王也祀南郊大風書勝 世史其第二十三六 等面對日今該之役願不發兵但軟群落首可得数十萬邊之東征高麗可 阿爾爾爾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孟超雨之帝間威以伐高麗事成欲帝於天下多新文術之為帝不依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酸珍郡成獨獻尚書或濟之日尚書有五役会皆何在 茁非智化為盗平文音在寫門計能征處全後征發或何由役会時何在 茁非智化為盗平文音在寫門計能征處全後征發或何由 〇四月除納豆蘇威名帝問侍臣盗贼大將軍字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 謂接兵大至望風道去定興從之諸即接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園去十月一及離時 倉谷不能赴援故也宣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証鼓相應唐必 年十六應祭練屯衛將軍委定即設定與目始畢敢聚共圍天子必謂我 百人常令偷撰自經行文章去農地理醫下釋道乃至備磚寫狗皆為新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〇十月還西京 元人朝元竟不至〇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慶為意劉炫獨 清陽為紀 十一月紀丙 新兵合撃大破之〇太僕楊義臣撃張金稱高士達斬之實建復收其張小起類為二三恭 これ今情劇帝紅 事情斬亡命於為圖為群盗聚衆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凱皆從之事與明明縣王安仁後上表請還西京斬七體之級死達城望讓為東部法曹坐尉日本第王安仁後上表請還西京斬七體之經此經新嚴讓新兩職以誤縣過剩 松和 李氏時日李客自雖五亡命亦歸讓諸師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将城李氏將與吾 **华景沙伏** 之臣前後一律也一 少)由是順官稍以城降之經勢日盛勝共至十餘萬人內史即處也其以取餘勝部罷義臣共先是群盗得間官及士族子弟以 私之獨建徳善遇 河市而南部縣為之來須〇十二月都勝林士拉稱夢帝據江南〇以李河海的官遊與認等攻禁陽帝使張河應擊之審盡策用伏分與林聯殺行為以陰附爾案外為開進故玄族言此解我問點與日權等于皇后總勝間王者不死斯人再三投濟豈非其人平由是漸致祭宿非女英諸自察 放散其女城由是後盛妆情之得失存亡大與秦賴楊亦之惡開倉收備 為處義臣克之擁共不少又在關外此非所宣帝曰即言是也處追義臣 而數三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職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 為海内間沒那既帶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隆河北,職數十萬列狀上聞 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無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盗賊 帝惡閱盗賊諸将有告敗求救為皆不以開但云星竊狗盗郡縣捕逐行 湖為天原留守以即將王威高君雅副之擊聽程兒湖被圍李世民将數 信即崔民家以盗贼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斬之至汜水來信 欲行無敢讓者建解尉任宗上青極讓即日於朝室杖殺之逐幸江即 命越王個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成象王凌仁宇文述勒幸江都朝臣皆不 〇恭帝名何文帝之孫初封代王曹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 禪位于唐蘇為斯國公年十五而薨,

世民有多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古世民聽明身決職量過人以哪堂方亂陰有安天一時也以以深以宮城設門與發於同秦政人別和己希於初傷公李浙先生四一時也以以深以宮城與日澤之東身了城政異之不知愈公李浙先生四本於以人月李洞起兵 医脱散副的守主威高君雅师一清美礼兵非群盗之此組出出為二三多 大下之志 松養荒川 聖美和一取天下如友掌目太原百姓皆遊溢入城文幹為令數年如其豪傑 两光安知 非馬を生 民文語 迎江淮李小雪温東衛好阿群盗殆以萬数借此之際有真主驅傷而用 文章曰天下大礼非高光之才不能完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明之未俱;議領於惟以。文部坐與李家連長繁伏原,徹世民就自之,中之未俱;議領於惟成。或部坐與李家連長繁伏原,徹世民就自之。 兄城上烽火報数日貧吸如此後達亂離将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兄城上烽火報数日貧吸如此後達亂離将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下之志何身下上故讨於客咸得其數心醫處官盡養寂與劉文静同宿 工議作名稱獨公略取河南沿部安設程護日際以参多積聚將重拾親下遺使附于突厥の審建德院長樂王の程認李密捷與逐合整政東趣の一月寫是原源即以今對武周斯太守正仁赤收丘得清條人自稱太神為與於解於議院,對武周斯太中正仁赤收丘得清條人自稱太神為成原於解於,對武周杜仗威起兵統對完近推開小台多附之計劃十三年被關所撤於以升。特舉上書時期如紀對公李集之會下過十三年來關所撤稅,與八年。特舉上書時期如紀對公李集之會下過十三年來開所撤稅, · 密读核做都照数場所十罪且日餐而山之竹書罪無線次東海之波流〇四月降與稱西泰朝王據雕酒了河南計捕使果仁其以荒中降李察 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說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的今主上南 |知吾二人相得何及貧敗文靜見季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日此非 惡難盡祖君方之辭也〇內史舎人封德處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開吏務 審為情事調順帝意故世基之能日隆而隨政益奏智德要所為也〇五 〇四月薛米稱西秦霸王據剛河一河向了捕使聚仁基以虎甲隆李家大角华型湖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咸吧陰養士馬欲暴大事正高寂以官是推審為主號為應公用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潔江推群盗莫不響應奪咸忠東家七驅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胥豐宮人作淵經散稱 将有兵七千人黎回路看破之間者恣民所取老務種負道路相屬讓於 帥大軍輕行擔襲發栗以吸第之遠近許不歸附百萬之教一朝可集逐 世代ヴェ 世史類論二十三次 別起夕 がた 言言工会 以天授さ 不早建大計祸今至失淵乃命世民與文静等各樣在遠近赴集旬日間高端及劉武周渡汾陽宫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盗賊竊據難官福展趣淵起共乃使文靜許為被書祭太原等郡民年二十已上為兴擊 今主上無道百姓国審職職外皆為影傷大人若守小節下有窓盗上 〇六月李湖遣使如突厥頭之相結突既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近萬人王咸高者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便也民伏兵殺之 而有之如探索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減乎淵然之沒懼及士馬精體官監蓄積絕萬代王備切准關中豪傑並起公若該行而西撫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荒共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湖大餐 正合我意乃除部者蜀客城城川非川不之知也也思识明异人說淵曰 乘庄務希院延只甲入關號令天下一不過半年帝業成英世民英日君言 上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 经侵且数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淵田此可謂掩耳盗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耐乃許之。 者執道江部鄉大懼世民與叛年後說滿日事己迫矣宜早定計且管陽 謀事已如此當後奈何正須從之耳時帝以測與王仁恭不能質我達使 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聚情已協公意如何湖曰吾兒誠有此 討賊賊可盡予願大人勿疑湖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 日次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後說湖日今盗贼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 裴致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何為成改易旗幟雜用終白以示奏 裴寂之那受其官女而不顧又稱臣於突厥倘以為助何以不後世夫 劉業之程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所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而可不以正放之米太宗照父於罪而賜之以起兵萬祖呢 |匹夫欲自立於鄉黨循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華大事 今哨恭而紀 7

牧班 独蚌 事的十八八書招本密都目恃兵遭欲為盟主使祖君芳後書目所望左提右望我 不無大宗 有 大宗 有 情 世史領編一下三法 李輔門里 李世八十 市且代無導動又用情以脫大麥臣恐強本之為無父也一未為晚也乃出明日不够都不明紹幹都不明明在為與的時期對下端都日今日不前來代為無調補患文王日今者兒本為水外大時前與為地對以前的接受政策會養成徐觀幹論之與以及漁人之功拜前的及始也與名牌及知定據冷養成徐觀幹論之與以及漁人之功拜前的及始也與名牌及知與以關其志使為我變成立之道緩東納之行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野以關其志使為我變成立之道緩東納之行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 市圣於投野所不及言執子與於歐陽天政関命汾智左右尚河安韓與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聯江蘇酬地籍縣共 夜封於魯斯榮足矣殖 命願不及此於戴大弟緣除野唯學草曆圖經有者也圖過云以牵北 使温大雅後書曰天生茶民必有司牧心人為牧非子而維老夫年新知 於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屬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解推 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限貧民應兼者日益多聚农等上淵應為大將軍世民等引兵還晉赐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維横行天下可也逐 至軍門世民教之日汝指野為為震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珠 電過於歌 · 出空過將聽斬數萬巴河東沒拒測會積雨湖不得進期 軍門等根并後機即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情遠宋老生帥精共二萬屯 刀同心執子學於威陽殘結商辛於放野豈不盛哉問得書笑曰密妄自 传人耳逐斬之其餘不我一人秋**電無犯各时撫使後業遠近聞之大批**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整西河郡拔之斩邵丞高德儒西河郡不從淵 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中的守晉两宫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方 命湖使建成世民将兵擊之至西河城下德儒門城拒守攻按之就德遇 為患終守臣節可也員有騙父臣勇以得天下而可為平則亦無所不行一不義投一不多乃得人下不為也太宗恐為祖之不從置突厥之 至矣情平太宗有亦世之志撰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以 會未服上即家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日惠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下 情表亦紀 少謂日之一亂盖為祖以此始之也古之上行 学成長の表 班生物等食決自得勝共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家以為大衆父聚怨書作本數典書記密登其文辭召之)〇本家道济世動取縣陽倉禄之開倉經民就 **英兵至** 烧破有大 八成陽 元質藏以那降本客使其客魏徵為於湖密密書即以智敬為題州終常 石徽字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是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野藏召 何江都執取獨夫犹今天下密性之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 米畫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稟然進取之機因士馬之統治流東指表 文靜以陰殿兵至雖正之每見矣而復下韓城降馬鄉〇九月武陽郡水 且能之老生怒引三萬人出大敗投暫新之迹克電也進取臨汾路郡劉 八月面點湖道軍越震色建成世民将數千騎舉軟指壓若將園城之狀 外湖石間之諫曰今兵以養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放敵乘於後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湖不聽促令引於會黎湖寢世民號突帳 馬邑本興大義舊不顧与以救養生當先入成陽號令天下令遇下敵逐 死亡無日矣淵乃悟追軍後還太原運糧亦至 武周乘虐發等陽洞召將佐謀比遠裝粉等皆以為不如還放根本更圖 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循武周雖遠利太原實可近忘 後與世民日今禾我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客類愛倉果 是信使往來不絕口雨又不止腳軍中之機劉文辯未還或傳來厥與劉 而無湯武及身之學別文雜智謀之士耳聚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樂人斯得天下歸應其就能與之情平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二京機解既寒群沒自下乃遣其將總能師南搖橫出則不逾前時罪一下三卷 事不疑踵成功而用智行違義理者多矣 不必許為教書後民以放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三代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待以妇父也則德雖非成湯亦無恨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待以妇父也 胡致空日 来有其常計無疑矣李湖縣其大逆不道之那而報兵計之 王也不必推奨李家以騙其志也坚守晋陽故召家傑厚集其象分擊

御馬人不 蘇姆,周本湖公司共西越東安衛院未決張行日西海通權大級憑堅城吾拾之面中之前一中連之流敗鳴呼可謂高士夫 世民一見號娘子軍開城於州是尉房玄於語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典了軍 移業と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のではなど人の原で変化する。 李獨 湖京後安與民的法十二條悉除暗古禁馬巴那丞李绮素與湖有的 世民并然而去若進攻展安不克退為河東所頭腹背受放此危道也不若先友阿 \$ 黄神是原籍班然後西上展安府通為接通敗侵安必被矣世民日不然兵貴神 世史類編二十二次 室恭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聲過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 屬湖文李氏通路紹者亦將精立萬餘會世民於清比頭柴紹各置華府 東自引兵而西淵里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牧其豪傑·攻備係終了主義· 一時,四十十年 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强突通自守廣耳不足為慶淵两從之留諸將圍河脩傳以待我坐賣日月然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門歷起之將未有所 · 月前梁高蘭鉄起在巴陵語湖湖自稱密王藏中等于起〇十一月空 干啊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軽秋毫不犯 及謀勇不及断取之若振稿勘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節致堂日 自有真矣 客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無發之期以此一言觀之其為 哉惟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雖造唐室者可謂帝王 軍為攻圍之計未與逆克長安雄標京是是盗四方諸窓所能抗衛者 中之奇国多矣而花下目見豈不及唇室之與而死軟抑如黄石公魯 中面抱屋時之思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其然李客不足與言選洪 取電色克汾綠降馮鄉守淹開狗渭北兵威所至推枯拉朽遠大合諸 正末曾無才或隱於屠叛或守於盗城此答絕後停優游黃社 與王氣泉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機半載方其枝西 河斬按臣思撫居民秋毫不化義發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 洪客之縣許而上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此本下 《四本帝里 十七七 吴楊祖李 京君 (古) 宋代(古) 新了本 b 的最为人的 好以之一如此在上了 漢語ポスト 不能過 ▼ なんこはなずな過ぎまちょうす。 ここなどことであらりているがかる神地で日可與言將師で思者強い子耳○淵博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 不沒全 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處王已而以本建成為世子次年位於天與殿其後禪唐是為恭尚時年十三天放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 之固請乃拾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客其舅韓擒虎 成實接帝偷禪唐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起王侗為帝又次年已卯禪王世 千三卷: 乔日恭帝。 **懷蒼邊滅篆女降為公主孤兒承稱介公隨行執逆族滅字文於三一文配天元經。生有鄰帝雌棲重見忌不自退遜鏡竊陰謀天元之。祭枝隋煬鰕罪在不赦矣亦隋文唯作偏致之也隋文世受周解文:** 之未易下也場而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麟氣循慨然豪秦皇虞稽賴輕臣雖而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何使后嗣僅得中村之主以守實必罰級能取江兩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突厥高島之屬莫不度必罰級能取江兩易於及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突厥高島之屬莫不是年國司文帝於周非有元功摩德素治於人直以天元最崩嗣君如 忠於女不聽於字文不仁故天令楊帝理敵托生門内敗常亂尚行 關直言吃率是這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古兄隋無積奪之基武之為人薪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盜起而循延游不息惡 楷告四方與年民間罪之師宣不名正而言願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後取爲易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暗屑紅过之罪數其淫唐之惡養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轉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 **姓耳伯威于李楠城于王皆隋文自作之聲耳雖其勤敏節微有施** 職養速度其我随便化及出自問商因其首盗訴戮不佑好於 丁以家 及漢高也敵 創業所以不 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度幾失惜夫一時君臣不明大義宜其 所有等事延年三十,已是相當大,亦安肯逐怒而學不示報應彼為 之雜聽麟酒之禁城關誠之額把題詞不考之降三覆死罪發圖政 然府恭府紀

低力 街水 宋文-77 世史顛結下三天 儿以可卡 が高馬用 攻傍约為心隨不任官信首公罰制統武役沖境定以祭佑潤測而放攻傍约為心隨不任官信首公罰制統武役沖境定以上旗門是而後勢於聽憶世不多數成如親為於勞氏之上數是時江左木平南北未混乃命宋正多數成如親無效別兵之之數而不臣之亦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爲堅固員騎虎之勢者而是之勢而不臣之亦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爲堅固員騎虎之勢者而是東縣一開賴後顧雲觀綱自書太子數納紀楊氏所以著普六為堅得政 通罵曰此賊何來苦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禁命左右射之報皆釋仗 耳。君素白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情而退 |違其難若不為也每自摩其頭曰要常為國家受一刀势勉將士未告不 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員國生除更為人作說客那通日我力配 亦泣下因謂君素白事勢如此哪當早降君素白那為國大臣主上委公嗣三三本 長安川以為兵部尚書遣至河東城下招諭竟君素君素飲飲不自勝通 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看國軍人就送 格陽文靜還質珍等追之及於楊桑通結陳自固實經遭通子壽往論之 流派人亦以此像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廣乃引五東出新報 持月餘通勢益魔或就通際通治白吾至事兩主思顧甚厚食人之禄而 十二月屈突通降豐惠沒通投河東守克君素不下昼突通與劉文靜 **香射総歌** 子男之京柳述元嚴之在相當也能言天道無知明 陽敏過人及足濟程德祸昔日身从君父末年臣杖其身又不但與太 五至洪武戊中七百八十八年計十三甲子零八年 月合三十九年内除梁七年唐二年給火事終丁五實三十年自辛 右隋四帝聖廣僧例始梁天保二十年帝五二月終唐武德二年五 **幣起語文祭周國** 四主三十九年足 煬帝弑父病奢欲 丁未前為深七年 併吞之後如秦促 而恭命侑後恭侗 nț. 類編二十三次 南到武周飛楊於北其間哮職之群風驅能難之聚霧真氣伏山谷孤為天下快斯時也王世克專擅於東游仁果竊據於西沒所統角立於罪惡哉曹天同怨禍起殿庭好頭頭竟所於字文化久之平而暴尸床實 席禮佛頭自今不後生帝王家借夫楊氏之業不為不寫不為不強不辯草野時方腰刀以盗名字義比比皆是也曰伯曰侗名曰隋君而布 而窮人欲作一無於天子雖聲南山之竹中東海之波亦奚足以窮其 奔失往而富強之業如棄上之露失尚爾龍舟恣樂屬幸江都運多心 馬潼關高戰骨之山由是知世即起阿勇賊倡民心軍心魚演為散為

也以天位死一身而不足朝華夕際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聞力 有克宋部於陳總論目下親五代之將與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 為不養安父子南二傳宜未至淪得以七而陽希縱樂一時乃不旋頭 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初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光幹 子固審養之點有所寄取 而自於回城此何故也豈天心嚴亂富沒人以殊之而李氏之當為天 有所不足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匿者是私

揮群醌鳳轅雲流聲播八次威振萬里使其抑鋒止銳廻需收電空草少裝豆知樂之不可極即製艷篇以誇示戒夷幸蘭帳而呼韓播顯指 殺戮濫加綱紊紀竟并淫無度產端大張尤州為爐而道路側目又因 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至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嗣政以來猜是忠直 續購人民權武窮隻傅豪弱填於其整城窟嚴征現之水老切粉於我 濛记赴崑崙之意竭有限之民首圖未獲之他聚千魔萬旗披甲蒙良 豐予則您,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果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 毀總帛纏樹登火徧山靡羅帕亞情放志寫問尺元以好樂而亡不爲終之春馬上奏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青草很車馬所臨造觀風行 章仇太翼之妄而工土水遊幸之華置死居展沒禽遊歌問官對富剪 助於得位之初而乃然君父孫宣華殺太子紀禮侵義以肆其離逆為脱其終矣阿葵鳩豨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己匹以不不以非以此之之前,以不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不以 夫人有更衣之作而始信係派氏之誤論言三千二百之上盖亦有 とく可覚さい見合台言界がそこ異篇15日升 二百名に象で可以院詩書而用法盤峻愛不全父子而幸制婦人至其晩毎職於付託陳 降桐継却而 為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照目不 以楊所經論 45 納一節深為得體妖百姓繁應中外英安大隋皇帝乃

1

史 54-518

į.

及終之其好范氏年九十三撫根不次曰吾有子矣不食而至實王附雖行等、養較之化及既然而入朝堂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即許善心傷不至心 世界数編 无淫益甚河后不能口於见天下危亂亦不自安我朝則幅中短衣衛歷十二周斯場中等於此以等則無所沒是因化及於江鄉立衛王治城帝至江都上然的其於此以等則無所沒是所以及於江鄉立衛王治城帝至江都以東陸五城軍特殊亦神恭察緣此三月衛宇文北東於其若廣島此罪陸五城元年完王華教安縣元年夏王朱紫昌建元年。後雖共於河南縣帝衛養等二年後朱帝阿皇秦元年惠马祖武德元年數主劉經十四秦 物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心哀乎追諡曰場 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後何傷至是宇文化及師今孤行達益 婚云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日好頭頭誰當秋之后於問 些關沒沒類意頂網唯恐不及常仰視天文調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像 **月日日本時於是然情的犯肆厥姦四故得默后鐘心文皇華惠大方子記日然帝奏在朝齡早有令開南平具念北却匈奴是第七中獨者** 〇高祖神義皇帝 獨獨求起兵受恭帝何禪以土德王天下建都長後國號大唐一位西觀打龍西公交昭於問世封思公淵齡封懋公爵臣賭讎西院武昭王副緒之後雖起爲此以謝生重項重四生照祖虎四院武昭王副緒之後雖起爲此以謝生重項重四生照祖虎河堯皇帝 名淵字权德廷李氏隴西威紀人處單問周老明一神堯皇帝 名淵字权德廷李氏隴西威紀人處單問周老明 暑六年之中海内成服何成功之速载盖以太宗之為子也 不善處太宗之功而容元吉之忌以召禁門之變使太宗不得 曹陽精共承亡獨之縣 席老長驅在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記 在位九年而内禪于太宗文九年於壽七十一 十四 0 C唐高祖全 「葬献陵の帝果 岩水 世史朝納二四本、一人居高祖紀一年まりとりまえて同じている。日本は史朝納二四本、一人居高祖紀一年日本に大西本で此北距漢川統皆有之一 制度報 製品 系 たシートン 京門 海神也但改不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用光度 p. 長以五年 日大以 舎 下 兵 取 収 英何然的越王侗族也称皇帝以至世充為左僕射終婚內外諸軍事〇時中國 明整之 以來積習相染情乎唐之居臣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一一中湖三日即皇帝位書唐王日稱皇帝是何養成之大來取漢經西門衛門奉隋之無道一也故漢應取天下之正亦一也綱目書漢祖院居以鄉恭帝例禪位于傳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縣兵四十餘萬〇五月第三淵稱皇帝蔣聘皆以兵取天下者也漢高經 | 冷睡院過解的現文 而順因諸國省臣之控弦打的百餘萬團初起失貨人避亂者多入院軍疾避遇無自飲這冊常是時刑難首然而盡过 定律令盟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都縣學各置生員 其共馬前後的遗不可勝紀○唐是律令置學校唐命表段劉文靜等脩 神聖三 赤人交書九佛至漢始開學校歷院發然儒學至唐始置學 周故部其征討之大義唐樂陳隋故治其禪受之假名蓋禪受自魏晉 党聖陽日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於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整之之聖陽日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於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整 其功為戰者不知其罪屬然之共慶動土木之功不息旌雄萬里數經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動誅骨向看動忠良受實者莫起殷周之制度尚春漢之規模恃才矜已敗狼明德盛冠服以飾其奸強 海内姿然無聊生矣 校香道不以是為隆污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

国来於作 後定儲成之位則父子之道得不第之好然若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明之地世民若遜則賢以至誠察其由來之言表裏而有始終無關然成有減局之美世民無推界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返成有減局之美世民無推界之斬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返以有減局百年之基業姿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世史類編于四卷 與《唐高祖紀 不可不慎到被職務盡下情九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養怒之習漸降易移太子諸 作的是一所。法即孫代加上表以為國沙區的其過七天下陛下龍飛等的基近如所為古西安於於於加為治書併御史書班美術將地務無 我是是一家是是一次來最為忠摩其等國長世官哉 是是是 医氏巨溶和好的位而斜用瞎子将由漢沙菜 電氏巨溶和好的位而斜用瞎子将由漢沙菜 **磐石安** 研究室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静智計出級右建 研究室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為人為於高 一种此之後故唐堂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職亦在論相而已矣 是一次 一种之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春春於私暱 一种文學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奇士而春春於私暱 一种文學司来劉智非宰和才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静智計出級右建 西蒙沙里 巨天三高租始即位而錄用陪子孫由漢子孫 磨碎的冷仰為即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開觸祭五名 磐石矣情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寫古今之太惡悲夫 何可見数 ** 所從今王紫經始事整安危故臣每受一物必勘審與前物不達始敢宣 京人月雪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記 輕性求恭年而於帝位徒知得之之一勢不知獨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高平生親友宿昔之歌何可 臣同楊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書主曰諸公皆明德舊行將誤之經實由于此圖主曰卿用心如此菩從何於圖主每視甄引責 一颗不時宣行唐主再多一湖日大菜之世内史宣勃或前後相違有可不知 無大小莫不開掌獨亦孜孜盡力編遠聚過聽達經直人皆障之掏害有 展蘭編為内史今間主持裴殿持厚稱為紫監而不名委蘭獨以廣政事 八有素無行義轉好意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 下端間場帝山間的吏民發來建使造使用之端乃修建德近舎寺之病的人也又遂曰劉公若子也能常賢士工公小人也能殺故人苦何敢不拜即我也以此の文遠後入東如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佑見李察而敬加王公何就不好即以此也以及後入東如拜王世充或問曰若佑見李察而敬加王公何以此八次後於公有異圖將軍前討為不諾吳非破世充不可 食此可謂是 無常のである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大きないでは、 知高高祖首 明 **列人一月** 王宗忠臣 是那次歐比若不遠而復稱不失為忠義之臣密轉首受教至是密後問許文惠日 受質点 世史频編二十四天 野軍忘款 密川羽比 絕扶傾則老夫雖是案猶額盡力若為各阜重朝則無所用老夫兵劉頓以故常受業衛弟子禮山面拜之文姿皆將軍之志欲為佛聖即抄以継順與將入朝至區間王世元之變地沒被而還於智捷和祭酒徐文遠鄉公学家數字文化及於照謝本表在衛頓湖前在 張素無援回原客縣 言及獨古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立諸特請京之建德曰琛忠臣也吾方 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難倉之後力不能致要棄衙路自倉城至郭門米 賞之以勒事君奈何殺之又建德監察城府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 首日顧認庸屋康添園難此密之本志也文處日將軍名臣之子失近至 数了群盗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客喜謂實聞用日此工 言路实則亂為祖鉴隋之所以七首附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典一也對明目所上達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別治己等明目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無血周流無難而後能存凍者使下 不亦宜手 那,唐高和紀

在前大學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逐進至城下團之夜半中城者事自抄下仁果計節目院出出其不意耀城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界率二子能騎追之日 歌門計車劉威鎮陸州薛仁果國之西長平主校及将共至命威帥衆赴野智山 | | 別唐主敗鎮守將劉威死之城色為丁以東は城之五時所以及即城 | 成大業武忠與王世免戦大利取衆三萬八歸開門蔣奴称為北〇帝國成大業武忠與王世免戦大利取衆三萬八歸開門蔣奴称為北〇帝國 元规不従 民が長崎 者後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思深产元別不從既而製收集餘東在後大根之子藏與馬元規數破繁言於元別曰家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在神賊繳以及○十月朱桑自稱診落骸聲再取勘酬刑到史召子滅死愈厲○圖行戊寅曆山鴻臚赴順○勝率文化及弑秦王治自稱舒帝發 其不意而破之斬後不多若緣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登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彌睺所將皆龍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出除縣檢輔七諸將皆僧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聚皆以 果出降時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有陵及即位聚心情懼由是國勢嚴手與人策以做故也一〇萬秦王世民破秦兵國所應該繁應卷主口日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子。即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親亦死蚖規 故也而有司會無愛名所越如此照驗監粉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就如 對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稱負如流而至為以所天在此 世民所得降至為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将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或畏 **浸到電主世民至高班龍的唯仁果使完耀臉將共拒戰唐世巴引大軍** 帥數十萬黎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呆怒埋感至於馳騎射之至死聲色 大敗仁果務成後国四州威至城下大呼曰逆城銭銭亡在旦夕養王)則散歸龍外所與虚弱仁果破膽不吸為詳此吾所以克也聚皆院服 **欧州子城撫店消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矢所親勒子城降子城** 心磨筋紅红 京業產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可方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元母言及國家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可方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元母言及國家天下之本以至縣及臣先先與書人以書法如此君素中河東西遣獨孤懷恩臣蘇大四後將河東中将東君素院東之代書河東山東海北京縣東東縣縣東之死書河東河東西造獨孤懷恩 臣世初 便養不為所屬魏徵院签至医安文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在此東國主以為秘行監理如是何以定稿記下〇徐世勤降團題姓李氏徐世動將李察養境未有 朝廷所知 りんち 天親不計 紫波馬数萬從之又有得玄主以獻者建德群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 不容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帶舊服私謂殷開山白真英主也不 花出馬主聞世動使者至無表止有落與密甚怪之者格具言世動意圖若買此之今宜籍那縣戶口士馬之數以於既公使自獻之乃造者格詣 曹弘乘傳至黎陽道世動書物之早降世動遂央計西向請郭孝恪曰此 級行軍總管盛者師討斬之李密騎者目父又自負婦國之功朝廷待之未管不獻教及江都問變左右殺君素以降〇團追李密收撫山東密逐 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贵也 王乃唯自徐世動不持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不副本望野醫不樂乃成東於唐主日山東之衆皆臣故時歷下請往 之而後之赐姓者亂之也天天親不可以人寫而強欲同之宣理也故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造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以為法或加於盗賊夷廣邊以造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於華民正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妻敬姓為劉鄙陋無稽莊矣而唐世遂范華勝日古者天子建國陽姓命氏所以別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 上價其姓下此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寫後世法也 下事高担約

不足責 散赐行亦 外京人外门文都属吏餘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都先建非常之家始告 選命所司投以七品清要官所司 機廠州司戸郡三曰此官要而不清又在時期之陛下東劉鴻燕奈何乘法臣恭法司不敢奉詔書主從之自是持承恩 布席亞鄉 北京馬西城秘書加書三日此官清而不要逐權投待御史 景之午法 也不如学除之世克港人能之幡主請與不后決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謂於聖李納書臺港欽孫伏伽可謂該政餘人消政縣風倪首而已豈族所望哉五月克弑幡主侗衛王世悝言於世克曰儒章等謀及正為幡主尚在故。於皇司河高許謂裴寂曰陽氏以主翳臣諂亡天下族即位以來每度心求諫唯遷侍郎螆世建立及以為於原漢明名以以來每度心求諫唯遷侍郎螆世建立及以為於原漢明名以以與叛逆論署嗣王世充稱帝,以於與原直士勉留輔吾兒拜兄官○憲主考第群臣以李納孫伏伽爲第一因置以德蔡語巧不堪罷達就。德蔡以於第一魯主團主倪拜內史舎人俄一謂言。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大子亦然臣何故久污天臺摩東朝子團主曰知公以德蔡語巧不堪罷達就。德蔡以於策千魯主團主倪拜內史舎人俄一謂言。臣所言如水投石于大子亦然臣何故久污天臺摩東朝子團主曰知公 自今以往不後生帝主家飲樂不能經以常經般之證曰恭皇帝〇團段 死手以名之上及與対源主天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接上儀同處主任被此及為上儀同封德監為內史侍郎初僭主與字文士及善化及既 悪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其朱郎李綱諫司古者樂工不與王盛今高川門鎮縣站吏高祖納東州賢即此何謂創業令主矣、 再州川旦震無站直凍中法而象清要之權厥後撫夷治郡隨在著績事州川旦慶功仕宦多階傷臣節義蓋無是數惟素立並仕武德初出 其民部尚書劉文靜文靜自以材器功熟在裝段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 不平家數有妖好文起召巫厭勝文静有安無能使其兄上變古之傳主 紀 立高 u 一定義之上未一定義之上未一次都置樂工於朝到用得日之後臣今又發共正主立與與人心無懷於與土之等然置樂工於朝到用得日之後臣今又發於是在於京唐物政事如是在今至學依護隋氏宗室權強伏伽李素立之類皆是以過人性後發陰天下未定留之必胎後患國主卒用寂言殺之籍沒其家 所及原本 枚文計 見其可し 〇唐以夏後端為於書監抄團主造端今無江左行至無州會玩會降於顧假臣精共三萬必免後汾晉團主於是發關門兵以並世民使擊武周日太原主業所差國之根本河東蔣實京色所資若來而棄之臣稱慎恨日太原軍勢甚銳關甲飛張屬主欲棄大河以東護守團國憲王世民請 **英辣不聽乞於骨驗圈主罵日鄉向為潜仁是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網日** 水門門滿故遺實經字文歌輔之<mark>層陽強兵數萬食文十年,與王之基一</mark>刻武周取所州衛王元吉奔展安/陽姆社聚聯 源 歷主怒調字綱曰元吉 潘仁城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忱陛下創業明主 三季之開於首盤此東我當斯之綱曰王年少縣逸聽曾無規諫又掩釋 未常師心高祖叙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簿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然西致皇司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漂高總武之此而再改堂国文靜有唱大謙當不財勲又以讒死而太宗不能力較何也 者也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於帝自取稍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污失則今網蘭瑪不能數批追蘇使動舊完死其青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己

· 政府監察被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數德與幹相除世民得數德甚喜以変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陰開心所掛腳酚酚一日八戰皆走世民追及幹相於四州岭縣 雅州暖大坡之乘勝逐北战時坊軍一畫 人心経済 世史類為二十四条 人。唐高祖紀 所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於州港平 后名一府紀軍使將其護將八千與諸營相案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權寮 唐立光寺 かができず 七月應該院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上次使屈突通討王世充以通二一紀代回語解於馬蘭州外人之言而蘇默者派會之精四殊原為等期國天子寿為老君吾而祖也認於其地立廟 國天子寿為老君吾而祖也認於其地立廟 水調世民日唐帝關中鄉帝阿南世元未曾西侵王忽樂兵東來何也世何足顧子唐主嘆日狗奏之士一至此乎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十九年 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養破金剛將尉達敬德尋相等四月金剛食囊北閣傳色為我所廣不尼本朝乃忠臣其文何罪造赦之已屬世民與劉武不至迩與郭世恪帥數十騎奔屬建德群臣請誅率蓋烂屬建德司世都就俟建德至河南梅龍在常校之裝得其久升港德土地歸傳建德文訓就條建德至河南梅龍在常校之裝得其久升港德土地歸傳建德文訓就條建德至河南梅龍在常校之 對使者焚書毁衣口夏侯端天了人使宣父王世兄官子數告得奉宣的 民使應之日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元日相與息兵 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日奉記取 子在路勝其充通日臣為陛下盡節但忍不獲死所耳今得撒先驅二兒 調王當時天下人心歸唐久矣群盗固非其倫兄其末久又皆敗亡也五類山口大則大統在唐矣彼當建徳之徒乃群盗耳人心所歸是之類山口按綱目武徳七年始以大統予馬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 不完就鄉里就與吳凡九國正勝梁太典立正月李世動後歸于唐世 原 唐高祖紀 新 東三本其形之見於此矣叛后玄武之變数德被世民而殺元吉蓋元吉茲經歷臺史三本其形元吉欽約較德蓋思世民之得致德也而其夠獨世民之意世史類爲于四本 原。唐高祖紀 **乙県祖報** 素1 時共 北城 直致德若叛宣在尋相之後耶邊命釋之引入即內賜之金曰太天意氣相 小土不玩 艺术 充造使告急又除以金玉岛建海、清縣諸將皆曰皮散書生安和我事建於海河攻取陳州河勝使重將守之遂建旗皷瑜知行及上黨須份營車衛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院 日桂德泊於武年不得進數部皆不利凌敬言於建德四大王宜悉共 两亡之也不過二旬兩王於縛矣世民善之將肺騎出歐年東轼华卽號 解縣華將面線實建德逗繼遠京助之뺶誅蛀也統據鴻鵬縣此天意欲 他乃謝敬敬国等之建德怒令 語現軍魔關復脩前於世民集終佐議之皆請避其終罪拳格司王世充大破構之關王世充降應兵屬於勝城中之食經歷德校之乃遺世民書年已經賦徒門年の映職及非縣憲王建德將兵敕勵五月傳經王世民 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國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敢出入世存至國之單雄信頑辦世刊架與論即直超世民敬德躍馬大乎橫剌雄相資聚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宠帥騎為除 善馬稍自負開歌被之能請與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頂 華弱人敢陳中 敵業新刺之然莫能像又能奪敵稍返刺之就王元吉以 德日公何相報之東也賜就德金銀一篋自是龍遇日隆敬徳善聲稍每 期勿以小嫌介意若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 充陳往西無所舜居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 聽賣絕偷今既囚之心必然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日不然 等多数去諸将疑對逐敬德囚之軍中感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日敬德

- 7

之 (京 高 大 末 高 大 表宗英代 教封德事等及解任之其失此矣。世民视陈宫殿数曰逞侈心窮人欲 维守文士及之族不有問乎而不能世民视陈宫殿数曰是珍容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顧或罪關弘装 蘇亞 意歌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屬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 がかい · 一般的 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野則天門及關於該道場 別談担ク 世史類編二日卷 た状態 大田北本 率輕騎直萬其陳建德中梨楊武威逐之建德慶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洛阿南建德果悉衆出平回為世民 原金王世民至長安款俘太朝放王世充治縣私所悉屬教殺之事實 得出将必無成世充素服師太子群臣二千餘人結軍門降世民入宫城 建德等至路場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将曰吾所持者發主今已為機维 月電以蘇世長為謙議大夫世充僕射蘇世長以展州來降唐主以世 宗的無不如也。三世元等非所敢擬此所以知其未易辭也○點謂漢祖不如三縣塵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兄谁陰英彰載高祖能龍絡駕御彼劉武周 德以天下客定大赦石姓給後一半 起於尊畏首謀無道察物無挟非聽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退隸已嚴使之處光武之地固係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於非未易言也何則強祖 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日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群盗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王守溪日亦公見泰字本王多文沛公僕純秦王故捷是以一則待隸而後改王守溪日亦公見泰字室欲留居之秦王觀隋官數亟毀焚之盡沛公 第之科泰王攻團益惡世充共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避時月間耳十四里馬帝王攻團益惡世充共能不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而為作教司安皇國安教之策誠善策也然長安开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 開於縣 則不諫而即悟其大致相别有如此 21王寶智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帝其罪為 折比不支始其於推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執優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儀而王賢以盗賊之靡當之宜乎 **於 唐高祖紀** 要照2岁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 黎上將之之特選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邁官屬世世影等三月億以秦主世民為天策上將歐王以後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 漢字、そう年乃是平う開館から写正可方であとよれ文人とするといる。 黎正所にど特置天第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職 曹炎等月億以第三世民為天策上將勝三以第三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 走海行時間 五前の一個管府戸曹許敬宗并以本官报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な地東的東京等 あるので、テ・ケーケーでキストラチであるかとかろ三野更可宜の油増削者。記室薛収倉曹本守素國子功教陸徳明孔領時間御玄文達大川全師のとは、 オリンコー 照日 元教願相時該議典蘇蘇助天策府從事中即于志軍軍豁祭酒蘇世長抵終野記室房玄殿廣世南文學補亮姚思處主簿本玄通前将樂軍蔡兄恭薛 長為該議大夫當侍堂报香殿酒醉謂園主白此殿煬帝之所為取图主 初行開元通寶錢精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而 申 歲之間盡役建後舊境丁卯命歌王世民昭三元吉討之〇層初李世勒等被之家攻核陌州終朝楠又取陳衛三州殿朝於孫龍縣於路三孫然之〇建德部將劉黑閣起兵於陸南丘勢大振十一月過三州繁 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體之宫室已極多失而又增之將何以為其失光團 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於流州蘇州都常如界仙也是王討論文籍或夜分乃終乃使庫直開立本圖像問語計八楮亮為替號 以吾為念員明初色動乃笑曰盛将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行開元通質錢獨未錢幣濫海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整三夏國 侈如何宫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告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在風雨。 日鄉陳似直而實許豆不知此殿朕之所悉乎對日臣實不知但見其華 **眷直宿語中供給珍膳與禮俊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輕至館中引諸學每六人為一供給珍膳與禮俊原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輕至館中引諸學** 「日野谷員前里」即就唐藤彦師使作書與其第今要廣威平行之不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行之不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在一天以惟此致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第之利也。

談千里 如面 如晦王佐 以後会計 高大子 関ぐ 程を主に関する。 1 君子柄以 衛机 此因中 世史類獨一十四卷 南圧カラ 中多事如晦剖决如流世民每破雪克城諸將佐爭取智貸玄齡獨收来 統之地南出版表東拒同庭吾縣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橫兵四集吾表裏 **孝恭盡投之江中。諸将皆曰破敵所獲當精其用奈何乗以資敬靖曰薦** 紀之自張州順流東下以擊蕭統時統罷兵營爰務幾留宿衝數千人開應道劑郡王孝恭李靖伐孫昭主統降鳴先是詔發巴圖兵攻對恭李靖高祖之此心刑 **香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繼李清使** 思共至大懼倉卒徵兵道途阻遠不能處集乃悉見兵出拒較李衛縱兵 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君者玄較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 為之立於逼着察護做之君子循以為非況太宗乃滿王功高聖重處此國中人之常情宜太十之不終也天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戾太子立傳望死通賓察從其所好可馬氏循謂正直難親蹈諛易合近文學之十至形於冊貳著為贊漢至相標榜欲何為故昔漢武帝為 惟以同氣禁血禁庭以船百世之議大宗為三代以後之今主而不免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 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住定因家也其後定成兄弟互相傾察太宗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先在太宗非過乘之道在高祖非数 在瓊山口 有慙徳亦 了因無差也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閉館以北上傳十八學士登藏州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 息級無著 與和則恩威養者矣唐主從之事已王神符於州刺史所說連破突厥 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務明年將後來臣果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 則有姓蒙惠奈何以我一人之故而百姓於塗炭平乃下令開門出降諸 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銃援共兒舟艦亭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寒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巨大丈夫受國厚原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 将多言部將帥拒關死者。請籍甚家以實將士李清曰王者之師宣使義 果疑不進銃内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在絕不可後支矣若必待力風 刀自刺而死 領利責以有約而與之和。領利引兵還原不肯矣自武施二

世史類編二十四卷 事成官以 言皆居别殿與土臺東官畫夜通行無後等限相遇如家人禮大子令翻散遂夜通醫鄉公城雖其千號亡將兵應高與故近其千號之時世民元許之建成乃將共計黑國黑國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里國後盡衆 郡王教與詔初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確安于 我教說太子日奉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宫無大 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項張燒好求之手初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 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軍聚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太子中允王珪冼馬 功以鎮海内劉里開散亡之餘級不滿萬資糧匮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 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 **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馬可自安大子請行唐主 打訴於傳主傳主怒以貢世民後謂裴寂曰此兒父典公在外為書生所** 九毫王世民深惜之日道玄響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暴効之以 将史萬野不協道玄帥輕畸先出犯陳萬野雅兵不進由是販沒時年 室日大子令二王教與語勒並行. 公唐高祖紀 軍關准勝子道玄與黑陽戰敗沒時道玄将兵三萬與兵擊此勝治陵之 神⊪攻擊於 妙之夫歲 〇十月國兵擊此勝治陵之 神⊪攻至炎敬敬則戰敬〇十月國 雖高租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一月一 水循王 王如親何討造 有此之如果其 定 對 附成 | 人類 為高雅好 **減以持人 興疑 共**次子君臣 天下之 唐代東 「記祖禹日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考君子日善處父子之を配主為之僧然的是無男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失全配主為之僧然的是無男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失 學王每侍宴官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飲欲流涕 主不樂諸妃嫡曰些下春松高宜相娛樂而為王如此正是憎疾妄等些 與爾曹為國樂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兼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 聖十四季 参店商祖紀 生 一大海山民時盡名建成明論 大田山田居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 一萬歲後差子母必無子遺矣望太子仁孝陛下以多子母屬之必能保 應其関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指令直入計內謂更民日吾 制乃謂秦王為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獨不知其不可而解之房杜告人亦無所聲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 東至再至三然後定儲買之位必至於两全而後已則父子道得兄弟以故俾其推讓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世民苦遜則察其由 好終君臣分定 「五至堂」去則父子君臣之間愛而不失其正矣」「五至堂」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王疆力請而以自助是尊之以争也禍亂何從而息予以王魏之費衝如此所名之功高祖的欲立之能為恭伯不亦善九乃便建成擊城以立威結豪機 二月塵飘州級管田留安擊劉里閱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 而國家危矣 間矣王魏輔導東官當動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 去則父子君臣之間愛而不失其正矣

面寫為也四月 物定的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通也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一數於四四月 物定的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丁者當也當後此之辨中者謂上下一世更幾為二十四卷 一次中高祖紀 **街盖於此** 天下為奉 大夫之子 **惠耻符士** 世界に分 2.ガリ **人禮初行** 死王元吉都太子建成除悉王世民日常為兄手及之世民從上幸元吉 何詔王公子弟各就學學者雖著祖言相則之 稍肯能行是種其根所人以上未任者成以名聞州縣及鄉智新學〇帝諸國子學養英子先聖先 大不同矣。〇三月初定官制 人物的量與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〇三月部諸州有明一經一學大學的事例置大中正常二人之關則以限明不能審廣天下之士故掌知州内之為事事 不然雖有法今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皆替矣 下萬事盡備於此如劉之在網來之絜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成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 失之而應不能華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看是政出於二也既有之民一之職也可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色民一三公論道經報變理陰勝故不以一職名官大尉掌武大司馬 **函致室口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次於匠監之下非** 以正名荷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秦王世民及発王元吉司兵拒之世民與廣場於歐州暗鄉勒兵將戰可以知其非請吏氏籍世民又養用學為此民際請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後、然為於世民學之事平之後清嫌益甚〇八月突厥受盟而逐請決盟问世史斯嗣二十四表 《唐高祖紀 更利和親 秦年三二二二四世之笑乎被電去病國庭一將,猶去城匈奴况臣不備者維賴假數 不成事 要相應文幹必發以及上召奉王世民日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 者号失耳今積雨彌時筋胀俱解云不可用此而不乘粉復何待乃潛師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具後黎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日虜所侍 田香火之言疑究利與世民有訊遊人止世民日王不須渡我無他意更 相攻何無者火之情也以懈心世民又前將渡滯水鎮利見世民輕出又 騎馳院陳生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有約深入我地在劉王也可汗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吉懼已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乃獨往師 · 共權成其發養之名耳。上大怒召世民貴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 內共許世民日突殿難磨馬遊惠得將則退案王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 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思德遠遠悉都以群之胎四海之羞 夜出目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母之說实利以利害頓利欲戰突利不可 能關獨出與我關又遣騎前告突利日爾性與我盟有悉拒敕令乃引共 年之期請弊前利之頭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日善建成與妃賴 然欲逐都避乏泰世民謀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與光字 者以子女王帛皆住展堂故也若禁展室而不都則胡冠自息矣上以為 閏七月突厥入冠遣秦王世民将共德之或說上日突厥所以奉寇期中 一直自行乃造世民計平之 明之過也 門一蔵於奸臣之計彙於妃婚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皆高祖不死華明一建成禮募并用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養葵之乃 规 世民許之與服而去

明は、一江の下別をという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 明人主帝自生死壽天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開之人主省當貴縣功業所招而愚問此或自竟也此遊鐵便思述妄求功德不禪科禁輕犯憲戶道地堂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遠使思述妄求功德不禪科禁輕犯憲祖稅鴻起三金珍張六道三里與然門中尸道人全界也三日食然門上尸道天堂界也問為鄉二十四米 底法 - 專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植商不後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民以為 時光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納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新知可之的張納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新知知之前宴散幾至路搜鄉稱如與好如為布衣終餘網[7]團八年正月以張鎮周為[8]刑都督奏院鎮周以舒州本共鄉里到州 道源梅巫言合理肅瑪曰佛聖人也而英非之非聖人者無法常治其罪 丁南湖三蘇者欲按故人表城而為與門宴散髮其與凡十日是皆非真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庸然 僧籍許皆云由佛獨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天自興以 |座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红上認百官議其事唯大僕卿張 短過武國塞及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益十萬新公匹配即成十萬餘户 洛斯斯 **不移室土** 新教世民兴金銀器一車贈引運敬德統使解不受以告世民世民可公 新新州縣下房室齡請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想於東京之吉盛 孫王故事解孝王名弑骥操蔣嗣母將也以孝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孫皇帝自己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想於滅亡吉也 《帝唐·高祖》解華縣嚴於天芳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一十四表 《帝唐·高祖》解華縣嚴於天芳世民淨泣辭以不欲遠離 一十四表 大白红天 是按地 為在如人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教日大王以舜為何如 天工以幹 北秦主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央軍國事泰王世六月太白經天天信書太白出來當於東出西當於面經天都是是十上六月太白經天信書太白出來當然與北西當於西經天前華及於白孫是上公 日被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紊何以為鮮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應計得免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諧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客請殺家主上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濟敬德於上将殺之世民固請 民既與大子建成悉王元吉有際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 門道工的避征徑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部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 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則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解 也世民命下之業像張公理何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上以次疑今事在 人曰聖人也然曰使好沒并不出則為并中之泥涂原不下則為原上之 逐敬德等自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喜誠 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奔也親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 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平是以小扶則受大枝則走蓋所存者大故 獨見之士張之若瑞為梁武後愈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藥消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曾問藥消言或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東非之明八無非之前答太宗之言是以監佛與事 昏謬若此也 ·梅英上高祖之疏 在煎鴉之號答太宗之言皆以關佛為其

問之 形 別 宗 宗 管周元 投票公司 整公司 付出上成 育笑 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於是世民窓奏建成元吉泽亂後宮且曰 秦大白見秦分姓并法爲首秦也是經云東井與思秦之分野雅州也秦 吉則唐必亡失奈何司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我者我重於死故也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北或曰使建成為太无輔以元極難過公以附王室崔成於天下故珠之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經確陽回公以附王室得別以 王隐太子有恭伯之賢太宗有子城之節黃者以曹宣公在首等殺太以庸为居其右地嫌勢迫必不相容如使高祖有文王之明之王命立 私發步之也血禁門推及同無於談干古惜故天創業垂鏡之君子孫私謂殺人血血禁門推及同無於談干古惜故人的為群下所追逐至蹀蹀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追逐至蹀蹀 子蔵野家立てきぬ解則配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款俟其先子自立者屬公執之以則配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款俟其先 溫公回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和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 包至男之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去比周公誅管察者非也蓋管察危周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道也 長佐居儲位安得不與恭王之事我奉我率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孫氏府三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不以正立始以長我所以止事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國為常法若唐 一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提以為口實乎 **松唐高祖紀 子太师** 斯事俘臣 大大一人親做王珪為該議大夫世民衆不察擊可問照我以初先馬太子出則與為計學人規做王珪為該議大夫書以親做王珪何美世民也初先馬來官獨信以王其思世民殺皇太子則太宗之罪者矣 お太宗 王親不當 太宗災捷 世史類論二十四卷 君子以宗 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殿其所輔而奉之位於恢复君命而輔太子安元死生以之今有人馬殿其所輔而奉之位於於東西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予曰不可王親義常死而臣也王親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予曰不可王親義常死不上然與曰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不可或問王珪親数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 之心比於養就特一問耳在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况為其賴者乎之省則何以後君命且太宗以第殺兄以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概 惟不能學太宗亦不當事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斯事係能正教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悉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親非 可輔則當到身而去於海成既敢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目請其不親帝高祖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败之前知其不 五氏日本等之失亦可言者王親奏賢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者也,大宗聽政之初即權王親為課臣其從課之美國可嘉矣王 朝以為豐寨以為君雄日不利臣不信也 臣則建成其君也宣有人殺其君而可比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馬可也故王親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臣子之大節不得不為之辨 潘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親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雜 **於唐高祖**紀 减人倫而 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 唐史者書曰秦王 Ŧ

在《模載之治為甚美天下之幸也其所以承為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住。 住人後又関于年而前高祖不能怠情於天下也審矣故太宗之早傳 何也於是多以太上皇自魏而經其位太宗亦去於廣之而不怪且傳 何也於是多以大上皇自魏而經其位太宗亦去於廣之而不怪且傳 不知其專亦克甚矣自祖之心孟宗為之懼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 不知其專亦克甚矣自祖之心孟宗為之懼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 一旦殺太于於官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標兴至於是之侧而高祖 世史烈尚二十四卷。 [1] 唐高祖紀 一旦段太子於官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標兴至於是之侧而高祖 世史烈尚二十四卷。 [1] 唐高祖紀 入見以現定實態於補機以上讓之曰善與放可汗面結和親汝可汗自問罪就不差婦人安敢預開政事固問之終不對〇麼麼人完至便格希出鄉之際 無無怪石 次必看禮法上為墨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处據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太經道其適人然宗剛能斡放官對吴十○立妃長孫氏為皇后上少好讀書過放官女三千餘人認以官女無多幽闕可感劇『宜簡出之各歸親成任 高祖香日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也有以遇薪扶持而能求其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水良觀九年始明治及人宗 隋亂而荥德澤継殿放天下上皇至乙水良觀九年始明此下稱上治 世民命縱禁死隱大罷四方貢獻態百官各陳治道或今簡肅中外大悦 僚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 普與之議當到后解曰牝雞之展惟家之索 一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祭玄記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宫顯德 故王魏以建成而黃其悉臣之義則彼循得以解其黃以高祖之命黃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80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 加本京三神世長盖竹子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都公薨則又宋齊父來[沙等]河縣鄉學釋真先聖先師認定雅楽韶沙汰榜道書用孫伏寶等三三四原取天下鄉自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 絕無而僅有者也 人命敷 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解矣 秦於首利請和認許之與盟子便給之上突厥引共退蕭稱請已於歐示和之時在此一華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壓在此一聚鄉第與乙是日國斯里委後制故朕輕騎領出示若輕之又震稱軍容使知必戰處入我地既深必 第一次 因思力上與高士無房玄影等大騎并語清处與語利隔水而語音以及 盟胡利於 便橋 原時7部於是日引數百人教訓於殿庭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可以少多天居開無事則為汝師冥殿入寇則為汝將馬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時間天人在邊域小安則人才絕近也數是以怨來京之能樂今狀使汝曹等習号太宗-舉訴晉此教諭一舉和晉共縣總數以幾來京之能樂今狀使汝曹等習号太宗-舉訴晉此教諭一舉和晉共縣總數以繼校諭之曰戎狄侵沒有古有之惠期鴻濟設歸歸所掠中國戶口後溫香博達朝〇九月引諸衛将卒習射於顯德殿 瑞再拜日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調利以馬三千疋華萬口上不受但世史數 情不復說解然後養威侯繁,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回與之此之謂也世史數稱三四卷 問題太宗「家封域之内皆朕亦子、於當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十一亦加猜忌至 **辦原教於是人思自勵教年之間悉為精欽** 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择樂故也我若示之以粉廣必放兵大模不可 的館風大能是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詢利見熱思力不返而上提多 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塵諸軍使却獨留與調利差虧獨以上輕較叩 馬固練上日吾無之已熟與歐所以敢傾国而來直接如何者以我國內 清料華請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日吾觀察屬多聚雖多 喜木町以得志矣故奉申輔文明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騰 日沒國家未安百姓未高一與房政所指甚多屬結怨既深懼而脩接則 而不整君臣之意唯斯是求若襲擊其我勢如拉打所以不敢者吾即位 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徳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禮與「記祖馬」非其所也苟將即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戴枝之不精平失一記祖馬」有自來者雖不可必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義敗後

中民主義の護命不敢言也、又○房玄齡管言案所舊人未遷官者皆定然一年李神通惟為并而不及○房玄齡管言案所舊人未遷官者皆定然一件李神通惟為其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太功與夫緣如何以張疑典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太功與夫緣如何以張疑典思為首無思之功不見於史道非以於建成大功與夫緣如此,如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思濫與數臣同資耳諸將乃相 等本官祭城如此其為完姚巴旗歐陽詢聚名恭願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及世團者不帳根其為完姚巴旗此所說是一大學之士度世南故世南說為對外若不勝表而中華烈為養養養應以避天下文學之士度世南故世南說為對光不勝表而中華烈為養養 於官分體, 禮為先後哉必也新而皆舊而不肯安可捨新而取獲等今不論其賢不 無統三公司五日縣米市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及出明官衛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 此 · 《夜夜擊之無不清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定動臣對色命陳叔達 兵之第 (并之)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 不許等坐 w於世齡社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編不服上日義陳初起叔父雖有唱問其中 紛然不已確定王朝時齡縣縣神通日臣塞兵關西首應美旗令房玄 點節設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日朕叙鄉等動質或未當臣各自言於是諸將等功 師財徒及行の地の大院引入内段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其前確論或至夜分野は重日宿直聴朝之降引入内段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攻其前確論或至夜分 世,乃能又取三品已上子孫艺八文館學生〇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食而直言達然豈為政之體哉○置弘文館上於公文股西美所聚四部 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禁然然行事何其相及也魏徵對曰人君雖 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舞帷幄坐安社提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舉在盖亦白管脫禍及建德吞魔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割累關再合餘禮 弱當其禮禮當其物彼寒吾弱逐奔不過數千百步至聚其獨必出其陳 上當言吾自少經暑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母觀敵陳則知其禮務當以五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透明水止** 人 智 清 心 力 素 市 心 情 誠治天子 取宗知去 悉人不知,所以付外以外以外以外以外以外以外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不是一个人的外,一个人们,一个人们,一个人们,一个人们,一个人们,一个人们 ·新一世的問題有經直釋其義以對以日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庭神明外當女帝王世也何謂也類經直釋其義以對以日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庭神明外當女 其義以對 不可管無馬之有強無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1000 弁之浅 石原臣流 世民類編二四六 於照,且閱續講老子。自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 线徵见数 京子 を見 吉三里 著自為許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 威順古者传臣也上口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上問給事中孔顯達日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家有若無以若虚 上日、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 上謂聚寂日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沒道或 調小數接其臣下者實獨耻之鄉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為誰對日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及者直臣也思 深夜方凝公華亦當格勤職事副朕此意〇有上書請去使臣名上問传 杜正倫日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置徒有害子今亦恐胎議 于後上又日國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兄帝為周師所 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自用故口誦完好之言而身為禁討之行會不自知以至獨亡也上口前 的致堂司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初父臣庸殺兄及策略君親而代 翻数陸回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題这所對亦足以箴之矣 道而有是哉 完大一之然尚不以至誠與野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完大一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刻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 為言何其見完好之淺耶 西致堂司太宗之問豈獨姊帝為然魏徵當因此力味充蘇所以為克 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若之虚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 心用大兴知

止欲之道 灰水粥儿 割的克腹 初近以後! 北京出 民止盗 挖水首年 *人主 配族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樣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金麗奉 图始皇帝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 固人之所欲 何 点 負 数 之 典 故 之 火地而不 太宗成 上與群臣論止盗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聽輕徭澤賦選用 上又當讀待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克腹腹飽 燕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数年之後海内 并平 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村用已具奏而止王公以下宜 取縱欲也〇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繭者與人同利故也 廣則賦重賦重則民然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容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 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特則法以止盗法警而盜私多去為省廣輕徭薄賦此清瀬正本止欲之道法民已流清失是以先王之治必及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死氏已君者本也民者求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龄不拾遺外户不閉荫旅野宿馬。 上謂侍臣曰吾閩西國賣胡為順得美珠到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 而身整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暫廣費 上日人皆知笑彼之受珠而不受其与也更受財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 傷何患乎和之不察依之不辯而必行訴以試之哉 知致治之方矣 質財不可勝用失漢文帝情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 惡人不啟越分以過餐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 寒人不啟起分以過餐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然家給人足 失氏輔巨為心則公卿大夫不敢喻制以過傷朝廷以儉約為先則士 **微而培養百年之根本者** 治棒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遇一時之欲者甚 富庶之效惠太宗緊然人之與村用既具而一數不為於是成貞觀之 甚遠人主其可不察哉 **参唐太宗纪** 於無以 教紀秦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納一匹上 日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虚有 更更是 大概被用石試路之有司明令吏受約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 方的政如日 万爭 說做頭人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能今即位未我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日朕何為失信 以爲しいことにして、持ちいとしている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は一年代の日本無不言と皆於於着納上遺使照安封德泰奏中男錐未十八其軀幹壮 計日給前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产有大小宣得雷同給助平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於七之類為二一內老 一个惠太宗記 装矩治官 谷电上安 陈莊園之 乾至此對日夫好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 未被影響 使宅而亡其裏孔子曰又有甚者禁約乃忘其身亦由是也 齊之以禮上校告群臣日義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懷母事皆然何哥 野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遭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 公輩宣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財拟納物班法家使左 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虚数平且陛下每云朕以誠信御天 大者亦可并聯點上從之初出親徵因執以為不可不肯考初至于数四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八歲矣〇詔民遭突厥暴殘者計口給納民部尚書 是計口為率〇遣便點共上萬精水治數引魏微入即內訪以得失徵知 wが後一年。既而继有初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後更做 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免二年祖調關外給後後該目 對日陛下初即位下部云浦有通亡也受以官物悉令為免有司以為有 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樂 尹起李白次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馬觀之 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上日然院與

大野花 **夏の教育** 人 X 下 天下泰一 後温古上 下 死 大 理 表写在 一 1 其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葉〇以張玄豪為侍御史上間書 為治乎上悅曰氣者朕以鄉固執疑鄉不達政事今鄉論國家大體誠業 此録事來軍張玄紫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日衛主自專無務不任群臣以 者在於守 之智决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認已多下設上敵不亡何特陛 幸居曾的 問成以委之至於點無獨疑其許豈所謂以誠信

示之方 る明正の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ご足比上日散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文武之明下以神武平海内皇文徳立が完全がお常日文正方才有元才主名書日門 大宗不改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事訓表官随之有失即諫, 随军班也 带住人口言語 五十條為断石趾上猶無其係日內刑廢父矣宜有以易之裴弘默請改 更定律令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於刑 開逐有此曲雖非文德之獲容然功業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蘇曰些人 唇天三兒 寶七年更名七時身盖取左傳武府七倍之義 上田朕首受妻事往民十八人按爾甲龍朝而轉後更獲計功顿陳舉白比鄉 雖無用學工百二丁玄真觀元年正月宴群臣奏繁王破陳樂本作為審我明時前成因事 行其私而人主不之學其弊有甚於不置讓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言可聽矣首後取聽諫之名而不釋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陛言可聽矣首後來聽諫之名而不釋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計或比麼百五至一有失軟許讓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雖然讓官藥如飄鐵 具時即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熱頓首謝〇制諫官随宰相入閣議 〇太宗皇帝 行陣戰無不克虚已受該直無不容四夷萬古所未及致者無 禮樂文子兄与之間慙徒多矣。 不服從功德萬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 年崩壽五十三歲幹的陵〇帝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躬親 也其兄建成每飲殺之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為在位二十三 見之曰龍鳳之安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 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聚義兵初封憲王唐得天下皆其功 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問民為人聰明英或有大 諱世民高祖次子。母露民生而不繁方即成有書年 〇十一代編 ○唐太宗全 新門有 新京官更 春六年一之以法此乃忍小公而存大信也上曰例能執法朕後何憂胃前後犯預 ₹+鼓量 ~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条厥後順徳折節為政不通飾問遂爲循東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資誠不可以受一財而遷殺也太宗賜絹以愰 摩明當議故文於太字起與時擊風突通計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 1200億億十五米 - 東入宗紀 商於天下布大信於天下者也陛下岔邊人之多能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傻断 無為大五,加役流調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從之〇以戴冒為大理心報等以為五,加役流調流配而加流三千里居作三年,韶從之〇以戴冒為大理心 分大下的 天下最一執法言如涌界上皆從之天下無党狱〇右號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 ■然而大一旦妳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較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 世 新一卿上以共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權為大理少卿上以避人多許昌資 〇命京師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太子少郷肅孺日联少好寺太崎八日四廟九日副南十日爾南〇三月皇后帥内外命婦親蠶樸以東道一日闢内三日河南三日河東四日河北五日山南六日曜河七日進 間上以民少吏多軍華其經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 · 号矢定四方。職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来乃命京官五品 心不直則脉理皆和芳錐致而發失不直朕始悟鄭者辨之不精也朕以 得良亏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亏工乃曰皆非良林朕問其故工曰木 帥來歸上皇帝之割置州縣以龍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 法受賦罪不可赦奈何後賜之納上曰彼有人性得納之及甚於受刑如 物令目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許員事學者上欲殺之間奏據法應流上 不知愧一禽數耳殺之何益。 平、街情其有功不之罪也於殿庭賜納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 飽給事學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貧胃如是 一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館末容亂豪傑並起摊眾像地目相雄長事與相 至守溪回長孫順徳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該親又高祖所善 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新作品である。 一大宗於是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 所然等望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此係と「未知其」「個得天下增脩仁義傳礼ラ」」。」 以界を所 発行之段が 第二年を任之間及六國無罪が皇城之得天下難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に知る。 こうりょう アイオー・ディング 展の景が交うで南鴉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案脩短蕭彌對日納為不道武王に受修正論輕對日德義所宣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上院日公等各能如是朕後何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東京永宗紀 無不足 君子目以 高大 治疗切 於 4 光宗所以 杜可無原 上人作号 入字語で で繁任借版、帝属刑部員外部四樣道日煬帝妻江即使道獨言不可、大夫杜審春刊政事館以外與宰開之權此殊恩也而將生度確無清的大夫杜審春刊政事館以來與與此一樣也以來見也,然而以此非也既謂之世差別,與所而可也。 知其罪也上令封德義程賢久無所察上話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一戶封德數年者故綱所於其死也以前其言以此之國不待此時點離六月封德數年被議張後亡所或以該唐若其臣與論君又小人所不為國是延見京官問民族若故事得夫是亦為君之道也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去及政事得失太宗吳附切於則 未知其二個得天下增脩仁義案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 果有於遠御史自應結舉如淹所言犬為煩碎淹默然上問遊何故不後 茶花有稽遲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義對白設官分職各有所引 正思已不能知安可江一世之人法蒙転而退御史大夫杜庵奏諸司文 有苛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黑各取所長古之致治有豆借才於異代手 汪依無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之祖馬正武九守之以許力者奉也此周奉之所以異也世或以場武已且馬正太宗於是共言矣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 其所以與也。 和勢維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錐惺於聽德之聽然能工人之意情可為諭所以規之也循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 臣爾日不居重位知 へ無課料 朝発末任 朝達 - 可以 存成され **電公子と一誤有所総以一月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物使至更訊諸囚皆日崔** 君臣 [智慧工工仁師日代治獄當以仁怨為本堂計自規免罪知其完而不為伸耶萬 忠臣良臣 段市 魏微顧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進徵入見言於上回臣問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 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納五百匹〇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投獄衙門 死上笑〇十月間南首長馬益遠子入朝初益與諸首長迭相攻擊諸州 日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日今日尊任矣可以讓未對日願盡 死無益上日亦仕世充位不里矣何亦不該對日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途比一般就原智以思諫死面折延軍,身餘國亡所謂忠臣上說照納五一般如其國於原所一作於雖皆幸原也君臣協心俱享尊於所謂良臣龍 孫代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及者多於人情貪生見其徒倡得免未首甘心 剛有謀及看遠捕滿獄韶崔仁師等獲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 告者已數年而為兵未會出境此不及明矣者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 皆奏益反上欲發兵計之魏後諫日間順魔屬後遠不可以怕以大兵且 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意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 亦自以為不世遇乃展監底題完二百餘奏無不劃切當帝心者或告徵 公平恕無枉諸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〇以孫休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 口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口忠良有以異乎對 並則國之與茲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記上瞿然日實於吾已悔之徵再拜 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左博按之無狀を博言於上日徵不存形迹 八月大兵紀

天下野才 明見が必ず **所太常逝**草 押別テラ 世史類 四府選二而能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即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期注擬雖四時 从書於極間規讓管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分别 夜一片 子製田が 不在多人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 公律宜用 初地なけ 授契ルエ 編字法巻 一天 唇大会紀 一郎 なる 一郎也可謂登人以為便應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一語之等政疾人以為便應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 前先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當百貫之字百樂常稱劉四雖復寫一後情於書監劉子翼不至古子其親維感世 并於不行以奉卷母可謂知後情於書監劉子翼不至古不至何美之也子景亂則進治則後母為美 |総大百四十三員 苟其君慢陳自野宜臣阿諛順百君既失國臣臣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語 事場帶以保官貴場所既紙世基等亦誅公董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 上神朱英殺群臣進見者皆失果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醉色報 府多以赤牌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南隨才鈴序各得 借盡言〇命吏部四時發集併省吏員太年也順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 人然不恨是歲有韶徵之醉以母老不至。 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祭和獻納不敢強諫回吾效行言聽不願如龍遼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勢帝之意也天稷契 李乾柿為侍御史節令裴仁執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子翼前有志當世楷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宣亦果以母老故縣天遂高回所而不能居意於有道之應何哉是時君德方明察賢康進天就為回士君子之出處當過其時以子翼之則方能顯仕於無道之 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落之矣 稷奏車陶尚有犯預苦口面折延争者則或非之目爾何乃以禁紂待 校與中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羅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在官也可不免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盡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核官官也可初太宗省內外寬定制為三百七十員四吾以此待天下賢 遊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倫米。 更良一道也去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經 不肯充住 スチンロ 一角的が 秦報學奏者害嘉毅放有罪者城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世民與編二五卷 関 居不兴紀 万月 等一日本曲十二和至是秦之上曰禮樂者盖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直由 京道新經音多質愛園鄉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傳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 雅等并多速也以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衛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以為惡陳之 朝雨養電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者讓以輔朕之不 固笑妖人 前形表記 大宗 布力 問語之聲表思行路開之皆非近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日不然天樂能 紅斑沢類世 時間内早機民多賣干部出御府金飛順以還之上曹請存機放天下扶俸報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弃納用書之亦以見太幸之有後放天下扶俸發外居經清明動邮民應至及實語山東縣即鷗祖今又戊子三年三月部旬今大辟並今两省四品及尚書議之議鎮○闢内旱 落盡判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計之過三年是時丁玄也後 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 行成日天子以四海為家全有東西之まが人以陛上善其言屋地之の 所借手足失上悅從之上曾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 入朝非困新肯如是平朕聞之且喜且權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 鄉者突厥之通控弦百萬馬陵中夏雜吉即用是騙恣以失其民今自請 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日使年豐散稔天下义安務的 · 大宗特不欲豫洩耳至巴王果三字而李片師 機畜煙此将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昼臣多動上乘問擊突歐上日 鴻臚卿鄭元霄還自突厥言於上日戎狄與豪專以羊馬為條今突厥民 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日南之将七作伴旧曲陳之将七作王樹後庭花其 朕月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悦〇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上謂侍臣曰

祥大 瑞宁 柳 純 移職によか 計場大統領書 不經濟日古人稱禮云禮云正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 太宗专辑 世史類為二五未 民以發為 正不好心 程人是使用 おいる 之縣師應轉左右稱為上日我常笑情帝好祥瑞瑞在得野此何足質命是足為至治平皆有白語構果於接殿之上谷歡如腰鼓合職的合數應 於野此·者上曰比見群臣要工表質祥瑞大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遊添吞之是處理不為災○韶非大瑞不得表問其香不得未聞明有非然 事之肺腸學手欲吞之左右諫白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党炎何疾之為三五未 與三五未 與一百八年之一與一事不完紀 終內蝗發轉上入宛中見蝗摄數枚就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軍食 野其果殺 講が野外〇天少雨李百樂上言言人無用者尚多能氣欝積 民必愁苦故問樂而悲宜一祭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微 所百姓然然而多瑞不害為無**然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多 史盧相尚臣之義洪罪不至死斬之亦太甚秦战書殺而不去其官上盧相攻亡在朝夕联方為公禄清沙漢安用劳民逐脩邊塞子〇段禮則刺 長城發民乘堡都上回突厥災異相仍詢利不懼而偷德暴虐滋甚骨肉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〇突厥飛邊朝臣或請脩古 未容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以後治化周淡四風來儀也太宗朝廷被於鄉遊比知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之本未曾須更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曾須更遠於其與於閨門著於 今世而謂樂無益於隆替何異瑞卷石而輕太山子。 樂不可得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 遠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 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 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察先王中禮樂 司馬温公旦權者聖人之所嚴也非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 正正正是の後来では、そのできたですの上矢日初實有此心畏炯喚故中報耳〇日本ではの後秦事故久納党死慄中等語で上家深言於上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東京)が大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東京)が大日を命後其官陸徴谷貌不道中人用者用しまして、東京東京が上日人言陛下欲幸南山(東京)が、「年也」」 外人 A.明恭, 始申明舊制鮮有敗事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物有不便者五荒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即中書令有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 後 他 一 經 大字不如 野大宣信 焼之が 此艦 三て 長也上曰然躺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 既而悔之解以疾上遣杜如晦等節言祖尚固辭上大怒命斬於朝堂擊 青之僧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官赦之此其所事理屈則從之有情州長史魏僧便孫遷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官怒而 悔之他日與待臣部門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日文宣在暴伏人與之年 著善而不能用術型語數極公口結果公常則預別也何對於亡父差更期上口殺人而权其象所何問是非對口苦腐極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正主援之姬也現殺其失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〇上開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漢世尚經依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庭近世重文輕儒衆以法律此治漢世尚經依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庭近世重文輕儒衆以法律此治 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當億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庫上又當問建日開皇中具職文帝不許縣給而令百姓乾食此東比至末 之精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〇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 也房玄齡等皆順首制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九軍國大事則中書舎人各執所先雜署其 范氏目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直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語量 而使之言難欲不治不可得也。

3.4

療性影響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影之策盖玄影菩謀如晦能斷故此二人深相得聲照然常如不及至於堂閣規模皆一人所完上每與玄影試事必曰非如晦不 三八年素 相以其職 整个本考 風寒 州教上日比有奴告主友者夫謀友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皇者 語其關於上日比有奴告主友者夫謀及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別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科釋地縣與別五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對應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撰乃命內 かる馬事文公子に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〇記舉堪縣 舞於整而不能去前以亡也然華其所至之人以苦而作聊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啓甲以為善者而不能用至為於華其所至之人就所世律聊之管仲以為無異於 唐書·歌子屋上林赋阿原和字華無用其令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 凡争阻二 於新成今者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利史朕常疏其名於异風坐即郡之得其 深於二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平又高類相隨公平識治體隨之<u>與</u> 2021同心狗國故唐五稱賢和者推房杜馬〇玄於監修國更上語歌曰漢書 上整類存沒狀熟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〇玄齡明 上又管謂玄殿等日為政衰若至公昔諸葛亮流原立李嚴於南夷亮卒 天事當奏者乃閣僕射 零預朝政上謂云齡如晦日公為僕射當廣求賢入隨才授任此宰相之| 己丑三年正月耕籍東郊二月以房玄於杜如晦爲僕城魏徵守秘書監 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貢也比閱聽訟目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子因物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 范氏回太宗青学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失 苟不務此而治澤書期食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断氏回天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至是而沒人之善便後世有考** 《启大宗紀 東京では上口著の言事者多請上親魔案表以防薬版上以問親徴對日斯人 東京では上口著の言事者多請上親魔案表以防薬版上以問親徴對日斯人 は減致が支援者にいてきるできれる。 は、現場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では、大人の 被我等是其情然小阿私今推之未足神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要者治 **西嘉事命** 軽視では か能は在 せ以類為二五次 至 自職其以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就為侵名對日野後主情聽政出 克業業 何恐不合天意未副人 題親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 多門間入元縣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上國門主尤为也〇上謂侍臣曰人 問下民幹明目達聽故共既職苗不能散也第二世偏信趙高以成其美上問魏徵日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職對日無聽則明偏信則職其奏清 之魏徵以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於繁 始則養人〇房玄龄王建掌内外官者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 上謂魏徵日節後主間天元皆重飲百姓厚目奉養力竭而亡等如餘人 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氏回入主任賢則萬事治不及其壅蔽也君臣目相與處而於於然 防其數是左右前後若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 馬雖然切直之言循順版之襲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 存其方直若自克勉從以收益身之則不 ◆ 磨大岩包

· 齊里引通無臣具等耳上即召之未至遭使督促者數智及謁見如語甚紀今直門 而语。通乐乘片篇里报关篇:上目髌氧造水盖壁所,已服之故也苦人謂架戎害我上军等止唐玄守明拜為,朝满工后畏率稱,朝城市与死于武器三世,原军等,是等罪姓大氏其先有含则自己种余者腹迹;以而心。虚则是一种强度 医神经神经 化二甲基磺酸二甲基甲基磺酸二甲基甲基 柳島馬で ナーニス 世史類紀二五卷 形容中生 西西夷日 表正語傳 全官 國連那 | 掛き古 至一般 紀辞萬徹為行軍總管衆合丁除萬皆文李樹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了十 明朝了記憶美場以前院滿紀後議論院轉送到之間○造都督李世動李靖柴 · 愛王原州都督李大亮有住鷹便者該使献之大亮家表白陛下久經收 王信师 後一次前個魔紀賜前州都替李大亮以前與至以西面不以以此一門上達 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極斟流流而去○閏月經曹訓元流等來朝是 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或首服宣非上策主。 海州刺史配相亦行 柳唐倫慰撫之靖引兵與世劫會自道經謀目部利雖敗其衆僧盛若走如夜襲受異話。破之突厥前利可汗不意靖從如至大繁時上過鴻臚與國河年正月李靖帥裝騎三千自馬區進屯惡晚衛至二十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府還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至服裝能其中書待即預師占該問馬以示後 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習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度確比則難圖矣今認使至彼屬之自愿若選萬斯殺之不戰可檢矣張 下省專除監察御史奉使稱前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納三百匹八十一月 人皆恃恩私則為著者懼矣工院謂相壽曰我苦心一府主公為天下主 **諏口詔書許除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口此韓信所以破鄰也唐儉並** 人 唐太宗紀 師川河開請上為天可汗上日我為大惠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平群臣及四夷皆時在山北至大波雲布ノ田縣器為縣拉公天下沿所、(三月四夷君長請問外母班)中東武支後の東乃置縣山縣町前南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下地自住門大等受。 簡異草茂受多禽獸可奴係可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下地自住 即古 挖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不幸奉不 挖無勝回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状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後事故於非然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状之寶 西路不正則言不順為其大縣 京 — 其二、國大量頁面大多可能中面可主要共享了多数,以為於經濟區域區處之宜頹師古論武之河北分立區長證其部之梁丁百将以為突厥 中にはいる 11記得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國分勢敵不能抗衛中國此安邊之長策也温芳博請準港建武於高過 難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首帥宜因其雜款各置為長使不相言哥則 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庵或西奔西域其後 雪看尚十 為口招群臣 然上皇蘇若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送起為壽速夜而罪一突 蘇尼天學衆來隆漢風迷空上御樓受任館之太僕上呈聞之數日堂高 住城王道宗子共逼之使蘇尼失執商利行軍副終管張智相取之以財 張寶相擒突臨詢利可汗以獻初詢利敗走往休沙鉢羅該錦尼夫部落房玄齡日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四月行軍副總管 何足惜儉脫身得熟遊勒兵夜發世前繼之遂大破突於於陸山流該 諸胡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遊為毡表之域前事之明監也宜經 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產之地使為中國得茲規徵以為表於人面數 畫殺宜縱還故土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番滋倍多之名可服心之疾西晋 心務則請服禮則叛亂突厥世為冠盗百姓之代也陛一以其降好不忽 如梅卒如梅疾為上遣太子問疾又目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法謂 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 《 唐太宗》

対称などの 震突 成果 問母教女 戎狄如此 擬如的外數年之後恐為 吾民選其曹長使八宿衛長威懷德何後事之有上卒用 世史類編二五卷 で付す方介候数 高短手を所属さ 各式子の解では 俄玄素液 押で 東京 男大小 首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方博策處民職降衆干國國諸州北朝於問題以前驗以問題其餘曹長 便還故土便彦恤日王者之於當的天襲地動門門所受今天既發來歸 我奈何非之不受平孔子已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致之禮義 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所世陛下役遊處之人蒙亡所之弊热又甚於場 務勝未有巡華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等務陛下初平洛赐九曆氏 六月條落勝官上發午條路陽宮以構巡垂給事中張女界上重諫以馬 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爆帶何如禁紋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 皇室之君修若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後加管籍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失音凍走不得為此矣天無不覆地無不鼓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馬 西敦室目不從顧用追於得之策何也於傳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即致室目,顏師古李百樂之孫雄無六失,米治親做之盡善也而太宗 亦非人為少天地之無有污正偏駁之殊也有軟無類呈換雜華夷力 蘇明是食其智而其其侵也 西致空国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不與立華藏於能思然林邑夷解 西致空国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不與立華藏於能思然林邑夷解 《 居太宗紀 有强大型 有四天之 電 下人之意之言哉 **建**外上大 幸野 な子典の 時看得一 也仍賜了素約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田天之力可謂二人 也上回公得其一未知其一文帝不明而喜然不明則取有不通喜祭則坐論事衛士傳餐所食然行即辨者既訴殺於雖性非仁厚亦励清之主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四能後後日或以事至隔慢維索害亦無傷 干亂耳。上顧謂房玄齡白朕以格赐王中。朝首宣行者改使民立吏學至 熱奏母得阿從不盡己意 西突厥種落散在街盖記以本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貯量隨口以眼 能讓事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達天下賢才喜之百官使思天下 多疑於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三言唯取決受成雖有於達萬 七月初百司部初來便者皆姓奏清江原太正三流八上門房到於剛弘 以脩職荒何憂天下之不治平因物百司自今詔初行下有未便者皆權 事關由宰相審熱便安然後表閱首的則當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楊升俸三總事承乾遊敢不學門涼不見實友則遠聽德日前則谏東楊升俸三至景事太宗諫修咨陪官至以禁行楊带為此是真墓隸也 可不青其備子。 係也夫承較下馬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後偷此官君子 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户奴巡之刑客同之而其直列不肯少降是直受 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動而無功 能知人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世 這祖馬三 唐任職則不賢者不得劳容於朝此無事所以東也故君人這祖馬三 唐以和人為明臣以任職為免者如人則賢者得行其所聲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年明不為而萬功生不明之君不 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職 不 唐太宗紀

互枝等 技工保以 馬斯斯 馬斯斯 馬斯斯 馬斯 馬斯 上土不可 本外 足術が近何 太宇京 耐点に表示 大字艺术 少不能言 世史其編二五卷 復発する 仁義既被 建液 协作 供億不如龍之上從之〇二八字靖為右僕州靖性沉厚每與時字來議切 一天所則其害致死數曰夫軍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 「何似不能言〇除鞭背刑」」讀明堂藏炎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 夷猶技本根以益枝葉也。打致西突厥但有劳費未見有益川縣不堪 |論义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 刑而或致死遂部自今五位以苦囚背 行如何耳昔氏帝征軍尤顓頊訴九於為放禁武王伐納皆能将致太平 推動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即魏被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虚 民騎伏騎供則難教經礼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機者易為食渴者 語及教化上日今水大礼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微對日不然父安之 臣曰此魏徵動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委見之神時是无祭明六年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緩二十九人外戶不開行旅不顧禮帝謂群 豈非承大亂之後取若調古人淳樣漸發流就則至于今日當果化為鬼 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姦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泛能故奉任法律達 下蝗三年大水上動而無之民難東西就食朱宵嗟恕是歳天下大給米 **歷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開中饑米斗直納一匹二年天** 刑肅天下者魏徽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仁思所以安民厚俗之一蓋哉民之無犯也太今以為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忽初有勸以處刑法志。司古之為國者以事以為不為刑辟懼民之有命心也後世作而至此四代亦可謂之推其所為者矣、 胡繁青 意太宗依然納之遊以寬仁 大宗誠有意以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答 治道在人 原行 庫甲 種異理動 世方形と 其世 下又云宫震權感武征計四夷唯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台 至是 三胡見孫無息日貞觀之初上書看皆云人主當獨運成機不可委之日 エクリ 微価が浴 に影響水を 太宗可謂 大手旋提 计作文 世史類編丁五卷 一番一番 觀之治禄古有九夫豈無自而然其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心房了為監奏問府庫甲兵遠據所世上曰甲兵武備 |公能稱所任則其力宣獨在朕乎上謂传臣曰朕謂二喜一懼比年豐稔 服朕用其言今顛利成榜其首長並帶刀衔衛部落皆襲衣剋微之力也 南不去山京黄河内人本的後得心疾妄為妖言語校其事大理水張與岸即五年殺大理水張組一日前替其守正不阿可當而不可發有其失大 主栗三錢一喜也比廣久即隱都無漢二喜也治安則請仍易生籍伊則 徵再拜謝日好既被威海尚康軍皆陛下威德臣何力馬上曰朕能任公 誠不可關於陽帝甲去豈子不足耶卒亡天下者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 京和馬田方之對德葵刑別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天民以不已祖馬口太宗可謂能管取舍矣親後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厚而人凉治極人點則氣濟而人澆浮鴻一變而後世誠不及古美若鼓之樂可以變將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 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流訛則結絕之治可以易約劑工黨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麼夏以赞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 ·胡致空回北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與已來概之三代之肝顧不及唐胡致空回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洗訛未為甚失魏從言若果洗訛難 之四年盛致太干仁義之效如此其吏也或治道在人主所力行其熱 下在順之而已哪之而能治者未之相也太宗從魏敬而不從德藝行 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故治天 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開而他則無以進矣固不 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民滅者則古猶今爾魏徵無見於人 可為太宗承及其成功復歸其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人 唐太宗紀 墨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 福古貫在相 +

於別《養制自今決死囚者二日中五獨於下諸州者三署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一令乃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於而不敢遠法其間豈能盡無党乎。世來知繪三十五卷 《 唐太宗紀 問大宗念禄少致厚飲至百樂以為數成干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騎注自次好 ·賴人市既而悔之四部自今有死罪雖今即决仍三萬奏乃行刑 十月記讀 · 」以其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人長之策蘭瑪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人奈孤立 爱性法 屬四天肯該人心麻國下內附來與華北西具在沒名是正文 上目前代帝王公子不能該人心麻國下內附東衛在那家水南於 突突所被充上目前代帝王 炉装 建 __包 群艺 生狀以間由是全活甚聚〇上調乾政曰朕曾恐因異怒妄行實罰故欲公 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一不悖乃字國長久之家之。 戰相感等民尤深不若守今之选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三宗子勿令 利人居為之徹縣滋騰朕庭無常設之郷然常然之不啖酒肉但不有者 至重故令三種奏盖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更之間三覆已記又古 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於是認宗室動野宜今作 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 於據總所好德之兄厚使為其別史情在阿從按事不實上然命斬之於 好招來絕域以水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價者意 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旨令門下覆視有機法當死而情可於者錄 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這一个褒改勞於百姓以取重名朕不為也遂 不受 -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發奏決日徹樂减膳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 國則是以為後世法使其丁 (五班)日疾必百姓也亦必然三先行止言而後從之者與其不受原 東部 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禮者以功未高耶 王街 植海布 Tool Sold 非以能 也 型宗 為 擬照前 未豐市日豐美符瑞未至市日至失作前何為不可封禮對日陛下雖有 古事 等 等 非 次 大台湾 表表一大安宫制度用小而車編獨為避對之行是太上皇留各中而陛下居原至曹三月如九成宫精驗號此不想經清前後以避免監察御史馬周上流日 意義的 虚弱也崇應若而受實善陛下將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殺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楊麗馬處也忍清之禮臣獨有所未安馬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勝 教皇今九成宫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 高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益 王原六年正月群己請封禪不許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董皆以封禮 日高矣德禾直耶日厚矣中國禾去和日安矣四夷末服邢曰服矣年穀 素開卵筆諫辞也親徵日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性喜陛下居安思君正 救矣今中國學安四夷俱服誠白七所布然联日慎一日惟懼不然故欲 伊治以東烟火尚希審奔隸本蘇生也極目此乃引我状入腹中示之以 事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成集凌夷君長智當恩從從職以自今 此八者然承晓宋大亂之後戶口未後意展尚區而軍駕東巡过供均勞 一謂侍臣曰治國如治叛病雖今光宜將讓僕遠自放終病後作則不可 京年時日 方者天子照付三千方徹少古祭祭望所以專天而懷棄百奉 呼禮之失也父矣世俗之京可勝葉哉。 徵亦預為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其之世唯亦宗元以封禪為非 按若稍倡其該獨親微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 始古典有也人主不生三代而法泰亦已認矣太宗方明胡多賢臣而 配成不可復易直速示 返期以解衆談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远是所謂月接一雖 《唐大宗紀

11人以大店 親常面利 于6岁,1911年习》化26年9年14年26年17日,1911年11日 海世紀人言總徵聚止球慢我視之更覺斌媚口類以在不為此耳做再拜回些 質以於刑害敗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情煬帝威加夷夏語利 我心比好今半發推勝一分奈何資送公主及俗於長王乎上入告皇后后嘆日 |要素関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 同此宴上日徽建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被每諫孩不從我與之言較不親見勿於遠盛以自滿也長於無思曰王珪魏微昔為佐雙不謂今日得野有北荒統非議權據西感察經共四日華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 日停鄉小鄉不自此而前縣就〇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又有司奏展所思也養命至明功敗將罪他〇四月張公蓮平上出次發又有司奏展所思也養命衛衛出了數年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一日本一日, 每是辱放后退且朝服立于廷上整明其故后日安開主明臣直今魏徵 真社稷で臣也の上皆罷朝怒日會演殺此田舎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徴 存於成為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口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中以許以前就是是公主将出降物有司資送 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宣授契事舜之意形上大分日 部三種口鄉識緊精通侵者談論玄殿以下卿宣老加品溪輪日落間以大 行故不敢應上日且應而後讓庸何傷對日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 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以則事遂施 前致室目が更く改在火をち見がらくいたい、外の大きの事之者 動而九成之居不把目止矣 而事父致若然後為陳問宣以此深格帝心明太宗必問言 入相臣不如李靖野美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不敢放取者 難点で 九二十二次語建或以養許或以養於輔養攻之各不自告以取罪禄人主少懈而建立。 旁接實多ひ上曰人主唯有一、而攻之者甚我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 治天下近 下世 海道 倒至於激蜀揚清城惡好善臣於數如一亦有做長上深以為然無亦服其 可好中北 ※原心在論不可要也〇上指殿是謂侍日日治天下如建此屋管構既成分數 門議上當臨朝謂併臣曰朕為人主常無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 以有偏好 七叉類編二 五卷 主宗 排樣一為化功舞取尚書化功惟以之卷四便里十八日二十二十五日之人。 建计的优集而舞進隨美命以東文德後德田功成慶粵錦歌蓮記於 置山沙鄉建灣村宴就諦起居即呂才被之管絃命田功成慶粵錦歌蓮記於 置山沙鄉建峰館鐵九月如慶暮宮舊前西巡 医箭狀动 無處響雲上生時故宅也困與貧臣 改移者易一 榱正一 无路優動摇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檀治刺我務畢舉臣不如戴聞,此君不及死好以諫詳為已任臣不如親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與占語人言 **贬適宗目樂形上不優而毘請徽德曰朕見廣寫祖誅成功臣意常尤之何功在我上紹城王道宗□河區道蔣朝計時以太丁前鮮之敬德奉也被陳舞僧奏於庭詢州刺史獻迎敬徳稍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效曰汝** 意來之勢乃與群臣校功爭能更獨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故欲與船等共保富東京子孫不絕然物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祖臨非 以為馬不於伐而天下英與之華陛下檢亂反正群臣誠不是望清光以 **梅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我** 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當與罰非分之國不可數得勉目脩餘無致後 正表到三盛治之世其施為學情自與庸主不同難宴遊之中亦有可之民日日惟精惟一允執敬中夫如是則聚莫得而攻之矣。 該实之間無非明民相與告戒二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 王守溪回敬德始為劉武周将太宗遣道宗諭之乃舉地而降則敬神 《唐太宗紀 時君臣

N. 杜核計 を 連書建収度 が創む度は 選素内高限 せ徳舞 此其所 世史想術二五卷 福思之言 你語於公軍念龍軍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事〇上謂魏徴曰為官擇人不可造 至他仍滿之城帝縣恭而亡公華所親見也公董常写為朕思煬帝之亡於常為 意思<u>世</u>群臣府色有温雪日煬帝多猜忌對群臣多不語联則不然君臣相親如 徳舞軟他首不視更九功舞則節觀之語號○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上長於女武門奏七徳九功舞於斯善縣△微欲上偃武脩文毎侍宴見七長所以明太後次五門本門中梁東部等以表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於溪東首國領甲縣京而須後與自七德舞譜太謀正月宴三品已上及州於溪東首與已七年更名被陳樂曰七德舞譜太蔣病漆集朝縣糾武嗣澤中作後 日臣見屬室父子相残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顧有好有此其所以異互帝突曰誠有是事心上問规微曰群臣上書可息於合政千規微曰自從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不為語微多諫者 與付臣論安乃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音是帝曰朕比來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議言故以此官相報對 次用一君子明君子宜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真 後執秦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苦龍途忠謀而死联每 不能道一次頭者佛意網尽罪陛下借之辭色置政盡其情哉上由是接 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回臣觀百司泰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可三分 一體耳八上謂何臣曰朕此來法事或不能行如律令公益以為事小不 行誘臣下為後日計宣君道哉 親近之地皆欲遷序何惠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謹言是以危疑何 責之也共保富責之語何其思之深而輕彭五顧之言何其或二抵班 胡致堂日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宣在 保全功臣可以超紀百代矣 敬德於是悔過輸我晚年謝他資客自養甚厚而享年 七十 有四年人 荣道宗汉引之思者也况又帝之事族而可於你而歌之故是故帝之! 居太宗記 Ŧ 門見清末 長哲子 村人数 社 最 能 工 日子行な - 一子を難 而不逆數 三五天医 名 選 以 成 此 で 校 村 鉱店 米記 世史類漏三三五卷 太宗不松 |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被來完死仍初天下死四皆縫造至期來請 京師至是皆如期話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這軍天黃道儀至是表之一放死四三百九十人去嚴帝訊録整四見應 造軍天儀器並多直太史李淳風以雲臺侯儀制度昨暑但有赤道更請 松上不許自吾為官權人惟才是與荀或不才雖親不用養色王神符試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雜官以回辭曰臣恭道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 歌陽公旦ノ小人之尤者也年以義死不司幸生此又若子之尤難者 統數求哲人以遠後嗣於能長世實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也辯給以雲人說詐以用無條ቸ豫以趕到就事而已至者诃宗重大的謂才者在子之寸也無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こ)者に及言之本人可身二月又享養司之一月一 而後廢乃取才行無備之小人子做之軍較而不經故所以輔導其君 才數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好而可用退之循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 門間周回数之所謂才行在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下百十人之本門相大宗以治胤在庶官欲進若士退小人北王者之言也而無 知其徹之而法也不觉其必律以為適而縱之并又受如夫被級而去所難而小人之所妨也也真真正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難能賣小人之充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平自歸無被者是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納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也太宗錄大辭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納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者卒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使小人不為強惡子用而一日不思北決之則无如婦而与官我此又此名也馬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关不能 之耳若養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士不可為常 則可知其信義阿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於而來經而然之可作一為不通之韵也然則何為而可曰以之來與我之無上而又沒之一久來 之情也竟其必免而後來是下城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城以成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後來承先意其必求而從之是上城下 者其聖人之法張是以竟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 官義行於君子而刑我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 《 唐太宗》

東親に 之報募 其中 本有 注差 法院管理的工部尚書政命官則官之難也不可医司令武之則罪不在股命後,無限官職的工部尚書政命官則官之例二共有罪則皆有罪之解也能其時與命 新達」東帝南嶽曹長馬智戴道長持護六手 乾季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被辯訳施 等所被。 月帝奉太上皇置潘末央官僚沈斯、統二皇命突兵調神可可起無交 教授、 蘇州是也如其有才維護不棄魏州等是也今日之場非私親也つ十二 北城等王長深意看姓艱難年目所未洗能無勝逸光卿等不可不極讓太子好 在民間民之疾皆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犯太子 辦於 **一種數類影禮法定學與左應子孔調達數直諫上開而影》答則全一斤。** 常五百匹 賜太子庶子于志堂孔朝遷等全京帝謂子士堂杜正倫曰张平十八猶 潭南利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於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院殿下皆 自古未有也帝素鶲上書日今四東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皆 國歷恩雖死不恨之語君子於是美太宗之任人羨二子之盡職而思 丁南湖到老安陳太干永朝累疏危言幾遭刺殺而不避額選則有蒙 餘世而不止宣非太宗喜功之報即 將任以遭傷之事孫山思明遂因以起而唐幾於亡自晉以降受夷状 方正學自 天子父以天下後者僅有是正十宗之前於京親不察見子 五起等四至美而不失在其中看如奉太上皇國酒未共官之類是也, 又稱亦米有若唇者也輕其成功僅供適於一時而流往除多歷二十 其盛時旬謂胡越一家三王三帝人所活有王於玄宗盡用胡人為過 太宇台正位以來至於於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學者養之惠 嗣命將出師須其首長致之關下蒙以對帶而件八宿衛首 太宗既平秦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之功以語示後 唐太宗紀 章 陸處選上表旗帝大戰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懷無詞状頭亦表 然是養人, 首帝期前仁起文為充華於韓母。而使將發魏鐵聞且一管許嫁士人 然是有人, 目至門下中書平章故事〇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經燁之派時於 礦 魏士正大 不能可形化上來請房玄齡等日德麥飲國家不沙一人不收升程官人皆無髮不等也更用學家皇前德麥上言修客購官勢人次近祖更歌俗好高髮蓋中官家會。更用學家名情觀察可請賴原,然為其可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點察御人會於經濟時間 以是用漢字為數察御人會於於於時間 以是是其一人,不及是於別升的世史類編于五卷 興 唐太宗紀 作以 外 禁 等 一 **雄**经公司 罪るま 受災事宣 雖拾之或陰加罪。雖故解帝矢曰狀之言不能使人之信如此邪怕敬疑言初無此義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與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外 **| 中土八年正月以李靖等恭戦性大使分行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戦** 之言聖人權馬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侵言乃揚銷二十匹 方可其實耶欲治其弱詞之罪魏徵諫曰臣望曹妻文帝時上書云可為 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模楷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侯疾小灰間三 產滯俱使者所至如朕親親○以本清為特進奸璋飲該靖以庆海仁上 一天得其人李靖萬魏做上日徵嚴規联矢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公靖等 **清哭者一可為流涂者二百古上書示数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在夫** 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編階 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公容非義時之話如上乃更加 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更賢不自問民間疾告禮忍年眼窮之疫善良起 優賜拜監察御史。 一大九年五月太上皇明群臣請上準遺語視事上不許六月群臣後請 胡致堂日漢文短史民之表景帝一首而行之逐為帝王不孝故事千古

記頭 社程 大学大名 粉以天型 表治・ナア 八十不作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入字可謂 をもちが へ合こな 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爲不當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入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當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路乘道重非禮翻 諸子至省夷城又足法平上悦曰朕以私受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 魏王泰有龍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乙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日情文帝時 之情豈不欲常共處和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兩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 **原則十年二月以柳王元号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 海曰卿之, 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稱再拜訓絕徵曰瑪 誘不可以死為其社稷臣也因賜瑪詩曰疾風知勁草恢荡識純臣又謂 截亦言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故非所宜上曰萬 太子不幸安知 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職正親我若縱之豈不能析犀公董邪規徵正色日 右綱紀大壤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類三一必無頓辱群臣之理憶文帝縣其 光禄大夫蕭瑀為特進後令茶預政事上日武德六年以後尚祖有於 於貞觀之君臣可深數與 且當時諸臣其賢於規藏班其者不若是好者於此亦叛無論的又見之制。正就條不示萬代初乃因西乾繭又不能勉及管親率大新君君不悟之者太宗所不世出之資為大有马之主所立讀修於管遏公不絕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別君於當道者便三君所為未經於至萬 後得因流涕鳴咽不能止 其餘子安於常情狂於聚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遊殿者所宜而乃見 可如河矣此太京所以悲也人倫之際男以失思可不慎哉 胡氏国籍道不可亡城而况英傑之首·子事往時邊際心目 居以已不明氏国語湖之變太宗不能以養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 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後古故晉武而親考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 直,得忠正之士秀 **唐太宗紀** 千五 無難而世 門山を 177 十史類編二 五卷 **大一良伤** なしな 作者切以 較多事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念后不已乃於 一般一般不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了從珪素う皇言長孫語主不為公輩之主平對日自愿以來皆土孫相継不立兄弟所以絕 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自 及前宫司奏之上聽之悲慟以子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節百世朕非 要雖沒無所恨矣崩于立政殿后當朱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四上缺時房玄齡以讀歸第后言於上曰玄於事陛下久小心煩寒若無 九中作層觀以望昭陵曾方規数同逢使視之数熟視之日臣昏眠不能 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後其位〇秋禁上書告計者上調群臣曰朕開真 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舜設思有後役止遊政 徐為申理由是官屬之中刑無枉溫部門工常以謹修為光至是母疾能 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證故官人后亦以然請自推勒因命囚緊候上怒息 氏明長孫皇后性仁孝徐素好讀書常與上從答問界三里因而妖賢神 见上指视之徵日臣以為陛下望獻陵三等。 第二次 若昭陵則臣固見 で代刊大宗欲開正言一思告託可謂明且退矣北為君為長之道也 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後有為是者朕當 矣上立為之毀觀 一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白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物志玄曰 能諷前帝之能悟也聞而泣泣而毀固徵納牖之九亦其良心之太不 東督室日 一月韓文德皇后時将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官官至 則眷念孫觀以聖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天下其就能說之暗潘母政之一即為官就若所天之尤不可息而者於上皇不能其終來之制於后 長孫皆后國足以係帝之思其以默改擬之則一良住之夫 唐大王思

寫其於農 有長中外每人共甲档裝各有數翰之庫征行給之了一十為我六十一河免世更類編二十五卷十二一人 唐太帝智 間 行いこと 四克自由 **元**記 北水力 無い可以 注着 直除年代 行う関係へ下 で 戸地帯面も 两角庫 77,110 香易石民三年府府鄉子衛國無禁其之費臣無妻兵之也故先常謂爾鄉女部以遠近給我們這近以,遠班經數是有事則由将以出師是明兵散而職女部以遠近給我們這近以,遠班近數是一月更便此 两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學鄉十人為火火一百八至日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學鄉十人為火火一宮八室收穀納姆路輔鐵城路輔武上府兵庄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然好皇成城胡越三世而亡唯謂公匡其不述未與城出崇遣使入貢林明城出第日出版國司司,上曰中國死安四 般埃格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開內二百六十一皆隸临諸衛及東 車言稅銀之利昔是奸抵師等於山投珠於公遵之桓靈乃聚或為私嚴 之歲可得數百萬紙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義言可以 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綠何如得一賢才脚木普進一賢思一不肖而 耳〇點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經清照楊江西二川銀大祭采 能騎射者為越旗其餘為步兵更命流軍刑將為折衝果殺都尉軍表本 門二折衝都對帥以故歌當給馬者官與直等時間短當有衛者掛上 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奔也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心愛而物師之四二常不至於叛有內有重九之韓 法也情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也給者皆一三六前後以八過次 三代而下共制之菩推唐之府兵耳僧得獨兵於農之意證近古之良 之我而後能當關中之果然而則是之臣亦不至於無照與以致大 以門制之也自聞之際天下之兵八百節府而在間中首五百奉天下 朝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元汉制夷北之雜下足以衛匹夫 如 | 大字開達 还是以出 珍児不知 連貫の 保工たち 世史朝編二十五春 当以人命 一一年正月以馬王恪等為諸州都 私道王 的之官上 湯書成初日 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陽番不如得此一言口门房去除年度是非常 如事我泰見理較先拜建亦以師道自居 曹炀帝諷那縣飲食視其豐儉以為當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至為三五春 人 唐太守紀 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永風相扇異日民不即生殆非行華之本意也 宣辞順之〇三月華に儘管上至顯仁官官更以開儲待被說絕的說白 上又當目法令不可數後數於則知官長不能盡記更得為沒行之一不 免競就深文陛下惟一斷以律則此風之憂矣上於後之由是皆然平允 臣律文失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合乃失入無辜失出後罪是以更各自 雅上曹間大理鄉劉德威曰近日刑綱稍客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一不在群 古死刑除其大半旬張臨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 聚温之徒內為語語外旅班的故也可不被哉。 而食飲食而宜今供頭如此黃得猶其不足手至陷馬官西死行務學也 部行新禮馬及為復業所及 O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時常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恐於民令悉為我有正由下文述廣世奉 ·易置從命将以擇其野不肯之才内、人府兵有秦間中内重之勢而左 右謹飯草敢為不義之行有周秦之前一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 不敢為疑而外之不敢為乱未有如事制之得者也 大名開陳而能自将此其所由與此其人名開陳而能自将此其所由與以成正於其不知称橋之默雖而斯是也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者以成成王於其不知称橋之默雖而斯是也大無窮也之以所以成王於其四之於皆而於天天以三萬而不色資則能得其當吳青而下色歌則能得其貴美天以 西致堂田 問斯上異感而王達初世之方教納之道未之明也平以電明致堂田為人師者心有造以後人而道以人為為王家是首於兄弟

ŀ

武 秦 東 定 · 建物 佐建日主上的 で で だ だ 高立是一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是故也陛下當隆禹汤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 有八下不 馬爾·夏| 侍御史馬周日被親御廼應懿言祭星有自上疏以為三代及簿歷年多 八之其代之基量得但侍當年而己今之戸口不及榜之什一而治役者皆見去 经二五春 其國米有不亡者自觀之初天下後數斗米直匹約而百姓不然者知胜 館遠道路相繼當總不作民安得息日間自古以來百姓紅死狼為盗賊 而世无诗之西京府庫納時節議雜州為西京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天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院腔洛山倉而李密因之東部積布帛 上夢念不心故也今に來豐樓匹納得栗十餘科而百姓此答者和陛下 封事極言朕過 後念之多替不無之務故也就是與自古以來國之典亡不以畜積多 宗書以太宗才人民民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簇殿入一月而恒州大宗書以太宗才人民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簇殿入一月而武氏入宮至高事之三國宗順立五有妖節故以武氏之禮其端甚微而以異之做 有天下者信不可不防其斯矣 水太宗既不能知于其始高宗又不克悟于其終福匪自天韓由人作 欽明動循禮法吾是公主謁見宣為身然所以成國家之美 一嫁王敬直敬直珪之一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員 不摩天示紀 待 徐 以 就 信 来表 信息経飲 京京情,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追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 整經一而後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 其影之曲书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 惠子不能 不必處東息人性 無川近 世史類編二五卷 令 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令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 自然沒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華甚城聚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 當今之無事行鳴音之恭儉則盡善意業回無得而稱馬又曰文中干班夫監形莫如止水監敗莫如亡門伏願取監於晚去看從約組忠遠依以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見而尚未之籍也 日陛下欲養之志不及於昔時開過必改少虧於義曰譴罰精多成然微細三豆卷 而選賢在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〇又 蒲盈則思抑預遇遠樂則思博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經蔽則思延納疾 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難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好由於此此一段陳清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 而德化未治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令五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也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 應乃知貴不期縣富不明後非虚言也苦陷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子 故也人主該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議則思知止處高定則思讓降臨 懷發先平故雖君子不能無小過有不害於正道斯可暴矣既謂之君子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跳遇小人也輕而用仰則言無不 護和則思正已行實驗則思因喜而隱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 寒豈取之為而中之難乎蓋以殷憂則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 重韶京官五 的七上各舉一人〇親微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 盡頭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甚就才非經國處不及遠况又內 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優行陛下必欲為長父之計不必遠求上

原代で、年大吹堯有非倒文之志謝が『而疾風勁草蜜表無実之心可贈演判』、「伐成十二年贈屬美君素願酬刺史二月詔曰屬茲擊度節將堯君素維護請應達」。 歳無違利也情報 及此 六 平 一、記事がたちが正は、とはない、「一、もらいって、これと、これのでは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で 発酵がた恵 使源不及 THE STATE OF "天下,就之納數胃之諫而止是從而從之也近皇前德樂上書讓修浴時宮陛 等之後三也可户納雄安訴院資社跡所開於其等部時的百不等斯礎陛下欽 備何で が強化 飛舞型觀之初則遠矣人**伦服則不逮也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可陛 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以其諫故萬之此等之使 循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日其事可聞熟對日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下貞親之初恐人不讓常達之便言中間院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 |之功也皆賜之佩乃〇上謂徴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或德所加比貞 ||百上日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絕經經經機 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つ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為三五巻 ラックナレスリンノルと 肝知過失當型之几条以比が常三四種写真工事記非記言之か而写 下書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べ苦不自知耳〇 大水七年山東南南四十餘十大水八年山東河衛生水七萬大水十大機以養属進港唐之甲破乃至於此貞觀六年百食正見河南北敦州 咎徵教順防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唇破緣一美婦人而致回家破壞 一年大雨寂洛溢人寫陽德不說陰氣盛長為我明切而帝不能整觀 一 均馬 守理 不可 大 新長院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 「以魔王元朝、於為徐州刺史元乾好讀舊恭謹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 觀又臣則周之出處处乎無比於也 た! かい 2000年 第五年世南本世南外和茶而內忠直上當稱世南有五紀一徳行二忠正三漢語。 行於世何散於七萬八主思無徳政文章何為遂不許〇五月永與公園 等点, 機事的中 かだと 南上で卵道観其始末観其終若朕能恒然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把徒使後世 できます 马 医三克 世人類編二 五春 香水 气盘 ē 割で日 Z L 古木子 一杯水交人間元平王所長九平白無長間者性九元平 日人行所短乃有 一心脈脈部書照周日真翼中天义假羽翼脈忠之野要在いか一定後板原書尚清教素角既用災勢中事後栽廣川沼後達中書今布堂接引事類楊確古今樂事酬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城聽之靡縣令人 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議女殿以度支輕天下利害成了相對所望者 巴亥十三年加房玄較太子少師玄較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於不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常各人周有機鞍中書侍郎安文本常稱馬於論事 |東四文辭五書翰世南曾獻聖禮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於寓然 玄殿日草珠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孫族其而後臣之創業難失概 (美国四)周之遇太宗顧不異数由一介草茅,百天下事者去吃子朝明 一年一次一日本京年 一日本秋上自二日本日本京南町大阪京川南南部一日本秋上自二日本京本京町大阪京北南等明本京北南等明本京北南等明本京北南等明本京北南等明本京北南京北南京 一致室回,孔子作素林常事不明在上首有一善則於跨自足為臣者於一門致室回孔子作素林常事不盡惟敢常及理乃善于册以訓後世使 君之失德關政則然不敢言而務為騙美之智也南清尚文雅唐名士 打犯頭觸之之語史氏族其下 走備以出望是責備皆看至然可論尚 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其亦其非深知孔子之教即

医海之型 · · · · · · 国解衣投地出其無成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女妻之敬德回臣夷雞陋 世史類為 云 五卷 新要。相與共質酸火矣臣聞古人富不易東此非所願也乃止〇記停勢封刺 古なる語 /芸一學經到史子志學以為古令事殊恐罪父安之道上疏爭之期周亦言堯母是一葉是五六宗獨世情知其可謂千萬一遇之主民城行封建上既詔宗室功臣是華五十二年 烈力 大田 漢 發不〇二月以前逐就德為衛州都發上調散德日人言卿友何也對日東京會以於等與其家學問人前衛五 出食語去日竟曰二家会語丁以家家國行助衛五 出食語去日竟曰二家会語丁以東家多數計如鄉落母等曾日而以書於十分年出 非老问如人而氣要大學公王建卒被接上,本且為一、總造初来 總言主等 不可言語 營養 | 青禍礼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雖然 割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常 自古帝王萬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日玄於與吾共取 與諸公真之大於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過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素處。惡已彭蒙士其可至爾 二、父猶有朱均二子僅有夜重調嚴萬一騎馬兆無被殃國家受敗正欲 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令之存者皆難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形 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為等主於官 孫夷亡朝河南手到支後被京法不行古斯益地至八心事因非一才以外出租土地河大南省教史画通从不好五家行政国际以下的社科日本的是原则不由也故其沿镇村北方其没元置然南京之之外川平部氏日年已佐太宗東天下其才智於随事教功延至然而至也 下并 時以來所以表明也其一時以致已五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一思己其通可以免其五至于軍工并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軍使 割恩於已七之一 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會見公無己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被荆棘事陛下全海内事一奈何幸 第土時其戶已必有材行防器校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丁於許其福禄 電師能上回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 電民回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夫之者多盖禍亂未皆不生於 金灣之限豆體公以茅土面土近川自养後之使立理於其面也 人 唐太兵紀 圳 打脚 建 選 大 下 元 以便期 其代 行而を大不 附左字打 建人不能 刊進天涯 飛座有此 加克等 世史粉編二 五卷 丁は甘わ 分天下自 京変襲 千元花 元何 仏迦 秘示 時制宣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遭公之去不可用於古也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證時為太順次之三代計國後世都縣時也因 變在層天法子所言於自刑地不師後之之法皆先王之則也為在其郡縣乃重壞殺土備明侯南之法何故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經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古雙湖巨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即雙胡曰太宗當諱周官書辨方正位禮因經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之弊也児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自而必使之強世是以一八而書一 滅回五七皆天下之大父也此故聖人不能固時之後更立制度以馬 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親徵蓋未實詳考古制國益甚夫而近世范爾二 致太平而與禮母夫可必如古打建乃另監散 後世如育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徳而受民恤樓中急以后即照亦足以 武為之平宗元又回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奉始天謂三代坐主要結聚乃及成功之後姑息尚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 建而廣之是循見別者而欲察天下之最也宗元又曰湯質三千箭疾 **お行动九若此郊宗元皆暑而不稱乃摘取衰彼鄙礼之一二欲集封峭東王政至其衰也互伯雅温大狮且攘夷钦以葬戴天下之共主礀** 我方三代盛所前侯或自其國八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 非三代故事们漢之失某盎周言之矣,宣可舉此以何禹汤文武所寫不敢變非漢不能制候王未萌之惡及大連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 人不得而有之則審真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三周公誅納伐在 然平宗元之言口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也為民害聖 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子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鳴味豈甘 必数法上方而封之弱則不足以清弄禮前必至於僭亂此点世到國 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盗死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都照公 以點夏武黃八百諸侯以剪司故不敢愛易也是聖人沙去畏其之前 天下是飛廉而有北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其勇宗元又曰語侯心世 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禄采門以 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憲也勢也蓋司上古以來司之之論朝氏帝書 聖人不得而廢也索城六掛以為郡縣三代之言一 医 層大宗紀 選共打城雖坐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 15.11

使若集滅高高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國城東極于海西至高清暗體技丽之前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被其所不知其可也。 之有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害之儒学惟貞與司之為盛其所成就常亦可鄰矣然。学所以明人倫為學而不復三代以元有考察之有海州之有等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害之儒学惟貞與西等事場曰古之教者家有教堂育庠遂有京國有學士尚之於宋司後

· 一班命孔類建與諸儒撰定五經元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或日然則封建今可行張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就不可行私以息爭也果以為稱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素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也若秦則妬民之無併而自為讓并毫融 『天下之利以自奏故曰郡臣若秦則妬民之無併而自為讓并毫融 『天下之利以自奏故曰郡民養秦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民養秦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元道之公 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則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 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会天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周不可行於 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并田始於氏亦感於宗元謂今之法不 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增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象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皆于皆得以施其用八主自治不過 舜禹湯亦及矣帝王之治至於唐凌二城亦無以如矣并天下之田供 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封建論行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若如亲 一杨何惠平村之不用也若上無明為下無賢臣則雖有良佐悉沈于 等等3個僧保什而死实不信佛戒于勿學佛書舊等魏以來敬佛教者為高誠優 那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僧呢实实不過 解除型紙今間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列馬展師再朝夕見ご無録 前天等 干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解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 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馬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 少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盜於擊轍碎觀者如市夾請其子曰吾問有金 **李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後呪即生上試之驗** 災遠被那國凶醜之壁起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奏動之日也

学不確で養 不辞され が が が が

雅不可行

不正之主

同行対理を

史 54-551

陳在手 李表開共犯三刑衛聯責士何必得當六合經治該軍後是漢章中的馬賽等是網出數學與網絡稱或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称命曰長三先世吳獨編二五法 一次 唇太字紅 問其門戶玄素深以為趾諫議大夫補遊良上疏以為玄素雖出寒微陛 為今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下重共木權至三品級學皇衛宣可後對群臣第其門戶千孫伏伽亦曾 於之審明者也其級葬日古者上葬蓋以朝市安慶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一一流也以底乃照原以節四 紀八衛可請良其等 ()起任于志監為大事新向敬者以外文文正理原等情之雅與著學順人起任于志監為大選其親傳教敦禪草斯為其演者以為確論後三有夢安條與所持方核 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司教是古人不選年自也最秋九月一一五妻等 故談之龜銀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塞田以為窮要壽天皆因上於所致按 野之則朝而空不野則日中一而空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群者皆於 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逐擇地選時以希常 公所不克葬戊午日下灵乃克華是不擇日也鄭姓前公司差之会香路 夏或云辰日不可哭泣您爸一十一 新名客或云同屬尼於臨城途吉服不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戚聚殊共命共胎而天**雲更異此皆禄命不** 列客不從 こを主 张青 杰 ALC 程 八德安伊 ‡ too類編 丁五春 高温で 1 安部二世 班 ユ 世前軍 , ... 音于上上日高殿本四郡地耳吾於李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於蔣萊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應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處古現竟不及殺〇遺職方郎中陳大德使品東語工院和發於縣舍大家遭刺客張師政総于承基殺之二人人其第見志寧将蒙於提於此對擊敗之際。 十一月以李世動為共部尚書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動在州十六年今 未復世子欲勞之耳。 王爾十六年正月總王泰上括地志廣京 清武京泰好學司馬蘇斯 悉以古之野主皆招士者書立要奏請係活地志大開館舎門庭如市至 ĒĮ 定氏日とたえ、LBabla 在文注三系系長城以傳屬延定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唐太宗以一 上失使人之間矣 一原太宗紀 三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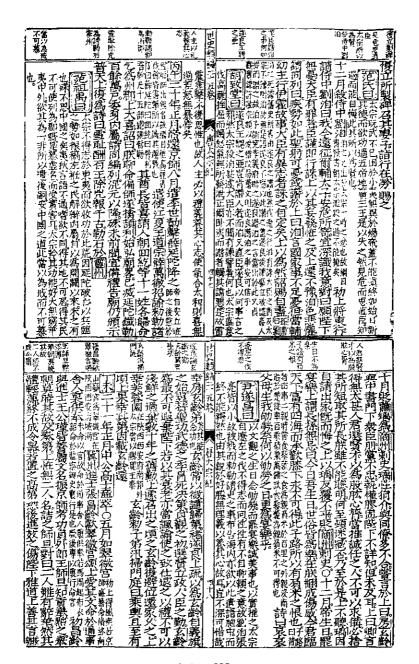
史 54-552

5. 医联丝 世界一行何常總個系表之上於護玄於等日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總何預為時。高拜皇皇及為此也〇房玄於高士萬遇少府監察衙奏於於開北門近 本作是為最悪時太子承朝失徳總主來有態群至日有疑談故遊良對及之上 七叉類為三 五老 海也上甚伐で、西突厥冠落州安西都護部芸格撃敗之初高監武手権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能し不知何罪而貴亦何罪而 **於當茶龍在諸州共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島者他人** 高家千餘人成了其地指淡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島調人屯 咬破産辨 潘輔内安外軍不亦善于上州聽及是悔日魏徵稽派更動我後立衙昌 君事玄松等拜謝總微進日玄於等的陛下股版耳目於中外嘉宣有不 百陛下虚心来納必有言者凡臣物國者暴寒多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上日然人臣関說行首動及刑誅與天暗湯人冒白及者亦何異哉是以 乃曰方今群臣也直無踰親微我是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 上表謝會上問侍臣以图家何事散無猶逃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公此 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〇上問魏後比來朝臣殊不論其何也對 一部報小殿之村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葬禪几杖等以遂正好尚徵 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懲之無室上 才不用其言今方自咎其·Ch-月野公字文士及卒上當指禁中樹下愛 · 手足奈何來解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 願擇高見子弟使君其國永為 死化者我該使裝養酒是有俸級之警陛下 並得商品一夫斗 菜之用 子太師敬以疾辭上日知公疾病可則誇之做乃受詔 一書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隊。守勝難随 一門を通而己益之易沒見機讓人得以間之借載之子見躬危疑之行司水子親王方男解臣有關太子之術取り收處父子見躬危疑 京 店大宗紀 下基何 宝石刀 如 平語·近於天也乃降手部白勝有三罪知人不明!也以私亂法二也善等荣賞 ř 建宗保三 子にていた。 不好 大がくな 世史類編二十五衣 下、 に後銭 宣布大應烈士而受圧虜建因割左耳以自皆上開、日何か心的鐵石之何愛一文賞終之部各數架必何力以降酶延杷何か投紙了大呼且於對日中國新定共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日然將為民父母奇可利 一致富克上欲有之日法者人君所受於并今時形仁弘而公致之是二百 必不叛我即命崔敦禮使薛延陀許以新姓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自 欲以妻其子叔王微嘉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待臣曰人 是得這後隨住面聽表於刀戰又與語仁出完鐵動九姓二廣州都督見 知住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子該士及印頭對歐下不中都三百所建設 弘有罪被歐州高祖人關党仁到新五首功其後歷官有歷江至是坐 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及罪爲太宗知传不去問愈於德 之為華知後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卡若不知之為愈雜然武帝知賢 其惠失則無所不至放然至於紅君而亡國人君可不遠之故 君有不義不從也而以於機臣子古之传者其始未必有悖治之心及下籍勝曰次有以為養不知養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忠臣則從義而不從為一種勝曰次禹日何畏平巧言令己孔土孔子曰传人殆何也彼侯人 十七年正月節公熱徵卒後發來上與太子同至其第位 等正衣 光以古為鑑可知與看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行三性等 云何其該北夫人主知時尚不能用則善無所勘示若不知漢武帝知汉黯之野而不明事太宗知字文主及之传而不 帝庭乃能 > 唐大兴紀 高山公主

即是大多命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 な、六可謂 大新红的 公主 ル 水所の数 **参加版** 2011年出行 朕皆保此三點以防已過今魏徵没朕亡一班矣〇風功臣於凌煙图上 本乾喜麼色敗儀所為者聽聽王泰多藝能有能於上港有奪嫡之志下 大言能獨世動並同中書門下言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〇李世動 等皆依誅乃立圖王治為皇太子統宗第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繁献上鎏告太子謀反勑中書門下拏勒之及形已兵廢為庶人侯君樂 為社稷非為哪也何謝之有世動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幻 曹得暴疾方云鷲灰可療上自動業高之和藥世動頓首出血泣謝上日 韶以長孫無尽為太子太師房玄殿為太傳蕭瑞為太保李世勒為詹事 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窥信者皆兩棄之傳諸士孫永 力則常得來之矣見其來刑則曰水所以載冊亦所以覆無民猶水也君 即日汝知稼穑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兒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 沈醉上解御服以養との上謂符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詩と見其飯 孤者無以瑜公公住不侵李察豈為朕哉世勘流海解謝醫情出血因飲 **園畫功臣長孫無息王老恭杜如晦魏徵 万玄賢高士煎討淫故憲李** 僧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日木從縄則正君從諫則聖〇上疑太子泰翰 司馬公旦 浸不學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紅于承基等談校魏王病自承基坐事 其矣然能割受斷恩喜若於初而謹之哉 **今唐大宗纪** 뗍 在文德。 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直續立英果以安強標的 "唯"。"循常度治自幼寬厚。即日生很描恐如羊、猿其稍比自不同耳無忌對曰。 社景高橋公主等當無忌糧之期武〇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 社會共高等公主等當無忌糧之期公上謂群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 社會工業則法不可核變立昭帝職至不服電池析簡誌之此不可以不戒為旺 其宁文及 字 松一點 而學 接種有件 原為守文良主醋副至重立可數易上乃止謂格曰父子雖至經及其有 ·主之何如無忌菌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三百太子仁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智難者也」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無理」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種於小碑書」 「一世其所以相於小母,「一世」 「一世」 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敬之忠而太宗之屬身沒未幾情語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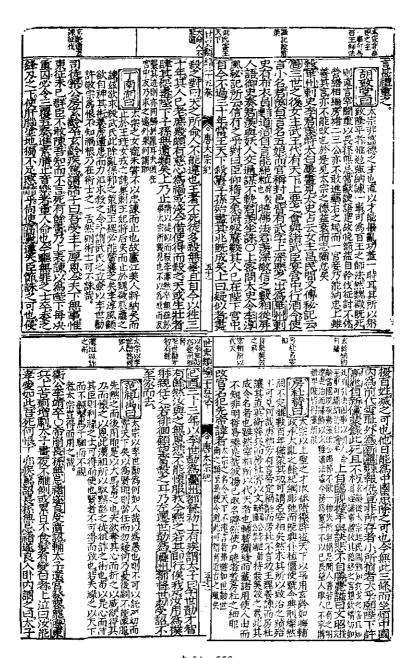
\$P\$《秦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載析》與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泊曰借 \$P\$第二君言動備記善思無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太宗 二年 **観史** な宗教自 前代を 朱子客凍 市市 京中上有中上不從玄歐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為問祖今上雲到等成上之 芒 人共成政道三斤遠群小不受證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一庫境民不能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 法傳不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謀則莫不順哲全有工千載何所 官何謹即命削去浮點直置其事 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套上言陛下崩覽起馬於事無失若以此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劇國史如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我 房玄齡上高祖今上實錄上謂監婚國史房玄殿目前世更官所記皆不 高頭聽議大夫 補遂良日鄉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日史官事人 君任田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義應無乎可信也」。
「是任田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義應無乎可信也」,第不亦難爭人 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處美不縣惠若人主見之必然故不敢就 芳楠微死知與下旬莫不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者易亦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唐那之亂忠也引猶未免故曰暗時者易亦處應者難全付方所於云至為子小人未將不及從為帝言之以依犯始徵之陳累數十萬餘云至君子小人未將不及從為 眼情以為三八遺直諒故 天言行君子之極機審則千里之外應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遊園的之言等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其理則有所下盡也,傾而已何思幹史官之紀和劉治之言足以做君心觉を確疾人,相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漢晉日 《 唐大宗な **各列泊** 加京和 日 天下措 品約算 提通 辦 ないます。 遊覧各日今受品不受智也〇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 -3 **参照人世初地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初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敬非大勝則** 別担び言 何大如宗論 経 雨ない腹 電家有限 太宗親征 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廣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縣人恐由茲道形神 縣。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莊繼點的經濟。 發令上展何階應答且多記則領心多語則有意心氣內填形神外等功 數數項條陽條數天況動神機縱天鱗飾辭以析其理引古以排其義 對數數項條陽條數天況動神機縱天鱗飾辭以析其理引古以排其義 以所之多不能對劉旭語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應整哲之與庸惠上下 上軍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旭語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應整哲之與庸惠上下 一男男外 斯吉賈福被大臣勝死蓋始以剛果進而竟以糾黑白也。董中奉旦劉泊能隸帝之辦話臣下屯有雅臣謹按法誅之歌後以小臣有雅臣謹按法誅之歌後以心氣非此為樂今開讓言產懷以改。 景家有夢色田問其故文本曰非動非進盛荷照然位出百重所以受權 一手新立諸王切釋一旦棄金湯經前世經公置此之全論遷降之遠以天、養勢外之物也斷壓罪大誠當致詩但命一二猛將取之如及掌耳今太 是 大坂名つ七月以劉追為侍中。本文本馬司為中書写文工匠拝中書令 欲日延高是 為逐良上疏諫曰天下道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 可蓋縣文紙其君殘虐其民令又遠認命不可不討李世動動上伐之上 九月新羅乙共伐高國衛羅東東東縣地道伊諭之時新衛百克三面州 下之君輕行遠來臣之所深要也上不聽 港日 在絕耳入朝之路之 红枝枝 這便會要要 蓋蘇文不奉部以上 之難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遺如此則亦何可極行 一八年三月以群萬徹為石衛大將軍上書謂侍臣曰於今名於惟 司高雅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教為土國者不可不計然何 此於自征之子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米大失也 **尽 唐大宗紀**

課と花代 た其治 道がこれ 東京は一般変を計画であるのが前によることとできませば、一般変を計画で持続を大丁得力を文本性哲教章大章発展而持論を 賢主能以 展於一意學問稍長住亦堅正每萬中議說时於形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热识面物** 公字有性 治不言 解於思說朕欲面樂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湖上自長孫照息著 "文徳臣等將順之不暇文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上語長孫無息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暫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 東華勝回記版政過が已熟練而不聽者所属下关、宗求諫其有意於 東華勝回自在與事之情常思凍之難入狀聖主能決讓於未然賢主 高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高世帝王拒諫者多云葉已為之或云葉已許之解記為也諱不多衣 一次下其亦若獨亂已成無所後諫矣上曰然朕有過鄉亦當諫其漸眹兄 馬南見事敏速性莊真正於持人物直道而言联比任使參能稱意稱逐機經義自當不首於抱劉滔生最坚真有利益然其意尚於諾松於朋友 九月以稻城良為黃門行部恭預朝政上問述良日母造添丟諫者十餘 群游捷舊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蘇替楊師道住行純和自無 孤古今心稍明達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馬後言 遊嫌疑應物敏速波斯事理古人不過而怨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無涉 親征別遇應極以以及特別行為一工工作時間則更致仕鄉元簿以十月帶如客場命房玄數留守十一月以張八云世勒為行軍大總管部 化何足讓對日奢侈者危亡之本漆醫不已將以金王為之忠臣受君 其當從隔煬帝位高麗乃問之對日常東道遠繼運縣回東夷善守城攻 之飛鳥輕悔其臣不恭執其爲之學大計意皆中分理改定及何道紀瀬書出與戀王經之比也而聲之學大計意皆中分理改定及何道紀瀬書出與戀王經之比也而聲之學大宗論群臣之學以沒相與以義相正有門友之義非但以必相使而已 可猝下上日今日非觸之比。公但聽之〇上聞程名振善用兵記問 へ **層**大窓り 图2/内 把漢語童 思見音速野之色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心拜耳樂止自若應對愈明 世史類編三五卷 有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不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的一种,但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一种,是一种的 以方是孫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上試書於以劉其所為名振謝曰 編三 五卷 · 原次下記 三月車傷室定州按摩東運攻安市城高麗远書思真正人雄姓為亞書 國大駁後蘭城銀城皆自核增去數百里無後人煙上驅曹報太子仍與醉一貫者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兵大濱延嘉選真帥其聚降屬歷舉部帥先十五萬枚安市上粉諸軍齊出名擊諸軍數誤並進管育寵門人 東上, 原日養養縣相當之可則一一個俱優親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再其所組養養縣相當光許明則一一個俱優親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竟死誰再放堂三、成明漢的祖光武昭烈 幾天磨文皇、品如何回高祖尚条 模建立。皆在漢島能圖之内



1

領行主 異物類 関 関 関 関 カルドスト 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兄人之義 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滿途良曰公曹爲史官如朕未嘗熟黃一人官古官實中華聪夷犯朕獨愛之如。故其種落幹依朕 自名得其所人主多思正直際誅顕教朕践祚以來正直之士比爲於朝 則欲真諸懷退不肯則欲墜諸怒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肯者則憐之賢不 若已有之べて行能不能無衛朕曾兼其所短取其所長、大主往往進賢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 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皆曰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 平不耐後進者之亦惟耶師旦知貢舉 點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 花氏旦太宗殺第而納其処其廣入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 **《唐大宗纪** "底巖漢高之肥毋而烈之吳后慶帝之張后專文皇之明天武而下全德之主誠難哉齊桓之姑姊妹晉文之 脚等生物讓去讓戒盈票修賞部發費問式學文正日脩身治國儀在其中一時時之成則一十二年正月上作帝較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疑 在時 作大馬廣星無不遠致行遊四方供頓煩繁此對是深過勿以為是而其前 三唇位以來不著多奏錦繡珠王不絕於前官室臺樹紅橋四體愛看與 等》等分域無窮之巨浪隨未後之他衆零已成之我電音需望併吞六職或高班性醫療之至於營納相等關立與發生華記營總相繼交服玩願華願上疏諫其勢曰以有歐西班班醫就立無為點翻之有為才从手未實驗以上東往區費四討。 管理者 医舒管学次於所費已巨億萬計冷蔥妃鄉孝德狀於小東在區費回討 及第一章 無罪是共往也譬如尺霧陰天不虧於大寸雲野白何損於明〇中書名世史類編二五卷 · 《 答唐太宗紀 畜 僧在中之所讓言者大抵然也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係為需要一次,所以一句,所以一句,所以一句,所以一句, 一句,不是一句,可以一句,可以一句,可以一句,可以一句,可以一句, 一句,一句, 班後為題 白 ●●●●○○ 川紫嶼が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大解位天子成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三五嶽変常山於講前旧近線映山紫地蘭城。四海亘地納汗藏疾駐||五泉太子太子開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採血总義請誅志中上手記安騎胥奪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蔵州人叚志冲上封裏請上致政 法之顧我弘濟者生其益多難造區夏賴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然 功大過微鼓禁不墮汝無我之功動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著則國家僅 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丧文日珍玩奇巧乃整國之斧后珠王錦 國友速危亡之基圈武在有三方網成覆敷之禁旨非矜功恃大棄德 Ø



大宗村 宗神宗 が宗 間太宗元 太宗假仁 太宗功德 湯太宗 北 大宗 北 北 近 出 君 が内 太宗致之 得其政 開鮮得 戦可失 世史打 第 治品 變成原 経二五巻 大宗,為計令至世勤受太子起門之私思達費立武氏以應從太豈非人常則於太子之前太子養夜不鬱剛亦得老武氏愈使以與武氏而人,常則於太子之前太子養夜不鬱剛亦得也武氏愈使以與武氏而人人常則於太子之前以至代於之明,以 大子即位能過事之役及諸土木功〇八日韓昭陵過記有項上崩六月太子即位能過事之役及諸土木功〇八日韓昭陵 石茅公董所知著輔道之間太子白無忌遂良在次勿憂天下,又謂遂良 日無思書思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今讓人間之仍今流自軍 程伊川口店有天下如真觀開元難號治平然亦有夷秋之風三綱不 等等時已未像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述其性本禮悍勇不顧親而 在華明已太宗以武操亂以仁勝殘其村各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萬目宏 可使玄宗統出華蕭宗便篡蕭宗総即位求王璘便及君不君臣不臣 故潘鎮不属權臣接危陵或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 後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數息於 今唐大宗紀 (開度) (間) (間) (間) (間) 台間をおり 部務とは 一有漢以後 改まが以 一一英雄 ΰ た近似在 世史類編二十五卷終 東灣室日光武太宗真千古英雄之縣所以見容於漢高也東灣室日光武太宗真千古英雄之縣所以不以漢高卷蓋漢高不能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舟程子曰開睢縣趾之意安在 成王為商周賢主而猶不能使之為湯武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生也曾欲殺之其此也竟納議問太甲成王宣有是那伊周能使太甲 宣直倍徙哉當時以諫諍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就其其後忠益何少則危亂之漸多比太甲之歲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於後 於如是無足忙矣 西致堂目而已顧前失難更後失繼作其物識言交致則治安之幼養的致堂日太年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一人 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讓刻属獨樣力於為意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

展於報飲遊良同心輔政上亦華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早安有貞語以来。若不當如是我有溶陽人奉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友上立命殺之無忌 可引動 新刻世史類編二十六卷 五日子友会 製物工語同三品〇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林興為后謀以對於五等。易院已於此鞠葬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目誠〇以補遂良為東部尚 観さ場が観之遺脈 **培斯**加索 上人 入間 市王明安 辛亥二七記獻魔軍大馬者罪之明故其設施如此 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從上當録較因前还所處者多號呼稱死臨所 祥·遵蒙亦與納馬都尉薛萬徹宗今武謀秦制王元專為主以與萬誅泄甚與浮尽辯機經等數入私趙事覺怨望逐使掖庭今陳玄運何宮自機。 翌王恪流宇文節於顧惠·初房遺废注廣尚太宗女高鵬公主公主驕恣察旦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遊蒙及高鵬公主語及代誅遂被制王元景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 音に以思路格り高 當一觀之作物升機即有群胡擊翰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客主子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有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幼人養為擊賴 陳成 永敬元年正月立如王氏為皇后上石朝集使的别人 朝與朝謂曰 一支一支一人全之一是也 废者獨無言上 惟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免上數包良义曰治獄 入閣問以有姓疾苦及其政治管問大理丞唐偏擊因之數對日見囚 母微談都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〇十一月濮王泰卒前時間前近像 〇島電帯 位三十四年崩毒五十六年乾陵〇帝聚應廢嫡溺喪衽席不 承乾及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東宫七年太宗崩乃登天齊在 **戒履霜之影卒使妖后專制斷整磨室骀禍邦家** 名治字為喜太宗第九子初封晋王母長孫學后共帰 少磨 高宗紀 - 十一代編 〇唐高宗全 製器各 陳平陰納 創所放坑 Ŧ 世に類為、干八夫、一種のなるこ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とは、一個のなる 斧 記し 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朋武氏出師順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魏輔縣紅矮初蕭淑妃有龍 長孫無忌獨弄威權博害良善宗社有靈易疾滅不久字文節江賀主道於是遠蒙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格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臺格且死罵曰 入寢殿漂湖三千餘人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〇六月福州天水子有悉敢畏死乎來門桄們記懶林大呼以警告內上遷出乘高俄而水 一年來了了一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雖太宗之終十有又言宗附可以為或 世婦人除新自取點等 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迹交通流領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 **閨四月帝在萬年宫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 儀后及放处龍皆衰更相與踏之上皆不納禁按武氏之 格固高宗法悉 之龍武氏巧禁多權數初入官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术幾大幸拜為四 皆得罪能玄黔配饗 聚應舍跌無禮放父子聚應之賦子孫城滅幾盡問百淫污內亂之事、不養之合有待而發終不能咬也斷有鐫勸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一獨耳時移地咬浸嗳忘之。 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楊廣僅一獨耳時移地咬浸嗳忘之。 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楊廣僅一獨耳時級此於蓋十三年在宫中侍太宗失學高宗表大子入事級昌三三年別式氏蓋十三年在宫中侍太宗失齡高宗為太子入事, 而已其宗嗣不延直哉故四族民殖耐唐之子孫亦幾藏子武氏養惡之際客進籌責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稱之際客進籌責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稱以改敗為嘆文節在總統之中赞唐公父子起軍非打姓私匡時也、慶有唐和為始然而稱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裝持以及時人是是是骨陽樂劉之謀太宗承統房社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富田氏王原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 之積各以類應灰備之成酷亦甚矣。 食家正月直照僕而水冷看 合居高兴紀

法記宗為と **飲食者** 京滿過少則不滿對白以及為之必不涌上吃然之罷徹〇引屬廣文操遊左藏物。如應與罪挖絕言路送赦之〇上暫出敗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 功在人 為物形大 世史類編二十六条 上至昭儀陽許過數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 龍遂衰然猶未有意感也曾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階犯殺之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騰更相諧訴后 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 侍臣曰此真讓議也〇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 で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者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 一志文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己第輔飲極歡拜無忌龍姬子 絕氏因以高宗之間而水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贻厥孫謀 宗之謂矣〇樂按此帝範納諫之法也 命誅之謀議大大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 胡繁昌 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即何人謀之然不 官水入寝殿雖父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深然大 再三請告無其帶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碧陽武氏入古至宣三發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 八岩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客言皇后無 民日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 無忌無忌腐色折之 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處疾雖有死徵而必 唐高宗纪 李章章 目望后無子武昭侯有子令欲立昭儀為后何如涼良對日皇后名家子至尊曹度託不以死等之何以下見先帝動稱疾不入無思等至内殿上顧謂無思 唐·默·登·事而妄生異議平昭儀令左右以周史を記しる明月下上。一三一一門部門歌等皇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欲寿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部一一時歌等皇宗宣言於朝日田舎翁多枚十斛麥尚欲寿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部 東時門人顧命大臣事當且已平對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逐決許敬 · 以為不可至動入見上明之日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 建時數忽不謂今且塵聽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如食矣上皆不納他 | 曹華帝 无帝為陛下所娶先帝館朝乾陛下手謂臣曰朕住兒住婦今以付卿此 養養 城民死日城民體國亡家風霜其孫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 展看 一原今動立武氏城一言雲那看也別動受關紫鮮脈之思則其罪之序於養耳靈原數無罪广美內外成邊原聚無蓋稍寬非罪上亦不內被李勒計算也別处處是數無罪作美內外成邊原聚無蓋稍寬非罪上亦不內被李勒計放宗皆黃 事而妄生異議书明儀令左右以開民隊良為灑州都督〇韓瑗上疏於 · 褒四間表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如已傾敗褒姒滅問每乾前代常與瓊腳,對疑恐被無思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奉不敢言聲 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無中大言目何不撲殺此孫撲殺我樂而擊 孫無忌奉助于志寧諸隊良於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官中既受顧母楊氏行儉坐左遷〇九月貶遊良為院州都督於熊上一日退朝召長 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尼諸遂良私議其事東公瑜問以告招儀 逐良 日陛下必欲易至后伏請沙擇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高 陛下所因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宣可輕廢上不吃而罷明白又言之 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騰馬情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歸官及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刑亦足以 实年八月以裴行俊為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俊聞將立武昭儀以 無見之不學也

|住選 | 切良帯で豊豆阿幸武 | 取経 | 責託県令副氏 | 古孤性大乃时 帝征此分 太宗首都 太宗之所 與宗服法 世史積編二八卷 所為了立 阿高字》 (A)提信所呼之王后泣對日至真若念職苦使得再見日月華甚上曰朕即有處 經經與官朝后於蕭僕的 故后王氏淑妃蒯氏並囚於别院上當冬之間行至其 經過官期后於蕭僕的 故后王氏淑妃蒯氏並囚於别院上當冬之間行至其 同處頭慶元年正月以縣"太子忠為軍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城后於其中非知政事為有相叛後以五衛紀至立代王弘為皇太子的城后於其中軍奏前有相叛後以五權派為前者相關其不夷叛軍他是刻故時人謂義所癸中有刀又以其秦而害物謂之李循法養所為 町之后數見王蘭為典如死時狀故多在海邊不敢歸長安の集故王を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然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婚怡微笑而後 十月下認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勃管寶緩冊皇后武氏百 見老而饒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餘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 〇二月贈武士養司徒爵周國公願惟終結婚〇夏免山東丁役上謂侍 最前問蕭妃豈知身真節处共此惨稱也 國之寒者公日家人之原府安見以周 爾武氏之立其以納集刺王如為法子故唐氏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即民口孔子曰其對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紀以下六歲。一次一時以口, 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驗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 班於勿干先命之私悉黃獨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不能如三民長髮之時聚協群公上書呈后江止其事深聽高宗割制了其堂三緒遂良忠矣然畔於消息盈產之理始此勿取之義若當武 之由其祸博矣太宗以前為忠武以知孫而其大節如此者曰和人則是皆為日成不立矣前非惟不讓文勒成之凝賢遭祸唐室中绝此動臣皆為日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勒之一直動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太宗設計之過也 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文人之道来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漸對日昔面桓公出遊 東電車電子の無能公童治理則先帝為用刑不管关上然甘言事迹義。 型前自土電子の無能公童治理則先帝為用刑不管关上然甘言事迹義。 地方宮州遂及欧州が顧家州駿命渡二人保籍没其家の割泊之子診 世史類緒三十六巻。 東高宗紀 「PLI」二年五月帝始陽日祠事成忠満隔田視事使帝得集所開之樂の以来三一方乃樂義所事效上對文化義所令下義所不顧望不迟三叱義所承望似乎三十方乃樂義所事效之對文化義所令下義所不顧望不迟三叱義所方始以於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以於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 繁治 日 白其母日義方為御史被表臣不純則不忠斜之母危愛及其親則不差。 發輕影學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 姓正倫以 所入前还会年於於獨禁的清後的貧正偷偷偷應應不與與小人同列又以在正衛不此則更發養的以為門見點獨不實以罪贬盖範而用之者高宗之故也正衛不可以罪及至年生之談於四○十一月段杜正倫為而則更全妻所為對於至年十月次於四○十一月段杜正倫為而則更全妻所為對於至年十月次於上門人民經過數一次與一數史者 两百非是 正治 "盖之法耳是而書之情辨婚也夫 初義府有能於上倉昌莊既實官職 孫蓝角形 三世 一起補資良潛謀不執以種門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既缓聽 那是一人淳子氏有美色聚子称·莪所屬大理水里正義在法點之將納為妥事 經過五帝於明堂〇七月段王義方為聚則司戸時李義府恃龍用事原則婦 在太皇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〇六月詔以高祖配吴天於園五太宗配 監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成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騎將 八月旺韓瑗來濟褚城及皆為遠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評秦韓瑗來濟 而之失亦恐遠夜由此重夜罪其其意則是其言則以不可不察也,然在天下非之為世議之是其所以為孝先彦遠之言雖為先帝盡用於在文上前不當理而桃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也避嫌不改則其失百致害三父有失德子不可揭而導之引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

初令皇后 物格調を 五不育 中同年訊 が連い不 人告太子冼馬常季方罪敬宗因証秦季方欲與無足謀及上泣曰我家不助已深悠之以子志寧中立不言亦不伦令許敬保何其瞭而陷之會 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心說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一刑於無心故宗對日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常使公卿哭 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賜唐官品高下為進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其制 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還愛謀及全元舅俱然將若之何朕决不忍加 死之時來濟將共拒處請其衆曰若久當死華家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 堂旦猪逐民至爱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日職議餘命乞 以無忌受重賜血 私表式 就此至協父权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意一之法不以親陳異制有害百 南上離德元年,部公孝·蜗坐臟賜死孝協為觀州刺史坐贓赐死有司遭無削而能盡忠仁願東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丁夫 皆二朝所為也上於加一軟大階進使勞動之西臺侍即上官儀曰仁軟百一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樣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詔仁朝鎮官濟航護,部淨大場鄉後緣東哥鄉後接並唐弘被爾正朝及察三年九月熊門總管浙仁師攻管孫敦之初劉仁願劉仁執平官海 發課翻十二月至際山上至羅鵬用左相蜀彼玄猴媽謂之帝丘何也復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将鄉州以並曆更緩觸總曆行さ〇十月重集中外謂之二聖孫城上官議之死也被皆 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養罷朝士流贬者甚級自是上每級事故太子忠心於是使許敵宗誣奏儀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勝皆死賜 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 十二月殺川三品上官僚劉府道罷絕主忠賜死初武后能在身及居養綱三六卷 姓雖太子亦不赦也老協竟有盡於第 上自訴上五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 玄不能對於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九上稱著敬 即后重無於後政無大小皆預開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官天子拱手而已 不勝其於一官儀言后專恣請於之上即命草記左右奔告于后后還請 知此則能待盡一無言矣」與死民而知此則能臣母武氏矣遂良而處死矣人就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臣母武氏矣遂良而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歐而死可謂喜 地田東宫運見廢殿到畫一不敵之教也 15日守畫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元司民田高宗昏傷譯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機煉然而於孝叶之肺確 人日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 不不能吾不強對以

林殿補寫 史與宗裕 為正常 在過正年 (後へ 発力 惠宗等。 失衛皆因事有彌不苟熟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擊事有補 一胡文堂曰之至情湖中三羌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三者皆四 法必以解诉忍故惟同居允世尚如高宗之恐幾何其不败且亡故以明元之 法人以解诉忍故惟同居允世尚如高宗之恐幾何其不败且亡故,以此而者,其居之故公雖非恐以自广善之明之继常恢高宗炎制武氏其世同居, 世间居克 高宗斯 務機必本 自效及分大司家異式權不自安仁就歷輸告之曰仁執若念味者之事。命若使自引決以供佐人竊所未充乃具微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 不知此再所能也本動日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女之言亦善也口意起 有如此編 小二年 正月耕籍田有司進表程加以瑪餘上日表相農夫所執管宜 其謀所卷善不用郭公之道爾。 古五十二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既知齊賢方正不使補鍋亦不能採用女子三人主雖有啥慾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嚴者重 人張公裝九世同居廊隋唐を旌来其門上過雲號幸其宅問所以能 此之無益易之旣而耕之尤推而止。 〇劉祥道卒子齊昏嗣承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緣 後死中因言晉州產生総請使<u>不皆補之上日劉齊賢宣補</u> 致大亂而躬籍干畝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為國務農必本末備堪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政山房惟則 民 君高宗紀 電がる、工作量的注目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公が無限詞文的日電原不管考例を加大米承典者之目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目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世只類 錦二六六 【】、居高兴紀 日記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曾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盧 勃天 **然後船が** 的法誠足 不果有一会各具不可可不面東而良有多言形刻公设可以守住帝王帝斯太公 念章意里以為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院故朕欲巡視遠 李安奶益 七月本動按平腹高麗王蘇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將攻高麗伏餘族諸多矣亦可以為戒哉。多其為之君未必其身殺為不善也義传之臣納之於惡者蓋。 勝微樂許敬宗等奏請後常曰等是月東北高號將城之北也上曰朕之底處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莊華西堤在澤北仍紅上避正殿城 不強論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日高聞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豐惠 中上〇時間南尉劉延福弱冠政事為後縣最平動謂曰足下春秋南爾 實有竊諾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能行 高風餘然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石戸口彫弊樂更所至供億百端外間 俗若其不以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答 就乙揚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應諫而薩於細行亦不免而我生物也之。確乎其不可及也凉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宣華易」高宗湖於所愛不顧禮義雖元舅鄭命之臣以先帝遗言亦 月以楊弘武聚至德本安期乃豫等並同三品上屬責侍臣不進賢恭

為 利 新 所 不 可 高 而談為無得 **季前與楊** 以月年將八十一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調第獨曰我見房 | 所風回發は發層が日僕を幸多何自苦如是前日非然也顧妙老動亦日源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〇動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曹病動親為作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皆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動 何也 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謹貞武孫敬業嗣。 老雖欲人為姊奏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進人則 **勧為將有謀善断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 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一 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肯子落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 李訪寫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 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絕轉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言至 所以為訓光,所以為訓光,一言雲親罪不容誅得死擒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宣善者也至前一言雲親罪不容誅得死擒下辈矣乃以序私爲戒可謂不善善。居高宗紀 無職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石社稷之常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情不知馬太宗欲代高麗靖自語 旦甚矣李動之传也陷君於惡又論以說之其罪大矣動本群治 東秋內海能以少擊聚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至少李靖李數可謂唐之元熟也然其所為此衛會韓彭之流其 Ŧ 一會無風地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森四方風動矣。 行曹劉 第 第 第 第 表 遷 世史 全 种 大 信 直 許諾 代紙 東京等 比差不逮於自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緣無貧許民矣詔五品以與智問。訟請改諡将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考徒以日食萬錢得諡為終於宗 **生**经注法 包包 部取士再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含德行而趨文雖有朝登甲科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聚矣又禮以符謂之告身欺縛愛樂皓載其神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 一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際珍體文成七步轉好缺七未足化人取 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韶從之〇以刑文 **僧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军接官臣典膳丞邢玄儒輕** 書別已試而發察其多言已銓而法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殺告之答給所其語緣長四車皆明賜決德衙日計資量劳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明其語解報正日皆賭決護師日計資量劳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末制無能並之者大畧團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稱於於法前回 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逐為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义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 取入失之幸予以親取人失之子羽兄掌銓衛者皆中人之才哉。短小周昌之期期報文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難以孔子之聖循謂以言若其於外必取其曹儀於言必取其辨正則學學之親不揚裴度之形事情諦線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不能傷也但其用縣處語寫拘耳下六茶。 行文莊旦唐金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時 以女嫁、蜜曹多納其貨技諡法名與實獎目繆請以諡之敬宗孫彦伯 無問外人 三年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景思古以敬宗常素流其子於豫國 成了元年正月劉仁朝致仕〇三月許敬宗致仕。〇閏月皇后以皇 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則二 一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

崇起春秋所 東春秋義子 三經籍 聖人 人所及 於 動 動 見 和 火俊之言 如一今分二朋通相誇發非所以學禮義勸敦睦也上聖然曰卿遠識非尚少志趣未定當推科讓賽養礼職四歲時典護兄食器實報引引相親別過至顯主四朋角勝為拔墊勝綱研申監為樂那處後陳日二王春秋別過至顯主四朋角勝為於墊幣綱研申監為樂那處後陳日二王春秋 也臣若奉今恐非所以羽翼殷下也太子詢之上聞之賜及善總百匹桑官臣擲倒次至左奉衛率王及善及善巨擲倒自有伶官。關順例計能則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赞時上苦風眩議便天后攝政和處後諫曰天 稱天后〇九月大酥上御鄉灣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死王賢主東 一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 之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上兼韓事散言也之天后平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上推集俊性資的 我心院授太子以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乙亥酰之親子如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遗惟而見酡好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于一言遗惟而見酡临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侍應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僚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姦請鳴直鳴咪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姦請鳴直鳴咪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 (以) 原榜太子以武氏所生也两展立之而武氏於七 変歐之親子 秋所禁也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宣至于一言遺惟而見 不忍思想受他經輸請請禮從之以方勿學而心志如此豈非賢乎其春秋於存儀既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 南民三太南臣軍嚴書而際已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和郭瑜對日下大人子弘初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獅倒一節而已常受春秋 人所及也逐止之 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盾國公獎后死近〇八月帝梅天皇后 就然是右僕射張文理為侍中都 不知是可 北半以南 功を学1 出路以 前代 の方 が対する 開發 | のはないので、「疾感元年九月以秋仁傑為侍御史将軍權善え中即将光懷義語 文章確立文理性旅正諸司泰議多所針駁上甚委之。 作義 高端は、高過無対則難遇を発則が大法不至死而陛下特級と是法不信於し、「別は、「為過無対則難遇を発則が大法不至死而陛下特級と是法不信於し 於實。如為不孝仁傑國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遊道諫自古以為難臣以 與是以以研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表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 文的人。日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上聞而深重之有老嫗欲請仁執陳 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即宗衛當使絕域崇曆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不循益聯以今均出後為仁義哉。 不獨益聯以今均出後為仁義哉。 可致室旦嘉宗於帝義十不遵。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唆楯不道旦羞見輕之於地下也上怒解或貸之乃權仁秋爲侍御史。 汉第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就質節時〇五月華九成官 ||加刺史表前以炎不得入覲者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赴師陽王褒相與輯帳〇九月前王素節褒州安蜀妻節警報好益天后惡之以為雨 一人而門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庶不協因相謂日吾堂直可不自恨平逐 如此宣司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長之間仁思請代之行無日此斗以向如此宣司後便之有萬里之憂語長之間仁思請代之行年基督美典能 也人何所借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盗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 敬玄同三 話木管與學會看完結者不為奏辨由是時學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 出中雨寒從我有凍死者 胡致堂日高宗可謂舒運解緩之君在各徵宜得常塊今乃盛夏而 一品仁就至德更百受牒訴仁就常及美言詢之至德必樣理

李為本 家沒在南人堂足當個外之任古之名院皆出致该而立來的木間其家所以為 的選將當以智畧為本頭分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第及死事之所以及 穿七札不溶跡幔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共無遭賴將有巧拙院以應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撥著論辨亡無效阿恩之敗卷由基射輕爛於臺東白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辭華寫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輕爛於臺東白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辭華寫舊而不及經綸言武者 |死盖京性成上欲今開府置依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日末聞太子在皇極照常之中||水だ完年二月七皇孫重配然呈太孫麟院科院嚴胜建發發赶組杯 經機以三所規益:做以書賣之日足下預樂田之峻的傲馬處之聖主監萬來之一徵處士!游縣為大十茂馬田游縣陰居恭山上實幸其第微然洗馬無 子之大直不具首無行慘懷隆一子一餐具示臣子之大節亦聚矣行儉有如人之子亦完直論明度立立爲務務是以子之故李勍行儉若功臣起勤行儉也以份您不可乃矣。 師傳等官概局〇閉喜應公裝行儉卒莊未有秀謹者此其書意不事東宮而民 全大採者也上已包我作古可书對曰三王不相聽禮何為不 能等無一該從您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采田游嚴不能答 重申三云之勤將以輔導儲貳望太子春秋則盛聖道未周足下唯唯而 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熟甚爲上處令別去〇 之陰険真可畏哉 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是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軟觀之仁軟套題下殿上問其故對 | 一般目示息|| 南田徳高岡順東線|| 副使吐蕃窓河源師徳将兵撃之八戦八捷上以東神歌音宛目示之面勇和顧失 色下馬列拜稍梢引去に貴因奮撃大破之〇以東神歌音宛自吾間仁貴流泉州於。晴崇酉柳州市に貴於城死人矣何以給我仁 突厥餘堂入於莊州等一支將在擊之虜問惠大將為誰應之日薛仁貴, 以為前監以言為許無致地衰直聽,幾一十年及著處始讓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如為於是為許無致地衰直聽,幾二十年及著處始讓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势役不住、大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緒感良韓瑗之死中外 好相望可夷交侵女車成駕陛下宜恭黙思道以禳災護乃更廣管官室 監初為史部侍郎前進士王勳王弘 成陽獨栖尉蘇珠道皆未知名行倫

炎后 斯目書 1 一些光定 學科學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二十七 馬方開發 发脂主概於別所立豫王<u>国為皇帝政事决が太后居屬宗</u>神緣と執於 省貞何不可而惜侍中叩。刻懼白太后客誰默從立太后遠蘇中宗為默唆 里嗣聖元年九月太后光名元年正月立如華氏為皇后權后父玄貞 〇中宗皇帝 前天順聖皇后名學監備位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歳〇明畝渉 倫之數矣 命任用酷吏養是京文毒流縉納淫禍惨酷亘古一人不在五 蹈之所謂下馬不移者矣 還位五年而引用壽五十五葬定陵〇帝义惟幽原傳幣險阻。 王居房出十四年、戊戌召還東官又七年乙已赖張東之等迎 得志荒淫不悛草后失德懼罪行弒親遭毋后之難而躬自 乘唇中表撰稿神器以婦人行男子之事以女主華大唐之 名為高宗太子。自甲申即位後為母武后發為 〇唐中宗武后原宗 微柱 瀬 枝 英 政 防 氏主納府之就八大后立武氏七朝太后從之聚後諫白太后母臨天下當天在納府之就八大后立武氏七朝縣剛是前刺失湖目的無明做故謹書之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限色官名改元號光毛旗職皆從金色暫致其色 敬葉起立 李敬某 题子O大后投侍中裴及以案味道為内史李丹語同平章事O李敬業 等相以通何在等前又日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被問曰誰所 金関イエ 別殿不得有所預 取開州子若逸擊殺之子敬業起共親思温說之日明公以臣復為解官 聖老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十前尚宗青未久也一六尺之孤 春日傷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官賊之宗 逐起一 州之红後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共十餘萬移機州縣 亂以匡行處終至為辭魏思温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用 寫主杜亦仁想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楊此各自以失職然望乃謀作 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吕氏之敗并。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 帥大衆鼓行而進直直後遇則天下知公心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車境 作或對口緊貧王太后日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便之流落不偶論 人自定聚心情物食看出刺史英公子敬業子神及第敬歐唇之奇略 做社會事尚有微漸於於君者乎。 胡致堂目表炎但知玄良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 室遠慮以啓華命屠殺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之高見し 所以包用 加 用 知 思温之質 左思 不待 之罪平者逃乃用不以策順及認故者以言後為事縱軍以司與亦忠義一舉今大軍人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也將以代将軍將軍何解以逃追接一 其為叛逆也不亡何符,先擊敬飲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葉大敗在馬而妄命金陵王前其先擊 從逐行取開州本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 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集穴遠近間之其誰不解體故業不 此良東也思過日山東京傑開公學事皆恭恭為禮伸鄉為共以侯南軍 月太后選帝于房州時前房縣○太后側百官及百姓皆得自果臣之義又得以略明於後世云 於展宗如此則我得其正事不沒實驗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 專制之者質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者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 明廢之是天下雖事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 **七張山□宮昭公公出者林富其君曰公在前侯君難失位不敢廢也** 依然目元忠誠有遠見宏界者求淳弘道之間目略而去上也至是蘇 於后愈安何孫於廣室然則将不令奔遠拒之千曰君千見幾而作不 時上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便敬業而敗則 再大三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 的数量回女而目媒本貞女者既之出而目薦亦良士者輕之武后之 無室礙乎不知是斯武氏既廢中宗立傳宗辱宗雖檢虚器武氏未告 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武氏既華唐為周而帝與周同常直得 政后世景蔵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 春秋之法也 知進而不知退也 類已见難乎其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能孫沒有道以遠迹猶賢乎 君 **養養養養** · 知宗室人臣然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帝之門有告察者 **屬壁** 數十百人於是周與來後巨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告客雜繼經數千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南牙字 「機義於朝堂懷養優聚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想懷義訴於太后。 言營造補關王水禮表請閣之無不亂官國表婆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 言御史馮思鼎屬於法總之漿裁殿立廢而太后託官懷義有巧思使入言御史馮思鼎屬於法總之 漿裁殿並廢而太后託官懷義有巧思使入幸主歐於華甸馬朝責皆制圖獲納試系制三點情報縱橫把法人真敢太后以僧懷義然自馬寺主號太后以傳義得華於太后太后以爲自馬 薩州言新望殿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馬慶山縣江陵 而晚徒上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聽〇九月有山山於新豐 大野黨以逐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配於是雄傑並起 天地順死陪然来破家及是實等名號 中外段比較人甚於虎狼蘇於以示之皆職樣流汗望属自語有定百解中外段比較人甚於虎狼蘇於 言教其近網羅無聲織成及狀竟為訊四時法禮舜每得四種老陳被具 言或稱上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 **曹三夫氣不和而寒暑供人氣不和而疣贅的別~生地氣不和而追包** 正字陳了島上疏曰臣閩陽之末代天下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我 后意用了家石見權為許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發列推一人 使宰相将人内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军豪之才何以開街閣之之稱寒朝頼多士之用何也此為領宗猜忌而於非古今之通蛇也誠認不足論失而陸宣公通途治體者也乃引以為美談日當時相得人 **で唐中宗紀** ◇ 多 個 已 又 自 以 义 專 國 事 内 行 不 正 公安引

英者感境有名歌州史德美古盛路 医神经球球 医甲甲氏征 作明定數 此則等相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行成之成 不疑則安天下之心大陰學奏之大后不悅或誣律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 之高 **代氏可及** 之世屬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獨以為時堂數先元嚴以此此為之與日書日殿在元嚴作明堂無心也初太宗高宗政院代陽於元之荒非其意明矣於是孫立明堂因行其部初太宗高宗民了五年然站釋正月帝在勝地〇二月太后毀較元殿作明堂城之略 本立宣初示之權之曰不經鳳閣繁皇何名為粉太后怒賜死律之初下 阿致空目 祥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神色自若與辦緣立 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屯伏惟仙身份德以答天遊不然禍今至矣 非令典也且何以青其有功遂能之 明君遣將間外之事悉以委之比問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票以下制上 猶能後葵去藏婦末間萬來之主驚蔬果也乃止○太后殺同三品劉禄 尚方監叛匪射檢校京死將獨死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儀休相魯 丁多四年、然后锋正月帝在房州〇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 太后於流之預姓〇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和翰及祭礎右入率州 權之獨請舍人賢大隱日太后歷旨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 平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營養何名為勒此則 不能出其確然宣偶然故事以為民物的之為控動四海新才碩德皆有民国就居不置臨軍可然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賴躬臣 宰相之 言也 **◇唐中宗紀** 光橋 行性 対江 なけると、質給没有五千口に係名表後皆主誤太后特原之皆流響山道通野山 之動 四件機 李氏是是於豫州戰清自殺初自之料起共也遣使告歐州刺史趙環環事常樂長 公主於東北道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真廣以當坐有八七百家世更縣編三七卷 忠臣牧 不治 元朝才多等皆坐四、一 親家女 不足云 室朝明堂諸王處相驚乃各起兵中寡五起傳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共 華命稍除完室聽王元處等內不自安察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國召宗不審法如此所以為忠語義士之勸也大后遂大殺應宗室初太后澄課明同死故模置不備勢於生受若皆者太后遂大殺應宗室初太后潛課 舉兵臣復不克而死自孝武氏龍馬人神共尚中等別為宗室舉最不免千七百餘所獨留夏萬吳太伯季礼伍真四祠〇八月懷郷至沖越至貞為之〇河南巡撫大使伙仁傑奏校座祠仁傑以男後多座祠奏於其一 當在國陽內已之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為遠野乾元殿以其 爾州及老巡勞之日我狄使君活汝和相撲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管討學版:排以人無級論下〇二月太后殺同乎章事魏玄同玄同太已五六年,於孫非正月帝在房州〇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 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伍復班刺史電王元朝江都主緒東壁公配日明公縱行士暴掠殺己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動加公之頸雖死 公主謂使者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 我光輔将工情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目州將輕元帥邪仁佛 之智克能之亦不及云矣。此知而西坐待演敗賢雖可稱而周身方氏以之既賢王也然武氏方向祖諸李而元執為清州刺史及宗室 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一終始不渝罰之奈义朋周興繁盛玄同誣之曰玄同

自首協議 第三十七 高景雲亦日慶雲此春氣也乃太平之應,臣聞陰係者刑也勝舒者德若烟非備者雲非雲布師於於蕭索輪風是臣聞陰係者刑也勝舒者德母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蒙為學雲天文 學見給 芸八作 聖人法大 太平上下 角取之表 计说 原與七年 被流氣 天正月帝在房州〇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后召名期 消吃部日制 鳳蘭佛郎宗教等该造十 三人人 初太后間陳子島當今為政之要子島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官兵 繁令之班 殿試自此好補關薛讓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問風化所 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微增多愚臣物謂皆 周代唐之意失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服月夏正月為一 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懲徹吏便天下 自陳玄同数日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客人邪乃施死〇彭州長史劉 『見上市大流文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宫始用周正期回也或成服豈非至徳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泉神宫始用周正期 # 襲始 無辜遠近本赴競解衣投地日為長史水真福〇十月太后殺鄭王瑜等 劫從然俗故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若也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 言后老矣不若素嗣君為耐义太后好賜死--宋或数之告家冀得召見 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劉起目將者提鼓揮搖臨難決疑 動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處文皇是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 數况其事始於婚編礼淫之武后不可以不華也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馬無亦悅其名而未察社會 可文計上漢東問所良非武之也延千大迁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是一撇否行與者之當罰而已 次式而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乃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 人底稱竟與奔競相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 士則既試于南官而又試之殿無是以南官為不足信犯故 ふ 居口 宗紀 義為侍御史體景 月0太 **延比的於無 不可以為** 為併御男 終一人 景像用法每朝報與家人缺日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發為深酷惟司刑不徐有功 四府仕官 世史類編二十二法 學為中求為御史太后日卿不識字對日飾多何皆識字但能願和耳太后悅從 月次中一月子有言臣任尊位界孝是也循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至公父世年為限則天綱至近失好臣尚可不悟哉日有告共與反而下發自殺天以謀反為詞則人言中不行就以謀反為詞則人言 在武氏之武氏七廟王神都幹前以傳遊藝為左王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則夫獲。安下以應為側咬元上尊號回壓神皇帝以豫王且為皇嗣賜 一時所御史傳遊藝師關中百姓語開上来請改國號日園太后可之乃御等氏緣三中傳亦帶而母之耳所請訴以王法而藝之為應人者也等氏緣三中傳亦不得而母之耳所請訴以王法而藝之為應人者也 日知日日知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竟以所狀列上日知果直〇九月一四日知以為不可往後數四元禮怒日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國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褒兄第為酷吏所順當族秋官即 杜景僧獨存中怨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寒暖臣遇徐杜必生有功初 高にに またり 国権皇帝以豫王国為皇嗣改姓武氏、武氏為唐孝婦 武氏改国號曰周禄皇帝以豫王国為皇嗣改姓武氏、武氏為唐孝婦 議 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白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 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更所誣構者有功皆 為滿地司法藏官名即以寬為治不施該利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級 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自或因入朝窓奏掩地 之間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權為殿中侍御史思正弘義新進入欲者 止去說論無賴告聚五與舒王一元名謀及元名以後在知州直亦族滅思上 有然為是者置無其衛仁人義士監干高宗必通有以處之矣 以來三千年間終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後宗祀於滅殆盡後世或 功固爭不能得問題暴有功故出及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 る唇中宗和 伏地流游山鮮白巨開

· 基嗣立武承嗣命撰之耳目皆血出於後校般之其當乃散昭德因言於釋轉禮請太后祭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 14人此表 Ŋ 级光节 以野大将 歌以為蒙藤於大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省上来物進安静獨正色拒之及 将軍李安静書與所發於四發前外首署未動進可將後失網目不書其一将軍李安静書順所發於四發前外首署未動進可將後失網目不書其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宋嗣以天皇不如食矣大后亦以為然〇間殺石 先是王威之滿立武及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奸諸武坐誅夢之復名太后深歎美之〇門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字、仁傑謝日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請者 過子七秦 一次、唐中家紀 秋仁傑同平章本太后謂仁傑曰卿在陵唐某有善政卿欲知譜卿者名 下制織來俊臣詩其反狀安靜曰以我所家老臣演殺即殺若問語友實 命縣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然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奏 太后日天皇陛下之夫望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其 代業宣得以經為嗣平自古未聞經為太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 大大時本次成后命來後巴輸之後臣與與方推事對食語與日四多不來居本次或后沒牌之臣故難為之 自在湖京周與與江神如通訊的物所入年獨出年天正月帝在房州〇周流其右丞周題於獨南或告文 世史新海下七水 《唐中京电》 《忠惠和广汉和新的忠宗御史新兴教传臣题古是籍称下文七人任知古狄仁佛想一也思惠和广汉和新的忠宗御史新兴董顺鲜明和史住指纂成忠疾旧皆共黄〇人国古思中安 及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威一時英賢無不挽首也。 医眼中吸 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威一時英賢無不挽首也。 競馬之用 髮心財目 心然不稱我者尋亦點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駁天下政由已出職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謹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禄位收人再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魏心存機使眯目聖神皇麴決爾中也點升資鄉於常調內總批為常言裝監庇校書郎也為所機心監經婚婚何之於裝際常調內總批為常言裝監庇校書郎也為所機心監經婚婚何之於裝了當時人為之語曰補關連里或拾遺平斗董權越侍御史機權與及 他壽惟而謝之仁學教食吊書免狀置綿衣中,請他書曰天時方熱請後 明察善断故當時英賢亦發為之用。 すりかさ、ともの事けでする「とて手りあず」またらでするとなっています。 自体社府像一飲除上表告之間一口と食曲明日太后對佐謂徳 新傷室在臣甘從誅我及是實後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書教仁傑引正 行本裝合禮盧歌親元忠李嗣真誤及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 用高者試風閉舎人給事中次計質外郎侍御史補關拾遺校書即試官 承及何也對日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日何為作謝死表對日無之 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餐意稍悟乃見仁姓等問日鄉 草事楊拉茶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 衙民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 國物生 为甚至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面服罪太后曰朕禁 人去其紙德書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開俊臣乃許為仁傑等 九年年再改長壽元 屬正式引見存無使所聚

電子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等振音新發揮音樂医療 一時期度 欠子 好任何如 "學人高祖定天下陸對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樂之善也自文明 用刻薄錢許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傳書恩坐流縣州太后知其柱葬後召之補關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屬問於侯作署八百五十餘人羅織爛顧朔將 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舊恩公直敢言時告客部默江納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竊相謂曰思朴結莊劉察此又來矣不旬月 軟遭拖捕妖誅監察御史嚴 徒始得安眼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直父者况侄乎太后矍然滋能承嗣政事承嗣** 草珠天地电象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 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次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理 至是英雄欲求帝王和但不勝楚毒而自 越耳周用仁而昌然用刑而 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顧州天后自聖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應宗室貴預政事其豫鄰亦少賴矣 預政事其豫鄰亦少賴矣 因致堂目嗣所以剪其襄也此謀廣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来去言制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一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 人籍中宗紀 在就都是后然然由是顧氏得藏死有功坐除名〇個制宰相撰府政記月选史館大好作聖人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朝教養令史以包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既食倦扉熟緩太后召刺 世典親紹二七條 國 唐中宗记 第次至三武后行來污憶冊情概轉為之應後故建是讓然書送史館 理吾此所以為 就 市政部 市政部 一一一年の日本の一門制宰相撲府政部月选史館 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楸簽蛇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牧榮龍恐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晚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禁拭 其于布城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李桓秦有功阿廣當終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毋願民因請夜禱而祭其事御史辭李昶按之當斬 級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及即引佩乃自剖其胸五臟皆出血流被得見又有告皇嗣潜有異訴者太后命來俊臣勸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 車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咒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湛為潤州刺史有 丁南州三流既北后亂則賭吏羅織故為此忍耐之言以訓其弟殆有得丁南州三流熙之心人皆有之師德其無是心而忍於垂面自乾和蓋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天暗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清懷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徳謂曰吾衛位宰相汝後為 地太后令人官傳以轉經宿始蘇璞自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 問殺其的方監裝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月圓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為太后所龍信有憾於皇嗣乃諸 得其情故也若直曰承嗣不可相制一敬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於言祥黙容之戒矣 臣停推摩宗由是得免 年載式年。正月帝在房州〇八月尚以社景像随繼作 猜阻辨許宜易該武而字照鄉朱敬則變其所 難如及手之器

之跃<u>更</u> 士明 志 **新城水及** 四四章、人段設之太后以明堂火制求直直接過縣主海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劉智養、后乃除使太后以明堂火與及明堂皆盡太后辟之懷義的怀相安善多不順太十一月周明堂火時回醫之南退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留乃容模天堂 wam 游嚴经大后所關係等官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賴雞靡免臨 從語服 海東欲求,兼官隱於閣山之陽太后與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網逐優 大曆縣 實際協同, 是種所其 配人教等美城特里官書歷 乙末十二年關訊元年, 正凡帝在房州○十二月间安平主武攸緒棄 世更頻衡二七春, 《唐中宗紀》 稱也。為位母能正言問若盡言而沒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為天地易位母能正言問若盡言而沒言之姑以盗世俗之小名何足為致堂目並以以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就與婦人不應而而帝之類惟者不黃落而此更發榮陰喝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九月歌 華事〇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不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曼儉獨日会食 去不受能禄為最慢年國非全星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解其歸與一一府湖上引武民攸結來温之兄全里皆知篡逆之非唯依緒嚴位歷度附出與於是高人一千歲間坐於遊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民達問門附此於是高人一等疾即 下大呼來美醫藥、及學養欲城中變良無引精兵夜襲廣舊而城中無種城剛异其結節如明為突厥所勒點廢眾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內則十三年調武武籍議正月帝在房州〇突殿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託懷前且之謀何暇備良之政四也是僚母成達赦必賜階數至於緋服衆於青衣桑核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 六合清要而赦令不息為養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一也海内具 時官符易得而法網散收故人競為邁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者思恤賦 全豆無異矣。 周以姚元崇為 夏官侍郎 人怒軍夷 **原東村城本有管郎中城三九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撰為夏官侍郎○** 三號 臣佐家争敬其肉斯 有功為這周以徐有功為殿 £ E IN 也何足情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我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動推朝達吉頭曰俊臣聚結不違經構良養贓朔如山宠魂塞路國之賊繁徽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養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 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推拜殿中侍御史遠

京京本。以自全。人懼問計項白天下未忘潛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勘立廬陵。京為塔。宗為塔。 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龍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可以與一次一門 所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言項與張易之昌朝縣 傑印狀。天鷃臨两翼背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之子也陛下襄縣過一條印狀。天鷃臨两翼背抗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之子也陛下 其心諸原 平伙召 唐·哈 海馬 素 新 泉 四 へ比述法 相望存有所不預知平。因勸大后召選應墜王太后意稍寢他日又謂仁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肢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字,而附始於廟者也翻縮齡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穀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 三十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姪姑之與毋子執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冒雨親胃鋒鏑蟣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 月間以狄仁傑華納言館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 雪着生之情士品皆相質於路日自今 ~ 唐中宗紀 者替始帖府矣 朝世の人と冷小大台のとは青月二次月前周のした。十十二十二十二次の東部に敗極には「大戸東京紀代一傑之入相也師衙實屬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徳女師徳住屋を一一次年間は氏撃正月帝在東宮〇八月周納言妻師徳卒師徳住室を計 公所為懇懇恐百姓度無祈予助指為居計れる。 **扶**公異與 無何率 可用物 部於水山卷水以攻疾僕獨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 **非政府** 之於外太后變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當同僚未聞其知人 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讓一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臨沒通事令仁於與其子午以則代居于謂和奚於之為 前○通事舎人元行神博,為和奚於其子午以則代居于謂和奚於之為 前○通事舎人元行神傳,光誠詩之官員外部巴而稱職太后喜日鄉足繼祁塞天謂却軍副和奚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東·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何取客當謂人日慶事 日吾樂龍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事同而情異者此属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後歸應状的民工不可與言而言也状公不幾與于昂比平曰人之語然行止有民工陳子昇陳說武氏納縣數其論亦美而或者激其失言謂武氏 重非混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無此可以無願堂門而行冲之數規轉猶樂離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絕公之下南湖三縣為多哉梁公在應固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失家苓收矣下南湖三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零木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 門而李 唐宗社 既危而後安敗

石無投 等"朱井"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成循為王此陛下驅之便他日必等两不 學馬酒主 御と囚光 () 是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他史類編二十七卷 泥钉字 台が上ん 客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股心項與武然宗華題州之功於天后前項親懿 新裝體析忠此無議境教務緩辦〇十一月周貶吉項為安國就太后以項有幹 行為の変な歴徳我為其所包容父矣吾不得 者我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論直欲招致萬東以惑遠近 得安夫术后目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周以秋仁傑為內史 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華平。日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 臣永辭關庭頭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 一把追雖能取者朕為官女進言日妾能制之然消三物一鐵鞭!一鐵揭三 太后幸三陽官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舎利太后許之仁傑路於馬前曰佛 日珂泰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日卿所言族飫聞之無多言者太宗有馬宗發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項在联前猶里諸武况異時記可倚邪他 中野江至多克爾所自好」一旦各色時光要為排出三十年在後村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接許能深地有度軍人有所已報死以自 七首鞭之不服則樹其首樋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莊朕之志今日卿員 **戶所七首邪項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第昌官事由是坐既涕泣言目** 唐中宗紀 施野為因 古城城道以 - 仁傑議論 潜松和 在質感過獨不得進言日今陽和布氣集雪為災質者皆韵課之士也太后為之 與企業等表於民分若便統臨定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宫自怡聖體 化餘社代 **新安屋清** 問以達容 世史類編二十七次 選件顏色文政留也織連將城楊孝康旌於門職以十二月周以崔玄毋聞之不悅遍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迎秀自堅重本以養親今乃 御史王成禮止之日三月雪為瑞雪城月雷為瑞雷米味道不從旣入求書奏太后感論而遣之〇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師百官入賀殿中侍 下欽先明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議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學室上十八年朔斌紙長正月帝在東宮區於豫真人蘇安旭上疏曰陛 仁傑對日前萬東之尚未用也太后日已遷矣對日臣所應者宰相非司 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奏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不動山三曾校數任批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原祖山三秋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 五光等三民武氏亦信重其弘而從之紛徐不迫至後唐緒故綱目於五光等三武氏廢唐入神共情仁傑崇耻者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 子夫豈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世不忘本朝者之勤也 此特等起義書爵書識而不擊之周。正以著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 唐中宗紀 村也太后權東之為落州司馬數日又問

上城安垣街 命蘇環性 世史領統二七於 理识而表 祭御史蘇 按雪室獄時御史親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後臣之茲廣以祭即此縣 按雪空獄時御史親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後臣之茲廣以久至之以乃以公流亞美及太子重廢誅武三無按順辯以母疏申救其忠命而不安 出乘之國裁太后亦不之罪援安置請武尉禪位二畹及獨元 要討流報、於於國南元忠為相管面奏臣自先帝以來家被恩渥今本多際近二十一時三年一時不見作了ナー新生者自己健康到元母至是 未及及還 誓言處自所為前以已官授之太后召苑自與語言之大悅即 **拜監察御火權循察司歉即中賞其得人也** 命以說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洞盡臣愚以為天意人 海子七巻 身中宗紀 事選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思物極則及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 糧支數十年元標善無御在州五年夷夏县兼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者和克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禮景當今天子追與年 漢通附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築麥科至數千及至是一維經數十年軍 天官侍郎〇周以郭元振為深州都為原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因 玄韓日開鄉政官令史該齊目慶此欲盛為姦會其今遙鄉信任乃復 《梅家代·知詢之病自然之條析分理莫不洗然/梅惠因請為奏皆意所 原際照示作中。山東白此有佳名可與議事者乎更良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一條解以及「非舜」一二月曆以張嘉良為監察衛史就律漢語院稱討恨在與一應非 供益吃下含其套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完朝將何誥 具衝要拍州境千五百里自是沒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面此刺史本 直頻減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質白亭重 二十年與武氏長帝在東官〇九月朔日食既〇個民魏元忠為圖 十九年納武紙長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後上疏曰臣聞天下 · 無視俱平 收日經公以此後罪唆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瑕歎日璟不能申解公等。 御火王物 後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千復昌威怒得為計學 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日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數中侍 · 基 元程的許強 香學師語 艺女 高于慈善要及入太后間之說未對自然後追越流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些無汗者と也左史劉知幾日無汗青史點糾趴火於廳於好地瞅着而建故為子孫輕快轉與多奏岩華有不測瑞當印閉力等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上張校主太后當命副貴吳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項欲悦其意 名接 敬則抗病理之日元也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天世火類編三七為 原 唐中宗紀 親公之村 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日說及覆宜并繁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 一詞說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邪陷正以水药免若後罪流質其祭 后不聽等敗元出高區就流說獨處元忠入解言日臣老何領面十死 引鳳開舎人張說將以美官使證元也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忠與目宗 恭對往復不好見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 乃睹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义長太后怒下元忠献昌宏 餌 回者将 可宋環可謂斯失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野矣開宋環言而 ,直衛位既而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雅君于所以貴等三益之友也以達生麻中勢不得不直其尚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宣有過舉故說非守義不 **冰**負朝廷矣

人馬州レ州 世史類編二十七米 だ。「原本本情期の元之将行太后令泉外引堪為宰相名對曰張東之沈厚安無大使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出練父桃而統角剛位安無大樓の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出練父桃而統角剛位、異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連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周駐祭。面似即颶再思於然即剪紙帖也及被紫袍為高問殿無聚坐大笑時人或 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限〇間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玩為時即派三十一年經試紙上正月帝在東宮〇間平章事未敬則致仕敬則請其管城衆大真詞外悉矣。 之,左右白夷徐無信不可忽也懷古白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 后命元帝以年行 〇七月萬以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事以韶媚取 項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曹欲中駐傷之世太后知之故得免 文字發前語可經順間一十一月間張星宗下微說而放之時太后寝疾一十一月而成前餘所開一十一月間張星宗下微說而放之時太后寝疾以上一日而成前餘乃平然武乃之不為強以此一日而紀東之之初業以以一十年發入十一歲六月柴司馬七月為武三里所發於八十卷日軍 容可禮少鄉張同休易之之兄也皆名公鄉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里 有語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平章事時 非張煦宗奴何郎之有舉生、休城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 而終領以免宦非智術之高數。而終領以免宦非智術之高數。 西敦皇口那惡之人及多不免三如於仁保徐有功大赦則宋禄之徒即致皇口武后雖肆行訴殺而當府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聽信 不唐中宗紀 文何異洋 乱対東 対式の が 大力 で 白色後間状 ★ 受し最少又引き記園交行改請等が哲學皆断任行将本府東委以供公司作で及東之為相引元級為右羽林將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子今日非輕 其聖之在不樂排擊之任節之精學為首也 如何彦範曰為官權人豈必待其所 企 前で、一夜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推為右昼侍御 門衛工学 世史類編二七卷 法 當處斬太后不許環退左拾遺本 岂進日太璟志安社稷非為与謀願 周以陽崎為石臺侍御史桓彦範袁恕已共馬陽崎為御史楊再思曰崎 更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董命東元琰慨然有臣後之志 一門神能元年正月張東之等聚女討武氏之龍張易之昌宗伏蘇帝後海三七卷 人唇口宗紀 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四語堂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将敢 · 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環歷色愈屬目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 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宋璟後奏員宗為飛書所追不得已自首且謀及大 高公自稱弘恭語已秦間准法首原理秦昌 示雖云秦聞終是包藏禍心 女做而姚之之自靈武於為大學夏至和東之房範相謂曰事濟奏逐以校也東之又用房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本禮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 也多样泣口大帝也東之日今大帝之子為二豎盼於所危將軍不思報 北門起居、一宮寺島北南故京北南西彦範暉諸見客陳其策太子許之東其語写不經此事白其母、井田太子於 大帝之德十多种日荷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遊與定議初東之與荆府長 軍袁恕已 訴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本多称日將軍今日富員誰所致 位大赦時公后疾甚易之張過完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瑋與敬睡植居

1

在於衛星上陽官也一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彦範張東之謂日今百豈公弟 今日這公 **武氏九罪** 帝 中宗後位大赦太后後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南辰制太子監殿心已太后傳位於太子因子 東宫天意人心人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領 東官於範述日太子安得道歸替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商已長父居 其处以後立者阿著唐兩朝之始即是天玄真上洛王上在房院即身與暗後位則是大丘中宮阿如地即是天玄真上洛王上在房院即身與也難提照は所甘心遂出為医刑前史〇後五姓氏為皇后前書立韋氏 这時那元之目前月從公誅亂並人臣之義也人百別舊君亦人臣之義 進官財爵日差〇二月後国號日魯〇以姚元之為是州刺史太后之遷 以張東之人然已同三品催玄時為內史敬暉植芳範為約言本多作等。 太子斯開而入斬易之具宗於應下太后於起問日亂者誰邪對日張易 使得後令傳佐又受顯冊編導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文本條門為 电电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應東之等乃服常守國不能討沒條謂於 仲明經增納砝繼刊無人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若恩昔者文 支婦似念預殺营恒衣姜矯似公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謝二七卷 埠用酷吏非摘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寒、子後位即以武氏至立為而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蘇納宗室七罪也穢徳彰聞代罪也改殺主母二罪也慰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為既非常之變者帝惠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感嗣而一罪副政堂回武氏之禍方所未有也東之等第知及正廢主而不能以大 自己就及百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日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 常事也 能養始 為决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掌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五王大家三思為司空武氏維書回在未義及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二張之殊為司空三思為司空武氏維書回在無有五王不能禁除楊推黃為失二張之殊之以三國鄉所欲不和禁禦及再為望后逐于預朝政如武后在當宗之世〇以武 を対が 若根左 草不去根終當後生二人日大事已定被循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 第二次 安車改以依維託至除太子屬客固請還山許之 ●監督の使む古典二思議院而自居传為之、影響、魏忠三思这與后項由是式氏は長期約1十一条 人喜の宗む。 14日日 上女女樂公主大流三思子崇訓上官就見在辯護養屬文明習史事」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和後漢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而後漢山而席後故存子遭疑事必資明智而後漢山而原後故於二張至三思友不以為意是共傳虎不總自貼伊城也是對論曰三張羽夷府葡萄方言言三、珍華江三、 桓芳範敬禪曰武三思尚存公道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其政夷先之曜等是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淚見上親百者亦俗人事而已其龍此屬何補於國不聽び賜敬職等五人王監龍 則天政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本条决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故 四月以前普思為秘書監禁靜能為國子祭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弟 三思而是 帮能省以妖妄為上所信於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像能令人不死則秦 金仕之拜為婕好用事於中三思通馬故當於武氏又薦三思於章后 |勢後振が東之等較勘上誅諸武上不聴〇徴武攸緒為太子賓客以 是之時 胡鰲 三項軍章則管然而出依然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禁而去當三百成份結之志不編於其於卓美他人避武后之 龍思中宗之 了二張乳臭怕龍騙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 市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密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 學先乃悉以四等議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を人先是數中 事二張坐成一人東都超三思日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 人而已

Š

元禄、正明市だいて次月が大子を下を子がじり日と、これ、とないと問題には、「は、「は、人物元政為衛尉物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求官為僧上不許故理は、「海綱三十元を「一」、居中宗紀 「一一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別人 名名 B 京三年之曜為神陵王皆能改事三思今百官脩役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 然封敬睞為平陽王桓彦範為扶陽王張東之為漢陽王蒙恕已為南陽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龍長武事外不失尊龍功臣內實幹之權上以為 李明山此情所以荷大王寒心也三一思大曜思之登楼間自多之策引為中書台 類型之殿五人皆據計相之權脏略過人廢太后如友掌目夜切齒欲噬太王之肉。 にはず、 引く、一見で陳に除事養者も在無方見所更以可名望、父養など既然、大后近前就論元忠助實封百戸元忠様制感明第四見者日事去矣。 たけ、以て 売引力など 儿心木 一下之為五王所还者後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以中書令魏元也攝冢字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頼之武三思矯得罪元致獨免〇皇太后武氏崩太后期於上限官年八十一上居該陰 間而笑之元琰目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請不徒然也及聯等 19年三月級騎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辜后所為每期所 三之 輕切齒三 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水周環等 甚麼呈后皆坐斬環 猶為未玩也若中宗與革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唐宗 何其動静是時建義詩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謀除三思 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決所及也固宜天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胡改堂日花浸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 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殖臨乎情哉五王之忠而智 義氣不勝有貪志馬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奉 西致堂日 完實對百户於宰相何加馬而至於懷威悲源何也蓋至是再致堂日元忠慷報論事優済危殆無所包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 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樣也怒馬得剛元忠之謂矣 **管湯官為三思謀主三三思與奉后日夜譜暉等云情功專權將不利 東大言目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 新於之該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輕累前秦楚各以書青之日主上新服厥命當 在得班之 提出ける 五角 1 E 門前山 奉張祖蔣敬北海州司戸李元紅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十一月以 資從一為雍州刺史派 華老縣前總皇后太平公主與僧寺 甘文類細一十七素 元里十六 三思經代 承嘉泰育納暉等沂為請族誅之上可其秦崔漫說三思緣制殺之三思院令入疏皇后穢行防於天津橋請加廢點上大怒命李本嘉號嚴其事為三七本 人 東中原風 聽竊益禄住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院謝而己 俳優小人盗獨品秋四失也有司選賢智以貨取勢求五失也能進官官 為點后竖兒所乘納搏然應者放脈然何哉毋亦神紊其明摩章氏毒唇轉發 五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與唐室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時人謂之 土狗 官五順為武三思所殺於林行德別以自取楊書為所凝谷在限也三思放各既為〇七月正衛王重俊為皇太子。〇敬耶恒老能張東之東怨巴問敗通其〇七月正衛王重俊為皇太子。〇敬耶恒老能張東之東怨巴 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矣也左道之人赞哉主 **始浦千人六失也王公告成貨賜無度就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 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號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天也 進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黙而已不不早建太子撰師 八月段敬暉桓彦龍張東之東恕己崔玄曜為遠州司馬武三思使 元東皆為 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遊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 既殺五王勢傾入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 於我善者則為著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零三音卿紀處的耳 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即战日中宗門鎌宣若武氏之烈三思凶焰宣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 以與先人之業平方京非先天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無動從一 與鄭王怡

春秋之美 紅 不發用 無務川州 **而不知道** 不知道 世史類編二十七卷 胡致堂三無外庭大臣於格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干勝失其事逆矣。 医之三思疗名 衛剛購敬殺南于至於出孫春秋罪之重後則又甚矣多在以太子非其所生 便起兵勝元此千魏界以自衛太子死界為礼兵所殺元忠揚言目元惡相王寫厚恭 確安悟好讓故免於難○貶魏元忠為勝川對道卒太子重以經遠遠寶惟餘一第耳尺布斗粟之議不可不慎青蠅之謀良可畏也 至忠鞠之至也泣曰陛下不能容一第一妹而使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 編二七縣 傳中二年 安樂公主與宗教容謀使人逐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倭通謀上使論 不使中宗将有其一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本多非等總制發羽林若天是廣而死以與兩界之做與目書與無書調脈以近三思等湖之軍罪之成就有可不以反看之三思等調處就會順頭或黃麗射竟性恆重於一天大子在一大大者能元年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等訓兵黃而死天子在 元巴日蘇環長者因刑不在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層出 進忠盛禰病而退次也丞流和位依違取农名節盡原而於亦不免可越史室曰事可知矣元忠問之邊經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後位置所致室曰事元忠被召之明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常后内亂致妄肆行為美術不許乃監務川於行至院陵而卒, 皇嗣固請以大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吳兢上疏曰相王同 氣至親而賊臣乃欲陥之極法陛下登極未义而一子以弄女受誅一子 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闡而入上據艦日汝董 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竹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及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是 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官中一昌善后衣箭裙上有五色要見上个圖不百官 報訴以至 楷〇四月 置脩文館學士 似經此 名選公卿著為文若李喻等二十人為一輕於然而生其退而之心也其後前元相為總管如祭獲門人以是重仁思而輕元 文章明点目为是以及政府等的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学以文金天下外之一一 我们要就皇后配先點則奏之太常柳斯悟又引而由之上悅〇三月開力總管長蔡紫惠氏受命天下歌孫條章除華縣主教,華上泰條章歌十二篇詩編之樂府蔡紫惠上受命天下歌城獨娘點出始朱華後武后縣才外機與廣皇后未 東三卷 付中書他行除館時人謂之斜封官左拾遺子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 發育者就後城田感用錢三十萬則別除墨粉給無味色印信者除官斜封正排 吐之觀輸 江北縣 交言 三受降城 人下收此志出奏音神克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十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被陳樂 秦皇外不食武攸緒人朝日矣野故其書之後武攸緒于隔山行問道之禮令攸緒 一部員外郎咨朝院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訪紛然朝隱一無所顧〇 皇后妹鄉國夫人上官處好等皆依勢用事請認受取論非干臟雖屬治 相尚儒學中證之十首得進矣〇始用斜封墨勒除官安樂長等公主及 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窓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 突厥南流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政牧城鎮兵数萬人仁愿建城不聞 巴西三年。正月辛玄武門如門官女孩河時上每與近臣夏集全各務效伎 官員不必帶校士有完行家有萬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母子長相保矣疏寒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執寒事 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那年則陛下之夫婦 倍行貨工倍增官便府庫空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 原禁三受降城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碛也方河北首尾相應以絕原禁三受降城中城南直船方西城南直臺武人河北首尾相應以絕 人之財亦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然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也人既 其野鄉詩唐風

|本計 | 等美 明日明山耶物是天之又管宴侍臣使久為,廻次院諫議大夫至 和事天子 無非一元流人以為三無生處語字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野人謂己和事天子當從通於上官朋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監官作為自陳忠鏈為現所經上竟不窮問命晚與楚客徒為兄弟以和鮮之 臨淄王隆, 起兵計革民并其當時大誅豫延為平主以變紹京劉幽忠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其可得完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其可得完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為已不保難欲制之則吉嚴之以往則內太極攻猶而即住時年十六發神宗被首以來殊無一善可觀者不以去, 與土官昭答誤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神宗為皇太子, 皇后臨朝太平公主, 與土官昭答誤草遺制立温王重茂神宗為皇太子, 皇后臨朝 要伯日廻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魔規侍宴飲過三般語譯稿恐非像」 亦然后時期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餘餘餘數中進毒中宗則 以致生活是故事大臣被彈俯使總出立於廟堂行罪至是越客更忿怒 不慌痛至也日此直隸官也當幸定民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 其質於解 於騎常侍馬秦客光禄少卿楊均皆華於后或事泄安樂公主 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冬蕭至思為侍中幸嗣立同三品舊浸趙 詩曰所領野自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第〇三百以章巨源楊再思為左 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禪宗楚名紀慶酌帶通夷状受其貨 之最功 指安 诗 上名末 十七不 主不敢 照 利 解 样 士 仗 茶水子子以宋工成器領長平主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子平工時相王旦即位嚴無廢少帝重茂復為温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上將立太 樹のお智不 不自相王 世史類編云七心 無事等人死中,速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水白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萬福順 官昭容幽求曰然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晚内外皆定聽於隆基勒共入玄武門諸衛共皆應之斬墓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蘇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两端助逆虜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於然 平主次紹序幽水並举知楼務武氏宗屬、蘇鼠治霊相主以李日知同一功也逆迎相主人輔少帝收補諸違親黨及宗楚李等皆斬之封隆惠李隆乘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 品諸军相蓋至忠等贬官有差 茶知機落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初相王子臨淄 解者累白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已除天下之禍者當草天 長國家人則先有功為遠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游泣園 直入羽林管斯語電典兵者以狗日車后酢殺先而謀危社稷令人當其 王不成以与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於微服與幽求 **医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日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稱歸於** 付父丁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勘亂而智不燭敵惜哉,使以於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閱變登樓然後昇 新文 · 自取特不敢言稱情平唐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達 新文 · 自臨淄聚東不何相王韋氏既訴後拒幽求之議則其志本欲 氏衛 上唇宗曾無計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的來口請於相王 · 一世也二公立· · 重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 五大子者君之或父之統也立子以及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 人 居中宗紀 X de W. 王隆基訊

展画文と宋珠為史部尚書李文盧從思為侍郎皆不畏續經濟路路紀人服其時間 望力で奏子を背目する事に作るのはのである。 東朝皇帝がし十月以降的と行為御州總名的度大使館後述名とは 東京東州及御史大夫里楠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候始城被が留きは〇許公 東京東州及御史大夫里楠之言也所能化數千人候始城被が順番時用が元之宋 東京東州を綱紀脩聚當時倉然後以為有貞觀永徽之風〇能針封官用が元之宋 東京東山の十月以降的と行典地 東京東山の十月以降的と行為一大大東市 東京東山の十月以降的と行為一大大東市 東京東山の北京東北市 かまれ、其一言為士縣薩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價人主其門如市〇以部州兩關於其事者 66段等與太子共謀之氏旣立大功益等事一管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保於主事者 66段等與太子共謀之氏旣立大功益等事一管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保之志。 加太平公主質計遇戶公主沈敏多權略,引后以為嫌犯獨奏幸及謀張 真型二公立言 世不易 理斜不姓惟貴權貴敗之上日廣博從免瀆急較之不爾必及為所堪御 更總是亦然者非人主保衛則亦為為思所遊失其於此言可為世 公以就元之為其部尚書陸朱山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仁御史楊平 祖刺史姚元之為共部尚書落州長史宋環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的下 蘇樂平制起復壞子遊馬工部侍郎題固辟上使李白知論百日知還奏 〇唇云蒂 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經則附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務一恭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 皇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度為周立為星嗣封相王中宗前以子隆基珠章氏乃廢少帝重 茂即帝位僅二年停位於太子隆委自稱太上皇末幾崩壽五 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失 十五辈榜陵〇帝因子之功復襲帝號在位不父無可稱者然 名旦中宗之第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政 無以進 以至其為相 麻布以六 版成之下 育药 社族全計 不行何點重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一管客召玄石謂曰開朝廷皆傾心東官。其英武數為流言太子非長不可立與歸即長史智懷貞結當欲危之政 世史類編二一一兵 卷工清節 ·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範、殿中侍御史達加言於上日斜封官皆先而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都所為明朝不及是以與辨至於此於司政市修飾目身便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義政與惟與生於是封 上院於是出二王刺史公主安嚴命太子監國〇後斜封官嫌將即位之 生子太極元年先天元年以前主忠為刑部尚書生心自託於太平公主院乃御權利務馬籍軍天前盖于提失 的意中限有意當此人日為隨駕暖士 國品乃可具生不利因請選山上許之尚書左水魔城用指終南山調承 時為用那界接與其难之極新存然點無機脫鄉以歸既特自正以過也被實施并除居官州山石至中黃命這無關以至這答旧至道之對日國循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來上數日廣成之言無 用管條於問則天時後為左拾近故來稱言之縣隨時網鄉雖吐至得納順日此中一方有佳處何必天白來稱曰以患觀之此乃住官之疾徑耳藏 與其所地北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顧問以陰陽數衙對百道者狼之文 六月置十治按察使銜緣惟○〇召司馬承顧至京師幹許遠山蘇雖不 旗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平上日理身無為則高失如理國何 |无帝之過為陛下招先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科封並量材級 宣祭之對日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社稷仁明 頓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日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孝友无下所知願陛下無威上矍然日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日亦者 是书目密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姓及可也。 豆五日中當有悉兵入官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官 三二人 展子 写色 地域水東政而此影響方向光幕宗以入桓雲待我即奸言無何人矣然姚宋東政而此影響方向光幕宗政 が至直 遺先帝於過舉資所以為孝沽美樂於群小夏所以為君蘭 可致堂 目影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回

在安岛海 玄宗杨鼓 與中宗風 新銀世史類編卷之二十八 思去義獨像自崔浸伏訴太平公主体上皇之勢被權用事與上有原牌龍之騎雜必何美之也在奈以養務为〇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廟至 何遠哉上短而義之〇五月罷修大明官修大明官未畢敕以農務方動雖之所以分也誠能寒其忤以收也賢惡其順以去传和則太宗之業於 在於安四海若好人得志則社稷為虚安在其為孝平請先定北軍後收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符意伎邪者多順青積件生情積順生愛此親 速當則不警上皇矣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礼上 为之 與警懷貞今我前至也試於立天與官人元氏謀於侍郎王張言 在日用入奏具言其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了上日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達人還上佩刀斯洲長史 人主真不好忠正而惡和依然忠正者常陳传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二十八卷 [] 原在宗紀 〇唐玄宗明皇帝 子未幾即帝位草國四十四年為上皇六年。第七十八姓恭陵 執權艷記亂政至於軍身失國而不悔能不有物鮮克有終玄 〇帝開元之初屬精政事幾致大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 名隆基摩宗第三子以平章氏之配得益療太 首に対な 河南於理于家初太平公主與沒等謀廢立陸東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日葵長立少 假以成場 第一次自己過過知內住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四官黃衣廖食守門傳命而世史類為三八未 人 唐玄宗乱 明星不成 明星転 水脈を制 現者で 門以前力士為右監門并軍的後不審也然則司為舊為将軍機也者應世之門以前力士為右監門并軍的後不審官者順之也此其不書何府也官者 范祖馬司自古國家之取米有不由輕發祖宗之籍也創業之意其得 教育企學宗三也委其龍綠山四處意以在林市一也雖其要規禁二也 數其企學宗三也委其龍綠山四處意以在林市一也雖其要規禁二也 數其企學宗三也委其龍綠山四處意以其在林市一也雖其要規禁二也 以除於例實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褒多衣緋 人然不非者尚豫上在蒲郎力士順心奉之及為大子奏為內給軍至是已太后雖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發俸很多官官七品以上至千餘 然未密自言時無知者後則滿州宮院民安 克客為申理所全其各後則滿州宮院民安 東朱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自等召泉光認曰歲寒知松栢信哉其府前治公 **巴為不順且又失徳若之何不去泉先日既以功立當以罪及今實無罪** 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玄宗取於王孺之謀欲去其害己者雖觸父而不是其不孝大矣夫太矣留不是思乃勒共復入致上皇坐樓以避之其繁酸父心不亦甚乎 · 無唇空之稿基於前元書曰點于先王成惠其永無抵為人後嗣可不之制以職官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於末流不可後 有聽明才智之意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一之也就故其防患也深其處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察後世雖是祖明自古國家之形未有不甘輕緩在宗之間也想常之君其得 而謀亂乃有恭莽之情味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好而以不孝處其 目謂素懷澹泊不兴世務盍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侍太宗殺達成之類也為玄宗計首剪太平羽異蘇而不殺可也奉完每 平非有不利於唇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 不可似以成横蓋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價霜之漸而輕後太宗 太平公主持龍千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爱妹也玄宗苟以 廣州和史初中宗之別也李幡客表章后請出相王諸子

之縣何輕之謀則也矣上然之以屬子暢為農門刺史令屬隨賜之非情當此之 世記りり編二十八人 為就是罪有是每臣且折臣終於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機以以死神大臣的君臣之嚴臣顧陛下接之以禮可乎·我欽酬華月形以忠得 元と確定 は過去計分ですまちてから監引というしてつとカヤムがしませないとの天下國家の甚ら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平帝司朕能行之元之乃頓 經過 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智同僚皆唯證而已張說疾之便殿中監養皎言 言之元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絕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予朝廷覆師青海 天下事。茶茶不知樣上日卿宜遂相联元之知上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 皇告金仙上真二觀對起百萬臣願絕道佛管造可平潭以禄本間祭礼 絕之可平小成貴王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平先朝與政可平、留賣獻以自娼於上公卿方鎮溪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 **自熊臣嗣公行自近可平后氏師朝喉古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賢不經二人れ、 ▼、唐玄宗紀** 以堅帝意因跪奏日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為可行不帝曰試為朕 於上曰些上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令得之矣問為誰飯曰元之 人有牵後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平。比來壬安於任胃觸憲網皆得以寵 武全才具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皓叩頭首服 并遂馬旦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川其臣不能以玄宗欲相姚崇張說 特 好為 任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初即位屬精為治母事 宮〇十月引見 大年 「可と目へ下垂り」ことで、「人・」、「人・」 しょう は世無出此途は外が、季記勘立遠語深進純原を白任人當木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に対象が、 「管は大き」皆服上識人君之體〇左拾天師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一郎」と、上口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秦間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一郎」と、上口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秦間共議之。即吏甲秩乃以煩朕和聞者 世紀類論下八世 唇玄宗紀 西京北京 本所失在於無脏元之納其言の新興王音坐太平公主遊屬代珠像更正部而民之漢語の新異な精構程為尚書即〇十年第二年 漢線布為彭越大夫越叉泉首洛陽郡收理越者轉摘程為尚書即〇十年第4年 大平公主遊屬代珠像吏 展出美間有足疾下對日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日岐王陛下愛 明皇行い 我一般知其不是宋州與之失兵情哉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晓音律好 到帝之為 鄭韓國不待晚年所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晓音律夏至数 督則史有以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武〇置左右教坊藝刊趙 大時二以大常禮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重置左右教坊與不歸太常 以 教里多教俗樂文選樂工数百人自教法曲於私園謂之皇帝都國子弟瞻斯詩 元之當素請序進郎更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難出 何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滿在緣情之果今君侯登用未幾而 後中弱植之徒已延頭企踵而至語親戚以求學媚獨各以取答豈不有 後名宗宗經相張說懼乃潛請收王終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二月以姚為紫徽令如禮籍故徐張認為兩州刺史元之避開元華號 能朝高力士陳日陛下新總萬幾空臣秦事、當面加可不奈何一不省級 疾之使姜皎曲為之說明皇灼見其好而不聽其計夫如是則群臣何

州可元と 任実力である。 いいくら 人名斯斯 科斯斯 伊斯斯 伊斯斯 世数類 紀崇州 お以當道大臣務引 がむ 以徐倫之機慢令上三十石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光祿卿賢希不前此乃以為刺史於令不可徧權意宰相之體形 之情去書談課也日食不運所官之失〇後置十道按察便或上言按察 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致倍安得皆稱其職·子乃止。 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心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借患 三月朔太安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智請書史冊從 兵黨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群臣而遂其非也便君騎其臣我黨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群臣而遂相鄰納而使之將改雖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為是那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好擊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斯 取 大擊為所群臣乃不敢言緣前擊與州斯 以锋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火鋒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火鋒的同紫微黄門三品將之擊矣州并州長果幹訥索請後置舊州上 之職也祭吏者使之責也更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自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定民」姓之。相松十使而使之十使權刺史縣今而置之賢者舉之之,如榮之解雖能折議者之高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權一相而三八公 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斯者也姚崇於是球其所職矣 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非常之罪也。 西民三 到是以天子而典信優矣其可止夫大臣之責務計者當道以此大三 玄宗不以太常典倡際是也乃更温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 海 禁 療 発 環 元 環 長城大家人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級股中設五經四合系官至也與五王近世帝王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許男子和明白的大綱州務皆委上佐自是許男子和明白了 学為 原 以 抗 抗 抗 照見試用風俗奢靡七月制乘與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歡發就七月焚珠至錦繡於殿前俯岐縣精誠有崇儉之意故鄉門特手之上以歡發就七月焚珠至錦繡於殿前俯战眾雄強張系前與不書不該也明皇上以 1 天子耳目 錦繡等別莊兩京織錦坊, 唐玄 北吳野 第三字珠王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王錦繡天下更無采珠王鐵 動政務大 花其伯姓 が所装 所來何異 気質不計 題其西巴花等相輝之楼養無思第之意以名樣也南日勤政務本之樓龍官者前於別處制許之仍各賜以等年或於官側又於官西南置樓 領大綱州務告奏上佐自是諸兄弟母你全員上素友受行世帝王真能兄守禮預舊州弟殿領府州等前同州部州但上素友受行世帝王真能六月以宋王成醫等為諸州則史群立以及展等她遍前循故事出利外 所焚者小彼市舶與商賣華利始非王者之體也天御使天子耳目之官 往水之, 配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王錦繡不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辞王業有疾上親為養樂回殿吹火誤發上獨左 上邁引谷慰論而罷之〇作與慶宮第王成器等請獻與慶坊宅為離官 心有軍以大事臣雖觸目炎魔死不敢疏此特胡人眩惑求婚無益聖德 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點奇質因言市舶之利上的監察御史楊範臣 右衛校之上目但便王飲此藝而愈讀何足情 而異之臣子是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為無私而海知古能為工部尚書〇 上或在機関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學或幸其所居盡歡當養優產廣給代 則以發點其製為人君則以非罪珍嫉其臣下是皆不能克其類也則了造場已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失乏甚以已成器解位以按明皇故明皇為於兄弟之愛如此訪能克是 其為蓋置不出於利心哉。 靡之易以消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温公山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的儉如此晚節循以者敗甚矣者 官人物民間記言上采 唐玄宗紀 李

外太子賞各群議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隆鉴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外語の過程與為所有不得女子之言一也官人而語は其之〇以武后鼎銘須告中族民間有来得女子之言一也官人而語は真之〇以武后鼎銘須告中族民間有不得女子之一, 「一切如管果幹回管果を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後更之」。一色能將隔隔等。顧調紫微含人亦為曰余為相可比何人為未對宗曰。一色能將隔隔等。顧調紫微含人亦為曰余為相可比何人為未對宗曰。 一告十餘日政事奏稽滕縣縣城縣縣城縣縣城縣上縣大龍大龍次惶恐入謝於上上 佐居証実 **吉中外** 仔 外位素 世史知紹二十八条 子仙 似不及也崇白然則竟如何幹日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技筆日救時 行献之姚崇素質請宣示史官領告中外 「一年四」姚崇平立大功於唐而依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者何恭。 を申れ其此崇佐明皇帝後懷不事と一歸之宗而天下號為伴食然食宰相扶温公言姚莊馬之賢和祿慎與之同己以清文相豈易得乎懷慎與祭問為相自以才不及崇稱事推之時人謂之件 理と能介人り後看該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道御りる智州縣補而座館山東大蝗人以後看該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道御りる智州縣補而座館 で犯三年正月以盧懷悼為黃門監懷憶清謹俊素不营賢産雖貴為卿 和所得俸賜隨散親舊事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崇舊有子惠謂 丁二月立皇子嗣真然郁王嗣謙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直母曰劉華妃次 嗣議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能故立之 言馬公旦以為符命小臣之前也而宰相預之是侮君也以姚崇之野官馬公旦日食不験不史之過也而君臣相对是誣天也未偶然之文 而輕敗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的難之死蓋不待武妃林南之誠的致皇司母正則子重母良則予賢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 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說已而詞君子為之乎 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野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說上然扶已之 猶不免是惜故 大 唐古宗紀 根書以回官才望着為別史可謂知所權為矣者此蓋子之無河面来訪使上雖欲悉非則二月以尚書石水明若外為外別則史自東者四十年以本於目然以傳統之一以以為書石水明若水為外別則史自東者四十年以本終目集以為以實統一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於庭設故義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於明清縣云流灣各和而宣言其信若有最冷故名聽賴欲野苑中所至東。 远览赞兴美目的文政名為蔣潔維奇演教小馬五色小於野游縣四班年此行何異於仙〇上邊空管下江南取為熊鴻觀等數屬暗放轉制是與到荷人為大理少剛過天沒若水俊之行立與其科薩及之乃還調員屬 聖者本 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當共時士大夫猶輕好任楊州天乾便 乃從之魔情 侍讀園棧城屬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係與右散騎常係補無 人流亡始書野可坐視食芸會不敬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而髮之條自託士大怒合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沙為殺壁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思莊を程而他處

に入事し 人策或言於上日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 東今以上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成蝗災不至大饑〇召新除縣令試理 水業縣一垣之軍馬前緊聽養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於崇牒若水田劉豫為 在世之才,能克和富荃經可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7. 里丁語 清真里殿庭試以理人策推到城全里濟詞理第一握為聽見令餘二百餘人不 美質 生心微煙痛抑其夏極年始於即将 爾本一億不勝妖今日聖明妖不勝德古之良守理不入境若其倚徳可免彼安 李 華 乾 鄉奏事稱海上日此必姚崇之謀或不極首則日何不與姚崇議 放上不悦祭由是請避位廣廣州都督宋環自代上将幸東都以母為刑 廣縣博子懷個灰型上表為大理本做李朝隱盧從原上深納之既是家 係且日吾惟不得為其張僕此真是得之都夫立の山東聖後大起外京鄉禽之失亦可謂發失題後好進之心故表悉の山東聖後大起此 **合意亦曲從之時突厥熱啜自則天為中國惠朝廷肝食傾天下之九** 無餘素惟老養頭請目衛以辨不事〇以源乾曜同平草事十二月以宋 動尚書西京留守達内侍楊思島迎之環風度凝遠人英川其際在全不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通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據 《第具令之官四十五人校歸學問少六月太上皇前〇十二月黃門監 一學工 美月颇受路為時所識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語受縣當死崇後 范華陽日青申根以您不得為即環所以能則其惟無發予明華以此 捕之仍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宜係德以棲之劉聰時常 里之可謂能知賢矣 河方田村姚崇無居第寓居日極寺以病調告上達使問之日數十 衛息平上手較湖之縱散其 不 事文宗紀 無法等置以與数化又能該 天所以佐 河外湖南得其原湖在論事則通助之項背謂人曰苦與蘇氏父子司房 河河 之起去則既軒送之及李林南為相能龍任過於姚宋欽禮遇殊卑與美婦是二本善養者 隆執若學之中法特正一於例後歲二人毋進見上報為相前為另本新官樂者當衛的問題其便後東部為千段歲一人毋進見上報為「陳定母五年比島被失天以後末並稱賢相于韓謂常之多不如琛也至終之應 陳韓立 為現立遺炭碼環請禁之以革語迎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爾與《廣所疑旣而數曰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兩君可以無關政長廣州請願談《廣所疑旣而數曰欲知古問島君欲知今問兩君可以無關政長廣州請 [B] (1) [B] (存實與不獨蘇通對日災異為我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常對日太朝季扶皆存起 事件の 二人自然 文章章位 播熱所為文環判之日觀其良空論頗志過酸文章若周且從聚廢不可謂等立义。 宋 柔 意識 那宋相繼為相學善應變成務理善守法持正。一人志禄不同然協公 · 佐使賦役寬平刑記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他 别奏 李一舉而四先發具矣上将華原都會大朝四室壞上去服避正殿以問 時物張久打腐而壞通與行期相愈何足異也上 一日一大年正月太前四室東行奉東門四日曹太朝四室東於上青草東 造功程不肯當邊臣而天宿之都卒即其甚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每日立不同同歸干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典也嗚呼禁動天子不求一一事史有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孫舜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 卒以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歌其可謂賢相矣 輸滿者不為少獨前輕房社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范華陽日宋璟可謂野相矣見其始而知其於沮其勝而憂其敗明官 迳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

此葉清華配補

此葉清華配

東京大学、1年1月後 高山東江 高川東 11年1月 11年1日 11 重複之政 相史而析 八官後報 |侍衛教堂 所属先 世更無過二八卷 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逐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 台随仗出仗下後事不後預開武后以法制群下陳官御史得以風聲言 過頭公道陛不治欲免河南无及知頓使官宋現曰陛下方事巡等。 亦大矣太宗管籍甚級而忽於所當先崇及曲說附之其亦未聞春秋臣以道事君園如是和四是見唐有天下不到理廟而因隋故都引禮 **陸壊世宝之素矣** 八 唐玄兴紀 格徳係別 とは誠者生 語源九 同時 同可 而以 製作列へ 姚非朱比 給信件 人名夏東事强級剛躁自用引進商延嗣吕太一息是靜准訓與論改事 君子里言 李公是他四人與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後前日在員 世史精統二八卷 消光行 以主义 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非宋公此也安得源名必也張九齡我了可與母問日而語失。 之嚴恁煩複彩盛盛路於是皮德之官罷塌地施錢然而惡錢後行失。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刑惡錢充甚頑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 现業一切勒處以華其輕弱又來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堂治之與即八年正月宋孫蘇題歷光是副集传往在齊旨人京師將還多遷會 一層官不奇治兵不輕進所謂脩刑也君子耻言译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 日末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食感微彩流將命中書門下察黎内服馬民之不也命可知矣 勝民之不也命可知矣 過之有意以論以神矣 一面言係又取之息變是常願專以給公上耳人主之心女得不 國之有意以給公上之川百古之禄也唐初制順不為輕矣當所永有養 始加賦以給官係屬初州縣官係皆今富力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在者 日采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日召第若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試故不得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胡除證篋所謂偷德也图園不擾兵甲不 〇〇〇一部是功夫母奏 日陛下勒恤人隱此誠者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俗微 秘書小監程河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②数下制書品嘉納之。 題介然守正故序而不後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 協之徒懷衛城而使為之子姚崇張故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母縣 古至上 宰相何也去宗外雖重璟心實献之後人中傷安知非傷思月後三 惡錢之縣不可不華其失在所遵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 多然之者食天星像人作點結聯點為既狀戲於上前問點何為出對 , 梅玄宗紀

无空 埋大様子 是就是徐培失色其後說麼新競改数左競目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 指片山 作文記 流遊奏 衛經過免其家又不免維係侵以省弱則亡各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社 大丁本兵 小屋子! 15 取信於後 王成十年制增太顧為九室選中宗還太廟在此,中〇安面配遣內侍楊 土克面南不問色役侵為之制通逃者必爭出應禁上從之旬月得共 · 這提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說使證親元忠事後說倫史見之該曰劉五· 於終孝追端銜注 ()使此別駕劉子玄如法卒姓即 ()初著作郎呉曰天下本無罪但庸人授之爾苗清其源何及不治〇絕文獻公姚崇安 三班 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見在不可使明公在您死者同 一般比於〇蒲山刺史陸多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晓論遣之管謂人 外田所獲巧偽其我酬素置勸農判官十人並補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指前後追州以子文献克使指逃移戶口及轉 口述移巧偽甚然請加檢括聽百日包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 當時心董孤目之蓋良史臣也·噫為該為史兩職無點漢唐以來吾見· 少于為武三思張易之所抑而私提唐書馬春秋若唆拒張說之私嗎丁南的日具競爭中宗則有太風炎異之疏其危言勁氣蓋名諫臣也素任丁南的日具競爭中宗則有友爱相王之疏事玄宗則有納諫之疏有 人馬玄宗紀 医型型 與東京之土或係表記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官皇廣 是是正是 與東京之土或係者或侍講以張誌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各人陸 四時為法此言非《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自無以應〇五月置應正書院續 經濟事之曰何論主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應行及吾當秦 **序**江唐 - 長程を 振程素を 何不達 座子が 可片 自規定が 世史朔納一十八本 題春子宗紀 工品教 等即明命尚書左來照過完北部回飯連州仍州長官選府在及白丁州縣安佐袋其生業〇始四長從宿街之前明所以終廢地故前書始於 達也〇八月勒前今檢括逃人應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 發色今人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 何以見以待之事往不可還置宜後題則失上深然之最具不悅退調流 相談其罪差自請杖之說日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施耻也素 ※家,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张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第嘉祐城發說勘 士可殺不可原臣鄰处北邊間美飲杖於朝堂皎官恭三品亦有微功本 嘉尚素服行罪於外途左遷幽世刺史初屬刑都督裴伯先下獄上與宰 | 五記字日第五月之日以外所於要过果何意成子日第五月六日以上以前不於無野要需果其備而稱之及十二萬謂又長使宿衛一年所報州縣世得雜後使 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行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惠於議臣之好改舊之難救之者舉其倫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卒不能後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宋流亦未常無 非其法不養蓋人失之也張統不完其所以而便變之矣原於人大後非其法不養蓋人失之也張統不完其所以而便變之矣原於大後世最為近古而使於國者也所之之時其法院發養和其者者者其具有 所い多礼也

S 300 8

調到史上 蘇聯門が是出て〇ヒ月以楊思島為輔國大將軍將軍締此溪州屬軍行璋友以訴が今天年所見出力無失停郎公子武也置得拱點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 所與不可跟使百姓田弊的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強州刺史〇制選臺蘭名吳於得不種照使百姓田弊的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外田稅門節鄉的省公江田龍外提院在於時間的一個大學問題不利名人後籍外田稅門所屬的清明的一個抗議以為括客免 乙五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永宇文融兼戸部侍郎制以所得答戶稅經機堪避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認不平 都護斯斯人 恵弱為招可使整備乙故有是命の廢皇后王氏〇群臣請封禪時張說 苦侍的故 电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继 通以共華無義也故不書 初監察御史杜選因按事至实新施突騎施 鎖之金進固辭左右日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 旅路增線接數白萬由是有龍談者多言領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茶議 不待触指為然後處以時上將大攘四夷等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虚數 益意於翻來驛局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 為之〇後以宁文融為動農使地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清職以衛徒移牒令取之廣大騰追之不及及废西都護開遏自給第中居母奏紹起 年三月以杜暹馬要西副大都護 也沒何金華事也綱目書起這以母憂起後名師護不書 問三司 應初幾得此杜二十匹於亦岸澤從之隴市命大僕張為歲掌之萬歲養 與三之門 故事○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司三司初婚末國馬皆為盗賊及戎狄所掠 原與上祀吴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城乾封 世史類编二十八卷 ▼ 唐玄宗紀 十 六 一 曹玄宗紀 十 六 一 明致堂旦、百姓之、所謂商書為康寧而己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 東原語 編示我以儉付治居愈當作願重解以見志臟則聚爛卿表數百言英非與質。編示我以儉付將檢約自計原辦結縣等級關則舉個表數百言英非好於非數多英又謂說曰懷州刺史王红餼牽之外一無他默觀州星河供帳無錦觀學校外日學名展遷使臣分越諸道經費養縣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 莊緣一門獨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其為生門獨知章白前代王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客求神山故不欲人見上東京。 直蓋專罪群臣之職其此書拜泰山亦見出於玄宗本時上特問禮部侍來等蓋 厘蓋專罪群臣之職其此書拜泰山亦思謝 極線型□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鍋上嘉七中之功故特 京縣區 | 巨吾為落生祈福耳乃出王牒宣示群臣: 班緣 | 良智矣章巨百个王朋之文伊彭利之辈 [8] 一世的〇車寫選幸孔子宅至宋州於陽·安俊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張說 祝馬書 竹酒理 大非今日之文宗矣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度之論是也子古召其言華清則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記段監州別傷〇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親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能問此上怒段監州別傷〇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親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 |渾天成水運渾天上具別宿注水激輪令具首轉畫夜一周別置二輪絡 |朕所不取賢者亦理之具公與御曹合管置更名曰集賢〇十月作水運 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鄉王毛仲為內外開既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兄 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練另一馬重拱以後馬潛耗大牛上初即位牧馬 於其職官員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 在天外級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寒置木匮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 百官飲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

就事是沒人 益事避殺玄宗自是 東京市町で、大川の生まで、大大山の東京市の高十金以禮部尚書線選等十人の一世、上級東部選試不公宇文融家奏請分高十金以禮部尚書線選等十人生と進、帝選東都〇分東部為十金親決試判外可比數排書親決試門以發之人主と進、帝選東都〇分東部為十金親決試判外可比數傳輸建立經辨以〇十二月報刊等前の直設東关又顧請刺史認此曰比亦及有以猶饌不豐訴於朕為知為計學市の直設東关又顧請刺史認此曰比亦及有以猶饌不豐訴於朕為知 得為此故能上以鴻臚少卿李珣塚等渦洩皆坐左遷暫遣門劉諸蘭南公順言。家遣門三詣師安報云已流隨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豆公順言。而我輕之此亡國之勢也武整體遣之門豐業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 不得限一堂之武判將畢處石入禁中决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具競表言 らが 中心切 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 丁班十五年正月吐着入院王君與追較至青海西破之至青海西阿議 罪告之今成不能服武裝遵不能庇門整個寫故從以取困於小園乃一次公司其程直而當到之寫改之體也若不能討省當正以門藝之無過公司王者所以服回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復罷而且觸天子當察 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漢グロン 一月以張討斯集賢院學士說雖能政事事文史之任朝廷 以下帖 並 化 市田宅 至 1 工部尚書 法通過至看員不替家莲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 後世趙以 三人名 世民對稱二八条 《唐女宗紀》上之意置於漢大政實而後為敬哉之立立「成今宴與移社就之為居敬上之意置於漢井及政事及是因子即主立立「成今宴與移在北之本語,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此,以 近分割過行暦〇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勲法勒長征兵無有還期入情難堪宜行開之人解有所為必度と後尊八氏強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〇八月行開元大 が完全 主衛奏每一大事上常造中使計之官所與於謀者計甚衆後卒馬宗臣朝廷大學院學每一大事上常造中使計之,後張說教氣節重然諾喜推籍後進帝在東 李寅雄之種聞之先以曰上期日寅奏集入上怒融坐貶曠峭隱沒官雖可使吾尼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間安王禕以軍功有瞻酬疾之使御史諸使懿然歌納典是百官漢失其職而上心益後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 · 夢寒後片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頼子第酒色之資吾不 取也〇段宇文融為後州刺史融性精敏應對辩給以治財賦得華廣置 帝生日為千秋節其而多赞自此寶头者以為替之也八月五日上以生 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〇八月以 | お以来と国子祭酒楊場泰流外出名母歳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已旦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好過百人其無所被損獨限 財利以即貨仕者皆祖之事生法能州道辛然是後言 日爽若以出另人太多則應諸色教績文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蘇耻 分五省還家洗冰五年酬勲五轉 義正子多為語首以逢迎之而後世循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鹿住明 旦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劳之日也乾曜等以入主 並思恐惧於王鉄楊·國忠效在聚飲帝見天下富完後心大肆於是好 丁南湖回明皇天智、副其惟字文融為禍本乎蓋融以與利得幸故 生日年,師又移社以就之明皇享國既又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 · 唐玄宗紀

入肥知 (核原) 若が おか 福北京 治之主 這/戊磨 指用表 所出先 Will de 者子然則姦榜造就而平人定抑者衆矣是故聲為治者必去華而務理助面安得一一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幸免的致堂上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犯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為堂上以文觀之尤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 幾於刑措祭不行為接外收 〇是歲天下寒死罪止二十四 和見張於見之謂人曰五醫親大宗蓋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凌竟六月以思王浚領阿比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終管討奚契刑命淺與百官 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然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習達「見」少可中型ノ至先就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后處稍腹痛而歸 客上回知即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服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 百官附之幅凑毛伸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注限年聯級毋得瑜越非負疑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謂之 紫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七之寡無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餘重人物者後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一大文明已先庭始專以此立法惟文移澤籍是稱歲月先後是據所謂一大完日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變 一十八卷 頭の唐玄宗紀 十九 政府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引弊百吏之所以察她法制之 質則不為人所图也。 所以新壤而不救者資格之失也。 十九年正月王毛伸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祭幹力養馬成群有龍 間を示す ろ 発伸 人 之 はいける以書使知權多於生變許非中國之利也張光庭等奏吐蕃又叛新服因 でる 元月見丘上町ごできて、アンディのかり、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はいますという音楽吐蕃使者神公主水毛詩春秋禮記正字子休烈監孫上のでは、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アーコラー・ション・アーラー・ファートライトライ 裁別には た 祖 乳 元 右配水太川南 名響張公各 特進良行建立 是不於時上龍任臣住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南高力士尤貴等毛仲視 其有請賜以詩書展使斯陶聲教化流無外外烈徒知書有權見變許之 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時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 剛直之標老而強為如此毛仲騎於日其皆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 為相甚允時望始高以外怕和問其多制放外之及與其事体守正不同 玩日東平王廣之懿親本史記諸于漢. 僧不與児吐苗國之 沒豐今資子 自孫吳以隆皆以勇力相勝祖訴相高宜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以重申嚴股城决射御受成獻誠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衙武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衙武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 散乃得輕引以備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宋母數曰不意語体乃能如是上或官中宴樂及後苑遊獵

整万字不再 还能查例你是 知如他 不及体 門斯亞 「液像人下」 沙沙 失後計 玄宗/鬼[而 見出所で 用排作者 月法 子弟打於清託六條二十石門附來姊通行貨縣 檢察非法阿毅以中大條係然左門修二十石經署不下蘇實於明然二千石經經不不在疑疑與職樣之千不在疑疑與對黃海門十五百人。直來訪使以六條二條條樂宗若由官論制二條二千石不進一終以上一五百人 附玄诗分 大モ **汽拍師夫** 用人未若干 後が近日ですが、直にた方更以で各一條後で茶る田を箱列に降これですという経地院右に南東道山南西道館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縣中鎮南氏 更對納二 (私) 大下の 九龄同平章事体數與尚爭論於上前面折問短問因乞骸骨上曰朕未行級雜終候請附行為與第〇蕭訪雖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後張十六昌而人仕之承甚多不可勝紀〇十月左丞相宋現致任婦東都顯 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 一一一不後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有資格便於已預與行之是時官 工非為外也〇六月制自今選入有才、前操往委吏部臨時權用流外表 有過差職謂左右韓休知否言於諫疏 事常順首既退苦殺不安韓体常力争以既是吾狼乃安吾用韓体為社稷 分天下八十五道置来訪使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嚴關內河南河東河 展卿卿何為處了,對日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 張九餘過不禁鋪錢物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白一 即成二十二年五月以張耀柳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本林南同三品 必須之評皆擇野刺史領之 九鲜 胡葵白 再次了一二字相師表百俗其進必以禮送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則之四十九年旬百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也用何明明是新所倫七八月工也時明知林甫是賢族能之一人。 斯克宗知 体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對於白吾親雖瘦天下必肥滿富養 於是手失正矣亦於責备賢者是以君子惜之也 齡則也甚美且解而不起當身居首次今乃遠請京師解又不力九散 有無所避馬之義而釋棄麻於嚴節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 正行當是時朝廷非有全華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 至上曾臨鏡歌歌不樂左右日 一啓此門恐小人張農派 等院式入於日宰相代天理物非當功之官也上目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子。 門師度使張守珪斯製册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禄大夫華朱嗣縣追聽人聯簽解管寶嶋於〇個 - 実別の別 カ作譲 打出原告 更類編二八秋 官言於恵妃願盡力保護無王妃徳之陰為内助上推為禮部尚書與事 下親往茭之謂目此所以應完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穑報耳 程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〇上苍麥於苑中上種麥苑中的太子以 每奏對常務自時武鬼处能順後官生事王瑁太子浸疎薄林前乃因官 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官國富者益富而是其欲也上乃 利而濫惡更長秘書監崔河目者統銅折役計位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 成院歐野以何官官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官養 對日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可注緩破與用即以為相去 止〇林市柔传多夜數然結官官及妃嫡家伺候上動於無不知之由是 合層玄宗紀

一直奏が野鏡九殿同事白禄山失律変師が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友相不此勢如徒歌隊を以前与月軍今若行初止不百免死上情其才敕令免官以在本 人之命 可称に 子な人人 世里朝約二一八米 張後輝 我必然後患上日那勿以王夷南流石動其尚 等五份字也石勒上蓝狗 東郭地陽千般汪于布城繁表於奈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以此矣書日物亮并上也初汪既殺張軍者事二千理時衙以坐流與刑察二千華於之而以致政民軍人職者以上後以聲明和殺殿中侍御史禄汪以後父離材杖殺之,與馬何雷素上也需表司 十二月刑書王紀楊代紀故獨州司户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一月刑書王紀楊代紀故獨州司户楊玄琰之女也玄宗為第十八子楊氏以一人而當张二人之命不亦颇等。 為作及誅飲錢鞋 卿宇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初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 丁之志誰非詢孝之人展轉相響何有限極豆位河國府杖殺士民婚之 超其志亦可於矣九餘欲宥之豈非為此毛而表本之言何其戾哉但一所民田天理淪亡矣理緣必其父死之宠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所民田後響國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譬而不後則人道城絕 有司所得議者多三二子雅年孝烈宜加於有張九龄亦欲活之裴雅 非司惡而擅殺富之仍於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 海太宗紀 Ţ ■ まくがき十二年、3件郎張均職方郎中草述三里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か之一辛業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其大常卿章編奏請宗廟毎坐遷夏元辛業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其大常卿章編奏請宗廟毎坐遷夏世 中華之脈二定制而加之皆奇權也禮人主令少遠夏之薦有常數而禮之世之則為子下,一次唐玄宗紅 漢 1.此应他市 一分人化部 作情之明 丁名明: 玄宗児堂 一音子路行姊之來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恐也子路除 功姨員首小功堂員堂姨舅班並加至祖免太子屬客崔沔曰正家之道 一年此上王不易之道也願一体古禮以為成法禮部員外即楊仲昌曰 限故為一節制令取甘肥皆克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馬君子愛人以禮 後果板晉室村害也是竟放之〇! 不水的公児在完廟敢忘舊章上固欲增之爲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 相景帝時界友 否武不殺劉淵行堅不殺慕容重明望不殺獨山此封異王或言為不獨山所為差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順高祖公高之後将齊帝恒公為差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劉順高祖水之事斷其後惠是故玄宗得以拒之蘇于日亦桓公不殺欲仲懷帅 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及以王夷南識石勒之事而且九於是謂保養 皆盛德事也思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禄山則有死罪 放刑 慢遠忠諫安得為盛徳哉。 層川頼な 校慰養備人情 4

梅 利息店 軽され 東の教皇上欲以下体南続相明於中書を長しなしなすする。目をしてかれてかは然為左右主相以李林南兼中書今午山客同三品羅九齡相林南明皇方は明朝 高左右主相以李林南東中書今午山客同三品羅九齡相林市明皇方の明明 が南りな 清班通 新書音され 世史频編二十全 仙宝草框 九龄計 及然之社 表金 相林前、紀真月為朋社之夏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市上飲以外林南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日宰相擊國安危陛下 對可平對曰不可封節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務械乃常務耳不足柳以所達使與為言此所以在於玄宗縣前於無此上曰然則但加實乃為之仙客本河邊使與污邊一門並原對納賴賴故云,今縣居清景於蓋朝之納言納勢,與古言亞於古德與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之納言納為"異古之音"於古德與以來惟舊相及歇歷中外有德望者 意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凌跛之於是雅卿九齡並罷政事以 文亦縣容然怎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南巧何上意日雖恨備的意事之件中製耀卿與張九齡香林南拜疾之是時上在位歲 過二十全。 ▼ 唐玄宗紀 照公会實封三百戸证券此児床養文使之和于上の強粗卵張九龄龍 照公会實封三百戸证券此児床養文使之和于上の強粗卵張九龄龍 言於上日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谷等代西 公書編新而下書其有功期可以知其失奏仙客前在河西龍節用度動題對於鄉事而去〇十一月賜朝方養等度鄉前節度使牛仙客野龍門縣 照見形容以 是為功陛下當其動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南 職業倉庫克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龄曰不可尚書古 鑑錄上之上賜書撰美〇十月帝還西言上過陳州以刺史廣西有異政 君矣然惟聽明俸智之君則知遠拂之為於 而依戒之可樂也若明皇 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温之心使九齡等立 不爱者惟其身之當使君荒怠好亂而不恤也尤於可謂愛 人自照見吉山乃述前世與發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 所長者 土造尚後辦你張九龄尚追各有所長也〇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問機行政即位以平所用之相姚崇高追宋珥尚法張魏則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独問機行政即位以平所用之相姚崇高追宋珥尚法張魏則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独 用漢法 不 表 表 表 表 表 符 表 巴分旦人 [編5坊] 中古今日祭入中言為工括謂為機括兩議之以未能体空窮言趣回今頭於政格大古今月祭入古高為方緒問為機括兩議之以未能体空窮言趣回今經經 [2] [1] [1] [2] [2] [2] [3] [4] [4] [4] [5] [5] [5] [5] [5] [5] 下外令一何及希問為官杜雄當上重量事明日點為下門湖水水縣令自是陳等路拉與縣為可及希問就官杜雄當上當量事明日點為下門湖水縣內自是陳等路中,馬別官門外數食三品料食與個同度給九品禄三品一鳴輕斥去悔之去 立住馬 推高見的 間大義統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中義ヤイ し、表美な が不元 # // T サード 一日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為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伎馬平明熾度程容身得位無後直言李林甫欲咸蹇人主視聴旨事大權明召諌官謂 言於九些日省中皇谷有伏獲侍郎乃出見刺蔵門故林南怨挺之〇上 林甫引流學為戶部侍郎是至不學等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殿枝 丁五二十五年二月工明經問義進士就經法教日進士以整部為學多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第三道進士武大經十帖應以在氏傳為大〇 在我上三年得山自范陽起共光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 柳之宵肝之勤吐握之被非人所顧為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從而左之日此疵政之招也射獲此者以舞之類似未病於治則禁而 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賢相張九於任好臣李 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好欺之患生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 主方是之畏彼亦就肯自問其所畏而取跡遠損斤之苦故於是乎母 不畏之耶故雖淡武而唐明皇之賢猶每畏惮及翳張九齡之直鳴人 罕見而奇馬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 日月之食一前賜之愆則 職亦無人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獨發於朝久嘉祥美瑞人主所 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安也而盡言極謀甚者有幽厲桓虚之比百官效 大世方無唇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來與 東水路山に義英名也雖甚庸之君が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 研嗚呼九於可謂古之大臣矣 無有合爲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慮遠而要 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群對富宗司人皆以天寶十五 聚 唐玄宗紀

. (3)

等等。 「宣誓」以刊報是一十七十二、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業主任が是百官以刑措表報上編功字輔故有是命 「問題」作者を表示。 「不信の主義」という。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という。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主義。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な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不信の 如此人有多种事王瑶光王獨格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南對曰此陛下家願該聽了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然欲察之九對力讓乃止至是楊湘又讚成大子與郭王瑞光王獨而殺之其然於一經兵罪可也況三千年是獨於人相差 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過其心故也可了成哉 人想多 王武神仙禁言祥鴻洪終也流文能經看後來長生便機詳一人之身 於華陽上之初課者受育及共求也而 股之非獨此也獨抑外戚焚殊 一人之朝堂流溪州至國田而死李林耶言子諒九戲所薦也乃敗九戲師 是史手強張人願檢統之可命之談等予總照及 州長史等或張州至國田而死李林耶言子諒九戲所薦也乃敗九戲師 是史子諒選片仙客非字相才上怒甚命據於殿庭絕而後蘇仍 地名 一人之朝堂流溪州至國田而死李林耶言子諒九戲所薦也乃敗九戲師 大人朝堂流溪州至國田而死李林耶言子諒九戲所薦也乃敗九戲師 一人之身 **指受货** 世史類稱二八卷 女になり 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及第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時監學之里矣持都無之 〇六月 (京美下三能無礼平 京美下三能無礼平 紀期以以明皇三子之廢係於李林南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 晟馬燈裝度者郭子俊號官虧語具則又非五人可及也 夏友正三仁然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状仁無來母至 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單文與公宋璟卒 唐玄宗紀 主道德之宗 為是去地立忠王班方宗為為皇太子改名字太子瑛既死卒林甫數勒上立書王 此边原獨一大木一人及是以下也 逃其過 攜我意 展度得如 机完福率 力を対する 医透孔学 楊慧三次找家光奴宣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和上曰然對曰但 1009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南何坐被王者之服追贈第子 秋深高二子同日珠死經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日 期上以忠王興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音欲立之循發成餘不决自念春 推長而立誰敢役奪上意遂定六月立聯為太子 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本之天定職人毒對縣相謀文別公者曆牙淬朝义矣要而 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由之泰祥山之叛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能言惟公力言之下為[三]張公喜也问使公若不死宣得免於禄山林南之宫乎夫林復興其蜀以致禄山之礼不亦可惜哉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馬士輕問日風度與擊得如九齡不罪近之非大臣展院二十八年二月照州長史張九齡卒號惜上雖以九齡件首逐之然 **哈為公侯伯** 是處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清二百編匹亦如之海內富女行者雖萬里 各用日就有親領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娘時能侍說東宮知其異報調在一大子強之於姓山武妃林南亦我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 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間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天德哉天生聖人 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言未足以稱其德也後世乃遵之 文不在然平以是語之因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漏者夫国之為國語一十八未 一人 厚以只见 於忠王宣無審該也使明皇之意已務發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 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殺耳說鬼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 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獻贈司空而林甫惟衛棺之條禄山遭祈賜之痛忠奸之獲報毫髮不 不改何卯

五大不在 已成之兆 文之部 迎置兴庆曾之〇八月以安禄山為营州都督禄山何巧善事人可幸之林南則國忠也貴妃也 〇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食在京城两百皇帝華剛選将也其所誅貪非為 〇里四月得玄元皇帝像食在京城两百皇帝華剛選将也其所誅貪非為 リーション 1000年二 近期編二八巻 供道兵衣糧賣不過二十萬天實之後這將奏益大學多年歲用衣干 謂五大不在造者果若是乎天實之際沿邊盧十節度經界使比鎮兵其而扶與十六衛将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橅之以都縣在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橅之以都縣 萬匹糧百九十萬紙公私勞費民始因矣 自本故使禄山季以北置交結左右蒙泰務壓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一百民三不朝廷則策略之門自盛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殚天下以乃上之必比倫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家然不通货利而用君子立 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置此直隸未平日都督文平度軍使 壞矣其物壞也張能募兵補之謂之,彌緊又其壞也排衙諸府無好可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及當光明,府兵之法已再 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境於內而方鎮造成乎外內点不足以择外患民東來已也人以為所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民東來日唐之制在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由書處外之制何其政戾 交率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共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 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大宗既分天下為十過而以 利為其生典之若此也 甲更此二境情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友者以鎮兵而割平之者亦 以鎮兵而居重取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為唐其三變之說者目府 使求得之つ入司以安梁山為咨詢都督孫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例國忠也貴班也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位在京城西南百餘,明也其所韩寅非為 ○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位孫玄元皇帝云縣也一十九年。正月立服後法者疾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亦無可盡,丁兴 ルイクサ 林市 が以着を落石 東部は「無精過樓下納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幼子第謂日医廣響を制息性事情過樓下納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幼子第謂目医職特切り上常陳樂於勤政樓下乘驚観之共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季鞭按 口等股勢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明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南口有豪腹有 刺遊使 江倉屋 日本 過受能情 以田河外 安類海上十八卷-秦木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上龍待甚摩謁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唐州 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肄出刺史林甫退召抵之第論以上 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石及為上所原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不 得幸於是草堅地兒也王供之徒做成就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於推稱三月以草堅然於進租庸轉運使初年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於文一為新垣平所許而終身乃不後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追矣 神祇願使為散則有群点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〇李林苗 適之為左相 宜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吒义之亦以為員外營事〇十仙客卒以至 意甚原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南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軍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即御史中必張倚 務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 堅為更以幹數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 處增臣萬上以為能故權任之王供亦以善治租職為戸部員外即兼侍 最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止事君不忠顧使蟲生臣心若不免 何如納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管問行和的世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輕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交管問補禮遠拜出人故以尊君為之若惟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富曆分務東 皆疑者同秀所為也 |月以田同本為朝散大大毛求得之由是郡臣上等發於元天寶 ||日以田同本為朝散大大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咸重符在尹喜故年而為猶新則可謂獨騎變而為藩鎮将本之考耳 一不惟信而或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就不欲為姦罔哉皆漢明皇亲老喜仙故其大臣諫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 **《唐玄宗紀**

÷.

帝國 第一 纥 為人於更自藏於人作與之,得上謂宗相曰朕於官中為遭爲百姓所得官章黃素,為經濟之國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人所敢耳如帝此言乃自數也舉是於舊一人四四數正月帝開空中神語傳為用所發自數也來習漢武之意來神,不及宣 祭日不及首群議沸騰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頭手持試紅終日不 B. 民,表宗自為妖権之說故泰而歸之耳 ○以戶部即中王鉄為戶口色役於南唐孟末惟恐或後馬有交後水食之埋亦以○以戶部即中王鉄為戶口色役 備法在芝 明皇三组 教立字师 使時河比照防使席建侯稱禄山公直李林前製更皆順首稱其美二人甲申三載正月改年名戴新時谷等印載〇二月以安禄山兼陀城前度 成一字時人謂之受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幸于上選看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東為 至端李動從臣水食逐命立廟又奏應堂之日廟沿在芝 澳南藤山外世 九月安禄山奏立李靖李於廟禄山奏臣討葵州至北平郡豪先朝名將 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話為殿中少點綺為射馬都尉三姊皆賜第 不持歲龍遇如惠妃宫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 軍昭訓女潜内鄉太真官中太真肌能實聽院音律性聲調善承迎上意 上見而依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之為女官號太直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 問空中語云樂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質〇七月冊壽王妃章氏八月 置案上俄飛升天開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 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南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 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国〇九月以楊慎於為御史中丞初上以 京師寵貴赫奕 绝失其何以為天下乎 范華陽旦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城無罪之人三綱 · 最新言學侍御史二人皆隨林南所欲鍛錬成欲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言級 此行不出 之乃自床散地龍政事林前橫陷人常類此〇字林前欲除不附已者求命王氣所在莊靜地來該經云鑿之非宜上以林南為愛已而頭適之適 便能色之佛沒者供志在聚飲按籍及海天成之外悉徵其祖庸有好飲 治欲吏蕭界薦吉温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 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鉄為能富國益原遇之鉄務為割剥 逐開禁門而入後後以件首遺歸言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宫中 之會以好悍不遜送歸楊舒從兄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 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南對日臣义知之但學山陛下本 两戊五載四月李適之龍李林南謂適之日 中山有金城林之可以益國 以求媚中外嗟怨 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义用度日俸後官實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 使者涕泣曰金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毋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 藏取之供深知上指歲買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官中宴則目 可如兵發然明皇嚴於職兩難愛子猶用不免呪大夫七分,江華司馬李遇王張至適之等皆為維無罪見以則以之無告而死者又江華司馬丁多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空皆及皇南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席之地使之就死而唇之於外舎則上亦悔之這中使賜以御膳妃對 上虚召選龍行益深 生男勿喜女勿悲君全看女作門福妃欲得生為枝歲金續南馳驛女

存储器 を報が一意不決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 夫 解以安禄山 不知乃更 强山堆坑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貨班 太子何官 でした。 第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陵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完職位節度便取主忠嗣為憲職大守上欲使職河節度使至忠嗣攻武 京帝者小さ意也○将軍董延光攻武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附計翰 京福本以為總監包州軍董延光攻武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附計翰 原獨不以為總監包則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是重理對後國之傳的一年於 便之拜即是目別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后建世對後國之傳 便之拜即是目別民則保數於散方而不以為是重理其後或之傳 一個之間,以常是是自然其後之。 先年費是目標其據台之經 一個之間,以常是是自然其後之之為 先年費別上間何故對曰胡人先毋而後父上院接至年於藉山引之入 **替與綠山紅兄第綠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綠山** 要事動政權獨禄山於御座東問設全點障置楊使坐其前命楊鈞姊弟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堂之上 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禹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獨者生 物止有赤心耳上從又當命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越之拜禄山曰太子 給雜以恢諧上當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預對回更無餘 三張性家修與李邕皆目謂者權义在外 欲因事除之因别遣職者或按過與裴敦治皆杖死岂才藝出象廣蘇用 無害於國故出嗣不欲為之今受害天子不過以一 今光弼諫で忠嗣曰今日以數萬之衆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 **严唐玄宗紀** 经局快快本林府思其為於便氣 掛片用 高級無理為形作監照以高級為懼害從林南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义處约軸 同日唐·夏·兼統功名者者往往入為学相其四夷之將雖不客如何史那社爾安爾 老孩子 古人で東大平の死如其形容多路何為上関朝名石見於之以為節度使に嗣奏大大熊行職大中時刑針納入朝或勒多齊金帛以救忠嗣納曰若直道尚任王公 一人 一人 之 企 命 暴 馬 重與後壁 正是朝可之忠上最借乃貶 少人 世史斯編二十八卷 胡子将 ランテンを一切が使用のかは名也 循不事大将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 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東以來邊師皆用忠摩名臣不久任不遥積不四鎮節度使三是結道態度多的仙艺本高麗人從軍安西縣勇善縣財,直開後壁如防大敵一夕屬從林難家人莫知其處〇以高仙艺高安區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快智職 至做為此得千林南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關從不過數 編二十八卷 門 唐女宗紀 音其名中用青色次化滿天下,林南專政十有九年的問題輪直隸名中用青色次化滿天下,林南專政十有九年的問題輪也軸車轉也鈞輪皆以化滿天下, 人林甫自以多結然常度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係則站居則 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前門第臺省為空林南子曲 又事非光預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以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 十二月以天下歲齊賜李林南於所無也命百官閱歲賣物於尚書首果 使幾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不過無田上在忠嗣臣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子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 至于 預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賢相矣然忠嗣知石堡之 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污罪不亦宜于既遇勉奉部而復於共課 唐玄宗紀

天下大魁,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京》,是不大矣力士香能爲明皇忠計者容以臨功士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後議之者上不悅力士且,任賴明以年天下無事朕欲居居無為悉以正到考示了) は無ける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前何如對曰天子巡佑古之一切之功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客調高力士曰朕不此居安近十一切之功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客調高力士曰朕不此居安近十四至永原等等林甫安祿山莽皆思之以明精耀之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横故天然下以為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父中外長之太好 在集 期安禄山鐵券龍裝過〇以楊創儀相見他判度支事度裁權名其官全集 期安禄山鐵券龍裝過〇以楊創儀相見他判定支事度裁權名支給之 上下無事動以為計到請令難變為輕貨輸京師慶奏格藏充物滿故上師群臣觀 四夷之志 世更編編 下八卷 木祭網·上一時創柴衣金魚上以國用為豐行故視全部如糞壤賞賜無限○五月 獨構 刻紫 同時不住存折衛府上下魚書所放然也之一先時折衛府皆有不契銅魚朝廷徵 色五八載二月帥群臣觀左藏賜楊到金紫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寒吊 使禄山鎮覆天下皆出於林南事籍回位之謀也 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成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至 范華陽旦明皇敵於吞城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 主張九龄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禄山論功較績夫孰與遠 不可不辨 君為不能以義制欽述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延太大大** 中間是此年可銷於是民間挾共器者有禁子第為武官父兄擅而不耻猛將精兵 绿线兒 这体山門山入禁中身地以錦繡為大襁褓前息要禄山使官人以終興昇如果之 ġ, 與有口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後點補又府矢入宿衛者将新日本衛多以假 騎應兼着皆市并到級無頼子第末當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後府立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教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確 應然府立者皆逃匿至是無只可交李林甫乃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县 後便如奴隷最沒人其成邊者又多為過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 上聞後官喧突開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禄山見對上自往觀之喜賜 費死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數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與 **黃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聽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華鳴回明皇不信其子。而龍胡人以為殿至使出入官禁而不疑察**

900 + B林甫引朝坐於中書聽撫以温言自熊坡袍以覆之禄山近荷言無不盡寶於 # F C 林甫與禄山語毋協知其情先言之禄山警服毋見雖盛冬常汗霑衣 ٠. 海川不為使院文茶盈桶更水署一字界日不得前雖至林南亦是遊之鉄第月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尼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情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屬紀大微誅冰貴臣以張其勢;為照唯朔常納於嫡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龍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 以為天下無後可要逐深居禁中事以聲色目娱恐委政事於林甫林甫 真或但云語安大夫演好檢校即及手據林曰噫嘎找死矣驅檢之語冊,請林南為十即旣歸聽驗劉縣在每自展安死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 部郎中王 鎮陰石術士任海川間我有王者之相石海川不對鎮以他事 以安禄山氣河東都度使禄山既兼領三鎮際禮就當刑已出日益縣 我们官實以來陪首教書解指數而已 盆樓龍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旁與大東有聚數以達有缺之罪也故自天洪樓随日盛鎮二十餘便宅房 **秋秋之至是事党速鉄賜自盖網杖死於朝堂** 自以童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儀原弛有輕中國之心 上下皆深則月享其宗後嗣家其慶矣古四備敗之效如此可不放哉必若公劉之厚其常仲之富國幸惶之平耀耿書昌之常平不寫接克也相為日多是以與利之臣對不稱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今終者也也相為日夫利有物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奪之必壅壅則所害者 展十一載三月改更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〇夏戸部侍郎京北尹王罪亦有可賴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長已而已其罪可勝至故即氏日禄山之惮以有人以縣之思則到雖多月氏日禄山之惮林甫着以林甫智術足以樂之也若林前明以多兵 慢鄉器亦格矣豈天奈其明将於戎狄以亂華數何其或之其也 月本林南平四次傳之後亦遊諸四夷之遊家也上晚年自侍承平 不唐玄宗紀 右 存 を 連 型 对 有 泡 液 南京電不及徐度人縣原幣消止鄉是觀其利口則不若爾夫旗食飲衛夫代對海軍電子及徐度徐縣康節消止於一個人則不若爾夫旗文節門古今遊遠不伴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餘廷者其辭擊則 左桁给事 復林託服 世の「い中書舎人宋县知選事前進士劉西通見書曰出稷事間同居舜祖所可惠会所忌而出兵重有乃致練於屬州庫新禄山市其平生之於。 祖所等國忠所忌而出兵重有乃致練於屬州庫新禄山市其平生之於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禄山秦以翰兼河西節度使忠所督新能等周是有陳國忠慶言禄山有及狀上不聽國忠以職右節度使哥行翰與禄安禄山以林甫狡猾瑜已故長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禄山視之茂如也由安禄山以 伊件十三載正月安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安禄山必及且曰陛下試經何暇論聖賢之事業光 百處深者留之依省據嗣注官滞淹者新然稱之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 石之必不來上使石之、禄山開命即至上由是蓝親信禄山國思之言不 事者選載來多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圖思欲自示精敏內 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動陳即進士張東諸國忠曰見之富貴立 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法送於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跪亦章及公卿 連令史先客定名關召左相及給事中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垂日公 以下所指氣便其不震信目侍御史至為相比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 上不聽O加禄山左 射上欲加

北川ナ 正命之の 女禄山林 多人內外 人材品雅 無敢喜者 皆沒楊國思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共計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學和馬於何以 D侧面留後侍御史率必將共七萬擊問國國德 寒全軍之也上怒敗均垍官〇六月朔日食不盡如幼為膽楊太真他哪皇驗知一致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 以賜之禄山繁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聽出開乘船而下蓋夜無行日數三月安禄山監院城及誰繁之着蓋老其及逆之僧也方辭婦上解御衣 百里初上今高力士钱禄山還上問禄山慰苦平對日觀其意快快必知 上時人謂之比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客通祭庭延文章之士下至 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 | 方氏三 不當缺其電分子車量電影有私狗小則語電大則照到可り上下 | 下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該有私狗小則語電大則照到工具上而不與士齒看也而使與老之民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析下規封藝而已故便老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便之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便之之徒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矣宣析取其詞藝而已故經之後方外之士書宣祭基數稅就被沒入意情的三中書門下出約王命之司也故語称行馬明皇始制翰林。而是華陽三中書門下出約王命之司也故語称行馬明皇始制翰林。而 豆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恋四夷輕唐上乃以禄山為僕射〇層初部勑皆 但道言意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韶刑部尚書張均及第均皆翰 也而可乎哉 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祖是典大臣自該形迹為異同 第四月日置後これを見し日よい。 カール・コープログロ島日間十千月言堂上達が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 **同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 等處忠實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一不當缺其事而分其權賴林的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追一一一時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語意大則點削可也 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 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 唐玄宗紀 **刻**而不於 本の大き 禄山平章事名論開以實備呂知晦楊光期分領党城中盧河東新度以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忧竟從其諸他日國忠見素請除 上對日臣國家國數家師又逐將確共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上書謂高力士曰朕今老吳朝事付之宰相遇事付之諸將夫後何愛力 分其勢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琴琳以珍果賜禄山替祭其 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 自知也方士非有遠謀深慮思義過人蓋朝廷無黃百官失職至於官竟勝門如王忠嗣後何要哉而以姦猜為賢良是以稱亂已成而不為發不可後敢何謂無憂也上只卿勿言朕徐思之。 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殺 變球琳受禄山厚賂還盛言禄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朕推心待之必無 月關中大機上憂雨傷樣图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日兩雖多不害樣 朱沛國目 萬世之安而不知獨機發於朝夕蓋由於置相之非其人也 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邊財用極天下之富爵當皆出多治理上力之雄分禄山養此士八千餘人家懂百餘人皆以一當私 失國而不悔許曰吸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數 是後請以審将代漢将其好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寬引 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誠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 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形 僧擬無涯之念毋啓於權位之極洋海不軌之謀多出於才

377

起遠近震懸河比皆禄山統內所過州縣遊園及解精制無敢拒之者上五萬衆友於院陽引共而南時海內乂承平百姓不識兵革從聞意處兵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 **武主以拒賊敗以鐵騎珠之再戰皆敗禄山順東京河西尹達至須降於** 中水屋类情死之時禄山陷無既都常清所身在皆白徒未經訓練中 WO十二月封常清與敗戰干武軍敗績禄山遂門東京留中李恪御史 待之屋欲侯上县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禄山不相悅慶言禄山且反 有最事官自己師還禄山許為勒書是石諸将示之日有常首令禄山将 遭到常清如東京東共以樂之孫山專制三道隆香星生始將十年以上而又不悟達其麻馬然後称悟又不為之嫡馬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以成其騙而國忠又敬敬之以達其及至請以養將代漢府帝可以告奏可十月當語京師舜貴遷亦無表〇十二月安禄山及禄山老及恆其數 七月安禄山表詩獻馬為馬三十二人部送之 禄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永盧亦白吾曹荷國重任難知力不敵必死之 百个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語行在上以為然要四節夢便對常清入朝。 一种山口及召宰相謀之機國忠楊楊有得色日令友者獨豫山耳將山 **有疑祿山之意遭便感學一部論祿山如殉策禄山路林不拜白馬太獻亦** 以為死以平應節度便乘轉該東京募共旬日得六萬人乃斷阿勝福 一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及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及會 還京師時禄山子慶宗尚宗女逐謀之以郭子儀為爾方節度使好職 俾断橋之策宜乎武年一敗而東京遂陷敷 南湖田用兵之萬兵迫於一旦况常清大言後課班合國忠之意而使南湖田用兵之道黃平将久而慎重也禄山之反討積於十年而玄 脚作何は 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共討祿山會從第直卿遣人帶告果卿欲連兵何為者止使仍守衛山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審諷曰何爲者此關銷辯山 所展調本中律不顧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素展調往迎之祿山極賜果卿金於實其子第 校高傑芝封常清以計長朝為副元即上以屬有成名命將共八萬以〇七又類獨二 余 原文宗起 其即首唱 同北清聖 断禄山歸路以緩其西人之謀果卿命崔安石等,須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人们 柳天府の汲今河南湖畔府の納今河南影徳府の泉郷又窓使人入今水平府の客雲今路雲畔場敷天府の漁鴨やの泉郷又窓使人入十七郡皆歸朝廷其竹禄山者唯元鴻潭龍密雪漁騰汲脈天郡而已 四朝夕當至先平河之前都先至者真後至者誅於是河此諸郡智 則唐室中與維部子儀李尤獨之功而實則真樂為之唱也と人造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之人造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之人達無忠義之心荷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開風之人能不從之者 不天上及王獨死前所奏等上籍太之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八十八年代南七十餘城皆為無有初未聞忠臣表士有發懷之無也

1. 11

以對達在內里十五數令七月清宗皇正月安禄山傳號目稱大乘皇帝蔣則 東聯大平在北地地灣。〇以不能是一大大學, 東京 新進年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進河的大學, 東京 新遊縣市區, 東京 新遊縣市區, 東京 新遊縣市區, 東京 新遊縣市區, 東京 新遊縣市區,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東京 大學 工館運管未至關門。恼懼會禄山方謀稱帝留康息不進故朝廷得為之禄山禄山召徧殺之馬燧亡入西山應者徐遇匿之得免O是時朝廷徵國領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循豫不時勢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 表出除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為其葉職等時而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郡急河東前度使公朝为兵萬人與之二月光湖至常山常山兵就安思上命郭子儀進取東定襲克將一人分年先出井四定河北子侯魔举九 爾城陳人馬萨易馬其相縣而城遊退明日後進攻城賊城附而登湖東縣之,直襲精久千人至惟江於河南令狐湖引城横兵攻龍江鄉附縣政公帝县是縣投了屬所以郡學安禄山道報於京州對引城構兵攻龍江鄉附縣政乃令集縣投入屬所以郡學安禄山道報巡鄉州南伊為長史西坦賊經至西河縣於原外 相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隊即就其守將分共論門口以出千里之師開朝廷遣極千里將精共十萬出陣口阿特斯師副之四在大頭就像陰六千倍之送至境就手別因問之日共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奪日 餘戰帶申而食養療養戰敗遂敗走巡乘勝追之軍聲大振高灌順於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何賊際出兵擊之權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用也其後與後唐室空賴於忠賢馬 于侯属揚於朔方率光柳電擊於河北軌謂天下無人完蓋有之而不不民日常山真卿仍竟平原本澄盛來死其言宗张延以縣令起兵耶之民明皇之末朝無忠賢一旦敗起幽蓟中原及解而顏果卿首謀

三時時之子儀深溝面聖以待之城來則守去則追之盡則耀兵夜斫其於賊不得 要那些一般成使語客奴為貨朝廷聞之以客奴鎮(B)賜名正臣〇五月郭子後 為斯里子 山之脉 之明.真 奶炒工 堂 是 進 新爾子·五千渡河真腳陳在逆之相指果於馬上京動行伍進明也們處城南旬頭新沙五千渡河真腳陳在逆之相指果於馬上京動行伍進明也們處城南旬鄉 招討使時區應太守賀關進明亦起在直腳以書召之弃九週明將歩騎擊,其在五千人軍手 層色線線山所署總腳太守袁知泰遊戰失敗逐克總翻 東京 其五千人軍手 層色線線山所署總腳太守袁知泰遊戰失敗逐克總翻 有內濱相圖之變突直卿曰善命条軍李擅交等將其兵會濱河爾門泰 二公通 世史與紹 干公老 ÿ 那選 衛山史思明收散本數萬頭其後于像至阿邊於軸鴉縣思明隆至李光朔與史思明散于 屬山在順定時大破之後一部十餘即時千儀光 販將士家在<u>澳西者無不摇心森山大</u>惺遂議至 是歸院國計未央 四月以劉正臣為四處節度便回屬軍將劉客奴等追便翰海與賴其剛 唐年男子真如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升進明泰其狀取合任意加進明[]即內對使 光朝就圍之軍於大根於是河北干餘肌皆殺賊守将而降屬路再絕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口販俸矣可以出戰子傷之一被之思明奔爾隆 相聞請取隨陽以自效真劑造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 **卿每事冷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直卿不以為嫌後以軍邑之功讓之** 院發郭 郭亂從 佐 佐 古 東王路延 下月天之の子之の子 可用 ガルスズ 中国之時 如道 医忠何唱 世史類 **爾默及國門級輸禁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輸退留時失機會上以為妖猪運** 「関ロ向中上道天食國忠自市胡餅以軟於是民事獻糲飯雜以麥含皇 姚林星子如主皇孫及親近官官官人出延秋門祖時皇孫於在外至國 國忠首唱李圖之策上城之(阿爾特下朝云統郡[宋]教明上獨與實地 帝出來劉者此等籍集構也然。新學斯比敦隆賊上懼召宰相謀之楊 陳繼(干)人表……」 念書玄宗經 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答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以 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明為相較進重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 下往往誅之使得是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中民以廣際 有老父郭從遵進言日禄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請關告其謀者等 孫董事以手掬食之須更而盡 間翰曰汝常輕我令定何如翰伏地對目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賴為下百餘騎人關酌祐進攻隨腳克之著將火校歸仁執翰送屠蝎安祿山 「新縣屬河南府高平之岐曰原朝大敗賊乘勝麼之諸軍官潰騎獨與壓 物得符預於古齒開四敗曰慶朝大敗賊乘勝麼之諸軍官潰騎獨與壓 中使越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在出闢過崔乾祐之軍於屬壓四原默 山少殿師以訪我若往正遊其計中且敗遠來利在速數官軍據險利在不滿四乎。皆殿前無衛上遣便趣哥計翰進兵復陳逐和州船前朝奏 首位 臣守.兄贼势日感行有內變因而來之可不敢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本 旦失属出奏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賣四海之萬其可恃乎。一年所以一所從之則為武難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兼五十年。至明四十十七十七年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人 ·干八表……一个。唐玄宗起 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歷史 足以目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人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順歷史 足以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此先王所以成小 (本華)時一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又促哥紛翰出兵漢闕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死人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 「野川龍高之主須更聚至数千人太子不可坂四馬欲西達室王俠議與李輔 於馬見留太子東討賊上將於馬鬼朝臣惟章見素一人父老皆**進道請** 思謀及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思正法上日貴妃居深官安知國史謀 校後出驛門慰劳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日國 留上為之投鄉文之乃命太子於後官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 遊園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廣謀及追殺之上 及高力士日貴妃誠無罪外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宣敢自 尊入國若敗共燒絕樣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投販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 國就整馬勒諫白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與後不殿下從至 **共召郭李於阿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後二京削平海内以迎至寶音** 其等願師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等皆入圖中原百姓 非孝之大者平屬正王枫於依肯太亦勒太十留父者共擁太子馬不得 陳玄禮高力士常謂勸以連綴明皇置能斷而除之藏亦迫於不得已又甚於两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以君孰不有女觀而寵戚至此自非記府縣峻於制敕則辭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干猿山以至叛及則奪 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顧陛丁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雄殺 一个通師劉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港應則專又深于西南灰五楊請西致堂田百億以供官中宴賜則專遍天下系楊國忠以雖蘇進蘇鮮孫致皇田明皇帝於楊妃比十年以王獻為色後後徽兼供額外錢帛 **医**唐玄宗紀 不至使人慎聞好及之還白狀上回天也乃命分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〇次于馬 四七七 有效 世之對海三人类 ■ 居文CH.紀 ■ 路火烈烈而鳳發發脫龍唐之乃済污官接該許開衆臣附突厥少為 軍二千人及飛龍既馬從太子且論將士日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 英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干孫中官前行人屬亦足自達人 胡亂常清遠避其蘇聯等倉存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麦沙至此步苦 輔佐之文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流 百與腳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質糧若歸見父母及慶安文老為朕較 而已又宣告欲傳位太子太千不受〇帝至我風士卒流言不遊陳支禮 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殺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不能制會成都實養經上與萬匹上召將士諭曰朕妄奏意託任失人致漢 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千嬰於咸陽残南至於放野則義殊之先便文前唐總論至「三編以世民試為子提一於之應師衛師太原便與文前唐總論至玄三院失其底群推雖躬分山裂河皆為戦場至淵 化懿綱洪横禄盡皆是以與地人心熟非草園長久之道成太宗以不開國之物定律全建學校尊先師權直讓制租庸訓法綠階氏于孫職之界收白旌黄鉞之功而六年之間化家為國定宅九圓成功何連也代戰州州而武周走破山東而黑陽平伐江陵而南統教養夷險芟荒 日去留聽卿目是流言始息 権耳盗飲之計雖能進克長安除情計禁而暴動之不中平禮者多名三八分 人 人 居玄三紀 下幾內總則出官女而恤民至吳置弘文之館躬榜奠之禮而文教權入關京官宿內惟勤性儉以鑄鮮生山東早則行振恤關中機則赦天所容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即位所行如日方升織翳不作諫官 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講佐父制平海内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 君子謂唇室物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跪正並用駁牆而不較也然電輕 禁管囚禁謹三發五覆之奏定失出失入之規而刑欲平失收座暴骸 矣練刺史之名俱縣令之遇申用人如器之前而與錯審矣請明堂團 而納諫客言之美德耶矣他如不受康國之附不要功也罷鄭氏克 藝脩戰士而署及枯骨矣齊此敗從魏微讓疏比絕章飛白答劉垍騎 區锋無前對圖折撫養而仁果降及洛陽而世克緩擴武年而建德

けに類編二十八米 可殺攤與皇后可殺而何有於李氏裁於是水摘黃臺肉視諸季而李對狼之性一旦太阿在毛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女可殺于可殺蹦死兄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真而天后廢徒於房州后以虺蝎之心良之臣吞聲赤應則亦寄生爲耳雖奴鳩綜懦忍不能守社稷知子裏聖而棄大宗之法如補塵綠凍驚笑中之李猶用北門之學士反使忠 天下竟轉而為周白李敬業之所終城取別王之來無功就有以上罪以非縣死職職甚者改所職易服色正武氏七期而文皇帝極風沐雨之 以壓而一時無辜者皆混耳纏頭櫛研搜點數指膺載依懸髮熏目以氏之祚危若朝露開告思門撰羅織經周與本索之後購目推脫相称 南越月而大水維作女龍之戒昭七祭乃廢皇后立昭儀以致吾羅二 之政有貞觀之風祭何為爱於長髮尼而忘父子聚磨之耻武媚入官 察道裕希音而自然视胡人進戲而自戒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求敬 之在賴男氏存績不甚首引刺史入問問民疾去。詔獻鷹軍大馬者非之 不以男而事女補關車載拾遺斗量隊目之聖視電船燔客電而房州之告於完廟社欖而誅此老媼卷啞武曌熙以女統眾當時公候鄭相無 **风唇玄宗紀** 二八木

○ 大家
 ○ 日本公司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家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田東京
 ○ 大

名正 開 記 表 **地勝不克** 以例上有後 | 特点表|| 二、一門大子に割らっててこととして、一門大子に割らって、一門大子に割らって、一門大子に割らって、一門大子に割らって、一門大子によって、一門大子によって、一門大子によって、一門大子によって、一門大子によって 馬見之命 至了節度天使将更歲時致路後各談其姓名爾罗通近十二馬全流或多表 海過不完引兵入 無過留工情中常山劉正臣將襲而勝天至史思明學不完解正見行過不克解正見行思之新獎岐前楊可關能思於為國外子儀光朔聞入衛大子北行亦無追追之惠〇卯子儀本光納引兵入無遇劉正臣襲 處也今所選請和田統內附四方即縣大抵堅兵拒賊以俟與後殿下今太子至甲堡數日納內開後開網社鴻漸迎太子說之日隔20天下勤兵即位於國武智籍以至剛鮑於寶城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表見同乎章事 李哲将女人 医多雅州等皆香藤山以商烈相為相自餘朝士皆投級言五百餘人軍勢稍振〇賊将孫差皆間医學禄山不意上處西華乃遺孫 太子至正院、附配屬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道及學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塩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禄山實為之玩或不來上日 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學以於色質贈為事無後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大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夏等言曰将士皆順即八日夜更歸所以崎嶇後太子至南野東克杜鴻漸等上太子殿禄此請遵 原地之命 皇前縣懶備理兵剛國彩頭動腳今按鄉長襲移檄四方收獲忠義則逆數不足層也 所當而不能言也上翻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相〇七月太子 事未可知及宿至上問均兄弟對日臣帥與信來追随不進報其意似有 弱高力士日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日張均張均受息最深且連戚里是敗之〇帝至實受以房項同乎章事上之發是後也群臣多不知至底隱 四大守本導出迎歐衣及粮糧逐至草底関監牧馬得數四匹又第七律 遠沙沙塞者難尺寸之功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 [日肅宗即位於於]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る唐玄宗和 者甚矣自高祖至 工作日殿下持些為 **放此答** 这字 第 人所移 万齊家以 工者必正 拳天下 性神之相 ***等無朝廷柳度草創武人縣悍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交自若监蒙世史鄭塢一千八卷 國。唐肅宗起 爾宗為後 而名而至者此調目之特筆也。初下記季》以以才敬者問文宗使與於是能侵名之為為不舍為別鄉的門外是例的下以大〇字必至 國門 春睡的耳息之發青太子東計號而配金是例的下以大〇字必至 國門 春睡的耳息之發青太子東計號而配金是例的下級大子會剛放著電 其世朝廷隸於廣介為宗臣兼其御史本納奏雅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近新相御史本納奏雅之擊於有司上持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故等勉 第二十人表──**興**《厚篇·宗紀· 新子及大衛三十人披草來立 風北行遺使召之謂見於[] 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山而欲以正萬事聽無父子君臣之義是以上無嚴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蔣家以完華明日曆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早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 通不見夷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免父不父子不子並臣之義皆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別有以來之耳蔣高祖麘玄之一百文堂日而樂見銘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者於父子君的文堂日而樂見銘人急於帶貴是以致此咎也 使肅宗者於父子君 **感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把邊免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機而游其所爱以忘其所可被至於** 以藍美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字也 禍唐祚既絕而後續中宗不免其身本氏遂以疾城玄宗親平其亂 矣其草園長久が日幸哉 不節季輔國不娟魚引思不避尽屋把而直斥其我此所以生為賢相。李空同日林甫而不知有勉今日始知有勉矣勉多動行其尤可重我。李空同日本勉之正學李林甫之連後皆唐宗室也玄宗昔日但知有 非後世之大鑒軟 死瓣真簡軟 為布衣灰太子當明之先生後隱居到過辣驟名分輪於金上自局 一言無不從至於 上大喜出則縣樂葉則對橫如點大子 進退將相

調得與版友 科達第一 大夫司 第一 辦李相數字 而沒位領別 輕直 方 實體 解 ¥~與於一矢蓋巡緝票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父乃知其張 を検え、一般の主要である。 「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では、一般ので 大大大大社 教斯六野 在北京 大文章日豈有君父告悉而臣子皇东不赴者平特進鄉與常自謂大丈夫今日常和嗣常與節度使孫室謀且緩師以親其樂陰徳府折衝貂良素實護嗣常 百許今日之果忠義何在潮畅而退潮風難立與巡相守四十餘日朝廷 潮後引兵攻薩正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財苦如平生粉驗的也惟期間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〇令孤期國雜口預必擊走之令狐 後共於医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共七千扇以忠義而遭之O上皇至版 河西安西君进兵詣行在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等将兵五千 **藍像師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 视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數即白字發兵以考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 因說她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她曰足下平生以忠義 公亂若些而逃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共園之巡使即将雷萬春於城上與 一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或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逃忆 相問語未絕贼等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級其不人使牒問之乃大 得失數十萬其後後夜經城城笑不設僕乃以死士五百所潮管期軍 遥調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就其如天道何巡調之曰君 四女四名进兵前厅在上命司司官三十二四次 有政党日歌说师公成人也乃解相位何也無乃其之有所不可於命政党日歌说师嗣依近遇相屈伏说非素交之道乘危傳張美和承西致堂日歌使命之故人也乃解相位何也無乃其之有所不可於命 巡之才識豈特能致守軍城而已乎殆可為相也 人倫天道同條共貫養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 出れていた。所用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日本の 父子復美 ti 以作為了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何使稱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 太宗教後 人有概念 阿女子 太宗欲後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實功有二害 即位不名正面言順歲胡為数建山是小州以南于不孝不忠之罪也多本語論董武博位首是共三十六日耳重少待建心上精保命下而後東文爾為之兩朝於班出明家文子可謂繼美矣後肅宗以七月即位于第 上皇遣使泰冊實得國軍地天行以如軍武使者至蜀上 至歐武軍成軍成始盛人有取後之望英〇上謂李沙曰今子儀光新日 為宰相若克爾京平四海則無官以實之奈何對日古者有功則錫以李 果所以供祭祀經酒之用黄取王者覆盡四方之養傳之子孫四觀中 民賦而國用以饒則其故時之功不可以者堅等論也 長史李光弼為比都留中並同平章事子像等將子五萬白河比 至宗龍用者堅楊慎於等經替財利以滋侈心而致入蜀之 是肅宗子臣之道两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道便

日并北松对或掠之文令府縣推按綠两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按屬縣海馬前城於〇禄山閩獨目百姓聚亂多益庫物既得後安命大索三國經濟原流下城皆露羽脫之解之後全安祿爾海清皆以樂工而約也幾天魯思教養鄉典頭流下城皆露羽脫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情鄉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禄]對以數爲二人表 □○ 召前 戶 註 功器が大学と 太子大学 無病民間骚然益巴声室自上離馬處北行民間相傳太子比收立來取 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日太子大軍至秦則皆走市里為空賊 你山宴群臣於好得池在陕西西安府盛奏衆祭聖國子第在往私飲飯 目之見病替徒之巧非徒與巴亦以誇人豈知大益在旁已有寒衛之 ·温公田随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行其承平不思後患願耳温公田 聖人以道德為飛仁義為樂故鄉茅茨土階縣衣菲食不耻其 心卒使饗與猪越生民堂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道足為大盗之 東京が位 宗之志、不及遠矣草國不来此其水與。 中之所と東京、中国指遷于蜀瀬宗越在草義宗廟杖毀社稷立族此痛心事が相思、中華助日明皇播遷于蜀瀬宗越在草義宗廟杖毀社稷立族此痛心事が順倒約為于斯堅別以為棋歌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中野順倒約為于斯堅別以為棋歌之不響。不欲有聲良好以是悠沙。中野類線十八条 表句山人 水黄本白 其事也乃以廣平至檢為元帥諸將皆屬俄聞之謝泌目此固候之心也上學大功旣放陛下雖欲不以為備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以元帥為重泌目屬乎宋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寒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上與沙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 以告次日朝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必不得已受之 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事以於胸臆諸將拱手辟 好不宜來此請撤其珠王付庫一更以實戰功上遠從之建學主俠泣於 之〇上星期張良姊故官七寶·較本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 素閱房項名度心待之項見上言時事解情機做一為之改容由是軍胡致皇三 祭建太子補曰不 故東危傳襲者誰欺欺天乎。

京自房行 市社 後 関 前 **挖进** 明治治學述過賊将安守中於國陽之陳濟経巧效方法用車戰以中草二千敗順 沙洛州及民 鄭明等之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妙由是惡沙及後○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幾 で心行立 上半く合 · 一上驚問之對可臣比憂禍礼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共何品 省法川 | 風鼓誦午皆震駭賊縱大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 拔知名之土而輕都居俗人多先多四海大守閣關進明請行在言於上特為招討節度便與賊戰子即濟計之略在敗緣項喜當客好談論多引門令隊中主張陸運至俄國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饒〇以房 百以立度名所引用皆洋華之黨軍王衍之比也上由是頭之項上疏請 日門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落器神學今房琯專為迁澗大 史こ)字権也 中官何如對日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 將兵後两京上許之項悉以戎務委工母劉林二人皆書生不開軍旅 |東記書日天子以四海為視聴况該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室還長於是於各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好上皇所念院欲传正位** 所言任例大台の下い、いっした。近天で大利来で関し、耳原守住職也是不知其に日不量其君而欲成天で之務未で関し、日本には日本の中の漢見珠の門の討賊為日任是不量其君を受け、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 而增任劉城五位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敢不 **心唐庸宗智** 四海軍 東京 王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試言之興日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 世史類編二十八卷終 失何如 更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酸陽神將張東元之與力舉千鈞性後明辨城攻 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熱巢于慕豈能人安何如悲問取賊轉 将軍真壮士能與我共富貴子與日期過之中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 天下無窓矣上目何故對曰販之競將不過更思明安守忠田乾直張思 知報德乃與兵指關金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手 首使賊往來數千里坡於奔命必成擒矣上於〇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 **墨乌京沙泽郊王俠謂沙曰先生聚俠於上得長臣子之效無以報德**

Lin

殺壓腳王侯と曹爾家之也李輔國外表達而內夜險見張良姊有 耐し立むく 熟管例子工上怒賜伎死於是廣乎王极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姊沒日。附之國即王伐數於上前該計二人罪惡一人難之日俟恨不得為在 直入帳中。祈禄山腾賜流血數十。遂死慶緒事即位縣山徽以雙時天事漸昏自是不復親物性益縣恭敬莊與父慶緒謀夜遣關緊否猜到幾於 一安慶結後禄山不君其君亦安能康子共行戦 子董事主皇熊稱六上皇政劉秀節失而又改革師思手命權國赴到 李董事主皇熊稱六上皇政劉秀節失而又以李麟思平命權國赴到 京教之不正也為無所受其不正也甚失 一四二章皆王卷二载垣也共不皆何義也何議義正月上皇汉李麟 一四二章皆王卷二载垣也共不皆何義也何議義正月上皇汉李麟 一四二章皆王卷二载垣也共不皆何義也何議義正月上皇汉李麟 一四二章皆王卷二载垣也共不皆何義也何議義正月上皇汉李麟 不見國家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立之近其所以克取穆物者得非天赤厥唐而思賢是頼乎不然無句 百致宣司就於宣文聽聽殺子內不知戒方在播越巨點猶存已製起 再文宣前宗為太子尼於林甫二十年其懷鄉危困多矣親是英父 陳然屬目禄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道好還甚不 即有即後と理也 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〇原宗皇帝 權部設建等主使初遷下至以致卒於逐引且用魚朝恩為收共運武交佈而東不失權物可謂賢矣於殺官姊李輔國夏 位七年書五十二晚上皇相繼而崩擊建陵〇帝以國之元之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禄山之亂即位國立克後两京公 **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9十八代 . 技之先見 图方法回葵豐敗而後河楊震縣 電管者敗而後祭陳實線重逐水敗九餘光順時端之上,是恐九齡先見關元帥之軍使至西四郎州長爾廣東一條之於為黃中使至西四郎州長爾廣東一條之於公張九齡去明明時以上,是恐九齡先見關元即後山村美與用敗類就入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至中世祭始與文獻公張九齡去順 不四利敵 約所過見 可見 可見 一座 省上 緑色さら 為国政 本一一安康結使史思明子院態或為署官多大不書書守范陽阿根必第先母馬不是 既不幸敗死而廟宗後不能用三人之孫情哉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一次店肅宗紀 孕育大小 政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入問車馬至從賊中自核正來者日夜 透語為公中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條戰具居口應在門中 元二六日,擒賊將殺士卒,我氣自倍遠論巡日遠憶不得上公智勇事族 不給李於請如前策遣安區區域之叛並塞東北取陷機上日朕切於是 數問語畫一出於她賊遂夜遍〇二月帝至國翔面日德左河西西西西 於林甫之相争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禄山其實野林甫顯縣先見耶然九數之言無一不驗官宗徒能思其争禄山之事不知九數數日之告如若盡明鐵完聚不爽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顕忠野之 智士為國達感而人主常思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獨敗已飛則回思更起華曰舊太宗思親散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思臣更起華曰無節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 非獨全必言之顏果柳那子儀李先獨四人所見葢不約而同也果卿大計未就復念晨昏罕雜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 · 一致室日本有大小後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有知而是於之 而後思親後語太禄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E 輸送 B 國恩所守正有死耳但念諸君指驅力戰而實不斷執汉此痛心耳將 **尾無為荷朝狂專以官爵當功務將出征告給空名不與寫告身聽臨事子佛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干濟過擊品無數輕敗減走時府** 秀巧為相惡進明以為阿蘭節度使而以許叔葉為之都知以馬使俱兼 日數學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近下○初 餘人劉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後則萬恩笑中時者是謂処天盡走白子士者邀勵請養與乃椎牛饗士盡量出歌歌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前乃得其状使無要射之要其左目幾種父子·新乃收軍選〇四月以那 認之敗後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軍大將軍告身一 を受ける。 ・ では、ここでは、 ・ では、 、 表言自然或請選懂試虧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想養養請速還京師就養好說以不來矣上數問故湖口理勢自然上日為之奈何沙曰今請更為群臣權 不可留以此其所以 司季 不必明可謂 在此行 **逃明何如** 在臣太童難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眼失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太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過陛下太早陛下 襄巡因請去上日朕與先生人同憂寒今方同樂奈何處去,然日臣有五卷之意則可失上即使巡阜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西就必飲酒同楊而 裏日識之對日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且陛下都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初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偿因達以等,與賊戰于良敗城西旬午至等回點點難試料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國謝與城類順平主俶見莊禮之濟各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提臣必死之 回經懷仁可汗遣其子集體 補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子上 良久日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西斬首六萬級贼遂大濱賊將安中心至為仁等皆通大軍入西京城初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日克茲之日土地士無歸惠常女子歸回於 置不再平房增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察退之以為不則不 展外板翼者直以車理勝院聽台可也遇疑異便思該不立建明可謂不思矣巡察危迫我院收之功名不在我們說有

脚数です一月次をう 教進退さ 死生 又見其的為死前之臣 图不可以此版而異观也 工行久 真知如此我看到題不死於雕陶然亦達 市的於亦 師故與目等而拿了一人真如如此度不可十月尹子可陷匪賜張巡許凌死之 康越死節奏 廣田 已書此記 经则天下 豈有相賦復之禍故 李公司者 過餐製 医风炸 **植為可四摘抱養除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百安有是該朕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于離職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植** 沙告之日皆卿力也。 7627年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万大甚。全个作樂下語定行見上名李 明的殺之立次子賢賢内憂懼作黃臺瓜醉莫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那對日若有此公屬王寶經當然之 刀欲陛下慎将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日太二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惡 后間之故必言及之必後**固請歸山其後**底即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香練對日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處里王有大功良姊** 上乃泣下。日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既往 必去矣為國以勸賢哉大臣為重勸賢以去讓遠色為首張后龍於內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定癢敢百言而肅宗終不喻即於是固精而 方致皇 兩表裡相結既無除之之直事格相位而隱於山林繁君之 **国若有此心當深懷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緊其心 平每與臣言其死 城流涕鳴咽且陛下昔欲用 医 為元帥臣請用屬 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子得盡忠之意麥曲側但有足以感人者故聴之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也迹 我一季必而已耳當是時依有功也而李輔國鉄之誦無過也而張廷 得出城進退之義者也 輸國事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嗚呼都侯亦可謂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主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 死至於廟宗之皆德宗之恐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功 唐肅宗紅 政事子生 文献 建 **不 张**古法 最に返り破子 張許可認 15天 大只如遂 人完師 本 **张廷州**农 葉返すり 明 光 福日 第方なご物又與巡回加追憶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翔不近,亦不肯轉奏速雾雲瞻陽至今 何年感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寒雲天里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感也遠之死節雖明年不可為不養寒雲天門 動所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大震心不可 器乃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大震之不可 器乃以刀脅降巡至今 何年號與討顧 放心 作業者 馬肯為我原且得安談下學致死力張縮聞雁陽 置急管道或進比鎬至雁陽城已陷三日墓談下學致死力張縮聞雁陽 置急管道或進比鎬至雁陽城已陷三日 人或問其故巡日今與胡虜戰擊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暴百餘殺賊平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數之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段之巡且死顏色不亂避抗炸生致許遠於洛騰巡初中闡赐時至僅萬 食蓋誘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職場江淮之保障若事之去,賊必乘 病不能戦処西向再拜口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 食馬馬藍羅進極風雀風既蓋型出愛妾殺以食精士壞亦殺其奴然浴 勝長聽是無江淮也不如堅中以行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紙也既養 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敢應變出奇無窮號今明萬司信與衆共甘言奏可乎每戰越立於戰所謂將十四我不難此將十支敢不死戰卒破敵又 腐的地鬼以殺敗城遂陷处遠俱被統并南縣雲雷萬春等三十 括城中婦人食之民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贼登城將十 使好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性如手之使指女將相智人自為戰不 臨機應至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其之變者也故至 遷遠後死不為底郊死三日而教至十日而敗下天以完節付二人界而府符全江淮財物以鄉中與引利惱客以有易為可矣郊先死不為一經經與喉牙便不得相食東南蘇舉司尾小大數百戰雖力處了死一樣一樣那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爽至數寫學孤構抗方樣不制之處傳巡事復不及處爲綱目並奮之所以破千載之感也 名無職不待留生而後順也 ₹ 唐肅宗紀 四一京師率用其力王室再安安不養

山李边庙 推表助 黑利 為來訪使奏堂書記濟整禄山有異志許得風疾見歸來禄山及使祭布 世史類結二九卷 東東亞 迎舞 選呼 萬歲 廣正王 做郭子依來自東京帝步之 巨善之 國家由鄉再 ·入豆豆原的人般尹子前舉城降〇帝人西京城南之之離也 百姓出國門奉 三川柳東林三州不與回於之有其城四州成後也不沒奏都至事也之功為多然與目止青屬平王及于城而不審四以路回紀乃止賴收二大敗慶緒本阿比發所獲唐明等傷許遠死於懷師廣乎三淑入東京固於於寶中等一時人而計畫建錦萬四以路回紀乃止賴收二十敗慶緒本阿比發所獲唐明等傷許遠死於懷師廣乎三淑入東京固行於黃瓊中於十餘失敗散觸曰回紀至矣遂瀆官軍與回紀夾擊之賊 為也〇二月上星張而亡故書主之之齡也上至至風熱命我以甲兵治所者也〇二月上星張而亡故書等何逐者上至為城灣明日為所無美湖亦以清之所為同士乃子之中文制語稱山文乱歌漂守爾不污當其利首待別之時率祖和不死以 拜以愧其心以潛為秘書即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禄山官上權為考功即 落城會官軍屯東京潘起請軍門上請做造語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 德封刃石之濟引首待刃看德以富病白禄山乃免後慶緒亦使獨异至 造口以熟濟為秘書即蘇滿明知制語出也初夜即號濟有據行安禄山 は耳○帝孫鳳謝遺章見妻祭迎上皇○殿莊來作以為司農邸之児留友手此於之所以於去也無目書之不竹惜於之去亦以熟商宗達山必有不足於中希夫清宗蒙豫良雄任李朝國真賴於爱子且繼載本汉歸衙山於慶求歸山不已上回留之人不能得乃聽歸衙山縣京次後雨 心臓子性放吐将之以拒官軍士後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紀自南山東北 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城子又何必討斯擊也好猶推波而二十九孝… — 愿 唐 常尔织 **阿氏国旅在民间禄山恕君又教廣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 宗九務欲速不為處認至凌諸羽與之兵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等)上恭逆則何思城之不城哉顧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後期日東宗敬後唐室曾求天下之皆而與之共功固民之心以討 《唐南宗紀 構設以意 程度以外 甲基基化 聚等號。流涕白臣非張談父十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儿果東京號 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包畫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 功遇相批 英作者。 這張巡張介於蔣清廳B等音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後三載議立等者與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〇追贈死節之士李楼盧英稱果卿亥楊聽辭 明え不以 世史教経ニナル巻 身名公 ^{東で瀬}請避位還東官上皇不許〇立廣正王俶為愛王が郭子儀司徒李光弼 対験上皇至歐城上傳法駕迎於望賢官上皇即日幸興慶官総居之上表容 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縣斬達奚瑜高武虎州屬蔣剛於雖相州未下鄉灣於河地華為唐有关○制隨賊官學為清南斯蔣州李隆在慶安鴻遠極等州皆降清佛令楊河原洲令楊河京所袭州來隆在慶安鴻遠極等州皆降清佛令楊河開府黨州不降在慶安鴻遠極等州皆降清明令楊河開府黨州今禹河開府衰 上皇日 均為 汝長流扇面均黑 賊毀吾家事决不可活上 泣面從命 秀嚴各以所部來降安慶往是史思明之覆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 非其素之子級議由是始急〇以良姊張氏為淑妃情也是〇史思明的 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敗也故不至而食霊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其 表土之日巡以夏齡東以弱制福保江進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孤 者或罪張巡以守確遇不去取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朝為之作使 改元霊免百姓今載租傭〇三月従等王俶爲成王〇立淑妃張氏爲皇 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循曰功過相權思 生於是矣 西安堂三 汗矣肃宗之迎之也當座成儀傷物采何必發稱弱即既於西安堂之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止馬上皇不以甲共自問其意 為爾宗者正均出之罪而為說置後其麼幾乎 其端於是有蘇刃而胡逐為與慶之不被安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無 **市致堂日孫也今南宗以生生之恩專婦說由而上皇無弱馬堂不悖再文堂日張該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 天理數古之明君不賞私恭不仪私然恭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 人 唐南宗紀

I ...

花花根之 쉭 出之時 本中地可以被通常来受害的主题指揮七郡子灣豐街上命期方郭子後及個里等之可以和第一部第一時,所以有對等不是一可以和第一時,所以在對于等的原因,所以在第一時,可以在第一時,可以在第一時,可以在第一時,可以在 相州之地 如得 失 何 東七節度使討之又命阿康李光嗣澤略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共助 四常及顧平李與潛進許叔養鎮區比區李嗣業雕 監李廣經河菌崔光 欲立為太子卿竟如何揆再拜賀日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决 后〇立成王俶為皇太子直名豫上部門知制管李撰日成王長且有功朕 빉矣 軍容重烈人通便親軍客之名自此始以九師度七衆而以一度官監と之上以丁優光師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風為觀 〇贈颜果鄉太子太保謹日忠節〇丈思明友殺范陽副使鳥承思張鎬 十月以候希逸為平屋新度副使中屋新度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財 范華陽日 聽張錦而龍史思明父子在賢信好何其一念之相傳即 不 一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官人處置果何意乎 取則庸人可知矣 前宗初後两京奉六十萬衆秦之其不亡亦幸哉 一之我也且慶緒野房郭李不世出之将也便朝思郎制之循不免於 南湖回玄宗不聽張九龄而寵安禄山此覆轍之至戒也肃宗又不 師關人發之補以為為况天子之師使官者為之主是辱天成沙衛縣齊師雅綽郭散曰于縣國師者之序也以諸侯之 為先光弱本子儀偏禪必相推奉尤節度之師成功快矣不 南宗以李郭縣相統屬俱召入朝面授 肯意使以相下濟務 如東土麻立 直帷幔宣傳部命及環京師事堂禁兵常居内宅制教公經輔國押署然原が北坡度各濱崎本鎮の史思明殺安廣緒自稱大應皇帝○制停口教慶分達成分北坡度各濱崎本鎮の史思明殺安廣緒自稱大應皇帝○制停口教慶分達成分は大樓以解沙軍斷河陽福河陽今被稱保蒙武戰馬田快遭棄殆盡該節吏思明教子儀以解沙軍斷河陽福河陽今被稱保蒙武戰馬田快遭棄殆盡該節 5年かれ 日本 かん 単 -大名人板 **萨**序使由 原本和出〇三月九節慶之大清於衛州護院以及春在於無神也一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於衛州護院以及春在於無神也一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而不善于到十集等九九節度之大清而不善于引十集等九九節度之為東京北京 五牙父儿 用字可印 ●立自此始海東教新院行常設鄰致不可購書矣 之子推使希逸為可慮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無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之子推使希逸為可慮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無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主收至了今上上了开始度表了可以好色的VX)士卒谦注度的银台是石部一体资京師以李光研為開方衛度供兵馬元帥魚朝風惡子像因在郭子体资京師以李光研為開方衛度供兵馬元帥魚朝風惡子像因經臺飛輔國由是息,明清宗元政共可 经常读官言事勿 白辛與〇七月 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較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看 之執子第禮謂之五父及李岘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 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圖關白口為制熱付分施行莫敢達者空換目 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 目然之勢也可是稱亂雜起民墜堂成死二百餘年然後太宋受命太於禮今唐陵之使士卒得以陵偏隅偏禪得以陵所納則將帥陵天天於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 為之姑息乃至偏神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以位而投之則罰實及實 思求火七患要一介之使猶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請習為常司馬公回至而復聞宜正上下之禮以觸紀四方兩偷取一明之要不司馬公回人者所以能有其臣史者以入柄存乎已也薦宗遺唐中衰 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贻謀之遠哉 租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遠犯乃伏斧貨是以上下有級人 李光弼代之世侯論留是光弼治

中処 其 紅而進半涉像周賀日克炙光弼日何以知之對日觀其攜學安開是以將日差德請批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子策馬亂流修織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国懷思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裡敗之思明入泽應城空無所得遂引在坟阿鵬使騎將劉龍僕挑戰變爲 |必思春之矣時光解中即運發城望日賊好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順才身過於日越聞日越被聽任之亦降或問光朔降二將何易也光過日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吾死必失滋請降希顧與之俱見光都光部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順聞 百騎農至棚下問目司空在平布期日夜去失日越日失光新而得布嗣爾長於愚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 第11日か、 *** をおいています。 *** ないでは、 *** ないできる。 * 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於原題。欲絶光稱糧道光獅軍干野繁其駒於城內侯思明馬至水際畫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 知之前傳易之候黑如初者德順目大呼運子躍馬斯之以歸〇思明有 軟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稱失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日本九 勇己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當之〇十月二七朔與史思明戰於河場 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矢置韓中曰戰危事喜國之三公不可 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今諸君獨死也或諸將致死擊之 及馬千餘疋每日出於河清浴之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北馬得五百疋 唐肅宗紀 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 是光不子重 紹可議構 亦及所 近 子帳准法 **第之》** 動宗不能 親指近兵 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西班際官父老過者往往贈拜呼萬歲平輔國官門門書也國遼太上皇於西内 茶口哈上皇愛樂慶官布映西西安斯上自國歸即 Path B為ア部侍郎文度支統経盟盛等使要著治財利故用之〇七月李輔 字兩不即保此信任小人之 稱也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以成疾後上和悔性恐輔國欲誅之異其提至竟獨漢不能快惡補非之 西西安府應西高力士流巫幽冷險流州屠陳玄禮物致仕上皇不懌凌 西西安府應西高力士流巫幽冷險流州屠陳玄禮物致仕上皇不懌凌 東江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無太尉其中書令〇以郭子儀領那條節 與慶官與間間相恭垣壩溪露非至尊所国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又得 慰秀之耶以春秋之法加之其能免於自初之罪乎雖哀兼成疾而至舉並非肅宗於之與使肅宗誠有愛親之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 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尺而直 東稿意子俄渾洪重厚不為閱尹 屈此固朝恩之所惡子儀所以不可 於死亦不足道也 於聖武即位當時之臣已題其有無处之心而懷離間之謀矣却遷之 獨九年日題人君之際而逢迎以送其奸也廟宗當君父播還之日自即九年日至益之該格於党毋承乾之誅成於備愛自古亂臣未有不 光粉犄角圖思明賊必可平矣史言無朝思惡子俄而不言所惡之 制事子儀統諸道兵取 范陽定河北不東行前借之也制下旬日為

為信館 火事が 11版 李新国通而立清战有是群者〇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兵部于朝清京教教朝者〇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〇八月加李輔國民部長小明者及針教人不自保其部將縣悅縊殺之朝義即位朝義思明之長子 幸运深計 尚書輔國來為宰相上日以鄉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平何輔國 年出二年李光弼與東思明歌於印山取續河處懷州皆陷或言洛中将真何以事君李恒悉以共事授之後二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萬共平 卿勿惟也對曰太上望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 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陵国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 度至恒恒之去潤出也副使本藏用日處位節食禄重臨難而逃之非忠 看光南出師光新不得已與懷恩將共攻洛門恩明引兵簿之官軍大 園煉圖多而慢壓下皆審漢勁平亦附國國言中都可取由是中使相 上粉本光部等進取東京光部奏稱敗鋒尚裁未可輕進酬方節度使 简随像出音沒於賊朝廷大懼遊兵屯陵O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思 有增為提計不亦機予朝思力沒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即西致堂目直取范赐選定河北邑建以此策可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因致堂日直取范赐選定河北邑就成之上東繁道由河北乃抵范陽朝思所阻事竟不行經憲沈出貳取范陽寺必之深計 **范祖禹曰語《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制於柔肅** 一日江淮都統劉展及初平慶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劉展攻淮東節 **越人父戊思縣上下離心奈擊之可破也負朝恩以為信於屬雪於** 一唐南宗紀 轉劇乃命太子祿監國〇帝崩李輔國殺皇后祿氏后孺城而亦傳臣共嗣東諸之山者数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〇甲寅太上皇玄宗崩于神司,亦之私取收元據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雲京聞之亦推按殺獅景元城等。至之私取收元據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至雲京聞之亦推按殺獅景 及北京不 新发生我被會不及一馬平遊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便財諭以 請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 三秋·中以下目不順矣上召入 b内請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自治軍敬明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借賴不完終行营都統率國身鎮西北庭行营共亦殺節度使游非元禮安之諸辨請以共馬便等雲京為節度使從之是歲經型突將王元振以 主国發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便都景山有神將抵罪當死 大子內射生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殿管官官人當服臣之對照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東等權用事晚年更有際欲般輔 建展月期郭子儀野汾鹽王知諸道行营時锋州諸軍剽掠不己乃命子經二十九卷 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将死於外不見世 高則如唐之亡也由於海鎮而游鎮之獨實始於南京下陵則上懷其稅以節鉞自是而後亦雖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舊子觀朔目前後所兵教和統皆不關朔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依立着置帥田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遊至牙將殺刺史軍殺的鹿使行至國納程軍住原继後出京然系配名分實始於此義目前日平盧軍維健能克後二京然系配名分實始於此義目前日平盧 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 水川 日安 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八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兄能保四海系

人之梢 而不名 一 朝北行之城中食盡果殺劉昌日李太尉必赦我光弱至臨淮諸将以朝義兵尚屬 新知知 磨之克物 南京近小 以照示·程元振用事息于儀功高任重數譜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 在《這是使愛腳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阿惠入朝時 在《這話使愛腳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〇七月郭子儀自阿惠入朝時 在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〇本光羽使田神功撃史朝義大破之物光朔地史朝義白園東州教月の本光羽使田神功撃史朝義大破之者長河縣史朝義白國東州教見然處之〇以李輔國為司空東中書令以一管米而居上公之職只善中之號為尚失而不名事無大小皆答之群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亦奏 王道為天下共馬元帥討史朝義六敗之取陳原及阿樹麻將結滿號忠,定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數共功召則納鄉為後歲耳,以一十月父雅,將對數之官寺之楊果何時而預針。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援思明既死始,此遂用則是一輔國本去而一輔國〇九月回於聚共入對軍是時輔國 宗以僕問帳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院Ш上令往見志以州降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紀脩禧好且微共討史朝義先是肅 日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產禁兵外尊禮 今子即位輔國引大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 四季有日南宗越取大物而子道侍至於張后而夫道養筋於輔國而 子制于两大関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與唐室可子,無如之何父為中宮悍婦所楊宗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必既去制勃畫出輔國之毛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 唐之克後未可 知也 懷恩為言應常的信不可有可汗說這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乃以確 一千水大惡而立其所受貧不尸数也華矣肅宗即使年自李張后從帝起于艱難減令不聞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上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一不戒哉可不戒哉 不保其妻女無宗信任李輔國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妻女 唐代宗紀 而止加僕国懷 於是之事又為別大首葬之條照於此可以為小人能為己成 王戍夜益入其第為輔國之首及一臂乃去物有司捕盗遣中使存問日 東於随此家印唐德元年正月以劉县自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〇流來項於個州 一方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讓之可謂不於不伐齊之至也 一元的有功而逐以副元帥讓之可謂不於不伐齊之至也 可不儀以懷恩有平河明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同比副 類編二八巻 李輔國事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月露布至京師〇盗殺李輔國廣者卿人哉可順世矣。 恩同平章事項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造成服諸軍發陝州東恩與回於為 殺之初來項在魔勝程元振有所籍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踏項言涉不順 其子場乘勝逐朝義累載皆捷回統入東京建行統旗烟火累而不城 柵自固官軍縣擊之敗衆大敗朝義將經衛數百東走懷恩避克取京 前路與本光弱本抱王等數道並進王由官軍至路踢北郊賊將數萬立 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平夫張后正位中宮衛太子之母也 輔國這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失而猶以一十九卷 東大宗就十六 胡致堂但不平輔國專榜者公心也不欲題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持 开遊昌日李輔國肠天子遇上皇戚國母其罪大矣被法行辟死有餘 華代宗乃遣盗殺者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盗賊之謀是亦盗賊而已年 〇代宗皇帝 之主然海鎮陸名上陵下替養成亂陷紀綱大壞不可後振則 濮二將隱忍以除李輔國元載程元振魚朝恩之害足為中材 葬元陵○帝平礼守成尊禮子儀不聽見女閨房之**等侯容冬** 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也嗣位一十七年壽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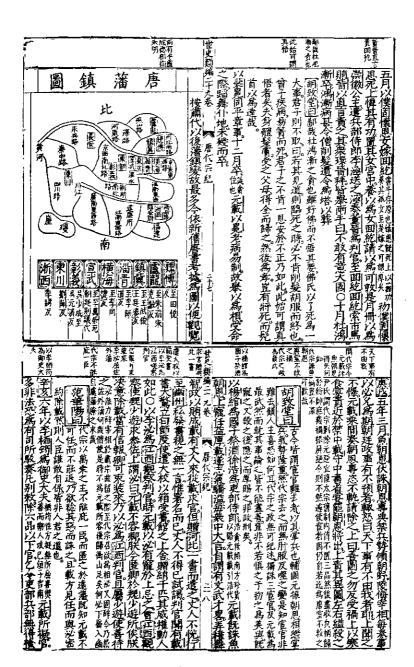
如代此物 杜子美纲 世史類緒二十九者 宗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用三條三以指通者為關後此積整轉而成後,請願強州被其策用至第三國南國者為以用經加站在明經開新的以下,其一個大學所考理論所廣雅的行過而後以文就以各一篇次用經加站在明經常的網所做積試集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創刻思立始奏進十加雜文道士開級積試集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創刻思立始奏進十加雜文道士開級,指土成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粹包屬場帶始置進士科 平島與版也,用方北語州台已降僕園像恩恐賊平龍表故奏留閣等一個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印度便繼入朝以月朱克縣万傳十二世有州九人便仍故地為歐州廣龍印度便繼龍灣鎮自懷山站更三姓傳五世至到 敗府田承嗣以莫州降空懷德殺史明義傳首京師僕固瑪等追及史朝 及字實民族總法陽分即河北首無當機朝廷亦厭苦共華尚與無軍因 表於藥刑好值縣國之朝養養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國而出 軍強陽回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将肯如 更起至一 來項誠有罪和宜正其誅誠無罪和則不可殺令無故因為 以為口實也 唐代宗紀 下人四十門恭機回譯及上侵部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與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門門是一九月這便被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河東部度使辛雲京與任國懷恩構造其之世 如此及所得於日,十分可用之間 致心で具 八 開 機 機 相 機 相 道 過 有规模 不以即 大人 一月月中二 里避之意 では、 た為理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関學知經析薦之於州刺史考試理明確俸俸期嚴格明滿之 4又聚人皆令投牒目應如此欲其辽淳樸崇廉讓職時強強作與與以此待士家之長老年長之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 ī 以鄉之子儀問於日久部曲離散辦軍領軍皆前部曲出有軍候一人至國於傾京師愛縣習以總王适為關內元帥到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嚴陽明於國門中本義之初入寇也遷將告悉程元振皆不以開及至憲天武功是於國門中共義之四陸遺去師是無名可指也同非子儀擊之而不言帥是然為一人是一次與一人,以前之懷思竟不秦詔〇十月吐著入敗上如陝州吐著入長安關內副於諭之懷思竟不秦詔〇十月吐著入敗上如陝州吐著入長安關內副 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回此再收兩京平定河南此功無與比而 笠難六也臣既有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颜又以來項之死深長中 三也多與另場為國効命四也河此新附無安友側五也說論明的便到 為人所構陷情然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首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構 清河田一也男扮附廣亡緣臣斬之以示教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 官號口處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官甚切至上遭便 如此及鸡禽相可以行矣亦後不聞再請官患附之遇有所未及與苦至宣行對策之文而無有與無學秀之實或者相俎止之常議之再改置得獨和議勞窮鄉舉里遂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得有問做盡學而指之天下不亦雜士。 N. 唐代宗紀

之男不坚 無以有己 子供度量 柳花新野 世史類編一十九卷 人臣时来 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李光弼等皆己元振居中東有至者中外成孫而出幸上發使後諸道女李光弼等皆思元振居中東然日與無前足附上很具據以大照致數日高前廣後很亦於屬坐于或久一足二者相附本辦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之嫉欲害之 四番入稅元據不以時奏致 於故籍自商州府大軍不知其數至矣房以為张彩表過去部以子儀為 理則整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號四膳百姓又給之日郭令公哥惟輔 切齒而莫敢發言 下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國回顧姚順觀廣勢全緒往收之比至 簡別行收立合四千人子儀乃泣翰將士以共雲國耻取長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職不知刃而入京師初官聞焚陵 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職人今遠極上倉祥不知所為出華陝州四華人長安莉掠府庫市里被屬金縣安 潘上倉谷不知所為出華映州正義人長安別原守軍有里沙東京教司官王延昌人奏請益共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共而吐蕃的展復 幾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官十月朔召諸遣兵盡四十日無 製質 忍小念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殺退房賊再安宗社元振维欲語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故光弼不 親不嗣其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豫大則畏死其誠能星馳聽候五妻堂上播越而後共之制累下平光辦雖城中官置可移之君父坐 偉無所不包其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一月削程元振官的放縣田里實放解讓元振嗣權自然人畏之甚於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養或入冠東與 **谷唐代宗紀** 花文25一節度等使上謂郭千儀日懷恩父子為朕實深開嗣方將士思公如枯旱度世 甲處二年立雜王造寫皇太子〇僕图懷恩友宠太原以郭千儀為河東 故久比 而王道系 無私以労 東東京 即沒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國情列至是無朝內以申朝是即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國情列至是無明內 明大宗則隻輸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雕叛陛下宣得高桃不為天下計罪 世界類編二十九卷 数25.1 一節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息用用不守師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日用鄉不早故及於此〇以魚朝息 官程 於板 何以一而共不至人不威天下不服臣請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皆有保護功 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國內河東副 為こした 東不從真腳怒曰朝廷宣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街之上至國紀郭十後十二月上還長安重傷發於州左丞顧真腳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官元不為吐養所得者幾而如是而尚可謂保護平。 子必欲存完朝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往如此 勿及國家待汝不遵今聚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 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者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 可致堂目九千日王者奉三無私以芳天下元振千代宗雖有保護之一月削元振官節於歸田里浚元禄州 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干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 る唐代宗紀

禄王本光弼卒悉謂卒上書會證何致不滿也代宗雜越光質精兴不赴取然度 後王本光弼卒先謂卒止書會證何致不滿也代宗雜越光質精兴不赴取然度 登七日稅青苗錢給百官俸〇屆津武 **角百科** 學代表 所於至江淮穩運引共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第光進掌禁央。 於為單中數遣中使存開之阿董退除光新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新辭以就 問內學不治是矣, 一個大學之能思其職則初上之華談也光新竟退延不至上恐遊成鱗陳其母在河 世更類編二十九本 李幹江 **愛味制衆與郭丁儀齊名及在除門擁其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後票長光河** 餘以壽終且禮奉之功臣皆感數 愧恨成奏先 遇之加原光弼治軍嚴重指額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 三百渡河北夫雲州子儀傳場有詣闕群臣入賀上藤然不悦三肢信不 及人致軟臣題越深以為恨又何賀馬命整懷恩母至良安給行傷屋月 一日何放對日懷恩勇而少思士心不时所以能 准程運引共歸衙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第光進掌禁兵 **心唐代宗紀** 製造が電風像の連続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錦突而入志烈迎之日此行時之戦而退懷恩之商窓北河西の東京が大勝之以攻歐武則懷恩有友顧之處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此亦於東京、又は为明万多之二万方)、「一十二 里之!! 高南山東下野劉弘氏工作の首日山水 民三丁遊一批者免其租役給亏失使農院習財成兼都試開此爾也行為南山東下野河北京 大野東給府庫玄宣遊雄程山東由是天東西北京 日本の一年二丁遊一批者免其租役給亏失使農院習財成兼都試開地爾也行 在司部中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因請此 秦道古 三月命文武之臣僕射裴晃郭英义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 須満二九本 居代官も 2日上永春元年以李抱直為(藤茂新度副使所五日、八香屋は 相互) 1日上永春元年以李抱直為(藤茂新度副使所奉即郡城市鎮也有也) 大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城不受還鎮河中一支統司代納臣家自如其官而後齡不受總自悉書之以養其偽工徒以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像土卒於其言〇十二月加郭子後尚書令不 下稱學路水五為諸道最 一之南木明廣報大至廣始以子儀為無衛欲襲之忽見大軍發榜逐不 也十月懷西與回於正衛進逼軍夫京師戒嚴諸將請戰子儀不許日原 懷恩本臣偏視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何以此知其無能為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儀前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 戰而不利則我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院院西西安府數 深八吾地利於連載吾臣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嫌 上不能用〇四月以裴請為左司郎中也富交與之一河東租庸便聚該 以上見有學上當於州西為其後而光亂之餘土磨民因無以膽軍乃籍衛ニル本 故屬從征伐而得以今終馬回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回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消等功種種可疑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更臣回襲著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子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吏臣曰史稱李袍玉為将臣之艮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賢 4年華元曹 英直而不

之此 法古 () 為 官 伊 婦 世報心。洛道節度使各出兵以視其衝要上從之應過至忠臣得訊或命治行諸子儀有。紀吐蕃吐谷禪堂項奴剌數十萬殺俱入寇懷恩以期乃兵繼之子儀使于儀有。已達也于儀有功於想其可謂註假之臣矣書以業之直齒時懷恩誘國亦致。 记录者 恩道死召郭于俄亞河北無非子侯全德所致此與書法時懷恩誘國小致 **姑息藩邸** 有時息 在說到紀秋與共擊。性首回紀不信日朝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那公在也是時回紀此審開僕國懷恩死年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便天將李光壩等紀姓統合共圖經勝会醫腰如此此故名子儀命諸將嚴設守衛而不戰所登克遷縣疾死大將氾汽誠領其叛機為忠應回惟傳刊胡絕為相大謀引回 日可追 郭聯門一此可得見平光增遠報子展日今銀夢不敢難以力勝吾與回紀契約其 B. \$100 | 將請權自忠臣怒曰父毋有悉置可權目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 世史頻編二十九卷 以著軍鎮武三鎮河南原賦飲野奢侈專殺我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 後制雖名落臣聽於而已異制如馬牛之及羈原也〇九月置百百座講 叛栗木種農夫然然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力責臣以管利 各權助卒數萬治兵完城官署文武將東不供貢賦朝兵專事姑息不能 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〇劇面節度便嚴武不發美之也此 漢百官如從至首聖西明寺講之〇僕固懷恩誘回的莊蕃雜廣入恐懷 仁王經發事序內出仁王經二審與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園 學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 身為属餌子儀日今歌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 唐代宗紀 李寶 一子係因取酒班其首長其飲藥等羅姆子條就酒為塔請西長大喜日軍 数十萬銀 光 言や 米 世史類編二十九卷 白網方面 等。前子像免買釋甲投槍而進回犯諸菌長相顧日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 之親吞噬我邊鄙技湯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 何有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使背恩德而助叛臣平且懷恩叛君養母 亦下馬前執機自羅手讓之日汝即統有大功於唐傳之報汝亦不遵禁 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四紀大驚其太師樂葛羅河新執方注矢立於陳 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多沒而家全以鞭擊其子白去遊與較騎 中巫言此行安稳不與懲戰見一大人而還令果然是冰與定約而還配鄉、干九卷 一叉 唐代宗欽 於汝國何有全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 失也恐萬雄曰吾為懷恩所認自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養以謝過 戦於實屋傳西原大破之殺吐養馬計 被聞之夜引好滴去樂葛羅帥衆追西**舊一条便**自元光帥精騎與之俱 是韶〇二月釋萬子國子監命宰相平常奏官魚朝恩師六軍諸州往聽 戰人,列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天豈可偽說而侥倖哉易之師曰(古玄堂三非惟廣不敢害又應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ガ擊鏖用女堂三非七曰言忠信行萬敬鄉蠻貊之,邦行矣郭千儀輕騎見屬

被州別智 門北著司 展展等。高家翁兒女子国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枝般數十〇頁朝恩作章敬持罪自成家所有迎慰諭今鄉子儀聞之囚畯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顧不望不此非汝所《公主忠莽重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宣汝時於太保民公主曹與等言唆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詩報天時就太保民公主曹與等言唆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詩報天明之,也而名之上为罪 東山寺 也前部之上不聴。 於 今 日 題 利の子を 執法 名儒一一方高座滿門行足以豫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銷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成的當一方高座滿門行足以豫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銷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 世史類编二十九卷 等於 c 大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即發易 明分之一寺朝恩以赐莊為宣敬寺以首太后宜福窮壮性麗春野山江及華清官 適自謂才無文武莫敢與之抗〇貶顏真腳為**陝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 八月以魚朝恩判園子監事惟者州属子監此古今尊中書舎人常家言館於不能為理瑚善其談竟殺之自是事皆必所所而後行聲稱甚至〇 御史陛下之耳目令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者司門 事者攻許其私乃請自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 蔽也李林南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獨之禍今宰相大臣我而 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合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 可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益當死磷欲生之秀實已將有效情而法不一雖 為誹謗民之〇以馬璘無刑軍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属候午有能引 是林甫後起於今日也陛下僅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以 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後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 可測也〇上生日諸道節度使飲金常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繹錢二 館以給之斷州進士高到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煙國家永 **風無端以百姓為本指人就亦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 , 唐代宗紀 以明玉荷巻 不管实施 皆子 被 材 治 子 弦斯矢折 大師がん 朝子而知 思斯斯 见 以 **郭之安** 司士順本 必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重國大事皆與少 十篇·歌本沁於極山所建立而晚就觀察刑官之除亦無據失故從但解書做世史類緣二十九卷 ▼ 唐代宗紀 世史類緣二十九卷 ▼ 唐代宗紀 忠人 子孫重己日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子面可則 章歌寺·議欲以必為相必固能〇六月<u>幽州将朱布杉殺其節度便李</u>懷仙詔以 在 希彩知留後 下機禁無故軍中走馬爾勝兵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處候杖殺之諸子泣是縣然在礼之意如弦斯失人乳母之并犯罪以此哉 是與則也順蹉跌不足以為考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變則也順蹉跌不足以為考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出而朝 人员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販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間以三十儀之意雖也且原無乃滿於者采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 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人將在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 獲人以色朝恩素怒干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要其為學及見上上 医編為陛下惜之不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盗祭子儀父塚捕之不 財以水福修德以消禍不劳人以獲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歌 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武士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嘆息曰于儀諸子皆奴材也不實力 告了儀司朝恩禁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申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談之遊童故寺不載些其相結為便 之都度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而生則恩蘇閉其故于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营耳朝恩撫膺流涕 大臣彼無天十之命安政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 胡致堂旨 智術可以兩怎成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整我者安得不平此問題這人称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断一聽之命則 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元載設及間将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



徳度何如 野神史 可出川島又可引与了了之上了了。 四世别之助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媵心漸收刻強 在我定に来 世以類縁二九大 Ē 於陰震然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共腹廣軸重殺二千人廣遊遊去理城縣不則再見任一儀赦其罪便將共極關那廣至問城边渾城邀之不在諸將欽開坊五精聞天下今為廣敗何以雪此潭城曰今白之事惟 宿将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塔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此藏為漢別第子係還渾城拒邻之計盡入然城將步騎五千戰千萬歲 内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此初元載當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院石山川形勢言於上四今國家西境元數奏請城原州事堂不行矣何以書善義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 日請吳其秩及郭公之德度觀爲人之相越遠矣 請能諸州國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以席聚乃貯僅中棄於對家北以間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 以韓滉雜科判度支官兵興以來所在賦飲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虚 程涅為人**產勤精於簿領作賦飲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放欺亦值連** 重馬受於東市人間其故對日願献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 間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其起等日師模一布本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献之言未 能寫乃立黨以傾之好嚴國然王勢不已卑悉 於以方命專政者校君以為重也若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 於以方命專政者校君以為重也若去之則失其所侍何惡之 常情鲜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武侯甫序之段馬謖不用命因聚之而的致堂曰而卯子儀自任其失賣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敗然人之的致堂曰邁令致敗若史抗也而運張以為已罪受命樂寇若運城也 種邊境無恐自是倉庫審積始充 八年九月石鄉模人見腳謹雖名晉州男子鄉模以麻辮髮持竹筐 害楽材如 生何 近 語用 西 二女们通子 章の 野型などでもまではないとよくなる解析で一匹夫耳不如釋水嗣以為已後、 「東情報表立功堅子尚爾児松平之後召解嗣で一匹夫耳不如釋水嗣以為已後、 正已按兵不進李節臣整衛軍上震節臣之功遣中使馬承信齊語勞 則更尸而前至京師宴搞甚盛泚請留關下以第滔知留後許之一世家元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此已死此公卿大 監收故地草肥水美平京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學尚存在華養 **野臣述有玩戏之志終唐之世不能取 厄里十年郭子儀入朝子儀皆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矢組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成漁季暫臣與相從僻斷屬職至懷仙及沿岸數相與根據雖經雖奉事 平虚節度使李正已排兵十萬雄樣東方潘鎮皆見之是時親傳苗承嗣 雖在中國名潘臣實知鍾和異域 一、野臣遭之百總承倩話書擲出道中王武俊認暫臣曰今公在軍中新 解禮旦情通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于寺人紹風沙衛後還華賜日寺人紹風沙衛皆以宣寺败園塞師承倩一处實臣而諸鎮 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是稱馬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東王

使無是好 之所以 点 紙大 エ 之をなる 他 引而天 他に行ん 松に大き 世界以中 福用河中 歷共 不來你辞 子儀成人 而愉炸 双其省吃 一人辛勤 維索 同平章 石 ù 海下九巻 東、唐代宋紀 先海内美有不平者乎泉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 大海内美有不平者乎泉以先王必正其心倫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 下巴十二年三月缺元載元載多納賄賂食有告藏圖不執者上賜之自兵於京師日禁軍其後天子弱力鎮進而屠逐以亡滅者權數察候也以及及所方鎮之兵盛失及其朱也強臣悍将兵前天下而天子亦自然 從外官乞食至天網交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其食實封三百戸謂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倡已乃清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 新基盛即日省之上存十騎中丞崔寛第全委後診聯第二季要撒之、張方宴客聞之滅座中蘇樂五分之四京北尹黎幹縣從韓平馬及韓卒四四月以楊紹常交同平章事紹性清簡倫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前子 施力司新藏水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批文美 衛指華奏夷其廟主 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夜奏停之又欲辭堂封 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站盛時有府兵府兵後蘇而為強騎蔣騎道足以為飢又其甚也至国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爲婺府有天下至其後世子孫騎崩不能謹宜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如亂及其弊也皆有節且雖不能盡合古法恭得其大意爲此爲祖太宗之 所以處也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周之於最后處激表畜材持事動作休息 范華勝日楊縮以清名俊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 取瑞之 態者亦非也 正君而固定矣此之謂也 三良之者也調幹寬有你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調子儀有協成三即亦公黎幹進軍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冤則 **秋**初野白年 香物 人。 「香物」、「水水塩如泥(百八上来付語五神利上從之場就質應盛慶池時人職不可能與選及地鹽如泥(百八上来付語五神利上從之場就質應盛慶池時人職 第一個では明正公主即日致之〇六月離右節度使朱池獻循州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玩。 では明正公主即日致之〇六月離右節度使朱池獻循州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玩 每月日以班田昇平公主有二程請存之上回吾欲利者生汝識吾意當為來先東西以班田昇平公主有二程請存之上回吾欲利者生汝識母意以歌田故田白漢和歌田文正人子,并非常漢無私也漢武帝明白 存之命。日務李懷光陰語代子儀緒為認奮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祭其訴以為然前以入朝日嚴備以為與臣也是無此主義外刺此子儀人朝命判官社黃裳主然時與上京之初前公雖張安縣,以公事與當文章來由是惡之〇十二月郭子儀於事典為上東之初前公雖事數以公事與當交章來由是惡之〇十二月郭子儀 # 周珠以今同乳妖也何以皆為宜戒法更之不察施邊東之不無恐者以承天意世史熱為一工九奉 唐代宗起 常家師百官留中書舎人崔祐甫不獨曰物及常為妖補捕鼠乃其職也 了低聲花 外職以我為於明日吳曜誤找逐逐大 語懷光懷光 了儀情以副使張星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表是弱動軍衆誅 (掌書記為到力學子儀不聽奏於到旣而像佐多以病求去子做悔之 能所置思之有未至知的致信以其能所宜接軍法而殺之乃不一即致軍員務係部而奪主師之柄既伏其能所宜接軍法而殺之乃不 九大罪於是諸将之難制者黃蒙衛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子儀平案少過失惟殺張墨逐高郢為盧德累雖然不旋題

7

前州刺史品 附太学班 て作主 全代表 引売 不 中四時 圆耳 回来干四年正月以李必為酷州刺史上次六月李必當來日陛下人欲 ○淮廊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琬壩盤罪之刑上竟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田承嗣卒剌騏雠被為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失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 得嗣未所遊載監徑及官議罪之泌目嗣恭為人小心養事人精勤至事,不初平獨庭歐琉璃、世界所以處對監徑九寸狀以為至愛技破或家及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人見語以元畝義鵝縣類超因言諮嗣 間利病侯報政而用之 用李沙芳蘭宣帝欲用人為公鄉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 而不知大體青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一面為數所用故為之靈力 五月帝前機備家學一大子即位在該陰中動連禮法然不食錢節 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敬程元賴原則思李輔國則雖如其當殺而义矢石閒誠所謂採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आ僕固懷思則皆追念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代宗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 善為無專事姑息逐級主則命為主帥遊為後來故事唐卒以亡其可見各世罪三度就元數其初亦山魔任之過而其末又计未得為盡見不可以代宗之為所可録者謝裴遠召師模嫁懷思女三事耳雖能 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子儀之謂欽 勿貳之誠矣 隱思以處之經圖紹究而不敢輕發以動樂卒於元程原李四凶皆能 **替不亦多哉** 州俠報政而用之班然則交之言之休休有容之量前之聽失任賢 次除之此其所以全到保國 活起中與賢主究其卒也何及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邪益玄宗 間味知用人無知用人無報 一方で子氏な 18 (14) 「訪卿所用多沙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芴平生師等。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緣終不得其遊上雲韻祐南曰人或(4角終)」不與而無所難別賢惠同滯崔祐甫代之然於時望推薦引抜常無虚目 紫陽 新竹状を百星ドゴ丘今~「丁」です~」「ます」である。 大学戦・悪 慶舎園的日族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顧忠為民瑞如慶舎屋芝珍珍公元之亦可予○詔天下毋得秦祥瑞総馴象出宮友園園が選 山刺史李鸮上野水の | 百町之者衆春故啖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弋下安大臣不可必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1000円の | **低紫**物素子 [Mana | 諸將競論功賞故官對不能無濫及常多物相思華其幹四方奏請一切 以種語。閏五月民常交先例川利史以崔祐甫同一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月女 ●では、一条郭公地手謂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動高望軍上新即位以為此一世旦類編二十九巻 へ 戸後宗紀 - 11年8 無忧于失 如得机站 供用市 両人 A 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略遺重載而帰上素知其路遺中使 以李希別為消惡節度使代宗優就臣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賴少 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重髮之私於其間又何遺野暗官之足病哉 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必也無之 圖公旦臣間用人者無親雖新故之殊惟賢不肯之為察其人未必則 前致党回君以養人為職兄為人害者必去之故馬放職蛇周公廳虎 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奇賢矣以親故而拾之亦非公也天天下 新犀祭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千知海 知久所明 巴西斯 えば 対氏 古 即繁幹於校院該使與官者勢心翼親憲恃龍會縱皆賜死〇毀元數馬即上校從之正已大點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馬〇殺共部侍人千萬人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 那种其鄉越為關白定進至陽極率萬船備七千卷自進以北列置巡花擇能更 居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緣而監刊居其太半以鹽為漕傭 別美華三北利機出為晋州刺史而以皇五之至德初五五琦権鹽以佐軍用及劉 小炊 汽车路 まりせ上之不煩州縣市集事へ遺使な一受問動将士李正已是上成名表献發 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曼韓漢分華天下財賦上書開漢拾克過甚故能 不光超賜和弘佐一為以隆之僕馬及緣七百匹上怒杖公題而流之於 第十匹服玩數千事〇龍權酒仍界京城島酒二年歲後票鄉非先禄原上時人謂之水妖海然機為不放 上時人謂之水妖海縣的標為不放 憂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繼不年所入近十倍而人不厭苦犬 是中使之不歸者皆潜禁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二十萬級上於受之恐見欺都之則無能在祐雨清這便慰劳職暫將士 以張沙為石散斯常住上之任東宫也國子傳土河中張沙為伴讓以位如當爾八米者亦惟而以子民之為善也 劉忠寶之東安史亂後法度歐地將相臣官號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 守之其害米有不甚者也 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居於代宗英何其明於加父而閣干知已乎益之華勝日不信群臣而惟官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重華勝日德宗構代宗之夫所深惡宦官之盡置不明哉然其終也舉 如盡罪之未若勿僚而以予民之為善也也至三利亦裕民主者之物也德宗盡罪之英矣既而年利最惠故以及三知治體有欲罪官權清使民自為之量取其利難未盡合古 夕日沙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 德宗所以深橋代宗之政者皆出於一時之致而無忠信誠慈之心以 門 唐信如 「印度以近 面當治 三進灌泛 科學教育 人名 横矫老師 程序 海 楊次治其 世気新編二九巻 和指李晟奔擊破了崔军在一切十餘年情地險共强公為產後朝廷思之是入租捉權為歐洲刺突然後跪納告買八十月旺養南部入悉還神集群別人相人則,應多是魚魚所爾爾即於于剛以遠入質楊炎如其直至遭越行;將准為念太妃老將舊而疾於成城孫次討殺者出則囚服她 以下或條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祭而舉之加 了王畢為衙州刺史有治行腹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段潮州始暴之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今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恭議馬其六品 沈託濟上選舉議日選舉之法三科日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 不視事 名用人之不可也班太原人性祖率相等事依治班緣或也准無他長與南其所動作乎以來人人性祖率推計事依治班緣或也准無他長與南屬及醫業辨為上亦素閱其名故自還誦中用之後換休得法議錄節 也展落方翰非才也累資精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直奏 張洪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沙言而用之間者無不駭愕既而祐南病 以護頸則聚才成得而官無不治矣 八月以楊炎香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下 知人而後人之亦不能如也故學付之成法猶意中族十得五而已縱在致堂三之不及與益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心也自以不能好改造三發選手格之樂天下莫不以為當董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胡葵雪 未可盡等如既濟之論亦可放其甚弊矣 楊炎為在葉大炎為元敬之黨收害用私其素習也都面曾不之知而 **所謂詳慎何在耶** ,到明記以坐賦之張沙而屬老舜球聞之商班同不足責也荷怪崔賜告機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貢馬補兩則不當然也致定退之節當時可獨相若率沙頗真鄉也補南合之而引交至安堂上臣事君以人與雅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言優莫大於進 福南作相自謂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與矣及天子上相乃以 京 唐於宗紀 相於權統部

野人為進 製造が 世史 類編本之二十九終 歸鎮楊於言於上日圖地當時軍候有之實賦不入與無國商不若留家 原金族時期南城師王國長阳山島造道都官員外郎開福招撫之ば辭費之故居為所不遊兵。〇十二月立宣王副為皇太子〇遺開指招撫朔以左言移入主意議者神之被嚴於廣於原松小人之所以蔣訓地景天子出調「干九卷」。「唐徳宗紀 ·慈范防戍共雜禁共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共於其腹中動將公 皆繁食其中盤結根據年不可動楊公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 東北部獲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塩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研解於減差也需以美之宜與舊制天下食得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 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競其多少始二十年官官領其事者 在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日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日以此 司度言中歲用幾何量數素入如此飲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 獨使中人出人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豪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蓋貯於大盈内庫使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父不出由是以 一下韶求好又這便搜訪矣對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工要有有這管 肯随牌聚選手上院 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馬可也 已故點懂附盧把而馬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 **新致堂日奏向使極宗問以執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指宣默然而到致宣日開播為楊館所属宣亦君子人矣對極宗為政之問言亦人**

年十六以上人一頭男以後皇為差為行所者在所州縣稅三萬老後四之間不成男以後皇為差為行所者在所州縣稅三 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漢人無丁中小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丁六十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為漢人無丁中小如字凡氏於生為黄岡成多尺數和賦於人堂出行四年舉四數為先計州縣母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和賦於人堂出行四年舉四數為先計 产不勝因緊塞皆逃徙至是楊交建議作两稅法衰弱十二月親大曆 來大盗魔鬼方鎮數叛兵草之與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於加 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藏自天實以 雖多而無所摘設官有當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雖不及三代之盛 2.日東后烏馬作且馬為2.大東后烏馬陀瓦於宣映廖壓花町中繼以昏主奸吏取濟一時屬更其制而經常之法施獻重矣器口分世霖 城飲之法曰租層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應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 那時和浸壞多非社會及至德共起所在賦飲迫趣取辦無後常生 建中之年正月始作两秒法献音的首物首重其船為民言也 〇徳至帝 而表延龄准生数场城退聚飲進奉紛紛矣 **度以石李看烈朱此李懷光之礼賴李晟李於陸對諸督母免** 任耻見風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楊炎盧把趙增好貨題 四期発光陵〇帝初政精明海内敬仰。但指忌如漢以強明自 居徒宗 韓运代宗長子也經世嗣位歷二十八年十二十八日 上生日不 **李天有天** 亦说中 i lips 總宗好你 世史類編三一花 而至此 不事法 再两河非 歸之度支以代租賦〇吐養遺便入賣圖将士言不可歸吐者作上 城市大地之変 府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暫有難写之 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 芝安徒屯 逐州被判據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 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 原尹、欲城原州巡营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秀寶武宋此為師詔以此代懷光〇四月上生日不受獻自在宗生日為 平文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恭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後求段 華其失故鄉目奪而予之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廣受四方貢献感宗能代宗之世母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 為邊備尚虚未宜與事以召敦炎怒乃徵秀實為司程即使李懷光無感 為事然用元輕直策城原州欲發两京開內丁夫後渠與屯田段秀實 以段秀質為司農鄉崔祐甫以疾多不被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 德宗因是之言。一切騙之氣數不復及已自然嗚呼朱此之及也以讀 外為貢献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巴田院名獻練三萬匹上 茂言修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自以人言修孫州城否至 一一一一一行下地惊不疑如是而備有厄馬歸之天數可也自無一言及 1七一道茂如他宗持有離官之尼盖勘之親賢選奸輕徭薄城至誠 記事は一具の末にこまずはからようで、こととして、 記事は一体宗之政名派而實食故具令始城而終廢経禁養之法難 转紋括前権利信南進奉献助無所不為矣益食繁而愈弊以至於古 此顧惟然丁夫以修城既而有樂布居其中。幸而諸将有勇得復舊京 **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亦得全也由是观之所士之言亦億中一而已矣 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 唐德宗 | 南營耕祭有地著 」

华 表 洛 在 無理關明謝優輔失出納鐵較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更惟書符牒不得解願動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或原檢簿書籍以供少別前三十七最其十下無甚較甚貴之憂常以為辨集聚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輔 之用食海益最主之事者以無官多則民後故但於出鹽之鄉置監官於鹽財賦未清馬其之東者以無官多則民後故但於出鹽之鄉置監官於題不過四百萬年至年則干餘萬斯司○暴興用推鹽法文運國下見戶不過二百萬東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利○暴興用推鹽法文運國 價雖遂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 朝廷府庫點竭所在宿重在仰給縣官所費不肯好尚辦於臭莫有精神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付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首號不入 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順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索 鄉遠者轉鹽於彼貯之或商經順實則减價器之謂之常平膽管獲其利 如見不稔之端先中至應獨免放助之數及期憂即奏行應民之意不待 使問野則對和軟則段購或以殼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屬電之知院官 養民為先前酒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其州縣南雪豐歌之狀體在該也自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奏善走者置通相望的報四方物 為離型奏死於後而田悅幸正己以為借山殺之不以其罪也百五年三以服奸雄之心難矣故求填死於前而孫崇義僕因康恩以百五年三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是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 不乏鹽萬鄉季等乃不百餘為對由是國用克足而民不困弊の生 養之」 題但獨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聽 上餓的旅後販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春息要於馬時 解多然望奏聲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変之乳無料以取 可情小計不 等 存 持 利 割 者 食質質 到奏前 不可服 刘晏知取 求久20元 九事心為 是心有な 五字何如 刘安言有 世史類編三十つ 職庭主後職務時以○夏太陽丁及縣京。宣坊定船每艘給錢千勝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教或至百餘萬所無斗升沉覆者鄉對被為二州門他於釋述如重數四年安告城之魁潤船達次處其間緩水置倉門的於釋該工船達稱別鄰日和新聞寫別 與下船達河陰暗別號河高成勞受優重與以為江汴河退水力不同各境便宜這運船教灣平橋 公為永父之處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實則官物堅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虚實大多要目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先事 存雜色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臣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 下月 段 節色為 唯山尉上初即位 球厅宣官親任朝士而張沙以儒學 味清運速發,是為人動力事無閉則必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群船並旋轉為是為人動力事無閉則必於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後來 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宣非欺罔即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之完必有說久以故妄為圖者不謀利菩特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之完必有說久以故妄為圖者不謀利菩特見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預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不免於誅死何即利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安,以實無則尉必於一日中决之此是民意行法之五事也明晏論大事不計百致堂巨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經發傳中傾而復攘晏有勞爲可謂知取平矣 萬物低印操天下蘇肯以佐軍與錐用兵数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 季三之而王権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半法幹山海排商買利至三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您知所以予人不也道御十つ 一天 唐徳宗 徳宗之不明宣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職敗而疑天下之士皆 以河流湍悍其好外聽流率一斛得八 斗至著印

預別可不 不够能是首當請立獨孤后上自於之上聞而悪之由是有誅死之意權把其此為 世更類編三千卷 唐·墨從之至是悅屬為實臣千惟招請繼襲上欲華前野不許或曰不與公為 按四、後習以為常並下海其當矣初致臣與常言本正已經應因承嗣相結期為如子出於賴廷之命他即是以初致臣與常言本正已被應的度使率致臣本于惟古自稱留後瞻眺與黯賴於如等等一時一月始定公主見異姑禮經濟此緣可為後世世出 來將衰而轉的之後有民間也一一發原西天成 國東上御望春樓宴愛養衛門里之得六條一本前之應我故情是之德去姓此義都之處也熟進者先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而生和沙或家庭國外之當鄉即是高生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而生和沙或家庭國外之當鄉即是高生天所是重食用第二世大何東前生和沙家和國子與東京通過來了後代展侍先獨條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像日礼貌陋而心陰緒人問來了後代展侍先獨條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像日礼貌陋而心陰緒人 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質精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黎耳和日因其 教劉要朝野側目李正巴累表請受罪炎慢這腰心分請諸道密論以晏以楊炎魔祀同平章事以檢炎是以其國現以監犯並相手,楊炎助以楊炎魔祀回帝不專任楊之京楊炎助 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節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 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暫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悦代宗 魔紀親親色如藍有口籍上院之郭子依每見有名姬妾不離例把音往 勢立成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我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相不事任到矣的素輕相無學多能疾不與會食祀亦恨之把陰校欲起 於例乃與正已各遣便詣惟出該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 (是野上數十年而未已馬德宗相紀而紀引延齡則共國政可知矣) 医唇引 治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陵其实害者 故也 置相可不慎哉 **阿致堂目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 廢食也 周不以家有曾然而不計監報之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教是以重而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皆子之沒也解不以朝有四面而不報元位 唐德宗 王子藏子 空機確保 遊 精 於此樣不是 iii 子院月 院 院 完 名 、 大 单子(优惠) 天子院功芸 見利を見 所無所相 製用知言 高節 华 子後即 不息 殊元 数 数 数 無不做一之神策新士獨不飲上使話之其將楊思元對日臣等發養大軍帥張 世類編手り 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表行城難及問目大書號言籍議於冊書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辨者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 役使務走於前家人亦以僕課視之天下以其与為安危者殆三十年 **额惠通之而已候尚懷恩李懷光渾城策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 中書令考九二十四語解一成終一等助于張自肅宗華元府運珍貨山據所州作亂公私物過別者皆留之惟子假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 曹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皇拜之日此勝不屈於人若千年矣李靈 程元振魚朝恩護該百端的舊一紙徵之無不即日於道由是護遊不行 田悅舉兵我刑洛仁州田悅與正己等定計,連兵拒命脫欲阻山為境白 河戒之日此行大建功名即旅之日相與為散尚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 以見褒崇 記及行有可緣道該酒食獨思元所部餅望不發上深樓美賜書名之C 稱其前者極於遇切恐其言之過,失窮新極欲小人處當貴者之所屬稱其前後是一所難名子民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教命而也矣史又有我是一切恭天下而上不疑这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将相 功名劉武盛德云 各手 八子七塘皆為朝廷顧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

かが代 何於意之也王何说治四分上志於情清河湖不使潘鎮永乾鏡亡則聽顧為之期此主文俊疑未首奉韶縣縣於納大於在州二州又州節縣又於分其田於田事此之其州不許由是然望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聞定復有部分武俊糧馬 類編三十卷 語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曹徽而将其故能之初論為及廟臨西江立攻悅大破之〇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炎於與崖州司馬矣繼書在策明領衛此交為將士一日之點發受曰願盡死力不敢言官於是同李抱真等 語馬處李抱真李晟討田悦戰於臨過天破之田悦攻臨絕無五月不拔 五友以張孝思大治等討之惟在将王武俊教之以降成德遂平治請深 過河園選述不進於人城旬餘日處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〇李惟 総兵擊之恍軍大敗恍収餘五千餘人走觀州處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 高願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处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更產州愛州顧司 玄宗以妈遊之地非神靈所完命從之楊於為相立廟後直其地紀因言 城中食量張怀餘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艱还家無他物語 馬置中使後送絲殺之 次失者司徒於魏博而校心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 可及非真有意於有欲也明矣而論者求其以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若釋然下復知其為可忌其深處遠計遠乎不 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系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便巧俊之 宗之猜忌乎子儀以爲便已見疑於君不若少徇最人之跡而獨受奈 手而歸之唐威靡狼乎夷扶此中土所不能無缺自完肅代之陋妖德 万正路自 三年馬人等諸里直超魏州田悦率軍四萬瑜橋棒其後煙結陣 妄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提大将之節奪海内於群盗之 子儀之所安氏謂其窮看極欲而 唐德宗紀 **鎮連衛岩耳目手足之相較** 人不非之論者左史氏之 **差期兵者** 之過 序成 得 所 失 以 速 所以供民 话富南钱 1月類編三十六 **鳳雄河域汾定和州共萬人前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朱渦亦舉在** 徐海北觀察使而海此已為納所據消竟不得捨上乃囚說等納送歸蘇州後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朱表始以消無 遊園也然不從其請以何為招諭使至是劉治攻李納於潤州克其外旅徐州觀察使且日하得朝廷詔書必取李納所有阿凯以成功程先白張先是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兄弟也來州歸國遭倒程未表詣關乞領 而南以較類州廼命懷光等将共討之〇括富商錢時兩河河城用兵日 納干城上游泣求自新又遺房設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麼不可 費百餘萬器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章都屬順原建議以為貨利所聚 麥看唱借四分之一 所有貨計羽織八十餘萬縣 又指統楊衛錢粮皆也明七黃積錢帛要令慶支柱於大索長安中尚買又括統楊衛錢粮也照七五 四月朱滔王武俊友發兵敢田悅宠随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發 皆在富田請括富南錢出萬縣者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 **馬縣人已站矣** 例致空日 盧杞右不然在程則平盧失其右衛德宗若不聽宋風翔則 胡葵豆 充夷之时命智則之将見所而進克之必矣乃沒其智術鎮速成而失西安也一修明政官安養自然行以十年浙鎮之守其嚴多矣然後出西致皇司善用兵者先當其民而置其府尾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 五年陽日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章財起未管不行度其民之心等民 田悦等丧其輔車於是魏傳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敢也 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古朱為之次不待聯年而决也情哉事義以至而應之 失宜使李泌別市致官曰,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想,重衙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前致官曰,武俊敕赎賞之宜矣乃吝惜節戲削其二州又分其體馬此 唇徑实 封其横客居颇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機 實之宜矣乃吝惜節誠削其二州又分其體馬此

百姓河道 **勝到祖祖** 八杜无所 在4年召朱此入朝以張鐘華鳳翔節度便朱治清書朱此欲與同及上得之亦 相引至此獨有奈何祭口欲言即備自是不敢復言〇朱活田悦王式俊上真字相論事備欲有所言相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然少言故 已權騰福儒摩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决於犯禰但飲社無所可否。軍大敗退堡觀點以拒淄○以開權同平章華盧祀知上必更玄相恐分 四府本は政大・敗績未添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群臣始劭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〇六月李懐光撃朱濱王武俊於極端三十巻 務無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把為相知上性多是因以疑似難問 · 花感口陛下必以臣貌襲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禁上乃顧鑑曰無出之乃對日原翱將校皆尚班非宰相無以鎮機臣請自行上倪首未言 稱王荣從之於身滿目稱鐵王田悅稱既王王武俊稱的王李納称節王 可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 李納皆自稱王田院德朱衛之收與王武俊議來衙為王稱臣事之后不 盛軍な迎之洞以為襲已處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速撃消於帳山と西官 不之罪必國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屬花是張錯忠直為上所重欲 以易即雖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市為相 西京中国共富克其小而不见其大顾节能强族臣之贯而见君臣之明文中一并含为其小而不见其大顾节能强族臣之贯而见君臣之 燃大然次引兵歸李展說城日李尚書以那趙連堪分兵守之誠未有 **矮泉李抱直素以事構成不後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兵戍** 公連自引去我謂公何燈院乃单騎造抱在墨相與粹人結飲 言平積時之城益其客氣不勝而義理本明也城非知等者乃能如致空国為勝員者也此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維馬機問至及之致空司者然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維然氣與理相 可謂百世之師矣 **《唐德宗紀** 五左紀年出 一起我們相之恭應是後州別為為拳者別傳去元平見希然恐便便夜污死平者與寒玄四年正月李先然隨汝州認賴真鄉宣慰之李元平練做大言開掛 言私 即於公。尼耳豈受汝曹誘肠乎希烈極坎钦院之真鄉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至以上之)曰汝知有罵安禄山而死者賴杲鄉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 然后因語中尚舊制諸道軍出境則如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內本報的監勘犯行稅間然除所錢法無柳則為寶度以毒民者失起日 城後大呼以是知行政間犯於所錢法書物選出也行稅間無限后該法足以如其格取 不公馬也 林公 排浴 世史類編三十卷 心净 同宴四使日都統将稱大號而太師過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鄉吃 上飲造人宣慰者烈化曰旗真鄉三朝舊臣忠立剛央名重海内真其 際其質軟計出坐率之歌·愁怨之發盛於遠近益見戰侵之為功 所其首執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留五十錢給絕轉及相買為常納 常閉百執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留五十錢給絕轉及相買為常納 所用的缺為公私給與沒賈黃領信閱五十條 地數數數百經數數百經數十四十億 一個大十一所除百錢者能随 萬縣常賦不能供判度支前替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至 直程仍給其家一人其三人之給故出軍終瑜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何必多強亞以一級相與其不快公心事都希烈乃謝之 也上以為然造之部下舉朝失色正於張羅至東都留守部叔則日往必 地希烈為之日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盛把惡真鄉欲出之至辜 問上屋就較一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数或有字 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鄉曰君命也将馬避之遂行至野夷米海等四使 十二月李希烈白概天下都元帥 忠義之節終古不恨方之為大益指級不亦遠子 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到例構為李元平盧把陷旗兵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具 · 等公清心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方虛应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常公清心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方虛应而不用人君非知己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接所以嚴也 **严** 唐德宗紀

以旧花 限時息」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寒微故禄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海一舉滔天 と本 取輕倒持則情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九諸府 世史類编章下卷 ---第4年等道兵教之〇初上在東宫閉監察御史陸暫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 方阿拉其人者立雖聚不足情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 **繁華世教間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人不决賦役日滋贊以兵窮民困恐别生內戀** 東京

東京

東京

政群遠便矣

探乃行。送至

東州本〇八月

本希烈窓

展成記

整定

原照

冊

東 於上日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部命上為之惻然謂祀曰揆無 七月遭禮部尚書李揆使并養於有才望盛紀至之故使之入至孫衙言也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民城中 的最而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以百為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陌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以實之法自空盧而及于金盎狗雖不甚於稅閒架乎入官者,以實也所稱皆近然其滿然不節題也手 日右扶風唐改為門內通一徵發已其官死之內衛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三韓也日京光尹日左馬軍徵於已其官死之內衛衛不全萬一將帥之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馬舉夫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 不能取料非止費財散設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終目前之虚 刀上奏其著目克敵之要在平将得其人取将之方在平操得其柄將非 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語練故事者不可且操行則自今年少於奏者不 |两京不守是七失居重駁輕之權忘深根固落之處陛下豈不為之寒心 則枝鈴顛齊失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為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 或血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 故今朔方大原芝衆遠在山東神東六軍之共繼出開处開輸之間陳門 遊馬計所這种策六軍等以及即将子先悉可追逐明勃四觸例的知明 中有如朱滔和烈竊發可縱路犯城關未審陛下後何以備之陛下偿過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范華陽日 民愁兵然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戦不息者必有意德宗有平一海内之志而求欲建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徵 我問架墊而錢其事至随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 **唐德宗纪 长**紫绿绿 猫兵犯罪 姜公州門 世史類編二十卷 第而來發得摩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遊水部常此声王翊搞 **莱城十月經順節度使姚令言將共五千至京師軍士冒兩寒甚多男子十月經節共過京師作亂上如絮戊天此友據表受上發國伽等道兵救** 則其已輸者可您見廣者獲索人心不抵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西越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微發使知各保安居仍降後音龍問架等雜移 所一限晚全書之禮坂夫池入宫居舎元殿亦从明宮内 世東日新軍中侍百姓相以映貨等情為四門是百姓與城門布設整殿目稱 東国吳平謂東陸於丹北全書為府必先行城市公本新軍故即有迎北 東国吳平謂東陸於丹北全書為府必先行城市以至新軍故即有迎北 陳奉之綏許諾乃遣數百縣迎朱泚於雪昌里第被采摘茨論至明书禁 軍使白志良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良皆隱不以聞但受市肆富良 也師惟獨食來後能與也面景東為之級怒就或而覆之因楊言曰吾皆 大呼告之日汝曹勿恐不奪汝商皆就皆矣不稅汝問架陌錢矣初神等 進不如相與取之乃援。申張旗鼓課邸·還越京師入城百姓縣夫賊 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問瓊林大盈二萬金帛盈 經師感處京師心常快快令亂若看奉以為主則難制失請召使從行上日 宫至是師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美公輔叩馬言曰朱此當為 路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慶為販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權知六軍〇上至處際軍系道茂之言乃恭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 無及矣姚今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聚無主不能义朱太尉問居私第請相 范華陽日野論用兵之致亂如苦龜之先見何其智故天下之患在 人莫敢高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 唐德宗史 派又以前

不断是不可 知所屬 世史類編二十七 ***** | 休地今言及方質等議稱帝事方質初然起於休息物前呼此面大馬日本兵使器芸許為姚令言符令吳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此召平忠臣源 事が、上見の反対質人失共柄では公仲快造騎士却之以共を暫自度不免乃以公米を農の反対質人失共柄では公仲快造騎士却之以共を暫自度不免乃 をは可能 勘此剪宗室以絶人塑役ルセナセ人換糸馬ル誤冊文既成仰薬伽顯末此階號此自稱太繁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灣以源休同平章事休 李懷光的我赴天安清散此女上游中使告難於飘照行登話将相與動 額該血屍地北與秀實相構忠臣前助此此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 沙河人一筋擊北之時三人并的以致秀皆獨死然三人卒皆死干城第四人之)按秀寶初與劉都前河明禮破盡在三人都誅此及秀寶以 謂此黑白我不同汝及何不殺我幾乎前殺之上聞奏實死恨委用不至 在成五根不得斬沒萬段置從汝及即因以勞擊此此舉手行之統中其 二千款言迎大催聲聚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調收雲五日事悉 ·城○司農柳段秀實謀誅朱此不充死之北邊潭恩兵馬使韓戛將銳兵不深右此竭也秦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棲兵入 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應不可以 >功也此不悅○上初至蒙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群臣勸此奉迎乃詔 在見此此喜日段公來各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統之曰編賜不學有司 冠華 赐旦死非難也處死為祖使系能拒礼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 臣所當為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鄉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杖草 胡致空日秀實不死志将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為正秀實亦 /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與此莫夫 草而死也期目書秀實訓沫朱此不克死之夫其不 臣爭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情哉 可謂知所屬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就聽對以從人 唐德宗紀 <u>†</u> 報光 | LITE - D. 152 - F. C. 東七次 - F. C. T. C. E. E. C. E. C. E. C. E. C. E. C. E. E. C. E. E. C. E. E. C. E. C. E. C. E. C. E. C. E. C. E 天文國 北至長突線府庫之高不安全常以於將士加以籍完器械日體基廣及權之群本此至長突線府庫之高不安全常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此之故, 传道入援明此多如城無使與整得問人城上大多數野如當一樣光此之後, 传道入援明此意國拳天懷光先遣兵馬使張韶霸城未問行至李懷光 南京里 「カアモ」もことという。 「日本戦死が城下陽は発其母不哭罵日変奴國家何員 **有理說明辦** さ 業理 印 和 乱之由治 是新 亦自此前矣祀品 聖言於上日懷光動 新五型 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補為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日也臣也吏補 勤励足效 世史順編三十卷 一一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缝人於城下来無害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李晟俱 破走之軍去團解朱此攻圍擊天經月城中首種俱盡時供御總有版米 且曰吾見上當語珠之順乃数與人言以致犯之排補後雖得泰股犯且曰吾見上當語珠之陳光欲品群處犯正宜謹言密當防此好險之 長安平府庫尚有餘置該者皆追犯有司之恭飲馬の李懐光至來天韶 以無難而失守有囚多難而與和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後追矣 而及死已晚矣及此敗獨日月之母不坐〇本良将兵人接運城擊朱此 新いたから と いまかれる 一年の一年の一年の一十四十四日里便の宋此将李日月戦於東山破之東勝逐北賊伏兵後之斬 不息足致异平豈止蕩滌妖氣旋後宮朝而已 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豆徒言數臣問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刃之要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諦並興陛下有股脓之臣有 暫退上疏以為陛下做師日滋賦飲日重內目京色好泊邊即行者有鋒 故深自克責特白致今日之患皆為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民僚光遂赴長安○朱北紀秦天司韓遊塚冷城拒之上與陸暫語及乱 · 方至空日一名也舒城既上而像光表至於是逐把蓋對之說明辨有理用文室日 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服脏耳目為首此指盧把而不斥其 方之紙計錢罵者其效優矣 唐徳宗紀

面了軍中便為長少後此方西頭門日便門漢於於此作構落清水班等於城門之便之來勝取民國則一舉可以城城比破竹之勢也上以為然語懷此 製入で一下引かく下下着すべい」といい、 下引かく下大去之欲惡與天聖記を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為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 医养育 之本在平得教得教之要在平見情體心前加近顯而近新之在易乾下禪智起事不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疏養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 報情 [於之母刊〇上問陰智以當今切務對上疏曰當今愈務在於審察詳情 書戶一時了/日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所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線推誠信不 世史類緒三十卷 鲁山下於 一日本 Bassale 中五位下益上日禎天天在下而地理上日本坤下乾上日石墳上益下日益村下益上日禎天天在下而地 即無窮若有者才異能在朕臣惜拔權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東大抵皆是留同當事無可否而同之故謂之當門道聽途說試加時問遊 平項者中外意正君臣道隔上澤開於下布下情題於上間實事不知知 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 人衆心息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 就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 友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謂之益平上茂人而肆諸已人必然而叛上矣皇不謂之損乎上遭中便 及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 而稱其改過吉南部周宣不美其無關而美其補關是則聖賢唯以改過 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許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處上於位來矣而及為恭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 者雖解情鄙批亦當侵容以開言路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思字者斯 į 夢 唐德常紀 | 陸切り | 野即計 | 下 | 巻 日度質別成 聖神之 痛目引過以威人心苦成湯以罪已勃而楚昭以善言後國陛下誠能不 世史類編三十卷 ガロスを 以陸替為考功郎中暫解目行罰先貴近而後甲遠則令不犯行實先里 原子與元元年正月大赦陸勢言於上曰今盗過天下與獨播遷陛下宜遠而後青近則功不凌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則自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水通於下燃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紀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思若是若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白志自為原州司馬特屬馬東華慶府 也誦談顧留意受機於機能與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該者多表我之間過轉辨給脏聰明就且無屬威嚴必遭慢讚照也此六者君上之弊 燕難不以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萬不爾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 清報各門境自守惟星數遣使問道貢獻O本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恭 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〇曹王即遣使貢獻舊多時南方 故承天所下部曹雖在将悍卒出之無不威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模故 吞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紹無所避忌無令友側之徒華心何化上然之 好讓者直示我之能發讓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讓者之陋泄彰我之 之言白罷祀等則下陵上替之時何自而起哉 古至堂日道於公議而後實富刑不刑追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月女堂日月十月月十月月十月月十月日 志自為歐州司馬強屬馬來華嚴嚴 电超玻高精州司馬錦州令改為盧和等罪惡我論喧騰亦咎和等上不得已十二月敗祀為新州司馬 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向使早用陸勸 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點紀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将帥乃能 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為海於危亡而不思去及李懷光 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 慶黃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若出則權不下務當賞不當 序德宗紀 †₁

思信 大氏方人 2. 林上年 物榜目地林大益庫陸野課日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效匹夫一行官其惡不特則幾而日地失行上於行官麻下随皇下貯諸道貢献之 院後李抱直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教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之藏以誘姦聚怨子誠能近想重圍之般隱作憂追戒平居之事欲凡在 新產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處止之〇置項於大盈庫於行官事樣 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愛選其朔子景臻謂願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 販不足平也 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宣停罷稅下四方人心大 朱此盗稿名器暴犯陸後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 ·宗震擊-東子祖宗下負于慈蔗病心眼師。 紀罪實在于自今中外所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臣萬品失序九廟新申之爲和太宗高宗則循昧省已遂用與我徵師四方轉的千里天謎於上而朕不悟人然於下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養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循碩 李新列階號王武俊田院李納見教令旨去王號惟新朝目将好遇財富帝定其命則難騎悍之卒無禁之屬亦無不感動者而况遇直之民先 易弱居安心危不知稼穑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隱靡下死情未上通 **達歴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于涤官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 守藩維朕撫御非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 各部色是乃散小储而成大储植小育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一庫按照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號賦必平然傷兴龍無污短。然 切待之如初未消雖緣朱洲連坐路遠必不同語如能效順亦與維新 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院王武俊李納等成以熟舊 之風行於上下德宗引過之該威夫士车可見矣人君誠能該實其心 五文并已 四海之 遠莫不應之 况詔今之 行於郡國者裁觀光武動約 唐德宗紀 所為照此朱此通語欲及其養子石演分邊容請行在告之事出懷光青之曰我以 または、「門及謀な世記加懐光大尉助数者達使論首懐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東北京照及謀な世記加懷光大尉助鐵者達使論首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 京中 我想答上幸成隐越落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雪夢之策懷光大 オギスを 大臣 是京少監通等道宣慰安撫使實頭之也 電明とう 正代 工色日屬祀言不正上愕然退調左右日蕭後輕朕命復充山南柳湖 世類編 十於 西條可次 **過程引出** 李展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嚴合軍部許之懷光屯歐臟緊且追運李展後軍陳潤樹本懷光既脇朝廷逐盧把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 一日人臣及賜鐵券懷光不及今賜鐵券是使之及也評氣甚信懷光曆與 雲光及狀已明緩急豆有傷請以裨將趙光鉄等各将兵以防未飲上飲傷上從之在陕西西安前城東北漢〇加本懷光太尉賜鐵券本展以為 敢不竭力惟便臣依阿尚免臣實不能又管與盧杷同奏事相順上吉狗 以關復為江進等道官慰安無使復管言於上日官官為监軍恃恩縱横 心腹太尉既有矢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分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初聖徳光被自用楊炎盧把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層志臣 此屬但應常官被之事不宜委以共權國政上不悅又當言陛下踐在之 不進容與朱洲通謀事迹趙露李農屋奏恐其有變為所係請務軍東門 後是與官官為一體也言盛犯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用吾尺寸以俯訴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官官級横而上不百致堂三去留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天豈度君之長処而月故堂三 騰復請德宗變更屬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胡致堂巨 不可與有為也次美 通光形口之意哉嗚呼陸發可為人臣式矣 者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 懷光使左右衛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断 養蓋解僱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 德宗以專欲致禍国而不喻唯肯是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 唐德宗紀 t

五度 右之,勿議者皆以延賀為恨鬥獨寫嚴幸為兵柄既解故得優開以保事發教門。 是臣三乘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等發教門。 是臣三季是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斯朱此再敢吐蕃而社等發表的之立 鴻邁茲權光斯而未忍擊之 在監察到而 京城之一是時處光朱此連在整禁各處車獨南華人情擾極處以孤軍處二份透 率線等度天下根本若說將皆使行誰當城賊者乃治城隍鄉甲红為後京城之計縣本文八下縣二州名为五首軍馬名川行者等等沒有當州在上河邊守署等於 N.果然下河中将士在道散亡相繼○車傷至原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 世史知德三十老 那後一人 同餘二州名加平董事晟得除官制拜天受命謂将佐曰民安宗朝所在 民運城到之邀請上决幸深州平辨上從之○除李成河中同緣前唐使 再名明於 医游戏员之歌語上决幸深州平辨上從之○除李成河中同緣前唐使 再名明於 思於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慈游奉天而書法不同 妙此養帝聽風北丁門展光遠其將趙昇樂內本 天院仗而构之網遂與左右號殺院其幕僚曾發應南史日用兵雖尚威三月院陳若馬使田緒細冰腳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織凶險多過 唯係職事之一官北所謂施實利而寓居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皆陰而 散官陸替鍊日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崖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 禮持二旦徵其任東光點以內憂磨下為袋外恐本晟數之遂應營東走 之及限光失及逼乘與商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此乃賜懷光部書以臣 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悉欲從人為及遊平木若歸命 為輕故國家命於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數官有對號狀掌務而受俸者 本表請行在○李懷光在河中,始懷光方強朱此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 朝廷天子方家歷於外間觀博使至少甚官爵旋踵而至失然從之道使 武亦不仁義然後有功路改艺兵滿遭人說維許以節度使恣行殺掠今 度以前一人而己 令終且有一 十五子而四子願著然則展之功名福祚始子俄以後装 不磨德宗統 **以為那**野 不重如此故唇處之際主聖臣野而處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 **| 荷加此當如何處之贄上素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地東類編王十巻・・・ ■ 唐徳宗弘** ◎ 粉水 三月惠安造塔其智息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 (三天年家無寒納成家者展怒日爾收為賊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可循衣 天子何在一有言及家者最近日天子何在敢言家平此使晟親近以家書道展日公 李是不計 展諸道副元帥,民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為皆在長安东此善遇之軍中,頗不於放劉從一委公輔皆自下僚登用發恩遇難隆不得為相口加李 皇經道書情賴似稅視城如此之賴更有數人若不追擊恐成奸計雙上上問陸暫近有學官自以此來者率非良士有所建打論說賊勢語最最以為非所宜論卒廢監之不可之君置知所以任相哉。以為此人特禄保位之計非賢和之職業也多公輔一諫德宗而也宗前提外人特禄保位之計非賢和之職業也多公輔一諫德宗而也宗前提外人者得失賞之諫者而相不預為此 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驅命同於瓜果失視人如草本誰後為用 已此所謂假虚名而佐實利者也當今所病方在際輕設去黃之猶恐不 公輔為左庶子 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些訓於聖典上意猶怒記 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合乎若謂課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科問此不宜 數直諫件上意屬犯雖贬官上心庇之對極言犯好形致亂上雖貌從 重若默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經命而獲官此以進瓜 奏曰以一人之聽覧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風而欲勝億兆之 上居數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四對語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於對 欺役智爾精失道所還項語納起華二十萬二十八八日次 泉而

十此仰武 兄身天俊 己 許 心 河南市 计约河外行为李抱直就王武俊使合实攻治武俊從之軍於南宫抱真無其為軍門,外不下兩集附太附有微雄其忘身相置軍騎往見削而將除未至在於北東立一般為戎黃宗社無疆之休〇李抱真會王武俊於蘭宮朱治攻頂腿之外。東立 軟為戎黃宗社無疆之休〇李抱真會王武俊於蘭宮朱治攻頂腿之外。東京東京教教者惟於不容懷及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顧陛下以獲 数減 |英次不同国不同也既皇嚴肅維治而判判俗共政計光政党を博慶而馬援輸其を維成了をまか作人できず」と、「コートン 直転混造化 今日クま 世史類編二十卷 大學·自然的研引共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自今日之學係天下安危乃以數 沙壁 節語或沒管 段國家禍難天子播逐持武俊哭武俊亦悲不自勝逐约為 于新一次幸之一次于生。 (阿里奇女婦國上火李島澤城女少次方得以達之有在故樂日本等) 解數年之心湯滿遭使情識而又指題的人常衣箱視破软後房廷時樂樂鐵英亞的不斯則非常時之此長海的人常花箱視破软後房廷時樂樂鐵英亞的不斯則非常時之此長海的人情之就經歷四十號於行在又運米有般以飽本晟組級寶繁之樂史數王潔就經歷四十號於行在又運米有般以飽本晟組級寶繁之樂史數主與就經歷四十號於行在又運光有般以飽本最組級寶繁之樂史數主義於經歷使與日雅鎮以獻南自隨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使貢獻特惠節度使與即日雅鎮以獻南自隨軍府遂安〇五月韓滉遺使貢獻特惠 仰天田此身已許十兄死失遠連營而進〇以實聽為工部尚書粮就即兄弟曾同城城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處激待之益恭指心 款誠豈不以虚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 不疑其於俸慮可謂死年就而項氏以根別氏以后蓋疑之與推誠其效 院之其於防虞亦已甚至 無路路域以 職等 不 夏天下之士至者納用 之子將張獻南怒日澤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日天子所命則為 既後命方大宴有悉牒至以澤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龍召澤告 此為故書以其之先是既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獎澤泰事行在澤 力勝於之志由是不能者然於不任忠慈者憂於見疑舊進典思也也者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取臣高指語之意謀若衆見有過慎 一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祭城東百路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 民 唐德宗紀 大学以牧便 大生至免宫禁祗謁聽園經蘇不移職沒在職職鄉廟親加放照先人之容執勢上林本家作犯六月愚遙寧書記十公異作露市上行在漢中蘇林替著曰臣己肅清班的則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似精安鄉秋毫無重歌起八定消穹掖優安士庶人陥敗庭編米若小有慶繁非男民代罪之意戲 電景書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貴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書白鋒鏑突於 電景書 其進取費以為醫君選將委任貴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書白鋒鏑突於 **其主李**義 . 世史類編三十巻 朱市國国 徳宗以儀燕之卒。中一縣之地當朱此十萬之師內則朱鴻武超三代用師不能加之至。中一縣之地當朱此十萬之師內則朱鴻明不廣長安之人不道與 扁二十分 2 电电影的 /H / 新教学的 / H / 新教学的 後京城送引兵至通化門外此口大至嚴縱兵擊之城敗走再載又破之 八月李晟等收後京城朱北上走其將韓曼斬之以降最大陳兵諭以收 能原然西城其将韓史等斬之傳首行在且言為夷光點而市不易要宗 应下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此將**奔正衛**其接隨道散亡 敗北當明君臣大義與率将士據險在之樂范陽歸國其功且不大数百至官一智士因後其大者失劉将本說未而母及而不見聽今當消再安三十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有得為之雖失小信傷由讓 大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城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後宗社不失舊物而兄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孤軍處二強冠之間內無實種外無收樣徒以忠義感激将士其接雖 審何變於開外唐之不亡便毫髮頭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本最以 以道德用之以 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康光觀望圖逆四紅驗禁於河北 唐德宗紅 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京文日」建古るで、すませられていましていましています。 「東文日の世別事同勝執以言子除肌則不武以言・移理則不誠実 で、大平道の製を日如此別事同勝執以言子除肌則不武以言・みずり行っています。 王) 月月 申見 @ N. N. L 合陸警望的 問澤城使訪求寒天部失内人對上秦白今巨盗始平夜 华成年 | 来郷一安教臣李成為之首予替立于東州橋以示後世 准城次之諸将相又接等主及 東衛至後安華原子北京之が自文于畔物皇太津城次之諸将相及極勝等及 東衛至後安華原見上先賀平賊後謝牧後之晚及至官母開贈明日報 文章 一 不可考 不可考 となる。 で展示的取了換之連和今陛下已還官關懷光不束多餘勢力度被使 で展示的取了換之連和今陛下已還官關懷光不束多餘勢力度被使 は大きた下事些有可感者有同的不足愛也懷光既解康夫之國初朱泚悲亡 直西省上門巡河中東班京城朔方在素種精銳朕養名夏多茶何對日 工發露州天此既平上問陸替令川翔諸軍甚盛因比遣人代李楚琳何 一做李必為散射常侍必為 机川刺史上 詔徵話行在以為左散騎常侍日 編三十永一次、唐徳宗紀一師致堂回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學館術數之事行陸暫之學其師承長藝邪也不如侯莫桃京色徴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後勞誅納哉 本,易一帥而虧萬來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與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 者或謂之權臣獨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蟄路所經首行脇 降詔而還中使求之 感之民態應之平的木備村而首訪為火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逐不 盡見權也不亦及乎以友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來亂而 其操中堅固議論端智能為通達而不畔丁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被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若宜 **可致堂上於忠獨立而追蹤於汾陽也,** 可致堂上於忠獨立而追蹤於汾陽也,因然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 院氏日不降詔而道使是開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强於為善諫 魏文貞下矣 之為益也少哉 作りのでは、 でできます。 でできます。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できます。 をでいる。 でい。 でいる。 でい 高級人工議者或言決聚在修城除首異で上級之以間然沙對日次公虫清後實施以入土議後可以然來教之至平民風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①加韓鴻同平章事作時時刻然來教之至中民風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①加韓鴻同平章事 世史斯編三十卷 章非私於澳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皇時間一米十七級金属民場面 魔器何更以為罪乎退逐上章請以百口保決他日又言於上日至了上 志真法直得罪一後以官官實交場代之從幸山國两軍新集一還是因 / 唐徳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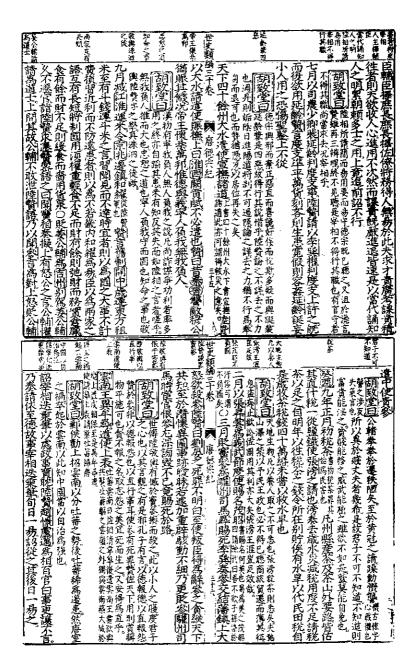
江北新安大 連発され 李弘科明 必曰朕已可袁高所奏必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極靈今承德音乃別駕上欲以盧祀為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為鹽州別駕上謂李 部懼而止上聞之真謂本以曰说不惟安江東文能安隆滿真大臣之器王部欲自為留后韓規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吞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令皇歸親軍至深處院即日發光 竞舞之不遠也上院祀竟卒於隨出 連年早蝗慶支資權情端言事者多請放李懷光李晟上言放懷光有五 限防忽蒙 第編何以制之一也今放果光必以管建度随遠之運城既無不可同中直度安義三百里同州曹其衛多五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 勞問相繼思遇始深矣 即可謂知人遂加混平章事江准轉運使混入貢無麼月朝廷賴之便者 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龍諸道在賞典不聚然言必起五也全河 製觚三也懷光既放則斯方將士皆應叙數行官今府庫方居官不清 既兵力未死远放土罪今西有旺蕃北有面此南有淮西觀我通弱必如 D五貞元元年正月,贈賴真卿司徒蓋文忠聯情監幕○以嚴化為禮州 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〇八月馬處取長春宮远及 的話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字不安何以輕勘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香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梅哉馬城入朝秦日懷光凶逆尤甚敢之無以令** · 十米五百級美且臺陛下但物諸道園中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 **阿致堂日徳宗非能從諫者今勉強而從其英不可檢矣本必将順之** 言是也而以堯好不逮不失言乎 光 子 子 快 生命至少上以其子理為監察御史及懷光电威勝不進理密言於上回臣父必負 医太平洋 流的諸軍進通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午懷光聚火諸營不應不知 重主等 日諾乃開門條處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葉後為王人矣處 以不死が 奏奏班之子难固督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难亦 馬王師所何無敵請乘勝計匯西者辦無面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就不自無利用後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條奏數以河門既平處必有希古生事之人以無利日書公查千其忠原希心以窓所人之意也之上門座暫河門既平,如馬燧侍中放懷光一子收葬其處罷計雅西在張朝鮮本 · 班必與 春報後近一吾言非止免禍。當時可固也友叛皆懷光所為汝曾無罪第堅中弗出皆 肥皮好鍋 十米 计父末生 此意自殺 亦安用之之李必处於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該借瓘也即至於就 為朕招之對日陛下未幸為洋懷光循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 非不愛臣臣非不受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欽前即以 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赞日卿大臣家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日臣少 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 城下呼其守將後陸之口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威族之計徒 何策自免對日民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 徽華不可以常閱臣姑以生禍為愛而未敢以獲福為質又曰最計之而 疑共連禍結賦役繁與建中之憂行將後起乃上奏其署曰福不可以屬 深止其身念當動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確勿死,百致官員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認馬燧以懷光叛造,百致官員僅乎季雖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情欲 而雅亦可以不死矣

佐之業 佐野祭以王 世叉類編三十二 四者、新文次日立司子等と司、ひとこく司と、とこ、「一年人は、「所成二年正月以劉滋祖治濟映同平章事造少政辞書處理英禄正則有成立成其通路」の尼其入相大而又失其思忠之人 正平ケ市 · 一天都分到祖賦我差親察使刺之造官送京師今宰相分判六曹造與戶部侍郎元 上将軍 不住於一至三之於理道服養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部諸道政准四連接者 報文 轉運於造造人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聚能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 **馨嚴本學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聚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 以此帝に無章甚失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鱗叛策奇而俱當七月陳德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鱗叛策領所殺襲自取也上月陳德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然,降高以為節度使四月雅國將陳德奇穀本希烈以懷奇為節度使有烈在縣州於劉內蔣以東奇之外解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失 限其過惡上重達其意以延當為左僕射 在版入起語海城縣元光屯成版O九月置十六衛上将軍初上與常侍 文行封疆非被侵較不須進計本希別若除當侍以不死自其餘将士 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所不可致官百以易之者卒於無成產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修王位之業可致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利所設施者罪轉運一事而所 ·舒度張延賞然追而及之思遠與延賞有於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最表生一無所問〇以報延賞為左僕外初李最成成都取其管妓以還面 阿默定回原係奇為國教城賞以節飲是也吳少誠黨販而殺優奇亦此命と無章甚矣 · 一致皇三 然與其責人不若真已則最之失為重而最不知自及至於再致皇三二人之際正以成都营妓之故處與延賞於是乎在失之矣 以與之則賞罰混般此准蘇之亂矣 泌議復府共泌因爲上歷叙府共自兩魏以來與蘇之由且言府共平 何一曲稽 動源入光 料料 之 列 大平有 能後也〇李晟遠五整在衛敗之其主尚結費謂人曰傳之良將李晟馬杜前本 後府共之制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妖因有是命然亦不不 本報一倉殿胡禁軍或目脫巾好於道日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世之類編三十卷 ■ 唐德宗紀 大朝〇李晟入朝上息歲功名食<u>些</u> 朝力未能辨耳混日混力可及第軍軍人朝乃遺玄佐錢二十萬條備行 · 一時紀運来三萬射至陝至此即奏之上事處至東宫謂太子白米已 簽泥留天母三日大出金易當外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鷲服遂與曲環 園恐緊宗族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共謂之礦騎及李林南為相 中使以圖吐西於是始有义成之役又中仙各以積財得宰相避將效之 日皆安居田彭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院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 至陕西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酿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至今為極衛使府共之法常存不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故陛下無 奏請重官募人為之共不土若又無完族不自重情忘习徇利楊亂逐生 者十無二三其殘虚如此然未皆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檀者誠以顧総田 誘戍卒使以所称繪帛寄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 史軍選則賜敷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蔵高宗以劉仁執為 下州府祭殿祭之至所即處將帥按開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 有難問之言延賞等騰誘於朝

東海里請於朝季成日戎狄無信不如較之城與張延衛者與居有院欲及其語せ吳興雄三· * "馬大三大将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以废歌而以及在朝廷上有新 歌之以盟所為僕不可不敢強延當者於上日風不欲望好之成故戒期 使之主盟〇潭藏與柱斷國学中凉时劃初盟初減之。秦氏安屯李晟深,植树請和欲得運滅為會盟使而許羨之日運侍中信度即子基域請必 華言和親便上計遠定民在鳳劇書門僚佐日想徵好直讓金粉暴之行 羅自其性は「三月以至東為大尉初正議。以和於馬姓信其言為之 第志則確據「三月以至東為大尉初正議。以和於馬姓姓信其言為之 出入者類。很解解解於大于世前檢請者被惡不為家人非護物時已有 出入者類。很解解解於大于世前檢請者被惡不為家人非護物時已有 長城與之宴善屠木皆左右視因使監薩門其人終日危坐東卒無敢妄 獨門極言無隱而性次高未常於於人O五月以澤 · 教命會見使日本 軍司馬李叔度日此儒者華非數德所宜也展飲谷日司馬失言矣居任 主中他日延賞機関か物然則号若監守物議之為正微十十年他日延賞機関か物然則号若監守就和血不和夫世不取録於人一部被官一交属其可相人之為心察與我和血不和夫世不取録於人 在三十所群僚佐各時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謂之考其能一無所 度勿為情熱渾城泰田地快以辛太盟延衛集百官以叛表示之曰李 传教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石城切戒以推誠 **越南和好公不成此潭侍中表也盟日定失展附之法部所親日** 下正月以張延當同平章事本是為其子請好於延衛英行不許 る唐律宗が 之相找社 大丁子子法安津公日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 西共平立犯給事則有更過投過令人則有六神至於宰相天下之事成共平章若 相以治天 おば交替 是至城自暴後出偶得位馬乗之·圖將卒皆東走馮統石追擊或殺或擒之 此事伏精騎數萬於為選出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廣次鼓三輕大綠而 也非明確可給今日之事臣切處之本最日誠如潭言上感色日柳潭 是日上謂諸將日今日和戎魚共社稷之福馬燧日然柳潭日戎於射後 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那皆伏地輔哲謝因罷朝是夕韓遊壞表言 於日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沒有大功於國國有議之者陛下萬一事 題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白亦願與起下為約可平上日何不可 臣素奉道不與人為攀本輔國元載皆善臣若今自然失繁於善者平日 入見上謂必曰朕欲與鄉有約卿與勿報整有思者朕當為鄉報之對日 之則行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悦及及恐中外之藝後生也陛下誠不 院軍陽日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 悉已無為而三人下治矣

柳澤を下 1支夷编二十七 工後間必以後府女之策必請豬魔務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暴戍卒耕得體飲此門之任誠河城鳴團非卿不可卒以後之〇秦戎卒屯田尉國 潭與張延尚議事數異同延當使人謂潭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失軍 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後季友温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察之 吾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雲真等於領南切貴大子欲廢之乃召李 臣事機久不欲代之上日卿於馬城存軍中事分轉專與之勢分。該為 而立姓且陛下所生之子循疑之何有於好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宣努力 不後思議獲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滿下令有顧留者即以所開田爲 笛而種之順中主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戊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 被放以帶人為要不以多員為等也 有文字巨大方有數率相然亦無数 軍权實完關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為此故辭績譬不近天子左右不 後望其孝矣因鳴咽流源上亦泣日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顧陛 審圖之自方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學之事乎上日 **蒂家人願來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遭之不過數**眷則戍卒皆土著乃悉 東乃有數字相然亦無軟於字林府榜國忠之數盧把之事上古一相等任賢也漢置二人存至修之意為唐自武后以 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 然其且其時先亦常懷也懼臣臨解日因調黃 **本和報書**不 北京 下父子慈孝如初矢然陛下還當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 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会 華成辭廟祭乃悔而泣今陛下旣知廟宗養而建寧宪則於陛下深戒其 也上命後其家光奇家後城西 統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雜而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雜 上日今歲與稔何為不樂對日部令不信前云两樣之外悉無他後今非 因曰臣報國畢矣繁學亡魂不可後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談於聊失必拜賀 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數獨召必流涕曰非即切言朕今日悔 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晚柳意泌歸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 臣罪大失上日為卿迷延至明日思之泌油笏叩頭而泣日如此臣知時 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完橫而不言 家族保太子屬使楊索許敬宗李林南之徒承此台已就舒王國定策之 失從容三日宪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失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語書像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智未之知 栗葵納於道次今則遺至后遇行營動數百里車推牛斃破産不能支熱 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必日必無此應顧太子起放起茶荷必身不存 而知民疾若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校有司之蘇格部書残禮下民樣 甚哉唐德宗之難稱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

建奇州人 可致 之 行 世史教練二十老 子が答が 東子達此孔子所謂一言而來非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當為血經故意必不祿政代不上曰盧把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天此例之所以亡也不然則这奸於為乃常兵暴敬相應把而致之為悉 展格君之事兼於是亦少別為先是本心東上目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以而又倫之大量以供我別鄉先是本心東上目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以與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終節輸大益監護用句能外之名則其非惟 [D]五年二月以查司资及同平重事時至必台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之勝城何以不書與北縣必等行之勝城何以不書與北縣必等行之陽城何以不書與北縣以等行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納曰我生不有命在 此蓋天命非把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意偽陛下覺之豈有建中時は旣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将士豫請城奉天 其然必曰人言紀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紀之所以為奸邪也 由從容與必論即位以來幸相曰國紀忠清謹介人言紀奸邪朕殊不覺 感一新其政界洋飾廢庭文謹號令教誠信察具偽辞忠那孙団帝仲增賦 飲盗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縣者而誅之然後洗心物 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後其徭敗乎 免滿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後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 發兆 勿受貢献至是上後微欽之且物諸道勿令宰相知泌師之惆悵而 争辩放至是有不能蓋言者矣 一本必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弱炎尚能 無求乎是猶存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好亦必所以相 言歸財財於左常必乃及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必甘 **房** 唐德宗紀 府有逆耳之言而無色和順無陵像好時 투두 不失是難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失為之傳納學之其母雖貴日徽絹一匹謂玄佐曰太後雖然年申八年三月區賦貂炭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署每季納使至玄佐厚。令則去乃天民矣 尼で本芸芸団女 る 経 学 北 野 董信代 里 **传统通貨略不得實才上客論對自今除改卿宣自權勿任諸司對上奏其客曰** 配名 各カデ 底等了。在而已然曾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皆地於人子弟或問之皆自欲 等以為及嚴養實計用上遂相之多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部隨要地質問完 秘禁行些道使朕中悔已盡而在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沒應 解部門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〇以趙 直教刊何如 「海川」 うていしを乗りたる目をいることである。 おりまず水七年八月以降がおりが侍郎鮮内職の参迎とした。 かいにもなることを、 これにあることを、 これにあることを、 これにあることを、 これにあることを しゅうしょう 大下安 利住の地 事則本書異日考數最併陸點學者未幾或言於上日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 即平華理陸野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請令某者長官各樂其屬者名於紹 三月中書侍即同平章事事依字心本記有謀暴而好談神仙詭謎故為三月中書侍即同平章事事依正以本心有謀暴而不称立首時其謂中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後如旧人漢世事四君來為嚴作所無常以門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後如旧人漢中四君來為嚴作所無常以門之漢人漢: 知宰相能否想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謀議國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即是直大言以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見親吳陰僧之先会赘而引參何也曾住位五年君德國政補前日耳見親吳陰一天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掉此者國政衛一宰相漢大乎薦賢孝鄰候知慶過人而以實董何代這同權 百至百三請長源本必未字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續有争能之意耳用女皇一陸轉自本於相後不後次說直帝訪問之道數以悉度之正 或問陸暫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數不然道合則從不 **蓋其循黙克位之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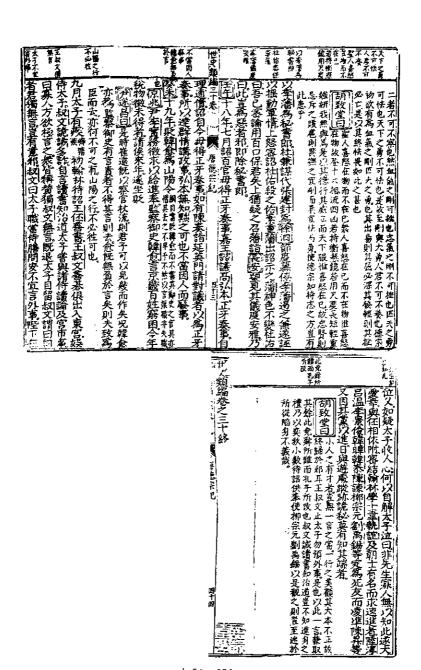


餘 足 所 於 上 美 受免 我一年选舉京師上欲今京祭加副後陸報請選朝臣宣奏徐察事情此安大夫入朝以吾等留務乃分兵開城陸衛書字出或不返萬季許日故做宣武軍配攻其節度便到士寧法軍後東後及軍中若之兵馬使李萬於 李成八 月次 紫華〇十二月陸暫罷為太子賓多暫為相上奏論備還六失以為措置非方。 是選甲茂十年正月雲南擊时龍大破之雄時間監察吐蕃城之道便來款捷 危獨弱之幾不可不審無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順 於取常賦支用未盡者文養餘以為已功上不從心裝延數奏左藏庫引以該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能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與上奏以為延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 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漢書乃於其土之中得銀三十萬两其匹段雜 置久召耗勝孫線庫方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别庫虚張名數 具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美餘族級過及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别 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政刑矣其何不属天子于唐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之使天下皆無為其得不属天子于唐之人主樓法就記無政刑以臣逐若此聖王之法必誅而無故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資 侍廟堂恭断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例致堂回李晟非特良将乃賢相也德宗置之問處七年而死向使倍 無務則一數足任其責义若用數而參以群府是循以與職與為節並 **更起至日來趙標盧遊片無足言獨陸對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論至起至日來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者人常有是言矣是時如曾** 駕耳贅於此時已宜遠引何侍貶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您宗 怕而為陸實情也 為度时置於共衆方分於將多於生於不均機失於通制上雖不能 如費 所陸天 中 本 子 月 之共工代 來并之家稅欽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〇對又上書極諫延即於開田為課績四論稅限迫促五請以稅茶錢逼義倉以構水旱六論院的節財賦凡六條一論兩稅之濟一請两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吏以增尹 |動きなの接所用院言而不験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繁異同之趣是猶徐總||動きなのと無滞疑下無當然及日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 一番馬用男不收好以辩給取人不得敦賞之士對又諫曰登進以機庸熟退以数 大街が 而不知用人 沗 世替不動 少<u>实</u> 三者 行人 你和之少 世史類編三十卷 邦之少外也苦知高指鹿然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極有 妄為新誤以持克聚飲為匪躬以毒諧服聽為盡的可謂竟代之共工愈對好許數其罪惡敵所是反對其一二其署曰延齡以聚飲為長葉以能 · 一般之所大失必若治之以恭秋之法情其為殊首散,被范華陽日延齡之親聽陀贊之廢縣趙憬實為之助 條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然形於色情點而無言對應為太子有愛聽彈延齡事告延齡鼓延齡進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對黃 聚延齡日短暫於上就博之入相也暫實引之既而有處於發客以對所 曾力争之所親或規其大統贊日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無所恤 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數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 でしたり、こうしてくりとうようからなります。これでは、アンスのではし近年年、市風調者尚未常思ブ以三状凝進上以所接超 過二者送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點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飾以恪居。 起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迫而無然忌斥遠以 墨而意栽曲直棄權衙而子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談○對又奏請均 用誰不增脩〇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有選用一經譴責終 做其不格既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紀人知復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外决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使此非敵國之所敗以華明正人故勢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将行兵於千里之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 房 唐德宗紀 -

用

開始置上子為之管水上養乃解金吾将軍張高龍財課官大閣東請斷依賴 (本) 大下外上養工學大工事成為一十一人。 (本) 大下外上養工學的人口。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外上養人」。 (本) 大下外による。 (本) 大下のによる。 (之皆鎮宜集宜法常确 學公何公方公 以天 經和比實社 此下 產 類 門 馬里 總無及官大島震橋 允所至不夫據士城 作言一辞拜於後自 本仁教 《《命皇·定夏其祭与义为宣导》子于广告上河的含文作户之命之类之。或下下以整**、諫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造成谷之而城方與二年及客日夜痛飲人莫以整**、京市《纷览》,不至京師人皆想望展采日城必諫諍死戦下"稍减必烟、冀罪及至諸人称思望未至京師人皆想望展采日城必諫諍死戦下稍减必烟、冀罪及至諸 能窺其際皆以為虚得名耳前進工河南韓愈作争臣論以讓之城亦不聽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造厭谷之而城方與二等及客日夜痛飲人莫 看思題城智力等皆更長史〇初陽城自處土做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李節實於劉失勢於望動接聚心四月段智爲密州別駕於所襲京于及李節實於劉失勢於望動接聚心四月段智爲密州別駕於州楊四川重 ★本学回月於陸智為忠州別常好既龍相東延終因踏雲充張房本本本学回史以宣公此實驗館才高似宣公憲政悉使是經濟之學職無不實室於東收惟杜川東古方書的巴可斯如進退者。無不實室於東收惟杜川東古方書的巴可斯如進退者。無不實室於東唯世川東古方書的巴可斯如進退者。如無不言言為此之為於此為於宣公在朝自以不但與身知無不言言為此,以此為於宣於之事。 ·對論諫徽十百篇讓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州帝所用了巨癢土梗至延齡草則寵任盤種不移如山昏後之相濟也如此說到三德宗在危難時聽對說及稱亂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說俸逐猶 绕十一唐祚不就情哉 ,其無不言久數數與學來和提口現門至師聯繫陸當 多所度對兩台或古代之自城中的政治科學學學 經典則會不監報是逐傳來事為力言至著官域與坐述 用数室目陽城醫矣情其未主善也城登颉司至是七年宣皆無大事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晚有遊子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晚有遊子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而我為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是非働哭之地使上 是齡被希天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何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 應對之後稱此為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是非働哭之地使上 是齡被者天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何故君子以爲城未知陰 應對之後不明城亦未可嘗命一發正氣凛然陸免於死果不果相其有功於 應對之後,因此 一個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數城所爲山人農士 學問故憑情其去之之,而很有其亦乃過和後必以其微陸贊見陳 一個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則止之義也 四故憑情其去之之,而不可則止之義也 學士鄭網素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龍文場和逐為 百姓或城刻吏禄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緣什一二 死無所做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解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為無別司論者或護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勢若不所則無所成其名矣言而去也何所取後 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塞其黄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逐邊司禁足終無一無愈於延齡陸贊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改也而然谏官七年適多獨总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高七年即當時之事豈 成人之美亦甚哉

市路加州 思道 新 東 東 世史類 目於書書 下和 外建封案 利电流区 常明 皆撤去苦門門諫官御史素諫不聽除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 有月進華東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東南以進奉達城東 話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養之每初使出雖方經費餅之家 沒者上以**豐州富屬街港可守者文場因為等東雪州新邊氣寒土府民** 刺史進奉自開始及劉替至判官嚴緩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被馬刑部 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繪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入将物 後可辯無政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 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置白望 坐中皆屬目於景容說益不平乃厚將皆交易使去之會有傳四鹤将入 東行軍司馬李說是之回 關梅錄入頁過天原說與之宴檢録各坐次說 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聽 颇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升,升希官者意對日京師遊手萬家無生業仰官 數有人於两京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飲手付與真偽不 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今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賀上獨悼惜之〇十一月以章渠年為諫議大夫上自陸暫联官左不任 員外的募俸進奉自總始〇九月以李皇書為靈門都防禦使景妄為阿 為景思以動後的來二歲之後所構完 a 雄於北邊〇裝起飲卒中外相 不能過景學此之梅錄識其聲揚前拜之三非智出不端公和恣記下堂 信者製延齡季於運王紹李實重執證章其先皆權值宰相越附盈門 湖南日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產者愧耻富有四海 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乎 十三年十二月以官者為官市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更主隨 十四年。段陽城為随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徒 外 磨德宗紀 左指下也漢法此道尚悉城刺史城近 観察使 1100 **野城**信千 奉為思姓の 項書 民如治家州之城稅不登觀察便數加請讓城自署至与日撫字心於彼 文明 在無行於大之色每頁物心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一州 東ジャリ 三人でネ 世に類編二十条・ 政上知之召及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日盈珍接哪耶對日易珍不換臣但 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城每奏事不過恒私善日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 他那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成寧王滔城平端 · 城性總謹雖位窮將相以為外也 · 會不知無後 科政批考下下觀察使達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欲判官大驚馳 下頓怒已解後奏習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陕西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 人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後歸 妹信予賢者也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情哉獨怪兄弟三人 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 院華陽回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 人居德宗紀



後出後 展出なる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右令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任任依忠世只有為未少二二、四帝明三紀 新刻世史類編奏之三十 **凯走疗師** ラスト 7,77 1. 宋有三 至帝與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夫首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養惟獨室官李 世界不則理議時而忍為二黨平之渝縣以死可號也去。〇大赦能進敗已營宿此曹安師不認住其志中衛悟宗元為縣以文不〇大赦能進敗已營宿此曹安師不為時候此族於付東宮故一旦因而權之早之縣宗 專之私道路以且王仍叔文朝訓旨一時小人也順宗有警德而所用之人若此 名在人员自得謂天下無人祭俸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 注意标志 主天聽外事訴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與日伊周管唇後出間然 救群臣以微遣逐者不後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野陽城赴京師二人 故即位首禁之心追陸對陽城於京師未至卒。清未至德宗之末十年無 奉官市五坊小兒赦天下諸色通負一切觸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 常執道承而行之而罪於中與相信和一外重則轉添柳宗元劉禹錫等。 言思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好後宣子中當 心言昭容年氏ルガラ 等存左右百官奉事自惟中可其奏 皆未問追詔而本勢之東政也於李吉用為明州長史及暫敗吉用徒制 西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件押報不勒年改元非得已也正月德 〇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正章 類編奏之三十一 〇十一代編 〇唐順宗憲宗 法法院 旅宣官專而國命危貧政名而民心難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 能循防臣下則專任宣者思其窮舊則聚飲剖刻是以藩鎮強而王室 則平借級刻城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順應城編聚姑息權恐生囊 意思不能推誠神物專質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款 問日出之主也不敢年而致大礼何故本夫志不小心緒而 記述原日出之主也不敢年而致大礼何故本夫志不小心楊而 記述第二世不敢年而致大礼何故本夫志之內以為不世 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宫皆知其弊 來者新笑 嗣以安社稷是爲賢矣 我用許四十六年里陵〇帝不幸受疾好和肆志而能委政家 型心如不可否比立调左右权馬生确於不起。一指背天下重空相欠歸非,以文等选一班的高祖,面逐與同食閣中社佑高却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颠珣瑜嘆曰吾豈可後一審教同食 非习点中,以为"一""其情",作事就表近非习点,用言作为"作为是《象 子監 質 変 請 大 · で、このと、この家人講經業可何為預他事質惟而出而颇之難辨林我能令元五の是執道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侍讀使者何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真你這人養際中事黃家初然日黃寒文思三朝堂得以一官相買子拂衣起出至 作化幸 黄家十年 主政文成人英測其所為近年時日生治以籍相不即與小〇立廣陵王統為太子以與於於何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學之叔又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董屏人獨姓以飲於不住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學之叔又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董屏人獨姓 世史朝編於之三十二 有な色 11.75.62 行列を 權权文怒此之直皆懂人白執題起迎叔文就其間語良久,根文索較執方食百係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報題直首以待事告其中當新之 世號文電先 下今先生為寒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實懼而出所成之其明春秋能 卿黃裳勘執調師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該第日丈人南得一官奈何答口 文聖人書通外後 黃家為果匹齡所思留海臺閣十年不透及其好常執誼為相始遠太常 便品與百官親大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是色先時杜 以杜佑為度支禁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董謀得國脈在手先令村 之子也常是要未請以對自代不從 實脫鄭珣瑜病不視事實施以王叔文重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 也州教門人以為一處而吉南析然以宰相禮事之對逐與深交吉門極物 **居此位碩左右取馬徑縣逐不起二相皆天下重空相次歸則权文等非** 福園非錫爾然功名自居看可以肢節望也經輸未必盡出於道而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存本關大而無益無不受宣此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難可足以正一大而下來其弊國輕重如孔明隆贊之徒其於道雖本雕 今世之事象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周知所對的我堂上被然大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義者必以的文堂上懂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人司馬之冠今因語而出一何棒 胡茲書 4 干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偏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 《唐順宗紀

史 54-657

川師爰止告書奉若在的之日于然者所以為唐端之也其百徹美一華本子監團近常年表情大子監監系勢為近不可以為後去放興自不審其而華常是張野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常星表請太子監國以朝廷制方團則三翰和一文日至此簡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疾王任即為疏請乃三翰和一文日至此簡置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疾王任即為疏請乃 が店 下手 常具有功 相對天在所已 又等過馬戶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養安俄而別南東均河東藏特 以王叔文馬户部侍即俱文珍等惡其事權則去翰林之職叔文舊日叔 **烧表旣至意與拿回而那當機懼** 逐却之節南歐毛龜上日朕所暫惟賢嘉木神之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縣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日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遠 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大上皇野王任為願州司馬叔文為屬州司中 · 到使劉朝自為的後表京節欽朝廷不許後為給事中隣不受後阻為罪而○西川節度使屬底於職忠武王常是本。果意縣人悉之是其處 表曰陛上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馬政又上太子為請奉開王叔 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祝近習弄橫而龍門祭德宗雖甚太子引許人好樂無危為對每于歌奏未當以颜色假齡県在為相常侍宴魚源宮張水焙彩服雕靡宮人引册為權歌縣門刻下収功而桃隨虛贊張滂篥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語故卒不在延 五迷昌二京社真安布切於序多矣. 第一月一月 東班瑜病相除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获而去能 成人稍不假權等相左右锋臣如聚廷齡率齊運常集年等回間用事奉天敗此遇且常多先禁然來城拒職督勵將士無不否滅德宗在位 東京大学の東京 1 大学の 1 傳政元良克昌運作賢哉 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 初刷位力未 扣 耻 美 所 質 質 東 取 打 **麦**公非 法制為建 新王時處使又應明○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度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 所理。川州其制○上與宰相論自古帝主或動勞度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 天下可得為然於是始用女討圖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對爾爾禄州執修 村益忠弘 世史斯編卷之三十一 **陰原使同計關上與社黃家論及著鎮黃菜白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典文為这可將上從之戊子命高宗文與至馬使季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明以臨西之可將上從之戊子命高宗文與第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 議者亦以為國險固難取杜黃家称為獨日關狂熟是書生取之如拾芥 斯我頭豈汝礪石和關日忠烈王也乃點之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其公鄉 能討故也〇始令史官撰日写從監備國史京執証之請也 下必欲根奉紀綱宣首以法度教制潘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衣文大將縣歸而學之即降苑鐵龍繼欽於行木皆有出朝廷之意者陛 刑者使不發但使張刃於其頭欲使屈服而赦之益此之日堅子當野 故此數人之惠至今不混有志於重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是正而潤色為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 西至堂山東銀分歌訊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循起草也將加到文堂山李義府許敬宗子許史官間仗後事姚確又建今幸相撰縣 用杜黃裳策任劉崇文繼用裴垍李潘李絲裝度諸賢卒收成 請言無餘恭前壽四十三姓景陵〇帝剛明果断志平借叛初 功威令復振足稱中與及晚節騎後好仙迎佛不得善終情哉 名統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為宣者陳志弘等所恭 心唐憲宗紀 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夢

現成不足 世史類編教之三十一 助二人從其言語輸內稅申官吏行益法未表京師社黃裳語來其未定所也不 訴公明行不以及師古來其謂判官高水平公慶回我死子必卷前道為院名《平初師古有異毋第回師道常珠正在外師古私謂所題日吾非工次也可來之學心含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刊於達迎合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刊於達迎合以獨位十次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平〇八月正廣節度使不師古 **光氨楊漢** 就加任使則現端之才不困於致楊淘汰派於縣似觀職班輸之和就即軍一本先賦所奈召試殿走而親東以當世之意務其言可未則四月軍武制舉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都自居易蕭便亦傳師出馬四月軍武制舉之士於是元種獨孤都自居易蕭便亦傳師出馬 則實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養哉明主勞於 不賢而逸於任人此處好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献市煩細之 不可自服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網有序尚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 以元極獨孤和蕭便為拾還元種上既日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苟受而實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制小人 舒作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意宗不用 道勒後標柱正 為山共黄法 左人。 名字 安 為大大義不 李二古 が長之多 在案子故不得人在相位 一年就是一年村童家能為河中的度便實家有經濟大多而不像小師。 一年村童家能為河中的度便實家有經濟大多而不像小師。 臭功 名く 世史斯獨悉以三十二 午所入 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衛不息十本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是不犯極劉闢常子玄克成都劉闢即數十騎西奔在蓋崇文使高霞寫等追及擒之崇文克成都預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都統所向崩潰軍不 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和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料更之無事者村 以本學為度支監鐵轉運使目劉安之後居財賦之職堂能繼之聖堂傳明也看者接於尊而以平前老次が平而不好也 **黄裳白卿之功也** 黃裳建該征屬及指授高崇文方署皆懸合事宜及憲平字相入賀上目 安督殊色監軍請歐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必至當以撫百姓為先 因如此車送京師并後其當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關有一 一年征課所入類多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縣〇九月喜 胡繁宣 求聞達及成玄德在舊然後許以縣既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字物打致皇二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克舜若民之心孔明即草廬中不可致皇二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舊黃然也初無屬髮富 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辞乎 四省者接於事而以平数者及於将而不失也 更良計他日討之劳員為如何故若干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正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責策之 門唇管示紀 子加爾斯 之*與討案*

十 幹 纸 二 男質 コヤヤのからとうがする。またいでは、1915日南北路に往城十五年一報度作在以武元衛李古用同平章事古南諸集均日三日南北路に往城十五年一 稱為什人 出兵も和 直过史指 子さ 文文及學文在圖春年謂監軍日西川乃学相回朔之地學文章敢自安屋工表 涿邁而外獻策請圖一東檀打五東出那洛丁石今遠從史不時奉部外問在東北召不時還做情報照之一服熟的度便盧從史内與王士真劉縣四年安逸無所陳力碩茲死遠陸校有是命○盧從史擅出五七新途 統ち三十 也力及恐懼就多不入朝觀遊節度使李鏑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為李鎬及制創官節屬籍祭諸道兵許之國既平潘鎮楊思楊惠佛班外犯張 為我言之相取筆既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琴畫當時偷然稱吉南為 旦來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年有接識君有精整頭 無行意養 未稱疾請至歲春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衛曰陛下初即 胡致堂日 一次召入朝致其選延不時奉命則亦有以召之矣 查回者如此被徒等不群於廣氣而獨與納那郡之紀已就 第上黨鎮可回者如此被後 平 員其功多矣 平藩鎮史實所謂差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鎮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逐 東臣断日於之怒及為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及事意宗首建義深則東臣断日杜黃寒始佐子儀能被李儀光之陰謀及為即史不畏於及 乃遠上召李終語之曰朕與鄭網議敕從史鵝上實績後入朝網乃泄 将人之勢乃歸吉南城率是道而不爱其相茶可少皆哉 於從史使稱上重多糧就食上東看联乃爾將何以處之雅敏縣計無 相能輸訪問之惧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難在聚相季吉雨不得在端亮之刻然於陸敬興能忘藏芥之臨於最 英国以罪為官者順行提為不服與十僧備皇南是李宗問皆指陳所政美人而應其直官檢雖不惟久不被期十僧備皇南是李宗問皆指陳所政之者。 人名西克其克格姓氏克克克言检鍊學人籍實限方正直言检禁何言用了無常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力資一年生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平路口陛下誠能正河駒已尊道貴德遂和佼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之與等○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族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非婚。其外不知韓不在四班之為然為此其所以為縣令主後世稱治明卿言就不知韓不在回城等緣此言非但以叛愈人不詳亦使其君如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祸也上善其言而止時 無使小人参馬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馬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日美裁斯言联将書納 工良人曰非鄉言朕無誤處分〇上又問李経口諫官皆該副朝政皆 論以細為住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欽專朝政法龍是前頭陛下熟察了 有餘矣然網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言用容奏終日續紳力 羽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繁人主喜怒敢終口諫者有幾就 之失無所避者官楊於懷常貫之暑為上第上亦嘉之至古南既其言自 有陳者重展的 度夜思朝刑暴威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本族 **書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做其餘如何對曰此始非陛下之意必有** 得已罷垣東真之巴州刺史涯那州司馬於陸頭南節度使僧儒等人 部於上且言決於林學士王涯之轉也涯與幾垍覆第而不自言上不 八唇電照紀

推作 wath 引きりこう ことでは、 これの ない 一、 ない 月か 之人安日 相之政権 装冶賞を 成人 其人乗間水京光判司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 せの類話をベニー 祖之日用省佑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的首佑就實佑惟實也問言相比及相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便物請一 人親節位面立中水属四桿而退之均不從四日首姚南仲所人 意勿效潘盂陽飲酒遊上而已轉運剛使點傳縣機江淮財風州察縣路機我之口朕官中用常一匹皆籍其數惟明故百姓則不計費鄉董宜誠此 巴丑四年正月南方早歲不然不過也造宣就使期被等職恤之将行上院太史巴福縣進退人才之流而有自然、在中間之任矣其神公他日有高期無理之學相構公者不妨得之相則必不可 等日以太宗玄宗之明衙籍輔佐以成其理光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平 而坐隨額盧坦以舉職事而點度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 展了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儒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 均益局峻整人不敢于以私管有故人自遠請之均資給優厚從谷軟押 後首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動端民輸本色本其留州送便者所在又降 些餘董得用事上在藩即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曾謂垍 下時之藏否者也一旦無罪悉頭華之上下杜口聚心河河陛下亦知 平○以聚垍同平重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 京年1月二北家君之至也不賢者及是若最相者可謂忠於事為而不正年1月二古之賢相不惟以陳詩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陳其君正進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思諫官言府政得失相獨當之。 預相之職茶矣, 17] 由) 数無憂 の於國 武俊有功於國武破米 編义陛下前許師道師道自立杜貴案前景與米原武政省武俊有功於國武被北縣久陛下前許師道所容此并繼節黃宝郎子正王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表相曰李納跋扈不恭照平續節黃宝郎子正王正王以下 教室 同北諸鎮世襲之 與東 居也于孫相也也出來主士直定欲自朝廷 世見別編をさ三一一 相价與 東上以間諸学士李锋對回河此不遵禁教誰不慎數状学日取之或:一大馬の外上小路線,今季承宗社真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外工是本之三二 欲降德音率終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城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賢三月制除縣內蠲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投賣賭賦規勤鄉上以久早 無限で、首外科馬馬快子)立都王室高星太子の四月上南道節度使 馬及と前以明馬馬特所東南東衛衛 地位 医高性 他此后 時度 で 一千島順以明州乃縣原東南東衛州 地位 医高性 他此后 時之 高順 一 激勃 里出朝廷師道何人 取掠斯美望勃有司以官錢廣遷之上了出內庫 被勢質錢於人平廈節度使李師道語以私財贖出之 白居易太言奉願 新下而雨終表質白乃知豪先於事故能無夢事至而憂無救於事〇· 出之諸道横然以充奉進南方多掠良民賣為奴婢皆宜禁總上悉後之 が黄紙後批之更請更速素然潘日如此乃状也何名批執裴均舊潘有羅達雖樂名替大照多○以季潘同平董惠藩給事中制物府不可清即 西致室口歌其告寫完正心之言則知怕之方才不為利回不為義致可致空口來怕實論事練官喜批粉給事此宰相所難能怕何以能耳

砰 發可. 楼安望 山 之关 群士付為 同國家州縣不與成和無數賽質用的用手作中今上土等馬一下從可養正與兩點本文少藏病甚至終等上言火藏病必不起歷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等時間、別後數日平美簡素為監察御史謂之曰若不貳楊賠貨首員國子〇時樂課等。為厚矣無乃為累平對曰將自布衣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豊得不與之際與別。 医前视交征液送者徐晓德至蓝园突别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正質討稅交無液送者徐晓德至藍园突別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正質於稅交無液送者徐晓德至藍园突別權德與謂之曰若送楊賠質誠願等重 |天下之治 朝時都是陛下恐今後代相傳不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〇十一 是盆止街 近成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徴天下之丘事令中使統領者也 國家州縣不與賊鄉無掌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 代趙不使者臣宿将而事付中臣此乃天于自為之語欲将考服於臣下 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者奏奉安依從之國州牙將謹也使魏知其部 也若師未中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詩及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 表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備寺之美管 八月殿安國寺神樓宦官吐突承难盛備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 十五年矣今一旦越聽代題想廣臨亦屬矣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 謂李安曰往至王師取衛取具第不一失是皆相臣之甚今王師越麗 學士撰文欲以萬爲酹之上命李終為之終言光舜禹湯未嘗立碑自 望矣不去病源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其終能免於尼亂平哉 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年俸白后易於此二者當格 天下人已 為政党任 尼五到 切 別 別 別 在之簿 成一吐突承瑶討王承宗敢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曹 在之簿 成一吐突承瑶討王承宗敢不利後罷為軍器使一東元預為江陸士曹 原廣五年正月廣龍的度便劉濟将在討王承宗按照東鹿取皇陽按 東方人民 电見其情人抬之举動可不慎乎 長宵人才 世史類編木之三一 計得基屬 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與封口秦以條刻而亡漢以第大而與太宗觀明堂 官者之成也王承宗遣使自陳忠盧從史所離聞了朝前賦前官吏許其以為應信官王承宗後其官節舊附奉版皆制重難承余遣使自康不言前七月制雪王承宗後其官節舊常之處,是,惟其永理為之也與目前長百八附也傳味董非人君之監數, 的政堂三元類論單忠直則切一為內侍所張憲宗從而重議之積經 **考易供救積上不聽** 思必任智士書長策仗猛將級精兵軍力再舉必不先題而後聽民李安 水縣有內侍後至被驛門入擊積場面上後引種前過聚之字経住群日 河南并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赖奏備之擅令停務朝廷罰俸乃還至 日然則如之何忠白王師入藏若厚稿之而悉甲麼境號白伐趙陸遺動 将相处天子與臣下争功也何其不屬哉當宗一将永確而天下之人及其以日者共為之天子無私為意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死其例以朝廷伐叛討远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 二州與之悉龍路道行营将士〇以權德與同平章事上問宰相 今唐電空紀 二城持以奏捷則觀之霸基成矣李安日春逃與趙隆)鎮子者不為開左右日中永也對日夜 12

佐谷 新五 生 **游纸**中 寒餘不進以季為戶部侍即上問李絲故事户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 4. 百今明 世又類編卷之三十 前致室目司念始然典于學版德修問覺該使學為王者事異端何自前致室目,華滿之瑜養正而不足回思宗者無以易之也傳就告高宗荷道察得充人安國理何憂無茫醉之事子。 極億薄多藏何用耶 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終又曾從容聽上 上曾欲遊獲死中至逐荣地西謂左右日季終必諫不如且止終官自 無隱若易言雖必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稱口非所 |子如六年二月李潘龍為大子彦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蒲對日為里人別教司為累耳縣若用及開意宗或可必無其成子 聚財上日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運數十里畫為於左柱 吐实本華專情語極點切上作色目卿言大過経江日陛下置臣於股心 石経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終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 守土之官屋飲於民以市私四天下猶共非之况产部所掌皆陸 運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右今之明戒也 朕日夜田盛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聽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 耳目之地若臣長遊左右愛男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降 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訴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息 偽難中水亦不可元曆乃遂明日權為重職〇以李爲中書令人上最 高而預中道徽院得宰相名望淮然馬呼居易其賢哉。」是書赞曰號亦不乘當系問時權勢東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討完節相度書赞曰觀居易始以直道舊在天子前争安危其以立功雖中被及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酌 在至皇一一一百千萬不萬用小人有六重去子四者該備非難事也以以可文皇一三鎮不臣河邊淪而該天子奏賣無乃德有未備政有未養 **外居憲宗紀** 其経 方律 長 重於於生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軍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将使法吏 所解解 電視不尚刑置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素的皇父子子上目然後旬餘千順入門平主風威刑未東中外懈惰頭加嚴以振之上鎮李絲目何如對日王者之政尚 マニが主又管言於工日官割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路部以來惠澤深矣而不動之 世界名が一て打下不行者以及十年者 二日 無言人也必言 * 李辞真字 **人干豆** 新言口。臣當犯旗方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亞宣得為忠上日終言是也字言問入臣官是自然言是也字言問 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平言用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字也極前以附直者而言用等為故從可謂上到其為下提其沒者失此事理人是不為難聽是自奏以為進之接上當鄉言正合朕意退請左右回李言南為從婚如李後直宰相才也活前胡 歌家給人及賣頭循以為馬火務新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今之所不能制言南言天下已早陛下宜為樂李経曰漢文帝府兵不血木不刃滿轄亦直終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際 〇上衛延英數館城西西接解應大明本善逢迎上意而終聽直裝臣縣及看聽與數無刑有數華論於上前上多 ○以李絲同平董事李吉南為相多館禮然上願知之故擢鋒為相吉用の盤嵌愈言其事由則以脱黎六曲亦在其中矣於是杖代| 百流獨洲所張其文是錄之由清韓愈之氣亦不能及以此於是杖代| 百流獨洲事由申尚吉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首矣無利疑惟 **吃報父仇殺秦果自請縣請罪前後仇機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發** 而處止也李吉甫當言八臣不當覆讓使者從臣安不亦美年李峰日人 倉庫空產此正陛下宵衣肝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處為樂哉上欣然日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腹近接 属一州烽火屋整加之水早時作 關文也盖不許則傷者子之心而并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将倚法事被 人者死宜令都首兵議開奏職方司員外即輔愈議日律無後仇之係非 相而信他人是使好人得乗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 未以皆德宗之過卿董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富力陳不已勿畏朕謹契 断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後父仇者事發且

不前門野亦物上峻刑上謂宰相曰干順、人是五臣物朕峻刑鄉知其智之者數 所名を芸 同于馬」解心不預明日上結終日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日同年力四海九州之 阿等不多而出為阿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字終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日朕謂李 世史類編をマニー 育品 教和後進之 群日翰林樂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長則 7. 踵失富黄者固翻失容匀之前而知其照依然不常思者亦人主宅心之,前之言屈於李绛者五二失吉南既不引遂葛采亦南存之益隐忍取及四不知也上曰此欲使联失人心耳言南失色退而仰首不言矣竟 日趙 王展七年以元義方為郡坊與祭使表方婚奉吐天水难平終題其為人者供之入仕之堂可私者叛之於是命段平仲常貫之率終同詩定 為中書令人上嘉翰林學士僅經讓直命學士自今委書必取群連者然日本之所舞無私於同等不明師然立也此則正太之無矣の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在張秀近市本城固為可此然其言宰稱又在處才及〇四月以崔群也上曰菩依張方近市本城固為可兵然許等同此為西川利官遇到開班在兄弟子姓之中補當用之況同年平避總而棄才是乃便引非狗公雖在兄弟子姓之中補當用之況同年平避總而棄才是乃便引非狗公 鄉之民而為縣者甚教請物有司許定感見更員可皆者省之州縣可供 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 太子寧至〇季吉南奏自隱至底十有三代較官之多無如國家者今內 人偶同科第签科而後相談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 為皇太子〇八月就傳節度使田季安至十月就機在馬使田興請吏奉 人官官耳故樂與鄉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像也〇七月五後王桓 下位直言無從而進失逐不奉部〇上曹與宰相論治道於延兵殿日肝 貢部以照約節度使諸将立其子懷隸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傳事李吉 者是汗透御服字相恐上惟像中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與廣者獨宫 五张昌二府當受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處亦未當敢亡也惟五來昌二百南太平為樂之百所謂一言而近我別者也夫聖主要其 樂是務則樂未畢而委及之矣 東京 2. 長春日 **若得鄉** 東京的田士六州百姓於後一年軍士受賜钦肇如雷院德克到取得年名了使者主要原置止百五十萬都而已千上校乃追知制語裝度至聽達宣慰以發官軍 **是**非佛用 大聞上東召宰相謂李終日例指魏唐若符契至古南前遣中使宣慰以 南請與在討之李峰以為 既是不必用共富自點朝廷今懷諫乳臭子 矣既而懷讓切務軍政皆決於家 便我皆情怒大課環拜田與請為留 記載具緣不能自聽断軍府大權必有於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罪権補餘不能自聽断軍府大權必有於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 萬路以賜之宦官以為於與大多後有此比将何以給之上以語絡終日 籍中新也嚴請所官吏然後可皆曰話與乃邊懷讓於外輕梅監軍以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情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事 田興不食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思歸命聖朝陛下奈何受小惠而遺大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都都兼請發內庫錢百五 親其變終日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在衆坐待韶命不乗此際推心撫納 教章見之相顧天色 嘆日保養請於孫依 美者果何益平度為與陳君臣 語教日汝首聽考言是皆日惟命與日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 「一大」一大一致勝年御失其前小山人心不因而王泽易城也况不帳也是一至年可謂如所取與能用善課失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後失 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传 **競性節度使田東名弘正**

功臣登長 明是自有至公之道也,首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離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华女件城 雨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管不諳者何敢後與但問其才** 甲王九年正月李絳龍為禮部尚書辦處故殿其上皆於延英謂宰相曰 避河患退二三里可失天禮故城僻處确曆降候不相應按廣忽安勢無 故城以避河患半終鷹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思が築富爾石據廣要衝欲 八月徙受降城於失應軍先是振武河盗野受降城平吉南請徙於天德 鄉華富為联情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南權德與皆謝不敢李終日崔佑 務與官相稱不耳若遊親故之嫌使聖朝野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 臣為朋黨故小人諸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之則可悉暴之則 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南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至俸對日目古人君所甚或者莫若 東臣断三其籍命為終活物也以正欲變山東承集階風悉今子在職 那馬以思私以勢利縣則相跳達則相說可以各之曰其而不可謂之胡致使已相推可以名之曰服而不可謂之當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可發一卷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務則和益之則之與小人合飲後謂之於黨耶 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量可必 卒之文宗召用髮於販別應夫 我民国軍終之新過亦何帝以終之惡承难也乃能終而召难為好也 功臣之題碩兵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於害情平 向張猛局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動也後漢、當指李庸范滂 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其之黨指蕭望之劉 廷乃遣于助討具元濟又討王本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興此及為 言北唐之憂二楠承確之僕三諫遊祭之葵至事穆宗而抗言不衰 田弘正者季安之一同宗藩鎮之賢作憲宗特賜此名所以養 小層憲無紀 指孫損崔遠等三十 か 悪宗 治宗有意 東州 人 学 河 学 可 空 の 空 **有名其内 火明季** 経期を 之先 社存で **蚁着闹捅** 同海流所居而馬錫母在堂萬無好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稱為職樣度亦以禹縣級納之之童皆以黑逐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福州宗元曰禰州非人縣級納之之東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運州刺史王惡王叔文 李維可謂 史無過をじ 易形之動毋老為上言上日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愛此則重可責也度日陛下方 一月以至光照息節度便被殺為用完盛招撫使昏諸道兵招討多元為國月歌義節度使淨礦輔絕籍腰具以賜養其子元濟匿喪目領軍務十 看易所後與多居易管推為所報完工養男文管作祥人傳以為祥人不所合为以文章自該季等持該報完工養男文管作祥、能無悉望進養養主親心退請左右已長度愛我終切馬錫得改運出後表勢持十而展心 γ. 侍太后恐萬錫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 國方短長之宜指壓架工各越其事大展既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 吐突承难為神策中財香此病意味之初上欲相終光出承难為監軍做無先明後附始動終修之失也 不學故也太甲師伊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侍說所學者正心不遠理的雜親敢太平順而稱息逐疑聽後何黨憲宗國不能免矣所以然在何者終度數聽兵鋒順流所以包脂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已疑告于彻以朋黨疑率終又以期黨疑幾度而於程异里南韓則不疑有舉網竭澤之喻爲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和說乘之遂 終龍石選承確後以為左神策中尉 谷斤刀鍋之枝等以具引規短絕墨度群本之材規棟字之制相高深 目以別黨則人居之暗級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動者也夫小人僧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妨躬顧揹鮮可順頭惟 文本場三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表而不以利不如是何文本場三季絲可謂大臣矣不與承雅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 治之者朱全中由 國之重哉 一 唐雲兵紀 僧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筋躬勵操鮮可瑕疵一全忠與柳燦率粮也此三黨者緊宗拉存亡使天下

史 54-665

有其なべ 矢全性得 世史類編をで三一一 明的〇五月遺御史中丞表度宣献推西行营路軍討師成人未有功工明即〇五月遺御史中丞表度宣献推西行营路軍討師衛司法 東京日暗無備使以前馬子長及從附近班益指接為以聯管有法世數元火管建用額分兼可幫可坐華及不無無其不管局名權一幹非愈斯文何以善吾生而安吾住即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豫及更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皆其蘇鐵吾小人輟聚稅以勞更之不服 石其百號事之勤劳不得紀為其不知體事看術能於名親小勞優聚官 李尤頹身而知義少能立功旣而尤頹數敗敗上以表度爲知人考功即遭機度請行營宣社祭用兵形勢度還言惟四必可取之状且日親請将 看于其醫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奉而上易愛之 聽聽於所廷聽舊并熟而遺其大者逐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 取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與不断兩 中知制語號於亦言雅西三小州残樂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仇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長人者好順其今若甚憐爲而平以禍之且 平以觀其陳客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 △宣多之大動旦親而春撫已去而後顧甚者水其腐以驗其生枯謹其 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胸中無所見何以知幾公之可任若只就斷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蘇納人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裝度不可以不任若使理有不明不為軍是與不是時有以斷而敗若唇德宗是也以其剛慢不明不不為學口就愈作平准西禪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亦須要知他斷得 月盛後中書侍前同平章事武元衛辰職界別任制民文成版旗門長期 其宣布不明實理而界具書院本行不明舊理則外 表真實格不明若他問題以行其可但就則断一為審意一十不惟明不爾理則外 我更有各理以外行其可以納使景障文嚴備后太宗任明不爾理則外 我更有各理然可致之一亂不斷之害大夫銳然而斷如景帝我亞夫東京報名主符對數學回漢元在宋文帝康文宗雖助儉願治而以優容不斷及召录 不齊事 傷日索範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日奏臨非能便木壽且 不 亦然此 世史東編奏之三十一門、原名芸芸・世史東編奏之三十一一人を表行的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版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養已討之兩阿一人を表情的同平章事度上言推西版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養已討之兩阿大夫或一條前時得成朝廷無後網紀否用度一人足破二敗指年赤。こ五以度爲中書「陳朝時得成朝廷無後網紀否用度」人「原置され」系に是前唐信是対割 地形新姓 為高河疾 高河疾 下此 日右 音楽 大臣之或國司不 少米及門 重之体 有大 衙死思 於第〇年師道遺兵縣東都其小本指留守日元曆告變元曆<u>簽五園</u>名 敗衆突出都城飛縣時留在英務元曆坐皇城門到分指便意氣目若 以後度同平章事或請能度官以安園園之心上怒口若龍衛官是奸誅於賊手級馬死忠者失 暗中殺之取其顧骨前者而去又擊柴度傷其首度選帽厘得不死京城 師道曰天子所以致意誅終者元衛養之也請客往刺之元衛死則他 不敢主共訴争勘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遭之元獨琳旦入朝有贼自 學皆之軍上 感於是韶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北京日前情言不失職進退い雅有大臣之間失其 失正則難元之日猶生之 川の南京下で、東重きりますても、またで 持正於李吉南李絲之争論及典機務力欲削平強鎮而斃充衛詳整任職堅殺有守护王叔文之共賞議李綺之姦誘 万准西如其於應憲宗雖得之於我度而失之於私節邊 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 年而忠所義體直與天地相為終始所守足為唐之相臣也盖若子以其 後至指原其

. 35.

.

下衛 以月免中外縣傷宰相入見將勘上龍其上日勝負其家之常是待以一 北海軍公經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語之對日原北馬軍較師表今視事之神兼外以聯公鎮馬京北尹能奏便,又經初赴府有神策小将雖馬衛其衛東公鎮被以聯公鎮 京 将矢利遇議能兵部於是獨用米度之言言能兵者亦稱包集〇十一日 想使用度候史用城榜之以雖恐待以客榜士卒不收乃保言病無賊內公欲取圖非待孝而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補師士卒以麥於蘇門村區納路昌齡乃奉城降〇本思懷雅西科革布慰與秀琳託取憲秀琳已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死数吾也會官軍施訓 林将李宮有村勇利更其名日忠表而用之〇四月淮西町四件李思分 治以歸〇三月三多琳以文城柵降千李恕恕杖劳之降其歌三千人秀 我獲文成榜恭稱也立 得幸〇六月唐到節度使高震萬大敗於鐵城里山有五如鐵故名 北京 共攻下數據兵元濟以重昌於急圍城令而質其毋其毋謂昌於曰順死一常為民國 口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二月里太后明〇四月司表哪里南轉的各 治身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治則秀琳目降矣戊申士良擒此 其為神策軍将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請左右 而小将敢兩馬突此乃輕陛下部分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 烈烈誘光達於上已不及权乃持柘运曰豈天不欲平此賊即何吾 高衣馬賣精二的輕想名位素後还不為備題不事被嚴人知意 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本則持張馬原配在州節度使雅 給其不服器械者為捉生将士良言於想日呈秀琳摊三千之 為縣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 以聚為事實者成功部以家前則見之喜執其子日爾之得全社很少靈中〇五月龍湖 不<u>兵</u> 勝 出 奇 杜禄之家 房 · 凯将攻震於霧諸将曰今日往亡想曰吾兵火不足戰宜出其不意被以軍東獲編奉之王十二十二人奉奉奉先記 聚**度** 實際 朝天有期敗則朝天有期敗在則歸關無日上為之流流〇李趙攻冥處入其外城 空想起推 先登杜士從之熟嗎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日官軍至矣元濟尚慶笑馬備四鼓想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寶燈蹶總、其城馬坎以為之以流軍擊自兵少誠拒命官軍木至縣州城下二十餘年故寒人不至豫州校半雪巷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鶴鳴池脏河楠隊坪慰令 良圖也想乃命祐及李忠義幸進談各将軍出不知所之親曰但東行夜 现在就蘇州務具元杰想送京師李施言於李思言數之情在皆在原曲往亡不吾虞該腰他與正可擊也还往克其外城斬首十餘級〇十月季 北行营人鎮討王承宗者五十餘萬回環數十里既無統帥又相去處 元府已成擒矣烈然之遺字書記鄭鮮白朱度度日女非出前不勝常侍 及四境拒午午州城者皆廉時老之卒可以来處直抵其城比賊将聞之 諸軍討從四四年不克鐵運疲樂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 度無影差的度使仍充富居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将行言於上日臣若城 最暫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若麼值諸将心不查不併力迫之 一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日臣請自姓 降爾若臣自請行管諸将弘臣奏其功必争進破賊矣上位乃以制

₹ 54-667

之使 存如 朝廷 成功が一個である 樂有學人 生 民之 知 **ポヘガネ** 可能看有 へ即著 然中以成功皆教入所不輸也敢問其故想已倒上不利則城輕我不為縣本文城可救也數不輸到或員大風盛雪而不止那軍深入而不懼,縣及其政朝山不利衆皆張根想領書明此在勝入皇家而不取或城縣景建政朝山不利衆皆張根想領書明山在勝入皇家而不取或城縣景和朝廷之事度乃受之想送重支城諸将請曰始公敗於嗣上而不憂無知朝廷之事度乃受之想送重支城諸将請曰始公敗於嗣上而不憂無 不接不知吾至抓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數自倍矣大視遠者不顧近應大 備失取官房前主教在慈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属雪陰晦則烽火 日吾為能成的度便元惡既擒然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然人聞之威近 如我也迎在一天手那具此山町者軍總也以开等頭又是 三拜外路 教養出迎在甲之末日素黃素首其言附及三甲也與巨黑三拜外路非孫而下之權送京師不載一人中於朝楊京前以行樂度度入城平想 工度将避之想日然人頑悸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便 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盗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盡夜禁人始知有 先是其民父子阻立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表度入家州度以基本為才在或其日差人友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实 如此光烈之黃略九有元自乃又者手 月上御門受任斬其元濟物准西之人納於平希烈其少誠之威尼 者がいらず テジ 相似 平關能為广部尚書此实承確引李勵為相鄰班由官官進至京師園醉堂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生天平由帝之不刻也 懂成之後不得正然以生天平由帝之不刻也 黄任盈臣而使常闻的小人监建夫以爱助十年之功而聚後于一後不知 方矢未泰土未已與聪問未奏諫詳已復能官官而授之印而中賣益 等功 員上不悅日想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運城又何如哉逐留中 東京與大衛二州縣門分屬城長所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國州天将鎮忠亦該劉在政之可不煩其而服愈白度為曹遣之本宗權請以二子爲獨及獻德 再轉於 布衣行香以第千韓愈白马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失頭得奉丞相妻 尚養千支 数河如木 度與 朱度等切讓以外 恐初平 营絕大多不聽 不能自接久而老者表切看住安於停进不復知有朝廷失難后中土其 安雅上許之〇二月修聽德殿沒龍首池州殿和內兼起水雕殿於是土以自贖師道從之這便奉表歐於經濟三州師城勢為山東京州所悉州外及找十三年春淮西縣平李師道惠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歡地 風俗獨好住民遇於夷點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共環而攻之四年然 賜李想爵京國公韓弘等邊官有差照奏請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 不下〇十二月肠裝度虧晋國公復入知政事 相位〇夏月王永宗納街請吏後獻二州韶後其官節幾度之在淮西也 則人名亨可不經經察兼慎其所以行之者故則人名亨可不經經察兼慎其所以行之者故以不不成之則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以是則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以是其人名之神天下其失之世功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斯将

知ります。 李秀斯层 東法民世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使思縮不節食以養戰士此志曾須東志天 朝廷廷重 東京が以東南郷程兵同平軍事准四郎平上沒職後戸部侍即判度文章用機能支利編を之三十一一次を言言記 子华茨 松井不放 前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故直以處置待宜能服其 治礼於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通史司北度軍本宗欽手 **到販者亦味之要度耻如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後上疏以為天下** 總曰自元和以來劉爾至騎田季安盧從史其元濟阻兵馬後自以為決 以本官并以工即侍即並同平童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 爾陛下建升平之常十已八九何忍還回蒙壞使四方結體平上以度為 衛科知鹽鐵轉運使程异晓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萬由是有麗八月鑄 根固帶天下與能危也然顧貯之間打死來養此非人力所能及始天然 四萬不之首由是轉在無所 悼程异亦自知不合教心能應謹讓逐為相 之直其自屈於張度也 胡致堂口等美蘭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惠取徐職事 我今國共暴敗北來随入已默城十二也深為公妻之總江日開先生 則治天下如孫之常阿征而不死何為而不成叛度可謂知言夫其所之子為一人若實一人而天下其不動前一人而天下其不權其其也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也為能服其心 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餘不敢知印東筆故終免於禍 以於告人王實不得其要手 部門以外の一人が必能合長生薬部必居與唐觀煉藥必言不見以名的鄉等的以及自州刺史上晚節好神仙部天下水方士宗正鄉李通古因皇甫明明以及門門外雅相似内實縣殊在聖主辨其所馬和正耳〇十一月以 **東原州東物以群分看于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 「新省力上書語宰相人臣當力見者何乃好立朋賞朕甚至之我度對日方以類 本様不足 福都果皮在即作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思撰如其有無非為身亦大時師師順念称文以住事情而成稱可謂得如義則猶失而在帝廷前未有補助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而故他人主事佛管必識不為了更得滿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而故他人主事佛管必識不入年前後三捨身為孝家奴竟為侯景所追餓死壓壓國亦奉城事佛子以在前後三捨身為孝家奴竟為侯景所追餓死壓壓國國亦奉城事佛縣運來不長寒鄉絕懷完聽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卻武帝在位四 更見死故書而子之也 先是功德便上言順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巴玄十四年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於為期州刺史縣轉向 皆臻齊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府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 部侍即韓於上來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及禹汤文武教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若拾施惟恐弗及刑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成為天安來生應開前迎之十二月上還中使即僧 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 要草誠得思彼長吏疾费可求上以必惟知石州刺史陳官奉論以為 何愛馬由是群臣莫敢言 豈非然獨之求監哉 平高宗徒以強於壓群臣而不稽其理會未養職金冊前作讓怒取禍其不能回君之或也洪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堂以古官有是而可為 不可務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置意宗信方士亦長生其臣不能及後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 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

を平断 | し目とにこりでとこくとこうですり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い | ではな が生みて |関山神 |三変 再共れ | 変 再 共 れ | 何 文 三 ・ 赤 五体 功夫力作 循行主任 **特起功才** 表史於 第三人 Æ 朱市國三人之禍與彼世不是經書之全皆以馬鸦起楊墨謂孟子之朱神機數種利養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於論泰本民生之故而則且未任依所無如之何則其之與之即是為其程之以而則且無任依所無如之何則其之與之即是為其程之以於人以為其心依所與為以移之其未幾之所等尚有生氣也以為其人以於外之以移之其未幾之所等尚其在是以改有所以為其一人以為不與信下者是基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創或道義高仍共則于士民莫不專信下者是基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創或道義高仍共則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其常萬萬也置不盛故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 而出之於境不令或教也况其另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言禁己 和是非至漢不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奏者免以來自以繁微自命王至 撥求及正功與於而刀倍之所以過死惟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與四海之或皆孟軻拒楊墨去孔子鏡二百年愈非二家乃去千餘歲佛老與行聖道不斷如箭衛備所不正藏附為怪神愈獨用批引聖鎮原謀排繼極獨楊喻來聖皇於一七義可謂應進行子長首者之隨行輕紀一出於正其宣自比五軻以前死楊維為亦韓軍不信欲至進元和問愈屯以六經之艾為諸編倡暉健未流及則以接到為以其所之權之之為為諸編倡暉健未流及則以接到為以其所之至正元之權之一為完則實與縣沙及殆百餘年其後文重指稱可述至正元 不得教一高完別即所限业及治目於五片多文宣首由不七三三七九年教一審與本五代的分王以不納文與質窮竟建混升天下已定後是表史氏謂功齊五子而其力倍之能不信然 有餘務民人獨雖不以愈言而思然天下如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未皆絕其冤心竭力終其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己佛骨一表忠諒風俗比楊惠之獨不宮鄭十百倍也置宋魏梁陳以來爲論排之者雖 食冗價既足以耗處海的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不持親又足以勾亂的能存什一於千百回不能使之忽藏也釋氏後入言敢宏問其徒坐 · 联雕琢索理改崇惟默污氧益唯革则愈纤集资再题擅其左徐凤绵章绘可偏合他引放王楊俇聯為之伯玄宗好經 **展職孫索理政禁推點浮氣益雄奉** 如泰山此斗云 唇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應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 小唐 電完紀 國際模式以來於八島的養養大大工青すとからり可じとくような正常和用機的工工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蓋薄朝廷的東来廣奏本家順用表面所以明書、海廣衛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等職等以來五八十年藩鎮跋扈河南東是秦王等。 演绎 電話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等職等以來五八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安是秦王等 愛聞寄布者勇振不對布護根籍也舜義克徹使天下 開知乃以夜書建北正常和以開露布者勇振不對布護根籍也舜義克徹使天下開知乃以夜書建北正常和上傳到信勒上補師道與土二十前之四首送弘正常弘正大多廣布 獨参之文世界 存产素起射制 地 市 市 **者天**が作 世史病院をフニナー 缩常形面 森非言豪采 用达 青瓶能助上共华 名颜之机之以樂 4 Ŧ 王克 υÌ 兵以來帝之憂動機暴勵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 使通發民治師出城聖 事音潭理坑修子備後及婦人民益懼且然都 月子盧都将執李師道斯之李恕田弘正屬東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 高工、包具介不能皆人也 前海之民願食百世而不能使其为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南海之民願食百世而不能使其为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能回雲宗之感能剔藍魚之暴而不能與皇南錢至逐吉之時能信於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獨山之雲而不辨以謂八無所不至惟天不答偽習可以斯王公不可以欺脈魚力可以一二十二日日本其非常,非則以 周唇之文死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将從所奏則李屬不之間沈怪皇甫後年朝等和之縣还百家法度森康抵轉願以苦魏上亂犯點奏 世冠其可尚已 包元預勻若易劉高錫調怪則季賀花牧李爾隱皆車然以所長為二期王維制冊則常家楊炎陸費權德與王仲舒李德裕宣詩則杜禹率 京大府正元間美才華出唱齊道直運冰型涯干是韓愈唱之柳宗元 **芝華湯** 名之際人臣所雅處也歸矣於上推而那居慶之應遠矣又敢用兵以百至官一謂循常人之事而寫忠智之意者也蔡柳用兵度實任之功即久至一學述主德請付史官嗣該者所為也果慶亦爾何也曰度所 |古至皇日謂備富人之事而常忠智之意者也祭即用兵度實任之||力文皇日桑述主德請付史官誦讀者所為也果度亦属何也日度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思常生於所忽也 本上心憂動則置宗德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将順實 匡核君子之所為教人固不識也 了文起八代之最道亦天下之為 把犯人主 人以原盈來何和益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意宗有功而不於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 師此豈非於天地關盛衰治然而獨存者乎盖害論 心唇思其的

史 54-670

之怒勇奔三軍之 明天人之

東太平所以 其如於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亂處置得宜故也堆隱淵統以避利於總之上乃部諸道所度都國練都防禦經夏等使所經支翻班令刺史領為 守二州五 問了主 所以能於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 州縣各置鎮将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 武功文程 等《<u>|歌
第</u>百姓租城 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寒蔽此六者政之 **即**指導支 像新題,目作成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好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文明是四月部諸道支那五馬並令刺史領之精海節度使昌重衛奏河相 即李湖病兒湖使陳門名 表言臣過酒由諸縣人多流亡亦其所以於 友也臣所領傷樣三三州已奉除各選刺史職事應在州共立令刺史領 智由以逃力稅難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飲之臣刑下罪上惟思竭澤不 根本太平所以與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平〇庫部員外 軍後獲利用忠正而不疑年和任而不選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吊絕進定禍配者武功也與大平者又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董弊 董事鎮河東鎮事以抬克取娟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僧衛上疏言 第○既果海馬一陸令抑必至百世驅更民米樂成餘無所得而懼逃 不度 龍為河東 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量 南斜之 當勝之 部度以 八山中所東觀察使捕送京師里南錦平道古保護之上後使待部翰林 每目訴於上上日鄉欲報怨和轉乃不敢言()更館脩撰李翔上玩日 並首で降記言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後於農夫執政見而或之渤逐部 無再城之任足以即縣愈發藩鄉愈遭橫濱一即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固何以異於無郡縣子寫自中策郡置領兵主将有擅兵之勢而刺史了主化上往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難之 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後世即照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其是以 世表 ... 所理 対理 乱名 非紅 译明王言 後乱何如 夏馬可姓 金州 権肯之同以大言目符奇伎繁聚者皆不乾徇利之人豈可信其乾而 **州人所凭** で行先理 門都是天下之樂者優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又武享國壽者皆用此道也自去 八八十級吐突承难及漫王煙移宗即位于大極般貶望南魏為縣而宣示追治逆鷹殿之府會其子孫皆以馬城也 中尉與中觀王守班怎就憲宗豫宗不討城其後又宗祥林宣官議以討中尉與中觀王守 展了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與己君臣也 唐世五 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賢不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平文融李林甫楊國史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繁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 後剛何也僅群對日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可辯矣上怒眼濟〇佳群龍馬湖南觀察使上間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成以來所在多萬万士借令直有神像彼必深潜最輕惟畏人知凡候何 產州司户市并皆相賀以蕭佛段又昌同平童事 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盛臣先宴之乞令歐樂者先解一手則真偽 金冊多躁怒左右官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惠千上暴崩時人皆 皇南錦深恨之及群臣議上尊號皇南錦欲增孝德学群曰言聖則孝在 安禄山及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龍張九齡相專任李林南此 其藥和大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児金石酷熱有養又益以大氣好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进其重類請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祭外人英能明也 中兵皇南鎮言於上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龍群 後日其於滿後之輕已訓養公輔馬賣五而不能容用處把趙養則至人 通信手持是到落以疆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好訓故 完華明日在群之言意徒有激而然故其可謂至言夫聖人後起不能 於風而終不像及奉天之難深自懲文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 方鎮愈強至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雅謀立圖王惲於为為太子上不許上 原 唐原宗紀 此意字剛明果断 自初 既然發情

與群倒懷子何排惱 (儲特因此來絕類 別 意 進 少 報 系 馬 基 正三 传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日鄉書何能如是之意對日用學在心 節八丁 叫公權 生 大丁一次元年火使攝軍務水元請監節天子以得思烈王之志訴公首從之平、一部前度が用海等等に丁エステスラララファー 利論政者亦死如此而不致异平者未之有也心以柳公權公納為翰林斯華果盛味得受雜戲而親之又幸神策車觀手摶陽係以數時後思去超縣於休誅史李道為衙州司馬州以在其城鄉〇二月放天下上御樓縣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非元無歲辭者不年信歌異錯身順大福豈不重可情哉。 在其時間一段進表與 成節度使時承宗平正下立和宗之弟永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何力之有〇十月成應節度使王承宗卒部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節 上石群對別殿謂已洪升僧副知鄉為那翼對曰先帝之意久魯聖明臣何來遊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衙意氣包若八六月以崔群為吏部侍郎 心正則筆正上點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於結本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衣請除則諸將及隣道事以故事勘之 小人之能放图也不必悉者暗主雖應明聖智苟有感氣未有不為思也及其視而信用非人不然其樂而另種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嗚慘遍而致順當此之時府之威念幾於後來則其優另不持較而可知志平僧較能用忠謀不以群謀至收成功自其元濟誅控滿桿尚皆會 以唐粉宗紀 大煮料牌 世更類編卷之三十 ことはか月くいて、コー 将平农等国留承元本元新以狗軍中乃定〇九番祭在所以外中華為語将国留之其後殺師随老亦語将也語将勿使承元馬師道則幸矣大 正節度便率光頻經為開陳大義軍士威悅 神策行营都監并祭八鎮全軍被之那至五以承策受費庫皆惟沟湖不 古諭之諸将號吳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之意甚厚然使承 元遠天子之詔其罪大矣者卒師道之未敗也朝廷曾赦其罪師道欲行 不應韶以田弘正為成連 師和元後鎮衛型将士道薛不受命承元以部

何行人而完曆何 |如優勢起何漢如 |本样耳由之 防馬之 英国男 新名 **丁子** 問等条照元利争追取有限自是德裕宗関各分朋黨更相傾軋殒処熱棚飢熟垂二年を介之子也以中書舎人李宗院皆對策設切其父恨之宗開又與新林學士開為遠州刺史杨汝士為關江令共歧數蘇謀成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 新刻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此史類編卷之二二 過年元型 田心之力 漢唐斯学 分字 1 使 11. 作 為僧以張弘靖代之弘靖騎青自尊政事多委之森依章獲軍义皆年少至五夏慶元年正月前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秋〇鷹龍節度使劉總兼官 春東田公原道如何報之黎首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料也到使聖化安學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轍敢殺之是輕聽以為無人也諸 不沒被罵回汝何敢及行且族城架共殺之〇成遭兵馬使王庭奏殺節無州軍士作亂四節度使後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 曹能挽兩石子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〇四月聚錢徹李宗 以實納王帝遺之曰吾先人以此朝立大動毀又以之平然州今以授公意实田公同宜如何報之教皆相写及以外, 輕薄嗜酒豪級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及廣話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使田弘正經濟節度使至 期間變素服流济令将士曰魏入所以得通 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的風飢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德不明若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邢正忠訴以點改之而聽其自相傾 〇穆宗皇帝 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新哉 猶畏義而有不為居之黨禮勢利勢務利盡而止故其衰率士無操行 陵〇家已成之紫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朔定于傳亡不 之所黨始於午僧儒卒宗閉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主 人居特氏紀 名極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卅而崩壽二十葵光 9 ○唐楊敬文武宣懿信昭宗昭宣 图於之通 函於道射 夫不傳統 子不得民 註 局 変 所 以 **聚度** 現元中准 有新教生 輸州之取 で以類がネシニュー●の方をされて、大川河朔恵・茶閣恵大小者臣與路路 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負母 選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語百官議董其整戸部尚書楊於輕節度使討之難私無機的证以布於○部內稅皆輸布紙目定兩稅法 商家軍员布於死是級之也而以憲誠為腹心情飲悉以委之至是而而亦為為者受數與心友故而以憲誠為腹心情飲悉以委之至是和 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未此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有州刺史李直臣伏蘇直臣坐職當死臣官受其縣為之請御史中丞牛 令兩稅皆輸布絲獨塩酒課用錢 稅課者皆用較易廣鑄錢而禁滞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夫朝廷從之始 祖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汗戒哉。

票無 鄉無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具 具 人 m田 克布 利 更類編巻マミー 阿韓於使 如希斯 門使 同奎 分乃此 仁臣表 典颜单 地縣朝廷皆為黃官汝曹亦聞之乎近湊曰侍即來欲何為於曰神策諸 孫如元墓者不火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奉之其何為國之不置庭奏日即 校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凌為成臟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語愈至恐寒子冊端至道兵部侍即端愈宣烈其重庭廣園中元量子深州官重庭湊風時近皆東於明日校師成田以正父子達忠守正皆死所明日庭湊為成處節度使珠克知前別戶那王是決史憲武姓之朝光路不能 智聚山澤為盛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部徵諸道共討部天下軍鎮有其處每成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象 雷出之因與愈变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失河朔記于唐亡不能後取 元臣為重衛李光願名将討此雖萬餘之象屯守瑜年竟無成功由是再 中授以方器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萬之家裴度 以逆之及館甲士方羅於庭院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斯為非院養 境更觀事勢勿處入愈日止君之仁死五之義必任至鎮庭養核万弦方 國之亦喻我以河朔福事教權憲誠為留后詔以為節度使〇二月以刊 孩文童·布如正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逐刺心而死度號 之諸道兵火皆臨府召暴烏合之黎故舜戦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 見語即去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 動之諸将遂不用命布數曰功不成美即日作過表拜授兼僚李石乃於 魏共計鎮軍于南這領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将士不悅意誠因病 一之初即位也两河客定篇使段文昌以馬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其請家 於属整 日天子以尚書有将帥木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住 **严冰昌回韓愈宣慰之行始與其鄉無異而偶得免死者幸耳觀其話** 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責庭奏之解屬嚴切直至今樂樂循有生氣其忠便大節如此而世或 、唐禄宗紀 3 便東爾原聽為羽林将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遭左右飄求之聽以職總就軍不敢軟分等聯与河將相全才不宜屬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聽為河東新度使初妻展有時以朱度為司空東創留守元稹紀度欲鮮其红·林諫官率言時未偃兵度 道之地 所記者以底以及いとことが一年相應為道之地雅以睦務實非事相應為今宰相領塩鐵使中書各人華嚴摩曰宰相嚴論道之地雅以睦務實非 | 神政 | 三月記留表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表度不宜出外上亦包重之制留度確定與獨緣之至十二人 | 傳發於記 献氏 是戶欠私政○四月記免江州·沙户欠錢時判度支張平权言官目耀塩可獲厚利 網門房 鄭注奇才 极序四事 中事也江 〇八月表度能為石侯射元賴能為同州利史。 及河東鉄師上日本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必用之 王守澄請去之知曰汪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脫四 李之怨愈深李烈與鄭注無賴職者馬牙推智愛領軍政妄作威福監五 葵卯三年三月以午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 裕出為深西的觀察使八年不邊以為李逐吉排已引僧獨為相由是牛 為之不亦過等。原見形化商給料室 一時以外衛野或者循以序流論天下首形度於是時間可來刻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序流為天下首形度於是時間可來到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循以序流過天下首所表生,與東東京數原德有任安定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玩又留輔 劉友益三務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蘇李直臣用李聴免欠錢後 而已義将貪師利其衣種則軍鎮之其實亡而名在耳天其前國之大暴銷櫃之美名而不知她張之道既託以逊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萬來皆處嚴肱決射御之士天世有其少五多之也哉唐蕭仍殿文昌 征討則命鄉将之其不用也聚天下皆力飛察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的致堂目有校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表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的致堂目其不可姓好其者必有不敢目焚之炎亦不可思思兵者於 轉愈四事耳瑕不撩瑜故綱目悉書之 事也帶相既妄奏請榜宗聽之情然則以憲宗恭丧其子不知赦之之

男子 日村 新 新 石 **自于附近** · 秦 畢 飲何 人不協學 **佛骨的** 見之眼相 世親編者又三二 月本末理 《送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九月後以韓愈起於在所鄉非聖希師若服和範數公職〇六月以韓愈為京北其總為京北五時數更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數文者所經辦知時於相部縣所移於驗院有二吏一犯數一舞艾頌與未表謂公解必殺犯職者 白宣樂官無以縣今開末彰所至也,馬整遊布臣心福祚之不長請碎和當米的永而皆接樂色日至方起神宮在獨併店緒飲日來故口樣的鼓吹 工規朝每宴左拾遺劉極先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官衣來理所後也今日勝緑而明日賜維者〇以劉極禁為起居舎人不拜福將徒居舍人 #茶之三 阿 斯舒宗紀 有是命徒所排却字遊台作其有以名位然然所至務島成烈或指數則是有是命徒所辨如字遊台作其有明明聚三位神以又發島成烈或指數的惡人不協以愈為安部侍即納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悟故人不協以愈為安部侍即納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悟故、攻對官可之會納與常孔英錦愈亭臺森文移往來辟語不孫逐吉奏二 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我何社稷被家世子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 **賀其金石之葉有處士張墨者上張以馬神層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 甲原四年止月帝崩太子即位初柳必等民孫方士稍後因左右以進七 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弘武逢吉萬納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 馬滿其門失〇正月以柳公經節一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於鄉順公經過 於上上亦原為之守澄始則微懸巧宮之士或因以進数年之後達官更 注見守澄澄見之坐語未久亦喜促膝言陳相 行書東京 自是數海軍奏樂賞勝官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官官服也有 で表 美夫 故目を文字でなるとなりのです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ない。なく、是夕上 崩放宗即位○幸中和及撃毛、中和形乃を守げられていた様 後載平上著其言品求之不已至是疾作命太子監國官官請郭太后臨 於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與也先帝信方士妄言好樂致疾宣得後循其 更部侍郎李鄉為户部侍郎李鄉常排柳李逢吉逢吉至之而上遇鄉 謝辣職之職选以額可能以免血不已上命中 恨相見之晚子澄因爲注 「明報文」原字牧不能用也上了加度同平童事() 夏後に州名真前度使李祐進 本事財富新林學士章處戶言張度熟高中及歷插外夷君置之嚴即妥其参 電等以累治及動外、為常的工作,以後達古無利衛所統也一六月加場廣同平 實際以累治及動外、有所能關門子後達達古無利衛所統也一六月加場廣同平 實別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人雖在新華級子調與此總等沿為與報音是是 人間十六十六丁時前进作準於王介益是古護級子調與此總等沿為與報音是是 便劉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範及有統而附屬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 原劉極號委治及張權與發音範又有從而附屬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 四月以李慶為拾版時率逐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新教以三十富食味包恨無蓋曹令有一張度尚不能留此馬唐所以謂漢文得應該聚多為法阿比丁東必軍廟等理礼之本非有他祈順人則理遠人則亂伏承陛 於過齡也之花謂人曰吾夜半入察川城取吳元濟未管心動今日陪洛於温御史 之者背質 華徒载三 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温危於閣内奏弹補通初進奉請論如法韶释 足以寒黄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睡矣兵 秋如氣未定萬一致疾與宗社付部點皇太后之妻則臣雖萬死亦不 弱致堂 百 軍逐昌回福差本逢吉之當內有所扶故敢直諫然所謂無聲過 曰先市以酒色之故天年不取死不能諫罪當萬死光今陛下富於春 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肓者矣 臣不諫日君有子長美姑聽其沈而可也豈得為忠子孟亦 章德載也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湖酒色而 灰唐祭祀 名思穆宗太子在位二 年為官官劉克明等所試許 布 其

於花熟 中使機構成 **製程分** 禁海福及 以等明廷朝廷也完行之〇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泰六蔵上游幸無常昵 と構造を 万亦上言曰為恩将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編及於是藝而獨遺在於庭語之乃中便也工怒沒發繁墨藏給事中李渤教之課議大夫張仲 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愛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且於念上乃思然日 祭上皆不聽等達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輕曳中人誠大不敬照其毋垂 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然劳其好毋對中使杖後四十〇十僧福 比諫官但言教竟未皆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鄉所言朕何為不赦 不聽招達強權與伏索度殿下叩頭讓曰昔圓幽王華縣山而為大戎所 暫曆元年正月赦先是 随令崔發開五坊人殿百姓命擒以入東之 **生在陵○帝百重夫德目積至为宜哉** 有處 嚴樂縣罰度日丞相不應許亦由官職部她然由咕嗪耳語鄉耳無度突重無乘應區厚度至京師朝士與門度留之飲原北美刻相樂附度耳語行御史住 不之故一言惡之御史中水王楷侍逢吉之勢與終相遇於途不之避終引故事上 **莫大於明** 教養失明而飲之栖差不自安越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明聞者失色度飲酒自 · 展表是是名應圖藏宅上同原不石而來其百可見上雖年少光祭其經該待度 植 好不坦府 先民能鄉衣小兒坦其殿天上有口被驅逐班在有口矣 产也問果元 養養量印書券耳息之則找諸水火緩之則係造故魔人服其職動 正又類紀本ンニュー 頭者之言安足信哉〇以李锋為太子太師分司供州李峰好直隸李连武司家上古田家山若此之凶和我宜一往以驗被言至温汤遠謂左右日彼明 病族 也又是安城中,有慎巨六岡如乾泉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與上言 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價人才恭位官宜别授賢良若朝命安 三月能脩東制上欲幸寒記該者甚象。空不聽也使按脩宫閥教度被 如頃之左右白後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麼日。此必更人盗之 防江二年正月以我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求入朝後,古之當首計殿之 官員得有虧法制七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終議至是以終有足疾出之 已荒地陛下僅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黃然後可在上日從來言事者 皆云不當在如卿所言不往小可〇元是朝先遣中使既朱克 **签言日國家本該兩都以底巡幸然至多難以來官關營壘百司解全軍** 之之意 済矣 其所為而度曹無一語及之何裁書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 時從容進該深成逸遊之失若同公举三宗以勘成王則未必不能改 五述自己知来度之賢 証經該至三寒不為之動禮既排群儉用之為一五次自己人名之德矣大於明明則悉所不能或以敬乐之狂鄉而能 相又能聽其語議如課章果都及判在也與等事皆如響斯為便度於 人居が完め

ig y

離 様 以 不 政 市其治效不進每自國回經費亦得其實為可供及其善而不致故或未能必保其終如文宗之清儉盖終其為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美 月视朝不過一二上後舊制每奇日未管不視朝中外都然相賀於主初 班深知兩朝之獎 及即位勵精水治去奢從食部官女非有職學者皆出 **茶帽雞問**! 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群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紙上於室 極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意與官官劉克明及擊越軍将蘇佐 王池上遊戲無度神照群小善學私好手持性後福急官官小過動遭極 一月度官劉克明桑斌帝於室內立終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衛自困必不敢轍離果穴願陛下勿達會所求勿索敕使上悅從之〇十 兵馬及丁匠五千肋脩宫閥上惠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較使 以幸屬摩同平華華〇出宫人放魔大省冗食能别貯宣索上自為諸王 米度對日克融無禮己甚殆將整失譬如猛獸目於山林中咆哮跳跟火 出三千餘八立巧鷹大生元和故事量留校雅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 京教皇二教宗之孫其日己久襄国也養在尹平東祖母之達官有所致皇二教宗之孫在於押題科小然裴度無能改于共德何也日帝 近年的日前官官三易主的不開宰相馬之紀納於是大壤以展之熟 近年的日永度在馬上相安危所繁若然不討敗君立不預読二日之 以為雖惡就留敕使奏以表表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将 所不及 死在 伍日 法犯 德處之衛如此而况不賢者乎 前何子 外退禍 方是 た酷哉 名通禮宗第二子的封江王為官者所立在位十三年 野子佐郎 で、一下がよくない、よりりとなっている。 ちゅうとう 現為比較のあるという。現為比較のあるないのでは、あるのかのでは、あるのか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は、 角男之学 東後尾游屬厚於延英極 神之因請避伍工再三般劳之也年展歷 無為其失因難 文末之大門未大和元年四月童處屋請避伍不許上難虚懷聰納而不能堅决動 大臣之収 一史频绪を之三十二 大臣之職矣 熏食而已,我其於宜衣愛其於宜豪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持內滿條黃衣就是有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役語的太確以事時所聞不顧 足之目前侵陵迫有之心後門戶稀除之役語的太確沒制的時間不顧 足若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寒除那之路來襲柳 等情矣必,後生於今日又曰忠曆無版心之時間寺恃廢立之權而先 下将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遂刀錯之寒臟皆管脚於之人刀其客曰陛下宜先愛者官開将幾社稷将危天下将偏海內将亂又曰 石人莫敢言三下上親策制舉人賢良力正百里蘇制新對東極言其可以表之三十二日以外的 天下大政禍於蘇瑜縣而南故日斯屬也最生唯陸臣死曹節侯野子人 親骨鲠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废職得以子其官奈何以聚近五六人 堪啓法使知 秦理之正忠那之别然後勉以有為可矣乃故責效於章一四致皇二人宜敷來名擒或之左右以二帝三王正心備身之學備再致皇三文示恭俊見動其齊甚美正諱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叛章 既望治於類 有不亦逐光 雅之美清偿之德亦不可掩也 那八唐文宗紀 級也結構

之 聚不表 野 不表 第 本 常 常 常 所 以 漢章発 競類 対 収 来 **校园区**名 又宗可能 世安頼編老之三十二 公界質 に置く 與為比乞回臣所授以在前面不報前由是不開社 度改四年正月以午僧孺同平童事子宗則引然午僧孺同平章事於是明成王之質而條周嚴漢數之慎聖學不傳堂細故哉明致堂曰、宗威富贵之極地而能清約俊末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送尚如此巾服應其他貴戚為之鄉不須稱。 樂好成未曾留意斯馬草處仁者夾羅巾上謂曰朕兼卿門地清素故有 此董 除要與習邊事者商議於中未納月智若男當涉歷 九月命官官毋得不以教綾羅上性俊素應朝之服惟以書史自提整 官宗問有官官之助逐以宗問同平章事宗問惡德裕逼已出之清州 一月中書侍即同平童事章處厚本人馬崔祐甫李兴年度厚舍是 月以李宗閔同平童事徵本德裕為矢部侍郎裴度為以為 公宋中錫為 開州司馬蒂之立也不 以罪疑柳州司户京 南雄州と 戸塚昌 文品 師副使悉怛器請降已遭共入據其城县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中李維州者解析受也恨之之辭也、西川節度使李德谷奉討甚維州秦昭川成四州城中李維州者解析也義と之辭也不受西川節度使李德谷奉討甚維州秦昭川成明者 東京東張野地後民継標校為義非用威利不能致治政責知緩盖謂此也〇九政章の東縣 A. 紀月不言 マ分 世史類編巻て三十二 如戎午信 守州 安高 者取 論 全 是 表 ま 者 来 東 非 美 菲 也竟有所樣於中國而事息兵即,大亦南國於南紹北雄於迴觸力不, 東層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復之請盟於長慶安立偽衛數縣幾甸而宏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稱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人民而有之其稱幾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情絕而言人,為人民而有之,則經州人不受者避詢也此回網自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今信為上上以為然認德裕以其城縣四萬就悉世謀及所與偕本者悉 **屬自集百官議旨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脩好約罷成立中國御戎** ·劉行州即訓卒治失恋討誅之初即在於初以覧に為治或經月不哲酬州分辨將陳申錫竟卒於泉が〇八月以崔郎馬斯出親來後郡姓多爾州身縣縣正華王東申錫馬蘭州司馬 一班宋田錫許許官官中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及少為界北之機構而申爲不善官罪之也臣不否例失为申錫初以是獨有以深中帝之病限此帝所以太恐也成綱目先會凍 一河煌故土蓋後版圓亦将却而絕之手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天評帥衆來騙固非其他從事绝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人失祖宗之境上隨衣兒於左柱此固于孫之耻革而德格展布方魯克失此決斷而調由直之辨也天維州惠之故壤吐蕃运而之唐惠东不書叛至他時贈以石街将黨則又代於曹严察納則綱国之志的是縣大至他時贈以石街将黨則又持書于黨納則綱国之志明之後以地歸戶後,其前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丁孫昌司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丁孫昌司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卒之是非司馬公先既是僧孺而胡 八及至腳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即回陝王春民食吾梅之不暇尚恐其 盡珠之於境上極其條酷德裕由是然僧獨益深。 | 唐文宗紀 デンジョン 変其 変其 新さ 係

公輪目針 福教為上言縛送恋怛訟以快房心総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其非談所」著之解不受政府衛州縣彰名汪函節度便面川監軍主政言入知在宋為太子〇十二月午僧橋罷為汪海節於無難之以為此以北京中正月群臣上尊號、受章温言今水卓為火把非崇飾微稱之一受之矣受之而後及之是何求信於吐着而不信於恐怛訴也 太平之を 人下何時 文宗求治之時價補任君未對進則偷安取客以竊位返則數君預世生主神祖命自立軍旅城與賦飲日急而價據謂之太平不亦經予當人及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蘭寺內君於內藩鎮阻與於外土卒發人及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蘭寺內君於內藩鎮阻與於外土卒發入居此地平因東表請罷以價擋同平重事充灌園餅度便 様とはけ 府為御史大夫以鮮悠宗首德裕告之德裕縣各近下宗閉後與給事中 原朝夕且為根宗閉百方阻之不能深以為及京沙尹社宗都宗閉用德 以李德裕為共部尚書李宗閔與德裕有陳及德裕遠自西川上注意甚 康陛下若别來太平非臣等斯及逃請同列曰主上賣望如此吾曹置得 僧福對日太平無來今四夷不至交侵自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 內不自安會上御延其謂军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陳客其功上益陳之僧聽 以盗名罪就大馬 馬傷天地之和不中國以前也且大悉但蘇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 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禁之何轉已降之将至而使之其心 以馬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 支所後盟也彼其能 你你問之即也故為此語以随文鏡聽铭而史家取之司馬 德裕志氣豪遇盖以公輔目所人亦以是期之置有是故杜 馬大京紀 以萬騎綴回中而賣我何所事盟亦何 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用之美 32 維 놰 不所伍散田的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里之候聯制為師亦不可使為大大為軍人也有事則我臣提兵居外雖事則放在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滅在於軍人以十六衛富養我臣外開折衝果教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宜以東京軍、安為浪戦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灭傷府兵廢壞作原地原十六衛 五 牧服言 · 安用中書潭收日八年天子·晓其自行事亦可矣宗聞秘钦而止〇八 重新明里子宗問曰臣系知之故楊度卿董臣皆不與美官子德裕曰於舍東東明高學士等善於然所據美上德裕因得以非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曹華勝去城士等善於総解財務美上德裕因得以非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傳灣以子一月以子德裕同平董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明實事所於季中楊度傳灣以子 危傷) 格居 格 日 本 子 と 子 為軍職 停進士試詩與上患近來文士不通經析李德裕請依楊紹議節詩歌 造類編をマニーこ 李字附失 製育任 ない 作書名曰罪言謂新補罪二大客以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魄及推薦聯連級公人杜牧情河樹三鎮之集為縣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該然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以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城結為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以加志誠為更部尚書志及下部停之〇加壓龍節度使楊志誠石僕射初以志誠為更部尚書志 即耳及其居外也線部之共被機乃來冷敏在前節貫在後職暴交棒里 服異國雖有由九馬即亦無能為数也自員關至于附元百三十年間我 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日軍備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 事奏能其待請上從容請宰相口放備經術類似即雖宗問對日軍何 一至我後可日宣出除軍御史大夫祭閱謂框客使崔潭峻日事皆宣出 前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其操乎故及為善者對於真知不然則與於從陳者幾於矣 例致堂回從陳豈真知忠義者故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礼而作縣 七年正月加劉從陳同平董事邊歸總而從陳以忠義自任人朝欽 《唐文宗紀 凡 *T*

北插四支 下我阿比河四支也河北氣俗浑原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勢蘇村我或其餘使外不叛內不表土置府立衛子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我也天在或其餘使外不叛內不表土置府立衛子又作戰論回河北視天下猶珠我也天在或其餘使外不叛內不表情盡而天下撤然根前爐然表置天后外則叛居內則卷入東京, 王無と自古主兵者必至賢才能多関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識於顾願之上兵形世與廣編本之三十二十二人長、唐、京紀 而大分華,在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目何代分為二道結神之士不敢言五堂知 不达是 **新**三工 前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先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去十之 然後以為富國家無河此則精甲錢平良亏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親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行珠珠 伊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上欲以李仲言彼城為聽官五之翰林李德裕日 軍國八年十月以李宗閔同平董事李德格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 文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當實極富溢則不肯接 專此不專住之過五也今該欲調持干文憑拂垢污水為萬世安而乃踵 **市出死此厚實之過三也丧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将兵柄不得自** 成然後付之於将耳 朝整百 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免數是不免練之過一也百夫荷 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後十六衛開五 治天下而先目治者克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對日達吉列為宰相乃處好那以孫 平制注重太 水炭不可 黨 製 中 用 中間で 中大僕明無御史夫夫注舉李敦自伐日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期或世史斯錦巻之三十二人原文文宗紀 世史斯錦巻之三十二人原文文宗紀 東北南炎斯は不知其物〇以則は「他川耳宮之晏天子産業千門議血素地有炎斯は不知其物〇以則は別の九年正月後断江及記明地郭注言影地有炎宜與役以様之也明 除官官次後河渡次清河此開陳方名如指諸軍上以為信義任日隆連謀進權十良以分王守治之權〇季訓鄭汪為上置太平之策以為當先二人言無不從上之立也從士良有功王守澄柳之由是有機訓汪為上 心班九年正月。 因王守澄以進其官官不之疑冰客以誠告之訓汪述以誅臣官為已任 関各有朋黨互相榜後上患之每數日去河北城易去朝中朋賞難 極裕制命已行不宜目便於是後以德裕馬鎮遍於縣前度使時德裕宗 之黨段逐無虚日班列始空〇季訓朝注感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十月軍 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共和尚書果中間言是 揮手指之上回顧過見色殊不悸而罷內初出德裕同平童事文上」 中使至好古就第賜既殺之訓注本因年後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養 逐三相感散天下於是平生絲恩妄然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目為二李 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進對曰可備 並進威福衛務於是該應得志而朋震之疏與矢紋朝廷有加黨則人是八三有以辦之則朋強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短不能断都正是八五有以辦之則別強何自而生故惟其明不能燭短不能断都正可以及司馬公司夫者于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屬也然若子 怨群臣之難治是循不種不無而恐田之無也朝中之 無正不能去况主當自然而不由以各人臣也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

世典編巻之三二二 在士良南弘志師諸宦者往視之十良等至左仗视其靈風吹春起見就所做即此此良久而遠訓奏臣與教人験之殆非真并露上顧左右中尉所省官語左仗視之語或幾天于生常東段而金香殿中立與自東西開新春之三二 人 遵宗記 不良殿百官班定韓約太稱左金吾應事後石榴夜有井雪先命宰相改 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紫度令孤變如量皆累朝者俊久在散地訓皆引語兼度申書命而不爾有解遊之不訓的數接率皆在陰之士然亦時取 者先明珠宮者已而并注去之之訴此所以成年為之安也門王戊上何 意美即迎上扶升與实後殿子 · 皆將怨煩聽腳曲即疾趙比出金吾兵我者甚級文開兵仗聲騰走詣上告樂訓邀呼金吾衛士上殿官者曰事 朝隆月 月女生三連陳與訓法比看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則官,進罰餘舒元與皆收緊斬之解刻其無刑則軍令本雙異敢言此故斬敗後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治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敢後全至更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治敗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 特立之道矣 豊不里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騰以死力争其減則天子未失叛 級縱擊官官宛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共出閣門 諸人免於魯数不濟則受更而去亦無數矣乃依可取名使辞樣 幸議鄭單在内當見上而盡言分乃脉於醉受之義非大臣李訓假野禄以龍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聚度在外當逐辭而 逐黨可也化士良以謀及証之而未敢事殺文宗顧問軍是 門 為男先年至右第附后方坐聴事典一人争辩甚喧元賞使说之云有神策軍将訴令以降者を提明乃定○以解元賞為房北平張仲方不敢請以降元賞代之元賞啓訪。 大家自幸地明乃定○以解元賞為房北平張仲方不敢請以降元賞代之元賞智請 然以降之書、其時報、時禁軍暴横京北平張仲方不敢請以降元賞代之元賞智請 大心所達・重人心所屬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失單处之后自利了了多次。 東京北平 一 **皆大臣相** 世史明湘春之三十二 人 唐文宗紀 世史明湘春之三十二 人 海蓝用小人以去小人,有不害及国家者也。 海底是不过迎遭使爱京師初王宁澄察官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汪因遣在於進光石,道巡遭使凌京師初王宁澄察官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汪因遣用小人以表明人及大人,有不害及国家者也。 电关乃奥訓注為或計飲用甲共於陸城縣 或之間不論有罪無罪皆以此數數 幸柜位等 充實包啡 散時即軍本石在中書單謂石曰耳目願東重出遊之石曰宰相位尊望到注之結榜言入城凡儒服者盖殺之京師訛言怒至民皆獨走諸司奔 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美乃杖殺之事无實越入責石曰相公紀網四海不能制一軍将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属可恕平中財與國同體無國情法元賞已 而白服以見士良日中尉宰相旨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 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能。 裔密動授鳳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王城其家自是天下

世史期編巻七三十二 題為可関月以李曉為阿中師度使工管數曰付之共不疑置之散地不然惟聽事为有為相米曾用親故若親故果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也 有未之場而省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馬軍萬於經術上甚重之上當於最 · 通知必有數陛下者失上與宰相語思四方表表華而不典字石對曰古人因為於東京縣起居各人則事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遠軍曰若宰相盡同則事 短音音 軍馬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軍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爲皆國 粗能東政天子倚之亦差以目禮〇四月以李固言同平華事固言為建 死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楊仇士良等雅思士良等憚之由是斯華李石 所陳整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家河洗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 准等荷國宗職空青構運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逃經以友班臣欲 **顧關面課順否於并稻孥教事亦無成謹當情勢封禮訓練士卒如及臣** 官必有所謹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皆命養獻其祖文貞公禮被辞 人作之以刺类時政王者来之以親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就後王爾 智以死所君例士良等權力加從課檢校司徒從課後表讓日臣之 **外居茶紀** 本比数型と さら 対が 大学 大学 不短其人平面言亦以為言上深則侵乃後其官戰一十月段轉益為福州可乃除其人等的係件申納住全府領耳此皆朕之不明鄉便遇德昭帝必無此免矣則 至李石可謂 為理不可 |於權稱無故對日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肯納諫語明賞到乃可以 大三 長舉杉柚示之日此不己三 新去衆皆美工之僧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比到不挠 班·五王凑未歲的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該當時爲姦人所過元弟幾不 皆相質以為爾園富饒近成皆厚縣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提朝權陛下益官〇十二月以盧釣馬嶺園部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釣除隣國朝土酸教故用之不知其會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感可謂王公乃取 歌師之中也〇後宋申楊官野子后為上言申錫忠直被語欲立演 · 與鄉等論天下事則不免秋季方對巨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方合於發於一心而無济治之才也惟恭倫於師相若可取賴賴為此主所能說子以於宗皆不能過無而無益於危亂內田於刑臣外前於籍鎮蓋有遇益之於於登後愈忽忽不樂管於延英敗翻宰相曰朕毋讀書耻爲凡王、行春輔 隆三年出 而共本不立數也 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聽說太去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於東點者若德不振〇四月以柳公權為聽說大妻與情子於人類有人與商無數學的人與商風夜景藏所以 恩特書予之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職緊獄石按之日臣始以盐晓 臣風米校屈卿為之〇七月太子侍讀幸温能温度請東宮日中乃得見 致強門服於灌之衣乃不節耳上曰朕知合人不應後為諫議以鄉有争 ア降行動大子卒以游宴請死温 因該日太子當雖鳴而起防安視騰不宜專事官受太子不能用其言湯 宜有以張之無幾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對至鎮以清惠 研致室回章温不從即注之碎,陳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耻見 微知者矣 一月以楊嗣後李廷同平章事李后罷為節南新度使上自 人慶子紀

I ill

以優労協 表長以外 正天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晋文忠公裴度卒上心度無遺表問其永得為異近其祖解書之所工也不為異近其祖解書之所工也不成及其于其暴堯也明之后不能之不果至是表處等文米不明不能小人楊賢妃日夜毀諸上召群臣議之不果至是表處等竟也何為山書 也上書之迷語諸道勿以祥瑞聞〇十月太子永奉太子題好遊客眼死於舍歌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首餘不足取 河出圖伏義以臺入卦沿出書大禹以叙九鳴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 霜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鄉在鳳翔不奏白克真先覺也對白首 奪之聚及除判度支荷把素線度見百官稱贺上醋保日李訓鄭注皆因而整監軍不收畫圖獻之及鄭注代保泰索坐到又獻白姓是成述有其 色何常之有未幾複白克監軍又欲奏之除曰野歌未馴且宜畜之旬日 配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干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祭曰雲物要 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碩陛下更以克御之上後謂宰相曰我與鄉等論 恩情忘有徇國故紀網粗立仇士良深庭為潜遣盛殺之不果治懼辭八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不醉耳石本年歐之亂人情危懼重 她的食校禮部即中上以鹽鐵,推官姚務能鞠疑敬命權知職方員外 上深知其故從之〇五月禁諸道言祥瑞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 其例度何就云 唐文年紀 不宜以實能更上乃以 周莊海獄 与正人 如松 **灣瀬區仍交舊職楊嗣後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 在賴於母石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形正夫和 郷本之三十二 百朕豈敢比見舜所以問卿者何如例程為飲耳塘舊日被亡國之主臣直學士周媽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先舜之主也上 てガ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十一月上有疾少問坐思政殿石當 之事班為陛下理之恐似表質之風然上素重温然不奔其所守〇十月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童事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後李珏相继罷去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畜恭太弟以赐詔立而不曹陽嗣目尤不能馬至於太子以秦竟而不知所倚篇中所戴非二牛之出入則訓汪之始末也有害好巨、宗恭寛勁像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震而不知所辨欲去官審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以其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廛〇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來即位疑 庚申五年正月<u>立植王經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弘志</u> 如因泣下需標湖伏地流涕目是不復視朝 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 上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洛為嗣上孫於幸相李在非 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称人為和和人亦指正人為和人主辨之甚難 是群臣仇士良草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于作春秋公薨必終始大師情情無不然當疾病之時行力御殿引召等就而命太子臨此園開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又宗有美數而無聖學故於的致堂巨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将行其私姦認匿試何由得乗其除的致堂巨曹战王有疾不以疾病国始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 間也哉周墀廟有直紫而以充好課者都長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添泣之悲不亦可甲錫之忠賢而平敗於訓注之好使乃致赧獻之比添泣之悲不亦可更起一般亂之志何寫也奈何仁而少斷任用非人此志不得行於東臣斯之宗太和初政成宦官衣羅熱而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此其 慶宗犯 如膝雖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

1 : 1

世史明編卷之三十二 #此任人在就任人有政問者感以明刑就敢哉上善之人生也置日まします? を発達の方 孫龍如此君臣之際無缺間矣上嘉納之〇十一月以至中教為医州刺事奇無謂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官第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 季十萬者監何由有見士良熟悉李德裕亦以中較為楊嗣後之**當思之**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照府接其丁給第中字中數判云開府皆誠宜 中書文宗補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祈御下述成此風人主但當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聽官言事後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子德裕曰臣頃在子園會自元千六月詔群臣言事毋得七留中以社讒刑其後上復謂字 日累月積以至禍與茲事大誤顧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四詰之 王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棒 及由執心不定故資和得乗問而入也大學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阗 移則天下何要不理故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各容不言 才,以為宰相有姦問者立點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盡推心委任坚定 心事看而那人競為朋堂先帝深知朋當之患然所用平時明常之人 豈不為南牙用故云南子 之功字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安 死年四日此天下之都人居不正其心而以所御下是自行話也何以死年四時是者因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 特達委任能臣至德裕等克工重如抬不取灰原如友軍事國 其立姓成美加立之在位六年朋寄三十三处董俊〇帝典教 不永功業未完情哉 李中欽判語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悉然無如之何留之朝廷 韓炎初名連続宗第五子文宗無嗣官者仇士良等感 石品特殊受孩三年三月頭悉怛孫石衛将軍李德裕追顧維州悉怛孫事之維州爾克特與英人為有人與大國人民有人與大國人民有人與大國人民,以此一個人民,與大國人民,以此一個人民,以此一個人民,以此一個人民,以此一個人民, 陳·程納心事之宜達使者鎮撫賜以謹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輔和也又詔詞陳振第多人華華德格曰第為入樓指當活之回聽達達大功未曾犯塞奈何東其因而明溫次斯等使過墨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讓之議者以為擊之傳 阿非牛者信 同州中端学表满 民之李可之 所 氏蘇维見是 言 慶城 一階號白無愛城維阳刻城從比等并力な可を見ませた。丁丁では近地州等 一路記事機高山絶頂三面路江在次原平州之衝走第地入兵之路首為时盖班上在近岸地域高山絶頂三面路江在次原平州之衝走第地入兵之路首為世 我有以東部等命彼自教絕忠教之路快克度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它追與忠 が、大之 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韶田年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九月前河東根武伍回路天德軍使田年钦擊回門以宋功奏租回門叛 现各加褒贈記追贈之 肝食累朝臣的到西屬外楊國威中絕邊備其雜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 南鹽度情山西八國行顧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部臣執送悉怛 馬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於為豆德格所言者利也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隣中息然則為馬計者宜何先平悉惟謀在唐則官無少三新與吐著循环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下一次,與非國人 之是非端可見矣 僧孺所言者最也匹夫徇利而忘義循耻之况天子平以是觀之中李 者也大惟正不可将而欺欺則不容於跌矣豈不约而易干哉

得以今與失刑告失! 上外事職士良功實心之士良類學班以老病致士與效性性意心。八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將國之事士良傳被裝在販列城傳起於指收就一次一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將國之事士良傳被裝在販列城傳起於等中的城陽廠等 南坡陽縣等中亦非比美是故る孝武書立精合於區也與聚學中的 新作品與深遠不同今将加升深濟不欲更出禁軍至一東其十十東三州就而表明所以此同則稱無能為也若遺重臣往諭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明明維第一州制之對司稱所持者河明三鎮但得鎮邁に軍品與聯級於而不與之好應此意而找之則四方諸鎮莊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 南山澤計率之二 南端澤徳報人 朝華馨裕 是 不体 請 非 信贷人计 ##如此相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等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上喜冰東意討稱命德格草語以王元達萬澤盛丸面 变物"共懷我經洲以分販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按照 等於學軍則稱於成擒美出兵焚掠置經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在 對縣教者委兩鎮攻之敗平之日将士並遲加官當苟兩鎮應命不從旁沮捷官 世史明統をマニナニ ·蘇從讓致扈雖制界上表迫骨朝廷令後以狂構恐付至子朝廷若又因德宗補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事割悟之死因循以校從化故界朝置之度外濟避近廣膜心一軍素稱忠義項時多用儒臣為助 李相至德裕日澤遊石,事體與河朝三鎮不同河朔智亂已久人心難四月明義節度使劉從詠薨其子祺趙逼監軍奏前命稱為留後上謀於 代其常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職之称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者歷 妖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服應及他事然後五量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澤為之功易不若准然之功難看何故元和之時海鎮之積揚方職會史臣前日戴原之能容多想此澤滿之功所以克繼中准禁之功也繁 昌之日憲宗之餘烈循存也 計部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也干维州遣兵禄之沈数十年之耻追娶悉祖蘇贈以官秋德格以太川縣吐養系祖宗土字濟遂悉但蘇泊縣附之心僧佛以小信訪大計 之而以利害為言且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夫故 灰春於红 12 事際な、種質医学相入質上回新館宜如何屬之應格對回對種裝給需子耳直的概念、種質医学相入質上回新館宜如何屬之應格對回對種裝給需子耳直前建立即必需到種以自應應給回該如聖料未幾該果斯模收額宗族蓋殺之國經典禁止回鄉族根本、蓋在山東三州降則上擴大日有愛表上回郭誼頼謀主也一概數等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被失〇八月就分經三州降李德裕理條件、宗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政統令、徐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政統令、徐得大臣體联告應之處物勿選不深入相旁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联 其他 能 服 基三 路線 东 不有 中兵以來 史類編於 マニーニ 澤遊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達張仲武皆具奏捷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七月遺御史中水季回宣新衛北三鎮令歐州東秋早平回衛鎮鐵早平 · 兵拒命皆趙禹之評王及勢孫力屈又賣頹以水當此而不誅何以懲悪稹百隆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屬之應格對曰劉稹躾始孺于年祖 獻之節度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状上日選倡女入官臣望天子所為杜 李德格言思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字年方力社許者可稱請韶弘敬 王元達前鋒入新州境已踰月何弘敬循不出師元達春表弘敬懷兩端 明備沒其家 、控馬議制使先行自兵與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奏 院等陽日 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格所 於既戶而已裁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一句欲自安而雖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可欲自安而雖而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百致堂曰亡無即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雖若然後得安 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置有不由一相哉 四年七月以杜悰同平董事上開楊州昌女善為酒令勃鼠軍送 一层於紀

世史類編巻之三十二 有三編此 異線是二 志 敬 敬 が東京 新聞 新聞 新聞 新聞 即出征量敗其整有三一者部令下軍前者目有三四等相多不預開二聯的十年亦手之之息也德格解上回根無官賣納工初德格以比年将敢也朝日特書題格加住德格群上回根無官賣納工初德格以比年将加李德格太尉賜爵衛國公問総称了舒片時所維制者莫篇鎮若也而 如自會思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平且李載義為國家平德國及為軍中演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将邀朝使以來官對何 阿此三鎮毋遭便者至京師德格富四節之日河領兵力雖強不能自立 施其孫畧故所何有功 然一日上行之首非中書進記意更無他語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将即得以 軍不得預軍政毎兵干人聽取 小却賴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極客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勒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数百為不除其在陳取開者皆任弱之士舜數視事勢 自身前 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将師不得專進退三者毋軍各有宦官為監 收號今間則民應不認心應解即事變不統此所以能成功也 下一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接於內則本先擅美何以制其末平是 20年初三治天下之警者必以至酷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離美用兵 司馬公旦 協不應可矣故之非也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鎮等免死流之法方沒好非我也被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鎮等免死流之法方沒固有餘罪就選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思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在兒之手再被二人者始則勘人為亂然則賣主規利其死 重重衛之在淮西新祖之在昭義其元済訓積如本偶人在 **《唐武宗纪** 八目衛有功隨例密賞二極器皆以為 南南成を関無方而獲別之火也天必以先者餘度於其首而賜之則顧諸孤學的稱以與別大性嚴明早塞求貧于幻每自教之宅後屬而待錢盈魁毋祝之司吾再致與別大性嚴明早塞求貧于幻每自教之宅後屬而待錢盈魁毋祝之司吾上於宣兵又傳馬九代十一室配前昭放縣為武寶是於問無此誠深以立縣陳傳即以與八八十一室配前昭放縣為武寶是於阻無此誠深以立縣陳傳即縣於京不於水曠縣〇六月定太府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縣以東不於縣於〇六月定太府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縣以東 主統和國 公道 取士包有 在 第 不 竹 世只類 た相 石工 香百官表成滿容数决度務成當於理人始知有隐德馬上崩以德裕攝家 鍋をここ 在朝屋及上疾属諸臣官客於禁中定策正怡為皇太权更名忧太权息了位初憲崇納李錡安生光王怡怡切時宫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 ₹

莊下第老議終不肯属王司曰朝廷取士包有公道置可效人求關節 平宣宗即位德裕奉册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那毋顧我便 有成此不敢取逐命掩而禁之實接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索 我毛髮鹿折 一德裕龍為刑南所度仍德格東横日久位重有功報不謂其處罷聞之 五五年十二月联章弘賢恩宋官将課二子順至德裕東政 事緣以被三人聽官官的相皆典特人也且如此其以囚無責未的致皇日武宗勿病于初宜召見宰相出額命爲所曾不一施等德 不平者平 李德裕以 · 唐代三公 名忧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子幼恍以皇太叔嗣位座十 相而制御三鎮如應之掌速武宗享國長人天下豈

東東京大宗所接金鏡鏡授網使讀之至亂未曾不任不肖至治未曾不任忠賢等後立太宗所接金鏡鏡授網使讀之至亂未曾不任不肖至治未曾不任忠氏在19前北海作為終路以東可謂至公夫〇二月以令狐網為翰林學士上等以等35章。諫官者復裕不能用至是為方補關上疏診應格免坐阿附貶孫立德裕等35章。諫官者復裕不能用至是為方補關上疏診應格免坐阿附貶孫立德裕等35章。諫官者復称不能用至是為方補關上疏診應格免坐阿附貶孫立德裕等35章。 有正為 无忠居 和辞易 水 水 為 今 功 小 が 脚 何以相助 数太平ル 不列數政 和公無 中力排 改使屋 東國東司馬勒李德格執政引白數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藝語問以元和故事網條對甚然上該逐有大用之意心貶李德格然潮州也對日令孫變上回有子步數中以網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權網知制者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慶便長而多義歷雲駕不去誰 一家中来上下之然竭力排之數中東政凡德格所為皆不次用之德格蘇東西 "思元之和本華正号在每日多篇才出一八百十十八年 周城馬桓同平童東初城馬裏成節度使辟幸澳為判官及馬相謂澳口 子而讀之處院更望見以為天子來及鄉至皆職後輪或十年以〇起居子而讀之鄉邊称林水古夜對弊中機能命以乘與金連兼經以〇起居上止之日凡來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具觀政要於屏風好正色拱 丁卯天中元年一月以今派網婚為考功即中知制語上謂白敏中日朕 前期類語以文學者稱上以愛女尚之僧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 何以相助漢曰 化天下當自親者如今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動公主乾婦禮〇五月以 展二年正月 東丁奈立為南陽村初李德裕執政有属於立清直可任 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級賢者當之 被之心此非取信人主际表 目依之道也他日見榜有器職者出力成 小太宗但以察為明無後仁思或志方士與藥男亡自是而屬 三年前書五十至員陵〇帝精於聽断恭俊從諫擇官愛民種 紫字オ星 有那部北京派制司平臣局。 八川七 作影何如 位史類編 **聚李為唐** 克成元士 竹人重賞 徒格以武 近城張清栗無天虚言龍元會前左補關趙琦請龍元會上都宣政等此即因是為斯林乃官在天天通一段故附以及管告之又七年家南(即以入年正月朔日食日食正也此天下大段也自與居官之楊至是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於於奉命後十月誠招諭兒頭摩之) 至南六年六月以車誠時為加軍節度使完項後後逐上故樓師而難其至未五年十月以親孫尚平華事養人謝請上建储副且泣時人重之 格上疏切缺上怒贬之温格成之子也既而效弟子吏部侍即温秦亦本九月於礼温格息極州司馬党項為邊惠簽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關礼温 東庭断三 英部林比之乃祖則不足比之乃父則有餘使其不滿於朋子庭所可能格者居然之孫言南之子也其功烈頭補遇於祖父逐奏裕至冀州司戶也不書向自之也 正是三年正月以至皆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就為第一,周坪 **冷狐網同平車事** 順宗憲宗謹號宰相以克後河建石州請上尊號上曰憲宗皆有志後河 尚存記史館偷模杜牧撰冊遺愛碑仍權其子由為御史〇閏十一月加 巨聖奉職江西開觀察便拿刑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巴如冊三旦三年正月少至皆無御史上與宰柱論元和循吏歌為第一周捧回 *ジニニ 今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樣古據今且陳方客上收日不意頗牧近 選示遊而前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宗二原·專識以昭功烈了李德 冀則近 此以熊伐燕也 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即而欲敬朋如 言户在以為廣 配装郭而逐追姚宋粹乎唐室之真才也。 及也盖度不為的而德格為的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我度幸德格皆有功烈為馬野相德格才後於度而德器 於唇言語紀 好私之子、下自理问權之有帰深然之〇九月再貶李德

L

可御政亦不 孤辨制豆 世史野様をて三一二 官之祭何 闭口缝手 でなって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祖於苑北遇標夫問其縣日深陽人也令更類編者で三二 人居官だれ 立る人 西安易到一百宗北博鄉做以蘇明其群下小過少罰而大綱不至敬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嚴分本州事職人瀬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之上歸帖其名於寝殿之柱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為雜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益数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置殺 [[多九年二月以至君要為[陳州刺史初上校福清上有父老以十数聚 何謂無事雖宜政亦不可御也以上召翰林學士草澳記以論詩兵指西 日哪知所以衣紫乎對日不知上命取殿在帖示之。 官鍋恐濫及無辜客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亦耗至於盡矣臣 自衣絲以下皆感思緣衣於則相與為一矣上又管與令孤網謀盡誅官 左右與之語曰近目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 巨天下無事元和大禮不可能也上曰近 新州 有贼関中少雪皆朕之感 太和之爱不若就其中握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日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 地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白處分品處置分版也日野州刺史大部上以此姓属家始知之〇上聽祭禮記官景令章沒秦次隊除州 故此祈佛養前所領工及隱州刺史闕上手筆除者與宰相莫之測者、佛祠上問之對曰魔衆百姓也縣令李名與有異政者論當罷話府乞 陳亦善孟面陳之而露諸素牘致使北司是而切齒易所以有不出之其屬之未必不善於外庭所為宣宗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孤調所古民軍亦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捧忠智者與之歸民工事傳之言乃策之以者非未策也昔李德格與極조議約勃監 閉目推手日全未全未尚長之其策将安出對日若與外廷議之恐有 庭之 戒敵 \$\{\partial \text{\tin}\text{\te}\tint{\texi}\tin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i}}\tint{\text{\text{\ti 租稅債裝 展基章 維有 有 澳柳部幕 此 炭 京 产 唐信 4.4 為開入 だれた 液晶 妄分 見得更新 世史廟綿巻でニーニ 1 實輕別品流上酬萬一張日首王夷甫江 新祖尚浮華、安分流品致中原成團十二年。正月以劉隊同平董事塚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來長生图數月不遠上乃遭之。 與李輔金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沒 田動之建儲開之倪首不俊言司日慎由罷慣 日慎田無以對〇二月崔慎由龍上與方士樂已 丘虚今當循名青實便百官各稱其職而處以品流馬先臣未知致理之 心力衰耗難處繁刺為辭上不悅及歸其勢柳北仲却尤之漢曰主上不一五十一年正月以章潔為所赐節度使潔實奏事上欲以澳判产部以 于則朕必為開人休不敢後言以疾辭位從之 月魏秦龍馬西川節度使上樂聞規讓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點者 胡致堂日章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 住平由吾曹人名位所致耳迹出鎮河陽 然来体既發其喘富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言致堂三該雖賞罰歲明借時康定而 縣局福促無人居傳然之度美國致皇三禄建太子前以重宗廟也宣宗以大利楊心至乃新於其法 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十年五月以幸遇為原地子澳為人公直既視事家貴飲手〇六月 心覺躁渴疑心方深佳 回執

いる いる

不行路衣 有學性與類似 借師選州 新聞 京 京 可配之功利 如蜀客臣 · 一般的主的刺史好得外徒必令至京師面祭其能石然後除之今孤網管徒其故於於於於於於一能理人綱田詩人託此為高與附的與耳末必管無上回且令往試觀之一於他然於了千令狐網擬等遠航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子を主い 宗佛艺 "弱不會見其有情容每宰指奏等成於不可仰視奏事車心怡然回可以此時之論也 附方寒網汗麥重來上臨朝接對群臣如實客雖左右近然明城四所成財別其情官獨霸置但作一利史所以時代後極極通過電視可調有權值的以各行均後一刺史所以申稱其臨軍指奏婚題通過電流本之三十二 人 居民宗紅 宣吾十 知之子合孤網擬李遠院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 · 華萬之朕常恐鄉董有茂後日不後得再相見乃起入官。令孤絢謂人問語失因問問問續細事或該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到許後較春日鄉 表表記書之 陳 等至宗紀 其後次以行點性而認命既行歸納世無直廢格不用顯世也格情閣字其後次以行點性而認命既行歸納世無直廢格不用顯世也格情閣字耳上曰肤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是之訪問其所施設如人為和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續對曰以其道近省送如 十月以于延陵為運州刺史延陵入辭上回運州於被去京師幾何對日 八千里上日卿到被馬或善思肤皆知之勿謂其这此唯前則萬里也鄉 日敏中令狐綢之徒崇極将相情難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物之以利禄解之以嚴嚴故所用多派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故(有)是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其敗也(有)古者臣進武於君君申初其臣上下交衛所以勤於德也宣 范華陽旦 之功烈亦可知多。 薛應豈不敏甚也哉 水長生而及大其天年亦可以馬成夫而宣宗又取以藥至以儲酬為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數再三曰 月以将伸同平童事伸從容言於上口近日官顧易得人思微律上 端也而人主猶其心焉居自太宗至于武宗解禁以敗者六七君皆 年東政政本也過伏等延英、後秦事未曾不汗君衣也 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或望道不明此其天下無異道去有教人皆死而故一已獨不死者也由秦漢 **這**条賢是 之政不可 聖人而出 小太子 **机孤业家** 長等賣以獨部皆棒足之命乃迎朝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一見聖人而出乎需威悟後入至寝殿上巴崩東首環泣來宗實吃編了是三人而出乎需威悟後入至寝殿上巴崩東首環泣來宗實吃編為注於敵職於許經經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訴出宗為財政於其經屬至顯長等三人使立之初且張計則經經機機 大中之政部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實謹飭節後惠愛民物故 已四十三年八月帝斯郭王淮即位上解李玄伯等藥 オス 淮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老二不得行為對明兵便不動車拜相 李文伯等人常執動法執也 等之伯等人常執動法執也 等之伯等人常執動於其一人國際, 一個不明德他在书宣宗者置不及為賢君哉 於個不明德他在书宣宗者置不及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於個不供應宣樂制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於個不供應宣樂制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著曰成汤至于帝 之間不明德他在书宣宗者置不及為賢君哉 之前人多微偉外則端方數还其帥将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 (2年以)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難應納規隸而性實猜到雖各情虧賞 完年の日大礼宣子でときしてしてくる、 為上所厚事外所激乃似義举王使歸長等意屬朝王安知宗實不不之三十一一民居立公記) 靴宗皇帝 雙王有愛而立之別不可不辨也, 民官官声 帝騎者無度淫樂不恢李氏之亡於此央矣 作宣宗友之其則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議奉長君蓋奈不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以賴必孫以公然後福亂不 心服安在其為明哉 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属臣者盖以宰相為 名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而崩壽三十 2

磷藍單 丽文斯今上言為傳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為父綱用子何為不可弗聽〇十月以令派滿點為唐華司直初以高為左拾遺劉欽 何如 別人とおかいと というできている かりの 現状私有所不論者政主式能の前日景等生真型日中 少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城然私有所不論者政 粉使墨声 白本年相以為安南致南繼至今為使由渦納賄照文於惡網執政時人號渦句衣 如稀爽時明若所尚者從諫如流並行己行而不改且物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 他更類稱卷之二十二 在官職 便每寒食遭更分祭其先輕官官德之故有是此時人謂之物便暴力 不應忽以內臣代之工論以勒命已行不可後改左拾遺劉銳上言自古然未四年八月以其德原為館驛使經聽官事藥工言故事御史巡轉 等演之於堂馬上相搖因誘議竟然逐流痼終为其不相伐如此 宰相為亦引避政有是命 俸與何也式日烽與所以超数兵也今五盡行無以繼之徒猶士民使自 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盗矣且諸縣無守其或至則倉庫適及資之其不置 潰亂耳使懦容為候騎而少給共何也式曰彼勇卒擦利兵遇敵且至勇 **画六年正月以杜宣秋為電歌觀察後官官多顧入宣歌為福建觀察** 月以高號為軍節度使自李派使機群變為安南是殆将十年至 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目此易知耳敗聚穀以誘機人 一天秋白古為中國居由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唐室 **尽**唐鮮宗紀 南所規以 一新柳果馬致此之后仍非己有却四方之點惟畏人知數謂吸曰侍即乃表屬劉 及門子四年七月上疾太新中村到行深韓文约立上少子曾王優為皇 議然及禪左永至項方嚴恐其不投上先遣人達意頭曰朝廷逐除不應見問: 外系统内 世史網編巻で三十二 東而忘逝 平之亦心賜姓名李國昌泛湖以爲天順軍節度使以上九年七月陸城內不應動動作別與水利赤心計以上九年七月陸城內不應動動作別與水平市萬原水創與米利赤心計成不息變生於內而提其本也。 王成十二年七月以子璋為宣歌朝祭使章得實欲以其重張於為即官 也坐更服死品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百至年一种付入養、可女者、一次、一十二人於如盡出次策興內用文章行行劉邦超應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盡出次策興內 使傷宗瑜越四兄蠢然尸位逐以亡惡占人所謂馬用被相者其都聽 官中豆無中省之人開此話亦必悚然更應而宴安雅禄了不預知至 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費私立火若法湖水水濟難美官 之來官者藏其內南路投其外而因以亡夫聖夷非能亡中國也而 已且定策之1種又歸楊後恭長到是不可後支蓋亦天人之會據長安方類今克用恢後流軍權堅田今孜而降益朱温隆直 年野一十七三至清陵〇昏庸相維禍亂相仍民愁盗起黄果文 中尉公議之日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云而對看非惟宗 名儀懿宗太子也以切年為諸官者所立在位一十五 唐號不 乔夫自是

不可後支蓋

亦天人

不 紅中

は果る任 矛的 摘生互相 十叉 河射尚不得 **州**野王 女栋 in 痛情及還長安雨市人率錢額百數迎之膽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時 來願相涉書傳養兼進士不外熟為監與仙芝剌掠州縣橫行丁順民之人 為事樂養騎射喜任使經典也或田任關任使其東力族之百敗以氣力 五月王仙芝福騰監州第一人黃葉聚聚應之樂少與仙芝皆以取私塩 草木之有根松若秋冬培說則看更滋荣今日東里俄人無依投行盡濟 明前都以由其所立故其未流于孫至於如此是以明王必慎其所連門我堂回唐自明皇以來尊雜電者德宗始奏以禁與以宗以後天子為阿父徐官不復関曰父節觀之君如一職失及即位使知福密逐推為中尉上府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我呼及非位使知福密逐推為中尉上戶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我呼及非公人為曹王也少馬坊使田令我有龍 南邊劉郭附於常路共短之至是即懼延將置酒將歸而張人以為都總 聖朝廷價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物州縣一切停徵仍加縣給物從其 甲午竟符元年正月関東草於翰林學士廣揚上言日國家之有百姓如 是成仙芝始聚聚数千起於長題城為郡州縣不以實開上下相愛百姓流經雅米無於控訴相聚為盗所在盡起 相矛備鄉的自懿宗以來者後日甚用兵不息職飲愈急關東憲年水享十一月罷避縣品粮人五仙芝作亂上年光政在臣下南牙鄉北司随五外太之二十一人,是係公見 言而有司不能行〇以劉临同平童事八月嘉瞻之敗也人無賢馬莫不 論其罪惡而顕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五千豪搞 之下斃子在档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戶所之死其補賣綿行郭衛之失若坐 情數如死節 远為惟知能之死其補賣綿行郭衛之失易竟婦太會既以入郭循 . . 柳州守除王重任将兵八千於随獨二州臣重司等与、及二五千於至原原州的民使朝廷不許與多汝廣州陷之高州奏請遣張敬将兵五千於一進還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與隨所對與上表求一直逐就猶未肯奉表稱真〇七月黃與隨所對與上表求 石田 不安一子 名之私 一般時期其他原此手楊知至奏經不食、務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獨極如網越面於重飲者華錦之數月之、開聚至數萬〇七月大雞飛蝗酸天所連赤 東西好極好施者常以來好錢目随行施何者每出機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口於好編於之至二 , 題 厚傷宗犯 既論之門使舊物各得其前何必如此行小東子宰相大怒, 事代北不足平矣於以為然乃殺文姓而推克用克用表示物命朝廷不乃英推立功名取富貴之私也手振武焰網級做子勇冠三重者輔以奉 家錦之推製為主號衝天大将軍〇以豆盧級進流同平童事時等相有仙之於黃機順通斬仙之傳首〇黃東方攻區地来下尚議師仙之餘際條院用官必令稱惟疑此聞品為林綱。〇招討使會元格大阪王 及成三年大同軍礼我的樂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時间衛盗叛後 変一子,り有國家朝廷乃り虚簡方為防禁使韶國昌語充用冷迎候 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樂使者克用遠命臣請助本道至計之終不 起兵馬使至者思與牙順原君立等謀日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 今百姓疲实冠益克斥相公宜舉賢在能紀網废務指不急之責社私謁 先由大應之命符合六部為一思德深厚中間小於罪在邊剛分縣信飲季宜縣信己還人與應約為兄弟否則對媽何表貢之有雲度日縣信之還依齊度使爾超縣信陝縣以了使人謂雲度日實府縣欲使縣信稱臣 五天年正月預南西道作度使辛讓請達使如南部龍為獨南

郵收首碼 可屬之事 也更類紛 有方人 不過繁也 圖茶以盗賊流國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次事情無好清人 不過繁也 一月發左於這侯昌來鄉來特意稱鄉便有人馬事所 **林三非常** 過馬海作朕者應擊起進士樂須為狀元對曰若遇死舜作禮部侍郎犯陛下不免五人養 た安見 **纂順為第至於音律補傳無不精於好蹴輕問難尤善學秘管謂優人石野猪曰** 近晚公海地渡江籍非高矢勢甚及淮南将軍師録言於高骈田朝廷倚公為安新存却較放上笑而已〇以高馴為諸道行营都統〇七月前次百家四班終在 機自教田今夜間果己入園北天子貴己乃縁罪於楊野為實各分司而奉之三二人奏得任年紀 東必逃通乞劫王經以兵三萬中在職種死四川之後不許 於班後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〇十二月少王微樂旅同平華事原 九今 賊乗勝長驅若不據除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惠縣以諸道共已散 社稷将危上疏極謀上大怒石昌紫至内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剣架去職漢才多 阿拉里回高耕所建良策也而朝托不從則亦崔沈豆慮琢除於制勝 田今夜而拜之由是權為翰林學士張廣先亦拜今夜至是今夜召朝青世見題為於之二 「中川平士始侍食」門席用能如处神田と4不及此刀海教臣上在游拜一下川上幸師中世中與所強放住地東京城區,是大河北等之事為至與无部節建立分級後京師○以張濟為安部利血為未達使前行在召将佐齡以順逆河的鄰達含兵計較明是我鄉 軍人援進千人間道該與元衛軍為民有恩斯師下士城府議兵與鄉鄉院於原使王處存奉兵入撲處存置長女天午號哭累日不使紹命樂 林學士表徹自城中奔前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石拾透樂朋龜為幹主土中和元平正月至成都輔政策提供養成〇丁樂用龜為翰斯與離機 耳民間聞者其不泣吹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傷戰機 售行事及覆故也 **的致空二式效心順於朝廷其與常人這美平之功名不立者急于自的致空二张牌才氣亦有過人者親其数字原奉粮糧於行在責王敬** 百無日

高額 雙维集府! 親奉而じ 者思教是位下良久四丈夫所感者因義其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時於亦以原表也周及延降之管夜宴意乃監軍楊後光河畔及言及本朝後光 監單楊復 道道及天 天下水生 写天 易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前有光日期門李僕射術「悲勇有遇在光看角國之志若以朝言君之必 野了温馬河中行营挽計副使賜名全出機嗎。第八十一月李克用将汉 野了温馬河中行营挽計副使賜名全出機嗎。第八十一月李克用将汉 是接维外之妻耳條師與新鄉鎮以諸道兵為安管軍四集樂勢日慶號 學所行不出同垂帳班多部號辦的地區,○朱温以審州降縣獨陳鄉 但接维外之妻耳條師與新鄉鎮以諸道兵為安管軍四集樂勢日慶號 等。 不奏為的見的圖嘉州司户造人沉於養願運門者氣塞 九月高斯能兵墨府上屋起後朝討敗騎不行有雙姓集府含白者以為 孟昭圖上號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此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紀即前部城如北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濟左拾還有段左拾還孟昭圖解願以北城於八次手到日等而贈之傾納八君 而臣敗乎发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戦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 城色将空之光射態之乃移機四方討黃集出七東塘諸将数請行耕託 海之天子非比司之太丁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 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後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到刑〇七 後九方後衛州居亡於官者不以官者以故而不録符言之一黃典之 京年第一下無野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置不知言教而稱應哉特出於一年第一回傳宗惟越卷於亡矣而肆葬之職備有人獨盖天下未曾以之上。 相了無関汝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後之期尚劳震應疏入今夜舜絕 忠義情激而不能已耳 後頭京四)五月忠武監督 立 請訴 未全 後非能 年前用老 克阳功果 語之獨眼能部以克用為河東部度使時以實與未平加全也東北面都火而破黃泉後長勢功第一兵勢吸在路将皆長之克用一目被耿時人 得克用表 物をシー 年及四年五月黃巢鄉宗州李克用等追擊人破之尚讓即發降朱春 阿華賊破之 權合兵攻之陳八大恐難詢之日忠武荒者義勇灰州號為助兵况吾家 拓討使一黃果将五桁移至擊陳陳州刺史趙樂梅楷斯之果然與來完 萬七千人趣語河中 一志所属便に自免で遺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殿初平方務姑息 送了也為京者逐而是非有在矣然則當走何倉之矣院院用所以堪食送了逐門下克用也克用之兵足以被全忠而不敢以私後慈是猶有失 正其場林言軟果兄弟妻子首以降 果自於布二年 小馬海廣明真子 久食陳禄曹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平数引致其關 進李克用等為隱四郡主〇田令沒殺内常侍曹知於令孜姦騎権罪翻 惟為齊金以元年至今九十年十〇李克用至京州 大十十十件有所主断上東五事時語左右而流沸 ·克用至可以大治甲兵造使奉表龍行在目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公 京年 · 克用有後唇至之大功而全忠報欲殺之克用不敢事其後 更賢 丁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卯 志之恶愈肆此唐之亡所以日促也 九用功臣也全忠降賊也傷宗唇問乃致克用之怨不伸而全 一個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受傷張兩 八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鮮之 默 居代法紀 朱全忠等一克用走

正电将流生美国 将軍等将軍奈何使人棄其母子緒好命訴其母潮等日潮等事毋如事将軍既 政党商 世見類紙表マニー 水全等五 剪目吃唯然兄弟扶其毋以後絲賣之鄉等目人皆有毋未有無毋之人三等前對於搖絕來王潮馬将軍網以運出道 陰糧火令軍中無得以表 使見之未當笑獨見住亦良賴則笑耳有田花職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 存機制語縣户口率皆歸後桑座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由是民縣之如市又選壮者教之戰陳以樂茂益教年之後都城坊曲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将使詣十八縣故墟落 河門的度使張全素為河南五的東都屬經設副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還 **運園事攻部将王行瑜斬攻執表王温校之部以行瑜為詩難節度使媽令权劫上如魔難領三月庫為至靈元来攻過處勘百官奉袭王煴權監** 城令我夜奉天子自開送門中至鳳鄉初黄果焚長安官室而去諸道丘 我其好安用其子請先毋死将十萬之請乃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指衛 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功之由是即里有無相助比户豐實公年不饒 為政事簡出見田職美者軟下馬與係佐共翻之召田主劳以濟食有無 不許州今属西安府 正初置静縣軍節居 四二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官因罪状田令投請許之 次主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客稿

稱為淮南留後縣到〇上疾大漸觀量 逐度廣馬 要養收者或親正其家老呼出老初賜以於綠衣物民間言張公宋 喜聲 上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勘之樹藝編其祖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 木三年二月前田令衣官競長流端州〇車駕至原社の以子字之為 為風女枝掠無了遺矣 奉己〇季克用老請誅令我韶和解之克用不聽〇十二月五角進逼京 城鄉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北西王徽界年補五僅完一二至是後 長唇供え 沙北天 年 **科**保护 作前別と を存在する 世史朝編卷之三二二 獨議米園為務以食其飲者的行器起合肥與其徒到威圍雅等號三十勢益盛進全也節東王郡王〇六月楊行家充實四諸将爭取財免徐温巴門龍紀元年朱全也大被春宗權解除辦縣權數少全忠則克察出兵 戸時潘鎮石務丘力相及英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勘四月以郭禹為副直首後馬属指為治撫等彫及通商務機能年於及萬 更毛相行之儒登城見達兵盛數三屬於孟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残殆可 度成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即門陳敬瑄遣其大将楊儒将兵三千助接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訴於宰相 容使楊俊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三月上前昭宗即位體視明粹有英氣 後多用温計〇十一月上記園在上在蒲印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後茶持 計謀得用至是先卒行容哭曰天不欲吾成大功即何為折吾股胚也其 大英雄獨温由海州朐山塩敷盆徒隸帳下少戰功常攻策襲随行家襲 就養來数年之間民富軍時行人謂之北韓南郭 以傷宗威令不振朝廷日里有恢復前烈之志等禮大臣寒爲皆條践亦 君之本也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手史綱於此八君皆不書即一方鎮之東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八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八一百月積宗以來八世而為賢官的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 位所以正其始也 四宗皇帝 名供於宗第七子初封新王及僖宗順官者楊後恭三 外旅旅馬 民心已難潘鎮楊行怒王建王潮裁録左於日平克用之徒人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正所私壽三十八些和陵し天祥已去 各為心住機誤引朱全电入除官官而徹與帝亦造至等表表 **以** 唐昭宗紀

之優孝 功序克 社所 税有 が心妊娠 数一時 下其謂我何釋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濟所言萬世之利也上放二人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後大功今東其危而攻之天濟言是也後恭曰先朝播遷雖潘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指置未得其食河藩鎮兵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綿曰李上國汝陀縣,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削今兩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濟欲倚外勢以将後本乃曰先帝再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屬附而街之曾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 原更附田令夜而落後恭後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溝與後恭有院守張為之人們與他日所惟孤四以非智此一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本中納足之體也依靠以幸服為朝前則為主初張濟因楊後恭以進後本中以張湯為招討制置便會話道女計之 數用未見可除之罪則是是樂乃 倚之漸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敦度克用薄其為人間其作相私 朱全忠敬教之而 朝廷不詰全忠 杨芷 忘本 表 子 将 不 舞音陽 久不下民皆風造山谷路泰日出仔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路将惟王宗及經秦東孫楊其代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嘉美〇王建園於州儒於陳斬之儒祭多降於行家先是楊州富原甲天下時人稱楊一起二 取往過之目稱目姓拜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格所以教子孫不勝〇三月以王師輕為平處部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安本縣令到官師範 書記問別曰其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将後離叛不若悉我所 字方二年正月販礼結張添逐州前史後李克用官館加中書令便帰西 八月以楊行富為淮南節度使行器以用度不足欲以茶塩易民布帛堂 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自然以給軍用而選合令課養系數年之間倉庫 忘本也〇七月王建克成都有稱西川留後號為 三丁華福元年六月楊行名擊孫儒斯之逐歸揚州行名養政孫儒失舊 和扁收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之無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非攻豈不成而海内愈乱者由縣漏爲此校也磨之将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與賭鎮以請討克用則應從之者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讳相宗所以失

所為孝 宗士弟 大礼 夫儿 不断之邊 大阪山東京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和中国会校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礼令校通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法為士大夫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批婚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世界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婚和世界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墓之故久谪於外。 ・ 大大所宗北姆和世界為 ・ 大大所宗北明和世界為 ・ 大大所宗北明和世界為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 大大所宗北明和史和氏自公總以來世以孝弟禮 略斯此孫以教盖非利已事殺不行於問外先機恐失於致中之機雖後屬到實是我之便判官馮指軍表奏之曰開梅出虎孔軍父不真他人當 将兵計級 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於傳父母城行客曰此傷之罪也等何七月楊行 路至底所先走底州刺史於傳發行客文祖基行審追李神福 王建寺也八成白熊海伯夫教道官関不從建請然則成 復承平之舊〇冬李存信管存其行孝惟清結朱全忠以三州縣遂賜旌行對能數偽非公宴不舉樂招撫流散輕僅溝賦天及數年公私富張幾 所長而寬的有智多善御将士同世子無衛已准南被共六年轉徙奏重 西致一一一一所報之是自為恐也行感於死如孝道之輕重矣尤其能獨所致一一一人母家發人于至滿之情也以候聊之地可釋失價稱其犯 而許之一豈不賢於建專般而不請哉而循且不能倒授之柄昭宗宜断古至三或追敗亂藩鎮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曾王建有請當巫下韶則不可失焉者也今我敗亂國家 歇許 而獨有一方也 之過化 一好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機服讓能重九月 平文記字间 門生天子 年寿 極相 軽性 化半 用請来榜勢。班取党員上課於近貴或目沒自後城則沙吃顧時太盛朝上我討三鎮十一月克用進逼別州行物棄城走追新之世克用醫營主克把題稱常昭度李紹作相不合衆心较昭度紹於都亭驛李克用表請舉知誥俊傑清将于皆不及也縣經經為為〇王行瑜李茂月韓建谷兼兵僧之乃謂徐溫曰此見賢非性識膨異於人賜汝為子乃名知能行家曰 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察克曰特出聖意察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上以為有所為手注班漢徐以為相聞者大能堂更往告之祭突曰諸君甲國戰寧元年以鄭紫同平董事察好訴讃以此多為歌後詩議嘲時事 知其罪職員相繼且當体立就民勢用奉訴機以為此之の是後河東之鄉方理是定失上乃賜克用部張其史欽且言不臣之罪行職為其所教性的天子後,其是定失上乃賜克用部張其史欽且言不臣之罪行衛為其茂貞韓建自用請來勝勢逃取茂貞上語が近曹宣日广」不可以 而贺客至繁極首言曰飲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緊讓不復乃視事 為福建國於使此間王 己卯一年三月楊行客取深州将徐州李氏于年入成養以為子其子渥 於荆榛中立壽王經得尊位原定策國老有如此其心門生天子 行稱疾來致仕從之未幾走與元面杨千亮久李茂自討訴之献復恭 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清茂員等乗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〇以王潮 守充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隔家舊掌太姓但積異訓兵勿貢獻吾 軍主嗣周為招討使師去三萬千里平珍屬既西茂貞約王行輸 羽除過平山近而唐朝君臣曾無緣 界反形狀是之心遂使河往極水間一人有勤王之奉得克用奉其赴息亦既張楊天討 月楊復恭等伏珠内官楊後恭專横上出為鳳翔監軍後來愠對不肯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繁望有欺君縣國角權固院之惠哉。 甚明也使世之仕者ペ人如繁重有欺君誤國貪權固能之恵哉。 之初相獨嬪怪而國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連去其退 」可以自有率縣權臣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稙黨與以持之族 」或以下之事包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來者也唐末錯 畆

群ななる 不克 漢 消 群 家等人動長主気而上においるしましてとして到します。 東京的で蓋常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来白巨總師大軍不敢徑入朝動 不敬行政 而来 我於號工度淘恐後竊駭都多人臣盡忠在於動王不在入朝頭就圖之克用突日 正國之建出之獨裁 《以朱朴同平董事即中何迎應國子傳士朱朴才如副安京司界明養大安有暴以大朱朴同平董事即中何迎應國子傳士朱朴才如副安京有報動相比與關鍵逐來與是明克用雙有奏惟慎未出犯而解目已書其奏矣在以報始奉之 在人類が多文としたの人様の代子りる。 存力が使 **列用代学** 便知屬州王宗統特教之宗統容言許存此身無厚有良将林建乃拾之一因限二年五月刷南将許存降千主建建假其遂名欲教之便成屬州除 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述引共疑而於自騎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 人見天十克用值禄未决盖窩曰天子速末少席人心尚危天工居引其婚為期不能之替總共入的免克用人朝将佐或言令清清關庭至可不 放一歌也於胡用者遊使和解二〇八月輕建劉季还殺通王滋等十一大中部縣間東於於是再兒素地之〇八月輕建劉季还殺通王滋等十一丁巴四年正月立便王裕為望太子〇四月遭使和解兩川凍嚴之獨書 上召對朴有口雅上於日於難非太宗得柳如魏微矣材自言得相月餘 大家無風至此後矣 马致太巫 朝致堂目 七月李茂自舉女犯開上如華州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聯接数後與 移唐於晋陽岌炭幾不行保宣非初孫不遠故數 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此之後末流之若此也甚至至此 方致堂三於天地之間必要子哉古之明是所以不敢不敬應不敢不好變一一個得其也則是最早本無礼應天開之患不然一 男無所名 親力陳茂貞不然必為後還所排除一樣此不為方便全忠先系逐致堂回充用於三鎮非有公司不為此有失榮傷當此時也徹克用致堂回充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恐特為王室重職故伏義而來其 正以為村子是中外大號 為保 使 等 特 外在不正 **耐新型性** ただ用後 河東勒壓目盖〇九月米全市以潭京公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路日河東初敢 明大縣一相便王搏情明这有被恐其致高於公言於上日人君官務明大體無所人有為是相便王搏情明这有被恐其致高於公言於上日人君官務明大體無所 **青劑仁於** 至天 人稱全武長者 朴公 张 洋石智 世史類然をごって 之對日裝養不負楊公縣一今力压而降爾錄養其言之民亦動看之,使衛生武攻解的獨奏與子處山不下全武師萬人攻之城壞乃降銀 「用致堂口」思也及展失信三思也成朱公合河北之勢則於我德何原大者或朱公来勝無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原不者或朱公来勝無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東前部等專模電佩日與上洋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僧疾各結潘鎮以康申三年六月以佳胤同平童事殺司空同平童事主搏上素疾極密使 全忠信欲祭兵迎天下八月車駕還京師〇九月後野廟董昌為却海難 たまとり羽破疾後其子而立と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脈刺鳴主那線有象具然我節度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備加種搜替知月威我節度使王湖平的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備加種搜替知將龐師古於清口斬之全志與葛從周選蓮東勝追之被滿始盡○十二 偏私室官擅種之弊其勢未可存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偷港博物 戊千元化元年三月以馬及知武安留後有運都二州〇是年茂貞與朱 而何野者等〇十月米全主擊楊行家屯府州行器将米璋决准水准其 何及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心生於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捧監解 公仗欽控兵理民立法權士則欲其報德選将則望彼醉思己尚不然人 九月季克用攻幽州到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這便謝克用充用後書名日 知報雅於地家以為神皆拜之審知巡湖自己副八條地轉納稅日拜而終三數者我以外了至衛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格初佳御與上家辞盡珠 利馬四馬也澤之意情以朱在李弱為何背耳 · 唐服宗代 g#

1 : ...

二世州 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聖後位則富貴第一時忠義流十古荷派疑此親納目所語辨明則其 初崔徽客遣人說德昭已令友者獨學述仲以既計养養亦辨明用城市初崔徽客進人說德昭已令友者獨學述仲扶訴上後于位點太子裕為德王於排除,延於明在此嚴不聽為有無至字團天後元年正月朔薛徹察令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孝亦等皆 相○六月鮮生視塩鉱便に是級城城高名生視欲當除医官上獨石轉相○六月鮮生視塩鉱便に是級城城高名生視欲當除医官上獨石轉姓名李繼識疹溺亦賜姓皆以使相皆宿後當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 在衛密致書乐全中便與打圖沒正進士李馬容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 隆時間之對日事禁太甚此董亦不可全無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 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惠睦醉而去。 公居近關重鎮岩久坐原生視凶逆而忘勤王之無僕所未論也一朝山 場以通飲食獨語令太干裕即皇帝位 不使伯唱義連行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不不如熟機四方論 决則功落他人之手失德昭逐橋还等斬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接 唐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西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西初明之言失言思所疾為不知失, 可致學一作所留告所確述而日韓其凶传今日豈能平義于不可與一所致學一年悉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議宜終為些用也情共所告 了也宣者之為為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可也宣者之為強致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孤則忠臣碩士日益課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其積漸,是而人主以為去已聽遠不若起居飲食左右前後之親為可待也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祀待之雖有忠臣碩士利於朝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祀待之雖有忠臣碩士利於朝五代史口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 回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上罪數十万鎮其門豁鐵銅之鎮若因緣穴 鈅 高爾及等丁策東情之也李克用以貯糧籍工修城利害問於茶府李鄭吉對日富安華高州於此矣立書李克用以貯糧籍工修城利害問於茶府李鄭吉對日富安華高州於此三年三月河午任此園司楊克用不能奉兵赴趙至是逐用於非不 **兵及大派** て民代祭 周無以國不在倉衛共強不由祭第伯國無貧主強将無弱共順大王票德受人 院自留共三千於京師充宿衛時朱金志子院自各有拱天子令諸侯之脚都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〇 唐伽以宦官典共終為肘脫之思讀 方奇能先以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鄉〇 意亂知謀世事急資全忠書稱被各部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 於鎖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英終不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 可懲則成自安矣豈可重珠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 吾家代表忠見大人當邊恭時職以待其表奈何輕為沮丧使群下失望 生切警敢有勇智進言日朱氏務凶極暴人怨神怒令其極也殆将斃失 平克用悦〇命杨行客的具王令討全忠聽承制逐補心進銭錢百越王 則國不求富而包富不求安而包安失克用見封疆日葵麥形千色存動 刑法有律禁買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感多正則人無諧語之愛如此 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於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臣錢較有司 吞城而人主受禍豈不足為将來之永差乎。 宣官以制朝廷故循召全忠而全跨切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 《唐明兵紀》 御之

1

山草稿 制御性 不 市 市 其本 未 北 道 章 **医** 医 (1) 秦 系 草型 建士 竹原 世に刺繍テスト 以忠義自許為治有整迹全思園處理華全海以詔書彼浦鎮入援師範奏多三年正月承瞻前房便王師範級共討朱全忠克兖州師範頗好學演門八近時編州祀图台忠知其可很故 起後日遣人請兩中科福窓及本等自求之上命韓優草制催日吾脫可 有真領助と新以 見之は下治谷口吾属為帝室藩展管得坐視天子国唇如此逐級天計 的題為相多受人縣許以官既而以母丧去位日為債家所縣故汲及於 後秦官官典其領政不前其根禍終不已請悉能內諸司使其事務書編 金中心, 於於〇字茂見獨見上請訴韓全該等與全忠和泰車駕還京上 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官官讀言聲侍即不 /出使者部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幻药者三十人以備灑豬棒 一首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己下數百人於內侍者盡殺 炭金海斯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為人家安後以僅而同平重事人 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於解酒情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東宦官最 智之主燭知物情應惠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點限刑賞之政者 一一一與之親神其間後有性就像利語言辨給善伺候承迎自非上與公司官者月有者是以下一 名騎横然亦有能切有天子廢監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 唇握兵故也唐世宦官之祸始於明皇、明里晚節令高力士尚夫章 管者用權為國家惠其來人矣盖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切及長 ψ, 全电乃将五五萬祭河中〇起後章點範同平章 國本 本 三 本 三 志 同來之 比 非 徒 可得法 赞木大木 世史新編卷芝三十二 和的作品是人非後何來之比臣得敢死為章不忍見養就之感經典嫉謝於王者 成計之有餘也上欲用煙黑相煙鷹趙崇王衛自代徹惡其分已權便朱者萬國官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數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 具輔佐為陳州司馬上管認催日崔徹雖也然随用機數對日凡為天下 之坊而焚之惡水之當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敢 其去雖晚其志禄可尚生、 崔昌退襲之於後而朱氏黎馬雖快一時之念而國随以立是猶惡衣 草強而為獨之胡等分其能無亂手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動建 其去雅麗其志泰可的於了因也宰 打人所頭歌而惺終不釋其心斥,百至之一才膽應危禪信《於近家山不去河也昭宗多與之誄曦 / 唐昭宗紀 財富好攻取行密毋止之及求法 33

ì

を開き 言子斬使者以進因風縱火死其水運期将王檀汪建大敗獨自出敢神器が對馬上将處不以妻子為其志顏南老母水顏而沒三綱因不知為足與獨口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意神福曰吾以至在事處王鵬縣為擊人辱焚舍赴火死及頹襄其州得字神福妻子善遇之遭便爾神便安我一日使不至曰事可知失動僕闔門補使至曰妾誓不以皈依之 : 上供惟国疑兄弟妻輸不絕 使題下北十應為以祭之和以下之知與劉元規等緣治兵故日被不息全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額之要全忠知其意感 與全忠外雖親度私心衛其乃謂全忠白長安多通茂自不可不為之佈 及顧直至視之江下與諸十以子孫禮事其母顧長史略知棒善於全公 福請行為断其歸路速遣至家卒斬頓初行依與獨同里相奪的為兄弟 在與領通通用其客嚴可求計数行要務為目疾語夫人以子切當按三 逐與安仁義同及行名使李神福討期王後軍討仁義茂事攻開州 馬馬不許整歸顏有良将康儒與顆不合行客權為 在徐温助之温用旗服如茂重共仁義不知出戰破之行為事界朱廷 於此許自訴州至斬之延許事王氏請夫此行言以未可知頭自發 更關聯也 榧 連結表籍 対金額合芸 有見世 功用リ ある ス 見 古 書 古中天 安自是江塘上至一层安左石使今皆全忠之人失八遭間使以客部告難用為發長安全忠以張手節為御官便殿長接管室百司及民間廣倉展切等謀之逐遭牙将寇彦師奉表種所收在遍聽句請上逐都降陽主攻 翔宗於椒殿逆立輝王不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極前即位時年十三宫中龍與○○八月全忠抵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全忠遵朱友恭氏叔宗祇徹合立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正縣路納和隴城檢驗於經經經鄉組會為具等糾率區後回月更封鐵銀馬具王○六月李茂貞王建李鵬干四方印朕至落縣則為公忠幽閉部初哈出其字朕意不将獲通案令干四方印朕至落縣則為公忠幽閉部初哈出其字朕意不将獲通案令 下之語如見神何全也逐辭赴鎮其怨如全思舊天我她忍顏是也點其於萬代至寒都大梓宫樹哭後友恭叔孫友恭臨刑大呼曰實我以塞天然懼不敢出聲哭全比的之陽縣哭目投於地曰奴董看我会我受惡名 下我世其可以子罪不解於全忠天 正月楊行者之河州段安仁義〇二月朱全思發德正裕等太太全起被 通立昭宣帝不復改元孟示天下出於已朝君之權虚務也而親士補 宋市國三張士未審不便期若牧元以欺天下也惟吕后证第山王洪 不市國三張士未審不便期若牧元及數天下也惟吕后证第山王洪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即開若歌孫來此次清駕與集団追滅至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〇朝若歌亦此歌诗之獨國,至此 五天祐二年即命成五年〇朝若歌亦此歌诗之 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置有不七者子,我次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忠獨獨各些諸鎮卒城唐宝及於子一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亦而全忠獨獨各些諸鎮卒城唐皇而唐以其於若問曰原不藩鎮惟卒克用最為有功雖等該色而終不失臣顧若 與全忠争丸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昭宣表帝 帝雄温陵 位三年為全忠所寒降封齊除王泰執之野一十七成益曰泉 名祝昭宗第九十二大全忠院就昭宗端詔立祀為帝在 唐山江紀 **五大**、....

ì

司空福德 太宗文武 **蜀清何** 流层如 小野ナケオ (1) E 獨我與學常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紀且被 德威等将兵與之共攻照州 管国我的我被其意以德蒙之了一举的名誉附也死用以為然乃造周 王歐國大事此曹旨的是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也以為然六月朔 本級故也三〇六月,殺裝櫃獨孤有建處等三十餘人柳傑侍朱全忠之意與花不三〇六月,殺裝櫃獨孤有建處齊賊欽求解後舊常一世亦而言此意為四年通道都等 互用省营養薄賊欽求解信四等者一世亦而言此意 不快者於全部日此事皆然望腹非宜以之寒火異字根因言於全忠日 勢恐為威福會有星安占者曰君臣俱火直誅殺以應之來因疏其素所 原至國三師稀於私養法除并在華建德的也充安武周前黑陽夫衛 此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或盖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 **严**月四至是 羅俊义好用善詩樂聞直諫極民於水火 提案有機 一旦那然 足以子級 宣宗を (同) 武宗所 何で宗 如明代 君方虎町 横岸可具 未こ有 簡而當問成而今,故方內樂繁歌方順軌派諸漢莊其孝宣之流至與宣宗少歷報雖長,年敗此犬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稍勤治遠實宗與敏持建委任 能良克上黨如拾茶取太原如友掌功樂不完情報 毒流绪絕班其本源有目來失中宗久程憂辱備實險阻一旦得志荒 之問就德多失高宗沈恐妄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新丧唐室舍等宗支 三代以遠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悟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 中而措之於松席之上突厥之搖緊頭問度北海之清慰為川縣

3,72

天育工 下家以正 工 京観之治 英朝婦 教が三代 * 之二十二 胡致堂曰馬椒所逐者五枚之其将能乎 之美而無家法陵風馬人魚肉之患矣。 離益敗禍於零區遂嵩燮於城阴漂泊坐昼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怨不知神怒不悔李氏之亡於兹決英及傷昭削位天禄已去民心已懿宗驕者無友脫匿不志輔辦之任要於嬖寵四海之耽竭於滏樂民 則取監於舊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八唐服置紀 安史維亂中國雲優西哥朔方皆為 下微然根前遙然矣肅宗以 £ 獲罪之他河南 ù 國漢 世史對

たに類 華清而後集過產又聽聽民文門偷兵 賢納諫與宰相共該爲理之要且因事有還宜鄉當十論而却毛難之母表請太子監國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得為賢美憲示元和之初親 要疾嗣位政在叔文人情鳴點而八司馬之黨等意自是交媾從構掌 代宗之类機管官之處而杖都先超矣自南 師而 樣信為留 唐明宣彩 後主威感落太 之師不能討此鎮萬餘之教宋之就仍不以國事為意故虛能 衙文臣城至臣萬順島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

七叉類紀 (考え・エ・ニ 下無後與軍方為爱一公主而嫁經新度樂春異端至死無恨為十 人。居形宣紀

成獨之指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同或克壽或四三年者其穆宗 後收失敬宗初立推到極發賜章原能成團止東章軍李漢建臺八克配則與平盧史電誠則與魏博王庭委則與成德而河朔再失不 德而河朔再失不

に と 類 斜天 こここ 南西建步 知徒后到此直稱三月應遭重全分冊對如公之思輸大家所遭御史中三國人也仍將我與名德始達國一元千〇萬晉王收主奏王蜀王與侍即仍為天祐四年四月被守之發居也則所舊天後〇得全之更名是改關平元仰為天祐四年四月被守之發居主得皆王克用同岐三其王的稱天竟是非作法之不城所無不 關近血成川泽指尾岩孔山而唐之岩臣了無一家寧何稱疾不出天輔之點而将即之討或者又留成為富貴之資以致果稅循東和污官各結為孳赴決元殺及忠凍皆述不悟當時等相若主婚諸人既非公 之後而大尔夫婦意法公全忠夫椒殿之病温之安惡名於萬代也奚奪天子時其文騷擾的以不克惡至全忠切於洛陽自續於統千山頭疾崔侃召朱温家而難全寢縫砌寫至愈相矣。再胡天子販飯一島失於戊貞三鎮稅開而私幸華州夫劉孝建館毒權而幽帝於攻陽院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失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失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能與固之定以治用於攜譯而一大於克用繼邊議能議而再民立其代於 門生天子其三五大百若崔龍張隊犯隸之流天皆要站藩鎮憑依宣更視以望新治兵令永府離中禁後恭又領中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 王室之日早有假前列之忠践作之初尊禮天臣赞想賢豪中外核見明之日乎楊浚恭於明恭中第三肅王謂之昭守帝鹏嚴權之不抵慎 子垂二大庭令故有倡幸哥帝出走若征見之些成大不欲審過巨題 兼除臨外華紀東衛西領投行前見自古國家乙多故未有若此之餘何敗於後絕間滴尾於中藩經濟大於外而又以盗賊剪移其宗楊樂 不愧死入地哉麼概磨之五殿子二百八十九年女后淮庫於前胡雖断為也堂堂臣宰食孫多希回面污行功也益賊犯與下之孫供奉能 相為然語急成此子受犯之意学持天子里較於原而干載之公議不辭京而之立寄於語侯作胎短楊沙狗苟軍往於應應之食附耳咕鳴 蘭專事燒遊而委田令我以政事王仙芝黄集乙冠福亂開東方自 不音 五次素 》 上 こり 極機機馬 紹公拉島 もず新たて二二 11、後與深來飲博宮中其兄全嘉謂四朱三汝本獨山一民也從黃集為血之力也文府等較伏不能對獨訴的知蘇獨稱項功代宜應美順人際主之力也文府等較伏不能對獨訴的知蘇獨稱項功代宜應美順人際主之力也文府等較低於與主於其與心縣順通驗醫鄉無流鄉縣縣的也張文府,與自國之所與主於其與於縣區地縣一次縣區的縣,與一次縣區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四月孫王全屯更名是結構皇帝泰博帝明起於於縣的短灣之所,可以於縣的經濟,以於縣的短灣之所,可以於縣的經濟,以於縣的短灣之所,以於縣的短灣之所,以於縣的短灣之於帝回、尤即有受稱之言矣帝乃下語稱位于 大小三二 人名意的人名名自思 不花西川鄉天後年號徐台京天下也是時性河東。一成別、"淮南"。孫天花西川鄉天後年號徐台京天下也是時性河東。一成別、"淮南"。孫天花西川鄉大後年號徐台京 一切工作為居住家所成主知并後獨其此至宋朝四附與政准稱係情之其子在共前位城下為門為即此在宗也主使不明开則與成准無係至之之,退婦補服衛王後書不許四者於此生原政失飢說用外尚來 在無城者族子孫主不慢的能以淮南節度楊尾騎侵益甚張賴徐温江 完正明稱臣奉青八高王遺音王書云請各帝一 無能宗政制奏王至曹明治特國於 茂貞治軍於節衆心悅服及閱憶追請守時以切時姓名即寺前封收王茂貞治軍於節報心院限及 或勤造王橋之/王曰譬敢未城而失信夷秋旬亡之道也厚贈遺之所保地諸夷畏服是故即然三十萬故雲州高王與之連和約馬兄弟共擊飛 若古漢城地官五發有塩池之利擊城七部東侵室常女自西取突厥故 初數冊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一代及耶律阿得機為主尤雄勇 天十月汝馬四鎮前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城屬家三百年社稷他日 機比歸而皆監更附于京學主由是恨之夜王本三百開府成與非原然 方伯明先偏獨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成民奉以矣。 南湖三每有除吏必表問朝廷視其落敢失師之告監但賢於一 将河門門竟用平衛來对記在世间改正己之不見用堅志為唇死臣 方。俟未温院平乃訪唐

湯が

選銭 ほぽした 見入 転転目 在97~1、比至60号上300円行之更有举攻载攻其典章文物有第分变到了变开工的24、则环率稍远越在则不同為三至不從消杜門不出是府唐衣冠之族多避期,州府总等进高者停将依靠,是在淮河和藏藏蓄的18号三种制压勒 納りない 治不 時明公不以為思必欲使亦其但以白衣侍梅姐可也孝昌許之終男止稱 サンタがなる ニー 中震兵 興量文物 昌爱其才議留之欽安為判官飛班之欽去恐及獨乃白爱索不恭帝官 前度使将前轉正發那一人經報部腳部為進士吳來縣屬過起該富事 過於害必有怨心及問其言雖不能用心甚表之人之以高本島為斯南衝可退係抗於自為東帝奈何交替事敗為終古之養乎緣始以隱為不 · 八於經朝又望馬相深主孫其為人敬鄉李根亦都之言於絕王回蘇循莊禮部尚書蘇補等致任所敬於以降時間之城也有及其子楷目謂有下未能成然以去而為并則應之不受為字昌明者置不卓然備人與惜不未能成然以去而為并則應之不受為字昌明者置不卓然備人與惜余係見回子原将事本一進士与未有官司并任若楊康之爲字已哲 前院上不公高氏群署不是老事之以為訴主呼曰先軍 女起國不行心此年為此是國元年 五部 土人阿西爾華頂德前度到官權應說緣祭五計經百級無成功 配在局局上福而用之使循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信之遺風〇致無 将主計其兄舎宣馬憲正全夏不樂在京師常居城山故里二千皆封玉得主計其兄舎宣馬憲一会三年張和謂人所吳福有服刑 以其嚴循地壓着不敢稱而了劉以銀緣為其為王於銀精在非四年 (三) 新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韶獨等十五人或勒致 河及黄至昭宣了明二十皇帝一百九十年被光之裔中绝 **所**、 是事で 門上など 大社和 新刻 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二点 = 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考與蔡於唐天祐四年而城於唐天祐二十年 處為茶史舊失飲陽信又刑為五代新史司馬尤備資治園塩取歐陽萬古人心終不與也一季介港回授宋太祖命辞居正以經衛漢周與 年馬以見德家正朔如食臣于未忘則統緒自存役亂賊雖備獨名疑 獨忍平〇自愿高祖戊軍至洪武戊申七百五十一年計十二甲子家 紀中紀十六年也不然天下思臣義士不忍絕属之天佑而作史者何 愿家正朔不很不宜進賊父子。而選柳討賊復警記思配天之主使應 常以晋王先系馬天祐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 改元同光城梁嗣惠以樂圖宗嫡香南唐三世相接宜則傷惡徑用莊 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勝同姓唐在宗與歧冥頒行不改至二十 しんかい きしいるかっとんし

無刻世史類編巻之三十三 主管工作技 級無 取 表 或 能 在此一家 **微阿如** 法爾之夫称 大破倒在無主聞之為項目生子當如本立子,仍為克用大成所不敢不敢不敢便及之半月不發樓真得兵攻其下更縣事城的大直抵夾聚原送乘樓身攻沿州晋季嗣昭明城在守樓員直 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大下 >/心若問精兵信道極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 成也且朱温所學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重于未開軍旅必有縣島攻爾州人不下置王與諸将禁曰上重衛州同東支衛兼無一東是無河 胡致堂日養不二事故春秋於精養而即或者皆深騰之惟其門庭之 亂攻李嗣源叛而伶人郭從臨馬亂中流失姓壽三十五建天以土德都新遷落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因伶容劉 沙吃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果封晋王天枯 火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虚受唐莊宗征討推辱哽咽成疾縱 鄉里温初從黃某為盗降馬拜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封祭 河南新安縣〇偶県太祖朱温末州場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 莊宗繼晋王位遇過武帝仍須唐天祐正朔城兴承統祀唐配 四年朱温寒唐廢帝充用等守饰義不改唐曆天祐五年正月 歷子婦好龍争嗣為子友其所就非人主也年六十一整宣陵 王挾天千人諸侯先行武立竟移唐祚更名克又赦後主自稱 人養養財政代學大社 不是者是而 語典 作 授 後 發 發 發 **新年** 名上 和能而退台子所於 也鄉王景仁等進軍相鄉医晋王自将枚之 距相鄉医東京推督王為提〇十二月鄉進軍道頭州國晋主城之次千國河與東北京被曹五為世人之民傳等鎮東縣後國及本勢始命公立攻之不克防道縣軍軍軍軍軍國王劉威縣師與馬縣下之相之勢不從公立出指城而返曰所謂關門 正京并知,私富電境內以安〇圖屬州利史王宗并能由此,京并稱疾能歸村 **好不出於** 等監視們女三千分屯陳麗仁州拳言功物子樂館将石公立戊陳州百縣今名造使話青文諒〇佛王欽養剛圖州會總統红文獨鄉達杜廷隱意太就為麥一差三穗鄉主口豐至為上端今陳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康千曆天統計解梁間平剛日即四月級宋州歌瑪麥康州前度使宋友 阿不出獨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請人曰應者足而不不愛者者 唇音王歸香隊休兵行萬命州縣舉賢才點食殘寬租職撫孤窮伸免避 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及矣堂可求進不已平屬主嘉志而許之 我存亡繁為然後從推制而無避此黃誓所以得列於典鎮命語之後 子课有取馬 也教放以费雪名篇孔子序書取樂帝王書之後字行助夾茶之或若也香行於美為窓替公的倉幣經征之於費也誓字行助夾茶之或者

大縣於其大演李存璋引歩兵乘之 世史製紙米之二十三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始然而與退係圖過感或非特為紛懶竟沒數人久不養言不可忽也王蹶始然而與退係圖過歲主安後府那德威老将知久,不動所的輕敵不量力而速戰不若退軍國民訴賊離營別以輕騎掠其鎮 天後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善無怨地失怨死無差地因哽咽絕而不意法思徐華年克丽山於城西縣數地一門島城如此吾親其志不小住神事の是城小者照此於城西縣數地會見高城如此吾親其志不小日神事天師此年梁先此紀第二來增甚謂近臣曰我經营天下三十年 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雅之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 敵と原収取購録が用兵常同 茶煮之置以為掌書記 後縣〇六月無即騎王友珪紙其主見而自立衛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 敵便彼知吾虚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即帳中德威往見張承兼曰大王 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表家不 **以**经整型在汽车 **生心不平遺馬廷將刺** 發主 腹刃出於 功此不世之 用杂准長 正為尚書 客と深い 并於元本 列条之比 王姆拉士 大拌画家 世史類語教マニーニ 八月圖以毛文錫利框器院先是高本島攻圖不京城上有堰或勘圖至了養雅者何和壽也正與其形意情之結置行臺灣的是印建以跨別亦以原文情天城十二年界前於四正月度與西州區等的是印建以跨別亦以原文情天城十二年界前於四正月度與巴城王推圖王為尚書令始置守光于太原用仁恭于應門的心縣 動に赤及守光以歸誅之初電王分兵物[蘇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通無州勝方即帝位於氏州東名理久之又吏名取〇十一月度電王入馬州執自於京先春僧傳國寶華大照近均王王曰天恩國家劉孝之地何此陽數千人突入官中友垂開毙自度不免令馬鹿時先於裏次殺已處蔣亦 文殿州該楊師原白野王篆然人堂屬在沃思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 曹記王編草露布講版称計布紙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次年發 入西州王方多将吏将守光適至王話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常 圖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橋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師妻子亡去憲王 取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前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遭股心馬慎交 功也師庫力遣其将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衣象先謀其當旦家先即禁立 ○唐莊宗二○附偽采末主方首朱見第三十初封均王及見為友建 非所據意倫康得豐近手貨財 沈勝手子女精鋭之鋒勢自錦耍政属,古致堂三日夜祭累不復施何也過本群盗堂當有天下之志一日據,仍致堂三朱温雅寒逆無道若 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美及晚節末路手 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七在位十一年一一大 人人人亦在朱州五代洪大祖北

據湖 延備 清中 上 **受** 块层 御事 正不体 為左修遺界以常憑 曹本六世為大王所行周事代州亦循事大王也代州股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恐事た出人來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禄略之行周辭曰代州稱錦養北土亦 性記録編巻で三十二 が朝一歩 |拾遺思主開本為學行及為左拾遺克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該資重到||防了等所所限以中所之年〇段成九五國五縣一正月國以本島為左 · 司德成急追至南陰擒其斥候者断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國短於决戰亟發騎兵追之則遂守率城和臨國有蓄積欲據之以絕間禮 翔本根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版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改事日漢倫漢融成居近職恭預謀議嚴等依勢弄權賣官常数離問舊所相勒 頁之乃止○图主跡忌宗室專任劫嚴及德如兄弟張廣禹漢傑從兄弟 丘飲好騎平備吾不知死所矣○原達兵聚唐一西處置王将安金全擊御 敢妄有所屈人之竟以抗宜罷〇二月惡劉副攻馬觀州置王擊敗之係 爾矣、 唐聖王 変元行欽縣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日李紹荣王後欲 必許也更使成之了轉獨為人就旗乘聽在城上耳圖王日剛長於蒙人 極部劉朝以當去盡在觀川管赐必度欲從取之乃替引兵去晋人怪郭尼友语大成十二年以中門九七月衙劉都引兵後唐曹陽不至還守摩 乘夏秋江派央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日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 主養趣劉劉與電王戰到兵大敗集諸将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 平對日陛下以家人禮見街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 茶以至於亡 懷天下恐以鄰國之民為魚體食乎屬主乃止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極熙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貴可 數日不出遣騎規之時見旗循深往來管王曰吾閉劉副一步干計此 人 後居在去五代果不 的 蘇於縣五歲有姓為盗殺敗十者承索勒之圖主以其姓獨為顧州刺史承崇霸曰 為○唐圖主以張雅承麟州刺史初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紫治家甚至經濟人內唐思主還不過三性太雅經營河北而數還不過省曹夫人戴再三 保育局 音學之實有人夜出擊無察兵大點分部李嗣昭原議并遭牙将石君之敢 | 幸す不行 きゅう 世の類編巻之三十二 数四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天原在見張承素口曹陽 居置王遠嗣源將兵校之門周徳殿漢たち急雪王遊郡相持阿上钦入一下五妻大作十四年朱貞明三韓の蜀天漢元年四年出五十四年朱貞明三年の蜀天漢元年三月飯町園町川四月七世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王阿保機稱皇帝改元神册國人稱為天皇王后為地皇王自辯延敬以奉之十五 活本為城情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美由此雖所至不敢偷養心勢州 劉守光然軍入契冊不拜乃使牧馬述律后賢而謂主曰延敏守節不屈 與金全等共擊的五惡兵死傷什二三霸王性於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 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納其子第等数 タ不保恐愛生於中何暇待廣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利之王曰公言 便有配偶擊荒田故漢人安業而威服諸國且勸勢刑不南收故於同光 奈何降以牧園宜禮用之始教契冊建子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 資無主聞劉剝敗又聞王極無功數曰吾事去矣 /王楠密疏請發関西兵襲者陽郡主從之兵城下畫夜急攻城幾稲者 西至堂一年國幾七而後存頗以成金已出不後行實其不克有終也再致堂一安全全之係晋陽共功猶在周德威敬上黨之右晋王不念 根本之地若失之 善易逐

借与承鑒此 成以案教钱 证据不上所 区 以 百於月本業科事 世史源編卷之三十三 七時阿京 英供ご将摘不得这个敬至一野出陛下不能留意以若之才乞於邊都自我就表越張之徒言鄉於望梁主逐不用按罪在與無人我非州孫重多一家供ご將猶不得这个敬至一野出陛下不能留意以若之才乞於邊都自其他之所有不得一人 高府而還的敬納上號回國家連年後師領域日處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以東北天元年〇天成九六國四縣 正月間兵掠後國家各州府縣州人衛馬天統十五年非兵明四年〇獨正月間兵掠後國家令都成縣傷 起質曰王能如此何爱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養之三十三 刃虚所者洞輕放衙王如之永案恐其及禍乘問言曰虚質数無禮請為後來來開府條問三司左衛上将軍聽國公承案固辭不改但極層官於 曹太夫人聞之感令召王王惶恐叩頭就請承幸痛飲以分解拜其過承 所以佐王成覇案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刻承案起抗王 置酒庫中令子德及為承華奏指銭欲賜之承素曰此銭所以養戰士也 帝於廣班國號越用楊洞衛計立學校設選奉〇十月衛主選衙物過 與計事者皆左右近間豈能豈敢國之勝為乎先帝之時都有同此親御 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無行私何言之過也承業 業不肯王入宫大夫人使人財承業日小兒忤特進己至之矣未養承制 太三日侯受先王敬託之命若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視矣 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情此庫钱 連歲出征,几軍府政事一委於承案承業勘課是是萬積金較征租行法 不寬京成由是軍民肅清。餘的不之王或項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 承命守也居居官外其別義也便中常侍皆率此道為有趙高石顕張遠負心也行法不寬肯成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晋王欽使分過終不古至堂之師法矣為晋恭民畜財軍與不之職也受克用頓記不敢同文堂已張承集之志行雖精紳士大人有速不能及者可以為内侍 該之禍哉 丁南湖回致鄉此疏其誠也於梁者子。直則 異幸根素為果祖所愛歐 鐵筋重次 七支類 東大政而吳人頗已歸語等欲進用都立温悉之乃夜引齊丘於水串身 語常至夜分或居乃堂去屏憶獨置大爐以鐵筋置灰馬字隨以匙城之 紀網衛典禮樂法律於是士民務於歸心雖宿将悍六無不忧服〇知誥 即騎級敗在旦夕潤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語悦之官事温甚至 輔攻發照确知語初出居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越生志為徐州判司去 六月蜀主建列大子宗行立〇七月唐美王以係和詩為淮南行軍副 改其禁人兵知也於公意刀臣正翻丁口銭止稅較布由是江淮閱順上 好長 医乏者朋之盛暑不操弱張盖 日土来暴露我何用此以故過雖逢 起延有年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那五等為誤客士有職旅者由用之察民 恭接士大夫讓御衆冤的另應獨通稅求賢才的規謀除姦清杜請託振 問知詩居閣先即即日以州去侵江定亂遂得政〇萬徐知詩事為主 謹温萬諸子不如諸丁不能容而知訓左甚戊寅知訓忌知許屢欲殺之 割州以界池等六州為蘇屬丁丑五月,聞界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之實 不吏馬仁裕曹候為腹心し方温封蘇國公留三子知訓東江都政自鎮 承之府洪州進士朱孫在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該表軍王楊零主法議及 **澄初定川縣更多武夫務城飲為戰守獨知語好學禮儒動食寬仁民稍** 七金陵王申五月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异州刺史特江 名知語及北別長七尺廣額除其過厚有誤唐天祐已已為其接船軍使 乙卯具祖楊行客攻蒙得之奇其扶粮養為子諸子不容授徐温乃姓徐 生原榮生知語子彭城於時後改為皆及前少孤失父流寓漆內唐乾盛 城壁修整從治之邊知許利潤州知語來改宜州不與甚快朱察拉由三 以可彦能徐知諫校得脫果驕侮楊氏及諸將為朱瑾所殺過居金陵来 關桑柘滴野崎以富強〇八月勝音王大奉依然音王好自引輕新拍 後操工振後事哥而翔縊死然梁之就暴門翔導之朔亦可殊也故 心後磨在次附在東注出

野魚解 **数**何由 行 下 計 百 不可違い 尚德城五 非苦草的 丁王都 文数納なる一十二 化門植松莲 日香 動為中門副便初孟知祥薦教練便馬門都禁輸能治潮王以為中門副已別其宣王楊張海浦最元年の是我允六國四線三月度衛王以和朱正別應天前十六年平成四五年の五年の一時前北京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所不取存品犯武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不取存品犯武四人之訓不可達如此」 破梁軍時間王自将萬騎直越天孫至弱柳波周德威曰今既孫入敵境 獨以諸王領軍使翰王宗品謂見第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小臣疆 死天下者非有戰何由得之安可但居深惟房以自肥乎。一旦将出李存 動須萬全不可輕於王宜按至勿戰王日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秦之十三 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彦章所因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敵意挑較危害者数四騎至統策力戰得免動王鎔及王園直皆遭便致 将等後以前兵大呼隋陳諸軍機之軍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人置王遷 審叩馬沒諫日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隔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祝警 以徐温請地封溫東海郡王拜大丞相一七月五越王鐵連錢對傅權攻 使崇誦倜儻有智多區事敢决王龍待日陰〇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政元 當州德威父子死哭之働曰是吾罪也 己一十二月唐晋王與梁軍戰于副柳陂周德威敗死間王次去後载大 說問行與籍申訓兵非吾軍所宜為也因固點但當書各植松柏自娱而 曹曰元元之命繁於王本朝中與繁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便者曰 个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閻實李從 王不知監馬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西至三 再完定元子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因以兵取米有不假仁勉打文皇一行弟不自实安是也而謂非百戒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 表使 百姓兄德者故待之易而居之人或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雪 其徐温師諸将拒破之初其時曹箔亦在其越 使法不得志而去 多過也及是後領 這温自数青日 育所安政此 放此 間 湯 井 所 (A) なければ 我世也老 地支人 目录 著人だっ 小杖大鈴 動気をくるこ 為計為推所連股為繁爾服○吳團結民文時俱樂民私畜兵器盗城益目乘斷甲馬徐行為殿堡入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散塘以是親愛之數經濟人擊較照斯其馬明損衝在馬慢到知遠漢鄉軍由以所來馬授之 效此曹所為言循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獨鎮勘進不 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管死不為其他日當務以後居社稷為心候勿敗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丁據蘭中目作九錫禪文誰能祭我王慶以書勧問王稱帝衙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於兵職至已縣妖齡六卦〇共巍縣叛奸為關縣 明縣正月專衙王得傳國襄獨急 侯嗣子不不君宜自取温正色白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顏之初豈至 繁御史堂主簿圖櫃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委民弄 人争大小百餘戰豆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敢塘與梁人敢于阿城交輪縣西西王以馬道堂書記○唐聞王如魏州廢徒数萬廣德勝町城日與級 不用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後其軍職筠內限而不勢自少在 今日和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越次合臨江王添而立 海立初降海重原恭格温父子專政术當有不平之意及建國稱刺尤非原民馬天布十七年原身明治等の 長處果有破五月是宣王降河子弟 己乃令有司市王造法物得觀州僧獻傳到新張承素五前觀州諫曰吾 所樂多沈飲鮮食逐成疾温自全陵入朝藏富為嗣者或日衛先主謂武 馬望城送城後本朝宗社工今前北南定朱氏尚存而王遠即大位殊非 王世世忠於唐室校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槍拾財賊及補去 大是欲條武而及招盗也正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卿里從之 中。未會從倦極則就園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版歌而搖名曰警枕〇 人 作序生天 少天三包

推禁五京京 京常の一者不禁とろい唐室也曹太夫人請其第為之行限如子佐之禮置王聞 世史新編れて二十二 無以一直放大宗後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又則得之愈堅果光如之志無他但 一座司王存於自立為唐皇帝()於存為年十一後克用被王行瑜遣版建原法居天的二十年四月以後前是明果新席皇帝五國明蘇四月 |麥循至院出來一个即拜謂之拜 般見王呼為嚴默大學三十機謂之實目原僧王以蘇獨為節度別便獨王欲稱衛來唐舊臣米友建造蘇循請行 素知不可止樹果即歸習陽是邑成疾不後起。 然之二十二 東京大學正常也 一月四府進河東陸軍使張承等至時 極夢下年の天雄十九年界能徳二十一月四府進河東陸軍使張承等至時 極夢不久 地十九年界能徳二十一月四府進河東陸軍使張承等至時 極夢かぶ 一年時から 一年時から 一年時から 一年時から 後水虚後而立之南取另西取圖汛棉字內合為一家當界之時雖使可 一方案图後梁自太祖朱温丁卯至均王友自癸未二主合二十七年自 失均王首祭之子。村不過人棄敬納王彦章而用趙嚴張歸霸以與在 歷年間回然大祖始以黃集降將東提宣武追其部力整食諸憂地廣 禁一唐者表其始終爲應不失臣節也 例友益回書時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案在晋已非一日而納目必 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 乐為敵能無亡手)唐莊宗三始以唐晋王即帝位城界 為此意在後唐社役立其後南此前孟德所雜而何聖於存易雖然承。 古至堂三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某百不欲晉王打文堂三朱氏未嫉俟霸大國周匝三壽存前於是沈至專極則欲速 でと法と か 東 の 関 に 君方無忘 見有許数 以称をカナ 東京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本書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大平於司上敬邦李根 本書大事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戎取裴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港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定以非城南兴東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活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定以非城南兴東約以來紹純至城巴隨約死傳主活悟之前 東京 本語文解於其城內之城州稱作事業約遭間使告急團主曰。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東京 大喜口經官英方才奉事集美即以為天子的使使第五大權〇八月昭 一而後未樂之立法,納川南陸青之 (國王屏人間以思事對日節地不為一般将手前而後谁 面之故此稱及本國王屏人間以思事對日節地不為於是伯將慎經士卒亦不服〇四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奉在國籍府結梁 爾射磨勇過人習看秋運太衰左善者聲歌樂俳優之戲至是即位閨月 一求為招討便翔振力争以為不可超張主之竟代王彦章為北面招討便 一個石度河之無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日臣顧獨當此役必有以報閱主化 于京師昭宗異其快貌撫其背目兄有奇表後常是最無心子家及長事 造制源料精兵五千級輸州日春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即人不知李 應道李嗣源東公園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傷主家石嗣源許 廟祀高祖太宗傳宗昭宗追尊父克用祖昌國皆祖執宜為帝 人志在陸通不備東方若得原出則清其心胺原中果可取予嗣源自同 在宗也五氏言左矣 無謂與無磨紙主之偽深不若直與稱序正朔威唐篡敗延唐血食之 國號惠待以列國而別異之此國公天下之法也, 原定当正共紀末益則等也用に兵を了りられ、五十八八進自稱華子巴公丁督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養悉于時妻助尚在八進自稱華子 後則納目必問其以天祐紀年継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為稱能 其視未益到守光相去無幾何使照子能備城朱氏後立唐

岛此 我所不 界何如料 deliter . 1 丈夫得些 は見朝紅光之二三三 が情報を 閉船人欲大樂數道入改石諸将會議新祭諭對日段院本非將林不能主入天學的主項自殺傳逐城區計集縣縣阿法縣:沒起其書城即愿主 百以箭兵與輸州合势長驅入国夜城中院空意必望風自黃荷衛主授臨機次東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天四無兵陛下若高兵中聽面保賜劉城 矣十月陽主以大軍齊河至即州遇留矣一戰次之追至即國為文北縣 有則諸將自降矣應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知為王夫則為属善行外 旬月之間天下定美層至大悦〇唐主於**前**州一家師收續王彦章死之唐 爾陛下卷男名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即門直抵大巡衛其為主 不為也能にとります。 できんなない はいま 中都に及事私に後其 味魚飲を店不為也能にとります。 とりて 本書記 以血或 愉ら大葉事の王多彼帝権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子豈有朝為思想是他民此我所 成傷器以來半相鄭語等十一人世受磨以而住來收為民語数於翔季天但能信趙我便也感慨來來放卷後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〇層主既 刀鋸側可斷看首麟泣述紙團主因自發學主點人温恭儉約無光涯之 右稿之迎應軍夫惡主間呈用勝曰本氏吾世雌理難隆吾首不可俟彼 臨發皆亡匿題主日夜海泣不知所爲置傳國質が即内忽失之じ馬左 自己為吾偷失延孝之言是也愿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 雕願行段吳軍 去天黑至近前無山險方院横行蓋夜兼程信宿可至段處未離阿上友 康延矛請亞取天學李嗣原曰兵黃神速令方章就擒段吳未必知之 國其城城無守備少厦家在濱園出橋王秀養曆主欲降之彦章日余本 上天家恐息位至上将與皇帝交践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数皇 JI. 計画を共 古て過ず ŀ 三者善遺恨也與汝三天無忘父志至是帝果繁熙父子為四者臣之前。一分於王縣終以三天賜郡主曰郎吾職也,在王吾所立契丹特約縣遇,相其此不知帝王總施亡,大方莊宗遂應其言所移村計思文門州縣國,而已未兵累此獨非宗之,并以於安於斯京可必執世民之所納兵全者體而已來於其路獨非宗以子惟別數前申何其志其可謂千古之遇失時城共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被其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被其家及以為惟己免交前以存聖恩郡主從之但則其關室而其封樹 **飲發温暴對棺焚屍温降臣張全藏言過雖國力** 太阴遠矢焉 李地之獨宣知不在世仇之李氏而在悼逆之交班子應夫朱亮以臣华那以称而子婦入侍欲付後事於友文吾不知其與賴毛羽及山棲水育首常不伸買可以背失刈產污雜採講與親毛羽及山棲水育其常不伸買可以背失刈產污雜採講與觀行避暑宗與幸不申謀於山補即之戰挫兼猶師截川。戰收遊逐遊費欝然懷點起懼填根低棄率以忠勤之節義耶來吳篡位未幾而胃王之師夾無之戰峰惟銳 三百年之社稷柳座之故野狐所羈是因人人得而務之悉而當時與為助敵未敢逃受禪者显有待也天何文新等效推載之力以城唐家以充項魔視如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習慈暖蜀皆 敵之科化日威族之城華驗矣贼溫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悉心其國而有之當時居臣共作楚因之態社稷敬宗願嫉祭祀絕戚大非則敗化王恆不功未三三十年之經營置為左右所虧而關為小兒望建一致與軍士難心等越東之任則或多華外共領面宣東危負領外別,就所發兵起印王血馬僕夫之納而刑憲明朱鎮即至一度人等分別所散快宣天假手以雲唐根與火建既立遷作荒淺均王同楊令公之代郡交建以千代父祿山之報昭昭不英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内代郡交往以千代父祿山之報昭昭不英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 乃為相國封親王加九錫以衛盜為懷益原不處早勢功應不立重技與此世經衛仇且後終中人便唐猶机上之內被烹醮以克孫順久養順於強之祚而得於顯唐室兵權之半香扶楊谷懷原之子公論曰宋溫以楊山一民從黃巢縣賊脫签中之遊以縣命國 而親說為否也沒審缺之不機獨溢于世一污青史萬古感原的可起 今三代房本共之 深雌然人死刑無可加

変すがけ **斯特斯斯** 得天下 情 具有一人 力止之不聴既至思主或滴言欲習率與和崇嗣請聽曰陛下新得天下十二月高季與序頭為語問遊鎮經高原與等數字與稱入朝榜之一心景交應溫紹入朝塘往典於難歸與降事數件○大田是諸伶出入官救經弄縮神群臣債嫉莫敢出氣○張全義諸陽三批其煩陽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雜呼和唐主投摩賜批其風雪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雜呼和唐主投摩賜 國指懼嚴可求回聞國王始得中原志斯縣尚御下無法不出数年将有 書稱大爲國主辭如表箋至立爲遺使如傳傳王帝仮以城弟告於第二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〇唐初遺便如爲稱語不受易書用敵禮爲入後 他去意主松軍騎能代之子我我不預問雄點為縣令亦行此刺史子何不對或問恭至何以不自然泰章同吾在虧間去運動里步騎五千苟有知語造王於代之以恭章為隔別刺火係過名至金陵使陳彦雜話之三 校劉夫人優名謂之本天下曾自呼日本天下本天下優人散新磨運前 十萬級門主內府錢財山積不肯給賜目者層陽自有儲積可令租曆量時則歌縣的統二所即以職二月曆王祀南郊大鼓郭集翻首獻秀軍錢 國乃對功臣舉手一一等於一抗上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祖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與悟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同 諸侯不渦遭子弟将佐入直惟高季與另自入朝乃義留不遺棄信虧義 長比越來草為蘇州刺史為人有告為州國線使極春章侵市官馬者徐 誰不鮮體吾世奏八德城積栗招約原君五為戰守之衛 今五代及京大 動心行動 功事以 朝着方は 東京とした人を正文をのとれてより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して、 まずの 東京大大阪市の東京大大阪市大大阪町大学の一条町橋の大阪市の東京大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大阪市 ご要 多思遠本嗣源銀版經過ご〇改王李茂良降封秦王奉卒子職嗣知鳳年賜號豊財贈國功臣於中前度使○関刑首阿古只象團國部川連職縣數條後〇八月唐以孔鎮為祖居使謹自是重飲急微沙玄廖王之欲民不聊 平· 集之 的 沒能勝我當投幣鎮存費乃什個主至是以存置鎮國州 目手持之約至亦上不及於能勝我當投幣鎮存費乃什個主至是以存置鎮國州 目手持之約至 世上頭続をスニーニ 之國帝以摩利務之宜加收無力口流亡者宜夏德專城以安集之皆以奉之二二 一門主人是在京北京 應又士卒人從征伐當於来豊宜加須發前的諸軍皆風之精鋭恐衛縣 唐以李存賢為 魔龍新度使磨主 等與存騎手機存断不直其後男主 和領国民國主教徒崇都所州馬都幹曰臣富貴極美何必更領帯方具陛主初以劉州高要與崇詞訴教徒李嗣源鎮国民華論深以為便時崇已國於唐州九三年の母於縣元年の西明與二月歷以李嗣源為院極節度便即收亡至母并八年曆光下十十 不食言美〇層遣便按視諸陵〇層部州鎮無得修城野其中且歸州拟 大照灰肤帝業堂百數之功可比于崇納固辭乃許之〇三月團點卒從委任執督使臣侍解旌師乃大願也問主曰卿為朕會策保固河津直始 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劳。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 要住族之於内數循於之於外八唐五夫人劉氏為后時官官朝夕短和 可為突騎指揮使馬王性則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國之 八主自所於防造王斯之後以膏染自處多號别流品引枝浮華由是 後信伶官

之在所**身** 英宗**如** 表示 更親級於之 土十三 里今怒未發會往親坤陵山平橋慶怒下貫破明日傳記殺と崇編諫日頁 成樹雄丁山間中盗城群起有滿山林震腳死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住我都崇為於東京的東立的大人少馬斯斯之東至其死也虧例其稱所人被實正元年〇是無爾亡問妻國不完終到后之後各實所後被實正元年〇是無爾亡問妻面八四國三級 〇高季與阻局亡方食失七著目是老夫之過也深震回不足要也屬主先者做網用上書作職院前出來避不蘭賴新忙別於君符之後為后就去推進家境歷常於於丁未傳符凡二主二十九年七下南湖田蜀主王新王建起建信宗光於丁未傳符凡二主二十九年七下南湖田蜀主王新大軍入院劃票翻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裝,自出師至京獨凡七十日獨自 言無罪是重也無輪曰陛下以萬東之疏怒一概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法不至不應主怒曰大后重萬將發輔以貼天子的夕往來構道不修即 於〇八月國主殺其同南今羅首貫住極直為同南馬政不避權家國主 顧政思指將因與從河丁國主作清清樓明注清湖路和王光坪幾此被 得圖益縣亡無月矣安知其不為吾福〇関王王審知卒子延輸立 崩毒六十七 **丁五殿更名嗣源及在宗遇統諸将立為帝更名頭在位八年** 不重化居在二年 本的人初名邀信烈為電王李克用養子長於在宗 天地では 二人然 至我抗治在宗骨於灰爐之餘而廣之朱卯氏本克用之 爾古 更教門屬主為流失所中感殂是日嗣源至國子後聞之慟哭報路得日入曆陽所以着籍班的於二點於人從馬直指揮使和從旗師所放兵攻然王華開慰招撫鄉王從入〇四月團令人郭從讓紙其主存易奉嗣源 新之不從乃說就得出述引兵向大國本為崇納蘇鄉畔奏嗣源已叛與 授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同間令公帝同此嗣源涕汝 副源討之嗣源至剛剛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葉對英官嗣源此而哲心不預天地稿稿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〇二月衙即師配命奉 職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及為及令放崇嗣者經明之難遇達方姓順之理嗣歸言崇編奏權工等引於所很之口國主遣馬彦建勉請院即觀定 王上素得士心止為群小被惑至此令吾将安縣子乃入隔陽止于私第 懼石敬塘白夫事成於果决而敗於循豫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 問之對日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數以得天下。今主上至息任威我華初無 宗和計事態为登楼遊之 崇納方升階級及從者本東機及 華碎其首并 公後衆則生中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海移檄於會兵軍勢大盛絡荣請 **平段祭之中段私謂嗣源曰今公敦業振主宜自國縣藩以遠稿嗣源日** 我其子廷強〇為嗣源入朝為該言所属首然首我之以明 唐王遣朱 故語書之病唐王さ治於百也以孟知祥為西 四大原軍影初於字命於逐中時間及 在宗遇我推官張昭遠樹張圖奉 與何者的二人然本之人心大夫不保其引蓋克敵之才雅樓而悉人一天然自成然以後何於官務其色後數臣事但遊無一善可報 動進恩自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臣等可偷生而不自視乎 之道 別末と 開地 **公五代唐明宗弘**

他古人面面立日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事存認有在宗之近風話 **尹孫城**太原 | 南致堂日就及明源へ名又不當同動进標忠狗義監賢者也引宗相同致堂日教養不前任宮以故時外道不預朝之之旗運不預朝却之衛運不預朝却之旗運不預朝都之 茶とまする 家而異國平本班曰者改國號則先帝必為路人持官安所託予不惟殿曹不預武皇之基業則香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 國獻祖以吾宗養,親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納脖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接賴故稱團令配朝之人,不欲駁下稱問耳監問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 下不忘三世舊君書馬人臣者能自安子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美宜用 我馬及迎檢李彦超秀起欲先圖之馬日僕受先帝厚思不恐馬此何我 傳以馬道姓風為端明殿學士國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論讀 除箭刷源監國嗣源乃許之一層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〇億主嗣源 而不免於稿乃天也軍士共殺存部軍本所州〇馬李嗣源監國百官三 學と臣與之共事以構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原為之 門子枢前即位之禮衆後さ 至一級其等清改國號監問院左右何謂國號對日先帝場姓於唐為圖 七月契丹主阿保機取天餘城更白東丹國命長子吳欲鎮之號人皇王 **阿致堂回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下君就予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 子德光守两接號元帥太子實對唐使姚坤追論在宗海客物哭日我 重論亦不能意通乃奏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客院選文 **阿致堂回轉對清朝令無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 初今百官轉對所書印的命百官五日。一赴内殿起居轉對奏事 臣熊以衛軍矣乃仍有同迎合之奏而我之無乃重酶所欲乎。 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至 る五八書明宗紀 聲色遊暖不 恤軍民宜其力 πl 物理報 世史類編をこことこ 何與直灣月短班而於陽節以馬道在傷同平章事〇二月陽郭從讓伏在做此院之上也靠特成在後如戶解而去從于在以先來而供做合化的業務之人也就結婚之前也有數有大應以為來的所以各個人家全一人和結婚者於一次一個人會常常有與其相也而發有大乘與個人家全人,與結婚有大乘與個人。 士矣他日歲於明歷王日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為書記乃知遊也多 重論曰李珙非無文學但不無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脫全置墓中思温亦得免〇十月王延輸自極 英如后后行臣則能之后曰吾非不欲後先帝於也下也顧嗣子幻務國 平州人趙思温當往不肯行后白汝事先帝常親近如為不行對曰親近 左右有禁照者后軟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至塞所殺之前後百数最後 不食亦不食以端延徵為政事令聽她中歸思至而保機於木葉山太后 奸德光尊后為太后國華皆决焉太后役納其姓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 光響后日教之所欲吾安敢遠遊立為天皇王突欲提欲奔應后遣歸東 日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次也接可立者就其感前長知其意至我德立○前外州地律后欲立愈光至西楼命與实欲俱乘馬立帳前將諸曹 思先帝子。日受先帝恩芸得不以曰果及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徳先 天餘城述律后召諸前妻曰我今族居汝不可不劫我又集北天泣問汝 正我自聞之來家不飲酒散伶人縱處大若亦効吾见行自亡矣是月死 不停學與物無歲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指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数日重 公五代界引来紀

至の日代十月宮武節度使朱守殷友後守殿安重辞恐失職在外之人来戚未破るののより、 は、オラリンをといった 1000円 及 蜂 車 費 小 **大菱**互 子養华州 圖載主為患素達使賜任圉死趙鳳哭謂重論曰任園義士安青為进公監刑如 歌編巻之 ニニ 使知詢入廣陵勘進部代東政至是病卒、知詢至還金隆後外改附知造徐温卒初温行軍司馬徐孙與嚴可求等數勘溫以已子知詢代知諮過此何以暫國使至團聚族監飲然後死神情不挠網典運備華〇與丞相 女二過位陵高李與執而本之自附於民徐過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五月副南首附於是民人不受初起王殷遣使人貢惠王赐之駿馬十美 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除縱全播將及者信因歇捷親見值温與傳乃飲飲 逐敗越數信圖廣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温怒曰信以十倍改 受神將曹筠奔越濟敗被執過遣問語鉤曰吾用效為將汝軍有求吾不 發知詢事斬其與客局处望温平日訴多致而善用將吏當這本衛攻臨 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實物辭其稱臣 屋名格陽去江虚不遠唇人太新縣之甚易我以府師亦流救之甚難去 子属聲祝日劉信背兵所為惡私苟無二心當成運花一柳六赤温點聚 能給是吾過也放筠妻子厚遇之其秋越攻毗陵温戰無錫筠感恩奔歸 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過也尚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研致堂曰徐温幹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百物非也一事而而處半義 以貴於及時也 其勢甚易迷則人心忧而大義立後則望観急而綱紀縱此撫奉者所 之人誘以魔命於汝族之件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終之敗 ある空三度不可放可及業へ及る大、ELD、こうしり、大力を見て変換を一十者三割后及官官明宗既誅之兵衛伶人景進之 下而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祭五使曰吾以答信也因命鄉師逐被 一徒不聞一被刑從議又負叛抵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 今五代唐明宋紀 近葵之古葵 功味意人斯 不 見 兵 玄明主 明宗能说 物外華門恭謹好善親禮端十六日老成之風相公園長宜自策動勿令聲問出問南 下日以私财事士自始攻至克城未皆数一士是月入朝唐主美其功王美原州南之唐王晏球等将兵破之冰克,定州王都供珠晏球在定州城安戰力先士卒與黎同士合故所向有功〇四月唐武燕節度使王都灭 5見教練巻之三十三 守従帝年小騎根不想或務傷主遣左右往親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已五段傳天城四年の縣上縣四月傷以從厚為河南天從崇為北都留十二月初南節度使尚季與牟吳这其子從海代之 ·請開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後前若置之京師則輕躁在險之人必由之仍惜明宗教服下些日此是也因為明宗前其賴竟此不該應主飲召豹無光禄卿致仁初晋陽相者周玄豹曹言唐主貴不可言城該物較細感追封數祖、唐以石敦堪為侍精清軍都指揮使八十二月唐以周玄恩追封數祖、唐以石敦堪為侍精清軍都指揮使八十二月唐以周玄 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牌稱而未許先卒年六十六追封泰王諡忠武後惠南烈祖知語以養育問嚴國用問聯員人謂之顧鵬圖亦自養為智能だ得其人心至是请楊** りたない。まり、というというなない、大阪者多天非介の諸國家也転鞍工門手間古の自古術士支言致人族成者多天非介の諸國家也 一、從崇不悅退告自勿思權曰我其嚴予思權因勸從等多熟部曲籍甲 接些關以麼主都之與不及一年都族自然而定州下失可不謂之善古至生已深合古人用其之意不悉近功不廣士年力戰以絕契冊之再文生已王奏珠非知兵衔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馬也盡 ~五代度明宗紀 奏之馬主召思權話關亦弗

使大信 数臣 れ 可 世人の本大之二十二 於明天下 原治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際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難豈百姓贈足 松幸丁不可不知也 惟當明常却心頭內語錐都俚暗曲蓋田家之情收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 馬道流浪 諸公果家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殿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 否道曰展家成山則死於流兵辯殿豐則傷于殺敗豐山皆病者惟食家 受此赐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疾威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 王赐人鐵茶號何也對日與之之哲令其子孫長享爵禄耳唐主曰先朝孟納該 經論安危之理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嫡庶长切宜有所分。不以等威他其 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等于宜精擇師傳令皇子屈別師事之講禮養之 樣張昭遠亦言獨見先朝皇第皇子皆喜俳優入則的姬妾出則跨僕馬 罪及對入為宣敬使請執政曰投崇則僻而輕易宜選至德輔之史館情 ハン延光為極家使而重海如故 古室室日而保終既各一有所接而以虚文飾歌相處其能久而無要耶例文室日 重詢不得於一次明常本身而力是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以处光底櫃落便而重話如影 為文所与 東歐的司徒平童事以田今謀宋來红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初知語欲以此的為未之二 愛方何思 無人 日本 三天原本九四国三版 六月日初刻九經版印書之日将自己易自此始初到九經下書次唐太明三年口是八月日初刻九經版印書之書者之何該也於奉 入籍は入陰居其主下詔做之不至知語遣其子夢通入山教諭教红始送除右僕 首為李氏奴今天子用您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及邪汝猶勇天子。吾常 成開州璋客少書訪之洪校諸則城循璋讓之曰汝何相為此回老敗故應同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及政璋馬保將洪等銀處下至是將疾董垣指開州唐將姚洪死之其為美可見的者事時十分死師母其立也 富校 無益故不為其 齊白為相野立欲以及議為高語歸洪州 空久因入九華山應天寺故水 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令杜士到其內自唱之供至死罵不絕聲门 |改何恩而云相看我汝奴村固無耻妻表士豈恐為汝所為子喜學為天 胡数堂目 遊之嫌不若便以外鎮之為全 有天下國家少以經析示教化不惹五季之君夷次之人而

知先後と人 人思報 其代表 民者大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能請言不足懼山崩川縣明是便以若二萬希明等用力美好 電力 機師本之師希明宗慢光與無書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立之○九月曆大理外即原澄上疏論事傳主優說答之聽過數明予聽了一九月曆大理外即原澄上疏論事傳主優說答之聽過數明予聽其下所發知祥途攻原巡告註觸如群訴知辨罪治受部○七月唐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途攻原巡告註觸如群訴知辨罪治受部○七月唐武安其下所發知祥途攻原巡告註觸如群訴則與多聲階於一七月唐武安縣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四月董璇敦西巡五月孟和祥鑿收之瓊為縣華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四月董璇敦西巡五月孟和祥鑿收之瓊為 洞不足懂或財政傷存不足懼賢人是藏深可畏四民逐業深可畏上下 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師者教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就不愛戴歸乃 相物深可畏無难道消深可畏緊暴亂真深可畏直言民間深可畏不足 悉出印鑰授傅雅曰料吏推爾宜善中之又曰子孫養事中國勿以易姓 一月黑越武廟王簽録本子元雅嗣待谁懷錫凝疾部将吏曰吾疾必不 有言真封空能見者聞王延釣更名其宅曰龍羅宮目以國小地群常建一个百樓是朝中年の周主正約更名其宅曰龍羅宮目以國小地群常建了推奏與四年の周主正是的龍正月圖王王延釣竹帶更名建圖人了文非素背後取入寫笑汝勿效也級妝蛛作 從宗喜為詩聚字華之士高管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於伐匿主語之 之死可謂上下相仰毀譽亂点之赦矣 使人不述於所習善矣順之可也需之非也 部將劉知遠周環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途格藏委讓〇第三一月開以石敬塘馬河東節度使會勢州入我故命除之敬應至曹陽 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認葵之職绪 台雖不知言於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善見在宗好為詩将家 國友益匠 遊言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外訛 •五代唐明宗然 廿五 治暦**収**を を主要す を有要す 世界が 五代担席 小亦 見大学生都多王 準序問い 分子に 民主在位八年生教養皇立華军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展鄉歌明時既數十一年每夕於宮中於香稅天日是例人因配為紫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田不清心吾不信也所正以绝北帝之前被 をとうする 便 阿 新 糖 阿 主主 元清 表 易潘鎮以名胤平愚私謂同刻曰位高貴事亦按憂孟知祥聞明宗姐改要太宗實録有致治之忘然不知其要覚索少断朱弘昭馬督用事擅十二月問主從厚即位照為照輸曆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土讀貞觀 亦謂僚佐曰原主切務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侠也殊機為王 二二月間主從軍即位及后題職居主自終易月之制即乃學士 **纶亦欺其深摹遗予天生聖人如是裁宋臣推導當代人主太過不可顧天生聖人應在趙氏之家乎趙匡徹欺人案婦孤兒獨奪天下而便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賜老太原舊弗耳其恭戀不忍釋手如此獨貴縣檢是年日月何澤請立秦王從崇爲太子專主覧表泣下私謂左右** 概之天人女威之理不可誣矣 過最當又撤失其繁香就死之言條於誠心天既厭亂逐生聖人用是 黨吏歲治驗靈四方太平而中土綏靖享辱量之報若輔相得質則其 萬世其尤足稱者內無祭色外無時吹不任宦官廢內藏壓褒賞 可安宣]明宗羨善颇多過數亦不至甚求於漢書之間蓋亦賢主也 紀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斯善質日 東節度使石敬瑭為該德節度使從河樂在鳳翻此常學供之義經常明總允件仍是嚴賢連團化五國三關正月度沒路之義學順稱元外四月以後舊主從明清泰元年正月度沒路三兵入屠國逐自愛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掠得之養以為子初封路王既而廢閉帝自立未幾石敬應以 名從阿本姓王氏小字阿三丁州平山家婦親氏之子明宗 明宗不以位為祭師目於其得國無議群即位數年著多可明宗不以位為祭師目於其得國無議群即位數年著多可 一月度主動殖明宗性不猜忌與物母 上的輸六

有光光 光光 数 本相事之本也 都是時有司有方飲民財及過左就舊物與諸道貢獻方 我有差所以希勒是所有可解今滿王又然而附益公為山音縣布士縣唇賜将士縣錢有差而代前明宗将國際其時出由是賣明之獨睡習縣 從實無百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逐以大位動人耶李惠司舎人之言是也 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廠立當层太后教令豈可遠議砌進子道曰事當 四月唐治王從珂入落陽魔其主從摩為郭王而自立遂復紙之于屬州 无聞其遇害物災半日自縊死終的於死以亦不而死然為故然明宗嗣 例則則史宋今詢死之,所結死、大房帝之在歸州也惟今詢道使問起 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改初言平唐主以為然語 **屬亦在修法度立紀網陛下前不改覆車之粮臣犯徒困百姓存亡未可** 西至堂口京州常物明宗早建端明初問命熙遠朱弘昭将贅鎮殿中周女堂司事常從寅此言是也將道心之廣人立與廣則不可若日務一舉之非極發不及数失敬將第上三前衙門 引共将至馬道謂中書合人魔學日動進文書宜速正章連日潞王入 以是騙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一顿亦不之行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後事人后將器服養理皆出之學士李專美曰臣編思旨長數之秦實養至行其主作人本養國已過矣乃指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將飲境內以安震曰先王 第也令前不以微廢若臣之義雖彦章等何以加馬是以表而出之! 非明乐之子也問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的乏股成朝無极幹非其 则難何由作手。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行對仁贖死事者十人係及 **第命者鳴銭七十龄至二十器在京者各十緒軍士在服**猶 等而不及宋今詢豈以其官做其事零故遠之無夫勝王 語将及義誠皆序唐主之該不知所為途出奔潞王佑以近縣與國於東神 · 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行為舊賴以致昭東共神 · 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行 2 ix M 題時是 敢言者乃下認略曰昔魏做諸當皇甫德参令濟等請默史在德事同言報後監管請加聚唐主謂馬徹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維 微化量 制基性生 在是有世界何其遂我在海情在傾動安可貢也〇十月副國界震退居王洲楚王 **至公** 至公 安 专 展示立用紀述以為祖○恵主典石飲塘肯以勇力善剧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 焼るの葉優對唐主不能决乃莫其名於琉璃就夜就香說天但以箸挾之首得文 立生婦 上書題**つ**宴臨江王深曹悠徐氏拾し立真知語底淡為壓防人 大丈夫 馬王可謂 世史類婦木で 国公国 赤角國家者能如是夫阿白國政教等りこう 国公国孫先為見数而能凍高從海爾善而能從海廉成功而能退自至我固請退居築室於王洲拔鶴整衛自稱利臺灣上 存至公匡亦受認徐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称無益死者恐不服臣就接後一十二十季重吉于家州至是欲殺匡称聯脫紀日陛下用法軍 電馬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即望高為相看皆以盧文紀惟客迎其子称閉門遮之爲淡送至[[整]親後〇七月唐以盧文紀姚朝同平 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落土盛園南都度高從晦日馬王可謂大丈夫矣 记未再的添加作 四國王縣元三月唐韶明 言路太常水更在德上富藏旅心乃流歷州 0 蜀主如祥祖于相立。 魔危亡無日又是茶乎從海悟日公言是也他日謂很渡日吾自念平生 孫光軍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弘具子籍修替法取快一時不為求 不相忧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後以為阿東節度使〇初関帝遣楚 後減殺宏在蘆州節度周本本島情將欲納之司吾故主家即若也感也 配内外文式之士請徧加考試點院能否執政大怒屋文紀及補閱劉隆 11一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獨之民水之十一國盖少倫失狗有 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丧引之有 公五代唇唇香記

関条の表を 功子磨室 ** 可定権性 項請李於巴河東若有異談結節冊馬援若與例州和親則阿東雖欲康縣於與石即及卯敬瑭聞之懷盖收其資縣問國人管知其有異志品月曆以千春節置酒區國長公主上壽畢辭題晉國惠主聯曰何不且留民時衰減稀。吳射十月以陵齡計籍組私瓊鷗天編院條欄駐鄜鰻正 蘇擬其職事魔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日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惮 B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凡薛文連·日河東移亦及不移亦友在是春耳不後命而又非馬遇不在上美故傳·當時初唐主欲使敬转移鎮廟州李崧舉兵此書作命書時何罪故鳴也當時初唐主欲使敬转移鎮廟州李崧策(○五月唐以石敬塘為天平御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故可敬書 文遇對日以天子之專屈身夷狄不亦屠乎又屬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 以拒之唐主意感變乃松琦黃之一人拜謝自是群臣不敢後言和親之 展午圖三之學於於朝廷而不能自立逃與未代治兵相攻斜紛不蘇為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長封徐知誥爲秦王〇十二月唐以馬道爲司空時父無正拜三公者朝 京無能為矣。一人客言其策唐主大喜义之以告極客直學士薛文遇 踞慢偏師西指而到間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失情其志小氣近騙幹動請候陸梁聯舉者皆該鴨相顧實敢保其土地王術特其徵遠解禮就傳第馬濱河經营帳後十六年而未氏失國官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心與果折其無真不均乃致命順指如意遂後真定後山東取渔陽無心與果所其無真不均乃致命順指如意遂後真定後山東取渔陽無之其虎頭鋒號盜衰於后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朝齡華位仍唐天前王其虎頭鋒號盜衰於后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朝齡華位仍唐天前 得之非難失之亦易食養未安家為原建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獨福相 白喜御然無法便變是用總及三年預身亡族悲夫明宗素無取國之 之弗察數或者季與父子有得無耻不可教論數 聚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劉劫之打無賴之名董論之不及數四日 心而為我所所資性寬厚克然天禄清泰於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 今五代唐葵帝和 | 世界の本では、19月以会常路で自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が異日大馬中國と解験表では、19月以会常路で自足以致其先不必許以土地が異日大馬中國と解験表面記憶に「道及属門雕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失以父事之解於非正計で、散婚今熟維納道表稱臣於陳冊王月前ドクで引 **非差兵** 知速動取 心臟腫症 可なご 唐共大敗唐主權下部親征諸軍騎件不為用唐主至河灣心權北行但終刑主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於鄉等各戰敬轉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 九月與刑王德光將兵敢石敬進唐兵大敗國所屬之唐主自将次家被嗚呼後世人臣等此君之事夷然者奏此可寒心故 工以展華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完愛糖婆剛手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飯之深淵耶然卒以河塱相授此了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紀遺愛在人主 口子掌書記桑維翰曰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 形勝之地士馬精麗若稱丘傳教於帝業可成亦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之安能東手死於道路平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 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干季節與公主所言平我不與配朝廷發 には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意朝呼ク至何卑不成物将意家求表唐主養 史臣部三 医石敬語之罪其實系維輸之利謀也敬瑭以此得國維翰史臣部三 父事契州而獻幽新十六州所於陸雅者四百三十二年是 丁南湖回夜町本為明宗養子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經及至各府 以此得相樣腳十年即遭契冊之毒物放塘絕嗣而國仁胜齡身誅而

三百枚 | 不拜壞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學以避事鬼棄猶勝同龍獲奉許之。 職數不平 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雷主入陷閡() 雷汉周褒為三司使 古動物本之二 三 人臣當於 張思那為為漢等州為以與阿州一九不與天川者四百三十二年故帶之之一與所籍所為其為為於明為大西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到區劃十六州崎東北 西山縣 医中原心主 也看飲立坟為天子敬稱辭教四将更後勸進乃許 逐新放達首降于與州勢州主素放進之出命收益而原之前其下及電等指動放達降于與州政軍白吾馬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凡降敬乎光之罪而叛進書籍則起共不失敬達附于重國数月獨發俱助於逐安國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孫敬淹隆于歐洲系統建建出而死的以不者死 原西王太宗耶律徳光謂石敬鳴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 失然虛能之陰在告于三州張自劉守光樹寫周德城攻取契丹乘間(四三刀上)可以北諸州东之衛有関薩可守者熊順前等州則失地愈 大仍許成輸吊三千萬匹制改長與七年為天福元年 雲應諸州而震龍即此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州之土地人民 造據當平同光以來契州南來直抵朝易失陰久矣天福八年。與州主 妙遠水而共四年北漢吳野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三十年問先張水而共四年北漢吳野繼恩繼元三姓為與州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統而南唐以第宗之裔於石背集奪之門即接正朔延唐血食三十九 南唐樂與神充之務後城〇發後唐不絕天鄰正朔後鄉犯祖宜永唐右後曆自天祐戊辰註宗封梁至滿王從河两中內主共二十九作而 刀集山後及盛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界中國所謂山後即 也民散而國亡兄從河既稱閉南廉惠深重而又從敬瑭之亂款不焚降楊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變思亂者教其始也戕民以賈詡其終 既荣宗副二姓共十年者吴吴冀继唐 被以见唐之子孫有人知遼水祐共四年北漢旻對繼恩継元三姓為契州兒皇帝三 契州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致兵而衛盗體自此中國 2石号以十六州與契州人以為北方自被藩鎮之如子謂寫 ~在屋原市时天十二百祖紀

> **李松本浦領文後度論三祖朱卯孟忠起自沙沱停至亦心在懿宗朝子教本浦領文後度論三祖朱卯孟忠起自沙沱停至亦心在懿宗朝上六兵十六兵**十六兵 一名自在宗即帝位癸未至洪武戊屯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聚二十八兵 日祖宗嗣王位戊辰至洪武戊屯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聚四十一八兵正宗明王位戊辰至洪武戊屯四百六十一年計七甲子聚四十四旬東縣終不得營縣名號萬古人心終不典高而後在雄屯 附知趣

継其約共擊梁之志昭宣称方五月而夾卷一敢恐被温騰生如至子於遠志當温納主之年納唐晉王之位稱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後長安功居第一非朱温盗賊之北家世忠臣暫康失統在宗継之務

有討平應助之功賜姓名字昌國而收在獨籍共子克用湯城黃葉恢

不為過承案老奴欲其後手植之絲而推還宗室立心雖忠死情實難事之料實鄭廷等皆思住祭之罪犯府祖宗宜政府亦亦奏子之奏殆

克用不亡矣败温偽附丁七年而城手持三箭還報父王翻其必成吾

而失章心以指数而失民心發後機在個弄機納而失士心汗馬數臣處外之後不承韓與非意於色則賄於資非級於連則沒於确以股制安得強之議者但當論其在位之事而不必咎其自為之心也所情者

ᆨ,

4.

史 54-721

۲,

史 54-722

T il